叢書集成續編

拾九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七九冊目錄

文學類

詩話				
東萊呂紫微詩話一卷	宋	呂本中撰	百川	一
艇齋詩話一卷附校譌、續校、補校、提要	宋	曾季貍撰	琳琅	五
滹南詩話三卷	宋	王若虛著	知不足	二〇
姜氏詩說一卷	宋	姜夔錄傳	學海	二六
詩評一卷	宋 明	敖陶孫撰 程兆胤錄	天都	二八
滄浪詩話一卷	宋	嚴羽撰	津逮	二九
江西詩派小序一卷	宋	劉克莊撰	知不足	三七
深雪偶談一卷	宋	方嶽撰	顧氏	三九
梅磵詩話三卷	宋	韋居安著	讀畫	四二
吳氏詩話二卷	宋	吳子良著	學海	五五
吳禮部詩話一卷雜說附	元	吳師道撰	知不足	五八
東坡詩話錄三卷	元	陳秀明編	學海	六八
蓮堂詩話二卷附提要、校譌、續校	元	祝誠輯	琳琅	八一
麓堂詩話一卷	明	李東陽撰	知不足	九九
歸田詩話三卷	明	瞿佑著	知不足	一〇七
南濠詩話一卷附提要	明	都穆撰	知不足	一二二
談藝錄一卷	明	徐禎卿撰		
夢蕉詩話一卷附提要	明	游潛著	學海	一三四
詩談一卷附提要	明	徐泰著	百陵	一四三
升菴詩話十二卷附補遺二卷	明	楊慎撰	函海	一四五
餘冬詩話二卷	明	何孟春著	學海	一九六
四溟詩話四卷	明	謝榛撰	海山	二〇三
揮麈詩話一卷	明	王兆雲輯	硯雲	二二七
夷白齋詩話一卷	明	顧元慶著	學海	二三一
存餘堂詩話一卷	明	朱承爵著	學海	二三四
詩的一卷	明	王文祿撰	百陵	二三七
國朝詩評一卷	明 明	王世貞著 程兆胤錄	天都	二四一
全唐詩說一卷	明	王世貞著	學海	二四三
明詩評四卷	明	王世貞撰	紀錄	二四七
藝圃擷餘一卷	明	王世懋著	寶顏	二六〇
佘山詩話三卷	明	陳繼儒著	學海	二六四
恬致堂詩話四卷	明	李日華著	學海	二七二
玉笥詩談二卷附續	明	朱孟震著	學海	二八三
唐詩談叢五卷	明	胡震亨著	學海	二九九
榆溪詩話一卷	清	徐世溥著	豫章	三一一

[library seal]

漫堂說詩一卷	清	宋　犖著	學　海	三一四
五代詩話十卷	清	王士禛原編 鄭方坤刪補	粵　雅	三一六
蓮坡詩話三卷	清	查爲仁著	龍　威	四一〇
榕城詩話三卷	清	杭世駿撰	知不足	四二一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八卷	清	周　春纂	藝　海	四三一
山靜居詩話一卷	清	方　薰著	別　下	四六〇
拜經樓詩話四卷	清	吳　騫纂	藝　海	四六四
石洲詩話八卷	清	翁方綱撰	粵　雅	四八〇
詩話二卷	清	李調元撰	函　海	五一六
北江詩話六卷	清	洪亮吉著	粵　雅	五二二
茗香詩論一卷	清	宋大樽著	知不足	五四一
小滄浪筆談四卷	清	阮　元記	文　選	五四四
定香亭筆談四卷	清	阮　元記	文　選	五七八
廣陵詩事十卷	清	阮　元記	文　選	六二八
涇川詩話三卷	清	趙知希著	涇　川	六七〇
圍爐詩話六卷	清	吳　喬述	借　月	六八〇
月山詩話一卷	清	恆　仁纂	藝　海	七二三
白石道人詩詞評論一卷附補遺	清	許　增輯	榆　園	七二六

東萊呂紫微詩話

呂本中撰

東萊呂紫微詩話

晁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

晁之道(詠之)西池唱和詩有旌旗太一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人行,殆絕唱也。

高秀實(荷)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其為文稱是。嘗和予高郵道中詩,有中涂留眼占星聚,一夕披顏發霧收之句,便覺予詩急迫,少從容閑暇處。

汪信民(革)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溪堂春木想扶疏。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鉏五畝蔬。饒德操(節)見此詩,謂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在彼而不在此也。

洪龜父(朋)寫韻亭詩云: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中百尺亭。水入方洲界玉局,雲映迆山羅翠屏。小楷四聲餘韻盡,主人一粒或仙靈。文簫采鸞不復返,至今神界花冥冥。作詩至此,殆無遺恨矣。

宜和末,林子仁(敏功)寄夏均父(倪)詩云:嘗憶它年接緒餘,饒三落托我迂疏。溪橋幾換風前柳,僧壁今留醉後書。忘記下四句。饒三,德操也。

從叔范元實(溫)從山谷學詩,要字字有來處。嘗有詩云:夷甫雌黃須倚閣,君卿唇舌要施行。

從叔知止少年作詩云:彭澤有琴常無弦,大令遺物惟青氈。我亦四壁對默坐,中有一床供晝眠。元實深賞愛之,云殆似山谷少時詩也。

從叔大有少時詩云:范雎才術穰侯背,蔡澤開之又入秦。不減王荊公得意詩也。

外弟趙才仲少時詩:夕陽綠間明等句,精確可喜。才仲少學柳文,曾內相(肇)晁丈以道(說之)皆以才仲能為古人之文也。

夏均父(倪)文詞高贍,儕輩少及。嘗以天寒霰雪繁、游子有所之為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不愧前作也。

晁季一(貫之)嘗訪杜子師(輿)不遇,留詩云:草堂不見浣溪老,折得青松度水歸。

衆人方學山谷詩時,晁叔用(沖之)獨尊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時,高秀實獨求生兜率。

叔用嘗戲謂余云: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余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為然。

王立之(直方)病中盡以書畫寄交舊,余亦得書畫數種,與余書云:劉玄德生兒不象賢,盡賜其子不能守其圖書也。余初未與立之相識,而相與如此。夏均父嘗寄立之詩云:書來鬢髮復斜斜,蓋謂其病中作字如此。

饒德操酷愛徐師川(俯)雙廟詩:開元天寶間,袞袞見諸公,不聞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之句。

張先生子厚,與從祖子進同年進士也。張先生自登科不復仕,居睢陽。紹聖中,從祖自中書舍人出知睢州,子厚小舟相從數程,別後寄詩云:離鵾雲鵬各有程,匆匆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籠底,共聽蕭蕭夜雨聲。先生少有異才,多異夢,嘗作夢錄,記夢中事。予嘗寶藏,今失之。先生夢中詩,如楚峽雲嬌宋玉愁,月明溪淨印銀鉤。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樓。又無限寒鴉冒雨飛,紅樹高高出粉墻之句,殆不類人間人也。紹聖初,嘗訪祖父榮陽公於歷陽,既歸,乘小舟泝江至烏江,還書云:今日江行,風浪際天,嘗記往在京師作詩云:若厭塵沙隨馬足,却思風浪拍船頭也。

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榮陽公作張先生哀詞云:惟古側行,必中庸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其餘忘之矣。

紹聖初,榮陽公自淮中赴懷州,叔祖赴睦州,遇於鎮江,別後叔祖寄絕句云:江南江北來,昨夜同枝宿。平明一聲起,四顧已極目。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大臨)精苦也。然德操為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嘗作詩勸予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貸夜窗三十刻,胡床趺坐究幡風。

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雅徒懷璧,武似三明却韔弓。松栢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龐公。文如二雅,謂德操;武似三明,謂均父也。後德操為僧,名如璧,殆詩之讖也。

吳沖卿參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過郭店謁文靖公墓詩云。漢相巖巖具國英。門庭曾是接諸生。陽秋議論四時具。河嶽精神一坐傾。議者以爲頗盡文靖儀觀論議云。

滕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啓云。玉璜釣渭。家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袞臨大扑。遠識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之。

劉師川幸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嘗贈舍弟詩云。大阮平生予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濟陰未識情更親。信手新詩叢珠貝。楊氏作公誰料理。賊孫有後誠可喜。長亭木落風雨多。無酒飲君如別何。余時爲濟陰縣主簿。大阮謂知止也。

曾子固舍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瑑)作守。歐公、王荆公、諸人。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也。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子固曰。人皆謂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遂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即令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昔傳中隱晦事。其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矣。

晁丈以道言。劉斯立(跂)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劉貢父。所稱引皆劉所未知。於是始有意讀書。以道又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蔭補得官。以蔭補得官不是作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與爲學矣。

叔祖待制公嘗與賓客飲酒。時大有尚幼。侍側。叔祖令大有作四聲。大有應聲云。微雨變雪。

元祐中。蔡院族人居榆林甚貧。嘗一日同游西池。有士子方行觀嘆曰。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從叔叔巽應聲聞曰。秀才。汝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未士子甚慚。

東萊公嘗與舉從出城。至村寺中。寺僧設冷淘。止具酢。無它物。令衆對。入寺冷淘惟有酢。叔巽應聲對云。出門蒸餅便無鹽。衆服其敏。

崇寧初。晁以道居登封。滎陽公嘗寄詩云。將謂清風全掃地。世間今復有嵩洞。以道和詩云。洞潁人老釣綸中。晚逢邪知有早窮。顧我嚴棲終作底。從將病目送飛鴻。

崇寧末。東萊公迎侍滎陽公居眞州。船過。晁以道赴官明州。來訪公。留連數日而去。別後以詩寄公云。鳳老不竹食。子復將衆雛。一門三世行。名教文章俱。自可不富貴。天禧公已餘。公乎默終日。誰肯得親疎。人間亦何事。尚賢重作書。公豈不窮愁。聊爲雜墨娛。掩卷長歎息。焉不嚴廊歟。却憐小人計。不當君子居。可恨只江水。猶生明月初。振拖響北客。別去敢躑躅。回首望丹穴。鄰泣日謎如。

曾元嗣(紘)政和間嘗作十友詩。蓋謂顏平仲(岐)。關止叔(注)。饒德操(節)。高秀實(荼)。韓子蒼(駒)。及余諸人。凡十人也。其稱予詩云。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有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却收才具入風騷。

崇寧初。滎陽公守曹州。陳無己以詩寄公云。往時三呂共符塗。擬上青雲近玉除。中道勸同新記足。今年還直殿英廬。繼讀舊記華嚴夜。枉道離同刺史車。衆與寬爲七字句。逢人聊代八行書。紹聖初。滎陽公罷

經筵。出會城東華嚴寺。無己與晁伯宇(載之)。唐李賓(之朝)。皆來訪公。每晨與公未起。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及寢。公就枕。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如親子弟云。

崇寧初。滎陽公自曹州與相州太守劉諧臣(唐老)學士兩易。會於滑州。滑守陳伯修(師錫)。殿院也。坐中有詩云。金馬張游三學士。玉麟交政兩諸侯。蓋紀當時事也。

楊念三丈道孚(克一)。呂氏重甥。張公文潛之甥也。少有才思。爲時所知。年十五時。在鄂渚作詩云。洞庭無風時。上下皆明月。微波不敢興。甚靜蛟龍穴。

元符初。滎陽公謫居歷陽。道孚爲州法曹掾。嘗從公出遊。以職事遽歸。道公詩云。雨綠稻紅郭外田。山濃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檄呼歸亦可憐。公甚稱之。

李方叔(廌)嘗作寒食詩。千株蠟炬出嚴幽。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齋自鑽燧。燒艾檢銅人。又嘗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郡二千石。

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滎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戶却掃。不交人物。嘗有詩云。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閑。竹牀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外山。

滎陽公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樓詩云。斷霞孤鶩欲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飽經歷。始知平地是神仙。

東萊公元祐中西池詩云。遊人初避熱。多傍柳陰行。崇寧中閑居符離。嘗步至村寺。作詩贈僧云。柳外陰中一鷄鳴。老僧拄杖出門行。自言老病難看讀。只坐蒲團到五更。

饒德操初見潘邠老和山谷中興碑詩。讀至天下事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嘆曰。潘十後來做詩直至此地位耶。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着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

何斯舉(頡)嘗和余詩云。秋水困君話河伯。接離持酒對山公。斯舉即陳無己詩所謂黃塵投老得何郎。準擬明年共我長者也。然斯舉與予初不相識。

晁叔用嘗作廷珪墨詩。脫去世俗畦畛。高秀實深稱之。其詩云。君不見江南墨官有諸奚。老超尚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屬天星斗昏。雨痕倒海風雷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鉤灑落桃花牋。牙床磨試紅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秘府毫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東萊公嘗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衆人。後得李義山詩。熟讀規摹之。始覺有異。

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之句。以爲有不盡之意。

楊道孚深愛義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以爲作詩當如此學。

仲姑情瀕君嘗言前身恐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遠公社。故流轉至今耳。

吳正憲夫人最能文。嘗雪夜作詩云。夜深人在水晶宮。吳正憲夫人知識過人。見元祐初諸公進用人才之盛。嘆曰。先公作相。要進用一箇好人。費盡無限氣力。如今日用人。可謂無遺才矣。吳正憲作相時。蓋元豐間也。

孔毅甫平仲學士建中靖國間作吳正憲夫人挽詩云。賛夫成相業。勸子得忠言。其子蓋傅正安詩舍人也。傅正有賢行。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而攝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輒促其子論列時事。傅正由此竄貶。夫人不以為恨也。挽詩乃蘇子由作。

紹聖初。蘇子由罷門下侍郎。知汝州。吳傅正當制行詞云。務責舊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

李處去言公擇尚書猶子。少能文詞。年十七八時。作詩云。去國城寒桃李花。楓林葉病向天涯。今年九日風前帽。北客南舟雨後沙。忘下四句。汪信民甚稱之。以為有過其姪商老處。然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方臘之亂。去言有詩云。蒼黃避地小兒女。漂泊連床老弟兄。亦佳句也。

夏均父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彥實送均父作江守詩云。平時袞袞向諸公。投老猶推作郡公。未愁朝廷疎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每諷誦之。

張子厚先生紹聖中蘇常道中題予授館詩卷後云。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不知此何人詩也。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上主非常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擔以曠官。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異授。蓋公嘗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丞。御內不帶樞字。公為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異授也。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即上都之福地。再廣真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同臨長衍。觀拱極之近儀。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公。其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奧。

夏英公賀文靖公兼樞密使啟云。三公之符。古無不統。五代多故。政乃有歸。又云。部分諸將。獨出於禁中。制決奇謀。不關於公府。又云。當拜明之盛。且有昭煌之冊。啟事乃宋子京作。

孫巖伯宰謝東萊公舉改官啟云。清朝選士大門。蒙座主特達之知。絳帳傳經。賤子辱侍講非常之遇。蓋孫公莘老受知正獻公。而伯常從榮陽公學也。

朱巽子權荊門人。崇寧初。嘗來予家。未有聞也。其後赴舉。榮陽公送之以詩。子權後見胡康侯給事。康侯問朱子久從呂公。亦嘗聞呂公議論乎。朱曰。未也。獨記公有送行詩卒章云。它日稍成毛義志。再求師友

究淵源。康侯曰。是乃呂公深教子。以子學問為未至。故勉子再求師友。子權由是發憤為學。與兄從子發俱從師講問焉。

叔祖待制好德樂道。以父師禮事榮陽公。嘗寄公詩。有久矣摳衣聞過庭之句。

汪信民嘗和予欲雨詩云。荅星晚雜出。雨腳且可厭。又嘗和予春日絕句云。宴坐要堂一事無。居官猶數似相如。偶逢沽酒風前約。不見繁英雨後蘇。

張丈文潛大觀中歸陳州。至南京。寄予詩云。到宋值雨。時見數花凌寒。直歲用火爐坐。略不類春暮氣候也。

顏夷仲岐嘗從榮陽公問學。予為濟陰主簿。夷仲適在曹南。嘗贈予詩。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夫子蓋謂榮陽公也。予既官滿。作詩留別夷仲云。昔者同升夫子堂。如今俱是鬢蒼浪。蓋用其語也。

饒德操作僧後。有送別外弟蔡伯世詩云。要做仲尼真弟子。須參達磨的兒孫。時諸説禪者不一。故德操專及之。

未改科已前。有吳傑賢良為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傑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為衆所怒。太原帥戒之。因作啟事謝帥云。才非一鶚。雖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副總管武人。嘗戲之。使對句云。快咬爛蘿蔔。措大其人應聲對曰。善嚼陳倉米老衙官。雖云輕佻。然自改科後。士人亦不能為此語矣。

李尚書公擇初見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詩云。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

予嘗藏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張丈文潛題其後云。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鑄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為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為文。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予。覽之令人悵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

文潛嘗為其甥楊道孚作真贊云。其氣揚以善勵。其神從以思用。蓋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輜重。蓋規之也。

楊十七學士應之國寶力行苦節。學問贍博而弘致遠識。特與流俗常殊。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正叔先生常以為交遊中惟楊應之有英氣。

邢和叔尚書嘗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司馬溫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宿德。猶加敬焉。在北門與溫公書云。多病寢劇。闕于修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為意。屢以直言正論開悟上聰。懇辭樞柄。必冀成就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之不暇。非於紙筆一二可言也。又嘗云。昔聞子發。聞子致聞。但與天下之

人欽企高誼。同有執鞭忻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云。伏承被命再領西臺。在于高識。固有優游之樂。其如蒼生之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

王荊公嘗寄正獻公詩云。備官京師二年。瓶智積於心。每不自勝。一瞻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猥以私養竊祿。所以貢貪汙之罪。惓惓企望。何以勝恨。因書見教。千萬之望。

崇寧初。楊文道字見寄數絕。有云。東平佳公子。好學到此郎。別去今幾月。結交皆老蒼。又一絕云。不知更事多。但覺拜人少。其餘忘之。

張子厚先生嘗游山寺。詩有滿僕堆堆依舊煤、山僧草草具盤飧、井丹已訝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之句。蓋寺僧具食極疏略也。

晁丈以道嘗以所爲易解示謝丈顯道。它日顯道還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應。

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解。或以語楊丈中立。中立問其故。某人云以其集衆說。楊丈笑曰。集衆說不好者。

潘邠老哭東坡絕句十二首。其最盛傳者云。元祐絲綸兩漢前。典刑意得龍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誰道微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重黃詩。季默云。如卧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東坡云。此正是佳處。

山谷贈晁无咎詩曰。執持荊山玉。要我雕琢之。蓋无咎初從山谷理會作詩。故无咎舊詩往往似山谷。

僧守訥。圓照師門人。本衣冠家子弟。後從圓照師祝髮。辯博能文。元符末。上皇踐阼。遠近稱頌新政。守訥以詩寄榮陽公云。野夫生長仁皇世。再見仁皇御太平。是時天下稱上皇爲小仁宗云。

劉跂斯立。莘老丞相長子。質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於異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嶷同學舍。嶷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嶷在金陵。以四舍放先輩。元亮以啓事謝之云。既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也。

知止叔少時嘗作初涼詩云。西風吹木葉。庭戶作涼時。夜有愁人嘆。寒先病骨知。予每喜誦此句。謂求少年能爲此詩者蓋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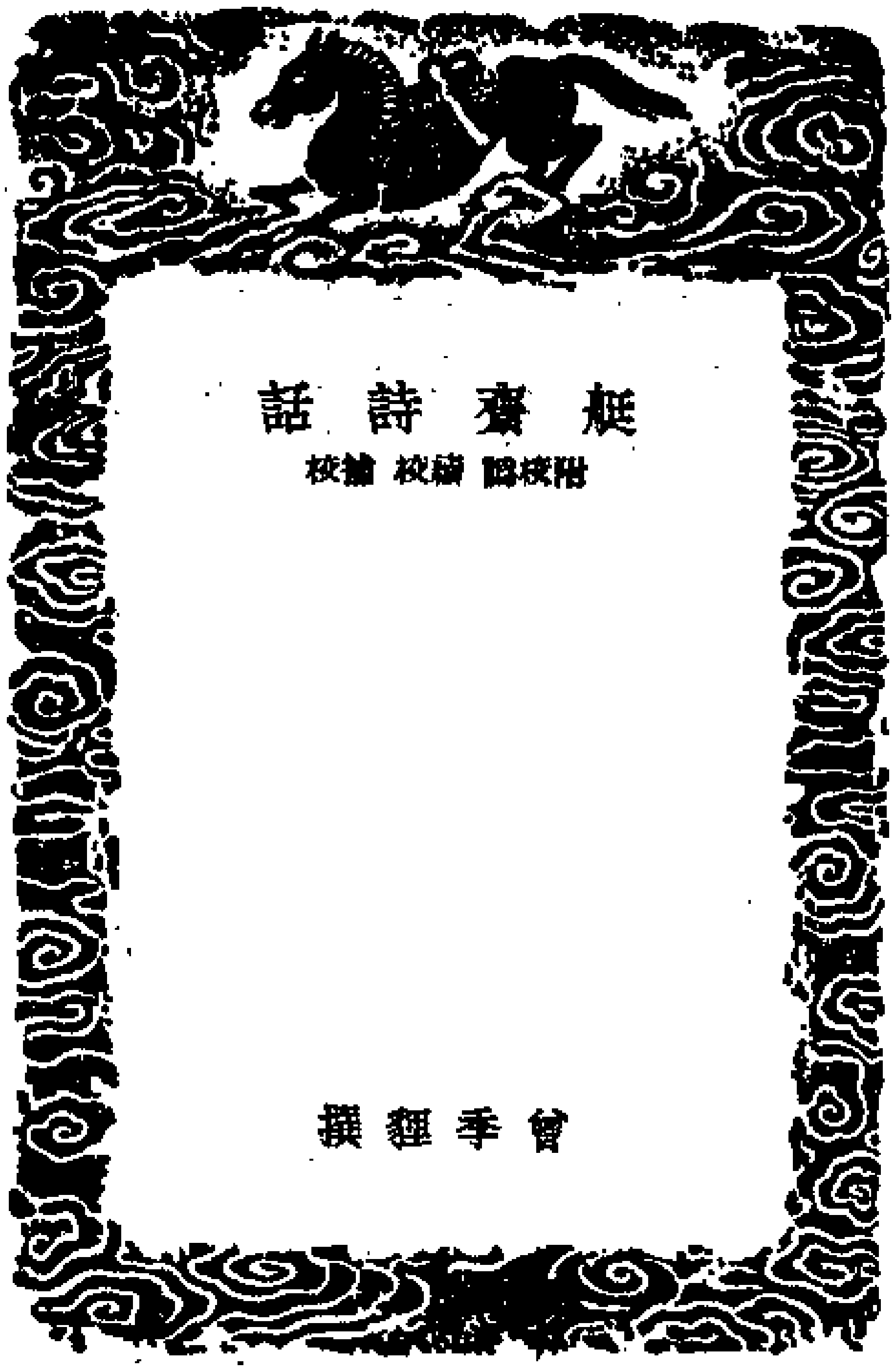
范正平子夷。丞相忠宣公長子。少有高節。尋務靜退。紹聖中。欽聖向后爲其家作功德寺。爲屋數百間。百姓訴其地民間地也。朝廷下其事開封府。府尹王震、戶部尚書蔡京皆定以爲官地。民訴不已。再委開封尉覈實。時子夷適爲開封尉。驗治實民間地。哲宗問正平何人家。執政對曰。純仁子也。上曰。名家有守。詔改寺城外。王震、蔡京各贖金。用事者惡之。開封縣有兩尉。一尉治內。一尉治外。子夷治外尉也。治內尉失囚被罪。從并子夷衝替。子夷不恤也。常以爲好事到手難得。豈可不做。做而被累。其庸多矣。後益連蹇不

進。恬如也。常乘一馬。卑小。謝公定贈詩云。一官如馬小。衆眼似衫青。

崇寧間。談命術者多言叔祖待制子進與曾內翰子開皆宰相命也。或有以吉凶占於紫姑神者。代書封蓋。即書於紙云。待曾呂相方發人。皆以二公可必相也。然皆不驗。豈鬼神亦但聞人所說而遂以爲然乎。叔祖有詩云。寥寥西山結草廬。逝將臨水詠游魚。何人見卵求時夜。更看開宮問紫姑。

崇寧初。叔祖待制自瀛帥改知潁州。過曹南。省榮陽公。見學院諸生作詩。因和之。驊騮方騁路。蚊虻敢撲緣。明年小期集。簡看十旋鞭。紹聖間。簡知歸州。過太平州。亦和諸生詩。其末句有何處孤城號秭歸之句。

紫微公希哲之孫。好問之子。祖謙之祖也。自言傳衣江西。嘗作江西宗派圖。自黃魯直而下。列陳后山等二十五人。爲法嗣。蓋以嗣師魯直也。又作夏倪集序。論學詩當識活法。極其明快。可補入詩話中。劉後村跋云。夏倪所作。似未能然。往往紫微公自道耳。湖南毛晉識。



四庫未收書

艇齋詩話一卷提要　[illegible]

宋南豐曾季貍裘甫撰。陳振孫曰，曾鞏之弟曰湘潭主簿宰，宰之孫曰大理司直暉之，季貍其子也。（見書錄解題）是書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讀書敏求記俱著錄，近則罕有傳本。四庫全書著錄宋人詩話及附錄存目者幾五十種，而此獨見遺，則傳本之秘可知。是固與道堂詩話同爲詩話中之鮎鮒也。

艇齋詩話

宋　南豐曾季貍裘甫撰

韓退之樹雞詩云：煩君自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予按割龍耳事所出。柳子厚龍城錄載茅山處士吳綽因採藥於華陽洞，見小兒手把大珠三顆，戲於松下。綽見之，因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爲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得不二十步，見兒化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以藥斧斲之，落左耳，而失珠所在。又馮贄雲仙散錄載崔寧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乖龍，必割其耳，血墮地生此李。未知退之所用果何事。然龍城錄載割華陽洞龍左耳事，而雲仙散錄乃有乖龍割耳之說，二書各有可取也。洪慶善注韓文甚詳，而於此獨缺文，不知其如何也。

唐人詩用遲字皆得意。其一：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嚴維詩也。其一：綠烟垂柳重，宮漏出花遲，楊巨源詩也。又韋蘇州細雨詩：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亦佳句。

前人詩用重字有三：雨壓梨花烟重，霜壓梅花香重，殘月落花烟重，皆有思致。呂東萊尤喜誦霜壓梅花香重。

前人詩言落花有思致者三：王維：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李嘉祐：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荊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東湖言，鄰可初作詩，取前人詩得意者手寫之，目爲顚倒篇，自後其詩大進。

東湖言荊公桃源行前二句倒了，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當言秦人半死長城下，望夷宮中鹿爲馬，方有倫序。

東湖言荊公畫虎行用老杜畫鶻行奪胎換骨。

原缺二行每行二十字。

老杜詩中喜用秦字，予嘗考之，凡押秦字韻者十七八，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商山猶入楚，源水不離秦。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錦谷元通漢，沱江本向秦。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近聞王在洛，復道使歸秦。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兵戈纏擁蜀，聚斂強輸秦。故園當北斗，直指照西秦。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蓋老杜，秦人也，故喜言秦。

晏叔原小詞，無處說相思，背面秋千下。呂東萊極喜誦此詞，以爲有思致。然此語本李義山詩云，十五泣春風，背面秋千下。

呂東萊粥香餳白是今年，粥香餳白四字，本李義山寒食詩云，粥香餳白杏花天。

老杜詩公孫大娘舞劍器行，世人多以爲公孫能舞劍，非也。蓋公孫善舞劍器，劍器者，曲名也。詩序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又言舞西河劍器，然則渾脫、西河、劍器，三者皆曲名也。詩中又言妙舞此曲神揚揚，則知爲曲僞矣，安有婦人能舞刀劍者乎，後人承襲，不能深考耳。

東坡平山堂詞云，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然山色有無中，本王維詩，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

東坡憶看懷中雙橘紅，用陸績事也。以績傳考之，云懷中橘三枚，卻不云二枚也。

東湖論作詩，喜對景能賦，必有是景，然後有是句，若無是景而作，卽謂之脫空詩，不足貴也。

東湖喜呂東萊樹陰不礙帆影過，雨氣卻隨潮信來。東湖見予誦東萊詩云，傳聞胡虜三年旱，勢合河山一戰收。云何不道不戰收。

東湖又見東萊滿堂舉酒話時昔，疑是中原無是時。云不合道破，話時昔者，改此三字，方覺下句好。

原缺二行每行二十字。

韓子蒼作送呂東萊赴召詩，甚得意。東萊止稱一句，賦見西江殺氣纏，云是詩語。

東湖喜饒氏子忘其名一聯云，鷗飛波蕩橫，牛臥岸分靑。

東萊送珪公果公入蜀中詩五言，宿昔峽水生者，絕似選詩，東萊自云。

東萊湖陰寄故人柳絮飛時與君別，有兩本者，東萊少時作，後失其本，在臨川，因與學徒舉此詩，亡之，遂用前四句及結尾兩句，補成一篇，已而得舊詩，遂兩存之。舊花寂寂長安路者是舊詩，千愁百慮要相就者是追作。

東湖喜荊公燕侍郎畫山水圖詩，其間云，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予，仁人志士埋黃土，只有粉墨歸囊楮，此可謂能形容燕公也。

崔德符詩，人間火定熱，我死不肯炎。眞節士之詩。

荊公汴水詩云，相逢故人昨夜去，不知今日到何州，州中人物不相似，處處蟬聲令客愁。讀此足知汴水湍急，一日數百里。

荊公北山梅花何所似一篇詩，宜高遠。

東湖紫極宮七言詩，自云爲七言之冠，東萊亦喜此詩。

山谷贛上食蓮詩，讀之知其孝弟人也，東湖每喜誦此詩。

呂東萊喜令人讀東坡詩。

東萊不喜荊公詩，云汪信民嘗言荊公詩失之軟弱，每一詩中，必有依依嫋嫋等字。予以東萊之言考之，荊公詩每篇必用連綿字，信民之言不繆，然其律切精麗，亦不可掩也。

老杜桃竹引云，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雙杖喻李郭二人也。

山谷和高麗松扇詩云，可憐遠渡幮溝漊，不堪今時褦襶子。幮溝漊，高麗城名也，見三國志。褦襶子，用程曉伏日詩，今時褦襶子，觸熱向人門。

韓退之雪詩、筍詩皆譏時相。雪詩云，未能裨岳鎮，強欲效鹽梅，松篁遭挫折，糞壤獲饒培，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威貪陵布被，光肯離金罍。筍詩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騫，縱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園，萌芽防寖大，覆載莫偏恩，外恨包藏密，中仍節目繁，戈矛頭戢戢，蛇虺首掀掀，身寧虞瓦礫，計欲掩蘭蓀。其言皆有譏誚，非徒作也。

老杜詩云，河內無因借寇恂。然借寇事在南陽潁川，非在河內也。

老杜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山谷云此送人迎庭闈詩，故用此二事，皆孝於親者。然王祥臥冰於魚事用之則可，孟宗乃母亡後思母所嗜，冬月生筍，恐不應用也。

大凡人爲學不拘蚤晚，高適五十歲始爲詩，老蘇二十七歲始爲文，皆不害其爲工也。

古人於前輩未嘗敢忽，雖不逮於己者，亦不敢少忽也。以韓退之之於文，杜子美之於詩，視王楊盧駱之文，不啻如俳優，而王績之文，於退之猶土苴爾，然退之於王勃滕王閣記、王績醉鄉記，方且有歆豔不及之語，子美於王楊盧駱之文，又以爲時體而不敢輕議。古人用心忠厚如此，異乎今人纔有寸

長者已識議前輩此蓋甫持正所以有衛官老兵之論（持正謂衛官弄）

韓子蒼詩盧綠吞末斷不是澤蕖蓀蓬萊三字蓋柳子厚論龍說吾游蓬萊羞昆侖

陳後山為正字詩云事辭乳媼識用南史何承天事

呂東萊詩用拍張公事出南史王儉傳王敬則云臣以拍張得為三公

荊公賀曾魯公詩云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愧燕臺人多疑隗始無出處不知韓退之聯句云受恩從隗始則隗始出於韓文也

韓子蒼泛汴詩云汴水日馳三百里未章卻云水色天光共蔚藍汴水黃濁安得蔚藍也東湖詩云晝暖坐迎日夜寒眠見星說者謂能盡泛汴之景

東湖宮亭湖詩極佳嘗自謂與予言沙岸委乜白雲林巫迴背千山擁廬阜百水會宮亭說得景物出身在宮亭經行方見其工予謂此詩全似老杜

東湖畫虎圖詩云不向南山尋李廣卻來東海笑黃公黃公虎事見李善文選注

唐人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催人故故生有人舉此詩稱其醞藉之美呂東萊聞之笑曰此只如市井人歎世之詞有何好處予以東萊之言思之信然

呂東萊嘗張文潛七夕歌令人厭

呂東萊喜潘邠老海錯詩

山谷筆詩云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虎鬚予嘗見東湖口誦與此本不同云宣城諸葛尊雞距筆陣王家將鼠鬚雞距鼠鬚皆筆名也言蹲言捋則無意義言尊言將則有理東湖嘗誦此詩又喜知常軒詩即新成鼓角報斜陽者是也二詩皆親見其語

山谷詩人米事用北史盧思道事

山谷謝人茶詩云涪翁投贈非世味自許詩情合得嘗出薛能茶詩云鹽官乞與真拋卻只有詩情合得嘗

東湖明皇夜遊圖詩言和閉作其意蓋諷當時也詩中云苑風蛩袖溼宮露赭袍光可見其遊宴達旦也閶闔連閶闔驊騮從驊騮可見其宮禁與外無閒也東湖嘗對予自釋其意如此

前人詩言立鷺者凡三歐公稻田水淺立白鷺東坡潁水清淺可立鷺呂東萊稻水立白鷺皆本於李嘉祐漠漠水田飛白鷺然窮觀備極則東萊五字盡之矣

東萊喜東坡將眼醫王存者詩王履道亦言東坡自負此詩多自書與人予讀其詩如佛經中偈贊真奇作也

張元幹絜與劉人詩不多見其人蓋嘗識東湖所贈詩如對態度人似柳風流者是也後以罪失官有湘陰詩甚佳云落日孤煙過洞庭黃陵祠畔白蘋汀欲知萬里蒼梧恨淚盡君山一點青

古今遊廬山詩予得兩首絕佳其一潘子真詩話所載王光遠云明朝山北山南路各自逢人話勝遊蓋廬山之美不可盡惟此兩句形容得極佳又張元幹詩云古木寒藤挽我住身非靖節誰能留多慚不及鷺鷥水長向山前山後流此詩與致極高遠

東湖滕王閣詩用老杜玉臺觀詩本首云一日因王造千年與客遊即老杜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也

老杜端午賜衣詩自天題處溼當暑著來輕自天當暑皆有出處自天中之當暑袗絺綌是也

秦少游在嶺外貶所有詩云揮汗讀書不已人皆笑我何求我豈更求聞達日長聊以消憂其語平易渾成真老作也今集中不見有之予見呂東萊之子逢吉口說

杜詩黨賁義之墨貂餘季子裘今艸堂石本作黨貴義之墨貴比貂裘無義理然艸堂入石本不應有誤也

老杜有岳陽樓詩孟浩然亦有浩然雖不及老杜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亦自雄壯

老杜螢火詩蓋譏小人得時其首云幸因腐艸出敢近太陽飛蓋其言所出卑下也其卒章云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蓋言君子用事則摒蕩無遺也老杜之詩所以冠絕古今者以此詩人李嘉祐亦嘗賦螢火詩云映水光難定凌虛體自輕夜風吹不滅秋露洗還明向燭仍藏焰投書更有情猶將流亂影來此傍簷楹八句規規然詠一物而已視杜詩真所謂小巫也

老杜寫物之工皆出於目見如花妥鶯捎蝶谿喧獺趁魚芹泥隨燕觜花粉上蜂鬚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杜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非目見安能造此等語又杜詩中寓言蜜蜂如上所錄是也

山谷用酒渴愛江清為韵人知為唐人詩而不知其為誰氏也顧陶詩選載暢當作當有詩名其詩云軍中醉飲作則前四句云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皆佳句狀得醉與酒渴之意極工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書之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以上皆東坡尺牘中語此最是為學下工夫捷徑予少時亦頗窺見此術然不能以此告人及見東坡所言然當人心莊為學者不可不知也（王郎即子由之壻今坡集亦有此書但前所謂及買臨隨贊之學者不見此語此蓋書之所減也）

陶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注文選云爾後世遂因仍其說治平中有虎丘僧思悅者編淵明集獨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間九首皆晉安帝時

所作，及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哉。思悅之言，信而有證矣。

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論字，亦不知有楊凝式，二者至東坡而後發此祕，遂以韋柳配淵明，凝式配顏魯公，東坡眞有德於三子也。

東坡書黃子思詩序，論詩至李杜，字畫至顏柳，無遺巧矣，然鍾王蕭散簡遠之意，至顏柳而盡，魏晉詩人高風遠韻，至李杜而亦衰，此說最妙，大抵一盛則一衰，後世以爲盛，則古意必已衰，物物皆然，不獨詩字畫然也。

荊公詩云，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鉤絲，山谷詩云，莫作秋蟲促機杼，貧家能有幾鉤絲，二詩語甚相似。

陶淵明詩，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一篇，說得秋意極妙，韓退之秋懷，窗前兩好樹、策策鳴不已一篇，亦好，雖不及淵明蕭散，然說得秋意出，予每至秋，喜誦此二詩，及歐公秋聲賦。

東湖喜誦韋蘇州贈王侍御詩，心如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見底清一篇，眞佳句也。

韓子蒼憶昨昭文並直廬，與君三歲侍皇居，花開鸞路春迎駕，日曬蓬山曉罷書，學士兩來尙巖穴，神州北望已丘墟，忽逢漢節滄江上，握手西風淚滿裾，全用韋蘇州詩爲之，蘇州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僊駕飄颻不可期，此日相逢非舊日，一杯成喜又成悲。

東湖喜書黃庭及文選詩。

東湖言王維雪詩不可學，平生喜此詩，其詩云，寒更傳曉箭，清鏡減衰顏，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閑，借問袁安舍，翛然尙閉關，又言柳子厚雪詩四句說盡。

東湖言荊公詩多學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

東湖言荊公月移花影上闌干，不是好詩，予以爲止似小詞。

東湖言山谷詩，對楊樸子對得不親。

東湖自言作詩至德興方知前日之非。

東湖喜山谷蕭屋寺詩。

高子勉國香詩，極好，有唐人歌行筆力。

荊公送人使虜詩云，留犂撓酒見我心，綣給道歡歲月深，秦少遊送人使虜亦云，留犂撓酒知胡意，尺牘貽書見漢情，皆用留犂撓酒事，見匈奴傳韓昌張猛與單于盟，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撓，攪也），

荊公定林詩云，定林修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五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皆見許子禮東郎云，渠親見定林題壁，不云修木，云喬木，不云石路，云去路，不云弄潺湲，曰聽潺湲，又試院中詩云，白髮無聊病更侵，移牀向竹臥秋陰，子禮云，見荊公眞本，不云向竹臥秋陰，卻云臥竹向秋陰，皆與印本不同。

東湖詩云，芙蕖湛湛疑無路，楊柳蕭蕭獨閉門，荊公云，湛湛芙蕖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又唐人劉威云，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蕖無路通，三人者同一機杼也，東湖云，荊公謝安詩云，一去可憐終不返，暮年垂淚對桓伊，蓋譏安也，而其詩自言志，卻云，幾年歸去終無樂，閒說章江卽淚流，何其與譏安相反邪，

人間韓子蒼詩法，蒼舉唐人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予嘗用子蒼之言，徧觀古人作詩規模，全在此矣，如唐人詩，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又如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今日風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又如荊公詩，淮口西風急，君行定幾時，故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皆此機杼也，學詩者不可不知。

東萊木芙蓉絕句云，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後霜前著意紅，猶勝無言舊桃李，一生開落任東風，極雍容含不盡之意，蓋絕句之法也，荊公詠木芙蓉云，還似美人初睡起，強臨青鏡欲妝慵，覺得味短，不及遠矣。

蔡持正丞相貶安州時，攜一鸚鵡，及侍兒名琵琶者同行，及其歸，則侍兒已死，而鸚鵡存焉，蔡有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悠悠漢江水，同渡不同歸，亦極有思致，得絕句詩體。

柳子厚覺衰、讀書二詩，蕭散簡遠，穠纖合度，寘之淵明集中，不復可辨，予嘗三復其詩。

李賀雁門太守行語奇。

張籍樂府甚古，如永嘉行尤高妙，唐人樂府，惟張籍王建古質，劉夢得武昌老人說笛歌，宛轉有思致。

梅聖俞一日曲極佳，又錫辭謝嵩巖、及大水後田家二詩尤極高古，大抵聖俞之詞高古。

洪駒甫作陶淵明祠堂詩，全效荊公謝安墩古詩。

千里蒓羹，末下鹽豉，世人皆言蒓羹而未下鹽豉耳，予見淩季父，尙書言，末字當作本末之末字，末下乃地名，猶言若下也，蓋千里亦地名，言千里出蒓羹，末下出鹽豉，指兩地名兩物而言也。

山谷浯溪碑詩，有史法，古今詩人不至此也，張文潛浯溪詩，止是舉持語言，今碑本並行，愈覺優劣易見，張詩比山谷，眞小巫見大巫也，潘邠老亦有浯溪詩，思致御稍深遠，呂東萊甚喜此詩，予以爲邠老詩雖不敢望山谷，然當在文潛之上矣。

後山論詩說換骨，東湖論詩說中的，東萊論詩說活法，子蒼論詩說飽參，入處雖不同，然其實皆一關捩，要知非悟入不可。

東萊論詩，嘗引孫子始如處女，終如脫兔之論，亦甚有意味，學詩者不可不知此理。

東萊作江西宗派圖，本無詮次，後人妄以爲有高下，非也，予嘗見東萊自言，少時率意而作，不知流傳人間，甚悔其作也，然予觀其序論古今詩文，其說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圖則眞非有詮次，若有詮次，

則不斷如此紊亂象亦有漏落如四洪兄弟曾得山谷句法而龜父不預何邪

東萊江西宗派序所論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成於歐陽公此論誠當但論詩不及梅聖俞似可恨也詩之有聖俞猶文之有穆伯長也

東湖嘗與予言近世人學詩止於蘇黃又其上則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詩人皆無人窺見若學詩而不知有選詩是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東湖嘗書此以遺予且多相勸讀選詩近世論詩未有令人學選詩惟東湖獨然此所以高妙

東萊喜嶼可惠日寺詩

東湖朝容篇有古樂府氣象

東湖於近世詩人尊喜嶼可東萊尊喜饒德操

東萊喜謝無逸寄徐師川及李希聲等篇詩

老杜凡兩用迎字對護字其一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其一護江蟠古木迎櫂舞神鴉

韓文杜詩備極全美然有老作如祭老成文大風卷茅屋歌渾然無斧鑿痕又老作之尤者

顧陶唐詩選載少陵犬迎曾宿客作犬憎閑宿客語意極虛然顧陶唐大中間人所見本又不應誤不知何也

劉夢得神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皆佳句然不若韋蘇州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

墨梅詩甚多如陳去非雖然變白能爲黑桃李依然是僕奴其詞意幾乎罵矣惟鄱人武子一詩云瑤姬佇立緣何事直到黃昏月墮時形容得宛轉甚佳

唐人有風高雲夢夕月滿洞庭秋又李端水傳雲夢曉山接洞庭春二詩思致相似

唐詩人小長干行全篇皆佳其首云憶昔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是也才調集載兩首其一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牀弄青梅是也與前一首同載一處皆作李太白作

惟顧陶唐詩選並載而分兩處妾髮初覆額一篇李白作憶昔深閨裏一篇張潮作二者未知孰是然顧陶選恐得其實也又二詩所載各不同妾髮初覆額一篇內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才調集又有兩句云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方至十六君遠行瞿唐灩澦堆顧況詩選即無常字一韻又憶妾深閨裏篇內蘇蘇暗無邊行人在何處下有四句云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蒲上翡翠錦屏中才調集卻云北客真王公朱衣滿汀中日暮來投宿數朝不肯東與顧況本不同以予觀前一篇才調集有常字一韻不如顧況刪去後一篇顧況四句不如才調集四句二本互有得失也山谷嘗辨李太白集中所載二詩云妾髮初覆額是李白作憶妾深閨裏一篇是李益詩山谷辨其非太白詩而不知其爲張潮作也玉瀾新以東湖作顧況爲斷

老杜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當作天馬之子

老杜鐙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韋蘇州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皆出其妙不問詩題杜詩知其宿僧房韋詩知其爲郡君之居也此爲寫物之妙

呂東萊貞女峽詩云不是長江險愧此貞女名徐東湖云不合云自愧貞女亦甚有意

山谷論詩多取楚詞東湖論詩多取選詩

東湖謝無逸二詩全似選詩今集中無之

山谷詩妙天下然自謂得句法於謝師厚得用事於韓持國此取諸人以爲善也以此見昔人尊事前輩不敢輕老成如此

絕句之妙唐則杜牧之本朝則荊公此二人而已近年東湖絕句亦可繼荊公

予嘗從東湖舟中見誦杜牧之爲問寒沙新到雁來時曾下杜陵無之句及誦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嘆詠久之

東湖江行見雁出一對云沙邊真見雁有真贋之意久之公自對雲外醉觀星以醒醉對真贋極工

予幼學爲詩未嘗經先達改抹惟年十四時有寄空青叔祖古詩得呂東萊爲予全改四句其詞云悠悠造物何所爲實與共期令人悲男兒不假功名晚功名必在老大時予至今記憶是時空青將漕江西得詩喜甚報書云極有家法恨予先君不見也其帖至今尚存

呂東萊嘗有貓詩甚佳云伴我閑中氣味長竹輿游屐偏諳方火邊每與人爭席睡起偏嫌犬近牀能與兒童較幾許實於臧獲便相忘他生尚肯相從否要奉香爐泥水莊曲盡貓之情態

呂東萊在講筵光堯索其詩東萊寫一卷其首以贈歐陽處士及大倫與三曾二范諸舉詩四首三曾謂予兄弟二范即范顯言叔姪也

呂東萊詩云非關秋後夕霜露自是芙蓉不耐寒蓋用寒山拾得芙蓉不耐寒五字

老杜破柑霜落爪嘗稻雪翻匙顧陶詩選作破瓜霜落刃

呂東萊圍城中詩皆似老杜韓子蒼攝受乾坤穢甚大盜賊猶存之句

韓子蒼贈童子舉人詩云十八重來詣太常蓋用西漢儒林傳序厥缺三行每行二十字

唐人詩云惟有河隄衰柳樹蟬聲相送到揚州東坡詩云夜半潮來風又熟臥吹簫管到揚州參寥詩云渡底鯉魚來去否尺書寄汝到揚州皆用到揚州三字各有思致

老杜白晝攤錢高浪中攤錢今攤賭也見後漢梁冀傳

東坡稱來彌勒與同龕彌勒同龕出法帖

山谷不須盡出我門下。實用人才卽至公。謂范忠宣也。事見忠宣言行錄。

山谷中興頌詩。臣結春秋二三策。所謂春秋二三策者。言元結頌。用春秋之法。其首云。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以上四句。卽春秋書法也。

韓退之少長聚嬉戲。少長猶言稍長。出西漢匈奴傳。

呂東萊詩。可到元和六七公。六七公三字出賈誼傳。韓退之李于墓誌云。以藥敗者六七公。退之亦本賈誼傳也。

呂東萊詩。用秋眠二字。出西漢帝紀。言秋不成熟也。

呂東萊詩。華擬泰來泰出遊。泰出遊。大出遊也。出漢田叔傳。叔相魯王。不泰出遊。

韓子蒼番禺圖詩。回櫂愼勿向南馳。向南馳三字出李廣傳。

淵明讀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其詩不可曉解。伯容曾紘嘗校淵明詩云。形夭無千歲。文義不相屬。遂取山海經參讀。而後得其說。當作形天無干戚。蓋形天。獸名也。形天以干戚爲食。首形天雖無干戚。食而其猛志常在。予得此說。喜甚。信乎讀書之功。愈讀而愈無窮也。伯容名紘。在襄陽居。與魏泰道輔齊名。博學有文名。讀書精審如此。亦近世所無也。

山谷播歸涷雨爲洗前朝恨。涷雨。暴雨也。出楚詞。今韻略亦收。一作平聲讀。一作去聲讀。

詩用人姓事。無如東湖與張元幹詩云。詩如寶艦度。人似柳風流。皆張姓事。用之不覺。尤爲佳也。

唐人江行詩云。賈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此一聯曲盡江行之景。眞善寫物也。予每誦之。

秦少游詞云。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今人多能歌此詞。方少游作此詞時。傳至予家丞相。丞相曰。秦七必不久於世。豈有愁如海而可存乎。已而少游果下世。少游第七。故云秦七。

東坡起伏龍行。蓋譏富韓公也。韓公熙寧初入相。時荊公用事。韓公多稱疾在告。故范忠宣在諫路。嘗以書責之。東坡起伏龍行。卽與忠宣之意同。其間如云。瑞旗雷霆閟不吐。又云。赤龍白虎戰明日。有事徑須煩一怒。蓋欲韓公與荊公爭辨也。

東坡梅花詩。玉妃謫墮煙雨村。謫墮二字。出楊貴妃外傳。玉妃卽貴妃也。韓子蒼云。

韓子蒼云。老杜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靑天。古人用顏色字。亦須匹配得相當。方用翠上方見得黃。靑上方見得白。此說有理。

南朝人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荊公嘗集句云。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說者謂上句靜中有動意。下句動中有靜意。此說亦巧矣。至荊公絕句云。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卻覺無味。蓋鳥鳴卽山不幽。鳥不鳴卽山自幽矣。何必言更幽乎。此所以不如南朝之詩爲工也。

春晚景物說得出者。惟韋蘇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最有思致。如杜牧之晚花紅豔靜。高樹綠陰初。

亦甚工。但比韋詩無雍容氣象爾。至張文潛芳菲春去後。裂秀日長時。及新綠染成延晝永。爛紅吹盡趁春歸。亦非不佳。但刻畫見骨耳。

老色日上面。歡蹤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此白樂天詩也。山谷嘗書此詩。今遂誤入山谷集。

荊公絕句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東湖晚年絕句云。細落李花那可數。緩行芳草步因遲。自題云。荊公絕句妙天下。老夫此句偶似之邪。竊取之邪。學詩者不可不辨。予謂東湖之詩。因荊公之詩觸類而長。所謂舉一隅三隅反者也。非偶似之。亦非竊取之。

東坡與錢穆父詩云。翰前俱是蓬萊守。是時東坡守登。錢穆父守越。道過登。故東坡有此詩。蓋登越二州皆並海。故言俱是蓬萊守。

原缺二行，每行二十字。

呂東萊詩。風聲入樹翻歸鳥。月影浮江倒客帆。此篇年十六時作。作此詩嘗嘔血。自此遂得羸疾。終其身。其始作詩如是之苦也。

東萊晚年長短句。尤渾然天成。不減唐花間之作。如一詞云。柳色過疏籬。花又離披。舊時心緒沒人知。記得一年寒食下。獨自歸時。歸後卻尋伊。月上嫌遲。十分斟酒不推辭。將爲老來渾忘卻。因甚沾衣。又一詞。其間云。可惜一春多病。等閒過了酴醾。又一詞。其間云。對人不是憶姚黃。實是舊時心緒老難忘。皆精絕。非尋常詞人所能作也。

山谷詩云。王侯鬚若緣坡竹。蓋用王褒僮約文云。鬚若緣坡之竹。

晏元獻春水碧於天。蓋全用唐韋莊詞中五字。

李義山詩雕鐫。惟咏平淮西碑一篇詩極雄健。不類常日作。如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淸廟生民詩。及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等語。甚雄健。

葉天啓初見荊公。以能暗誦韓文南山詩見知於荊公。大抵誦書如上林子虛等賦。解嘲之類。往往能成誦。不特天啓也。今人能成誦此等者蓋少。

才冑樊。唐人詩有樓晚風高角。江春浪起船兩句。甚佳。張文潛喜誦。

饒節德操。撫州人。祝髮名如璧。號倚松道人。住鄧州香嚴寺。有一僕曰詹榮。亦撫人。嘗攜之以行。一日因打木魚。先悟道。作頌云。木魚元來無肚腸。聲聲撞我出饑腸。佛法元來無多子。王婆頭上戴丁香。遂亦祝髮。名如珪。云璧反。於其儕輩有省。

德操嘗爲予家丞相館客。甚爲丞相內相兄弟所知。德操有高節。而又能文。其才在謝無逸諸公之上。晚年住香嚴。丞相之婿陳成季持節京西。德操以詩贈之云。兩公待我以國士。是時公亦同在門。今日江頭看使節。令人淚濕漢江雲。又寄謝無逸詩云。買山底處堪投老。文史它年不救窮。富貴可求吾亦欲。臨看餘

予化王公，其自負亦不淺矣。

張嵲巨山舍人，近時人亦有詩名。有詩寄夏均父云：未覺胸襟疏設點，梅知州郡要文章，甚佳。

東湖年十三，有紅梅詩云：紫府與丹來換骨，東風吹酒上凝脂。東坡見之，極稱賞，自此有詩名。

玉川子詩云：太上道君蓮華峯，夜半醮祭夜半開。蓋譏當時宮禁節路燈行，有路則非時亦可通也。

柳子厚詩：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語意極佳。東湖詩云：明月江山夜，候蟲天地秋，蓋出於子厚也。

山谷喜柳子厚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嘗書此詩於扇。今本作翠色連深竹，非也。又喜寶室空無侍者，巾屨惟挂壁，及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等篇。

東坡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蓋用白樂天詩。白樂天云：秋風江上浪無限，夜雨舟中酒一尊。

東坡黃州詩云：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讀此可見黃州專有水竹也。

呂東萊長弟字由義，亦能詩，惜其蚤死，世不知爾。如老去看花如隔霧，醉來騎馬似乘船，亦佳句也。

韓持國過孔寧極處士山居，又與孔寧極別後懷寧極二詩，極雍容閒遠。過寧極詩云：驅車上橫嶺，西奏龍陽道。青烟人幾家，綠野山四抱。鳥啼春意鬧，林樹夏陰蚤。知近先生廬，民風故淳好。別後詩云：雨滿庵上茅，風亂窗外竹。繁聲夜入耳，欲寐不得熟。永懷歸田客，石徑滑馬足。迷山暗秋霧，一鐙何處宿。

謝師厚詩喜故人夜相過云：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鐙前。形容得故舊久別乍相見之情極佳。

老杜從成都草堂詩云：城郭喜我來，大官喜我來等語，本古樂府木蘭詩，爺娘聞我歸，阿姊聞我歸之語。

老杜用此體。

韓退之南山詩，用杜詩北征體作。

子由和東坡中秋詞云：素娥東去會不為人留。其語出小說河洛行年記。

東坡聲詩云：水精鹽，為誰甜。鹽味不應言甜，以古樂府考之，言白酒甜鹽，則知鹽可言甜。

東坡大江東去詞，其中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陳無己見之，言不必道三國。東坡改云當日。今印本兩出，不知東坡已改之矣。

東坡詞中歸朝歡和蘇伯固者，為過伯固往澧陽，故用靈均事得等事。今詞中但云和伯固，而不言往澧陽也。

東坡炎鬼觀碑言龍飛鳳舞者，郭璞言天目山形如龍飛鳳舞，故徑山詩又云山前鳳舞遠徽璞，是也。東坡碑初出，人疑龍飛鳳舞之語，惟林子中知此四字出於郭璞，它人不知也。

徑山開山大覺禪師，名道欽，唐肅宗時人，嘗養白雞，故東坡詩云：家上雞鳴猶遺飲。

東坡詩云：五百年間異人出，蓋將錦繡裹山川。錢氏事也。五百年間異人出，亦郭璞讖語也。

東坡用之。又徑山詩云：人言山住水亦住，郭璞語也。

東坡詩云：霜眉老人夜扣關。老人即天目山龍也。今有老人亭。又明窗睡足來朴拙者，道欽禪師嘗有異為師煩觀開龍乞水歸洗眼者，龍井水可洗眼故也。又云兩眼肯能書細字。

東坡詩云：明朝入山房，石鏡炯當戶，昔照熊虎姿，今為猿鳥顧。石鏡禪師有石鏡照錢王，微時在鏡中被王者之服。

東坡詩云：喝石巖前自過春。又言喝石巖前後欲休者，俱胝道者嘗呪休，故有喝石巖。坡詩又云精誠貫山山為裂者，正謂此也。

徑山有山中故事一卷，東坡臨安詩多用之。

東坡杭州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用白樂天事。樂天詩云：在郡六百日，遊山二十回。

東坡梅花詩云：春風嶺芳草抱山斜，即白樂天詩：雖開湖寺西南徑，草綠裙腰一道斜是也。

少游詞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用歐陽詹詩云：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

老杜詩第一首李侯金閨彥是也，作此詩年十七，壯遊詩可考。作詩次第，韓文第一篇薦薛公達書是也，時年二十一。

少遊詞小樓連苑橫空，為都下一妓，姓樓名琬，字東玉，詞中欲藏樓琬二字。然少遊亦自用出處，張籍詩云：妾家高樓連苑起。

少遊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詞為張芸叟作，有簡與芸叟云：古者以代勞歌，此真所謂勞歌。

章質夫家子弟有注少游詞者。

南海使君今北海，詩坡在嶺南與廣帥章質夫也。質夫之死，其家以其詩葬。

東坡和章質夫楊花詞云：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用老杜落絮遊絲亦有情也。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依前被鶯呼起。即唐人詩云：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即唐人詩云：時人有酒送張八，惟我無酒送張八，君看陌上梅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皆奪胎換骨手。質夫詞亦自佳，今附錄于此：燕忙鶯懶芳菲過，隄柳上花飄墜。輕飛點畫青林，誰道全無才思。閒趁遊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向朱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扶起。蘭帳佳人睡覺，怪春衣雪霑瓊綴。繡床旋滿，香毬無數，纔圓還碎。時見蜂兒，仰黏輕翅，魚吹池水。望章臺路杳，金鞍遊蕩，有盈盈淚。質夫建安人，建安有二章，子厚號南章，質夫號北章，子厚弟也，質夫兄也。

東坡詩間撲知寨過看山，融西功，皆用出處，對屬如此親切。

荊公詩及四六法度甚嚴，湯進之丞相嘗云：經對經，史對史，釋氏事對釋氏事，道家事對道家事，此說甚然。

東坡海外上梁文口號云：為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章子厚見之，遂再貶儋耳，以為安穩故再

漢也。

荊公細雨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詠白髮也。種種出左氏，曾鞏星星對種種，甚工。

東坡賀新郎在杭州萬頃寺作。寺有榴花樹，故詞中云石榴。又是日有歌者晝寢，故詞中云漸困倚、孤眠清熟。其真本云乳燕棲華屋，今本作飛字，非是。

東坡纖纖入麥黃花亂，用司空圖綠樹連邨暗、黃花入麥稀之句。

東坡龍光時聚聚金蛇，出白樂天詩。

東坡佛日寺詩云，千株玉槊攙雲立，一穗珠旒落鏡寒。玉槊詩竹也。珠旒、謂以竹引水倒流也。

東坡詩未放蒼龍入澗，注者，松下有澗故云。

東坡飛蚊繞鬢鳴，出文粹何謳夢溺賦。文潛詩亦云，飛蟲繞枕細而清。

柳子厚與劉夢得相別詩云，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用蘇李贈別詩云，臨河濯長纓，念別悵悠悠。

老杜與馬巴州詩云，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伏波、謂馬巴州。功曹、自謂也。蕭何、功曹、事見虞翻傳注。

韓文石鼎聯句云，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結字斷句，結音髻。西漢髻字皆作結字寫。退之正用此也。今人讀作結喉，非也。東坡云，長頸高結喉，蓋承誤也。

章蘇州集載秦系詩，自稱東海釣客，少遊作啓事嘗用之，蓋秦氏事也。

予家韓林曲阜公之婿王律字子和，正仲右丞之子，賢而有文，爲韓林生日作樂語，以蘭薰雪白對玉潤冰清。蘭薰雪白出劉孝標廣絕交論，曾史蘭薰雪白。

荊公詩萬籟寂云，缺月昏昏漏未央，其末云，鳴蟬正亂行人耳。予嘗疑夜間不應有蟬鳴，後見說者云，萬籟寂夜間常有蟬鳴，此正與寒山半夜鐘相類。

汪思溫少卿明州人，年八十，其鄉人作慶八十致語一聯云，九老未應高白傅，四明並止數黃公。對甚的切。夏黃公四明人，事見虞翻傳注，鄉人蓋史直翁丞相也。

洪玉父舍人有侍兒曰小九，知書，能爲洪檢閱。洪甚愛之，嘗月夜攜登滕王閣，洪賦詩云，桃花浪打散花樓，南浦西山送客愁。爲理伊州十二疊，緩歌聲裏看洪州。後因兵亂失之，洪悵恨不已，又和前詩云，西江東畔見江樓，江月江風萬斛愁。試問海潮應念我，爲將雙淚到南州。已而洪□復尋得其人。

梅聖俞送人知鄞縣詩云，君行問鮚埼，殊物可講解。一寸明月腹，中有小碧蟹。生意各蠕蠕，黠角容夫夫。願言寬賦刑，越俗久疲憊。鮚埼，事出西漢地理志注，鄞縣有鮚埼亭，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埼，鉅以反。

小杜華清宮詩精切，如月白霓裳殿，風乾羯鼓樓。霓裳則側月白，羯鼓則言風乾，皆移換不動，所以爲佳。（才調集選此詩。）

呂東萊漢家宗廟有神靈，寄語胡兒莫狂醉。漢家宗廟有神靈，西漢全語，見王莽傳元后云。

東坡觀竹簟詩云，臥此八尺黃琉璃。琉璃世人但知有青色，而不知有五色。顏師古注西域傳辨之甚詳，引大秦國五色琉璃，且破孟康注，言青色是指藥燒者，非真琉璃也。

山谷寄詩云，明知不是剪刀催。本宋之問詩云，今年春色蚤，應爲剪刀催。

老杜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出古樂府云，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柳三變詞漸亭皋葉下，隴首雲飛，全用柳惲詩也。柳惲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

看朱成碧出吳均詩云，看朱忽成碧，誰知心眼亂。李白前有尊酒行亦云，看朱成碧顏始紅。

老杜慎勿近前丞相嗔，出古樂府，脊梁之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後山楊柳藏鴉白門下，出古樂府暫出門，白門楊柳可藏烏。

山谷杯行到手不留殘，用王仲宣詩，合坐同所樂，但訴杯行遲。

老杜主人敬愛客，出曹子建詩，公子敬愛客。

東湖此身終擬拂衣歸，出謝靈運詩，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

老杜同姓古所敦，不受外嫌猜，用古樂府放歌行，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韓退之雪擁藍關馬不前，三字出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驅馬涉陰山，山高馬不前。

老杜白首淒其，出謝靈運詩，懷賢亦淒其。

山谷蓮生於泥中，不與泥同調。同調二字出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

後山平生西方願，擺脫區中緣。出謝靈運詩，想象昆山姿，緬邈區中緣。

山谷堂前水竹湛清華，用選詩謝叔源水木湛清華。

東湖大樹追涼處，追涼二字出謝元暉詩，輕扇生涼殿。

山谷謝人惠筆詩云，莫將寫吏文，嘗用樂天紫毫筆詩，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錄制詞。

老杜野航恰受兩三人，樂天云，野艇容三人。

歐公詞云，杏花紅處青山缺，本樂天詩花枝缺處青樓開。

荊公梅詩云，肌雪參差冷太真。出樂天詩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東坡揚州近日紅千葉，自是風流時世妝。出樂天諷諫詩云，元和時世妝。

山谷詠明皇時事云，扶風喬木夏陰合，斜谷鈴聲秋夜深。人到愁來無處會，不關情處亦傷心。全用樂天詩意。樂天云，峽猿亦無意，隴水復何情，爲到愁人耳，皆爲斷腸聲。此所謂奪胎換骨者是也。

樂天鹽商婦詩云.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爲鄉船作宅.東坡魚蠻子詩.正取此意.

老杜立登要路津.要路津三字出選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東湖呂侯雜篇.一何綺.一何綺三字出選詩.有高談一何綺.又高文一何綺.

東萊晚春蓋意老不厭夜經曉.多見疏夜經曉.出說苑魏文侯事.

山谷百年中半夜分去.一歲無多春再來.全用樂天兩句.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

東坡江上愁心千疊山.江上愁心出唐文粹張說有江上愁心賦.

東坡放魚詩.不用辛苦泥沙底.出天樂詩.不須泥沙底.辛苦覓明珠.

老杜詩用秬秋.出楚詞招魂.秬粒蜜餌.有餦餭些.

退之君來呼我出躡蹻.躡蹻二字出古樂府梁簡文詩.毛嬙親本絕.躡蹻入氈帷.

山谷試說宣城樂.停杯且試聽.取退之香遇罩府盛.欲說暫停杯.

東坡老守自醉霜松折.取退之起舞先撼新松撼.

東坡公有百歲和風狂.取退之詩百歲如風狂.

山谷簡編自擺權.善窮到仍昆.取退之聯句.簡迹懷肆.善窮自懷羅.

東坡婉娩幾時來.入夢出退之詩.旅宿夢婉娩.

老杜側生野岸及江浦.出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

老杜魚知丙穴由來美.出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

東坡素月流天掃積陰.素月流天.出文選月賦.

東坡玉女窗明處處通.出文選靈光殿賦.玉女窺窗而下視.

荊公虎圖.目光夾鏡當坐隅.夾鏡出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韓子蒼樓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用唐人孫叔向溫泉詩.雖然水是無情物.流到宮前咽不流.其詩見麗陶唐詩類選.金華瀛洲集作王建詩.非也.子蒼在館中時.同舍李希聲賦上元詩.押丸字韻.館中諸公皆和.獨子蒼和丸字尤工.云.坐看星橋開鐵鎖.臥聞常鼓落銅丸.事見前漢史丹傳.諫元帝節音律事.

山谷清江引云.全家醉著篷底眠.家在寒沙夜潮落.醉著二字.出韓偓詩.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

荊公別開小徑鬭松路.只與鄰僧作往還.東湖化之云.與客登臨定自好.乞時無客與僧遊.

唐人詩.曉涼悲聲扇.紅袖泣前魚.泣前魚.戰國時龍陽君事.

山谷平山行樂自不惡.豈有竹西歌吹愁.出杜牧之詩.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山谷胸中五色線.補袞用工深.出杜牧之詩.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

東坡美滿風帆十幅開.美滿字出杜牧之詩.千帆美滿風.東湖亦用美滿字云.正須美滿十粉牌.

山谷詩云.十度欲言九度休.萬人叢中一人曉.曾吉父云.此正山谷詩法也.其說盡之.

東坡詩云.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用樂天心是主人身是客.身是字本諸謝.身猶言我也.如張飛自言身是張翼德.可共來決死.及宋彭城王義康自關中逃歸.謂殷宏曰.身在此可斬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謝瀹云.身家太傅老.此類甚多.皆以身爲我也.韓子蒼詩云.身今老病投炎瘴.最憶冰盤貯蔗漿.亦用身字.

老杜食蔗不顧餘.不顧餘三字出選詩.左太沖詠史云.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顧餘.

東萊少作.有白塔忽從林外過.青山常在馬頭看.佳句也.

東坡歸來晚歲同元亮.御攬何人伴敬通.敬通馮衍字也.御攬字不見本傳.江文通恨賦云.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卻掃.塞門不仕.東坡蓋取諸此.

山谷馬上時時夢見之.夢見之三字出選詩.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

東坡豐鎬他鄉復異縣.天遣君來破吾願.他鄉各異縣.出選詩.

辨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出左太沖詠史詩.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

後山作南豐先生挽詞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本李白詩.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東萊詩云.布帆此去應無恙.用李白詩.布帆無恙挂秋風.李蓋用世說顧長康語.

韓子蒼太一眞人歌云.脫巾露頂風颼颼.脫巾露頂四字.出李白詩.脫巾挂石壁.露頂灑松風.

東坡在徐州作長短句云.半依古柳賣黃瓜.今印本作牛依古柳賣黃瓜.非是.予嘗見坡墨蹟作半依.乃知牛字誤也.

麗陶唐詩類選二十卷.其間載杜詩多與今本不同.屬洲唐大中閩人.去杜不遠.所見本必稍真.今併錄同異于後.山河扶繡戶.作星河浮繡戶.祈卻月中桂.作折盡月中桂.破柑霜落爪.作破瓜霜落刀.鳥聲塞遠隨.作黔黎塞遠隨.老夫貪費日.作老夫貪賞日.秋至輒分明.作秋至轉分明.伴月落邊城.作伴月下邊城.家貧仰母慈.作家貧賴母慈.犬迎曾宿客.作犬憎聞宿客.池中足鯉魚.作河中足鯉魚.賦或似相如.作賦或比相如.老思筇竹杖.作老思筇竹柱.衰疾那能久.作衰病那能久.吾豈獨憐才.作惟我獨憐才.勝迹隗囂宮.作傅是隗囂宮.丹青野殿空.作丹青野殿空.欲挂留徐劍.作欲把留徐劍.乘槎亦已久.作乘汝亦已久.感動一沈吟.作感激一沈吟.摔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作樹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鵰飛自照水.宿鳥相呼.作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白花簷外朵.青柳檻前梢.作白花簷外朵.青柳檻前梢.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作取醉他鄉酒.相逢故里人.興來今日盡君歡.作興來終日盡君歡.莫將短髮還吹帽.作

雜耕短髮猶吹帽，明年此會知誰健，作明年此會知誰在。去年今日侍龍顏，作去年冬至侍君顏。九重春色醉仙桃，作九天春色醉仙桃。不通姓字麤豪甚，作不通姓字麤豪甚。因宮女開函近御筵，作宮女開函進御筵。黃牛峽靜灘聲轉，作黃牛峽淺灘聲急。俯視但一氣，作俯視但呼氣。明我長相憶，作知我長相憶。何以有羽翼，作何以生羽翼。又載風涼原上作一首，今杜詩無之，其詩全鐫於此。陰森宿雲端，蕭瑟澀松柏。風淒日初晚，下嶺望川澤。連山無晦明，秋水千里白。佳氣鬱未央，聖人在凝碧。關門阻天下，信是帝王宅。海內方晏然，廟堂有良策。時貞守全運，艱去遊說客。余忝衛靈人，尋避免貽責。以此見杜詩尚多，今集中所載亦不能盡也。

呂東萊詩云，舊遊可數終難又。難又二字出韓文祭李郴州云，謂此會之難又。

韓退之詩，梢梢新月偃。俗本作稍稍。荆公改作梢梢，蓋令狐澄本作梢梢。澄本最善，荆公用此改定梢梢者細也。見方言。白樂天詩亦用梢梢筍成竹。

王平甫在三館曝書，見韓幹所畫馬，作畫馬行。又作畫馬跋云，明皇召幹上南熏殿，問曰，汝奚不師陳閎。是時閎擅名天下。幹奏曰，臣不願也。明皇曰，然則汝以何為師。幹曰，飛龍廄數萬匹，皆臣師也。余於是知幹異善畫者，蓋以筆墨之迹口耳之傳，而臻神妙之品者，古今未之有也。又以為彼一畫史耳，且能不惑於形勢，而信其所知如此，學士大夫其可愧於幹哉。又云，所見畫病馬甚精，疑少陵所謂畫肉不畫骨者，殆於此有遺恨焉。然少陵為幹贊，則又愛其駿健清新，疑其論曹韓二人之詞，不能無抑揚耳。嘗論文者，當知昔人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因此可以求著書者之意。又云，幹自言不願師陳閎，而少陵以幹為曹霸弟子，無乃一時傳者失其指歟。惟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則為知言。蓋中心無藏於外物，然後有見於理，此不易之論，而莊生所稱盤礴贏者是已。此可以為學者之法。平甫於此，蓋三致意焉。予讀之歎然有當於心，其論幹不願師陳閎，蓋以自況也。平甫在熙寧間，不與其兄荆同，是亦幹不師陳閎之比，故平甫言之宜，詞之復，有深意存焉。

荆公詠史詩最於義理精深，如賈侯詩，伊川謂說得賈侯極是。予謂武侯詩說得武侯亦出。又如范增詩云，有道弔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兒。又誰合軍中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詠史詩有如此等議論，它人所不能及。

小杜秋夕宮詞云，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含蓄有思致。星象甚多，而獨言牛女，此所以見其為宮詞也。

老杜擬隱樵芙蓉隱，當如隱几之隱字讀。守歲阿戎家，東坡云，當作阿咸家乃是。

少遊揚州詞云，事論爭將魚龍，爭將魚龍四字出鮑照蕪城賦。

韓子蒼少以詩見蘇黃門。黃門贈詩云，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重見儲光羲。人間黃門何以比儲光羲，黃

門云，見其行鹹布穀似之。

唐人李涉善為歌行，如才調集所載雜鳴曲，荆公大喜，遂載燕王好賢築金臺詩之類，皆全篇有思致，而詞近古。

山谷詩云，小艸有遠志。本艸遠志葉名小艸。

老杜詩能飢稚子色淒涼。能字韻作奈，用西漢能風與旱之能。玉山高並兩峯寒，並讀作傍，亦用西漢並字也。

歐公在翰中作端午帖子云，綵索盤中結，楊梅糉裏紅。蓋用古樂府酒中桃裏子，糉裏得楊梅。然古樂府糉裏楊梅，不為端午言，乃為除夜言也。除夜安得楊梅。

荆公扇詩云，翻亂斂橫時地寒。荆公書自書此詩云，翻亂斂斜，不言斂橫也。蓋斂當橫，惟亂則斜耳。

古今詩人有離騷體者，惟李白一人，雖老杜亦無似騷者。李白如遠別離云，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鳴皋歌云，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蝘蜓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如此等語，與騷無異。

李白云，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老杜云，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氣象蓋相敵。陳無已云，寒心生蟋蟀，秋色上梧桐。蓋出於李白也。

政和間，蓋適王實於館中，和荆公叉字韵雪詩，至一百篇，詩語雖未必盡入律，然叉字尋至百韵，佛書道書往往披盡，非博者不能也。

呂東萊喜晏元獻詩，樓臺冷落收燈後，門巷清虛埽雪天。蓋說得上元後天氣極佳。故東萊自有詩云，江城氣候猶含凍，鬥市人家已挂鐙。蓋因元獻之詩觸類而長。[illegible]

予家客背事晏元獻詞，可惜月明風露，長在人歸後。每作都處，燕客多令歌者以此為勸詞，亦取其說得客散後風景佳故也。

山谷詩云，董狐常直筆，汲黯少居中。予案西漢，黯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愛上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少居中乃愛上事，非汲黯也。

山谷漁父詞，新婦磯頭新月明，女兒浦口暮潮平，沙頭鷺宿戲魚驚。此三句本顧況夜泊江浦六言，山谷每句添一字而已。新月，暮潮，戲魚，乃山谷新添也。

東湖晚年在鶴與作漁父詞甚高雅，云七澤三湘碧艸連，洞庭江漢水如天，朝廷若覓元真子，不在雲邊即酒邊。明月棹，夕陽船，遊魚一似鏡中縣。絲綸釣餌都收卻，八字山前聽雨眠。遊魚一似鏡中縣，本沈雲卿詩，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遊。上句老杜曾用，下句東湖用之。東湖嘗對予誦此詞，且云本雲卿之句，自擊節不已。

東湖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與其它文人之文。詩人之詩不同。文非歐曾之文。詩非山谷之詩。四六非荊公之四六。然皆自極其妙。

山谷嘲小德詩云。書窗行鵯鵊。蓋用盧仝添丁詩。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

予舊因東坡詩云。我憎孟郊詩。及要當鬬僧清。未足當韓豪。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遂亦不喜孟郊詩。五十以後。因暇日試取細讀。見其精深高妙。誠未易窺。方信韓退之。李習之尊敬其詩。良有以也。東坡性痛快。故不喜郊之詞艱深。要之孟郊。張籍一等詩也。唐人詩有古樂府氣象者。惟此二人。但張籍詩簡古易讀。孟郊詩精深難窺耳。孟郊如遊子吟。列女操、薄命妾、古意等篇。精確宛轉。人不可及也。

晏元獻小詞。爲本朝之冠。然小詩亦有工者。如春寒欲盡復未盡。二十四番花信風。遙想江南此時節。小梅黃熟子規啼之類。亦有思致。不減唐人。

李邦直小詞有云。楊花落、燕子飛。高閣長恨春歸。如水。薄春愁無處著。往年曾宿王殿鋪。鼓角悲風。今日遶東舊日樓臺。一半空。亦佳作也。

舒信道亦工小詞。如云。畫船槌鼓催君去。高樓把酒留君住。去住若爲情。西江潮欲平。江潮容易得。卻是人南北。今日此尊空。知君何日同。亦甚有思致。

近年錢江一士大夫姓邵。詞亦工。如云。阿郎去日不道長爲客。庭事桐陰無蹤覓。卻得廣州消息。江頭一雙鸂鶒風雨。湘妃廟前。死恨無情江水。送郎一去三年。此詞極有作。路又有一人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眞箇醉。當下齊呼萬歲。殿前按徹涼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喚。六宮多少人愁。此詞極佳。或云王觀詞也。

東坡題顧子敦詩云。磨刀向豬羊。霍霍鬧鄰里。蓋譏子敦也。子敦體肥。當時有顧屠之號。然磨刀霍霍向豬羊。乃古樂府全一句。

東坡水調歌頭。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本謝莊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

老杜云。池上于今有鳳毛。本南朝謝鳳之子超宗。謂之鳳毛。鳳本人名。而老杜直以爲眞鳳毛。今人因仍以人家小兒爲鳳毛。蓋知本老杜。而不知本南史爾。

山谷和一僧偈頌押風字韻云。空餘祇夜數行墨。不見伽黎一臂風。祇夜、即伽陀之類。謂偈頌也。伽黎、乃袈裟。一臂風。(當作一角。)事見楞嚴經。

荊公贈北山道人云。可惜昂藏一丈夫。生來不讀數行書。此語本李賀嘲少年詩云。每揖閑人多意氣。生來不讀半行書。

後山詩話云。望夫石詩。以顧況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爲絕唱。其說是矣。但非顧況詩。乃王建詩也。

孟東野集古樂府有嬋娟篇云。漢宮承寵不多時。飛燕嫿好相妒疾。今顧況集中亦有。疑非孟詩。似顧況諸體。

元豐中王丙□饒文潞公詩云。功業高嵩山末。精神如破貝州時。最爲的當。然此語亦本白樂天上裴晉公閑說風情筋力在。祇如初破蔡州時。世指佳語。未有無來處也。

荊公絕句云。有似錢塘江上見。晚潮初落見平沙。兩句皆有來處。才調集詩云。遙似琵琶弦畔見。細圓無節玉參差。此上句來處也。張籍詩云。閒尋泊船處。潮落見平沙。此下句來處也。第讀詩不多。則不知耳。

四皓世人皆曰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黃長睿東觀餘論載王元之有詩云。未必顏如綺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畢文簡公駁之。謂不當云夏黃公。蓋四皓之目。當曰園公。曰綺里季。夏曰黃公。曰甪里先生。惟杜詩黃綺終辭漢。不謂之夏綺。而謂之黃綺。蓋得其義矣。

東坡和陶云。一揮三十紙。持去聽坐人。蓋用南史蕭子顯事。

東湖作呂右丞挽詞云。補袞家風在。名門不乏公。不乏公三字。出南史。宋孝武以柳元景弟之子世隆爲上庸太守。謂元景曰。卿昔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

紙齋詩話校譌

此書原本闕譌極多。校正頗非易易。茲就其顯然譌處。將所引之書對勘更正。若欲逐條細校。則非一朝一夕之功也。姑俟異日。咸豐三年五月。仁和胡珽識。

一頁五行(塡左。本作顚在。茲俟書續證改。)六行(本闕天寶二字。茲俟數仙補增。)

四頁十四行(待當仲鵝)

六頁二行(宋字誤。本作宋。)五行(隗始二字。出國語。)

七頁四行(新成後山谷知常軒原詩作新晴。蓋用杜詩不覺鶯飛報作新晴語。)

十一頁十二行(胡本作阿蠻侯。據后村集改。)

十三頁三行(日字誤。本作目。)(一日曲米解。)

十七頁二行(駿字誤。本作籃。)十二行(被字誤。本作被。)

十八頁五行　于字誤本作干
二十頁八行　[illegible]當作[illegible]
二十四頁二行　著字誤本作著
二十七頁五行　宋央誤原本作宋央　十四行　[illegible]反以字誤本作[illegible]反
三十頁七行　天[illegible]誤本作[illegible]天
三十一頁五行　曰字誤本作白
三十三頁三行　[illegible]字乃[illegible]之[illegible]　七行　[illegible]十七頁七行作[illegible]當从[illegible]　十三行　[illegible]一字與其中必有一[illegible]
三十五頁四行　[illegible]字誤本作[illegible]
三十六頁一行　[illegible]當作門
三十八頁一行　[illegible]字誤本作[illegible]
四十頁四行　[illegible]字誤本作[illegible]　四行　五行　六行　[illegible]字[illegible]誤本皆作[illegible]　九行　按[illegible]桃花[illegible]詩[illegible]之[illegible]山[illegible]在杜詩之[illegible]

艇齋詩話續校

會稽錢香氏董金鑑輯

按是書世無傳本胡氏得舊帙付刊猶以脫誤獨多無從訂正僅訂校補廿餘條而已今春歸到[illegible]工校閱一過頗思補其未備紀[illegible]較稍力不能[illegible]也[illegible]念書中所引多北宋詩家大半人自爲集因紬繹陳氏解題及晁氏讀書志馬氏經籍考等書各種與是書互相參證疏列札記聊備遺忘他日當再据各家專集逐句審勘[illegible]錄重[illegible]至一二詞章典故或釋解未明或[illegible][illegible]特取耳目所及辨正數條新刻[illegible]字亦附訂焉其所不知則未敢[illegible]斷云光緒戊子清明日鑑又識

提要一頁五行　[illegible]

詩話二頁二行　[illegible]　七行　[illegible]十二山人詩　八行　又[illegible]　十行　又上白帝城詩[illegible]　十一行　[illegible]

錢遵王司馬入京詩題者無錫[illegible]主人書[illegible]令[illegible]詩心[illegible]此時僅一寸[illegible]何處是三[illegible]押韓字此[illegible]　十三行　[illegible]原名[illegible]道

引[illegible]又書[illegible]詩[illegible]多[illegible]入[illegible]和[illegible]止[illegible]韓字押在首句[illegible]一例亦可備參

元獻公之子。[illegible]有小山集。陳氏解題[illegible]其追[illegible]花間高處或過之。○解題又云。東[illegible]二十卷外[illegible]二卷中

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illegible]之[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江西宗派者[illegible]入亦以其詩入派中

二頁三行　[illegible]下[illegible]字[illegible]乃[illegible]名[illegible]　十行　[illegible]　十二行　[illegible]子[illegible]人官

[illegible]其[illegible]用[illegible]手[illegible]見[illegible]注　[illegible]　中書舍人[illegible]詩黃山谷

[illegible]之[illegible]子由以此

[illegible]光[illegible]有[illegible]

四頁六行　[illegible]字[illegible]人[illegible]元[illegible]上書[illegible]　十三行　[illegible]字[illegible]川人[illegible]一卷呂[illegible]仁序

[illegible]正[illegible]力[illegible]之[illegible]三十卷　之以上並見陳氏解題及[illegible]氏[illegible]志馬氏[illegible]

[illegible]

五頁二行　[illegible]小[illegible]　三行　[illegible]云[illegible]月[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名[illegible]也○[illegible]見[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illegible]云不[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人門[illegible]作[illegible]人[illegible]

見古[illegible]用[illegible]　八行　[illegible]少[illegible]十[illegible]內[illegible]注[illegible]一本作[illegible]引作[illegible]○又[illegible]　九行　[illegible]少[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illegible]門字　注引[illegible]州[illegible]曰河內[illegible]河內[illegible]有[illegible]云然亦[illegible]用也　[illegible]王十

五[illegible]中[illegible]出日[illegible]江[illegible]入[illegible]注云日日一作白[illegible]又[illegible]注引[illegible]先[illegible]好食[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入[illegible]中[illegible]之[illegible]不云[illegible]亡[illegible]事[illegible]此引山谷[illegible]不[illegible]又[illegible]引[illegible]詩[illegible]作[illegible]江

[illegible]會[illegible]江[illegible]日[illegible]云[illegible]日[illegible]

日日以江水[illegible]江[illegible]王[illegible]合[illegible]注[illegible]

六頁一行　[illegible]弄[illegible]注不知何人所[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自注[illegible]　十一行　東[illegible]公[illegible]見[illegible]　十二行

正[illegible]字又下三十六頁注[illegible]白注[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注引[illegible]

[illegible]十[illegible]　十四行　[illegible]七十[illegible]二[illegible]人

[illegible]年[illegible]士　[illegible]州[illegible]也

七頁一行　[illegible]山[illegible]二[illegible]大[illegible]　五行　[illegible]山谷[illegible]子[illegible]下

[illegible]下十三頁[illegible]合[illegible]一[illegible]不[illegible]　十年[illegible]作人[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文士共作[illegible]十[illegible]中[illegible]一二[illegible]入[illegible]人[illegible]入[illegible]　十行　[illegible]十[illegible]

[illegible]十[illegible]之中[illegible]入[illegible]十[illegible]入[illegible]元[illegible]之[illegible]入[illegible]　台州[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七[illegible]土[illegible]木田[illegible]白[illegible]木[illegible]之[illegible]王[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七[illegible]

之[illegible]木田[illegible]白[illegible]今見王[illegible]川[illegible]以[illegible]李[illegible]也

八頁五行　[illegible]　六行　[illegible]　七行　[illegible]江[illegible]以[illegible]　十二行　[illegible]人[illegible]少[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已[illegible]字　日少[illegible]日[illegible]云[illegible]用江[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

九頁二行　[illegible]花[illegible]上[illegible]花[illegible]一本　五行　[illegible]江[illegible]二[illegible]中[illegible]入[illegible]注曰

作[illegible]花[illegible]未知何[illegible]　文[illegible]作[illegible]少[illegible]所[illegible]本[illegible]會[illegible]

四年進士。曾[illegible]太子校書郎。[illegible]詩[illegible]二十卷。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又[illegible]注云。山谷[illegible]見古[illegible]有唐人詩以老杜

酒[illegible]江[illegible]山谷用唐人詩[illegible]不[illegible]老杜[illegible]注[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杜[illegible]可[illegible]中[illegible]武[illegible]府也

六行　則字[illegible]　原作其

九頁十三行至十頁二行　[illegible]云[illegible]詩[illegible]甲子。其[illegible]於[illegible]宋[illegible]李延[illegible]南史[illegible]注文[illegible]之

此[illegible]於五[illegible]非也。又[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然[illegible]見[illegible]卷二

[illegible]氏　三行　[illegible]之子仕　十三行　子[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　五代所[illegible]風子[illegible]也　有詩字

十一頁三行　[illegible]二字　八行　此[illegible]有[illegible]文[illegible]第五　十一行　[illegible]子[illegible]山谷同時。前七頁山谷用入米句。即[illegible]詩　十

[illegible]有[illegible]　頁[illegible]詩合[illegible]一[illegible]　也。解[illegible]二[illegible]江[illegible]子[illegible]

三行　[illegible]作[illegible]文[illegible]日[illegible]詩句[illegible]刀也[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文[illegible]曰[illegible]七也。此[illegible]上文正作[illegible]不[illegible]

十二頁四行　[illegible]也下[illegible]乙[illegible]　十二行　[illegible]正

下文[illegible]一[illegible]　名[illegible]

十三頁四行　[illegible]老[illegible]一[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七行　[illegible]作自[illegible]

父[illegible]人見[illegible]四人山谷[illegible]也　[illegible]自[illegible]詩也

十四頁一行　[illegible]見[illegible]已見[illegible]又[illegible]字[illegible]父有[illegible]士不[illegible]字[illegible]父有[illegible]官[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二行　[illegible]字　九

[illegible]字[illegible]父有[illegible]中[illegible]人[illegible]字[illegible]父[illegible]上[illegible]元[illegible]入[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行　[illegible]詩見　下二十一頁　十行　[illegible]名[illegible]川人有[illegible]名[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川[illegible]老[illegible]時有[illegible]

十五頁六行　[illegible]才[illegible]十[illegible]唐人詩○　十四行注　[illegible]。原本

又十行[illegible]云云[illegible]作[illegible]下十二十三行[illegible]同　作[illegible]下同

十六頁十四行　[illegible]十[illegible]公[illegible]之

子[illegible]之[illegible]江[illegible]王[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十七頁十一行　[illegible]作[illegible]東　十三行　[illegible]也見[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金山[illegible]中詩　[illegible]之[illegible]見杜詩[illegible]注

十八頁七行　東[illegible]中[illegible]詩日　八行　東[illegible]月[illegible]詩第二首[illegible]作大[illegible]　十一行　[illegible]有[illegible]外[illegible]云

月[illegible]元[illegible]　[illegible]田[illegible]王以[illegible]不大[illegible]亦作大　[illegible]天[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山[illegible]以[illegible]口[illegible]千[illegible]公[illegible]手[illegible]詩云[illegible]和[illegible]本[illegible]山[illegible]詩[illegible]

夫[illegible]千[illegible]作[illegible]千[illegible]余[illegible]云云[illegible]伯[illegible]本作[illegible]千[illegible]此[illegible]引伯[illegible]以[illegible]又[illegible]天

以千[illegible]千[illegible]在[illegible]山[illegible]及[illegible]公[illegible]　十二行　[illegible]居士[illegible]七[illegible]伯[illegible]父

[illegible]伯[illegible]伯[illegible]不[illegible]五[illegible]此[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字子山[illegible]子[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有[illegible]上[illegible]二字見上十三頁○[illegible]水作

[illegible]父子[illegible]元不仕　十四行　[illegible]下[illegible]天不[illegible]云[illegible]

十九頁一行　[illegible]子[illegible]詩有云[illegible]人[illegible]去[illegible]在公　二行　[illegible]二句[illegible]州[illegible]也[illegible]人[illegible]上　十四

子[illegible]東[illegible]也　句[illegible]中[illegible]下句[illegible]中[illegible]大[illegible]十子之一

行 寂寞仲靜引，見上十五頁。

二十頁四行 按東湖公詩因趙華嚴過詩，上下相承，方見作意，東湖詩題行與逕步觀宋見其分別。十二行 花間集晚唐人詞與十一人詞頁十當見解題。

二十一頁三行 駁石作戲○華莊詞見解題。九行 按陳續譜管作偽曰職指揮春倚松文誠陶寄從何處來意題倚松道人。十二行 吾相其曾布也，據謝為布曾與蘇轍注不會乃說出去為浮屠宋蘇文惠載曾

校鐫十四卷。

二十二頁二行 張耒書錄解題作張唐文歐陽孝侯何將孝解題云：歐陽人與呂居仁為詩友。據與中書中書舍人有東湖集○夏倪字均父，豫章人，知江州有遠遊編。七行 作題。九行 長江繞郭二句，與老杜

青青竹筍一 十行 紫老杜詩云老年花似霧中看，又云知章騎馬似乘船，呂詩蓋用杜意。十一行 舞字疑有誤，此詩亦見前遊戲。

二十三頁八行 徐伯則名經曾端可之，交已見前。十二行 按東坡遊徑山詩王十朋注引徑山山門事跡第一代國一禪師，陸法欽與寓山人，陸杂氏，注欽此云道欽，與王注小異。

二十六頁十四行 聯句下當有序字。

二十七頁二行 約下似當有寮字，寮字。九行 洪玉父舍人已見前。

二十八頁十行 案據黃庭作逕頓書時寫爲云目錄爲寫金爲堂，石上讀惊寫黃跋，注下有謝駐我欲割之盡湖海上下二句，是晚各詞詞下與書寫字亦不同，此引古樂府書寫之下云云與上句不連屬，似誤，又應補引蓋當作將雜之下，則其意寓，又案索云丞謂惡謂主肢之丞及求婦也，亦不得改爲丞相。十三行 文選公讌詩曹植詩云：公子敬愛客，據應瑒詩云：公子敬愛客，據此，不知爲又應瑒詩云，公子敬愛客，據欲不知其劉意與公子曾謂魏文帝，應與曹同時所謂建安七子者也。

二十九頁三行 按老杜詩自用毛詩語，其以風似不必出雲還也。四行 於篇作欲。五行 謝當作謝僧謝劉氏謝也，此篇蓋宜江中孤嶼詩。七行 文選二十六謝元暉在郡臥病詩生作動。十四

行 新開當作開新。

三十頁四行 ○此亦東坡歐陽文忠好其雖及老夫蓋無愧二字。八行 謝當作室。十二行 細當作如此，東坡陪歐陽公燕潁州西湖詩也，上句據花起舞爲公壽，王十朋注亦引韓詩上句云，易兒不再壯。

三十一頁一行 隋朝本作隋，然隋字叶韻，注杜者作地名解，詳見本集仇注。五行 組當作緒。十四行 忽疑當作惡。

三十二頁二行 射字誤。三行 曾吉父名幾，曾贖人，官禮部侍郎，有會文清集，號茶山先生，見解題。十四行 按此少陵詩也，句首當有老杜字，又此二句用子厚作分，上下相承，賦似相如，亦見蘇黃豫章，似作謝不必取村夫村也，太沖詩亦謂論語語曾上句謂蘭桂黃氣論語也。

三十三頁三行 按老杜紅中入林嫩黍云既有黃王公真。

三十四頁四行 亂寂原上作一冥，當考少陵集過詩。

三十五頁十二行 少陵杜集老詩仇注引丹鉛錄云：柴虎臣曰：唐今俗呼母爲阿嬭，杜詩阿嬭英穎字作嬭，云阿嬭○又位宅守，○此詩守舊阿戎家或一本作或，按杜位少陵從弟也，仇氏引趙彥材注宋人多呼弟爲阿戎云云。又胡鑑曰：阿戎注家改爲阿咸，不知阿咸乃叔姪事，與兄弟不相當，東坡與子由詩欲與阿咸來守歲，一時誤用不必緣此爲證。十三行 魚鳥當爲四字，此類語用國京賦耶。

三十六頁四行 遺志一名小草，此用鉛筆陵謝安謝不宜專引本草。五行 少陵在夫詩恆艱稚子色謝豉香本與同，此改作饌，又云笛韻作奈，不知所據何本○並字見謝詩遺志。七行 迎當作樓，下同。

三十七頁三行 緊束曲作歌前廿一頁亦誤，謝似三十八頁作歌當改正。十一行 相字誤，尉作潮。

三十八頁三行 曾當作候，虛全集作詩曾彼全，昂下詩全首亦見後宣詩題下卷。十行 李邦直名清臣，大名人，官門下侍郎，有淇水集，歐陽公愛其文，以比蘇軾，其爲人寬博有度，面祖時吹論利害，主紹述之論。

校記一頁六行注 按本條用律切二字蓋其詩入律，面切合也，校語云律當作精，似不必改。七行注 按蔡蓋魏乃鄭毅對義昭王，歸見疑問，似校語云由誤，恐誤。

二頁二行注 按遺海二字本與當辨晁事本意動諸重編謝反校作謝，亦見本書三十六頁校語云：蓋當作謝，誤也。

附補校

詩話一頁 韓退之詩見本集，僧道士詩謝爲論注，謂爲木耳之大者，又刻取二字須作直，刻刻注亦引韓誠謝說，鉅與滅當此條唯阿遊門曰：公詩當稱古詩，不當引龍城錄，按謝仙雜記乃宋人作，既非韓公所及見。

十六頁七行 按謝師厚山谷外舅也，見山谷集○韓持國名維，額昌人，南陽郡公，門下侍郎，有南陽集。

二十六頁七行 詩竹誤，當作箭竹。

二十八頁十一行 門白誤，原作白門。

三十一頁五行 敘白馬諸字已見補校，白原本誤作曰，今據校語改正。

三十個頁十行 錯天誤，原作關天。

三十五頁十四行 韓子蒼比謝光則，亦見前四頁，補校引陳氏解題，可互參。

三十六頁二行 荊公大寶二云云，大寶二字與下句不相承接，必有誤。

三十八頁十二行寄且誤，原作寄具。

三十九頁六行嬋娟誤，當作娟娟。○謝杜誤，原作謝莊。

四十頁四行爲原本誤作爲，今據校譌改正。十行紙、原被換本皆作縷。○子顯當作子顯，梁史齊高帝孫子顯。新進得子顯詩冥幽，可請使人求此子顯三十紙與之。按子顯字景陽，子顯之時，齊豫章王嶷之子，高帝之孫。

校話一頁八行新晴上沂仲字原本無。九行癸雅誤原本作癸。

滹南詩話

王若虛著

滹南詩話卷一

宋 槀城王若虛從之著

世所傳千註杜詩其閒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唯瞿唐懷古呀鶻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爲杜無疑自餘皆非本眞蓋後人依傚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從得誣引名士以爲助皆不足信也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僞於少陵則決不能豈意小人無忌憚如此其詩大抵鄙俗狂瞽殊不可讀蓋學步邯鄲失其故態求居中下且不得而欲以爲少陵眞可憫笑王直方詩話既有所取而鮑文虎杜時可閒爲注說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眞者少也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於逃難解憂送崔都水聞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竇使君等尤爲無狀洎餘篇大似出于一手其不可亂眞也如糞丸之在隋珠不待選擇而後知然猶不能辨焉世閒似是而相奪者又何可勝數哉予所以發憤而極論者不獨爲此詩也吾舅自幼爲詩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嘗與予語及新添之詩則蹙額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顧我輩未之見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吾舅嘗論詩云文章以意爲之主字語爲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爲巧所謂游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又曰頷聯頸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論事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勢詩之大略不外此也其籠貨之論哉

史舜元作吾舅詩集序以爲有老杜句法蓋得之矣而復云由山谷以入則恐不然吾舅兒時便學工部而終身不喜山谷也若虛嘗乘閒問之則曰魯直雄豪奇險善爲新樣固有過人者然於少陵初無關涉前輩以爲得法者皆未能深見耳舜元之論豈亦襲舊聞而發歟抑其誠有所見也更當與知者訂之

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爲神助石林詩話云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故非常情所能到冷齋云古人意有所至則見于情詩句蓋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而夢中得之此當論意不當泥句張九成云靈運平日好雕鐫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爲奇田承君云蓋是病起忽然見此爲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爲貴予謂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爲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爲反覆求之終不見此句之佳正與鄙意暗同蓋謝氏之誇誕猶存兩晉之遺風後世惑于其言而不敢非則宜其委曲之至是也

梅聖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爲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繫花而春水慢不繫柳苕溪又曰不繫花而繫塢予謂不然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塢哉詩言春日遲遲者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繫耶彼自詠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妄爲云云何也裴光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無花苕溪以爲得其膏肓此亦過也據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于理若必以常有責之則絮亦豈所常有哉

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爲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爲然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慍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强勉而無謂以是爲諷其誰能悟予謂其實無之而亦不必有也規諷雖臣之美事然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暫容得順適于一時何必盡以此而繩之哉且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于平素乃能辨其大利害于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爲仇矣亦豈得爲善諫邪

杜詩稱李白云天子呼來不上船吳虎臣漫錄以爲范傳正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引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杜詩蓋用此事而夏彥剛謂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苕溪叢話亦兩存之予謂襟領之說定是謬妄正使有據亦豈詞人通用之語此特以船字生疑故爾

委曲巍范氏所記白被酒于翰苑，而少陵之稱乃市上酒家，則又不同矣。大抵一時之事，不盡可考，不知太白凡幾醉，明皇凡幾召，而千載之後，必於傳記求其證邪？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

老杜北征詩云：見耶背面啼。吾舅周君謂耶當爲爺字之誤，其說甚當。前人詩中亦或用耶孃字，而此詩之體，不應爾也。

近代詩話云：杜詩云：卓鵰寒始急。白氏歌云：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以爲語病，其實非也。事之終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則音去聲。予謂不然。古人淳質，初無俗忌之嫌，蓋亦不必辨也。

荊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至于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而歐公云：甫之于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是何其相反歟？然則荊公之論，天下之言也。

退之雪詩有云：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世皆以爲工，予謂雪者其先所有，縞帶銀杯，因車馬而見耳，隨逐二字甚不安。歐永叔江鄰幾以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之句，當勝此聯，而或者曰：未知退之真得意否？以予觀之，二公之評論實當，不必問退之之意也。

退之謁衡嶽詩云：手持盃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吉字不安，但言靈應之意可也。

退之詩云：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語辭耳，遂以爲日月之名，既已無謂，而樂天復云：廢興相催逼，日月互居諸。恩光未報答，日月空居諸。老杜又有童丱聯居諸之句，何也？

退之詩云：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謗如聖耳。山谷詩云：羅幃翠幕深調護，已被遊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邪？若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

孔毅父雜說譏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字飲，而晚年有聲伎，羿李于衛諸人服金石，而自餌硫黃，陳後山亦有此論，甚矣其妄議人也。紅裙之詩亦曰：唯知彼而不知此，蓋與人一時之戲言，非遂以近婦人爲諱也。且詩詞豈當如是論而遂以爲口實邪？其羿李于衛，特斥其燒煉丹砂而祈長生耳，病而服藥，豈所禁哉？樂天謂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則公亦因病而出于不得已，初不如于衛有所冀幸以致斃也。抑前詩復有擬儗羅襦羞童之句，以二子繩之，則又當不敢食肉矣。

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又云：人面祇今何處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劉禹錫詩云：雪裏高山頭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云：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說何其相反歟？予謂此皆不足論也。

宋之問詩有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問婿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此殆妄耳。之問固小人，然亦不應有是。年年歲歲，歲歲年年，何等瑣語？而以至殺其所親乎？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嘉，而品題者百端不已。荊公金牛洞六言詩，初亦常語，而晁無咎附之楚辭，以爲二十四字而有六辭華言之遺味。書生之口，何所不有哉。

樂天詩云：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夫屈子所謂獨醒者，特以爲孤潔不同俗之喻耳，非真言飲酒也。詞人往往作實事用，豈不謬哉。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荊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

皮日休詠房杜詩云：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凡言千古萬古者，皆是無窮之意，今下一字，便有所止矣。

滹南詩話卷二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于造語，所謂因事陳辭。老杜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書乃是。慵夫曰：子西談何容易？工部之詩，工巧精深者，何可勝數？而摘其一二，遂以爲訓哉？正如冷齋言樂天詩必使老嫗盡解也。夫三百篇中亦有如家書及老嫗能解者，而可謂其盡然乎？且子西又嘗有所論矣，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故謂之詩律。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曰：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可羞處，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有加，數日再讀，疵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觀此二說，又何其立法之嚴，而用心之勞邪？蓋喜爲高論，而不本于中者，未有不自相矛盾也。退之曰：文無難易，唯其是耳。豈復有病哉。

歐公寄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伊川云：夙興趨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

荊公詠雪云：試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苑極之不愛其上句，山谷云：嘗誡子無食肉相，孔方兄

有絕交書。梅之不愛其下句。此與人意暗同。

羅可雪詩有斜倚潘岳發。橫上馬良眉之句。陳正敏以爲信然。卻是假雪耳。

盧延讓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之句。楊文公深愛。而或者疑之。予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窗溫爐閑閑坐之適。楊公所愛。蓋其幾趣也邪。

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云。唐藝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于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也。予謂不然。按晉史云。伶未嘗措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坡亦據此而已。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

東坡章質夫惠酒不至詩。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之句。碧溪詩話云。或疑舞字太過。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予謂疑者但謂淵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論其所本哉。

東坡題陽關圖云。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予謂可言聲外意。不可言意外聲也。

東坡酷愛歸去來辭。既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爲實過之。是皆非所當論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見吾意云爾。曷嘗心競而較其勝劣邪。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則可矣。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夫所貴于畫者。爲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勿畫。命題而賦詩。不必此詩。果爲何語。然則坡之論非歟。曰論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于題。而要不失其題。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實。無得于心。而借此論以爲高。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雲烟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一有不然。則必相嗤點。以爲淺易而尋常。不求是而求奇。眞僞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豈坡公之本意也哉。

鄭厚云。魏晉已來。作詩唱和。以文寓意。近世唱和。皆次其韻。不復有眞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間之泉。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議。夫笑而呵呵。歎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呵聲而笑。擇唧唧聲而歎者哉。慵夫曰。鄭厚此論似乎太高。然次韻實作者之大病也。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尚。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于天全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

東坡薄薄酒二篇。皆安分知足之語。而山谷稱其憤世嫉邪過矣。或言山谷所擬勝東坡。此皮膚之見也。彼雖力加奇險。要出第二。何足多貴哉。且東坡後篇自破前說。此乃眼目。而山谷兩篇只是東坡前篇意。吾未見其勝之也。

東坡雁詞云。揀盡寒枝不肯棲。以其不棲木。故云爾。蓋激詭之致。詞人正貴其如此。而或者以爲語病。是尚可與言哉。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于木爲辨。而怪昔人之寡聞。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當援引爲證

也。其實雁何嘗棲木哉。

東坡送王緘詞云。坐上別愁君未見。歸來欲斷無腸。此未別時語也。而言歸來。則不順矣。欲斷無腸。亦恐難道。贈陳公密侍兒云。夜來倚席親曾見。此本即席所賦。而下夜來字。卻是隔一日。

王直方詩話稱晁以道見東坡梅詞云。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苕溪漁隱曰。此言鄙俚。近于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誚乎。慵夫曰。此詞意朝雲也。以道之言特戲云爾。蓋世俗所謂放不過者。豈有他意哉。苕溪譏直方之無識。而不知己之不通也。

陳後山云。子瞻以詩爲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予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矣。而以山谷爲得體。復不可曉。晁無咎云。東坡詞小不諧律呂。蓋橫放傑出。曲子中縛不住者。其評山谷則曰。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好詩耳。此言得之。

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短于情。蓋不更此境耳。陳後山曰。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是直以公爲不及于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當如是。其溢爲小詞。而閑及于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豔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

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爲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茆荊產辨其不然。謂公詞爲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亦云。此與人意暗同。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自世之末作。習爲纖豔柔脃。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趨于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于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游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

東坡南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于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予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時公年始冠耳。而所有如此。其肎與江西諸子終身爭句律哉。

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游戲然。莫可測其端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隨其後而與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復有詩人。而渠所謂法者。果安出哉。老蘇論揚雄。以爲使有孟軻之書。必不作太元。魯直欲爲東坡之邁往而不能。於是高談句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勞亦甚哉。向使無坡壓之。其措意未必至是。世以坡之過海爲魯直不幸。由明者觀之。其不幸也舊矣。

吳虎臣漫錄云。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坡不答。但極稱道季默。復問。如雪詩臥聽疏疏還密密。起看稍稍復斜斜。豈亦佳邪。坡云。正是佳處。慵夫曰。予於詩固無甚解。至于此句。猶知其不足賞也。當是所傳妄耳。徐師川亦嘗詠雪云。積得重重那許重。飛時片片又何輕。曾端伯以爲警策。且言師

川作此鑑因歸山谷疎疎密密之句云我則不敢容易道意謂魯直草草而已語爲工也噫予之惑滋甚矣

王直方云東坡賞魯直詩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予謂坡公決無是論縱使有之亦非誠意也蓋公嘗跋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于世又云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多食則動風發氣其許可果何如哉

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爲富點化陳腐以爲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或謂論文者尊東坡言詩者右山谷此門生親黨之偏說而至今詞人多以爲口實同者襲其迹而不知返異者畏其名而不敢非善乎吾舅周君之論也曰宋之文章至魯直已是偏仄處陳後山而後不勝其弊矣人能中道而立以巨眼觀之是非眞僞望而可見也予雖不解詩頗以爲然近讀東都事略山谷傳云庭堅長于詩與秦觀張耒晁補之遊蘇軾之門號四學士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謂之蘇黃蓋自當時已不以是爲公論矣

山谷題陽關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行人作許悲夫人有意而物無情固是矣然夜發分寧云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此復何理也

山谷詩云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者謂阿底耳顧愷之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應阿堵上謝安指桓溫衞士云明公何須壁間阿堵輩是也今去物字猶此君去君字乃歇後之語安知其爲錢乎

山谷題嚴陵釣灘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絲風說者謂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跡其本源正在子陵釣竿上來予謂論則高矣而風何與焉嘗質之吾舅周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時其心亦必不能安也或曰詩人賦不當如是論曰固也然亦須不害于理乃可如東坡眉石硯詩指胡馬于眉間與此是一箇規模也而豈有意病哉

蘇黃各因元眞子漁父詞增爲長短句而互相譏評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詩爲訴衷情而冷齋亦載之予謂此皆爲蛇畫足耳不可作也

山谷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自謂以山色水光替卻玉肌花貌眞得漁父家風東坡謂其太瀾浪可謂善謔矣漁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

山谷最不愛集句目爲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謂詞人滑稽未足深誚也山谷知惡此等則藥名之作建除之體八音列宿之類獨不可一笑耶

山谷雨絲詩云煙雲杳靄合中稀霧雨空濛密更微園客蠒絲抽萬緒蛛蝥網面罩群飛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願染朝霞成五色爲君王補坐朝衣夫雨絲云者但謂其狀如絲而已今直說出如許用度予所不曉也

山谷詞云盃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嘗疑莫字不安昨見王德輝所收東坡書此詞墨跡乃是更字也

滹南詩話卷三

荊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云青州從事斬關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與排闥等耳便令人駭愕

山谷閔雨詩云東海得無冤死婦南陽應有臥雲龍得無猶言無乃耳猶欠有字之意臥雲龍眞龍邪則豈必南陽指孔明邪則何關雨事若曰遺賢所以致旱則迂闊甚矣

清明詩云人乞祭餘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死用介之推事也齊人乞祭餘豈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見則安知其必驕妾婦蓋姑以取對而不知其疎也此類甚多

食瓜有感云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是固皆瓜事然其語意豈可相合也

弈棊云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尙可持以湘東目爲棊眼不愜甚矣且此聯豈專指輸局邪不然安可通也

接花云雍也本犂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揮斤字無乃不安且取喻何其迂也

士會自秦還晉繞朝贈之以策蓋當時偶以此耳非送行者必須策也而山谷送人詩云顧我[illegible]當贈策又云折柳當馬策亦無謂矣

華嚴公問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蓋墓木也。山谷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木邪。

山谷牧牛圖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畏人說破。元無一事。

弔邢惇夫云。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既下何況字。須有他人猶痛悼之意乃可。

猩毛筆云。身後五車書。按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所讀之書。即所著之書也。遂借爲作筆寫字。此以自贊耳。而呂居仁稱其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乎。只平生幾兩屐。細味之亦疎。而拔毛濟世事。尤牽強可笑。以予觀之。此乃俗子謎也。何足爲詩哉。

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然至于太過。亦其病也。山谷題惠崇畫圖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王子端叢臺絕句云。猛拍闌干問廢興。野花啼鳥不應人。若應人。可是怪事。竹莊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間偶談及之。客皆絕倒也。

山谷詠小景畫山溪圖。世多稱賞。以予觀之。眉黛壓秋波。儘湖南水明山秀。儘字似工而實不愜。又云。婷婷嫋嫋。恰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乃相窒乎。春未透。花枝瘦。止謂其尚嫩。如荳蔻梢頭二月初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誰。以爲彼愁邪。則未應識愁。以爲已愁邪。則何爲而愁。又云。只恐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詩。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已。今乃指爲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也。

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辭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鉢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真理也哉。

魯直於詩。或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何嘗見古之作者如是哉。

山谷自謂得法于少陵。而不許于東坡。以予觀之。少陵典謨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揚雄法言而已。

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爲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于前人。故爲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于前人。縱復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語意之間。豈容全不見犯哉。蓋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爲嫌。異者不以爲奇。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于妙處。不專在于是也。故皆不害爲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以措意邪。

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間有白毫。時人爲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蓋良實白眉。而良不在乎白眉也。而北齊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詩云。三馬俱白眉。山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豈不可笑哉。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眞字題邢惇夫扇云。月團新碾瀹花甆。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云。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

費。百斛明珠薏苡秋。少游見之。復云。逼我太甚。予謂黃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謂相逼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爲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全之地。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耳。蒴璞評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陵之肉。傅東坡之骨。亦猶是也。

且食蛤蜊南風吹作竹。此樂天食筍詩也。朱喬年因之曰。南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斲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更多。此楊朴七夕詩也。劉夷叔因之曰。只應將巧畀人間。定卻向人間乞取。此江西之餘派。欲益反損。致堪一笑。而曾端伯以喬年爲點化精巧。蒴荊產以夷叔爲文婉而意尤長。嗚呼。世之末作。方日趨于詭異。而識者又從而貴之。其爲弊何所不至哉。

王仲至召試館中。詩有日斜奏罷長楊賦之句。荊公改爲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乃健。是矣。然意無乃復窒乎。

張文潛詩云。不用爲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唐子西云。脫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夫錢神所以不至者。唯其有窮鬼在耳。二子之語。似可喜而實不中理也。

李師中送唐介詩。雜壓寒刪二韻。冷齋夜話謂其落韻。而緗素雜記云。此用鄭谷等進退格。藝苑雌黃則疑而兩存之。予謂皆不然。謂之落韻者。固失之太拘。而以爲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據。古人何嘗有此哉。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爲云云也。但律詩比古稍嚴。必觀鄰之韻乃可耳。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酴醾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爲出類。而吾叔淵材詠海棠則又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婦人尚矣。蓋其於類爲宜。不獨在顏色之間。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僻。淵材又雜而用之。蓋不倫可笑。此固甚紕繆者。而惠洪乃節節歎賞。以爲愈奇。不求當而求新。吾恐他日復有以白皙武夫比之者矣。此花無乃太粗鄙乎。魏帝疑何郎傅粉。止謂其白耳。施于酴醾尚可。比海棠則不類矣。且夫雨過露濃。同于宵濕而已。果何所異而別之爲對耶。

楊軒牡丹詩云。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謀魂。利劍斫不斷。餘妖鍾此根。東坡詠酴醾。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曰。餘妍入此花。山谷詠桃花。以九疑夢綠華命意。而終之曰。猶記餘情鬪此花。詠水仙。以凌波仙子命意。而終之曰。種作寒花寄愁絕。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爲花。近世士大夫有以梨梅詩傳于時者。其一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上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其一云。五換鄰鐘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風簾不著欄干角。瞥見傷春背面啼。予嘗誦之于人。而問其詠何物。莫有得其髣髴者。告以其題。猶惑也。尚不知爲花。況知其爲梅。又知其爲梨哉。自賦詩不必此詩之論與作者

誤認而過求之其弊遂至于此豈獨二詩而已哉彼眉石硯醉道士石等篇可謂橫放而嘯達然亦未嘗去題也而論者猶戒其專力于是則秉筆者爲少貶乎

予嘗病近世暴梅二詩以爲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朵朵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祇有緇塵染素衣曾元象云傳昔神遊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寒常見故遣輕寒薄暮閒乃知此弊有自來矣（按曾元象一作曾光象）

張舜民謂樂天新樂府幾乎罵乃爲孤憤吟五十篇以壓之然其詩不傳亦略無稱道者而樂天之作自若也公詩雖涉淺易要是大才殆與元氣相侔而狂夫之徒僅能動筆類敢詩傷所謂嘗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也

蕭閑云風頭夢吹無跡蓋兩之至細者有若無者謂之夢田夫野婦皆道之而雷溪注以爲夢中雲兩又「雲夢澤之兩夢矣賀方回有風頭夢兩吹成雪之句又云長廊碧瓦夢兩時飄灑豈亦如雷溪之說乎

蕭閑便過陽羨山云誰幻出故山邱壑羅予心目注以故山爲江左非也只是指便陽而已好在斜川三尺玉公宅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三尺字以廣韻說傳言之俱不安注以爲藏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中豈相干涉予官門山嘗得板本乃是訛字其不然蓋如言幾頃玻璃之類耳寒涼白鳥歸喬木乃宅前真景也而注云謝身而遜如白鳥之歸林何其妄哉

蜀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塵言耳蕭閑詞云市朝冰炭裏濤波瀾又云千丈堆冰炭稷層積耳

樂天望瀛州詩云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蕭閑暗高子文詞云歸興高於灩澦堆雷溪漫注蓋不知此出處耳然樂天因望堆故即其所見而言泛用之則不切矣

蕭閑詠盛暑荷花詞云盛暑肩寒疏浣水霜羅舞萬走夜光世多稱之此句誠佳然疏種實屍不宜言瘦子友李子升嘗爲賦字此似瀟灑者乃走珠之狀偷用萍中然後見之蓋時當時不應有兩也山堂月波之類蓋櫛述所見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山爲屏波爲鏡蠶爲衣不亦異乎至一枝梅鐵橫冰雪等語疑暫新月娟娟星之句亦如此殊覺無異見而妄意求之宜其繆之多也

蕭閑便高麗詞云酒殢綺花觀御世皆以花爲婦人非也此詞過處既有繁素餘香收拾新愁之語豈復有婦人在乎以文學觀之亦不應爾葉所謂花蓋實花也言其人已去賴以解醒者獨有此物而已必當時之實事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蕊嗅公隊花詞亦嘗用醒心香字蓋取其清激之氣以滌除惡味耳

蕭閑自鎮陽遷兵府贈蘊庵乞言者云待人猶覺無情心緒著多情換此爾有假別之意故以情爲言而寄渡無情終草言之宜矣使高麗詞亦云無物比情濃覺無情相博友第未應及此也

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于哀樂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減其

歡樂之趣按詩用其事云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夫陶寫云者排遣消釋之意也所謂減樂之趣有餘歡者非陶寫其歡因陶寫而歡耳蕭閑展使此字而直云陶寫歡情陶寫餘歡復歡者爲陶寫似背元意

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衆然往往持論太高開口輒以三百篇十九首爲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人殆不齒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肖蹈妄于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誇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詩雖大體衰於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爲小技程氏以詩爲閑言語然則凡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餘優劣何足多較哉

姜氏詩說

姜夔錄傳

序

淳熙丙午立夏。余遊南嶽。至雲密峰。徘徊禹溪橋下。上愛其幽絕。即屏置僕馬。獨尋溪源。行且吟哦。顧見茅屋蔽虧林木間。若士坐大石上。眉宇闊爽。年可四五十。心知其異人。即前揖之。相接甚溫。使邀入舍內。煎苦茗共飲。從容問從何來。適喻何謂。余以實告、且舉似昨日望嶽。小山不能雲。大山半為天之句。若士喜謂余可人。遂探囊出書一卷。云是詩說。老夫頃者常留意茲事。故有此書。今無作矣。徑以付君。余益異之。然怱怱不暇觀。但袖藏致謝而已。問其年則邈然閒生。始大驚。意必得長生不老之道。再三求教。笑而不言。亦不道姓名。再相留啜黃精粥。余辭以與人偕來。在官道相候。告別出至橋上。馬僮詢士人。無知者。惟一老父嘆曰。此老先生久不出。今猶在耶。欲與語忽失所在。悵然而去。晚解鞍細讀其書甚偉。常寘枕中。時時玩味。好事者有聞。閒來取觀。亦不靳也。昔軒轅彌明能詩。多在南山。若士豈其儔哉。

白石姜夔堯章書。

姜氏詩說

宋　姜　夔堯章錄傳

大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

作大篇尤當布置。首尾停勻。腰腹肥滿。多見人前面有餘。後面不足。前面極工。後面草草。不可不知也。

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以為。

雕刻傷氣。敷演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過。拙而無委曲。是不敷演之過。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花必用柳對。是兒曹語。若其不切。亦病也。

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易。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多看自知。多作自好。

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有開闔乃妙。

喜辭銳。怒辭戾。哀辭傷。樂辭荒。愛辭結。惡辭絕。欲辭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惟關雎乎。

事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辭者也。乍敘事而間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

篇終出人意表。或返終篇之意。皆妙。

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詩有出於風者。有出於雅者。有出於頌者。屈宋之文。風出也。韓柳之詩。雅出也。杜子美獨能兼之。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跡。當以心會心。

陶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謹于此。清廟之瑟。一唱三歎。遠矣哉。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有餘字。篇中有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

體物不欲寒乞。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

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

歲寒知松柏。難處見作者。

波瀾開闔。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是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

文以文爲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無妙。勝處要自悟。

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吟詠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

沈著痛快。天也。自然與學到。其為天一也。

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為作者。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事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一篇全在尾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是已。辭盡意不盡。剡溪歸棹是已。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已。所謂辭意俱盡者。急流中截後語。非謂詞窮理盡者也。所謂意盡辭不盡者。意盡於未當盡處。則辭可以不盡矣。非以長語益之者也。至如辭盡意不盡者。非遺意也。辭中已彷彿可見矣。辭意俱不盡者。不盡之中固已深盡之矣。

一家之語。自有一家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模倣者語雖似之。韻亦無矣。雞林其可欺哉。

詩說之作。非為能詩者作也。為不能詩者作。而使之能詩。能詩而後能盡吾之說。是亦為能詩者作也。雖然。以吾之說為盡。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為能詩哉。後之賢者。有如以水投水者乎。有如得兔忘蹄者乎。噫。吾之說已得罪於古之詩人。後之人其勿重罪予乎。

詩評

宋 敖陶孫撰 明 程兆胤錄

詩評

宋 敖陶孫撰　明 程兆胤錄

敖陶孫評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著實。元微之如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酬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瑰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后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沖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語雖爽雋。而評似穩妥。唯少宋人曲韓耳。故全錄之。

滄浪詩話

嚴羽撰

滄浪詩話

宋樵川嚴　羽儀卿撰
明琴川毛　晉子晉訂

詩辯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吾評之非僭也辯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爲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眞是非自有不能隱者儻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眞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爲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卽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醖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顙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　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

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　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着痛快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爲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

閩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邪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爲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爲法 後捨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 雖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詩體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蘇武 或云枚乘 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 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 黃初體 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 正始體 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太康體 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張二陸諸公之詩 元嘉體 宋年號顏鮑謝諸公之詩 永明體 齊年號齊諸公之詩 齊梁體 通兩朝而言之 南北朝體 通魏周而言之與齊梁體一也 唐初體 唐初猶襲陳隋之體 盛唐體 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 大曆體 大曆十才子之詩 元和體 元白諸公 晚唐體 本朝體 通前後而言之 元祐體 蘇黃陳諸公 江西宗派體 山谷爲之宗 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 李陵蘇武也 曹劉體 子建公幹也 陶體 淵明也 謝體 靈運也 徐庾體 徐陵庾信也 沈宋體 佺期之問也 陳拾遺體 陳子昂也 王楊盧駱體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張曲江體 始興文獻公九齡也 少陵體 太白體 高達夫體 高常侍適也 孟浩然體 岑嘉州體 岑參也 王右丞體 王維也 韋蘇州體 韋應物也 韓昌黎體 柳子厚體 韋柳體 蘇州與儀曹合言之 李長吉體 李商隱體 即西崑體也 盧仝體 白樂天體 元白體 微之樂天其體一也 杜牧之體 張籍王建體 謂樂府之體同也 賈浪仙體 孟東野體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體 后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 王荊公體 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 邵康節體 陳簡齋體 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異 楊誠齋體 其初學半山后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棄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蓋其自序如此也 又有所謂選體 選詩時代不同體製隨異今人例謂五言古詩爲選體非也 柏梁體 漢武帝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體爲柏梁體 玉臺體 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艷者爲玉臺體其實則不然 西崑體 即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 香奩體 韓偓之詩皆裾裾脂粉之語有香奩集 宮體 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其他體製尚或不一然大槩不出此耳 有古詩 有近體 即律詩也 有絕句 有雜言 有三五七言 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鄭世翼有此詩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 有半五六言 晉傅玄鴈雁生塞北之篇是也 有一字至七字 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應詔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爲法故不列於此也 有三句之歌 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畿二十五首多三句之詞其他古人詩多如此者 有兩句之歌 荊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詩有青驄白馬共戲樂女兒子之類皆兩句之詞也 有一句之歌 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梁童謠青絲白馬壽陽來皆一句也 有口號 或四句或八句 有歌行 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又有單以歌名者行名者不可枚述 有樂府 漢成帝定郊祀立樂府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以其音詞可被於絃歌也樂府俱被泉體兼統衆名也 有楚詞 屈原以下仿楚詞者皆謂之楚詞 有琴操 古有水仙操辛德源所作別

鶴操高陵牧子所作 有謠沈炯有獨酌謠王昌齡有瑩後謠彩天子之傳有白雲謠也 曰吟古詞有隴頭吟孔明有梁父吟相如有白頭吟 曰詞選有漢武秋風詞樂府有木蘭詞 曰引古曲有霹靂引走馬引飛龍引 曰詠選有五君詠唐儲光羲有群鴻詠 曰曲古有大堤曲梁簡文有烏棲曲 曰篇選有名都篇京洛篇白馬篇 曰唱魏武帝有氣出唱 曰弄古樂府有江南弄 曰長調 曰短調 有四聲 有八病四聲設於周顒八病嚴於沈約八病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之辨作詩正不必拘此蔽法不足據也 又有以歎名者古詞有楚妃歎明君歎 以愁名者文選有四愁樂府有獨處愁 以哀名者選有七哀少陵有八哀 以怨名者古詞有寒夜怨玉階怨 以思名者太白有靜夜思 以樂名者齊武帝有估客樂宋臧質有石城樂 以別名者子美有無家別垂老別新婚別 有全篇雙聲疊韻者東坡經字韻詩是也 有全篇字皆平聲者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是平 又有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者 有全篇字皆仄聲者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之詩是也 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第一句第三五七句押一仄韻第二句第四六八句押一平韻者唐章碣有此體不足為法謾列於此以備其體耳 又有四句平入之體四句仄

入之體無關詩道今皆不取 有轆轤韻者雙出雙入 有進有退韻者一進一退 有古詩一韻兩用者文選曹子建美女篇有兩難字謝康樂述祖德詩有兩人字後多有之 有古詩一韻三用者文選任彥昇哭范僕射詩三用情字也 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古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韻者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旁取六七許韻者韓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凡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歐陽公謂退之遇寬韻則故旁入他韻非也此乃用古韻耳於集韻自見之 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採蓮曲是也 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少陵有古韻律詩白樂天亦有之而本朝王黃州有百五十韻五言律 有律詩止三韻者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詩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雲常慘無風沙自驚當今天子聖不戰四方平是也 有律詩徹首尾對者少陵多此體不可悉舉 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盛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詩掛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艫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曉疑是石城標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 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之詩是也 有四句通義者如少陵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

娛是也 有絕句折腰者 有八句折腰者 有擬古 有連句 有集句 有分題古人分題或各賦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題得某物也或曰探題 有分韻 有用韻 有和韻 有借韻如押七之韻可借八微或十二齊韻是也 有協韻楚詞及選詩多用協韻 有今韻 有古韻如退之此日足可惜詩用古韻也蓋選詩如此 有古律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 有今律 有頷聯 有頸聯 有發端 有落句結句也 有十字對劉眘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 有十字句常建一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等是也 有十四字對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 有十四字句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又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是也 有扇對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如是也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 有借對孟浩然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春云母碓風掃石楠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是也 有就句對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李嘉祐孤雲獨鳥川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是也前輩於文亦多此體如王勃龍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乃就對也 論

雜體則有風人（上句述其語下句釋其義如古子夜歌讀曲歌之類則多用此體）藁砧（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僻辭隱語也）五雜俎（見樂府）兩頭纖纖（亦見樂府）盤中（玉臺集有此詩蘇伯玉妻作寫之盤中屈曲成文也）迴文（起於竇滔之妻織錦以寄其夫也）反覆（舉一字而誦皆成句無不押韻反覆成文也李公詩格有此二十一字詩）離合（字相折合成文孔融漁父屈節之詩是也雖不關詩之重輕其體製亦古）建除（鮑明遠有建除詩每句首冠以建除平定等字其詩雖佳蓋鮑本工詩非因建除之體而佳也）字謎　人名　卦名　數名　藥名　州名（如此詩只成戲謔不足法也）又有六甲十屬之類　及藏頭歇後等體（今皆削之近世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備惠洪天廚禁臠最爲誤人今此卷有旁參二書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

詩法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　有語忌有語病語病易除語忌難除語病古人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　須是本色須是當行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　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　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　押韻不必有出處用

事不必拘來歷　下字貴響造語貴圓　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癢語貴脫灑不可拖泥帶水　最忌骨董最忌趁貼　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　詩難處在結裹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裹若南人便非本色　須參活句勿參死句　詞氣可頡頏不可乖戾　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看詩須着金剛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法（禪家有金剛眼睛之說）　辨家數如辨蒼白方可言詩（荊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文之工拙）　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己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則眞古人矣

詩評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方許具一隻眼　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處有似拙而非拙處　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荊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　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　唐人命

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　大曆之詩高者尚未識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　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　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　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爲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阮籍嗣宗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　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　戎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權德輿之詩卻有絕似盛唐者權德輿或有似韋蘇州劉長卿處　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爲最下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劉滄呂溫亦勝諸人李頻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陳陶之詩在晚唐人中最無可觀薛逢最淺俗　大曆以

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吾所深取耳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離別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爲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制之師　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　觀太白詩者要識眞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李杜數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虫吟草間耳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　玉川之怪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　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歡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嚴夫子哀時命宜熟讀此外亦不必也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　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　讀騷之久方識眞味須歌之抑揚涕洟滿襟然後爲識離騷否則如戛釜撞甕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爲騷　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照無可護國靈一清江無本齊已貫休也　集句唯荊公最長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絕無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間流出　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　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於劉玄休擬行行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體耳　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鬬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耶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爲之艱阻耳　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　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爲第一　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　蘇子卿詩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令人覩之必以爲一篇重複之甚豈特如蘭亭絲竹管絃之語耶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字今人必以爲句法重複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任昉哭范僕射詩一首中凡兩用生字韻三用情字韻夫子値狂生千齡萬恨生猶是兩義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遣離情三情字皆用一意　天廚禁臠謂平韻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則不可彼但以八仙歌言之耳何見之陋耶詩話謂東坡兩耳韻兩耳義不同故可重押要之亦非也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蓋指曹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於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二曰聖君正與荀彧比曹操爲高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爲不屈是未爲知人之論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何逃　古人贈荅多相勉之詞蘇子卿云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劉公幹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杜子美云君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往往是此意有如高達夫贈王徹云吾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金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此達夫偶然漏逗處也

考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十四處

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遯齋閑覽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爲枚乘之作則其他可知矣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

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篇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此詞岧岧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文選飮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爲蔡邕作

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又古將進酒芳樹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又朱鷺稚子班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豈非歲久文字舛訛而然耶

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切又作歷歷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也

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作願借明駝千里足酉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駝足漁隱不考妄爲之辨

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

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字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爲顏延年作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遙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

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予謂此篇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謾取以入陶集爾

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友生遊峽中其三送袁明甫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在大曆正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後望月一首對雨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月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是後人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嶸丞相府淸切鳳凰池羡爾瑤臺鶴高棲瓊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遊絲願托周周羽相銜漢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決非太白所作必誤入也

迎旦東風騎蹇驢決非盛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語今世俗圖畫以爲少陵詩漁隱亦辨其非矣而黃伯思編入杜集非也

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題下公自註云至德二載丁酉作此則眞少陵語也今書市集本並不見有

舊蜀本杜詩並無註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體其間略有公自註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爲翻鎭江蜀本雖分雜註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閒南海漕臺開杜集亦以爲蜀本雖刪去假坡之註亦有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註比他本最詳皆非舊蜀本也

杜集註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僞漁隱雖嘗辨之而人尚疑者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僞也今舉一端將不辨而自明矣如楚峽入峰巒註云景差蘭亭春望千峰楚峽碧萬木郢城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漢以前五言古詩尚未有之寧有戰國時已有五言律句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雖然亦幸而有此漏逗也

杜註中師曰者亦坡曰之類但其間半僞半眞尤爲殽亂惑人此深可歎然具眼者自默識之耳

崔灝渭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已下別爲一首郭茂倩樂府止作一首文苑英華亦止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爲是矣

玉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詩荊公百家詩選止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悠懸以下別爲一

首嘗從荆公爲是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太白塞上曲騮馬新跨紫玉鞍者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集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　孟浩然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元和間人而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必誤入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爲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至於杳杳東山攜漢妓亦無義理疑是携妓去蓋子美每於絕句喜對偶耳臆度如此更俟宏識　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曆已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唐人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昚虛綦毋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歎也　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二首其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閒眠曉日聽啼鴂笑倚春風仗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調馬任夷奴牡丹花下鈎簾畔獨倚紅肌捋虎鬚此不足以書屏幛可以與閭巷小人文背之詞又買劍一首云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驚兎魅愁但可與師巫念誦耳　予嘗見方子通墓誌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之詩東坡刪去後二句使子厚復生亦必心服謝朓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藉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子謂廣平聽方藉茂陵將見求一聯刪去只用八句尤爲渾然不知識者以爲何如

附

荅出繼叔臨安吳景僊書　按他本滄浪荅吳保義手書吳陵字景先表叔行有詩名

僕之詩辨乃斷千百年公案誠驚世絕俗之談至當歸一之論其間說江西詩病眞取心肝劊子手以禪喻詩莫此親切是自家實證實悟者是自家閉門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籬壁拾人涕唾得來者李杜復生不易吾言矣而吾叔靳靳疑之況他人乎所見難合固如此深可歎也吾叔謂說禪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說得詩透徹初無意於爲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與否不問也高意又使回護毋直致褒貶僕意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詞說沉著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吾叔詩說其文雖勝然只是說詩之源流世變之高下耳雖取盛唐而無的然使人知所趣向處其間異戶同門之說乃一篇之要領然晚唐本朝謂其如此可也謂唐初以來至大曆之詩異戶同門已不可矣至於漢魏晉宋齊梁之詩其品第相去高下懸絕乃混而稱之謂鎦銖而較實有不同處大率異戶而同門豈其然乎又謂韓柳不得爲盛唐猶未落晚唐以其時則可矣韓退之固當別論若柳子厚五言古詩尚在韋蘇州之上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高見如此毋怪來書有甚不喜分諸體製之說吾叔誠於此未瞭然也作詩正須辨盡諸家體製然後不爲旁門所惑今人作詩差入門戶者正以體製莫辨也世之技藝猶各有家數市縑帛者必分道地然後知優劣況文章乎僕於作詩不敢自負至識則自謂有一日之長於古今體製若辨蒼素甚者望而知之來書又謂忽被人捉破發問何以荅之僕正欲人發問而不可得者不遇盤根安別利器吾叔試以數十篇詩隱其姓名舉以相試爲能別得體製否惟辨之未精故所作惑雜而不純今觀盛集中尚有一二本朝立作處毋乃坐是而然耶又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僕謂此四字但可評文於詩則用健

字不得不若詩辨雄渾悲壯之語爲得詩之體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事夫子時氣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見吾叔脚根未點地處也所論屈原離騷則深得之實前輩之所未發此一段文亦甚佳大槩論武帝以前皆好無可議者但李陵之詩非虜中感故人還漢而作恐未深考故東坡亦惑江漢之語疑非少卿之詩而不考其胡中也妙喜是徑山名僧宗杲也自謂參禪精子僕亦自謂參詩精子嘗謂李友山論古今人詩見僕辨析毫芒每相激賞因謂之曰吾論詩若那查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友山深以爲然當時臨川相會匆匆所惜多順情放過蓋傾蓋執手無暇引惹恐未能卒竟其辨也鄙見若此若不以爲然却願有以相復幸甚

滄浪詩話不過月旦古人或拈警句或拈瑕句聊復了一段公案耳惟滄浪先生詩辨詩体詩法詩評詩證五則精切簡妙不落牙後甚并附其答吳景仙一書尤詩家金鍼也余其收卷百餘年如枕中書數林分賛特多子昌而去無窮自謂參詩精子豈虛語耶

南毛晉識

滄浪詩話終

江西詩派小序

劉克莊撰

江西詩派小序

劉克莊　潛夫

山谷

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爲崑體。故優人有尋扯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尙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磨。不易之論也。其內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者。頃見趙履常稱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意。有絕似之者。

後山

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詩師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余曰。射較一鏃。弈角一著。惟詩亦然。後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同時秦、晁諸人。則不能爲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之本色。故後山詩文高妙一世。然題太白畫像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疑身陸沈。勝士謂德操也。按德操此詩。去手汚吾足之作。大爭地位。太白非德操。遂陸沈耶。似非篤論。

韓子蒼

子蒼蜀人。學出蘇氏。與豫章不相接。呂公強之入派。子蒼殊不樂。其詩有磨淬翦截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已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少而善。

徐師川

豫章之甥。然自爲一家。不似渭陽。高自標樹。藐視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追步。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亦多矣。師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僞楚諱者。師川名俯曰昌叔。朝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御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潘邠老

東坡、文潛、先後謫黃州。皆與邠老游。其詩自云師老杜。然有空意無實力。余舊讀之。病其深蕪。後見夏均父讀邠老詩亦有深蕪之評。

三洪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尤工。初與龜父游梅仙觀。龜父有詩。豫章云。願爲龍麟吳。勿學蟬骨蛻。是以直節期乃弟矣。駒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媿於舅氏。亦有媿於長君也。玉父南渡後。爲少蓬。聞師川召。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外。玉父愛兄之道至矣。余讀而悲之。

夏均父

均父集中如擬陶、韋、五言。儀變逼眞。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咏。蓋用功於詩。而非所謂無意於文之文也。然東萊之諸孫。故其詩云。堂堂文莊公。聞業何嶙嶙。孟子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均父欲改之乎。其志亦可悲已。

二謝

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治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苦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二林

二林詩。梅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

晁叔用

喻汝礪作具茨集序云。予雖遊都城。與晁用道爲同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公武於涪陵。不知爲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論著。自丙午之亂。存者特歌詩二百許篇。敢白先生一言以發之。又出其家譜讀。乃知其先君名沖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蹶然曰。是吾用道耶。第今字叔用爲小異耳。方紹聖初。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離讒放逐。晁氏羣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飄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階

茂林於莫荚之下。世之綱羅。不得而嬰也。雖朝廷諸公說欲起之。遁復任心獨往。高揭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汚也。然則吾叔用所以傳于後世者。果於詩乎。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矣。宋興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歸之濟豐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文元公事章聖皇帝二十年。當是時顯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迪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獻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晁氏子。而晁氏繼之。叔用以文莊爲曾大父。以文元公爲高祖。家藏至二萬卷。故其子孫婢掌勵志。錯綜而藻繢之。皆以文學顯名。予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懿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既已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寓物。形於興屬。淵雅疎亮。未嘗爲傀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其於晦明消長。用舍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奇懷能。謫落不遇。往往燥心汚筆。有怨誹憤懟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閑退。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焉。至誼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疾亡。斬艾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豈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怨窮鬱泣涕以死。惜使文帝盡用其言。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遁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爲於世者也。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此序筆力浩大。實叔用之詩相稱。余讀叔用詩見其渡度宏闊。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蔿過樓前。亂離後追書承平事。未有悲哀警策於此句者。晁氏家世貴顯。而叔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于蔿之後。可謂賢矣。它作皆激烈慷慨。南渡後放翁可以繼之。

汪信民

呂滎陽居符離。信民爲教官。從滎陽學。故紫微公尤推尊信民。其詩云。富貴空中華。文章木上癭。要知眞實地。惟有華嚴境。蓋呂氏家世本喜談禪。而紫微與信民皆尙禪學。

李商老

公擇尙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賅博覽強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三僧

三僧中。如璧詩輕快。似謝無逸。亦欠工。祖可讀書詩料多。無蔬筍氣。僧中一角麟也。善權與可相上下。

高子勉

親見山谷。蒙指授。記覽多。如麥城詩押險韻。略無窘態。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乃以殿諸人。何也。可升。

江子之

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豈子我自爲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李希聲

與徐師川、潘邠老、諸人同詩。

揚信祖

吏道官宦田家事事賢。庸人得意語也。

呂紫微

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活法矣。謝元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眞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黃公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趣向。畢精盡知。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然予區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爲詩者。讀之果何以使人興起其爲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興觀羣怨乎。果可以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之理乎。爲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後更多從先生長者游。聞聖人之所以言詩者。而得其要妙。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余嘗以爲此序天下之至言也。然均父所作。似未能然。往往紫微公自道耳。所引謝宣城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之語。余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極天下巧妙。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圓美。近時學者往往誤認彈丸之喩。而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又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字響。其晚年詩多啞了。然則欲知紫微詩者。以均父集序觀之。則知彈丸之語。非主於易。又以文公之語臨之。則所謂字字響者。果不可以退惰矣。

總序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人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著於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後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邠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江子之開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眞得所謂活法。所謂流轉圓美如彈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詩舊本以東萊居後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失紫微公初意。

深雪偶談

宋 天台方 嶽元善撰

西山公云近世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出於老莊康節之辭若卑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予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於詩自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之淳淵明之智足以及此豈玄虛之士所能望耶其說誠是矣余謂淵明康節二公之作辭近指遠至如淵明能言之士莫不愛而慕之況西山公乎然榮木貧士方之逝川簞瓢擬於□□牽合之論異知淵明不必視此若夫食薇飲水之言啣木塡海之喩謂韓王室實有乃祖長沙公之心惜其力不得爲而止此則西山發微之論非獨義熙以後不書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已淵明詩有餘其興彩精拔斯言得之而後山顧謂其切於事情而失之不文後山體裁既變晉節已殊將自外於淵明者非耶然於康節又何以評之

淵明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以寶喩軀軀失則寶亡矣坡公云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范石湖田園雜詩驗物切近但句律太弱力氣於唐人之藩尙窺步驟然絕句中有可憐世上金和寶借爾閒看七十年唐人所無可謂砭流俗之膏肓矣以軀爲寶殆與斯言對壘人謂石湖未知道余亦不之信也

賈閬仙燕人產寒苦地故立心亦然誠不欲以才力氣勢掩奪情性特於事物理態毫忽體認深者寂入

仙源峻者迥出靈巖古今人口數聯固於刼灰之上冷然獨存矣至以其全集經歲踰紀沉咀細繹如孝戀佳氣瘦際秀擬徐諸其妙令人首肯無一可以厭殺三折肱爲良醫豈不信然同時喩鳧顧非熊輩此張喬張蠙李頻劉得仁凡唐晚諸子皆于紙上北面隨其所得淺深皆足以終其身而名後世獨李洞佛名閬仙所謂瓣香之師執而不弘捧心過甚空闊蕭散之氣不復少有豈非不善學下惠者耶司空表聖後輩也本用其機反以閬仙非附寒澀無所置才坡公不細考亦然其言獨非叛道者歟不然則隸者不力其文摘而實予則歸敬閬仙也亦至矣

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東皙陶潛韓愈柳宗元梅堯臣歐陽脩王安石蘇軾工拙略見嘗怪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後村劉潛夫亦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韋氏云雖謂學高企其脊而雖謂德難厲其肅而使疑聖筆亦不能劘余思四言如律以三百五篇則韋氏爲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莫非四言也安石以上諸公未暇深論如蘇公所撰范蜀公鼓銘云有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事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余每展卷輒爲擊節在儋耳作觀碁詩記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睡獨聞碁聲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聞一士誰歟棋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唯聞落子其寂寞冷淡之味可以想見坡公四言於古近體中句語無適而不爲妙也

杜牧之赤壁詩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周不諭此老以滑稽弄翰每每反用其鋒輒雌黃之謂孫氏霸業繫此一戰宗廟丘墟皆置不問乃獨念情妓女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劉禹錫題蜀主廟云淒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亦是此意惟增愾嘆却不主於滑稽耳本朝諸公喜爲論議往往不深諭唐人主於性情使雋永有味然後爲勝牧之處唐人中本是好爲論議大槩出奇立異如四皓廟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如烏江亭勝敗兵家未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要之東風借便與春深數箇字含蓄深窈則與後二詩邈絕矣皮日休館娃懷古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只把西施賺得吳亦是好以議論爲詩者余最愛竇庠新入諫院喜內子至一絕一旦悲愴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幾行使彥周評此則以竇氏內爲不解事婦人矣所謂癡人前說夢也牧之五言云欲識爲詩苦秋霜若在心雖格力不齊各自成家然無有不自苦思而得也

山谷中秋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蓋本尤氏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用事誠有據景趣似差乏爾然未失爲佳作坡公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詩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流水青蘋之喩景趣盡矣前人未嘗道也獨杏花影下洞簫聲中著此句孱爾及志林所記徐州時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爾使施前句於斯時豈非稱歟淳祐初僧友自南嶽從天竺歸歷溪之南岡余冬夕踏葉訪之小児迎吠時佛

燈猶在。餞閒賓者。既而侶行溪間。篙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顧坡谷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榻塞而返。屢指二十稔矣。嘗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塞溪頭。歸萬滿尖發生裴。溪僧機艱從吾幽。其移不緊漁人舟。斷崖老木粉金虬。又如藤蘿涵清流。鶴骨浸煩風露憂。妙語滿地無人收。蓋指二公詩與自南歸既亡。余亦就老。恨前遊之不能踐也。

梅花單題難工。尚矣。至以梅花二字。置之五七言中。隨其所趣。足而成律。尤爲難工。不爾。不謂之得句。唐人凡數百家。本朝江西社中不翅數十公。亦孰不篤嗜斯花。附爲不朽。卒之無所容力。傳不傳可以槩見矣。近世杜小山子野。尋常一夜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殊爽人意。律之唐人。似非本色。天樂趙公放了唐人無一事。坐看山鳥喫梅花。端是秀語。然不過絕詩。非有琢對之艱也。秋壑賈公題明客題聯云。梅花見處多留句。隸草來時定得名。圓公優遊方之天樂冬夜額聯。翁籟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雖靜獨有境。或者以其短氣。其它卷什一無可摘。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斯語雖鄙。要未得爲確論。

鄭都官海棠詩。穠麗最宜新著雨。妖嬈全在欲開時。歐公謂其格卑。鄭詩如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逢月在花。格卑甚矣。復齋漫錄云。近世陳去非嘗用鄭意云。海棠默默要催詩。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余謂去非格力。猶去鄭詩未遠。豈如吳融雪綻霞鋪錦水頭。占春顏色最風流。若教更近天街種。馬上應逢醉五侯。唐人雖從事苦吟。題賦此花。要須放些風措。不近寒乞。坡公詩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銀燭照紅粧。不爲事使。居然可愛。

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摩詰送元二使安西詩也。世傳陽關圖。亦摩詰手。遂稱二妙。惜別詩要須道路臨岐。繾綣難饒。亦然。相看臨野水。獨自上孤舟。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外此曾未多見。徐道暉不來相送處。恐有獨歸時。脫胎語爾。余往歲嘗從貴游觀畫卷首題云。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因慨古今詩意無窮。語出唐人必矣。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來。歲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殁於借居。余兒在孫年方二九。強記知文。人謂吾家兒時千里駒也。不幸爲十四娃。婚陳氏。貪利余產。在兒血氣未定。肆其危機。既而悲恨愧悔。輒輕其生。丙寅三月十三日也。余垂老失依。且思在兒裘貌氣度。冀有大難割之愛。哭泣竟日。天爲昏陰。而族里聞者不惻。

未知炎涼休戚之上。微有一公論存歟否耶。狐猿健子。抱樹酸號。遊旅之人。聞三聲而下淚。余雖負趨神人。豈料其無告之至於斯歟。豈以爲余爲譽哭。徒有類於唐衢者歟。感坡公事。重爲之翻咽。因書以自寘。且告世之仁人君子。共知前輩行事。槩如此云。

林廬暇日花蝶怡情。宜有見於篇章者。往往精覩。始能逼真。而閒澹之氣。易至偏失。要在不相謀而兩得也。詠蝶如唐僧可朋。乍當暖景飛仍慢。欲就芳叢舞更高。僧懷古翩翩離草過。風逆到花遲。俱未若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回。尤精。余雖慚吳山偶吳僧舉似四韻。歲久忘其首句。一叢浮動戲陽芳。栽成萬玉樓頭襟。畫作黃金便面花。閑過攔牆飛盡日。又因風雨宿誰家。兒童愛把衣摘撲。驚起雙雙貼綵霞。惜俱忘爲誰氏所作。陶和靖集亦有之。細眉雙聳敵秋毫。花苒芳園日幾遭。清宿露花應自得。暖風和絮欲爭高。情人殁久魂猶在。傲吏齊來夢亦勞。閑掩遺編苦堪恨。不并香草入離騷。精緻不減唐人。閑澹有之。獨恐非晚年作耳。

詩無不本於性情。自詩之體隨代變更。由是性情或隱或見。若存若亡。深者過之。淺者不及也。昔坡公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李杜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之詩人蓋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坡公本不以詩專門。使非上下漢魏晉唐。出入蘇李曹劉陶謝李杜。濡毫沉畝。實領懸悟。能自信其析衷如是之的乎。嘗和之自無復酒狹。理固然也。如天成。如自得。如超然。則夫詩之□□□。坡公所許。亦宜貌領悟。毋忽焉可也。坡公獨以柳子厚。韋應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蓋韋柳嘗以靖節爲指歸。而卒之齊足並驅也。坡公海棠和陶諸篇。可以見其所趣。無不及焉。雖然漢魏晉尚齊。舍去性情。別出意見。而習爲高遠之音哉。當其代殊體變。性與情之隱見存亡淺深。雖其一時之名能詩者。亦不能自必其所至之。然也。唐風既昌。一聯一句。搞擬滿閨。流波將永。首首變辭。性情信在是矣。然詞藻勝則精粕。律度嚴則拘窘。能不陷韋於二蔽之間。而脫穎奇焉。則天成自得超然。何得無之。至於作止雍容。聲容愉穆。溫柔敦厚之教。庶幾無論漢魏。顧晉以後諸人。自靖節翁之外。似未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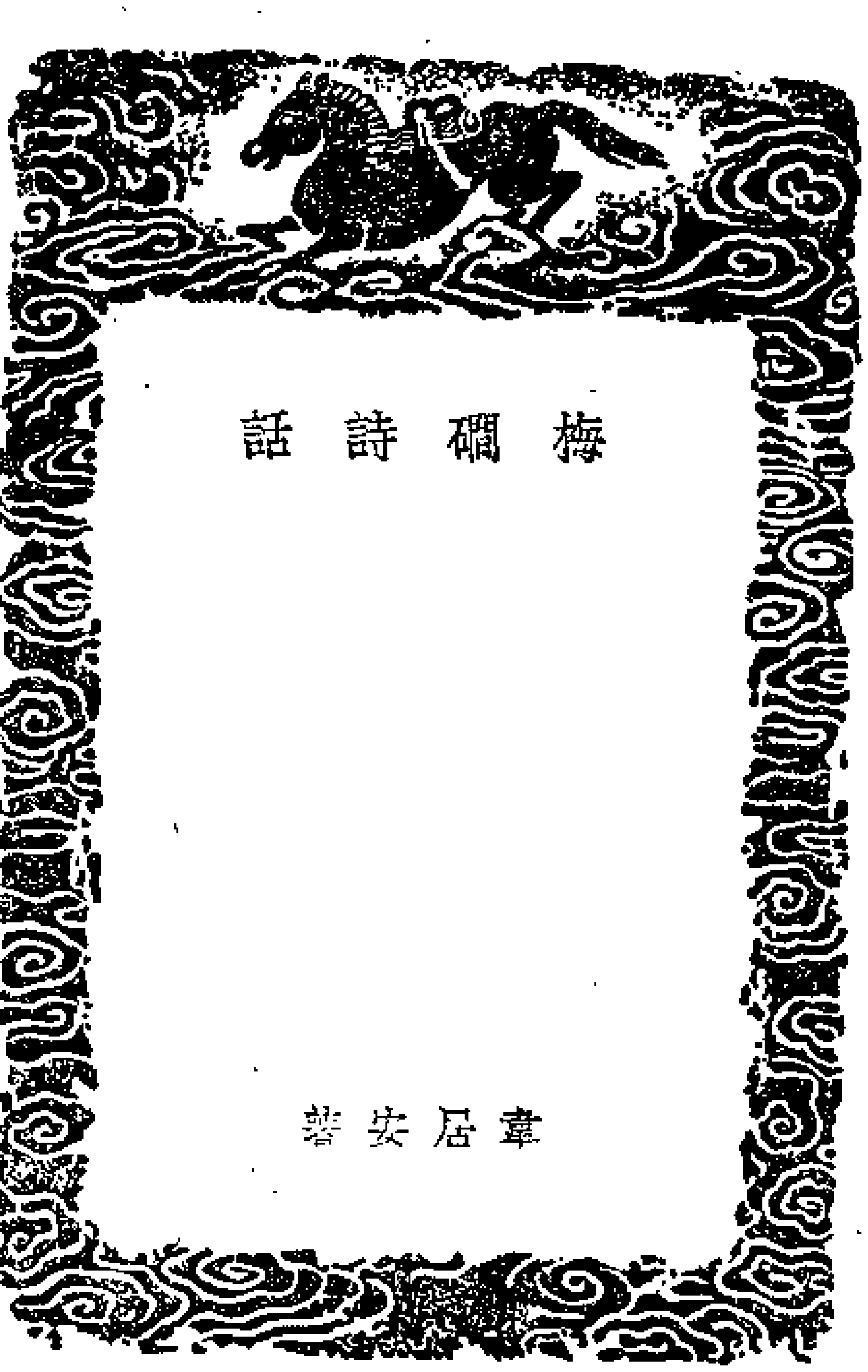
太常博士元圣先生王公。名操。字身甫。有落梅小詞。辣明瘦直。不受束畫讖。留與伴春。終肯千紅底怎著得夜色。何處笛聲寒無奈力。若在壽陽宮院。一點點有人惜。劉公潛夫愛之。已附此詞於後村集詩話中。予亦惜附之插叢。雖然先生文行表表。一詞固何足爲先生輕重也。予少即登門。以先公同生丙戌。且相友善之故。遂辱撰先公墓銘。銘中有文不逮吾而吾強以銘之語。當知前輩獎掖後進。有如此也。

一壑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箇。纔出山來便希差手。種青松應是大錯。芽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話。此薛沫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湖。瀾老僧館。遂賦此詞。晚於溪上小築。扁水竹居。並就窆焉。其所爲詩。如新堤小莎。柳斷橋方出。爐深寺欲浮。早秋歸與歸。心如病業。一片落江城。錢江逢尹惟曉。欲說事都忘。相看心自知。皆去唐人思致不遠。

應次蘧字正子。嗜酒疎曠。嘗自賞其梅詞云。雪霽冰春。微微前蕊點。春風面。粉痕冰片。一笑重相見。倚竹假

松。雖道羅浮遠。究更轉楚騷。為伴。詞遺香韓。咬語意細潤。似不類其為人。別去二十餘年。一見傾倒。予戲謂正子。君他文未必盡傳。異時容以梅閣賣予刊諸否乎。正子起謝。且屬以語之他友。後不知其蹤跡何在。殆亡久矣。予雖戲言。顧不謂之然諾。況何可竊項斯善也。

吾鄉許左之右之二公兄弟。落筆皆不凡。左之公一夕寓飲妓坊。醉欲狎之。妓密有所懷在矣。公捷筆賦詞而起云。誰知花有主。誤入花深處。放直下酒盃乾。便歸去。又代他妓小詞。憶你當初惜我。不去傷我。如今留你不住。去客聽此戀戀。臨時妓泣後謝。如月在柳稍頭。人約黃昏後一詞。正歐陽居士所作。要之。新聲多一時美翰。要不容以浮薄譏左之公也。因思唐多才妓有贈新第士人絕句。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殊有風味。使從假倩。當不傳載矣。二許公紹興間同歲辭學。前二詞蓋休暇日漫遊酒邊作也。



梅磵詩話卷上

吳興韋居安著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從一人差繆，遂相承繆，余觀葉靖逸四朝聞見錄云，真文忠公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鑰嘗從容扣之以字義，真公答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義爲明，謂高山仰止，對明行行止也，真遂易爲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今人命字以景爲希者，滔滔皆是，亦承襲之誤歟。

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謝元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予觀陳簡齋和張規臣題梅詩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結用陸謝語，道得著。

晁文元隨因紀述云，晉右將軍王羲之，器宇詞翰，三者俱優，而所作會於蘭亭曲水序，有樂極悲來，嗟悼之意，其語云，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吾觀文選中，但有王元長曲水詩序，而羲之序獨不收，且謂梁昭明太子深於內學，以羲之不達大觀之理，故不收之，余謂或者以絲竹管絃，語重複，天朗氣清，非上巳日景象，文選遂不收入，今晁公議論如此，則知昭明未必以此八字之故，況絲竹管絃，前漢張禹傳已有之，輕清爲天，時上巳日也，天朗氣清，亦何害，姑以此備識者詳覽。

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白樂天製綾襖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碧溪詩話云，觀子美樂天詩意，直欲推身利以利人，余近閱遺山元好問酒詩云，去古日已遠，百僞無一真，獨惟醉鄉地，中有羲皇淳，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詩意宏闊，亦非苟作。

杜子美戎州詩，有重碧粘春酒，輕紅擘荔枝之句，范石湖吳船錄云，印本粘或作酤，郡有碑本，乃作粘字，嘗以碑本爲正，石湖之說，丙有所據，然考之元微之元日詩云，岩君稚子先拈酒，白樂天詩云，歲酒先拈辭不得，拈指取物也，乃唐人語，作粘作酤皆非。

成都號錦官城，眉山史學齋繩祖，丙子著錦官百詠，鋟梓於柯山倅廨，余觀杜老春夜喜雨詩云，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城，錦官正指成都，殿本以官爲宮誤矣。

前輩詠子規者多矣，杜老一篇，專諷明皇失位幸蜀，肅宗自即位靈武，又爲李輔國所間，遷明皇於西內，故云，君不見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爲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末云，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又有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之句，皆託此以諷也，建炎間，苗傅劉正彥作亂，是時中丞鄭瑴，密遣謝嚮如平江，仍作詩寄呂元直、張德遠二公云，杜鵑飛飛無定棲，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蠻夜啼，安得猛士挾以歸，呂張得詩，即起兵成復辟功，詩不徒作也，巴蜀自丙申丁酉以來，遭兵禍不歇，冰崖蹠斯立一絕云，思歸嘗語苦悲辛，啼老江南綠樹春，莫倚巴西君故土，巴西風景近愁人，意新語豔，亦非泛泛之作。

岳州洞庭湖廣袤八百里，杜老登岳陽樓詩云，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王內翰洙注云，風土記曰，陽羨縣東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穴，潛行地中，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脈，按陽羨乃常州宜興縣名，東有太湖，乃蘇、湖、常三州太湖，湖中有洞庭山，遂指此爲岳之洞庭湖可乎。

李太白廬山瀑布詩，有疑是銀河落九天句，東坡嘗稱美之，又觀太白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一聯，磊落清壯，語簡意足，優於絕句，真古今絕唱也，然非勝覽此景，不足以見此詩之妙。

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煬禍生人事變，安駕不得歸秦中，土墳數尺何處葬，吳公臺下多愁風，二百年來汴河路，沙草和煙朝復暮，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此白樂天隋堤柳詩也，感物懷古，可爲後世鑒戒，宋開禧丁卯，樞臣韓侂胄誅死，劉淮叔通詠韓家府詩云，寶蓮山下韓家府，鬱鬱沈沈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戎，綠戶元鎖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之誅魏公辱，後人不信有前車，突兀眼前看此屋，末意與樂天詩相似，章泉趙昌父甚稱賞之。

韓退之石鼎聯句詩序云，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唐子西語錄云，東坡隔句對云，著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

無心遜定遠，燕頷飛虎頭。或云結字古髻字。按東漢馬廖傳，長安語云，城中好高結。髻或作 而遐之序，是長頸高結。斷句 喉中又作楚語。余謂如此點句，方是。近世劉後村老道士詩云，老於裴叟仍黃皺，配以爾明亦結喉。此又因拔詩而承襲其誤也。

潘閬字逍遙，錢塘人。今武學前有潘閬巷，即其所居之里。巷內三將軍廟右，閬祠堂。閬工唐風，歸自宮寮。有漁浦風波惡，錢塘燈火微之句，人多稱之。爲秦王記室參軍，王坐罪，捕閬急，閬自髡其髮，易緇衣，出南薰門。後太宗意漸解，再入京，勑受四門助教。閬以老懶不任朝謁爲辭，自封還勑命。時文法猶疏，儁若此。宋幾論者謂閬終秦黨，語多怨望，遂編置信上。今道旁石井泉題詩柱上云，炎炎長日樹將焚，卻恨都無一點雲。強跨蹇驢來得到，皆疑渴殺老參軍。猶稱記室舊銜，亦可謂忠於所事矣。蘇黃門見之，以爲有前輩氣味，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沈存中筆談載潘閬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爲友。錢、許皆一時名士。閬之取友，又可想見。近世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亦稱其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之句。嘉定間杭守建先賢祠於西湖，欲祀閬於列。有風不宜預者，遂罷。閬事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林和靖詩，好爲的對，雖人名亦取其字眼實色類相偶。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之類，人多稱其工。然侯白本非伶倫，以秀才入官，隋文帝嘗令於祕書省修國史，但好爲滑稽，啟顏錄亦稱其機辨敏捷。楊素與牛宏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其詼諧皆此類。隋唐皆亦有侯白笑林十卷，世爲優者多附益之，故和靖以爲伶倫誤也。

絕句括盡題意方佳。清獻趙公八詠樓詩云，隱侯詩價滿東吳，八詠篇章意思殊。聞說當時清瘦甚，不知邊爲苦吟無。又穎川湖詩云，東南山水聞之久，未省人曾說穎烏。萬頃波濤驚客眼，始知中有穎川湖。二詩括盡題意，深得絕句體。

華陰員賢深、三遂詩話云，或傳富鄭公奉使遼國，虜使者云，早登雞子之峯，危如累卵。答曰，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又曰，酒如線因針乃見。富答曰，餅如月遇食則缺。詩話係錄本員乃南渡前人，辛巳歲偶於朋友處見之，所載富公之詩皆傑特不凡，因筆於此。

晁文元法藏碎金載詩一聯云，兩輪日月搬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達者之言也。不言何人作，余觀張世南宦遊紀聞，知爲蜀人焦夫子。搬字元作磨字。焦宋初人，忘其名，以博學教導後進，故世以夫子稱之。

陳亞，維揚人，仕至太常少卿。性好諧謔，嘗著藥名詩行於世。幼孤，育於舅家。舅姓李，爲醫工，人呼爲衙推。亞登第，人皆賀其舅。亞有詩云，張公喫酒李公醉，自古人言信有之。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

金陵半山寺，乃荊公舊宅，屋後有謝公墩，下臨深溝，上有古木。余嘗與濡峻諸公同遊。荊公舊有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他人欲隱括此意，非累數十言不可，而公以二十八字盡之，真得束廣就狹體。

荊公詩云，嫋嫋拂黍聲中日，淡淡春鉏影外天。拂黍黃鸝也，詩疏云，黍方熟時，鳴于桑間。春鉏鷺也，爾雅

云，取鷺之行步云。冰崖蕭立之秋日絕句云，野店聊爲一枕謀，五更歸夢入鄉愁。溪流清淺春鉏瘦，縱落荒涼絡緯秋。鉏二物而寓耕織意，亦一格。

荊公行青苗免役等法，引用一等小人，天下受其害，卒召六十年後靖康之禍。洪平齋有詩云，君臣一德盛熙寧，獻故趨新用六經。但怪饑圖來鄭俠，何期奏議出唐坰。掌中大地山河舞，舌底中原草木腥。養就禍胎身始去，依然鍾阜向人青。按國史，俠嘗從安石學，坰乃安石所薦，皆以新法不便攻之。此詩乃五十六字史論。近時李石山振龍題荊公定林菴一聯云，誰令此地成南渡，所謂伊人在此山。亦可傳。

荊公手種松在定林菴前，高標挺然。上從贊漢南豐曾景建詩云，氣進羣姦卒召戎，萌芽培養自熙豐。當時手植留遺愛，只有巖前十八公。此亦誅心之論。

西塘先生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父監江寧府稅，時先生就清涼寺讀書，不交人事，惟正旦至日一歸省親。時荊公以舍人居憂，聞而奇之。有楊驥者自鄱陽來學於荊公，公使依先生學。一夕大雪，先生讀書過夜半，寒甚，呼驥起飲酒，酣登樓觀雪賦詩，氣宇浩然。詩云，濃雪暴寒齋，寒齋豈怕哉。擁爐看聖卷，盡春逐酒瓶開。一酌招孔孟，再斟留賜回。醺酣入詩句，同上玉樓臺。他日驥歸，荊公語次誦先生詩，公嘆賞曰，眞好學者。累詰其所隨皆卷盡，春逐酒瓶開之句。先生將應舉，因贄所業謁荊公，公益稱獎。既而登進士甲科，年二十四，釋褐授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調光州法曹。熙寧間，監安上門。時天久不雨，河北陝西饑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饑民尤多。公繪而爲圖，且上書曰，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哉。疏言大旱及青苗免役等事，上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固乞避位，俠來幾下獄，竄汀州，又改英州。由是直聲聞天下。後年踰八十，以壽終於家。觀其妙年詠雪之作，其志趣已不凡。

待制周孟陽，海陵人。少游徑山賦詩，有地高多與風雲會，天近常爲日月鄰之句。人以爲遭遇英宗，符臨川何尚書異少時登高峯壇，有天近風稍濟，地高日難曉之句。林黃中侍郎見之，知其異日必貴且壽。余二十年前之杭，常登吳山，見一第宅桃符云，地高春易盛，天近福常多。亦以地高對天近，仿前人句法也。

晁文元老智餘書云，新鮮膾一筯，清醇酒一杯。習室能張翰，當時得意來。陳燦山玟題二陸祠云，廛暗香殘二陸祠，可憐嗣藝妙當時。聯鑣入洛成何事，一段渡涼鶴不知。合二詩而觀，則張陸禍福之幾，在知與不知耳。

陳聖俞介犖，嘉禾人。壓膺中登進士乙科，嘉祐四年中制科，宰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行青苗法，上書力詆時政，謫監南康軍酒稅。到官與劉太傅凝之日詩幢酬唱，以寫康廬泉石之勝，見於詩歌云，我騎牛，君莫笑，人間萬事從吾好。千金市骨駿馬來，乘肥大躍須年少。蒲爲鞭，草爲轡，探布山前松徑奧。看山聽水要行遲，轡縱驅慢不起。布袍葛帶烏接離，山家裝束不時宜。鞄槐注酒就君飲，阜祇貯書當角乘。我吟狂醉欲倒同，醉同吟白雲老。此老不可天下人，一住廬山三十春，聲如洪鐘目如電。

七十神光射人面。上牛下牛不要扶。合與山中作畫圖。汴州馬上廟何如。淤泥沒腹仍泥輔。夜半歸來人亦痛。天真爽氣百變集。衣食毛髮歸婁擊。爭如來騎牛。水光山色俱悠悠。此歌世爭傳之。後遇赦還鄉。絕意仕進。元豐中卒。葬於吾鄉南門外之淼漾。距城僅三里許。過者必式焉。

蘇東坡作定風波詞自序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公素會於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後十五年再過吳興。而五人者皆已亡。坡賦後六客詞。又有十五年來真一夢。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之句。蓋惜之也。坡祭令舉文云。一斥而不顧。遂至於斥。一斥而不復返。遂至於死。其哀觸惋屈又可想見。

李元膺秋晚早行詩云。霜侵駝褐曉寒輕。星斗闌干野外明。寂寞小橋和夢過。豆田深處草蟲鳴。近世皆當張武子亦有早行詩云。千山萬山星斗落。一聲兩聲鐘鼓濟。路入小橋和夢過。豆花深處草蟲鳴。末二句僅易三字。豈暗合耶。否則不無蹈襲之失。

蔡寬夫爲太學博士。和人治字韻詩云。先生萬古名何用。博士三十冗不治。見王直方詩話云。近時方爲山叢仲吟囊中亦有此聯。

李長吉集中有染絲上春機美人梳頭歌。婉麗精切。自成一家機軸。近世龔邑許介之集中。亦有染絲上春機美人對鏡歌。頗得長吉體製。染絲上春機云。錦江之水來蜀西。女紅染絲上春機。可憐欲織未織時。思君意緒如亂絲。亂絲尚可理。妾愁渺無際。寒窗軋軋千萬梭。斷魂隨梭歸來去。遊子醉花月。妾夢驚殘妝。寒螢只解趣機杼。爭奈情如刀劍傷。織成回紋詩。寄與白玉郎。願郎勿棄置。上有雙鴛鴦。戲著便鴛鴦。忍教孤妾守空房。美人對鏡歌云。天上雄雞啼一聲。人間萬雞相應鳴。美人紅顏尚未醒。鎖鏡金匙鸚鵡驚。鸚鵡從來巧言語。聲聒錦幃殘夢起。猛搴羅袖寫綠雲。步過妝臺趁梳洗。玉奩脫覆光燦人。洞房環曲猶曉春。不是濟空月飛入。如何中有姮娥身。軒轅古鏡今渾滅。揚州青銅徒寄絕。人非照錢鏡照人。鏡亦分明爲人說。嬌妍一鏡圓兩般。狐媚懷蠱心腹寒。閨中少女色莊麗。眉頰不妨終日看。

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湮沒無聞之嘆。峴山因是以傳。吾鄉亦有峴山。在南門外。距城三里而近。上有李適之窪樽。下有古剎一區。乙亥冬經兵火不存。東坡爲守時。嘗登此山詩云。苕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此山經東坡品題。亦因之而重。

吾鄉地瀕具區。故郡以湖名。蓋水心爲趙守希蒼作勝賞樓記。有四水會於霅溪。鏡波蕩漾等語。然直齋爲吳守子明記重建碧瀾堂亦云。鏡波蕩漾。萬頃空闊。以是觀之。則水晶宮之稱。非浪得也。環城數十里。彌望皆菰蒲菱荷。城中月河蓮花莊一帶亦然。余嘗愛楊廷秀過霅川大溪詩數語形容最佳。詩云。菰蒲際天青無邊。只堪瀟蕩不堪田。中有一溪元不遠。摺作三百六十灣。正如縠錦衣地上。玉龍盤屈於其間。味此詩。則霅之勝槩大略可見。

獨僧居簡號北礀。憶霅詩云。夢憶湖州舊樓臺。寢不如舟。從城裏過。人在水中居。閉戶防蟲蚊。開窗便釣

魚。魚沈猶有鴈。不寄一行書。前數句皆霅城景物。他鄉所無也。

賈收字耘老。霅之隱君子也。居城南。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耘老有詩集行於世。其家臨流扁水閣爲浮暉。沈蔚會宗賦天仙子詞咏其景。首句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是也。其後屢易主。南渡後胡仔仲任卜居城南。與其故址相近。賦一絕敘其事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蔚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盡屬苕溪翁。仲任乃待制號三山老人實本歟之稱溪。後家居於苕。仲任著叢話行於世。自號苕溪漁隱。又有漁隱圖賦詩其上。其居今亦不存。余嘗定壬戌冬得數椽於城南慈感渡側。詢之故老云。距賈公舊址不遠。因作五言八句云。卜居求靜處。喜傍碧溪灣。隔岸高低柳。當軒遠近山。天開圖畫久。人共水雲閒。聞說賈耘老。宿曾居此閒。鄉人多有和者。

東坡過皇恐灘。有山憶喜歡勞遠夢。灘名皇恐泣孤臣之句。蜀中有喜歡山。坡公借此以對。胡澹菴南遷行經皋道中。抵買愁村詩。北望長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村。（頒武元年六年奉擬氏。丑左邑。相經聞南越破。以爲南雄喜縣。）楊廷秀過瘦牛嶺詩云。平生豈願乘肥馬。臨老須教過瘦牛。二公效拔體。對俱的。余嘗冬夜宿緒墟打鐵山。有飲羔肖羹銷余恨。問驛姑投打鐵山之句。又泊奔牛閘。亦有一聯云。浮家小泊奔牛堰。遙信因思回鴈峯。仿諸老格也。

澹菴胡公以攻和議謫新州。守臣張棣窺附秦檜。告公嘗賦詞云。欲揮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語言不遜。再謫吉陽軍。余觀公集中有次羅長卿韻懷親詩云。天乎自是我非孝。世間豈有人無親。索居離念卜子夏。不死日飲抱膏春。少年忽作老翁老。故鄉何似新州新。安得君來同夜話。寒爐自撥紅麒麟。味詩起句。亦含諷意。不但賦詞也。

澹菴在謫所。因讀離騷。浩然有江湖之思。作瀟湘夜雨圖以寄興。自題一絕云。一片瀟湘落雁鳴。騷人千古帶愁看。不堪秋著楓林港。雨鬧燈深夜釣寒。時紹興丁卯七夕也。後一百三十五年辛巳。此冊歸之苕溪趙子昂。余得一觀。詩與畫俱清麗可愛。結字亦端勁。世但見其詩文。而不知其尤長於繪畫。可謂澹菴三絕。

山谷元豐間宰吉之太和。秩滿有晚登快閣詩云。癡兒了卻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絃已爲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此閣一經品題。名重天下。前後和者無慮數百篇。罕有傑出者。近世文溪李公昴英一絕云。賦詩江閣倚闌日。伸足城樓濯雨時。道順境殊同一快。先生筆力豈專詩。命意造語俱切。文溪自注云。山谷謫居宜州城樓。得熱疾。病中以簿濯足。迎稱快哉。未幾仙去。

趙德行賓退錄云。州縣率南面。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隱父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面。豈別有所本歟。余謂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則此二字人臣亦通用。

山谷別楊明叔詩云。皮毛剝落盡。惟有真實在。用藥山答石頭禪師語。但易府爲毛耳。戴式之小樓登覽詩云。皮毛剝落一真在。年紀侵尋百事非。上句亦用藥山語。

唐人詩云。蛇蝎性從生便毒。蕙幽根異死猶香。詩人玉屑許此一聯爲愛惜格。余觀戴式之京都懷徐淵子直院詩一聯云。菊花到死猶堪惜。秋葉雖紅不耐看。亦此體也。

梅花丈人行。柳色少年時。戴式之詩也。上句用唐子西二月見梅詩云。祇今已是丈人行。肯與年少爭春風。下句用南史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用事亦一的對。

南史、宋文化及傳。校尉令狐行達。注令離呈反。姓也。畢萬之後國語晉大夫令狐文子。令狐爲複姓。令係平聲。戴式之思歸詩云。未有人供令狐米。欲從鬼借尉遲錢。是以令爲去聲矣。

奪胎換骨之法。詩家有之。須善融化。則不見蹈襲之迹。陸魯望詩云。溪山自是清涼國。松竹合封蕭灑侯。戴式之贈葉竹山詩云。山中便是清涼國。門下合封蕭灑侯。王性之詩云。雲氣與山爲態度。月華借水作精神。式之舟中詩云。雲爲山態度。水借月精神。如此下語。則成蹈襲。李淑詩苑云。詩有三偷。語最是鈍賊。學詩者不可不戒。

范文正公寄林處士詩云。片心高與月徘徊。豈爲千金下釣臺。猶笑白雲多事在。等閑爲雨出山來。僧顯萬詩云。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雲去逐行雨。回頭卻羨老僧閑。二詩寫出山林眞趣。

七言律詩有上三下四格。謂之折腰句。白樂天守吳門日答客問杭州詩云。大屋簷多裝鴈齒。小航船亦畫龍頭。歐陽公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到溪橋。盧贊元雨詩。想行客過溪橋滑。免老農憂麥隴乾。劉後村衛生詩云。梁下蓄宜爲枕睡。試來嘗可入茶條。劉琴詩云。出山雲各行其志。近水梅先得我心。皆此格。

詩人喜用全語。東坡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近世王才臣詩云。歸去來兮。覺今是。不知我者謂何求。鄉人方君遇詩云。是有命焉非偉致。不知我者謂何求。方秋崖送客水月園詩云。翁之樂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潘偉詩云。逝者如斯未嘗往。後之視昔亦猶今。下語皆渾然天成。然非詩之正體。

毛友龍、達可、未第時。其內子寄以詩云。剔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鴈寄天隅。經年未報干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達可三薦人後去龍字。止名友。政和間由禮部出守鄉郡。有爛柯集行於世。

毛聖、平仲、題弔子陵釣臺云。先生高隱事如何。豈謂功名不足多。知道故人能辦事。一竿贏得釣清波。或云古今題釣臺者。固多膾炙人口。此獨得先生之心。後世惟陳希夷似之。余嘗見潘庭堅題希夷睡圖云。爽馬營中紫氣高。屬豬人已著黃袍。（太祖丁亥天成二年生。）遐回天下都無事。可是山中睡得牢。合二詩而觀之。則子陵希夷心事可以知其梗槩。

苕溪漁隱有溪邊短短長長柳之句。後山詩云。短短長長柳。三三五五層。又後山詩注云。唐王建詩。長長南山松。短短北澗楊。前輩詩字字有來歷。楊時可梅詩云。初無波波爭春意。自是羣花不肯開。僧居簡柳詩云。初無惱亂東風意。自是東風惱亂他。二詩皆有新意。

信州弋陽縣西有大石岐首名丫頭巖。或題云。何不梳妝便嫁休。長教人喚作丫頭。欠兩句。後施逢樹之

云。只因未有良媒在。直至如今萬萬秋。建安人太學第四人登第。後從范汝爲之亂。范敗。竄入北界。易名宜生。狀元及第。仕至禮部尚書。復以出疆漏語被誅。

忠愍李公若水。字清卿。洛州人。靖康間爲吏部侍郎。扈從欽宗至金人軍營。抗節不屈而死。余嘗見其集中有都下寓懷詩一聯云。報主有心期向日。致身無路手捫天。又有七言八句云。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微。功名誤我等雲過。歲月驚人還雪飛。每事恐遺千古笑。此生甘與衆人違。艱難猶有君親念。血淚斑斑滿客衣。觀其平日言志之作。氣節可知矣。

曾褒父作蔡女行并序云。靖康間有女子爲金人所掠。自稱秦學士女。在道中題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讀之者淒然。余少時嘗欲紀其事。因循數十年。不克爲之。壬辰歲九月。因讀蔡琰胡笳十八拍。慨然有感於心。乃爲之追賦其事。號蔡女行云。妾家世居淮海。郎能聲名傳海內。自從貶死古藤州。門戶凋零三十載。可憐生長深閨裏。耳擩目染知文字。亦嘗強學謝娘詩。未敢女子稱博士。年長以來逢世亂。黃頭鮮卑來入漢。妾身亦復墮兵間。往事不堪回首看。飄然一身逐胡兒。被驅不異犬與雞。奔馳萬里向沙漠。天長地久無還期。北風蕭蕭易水寒。雪花席地經燕山。千杯胡酒安能醉。一曲琵琶不忍彈。吞聲飲恨從羈旅。偶然信口題詩句。眼前有路可還鄉。馬上無人容我去。詩成吟罷只茫然。豈意漢地能流傳。當時情緒亦可想。至今聞者猶悲酸。昔中郎有女子。亦陷虜中垂一紀。暮年不料逢阿瞞。厚幣贖之歸故里。惜哉此女不得如。終身老死留穹廬。空餘詩語傳悽惻。不減胡笳十八拍。蔡女一行。直甚淒楚。曾詩一篇。辭甚感愴。皆可傳也。

蒼山、曾原一、子實、贛人。七歲時賦楊妃襪詩云。萬騎西行駐馬嵬。淩波曾此墮香埃。誰知一掬香羅小。踏轉開元宇宙來。造語警拔。寓意精深。殊不類幼稚者。又有題蔡琰別胡圖云。向來曾讀胡笳曲。千言萬語恨不足。今日重看離別圖。琰也斂袂雙眉蹙。手攜二兒獨道啼。兒也悽悽雙牽衣。胡奴酣東漢邊別。漢使駐馬愁雲低。當初入胡憶鄉國。此日歸漢胡地憶。知渠憶別還爲誰。二雛迢迢天地隔。人生離別悲難勝。況乃母子那無情。重重氈帳夜深深。誰知別淚今猶盈。君不見、臂斷兒啼山店夜。世間此事無人畫。全篇甚有思致。末用五代史事尤佳。

陳東、少陽、京口人。宣和靖康間爲太學生。上書攻蔡六賊。天子嘉其忠。命之以官。弗受。建炎中興。以直言召至行在所。未得見。又三上書。首排柄國之臣。謂不足共大事。汪伯彥、黃潛善怒之。力請誅殛。遂身首東市。後天子感悟。追贈京秩。紹興四年。再贈朝奉郎秘閣修撰。仍官其子弟錫之上田。以恤其家。東少負氣節。有憤世嫉邪之志。在太學時。嘗因大雪與同舍生飲。初筵齋酒酣。約聯句爲樂。公獨爲古詩一篇曰。飛廉強捉朔風起。朔雪隨風滿中土。雪花着地不肯消。萬億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嘆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摭傳說聞達太上家。地上賤臣無言責。私憂過去如杞國。遇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訴風伯。天公儻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閉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囚下酆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蕩蕩。東方出日還照爍。坐令和氣生人寰。又爲律詩三十韻。有山居遁跡沒乾坤若

歡叢已成堆積勢還收掃除功之句皆有深意被收之日視死如歸則東之志操在此詩見之矣

曾茶山訪戴云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並明時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來子儀亦有詩云四山搖玉祖光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使過門先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子儀實祖茶山之意近時大山賦山則詩云訪戴何如莫訪休清談生息晉風流渡江一棹無人識多畫王猷刻雪舟運意高妙其能發前人之未發

沈作喆字明遠吳興人守約丞相之姪自號寓山登紹興進士第嘗爲江右漕屬作哀扇工詩擬怨洪帥魏道弼排深文劾之坐奪三官其後從人使虜南轅韓無咎進之詩曰但如王粲賦從軍莫寫班姬詠團扇有旨哉洪有士子與寓山往來相歎洽一日清晨來訪寓山猶在寢遂徑造書室翻篋中紙詩稿在焉由是達魏之路陳府齋吳興氏族志云哀扇工詩諷而非詈之者罪也其詩不傳

王公袞吉老會稽山陰人紹興甲戌登進士第仕至左司郎中盜劫其母墓獄成盜不死吉老手殺之歸州自言兄宣子請納所居官以贖其罪時梅溪王公十朋爲贊鼎賦詩以美之云臣子大節孝與忠父母仇讎天下同賢哉會稽王孝子皎慨有古烈士風松楸一夕盜破冢觀獲鼠輩聞之公有司守法貸其命孝子銜恨無終窮誰謂書生膽如許親若屠羅中甚武手斬凶人提髑髏請死伸冤詣公府君不見齊襄內行世所羞春秋賢之緣復讎又不見子胥鞭屍報父怨太史爲之作佳傳君今枕戈志已伸更須移孝爲忠臣他年嘗作傳介子督斬樓蘭雪國恥詩紀其實也宣子名佐以南省高選奉廷對魁天下紹興間因不附秦檜而斥淳熙中平洲寇有功天子嘉之官至八座吉老風節亦如是其王氏之二難歟

梅磵詩話卷中

吳興韋安居著

紹興末曾茶山卜居於越得禹跡寺東偏客舍十許間居之手種竹盈庭日讀書賦詩其中公平生清約不營尺寸之產所至寓僧舍蕭然不蔽風雨公詩有曰手自栽培千箇竹身常枕藉一牀書蓋寓居時所賦也公年雖高吟詠猶不廢甫田紹仲白讀公詩集有詩云茶山八十二癯仙千首新詩手自編吟到轆轤因避寇貴登從從只栖禪新於月出初三夜淡比羯鼓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祖燈傳蓋山陰陸務觀實從公學詩陸有劍南集行於世故末及之

陸放翁名游字務觀觀字係去聲誠云其母夢秦少游至而寤遂生放翁因以其字命名而名爲字後村詩話載史相力爲放翁賜第其去國自是臺評王鼎文乃云直翁未了平生畢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詩笑云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作平聲押了近時方蒙仲有寄題劉後村文稿數首內一絕云昔聞秦七與黃九後有劬安與務觀觀字亦作平聲想後村見之亦發一笑

放翁送仲高兄宮學秩滿赴行在詩云兄去游東閣才堪直北扉莫憂持橐晚姑記乞身歸道義無今古功名有是非臨分出苦語不敢計從違其兄不悅後放翁入朝仲高亦用此詩送行只改兄作弟字臨分出苦語之句見東坡詩

放翁老學菴筆記載孫策傳張津嘗著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幞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

爲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謬尤甚。按江表傳。孫策欲斬道士于吉。諸將揖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蒙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放翁以東坡增一蒙字爲誤。特未詳覽江表傳耳。

趙元鎮丞相雨夜不寐詩云。西風吹雨夜蕭蕭。冷燼殘香共寂寥。要作秋江蓬底睡。正宜窗外有芭蕉。歐陽寓菴詩云。蓬窗臥聽瀟瀟雨。卻似蕉窗夜半聲。一蕉窗如在舟中。一舟中如在蕉窗。詩家意思無盡藏。特因所感而發耳。

鑑湖夢日亭。即王敦夢日環其城。晉明帝微服往覘之地也。合四十年前。嘗於親友處見一碑刻本。詩云。樓船犀甲下荊州。蜂目將軍住碧油。虎帳覺來驚日墮。龍媒嘶去逐星流。荒萌問鼎終何在。計落遺權始可羞。幽草亂花荒故壘。無人能作晉春秋。詩律高古。惜忘其名氏云。

昔有題虎丘真娘墓詩云。虎丘山下冢纍纍。舉目松楸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留詩。呂成公登八詠樓有感云。仲舒僞事無人記。家令風流一世傾。天下何曾識真贗。古來幾許尚虛名。呂自註云。王仲舒守婺。有異政。齋冰崖琵琶亭。詩云。魯男子事無人記。此地琵琶更結亭。獨倚闌干成一笑。晚風低雁落寒汀。三詩皆有意味。

葉石林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見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籧篨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邱。意極喜。不審名氏。問寺僧云。吳縣寇主簿國寶所作。今宦滿去矣。歸而問之吳下士夫云。寇從陳無己學。蓋與余同年榜下。未嘗往來。此石林詩話所載也。余考之登科記。石林乃何昌言榜登科。寇乃元符三年李釜榜下。石林謂與之同年何耶。

永嘉潘檉。字德久。號轉庵。水心先生序其詩集。言德久十五六時。詩律已就。永嘉言詩。皆本德久。贈番陽文。得古人深處。舉進士不中第。用父賞授右職。爲閤門舍人。題釣臺一聯云。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臥林丘。爲人傳誦。嘗從使節出疆。有北征往來所賦。上黨山寺一首云。棗花開處認遺基。荒屋殘僧未忍離。寺付丙丁應有數。岸分南北最堪悲。金鈴增上如相語。鐵佛風前亦斂眉。野匠不知行客意。競磨濃墨打頑碑。或未喻金鈴增上如相語之句。余按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當捉得曜。勒遂擒曜。德久用此事。不無深意。

王沂公梅詩有雪中未問調羹事。只向百花頭上開之句。識者知其必爲宰相狀元。梁鄭公克家未第時。爲潮州揭陽宰館客。寓縣治東齋。齋前有梅一株。忽於九月中盛開。嶺外梅著花固早於江浙。閒然必至冬方有之。邑人殊以爲異。時紹興二十八年也。邑士多賦詩。往往皆諂合君。梁公亦賦一絕云。老菊枯殘九月霜。誰將先煖入東堂。不因造物於人厚。肯放南枝特地香。九鼎燮調端有待。百花羞澀敢言芳。君來冰玉輝相映。好取龍吟播樂章。語意不凡。與沂公所作頗相類。明年遂泉州中解試首選。又明

年。廷對魁天下。孝宗朝拜相。

沈持要。樞吾鄉鄞南人。官至太子詹事。孝宗朝以論事不合。謫筠州。數年後放還田里。持要生日。鄉曲親戚及邑官多有獻詩詞爲壽者。獨邑尉潘君方一詩。最蒙稱獎。詩云。昔年單騎上筠州。覓得雙蛾伴遠遊。去日但知供夜直。歸時猶未識春愁。緣人尚有香囊恨。道士猶懷燒藥羞。鐵石心腸長壽藥。不風流處卻風流。蓋持要貶謫上道時。媵鬟遂以從往。歸日遣之還家。仍處女也。潘尉用此事甚切。

宋太祖命諸將征江南。大將曹彬與諸將約。城破之日。誓不妄殺一人。載在史冊可考也。嘗觀曾景建金陵百詠樂官山詩序云。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樂人大慟。殺之。瘞此山。因得名。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戮緣家國。愧死南歸結綬人。以山名詩意觀之。豈果不妄殺耶。

平園周益公在翰苑時。天台徐淵子似道投詩云。翰林帳下飲羊羔。客子騎驢渡灞橋。其似盤龍笑粹蛾。藏山負眾各逍遙。後淵子仕亦至翰林直院。

詩人嘲風詠月。不過以文章自娛戲耳。楊廷秀嘲風伯詩云。峭壁呀呀虎擘口。惡灘洶洶雷出吼。泝流更著打頭風。如撐鐵船上牛斗。風伯勸汝一杯酒。何須惡劇驚詩叟。端能爲我霽威否。岸柳掉頭荻搖手。

鄉人曾巢。林齋景思。紹淳間前輩。後居天台。少從侍郎徐敦立度遊。立得句法於魏昌世衍。實後山陳公嫡派也。梁溪尤公延之序其詩。言景思嘗戰初不鍛鍊。而落筆立就。渾然天成。無一語蹈襲。如柔櫓晚潮上。寒燈深樹中。汲水延晚花。推牕數新竹。中夜船篷喧。誰家海船上。唐人之精於詩者不是過。楊公廷秀亦云。景思之詩似唐人。尤楊二公少所許可。其論景思詩如出一口。非溢美也。近世三衢鄭景龍編宋百家詩續選。謂景思詩高處不止似唐人。且摘出翠花飛盡楊花飛。楊花飛盡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謂其超出詩人準繩之外。亦非虛語。

紹興辛巳之冬。金主亮傾國入寇。如林之族充塞淮甸。封子橋之戰。大將王權先遁。統領姚興獨以所部四百騎當虜六十萬。自辰至午。凡十戰。殺數百人。虜相謂曰。使更數人如此。吾輩何可當。權不遣一卒援。部將戴皐亦玩寇不救。興竟沒於陣。朝廷憫其忠厚。加恤典。諡以忠毅。立廟淮甸。迄今血食橘園林宋偉力叟題四絕於廟。其一云。赤心許國自平時。見敵捐軀更不疑。卻忌單傳皆遁走。同時死難只胥釋。注云。胥釋乃姚馬名。每親飼之。若通其語言。時取斗酒投大盆中。與馬同飲曰。吾與汝同力報國。能與馬同死。其二云。農父犂田出寶刀。銅花稜血冷侵毛。神鋒凜凜衝星斗。未許豐城劍氣高。注云。耕者得姚所用大刀。重六十斤。其三云。歲歲蒸嘗九月期。西風笳鼓萬人悲。山邊走馬神旗閃。遙望君侯渡下來。注云。軍民每當重九侯生日。集祠下祭酹。往往見飛騎來過山前。太尉來降。其四云。兩日迎行宿戰場。卻來祠下謁堂堂。偷生諸將今何在。萬古英靈獨耿光。林詩載於黃柔升所編六義。余嘉其忠節。表而出之。

嘉熙間。高沙卒榮全據城叛。郡守馬公光祖開變逃匿。僞以身免。有督吏毛惜惜者。全召之佐酒。惜惜怒之曰。汝本朝廷健兒。何敢反耶。惟有死耳。不能爲反賊行酒。全以刀裂其口。立命梏之。罵至死不絕聲。

時潁川陳璣一在城中目擊其事作詩有食祿爲臣無國士捐身爲賊有官奴之句三山潘庭堅聞之謂天壤間有如此奇特事亦有詩云恨無匕首學秦女向使婁姬與杲卿見潘岳吟哀余謂自周南之詩爲女婦者備不知彤管之爲何物曠二三百年得一人史氏必謹志之曰烈女今毛惜惜出於妓籍中耳目見聞無非淫褻之事非有則範取以自閑也一旦叱賊叛卒至死不絕聲視古烈女無少愧可不謂之難得乎一時詩人皆壯此婦之節見之歌詠亦以有關於世教故也

陳起宗之杭州人鬻書以自給刊唐宋以來諸家詩頗詳備亦有芸居吟稾板行芸居其自號也集中有夜過西湖詩一絕云鶴巢猶挂三更月漁板驚回一片鷗吟得詩成無筆寫醮他春水畫船頭語意殊不庸腐

曾景建金陵百詠決囚燈詩云五辟三覆始施刑明滅蘭膏世足憑可惜當年殺嚴續無人爲益決囚燈序云後主聽死囚然佛燈決之囚家賂左右竊益膏油輒得不死按五代史南唐世家載鍾謨素善李德明說事使歸而聞德明由宋齊丘等見殺欲報其冤未能發陳覺齊丘黨也與景相嚴續素有隙覺嘗奉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者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謀因謝使於周以驗其事景已割地稱臣乃使謨入朝謝罪言不割地者非續謀願赦之世宗大驚曰續能爲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言覺姦詐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丘坐覺黨與放還青陽賜死又胡致堂讀史管見云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未聞名指忠直諭使勿殺如世宗於嚴續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者乎以是觀之則後主未嘗殺續也景建何所據耶

百詠中蔣帝廟詩有鬭楮溢說榮枯定青骨猶當厭至尊之句人多不解青骨二字偶閱海錄碎事載後漢末蔣子文嘗爲秣陵尉自謂青骨死當爲神後因鬭墜吳主爲立祠鍾山下因改山爲蔣山後累封爲帝始知二字本此

葉廷珪紹興間嘗爲兵部郎中泉南太守所編海錄碎事河陽傅安道爲之序謂此書乃葉公博極羣書搜其機要廣錄而備用之且稱其翠泉軒詩云不是琴書生妙指只緣流水似流泉無名木詩云人休清樾摩挲認鳥宿高枝睥睨看魚於唐人詩中殆不能辨同時朱喬年嘗喜稱之葉公詩集余未之見嘗鼎一臠可知已

後漢建武中北海甄宇徵博士臘日賜羊人一頭大小肥瘦不等衆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恥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後名聞瘦羊博士所在近世蘇小山秦來仕於朝臘祭謁告詩云官卑豈顧乘肥馬食儉惟知取瘦羊下句正用此事瘦羊對肥馬亦的

劉冰崖立之詠秦詩云燔經初意欲民愚民果俱愚國未墟無奈有人愚不得夜思黃石讀兵書疑冢詩曰安排死去千年恨剗盡生前一寸心安得此心如此冢不教人識至如今兩詩俱有新意

劉汛之題秦紀詩云築了聯聲萬里城春風弦管醉中聽凄涼六籍寒灰裏宿得咸陽火一星蕭舜咨讀周勃傳詩云軍門一入仗天戈便合麾軍作漢歌太尉開頭饒失事六軍右袒合如何二詩皆不苟作

潘庭堅昉三山人端平乙未與三人登科詩筆飄逸不凡嘗賦寫梅林信夫詩云畫馬移須入馬腹寫梅安得不爲梅他生我願爲孤竹清淺溪頭伴子開起句用法雲秀老責李伯時畫馬事末句願爲孤竹伴梅開於清淺溪頭語意皆灑落可喜

洪平齋題陶靖節祠云雨引莓苔上短垣流泉無意自涓涓不如歸去來兮好百世聞風只杜鵑李雪林賦杜鵑詩云血濺成花不自歸銜愁猶泣在天涯秋聲更比春聲苦除卻淵明勸得誰李詩視平齋意

鄭安晚丞相未貴時賦冬瓜詩云翦翦黃花秋後春霜皮露葉護長生生來籠統君休笑腹內能容數百人宰相器量已於此詩見之

安晚當國時一日退朝後諸公造見延之　時適秋晚見一葉墜於金魚池中風吹不定因命諸公賦詩其間律絕古體皆有之多不愜其意獨華谷嚴粲坦叔止得一句云風池行落葉安晚再三稱賞亦日有中舍之除余得之盱江吳淡允文

紹定間江右寇作撫盱吉贛諸邑多被焚蕩嚴坦叔兵火後還家詩云萬屋燒殘餘墻身還家何處訪情親舊時巷陌今難認卻問移新來住人此等景象經亂離者方知之

趙紫芝天樂呈翁徐二友詩云中夜清寒入縕袍一杯山茗當香醪窗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如毛看來擬約蕭閑伴同上天台看海濤全篇有蕭散自適之趣第三句尤佳惠崇池上詩云禽還自動竹亦此意蓋霜落則禽寒寒則翻身寫物之妙可見矣

蕭大山贈陸冰詩八句純用陸姓事詩云標格眞清拔霜每蹈新眇世神傳茶分鴻漸甌中味菊愛龜蒙賦裏香雨積玉多知學飽雲裝金少爲貪忙向來笑疾難將在老鍊空多士卷方與東坡贈張子野詩頗相類鴻漸對龜蒙尤的

後村詩話載李似之侍郎詩云老子因何一念差肯將簪紱換袈裟蓋公爲侍從晚年有袈裟之羨其說信之余觀夷堅甲志載李子約撰生六子長彌性次彌倫彌大皆預鄉貢末第子約議更其名以須中禮部乃得易先改第四子彌遠曰正路正路年十六入太學夢神告曰李秀才君已及第出別紙圖三寸許上有彌遜二字以示之李曰我舊名彌遠今名正路是非我其人曰是與郎君也辨論久之方寤頗以爲喜懼其父嚴毅未敢白以告母柳夫人夫人爲言之遂命名彌遜而以似之爲字後數年試上舍畢歸侍旁報榜者一人先至云已魁多士索其榜無有但探懷中取片紙上書李彌遜三字方疑未信似之云五年前所夢豈非今日事乎紙之廣狹字之大小無不同者但夢中不著姓未必可信已而果然又丁志載似之爲臨川守以父忌日往疎山寺設僧供與長老行滿共飯滿年八十餘矣飯且竟熟視公曰公乃遜老乎李不應左右皆愕又曰此老僧同門兄也名上下二字皆與公同自開公出守因已疑之令日察公言笑動作不見少異公其後身復何疑李扣以何年終則元祐戊辰李初生之年也李亦感異還家揭燕寢曰小雲堂而賦詩云老子當年一念差肯將簪紱換袈裟同宗尚有滿兄在異世猶將遜老誇結習未能忘其舞因緣那得見拈花卻尋淨土尋來路淡薄如今居士家李初

命名。固得於夢兆。今以其全篇觀之。則作爲遜老後身決矣。後村贈公詩有製裟之譏。人不之信。特未詳閱夷堅志前後所載耳。

東坡詩注云。有一貧士。家惟一甕。夜則守之以寢。一夕心自惟念。苟得富貴。當以錢若干營田宅。蓄聲妓。而高車大蓋。無不備。往來於懷。不覺懽適起舞。遂踏破甕。故今俗間指妄想者爲甕算。又詩序云。劉幾仲餞飲東坡。中觴聞笙簫聲。若在雲霄間。抑揚往返。粗中音節。徐察之。出於雙瓶。水火相得。自然吟嘯。食頃乃已。作瓶笙詩記之。劉後村卽事詩一聯云。辛苦謀身無甕算。殷勤娛耳有瓶笙。以甕算對瓶笙。甚的。

劉後村綠珠詩云。畏死仕新室。輕生謝季倫。縲紲投閣者。大愧墜樓人。蓋汛之譏晉史。詩云。金谷樓頭覷若無。此身斷不負齊奴。可憐司馬家兒婦。正喜劉郞是丈夫。二詩褒貶皆當。

劉卞加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甕碎。家人更讓之。神色自若曰。俟釘鉸者來。當全之。復譙其妄。曰人破尚可修。矧甕耶。釘鉸者至。料理如新。自是築環堵於家之後。閉不出不語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敕郡縣津致。閑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尙先生。後村七十四吟云。生憎族老封高尙。死喜先賢諡醉吟。上句用卞加事。下句自注云。有司議樂天諡。宣宗曰。醉吟先生足矣。

後村有訪梅詩數絕。首篇云。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幷柳。卻被梅花累十年。蓋後村落梅詩云。一片能教一斷腸。可堪平砌更堆牆。飄如仙客來過嶺。墜似騷人去赴湘。亂點莓苔多莫數。偶粘衣袖久猶香。東君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好事者箋注其詩以媚嘉定柄臣。由此閑廢十年。

東南之俗。以養鵓鴿爲樂。而杭猶甚。紹興中有賦詩者曰。鐵勒金絨似錦鋪。萃收朝放費工夫。爭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時徽、欽二帝蒙塵朔漠故也。後村跋宣和殿畫鴿詩云。莫看宣和鴿。孤臣淚滿紳。紙精毫髮到。地禁羽毛嬌。蟲網丹青剝。胡沙鹵簿遙。不知上林鴈。偷信報前朝。

梅溪王十朋。隆興間出守某郡。宴七邑宰。賦詩云。九重宵旰愛民深。令尹宜懷撫字心。今日黃堂一杯酒。殷勤端爲庶民斟。西山眞公德秀。嘉定間帥長沙。開藩之初。會十二邑宰。亦賦詩云。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邦祇是唐時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潭一杯酒。直須散作十分春。二公所作。眞情懇切。足以動人之良心。

朱自遜明父。西園之子。自適、自遜。皆其昆季。嘗作看梅詩云。山鳥寂不鳴。霜露沾衣裳。欲折意不忍。徘徊以彷徨。是花寒不芳。此花寒獨香。又感興云。舊葉甫辭柯。新葉已萌孽。頭白不再玄。春風吹亦脫。旨味悠長。殊有古意。

壺山宋謙父。弁。詩云。苦無根蒂逐波流。風約纔稀雨復稠。漫說楊花能似此。是他種子已輕浮。蚊詩云。朋比趨炎態度輕。纖人口給慣憎人。雖然暗裏能鑽刺。貪不知幾竟殺身。蛾飛赴燈。蛾詩云。前身向火

乞兒糴。炙手揺門鏖叟肥。今日趙炎猶未歇。不知老眼已昏花。三詩皆不專詠物。

杜小山耒。嘗問句法於趙紫芝。答之云。但能飽喫梅花數斗。胸次玲瓏。自能作詩。戴石屏云。雖一時戲語。亦可傳也。余觀劉小山詩云。小窗細嚼梅花蕊。吐出新詩字字香。樂子逵詩云。飽啖梅花香透脾。亦此意。

漫塘先生劉宰平國。金壇人。嘉定閒屢召不起。士論高之。嘗有題荊公遊半山圖云。歸來心自平。蹇驢踏秋風。舉鞭問對奴。何如浣花翁。遺劣幾高松。風來自相語。桃李今何之。歲寒吾與汝。起句佳意有含蓄。末託興亦深。

退齋孔應得德夫。先聖五十二代孫。辛丑臨雍賜第。主吉之太和簿。秩滿歸寓里。柯山槐城王　國用送行一聯云。攜取鶴歸清獻里。載將書入仲尼家。用事甚切。

永嘉徐照題子陵釣臺詩云。梅福神仙者。新知是婦翁。王實齋詩云。梅公先　殿公埒。出處同時道不同。吳市尙猶輕一尉。羊裘何必議三公。子陵爲梅公壻。傳記所不載。意二詩必有所本。

嘉禾錢樵隱豐。紹定戊子宰吉之太和。是歲邑士上春官者凡三十有六人。宰勸駕賦詩。有三十六鱗隨浪化。數千百載遇龍飛之句。人以爲期待士子之厚。己丑龍飛臨軒策士。邑之擢第者十有一人。袁文精賦冠南宮。與兄樵同登。一時衣冠盛事也。

趙晉倫季思。京口多景樓詩云。壯觀東南二百州。景於多處更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北府如今惟有酒。中原在望忍登樓。西風戰艦今何在。且辦年年使客舟。全篇雄拔。江湖間多稱之。或以爲劉改之詩誤矣。

劉改之有代歐陽丞上平章韓侂胄兩絕云。當年歐富與韓范。戮力同心佐漢庭。今日故家誰似舊。醉翁之後獨凋零。玉立堂堂社稷臣。人言忠獻是前身。三生畫錦堂前夢。莫忘當年作記人。大爲韓侂胄稱賞。龍洲集中不載。鄉人曾倅持聘爲通州靜海宰。與郡博士施其姓者皆好吟。劉改之有詩與二公云。茅葦連天昨已非。二年重到幾偶悲。庄宮倘有肩吾在。花縣猶存子建知。鄭溷南飛三繞樹。淒涼北望四愁詩。東風若不均披拂。鷹鷂然又斷碑。改之詩多豪放。此篇必晚年所作。其氣索甚。集中亦不載。

山陰許景迂。舊名閎。其先京口人。癸丑陳亮榜登科。有對雪吟稿行於世。五言一聯云。野店晝關戶。寒船緣纜篙。頗近唐人。

菊礀高九萬。賦思陵御製墨本詩云。淡黃越紙打殘碑。盡是先皇御賜詩。白髮內人和淚讀。爲曾親見寫詩時。余甲戌歲謁宜三衢。同僚遊爛柯山集仙觀。有郎單十絕句。內一首。觀寧宗御書畫扇云。寶中寶扇久珍藏。上有寧皇御筆書。因記小臣生聖世。爲觀奎璧重欷歔。做此體也。

建安魏醇父慶之。號菊莊。有吟稿行於世。所著詩人玉屑。編類精密。諸公多稱之。壺山宋夢璧子蒼。與之同里。咸淳初年。除侍鉛山丞。闕。館寓吾鄉秀邸。與余唱和。詩筒往來不輟。相得歡甚。丁卯春自宮還建。余賦沁園春詞送其行。及以詩寄菊莊云。一莊純種菊。此地著詩仙。再世陶元亮。三生魏仲先。髮英知

正味飲水得長年。每見君吟稿。予懷亦洒然。戊辰初春華山自宵次貽書及寄菊莊和篇來。其中一聯云。今宵方對月。何日結忘年。殊有意味。今轉盼十五年矣。閒雲山、菊莊、墓木皆已合抱。追思故交。爲之愴然。菊莊與玉林黃叔暘友善。有過玉林詩云。一步離家是出塵。幾重山色幾重雲。沙溪清淺橋邊路。折得梅花又見君。亦有新意。

葛天民春懷詩云。夜雨漲波高一尺。失卻樵衣平正石。明朝水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意在言外。又有因栽白扁豆。欲當紫蘭參一聯。屬對亦工。

愛山盛淵高。舊居杭之西湖。自稱爲寶王苗裔。寶祐間。三山王必張拭韶、字長與。號夷齋。往見之。王以詩贈翁一聯云。派傳桂子天香句。家住梅花月影間。道得甚切。

雕軒王邁實之。莆陽人。嘉定丁丑吳潛榜第四人登第。立朝敢言。嫉惡尤甚。集中有嘲輕薄子詩。曲盡其情狀。詩云。覆雨翻雲奈爾何。胸中所得亦無多。貌輕匹似鵝沾葉。量淺渾如鼠飲河。賣友卑中偏下石。叛師室裏忍操戈。正緣才小不聞道。難入淵騫德行科。

霜江處孤畢申之。廬山道中詩云。粉黃蛺蝶繞疎籬。山崦人家挂酒旗。細雨嫩寒衫袞薄。客中知是菊花時。語意清新。頗能模寫村居景趣。

士之遁世者。以山深林密爲樂。林和靖詩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橋畔。獨樹爲橋小結廬。近世葉靖逸西湖秋晚詩云。愛山不買城中地。畏客長撐屋後船。荷葉無多秋事晚。又同鷗鷺過殘年。亦頗得野趣。

劉敏求、字好古。吉之太和人。博物洽聞。尤長於詩。累舉不第。有題滕王閣詩。江西人士多稱之。詩云。閣中環珮知何處。遊子再遊春欲暮。落紅樹柳搖風。疑是當年舊歌舞。古來興廢君莫嗟。君看紅日西山斜。西山不改舊顏色。換盡行人吟鬢華。或謂西山不改舊顏色。亦假獲不第之讖。

力菴朱正中。洛陽橋觀水詩云。點點風帆底處還。似無似有海門山。白鷗卻怕潮頭惡。閑臥汀花野草閒。末句頗有靜退意。

江陵乃春申君黃歇舊封。君山浮遠堂。瞰江對淮。爲一郡勝境。李鶴田琪一聯云。此水自當兵十萬。昔人曾有客三千。人多稱誦。

紹定辛卯臨安大火。九廟俱燬。獨丞相史彌遠賜第以殿司軍救護而存。洪平齋哭都城火詩云。九月丙戌夜未中。祝融涎燄連天紅。層樓傑觀舞燄裏。綺峯繡陌奔燭龍。始從李博士橋起。三面分風十五里。崩摧洶洶海潮翻。填咽紛紛釜魚死。開禧回祿前未聞。今更五分多二分。大塗小撤禁不諱。拱手坐視連宵焚。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末意規諷。時宰甚切。聞之者足以戒。

葉靖逸九日詩云。秋風吹客客思家。破帽從渠自在斜。腸斷故鄉歸未得。借人籬落看黃花。趙愚齋客中清明詩云。紅廢爲帽寄他鄉。欲語春愁怕斷腸。惆悵清明歸未得。借人門戶插垂楊。二詩同一機軸。

留耕、王伯大幼學。守臨江日。石屏戴復古往訪之。留耕贈一絕云。詩老相過鬢已星。吟魂未減昔年清。撑壺不著人間語。盡把梅花巧琢成。或謂梅花亦人間物。二字似未穩。留耕以爲然。遂改作塵埃云

省題詩自成一家。機軸非他詩比。葛常之韻語陽秋。蓋嘗言之。然騷人墨客。雖從事於時文。至作省詩。亦不爲格律所縛。楊廷秀序訓蒙省詩亦曰。以騷人之情性。寓舉子之刀尺。異名言也。余觀紹定戊子科括蒼秋試。出賞月延秋桂詩。舉子朱光破云。咏與桂相投。延之桂亦留。賞渠今夜月。了我此生秋。結云不須尋碎折。和鑑抱歸休。下語奇偶。考官爲之擊節。是年取解。次年龍飛榜擢第。

蜀人劉楊齋震孫。嘉熙閒由宰掾守普州。閬桃符云。坡仙舊有棠陰在。蜀客新從花底來。殊不泛。余嘗居書之城南。咸淳丁卯歲題桃符云。歷朔歲首三元日。春滿城南尺五天。下句用杜詩注。城南韋杜。去天尺五。鄉人頗以爲切。

杭州六和塔屹立於老木蒼崖之上。前對越山。俯瞰胥濤。吳越勝槩。盡在目中。均山朱渙行父詩云。古木蒼崖萬叉塞。寶坊突兀峙其閒。閩人多矣數層塔。開戶觀之三面山。已沒還生潮又汐。既修復缺岸成灣。老僧袖手浮雲裏。門外悠悠自往還。全篇殊切有味。

詩人遊孤山弔和靖者。佳製不一。而足近世徐抱獨與蜀僧居簡之作。人多稱之。徐云。咸平處士風流遠。招得梅花枝上魂。疎影暗香如昨日。不知人世幾黃昏。居簡云。先生一去若爲閑。潔白都無一點斑。名字不須深鑿石。暗香疎影滿人間。簡號北磵。

世間不分不曉事。有以兩語詠之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不知何人所作。因閱夷堅支丙知爲金華葉祖羲之作。葉少游上庠。負儁聲。天性滑稽。多因口語謔浪所至。遺憎惡。後登科爲杭州教輕忽生徒。及同官無不怨之。一日以事去官。無一人相送。獨與西湖寺僧三兩輩差奇。至是皆出城送之。葉與之酌酒敍別。半醉酣歌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泉南林洪、字龍發。號可山。肆業杭泮。粗有詩名。理宗朝上書言事。自稱爲和靖七世孫。冒杭貫。取鄉薦。刊中興以來諸公詩。號大雅復古集。亦以己作附於後。時有無名子作詩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只留一鶴一童兒。可山認作孤山種。正是瓜皮搭李皮。蓋俗云以強認親族者爲瓜皮搭李樹云。

吳興韋居安著

曾蒼山作蘇雲卿歌。序云。雲卿爲張魏公友。魏公相。雲卿隱豫章東湖。粥蔬自給。公託帥漕聘之。微服乃得見。詰朝再至。則閉關矣。啓之惟金與書在。幷不啓封。歌云。東湖湖面波漫漫。東湖岸上春土肥。先生鉏嶺明月歸。種成蔬糊令成畦。把茅蕭蕭環四壁。此〻不願人間識。乾消坤夷那復知。寸心杳渺黃塵隔。故人子房今九甕。友情不斷江湖濱。江西使者卻騶騎。故作敲門問字人。黃金百鎰牋一幅。多謝春風到茅屋。君爲使者吾邦民。見君容我更樵服。故人與我情重哉。君且歸矣明當來。明朝啓扉人不見。黃金不動書不開。使者持書三太息。封書徑上黃扉側。翩翩鶴馭雲冥冥。空來湖上看行迹。向來桐江歲子陵。曾得故人雙眼青。芒鞵卻踏京華路。太史謾誇說客星。先生得書掉頭去。幷此湖光不回顧。步夫孀婦截鬢髻。亦有老大閨中女。蒼山此歌。儘有發越。余嘗觀張世南宦遊紀聞載。宋自適紀蘇翁本末甚詳。宋后得翁遺址。面揭湖山。仍築小菴。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爲名之曰護菴。

習懶印尚書應雷。字德稼。通州人。繇上庠舍選登辛丑第。歷持麾節及沿江制閫。所至政如神明。景定間寓居吳之常熟凡八年。無意祿仕。累召不起。咸淳乙巳。雅聞之人。推臣力挽其出。印畏禍。勉從之。非其志也。賦詩云。習懶今番習不成。此行非爲利和名。甲兵洗淨報天子。歸對青山樂太平。在鎮五年。軍民長而愛之。癸酉冬有星隕於譙樓。未幾以疾終。甲兵洗淨竟不克酬。惜夫。

竹逸、趙與齡、亢道、發之幽隱人。幼歲穎悟。嘗隨侍其兄爲吳興戶曹。一日有人餽戶曹以銅鏡。戲命亢道賦詩。即口占云。水晶宮中誰磨青銅。青銅寶形。神遊水晶天上一輪月。胡爲在人間。莫是人間世。別有一廣寒。語意不類少作。後登乙未第。改秩而卒。

三山林詠太淵。竹溪之子。能詩。尤長於四六。題岳王一聯云。忠無身報主。冤有骨封王。極爲諸公稱獎。又戲代竹夫人謝表。其中警聯有云。丙枕恩洽。則任股肱。甲帳侍寢。則備左右。長生殿無人之夜。陪曾見於海棠。摩訶池避暑之時。曲亦聞於花蕊。袞袞濫登於倚寢。空空且退於幽閨。亦嘗以文爲戲者。

于峯陳宗禮立之。偶讀己未歲持廣東憲節。行部過舜廟有詩云。存古尙瞻嵐衮冕。撫時幾換禹山河。海濱樂可忘天下。解寫靈明有老柯。道閒即事。有山川每爲盤旋累。人物多由韜籍香之句。時晝臣威宓。摘其語見之彈文。謂有譏訕意。然皆警句也。

後村南岳稿。觀元祐黨籍碑詩云。嶺外遊魂多不返。冢中枯骨亦加刑。更無人敢扶公議。直待天爲見妖星變日大程知反覆。暮年小范要調停。書生幾點殘碑淚。一弔諸賢地下靈。後改第三第四句云。稍寬末後因奎宿。暫仆中間爲彗星。按夷堅戊志云。崇寧大觀間。蔡京當國。設元祐黨禁。蘇文忠文節字畫存者悉毀之。王詔以重劉醉翁亭記。至於刻籍由是人莫敢讀蘇文。政和中忽稍弛其禁。且陰訪求蘇迹。皆以爲巨璫梁師成出妾之子故主張。是實不然也。時方建上清寶籙宮。齋醮之儀。備極悲敬。徽宗每躬造焉。一夕命道士拜章伏地。踰數刻乃起。扣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章。上問奎宿何人。所奏何事。曰所奏不可得聞。然此星宿者。故端明殿學士蘇軾也。上爲之改容。遂一變前事。時婺守陳子象之父爲溫州掾曹。備其說如此。後村第三句稍寬末後因奎宿。謂政和中一變前事也。又按宋國史編年。崇寧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上求直言。大赦。劉逵爲中書侍郞。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人禁。夜半遣黃門毀石刻。後村第四句暫仆中間得彗星。謂崇寧中因星變毀黨碑也。此一聯用事卒皆奎宿對彗星尤的。乃知作詩不厭改也。

靖康間。金人犯闕。陽武蔣令興祖死之。其女爲賊擄去。題字於雄州驛中。敘其本末。仍作減字木蘭花詞云。朝雲橫度。轆轆車聲如水去。白草黃沙。月照孤村三兩家。天天去也。萬結愁腸無畫夜。漸近燕山。回首鄉關歸路難。蔣令浙西人。其女方笄。美顏色。能詩詞。鄉人皆能道之。此猶嚴起詩海遺珠所載。近丁丑歲。有過軍挾一婦人。經從長興和平酒庫前。題一詞云。我生不辰。逢此百罹。況乎亂離。奈惡因緣到。不夫不主。被擒捉去爲妾爲婢。父母公姑弟兄姨妹。流落不知東與西。心中事。把家書寫下。分付伊誰。越人北向燕支。回首雁峯天一涯。奈翠鬟雲軟。笠兒怎戴。柳腰春細。馬迅難騎。缺月疎桐。淡煙衰草。對此如何不淚垂。君知否。我生於何處。死亦魂歸。詞名沁園春。後書臨安劉氏題。語意悽惋。見者爲之傷心。可與蔣氏詞並傳。

昔有爲河北三駒鎮官者。官況蕭條。僅有稻穀可買。乃借詩曰。二年憔悴在三駒。無米無錢怎發家。每日兩餐都是粥。看看口裏出蓮花。又有監吳中甫征者。因羊價絕高。作詩曰。平江九伯一斤羊。俸薄如何

敢買皆只把魚蝦供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問者捧腹。余嘗過栝之瀕嶺。見旅舍壁間一絕。亦效前體爲之詩云。東顛啖客又西征。路入芝田已絕腥。每日三餐都是筍。看看滿腹萬竿青。亦可一笑。

池陽、華岳、字子西、號翠微。豪放不羈。詩文皆有氣骨。嘉泰開禧。肄業右庠。上書攻韓侂胄。得罪羈管建安。集中有獻韓詩。君家勳業在盤盂。莫把頭顱鬬鐵（音）。漢地不埋王莽骨。唐天難庇祿山軀。不隨召輿始求老。便學孔明終託孤。十廟英靈儼如昨。韓於宗社作穿窬。當權臣勢焰薰灼之日。皆奮不顧身。投詩抵觸。又上書攻之。氣節殊可嘉尙。丁卯誅韓之後。復肄於學。嘉定初中右科第二人。授殿前司官屬。復以謀史相彌遠被誅。

雪蓬、姚鏞、希聲。越上人。嘉定丁丑登進士第。余紹定己丑侍親司帑吉之太和時。雪蓬爲元帥。嘗識之。端平初守章貢。因風聞得罪。謫衡山。有吟稿行於世。集中警句頗多。姑摘其一二於此。題衡岳云。萬山環拱祝融尊。紫蓋前驅若駿奔。火德中天扶日月。炎方一柱鎮乾坤。久無執贄求侯教。空有穹碑立廟門。北望中原靑一髮。悽其四岳正麤昏。離衡云。天恩下釋湘纍客。心事悠悠月滿船。稱纍已收思病日。著書不就負殘年。雜花怪石分人去。老竹荒亭入畫傳。歸夢鑑湖三百里。白鷗和候亦欣然。法華寺云。入門松徑幽。樹杪見鐘樓。客至犬迎吠。香消僧出遊。水花凝晚照。風葉引涼秋。欲作居山計。吾盟在白鷗。

竹蒼山海棠詩云。空谷嫣然笑靨開。春風元自蜀山來。少陵忘汝詞間事。更有離騷忘卻梅。或謂杜少陵不說海棠。避母名也。故鄭谷詩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離騷經中不曾說梅。事意相近。而蒼山此詩抑揚。儘有意味。

梅格高韻勝。詩人見之吟詠多矣。自和靖香影一聯。爲古今絕唱。詩家多推尊之。其後東坡次少游梅字韻。及謫羅浮時賦古詩三篇。運意琢句。造微入妙。極其形容之工。眞可企徽孤山。以此見騷人詠物。愈出而愈奇也。

南渡後。朱文公追和坡韻。世多誦之。近世陸放翁雪後尋梅詩云。幽香淡淡影疏疏。雪虐風饕亦自如。自是花中巢許輩。人間富貴不關渠。意高語爽。眞不苟作。魏鶴山雪後觀梅詩云。遶鐘入枕還新晴。衾鐵稜稜睡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後兩句寄興高遠。人所傳誦。後村又有百花絕句。和者二十餘家。信乎風月之無盡藏也。

植物中惟竹柳高節抱貞心。故君子比德於竹焉。古今賦咏者不一。半山老人一絕云。誰憐末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自負甚高。李師直一聯云。未出土時先有節。便凌雲處也無心。語亦奇的。李叔興一絕云。一種春風到町畦。物情春亦不能齊。過籬新筍食成竹。不管同根未脫泥。殊有言外之意。

鄉人錢牧、叔蹤。別墅在西門外。地名張釣魚灣。即唐人元眞子張志和釣遊處。水亭三間。扁曰魚灣風月。諸公多有賦詠。余亦有一詞。寄摸魚兒。謾錄於此。詞云。繞若城水平坡渺。雙明遙隔無際。就中惟有魚灣好。占得兩間佳致。楊柳外。羨泛宅浮家。當日元眞子。溪山信美。歎陳跡猶存。前賢已往。誰會箇中意。蹁閒甚。築屋三間近水。汀洲香泛蘭芷。淸風明月知多少。肯滯軟紅塵裏。垂釣餌。這春水生時。贍有

桃花斷。煩襟得洗。待辦取。輕裘來。分半席。相對弄滄洲。

宋嘉平、寶紹間。叛將李全駐兵淮東之山陽。驕悍難制。戕許國。逐姚翀。殺命士苟夢玉、杜來。士大夫視山陽不啻如蛇虺虎豹。時莆人林興宗景復。授法曹以往。時論壯之。安晚鄭公在揆路。餞行有詩云。淮海轅門立奇士。要君左袒爲劉時。蓋勉其盡節也。景復到任後。改淮安令。辛卯春全破通泰。犯揚州。爲王師掩殲城下。其妻楊姑姑挾朝廷必討。遂擁衆盡俘執南官北去。景復羈囚山東凡十年。挺節無所改。安晚餞詩可無負矣。借乘趙公遺閒物色。捐金贖得之以反。縣國印與告身俱存。趙公奏乞旌擢以勸盡節者。朝廷錄用。官至曲江守。景復北地詩。有最是北來少詩料。地寒難得見梅花。又有形容鬆鬢頭如雪。不改當時一寸心之句。江湖間多稱之。

嘉熙間。兩淮俶擾不靖。淮民多死於兵。有自浮光過淮安道中書所見詩云。浮光迤邐過淮安。舉目淒然不忍觀。斷骸地埋千百數。一家人哭兩三般。犬銜屍脛筋猶軟。鴉啄骷髏血未乾。寄與滿朝朱紫道。鐵人見此也心酸。味此詩。有以見兵連禍結。當時之民不得以全其生者。可哀也。

莆田李璿君瑞。號天隱。咸淳戊辰。繇上庠舍選登第。即掛冠不仕。申尚書省乞以合得官回贈其親。遂賦詩而歸。詩云。古云學古斯入官。我見學易而官難。平生透破夢幻關。本來面目只儒酸。吾親不待若爲歎。不如歸去臥林閒。殿前三策瀝忠肝。多謝皇恩天地寬。戲衫卸下白衣還。扁舟飛過子陵灘。前修亦有迎與揖。聖世與之俱空閑。何物种放太厚顏。山鬼移文伐其姦。此行無復出關山。休陰息影谷之盤。今朝闌酒醉尋壚。便向錢塘門掛冠。按國史紹興初。策士臨邛李僑以祿不及養。願以官回贈。淳熙初。策士昌元王昂既賜第。調瀘州戶曹。自言不願仕。上嘉之。特改承務郎致仕。嘉定閒眉人史公亮、史天應、援故事有請。上並從之。宋朝三百年閒。新進士即日掛冠者。惟李僑、王昂、史公亮、史天應、李璿五人而已。余與君瑞爲同年生。故喜而書之。

遺山元裕之樂府。摸魚兒注云。乙丑歲赴試并州。道逢捕鴈者。獲一鴈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爲識。號曰鴈丘。同行者多爲賦詩。予亦有鴈丘詞。舊所作無宮商。今改定。詞云。恨人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是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景。隻影爲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爲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鴈丘處。時李仁卿同賦。詞云。鴈雙雙。正飛汾水。回頭生死殊路。天長地久相思債。何似眼前俱去。摧勁羽。倘萬一幽冥。卻有重逢處。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嘹月唳。并付一丘土。仍爲汝。小草幽蘭麗句。聲聲字字酸楚。拍江秋影今何在。宰木欲迷隄樹。霜魂苦。算猶勝王嬙。靑冢眞娘墓。憑誰說與。對烏道長空。龍艘古渡。馬耳淚如雨。裕之、仁卿皆中原人。詳味二詞。亦有優劣。識者必能辨之。詞名摸魚兒。

臨陽李士達。肄業郡庠齋舍。與會極閣相近。每夕夢一青衣童。吟詩登梯而上。彷彿僅記四句云。帶白雙

雙蹊拖青點點鴉.晚風吹不去.留與作蘆花.嘉定丙子鄉舉.省詩出涼葉照沙嶼詩思.頸聯詩句未就.忽憶舊夢.以所記四句足成之.有司稱賞.以為神語.遂預薦.次年登科.余壬申歲被禮襟.擢數此邦士友備言之.茲事與唐人錢起湘靈鼓瑟詩頗相類.

鄉人曹鑑年.乾淳間老儒.以特科入仕.終於縣主簿.有能詩聲.吟稿甚富.余幼歲嘗見之.僅記其詠墨梅枕屏絕句.結云.莫道有香描不得.夜來夢蝶尚徘徊.極切題.

鄉人周師成、字宗聖.號雉山.妙年擢第.博學工詩文.一時名勝.如虞申之、趙紫芝、劉濟夫、諸公.皆與之遊.有家藏集.江湖吟稿中.備刊十數首.嘗作雞冠花詩云.爪距深藏獨露冠.紫茸簇出弄輕寒.五更月下啼聲歇.只欠一聲驚夜闌.得詠物體.秋暮即事一聯云.黃蘆花白月無聊.烏桕葉紅秋可憐.殘菊詩云.花梢添新紫.香銷減舊黃.膾炙人口.

鄉人張伝聲.父號五潤.少從沈晦岩先生學.以周禮拔鄉.解壬子紹熙三年發解.詩律高古.嘗詠苔梅詩云.老態全身著艾蒳.不耐久盤游擊空.爪頭撥動陽春信.香在猶殘雪點中.又題黃碧酒肆詩云.東風吹雨水平沙.下卻鞦韆訪酒家.行役不知春早暮.牆頭紅杏欲飛花.二絕皆警策.

野坡姚寅.居吾鄉之東林.派出關西名將之後.以詩遊於諸公閒.號雪谿　尚書分教湖學時.正盤磬.姚校詩云.重席先生閒世才.相逢青眼必須開.手遮紅日汗如雨.不是雪中乘興來.眠鷗鷺異待之.

永嘉徐庭芝.號山民.寶祐間遊學於吾.嘗攜吟稿來訪.其詠影一篇云.虛幻已堪笑.一身同去留.自從生

便有.直到死方休.出戶相隨月.臨溪不逐流.簾閒跌坐處.回顧失蹤由.頗有意味.他作亦多可采.僕憶二紀餘.不能悉記矣.

雙溪倪熙之.送別劉直孺詩云.來似孤雲出岫閑.去如高月耿難攀.若為化作猗猗竹.長伴先生直嶼山.語意不減唐人.

阜行詩前輩多佳作.近世如楊秀詩.霧外江山看不真.只憑雞犬認前村.渡頭船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宋濟驛詩云.西郊曉起白漫漫.近樹遙峯欲辨難.山下幾多迷路者.人間方夢大槐安.劉咸時詩云.登輿歷思倚暮曾.斗柄銜山月在門.雞犬未鳴湖半落.草蟲聲在豆花村.三詩意皆高遠.

方回、字萬里.號虛谷.新安人.景定壬戌別頭登第.吟稿中有何許中原惟鴈見.不多吾輩只鷗知之句.寄興甚濃.又升行裝響閒嘉其景勝.賦詩云.人生不作湖州守.亦合移居住霅溪.德祐改元.為吳興倅武.職少副所願.亦庶不作守之譏.

淳祐壬寅.通州受圍急.守將杜霆棄城遁.火三日不絕.時淮安縣老住常熟縣福山一剎.與通州對岸.目擊此變.作詩云.見說通州破.傷心不忍言.隔江三日火.故里幾人存.哭透背脊裂.寃吞白骨昏.時逢過來者.愁是夢中魂.壁老通州人也.

亡金正大四年戊子十月.汴京遇仙樓酒家.楊廣道.趙君瑞、曾山後人也.其鄉僧李菩薩者.人以為狂.常就二人借宿.每夜酒客散.乃從外來.臥具有闕.則就之.不然赤地亦寢.一日天寒甚.楊生憐其羇窮.

飲以酒數杯.僧若愧無以報主人者.晨起持酒盤出.同宿者聞彈酒聲.少焉僧來.戲云.增明亭前牡丹花開矣.公等速起往看之.人熟知其狂.不信也.已而視庭中.果有兩花開.自此僧去.不復至.京師人聞之.觀者填咽.醉客相枕藉.酒壚為之一空.獲利不貲.蓋僧以是報楊也.元裕之賦滿庭芳詞云.天上傲韓.解稱宦府.爛遊舞榭歌樓.開元釀酒.來看帝王州.常見牡丹開候.獨占斷穀雨風流.仙家好.霜天槁葉.穠豔破春柔.狂僧誰借手.一杯喚起.綠怨紅愁.天香國豔.梅菊替人羞.蠶捐紗籠護日.容光動玉斝瓊舟.都人士.年年十月.常記遇仙遊.余考其時.亡金末帝完顏守緒.即位於甲申歲.乙酉改元正大.四年戊子.則宋紹定元年也.此僧能開花於頃刻之閒.真可與殷七七.韓湘同日語矣.

謝安石、與王坦之.見郗超.久而不出.坦之欲去.安石云.豈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以超乃桓溫腹心故也.東坡為鳳翔府僉判.謁太守陳希亮、公弼.久不得見.有客位假寐詩云.謁久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末句用謝公語.余觀張世南宦游紀聞.余傳、字季倫.寧泉趙昌父雅愛之.作書使訪韓仲止.及門候謁甚久.將命者出.扣所從來.久猶未出.余傳題詩壁間云.謁入久不出.兀坐如枯荄.脊頭前致詞.問我因何來.士節久凋喪.人情易嫌猜.本無性命憂.不去安待哉.已而擕裏.仲止見詩.遣人追之.余傳竟不返.二詩起結意同.余傳實效彼體.

余次子名奇、字學易.號若溪.出繼長與舅氏沈氏後.習舉業.弱冠中甲子科舉副榜.庚午秋初.不幸以疾亡.年僅二十有五.頗好吟.尤於五言唐律用工.如撥灰煨芋子.帶雪爇松枝.林缺添松補.籬疏倩菊遮.敗壁蝸粘篆.空階蟻結樓.窗破入[illegible]氣.林疎漏月痕.野蔬難煮飯.林深怕火明.病多諳藥性.吟苦識詩情.貴賴拖犂債.宵帶說酒消.山風噓冷信.簷溜管灘情.皆律切有味.又題倪文呂玉湖書院古風一篇.人頗稱之.詩云.齊齋老子今安在.一去人間餘廿載.白衣蒼狗幾千回.惟有溪山長不改.吳興勝槩詣玉湖.鵝溪一幅元暉圖.天光上下渺無極.寒玉倒浸清冰壺.晴波萬頃瑩如洗.一卷石向波心起.先生具眼此結廬.收拾溪山入詩裏.漁人艇子時往還.簫管鄉下新溪灣.一聲欸乃水天碧.回頭卻羨沙鳥閑.樓高舒極悄思遠.前招衡山後蒼弁.陌頭楊柳幾春風.當年曾識齊齋面.我今懷古心悠悠.古人不見今人愁.夕陽收盡暝煙浮.扁舟載月歸來休.此詩扁掛於書院東偏之水晶壁.兵火後不存.

余丙子歲.司糾三衢.二月十一日.宋太后詔諭諸郡歸附.郡將面下事詔.依聽吏民安堵如故.至四月二十三日.忽西安縣管下諸都.草寇攻城甚急.守將孟茂以眾寡不敵而遁.余挈眾往城北菱角塘孔宰家避難.午後城破.沈倅應龍被傷.西安令趙若穢遇害.是晚縱火.次日賊沿門劉掠.余婦女與本廳兵級徐春妻俱被執.越一日.遂與次子及外孫冒險出城逃避.幾死者數矣.賊退.徐春知其妻掠在近城黃塘民家.以銀贖歸.知吾女已死.云是晚賊欲亂之.吾女極口詬罵曰.爾輩賊也.我是見任官女.何得無禮.遂斃於凶手.寓翁留忠齋聞之.亦高其節.後捕得行兇者.郡守黃瓚置之極典.一郡稱快.余嘗有詩悼之曰.視死如歸不受汚.今無彤管為伊書.倉皇父子終天訣.菱角塘邊孔氏居.每一思之.淚涵交

下。

括蒼謝公諡。延袤數十里。其高插天。山之顛有半山菴。乃往來駐足之地。壁間留題甚多。東畝、曹西士、爾布衣時經過。題兩絕於壁云。平蕪十里綠迢迢。不宿山行好耐勞。可是愁人最奇崛。馮公之嶺浙江濤。村南村北梧桐樹。山後山前白菜花。莫向杜鵑啼處宿。楚鄉寒食客思家。後　出游入從仕路通顯。雅僧模字鏟板。揭之楣間。

靈隱寺前冷泉亭。在飛來峯下。景趣幽絕。古今留題不一。東坡呈唐林天一篇。固已度越衆作。近丹巖林檳一絕云。一泓清可沁詩脾。冷暖年來只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頗爲人所稱誦。續有臨川陳巖一題於後云。巖巖空寒玉有聲。亭前潤靜鏡生明。從他流入香塵去。不礙源頭徹底清。亦有意味。

天台劉瀾。字養源。號江村。以詩遊江湖。後村、西澗二公嘗跋其吟稿。集中有桐江晚泊詩云。風蕭蕭。水瑟瑟。淡煙空濛冠朝日。灘頭枯木如畫出。鸕鷀飛來添一筆。又登昭亭一聯云。東風半綠官埒草。西日遙紅別岸山。皆警策可喜。

前史謂禰衡附孔融。慢曹操。操以其才名不欲殺。送劉表。後復慢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爲祖所殺。後村詩話云。頃見余子壽云。謝希孟爲某魏倚所惡。假手留鑰張定叟勸去之。謝希孟作詩云。上有皇天下后土。此身不患無歸所。憑誰說與清河公。何苦爲人作黃祖。後村謂祖爲曹劉驅使已可笑。又有一種人爲祖驅使。益可笑也。近時鄱陽趙嵩賓子充。余同年進士也。初筮爲淮西某縣簿。因事忤江東趙漕。漕亦嗾江鬪黃萬石劾之。是萬石又爲人作黃祖矣。

吳氏詩話

吳子良著

吳氏詩話卷上

宋　吳子良著

曹鄴讀李斯傳詩云。一車致三轂。本圖行地遠。不知駕馭難。舉足成顛蹶。欺暗尚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中綠。姚鉉文粹只摘取四句。一篇之精英盡矣。文鑑載謝逸閻愼詩亦止六韻。削去疊語。一歸之正。使讀然有行隨之風。此亦編集文字之一法也。

後山詩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氣象淺露。絕少含蓄。陳簡齋又模而衍之曰。俗子令我病。紛然來座隅。賢士費懷思。不受折簡呼。可謂短於鏇而拙於才者也。

文鑑載黃充離水詩云。去年昨日水。今日到何處。蓋暗擬杜牧姬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云。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

東萊先生送宋子華通判長沙詩云。木脫獻羣峯。雲生失前浦。蓋用荊公暮林搖落獻羣峯。木落岡巒因自獻。少陵歸雲擁樹失山村之語。

東坡大風留金山兩日云。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于湖詩云。塔上一鈴語。湖頭三日風。用坡語也。

錢起云。山寒指樵火。峯去惜花林。不若子美云。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

退之贈無本詩有云。風蟬碎錦纈。綠池披菡萏。芝英擢荒榛。孤翮起連叢。醉贈張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群。至論李杜則云。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其形容諸人之詩亦可謂奇巧也矣。

岑參詩。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門吏。還從舊路歸。于武陵襲其語意云。猶爲布衣客。羞入故關中。賈島亦云。有恥長爲客。無成又入關。唐詩人類多寒窮憔屈之語。通塞命也。世間冠佩煌煌如坐塗炭可羞者多矣。爲布衣何可羞耶。

韓退之病中贈張十八詩。意奇雄。序其與籍辯。有云。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云云。還軍與角逐。斫樹收窮龐。後山谷次韻答薛樂道云。諸侯筆如椽。崢嶸來索敵。出門決一戰。不見旗鼓迹。令嚴初不動。帳下聞吹笛。作奔水上軍。拔幟入趙壁。長驅劇崩摧。百萬俱辟易。正與退之詩意同。才力殆不相下也。

左緯字經臣。黃巖人。能詩。陳了翁喜其一別又經無歎日。百年能得幾多時之句。以爲非特辭意淸逸。可翫味也。老於世幻。逝景迅速。讀之能無警乎。然此乃古人已道之句耳。戴叔倫寄朱山人云。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杜荀鶴送人遊江南云。能銷幾度別。即到白頭時。魏野寄唐異云。能銷幾度別。便是一生休。但經臣語尤婉而不迫爾。

張祜有句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以此得名。故杜牧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宮詞滿後宮。鄭谷亦云。張生有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秦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故山谷云。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正與杜鄭語意同。

唐王季友觀于舍人壁畫山水詩云。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栖嶺上雲。開簾放出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爲。語意淺陋。殆兒童幼學者。山谷題鄭防畫夾云。惠崇煙雨歸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故人言是丹青。大略與季友相類。然語簡而趣遠。工於季友百倍矣。

能改齋漫錄云。江文通擬湯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吹橫曲云。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日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余謂江不但用魏文辭。後之襲江。亦非止此二人。淮南小山招隱士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陸士衡擬庭中有奇樹云。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即招隱詞也。謝靈運詩。圓景早已滿。佳人殊未適。蓋又祖士衡。而江則兼用陸謝及魏文語也。其後唐韋莊章臺夜思云。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來。寇萊公楚江夜懷云。明月夜還滿。故人秋未來。雖非蹈襲前語。而視陸謝則又絕類矣。

司空圖有碁聲花院閉之句。東坡喜之。以爲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故作詩有云。誰與碁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東萊野步亦云。幽人不可覩。碁聲時出戶。即此意也。

苕溪漁隱載劉淇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黃巖左經臣亦有落葉詩。[illegible]巢先覺[illegible]。蟻穴未知

霜。意同而工又過之矣。

冷齋夜話云。余客漳水。見疊中婭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癡叔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刺。此詩邵堯夫作。而冷齋誤以爲疊中。或者疊中手寫此詩。冷齋不知爲堯夫作歟。

淵明桃花源記。初無仙語。蓋緣詩中有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之句。後人不審。遂多以爲仙。如韓退之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尤荒唐。劉禹錫云。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流水山重重。王維云。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又云。重來徧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王逢原亦云。惟天地之茫茫兮。故神仙之或容。惟當王之制治兮。豈魑魅之人逢。遂使後世之臆爽兮。固神鬼之爭雄。此皆求之過也。惟王荊公詩。與東坡和桃源詩。所言最爲得實。可以破千載之惑矣。

子美草堂詩云。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舍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蓋用木蘭詩云。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但述用古人句。亦不可爲法也。

自離騷以草爲諷喩。詩人多效之者。退之秋懷云。白露下百草。蕭蘭共憔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樂天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僧贊寧詩。要路花爭發。閒門草易荒。後山詩集。牆頭霜下草。又作一番新。後徐師川詩。僞地開花草。乘春傍路生。意皆有所譏也。

杜詩冉冉征途閒。誰是長年者。曹緯踏襲之云。爲問征途閒。誰如此山者。

杜牧贈宣州元處士云。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潘興嗣逍遙亭詩。用其語云。寬於一天下。原憲惟桑樞。

司馬池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前輩稱之。此詩惟第一句最有味。范文正公野色詩。非煙亦非霧。冪冪映樓臺。白鳥忽點破。夕陽還照開。肯隨芳草歇。疑逐遠帆來。誰會山公意。登高醉始回。第二聯亦豈下於池詩乎。此與前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也。

文字有江湖之思。起於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做之者。杜子美云。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意近似而語亦老。陳止齋送葉正則赴吳幕云。秋水能隔人。白蘋況連空。意尤遠而語加活。水心送王成叟延云。林黃橘柚重。渚白蒹葭輕。意含蓄而語不費。

讀中興頌詩。前後非一。惟黃魯直潘大臨皆可爲世主規鑑。若張文潛之作。雖無之可也。陳去非篇末云。小儒五載憂國淚。杖藜今日溪水側。欲搜奇句謝兩公。風作浪湧空心惻。蓋當建炎亂離奔走之際。猶庶幾少陵不忘君之意耳。張安國篇末亦云。北望神皋雙淚落。只今何人老文學。語亦頓挫含蓄。然首句云。鑷鑷兒啼思塞酥。雖曰紀事。其淫褻亦甚矣。首以淫褻犯分之語。似非臣子所宜言。至於末句乃若愛君憂國者。則吾未敢信也。

吳氏詩話卷下

與化沙溪驛。有詩題壁上云。沙溪祇是舊沙溪。今日重來路欲迷。獨有春鵑知我意。白雲深處盡情啼。不知何人作。

詞人即事覩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最工者。如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越溪詩。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又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竇鞏南遊詩。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東坡昆陽城賦。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僂而畦菜。張安國題黃州東坡詩。老仙騎鶴去甯子飯牛歌。蓋人已逝而迹猶存。迹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槩不越諸此。而近世做傚尤多。遂成塵腐。亦不足貴矣。

簡齋之詩晚而工。如木落太湖白。梅開南紀明。慷慨賦詩還自恨。徘徊舒嘯卻生哀。山林有約吾當去。天地無情子亦飢。樓頭客子杪秋後。日落君山元氣中。世亂不妨松偃蹇。村空更覺水潺湲。皆佳句。又有晚晴獨步及題董宗禹園先志亭等古詩。亦皆佳。

東坡秦穆公墓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

橫。古人感一飯。尙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子由和篇云。泉上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豈爲繆公死。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尙記臨穴惴。豈如田橫海中客。中原皆漢無報所。秦國吞西周。康公穆公子。盡力事康公。穆公不爲負。豈必殺身從之遊。夫子乃以侯嬴所爲疑三子。王澤旣未竭。君子不爲詭。三良殉公意。要自不得已。二詩不同。然謂子由之說稍近。君子進退存亡。要不失正而已。豈苟爲匹夫之諒哉。論者罕能知此。如王仲宣云。結髮事明主。愛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安得不相隨。曹子建亦云。生時等榮樂。旣沒同憂患。若然。則是三良者。特荊軻聶政之徒耳。東坡晚年和淵明詩云。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蓋其晚更世故。閱義理熟矣。前詩作於壯年氣銳之時。意亦有所激而云也。

山谷稱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爲程顥灑。東坡爲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蓋蘇氏師友。未嘗不起敬於周程如此。惜乎後因嘻笑而成仇隙也。

水心詩蚤已精嚴。晚尤高遠。古調好爲七言八句。語不多而味甚長。其間與少陵爭衡者非一。而義理尤過之。難以全篇槩舉。姑舉其近體成聯者。花傳春色枝枝到。雨遞秋聲點點分。此分量不同。周而無際也。江當闊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此地位已到。功力倍進也。萬草有情風暖後。一筇無伴月明邊。此惠和夷淸氣象也。包容花竹春團巷。謝遣蒲荷雪滿涯。此陽舒陰慘規模也。隔垣孤響度。別井豁泉通。此感通無限斷也。舉世聲中勘浮生。肯帶來此眞實處。非安排也。時巖檣畔船辭柁。冷水觀邊花發枝。此往而復來也。有兒有女後彌好。同穴同時今奈何。此哀而不傷也。此日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自摩空。此高下本一體。特有等級也。譬堯義前識嚮。韶舜後音。此古今同一機。初無起止也。所謂關於義理者如此。雖少陵未必能追攀。至於因上嵒巉覽吳越。遂從閩關數羲皇。此等境界。此等襟度。想像無窮極。則惟子美能之。他如驛梅吹凍蘂。柁雨送春聲。綠園齊長柳。紅樓半含桃。離雛催揭褐。立馬待綢書。野影晨迷樹。天文夜照城。闖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地深湘渚浪。天遠桂陽城。置杜集中何以別。乃若遺獵冰千鈞。句春柳一絲。擣迷王弼宅。藍長孟郊墳。帆色掛曉月。櫓音穿夕煙。門邀百客醉。蠶請一金存。雖裕古渡外。蛩老夕陽濱。又特其細者。

西山嘗舉山谷詩云。惇夫若在矯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余曰。矯字未穩。事父母幾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耳。子豈應矯其父耶。然耶。想游程公之門早。蓋立節如此而晚乃顚倒錯繆。師友且不得而挽回之矣。豈一子所能矯耶。

北齋跋陳益之詩甚工。且有理致。首云。論事不欲如戎兵。欲如衣冠佩玉。嚴整而和平。作文不欲如組繡。欲如疎林茂竹。寬而嚴榮。陳益之年正盛。論事豪勇。而作文喜爲詰曲聱牙。故以此勉之。又詩云。蚤悟晝亦煩繩墨。風味何如條典則。末云。君看風雅詩三百。亦有初章三歎息。皆有深長之意。學者所當思也。益之自負用世才幹。而脫略邊幅。不屑繩墨典則。故又以繩墨典則規之。

唐項斯。周朴。任翻。皆赤城人。能詩。見赤城志。按唐文志項斯詩一卷。周朴詩二卷。任翻詩一卷。獨翻詩世罕傳者。今鄞齋有翻小集。僅十篇而已。翻有趙巾子巖軒詩。集中不載。詩云。絕頂新秋生夜涼。鶴飛松露濕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

復齋漫錄載陳後山詩云。平生精力盡於詩。蓋出溫公上通鑑表。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予觀杜荀鶴贈山中友詩云。平生心力盡於文。亦恐其語偶同耳。

寇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人謂其有宰相器。然韋應物亦有野水無人舟自橫之句。豈亦便可擬其爲宰相耶。

杜詩。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崑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何也。前後註詩者。皆不分曉解此義。時遼查謂魏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卻在東也。

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工文。熟於度數。居與陳同甫爲鄰。同甫雖工文。而以強辯俠氣自負。度數非其所長。唐已輕之。而忌其名盛。一日爲太學公試官。故出禮記度數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黜。旣揭榜。唐取同甫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疏。同甫深恨。唐知台州。大修學。又修貢院。建中津橋。政頗有聲。而私於官妓。其子又頗通賄賂。同甫訪唐於台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時高炳如爲台州倅。才不如唐。亦頗輕之。晦翁時浙東提舉。按行至台。炳如顧途迓而訴之。晦翁至。卽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頗駭。唐與時相王季海爲鄉人。先密申朝省。避晦翁按章。及後季海爲改唐江西憲。而晦翁力請去職。蓋唐雖有力。然任數要非端士。或謂晦翁至州。便按去之。是矣。何必如是張皇乎。同甫之至台州。士子奔湊求見。黃巖謝希孟與同甫有故。先一日。與樓大防諸公飲中山上以待之。賦詩有云。須臾細語夾譏嘗說。靈鵲攀并毒鷙語。已可怪。旣而同甫至。希孟借郡中妓樂燕之東湖。同甫在坐。與官妓歸酒至不卽飲。希孟怒詰責之。遂相詈鬥。妓樂皆驚散。明日有輕薄子爲謔詞。末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一州傳以爲笑。

東野墓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卽去。史云。年五十。得進士第。樊汝霖云。時郊年五十四。三說不同。按唐登科記。郊登第在正元十二年李程榜。又按墓誌。郊死於元和九年。年六十四。自元和元年逆數而上。至正元十二年。凡十九年矣。郊登第當是年四十六。又退之薦士詩。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蓋郊登第四年。方調溧陽尉也。誌謂之幾五十是矣。史與樊說失之。然郊集中有落第詩。再下第詩。又有下第東南行。及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等詩。則郊前此皆累舉京師矣。今誌謂之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又何也。

吳禮部詩話

雜說附

吳師道撰

吳禮部詩話 雜說附

元 蘭谿吳師道正傳撰

仲長統述志詩，允謂奇作，其曰叛散五經，滅棄風雅者，得罪於名教甚矣，蓋已開魏晉曠達之習，元虛之風，昌黎志闢異端，而表三賢贊，統與焉，殆未之察也。

湯伯紀注陶淵明述酒詩，定爲廋辭隱語，蓋恭帝哀詩，發千古之未發，諸否之疑之，其難解處亦不敢決，得存疑之意，愚嘗有一二作見補之。○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皛脩渚，南嶽無餘雲，湯注司馬氏出重黎之後，此言晉室南渡，國雖未末，而勢之分崩久矣，至於今則典午之氣數遂盡也，素礫未詳，脩渚疑指江陵，愚謂以離爲黎，則是陶公故訛其字以相亂，離南也，午也，重離、典午再造也，止作晉南渡說自通，書，我則鳴鳥不聞，陶正用此，鳥指鳳，此謂南渡之初，一時諸賢納啓也，礫、小石，脩渚長江，指江左，皛、顯也，此承首句離照字言，素礫顯於江渚，其徵已甚，至南嶽無餘雲，則氣數全盡矣。○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湯注，裕始封豫章郡公。重華謂恭帝禪宋也，愚謂亦寓裕字，恭帝封零陵王，舜冢在零陵九疑，故云爾，裕實篡弒，陶翁豈直以禪目之。○日中翔河汾，日中、午也。○裕以元熙二年六月廢帝，故詩序夏祖秋，亦寓意云。○愚嘗讀離騷，見屈子閔宗周之阽危，悲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遠遊之篇曰，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淸，與泰初而爲鄰，乃欲制形鍊魄，排空御風，浮遊

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弒國亡，而末背游仙修鍊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殤非倫，贊其君，極其尊愛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條滅，於天地之間者，何足道哉。陶公胸次沖淡和平，而忠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善之論屈子，有曰，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吾於陶公亦云。

湯公因釋述酒詩，遂及諸篇，直以爲其心曲，故不泛論，甚簡而精，愚讀之，偶有所見，附著於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云云，蘇明允族譜引，一篇之意，不出此數語。○命子詩末句，亦已焉哉，蓋康成誡子書末曰，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公正用此語，陸放翁筆記云爾。○歸鳥四章，一章和風，二章接淸陰，句下，三章日夕氣淸，四章寒條，其四時意。○歸田園居第一首，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古雞鳴行，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陶全用其語。第二篇，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本楊惲書意。○始作鎭軍參軍經曲阿，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五柳先生傳，短褐穿結，簞瓢屢空，自何晏注論語，以空爲虛無，意本莊子，前儒多從之，朱子以回賜屢空貨殖對言，故以空匱釋之，今此以被褐對屢空，又飲酒第十二首（[illegible]），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以屢空對長飢，朱子之意，正與之合。○還舊居詩，疇昔家上京，按上京在今南康郡城外十里，栗里原去郡一舍，則公嘗徙於此，前者移家詩，居不一處也。○擬古第二首，則有田子泰，節義爲士雄，湯注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按疇始從劉虞，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誓言報讎，卒不能踐，而從曹操討烏桓，節義亦不足稱，陶公亦是習聞世俗所尊慕爾。第三首，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縱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尙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託言不背棄之義。○雜詩第二首，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陶翁之志非官忠世而已）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此與述酒篇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意同）。○讀山海經第一首，遶屋樹扶疎，湯注，扶疎本太元，愚按燕荊王傳，劉向封事，皆有此語，在揚雄前。第十首，刑天舞干戚，他本誤作形夭無千歲，曾紘伯容爲辨正之。○桃花源記并詩，洪慶善云，後人因陶公記詩，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有渺茫事知僞與眞云云，不及所以作記之意，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劉裕，託之於秦耳。又引胡仁仲詩，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僞不考眞，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愚早歲嘗題桃源圖云，古今所傳避秦如采芝之老，採藥之女，入海之童，往往不少，桃源之事未必無，特所記漁父迷不復得路者，有似異境幻界，神仙家之云，此韓公所以有是言，愚觀翁慨然叔季，寤寐羲皇，異時所賦，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甪，精爽今何如，慕向至矣，其於桃源，固所樂聞，故今詩云，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於此可以知其心，而事之有無，奚足論哉，顧與前說之意相發。

予家淵明集十卷，卷後有楊休之序，錄宋丞相私記，及曾紘說讀山海經誤句三條，乾道中林栗守江州時所刊，第三卷首有序云，文選五臣注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題云，淵明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以題甲子

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集集九期　詩十一首）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兮。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葛常之作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之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載，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以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記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意也。世之好事者，多尚舊說，今因詳校，故書於第三卷首，以明五臣之失，且祛來者之惑。　愚按陳振孫伯玉亦云，有治平三年思悅題，思悅者不知何人，今未有考，但其所論甚當，而有未盡。且宋書南史皆云，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李善注文選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題下，引宋書云云，蓋自沈約、李延壽、皆然，李善亦引之，不獨五臣誤也。今攷淵明文，惟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文，則云歲在辛亥，節惟仲秋，自祭文，則曰歲惟丁卯，律中無射，惟丁卯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一時偶記者，信乎得之矣。○本傳，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遊廬山，弘令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半道栗里邀之。集中答龐參軍四言五言各一首，皆敍隣曲契好，則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即參軍邪。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陳氏書錄稱吳仁傑斗南有年譜，張縯季長有辨證，俟見并攷之。

周伯弜編三體詩絕句，以杜常華清宮一首爲冠。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按唐史及小說諸書，皆無杜常名字，或者以爲宋人，然華清宮、朝元閣，宋時不存已久，

自當爲唐人詩無疑。曉風以陳仁詩紙作曉乘，爲是。下有西風字，不應重用也。長楊止以樹言，僻近有僧圖至，注作長楊宮在盩厔縣，南相去遼絕，知其不通，遂謂詩人寓言託諷，皆謬也。且此詩首句，江南之云，地里已自難曉，故或者以蜀江之南釋之，此句亦閒，況不切，後兩句難形容空宮凄涼之狀，亦非奇語。又用長楊字，使人致惑，以冠此編，殊未爲當。○杜牧之宣州開元寺詩首句，松寺曾同一鶴棲，孟注云，所謂同鶴棲者，恐是與婦人同宿，託名鶴爾。此尤謬妄，牧之跌宕人，遂以此歸之，可發一笑。○李洞送三藏歸西域云，十萬里程多少難，沙中彈舌授降龍，五天到日應頭白，月落長安半夜鐘。末句言其始去之時也，至注以爲思三藏之時，則味短矣。

朱子感興詩第一篇云，崐崙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北山何先生曰，此篇三節，首尾一篇，首四句，言從天地間別無物事，一陰一陽，流行其中，皆天地之功用，品彙之根柢。次六句，言伏羲觀象設卦，開物成務，建立人極之功。無極翁，只是畢濂溪之號，猶昔人目范太史爲唐鑑翁。此篇只是以陰陽爲主，後面諸章，亦多是說此者，而其說推之太過，蔡仲覺謂此篇言無極太極，不知指何語爲說太極，況無極乎。太極固是陰陽之理，言陰陽則太極已在其中，若強擬作太極說，則一章語脈，皆貫穿不來。此等言語，混淪爲說理之大病。第二篇云，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

所存，萬世與今同。謾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勉齋先生曰，兩篇皆是言陰陽，前篇是說橫看底，後篇是說直看底。橫是上下四方遠近大小，此理拍塞，無一處不周，無一物不到，直是上自開闢以來，下至千萬世之後，只是這物事流行不息。而蔡氏反以勉齋之說爲不然，使二篇果爲太極作，勉齋安得無一言以及之乎。或者猶謂一理至理，豈非太極之名。且何先生固已言太極是陰陽之理，但全篇卒指非說太極耳。蔡氏乃以次篇爲說動而陽、靜而陰，尤不可通。又第十四章元亨云云，因誠字萬化原等語，公又以爲說太極。竊謂此言天道元亨利貞，非誠則無有，而人之五性，實以此存。世人逞其私見，穿鑿以爲知，不願乎自然，故道愈昏而不可見，若山林之士，幽寂探索，反得其原，此指先天太極圖之傳出於隱者也。蓋上篇言聖賢操存之要，無非踐行，下篇言異端詞藻之害道，故於此發明其旨，亦不必深爲之說也。

衞武公抑戒賓筵二詩，極言荒淫之失，本以刺王，而引以自歸，至於喪亂回遹等語，皆所不諱，蓋所以致其發戒之切耳。唐序之言爲是。韋蘇州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鄰家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迹，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惟有故人知。此蓋韋公因見當時三衞恣橫，身在其列，故託以自言，亦古人之意。論者遂謂韋少豪縱不羈，晚始折節，所謂對癡人說夢也。使其爲自言，則竊姬之醜，不識字之愚，何至如此暴擧乎。　崔顥黃鶴樓詩題下自注云，黃鶴乃人名也。其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云云。乘白雲則非乘鶴矣，圖經載費文禕登仙，駕鶴於此，齊諧志載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

皆因黃鶴而爲之說者，當以顥之自注爲正。張南軒辨費文禕事云，謂黃鶴以山得名，或者山因人而名之歟。李邕岳麓寺碑，題江夏黃仙鶴刻，邕書好自刻之，此尚邕寫名，然亦可見相傳之舊矣。

北山詩後三章，或燕燕居息以下凡十二句，皆首用或字，韓公南山詩蓋本此。盧仝放魚詩亦連六句用或字。南山之作，全閒得於自騷也。

方崧卿韓文擧正，後有附錄等，裒集後人有及韓公事甚悉，而李商隱讀韓詩甚壯偉，獨不及載，何也。王伯大所刻本，皆釋中載之。

元微之連昌宮詞，多重用韻，竹逕逐飲尾結等，漁隱叢話載古人重用韻甚多，而未及此。

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此賈水部詩，賈唐末五代時得道者，東坡以五詩紀其事，詳見汪浮溪集，名亢，陳後山所爲作傳者。

沈存中云，婺州金華山有松石，陸龜蒙叢書，松石爲羣羊，叡妾特立松石歌，遊山柏木不足道，康干節理由人爲，注遊山有柏半化爲石，餘猶是堅木，回紇康干河有松，人斫之投水中，三年化爲石，節理皆松也。

陸放翁斷碑歎云，二帝同起南陽陵，正如文叔與伯升，至今人悲大辭死，辭恨不見梁家興云云，蓋詠顏慈嗣堂碑也。懷忠而衍築事具史傳，明甚，而翁誤乃如此。又壽楊翁碑云，一等人間皆域子，不堪誰更作降

騷。按三國志。譙周為後主畫降策。而降表乃郤正所為。亦異也。昔人嘲王介甫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以秋英不比春花落。公引楚詞為證。或謂落、初也。始也。如落成之落。愚謂楚詞落英與墜露對言。胡子似非指落為始者。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朱子不釋落字。亦闕疑之意。

朱文公贈人詩云。知君亦念我。相望（平聲）兩咨嗟。今按望字作去聲讀自可。而注平聲者。豈以其音之調乎。文公之於詩。其精如此。

轆轤出入用韻。必有奇句乃可。如李師中送唐介詩是也。若句韻尋常。用此何為。又必用韻連而聲協者。若東冬寒山肴豪清青之類。今人乃間迭用之。或一在上平。一在下平。皆非是。

舊作集句。用東坡庭下已生書帶草句。對唐人馬頭初見米囊花。以為的切。近閱張祜詩有云。碧抽書帶草。紅節米囊花。已有此句矣。

舊得黃可玉江行小詩。讀其望九峯山詩云。看山如覓畫萬年。君自求之川睫間。病翁生愁午睡去。舟行失卻九峯山。前瞻數點顛銛銳。沿流計程只此是云云。愛其意新而語佳。後閱程致道北山集。望九華山詩序云。舟發大雷。行五十里許。顧江南衆山中有數峯。奇爽特異。一見即知其為九華。問舟人果然。因知褚季野於廣坐中識孟萬年。正應如此。黃詩皆見此邪。不然則詩人胸次之妙。固有不約而同者。

唐子西詩文皆精確。前輩謂其早及蘇門。不在秦、晁下。以予評之。規模意度。殆是陳無已流亞也。世稱宋詩人句律流麗。必曰陳簡齋。對偶工切。必曰陸放翁。今子西所作。流布自然。用故事古語。融化深穩。前乎二公。已有若人矣。劉後村詩話。嘗舉十餘聯。考其集中。蓋不勝舉也。春日郊外詩。水生看欲到垂楊。絕句疑此江頭有佳句。為君將取卻茫茫。簡齋有水光忽到樹。及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之句。非襲用其語。則亦暗合者與。

作詩之妙。實與景遇。則語意自別。古人模寫之真。往往後人耳目所未歷。故未知其妙耳。甲寅秋。與黃晉卿夜宿杭佑聖觀房。牆外有古柏一株。月光隔樹。玲瓏晃擺。晉卿曰。此可賦詩。後閱默成潘公集。有一詩云。月出隔高樹。舉聞何以名。鏡懸寶絲網。燈晃雲母屏。序稱因見月未出木表。光彩淸異。與諸弟約賦。夜夢人告以何不用下二句。乃知此夕發興。與潘公不殊。又壬戌四月。予過京口。過謝若植。同登北固。臨眺大江。風起浪湧。往來帆千百。若凝立不動者。因憶古人千帆來去風。帆遠卻如閒之句。誠佳語也。此類甚多。姑記二條。與朋友所共知者。

大德丙午。師道侍先君在仙居郭外數里。南峯僧寺。山水頗清絕。嘗一至焉。寺有藍光軒。宋季名士吳霖直翁講授其上。壁間題刻詩詞甚有佳者。略記三首於後。郭三益詩云。山光竹影交寒翠。下有碧溪吹迴瀠。沙痕隱隱白鳥去。石磴鬱鬱扁舟歸。芝蘭發香禪味遠。雲霧吐秀人家稀。須知淸事不可挽。杜鵑已過林中飛。郭南渡後人。嘗為令。陳碧棲仁玉題詞云。懷佳人兮山扃。望嬋娟兮步輕。蹇獨立兮山上。空山無人兮寒松自聲。懷佳人兮何許。白雲封闕兮猿鶴看戶。光有懷兮曷恩。風颯颯兮蕭蕭語。邈佳人兮未來。聊逍遙兮容與。陳有文名。以白衣召用。作此時年甚少。蓋懷吳直翁也。又有徐一初九日登高摸魚子詞。

吾丙子後作。對茱萸一年一度。龍山今在何處。參軍莫道無勳業。消得從容尊俎。君看取。便破帽飄零也博名千古。當年幕府知多少。時流等閑收拾。有個客如許。追往事。滿目山河晉土。征鴻又過邊羽。登臨莫上高層望。怕見故宮禾黍。觴綠醑。澆萬斛牢愁。淚閣新亭雨。黃花無語。畢竟是西風□□披拂猶識舊時主。亦感慨之作也。

仙居宋愛廬先生說。僧淸嘗詩。略記一二。寄無著云。達人稱循隱。玄解少人知。俗滿唯貪隱。師高不厭詩。水邊秋杖健。石上雪眉疏。大滌鄰山。還同賦紫芝。寄高先生云。歸從衡岳此身淸。老枝攀出眼倍明。白屋有田供伏臘。靑雲無夢到公卿。頻挑野菜招僧至。少著深衣入郭行。早歲自嗟行役遠。失將詩律問先生。高名嘉字思公。亦善詩。中秋寄陳碧棲云。秋氣淸如此。秋花香奈何。人生還在月。色況多有酒。若當醉。無愁我欲歌。樓高俯松頂。誰共酌姮娥。絕句云。少日時時負背髮。從人給馬與牽牛。中年皆此身如竹。任舊風前得自由。

宋高宗大字草書桂花詩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曉。染得朝霞下廣寒。後題復古殿御書。先大父嘗以碑本作兩大幅。挂堂上。益正卿太博見之。為考某年月賜某人。以書來言之。後俱不存。天曆己巳歲。予過江西南康郡學。見石刻在焉。因摹以歸。惜不能記益公之語。第歎其博識而已。

政和二年三月廿四日。鄜延帥府大閱。即席呈獻帥座賈公凱歌十首。楊景一　旌旗風曉颭春晴。的皪寒光照鐵衣。壯士銜枚聽傳令。邊鴻故傍陣雲飛。二　羌能清笳聽凱歌。行營細柳拂彫戈。征人盡道從軍樂。城上黃雲喜氣多。三　天兵十萬擁貔貅。紫塞年年大有秋。不是顏光求欲附。為君唾手取靈州。四　正寨從來豫勝謀。好將忠赤報衙頭。速修朝覲瀛丹鳳。乞汝河西十二州。五　玉幾潛將戍沙場。亦有家書寄雁行。不說邊庭征戰苦。侍郎恩意似汾陽。六　丈八蛇矛錦甲新。虯鬚虎頸漢將軍。彎弓躍馬當牙帳。鏤發鳴鏑入寒雲。七　控弦十萬漢番兵。行鼓分屯細柳營。白面元戎心似鐵。不教羌騎近長城。八　崆峒猛士射鵰還。三石雕弓月樣彎。為問韓門何似勇。劉騎生馬注南山。九　招馬紅旗鋪浪開。戰鼓百面打春雷。南山萬仞陰崖險。似箭紅塵一溜來。十　宿麥斜桑滿塞垣。彎弓不復射遊魂。華戎況罷干戈事。萬歲山呼荷至尊。十首頗有古作者風。復得之楊志行待制所。惜其人不著。故錄之。

陸秀夫抱幼主沈海。諸公作挽詩。惟盛元仁一章為冠。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生投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髯欲上天。板蕩純臣有如此。流芳靑史更無前。蟠虎林。

吳琳禹玉號存存。履齋之子。書法奇逸。詩亦高勝。早年作宰。題詩龍因西寺壁云。為從吏隱招提宿。相望城中隔幾塵。雲暗雨來疑是晚。山深寒在不知春。鋤松得石添幽徑。接竹通泉隔近鄰。此去又尋三洞約。初平應怪我來頻。在字元作重。既去之明日。遣小吏持片紙覆其上。予以至治壬戌與張子長遊寺中。時亦春深雨寒。冥坐雲霧中。嘗作志道其事。後數年。為宜城錄事。舍館存吾故第。其孫鎮子彥出家仇。乃缺

此篇因寫遺之。併和一章云。

昔見何欽、無適、好寫竹。賦云。猗猗兮娟娟。玉立兮蕭遙。翠帶愁兮含霜。風怒舞兮琅玕。風之來兮天之庭。過巖谷兮闃秋聲。金瑣碎兮滿地。日曈曈兮淨明。若有人兮凜高節。歷歲寒兮傲霜雪。我欲從之兮路阻絕。隔秋水兮共明月。詞旨清絕可愛。後閱趙石泉道士詩集。載此篇。云是海陵王嶧山父作。近見一隸字大書石本。嶧所書者。題作清涼寺竹賦詩云。

韓魏公手書早夏三詩。備盡散閑適之趣。安陽集所無。今錄於後。二絕句云。脫帽吏休後。凭軒風快然。淺泉漱瀨急。新葉補林疎。若初天未熱。觀閑遊輕涼。果熟愁枝重。荷生覺渚香。律詩云。十里溪源注北塘。貯成寬碧浴泱泱。新蒲弱荇參差綠。去鷺來鳧斷續行。一艇輕波搖短舸。滿斜斜日晒魚梁。使君思掛無清夢。高柳陰成草自長。

杜牧之聞趙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死。詩云。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死綏卻是古來有。驍將自撓今日無。青史文章爭點筆。朱門歌舞笑捐軀。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儂智高陷康州。守臣趙君錫死之。元厚之哀詩云。轉戰誰門日欲晡。空拳猶自把戈鈇。身垂虎口方安坐。命在鴻毛更疾呼。柱下杲卿存斷節。檣中許白得遺孤。空餘三尺英雄氣。不愧山西士大夫。劉後村謂二詩可並驅。嘉定中。金人犯蘄。黃蘄守李誠之死焉。欽。黃守何大節立可死之。後村有聞二守臣死詩云。初聞邊報暗吞聲。想見登陴與廝爭。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傷心百口同臨穴。極目孤城絕救兵。多少虎臣彪將印。誰知戰死是書生。何老長身李白髮。傳聞死尙握州符。戰場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史館何人微逸事。羽林無日訪遺孤。病夫昔忝同寮屬。西望關山涕自揮。詞氣無愧前詩。亦平日愛其作。而擬之也。宋寧宗紀書此事云。何大節棄城。李誠之死之。後村答傅伯成諫議書。極辨何公初護官吏士民過武昌。復自還黃固守半月。城破爲虜騎擠入大江以死。而逃死吏民遂以逝疑遺之。何爲何發也。茂欽。東陽人。予嘗幷載何事於敬鄉錄。

觀開寧千工詩。蓋題馬豕辮亦奇古。每題詩於後。嘗見三幅皆佳。高馬小兒圖詩云。華騮料肥九分膘。童子身長五尺饒。靑絲韁短金勒緊。春風去去人馬驕。眞作尋常廝養看。沙陀養兒皆好漢。此兒此馬俱可憐。馬方三齒兒未冠。天眞爛漫好容儀。楚楚衣裝無不宜。豈比五陵年少輩。臙脂坡下鬪輕肥。四海風塵雖已息。人材自少當愛惜。如此小兒如此馬。他日應須萬人敵。老夫出無驢可騎。乃有此馬騎此兒。呼兒回頭爲小駐。停鞭聽我新吟詩。兒不回頭馬行疾。老夫對之空嘆息。黑馬圖詩云。八尺龍媒出渥洼。是命月窟等閑驅。幽州俠客夜騎去。行過陰山鬼不知。瘦馬圖詩云。一從雲霧降天關。空盡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瘦骨。夕陽沙岸影如山。

張公翊清溪圖。蓋追溫清溪也。郭功甫題五絕句。有唯欠子瞻詩之句。遂求東坡爲賦清溪詞。蘇公復令某示秦少游寫小杜弄水亭詩。其後自元豐以來。諸賢題跋甚多。眞跡在金華智者寺卓堂。蓋宋季王俗元敏使君得之爲世後。其家以舍於寺。坡公作詞之後。有晁樂張勵深道長句。彷彿蘇體亦佳。九華鬱兮

江南山。清溪下兮貫山間。江北峯兮溪東旋。濁湯湯兮清漫漫。山瘦峭兮水幾盤。近交竹兮遠連環。泱天末兮浮雲端。齊之山兮秋之浦。妖晦明兮氣吞吐。草木叢兮媚林莽。繡屏張兮翠錦舞。深窈窕兮幽掩阻。雨吟猿兮風嘯虎。下鳧鷗兮泳魴鱮。商之橋兮漁之罟。互出沒兮更散聚。欄有亭兮梵有宇。雲巖阿兮棘樊圃。雀連菀兮岸之許。赤淼淼兮棹容與。中橫絕兮梁爲渡。隱孤城兮其西去。春之朝兮秋之夕。風既清兮月又白。遐瞻者兮俯陳迹。嗟佳人兮不可得。空遠望兮中盛。百思悠悠兮情惻惻。悵興亡兮慨今昔。獨茲溪兮無絕極。嗟夫人兮擺塵滓。遙徜徉兮玩山水。移山川兮置几。手舒卷兮千萬里。轔余車兮秣余馬。往其從兮山之下。權吾舟兮汎清渚。樂魚鳥兮放林野。循未適兮胡爲者。聊寫言兮公是許。錢江淮制置發運使名字見王明清揮麈錄。吾鄉時天錫復作後詞。自謂非敢僭追老仙。聊自寄其眺賦。併錄於此。予悲時俗之沮汗兮。欲往睨乎鴻蒙。託剛風而上浮兮。恐窮羽之不豐。乃有啓予以幽狀兮。稀晖眺其逶迤。斂千疊於掌握兮。衰百派於一匜。衍梁橫絕兮。平澱森瀰。重樓迴復兮。乘漁四來。窔空明兮。臥鮮澈乎精壯而神注兮。若有貽其擧許。頗自致於其間兮。嗟道里之遙綿。苯埃塩其厭頂兮。忽不料北渊年。恢庚白而莫見兮。訪杜子其迹邀。雖枯骴之消蝕兮。尙想見其宏標。託孤嘯於烟月兮。委逸才於箬翰。徒飛揚於迮地兮。孰知得志之爲賊。遺佔畢於來世兮。徒糺藻之可尋。詞厥智之殫此兮。非彼吳時與明。方聲當且挾華兮。超東海而控搏。何有九華之韶麗兮。孰踰秋浦之淙游。嗣燬陽之豬滅兮。望茂樹而少休。固知其異於高藝兮。聊以給俄頃之淺謀。後二子數百祺兮。宛勝踐其猶白。孰使予鬱邑而侘傺兮。古奧今如一丘之貉。惟宇宙之曠大兮。含夫人其誰慕。何夫人之足悲兮。恐帝閽之未寤。予誠非其任兮。背肩脖以紆軫。因幽狀之臨睨兮。獨默默而深省。史蒙卿、吳正有感詩云。途窮那免哭。哭罷一高歌。白日催年急。靑山閱世多。浮生從潦倒。遺恨不消磨。何許南來雁。殷勤掠眼過。卽事云。宮花撲曉日。仙鶴下雲端。自是傷心極。那能著眼看。風沙兩宮恨。烟草八陵寒。一掬孤臣淚。秋霖對不乾。黃右翁、可玉、寒食客中云。羽翰便與黑貂裘。寒食無聊日留。烟斷昔曾悲介子。火衰今不祀商丘。百年幾付風吹柳。一雨遙隨山入樓。安得五侯鯖到我。自偕茶事試香篝。一慘淡微花斷客魂。最難忘處最難言。兩陵不可避風雨。麥飯如何託子孫。往事滄江吹白鳥。誰家歸燕𫝊金尊。欲尋陵者相傾倒。烟柳深深不見門。數詩詞旨悽惋。常節悲壯淒涼。感慨之意。溢於言表。讀之猶使人惻然。

葉靖逸題岳王墓詩云。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廝安能八十年。漠漠疑塵空仮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學取鴟夷理釣船。是詩流傳膾炙人口。其家月致餽於葉。又有林弓寮題云。天意從如此。將軍足可傷。忠無身報主。冤有骨封王。苦雨樓臺暗。花風殿路香。沉思百年事。揮淚灑斜陽。人亦稱之。然已不逮葉作。近時趙子昂詩尤勝。鄂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何嗟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若古今賦詠者劉改之六州歌頭一闋。悲壯激烈。詞云。中興諸將。誰是萬人英。身草莽。人雖死。氣填膺。尙如生。年少起河北。劍三尺。弓兩石。定襄漢。開虢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過舊時營

畢。荊鄂有遺民。憶故將軍。淚如傾。說著年事。知恨苦。不奉詔。偽邪寇。臣有罪。陛下聖。可鑒臨。一片心。萬古分茅土。終不到。舊奸臣。人世夜。白日照。忽開明。衮佩冕圭百拜。九原下。榮感君恩。看年年二月。滿地野花春。鹵簿迎神。時有淮西帥李誠。和其韻。爲岳忠烈廟扁額。其詞非劉比也。

方千泊嚴光墓下詩。末云。前賢豈何益。此地誤垂竿。可謂無識之言。於今循食子陵祠。使子陵有知。必不樂也。李商隱隋宮中四句云。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日角錦帆螢火垂楊是實事。却以他字面交蹉對之。融化自稱。亦其用意深處。其佳句也。

宣城涇縣有琴高山琴高溪。俗傳控鯉而升之所。每歲三月中。有小魚數十萬。一日來集。亦傳以爲投藥滓所化。至今人待此日盡網之。曝以爲乾。味甚美。吳殷齋嘗賦詩和人韻云。仙人藥苗化爲魚。身雖纖細味甘腴。士人涉溪如採藥。以有爲網猶恐疎。不比吳王敗時餘。松江千古留腥滓。好似春茶搶與旗。俯視銀絲不足數。人生所樂在家鄉。何必定食河之魴。琴高仙遊不可躡。自向崑崙朝玉皇。玉皇一笑倚天末。乞與五湖任簑摘。扁舟烟雨歸去來。臥聽魚槎聲漉漉。予皆欲爲再賦。未暇也。

矜齋王先生。既錄天台陳南塘、柏茂卿、夙興夜寐箴。道其友葉通齋。復載其懷友詩云。攜書入容山。茂若與世絕。俯仰一室間。頗見古人別。良朋今人思。思君意彌切。食芹甚自甘。那得共君啜。又有嵩窠集一詩云。皋夔不著書。周召不決科。端坐廟堂上。四海臻泰和。吾道固如是。後來文藝多。嗒然空山中。獨抱明良歌。皆知道者之言也。

毛澤民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本李賀、貫休詩語。劉後村鑄成范蠡何曾及。繡作平原未必知。對亦佳。范蠡事是吳越春秋。

荊公詩。秋日不可見。林端但餘黃。釋者謂黃爲黃落。非也。黃指日之餘輝也。故其下云。杖藜思平野。俛仰畏無光。

樊宗師園記云。蟲鳥聲無人。句甚妙。黃魯直送王郎詩。全用此句。又謝黃從善云。鳥聲無人兮我友來。即又手寫其父亞夫宿趙屯詩云。山間聞雞犬。無人見烟樹。亦是用此意。古人於作者好語。不忘如此。

鮮於伯幾初至婺。題詩於廨云。廨舍如僧舍。官曹似馬曹。頭山終日見。手板或時操。佳句也。

桂溪過婺源。偶至江氏琅玕閣。其人出乃父所得詩卷相示。無慮百數十首。讀至一首云。詩仙長倚玉闌干。何脫塵凡妙不難。六月雪霜侵几研。一年烟火隔心肝。鳳皇臺迥風旋應。翡翠簾深露不乾。記得月明扶醉上。骨輕毛竪怯清寒。謂然異之。乃玉箴仲履作也。併得其所爲閣記亦佳。遂摭爲一卷。題數語表之。因尋訪其作。得數首。皆質拔可愛。求田問舍暮年意。談道著書千古心。相如徒有四立壁。郿塢多藏數萬金。圍絲五色綠獨繭。廣奏七均諧大音。何時雁鶩酌春水。覓溪石上青楓林。一　假闊梅塢詠新梁。但願柴門守故山。田翁有酒飲輒醉。釣船無魚空復還。半生墮落髮悲界。萬事元在鴻濛間。繩床坐了一小劫。縱有天梯何用攀。二　牛羊蟲蟲澤中道。齊麥凡凡霜後村。朝風作惡吹破屋。落葉不知深擁門。盡獻水試面蔬食。隨緣女嫁并男婚。平生四海習鑿齒。老椀風爐相對論。三　五月蘋花思渺然。綠波憶蒲酉船。寧穿

布襪青鞋底不醉。甚也綠幽秋。山郭鶯啼春又莫。蕭齋人靜游無嬉。一官滿堪三年別。借枝風前對樹眠。四　他皆類此。

大德中有胡文質海牙者。爲湖東廉訪僉事。性嗜酒。不飲則臨政精明。市日者某形貌長大。每飲引與對坐。不交一談。亦不再之酒。醉則取劍擊弄。衆避匿乃已。嘗分司舟回。二書吏從。未至城數里。宿夜中月明興動。紐登起岸。題一詩酒家壁云。塵埃淡淡抹山眉。野水人家半酒旗。應是小梅開未了。小舟撐月過前溪。去入山趨小寺。呼僧扣扉。僧皆驚起。謝罪羅拜。大呼索酒。貯以木桶。使僧於前。以一自酌。竟醉僧頂。從其上。酒盡困睡。僧不敢去。天明舟中失胡所在。遙見寺壁題字。書吏識之。遂其所往。逐道上樵者。言寺中擾擾狀。趨視撫謝。猶未醒。須臾騶從至。迎之乃去。

東坡自黃移汝。別子由於高安。過瑞昌亭子山。題字崖石。點綴竹葉上。至今環山之竹。葉葉有黑點。故定中王景環主瑞昌簿。移植廳事。扁其堂曰坡蘇。蓋籍廳東坡夜宿處也。吾鄉橫山巨一中。爲江州涂倅記其概。一時多賦詩者。僧道璨無文詩云。一葉復一葉。也道雖翻覆。一點復一點。昔罪要接榜。親見長公來。一節不肯曲。見竹如見公。北麓能不俗。回首熙豐間。幾人愧此竹。翰墨直枝葉。點化到草木。長公有深意。此非付北麓。語雖直致而意佳。北麓故環號也。巨記未見其遺迹。有答主簿短啓。中有云。移來三兩竿之清風。粘起二百年之公案。所恨無頗米之筆。十丈捲船。何當登坡蘇之堂。一尊酌月。亦爲里人所傳誦云。

佛家記李習之問道藥山惟儼禪師。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語。雲在青天水在瓶。按習之文集。有去佛齋文。衛道之意。不畔韓公。平生不甚作詩。止有戲贈一首。懸若好填棗云云。語尤淺拙不類。必妄託者爲之也。獨吏部行狀云及長頗能詩也。生之所習。此語卻非。一時不自媿耳。

杜老兵車行。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蒼當譏之。不過以爲漫語而已。更事之餘。始知此語之信。蓋賦斂之苛。貪暴之苦。非無訪察之司。陳訴之令。而言之未必見理。或反得害。不然雖幸復伸。而異時疾怒報復之禍尤酷。此民之所以不敢言也。雖字敢字。曲盡事情。

文文山死節。諸公傷悼之作。佳者如鄧中齋光薦詩云。憶公訴駿河。九地無處瀉。想公騎赤龍。請命詣野。世人醉生死。嗤笑獨醒者。烏知千載英。精爽倏不夜。義士無屬興。時運有代謝。念昔喪亂初。公騎使佶馬。奮袂起勤王。慷慨淚盈把。須臾三萬衆。如自九天下。燈基樹檄交。笑語雜悲咤。捧土障洪河。一繩維大廈。至哉朝宗性。百折終不舍。身北冠自南。肌碧心有化。顏鉤深忠勁。杜詩高騷雅。皆隨骨肉寃。東市刀兵解。精誠揭天日。氣魄動夷夏。丈夫如此何。一死尤足憐。由橫老賓客。自疑餘息假。有時夢嚴電。意悟嘗驚寤。非無中承傳。殺青白誰寫。魂歸良江南。千秋祖鄉社。又贊畫像云。日煙煙兮陳星亟。寒氣英英兮晴宙啟。山頭碎柱而璧完。血化碧而心丹。嗚呼。誰謂斯人。不在世間。李養吾明道趙吟嘯集云。南人不識兩膝貴。山揩百鍊卑且勞。斯人護膝不護頭。故以頸血洗君刀。蟠胸孤憤皋不碎。殺氣千丈亂旄旄。摻桴親鼓盡南海。背水更用鞏丁髯。倖來吮血語神語。咄咄詢與天爭家。須臾亦日誠顏色。玄雲莽莽風颸颸。或言

巨璽收拾付其筆。詎能捕風生長鯢。又言豐隆列缺對懋絕。疾指玉樓鞭六龍。雨師倒翻水怪舞。斗振滄溟天穎號。傳伊肝膽苦復苦。亦見鯨背眞離騷。劫灰滿地莫挂眼。蓬萊雖遠容翱翔。長鯨擲鬼衛城戰。鹵闕未許飛仙遊。乃言興廢在斯不吾與。晉死吾主吾焉逃。務吏闢言拍手笑。斯人六經爲竹爲皮毛。斯人捲取六經去。空將腸本傳兒曹。黃誠性云。三百餘年樂育恩。晚從科目得斯人。崎嶇嶺海朝年國。吾落匪乜萬死身。諸葛未亡猶有漢。包胥欲泣更無秦。挑燈慨慨歎榮文。騎髮蕭森變鬼神。皆可傳誦。謝皋羽挽詩。落日沈滄海。塞風上薊門。雨青餘化血。林黑見歸魂。惜忘其首尾四句爾。皋羽又有三詩。爲文山作。亦感激悲痛。其一結客行云。結客衛京師。棄家南斗陲。相看各意氣。欲取遼陽歸。事左脫身去。豈爲無所爲。家藏楚王子。手執五陵兒。泣本先王令。白旛飄天壁。揮屍血必報。國曹捷終馳。力盡志不遂。以死謝漸離。其一郢州哭云。郢州哭。井水竭。去年哭母猶海熱。今年此日來郢州。母死未葬子爲囚。郢州士淫淚長在。化爲蒼苔色不改。雨洗離魂歸簸海。其一則任士林叔實所作謝翺傳云。翺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咮焉食。哀謝皆慕義從公。故尤不能忘情也。

方岳巨山詠史。堪笑張華死不休。謾精象緯古難儔。中台星坼何曾識。祇識龍泉動斗牛。（蝦蟆）堪笑平生血濺衣。但知忠義未知幾。命關鬼質緣何事。年及懸車自不歸。（飄其頭類字收自頤字可也）命意甚佳。近見乖應能成父二詩。亦類此。伏波垂老困壺頭。正坐功名意未休。爲問悲翁尚矍鑠。何如老子得遨遊。（遙擬）長源欽意保佺齊。晚節遂爲富貴迷。幸自山中足煨芋。何須禁裏覓燒梨。對偶尤工。

閩子靜初挾其鄉人書至京。謁賈仲明。以梅枝柱杖爲獻。適姚公茂諸人至。賈因見圖道其故。諸公令賦梅杖詩。閩即賦云。斫取江南萬玉柯。春風入手慣摩挲。較淸卬竹能香否。闘品鳩藤奈俗何。擬破夢回窗滿月。影隨詩瘦月橫坡。人言功在調羹上。不道扶顚力更多。諸公延譽。遂知名。

友人葉雅言家藏孫嵐時手寫五言律詩十八首。自荊江入蜀止石頭城。蓋規摹老杜者。嵐時字季和。餘姚人。游宋呂之門。嚴元中宰常熟縣。爲子游立祠。朱子作記者。朱子嘗稱其湖山諸詩。語意淸遠。豈此等邪。今錄數首於後。日落風更起。江頭船不行。淒涼大夫宅。蕭瑟故王城。一醉重樓晚。千秋萬古情。愁邊動寒角。夜久意難平。（晚泊舟）落照久未夕。斷雲低不飛。孤舟上水急。歸鳥度山微。蕭颯天涯髮。淋浪醉後衣。邀闌一笑去。客夢轉頭非。（泊沙市）小欲不成醉。淸談多所欣。秋聲搖落日。野色遠寒雲。心事長千載。腰圍更幾分。西風叢桂發。倚檻得相聞。（武山）西臺今在何許。秋草雜雲門。十畝有餘竹。一窗無數山。幽邊足躑思。凝時多苦顏。相看終惜醉。更泉酒瓶還。（西臺）今晨明客眼。桃杏照江紅。鳥呼蒼山山人。聲繫竹中。獨遊空遠思。一笑負春風。便想荊州道。鞦花醉消宮。（新晴見桃杏）朱子又稱其子陵仲弓二絕甚佳。子陵詩見後釣臺諸作中。仲弓詩云。淸濁無心陳仲弓。倒機聊救漢諸公。末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王厚齋困學紀聞云。孫嵐湖其號也。

劉因夢吉。詠薔薇詩。色染女眞黃。露凝天水碧。又薔薇酒詩。亦用下六字。嘗愛其佳對。李思衍昌翁亦有一聯云。土晴遼野天水碧。風燥雨過女眞黃。未知孰先後也。李又有鬼火光中逢石馬。仙盤柱下泣銅人句。對亦工。

吳興姚式子敬。手寫高彥敬尙書絕句一卷。皆佳。北來朋友不如鴻。幾個西飛幾箇東。多少登臨倚樓觀。闌干閒在夕陽中。（過京口）二千里地佳山水。無數海棠官路旁。風送落紅攙馬過。春光更比路人忙。（過信州）當壚媚雨轉山西。由腹雲根假削齊。日暮牧兒歸不得。料應白水漲前溪。（暮）仰有嵐光俯有溪。軒窗初不計東西。雲峯雨岫安排定。松竹林林自整齊。（題樓居）山腰鬪曲線短垣。百怪老樹蹈蛇蜿。山翁有時抱琴至。宇寄明月開北軒。一溪頭白髮來相安。溪上紅桃雨打殘。滿目雲山爲誰好。一川晴色上樓看。（樓山）古木陰中生白煙。忽從石上見流泉。閒隨委曲尋源去。直到人家竹塢邊。（郎中）雞鳴上馬戴星還。隣近人家見面難。一度相思一回首。二千里外得相看。（二）此行從陸步晚晴。野香亦引過林坰。誰知猶是南江夢。尋到西曹夜直廳。（夜直）暮色琅玕過雨檻。早陰疏綠過午陰晴。斜陽又送西軒影。一枕移床待月生。（濟州道中）子敬爲人瀟灑。詞翰皆工。此卷作行草尤可愛。

柳柳州云。微風一披拂。林影久參差。陳簡齋云。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語有所自。而意不同。

趙亦松詩。舒道紀最佳。（世下）唐人如皎然、齊己二絕句亦可喜。皎云。綠岸朦朧出見天。晴沙淅淅水濺濺。何處羽人長洗藥。殘花無數逐流泉。齊云。昔愛初平住九霞。焚香不出閉金華。白羊成陣難收拾。吹盡溪邊白石花。語意亦松難詠者。未有人指出也。

陶公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下復云。撫孤松而盤桓。係松於徑荒菊翳之下。其意可知矣。又好言孤松。如冬嶺秀孤松。如靑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下云連林人不見。獨樹衆乃奇。皆以自況也。人但知陶翁愛菊而已。不知此也。

李商隱詩。王桃偷得憐方朔。金屋妝成貯阿嬌。以東方朔爲方朔。人以爲病。若用巨朔字。自佳。乃傳誤也。

唐人詩云。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後人沿襲用之。往往謂舊燕復來。其實燕至人家。旣巢雛而去。已不知其所往。安有復來之理。此類皆習於口熟而不覺其誤者也。

李伯時畫飛騎習射圖。其手帖云。公麟元豐初點檢南宮試卷畢。陪僕貲埕鄭門應奉廷試。因得至衞士班。見飛騎習射擲毬。楊枝戲人。偉馬驍妙天下。選時乘輿幸寶津。有日。群課勝負。窮技不休。故頗該悉。今追圖大概。以奉離索淸玩。若氣勢不至差俗。則丹靑可屏。留叢照想也。元祐丁卯臘日謹題。後又云。第一命寓射。最難引弓。然多中。中者自船而下平截斷之。射毬鮮中。以飛踠故。十發三四中。爲精矣。尤延之、楊廷秀、樓大防皆有題詩。朱文公跋云。觀龍眠飛騎圖。及謝延之、廷秀、大防三君子佳句。因思法雲秀公語。尤物移人。甚可畏也。後又有省體詩二首。其一云。奉題太丞丈龍眠騎射圖。下有叔簡字。不著姓。其一題嘉定庚午四月二十日章良能叔簡詩云。飛毬飲羽柳如龍。馬氣橫生人更雄。不作遊觀御寶津。騎戰邊塵一當百。天家行樂少人知。龍眠閒從天上歸。意象慘淡研精微。曲爲以來無此奇。非大披圖涕淚垂。時危那得生致之章詩云。禁籞貔虎天廄龍。技擊不奈對冕豐。御道寶津皆塵揚。前期踊躍矜旋蕃。紀綱

低緊柳枝碧。滿滿彎弓疾發射。偶然穿葉未爲奇。截下紅綃方破的。綵繩長曳綵毬輕。閃爍眩轉如奔星。弦頭高處迸馬腳。回看一箭落楊柳。烏紗帽穩春衫薄。文輝燦爛青絲絡。千步場深隔九關。畢竟馳驅有餘樂。李侯應奉騎春官。自發歸穿衛士班。平生抵死誇神駿。絕藝那能不細看。不學國公伏地側。倉皇丹粉供官家。他年乘興武追尋。妙處祇須遜子黑。十六騎翻意態妍。解控應節與剛親。當時騎士盡應附。倚想元豐兵制新。慨今多事困供億。養兵殆且彈民力。未聞上欲馬騰踏。安得從容觀戲劇。浦江趙敬叔先賭得圖後得帖。遂爲完美。謂圖出王山汪季路家。缺二馬及楊樓詩。蓋爲人裁取別作卷也。考續通鑑長編。嘉定二年己巳正月丁巳。御史章良能同知樞密院。六年癸酉夏四月丙子參知政事。明年二月薨。此詩在政府作也。又紹熙元年庚戌秋八月。校書郎王叔簡、與禮部侍郎李𤫉、著作郎鄭馴、同檢視劉季裴所造新曆。叔簡必王叔簡也。所謂太丞及雌堂稱太守。不知爲何人也。尤楊樓有集。詩不錄。王章二作皆佳。不以能詩名。故表而出之。

韓魏公賦喜雨。須臾總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是以觀其相業。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詩云。南山高峻屏。北山亦嶙峋。坐看兩山雲出沒。來如驅。歸如呼。始覺山中有神物。鬱鬱其蔥藹。坎坎其鼕鼓。颯颯風云云來雖難。我民無罪天所憐。一夜雷風三尺雨。嶺木兮蒼蒼。溪泉兮決決。雲散諸峯互明滅。東阡西陌農事忙。廟閣山空聲響絕。狀事造語極佳。然其意則本歸美而衍之者也。公又有雨勻春圃桔槔閑之句。邦直農事忙句。亦反而用之也。

時天彝詩。見卷下 其書唐百家詩選後諸評。深知唐人詩法者也。悉錄於後。

薛稷詩。明健激昂。有建安七子之風。不類唐人。其字偉麗亦稱之。不自珍惜。附麗匪人。至汗斧鑕。爲士君子所羞。有才而無學。良不可哉。孟浩然高抗有節。一時豪傑翕然嚮仰。非特以其詩也。張承吉云。孟簡雖持兩。襄陽屬浩然。所以自處者如此。而韓寶方謂其不來。多見其不知量也。盧象。開元時人。詩亦清妙。要非後來所及也。第一卷

高適才高。頗有雄氣。其詩不習而能。雖乏小巧。終是大才。岑嘉州與子美游。長於五言。皆唐詩巨擘也。第二三卷

自儲光羲而下。王建、崔顥、陶翰、崔國輔。皆開元天寶間人。詞旨淳雅。蓋一時風氣所鍾如此。元和以後。雖波瀾闊遠。動成奇偉。而求其如此等蓬遠清妙。不可得也。第四卷

王昌齡尤所寶玩。李頎於諸人中。尤有古意。戎昱稍爲後進。多羈旅離別之思。造語益巧。用意益深矣。第五卷

此卷十四家。予所有者。獨李嘉祐集。楊衡、雍裕之見十賢集中。往往皆律詩。蓋小才也。餘人多有奇語。沈千運、王季友、尤老成、趙微明。最爲不羣。挽歌長別之句。使人三歎。雖當時作者。不能過也。第六卷

大曆後。李紓、包佶。有盛名。叔倫、士元、從容其間。詩思逸發。於綺麗外仍有思致。非餘子所及也。第七卷

錢起壓擅場。江行百篇。辭短意密。盧綸與李益中表。唱酬交贊。在大曆十才子中。號爲翹楚。司空文明

結思尤精。如前途獄不傳。往事慨然來。令人三嘆不已。第八卷

皇甫冉、鮑防、二張。詩在唐中葉。所謂錚錚者。冉及張登。耿湋有全集。李端於武陵集。錢塘陳氏刊行。稱各百餘首。僅是斷璧耳。第九第十卷

文章倘論其世。長孫佐輔、貞元前人。要爲有一種風氣。五寶詩存者。惟聯珠集。叔向詩彌往傳彌少。草木無風之嘆。不其然乎。羊士諤刺王叔遠貶。亦有氣節。十賢集。士諤亦在其中。第十一卷

楊巨源始與元白學詩。而詩絕不類元白。王建自云結髮文昌。而詩絕不類文昌。豈相馬者固不在色別乎。巨源清新明麗。有元白所不能至者。建樂府閑做文昌。然文昌恣態橫生。化俗爲雅。建則從俗而已。馴致其弊。使人猶嘔夷中。第十二卷

武元衡、令狐楚。皆以將相之重。雄盛一時。其詩宏毅閎遠。與翩翩騷子上所得者異矣。劉言史有小說行於世。其詩鋪張其富。而叫嚼少味。正似其小說。獨竹間梅二十八字。清潤可愛耳。第十三卷

憲宗將吐突承璀、李絳、白居易。事之甚著。僅能略出之。惟南李涉探上意。知承璀恩顧未衰。遂上言兵不可能。承璀親近信臣。不可出。知匭使孔戣言而不受。涉行貨於他徑達之上前。戣奏涉奸罔。請天遂被遠貶。其爲人如此。而詩句清潔是賞者。世方以言取人。果可信乎。第十四卷

盧仝奇怪。賈島寒澀。自成一家。張祜樂府時有美麗。趙嘏多警句。能爲律詩。蓋小才也。朱慶餘、張籍門人。傳其詩法。然獨以閨怨一篇知名於時。此集乃不錄於鵠、曹唐。僅如候蟲之自鳴者耳。第十五卷

許用晦工爲七言。項斯亦師張水部。自以字清意遠。匠物爲工。然格律卑近。漸類晚唐矣。至李頻。則真晚唐也。第十六卷

兩卷十八家。多大中以後人。施肩吾最爲富麗。李楚望結思尤清。高蟾工爲絕句。然無甚高論矣。李昌符爲令狐綯所知。前後集十卷。亦多可稱者。薛大拙高自位置。詆罵前作。以是爲有識所貶。至其妙處。纖穠閒作。亦不可誣也。陳雍二陶、薛逢、崔塗之流。皆競爲組麗。百鼓一豆。時亦見之。第十七第十八卷

三劉二曹。如負販升高。雖竭智力。要爲有限。崔魯粗有法度。玄英荷鍤卑陋已甚。退之所謂蟬噪。非此也邪。第十九卷

子華、致光著名晚唐。俱直翰苑。以文章領袖衆作。方昭宗時。黨邪內訌。兇頑外撼。致光閒關其間。執義確堅。如不草韋昭範詔。凜然有烈丈夫之風。非子華所能及也。然其詩過於纖巧淫靡。特甚不類其所爲。或言香奩集和凝所作。誤歸之致光。豈信然邪。第二十卷

老杜佳人篇稱雪字。蓋本家語以黍雪桃。注者皆不知此。又凡作詩難用經句。老杜則不然。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若自己出。

老杜七言長篇。句多作對。皆深穩遒健。洗兵馬行。除首尾及雄藩附鳳云云兩句不對。司徒尚書一聯稍散異。餘無不對者。尤爲諸篇之冠。偉公長句皆不對。其體正相反。

崔鶠德符。崇寧後居洛南稻田務。嘗送客餘閒。時梅花正開。明年盡修大內。閹官容佐取以爲貢御

苑。幽谷不知。春晚復騎瘦馬。與老兵來遊。坐梅下賦詩云。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間。小憩藉清影。深竅啄微酸。故人不可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玉花斑。次日佐入園見馬蹟。知爲幽谷。且怨其未嘗見已。即其奏。勸以擅入御苑。勒停。家貧傳食諸人家。久而後歸鄱陽。洪氏隨筆載其事。以爲馬永卿嘗載嬾眞子錄中。而未見。今考馬錄正同。特以爲在宣和中者。當是。劉克莊潛夫。嘗賦梅云。東君謬執花權柄。卻忘孤高不主張。作史相嫌遠不得。遷又有詩云。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雖然不識桃和柳。卻被梅花累十年。又云。一聯半首致魁台。前有浙公後簡齋。自是君詩無籌策。梅花竊殺幾人來。按詩人坐梅見累。無如幽谷。而潛夫不及之者。恐未聞爾。

東坡送別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模寫甚工。異時記渡嶺事。謂見山人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然。如人之旅行於鶖外而見其帽也。蓋同一機軸。

李明通養春紅梅詩云。月香水影吹錦韉。冰魂雪骨酣華春。神仙狡獪本玩世。處士游俠聊娛人。怒髮不顧殺氣橫。忠赤自與臙脂親。山林落莫吾未許。絳衣朱襦壓緇塵。蓋寓意有所指也。楊衮詩亦佳。相親相有楮先生。雪與陽春猶臙成。狐白溫溫疑伯仲。龜紋隱隱見縱橫。夜闌吏作封章夢。起來猶聞展卷聲。乖老未忘鑽故紙。三生習氣太分明。

吾鄉蘭溪去城三十里。其地名白塸。次則望雲山與建德接境。建德之鎭山曰烏龍。旁一港。通分水縣。先君嘗語鄉人趙叔嘉左藏。說有人賦詩一聯云。烏龍分水去。白塸望雲來。可謂精確。惜不得全篇。

錢塘李道坦坦之。早歲入道洞霄宮。學文於隱者鄭牧、牧心。蓋爲所稱許。有葉林玄文者。亦隱山中。二人旣沒。坦之遂出山。大德中留蘭溪。與予極相得。時時誦葉鄭詩。鄭有寄友詩云。我在越。君在吳。馳書邀我遊西湖。我還吳。君適越。遙遙三江共明月。明月可望。佳人參差。笑言何時。寫我相思。知君去捕嚴陵菜。祇把清樽酹黃土。浮雲茫茫江水深。感慨空勞弔今古。孤山山下約陳實。聯騎須來踏春色。西湖千樹花正繁。莫待東風吹雪積。有酒如澠。有肉如陵。鼓瑟彈箏。與君沉醉不用醒。人生行樂耳。何必千秋萬歲名。葉公詩。如金粟花前風細細。寶塔地上月輝輝。夢回不屬紅塵境。涼露滿衣人醉歸。他聲句如芙蓉搖風柳挂月。醉來傾倒梨花堆。千百春鈿一株樹。野田吹下雪花風。皆佳。葉錫、劉禹。能詩。因牧心推獎。遂知名。送白徭潤教授宜城云。乘閒爲我弔李白。醉臥江邊不復醒。當時錦袍照綠水。今日孤墳秋草生。人呼蝦綠水。又賦白馬圖云。當時超逸眞絕倫。倏如玉龍上天門。朝馳峻坂飛走麟。暮浴深淵浮素雲。四蹄飽踏咸陽月。滿身猶帶燕山雲。祇愁玄霧闇難妻。未許清塵汗汗血。人呼歲白馬送牧心云。去年別爾鵰南征。今年迎爾春水生。我心思爾如江水。回波相縈無窮已。君如鴻鵰早歸宿。方遂長風度千里。次韻王翀得往昔行云。美人昔愛唱伊州。少年未解人間愁。五侯繫馬春日暮。白雪遶梁花滿樓。同遊星散樂難得。重逢卻怪旁人識。花隨塵土暗芳菲。鳳閉樊籠摧羽翼。不須感舊爲淒然。步境悲懷能幾年。君看古來歌舞地。梁園金谷成荒田。繪此可信。牧心嘗客會稽王裕竹監簿所。有陳觀國。用實送其出陶山詩。亦佳。青山無趂迎。幽人自來去。落葉若相送。卷卷及行屨。獨端有孤雲。仍爲守其處。落葉惜人不在山。孤雲留則

人再還。斯人可則復可惜。我處落葉孤雲間。謝翱、皋羽。善古詩文。牧心與之善。其卒也。爲作傳云。初與之論文不合。後乃相推敬。牧游山水間。君病篤。望牧不至。恨以詩云。謝豹花開桑葉齊。感勝平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絕筆之作。前輩風致如此。今坦之旣不可復見。姑錄所記憶者於此。

坦之作杜鵑行云。昔聞昔有蜀天子。化作冤禽名杜宇。一身流落悵故鄉。萬里逢人訴離苦。西來縱呼巫峽間。楚臺花落青春闌。臺中魂夢久寂寞。行雲日暮愁空山。明朝復向瀟湘發。北叫蒼梧江竹裂。竹間之淚花上血。怨入東風俱不滅。天涯無窮朝暮啼。王孫草綠不思歸。哀哉王孫終不歸。江南江北楊花飛。時年二十餘爾。遂從鄧公日益精進。其歌行最爲流麗。嘗言學詩必以李杜爲宗。唐律四十字若五十六字。成一片文章。豈可以閒冗語塡之。大凡詩一字未佳未穩。必有一字可代。思之自當得也。在蘭江時。嘗手寫一帙留予家。至大戊申別後。寄友三詩。一以與予。曰。拂袖行歌歸故鄉。相思又是一星霜。夢回江上秋楓香。愁入天涯春草長。當問久淹嗟契闊。詩章時讀慰淒涼。知君亦有逍遙興。肯學征鴻爲稻粱。又送人歸嚴陵。併寄予云。官車一兩馬並馳。送君朝出城門西。投船當河以爲別。東流到海無還期。雲間挂冠歸故里。河上停帆謝游子。不願松江食巨鱸。甘向桐川釣寒水。子陵昔釣川之側。百尺高臺猶屹立。斜日歸舟繫石根。稽首清風無愧色。金華洞天深且幽。神仙牧羊松下遊。故人吳君仙者儔。高臥巖扂秋浮浮。玆山相隣睦州山。翠鬱森城南樓。吳君之家某水丘。尺書欲煩親手投。一見是寫平生憂。坦之素善書。予愛之。嘗裒其手寫者一卷。爲人竊去。僅存一幅。二詩皆佳。高將軍白鴿子歌。淮西猛士高將軍。新獲燒丹被涼素。調之弗馴情未狎。跨馬臂出城東去。征鴻作字雲邊斜。聳身直上誰能遮。天寒日莫望不見。北風萬里吹瑤花。雲飛忽斷鴻飛御。短草長烟際沙漠。但餘孤色搖清秋。未許纖毫生勁落。歸來珍衛不解韝。親手誘肉供飢喙。英雄遇合固有分。可惜鷹鷹俱雪頭。其一李白酒樓歌。溧陽酒樓春水涯。白也繫馬樓東家。千金醉盡不復回。猶吹玉笛引吳娃。日斜樓外東風起。作愁滿眼楊花裏。高歌一曲下樓去。傳得江南數千里。錦袍綠水迷蹤跡。月落空梁照顏色。江頭盡日不見人。樓上幾年無此客。倚闌仰看西飛雲。胡爲不飲愁其身。即今寂寞千年後。誰酹青山山下墳。他皆類此。警句如落日中原小。悲風易水寒。皆自言以此詩寄鄧善之。鄧借以爲己作。凡物皆歸土。深山始見天。城南草綠王孫去。江上花飛燕子來。清江百曲秋花底。漁火孤村暮雨中。芙蓉水老雙鳧冷。苜蓿秋高萬馬肥。不可勝錄也。

嚴陵釣臺題詠甚多。自范希文、黃魯直、二絕句後。始難措手。藏復古詩。亦爲人所稱道。此外所見。尚有佳者。釣臺東所未及。王厚齋記孫獨溯、應時。作云。舊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故態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如魚鷺到桐江。吾鄉陳子象庚絡詩話中。記不知名作云。范蠡忘名載西子。介推逃跡累山焚。先生正嘗撫多事。聊把魚竿坐水村。予家有北園吟一編。蜆山陳壽卿作一詩云。尙父鷹揚起渭濱。六韜納自佐周文。子陵豈是要君者。還鄧諸公已策勳。先大父嘗言。吾鄉有楊某者。好爲詩。多俚率。獨釣臺詩可喜云。虹作長竿雲作餌。織月沉鉤在江底。巨鱗入手還縱之。漢家鼎小難調理。紫巖于介翁。予早歲所師。嘗記其作云。拋卻羊裘入漢庭。偶然假臥兩忘形。先生無限可伸足。太史何煩奏客星。

詞附

木蘭花慢柳耆卿清明詞，得音調之正。蓋傾城、盈盈、歡情，於第二字中有韻。近見吳彥高中秋詞，亦不失此體。餘人皆不能然，元遺山集中凡九首，內五首用韻，亦未爲全知者。今載二詞於後。

柳詞云：拆桐花爛熳，乍疎雨，洗清明。正豔杏燒林，緗桃繡野，芳景如屏。傾城。盡尋勝去，驟雕鞍紺幰出郊埛。風暖繁絃脆管，萬家競奏新聲。盈盈。鬬草踏青。人豔冶，遞逢迎。向路旁往往，遺簪墮珥，珠翠縱橫。歡情。對佳麗地，任金罍罄竭玉山傾。拚却明朝永日，畫堂一枕春酲。　吳詞云：敞千門萬戶，瞰滄海，爛銀盤。對沆瀣樓高，儲胥鴈過，墜露生寒。闌干。眺河漢外，送浮雲盡出衆星乾。丹桂霓裳縹緲，似聞雜佩珊珊。長安。底處高城，人不見，路漫漫。歎舊日心情，如今容鬢，瘦沈愁潘。幽歡。縱容易得，數佳期動是隔年看。歸去江湖一葉，浩然對影垂竿。然吳詞後段起句又異，當依柳爲正。

東坡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云云，後段石榴半吐紅巾蹙以下，皆咏榴。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云云，縹緲孤鴻影以下，皆說鴻，別一格也。

韓南澗題朱希眞蛾眉亭詞云：倚天絕壁，直下江千尺。天際兩蛾凝黛，愁與恨，幾時極。暮潮風正急，酒闌聞塞笛。試問謫仙何處，青山外，遠烟碧。此蓋天崎角調也，未有能繼之者。

于湖玩鞭亭詞，首明帝覘王敦營壘處，自溫嶠鑿賦詩後，張文潛又賦于湖曲，以正濮陰之謬。詞皆奇麗警拔，膾炙人口，徐寶之、韓南澗亦發新意，張安國賦滿江紅云：千古淒涼，興亡事，但悲陳迹，凝望眼，吳波不動，楚山叢碧。巴滇綠駿追風遠，武昌雲旆連天赤。笑老姦、遺臭到如今，留空壁。邊書靜，烽烟息，通軺傳，銷鋒鏑。仰太平天子，聖明無敵。蹙踏揚州開帝里，渡江天馬龍爲匹。看東南佳氣鬱葱葱，傳千億。羅閒朱溫張踏面詞氣亦不在其下，（亦林開陳云云辭之矯有自來矣）皆見安國大書此詞，後題云：乾道元年正月十日，筆勢奇偉可愛。（□廣實陳唐日所曾者）

陳公小詞，間見諸詞集。陳氏書錄云一卷，其間多有與陽春花間、相雜者，亦有鄙褻之語，一二廁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爲。近有醉翁琴趣外篇，凡六卷，二百餘首，所謂鄙褻之語，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前題東坡居士序，近八九語，所云散落尊酒間，盛爲人所愛尚，範小技，其上有取焉者，詞氣卑陋，不類坡作，益可以證詞之僞。

姚子敬晉手選古今樂府一帙，以夏英公喜遷鶯宮詞爲冠。其詞云：霞散綺，月沉鉤，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清秋。瑤階樹，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富豔精工，誠爲絕唱。

新來塞北，傳到眞消息。赤地居民無一粒，更五單于爭立。誰能借箸父應揚，熊羆百萬堂堂，看取黃金假鉞，歸來異姓眞王。又云：窮士諜臣君罷遣，鹏將士千戈，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歟曰可。今日樓臺鼎鼐，明年帶礪山河。大家齊唱大風歌，不日四方來賀。世傳辛幼安壽韓侂胄詞也。又有小詞一首，尤爲倨誠不錄。近讀謝疊山文，論李氏家年錄朝野雜記之非，謂乾道間幼安以金有必亡之勢，頗語大臣預備邊備。

爲介亭腹國之計。此蓋國過獻也。今摘數語，而曰其謂邊備。借江西劉過京師人小詞曰：此幼安作也。忠魂得無冤乎。故今特爲拈出。

吳禮部詩話跋

元吳禮部正傳集，世多抄本，獨詩話雖僅一卷，罕有錄算者。明金華胡孝廉元瑞家，收書最富，嘗跋此冊，及敬鄉錄云：通郡都邑，凡有登者，網其製作，擬縣彙著指掌，下逮略流遠客，片語隻詞，亦博采旁蒐，意其隱伏耳目所不及，點綴弗遺，其爲力勤而用心苦矣。今去吳公僅二百載，而文辭之存，邈弗得睹。南渡而上，人才蔚什，更乘佚而未收者，尙倍蓰焉，稍稍擬其康略，余於禮部，異世子雲也。因筆於簡末，以俟異世之爲余子雲者。驗之觀元瑞所云，此書雖得而可寶存矣。郡江馬君半槎，嗜異書，搜剔隱秘，騎得元時刻本，方與余同輯宋詩紀事，綴輯兩宋諸賢佚聞，如王叔簡、吳淵、陳仁玉、高翥、吳琳、徐應時、張劭、史蒙卿、林泳、陳柏、王俟、鄭剛、俞監一流，數爲未有獨敬鄉錄無從訪求，向嶠東陽王丈麟徵，云有其書，恨未借抄，以成合璧，而爲元瑞之子雲。余兩人未敢讓焉。錢塘厲鶚書。

右小山堂趙氏寫本，係君飆先所贈，惜傳鈔多誤，無從得雜揚馬氏所藏元刻正之耳。至卷內舒道紀赤松詩，及時天彝詩二條，元注云見下卷，今下卷亦不傳，惜哉。知不足齋書。

禮部詩話存疑。

詩作志道其事。志字疑誤。○十七頁上五行

也道幾翻覆。句未解。○二十七頁下二行

喻鼎直枝葉。句未解。○二十七頁下五行

一巢移林待月生。一疑字涉前顧氏先詩題句。○五十五頁下二行

東坡詩話錄

陳秀明編

東坡詩話錄卷上

元　四明陳秀明編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寔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惟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考之。蓋初秋所作也。苕溪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許彥周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舂老孟光。君謨云。衲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禰長笑老浮屠。元長老衲裙云。乞與佯狂老萬回。東軒云。挂冠知有老淵明。侍立邇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嵩山亭云。奇進多聞老敏通。汝公東堂云。一幅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游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辯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冒老侍宿。妙高臺中老比邱。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謝鮑魚云。羅云老方朔。贈吳子野絕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歲。皆以爲助語。非眞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于第五字用之。五言則于第三字用之。若其他皆出。如再說走老瞞。故人餘老龐。老濞宮妝傳父祖。便腹從人笑老韶。老可能爲竹寫眞。不知老壯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偸格律。亦有自來矣。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幾臘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詣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松風獨不靜。送客作鼓吹。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年。輒爲漲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爲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載于後集第八卷。所謂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鵜在河。是年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遊南山。步過橋上。讀詩碑。希賜云。吾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公初請記。坡爲賦此詩。既大書矣。而未遣送。郡候兵執役者見之。以告何。何又來謁。坡曰。軾未到橋所。難以想像落筆。何即命具酒食。拉坡偕往。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車。何謝不敢。乃並橋而行。既至。坡曰。正堪作詩。晚當來成。抵暮送與之。蓋詩中云吾來與公同載而出。歗呼塡道。抱其馬足。故同行以印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興五年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韓公人物畫記。其敍馬處云。馬大者九匹。于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敍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東坡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鬃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卻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眞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爲布置鋪寫則同。而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予雲林繪監中有臨本。略無小異。老杜觀曹將軍畫馬云。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淸高氣深穩。其語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騕褭清新。及四蹄雷雹。一日天池。瞻彼駿骨。實維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詩。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過。眞能使人方寸超然。逸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牆矣。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于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闈曉曜陸離鼎。九御蒼龍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鑑衆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盤合。驅盡神奸又得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寶奩疑是月華沈。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雙刓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勝五兵符。傳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許沖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鬪舫。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為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槩如此。惟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迴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鑑興亡。其輝光氣燄。可畏而仰也。以上容齋隨筆。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殆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迪呂渭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地。聯句有貫斐文辭會數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宋林寛

杭州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嘗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留。不喻此語。及倅錢塘。從塔後觀金魚。以為奇物。投餌出之。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以為難進易退。不妄啗食。故今去子美四十年。而潛泳如故。可謂壽矣。予謂魚之壽。非以不食致然也。數月不食。則腹盡泄頭悵尾俯。塊然死矣。金魚有鯽有鯉。鯽食泲澱。鯉食螺蜆。若餅餌之類。則減食之。蘇子之見特偶然耳。然鯽稍柰久。以土性可伏故也。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蘇子瞻詩云。吾愛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近者西湖金魚。惟玉泉池最盛。大者長數尺。投餌則成集焉。

天竺桂花。秋來特盛。非必種出月中。蓋亦地氣使然也。子瞻中秋分桂賜楊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蕊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鷲峯子落驚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裓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蘇子瞻有和楊公濟梅花三絕。亦皆西湖梅也。詩云。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臨湘浦。脈脈當壚傍酒家。又云。湖面初驚片片飛。樽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黃梅細雨時。又云。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更有紅梅臘梅兩種。子瞻紅梅詩云。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其種來自閩湘中。故有福州紅。潭州紅。邵武紅等號。臘梅又名黃梅。色黃白。酷似蜜脾。檀心為上。磬口次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又次之。子瞻詩有云。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高子勉詩云。少翁燭淚裝應似。多為龍涎臭不如。只恐春風有機事。夜來開破幾丸酥。

宋時府治虛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天所植。蘇子瞻守郡時。神宗嘗以白樂天紫薇花詩賜之。至是子瞻次錢穆父題詩云。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又

云。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報字傾斜。篋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

瑞香有黃紫二種。有紫鑲面緣金者。子瞻有次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詩云。幽花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薝蔔林。紛為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耳冷歌笑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置酒要妍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晴間。恐致慳嗇霖。彩雲知易散。鶗鴂憂先吟。明朝便陳迹。試著丹青臨。今瑞香種極多。大者名錦薰籠。

杜鵑花。諸山皆有之。而宋時普提寺南漪堂獨盛。蘇東坡詩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作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張處士祜題詩云。濃艷初開小藥欄。人人惆悵出長安。風流卻是錢塘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時漸多。而獨盛于吉祥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敘一篇。其略云。熙甯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綵籃。以獻于座者。五十有三人。飲酒甚樂。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皁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可謂盛矣。

枇杷。白者為上。黃者次之。無核者名椒子。蘇子瞻同劉景文真覺院賞枇杷詩云。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其序云。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故有魏花非伴之句。

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庭前多楊梅盧橘。蘇子瞻詩云。步邊吳山御月廊。楊梅盧橘覺猶香。客有言閩廣荔枝無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葡萄。予以為未若吳越楊梅也。句中正詩云。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顆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瀘南荔子深。則古人亦有舉而方之者矣。

杭州茶。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峰者名白雲茶。蘇東坡詩云。白雲山下雨旗新。又寶嚴院垂雲亭亦產茶。東坡有僧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茶戲作一律云。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太官。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菴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又嘗遊諸寺。一日飲釅茶七盞。戲書云。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沈香亭。召太真妃子。時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妝。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耶。海棠睡未足耳。

王介甫梅詩云。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杜默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詩。皆不若東坡柯邱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指名老杜。而補亡之意。蓋使來世自曉也。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先生嘗作大字如掌。書此詩似是晚年筆札。與集本不同者。嫋嫋作渺渺。空濛作霏霏。跡舊藏秦少師伯陽。後歸林右司子長。今從之。俱出冷齋夜話

慶曆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

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假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游。其山水秀絕。以吟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敘其事。然調不注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沒。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于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于東坡居士。貽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哉此賢。（第三疊同此）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方其補詞。閑爲絃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爲比邱。號本覺。法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眞同者矣。（出叢談叢志）

山谷嘗曰。白樂天柳子厚。俱效陶淵明作詩。而推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氣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于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眞。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公又有詩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余謂此詩又是爲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

蘇東坡元豐間逮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于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以鮓送之。子瞻乃大駭。自知不免。因書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見吾子由。乃作詩二首。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然獄吏不敢隱。遂以聞。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益從寬釋。凡衆論用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于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眞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以上俱出鶴談新話）

東坡游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指水爲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言神鑑曰。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涉溜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卽此意。

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自憐老氣夜光潤。喜見徐卿第二雛。至吾亦從來識英物。試看啼呼定何如。戲張子野買妾。自錦里先生自笑狂。身長九尺鬢眉蒼。至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句句用事。爲皆不流動哉。

坡作太白畫像詩云。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其事乃用白受汾陽于行伍中。蓋脫白于禍。天台司馬紫微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所造之語。乃禰衡傳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坡和柳子玉贈弓林仁閣學觀詩卷七篇云。履犯金刀齒步光。更遺華袞照龍涼。乃用予建七寶云。步光之劍。華藻繁縟。左傳龍涼多殺雞。第一韻衆人所更易。而七篇未嘗改。又其穿插絕如此。

李商隱詠淮西碑云。言訖屢頷天子頤。雖務奇崛。人臣言不當如此。乘輿軒陛。自不敢正斥。如老杜天顏有喜近臣知。斯得似太宗。可謂知體矣。東坡附寫御容詩云。野人不識日月角。彷彿尚記重瞳光。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晝閉房。蓋遵此法。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東坡和劉貢父介亭長篇云。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書。蓋取此也。

坡有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瞋我卻須吞。嘗疑其語太怪。及觀杜集。亦有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蓋蘇州高歌長安酒。中情不可吞。

陳傳道嘗以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寂。雙燕語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敢道此。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鳴。有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子不爲邱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篇云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巖幽。後云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則豈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讀之不得翔背求。且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且所謂不停兩鳥鳴。辭語乃蓋公告天公之言也。其辭以謂二鳥耳。落城市。退之自謂。巢巖幽。謂孟郊。當也各捉一處囚。非因禁之囚。正言韓孟各居天一方耳。末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言者不當終否。嘗有行其言者。

東坡作虔州八境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記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後得檢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豈鉉未嘗見十道四蕃志耶。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在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東坡贈辨才云。吾比陶令愧。師比遠公優。時辨才退居。未嘗出入。坡往見之。遂至風篁嶺。又云。聊使此山人。亦記二老遊。用老杜寄贊上人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皆一儒一釋也。又寄參寥問少游失解云。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蓋劉禹錫和宣上人賀王侍郎放榜後云。借問至公誰可印。文章

天限定中觀。不惟窮其儲粹，又正爲科場事，其不泛如此。

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及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以上詩話總龜

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者當以是求之。隱叢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始誦殊未測其意，蓋下有娟娟缺月黃昏後，裊裊新居紫翠間，繫懣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于拙也。然繫懣羅帶，割愁劍鋩之語，大是險評，亦何可厭打。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鬪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溫庭筠詩有用甲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舁肩適然，因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對而就爲之題者，此蔽于用事之弊者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爲中表兄弟，相厚爲人，靖深超然，不攖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甯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與可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誚，與可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與可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知言。石林詩話

東坡贈李常詩，戒其殺生，末云，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謂嚴武也，工部中有武倡和數首。又梅花詩云，濕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莓苔，艾納香名，正松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頩頰因多姿，頩，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婦人怒則面赤。許彥周詩話。按神女賦，頩怒色青貌，非面赤也。

曲洧舊聞云，張質夫水龍吟詠楊花，其命意用事，瀟灑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故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美婦人鬪好，質夫豈可比耶。其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抛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韻不齊細

元祐間，東坡與曾子開肇同居兩省，扈從車駕赴宮觀，子開有詩，其略曰，鼎湖弓劍仙遊遠，渭水衣冠輦路新。又云，階除翠色迷宮草，殿閣清陰老禁槐。詩話亦佳，坡兩和其斷句，辛字韻皆工，云，輦路歸來聞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又云，最後數篇君莫厭，搗殘椒桂有餘辛。按楚辭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蓋以椒桂蕙茝皆草木之香者，喻賢人也。詩人押險韻，冥搜至此，可謂工矣。而西清詩話遂改其句云，讒擺君詩何所似，搗殘椒桂有餘辛，以訓坡纖首，則多辛氣，此何理也。坡爲人慷慨疾惡，亦時見于詩，有古人規諷體，然亦豈肯效闒闒以鄙語相訾哉，恐誤後人

心術，不得不排。

東坡詩話錄卷中

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逾旬而止，吳人名之曰舶趠風，趠敕教切音稍云海外舶船禱于神而得之，乘此風到江浙間。東坡吳中詩曰，三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余寓吳門，庚午歲夏六月既望之三日，風作，逾旬而止，若氣頓減，賦以廣之，其略曰，虞華屋而既爽，入窮閻而亦清，無雌雄之或異，信造物之均平，蓋彌旬而後止，失六月之炎蒸。又曰，彼憧憧與擾擾，得乘時伺便而至耳，謂區區專意于此曹，則亦豈天成之至理，蓋欲脫吾民于焦灼，竊意造物其亦在是也。即其後往來吳中，亦不常有。

明上人者，作詩甚艱，求捷法于東坡，東坡作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二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于是。乃知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余以爲不但爲文，作詩者尤當取法于此。竹坡詩話

東坡作詩，嘆賈梁道爲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于後，而使充懷奸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徐世勣爲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于初，而使敬業發憤爲周，以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于其子，子不能獻之于其父耶。熙豐間王氏變法，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譏焉，不其賢乎。呂公守正，從安石之，而子弟背焉，不其戾乎。噫，是是非非，非非是是，人各有心，不可革而化耶，安得稱下二家世濟忠誠者乎。墨

研鉤詩話

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穆公信有罪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己魏顆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亦必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甯分張，皆無一語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吾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冠絕于古今，苕溪漁隱云，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藝苑雌黃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強弩字，杜牧當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蒼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強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浪觝舟起，程注，杜欽傳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雨水生，坡詩又曰，崎嶇又可笑，新添注曰，李白詩崎嶇歷落可笑人也，按白嶔崎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蓋用晉書季倫嶔崎歷落，可笑人之語類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極可笑者，不特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詞，其間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知後人訛為強虜，僕考周瑜傳，黃蓋燒曹公船時，風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煙焰張天，知檣櫓為信然，

山谷曰，東坡在黃州所作卜算子云云，詞意高妙，非喫煙火食人語，胡仔亦曰，東坡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云，其屬意王氏女也，讀者不能解，張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得其詳，嘗題詩以志其事，僕謂二說如此，無可疑者，然嘗見臨江人王說夢得謂此詞，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非黃州也，惠有溫都監女，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東坡至，喜謂人曰，此吾婿也，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其女逾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坡曰，吾當呼王郎與子為姻，未幾坡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葬于沙灘之側，坡回惠日，女已死矣，悵然為賦此詞，坡蓋借鴻為喻，非真言鴻也，揀盡寒枝不肯棲，謂少擇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說之言如此，其說得之廣人蒲仲通，未知是否，姑志于此，以俟詢訪，漁隱謂鴻雁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間，揀盡寒枝不肯棲，此語亦病，僕謂人讀書不多，不可妄議前輩詩句，觀隋李元操鳴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旁，坡語豈無自耶，

漫錄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南部新書記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東坡全用此句，僕謂用前人一聯，是以己意，古人蓋有此體，觀宋子侯董嬌嬈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而曹植豔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值二

字而已，意則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向死前閑是也，

蔣子有家藏先生于吳歲上手書一詞，是為餘杭通守時，詞云，紅杏了，夭桃盡，獨自占春芳，不比人間蘭麝，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王，既不知山名，嘗以問先生門下士及伯達與仲虎叔平諸孫，皆云未之見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云或是醉釀也，

嘉興李巨山錢安道尚書甥也，先生嘗過安道小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即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嬌癡笑柳娘，吟崇應付經太傅，斷紋何必試中郎，又于陶安世家見為劉唐年君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隸書絕句云，任從酒滿翻香縷，不願書來繫綵旋，半接西湖橫綠草，雙垂南浦拂紅蓮，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寶，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玉林詞選云，東坡滿庭芳詞一闋，碑刻猶傳海內，使功名競進之徒讀之，可以解體，達觀恬淡之士歌之，可以娛生，其云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閑身未老，盡放我些子疏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雲幕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燕石齋而

淳祐初，僧自南從天竺歸螺溪之南岡，余冬夕踏葉訪之，小艇迎吹，時佛燈猶在，啓關煮茗，既而偕行溪間，臨小舟，自非誰巖順流東下，誦坡公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襖寒而返，縱宿二十宿矣，皆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頭，霜高酒劣稜生裘，溪僧暾凝從香幽，其攜不繫漁人舟，斷崖老木紛金虬，又如霜瀉極清流，鶴骨稜瘦風露凝，妙語滿地無人收，蓋指公詩與自南師既亡，余亦就老，悵前游之不能復也，

杜牧之詩，老翁四目牙爪利，掀火萬里精神高，蓋用天蓬咒蒼舌緣齒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目為百耳，掀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掀火萬里流鈴八衛之語，而東坡亦用之于芙蓉城詩云，仙風鏘然韻流鈴也，芥隱

東坡詩，斯人乃德星，遺出虛危間，用樂天德星降人寵，時雨助歲功，福似歲星移，皇如時雨至意，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中水，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東坡用之為海外上元詩，

東坡四時詞，冬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乃云玉如，豈非謂意方全，予見孫昌符家坡朱陳詞真跡云，半依古柳賣黃瓜，今印本多作牛依，或遂就為牛衣矣，

蘇子瞻佐郡時，與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為方外之交，嘗同泛西湖，有詩云，三吳雨過月，湖水日夜添，尋僧去無路，瀲瀲雨拍舲，觀言徂北山，得與幽人兼，清風洗昏翳，晚景分濃纖，隱翳朱樓人，斜陽半疏簾，臨風一揮手，悵焉起遐瞻，世人騖朝市，獨向溪山廉，此樂得有命，輕傳神所殲，西湖志餘

朝雲者，姓王氏，錢塘名妓也，蘇子瞻官錢塘，絕愛幸之，納爲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學書，粗有楷法，後從泗上比邱尼義冲學佛，亦通大義，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蘇子貶惠州，家妓多散去，獨朝雲依依嶺外，子瞻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陽臺雲雨仙，未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葬之惠州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子瞻悼之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吾元，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深猶禮塔中仙，又作詠梅西江月以寓意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幺鳳，素面翻嫌粉涴，洗妝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蘇子瞻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子瞻問其故，答曰，沐浴倦臥，忽有叩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也，整妝趨命，不覺稍遲，時府僚有屬意于蘭者，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辨，而子瞻亦從旁冷語，陰爲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開盛，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其詞云，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淸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一作賀新郎

陳直方之妾，本錢塘妓人也，丐新詞于蘇子瞻，子瞻因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塘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乃引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詞云，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閒，掩門閑，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映，繡簾斑，多情好事與君還，憫新鰥，拭餘潸，明月空江，香霧著雲鬟，陌上花開春盡也，聞舊曲，破朱顏，

蘇苑雖黃遠歐陽公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歐公爲短視，故有山色句，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落日繡簾卷，亭下水連空，知君爲我新作，窗戶溼青紅，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齋石資補

智果院舊有參寥僧，其時有僧道潛者，號參寥子，於潛人，通內外典，能詩，蘇子瞻守黃州，參寥子自吳中訪之，夢與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子瞻守杭州，參寥子始卜居智果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訪參寥子，汲泉鑽火，烹黃柏茶，適得所夢，遂記以刻石，爲之銘曰，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吾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眞卽是夢，夢卽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而信，實獎汝神，又詩云，撥

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朋得幽寂，數步藏淸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筍蓋禪味，松杉眞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吾簪，參寥子答詩，泰山乾天下，四海同仰止，胥公命世英，突兀等于是，胸中涵秋漢，峻絕微雲滓，當年事危言，軒冕如脫屣，但貴知吾希，嘗慨不吾以，風雲果附符，六翮排空起，一夕厭承明，抗章求遜邇，飲杭右菰瀞，比屋富生齒，立談政卽成，興不負山水，羅容杖未契，訪吾頑且鄙，大旆輝松門，猿猴亦驚喜，森森門下士，左右集珠履，使君道德姿，圭角非所恃，標語如東風，藹然著桃李，今朝誠勝事，千載是遺美，安得筆如椽，磨崖爲公記，俱出西湖遊覽志餘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命其子過，追爲畫西方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成，像奉安于金陵淸涼寺供養，乃爲贊曰，佛子在時，百憂纏繞，臨行一念，何由了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長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嬈，齋石資補

近世有蜀人任淵，嘗注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己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宏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于蜀，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書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才，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尤近而易見，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嘆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于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如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六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于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託，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陸游序

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東坡倅郡，以臘日訪之，作詩云，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淸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回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茲遊淡泊歡有餘，到家怳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淸景一失後難摹，此詩惟挈遊二衲，賦罷而公三疊之一曰追胥連保罪及孥者，胥府中壓瘗豐徒連遞保甲

也。知非不去慚衛遼者。言年老宜休。不若遽伯玉也。二曰君恩館粲及擢學者。言居官厚祿。得以遨遊也。莫惜錦繡償營遨者。言李寺丞周和富于詞藻。關險不窮也。三曰四方宦遊散其學者。言錢王之敗子孫離析也。遂超羲皇傲几蘧。言優游自適。得爲太古閒民也。原韻擘字。乃東方朔臘日早歸之事。後作雖多。終屬牽強。

公言東坡律成。敲忘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吾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許彥周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耶。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坡在潁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絕。闡此後坡寄景文。得隰州以沒。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交。步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既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門。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騶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趣府。公已屬纊矣。

東坡云。在潁時。陳無己趙德麟。適亦守官于彼。而歐陽叔弼與季默。亦又閒居。日相唱和。而二歐頗不作詩。東坡以句挑之云。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莫欺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明朝鄭伯降誰受。昨夜條侯壁已驚。從此醉翁天下樂。還須一舉百觴傾。蓋爲文忠公昔有詩贈梅聖俞。森子美云。吾亦願助勇。鼓旗噪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釂宜百觴也。王直方

余與郭生游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座爲悽然。郭生言無佳詞。因爲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蓆以散聲。

七言之美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樹後參參無間直至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桑。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云。令嚴鐘鼓三更月。夜宿驪驪萬丈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音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

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吾昔游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蓋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侃侃者然也。其篇句落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且禽鳥至微。知有所尊。今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爲飛去。後號荒。是也。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約若奉至尊。蓋譏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

君者。可得而考。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受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于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二者爲無也。不在乎杜鵑之真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繁而急。乃始嘆子美詩譏史紙上語。又曰子美不應疊用韻。何耶。子美自吾作古。疊用韻無害于爲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辨。殆必有以折衷之。俱百斛明珠

東坡送參寥子。有八聲甘州詞云。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河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烟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苕溪漁隱云。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羊曇素爲安所愛重。後以安死。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到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也。曇悲感。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因慟哭而去。東坡引用此事。當時世俗遂以爲讖矣。乃其刻詞于元祐六年三月。以年譜考之。四年知杭州。六年召爲翰林。後守潁。徙揚。入長禮曹。出師定武。至紹聖。始遷嶺表。建中靖國北歸。凡十一年而薨。此豈讖耶。燕石齋補

韓存中云。東坡嘗言。人言盧杞是奸邪。吾見鄭公但嫵媚。好作一對。請諸人將去作一篇詩。直方詩話

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星。到曉爛不收。趙德麟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任師中挽詞云。相看夜半星晨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黃門送退翁守懷安。亦云。吾儕同門友。參如曉天星。作家友減學者尤多用此。

東坡作藏春塢。有云。年拋造化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秦少游作俞充哀詞云。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爲依做太甚。

秦少游嘗和黃法曹憶梅花詩。東坡稱之。故次其韻。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之句。此詩初無妙處。不知坡所愛者何語。和者數四。余獨愛坡兩句云。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後必有辨之者。

東坡題李秀才醉眠亭詩云。君且歸休吾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山谷題晁無咎臥陶軒。亦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其意極相類。

邢敦夫云。掃地焚香閑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烟。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此東坡詩。嘗題余扇。山谷初讀以爲劉夢得所作。王直方詩話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及讀東坡詩曰。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冷齋夜話

東坡云。余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余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

光右寺臨流勝氣濃。慚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余和云。閉裏清游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余昔對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後五年。恕秀來惠州見余。偶道其事。直方詩話

東坡愛西湖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余宿孤山下。讀林和靖詩。句句皆西湖寫生。特天姿自然。不施鉛華耳。作詩嘗戲曰。長愛東坡眼不枯。解將西子比西湖。先生詩妙真如畫。為作春寒小畫圖。

僕在吳興游記元卿詩曰。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境。百斛明珠

僕深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言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悔前言之謬。又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個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惡詩。往來南北山十餘日。以為絕勝。不可勝談。擇其尤奇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遊西林。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余廬山詩盡于此矣。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絕。以餉其猶子德麟。以飲予為詩。醉後信筆。頗有沓拖風氣。云去年洞庭秋。香霧長噀手。于今洞庭春。玉色疑非酒。賢王文字飲。醉筆龍蛇走。既醉念君醉。遠餉為吾壽。瓶開香浮坐。盞凸光照牖。方傾安仁醽。（潘[illegible]賦云[illegible]以[illegible]）莫遣公遠嗅。要當名字讀。未可論升斗。應呼釣詩鉤。亦號掃愁帚。君知葡萄惡。正是嫫母醜。須君灔海杯。澆我談天口。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今歲九月方遇。既望之後。月明邀遲。余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游豐湖西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古今絕唱。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為韻云。一更山吐月。上搭掛微淵。正似西湖上。湧金門外看。冰輪橫海闊。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照我酒杯殘。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草不可藉。歸來掩關臥。唧唧幽夜話。三更山吐月。栖鳥夜飛起。起尋夢中游。清絕正如此。驂馳精泉溜。俯仰迷空水。幸可飲吾牛。不須遺洗耳。四更山吐月。皎皎為誰明。幽人赴吾約。坐待玉繩橫。野橋兩斷板。山寺一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游化城。五更山吐月。窗白室幽幽。玉鉤還挂戶。江練卻明樓。星河淡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詠。清切變蠻謳。

南海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為長。進止必隨。俗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又見之黎子雲及其弟威家。雀既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為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為賦詩云。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元服。翼衛兩絳朱。仁心知閔農。常告雨霽符。吾窮誰四顧。破屋無古烏。惠然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佩。意欲相嬉娛。寂寞兩黎生。食菜真臞儒。小圃散

春物。野桃陳[illegible]。舉杯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鴻。未易握粟呼。胡為去復來。[illegible]吾廬。何翔天網開。何必懷此都。以上俱百斛明珠

東坡曰。陶公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世之老農。不能識此語之妙。

東坡曰。靖節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其殆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于物欲者。非失此生耶。東坡曰。淵明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歲。吾猶識其意也。俱蘇石齋稿

竹枝歌。本楚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亦往者之所見有足怨者與。夫傷二妃而哀屈原。思懷王而憐項羽。亦楚人之意。相傳而然者。且其山川風俗。鄙野勤苦之態。固已見于前人之作與今子由之詩。故特緣楚人疇昔之意。為一篇九章。以補其所未道者。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唐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余故為補成之。人皆苦炎熱。吾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蘇石齋稿

東坡詩話錄卷下

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氣韻之佳也。東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兩句。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成黃金乎。不能為此也。竹坡詩話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者。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京口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劉裕之遺跡。余感之。因題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跡了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嘆。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場詩云。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誤認嗣宗語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于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于酒耳。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以下百斛明珠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多誤會予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為先主武侯。欲與關公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吾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者。此真書生習氣也。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稷契

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心向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下。好作成一聯。對東坡爲之對曰。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

昔黃泥坂詞後。余在黃州。大醉。作此詞。小兒輩藏去稿。醒後不復見也。前夜與王直方張文潛晁無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錄一本以遺余。持先本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吾。毋乃多我吾稍也。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予發也。長子邁與余別三年。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乃次其韻。吾卜吾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寒。喬木干霄。昔吾伊何。誰其裔苗。下有澄潭。可漱可濯。江山千里。供吾遨嬉。本固無歷。冗豈有是。陶匠自至。笑歌相樂。吾觀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矣。老吾安歸。自吾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款吾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剪鬃垂髻。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予。予在都下。每謁范純夫。子孫環遶。投紙筆求作字。每謂之曰。諸郎乎。諸孫乎。今皆在萬里外。欲復見此。豈可得哉。有來自純夫處者。因錄此數紙寄之。丁丑閏三月五日。多難畏人。此詩慎勿示人也。

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吾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凰棲在桂林。烏哺不得共。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余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徜徉。泉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爲仲尼嘆。出爲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聖俞沒四十年矣。而遇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爲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余尚少一歲。鬚髮皆浩然。困窮亦略相似。于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爲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者又窮于聖俞。可不大笑乎。元符三年月日書。已上同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俯鵲巢。酒酣。笛聲起于江上。客有郭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一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佳紙一幅曰。吾無求于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余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爲偶。方南遷。未暇也。而名之曰壺中九華。以詩識之云。吾家岷蜀最高峰。一作清溪電轉失千峰 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一作石泉影[illegible] 玉女窗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玲瓏。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偈曰。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倡和。其略曰。吾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江千頃白。覺來滿目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碧。蓋實夢也。昨日又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余。余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于此耶。今得來書。已知在南華待數日矣。感嘆不已。故先寄此詩云。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目廬山覺又非。青草池塘惠連夢。上林鴻雁子卿歸。水香知是曹溪口。眼淨同看古佛衣。不向南華結香火。此身何處是眞依。出玉局文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閒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凡寫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于左右給事者。[illegible]

爲愛鵝溪白繭光。掃殘雞距紫毫芒。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先生作篔簹谷偃竹記云。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于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襪材。附者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于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于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云云。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其所畫篔簹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

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篔簹偃竹記尾云。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作洋州園池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余詩曰。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是日與可與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燕石齋補

余觀東坡荔枝嘆。注云。大小龍茶。始于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龍團。驚嘆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鬭茶。許之。故其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買龍團各出意。今年鬭品充官茶。則知始作俑者大可罪也。

子瞻歸自道場山。遇大風雨。因憩耘老溪亭。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雨竹一枝。題詩云。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條。美人爲破顏。恰似腰枝嫋。

余遊儋耳。見黎民爲余言。東坡無日不相從乞園蔬。出其臨別歸海北詩云。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釀甚佳。求一具。漫寫此詩以折菜錢。又登望海亭。柱間有大字曰。貪看白鳥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暮潮。及謁姜唐佐。唐佐不見。見其母。母迎笑食余檳榔。余問母識蘇公乎。母曰。識之。然無奈好吟詩。公嘗一杖鬭秀才何往。母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秀才歸。示之。今尚在。余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冷齋夜話

余素不解棊。因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已闔戶晝寢。獨聞棊子聲于古松流泉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從之戲。余亦隅坐竟日。不以為厭也。詩曰。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吾時獨遊。不逢一士。誰歟棊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巒迤邐。有穴達于頂。其一玉白可鑑。漬以盆水。置几案間。忽憶在潁州日。夢人請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少陵詩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為僚友一笑。夢時良是覺時非。汲水埋盆故自癡。但見玉峯橫太白。便從鳥道絕峨眉。秋風與作煙雲意。曉日令涵草木姿。一點空明是何處。老人真欲住仇池。

唐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東坡曰。趙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之附庸也。王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至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中有神魚。食之者仙。但溪石齋補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然不敢不借。僕以此詩先之。海石來珠宮。秀色如蛾綠。坡陀尺寸間。宛轉陵巒足。連峯二華頂。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蹙。慇懃嶠南使。饋餉揚東物。得之喜無寐。與汝交不瀆。盛以高麗盆。藉以文登玉。幽光先五夜。冷氣壓三伏。老人生如寄。窮茅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常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見山應已厭。何事奪所欲。欲留嗟趙璧。帝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間道歸應速。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皆次韻。穆王二公以為不可許。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觀此石之妙。遂悔前語。軾以謂晉卿豈可終閉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可許也。復次前韻。相如有家山。縹緲在眉綠。誰云千里遠。寄此一顰足。平生鍛鍊腸。早歲蘂褫腹。從教四壁空。未遣兩峯蹙。吾今況衰病。義不忘樵牧。逝將仇池石。歸泝岷山瀆。守子不貪寶。完吾無瑕玉。故人詩相戒。妙語予所伏。一篇獨異論。三占從兩卜。君家雖可數。天驥紛相逐。風驟掠原野。電尾捎溝谷。君如許相易。是亦吾所欲。今朝安西守。來聽陽關曲。勸君留此峯。他日來不速。

軾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解三詩之意。春冰無真堅。霜葉先故綠。雞疑鵬萬里。蚿笑夔一足。二豪爭攘袂。先生一捧腹。明鏡既無臺。淨瓶何用蹙。盆山不可隱。畫馬無由牧。聊將置庭宇。何必棄溝瀆。焚寶真愛寶。碎玉未忘玉。久知公子賢。出語耆年伏。欲觀轉物妙。故以求馬卜。維摩既復舍。天女還相逐。授之無盡燈。照此久幽谷。定心無一物。法樂勝五欲。三峨吾鄉里。萬馬君部曲。臥雲行歸休。破賊吾神速。

東坡遊山本禪師起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耶。贈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答。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李太白。今印本誤作自雲驚。不惟無意味。兼與上句重疊也。後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後見王荊公云。道家以兩

肩為玉樓。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荊公知此出處。

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跡。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汙吾足乃敢嗔。此東坡詩體也。

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

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譏之云。

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逕歸。視世嗟獨賢。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為之出。蓋古人無心于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祿產。自合為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答客難解嘲之類皆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曾求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逕歸。合于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為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眾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為高耳。故又發明如此。詩眼

韓子蒼言作詩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近人論文。一味忌語生。往往不佳。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合用青山綠水。對野草閒花。此一字太熟。故易以雲山煙水。此深知詩病者。余然後知陳無己所謂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無弱。寧僻毋俗之語。為可信。復齋漫錄

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寒。待伴羞明皆俗語。而採拾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為黃金手也。余謂非特此為然。東坡亦有之。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又云。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尋醫入務。風飽水肥。皆俗語也。又南人以飲酒為軟飽。北人以晝寢為黃甜。故東坡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亦用俗語也。西清詩話

魯直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荊公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荊公詩曰。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春畦雨過羅紈膩。夏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蕊中。造語之工。至于荊公山谷東坡。盡古今之變。荊公江月轉空為白晝。嶺雲分暝作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銀燭照紅妝。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

曰此詩消之句中眼半者不知此妙語終不勝冷齋夜話

近世王荊公新霜浦漵綠綠白鷗晚林惜惜往往青與蘇子瞻蒨蒨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石林詩話

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若招待賸人游湖不赴云卻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罷坐蓬將軍柳氏求字答云君家自有元和腳莫厭家雞更問人天然奇特遯齋詩話

東坡和李公擇詩云縈裘碧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自笑餐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為蘇李也用事親切如此他人不及也

東坡自揚州召還郊禮後有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詩一云歸來病鶴記城闉舊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羞垂領髮軟紅猶戀屬車塵南收九縣豐登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為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神王仲至和之末云誰知第七車中客天遣歸來助靈辰坡稱嘆不已蓋漢兒寬四川人自揚州太守召來坡亦四川人自揚州太守召來漢武帝郊禮回至渭橋上見一婦人洗乳于渭水上帝遣問之婦人曰第七車中客知吾也上使使問是兒寬寬奏曰天上長乳星祭祀不潔即見帝慣之坡時為侍從亦乘車在駕前蒙齋野人詩話

黃魯直浣溪紗詞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以水光山色替卻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纔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耶漁石叢話

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為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偕臨難俗移二子有鑒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

對句法人不過以事以意出處備具謂之妙荊公曰平昔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不若東坡奇特如曰見說騎鯨遊汗漫亦曾捫蝨話辛酸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以鯨為蝨對龍驤為漁舟對大小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沒

嶺下保昌縣沙水村進士徐信言東坡北歸時過其書齋蕭光題壁書一帖云嘗見王平甫自負其甘露寺詩平地風煙飛白鳥半山雲水卷蒼藤余應之曰神情全在卷字上但恨飛字不稱耳平甫沈吟久之請余易余遂易之以橫字平甫嘆服大抵作詩當日煅月煉非欲誇奇鬥異要當淘汰出合用事此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三日甲子玉局老書而趙德麟以為陳知默詩東坡必不誤矣遯齋

東坡云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細細鞦韆院落夜沈沈介甫云金爐香燼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二詩流麗相似然亦有甲乙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盡已無擎

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同而詞別皆曲盡其妙漁隱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王直方詩話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孟東野白樂天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許彥周詩話

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如作蓋公堂記共六百餘字卻三百餘字說醫醉石道士詩共二十八句卻二十六句作假說惟用兩句收拾作斷嘆則贊歎分明室中語

子瞻作詩長于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僧水官詩云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龍眼詩云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皆累數句也如一聯即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閑如啖蔗如一句即雪裏波菱如鐵甲之類不可勝記陵陽室中語

東坡作此詩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夜無人更清淑始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元豐間東坡謫居黃州寓定惠院院之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為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為人寫蓋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亦平生得意詩也

東坡暇字韻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首並絕妙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紛紛初疑月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天香國豔肯相顧知吾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暾抱叢窺我方醉臥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掃灑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粘空樽注云嶺南珍禽有挂倒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間物也

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之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疏星往來三世空鍊形覓坐誦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耕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彈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窗櫺忽然而去不可尋寒衾虛幌風冷冷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凰翎徑渡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竛竮仙風鏘然韶濩鈴蹤蹌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甯一朝覆水不及瓶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羶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螟蛉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東坡此詩最為流麗故眾太虛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攻寫醉後掃揮近文并

芙蓉城詩時時把玩，以慰離情。

詩人寫人物態度，歪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靑。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靑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靑，烱如微雲淡疏星。便有神仙風度。許彥周詩話

李太白詠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風，鳴鶴北窗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臥虛寂堂，月明浸疏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予謂東坡此語，清拔優于太白。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于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寫盡語，仍快健。如廬山開先漱玉亭首句云，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靑玉峽，飛出兩白龍。林谷棠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藤州江下起對月首句云，江月照吾心，江水洗吾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此聊舉四詩，其他甚衆。又栖賢三峽橋詩，有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之句，此語尤精絕，他人道不到也。藏海

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云，東坡謫居儋耳，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詩話

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卻打猛諢出也。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呂氏童蒙訓

簡齋蠟梅詩曰，黃羅為廣袂，絳帳作中單。既言帳，又言中單，似疊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傳寫誤以為絳帳耳。

余謫廣州，江水清漲丈餘，贛石三百里，一見者不登，至永和，游清都觀，見謝道士，鶴髮童顏，自言丙子生，六十六歲矣。求詩云，龍湖尺素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翁。欄枕未容春夢斷，清都宛在點存中。每逢佳句攜兒去，試問行年與我同。自笑餘生消底物，半篇清讖百灘空。

王巖叟以恩榜得官，居于淸社，來從東坡求紅帶。坡為作長篇，要山谷與少游同賦。坡詩云，靑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長官看，吾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挽吾裾，拂衣自注下下等，芋魁豆飯吾豈無。山谷云，庭堅最愛此詞。王直方詩話

上元夜登樓，例有貴戚黃柑相遺，謂之傳柑。東坡有扈從端門觀燈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群，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杭州有西湖，而潁上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而東坡連守二郡。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內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務簡也。秦太虛作一絕以獻云，十里荷花菡萏初，吾公身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東坡到潁，有謝執政啓，亦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

迭為西湖之長。

東坡將亡前數日，夢中作詩寄朱行中云，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璵璠。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相如起睨柱，投璧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雖微韓宣子，鄙夫亦辭環。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覺而記之，不曉所謂，乃絕筆也。

僕嘗夢有客攜詩文見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成，不以害其耕。德之所修，不以賊其生。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歐陽文忠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最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聽琴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不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為恨。

蘇子瞻詩，有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之句。嘗問子瞻，嘗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沖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續前定錄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記其父蔡元長嘗屬周邦彥賦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乃模寫東坡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之語也。

誠齋云，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如東坡煎茶詩云，活水仍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第一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二字，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仍作瀉時聲。此倒語也，尤為詩家妙法，即杜少陵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也。枯腸未易禁三碗，坐數山城長短更。又翻卻盧仝公案。仝吃到七碗，坡不禁三碗，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

苕溪詩話云，李商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詩篇中用事者十七八，以是知凡作詩者須饒材料，傳稱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余謂昉詩所以不能傾沈約者，乃才有限，非事多之過。東坡有余篇用事者，如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及戲嘲子野買妾詩，何句用事，何嘗不流便哉。

愚謂東坡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為鶴謀。此亦前輩所謂折句法也。歐陽公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盧贊元雪詩云，想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憂麥隴乾。黃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胡苕溪云，鸂鶒杯且酌清濁，麒麟閣懶問升沉。效此體也。

復齋漫錄云，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于自然，非假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二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眞人青州從事之語。禹玉嘆賞以為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之眞人。出餽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為無工。非惟出于剽竊，亦是白水眞人為虛設。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曰，豈意青州六從

非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工耳。

歐公詩話云。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又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才意高遠。造語精到。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東坡則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細味之。無齟齬態。對其的而字不露。真得淵明遺意也。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胡苕溪云。澄邁通潮閣詩云。又伏波將軍廟碑云。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凡兩用之。其語偏奇。蓋得意者也。

東坡曰。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胡苕溪云。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閒之日多。因能知靜坐之味矣。第向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嚥不下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詠蜒蝸牛詩。初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郛。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爲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余以爲改者勝。前輩云。文字頻改。工夫自出。此詩之所以不厭改也。老杜有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後人安見其有此等工夫耶。

趙彥材云。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三句。以第二句對第四句。謂之扇對。東坡詩。邂逅陪車馬。尋芳謝脁州。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兩聯是也。此格蓋始于白氏金針。至梅聖俞作續金針。乃引唐人絕句云。昔時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衰草馬頻嘶。胡苕溪云。杜少陵哭台州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亦此類也。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酒薄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東坡詩話云。余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于官舍。蜀人張思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予作此詩。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思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冷齋夜話云。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杜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白樂天詩云。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至東坡詩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皆奪胎法也。

蓮子劈開須見憶。楸枰著盡更無期。破衫卻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卻匙。趙彥材詩注云。此吳歌格。借字寓意也。古詩有云。圍棊燒敗襖。著子更依然。乃此格也。蓮子曰菂。菂中之心曰薏。須見憶。以菂中之薏言之。楸枰棊槃也。杜牧詩云。王子紋楸一路饒。則此楸謂之棊矣。更無期。以棊言之。重逢處。以縫綻之縫隱逢字也。忘卻時。以匙匕之匙隱之也。劉禹錫竹枝歌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亦

是此意。蓋用晴隱情字也。

江干高居堅關扃。耕犍躬磨角挂經。孤航繫舸菰茭隔。篙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影各箕踞。擊劍高歌幾舉觥。荊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愚謂古之口吃難言者。亦如周昌韓非楊雄鄧艾之徒。皆載之史傳。東坡此詩。亦終是而善謔耳。

東坡春菜閑刪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趁韻。非也。唐劉瑤詩。瑤草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王真詩。燕折鶯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錢昆者。性嗜蟹。嘗求外補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拊掌新譜皆載其事。東坡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卽用其事爲詩。良愛其語也。

東坡梅詩。紋綃剪碎玉移栖。檀暈妝成雪月明。背作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王十朋集諸家注。皆不解檀暈之義。今爲著之。宇文氏妝臺記。紀婦女畫眉。有倒暈妝。古樂府有暈眉攏鬢之說。元微之與白樂天書。近昵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張譜有正暈牡丹。倒暈牡丹。太平廣記。許老翁有銀泥裙。五暈羅。銀工七十二色。有檀色。與張萱所畫婦女暈眉所謂紫沙糝者。似可以互證也。坡詩又云。剩看新翻眉倒暈。又云。倒暈連眉秀嶺浮。

魏文帝示群臣詔曰。中國珍果甚多。葡桃。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爲酒。甘于麴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羨咽嗌。況親食之耶。南方有橘櫨。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俗諺傳南人謂橄欖回味詩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吾棗兒已甜半日矣。坡詩蓋用此意。今觀魏文帝以蒲桃壓橘。亦相類。可入笑林也。

禪宗頌古唐僧古梅詩云。雪虐風饕水浸根。石邊尚有古苔痕。天公未肯隨寒主。又學清香與返魂。東坡梅花詩。蘆死幽枯菊已摧。返魂香入隴頭梅。正用此事。而注者亦不之知也。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仙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同一照。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草堂詩餘注可證。

序錄云。東坡詞翰。流落人間。不載本集者甚多。余從都元敬出示墨迹。題云村醪二首獻張平陽。其一曰。張公高蹈不可到。吾欲傾首縮怩難。事業已歸前世錄。典刑留在後人看。一曰。詩如琢雪清牙頰。身娛飛瀧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何官。不能不爲之改顏矣。

太白有岸夾桃花錦浪生。退之有種桃到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子瞻有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皆狀桃花之盛。而語妙各臻其極。許彥周謂未之考見而獨稱退之何耶。蘇石齋稿

蓮堂詩話

附校譌及續校

祝誠輯

四庫未收書

蓮堂詩話二卷提要　張金吾藏書志

元海昌祝誠輯。誠仕履未詳。卷下題寶墳寺壁條有云。至元丁丑以來。則誠爲元人可知。讀書敏求記列之幽古堂詩話前。或誤以爲宋人歟。是書所論宋詩居多。而唐與金元之作亦間及焉。名篇雋句。多有他書所未載者。如卷上載金海陵王哀宋姚將軍詩云。獨領孤軍將姓姚。一心忠孝爲南朝。元戎若解徵兵援。未必將軍死尉橋。伏讀御定全金詩錄海陵王詩五首。此詩未經採入。故表出之。末有題識云。嘉靖壬子春蓮陽精舍錄成。

蓮堂詩話卷上

元　海昌祝　誠輯

續鴈詩

宋贛縣人王奇。少爲縣吏。令題鴈詩於屏云。雙隻嘲蘆背曉霜。羞隨鴛鷺立寒塘。奇密續之曰。晚來魚縱蹤飛去。書破遙天字一行。令奇之。因薦使學。後遊京師。眞宗偶見其作。召見賜第。奇作詩云。不拜春官爲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官至殿中侍御史。

題驛舍

宋景定間。林存爲潭州帥。罷歸。道經衢州。調千夫荷擔。至趙清獻公抃墓傍。疲甚。因相與語。清獻公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雲風和尙

宋僧自清。紹興中居大山寺。性疏狂。屢被師責。忽一日謂師曰。欲往京師見天子。願假一乘。師怒曰。糞箕扛汝去。自清即爲偈曰。糞箕扛去轎擡囘。優鉢曇花向日開。但願老僧高著眼。管教平地一聲雷。已而辭去。忽一日乘傳而至。奉敕重建山門。賜號曰雲風和尙。

題石壁

宋時僚宰祈雨於江西石壁山．見一詩題於巖壁云．洞前流水碧於苔．洞口桃花撲面開．轉頭望斷意不斷．長嘯一聲須再來．時墨尚未乾．追尋不可得其人．遂疑其為僊云．

官亭湖神女

宋宣亭湖神能分風送客．嘗觀一夕宿湖傍借竹軒中．夢神女贈一詩云．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事秋眠借竹軒．聞道文章妙天下．廬山對面可無言．

休官詩

宋孫冕．新淦人．守蘇州．甫及引年．大書一詩於壁曰．莫待朝廷差致仕．蚤謀泉石養閒身．題畢拂衣歸九華山．再召．竟不起．

鈴岡

唐張景修有題鈴岡詩．江抱羅郎腰玉帶．池開石井湧銀濤．佳句也．

讀華嚴經

宋僧普庵姓余．宜春人．住慈化寺．嘗讀華嚴經．豁然大悟．作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與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後果有異僧至．相與問難．一旦遂能默記．知未來事．

米囤銘

宋王鴻．寧都人．博學工文．篆隸艸書皆妙．鼻齆中．試南宮不利．遂歸隱．作米囤銘曰．夫竊人之食而不任其事．又驩然而為害者．鼠也．畢人之物而不知有畏．又肆然而不足者．虎也．吾畢而不忍為虎．竊而不忍為鼠．寧守斯廉以安吾處．

題梅嶺

唐一婦人題於梅嶺曰．妾幼侍父任英州司寇．既代．逐以大庾有梅嶺之名而反無梅．遂植三十本於道．而題詩曰．英江今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見梅．輟俸買將三十本．清香留與雪中開．

自容偈

宋僧德賢．上猶人．號樓真尊者．治平間結庵羊山習禪．元豐五年九月容△自圖其忽△於壁．對衆說偈曰．片雲歸洞本無心．流水下山非有戀．霄乾而化．

頌汪知府

宋處州知府汪待舉為政寬厚．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而究山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卻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

對上問

宋龍泉僧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至闕．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官命．

題百丈山

唐宣宗微時．遯迹於江西奉新縣百丈山．嘗題詩曰．日月每從肩上過．山河長向掌中看．可謂豪壯矣．

別張方平

宋盧陵中張方平知江寧府．有政績．先是方平在兩浙．有道人李仕寧以詩別云．異時復與公相見．正是江南二月天．及至江寧．李自茅山來謁．適值仲春也．

金雞石

池州建德縣艸堂寺北有金雞石．相傳唐羅浮過此．題詩曰．金雞不向五更啼．其石遂迸裂．有雞飛鳴而去．

哀姚將軍

金主亮南渡江．宋將姚興拒於尉子橋．力屈而死．亮作詩哀之云．獨領孤軍將姓姚．一心忠孝為南朝．元戎若解徵兵援．未必將軍死尉橋．

李斯立

宋李斯立居東山盤隱．觀音從蘇東坡遊．年踰八秩．作詩不凡．如嶺榴迎雪凍．谿梅帶雪香．有意峯巒千嶂出．無名花艸百般香．皆佳句也．

朱佐日

唐朱佐日．蘇州人．仕為御史．工於詩．武后嘗吟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問是誰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

三詩僧

吳聖志曰．吳中僧多能詩．法具絕句云．鶴鳴九皋秋夜永．紙帳芙蓉臥鐙影．九州之外更九州．誰解摩心發深省．道常詠石菖蒲詩云．細水圍基石纖纖．手自移幾年．離屬萬里到天池．法平登北固樓詩云．不負南徐眼．來看北固雲．金焦兩山小．吳越一江分．三僧者皆勝流．有唐人風致．

熙山錄

唐相陸希聲解印居常州宜興縣．自號熙山君陽遁叟．著熙山錄．有濟蚪泉詩云．蟠蛇小穴黑似△．空潛伏幽姿在此中．又有鴻盤雲碇伏龜臺詩共□□七絕．

沈彬虛冢

高陽沈彬隱居雲陽山．後仕南唐．以尚書郎致仕．居丹陽沈山．學方外之術．嘗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非此及卒．發之乃一虛冢．石蓋上有漆鐙一盞．又有銅牌篆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鐙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楚江漁者

唐楚江漁者以魚換酒．輒自歌舞．不言姓名．江陵守崔鉉見而問之曰．君之漁隱者之漁邪．漁者之漁邪．

七十九番
6A

漁者曰。昔姜子牙嚴子陵皆以爲隱者之漁邪。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

對上問

宋公安人張景。仁宗召見。問曰。卿在江陵地有何景。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曰。所食何物。對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鼈裙羹。

隱山僧

隱山在湘潭縣西南一百十里。山頂茅庵唐開元中有僧入見老僧出問難久之。明日老僧火其庵。遁去。留題石壁云。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入對

宋攸州彭天益。徽宗時入對。上問曰。攸州風俗如何。對曰。鶯山配鳳嶺。金水對銀阬。

七星巖詩

攸縣北八十里七星巖內有丹井。石壁上有詩云。跨鶴升天去。遺蹤四季寒。七星巖下隱。行滿已驂鸞。相傳殿起升僊時所作。

湘潭偶題

湘鄉縣北洗筆池。唐褚遂良貶潭州都督。行部至邑。後人爲立祠其上。宋邑令爲榜曰。唐大都督褚公洗筆池。咸淳間。邑宰趙必槐於池中得斷碑。上刻褚公湘潭偶題詩云。遠山龕嵒翠凝煙。爛漫煙花二月天。遊徧九衢鐙火夜。歸來月挂海棠前。餘皆莫辨。

洞庭老人

夷堅志。卓彥恭嘗遊洞庭。月下有小漁舟過其旁。卓呼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卓喜曰。願聞一篇可乎。老人鼓棹徐去。高吟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欲邀之。不可及矣。

留題石壁

宋和陵縣人鄧珫。少遊太學。遇至人。後歸鄱嶠山艸庵修煉。東坡嘗訪之。號後遊□□西蜀峨嵋山。遁去不知所終。留題石壁云。往往來來三十年。更無蹤迹在西川。功成行滿升天去。回首山頭月正圓。

呂僊遺蹤

宋賈宗奭倅邵。有古鏡甚寶之。時聞有回處士善磨。召見。風骨軒昂。乃取藥堆鏡上。處士曰。藥少。須歸取。去不復還。遣人詢其處。乃見太平寺門上有詩云。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僊樂豔長春。須知物外煙霞客。不是城中磨鏡人。詩後題回道人。宗奭驚歎。其鏡上藥已化。惟所堆處一點表裏瑩徹。

甘泉寺

湖廣常德府甘泉寺。宋寇準南遷日。題於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謂又過之。題於西楹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范諷留詩於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禮佛向南行。煙嵐翠鎖門

前路。轉覺高僧厭寵榮。後南軒張栻榜曰萊公泉。

池亭詩

宋歐陽程。嘗道人。少貧爲郡吏。郡後有池。常淬鐵爲戎器。名鐵作池。植亭其旁。一日太守於吏牘間得幅紙。以紀池亭之勝。有寒影倒吞滄漢樹。冷光□浴半天星之句。問知爲程所。太守驚異之。與之金使歸爲學。登進士第。累官屯田員外郎。

復州作

宋王琪知復州。有句云。風送楚客偏春野。山晦荊王夢雨天。人爭稱之。

五鳳樓

宋韓溥自稱爲文是造五鳳樓手。其兄浦得蜀花箋。爲詩以寄之。十幅鸞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渾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見志作

宋嚴大猷。閬州眷縣人。時與曦占蜀。大猷作詩云。笏未到身難擊洸。兵如入手易擒吳。後以特奏召授隆慶府司理參軍。

清居山警句

唐姚昂嘗有蜀清居山詩云。天設兩峯南北峭。地盤一水古今流。警句也。

題巫山神女廟

宋吳簡言。長汀人。以茂異決科爲祠部郎中。有題巫山神女廟詩云。惆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虛成。只因宋玉閒脣吻。流盡巴江洗不清。是夜夢神女來謝。

安樂山

唐先汪。合江人。七歲日誦萬言。貞元中。舉孝廉。尋退居安樂山。通九經。有題安樂山詩云。碧峰橫倚白雲端。階代眞人化迹殘。翠柏不凋龍骨瘦。石泉猶在鏡光寒。一身通向天邊立。萬壑皆從腳底看。莫道煙消無路上。但看蠻骨到非難。其後宋開慶初。有登進士曰先甲龍者。其裔也。

瀘江亭

宋虞允文年方十歲。侍其父滯瀘川。過瀘川亭。乃題詩曰。溪水林巒影顛倒。濟川舟楫勢崢嶸。東行萬里欲乘興。更待一篙春水生。

太原詩

閬中記。永福縣東太原石。有唐太初中邑宰潘君室人王氏題詩云。何事潘郎苴別筵。離情未斷妾心懸。太原雖下相思處。猿叫青山月滿船。今詩磨滅。惟太原二字在。

唐明皇錫薛令之詩

唐薛令之。福建長谿人。神龍初進士。開元中爲東宮侍講。題詩於壁曰。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

所有.育宿長閑于元宗幸東宮.見萬綃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桁寒.任逐桑榆煖.令之用是謝病東歸.

莊君平

夷堅志云.福州有道人.嘗見老叟.同室歲餘.告之曰.吾乃漢莊君平也.取一書授之.天明叟出不歸.視其書.皆修身度世之說.今但記其語云.事業與功名.不値一杯水.又云.獨立秋江水.

正覺偈

宋閩縣人有云僧本逸者.出家至廬山.依開元寺遇禪師.入室頓悟.元豐六年詔住大相國寺.賜號正覺禪師.紹聖中集衆而逝.遺偈曰.七十四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綫.鐵牛勃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

韓偓南遷

唐韓偓本京兆人.爲翰林學士承旨.昭宗時.朱全忠怒其薄己.斥偓罪.欲殺之.以鄭元規解乃止.累貶鄧州司馬.天祐初復召爲學士.偓不敢入朝.挈家南依王審知.居南安.有詩云.此地三年偶寓家.枳籬茅屋共桑麻.

謝閩王

唐末詹君澤避亂遊閩.隱居植德山下.嘗謁閩王上書.閩王起欲留之.君澤以詩謝之曰.周粟縱榮寧忍食.葛廬雖顧謾勞思.

蠶春詩

宋王宗旦.惠安人.總角時.祖禹錫命賦蠶春詩.有就中啓是龍門客.躍出洪波只待雷之句.當時皆器重之.後第進士.知襄州.

桂嶺

閩浦城縣北九十里.有山舊名洄水嶺.唐林鑑與弟蘊登第.經此題詩云.長記嶺頭題姓字.不穿楊葉不言歸.而今折得兩枝桂.又向嶺頭聯綵飛.因改山名曰桂嶺.

貶江州作

南唐江文蔚.建陽人.爲御史中丞.坐貶江州.奉其母以行.怡然不以貶謫爲意.嘗作詩.有曰.屈原若遇高堂在.終不懷沙投汨羅.

自讚

宋白玉蟾.瓊州人.嘗於黎居山中遇神人.授洞元雷法.後居武夷山.嘗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

開笛

宋黃裳.劍浦人.少有大志.元豐間.郡之譙門一柱.忽爲迅雷所擊.裳聞之.曰.古云.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公有意無.莫是卧龍蹤迹困.放教頭角入雲衢.次年射策.果爲天下第一.

采石弔李太白

宋胡瑛.閩中劍浦人.嘗經采石.渡題詩弔李白云.抗議金鑾反見讎.一坏蟬蛻此江頭.當時醉弄波間月.今作寒光萬里流.蘇軾見之.疑唐人所作.歎賞不置.

上官道人偈

上官道人臨終作偈曰.處世紅塵五十八.混世獨存今始沒.時人若問吾歸處.塔盡聲殘一輪月.

緱氏山詩

宋鄭文寶.閩中興化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累官工部侍郎.嘗題緱氏山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傳飛處寂遠.不知何處夜吹笙.又題綠野堂云.水繞雲行晡子路.深桃李卧開花.歐陽修稱其不減於王摩詰杜少陵.

白鵝僊女

宋高化劉安女.育於雍熙初.九齡與羽人談道.得度.及笄.許妻何氏子.劉氏送之.忽有一白鵝自空而墜.劉女乘之而去.陳軒詩曰.白鵝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遙.若使何郎有僊骨.也須同引鳳凰簫.

甕山詩

興化甕山有辟支文殊二巖.須彌施蘊二臺.山之南有放目亭.北有蘊綠亭.亭之前各有池.又有降龍伏虎巖.唐王滔詩曰.山有重巖寺.門開兩徑斜.谿聲喘走澗.海色月流沙.庭外曾馴虎.堂中雨花.不知□□地.一一落誰家.

上賜詩

宋薛奕.熙寧中武舉第一.神宗賜以詩.一方文武魁天下.萬里英雄入彀中之句.後奕死於國事.

答鍾王使者

僧寂名耽章.年十九.入靈石山.南平鍾王嘗齋禮徵之.不赴.但書付使者曰.枯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見之猶不采.郢人何事苦搜尋.

寄先守

宋蘇爲知邵武軍.政尙清簡.在郡有詩人所傳誦.後宦殺作守.讀其詩.因爲詩云.手擁樵谿塵可濯.恨無雄筆繼蘇爲.又云.滄浪不須濯纓上本無塵.

元夕鐙詩

宋黃通.邵武人.嘉祐初進士.韓琦范仲淹器其才.除大理丞.每浩歌長嘯.衆目以爲異人.有爲元夕鐙詩云.誰將萬斛金蓮子.撒向皇都一夜開.通以詞語未壯.自作云.秦樓十二玉梯橫.紫府千門夜不扃.疑是姮娥弄春色.彩雲移下一天星.其雄俊如此.

答人

宋鄧觀國.邵武人.遊方外.自號無町畦道人.寓宜春.言人吉凶盡驗.或人詆其酣狂.觀國以詩謝之曰.路

偏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鄉笑酡顏叟.道不相侔風馬牛.紹興中.端坐而逝.郡守李觀民爲塑其象於治平觀.

寄友人

宋王希旦.長樂里人.號支離子.居九龍觀.熙寧中.化形於太乙宮.後復見於蜀.有詩寄友人云.昔遊西太乙.今日反成都.若問去來事.雲巖月影孤.

□□人

唐周匡著及弟匡物.閩之漳州龍谿人.前後登第.漳郡登科者始於匡著兄弟.與潘存實、吳偉明、張登、蔡容京俱有詩名.潘存實梁山詩云.盤根來楚蜀.作鎮表甌閩.吳偉明云.梁山重回首.翠峯三十六.蔡容京題蔡闕嶺云.閩越曾爲塞.將軍舊置營.我歌胡感慨.西北望神京.張登云.孤高齊帝石.瀟灑晉亭峯.皆佳句也.

霍山懷儁隱

宋龍州人藍喬.舉進士不第.乃隱於霍山.常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牀書史足生涯.春深帶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數花.一日飛升而去.後有人見之洛陽.

初一夜月詩

本朝蘇昭.潮陽人.幼穎悟絕人.出口成章.若有神助.八歲時嘗賦月詩.其初一夜月詩云.氣朔盈虛又一初.姮娥底事半分無.卻於無處分明有.恰是先天太極圖.他作皆稱是.年十四歲卒.

吹角老兵

宋紹興初.廣東高州有吹角老兵.忘其姓名.一日題詩譙樓上曰.畫角吹來歲月深.譙樓無古亦無今.不知歸我龍山去.松柏青青何處尋.遂遁形不知所終.

贈丁謂之

宋丁謂與劉遁往來.一日遁作詩贈謂.有他時觸□遊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之句.謂莫曉其意.及南遷.遁見之於崖上.謂方悟之.乃知遁異人也.與之泛舟海上而飲.且曰.成子之詩意也.

贈韓迥

宋昭州人韓迥.號東山野叟.累官太子中舍致仕.李師中以詩贈之曰.未衰前已得懸車.曾立清風六十餘.松竹最宜新宅舍.江山偏照白髭鬚.

贈林次齡

宋林次齡.淳熙中知貴州.有政績.部使者嘗贈以詩云.戶長盡饒民不病.室家相慶酒頻沾.農桑課績無遺恨.循吏聲名徧兩都.

潯州避地詩

宋曾幾.贛州人.號茶山居士.建炎初避地於潯州.嘗有詩云.雞犬圖書同一舸.老夫游蘋兒扶舵.潯江一

繫欲生根.步下湖南向江左.

醉題客舍

宋王稚川.元豐初調官京師.寓家鼎州.親年五十餘矣.嘗闖貴人家歌舞.醉歸書其旅邸壁間云.腳外無書爲客少.發邊有夢到家多.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

送人

北夢瑣言.徐月英有送人詩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眞寫情之句也.

般若頌

法眼禪師金剛經四時般若頌曰.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果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原是住居西.此謂道在邇而求之遠也.

睡鴨詩

黃山谷睡鴨詩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眞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蓋取鸞鳶賦曰.山雞照水而相得.孤鸞照影各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山谷非蹈襲此也.以徐語弱.故爲點竄耳.正如臨濰王思邪汾陽部曲.一經號令□□益精明云.又虞僧詩曰.青田松上一黃鶴.相思樹下兩鴛鴦.無事交渠更相失.不及從來莫作雙.亦同此意.唐吳融池上雙鳧詩意亦然.但語陋耳.

戲答王定國題門絕句

宋黃山谷戲答王定國題門云.非復三五少年日.把酒償春頰生紅.白鷗入羣頗相委.不謂驚起來賓鴻.委者諳識也.詩起猶譏言唐薛逢語新進士曰.老夫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山谷此意當是往見定國不遇.而姬妾有避之者.來鴻或是其名字.

江雨

春半平江雨.圓紋破蜀羅.聲眠蓬底客.寒濕釣來蓑.此唐杜牧之作也.黃山谷酷愛而屢稱之.

囝哀閩

唐顧況嘗作囝哀閩詩云.郎罷別囝.吾悔生汝.囝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蓋齊籍雜記云.閩人稱父爲郎罷.稱子爲囝也.

芭蕉詩

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此唐人路德延之作也.見唐餘錄.

古樂府

古樂府云.繡幕圍香風.年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惜加窮袴.隄防託守宮.今日牛羊上丘隴.當時近前面發紅.故山谷詩借用云.今日牛羊上丘隴.當時近前左右嗔.

挽詞

宋黃山谷作叔父給事康字夷仲挽詞云.元祐宗臣考十科.公居八九未爲多.功名身後無瑕點.孝友生

知不孫府。宗臣謂司馬溫公。蓋溫公爲相。乞以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

金雞放赦

唐李太白詩。何日金雞放赦回。宋楊文公談苑云。杜鎬言肆赦金雞。不知起於何代。關東風俗傳云。司馬膺之曰。案海中星占。天雞星動。爲有赦。蓋王者以天雞爲度。附書刑法志。北齊赦日。則武庫令設金雞。乃鼓於閶闔門。或云起於西涼李光。未知孰是。究其旨。西方金主兌。兌爲澤。雞者巽之神。巽爲號令。赦日合是二物。制其形。揭於長竿。使衆人覩之也。

底事

宋黃山谷詩云。人鮓甕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任淵曰。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問曰。謂何物爲底。（丁兒反。）底義何訓。答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促言直云等物耳。音都禮切。又轉丁兒反。應璩百一詩云。用等稱才學。以是知去何而稱等。其來已久。今人不詳根本。乃作底字。非也。

潘邠老

宋曾端伯詩選云。張文潛晚喜樂天詩。邠老聞其稱美。輒不樂。嘗誦山谷十絕句。以爲不可跂及。其一云。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文潛一日召邠老飯。預設樂天詩一帙。置書室床枕間。邠老少焉假榻。翻閱良久。才悟山谷十絕詩。盡用樂天大篇。裁爲絕句。蓋樂天長於敷衍。而山谷巧於剪裁。自是不敢復言。

佛氏經語

唐寒山子松詩云。有樹先林生。計年逾一倍。根遭陵谷變。葉爲風霜改。咸笑外凋殘。不憐內文采。皮膚既脫胎。惟有眞心在。又詩禪師詩。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皆用釋氏經語也。

竹石詩答

唐盧仝石請客詩。竹弟雖讓客。不敢當客恩。自慚埋沒久。滿面蒼苔痕。又石答竹曰。蒼蘚映我面。雨露皴吾皮。此故不嫌我。突兀歲相知。雖類俳優。亦可□□。

荷葉賞芙蓉

青箱雜記曾錄古詩云。荷葉賞芙蓉。圓青映嫩紅。佳人南陌上。翠蓋立春風。

戲答史應之

宋史應之。居山人。落魄無檢。嘗作謁語。人以屠伯目之。故黃山谷贈以詩。多用屠家事。曰。先生早擅屠龍學。袖有新硎不試刀。歲晚亦無雞可割。庖蛙煎鱔薦松醪。蓋應之授館於人。爲童子師。故引前輩詩來嘲

爲發先生飯一夜。沿路捉蟬魚。與唐人郭受詩。松醪酒熟旁看醉。等語以戲之。

優曇花

唐釋貫休詩云。夜雨山艸滋。爽籟雜枯木。閒吟竺僧偈。清絕過於玉。螻蟈鳴壞牆。蛩兒悲局促。道人優曇花。迢迢遠山綠。蓋優曇鉢名瑞應。三千年一見。見則金輪王出也。

陳後主詩

南史。陳後主從隋文帝東巡。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

廖公詩

宋蘇東坡寄廖公詩云。滿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青松側。只怪高聲問不應。嗔予踏破蒼苔色。

病起荊江亭即事

宋黃山谷詩云。翰墨場中老伏波。菩提房裏病維摩。近人積水無鷗鷺。唯有歸牛浮鼻過。蓋用北夢瑣言陳詠詩曰。隔岸水牛浮鼻渡。傍谿沙鳥點頭行。此本陋句。一經山谷妙手。神采頓異。或云山谷當有所指。故延州陳擧頗以爲恨。其後遂有宜州之行。

國香

宋高子勉國香詩序云。山谷黃先生所作次韵中玉水僊花二首云。借水開花自一奇。水沈爲骨玉爲肌。暗香已壓酴醾倒。只比寒梅無好枝。又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此蓋山谷借以寓意也。案國香。荊渚田氏侍兒名也。黃太史自南謫召爲吏部副郎。留荊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即此女子鄰也。太史偶見之。以爲幽閑姝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里貧民。因賦此詩以寓意。俾余和之。後數年。太史卒於嶺表。當時賓客雲散。此女旣生二子矣。會荊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余。置酒出之。掩抑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話當時事。相與感歎。予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志。政和三年春。京師會表弟汝陰王性之。問太史詩中本意。因道其詳。乃爲賦之。詩曰。南謫太史還朝晚。息駕江陵頗從款。彩毫曾詠水僊花。可惜國香天不管。將花託意爲羅敷。十七未有十五餘。宋玉門牆迂貴從。意橋負戶惟貧居。十年目色遙成處。公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殷勤句。聞道離鸞別鶴悲。藁砧無賴蝶蛾肩。桃花結子風吹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郎好事知渠久。酬贈明珠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可章臺柳。寶髻犀梳金鳳翹。尊前初識董嬌嬈。來遲杜牧應須恨。愁殺蘇州也合銷。卻把水僊花說是。猛省兩家黃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悔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聞話此詳。索詩裁與漫淒涼。只今驅豆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時此詩和者甚衆。

題法堂壁

唐呂洞賓題汴都峨眉縣法堂壁曰。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見曾慥詩選・集僊傳・）

題悅亭

文毅禪師雪竇之法嗣也。題悅亭詩云。山鳥無俗聲。山雲無俗狀。引得白頭翁。時時來倚杖。故山谷有和

竟云．苦雨已解嚴譙來獻狀．不見白頭龍．空倚紫藤杖．

李花

唐李義山李花詩云．自明無月夜．強笑欲風天．又嘲桃詩云．無賴夭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爲開了．卻擬笑春風．非有爲而然邪．

嘲蠻娘

附錄爺李廣陵後．賦詩多效吳語．故嘲蠻娘詩云．幸好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

思歸樂

唐元稹謫江陵．有思歸樂詩云．山中思歸樂．盡作思歸鳴．爾緣此山路．自古離人征．故白居易和云．山中不棲鳥．夜半聲嚶嚶．似道東歸樂．行人掩泣聽．

治聾酒

晉李澣字社公．爲兵部．時文公訪爲翰林學士．每月給內醞．兵部因春社寄訪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持聾酒一瓶．蓋俗云社日酒治聾．特當作治平聲．

江西泊舟後作

宋莆田李才仲甫泊舟江西太和．書船板上云．江水冥冥沙石陰．一舸行盡春已深．浪花綠蔓曳錦帶．短蘆嶼水抽玉簪．飢魚來沈波面鶩．小舫正橫谿上風．清輝遙淨遠山碧．白鳥飛入蒼煙叢．

字眼

宋黃太史夜宿分寧．寄杜調叟詩云．陽關一曲水東流．鐙火旌陽一釣舟．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句法清絕．然歐陽公別滁州亦云．我欲只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杜牧詩．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王介甫亦云．只有月明西海上．伴人征戍替人愁．若此之句．多多益善．

桃花偈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初在溈山．因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逢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潘祐

湘山野錄．潘祐有詩云．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向人間三十六．

平原郡齋

宋黃太史有平原郡齋二首云．老作儒生不解事．江南有田歸荷鋤．北窗風來舉書葉．猶似勸人勤讀書．黃落委庭觀九州．蚤辭日夜戒衣裘．金錢滿地無人費．一斛明珠薏苡秋．那改夫有和章云．木落天高憶舊居．幾時歸去帶經鋤．黃花爛漫無人折．柿葉翻紅正好書．目送愁雲盡日愁．涙來若破俗紛裘．滋誰說與西風道．留取花開點綴秋．

活路弔古

唐元結玄山嘗愛浯溪山．因居之．其子友讓乃作浯溪弔古詩云．昔到才三歲．今來鬢已蒼．剝苔看篆字．薙草覓書堂．引客登臺上．呼童掃樹旁．石擬磴窪水．門疑刪叢篁．田地全更主．林園盡廢荒．悲涼問耆舊．鄰界指垂楊．

贈趙景平

泊宅編．明道伊川衣服異人．衫則大袖．巾則圓幅．元祐間人皆效之．至紹興中猶有襲之者．趙景平其門下士也．宜黃方滋贈詩云．明道新墳拱已春．遺風猶見有門人．定知魯國衣冠者．盡著林宗折角巾．

贈李泌

唐鄴侯傳．時李泌方絕粒．上自燒梨以賜之．潁王等請聯句爲他年故事．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汴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餐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

訪蔣居士

宋紹定己丑中秋後十日．忽一道士．青巾黃服．至永州祁陽符山．訪居士蔣暉曰．佳山水．爲我取鹹石來．居士入室取鹹石出．而不知道士所往．但見壁間題曰．撫髮高歌海上山．月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透秋雲碧．萬里西風一劍寒．尾題無上宮主訪蔣暉．蓋宮無上者呂也．其呂洞賓乎．後人刻詩於石．今存．

鼕鼕鼓

雍洛靈異小錄．唐舊制．街上置金吾．每街隅設鼓．夜擊止其行李．以備巡警．時人因呼爲鼕鼕鼓也．道士裴修巖爲詩曰．遶其鼕鼕鼓．須傾滿滿杯．金吾若相問．報道玉山頹．

蓮堂詩話卷下

棄官歸隱

自警編云。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爲高。而詡軒冕棄貴爲外物。然鮮有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蚤晚麤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於軒冕邪。張乖崖在蜀。有一幕官不爲乖崖所禮。遂獻詩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有言武人忽作詩云。人情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余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曰。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方是閒。余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愧未能行也。此與夫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貴壽

宋朝大官最享高年者三人。曰太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保趙公概。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太傅曰。青雲岐路遊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睢陽五老

宋杜衍。字世昌。慶曆中大拜。時稱清白宰相。封祁國公。至和中。退居睢陽。與馮平、王渙、畢世長、朱貫。咸以耆德挂冠。優游桑梓。暇日宴集。爲五老會。賦詩唱和。錢明逸爲序云。蹈衆名而保終古。卻貴勢而躋遐耆者。白首一節。人生所難。杜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挂冠。天地至仁難報補。林泉有志許盤桓。花朝月夕隨時樂。雪鬢霜髯滿座寒。若也睢陽爲故事。何妨列向畫圖看。馮和云。醉游春圃煙霞媛。吟聽秋潭水石寒。朱詩云。各遐朝政逾堯年。鶴髮俱宜頂道冠。乍到林泉能放曠。全拋簪笏尚盤桓。畢詩云。篇章牽和斷風雅。待優隆耆歲寒云云。歐陽永叔借觀五老圖。次韵云。脫遺軒冕就安閑。笑傲丘園縱挂冠。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鴻冥得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韵自寒。聞說優游多倡和。新詩何惜畫傳看。

洛社耆英會

宋文潞公彥博。元豐九年留守西都。年七十七。時富韓公年七十九。致仕在里第。二公矧亮三朝。爲國元老。與席司封汝言、王尚恭、趙南正、劉純、馮行己、楚建中、王不疑、王拱辰、張昌言、張燾。十二人爲耆英會于韓公之第。置酒相樂。圖於妙覺僧舍。司馬溫公年未七十。亦與焉。潞公命溫公序其事。洛陽多名園古刹。水竹林泉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洛陽太平盛事也。諸公皆有詩。潞公詩云。九老俱賢形繪事。元豐今勝會昌春。垂肩素髮皆時彥。揮塵清談盡席珍。染翰不停詩思健。飛觴無算酒行頻。蘭亭雅集誇禊。洛社英遊貴序賓。自愧空疏陪几杖。更容款密奉簪纓。當筵尚齒猶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溫公詩曰。洛下衣冠愛惜春。相逢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雖微莫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景更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作主人。潞公請老致仕後。再起平章軍國重事。制書云。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爲孺子之師。繼而請老。復以太師致仕。年九十二。壽獨高於諸公。富公八十詩云。西洛古帝都。衣冠走集地。大尹吾舊相。曠懷輕富貴云云。趙丙詩云。新春鼎茗宴英髦。主禮雍容下庶僚。二相比肩官一品。十人華髮任三朝。歷階並立府台闊。尊酒時行挹斗杓。東類庸夫最無狀。也將顏面赴嘉招。劉純詩云。偶以髯年陪盛宴。還將白髮照青春。年七十五。馮行己詩云。自愧樸樗非遠器。誰知齒髮亦邁年。詩多不錄。　文公又與程珦、司馬旦、席汝言作同甲會。皆年七十八。各賦詩一首。

真率會

司馬公君實招諸公于南園。爲真率會。用安之韵作詩曰。榆錢零亂柳花飛。枝上紅英漸漸稀。莫厭銜盃不虛日。須知共力惜春暉。真率春來頻宴聚。不過東里卽西家。小園容易邀佳客。饌具雖無亦有花。本集云。三月二十六日作真率會。伯康君從皆七十八歲。王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遜七十歲。溫公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溫公再用前韵成詩云。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輝。經春無事聯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教人笑滿頭花。真率會約曰。一序齒不序官。一爲具務簡素。一朝夕不過五味。一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一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一召客共作一簡。注可否於字下。

不別作問或因事分贈者爲一會日畫赴不待促一集約者每事闕一巨觥甲月日押元豐十年

生日

吳叔經代人上黃耕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日也其詞曰天邊將歸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識者謂若十三日亦使得不若云猶欠一分月方見得十四日也嘗見樂人聖壽致語初用老子長上古而不老對黃仲舒歷萬世以無弊因似云好然不老二字乃是語句豈若詩人婉其詞云永錫難老多少委曲和緩又如天子萬年如南山之壽俾爾壽而臧皆曲盡祝壽之意也

伊川生日致齋恭肅不事飲宴歌樂董念勤勞之力今人醫長極意歡娛其壽詞多用律呂體狀其月寒爽形容其日然爽爽若在月半前則日長一葉乃是增數爲美若在月半後則日減一葉乃是減數賞爲語忌爲可使也用事當嚴又要脫俗方是作家且如八月十六日生辰有人作歌曰作夜萬家齊笑語祝君千歲共團圓又如一僧上壽師垣壽曰不祝公兮椿與松椿松老大無不空不祝公兮鶴與龜鶴龜泪沒徒夢泥祝君願作天上月歲歲年年常皎潔錦城初動五更鐘引領衆星朝北闕壽公大悅

漁家傲詞

興城公悟悅師定門人有以漁家傲詞祝公生日言及濟川公以非其志也乃和其詞云七十餘年眞一夢朝來壽斝兒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早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宮詞

元豐初宦者王紳效王建作宮詞百首進之頗有意思其太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賀尊榮獻壽宮中末五更天子率脂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寶慈太后宮名也又太后幸景靈宮禮前殿面雙笄女詩曰平明綵仗幸靈宮紫府儀童下九重翳斷瓏璁時駐馬畫工暗地貌眞容溫公詩話

壽劉侍郎

程洽爲壽後谿劉侍郎詩曰朱顏白髮炯雙瞳一念平生造物通內閣圖書眞學士西園几杖老儒翁木公金母人間現桂子桐孫稱籍通遙想綵衣圍四世後谿無日不春風

怡軒詩壽詩

又見梅妝碧玉枝弟兄相聚著萊衣西方佛庭明朝誕南極星躔壽日暉百歲阿彌開九秩兩房孫子戲重闈年年得侍高堂醉對坐天花散漫飛

壽詞

辛稼軒壽趙茂中郎中時以征廣濟倉賑濟除直秘閣秘閣春云甲子相高亥首曾疑絳縣老人看身長玉立鶴般風度方顧碁碟虎樣精神文燭卿雲詩凌鮑謝筆勢駸駸更右軍渾餘事羨仙都夢覺金闕名存門前父老欣欣煥奎閣新褒詔語溫記他年帷幄須依日月只今劍履快上星辰人道陰功天教多壽看到貂蟬七葉孫君家裏是幾枝丹桂幾樹靈椿又壽茂中賑濟事滿江紅云我對君侯長怪見兩眉陰

德更長夢玉皇金闕姓名仙籍舊歲炊煙渾欲斷被公扶起千人活算胸中除卻五車書都無物溪左右山南北花遠近雲朝夕看風流杖屨蒼髯如戟種柳已成陶令宅散花更滿維摩室勸人間更住五千年如金石

又威烏恩慶壽母七十云七十古來稀未爲稀有須是榮華更長久滿牀袍笏羅列兒孫新婦精神渾是個西王母遙想畫堂兩行紅袖妙舞清歌擁前後大男小女逐個出來爲壽一個一百歲一盃酒

張孝祥慶母夫人鵲橋天云帝里風光爛漫天花如錦繡柳如煙遙逢令節春三二又慶慈幃將八千椿斝列長筵子孫何以詠高年各賓千首西湖什一度生朝獻一篇

壽詩

王介甫壽曾魯公詩云翊戴三朝冕有蟬歸榮今作地行仙且開京洛賓何第未泛江湖范蠡船老景已憐周呂尚慶門方似漢韋賢一觴豈足爲公壽願賦長鯨吸百川

余觀方萬里選詩有云如生日詩多諛詞不如人意故皆略之余近觀元人壽詩卻多佳者今錄數首於右以備采覽云趙孟頫壽平章李韓公云瑞錫光嶽應時需日上天衢手自扶八袠同春開壽域五雲異采映台符經綸至治歸賢相陶冶斯文賜大儒爲圖白頭身未老掌中行見有明珠　壽王趙公八十云儲偃彌節下蓬瀛宴處超然鶴骨清周室龍韜歸師尚父漢庭鳩杖賜桓榮中州大國封全趙東閣賢良位列卿白髮同僚欣健羊年年來此賦長生

傅若金壽王左丞詩云南極諸星喚亦酌東風二月滿宵衣萸香風闕春聞宴鳴玉龍墀午散朝但使經綸齊稷契不勞服食慕松喬日長自度昇平曲揚聽雲間合九韶

楊載壽韶國公云可樂無如父母全既貴且貴又長年金壺賜出青蜚上玉佩朝辭白日邊楚水論春蟠五百蟠桃稱壽必三千似聞黃綺歸來後長向山中作隱仙

王仕熙壽劉那公云詔下金鑾第一趣春風滿路寶書延辰又被蒼龍角仙侶同驂白鶴翎衛武高年猶入相韋賢老日只傳經嶮嶺別有長生訣几杖凝香酒半醒

張翥壽阜齋左丞云六朝名德仰巍巍宋許家國久息機霖雨帝方思汝作袞衣人更望公歸南山一柱推中士左轄三星近太微欲問賓筵頒屑露寸心遙與白雲飛

薛漢壽承旨張翥齋詩云鑑王書法得精微每日猶憂不厭揮相業曲江金鑑錄幽懷西塞綠蓑衣蟠桃開日三千歲古木參天四十圍應與赤松相約伴他年名遂盍知幾此用張氏故事又是一體

諧語的對

王丞相好諧謔一日與沙門論道因曰投老欲依僧有客對曰急則抱佛腳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腳是俗諺全語若上去投下去腳豈不的對也

九僧詩

宋朝浮屠以詩名者九人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傳其一曰惠崇最有佳句有進士許洞者善詞章俊逸之

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之曰張康渾裏蹋許洞鬧妝妻是也。

何斯舉

天聖中韶曾浮屠婁道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甎甓。有一縣尉投書具言不可。至於叩頭流血。適以其故沮朝命按罷之。自是人不敢言。遂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樂石。蠆尾銀鉤擅精密。關說橫道已足哀。況復鐫鑿代甎甓。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吁可惜。斯舉黃州人。少年隨子瞻。初名頎。字頎之。黃山谷極重之。改字斯舉。又作黃縣禎子歌。其序曰正月大雪十日不已。旣晴見日。里人賀曰黃縣禎子出矣。道山清話

諷富韓公

洛中有一僧。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二人果皆往。月餘後。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臥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道山清話

金鑾與玉峯僧

歐陽景好交沙門。有僧金鑾者。來求作書與玉峯長老。于其舉保。歐乃作一絕封與之云。金鑾求與玉峯書。金玉相承價倍殊。到底不關藤墨事。葫蘆自去綴葫蘆。

贈僧

杜荀鶴有贈僧一詩云。利名門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燄燈。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蒙齋蔡正孫云。勤靜勞佚係乎身之一心。身靜而心役。形佚於神疲。僧俗之相去不遠也。此時世之田夫野叟樵童牧豎皆能爲之。可謂造理而有味者。惜乎緇流之不能自覺耳。詩林

題僧寺

人之所誇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之詣一僧寺。僧不識之。人言其姓名。亦不省。故作詩云。家住城南杜曲旁。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不知名姓。始覺空門興味長。因爲之語曰。毀譽但能驗本等。利害但能適用。上同

瞑坐

晁太傅迥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事。戒家人勿請謁。其夫人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蕭然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曰。鍛鐵成金得寶珍。鍊精成性合天眞。和進此理安然者。千百人中無一人。

閒步

沙門惠崇能詩。有劍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之句。其尤自負者。河分岡勢斷一聯。時人或譏其犯古。又進

士潘閬嘲曰。師當憂獄事。吾昨夜夢師拜我。師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耳。惠崇沙門也。拜者倒也。秀才得無蹈沙門島耶。其敏捷若此。溫公詩話

論學

陸象山論太極之說不明。朱文公曰。某見延平。因論象山之學。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不說破處便是禪。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讀柳子厚詩

柳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云。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微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靑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詩眼云。子厚詩尤深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坡老發明其好處。學者方漸知之。余嘗聞人云。柳詩何好。答曰。大抵皆好。又問君愛何處。答曰。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眞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向因讀子厚晨詣超師院一詩。至誠精深之意。森然在前。其首四句蓋謂眞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又遠過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日出霧露餘。靑松如膏沐。余家偶有大松。偶見露洗而霧披。眞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之妙。至末句則又言因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詩林

僧如璧

饒節德操。撫州人。祝髮名如璧。號倚松道人。住鄧州香巖寺。有一偈曰。膺榮亦撫人。璧嘗之以行。一日因打木魚先悟道。作頌曰。木魚原來無肚腸。聲聲喚我出饑湯。佛法原來無多子。王婆頭上戴丁香。遂亦祝髮名如璧云。璧反於其僕處有省。誠齋詩話

曾紆齋云。德操嘗爲余家丞相館客。話爲丞相內相兄弟所知。德操有高節而又能文。其才在謝無逸諸公之上。晚年住香巖。丞相之壻陳成季持節京西。德操以詩贈之云。兩公待我以國士。是時公亦同在門。今日江南看使節。令人泪灑漢江雲。又寄無逸詩云。雲山低處瑞投老。文史他年不療窮。富貴可求吾亦懶。限窮餘子化王公。其自負亦不淺矣。上同

德操作詩有句法。若擧賦其才。惜不偶其飛。尤善作銘贊古文。其作佛米贊。謂武將念佛。以米記數。得三升也。將軍念佛。難於遣詞。乃曰。時平主聖。萬國自靖。不殺而威。不征而正。矯矯虎臣。無所用命。移將東南。介我佛會。久聞吾曹。念佛三昧。喑嗚叱咤。化爲佛聲。三令五申。易爲佛名。一佛一米。爲米三升。自升而斗。自斗而斛。念之無窮。太倉不足。此雖柳子厚之幽折不過是矣。

題甘露寺

李衛公鎭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大國宛。蓋公之所寶者。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張表臣云。余因在松江擁節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云。縱橫北固。盡日憑欄兩歛。乃數聲歌。但渺漠江山媚樹。寂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覓花英。春

色知何處，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脈脈數飛鴻，杳歸期，東風凝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間，魂欲斷，酒初醒，獨下危樓去，其僧頑俗且黠，僚然謂詞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壞了，余知之，戲之曰，近日和尚耳明否，白曾聽如舊，余曰，恐賓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髒污壞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冷齋夜話

贈道者

蘇東坡好道，嘗有僧欲授以燒金之術，而固辭，後率聖皇帝東封，有賀元者，得道不死，謁於道左，曰，晉水部員外郎賀元再拜，徑去，坡從喬同寄以詩云，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至此又有異好之寔，

與崔存

蘇舜欽字子美，長於歌詩，與梅堯俞齊名，號滄浪翁，卒後，崔存遇於王屋山間，曰，世傳學士仙矣，舜欽曰，瀛洲召我，因詠詩曰，崑侖氣候四時春，紫府光陰夜如曉，來時不用五雲車，跨著清風下蓬島，語罷遂飛去，後以為仙人皆稱之也，

嘲林道士

嵩山道士林完魁，飲酒啖肉，居九天使者廟，一日忽有鶴因風飄墮廟庭，林乃驚起，自謂當赴天召，令山童提而乘之，羽儀輕弱，不勝其載，毛傷骨折而斃，處士陳沆作詩嘲之曰，啗肉先生欲上升，黃緌蹋破紫雲扃，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題所居

陳楠待制，紹興中，嘗從諸大講為謀議官，頗好修養之方，且自以為得道，嘗題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客，我比大羅超一格，乃被輕薄戲謔之人續其後云，行滿三千我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可發一笑也，庚溪詩話

神僊晏穎

晏臨淄臨川人，其未生時，有僊人曾八百見其父曰，上界有異人，當降汝家，其家素貧，後臨淄貴顯，其季弟穎，自幼警悟，章聖皇后聞其名，召入禁中，因命作宮沼瑞蓮賦，大見稱賞，賜出身，授奉禮郎，穎聞之，走入書室中，反關不出，其家人呼之不應，乃破壁而觀，則已蛻去矣，案上有紙書二小詩，其一云，兄也錯到底，休誇將相才，世緣何日了，了卻早歸來，其二云，江外三千里，人間十八年，此行誰復見，一鶴上遼天，其年十八，章聖御篆神僊晏穎四字賜其家，道山詩話

代斷

張天覺晚年好佛重道，建華嚴閣，作醮籙，會黃冠釋子紛紛從之，陳忠肅公瓘嫌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蒞書也，至是代書齋之曰，辟穀非其道，談空去自然，何如勤業地，無愧是神僊，

守庚申作

程子尊有道之士也，有一朝士夜會於南太乙觀，拉程同守庚申，程作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只與

道相依，玉皇孟已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

馬自然

馬自然有異行，飲酒至一石不醉，人有疾，以雜艸木採與之，食無不差者，自吟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經時醉臥紫金牀，東君道我多情態，罰向人間作酒狂，又詩云，何用燒丹學駐顏，鬧非城市靜非山，時人若覓長生藥，對景無心是大還，唐廣明中，於梓州上昇，

以神守氣訣

蘇東坡云，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因作詩記之云，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常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燈留，

題袁仲□所授參同契後

朱文公云，余頃年經行順昌，憩篔簹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余獨何為，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悅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余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眞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云，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為，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篔簹壁上詩，

朱文公又有和劉秀野蹋引詩云，關捩牛刀久不更，閩中應接羨門生，向來已悟飄千界，今日何勞倒五行，俊躍有時聊戲劇，居心無物轉虛明，舉觴試問同亭侶，九轉工夫孟晚成，按呂公詩云，一粒粟中藏世界，又道書云，五行顛倒，迷龍從火裏出，引用出此，

黃覺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從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人爭立看風儀，文章一代瑄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龍古戍黃榆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開貔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曾聞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大喜之，黃覺仕不遂志，因出郊，會一道士取酒共飲之，以酒水寫呂字，知其為洞賓也，曰，明年江南見君，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又與藥數寸，令以酒磨服之，可保一年無病，覺如其言，後藥盡，作詩曰，牀頭歷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卒，

毀元祐碑

元祐間，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紀其事，坡敘事得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補於治道，紹聖元符間，黨禁興，遂毀其碑，命學士蔡京別為之文，類三舍舉子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仆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宮碑亦云，後見韓无咎云，是江子我詩，庚溪詩話

哭張橫渠

張子厚橫渠先生卒，門人欲諡為明道，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溫公，溫公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

世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程明道以詩哭之曰，歎惜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士誰供後學求，千里聲名連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痛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

祭文

前輩嘗說北狄致祭皇后，捧持有祭文一封，及楊大年開讀，乃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廟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又如洪忠宣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張子韶致祭，其文但云，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處意深矣，其情哀愴乃過於詞，二者情事相類，要之詞意渾含，語脫俗，此又倉卒之所難也。

輓樞府

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薨也，岐公作輓詞云，被褐曾陳定策，汗青猶著立儲書，春風澤國吟篷落，夜雨鄰堂宴豆疏，前輩詩不獨儷句精練，且是著題。

誄東坡

東坡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可謂侈而當矣，晁無咎死，張文潛銘之曰，車堅馬良，不得出門，策猶假朽，道上紛紛，茲可悲耶。

題買墳牆壁

至元丁丑以來十數年間，富豪寒落，殆盡祖墳薪樵，弔祭不至，自不忍言，誰謂其禍又有出於思亭記之外者，近有士人見一名家出賣祖墳，不勝其憤，夜題詩於牆壁，次日觀者如堵，賣者買者皆有愧色，識中疑稱讀其詩，語直而切，以其有益於風教，故錄於此，庶可爲世俗之戒也，詩曰，人家擇風水，子孫百世計，誰知後來者，反賣祖宗地，商量賓夜擬，醉後樂寫契，賣者固非人，買者亦惡類，其地若果佳，其家長富貴，其人賈至此，其地必不利，他時出子孫，斷是效此例，借曰異姓強，造物豈私意，相存且暴露，無者被骨棄，後代轉日貧，何時可埋瘞，安知泉下人，銜冤不訴帝，勿謂天茫茫，禍患恐立至，有人心者宜于此焉鑒矣。

哭東坡

潘邠老哭東坡絕句十四首，其最盛傳者云，元祐經綸兩漢前，典型竟得似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誰遣微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斗北南。

神宗儉孝

宋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御服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爲壽，

神宗一御於禁中，後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宗即降步親扶輦，卻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僊，李宰世時爲侍郎，進輓詩有云，珠韉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紀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石林詩話）

省試詩

薛能省試之夜賦詩曰，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承平雅頌聲，更報第三條燭盡，文章風景寫難成，復齋漫錄曰，杜陽雜編晉舒元輿舉進士，既試，府炬三條，人皆自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爾故廣記云，唐制，舉人試院日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先輩作詩曰，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迴，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僊才，又嘗說舉場日晚，試官權燭與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還答云，八韻賦成，驚破試官之膽，乃知唐制許舉子見燭三條也。

詳定試卷

王荊公有詳定試卷詩云，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果于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言詞賦非所以取士也，又云，文章直欲壓無類，勳業安能保不磨，疑有高鴻在寥廓，未應回首顧張羅，言科舉不足以得士也，然皆不可。

手搏狀元

王嗣宗，宋太祖朝與趙昌言爭狀元，上命二人手搏，嗣宗勝之，故种放曰，卿以手搏得狀元，嗣宗嘗爲秦山司理，作詩云，欲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春，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

舉子騎驢

唐懿宗咸通中，以舉子侈異衣服，下令不許騎馬，場中不下千人，街市皆跨長耳驢，或以詩嘲之云，今年敕下盡騎驢，短帽長鞭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以鄭身體肥大之甚，故特譏之。

與潘三失解後飲酒

蘇東坡詩云，千金敝帚人難買，半額蛾眉世世妍，願我自爲都眊矂，憐君欲鬪小嬋娟，青雲豈易量他日，黃菊猶應似去年，醉裏未知誰得喪，滿江風月不論錢，趙彥材云，摭言載唐進士失解，醉飽者謂之眊矂，今句云，願我自爲都眊矂，則以不獨潘三失解爲有眊矂之愁，而我所爲失意，無一不是眊矂矣。

送兄子孝格落解南歸

陳無已詩云，妙年失手未須慎，白髮深藏可自妍，短髮我今能種種，曉妝他日看娟娟，千金市骨能論價，萬戶封侯信有年，清白傳家有如此，歸塗囊盡不留錢，葉夢齋曰，此詩用東坡前詩第四句，用唐人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之意。

送朱天錫

張景修，字敏叔，常州人，余大父客也，刻苦作詩，典雅平易，時多佳句，元豐末爲浮梁令，邑子朱天錫以神

畲應昭，景修以詩送之，天錫到闕，會忘取本州公據，爲吏部所卻，因擊登聞鼓院，繳景修所送詩爲證，神宗一見，大稱賞之，翼日以語宰相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才，即令召對，禹玉言不欲一詩召人，恐長浮競，俟其秩滿赴部，命之遂止，比景修官滿，神宗已升遐矣，時數千篇，大父元祐自湖南憲請宮祠歸，景修寄詩曰，聞說年來濟洞碧，江湖牽使久勤勞，有神僊處閒方得，用老成時退更高，惜宅但須新種竹，尋山想見僞栽桃，浮粱居士塵埃甚，鬢髮而今也二毛，其詩大抵類此，流落無聞，亦爲可惜也。石林詩話

賀王丞相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宋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才四十二，前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位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敕案前人到少，築沙隄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曾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過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今王丞相將明罷侍郎，端友榜南省奏名時，知貢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書逵、修與今鄭樞密子常，范右丞謙叔，吾亦忝與點檢試卷官，鄭范不惟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則仁裕所不及也。石林詩話

采侯詩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有句云，色映棚雲爛，聲迎羽月遲，一作輪，尤爲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爲宋采侯。

口占絕句

石曼卿官册府時，五鼓趨朝，見二舉子緊避舍，懇曼卿號呼請救，因駐馬召邏卒問之，曰，昨夕里閈閈有納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被執，曼卿力爲揮解，卒長勉從之，二子叩頭拜於馬前，曼卿按轡口占絕句以謂之曰，司空憐汝汝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叵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處落便宜。

贈姜唐佐

蘇少公曰，吾兄子瞻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游，氣和而言道，有中州人士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崇寧二年隨計過汝陽，以此句繼示，時子瞻之喪且逾歲矣，覽之流涕，乃爲足之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不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唐荊州每解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舍人以荊州解及第，曰破天荒。

進士謝恩詩

魏了翁字華父，宋慶元中進士第三人，謝恩詩云，聖皇臨問富春秋，當宁宵衣謁壯遊，鶴立雞袍天北闕，龍飛金榜殿西頭，彤墀謾對三千字，黃榜俄驚一二籌，初學謾知存大體，紛更要說洛陽裘，後知紹興府，端平中樞相，號鶴山，在靖州創鶴山書院，聚友講習，

送鄭萃先叔舉第南歸

歐陽公詩云，少年鄉舉數才流，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關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試向塵埃勤斗祿，何如翠酒老雲巖，宋之人才不得一第，老而不休，觀此詩及梁灝得第之吟，豈但可以賁老舉人之談笑，亦足以勵仕進之志云。

寄同年程泰之

周必大以秘書少監寓直翰苑，發策試王仲衡，皆賦詩寄同年程泰之云，當年給札踏金鑾，重到依然六月寒，學士策論學士策，秘書官試秘書官，自憐綠髮非前度，尚覺青衫總一般，寄語浙東程閣老，莫矜紅旆笑儒酸，程答詩末句云，有底滑稽堪笑處，金蓮燭裏話窮酸，又言余庚辰九月與程同試，兩人名皆有大字，程名大昌，明年試蔣芾芮煇，姓名俱艸頭，又明年試王東里程千里，名連里字，頻歲偶記，亦可書也。

廣州勸駕

孟郊得第，有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徧長安花之句，氣味終短，故劉後邨廣州勸駕詩乃云，好陳董子三篇策，莫看唐人一日花，不如翻案意，新期多士者亦遠矣。

登科佳句

登科佳句，如陳元老云，桃花穩過三層浪，月桂高攀第一枝，閬苑更無前進馬，杏園都是後題詩，劉禹錫云，三春省壁題名遍，一字天津馬渡橋，王禹偁云，青雲隨步登華榻，紅雪飄香入杏園，利市襴衫拋白紵，風流名字寫紅箋，鄭谷云，丹霞照上三清路，瑞景裁成五色毫，韓持國云，門開閶闔星河近，榜注神僊姓字新，楊誠齋云，名登龍虎黃金榜，人在煙霄白玉京，少年已號萬人敵，強仕初登千佛名，楊正叟云，月中丹桂輸先手，鏡裏朱顏正後生，皆新奇之的對也。

新郎君

薛逢晚年厄于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閽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者曰，迴避新郎君，逢輾然，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蘇東坡送蜀人張思厚殿試云，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夕暉，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用此語也。

奉同年登第

王平甫詔朱匪躬太祝先輩，示及劉貢父伯仲三人同年登第之詩，曰，奉一篇云，六朝文物事嘗奇，闕如今舉世推，射策人爭看三虎，聲書吾蚤識孤罷，集英曉日傳來後，瓊苑春風宴罷時，莫羨絲綸歸世掌，還聞鵷鷺鳳凰池，原注，太祝京西第一薦時，余爲考官。

論兵

劉貢父爲人好謔，其詠史詩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其後後村云，貢父新詠詩，往往指王韶李憲輩，唐人曹松詩亦是此意，詩曰，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疎寮齋云，張籍將軍行云，邊城親戍竹戰歿，今逢官軍收得骨骸西行，見萬里空幕府，獨奏將軍功，杜老云，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劉將出塞詞云，死是征人死，功

是將軍功。劉濟夫國殤行云。嗚呼諸將官日崇。豈知萬鬼號陰風。陸龜蒙築城詞云。城高功亦高。爾命何勞惜。此詩此意眞足爲貪功生事。輕視人命者之戒。

淮陰侯兵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此尤奇特事。荊公故云。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則褊於德矣。東坡故曰。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用事當如此向背。

曹南院爲秦帥。唃氏方興。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戰于三都谷。大敗之。唃氏遂衰。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城蓋世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口全師入。十萬胡塵一戰空。殺氣尙疑橫塞外。捷音相繼偪寰中。君王寵降如綸命。旌節前驅馬首紅。

貂蟬兜鍪

周盤龍以武功爲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出于兜鍪。陳后山云。其外父顗公既。鎭建節出師太原。其詩曰。兜鍪卻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帥秦。以事去。其贊云。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過孔寧極處士山居

韓持國詩云。驅車上橫隴。西走龍陽道。靑陽入樾家。綠野山四抱。鳥啼春意閙。林樾夏陰盃。知近先生廬。民風故淳好。又別後懷寧極云。雨滿庵上茅。風亂階外竹。繁聲夜入耳。欲寐不得熟。永懷歸田客。石徑滑馬足。連山暗秋雲。一鐙何處宿。(續骫詩話)

謝范純夫

胥治通鑑刊成。賜執政從官及曾預編校者。張芸叟以詩謝范純夫有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滯周南二十春。純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細書東洛布成均。網羅遺逸三千載。筆削興亡千九春。天作冠篇墳典大。上思稽古憲章新。爲蠹御史詞誰校。白頭今爲汗簡人。

戲謔

元祐中。黃山谷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山谷以其魯人。意常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趙必曰。來日喫蒸餅。一日。衆飮行令。山谷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合成一字。趙沈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山谷應聲曰。來力勅正整。協趙之音。合座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詩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之以贈。山谷曰。想是糶麵與黃麄耳。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宋紹興中。游操與潘良貴。沈介。洪景伯俱爲祕書省正字。同日赴館職。少監秦熺於食次出對曰。潘游洪沈泛瀛洲。時未有對。後有以縡繹綸維縉綸紵爲對。蓋取熙寧中韓縡陳繹韓維楊繪相先後除學士也。

田禎。尙眞宗朝爲饒州判官。丁晉公爲倅。戲以片紙書至丁。假紵五緡。晉公曰。紡下新婚。京國宮室。豈無半千貲物耶。假吾錢之耳。就於僕尾書還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缺。赤紅崖打白紅崖。

陳季常妻柳氏。甚悍而莫能制。東坡作詩戲曰。誰似龍邱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

杖落手心茫然。此用佛經牟尼佛生兜率天。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坡取此。

唐羅隱與顧雲同謁淮南高駢。雲爲人素雅重。而隱性傲。高公顧之。去因譏隱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見壁白澤圖釘在門上。卽應聲曰。白澤遭釘釘在門。乃譏雲也。

黃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蝕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且見牀下以溺器畜生魚。問之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曰。虎子養鯨魚。

以論語法書戲有官君子。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錯爲慮。晦庵先生以法書章句戲之曰。勢擬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處無罪爲還人。其人大笑。又見浙中官員子弟胸趨守廟及晦翁學術。政事執戟守乃舉論語篇章答之曰。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二者之言雖曰戲謔。亦可助笑談也。

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尙小。師淸祿亦干。取柳下惠聖之和。師也淸。子張學干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善僧也。其名是祿須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俗忌當避之。此亦偶自暗合。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僧惠崇能詩。有其弟子犯師兄之嘲。然杜工部有峽束滄江起。岩排石樹圓。頃蘇子美遂用峽束滄江嚴排石樹作七字句。子美豈竊詩者。大抵諷古人詩多。則往往爲己得也。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我爲卿飮。靖擧曰。夜筵設邏(侈盛也)。臣拜洗(受賜)。兩朝厥(通好)。情斡勒(厚重)。微臣雅魯(拜舞)。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但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爲圜觴。讀使有盤水白猥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眞胡語也。劉沆亦使虜。使接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繩繫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微件之。二公俱稱旨。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錢裁詩句。班衣戲木偶。木奴今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小名錢木奴。至十歲方悟。

宋太祖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爲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綠馬張張夏夏侯瑾。熙寧初有云。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張君陳陳君張。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也。

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以王八山子馬之名)。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錢水令某。以盜衡錢)聞之。大怒。欲辨其事。對者謝曰。止欲作對。君實非盜也。

王介甫與荊公不相能。荊公曾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介爲之書其末云。金陵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荊公見而賞之曰。江湖日暮蘆花起。恰是春風柳絮飛。荅譏其輕狂也。

頭責文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尩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吅譁少智謀。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名登天府。張敏集載此文曰。余友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嗤好有六人者。數年之中。繼踵登朝。無伐木嚶鳴之聲。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

戲之，幷嘲六子焉，雖以諧謔，實有與也，

襄陝道中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爲韵，枋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和其詩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輒和其韵，大書其側而去，後有人嘲之曰，想君吟詠揮毫日，四顧無人膽是天，過者無不笑之，（竹坡詩話）

熙寧初，外學置長師，職簡地親，多在書席，徐有學長喜爲語，同學苦之，詠蠅詩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盤無日不追隨，

鄭公在朝，數爲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戲作靑雀詩云，靑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擬鵷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與他人作彈丸，

常秩制秩居汝陰，與王深父皆有盛名，屢召不起，雖歐陽文忠公亦推重之，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者是也，熙寧初，荊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聲聲稍減於前，嘗一日大雪遽朝，與百官待門於仗舍，秩寒甚，不可忍，喟然若有所恨，乃舉文忠詩以自嘲云，凍殺潁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雞，（石林詩話）

添丁

盧玉川有示添丁詩云，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人家，慚愧瘴氣，卻憐我，入我憔悴骨中爲生涯，數日不食強起行，何忍索我抱看滿樹花，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摑不得，卻生癡笑令人嗟，宿舂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盌茶，氣力龍鍾頭欲白，憑仗添丁莫惱翁，後村詩話云，唐人多傳盧仝因留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髮，奄人于腦後加釘焉，人以爲添丁之讖，或有好事者爲之，仝處士，於人無怨，何爲有此謗，然平時切齒元和逆黨，月蝕一詩，膾炙人口，意者群奄以此害之，（詩林）

賀梅子

賀方回作靑玉案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士大夫以其句工，稱爲賀梅子，郭功父有示耿天騭詩一首，王荊公爲書其尾云，廟前古木藏訓狐，豪氣英風亦何有，後方回晚倅姑孰，與功父遊甚歡，方回髮少，功父指其髻曰，此眞賀梅子也，方回乃捋其鬚曰，君可謂郭訓狐矣，以其白捋而胡，故有是語，（竹坡詩話）

岐王宮侍兒落髮爲尼

樞密張公稚仲喜談兵，論邊事，面目嚴冷，而作詩有風味，岐王宮侍兒落髮爲尼，公賦一詩云，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步穩襯湖裙，從今不入襄王夢，剪盡巫山一朵雲，殊可喜也，（竹坡詩話）

題林靈素畫像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者多得美官，頗自矜而有驕色，或有畫其像，戲題其上云，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神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竹坡詩話）

童謠

狄靑爲樞密使時，范鎮爲諫官，人有相語童謠云，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

以靑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去，云又姓狄，爲漢人，此歌爲是人作，不疑也，欲鎮言之，范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事，上安忍爲，適以啓君臣疑心耳，

和杜正獻公

杜正獻公自少淸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爲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得其所爲爲幸，歐陽文忠公出其門下，謝事居宋，歐公適來爲守，相與歡甚，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倡和，時年八十，歐公嘗賀公詩云，儉節淸名世絕倫，坐令風俗可還淳，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型瞻舊德，一尊談笑作閑人，鈴齋幸得親西席，東向時容問治民，公得詩大喜，嘗自諷詠，當時人謂不惟曲盡公意，雖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洛中言懷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淸白，不負明君有樸忠，麤避喧譁眞得策，未逢厄辱蚤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詩雖以不合論而去，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況其下者乎，

不欺室銘

張忠獻公後爲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臾，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巢栗，每訓子及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淸明其心，默有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又嘗作詩云，舉凶用事人心去，大義直新天意回，解使中原無左衽，斯人千古未塵埃，朱文公跋曰，舉大義以淸中原，此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意，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歎哉，

西江月

辛幼安號稼軒，宋寧宗朝擁節鉞，奉身勇退，以家事付兒曹，作西江月云，萬事雲煙忽過，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蚤起催科了辦，更難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柳子厚

柳子厚與浩初上人看山詩云，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議者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蓋未死而身已在刀山矣，（竹坡詩話）

各有所志

元祐中，起范蜀公於家，固辭不就，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寇準年三十餘，宋太宗欲大用，尙難其少，準知之，遽服地黃，兼餌盧菔以反之，未幾，鬚髮皓白，

呂晦表

熙寧四年呂誨表乞致仕，有曰，臣本無宿疾，偶値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

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卒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僤蹶之苦。又將爲心腹之疑。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偸生。不俟引年而退政。嗚呼。獻入之論可謂至矣。

古歌解

古人歌行之作。有四解五解六解之體。如善哉行。古詞云。來日大難。口燥脣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一解。經歷名山。芝艸翩翩。僊人王喬。奉藥一丸。二解。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慚無靈輒。以報趙宣。三解。月沒參橫。北斗闌干。交親在門。飢不及餐。四解。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消憂。彈箏酒歌。五解。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六解。其後魏武帝作秋胡行。有四解。魏文帝作豔歌何嘗行。有五解。皆本之古詞云。

息軒詩

東坡在儋耳。題司命宮道士息軒詩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幾時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于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昔。時來登此軒。目送過海席。家山歸未成。題詩寄屋壁。東坡復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是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年。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藥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

對御歌

陳摶對御歌云。臣愛睡。臣愛睡。不臥氈。不蓋被。片石枕頭。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自睡。閒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閒氣。爭如臣向靑山頂頭。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兔東生。紅輪西墜。談藪云。陳摶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多閉戶獨臥。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摶熟睡如故。詩林

詠史

王梅谿集云。婁師德教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逆其怒。正使自乾耳。余嘗詠史作師德詩云。忤意由來勿校難。誰能唾面自令乾。直須事過平心後。方服婁公度量寬。余性褊急。皆欲書婁公傳於座右。效古人佩韋之戒。偶閱書逢錄其事。見弟朋友間有坐余失者。宜書紳焉。則事雖大於唾面。心自然淸涼矣。

足疾

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以詩云。十載扶行拄短筇。一鍼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人爭看。不是前來勃窣翁。

蓮堂詩話校譌

書中語字。不誠疑辨。然疑辨所引。標明某書。苟有疑竇。覆按即知。玆則未注明者十之五六。校勘更難。值就同人所見。互相參訂。不敢謂遂無遺憾也。咸豐三年五月仁和胡珽識。

卷上三頁八行 容自閻其絮誤。原本作絮自閻其容。

十二頁八行 崔字誤。本作罷。

十二頁十五行 按唐有賞酒無王酒。對酒詩中不載此作。

十四頁十一行 切芸二字與本悉不相屬。

十七頁十五行 點信作祜。

十八頁七行 乃字誤。本作及。八行 西誤。李光。此必有誤。按健旅呂光。西涯李蕊。李歌。隸李光。

十九頁九行 崖全石蹈寄詩。石咨竹詩。賁告不誤。

十九頁十五行 磨苗作為。

廿三頁十一行 聚原本作案。今依山谷集改本。

廿四頁九行 一品夜誤。本作一品衣。

卷下。廿八頁二行 按五老會此名不誤。三行 報補誤。原本作補報。

廿八頁九行按耆英合杜名不誤・　十行西部成作東郭弄・

廿九頁八行原本訛淆合按名取落錯誤・今訂正・

三十頁九行作夜誤・原本作昨夜

三十一頁十三行㯶當作㯶・唐詩數如蝟毛叢・準此則上句當作具身玉立・方相對也・

三十三頁三行水字誤・本作木・

三十七頁八行若疑當作著・蹉疑當作華・

三十七頁十三行固字誤・原本作綰・

三十九頁三行大諸誤・原本作大將・

四十頁三行學字誤・本作曾・　四行事字誤・本作市・

四十三頁八行宜疑當作宜・

四十四頁二行時字誤・原本作鄭・

四十五頁四行按唐宋宗・疑當作崇嫉・原本作宗嫉・

四十六頁十一行崖字誤・本作厓・原　七行世世誤・原本作世所・

四十八頁八行記字誤・本作書・

五十頁十三行背國當作背偶・

五十一頁四行自賜誤・原本作賜自・　六行求字誤・本作來・

五十二頁二行去字誤・本作要・

五十三頁一行水字誤・本作木・　六行也字下不可乙住・　十三行暫吃二字見爲書・今誤作喫・

五十五頁十三行雁字誤・本作鷹・

五十七頁三行黯意當作黯竟・

五十八頁三行入當作公・

五十八頁十一行背當作息・

蓮堂詩話續校

卷上

一頁七行彈字誤・原作彈・

五頁八行嵌當作嵌・

七頁七行相字誤・原作湘・

九頁二行詞部當作詞部・

十一頁十一行蓬當作蓬・

十四頁十二行帶酒疑作帶滄・

十五頁六行鏡口疑作　十一行鎮字有誤・疑作貫・

十五頁十五行綴當作綴・

十六頁十三行有色二字・疑作唐神・見辛口光兩弼空誤字氣三字有誤四十九頁遺事孝嗣格・當

十七頁二行・詩話錄見下卷

卷下

二十七頁八行待字誤・原作待・

三十一頁六行七行必字一押誤・逼有兩・　十三行幽當作幽・

三十三頁十二行古下當有詩一句・下又相對・全篇與古詩字正相俗・誤

三十六頁七行 普・潮河・東坡一本作苕・

八行 雜當依柳集作醉・

三十七頁六行 低當作底・病齊話不旗・可疑・詩

三十八頁三行 汚疑當作坊・

三十八頁七行 閩道與上句昔閒字亚・亦蠻・恐有誤・當致誤集・

四十五頁一行 詞字誤・原作詞・・

四十五頁六行 案與潭三云云卽東坡詩題也・此但用作標題・面詩話中並未說明・傳令散審花然不解所指・當於標題上加東坡二字・下簡題首・例與此同・

十行 案遊見于云云卽陳無已詩題也・題上亦當加後山二字・說見前・

十二行 前詩下當有銀字・胡用東坡典謂三詩題也・銀上條可知・

四十五頁十五行 案此條採石林詩話・余大父家也句・乃蔡步得白稱其韻・當於篇首加葉客云云・亦於篇首加曾紘石林云四字・方有分曉・本書三十七頁引蜓齋詩話・德操皆烤余家盎相館齋云四字・例正與此同・

四十六頁十四行 宋尙詩當作宋尙書・

四十七頁十三行 題新蔡醫遊・今已改正誤加△・

十五行 陸遊爆孝云云・標題上亦當加缺公二字・說見前・

四十九頁五行 觀當作觀・觀然・笑親・亦作觀・音餘・

五十頁六行 城當作成・

十三行 案胡氏校證云・冇闕當作皆橋・蓋疑彩擘相近而誤・今致疑齋詩話載此詩作皆烟人欺家・當依之校正・

五十三頁十二行 頭文蘇于羽云・案此句有疑當作頭賞蘇子羽文云・

五十三頁十三行 謀疑當作謀・方合觀・謂音符・上・玉當云・才智之稱也・俟再致・梁

五十四頁三行 是當作假・文前五十三頁十行・恰是係風柳架撰・亦當作恰假・

五十五頁六行 羅當作邁・

五十六頁十一行 丞字與上句複・必有一誤・當考本題校正・

十五行 後當作波・

五十九頁十行 持當作特・

附補校

卷下三十頁五行 句・二字誤・疑當作斷忌・亦見下九行・

四十九頁五行 張思厚・思當依東坡詩集作伸・

五十三頁三行 木偶疑當作木黻・典下黼字合觀・俟再致・

六行 胡氏校證云・也字下不可乙住・案新勸未加△記・臉補・

麓堂詩話

李東陽撰

序

近世所傳詩話。雜出蔓辭。殊不強人意。惟嚴滄浪詩談。深得詩家三昧。關中既梓行之。是編乃今少師大學士西涯李先生。公餘隨筆。藏之家笥。未嘗出以示人。鐸得而錄焉。其間立論。皆先生所獨得。實有發前人之所未發者。先生之詩。獨步斯世。若杜之在唐。蘇之在宋。虞伯生之在元。集諸家之長而大成之。故其評騭折衷。如老吏斷律。無不曲當。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予於是亦云。用託之木。與滄浪並傳。雖非先生意。亦天下學士大夫意也。於戲。先生人品行業。有耳目者皆能知之。文章乃其餘事。詩話云乎哉。姑識鄙意於後。遼陽王鐸識。

麓堂詩話

長沙 李東陽 賓之 撰

詩在六經中。別是一教。蓋六藝中之樂也。樂始於詩。終於律。人聲和則樂聲和。又取其聲之和者。以陶寫情性。感發志意。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有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覺者。後世詩與樂判而爲二。雖有格律。而無音韻。是不過爲排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則古之教何必以詩律爲哉。

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沉。杜子美獨樹花發自分明。春渚日落夢相牽。李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予少時嘗曰。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又曰。欲往愁無路。山高谿水深。雖極力摹擬。恨不能萬一耳。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衘泥點涴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李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王摩詰返景入深林。復照莓苔上。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王介甫得之。曰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虞伯生得之。曰不及清江轉柁鼓。洗盞船頭沙鳥鳴。曰樹叢美

人時共看堵前背草落花多。楊廉夫得之曰。南高峯雲北高雨。雲雨相隨惱殺儂。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

柳子厚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坡翁欲削此二句。論詩者類不免矮人看場之病。予謂若止用前四句。則與晚唐何異。然未敢以語人。兒子兆先。一日過庭。輒自及此。予頗訝之。又一日忽曰。劉長卿白馬翩翩春草細。邵陵西去獵平原。非但人不能道。抑恐不能識。因誦予桔槔亭曰。閑行看流水。隨意滿平田。響閘曰。津吏河上來。坐看青草短。海子曰。高樓沙口望。正見打魚船。夜坐曰。寒燈照影獨自坐。稚子無語對人閑。以爲三四年前。尙疑此語不可解。今灑然矣。予乃顧而笑曰。有是哉。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于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爲樂。今泥古詩之成聲。平側短長。句句字字。摹倣而不敢失。非惟格調有限。亦無以發人之情性。若往復諷詠。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乎是。亦未可與言詩也。

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聞琴斷知爲第幾絃。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線。此具眼也。費侍郎廷言嘗問作詩。予曰。試取所未見詩。卽能識其時代格調。十不失一。乃爲有得。費殊不信。一日與喬編修維翰觀新頒中祕書。予適至。費卽掩卷問曰。請問此何代詩也。予取讀一篇。輒曰唐詩也。又問何人。予曰須看兩首。看畢曰。非白樂天乎。於是二人大笑。啟卷視之。蓋長慶集印本。不傳久矣。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眞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其滄浪之謂乎。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故識先而力後。

宋詩深。却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却近。顧元不可爲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恆爲劉左袒。雖陸靜逸鼎儀亦然。予獨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斂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乃爲詩論也。與予論合者。惟張滄洲亨父、謝方石鳴治。亨父已矣。方石亦歸老數千里外。知我罪我。世固有君子存焉。當何如哉。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淡。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觀樂記。論樂聲處。便識得詩法。

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爲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

詩貴不經人道語。自有詩以來。經幾千百人。出幾千萬語。而不能窮。是物之理無窮。而詩之爲道亦無窮也。今令畫工畫十人。則必有相似而不能別出者。蓋其道小而易窮。而世之言詩者每與畫並論。則自小其道也。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人但知其能道羇愁野況於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閑字。止提掇出緊關物色字樣。而音韻鏗鏘。意象具足。始爲難得。若強排硬疊。不論其字面之清濁。音韻之諧舛。而云我能寫景用事。豈可哉。

詩與文不同體。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爲文。韓退之以文爲詩。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長獨到之處。近見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爲詩。則毫釐千里。終其身而不悟。然則詩果易言哉。

寫兩行道影。焚却坐禪身。開口便自黏帶。已落第二義矣。所謂燒却活和尙。正不須如此說。

長篇中須有節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布。雖多無益。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爲杜學也。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豈不佳。終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有何深意。却自是詩家語。

陳公父論詩專取聲。最得要領。潘禎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予訝而問之。潘言其父受于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眾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聲於詩。不過心口相語。然不敢以示人。聞潘言始自信以爲昔人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於自然者。固不約而同也。趙撝謙作聲音文字通十二卷。未有刻本。本入內閣。而亡其十一。止存綱目一卷。以聲統字。字之於詩。亦一本而分者。於此觀之。尤信。門人輩有聞予言。必讓予曰。莫太洩漏天機否也。

國初諸詩人結社爲詩。浦長源欲入社。眾請所作。初誦數首。皆未應。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並加賞歎。遂納之。（一聯。按雲邊二語。宋詩紀事作鬼詩。明詩選作宣軒詩。）

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袁凱在野集。專學杜。蓋皆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宣德間有晏鐸者。選本朝詩。亦名鳴盛詩集。其第一首林子羽應制曰。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蓋非林最得意者。則其他所選可知。其選袁凱白燕詩曰。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尙未歸。曰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亦佳。若蘇李泣別圖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而選不及何也。

律詩對偶最難。如賈浪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至有兩句三年得之句。許用晦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皆有感而後得者也。戴石屏夕陽山外山，對春水渡傍渡，亦然。若晏元獻對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尤覺相稱耳。

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者，皆託物寓情而爲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于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託，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

元詩體裁，楊廉夫香奩絕句有極跼褻者，乃韓致光詩也。

實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前首最近古。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劉夢得竹枝亦入妙。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其意豈不以李義山輩爲澀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豈古人之作端使然哉。

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鋏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後世窮技極力，愈多而愈不及。予嘗題柯敬仲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秖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畫法與詩法通者，蓋此類也。

劉會孟名能評詩，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吉諸家，皆有評語，簡並切，別是一機軸，諸人評詩者，皆不及。及觀其所自作，則堆疊飣餖，殊乏興調，亦信乎創作之難也。

國初稱高、楊、張、徐，高季迪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以過之者，但未見其止耳。張來儀、徐幼文殊不多見。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曰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誠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能脫元詩氣習，至簾爲看山盡捲西，更過纖巧，春來簾幕怕朝東，乃艷詞耳。今人類舉楊而不舉高者，豈惟楊體易識，亦高差難學故耶。

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其開合呼喚，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亦當深戒，此予所獨得者。夏正夫嘗謂人曰：李西涯專在虛字上用工夫，如何當得。予聞而服之。

晦翁深於古詩，其效漢魏，至字字句句，平側高下，亦相依倣。命意託興，則得之三百篇者爲多。觀所著詩傳，簡當精密，殆無遺憾，是可見已。感興之作，蓋以經史事理，播之吟詠，豈可以後世詩家者流例論哉。

律詩起承轉合，不爲無法，但不可泥，泥於法而爲之，則撐拄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從容閑習之餘，或溢而爲波，或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強致也。若幷而廢之，亦奚以律爲哉。

選詩誠難，必識足以兼諸家者，乃能選諸家；識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選一代。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而欲以一人選之，不亦難乎。選唐詩者，惟楊士宏唐音爲庶幾，次則周伯弜三體，但其分體過於細碎，而二書皆有不必選者。趙章泉絕句，雖少而精，若鼓吹則多以晚唐卑陋者爲入格，吾無取焉耳矣。

古詩歌之聲調節奏，不傳久矣。比嘗聽人歌關雎、鹿鳴諸詩，不過以四字平引爲長聲，無甚高下緩急之

節。意古之人不徒爾也。今之詩惟吳越有歌，吳歌清而婉，越歌長而激，然士大夫亦不皆能。予所聞者，吳則張亨父，越則王古直仁輔，可稱名家。亨父不爲人歌，每自歌所爲詩，眞有手舞足蹈意。仁輔性亦僻，不時得其歌。予値有得意詩，或令歌之，因以驗予所作，雖不必能自爲歌，往往合律，不待強致，而亦有不容強者也。

唐律多於聯上著工夫，如雍陶白鷺、鄭谷鷓鴣詩，二聯皆學究之高者。至于起結，即不成語矣。如杜子美白鷗起句，錢起湘靈鼓瑟結句，若奏金石以破蛙蟬之鳴，豈易得哉。

杜子美漫興諸絕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蹊徑。韓退之亦有之。楊廉夫十二首，非近代作者。蓋廉夫深於樂府，當所得意，若有神助，但恃才縱筆，多率易而作，不能一一合度。今所刻本，容有擇而不精之處，讀者必愼取之可也。

文章固關氣運，亦繫於習尚。周召二南、王豳曹衞諸風，商周魯三頌，皆北方之詩。漢、魏、西晉亦然。唐之盛時，稱作家在選列者，大抵多秦晉之人也。蓋周以詩教民，而唐以詩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軌車書所聚，雖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荊楚之音，聖人不錄，實以要荒之故。六朝所製，則出於偏安僭據之域，君子固有譏焉。然則東南之以文著者，亦鮮矣。本朝定都北方，乃□□□□所不能有，而又用□□□爲一統之盛，歷百有餘年之久，然文章多出東南，能詩之士，莫吳越若者。而西北顧鮮其人，何哉。無亦科目不以取，郡縣不以薦之故歟。

昔人以打起黃鶯兒、三日入廚下爲作詩之法，後乃有以谿迴松風長爲法者，猶論學文以孟子及伯夷傳爲法，要之未必盡然，亦各因其所得而入而已。所入雖異，而所至則同。若執一而求之，甚者乃至於廢百，則刻舟膠柱之類，惡可與言詩哉。

詩之爲妙，固有咏歎淫泆，三復而始見，百過而不能窮者，然以具眼觀之，則急讀疾誦，不待終篇盡帙，而已得其意。昔之善記者，一目之間，數行具下，然非其人，亦豈可強而爲之哉。蕭海釣文明嘗以近作試予，止誦一句，予遽曰：陸鼎儀。海釣即笑而止。

文章如精金美玉，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今觀昔人所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極美，則所謂鳳皇芝草，人人皆以爲瑞，閱數千百年，幾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如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新婚別、兵車行，終日誦之不厭也。蘇子瞻在黃州，夜誦阿房宮賦數十遍，每遍必稱好，非其誠有所好，殆不至此。然後之論者，亦豈二賦者，奚獨不如子瞻之於阿房，及予所稱李杜諸作也邪。

詩韻貴穩，韻不穩則不成句。和韻尤難，類失牽強，強之不如勿和。善用韻者，雖和猶其自作，不善用者，雖所自作，猶和也。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讀書之多，明理之至者，則不能作。論詩者無以易此矣。僅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眞情實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於教。而所謂騷人墨客，學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窮壯至老，而不能得其妙，正坐是哉。

今之歌詩者。其聲調有輕重、清濁、長短、高下、緩急之異。聽之者不問而知其爲吳爲越也。漢以上古詩弗論。所謂律者。非獨字數之同。而凡聲之平仄。亦無不同也。然其調之爲唐、爲宋、爲元者。亦較然明甚。此何故耶。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規矩之謂。而其爲調。則有巧存焉。苟非心領神會。自有所得。雖日提耳而教之。無益也。

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概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李、杜詩。唐以來無和者。知其不可和也。近世乃有和杜。不一而足。張式之所和唐音。猶有得意。至杜則無一句相似。豈效衆人者易。而效一人者反難耶。是可知已。

唐士大夫舉世爲詩。而傳者可數。其不能者弗論。雖能者亦未必盡傳。高適、嚴武、韋迢、郭受之詩。附諸杜集。皆有可觀。子美所稱與殆非溢美。惟高詩在選者。略見於世。餘則未見之也。至蘇端乃謂其文章有神降。華與李白並稱。而無一字可傳。豈非有幸不幸耶。

劉長卿集。悽婉清切。盡羈人怨士之思。蓋其情性固然。非但以遷謫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若柳子厚永州以前。亦自有和平富麗之作。豈盡爲遷謫之音耶。

樂府相聞歌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論者以爲至妙。予不能辯。但恨其意象太著耳。

詩太拙則近於文。太巧則近於詞。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詞也。

唐音遺響所載。任翻題台州寺壁詩曰。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既去。有觀者取筆改一字爲半字。翻行數十里。乃得半字。亟回欲易之。則見所改字。因歎曰。台州有人。予聞之王古直云。

胡文穆澹菴集。載虞伯生滕王閣三詩。其曰。天寒高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曰。燈火夜歸湖上雨。隔籬呼酒說干將。信非伯生不能作也。今道園遺藁。如此詩者絕少。豈學古錄所集。固其所自選耶。然亦有不能盡者。何也。

元季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爲主。聘詩人爲考官。隔歲封題于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略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翱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取羅公福爲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溫厚爲主。無甚警拔。而卷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尚如此。聞此等集。尚有存者。然未及見也。

劉草窗原博。己巳歲有詩曰。塞鴈南飛又北旋。上皇音信轉茫然。孤臣自恨無容地。逆虜誰能共戴天。王衍有時知石勒。謝元何日破苻堅。京城四塞山河固。一望龍沙一涕漣。聞者傷之。今所刻本。似此者蓋不多見也。

國初顧祿爲宮詞。有以爲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觀其詩集。乃用洪武正韻。遂釋之。時此書初出。亟欲行之故也。

紅梅詩押牛字韻。有曰。錯認桃林欲放牛。蛺蝶詩押船字韻。有曰。跟隨賣花人上船。皆前輩所傳。不知爲

何名氏也。

國初人有作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擺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餘不能悉記也。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爲體。出樹處二韻。迫予題扇。予援筆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因閑恭出端觀二韻。予曰。勝與負。相爲端。我因君。得大觀。固一時戲劇。偶記于此。（一事援。國朝人金堆山工此體多至千篇曰三言詩吃褚啖予家。）

京師人造酒。類用灰。觸鼻蜇舌。千方一味。南人嗤之。張汝弼謂燕京琥珀。惟內法酒脫去此味。風致自別。人得其方者。亦不能似也。予嘗譬今之爲詩者。一等俗句俗字。類有燕京琥珀之味。而不能自脫。安得盛唐內法手爲之點化哉。虞伯生畫竹曰。古來篆籀法已絕。秖有木葉雕蠹蟲。畫馬曰。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風雨夜聞嘶。成都曰。賴得郫筒酒易醉。夜歸衝雨漢州城。眞得少陵家法。世人學杜。未得其雄健。而已失之粗率。未得其深厚。而已失之臃腫。如此者未易多見也。

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顧過於劌鉥。無天眞自然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棁。而無梁棟。知其非大道也。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

張滄洲亨父、陸靜逸鼎儀。少同筆硯。未第時。皆有詩名。亨父天才俊絕。而好爲精鍊奇思硬語。間見疊出。人莫攖其鋒。鼎儀稍後作。而裁鍊超詣。凌高徑趨。擺落塵俗。筆力所至。有不可形容之妙。雖或矯枉過正。弗恤也。二人者若天假之年。其所成就。不知到古人何等地步。而皆不壽以死。豈不重可惜哉。

謝方石鳴治出自東南。人始未之知。爲翰林庶吉士時。見其送人兄弟詩曰。坐來風雨不知夜。夢入池塘都是春。爭傳賞之。及月課京都十景律詩。皆精鑿不苟。劉文安公批云。比見張亨父十景古詩甚佳。二友者各相叩其妙可也。

夏正夫、劉欽謨。同在南曹。有詩名。初劉有俊思名。差勝。如無題詩曰。簾幕深沉柳絮風。象牀豹枕畫廊東。一春空自聞啼鳥。半夜誰來問守宮。眉學遠山低晚翠。心隨流水寄題紅。十年不到門前去。零落棠梨野草中。人盛傳之。夏每見卷中有劉欽謨詩。則累月不下筆。必求所以勝之者。後劉早卒。夏造詣益深。竟出其右。如虔州懷古詩曰。宋家後葉如東晉。南渡虔州益可哀。母后撤簾行在所。相臣開府濟時才。虎頭城向江心起。龍脈泉從地底來。人代興亡今又古。春風回首鬱孤臺。若此者甚多。然東南士夫猶不喜夏作。至以爲頭巾詩。不知何也。

人但知律詩起結之難。而不知轉語之難。第五第七句尤宜著力。如許渾詩前聯是景。後聯又說。殊乏意致耳。

詩有純用平側字。而自相諧協者。如輕裾隨風還五字皆平。桃花梨花參差開七字皆平。月出斷岸口一章五字皆側。惟杜子美好用側字。如有客有客字子美七字皆側。中夜起坐萬感集六字側者尤多。蓋

色立穠鉞。業白出石壁。至五字皆入。而不覺其滯。此等雖難學。亦不可不知也。

徐竹軒以道嘗謂予曰。杜律非虞伯生註。楊文貞公序劉於正統某年。宣德初已有刻本。乃張姓某人註。渠所親見。予求其本弗得也。又言方正學勉學詩二十首。乃陳嗣初詩。爲集者之誤。亦未暇深考。姑記之。一事。案王士禎云。杜律張性注。性字伯成。江西金谿人。元進士。嘗注尚書輯傳。往在京師。曾得張注舊本。

漢、魏、六朝、唐、宋、元詩。各自爲體。譬之方言。秦、晉、吳、越、閩、楚之類。分疆畫地。音殊調別。彼此不相入。此可見天地間氣機所動。發爲音聲。隨時與地。無俟區別。而不相侵奪。然則人囿於氣化之中。而欲超乎時代土壤之外。不亦難乎。

六朝、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是禪家所謂小乘。道家所謂尸解仙耳。

長歌之哀。過於痛哭。歌發於樂者也。而反過於哭。是詩之作也。七情具焉。豈獨樂之發哉。惟哀而甚於哭。則失其正矣。善用其情者無他。亦不失其正而已矣。

秀才作詩不脫俗。謂之頭巾氣。和尚作詩不脫俗。謂之餕餡氣。詠閨閣過於華豔。謂之脂粉氣。能脫此三氣。則不俗矣。至於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必有其一。却不可少。

韓退之雪詩。冠絕今古。其取譬曰。隨風翻縞帶。逐馬散銀杯。未爲奇特。其模寫曰。穿細時雙透。乘危勿半摧。則意氣超脫。直到人不能道處耳。

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其所爲問答論議。初不過骨角玉石面目采色之間。而感發歆動。不能自已。讀詩者執此求之。亦可以自得矣。

陳白沙詩。極有聲韻。厓山大忠祠曰。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世亂英雄終死國。時來□□亦成功。身爲左衽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岳王宮。和者皆不及。餘詩亦有風致。但所刻淨稿者。未之擇耳。

莊定山孔暘未第時。已有詩名。苦思精鍊。累日不成一章。如江穩得秋天露冕春停江上樹。往往爲人傳誦。晚年益縱。出入規格。如開闢以來元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之類。陳公甫有曰。百鍊不如莊定山。有以也。

詩文之傳。亦繫於所付託。韓付之李漢。柳付之劉夢得。歐有子。蘇有弟。後人既不前人若。又往往爲輯錄者所累。解學士縉才名絕世。詩無全稿。黃學士諫收拾遺逸。漫爲集刻。今所傳本。如采石弔李白、中秋不見月。不過數篇。其餘眞僞相半。頓令觀者有楓落吳江冷之歎。然則江右當時之英。安能逭後死者之責耶。若楊文貞公東里集手自選擇。刻於廣東。爲人竄入數篇。後其子孫又刻爲續集。非公意也。劉文安公亦自選保齋存稿。至以餘草焚之。而其所選又狥其獨見。與後進之論或不相合。不可曉也。

楊文貞公亦學杜詩。古樂府諸篇。間有得魏晉遺意者。尤精鑒識。愼許可。其序唐音。謂可觀世變。序張式之詩。稱勗哉乎楷而已。

蕘翁才甚高。爲文章俯視一世。獨不屑爲詩。云既要平側。又要對偶。安得許多工夫。然其所作如公子行、短短牀二曲。綽有古調。留侯圖四絕句。句意皆非時人所到也。

劉文安公不甚喜爲詩。縱其學力。往往有出語奇嶮。用事精當者。如英廟輓歌曰。谷虛厭代返僊宮。武烈文謨有祖風。享國卅年高帝並。臨朝八閏太宗同。天傾玉蓋旋從北。日浴金輪卻復中。賜第初元臣老朽。受恩未報泣遺弓。今集中石鍾山歌等篇。皆可傳誦。讀者擇而觀之可也。

五七言古詩仄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杜子美多用仄。如玉華宮、哀江頭諸作。槪亦可見。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爲趫健。以別出一格。回視純用平字者。便覺萎弱無生氣。自後則韓退之、蘇子瞻有之。故亦健於諸作。此雖細故末節。蓋舉世歷代而不之覺也。偶一啟鑰。爲知音者道之。若用此太多。過於生硬。則又矯枉之失。不可不戒也。

昔人論詩。謂韓不如柳。蘇不如黃。雖黃亦云。世有文章名一世。而詩不逮古人者。殆蘇之謂也。是大不然。漢魏以前。詩格簡古。世間一切細事長語。皆著不得。其勢必久而漸窮。賴杜詩一出。乃稍爲開擴。庶幾可盡天下之情事。韓一衍之。蘇再衍之。於是情與事無不可盡。而其爲格亦漸粗矣。然非具宏才博學。逢原而泛應。誰與開後學之路哉。

歐陽永叔深於爲詩。高自許與。觀其思致。視格調爲深。然校之唐詩。似與不似。亦門牆藩籬之間耳。梅聖俞云。永叔要做韓退之。硬把我做孟郊。今觀梅之於孟。猶歐之於韓也。或謂梅詩到人不愛處。彼孟之詩亦曷嘗使人不愛哉。

熊蹯雞跖。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不足以厭飫天下。黃魯直詩大抵如此。細咀嚼之可見。

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觀學白樂天。更覺直率。槪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

陳無已詩。綽有古意。如風帆日力短。江空歲年晚。興致蕭然。然不能皆然也。無乃亦骨勝肉乎。陳與義一涼恩到骨。四壁事多違。世所傳誦。然其支離亦過矣。

中州集所載金詩。皆小家數。不過以片語隻字爲奇。求其渾雅正大。可追古作者。殆未之見。元詩大都勝之。□□□□固不足深論。意者土宇有廣狹。氣運亦隨之而升降耶。

詩在卷册中易看。入集便難看。古人詩集。非大家數。除選出者。鮮有可觀。卞戶部華伯。在景泰間。盛有詩名。對客揮翰。敏捷無比。近刻爲全集。殆不逮所聞。聞江南人率錢刊板。附其家所得者以託名。初不論其好惡。雖選詩成集者亦然。若光嶽、英華、湖海、耆英之類是已。

輓詩始盛於唐。然非無從而輓者。壽詩始盛於宋。漸施於官長故舊之間。亦莫有未同而言者也。近時士大夫子孫之於父祖者弗論。至於姻戚鄉黨。轉相徵乞。動成卷帙。其辭亦互爲蹈襲。陳俗可厭。無復有古意矣。

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蓋惟李、杜能兼二者

之妙若賀浪仙之山林則野矣白樂天之森闊則近乎俗矣況其下者乎

天文惟雪詩最多花木惟梅詩最多雪詩自唐人佳者已傳不可縷數梅詩尤多於雪惟林君復暗香疎影之句爲絕倡亦未見過之者恨不使唐人專詠之耳杜子美纔出一聯曰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格力便別

王古直以歌故作詩亦有思致題嚴陵詩曰天地此生惟故友江湖何處不漁翁遊西山曰舊時僧去竹房冷今日客來山路生述懷曰窮將入骨詩還拙事不縈心夢亦淸餘不盡然嘗與予和雪詩盡字韻數往復時出新意予頗訝之久乃覺其爲方石所助蓋古直時止謝家故也因以一詩挑之謝乃蹶然出和遂成巨卷古直藏而失之懊恨累歲都郎中國賢偶購而歸之後古直客死方石盡鬻其書畫爲棺斂費而獨留此卷云

吾楚人多不好吟故少師授彭民望少爲諸生偏好獨解得唐人家法如淵明圖詩曰義熙人物羲皇上典午山河甲子中恨殺潯陽江上水隨潮還過石頭東送人曰齊地青山連魯衆彭城山色過淮稀幽花曰豚豚斜陽外微風助斷腸桔槔亭曰春風滿畦水不見野人勞皆佳句也獨不自貴重詩不存稿予輯而藏之僅百餘篇而已惜哉

兆先嘗見予祀陵詩野行愁夜虎林臥起秋蠅之句問曰是爲秋蠅所苦不能臥而起耶予曰然曰然則愁字恐對不過予曰初亦不計妨字外亦無可易者曰似亦未穩請用廻字如何蓋謂爲夜虎所遏而廻也予曰然遂用之

張東海汝弼草書名一世詩亦淸健有風致如下第詩曰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冷笑人送羅應魁曰百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假髯曲等篇皆爲時所傳誦嘗自評其書不如詩詩不如文又云大字勝小字予戲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

予嘗有岳陽樓詩云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鏡川楊文懿公頗稱之有同官者不以爲然驟之曰吳楚乾坤之句本妙在坼字浮字上今去此二字則不見其妙矣楊曰然則必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天下句而後爲是耶後以語予爲之一笑

蘇子瞻才甚高子由稱之曰自有文章未有如子瞻者其辭雖夸然論其才氣實未有過之者也獨其詩傷於快直少委曲沉著之意以此有不逮古人之誚然取其詩之重者與古人之輕者而比之亦奚翅古若耶

嘗有一同官見予推圓心體製勸和可否輒爲反脣曰莫太著意人所見亦不能同汝謂這般好渠更說那般好耳謝方石聞之謂予曰是豈可與口舌爭耶

方石自視才不過人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答諸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沉著堅定非口耳所到旣其老也每出一詩必令予指疵不指不已及予有所質亦傾心聽之必使盡力予嘗爲匡山詩內一聯渠意不滿予以爲更無可易渠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

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渠又笑曰微我子不到此予又爲端禮門古樂府渠以爲末句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曰碑可毀亦可建姦楷事久乃見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渠不待辭畢已蹶然而起矣

予嘗作漸臺水詩末句曰君不還妾當死臺高高水瀰瀰張亨父欲易爲君當還乃見楚王出遊不忍絕望之意予則以爲此意則前已有之末用兩不字愈見高高瀰瀰無可奈何有餘不盡之意問質之方石玩味久之曰二字各有意竟亦不能決也

彭民望始見予詩雖時有賞歎似未犂然當其意及失志歸湘得予所寄詩曰斫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鋏尙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黯然不樂至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乃潸然淚下爲之悲歌數十遍不休謂其子曰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酒重論文耳蓋自是不閱歲而卒傷哉

潘南屛時用深於詩亦慎許可嘗與方石各評予古樂府如明妃怨謂古人已說盡更出新意予豈敢與古人角哉但欲求其新者見意義之無窮耳及予所作腹劍辭方石評末句云添一恨字卽精神十倍南屛乃讓爲過曰新豐行南屛許以爲無一字不合作而方石亦嘗當觀之不知何也姑識之以俟知者腹劍辭曰腹中劍中自操一日不試中怒號排纓結怨身焉逃一夜十徙徒爲勞生無遺愛死餘恨恨不作七十二塚藏山坳新豐行曰長安風土殊不惡太公但念東歸樂漢皇眞有縮地功能使新豐爲故豐城郭不異山川同公不思歸樂關中漢家四海一太公俎上之對何匆匆當時幸不烹若翁

陸鼎儀嘗言謝方石詩好用夢字及一笑字察之果然間以語之亦一笑而已不易因憶張亨父嘗言杜詩好用眞字豈所謂許渾千首溼杜甫一生愁者雖古人亦不能免耶

韓蘇詩雖俱出入規格而蘇尤甚蓋韓得意時自不失唐詩聲調如永貞行固有杜意而選者不之及何也楊士宏乃獨以韓與李杜爲之大家不敢選豈亦有所見耶

聯句詩昔人謂才力相當者乃能作韓孟不可尙已予少日聯句頗多當對壘時各出已意不相管攝卒得一一當意惟二三名筆間爲商推一二字輒相照應方石嘗謂人曰西涯最有功於聯句若是則予惡敢當但憶與彭民望作悲秋長律七言四十韻不欲重用一字已乃令亡弟東山細加磨勘有一字乃復易之蓋其用心之勤亦如此其所錄僞草初未嘗有所擇輒爲王公濟所刻自是始不以草藁假人正坐是耳與民望聯者幾二百篇爲別錄旣久而失近易吉士舒誥始自長沙錄得之豈民望之詩有不容泯者耶

集句詩宋始有之蓋以律意相稱爲善如石曼卿王介甫所爲要自不能多也後來繼作者貪博而忘精乃或首尾衡決徒取字句對偶之工而已嘗觀夏宏聯錦集有一絕句曰懸燈照讀夜葉落室下雨客醉已無言秋蛩自相語下註高啟等四人因訝之曰妙一至此乎時季迪詩未刻行旣乃見其鈔本則四句固全篇特以次三句揑寫三人名姓耳其妄誕乃爾又惡足論哉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景是何等景。事是何等事。宋人乃以九日藍田崔氏莊為律詩絕唱。何耶。

詩中有僧。但取其幽寂雅澹。可以裝點景致。有仙但取其蕭灑超脫。可以擺落塵滓。若言僧而泥於空幻。言仙而惑於怪誕。遂以為必不可無者。乃癡人前說夢耳。

李長吉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若劉叉冰柱雪車詩。殆不成語。不足言奇怪也。如韓退之效玉川子之作。斲去疵纇。摘其精華。亦何嘗不奇不怪。而無一字一句不佳者。乃為難耳。

風雨字最入詩。唐最妙者曰。風雨時時龍一吟。曰江中風浪雨冥冥。曰筆落驚風雨。他如夜來風雨聲。洗天風雨幾時來。山雨欲來風滿樓。山頭日日風和雨。上界神仙隔風雨。未可枚數。宋詩惟滿城風雨近重陽。為詩家所傳。餘不能記也。

廣武城邊逢暮春。不如洛陽城裏見秋風。落葉滿長安。不如落葉滿空山。庭皐木葉下。不如無邊落木蕭蕭下。若洞庭波兮木葉下。則又超出一等矣。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東野集無一首。皆足以名天下傳後世。詩奚必以律為哉。

太白天才絕出。眞所謂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今所傳石刻。處世若大夢一詩。序稱大醉中作。賀生為我讀之。此等詩皆信手縱筆而就。他可知已。前代傳子美桃花細逐楊花落手蹟。有改定字。而二公齊名並價。莫可軒輊。稍有異議者。退之輒有世間羣兒愚、安用故謗傷之句。然則詩豈必以遲速論哉。

作涼冷詩易。作炎熱詩難。作陰晦詩易。作晴霽詩難。作閒靜詩易。作繁擾詩難。貧詩易。富詩難。賤詩易。貴詩難。非詩之難。詩之工者為難也。

族祖雲陽先生以詩名。其和王子讓詩曰。老淚縱橫憶舊京。夢中岐路欠分明。天涯自信甘流落。海內誰堪託死生。短策未容還故里。片帆直欲衛滄瀛。他年便作芙蓉主。慚愧當時石曼卿。此洪武初寓永新時作也。他詩如曰。諸葛有才終復漢。管寧無計識依遼。明妃詩曰。漢家恩深恨不早。此身空向胡中老。委身偶負漢宮恩。殺盡青青原上草。皆清激悲壯。可詠可歎。元詩體要乃獨取五言二絕。蓋未見其全集也。

國初廬陵王子讓諸老。作鐵柱杖探詩山谷間。子讓乃雲陽先生同年進士。而雲陽晚寓永新。茲會也蓋亦預焉。其曾孫臣今為廣西參政。嚮在翰林時。嘗為予言。予為作鐵柱杖歌。

吳文定原博未第時。已有能詩名。壬辰春予省墓湖南。時未始識也。蕭海釣為致一詩曰。京華旅食變風霜。天上空瞻白玉堂。短刺未曾通姓字。大篇時復見文章。神遊汗漫瀛洲遠。春夢依稀玉樹長。忽報先生有行色。詩成獨立到斜陽。予陛辭日。見考官彭敷五。為誦此詩。戲謂之曰。場屋中有此人。不可不收。敷五問其名。曰予亦聞之矣。已而果得原博為第一。亦奇事也。原博之詩。醲郁深厚。自成一家。與亨父、鼎儀、皆脫去吳中習尚。天下重之。

詩用倒字倒句法。乃覺勁健。如杜詩風簾自上鉤。風窗展書卷。風鶯藏近渚。風字皆倒用。至風江颯颯亂帆秋。尤為警策。予嘗效之曰。風江捲地山蹴空。誰復壯遊如兩翁。論者曰。非但得倒字。且得倒句。予不敢應也。論者乃舉予西涯詩曰。不知城外春多少。芳草晴烟已滿城。以為此倒句非耶。予於是得印可之益。不為少矣。

嚴滄浪空林木落長疑雨。別浦風多欲上潮。眞唐句也。

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不如千崖秋氣高。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如春入燒痕青。謂其簡而盡也。

夢字詩中用者極多。然說夢之妙者亦少。如頂城不鎖還家夢。一場春夢不分明。夢裏還家不當歸。乃覺親切。陳魏齋師召在南京。嘗有夢中詩寄予。予戲答之曰。舉世空驚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粱。憑君莫向癡人說。說向癡人夢轉長。以夢為戲。亦所謂不為虐者也。

吳文定善蘇書。予嘗作簡戲效其體。文定作斑字般字音韻詩戲予。予和答之。往復各五首。予斑字有曰。心同好古生差晚。力欲追君體恐斑。搨遍吳箋猶遜錦。搦殘湘管半無斑。換羊價重街頭帖。豢虎心勞紙上斑。雲開天馬誰爭步。水底山雞自照斑。般字曰、聊以師模歸有若。敢將交行比顏般。鄭師作許三降楚。堅守終能九劫般。文心摔處斷施女。筆陣圍時困楚般。文定詩大有佳句。今失其藁。求之未得也。

都文敬善書工畫。詩亦有新意。如江流白如龍。金焦雙角短之類。又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人稱為都半江。聞變蘇書。予亦以蘇書荅之。跋云。戲效東曹新體。都誤以為效其詩。作依字韻詩抵予。首句曰。東曹新體古來稀。予又戲次其韻曰。東曹新體古來稀。此意茫然失所歸。字擬坡書聊共戲。詩於昆體敢相譏。休誇驥裏才無敵。未必蘆樓可依。卻問詞場諸國手。何來門下幾傳衣。因相與大笑而罷。

趙子昂書畫絕出。詩律亦清麗。其鄰上詩曰。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意亦傷甚。岳武穆墓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句雖佳。而意已涉秦越。至對元世祖曰。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赤報皇元。則掃地盡矣。其畫為人所題者。有曰前代王孫今閣老。只畫天閑八尺龍。有曰兩岸青山多少地。豈無十畝種瓜田。至江心正好看明月。卻抱琵琶過別船。則亦幾乎罵矣。夫以宗室之親。辱於夷狄之手。揆之常典。固已不同。而其才藝之美。又足以為譏訾之地。才藝足恃哉。然南渡中原之句。若使他人為之。則其深厚簡切。誠莫有過之者。不可廢也。

近時作古樂府者。惟謝方石最得古意。如過河謠曰。過河過河不過河。奈此中原何。夜半檄曰。國威重。空頭敕。相權輕。夜半檄。皆警句也。

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郭元登。謫甘州時。有送叢翁歸朝詩曰。滄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曰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遊。今有聯珠集行於世。予集叢翁類博藁。見從草紙皆翁親書。王母宮四律。愛而錄之。願疑無改竄字。與他草不類。久之見所謂聯珠集者。乃知為此老詩。幸不誤錄也。

羅揚周岐鳳。多藝能。坐事亡命。扁舟野泊無錫。錢奕投之以詩。有一身為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對

寺賞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篷之句。岐鳳得詩。爲之大慟。江南人至今傳之。

莊定山嘗有句曰。近見冉冉月墮水之句。予南行時誠有之。但蒼者霧連空上句。殊未稱耳。

予北上時得句曰。山色悲淒落日。不能對。忽曰鳥聲歌短長。羅冰玉殊不首肯。曰對似未過。然竟不能易也。

王介甫點景處。自謂得意。然不脫宋人習氣。其詠史絕句。極有筆力。當別用一具眼觀之。若商鞅詩。乃發洩不平語。於理不覺有礙耳。

凡聯句推長者爲先。同年惟羅冰玉最長。羅以詩自許。每披襟當之。嘗有句曰。磊磈銅盤蠟。坐客疑之。樵豁然曰。此吾得意句。斷不可易。陸靜逸嘗曰。暗噤隱滅篆亦然。謝方石嘗曰。轉然一笑出門去。燈火滿天歸飛烏。尤覺奇迅。是譬如周茈屈芰。自好之不厭。予未之知也。

憶時諸翰林齋居閉戶作詩。有傾僕難之。見面目皆作青色。彭敷五以青字韻嘲之。幾致反目。予爲解之。有曰。擬向麻池爭白戰。瘦來雞肋豈勝拳。聞者皆笑。口界豈有金碧。要不必同。只各成家數耳。劉須谿評杜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奕棋曰。淺絳色甚正。此謂耳。若非集大成手。雖欲學李杜。亦不免不如穆穆之譏。他更何說耳。一擊按此條前段疑有脫文。

古雅樂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惟一派中和樂耳。因憶詩家聲韻。縱不能髣髴賡歌之奏。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也哉。

矯枉之過。賢者所不能無。靜逸之見。前薄古人。而歎羨王梅谿詩。以爲句句似杜。予嘗難之。概隨手指摘。即爲擊節。以伸其說。此猶可也。讀僧釋嵩鐔津集。至作詩以賞之。初豈其本心哉。亦有所激而云爾。

僧最宜詩。然僧詩故鮮佳句。宋九僧詩有曰。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差強人意。齊己、湛然。輩略有唐調。其眞有所得者。惟無本爲多。豈不以讀書故耶。

予嘗有詩曰。鸜鵒巢深空望眼。或欲易爲空跛步。又曰翠籠鸚鵡空愁思。或欲易爲空毛羽。予不能辯。姑以俟諸他日更與商之。

詩絕。如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富貴。如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高古。如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華麗。如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斷絕。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奇怪。如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瀏亮。如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委曲。如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俊逸。如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溫潤。如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感慨。如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激烈。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蕭散。如信宿漁人還汎汎。淸秋燕子故飛飛。沉著。如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精鍊。如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擣練風淒淒。慘戚。如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忠厚。如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神妙。如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雄壯。如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老辣。如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執此以論。杜眞可謂集詩家

之大成者矣。一擊按此條前段疑有脫文。

張式之爲都御史。在福建督軍務。作詩曰。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爲言者所劾而罷。詩豈不可不慎也。

巧遲不如拙速。此但爲副急者道。若爲後世計。則惟工拙好惡是論。卷帙中豈復有遲速之迹可指摘哉。對客揮毫之作。固閉門覓句者之不若也。嘗有人言作詩不必忙。忙得一首。後剩有工夫。不過亦是作詩耳。更有何事。此語最切。

元詩山中烏喙方嘗膽。臺上蛾眉正捧心。空憐狗監知司馬。且喜龍門識李膺。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挽龍髯直上天。皆得李義山遺意。至戲擬築壇登大將。危乎操印立眞王。自是假王先賈禍。非關眞主不憐才。直世俗所謂簡板對耳。不足以言詩也。

右麓堂詩話。實涯翁所著。遼陽王公始刻於維揚。余家食時。手鈔一帙。把玩久之。雖然。予非知詩者。知其有益於詩教爲多也。將載刻以傳而未果。茲欲酬斯初志。適匠氏自坊間來。予同寅松溪葉子坡南、長洲陳子東庭。咸贊成之。迺相與正其訛舛。鋟刻於縉庠之相觀庭。爲天下詩家公器焉。時嘉靖壬寅十一月既望。番禺後學負暄陳大曉景曙父跋。

跋

李文正公以詩鳴成弘間。力追正始。爲一代宗匠。所著懷麓堂集。至今爲大雅所歸。詩話一編。折衷議論。俱從閱歷甘苦中來。非徒游掠光影、娛弄筆墨而已。仁和倪君建中手鈔見貽。亟爲開雕。俾與滄浪詩法、白石詩說。鼎峙騷壇。爲風雅指南云。

乾隆乙未仲秋上澣。知不足齋後人鮑廷博識。

歸田詩話

瞿佑著

歸田詩話序

古詩三百篇。孔子取思無邪一言以蓋之。夫思無邪者。誠也。人能以誠爲詩。則善惡皆有益。學詩之要。豈有外於誠乎。余觀歷代工詩者。在漢、魏、晉則有曹、劉、陶、謝、輩。在唐則有李、杜、柳、岑、輩。在宋則有歐、蘇、黃、陳輩。在元則有虞、楊、揭、范、輩。諸賢詩刊行久。固足以爲後學法矣。余同鄉宗吉瞿先生。蚤以明經薦。筮仕於仁、和、臨安、宜陽、三邑庠。陞國子助教。文名播於縉紳。膾炙人口舊矣。復陞潘府長史。克勝輔導之任。無何居閒。寓金臺。太師英國張公延爲西賓。甚加禮貌。先生不以夷險易心。暇日則篤嗜評古人篇什。取其旨趣微妙者著之。及觸發勸情。形於吟詠以自適者。亦錄之。凡百二十條。析而爲上中下三卷。目曰歸田詩話錄。先生自述其事。弁諸首。一日。其姪德恭暨弟德宣、德潤、共圖鋟梓。持以示余。展玩再四。不能釋乎。觀諸錄中所載。先生論少陵詩則有識大體之稱。論太白詩則有大胸次之美。論唐人採選詩則美其用意之妙。論晦菴感興詩則知其闢異端之害。論東坡詩而服前人窮苦終身之論。論晏元獻詩則歎斯人富貴氣象之豪。及見前人林景熙詠陸秀夫詩而知表殉國之忠。詠家鉉翁詩而知表持身之節。以至錄自己香奩八詠之詩。和他人西湖竹枝之作。并雜述之類無遺。非先生以誠而得古人作詩之要。蘊蓄之久。安能記之詳而評之當哉。殆與宋儒輔氏讀國風凱風篇而引文王羑里操以爲證。朱文公註小雅大東篇而歎非老於文墨者有不能默契之妙。其致一也。先生苟以夷險殊途。一動其心。則困苦抑鬱之不暇。

安能肆情於風月而評前人之述作乎。余恨生晚。不得侍函丈以聆其緒論爲慊。姑書是於先生自序之次。時

成化二年歲次丙戌冬十月穀旦。賜進士前翰林院庶吉士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浙江辛卯解元八十翁錢唐木訥書。

歸田詩話序

錢唐瞿存齋公著歸田詩話三卷。蓋述其師友之所嘗論。宦遊四方之所習聞。而有關於詩道者。自序其端。藏之於家久矣。其姪德恭、德宣、德潤、共謀刻梓以傳。德恭之子中書舍人廷用求余一言志之。公生長多賢之里。山川奇詭秀麗之州。而又嗜好問學。取諸外以充於內者多矣。旣壯而仕。歷仁和、臨安、宜陽、三庠訓導。陞國子助教。親藩長史。皆清秩也。因得以涵濡舊學。其所造詣尤深。時時發爲詩歌。寄興高遠。世謂詩必窮而後工。豈信然哉。及謫居塞外。羈窮困約之中。吟詠不廢。晚歲。歸休故里。自顯其才。雖復施用於世。乃益肆情於詩以自娛。逸於清湖秀嶺。烟雲出沒杳靄之間。浩然與古之達者同歸。間錄是卷。謂將時加披覽。如見師友。聆其訓誨之勤。而受其勸勉之益。於此見公之問學自俯老而彌篤。非尋常淺學偶矜持其所有者爲可及也。余觀卷中所載。如謂陸秀夫殉國。家鉉翁持節。汪水雲賜還。實足以媿姦臣。壯義士。豈獨娛戲風月以資人之笑談而已哉。故爲之序。

成化三年四月二十又九日。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兼經筵官同修國史莆田柯潛序。

存齋詩話小序

錢塘存齋瞿先生宗吉。在國初時。著詩話三卷。大略似野史。有抑揚可法之旨。非汗漫無稽之詞。久成叠梓。或取而觀之。可資多識。特其名號近於訂頑砭愚起爭端之帽。不若直謂之存齋詩話也。昔范文正見片文隻字。有關世道。不忍輕棄。況此其全編乎。予不敏。敢以正于詩壇君子。

弘治庚申冬。賜進士知錢塘縣事安成胡道識。

歸田詩話自序

予久竊山後。心倦神疲。俗學荒蕪。不復經理。每閒居默坐。追念少日篤於吟事。在鄉里。侍尊長。遊湖山。及勝冠以來。結朋儕。入場屋。造戶數席。登仕途。歷履患難。謫塞垣。少而壯。壯而老。日邁月征。駸駸晚境。而呻吟佔畢。猶不能輟。平日耳有所聞。目有所見。及簡編之所紀載。師友之所談論。尙歷歷胸臆間。十已忘其五六。誠恐久而併失之也。因筆錄其有關於詩道者。得百有二十條。析爲上中下三卷。目曰歸田詩話。嘗几案間。時加披覽。宛然如見長上而接師友。聆其訓誨之勤。而受其勸勉之益也。不覺忻然而喜。喜極而悲。悲而掩卷墮淚者屢矣。昔歐陽文忠公致仕後。著歸田錄。敍在朝舊事。謂追想玉堂。如在天上。今予老與農圃爲徒。亦竊歸田之號。雖若僭妄。然躬耕壠上。箕踞桑陰。與涼竹籬之晨風。曝茅簷之晴日。以求一息之快。地位雖殊。而心事則無異也。知我者見此。或能爲之一慨云。

洪熙乙巳中秋日。存齋瞿佑序。

歸田詩話上卷

明 錢塘瞿 佑宗吉著

鄉飲用古詩

古詩三百篇。皆可弦歌以爲樂。除施於朝廷宗廟者不可。其餘固上下得通用也。洪武間予參臨安教職。宰縣王諱。北方老儒也。歲終。行鄉飲酒禮。選諸生少俊者十人。習歌鹿鳴等篇。吹笙擊琴以調其音節。至日就講堂設宴。席地而歌之。器用鼎爵。執事擇吏卒巾服潔淨者。賓主儀節。父老歎息稱頌。儼然有古風。後遂以爲常。凡宴飲則用之。如會友則歌伐木。勞農則歌南山。賀新居則歌斯干。送從役則歌無衣。待使役則歌皇華之類。一不用世俗伎樂。識者是之。

唐三體詩序

方虛谷序唐三體詩云。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體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用也。聖人之論詩如此。後世之論詩不容易矣。後世之學詩者。捨此而他求可乎。近世永嘉葉正則水心倡爲晚唐體之說。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聖人之論詩不暇講矣。而漢魏晉以來。河梁、柏梁、曹、劉、陶、謝俱廢矣。又有所謂汶陽周伯弜者三體法。專爲四韻五七言小律詩設。以爲有一詩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止於此

三法。而江湖無詩人矣。唐詩前以李、杜。後以韓、柳爲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宋詩以歐、蘇、黃、陳爲第一。渡江以後。放翁、石湖、諸賢詩皆當深玩熟觀。體認變化。雖然。以吾朱文公之學而校之。則又有向上工夫。而文公詩未易可窺測也。近高安沙門至天隱。乃大魁姚公勉之猶子。聰達博贍。諳熟詩熟。又從而註伯弜所集之詩。一山魁上人。回之方外友也。將磧砂南峯袁公之命。俾回爲序。以弁其端云。大德九年乙巳九月紫陽山虛叟方回序。按此序議論甚正。識見甚廣。而於周伯弜所集三體詩。則深寓不滿之意。書坊所刻皆不載。而獨取裴季昌序。近見唐孟高補寫三體詩一帙。書此序於卷首。故特全錄於此。與篤於吟事者共詳參之。

少陵識大體

老杜詩。識君臣上下。如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上哥舒開府及韋左相長篇。雖極稱贊翰與見素。然必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可謂知大體矣。太白作上皇西巡歌。永王東巡歌。略無上下之分。二公雖齊名。見趣不同如此。

太白胸次

太白詩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是甚胸次。少陵亦云。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然無此大胸次也。洪武間錢塘宰鄭桂芳。歙之黟縣人。能詩而好客。醉後每誦太白此四句。又誦李適之詩。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亦足以見其襟抱不凡也。桂芳有詩數百首。號樂清軒集。府教徐大章爲之序云。

黃鶴樓

崔顥題黃鶴樓。太白過之。不更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譏。及登鳳凰臺作詩。可謂十倍曹丕矣。蓋顥結句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而太白結句云。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愛君憂國之意。遠過鄉關之念。善占地步矣。然太白別有搥碎黃鶴樓之句。其於顥未嘗不耿耿也。

相如琴臺

老杜琴臺詩云。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寶靨、羅裙、蓋詠文君服飾。而用意亦精矣。以大家數而爲此語。近於雕琢。然全篇相稱。所以不可及。近閱李琬傳有蔓草野花留服飾。鳳魂月魄斷知聞。知其出於此。然亦善用事。

詩能解患

詩雖能致禍。然亦能解患。王維陷賊中。受僞命。祿山於凝碧池設宴作樂。維有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烟。千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邊奏管絃。及唐收復兩京。凡污於賊者以五等定罪。肅宗見此詩。得免。太白坐永王璘事。繫潯陽獄。朝命崔圓鞫問於獄中。上詩曰。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回造化

筆成冀一人生得誠死流夜郎東坡爲舒亶李定等所論自湖州逮繫御史臺獄時宰欲致之死於獄中作詩寄子由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神宗見而憐之遂得出獄謫授黃州團練副使後作中秋月詞云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神宗覽之曰蘇軾終是愛君得改汝州[illegible]便

因詩見黜

薛令之爲太學正有詩云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明皇見之怒續題云[illegible][illegible]觜爪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柏寒任逐桑榆暖因斥去之王維攜孟浩然在翰林適駕至得見命誦所爲詩有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之句怒曰卿自棄朕朕何嘗棄卿即放還山惟太白召見沉香亭應制作清平調詞三首頗見優寵然僅得待詔翰林而已及在禁中與貴妃宴樂妃衣襪微露乳以手捫之曰軟溫新剝雞頭肉祿山在傍接對云滑膩如凝塞上酥帝顧之曰信是胡兒只識酥不怒而反以爲笑寵眷如此天下安得不亂

浯溪中興碑

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磨崖顯刻於浯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肅宗擅立功不贖罪繼其作者皆一律獨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非頌也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三頌遺音和者稀形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然誠齋楊萬里浯溪賦中間云天下之事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策於高邑稟重巽於西帝違人欲而圖功犯眾怒而求濟則夫千麾萬旗者果肯爲明皇而致死耶其論甚恕

邊帥事

嚴武在當時不以詩名其節度西川有詩數首僅載者杜集中如云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趙甞潤倚嘗好誦之曰氣魄雄壯真邊帥事也

採蓮詞

貫有初秦父尚書姪也刻意於詩嘗贈予曰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花臉兩邊開棹入橫塘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王昌齡採蓮詞也詩意謂葉與裙同色花與臉同色故棹入花間不能辨及聞歌聲方知有人來也用意之妙讀者皆草草看過了

山石句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初不曉所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謂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此秦少游春雨詩

也非不工巧然以退之山石句觀之乃女郎詩也破却工夫何至作女郎詩按昌黎詩云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遺山固爲此論然詩亦相題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

淮西碑

昌黎作平淮西碑既已登諸石憲宗惑於讒言詔斲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在當時其能別其文之高下也及東坡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公論始定然李義山與昌黎相去不遠其贊淮西碑長篇至五十餘句稱贊備盡則是非不待百年而已定矣

陸渾山火

昌黎陸渾山火詩造語險怪初讀殆不可曉及觀韓氏全解謂此詩始言火勢之盛次言祝融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剋相濟之說也題云和皇甫湜韻湜與李翺、皆從公學文翺得公之正湜得公之奇此篇蓋戲效其體而過之遠甚東坡有雲龍山火詩亦步驟此體然用意措辭皆不逮也

示兒詩

昌黎示兒詩云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爲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疏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爲峩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爲棊槊以相娛躊躇媚學子墻屏日有徒嗟我不飾此肘於朝儒詩以示兒曾其無迷厥初朱文公云韓公之學見於原道其所以自任者不爲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其好樂之私日用之間不過飲博過從之樂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者觀此詩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則已不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按朱子所以責備者如是乃向上第一等議論俯而就之使爲子弟者讀此亦能感發志意知所羨慕趨向而有以成立不陷於卑污苟賤而玷辱其門戶矣韓公之子昶登長慶四年第昶生綰、袞綰、咸通四年袞七年、進士其所成立如是亦可謂有成效矣詩可以興此詩有焉

五言警句

宋蔡天啓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今考之信然

東野詩囚

遺山論詩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推尊退之而鄙薄東野至矣東坡亦有未足當韓豪之句又云我厭孟郊詩復作孟郊語蓋不爲所取也東野詩如食蟛蜞

亦苦。強歡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又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讎。氣象如此。宜其一生蹭蹬也。惟登第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頗放縱矣。然長安花一日豈能看盡。此亦讖其不至遠大之兆。

尖山險譯

柳子厚詩。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作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或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蓋雖未死而身已上刀山矣。此語雖過。然造作險譯。讀之令人慘然不樂。未若李文饒云。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遶郡城。雖怨而不迫。且有戀闕之意。

顧況勉樂天

白樂天少日。以詩贄謁顧況。況見其名。戲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閱其詩。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有才如此。居亦不難。宋薛奎未第時贄謁偶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偶掩卷謂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如此。薛後登第。官至參政。王拱辰、歐陽公皆其壻也。

昭君詞

詩人詠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敍其離愁別恨而已。惟樂天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不言怨恨。而惓惓舊主。高過人遠甚。其與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者。異矣。

長恨歌

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

琵琶行

樂天琵琶行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東坡舉此以喻杭妓琴操。即感悟而求落籍。龍仁夫題琵琶亭云。老大姮娥負所天。忍將離恨寄哀絃。江心正好觀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中含諷意。又有女子題詩船窗云。爺娘重利妾身輕。獨抱琵琶萬里行。彈到陽關齊拍手。不知元是斷腸聲。含無限悲怨。非抱器過船者比也。

樂天晚年

樂天晚年優遊香山綠野。近乎明哲保身者。甘露之禍。王涯、賈餗、舒元輿、輩皆預焉。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或謂樂天幸之。非也。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昔潘岳贈石崇。有白首同所歸之句。及遭刑。俱赴東市。崇顧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樂天蓋用此事。彼劉夢得之詩。非佳人怨。柳子厚之古東門行。其於武元衡。則眞幸之矣。樂天連爲杭、蘇二州刺史。皆有惠政在民。杭則有三賢堂。併林和靖、蘇東坡祠之。蘇則有思賢堂。併韋應物、劉夢得、王仲舒、范希文祠之。其遺愛猶未泯。不但以詩名也。

鶯鶯傳

元微之當元和長慶間。以詩著名。傳入禁中。宮人能歌詠之。呼爲元才子。風流醞藉可知也。其作鶯鶯傳。蓋託名張生。復製會眞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謂誠有是人者。殆癡人前說夢也。唐人敍述奇遇。如后土傳託名韋郎。無雙傳託名仙客。往往皆然。惟沈亞之秦夢記。牛僧孺周秦行記。乃自引歸其身。不復隱諱。然周秦行記與僧孺所著幽怪錄。文體絕不相類。或謂乃李德裕門下士所作。以暴僧孺之犯上無禮有僭逆意。蓋嫁禍云爾。理或然也。

夢得多感慨

劉夢得初自嶺外召還。賦看花詩云。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以是再黜。久之。又賦詩云。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譏刺併及君上矣。晚始得還。同輩零落殆盡。有詩云。昔年意氣壓羣英。幾度朝回一字行。二十年來零落盡。兩人相遇洛陽城。又云。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又云。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蓋自德宗後。歷順、憲、穆、敬、文、武、宣。凡八朝。暮年與裴白優遊綠野堂。有在人稱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又云。莫道桑榆晚。爲霞尙滿天。其英邁之氣。老而不衰如此。

先入言爲主

予爲童子時。十月朝從諸長上拜南山先壠。行石磴間。紅葉交墜。先伯元範誦杜牧之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之句。又在鄉校舊居。春日新燕飛遶庭間。先姑誦劉夢得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至今每見紅葉與飛燕。輒思之。不但二詩寫景詠物之妙。亦先入之言爲主也。

還珠吟

張文昌還珠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繡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予少日嘗擬樂府百篇。繼還珠吟云。妾身未嫁父母憐。妾身既嫁室家全。十歲之前父爲主。十載之後夫爲天。平生未省窺門戶。明珠何由到妾邊。還君明珠恨君意。閉門自咎淚漣漣。鄉先生楊復初見而題其後云。義正詞工。使張籍見之。亦當心服。又爲序其編首而百篇皆加評點。過蒙與進。先生元末鄉貢進士。洪武間擢知荊門州。卒于官。

華淸宮

周伯弢三體詩。首載杜常華淸宮詩。迴用二風字。讀者不知其誤。嘗見一善本。作曉乘殘月入華淸。易此一字。殊覺氣味深長。

詠芭蕉

路德延、儋州嚴相之姪。少日。詠芭蕉詩云。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和斜界紙。心似倒抽書。爲時所稱。及嚴敗。遂不復振。應舉不第。賦詩云。初騎竹馬詠芭蕉。曾忝名公誦滿朝。五字便容登要路。一枝還許折靑霄。豈知流落萍蓬遠。不覺蹉跎歲月遙。國計未寧身未遇。宜身江海混漁樵。自述其不得志也。晚依朱友寧。賦孩兒詩一百韻。或讒於友寧。謂以孩兒喻之。竟以獲禍。然詩多佳句。如其指甾生齣。齊呼月上

天。曲盡兒嬉之狀。又云。項橐爲師日。甘羅拜相年。亦有勸勉之意。但末句云。明時方頂戴。勸爾誠狂顛。誠若儆之矣。

鼓吹續音

元遺山編唐鼓吹。專取七言律詩。郝天挺爲之註。世皆傳誦。少日效其制。取宋、金、元三朝名人所作。得一千二百首。分爲十二卷。號鼓吹續音。大家數有全集者。則約取之。其或一二首僅爲世所傳。其人可重。其事可記者。雖所作未盡善。則不忍棄去。存之以備數。此著述本意也。又謂世人但知宗唐。於宋則棄不取。衆口一辭。至有詩盛於唐、壞於宋之說。私獨不謂然。故於序文備舉前後二朝諸家所長。不減於唐者附以己見。而請觀者參焉。仍自爲八句題其後云。騷選亡來雅道窮。尙於律體見遺風。半生莫售穿楊技。十載曾加刻楮功。此去未應無伯樂。後來當復有揚雄。吟窗玩味韋編絕。舉世宗唐恐未公。既成。求觀者衆。轉相傳借。或有嫉之者。藏匿其半。因是遂散失不存。再欲裒集。無復是心矣。

宋仁宗昭陵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稱治。葬昭陵。有題詩道傍者曰。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春風吹淚灑昭陵。惜其人姓名不傳。史臣贊之曰。帝在位四十二年。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厥後荊公變法。至詆爲不治之朝。甚矣其肆爲強辯而不顧也。

宣仁后上仙

宋宣仁太后上仙。從道場內殿。有長老升法座。一僧參問曰。太后今歸何處。對曰。太后身歸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舉朝稱善。

富貴氣象

晏元獻公詩。不用珍寶字。而自然有富貴氣象。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等句。公嘗舉此謂人云。貧兒家有此景致否。晏叔原公姪也。詞云。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蓋得公所傳也。此二句勾欄中多用作門對。

至寶丹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翠、等字。世謂之至寶丹。其子明之在姑蘇。有所愛。此至京師。公強留之。逾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畫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紫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徹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句甚工。而富贍奇巧。蓋得公家法也。

漁家傲

范文正公守延安。作漁家傲詞曰。塞上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予久竄嶺外。

每誦此詞。風景宛然在目。未嘗不爲之慨歎也。然句語雖工。而意殊衰颯。以總帥而所言若此。宜乎士氣之不振。所以卒無成功也。歐陽文忠呼爲窮塞主之詞。信哉。及王尙書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詞送之。末云。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謂王曰。此眞元帥之事也。豈記竊譏范詞。故爲是以矯之歟。

謝公墩

王荊公詠謝公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或謂荊公好與人爭。在朝則與諸公爭新法。在野則與謝公爭墩。亦善謔也。然公詠史云。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則公不獨欲專朝廷。雖邱壑亦欲專而有之。蓋生性然也。

詠鷗詠魚

荊公詠鷗云。依倚秋風氣勢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又詠小魚云。遶岸車鳴水欲乾。魚兒相逐尙相歡。無人挈入滄溟去。汝死那知世界寬。二詩皆託物興詞而有深意。

詠塔自喻

荊公詠北高峯塔云。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丞相淸之詠六和塔云。經過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邱。二詩皆自喻。荊公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於既大用後。然卒皆如其意。不徒作也。

一日歸行

荊公一日歸行云。賤貧奔走食與衣。百日奔走一日歸。生平歡意苦未盡。正欲老大相因依。空房蕭颯施繐帷。靑燈半夜哭聲稀。音容想像知何處。地下相逢果是非。劉須溪云。此悼亡作也。古無復悲如此者。傅汝礪憶內云。湘皐烟草碧紛紛。淚灑東風憶細君。浪說嫦娥能入月。虛疑神女解爲雲。花陰畫坐閑金剪。竹裏春遊冷翠裙。留得舊時殘錦在。傷心不忍讀迴文。眞致雖不及。而悽惋過之。予自遭難。與內子阻隔十有八年。謫居山後。路遠弗及迎取。不意遂成永別。祭文云。花冠繡服。享榮華之日淺。荊釵布裙。守困厄之時多。忍死獨居。尙圖一見。敘久別之舊事。譜垂死之餘歎。促膝以擁爐。齊眉以酌春醴。蓋祖荊公詩意也。及讀汝礪詩。而益加悲惻焉。

溫公挽詞

呂獻可爲中丞。因劾王荊公被黜。後臥病。以手書託司馬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復張目曰。天下事尙可爲。君實勉之。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而獻可不及見矣。及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相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蓋記其先人之言也。讀者悲之。

歸田詩話中卷

廬山瀑布

太白廬山瀑布詩後。徐凝有一條界破青山色之句。東坡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今惟有讁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及其自題漱玉亭云。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玉龍。蕩蕩白銀闕。沉沉水晶宮。願隨琴高生。脚踏赤鯶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淸冷中。意氣偉然。眞可以追蹤太白矣。然太白又有海風吹不斷。山月照還空。亦奇妙句。惜世少稱之者。

與李之儀簡

東坡詩云。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我欲嗔小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復何爲。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爲酒錢。其曠達如此。又與李之儀小簡云。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宜。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尚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爾。梅二丈。謂聖俞也。

東坡傲世

韓文公上佛骨表。憲宗怒。遠謫。行次藍關。示姪孫湘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又題臨瀧寺云。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讀之令人悽然傷感。東

坡則放曠不羈。出獄和韻卽云。却對酒盃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方以詩得罪。而所言如此。又云。却笑睢陽老從事。爲予投檄向江西。不以爲悲而以爲笑。何也。至惠州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渡海云。九死南荒吾不恨。玆遊奇絕冠平生。方負罪戾。而傲世自得如此。雖曰取快一時。而中含戲侮。不可以爲法也。

詩無愁恨意

東坡詩云。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頭蕭散滿霜風。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又云。公退淸閑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法。臥對禁爐一炷香。皆言閑退而無愁恨之思。至黃山谷則云。老色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旣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讀之令人慘然不樂。

浣花醉歸圖

山谷題浣花醉歸圖云。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能道出少陵心事。趙子昂詩云。江花江草詩千首。老盡平生用世心。亦髣髴得之。

後山不背南豐

陳後山少爲曾南豐所知。東坡愛其才。欲牢籠於門下。不屈。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又妾薄命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忽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亦爲南豐作。然送東坡。則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風帆目力盡。江空歲年晚。推重向慕甚至。特不肯背南豐爾。志節可尙也。一生淸苦。妻子寄食外家。寄外舅郭大夫云。嫁女不離家。生男已當戶。得家信云。深知報消息。不敢問何如。況味可知也。詩格極高。呂本中選江西宗派。以嗣山谷。非一時諸人所及。

陳秦才思之異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山谷詩。喩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後山詩。如塡牆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淮海詩。如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偸眼避紅妝。豔冶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多類此。後山宿齋宮。驟寒。或送綿半臂。卻之不服。竟感疾而終。淮海謫藤州。以玉盂汲水。笑視而卒。二人於臨終屯蹇不同又如此。信乎各有造物也。

崇徽公主手痕

歐陽文忠公題崇徽公主手痕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嘗與國謀。朱文公云。以議論言之。第一等議論。以詩言之。第一等詩。其全篇云。故鄕飛鳥尙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靑塚芳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爲誰留。玉顏自昔爲身累。肉食何嘗預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野草自春秋。全篇前後亦相稱。公主、僕固懷恩女。唐代宗冊立之。以嫁吐蕃。此其出塞時所記云。

李留後知鄆州

北州從事兩家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麈談詩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蕭灑有餘淸。此歐公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也。公語人云。人開口好言富貴。如

此詩所訪．清而不俗．非眷處富貴者不能也．

燕子樓

陳薦彥升彭城八詠．惟燕子樓全篇皆佳．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在水邊樓．風清玉簟慵欹枕．月好珠簾懶上鉤．殘夢覺來滄海闊．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芳華一夜休．薩天錫過彭城一絕云．雪白楊花撲馬頭．行人春盡過徐州．夜深一片城頭月．曾照張家燕子樓．亦脫灑可誦．

詠二石

陳克子高題三品石云．臨春結綺今何在．屹立亭亭終不改．可憐江令負君恩．白頭仍作北朝臣．題望夫石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二詩皆超出常格．而意警拔．不與諸作同．

周公禮樂

蔡京當國．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以舉蠱惑．其生日．天下郡國皆有饋獻．號太師生辰綱．富侈可知也．文士錦囊玉軸．競進詩詞．獨喜周邦彥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及燕山之役．其子攸與童貫北征．京寄詩云．百年盟誓宜深慮．六月師徒盍少休．綵衣堂下風光美．及早歸來捧壽甌．既知伐遼爲非策．不於朝廷明言之．而私以諭其子．誤國不忠甚矣．周公禮樂安在哉．張商英拜相．唐子西作內前行云．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蓋謂周公未易學．得如姚、宋亦可矣．詞旨輕重．要當如此．徒爲媚竈語．何益之有．

村學堂

晉紐元龍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扪蝨．衆雛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村俗之狀．近吳敬夫一聯云．闌干苜蓿先生飯．顛倒天吳稚子衣．其景況可想也．

金明池

金明池爲宋東京遊賞之地．當時有詩云．柳外雕鞍公子過．水邊紈扇麗人行．風景可以想見．又有人送邊帥赴任云．前際雞豚衝曉色．後車鶯燕雜春聲．行色之壯．宛然在目．惜全篇不傳．

荔支詩讖

徽宗於禁苑植荔支．結實以賜燕帥王安中．御製詩云．保和殿下荔支丹．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近臣同此味．紅塵飛鞚過燕山．蓋用樊川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支來句意．竟成詩讖．

杏花二聯

陳簡齋詩云．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陸放翁詩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皆佳句也．惜全篇不稱．葉靖逸詩．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戴石屏詩．一冬天氣如春暖．昨日街頭賣杏花．句意亦佳．可以追及之．

中興頌詩誤

七十九番

浯崖中興碑．黃張二大篇爲世傳誦．然各有誤．山谷云．南內淒涼誰得知．按李輔國遷上皇居西內．非南內也．文潛云．玉環妖血無人掃．按貴妃於佛堂前縊死．非濺血也．南渡後．于湖張安國一篇．世少知者．詩云．錦綳兒啼思塞酥．虎牀燎香驅羣胡．黃裙錦襪無尋處．一夜驚眠搖帳柱．朔方天子神爲謀．三郎歸來長樂樓．樓前拜舞作奇祟．中興之功不贖罪．日光玉潔十丈碑．蛟龍蟠拏與天齊．北望神京雙淚落．太息何人老文學．可繼黃張之後．

感興詩論二教

朱文公感興詩．其間二篇云．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荊棘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論二教之害．然亦有輕重．

多景樓

龍洲劉改之鎮江多景樓詩云．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蓋自吳晉以來．立國於南者．恃長江天險．兢兢保守．北望中原．置之度外．況沙漠之境．甌脫之域哉．詩意蓋深寓此恨也．及至我朝太祖．命將出師．直抵塞外．太宗親征．遠逾漠北．名王貴族．悉來歸附．龍沙之地．蕩然一空．奇功偉績．真所謂雪恥酬百王．成功冠千古者矣．或以爲自古但聞北併南．不聞有南　北者．謬論也．

三高亭

吳江三高亭祠越范蠡、晉張翰、唐陸龜蒙．或題一詩於上云．人謂吳癡信不虛．追崇越相果何如．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自後過者閣筆．

沈園感舊

陸放翁晚年過沈園二絕句云．落日城頭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詩意極哀怨．初不曉所謂．後見劉克莊續詩話．謂翁初婚某氏．伉儷相得．而失意於舅姑．迫出之．某氏改事人．後遊沈園．邂逅相遇．翁作詞有錯錯錯、莫莫莫之句．蓋終不能忘情焉．翁得年最高．有句云．世味掃除和蠟盡．生涯零落併雛空．老病已全推欠死．貪嗔雖去尚餘癡．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乖老流落．途窮歲晚．每誦此數聯．輒爲之悽然．似爲予設也．

盧溪送澹菴

王盧溪送胡忠簡謫嶺表二詩．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秦檜見而大惡之．以謗訕流辰州．二詩人皆傳誦．忠簡和韻．少有見也．詩云．嚴耕名已振京關．未信終身袖手閒．萬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致君自許唐虞上．待我誰能季孟間．宗社年來欠元老．齊生扶日看來還．士氣年來弱不支．逢時有行欲俱危．不因湖外三年謫．安得江南一段奇．非我獨清緣世濁．此心誰識只天知．萬牛回首

須公起大廈將頹。要力持。消峭聲拔。與前詩相稱。瀘溪在辰州。人爭迎以爲師。孝宗更化。許自便。光宗卽位。忠簡薦之。召對便殿。除直敷文閣。年已九十餘矣。

龍洲送簡卿

劉改之送王簡卿歸天台二詩。辛稼軒致書云。送王侍郎詩偉甚。眞所謂橫空排硬語。妥帖力排奡、者也。詩云。欲數人才難屈指。有如公者又東歸。班行失士國輕重。道路不言心是非。載酒青山隨處飲。吟詩玉麈爲誰揮。歸期趁得東風早。莫放梅花一片飛。千巖萬壑天台路。一日分爲兩日程。事可語人酬對易。面無慚色去留輕。放開筆下閒風月。收斂胸中舊甲兵。世事看來忙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予以爲可繼王盧溪送胡澹菴詩。後又高九萬送方秋崖以諫去國云。忠言歷歷未曾行。盡載圖書出帝京。餘子但知才可忌。先生當以去爲榮。門闌竹石關心久。部曲溪山照眼明。長嘯歸歟莫惆悵。浙江風定自潮平。時人以爲不下劉龍洲送王侍郎歸天台詩。然規模機軸。皆自李師中送唐御史詩來。

姜白石雲山句

姜堯章詩云。小山不能雲。大山半爲天。造語奇特。王從周亦云。未知眞是嶽。秪見半爲雲。似頗近之。然較之唐人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之句。殊覺安閒有味也。

戴石屏奇對

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峯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爲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上下始相稱。然須實歷此境。方見其奇妙。

劉後村書所見

後村劉克莊絕句云。新剃闍黎頂倚青。滿村聽講法華經。那知世有彌天釋。萬衲如雲座下聽。蓋譏小道易惑衆。而不知有大道也。又云。刳腹良方直萬金。國醫曾費一生心。誰知橐蟄攜籃者。也有盲人問點鍼。謂精藝難成。而小藝亦可售也。又云。黃童白叟往來忙。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亦可感歎云。（延博案。後一詩亦見陸放翁集中。）

趙右甫過汴京

蒼龍觀闕東風裏。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此宋趙右甫過汴京詩也。甚感慨有味。楊仲宏作紀夢詩。乃全用其一聯。何也。

陸秀夫殉國

宋衞王卽位海上。秀夫爲右相。時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每朔會。秀夫獨儼然正立。如治朝。雖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及厓山兵潰。秀夫先驅其妻子入海。卽負帝同溺。或登爲嗣者。石田林景熙賦詩云。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髯直上天。版蕩純臣有如此。流芳千古更無前。詞嚴義正。足以發明其心事云。

家鉉翁持節

元兵南下。次高亭。宋朝納降。吳堅爲左相。家鉉翁爲參政。與賈餘慶、劉岊、爲祈請使北行。文天祥詩云。當代老儒居首揆。殿前陪拜率公卿。又云。程嬰存趙眞公志。賴有忠良壯此行。蓋謂吳與家也。至北。鉉翁抗節不屈。拘留河間。世祖崩。成宗卽位。始賜衣服遣還鄉里。年逾八十矣。林景熙有詩送之云。瀕死孤臣雪滿顚。冰氈齧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舊國秋荒遼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鵑。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可謂不負文山所期矣。

汪水雲賜還

水雲汪元量。宋亡。以善琴召赴大都。見世祖。不願仕。賜黃冠遣還。幼主送詩云。黃金臺上客。底事又思家。歸問林和靖。寒梅幾度花。宋宮人多以詩送行者。有云。客有黃金共璧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杯。甚極悽惋。元量有詩一帙。皆紀宋亡事。如云。亂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淸。餘詩大抵類是。可備野史。元馬易之題其帙後云。三日錢塘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誦。客過商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蓑。（延博案。汪元量有湖山類稿五卷。水雲集一卷。予曾重刻以傳。）

東魯遺黎

信雲父、山東人。元兵南下。爲張宏範元帥館客。文山被獲。宏範命雲父款待之。日侍談論。頗有向南之意。誦文山詩云。宗廟有靈賢相出。黔黎無患太皇明。文山因教以詩法。卽領悟。作樂府云。東風吹落花。紛紛辭故枝。莫怨東風惡。花有再開時。文山稱賞。因贈以詩云。東魯遺黎老子孫。南方心事北方身。幾多江左腰金客。便把君王作路人。蓋是時宋臣或有反面事北者。文山詩云。遺老猶應愧蜂蟻。故人久已化豺狼。又云。黥頭汝自誇江令。冷齒人猶笑褚公。皆有所指也。

紀金末事

元遺山在金末。親見國家殘破。詩多感愴。如云。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花啼杜宇歸來血。樹挂蒼龍蛻後鱗。白骨又多兵死鬼。靑山元有地行仙。燕南趙北無全土。王後盧前總故人。皆寓悲愴之意。至云、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不忘前朝之盛。亦可念也。

岳鄂王墓

岳王墓詩。自靜傳如公更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之後。（延博案。此聯係宋葉紹翁詩。靖逸詩在西湖百詠可考也。）趙子昂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世皆稱誦。和者二人。亦傑作也。徐孟岳云。當大王回事已難。岳將軍死勢尤危。直教萬歲山頭術。去邊黃龍塞上旗。飲馬徒聞歷翠洛。洗兵無復望條支。湖邊一把擺殘骨。蓋世功成百世悲。高則誠云。莫向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死繫安危。內庭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千里覺分支。孤臣尙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少日過葛嶺。憶有人和前題墓上云。山前有客祠彭越。嶺上無人斬郅支。和支字韻亦佳。當時不能全記。再過之。則已毀之矣。又有人爲排律一首云。北狩君親遠。南遷將相夸。偸安依鳳輦。抱恨寄龍沙。齊岳歸神器。遺秦載鬼車。結句云。太師墳上土。道

吳道天涯。盞江海白蘋州回。駐軍牧牛亭。命軍士於秦檜塚上便溺以快意。人因謂之遺臭塚云。

吳越王眞像

臨安縣城北觀音寺。吳越武肅王眞像。精神雄偉。儼然如生。有僧題八句於上云。天與精忠不等閒。手提一劍定江山。國開吳越風塵際。功在桓文伯仲間。鐵券金書藏策府。錦衣玉節照鄉關。猶將忠孝遺身後。曾謂乾隅作老姦。結句謂錢鏐假納土。得謚忠孝。而不曉曾謂老姦何謂。後閱郡志。武肅嘗寢。假寐。燭火熠湯於前。有童子侍側。見湯沸。恐驚寤。遽以水沃之。武肅覺見其所為。後以他事殺是童子。每見其現形。武肅曰。吾在軍旅殺人多矣。絕無影響。此童乃獨能如是。遂封為本縣城隍神。此事與魏武佯睡而殺殺被美人相類。蓋藏伏機心以試人。此姦雄所為。或恐指此。

宋故宮

先叔祖士衡和楊廉夫宋故宮詩云。歐舞樓臺擬汴州。可憐蠻觸戰蝸牛。臨春玉枕雕觴靜。行酒青衣蜀帳愁。卷土自應從寬父。蹈天誰復放驪兒。寢空樹老寒鴉集。落日白波江上秋。廉夫喜其和兒字韻聯。蓋廉夫詩用紅兒字。元廢宋宮為佛寺。西僧皆戴紅兜帽也。然結句更遒健。

靈巖寺

姑蘇靈巖寺。館娃宮舊基也。吳僧舟別岸一詩云。白雲娃宮宴未旋。東風吹下越來船。捧心方妒三千女。嘗膽誰知二十年。花逕屧廊蜂蝶困。草深香徑鹿麋眠。憑欄一段傷心事。都在西山夕照邊。用意遒詞甚佳。貫有初嘗為予稱誦之。

鸚鵡洲

崔塗鸚鵡洲詩云。曹瞞尙不能容物。黃祖何由解愛才。後無繼之者。陳剛中一篇云。大江東南來。孤洲舵枯蘚。中有千載人。幾骨寄傴僂。惟漢藏鋼禍。禰衡半攖殘。況復賤舊奴。竟使羽翼剪。天乎鸞鳳姿。乃此倨獒犬。想當落筆時。酒酣玉色洒。鸚鵡何足詠。借以雕蟲顯。我來策蹇驢。清淚淒以泫。尙恨迷幾先。不為無道卷。賢哉龐德公。一犂老襄峴。詞語跌宕。議論老成。誠佳作也。

子昂書歸來辭

趙子昂以宋王孫仕元朝。擅名詞翰。嘗書淵明歸去來辭。得者珍藏之。有僧題絕句於後云。典午山河半已墟。褰裳宵逝望歸廬。翰林學士宋公子。好事多應醉裏書。後人不復著筆。

虞伯生草詔

虞伯生際遇文宗。從奎章閣為學士。天歷至順間。文治蔚然可觀。順帝為明宗子。文宗忌之。遂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為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遞捕至大都。嫉之者為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螢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藁示。順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不復能楷書。此與宋晏殊撰李宸妃碑事相類。妃實誕仁宗。而

殊承章獻太后旨。謂妃無子。生一公主。早卒。仁宗雖甚恨之。而卒不重罪。皆盛德事也。

薩天錫紀事

薩天錫以宮詞得名。其詩清新綺麗。自成一家。大率相類。惟紀事一首。直言時事不諱。詩云。當年鐵馬遊沙漠。萬里歸來會二龍。周氏君臣空守信。漢家兄弟不相容。祗知奉璽傳三讓。豈料遊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灑淚。世間骨肉可相逢。蓋泰定帝崩於上都。文宗自江陵入據大都。而兄周王遠在沙漠。乃權攝位。而遣使迎之。下詔四方云。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及周王至。迎見於上都。歡宴一夕。暴卒。復下詔曰。夫何相見之頃。宮車弗駕。加謚明宗。文宗遂即眞。皆武宗子也。故天錫末句云然。

歸田詩話下卷

翰院憶江南

虞邵菴在翰林。有詩云。屛風圍坐鬢毿毿。銀燭燒殘照暮酣。京國多年情盡改。忽聽春雨憶江南。又作風入松詞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輕羅初試朝衫。御溝冰泮水挼藍。飛燕語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銀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蓋卽詩意也。但繁簡不同爾。曾見機坊以詞織成帕。為時所貴重如此。張仲舉詞云。但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卽指此也。

退朝口號

邵菴退朝口號云。雨浥輕塵道未乾。朝回隨處借花看。檐東千樹垂楊柳。飛絮來時近馬鞍。日出風生太液波。畫橋影裏綵船過。橋頭柳色深如許。應是偏承雨露多。少日在四明。從王叔載先生學詩。先生舉此詩數首云。細讀而詳味之。如醉後厭飫珍羞。而食宣州雪梨相似。爽口可愛也。又云。元朝諸人詩。雖以范、楊、虞、揭並稱。然光芒變化。諸體咸備。當推道園。如宋朝之有坡公也。予識之久而益信。

宗陽宮翫月

楊仲宏以宗陽宮翫月詩得名。然他作如、風雨五更雞亂叫。江湖千里雁相呼。挾書萬里朝明主。仗劍三

年別故鄉.窗間夜雨消銀燭.城上春雲壓綵旗.爲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繙經白馬馱.沉雄典實.先叔祖伍稱之.長篇如古樂行、梅梁歌.亦皆爲時所推許.夫人瞿氏予祖姑也.嘗以仲宏親筆草書數紙授予.字畫遒麗.而前後點竄幾處.蓋不苟作如是.

羅刹江潮

錢思復以浙江潮賦得名.起句云.維羅刹之巨江兮.實發源於太末.試官喜之.遂中選.蓋滿場無知羅刹爲浙江別號者.後作西湖竹枝曲云.阿姊住近段家橋.先伯元範戲之云.此段家橋創見.却與羅刹江不同也.蓋西湖斷橋以唐人詩斷橋荒草合得名.亦謂孤山路至此而盡.非有所謂段家者.竹枝曲凡十章.皆佳作.首章云.阿姊住近段家橋.山妒蛾眉柳妒腰.黃龍洞前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予時年幼.愛而盡和之.首章云.昨夜相逢第一橋.自將羅帶繫郎腰.願郎得似長江水.日日如期兩度潮.甚爲思復稱獎.思復號心白道人.張氏據吳.遂不仕.退居吳江筒川.與楊廉夫唱和.有句云.笠澤水寒魚尾赤.洞庭霜落樹頭紅.又云.漢史丁公那及齒.陶詩甲子不書元.蓋感時事也.

香奩八題

楊廉夫晚年居松江.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能聲樂.乘大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爭相迎致.時人有詩云.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撥琵琶.可憐一解楊夫子.變作江南散樂家.或過杭.必訪予叔祖.宴飲傳桂堂.留連累日.嘗以香奩八題見示.予依其體作八詩以呈.蒙附家集中.忘之久矣.今尙記數聯.花塵春跡云.燕尾點波微有暈.鳳頭踏月悄無聲.黛眉顰色云.恨從張敞毫邊起.春向梁鴻案上生.金錢卜歡云.織錦軒窗聞笑語.採蘋洲渚聽愁吁.香頰啼痕云.斑斑湘竹非因雨.點點楊花不是春.廉夫加稱賞.謂叔祖云.此君家千里駒也.因以鞋盃命題.予製沁園春以呈.大喜.卽命侍妓歌以行酒.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曲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跡.月地偸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淩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祇勸金巵.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歎飲而能和其韻以去.

雨淋鷄

張仲舉至正初.爲集慶路學訓導.御史下學點視廩膳.鄰齋出對云.豕冠點饌.是日適用臘肉.仲舉戲續云.臘肉作羹.御史聞之大怒.欲逮捕之.乘夜逃奔揚州.時揚州方全盛.衆業聞其名.皆延致之.仲舉肢體昂藏.行則偏竦一肩.衆爲詩以戲笑之.惟韓介玉一絕云.垂柳陰陰翠拂簷.倚欄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朱樓盡下簾.坐中皆失笑.時有相士在座.或曰仲舉病鶴形也.相士曰.不然.此雨淋鷄形.而聲則沙聲矣.後入大都.致位貴顯.果如其言.

歌風臺

張光弼廬陵人.至正間.爲浙省員外.張氏專擅.棄位不仕.以詩酒自娛.號一笑居士.有詩云.一陣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闌干.只消幾度春醪醉.看得春光到牡丹.蓋言時事也.一日作歌風臺詩.乘醉來過爲

予朗誦之.詩云.世間快意事有此.亭長還鄉作天子.沛宮不樂復何爲.諸母父兄知舊事.酒酣起舞和兒歌.眼中盡是漢山河.韓彭誅夷黥布戮.且喜壯士今無多.縱酒極歡留十日.慷慨傷懷淚沾臆.萬乘旌旗不自貴.魂魄猶爲故鄉惜.由來樂極易生哀.泗水東流不再回.萬歲千秋誰不念.古之帝王安在哉.荏苒石刻今如許.幾度西風灞陵雨.漢家社稷四百年.荒臺猶是開基處.蓋得意所作.豪邁跌宕.與題相稱.又嘗作唐宮詞數首.爲予誦之.中間云.可憐三首淸平調.不博西涼酒一盃.予曰.太白於沈香亭應制.親得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不可謂不遇.何必西涼酒一盃乎.光弼亦大笑.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後亦如其言.

蘆花被

亡友邱彥能藏蘆花被圖.蓋模寫醴齋梁山濼故事.貢泰甫首題律詩一首.吳子立繼之.其餘數首而已.彥能寶惜此卷.不妄與人題.後遇吳敬夫.以其有詩名.出而求題.敬夫爲賦數首.皆不愜意.最後一首云.秋風吟就蘆花被.一落人間知幾年.澤國江山今入畫.詩人毛骨久成仙.高情已落滄洲外.春夢猶迷白鳥邊.展卷不知時世換.水光山色故依然.彥能喜.始請登於卷.彥能嘗以唐三學士奕棋圖求題.予爲賦絕句云.三人當局各藏機.思入幽元下子遲.畢竟是誰高一著.風簷日影靜中移.彥能歎賞.敬夫亦以寫詩見示.予和其西字韻云.夜靜有舟來剡曲.時平無馬入淮西.敬夫亦加譽焉.予時年甚少.敬夫爲鄉前輩.彥能亦倍年以長.二人俱有宿草久矣.因念舊交.爲之慨然.

鍾馗圖

鄉丈淩彥翀.名雲翰.號柘軒.至正間.以周易經與士衡叔祖同登浙省鄉膀.授平江路學正.不赴.才高而學博.爲鄉黨所推.一日來訪叔祖不在.以所和石湖田園雜興詩一帙留寄舍下.數日予盡和之.及見大悅.喜爲作序文於前.因是遂刮目相視.且歎叔祖之不能盡知也.繼以梅詞霜天曉角一百首、柳詞柳梢青一百首、號梅柳爭春者.屬予和之.予亦依韻和就.大加賞拔.予視先生猶大父行.而先生不以齒德自居.過以小友見待.每於諸長上前稱之不容口.喜後進之有人也.洪武庚申冬.爲人題鍾馗圖云.朔風吹沙日欲昧.官柳搖金梅綻蘂.終南進士偃然起.帶束藍袍靴躡趾.手擎硬黃書一紙.若曰上帝錫爾祉.蠲祓于恩舍老爺頭.指守門茶與壘.肯放妖狐搖九尾.一聲爆竹人盡起.明日春光萬餘里.不數日.爲鄉人官於外郡者飛舉.里胥臨門.不容辭避.迫脅上路.到京授四川學官.遂成詩讖.在任以乏貢舉謫南荒.以卒.歸骨西湖.予從之葬.有絕句云.一去西川隔夜臺.忍消白骨瘞蒼苔.酒朋詩友凋零盡.只有存齋冒雨來.蓋感知己也.

吳敬夫父子

吳敬夫之子儲爲官四川.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嘗爲予誦之.敬夫卒.儲丁艱還家.訪予.自誦其詩曰.薄宦蕭然作遠遊.行囊那得一錢留.孟光不比蘇秦婦.肯笑歸來只敝

裘自詩其廉且矜其妾之賢也。予因舉敬夫前詩解曰，侍翁有念子之情，而子乃獨陷美其婦，何耶。僮衛笑而去。

桂孟平題新話

庚辰歲秋，權停江北五布司學校。予在河南，孟平在山東，各齎學印赴禮部交納。孟平訪予於大中街旅舍，相見甚歡。予置酒，出紀行返棹稿示之。孟平附詩，有江湖得趣詩盈卷，故舊忘懷酒滿樽之句。予後授太學助教，孟平授谷府奉祠，寄小詞，末句云，擁起綠袍袖，舞箇大齋郎。鄰堂王達善助教亦好作詞，見之大笑，賞其善謔也。孟平刻意於詩，有日課之工。嘗手書百篇寄予。孟平後卒於長沙。予亦遭難，家事零落。所寄詩亦被人取去。獨題剪燈新話長篇載在卷首，幸而存焉。乃謫寓錢塘邑庠日所作也。備錄於此，以寓鄰笛之悲云。山陽才人畸輿侶，開口為今闕為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將桂子薰言語。感離撫遇心怦怦，道是無憑還有據。沈沈帳底晝吹笙，滴滴階閒宵剪燭。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玉簫侑月吹鳳凰，金檻和烟鎖鸚鵡。造化有迹尸者誰，一念才萌方寸移。善善惡惡苟無失，怪怪奇奇將有之。丈夫未遂虎為狗，潛足滄浪泥數斗。氣酣骨聳鋒有聲，脫幘目光如電走。道人許蛇天動搖，不斬尋常花月妖。茫茫塵海漚萬點，落落雲松酒半瓢。世間萬事泡幻爾，往往有情能不死。十二巫山誰道深，雲母屏風薄如紙。鶯鶯宅前芳草迷，燕燕樓前明月低。從來松柏有孤操，不獨鴛鴦能並棲。久在錢塘江上住，厭見潮來又潮去。燕子銜春幾度回，斷步殘魂落何處。退君此編長嘯歌，便欲酌以金叵羅。醉來呼枕睡一覺，高車駟馬遊南柯。

莫士安寄問

莫士安，湖州人，為國子助教，以古文擅名，詩篇亦敏贍，同輩皆弗及也。司業廳前有丹杏一株，當繁盛時，監丞王峻用置酒花下，同席者分韻各賦五言古體一章。次年，予轉擢周府，次子達亦領河南鄉薦。士安寄詩云，聞訊先生復自憐，家風喜得二郎賢。兩經寒暑無音寄，一卷春秋有子傳。丹杏開花思舊會，黃楊厄閏直殘年。洪恩若許還鄉去，茅屋荒苔老石田。丹杏開花指舊事。時士安謫吳中治水，故有黃楊厄閏之語。

宣和畫木屏

宣和畫擬中折枝木屏，莫士安嘗舉鄉人張來儀一詩云，玉色宮瓶出內家，天香猶發月中葩。六宮[illegible]髮新涼好，不道金風捲翠華。為予稱誦之。予遂擬作一首云，金溝水活玉瓶寬，分得天葩下歲寒。可惜秋香容易落，不如留向月中看。士安亦稱譽。

折桂枝

彥彥復自福建省檢校回杭，過鄞，先君置酒待之。予適自學舍歸，彥復即席指雞冠為題，命賦詩。予勉成四句以呈云，宋宗窗下對談高，五德聲名五彩毛。自是范張情誼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彥復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并題詩其上以贈云，瞿君有子早能詩，風采英英蘭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

時予年始十四云。

十月桃

先伯容齋十月桃花詩一聯云，劉郎再來歲云暮，王母一笑天回春。當時不曾問為何人所作，并請舉其全篇，為可惜也。又記錢用壬為張氏參政，新納妾名小桃，謝元功以詩賀之，一聯云，平分阿母池頭景，淺發參軍幕下春。當時亦稱頌之。

芭蕉花

仁和錢塘齋生陳璐，為學勤敏，而性質老成。憲官至學，出對云，窗底春風轉轉生。璐對曰，蕉閒曉溜嘈嘈溜。又出對云，輕搖紈扇，清風透入六懷。璐對曰，高捧玉盤，明月飛來我手。庭下芭蕉開花，命題賦詩。璐一聯云，白韡作花還葉葉，碧蜂生子自房房。形容酷似之，諸生皆袖手。後以歲貢赴京，除敘州邑簿，非其志也。竟以事累謫死南荒，惜哉。

賞花聲

謝宗可百詠詩，世多傳誦。除走馬燈、速葉舟、混堂、睡燕、數簇外，難得全首佳者。歸見邱彥能誦其賞花聲一首，百詠中不載。詩云，春光叫遍費千金，紫豔紅香耕好音。幾處喚回遊冶步，誰家不勸惜芳心。韻傳楊柳門庭晚，聲徹鞦韆院落深。忽被捲簾人喚住，蝶蜂隨擁過牆陰。

詠鐵笛

楊廉夫初居吳山鐵冶嶺，號鐵崖。後遷松江，又號鐵笛道人。卞宜之作鐵笛詩寄之云，一段湘冰百鍊鋼，价爾宮徵辨盧皇。裂開黃鶴磯頭石，驚落蒼梧鏡裏霜。仙子珮環新樂府，翰林風月舊文章。道人待節磨鍼久，却笑桓伊獨據牀。廉夫喜之。同時有製鐵笛賦者，造語粗率，不若詩也。

詠炭詩

詠炭詩，楊誠齋有烏銀玉質金石聲，見火忽作爆竹鳴，不知何喜喇喇吟，不知何怒泄不平，到渠怒定耳熱，銅瓶在傍卻饒舌一篇。近見貢有初傳誦郭矮梅八句甚工。詩云，樵青黎面學崑崙，斫月燒雲樹兒。萬竈熾烟灰出劫，一星紅燄火還魂。污身若有仙翁幻，報國今無義士吞。曾似茅齋風雪夜，地爐榾柮暖溫溫。又詠爐詩，止記中間二聯云，紅影眼花春撲撲，玉鉤心事日懸懸。思歸梁燕心長切，望幸宮娥眼欲穿。矮梅，江西人，惜不記其名字。

楊妃襪

詩社以楊妃襪為題。楊廉夫一聯云，安危豈料關天步，生死猶能繫俗情。題目雖小，而議論甚大，所以諸人莫能及。

御溝流葉

雅正卿有四美人圖詩，惟御溝流葉最佳。彩毫將恨付緗紅，怕自綿綿水自東。金屋有關防虎豹，玉書無路託鱗鴻。秋期暗度驚儂緒，春信潛通誤守宮。莫道人間音問杳，明年錦樹又西風。琢句甚工。

哀姑蘇

吳元年。國兵圍姑蘇。臨危。張士誠聚其族齊雲樓。舉火焚之。縱、不死。就擒。王叔聞有詩哀之云。天星夜墮水犀軍。又見吳宮走鹿羣。睥睨金湯徒自棄。倉皇玉石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今無豫讓聞。風雨明年寒食節。麥盂誰灑太妃墳。先伯亦有絕句云。虎鬪龍爭旣不能。雞鳴狗盜亦何曾。陳平韓信皆歸漢。只欠彭城老范增。蓋張氏據有浙西富饒地。而好養士。凡不得志於前元者爭趨附之。美官豐祿。富貴赫然。有爲北樂府譏之云。皁羅辮兒緊扎梢頭。戴方簷帽。穿領闊袖衫。坐個四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到了。及城破。無一人死難者。武夫健將惟束手冒降而已。詩意有所謂也。

紀吳亡事

姑蘇之被圍也。唐伯剛和人泥字韻云。玉樓金屋愁如海。布襪青鞋醉似泥。謂當時居權要者不如處閒散之樂也。社友王元載亦誦一詩。不知何人所作。詩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樂華樂。無此樂華無此愁。詩意與前詩亦相類。（廷博案。此義天民詩。見貴耳集。）

弔白門

陳剛中白門詩云。布死城南未足悲。老瞞可是算無遺。不知別有三分者。只在當時大耳兒。詠曹操殺呂布事。布被縛。曰。縛太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遂欲生之。劉備在坐。曰。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布屬曰。此大耳兒叵柰不記轅門射戟時也。張思廉作縛虎行云。白門樓下兵合圍。白門樓上虎伏威。戟尖不掉丈二尾。袍花已脫斑爛衣。捽虎腦。截虎爪。眼視虎。如貓小。猛跳不越當塗高。血吻空腥千里草。養虎肉不飽。虎飢能噬人。縛虎繩不急。繩寬虎無親。坐中叵柰劉將軍。不從猛虎食漢賊。反殺猛虎生賊臣。食原食卓何足嘆。記當時事。堪笑可誦。思廉有詠史樂府一編。皆用此體。

西湖竹枝

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爲倡。和者甚衆。皆詠湖山之勝。人物之美。而寓情於中。大率一律。惟二人詩云。春隄臺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倘回首。南高峯頂白雲飛。宜河遶灣灣遶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用意稍別。惜不記其人姓名。

吳山遊女

賈有初。泰甫尚書姪。工詩。春日見吳山遊女之盛。作絕句云。十八姑兒淺淡妝。春衣初試柳芽黃。三三五五東風裏。去上吳山答願香。特過予誦之。其詩新嫩奇巧多類是。惟送臧伯貞遷廣西一律云。桂江烟水接瀟湘。遂客南歸道路長。瘴裏漫多新制作。篋中猶是舊衣裳。逢人莫說官如水。老我相看鬢已霜。此去莫教音問斷。雁飛今喜過衡陽。敘事委曲而感慨繫之。出諸作之上。

送還俗入道

採花翁送女冠還俗云。脫却霞綃上醮衣。女冠簪鬢綠楊垂。重調螺黛爲眉淺。再試弓鞋舉步遲。紫府烟花發喚醒。丹房雲雨鶴通知。能低紅杏春風暖。清夢應竹見舊師。段吉甫送妓入道云。歌舞當年第一流。

洗妝今日別青樓。便從南岳夫人去。肯爲蘇州刺史留。琳館月明簫鳳下。瑤窗花老鏡鸞收。却憐愁絕浔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事不同而語皆工。

觀燈句

洪武間。杭州元夕張燈頗盛。予因遊觀。有句云。三市華燈依舊好。一天明月爲誰圓。惟郁魯珍和云。春燈閒論誰家好。夜月初看此度圓。句意甚新。爲衆推許。魯珍後爲官陝西。被罪退居獨山村中。不復入城。寄詩云。我已栽成三徑菊。君今著就幾編書。然竟以題松石軒詩卷被累。死獄中。其被逮也。見予誦許仲晦詩。村邊遠山松葉滑。柴門臨水稻花香。牛羊晚食歸平地。鸛鶴晴飛磨遠天。日落遠波驚宿雁。風吹輕浪起眠鷗等句。謂寫村居之景。曲盡其妙。今不復見矣。予因其言念郢州詩之妙。而亦哀魯珍之不幸也。

晚涼句

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王子宜詩。晚涼猶能閒無事。水閣東頭看月生。吳主一詩。二人在當時皆以詩鳴。此其得意句也。

汴梁風土

汴梁爲宋東京。士人遊宦者少得清暇。以遂宴賞之樂。當時有賣花擔上觀桃李、拍酒樓前聽管絃、之句。伴讀賈體方紀之云。雨後淤泥填紫陌。風前塵土障青天。蓋街道無溝渠。又不用磚石甃砌。雨則行潦縱橫。而地逼黃河。風起則塵沙蔽日。不可開目。警巢體仁門體方戲語同列云。此所謂東華軟紅塵也。

相國寺

汴梁相國寺。暇日予與賈體方過焉。將謂有南方花木之勝。香茗之供。而鄙陋殊甚。僧皆氈帽皮靴。髮長過寸。言貌粗俗。體方呼爲惡僧。口占云。步入空門見惡僧。紅氈被體髮髭鬅。予續之曰。一言能得君王意。安得當年老贊寧。蓋宋初、贊寧爲寺主。太祖至寺行香。問曰。朕見佛拜是不拜是。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大合帝意。遂爲定禮。

梧竹軒

丁鶴年。回回人。至正末。方氏據浙東。深忌色目人。鶴年畏禍。遷避無常居。有句云。行蹤不異梟東徙。心事惟隨雁北飛。識者憐之。作詩極工。題梧竹軒云。鳳鳥當年此地過。至今梧竹滿邱阿。曾聞鸑鷟鳴周史。又鵷鶵枝入楚歌。金井月明秋影薄。石壇風細夜涼多。中郎老去知音少。共負奇材奈爾何。時作者已滿卷。此詩一出。皆爲斂衽。又逃禪室與蘇生話舊云。不學揚雄事草元。且隨蘇晉暫逃禪。無錢可卓香巖地。有杜難樊杞國天。饑詫丹霞燒木佛。雅憐玉露泣銅仙。茫茫東海皆魚鱉。何處堪容魯仲連。感時皆非而鍊句精緻如此。後至杭。見予所集鼓吹續音。繙閱再過。惜其中有未盡善者。謂予當以此爲限。更博求諸作。得一善者則易去一疵者。此亦著述之法也。因手鈔所作序文而去。今此集久已散失。而鶴年言猶在耳。可爲太息也。

竹齋

盱江胡子昂能詩嗜飲，字惟適，趙松雪因自號竹雪，求予作竹雪齋詩，久不及奉，近留邊將守樂興和任道來顧去後，復以書來督，始爲作長歌一篇寄去，子昂甚喜，亦和韻來答。予詩曰：盱江才子世無匹，作字唯詩供第一，酒酣落筆風雨生，滿幅龍蛇飛矯矯，平生與竹同歲寒，手種千竿復萬竿，開窗倚檻忽有得，四圍總是青琅玕，山空歲晚獨相對，一夜幻成銀色界，靜聽春蠶食葉聲，開看瑞鳳穿花態，瓊琚玉珮下朝端，驪珠積翠紛成團，曳履先生太寒乞，賓茶學士真儒酸，何似銜盃自賓主，戲呼元穎相爾汝，陸池一擬陳公湘，狂欲歌兮舞欲舞，手斡造化天無功，傾瀉醉素揭下風，一紙千金世珍惜，不數前朝松雪翁。子昂和韻云：春秋家學晴可匹，道德文章追六一，吁嗟白璧點蒼蠅，麈尾祛之猶獮獮，一從遊宦關塞寒，樹江拋却老釣竿，勛業萬鋌墨，狂吟題徧千琅玕，山陰正與剡溪對，閑亭曾把烏絲界，霜猿抱樹态盤拏，驚鵠遊天隨變態，凝神運腕任筆端，硯池飛雨暝作圖，鄱陽太守有家學，山東僉憲無文酸，袁安愛以菊爲主，墨汁淋漓能親汝，老夫撚斷幾莖髭，笑看邊城六花舞，麴生於我最有功，一醉四座生春風，箇中眞趣知者寡，此意寄謝存齋翁。仍題云：象東唐太守、安僉憲、袁教習時三人與予同寓保安，後一年，興和失守，子昂死焉，悲夫。

娼生妓館

陳崙字子甯，生富家，與予同歲，從叔祖學詩，好爲奇俊語，春日遊湖上，有句云：茜紅女兒歌白紵，黑黑燕子來烏衣。後商於閩中，盤桓妓館，寄予詩云：青銅三百一斗酒，蕩子十八誰家娘，信奇俊可喜，逾一歲，竟卒於妓館，年始二十三云。

新婚詠梅

鄰友陸仲進新娶，忽詠梅花詩云：綠裙縞袂誰家女，背立東風怨曉寒。不久遂卒，蓋讖兆也。

和獄中詩

永樂間，予閉錦衣衛獄，胡子昂亦以詩禍繼至，同處囹圄中，子昂每誦東坡繫御史臺獄二詩，索予和焉。予在困苦中，辭之不獲，勉爲用韻作二首，時孫碧雲、胡古春、二高士亦同在圜室，見之過相賞歎，今子昂已矣，追念痛處，患難爲之泫然。詩云：一落危途又幾春，百般交集未亡身，不才棄斥逢明主，多難扶持望故人，有學五千能講道，無錢十萬可通神，忘懷且共團圞坐，滿灶爐香說善因。陰風苦霧雨淒淒，愁掩圜扉坐榻低，投老漸思依木佛，受恩未許拜金雞，艱難餬食慚無母，辛苦迴文賴有妻，何日湖船載春酒，一篙撐過斷橋西。

廉夫詩格

楊廉夫詩：二月皐都花滿城，美人多病苦多情，一雙孔雀行瑤圃，十二飛鴻上錦箏，酒掬真珠傳玉掌，魂分甘露倒銀罌，不堪容易少年老，爭遣狂夫作後生。又云：天街如水夜初涼，照室銅盤璧月光，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鴛鴦，繡靴蹋蹴句驪樣，羅帕垂彎女直妝，願汝康強好眠食，百年歡樂未渠央。又云：公子銀瓶分汗酒，佳人金勝翦春花。又云：金埒近收青海駿，錦籠初教雪衣娘。又云：小洞桃花落香雪，大

隄楊柳舞晴烟，皆言宴賞遊樂之意，亦其平生性格所好也。

光弼詩格

張光弼詩，兒時日趨丞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玉盃行酒醻春雨，銀燭照天生晚霞，世亂且從軍旅事，功成須插御筵花。漢王未可輕韓信，尚要生擒李左車。又云：西樓柳風吹晚涼，石榴裙映黃金觴，纖歌不斷白日速，微雨欲度行雲涼，笑看席上賦鸚鵡，醉嚼門前嘶驌驦，早晚平吳王事畢，羽書飛捷入朝堂。蓋時在楊完者左丞幕下，故所賦如此。又云：蛺蝶畫羅宮樣扇，珊瑚小柱教坊箏。又云：玉瓶注酒雙鋪綠，銀甲調箏十指寒。又云：新妝滿面猶看鏡，殘夢關心懶下樓。多爲杭人傳誦，其一時富貴華侈，蓋見於詩云。

年老還鄉

鄭士黃德質，至正初，入大都求仕，所望不過南方一教職而已，交遊竟無一援引之者，客居以教書爲生，娶妻生子，二十年餘。元末，天下擾攘，比歲饑饉，南北路阻，始附海舟而歸，去日少壯，回則蒼顏華髮，故舊罕在者。誦賀知章兒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之句，以寓慨歎。予從先師往訪之，見其所持扇上一詩，乃在北日所作者，詩云：東風一曲浣溪沙，客子行吟對日斜，猶記金陵買春酒，小姬能唱後庭花。亦醞藉可誦，而命運不遇如此，蓋元朝任官，惟尚門第，非國人右族，不輕授以爵位，至於南產，尤疎賤之，一官半職，鮮有得者，馴至失國，殆亦由此云。

塞垣風景

予謫保安，同府教授滕碩亦以事累繼至，見予每誦元遺山送李參軍赴塞上長篇，曰：舊讀此詩，備悉塞垣之苦，豈料今日親涉此境，輒潸然墮淚，若不能堪者。予愛其詩，因請詳讀而備錄之。五日過居庸，十日度桑乾，受降城北幾千里，出塞入塞沙漫漫，古來丈夫淚，不灑離別間，今日送君行，涕泗流欲潸，生男莫作班定遠，萬里馳書望玉關，生女莫作王明妃，一去紫臺空珮環，我知驥子墮地走四方，我知鴻鵠意氣凌雲端，草間斥鷃亦自樂，扶搖萬里何能摶，一衣敝縕袍，一飯苜蓿盤，歲時尋翁媼，團圞有餘歡，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曷如庭下彩衣起舞春斕斑，去年洛陽陌，今年指天山，地遠馬肩破，霜重貂裘單，朔風浩浩來，客子慘在顏，野狐嶺上一回首，未必君心如石頑，君不見衡山烏乳哺不得，須臾間，衆雛一分散，愁烏四顧聲悲酸，塞鴻來時八九月，白頭阿母望君還。全篇敘塞垣之景，客旅之情，誠詳悉矣。滕與予同庚，到此不半載，竟以疾卒，而予猶留滯於此，未得解脫云。

歸田詩話跋

錢唐瞿存齋先生。明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宜陽三學教職。入爲國子助教。升周府右長史。永樂初以詩禍謫戍保安。洪熙乙巳赦還。此歸田詩話三卷蓋還鄉以後所作也。先生明史無傳。詩禍之說見于萬歷杭州府志郎瑛七修類稿。謂其坐輔導失職。繫錦衣獄。罪竄保安。先生本集不可得見。無由致其得禍者爲何詩。同時以詩禍閉錦衣獄者。更有胡子昂。而子昂又無可致。又同時被謫至保安者。有滕碩、鄭林而滕、鄭二君亦不詳其故。序詩話者。或稱其居閒金臺。或稱其謫居塞外。殆由文皇入據大統。人心未安。常恐人臣竊譏其後。所謂詩禍。或寓誹譏。當代詞人多爲隱諱。不能悉其故矣。若云輔導失職。則恐未然。致周王橚爲文皇同母弟。文皇待之極厚。建文時。橚有異謀。次子有爋告變。竄徙遷化。已復召還京。錮之永樂初。復爵加祿。歸其舊封。至十八年有告橚反者。察之有驗。文皇憐之不復問。夫周藩與成祖、並見疑于建文。故成祖踐祚之初。首爲復國。其後雖反狀有驗。且猶憐之。則當復國之初。豈有剋意防閑。罪及輔導之理。先生謫戍事在永樂初。若因十八年橚反一事。而謂其失職。疑其時先已被讒矣。萬歷府志極稱其師道振舉。輔弼有法。似郎氏有傳聞之誤也。惟府志云。久之釋歸。復原職。內閣辦事。年八十七卒。今通志亦因之。參之他書。皆無復職辦事之語。不知其何所本也。先生著述甚富。見于府志者。有春秋貫珠、詩經正葩、閱史管見、鼓吹續音。見于七修類稿者。有通鑑集覽鐫誤、香臺集、香臺續詠、香臺新詠、剪燈新話、

樂府遺音、興觀詩、順承稿、存齋遺稿、詠物詩、屏山佳趣、樂全稿、餘清曲譜、天機雲錦、遊藝錄、大藏搜奇、學海遺珠、歸田詩話。見于明詩綜小傳者。有存齋樂全集、香臺百詠、諸種中惟樂府遺音五卷曾于兩浙遺書總錄中見其目。獲經進詠物新題百首。予于吳山得肆購得之。是影鈔正統刊本。未知與香臺新詠、香臺百詠、詠物詩名異而書同否也。鼓吹續音、則先生已自言其散失不存。僅存題後八句。而靜志居詩話、亦深惜其不得見。及題後一詩。又不采入詩綜。可知歸田詩話。竹垞尚未之見也。詩話標題不一。胡道序謂之存齋。焦氏志、明史志、千頃堂書目皆謂之吟堂。百川書志、浙江通志。皆作存齋歸田。要之吟堂也、存齋也、歸田也、一書三名。無足異也。今吾友鮑君以文。據先生自序。定爲歸田刊舉。屬爲校正。因雜采衆說。附綴于後。以俟博涉羣籍者致訂焉。乾隆乙未十月四日。朱文藻跋。

南濠詩話

都穆撰

都南濠先生詩話序

詩話無慮數十家若鞠坡艇齋冷齋諸公皆其傑然者而國朝元老麓堂集尤爲精純會衆說而折其中詩道畢矣偶得都公是集俯而讀仰而思知其學問該博而用意精勤鉤深致遠而雅有樞要誠足以備一家之體而與諸公並驅焉如讀太宗之詩而知貞觀之治誦清碧之集而慨宋室之亡王孟端厭久客之娶婦曹子建助老瞞之奸雄是又即其人知其世而夏有深意公之詩話大率類此非瑣瑣章句之末耳公在吳下以學行稱官兵曹以政事著余企慕素矣今觀是集信知其體具用行而發言之有本也遂捐俸繡梓用廣厥傳俾四方之士因公之言求公之心可以推類而至於道其于風教未必無補

正德癸酉秋七月望日封邱黃桓書於和州之公寓

南濠居士詩話序

詩話必具史筆宋人之過論也元辭冷語用以博見聞資談笑而已奚史哉所貴是書正在識見耳若拾錄闕遺商訂古義不爲無裨正史而雅非作者之意矣余十六七時喜爲詩余友都君元敬實授之法於時君有心戒不事哦諷而談評不厭余每一篇成輒就君是正而君未嘗不爲余盡也君於詩別具一識世之談者或元人爲宗而君雅意於宋謂必音韻清勝而君惟性情之眞倘焉萬言莫不壓嘆而碧山雙溟獨有取焉凡其所採率與他爲詩者異而自信特堅故久而人亦信之觀其所著南濠詩話元辭冷語居然合作而向之三言具在是知君所爲教余者皆的然有見而非漫言酬對也是故拈而出之他日當有作法於是者非徒取其有裨史氏也壬辰三月衡山文璧敘

南濠詩話

吳郡都穆撰

陳后山曰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此言非也如歸田園居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顚東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謂類西漢文字如飲酒其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王荊公謂詩人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唐子西謂造語簡妙復曰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

東坡嘗過一僧院見題壁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坡甚愛之不知爲何人作也劉孟熙霏雪錄謂二句似唐人語予近閱潘閬集見之始知爲閬夏日宿西禪院作詩云此地絕炎蒸深疑到不能夜涼如有雨院靜若無僧枕潤連雲石窗明照佛鐙浮生多賤骨時日恐難勝通篇皆妙但坡以如爲疑若爲似與此不同

元微之題劉阮山詩云芙蓉脂肉綠雲鬟罨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後元遺山云死恨天台老劉阮人間何戀却歸來正祖此意予頃見楊廉夫詩蹟亦有是作云兩壻原非薄倖郎仙姬已識姓名香問渠何事歸來早白首糟糠不下堂較之二元情致不及而忠厚過之

七哀詩始於曹子建其後王仲宣張孟陽皆相繼爲之人多不解七哀之義或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

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所哀雖一事而七者具也

張伯雨外史晚居茅山罕接賓客一日有野僧來謁童子拒之僧云語而主吾詩僧也胡為拒我不得已乃為入報伯雨書老杜花徑不曾緣客掃之句使持以示僧僧畧不運思足成詩云久聞方外有神仙只住華陽古洞天花徑不曾緣客掃石牀今許借僧眠穿雲去汲燒丹井帶雨來畊種玉田一自茅君成道後幾人騎鶴下蒼煙末二句頗涉譏刺伯雨得詩大驚延入置之上坐留連數日

昔人詞調其命名多取古詩中語如蝶戀花取梁簡文詩翻階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柳柳州詩滿庭芳草積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樓宴罷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老杜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清都宴取沈隱侯詩朝上閶闔宮夜宴清都闕其間亦有不盡然者如風流子出文選劉良文選注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於天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荔枝香解語花一出唐書一出開元天寶遺事唐書禮樂志載明皇幸蜀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奏新曲而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遂命其名曰荔枝香遺事云帝與妃子共賞太液池千葉蓮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解連環出莊子莊子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列子列子曰黃帝晝寢夢游華胥氏之國他如塞垣春塞垣二字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即此觀之其餘可類推矣

李商隱錦瑟詩人莫曉其義劉貢父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近閱許彥周詩話云錦瑟之為器其柱如其絃數其聲有適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詩中兩聯狀此四曲也乃知錦瑟非青衣之名貢父失之於不考耳

無錫浦源字長源讀書工詩洪武中為晉王府引禮舍人閩閩人林子羽老於詩學欲往訪之而無由一日以收買書籍至閩時子羽方與其鄉人鄭宣王元翬結社作詩自以天下為無人長源謁之子羽欲聞其所作以觀何如長源乃誦送人之荊門詩中有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之句子羽甚加歎賞遂許入社與之唱酬

昔人謂詩盛于唐壞于宋近亦有謂元詩過宋詩者陋哉見也劉后村云宋詩豈惟不愧于唐蓋過之矣予觀歐梅蘇黃二陳至石湖放翁諸公其詩視唐未可便謂之過然眞無愧色者也元詩稱大家必曰虞楊范揭以四子而視宋特太山之卷石耳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又云天歷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麤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非具正法眼者烏能道此

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坡以一日當兩日子西直以日當年又不若謝康樂云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嚴滄浪謂論詩如論禪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此最為

的論趙章泉嘗有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識取初年與暮年巧匠曷能雕朽木燎原寧復死灰然其二學詩渾似學參禪要保心傳與耳傳秋菊春蘭寧易地清風明月本同天其三學詩渾似學參禪束縛寧論句與聯四海九州何歷歷千秋萬歲永傳傳吳思道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計年直待自家都肎得等閒拈出便超然學詩渾似學參禪頭上安頭不足傳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氣本衝天學詩渾似學參禪自古圓成有幾聯春草池塘一句子驚天動地至今傳龔聖任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悟了方知歲是年點鐵成金猶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學詩渾似學參禪語可安排意莫傳會意即超聲律界不須鍊石補青天學詩渾似學參禪幾許搜腸覓句聯欲識少陵奇絕處初無言句與人傳予亦嘗效顰云學詩渾似學參禪不悟眞乘枉百年切莫嘔心并剔肺須知妙語出天然學詩渾似學參禪筆下隨人世豈傳好句眼前吟不盡癡人猶自管窺天學詩渾似學參禪語要驚人不在聯但寫眞情并實境任他埋沒與流傳

海寧胡教授虛白洪武間歸自江西泊舟番君之望湖亭見亭上石刻東坡詩一絕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虛白賡其韻曰鷗外清波鷗外山望湖亭下聚歸船夜深起坐占風信人在珠宮月在天書之於壁忽有老者來誦其詩曰子非斗南老人邪乃為長揖舉首不知所往虛白因自號斗南老人

楚辭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惟其不言所以爲思之至劉公幹云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本楚辭也

楊憲使孟載與高侍郎季廸張太常來儀徐方伯幼文友善四公皆吳產皆妙於詩世稱高楊張徐孟載詩律尤精如云花無桃李非春色人有笙歌是太平一官不博三竿日萬事無過兩鬢星予愛其開曠及云亂世身如危處立異鄉人似夢中來千金已廢牀頭劍一字無存架上書則又歎其困窮如云紅雨落花來袞袞綠波芳草去迢迢六朝舊恨殘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予愛其含蓄及云柳色嫩於鵝破殼蘚痕斑似鹿辭胎小雨送花青見萼輕雷催笋碧抽尖則又驚其新巧至翠袖錦箏遊上客畫船銀燭照歸人高樓錦瑟花連屋深巷珠簾柳映橋則又見其情致之綺麗矣宣王石鼓青苔蝕武帝金盤玉露多八陣雲開屯虎豹三江潮落見黿鼉則又見其氣象之突兀矣他如半醉半醒花冉冉閑愁閑悶雨沈沈恨不髮如春草綠笑曾花似面顏紅萬里歸心鷗送客片時殘夢鳥驚人則又優柔痛快而無牽合排比其亦詩人之豪者哉

潘逍遙寓居錢唐嘗一至陝觀華山留題云高愛三峯插太虛昂頭吟望倒騎驢傍人大笑從他笑終擬全家向上居時魏野仲先居陝有贈逍遙詩云從此華山圖籍上更添潘閬倒騎驢二公之高致可想也

杜樊川題烏江項羽廟詩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後王荆公詩云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爲君王捲土來荆公反樊川之意似爲正論然終不若樊川之死中求活謝疊山謂柳子厚書箕子廟碑陰意亦類此

吾鄉沈處士貞吉蕢菴能詩暮年好道奉純陽呂仙翁甚虔每有事輒負箕召之一日得詩二絕云鶴背發長歌清聲振林樾萬里洞庭秋湖波弄明月片月已蒼蒼詩成天欲曙獨鶴忽不見閒雲自來去處士驚喜下拜以爲眞神仙來也後徐武功見之亦曰此詩非純陽不能作也

李太白杜子美微時爲布衣交並稱於天下後世今攷之杜集其懷贈太白者多至四十餘篇而太白詩之及杜者不過沙邱城之寄魯郡東石門之送及飯顆之嘲一絕而已蓋太白以帝室之胄負天仙之才日試萬言倚馬可待而杜老不免刻苦作詩宜其爲太白所誚洪容齋胡苕溪以飯顆詩不見太白集中疑爲後人僞作予謂古人嘲戲之語集中往往不載不特太白爲然然後之人作詩乃多學杜而鮮師太白豈非以太白才高難及而愛君憂民可施之廊廟者固在於飯顆之人耶

王孟端舍人作詩清麗嘗有人作客京師乃別娶婦孟端作詩寄之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感泣不日遂歸

楊廉夫集有路逢三叟詞云上叟前致詞大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詞寒暑每節宣下叟前致詞百歲半單眠嘗見陳後山詩中一詞亦此意此蓋出於應瑒瑒詩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往前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嫗粗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漢柏梁臺詩武帝與羣臣各咏其職爲句同出一韻句僅二十有六而韻之重複者十有四如武帝云日月星辰和四時衛尉則云周衛交戟禁不時梁孝王云驂駕駟馬從梁來太僕則云脩飾輿馬待駕來大司馬云郡國士馬羽林材詹事則云椒房率更領其材丞相云總領天下誠難治執金吾則云徼道宮下隨討治京兆尹則云外家公主不可治大將軍云和撫四夷不易哉東方朔則云迫窘詰屈幾窮哉御史大夫云刀筆之吏臣執之大鴻臚則云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則云乘輿御物主治之其間不重複者惟十二句然通篇質直雄健眞可爲七言詩祖後齊梁詩人多效其體而氣骨遠不能及方朔乃云迫窘詰屈直戲語耳

外高祖朱先生文奎嘗學詩楊廉夫洪武初爲郡學訓導其元夕詩云兎魄搖銀海鰲山接紫微遊人踏清影疊鼓催餘輝蘭炧驚鐘墮珠星拂曙稀見宵苦不永況復隔年違置之古人集中未易辨也

世人作詩以敏捷爲奇以連篇累冊爲富非知詩者也老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蓋詩須苦吟則語方妙不特杜爲然也賈閬仙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孟東野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盧延遜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杜荀鶴云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予由是知詩之不工以不用心之

故蓋未有苦吟而無好詩者唐山人題詩瓢云作
者方知吾苦心亦此意也
紫薇花俗謂之怕癢樹爪其幹則枝葉俱動宋梅都
官詩云薄膚癢不勝輕爪又云薄薄嫩膚搔鳥爪
皆言其不耐癢也草木無知之物此花乃獨不然
何耶
長洲陳湖磧沙寺元初有僧魁天紀者居之魁與高
安僧圓至友善至嘗注周伯弜所選唐三體詩魁
割其資刻寘寺中方萬里特爲作序由是三體詩
盛傳人間今吳人稱磧沙唐詩是也魁讀儒家書
尤工於詩平生匡立絕俗誓不出世住山至有詩
贈之云拈筆詩成首首新興來豪叫欲挐雲難醫
最是狂吟病我恰才痊又到君
陳希夷贈張乖厓詩云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
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閒地也須多謝鬢邊瘡予初
不省救火忙之說近閱乖厓遺事云公嘗謁希夷
問欲隱居希夷曰子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值今之
勢如失火之家待公救火不可不赴希夷善相人
之術固已逆知乖厓之不能隱矣
松江袁御史景文未仕時嘗與友人謁楊廉夫几上
見有詠白燕詩云珠簾十二中間捲玉剪一雙高
下飛景文素能詩者因謂之曰先生此詩殆未盡
體物之妙也廉夫不以爲然景文歸作詩翌日呈
廉夫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
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
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妒莫向昭陽殿
裏飛廉夫得詩歎賞連書數紙盡散坐客一時呼
爲袁白燕云
木元虛海賦云雲錦散文於沙汭予初不解後遊東
海之上見波紋印沙壁如刻畫毫髮不失而螺貝
珍異之物紛錯其間粲然五色水波不與日光射
之眞所謂雲錦散文愛玩久之乃知元虛此語之
不虛也
元杜情碧本集亡宋節士之詩爲谷音二卷惜世罕
傳予近得其本如程自脩痛哭云匆匆古今成傳
舍人生有情淚如把乾坤誤落腐儒手但遺空言
當汗馬歲暮云鄉里小兒紇那歌前輩先生八風
舞欲挽東流無萬牛抱膝長吟聽更雨舟璘蓬萊
閣云魯連惟有死王粲不勝哀元吉上黨云嗚呼
皇天肎悔禍豈有盜賊稱天王夜坐云忽憶梅花
不成語夢中風雪在江南師嚴朱尙書席上云主
憂臣辱坐感激忍對花鳥調歡娛張璟官柳云裊
裊亭亭忒無賴又將春色誤江南汪涯釆石獨酌
云天翻地覆有今夕酒熟詩溫無可人丁開可惜
云父老俱嗚咽天王本聖明魚潛送鄭祕書云豈
于歌鴝鵒幽人拜杜鵑柯茂謙魯港云可惜使船
如使馬不聞聲鼓但聲金皆悲憤激烈讀之可爲
流涕
曹子建雜詩云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又云國讎
諒不塞甘心思喪元老瞞而有是兒寧不助其奸雄
東坡云詩須有爲而作山谷云詩文惟不造空强作
待境而生便自工耳予謂今人之詩惟務應酬眞
無爲而强作者無怪其語之不工元遺山詩云從
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知此病者也

會稽張思廉元末流寓吳門時張士誠欲結內遊客
大開賓賢之館聞思廉名禮致爲樞密院都事思
廉遂委身事焉未幾張敗思廉變姓名走杭州寄
食於報國寺旦暮手一編人不得窺後思廉死寺
中人取視之乃其平生所作詩也孫司業大雅嘗
爲思廉著傳
唐太宗詩其經戰地云心隨朗日高志與秋霜潔移
鋒驚電起轉戰長河決營碎落星沈陣卷橫雲裂
一揮氛沴靜再舉鯨鯢滅其重幸武功云垂衣天
下治端拱車書同白水巡前迹丹陵幸舊宮列筵
歡故老高宴聚新豐駐蹕撫田畯迴輿訪牧童其
執契靜三邊云無爲宇宙清有美璇璣正皎珮星
連景飄衣雲結慶戢戈榮七德昇文輝九功煙波
澄舊碧烽火息前紅霜野韜蓮劍關城罷月弓共
帝京篇云人道惡高危虛心戒盈蕩奉天竭誠敬
臨民思惠養納善察忠諫明科慎刑賞六五誠難
繼四三非易仰廣待淳化敷方嗣云亭響皆雄偉
不羣規模宏遠眞可謂帝王之作非儒生騷人之
所能及帝京一篇尤見不自滿足其成貞觀之治
有以哉
國初詩僧稱宗泐來復同時有德祥者亦工於詩其
送僧東遊云與雲秋別寺同月夜行船詠蟬云毛
貂名並出黃雀患相連泐復不能道也又卜築云
草生橋斷處花落燕來初亦佳句
古人詩有唱和者蓋彼唱而我和之初不拘體製兼
襲其韻也後乃有用人韻以答之者觀老杜嚴武
詩可見然亦不一一次其韻也至元白皮陸諸公

始尚次韻爭奇鬭險多至數百言往來至數十首而其流弊至於今極矣非沛然有餘之才鮮不為其窘束所謂性情者果可得而見邪

柯博士九思在奎章日得出入內廷後失寵退居吳下虞文靖公作風入松詞贈之中亦微露此意予閱柯嘗畫黃鸝白頭題詩二絕白頭云春濃不放小禽棲白髮銜冠向曉啼簾幕半開人未起樓臺風暖日猶低黃鸝云春風嬌軟綠陰肥上苑鶯花紫翠圍郤向後宮深院裏一枝閑自理金衣近嘉興周文伯器嘗題二圖為予誦之詩云奎章閣下老詞臣吟遍鶯花上苑春回首金衣閑自理綠陰多處少風塵重重簾幙護輕寒聽徹春禽午夜闌無限江南歸興裏不將華髮漫銜冠蓋用其語而反其意也

吳僧明月舟善為詩與予交嘗得其臨終一首警句曰草煙蝴蝶夢花月杜鵑吟予愛誦之

劉靜修書事詩云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周公謹雜識載北客詩云憶昔陳橋兵變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二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二詩皆為宋太祖作若出一機軸而辭意嚴正道人所不能道眞可謂詩之斧鉞矣

解學士縉自幼能言即穎敏絕人郡守令至其家戲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歎嘗聞學士六歲時其族祖戲之曰小兒何所愛即應聲作詩四絕其一云小兒何所愛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其二云人道日在天我道日在心不省

雞鳴時冷然鐘磬音其三云聖人有六經天地有日月日月萬古明六經終不滅其四云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他日學士嘗書其後云予未能言時頗知人教指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菡萏者當五六歲來遂盛有作然未甚能書往往忘不復記此詩頗傳誦不欲棄置因識之

魏仲先詩十卷名鉅鹿東觀集予嘗閱之今記其數聯閑居書事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孫和王衢見寄云身猶為外物詩亦是虛名詠懷云拜少腰寧貧眠多眼不辜春日云妻喜栽花活兒誇鬬草贏村居述懷云鶴病生閑惱僧來廢靜眠又有詠盆池萍云莫嫌生處波瀾小免得漂然逐衆流眞隱者之言也

顧玉山仲瑛嘗自題小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人咸賞其達予謂仲瑛此詩不無所襲傳大士詩云道冠儒履釋袈裟三教原來總一家東坡獄中寄弟子由云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後陸放翁云青山是處可埋骨蓋亦用坡語矣

江湖間呼舟子為家長或疑其卑賤不宜稱之若是近閱老杜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古今詩話謂蜀中以篙手為三長老老杜之語蓋本於此又戴氏鼠璞謂海濱之人呼篙師為長年則家長之稱有自來矣

陰常侍何水部以詩並稱時謂之陰何宋黃伯思長睿跋何詩盡錄其佳句予觀陰詩佳句尤多如泛青草湖云行舟逗遠樹度鳥息危檣晚泊五洲云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廣陵岸送北使云海上春雲雜天際晚帆孤巴陵空寺云香盡奩猶馥幡陳畫漸微雪裏梅花云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消晚出新亭云遠戍惟聞鼓寒山但見松皆風格流麗不減於何惜未有拈出之者

袁景文初以貧嘗館授一富家景文性疎放師道頗不立未幾辭歸其家別延陳文東璧文東懲景文故待弟子甚嚴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大書其案云去年先生靡恃己今年先生罔談彼若無幾箇始制文如何教得猶子比文東善書故云然亦可謂善謔也已

韓文公詩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東坡謂公身坐磨蝎宮而已命亦居是宮蓋磨蝎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所纏也星家言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名雖重於當世而遭逢排謗幾不自容蓋誠有相類者吾鄉高太史季迪為一代詩宗命亦舍磨蝎又與坡翁同生丙子洪武初以作文竟坐腰斬受禍之慘又二公之所無者吁亦異矣

張士誠據有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楊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為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說即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強留也

三高祠在吳江長橋南中祀越上將軍范蠡晉大司馬東曹掾張翰唐贈右補闕陸龜蒙國朝著于祀

典齊東野語載宋人詩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近讀僧善住三高祠詩范蠡云越國謀臣吳國讎如何廟食此江頭扁舟載得蛾眉後却作三江汗漫遊其見亦同昆陵謝應芳嘗上書行省欲去蠡像會世變弗果洪武間吳江人陶振子昌亦著論辯之

元錢思復惟善嘗赴江浙省鄉試時出浙江潮賦三千人中皆不知錢唐江爲曲江思復獨用之蓋出枚乘七發考官得其卷大喜寘於前列思復歸乃構曲江草堂暮年自稱曰曲江老人

揚子雲曰言心聲也字心畫也蓋謂觀言與書可以知人之邪正也然世之偏人曲士其言其字未必皆偏曲則言與書又似不足以觀人者元遺山詩云心畫心聲總失眞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有識者之論固如此

吳興唐廣惟勤爲人雅有風致尤善詞翰嘗手錄周公謹癸辛雜識見其中載方萬里穢行之事意頗弗平是夜夢方來曰吾舊與周生有隙故謗我至此君能文者幸爲我暴之明日忽有人送方瀛奎律髓來者惟勤笑曰得非方先生惠我耶惟勤鄉人有張子靜者工於詩少嘗學東坡出語酷似之嘗夜夢坡公授以詩法明日人有以坡詩一部寄子靜子靜因自號夢坡居士

宋王烈婦清峰嶺事昭灼在人耳目士大夫過而題詩者甚衆楊廉夫詩云介馬馱馱百里程青峰一夜血詩成祗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

廉夫得夢悔之乃更作詩有寧從湘瑟聲中死不向胡笳拍裏生之句則與前詩逈不侔矣又聞昔有人作詩以非烈婦者詩曰啗指題詩似可哀斑斑剩剩上靑苔當時若有詩中意肎逐將軍馬上來語意與廉夫初見正同後其人竟以無嗣子謂詩貴忠厚王婦之事烈烈如此可謂難矣而二詩皆有貶辭所謂于無過中求有過豈忠厚之道哉

長洲劉先生溥八歲時賦溝水詩云門前一溝水日夜向東流借問歸何處滄溟是住頭後先生仕雖不甚顯然卒以詩名家君少學詩先生先生嘗語之云

元盛時揚州有趙氏者富而好客其家有明月樓人作春題多未當其意者一日趙子昂過揚主人知之迎致樓上盛筵相款所用皆銀器酒半出紙筆求作春題子昂援筆書云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主人得之喜甚盡徹酒器以贈子昂貫雲石亦有詞詠樓調寄水龍吟云晚來碧海風沈滿樓明月留人住璚花香外玉笙初響脩眉如妒十二闌干等閑隔斷人間風雨望畫橋檐影紫芝塵暖又喚起登臨趣回首西山南浦問雲物爲誰掀舞關河如此不須騎鶴儘堪來去月落潮平小衾夢轉已非吾土且從容對酒龍香涴繭寫平山賦

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迴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澤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望

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征衣二詩皆奇而偶似次韻尤可喜也

方正學先生集傳之天下人人知愛誦之但其中多雜以他人之詩如勉學二十四首乃陳子平作漁樵一首乃楊孟載作又有牧牛圖一絕亦元人詩

蘇文忠公文章之富古今莫有過者予頃見公詩眞蹟于友人家皆集中所不載詩凡五首前題云村醪二尊獻張平陽其一萬戶春濃酒似油想須百甕列牀頭主人日飲三千客應笑窮官送督郵其二詩裏將軍已築壇後來裨將欲登難已驚老健蘇梅在更作風流王謝看其三（缺一字）出定知書滿腹瘦生應爲語雕肝（缺二字）灑落江山外留與人間激懦官其四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攙肩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留與後人看其五詩如琢雪清牙頰身覲飛龍吐膽肝少負淸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缺一字）官

蜀人有徐生者以詩自矜嘗一日至吳謂無詩人吳有張淮豫源者素工詩聞其言心甚不平擕四三友人袖所作詩往謁之坐定豫源出詩案上徐生讀之色動求和其蘇臺覽古之作豫源頃刻便就有云千年東建吳王國萬里西通蜀客船意似刺之徐生不覺屈服以明日遯去豫源家貧嗜酒嘗燕一富人家有稱僧明本梅花詩者豫源不爲意時庭下牡丹盛開彼謂豫源曰子能賦此乎豫源曰是不難用梅韻詠之至五十首語主人曰詩腸枯矣索燒酒痛飲竟足成百首一座皆吐舌以爲神

近時北詞以西廂記為首俗傳作於關漢卿或以為漢卿不竟其詞王實甫足之予閱點鬼簿乃王實甫作非漢卿也實甫元大都人所編傳奇有芙蓉亭雙蕖怨等與西廂記凡十種然惟西廂盛行於時

謝惠連詩云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張正見詩云含香老顏駟執戟異揚雄惆悵崔亭伯幽憂馮敬通王嬙沒故塞班女棄深宮謝詩三韻句法皆相似張詩六句皆見古人若今人則必厭其重複古人之詩正不若是拘也

鄉先生陳太史嗣初嘗云作詩必情與景會景與情合始可與言詩矣如芳草伴人還易老落花隨水亦東流此情與景合也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此景與情合也

倪元鎮本無錫大家元季知天下將亂盡散其家貲往來江湖多寓琳宮梵刹嘗有懷歸詩云久客懷歸思惘然松間茅屋女蘿牽三杯桃李春風酒一榻菰蒲夜雨船鴻迹偶曾留雪渚鶴情原只在芝田他鄉未若還家樂綠樹年年叫杜鵑洪武甲寅元鎮年六十八秋七月始還鄉里時已無家寓其姻鄒惟高所是歲中秋鄒氏開宴賞月元鎮以脾泄戒飲悽然弗樂乃賦詩曰經旬臥病掩山扉巖穴潛神似伏龜身世浮雲度流水生涯煮荳爨枯萁紅蠶捲碧應無分白髮悲秋不自支莫負尊前今夜月長吟桂影一伸眉不久竟以脾疾卒於鄒氏

六經如詩書春秋禮記所載無非實事自騷賦之作與託為漁父卜者及無是公烏有先生之類而文詞始多漫語其源出於莊子莊子一書大抵皆寓言也

先工部府君諱卬字維明九歲即能為詩年十二隨先祖月樓翁之杭時值中秋先祖與諸文士觀潮先君侍側諸文士分韻賦詩先君亦以能詩得擧字詩云海門擁雪銀山傾怒濤洶洶爭奔騰疾聲頃刻如雷霆衝擊三島鰲難擎只疑蒼龍逆鬬黃金繩六丁不敢施威靈陽侯宮中神鬼驚鼓盪元氣時降升更與明月同虧盈天地至信無還更凭闌望望詩已成百川萬壑如掌平先君呈詩諸公皆大驚酒闌呼為奇童今親稾具存上有歲月可考當為都氏之家寶也

唐太宗詩雖極壯偉而精巧之語亦時有之如云笑樹花分色啼枝鳥合聲如云日岫高低影雲空點綴陰如云出紅扶嶺日入翠貯巖煙如云林黃疎葉下野白曙霜明如云舞接花梁燕歌迎鳥路塵如云珮移星正動扇掩月初圓後之詩人雖極力模擬吾知其不能到也

元僧圓至工於古文而詩尤清婉其寒食云月暗花明掩竹房輕寒脈脈透衣裳清明院落無燈火獨繞迴廊禮夜香曉過西湖云水光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絃管動半湖煙霧是遊塵送人云送子江頭水亦悲更能隨我定何時垂楊但為秋來瘦不為秋來有別離他如再往湖南云春路晴猶滑山亭晚更涼竹枯湘淚盡花發楚

魂香除居士見訪云並坐夜深皆不語一燈分映兩朋身其造語之妙當不減于惠勤參寥輩也

唐胡江東詠史其箕山云蓋祖太史公以箕山為許由隱處之地也許由之名見于莊子與卞隨務光等率皆寓言自太史公以為實有其人而後世因之許由者許其自由未嘗有是人也

沈先生啟南以詩豪名海內而其詠物尤妙予少嘗學詩先生記其數聯如詠錢云有堪使鬼原非謬無任呼兄亦不來門神云檢稱功名惟故紙傍誰門戶有長情詠簾云外面令人倍惆悵裏邊容眼自分明混堂云未能潔已嗟先亂亦復隨波惜衆同楊花云借風為力終無賴與水何緣却託生先生又嘗作落花詩其警聯云無方漂泊關遊子如此衰殘類老夫送雨送春長壽寺飛來飛去洛陽城美人天遠無家別逐客春深盡族行悽惘夜生聽雨枕浮沈朝入送春杯萬物死生寧離上一場恩怨本同風皆清新雄健不拘拘題目而亦不離乎題口茲其所以為妙也

東坡嘗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予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云望雲慚高鳥臨水媿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如云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如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如云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如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分陰念此

使人懼覩是數詩則淵明蓋眞有得於道者非常
人能蹈其軌轍也

張修撰亨父工於詩嘗歲晚與翰林諸公聯句有云
生事殘年話風流後輩誇竟以是月卒亦詩讖也

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
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輒不
睡許郢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柳子厚集
有罵尸蟲文元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以爲
有是物矣嘗記避暑錄話載道士程紫霄曰三彭
烏有吾師托此以懼爲惡者爾遂作詩云不守庚
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
爾三彭說是非此足以破其徒之惑且道家而肎
爲是言尤可貴也

老杜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蕭千巖云詩不
讀書不可爲然以書爲詩則不可范景文云讀書
而至萬卷則抑揚高下何施不可非謂以萬卷之
書爲詩也景文之語猶千巖之意也嘗記昔人云
萬卷書人誰不讀下筆未必能有神嚴滄浪云詩
有別材非關書也斯言爲得之矣

孫仲衍典籍南海人詩格高粹其朝雲三律皆集古
句而成若出自一手而不見其牽合本朝集句雖
多其人視之仲衍蓋不止於退三舍也其一妾本
錢唐江上仙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冢
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
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祇是當時已惘然其二家
住錢唐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
色半壁殘燈照病容鹽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墜

蕋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三
三生石上舊精魂願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
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春
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朝雲
東坡妾名

元杭州吾子行先生博學好古精篆籀之學晚年爲
妾家所累有司逮之子行素高抗不能忍辱即作
詩投其所知仇遠潛赴水死詩云劉伶一鍤事徒
然蝴蝶飛來別有天欲語太元何處問西泠西畔
斷橋邊後倡宗渤作詩弔之云吹簫人去竹房空
海內猶傳學術工最是西泠橋畔路淡煙疎柳夕
陽中子行別號竹房善吹洞簫故渤詩首句及之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質
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爲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
三十四韻其畧云縣遠官事少山深民俗淳有財
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
爲陳村人死爲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
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親疎居有族少長遊有
羣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
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既安生與死不苦
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元孫予每誦之則塵
襟爲之一灑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嫁
娶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
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
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李羣玉作黃陵廟詩昔人謂其名檢掃地周伯弜乃
選入唐三體詩果何見耶

元末吾鄉有虞堪勝伯者善作詩嘗題趙子昂苕溪
圖云吳興公子玉堂仙寫出苕溪似輞川回首青
山紅樹下那無十畝種瓜田爲人膾炙近沈先生
啟南題子昂畫馬一絕寄予評之詩云隅目晶熒
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
胡兒買去騎先生又爲予誦周方伯良右題子昂
竹枝云中原日暮龍旂遠南國春深水殿寒留得
一枝煙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三詩皆寓刺譏而
勝伯之詞尤微婉云

王建寒食看花詩云顛狂遶樹猿離鎖跳躑緣欄馬
斷羈此建之自況吾於是知功名之累人不如幽
閒之肆志也

楊孟載詩律精切其追次李義山無題五首詞意俱
到眞義山之勍敵也

老杜詩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二公其先天下之憂而憂者與 以上三則從文本補錄

南濠舊話新傳得吳下風流楚地聞我是閒官忙
裏過湖山回首劇思君　無錫邵寶

都少卿詩話前明刻本有二其一黃桓刻於和州
凡七十二則其一文衡山刻於吳郡僅四十二則
兩本詮次不同互有增損予因正其謬誤合而刊
之庶爲完善矣黃本傳自厲氏樊榭山房文本則
從書局借范氏天一閣舊藏也
乾隆癸巳七夕得閒居士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南濠居士詩話一卷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錄已著錄此編刻意論詩而見地頗淺如許彥周詩話解錦瑟詩以適怨清和配中四句附會無理而據爲異聞楊載詩之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格律殊卑柳色嫩於鵝破殼蘚痕斑似鹿辭胎尤屬鄙俚而指爲佳句至載入元賢文去年先生靡恃已今年先生罔談彼之譌更傷蕪雜矣其書世有二本一爲黃桓所刻凡七十二則一爲文璧所刻凡四十二則較黃本少三十則而其中三則爲黃本所無近鮑廷博始以兩本參校合爲七十五則卽此本也

談藝錄

徐禎卿撰

談藝錄序

談藝錄亡友徐昌穀所著書三復其言未嘗不歎其才也嗟夫詩之爲道遠矣自三百篇以還上下數千載名能斯道者可指而數豈其體裁情理之致有難會識其衷者耶陸士衡云非知之難唯行之難善乎吾昌穀曰旣云行之難安得云知之非難乎古之人敘述斯道有陸士衡文賦劉勰文心雕龍敘作者之等有鍾嶸詩品嚴滄浪吟卷均謂精審博識深詣閫奧矣若昌穀兹編超融羣義發所獨得約而言之窮括其理又豈非知行兼能與古作配者歟初昌穀弱冠時會予於吳下見其所作文誠感慕賦遂爲莫逆交殆今十五年而昌穀名滿海內爲詞林來者之望不幸今夭餘姚王伯安與予書云昌穀臨終不戚驗其有養濟南邊廷實過汴予告其事相向大泣因出是編妥予刻之昌穀之不朽者不在於是是亦可以知其槩也

正德壬申五月開封知府姑蘇顧璘序

談藝錄

吳郡徐禎卿昌穀撰
明嘉禾周履靖校正
金陵荊山書林梓行

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略而言卿雲江水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迹興廢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所以宣玄鬱之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於宮徵被之於簧絃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蓋以之可以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庶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温純厚雅孝武樂府壯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擅剞劂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謂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婦嘆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謠發乎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而歌詩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采七情雜遝並自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塤篪所以相成其音調也魏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羨風人而特立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闇化矣嗚呼世代推移理有必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俟君子取焉

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譬如錢體爲圓鉤形爲曲著則尚直形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雜出要其格度不過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爾至於衆工小技擅巧分門亦自力限有涯不可强也姑陳其目第而爲言郊廟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以雝公燕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矣深瑕重累可得而言槩功盛德易夸而乏雅華疎彩會易淪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靈節韶光易彩而成靡蓋觀於大者神越而心游中無直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款款贈言盡平生之篤好執手送遠慰此戀戀之情勗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挽死痛旨深長雜懷因感以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旅遐逢苦辛各異遨遊晤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詞或罅缺而未博氣或柔獷而未調格或莠亂而未叶咸爲病焉故知驊縱靡常城門一軌揮斤汚鼻能者得之若乃訪之於遠不下帶衽索之以近則在千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旣動于中必形於聲故喜則爲笑啞憂則爲吁歔怒則爲叱咤然引而成音氣寔爲佐引音成詞文寔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眑渺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

偏詞難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此詩之流也繇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敘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栝或始迅以中留或旣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因言求意其亦庶乎有得歟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旣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查穢爾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返本必資去末是故曰然然非通論也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若乃文質雜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荊軻變徵壯士瞋目延年婉歌漢武慕歎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所以同憂相瘁同樂相傾者也故詩者風也風之所至草必偃焉聖人定經列國爲風固有以也若乃歔欷無涕行路必不爲之興哀愬難不膚聞者必不爲之變色故夫憩直之詞譬之無音之絃爾何所取聞於人哉至於陳釆以眩目裁虛以蕩心抑又末矣

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雜而無方行體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導其微引以抽其臆詩以言情故名因昭象合是而觀則情之體備矣夫情旣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盼各因其狀隨規就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圜環之大略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能也

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累貫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淸圓詞之藻也高才閒擬濡筆求工發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戶者也至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煑豆之詩成於草卒命辭慷慨並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權例也傳曰疾行無善迹藝家之恒論也

昔桓譚學賦於揚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麤精譬之絺綌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繢滿目並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惑宜益滋焉夫未覩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雋故匪師涓難爲語也

夫辭人輕偸詩人忠厚下訪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鸛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年劉妻取譬於唶井纎綣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衾枕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經術作者蹈古轍之嘉粹刊佻靡之非經豈直精詩亦可以養德也

鹿鳴頌升之宴好黍離有摧之哀傷琨崑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慨柏舟終風之憤懣杕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雞鳴之戒揚大東何草不黃之困疵巷伯鶉奔之惡惡綢繆車舝之歡慶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孌氣詞哲匠縱橫畢由斯閾也

詩之辭氣雖由政教然支分條布略有徑庭良由人士品殊藝隨遷易故宗工鉅匠辭淳氣平豪賢碩俠辭雄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老辭玄氣沈賢良文學辭雅氣俊輔臣弼士辭尊氣嚴閹僮壹女辭弱氣柔媚夫倖士辭靡氣蕩荒才妖麗辭淫氣傷

七言沿起咸曰栢梁然甯戚叩牛已肇南山之
篇矣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藴氣
琱辭與五言略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栢
梁弘甚質四愁墜其雋燕歌開其靡他或雜
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係妍醜之間可以類
推矣

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具風雅繁
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
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
固自有工醜然而並驅者託之軌度也

夫哲匠鴻才固由內顓中人承學必自迹求大
抵詩之妙軌情若重淵奥不可測辭如繁露
貫而不雜氣如良駟馳而不軼由是而求可
以冥會矣

樂府往往叙事故與詩殊蓋叙事辭緩則冗不
精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
郭門視孤兒行大緩弱不逮矣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絕殊如
塘上行云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
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
浮萍篇則曰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
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佳不如塘
上行

古詩句格自質然太入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
日鼓瑟鏡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
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
可爲七言宗也

氣本尚壯亦忌鋭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猶暇ヒ也思王野田
黃雀行譬如錐出囊中大索露矣

樂府中有妃呼狶伊何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
樂中之音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餔
糜共餔糜之類也

生年不滿百四語西門行亦援之古人不諱重
襲若相援爾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鑠古詩然
首尾語精美可二也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遒深勁絕不若漢鐃歌樂
府詞

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
賦氣韻絕峻下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曹
當內手爾

韋仲班傳輩四言詩窘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
建來日大難工堪爲則矣白狼槃木詩三章
亦佳緣不受雅頌困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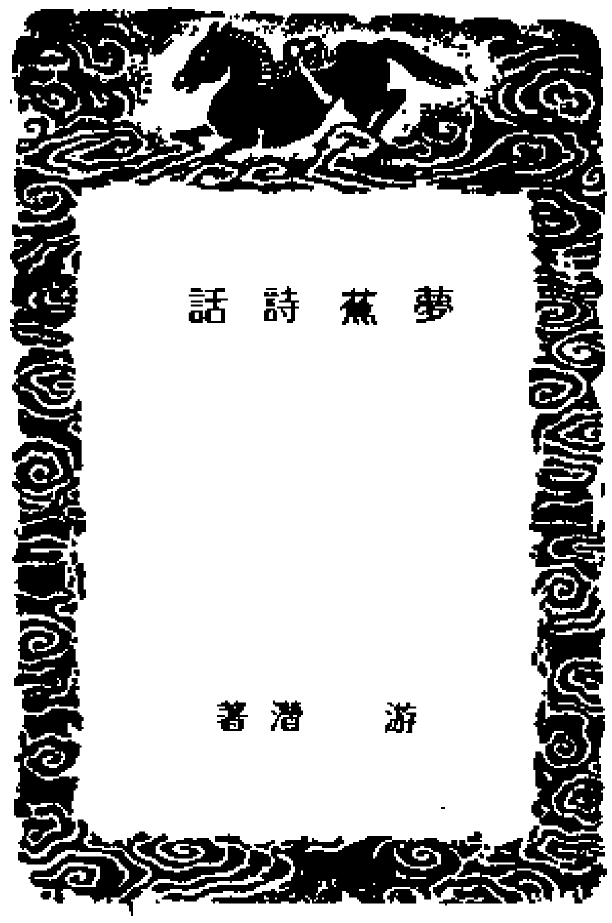
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運終鮮粹才孔
融懿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銘箴語爾
應瑒巧思逶迤失之靡靡休璉百一微能自
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客慷慨有懷西京之餘
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鏘非風人度也阮生
優緩有餘劉楨錐角重陗割曳綴懸並可稱
已曹丕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
整栗亦有憾焉若夫重熙鴻化烝育叢材金
玉其相綽哉有斐求之斯病殆寡已夫

古詩降魏辭人所遺雖肅統簡輯過冗而不精
劉勰緒論亦略而未備況夫人懷敝帚自過
千金法言懿則遂見委廢至於篇句零落雖
深猶僅有存者可足徵也故著此篇以標準
的龐方大義誠不越茲後之君子庶可以考
已

客論曰傳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蓋傷之也降
自桓靈廢而禮樂崩晉宋王而新聲作古風
沉滯蓋已甚焉述者上緣聖則下摘儒玄廣
教化之源崇文雅之致削浮華之風敦古樸
之習誠可尚已恐學士狎耳目之翫識瑣尾
之文故序而系之俾知所究

黃省曾曰余讀徐君談藝錄至論建安七子與
陳思謂皆非粹才未嘗不怪其談之過也於
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後世及七子陳思者
亦鮮矣及論情文辭氣又何其分明區別也

談藝錄終



夢蕉詩話

明　豐城游　潛用之著

孟東野泛黃河詩云誰開崑崙源流出混沌河大抵唐宋以前談河源者率據張騫之說以爲發于崑崙云爾嘗考元書至元十七年世祖欲以西北諸部落悉規置城府以達京師命臣都實特究河源所出是歲庚辰四月自河州甯河驛起程由殺馬關凡四閱月歷涉六七千里抵焉按其圖說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前復七八十里渟瀦不勝人跡據高遠矚燦若列星名火墩腦兒譯言星宿海是爲河之源矣彙流奔湊匯爲二巨澤名阿剌腦兒乃東流爲赤賓河下與赤里出水合又忽蘭與也里水合而河之流浸大始謂之黃河猶清淺可涉也由是而次脫可尼岐裂九股名也孫斡納譯言九渡水者尋復合一飛流駛濁混混千里南北兩山峽束河道其中廣不及里而深叵測之既去九股水約二千餘里爲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譯言騰乞思塔者爲崑崙山也河行山南歷數百里至闊則闊提又數百里爲哈剌別里赤兒乃復西南與納鄰哈剌水合又南與乞兒馬出水合北流轉西迴抱崑崙徑北少東而尋復北爲次貴德州地名赤里次積石州次安鄉關次打羅坑再合洮水次蘭州過北卜渡次鳴沙州過應吉里正東行爲甯夏府復東南行爲東勝州其所隸然大同地方也夫自發源東北流至崑崙約三千七百餘里過崑崙而東南又約五千四百餘里乃入中國道雍豫徐以底于海世言河流九折今考之一爲乞兒馬出一爲必赤里其又七則爲禹貢職方之所道也其源流大略如此漢之張騫雖曰銜使絕域所可到者大宛月支諸國而已逾此要非漢命可達傳聞臆說作誑萬世至謂其流上與天河相通并有織女機石持歸之說何其誕漫不經之甚耶他如舊史所稱河有二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今直以洮水乃自南來其說不辨而破山經有曰敦薨之水注于泑澤出崑崙東北水經又以河水出于崑崙經十餘國乃達泑澤而西域志與釋氏諸書言殊稱異終亦莫可憑究豈其紀載之家皆非得於履歷之實元時都實者本以女眞蒲察氏爲中國經理其于源流諸路固其巢穴故地歷之如履房闥宜其知之無不詳而探之無不盡也

李義山詩云雲母屛風燭影深銀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此作後二句因事出意誠爲絕唱惕道學極愛賞之然惟窮理君子於所謂嫦娥者亦不當不辨按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鳳車占星故世之人因以羲和稱日常儀稱月儀字音娥也按周官志注云儀義二字古皆音娥

毛詩菁莪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句柏舟章以實維我儀叶在彼中河句若太元又以各遵其儀與不偏不頗句叶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字反覆參論則知常儀之儀字本音作娥後世因音之同又以月爲太陰女象也沿此于二字各加以女傍遂呼爲嫦娥其說始于劉安怪誕之書成于許愼附會之詮至張衡作靈憲論轉相引證隋唐以後騷人墨客類多借事托意而羿妻竊月之說竟莫解矣於乎何其謬也哉

蔡持正謫居安州郡景詩云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捃摭者曰不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朱彧父師廣南遊藩謝詩云孤臣正泣龍髯草遊子空簪鳳尾花契勘者云是時哲宗皇帝大祥矣豈孤臣正泣時耶皆以怨望蒙罪善滑稽者因謂讒口可畏如此使人笑不得哭不得也予亦因有慨焉予性最不肖每自稱稱於人皆曰不肖無何傳者誤以予爲不笑又傳而誤之則謂予嘆于笑而善哭也郡使者購予罪乃緣哭而轉以爲酷嗚呼笑耶哭耶孰若予以不肖而兩得之哉

燕昭王築臺置黃金於上以延天下賢士士多歸之後世侈傳其事名其處曰金臺今易州地也予嘗以詩弔之云黃金誰築此高臺臺上黃金漫作堆盡道黃金招得士不應士只爲金來當時之士苟有伊尹孔明之徒未必不待三聘三顧之勤可使至也戰國之士于此可見

元叔世張士誠據有浙東千里富饒之區務以豐禮厚祿招養遊士而士不偶于時者亦多歸焉吳元年國

兵收姑蘇士誠亡王叔閏作詩哀之有云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今無豫讓鬪瞿元範詩云虎鬪龍爭既不能雞鳴狗盜亦何曾陳平韓信多歸漢只欠彭城老范增蓋傷其所養之士莫之足為用者嗚呼士之負人所養固如是哉抑豈天啓聖明而一時英雄豪傑自識所向其視士誠之養蓋不啻已芻一楊廉夫顧能致之曾不旬日而去誠之所養者及其所以為養之道皆可知矣故王元載嘗有吟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愁清談虛文何足以濟事無罪乎士誠之不能競也

南雷伯毛公舜臣與予為文字交在南京留守時嘗被命灑掃舊內見別院牆壁多舊時宮人題詠年久剝落不可盡識其一署云媚蘭仙子書末二句猶存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斜廊字畫婉麗衞意淒怨雖不免襲取舊句而風神月思亦足想見使其得花蕊諸人相遇未必不為訪驅

王荊公好矜持與人頗不傾下衢有舊交王介字平甫者善譏謔嘗因荊公屢召不起熙甯以翰林學士召之乃赴作詩諷之云草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公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實為介而發也未幾介自省判出守湖州公亦以詩送之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以介素有風性云耳介遂賦和十首盛氣而誦于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還合作閻羅公笑曰閻羅見缺速請赴任大抵介之言不為無傷峭直而公之笑雖若權然竊其心不能無銜之矣不然後來秉鈞當國一時門生故吏引拔無遺何介之不及升諸公歟

王昭君人皆知惜之世之文人才子不偶於時者類以寓言予嘗因慶雲李東白持昭君圖三幅徵獨題之乃用昭君未盡意各識一絕云昭君寄謝漢宮家薄命紅顏祇自嗟但使此身堪報國不妨萬里嫁胡沙昭君猶住漢宮時獨抱閒愁主未知不是畫工教成誤後人何自惜蛾眉淒淒哀怨寫琵琶青冢寒烟草自花翻愧椒房專寵幸西風無樹起宮斜使冢下有知當亦躍然慶幸非直區區自況而已

都元敬詩話記嚴滄浪謂論詩如論禪蓋必妙悟乃有得也因載趙章泉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識取初年與暮年巧匠曷能雕朽木燎原寧復死灰然學詩渾似學參禪要保心傳與耳傳秋菊春蘭寧易地清風明月本同天學詩渾似學參禪束縛寧論句與聯四海九州何歷歷千秋萬歲永傳傳吳思道和之云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計年直待自家都肯得等閒拈出便超然學詩渾似學參禪頭上安頭不足傳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氣本冲天學詩渾似學參禪自古圓成有幾聯春草池塘一句子驚天動地至今傳龔聖仁和云學詩渾似學參禪悟了方知歲是年點鐵成金猶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學詩渾似學參禪語可安排意莫傳會意即超聲律界不須鍊石補青天學詩渾似學參禪幾許搜腸覓句聯欲識少陵奇絕處初無言意與人傳元敬亦自和云學詩渾似學參禪不悟真乘枉百年切莫嘔心并嘔肺須知妙語出天然學詩渾似學參禪筆下隨人世豈傳好句眼前吟不盡癡人猶自管窺天學詩渾似學參禪語要驚人不在聯但寫真情與實境任他埋沒與流傳趙吳龔皆宋人元敬今之吳下人也予因讀亦強和之云學詩渾似學參禪詩意如禪是悟年畫把機鋒觀隱語不關正法亦徒然學詩渾似學參禪妙處難于口舌傳消盡人間煙火氣鳶魚潑潑眼中天學詩渾似學參禪流水行雲次第聯象外精神言外意曹溪諸派一燈傳予於詩說亦因學焉而未有得者姑錄之與天下言詩者論

郡水之望湖亭石刻東坡一絕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捲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前輩稱其寫出天地變化莫測之妙然此亦坡老時自忠州召還寓公道復明意思正統間臨川吳聘君與弼嘗過其所或勸之留題聘君曰坡詩妙絕矣何乃更取形穢之誚他若國初胡虛白嘗和之云鷗外江波雁外山望湖亭下繫歸船夜深坐起占風信人在珠宮月在天句似健而意終不渾成也

李白在元宗時賀知章薦之得與韓紘閻伯與孟匡陳兼蔣琪共六人備翰林供奉然竟以內沮不及授官而去未幾永王亂白坐其黨不有子儀之請崔渙之庇則於夜郎之流猶有未可擬者禍既免行益放傲不復棲廬山去依李陽冰終焉蒙讒履禍視天下蹁躚若無所容其生之不偶也方孝孺過其墓作歌弔之末云我言李白古無雙至今采石生輝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聲不揚黃金白璧不足貴但論男兒有筆如長杠孝孺豈過為激論乎哉顧李白能

西一布衣耳千百載下人猶仰之回憶開元天寶閒官高金多可以震懾人者曾不若飄風好鳥之過耳目矣劉靜修曰富貴貧賤自百年視之俱成一空獨文章可以垂世信然

人於夢中往往有所吟咏覺且能憶之又或於事物之來多有奇驗蓋精神所會天籟自鳴荀子所謂神明將告之者耳正德己卯季春之望之夕予客都下夢登絕高處有道士持巨刻半幅示予曰牛斗之精風雷之友丁甲盤旋蛇脊虎吼山上兩口山下三口千載相逢爲君健肘既寤誦之甚詳日午適慶雲李東白招予偕往城南萬福寺候潞州王都閫君錫話閒因道夢中之句君錫愕然曰有是哉事之異也予與東白並起詰之乃曰是爲寶劍之祥也某有一劍嘗佩以出入自大父得於陰山傳留八千餘年世無知者今乃著夢于游君殆有遇矣取匣出視晶耀恍惚秉筆題誌歷歷一面如所夢前四句一面題曰唐貞觀閒遂攝提歲秋重陽日一山五口道人造座客相顧駭異君錫向予曰先生其不凡乎遂以授予好事者聞相傳誦至季夏望之夕予復夢黎有黑虎不覺逸去厥明覺爲有力者賺予劍而奪之今不知其所矣噫嘻過于豐城失于延平神物之在人世固不可以久也特其得之失之予皆以一夢其于蕉鹿之說何如哉

王建作宮詞百餘首其宗人宦者王守澄以私憾欲舉劾之建因遺之以詩云不是當家頻說與九重爭遣外人知守澄悸而寢焉東坡以詠檜詩繫御史獄鞫之者曰天子飛龍在天爾顧謂之蟄龍非譏訕而何坡曰王安石有詩云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在此中蟠我之謂蟄正此龍也鞫者笑而語塞蓋安石猶當國也予因謂君子之所以不貴於言者惡其誕且佞耳若夫排難解紛發揚理論非言其何以哉亦況小人構陷於我當事變倉卒之際苟無言以折之則孰得齊其氣而沮其心耶王蘇二公可謂能抗小人之吭矣

元余闕字廷心死安慶與李黼死江州同一慘烈讀其史傳百世猶耿耿也廷心平時作七哀詩末云寄言東京友勉樹千載名一身不足惜妻子非無情又擬古末云巖巖千丈松孤生太山隈摧殘若傾蓋脊裂終不移草木有至性明哲其鑑茲孤忠大節蓋其得中素定故於事變之臨處之無難焉者國初宋景濂先生別識云予既作廷心傳矣得其門人汪河爲道死難之日廷心有妾名湍掌生子甫晬棄水濱僞稱戶札某者曰此必余參政子也是佳種也因拾所鈔諸物懷之而去今已三歲或戲之曰爾父何在于以二指横拂喉下曰如此矣嗚呼足知廷心當日舉家仗節猶幸有此遺孤也獨惜夫景濂時去未遠力復可爲何乃不爲購之使大忠之有祀乎彭司徒韶題青陽文集後曰忠宣公死後君子悲之予謂景濂于此有不滿也

正德己卯正月下旬南甯伯毛公招予爲詩會錦衣千戶王君寔在座爲予言先數日鄰姓有請紫姑仙者將卜他事及降乃書云天下蒼生未足愁三邊虜騎亦何憂獨憐一片西江上不是當年舊日頭君寔問予廋語以爲甯王宸濠殆不免歟未幾濠果舉兵殺守臣將犯京闕其移檄省郡皆去正德年號只稱大明己卯鬼神之事雖不可曉其云不是舊日頭之說亦足徵矣

西涯李閣老以詩文雄海内具耳鼻眼孔者皆知敬之迨其晚年氣萎節剄與時浮沈頗多馮道之擬一日有書生投謁置緘牒于案不俟見而去乃一絕云蚤年名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西涯啓讀悵然尋上疏乞休予謂公之去似矣惜乎不早也璫賊之禍不揆于將然公奚其辭

新喻符宜臣予舉于鄉時同年友也力學苦吟尤癖于結字甯濠方蓄異志動以禮幣鉤致賢俊欲爲之用或以宜臣言者屬所親作詩諷以忌宜臣用韻答之曰奚翁非克虛厚味乃酖毒萬葉豈潤楊芭刺生亞褥怡曠易處心年籠豈煩促原獸走索羣山禽鳴待旭遐想鹿廬消長歌振林曲卒能自保以成其志其視素揮虛聲終不免于天下後世數且笑者可同日語哉

姚平仲去於靖康岳武穆死於紹興宋之苟彊遂莫復矣然苟平仲之謀得行渡可無南狩可無北而武穆後來百戰之勞亦可無事如之何其不可恨且痛哉方平仲既遁絕意世事去隱青城山得老子煉形術朝廷屢詔求之人竟莫有識者陸放翁題其隱處有云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將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虎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儻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嶽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欻然松杪

飛嗟乎古今豪傑欲有爲于天下而不偶者豈獨一平仲而已耶脫屣濁世翀遊清都平仲不易能矣若武穆則死猶不死殆鄧光薦稱文山爲刀兵解者之皆足爲不朽惟豪傑在所遇如何

南昌郡學之西隅名洗馬池相傳爲漢將灌嬰洗馬處有池存焉後世因作樓館以爲宦遊燕集之所成化間有隱名氏者大書一絕於壁云孺子亭空春草長忠臣祠倒燕麥梁千門萬戶總沈醉那得閒心話灌嬰蓋識當時爲政者不知急務大體而徒寄情于無益之論要非無識者能言

方孝孺過子陵釣臺長短句一章云正人須正己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烟水直于子陵心上說出來向使當時少爲富貴所餌未必其能終也特羊裘不免微有形迹

天下有力者不免相圖勢也元兇大憝天自假手以覆之亦理耳漢董卓謀亂王允與呂布方密圖之俄有人大書呂字於布荷而行于市歌曰布乎布乎鬼神之際天之不可昧者然也東坡詠史有詩云只言天下無健者誰識軍中有布乎顧我朝正德間錢甯以宦官廝役起而盜執天柄江彬由邊鄙巖材人而誕睨神器此皆有力足以震搖天下可謂健者矣然于甯則彬以覆之於彬則又有永以覆之是何異於卓若布哉予謂使此輩既健而能處之以弱則大名之虎殆黑文之白虎矣適宜養之以昭太平之瑞奚而縛亦奚云縛之不得不急也

詩人題詠多出一時之興遇難謂盡有根據如牛女七夕之說轉相沿襲遂以爲眞矣嘗論范蠡歸湖以西施自隨事傳籍無考杜牧之秋娘詩云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施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東坡戲書吳江三賢畫像云卻遺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後楊鐵崖亦有云越中美女嫁姑蘇敵國既破還陶朱又有作者故爲范蠡解云載去西施豈無意恐妨傾國更傾城蘇之言本杜不知杜之言復何所據竊意鴟夷子明哲有謀必不以此尤物自惑況既潔身以去何暇更爲多慮并自污以取不韙之譏哉

杜牧之詠赤壁詩云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蓋言孫氏于赤壁之戰若非乘風力縱火取捷則國破家亡將爲曹公奪二喬而置之于銅雀臺矣謂其君臣雖妻子不能保也許彥周詩話譏作詩者於其社稷存亡生靈塗炭乃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以爲措大不知好惡者非也劉孟熙霏雪錄又謂詩意乃言瑜盡力一戰止以得二喬爲功而忘遠大之業者亦非也僻哉二公之言詩也

宋詩不及于唐固也或者矮觀聲吠併謂不及于元是可笑歟方正學論之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天歷諸公制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祖字上便正學立論尺寸若劉後村觀謂宋詩豈惟無愧於唐蓋過之斯言不免固爲溢矣近又見胡纘宗氏作重刻杜詩後序乃直謂唐有詩宋元無詩無之一字是何視蘇黃公之小也知堤者將謂之何

古今詩人寄吟於瘦馬者多矣杜子美一章意度尤爲究盡作者多不免落其窠臼獨國初張光弼一絕云少盡其力老棄之此豈有意埋弊帷不如汗血斾前死以革就裹將軍屍慷慨激烈死得所亊而不悔眞志士語也惜於微見之時年已衰老太祖憂憫之曰可閒矣因自號可閒翁是豈徒負千金之骨而終不獲振迅一鳴者歟

孟郊賈島皆窮困至死或謂詩能窮人未信也殆詩必窮者而後工耳昔有作詩卻相者云貌拙慙君子細看鏡中我自覺神寒試從李杜編排起幾個吟人作大官大抵年鍛月鍊冥搜苦思要非富貴中快意者所多

方正學過買臣去妻之墓詩云青草池邊土一邱千年埋骨不埋羞丁甯囑付人閒婦自古糟糠合到頭夫者婦之所天死且不可移而況貧賤去之乎是不可以爲人矣顧惟朝市變遷而長陵之土猶或不免于盜名義苟非所乖誰其傳之自漢至今千數百年而此婦之冢乃猶可識焉豈其作戒後人造物固有深意是用存之以爲萬世不義告哉

嘗見方士所述體道通鑑載云宋張虛靖林靈素二道士同徽宗夜靜禮斗至一閣下見有碑題曰元祐黨籍之碑林因作詩以獻云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論定不知奸黨是何人帝明日以示蔡京京惶恐乞去仍免罪之嗚呼元祐之碑可痛也雖石工安民與二道士皆知惡之天理人心凜不可昧何徽宗竟不能使之遂去甘禍以自殆也愚哉

張翠屏題淵明歸隱圖云世無劉豫州隆中老諸葛所以陶彭澤歸興不可遏凌歊燕功臣旌旗蔽轇轕一臺花杖藜獨視天壤闊風吹黃金花南山在我闥蕭條蓬門秋稚子侯明發豈知英雄人有志不得豁高詠荊軻篇颯然動毛髮大抵君子讀書以學聖人之道初豈絕無用世之心哉然惟枉道辱己卑卑求合則弗屑焉是故淵明之決去也苟遇知己雖死可以許之況于食其祿乎翠屏末句引荊軻言之重有所慨也

神仙傳載郭四朝遊大陂扣舷歌曰遊空落飛飆虛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鳴朝陽揮翩扇天津掩藹慶雲翔徧造太微宇挹此金梨漿逍遙元垓表不存亦不亡語意深古有遺世獨立之意蓋魏晉時物外人語也然須神融意會乃得其趣而此心與造物同遊之妙亦自覺之不可與碌碌塵俗者言也餘三篇不及盡錄

臨川之楂林有宿儒會默氏者嘗學于吳聘君之門積歲為里閈教讀他日有富姓某者預書幣招之因意其子弟供億將無十倍於丕者矣楞然自得為之吟云明日釣鰲向東海片帆飛過洞庭湖觀其言意直如寸魚泛濫蹄涔而乍識四海之廣芒蝎死轉果核而幸見負涵之人其心目豁如也何其快哉殊不思其所以為教不過訓詁章句之末而其所教之地與人又不過粗有貧富之異已耳陋哉蛙之爍爍也

嶺南陳徵士獻章號白沙作詩脫落凡近其書法亦直於心得妙處隨筆點畫皆自成一家宏治間被召不就時予鄉李若虛任廣之憲使有以舊交謁者若虛轉致以見併求言贈之白沙少學于臨川吳聘君之門詢知其人所居與舊同學聘君之婿厚郭胡君圣者為里閈乃以幅紙寫一絕云居鄰厚郭一雞飛桂樹十今大幾個老憶舊時燈火伴青山何處望霏微蓋以憲使代請不得不言在其人又不欲輕言白沙可謂不失人亦不失言此誠可法桂樹乃昔遊豐城時見胡庭之所植也

洪武十年宋學士景濂乞骸骨歸華亭朱孟辨紀其事作詩送之其一曰天語丁寧出紫微特將文綺賜卿歸愛卿秉志如金石留取裁成百歲衣蓋顯行聖祖諭曰卿事朕十九年忠誠可貫金石故有是賜卿今六十有八可待三十二年後以作百歲衣也其二曰楮鏹親頒當酒錢賜金不獨二疏賢想應心醉君王德慚愧長安市上眠既受文綺之賜復出寶鈔數十錠與之曰卿東歸當酒錢也其三曰城上春雲咳更飛念卿此地跡將稀臣身願作隨陽雁一度秋來一度歸聖祖一日攜景濂步午門西城上顧謂曰卿來此跡將稀矣可能再見否濂曰老臣身未就木當一歲一來也四明史靖可復補作二首曰君王親為計歸程幾日攜家出鳳城江上春來有風浪扁舟好向裏河行曉辭龍袞出金門拜跪相扶有子孫傳勅更宣來侍食懸知一飯不忘君蓋入辭聖祖復諭之曰大江春來風浪多宜就裏河達家子燧孫慎俱列侍從相與扶掖賜食乃出其寵優可謂至矣後二年以慎坐法安置茂州尋卒嗚呼若景濂者當我聖祖龍飛之初以道德文章首被知遇國家大經大典所以垂世而立範者多其裁定事業之偉未容以他臣語

也議功議賢之條其謂之何君子顧不有曰慎以年少書生未必力能跋扈借使有罪雖不可幸為十世之宥其不幸為一人之猶憫乎惜哉大美之弗終也

作詩以聲之相叶者為韻其聲以合四方之同者為正國初定有洪武正韻一洗沈約方音之偏誠通典也何陋儒俗士狃于聞見至今襲之而不可變是匪怪歟今直以唐詩就彼韻辨之王健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餵來肥所用齊字不在微韻李賀昌谷詩云掃斷馬蹄痕衙回自閉門長鎗江米熟小樹棗花春向壁懸如意當簾閣角巾犬書曾去洛鶴病悔遊秦土甑封茶葉山杯鎖竹根不知船上月誰棹滿溪雲亦是真元二韻雜用蓋沈約在齊梁陳時並居約要晉韻以詩賦取士積習久矣及唐有天下亦竟因之而已東冬何異麻遮何同固非不有知之顧何士之科試去取一視諸此知之而孰能不遵之哉惟歷考前輩諸說可見

四皓避秦名鳳凰翔于千仞之上非腐鼠所可嚇也高帝雖嫚罵無狀其風節固嘗聞矣嘗時留侯方為太子謀畫必極求可使帝心之動者以中之其于衣冠狀貌之肯安知不能如優孟之為孫叔敖者出乎史記書例如申公召至雖一言必錄之張良謝病辟穀必表其去何于四皓直曰羽翼太子而已唐溫飛卿題其書詩云但得戚姬甘定分不應真有紫芝翁疑其事也荊公書汜水關寺壁云汜水鴻溝楚漢間跳兵走馬百重山如何咫尺兩於地更有園公綺季間蓋言四皓時雖有之亦將冥鴻遠逝未必宛繫于此

而楊鐵崖紫芝曲云商山巍巍上有紫芝採之可療饑何獨西山薇西伯養老去古遠而獨夫殺士吾將疇依則金之子海內威羅絡齮齕將焉為平生不識下邳兒肯隨漢邸同兒嬉角里綺里無人知自注云角里在洞庭包山四老之舊居也此則又言四皓固非留侯所識亦非區區幣禮可使之至者留侯作贋千載猶惑豈特漢祖之墮其術哉

寇萊公在長安因生日燕會僭侈轉運使以聞王文正公覽其狀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騃爾因於上前力解之得免別載又謂公嘗燕飲以匹綾擲賜歌妓其內姬以詩呈之云一曲清歌一匹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在當時公服用極為侈靡雖擲所馬廄猶蠟炬達旦魏仲先上之詩乃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豈反言以規諷之歟

語作詩者謂煉字不如煉句煉句不如煉意古人詩意不凡句內用字亦須音律清婉含蓄有餘不易易也嘗見杜牧之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人多作半消子瞻望湖亭詩云黑雲堆墨未遮山人亦多作半遮山半字雖亦可通而二詩意度玩之便覺有差不得三昧法而談色相者類如此何可與辯

李長吉詠竹詩云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華生筍徑苔色拂霜根織可承香汗裁堪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此則字句牽強殊欠渾成意思玩之自見也長吉集有京本蜀本會稽本宣城本上黨鮑氏本轉相傳寫傳譌補亡或坐有之世稱賀才絕出少假以年可以奴僕命騷顧于此作則于牛神蛇鬼

之說奚有

楊萬里論杜審言與甫祖孫詩句相似處亦間有之但審言之鶴子曳童衣乃言山莊景物有雛鶴馴狎曳童子之衣也甫之儒衣山鳥怪蓋言殊方異俗所居皆雕題之徒鳥雀乍見儒衣而怪訝之也二詩用意不同萬里特摘出言之殊未思耳

劉夢得遊虎丘寺生公講堂詩云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座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疊山選注以為詩意笑生公也予意生公何足笑哉見亦言意淺直甚矣夢得蓋以生公比當時執政者言其在日假威寵以令百僚莫敢有違鬼神亦聽之也次句言身後子不守門牆已非三句四句則言聲消勢盡殊非前日華盛景象無復及其門者惟明月夜深可中庭耳與石頭城夜深還過女牆來意同可字有味

嘗見前輩雜錄限韻作詩者亡其名氏吟紅梅押牛字韻云錯認桃林欲放牛吟蛺蝶押船字韻云跟儞百花入上船吟針押糞字韻云若教稚子敲為釣釣得魚兒便作糞吟新月押交字韻云誰臨寶鏡新妝罷玉匣參差蓋未交此類頗多亦可以廣人思慮但吟蛺蝶用跟儞字稍粗耳

南昌郡之西山最奇勝處曰洪厓世傳古有洪厓仙居之藥爐丹竈今猶存焉其峭壁有遺題云去歲無田種今春乏酒才從他花鳥笑洗醉臥樓臺下弔無人采高聲又被嗔不知時世異教我若為人大書漫謔不可識其世氏要非尋常烟火士所識者也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前輩議其起句推重太過幾于孔子之事矣予復詳其章末歌詞云作書詆佛譏君王夫詆毀也譏誚刺之也二字下得亦不免可議或者因疑東坡愛信禪學故其言猶少恕之然觀其所作六一居士序深斥佛老之言芒寒色正坡固無此也豈其才高思湧一時快意落筆耳誰將為公忠臣與易二字以塞君子之議哉

世傳白玉蟾海南人本姓葛以白自詭耳在我國初猶常見于民間江南諸名勝率多題咏真蹟如有崇仁華蓋山賦千數百言馳騁上下出入有無洒洒有超塵六極之思又遊華山詩一聯云路逢紫電青霜客日落碧雲紅樹天末云明朝屐齒印苔髮長嘯天風踊曉煙悠然世外無一點塵俗氣殆博學文章之士學為老氏而有得者今不可見矣

元至元間文山先生有子辟就郡學教授出未數驛而卒聞有翁姓者以詩悼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不無憾意也予讀文山傳每痛其無嗣別載張毅夫隨寓燕京訪尋歐陽氏收櫬南還又述先生著夢於子繩束髮斷事併此足知先生之祀有廢矣顧所作悼二子歎豈方流寓顛躓之際存亡回有所不知歟或且執謂是弟之所出而先生所命以為嗣焉不可知也嗚呼獨以讀先生之傳者百世猶為扼腕教授何心曾不識王裒終身不西向者何哉議者謂教授之死先生之靈之殛之也不然固天死之以全先生之子孫之克孝乎

傳謂無非無儀婦人之德也然有穎慧絕出肆為文藝之工者漢晉以來固亦多已在宋若蓬萊女冠徐静之詩效謝靈運書效黃庭堅陳無已贈之詩云蓬萊

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情絕世工书學黃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天窮楚州官妓王英英學顏魯公書蔡君謨教以筆法梅堯臣贈之詩云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絕蠶頭魯公體邵陽妓楚珍宣和間董史稱其書詩不凡足當江南奇男子徐州妓馬盼盼東坡書黃樓竟刻其山川開合四字不復易書固皆稱與不能無過然惟倡優女賤竊拾文苑一藝之精得爲數公賞識今猶誦之何世之戴冠曳裾號稱丈夫人者所遇固自有幸不幸小道可觀亦足以傳乃不免碌碌與草木同朽腐歟是可惜且痛哉

廣之增城有何仙姑者相傳爲邑民何泰之女生唐開耀間常欲絕俗去遊羅浮父母怪之將婚夕忽不知其所之惟硯屏間遺題云麻姑怪我戀塵囂一隔仙凡道路遙去去滄洲弄明月倒騎黃鶴聽鸞簫明旦有道士自羅浮來見其至麻姑石上以詩囑其轉語父母云鐵橋風景勝天台千樹萬樹桃花開玉笛吹過黃龍洞句引長庚騎鶴來餘二首不及盡錄又煉藥處鳳凰雲母似天花煉作芙蓉白雪芽笑殺狂遊句漏令卻于何處覓丹砂鳳凰增城之山名鐵橋麻姑石俱羅浮之高處夫以女子而得證仙道固有不可知者今特讀其所作絕無風塵物愛之累本傳又稱其夙有孝行則其人品足可想見先儒有言曰爲學而至于聖賢爲國至于祈天永命修性命至于出世猶舉爲三大難事以此論之仙學雖別是一道然與聖賢事業均以崇德立善爲本世之學爲仙者是無怪乎其不可成也

青田劉伯溫論者稱其乘時佐命之功炳幾克終之道甚與漢之子房相似或謂子房乃爲韓報讎伯溫則嘗委事于元其出處不免有間是蓋未深論也夫伯溫生元世豈能超出天地外不爲元人也哉發時痛國毎形于辭如慨亂諸作二三末句云惆悵無人奏扑展側身北望淚滂沱淮濆何日歌常武腸斷嚴城戍鼓撾天涯地角風塵滿極目雲霄欲斷魂江湖愁絕無家客佇立看天淚眼昏至如弔諸葛武侯祖豫州臣武穆諸賦悲憤愁激讀之使人躑躅思奮其志可諒也厥後元政益亂四海糜沸進不可爲退無所容不得已乃轉而爲救民之舉出求眞主佐之竟使天地再立日月再明綱常華夏之分再正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伯溫之謂也況其去元就明而所輔尤正孔子固不以先事子糾爲管仲病焉予敢謂伯溫去元之迹似百里奚虞國之忠似杜甫擇吏之功似管仲豈特知謀之似子房耳哉

靜修劉先生過易臺詩云萬國河山有燕趙百年風氣自遼金易臺今順天所屬我太宗皇帝相都其處以控要害燕遼河山鉤距盤固百七十年來衣冠文物之化煥然盛備所謂遼金風氣變革殆盡其所未純者治容粗悍之俗耳然此亦困若金陵之謂衣冠千載亡猶有當風流也故曰風聲氣習足以移人久則爲難變也

巴陵女子韓希孟魏公五世孫賈尚書男瓊之婦開慶己未九月元兵渡江其將臣拔都自鄂渚覘上流岳破民被俘虜韓在行中乃裂衣書其姓氏并詩數百

言其略云退鷁落迅風孤鸞弔空影甞堅折白玉瓶沈斷青絲絕死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能作溺皿借此清江流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頰魂化精衛塡海使成嶺自沈以死辭氣激烈有古義士風元學士郝經作巴陵女子行弔之末云名與長江萬古流丞相魏公猶不死嗚呼城破身俘生死所決雖以平時自許崢嶸磊落之士猶多喪心易面求爲苟免顧希孟一女子耳乃能從容叙志視死如歸豈尋常可議哉獨恨是時文煥以帥臣元未必無間後十五年呂氏子孫曾有似此女不辱其先使人言文煥諸老可猶不死者乎

廣藩之當道有母存迎養者諸士大夫榮且慶之咸爲詩歌以張大其事屬縣順德有苦節獨行之士李子長者爲白沙弟子頗有詩名當道因持卷索之賦一絕云大孝古來兒養母高官今見抄趨兒六千里路風霜懸飯是胡麻亦可悲當道甚爲沮喪而猶隣什襲之富敗與鼠矣廣之談士相率聲和以子長之論爲是或以告諸夢蕉夢蕉曰子長此作正謂不能飲酒而妒人而亦吝也請書出仕固爲行道然食祿以養其親亦大節也今既以身委國不得復顧其家使有母而不迎以養之且何能兩全乎月繼謂遺祿之餘亦足以養衰煥疾痛之候誰其致歟孝子之心不若是恝也子長蓋直就其果于忘世者一邊看耳予敢執曰迎養禮也子長之論僻也是其說而和之者非也君子以爲如何

王摩詰老將行云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蓋本史遷之說也成敗利鈍非人力可能使論人者

每因其敗而求其可不敗則孔明曹丕或相什百千萬矣予少嘗即友人陳時用席間作竹枝歌其一云前船已過綠楊灣後船猶在蓼花灘一樣帆檣一樣檣前船何易後船難時用時已領薦銓注而予猶爲弟子員也頗爲談者傳笑然船一也使操之者同其所發所向之處又同顧前後不相及若有使且尼焉謂非天之幸數之奇未信也

弓劍皆男子佩器故黃帝鼎湖之昇言其遺物獨曰弓劍于古人詩歌多以劍對言之宋玉賦云長劍倚天外彎弓掛扶桑劉琨選云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李白薊門行云拔劍斬樓蘭彎弓射賢王送梁公北征云起舞蓮花劍行歌明月弓送白利西征云劍決浮雲氣弓彎明月輝楊炯送劉校書云赤土流星劍烏號明月弓他若盧照鄰少年行駱賓王行路難衛象古詞類以並言不暇盡記皆以發其慷慨激昂之意蓋不徒也然亦射者男子之事劍爲君子所佩弓之材致遠劍之義辟非取諸物以著之于身丈夫事業思過半矣

李白從永王東巡歌蕭斌謂原作只十首世所傳卻十一首疑有僞增而莫之考焉今直以愚見觀之其第九首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潯陽空射蛟我王樓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用事不倫言意鄙俗公然以天子之事爲永王比擬不無啓其覬覦之心諷使爲亂歟發郎當時高力士輩欲中傷太白者無所不至也小人用心微固有叵測

東坡咏檜詩根到九原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蓋言君子直行大節到底不變非尋常者能知別又云豈

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則是因事出意詩人滑稽體耳顧爲捃摭蒙雖及嘗聞國初有勳臣握重兵有至雲南者右大理剛景詩云兩關虎踞雄千里三塔龍飛上九天尋致疑奪之禍今按兩關在大理左右分扼山海之會三塔在府治後梵寺皆形勝耳采而言之亦固何害夫豈此詩之足禍人歟抑其人之固不免于禍歟設在渠仙清老之徒乃當無事故曰名者造物之所深忌而功之不賞者恆危

古人託言臣之于君每以婦之于夫擬之蓋身事之義同也許渾塞北詩云夜戰桑乾北秦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寄征衣言婦人不以夫之必死而廢其生事之心可謂信矣李商隱散關詩云劍外從軍遠無家可寄衣散關風雪路回夢舊鴛機言爲夫者不以家之曠而棄其平生之好可謂義矣許就臣言李就君言須以二詩合觀夫然後腹心手足之視乃爲兩盡

寒山子民間多畫像然莫詳其姓氏閭邱允所傳隱顯幻變之異亦固不可盡究嘗見陸放翁手帖錄寒山所作辭一章有人兮山徑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朱晦翁亦嘗錄其詩城中娥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之句謂雖詩人或未易能時寒山既遁國清寺僧道翹復于村舍木石閒所收散題三百餘首語皆發露化機規論人事似近俗而有深意想其人如孤雲野鶴放遊天外古今人慕之如放翁者多矣獨晦翁正學夫子亦猶惓惓若此他日門人舉指評輕之說不亦有由然

杜牧之四皓廟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詩意蓋言惠帝以四皓羽翼之力而始得立然諸呂之禍又以惠帝得立呂氏專權而後有之亦勘駁語也但周勃左袒之令牧之猶未知歟按大射士喪禮所載凡行禮無吉凶皆袒左覲禮曰肉袒右勃時去古未遠禮俗之舊通行習聞其曰爲劉者左袒爲呂者右袒蓋以刑賞示之令其必從劉耳豈陳懷公朝國人而問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聽人自擇兩可之謂哉向背稍殊計復安出勃未必若是其愚也世之論不知古禮類自今日觀之

國朝胡頤菴儼以文學鳴世洪武間爲東宮侍讀官入永樂爲國子祭酒嘗就學舍祠文山祠有詩末四句云南歸慷慨勤王日北上從容就死時千載英風動毛髮黃鸝碧草不勝思予謂頤菴之句佳矣特所謂思之一字恐未也不然則思之誠有不勝而至于三則戢矣嗚呼董狐不作公道猶在正學子當二公與先生嘗爲同官地下修文處相見當不免話及往事

豫章志載鐵柱宮在郡治南隅相傳爲晉旌陽令許公既除蛟害標鐵柱以鎮之或且謂鎖蛟其下若桐柏山淮渦之類事固不可知也元虞伯生嘗題云老龍無意弄新波化作鬼翁倚柱歌誰向蓬萊期劫外下騎黃鵠一摩挱前二句言老蛟既就束縛不得再爲民害頌其功也後二句言其所以作爲有不可知疑其事也然此蓋五行厭勝之理然耳水爲金子蛟者水之孽也從母以制子也故大禹鑄九鼎以道九河文翁治蜀西門豹治鄴皆鑄鐵以弭水患章丹歸泉

入以立洪之水關固皆儒家實事何疑焉特其施用之妙非庸俗可語今稱禹曰神禹則聖人之功用自有神處豈必直推旌陽為道士冲虛之流更多靨幻誕以相惑耶

宋咸淳癸酉元國信使郝經被留眞州南北隔絕者十五年時居忠勇軍營新館有以生雁饋者經因作詩以帛書云零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並署年月姓名通五十九字繫雁足縱之奉為北人所得以獻其主遂大舉南伐越乙亥宋社虛矣嗚呼世傳蘇子卿雁書云者不過漢人詭言以紿匈奴因成故事顧如郝經之雁乃實有之而元主亦竟得之是可異也豈南北興亡天意固已有在偶然之中有不偶然者寓乎

杜子美詩不特律切精深而其意度亦極高妙雖于一字之用亦不率易熟玩之便自有覺予嘗以贊畫從征香爐山與蔡方伯巨原露坐軍營夜色隱動上下因誦其閣夜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相與靜聽徐視久之巨原起向予曰此老言慧入神如此又嘗十月之暮泛舟呂梁因誦其秋興詩云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煙接地陰眼中一時景象直如子美今日親見而點染之也故元稹謂有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本傳贊謂子美詩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獨不識楊大年奚謂不甚喜之是無怪乎米元章之不識歐陽六一也

優工以綵塑為鬼神面像而戴之搬弄叫嘯踴躍百狀惟怪望之可為辟易然其本來面目終莫得而掩焉李若虛嘗于席間戲為吟云鐵面斜鬈戟似霜人人道是四金剛一迴戲臉都拋卻卻是郎當老郭郎不無謂也嗟乎今之君子孰不若從事于傀儡哉方其在前上處萬夫仰觀人固不敢以人視之而彼亦若不自知其為人者無何搬弄既撤依舊面皮也

世稱李太白為詩仙杜子美為詩聖孫器之評云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子美如周公制作禮樂盡美後世莫容擬議確論也或以苦陳時事稱子美為詩史者豈足以盡之哉程子曰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嘗有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或又言長吉才氣似不亞李杜如何評者曰長吉如漢武帝飲露盤無補多欲然使假之以年涵養充實則固未可知也

或問謂元詩似唐當代之詩似宋然歟曰元有唐之氣當代得宋之味氣主外蓋謂情之趣味主內蓋謂理之趣要之皆為似而已矣又問以元詩與當代詩較如何曰元浮而麗當代沈而正此其大約也若以元之虞楊范楊諸大家與當代以來諸名世宗匠較之則固各有所就非予所可知也先正詩云讀書未到康成地安敢高聲議漢儒須俟執權度立堂上者語之

淵明有命子責子諸作蓋自示訓誨焉也其責之略云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末云天運苟如此且盡杯中物可謂能不棄其子而且順乎天矣人之賢父兄固自如此子美乃嘲之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豈直欲避之度外若秦之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以為意歟顧復自譽其子曰驥子好男兒何亦不免于可嘲也大抵子美借此見淵明懷抱舉天下物無一係累其不能忘者只此天性之愛耳山谷嘗云讀淵明責子詩見其為人慈祥善戲謔俗人乃直謂其子皆不肖正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

夢蕉詩話二卷

明游潛撰潛有博物志補已著錄此書中論蔡確一條謂因自稱不肖而人誤以為不笑既而誤以不笑為哭既而又誤以哭為踣遂為部使者所斥潛殆以誚龍官賤所論諸詩與人居其大半率無深解或借以自攄不平尤為偏淺如河源梁都實之說嫦娥祖史繩祖白斑之論未免剽剿陳言論洪武正韻一條謂沈約在宋齊梁陳時並居韵要請頒以詞賦取士積習久矣及唐有天下亦竟因之云云考沈約卒於梁代實未入陳以詩賦試進士始於唐高宗調露二年梁代安有是制更為杜撰惟駁許彥周詩話論杜牧詩一條特有深解非他家之所及耳

詩

談

徐泰 著

詩談一卷　　海鹽豐屋徐泰子元

昔梁鍾嶸有詩品元劉會孟有詩評我　明不詩
取士作者不下盛唐閑居輒於知者人舉一二語
非敢肆評品也用寫吾嚮慕耳既成編名詩談云

青田劉伯温鈞天廣樂聲容不凡開國宗工不在兹
乎獨元季之作詞多感慨

姑蘇高啓岱峯雄秀瀹海渾涵海內詩宗豈惟吳下
楊基天挺雲錦自然美麗獨時出纖巧不及高之冲
雅潯陽張羽吳興徐賁亞矣四傑叙稱以其才乎

姑蘇張仲簡翠釜駝峯瑤觴法醞時可對壘者杜李
正金德儒千國初之詩莫盛吳下但未盡脫元格至
王行王汝玉董漸入清雅然不及高楊耳

古田張以寧高雅俊逸超絶畦畛翠屏千仞可望不
可躋

廬陵張昱雄俊去元未遠照乘之珠見者目眩

句容孫炎詞氣豪邁類其爲人渥洼神駒一蹴千里

金谿危素入我國朝老矣蓋元季之虎也臨江梁寅
盱江胥肅俱一時老將嗣後有徐霖

金華胡翰雄壯蘇伯衡豐腴大牢之味與藜藿自別

宋景濂王子充詩亦純雅以文名

吉安劉崧詩工自夯蠶岩谷中來冬嶺之松老而愈
秀府同省劉姓者數人如彥昺丞直筆雄俊相似

長沙劉三吾詩不多見天閑老驥骨相自別

臨川甘瑾工於律才戟森然望之可畏臨川揭孟同
上饒張孟循金陵夏允中德興程邦民格調相似

新安詹同赤色精金與鍮鉐自別東山趙汸根于筆
削尤稱雅則

山陰錢宰霜曉鯨音自然洪亮後馬貫王謐王偉毛
鉉張燦嗣後高廣俱清健

山陰唐肅謝肅驊騮騄驥並馳藝苑唐有子之淳克
繼其躅

會稽劉漁漁子績績子師鄧仓草紫綬祖孫相傳三
世名家

嘉禾鮑恂大雅君子貝瓊豪邁之士陳秀民陳緝周
致堯貝翱俱吾鄉先哲不及二子亦稱名家

吳興王蒙詩畫兩絶不乖文敏外孫沈夢麟亦清雅

錫山張菁剛勁之氣未能全融而金石鏘然足洗俗
樂之耳時周子羽錢子正子義浦長源嗣是王達善
王孟端楊叔璣秦廷韶秦景美近則邵國賢浦文玉
籌辭武進謝應芳江陰王達孫大雅俱名家大雅後
下筆亦秀逸

維揚汪廣洋鳳臺月明鳳笙獨奏京口滕毅梁寅鄧
奎全椒樂韶俱清雅後京口楊一清海陵儲巏

雲間袁凱師法少陵格調高雅寔止白燕九峯三泖
之秀二陸卓矣嗟其盛者其海叟乎時吳子愚陳文
東俱雅健惟顧謹中醇雅後則夏正夫曹泰惟張弼
清俊爾明珠數顆舉世寶之

嶺南孫仲衍王彥舉黃庸之趙伯貞李仲修時稱五
傑惟仲衍清圓流麗明珠走盤不能自定彥舉雄俊
豐麗若敵手也德慶李文彬亦時勍敵後瓊山丘濬
詞雖豐腴警秀則少矣

濟南張紳時有吳瀆不知何許人各僅得其一二詞
格清健管見一斑知其爲豹矣

閩南林鴻師法盛唐唐臨晉帖殆逼真矣惜惟得其
貌耳時若危德華名亞子羽格調秀俊唐泰高棅周
玄王恭俱清雅又任道不知何許人亦秀俊

海昌胡虛白豪邁一鶚橫秋百鳥戢翼

錢唐錢惟善錢湖山之秀而發于詩故多秀句瞿宗
吉組織工麗其溫飛卿之流乎但新聲與雅樂恐難
並奏也後王希範清雅惜氣不足耳嗣後吳吉甫醇
雅姚綬亦清逸

黃巖許廷慎天台鳥蕩雄據東南小杜之稱豈容多
讓寧海方希直文章大家詩亦豪壯非所長也若黃
巖方行寧海許繼皆鐵中錚錚者前天台王澤天廚
之珍自然適口後謝鐸剛毅英華焉用藻飾

吉水解縉獨駕青鸞翱翔八極使謫仙遇之當懸榻
以待金川練子寧王稱無多爲世所寶

廬陵楊士奇格律清純實開西涯之派文則茹矣

閩南王偁凌駕漢唐見推解子東南天柱焉用洪達

吉安曾棨天馬行空不可控御同郡作者莫之與敵

四明張楷和唐音所謂服堯之服斯堯已矣惜其自
作殊不快意餘姚楊時秀亦和唐音然有風致國初
有桂彥良清雅後張琦高古

臨川聶大年俊逸九轉丹成毛骨盡蛻

姑蘇劉溥及劉欽謨沈愚張淮嘉禾周鼎及李孟昭
姚綸陳昌陳穎李孟璿李衡吳興丘吉及唐庠唐慶
張于静海昌蘇平蘇正皆一時名家也吳下詩自正
統天順以來調極清和獨劉草窗之豪邁周桐村之
雅健丘大祐之雄俊思致深遠視諸家爲優桐村後
呂憲雅有思致本朝作者莫盛東南姑蘇爲最雲間

晉陵嘉湖其次雖曰地靈亦氣運使然乎
海鹽張靖之寧高雅清俊得唐調番陽童軒清雅流
麗岳正維俊皆出其下
姑蘇沈周出入宋元成一機軸孫蕡獨號和者稀矣
吳寬穆郁史鑑清淳
長沙李東陽大韶一奏俗樂俱廢中興宗匠邈焉寡
儔獨擬古樂府乃楊鐵崖之史斷此體出而古樂府
之意微矣
太倉張泰孫吳之兵奇正疊出人莫攖其鋒陸釴九
霄之禽翩然高舉莫測其意向
海南陳獻章根據理學格調高古當別具一目觀之
江浦莊㫤同調海南江北雙峯並秀
莆田林俊椎健之詞困而不撓剛大之氣至老不衰
關中李夢陽崧高之秀上薄青冥龍門之派一瀉千
里獨其論黃陳不香色而時不免自犯其言
信陽何景明上追漢魏下薄初唐大匠揮斤羣工歛
手惜其立論甚高亦未能超出蹊徑時惟姑蘇徐禎
卿婉美若王廷相許宗魯石珤之古邊貢鄭善夫孟
洋之醇孫一元之逸林釴之奇王寵之完蔚皆一時
之選獨惜鄭師杜宛然一生愁也殊乏權倷耳若薛
蕙馬驌楊慎之俊麗晉唐樂府四傑殆不是過云我
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間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
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雖格調不同於今爲烈
姑蘇黃省曾詩宗六朝空江月明獨鶴夜警
海昌朱靜庵學博周汝航寰也雅有思致
龍虎山盧大雅老氏之傑也自句曲後獨俊朗
釋來復宗泐守仁梵琦四子雖派雅儁殊不類僧家
之作我國初詩僧盛矣要皆以避世故寄跡空門而
玉蘊山輝自不可掩
右談者人俱往矣未及知知未悉者弗談也方今

作者蛟騰鳳起彬彬乎盛矣予耄未及也

詩談一卷止

詩談一卷

明徐泰撰泰字子元海鹽人宏治甲子舉人官光
澤縣知縣是編皆論明代之詩自劉基高啓以下
至黃省曾附以女子朱靜菴道士盧大雅僧來復
宗泐守仁梵琦各爲品目大抵宗旨不出七子門
逕其造語多用四言二句務效敖陶孫詩評亦頗
嫌學步

升菴詩話

補遺

楊慎撰

昔人於書非徒誦說之而已，將必以心之所欲言口之所能達者，筆之於册，流連寶觀，以示弗諼，久之而所得寖然焉，取精用宏，直此之故，明自正嘉以來，言詩者一本嚴羽、楊士宏高棅之說，以唐爲宗，以初盛爲正始正音，中晚爲步武遺嚮，斤斤權格調之高低，必一於唐而後快，甚或取詩之先後乎唐者，皆庋閣勿觀，嗚乎，亦思唐人果讀何書，使何事，而遂以成一代之作者已乎，升菴先生作詩，不名一體，言詩不專一代，兼收並蓄，待用無遺，而說者或以繁縟靡麗少之，韓退之不云乎，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試觀先生之詩，有不自己出者乎，先生之論詩，有不自己出者乎，知其自己出而猶以是譏之，是猶責衣之文繡者曰，爾何不爲裋褐之不完也，責食之膏粱者曰，爾何不爲藜藿之不充也，其亦惑之甚矣，按何宇度益部談資載先生詩話四卷，補遺二卷，予得焦竑足本十卷，蓋皆先生心之所欲白而口之所能言也，讀者謂先生言人之詩也可，即謂先生自言其詩也亦可，童山李調元序。

升菴詩話卷一

成都 楊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古詩二言至十一言

黃帝彈歌，斷竹、屬木、飛土、逐肉，二言之始也。詩頌，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三言之始也。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五言之始也。詩雅，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之始也。杜詩，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九言也。李太白，黃帝鑄鼎於荊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十言也。東坡詩，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十一言也。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亦可作兩句，若長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八言一句渾全。

四言詩

劉虛白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鍾嶸云，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云，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而上，世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詩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合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韋孟諷諫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厲其庶而，以爲使經聖筆，亦不能删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予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放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慆，疇敢以渝。隸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

其句法意味。眞可繼三百篇矣。或曰。唐山夫人房中樂歌何如。曰。是眞可以繼關雎。不當以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嵇叔夜目送歸鴻。何如。曰。此在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之三百篇。尙隔尋丈也。

雉噫

楊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往。雉噫。猶歎噫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卽雉噫之歌也。唐文聆鳳衰於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白渠歌

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臿成雲。決渠爲雨。水流竈下。魚躍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漢紀所載。比漢書多水流魚跳二句。

探情以華

文選王仲宣詩。探情以華。覩微知著。本於史記律書情核其華道著明矣之語。華者、貌也。然史記之語。觀仲宣之詩而益明。仲宣之詩得李善之解而始白。觀書所以貴乎博證也。

鴻篆

謝莊詩。羲標鴻篆。宋昭嘉篆。缺文皆謂書也。王融詩。金縢開碧篆。又云。彩標紫毫。華垂丹篆。文人用往篆。皆同。南史齊紀。起旗素篆從言言焚書也。

七經詩集句之始

晉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略曰。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此乃集句詩之始。或謂集句起於王安石。非也。

四言詩自然句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取諸目前。不雕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近世知學六朝初唐。而以飣餖生澀爲工。漸流于不通。有改嗚呼曰烏呼。猿啼曰猿嘯。爲士林傳笑。安知此趣耶。

上巳詩

王融上巳詩。粵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詩評。四言詩三百篇之後。曹植、王融。

雪讚書執扇

羊孚作雪讚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卽潔成輝。桓允遂以書扇。余嘗有夏日詩云。執扇書羊孚雪。玉笛吹李白梅。

孫思邈詩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鑪烈火。烘焰翕赫。煙未及黜。焰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於四極。壁

立炮多。馬馳一驛。究其死矣。適然從革。悉變齊遷。惰悶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猶若火生。乍疑血濺。日中近退。藏於霄霧。散五內。川流百脈。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詩詞高古。類魏伯陽而世傳者少。錄於此云。

袁崧山川記

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紆。下臨峭壑。行者攀緣。牽援繩索。

南裔志

蟒惟大蛇。既洪且長。釆色駁映。其文錦章。食象吞鹿。腴成養疴。賓饗嘉食。是豆是觴。

六言詩始

任昉云。六言詩始於谷永。愼按文選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不始於谷永明矣。樂府滿歌行尾一解。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亦六言也。

荔枝六言

曾吉甫荔子六言二首。其一云。燕子定成啼伍。梅丸應愧嵐前。金谷危樓魂斷。白州盆井名傳。其二云。紅皺解離褪處。清香開玉肌時。絳囊擲儘妃子。荸薺不數西施。

無名氏六言詩 或云李季常作

蔣疑賦止四韻。邪老詩無全章。丫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半粧。

弦超贈神女詩

今日何日辰良。今夕何夕夜長。琅疏瓊牖桐房。中有美女齊姜。參差匏管笙簧。歌聲含宮反商。蕭踈窈窕芬芳。明粧明炬煌煌。御巾解珮褫裳。願言與子偕臧。此詩甚佳而罕傳。余嘗選古今六言詩。刻已成。偶逸此詩。識記於此。

三句詩

古有三句之詩。意足詞贍。盤屈於二十一字之中。最爲難工。徧檢前賢詩。不過四五首而已。岑之敬當壚曲云。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壚十五晚留賓。回眸百萬橫自陳。最爲絕倡。唐傳奇無名氏春詞云。楊柳烏烏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繡簾斜卷千條入。一作楊妃舞曲。按故云三句之詩妙絕古今。幽怪錄所載同。宋謝皐羽寄鄧牧心云。杜鵑花開桑葉齊。蚕娘子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洪武中詹天麟寄山中友人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一本有轉作。此之唐人則遜矣。又吉步瀛詞云。三十六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雲語。吟風颯颯吹玉笙。近日雲南提學彭綱詠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綠葉翠翹翹。露出幾枝紅鸚鵡。亦風韻可愛也。桐花雲南名爲鸚哥花。花形酷似之。彭公此詩本四句。命吏寫刻。予最愛其一句。復誦之自覺意足。乃不更改。余則之竹墨侍御唐池南云。

竹沈琥前溪歌

前溪滄浪映通波。澄濼濤聲絃傳不絕。寄汝千載名。永使天地并。

黃葛結蒙蘢。生在洛溪邊。花落隨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五言五句之詩。古今惟此而已。

樂曲名解

古今樂錄云。傖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啓曰。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艷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艷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愼按。艷在曲之前。與吳聲之和。若今之引子。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吳聲之送。若今之尾聲。羊吾夷伊那何。皆辭之餘音嫋嫋。有聲無字。雖借字作譜。而無義。若今之哩囉嗹唵吽也。知此。可以讀古樂府矣。

齊歌曰歐。吳歌曰歈。楚歌曰些。巴歌曰嬥。

謠作䚻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䚻。注云。䚻从肉言。今按徒歌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胸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䚻。以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晉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義也。

掘柘詞 掘音柑

樂苑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呈。實舞中雅妙者也。段成式寄温庭筠紙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寄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盡寫襄陽掘柘詞。掘柘詞。温集中亦有。

白苧舞

韻語陽秋曰。宋書樂志有白苧舞。樂府解題擧白苧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苧舞衣成。來遲要得吳王迎。元稹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苧翩翩鶴翎散。則白苧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裙。豈霓裳羽衣舞亦用白邪。柘枝舞起於南蠻諸國。而盛於李唐。傳於今者。尙其遺制也。章孝標云。柘枝初出鼓聲招。花鈿羅衫聳細腰。言當招之以鼓。張承云。白雪慢回抛舊曲。黃鸝嚦嚦唱新詞。言當繼之以歌。今制亦爾。而舞在僧詩云。三敲畫鼓聲催急。一朵紅蓮出水遲。則所用者一人而已。法振詩云。誰鼓催來錦臂攘。小娥雙起整霓裳。則所用又二人。按樂苑用一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蓮花中藏。花折而後見。則當以一人爲正。今或用五人。與古小異矣。

慢字爲樂曲名

陳后山詩。與吟未至慢先聲。語不假然。任淵注云。慢謂南朝慢體。如徐庾之作。余謂此解是也。但未原其始。樂記云。宮商角徵羽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又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宋詞有聲聲慢、石州慢、惜餘春慢、木蘭花慢、拜星月慢、瀟湘逢故人慢。皆雜比成調。古詞之唳曲。嗔與顚同。雜亂也。琴曲有名散。元曲有名犯。又曲終入破。義亦如此。

哀曼

[illegible]笙賦曰。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朝滅。曼與慢通。亦曲名。

吳趨趨非平聲

莊子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崔注云。不任其聲。懼也。趨舉其詩。無復曲也。劉會孟曰。趨者。悽愴而詞迫也。與吳趨之趨。音七住切。

妖浮

羊孚曰。吳聲妖而浮。

甘泉歌

秦始皇作驪山陵。周廻跨陰盤縣。界水背陵。障使東西流。運大石於渭北。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云。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塸。此歌見三秦記。余編風雅逸編。秦以前古歌謠搜括無遺。而乃復遺此。剞劂已行。不容竄入。遂筆於此。信乎、纂録之難周也。

卿雲歌

太平御覽引卿雲歌。卿雲爛兮。糺縵縵兮。糺、今諸書所引誤作礼。

天馬歌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即皁字。从艸从早。艸字可染皁也。後借爲皁隸之皁。歷解爲槽櫪之櫪。言其性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爲水草之草。失之。

連臂蹋地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歌上靈之曲。連臂蹋地以爲節。蹋、以足踏地而歌也。丑犯切。揚雄蜀都賦。蹋蹝秋發陽春。

鐃歌曲

鐃歌曲多不可句。沈約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可復解。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此說卓矣。近日有好古者效之。殆可發笑。

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咒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鳧鐘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尙識紫騮嘶。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尙張羅於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魚魚雅雅

古樂府朱鷺曲。朱鷺魚以烏。鷺何食。食茄下。烏古與雅同叶。音作雅。蓋古字烏也、雅也、本一字也。雅與下相叶。始得爲音。魚以雅者。言朱鷺之威儀魚魚雅雅也。韓文元和聖德詩魚魚雅雅之語本此。蘇、古有字。

井公六博

古樂府井公能六博。玉女善投壺。蓋因井星形如博局而附會之。亦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也。曹子建詩。仙人攬六著。對博泰山隅。齊陸瑜詩。九仙會歡賞。六博具娛神。戲谷間餘地。銘山值秦周。王子深詩。誰能攬六著。還須訪井公。庾子山詩。藏書凡幾代。看博已千年。陳張正見詩。已見玉女笑投壺。復覩仙童欣六博。

李陵詩

修文殿御覽載李陵詩云。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寫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此詩古文苑只二句。見于修文殿御覽。鍾嶸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信不誣也。嘗補入之。以傳好古者。

蘇李五言詩

蘇文忠公云。蘇武、李陵之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盈觴酒之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作。予考之。殆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別志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托。非盡陵製。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卽使假托。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耳。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哉。東坡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曹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偏辭耳。

古詩

客從北方來。言欲到交趾。遠行無他貨。惟有鳳皇子。百金我不欲。千金難爲市。久在籠中居。羽儀紛不理。放之飛翺翔。何時到故里。○此漢無名氏詩也。以爲王羲之非也。

又

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著、吕盧切。鄭元儀禮注。著。充之以絮也。緣以絹切。鄭元禮記注。緣、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按說文。結而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締謂以針縷交鎖連結。混合其縫。如古人結綢繆同心製。取結不解之義也。既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物托意之工矣。

古詩十九首拾遺

閨中有一婦。搗衣寄遠人。深夜不安寢。杵聲聞四隣。夫壻從軍久。別離無冬春。欲寄向何處。遼東多風塵。蘭茝徒芬香。無由近君身。此古詩十九首之遺也。鍾嶸云。古詩凡四十餘首。陸機所擬十餘首。至梁昭明選十九首。其餘有見於樂府及玉臺新詠者。若上山採蘼蕪。橘柚垂華實。紅塵蔽天地。十五從軍征。四坐且莫諠。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蘭若生春陽。步出城東門。白楊初生時。凡十首。皆首尾全。近又閱類要及北堂書鈔、修文殿御覽、合璧事類。得此首。其碎句無首尾者。載之於詩話補遺。

漢古詩逸句

庭中有奇樹。上有悲鳴蟬。○泛泛江漢萍。飄蕩永無根。○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傾拔食不多。饑豹食有餘。○蝴蝶遊西園。暮宿桑樹間。○天寒木葉下。鴻雁當南飛。古詩四十餘首。文選收其十九首。今其遺句見於類書多有之。聊錄其一二。斷圭缺璧。當時寶如山也。人遠精神近。寂寞夢容光。無名氏。初秋北風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從崦嵫來。同上。石上生菖蒲。一寸八九節。仙人勸我食。令人好顏色。同上。躡繁拙世網。進退維準繩。江偉。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諸葛孔明。探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王仲宣。皎月垂素光。元雲爲髣髴。劉公幹。元坎如瞑壁。繁星如散錦。庾闡。金荊持作枕。紫荊持作床。古歌。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王右軍。來若迅風散。逝如歸雲征。李充。翁如翔雲行。忽若驚風散。庾闡。遙看野樹短。遠望樵人細。虞騫。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古詩。相思心既勞。相望脈亦倦。摯虞。迅颷翠飛蓋。飄颻若鴻飛。石崇。元淵渺渺觀。浩然出東溟。仙詩。迢遞元津際。樹杖落淵上。

佛經似詩句

佛經有云。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又見洞山語錄。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絕似唐人樂府也。

子書傳記語似詩者

美色不同面。悲音不共聲。論衡。片玉可以奇。寶必待盈尺。抱朴子。爾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揚雄。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列子。善御不忘馬。善射不忘弓。韓詩外傳。文繡被澁樹。菽粟食鳧鴈。晏子。日日獻玉衣。旦旦進玉食。列子。駿馬養外廐。美人充下陳。戰國策。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王充。膺霧不指熒。日中不須臾。古諺。飛鳥號其群。鹿鳴求其友。楚辭注。象以肥自燒。翠以羽殃身。蘇秦。蘭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曾子。良將如收電。可見不可追。抱朴子。高不絕山阜。跛羊升北巔。深不絕涓流。稚子浴其淵。韓子。急行無善步。促柱少和聲。王充。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淮南。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羊祜。南遊罔㝗野。北息沉墨鄉。淮南。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淮南。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古諺。兩貴不可同。兩勢不可雙。戰國策。女愛不敝席。男歡不盡輪。鬼谷子。御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宋語。鵲巢知風起。蟻穴知水生。韓詩外傳。豐屋知名家。喬木知舊都。呂覽。井水無大魚。新林無長木。上。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仲長統昌言。代馬依北風。越鳥翔故巢。吳越春秋。荊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韓詩外傳。鹽駿作柱梁。蚊虻走牛羊。新序。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羅含湘中記。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上。洞庭對揚陽。修眉鬢明鏡。上。神邱有火穴。光景照千里。直崖有弱水。鴻毛不能起。元中記。螻蛄鳴於朝。寒螿鳴於夕。風土記。秋日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夕。夏見。煦氣成虹蜺。揮袖起風塵。劉劭趙都賦。不寶咫尺玉。而愛寸陰旬。司馬法。鼓聲不過閭。鼙聲不過闕。上。鐸以聲自毀。膏以明自鑠。淮南。大江如帶。舟船如鳧鴈。郡國志。跳踉被蘭鳥。重譯吟詩書。王充。醴泉有故源。嘉禾有舊根。○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左雄傳。仲尼長骨。大禹出西羌。皆出叔譽傳。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郭璞。新霜青陽升。天光入隙中。佛經。日從濛汜出。照樹出無影。上。隨坂縈九曲。不知高幾里。三秦記。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鄭道元。平流鼓怒浪。靜樹振

甕牖。○搖木不生危，松柏不處卑，[illegible]遷闕不可復，亡纡不可再，[illegible]一源不兩較，[illegible]兩雄不並棲。三國志。

咄唶歌

棗下何纂纂，榮華各有時。棗初欲赤時，人從四方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咄唶，古詩作咄嗟，稽靈光殿賦作窋咤。

麥含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含含兮方秀，諸本皆如此，藝文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爲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爲二字也，此當表出之。

秋香

張衡同聲歌，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謂以香薰履也。近刻玉臺新詠及樂府詩集，改狄香作秋香，大謬。與中近日刻古書妄改例如此，不能一一盡彈正之。

古歌銅雀詞

長安城西雙員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此詩文選註引有缺字，今考太平御覽足之。○劉禹錫詩，銅雀應豐年。

曹孟德樂府

曹孟德樂府，如苦寒行、猛虎行、短歌行，膾炙人口久矣。其稀僻罕傳者，如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爲之蚩。又云，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不特句法高邁，而識趣近于有道，可謂文姦也已。

曹子建逸詩

曹子建棄婦篇云，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彩有光榮。光好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棲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踟躕還入房，肅肅帷幕聲。褰帷更攝帶，撫絃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爲良實，願君且安寧。此詩郭茂倩樂府不載，近刻子建集亦遺焉。幸玉臺新詠有之，遂錄以傳。

甄后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豈無蒹葭艾，與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成寐。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蔥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倍恩者苦枯，蹶船常苦沒。教君安息定，慎莫致倉卒。與君一別離，何時復相對。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脩脩。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此詩樂府亦載，而詳略不同，然詞義之善，無如此

篇之完美，故取於此。蹶船常苦沒，黃河中行舟常有此患。俗云，若撥說文艘，船著沙不行也。何晏大傳云，三艘，國名，亦在黃河側。甄后此句，正北方之語，特表出之。○甄后，中山無極人，爲魏文帝后，其後爲郭后所譖，賜死。臨終作此詩。魏明帝初爲王時，納虞氏爲妃，及即位，毛氏有寵，而黜虞氏。卞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令終，殆必由此亡國矣。其後郭夫人有寵，毛后愛弛，亦賜死。魏之兩世，家法如此。虞氏亡國之言，良是。詩可以觀，不獨三百篇也。○元人傳奇以明帝爲踐補，俗語本此。

升菴詩話卷二

橫浦論詩

橫浦張九成謂王粲贈蔡子篤詩，大有騷風之思，嵇叔夜送秀才從軍詩，有古詩人之風，劉公幹贈從弟詩，有國風餘法。

王粲用劉歆賦語

劉歆遂初賦，望亭隧之皦皦兮，飛旗幟之翩翩。王粲七哀詩，登城望亭隧，翩翩飛羽旗，實用劉歆語。

劉文房詩

劉文房詩，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野詩，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意。然總不若王仲宣云，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蘊藉自然不可及也。

連綿字

左太沖招隱詩，峭蒨青蔥間，竹柏得其真。五言詩用四連綿字，前無古，後無今。

陸士衡詩

陸士衡詩，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注，舒翮謂鴻，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鴻，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成帝常與微行者。皆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整。亦不免失之。況下此者耶。趙李按漢書乃成帝時趙季李平。

湖陰曲題誤

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皆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爲一句。陰察營壘爲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來作于湖曲以正之。

寄梅事

寄梅事始見于說苑。越使諸發云。豈有一枝梅。可寄國君者乎。又詩話載南北朝范曄與陸凱相善。凱在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且贈一詩云云。按曄爲江南人。陸凱、字智君。代北人。當是范寄陸耳。凱在長安。安得梅花寄曄乎。

荷墜詩

南風隕秋蘀。荷墜詩也。何議漢、魏。

傅元雜詩

傅元雜詩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雁翔。元景隨形運。流響歸洞房。五臣注。景、雁影也。映於月光而色元也。二句皆承上文說雁。其旨始白。五臣注亦不可廢。

粘天

庾闡揚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語。昌黎祖之曰洞庭漫汗。粘天無壁。張祜詩。草色粘天鵜鴂恨。黃山谷遠山粘天吞釣舟。秦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正用此字爲奇。今俗本作天連。非矣。

慧遠詩

晉釋慧遠遊廬山詩。崇巖吐氣清。幽岫棲神跡。希聲奏群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遊。徑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留心叩元扃。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沖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此詩世罕傳。宏明集亦不載。獨見於古石刻耳。一作東林寺志。孰是騰九霄。與陶靖節孰是都不營之句同調。冥皆人語也。杜子美詩得似廬山路。眞隨慧遠遊。正用此事。字亦不虛。千家註杜。乃不知引此。

帛道猷詩

晉世釋子帛道猷有陵峯採藥詩曰。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此四句、古今絕唱也。有石刻在沃州巖。按宏明集亦載此詩。本八句。其後四句不稱。獨刻此四句。道猷自刪之耶。抑別有高人定之耶。宋秦少游詩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道潛詩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

微。雖祖道猷語意而不及。庚溪作詩話。謂少游、道潛比道猷尤爲精練。所謂蘇糞壤以充幃。謂申椒其不芳。

古詩用古韻

南平王劉鑠過歷山湛長史草堂詩云。茲山蘊靈詭。憑覽趣亦贍。九峯相接連。五渚逆縈浸。層阿疲且引。絕嶺暢方禁。溜泉夏更寒。林交晝長陰。伊予久縈羈。復得味苦淡。願逐安期生。於焉悵高枕。贍音慎。讀枕與浸陰皆相叶爲韻。蓋用古韻也。又庾信喜晴應詔詩云。御辯誠膺籙。維皇稱有建。柏梁騰四馬。高陵驂六傳。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王城水鬪息。洛浦河圖獻。伏泉還習坎。陰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圍。蒲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棲得無悶。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亦古韻也。吳才老韻補。自謂博極羣書。而不引此。何邪。○劉鑠、字休元。文選載其擬古二首。其別詩惟見此首耳。湛長史名茂之。其酬休元詩云。閉戶守元漠。無復車馬跡。衰廢歸邱樊。歲寒見松柏。身微淮陽老。名忝梁園客。習隱非市朝。追賞在山澤。離離插天樹。磊磊間雲石。將此怡一生。傷哉駒過隙。六朝詩今罕傳。併紀於此。

凝笳疊鼓

謝元暉鼓吹曲。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李善注。徐引聲謂之凝。小擊鼓謂之疊。岑參凱歌。鳴笳擂鼓擁回軍。急引聲謂之鳴。疾擊鼓謂之擂。凝笳疊鼓。吉行之文儀也。鳴笳擂鼓。師行之武備也。詩人之用字不苟如此。觀者不可草草。

謝靈運逸詩

謝靈運有集今亡。其詩獨文選及樂府藝文類聚所載數十首耳。余見永嘉記所引斷章。諸選不收者。今錄於此。溫州柟溪詩曰。澄潋結寒波。檀欒秀鈿質。洞合水盤迷。林側巖參錯。登石室飯僧詩曰。迎旭凌絕嶝。映泫歸椒浦。結架非丹甍。藉田資宿莽。又泉山詩曰。潮且眾幽異。方舟越坰郊。石室穿林陬。飛泉發樹梢。丹山詩曰。遊遊碧沙渚。游衍丹山峯。

牽絲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註引應璩詩。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李善註云。牽絲、初仕也。解龜、去仕也。文苑英華崔子元參軍帖子判云。萬里牽絲。俄昇子荊之任。九流懸鏡。行披彥輔之雲。又似用爲掾佐事。

串

文選謝惠連詩。聊用布親串。○注。串、習也。梁簡文詩。長數串翠眉。南史。軍人串噉粗食。

謝靈運逸句

謝靈運詩。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消憂非萱草。永懷寄夢寐。寐叶音密。上二句乃杜工部落月屋梁之所祖。

晚見朝日

謝靈運詩，曉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此語殊有變互。凡風起必以夕，此云曉聞夕飈，卽杜子美之喬木易高風也。晚見朝日，倒景反照也。孟郊詩，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峯夕駐景，深谷夜先明。皆自謝詩翻出。

顏謝詩評

沈約云，延年僻哉明密，靈運興會標舉。

陶淵明九月九日

野人迷節候，端坐隔塵埃。忽見黃花吐，方知素節回。咲任千段發，疏涵萬株開。香氣徒盈把，無人送酒來。○按周紫日，淵明古僻婉曲人八句中渾然天成，唐宋諸人所不能也。

東坡評陶詩

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

驅雁

鮑照詩，秋霜曉驅雁，春雨暗成虹。佳句也。杜子美詩，朔風飄胡雁，慘澹帶沙礫之句本此。又陽休之洛陽伽藍記，有北風驅雁，千里飛雪之語。庾信詩，秋風驅亂螢，句亦奇甚。

後山詩話

鮑明遠行路難，壯麗豪放，若決江河。詩中不可比擬，太似賈誼過秦論。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𨈭遊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遍平蕪。又因謝詩而衍之也。

謝詩

謝朓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後人不解此句之妙。晉安卽閩泉州也。南中榮橘柚，卽諺云樹樹不落葉也。寧知鴻雁飛，卽諺云雁飛不到處也。樹不凋，雁不到，本是瘴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

古今樂錄

宋武帝出遊鍾山，幸何美人墓。朱碩仙歌曰，爲憶所歎時，綠山破芳花。山神感儂意，盤石鋭鋒動。帝不悅曰，小人弄我。時朱子尙亦善歌，復爲一曲曰，曖曖日欲暝，觀騎立躑躅。太陽猶尙可，且願停斯須。於是並蒙賞。按在晉宋竝方言也。

漢方生酬南平王

閉戶守元默，無復車馬跡。衰廢歸邱樊，歲寒見松柏。身雖淮陽老，名忝梁園客。跡隱非市朝，道貫在山澤。離離插天樹，磊磊間雲石。將此恰一生，傷哉駒度隙。○亦見毘陵志。方生，晉之文人，後仕於劉宋。

桂胡床

魏裴潛爲兗州太守，嘗作一胡床，及其去，留以挂柱。梁簡文帝詩，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床。太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夏侯湛補亡詩

夏侯湛補亡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名定匪省，奉朝侍侍。省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溫恭，夙夜是敦。

石城樂

石城樂，宋臧質作。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晉孫綽作。懊容樂艷，懊容亦作。樂府皆失其名，嘗表出之。胡慕

麟曰，按懊容樂觀三首，殊不類，蓋作遺富時產論耳。

估客樂

估客樂，齊武帝之所作也。其辭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敘。阻潮一本作假楫。武帝作此曲，令釋寶月被之管絃。帝遂數乘龍舟遊江中，以紅越布爲帆，綠絲爲帆纜，鍮石爲篙足。篙櫓者悉着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云。按史稱齊武帝節儉，常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然其從流忘返之客如此，貽厥孫謀，何怪乎金蓮布地也。

魏收挾瑟歌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筯下成行。此詩綺豔綺靡，漸入唐調。李太白、王少伯、崔國輔諸家皆効法之。

魏收贈婁伯茂詩

臨風想元度，對酒思公榮。誠秀句也。惜不見全篇。

王融詩

遊禽暮知返，行人獨不歸。坐銷芳草氣，空度明月輝。顰容入朝鏡，思淚點春衣。巫山彩雲合，淇上綠條稀。待君竟不至，雙雙秋雁飛。○想像巫山高，薄暮陽臺曲。烟霞乍舒捲，猗芳時斷續。彼美如可期，寤言紛在矚。憮然坐相望，秋風下庭綠。此詩多誤字，以樂府及英華玉臺新詠初學記參對定之。

長河既已縈

古人苑王融遊仙詩，長河既已縈，層山方可礪。縈，今本誤作榮。解者遂謬云，榮如草木之榮華，猶言海變桑田。可笑。不思縈帶也。帶河礪山，眼前事，何必遠引。

梁武白紵辭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瑲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咲一轉私自憐。此喻君臣朋友相知不盡者也。楚詞私自憐兮何極，三字極有意。人君之聘臣，宰相之薦賢，相知必深，相信必素，而後可出。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交不終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予以不閒。屈子所以三致意而怨嘆也。遐觀古今，炯戒多矣。有相知相信之深，一出而成功者，伊尹、傅說也。有相知相信未深，確乎不拔者，嚴子陵、蘇雲卿也。孔明感三顧而出，先主終遂草廬之言，守小信不取荆州，猥狽當陽，欲奔蒼梧，非孔明求救孫將軍，是亦劉

表面已。後人好議論者。猶云只合終身作臥龍。下此如苻秦之王猛。唐氏之魏徵。不思其身後之言。伐吳伐高麗以致敗亡。余謂二君之嶠岳矣。王猛、魏徵縱不死。亦不能止其行也。又下此則范增、韓生而已。是女之見余大而不有弱者也。○宋人詩話。以此詩為古今第一。良有深見。而不著其說。余特為衍之。

瑟居

梁武帝詩瑟居超七淨。瑟與索同。蕭索字一作蕭瑟。則索居亦得作瑟居也。蓋瑟索者借用字。正字作摵。

梁簡文詠楓葉詩

萎綠映葭青。珠紅分浪白。落葉灑行舟。仍持送遠客。此詩二十字。而用彩色四字。在宋人則以為忌矣。以為彩色字多。不犯重。不古雅。如此詩。何嘗不犯重古雅耶。

梁簡文和蕭侍中子顯春別

別觀蒲桃帶實垂。江南豆蔻生連枝。無情無意猶如此。有心有恨徒自知。詩云。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此詩祖其意。

灩澦

灩澦歌云。灩澦大如樸。瞿唐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此舟人商估刺水行舟之歌。樂府以為梁簡文所作。非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江有桂浦之險。故涉瞿唐者。則畏灩澦。涉桂浦者。則畏金沙。今樂府桂浦作桂楫。非也。

梁元帝螢火詩

本隨秋草并。今與夕風清。紫空若星隕。拂樹似花生。屏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逢君拾光彩。不恡此身輕。

韋應物螢火詩

月暗竹亭幽。螢光拂席流。還如故園夜。又度一年秋。暫悵觀書興。何慚秉燭遊。府中徒冉冉。明發好歸休。

此二詩絕佳。予愛之。比之杜子美。則杜似太露。

梁元帝陽雲館柳詩

楊柳非花樹。依樓自覺春。枝邊通粉色。葉底映紅巾。帶日變窗影。西風拂蹤塵。入簾應有意。偏宜桃李人。

此詩諸本所載不全。以定本正之。

梁元帝登百花亭懷荊楚此詩又以為邵陵王綸作

極目纔千里。■　望楚津。落花灑行路。垂楊拂砌塵。柳絮飄春雪。荷珠漾水銀。試酌新清酒。遙勸陽臺人。

見江州石本。

落星遠

落星依遠戍。斜日半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水隔。風煙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后人高處。始能及之。見五代新說。

蕭子顯春別

江東大道日華春。垂楊挂柳掃輕塵。淇水昨送淚沾巾。紅妝宿昔已迎新。昨別下淚而送故。今已紅妝而迎新。娼樓之本色也。六朝君臣朝梁暮陳。何異於此。

蕭紀巫峽詩

巫峽七百里。巴水三回曲。黃牛隱復見。清猿斷還續。

蕭愨春庭晚望

春庭聊縱望。春臺自相引。窗梅落晚花。池竹開新筍。泉鳴知水急。雲來覺山近。不愁花不飛。只畏花飛盡。

二詩載入千里面談寄張禹山。

江總長安九日詩

心逐南雲逝。身隨北雁來。故園籬下菊。今日為誰開。○總為梁人。歷梁、陳、隋至唐貞觀中。九十餘矣。此詩在唐時作。故編之。

江總怨詩

採桑歸路河流深。憶昔相期柏樹林。奈許新縑傷妾意。無由故劍動君心。六朝之詩。多是樂府。絕句之體未純。然高妙奇麗。良不可及。溯流而不窮其源。可乎。故特取數首於卷首。庶乎免於賓花擯上若桃李之前矣。○古樂府下山逢故夫詩曰。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故劍用干將、莫邪雌雄二劍。離而復合事。

劉之遴詶江總詩

上位居崇禁。■署隣棲息。忌聞曉驪唱。每提晨光赩。高談意未窮。晤對賞無極。探急共遨遊。休沐忘退食。曷用銷鄙吝。枉趾觀顏色。下上數千載。揚榷吐胸臆。○探急謂其歸急也。古云歸急。今曰給假。

升菴詩話卷三

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長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長曉四字。似複非複。後人決難下也。東坡詩。朝與鳥鵲朝。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亦祖沈意。

鄉里夫妻

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姚令威曰。會稽人曰家。其義同也。見西溪叢語。

昔昔鹽

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卽夜也。列子昔昔夢為君。鹽亦曲之別名。

薛道衡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

京洛重新年。復屬月輪圓。雲間璧獨轉。空裏鏡孤懸。萬方皆集會。百戲盡來前。臨衢車不絕。夾道閣相連。驚鴻出洛水。翔鶴下伊川。豔質迴風雪。笙歌韻管絃。佳麗儼成行。相攜入戲場。衣類何平叔。人同張子房。

高高城裏髻峨峨。樓上妝。羅裙飛孔雀。綺帶垂鴛鴦。月映班姬扇。風飄韓壽香。竟夕魚負燈。徹夜龍銜燭。歡笑無窮已。歌吹遙相續。羌笛隴頭吟。胡舞龜茲曲。假面飾金銀。盛服搖珠玉。宵深戲未闌。競為人所矚。臥驰飛玉勒。立騎轉銀鞍。從衡旣躍劍。揮霍復跳丸。抑揚百獸舞。盤跚五禽戲。狻猊弄斑足。巨象垂長鼻。青羊跪復跳。白馬回旋劇。忽見羅浮起。俄看鬱島至。峯嶺旣崔嵬。林叢亦青翠。麋鹿下騰倚。猴猨或跂金。金徒列舊刻。玉律動新灰。甲荑垂陌柳。殘花散苑梅。繡是神家落。斜月倚桴桐。王孫猶勞戲。公子未歸來。共酌瓊酥酒。同傾鸚鵡杯。普天逢聖日。兆庶喜康哉。○按附柳彧傳。有請禁正月十五日角觝戲奏云。京邑內外。每以正月望夜。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肴醑肆陳。絲竹繁奏。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淫行因此而生。盜賊由茲而起。請敕行天下。並卽禁斷。卽此時事也。

若光嵯岈

江淹詩。屬我嵯岈年。賞爾若光初。嵯岈、嶮巇之貌。若光、若木之光。一喻老。一喻少也。

江淹詠美人春遊

江南二月春。東風轉綠蘋。不知誰家子。看花桃李津。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行人咸歎息。爭擬洛川神。此詩見文通外集。點絳脣後人以為曲名。以此知是詩膾炙人口久矣。

三雅杯

劉孝綽詩。共摛雲氣藻。同舉雅文杯。于志寧詩。俱裁七步詠。共傾三雅杯。句法相似。

蕭詡詩

蕭過春日詩。水堤烟報柳。山寺雪藏梅。唐人賞之。謂不減庾子山。

庾肩吾燭影詩

垂條垂花比芳樹。隨風隨水俱難駐。綵縷軟舞隙中來。牽吾夜被光中度。燭龍銜曜城烏啼。陰陰疊鼓朝天去。一作春枝拂岸影上來。還杯繞客光中度。

樹如薺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自是俊語。梁戴暠詩。長安樹如薺。用其語也。後人翻之益工。薛道衡詩。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

庾信詩

庾信之詩。為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清新庾開府

杜工部稱庾開府曰清新。清者、流麗而不濁滯。新者、創見而不陳腐也。試舉其略。如文昌氣似珠。太史明如鏡。鼓樂開朱鳳。鐃歌見白麟。楊柳歌落絮。鵝毛下青絲。覆局能懸記。看碑解暗疏。淹水朝含紫。流螢夜聚青。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古度林於皆竹木名。自來無人用也。淺陰連荷芰。細林見杖架。濁醪非鶴髓。蘭谷異餐脊。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冬嚴日不暖。歲晚風多剩。賦用王延壽。書須左仲將。千柱蓮花塔。由旬紫紺園。建始移交讓。微音種合歡。金排亂草出。雁拾斷蘆飛。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峯。北梁送孫楚。西堤別葛龔。古槐時變火。枯楓乍落膠。香螺酌美酒。枯蚌藉蘭肴。鹽丹須竹節。量藥有刀圭。京兆陳安世。成都李意期。山精逢照鏡。樵客值圍棊。野爐燃樹葉。山杯捧竹根。被堰文瓜熟。交塍香穗低。學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騷。寒吏數秋水。萊妻紡落毛。雪花開六出。冰珠映九光。階下雲峯出。窗前風洞開。洞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峽路沙如月。山峯石似眉。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木影搖叢竹。林香動落梅。水似桃花色。山如甲煎香。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酒正離悲促。歌工別曲悽。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詠杏花云。依稀映林塢。爛熳開山城。寄王琳云。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賦滑水云。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猶言吟暝浦。應有落帆還。此二絕即一篇哀江南賦也。又別周尚書云。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惟有河邊雁。年年南向飛。詠柱云。兩中有八柱。繁華無四時。不識風霜苦。安知客落期。唐人絕句。皆做效之。

羊腸熊耳

庾開府詩。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峯。鮑照詩。二崤虎口。九折羊腸。可謂工矣。比之杜工部高鳳聚螢積子雲歌之句。則杜覺偏枯矣。

子山詩用古韻

庾子山喜晴詩。玉城水稍息。洛浦河圖獻。伏泉還習坎。陰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圍。蒲節抽新寸。山薮欣藏疾。幽棲得無悶。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龍脊旋寸脊斷。悶音俊。皆古韻也。韻補失引。今著之于此。

洛陽花雪

何遜與范雲聯句詩云。洛陽城東西。卻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云。多少分曹掌秘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句。每到城東憶范雲。又殷成一絕云。不妨何范盡詩家。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二詩皆用此事。若不究其原。不知為何說也。

任希古和七月七日臨昆明池

秋風始搖落。秋水正澄鮮。飛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岸珠淪曉魄。池灰斂曙煙。泛查分寫漢。儀星別構天。雲光波處動。日影浪中懸。駐鶴臨蒲弋。遊鯉入莊筌。萍葉疑江上。菱花似鏡前。長林代輕幄。細艸即芳筵。文華開翠殿。筆海控清漣。不揖關右聖。空仰桂舟仙。○此詩工緻嚴密。杜詩石鯨鱗甲之句實祖之。結句尤工。

梁宮人前溪歌

當階與未躍。百鳥啼前窗。獨眠抱被歎。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用韻甚古。窗韻叢切。雙韻工切。今樂府刻倒其字作窗前。失其音矣。

古鏡詩

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盤。鬼魅幸月蝕。○無名氏作。見梁書。

晨雞鳴高樹

晨雞振翮鳴。出洞擬奇翼。蜀道隨金馬。天津應玉衡。搖冠驗遠石。繫火出迎營。斗柄斜偶寄。解翼橫飛度。試飲淮南藥。翻上仙都樹。枝低且候潮。葉浚遲承露。枝低觸嚴霜。葉浚伺朝陽。不見猜羣性。寶劍勇戰出花場。當損黃金距。誰論白玉璫。豈知長鳴逐。漢帝侍氣偶周王。流名說鷄國。分影入陳倉。不復懲符則。猶能成孟嘗。○金馬碧雞。無中生有。妙句也。緯書玉衡星精為雞。

梔子同心

梁徐悱妻劉三娘詩。兩葉雖為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切。梔子最關人。唐施肩吾雜曲。憐時魚得水。怨能兩與參。不如山梔子。卻解結同心。結句又與劉三娘光宅寺詩同。

沈氏竹火籠詩

陳范靜妻沈滿願竹火籠詩曰。剖出楚山筠。織成湘水紋。寒消九微火。香傳百和薰。氤氳擁翠被。出入隨緗裙。徒悲今麗質。豈念昔凌雲。此詩言外之意。以諷士之以富貴改節者。即孟子所云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而為之者。而含蓄蘊藉如此。徒悲豈念四字尤見其意。上薄風雅。下掩唐人矣。宋人稱李易安所以稱中散至死薄殷周之句。以為婦人有此大議論。然太淺露。比之沈氏此詩。當在門墻之外矣。

太白用徐陵詩

徐陵詩。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太白詩。風動荷花水殿香。全用其語。

碑生金

陰鏗詩曰。表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上句用張華燃燭化狐事。下句碑生金事。人鮮知之。考水經注。魏文帝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而晉代之也。又符子曰。木生蠹。石生金。又賈逵祠前碑石生金。干寶以為晉中興之瑞。郭璞傳。碑生金。庾氏禍至矣。陰所用蓋出此。

張正見詠雞

張正見詠雞詩曰。蜀郡隨金馬。天津應玉衡。上句用金馬碧雞事。下句用緯書玉衡星精散為雞事也。以無為有。以虛為實。影略之句。伐材之語。非深於詩者孰能為之。嚴滄浪乃云。張正見之詩雖多。亦奚以為。豈知言哉。

隣舍詩

陳張正見隣舍詩曰。簷高同落照。巷小共飛花。符載詩。綠逕穿籬筍。紅蕊隔戶花。于鵠詩。蔬蘿背其籬。濃

雍亦同賦。傳服朝尋樂，分燈夜讀書。劉長卿雖舉其林巷，燭影隔茅茨。徐鉉詩，井泉分地脈，碪杵共秋聲。梅聖俞詩，雖根分井口，燈影透光。總不如杜工部贈朱山人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曲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相隨。渾成不見斲斷，而句句切題。

顧野王芳樹詩

上林通建章，雜樹遍林芳。日影桃蹊色，風吹梅逕香。幽山桂葉落，馳道柳條長。折榮疑路遠，用表莫相忘。詠芳樹而中四句用桃梅桂柳，不復其冗。若宋人則以爲忌矣。在古人則多多益善。與宗懍春望詩相似。

複韻詩

陳蕭鄰詠複韻詩，品品金沙淨，離離寶幹分。纖腰非學楚，寬帶爲思君。

孔欣詩

南朝孔欣樂府云，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跔躕。緩步相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落倘風波，人情多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殷勤宵不暇，晝爾桑榆。未若及初九，攜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詠元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此詩高趣，可以擬淵明，欣早歲辭榮，不負其言矣。

宗懍荊州泊

南樓西下時，月裏聞來棹。桂水舳艫回，荊州津濟鬧。移帷向星漢，引帶思容貌。今夜一江人，惟應妾身覺。有國風之意，怨而不怒，艷而不淫。

宗懍春望

日暮春盛望，徙倚愛餘光。都尉新移棗，司空始種楊。一枝猶挂馥，十步有蘭香。望望無萱草，忘憂竟不忘。此詩用事奇崛工緻。漢人尹都尉著書名種樹法，中有云，棗鼠耳、槐兔目之語。淮南子二月之官司空，其樹楊。用事頗僻，故須略釋。棗楊桂蘭所見也，與也，萱草所懷也，比也。八句之中，草木居其五焉，在後人不勝其堆垛矣。用之不覺者，以意勝也。與顧野王芳樹詩相似。

劉三娘光宅寺見少年頭陀有感

長廊欣目送，廣殿悅逶迤。何當曲房裏，幽隱無人聲。兩葉雖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切，梔子最關人。○韓翃詩，葛花滿把能消酒，梔子同心好贈人。正用此事。

楚妃吟

窗中曙，花早飛。林中明，鳥早歸。庭前日暖，閨中香氣亦霏霏。香氣飄，當軒清唱調。獨顧慕，含怨復含嬌。蝶飛蘭復熏，裊裊輕風入翠裙。春可遊，歌聲梁上浮。春遊方有樂，沈沈下羅幬。○句法極異。

蘇子卿梅花詩梁人

中庭一樹梅，寒多葉未開。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上郡春恒晚，高樓年易催。織書偏有意，教逐錦文回。

王褒渡河

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薄暮臨征馬，失道北山阿。

首二句警絕。

隋煬帝野望詩

寒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黯銷魂。此詩見鐵圍山叢談，秦少游改爲小詞。

遠水如岸

海畔之人曰，遠望海水，似高於地，有如岸焉，蓋水氣也。煬帝望海詩曰，遠水翻如岸，遙山倒似雲。

煬帝曲名

玉女行觴，仙人留客，皆煬帝曲名。

隋後主詩

隋後主越王侗楊兒叛歌云，青春正陽月，結伴戲京華。龍媒玉可馬，鳳軫繡香車。水紋臨橋柳，風吹夾路花。日昏歡宴罷，相將歸狹斜。越王嗣位，詔稱其眉目如畫，温厚仁愛，風格儼然。後爲王充所弒，臨命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噫，亦可憐矣。觀其辭藻如此，若不生帝王家，豈不爲文人學士耶。○隋越王謚恭帝，李淵立代王侑，亦謚恭帝。二主同謚，蓋東西不相聞也。

錦衣夜不襞

王子安臨高臺云，錦衣夜不襞，羅帷晝未空。歌屏朝掩翠，妝鏡晚窺紅。錦衣夜不襞，應妝鏡晚窺紅。羅帷晝未空，應歌屏朝掩翠。形容富室豪家，恣情極樂，反易晝夜，故有深意。今本爲妄人改作錦衣晝不襞，羅帷夕未空，此乃常事，不足詠也。

石苔可踐

隋王無功詩，石苔應可踐，叢枝幸易攀。青溪歸路直，乘月醉歌還。閱詠此詩，有疑難者曰，石苔之滑，踐之豈不顛。余曰，非也。觀詩中一幸字，便得其解。蓋言石苔本難踐，幸有叢枝可攀援耳。古人用意，須三思乃得之。謝靈運詩，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此反其意。唐杜審言詩，攀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又順用無功詩意也。章後齋聞予此言，所見略同，因成一絕，見本集。

古行路難

千門皆閉夜何央，百憂俱集斷人腸。探揣箱中取刀尺，拂拭機上斷流黃。情人逐情雖可恨，復畏邊遠乏衣裳。已繰一繭催衣縷，復擣百和熏衣香。猶憶在時腰大小，不知今日身短長。裲襠雙心共一抹，袙複兩邊作八襊。襻帶雖安不忍縫，開孔才穿猶未達。胸前卻月兩相連，本照君心不照天。願君分明得此意，勿復流蕩不如先。含悲含怨判不死，封情忍思待明年。○此詩敘寄衣，而細微曲折，如出縫婦之口，詩至此，可謂細密矣。

升菴詩話卷四

頌聲寢變風息

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

賦比興

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摯虞論詩賦四過

假象太過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

李太白論詩

李太白論詩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

唐詩主情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卻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凡舉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逾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

為託言。而不以為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為思望之詞。則詩之寄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耳。

唐詩翻三百篇意

唐劉采春詩。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此本詩疏何斯違斯一句。其疏云。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適居此一處。今復乃此去更轉遠於餘方。韋蘇州詩。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此本於詩汎彼柏舟一句。其疏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其餘尚多類是。三百篇為後世詩人之祖。信矣。

珊瑚鉤詩話

張表臣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遷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咏性情。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古簡淡。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語衆體也。

杜少陵論詩

杜少陵詩曰。不及前人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此少陵示後人以學詩之法。前二句戒後人之愈趨愈下。後二句勉後人之學乎其上也。蓋謂後人不及前人者。以遞相祖述。日趨日下也。必也區別裁正浮偽之體。而上親風雅。則諸公之上轉益多師。而汝師端在是矣。此說精妙。杜公復生。必蒙印可。然非予之說也。須溪語羅履泰之說。而予衍之耳。

韻語陽秋

書生作文。務強此弱彼。謂之尊題。至於品藻高下。亦略存公論可也。白樂天在江洲聞商婦琵琶。則曰。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在巴峽聞琵琶云。絃清撥剌語錚錚。背卻殘燈就月明。賴是無心惆悵事。不然爭奈子絃聲。至其後作霓裳羽衣歌。乃曰。溢城但聽山魈語。巴峽唯聞杜鵑哭。乍賢乍佞。何至如此之甚乎。韓昌黎美石鼓之篆。至有羲之俗書趁姿媚。亦強此弱彼之過也。

鍾常侍詩品

劉繪、字士章。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言文士之多）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曹子建）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評阮籍）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陸機）詞彩葱蒨。音韻鏗鏘。（張協）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謝靈運）託論高遠。良有鑒哉。（晉嵇康）為悽悵之詞。自有清拔之氣。（劉越石）得景陽之詭諔。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鮑照）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謝朓）詩體總雜。善於摹擬。

節力于王微。成就于謝朓。江淹、范雲詩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孔稚圭生於封谿。而文爲彫飾。封谿今之[illegible]

孫器之評詩

定陶孫器之評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著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醻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山谷如陶宏景入官。析理談元。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后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蜀詩人

唐時蜀之詩人陳子昂、於季子、閭邱均、李白、阮咸、雍陶、劉灣、何兆、李餘、劉猛。人皆知之。北夢瑣言云。符載、楊衡、宋濟、張仁寶。皆蜀人。棲隱青城山。符載字厚之。文學武藝雙絕。文見唐文粹。楊衡詩見唐音。宋濟詩止有東陵美女一首。張仁寶閬中人。見劉後村千家詩。

又

唐世蜀之詩人陳子昂射洪、李白彰明、李餘成都、雍陶成都、裴廷裕成都、劉蛻射洪、唐球蜀州、陳詠青神、岑倫成都、符載成都、雍裕之成都、王嚴綿州布衣、劉暌綿州鄉貢進士、李洞綿州、田章綿州、柳震雙流、阮咸成都、劉濬蜀人、張曙巴州、僧可朋丹稜、屈處厚蜀人、毛文錫蜀人、朱桃椎蜀人、杜光庭青城。若張蠙、韋莊、牛嶠、歐陽炯。皆他方流寓而老於蜀者。皆欲哀集其詩爲一帙。而未暇焉。

司空圖論詩

陳、杜濫觴之餘。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夐。若清沇之貫達。大歷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就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劉德仁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又曰。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其論皆是而推許右丞、蘇州。尤見卓識。宜其一鳴於晚唐也。其文集罕傳。余家有之。特標其論詩一節。又有詩賦云。自知非詩。詩未爲奇。奇研昏練爽。戛魄淒神。神而不知。知而難狀。揮之八垠。卷之萬象。河渾沇清。放恣縱橫。濤怒霆蹴。掀鰲倒鯨。鑱空擢壁。崢水擲戟。鼓煦呵

春。霞溶露滴。鄰女自嬉。補袖而舞。色絲屢空。續以麻絇。鼠革丁丁。焮之則穴。蟻聚汲汲。積而陷凸。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試自是。非吾心也。其目曰詩賦。首句言自知非詩。乃是詩也。謂未爲奇。乃是奇也。句法亦險怪。胡致堂評其清節高致。爲晚唐第一流人物。信矣。圖字表聖。避亂居王官谷。

晚唐兩詩派

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鳧、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于下。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也。余嘗笑之。彼之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不讀書而徒事苦吟。撚斷肋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韓、柳爲大家。韓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餘如李賀、孟郊。祖騷宗謝。李義山、杜牧之學杜甫。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數君子真豪傑之士哉。彼學張籍、賈島者。真處褌中之蝨也。○二派見張洎集序項斯詩。非余之臆說也。

宋人論詩

宋人論詩云。今人論詩。往往要出處。關關雎鳩出在何處。此語似高而實卑也。何以言之。聖人之心如化工。然後矢口成文。吐辭爲經。自聖人以下。必須則古昔。稱先王矣。若以無出處之語皆可爲詩。則凡道聽塗說、街談巷語、酗徒之罵坐、里媼之詈雞。皆詩也。亦何必讀書哉。此論既立。而村學究從而演之曰。尋常言語口頭話。便是詩家絕妙辭。噫。三百篇中如國風之微婉、二雅之委蛇、三頌之簡奧。豈尋常語口頭話哉。或舉宋人語問予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予答曰。在河之洲。使是出處。此言雖戲。亦自有理。蓋詩之爲教。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關關、狀鳥之聲。雎鳩、擧鳥之名。河洲、指鳥之地。即是出處也。豈必祖述前言而後爲出處乎。然古詩祖述前言者亦多矣。如云先民有言。又云人亦有言。或稱先民有作。或稱我思古人。五子之歌述皇祖有訓。禮引逸詩稱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小旻刺厲王而錯舉洪範之五事。大東傷賦斂而歷陳保章之諸星。此即古詩述前言援引典故之實也。豈可謂無出處哉。必以無出處之言爲詩。是杜子美所謂偽體也。

詩史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鐘鼓、荇菜芣苢、夭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修身齊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

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敍飢荒則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訕訐。乃其下乘。而宋人拾以爲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尙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兼陰陽而道之。謂之詩可乎。胡應麟曰。按詩史。其說出孟棨本事詩。

胡唐論詩

胡子厚與予論詩曰。人有恆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姑以畫論。晉有顧凱之。唐有吳道元。宋豈以畫取士也。至宋則馬遠、夏珪。不足爲顧、吳之衙官。近代吳小仙、林良。又不足爲馬、夏之奴僕。畫既有之。詩亦宜然。謂之時代可也。余深服其言。唐子元薦與予嘗論本朝之詩。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潛一變元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劉子高、孫炎、孫蕡、黃元之、楊孟載、張羽、貝瓊之、近日好高論者曰。沿習元體。其失也弱。又曰。國初無詩。其失也誣。舉一代之文而可誣哉。永樂之末。至成化之初。則微乎鮮矣。宏治間。文明中天。古學煥日。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之者多失於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稱白眉。而趨者皆以爲傍門。至李、何二子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然正變云擾。而剽襲雷同。比興漸微。而風騷稍遠。唐子鳳德議其偏詆。嘉靖初。稍稍厭棄。更爲六朝之閩。初唐之體。詩乎盛矣。而纖艷不逞。闡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陳子約之隨其後。爲張子愈光。順之詩人也。以二子之論爲的。故著之。

范季隨評詩

宋范季隨云。唐末詩人。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則不可究。

蘭亭杜詩

近有士人熟讀杜詩。余聞之曰。此人詩必不佳。所記是裴勢殘者。元無金鵬變起手局也。因記宋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曰。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寶也。此可與知者道。

高棅選唐詩正聲

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止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分曉。品者亦能區別。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沔窅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則不可。於此有盲妁。取損鬢而充完璧。以白練而爲黃花。苟有房壻。必售其欺。高棅之選。盲妁也。近見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聲其格渾。其選嚴。噫。是其房壻乎。

五言律起句

五言律起句最難。六朝人稱謝朓工於發端。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雄壓千古矣。唐人多以對偶起。雖森嚴而乏高古。宋周伯弜選唐三體詩。取起句之工者二。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又江天消遠熱。風柳入江樓是也。語雖工。而氣衰颯。余愛柳惲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吳均咸陽春草芳。秦帝捲衣裳。又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梁元帝山高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唐蘇頲北風吹早雁。日日渡河飛。張柬之淮南有小山。嬴女隱其間。王維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杜子美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雖律也。而含古意。皆起句之妙。可以爲法。何必效晚唐哉。伯弜之見。誠小兒也。

玉華仙子歌

李康成玉華仙子歌。璇階霓綺閣。碧題霜羅幕。秦箏打毬鶯。紅鬣錦鬃風騄驥。黃絡絲鞭電紫騮。以此粘風帶實字爲眼。工不可言。惟初唐有此句法。

采蓮曲

錦帶雜花鈿。羅衣垂綠川。問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蓮。遼西三千里。欲寄無因緣。願君早旋反。及此荷花鮮。〇八句不對。太白浩然皆有此體。

五言律八句不對

五言律八句不對。太白浩然集有之。乃是平仄穩貼古詩也。僧皎然有訪陸鴻漸不遇一首云。移家雖帶郭。野徑入桑麻。近種籬邊菊。秋來未著花。到門無犬吠。欲去問西家。報道山中者。歸來每日斜。雖不及李白之雄麗。亦清致可喜。

六朝七言律其體不純寄張禹山

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鉤挂綠樹。誠知淇水沾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右梁簡文春情曲。後二句又作五言也。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蟋蟀塞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右溫子昇擣衣。第五六句又作五言。文窗玳瑁影嬋娟。香帷翡翠出神仙。促柱點唇鶯欲語。調絃繫爪雁相連。秦聲本自楊家解。吳歈那知謝傳憐。祇愁芳夜促。蘭膏無那煎。右陳後主聽箏。後二句五言。舊知山裏絕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叔長游遂不來。幽闕獨夜清琴曲。桂樹凌雲濁酒杯。槁項同枯木。丹心等死灰。右王無功北山。後二句五言。此四首聲調相類。七言律之濫觴也。往年欲選七言律爲一集。而以此先之。老倦不能。聊書以呈一覽。

黃鶴樓詩

宋嚴滄浪取崔顥黃鶴樓詩。爲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一首爲第一。二詩未易優劣。或以問予。予曰。崔詩賦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劈皴也。

同能不如獨勝

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吳道元畫楊柃裂，陳簡齋詩，辛稼軒詞，同能不如獨勝也。〇太白見崔顥黃鶴樓詩，去而賦金陵鳳凰臺。

葉晦叔論詩

晦叔云，七言律大抵多引獄起，若以個何人，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是也。然猶是對偶，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是也。洪容齋送晦叔詩，此地相從今歲晚，登臨況是客歸時，却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爲悲，梅花盡醉沾江上，話淡西風凍雨垂，正用此體，予謂絕句如劉長卿天書遠召滄浪客一詩，尤奇。〇七言律自初唐至開元名家，如太白、浩然、岑、儲，集中不過數首，惟少陵獨多至二百首，其雄壯鏗鏘，過於一時，而古意亦少衰矣，譬之後世舉業，時文盛而古文衰，自然之理。

升菴詩話卷五

律詩當句對

王維詩，門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隣。嚴維詩，本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謂之當句對。

沈君攸薄暮動弦歌

柳谷向晚沉餘日，蒨樓臨暝徙斜光。金戶半入叢林影，蘭徑時移落蕊香。絲繩玉壺傳綺席，秦箏趙瑟響高堂。舞袖拂巖喧珠珮，歌音出扇繞踈梁。雲邊雪飛弦柱促，留賓但須羅袖長，日莫遨歡恆不倦，處處行樂爲時康。

君攸桂楫泛中河

黃河曲渚通千里，濁水分流引八川。仙槎逐源終未返，蘇亭遺跡尚依然。眇眇雲根侵遠樹，蒼蒼水氣合遙天。波影雜霞無定色，湍文觸岸不成圓。赤馬青龍交出浦，飛雲蓋海遠浮烟。蓮舟渡沙轉不礙，桂檝距浪弱難前。風頂金烏翅自轉，汀長錦纜影徵懸。榜人欲歌先扣栧，津吏猶醉强持船。河堤極望今如此，行杯落葉豈盧傳。〇此六朝詩也。七言律未成，而先有七言排律矣。雖渾工緻，固盛唐老杜之先鞭也。

謝偃新曲

青樓綺閣已含春，凝妝艷粉復如神。細細香裙全漏影，離離薄扇詎障塵。樽中酒色恆宜滿，曲裏歌聲不

厭新。紫燕欲飛先繞棟，黃鶯始弄即嬌人。撩亂絲垂昏柳陌，參差濃葉暗桑津。上客莫畏斜光晚，自有西園明月輪。

崔融從軍行

穹廬雜種亂金方，武將神兵下玉堂。天子旌旗過細柳，匈奴運數盡枯楊。關頭月落橫西嶺，塞下凝雲斷北荒。漠漠邊塵飛衆鳥，昏昏朔氣聚羣羊。依稀蜀杖迷新竹，髣髴胡床識故桑。臨海舊來聞驃騎，尋河本自有中郎。坐看戰壁爲平土，近待軍營作破光。

蔡孚打毬篇

德陽宮北苑東頭，雲作高臺月作樓。金鎚玉蓥千金地，寶杖雕文七寶毬。窣融一家三尉主，梁冀頻封萬戶侯。容色從來荷恩顧，意氣平生事俠遊。共道用兵如斷蔗，俱能走馬入長楸。紅鬣錦鬉風騄驥，黃絡青絲電紫騮。奔星亂下花場裏，初月飛來畫杖頭。自有長鳴須決勝，能馳迅足滿先籌。曹王漫說彈棊妙，劇孟休矜六博投。薄莫漢宮愉樂罷，還歸堯室曉垂旒。〇七言排律，唐人亦不多見，初唐有此三首，可謂絕倡。其後則杜工部清明二首，此外何其寥寥乎。楊伯謙選唐音，乃取王建二首，醜惡之甚，觀者自能識之。中唐則僧清江一首，溫庭筠一首，皆雋永可誦，伯謙縱不能取初唐三首，獨不可取清江庭筠之二首乎。何所見之不同也。清江庭筠詩，品彙已收，茲不書。

絕句

絕句者，一句一絕，起於四時詠，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是也。或以爲陶淵明詩，非。杜詩，兩個黃鸝鳴翠柳，實祖之。王維詩，柳條拂地不忍折，松柏稍雲從更長，藤花欲暗藏猱子，柏葉初齊養麝香。宋六一翁亦有一首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散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皆此體也。樂府有打起黃鶯兒一首，意連句圓，未嘗間斷，當參此意，便有神聖工巧。

絕句四句皆對

絕句四句皆對，杜工部兩個黃鸝一首是也，然不相連屬，即是律中四句也。唐絕萬首，惟韋蘇州踏閣攀

林恨不同。及劉長卿寂寂孤鶯啼杏園二首絕妙，蓋字句雖對，而意則一貫也。其餘如李嶠送司馬承禎還山云，蓬閣桃源兩地分，人間海上不相聞。一朝琴裏悲黃鶴，何日山頭望白雲。柳中庸征人怨云，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鐶。三春白雪歸青冢，萬里黃河繞黑山。周朴邊塞曲云，一隊風來一隊沙，有人行處沒人家。黃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見花。亦其次也。

袁伯文詩

玉壻游游羅幌已依稀，逢春每先絕，望秋欲擬芳。袁伯文楚妃引也。風閒晚翻織，月殿夜凝明。願君早流盼，無令春草生。徐孝嗣白雪曲也。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張文收酺樂也。羅敷初總髻，蕙芳正嬌小。月落始歸船，春眠恆著曉。又別觀花照歎，別後嬌垂淚。歌舞須及時，如何坐悲妾。李昭詩也。數詩少時愛而誦之，然諸選皆不收，何見耶。

宋人絕句

宋詩信不及唐。然其中豈無可匹體者。在選者之眼力耳。如蘇舜欽與江詩。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四顧無纖塵。魚躍明鏡裂。王半山雨詩云。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紋。欲上人衣來。孔文仲早行云。客行謂已旦。出視見落月。瘦馬入荒陂。新花正如雪。寇國春日云。落月不可盡。丹林紫谷開。明朝遊色莫厭厭。蹊鵝鴣。寇平仲南浦云。春風入垂楊。煙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花泣微雨。郭功甫水車云。千丈水車遊。懸空九龍昂。北風來不歇。六月亦生冰。蘇子由中秋夕云。巧轉上人衣。徐行度樓角。河漢冷無聲。冥冥獨飛鵲。旅行云。猿狖號枯木。魚龍泣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婦隔江南。朱文公雨詩云。孤燈耿寒焰。照此一窗幽。臥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張南軒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渡江來。霏霏半空雨。東萊云。團團陵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卻下碧波中。顧澤云。長吟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西興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揖策下船亭。水淸魚可數。卻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五詩有王維輞川遺意。誰謂宋無詩乎。

唐詩不厭同

唐人詩句不厭雷同。絕句尤多。試舉其略。如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王昌齡春閨怨也。而李頎春閨怨亦云。紅粉女兒窗下羞。畫眉夫壻隴闕三字。自恐愁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王勃九月詩云。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而盧照鄰九日詩亦云。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望積風煙。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雁天。杜牧邊上聞胡笳詩云。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煙。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爭禁十九年。胡曾詩云。漠漠黃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爭禁十九年。戎昱湘浦曲云。虞帝南巡不復還。翠娥幽怨水雲間。昨夜月明湘浦宿。閨中環珮度空山。高駢云。帝舜南巡不復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只到而今竹尚斑。白樂天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劉禹錫云。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杜工部詩。新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李太白云。萬里關塞斷。何日是歸年。鶯鶯詩。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傍人羞不起。因郎憔悴卻羞郎。歐陽詹太原妓詩。自從銷瘦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開奴床上鏤金箱。李賀詠竹云。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皮日休詠白蓮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淸欲墮時。陸龜蒙送棊客詩云。滿目山川似奕棊。況當秋雁正斜飛。金門若召楊元保。賭取江東太守歸。溫庭筠觀棊詩云。閑對奕秋傾一壺。黃羊枰上幾成都。他時謁帝銅池水。便賭宣城太守無。

奪胎換骨

漢賈捐之議罷珠崖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後漢南匈奴傳。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總不若陳陶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一變而妙。眞奪胎換骨矣。

烏夜啼

芳草二三月。草與水同色。攀條摘香花。言是歡氣息。○唐劉禹錫詩。煙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溫飛卿詩。綠水揚光色如草。揚衣祓詩。春草春江相妬綠。

怪石詩

黃庶。字亞夫。嘗有怪石一絕傳于世。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禍辟邪呢倚苦。鉤牽對心語口。曾見漢家池館來。人十餘歲。以爲奇作。唐張碧詩。亦不多見。嘗有池上怪石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先生應是厭風雷。著向池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樽。半酣書破青煙痕。參差翠縷擺不落。筆頭驚怪黏秋雲。我聞吳中項容水墨有高賢。遨得將來倚松下。鋪卻雙繒直道難。掉首空歸不成畫。二詩殆未易甲乙也。

華山畿

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與讀曲歌明月不應停。特爲相思苦同調。

神絃曲

中庭有樹。自語梧桐。推枝布葉。○陳后山詩。庭梧蘿黃隕。風過自成語。又衛風窗自語。沉壁蝸成字。皆用此事。

古書不可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臇胎鰕。寒鼈炙熊蹯。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炰鼈。蓋爲炰鼈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遂不以爲寒字誤而從炰字邪。不思寒與炰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臘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文寒鵠蒸麑。劉熙釋名韓雞爲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耻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刊本爲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吾君。似是連對。不思前聯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軍門曰和

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和。戰國策章子爲齊將。與秦軍交和而舍。又楚策開西和門注。軍門曰和。唐鄭谷詩。戎壇三和夕。文苑英華改作秋。誤矣。

松下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煙條萬縷金。不分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蘇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書貴舊本

觀樂生愛收古書。嘗言古書有一種古香可愛。余謂此言末矣。古書無訛字。轉刻轉訛。莫可考證。余於滇

南見故家收唐詩紀事抄本甚多。近見杭州刻本。則十分去其九矣。刻陶淵明集。遺季札贊。草堂詩餘舊本。書坊射利。欲速售。減去九十餘首。兼多訛字。余抄爲拾遺辯誤一卷。先太師收唐百家詩。皆全集。近蘇州刻。則每本減去十之一。如張籍集本十二卷。今只三四卷。又傍取他人之作入之。王維詩取王涯絕句一卷入之。詫於人曰。此維之全集。以圖速售。今王涯絕句一卷在三舍人集之中。將誰欺乎。此其大關繫者。若一句一字之誤。尤多。略舉數條。如王渙李夫人歌。修蛾穠華銷歇盡。修蛾訛作總所。武元衡詩。劉琨坐嘯風清塞。訛作生死。現在邊城。則清塞字爲是。焉得有苑乎。杜牧詩。長空澹澹孤鳥沒。平仄亦拗矣。杜詩七月六日苦炎蒸。俗本蒸作熱。紛紛戲蝶過閑幔。俗本閑作開。不知子美父名閑。詩中無閑字。遊獻上夜闌。今俗本作卜夜闌。竹間朱旗北斗殷。妄改殷作開。成何文理。前人已辯之矣。劉巨濟收許渾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俗本烟作山。亦是淺人妄改。湘水多烟。唐詩中流欲暮見湘烟是也。烟字大勝山字。李義山詩。瑤池宴罷留王母。金屋妝成貯阿嬌。俗本作玉桃偷得憐方朔。直似小兒語耳。陸龜蒙宮人斜詩。草著愁烟似不春。俗本作草樹如烟似不春。尤謬。小詞如周美成愔愔坊曲人家。坊曲、妓女所居。俗改曲作陌。張仲宗詞。東風如許惡。俗改如許作妬花。平仄亦失粘。孫夫人詞。日邊消息空沉沉。俗改日作耳。東坡玉如纖手嗅梅花。俗改玉如作玉奴。其餘不可勝數也。書所以貴舊本者。可以訂訛。不獨古香可愛而已。

樂府誤字

陝西近刻左克明樂府。本節郭茂倩樂府詩集。誤字尤多。略舉一二。如讀曲歌云。逋髮不可料。憔悴爲誰覩。欲知相憶時。但看裙帶寬幾許。逋髮、謂髮之散亂未料理也。逋字下得妙。今改作亂髮。何解也。今據郭本正之。又烏棲曲云。宜城酘酒今行熟。酘酒、重釀酒也。不知何人妄改作投泊。酘酒熟。則有理。投泊豈能熟也。雖郭本亦誤。按北堂書抄云。宜城九醞酒曰酘酒。并引此句。晉白紵舞詞。纖桂徐轉紅袖揚。何承天芳樹曲。微緩揚羅袿。皆誤袿作桂。

康浪

甯戚飯牛歌。康浪之水白石爛。康浪水在今山東。見一統志。可考。今樂府誤作滄浪之水。滄浪在楚。與齊何干涉也。駱賓王文云。觀梁父之山。謳臥龍於孔明。聽康浪之歌。得飯牛於甯戚。此可以證。近時坊刻駱集。又妄改康浪作康衢。自是堯時事。與甯戚何干涉也。

叢風啜茗

杜子美何將軍山莊詩。叢風啜茗時。今本作春風非。此詩十首。皆一時作。其曰千章夏木淸。又曰紅綻雨肥梅。皆是夏景可證。

屏風牒

梁簡文帝上飛白書屏風十二牒。李白詩。屏風九疊雲錦張。牒即疊也。唐詩山屏六曲郎歸夜。宋詞屏風疊疊閑紅牙。今改疊作曲。非。

王季友詩

王季友觀于舍人壁山水畫云。野人宿在人家少。唐音誤人家作山家。既云野人。何得少宿山家耶。

唐詩絕句誤字

唐詩絕句。今本多誤字。試舉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又寄揚州韓綽判官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盡而草木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況江南地暖。草本不凋乎。此詩杜牧在淮南而寄揚州人者。蓋厭淮南之搖落。而羨江南之繁華。若作草木凋。則與青山明月玉人吹簫不是一套事矣。余戲謂此二詩絕妙。十里鶯啼。俗人添一撇壞了。草未凋。俗人減一畫壞了。甚矣。士俗不可醫也。又如陸龜蒙宮人斜詩云。草著愁烟似不春。只一句。便見墳墓淒惻之意。今本作草樹如烟似不春。草樹如烟。正是春景。如何下得不春字。讀者往往忽之。亦食不知味者也。

賤妾亦何爲

古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文選范雲古意詩注引之作擬。何爲擬字勝亦字。

王融詩

王融巫山高。烟華□卷舒。行芳時斷續。今本行芳作猿鳥。猿鳥字遠不及行芳也。

杜詩誤字

燕子詩。穿花落水益沾巾。范德機善本作帖水。一笑正墜雙飛翼。黃山谷云。一笑俗作一箭。非。紛紛戲蝶過閑幔。張文潛本作開幔。

古詩文宜改定字

顏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跱衡。出字不如突字。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逐子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須溪云。逐字不佳。予思之。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此逐字無來處。所以不佳也。今解人之母隨子就養曰逐子。可乎。然亦未有他好字易之。近有語予以將字易之。詩云不遑將母。蓋反言見義者。春秋杞伯姬以其子來朝。而曰杞伯姬來朝其子之例也。爲文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其難如此。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之句。則將字甚愜。當試與知音訂之。

一笑

杜詩一箭正墜雙飛翼。黃山谷注作一笑。蓋用賈大夫射雉事也。

飛霜殿

范元實詩話。白樂天長恨歌工矣。而用事猶誤。峨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也。當改云劍門山。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淸宮自有飛霜殿。乃寢殿也。

嘗改長生爲飛霜。則謬矣。按鄭嵎津陽門詩。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蕋峯頭王母祠。則長生殿乃在驪山之上。夜半亦非上山時也。又云。飛霜殿前月悄悄。迎風亭下風颸颸。據此元賓之所評信矣。

湘烟

許渾詩。劉巨濟得其手書湘潭雲盡暮烟出。烟字極妙。疑是許之手筆無疑也。後人改烟作山。無味。大抵湘中烟色與他方異。張泌詩。中流欲暮見湘烟。沈黎徵湘中詩。魚躍浪花翻水面。鴈拖烟練束林腰。頗中湘晚。朱慶餘詩亦云。浦迥湘烟暮。林香岳氣春。

古蜡祝丁寧感歎進句

禮記蜡祝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草木歸其澤。而蔡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增此二句。義始足。丁寧感歎。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而修文御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空伴冢纍纍。增此三字。文義始明。譬所以貴乎博考也。

所欽

嵇康贈弟秀才四言詩云。啟悟驅情。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爲弟。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爲兄。又贈馮熊詩云。忼慨爲誰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爲友。

詩用兒字

古詩有用近俗字而不俗者。如孫光憲採蓮詩曰。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戲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溼。更脫紅裙裹鴨兒。李羣玉釣魚詩曰。七尺青竿一丈絲。菰蒲葉裏逐風吹。幾回舉手拋芳餌。驚起沙灘水鴨兒。又贈琵琶妓詩有曰。我見鴛鴦飛水去。君還望月苦相思。一雙裙帶同心結。早寄黃鸝孤雁兒。盧仝新年亦有詩云。新年何事最堪悲。病客遙聽百舌兒。太歲只遊桃李徑。春風肯換歲寒枝。

尹式詩

尹式和宋之問詩。愁髮含霜白。衰顏寄酒紅。○杜子美云。髮短何須白。顏衰肯再紅。○宋陳后山云。短髮愁催白。衰顏酒借紅。皆互相取用。各不失爲佳。

詩用惹字

王右丞詩。楊花惹莫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溫庭筠。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絕妙。

側寒

唐詩。春寒側側掩重門。王介甫。側側輕寒剪剪風。許棐小詞。玉樓十二春寒側。呂聖求詞。側寒斜雨。側寒字。詞人相承用之。不知所出。大意側不正也。側寒字甚新。特拈出之。

亞枝花

白居易集有亞枝詞。臨水低枝也。孟東野。南浦桃花亞水紅。水邊柳絮因春風。白詩又云。亞竹亂藤多照岸。亦佳句也。

弔月

錢起詩。月弔嶠烏寒雅起。○李賀詩。蟪蛄弔月鉤欄下。

坡詩

東坡春事闌珊芳草歇。威疑歇字似趁韻。非也。唐劉琨詩。庭草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王眞詩。莫折爲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謝康樂。芳草亦未歇。

悠字單用

詩悠悠蒼天注。悠遠無期貌。後人押韻。罕有單用者。惟莊子有荒唐謬悠。後漢書任重道悠。張平子西京賦。建長旅之太常。紛焱悠以容裔。佛經道性天悠。可以單押。

悠字押韻

說文攸。行水也。字本從水。省作攸。借爲所字。古文苑西嶽碑云。則有攸。秦嘉述婚詩。神啟其吉。果獲令攸。文選紛焱悠以容裔注。旌旗搖動貌。悠字詩中除悠悠之外。只有焱悠。與莊子謬悠。內典道性天悠可押。○攸。所也。韓文滋儀之攸。左傳湫乎攸乎注。乖危貌。又鬱攸。火氣也。五行傳御於怵攸。肓人君過咎。以變爲所。則可免也。怵攸。猶言敬作所也。前漢書鼓伸攸攸外寓。支遁傳背遊外國歲數攸悠。

詩押倜字

宋賞花釣魚和詩。押倜無押者。幾人有押倜太多之譏。余思漢書相如傳有妄翔徐徊。昭帝廟讖從倜。揚雄賦有倜儻徨徨。唐松陵詩有遲倜。庾信文有徘倜。當時諸公未之精思耳。何可謂無。

凝音佞

詩膚如凝脂。凝音佞。唐詩日照凝紅香。白樂天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又舞繁紅袖凝。歌切翠眉愁。又舞急紅腰凝。歌遲翠黛低。徐幹臣詞。重省別時。淚濕羅巾猶凝。張子野詞。逆寒香燭殘痕凝。新翻王詞。想導江水雲愁凝。閒鎖鞭鞘悲吟。柳耆卿詞。愛把歌喉當筵逞。遏天邊亂雲愁凝。今多作平音。失之。音律亦不協也。

天邪

唐詩。錢唐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又長安女兒雙髻鴉。隨風趁蝶學天邪。天音妖。

北走

李文正嘗與門人論詩曰。杜子美詩。北走關山開雨雪。與胡騎中宵堪北走。兩北走字□□。何對曰。俊字諧疾趨曰走。上聲。遍之走曰奏。去聲。北走關山。疾走之走也。如漢書北走邯鄲道之走。胡騎北走。遍而走之也。如漢書李布北走胡之走。是疑不同。先生曰。辨言甚辨。然吾初無此意。盧師邵侍御在側曰。恐杜公亦未必有此意。蓋如此解詩。似涉於太鑿耳。

陸機太白詩音

陸機招隱詩。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附音拊。太白詩。羌笛橫吹阿嚲迴。向月樓中吹落梅。下吹字音去

聲不惟便于讀亦義宜爾也

文選生烟字

宋人小說謂劉禹錫竹枝詞瀼西春水縠文生乃生烟之生信是文選謝朓詩遠樹曖芊芊生烟紛漠漠亦然小謝之句實本盧諶盧諶撰征賦云被宿莽以迷徑視生烟而知墟

十字平音

唐詩三十六所春宮殿一一香風透管絃又綠波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又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陳郁云十音當爲諶也謂之長安語音律詩不如此則不叶矣

七平七仄詩句

吐吞萬里隨四海宋玉大言賦七變入臼米出甲韓詩一月普見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佛經離袿飛髾垂纖羅文選梨花梅花參差開唐詩有客有客字子美杜

升菴詩話卷六

劍門明皇詩

予往年過劍門關絕壁上見有唐明皇詩云劍閣橫空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是詩英華及諸唐詩皆不載故記於此

猶唱猶吹

後庭花陳後主之所作也主與倖臣各製歌詞極於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故杜牧之詩云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阿濫堆唐明皇之所作也驪山有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將其聲翻爲曲左右皆能傳唱故張祜詩曰紅葉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二君驕淫侈靡躭嗜歌曲以至於亡亂世代雖異聲音猶存故詩人懷古皆有猶唱猶吹之句嗚呼聲音之入人深矣

高宗過溫湯

溫渚停仙蹕豐郊駐曉旌路曲迴輪影岩虛傳漏聲暖溜驚湍駛寒空碧霧輕林黃疎葉下野白曙霜明眺聽良無已烟霞斷續生○此篇文苑英華作太宗按驪山石刻年紀麟德十月朔日爲高宗無疑應制和者王德貞楊思元鄭義真又皆高宗朝士也

武后如意曲

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張君房脞說云千金公主進洛陽男子淫毒異常武后愛幸之改明年爲如意元年是年淫毒男子亦以情殫疾死後思之作此曲被于管絃嗚呼武后之淫虐極矣殺唐子孫殆盡其後武三思之亂武氏無少長皆誅斬絕焉雖武攸緒之賢而不能免也使其不入宮闈恣其情慾於北里教坊豈不爲才色一名伎與劉采春薛洪度相驂駟乎曾三江詠史詩云唐代宗風本難爽周家又見結縭穢不如放配河間傳免使搖殘仙李枝

景龍文館學士長寧公主宅流杯

鑿高嚴遍是怡心窗閣桃源不暇尋餘雪依林成玉樹殘霙點岫即瑤岑○此詩非絕句體然以半律視之則極工矣

楊素詩文

楊素作柳宏誄云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爽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迴詔無復洛川之文又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播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出爲一時盛作見文苑英華素本以武功顯而文藻若此

陳子昂詩

陳子昂送客詩云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採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今本作平生非舊所以貴舊本也余見新本疑其誤而思之未得一見舊本釋然

幽州臺詩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其辭簡直有漢魏之風而文集不載

岑參截拍六州歌頭

西去輪臺萬里餘也知音信日應疎隴山鸚鵡能言語爲報家人數寄書○伊州、渭州、梁州、氐州、甘州、涼州、謂之六州宋時大喪以六州歌頭引之本朝用應天長

杜審言詩

杜審言早春遊望詩唐三體選爲第一首是也首句獨有宦遊人第七句忽聞歌古調妙在獨有忽聞四虛字文選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月審言祖之蓋雖二字亦不苟也詩家言子美無一字無來處其祖家法也

京師易春晚

杜審言詩始出鳳凰池京師易春晚奇句也蓋言繁華之地流放易過李頎詩好在長安行樂地空令歲月易蹉跎亦此意耳近刻本改作陽春晚非也

儲光羲七言律

儲光羲詩五卷。五言古詩過半。七言律止田家即事一首而已。桑柘悠悠水蘸堤。晚風晴景不妨犂。高機猶織臥蠶子。下坂飢逢餉饁妻。杏色滿林羊酪熟。麥涼浮隴雉媒低。生時樂死皆由命。事在安天迴不迷。

選詩補註

劉履作選詩補註。效朱子註三百篇。其意良勤矣。然曲說強解。殊非作者之意。如郭璞遊仙詩。附會於君臣治道。此何理耶。且所見寡陋。如儲光羲詩格澤為君忽。格澤。星名。大人賦建格澤之長竿是也。履乃云獅子名曰白澤。白與格相近。白澤即格澤也。此何異村學究之欺小童耶。

崔塗王維詩

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詩話亟稱之。然王維鄭州詩。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已先道之矣。但王語渾含勝崔。

右丞詩用字

王右丞詩。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孟浩然云。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枻歌。雖用助語辭。而無頭巾氣。宋人黃陳效之。如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又如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豈止學步邯鄲。效顰西子已哉。

王摩詰遺詩

王摩詰詩。今所傳僅六卷。如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一首。見於洪覺範天廚禁臠。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見於黃迪些跋。而本集不載。則知其詩遺落多矣。

仇池筆記

陽關三疊。每句皆再唱。而首句不疊。

裴迪詩

湖廣竟陵縣西塔寺。有陸羽茶泉。裴迪有詩云。竟陵西塔寺。蹤跡尚空虛。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草堂荒產蛤。茶井冷生魚。一汲清冷水。高風味有餘。迪與王維同時。其詩自輞川倡和外無傳。此詩予見之石刻云。

七夕曝衣

沈佺期七夕曝衣篇云。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邊。披香畫閣與天連。燈火灼爍九衢映。香氣氛氳百和然。此夜星繁河正白。人傳織女牽牛客。宮中擾擾曝衣樓。天上娥娥紅粉席。舒羅散縠雲霧開。綴玉垂珠星漢迴。朝霞散彩羞衣架。晚月分光劣鏡臺。上有仙人長命綹。中看玉女迎歡繡。玲瓏宴中別作春。琅玕窗裏翻成晝。椒房金屋寵新流。意氣驕奢不自由。漢文宜惜露臺費。晉武須焚前殿裘。佺期此詩。首以藻繪。終歸諷戒。深可欽玩。近刻沈集不載此詩。蓋本類書抄合。非當日全集也。

芬月

沈佺期詩。芬月期來過。又稱芳月。

五字

郭頒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用此事也。解者以五字為詩誤矣。

劉希夷江南曲

暮宿南州草。晨行北岸林。日懸滄海闊。水隔洞庭深。烟景無留意。風波有異尋。歲游難極目。春戲易為心。朝夕無榮遇。芳菲已滿襟。○艷唱潮初落。江花露未晞。春洲驚翡翠。朱服弄芳菲。畫舫煙中淺。青陽日際微。錦帆衝浪濕。羅袖拂行衣。含情罷所采。相歎惜流暉。○君為隴西客。妾遇江南春。朝游含靈果。夕采弄風蘋。果氣時不歇。蘋花日以新。以此江南物。持贈隴西人。空盈萬里懷。欲贈竟無因。○妾如楚江月。君若吳山雲。波中自皎潔。山上亦氤氳。明月留照妾。輕雲持贈君。山川各離散。光氣乃殊分。天涯一為別。江北不相聞。○擣舟乘潮去。風帆振早涼。潮平見楚甸。天際望維揚。洞沂各千里。烟波接兩鄉。雲明江嶼出。日照海流長。此中逢歲晏。浦樹落花芳。○莫春三月晴。維揚與楚城。城臨大江汜。迴映洞浦清。臨雲曲金閣。珠箔碧雲輿。月明芳樹羣鳥飛。風過長林雜花起。可憐離別誰家子。一去於此情何已。○北堂紅草盛丰茸。南湖碧水照芙蓉。朝游暮起金花盡。漸覺羅裳珠露濃。自惜鉛華三五歲。已歎關山千萬重。情人一去無還日。欲贈懷芳怨不逢。○憶昔江南年盛時。平生怨在長洲曲。冠蓋星繁江水上。衝風飄落洞庭綠。落花雨袖紅紛紛。朝霞高閣洗晴雲。誰言此處嬋娟子。珠玉為心以奉君。○希夷八詩。柔情綺語。艷妙一時。宜乎招宋延清之妒也。

宋之問嵩山歌

登天門兮坐盤石之嶙峋。前漎漎兮未半。下漠漠兮無垠。紛窈窕兮岩倚披以鵬翅。洞膠葛兮峯稜層以龍鱗。松移岫轉。左變而右易。風生雲起。出鬼而入神。吾不知其若此靈怪。願遊杳冥兮見羽人。重曰。天門兮穹崇。迴合兮攢叢。松萬仞兮柱日。石千尋兮倚空。晚陰兮足風。夕陽兮赩紅。試一望兮。敗魄。況眾妙之無窮。下嵩山兮多所思。攜佳人兮步遲遲。松間明月常如此。君再遊兮復何時。○此詩本集不收。嵩山有石刻。今但傳後四句耳。

王邱東山詩

高潔非養正。盛名亦險艱。智哉謝安石。攜妓入東山。雲岩響金奏。空水艷朱顏。蘭露滋香澤。松風鳴珮環。歌聲入空盡。舞影到池閑。杳與同天上。繁華非世間。卷舒混名跡。縱誕無憂患。何必蘇門嘯。冥然閉清關。○王邱。初唐人。雀鼠谷應制詩。出沈宋上。此詩清新俊逸。太白之先鞭也。

王績贈學仙者

采藥層城遠。尋師海路賒。玉壺橫日月。金闕斷煙霞。仙人何處在。道士未還家。誰知彭澤意。更覓步兵邪。春釀煎松葉。秋杯浸菊花。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此詩深有風諭於世之妄意長生者。比之朱子賦隱非難。殊為正論。無媿文中子之友于矣。

邢象王古意

家中新酒熟.園裏木初榮.杵杯欲取醉.悒然思友生.忽聞有奇客.何姓復何名.皆酒陶彭澤.能琴阮步兵.何須閒染習.逐坐共山亭.舉袂拂飛鳥.持巾拂落英.心神無俗累.歌詠有新聲.新聲是何曲.滄浪之水清.○象玉.初唐人.與王無功爲友.此詩脫洒而含古意.

西施

劉長卿題西施.陸子曰.宮風不舉袖.但覺羅衣輕.二語雖太白可頡頏也.

虞世南織錦曲

寒閨織素錦.含怨斂雙蛾.綜新交縷澀.經脆斷絲多.衣香逐舉袖.釧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往交河.此虞世南織錦曲也.分明是一幅織錦圖.綜脊縱.經脊選.非深知織作者.不知此二句之妙.

閭邱均

成都閭邱均.在唐初與杜審言齊名.杜子美贈其孫閭邱師詩云.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均亦曾至雲南.有刺史王仁求碑文.錄王墓碑文皆均筆也.然墓碑洛陽賈徐絢.鶻子備雲南志.以均與徐絢入流寓志中.

王適詩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此王適梅花詩也.唐音選之.一首是傳矣.適.唐初人.陳子昂爲傳云.幽人王適見感遇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矣.即其人也.予見蜀志載王適蜀中旅懷一首云.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羈跡如天外.平生似夢中.別離同夜月.愁思隔秋風.老少悲顏駐.盈虛悟翟公.蓋因旋遊入蜀而見子昂也.近註唐音.以王適爲韓退之銘其墓者.不知開元以後.安得此句法哉.不惟詩中無訾.又且目中無珠.妄淺如此.何以註爲.

劉綺莊揚州送人

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遙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櫂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晚明之中興紀聞云.唐人劉綺莊.爲昆山尉.研窮古今.緗帙所積甚富.皆分類應用事注釋于下.如六帖之狀.號昆山編.今其書尚存.

衞象吳宮怨

吳王宮闕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句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上起黃塵.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此詩與王子安滕王閣詩相似.少誦之.知爲初唐人無疑.而未有明證.偶閱李嶠集.有詠衞象餞孫給.知爲巨山同時.高棅選唐詩乃收之晚唐.不考之甚矣.

王奐惆悵詞

夢裏分明入漢宮.覺來燈背錦屏空.紫臺月落關山曉.腸斷君王信畫工.李夫人病已經秋.武帝來看不舉頭.嬌婦擬華消歇盡.玉堆羅袂一生愁.○漢武帝思李夫人賦曰.美連娟以脩嫮兮.命樔絕而不長.西京雜記武帝落葉哀蟬曲云.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亦思李夫人所作

也.前哉之妙.可謂佳絕.舊本纔所搖華.誤謬不通.劉邦江見元人刻本.定爲析縷字.誠一快也.余又見陳子高演此詩爲太平時境.詞易舊句楚魂湘血爲王堆羅袂.始爲全美.今從之.

王績野望詩

東臯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王無功.隋人.入唐.隱節既高.詩律又盛.蓋王、楊、盧、駱之濫觴.陳、杜、沈、宋之先鞭也.而人罕知之.況文中子之道德乎.乃知名亦有幸不幸.古云.蓋棺事乃定.若此者.千年猶未定也.

南州行

搖艇至南國.國門連大江.中洲兩邊岸.數步一垂楊.金釧越溪女.羅衣胡粉香.織縑春卷幔.采蕨暝提筐.弄瑟嬌垂幌.迎人笑下堂.河頭浣衣處.無數紫鴛鴦.○此二詩.一見英華.一見樂府.蓋初唐人作也.所謂暗中摸索亦可知者.高棅乃編之於中唐.真無見哉.

升菴詩話卷七

太白用古樂府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鑪.李白用其意.衍爲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其楊叛兒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者比乎.故其贈杜甫詩有飯顆之句.蓋譏其拘束也.余觀李太白七言律絕少.以此言之.未窺六甲.先制七言者.視此可省矣.

阿濫堆

太白詩.羌笛橫吹阿濫堆.番曲名.張祜集有阿濫堆.蓋飛禽名.明皇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即此也.番人無字.止以聲仍.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耳.難以意求也.

古胡無人行

望胡地。何險側。斷胡頭。脯胡臆。○此古詞雖不全。然李太白作胡無人。尾句全效而注不知引。又郭氏樂府亦不載。蓋止此四句而餘亡矣。

李太白相逢行

太白相逢行云。朝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中珠箔開。金鞭遙指點。玉勒乍遲回。夾轂相借問。知從天上來。憐腸愁欲斷。斜日復相催。下車何輕盈。飄飄似落梅。嬌羞初解佩。語笑共銜盃。暎歌扇。似雲月中見。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暮雨來何遲。願言三靑鳥。却寄長相思。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壯年不行樂。老大徒傷悲。持此道密意。無令曠佳期。此詩千家藏樂史本最善。今本無憐腸愁欲斷四句。他句亦不同數字。故偏錄之。太白號斗酒百篇。而其詩精煉若此。所以不可及也。

太白懷鄉句

太白渡金門詩。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羅浮詩。爾去之羅浮。余還憩峨眉。又淮南臥病懷寄蜀中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皆寓懷鄉之意。趙蕤。梓州人。字雲卿。精於數學。與李白齊名。蘇頲薦西蜀人才疏云。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宋人注李詩遺其事。併附見焉。圖經云。蕤、漢儒趙賓之後。鹽亭人。屢徵不就。所著有長短經。

太白句法

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韓琮詩。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畫眉。靑靑河畔草。不是望鄉時。亦祖太白句法。

泉明

李太白詩。昔日繡衣何足榮。今朝貰酒與君傾。且就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泉明卽淵明。唐人避高祖諱。改淵爲泉也。今人不知。改泉明作泉聲。可笑。

柳花香

李太白詩。風吹柳花滿店香。溫庭筠詠柳詩。香隨靜婉歌塵起。影伴嬌嬈舞袖垂。傳奇詩。莫唱踏春陽。令人離腸結。郎行久不歸。柳自飄香雪。其實柳花亦有微香。詩人之言非誣也。李乂有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之句

香雲香雨

雨未嘗有香也。而李賀詩。衣微香雨靑氛氳。元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云。雲氣香流水。

李白橫江詞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烏栖曲。採菱渡頭擬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太白以一句衍作二句。絕妙。

陪族叔侍郎曄及賈舍人至遊洞庭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此詩之妙。不待贊。前句云不見。後句不知。讀之不覺其複。此二不字。決不可易。大抵盛唐大家正宗作詩取其流暢。不似後人之拘拘耳。聊發此義。

又

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秋草洞庭間。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靑畫出是君山。○洞庭爲楚之巨浸大觀。近日士夫崇尚別號。楚人以洞庭取號者。比比是。曰洞野。曰洞澤。曰洞湖、洞陽、洞陰。洞溪。唐池南侍御云。太白詩中明湖二字奇甚。無人拈出爲別號及亭扁者。

巴陵贈賈至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賈至中書舍人。左遷巴陵。有詩云。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山晴靄碧。湘水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爲澤畔吟。歲時還北望。不覺淚沾襟。太白此詩。解其怨嗟也。得溫柔敦厚之旨矣。

杜鵑花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此太白寓宣州懷西蜀故鄉之詩也。太白爲蜀人。見于劉全白誌銘。曾南豐集序。魏楊遂故宅祠記。及自敍書。不一而足。此詩又一證也。○近日吾鄉一士夫爲山東人作詩序云。太白非蜀人。乃山東人也。余以前所引證詰之。答曰。且詔山東人。耐綿襖貰。何暇核實。

太白梁甫吟

李太白梁甫吟。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蓋用尸子載中黃伯及莒國勇夫事。而楊子見。蕭粹可、皆不能注。今錄其全文于此。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夫貧窮者、太行之猱也。疏賤者、義之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于世。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所以服一時也。

下落花

李太白詩。玉窗靑靑下。落花花已落。又曰。下增之不覺。縱而讀益奇。

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別賦。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物類。而引杜詩爲證。近於郢書燕說矣。噫。寡陋

至此哉。

學選詩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杜子美好者亦多是效選詩。後漸放手。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逸不可當。

豎子

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爲豎子乎。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晉、魏間人耳。李太白詩。沉醉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亦誤認嗣宗語也。東坡詩。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槌碎黃鶴樓

李太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鶴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也。其事本如此。其後禪僧用此事作一偈云。一拳搥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傍一遊僧亦舉前二句而綴之曰。有意氣時消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又一僧云。酒逢知己藝壓當行。元是借此事設辭。非太白詩也。流傳之久。信以爲眞。宋初有人僞作太白醉後答丁十八詩云。黃鶴高樓已搥碎。一首。樂史編太白遺詩。遂收入之。近日解學士縉作吊太白詩云。也曾搥碎黃鶴樓。也曾踢翻鸚鵡洲。殆類優伶之語。噫。太白一何不幸耶。

評李杜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宋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余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劉須溪

世以劉須溪爲能賞音。爲其於選詩、李、杜諸家皆有批點也。予以爲須溪元不知詩。其批選詩。首云。詩至文選。爲一厄。五言盛於建安。而勃窣爲甚。此言大本已迷矣。須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選詩又李、杜之所自出。予嘗謂須溪乃開剪截羅段舖客人。元不曾到蘇、杭、南京機坊也。

許彥周詩話

許彥周詩話云。客言李、杜詩中說馬。如相馬經。有能過之者乎。僕曰。毛詩過之。曰。六經固不可擬。然亦未嘗仔細說馬相態行步也。僕曰。願熟讀之。兩驂如舞。此驂語所謂花踏羊行是也。兩驂如手。此驂語所謂熟使喚是也。思之使人悚然。過都歷塊。知與神行電邁涉恍惚爲難騎耳。

巫峽江陵

盛宏之荊州記。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太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雖同用盛宏之語。而優劣自別。今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憒憒。○白帝至江陵。

春水盛時行舟。朝發夕至。雲飛鳥逝。不是過也。太白述之爲韻語。驚風雨而泣鬼神矣。太白娶江陵許氏。以江陵爲遊宦室家所在。

升菴詩話卷八

稱許有乃祖之風

老杜嘗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沉鬱頓挫。揚雄、枚皋可企及也。壯遊詩則自比于崔、魏、班、揚。又云。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贈韋左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于世。自比諸人。誠未爲過。至竊比稷與契。則過矣。史稱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邪。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人瘡。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牀。其忠藎亦可嘉矣。

不嫁惜娉婷

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傅粉施朱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於從仕。女不可輕於許人也。着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人有相知之深。徐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不深。確乎不出。以全其名者。嚴光、蘇雲卿是也。有相知不深。闖然以出。身名俱失者。劉歆、荀彧是也。白樂天詩。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亦子美之意乎。

數囘細寫愁仍破

杜詩數囘細寫愁仍破。寫。洗野切。禮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史記始皇三十五年。寫

蜀刺地材皆至關中三十六年。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左傳注。寫器令空。東觀漢記。封車載貨。寫之權門。皆卻夫人語二弟云。似館側寫。又四夜切。石鼓文。宮車其寫。義與卸通。今車解馬曰寫。舟車出載亦曰寫。

杜詩奪胎

陳僧慧標詠水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沈佺期釣竿篇。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雖用二子之句。而壯麗倍之。可謂得奪胎之妙矣。

子美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花卿。名敬定。丹稜人。蜀之勇將也。恃功驕恣。杜公此詩。譏其僭用天子禮樂也。而含蓄不露。有風人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絕句百餘首。此為之冠。○唐世樂府多取當時名人之詩唱之。而音調名題各異。杜公此詩在樂府為入破第二疊。王維秦川一半夕陽開。在樂府名相府蓮。訛為想夫憐。秋風明月獨離居。為伊州歌。岑參西去輪臺萬里餘。為簇拍六州。盤小叢鴈門山上鴈初飛。為突厥三臺。王昌齡秦時明月漢時關。為蓋羅縫。張仲素亭亭孤月照行舟。為湖渭州。王之渙黃河遠上白雲間。為梁州歌。張祜十指纖纖似筍紅。為氐州第一。春載月裏嫦娥不畫眉。為甘州歌。無名氏十年一過聖明朝。為水調歌。雕弓白羽獵初回。為水鼓子。後轉為逸家傲云。其餘有詩而無名氏者尚多。不盡書焉。○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為多。杜子美七言絕近百。錦城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蓋花卿在蜀頗僭。子美作此諷之。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哉。杜子美詩諸體皆有絕妙者。獨絕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厭諸家。是其眞識冥契。猶在唐世妓人之下乎。

袁紹盃

後漢鄭玄傳。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飲酒一斛。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玄依方辨對。咸出問表。莫不嗟服。杜詩。江上徒逢袁紹盃。公以玄自比。為儒而逢世亂也。須溪批云。如此引袁紹事不曉。嗤須溪眯目之言。不曉。眞不曉也。王洙注引河朔飲事。尤無干涉。不讀萬卷書。不能解讀杜詩。信哉。

西郊詩

韻語陽秋。杜子美西郊詩云。無人競來往。或云無人與來往。或云無人覺來往。競與皆常談。覺字非子美不能道也。蓋煬者辟竈。有道之所懿。介者爭席。隱居者之所貴也。

劉貢父

青袍也自公。貢父詩話云。也字作夜音。不可如字讀也。白公云。也向慈恩寺裏遊是也。

書堂飲散復邀李尚書下馬賦

杜云。湖月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湖上林中。地已清矣。湖

有月。林有風。景益清矣。故着相與清字。俗本作湖上。或作湖水。皆謬。既有湖。不須着水字。若云湖上林風。不得着相與清字。此工緻細潤。昧之自知。遮莫猶言儘教也。當時諺語。

止觀之義

杜詩。白首重聞止觀經。佛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止能修心。能斷貪愛。觀能修慧。能斷無明。止如定而後能靜。觀則慮而後能得也。

彫菰

說文。彫菰亦名蔣。徐鉉曰。彫菰。西京雜記及古詩皆作雕胡。內則註作雕胡。亦作安胡。枚乘七發。安胡之飯。註。今所食菰米也。宋玉賦。主人之女。炊雕胡之飯。爾雅翼。雕蓬。孫炎云。米茭也。米可作飯。古人以為五飯之一。周禮。魚菰宜。干寶云。菰米飯。膳以魚。同水物也。其米色黑。杜詩。波漂菰米沉雲黑。言人不收取。而鳧亦不啄。但為波漂雲沉而已。見長安兵火之慘極矣。客有見予拈波漂菰米之句而問曰。杜詩此首中四句。亦有所本乎。予曰。有本。但變化之極。其妙耳。隋任希古昆明池應制詩曰。回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使見太平宴樂氣象。今一變云。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讀之則荒烟野草之悲。見於言外矣。西京雜記云。太液池中有雕菰。紫籜綠節。鳧鶵鴈子。唼喋其間。三輔黃圖云。宮人泛舟採蓮。為巴人棹歌。使見人物遊嬉。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讀之則菰米不收而任其沉。蓮房不採而任其墜。兵戈亂離之狀具見矣。杜詩之妙。在翻古語。千家注無有引此者。雖萬家注何用哉。因悟杜詩之妙如此。四句直下。與三百篇牂羊羵首三星在罶同。比之晚唐亂殺平人不怕天。抽旗亂插死人堆。豈但天壤之隔。

日抱黿鼉

韓石溪廷延語余曰。杜子美登白帝最高樓詩云。峽坼雲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黿鼉遊。此乃登高臨深。形容疑似之狀耳。雲霾坼峽。山木蟠挐。有似龍虎之臥。日抱清江。灘石波蕩。有若黿鼉之游。余因悟舊註之非。其云雲氣陰黯。龍虎所伏。日光圍抱。黿鼉出曝。眞以為四物矣。即以杜證杜。如江光隱映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同一句法。同一解也。蘇子赤壁賦云。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亦是此意。豈眞有烏鵲黿鼉虬龍虎豹哉。

步檐

杜步檐倚杖看牛斗。檐即今簷字也。蓋用相如上林賦步檐周流之語。俗子不知古字。乃改檐為蟾。且上句有新月猶懸。而此又云步蟾。太重複。況步蟾乃時俗舉子坊牌曆語。杜公詩寧有此惡字面耶。

衡州

衡州詩云。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此語甚悲。許彥周詩話云。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泣。後之人亦嘗有味此而泣者也。

落月屋梁

蕉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卽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尙未回也。詩本淺。宋人看得太深。反晦矣。傳神之說非是。

杜詩本選

謝宣城詩。離會雖相雜。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別筵之句。實祖之。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之句。實祖之。故子美諭兒詩曰。熟精文選理。

五雲太甲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五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此語也。晉天文志。華蓋在勢。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東閣官梅

杜工部和裴迪登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節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以裴迪逢早梅而作詩。故用何遜比之。又以却月凌

風臺。皆揚州臺觀名耳。所謂東閣官梅者。乃新津之地也。非揚州有東閣也。宋世有妄人假東坡名作杜詩注一卷。刻之。一時爭傳之。而不知其僞也。其注此詩云。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遜吟咏其下。後居洛思之。因請再任。及抵揚州。梅花盛開。相對彷彿終日。按何遜未嘗爲揚州法曹。是時南北分裂。遜爲梁臣。何得復居洛陽。洛陽乃魏地也。旣居魏。何得又請再任。請于梁乎。請於魏乎。其說之脫空無稽如此。略曉史册者。知其僞矣。近日鄧文莊實乃手抄其註。入杜詩七言律刻行。豈不誤後學耶。僞蘇注之謬。宋世洪容齋、嚴滄浪、劉須溪父子、馬端臨經籍考。皆力辨其謬。而文章鉅公如鄧文莊者乃獨信之。亦尺有所短也。○僞蘇注中如謂不分桃花紅勝錦。爲李夫人之語。十年厭見旌旗紅。爲四皓語。皆架空妄說。如盲人風漢之言。然猶借古人名也。又謂碧山學士爲梁韋褒。又脊黑廛須到上頭。爲隋常琮語。併人名亦杜撰之。又妄撰晁蹉五言律一聯。尤可笑。蘇李始有五言古詩。而楚漢王時乃有五言律乎。其人眞白丁也。而讀者不之悟。其奈之何。

綠沉

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鎗。竹坡周少隱詩話云。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此粹者之言也。薛氏補遺云。綠沉。精鐵也。引隋書文帝賜張奫綠沉之甲。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爲竹。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雖少有據。然亦非也。予考綠沉乃畫工設色之名。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難色。或紫紺色。或鬱金色。王羲之筆經云。有

人以綠沉漆管見遺。南史。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是綠沉卽西瓜皮色也。梁簡文詩。與戈夏服箭。驥馬綠沉弓。庾世南詩。綠沉明月弦。劉邵趙都賦。丹有黃間綠沉。若如薛與趙之說。鐵與竹豈可爲弓弦耶。楊巨源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鎗。與杜少陵之句同。皆謂以綠沉色爲漆飾鎗。

泥人嬌

俗謂柔言索物曰泥。乃計切。諺所謂軟纏也。杜子美詩。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憶內詩。顧我無衣搜藎匧。泥他沽酒拔金釵。非烟傳詩曰。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泥誰。楊乘詩。豈泥琴聲夜泥書。元鄧文原贈妓詩。銀燈影裏泥人嬌。柳耆卿詞。泥歡邀寵最難禁。字又作妮。花間集。黃鶯嬌轉妮芳妍。又記得泥人微斂黛。字又作妮。王通叟詩。十三妮子綠窗中。今山東目婢曰小妮子。其語亦古矣。

杜工部荔枝詩

杜子美詩。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生害馬翠眉須。杜公此詩。蓋紀明皇爲貴妃取荔枝事也。其用側生字。蓋爲庾文隱語。以避時忌。春秋定哀多微辭之意。非如西崑用僻事也。末二句蓋昌黎國二爲之意。言布衣抱道。有老死雲壑而不徵者。乃勞生害馬以給翠眉之須。何爲者耶。其旨可謂隱而彰矣。山谷謂雲壑布衣。指後漢臨武長唐羌。諫止荔枝貢者。此俗所謂厚皮饅頭夾紙燈能矣。山谷尙如此。又何以責黃鶴蔡夢弼輩乎。

補稻畦水詩

芊芊炯翠羽。剡剡生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雲邊看。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霑散。陸龜蒙引泉詩。甘聞瑤池溜。亦灌朱草田。鳧伯弄翠蕊。鸞雛舞丹烟。凌風捩桂柁。隔霧馳犀船。○二詩曲盡農田之景。然而詞語且宕落。

鶯啼修竹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修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予嘗怪修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啼鶯吟修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鐵馬汗常趨

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爲賊。賊以爲官軍。相持久之。忽不見。是日昭陵內石馬皆汗流。杜詩。玉衣晨自舉。鐵馬汗長趨。李義山亦云。天教李令心如日。可待昭陵石馬來。

升菴詩話卷九

滕王

杜子美滕王亭子詩。民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後人因子美之詩。注者遂謂滕王賢而有遺愛于民。今郡志亦以滕王爲名官。予考新舊唐書。並云元嬰爲荊州刺史。驕佚失度。太宗崩。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買。所過爲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及遷洪州都督。以貪聞。高宗給麻二車。助爲錢緡。小說又載其召屬官妻于宮中而淫之。其惡如此。而少陵老子乃稱之。所謂詩史者。蓋亦不足信乎。未有暴于荊洪兩州。而仁于閬州者也。

滕王此與前民歌出牧條說異

杜工部有滕王亭子詩。王建詩。搨得滕王蛺蝶圖。皆稱滕王湛然。非元嬰也。王勃記滕王閣。則是元嬰耳。

江平不流

杜詩。江平不肯流。意求工而語反拙。所謂鑿混沌而畫蛇足。必天性命而失屆酒也。不若李群玉樂府云。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也。又不若巴渝竹枝詞云。大河水長漫悠悠。小河水長似箭流。則愈俗愈工。意愈淺愈深。

伏毒寺詩

杜詩。鄭國伏毒寺。瀟洒在江心。劉禹錫詩。曾作淵中客。頻經伏毒岩。晴煙沙苑樹。晚日渭川帆。

杜詩與包佶同意

包佶詩。波影倒江楓。與杜詩石出倒聽楓葉下同意。二句並工。未易優劣也。

天闚象緯逼

杜工部龍門奉先寺詩。天闚象緯逼。或作天閲。殊爲牽強。章表臣詩話。證舊本作天闚。引史記以管闚天之語。其見卓矣。余又按文選潘岳秋興賦。闚天文之秘奧。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闚天文。杜子美精熟文選者也。其用天闚字正本此。況天文卽象緯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義矣。子美復生。必以余爲知言。天闚。闚天也。雲臥。臥雲也。此倒字法也。言闚天則星河垂地。臥雲則空翠濕衣。見山中之殊於人境也。

古字竊作闚

古字竊作闚。論語闚見室家之好。易闚觀利女貞。史記以管闚天。莊子上闚青天。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闚天文。潘岳秋興賦闚天文之秘奧。杜詩天闚象緯逼。正用上數語。不識古字者。改爲天闕。王安石云天闕眞山谷亟贊其是。東坡云只是怕他。

社南社北

韋述開元譜云。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爲社南氏。居於北者。呼之爲社北氏。杜子美詩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後人不知。乃改社作舍。

杜詩野艇字

杜詩。古本野艇恰受兩三人。淺者不知艇字有平音。乃妄改作航字。以便於讀。謬矣。古樂府云。沿江有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艇音廷。杜詩蓋用此音也。故曰。胸中無國子監。不可讀杜詩。彼胸中無杜學。乃欲訂改杜詩乎。

關山一點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仙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同一照。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幸草堂詩餘註可證。

禿節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提節漢臣歸。乃是禿節。新炊間黃粱。乃是聞黃粱。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似晚生但以印本爲正也。愼按後漢書張衡傳云。蘇武以禿節效貞。杜公正用此語。後人不知。改禿爲提。晁以道徒知宋子京之舊本。亦不知禿節之字所出也。況今之淺學乎。

避賢

杜詩。銜盃樂聖稱避賢。用李適之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句也。今本作世賢。非。更取椒花媚遠天。今本作椒花。非。椒花色綠。與葉無辨。不可言媚。

祖褐

杜少陵冬日懷李白詩。祖褐風霜入。惟宋元本仍作祖。今本皆作短褐。祖褐二字見列子。

麗人行逸句

松江陸三汀深語予。杜詩麗人行。古本珠壓腰衱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紅蕖羅襪穿鐙銀二句。今本無之。淮南蔡衡仲昭聞之。擊節曰。非惟樂府鼓吹。兼是周昉美人畫譜也。

坐猿坐鶴

杜詩。楓樹坐猿深。又黃鶴並坐交愁濕。坐字奇崛。張說詩。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鷺羣。前人已云矣。

杜逸詩

合璧事類載杜工部詩云。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只緣春欲盡。留著伴梨花。此詩本集不載。又寒食少天氣。春風多柳花。又小桃知客意。春盡始開花。則今之全集遺逸多矣。

薄音鑒

王昌齡塞上詩。胡瓶落膊紫薄寒。碎葉城西秋月團。明勅星馳封寶劍。辭君一夜斬樓蘭。

王昌齡長信秋詞

芙蓉不及美人粧。水殿風來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司馬相如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此用其語。如李光弼將子儀之師。精神十倍矣。作詩者其可不熟文選乎。

王昌齡殿前曲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此詠趙飛燕事。亦開元末納玉環事。借漢爲喻也。

王昌齡從軍行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得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此詩可入神品。秦時明月四字。橫空盤硬語也。人所難解。李中溪侍御嘗問余。余曰。揚子雲賦。欃槍爲闉。明月爲堠。此詩借用其字。而用意深矣。蓋言秦時雖遠征。而未設關。但在明月之地。猶有行役不踰時之意。漢則設關而戍守之。征人無有還期矣。所賴飛將禦邊而已。雖然。亦異乎守在四夷之世矣。

王之渙梁州歌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渡玉門關。○此詩言恩澤不及於邊塞。所謂君門遠於萬里也。薛能柳枝詞。和花香雪九重城。亦此意。其詩見後。光一作風。

綺疏附李賀

王孫別舍擁朱輪。不羨空名樂此身。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今本別舍作別上。空名作名公。皆謬。此據古本改之。

繁知一 縣石集

繁知一。蜀之巫山人。賦白樂天詩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過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淸辭。樂天見之。邀繁生同舟。且曰。巫山有王無競、沈佺期、皇甫冉、李端四詩。竟不肯作。古人之服善無我如此。沈與皇甫李端詩人多知之。王無競一首。罕傳。今錄於此。神女下高唐。巫山正夕陽。徘徊作行雨。婉戀逐荊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臺殿鬱蒼蒼。樂天取此在佺期三子之上。信哉。

寄衣曲

唐長孫左輔寄衣曲云。征人去年戍邊水。夜得邊書字盈紙。揮刀就燭裁紅綺。結作同心達千里。君寄邊書書莫絕。妾答同心心自結。同心再解心不離。書字頻開字愁滅。結成一夜和淚封。貯書只在懷袖中。莫如書字固難久。願學同心長可同。左輔、盛唐人。詩集亡逸。此詩英華亦不載。故選錄之。

崔道融梅詩

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云。香中別有韻。淸極不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余近見雜抄唐詩冊子。此首適全。今載之。數萼初含雪。孤標畫本難。香中別有韻。淸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因思古人詩文。前代不傳。或又出於後。未可知也。如蒲城縣李晟書雲陛將軍碑。巳爲人鑿斷。正德中。劉東阜謫居蒲城。乃鐫摹之。復完。饒州薦福寺碑。宋代爲雷所擊。近日商人取其三段合爲一。尙可印搨。吁亦奇事矣。

韋應物蘇州郡齋燕集詩

詩話稱韋蘇州郡齋燕集首句。兵衞森畫戟。燕寢凝淸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爲一代絕倡。余讀其全篇。每恨其結句云。吳中盛文史。羣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爲未稱。後見宋人麗澤編。無後四句。三十年之疑。一旦釋之。是日中秋。與宏山楊從龍飮。讀之以爲千古一快。幾欲如貫休之撞鐘矣。

韋應物浣紗女

錢唐江畔是誰家。江上女兒全勝花。吳王在時不得出。今日公然來浣紗。○有風調。

殘燈詩

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照碧窗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梁沈氏滿願殘燈詩云。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韋詩實出於沈。然韋有幽意。而沈淫矣。

韋詩誤字

韋蘇州詩。獨憐幽草澗邊生。古本生作行。行字勝生字十倍。

韋應物寄淮上裴坤三

滿城憐傲吏。終日賦新詩。請報淮南客。春帆浪作期。○請字當作去聲。白樂天詩。當時綺季不請錢。自註請平聲。

李育飛騎橋詩

吳志孫權征合淝。爲魏將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板撤丈餘。超度得免。故以名橋。在今廬州城中。詩本

過矣。略追記之附於此。魏人野戰如鷹揚。吳人水戰如龍驤。氣呑魏主懼與王。建旗敢到新城傍。窮主心膽喪萬夫敵。陛下蒼黃無羽翼。途窮車輕捷短兵。生死之間不容息。馬躡推輪橋半撤。洶洶有聲如地裂。駭極飛秋水空。鶻擬徑度秋雲缺。乘迅金羈汗霑臆。濟主艱難天借力。艱難始是報主時。平日未君誰愛惜。此詩五七歲時。先君口授小子誦之。○張飛當陽敗曹操。不敢逼而逍遙津甘寧凌統不能救張遼。則寧統之將略。下張飛遠甚矣。

李益詩

李益集有樂府雜體一首云。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愛如寒爐火。棄若秋風扇。山岳起面前。相看不相見。春至草亦生。誰能無別情。殷勤展心素。見新莫忘故。遙望孟門山。殷勤報君子。既爲隂陽隔。勿學西流水。此詩比興有古樂府之風。唐人鮮及。或云非益詩。乃無名氏代霍小玉寄益之詩也。

尤延之詩話云。會眞記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本于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然古樂府風吹當簾動。疑是所歡來。其詞乃齊梁人語。又在益先矣。近世刻李益集。不見此詩。惟什體詩佃載其全篇。今錄於此。微風驚暮坐。臨牖思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沾階下苔。幸當一入幌。爲拂綠琴埃。題云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韓翃詩

唐人評韓翃詩。謂比興深於劉長卿。筋節減於皇甫冉。比興、致也。筋節、情也。

戎昱霽雪詩

風捲寒雲暮雪晴。江烟洗盡柳條青。簷前數片無人掃。又得書窗一夜明。○暗用孫康事。妙。

陸希聲梅花塢

凍蕊凝香色豔新。小山深塢伴幽人。知君有意凌寒雪。羞共千花一樣春。○唐詩梅花詩甚少。絕句尤少。此首凍蕊凝香乃疏影暗香之先鞭也。

金山寺詩

靈山一峯秀岌然殊衆山。盤根大江底。插影浮雲間。雷送常聞作。風雨時往返。象外懸詩甚千載長躋攀。此唐人韓垂題金山寺詩也。當爲第一。張祜詩雖佳。而結句終日醉醺醺。已入張打油胡釘鉸矣。

劉言史樂府雜詞

蟬鬢紅冠粉黛輕。雲和新教羽衣成。月光如雪金階上。迸却玻瓈義甲聲。○義甲。妓女彈箏護甲也。竹指或以銀。或以玻瓈。杜詩銀甲彈箏卸是也。其曰義甲者。甲外有甲曰義。如假髻曰義髻。樂有義嘴笛。衣服有義欄。皆外也。○項羽目所立楚王爲義帝。以義男義女觀之。其無道而猾賊甚矣。身死東城。誰非兆於此乎。

劉言史詩

劉言史瀟湘舟中聽夷女唱暖翅歌云。夷女采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妝粉紅。閒歌暖翅深峽裏。暖翅知從何處生。當年泣舜斷腸聲。翠華寂寞嬋娟沒。綠篠空餘紅淚情。背烟冥冥覆杉杵。崖壁凌天風雨細。昔人怨恨此地遺。碧杜紅蘋含怨姿。清猿未盡鼯鼠切。汨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瀟湘遊。九疑雲入蒼梧愁。暖翅楚人歌也。元結集作欸乃。字不同而義一。此詩世亦罕傳。且錄之。

懸瀧

唐張泌詩。溪風送雨過秋寺。澗石驚瀧落夜潨。瀧、奔湍也。今本作龍。非。

王嶲詠邊衣

王嶲詠征婦裁衣行路難。其略云。裲襠雙心共一抹。袒腹兩邊作八撮。襻帶雖安不忍縫。開孔裁穿猶未達。胸前却月兩相連。本照君心不照天。數句敍裁衣。曲折纖微。如出縫婦之口。詩至此。可謂細密矣。

韓退之別盈上人

山人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遲。祝融峯下一回首。便是此生長別離。○宋人詩話取韓退之一聯茅屋祭昭王一首。以爲唐人萬首之冠。今觀其詩。只平平。豈能冠唐人萬首而高棅唐詩品彙取其說。甚矣。世人之有耳而無目也。

韓退之同張水部籍遊曲江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城中車馬應無數。能解聞行有幾人。亦是此意。

韓退之詩

韓文公贈張曙詩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以忠直自比。而以奸佞待人。豈聖賢謙己恕人之意哉。考曙之爲人。亦無奸佞似江總者。若曰以文才論。何不以鮑照、何遜爲比。而必曰江總乎。此乃韓公平生之病。宋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有。

長頸高結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結音髻。義亦同。西漢書皆作結。文公正用此。今多作結喉。誤矣。且中作楚語。成何文理。

李賀昌谷北園新筍

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烟啼千萬枝。○汗青寫楚辭。既是奇事。膩香春粉形容竹。尤妙。結句以情恨詠竹。似是不類。然觀孟郊竹詩。嬋娟籠曉烟。竹可言嬋娟。情恨亦可言矣。然終不若詠白蓮之妙。李長吉在前。陸魯望詩句非相蹈襲。蓋著題不得避耳。勝其所用。敗其之著也。良庖所宰。族庖之刀也。而工拙則相遠矣。

黑雲

唐李賀雁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舊言韓賀以詩卷謁韓退之。韓暑臥方

卷。欲使胡人辭之、因其詩卷首乃雁門太守行。讀而奇之。乃束帶出見。宋王介甫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城時。豈有向日之甲光也。或問此詩韓王二公去取不同。誰爲是。予曰、宋老頭巾不知詩。凡兵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昔人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解此意矣。予在滇。値安鳳之變。居圍城中。見日暈兩重。黑雲如蛟在其側。始信賀之詩善狀物也。

席箕

李賀塞上詩。天遠席箕愁。劉會孟注。席箕、如箕踞坐。予按秦韜玉塞上曲云。席箕風緊馬蹄驕。此豈箕踞義乎。席箕。恐是塞上地名。書之以俟知者。予本無太史云席箕是草名出太平廣記見音譜

朱慶餘仙遊寺

聚抱雅窠蘚石乾。山邊白日寺門寒。長松瀑布饒奇狀。什有仙人駐鶴看。○末句切題。不然是寺皆可用。

朱慶餘閨意上張水部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詩人多以美人自喻。辭能與姬之詩。亦其一也。宋人詩話云。東坡如毛嬙、西子。洗粧與天下婦人鬭巧。亦此意。○洪容齋云。此詩不言美麗。而味其詞意。非絕色第一不足以當之。其評良是。

張籍答朱慶餘

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萬金。○此詩蓋深許之。朱慶餘詩。王荊公百家選多取之。

金潾

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潾。金潾。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潾清逕也。今刻本作鱗。非。

張說蘇摩遮

蠟月凝寒積帝臺。齊歌急鼓送寒來。油囊取得天河水。上壽將添萬歲杯。○蘇摩遮。當時曲名。宋詞作蘇幕遮。說詩凡四首。第一首云。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服紫髯須。以以考之。即今之舞回回也。

詩句用意

張說送客詩曰、同居洛陽陌。徑日嬾相求。及爾江湖去。念別思悠悠。又一首云。當時好閒獨。朋舊少相過。及爾宜風去。方嗟別日多。二首一意。余又記羽士吳筠別章覺一首云。平昔同邑里。經年不相思。今日成遠別。相對心淒其。能道人情。亦前人未說破也。

張說詩

江總折楊柳云。塞北塞腸折。江南楊柳結。不惜倡園花。遥同粧嶺雪。春心既駘蕩。春樹聊攀折。共此依依情。無奈年年別。唐張說詩亦云。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微變數字。不妨雙美。沈滿願詩。征人久離別。故國音塵絕。夢裏洛陽花。覺來愁嶺雪。劉方平梅詩。歲晚芳梅樹。繁苞四面同。春

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小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雪。來比後庭中。

陸龜蒙白蓮

素蘤多蒙別豔欺。此花端合在瑤池。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此詩爲白蓮傳神。○又觀東坡與子帖。則此詩之妙可見。然此詩祖李長吉。長吉詠竹詩。斫取清光寫楚詞。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或疑無情有恨不可詠竹。非也。竹亦自有嬋娟。孟東野竹詩。嬋娟籠曉煙。左太沖吳都賦詠竹云。嬋娟檀欒。玉潤碧鮮。合而觀之。始知長吉詩之妙也。

詠蟬詩

陸龜蒙蟬詩云。伴貂金鐙影。映雀翡成圖。按梁簡武帝賜吳興太守何戢蟬雀扇。陸詩用此事也。

湓浦衣帶

陸魯望寄江州司馬詩。湓浦宵聞似衣帶。廬峯見說似香爐。此二句極工。孟川何遜詩湓城銜湓水。湓水縈如帶。日夕望高樓。耿耿青雲外。而注不知引。

星橋

蘇味道詩。星橋鐵鎖開。本陳張正見詩天路橫秋水。星橋轉夜流之句。

覓行人

自從江樹秋。日日望江樓。夢見離珠浦。書來在桂州。不同魚比目。終恨水分流。久不開明鏡。多應是白頭。○王建詩多俗。此詩卻有初唐之風。當表出之。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一百首。至宋南渡後。失去七首。好事者妄取唐人絕句補入之。淚濕羅巾夢不成。白樂天詩也。鴛鴦瓦上忽然聲。花蕊夫人詩也。寶帳平明金殿開。王少伯詩也。日晚長秋簾外報。又日暎西陵松柏枝。二首乃樂府銅雀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及閒吹玉殿昭華管。二首杜牧之詩也。余在滇南見一古本。七首特全。今錄於左。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著便相隨。卻回龍武軍前過。當殿教看臥鴨兒。○唐著作佐郎崔令欽教坊記云。左右兩教坊。左多善歌。右多工舞。外有水泊。俗號月陂。形如偃月也。又云。妓女入宜春苑。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言常在御前也。其家在教坊。四季給米。得幸者謂之十家。○畫作天河劃作牛。玉樓金鎖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勅賜新恩乞巧樓。○春來睡困不梳頭。嬾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階花下立。簸錢贏得兩三籌。○彈棊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鬭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子半邊垂。○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沉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送雲漿。高殿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衩衣騎馬繞宮廊。

李郭酬王舍人雪中見寄

三日柴門擁不開。堦庭平滿白皚皚。今朝踏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後人或妄改詩從作詩仙。語

寂寞然.

李郢宿杭州虛白堂

秋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曉不得寐.二十五聲秋點長.○唐語林盛稱此詩.

升菴詩話卷十

劉禹錫詩

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爲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其未經選全篇如棼絲瀑云.飛流透嵌隙.噴灑如絲棼.含暈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波繞石去.碎響隔溪聞.卻望瓊沙際.逶迤見脈分.樂府絕句云.大艑高帆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絃.揚州市裏商人女.來占西江明月天.詠硯云.烟嵐餘斐亹.水墨兩氤氳.好與陶貞白.松窗寫紫文.詠鶯新體云.鶯能語多情.春將半.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林疎時見影.花密但聞聲.營中緩轡短笛.樓上欲定哀箏.千門萬戶垂楊裏.百囀如簧烟景晴.五言摘句如桃花迷隱跡.楝葉慰忠魂.又殘兵疑鶴唳.空壘辨烏聲.又路歷高山樹.山火遠連霞.又笙歌(?)霜景.飛步翼神飆.詠花云.香歸荀令宅.艷入孝王家.園景云.傳粉琅玕節.叢香藹菁蕤.榴花裙色好.桐子藥丸成.妓席云.容華本南國.粧束學西京.月落方收鼓.天寒更炙笙.七言如中國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又桂嶺雨餘多鶴跡.茗園晴望似龍鱗.又迎檣估客吹羌笛.趁驛巴童歌竹枝.又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又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撩亂碧羅天.又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三花秀色通春幌.十字淸波繞宅牆.又海嶠新辭永嘉守.夷門重見信陵君.又水底遠山雲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烟.又外集有觀舞一首云.山雞臨淸鏡.石燕赴遙颸.何如上客會.長袖入華裀.體輕若無

骨.觀者皆聳神.曲盡回身去.層波猶注人.宛有六朝風致.尤可喜也.劉全集今多不傳.予舊選之爲句圖.今錄其尤著者於茲云.

浮渲梳頭

本事詩載劉禹錫杜司空席上贈妓詩云.浮渲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今本浮渲梳頭作高髻雲鬟.又以爲韋應物詩者.誤也.蓋韋與劉皆爲蘇州刺史.是以傳疑.浮渲字妙.畫家以擬繪美人鬢髮謂之渲染.

螢詩

唐劉禹錫秋螢引云.漢陵秦苑遙蒼蒼.陳根腐葉秋螢光.夜空寂寥金氣淨.千門九陌飛悠揚.紛綸暉映互明滅.金爐星噴燈花發.露華洗濯淸風吹.低昂不定招搖垂.高麗罘罳過蛛網.斜歷璇題舞羅衣.樓上拂香裙.承露臺前轉仙掌.槐市諸生夜對書.北窗分明辨魯魚.行子東山起征思.中郎騎省悲秋氣.銅雀人歸自入簾.長門帳空來照淚.誰言向晦常自明.兒童走步嬌女爭.天生有光非自衒.遠近低昂暗中徧.擬蚊妖鳥亦夜飛.翅如車輪人不見.宋張文潛熠熠行云.碧梧含風夏夜淸.林塘五月步飛螢.翠屏玉簟起涼意.一點秋心從此生.方池水深涼雨集.上下輝輝亂擬碧.幸因簾捲到華堂.不畏人驚照涼夕.漢宮千門連萬戶.夜夜熒煌暗中度.光流太液池上波.影落金盤月中露.銀闕蒼茫玉漏遲.年年爲爾足愁思.長門怨妾不成寐.團扇美人遊賦詩.避暑風廊人語悄.閣下撲來羅扇小.已投幽室夜分明.更作幾星天未曉.君不見建章宮殿洛陽西.破瓦頹垣今古悲.荒榛衰草無人跡.只有秋來熠熠飛.劉禹錫.張文潛二集.今不傳.余家有之.兼愛二詩之工.故錄之於此.昔年余寓居大理三塔寺.榛莽滿目.飛螢數萬如白晝.余戲相從諸生曰.車胤見此.不必囊螢.隋煬帝見此.不必下詔搜索矣.因作流螢篇.何仲默枕籍杜詩.不觀餘家.其於六朝初唐.未數數然也.與予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螢二篇擬之.然終不若其效杜諸作也.如十此篇明珠按劍及鯤鵬斥鷃.皆與流螢無交涉.可以知詩之難矣.

明月可中

劉禹錫生公講堂詩.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山谷.須溪皆稱其可字之妙.按佛祖統紀.載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日過中.僧律不當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可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禹錫用可中字本此.蓋即以生公事詠生公堂.非杜撰也.彼言白日可中.此言明月可中.尤見其妙.

唐彥謙垂柳

絆惹東風別有情.世間誰敢鬭輕盈.楚王宮裏三千女.饑損蠻腰學不成.○蠻腰或作纖腰.非.○詠柳而貶美人.詠美人而貶柳.唐人所謂尊題格也.詩家常例.

唐彥謙詩

唐彥謙絕句.用事隱僻.而諷諭悠遠.似李義山.如奏捷西蜀題沱江驛云.野客乘軺非所宜.況將儒服報

戎機。錫江不識臨邛酒。來免相如渴病歸。即李義山相如未是真消渴。猶放沱江過錦城之意也。徐如登興元城觀烽火云。漢川城上角三呼。扈蹕防邊列萬夫。俟報樓前烽火起。不知泉下破顏無。鄭艾廟云。昭烈遺黎死尚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載留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此即唐人題吳中范蠡廟云。千年宗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之句也。漢殿云。鳥去雲飛意不通。夜壇斜月轉桐風。君王寂寞無消息。卻就其人覓鉅公。首首有醞籍。堪吟詠。比之貫休、胡曾輩。天壤矣。考其世。蓋僖宗時人也。

蘇頲公主宅夜宴

車如流水馬如龍。仙史高臺十二重。天上初移衡漢匹。可憐歌舞夜相從。○初唐絕句。多爲對偶所累。成半律詩。此首獨脫灑可師。

玉華僊子歌

李康成玉華僊子歌。旋階電綺閣。碧題霜羅幙。蔡孚打毬篇。紅鬣錦鬃風騄驥。黃絡絲鞭電紫騮。以但紺鳳皆實字爲眼。工不可言。惟初唐有此句法。

長安貧兒鏤臂文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鏤臂。或謂之劄青。狹斜游人與倡羿多爲此態。

桃花詩

唐自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命題既同。體製復一。其綺繪有餘而微乏韻度。獨蘇題眞望望春春可憐一篇。迴出羣英矣。予又見中宗賞桃花應制。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一絕云。源水叢花無數開。丹跗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僊遊復摘來。此詩一出。羣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號桃花行。惜不知作者名。然宋元近時選唐詩者。將百家。無有選此者。未之見耶。不之識耶。

崔魯華清宮詩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每各精練奇麗。迥出李義山、杜牧之上。而僅見於唐音及品彙。漁隱叢語。長安古志中各載其一而已。今並錄于此。其一曰。門橫金鎖悄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其二曰。銀河漾漾月暉暉。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天似水。滿空霜逐不停飛。其三曰。障掩金雞蓄亂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其四曰。草遮迴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欄干。

柳公綽梓州牛頭寺詩

稜出城西第一橋。兩邊山水晚蕭蕭。井花莫洗行人耳。留聽溪聲入夜潮。此詩今刻於樂至縣涌泉寺。

張旭詩

張旭以能書名。世人罕見其詩。近日吳中人有收其春草帖一詩。陸子淵爲余誦之。所謂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間一紙書。可謂絕倡。余又見臥鴻館所藏有旭書石刻三

詩。其一桃花磯云。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清溪何處邊。其二山行留客云。山光物態弄春暉。莫爲輕陰便擬歸。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沾衣。其三春遊值雨云。欲尋軒檻列清樽。江上烟雲向晚昏。須倩東風吹散雨。明朝卻待入華園。字畫奇怪。擺雲振風。而詩亦清逸可愛。好事者模爲四首。懸之春草一首。真蹟藏江南人家。

孫逖詩

漁父歌金洞。江妃舞翠房。最爲秀句。今本作漁火。非。

張祜上方寺詩

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檐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窗中岫。孤煙海上村。憑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此詩張祜集不載。見于石刻。眞絕唱也。祜以金山詩得名。此詩相伯仲。惜其無傳。故志。

張祜氐州第一

十指纖纖玉笋紅。雁行輕度翠弦中。分明自說長城苦。水闊雲寒一夜風。○按張祜集題本作邸家箏。

水寺鐘

夜入霜林火。寒生水寺鐘。張祜詩也。芳草漁家路。斜陽水寺鐘。李國用句也。

張李詩

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焉。試辨之。

元微之第三歲日詠春風憑楊員外寄長安柳

三日春風已有情。拂人頭面稍輕盈。殷勤爲報長安柳。莫惜枝條動軟聲。○第三歲日。正月初三日也。楊員外名汝士。亦詩人。○此詩題甚奇。可作詩家故事。

元微之唐憲宗挽詞

天寶遺餘事。元和盛聖功。二兇梟帳下。三叛斬都中。始服沙陀虜。方吞邏逤戎。狼星如要射。猶有鼎湖弓。二兇謂楊惠琳、李師道。傳首京師。三叛謂劉闢、李錡、吳元濟。斬於都市。斯亦近詩史矣。

白樂天酬嚴給事玉蘂花

嬴女偷乘鳳去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此豈老嫗能解者。

白樂天暮江吟

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眞珠月似弓。○詩有丰韻。言殘陽鋪水。半江之碧如瑟瑟之色。半江紅日所映也。可謂工緻入畫。

姑蘇臺

無端春色上蘇臺。鬱鬱芊芊草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拂過來。此初唐人詩也。白樂天詩。草綠裙腰一道斜。祖其意也。

黃夾纈林

黃夾纈林寒有葉。白居易詩也。集中不收。夾纈、錦之別名。黃夾纈林句甚工。杜詩所謂霜凋碧樹作錦樹同意。

津陽門詩（全見詩林振秀）

仲子偶云。白樂天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詩。鄭嵎津陽門詩。皆以韻語紀當事。鄭嵎詩世多不傳。余因子因言而求得之。其詩長句七言。凡一千四百字。一百韻。止以門題爲名。其首敘開元陳跡也。其敘五王遊獵云。五王扈遊夾城路。轉聲校獵渭水湄。彤弓鏤韘不知數。翻身滅沒皆蛾眉。赤鷹黃鶻雲中來。妖狐狡兔無所依。自注。中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逸翮奇姿特異。其敘溫浴云。暖山度臘東風微。宮娃賜浴長湯池。刻成玉蓮噴香液。漱回煙浪深逶迤。犀屏象薦雜羅列。錦鳧繡雁相追隨。注與王建池底鋪錦事相合。其敘三國妓從云。上皇寬容易承事。十家三國爭光輝。鳴鞭後騎何躞蹀。宮妝禁袖皆仙姿。其敘教坊歌舞云。瑤光樓南皆紫禁。梨園仙宴臨花枝。迎娘歌喉玉窈窕。蠻兒舞帶金葳蕤。自注。迎娘蠻兒乃梨園子弟之聞名者。其敘離宮之盛云。飲鹿泉邊春露晞。粉梅檀杏飄朱墀。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峯頭王母祠。蓬萊池上望秋月。無雲萬里懸清輝。上皇夜半月中去。三十六宮愁不歸。末四句則世所傳遊月宮事也。其敘幸蜀歸復至華清云。鑾輿卻入華清宮。滿山紅實垂相思。飛霜殿前月悄悄。迎風亭下風颸颸。雪衣女失玉籠在。長生鹿瘦銅牌垂。象牀塵凝罨颯被。畫簷蟲網頗黎碑。煙中壁碎摩詰畫。雲間自失元宗詩。孔雀松殘赤琥珀。鴛鴦瓦碎青琉璃。其敘舞馬羽衣云。馬知舞徹下床榻。人惜曲終更羽衣。自注。宮妓梳九妓仙髻。衣孔雀翠羽七寶瓔珞。爲霓裳羽衣之舞。舞罷。珠翠可掃。其事皆與雜錄小說符合。然其詩則聲氣清越。不及元白多矣。聊舉其略云。

王少伯贈張荊州

祝融之峯紫翠銜。蔽如何其雪嶄岩。邑西有路緣石壁。我欲從之臥羅嵌。魚有心兮脫網罟。江無人兮鳴楓杉。王君飛鳥仍未去。蘇耽宅中意遙緘。○險韻奇句。韓文公所謂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也。

聶夷中公子行

花枝滿牆頭。花裏誰家樓。美人樓上歌。不是古梁州。○傷新聲日繁。古調日微也。

元次山好奇

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好奇之過。反不奇矣。元次山集凡十一卷。大唐中興頌一篇足名世矣。詩如欸乃一絕。已入選。舂陵行及賊退示官吏。雖爲杜公所稱。取其志。非取其辭也。其餘如涸溪詩。松脊乳水田肥良。稻苗如蒲米粒長。肢色如珊玉液酒。酒熟猶聞松節香。又修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東坡常譏之。然此外亦無留良矣。

元洪二子題山詩

元遺山北嶽詩。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敬亭不着謝宣城。爵岸何緣比天姥。言山水在通都易得名也。洪容老元人。淳安東泉山詩。通都大邑人爭趣。一泉一石小亦奇。要深路絕無人處。縱有佳山誰得知。言山水在僻遠人不知也。二詩意絕相類。亦名言也。

道林嶽麓二寺詩

長沙道林嶽麓二寺之勝。聞於天下。蓋因杜工部之一詩也。杜公之後。有沈傳師二詩。崔珏一詩。章蚼一詩。皆效工部之體。余舊見宋藏石刻有之。近閱長沙志。已失其半。今具錄於此。沈傳師道林嶽麓寺詩云。道林嶽麓仲與昆。卓犖請從先後論。松根踏雲二千步。始見大屋開三門。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畝高帆掀。即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繁。從容一衲分若有。蕭悉兩鬢吾能存。逶迤迎候佰轉費賤。升佛像心加賀。稻排英泉頹漉涯。試與屈賈招清魂。荒唐大樹悉楠桂。細碎枯草多蘭蓀。沙頭看學元洱字。靜女來懸千尺幢。主人念我塵眼昏。半夜號令期至曉。迴同躡得上白舫。臨江不敢言緣楊。雨洞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真少恩。晚來光彩更騰射。筆鋒正健如可吞。又嶽麓寺一篇云。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爲聞楚國富山水。青嶂逶迤僧家園。含香珥筆皆眷舊。謙抑自忘臺省尊。不令執簡候亭館。直許攜手遊山樊。忽驚列岫曉來逼。朔雪洗盡煙嵐昏。碧波迴嶼三山轉。丹檻繞郭千艘屯。華鐘躞蹀隨狗沙步。大旆羅錯松門。嬰枝競塵蛇勢。折幹不滅風霜痕。相重古殿倚巖腹。別引新徑縈雲根。目傷平楚虞帝魂。情多思遠聊開樽。危絃細管逐歌飄。畫鼓繡靴隨節翻。鏘金七言凌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嗟予瀟倒久不利。忍復感激論元元。崔珏道林寺詩曰。臨湘之南嶽之麓。西有松寺東岸無。松風十里攢不斷。竹泉瀉入千僧廚。宏梁大棟何足貴。山寺難有山泉俱。四時惟夏不敢入。燭龍安敢停斯須。遠公池上種何物。碧羅扇底紅鱗魚。香閣朝鳴大法鼓。天宮夜轉三乘書。野花市井栽不著。山雞飲啄聲相呼。金檻僧迴步步影。石盆水濺聯聯珠。北臨高處日正午。舉手欲摸黃金烏。遙江大船小於葉。遠林雜樹齊如蔬。潭州城郭在何處。東邊一片青模糊。章蚼道林寺詩曰。石門道接蒼梧野。愁色陰深二妃寡。廣殿崔嵬萬壑開。長廊詰曲千巖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駈鞭馬。斜日曈曨蝀梁溫。煙散鴛鴦飛。北方部落檀香塑。西國文書貝葉寫。壞欄迸竹醉好題。窄路垂藤困堪把。沈裴筆力鬭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他方居士來施齋。彼岸上人投結夏。悲我未離擾擾徒。勸我休學悠悠者。何時得與劉遺民。同入東林白蓮社。四詩佳句層出。而體製一揆。所稱沈、裴、宋、杜。裴乃裴休。宋之問也。二詩失傳。杜詩見本集。

吾猶昔人

柳子厚贈石門長老東軒詩曰。坐來念念非昔人。萬遍蓮花爲誰用。法苑珠林。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在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子厚正用此事。而注者不知引。

司空圖狂歌

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何忍臨岐更著鞭。○此戒人之嗜欲傷生者也。申包胥曰。人生實難。有不獲其死者乎。蔡洪曰。六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亦是此意。

司空圖聽雨

半夜思家睡裏愁。雨聲落落屋簷頭。照泥星出依前黑。淹爛庭花不肯休。○古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

司空圖重陽阻雨

重陽阻雨獨銜盃。移得山家菊未開。猶勝登高閒望斷。孤烟殘照馬嘶回。○亦得片閑靜中之趣。

司空圖馮燕歌

魏中義士有馮燕。游俠幽并最少年。避讐偶作滑臺客。嘶風躍馬來翩翩。此時恰遇鶯花月。堤上軒車晝不絕。兩面高樓笑語聲。指點行人情暗結。擲果潘郎誰不慕。朱門別見紅妝露。故故推門掩不開。似教鸚鵡傳言語。馮生敲鐙袖籠鞭。半拂垂楊半惹烟。樹門背爲知人意。的的心期暗與傳。傳道張嬰偏嗜酒。從此春閒爲我有。梁門客燕正相欺。屋上鵓鳩空自鬬。嬰歸醉臥非讐汝。豈知負過人懷懼。燕依戶扇欲潛逃。巾在枕傍指令取。誰言狠戾心能一作難忍。待我情深情不隱。迴身本爲取巾難。倒柄方知投霜刃。遇君撫劍即持一作遲疑。自顧平生心不欺。爾能負彼必相負。假首他人誰在誰。窗間紅豔猶可掬。熱觀花鈿情不足。唯將大義斷胸襟。粉頸初迴如切玉。鳳皇釵碎各分飛。怨魄嬌魂何處歸。陵波若喚遊金谷。叢被擁淚滿衣。新人藏匿舊人起。白晝喧呼駭隣里。誅執張嬰不自明。貴免生前遺搒掠。官將赴市擁紅塵。掉臂人來擗看人。傳聲莫遣有寃濫。盜殺嬰家即我身。初聞僚吏翻疑歎。集作疑非。呵叱風狂詞不發。縲囚解縛自猶疑。疑是夢中方集作云脫免。來死勸君莫浪言。臨危不顧始知難。己爲不平能割愛。更將身命救深寃。白馬賢侯賈相公。長懸金帛募才雄。拜章朗說集作請贖燕罪。千古三河激義風。黃河東注無時歇。注盡波瀾名不滅。爲感詞人沈下賢。長歌更與分明說。此君精爽知猶作。長與人間留炯戒。爲作令燕香作堆焚香酹酒聽歌來。○臨情集作沈亞之歌中亦云。爲感詞人云云。下賢。亞之字也。

李餘寒食詩

玉輪江上雨絲絲。公子遊春醉不知。剪渡歸來風正急。水濺鞍帕嫩鵞兒。○元微之稱蜀士李餘、劉猛、工爲新樂府。餘詩傳者僅此二首。

李餘臨邛怨

藕花衫子柳花裙。多著沉香慢火熏。惆悵妝成君不見。空教綠綺作文君。○李餘。成都人。文宗太和八年狀元。蜀士在唐居首選者九人。射洪陳伯玉。內江范金卿。閬州尹樞。樞弟尹極。壁州李琯。巴州張曙。綿州于瑰。

劉元濟詩

近覽廬山舊志。見唐人劉元濟經廬嶽迴望江州想洛陽有作云。匡山帝始營。龍門禹初鑿。出入經變化。俯仰憑寥廓。未若茲山功。連延並巫霍。東北流艮象。西南距坤絡。宏泉自縈盤。高嶂復迴薄。勢入柴桑渚。陰開彭蠡壑。九江杳無際。七澤紛相錯。雲霞散吳會。風波騰郛郭。迹隨造化久。利與乾坤博。瞻睇積氣通。紛綸汭梓作石渠。忽見踐。金房安可托。地人天子都。嶺有仙人樂。二門幾迢遞。三宮何儵爍。咫尺窮杳冥。

肚步恃讀才。猶羽翰幽。居靜龍蛇蟄。明收振雄詞。棣華殊灼爍。崇業匡西夏。深謀贊禹謨。黃雲拂鼎飛。絳氣橫川躍。佐歷符賢運。人期恐天假。總樂宵垂翳。詩書成舊句。楨輔靖黯屯。利器勝新鍔。避賢抑衡閣。降鑾泰木鏐。塌仍包武鋏。波瀾控文若。旋聞刈朝薪。遽視折苔萼。夜書序授闕。良平公輔略。重臣貴由守。英藩諒求瘼。搜梓覲僚材。江洲訪嵩嶠。陽岫晚氛氳。陰崖莫雲崇。雖伏壓鯨吞。雄飛更於搏。熊羆透烟泓。鵬猿亂枝格。故園有歸恣。他山非行樂。他鄉徒可遊。洞澗終旋泊。景物觀淮海。雲符望河洛。城闕紫微基。關齊元辰闢。神功多粉飭。元氣猶斟酌。丞相下南宮。將軍趨北郭。縮衛非陣蟬。列鼎俱鷄雀。四野時塵路。五川先投飼。神袖寶瓏管。風花亂珠箔。雅遊芬綺席。新知無從樂。天寒欲贈言。歲暮期交約。夜來詠玉柱。秋灰變緹幕。風雲韻林籟。宮徵調文篇。言泉激爲浪。思緒飛成雞。千里揮珠璣。五采合丹雘。鉦鼓旋鷞鵾。瑤瑜徵鴟鶚。嫡慣慚庸懦。明發遽寂寞。長望恨南浦。房然歸東郭。此詩綺縟煥發。比興溫然。雖王、楊、盧、駱、未能先也。然不甚流傳。而王周李山甫林寬盧延遜周繇胡曾之作。卻猥俚腔。後人羞道者。乃有集行世。噫。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文亦有幸不幸哉。

李端古別離詩

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檣。月落聞鐘一作津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脊脊歌一曲。白首對汀洲。與君桂陽別。令君岳陽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水落鴈啾啾。洞庭波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欲盡。薺菜泊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遙相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冷猿嘯時。泣對湘潭竹。此詩端集不載。古樂府有之。然題曰二首。非也。本一首耳。其詩真古質情。婉轉惆悵。求之徐、庾之間且罕。況晚唐乎。大曆以後。五言古詩可選者。惟端此篇。與劉禹錫擣衣曲。陸龜蒙茱萸匣中鏡。溫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

端硯詩

唐李咸用端溪硯詩。媧天補剩石。昆劍切來泥。着指痕猶濕。擬何水未低。呵雲潤柱礎。筆彩飲虹霓。論眼工諳翻。羊肝土作封。連錢光比鏡。因題賦於髻。拚受同安抑。矜持過乘耗。宜從方袋挈。杜把短行批。淺水金爲斗。潑澄玉作堤。此詩不特句佳。亦具賞鑒可補硯譜之遺。

山行經村徑

一徑有人跡。到來惟數家。依稀聽機杼。寂歷看桑麻。雨潦淹頭草。風吹墳上花。却驅羸馬去。數點歸林鴉。○長孫左輔。開元以前人。其詩與李適齊名。今刻本左作佐。非。

沈彬弔邊人

殺聲沉後野風悲。漢月高時望不歸。白骨已枯沙上草。佳人猶自寄寒衣。○此詩亦陳陶之意。仁人君子。觀此。何忍開邊以流毒萬姓乎。

沈彬入塞詩

唐沈彬有詩二卷藏處有之。其入塞詩云。年少辭鄉事冠軍。戍樓閒上望星文。生希沙漠擒驕虜。死恨河源答聖君。鳶覷敗兵眠血草。馬驚冤鬼哭愁雲。功多地遠無人紀。漢閣笙歌日又曛。此言邊塞之苦。郭茂倩樂府亦載之。而句字不同。其本集所載爲勝。特具錄之。

薛能柳枝詞

和花香雪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惟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此詩意言粉飾太平於京都。而艱難防守於邊塞也。本集作和花烟絮。趙松雪作和花香雪。唐詩三體作和風烟雨。非也。當從本集。及松雪所書。始有味。

許渾

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而俗喜傳之。至今不廢。高棅編唐詩品彙。取至百餘首。甚矣。棅之無目也。棅不足言。而楊仲宏選唐音。自詡詳於盛唐。而略於晚唐。不知渾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極多。仲宏之賞鑒。亦羊質而虎皮乎。陳后山云。近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斯卓識矣。孫光憲云。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做。當時已有公論。惜乎伯謙識之暗於此也。

三千歌舞

許渾凌歊臺詩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於布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也。奢如此。則是石勒之館宮。煬帝之江都矣。渾非有意於誣前代。但胸中無學。目不觀書。徒弄聲律以僥倖一第。機關用之既熟。不覺於懷古之作亦發之。而後之淺學如楊仲宏、高棅、郝天挺之徒。選以爲警策。而村學究又誦以教蒙童。是以流傳至此不廢耳。

晚唐絕唱

許渾蓮塘詩。爲憶蓮塘秉燭遊。葉殘花敗尙維舟。烟開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秋。神女暫來雲易散。仙娥終去月難留。空懷遠道難持贈。醉倚西樓盡日愁。此爲許丁卯集中第一詩。而選者不之取也。他如韋莊昔年曾向五陵遊一首。羅隱梅花與王醉處十餘里一首。李郢上裴晉公四朝憂國鬢成絲一首。皆晚唐之絕唱。可與盛唐爭際。惟具眼者知之。

鷓鴣詞

許渾韶州夜讌詩云。鸚鵡未知狂客醉。鷓鴣先聽美人歌。鄭谷鷓鴣詞云。南國多情多豔詞。鷓鴣清怨繞梁飛。又有聽吹鷓鴣一絕。知其爲當時新聲。而未知其所以。及觀李白夏詩云。客有桂陽至。能吹山鷓鴣。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鄭谷亦有佳人才唱翠眉低之句。而繼之以相呼相應湘江闊。則知鷓鴣曲効鷓鴣之聲。故能使鳥相呼矣。呼一作喚。

杜牧之

律詩至晚唐李義山而下。惟杜牧之爲最。宋人評其詩豪而豔。宕而麗。於律詩中特寫拗峭。以矯時弊。信然。

杜牧邊上聞胡笳

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烟。遊人一聽頭先白。蘇武爭禁十九年。○蘇武之苦節如此。而歸來只爲典屬國。漢之寡恩。霍光之罪也。王維詩。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

杜牧登樂遊原

長空澹澹沒孤鴻。萬古消沉在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此詩諸家皆選。而首句誤作孤鳥沒。不成句。今據善本正之。

元載韓侂冑

杜牧之河湟詩曰。元載相公曾借箸。憲宗皇帝亦留神。旋見衣冠就東市。忽遺弓劍不西巡。觀此。則載曾謀復河湟。史亦不言其事。愚謂元載欲復河湟。韓侂冑欲伐金虜。近日夏言欲取河套。其事則是。其時則非。其人尤非也。力小任重。鮮不仆。信哉。況三人者。取死之罪多矣。一節烏足掩之。

杜牧柳詩

數樹新開翠影齊。倚風情態被春迷。依依故國樊川恨。半掩村橋半拂溪。○杜牧之。樊川人。集名樊川集。

荳蔻

杜牧之詩。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劉孟熙釋本草云。荳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其所引本草。是實少而娠者也。且牧之詩本詠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蔻花之未開耳。此爲風情言。非爲求嗣言也。若倡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綠葉成陰矣。何事入詠乎。

杜牧詩

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

杜詩數目字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窗。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烟裏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垛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

鷺絲謎

杜牧之詠鷺絲詩。雪衣雪髮青玉嘴。羣捕魚兒溪影中。驚飛遠映碧山去。一樹梨花落晚風。分明鷺絲謎也。

杜牧池州別孟遲先輩

昔子來陵陽。時當苦炎熱。寺樓最騫軒。坐見飛鳥沒。一樽中夜酒。半破前峰月。烟院松飄蕭。風廊竹交戛。好鳥響丁丁。小溪光汎汎。離袖蹤應勞。恨紛啼還咽。佛髮長者來。病僕扶持喝。呼兒旋供衫。走門空踏襪。手把一枝物。桂花香帶雪。喜極至無言。笑餘翻不悅。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我欲東召龍伯

翁水盡到底羽海空。酌君一杯酒。與君狂且歌。離別豈足更關意。衰老相隨可奈何。○二詩奇崛。而用韵古碣見石刻多脫誤。節而供之。

牧之屏風美人

屏風周昉畫纖腰。歲久丹青色漸凋。斜倚玉窗鸞髮女。拂塵猶自妒嬌嬈。

余延壽折楊柳

大道連國門。東西種楊柳。葳蕤君不見。裊娜垂來久。綠枝棲暝禽。雄去雌獨吟。餘花怨春盡。微月起秋陰。坐望窗中蝶。起攀枝上葉。好風吹長枝。婀娜何如妾。妾見柳園新。高樓四五春。莫吹胡塞曲。愁殺隴頭人。

公冶長通鳥音

世傳公冶長通鳥語。不見於書。惟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白樂天鳥雀贈答詩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衡波傳、碧定公記之類。今無所考耳。

何兆玉蕊花

羽車潛下玉龜山。塵世何緣睹蕣顏。惟有多情天上雪。好風吹上綠雲鬟。○兆。蜀人。

何兆章仇公席上詠真珠姬

神女初離碧玉階。彤一作彩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徘徊拾翠釵。○章仇兼瓊時爲成都節度使。

孟浩然詩句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同。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唐詩亦有之。崔顥玉壺清酒就君來。李郢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杜工部詩題有秋日泛江就黃家亭子。而古樂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則前人已道破矣。

偃曝

孟浩然草堂時偃曝。蘭桂日周旋。偃曝謂偃臥曝背也。用文選王僧達寒榮共偃曝之句。今刻孟詩。不知其出處。改作偃臥。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注釋。從容咀嚼。其味自長。此近日強作解事小兒之通弊也。蓋腹中有物。乃可言咀嚼而出其味。若空腸作雷鳴。而強爲齩齒之狀。但垂饞涎耳。其味何由出哉。

孟東野感懷

晨登洛陽陌。日極天茫茫。群物歸大化。六龍頹西荒。豺狼日已多。草木日已霜。饑年無遺粟。衆鳥去空場。路傍誰家子。白首離故鄉。含酸望松柏。仰面訴穹蒼。去去勿復道。苦飢離故鄉。○此詩似阮嗣宗。

四嬋娟

孟東野詩。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煙。雪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真可憐。其辭風華秀豔。有古樂府之意。雪嬋娟今本或作妓嬋娟。非也。余嘗令繪工繪此爲四時嬋娟圖。以花當春。以竹當夏。以月當秋。以雪當

冬也。

蘭草

古樂府。蘭草自然香。生於大道傍。腰鐮八九月。俱在束薪中。孟郊詩。昧者理芳草。蒿蘭同一鋤。實本古樂府意。

賈島佳句

賈島詠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而其全集不載。僅見于坡詩註所引。

劉駕絕句

劉駕晚唐人。詩一卷。余家舊有之。今逸其本。嘗記其四首。其一春夜云。一別杜陵歸未期。祇憑魂夢接親知。近來欲睡兼難睡。夜夜夜深聞子規。其二秋懷云。歲歲干戈阻路岐。憶山心切與心違。秋來何處關情抱。日日日斜空醉歸。望月云。清秋新霽與君同。江上高樓倚碧空。酒盡露寒賓客散。更更更漏月明中。曉登成都迎春閣云。未櫛憑闌眺錦城。煙籠萬井二江明。香風滿閣花滿樹。樹樹樹頭啼曉鶯。詩既新異。聊爲筆之。近閱司馬才仲無題二首云。香夢依稀逐曉雲。杌根渡口惜離分。春愁滿紙無多句。句句句中多爲君。其二。肌生香雪步生蓮。一捻腰肢一捻年。須見樽前渾不語。心心心在阿誰邊。蓋效之也。

劉駕詩

劉駕詩體近卑。無可采者。獨馬上續殘夢一句。千古絕唱也。東坡改之作瘦馬兀殘夢。便覺無味矣。

三羅詩

晚唐江東三羅。羅隱、羅鄴、羅虬也。皆有集行世。當以鄴爲首。如閨怨云。夢斷南窗啼曉烏。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塞外如珪月。還照遼庭到曉無。南行云。臉晴江暖鷓鴣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此二詩隱與虬皆不及也。

羅鄴嘉陵江

嘉陵南岸雨初收。江似秋嵐不煞流。此地終朝有行客。無人一爲棹扁舟。○不煞流。不甚流也。殺音近夏。今京中諺猶然。謂癡曰煞瓜。肥曰煞大。宋孝宗見容齋隨筆云。殺有好處是也。

巫山曲

下壓重泉上千仞。香雲結夢西風緊。縱有英靈得往來。猊魄歸軒亦顛隕。嵐光蛾黛常隱隱。恐爲衣雲恨爲雨。莫灑朝行何所之。江邊日月情無盡。珠容冷落丹隨楓。細腰長臉愁滿宮。人生對面猶異同。何況千歲萬歲中。○羅隱詩多鄙俗。此詩不類其平生。見閬陵文類。其集不收。

羅隱紅梅詩

羅隱詠紅梅詩云。天賜臙脂一抹腮。盤中風味笛中哀。雖然未得和羹用。付與將軍止渴來。此即假軍官宿娼謎也。

馬嵬詩

嚴羽卿云。馬戴之詩。爲晚唐之冠。信哉。其薊門懷古云。荆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時。日莫路傍籬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雖有古調。至如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雖柳吳興無以過也。

馬戴楚江懷古

露氣寒光集。微陽下楚邱。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廣澤生明月。蒼山夾亂流。雲中君不見。竟夕自悲秋。

○崩騰雖柳惲不去過也。晚唐有此。亦希聲乎。嚴羽卿稱戴詩爲晚唐第一。信非溢美。

馬戴嶮艇詩句

積靄沉斜月。孤燈照落泉。嶮艇詩也。積翠含微月。遙泉韵細風。馬戴詩也。二詩幽思同。而句法亦相似。

嶮艇詩

嶮艇詩。嘶犬街頭雨。漁艭渡鳥風。上句絕妙。下句大不稱。此所以爲晚唐也。

投多樓周繇

盤江上幾府。嶠壁半垂藤。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僧。海濤吞砌檻。山雨潤窗燈。日暮疎鍾起。聲聲徹廣陵。

又

每日憐晴眺。閒吟只自娛。山從平地有。水到遠天無。老樹多封楚。輕烟暗染吳。雖居此郎下。入戶亦踟躕。

○此二詩勝張祜金山詩。而人罕稱之。

唐求送人之邛州

鶴鳴山下客。滿篋荷瑤瑟。放馬荒田草。看碑古寺門。漸寒沙上路。欲暝水邊村。莫忘分襟處。梅花撲酒樽。

○唐求。蜀州沫江人。所謂詩瓢唐山人也。此詩爲集中第一。

升菴詩話卷十一

含笑花謎

施宜生含笑花詩。百步清香透玉肌。滿堂皓齒轉明眉。褰帷跋客相迎處。射雉春風得意時。

顧況詩句

顧況詩。清寺吐朱閣。春湖浮綠烟二句。悄然絕妙。雖入文選可也。然況集不載。因知古人詩文。雖全集亦有遺者。如張文昌白霓行有漢魏歌謠之風。長干行有國風河廣之意。集中不載。李德裕衮英有目無詩。而唐詩紀事幸載之。

唐詩人鄭仲賢

余弟姚安太守朱菴儲。字用儲。酒邊誦一絕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兄以爲何詩人。余曰。按宋文鑑。則張文潛詩也。朱菴取草堂詩餘周美成尉遲杯注云。唐鄭仲賢詩。余因歎唐之詩人姓名隱而不傳者何限。或張文潛愛而書之。遂以爲文潛之作耳。

于蔿

晁叔用詩。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蔿過樓前。劉後村曰。晁氏家世貴顯。而叔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于蔿之後。可謂賢矣。伊優事見東方朔傳。人皆知之。于蔿非博學者或不知也。按明皇雜錄。元

宗御五鳳樓觀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以聲樂集樓下時多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而已于蔿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此事亦見唐書列傳宋時聖壽日州縣皆集倡道酺樂惟陸象山令儒生誦洪範皇極錫福一章時議韙之事與此同

徐凝宮詞

水色簾前流玉霜漢家飛燕在昭陽掌中舞罷簫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徐凝詩多淺俗謀布詩爲東坡所詆獨此詩有盛唐風格

令狐楚塞上曲

大磧茫茫塞草腓桔槔烽上暮煙飛交河北望天連海蘇武曾將漢節歸○令狐楚與王涯、張仲素同時爲中書舍人其詩長于絕句號三舍人詩同爲一集

李約觀祈雨

桑條無葉土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就歌舞猶恨春陰咽管絃○與聶夷中二絲五穀之詩並觀有三百篇意

鍾琱詠史琱音許

負罪將軍在北朝秦淮芳草綠迢迢高臺愛妾魂應斷始擬邱遲一爲招○此詠梁將軍陳伯玉之事伯玉負罪自梁奔魏其後邱遲以書招之有云江南三月草長鶯啼雜花亂開又曰高臺未傾愛妾猶在詩皆用書中語括爲詠史如此射鵰手也如胡曾、汪遵不堪爲奴僕矣

後朝光越溪怨

越王宮裏如花人越水溪頭採白蘋白蘋未盡人先盡誰見江南春復春○朝光詩僅此一首亦奇作也

蚌盤

金翠絲簧略不舒蚌盤清宴意何如豈知三閣繁華主解爲君王妙破除○孫元晏有詠史百首胡曾、汪遵之比也惟此一首差強人意

冷朝陽送紅線酒

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銷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東流○紅線、薛嵩之青衣也有劍術夜飛入橫海軍解嵩留之不得會幕下詩人送之冷朝陽此詩爲冠酒闌托以更衣倏忽不見亦異哉

韓滉晦日呈諸判官

晦日新晴春意饒萬家攀折度長橋年年老向江城寺不覺東風換柳條○唐人以正月三十日爲晦日君臣宴飲應製賦詩此詩在池州作也滉又有病中遣妓一首見三體姓名誤作司空圖圖王屋山隱士豈有妓可遣乎

戚文紳中秋月

王母粧成鏡未收倚闌人在水精樓笙歌莫占清光盡留與溪翁下釣舟○此賦繁華而樂清靜之意鄭谷春草詩云輪蹄碾處青青破留與遊人一醉眠亦此意也

詠被中繡鞋

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沉醉也摩挲陳王當日風流減只向波心見襪羅○夏侯審爲大歷十才子之一而詩集不傳惟此一絕及織錦闕君承皇詔安邊戍一歌而已往年劉潤之在蜀刻大歷十子詩無夏侯審集余以二詩諷之潤之笑曰兩枚韈子如何泡茶余笑曰子誠俗人也

陳陶隴西行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此詩用李陵也李陵以步卒五千敗于浚稽山下○楊誠齋深取此詩○漢賈捐之議珠厓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鬬傷于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此詩與賈、李之文意同而入于二十八字之間尤爲精婉矣言之精者爲文文之精者爲詩絕句又詩之精者也詎不信哉陶又有關山月樂府云青冢曾無尺寸功錦背多寄窮荒骨又此詩之餘意

杜常華清宮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星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宋周伯羽唐詩三體以此首爲壓卷第一詩話云杜常方澤姓名不顯而詩句驚人如此按杜常乃宋人杜太后之姪宋史文苑有傳孫公談圃亦以爲宋人范蜀公文集有菊記一卷紀時賢姓名而杜常在其列下注詩學二字其爲宋人無疑周伯羽誤矣然詩極佳○曉星今本作曉風並下句西風字或改作曉來亦不佳余見宋敏求長安志乃是星字敏求又云長陽非宮名朝元閣去長楊五百餘里此乃風入長楊樹葉似雨聲也深得作者之意○此詩姓名時代誤曉風字誤長楊意誤特爲正之

溫庭筠觀棊

閑對楸枰傾一壺黃華坪上幾成都他時謁帝銅池水便賭宣城太守無○晉羊保云金灘謝泚銅池搖颺既住光景當得劇棊以其賭勝爲宣城太守

皮日休館娃宮懷古

響屧廊中金玉步採香徑裏綺羅身不知水葬歸何處溪月彎彎欲效顰○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後人遂謂范蠡載西施以去然不見其所據余按墨子云西施之沉其美也言句踐平吳後沉之於江也又兼此詩可證李義山景陽井一首亦叶此意

孟遲旅懷

青山歷歷水悠悠望遠傷離獨倚樓日暮風吹宮渡柳白鷗飛出古城頭○此詩題又作維城或作孟臨未知孰是

韓琮楊柳枝

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韓琮在蜀。作此以諷王宗衍。亦有古意。

魚米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爲魚米之地本此。

李嘉祐王舍人竹樓

傲吏身閑笑五侯。西江取竹起高樓。南風不用蒲葵扇。紗帽閑眠對水鷗。○長夏之景。瀟灑蘊藉之使人神爽。蜀川楊文懿公愛此詩。嘗以對鷗名其閣。先師李文正公爲作賦云。

呂溫題陽人城

忠驅義感即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呂東萊麗澤編取此詩。伍子胥兵法云。天無陰陽。地無險易。人無勇怯。將有智愚。算有多少。政有賞罰。此言當矣。孔明亟五丈。魏人畏之如虎。所用蜀兵也。虞允文采石之戰。殲逆亮於頃刻。所用者吳兵也。

唐盧中讀庾信集

四朝十帝盡風流。建業長安兩醉遊。惟有一篇楊柳曲。江南江北爲君愁。○庾信。字子山。本梁之臣。後入東魏。又西魏。終後周。凡四朝十帝。○其楊柳曲云。君言丈夫無意氣。試問燕山那得碑。蓋欲自比班固從竇憲。又云。定是懷王作計誤。無事翻覆用張儀。蓋指宋异釀成侯景之亂也。後之議者。悲其失節。而恕其非常事權。此詩云爲君愁是也。庾信不足責。若馮道身爲宰相。而親改朝易姓。若奕棊。王安石以爲合于伊尹五就桀之意。嗚呼。爲此言。其心可知矣。使其老而不死。遇靖康之亂。其有不於殘骸非凡木斧雕卜乎。而宋之大儒。編之名臣之例。吾不知其何見也。

胡曾詠史

漠漠黃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爭禁十九年。○此詩全用杜牧之句。愼少侍先師李文正公。公曰。近日見誰村學。教以胡曾詠史詩。入門先授了。辭口矣。愼曰。如詠蘇武一首亦好。公曰。余是偷杜牧之關胡笳詩。退而閱之。誠然誠然。曾之詩此外無留良者。

雍陶哀蜀人爲南詔所俘

雲南路出洱河西。毒草長靑瘴霧低。漸近蠻城誰敢哭。一時收淚羨猿啼。○雲南在唐爲南詔。其說于闐羅鳳及酋龍三犯成都。俘其巧匠美女而歸。至今大理有巧匠三十六行。近嘉靖中取雕漆工廿餘人至家北上。供應內府。皆蜀俘人之後也。○夫鄉離家。俘於犬羊。苦已極矣。又畏死吞聲而不敢哭。所以羨猿啼之喻也。一羨字妙甚。或作聽。非知詩者。

崔道融讀杜紫微集

紫微才調復知兵。常遣風雷筆下生。猶有枉抛心力處。多於五柳賦閑情。○梁昭明太子序陶淵明集云。

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杜牧嘗著孫武子。又作守論戰論原十六衛。皆有經濟之略。故道融以此絕句少之。○杜牧嘗譏元白云。淫詞媟語。入人肌膚。吾恨不在位。不得以法治之。而牧之詩淫媟者與元白等耳。豈所謂睫在眼前猶不見乎。

符載甘州歌

月裏嫦娥不畫眉。只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逐靑鸞去。猶把花枝蓋面歸。○此詩飄飄欲仙。樂府以爲甘州歌。而禪宗頌古引之。蓋名作衆所膾炙也。符載。成都人。見唐文粹。

靑樓曲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小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此詠遊俠思作。有如此之夫。有如此之婦。含諷感時。意在言表。

寄明州于駙馬

平陽音樂隨都尉。留滯三年在浙東。吳越聲邪無法曲。莫教偸入管弦中。○南方歌詞不入管絃。亦無腔調。如今之弋陽腔也。蓋自唐宋已如此。纔音相傳。不可詰也。東坡贈王定國歌姬云。好把鸞黃記宮樣。莫教弦管作蠻聲。亦是此意。

張祜和杜牧之九華見寄

孤城高柳曉鳴鴉。風簾半鉤淸露華。九峰聚翠宿危檻。一夜孤光懸冷沙。出岸遠暉帆欲落。入溪寒影雁差斜。杜陵歸去春應早。莫厭靑山謝朓家。

張繼詩

國語。室無懸耜。野無奧草。尉繚子兵法。耕有春懸耜。織有日斷機。言用兵之妨於耕織也。唐張繼詩。女停襄邑杼。農廢汶陽耕。蓋祖尉繚子之語。

曹松警句

華嶽影寒淸露掌。海門風急白潮頭。○松詩多淺俗。此二句差有中唐之意。

韋莊古別離

晴烟漠漠柳毿毿。不那離情酒半酣。更把玉鞭雲外指。斷腸春色在江南。○韋端己送別詩多佳。經諸家選者不載。○贈進士詩。新馬杏花色。綠袍春草香。

韋莊江行西望寄友

西望長安白日遙。半年無事駐蘭橈。欲將張翰松江雨。畫作屛風寄鮑昭。○用事新奇可愛。○鮑照。唐人避武后諱。改曰昭。

皓月蘆花

楊徽之新裁染楓葉。皓月借蘆花。自云此句有神助。

李義山盃詩

水殿風清玉戶飛，飛光千點去還來，無風無月長門夜，偏到堦前點綠苔。○似是螢謎，不言題，可知也。

人日梅詩

李羣玉人日梅花詩：半落半開臨野岸，團情團思媚韶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亦有思致。玉鱗寂寂飛斜月，真奇句也。暗香浮動，恐未可比。

李義山柳詩

曾逐東風拂舞筵，樂遊春苑斷腸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帶斜陽又帶蟬。○宋處陵陳模詩話云：前日春風舞筵，何其富盛，今日斜陽蟬聲，何其淒涼，不如望秋先零也。形容先榮後悴之意。

李義山景陽井

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觀此，西施之沉信矣。杜牧所云逐鴟夷者，安知不謂沉江而殉子胥乎。鴟革浮胥，岐亦子胥事也。

小姑無郎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吳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躅可尋。

明駝使

木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或改明作鳴，非也。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

王周嘉陵江

嘉陵江水色，一帶葵藍碧，天女瑟瑟衣，風梭晚來織。○晚唐絕句，此始為冠，而洪氏唐絕不收。

卵色天

唐詩：殘霞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東坡詩：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卵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間詞：一方卵色楚南天。註以卵為卯，非也。註東坡詩者，亦改卵色為柳色，王龜齡亦不及此邪。

無名氏水鼓子

彫弓白羽獵初回，薄夜牛羊復下來，青塚路邊荒草合，黑山峯外陣雲開。○水鼓子後轉為漁家傲。

無名氏水調歌

千年一遇聖明朝，願對君王舞細腰，乍可當熊任生死，誰能作鳳上雲霄。○此詩借宮詞以諷，底照鄰詩：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許棠詩：尋引何如鸞鶴對，步虛爭似鵲鳩詞。高季迪詞：酒醒金屋河流，嗚咽銅盤一滴秋，他日君王上仙去，瑤池猶幸得同遊，妙得此意。

無名氏楊柳枝

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是誰栽，錦帆未落西風起，惆悵龍舟更不回。○此弔隋煬帝也。俯仰感慨，蓋

初唐之詩，後世柳枝詞皆祖之。

楊柳枝送杯詞

曉晴樓上捲珠簾，往往長條拂枕函，恰值小娃初學舞，擬偷金縷押春衫。池邊影動散鴛鴦，更引微風亂繡牀，只待玉窗眠不起，始應金雁得成行。○此無名氏柳枝詞也。郭茂倩樂府所遺，今以未盡者并為錄之。姚合柳枝詞云：黃金絲掛粉牆頭，動似顛狂靜似愁，游客見時心自醉，無因得見玉樞頭。何遜初迎西子年，玫瑰為帝補溪烟，至今不改當時色，留與王孫繫酒船。羅隱柳枝詞云：灞岸晴來送別頻，相偎相倚不勝春，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一簇青煙鎖玉樓，半垂闌畔半垂鉤，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

無名氏詩

唐無名氏詩：江上送行人，千山生莫氣，謝安團扇上，為畫敬亭雲。僧皎然送邢台州云：海上春人別，使君石橋珠樹古來聞，他時畫出白團扇，乞取天台一片雲。二詩命意用事相類，後人重扇題畫，謂之便面。

衢州斷碑詩

衢州爛柯橋斷碑詩：不全，中有句云：海煙籠遠郊，遙峯沒歸翼，可謂奇絕，蓋六朝人語，唐人罕及也。又傳為古仙句。

江南行

江煙濕雨鮫綃軟，漠漠遠山眉黛淺，水國多愁又有情，夜槽壓酒銀船滿，細柳搖煙凝晚空，吳王臺榭春夢中，鴛鴦鸂鶒喚不起，平鋪綠水眠東風，西陵路遠月悄悄，油壁輕車蘇小小。○細柳搖煙一作綿絲採怨。

江島海燕

余最愛樂府杜牧江島對，彫昇海燕重之句，不知何人作也。

阮何雙

唐詩：雲仍王謝並，風貌阮何雙。南史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

仙女湘妃廟

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彈月弄新涼，峯巒到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此詩出塵絕俗，信非食煙火人語也。

僧皎然冬日送客

平明走馬上村橋，花落梅溪雪未消，日短天寒愁送客，楚山無限路迢迢。○無酸餡氣，佳甚。

貫休古意

憶在山中時，丹桂花葳蕤，紅泉浸瑤草，日夕生華滋。若屋開地鑪，翠墻掛藤衣，經行竹籬邊，白鶴三四枝。東峯有老人，眼碧頭骨奇，月上來打門，月落方始歸。接我微妙訣，恬淡無所為，別來六七年，只恐日月飛。

〇中多新句。超出晚唐。貫休又有細月夜梧桐。樓中光笛懶。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一片。貫休在晚唐有名。此首有樂府聲調。雖非僧家本色。亦勝貫休之野雲也。〇習家池邊草萋萋。嵐樹光中信馬蹄。漢主廟前湘水碧。一聲風角夕陽低。僧無本詩也。亦佳。

靈徹詩

僧靈徹有詩名於中唐。古墓詩云。松樹有死枝。塚墓惟莓苔。石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天台山云。天台衆山外。歲晚當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九日云。山僧不記重陽節。因見茱萸憶去年。諸篇爲劉長卿、皇甫冉所稱。予獨取天台山一絕。眞絕唱也。

貫休題瀛江言上人院

只是危吟坐。翠屏門前岐路自崩騰。青雲名士時相訪。茶煮西峰瀑布冰。〇結句清妙。取之。

僧無鄰郡齋葉詩

遶巷夾溪紅蔗蘇。逐北風。別林遺宿鳥。浮水戲鳴蛩。石小埋初盡。枝長葉未終。帶霜書麗什。閒讀白雲中。〇句雖太巧。亦尋常思慮不到也。

海魚容鳥

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唐荊州般若寺僧元覽詩也。朱文公嘗書之。且跋之曰。大丈夫處世。不可無此氣象。予亦取之。元覽壁有張璪畫松。符載讚之。衞象詩之。覽悉加塗墁。曰無事疥吾壁也。異哉。此髡奴能知魚鳥任其飛躍。又何必介意於三才子之筆乎。

薛濤詩

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此薛濤在高駢宴上樂府也。有諷諭而不露。得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濤有詩集。此首不載。

女郎秦玉鸞憶所懽

闌峽蟲聲切。板橋月影斜。可憐秦館女。不及洛陽花。〇唐人玉顏不及寒鴉色。盡祖此意。

登小叢突厥三臺

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闌中馬正肥。昨夜陰山逢驛使。殷勤南北寄征衣。〇登小叢。鴈門妓女也。此詩甚佳。樂府歌之。〇三臺。曲名。自漢有之。而調之長短隨時變易。樂府集有上皇三臺。元曲有鬼三臺。亦爲三台云。

柳枝詞

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禹錫柳枝詞云。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然此詩隱括白香山古詩爲一絕。而其妙如此。

渚宮妓爲使君別宴

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似雪飛。〇蕭鄴自渚宮移鎭揚州。別宴。

口占楚詞二句。使慕下續之。久未有應。有一妓進曰。賤妾感相公之恩。緝緝可乎。即收淚吟曰云云。合座大加賞歎。駢厚賜之。其詩絕佳。雖使溫李爲之。不過如此。〇飛一作時。

兩女郎詩

女郎李月素贈情人詩云。感郎千金意。含嬌抱郎宿。試作帳中音。羞開燈前目。張碧蘭寄阮郎云。君似洛陽花。妾似武昌柳。兩地惜春風。何時一攜手。眞花月之妖也。

唐人傳奇小詩

詩盛於唐。其作者往往托於傳奇小說神仙幽怪以傳於後。而其詩大有絕妙今古一字千金者。試舉一二。卜得上峽日。秋來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又雨滴空堦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又暮日閒庭處。高樓當月宮。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中。又命笑無人笑。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

呂用之

唐呂用之在維揚日。佐高駢專權擅政。有商人劉損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搆取。損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鳥罷銜箋。金盃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攲懶續絃。從此蘼蕪山下過。只應將淚比流泉。鸞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尙殘休翳恨。白雲將散信沈沈。已休磨琢投泥玉。懶更經營買笑金。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舊嘗遊處徧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窗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涌亦須乾。詩成吟咏不輟。一日晚。見一虬髯老叟行步迅疾。眸光射人。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損具對之。叟夜果入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之上。叱用之曰。所取劉氏之妻。併其寶貨速還之。否則隨刃落矣。用之驚懼。夜遣幹事齎金併裴氏還損。損夜從舟去。虬髯亦無蹤跡。

劣唐詩

學詩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爲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如薛逢、戎昱。乃盛唐之晚唐。亦有數等。如羅隱、杜荀鶴。晚唐之下者。李山甫、盧延遜。又其下下者。望羅杜又不及矣。其詩如一箇禰衡容不得。又一領青衫消不得之句。其他如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昨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又如餓貓窺鼠穴。饑犬舐魚砧。又如莫將閑話當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又如水牛浮鼻渡。沙鳥點頭行。此類皆下淨優人口中語。而宋人方採以爲詩法。入全唐詩話。使觀者曰。是亦唐詩之一體也。如今稱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

覆窠俳體打油釘鉸

太平廣記有仙人伊周昌。號伊風子。有題茶陵縣詩云。茶陵一道好長街。兩邊栽柳不栽槐。夜後不聞更漏鼓。只聽鎚芒織草鞋。時謂之覆窠體。江南呼淺俗之詞曰覆窠。猶今云打油也。杜公謂之俳諧體。唐人有張打油作雪詩云。江山一籠統。井上黑窟籠。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北夢瑣言有胡釘鉸詩。

險諢句

吳均詩秋風瀧白水。雁足印黃沙。爲沈約所笑。唐人以此句爲險諢句。傳奇詩多有之。沈青箱夜月琉璃水。春風珊色天是也。韓退之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杜牧詩鏡塘鸂鶒綠。吳岫鵁鶄斑。東坡詩山爲翠浪涌。水作玉虹流。大家亦時有之也。

假詩

黃鄮山許綸齋、戴式之詩云。近世有江湖詩者。曲心苦思。旣與造化迥隔。朝推暮敲。又未有以淑其本根。而詩於是乎始卑。然予以爲其卑非自江湖始。宋初九巳爲許渾所困。又上溯於唐。則大曆而下如許渾輩。皆空吟不學平生鏤心嘔血。不過五七言短律而已。其自狀云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行鬚。不知李杜長篇數千首安得許多胡須撚扯也。苦哉。又云詩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不想周人清廟漢代柏梁。何必爾耶。又曰尋常言語口頭話。便是詩家絕妙詞。又云詩從亂道得。又自云我平生作詩。得猫兒狗子力。噫。此等空空知萬卷爲何物哉。然猶是形月露而狀風雲。詠山水而寫花木。今之作假詩者異此。謂詩必用語錄之語。於是無極先天行窩弄丸附出叢見。又云須夾帶禪和子語。於是打乖打睡打坐機子撒子句子。胡謅之有矜色。疾詩之無作顏而詩也掃地矣。

打油詩

小市水漲。效居北巖寺。縣少年作詩曰。水漲借家住得高。北巖和尚得糍糕。手開數若經千卷。且說風流話幾條。最喜枕邊添裏笑。由他岸上湧波濤。師徒大小齊擊祝。願得明年又一遭。亦可笑。

升菴詩話卷十二

濂溪詩

濂溪集和我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爲慣山之言。暗行媚竈之計。唐僧靈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

陳白沙詩

白沙之詩五言沖淡。有陶靖節遺意。然賞者少。徒見其七言近體。效簡齋康節之渣滓。至於筋斗樣子打乖。個裏如禪家呵佛罵祖之語。殆是傳燈錄偈子。非詩也。若其古詩之美。何可掩哉。然譏解者諠諠皆附於心學性理。則是癡人說夢矣。

龍袞羊裘

宋人題釣臺詩曰。龍袞新天子。羊裘老故人。陳白沙竊爲己句云。七尺羊裘幾銖兩。千秋龍袞其低昂。子陵豈有意與龍袞較低昂乎。句法亦皆不及宋人。

慈湖撫琴行

蕭蕭指下生秋風。淅淅幽響轉寒空。月明夜氣清人骨。何處仙珮搖丁東。野鶴翩起舞。流水咽復鳴。一唱

三歎意未已。幽幽話出太古情。龍吟虎嘯遞神怪。千山萬壑駭雨晦。海濤震蕩林木號。亂撒金盤冰雹碎。和氣回春陽。縹渺孤煙翔。三江五湖烟水闊。波聲颯颯鳴瀟湘。悲猿臨澗欲渡不敢渡。但聞澗下蕭瑟松風長。閑雲洩碧落。勢去還迴薄。神仙恍惚無定所。欲冷似欲止所作。敢風一笑歸蓬瀛。猶有餘音遶寥廓。悲淵此詩不減盛唐。亦皆苦辛。非苟作者。又何必指李杜爲凝。咲昌黎海逸少空萬古爲無人耶。

莊定山詩

莊定山早有詩名。詩集刻於生前。後學者相與效其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以爲奇絕。又有絕可笑者。如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本不是佳語。有滑稽者改作外官答京官苞苴詩云。贈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疋好南京。聞者捧腹。然定山晚年詩入細。有可並唐人者。右詩如題竹及發菴兩篇七言如題玉川書五言律如野暝微孤樹。江清著數鷗。與君真自厚。不是雨相留。七言律如遊琅琊寺。偶上蓬萊第一峯。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羅漢寺云。深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墻。又如狂掃短堤孤鴻外。病臥高樓細雨中。病眼如燈昔渓楚。燈前蟋草閣江山霧裡詩。舟中云。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岸岸同。又秋燈小榻留孤艇。疎雨寒城打二更。又北海風回帆腹飽。長河霜冷岸痕高。和沈仲律原学韻云。心無牛口干秦穆。跡絕龍頭愧鄴原。又云。黎藿莫道無萊婦。蘭蕙應知有屈原。寄劉東山云。塵外有人占紫氣。鏡中疑我尙朱顏。次東嶺韻云。電驅雙眼疑秋水。香擁三花御野風。又登無湖水甘郴漢。更有深毛常紫芝。書東山草堂扁云。封題靈臥東山扁。歌詠同參裴聖詩。天闢星辰還舊履。橘洲歲月有殘基。石橫流潦鬭蚪角。梅迸垂崖舐鐵枝。自笑野人閑袖手。雲烟濃淡忽變態。次首云。沙苑草非驥騄秣。瀟湘竹是鳳凰枝。紫處有約千回醉。笑指僧趺亦坐馳。又招隱誰甘同寂寞。著書不獨爲窮愁。木昌道中云。行客自知無歲暮。貧鴻不記有家歸。寄鄭五峯云。後時自許甘邱壑。前席將無問鬼神。淨世虛名非得已。出山小草卻悲人。別時笑語風吹斷。會處迷離夢寫真。四十餘年一回首。乾旋坤轉有冬春。此數首者隱其姓名。觀者決不謂定山作也。

老泉詩

蘇老泉詩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偶傍醉中來。白樂天詩有百年愁裏過。萬感醉中來之句。老泉未必祖襲。蓋偶同耳。

瑞香花詩

瑞香花即楚辭所謂露申也。一名錦薰籠。又名錦被堆。韓魏公詩云。不管鶯聲向曉催。錦衾春晚尙成堆。香紅若解知人意。睡取東君莫放回。張幽之改瑞香爲睡香。詩云。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探花莫撲枝頭蝶。驚覺陽臺夢裏人。陳子高詩。宜和殿裏春風早。紅錦薰籠二月時。流落人間眞託事。九秋風露却相宜。蓋詠九日瑞香也。又唐人詩云。誰將玉腕搯微水。新濕瓊肌錦絲斕（音丑）。體物既工。用韻又奇。可謂絕唱矣。余亦有一章。

半山用王右丞詩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廚禁臠云。此詩含不盡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詩云。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欲上人衣來。蓋正孫編詩林廣記乃以若耶溪上踏莓苔一首當之。誤矣。

坡詩月明看露上

蘇東坡詩八首大率皆田中語。其第四首云。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鍼水聞好語。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舉。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縷。秋來霜穗重。顛倒相撐拄。但聞畦隴間。蚱蜢如風雨。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筥云云。此詩敍田家自清明至成熟。曲盡其趣。注未能盡發其妙。今補之于后。○漸喜風葉舉。秧初立苗。後得風則長。呂氏春秋所謂禾心中央疏爲冷風是也。○月明看露上。吳夫云。秧苗得露皆先潤其根。由根上循至葉稍垂一點月明。親見其上。洪舜俞平齋集有魏城晚涼街肉觀稼二絕云。曉風不動稻苗平。葉葉頭邊沈露明。井養不窮功用在。誰將易象細推評。其二云。飛明一點上苗端。難作尋常滴雨看。須是道人參解得。黃河夜半泝崑崙。以此補坡詩注。眞妙也。此事奇。坡詩詠之奇。平齋二詩注之又奇。特表出之。

梅谿注東坡詩

王梅谿注東坡詩。世稱其博。予偶信手翻一冊。除夜大雪留濰州詩云。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山東民謠云。霜淞打霧淞。貧兒備飯甕。淞音宋。積雪也。以爲豐年之兆。坡詩正用此。而注云山東人以肉埋飯下。謂之飯甕。何異小兒語耶。又新雪云。歲宴風日暖。人牛相對閑。人牛字用東方朔古書春與歲齊人牛並立之語。而注亦失引。

東坡梅詩

禪宗頌古唐僧古梅詩云。雪虐風饕水浸根。石邊猶有古苔痕。天公未肯隨寒暑。又蘗清香與返魂。東坡梅花詩。道死斷枯菊已摧。返魂香入隴頭梅。正用此事。而注者亦不之知也。

百東坡

東坡泛潁詩。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劉須溪謂本傳燈錄。按傳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覩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蘇子由四句絕

泉流逆石缺。脈散成寶網。水作瓔珞看。山是如來想。（瓔珞巖）

巖花不可攀。翔蕊久未墮。忽墜幽人前。知子觀空坐。（雨花巖）

白龍晝飲潭。修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白龍潭）

蒼崖立積鐵。懸泉瀉天紳。行山見已久。指與未來人。（懸[illegible]瀑）

此四詩泉既奇。詩亦稱。何異王右丞。

竹子四詩

會子固享祀軍山廟歌云。土膏起兮。流泉駛兮。我祖於田。偕婦子兮。既耕且蕓。且耔兮。一歲之工。在勤始兮。野無螟蝝。田有水兮。非神之力。其誰使兮。我苞盈兮。我實成兮。揮鎌撽撽。風雨聲兮。囷竇崇積。如坻京兮。遺秉滯穗。富鰥煢兮。酒食勸酬。消忿爭兮。非神之助。歲曷登兮。我有室家。神所藉兮。我有施促。神所壽兮。神之惠我。惟其舊兮。上之報神。亦云厚兮。酬酒刑牲。肴核豐兮。吹簫考鼓。聲逢逢兮。我民歲獻。無終窮兮。千秋萬歲。保斯宮兮。此詩王荊公稱賞。以爲有雅頌之意。嘗表出。昧者言子固不能詩。豈其然乎。

蓮花詩

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鬬紅粧。輕步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荷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勻香汗濕。一陣風來碧浪翻。真珠零落難收拾。此二詩絕妙。又劉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炯炯垂鸞結。爛學宮粧勻膩雪。風吹涼鬢影蕭蕭。一抹疎雲對斜月。寇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州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亡友何仲默嘗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余一日書此四詩訊之曰。此何人詩。答曰。唐詩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觀宋人之詩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可謂倔强矣。

劉原父喜雨詩

劉原父喜雨詩云。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雖復夏夜短。已覺秋風多。艷膚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醉。奈此粲者何。此詩無愧唐人。不可云宋無詩也。

月黃昏

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葦航紀談云。黃昏以對清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黃昏謂夜深。香動月爲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蓋晝午後陰氣用事。花房斂藏。夜半後陽氣用事。而花敷蕊散香。凡花皆然。不獨梅也。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宋人梔子花詞。惱人惟是夜深時。是此理。余嘗有詩云。曉屛殘夢暖香中。花氣薰人怯曉風。亦與此意同。蓋物理然耳。

洛春謠

劉須溪所選古今詩統。亡其辛集一册。諸藏書家皆然。予於滇南偶得其全集。然其所選。多不愜人意。可傳者止十之一耳。辛集中皆宋人詩。無足採取。獨司馬才仲洛春謠。曹元寵夜歸曲。尚有長吉、義山之遺意。今錄於此。洛春謠云。洛陽碧水揚春風。銅駝陌上桃花紅。兩樓疊柳綠相向。綃帳金鸞香霧濃。龍裘公子五陵客。挐毛赤莬雙蹄白。金鈎寶玦遙飛香。醉入花叢惱花魄。青蛾皓齒別吳倡。梅粉粧成半額黃。羅屛繡幌圍寒玉。帳裏吹笙學鳳皇。細縷圍紅曉烟濕。車馬騈闐雲櫛櫛。瓊蓮杯深琥珀濃。鴛鴦枕暖珊瑚澁。吹龍笛。歌白紵。蘭席淋漓日將暮。君不見灞陵岸上楊柳枝。青青送別傷南浦。夜歸曲云。饑烏啞啞啼莫寒。回風急雪飄朱閣。銀蟾繡闥鸞紅獸。並嵌金泥搖彩鸞。吳粧秀色攢眉綠。能唱襄陽大堤曲。酒酣橫管咽孤吹。吹裂柯亭傲霜竹。遙空塞雪渾不動。老狐聽渡萬河冰。暗回微煖入江梅。何處荒樓掛幺鳳。歸來穩跨青連錢。貂茸擁鼻行翩翩。龍紗蜜炬照飛轂。十二玉樓人未眠。

劉後村三詩

劉後村集中三樂府效李長吉體。人罕知之。今錄於此。其一李夫人招魂歌云。秦士女兒吹鳳簫。淚入星河翻鵲橋。素娥羽衣踏玉兔。回望桂宮一點霧。粉紅小葉眉柳烟。白茅老仙方瞳圓。尋愁不見入香肺。露花點衣碧成水。其二趙昭儀春浴行。花奴一雙髻垂耳。綠繩夜汲露桃漿。青桂寒烟濕不飛。玉龍呵暖紅微水。翠靴踏雲雲帖妥。燕釵微卸香絲嚲。小蓮夾擁真天人。紅梅犯寒放一朶。繡錦屛風畫水月。鵁鶄抱頸啼鬧菓。劉郎散卻金餅歸。笑把香綃選凝蝶。其三東阿王紀夢行。月青露紫羅衣白。相思一夜貫地脈。帝遣織阿控紫鸞。崑崙低下海如席。曲房小幃雙杏坡。玉兔吐麝叢錦窠。歎香箋雨衩釵墮。番雲三尺生紅髮。金蟾吞漏不入咽。柔指一點薔薇血。海山重結千年期。碧桃小核生孫枝。精移神駭屛山知。三詩皆佳。不可云宋無詩也。

不借軍持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其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文與可

坡公亟稱文與可之詩。而世罕傳。丹淵集余家有之。其五言律有韋蘇州、孟襄陽之風。信坡公不虛賞也。今錄其數首于此。詠閑樂云。晝睡欲過午。好風吹竹床。溪雲生薄暮。山雨送微涼。粉蝶衣裳潤。蘭叢枕席香。歸來閑且樂。多謝墨君堂。過友人谿居云。羅巷隔菰蒲。閑扉掩自娛。水蟲行插岸。林鳥過提壺。白浪搖秋艇。青烟蓋晚廚。主人詩野甚。爲我衣秋鱸。晚次江上云。宛轉下江岸。霜風繞人衣。翩翩諸鴻歷。閃閃林鴉歸。前路已重靄。遠峯猶落暉。孤舟欲何向。擊浪去如飛。玉峯園避暑值雨云。南園避中伏。適晚忘歸。墻外谷雲起。簷前山雨飛。興餘思秉燭。坐久欲添衣。爲愛東岩下。泉聲通翠微。梅寒云。燈火官冬杪。圖書稱夜長。簾鈎掛新月。窗紙漏飛霜。酒醲愁孤宦。氈寒遂異鄉。誰知岩山下。梅豔滿東墻。江上主人云。客路逢江國。人家占遠圖。青林隨遠岸。白水滿平湖。魚小猶論尺。鷗輕欲鬬銖。何時遂休去。來此作漁夫。詠梨花云。素質靜相依。清香暖更飛。笑從風外歇。啼向雨中歸。江令歌瓊樹。甄妃夢玉衣。畫堂明月地。常此惜芳菲。詠杏花。仙杏一番新。妖嬈洗露晨。待粧嫌粉重。欲點要酥勻。戶淺斜分影。池清倒寫真。若須憐花物。曾伴曲江春。此八詩置之開元諸公集中。殆不可別。今曰宋無詩。豈其然乎。

梅聖俞詩

梅詩。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山谷詩。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喚雨鳩來。李若水詩。近村得雨遠村同。上圳波流下圳通。其句法皆自杜子美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之句來。

小兒拳

黃山谷詩。蕨牙初長小兒拳。以爲奇句。然太白詩已有不知行徑下。初拳幾枝蕨之句。已將前二義矣。

山谷詩

黃山谷詩可嗤處極多。其尤無謂者。莫如世鑒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之句。稱子婦之顏色於詩句。以附其兒。何哉。朱文公謂其詩多信筆亂道。信矣。

晁詩

晁元忠詩。安得龍湖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人生高唐觀。有情何能已。晏小山留春令云。別浦高樓曾漫倚。對江南千里。樓下分流水聲中。有當日憑高淚。全用其語。

蕃馬胡兒

宋柳如京塞上詩。鳴骹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事者多圖于屏障。今猶有其稿本。唐人好畫番馬于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番馬小屏風是也。又曲有伊州涼州氐州。後卒有祿山吐蕃之變。宋人愛圖鶻殺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入破急繁之名。未幾而亂。

游炳仁黃鶴樓詩

游炳仁黃鶴樓詩。長江巨浪拍天浮。城郭相望萬景收。漢水北吞雲夢入。蜀江西帶洞庭流。角聲交起千家月。帆影中分兩岸秋。黃鶴樓高人不見。卻隨鸚鵡過汀州。炳仁名侶。廣安人。南渡四賢相之一。有文集。今不傳。獨此詩見地志。

石屏奇句

宋人詩話稱戴石屏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以爲奇句。余觀唐韓君平夕陽山向背。春草水東西。意闊而語尤工。

古梅

蕭東之古梅二絕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掛珊瑚枝。醜怪驚人能嫵媚。斷魂只有曉寒知。其二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春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只愁斜日凍蜂知。甚有風致。

張邵張祁

張邵。字才彥。簡池人。其子孝祥。狀元及第。秦檜羅織下獄。檜死。乃仕。後寓烏江。遂家焉。祁字晉彥。有詩名。渡湘江詩曰。春過瀟湘渡。真觀八景圖。雲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晴日花爭發。豐年酒易沽。長沙十萬戶。游女似京都。

近水樓臺

范文正公鎮錢塘。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蘇麟不遇。乃上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公即薦之。

南浦詩

寇準南浦詩。春風入垂楊。煙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花泣微雨。○妙處不減唐人。

隣舟詩

括蒼鮑欽止詩集。余舊記之。其中與葉子陽、鄭公華自胸山鄰舟行一首。頗得鄰舟江行之趣。余愛而誦之。今錄於此。舟行有後先。相去能幾許。鄰鄰金鼓聲。見面不得語。水花來幽香。岸柳過疏雨。登舸各乘流。解帆會聯浦。據我小曲闌。蹶起就君語。

陳文惠公詩

陳文惠公堯佐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後人於其地立鱸香亭。和者計百餘人。皆不及也。噫此詩尚敢和耶。又碧瀾堂詩云。苕溪清淺霅溪斜。碧玉光涵一萬家。誰向月明中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二詩曲盡東南之景。後之作者。無復措手。

開梅山

宋章惇開梅山詩云。開梅山。梅山萬仞摩星躔。捫蘿鳥道十步九曲折。時有僵木橫崖巔。肩摩直上視南嶽。回看蜀道猶平川。人家迤邐列板屋。火耕磽确名畲田。穿堂之鼓堂壁懸。兩頭擊鼓歌聲傳。長藤酌酒跪而飲。何物爽口鹽爲先。馬郎酣歌苗女和。不待媒妁自相牽。白巾纏髻衣繞脚。野花山果青垂肩。如今丁口漸蕃息。世界雖異非桃源。熙寧天子聖虞舜。命將傳檄令開邊。給牛貸種使耕墾。植桑插稻輸緡錢。人人歡呼願歸順。狼頭異語淳風旋。不特得地一千里。王道蕩蕩堯爲天。漢皇黷武竟何益。性命百萬遭戈鋋。李廣自殺馬援死。寂寞銅柱并燕然。伊溪之源最沃壤。擇地作邑民爭先。大開庠序明禮樂。撫柔新俗威無專。小臣作詩當樂府。梅山之崖石可鐫。此詩可勒不可泯。頌聲萬古長潺湲。惇之此詩專頌開梅山之利。又按濟北晁無咎開梅山一篇云。開梅山。梅山開自熙寧之五年。其初連峯上參天。樹崖盤壑閟冥黯。南北之帝鑿混元。此山不死藏雲煙。躋攀鳥道出荅藹。下視蛇脊相夤緣。窮南山南石室大如屋。黃閔之記盤瓠行蹟今依然。高辛氏時北有犬戎寇。國中下令購頭首。妻以少女金盈斗。通國無人有畜狗。厥初得之病耳婦。以盤覆瓠化而走。掘堞與將軍。屈死沂沂口。帝皇下令萬國同。非威違信道不容。竟以女妻之。狗乃負走逃山中。山崖幽絕不復人跡通。帝雖悲思深往來。輒遇雨與風。更爲獨力之衣短後裾。六男六女相婚姻。木皮草五色文。武溪赤髀皆子孫。侏離其聲異言語。情點貌凝喜安土。自以晉父有功母帝女。凌夷夏商周。稍稍病侵侮。周宣昔中興。方叔幾振旅。春秋絕筆逮戰國。一負一勝安可數。邇來梅山恃險阻。黃茅竹箭如霧雨。南人蟠踞溪峒。據闕守險類穴鼠。一夫當其阨。萬衆莫能武。欲知梅山開。譚施神禹斧。大使身服儒。資書盈幕府。檄傳探初疑。叩馬卒歡舞。坦然無障礙。塞石瀨深溪。伊川被髮祭。一變卒爲廟。今雖關梁通。失偶後羅猊。開梅山。開山易。防猿難。不如昔人閉玉關。則言不必開。五門章惇小人。專其事。爲清議所不與也。然梅山地。今爲長沙府之安化縣。五峯自熙寧至今。永無猺獠之患。則惇之此舉。一秦之長城也。不然。則爲長沙之害。豈減于廣西之猺獞哉。

陶弼

陶弼。宋仁宗時人。有詩名。仕於兩廣。詩絕似晚唐。宋文鑑選其二首。慶化縣云。雙峯梅花樹。晴雷嶺石溪。出嶺云。天文雖卷石。人影背含沙。其他如僧寺云。花為生瓶水。松風落架書。早行云。照枕殘雞月。吹燈落

棊風。李洞、喩鳧、可相伯仲。

落梅詩

冰厓蕭立等落梅詩云、玉龍戰退鹿胎乾。好在晴沙野水看。舞罷夢回仙袂遠。射歸人去齒痕寒。連環骨冷香猶膩。如意痕輕補未完。誰在高樓吹笛處。輕衫當戶獨凭闌。此詩工緻似李義山。後六句皆用美人事。其奇不類晚宋之作。當表出之。唐詩新柳閑林藏𢇁色。落梅山地鹿胎斑。

蜀詩人王謙

王謙、蜀人。有詩一卷。中有約趙冰壺賞海棠一篇云、湘羅膩縐華春風。瑤姬舞慢香襯紅。細腰有物勻粧穩。銀戰金鳳花成叢。六幺換手調絃索。一串妖聲穿綉幙。沉梁飛香天正樂。寒玉闌幽貼天角。其詩絕如李賀。皆一樹可知鼎味也。

忠簡武穆詩句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於南宋。戎馬倥傯。筆硯想無暇也。余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遮兒白初疑雪。日映斑斑卻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又云、曾茅作屋幾家居。雲確風街路不籽。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公湖南僧寺詩、有濃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嗚呼。二公其可謂全才乎。

朱滔括兵麗情集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純雅。滔問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曰、有妻否。曰、有。卽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雁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靑黛着。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米元章

米元章之書法、人皆知之。其詩律之妙、人或不盡知也。予愛其望海樓一詩云、雲間鐵甕近靑天。縹緲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幾番晝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煙。忽憶賞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茫然。又詠潮云、怒氣號聲迸海門。州人傳是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朝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又垂虹亭一絕云、斷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繼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

張方詩

二水爭頭車馬行。靈龜背後玉龍橫。滔滔往日矜河伯。砥柱千年要石兄。瀟水右旋江合合。天上曲直非文明。吾心怵惕使旋乎。事所當爲不問名。紹定辛卯三月。

周倉還田舍詩

薄遊久已倦。歸來多暇日。未黏武陵路。先闢仲長室。松篁日月長。蓬麻歲時密。心存野人趣。貴使容吾膝。

泥灰薄春晴。高秋正蕭瑟。眞得田家之趣。

金人詠物詩

中州集金羽士王予可詠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半灣斜掛隴頭雲。辭錄詠玉簪花云、披拂西風如有待。徘徊涼月更多情。鄭子聃詠蘆詩云、玉斧無人解修月。珠裙有意欲留仙。皆極體物之工。

侯夫人梅詩

侯夫人著梅詩云、砌雪無消日。卷簾時自顰。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淸寒豔好。誰惜是天眞。玉梅謝後靑陽至。散與羣芳自在春。亦是一體。

朱元晦眞人詩

郭外西郊柳已萊。中流極目浩無涯。江明白白紅紅樹。春在三三兩兩家。幾度來遊同社燕。一樽相屬到昏鴉。此邦物色吟幾遍。爲謝山中好物華。眞人時在內江。

周紫芝詩

周紫芝有觀天竺寺激水詩云、舉石斋婆色兩靑。竹龍驅水轉山鳴。夜深不見跳珠碎。疑是簷間滴雨聲。

感遇詩

或語予曰、朱文公感興詩。比陳子昂感遇詩有理致。予曰、譬之靑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妝袨服之宮娥爭妍取憐。時材角妙。不惟取笑旁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彼以擬稍稍絕辭。感興與稍文還。無見於此矣。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要有契予言者。

東丹王千角鹿圖

遼太祖阿保機二子。長曰突欲。遼史名倍。次曰堯骨。後改名德光。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遼主滅渤海。渤海。北海之地。今哈密扶餘也。中國之遼州扶州名渤海者。蓋遼稱以誑休盛。改爲東丹國。以倍爲東丹王。其後述律后立次子德光。東丹王曰、我其危哉。不如適他國。以成泰伯之名。遂立石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越海歸中國。唐明宗長興六年也。明宗賜予甚厚。賜姓李。名贊華。以莊宗妃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東丹王有文才。博古今。其泛海歸華。載書數千卷。尤好畫。世傳東丹王千角鹿圖。李伯時臨之。燕北苑有殿。宣和畫譜列其目焉。東丹王事見遼志及宣和畫譜。余纂通鑑續編。採之以補闕考。

竹枝詞

元楊廉夫竹枝詞、一時和者五十餘人。詩百十餘首。余獨愛徐延徽一首云、儂說儂家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願抛萬斛燕支水。留向銀河一色秋。

陳孚遠詩

元陳孚遠歸帆絕句云、日落牛羊歸。渡頭動津鼓。煙昏不見人。隱隱數聲櫓。論者以爲不減王維。

弓翾

天順初，英廟大獵，從官皆戎服弓矢以扈蹕。上御製賦詩，有祭酒劉某詩以獨弓爲弓獨，大學生輕薄者帖詩於監門云：「獵羽揚長共友僚，獨弓詩例作弓獨。祭酒如今爲酒祭，衙官何以達延朝。」廣東舉人王佐上詩於劉云：「樂羊終是愧巴西，許下惟聞哭習脂。豈是先生無好句，弓獨何愧古人詩。」本爲能得司成之喜，劉宜愈怒，後王佐到其桐鄉，詩載此首，遂大傳其事。

燭剪詩

元武伯英詠燭剪詩：「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爲一時所賞。國朝吉水李公時勉詠剪刀詩：「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波。深院鞦韆傳春寂，小樓工罷夕陽斜。」公之直節清聲，而詩嫵媚如此，信乎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也。

岳陽樓詩

余昔過岳陽樓，見一詩云：「樓上元龍氣不除，湖中范蠡意何如。西風萬里一鴻過，秋水半江雙白魚。歲忽至今悲二女，沉沙何處弔三閭。朗吟仙子無人識，騎鶴吹簫下碧虛。」乃視其姓名，則元人張翔，字雄飛，不知何地人也。雄飛在元，不著詩名，然此詩實可傳，同時虞伯生、范德機皆有岳陽樓詩，遠不及也。故特表出之。

謝皐羽詩

謝皐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讌一篇：「天雲屬地汗流宇，杯影龍蛇分渡楚。楚人起舞本爲楚，中有楚人爲漢舞。鵾鵬滓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若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讌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於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皐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沒日如沒椀，白波漾空淫弦月，舟人倚棹商聲發，洞庭脫木如脫髮。」建業水云：「太白八月魚腦減，武昌城頭鼓紞紞。」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封，神龍下宿藕絲孔。」明河篇云：「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濕相思作秋草。婺女織頭玩月華，星君冢上無啼鳥。」俠客歌云：「潮動西風吹杜荊，離歌入夜斗西傾。飲飛廟下蛇含草，青拭吳鉤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靜秋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雞啼荒籬」，「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隣通燈下索，鄉夢戍邊回」，「柴關當太白，樂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徙，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磬，前斗挂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庭墻，而可以據長慶、寶曆之上座矣。

半江

近傳邵文敬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以爲奇絕，遂號爲邵半江。然唐趙嘏詩半江帆盡見分流之句，宋米元章亦云六朝山色落樽前，已落前人第二矣。

芳梅詩

新蕨芳梅樹，繁苞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小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雪，來比後庭中。

此劉方平梅花詩也，既不用事，又不拘對偶，而工緻天然，雖太白未易先後也。梅花詩被宋人作壞，令人見梅枝條可惜，而香影無味，安得誦此詩及梁元帝、徐陵、陰鏗、江總諸詠，一洗梅花之冤乎。

嵐彩飛瓊

劉伯溫憶山中篇：「四時嵐彩飛瓊雪，百道泉流瀉玉箱。」上句本种放詩嵐沉玉脊冷，下句稽合山居賦瀑游之青玉。

集句

亡友安公石，嘉州人，妙於集句，以「鯽魚正美不歸去，對瘦馬獨吟真可哀」，又「請君酌我一斗酒，與爾共消萬古愁」，又「梁園燕子閒長歎，李義山句樓上花枝笑獨眠」劉長卿，「水國蓮花府」韓翃，「雲帆楓樹林」杜工部。又集杜句出葉叔時，識者爲之泣下。其詩云：「臨江把臂難再得，使與先生成永訣。文章曹植波瀾闊，死爲星辰亦不滅。老去新詩誰與傳，男兒性命絕可憐。出門轉盼已陳跡，妻子山中哭向天。中夜起坐萬感集，人生有情淚沾臆。鳳凰麒麟安在哉，石田茅屋荒蒼苔。君不見空墻日色晚，悲風爲我從天來。」

河州王司馬詩

司馬王公竑，陝西河州人，其直節英名，人皆知之，而不知其文藻也。余同年太史玉壘王公元正，爲余誦其八詩，今記其五。同澗閣云：「不成亭館不成樓，矮屋重棚立水頭。非擬金梁橫巨海，也爲砥柱屹中流。座中爽氣消三伏，檻外飛湍瀉九秋。幾度登臨仰前哲，昌黎古作邈難儔。」醒心亭云：「鑑池池上結茅亭，卸却煩襟任獨醒。雲影散來無外物，天光澄處是虛靈。青青草色開窗見，颯颯松聲隔座聽。塵慮不干真境絕，焚香兀坐理黃庭。」秋香徑云：「歸老溪園徑未荒，移邊黃菊有餘芳。芒鞋踏處諸朝露，藜杖攜來帶晚香。清景且宜供笑傲，高年何必問行藏。淵明把酒來籬下，我亦陶然醉此傍。」井渡坊云：「不學神仙學醉仙，杏花開徧石墻邊。渾疑日下朝雲界，半是人間也老天。晚景催人雖欲倒，春光在眼且留連。村翁攜酒來相訪，總此稱觴共醉眠。」水竹居云：「水繞柴門竹繞闌，歸來高此足盤桓。一溪沐玉涵春意，兩個琅玕耐歲寒。對景只求詩興好，臨流首放酒杯乾。衰遲幸入康莊境，一任紅塵蜀道難。」〇王公詩人罕傳，今特錄之。

陽明紀夢詩

顧倩反復言晉日王導爲叛臣，顧爲世所駭異。後見花後集松窗雜錄，亦同余見。近讀陽明紀夢詩，尤爲卓識，真見自信，歸說之有稽而非謬也。其自序曰：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姦，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怪憤不平若是者耶。詩云：「秋夜獨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煙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恐王導，深姦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夤。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忽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

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眞.補出長篇再三說.發來字字能昔紳.開篋試抽官史閱.中間事迹顚有因.因思古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爲戒.致質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除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管寧.龍逄比干.勝心可偷.是非顚倒古多有.吁嗟古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數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寧非古純夢中詩.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思王道佐.神器良久躭.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仇.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古日未負托.何忍置之於死地.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拊膺悲.管寧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歎非.攜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眞姦雄.千載人未識.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眞記.因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謳戲.儻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張亨父詩

張泰字亨父.姑蘇人.詩句淸拔.名于一時.其正月十六日詩云.長安元夕少燈光.此夜歡娛燈更忙.十里東風吹翠袖.九門銀燭照紅粧.虹橋御陌爭春步.雲閣誰家鬬晚香.醉着吟鞭急歸去.老夫嘗避少年狂.此手書稿.恆于先師李文正公處見之.

胡琴婢勝兒

吳泰伯廟在閶門之東.每春秋.市人相率牲醴.多圖善馬綵輿美女以獻之.時金銀行以輕綃畫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勝於舊繪者.名爲勝兒.蓋他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於廟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夢紫衣冠者言.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妓藝精而色麗.知吾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曲.以寵之.生初頗不甚.命酌人間酒一杯.已醉.乃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娑撥.四絃攏撚三五聲.喚起邊風駐明月.大聲嘈嘈奔淈淈.浪蹙波翻倒溟渤.小絃切切怨颸颸.鬼哭神悲秋恐恐.倒腕斜挑掣流電.春雷直戛腷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省胡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奔騰恣唐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海內漢民皆入虜.飮恨吞聲空咽嗢.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鎭.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輓粟推車徒兀兀.今朝聞撥涼州曲.使我心神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淚血應闌干.吟畢.以獻王.召勝兒授之.王之侍兒有姤者.以金如意擊勝兒.劉生驚而寤.歌傳於吳中.

沐繼軒荔枝詩

國朝武將能詩者.洪武中孫炎.其後湯東谷允績.鳳師王一淸.定襄郭登.人皆知之.雲南都督繼軒沐璘.字學是象.講學米元章.詩學六朝盛唐.以僻遠人罕知之.余嘗選其數絕句于皇明詩抄.其詠臨安荔枝長篇云.建水夫何如.厥土卑而熱.蠻花開佛桑.猴食能題荔.莽雲覆深箐.梅雨滋野蔓.接地茂緗枝.遮空舒黛葉.翠葆復蓋蓋.錦幃風掀揭.香爵急紆過.飛鳴防盜竊.動摧赤膚脫.肥香瓊漿凸.明璫恠可殆.冰丸

訝許嚼.蜂蛛推絲窠.瑤甲乘綵縝.鳳爪天下奇.龍牙衆中傑.他食頗素殞.長吟望林樾.古(獻歐二首盛稱)(又耽大意)

武侯祠詩

正德戊寅.予赴余方池編修于武侯祠.見壁間有詩云.劍江春水綠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後有題云.此時始移皆武侯事.子美或未過之.方池不以爲然.予曰.此亦微顯闡幽.不隨人觀場者也.惜不知其名氏.

滇中詩人

滇中詩人.永樂間稱平.居.陳.郭.郭名文.號舟屋.其詩有唐風.三子遠不及也.如竹枝詞云.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雞那解五更鳴.儂家夫婿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碧雞山太華寺一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一時閣筆.信佳句也.但全篇未稱耳.其全集予嘗見之.如此二詩.亦僅有也.

龍池春遊曲

紅心草菌紅桃開.龍池淼淼春水來.春鳥啼不歇.春燕語更切.少婦踏青遊.傷春無限愁.紅裳躍馬曳羅襪.羅襪塵生暗香發.密意難傳陌上郞.含羞折花空斷腸.躑躅路側盼斜陽.永昌張含詩也.

蜀棧古壁詩

余於蜀棧古壁見無名氏號硯沼者.書古樂府一首云.休洗紅.洗多紅在水.新紅裁作衣.舊紅番作裏.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覆君所知.此詩古雅.元郭茂倩樂府亦不載.李賀詩云.休洗紅.洗多顏色淡.卿卿聘少年.昨夜殷橋見.封侯早歸來.莫作弦上箭.視前詩何啻千里乎.

顧非熊

非熊天洞閣到啼猿閣即事詩.萬壑褒中路.何曾不架虛.浮雲和我疑起.燼拼僧餘.牽若嶢啼垂栗.滿箐接迸魚.每逢維艇處.地裏有人居.

石湖妙句

范石湖初夏詩.晝白荼蘼紅寶相.何擂春色見薰風.靈巖詩.雪浪長風三萬頃.蒼烟古木二千秋.白玉樓步虛詩序.甚工.類雲記.

鴻嘶猿嘆

周賀詩.鴻嘶荒壘閉.鴻未嘗嘶也.近日一士夫詩.枕上聞猿嘆.余弟敘菴戲之曰.猿變爲鶴矣.

箕仙詩

宋元小說載箕仙詩多矣.近日一事尤異.正德庚辰.有方士運箕賦詩.隨所限韻.敏若夙構.詞語不凡.其爲裔冢宰賦白巖行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群山雄.冰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聳吞吐.八埏霖雨晴空濛.虛空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

蠶乳泉掛疊噴晴雪。玉梅翳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斬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宮。胡為謁帝獨步天上瓊瑤宮。頭角崢嶸自卓立。胸襟磊落誰能與。商家傳說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詩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石劍重會滄溟東。此詩成一卷。實仙迹所遺詩。既默宕字又飛舞。豈術士能贗作者。吁。異哉。

詩話補遺序

鄉先生升菴太史寓滇之日。杜門卻掃。以文史自娛。著書凡十數種。流播海內。金粹玉屑。人爭珍藏。點翰之暇。復述綴詩話。以裨詞林之缺。三筆業已鋟梓。奇且富矣。茲補遺三司。乃公門人曾陽曹吾甫。詮次成帙。請于巖君東崖郡公。授梓以傳。公躬介篆隸而治之。雅尚文事。實以有餘力也。先是升菴先生貽書不肖。俾引簡端。顧譾陋何能贊一辭。聊質疑於先生焉爾。叙曰。嚴滄浪氏云。詩有別材。非關書。別趣非關理。若然。則經史杜撰。可謂殊材。經誕謬浪亦云異趣。詩之要指。果如斯而已乎。今觀編內相舉一二。如天闕假鬆之訂正。香姑節亭之考索。其於古昔作者取材寄興之端委。搜菁鉤元。殆同堂接席而面與是勘也。嗚呼。杜紫微不識起頭房叔裴能驗湖目。放翁沈園之詠。誠齋無題之什。非發揮於後村。二詩之意幾晦。然則詩材詩趣。果在書與理外耶。陸士衡云。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此固太史公之餘事。嗟嗟。小子讀書滅裂。不見目睫者。迹公之融神簡編。其精審該綜若此。將無愧汗浹背耶。藝苑作子。宜除披覽。益良多。知不啻如乾臘之非盡非矣。聊廿衆口而已。嘉靖丙辰夏。蜀東綿嶺山人王嘉賓序。

詩話補遺卷上

新都　楊慎　撰　　綿州李調元校

洞宮

仙傳燕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飾宮。王母三降其地。名曰洞宮。劉滄有宿洞詩。沐髮清齋宿洞宮。又唐人稱道院曰洞宮。楊巨源詩。洞宮分向碧虛宿。雲徑應從鳥外遊。此上有浮丘嶺頭詹音驛又陸碑句二條已見楊氏所刊升菴詩話十二卷內不贅且不失各條之下後做此依次標名題目。

雲華

金國夫人王予可詩詞。多用雲華字。見中州集。元好問詩。劍裂雲華清月秋。又寶宮寺聯云。七重寶樹圍金芬。十色雲華擁佩瓔。○雲。雲文也。又有文似雲。亦曰雲華。古三墳書曰。雲赤。赭月雲素雲。劉因登寺閣詩。雲華寶樹忽當眼。此上有燭穿詩一條已見。

黃雲

春秋運斗樞曰。黃雲四合。女訛亂邦。盛精符曰。妻黨翔。則黃雲入國。妻黨謂女謁盛也。淮南子曰。黃天之氣。上為黃雲。下為黃泥。江淹詩。河洲多沙塵。風吹黃雲起。李太白詩。黃雲城南烏欲棲。補文選注之未備

摩些城

唐書驃國之地。南盡溟海。即今溟海。北通南詔。摩些城。東北距陽苴咩城六千八百。摩些。即杜詩所謂和親邏逤城是也。今作摩些。其字雖異。地一也。音一也。

無名氏六言詩或云李季章作

髯疑賦止四韻。鄒老詩無全章。丫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半妝。

塞北江南

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於一隅。財富之殷。可以無求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避難者。多往依之。蓋其氣土之可樂如此。唐韋蟾詩曰。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其爲塞北之江南以此。此上有咸豐論詩四過一條已見。

顛當

顛當窩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爾雅謂之王蛈蝪。鬼谷子謂之蛈母。秦中兒童戲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蠮螉寇汝無處奔。范成大六言詩曰。巖紡胡蝶同夢。牀倩顛當守門。唐劉崇遠金華子云。京師兒童以草臨此蟲穴呼之。謂之釣駱駝。須臾此蟲出穴。有明經劉寡辭曰。此卽爾雅王蛈蝪也。時人服其博識。浙中謂之駝背蟲。其形酷似駱駝也。蛈母一作蛈鬼。○此上有漢古詩遺句。又子書傳記語似詩者。又海魚望氣三條已見。

紫濛

慕容氏自云。軒轅之後。從於紫濛之野。晉書慕容氏贊曰。紫濛徙構。元宰分疆。角端偃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恃險鴟張。守以不德。終致餘殃。宋人送虜使詩云。風急紫濛催玉勒。日長青塚駐薰鞍。正用此事。

銅虹曉虹

器物疑識有王氏銅虹燭錠。虹與缸同。如漢賦金缸銜璧。唐詩銀缸斜背解明璫之類也。李賀詩。飛燕上簾鉤。曉虹屏中碧。亦謂貴人姿眠。而曉燈猶在缸也。

瓠蘆河苜蓿峯

岑參塞上詩。苜蓿峯邊逢立春。瓠蘆河上淚沾巾。西域記云。塞外無驛鄣。往往以烽代驛。玉門關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又云。瓠蘆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關門。卽西境之咽喉也。此上有止觀之義。又晚唐絕句二條已見。

六朝七言律其體不純

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鉤掛綠樹。誠知淇水沾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古梁簡文情曲。後二句又作五言也。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蠮螉塞邊絕。■　鴛鴦樓上望天狼。右後

魏溫子昇擣衣。第五六句又作五言。文窗玳瑁影嬋娟。香帷翡翠出神仙。促柱點唇鶯欲語。調弦繁爪鳳相連。秦聲本自楊家解。吳歈那知謝傅憐。祗愁芳夜促。蘭膏無那煎。右陳後主聽箏。後五二句五言。猶知山裏絕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清琴曲。桂樹凌雲濁酒杯。槁項同枯木。丹心等死灰。右隋王績詠北山。後二句五言。○此上有六人詠物詩一條已見。

南浦詩

寇準南浦。春風入垂楊。煙波渺南浦。落日動離魂。江花泣微雨。妙處不減唐人。此上有盧風雅宗。又朱元晦二條已見。

竹香

杜子美竹詩。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李長吉新筍詩。斫取青光寫楚詞。膩香春粉黑離離。又昌谷詩。竹香滿淒寂。粉節塗生翠。亦竹有香。細嗅之乃知。

屠蘇爲草名

周王褒詩。飛甍雕翡翠。繡桷畫屠蘇。屠蘇。本草名。畫于屋上。因草名以名屋。杜詩云。願隨金騕褭。走置錦屠蘇。屋名也。後人又借屋名以名酒。元是屠蘇酒是也。又大帽形類屋。亦名屠蘇。南史云。屠蘇障日覆兩耳是也。此上有杜○公引泉補稻畦水詩。又東丹王千角鹿圖二條已見。

詠王安石

劉文靖公因鄴事絕句云。當年一線魏瓠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鵑。宋子虛詠王安石亦云。投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能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奈花飛怨杜鵑。二詩皆言宋祚之亡。由於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謂詩史矣。

宋子虛詠史

宋子虛詠史凡三百餘首。其佳者如詠甘羅云。函谷關中嘗列侯。黃童亦解上卿謀。當年國綺猶年少。甘羅兩山到白頭。詠綠珠云。紅粉捐軀爲主家。明珠一斛委泥沙。年年金谷園中燕。啣取香泥葬落花。詠張巢云。滄溟幾度見揚塵。竹醉堯家丙子春。近日喜無天使至。遙瞻留得截關身。詠徐佐卿化鶴云。化作遼東羽翼回。適逢沙苑獵弦開。寧知萬里青城客。直待他年箭主來。詠陸贄云。詔下山東咸泣來。論詩門茬鐵蒼蒼。奉天以後誰持筆。不用當時陸九才。詠宋宮人王婉云。貞烈那堪黠虜求。玉顏甘沒塞垣秋。孤墳若是隣青塚。地下昭君見亦羞。王婉容隨徽欽北上。粘罕見之。求爲子婦。婉容自刎車中。虜人葬之道旁。可謂英烈矣。此上有虞世南憶鎗曲。又有鳥詠霓衣。又魏點泉后牀上行。又柳花香。又隋后主詩。又香查香兩六條已見。

九字梅花詩

元天目山釋明本中峯有九字梅花詩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樹古梅獨臥寒屋角。疏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個擫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

愛湖香故把新詩嘲。池南唐文學倚副余曰。此詩不佳。恐不可言。蔽又後四句有齋飯酸餡氣。屬予作一首。乃口占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窗下來。歌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恨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近觀盧贄元除醾花詩云。天將花王國豔殿春色。除醾洗粧素頰相追陪。絕勝濃英綴枝不耐李。堪友橫斜照水搜先梅。焰池叢雙成浴香肌瑩。竹林稱叔夜醉玉山頹。風流何止不入鉛華句。清和天氣直挽青陽回。亦九字律也。詩亦有思致。以李花爲不耐甚切體物。前人亦未道破者。此上有含笑花詩一條已見。

子由四絕句

蘇子由題李龍眠山莊圖四詩。奇款奇句。可誦可想。放翁謂子由詩勝子瞻。亦有見也。○漈。閩中水名。鄭樵號夾漈可證。仙遊縣九鯉湖有九漈。此上有集坦詩又陳文惠公詩又宋人絕句三條及本條已見。今補足。

洪容齋唐人絕句

洪容齋集錄唐人絕句五十餘卷。詩近萬首。然餘觀之。猶有不盡。隨即書於簡端二十餘首。近又得二首。其一無名氏詠姑蘇臺云。蕪藹春色上蘇臺。鬱鬱芊芊草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拂過來。其二柳公綽題梓州牛頭寺云。一出西域第二橋。兩邊山木晚蕭蕭。井花淨洗行人耳。留聽溪聲入夜潮。此上有絕句四句對又盛花詩又唐彥謙詩三條已見。

詩話補遺卷下

艛艓

艛艓、小船名。音摟揲。見呂蒙傳。白樂天詩。兩片紅旗數聲鼓。使君艛艓上巴東。又嚴留州乘送艛艓驛船迎。又還乘小艛艓卻到古湓城。艓常作鱗字之誤也。

吳二娘

吳二娘、杭州名妓也。有長相思一詞云。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間時。花枝難似伊。○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又夜舞吳娘袖。春歌蠻子詞。自注。吳二娘歌詞有暮雨瀟瀟郎不歸之句。　絕妙詞選以此爲白樂天詞。誤矣。吳二娘亦杜公之黃四娘也。聊表出之。

謝自然升仙

謝自然女仙。白日飛昇。當時盛傳其事。至長安。韓昌黎作謝自然詩紀其跡甚著。蓋亦得於傳聞也。予近見唐詩人劉商集有謝自然卻還舊居一詩云。仙侶招邀自有期。九天升降五雲隨。不知辭罷虛皇日。更向人間住幾時。觀此詩。其事可知矣。蓋謝氏爲妖道士所惑。以幻術致遯他所而淫之。久而厭之。又反舊居。觀商詩中所云。仙侶招邀。意在言外。惜乎昌黎不聞也。然則世之所謂女仙者。皆此類耳。此上有王通

宮詞一條已見。

石蛙御亭

唐人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一首。王維錢起集皆有之。其云。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蛙春。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用事頗隱僻。石蛙用荀子鼃蛙魚鼈及文選石蛙應節而揚葩事也。御亭。吳大帝駐蹕所建。後人建御亭。在晉陵。庾信詩。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是也。今刻本或改石蛙作石封。御亭或改作衙亭。轉刻轉誤。故一正之。

罨畫

畫家稱罨畫。謂彩色畫也。吳興有罨畫溪。然其字當用罨。罨乃魚網。非其調也。張泌詩。罨所漾打船尾。謂魚網遮岸也。此用字最得字義。左思蜀都賦。罨翡翠。釣鰋鮋。○此上有天關象緯逼一條已見。

元朝譯書

元朝末。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時云。鴻濛再剖一天地。排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撲遞錄。史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字。侏儺犬羊之俗。而以科斗龍蛇稱之。蓋春秋多微辭之義也。

唐舞妓著靴

舒元輿詠妓女從良詩云。湘江舞罷却成悲。便脫蠻靴出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可考

唐詩世妓女舞飾也。按說文。鞮。四夷舞人所著屨也。周禮有鞮鞻氏。亦是四夷之舞。今之樂部舞妝皆出四夷。唐人舞妓皆著靴。猶有此意。盧肇柘枝舞賦。靴瑞錦以鶩鑒。匝袍盤金而腦欲。樂府歌。錦靴玉帶舞回雪。杜牧之贈妓詩曰。舞靴應任傍人看。笑臉還須待我開。黃山谷贈妓詞云。風流太守能籠翠。羽宜醉金釵。且留取垂楊。掩映庭階。直待朱輪去後。便從伊穿襪弓鞋。則汴宋猶似唐制。至南渡頃。妓女窄襪弓鞋如良人矣。故當時有蘇州頭杭州腳之謠云。蠻靴一本作蠻鞋。盧肇賦一本云靴瑞錦以鶩匝。靴盤金而腦欲以驚雷。是併譌於此。○此上有王摩詰建詩。又洛陽底曉。又麗人行錦句。又劉須溪四條已見。

華不注

左傳成公二年。晉郤克戰於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相傳讀不字但作卜音。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不音跗。如詩鄂不韡韡之不。謂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華跗之注於水。其說甚異而有微。又按水經注云。華不注山。單椒秀澤。孤峯削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九域志云。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在水中。李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比之芙蓉。蓋因華不之名也。以數說互證之。伏氏爲不爲跗信矣。此上有評李杜一條已見。

杜詩步檐字向改爲倚欄本對改今補正

杜子美詩。步檐倚杖看牛斗。檐古簷字。楚辭大招曲屋步櫩。注。曲屋。周閣也。步櫩。長砌也。司馬相如賦。步櫩周流。長途中宿。櫩亦古簷字也。又梁陸倕鍾山寺詩。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沈氏滿題詩。步簷隨新

丹、桃燈借落花、杜公蓋襲用其字、後人不知、妄改作步蟾、且前句有新月字、而結句又云步蟾、複矣、況步蟾乃舉子坊牌字、杜公時寧有此惡字耶、甚矣、士俗不可不醫也。

天風海濤

趙汝愚詩、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通海濤來、朱文公愛之、遂書天風海濤字於石、今人不知爲趙公詩也。

藺廷瑞詩

滇中詩人藺廷瑞、楊林人也、予過其家、訪其稿、僅得數十首、如夏日云、終日興闌對水鳩、閑林長夏似深秋、槐龍細颯蟬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成喜不勝、起尋筆硯旋呼燈、銅瓶取畫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題嫦娥奔月圖曰、竊藥私奔計已窮、藁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誦。此上有評李杜一條、已見

蘇堤始末

東坡先生在杭州、潁州、許州、皆開西湖、而杭湖之功尤偉、其詩云、我在錢塘拓湖淥、大堤士女爭昌丰、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山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此詩史也、而注殊略、今按宋長編云、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則湖、所溉千餘頃、然湖多葑、近歲廢而不理、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西取給於江潮、潮渾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泄之限、然後潮不入市、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顧去葑、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堤成、杭人名之曰蘇公堤云、合是觀之、則公之有功於杭人大矣、予昔在京日、聞之杭之士夫、亦不知、今閱公詩注亦略、故詳注之、嗚呼、治水之難久矣、宋之世修六塔河三股河、安石以范子淵、李仲昌專其事、聽小人李公義、宦官黃懷忠之言、用鐵龍爪濬川杷、天下皆笑其兒戲、積以數年、糜費百十萬之錢穀、漂溺數十萬之丁夫、迄無成功、而猶不肯止、其績敗功圮、而姦臣李清臣爲考宣、猶以修河間策欲掩護之、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戇也、視東坡杭湖潁湖之役、不數月之間、無糜百金、而成百世之功、其政事之才、豈止十倍時流乎、公又欲鑿石門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當時紛者盡力排之、又欲於蘇州以東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噫、難乎者非、古人同一嘅矣。

杜詩左擔之句

杜子美愁坐詩曰、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葭萌氐種迥、左擔犬羊存、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葭萌、左擔、皆地名也、葭萌人知之、左擔人罕知也、注者不知、或改作武擔、又改作立擔、皆可笑、按太平御覽引李克蜀記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又李公胤益州記云、陰平縣有左肩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常璩南中志云、自僰道

至朱提、有水步道九道、有黑水及羊官水、道度三津、至險難行、故行者謠曰、楢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庲降賈子、左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坂、其險如此、據此三說、左擔道有三、綿谷、一也、陰平、二也、朱提、三也、淺則一而已、朱提今之烏撒、雲貴往來之西路也。此上有箋疏、又沈氏竹大詩話二條、已見

餘冬詩話

何孟春著

餘冬詩話卷上

明　何孟春燕泉著

杜子美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甫之所謂文章只是就詩言耳韓退之詩文章自傳道奚仗史筆爲韓退之所謂文乃有見於孔孟知聖人之所以傳道者先儒謂退之因學文而見道所見雖粗而大綱則正矣後世之士詩要學杜文要學韓而未有決然能竝之者彼烏知子美之所不自滿與退之所以自勵者耶

詩誰其尸之有齋季女後來作者相襲遂爲文章家一例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誰能爲此傳姚公名起莘衣中緊實堅者誰臨川內史字得之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之類不可盡述間有見之長句作結者醉翁亭記太守爲誰、廬陵歐陽修也李守節墓誌撫辭而書石者、侯之館客藏丙步籌也王文亮墓誌命其宗人之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

韓退之序裴均詩云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大意本之謂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東坡贈惠勤詩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他日答陳師仲書又云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足下獨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盡力詩日以工安知不以此達乎宣和中陳與義以賦墨梅詩受知徽宗遂登册府而序其集者遂有詩能達人之說前此陳無己序王平甫集亦曰詩能達人未見其能窮人也春曰窮達有命詩何間哉第天畀文士例多命窮而措大不能忘其愁歎

之聲與怨刺之言耳

歐陽永叔年四十謫滁號醉翁亦太早計亭記云蒼顏白髮頹乎其中或出寓言年又最高之言豈是當時實從更無四十歲人耶公病中代書寄聖俞詩云到今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公大抵早衰人也公他日贈沈博士歌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爲翁實少年

長城秦皇所築以備北狄者前此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史子諸錄竝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之三日城爲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崔豹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爲梁殖之子也殖春秋時人也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註所謂城者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竢而杞於長城又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事打合成謌不知何據

琴操有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作也其思革子、尸文子、叔衍子、三人相與爲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往見至豪嶽巖閒卒遇大風雨衣單糧乏相視嘆曰與其飢寒俱死豈若幷衣糧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爲賢推衣與之革子曰生則同樂死不可不同守二子曰吾與子、左右手也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凍而死其思革子至楚楚王知其賢置酒陳鐘鼓樂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御琴能樂升堂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按列士傳燕左伯桃、羊角哀、二人爲友聞楚平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絕糧少桃度不能俱生幷衣食與哀令往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爲上大夫乃言於平王備禮以葬桃葬畢哀自殺此二事尸文子、叔衍子、與左伯桃者何其似也呂氏春秋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未及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之衣我國士也子不肖人也弟子曰不肖人也又烏能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呂氏稱戎夷以死見其義者春謂夷取友非人解衣非其本心於義殆未盡也若文衍二子及桃與哀者其能以死見其義者哉左伯桃事西涯擬古樂府樹中餓云山深雪寒路坎坷兩死何如一生可桃才自信不如哀君若有功何必我楚王好士得燕才燕家未築黃金臺當時周室何爲哉吁嗟乎樹中餓死安足惜何似西山採薇食三士窮琴操其詞未聞春擬之云一士一心左右手生當同樂死當守飢寒命也窮誰救吾生當舍義當取推衣與子子不受俱死無名豈我友死者已別生者離楚王置酒延其思聞樂不樂對酒悲援琴欲奏難爲詞吁嗟乎何以報之革子已非羊角哀誰能更葬齊戎夷

樂府楊婆兒齊書云鬱林王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歌以此而樂志又云齊隆昌時楊閔母爲師巫閔小圖母入宮長爲后

所幸童謠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訛爲楊叛兒所記不同

聶夷中傷田家詩二月賣新絲或疑二月蠶尙未生蛾勝降於桑乃三月內節蠶事方盛月令蠶事在季春之月豳風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春曰夷中之謂賣新絲糶新穀者乃貧民此時預指絲穀去借債耳到絲穀出時俱是他人之物是所謂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也

北人養馬凡駒未破塞時先騎駒於中水教習行步所以必於水中者欲其舉足高也司馬公詩話載進士耿仙芝詩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是也

老杜詩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宋人解云黃羊出關右塞上無角類麞鹿夷人所造酒荻管吸瓶中故曰蘆酒也春按今陝西近番地皆有黃羊大如數歲羔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黃羊獨與江南同而生順後其肉肥美膏黃厚而不羶川中人造酒荻管吸瓶信然陝以西人則高盆貯糟飲時益多少注水盆中競盆吸之水盡酒乾謂之壇力麻酒又曰雜麻酒即蘆酒之遺制宋人之所見者豈未詳耶

韓退之詩歐陽永叔謂其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蔡寬夫因此遂言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旣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槩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陶淵明韓退之擺脫拘忌皆取其旁韻用盍筆力自足以勝之春按秦漢以前韻有平仄皆通用者古韻瞭爾豈爲字書未備淵明退之集多用古韻淵明撰卜田舍與退之元和聖德此日足可惜之類於古俱是一韻何旁之有歐陽所謂旁韻就今韻而言非謂其兼取於彼此也

宛陵詩爲文無古今欲造平淡難山谷云文字難工惟讀書多貫穿自當造平淡

太白詩淸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論詩者謂只一出字便是去雕飾也退之詩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或曰哦字便是所難也今合書之爲作詩者法

王荊公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之句用意高妙他日作詩得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句謂不減杜語葉石林嘗譏之國初高季迪詩梳頭好鳥語窗下洗盞流水到門前其得諸此歟

青箱雜記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書立言者之所尙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豐縟視草者之所尙也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樂藝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麄鳴啁哳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麓堂詩話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須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樂旣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惟一派中和樂耳詩家聲韻縱不能彷彿賡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也哉古今名家取譬於詩文如此

借寶傳載懷提公唱語曰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東坡詩人生到處知何似卻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讀者試思向來陳迹可爲之一概世事轉頭尙足問耶

征戰之苦漢文帝所謂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者盡之矣李華弔古戰場文其存其殁家莫聞之人亦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曲盡人生悲慘之意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句意有得於此少讀陳詩謂無定者指河邊骨之飄流莫致耳比奉命過銀川見沙河一帶延迤邊塞問之人曰無定河也地皆沙水衝徙不常故以得名古今善淡戰爭之域乃知此河名也

蘇長公平生以言語文字得罪時相至有欲殺之者而公氣節益高咳唾之餘亦不以是少畏忌也仇池筆記云余謫南海時一日因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余不覺身步入水中廣利王冠劍而出頭南溟夫人亦造焉出青絞綃令余題詩乃賦之曰天地雖虛闊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紅纛赤虯噴滂湃玉皇樓形光照家近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畢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歎曰到處被相公厮壞又東坡手澤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夢數吏持一幅紙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書云三陽旣至庶草將萌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靑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慍吏微笑曰此兩句當復有怒者旁一吏曰不妨此是喚醒他二文皆以戲謔其不平者也區區妒媢排擠之人其有愧而少戢乎雖然坡何必以此更侮於人春疑此非坡文當時有爲坡不平者爲是文也

陸機歎逝賦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時閱人以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俗語有二句可以盡之江中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赶舊人

賦范蠡五湖而附以載西子事賦秦長城而附以婦哭城崩事賦漢四皓於商山而言圍棊之事皆無本源出處特見唐人詩句中而好事者又從而實之耳張騫無乘槎事乘槎是海上客毛寶無放龜事放龜乃武昌軍毛寶所統之人而今例以張騫乘槎毛寶放龜爲言噫事類此失實者多矣

宋人談苑載徐鍇博學該博嘗著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獨於代王茂元檄虎貝黯陵飛走之期旣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不知灰釘事後見杜篤論都賦云焚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以爲商隱雕篡如此藝苑雌黃云南史陳本紀云妖酋震懾遁竄灰釘此語已在商隱前矣春按南史諸灰釘之云商隱之所引者非杜篤賦中語也魏略王凌陰謀廢立事覺司馬宣王討凌遂使人送來而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遂自殺陳本紀乃此事故有諸之云而商隱亦有望窮之云本紀以棺爲灰灰與釘皆國棺之具商隱承用之正王凌事耳若用杜篤賦所云者何以謂以望爲哉

世稱薦用人士謂之桃李皆本唐人謂狄梁公天下桃李皆在公門之說此說恐非首創云者唐詩滿門桃李屬春官豈卽用當時事耶或人本漢李廣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說然旨意殊不近春觀劉向說苑陽貨得罪於衛往見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矣云云簡子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

能。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後。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乃知此其事祖也。唐人嘲裴度詩。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事。

樂府有欸乃曲。誰能歌欸乃成人情。欸音襖。乃音靄。柳子厚漁翁詩。欸乃一聲山水綠。一作曖迺。劉言史瀟湘詩。閒歌曖迺深峽裏。按諸韻書欸皆作哀上聲。不音襖。

朱子言。陶淵明亦是莊老。真西山曰。予謂近世之評詩者云。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詞若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如榮木之憂。逝水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虛元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失。有曠世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喩。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朱子語錄。出門入雜手。未可信。靖節人品。誠有如西山所言者。未可輕議。然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詩又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愚觀此篇陶詩四首與劉學古。而卷末繫以老氏之六言。以其詩意出道德經之緒餘也。何也。此直晦翁一時所見意如此耳。非遂有所貶也。晦菴謂周濂溪拙賦。天下拙。刑政徹。其言似莊老。豈以濂溪亦莊老之徒哉。

蜀中古有樂土之稱。中原士夫往往僑寓。天寶末。乘輿播遷入蜀。華族留而不歸者多矣。李白蜀道難詩。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杜子美五盤亦云。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二公思鄉懷土之情。不見於他。而皆於蜀言之。是固有爲耳。

杜子美戲爲六絕。其一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潘邠老哭東坡十二絕。其一云。公與文忠公歐陽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石林詩話。劉季孫初以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提刑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是來驚夢裏閒。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問知是季孫作。大稱賞之。適郡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珊瑚鉤詩話。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山白髮病參軍。旋糴黃粱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荊公見而稱之。立薦於朝。不數年。登近卿貳。

退之詩。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或謂其以酒伴對詩人。是輕詩人也。淞曰。士夫家酒伴。非詩人因不可。

韓退之贈崔斯立詩。有可憐無補費精神之句。王介甫遂用以譏公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則介甫之新學。又何補於世哉。其爲精神心術之害多矣。荊公他日選唐百家詩成。序云。費日力於此。良可悔也。而不知新學之當悔何也。昔人謂以學術殺天下者。介甫之謂歟。

杜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說天幸不可恃。烏江詩。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說人事猶可爲。同意思。都是要於昔人成敗已定事上翻說爲奇耳。赤壁詩成。笑之曰。孫氏霸業繫此一戰。今社稷生靈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春謂。爲此說者殺人也。到捉了二喬時。江東社稷尚可問哉。烏江詩。謝疊山嘗以與柳子厚箕子碑文並論。此真死中求活語也。於項羽之事則決無可重與理。朱子有定論矣。

宋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語之。莊曰。延之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春謂。二子所嘲皆以詞害意之言。延之實失之。而莊應之如是。是則非莊正識意也。杜子美石壕吏詩。存者且偸生。死者長已矣。今謂子美不鑑此失可乎。孝武云。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此名言也。

宋人諺。北方助棗請橄欖語。比至你回味時。我已甜訖。東坡賦橄欖。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坡蓋用此語易棗爲崖蜜耳。王元之詩以橄欖比忠臣。而坡不肯一辭傲之。雌黃在人口吻如此。詎信作人難矣。

元稹因宦官而得宰相。詩名不足美其人也。稹詩夢上天云。哭聲厭咽旁人惡。喚起驚悲淚飄落。千慚萬謝喚厭人。向更無君終不寤。稹之在中書也。有惡之者。向蠅而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稹其少寤矣乎。

退之嘲鼾睡二詩。竹坡周少隱謂其怪詭無意義。非退之作。春以爲不然。此張籍之所謂駁雜者。退之特用爲戲耳。

韓退之薦士詩。稱孟東野有可以鎮浮躁之句。按東野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安在其能鎮浮躁也。

陳無己九日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祇作去年香。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陳詩於菊無誇。而鄭詩無貶。人之視菊。直繫其時焉耳。當其時則重之。而非爲其有所加。過其時則否。而非爲其有所損也。噫。亦可嘅耳。東坡小詞。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達者處世。蓋於是求之。其心休休。何愁之有。燕泉在分司看菊。偶題。

漢柏梁臺詩。枇杷橘栗桃李梅。韓退之陸渾山火詩。鴉鴟鵰鷹雉鵠鵾。陳后山二蘇公詩。桂椒柟櫨楓柞樟。七物爲句。亦偶用耳。或謂詩多用實字爲美。誤矣。宋人詩話有極可笑者。引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謂夢中安得見郢樹煙。此真癡人說夢耳。夢非實事。煙正其夢境模糊。欲見不可。以寫其相思之恨。豈固是耶。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漢武帝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之遲爲韻。偏字屬下句。明甚。而許彥周詩話作立而望之偏。云此退之走馬來看立不定之所祖述也。可笑。

淵明讀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

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有作淵明詩跋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形夭無千歲之句。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刑天、獸名也。好銜干戚而舞。如此。乃與下句相協。傳者謬誤如此。不可不察。二老堂詩話云。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之所言夸父。大槩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何須干戚之猛耶。而竹坡詩話復襲曾紘之意以爲己說。皆誤矣。邢說坦齋通編云。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朱子語錄。或問形夭無千歲。改作刑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薌林家藏邵康節寫陶詩一册。乃作形夭無千歲。周遂跋尾。以康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改。向家子弟攜來求跋。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因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春按。此疑已定於考亭矣。

餘冬詩話卷下

古詩。看朱忽成碧。言醉眼看花也。李太白樂府。看朱成碧顏始紅。用之。而趙德麟賦簪花詩云。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上句可笑。

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楚謂。鳥飛之故鄉。狐死正首邱。皆言不忘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張景陽詩。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風土安所習。由來固有然。張衡詩云。狐獸思故藪。窮鳥悲舊林。王仲宣詩。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陶淵明詩。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劉禮元詩。寒鷖翔水曲。狐兔依山基。王正長詩。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皆此意。含蓄有在。韋應物詩。流水赴大壑。飛雲依故山。而又云。無情尚有歸。遊子不得還。則漸無餘味矣。

淵明止酒詩。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篳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胡仔曰。淵明用意非獨止酒。于此四者皆欲止之。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爲也。春按。淵明詩止言。若此者止於此久矣。所未止者酒耳。故歷數者四止。而繼之以平生不止酒之語。胡乃云然。抑何見之晚乎。

老杜詩。花蕊上蜂鬚。妙在上字。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妙在出字。韋蘇州詩。微雨暗深林。更妙在暗字。歐陽永叔詞。綠楊樓外出秋千。妙在出字。

子美寄裴十詩。知君苦思緣詩瘦。太白嘲子美亦曰。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

世傳楊巨源工作詩掉頭。晚年遂病風痺。掉頭不止。情著爲魔。事染爲祟。詩祟信有之乎。今日與李員外許昭巨源詩。因題其集曰掉頭集。非戲也。知是集者當有所戒焉耳。

子瞻白鶴峰新居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過惶恐灘云。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皆借山水名寫意。後文文山例此。過惶恐灘云。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鶴詩。爲人膾炙。其全篇諸家相傳。今具在也。而六一翁以爲周朴之句。朴集翁自謂少時及見。則當日已無存者。豈編錄之偶訛耶。

東坡書山谷長老方丈詩。食罷茶甌未要深。淸風一榻抵千金。輕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飽食高臥之頃。而平生未足心便可還盡耶。謂之消盡則可。或曰。坡謂世外人言。世外人又安有未足心。

侯鯖錄載東禪院林酒仙詩。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其旨可味。晏叔原與鄭俠詩。春風自是人間客。張主繁花得幾時。殆可答林問矣。全唐詩話載牛僧孺和白樂天詩。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晏詩意殆出此。嚴惲與杜牧友善。其篇者有曰。春花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君子於世何物作芥蒂耶。

杜子美北征。詠馬嵬事。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用意忠厚。立論精當乃如此。白樂天長恨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又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此等敍述。夫豈非實。在於臣子終非所宜。鄭畋爲鳳翔從事。過馬嵬題云。明皇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畋爲宰輔器。不知畋特有見於子美北征篇終意耳。

宋邵雍精於易。洞陰陽之變。仁宗時。嘗作詩云。三聖艱難平九有。幾當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道知否。官濫民窮士卒驕。天清月朗倖君道。兩字諱來三十春。況是人間瞻仰地。無天無日有何因。太陽日日無光彩。陰霧相侵甚可驚。臣道昏蒙君道蔽。天垂鑑戒最分明。太陰度度臨南斗。南斗當尉艮宮。寅是大臣艮是主。何人貴位稱天功。取士只憑詩與賦。謀猷方略悄無聲。今朝正是求賢際。又把科場引後生。枉費民財修郡學。總言聲養比文翁。其中只聚浮華輩。教化根源卻便空。他日又嘲執政云。密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勳便高遷。金鑾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執政怒。且以其詩多攻朝廷休咎言於上。請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郇模哭市。斯人何罪。大哉王言。此仁宗之爲仁宗歟。仁宗在御。號有道之君。讒言也如此。德謝於梟禍者。世尊可勝恨哉。

王公四六話曰。唐鄭準爲荊南節度使成汭作乞歸郭姓表云。名非霸越。浮舟難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以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泛舟難効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司馬溫公詩話。范景仁年六十三。致仕歸成都。在道作詩二百餘首。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石林詩話。張先郎中老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猶蓄聲伎。子瞻嘗贈之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耳。

五代史補．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爲繞殿雷．后山詩話．歐陽公永叔、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闌請之．杜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杜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世遂以皮絃爲杜彬故事．自彬而作．自彬而止．蓋承用歐陽詩云爾．后山亦謂世未有也．不知更有先於彬者．

孟浩然詩．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宋人爲詩話．本之云．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春按．向子期詠秋胡．已有上堂拜嘉慶句．此語晉時已然．孟蓋用向語．或疑家嘉字不同．王維詩云．上堂嘉慶畢．顧與親姻．維與浩然同時．而維詩依向嘉字．則作嘉爲是．

羅豫章仲素、集前人詩句．如杜牧叢顧如出門去．取官如驅羊等語．以教子弟．或謂豫章一代道學．所以誨後人者．不當乃爾．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教子以取富貴．不免爲世所議．杜牧叢詩．比之韓公．陋亦甚矣．而不譏耶．黃東發謂韓云．此人情誘小兒讀書之常．愈於後世之飾僞者．然則豫章於此．其亦緣人情之常而姑以示小兒耳．

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黃魯直詩．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陳既誤用事．黃復誤用字．然不失爲一議論也．

沈佺期詩、有船如天上坐．人向鏡中行之句．李太白詩．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用其下句作對．杜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用其上句作對．近時莊孔易詩．詩卷袖寒携海嶽．夜船江穩坐星河．陳明之爲余誦之．而不知其上句、東坡詩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之說也．下句、船如天上坐之說也．

韓昌黎詩．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盧玉川詩．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扣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句法意匠如此．豈其相襲者哉．

退之下視禹九川．一塵集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之句．與老杜所謂盪胸生層雲．決眥入飛鳥．是詩家何等眼界．

唐裴璘白牡丹詩．題慈恩寺壁．敬宗幸寺．見之．令宮嬪諷念．及暮．遂滿六宮．南部新書載此詩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肯向月中看．玉杯承露月中狀白牡丹之妙盡矣．按神仙與猛傳．猛登廬山．見一叟坐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授猛．此語不徒然也．

柳渾詠牡丹詩．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顆．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王文康公詩．叢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作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人之徒尋花木者．於此可少悟矣．

退之詠華山女詩．白咽紅頰長眉青．送僧澄觀詩．伏犀插腦高頰權．石鼎聯句詩序．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送李愿歸盤谷序．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曳長袖．粉白黛綠等語．皆寫其文

字也．

李太白詩．岸夾桃花錦浪生．韓退之、種桃到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蘇子瞻、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流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皆狀桃花之盛．而妙語各臻其極．許彥周未之考也．稱韓曰．古今無道此語．吾恐蘇髯亦不然之．聚三詩而觀．花境信可愛也．

調花謔草．詩人常態．而桃柳二物獨得罪．老杜、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忿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以不忿生憎之心而爲輕薄顛狂之語．意者其有指耶．

高力士貶巫州．詠薺菜詩．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固常在．俚語耳．趙德麟記魯直嘗稱之．今載侯鯖錄．春不知何謂．魯直上蘇子瞻古風．其一末句云．小大材則殊．氣味固相似．其一云．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豈有效於此歟．

東坡以玉帶附寶覺．寶覺酬以衲．坡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江南韓熙載事也．坡公雖用自戲．然非君子所宜．

黃魯直贈晁無咎詩．有執持荊山玉．要我雕琢之句．蓋無咎嘗從山谷問詩故耳．山谷後賞愛高荷詩．和其韻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卽無咎．石林云．無咎於此頗不平也．昔石介作三豪詩．升杜默於詩豪．列歐陽永叔．聞而永叔憮然．且有我濫一名之贈．東坡謂公不爭名．且爲介諱失也．黃山谷贈高荷詩．而晁爲不平．方之歐公褊矣．

宋時場屋用南史劉裕言餘糧棲畝事命題作詩．或謂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此不無失所先後．野客叢談、謂此語亦非始於思．在思前．若蔡中郞集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畎畝．知左此語又祖蔡也．春按．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詩．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邕集蓋用此事．而思賦實祖之此爾．陶淵明詩．仰想東戶時．餘糧宿棲一作中田．

蘇明允初至京．歐陽公爲之延譽．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葉石林記忠獻置酒私第．惟歐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以布衣參之．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之句．石林稱其意氣不少衰．其詩今在集中．春於此一聯．竊所不取．佳節屢從愁裏過．何無養也．壯心偏傍醉中來．是不能少懲將也．其人品可占矣．道山清話．老蘇初出局．以兵書偏見諸公貴人．皆不甚領略．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作．然則蘇當時愁態壯心亦可歎耳．

姑蘇毛都憲珵、嘗訪楊祠部循吉．因洗浴．辭不出．後楊訪毛．亦以洗浴辭．楊索片紙書曰．君來顧我我洗浴．我往報君君洗浴．我洗浴時四月八．君洗浴時六月六．遂擲刺投而去．釋氏四月八日有浴佛會．世俗稱六月六日乃貓犬澡洗之候也．楊故用此戲之．春間巡撫都憲俞公諫云云．蓋事之不爲虐者．

陶淵明歸田園詩．有秋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之句．其雜詩又云．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情事不同如此．張茂先、居然惜夜促．在感怨宵長．有是哉．

南唐烈祖燈詩末云．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樽前不盡心．宋孫明復燈詩．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爲灰燼亦

無辭。命詞絕似孫。豈效李作耶。彼待勸撫然後盡心。與丹心見用。灰燼無辭者。蓋迥然矣。

今世俚語。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卽漢諺前車覆後車戒之義也。李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爲言者所劾。白洲慨焉。詠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逐促前人。後人還有人隨後。若直如前後亦嗔。其言有味。賈誼所謂後車人將覆者。世豈無其人乎。白洲文章名士。其再出、不免覆車失脚之悔。此詩所以爲箴警則善矣。今故書而識之。

杜以詩名。文非所長。不類之章。磯讀棘口。殊不快人。細而察之。自是一等句法。用意亦自有淵奧處。然不可爲典要也。其詩最異。卽云。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祇緣恐懼轉須親。卽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疎籬卻任眞。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題桃樹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饋貧人食。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二者甚費解說。與他律不類。此非其爲文之句法歟。

李太白詩。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謝元暉天際識歸舟句也。崔灝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元暉雲中辨江樹句也。謝句崔李於黃鶴樓上正自有所見耶。

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韻云。嗣趨未報鳧飛信。庭覲先陳鯉退詩。二紀乘行今十度。春來風物合分誰。未幾。先生丁憩飇變。聞爲春言之以爲詩讖。先生嘗送吾同鄉李天瑞謫官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醉。愛舟多在水中居。李後被酒過河溺死。先生子徵伯嘗與春席上題夢蝶圖。春詩云。仙子曾將我。文章眞太奇。青天鋪作紙。寫盡一生身。日星垂。先生賞之。徵伯詩云。工文甚奇雄。精思入幽夢。會有取去時。何如不相送。先生頗不樂。謂徵伯曰。汝非子元敵矣。其年。徵伯下世。春哭之以詩。先生次春韻云。人間夢蝶非無兆。地下修文信有郎。夢蝶之兆。蓋記此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讖也。

詩之諷刺者。如崔鶠東都望幸云。鄉僚珠翠上高臺。眉目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高蟾下第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意自可見。若胡曾之作。翰院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只是罵詈語耳。

東坡詞翰。流落人間。本集不收者多矣。予友都元敬覩東坡跡五絕題云。村醪二首。獻張平陽。其一曰。張公萬國不可到。我欲俛眉幾點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型留與後人看。予時在酒所。深以慨然。至其一曰。詩如琢雪消牙頰。身觀飛龍吐腑肝。少有清名晚方用。白頭翁覺作何官。予不能不爲之改顏。予所感者不爲此。

元遺山集喬千戶挽詩。素旗無隸記速姻。用潘岳楊使君誄表之素旗語。喬元晉毛氏壻故也。集有德娛女喬夫人鼓風入松一律。白雪朱弦一再行。春風纖指十三星。芸窗露閣有今夕。寶瑟離鸞無此聲。消灑寒松度虛籟。悠颺飛絮攪晴冥。胎仙不比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浪驚。所謂娛女喬夫人。蓋千戶之女也。集又有喬夫人彩鸞仙人圖一絕。綵服仙童雙不如。直疑萊子戲庭除。背紅未是春風巧。一面椒花更有餘。又有題喬夫人墨竹二絕。萬葉千梢下筆難。一枝新綠盡高寒。不知瑤闕雲窗晚。幾款扶疎月

影看。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春風。渭川雲水三千頃。悟在香嚴一擊中。元自注。夫人曾寫洞下禪有省。夫喬女明慧多藝如此。而陰教內範則未有聞。豈不可惜。元之詩如此。豈復知名教者哉。考郝經遺山墓銘。載其女有爲女冠者。今集貽女詩云。珠宮碧樹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掃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眞作魏夫人。又足知遺山之家範矣。

白樂天詩。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醉翁、樂天以自謂也。歐陽公滁州之號。不知先此已有人矣。

春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擎蓋。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蠶繭竹籬烟。逍遙寄語仙源客。洞口寘封信不傳。昔鄉人孔清甫爲春誦此詩。云玉山得道者遊過其家之所作也。余曰。林館古肆題詠流傳。出自近人。因無名氏。訛爲仙女。往往有之。而好事者又採以入載集。甚多可笑也。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庠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罷將去。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云。庚溪詩話。謂臨安邸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爲必神仙語。彼不知爲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川曹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羅山。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峰前是我家。滿牀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外異數字耳。卽外可知。舉外一事言之。可以例其餘矣。詩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集。獨靜闕偶語。陰蟲當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滕王閣僧晦幾詩。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惟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胡頤菴集記虞伯生最愛此詩。至爲登斯閣。不敢留題。一日。爲諸生所強。乃卽席賦三律并一絕。其絕句云。豫章城上滕王閣。不見鳴鑾珮玉聲。惟有當時簾外月。夜深依舊照江城。或謂此劉夢得石頭城語。春以爲只是要翻睥睨耳。黃鶴樓崔李事與此正類。前輩服膺每如此。三律者。天寒江閣立蒼茫。百尺闌干盡夕陽。歲久魚龍非故物。春深蛺蝶是何王。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燈火夜歸河上雨。隔鄰呼酒說干將。高閣城頭戶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復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怪得詩成急雨催。危樓百尺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空翠遙凝江樹小。落霞飛送酒杯乾。千年劍氣侵牛斗。半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乘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西涯先生嘗誦之。爲春言。宋元來學杜之作。惟虞爲近。而虞此詩尤近杜者。此詩今載道園詩藁。麓堂詩話云。道園如此詩者絕少。豈學古錄所集其所自選耶。然亦有不能盡者何也。先生過西江時詩云。滕王高閣能崔嵬。誰築西江第一臺。雲雨不收歌舞地。文章空嘆古今才。豐城夜氣開龍起。彭蠡秋風見鴈來。幾欲乘槎問牛斗。不知平地有三台。足與虞爭勝矣。按先生登黃鶴樓詩。突兀高樓正倚城。洞庭春水坐來生。三江到海風濤壯。萬木浮空鳥嶼輕。吳楚乾坤天下□。江湖廊廟古人情。中流或有蛟龍窟。臥聽君山笛裏聲。金山寺詩。楚樹吳檣萬里遙。夢魂常在水雲間。地當好景多逢寺。江到中流合

有山。觀崩高秋增突兀。龍宮深夜鎖潺湲。謝公無限登臨興。不爲蒼生暫改顏。渡江詩。秋風江口聽鳴櫓。遠客歸心正渺茫。萬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烟中樹色浮瓜步。城上山形遶建康。直過真州更東下。夜深燈火宿維楊。并此四律。皆先生少作。然交遊中求翰墨。必首寫此與之。雖老年應人。亦多出此。今散在天下。不啻數百紙。蓋其律中得意作也。

程克勤生日用其父韻寄弟云。新愁白髮鏡中生。三十年來歎賤貧。未拂朝衣斷戲綵。每驚宮醞想遺甕。家聲自顧如春好。守訓何妨似水清。忽記夜深芸閣夢。渡江稱壽最分明。自註云。戲綵、遺甕、皆思親事。綵與朝衣相照。甕與宮醞相應。方不偏枯。崔元暐母謂兒子宦遊。有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此好字之本也。胡威之對晉武帝。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此清字之本也。作詩不可草草。觀者亦然。臥病寄弟云。半生多病寡。天不庇窮儒。藥有尋方苦。鍼無買俸餘。歸消閒歲月。久廢舊詩書。御拳身常在。愁懷且破除。自註云。首二句是骨子。第三句貼病字。第四句貼窮字。五句貼半生。六句貼儒字。末兩句又見天終庇之之意。而用以自慰也。作詩不可全拘此。亦不可不存此意。若全不相照應。如散沙相似。亦何足爲詩。篁墩之誨其家人如此。臥病吾無議。若綵甕之云。稍知門逕者。何煩更語。好與清字如此用。何其晦也。其家人嘗載之其集。又將以納詩話耶。

閭巷小兒傳唱。花開花謝年年有。人老何曾再少年。語意極鄙俚。然亦自有動人者。劉希夷代悲白頭翁詩。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飛。此篇情寄與前俚曲何異。詩人特能將許多言語寫出耳。然不免複矣。李太白問月詩。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借看明月皆如此。亦是此意。而文之聲律。且無冗贅之失。李劉高下。其不有間乎。區區百年花月斷送古今人也多矣。

宋人記王荊公云。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按酉陽雜俎。佛言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影。或言月中蟾桂地影。空處水影也。荊公說實出此。東坡詠月。正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云桂兔蟆。俗說皆可屏。亦是用此說耳。何還謂王蘇論此。有未竟處。今以半鏡懸照。則物像全而見月之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此辨殆不通遠近之理者矣。

七十九號

12A

四溟詩話

謝榛撰

序

四溟山人，眇一目，稱眇君子，然其論詩，眞天人具眼，弇州藝苑卮言所不及也，詩之工，則有目者咸識之，全集中有詩家直說四卷，校訂而授之梓，惜未得善本，補其殘缺，又何敢嫌其繁冗，擅加刪削爲哉，山人之義心俠骨，非徒以風雅見重，奕世猶將興起，而同時有擠而抑之者，交道之難可慨也，王阮亭錄詩，以山人冠嘉隆七子，所爲序，亦極意推崇，存之以當山人小傳，若趙王爲之刻集，藩邸諸君，頗多題跋，然文之所傳者少，故不具錄，乾隆甲戌孟夏，繡水石齋胡曾撰。

王漁洋序

謝榛，字茂秦，臨清人，眇一目，喜通輕俠，度新聲，年十六，作樂府商調，臨德間，少年皆歌之，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爲歌詩，遂以聲律有聞於時，寓居鄴下，趙康王賓禮之，嘉靖間，挾詩卷游長安，脫盧柟於獄，諸公皆多其行誼，爭與交歡，而是時，濟南李于鱗，吳郡王元美，結社燕市，茂秦以布衣執牛耳，諸人作五子詩，咸首茂秦，而于鱗次之，已而于鱗名益盛，茂秦與論文頗相鐫責，于鱗遺書絕交，元美諸人咸右于鱗，交口排茂秦，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然茂秦游道日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河南北皆稱謝榛先生，諸人雖惡之，不能窮其所往也，趙康王薨，茂秦歸東海，康王之曾孫穆王，復禮茂秦，爲刻其全集，當七子結社之始，尚論有唐諸家，茫無適從，茂秦曰，選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熟讀之以奪神氣，歌咏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諸人心師其言，厥後雖爭擯茂秦，其稱詩之指要，實自茂秦發之，茂秦今體工力深厚，句響而字穩，七子五子之流，皆不及也，茂秦詩有兩種，其聲律圓穩，持擇矜慎者，宏正之遺響也，其應酬牽率，排比支綴者，嘉隆之前茅也，余錄嘉隆七子之詠，仍以茂秦爲首，使後之尚論者，得以區別其薰蕕，條分其涇渭，若徐文長之論，徒以諸人倚恃紱冕，凌駕韋布，爲之呼憤不平，則又非余錄茂秦之本意也。

前明謝四溟先生。爲趙藩重客。嘗刊其全集以行世。迄今又二百餘年矣。梨板無存。日就湮沒。良可惜焉。行篋中有先王父一齋公手抄四溟詩話。然非足本。河北觀察使胡菲溪。訪求全集。幸而得之。公子石齋。汲古既深。闡幽更切。披覽詩話。有契於心。因屬厲君稼梅繕寫發雕。而自爲校訂。不加刪削。則珍惜之意也。計甫草之過鄴。請於當事。立碑蓋門。是四溟生前知己。既有康王穆王。歿世既久。又得甫草石齋爲之表彰。四溟可以無憾。若寶姬之贈。載於豆史。王固愛才。姬亦守節。眇君子之榮。不遠過於七子五子之流也哉。乾隆甲戌清和月海昌沈維村跋。

四溟詩話卷一

明臨清謝　榛茂秦撰

三百篇。直寫性情。靡不高古。雖其逸詩。漢人尚不可及。今學之者。務去聲律以爲高古。殊不知文隨世變。且有六朝唐宋影子。有意於古。而終非古也。

唐山夫人房中樂十七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迨蘇李五言一出。詩體變矣。無復爲漢初樂章。以繼風雅。惜哉。

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穩帖。此聲律之漸。而後流於六朝。千變萬化。至盛唐極矣。

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鏡花。勿泥其迹可也。

趙宧操止三句。不言白雉。而意自見。所謂大樂必易是也。及班固白雉詩。加之形容。古體變矣。

傅玄豔歌行。全襲陌上桑。但曰。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圖。蓋欲辭嚴義正。以裨風教。殊不知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已含此意。不失樂府本色。

木蘭詞。後篇不當作。末曰。忠孝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滅。此亦玄之見也。

詩文以氣格爲主。繁簡勿論。或以用字簡約爲古。未達權變。善用助語字。若孔鸞之尾。不可少也。太白深

得此法，予讀文則，冀越記，鶴林玉露，皆謂作古文不可去助語字，俱引檀弓沐浴佩玉爲證，余見略同。

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譬諸衆星麗天，孤霞捧日，無不可觀，若孔雀東南飛，南山有鳥是也。

六朝以來，留連光景之弊，蓋自三百篇比興中來，然抽黃對白，自爲一體。

紫騮馬歌曰，燒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此古詞也，折柳行曰，默默施行違，厥罰隨事來，亦古辭也，陌上桑曰，駕虹霓，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玉門，此魏武帝之作也，秋胡行曰，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此嵇康之作也，董逃行曰，遙望五嶽端，黃金爲闕班璘，此魏人擬作也，古人命題措辭如此，歐陽公曰，小雅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

題外命意，譬作者得之，不然流於迂遠矣。

揚雄作反騷，廣騷，班彪作悼騷，梁竦亦作悼騷，摯虞作愍騷，應奉作感騷，漢魏以來，作者繽紛，無出屈宋之外。

詩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初無意於對也，十九首云，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屬對雖切，亦自古老，六朝惟淵明得之，若芳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是也。

凡作近體，誦要好，聽要好，觀要好，講要好，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此詩家四關，使一關未過，則非佳句矣。

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造物之妙，悟者得之，譬諸產一嬰兒，形體雖具，不可無啼聲也，趙王枕易曰，全篇工致而不流動，則神氣索然，亦造物不完也。

古采蓮曲，隴頭流水歌，皆不協聲韻，而有淸廟遺意，作詩不可用難字，若柳子厚奉寄張使君八十韻之作，篇長韻險，逞其問學故爾。

唐律女工也，六朝隋唐之表，亦女工也，此體自不可少。

魏武帝善哉行七解，魏文帝煌煌京洛行五解，全用古人事實，不可泥於詩法論之。

作詩雖貴古淡，而富麗不可無，譬如松篁之於桃李，布帛之於錦繡也。

詩至三謝，迺有唐調，香山九老，迺有宋調，胡元諸公，頗有唐調，國朝何大復，李空同，憲章子美，翕然成風，吾不知百年後又何如爾。

杜子美詩曰，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此一句一意，摘一句亦成詩也，蓋嵩運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此一篇一意，摘一句不成詩矣。

用事多，則流於議論，子美雖爲詩史，氣格自高。

世說新語，謝公問諸子弟，毛詩何句最佳，玄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聖經若論佳句，譬諸九天而較其高也，嚴滄浪曰，漢魏古詩，氣象渾厚，難以句摘，況三百篇乎，滄浪知詩矣。

陶潛不仕宋，所著詩文，但書甲子，韓偓不仕梁，所著詩文，亦書甲子，偓節行似潛，而詩綺靡，蓋所養不及爾，薛西原曰，立節行易，養性情難。

輟耕錄曰，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澀，人莫能讀，宋王晟劉忱爲之註釋，趙仁舉爲之句讀，誠可怪也，韓退之作宗師墓誌銘曰，文從字順各識職，蓋譏之也，退之城南聯句，意深語僻，相去幾何。

古詩之韻，如三百篇協用者，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是也，如洪武韻互用者，灼灼園中葵，朝露待日晞是也，如沈韻拘用者，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是也，漢人用韻參差，沈約類譜，始爲嚴整，早發定山，尚用山先二韻，及唐以詩取士，遂爲定式，後世因之，不復古矣，楊誠齋曰，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工爾，至於吟咏性情，當以國風離騷爲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曰，不用沈韻，豈得謂之唐詩，古詩自有所叶，如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皆大家字本此。

詩宜擇韻，若秋舟平易之類，作家自然出奇，若眸甌粗俗之類，諷誦而無音響，若餕撥擬險之類，意在使人難押。

鶴林玉露曰，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成，工巧不足言矣，若子美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之類，語平意奇，何以言拙，劉禹錫望夫石詩，望來已是幾千載，只是當年初望時，陳后山謂辭拙意工是也。

餘師錄曰，文不可無者有四，曰體，曰志，曰氣，曰韻，作詩亦然，體貴正大，志貴高遠，氣貴雄渾，韻貴雋永，四者之本，非養無以發其眞，非悟無以入其妙。

塵史曰，王得仁謂七言始於垓下歌，柏梁篇祖之，劉存以交交黃鳥止於桑爲七言之始，合兩句爲一句，誤矣，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此爲七言之始，亦非也，蓋始於擊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雅頌之後，有南山歌，子產歌，採葛婦歌，易水歌，皆有七言，而未成篇，及大招百句，小招七十句，七言已盛於楚，但以參差語間之，而觀者弗詳焉。

賈誼惜誓賦曰，惜予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返，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誼年三十，而曰衰老，遭際漢文，而曰亂世，氣短量狹如此，漢史誼傳，獨載弔屈原，鵩鳥二賦，而無此篇，洪興祖以爲瑰異奇偉，非誼莫能及，而并錄傳中，豈興祖誤耶。

謝朓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曰，聖心眷佳節，揚鑾戾行宮，謝靈運曰，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是時晉帝尚存，二公世臣媚裕若此，靈運又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何前佞而後忠也。

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若子虛上林，可誦不可歌也，然亦有可歌者，若長門賦曰，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悼李夫人賦曰，美連娟以脩嫮兮，命樔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二賦情詞悲壯，韻調鏗鏘，與歌詩何異。

謝靈運擬魏文帝芙蓉池之作，過於體貼，宴賞之際，何乃自陳鑄業哉。

江淹擬郭璞，用韻整齊，造語沉着，不如越石吐出心肺。

作詩譬諸用兵，愼敵則勝，命題雖易，不可率然下筆，至於渾化，無施不可。

[illegible]錄曰，唐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殊不知老農亦有名

言貴介公子不能道者林逋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此乃反唐人之意賓庠曰漢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

韋蘇州曰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白樂天曰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曰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三詩同一機杼司空爲優善狀目前之景無限凄感見乎言表

魏武帝短歌行全用鹿鳴四句不如蘇武鹿鳴思野草可以喻佳賓點化爲妙沉吟至今可接明明如月何必小雅哉蓋以養賢自任而牢籠天下也夷齊西山不取此篇當矣及觀藝文類聚所載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歐陽詢去其半尤爲簡當意貫而語足也

劉才甫曰魏武短歌行意多不貫當作七解可也

黃山谷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則詩委地矣予所謂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與此意同

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大曆以下稍有旁出者作者當以盛唐爲法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韻爲主意到辭工不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渾成無迹此所以爲盛唐也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傍韻牽强成章此所以爲宋也

七言絕律起句借韻謂之孤雁出羣宋人多有之寧用仄字勿借平字若子美先帝貴妃俱寂寞諸葛大名垂宇宙是也

山房隨筆四禽言予錄其一曰鵓鴣鵓鴣鵓鴣帳房遍野相喧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幸同處爲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親丈夫此作可悲讀者尚不堪況遭其時乎

晉傅咸集七經語爲詩北齊劉晝緝綴一賦名爲六合魏收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覩其賦又愚於名後之集句肇於此

唐人集句謂之四體宋王介甫石曼卿喜爲之大率逞其博記云爾不更一字以取其便務搜一句以補其闕一篇之作十倍之工久則動襲古人殆無新語黃山谷所謂正堪一笑也

玉海曰胡笳十八拍四卷漢蔡琰撰幽憤成此曲以入琴中唐劉商宋王安石李元白各以集句效琰好奇甚矣

漢武帝柏梁臺成詔羣臣能爲七言者乃得與坐有曰總領天下誠難治有曰和撫四夷不易哉有曰三輔盜賊天下危有曰盜阻南山爲民災有曰外家公主不可治是時君臣宴樂相爲警誡猶有三代之風後世以詩諷諫而獲罪者可勝嘆哉

漢高帝大風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後乃殺戮功臣魏武帝對酒歌曰耄耋皆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

木昆蟲坑流民四十餘萬魏文帝猛虎行曰與君結新婚託配於二儀甄后被讒而死張華勵志詩曰甘心恬澹栖志浮雲竟以貪位被殺郭璞遊仙詩曰長揖當塗人去作山林客亦爲王敦所殺隋煬帝景陽井銘曰前車已覆後乘將沒亂尤甚於陳唐玄宗過寧王宅詩曰復誇爲善樂方驗保山河天寶荒政宗廟播遷李林甫贈韓席侍郎詩曰挍予乘孤直虛薄忝文昌日懷奸儉嫉害朝政虞仝送伯齡詩曰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後與王涯之禍高駢寫懷詩曰卻恨韓彭興漢室功成不向五湖遊節度淮南跋扈被誅予筆此數事以爲行不顧言之誡

自我作古不求根據過於生澀則爲杜撰矣

以下闕

東晳補亡詩對偶精切辭語流麗不脫六朝氣習

嚴滄浪曰木蘭歌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酷似太白非漢魏人語左舜齊曰況有可汗大點兵之句乃唐人無疑魏太武時柔然已號可汗非始於唐也通篇較之太白殊不相類

韋孟詩雅之變也昭君歌風之變也三百篇後二作得體梁太子不取昭君何哉

馬摶泉賣子嘆曰貧家有子貧亦嬌骨肉恩重那能拋饑寒生死不相保割腸賣兒爲奴曹此時一別何時見遍撫兒身舐兒面有命豐年來贖兒無命九泉抱長恨囑兒切莫憂爺孃憂思成病誰汝將抱頭頓足哭聲絕悲風颯颯天茫茫此作一讀則改容再讀則下淚三讀則斷腸矣

漢武帝秋風起兮白雲飛出自大風起兮雲飛揚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出自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漢武讀書故有沿襲漢高不讀書多出己意

李師中送唐介錯綜塞山兩韻謂之進退格李賀已有此體殆不可法

范德機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律以唐爲宗此近體之法古詩不泥音律而調自高也

瀛寶新編曰唐風既成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爲詩未嘗不流於宋也此王欽佩但爲律詩而言非古體之法也

五言詩皆用實字者如釋齊己山寺鐘樓月江城鼓角風此聯儘合聲律要含虛活意乃佳詩中亦有三昧何獨不諳此邪予亦效顰曰漁樵秋草路雞犬夕陽村

左太沖魏都賦曰八極可圍於寸眸子美乾坤萬里眼之句意本於此若曰眸則不佳

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夫綺靡重六朝之弊瀏亮非兩漢之體徐昌穀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查穢耳

高仲武評李嶷菊詩曰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哀而不傷深得風人之旨末曰忍棄東籬下看隨秋草

寂，不如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溫厚有氣。

李頎贈張旭詩曰：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此用畢卓語，既持蟹螯，又執丹經，豈命人舉杯耶。蓋偶然寫興，以害意爾。賈島望山詩曰：長安百萬家，家家張屏新，誰家最好山，我願爲其鄰。然好山非近一家，何必擇鄰哉。此亦寫興害意，與頎同病也。

唐人歌詩，如唱曲子，可以協絲簧，諧音節。晚唐格卑，聲調猶在。及宋柳耆卿、周美成輩出，能爲一代新聲，詩與詞爲二物，是以宋詩不入絃歌也。

蓋嘉運所製樂府曰：胡渭州，雙帶子，蓋羅縫，水鼓子。此皆絕句，述邊戍行旅之懷，與題全無干涉，或被之管絃，調法不同，今之詞名類此。前論燒火燒野田爵作，恐亦此意耶。

律詩重在對偶，妙在虛實。子美多用實字，高適多用虛字。惟虛字極難，不善學者失之。實字多則意簡而句健，虛字多則意繁而句弱。趙子昂所謂兩聯宜實是也。

子美和裴迪早梅相憶之作，兩聯用二十二虛字，句法老健，意味深長，非巨筆不能到。

韋應物曰：江漢曾爲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何由不歸去，淮上有秋山。此篇多用虛字，辭達有味。

李西涯曰：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字，開合呼應，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夏正夫謂涯翁善用虛字，若萬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是也。西涯虛實以字言之，予則虛實以句言之，二公所論不同如此。

景多則堆垛，情多則闇弱，大家無此失矣。八句皆景者，子美棘樹寒雲色是也。八句皆情者，子美死去憑誰報是也。

詩法曰：事文類聚，不可用。蓋宋事多也。後引蘇黃之詩以爲式，教以養生之訣，繼以致病之物，可乎。

嚴滄浪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豈有不法前賢而法同時者。李洞曹松學賈島，唐彥謙學溫庭筠，盧延讓學薛能，趙履常學黃山谷，予鑑之，以爲學者誡。

蘇子卿曰：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子美曰：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庾信曰：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梁簡文曰：渚花枝覺重，宿鳥羽飛遲。韋蘇州曰：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三者雖有所祖，然青愈於藍矣。

秦嘉妻徐淑曰：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陽方曰：惟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身。駱賓王曰：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相栖共一身。張籍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棄。何仲默曰：與君非一身，安得不離別。數語同出一律，仲默尤爲簡妙。

金鍼詩格曰：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涵蓄，方入詩格。若子美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是也。此固上乘之論，殆非盛唐之法。且如賈至、王維、岑參諸聯，皆非內意，謂之不入詩格，可乎。然格高氣暢，自是盛唐家數。太白曰：削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迄今膾炙人口。

詞有含蓄，則醞矣。

寫景述事，宜實而不泥乎實。有實用而害於詩者，有虛用而無害於詩者，此詩之權衡也。

予與李元博秋日郊行，荊棘夾徑，草蟲之聲不絕。元博曰：凡秋夜賦詩，多用蛩螿，而螿則弗用，何哉。予曰：此實用而害於詩，所謂靨子在顴則醜是也。

貫休曰：庭花濛濛水冷冷，小兒啼索樹上鶯。景實而無趣。太白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景虛而有味。

謝惠連屯雲蔽層嶺，驚風涌飛流，一篇句法雷同，殊無變化。

江淹擬顏延年，辭致典縟，得應制之體，但不變句法，大家或不拘此。

詩有辭前意，辭後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渾而無迹。宋人必先命意，涉於理路，殊無思致。及讀世說：文生於情，情生於文。王武子先得之矣。

宋人謂作詩貴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豈先立許多意思而後措詞哉。蓋意隨筆生，不假布置。

唐人或漫然成詩，自有含蓄託諷。此爲辭前意，讀者謂之有激而作，殊非作者意也。

左舜齊曰：一句一意，意絕而氣貫。此絕句之法。一句一意，意不工亦下也；兩句一意，意工亦上也。以工爲主，勿以句論。趙韓所選唐人絕句，後兩句皆一意，舜齊之說本於楊仲宏。

唐人詩法六格，宋人廣爲十三，曰一字血脈，二字貫串，三字棟梁，數字連序，中斷，鉤鎖連環，順流直下，單拋，雙拋，內剝，外剝，前散，後散，謂之層龍絕藝，作者泥此，何以成一代詩豪邪。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此二詩風雅重出，後人藉爲口實而蹈襲也。

韋孟諷諫詩，乃四言長篇之祖，忠鯁有餘，溫厚不足。太白雪讒詩，百發章，去韋孟遠矣。崔道融述唐事實，六十九篇，志於高古，而力不逮。

四言古詩，當法三百篇，不可作秦漢以下之語。顏延年宴曲水詩曰：航琛越水，輦賮踰嶂。郊祀歌曰：月御案節，星驅扶輪。響如清廟鼓瑟，第以和之，審音者自不亂其聽也。

班姬託扇以寫怨，應瑒託雁以言懷，皆非徒作。沈約詠月曰：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刻意形容，殊無遠韻。

堆垛古人，謂之點鬼簿。太白長篇用之，自不爲病，蓋本於屈原。

史詩勿輕作，或己事相觸，或時政相關，或獨出斷案，若胡曾百篇一律，但摭其事而已。平城詩曰：當時已有吹毛劍，何事無人殺奉春。望夫石詩曰：古來節婦皆消朽，獨爾不爲泉下塵。惟此二絕得體。

長篇之法，如波濤初作，一層緊於一層。拙句不失大體，巧句最害正氣。

張說送蕭都督曰：孤城抱大江，節使往朝宗。果是巖中舊，依然水上逢。京華逢此日，疲老颯如冬。竊羨能言鳥，銜恩向九重。此律詩用古韻也。李賀詠馬曰：白鐵剉青禾，碪間落細莎。世人憐小頸，金埒畏長牙。

此絕亦用古韻也二詩不可爲法

徐幹室思曰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一逝不可歸嘯歌久踟躕人離皆復會我獨無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宋孝武帝擬之曰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迴環晝夜生寶擬之遂以自君之出矣爲題楊仲宏謂五言絕句乃古詩末四句所以寓味悠長蓋本於此

吳筠曰才勝商山四文高竹林七駱賓王曰冰泮有銜蘆盧照鄰曰幽谷有綿蠻陳子昂曰銜杯且對劉高適曰歸來洛陽無負郭李頎曰由來輕七尺唐彥謙曰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此皆歇後何鄭五之多邪

曹子建白馬篇曰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此類盛唐絕句

魏文帝曰棲桐攀鳳翼雲雨散洪池曹子建曰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阮籍曰存亡從變化日月有浮沉張華曰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左思曰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張協曰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潘岳曰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陸機曰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以上雖爲律句全篇高古及靈運古律相半至謝朓全爲律矣

枚乘始作七發後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劉向七略劉梁七舉崔琦七蠲桓麟七說李尤七款劉廣世七興曹子建七啓徐幹七喩王粲七釋劉邵七華陸機七徵孔偉七引湛方生七歎張協七命顏延之七繹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誘諸公馳騁文詞而欲齊驅枚乘大抵機括相同而優劣甚矣趙王枕易曰七法來自鬼谷子七箝之篇

文式曰嗣溫而正謂之韻謝靈運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是也然出於屈子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

蔡琰曰薄志節兮念死難魏武帝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既以周公自任又曰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老瞞如此欺人詩貴乎真文姬得之

詩有不立意造句以興爲主漫然成篇此詩之入化也

陸厥羅子妾歌曰安陵泣前魚劉長卿湘妃廟曰未作湘南雨知爲何處雲盧仝贈馬異曰神農畫八卦楊敬之客思曰細腰沉趙女唐彥謙新豐曰半夜素靈先哭楚此皆用事之謬

江淹有古離別梁簡文劉孝威皆有蜀道難及太白作古離別蜀道難迺諷時事雖用古題體格變化若疾雷破山顛風簸海非神於詩者不能道也

陸暢作蜀道易以諛韋皐翻案太白辭義粗淺

杜牧之清明詩曰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此作宛然入畫但氣格不高或易之曰酒家何處是江上杏花村此有盛唐調予擬之曰日斜人策馬酒肆杏花西不用問答情景自見

劉禹錫懷古詩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或易之曰王謝堂前燕今飛百姓家此作不傷氣

格予擬之曰王謝豪華春草裏堂前燕子落誰家此非奇語只是講得不細

陳無己寄外舅郭大夫詩曰巴蜀通歸使妻孥且定居深知報消息不敢問何如身健何妨遠情深未肯疎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趙章泉謂此作絕似子美然兩聯爲韻所牽虛字太多而無餘味若此前後爲絕句氣骨不減盛唐

僧處默勝果寺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欲減一句吳越到江分或謂簡妙勝默作此到字未穩若更爲吳越一江分天然之句也

葉平巖暮春即事一首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閑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倶削上二字仍是宋人絕句

詩人玉屑偸語謂之鈍賊傅長虞日月光太清陳后主日月光天德是也然太清不宜用光字陳句渾厚有氣此述者優於作者

耿湋贈田家翁詩蠶屋朝寒閉田家晝雨閑此寫出村居景象但上句語拙朝晝二字合掌若作田家閑晝雨蠶屋閉春寒亦是王孟手段

凡起句當如爆竹驟響易徹結句當如撞鐘清音有餘鄭谷淮上別友詩君向瀟湘我向秦此結如爆竹而無餘音予易爲起句足成一首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長笛離亭外落日空江不見春

江總平海若無流馬周潮平似不流杜甫江平若不流三公造語相類馬句穩而佳

陳思王美人篇云珊瑚閒木難求賢良獨難此篇兩用難字爲韻謝康樂述祖德詩云展季救魯人勵志故絕人此亦兩用人字爲韻魏晉古意猶存而不泥聲韻沈隱侯白馬篇云停鑣過上蘭輕舉出樓蘭鐃聲歌云瑤轂信凌空羽蓋已麾空此二篇亦兩用空字爲韻夫隱侯始定聲韻爲詩家楷式何乃自寅其韻使人藉爲口實所謂寧何造律而自犯之也

杜少陵避人焚諫草之句善用羊祜事此即晏子諫乎君不華乎外之意

子美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句法森嚴湧字尤奇可嚴則嚴不可嚴則放過些子若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意在一貫又覺閒雅不凡矣

白樂天昭君詩曰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此雖不忘君而辭意兩拙予因之效顰曰使者南歸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漢家天子如相問莫道容光異昔時

離騷語雖重複高古渾然漢人因之便覺費力

梁元帝春日詩用二十三春字鮑泉奉和亦用二十九新字不及淵明止酒詩用二十止字略無虛設字字有味

予初賦俠客行曰笑上胡姬賣酒樓賭場贏得錦貂裘酒闌更欲呼盧去擲下黃金不掉頭此結亦如爆竹而無餘音遂更之曰天寒飲罷酒家樓擲下黃金不掉頭走馬西山射猛虎晚來風雪滿貂裘子美

少年行結句。與前首相類。因擬之曰。獨過酒肆據胡牀。推點銀瓶索酒嘗。迴覽鯨吞不辭醉。直騎白
赴長楊。

四溟詩話卷二

詩有簡而妙者。若劉楨仰視白日光。皎皎高且懸。不如傅元日月光太清。阮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不如裴說避亂一身多。戴叔倫還作江南會。翻疑夢裏逢。不如司空曙乍見翻疑夢。沈約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不如崔塗老別故交難。衛萬不捲珠簾見江水。不如子美江色映疏簾。劉猛可恥垂拱時。老作在家女。不如浩然端居恥聖明。徐凝千古還同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不如劉友賢飛泉界石門。張九齡謬忝爲邦寄。多慚理人術。不如韋應物邑有流亡愧俸錢。張良器祇門如可涉。忠信是舟梁。不如高適忠信涉波濤。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不如王維久客親僮僕。李適輕帆截浦。拂荷來。不如浩然揚帆截海行。亦有簡而弗佳者。若鮑泉夕鳥飛向月。不如曹孟德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蘇頲雙蛛代月移。不如宋之問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劉禹錫欲問江深淺。應如遠別情。不如太白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陸機三荊歡同株。不如許渾荊樹有花兄弟樂。王初河梁返照上征衣。不如子美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武元衡夢逐春風到洛城。不如顧況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陳季敦曲暮山青。不如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李義山江上晴雲雜雨雲。不如劉夢得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王融遊淚與行波。不如子美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不如柳子厚日午睡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詩中淚字。若沾衣沾裳。通用不爲剽竊。多有出奇者。潘岳曰。涕淚應情隕。子美曰。近淚無乾土。太白淚盡日南珠。劉禹錫曰。巴人淚應猿聲落。賈島曰。淚落故山遠。孟雲卿曰。至哀反無淚。何仲默曰。笛裏三年淚。李獻吉曰。萬古關山淚。盧仝曰。黃金礦裏鑄出相思淚。此太涉險怪矣。

予客京師。遊翠巖七眞洞。題壁上詩曰。紛披容與縱笙歌。蕙轉光風豔綺羅。霞灑桃花春不管。月明芳草夜如何。瑤珠浩蕩隨龍髓。雲旆低回射玉珂。深入醉鄉休秉燭。盡情揮取魯陽戈。耶律丞相門客趙衍所作。清麗有味。頗類唐調。惜乎大元風雅不載。故表而出之。

大篇決流。短章斂芒。李杜得之。大篇約爲短章。涵蓄有味。短章化爲大篇。敷演露骨。

擷益新話曰。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高也。康樂池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欲韻勝者易。欲格高者難。兼此二者。惟李杜得之矣。

許彥周曰。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熟讀李義山黃魯直之詩則去之。譬諸醫家用藥。稍不精潔。疾復存焉。彥周之謂也。

陳后山曰。學者不由黃韓而爲老杜。則失之淺易。此與彥周同病。

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謝靈運還舊園。沈休文拜陵廟。皆不過二十韻。洛陽王偉用五十韻獻湘東王。迨子美夔府酒有百韻。

詩以一句爲主。落於某韻。意隨字生。豈必先立意哉。楊仲弘所謂得句。意在其中是也。

三國典略曰。邢卲譏魏收之文。剽竊任昉。魏收詆邢卲之賦。剽竊沈約。蓋六朝氣習如此。近有剽竊何李者。其二子之類歟。

類文見曰。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姑爲押韻。晚唐多效之。迨宋人尤甚。本朝劉廷賞詠梅花自押眞韻百篇。何其多也。

許敬宗擬江令九日三首皆次韻。初唐殆不多見。

羅隱曰。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釣臺高。范仲淹曰。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儲嗣宗曰。春風莫逐桃花去。恐引漁人入洞來。謝枋得曰。花飛莫遣隨流水。怕有漁郎來問津。袁郊曰。后羿徧尋無覓處。不知天上卻容奸。瞿宗吉曰。后羿空能殘九日。不知月裏卻容私。范謝瞿皆出祖襲。瞿得點化之妙。

韓退之稱賈島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爲佳句。未若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氣象雄渾。大類盛唐。

長篇古風。最忌鋪敘。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有變化之妙。

淮南王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陸機曰。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謝朓曰。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王維曰。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詩人往往沿襲淮南之語。而無新意。孟遲曰。蘼蕪亦是王孫草。莫送春香入客衣。此作點化而有餘味。

陳后主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氣象宏闊。辭語精確。爲子美五言句法之祖。

209

律詩雖宜顏色兩聯貴乎一濃一淡若兩聯濃前後四句淡則可若前後四句濃中間兩聯淡則不可亦有八句皆濃者唐四傑有之八句皆淡者孟浩然韋應物有之非筆力純粹必有偏枯之病

歷代詩譜以太白長安一片月爲張季鷹之作不知何據然清婉殊非晉人氣格

徐陵雜曲曰張星舊在天河上從來張姓本連天蓋指張麗華而言是時陳后主最寵麗華此諂諛之辭爾

李空同評孟浩然送朱二詩曰不是長篇手段浩然五言古詩近體清新高妙不下李杜但七言長篇語平氣緩若曲澗流泉而無風捲江河之勢空同之評是矣

李拯讀史曰佳人自折一枝紅把唱新詞曲未終惟向眼前憐易落不如抛擲任東風謝疊山謂寫梁武事未詳詠史宜明白斷案章碣曰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此孰不知邪

太白曰蒼梧山崩湘水竭張籍曰菖蒲花開月長滿李賀曰七星貫斷姮娥死此同一機軸賀句更奇

宋玉大言賦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小言賦曰無內之中微物生焉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覽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婁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賦出於列子皆有託寓梁昭明太子大言詩曰觀修鯤其若轍鮒視滄海之如濫觴經二儀而躑躅跨六合以翱翔細言詩曰坐臥鄰空塵憑附蟭螟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此祖宋玉而無謂蓋以文爲戲爾

樂書伏羲造琴瑟以律呂樂曰立基神農樂曰下謀黃帝樂曰咸池蓋樂始於伏羲而成於黃帝是以淸和上升風俗丕變未有詩也李西涯謂詩爲樂始誤矣何妥曰伏羲滅瑟文王足琴抑先伏羲有瑟邪

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白居易曰獺捕魚來魚躍出此非魚樂是魚驚翻案莊子而無趣家語曰水至清則無魚杜子美曰水清反多魚翻案家語而有味

或曰詩適情之具染翰成章自然高妙何必苦思以鑿其眞予曰新詩改罷自長吟此少陵苦思處使不深入溟渤焉得驪頷之珠哉

詩不厭改貴乎精也唐人改之自是唐語宋人改之自是宋語格調不同故爾省悟可以超脫豈徒斲削而已

作詩勿自滿若識者詆訶則易之雖盛唐名家亦有罅隙可議所謂瑜不掩瑕是也已成家數有疵易除家數未成有疵難評

古人之作必正定而後出若丁敬禮之服曹子建袁宏之服王珣王珣之服王誕張融之服徐覬之辭道衛之服高構隋文帝之服庾自直古人服善類如此

詩有天機待時而發觸物而成雖幽尋苦索不易得也如戴石屏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屬對精確工非一朝所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

詩以兩聯爲主起結輔之渾然一氣或以起句爲主此順流之勢興在一時

皐甫湜曰陶詩切以事情但不文爾湜非知淵明者淵明最有性情使加藻飾無異鮑謝何以發眞趣於

偶爾寄至味於澹然陳后山亦有是評蓋本於湜

趙章泉韓澗泉所選唐人絕句惟取中正溫厚閑雅平易若夫雄渾悲壯奇特沉鬱皆不之取惜哉洪容齋所選唐人絕句不擇美惡但備數爾間多俚鬼之作出於偏稗小說尤不可取

盧弼和邊庭四時怨頗似太白絕句

李太白曰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煙霞收夕霏此用謝康樂之句但加四字王摩詰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雖用李嘉祐之聯加此四字爽健自別

意巧則淺若劉禹錫遙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是也句巧則卑若許用晦魚下碧潭當鏡躍鳥還青嶂拂屏飛是也

陳琳曰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陸機曰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謝靈運曰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李長吉曰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迴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此皆氣短無名氏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作感慨而氣悠長也

嚴滄浪從軍行曰翩翩雙白馬結束向幽燕借問誰家子邯鄲俠少年彎弓隨漢月拂劍倚胡天覲與單于道今秋莫近邊此作不減盛唐但起承全襲子建白馬篇

松石軒詩評全是詩料且深於詩何以啓發初學

鍾嶸詩品專論源流若陶潛出應璩應璩出於魏文魏文出於李陵李陵出於屈原何其一脈不同邪

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曰城南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此爲太白古風法之祖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彈雲林之璈歌步元之曲曰綠景清飈起雲蓋映朱葩圍房闢琳闕碧空起瑤沙此歌華麗無味或六朝贋作西王母白雲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辭簡意盡萬古莫及

王建留別杜侍御曰有川不得涉有路不得行沉沉百歲中一日如一生此語無異孟郊末曰願君去膾阪長使道路平此結頗類子美

屈宋爲詞賦之祖荀卿六賦自創機軸不可例論相如善學楚詞而馳騁太過子建骨氣漸弱體製猶存庾信春賦間多詩語賦體始大變矣子美曰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詞賦動江關此以自寓非稱信也

碧雞漫志曰斛律金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金不知書同於劉項能發自然之妙韓昌黎琴操雖古涉於摹擬未若金出性情爾

詩有四格曰興曰趣曰意曰理太白嘲汪倫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此興也陸龜蒙詠白蓮曰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此趣也王建宮詞曰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此意也李涉上于襄陽曰下馬獨來尋故事逢人惟說峴山碑此理也悟者得之庸心以求或失之矣

趙章泉謂作詩貴乎似。此傳神寫照之法。當充其學識。發其氣魄。或李或杜。順其自然而已。

作詩要割愛。若俱為佳句。間有相妨者。必較重輕而去之。此文賦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士衡先得之矣。

予遊天壇山賦七言一律。天畔飛霞照萬山。尋易山字為峯。遂成絕句曰。度嶺攀崖自一筇。黃冠竹下偶相逢。振衣直上昇仙石。天畔飛霞照萬峯。此亦割愛之法。

韓昌黎曰。婦人不下堂。遊子在萬里。託興高遠。有風人之旨。杜少陵曰。丈夫則帶甲。婦人終在家。此文不逮意。韓詩為優。

陳陶擬沈以魯曰。高齋擬歸客。滿握軒轅風。落日一揮手。金鼇雲雨空。蓬洲石梁外。劍補羅浮東。茲興不可接。倚槍煙際鴻。此有太白聲調。隴西行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此語悽婉味長。嚴滄浪謂陶最無可觀。何也。

詩無神氣。猶繪日月而無光彩。學李杜者。勿執於句字之間。當率意熟讀。久而得之。此提魂攝魄之法也。

謝靈運池塘生春草。造語天然。清景可畫。有聲有色。乃是六朝家數。與夫青青河畔草不同。葉少蘊但論天然非也。又曰。若作池邊庭前。俱不佳。非關聲色而何。

子美曰。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此景固佳。然知見二字著力。至於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便覺自然。

學詩者。當如臨字之法。若子美日出東籬水。則曰月墮竹西峯。若雲生舍北泥。則曰雲起屋西山。久而入悟。不假臨矣。

予賦牡丹曰。花神默默殿春殘。京洛名家識面難。國色從來有人妬。莫教紅袖倚闌干。及讀羊士諤郡中即事曰。紅香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闌干。因與暗合。遂刪已作。

予每讀古人詩有全句同者。即於稿中改竄。

杜子美七歌。本於十八拍。文天祥六歌。與杜異世同悲。李獻吉亦有七歌。惜非其時爾。

今之學子美者。處富有而言窮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無病曰病。此摹擬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

劉貢父評嚴維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何須柳也。此聯妙於狀景。奇而不龐。精而不刻。貢父之說鑿矣。

劉禹錫贈白樂天兩聯用兩高字。雪裏高山頭白早。于公必有高門慶。自註曰。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二義不同。自恕如此。兩聯最忌重字。或犯首尾可矣。子美曰。江閣邀賓許馬迎。醉於馬上往來輕。王維曰。尙衣方進翠雲裘。萬國衣冠拜冕旒。二公重字。不害為大家。

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迨天馬歌。體製備矣。嚴滄浪謂剏自夏侯湛。蓋泥於白氏六帖。

六言體起於谷永。陸機長篇一韻。迨張說劉長卿八句。王維皇甫冉四句。長短不同。優劣自見。若君道曲。中庭有樹自語。梧桐推枝布葉。此雖高古。亦太寂寥。

九言體。無名氏擬之曰。昨夜西風搖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聲調散緩而無氣魄。惟太白長篇。

突出兩句。殊不可及。若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是也。

四言體。始於康衢歌。暨三百篇則盛矣。滄浪謂起自韋孟非也。

三百篇已有聲律。若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暨離騷洞庭波兮木葉下之類。漸多。六朝以來。黃鍾瓦缶。審音者自能辨之。

文式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兼之曰歌行。快直詳盡曰行。悲如蛩螿曰吟。讀之使人思怨。委曲盡情曰曲。宜委曲諧音。通乎俚俗曰謠。宜隱蓄近俗。載始末曰引。宜引而不發。此雖體式。稍欠變通。蓋同名異體。同體異名耳。同名者。若瓠子決兮將奈何。此瓠子歌也。陟彼北邙兮。噫。此五噫歌也。四夷既獲。諸夏康兮。此琴歌也。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此房中歌也。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此匈奴歌也。鮑氏題三人。司隸再入公。此鮑司隸歌也。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此悲歌也。東方欲明星爛爛。此雞鳴歌也。太乙況。天馬下。此天馬歌也。青青黃黃。雀石頹唐。此地驅樂歌也。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此前溪聲歌也。江邊黃竹子。堪作女兒箱。此黃竹歌也。春風宛轉入曲房。此挾瑟歌也。帝悅於兌。執矩固司職。此白帝歌也。是邪非邪。此李夫人歌也。同體者。若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此苦寒行也。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此同聲歌也。營邱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此齊騶樂也。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此明妃辭也。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兇。此蒿里曲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此東武吟也。虎嘯谷風起。龍躍景雲浮。此合歡詩也。置酒廣殿上。親友從我遊。此箜篌引也。白馬飾角弓。鳴鞭乘北風。此白馬篇也。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此五君詠也。處塵貴不染。破褐重懷珍。此善門頌也。鸞燈世不覩。赤鱗庇所捐。此白雲贊也。體無定體。名無定名。莫不擬斯二者。悟者得之。措詞短長。適足而止。因意命名。人莫能易。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也。

捫蝨新話曰。文中有詩。則語句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而引謝玄暉唐子西之說。胡氏誤矣。李斯上秦皇帝書。文中之詩也。子美北征篇。詩中之文也。

武元衡曰。文有聲律。皆似詩。詩不粗疏。皆是文。

杜約夫曰。六朝文中有詩。宋朝詩中有文。

楊仲宏律詩三十四格。謂自杜甫門人吳成鄒遂傳其法。然窘於法度。殆非正宗。

范德機曰。絕句則先得後兩句。律詩則先得中四句。當以神氣為主。全篇渾成。無餖飣之迹。唐人間有此法。

孔融離合體。竇韜妻迴文體。鮑照十數體。建除體。謝莊道里名體。梁簡文帝卦名體。梁元帝歌曲名體。姓名體。鳥名體。獸名體。龜兆名體。鍼穴名體。將軍名體。宮殿名體。屋名體。車名體。船名體。草名體。樹名體。沈炯六府體。八音體。六甲體。十二屬體。魏晉以降。多務纖巧。此變之變也。

古辭曰。黃蘗向春生。苦心隨日長。又曰。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又曰。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又曰。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又曰。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又曰。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又曰。桐枝不結

花何由得梧子。又曰。殺荷不斷藕。蓮心已復生。此皆吳格指物借意。李義山曰。春蠶到老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措詞流麗。酷似六朝。蘇子瞻曰。破衫卻有重逢日。一飯何曾忘卻時。造語殊乏風致。

詩曰。游環脅驅。陰靷鋈續。又曰。鉤膺鏤錫。鞹鞃淺幭。此語雖深奧。殆不可讀。韓柳五言有法此者。後學當以為誡。

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王績曰。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左思曰。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太白曰。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王李二公善於翻案。子美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劉滄曰。不用茱萸仔細看。管取明年各強健。太拙而無意味。楊誠齋翻案法。專指宋人何也。

李靖曰。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譬諸詩。發言平易而循乎繩墨。法之正也。發言雋偉而不拘乎繩墨。法之奇也。平易而不執泥。雋偉而不險怪。此奇正參伍之法也。白樂天正而不奇。李長吉奇而不正。奇正參伍。李杜是也。

洪興祖曰。三百篇比賦少而興多。離騷興少而比賦多。予嘗考之。三百篇賦七百二十。興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洪氏之說誤矣。

法言曰。堯舜之道皇兮。夏商周之道將兮。而以延其光兮。子雲法言以擬論語。學屈原且不及。況孔子哉。

文筌曰。五言絕句主情景。七言絕句主意事。又曰。五言絕句。撇景入事。七言絕句。掉句入情。前後之法。何相反邪。

陳繹曾曰。凡律高則用重律。中則用正律。下則用子律。大要欲調句耳。詩至於化。自然合律。何必屑心為哉。

劉禹錫曰。建安里中兒聯歌竹枝。聆其音。中黃鍾之羽。其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豔音也。唐夫漢魏樂府為近。故歌詩尚論律呂。夢得亦審音者。不獨工於辭藻而已。

李西涯閣老善詩。門下多詞客。劉梅軒閣老忌之。與人舉詩。則叱之曰。就作到李杜。只是酒徒。李空同謂劉因時廢公是也。

陸士規能詩。奉楫門客也。來自湘楚謁楫。楫以小嫌不與接見。因小相銜其。過黃陵廟詩曰。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出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楫稱賞不已。待之如初。嘻。楫亦倘詩也哉。

李西涯久於相位。陸滄浪以詩諷之曰。聲名高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

詩人玉屑。集唐人句法。悉分其類。有裨於初學。但風騷句法。皆有標題。若馬僧時衡草。人旋數與城。則曰公明布卦。若芹泥隨燕觜。花蕊上蜂鬚。則曰東方占鵲。殆與棋譜牌譜相類。論詩不宜如此。

子美五言絕句。皆平韻律體。景多而情少。太白五言絕句。平韻律體。兼仄韻古體。景少而情多。二公各盡其妙。

許用晦金陵懷古。頷聯簡板對。頸聯當婚遒逸者。似有戒慎意。若刪其兩聯。則氣象雄渾。不下太白絕句。

律詩無好結句。謂之虎頭鼠尾。即當擺脫常格。夐出不測之語。若天馬行空。渾然無迹。張祜金山寺之作。則有此失也。

子美居夔州上句曰。春知催柳別。農事聞人說。別說同韻。王維溫泉上句曰。新豐樹裏行人度。閣道甘泉能獻賦。度賦同韻。此非詩家正法。章碣上句。皆用韻。韻尤可怪也。歡紅為韻不雅。子美老農何有罄交歡。娟娟花蕊紅之類。愁青為韻便佳。若子美更有澄江銷客愁。石壁斷空青之類。凡用韻審其可否。句法瀏亮。可以詠歌矣。

孫太初曰。到處論交山最賢。以山為賢。蓋有所祖。周禮曰。輪人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謝靈運曰。豈以名利之場。而賢於清曠之域哉。唐太宗曰。李勣守并州。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

子美曰。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此語宛然入畫。情景適會。與造物同其妙。非沉思苦索而得之也。

李林甫瑞雪應制曰。雲收二華出。天轉五星來。十月農初罷。三驅禮復開。兩聯皆用數目字。不可為法。王摩詰送丘為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此聯皆用數目字。不可為病也。

韋孝標下第曰。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後及第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報時人洗眼看。其意狹。大類孟郊。

淵明詠雪曰。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此語殆似鮑謝。羅大經謂其輕虛潔白。盡在於是。但識其趣。體則未也。

排律結句。不宜對偶。若杜子美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似無歸宿。

五言律首句用韻。宜突然而起。勢不可遏。若子美落日在簾鉤是也。若許渾天晚日沉沉。便無力矣。

崔後渠贈予詩曰。三月清淮上。翩翩兩度來。措詞傾玉海。弔古賦銅臺。岐路楊朱淚。江湖李白杯。令公今謝事。迴首尚憐才。楊朱李白自然的對。戎昱詩曰。衛青師自老。魏絳賞何功。較之後渠。精確不及。

詩以佳句為主。精鍊成章。自無敗句。所謂善人在坐。君子俱來。

瀛奎律髓不可讀。則有宋詩。純駁於心。發語或唐或宋。不成一家。終不可治。讕言長語曰。若瀛奎律髓。要人自擇。

盧仝曰。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孫太初曰。夜來夢到西湖路。白石灘頭鶴是君。此從玉川變化。亦有風致。

詩不可太切。太切則流於宋矣。

武元衡曰。殘雲帶雨過春城。韓致光曰。斷雲含雨入孤村。二句巧思。不及子美。濟雲疎雨過高城。句法自然。

方干．未明先見海底日．良久遠雞方報晨．方晦叔山雞未鳴海日出．此倘妙勝干矣．

作詩最忌蹈襲．若語工字簡．勝於古人．所謂化陳腐爲新奇是也．

李翊曰．星隨劍閣動．花落錦江流．皆諸佳人掌．而對壯士拳也．若曰月落錦江寒．便相敵矣．

金學士王庭筠．黃花山一絕．頗有太白聲調．詩曰．掛鏡臺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邊華泉謂詩與行草．俱入化矣．

子美不遭天寶之亂．何以發忠憤之氣．成百代之宗．國朝何仲默亦遭壬申之亂．但過於哀傷爾．

空同子曰．古詩妙在形容．所謂水月鏡花．言外之言．宋以後則直陳之矣．求工於句字．心勞而日拙也．枚氏七發．非必於七也．文渙而成七．後之作者．無七而必於七．然皆俳語也．杜甫見道過韓愈．如白小羣分命．文章有神交有道．隨風潛入夜．水流心不競．出門流水住．等語．皆是道也．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奉佛之應．人心係則難脫．

馮子端曰．楚詞悲感激迫．獨橘頌一篇．溫厚委曲．子美明菡高可登．卽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之意．

張綖輸曰．屈原天問．全學莊子天運．莊子寓乎忘形．屈原滯於孤憤．

李仲蔚曰．陳伯玉詩．高出六朝．惟淵明乃其伉儷者．當與兩漢文字同觀．

杜約夫曰．宋人論詩甚嚴．無乃唐人之遺．獻呂紫薇所謂文章本上還．約夫嘗合孫吳爾．

徐伯傳問詩法於康對山．曰．熟讀太白長篇．則胸次含宏．神思超越．下筆殊有氣也．

黃司務問詩法於李空同．因指場圃中菽豆而言曰．顏色而已．此卽陸機所謂詩緣情而綺靡是也．

李獻吉極苦思．詩垂成．如一二句弗工．卽棄之．田深父見而惜之．獻吉曰．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何仲默詩曰．元日王正月．傳呼曉殿班．千官齊鵠立．萬國候龍顏．辨色雄旗入．衛星劍珮還．聖躬無乃倦．幾欲問當關．李獻吉改爲不敢問當關．曾仲禮曰．吾與所改．未若仲默元句．

趙子昂曰．作詩但用隋唐以下故事．便不古也．當以隋唐以上爲主．此論執矣．隋唐以上．泛用則可．隋唐以下．泛用則不可．學者自當斟酌．不落凡調．

漢人作賦．必讀萬卷書．以養胸次．離騷爲主．山海經與地志爾雅諸書爲輔．又必精於六書．識所從來．自能作用．若揚搆成削．飛樓垂虹之類．命意宏博．措辭富麗．千彙萬狀．出有入無．氣貫一篇．意歸數語．此長卿所以大過人者也．

宋之問．鬢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子美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張說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子美疎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李華玉水流寧有意．雲泛本無心．子美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徐晶翡翠巢書幌．鸕鶿立釣磯．子美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袁莊百年流水盡．萬事落花空．子美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陳陶九江春水闊．三峽暮雲深．子美九江春水外．三峽暮帆前．諸公句意相類．子美自處．

子建詩多有虛字用工處．唐人詩眼本於此爾．若朱華冒綠池．時雨淨飛塵．松子久吾欺．列坐竟長筵．嚴霜依玉除．遠望周千里．其平仄妥帖．句有古意．

鮑防雜感詩曰．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此作託諷不露．杜牧之華淸宮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二絕皆指一事．淺深自見．

吳筠覽古詩曰．蘇生佩六印．奕奕爲殃源．主父食五鼎．昭昭成禍根．李斯佐二辟．巨釁鍾其門．霍孟蘊三后．伊戚及後昆．此古體敍事．文勢使然．蓋出於無意也．若分爲兩篇．皆謂之隔句對．自與近體不同爾．

杜約夫問曰．點景寫情孰難．予曰．詩中比興固多．情景各有難易．若江湖遊宦．羈旅會晤．舟中其飛揚轗軻．老少悲歡．感時話舊．靡不慨然言情．近於議論．把握住則不失唐體．否則流於宋調．此寫情難於景也．中唐人漸有之．冬夜園亭具樽俎．延社中詞流．時庭雪皓目．梅月向人．清景可愛．模寫似易．如各賦一聯．擬摩詰有聲之畫．其不雷同而超絕者．諒不多見．此點景難於情也．惟盛唐人得之．約夫曰．予能發情景之蘊．以至極致．滄浪輩未嘗道也．

太白夜宿荀媼家．聞比鄰舂臼之聲．以起興．遂得鄰女夜舂寒之句．然本韻盤飧二字．應用以夜宿五松下荀媼．下句意重辭拙．使無後六句．必不落韻．此太白近體．先得聯者．豈得順流直下哉．附詩云．夜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跪進雕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餐．

傅咸螢火賦．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駱賓王賦．光不周物．明足自資．處幽不昧．居照斯晦．二子皆有託寓．繁簡不同．子美暗飛螢自照之句．意愈簡而辭愈工也．

孔雀東南飛一句．興起．餘皆賦也．其古朴無文．使不用妝奩服飾等物．但直敍到底．殊非樂府本色．如云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又云．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又云．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旛．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匹．交廣市鮭珍．此皆似不緊要．有則方見古人作手．所謂沒緊要處．便是緊要處也．

四溟詩話卷三

原稿闕

凡詩債叢委固有緩急亦當權變若先作難者則殫其心思不得成章復作易者興沮而語澀矣難者雖緊要且置之度外易者雖不緊要亦當冥心搜句或成三二篇則妙思種種出焉勢如破竹此所謂先江南而後河東之法也

于濆辛苦吟壠上扶犂兒手種腹長飢窗下織梭女手織身無衣此作有關風化但失之粗直李紳憫農詩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無名氏蠶婦詩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二作氣平意婉可置前列但互相襲鹽鐵論曰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作金鑪大鐘而不能自作一鼎盤此論高古乃三詩之源貨然氣象不同

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如客從遠方來寄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是也及登甲科學說官話便作腔子昂然非復在家之時若陳思王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聲調鏗鏘誦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晉

詩家常話與官話相半迨齊梁開口俱是官話官話使力家常話省力官話勉然家常話自然夫學古不及則流於淺俗矣今之工於近體者惟恐官話不專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晉而追兩漢也嗟夫

作詩不必執於一個意思或此或彼無適不可待語意兩工乃定文心雕龍曰詩有恆裁思無定位此可見作詩不專於一意也

任城張良玉別號栗齋居士以琴鳴於時嘗賦閒居云手香丸藥後心靜理琴時此聯閒雅有味然出自呂居仁手香橙熟後髮脫草枯時此作者不及述者

詩忌粗俗字然用之在人飾以顏色不失為佳句譬諸富家廚中或得野蔬以五味調和而味自別大異貧家矣紹易君曰凡詩有鳳字而無貓字用則俗矣子可成一句否予應聲曰貓蹲花砌午紹易君曰此便脫俗

忠孝二字五七言古體用之則可若能用於近體不落常調乃見筆力予讀送戍客南歸詩云莫渡汨羅水回君忠孝腸此即野蔬借味之法而讀亦知此邪

凡襲古人句不能翻意新奇造語簡妙乃有愧古人矣謝莊月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蓋出自屈平洞庭波兮木葉下譬以石家鐵如意改製細巧之狀此非古良冶手也王勃七夕賦洞庭波兮秋水急意宜氣迫而短於點化此非偷狐白裘手也許渾送韋明府南遊詩木葉洞庭波然措詞雖簡而少損氣魄此亦縮銀法手也

凡作文靜室隱几冥搜邈然不期詩思遽生妙句萌心且含毫咀味兩事兼舉以就興之緩急也予一夕欹枕面燈而臥因詠蜉蝣之句忽機轉文思而勢不可遏置彼詩草率書歎世之語云天地之視人如蜉蝣然蜉蝣之視人如天地然蜉蝣莫知人之有終也人莫知天地之有終也

作詩本乎情景孤不自成兩不相背凡登高致思則神交古人窮乎遐邇繫乎憂樂此相因偶然著形於絕迹振響於無聲也夫情景有異同模寫有難易詩有二要莫切於斯者觀則同於外感則異於內當自用其力使內外如一出入此心而無間也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為詩以數言而統萬形元氣渾成其浩無涯矣同而不流於俗異而不失其正豈徒麗藻炫人而已然才亦有異同同者得其貌異者得其骨人但能同其同而莫能異其異吾見異其同者代不數人爾

自古詩人養氣各有主焉蘊乎內著乎外其隱見異同人莫之辨也熟讀初唐盛唐諸家所作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峯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瑟朱絃老健如朔漠橫鵰清逸如九臯鳴鶴明淨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芳潤如露蕙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同也學者能集眾長合而為一若易牙以五味調和則為全味矣

凡立意措辭欲其兩工殊不易得辭有短長意有小大須構而堅束而勁勿令辭拙意妨意來如山巍然置之河上則斷其源流而不能就辭辭來如松挺然植之盤中窘其造物而不能發意夫辭短意多或

失之深晦，意少辭長，或失之敷演，名家無此二病。

李群玉雨夜詩：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觀此悲感，無髮不皓，若後削冗句，渾成一絕，則不減太白矣。太白金陵留別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妙在結語，使坐客同賦，誰更擅場。謝宣城夜發新林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陰常侍曉發新亭詩：大江一浩蕩，悲離足幾重。二作突然而起，造語雄深，六朝亦不多見。太白能變化爲結，令人叵測，奇哉。附群玉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窮愁重於山，終年壓人頭。朱顏與芳景，暗附東波流。鱗翼俟風水，青雲方阻脩。孤燈冷素髮，蟲響寒房幽。借問陶淵明，何物可忘憂。無因一酩酊，高枕萬情休。

都下一詩友過余，嘗詩了不服善。余曰：雖古人詩亦有可議者，蓋擅名一時，寧肯帖然受人詆訶。又自謂大家氣格，務在渾雄，不屑屑於句字之間。殊不知美玉微瑕，未爲全寶也。或睥睨當代，以爲世無勁敵，吐英華而媚千林，瀉河漢而彈四野，隻字求精工，花鳥催之不厭，片言失輕重，鬼神忌之有因。大哉志也，嗟哉人也。

夫萬景七情，合於登眺，若面前列群鏡，無應不真，憂喜無兩色，偏正惟一心，偏則得其半，正則得其全。鏡猶心，光猶神也。思入杳冥，則無我無物，詩之造玄矣哉。

或問作詩中正之法。四溟子曰：貴乎同不同之間。同則太熟，不同則太生，二者似易實難，握之在手，主之在心，使其堅不可脫，則能近而不熟，遠而不生，此惟超悟者得之。

甲辰歲冬，余客居大梁，有李生者，嘗過款宿，及晨起盥櫛，旭日射窗，因索新句。李云：曉日照疏窗。余亦成：寒日澹虛牖。贊子聞之曰：此出一機杼，而織手不同。戊午歲，從遊鄴下，夜酌王中宦別館，請示一字造句，以燈爲韻，予就枕構思，乃得三十四句云：煙葦出漁燈，寺壑半夜燈，山扉樹裏燈，風幔閃佛燈，竹院靜禪燈，蝦影隔船燈，星懸寶塔燈，心空一寂燈，風雨異鄉燈，倦客望村燈，鬼火戰場燈，除夜兩年燈，雪市試春燈，茅屋祇園燈，樹隱酒樓燈，穴鼠暗窺燈，殿列九華燈，虛梁廣陵燈，棋能暗韓燈，疏林見遠燈，螢吟半壁燈，農談共瓦燈，屋漏夜移燈，掬滅幾風燈，窗昏夢後燈，流螢不避燈，塞閣織錦燈，形影共寒燈，澗瀨徹夜燈，海船浪搖燈，夜泊梁船燈，霜風逼旅燈，鹽篠鳳簫燈，春宮萬戶燈。此行遺自遜之法，俾其自悟耳。及曉起，寒雀在窗前有幽意，李吟一句云：群雀噪前簷。予應聲曰：落日眾寒雀。夫能寫眼前之景，須半生半熟，方見作手。李生亦佳士也，予嘗授之詞學，博記雅談，懸河瀉於廣席，使聽客復醒。其善用所長如此。

夫縉紳作詩者，其形也易腴，其氣也易充，貫乎經史，粹乎旨趣，若江河有源，而滔滔弗竭，欲造名家，殊不難矣。凡擇韻平妥，用字精工，此雖細事，則聲律具焉，必先固基址，而爲其梁棟，樓成非旦，乃見工緻之大巧也。予昔遊都下，力拯處搆之難，諸縉紳多其義，相與定交。草茅賤子至愚極陋，但以聲律之學請益，因折衷四方議論，以爲正式，及出詩草，妍亦不忌，媸亦不諱，此虛心應接使然，得以儌游聖代，而老於嘯歌，幸矣。每惜禰衡鶚薦一賦，而遂殺其生，可爲恃才傲物者誡。

己酉歲中秋夜，李正郎子朱、延同部李于鱗、王元美及余賞月，因談詩法，予不避謭陋，具陳顛末。于鱗密以指搯予手，使之勿言。予愈覺飛動，亹不輟，月西乃歸。于鱗徒步相攜曰：子何太泄天機。予曰：更有切要處不言。曰：何也。曰：其如想頭別有，于鱗默然。

余偕詩友周一之、馬懷玉、李子明晚過徐比部汝思書齋，適唐詩一卷在几，因而披閱，談聲律調格，以分正變。汝思曰：聞子能假古人之作爲己稿，凡作有疵而不純者，一經點竄，則取成子聊試筆力，成則人各一大白，否則三罰而勿辭。如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詩云：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此晚唐人選者，可能搜其疵而正其格歟。予曰：觀此體輕氣弱，如葉子金，非錠子金也。凡五言律兩聯，若綱目四條，辭不必詳，意不必貫，此皆上句生下句之意，八句意相聯屬，中無罅隙，何以含蓄。頷聯雖曲盡旅況，然兩句一意，合則味長，離則味短。晚唐人多此句法，遂勉更六句云：燈火石頭驛，風煙揚子津。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萍梗南浮越，功名西向秦。明朝對清鏡，衰鬢又逢春。舉座鼓掌笑曰：如此氣重體厚，非錠子金而何。

梁比部公實曰：崔塗歲除詩云：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觀此羈旅辭，寄意言表，全章老健，乃晚唐之出類者。戴叔倫除夜詩云：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此聯悲感，久客寧忍誦之，惜通篇不免敷演之病。

作詩譬如江南諸郡造酒，皆以麴米爲料，釀成則醇味如一。善飲者歷歷嘗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蘇州酒也，此鎮江酒也，此金華酒也。其美雖同，嘗之各有甄別，何哉。做手不同故爾。

古人作詩，譬諸行長安大道，不由狹斜小徑，以正爲主，則通於四海，略無阻滯。若太白子美，行胥大步，其飄逸沉重之不同，子美可法，而太白未易法也。本朝有學子美者，則未免蹈襲，亦有不喜子美者，則專避其故迹，雖由大道，跬步之間，或中或傍，或緩或急，此所以異乎李杜而轉折多矣。夫大道乃盛唐諸公之所共由者，予則曳裾躡履，由乎中正，縱橫於古人眾跡之中，及乎成家，如蜂采百花爲蜜，其味自別，使人莫之辨也。

凡作詩不宜逼真，如朝行遠望，青山佳色，隱然可愛，其煙霞變幻，難於名狀。及登臨非復奇觀，惟片石數樹而已。遠近所見不同，妙在含糊，方見作手。

予初冬同李進士伯承遊西山，夜投碧雲寺，並憩石橋，注目延賞。時湍瀨淙淙然，澗泉奔響，松月流輝，頓覺塵襟爽灑，而興不可遏，遂成一律。及早起臨眺，較之昨夕，仙凡不同，此亦逼真故爾。附詩云：並馬尋名寺，孤高藉短筇。飛泉鳴古澗，落月在寒松。石路縈千轉，雲嵐復幾重。人間多夢寐，誰聽上方鐘。

章給事景南過余曰：子嘗云詩能剝皮，句法愈奇，何謂也。曰：譬如天寶間李謫仙、杜拾遺、高常侍、岑嘉州、王右丞、賈舍人相與結社，每分題課詩，一時寧無優劣，或與高者，先得警策處，援筆立就，自能擅場。如秋間偶過園亭，梨栗正熟，即摘取啖之，聊解饑渴，殊覺爽快人意。或有作，讀之悶悶然，尚隔一間，如摘胡桃并栗，須三剝其皮，乃得佳味。凡詩文有剝皮者，不經宿點竄，未見精工。歐陽永叔作醉翁亭記，亦用此法。

禰正平鸚鵡賦。走筆立成。殆矣千古。譬如丹柰有色有味。到口卽佳。不假於剝皮也。

凡制作繫名論者。心有同異。豈待見利而變哉。或見有佳篇而雖云好。默生毀端。而播於外。此詩中之忌也。或見有奇句。佯爲沉思。欲言不言。俾其自疑弗定。此詩中之奸也。或見名公巨卿所作。不拘工拙。極口稱賞。此詩中之諂也。諂者利之媒。奸者利之機。忌者利之蠹。然愼交則保名。三者有一。不能無損。如乘加碔賁之類。其耗於元氣者多矣。

凡以詩求正者。在乎知己。否則無益。徒有自衒之誚。或謬爲稱許。而不雖責一字。恐有誤則貽笑。儻或灼見其疵。雖有奇字。嚥而不言。恐人完其美。振其名。是出於妬。非忌而何。

范希文作嚴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易德爲風。至今彰希文之服善。此泰伯偶然爾。近有剛洸與人一字之益。每對衆言之。其不自廣也如此。及出所作。稱之則快意。議之則變色。雖杜少陵更正。亦不免忌心萌焉。夫偶定人之未安。何其自矜。覺沮人之有益。甘於自誤。吁彼何人哉。吁彼何人哉。

大梁李生好記人詩。每每傳之一笑。予謂之曰。觀子胸中所蘊如此。則穢濁其心。安能吐芳潤發清雅乎。子從我遊二十餘年。試誦我詩一篇或一聯。以見黃鍾瓦缶聲調同異。則工拙兩存乎心。所論公平。屢不服矣。生茫然無以對。

走筆成詩。興也。琢句入神。力也。句無定工。疵無定處。思得一字妥貼。則兩疵復出。及中聯愜意。或首或尾。又相妨。萬轉心機。乃成篇什。譬如唐太宗用兵。甫平一僭竊。而復干戈迭起。兩獻捷方欲論功。餘寇又延國。苻百戰始定。歸於一統。信不易爲也。夫一律猶一統也。兩聯如中原。前後如四邊。四邊不寧。中原亦不寧矣。思有無形之戰。成有不賞之功。子建以制賦爲勳績是也。

予一夕過林太史貞恆館。留酌。因談詩法。妙在平仄四聲而有淸濁抑揚之分。試以東董棟篤四聲調之。東字平平直起。氣舒且長。其聲揚也。董字上轉。氣咽促然易盡。其聲抑也。棟字去而悠遠。氣振愈高。其聲揚也。篤字下入而疾。氣收斬然。其聲抑也。夫四聲抑揚。不失疾徐之節。惟歌詩者能之。而未知所以妙也。非悟何以造其極。非喩無以得其狀。譬如一鳥。徐徐飛起。直而不迫。甫臨半空。翻若少旋。振翮復向一方。力竭始下。塌然投於中林矣。沈休文固已訂正。特言其大槩。若夫句分平仄。字關抑揚。近體之法備矣。凡七言八句。起承轉合。亦具四聲。歌則揚之抑之。靡不盡妙。如子美送韓十四江東省親詩云。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此如平聲揚之也。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此如上聲抑之也。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如去聲揚之也。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此如入聲抑之也。安得姑蘇鄭偁者。轉喉一歌。合以金石和以瑟琴。宛乎淸廟之樂。與子按拍賞音。同飮巨觥而不辭也。貞恆曰。必待與歌而後劇飮。其如明月何哉。因與一醉而別。

夫平仄以成句。抑揚以合調。揚多抑少。則調勻。抑多揚少。則調促。若杜常華淸宮詩。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上句二入聲。抑揚相稱。歌則爲中和調矣。王昌齡長信秋詞。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

陽日影來。上句四入聲相接。抑之太過。下句一入聲。歌則疾徐有節矣。劉禹錫再過玄都觀詩。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上句四去聲相接。揚之又揚。歌則太硬。下句平穩。此一絕二十六字皆揚。惟百畝二字是抑。又觀竹枝詞所序。以知音自負。何獨忽於此邪。

杜牧之開元寺水閣詩云。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此上三句。落脚字皆自吞其聲。韻短調促。而無抑揚之妙。因易爲深秋簾幕千家月。靜夜樓臺一笛風。迺示諸歌詩者。以予爲知音否邪。

王摩詰送少府貶郴州。許用晦姑蘇懷古二律。亦同前病。豈聲調不拘邪。然子美七言近體最多。凡上三句轉折抑揚之妙。無可議者。其工於聲調。盛唐以來。李杜二公而已。

凡字有兩音。各見一韻。如二冬逢。遇也。一東逢。音蓬。大雅鼉鼓逢逢。四支衰。減也。十灰衰。音催。殺也。左傳皆有等衰。十三元繁。多也。十四寒繁。音盤。左傳曲縣繁纓。四豪陶。姓也。樂也。二蕭陶。音遙。相隨之貌。禮記陶陶遂遂。皋陶舜臣名。作詩宜擇韻審音。勿以爲末節而不詳考。賀知章回鄕偶書云。少小離鄕老大回。鄕音無改鬢毛衰。此灰韻衰字。以爲支韻衰字誤矣。何仲默九日對菊詩云。亭亭似與霜華鬪。冉冉偏隨月影繁。此元韻繁字。以爲寒韻繁字亦誤矣。予書此二詩。以爲作者誡。

阮籍詠懷詩雖云君子賢明目安可能。陸機挽歌。殉殁身易亡。救子非所能。潘尼贈王元貺。貪婪孰爲銜。濟治由賢能。夏侯湛東方朔讚。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張平子東京賦。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離騷。紛吾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此協耐。王逸註。熊獸多力。絕人之才者謂之能。然諸公皆本逸註。予謂蒸韻能協用於灰韻。猶存古意。何以效其穿鑿而發議邪。又三足能。唐僧誠禪師作頌。以此押韻云。三十年前坐釣臺。鉤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拾絲綸歸去來。

予客京時。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諸君。招余結社賦詩。一日。因談初唐盛唐十二家詩集。并李杜二家。孰可專爲楷範。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歷觀十四家所作。咸可爲法。當選其諸集中之最佳者。錄成一帙。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夫萬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駁而爲純。去濁而歸淸。使李杜諸公復起。孰以予爲可教也。諸君笑而然之。是夕。夢李杜二公登堂。謂余曰。子老狂而遽言如此。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間。俾人莫知所宗。則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子其勉之。

濬人盧浮邱名柟者過鄴。訪予草堂。樽酒款洽。因談作詩有難易遲速。方見做手不同。盧曰。格貴雅渾。句宜自然。吾子何其太苦。恐剝削有傷元氣爾。曰。凡靜臥宜想頭流轉。思未周處。病之根也。數改求穩。一悟得純。子美所謂新詩改罷自長吟是也。吾子所作太速。若宿構然。再假思索。則無瑕之玉。倍其價矣。盧曰。凡走筆率成一篇。雖欲求疵而治。竟不可得。做手定矣。柰何。曰。觀子直寫胸中所蘊。由乎氣勝。專效背水陣之法。久而雖熟。未必皆完篇也。子所作。惟以偏丹而療人間百病。予詩如扁鵲診脈用藥。不失病源。盧曰。平生口吃。不能劇談。但與子操筆對賦。各見所長。予曰。這是盧生偏強。不服善處。然其佳

216

句甚多。予每稱賞。但不能悉記。其讀書秋草園。情景俱到。宛然入畫。比康樂春草之句。更覺古老。妙哉句也。固哉人也。

予自正德甲戌。年甫十六。學作樂府商調。以寫春怨。尚記首一闋云。瘦花瘦殘春夢醒。星斗落江城。珠箔金鈎低控。玉釵珊枕斜橫。畫堂前紫燕交飛。綠楊枝黃鳥和鳴。倚危欄。又看三月盡。杳然不見多情。斷腸芳草碧。（初本因太和正音譜故有襯字）回首亂峯青。繞錄若干曲。請正於鄉丈蘇東皐。東皐曰。謝童年覺作豔曲。聲口似詩。殆非詞家本色。初養精華。而別役心機。孤此一代風雅何邪。因教之作詩。澹泊自如。而不墜厥志。迄今五十餘年。皤然一叟。惟詩是樂。動靜有時。而神遊於內。不知為山林之小隱歟。為市朝之大隱歟。蘇丈吾師也。不得見我今日。悲哉。

作詩譬如有人日持箕箒。遍於市塵。掃沙簸而揀之。或破鏡折釵。碎銅片鐵。皆投之於簍。饑則歸飯。固不如意。往復不廢其業。久而大有所獲。非金則銀。足贍卒歲之需。此得意在偶然爾。夫好物得之固難。警句尤不易得。掃沙不倦。則好物出。苦心不休。則警句成。

人非雨露而自澤者德也。人非金石而自久者名也。心非源泉而流不竭者才也。心非鑑光而照無偏者神也。非德無以養其心。非才無以充其氣。心猶舸也。德猶舵也。鳴世之具。惟舸載之。立身之要。惟舵主之。士衡士龍。有才而恃。靈運玄暉。有才而露。大抵德不勝才。猶泛舸中流。舵師失其所主。鮮不覆矣。

凡作詩文。或有兩句一意。此文勢相貫。宜乎雙用。如李斯上秦始皇書。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秦漢以來。文法類此者多矣。自不為病。王勃尋道觀詩。玉笈三山記。金箱五嶽圖。駱賓王題玄上人林泉詩。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皆句意雖重。於理無害。若別更一句。便非一聯造物矣。至於太白贈浩然詩。前云紅顏棄軒冕。後云迷花不事君。兩聯意頗相似。劉文房靈祐上人故居詩。既云幾日浮生哭。故人又云雨花垂淚共沾巾。此與太白同病。興到而成。失於檢點。意重一聯。其勢使然。兩聯意重。法不可從。

木蘭詞云。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此乃信口道出。似不經意者。其古朴自然。繁而不亂。若一言了問答。一市買鞍馬。則簡而無味。殆非樂府家數。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絕似太白五言近體。但少結句爾。能於古調中突出幾句律調。自不減文姬筆力。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此結最著題。又出奇語。若缺此四句。使六朝諸公補之。未必能道此。

謝靈運折楊柳行。鬱鬱河邊樹。青青野田草。此對起雖有模倣。而不失古調。至於騷屑出穴風。揮霍見日雪。此亦對起。用於中則穩帖。卓文君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其古雅自是漢人語。鮑明遠擬之曰。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此亦用漢人機軸。雖能織文錦羅縠。惜時機不同爾。

子美遣意二首。皆偏入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突然而起。似對非對。而不失格律。時孤城四鼓。睡起

遲高則南山半吐月矣。其清景快人心目。作者何以寫其真。良工莫能狀其妙。不待講而自述。彼此豈偶然得之邪。此豈冥然思之邪。至於啣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此亦對起。頗似簡板。況用二虛字。意多氣勝。綴於發端。夫鳴於枝上者。黃鳥則近而可覩。泛於渚次者。白鷗則輕而可愛。若於前聯則可。子美起對固多。切者宜在中而不宜在首。此近體定法也。又寄劉峽州四十韻末二句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長律自無徹尾對。若燕翦不齊。想更有布置。

陳思王五游詩云。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櫺。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此皆兩句一意。然祖於古樂府。觀其陌上桑。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耕者忘其犂。鋤者忘其鋤。焦仲卿妻。東西植松柏。南北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相逢行。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羽林郎。長裙連理帶。廣袖合歡襦。此皆古調。自然成對。陳思通篇擬之。步驟雖似五言長律。其辭古氣順如此。

宗考功子相過旅館曰。子嘗謂作近體之法。如孫登請客。未喻其旨。請詳示何如。曰。凡作詩先得警句。以為發興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從客生。若主客同調。方謂之完篇。譬如蘇門山深松草堂。具以琴樽。其中綸巾野服。兀然而坐者孫登也。如此主人。庸俗輩不得辨其階矣。惟竹林七賢。相繼而來。高雅如一。則延之上坐。始是其八數爾。子相曰。若作古體。亦用此法可乎。曰。凡作古體近體。其法各有異同。或出於有意無意之間。妙之所由來。不可必也。妙則天然。工則渾然。二體之法。至矣盡矣。

嘉靖間有初學詩者。開口便多奇氣。此雖天賦美質。其成之敗之。則又在乎人矣。專尚奇者。乃盛唐之端。晚唐之漸也。嘗游五嶽。出門有伴。引之術乎大道。而不失其正。否則歧路之間。又分歧路。愈失愈遠。而流遊莫之返矣。正者奇之根。奇者正之標。二者自有重輕。若歧而又奇。則墮於長吉之下。惜乎長吉不與陳拾遺同時。得一印正。則奇正相兼。造乎大家。無可議者矣。

和古人詩。起自蘇子瞻遠謫南荒。風土殊惡。神交異代。而陶令可親。所以倣惠州之飯。和淵明之詩。藉以自遣爾。本朝有和唐音者。得一篇而抽萬緒。豈獨能而徹眾妙。專以坡老為口實。則兩心異同。識者自當見之。譬一武士登九里山。觀古戰場。命人掘地。因得折戟斷劍。餘矢缺刀。乃自稱元戎。前與韓彭諸將對敵。戰則無功。敗則取笑。其不自量也。悲哉。

凡作詩悲歡皆由乎興。非興則造語弗工。歡喜之意有限。悲感之意無窮。歡喜詩興中得者雖佳。但宜乎短章。悲感詩興中得者更佳。至於千言反覆。愈長愈健。熟讀李杜全集。方知無處無時而非興也。

予客都門。嘗夜同張茂參劉成卿二計部。酌酒談詩。茂參曰。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及諸公和者。可能定其次第否。予曰。有美玉羅於前。其色赤黃白黑。爛然相輝。色雖異而溫潤則同。予非玉工。焉能品其次第哉。成卿曰。世之宗匠。盍先定之。成卿曰。予嘗評之。何異蠡測海爾。杜其一也。王其二也。岑其三也。賈其四也。予曰。子所論詎敢相反。顛之倒之。則伯仲叔季定矣。賈則氣格調古。岑則詞麗格雄。王杜二作。各有短長。其次第猶是一路行。或有擬之者。雖與為倫。茂參曰。使諸公有知。許誰為同調邪。

作詩能不自滿此大雅之師也雖講上乘得正法眼師之尤妙勤以進之苦以精之誠以全之能入乎天下之目則百世之目可知

夫才有遲速作有難易非關能與不能爾含毫改創而工走筆天成而妙其速也多暗合古人其遲也每創出新意遲則苦其心速則縱其筆若能處於遲速之間有時妙而純工而渾則無適不可也

李商隱作無題詩五首格新意雜託寓不一難於命題故曰無題本朝何李二公各擬一首惜未完美鄒下杜約夫亦擬四首皆佳然太清則寒氣渾不露附其詩云內家標格破時粧萬引千呼出洞房楚曲風翅愁倩女武陵花月夢仙郎故開金索飛鸚鵡偶弄瑤簫下鳳凰思怨自思成底事坐看疎雨濕丁香二月明獨立桂花陰惆悵恩多怨亦深並蒂鴛鴦異有意雙開菡萏本無心班姬苦思題團扇卓女幽情託紫琴天畔彩雲休散卻鳳臺此夜會知音三楊柳遙遮百尺樓水晶簾箔護嬌羞鄰姬鬪巧憐瓊珮公子聽歌贈玉鉤青鳥暗隨明月落彩雲虛傍碧天流庭花爛熳春無限不信盧郎負莫愁四美人初試石榴裙綵翮飛香別院聞玉笛臨風吹折柳錦機向月織迴文花殘金谷鶯聲寂天斷湘江雁影分漫倚闌梅將信息蓬山遙隔萬重雲

大梁田深甫從李獻吉遊嗜酒耽詩十三科不第終於兵部司務嘗擬少陵秋興詩得盛唐氣骨眼中不多見也附詩二首云宮梧隕翠下承明御水流寒繞帝京北極天連鳷鵲觀西山雲起鳳凰城驚疑雙闕開金掌月照千門鎖玉衡惟有伶倫傳梁苑客旅魂零落不勝情二西山龍藏五雲開閒說先皇此駐蹕百道泉光飛寶地萬年松影靜瑤墀綺羅香凝幽花閉劍珮聲沉曙月寒玉葉瓊枝長不老空餘輦路石崚嶒

昔予嘗遊京西玉巖山陶若松下拂石而坐微作吟哦聲適來一叟問曰子何為邪曰賦詩遣興爾予時揮扇叟曰偶得一句請對之山寺風涼何用扇予應聲曰江樓月朗不須燈叟曰真一詩人也曳杖而去問諸僧此為誰曰山下劉都督也翌日諸縉紳聞之曰彼村叟以童子對而考一詩人可笑

濟人盧浮邱豪俊士也負才傲物人多忌之曾以詩忤縣令令枉以疑獄幾十五年不決余愛其才且憫其非罪遂之都下歷於公卿間雪白而出之因感懷詩云長存排難意遂有泛交情以示比部李滄溟滄溟曰數年常聞高論皆古人所未發余每心服可謂知己而亦以為泛交之流邪指其詩而領之者再大司徒張龍岡過南都謂諸縉紳曰四溟子以我輩為泛交可謂也余聞二公之言心甚歉然夫盧生得免予顧少遂作詩自況偶得之耳二公識之其亦孟子所謂固哉者歟附滄溟寄余詩云向來燕市飲此意獨飛揚把袂看人過論詩到爾長世情搖白首吾道指滄浪去住俱貧病風塵動渺茫

予客京師有一縉紳相善嘗謂予曰每見人惡詩予意惜之而不樂交也曰予則異於是若以詩定交海內幾人邪或有不識審者知我為詩人而加禮豈可沮其誠乎譬如郊外古刹凡田翁村嫗往往焚香禮佛惟恐減誠不逮安知有三乘五蘊之妙使如來復生亦不卻其恩也夫作詩才有不同各由工拙愛惜係乎為人詩何與焉縉紳笑而然之與僧道潛嗜詩惜凡子如鐵此性偏尤甚附詩云數椽柔

柳滄浪外何處江村人夜歸

嘉靖戊午歲夏日余偕浙東莫子明遊嵩山少林及至盧巖觀泉奔流界壁冷然澈心因得飛泉瀉河漢之句子明曰此全襲太白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略無點化予曰約繁為簡乃方士縮銀法也附詩云穀探二室勝又過一禪家淨愛莓苔色香憐薝蔔花飛泉瀉河漢疊嶂擁煙霞心自有天竺西方行路賒

戚皋士傳易及子玄易問作詩有縮銀法何如予因舉李建勳詩未有一夜夢不歸千里家此聯字繁辭拙能為一句即縮銀法也限以灶香香及半玄易曰歸夢無虛夜香盤燼傳易曰夜夜鄉山夢蘇中予曰一速而簡切一遲而流暢其悟如池中見月清影可掬若益之以勤如大海息波則天光無際悟不可恃勤不可間誤以見心勤以盡力此學詩之梯航當循其所由而極其所至也翌日傳易復問余曰昨所議建勳之作句穩意切莫辨其疵無乃虛字多邪予曰晚唐人多用虛字若司空曙以我獨沉久愧君相見頻戴叔倫此別又萬里少等能幾時張籍旅泊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馬戴此境可長往浮生自不能此皆一句一意雖瘦而健雖粗而雅蓋建勳兩句一意則流於議論乃書生講章未容有一夜之夢而不歸乎千里之家也歐陽永叔亦有此病明妃曲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焉能制其夷狄也哉傳易曰然

秋夕予過北園宗禪師精舍鄰有朱道人亦來因談及虎溪三笑事宗乃誦皇甫曾送邕上人詩晚與門人別依依出虎溪予曰此結用事太泛趁韻而已宗曰今夕與公繼此故事若不吝一詩我輩幸矣時皎月在天涼颸振木清景可愛徘徊於露草之間漫成一律云二高多道氣吾欲共巖棲瑤草元無種青蓮不染泥鶴鳴丹鼎外月在法雲西相送成笑分明過虎溪朱曰此時三笑雖同吾輩愧遠公靜修多矣相送園西而別

嘉靖甲寅春予之京游好餞於郭北中幼川園亭趙王枕易遣中使留予曰適徐左史致政歸楚欲命諸王縉紳雅賦詩志別急不能就子盍代作諸體二十篇以見鄴下有建安風何如予曰諾明午應教畢北首路矣幼川曰果哉斯言有才固敏何與能長況詩備諸體焉得寸心立意而卒應紛然以臻精妙信乎不易昔江文通擬古諸作豈在一朝一夕而振藻思哉曰予試擬公幹子之法遊遊宮殿樓閣宴館亭榭並築基址齊備梁棟及其妙轉心機詰且歷觀落成則輪奐一新丹碧相耀此見作手變化也夫欲成若干詩須造若干句皆用緊要者定其所主景出想像情在體貼能以興為衡以思為權情景相因自不失重輕也如十成六七或前後缺略句字未穩皆存於案息燈而臥曉起復檢諸作更定之所思少窒仍放過且閱他篇不可執定復酌酒酣臥迨心思稍清起而裁之三復探賾統歸於渾成若必次第而成則興易衰而思易疲矣恐見是否幼川曰吾見難其易者得其一未見易其難者得其多以一為難則工以多為易而能工邪梁周興嗣帝命以千字限一夕成文蓋繫乎生死予與之不同何苦乃爾曰予用背水陣法頗類興嗣既言不忘行期自不容緩惟知己之意折衍者之心使異地則不

能也，迨午中使徵詩，付以全稿，轉上幼川曰，子才如此，王左右惡得無忌，昔聞盧生柟以詩獲罪滌令，子爲遍陳當道，始脫其獄，由此人皆稱重，若不盧己，是亦盧柟而教盧柟，其不免夫，予謝曰，知我者鮑子也。

嘉靖戊申歲，曾總制銑以復河套事，及夏閣老言，俱被奸諛，陷於刑戮，上以科道不言，命錦衣衛遍加捶楚，其蔓延多矣，辛丑歲，李贊誰尚倫預有此議，竟不果，予賦詩慰之曰，獻策金門空自歸，馬頭西向逐雲飛，長城夜月催刁斗，青海殷霜犯鐵衣，秋到邊庭能禦虜，古來功業在知機，百年幾欲收河套，多少英雄有是非，夏公婿吳郎中春，以是詩達公所，公慨然和之，其詩不傳，此聞之李鴻臚寶云，壬戌歲，嚴閣老嵩罷歸江南，會諸縉紳，賦及河套，不可復取，曰，謝四溟山人獨有先見，此聞之鄒處士倫云，嵩論與鄙見略同，然借此成曾夏二公獄，另有史氏之評。

予初秋遊都下，章閣寺歸，值雨，遂留殷太史正夫書齋，秉燭獨酌，正夫曰，聞子能鍼唐詩之病，勿秘其法，予因檢宋之問宴山亭詩，攀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不及駱賓王詠雁，帶月凌空易，迷煙逗浦難，用韻妥帖，復檢劉長卿雨中過靈光寺詩，向人寒燭靜，帶月夜鐘深，不及皇甫曾晚至華陰，雲霞僊掌出，松柏古祠深，韻亦妥帖，正夫曰，前二聯欠穩，子試定之，曰，攀巖踐苔滑，迷路出花遲，向人寒燭靜，隔雨夜鐘微，正夫曰，宋劉二詩，譬猶高堂大廈，梁棟不加華藻，未爲完美，子雖竭良材，惜未結構，但架樓閣之基爾，予思何益，凡閱古人之詩，輒有采取，或因拙致工，因繁爲簡，其珠玉歸囊，便是自家物，不愈乎六朝泥襲以成風，此作者秘法，但不滯其機爾，予曰，聞此確論，知其無妬也。

木玄虛海賦，陰火潛然，顧況送從兄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燒，張祜送徐彥夫南遷詩，陰火夜長然，王初南中詩，陰火雨中生，凡作詩不惟專尚新奇，雖雷同必求獨勝，王能鍊句，晚唐亦知此耶。

太玄經劇卦，海水羣飛，庾信和張侍郎詩，成羣海水飛，呂溫諸葛武侯廟碑，四海飛水，然庾呂避兩拙並見，不若陸雲答平原全用無礙也，有客益爲七言曰，海水羣飛天混茫，尤爲費策，譬如治人能接伏波銅柱爲插天之標而不見其迹也。

學選詩，不免乎套子，去套子，則語新而句奇，務新奇則太工，辭不流動，氣之渾厚，如辭勝氣，氣勝辭，套子用否之間，善作者不墮於一隅也。

一夕朱鍛部伯鄰招飲官舍，因閱雅音會編，予笑曰，此康生偶爾集次，始爲近體泄機也，且如東韻幾二百字，其穩當可用者，應題得句，大抵不出十餘字，但前後錯綜不同爾，我觀諸家之作，其文勢句法判然，在目若品彙諸韻相間，不露痕迹，而妙於藏用也，或得其捷徑而易入，或窺其淺近而深求，夫百篇同韻，嘗試古人押字不苟處，能造奇語於衆妙之中，非透悟弗能也，或才思稍窘，但搜字以補其缺，則非渾成氣格，此作近體之弊也，伯鄰曰，觀其排律，或百韻，或三五十韻，意思緊衍，句法變化，奔險迭出而益勝，但採穩當者，信乎不多也，予曰，短律貴乎精工，長律宜浩瀚奇崛，其法不可並論。

作詩有專用學問而堆垛者，或不用學問而勻淨者，二者悟不悟之間耳，惟神會以定取捨，自趨乎大道，

不涉於歧路矣，譬如楊升菴狀元，謫戍滇南，猶尚奢侈，其粔籹粢餌，餔餟餦餭，種種羅於前，而筋不周品，此乃用學問之癖也，又如客遊五臺山，訪禪侶，廚下見一胡僧執爨，但以清泉注釜，不用粒米，沸則自成饘粥，此無中生有，暗合古人出處，此不專於學問，又非無學問者所能到也，予因六祖惠能不識一字，參禪入道成佛，遂在難處用工，定想頭，鍊心機，乃得無米粥之法，詩中難者莫過於情詩，然樂府尤盛於元，千萬人口中咀嚼，外無遺景，內無遺情，雖有作者，罕得新意，姑借六祖之悟以示後學，賦以六祖之心爲心，而入悟也弗難矣，因擬別調曲三首，家住鄭城門向西，青樓上與鄭城齊，郎行好記門前柳，春夢南來路不迷，夜深別酒見微醺，翅舞燈前猶向君，從此腰肢瘦無力，牀頭閒殺石榴裙，木落天寒郎欲行，樽前離緒一璣箏，燕姬纖手調新曲，不是西樓今夜聲，怨歌行二首，濃妝寂寞妾愁深，若箇濃妝獻至今，郎到薊門傳尺素，誰知濃淡在郎心，　長夜寒生翠幙低，琵琶別調爲誰悽，君心無定如明月，纔照樓東復轉西，遠別曲一首，阿郎幾載客三秦，長憶儂家漢水濱，門外兩株烏臼樹，叮嚀說向寄書人，擣衣曲一首，秦關昨寄一書歸，百戰郎從劉武威，見說平安收涕淚，梧桐樹下擣寒衣。

陳一莊太守，因徵藩疏奏，謫戍瓊州，寓邱文莊別墅，日就詩酒，每聞縉紳間盛稱蘇舜梓總制詩，初隨鳴雨喧，相續轉入飄風靜不聞，寫景入微，非老手不能也，若楊誠齋飾瓦巧從疎處迸，跳階誤到暖邊融，便是宋人本色。

凡字異而意同者，不可概用之，宜分乎彼此，此先聲律而後義意，用之中的，尤見精工，然禽不如鳥，翔不如飛，沙不如草，涼不如寒，此皆聲律中之細微，作者審而用之，勿專於義意，而忽於聲律也。

四溟詩話卷四

白樂天畫竹歌云。西叢七莖勁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此作造語清潤。讀者襟抱灑然。能發萬里之興。所謂淘沙揀金。難得之句也。釋景雲畫松詩云。畫松一似真松樹。且待尋思記得無。憶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此詩全襲樂天。未見超絕。皎然所論三偸。雲公可當一二。

世說新語。徐孺子九歲時。嘗月下戲。或云。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子美詩。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意祖於此。造句奇拔。觀者不覺用事。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杜老不欺人也。

岑參寄左省杜拾遺詩云。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杜甫答岑補闕見贈云。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岑詩警絕。杜作殊不愜意。譬如善弈者。偶爾輕敵。輸此一着。

岑嘉州初至犍爲作云。山色軒檻內。灘聲枕席間。草生公府靜。花落訟庭閒。雲雨連三峽。風塵接百蠻。到來能幾日。不覺鬢毛斑。此結突如起句。謂之兩頭蛇。予因以完造物首尾自具。更煉中聯。不失格律。然論文貴嚴。亦不免吹毛求疵之誚。附云。之官能幾日。兩鬢易成斑。雷雨低三峽。風塵暗百蠻。鳥啼公府

靜。花落訟庭閒。獨夜憶詩思。灘聲枕席間。

濟王西屏道人寄懷大司馬郭公二首。憶昔論交即見知。幾年良晤信難期。停雲北極頻回首。落木西風獨賦詩。金鼎鹽梅殷相業。玉階劍履漢官儀。君今遴將須邊徼。莫省憂心退食遲。征驂別後幾登樓。極目山川憶舊遊。矗矗霜華塞已遍。冥冥雲物夕仍留。九關甲士圖功日。三輔丁男習戰秋。聞道天驕遼北遁。萬年佳氣繞皇州。二詩辭雅氣暢。造語不凡。前聯典重。不減少陵。後聯假對干支。極妙。許用晦年長每勢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實對干支。殊欠渾厚。無乃晚唐本色歟。

許用晦。釋清塞。皆以甲子庚申爲的對。予病其粗直。且非正格。因次用晦之韻。聊寄興爾。附贈王山人詩。丹侶相期貰酒頻。飛來野鶴老於人。世輕俗物非關傲。庭有僊芝未是貧。半嶺懸籐延甲子。孤燈照夜守庚申。碧桃又發花千樹。誰向深山共好春。

詩中翠用血字。用則流於粗惡。李長吉白虎行云。袞龍衣點荊卿血。顧逋翁露青竹鞭歌云。碧鮮似染萇弘血。二公妙於句法。不假調和。野蔬何以有味。

詩有至易之句。或從極難中來。雖非緊關處。亦不可忽。若使一句齟齬。則損一篇元氣矣。

梁簡文怨歌行云。十五頗有餘。日照杏梁初。起句似相承者。譬諸叢花缺處。半出美人繡襦。不見蛾眉。可能無恨。況襲陌上桑而用之突然。或易爲窈窕誰家妹。庶得平穩。不失起語格式。

凡作詩要情景俱工。雖名家亦不易得。聯必相配。健弱不單力。燥潤無兩色。能用此法。則不墮歧路矣。少陵狀景極妙。巨細入元。無可指摘者。寫情失之疎漏。若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上句真率自然。下句爲韻所拘爾。昌黎寫情亦有佳者。若飲中相顧色。別後獨歸情。辭澹意濃。讀者靡不慨然。每拙於寫狀。若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下句清新有格。上句聲調齟齬。使無完篇。則血脈不周。病在一臂故爾。

甲子歲秋日。予赴晉陽故人之招。栗香川留餞園亭。以詩志別。分韻得秋字。援筆立就。一氣渾成。洶若長江大河。滔滔拍天。而割然中斷。其意見於言表。清雅不減劉文房。氣格過之。附詩云。壺觴方醼晤。引櫓復西遊。草白晉陽路。霜清汾水秋。詩名無去住。客計有淹留。心在浮雲外。飄然不繫舟。

詩賦各有體製。兩漢賦多使難字。堆垛聯綿。意思重疊。不害於大義也。詩自蘇李五言暨十九首。格古調高。句平意遠。不尚難字。而自然過人矣。詩用難韻。起自六朝。若庾開府長代手中浛。沈東陽願言反魚篠。從此流於艱澀。唐陸龜蒙織作中流百尺蕭。韋莊沂水悠悠去似絣。滐絣二字。近體尤不宜用。譬若王羲之借諸賢於蘭亭修禊。適高麗使者至。遂延之席末。流觴賦詩。文雅雖同。加此眼生者。便非諸賢氣象。韓昌黎柳子厚長篇聯句。字難韻險。然誇多鬭靡。或不可解。拘於險韻。無乃庾沈啓之邪。

陳思王白馬篇。俯身散馬蹄。此能盡驢馬之狀。鬭雞詩。羇落輕毛散。善形容鬭雞之勢。俯落二字有力。一散字想應然造語太工。六朝之漸也。

濟南王南山和憫雲上人韻曰。幽徑斷行蹤。浮圖對遠峰。結冰堅碧沼。凝雪老青松。雙樹下開講。千燈中現容。天空雨花徧。門有白雲封。此作妙於煉語。使王摩詰見之。亦當心服。若與獻王麗仙。周滋王誠齋。

七十九冊

14A

雖皆嗜詩。相去懸絕矣。

嘉靖壬子春。予遊都下。比部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梁公實。考功宗子相。諸君延入詩社。一日。署中命李畫士楨六子圖。列座於竹林之間。顏貌風神皆得虎頭之妙。自戲爲贊曰。我是眞汝。汝非眞我。因拘於形貌。不能成章。迄今丙寅春旅寓上黨。偶用古韻乃成曰。爾鬢鬖鬖。一身么麼。上聲我是眞汝。汝非眞我。我嘯我歌。汝默汝啞。人生多感。眞不如假。遁跡山中。忘言月下。嗟哉暮年。何時顯果。或謂總合禪機。前身亦緇流中人也。

或曰。江韻不附於陽韻之後。而附於東冬之後何哉。曰。江韻之字。皆出於東冬二韻。若金傍者。工爲釭。木傍者。舂爲樁。餘類此。凡作古詩。三韻互用。謝康樂田南樹園詩曰。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漢魏諸賢如此尤多。

凡山河廟廊之類。顛倒通用。若天地不可倒用。倒則爲泰卦。曹子建桂之樹行曰。下下乃窮極地天。豈別有見耶。又如詩酒兒女。皆兩物也。倒則覺一矣。

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功臣也。鮑照蕪城賦曰。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此自我作古之法也。沈氏咏五色火龍曰。可憐瀾霜質。纖剖復毫分。婦人亦知此耶。

劉長卿送道標上人歸南嶽詩曰。悠然倚孤棹。卻憶臥中林。江草將歸遠。湘山獨往深。白雲留不住。綠水去無心。衡嶽千峰亂。禪房何處尋。此作雅淡有味。但虛字太多。體格稍弱。安慶王西池送月泉上人歸南海得帆字曰。閒身無所繫。江海信孤帆。石上留金偈。人間鎖玉函。天開遮摩井。雲護普陀巖。誰復爲禪侶。相依松與杉。此篇多使實字。奇崛有骨。善用險韻。譬如棧道驅馬。無異康衢。唐人不多見也。又贈別玉峰上人詩曰。關山去迢遞。飛錫有誰同。行苦三乘裏。心開萬法中。定回雲滿榻。偈後月低空。相憶聽鐘磬。冷然度曉風。此作乃見超悟。禪家之正宗也。

元和初。王生夢侍吳王。命作西施挽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此韻狹而險。唐人以來罕用之。王生所作。雖涉粗淺。然夢中成章亦奇矣。若陸龜蒙皮日休。以佳韻唱和。乃七言近體。使作五言。遠過王生矣。予客晉陽。亦用佳韻二首。秋懷詩曰。東望太行路。巉巖幾斷崖。易歸千里夢。難遣九秋懷。夜色獨明樹。寒聲葉滿階。著書思趙邸。靜掩舊茅齋。秋日自遣詩曰。甘向清時隱。無令素願乖。存盧饒氣色。撥冥減形骸。葉響風前樹。苔侵雨後階。何須學宋玉。登眺苦秋懷。

嚴滄浪謂作詩當譬劉子手殺人。直取心肝。此說雖不雅。喻得極妙。凡作詩。須知道緊要下手處。便了當得快也。其法有三。曰事。曰情。曰景。若得緊要一句。則全篇立成。熟味唐詩。其樞機自見矣。

江淹贈袁常侍詩曰。昔我別秋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坂。春日媚春泉。子美哭蘇少監詩曰。得罪台州去。時違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此皆隔句對。亦謂之扇對格。然祖於采薇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子瞻紀丞詩曰。謝莊曾授簡。月白見秋毫。崔立能吟句。松寒起夜濤。僭附於

名篇之末。亦見余一得爾。

潘岳永逝文曰。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弱冠厲翮。羽儀初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此岳文中用韻已嚴。豈獨沈約定之也。

阮阜遊魚詩曰。相忘自有樂。莊惠豈能知。此出南華經。莊子曰。爾非魚。安知魚之樂耶。曰。爾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阮生翻案尤妙。古詩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此感寓自然。范雲贈沈左衛詩曰。越鳥憎北樹。胡馬畏南風。此雖翻案。殊覺費力。

曹唐擬漢武帝憶李夫人詩曰。白玉帳寒鸞夢絕。紫陽宮遠雁書稀。全篇穠麗。其風致可想。然用雁書誤矣。予考漢史及武帝內傳。方士少翁能致鬼。帝命招李夫人之魂。見而哀之。因爲歌曰。是耶非耶。元狩四年。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天漢元年。遣蘇武使匈奴。昭帝始元五年。蘇武還自匈奴。雁書事。當在子卿將歸之時。曹羽流也。隨興賦成。不及詳考爾。

鮑明遠白頭吟曰。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沈休文怨歌行曰。坎壈元叔賦。頓挫敬通文。遽辭班姬寵。夙從賈生墳。二詩多用姓名。自不害爲古作。今人忌之是矣。

鎮康王西巖四月八日過昭覺禪院同諸宗丈賦得松字詩曰。石徑幡影閃金容。此日曾聞浴九龍。心印始歸香象迹。法輪更斷野狐宗。風傳鐘磬流空谷。天落雲霞拂古松。傑閣還登一西望。萬年佳氣曖諸峰。此題最難。其格律精工。氣象渾厚。深得禪家宗旨。若與遠公同時。亦當推蓮社之長矣。

作詩有三等語。堂上語。堂下語。階下語。知此三者。可以言詩矣。凡上官臨下官。動有昂然氣象。開口自別。若李太白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堂上語也。凡下官見上官。所言殊有條理。不免局促之狀。若劉禹錫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堂下語也。凡訟者。說得顛末詳盡。猶恐不能勝人。若王介甫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蹊手自栽。此階下語也。有學晚唐者。再變可躋上乘。學宋者。則墮下乘而變之難矣。

沈氏彩毫怨曰。簾下洞庭初。思君萬里餘。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屏虛。欲奏江南曲。貪封薊北書。書中無別意。惟悵久離居。楊升菴所選五言律祖六卷。獨此一篇平妥勻淨。頗異六朝氣格。

岑嘉州送王司馬詩。海樹青官舍。江雲黑郡樓。何仲言下方山詩。繁霜白曉岸。苦霧黑晨流。謝惠連擣衣詩。霄月皓空閨。李嘉祐送王收詩。細草綠汀洲。此皆以聲色字爲眼。活用者。蓋有所祖。春秋丹桓宮楹。周頌亦白其馬。史鑑秦始皇伐其木。赭其山。漢書二千石朱兩轓。班孟堅燕山銘朱旗絳天。揚子雲解嘲客徒朱丹吾轂。將赤吾之族也。韋元歎贈其舅章昭天命詩。烏赤其色。陸士龍南征賦。朱明俄而升野。炎暉仰而絳天。南史梁武帝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江文通。鄧邱竹賦。絕夏彩於沙汀。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黔其廬。赭其垣。此法用者多矣。非文之宗匠。弗知也。

詩旨罕用腥字。胡曾洞庭湖絕句。魚龍吹浪水雲腥。造句儘佳。潘逵王夜雨頸聯。樹濕鴉聲直。雲低龍氣

體格律尤勝。杜子美旅居三十韻宇宙一羶腥。此句非不能工。蓋長律宗於調爾。

梁太行曰。詩貴解悟。識有偏全。斯作有高下。古人成家者。如得道。故拈來皆合。拘拘於迹者末矣。又曰。詩莫古於風雅。皆可解。漢樂府有不可讀者。聲詞雜寫之謬。由譜錄爾。又曰。宋詩偏於濁而不滋潤。元詩偏於清而不沉鬱。國朝宣德以前是元。宏治以前是宋。正德嘉靖間駸駸有古義。又曰。李獻吉何仲默。古體可追古人。近體尚隔一塵。

古三墳書長擊上。殺順性傳曰。聖人以盡物壽。子賤貧士詩暗合此義。嚴挼拒蕊。盡生殺自天機。

賦詩要有英雄氣象。人不敢道。我則道之。人不肯為。我則為之。厲鬼不能奪其正。利劍不能折其剛。古人製作。各有奇處。觀者自當甄別。

德平王南岑贈別素愚上人。釋子來何處。廬山復太行。翻經滄歲月。補衲犯冰霜。浩劫塵緣盡。彌天覺路長。智珠元不染。持去照迷方。此作甚佳。其來有源。憲王南山索嗜談禪。詩亦妙悟。信乎伯仲齊名。豈非寒山拾得化身邪。

作詩先以一聯為主。更思一聯配之。俾其相稱。縱不佳。姑存以為筌句。筌者意在得魚也。然佳句多從所句中來。能用取魚棄筌之法。辭意兩美。久則渾成。遂名家不難矣。釋皎然賦得啼猿送客云。萬里巴江外。三聲月峽深。何年有此路。幾客共沾襟。斷壁分垂影。流泉入苦吟。淒涼離別後。聞此更傷心。觀其前聯。平澹意長。餘皆筌句。予皆削去。強半稍變氣格。皎翁復起。可能心服否乎。迺附於後。聽爾巴江夕愁人。巫峽深。何年有此路。幾客共沾襟。倒影迴清澗。哀聲出遠林。東西無定處。偏感宦遊心。此所謂假古人之作。為己稿是也。

劉孝綽妹詩。落花猶更合。叢蘭摘復生。孟浩然。林花掃更合。徑草踏還生。此聯豈出自劉歟。二作清麗。各有優劣。

呂居仁春日即事。雪消池館初春後。人倚闌干欲暮時。或云。消盡入貴人之情意。物之容態。二意盡之。子觀此作。宛然一美人圖也。

韓翃秋夜即事。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安慶王西池。寵九前一夜。樹聲喧一枕。秋色冷千家。此聯與韓出一機杼。組織自別。

凡詩用恩字。不粗則俗。難於造句。陳思王恩紀曠不接。梁武帝籠鳥易為恩。謝玄暉恩變龍庭長。張正見識新恩易盡。蘇廷碩戈甲為恩輕。杜子美霑網辱殊恩。賀叔向恩深犬馬知。高蟾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疎。李義山但保紅顏莫保恩。此皆句法新奇。變俗為雅。名家自能吻合。作文亦然。若陸士衡廣樹恩不足以斂怨。是也。予悼徽藩詩。撫膺臣妾淚。弊骨死生恩。哭沈參軍鍊詩。今日孔融留二子。應知生死感餘恩。此二作易於措詞。由其悲感故爾。

梁道甫自弱冠工詩。與兄仁甫齊名。遊五龍山詩云。巖壑古留迹。藤蘿春可捫。遊人歷世代。谷鳥越朝昏。鶴夢通雲島。猿啼下石門。浮沉只自異。感念復何言。一登樓夜眺詩云。微月照空林。悵然悽我心。人聲四壁靜。夜色一川陰。野寺看燈遠。山堂入霧深。村過歌吹發。聽罷更蕭森。大行山中詩云。山中風候別。況復是秋天。雨脚當門壓。溪聲隔嶼傳。峽深饑虎嘯。潭古蟄龍眠。中嶺惟秋隱。蕭條世外玄。觀此諸作。含英咀華。風調自別。其盛唐之流歟。

比喻多而失於難解。嗟怨頻而流於不平。過稱譽。豈其中心。專模擬。非其本色。愁苦甚則有感。敬啟多則無味。熟字千用自弗覺。難字幾出人易見。澹然想頭工乎作手。詩造極處悟而且精。李杜不可及也。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張景陽七命。百籟羣鳴。聾其山此聾字太奇。雖有所祖而費講。

黎城懶雲上人。了悟禪趣。亦能詩。都門除夕云。早眠輕節序。垂老惜精神。半夜兩年夢。孤燈千里身。鉢分新歲飯。衣拂舊時塵。後飲居蘇者。其如感嘆頻。題山水便面。攜筇小步踏蒼苔。遙指青山雲正開。澗水松風聽不絕。又教童子抱琴來。二作體格勻淨。頗振唐聲。使與皎然輩同賦。孰為揖遜。嗟其身歿。神存寧不以我為知己邪。

人物志。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註曰。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君體平澹。則百官施其用。陸衍改元。望京都有感云。鹽梅無水不成味。宰輔得君方盡才。因翻用說命和羹事。又被古人道破。此即無米粥之法。學者心會可也。

詩中用虛活字。時有難易。易若剖蚌得珠。難如破石求玉。且工且易。愈苦愈難。此通塞不同故也。縱爾冥搜。徒勞心思。當主乎可否之間。信口道出。必有奇字。偶然渾成。而無餖飣之患。譬人急買帽子。入市出其若干。一一試之。必有箇恰好者。能用戴帽之法。則詩眼靡不工矣。

凡作詩以青字為韻。鮮有佳者。杜子美不離西閣云。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下句奇特有骨。錢仲文省試湘靈鼓瑟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猶出末句平平語爾。合兩句味之。殊有含蓄。諸葛騰甫瀛城人日柬李給事前聯辭意並佳。天造奇景宛如拔四川圖。使人興不可遏。但神馳於夢寐耳。其詩附後。訪僊來何晚。輕帆落驛亭。江迴劍外白。山擁漢中青。萬里逢人日。孤城感客星。知君懷諫草。翹首望明廷。（騰甫名獻別號同華萬武侯四十二代孫）

鎮康王西巖題朱參政瞻遠樓。江樓懸樹杪。山色到窗中。精拔有骨。上句尤奇。王右丞登辨覺寺。窗中三楚盡。林上九江平。嘆幽有氣。但上字聲律未安。又西巖陪國主謁楚途中有感。仗劃浮煙破。旌銜過鳥翻。句法森嚴。何異沈宋應制。崔湜題唐都尉山池。雁翻蒲葉起。魚撥荇花遊。聯雖全美。但晚唐纖巧之漸。若與陪貂之作並論。猶諸媵姬從命婦升階。氣象自別。韓偓晚春旅舍。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過於濕而數演七言。斯又下矣。

子美詩。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芹泥隨燕觜。花蕊上蜂鬚。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諸聯綺麗。頗宗陳隋。然句工氣渾。不失為大家。譬如上官公服。而有黼黻絺繡。其文彩照人。乃朝端之偉觀也。晚唐此類尤多。又如五色羅縠。織花盈匹。裁為少姬之襦宜矣。宋人亦有巧句。宛如村嫗盛塗臙粉。學徐步以自媚。不免為傍觀者一笑耳。

嘉靖乙巳歲．因訪西林禪侶．談及廬居士湼槃代作偈子云．來時忽頭．去時不殺．我歸大空．大空卽我．南華經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以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李東岡謂予有悟禪旨．故與莊子默契焉．

子美秋野詩．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此適會物情．殊有天趣．然本於子建離思賦．水重深而魚悅．林修茂而鳥喜．二家辭同工異．則老杜之苦心可見矣．

陸士衡為周夫人寄車騎云．昔者得君書．聞君在高平．今者得君書．聞君在京城．及觀劉采春囉嗊曲云．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此二絕同意．作者粗直．述者深婉．然將稱臨敵．而不勝女兵．所謂小戰則怯是也．

宗約敬軒次栗太行柱廟韻曰．城隅貧小軒．車馬不聞喧．邱壑元規興．蓬蒿仲蔚園．君詩清可挹．吾道拙能存．何似歲星隱．常依金馬門．此作工於押韻．而沖澹自然．其劉長卿之亞歟．適弟誠軒炙背詩曰．昨夜清霜重．晴簷炙背初．寧冒工我賦．愛得課兒書．鐘鼎形骸外．溪山夢寐餘．角巾庭際影．坐惜鬢毛疏．儼然寫一負暄陸子老成之語．嘯達之氣．此造少陵之漸也．又詠石山子曰．累石壯精舍．凝虛無古今．悠然倚杖興．重以愛山心．地轉仇池穴．天移王屋岑．主人得幽趣．何處更登臨．後聯謝用杜句．愈覺出奇．秦州雜詩．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起句平直．但寫其神異爾．

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孟子屈原兩用此語．各有所寓．李陵與蘇武詩．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此偶然寫意爾．沈約渡新安江貽遊好詩．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所謂襲故而彌新．意更婉切．

柳宗元衡陽別劉禹錫詩．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至怨至悲．太不雅矣．

庾信詠荷詩．若有千年蔡．須巢但見隨．梁簡文納涼詩．遊魚吹水沫．神蔡上荷心．蔡雖大龜．然字面入詩．殊欠明爽．包佶秋日園林詩．鳥窺新罅栗．龜上半欹蓮．晚唐雖下六朝．由其不用蔡字乃佳．

孔文谷曰．陳子昂之古風尙矣．其含光飛文．懷幽吐奇．廟廊而有江山之致．煙霞而兼黼黻之裁．春色成文．吹氣從律．則燕公曲江高矣美矣．擅其宗矣．杜子美稱李太白詩．清新俊逸．然卻太快．太白謂子美詩苦．然卻沉鬱．緣其性褊躁矯．直而多憂愁憤厲之氣．其用字之法．則老將之用兵也．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典雅沖穆．入妙通玄．觀寶玉於東序．聽廣樂於鈞天．三家其選也．過此以往．不能逼觀而盡識矣．又曰．長篇是賦之變體．而去一兮字．近體則研鍊精切．檃括諧偉．如文錦之有尺幅．絕句皆樂府也．長篇當以李嶠汾陰行為第一．近體當以張說侍宴隆慶池應制為第一．杜甫秋興則聞道長安似弈棋一篇尤勝．絕句如王摩詰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與渭城朝雨一篇．韋應物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皆風人之絕響也．

予夜觀李長吉孟東野詩集．皆能造語奇古．正偏相半．豁然有得．併奪搜奇想頭．去其二偏．險怪如夜壑風生．暝巖月墮．時時山精鬼火出焉．苦澀如枯林朔吹．陰崖凍雪．見者靡不慘然．予以奇古為骨．平和

為體．兼以初唐盛唐諸家．合而為一．高其格調．充其氣魄．則不失正宗矣．若蜜蜂歷采百花．自成一種佳味．與芳馥殊不相同．使人莫知所蘊．作詩有學釀蜜法者．要在想頭別爾．是夜枕上賦成數詩．以示同好．始知予言不謬也．春秋寄懷徐子與時官長蘆云．瑯琊雙旌轉．皇畿亦壯遊．海鹺天下味．柴櫓汝南愁．風笛凄寒署．霜林照夜樓．遙思濯纓處．御水正涵秋．二官舍披書坐．蕭然且獨醒．沙煙秋漠漠．海雨晝冥冥．妬久金增色．才孤劍養靈．夢歸何所見．天目亂峰青．三未滿就詩意．南來幾日閒．一愁禁馬上．萬役走人間．署敝憐風物．城高見海山．不知謫官久．先守汝寧被謫．猶是舊容顏．四鐵網拔珊瑚．篤人不可無才．今兼二陸．格古變三吳．登眺秋光迥．浮沉老氣孤．因思采藥山客．至話西湖．五數卷從幽事．官閒秖自憐．阮公悲歲日．遽伯是非年．海賦知尊國．鄉書問稅田．更疑吳餉晚．長望浙西船．六宦轍有難易．發中名獨完．山高偏氣色．河廣自波瀾．文字豹斑老．冰霜狐白寒．風兮不買餒．天許碧琅玕．七候蟲吟暗壁．秋興起徐陂．官味澹於水．羇懷清徹冰．夜喧風裏樹．寒褪雨中燈．繞鵲金張第．疎慵獨未曾．八何處精遊宦．河亭坐夕曛．亂帆隨次泊．乘鳥尾銜歸．地勝開瑤賦．杯清悶可揮．風煙是京甸．寧復羨魚磯．九官邸長蘆靜．中懷自出塵．鑑光一秋水．瑟調幾陽春．終古盈虛月．流年感慨人．竹林餘裂素．可復寫雕真．十嗣人非傲物．名著自堪嗟．官冷蕃臨避．懷高酒更賒．鶴為閒處伴．菊是澹中花．同賦上林者．秋風天一涯．十一正變聞騷雅．深宵誰與論．吳歌惟片月．燕俗且孤樽．舊侶青雲冷．秋懷黃葉繁．寄書故鄉使．風雨亦過門．十二薄宦名相累．艱虞偏在君．世情騷雅盛．天任死生分．並失龍珠影．長垂鳳藻文．社友梁公實宗子相相繼而歿．相知論往事．南北共沾襟．

有客問曰．夫作詩者．立意易．措辭難．然辭意相屬而不離．若專乎意．或涉議論而失於宋體．工乎辭．或傷氣格而流於晚唐．竊嘗病之．盍以教我．四溟子曰．今人作詩．忽立許大意思．束之以句則窘．辭不能達．意不能悉．譬如鑿池貯青天．則所得不多．舉杯收甘露．則被澤不廣．此乃內出者有限．所謂辭前意也．或造句弗就．勿令疲其神思．且閱書醒心．忽然有得．意隨筆生．而興不可遏．入乎神化．殊非思慮所及．或因字得句．句由韻成．出乎天然．句意雙美．若接竹引泉而潺湲之聲在耳．登城望海而浩蕩之色盈目．此乃外來者無窮．所謂辭後意也．客曰．適聞內外二說．能發古人未發者．願以盛唐諸家．直指內外秘蘊．令人頓悟．以歸正宗．不落傍門小徑也．四溟子曰．予雖歷舉唐詩引證．畢竟難曉．況爾心非我心．焉知我心之有得也．以我之心．置於爾心．俾其得我之得．雖爾而一矣．請出一字為韻．以試心思．乃得天字．遂成若干句云．兵氣截胡天．鷄號月黑天．長陰夢裏天．斜陽禾黍天．靈泉洞中天．荷影亂湖天．星搖海底天．千江各貯天．道在混茫天．帆影落江天．雲臨鼎洞天．絕龍穴海天．鵰橫朔漠天．明河半在天．心空定裏天．氣慘戰場天．波明日本天．江清魚在天．山鐘落半天．湖清鏡裏天．鶴夢不離天．江波不定天．百越瘴浮天．帆盡五湖天．人老醉鄉天．丹氣夜齋天．微茫壺裏天．登嶽上捫天．雕樹插秦天．地展日南天．此乃句由韻成也．天馬行無迹．天霞空青色．天冷繞邊氣．天陰鬼火亂．天寒鷹力健．天聚峨嵋雪．天勢海相吞．天閑收駿馬．天爵獨達才．天許百年狂．井天開地竅．仰天心貯月．倚天雲護劍．木天通夜

鼠。楚大三峽斷。海天無際色。諸天空色界。通天鳥道塞。江天月兩分。猜天紅樹老。井平天影出。虎闞天風合。隱見天河影。峽開天一線。眞北天常雪。雁鳥天相隔。日高天更青。霞明天姥峯。霧林天雨花。長河截天影。風響叠天樹。世沌是天胚。萬物各天機。一法通天竺。龍鬬海天翻。雨暗江天色。雁得楚天春。踏潟縮天影。王氣浮天闕。此乃因字得句也。夫人妙悟有因。自能作古。然文字起於鳥跡。草書精於舞劍。爾獨不能因人之悟。以開己之悟邪。客謝而去。顧予笑曰。子何太泄天機也。

作詩得之多寡遲速。統繫於心。因分內外二說。俾人易曉。此作近體之法。然古體亦有異同處。學者權宜用之。

或曰。子謂作古體近體。概同一法。寧不有誤後學邪。四溟子曰。古體起語。比少而賦興多。貴乎平直。不可立意涵蓄。若一句道盡。餘復何言。或兀坐冥搜。求聲於寂寥。寫真於無象。忽生一意。則句法萌於心。含蓄轉思而色愈慘澹。貓恐入於律調。則太費點檢鬭削。而後古哉。中有主意。則辭意相稱。而發言得體。與夫工於鍊句者何異。漢魏詩純正。然未有六朝唐宋諸體。縈心。故爾若論體製。則大異而小同。及論作手。則大同小異也。未必篇篇從頭敍去。如寫家書然。畢竟有何警拔。或以一句發端。則隨筆意生。順流直下。渾成無跡。此出於偶然。不多得也。凡作近體。但命意措詞。一苦心則成章。可遏盛唐矣。作古體不可兼律。非兩倍其工。則氣格不純。今之作者。譬諸宮女。雖善學古粧。亦不免微有時態。

詩乃模寫情景之具。情融乎內而深且長。景耀乎外而遠且大。當知神龍變化之妙。小則入乎微罅。大則騰乎天宇。此惟李杜二老知之。古人論詩。舉其大要。未嘗喋喋以泄眞機。但恐人小其道爾。詩固有定體。人各有悟性。夫有一字之悟。一篇之悟。或由小以擴乎大。因著以入乎微。雖小大不同。至於渾化則一也。或學力未全。而驟欲大之。若登高臺而摘星。則廓然無着手處。若能用小而大之之法。當如行深洞中。捫壁盡處。豁然見天。則心有所主。而奪盛唐律髓。追建安古調。殊不難矣。予著詩說。猶如孫武子作兵法。雖不自用神奇。以平列國。能使習之者。戡亂策勳。不無補於世也。

詩貴乎遠而近。然思不可偏。偏則不能無弊。陸士衡文賦曰。其始也。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此但寫冥搜之狀爾。唐劉昭禹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此作祖於士衡。尤知遠近相應之法。凡靜室索詩。心神渺然。西遊天竺國。仍歸上黨昭覺寺。此所謂遠而近之法也。若經天竺。又向扶桑。此遠而又遠。終何歸宿。或造語艱深奇澀。殊不可解。抑樊宗師之類歟。

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此劉勰明詩至要。非老於作者不能發。凡構思當於難處用工。艱澀一通。新奇迸出。此所以難而易也。若求之容易中。雖十脫稿。而無一警策。此所以易而難也。獨醻仙思無難易。而語自超絕。此朱考亭所謂聖於詩者是也。

上黨李之茂。工舉子業。亦能詩。元日過柏垣僧舍。因憶予有作云。索居無歲事。騎馬入禪林。勝地堪逃俗。名香可淨心。偶思聯句。暫與惠休吟。庭樹來山鳥。當春多好音。寺中再過僧舍少憩云。俗累便幽寂。禪房喜再臨。午齋經罷熟。積雪夢回深。四野偏同色。纖塵不染心。街寒有餘興。猶勝訪山陰。此二作宛

有劉隨州風致。而細潤過之。

遜軒子曰。凡作詩貴識鋒犯。而最忌偏執。偏執不惟有焦勞之患。且失詩人優柔之旨。如賈島獨行潭底影。其詞意閑雅。必偶然得之。而難以句匹。當入五言古體。或入仄韻絕句。方見作手。而島積思三年。局於聲律。卒以數息樹邊身爲對。不知反爲前句之累。其所爲一句三年得。吟成雙淚流。雖曰自惜。實自許也。不識鋒犯。偏執不回。至於如此。唐人中識鋒犯者。莫如子美。其落日在簾鉤之作。亦難以句匹者也。故置之首句。俊麗可愛。使束於聯中。未必若首句之妙。學者觀其全篇起結雄健。頸頷微弱可見矣。因擬閬僊勉成一絕。附之末簡。雜樹已秋風。空山又斜景。杖策不逢人。獨行潭底影。

遜軒子博學嗜詩。志在古雅。且得論詩之法。及擬閬僊一絕。不下唐調。其頓悟也如此。

凡鍊句。妙在渾然。一字不工。乃造物之不完也。愚論已詳首卷許渾原上居詩。猶愁秦樹老。孤夢楚山遙。此上一字欠工。因易爲獨愁秦樹老。歸夢楚山遙。釋無可送裴明府詩。山春南去櫂。楚夜北歸鴻。此亦上一字欠工。因易爲江春南去櫂。關夜北歸鴻。劉長卿別涙南史詩。流水朝還暮。行人東復西。此上二字欠工。因易爲旅思朝還暮。生涯東復西。周朴塞上行詩。巷有千家月。人無萬里心。此中二字欠工。因易爲巷冷幾家月。人孤千里心。諸作完其造物。以俟後之賞鑒者。

九佳韻窄而險。雖五言造句亦難。況七言近體。押韻穩。措詞工。而兩不易得。自唐以來。罕有賦者。皮日休陸龜蒙館娃宮之作。雖弔古得體。而無渾然氣格。窘於難韻故爾。容軒子送鄒逸人歸洞庭山得淮字。亦用此韻。其平妥勻淨。因難以見工。致能追古人於太華萬仞之巔。翩翩然了無難色。使遇窄韻。而愈加思索。則他日造詣。未見其止也。其詩云。離筵太促愧茅柴。漢雨吳歌壯旅懷。幾賦縱橫千氣象。半生飄泊老形骸。草青驅馬春辭晉。月白揚帆夜渡淮。三徑已荒逢舊侶。一樽風雨共山齋。附日休詩云。豔骨已成蘭麝土。宮牆依舊壓層崖。弩臺雨壞逢金鏃。香徑泥消露玉釵。硯沼祇留溪鳥浴。屧廊空信野花埋。姑蘇麋鹿眞閑事。須爲當時一愴懷。附龜蒙次韻。鏤楣消落濯春雨。蒼翠無言空斷崖。草碧未能忘帝女。燕輕猶自識宮釵。江山只有愁容在。劍珮應和愧氣埋。賴有伍員騷思少。吳王纔免似荊懷。

夫情景相觸而成詩。此作家之常也。或有時不拘形勝。面西言東。但假山川以發豪興爾。譬若倚太行而詠峨嵋。見衡漳而賦滄海。即近以徹遠。猶夫兵法之出奇也。予客晉陽。對西山詩云。好山俱在目。樓上坐移時。碧樹亦佳侶。白雲非遠期。心閑聊對景。興轉別成詩。操筆有常變。兵家韓信知。燕少洲許曰。老子每每自負。

凡五七言造句。以情會景。可長者工而健。可短者簡而妙。若良匠選才。長短各適其用爾。

七言近體。起自唐初應制。句法嚴整。或實字疊用。虛字單使。自無敷演之病。如沈雲卿興慶池侍宴。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杜必簡守歲侍宴。彈弦奏節梅風入。對局探鈎柏酒傳。宋延清奉和幸太平公主南莊。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獻壽杯。觀此三聯。底蘊自見。暨少陵懷古。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此上二字雖虛。而措辭穩帖。九日藍田崔氏莊。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

塞。此中二字亦虛工而有力。中唐詩虛字愈多。則異乎少陵氣象。劉文房七言律品彙所取二十一首。中有虛字者半之。如暮雨不知涓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之類。錢仲文七言律品彙所取十九首。上四字虛者亦強半。如不知鳳沼霖初霽。但覺堯天日轉明。鶯裘久別難爲步。鳳管遙聞更起愁之類。凡多用虛字便是講。講則宋調之根。豈獨始於元白。高棅所選。以正宗大家爲主。彙之羽翼接武。亦不免三二濫觴者。

雪夜過照菴主人。諸子列坐。因評錢劉七言近體兩聯。多用虛字。聲口雖好。而格調漸下。此文隨世變故爾。敏軒子曰。予觀錢仲文送李評事赴潭州一首。瘦而不健。虛病使然。子但言麻理入微。盡與之良藥。以復元氣。使予竊得幾楷模。以躋少陵階也。予遂約爲五言云。自適宦遊情。湖南有杜衡。簡催物役。心賞緩王程。山寺披雲入。江帆帶月行。應懷幕下賓。談笑靜蒼生。遜軒子曰。予審言錄句之法有二忌。如冶人當造五寸之釘。而強之七寸。雖長而細。不利於用也。如圬者築七尺之牆。五尺以磚。二尺以坯。然遇久雨。磚則無恙而坏自頹矣。此二忌。錢劉亦有之。再一檃栝。以示三昧。予亦效邯鄲之步。則不失故態爾。遂以錢詩不知鳳沼霖初霽。但覺堯天日轉明。去上二字。可爲五言。又以鶯裘久別難爲步。鳳管遙聞更起愁。約爲鶯枕虛驚夢。鳳簫遠遞愁。又以劉詩暮雨不知涓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亦約爲雨昏涓口處。春到穆陵西。遜軒子曰。予得之矣。因以羅鄴詩別岸客帆和雁落。晚程霜葉向人飛。亦約爲舉帆和雁落。霜葉向人飛。然句無完字。則工而健矣。附送李評事詩云。湖南遠去有餘情。蘋葉初齊白芷生。錢說簡書催物役。遙知心賞緩王程。興過山寺先雲到。笑引江帆帶月行。幕下由來貴無事。佇聞談笑靜黎甿。

凡遣句已就。而復改削求工。及示諸朋好。各有去取。或兼愛不能自定。可兩棄之。再加沉思。必有警句。譬泅者入海。拾蚌珠而獲驪珠。自不失重輕也。予元日有感詩。後聯神會徐陳侶。心從屈宋師。復改神會應徐在。心通屈宋知。因衆論不同。難爲優劣。遂別造一聯。所謂割愛之法也。附詩云。七十何就詩。閒來命酒卮。臨宵增一歲。耐老慰羣兒。精柏求新味。雲狗入苦思。嗟哉世無補。花鳥日相期。

鎮康王西巖寄懷劉紫山侍御回自滇南詩云。杖梯幾度咸花開。鄉國傳書不易來。曾醉離亭率我步。因思佐郡識君才。滇南風壤三年盡。天畔星槎萬里迴。遙望蒼知秋欲杪。月明何處是行臺。寄附揚二山中丞。以關內巡撫移任山右詩云。紫宸一旦璽書催。早發秦城柴戟開。二華曾留標勝賦。三關更見折衝才。荒沙落日閒戎壘。古木飛霜凜憲臺。壯士應看射鵰處。不教胡騎暮南來。此二作最得盛唐格律。嚴而不刻。順而不直。較之獻吉則平妥。較之仲默則老健。其膾炙人口也宜哉。

作詩亦有權宜。或先句法而後體裁。譬匠氏選材。雖有巨細長短。而各致其用。可堂則堂。不可則亭矣。予瀕塞下曲。先得烏鳶已相賀之句。出自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此賀字尤有味。如賦一絕。則不孤此句。流於敷演。格斯下矣。詩云。紫塞晚屯兵。黃沙披甲臥。戰鼓聲未齊。烏鳶已相賀。然山上崇半是離鄉魂。衛霍待富貴。豈能無乾坤。予擬一絕云。漢將紂纛旗游朔雲破。戰鼓半天寒。烏鳶已相賀。

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鄭國凡作辭命。必經四賢之手。故見重於列國。予因之以爲詩法。每有疑字。示諸社友。定正工而後已。能受萬益而不愛一指。其立心何如也。或者過於服善。不思可否。欲求完美。反致氣格不純。昔陳王稱丁敬禮服善。恐異地則不然。惟曉士人得而指摘。其虛心請教。惟言是從。或有一二不合調者。當自詳審而無偏聽之弊。求其純亦不難矣。或曰。夫少陵之作。氣格渾雄。雖有微疵。不傷大體。譬之滄海無所不容。適聞斯論。何其不廣也。四溟子曰。予詩如幽溟寒泉。淑然一經。自不少容渣滓。務陳淨則易純。使百代之下。知予苦心若是。安敢望於少陵也。

凡作詩。要知變俗爲雅。易淺爲深。則不失正宗矣。因觀于濱沙場詩。士卒浣征衣。交河水流血。施府吾及第後過江詩。江神亦世情。爲我風色好。二作如此。胡不云戰士浣征衣。怨變交河色。倘館布衣歸。江神亦風浪。庶得羅帖。

詩中火言寒者。罕見庾子山詩。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下句甚奇。惜其對不稱耳。予得一聯。人煙隔水靜。鬼火照沙寒。狀其沙塞荒涼。宛然鮮魂矣。附憶雁門詩云。昔年雁門路。霜氣逼征鞍。野望天何慘。山行老更難。人煙隔水靜。鬼火照沙寒。戰伐空悲感。風塵戍角殘。

孫太初收菊花貯枕詩云。呼童收落英。晨起晞清露。滿囊貯秋寒。香散庭戶。夜來夢東籬。枕上得佳句。好箇題目。唐人未之有也。前五句清雅。惜末句殊無深意。若更爲陶潛宛相遇。則清而純矣。

正月晦日。集晉川園亭。因韓退之段成式。曾於是日皆作送窮文。予賦留窮詩以述其志云。送窮何所往。託寓豈無由。易使世情薄。難期天意周。路艱妨驥足。歲早涸龍湫。辛苦幽人味。侵凌逆旅羣。聖賢不異轍。愚昧更深謀。志定無他夢。身安寡復憂。殘燈抱膝夜。落葉閉門秋。老矣惟孤杖。蕭然一敝裘。病餘清似鶴。懶極拙於鳩。著述因誰力。儒寒爲爾愁。相依各謂見。百舉共沉浮。窮自有離合。心何偏去留。勸闘愁晦朔。寂寞且林邱。莫灑步兵淚。花時足勝遊。予因古人送窮二作。即於切要處。思得一聯。窮自有離合。心何偏去留。借此爲發興之端。遂以尤韻擇其當用者若干。則意隨字生。使得如許好聯。及錯綜成篇。工而能渾。氣如貫珠。此作長律之法。久而自熟。無不立成。心中本無些子意思。率皆出於偶然。此不專於立意明矣。其中一聯。才屈爲聲名。歸苦是困。初以爲奇。不免咬嚼之病。一割愛務求平順。復造一聯。辛苦幽人味。侵凌逆旅羣。始吟誦間。忽出想頭。因味字得一絕云。道味在無味。咀之偏到心。猶言水有迹。瞑坐萬松深。正所謂思無定位。甫臨滄海。復登瑤池。其神遊兩間。無適不可。此亦變通之法。古人祕而不洩。無乃自重其道歟。

揚子雲逐貧賦曰。人皆文繡。予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餐。貧無寶玩。予何爲歡。此作辭雖古老。意則鄙俗。其心急於富貴。所以終仕新莽。見笑於窮鬼多矣。韓昌黎作送窮文。其文勢變化。辭意平婉。雖言送而復留。段成式所作效韓之題。反揚之意。雖流於奇澀。而不失典雅。較之揚子。筆力不同。揚乃尺有所短。段乃寸有所長。惟韓子無得而議焉。

自然妙者爲上。精工者次之。此著力不著力之分。學之者不必專一而逼真也。專於陶者失之淺易。專於

謝者失之飯飣。孰能處於陶謝之間。易其觀。換其骨。而神存千古。子美云。安得思如陶謝手。此老猶以爲難。況其他者乎。

作詩有相因之法。出於偶然。因所見而得句。轉其思而爲文。先作而後命題。乃筆下之權衡也。一夕。讀道德經。大巧若拙。巧拙二字。觸其心思。遂成自拙歎云。出門何所營。瀟條掩柴荊。中除不通措。積雨蘚苔生。感時倚孤杖。屋角鳩正鳴。千拙養氣根。一巧喪心萌。巢由亦偶爾。焉知身後名。不蠹太古色。天末青山橫。投書野語云。太古之氣渾而厚。中古之風純而朴。夫因朴生文。因拙生巧。相因相生。以至今日。其大也無垠。其深也叵測。孰能返朴復拙。以全其眞。而老於一邱也邪。

余讀柳子厚掩役夫張進骸詩。至但願我心安。不爲爾有知。誠仁人之言也。夫子厚一代文宗。故其摛詞振藻。能占地步如此。鎭康王西巖。每於春間。命校人於郊外。舉白骨之暴露者。拾而瘞之。能不自以爲功。人見之以爲常。殊不知周文澤及枯骨。遺俗尙存。比之子厚自文其事者遠矣。余偉是舉。因賦詩詠之。今附於左云。淸明野柳搖晴烟。家家墳頭燒紙錢。歲增黃土掩宿莽。逗生芳草相新鮮。復見白骨交加暴風日。但逢陰雨多凄然。欲問無言。

揮麈詩話

王兆雲輯

麻城王兆雲元禎輯

王建宮詞補訛

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着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處教開臥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勅賜諸親乞巧樓紅燈睡裏喚春雲雲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來行步滑兩人擡起隱金裙蜂鬚蟬翅薄鬆鬆浮動搔頭若有風一度出時抛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遍宮娥唱盡詞暗中頭白沒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從初學阿誰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沉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春來睡困不梳頭懶傍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堦上坐簸錢贏得兩三籌彈棋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鬪着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死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牀藥童食後送雲漿高殿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衩衣騎馬遶宮廊右王建宮詞見趙與時賓退錄共十首今所刻建宮詞

中雜以張籍白樂天杜牧之王昌齡劉夢得諸作後有好事者刊出之而補以前作可也內彈棋一首且畧見古人彈棋之法但不可解耳

楊判與詩僧定交

汝南楊李學永樂間爲成都府判年甫三十二嘗涖新繁過一寺其長老據座弗爲禮楊怒呼從者捽之下將加撻焉有學諭趙弼大呼曰判府莫草草渠乃詩僧也楊命和其吟字韻即應聲云敲動禪關驚鶴夢撤開經藏聽龍吟乃大驚遂與定爲方外交

慧空詩

太平縣吏科給事中周公名怡號都峰素樂禪學有僧慧空者自武夷來朝九華還過太平息石三峰菴菴中衆僧曰此處有周公者樂禪教師盍訪之師果往見不遇而歸題詩一首於三峰石壁之上曰停宿禪居石澗邊三峰長與白雲眠溪聲喚出波心月竹影推沉水底天野鳥樹頭鳴祖意山花香裏送真傳古今話到無心處話到無心道自然題畢即行周公聞之遠近尋覓竟不得迄今所題詩句日炙雨滴墨蹟更現勅伸作勝蹟焉

月舟索衣

吳詩僧月舟居祇園菴貧而好客士大夫喜與之游一日爲索衣詩云西風吹破木棉裘徹骨淸寒似水流摘取芙蕖難製服製來荷芰不禁秋朝陽欲補千層衲載月長虛一個舟寄語故人顧戶部朝衣肯爲大顛留戶部顧賞之見詩贈衣一襲

祖壽寄孫詩

黃巖王祖壽爲郎署時居京師厥孫祖壽登期頗寄詩於

肇內一聯云若使來看真歲祖不妨逝作十年宮壁以詩附奏陳情乞賜歸省朝廷嘉納之館閣公卿咸贈以詩美其爲國朝盛事

中流圖紙鳶二詩

有人題中流自在圖云萬里長江浩浩流得停舟處且停舟世間萬事風波險莫待風波險處休張東海咏紙鳶送客之京云百尺東風舞紙鳶無端聲到別離邊人生自是無根蒂却被功名一線牽二詩余愛其有含諷

邊華泉詩

邊華泉七夕別父詩如天上夫婦會人間父子離帝李空同如四海酒杯形影外十年詩草夢魂餘皆警句也

文衡山茶酒

文衡山有茶酒二詩茶云絹封陽羨月瓦缶惠山泉至味心難忘閒情手自煎地爐殘雪後禪榻晚風前爲問貧陶谷何如病玉川酒云晚得酒中趣三杯時暢然難忘是花下何物勝尊前世事有千變人生無百年還應騎馬客輸我北窗眠

雍都憲

長安雍都憲世隆別業去縣而不一舍甚有幽致有尋勝題壁者云中丞別墅壓秦川非郭非村小洞天樹底好山當屋上源頭活水過門前吟邊風月詩千首睡裏乾坤壽八千只恐春雷天外震等閒驚起老龍眠未幾有詔復起亦詩讖也

詠蛙詩

謝方石與李西涯齊名有桃溪淨稿天下傳之在詠

蛙詩云春水鳴蛙處處通野田村巷路西東公私不用分區域堅白誰能辨異同井底有天從侈大月中無地着奸雄莫教強聒終宵在正爾蘧蘧蝶夢中余聞文翰林徵明亦賦云青燈照壁睡微茫閣閣羣蛙正亂掌細雨黃昏貧鼓吹誰家青草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卜我已公私付兩忘寄謝繁聲休強聒吳城明日是端陽二詩各極其妙殆不能優劣也

田畯醉歸圖詩

張亨父泰題田畯醉歸圖云村酒香甜魚稻肥幾家酩酊到斜暉牧奴背拽黃牛載兒子傍扶阿父歸鬚短何妨花插帽身強不厭布為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醒日稀向使亨父入於濟翁月泉吟社吾知羅公福又讓子一頭地矣

二王父子

王中書孟端公紱志行端方能詩善畫其水墨竹石精絕冠一時子默能繼公志嘗寫所親題行樂像云溪繞山迴徑竹長小闌流水淺浮塘行詩便去又回首猶有多情戀夕陽中書後百年而有王寵翁裕閑求文即謝政歸日以詩畫為樂求者踵至家築東臥堂植梧數十樹空翠可人人方之雲林堂子鑑純孝篤行舉進士官吏部以乞養歸槁于白描小草亦稱二王

百別詩

王蛻巖未老作百別詩深識死生之理者今錄其數首別天云來自空兮去自空浮生原與夢蕉同白頭漫用悲長別猶在蒼茫覆幬中別山云杖藜無復出林邱春半鶯花總是愁听月千峰雲萬壑于今都合

付神遊別水云賀老遺蹤久欲磨陸游詩舫不重過埜翁亦棄漁竿去落日涼風穿白波別山堂云蛻巖花木鎖斜暉正是辭仙欲化時他日白雲流水處行人指點老翁祠別寵云莫怪常時飢有埃於今人去只寒灰焦桐不復中郎遇終古無人識爨材別帳云紅藤熟練瑩無瑕人去空懸對碧紗一寺白雲飛不散月明還自照梅花別書云遺編漫謂百金收挺復燈前再校讐只恐香銷飢蠹散春風猶繞滿床頭別劍云元塵三尺秘光晶風雨牀頭夜有聲他日看臨人化去蛻巖千古比延平別身云聚來靈秀本先天幻殼勞勞寄百年緣斷今朝兩分散碧天空濶月華圓醉生夢死者可為一笑

柳詞

豪粱許庭柳詞五章其一曰不見昭陽宮內柳黃金齊撚輕柔東君昨夜到皇州玉階金井無處不風流恨望建章春欲暮六宮都鎖春愁幾風吹動繡簾鈎飛花委地時轉玉香毬其二曰不見隋河堤上柳綠陰流水依依龍舟東下疾於飛千條萬葉濃影染旌旗記得當年春去也錦帆不見西歸故抛輕絮點人衣知將亡國恨說與路人知其三曰不見陶家門外柳柴扉一徑通過閉門終日仰清風歸去高節綠蔭向人濃籬落蕭疎難大靜日長飛絮濛濛先生一醉萬緣空綠時高臥不到翠陰中其四曰不見都門亭畔柳春來綠遍長條斷岐行色馬蕭蕭一枝折時相見又何朝酒酣歌曲終人去也風前亦自無聊秖應於我恨偏饒東君特地付與沈郎腰其五曰不見灞陵原上柳往來過盡蹄輪朝離南楚暮西秦不成名利

贏得鬢毛新莫怪枝條憔悴甚一生惟苦征塵刑三烟樹倚孤村夕陽影裏秋殺宦游人

楊升菴逸詞 題妓家玉行甫 在滇中得之

豔遊一場煩惱只因些子恩情腸空春夢不曾成枉度雨雲朝暝燕子那知我意鶯兒似喚他名消除只有話無生早去心頭自省　倚醉深關朱戶伴羞怕捧金觥背人彈淚穠花行唱盡新詞懶聽本是為郎調護當初枉道無情英雄摩勒肯重生贖取佳人薄命　自有嫩枝柔葉何須補柳添花低聲睍語似離鴉腸斷東橋月下音霧清暉何處春風今夜誰家五花嬌馬七香車趁此小喬未嫁　玉指管生弦澀朱唇語顫聲羞動人一味是溫柔為甚兩行長斂不慣秋娘渡口作也剛毋池頭臨邛太守最風流肯許鳳求凰否

空同諸公詞

李空同文章鉅手不屑小製然嘗見其小詞如夢令二篇今集不載云昨夜洞房春暖燭畫琵琶聲緩閑步倚闌干人在天涯近遠影轉影轉月壓海棠枝軟不信園林春早一夜遍生芳草說與小童知池上落紅休掃休掃花外斜陽更好陳大聲不但善北曲乃知宋詩餘等篇大有佳者如浣溪沙云波映橫塘柳映橋冷烟疏雨暗虛皐春城風景勝江郊花藥暗隨蜂作蜜溪雲還伴鶴歸巢草堂新竹兩三梢生查子云從小束腰肢不是因郎瘦自有春愁在兩眉不省郎知否落日正飛霓記得曾分手忽見垂楊折后枝還拂杯中酒嘗謂宋人做神此體深入要眇自元以還音律漸遠明興間有作者益不類矣間嘗稍

爲編集其中陳大聲鐸于淩川廷相張南湖綖夏桂洲言楊升菴慎爲多而夏頗稱勝

辛幼安詞

梅花不入楚騷杜甫不咏海棠二謝不咏菊終是缺陷辛幼安鷓鴣天詞云戲馬臺前秋雁飛管絃歌舞更旌旗要知黃菊淸高處不入當年二謝詩傾白酒遶東籬只於陶令有心期明朝重九渾瀟灑莫使尊前欠一枝蓋爲菊花辨嘲也

王子予詩

古漁王彼字子予江陰人也其送常熟吳瑞卿詩云柳暗花明春雨天鷓鴣聲裏、歸舟重遊已是十年後爲問人生幾十年顧况一別二十年入堆幾回別王詩雖本諸此亦自有味

顧詩誤作蘇

新縶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轆轤一轉一惆悵何處春風吹曉幕江南綠水通朱閣美人二八顏如花泣向春風畏花落臨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瑤井玉繩相對曉此顧况古意詩也然又見東坡全集題曰轆轤歌不與一字何也豈編詩者誤耶

異僧詩

景泰時有異僧遊飛來峰友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限韻賦詩僧咏云金刹飛來碧漢間石門斜對綠楢灣絲齋行磬魚吹浪竹引淸風鶴下山匏甲深來溪雨潤土苔乾處野雲閒革除塵夢三千里木榻蒲團不記年

張夢晉絕句

張夢晉靈有雋才屢試不第爲人落魄不羈詩文多不存稿有春盡送人絕句云三月正當三十日一琴一鶴一孤身馬蹄亂踏楊花去半送行人半送春余又聞都南濠誦其臨終之詩有垂死尙思元墓麓滿山寒雪一林松句胸中灑落可見

沈石田遺詩

送客云君家原在楓橋住日日開門送客行今日送君還作客桃花流水是初程題老少年云衆卉盡搖落秋深汝更紅如何我雙鬢白盡爲秋風

詩人志向不同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古人不具論近如卞華伯云天外閑雲物外情功名直似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爲心安不愛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爲打魚人是皆美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水滿汀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風吹浪濕攜罾子畏云朱門公子餓鮮鱗爭說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裏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蓑不去身三尺銀鯿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同寫景詠物各極其妙

評畫竹

少師楊東里嘗曰東坡竹妙而不眞息齋竹眞而不妙蓋公成於兎起鶻落須臾之間而息齋所謂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者也專以畫爲事者乃如是爾今人有得東坡竹其枝葉遍眞者大率僞也沈石田

長於山水而短於竹嘗自嘲云老夫畫竹類竹醜小兒旁觀謂楊柳李文正公題柯敬仲墨竹云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祇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不得畫家三昧者亦道此語不着

吳明卿贈詩

甲申夏余至姑蘇時明卿先生已從吳山閩返棹泊金閶門外矣一見握手甚歡及觀余所撰先大夫行狀又獎謝不容口且曰尊公人品無論其大者即微處亦不苟如爲武庫散俸時較前人所散者輒溢其數初得之以爲偶然耳旣屢之皆如初由此一事其人品可知已與余談詩談文甚相洽繾綣數日不忍別去贈余詩云停舸支游倚雨來姿作工論詩原鄴上佳麗且江東貰酒歡相得歸帆悵未同蘭舟衡湘澤愼勿委秋風餘詩尙多在簏載制稿中不悉錄

倪雲林詩

王叔明蒙吳興人趙文敏甥也號黃鶴山樵善詩能畫與倪雲林齊名倪嘗寄詩云幾夢山陰王右軍筆精墨妙最能文每憐竹影搖秋月更愛山房寫白雲秘笈封題饒古跡雅懷蕭散逸人羣今年七月聞多事曝畫繙書到夕曛

姚廣孝贈柳庄詩

永樂間柳庄袁珙以相人之術顯於時姚少師廣孝贈以詩云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不若相心優凌烟閣上丹靑裏未必人人盡虎頭詩意祖荀卿相形不如論心之語

蜀中神童

四川叙州府學生某生子纔三歲能宿記詩書但提

一字即隨口誦昆山吳惟謙恩爲郡守嘗召至府中侮一風字其子即應聲云風飄飄而吹衣惟謙復道數字皆隨口應對所記多唐人詩殆亦前因也

冷官爭雪

慶陽徑北水皆鹹苦不堪飲土人遇雪則貯之土窖以供歲用環縣有二教官約有雪則均分之一日西齋者所分偶多二教官遂鬨於堂有聞而嘲以詩云避城瑞雪滿瑤空或在西皆或在東兩個教官爭不了如何弟子坐春風

詩鬼憑人

太僕卿素菴張公文言洛陽有隸卒長腳王者素不識字一日仆地頻而復甦遂喜吟詩見物輒詠前二句甚鄙俚後二句似有意趣如詠蜂房云好箇蜂窩兒恰似半截藕同堂生子孫各自開戶牖詠鸞云好個雋鸞兒毛羽甚皎潔高大無片尖飛下一團雪年餘仍仆地而蘇遂不復能卽其故滋然不知衆謂詩鬼所憑好事者錄得數百首不能悉記

讀書爲文二說

魏叔子談之曰吾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若七尺軀也祇瑩曰文章須自出機軸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誦茲二說實獲我心

咏落花

吳中落花詩自沈石田一咏三十律一時唱和紛然至有東坡揭竿之前王文恪絕句云魚鱗滿地雪斑斑蝶怨蜂愁鶯懶顏只有道人心似水花開花落總如閒觀此詩一洗陳腐之陋矣以多爲

王西樓

高郵王西樓名磐字鴻漸喜詞章能畫製清江引小詞咏睡鞋云嬌紅軟鞋三寸整不着地偏乾淨燈前換晚粧鞋底勾春興玉人兒幾番輕撒醉胸炙入口背呼為被底勾春與又嘗為友人黃菊綴系一詩云滿堂凜冬萬木凋落籬內外籬頭先話看猶猶有風裏一點秋金自錬鋼詩亦有致

咏燕

沈石田新燕詩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髮日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來不絕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座飛出飛入隨樹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衆一朝去相車馬寂市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棲項景邱公感事詩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而今燕子如蝴蝶不入詩常茅屋中誦此足見世態炎涼之變

灞橋雪

灞橋雪自是鄭綮事今人恒以爲孟浩然誤也或問綮詩思答曰詩思在灞橋雪中驢背上浩然惟有赴京途中遇雪詩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遍山川落雁迷沙渚饑烏噪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烟與灞橋何涉

馬錢相謔

吳人馬承學性好乘馬騷擾其友錢同愛戲曰馬承學乘馬汲汲而來馬應曰錢同愛銅錢孜孜為利耳口但圖對切非敢譏公

芙蓉盤對

楊鐵崖在金粟道人家每食主人必出佳醞以芙蓉金盤令美妓捧勸鐵崖出對曰芙蓉盤捧金莖露有能對者贈以此盤一妓應聲曰楊柳人吹鐵笛風遂以盤酬之一坐傾倒

詩識子

長洲有一翁不欲言其姓名雅善詩年老子孫頗怠於奉養翁意鬱鬱不樂一日大書於堂壁云人生七十强支持簾捲西風燭半枝傳語兒孫好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其二子方以文學有時名大懼托所親懇請乃得滌去然已人人傳誦矣

睡詩

余每遇暑月飯後必酣睡嘗聞杜樊川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余非其人而睡思頗同因記陸放翁詩云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則是對客亦睡矣呂榮陽詩云老讀文章與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閑竹床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會心不遠故筆之

夷白齋詩話

顧元慶著

夷白齋詩話

明　吳郡顧　元慶

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沈潛之物故云

古樂府云金銅作蓮花蓮子何其貴攤門不安鎖無復相關意石闕生口中含悲不得語石闕古漢時碑名故云

元釋溥光字元暉俗姓李氏特封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賜號立悟大師有二絶句云蟭螟殺敵蚊眉上蠻觸交爭蝸角中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裏鬭英雄豆苗鹿嚼解烏毒艾葉雀銜奪燕巢鳥獸不曾看本草諳知藥性是誰教詩亦奇拔恨不多見

怒氣號聲迸海門州人傳是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晨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米元章詠潮詩書既遒勁詩亦雄壯所謂邁往凌雲之氣藹可見矣

張旭春草帖云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動寒墟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中一鴈書集所不載

李賀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誰澆趙州土得非黃金鑄范蠡之意耶

江西宸濠謀逆武宗親征既得凱旋駐蹕金陵後渡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賜絶句十二首公又有應制律詩四首應制賀聖武詩絶句十二首編爲二卷名車駕幸第錄公自叙謂虞廷賡歌之後古帝王有以詩章寵臣下者不過一篇數言而止未有聯章累牘若是其盛者至於屈萬乘之尊在位者或有之然亦鮮矣若罷政歸休者爲尤鮮或有之豈有至再至三如今日者乎守溪王公鏊有四絶句云相國移家江水濱金山望幸已多時太平金鏡無由進願得迴鑾一顧之趙普元爲社稷臣君臣魚水吏何人雖虛雪夜相過意海錯尤堪佐酒巡北固山前駐幾轉盤然來訪相臣家太湖怪石無多幸也得相隨載後車賡歌千載盛明良宸翰如金更煒煌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西涯先生在內閣時詩云六年書詔掌泥封紫閣春深近九重階日暖思吟芍藥水風涼憶種芙蓉登臺未覓黃金駿補衮難成五色龍多病益慙愁轉病老來歸興十分濃音節渾厚雄壯不待雕琢隱然有臺閣氣象此其所以難及也至於樂府尤妙其題與句篇篇自有新意古人所未道者

皮日休有文藪載詩數首陸龜蒙有笠澤叢書詩亦不多其詩俱在松陵唱和集內三集共覽方爲二公全書今刻甫里集併之豈前書之本旨乎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此唐人詩也余見王叔明書此詩意幷篆此詩畫上隱者廉潔之風宛然可掬恨不載見臨之耳

王文恪公鏊自內閣歸時石田先生病亟遣人問之答詩云勇退歸來說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字墨慘淡難識逢爲絶筆後二日而卒今集中不載

大司徒邵二泉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其詩云乞歸未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裏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多客囊衣在縫猶密驛路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讀之令人感動激發最爲海內傳誦

祭酒莊渠魏公校樗僊謝時臣將畫莊渠岡奉公公曰此小景不足煩大筆天下有大圖景不識肯爲之否予願先包羅於胷中而後運於筆端人仰面望太陽豈能睹其真體惟泰山之上有日觀峰者夜半可以眺而見浴日彌望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聚藍者海島溪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中如大玉盤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矣登天台之顛曰華頂者乃知此特小海耳諸山環列外乃爲大海文公嘗同南軒登衡山絕頂晨起遙見霧氣在下若大瀛海遠山高者僅露其頂有飛動之勢自謂天下奇觀吾嘗以問顏石屋答曰我以爲混沌也太山有日觀者觀日於未出也有月觀者觀月於已沒也長安觀者西望秦關諸山也越觀也者南望會稽諸山也衡山有七十二峰亦有日觀月觀不及泰山者當卯

位也長江萬里人言出於岷山而不知元從雪山萬壑中來山亘三千餘里特起三峰其上高寒多積雪朝日曜之遠望晃若銀海杜子美草堂正當其勝其詩曰窗含西嶺千秋雪是也余謂公稟天地之正氣融而爲江河結而爲山岳言而爲有聲之絕景矣丹青之士安能措筆哉

衡山文先生徵明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甯藩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經時臥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甯藩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李南所先生諱隱居陽山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交遊日惟獨憑一几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室扁曰學易處其於死生禍福之說尤爲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懶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年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閉目搖手曰數盡矣留連何益危坐逝嘉靖壬辰六月十七日也

唐人詩有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有人易數字云莫怪爲僧心不了爲僧不了也輸僧出家舍去愛緣總未能超悟上乘視塵中造業者已霄壤矣

唐人秦韜玉有詩云地衣鎮角香獅子簾額侵鉤繡辟邪後山有壞牆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韜玉可謂狀富貴之象於目前後山可謂含寂寞之景於言外也

閩陳侍御琳與甯藩學政甚得士子心正德間以諫去國諸生中獨朱良育送詩最爲傳誦其詩云春風露冕出郊原落日停驂望國門抗疏要談天下事謫官應過海南村湯湯江漢孤臣淚納納乾坤聖主恩歷試古來名節士爲言身屈道尤尊識者以爲不下李師中送唐御史也

越僧某索書於石田翁書寄一絕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雲僧石田欣然書其詩畫答之余謂僧詩畫矣何以圖爲

陳可與讀書虎邱嘗作歌招余其略云山人早掛席訪我山中宿清夜焚妙香籠月瀉石壁寒泉煮石鐺細酌話疇昔又云山人山人招不來白日下界多塵埃牛毛世事幾時閒一物於我何有哉余嘗乘月泛舟訪可與虎邱精舍又贈余詩有山中正思爾良夜喜相過之句戊子五月可與病亟屬皇甫子浚誌銘屬金懋仁葬事屬余刻其詩今墓木已拱矣負此重托言之於邑

吳僧月舟索米口號去歲河橋冰凍有米無人相送今日月舟上門莫作一場春夢可謂以文滑稽者也

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繞柴門種來松樹高於屋借與春禽養子孫此葉唐夫先生江村詩也先生生於洪武閒家於江村橋故有是作其詩多警句此尤可喜云

孫一元歸雲菴詩沙清竹碧鷗出飛野老候余開石扉古之人但言柴扉荊扉並無石扉之理如漢人發哀公冢云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鎖鑰一元好奇初不知石扉乃墓中石門耳故詩貴乎允當

天順間癸未禮部災時御史焦顯爲監臨官後人詩云先兆或從焦御史未然奎徵可爲災

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嘗有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起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君子可以知其養矣

南方諺語有長老種芝麻未見得余不解其意偶閱唐詩始悟斯言其來遠矣詩云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胡麻即今芝麻也種時必得夫婦兩手同種其麻倍收長老言僧也若獨種必無可得之理故云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胷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昔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曰黼黻皇猷彌綸治具至於刪史以存鑑戒豈無所關係哉陳後山詩云晚知詩畫眞有得卻悔歲月來無多亦此意也

虎邱石壁舊有景仁白中朝持劍南東州節道出姑蘇飲餞於虎邱其題名云遠峰沐雨幽軒進風古木晝陰野禽春聲尊鱸饗季鷹之高劍潭弔闔閭之古墓酣而世慮忘酒竟而別愁起促駕言歸援毫以識紹定五年四月二十日余少時尚及見之今蘚苔漫滅竟不知在何處姑識之

吳興王雨舟諱人物高遠秀養雅潔刻意詩詞其所著

有宮詞一卷有水南詞一卷有谷應集有鐵老吟餘其宮詞尤蘊藉可喜姑舉其一二於指可知鼎中之味矣其詞云偶幸長春二鼓時挂燈馳報疾如飛上房供奉忙多少才拭龍牀在地衣昨日闌中進荔枝君王親受幸龍池先將荔蒂承金盒寄賜修儀嘗了知錦標奪得有誰爭跪向君王自報名宣索宮花親自插連呼萬歲兩三聲餘皆類此

唐羅鄴詩云人間若箇無榮辱卻是扁舟一釣翁頃見王仲深詩云青山無處避征徭十載書囊到處挑欲買釣船湖上隱近來漁課又難饒由此觀之我朝之釣翁不及唐遠甚矣唐之漁翁可以置榮辱於度外今之釣翁則為多事人矣

沈醉茶卿隱居許市其詩攻研澄潔有出塵之格嘗寄余山居雜興詩如云鶴病晚山碧僧來落葉黃如云隔花水亂響中酒人高眠如云花好不出戶雨來還舉觴如云酒醒芳草遠病起落花多如云臨几亂山晚閉門流水來惜乎天不假年人無知者

余少時嘗聞常熟一暴富者與鄉人方交易買田有一道人來乞食主人怒其擾聒呵出之道人書一絕於其壁云多買莊田笑汝癡解頭根長後邊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孫賣與誰近來吳中多田之家即僉糧長州司取剝陪償終則箠楚禁錮連年莫脫其勢不至傾家蕩產不止也是以人懲其累有知者皆不售田吳人所以畏役如畏死道人之言切中時禍不獨為常熟發也

山居集者岳濬河所隱山居而作也詩凡三十八首體裁不一其贊策如伐竹云萬竿同蔽日數畝不分烟如淨明寺云方丈西鶯語山門待馬歸題余水亭云竹深雲日細江滿芰荷高山居云豆熟藏山兔村高宿雨蟬七言如暮秋遊眺云村居繚繞寒原外林鳥縱橫夕照前如山夜喜晴云疏雲落木明星動過雨空庭暗水鳴如姜憲副過訪云石門落葉鳴騶馹道芙蓉蟋蟀皆清健可喜山居在陽山西之白龍塢其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尤為幽絕余嘗題其壁云山中少鄰並來往卽君家逕上自生竹牆隅亦種花脫巾漉濁酒敲火試新茶幾度長松下論文意自嘉又絕句云竹裏茆堂帶激湍清風日日報平安主人風雅輕文組只恐君王畫去看

拯人之危大是好事古人能行之者如山陽張儉亡抵孔褒不遇其弟融時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見儉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後事泄融一門爭死竟坐褒近世親戚故舊略有毫髮利害依附惟恐累己不一引手援反擠之又下石者皆是也有寄周岐鳳詩云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

西湖飛來峯石上佛像是勝國時楊璉僧珈也下天竺堂後壁是王叔明畫其剝落處近世孫寧子補之也方棠陵豪自秋官慮囚江南歸省過杭憩西湖之天竺乃索筆而題之曰飛來峯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則天奇損矣叔明畫人奇也自孫寧子補之則人奇索矣知二者適山中千古不平之疑案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余嘗寓西湖之上每棹舟觀天竺畫壁未嘗不窮日而返今為回祿取去不可得見矣惜哉

廬山陳氏有甲秀堂帖宋淳熙年所刻有李太白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一章在內宋人品為馬子才偽作今見其筆迹非偽矣宇書家放書畢後題曰吾頭懵懵醉後書此賀生為我辨之汝年少眼明

高廟詠菊詩云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徧身穿就黃金甲一統鴻基兆此矣

南濠都先生穆少嘗學詩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為對其詩云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為春字南濠不覺悅服

江夏吳偉齠年收養湖省布政錢昕家侍其子於書齋中便取筆畫地作人物山水之狀弱冠居金陵其畫逸入神品未嘗究以吟咏達所欲言若有超悟嘗題自畫騎驢圖詩云白髮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上蹄踏跡水中嘴對嘴惜不多見

陸子元大本洞庭涵村世家晚歲業書浮沈吳市中嘗刻漫藁中有寄余詩其聯云屋裹陽山麓在席門前春水欲平橋結云常記尋君過滸墅竹青塘上喚輕撓道其實也後寓丹陽孫曲水館疾亟抵家卒子元天性極疏嫩好遠遊如在世外亦不多見也

夷白齋詩話終

存餘堂詩話

朱承爵著

存餘堂詩話

明　盤石山樵朱　承爵

古樂府命題俱有主意後之作者直當因其事用其題始得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則失之矣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敘烈女事至於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鄭樵作樂略敘云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又不足道樵繆矣彼如鐃歌二十二曲中有朱鷺曲由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爲詩作者必因紀祥瑞始可用朱鷺之曲相和歌三十曲內有東門行乃士有貧行不安其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同餔糜不求富貴作者必因士負節氣未伸者始可代婦人語作東門行沮之餘不能盡述各以類推之可也樂府解題一書著之甚詳

謝朓詩如暫使下都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如登三山云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皆吞吐日月摘躡星辰之句故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有云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蜀本所刻者得九十又二遺其八近世所傳百首者備蓋好事者妄以他人詩補之殊爲亂真也中有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正曲內官簾外送櫻桃此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天後宮詞也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黎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此杜牧之出宮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此牧之七夕詩也寶杖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鋪欲爇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樹枝下看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此劉夢得魏宮二首也近讀趙與時賓退錄其所拾建遺詩七首則是忽地金輿向日陂內人接著便相隨卻回龍武軍前過當殿發開眠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勅賜新恩乞巧樓春來晚困不梳頭懶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階上坐簸錢贏得兩三籌彈棋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鬬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鵝兒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牀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沈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

家寫與人樂章食後進雲漿高殿無風扇小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衩衣騎馬遶宮廊彼又云得之于洪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文敏所得又不知其何所自也觀其辭氣要與九十二首爲類前所屬足者每每見於諸人集中惜今尚缺其一

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搆室宇巧結亭榭以爲他日遊息宴閒之所然而宦況悠悠終不獲享其樂是誠可悲也因記白樂天有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乃知樂天之詩眞達者之詞也

天廚禁臠說琢句法有假借格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五峰寒不下萬木幾經秋皆以秋對下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對子閑聽一夜雨更對柏巖僧以一對柏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余謂古人琢句亦或未嘗用意至此論詩者不幾於鑿乎

張靈字夢晉吳中名士也早歲功名未偶落魄不羈寄情詩酒臨終之前三日作詩云一枚蟬蛻榻當中命也難辭付大空垂死尚思元墓麓滿山寒雪一林松後一日又作詩云彷彿飛魂亂哭聲多情於此轉多情欲將衆淚澆心火何日張家再托生二詩可以想見其風致亦足悲夫

王水部伯安正德間言事謫閩中過溪覆舟幾厄時有漁人泛溪中拯之上山方徘徊間適遇一道者自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儒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荊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詩

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樽醉夕曛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香嫌經字小不免是老僧腳輭怕鞦韆不免是老婦

題目詩最難工妙如東坡爲俞康直郎中作所居四詠中有退圃詩一首云百丈休牽上瀨船一鉤歸釣縮頭鯿園中草木知無數獨有黃楊厄閏年其於退字略不發明而休牽上瀨歸釣縮頭黃楊厄閏則曲盡退字之妙此詠題之三昧也

苕溪漁隱評昔賢聽琴阮琵琶箏諸詩云大率一律初無的句互可移用余謂不然聽琴如昌黎云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强歐陽文忠公云颯颯騷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淡薄三盤語丁甯東坡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閒君勿嗔山谷云孝子流離在中野羇臣歸來哭亡社空林思歸感蟏蛸暮年遺老依桑柘自是聽琴詩如曰聽琵琶吾未之信也聽琵琶如白樂天云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閒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元微之云月寒一聲深殿磬驟彈曲破音繁併歐陽公云春風和煖百鳥語花間葉底時丁丁毛仁裕云寒敲白玉聲何綾綾過黃鶯語自嬌自是聽琵琶詩如曰聽琴吾不信也如山谷聽摘阮云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鴈叫羣天拍水楚國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以爲聽琴似傷於怨以爲聽琵琶則絕無豔氣自是摘阮也

歐陽公聽箏云緜蠻巧囀花間舌嗚咽交流冰下泉緜蠻之語可移以詠琴乎東坡聽箏云喚取吾家雙鳳槽遣作三峽孤猿號孤猿號之語可移以詠琵琶乎自是聽箏也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尙渾厚琢句沈著用事果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其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澀頻扶白玉闌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飢烏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向都人詩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之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素灞橋驢背自是閒話頭

詩家評盧仝詩造語命意險怪百出幾不能解余嘗讀其示男抱孫詩中有常語如任汝惱弟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殊類古樂府語至如直鉤吟云文王已沒不復生直鉤之道何時行亦自是平直殊不爲怪如喜逢鄭三云他日期君何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亦自是恬淡殊不爲險

吳人黃省曾氏刻劉義詩其跋語云假太原少傅祕閣本校正一十二字始得就梓其用心亦勤矣余家舊藏本古律類分三卷有自問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援汝顏酒腸寬似海詩膽大於天斷劍徒勞匣枯琴無復絃相逢不多合賴是向林泉今黃本所遺

昔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嘗載宋太素尙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尙狂猶令改題品不號醉爲鄉放翁以爲非眞中酒者不能知此味近浙舉子張傑子與亦有中酒詩云一枕春寒擁翠裘試呼侍女爲扶頭身如司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舊隸步兵今作敵故交從事卻成讎淹淹細憶宵來事記得歸時月滿樓余謂比太素更詳切有味

中吳文徵仲寄義興杭道卿有詩云坐消歲月渾無跡老惜交遊苦不齊唐子畏解元詠帽有詩云堪笑滿中皆白髮不欺在上有靑天人多傳誦及讀李太師懷麓堂稾上元客罷云春回花柳元無跡老向交遊卻有情謝人惠東坡巾云分明木假山前地不媿烏紗頂上天其氣味每相似

作詩凡一篇之中亦忌用自相矛盾語東坡有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

李太白鳳凰臺詩昔賢評爲千古絕唱余偶讀宋郭功父詩得其和韻一首云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靑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尙盈邱風搖落日催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芳草向人愁眞得太白逸氣其步太白而生是豈其後身耶

李文正公懷麓續稾五月七日　泰陵忌晨詩云　祕殿深嚴　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生在　帝里金湯舊業存　舜殿南風難解慍　漢陵西望欲銷魂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唐人送宮人入道詩文苑英華共載五首中有張蕭遠

一首云捻攏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階墀金丹擬
駐千年貌玉指休勻八字眉師主與收珠翠後君王
看戴角巾時從來宮女皆相妬聞向瑤臺畫淚垂猶
覺婉切可誦

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眞味如曰
孫康映雪寒窗下車允收螢敗帙邊事非不嚴對非
不工烏是何言哉

張繼楓橋夜泊詩世多傳誦近讀孫仲益過楓橋寺詩
云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
邊寺欹枕猶聞夜半鐘亦可謂鼓動前人之意矣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
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
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耶

溫庭筠商山早行詩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歐陽
公甚嘉其語故自作鳥聲茅店雨野色板橋春以擬
之終覺在其範圍之內

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此劉禹錫賀晉公
留守東都詩也其遠大之志自覺軒豁可仰

余嘗見石刻一詩云客懷耿耿自難寬老傍京塵更鮮
歡遠夢已回窗不曉杏花風度五更寒雖小詩亦自
飄逸可愛後題盧蹈叟父字畫出入蘇米久未知其
履歷近讀渭南集乃知其爲夾江人佳士也

近見寒山子一詩云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
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昔
人以爲無異離騷寒山子廣人豈亦楚狂沮溺之流
歟

余家舊藏顧仲瑛詩帖一紙乃次韻劉孝章治中遊夏
仲信郎中遊永安湖詩二首字畫絕工楊鐵崖先生
書和之中有一聯云啄花鶯坐水楊柳雪轉人歌山
鷓鴣極爲鐵崖所稱許仲瑛家饒於財而豪俠不羈
詩筆乃其餘事中吳楊禮曹支硎先生跋其後云吾
家鐵先生平日豪氣塞雲漢未嘗輕易假人以稱可
語今爲仲瑛拈出一聯低頭遜避乃知先生目中自
有人也然仲瑛之作如此二篇者誠亦甚少宜先生
之駭嘆也仲瑛在當時能以俠勝詩筆特其餘耳今
求斯人又何可得家有數百頃田被新衣駕大舫赫
赫買冠帶欺鄉里愚民彼視文事爲何物然則雖有
吾家先生當何所詣哉讀支硎之跋益增景行之思
云

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亦或與詩略有不同句
欲敏字欲捷長篇須曲折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得
近讀宋人詠茶一詞云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另
愛渠體淨隻輪慢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
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
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其亦可謂妙于
聲韻得詠物之三昧也

存餘堂詩話終

詩的

王文祿撰

詩的一卷

詩的者詩之準也非中的則非詩也而中的者鮮矣惟律詩尤難中的的何也律即的也是故射有的矣刑有律律猶的也所以為準也準的也唐科以詩取士士之攻詩衆矣而中的者亦鮮焉他可推也惟知的者鮮是以中的者亦鮮予乃不計僭妄表而出之所以示之的也的也者心之的也在心悟焉可與言詩也心悟則知予言之非僭妄云請試觀予詩的時萬曆乙亥三月立夏日嘉禾武原王文祿世廉引

詩惟七言律為難李太白止八首杜子美為多其淺而俚者亦有之若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梅對柳皆花木門衝寒對待臘皆時令門岸對山皆地理門今為人家門對原造句時乃門對也故曰一切惟心造又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晝眠思家對憶弟皆人事門看雲對步月皆天文門白晝對清宵皆時令門又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如對似皆一意天上霧中皆天也大凡以日對時衆時文之合掌甚可厭也

作詩不明賦比興俗習槩不明君臣佐使也豈得為詩故曰刪後無詩舊生詩曰夏之日冬之夜江淹別賦翻之為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單且細矣白樂翻之為長恨歌曰遲遲更鼓初長夜耿耿銀河欲曙天則贏矣校於夏之日冬之夜何含蓄哉朱註曰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為切詩中不明言憂思而於夏日冬夜中見之其意微婉如此凡言出憂思字則俚矣故曰作詩不可有煙火氣若令兄令弟父母夫婦朋友君臣俗字眼皆非也若指父母借岵屺桑梓言若指兄弟借棠棣鶺鴒言若指夫婦借雎鳩鳥蘿言若指朋友借谷風雞塒言若指君臣借卷阿鳳梧言觸類而長之所謂鏡中之影水中之燈方妙也

七言律最難如時文然易得排比而版須活動方妙杜詩逢早梅憶寄四聯起皆虛而平頭却不版圓活流轉無逾其妙若明妃村起句對聯何妙也只末句乃結第七句非結全篇豈若起句雄麗高遠曰羣山萬壑赴荊門此時用地靈人傑也生長明妃尚有村如時文承出正意方有根據如人咽喉之氣上貫泥丸下透尾閭其氣方長第三句接曰一去紫臺連朔漠指生嫁之始若海潮一浪之往也第四句對曰獨留青塚向黃昏指死葬之終若海潮一浪之回也大關鍵定矣李空同所謂前之疎也第五句曰畫圖省識春風面春風面生也畫圖死也死中見生也省識觀於目也第六句曰環珮空歸月夜魂月夜魂死也環珮生也生中見死也環珮聞於耳也此應前二句始終生死詩法所謂雙應李空同所謂後必密也第七句曰千載琵琶作胡語應明妃去時及後代猶帶胡音則感慨深矣第八句分明怨恨曲中論此止結得琵琶意蓋第八句與第七句只做得一句結尾欠悠長應不着首句起得有含蓄予易二字則精神百倍應得首句來予改曰分明黃鵠曲中論用前漢

宮主嫁烏孫王之歌曰願為黃鵠兮歸故鄉與明妃事相類又追上前漢去則此詩方成八句使杜復生見之必心服也或曰恐無人信之予曰能深知詩者必信而愛之難與俗人言也杜詩中凡稱令弟令兄先生鄭公大夫主人宮主附馬老夫公子皆俚語切不可效之入詩中宜後人指杜為村夫子也初唐詩無此俚語

詩聯中有詩眼若鄭少谷閉門春事生黃葉去國秋山長白雲不知詩眼矣蓋生對長皆一意必長對消生對隱若曰生黃葉必對隱白雲則一反一正矣如壇經云問有答無問無答有問始答終問終答始觸類而長方為妙云

詩家三昧必由悟入今尚舉業詩訣不傳無知詩者孫樵與王霖書曰樵嘗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樵之後為文真訣不傳矣今須深悟之乃有得今人不肯好學又且自高則信乎文之愈下也皇甫持正集孫可之集韓昌黎集皆有刻獨來無擇集未見不知有傳否可惜也一篇亦無可尋

言之精者為文文之精者為詩唐朝以詩開科取士三百餘年詩之名家斬止數人惟李杜為最科選反遺之詩殆難知哉況三百篇後以至於今詩何多也非奇妙有關係能興起人決不傳是以一代不過數人一人不過數首李詩予愛與元丹丘方城寺談玄曰茲坐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滅除昏疑盡領略入精要澄慮觀此身因得通寂照朗悟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幸逢禪居人酌玉坐相召彼我俱若喪雲山豈殊調清風生虛空明月見談笑怡然青蓮宮永願恣遊眺見性之作也詩話載李太白騎赤虬行空去殆仙才乎成化間憲副河間張

岐江行見樓船上掛一幅曰天下詩伯岐曰吟問之曰何人船上稱詩伯爲斛珠璣借一觀船上荅曰日暮不吟清絕句恐驚星斗落江寒人疑爲李太白云

杜詩予愛玉華宮詩曰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秋色正瀟洒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得漢魏音調感慨深矣韓昌黎東方半明詩曰東方半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睒睒雞三號更五點調古而意淵雄渾哉但同共光影可以互移未善耳郴州漁翁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淥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氣清而飄逸始商調歟陶清節白栢公來世爲晋臣故詩年記義熙有麥秀黍離之嘆音調法古詩十九首誦之令人起塵外之思昭明眞知言哉陸象山語錄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又曰人之文章多似其氣質杜子美詩乃其氣質如此

詩題必首句或第二句承出方見題目如杜題蜀相祠律詩首句曰丞相祠堂何處尋次曰錦官城外栢森森此二句猶時文之破題承題則蜀相祠方明白也若前聯第三第四句及後聯第五第六句指出題目則偏矣何大復呂公祠律詩首句曰藩日蕩漾古水濱邯鄲城邊逢暮春前聯曰越王臺樹草花盡呂公祠堂松桂新題乃呂公祠非越王臺今以越王臺對呂公祠非題意也不特偏且虛矣題止曰祠句中不宜纖堂宇於祠字下惟深知詩律之嚴者方能悟此不特詩法當嚴文法亦當嚴故曰春秋謹嚴

乙亥季春燈下看杜詩而悟作文之法蓋作文不在詞句之工而在性情之正杜先悟之曰文章有神神主意正也杜値天寶之季兵亂世危其愛君憂民之心經國匡時之略每於詩中見之所謂有神非苟作者宜其垂世不朽云故曰一切惟心造也今作詩文而無主意空談則虛且僞設鈴耳安得乖

杜詩意在前詩在後故能感動人今人詩在前意在後不能感動人蓋杜遭亂以詩遣興不專在詩所以敍事點染論心各各皆眞誦之如見當時氣象故詩史今人專意作詩則惟求工於言非眞詩也詩自叙亦曰予之詩非眞也王叔武所謂文人學子之韻言耳是以詩貴眞乃有神方可傳人

杜秋興曰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皆無中生有有中作無虞註泥迹非也耶予天寧寺高僧梵琦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心悟之可也

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雖一句三字格但無脉以貫之不及林鉞詩曰高木嘯風吹月小蒼林滋雨抱花稀惟木高故搖風若嘯而吹月覺小林蒼綠雨滋其抱任枝頭之花亦落而稀矣此意之貫串接連可爲法云但高木蒼林皆花木門嘯風滋雨皆天文門乃排偶耳吹月小對抱花稀甚妙也

杜甫抱用世之志故多悲憤之辭曰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僚宜潔白萬役但均平曰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曰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曰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蓋李唐之亂由官邪也官邪惟貪爲最故諷以潔白飲水指爲蟊賊倫金惟貪則不均不平戰伐興而瘡痍適安得不破不貧不流血愛死則誰肯請纓濟時杜不用徒寂寞心驚耳心以壯言志之裔也有是志詩焉不高故曰詩言志廢鍊且文履歷甚艱晩悟道曰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象山許其有志於道信哉孟子惡貪故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陳白沙曰貪官侵民甚於盜賊不除雖有良法孰行自後談道論官鮮免惡貪宜貪威之日熾也試觀杜詩所諷則國危由貪與孟子同意

哉字最難用文用亦難况詩乎用於句中或可耳如九歌曰悲哉秋之爲氣也如漢臨高臺詩曰黃鵠高飛離哉翻則奇矣宋陳同父應試作勉強行道大有功論首句曰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語友陳傅良傅良戲曰出門便見哭亦以哉字不穩耳杜詩如供給亦勞哉哉字凡五見雖用於各篇中但哉字則音虛氣散非體矣李滄溟詩七言律亦多用哉字豈法杜乎必有能辨之者

杜詩古城疎落木荒戍密寒雲疎密二字詩眼也密字上句呼疎字下句應則音意俱緩疎字上句呼密字下句應則音意方急切而緻倂起以此爲例推類盡之可也

可菴楊子問曰杜詩逢早梅憶何遜何以妙也曰首句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楊州此衆妙發東亭賦梅詩也次句還如二字乃虛字也此時對雪遙相憶設言耳未必對雪也若對雪必憶梅亦憶趣也送客逢春可自由若逢春見梅必折送客矣就生出一折字下句幸不折來傷歲暮若折送客郞聊附一枝春矣幸不折來以動歲暮感傷又生出一愁字因不折損其花繁盛看去一白迷惡豈不攪亂思鄉之愁乎指其處江邊一樹垂垂發指其情朝夕催人易白頭覩梅之白思髮之白郞愁多易白頭也其四聯起首此時送客幸不若爲皆虛字平頭而不厭如四箇樞紐然反覆照應圓活流轉妙不可言又無迹可覓

眞水中影鏡中燈云
嘉靖庚子春李王生游姑蘇會黃五岳於定慧寺一笑軒談詩五岳曰註杜詩甚多皆未也如澗道餘寒歷氷雪石門斜日到林丘皆即一時景耳澗道幽深雖春月尚有餘寒猶歷履於氷雪之中形容寒意也石門開敞日光斜照到於林丘之外形容斜日也何近易明白云註乃曰春山而澗道猶寒者氷雪未消故杜踐歷氷雪而行也石門深窅斜照方能及之杜到林丘正日斜之時也非鑿而腑乎予謂杜棲古漢明妃村詩五岳贊曰深契杜衷結句入黃鶴尤超杜外徐廸功咏王昭君曰獨去白龍道遙將黃鵠同同此意也可見人心之同入杜結妙甚
陽明王公詩點景之妙飄然出塵雖才之高亦養之致也曰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曰天逈樓臺涵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曰日脚倒明千頃霧雨聲高度萬峯雲曰天璧倒涵湖月曉煙梯高接緯堦平曰高閣松風飄夜磬石床花雨落寒燈曰雲起峯頭沉閣影林疎地底見江流又因雨和杜韻曰晩堂疎雨暗柴門忽入殘荷寫石盆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惟諳菊尚存却憶故園耕釣處短蓑長笛下江村首句指出雨字見題後不狀雨而雨自見無迹也前聯二句尤妙詩第七句處字欠活耳前錄五聯以例云
于肅愍濟時戡亂才也詩亦俊調題太行山詩曰雲蒸雨氣千峯暗樹帶溪聲五月寒惜不多見耳吾鄉張方洲使朝鮮登太平館樓限韻賦詩內一聯曰溪留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凡六十韻排律一時成之亦罕矣　英宗北狩感事詩曰寶馬朱輪接上游時危誰解奉天憂鼎湖龍去英雄盡蜀閣雲深日月愁五輦已隨胡地草青山依舊漢宮秋元勳野

光湛闢破誤國何人更首丘景泰間詩學未振惟方洲獨宗盛唐危言以急流小桿譏之非也
正德間翰林王渼陂關中人性直無隱有一同年學詩每以詩稿請正渼陂批擲不少貸因斷之抄內閣李西涯詩爲己詩後請正渼陂仍批擲曰此首類晩唐此首類元末不逆詐也其人送西涯因譜渼陂輕薄姿加批擲西涯信之大怒出吏部謫知壽州隨棄歸作杜甫遊春記比西涯爲林甫又作十絕句譏之有曰進士山東李伯華達人亦笑李西涯又曰不有李何開藻鑑頻令後進落門牆嗟哉詩者不可不慎作詩者不可輕信
浙東會稽董玘舉神童　朝命李西涯考之西涯原神童忌匹已也斥之累譴其父知府竊冠中會元探花後父官徙嘶之嘉靖初脩　武宗實錄錄入西涯關王廟碑以周公比瓊語瓣題鄭吾核曰今錄此碑入史難逃萬世之譏鄭吾核淡泉父同予入京千舉進士因同鄉故得閱淡泉未第時與友會文於百可園予從賀朝重游淡泉新得李西涯懷麓堂稿與孫白峯誦進　孝宗實錄表予閱其序記指文氣弱非古也白峯曰後生少年何可輕議淡泉笑而不言是時予年十六後鍾西阜曰霍渭厓云文章到西涯做壞了氣節到西涯喪盡了皆柔弱缺剛故也
萬曆乙亥仲秋幾壁卧聞蟲聲仰見月色忽憶岳忠武飛小重山詞云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階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誦其詞如觀其貌英雄之言自能動人信矣可恨秦檜壞此文武全才也岳贈方逢辰登雲新編記在淳祐戊申又明年庚戌方登狀元應其期岳能知人矣記中一對云日月却從閒裏過功名不

閒榻中未勉之也岳題湖南寺詩一聯云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楊升庵稱不讓唐之名家
或曰詩文須官大則傳王生曰何廛見之陋也李杜非科孟劉無爵老泉淵穎職卑董賈馬楊微官也東里西涯凡大官之集可以傳乎不論官之大小有無當論詩文之高下美惡故曰美斯愛愛斯傳
詩猶天之風霆也六經有詩詩樂章也尚聲聲音之妙足以感乎天人西域呪不譯樂雖亡詩存即樂存也周末大夫相會必賦詩觀志彼日月不能照臨雨露霜雪不能墜必風霆以鼓舞之猶易書禮春秋之不能及必詩以歌咏之一也特耳學不傳聲音失譜雖有五音六律四聲之辨亦難曉也鄭樵七音畧廣乎詩分風雅頌雅頌亦風也何始乎曰天也賡歌鄉雲擊壤殆亦造端
楚屈原變騷宋玉變賦漢變樂府如濁漉題不可解唐李白居易變今樂府如憶秦娥長相思宋元增新題如滿江紅之類又變爲曲艶麗綺靡詩餘極矣今則不能變焉不過述之而已夫屢帶不可及矣稱原其作者之要乎述者其明也奈多不明者詩非詩賦非賦文非文妄刻成集徒以顯爵炫赫安能久愛斯傳黃五岳曰凡一官有一集何多乎誠災木汗紙也且精神既分於榮富文章秖作爲應酬無文心安得垂永王生曰詩文之妙非命世之才不能也惟養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始能畢一世而命之也若執化工之柄陰符曰天地在乎手宇宙生乎心悟此者可與論詩文也
詩言志蔚然哉有是志則有是詩勉強爲之皆假詩也今觀詩集甚多作者亦少是以有學究之詩有村夫子之詩有文士之詩有山林之詩有仙佛之詩有閒情之詩有英雄之詩有富貴之詩有臺閣之詩陳

釋曾文峯小詩有九氣之則吉哉

客曰作以律詩也詩律非止律詩也一字有一字律一句有一句律一章有一章律律即舉之五言六律故曰音律又曰法律不特律詩古詩古文皆然也後信者推類盡之參帥清源狀紹城深信是言毋稍云詩亦曰進有岑樓稱辭從夏秉心潔清好古嗜學且探玄理

不特詩文凡爲學須謙虛不可傲妄自足夫虛受人謙受益自足則止傲妄即驕吝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周公元聖也且聖至勤尊貴極矣且不可驕吝况其下者乎如前輩詩文未工惜之可也後輩詩文未工誨之可也豈可譏以綺語巧言雖論詩文不得不盡惟當直據而言不可傷綺與巧綺與巧則自損心精

設教無非引人入道故聖人神道設教隨時變易從道也貴引伸觸類而長時尚遊說以尊王引時尚戰以仁勇引時尚仙以存神引時尚佛以見性引時尚文以養氣引時尚詩獨無引乎文之精爲詩洗心清明發之詩必無塵俗烟火之氣而有空朗飄逸之音吾唐作者皆然非可襲取也

神仙者英雄爲之也謝疊山詩曰英雄回首便成仙蓋氣魄大志剛能斷凡塵也呂洞賓詩曰燕罷高歌海上山月瓢承露洛金册夜凉鶴透秋雲碧萬里西風一劍寒英雄之心溢於言表自唐末至今長現與群仙不同氣魄大也初鍾離雲房授點鐵成金術呂問復變否雲房曰五百年後復還本色呂曰五百年後更害人矣雲房以爲不及惟其心氣之長是以能長生故長現恐劫壞能存否乎我　明成化間天黎明滕晟見呂仙衣藍袍背劍從陸督官樓牕出已在簷上約五尺長漸高往東北入海去見者十餘人皆

得大壽

李長吉鬼才非也仙之奇才也法楚騷多驚人句無烟火氣在太白之上每興錦囊出遊探句投入囊中晚歸燈下煉集成章是以奇也謝皋羽法之亦奇楊升庵稱非宋詩得予心之同云

陶靖節詩音調雅淡冲融內藏英雄之志錢魯南與予談詩指一友曰讀司馬史記文雖雄毋抱不平之憤靖節則否予曰非知靖節者也觀詠荆軻曰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結句曰千載有餘情可想見矣擬古曰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又曰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傷哉不知此言何言也曰露凄暄風至氣澈天象明曰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曰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曰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曰流塵集虛坐宿草旅前庭曰崩浪聒天响長風無息時曰凉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曰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曰清風澄餘滓杳然天界高曰欲言無予和揮盃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觀此則胸中浩蕩氣橫八荒達順自怡情而不怒

歸去來兮辭曰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慨激深矣非英雄不能一轉曰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結句曰樂夫天命復奚疑見大心泰也

予誦魏詩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奮然興自強之勸毋氏毋訓曰梅發春前早菊開秋後遲萬般根在地自分未當時則爽然安矣

陳子昂感遇詩曰白日每不歸青陽時暮矣茲茲吾何思林臥觀無始衆芳委時晦鶗鴂鳴悲耳鴻荒古已頹誰識巢居子非有真見不能言

詩的卷完

國朝詩評

王世貞 著
程兆胤 錄

國朝詩評

王弇州國朝詩評云高季迪如射鵰胡兒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靚粧巧笑便辟劉伯溫如劉宋好武諸王事力既稱服藝華整見王謝衣冠子弟不免低眉袁可潛如師手鳴琴流利有情高山尙遠劉子高如雨中素馨雖復嫣然不作寒梅老樹風骨楊孟載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情至之語風雅掃地汪朝宗如胡琴羌管雖非太常樂琅琅有致徐幼文張來儀如鄉士女有質有情而乏體度孫伯融如新瓶衛馬步驟未熟時見輕快孫仲衍如豪富兒入少年塲輕脫自好浦長源林子羽如小乘法中作論師生天則可成佛甚遠解大紳如河朔大俠嚴擁戟張與之周旋酒肉傖父楊東里如流水平橋纔成小致曾子啓如封節度募兵東征解華雖脊精騎殊少湯公讓劉原濟如淮陰少年斗健作戲人狀劉欽謨如村女簪花攬鏡羞澀正得各半夏正夫如鄉富人衣繡見達官雖復整飭時露本態李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淡沲而易見底裏謝方石如鄉里社塾師日作小兒號嗄吳匏菴如學究出身人雖復閒雅不脫酸習沈啓南如老農老圃無非實際但多俚辭陳公甫如學禪家偶得一自然語謂爲游戲三昧莊孔陽佳處不必言惡處如村巫降神里老罵座陸鼎儀如吃人作雅語多在咽喉間張亨父如作勞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張靜之如小棹急流一瞬而過無復雅觀楊文襄如老弋陽伎發喉甚便而多鼻音不復見調桑民懌如洛陽博徒家無擔石一擲百千金林待用如太湖中頑石非不具微致無奈礙童何舜希大如漢官出臨遠郡亦自蕭具威儀祝希哲如盲賈人張肆頗有珍玩位置總雜不堪森九逵如灌莽中薔薇汀際小鳥時復娟然一覽而巳王敬夫如漢武求仙欲根正深時復過之終非實境石少保如披沙揀金時時見寶文徵仲如仕女淡粧維摩坐語又如小閣疎窗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窮康德涵如靖康中宰相非不處貴抗拔纛率無大處分時子雲如白臘糖看似甘美不堪咀嚼王欽佩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麗唐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王子衡如外國人投唐武將坐禪威儀解悟中不免露抗浪本色熊士選如寒蟬乍鳴疎林早秋非不清楚恨乏他致張碕如夜蛙鳴露自極聲致然不脫淤泥中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樂其少時亦復玉樓金埒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草不必盡稱姚魏文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傾王華如春原畫花萋靡不少劉元瑞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朱升之如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恨殷近夫如越兵纔橫江淮閒終不成霸王新建如長爪梵志彼法中錚錚動人陸子玄如入貲官作文亦雅步雖自有餘未脫本來面目鄭繼之如冰凌石骨質勁不華又如天寶父老談亂事皆實際時時感慨孟望之如貧措大置酒寒酸澁沮然不至壓蘧黃勉之如假山池雖爾華整大費人力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清又如衞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薛君采如宋人葉玉幾奪天巧又如倩女臨池疎花獨笑胡孝思如驕兒郎愛吳音興到即謳不必合板馬仲房如程衞尉屯西宮斥堠精嚴甲仗雄整而士乏樂用之氣豐道生如漲荒馬驚駛相半恣情馳騁中多敗蹶王舜夫如披鐵網取珊瑚用力堅深得寶自少孫太初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又如鳴蜩伏蚓聲振月露體滯泥壤施子羽如寒鷄數點流水孤村惜其景物蕭條迎眼意盡王履吉如鄉少年久游都會風流詳雅而不盡脫本來面目又似揚州大賈宴鮭珍水陸而時有俗味常明卿如沙苑兒駒驕嘶自賞未諳步驟張文隱如藥椅鼎爐爛驚人終乏古雅王稚欽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自長城陳約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箜篌初取閒適終成淒楚又如過雨殘荷雖爾衰落嫣然有態楊用修如暴富兒郎銅山金埒不能吃飯着衣李子中如刁家奴婢赫市馬施散金帛原非巳物廖鳴吾如新決渠浮苕濁泥一瞬皆下皇甫子安如玉盤露屑清雅絕人惜輕纖短幅不堪裁剪袁永之如王謝門中遺子弟動止可觀貴

才伯如紫琰石大似鞢鞨琬年不無可假周以言如中智范務雖之根具不至出小乘語施平叔如小邑民集室器物俱完尙以言如甘州石十色澤似玉膚理麤漫胡承之如病措大背白擔公衙操舞如度擊刺未堪華子潛如盤石蔬林清溪短棹雖在秋冬之際不廢楓桐張孟得如萬陣兵囂目喧袖果勢壯往張愈光如拙匠琢山骨斧鑿宛然又如東銅鋼腹滿中外道湯子重如鄉三老入城威儀舉聚終少華冶態傳汝舟如言法華作風誦片多聖少務景叔如清泉放溜新月挂樹然此景殊少不柰縱觀恭子木如驕女織流黃不知絲理孫自斐然王道思如鷙七縮鳥撲刺邁迅殊愧幽閑之狀許伯誠如賈胡子作獨游隨事揮散無論中節陣羽伯如東市倡嘉青樓價微傳粉澤強工顰笑王允寧如馬服子陳師自作奇正不得兵法又如項王喑啞未了忽發唱鳴徐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仙人偶游下界不染塵俗何仲默如朝霞點水芙蕖試風又如西施毛嬙無論才藝卻扇一顧粉黛無色李獻吉如金鳷擘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峨眉積雪閬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宗子相如凝洼神駒日可千里未免嚙決之累又如華山道士語語煙霞非人間事梁公實如綠野山池繁雅勻適又如潢司隸衣冠令人驚美但非全盛儀物吳峻伯如子陽在蜀亦具威儀又如新進人見擊刺則入大乘

則達馮汝行如幽州馬行客難見伉健殊乏都雅馮汝言如晉人評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張茂參如荒傖度江揖讓簡略故足中原門第盧少楩如翩翩濁世佳公子輕俊自肆朱子价如高坐道人叔衣驕展忽發胡語陣鳴楚如了玉兵過三百乘則敗彭孔嘉如光祿宴使臣飣飣詳整而中多宿物徐汝思如初調鷹見擊鷙故難獲鮮黃淳父如北里名姬作酒糺才色既可觀時出俊語爲客所賞謝茂秦如大官舊庖爲小邑設宴羅事饌非奇而飣丁不苟觀順甫如黃梅坐人談上乘縱未透汗不失門宗。

全唐詩說

王世貞著

全唐詩說

明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唐文皇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氣使之也。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強人意。然是有意之作。帝京篇可耳。餘者不免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

中宗宴羣臣柏梁體。帝首云。潤色鴻業寄賢才。又大明御宇臨萬方。和者皆莫及。然是上官昭容筆耳。內薛稷云。宗伯秩禮天地開。長寧公主云。鸞鳴鳳舞向平陽。太平公主云。無心為子輒求郎。附朝隱云。著作不休出中腸。差無愧古人。

明皇藻豔。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景則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曹劉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老境。然勝之。五言遂為律家正始。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尚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滿子從軍。獻吉改為歌行。遂成雅什。子安諸賦。皆歌行也。為歌行則佳。為賦則醜。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為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旁引。情無牽合。當為最勝。摩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強力宏蓄。開合排蕩。然

不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兩謝。敵馬之什。鮮冠羣英。沈宋是明之章。閒牧奢賞。雖才俱匹敵。而境有神至。未足逮吳平生也。時小許公有一聯云。二石分河寫。雙珠代月移。一聯亦自工麗。惜全篇不稱耳。沈宋中間警聯。無一字不敵。特佺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之問結語是佳句中佳句耳。亦不難辨也。

沈詹事七言律。高華勝於宋員外。宋雖微少。亦見一斑。歌行覺自陡健。

裴行儉弗取四傑。懸斷終始。然亦賤中耳。彼所重王勮王勔蘇味道者。一以鉤黨取族。一以模棱貶竄。區區相位。何益人毛髮。串千古肉食不識丁人舉為談柄。良可笑也。

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暢。自是中興之祖。宜其矜率乃爾。

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風。非再玩之。未有不以為中晚者。若萬楚五日觀伎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妒殺石榴花。真婉麗有梁陳韻。至結語聞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家。宋人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于鱗極嚴刻。卻收此。吾所不解。又起句西施謾道浣春紗。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時鬬麗華。又不相比。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而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開元彩筆。無過燕許。制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之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卻。數文則衍。徵事則狹。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槩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

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段褒貶有至意。

又云。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

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隤焉自放矣。

余謂七言絕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不及之。王維李頎雖極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獻吉當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楊用修為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沈雄為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稚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太白古樂府。窈冥惝怳。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

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遒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陡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眼，取是而已，尤爲正宗。

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濃厚。

摩詰才勝孟襄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爲佳，間有失點檢者，如五言律中青門白社，青菰白鳥，一首互用，七言律中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兩馬字覆壓，獨坐悲雙鬢，又云白髮終難變，他詩往往有之，雖不妨白璧，能無少損，進城觀者，須略元黃，取其神健，孟造思極苦，旣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摘其佳句，眞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足壓卷，然兩字俱貴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耳。

李頎花宮仙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適黃鳥翩翩，嗟君此別二詠，張謂星軺計日之句，孟浩然縣城南西之篇，不作奇峯麗語，以平調行之，卻足一倡三歎。

于鱗選老杜七言律，似未識杜老，恨吳不爲極言之，似非忠告。

青蓮擬古樂府，以己意己才發之，尙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

謝氏排之始也，陳及初唐，排之盛也，盛唐，排之極也，六朝不盡排，乃不自然，盛唐排殊自然，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遠公遁跡廬山，岑劉本下皆云開山幽居，不惟聲調不諧，抑意義無取，吾弟懋定以爲開士，甚妙，蓋言昔日遠公遁跡之岑，今爲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書。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頎岑參耳，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美。

六朝之末，衰颯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爲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橐鑰于陳隋也，許主大歷，高岑王李之徒，號爲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溼，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趨下，又曰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卽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

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勳黃鶴樓，爲七言律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爲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宮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昆明池水，穠麗沉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乖耳，然竟當於四章求之。

李于鱗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始不信，以太白集中有極二妙者，旣而思之，若落意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

有一貴人，時名者，嘗謂予少陵僞語，不得勝摩詰，所喜摩詰也，予答言恐足下不喜摩詰耳，喜摩詰又焉能失少陵也，少陵集中不嘗有數摩詰，能洗眼靜坐三年讀之乎，其人意不懌去。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淸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爲之，不勝痕跡矣，益見此老爐錘之妙。

摩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至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無，尤不可學，凡爲摩詰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情傳合，渾融疎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耳，雖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作則傷境。

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雖格調非正，而語意亦佳，于鱗乃深惡之，未敢從也。

太白鸚鵡洲一篇，效顰黃鶴，可厭，吳宮晉代二句，亦非作手，律無全盛者，惟得兩結耳，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卻向帝城飛。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欬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爲之諱，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爲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

楊用修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曰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敍饑荒，則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堪骨髓乾也，其言甚辯而覈，然不知向所稱者，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爲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曰豺虎不食，投畀有北，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何如貶剝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

劉隨州五言長城，如幽州白日寒語，不可多得，惜十章以還，便自雷同，不耐檢。

錢劉並稱故耳，錢似不及劉，錢意揚，劉意沈，錢調輕，劉調重，如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是錢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寬而不稱，劉結語匹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何等風調，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自是壯語，而于鱗不錄，又所未解。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怪，亦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稚，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韋左司平淡和雅，爲元和之冠，至於擬古，如無事此離別，不如今生死，語使杜李諸公見之，不作嘔耳，此

不敢與文通同日。宋人乃欲合之配陶陵謝。豈知詩者。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卑凡。尤不足道。

韋左司今朝郡齋冷是唐選佳境。

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利他語。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斑。

退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穎傳尚規子長之法。子厚晉問頗得枚叔之情。段太尉逸事差存孟堅之造。下此益遠矣。

子厚諸記。尚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梓人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握要。收功用賢。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究而易厭。奚其文。奚其文。

張爲稱白樂天廣大敎化主。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長。極有冗易可厭者。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詩道未成。愼勿輕看。最能易人心手。

連昌宮辭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玉川月蝕是病熱人囈語。前則任華。後者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

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楊汝士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尉遲夜夜月爲靑冢鏡。年年雪作黑山花。每恨不見入集中。楊用修嘗爲靑冢黑山補一首。終不能稱。近顧氏編國雅。乃稱爲用修得意語。可笑。

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又白時時誦李頎渭水自淸涇至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欲模擬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靑山色。極是惡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釘鉸。此老便是作俑。

劉禹錫作詩。欲入餳字。而以六經無之。乃已。不知宋之問已用押韻矣。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劉用字謹嚴乃爾。然其答樂天而有箏底心猶毒。杯前膽不豩。豩呼關反。此何謂也。

欸頭詩。目連變。破船猗子。如廁失貓。白日見鬼。固是謔語。然亦詩之病。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島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淚流。如幷州及三月三十日二絕乃可耳。又秋風吹渭水。明月滿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

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謂之元和體。

絕句。李益爲勝。韓翃次之。權德輿。武元衡。馬戴。劉滄。五言皆鐵中錚錚者。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眞不減柳吳興。酒樂峯一章。何必王龍標。李供奉。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謂絕唱矣。惜爲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

劉賓客上續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而復驚。遂不成語矣。蘇子瞻用其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至。復改爲瘦馬兀殘夢。愈墜惡道。

杜詩善本勝者。如把君詩過目。作把君詩過日。愁對寒雲雪滿山。作愁對寒雲白滿山。關山同一照。作關山同一點。娟娟戲蝶過閒幔。作娟娟戲蝶過開幔。曾閃朱旗北斗閒。作曾閃朱旗北斗殷。祇緣貧病人須棄。作不知貧病關何事。擬節漢臣迴。作禿節漢臣迴。新炊閒黃粱。作新炊間黃粱。又麗人行珠壓腰衱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紅蕖羅襪穿鐙銀。皆泯淬有妙趣。

天闕象緯逼。當如舊字作天闚。天閱咸失之穿鑿。

王勃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杜荀鶴承恩不在貌。敎妾若爲容。皆五言律也。然去後四句作絕乃妙。天寶妓女唱高達夫開篋淚沾臆。本長篇也。刪作絕唱。白居易曾與情人橋上別一首。乃六句詩也。亦刪作絕。俱妙。獨蘇氏欲去柳宗元遙看天際。朱氏欲去謝元暉廣平聽方籍二語。吾所未解耳。

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溼。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岑嘉州嬌歌急管雜靑絲。銀燭金甁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瞻我行日夜見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遠近。靑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黃茅岡。波平風輭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拗體也。然自有唐宋之辨。讀者當自得之。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撰意雷同者幾半。始信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謝茂秦謂許渾荊樹有花兄弟樂。勝陸士衡三荊歡同株。此爲大謬大謬。陸是選體中常人語。許是近體中小兒語。豈可同日。

宋延清集中靈隱寺一律。見駱賓王集。落花一歌。見劉希夷集。所載老僧及害劉事。余已有辨矣。若究其詞氣格調。則靈隱自當屬宋。落花故應歸劉。

盧照鄰語。如寒聲似秋天。駱賓王語。如候月恆持滿。尋源屢鑿空。絕似老杜。

僧皎然著詩式。既宕格二品。一曰越俗。一曰駭俗。內駭俗引王梵志詩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爲。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此俗語所不肯道者。何以駭爲。

杜紫微掊擊元白。不減霜臺之筆。至賦杜秋詩。乃全法其遺響。何也。其詠物如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亦可觀。

唐自貞元以後。藩鎭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游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贄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于施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剿竊墨撮。詭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爲捷。使事飣餖以爲工。至於貢舉本就詞場。而牽歷俗習。阿趣時好。上官戲狎。多是將相私人。座主密舊。甚乃津私禁幃。自比優伶。詶節倖璫。身爲軍吏。下第之後。尙爾乞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眞境。爲名利之嗣途。詩道日卑。寧非其故。

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者。如錢起湘靈之詩。億不得一。李肱霓裳之製。萬不得一。律賦尤爲可厭。白樂天所載元珠斬蛇。并韓柳集中存者。不皆村學究語。杜牧阿房。雖乖大雅。就厥體中。要自崢嶸擅場。惜哉其亂數語。議論益工。面目益遠。

樂府之所貴者。事與情而已。張籍善言情。王建善徵事。而境皆不佳。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可謂能怨矣。宋人乃以繫雙羅襦少之。若爾。則所謂舒而脫脫兮。毋使尨也吠。可稱雜犯之節乎哉。

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爲西崑。楊劉殫竭力馳騁。僅爾窺藩。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泉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之。

今人以賦作有韻之文。爲阿房赤壁累。故耳。然長卿子虛。已極曼衍。卜居漁父。實開其端。又以排偶之罪。歸之三謝。識者謂起自陸平原。然毛詩已有之。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七言歌行長篇。須讓盧駱。怪俗極於月蝕。卑冗極於津陽。俱不足法也。

薛徐州詩。差勝蘇潁州。其伉於相類。蘇之譏四皓曰。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之譏孔明曰。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二子功名不終。亦略相等。

晚唐詩押二樓字。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長笛一聲人倚樓。皆佳。又湘潭雲盡暮烟出。時本作山。巴蜀雪消春水來。大是妙境。然讀之便知非長慶以前語。

李義山錦瑟中二聯是麗語。作適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則涉無謂。既解則意味都盡。以此知詩之難也。

謝茂秦論詩。五言絕以少陵日出籬東水作詩法。又宋人以遲日江山麗爲法。此皆學究教小兒號嗄者。若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一法。不惟語意。極其妙而已。其篇法圓緊。中間增一字不得。著一意不得。一結極斬絕。然中自紆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王少伯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緩字與隨字照應。是句眼。甚佳。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與子鱗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童一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情稍濃。敏童能向花前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與王翰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同一可憐意也。翰語爽。敏童語緩。其喚法亦兩反。

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顧況野人自愛山中宿。同一法。以拙起喚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

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椒殿犯蹕。禍始田崔。是則然矣。不知僖昭困蜀鳳時。溫李許鄭輩。料少陵太白一語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大力者爲之。故足挽回頹運。沈幾者知之。亦堪高蹈遠引。

明詩評

王世貞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

明詩評叙

王世貞

昔者李氏族泰山盍夫子傷之於乎泰山辱也卽泰山不李氏族何病尊云唐開元大曆間詩道逶日中而少陵氏出湛於詩而一時高岑王孟者流方廣藐逐各傾其人人少陵氏不能難而獨尊其尊固在也宋人出而論詩者亡慮數百千家靡不皇皇然首推右少陵氏一時諸公稱焉而莫抗而要究所稱說乃逐景研聲鑿空附麗標私其師言而未有剃劘精致推始究變嘗於作者之旨見以爲尊少陵氏然耶何宋人族也明興士大夫嘗有勝國之遺然各恭其志力往往偏到偶遇而文宣二主寔號輒賞大雅潤色鴻庥而卽公先生無以奉稱下風僅攜臺閣體其所顯爵清穆聲施規赫卒以此故大抵綠勢取名綠名易聽綠聽生俗斯道其塗哉盍少陵氏歿二千餘年而杜地李孝陽出其氣朗洞識契宗始稱而歸之少陵氏超悟頻解間得於言是海內操觚之士疑駭中牢已漸翕然趨奉而信陽何景明與下上而左右之才力互稱弘正之間和囂誠於寫字學景星雲物麇皇之類金輝而駢見作者寧無栩栩揚氣於冥漠耶二子逝後進褒論辭譏嗜其其名揣未易加也日鉤摘而攻之曰李子惡能自爲詩夫李子少陵氏盜侠耳又曰何子易易足竟也甚者則及少陵氏矣大王父審言雲卿延清之屬豈不凌駕遠邁乎哉又進而江鮑徐庾亡得也割裂支離蚍蜉其餘筱謂爲華薾而示之人也沾沾喜且交奉矣東方之螘浩蕩汪洋窮瞬莫際綺變彑底派有流泳觸而闕舟舟人忿自咤曰惡駭是溟渤深哉余舍傍溪無闕舟也夫不知而尊之奚尊也不知而不尊之又奚不尊也世貞既辭卿學官少知所創艾且莫諷少陵氏集於道漸有所窺近旣而得李何二君集而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宏規卓思具體而微間有一二相襲猶未悟象外非若抵掌談笑而效叔敖者也卽世所鉤摘語過矣過矣歷下李攀龍貝人謝榛與予友蓋能言少陵氏其所詣力逐二子謝少稚不能勝李神釆奕奕逼且度之而見軌斂詎遜二氏功以爲泰山北斗云

明詩評目録

卷一

李君夢陽　何君景明
李君攀龍　徐博士禎卿
謝山人榛　高按察叔嗣
邊尚書貢　鄭郎中善夫
薛考功蕙　馬侍郎汝驥
喬三石世寧　高大師啟
孫山人一元　唐司諫順之
華學士察　王裕州廷陳
楊脩撰愼　嚴少師嵩
王太保廷相　王僉事諲

卷二

常評事倫　皇甫僉事涍
王檢討九思　袁侍御凱
曹布政嘉　顧尚書璘
王宮諭維禎　祝京兆允明
王太學寵　陳提學束
徐邑令獻忠　施邑丞漸
朱參政應登　屠宮諭應埈
袁提學袠　劉尚書麟
劉司空麟　楊按察基
汪丞相廣洋　王博士偁
陳山人鶴　張脩撰泰
劉中書彥昺　偶吏目桓
殷教授奎　黃少詹佐
熊侍御卓　陸太常釴
康脩撰海　唐解元寅
蔣參政山卿　楊文貞士奇
林員外鴻　蔡孔目羽

卷三

曾少詹棨　陸詹事深
宋學士濂　王待制褘
劉布衣仔肩　劉布衣績
唐應奉肅　唐侍講之淳
浦舍人源　張汀州寧
吳文定寬　陳檢討獻章
王大僕章　鄒叅軍奎
沈居士周　文待詔徵明
楊儀部循吉　石文隱珤
劉布衣泰　馬布衣洪
張提學和　莊騷封杲
王叅政愼中　唐太史順之
劉御醫溥　湯叅將徵績
王文靖瑾　陳檢討繼
胡中丞纘宗　邵文莊寶
儲文懿巏　喬俗撰正

卷四

解學士縉　張中丞楷
張興化琦　劉叅政昌
夏布政寅　張學士以寧
黃五嶽省曾　謝文肅鐸
康學士道南　童庶子承叙
桑通判悅　張山人詩
張山人含　劉誠意基
許中丞宗魯　孫左司炎
王新建守仁　唐太宰龍
張太常羽　徐布政貢
江提學以達　汪廷尉文盛
蘇司馬祐　鄔定襄盈

于少保謙　林司寇俊
瞿長史祐　李布政禎
王威寧越　姚少師廣孝
夏少師言　李文正東陽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

明詩評一

王世貞

李君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也從其父宦游之大梁遂家焉舉進士爲戶部主事遷員外郎時長沙公爲相稱能詩赫然奔走海內人士稍稍聞夢陽名自折節欲相近而夢陽雅不欲乃日夜取左氏遷史騷雅李杜二家集風之其所作遂傳海內云而夢陽爲郎時嘗上書言外戚張氏及它論治體文甚奇下獄矣　天子仁聖赦出不罪而久之　上崩太子卽位中貴人始貪綠把朝事將亂大司徒洪洞公憂之夢陽乘間說大司徒合六卿極論中貴人不勝夢陽坐具草放爲民三年以按察副使起視江西學政復坐與藩長搆訐免獻吉度不可復用郎歸大梁邸中益讀書及爲詩文閒從閭里俠少年射獵繁吹臺間宅罷國守相使者慕獻吉踵贄幣一見而獻吉傲睨故不禮或時坐賓席使客侍坐客中已敬之不恤也獻吉玉立朗朗意無可一世居常雖僻宋少忤卽手批之遺書有不記者曰唐以下乎果然歸十六年卒卒年五十九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此道無千餘年至夢陽始闢之社稷勛哉其詩如孫吳用兵奇正闔闢變化不窮又如蒼鶻擊空蛟龍戲海徤急桀偉種種入神

何君景明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少從師習春秋年十六始改習尚書而遂以尚書魁於鄉二十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景明秀而臞若不勝又和煦人人可自飭近之獻吉詩名重海內景明後出一日而與之齊

公卿縉紳先生亡不願爲何君者已謝病歸里中
貴人瑾玹而惡稱病俱罷不叙景明亦罷瑾誅召
復故官直內閣久之進吏部員外郎仍故直論歲
遷按察副使視關中學景明學政嚴而詳明人亡
敢奸者三載謝病歸卒年三十九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景明詩如太華芙蓉秀出雲表朝霞貼水爍
爛爲狀又如西施毛嬙工艷絕世婉孌有情氣力
少讓李夢陽爍爍動人頗自不減

李君攀龍

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也舉進士今爲刑部郎中
于鱗於書無所不通爲人狷介忠信而好爲深沉
之思當所未得或竟日夕忘食寢家故貧又官常
調而絕不肯逐衆爲奸謁泊如也郎世所稱說名
士亡可當于鱗云而于鱗頗折節與余好居恒相
勉戒吾子自愛吳人屈指高譽詩書不及于子故
非其中人也子愧而謝之又嘗慨然稱少陵氏沒
千餘年李何廓而未化天乎屬何人哉
評曰于鱗宏麗渾壯鮮所不有又濟之沉思假以
數年奚讓二氏哉太嶽二室芝菌樛結光華若朝
霞芬青入九咽庶乎其近之矣

徐傳士禎卿

徐禎卿字昌穀太倉人也舉進士爲大理寺副久
之以不能其職下遷國子博士卒年僅三十三所
著集行於世
評曰禎卿體質高朗雅短吏牘既淹常調復爾下
遷齟齬自可夭折何甚王伯安志業盛欲救入門
下非貫錄也詩韻本清華調復古秀如白雲自流
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仙人偶
游下界猶遲殊乏綷然出塵使少加沉鬱之思織
振渾灝之氣何李亡易也

謝山人榛

山人名榛字茂秦臨清人也貌醜一目眇冠爲俠
齊魯間多度艷曲稍長折節讀書詩爽爽稱於人
趙王聞而禮之致府已不自得游京師著遊燕集
六卷
評曰茂秦介越之資被以質樸不問家人生產交
遊泊如也郎其吞素無好幾乎自然究其勇詣必
底便可成佛李生同志定深琢磨詩宗法少陵窮
體極變原吉推用五七言律得其十九近時之鮮
鳳哉布衣風格從古未有孟浩然亦當退舍

高按察叔嗣

高叔嗣字子業大梁人也舉進士爲工部主事調
吏部累遷驗封郎中謝病歸久之還爲郎中擢山
西右參政稍遷按察司乃卒年三十九所著集行
於世
評曰叔嗣詩如高山鼓琴沉思忽往木葉盡脫
石氣自青六工鈎削間傷局促夫其不許此微之
然咳唾珠璣人倫之儁乎哉

邊尚書貢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也弱冠舉進士授太常博士
擢戶科給事中遷太常寺丞出爲衛輝守久之以
按察副使視湖廣學移病歸今　皇帝初召拜太
常少卿遷太常卿累進南京戶部尚書尚書美姿
風流饒吏事好交與天下豪俠其所搜積今古
文彝偏羸　主上清明備聞秋亡所見稍稍游歷
留司諸山水竟日夜而又好浮白多屈其坐人汪
鉞時長忌心忌尚書名以爲罪論去之卒年五十
七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何李亦職貢是雁行羽儀詞林膾炙藝圃所
惜者氣格少讓師友或疏耳詩如洛邸名園處處
錦爛五陵遊俠裘馬千金雖復大雅不心辭乎五
言律勝七言七言勝古

鄭郎中善夫

鄭善夫字繼之閩人也二十舉進士爲工部主事
謝病歸起補禮部遷郎中再乞歸今　上初召爲
南京吏部郎道卒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善夫遭時不吊抗疏削跡日晏未炊欣然自
如名山幽谷芒鞵幾遍詩規放少陵兼目變故時
寓幽憂或傷稚朴如黃河積水寒色千仞石骨嶙
巉頗入深澗連城之璧不損微瑕

薛考功蕙

薛蕙字君采亳人也舉進士爲吏部主事累遷考
功郎中時議禮與新貴人忤不合中以它事下獄
得白因謝病歸　皇太子立議宮坊臣　詔且用
考功矣乞病卒年五十三集今行於世
評曰蕙詩如刻錦雲霞盤石島嶼欲以人巧而擬
自然未及大觀能亡激賞間作沖澹如落花游絲
情致可喜稍更骨氣便復無儔矣五言古勝律五
言律勝七言

馬侍郎汝驥

馬汝驥字仲房關中人也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
當授矣而命先上疏忤　天子詔特出爲州守今
皇帝初召還授編脩擢脩撰國子司業久之守南
京通政參議遂爲國子祭酒擢禮部右侍郎進兼
學士卒年五十餘有集行於世
評曰汝驥詩如程衛尉屯西宮斥候精嚴兵騎雄
整不無過苦之歎大抵有沉理而無玄趣然自關
中諸公未能與之勁敵也

喬三石世寧

喬世寧關中人也舉進士爲南京戶部郎擢四川

按察僉事尋遷副使視湖廣學入爲河南左參政

許曰參政越本爾雅調亦淸和規模沈宋時沿李白劉生入塞寄王玉壘諸作如新月在樹皛皛瑩瑩淸泉倒瀉琮琮琤琤尤璧府之寸珠林之晴也楚政之後太蕳率寡沉潛之思昔人謂山川奇文章何背馳爾耶

高太史啟

高啟字季廸吳人也元末往來避亂越中　高皇帝卽位召授翰林國史編脩久之遷戶部侍郎太史以少不習辭　上尙慰勞賜金綺罷歸而會魏守觀脩府閣成太史爲文記書邑臣告魏守觀罪語連太史併逮腰斬時年三十九所著集行於世

許曰悲哉乎元格下也太史因沿浸淫雖忽忽未振而弘博淩厲頗最駿正始一時宿將選鋒莫敢橫陣格始左次弗論評其辭抉若迅鶻乘飈良驥躡景鼂若太陽朝霞秋水芙蕖縱負可黜之瑕奚廢連城之賞詞家射雕手也若使少就沈思兼反古調豈出何邊下哉

孫山人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莫知何許人也頎而微髯秦音遂謂關中人云向多游歷吳楚間至吳興娶施氏妻之妹不久而卒所著詩集今行於世

許曰太初斋本王家跡托方外鶴氅鐵笛白帢玄巾嘯傲飄灑風神朗秀旣娶婚娶遂爾湮沒悲夫悲夫詩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毋論必勝　已是出奇又如鳴蜩伏蚓雖呼吸乃露而身在槁壤信乎有格哉

唐司諫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也舉進士高第爲翰林庶

吉士授吏部主事已調官編脩其得罪調也宰相知之故乃司諫則故遠宰相後病歸久之　太子立設爲東宮官晝日召補右春坊右司諫編脩如故坐上書忤　天子意斥爲民不復用

許曰弘正間何李輩出海內學士大夫多師尊之迨其習熟者苦獨足聽意調少歸劇竊雷同正變雲援太史稍振之爲勵唐卽其宏麗該整咳唾金璧誠廊廟之羽儀文章之瑚璉然欲盡廢一家之紫殆猶溺嗜海錯而廢八珍者也歸田以後又見別紀

華學士察

華察字子潛無錫人也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水部主事移病歸還補駕部進郞中爲新貴人用事多斥逐翰林儒臣而別有所進補因緣入爲脩撰稍遷侍讀久之進侍講學士視南院篆以給事御史論罷

許曰學士閑閑貴胄少都清顯翺翔秘苑雖適仕途羈轄庠序猶迷素質旣以薄讃焚魚迹跡患山之楚典籍肆其筆于華泉石縱其嗽枕刊洗浮靡獨秀本色如秋水涸天根露木葉脫明蟾出誠陶嵩之妙境寡時宗之玄解也惜才具稍乏七言微短天方假年曷大所就曷有旣哉

王裕州廷陳

王廷陳字稚欽黃州人也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有才名而傲睨不檢爲衆所惡當授官吏部擬給事中上矣　詔罷不用出爲裕州守又坐挾殺人下獄論城旦

許曰裕州縱性爲狂多才誤用投美璧於頑鑛黜麗錦以青蠅蹤冠登朝未立罷免旣不能謝跡塵軼棲神玄境又不能自勵絕綢章青雲衛英氣徒

翔於眉宇激昂時出乎篇章如黃河下流迅與任性雲錦蕩漾風波澈漩自無定則五言或緣感慨或近自然頗多佳境七言更無一章可謂才難矣

楊脩撰愼

楊愼字用修新都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脩撰久之以伏　闕事下詔獄放開杖　朝堂幾死戍永昌三十餘年不得歸有集若干卷行於世

許曰脩撰筆任手運誦由目成翺翔中秘旣窺書藜之校流戍滇遂肆朱墨之識凡所取材六朝爲冠固一代之雄匠哉特其搜擷大饒格調時左繁飾人工或累天悟又其微趣多在長吉振奇之士畢其刻舛雕葉牛鬼蛇神班鄧之思獨苦膏肓之病難醫良可歎也

嚴少師嵩

嚴嵩字惟中分宜人舉進士爲翰林編脩遷侍讀累官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有鈐山堂集行於世

許曰嵩詩少年如碧㟁依依水清石見春雲綴空濃淡有情惜氣格小緩結語意盡耳後不復點檢隨人得之豈郞廟泉石體裁自別耶抑所謂不復唱渭城者耶

王太保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舉進士爲給事中以言事謫　召復拜監察御史再謫贛榆丞稍遷同知寧國屢累進四川按察使入爲兵部侍郎出行邊還擢南京兵部尚書理都察院蒲九載加太子太保罷歸卒年七十餘有集行於世

許曰廷相渾渾如高麗使人抗浪意氣殊乏精韻古詩歌行小勝近體

王僉事諷

王諤字舜夫關中人也風神散朗負氣豪俠舉進士為工部主事遷刑部郎再遷按察僉事塡宣府引疾歸卒年三十六有集若干卷行於世

評曰諤詩頗饒氣格兼多沉思惜其純駁半之如披沙見金治璞取玉殊勞匠手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

明詩評二

王世貞

常評事倫

常倫沁水人二十舉進士有詩名而任俠好飲擊射為一時冠授大理寺評事謫州倅稍遷為守矣而與上官不相得坐論免歸評事嘗過褔其祖墓醉而衣紅袍佩刀馳馬度水馬顧影驚跌亦出於腹死年三十四

評曰倫詩如汗血名駒驕嘶自賞雖步驟未合而毛骨非凡見者知其千里

皇甫僉事涍

皇甫涍字子安長洲人舉進士為禮部祠祭郎中改右春坊右司直郎左授大名通判稍遷浙江按察僉事復坐貶以死年四十九有集行於世

評曰涍以高第清曹競心傲習兩遭公議悒悒而沒詩如蜀錦吳葩爛爛郁郁得意處如玉盤露屑清甘可人七言衰弱更所不論

王檢討九思

王九思字敬夫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授檢討久之改吏部主事進郎中逆瑾敗以檢討鄉人也下

[illegible]

評曰敬夫樓華禁署振策天曹連坐下遷𨇾屐泉石康生同志多托新聲按麗藻之景抒凄鬱之抱按錦濯珠良足悲賞詩格渾中歲微何李如僾孟孫叔容笑顰似慕年率易遂露本色

袁侍御凱

袁凱華亭人洪武中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應對忤上旨托風疾求歸

評曰凱詩如兒應試風未成長已自機快蘇李之

圖願見風雅自燕之什以云黍閣房雖未登大雅之堂嘗已起宋人之乘至其玄覽先事夷跡藏身丘園削貲金石留聲庶幾哉逸民之行歟

曹布政嘉

曹嘉字茂禮大梁人也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以言事出補甕推官　召復監察御史又以言事下獄謫判茂州累遷福建按察使以山西布政使罷嘉故李夢陽婿子有才名好鬪無禮所至畏而避之

評曰嘉詩如公孫大娘弟子舞劍頗足奇勁見其師者不覺惝然傲慢無禮所謂舜子不肖

顧尚書璘

顧璘字華玉吳人舉進士為南京吏部郎累遷開封守與中貴人忤左遷全州守再移台州仕至湖江布政使乞病歸以副都御史　召撫楚擢南京刑部尚書罷歸卒年七十餘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尚書器宇瑚璉材懸綺繡束髮班行遂屈龍公之左翔管江表首馳三傑之目如春原畫花纖穠雖乏如過雨棧荷雖復衰落尚有微情

王宮諭維禎

王維禎關中人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

[illegible]

評曰宮諭高明傑出刻意少陵一時藉甚之譽海內無幾宛轉屈曲既乏天然粗重突兀良皆人巧自負詩宗上乘求無瑕疵哉千餘年杜氏惜哉二十載王君彼遂影追聲之徒何足道哉

祝京兆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吳人也舉鄉試數上南宮不第仕禍授南海令遷應天通判自免歸年六十九卒有集若干卷

評曰允明書法雄勝渾稽徵睨詩法六朝兼采後
代如五陵少年走馬峻壁又如咸陽一炬玉石糅
雜作小作離刻頎累風人面目諸他五七律未諧
開元大曆之間者也

王太學寵

王寵字履吉吳人太學生有集行於世

評曰履吉風流醞藉詞翰珠璣部使推許升名籍
甚累戰皆北悒悒靡和僅滿餼入太學壓五十而
殁良可念哉詩如先秦叟使臣恒飭嚴整不耐咀
嚼亦無珍貴然以骨格差勝文生

陳提學束

陳束字約之會稽人踰冠擢上第爲翰林庶吉士
以何披禮部主事改編脩以忤時宰出湖廣僉事
進按察副使視河南學政卒年三十餘

評曰束詩如十五六女子嫋嫋楚楚見人羞澀又
如織一段錦非乏可觀短俠不稱雖噪一時之名
終聯百代之軌

徐邑令獻忠

徐獻忠華亭人鄉貢什禍令免歸

評曰獻忠詩法祖唐又多六朝語雜組成章積貝
爲錦如入萬花之徑終歷三山之骨

施邑丞漸

施漸字子羽

評曰漸詩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非不清絕惜其
景物蕭條追賤意盡錢起長卿之流要當並轡耳

朱參政應登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二十餘舉進士爲戶部郎
出守延平久之擢陝西提學副使雲南左參政罷
歸

評曰應登詩於何李如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

恨

屠宮諭應埈

屠應埈字文升平湖人也舉進士爲禮部祠祭郎
中改翰林脩撰進侍讀再遷太子諭德以病乞假
卒年四十三

評曰宮諭辯蔵逸逸藻思翩翩泚瀾百氏之英含
咀六朝之組未加裁割遽爾永紡德謝冉牛遂起
斯人之歎才同盧駱亦諾赴水之微

袁提學袠

袁袠字永之吳人也舉進士高第改翰林庶吉士
授兵部主事公署火譴戍闕越赦歸起爲按察僉
事視廣西學政歲餘移病乞休尋卒年四十有六

評曰袠詩如築室城邑位置整嚴紓之悠然之思
又若鹿魚入水圉圉未舒沼沼莽莽當讓關河之
客

劉尚書崧

劉崧字子高高皇初爲北平按察副使召拜
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致仕歸再起權國子司業
卒

評曰崧詩如雨中素馨亦復嫣然情色俱勝若作
寒梅老樹便自風骨其風人之穎出皇始之盛家
也

劉司空麟

劉麟字元瑞安仁人也弱冠舉進士正德中由尚
書郎爲紹興守有異政人謳思之遷山西按察使
累官工部尚書乞致仕歸

評曰司空朗奐登朝榮蹟入座忌流勇退用韶素
心煙霞之癖更多泉石之身難老其詩如癡女兒
能織鴛鴦調未藝絕更繡鳳凰並無此鳥可跋一
笑

楊按察基

楊基字孟載洪武中起家大官署令累遷按察適
歸卒

評曰基詩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顛頓特甚情至
之語風骨掃地

汪丞相廣洋

汪廣洋初事高皇帝爲中書左丞相出行省參
政召拜御史大夫封忠勤伯復爲特進中書右
丞相貶南海飲藥死

評曰丞相負排解之異才表磊落可稱偉氣作爲
歌詩如振鏤生光跳珠呈曜格姑未論聲重一時
矣

王博士偁

王偁字孟揚舉薦爲翰林博士從英國公平南交
還坐怨望貫溥下獄死

評曰偁詩如塵中車但取馳騁未辨所載較之解
生近似小勝竟以恃才傲物羅謗口盆死囹獄良
可傷也

陳山人鶴

陳鶴字九皋山陰人也世家武弁當受秩不可葛
巾布袍稱山人云

評曰陳生氣色高華風調鴻爽祠濯杜氏未由點
化後入中原亦鮮悟解旣寡全牛之語後乏半豹
之書春容乎短章寂寥乎大篇十室之肆庶其賞
而

張脩撰泰

張泰字亨父太倉人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檢
討累遷脩撰卒年四十有九所著集今行於世

評曰泰詩如飲醇醪甘鮮可口不耐咀嚼亦少筋
骨間有一二清絕如曲澗流泉致長波易殆猶甚

調彼精思不亦宜乎

劉中書彥昺

劉彥昺字以行鄱陽人事　高帝爲中書典籤

評曰彥昺詩篇峻潔尤多樂府清絶之氣雖可觀悽楚之調爲尤甚既累簡質然亦非本語耳

偶吏目桓

偶桓字武孟太倉人爲荆門州吏目

殷教授奎

殷奎太倉人爲府教授

評曰二子並起名家共違唐軌卮爾樹立卓然不群吏目頗諧風格故多鴻爽之辭教授兼至才情尤工感愴之調誠吾郡之盛軌張陸之前驅也

黄少詹佐

黄佐字才伯嶺南人舉進士高第爲翰林庶吉士授編脩遷廣西提學僉事歸　太子立召爲左司諫遷侍讀　太子右諭德國子祭酒毋喪服除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會吏部侍郎闕佐意且得之而言者忌佐論罷所著集若干卷

評曰佐詩如刀家黠奴連車騎交守相揮散千金原非己業

熊侍御卓

熊卓字邇還新喻人登進士爲監察御史正德初以黨人罷歸卒集今行於世

評曰侍御才短思苦所著不多見然風調秀質亦一時名手也如寒蟬乍鳴清楚之外更無别致耳

陸太常釴

陸釴字鼎儀太倉人舉進士會試第一　廷試第二爲翰林編脩遷脩撰滿考爲諭德進太常少卿翰林侍讀以疾歸卒

評曰釴詩如噬乾胏少有風味殊難齧齕西涯稱

其有作必滛殫精劌不貣苟就然多晦澁之辭無取敢彝之舊

康脩撰海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也舉進士第一爲翰林脩撰以逆瑾鄉人故罷官有集行於世

評曰太史制策聲名傳溢海内竟以閹人之敗創籍歸耕没齒爲鋼頗效揚惲南山之田趙瑟秦聲倚歌擊筑詩如河朔交友賓掉戟張借軀報仇人疑大俠與之周旋乃是酒肉伧父

唐解元寅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吳人也舉鄉薦第一坐事除名

評曰寅資具才中道齟齬既伏吏議任誕以終詩少濃初唐如郭杜春游金錢鋪埒公子調馬胡兒射雕暮年脱略傲睨務諧俚俗西子蒙垢土內珠襲魚目狐白絡犬皮何足云珠據几爲珍重之觀哉

蔣參政山卿

蔣山卿字子雲上元人也舉進士累官爲尚書郎上言事外謫復累遷罷守以參政歸

評曰子雲負一時才名流麗清逸固是當家然乏沉雄之思隽傾自淺

林員外鴻

林鴻字子羽閩人也國初仕爲膳部員外郎

評曰子羽命才亢厲標格華秀堤柳宫花之句至於拔名宅作實多勝也

楊文貞士奇

楊寓字士奇名寓以字行廬陵人起家布衣爲王府審理副　文皇帝初擢編脩入内閣預機務遷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輔　皇太子監國

後累官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八十謚文貞

評曰少師韻語妥協聲亦和平如潦倒書生雖復酬酢馴雅無復生氣

蔡孔目羽

蔡羽字九逵吳人也爲南京翰林孔目嘗薄少陵以爲不足濁云

評曰九逵少負雋藻躓踣晉秩老得微官婆娑留署詩如灌莽中薔薇一枝汀際小鳥娟然潔白至欲罵佛呵祖可謂蜉蝣撼樹矣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
明詩評三
王世貞
曾少詹棨
曾棨字子啟泰和人舉進士第一為翰林院修撰
遷侍講再遷侍讀學士以史成擢左春坊大學士
久之進少詹事卒年六十一有集行於世
評曰少詹詞鋒艷縱如吉弄倚天韻語清華若紅
蕖秀水天馬之歌援毫而試寶帶之錫同視莫比
又如封節度東征旌甲更札衣裝鮮爛然多市人
堪戲者寡也
陸詹事深
陸深字子淵華亭人舉進士為翰林編修選國子
司業乞病歸出為祭酒謫同知延平府遷按察副
使視山西學還復視浙江學累官四川左布政使
入為光祿卿改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進詹事府
詹事罷歸卒
評曰詹事天才卓逸論墨名家流輩見推弼布朝
野詩如梨園小兒急健華利所至動人第愧大雅
亦短深趣
宋學士濂
宋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元進士以文章名海內
至正十七年大臣薦為國史編脩固辭入龍門山
著書　高皇定鼎金陵遣使聘至建禮賢館居之
注選翰林學士下授禮部主事轉國子司業復為
侍講學士進學士承旨致仕卒年七十二
王侍制褘
王褘字子充義烏人國初應召為翰林國史編脩
出判南康起還侍制使雲南伏節死
評曰二君名雄虎觀價重鷄林黼黻　皇猷明昌
治藻一時文字之騶未覩厥敵初不以詩名然亦
嚴整要切文定不太過之宋有子珩翰詞雋茂之
駕之才汗血便捐為紳悲惆之矣
劉布衣仔肩
劉仔肩字汝弼鄱陽人
劉布衣績
劉績字孟熙山陰人
評曰仔肩清麗頗識選體績更煜煜妍雅法長吉
歌行雖布時聲終難名家
唐應奉肅
唐肅字處敬山陰人　高帝時為翰林應奉以侍
食不敬謫役濠陽
唐侍講之淳
唐之淳字愚士肅之子也洪武末方孝孺薦為翰
林侍講所著有平居稿文斷諸書
評曰應奉和雅侍講清麗足稱奕世之美若曰詩
家正源槩未把也
浦舍人源
浦源字長源無錫人仕為晉府引禮舍人
評曰長源一鳴驚人遂優詩社二語信佳境也結
組卒遂捐成調它篇亦煒煒可釆
張汀州寧
張寧字靖之嘉興人舉進士累官禮科都給事中
有名上面慰期大用之未久　上崩而當道者負
宿怨乘間出寧為汀州守引疾歸卒
評曰靖之既離鎖闥旋就乞身追念舊恩愴然興
涕歎詩本具才敏因鮮沉思大槩一時之稚縱難
百世之槩
吳文定寬
吳寬字原博吳人也舉會試　廷試俱第一授翰
林脩撰滿考擢右諭德再遷左庶子兼侍讀進少
詹事丁母艱服除拜吏部侍郎改兼翰林院學士視
詹事府事以禮部尚書入東閣知制誥久之卒年
七十諡文定有集行於世
評曰文定力掃浮靡一歸雅淡詩如楊柳受風煦
然不洌又如學究論大上事覺畢竟日本色自露
陳檢討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鄉薦七上春宮不第退
而講道於白沙用大臣薦授翰林院檢討卒
評曰獻章標度瀟灑神情充預發為詩歌毋論工
拙頗自風韻間作瘦語殊具本色如禪家呵佛罵聖
秩非達磨正瀉又類傀人出諢便極借扣終乖大
雅而增城湛若水取為詩教妄加箋釋具目中無
珠者也因知陳氏之忠臣必將鳴鼓湛生之罪矣
王太僕韋
王韋字欽佩上元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出為
尚書郎久之以按察副使視河南學　召拜太僕
少卿卒
評曰太僕究曲穠鮮頗類溫李風人之致可挹而
言若乃妝舞兒弄不逸王猶附其肉靚粧妖婢見人
更羞舉止斷為所短頗號難棄
郭參軍奎
郭奎字子章以字行巢人國初薦授吳王府參軍
佐大都督朱文正於南昌文正後得罪坐參軍輔
導無狀伏死
評曰參軍師慕風流辭藻清麗一時重之良足既
賞究其格品政可張徐之次
沈居士周
沈周字啟南吳人也
評曰居士以神畫理兼精翰墨塚筆可封乃銘恒

滿其詩如村童唱榜歌時操鄉音亦自近情可喜
一歙滄浪便覺無復餘興

文待詔徵明

文徵明名壁以字行蘇州人也累舉不第薦授翰林待詔尋致仕歸

評曰徵明才素爲質博雅多能郤田叔之千金擅鄭虔之三絕暮死重其珪璋凶荒比之珠貝要其所就可得而擬大抵徵明詩如老病維摩不能起坐頗入玄言又如衣素女子潔白掩映情致親人第以乏丈夫氣格其它率易種種可厭今方膾炙人口良　歎

楊儀部循吉

楊循吉吳人也舉進士爲禮部儀制主事即乞病歸歸近六十載而以所著多叢雜衰未成書

評曰儀部急流勇退刻意篇章末路難期殊成醜怪詩法祖唐末務實境間離晚調乃可備觀始信斯道之無窮益觀名家之絕物

石文隱珤

石珤字邦彥藁城人也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檢討久之遷修撰再遷南京侍讀學士國子祭酒入爲禮部右侍郎改兼學士進吏部尚書改掌詹事府知東閣誥勅進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太子太保能歸卒

評曰文隱清脩之士風調爾雅詩亦僅類之

劉布衣泰

劉泰字士亨錢塘人

馬布衣洪

馬洪字浩瀾錢塘人

評曰士亨錢塘名俊叢蒙高蹈所作歌詩宏富清新然未脫宋元之習浩瀾少出其門尤技詞學燁燁勝之

張提學和

張和字節之崑山人進士高第爲南京刑部郎遷按察副使視浙江學

評曰節之才情洋洋流麗可愛故是臺閣餘派也

莊驗封㫤

莊㫤字孔暘江寧人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檢討不肯爲上作元宵詩疏其事下遷行人司副乞歸久之以薦南京吏部郎病不能之任罷歸

評曰詩以緣物極興非爲詁義訓辭㫤與陳獻章俱號山林白眉至乃鳥點天機梅桃太極如巫師降神里老罵坐兒女乖聽雅士掩耳然宋詩別至自有佳處全篇不足存也

王參政慎中

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十八舉進士爲禮部主事累遷吏部驗封郎中謫爲常州通判再擢按察僉事視山東學累遷河南左參政罷歸

評曰道思聲寒赫然縉紳歎慕初年詩格體麗雖寡大造良極人工歸田以後恃才信筆極其粗野一時後進靡識翕然相師遂成二豎之病重起萬障之魔

唐太史順之

唐太史紀績已見前此許其歸田以後之詩也

評曰太史近亦濫觴互相標榜所謂有狐白之裘而反襲貂媟毋以爲西子者也如道思翁作本可二三僕故抑之使世人罔啜其糟毋曰蜉蝣撼樹也

劉御醫溥

劉溥字原濟蘇州人

評曰溥詩如淮陰少年斗健自足時欲噉人又如銀家大貓便爾劍俠坎軻微位參將門閥竊恙使少加鍛鍊以飾繁盆亦一名流也

湯參將胤勣

湯胤勣東甌王諸孫也爲俠以命江南怒使北虜授錦衣千戶建指揮僉事再以都指揮充參將出守孤山遇虜中流矢死

評曰胤勣雄才蓋世與劉生膺儀氣所壓政猶小巫見大巫耳又一時有蘇平汪珊諸人號十才子僅劉湯翁翼耳

王文靖璲

王璲字汝玉事　太宗爲左贊善坐事下獄死

陳檢討繼

陳繼字嗣初　宣宗朝以薦爲五經博士稍遷其官並吳人

評曰汝玉流麗之作受賞儲宮嗣初清新之才應推元相特格既冶卑意復任淺元體蘇習曾衛之政也

胡中丞纘宗

胡纘宗字世甫天水人舉進士爲翰林檢討出判州累遷南京吏部郎擢蘇州守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河南罷歸

評曰中丞天質穎敏風度瀟灑亦一關中之雋第命意淺率不足多傳雖緣是惟口幾陷大僇何益於已

邵文莊寶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舉進士爲許州守擢戶部員外郎遷郎中進按察副使視江西學累遷左布政使召拜右副都御史督漕運入爲戶部左侍郎乞養母歸以南京禮部上書召不赴久之卒

儲文懿瓘

儲巏字靜之泰州人舉進士爲吏部主事遷考功郎中擢太僕少卿累擢南京吏部左侍郎卒

評曰二子詩如雙燕差池飛可賞終不離庭院間

岳倫撰正

岳正字季方漷人舉進士及第爲翰林編脩遷春坊右贊善改脩撰入內閣參機務謫戍甘州尋召復原職出知興化引疾歸久之卒

評曰倫撰不以詩名家微吐一二頗有風古至於格調槩乎未聞

明詩評四

王世貞

解學士縉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　高帝時以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最歸里建文初戍河州召爲待詔　太宗十南京入內閣預機務遷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出參議交阯下獄死

評曰學士貴闊有參玉堂名俊奇家者流褒海推僨然多猝者之郁厲激燃鬆之苦彼相如肉气摩詰柔虎睚之衆人勞此從日討如蒲類海邊野馬佚咊雖雄馳驟無節不堪羈靮

張中丞楷

張楷字式之海寧人舉進士爲監察御史累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張興化琦

張琦字君玉四明人舉進士爲興化守

評曰中丞逼和唐詩可謂捧心益醜究其才致實一時之彥也興化亦有思致去古邈矣

劉參政昌

劉昌字欽謨蘇州人舉進士爲工部郎以纂脩召遷河南提學副使至參政以沒

評曰欽謨才孩國琛識貂夏兜尤工倚靡更足風情脍炙菁華能重洛陽之紙雕采綴刻尚存其倡之集如村女簪花非不豔本態自如

夏布政寅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舉進士爲山東提學副使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閱卷亦畢藻鑑人才多在驪黃牝牡之外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君子

以爲名言累遷四川布政使卒

評曰正夫既召貢試遂刻意詞家每卷中見欽謨姓名不敢下筆其推裹相伏如此晚年有作聚謂過之其詩如鄉里老人衣錦繡見達官非不鮮麗但鄙甚可厭

張學士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也仕元爲翰林學士承旨國初以翰學士使安南凡三往竟卒於路

評曰學士華命遣臣皇初禁掖宋方奉使頗博望之來檢白首投荒鮮陸生之垂橐詩既目變故復備延采韻語亦健氣格少完但達致未云耳

黃五嶽省曾

黃省曾字勉之吳人也舉鄉貢卒

評曰勉之身滯鄉校名在公卿論詩則納履獻吉講學則攝比伯安詩刻意六朝諸家綴集華麗之語聯以艱深之法如亂石綴疊遠望詩然縱橫雖上又如闤門肆中五彩眩目原非珍品坐索高價

謝文肅鐸

謝鐸字鳴治黃巖人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脩遷侍講久之擢南京國子祭酒移疾歸復起爲禮部右侍郎兼祭酒致仕卒

評曰文肅資之玄朗功深琢磨遂心長沙之門用備臺閣之體

廖學士道南

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舉進士爲翰林編脩遷右中允再進侍讀學士應制爲文章　上重之父喪歸西迎　上於承天衣紅　上弗悅也罷其官

童庶子承敘

童承敘字以古沔陽人與學士同任編脩久之遷左贊善再遷左庶子兼侍讀以疾卒

許曰學士綠麥厲之音躁競之念應制偏於側媚酬送由乎頃刻雖才若倚馬而聲同亂蛙庶乎同號楚中之傑清麗過之然何大懸殊哉

桑通判悅

桑悅字民懌常熟人未冠舉鄉薦久之不第授太和訓導累遷柳州通判引疾歸卒

許曰民懌一覽輒誦千言不草氣凌五侯目鮮百代可謂文陣之建兒人群之逸驥矣詩如洛陽博徒家無儋石一擲百萬又如淮將軍罵坐雖復伉健終鮮致語

張山人詩

張詩字以言都人也號昆崙山人

許曰詩上處如王平子脫衣樹上探雀鷇傲睨見賞下者周伯仁醉後露其醜穢

張山人含

張含字愈光永昌人舉鄉貢不第嘗師事李獻吉又自稱何氏好友云

許曰山人才氣麄橫律法少疎僅得其拙長歌下筆千言節奏無端精粹不足如落日怨鴉宿雅成陣勢雖猛快無非惡聲

劉誠意基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事　高帝為太史令遷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卒年六十五集行於世

許曰基詩如河朔少年充悅伉健又如果下騮騎嘶有情至乃坐策四維逸推百斧蒼運雖嵯峨勛留鴟奚費其餘力尚追作者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許中丞宗魯

許宗魯字伯誠關中人也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視湖廣學久之進副使

入為太僕少卿改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史撫貢定罷歸凡二十年起經略昌平遷副都御史撫遼左

許曰中丞五七言位置句穩首尾妥深氣格粗備可當作手使更推思入玄取材進古得不颯颯其言哉

孫左司炎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事　高皇帝為幕僚授中書都事遷左司郎中總制處州軍府陷賊不屈死之

許曰左司俠氣鷙猂辯辭虹矯疆圉之守捘分以沒今作歌詩十不一二存者然頗跌宕雄逸青鳳吉光之裘片羽千金藏龍如意之珠一照眾乘奚啻多哉

王新建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舉進士為刑部主事謝病歸起復兵部主事上疏罪狀劉瑾下獄杖幾死謫龍場驛丞久之瑾誅稍遷廬陵令召為吏部驗封主事三遷考功郎中進南京太僕少卿遷鴻臚卿尋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提督南贛諸軍討山賊大破之擢副都御史陞一子官平寧王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父喪歸起兼左都御史平田州亂卒年五十八集今行於世

許曰新建雄略蓋世篤才逸群詩祀銳意作者未經體裁奇語間出自解為多雖謝專家之業亦一羽翼之雋也四時詩如五花驕馬嘶踏雄麗頗多蹶步暮年如武士削髮緇談玄理儈語錯出君子譏之

唐太宰龍

唐龍字虞佐蘭谿人舉進士為郯城令擢監察御史出按雲南及江西俱有聲進陝西按察副使視

學政再進按察使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召總漕政入為吏部右侍郎遷左侍郎擢兵部尚書秦隴諸邊有功加太子少保入為刑部尚書侍母歸十餘載以南京吏部尚書召改兵部加太子太保尋改吏部坐事免卒年七十二

許曰龍詩如永州石奇重有致不如太湖嶮空玲瓏

張太常羽

張羽字來儀烏程人累官翰林待制太常寺丞

徐布政賁

徐賁字幼文長洲人累官廣東左布政

許曰國初稱高楊張徐云吳中四傑要之等第可舉而言大其既富才情未閒骨體來儀之視孟載不能以寸而季迪之視幼文大有所長是使儕者鮮愧容等者亡怒色恐未可也

江提學以達

江以達字于順貴溪人也舉進士為刑部郎遷福建按察僉事再遷湖廣副使俱視學政罷歸

許曰于順才情頗裕體格亦存一時名筆恨少雅致耳

汪廷尉文盛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也舉進士為兵部郎出知興化遷按察副使視浙江學母喪歸復除陝西按察副使已擢江西按察使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雲南入為大理寺卿以疾乞休歸卒

許曰廷尉詞藻整麗骨氣不弱第乏師友之功未就深玄之理

蘇司馬祐

蘇祐字允吉濮人也舉進士為吳縣令授監察御史遷按察副使視江西學累官副都御史撫山西

入爲刑部右侍郎遷兵部左侍郎巳何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諸鎮後罷歸卒

評曰司馬清不如許伯誠徤壯亦可曾衛之改也

郭定襄登

登故武定侯英諸孫也初任勛衛從征麓川有功還授都指揮同知都督僉事副總大同兵又之戰北虜獲級多再進右都督爲征西前將軍大敗虜封定襄伯召還理南京都督府適安置甘肅尋復故封總京營兵卒諡忠武

評曰定襄奇士也磨盾操檄橫槊賦詩雄論風生翩辭電掃如送李方之作怨而不怒它篇奕奕固是將種登詩如弄波榜人大自標榜又如魏司徒簪射令人驚目

于少保謙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擢兵部侍郎進尚書以功加少保復辟事坐殊死

評曰少保石畫異之才蓄經綸之識詩如河朔少年兒無論風雅頗自奕奕快爽

林司寇俊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也舉進士爲刑部郎坐論妖僧忤旨下獄謫姚州倅累遷湖廣按察使引疾告歸以右僉都御史召撫江西再乞歸復以副都御史撫蜀討蜀寇有功加右都御史又乞歸久之嘉靖初召爲工部尚書復改刑部尚書又乞歸加太子太保尋卒

評曰俊詩頗極刻削又復凝重如灌莽中突兀奇石又如折翅角鷹猶撇難振

瞿長史祐

瞿祐字宗吉錢塘人累官周王左長史

李布政禎

李禎字昌祺以字行廬陵人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刑部主事累遷河南左政使

評曰二君俱長填詞小解詩亦清新要非作手

王威寧越

王越字世昌濬人也舉進士爲監察御史累軍功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封威寧伯改征西前將軍鎮大同坐罪能起爲左都御史總陝西三邊諸軍復加少保太子太傅卒謚襄敏

評曰越詩多叙寒土情致如山家作苦歌以自勞可謂悲壯

姚少師廣孝

姚廣孝相城人一名道衍削髮從釋教以謀于太宗起兵燕邸累進太子少師卒贈榮國公謚恭靖

評曰少師披緇遇宗東要世網既叅佐命卒返初服互迯儒釋之間未獲進退之所其詩如入切利天雖自快樂未就解脫魔障復深終當墮落

夏少師言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舉進士爲行人授吏科給事中累遷都給事中以上疏論郊祀遷翰林侍讀學士再遷少詹事遂拜禮部尚書入內閣久之累加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坐法下獄誅死

評曰少師巢偉遁躍要階禍起幾望終作僇人才長於奏牘他詩如武庫不戈種種出閒殊少利器又如夏侯尚古意蕩然

李文正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長沙人也五歲以能詩書書詞上召見宮中令供奉翰林十七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凡我遷侍講學士爲學士加左庶子進太常少卿又進禮部右侍郎以內制遂預機務累官

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有集行於世

評曰東陽髫年供奉早捷賢科一時才名大噪晚登三事鈞握二紀聲施四垂詩家達者恨乎未講體格徒逞才情枚生累紙少迸揮毫角險爭捷加宍聖卿子雲聲之如積潦成陂雖復汪洋輕淺易涸樂府目謂絕世寔則史斷一章有子名兆先未立而夭其風韻奕奕絕句四首大類竹枝佳境少加鉛槧之年奚止箕裘之業

明詩評後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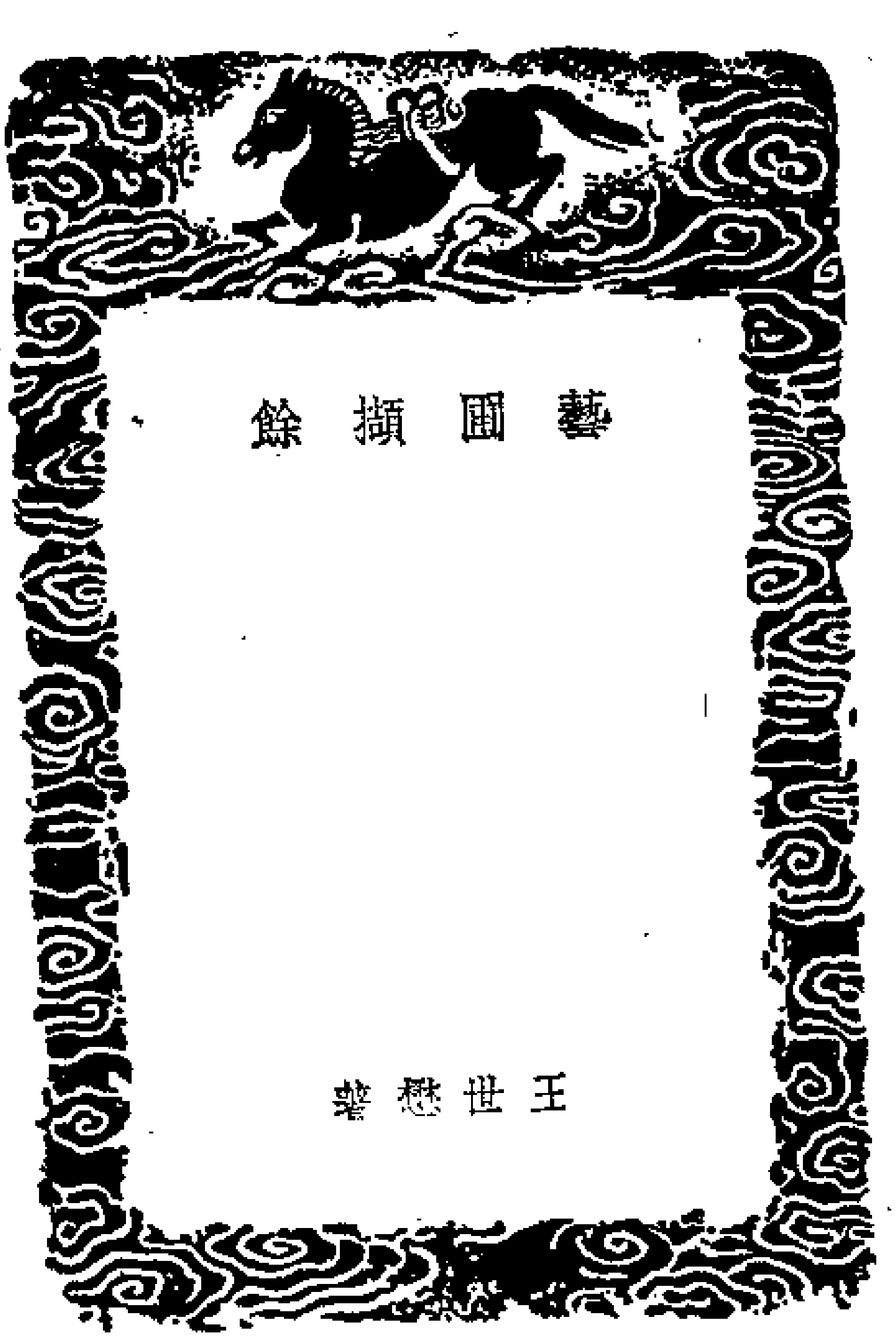
王世貞

海內之士結軌稱說詩者屹處數百千家大指私其師言更互沿習可等別也吾少且賤亡當於作者又不得周游四方北瀾上下乎時彥即孔孔氏方人之戒罪何辭哉罪何辭哉假是之談湛渝茗情奇是述響竟復奚適私心切憂之退而與二三君子権推未累毋令失於千年之徑以日程也始者長沙諸公各貴其貴無有受隅心切嗟之方角險逞捷因率務通而其名方大貴足以奔走士徑此豈有深求之致膽炙人人哉物實使趨矣弘正間李何起而振之天下彬彬然知嚮風矣而其下者至或好爲剽竊傳會甚文其拙一二少年耳觀無當於心翩翩然曰士當自起名奈何影嚮他人爲也則又咭獵齊梁之下凡諸誇於人曰吾乃得其精矣彼爲少陵氏者何異人黃氏皇甫氏者流宕倚門之妓施鉛粉強盼笑而其志矜國色觭然哉一者公甫孔暘本無所解爲道理語度其才氣不足勝人避而自眩夫太極陰陽無言已且東之辭韻豈不寃耶一者應德道思歸田之後循誣陶韋必詔自然目到之語難意象阘精神縻風格

而其徒洪朝選爲士和酷嗜其緒敍左右而播之於
乎何舛也一名關中王維楨悉反諸作推尊少陵氏
關中章什劉野重之此其爲道獨邇爲禍愈重何者
以宛轉應接爲少陵氏之言以棘澁粗重爲少陵氏
之語至於神於無閒四聲未協天下相率而贋聽之
謂爲眞傳而將行之可不辨乎孔子曰過我門而不
入我室我無憾焉即使蛙鼓蟬聲袁蔡簫韶稍具耳
視無見難析犬大鉛槧之業寧爲稚刀鄙勿爲山雞
族吾怪夫斯人之酒酒也盍又悲之其於天弗與聞
矣

王子云吾少從俞毛也受業山陰駱先生而先生刪
試予歌實刀予未究所謂歌者受應之而先生重貫
且激曰大雅在子哉稍長從學官習章何不復記憶
之是時有陸秀才之來者能詩高自許可以鄉先生
廸功而下不論其人即席染翰便數番多旋舛不純
又聞吳下彭年秀才者名得其詩五言律稱馴深其
他故文氏家言也已又聞崑山俞允文秀才者名其
人詩稍宏麗法初唐未入底與既舉進士京師稍稍
學爲詩矣而始隸籍大理與濮人李先芳游李自其
微時即已厭罷時俗顧日夜工爲詩格調出襄陽嘉
州間秀越溫潤悟人象外已因李識秀水仲春龍仲
生雅尚亦在襄陽及一二右丞才具微短已又因仲
識華亭莫如忠莫頗清令蔚蔚唐人多從游吳彥類
益者其名若志實滿矣亡何予爲郎比部郎之長者
豈吳維嶽煒煒有一時與予同列相勉得吳生片語
如照乘云予雅自好不能吳生下願下李攀龍也吳
愕悒盛氣欲奪我不得乃悟而折節請正李然其人
詩實小巧清新足炫市肆亡論風格甚指云已又因
吳識山東馮惟訥湖州蔡汝楠鷹博洽多記六朝初
唐語格頗近小自出爲斟饒才不當如是耶蔡少年

推蔡楚安晚始淘洗攻錢劉之業瑩然不汚秋然紫
矣于鱗前予於金華徐文通也亦數之以詞予徐雖
用力少其吳受勇邁種種見道誠一時之雋哉而天
台王宗沐者齒最卑故擢曹中稱自謂得初唐未易
許也蓋予居京師七年友師李攀龍次謝榛次李先
芳近爲社友者吳興徐中行南海梁有譽維揚宗臣
耳徐溫煦予易望知其爲淑人長者詩格調殊不乏
稱其人梁卒易寡世好尤工齊梁近始悔然悔之即
二君少加沉督之致何所不先宗後出而詩尤變絕
虓虓虎視無崇不達凌駕斯世力追古人嗚呼雄哉
李攀龍寡許可它所友稱關中張才東平劉爾牧予
俱已識知之張氣雄渾爽奕射人雖間作儈父語無
損劉質秀才捷尚未成家



藝圃擷餘敍

昔徐昌穀談藝。謂蕭統簡韻。冗而不精。劉勰精論。略而未備。故所著多標準的。幾於鍾嶸之品矣。其後楊用脩有丹鉛錄。王元美有藝苑巵言。博雅並稱。中多詩話。今敬美有藝圃擷餘。專爲詩而發也。哲匠鴻才。巧心獨運。皆古人所未道。今人所難言者。竊謂巵言所紀。如長江大河。無所不有。玆編所載。如中冷惠泉。尤足快意。高言絕識。與足羽翼通功云。敬美比才子于佳人。嘆絕代之難。平原清河。一時並秀。公家兄弟似之乎。乃敍而傳焉。千載誦之。可發秀色也夫。

萬曆乙酉冬日五嶽山人沔陽陳文燭玉叔撰

藝圃擷餘

明 吳郡王世懋著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爲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他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以故說詩者人自爲見。若孟子荀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或因事傳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爲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於寄托。潘陸而後。雖爲四言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蓋至於今。饒送投贈之作。七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牽極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卽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浡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毀靚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

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將爲之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即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況此道乎。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摘瑕者因而酷病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詩者旣知是瑕。不妨併去。如太史公蔓辭累句常多。班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略具數條。以見其餘。如有重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一詩。三壓情字。老杜排律。亦時誤有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闊之三何。王摩詰尤多。若暮雲空磧。玉靶角弓二馬俱壓在下。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借以自文也。又如風雲雷雨有二聯中接用者。一二三四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即景後必下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壺。俱壓末字。岑嘉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揄。至於失粘之句。摩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如吾人不能運使自爾不流暢。不爲可也。至於首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六臣註文選。極鄙繆無足道。乃至王導謝元同時而拒苻堅。諸如此類不少。惟李善註旁引諸家。句字必有援據。大資博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如曹顏遠思友人詩。淸陽未可俟。善引詩以爲淸陽婉兮。人之眉目間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元陰。與歐陽子別句。遡而思之甚。故曰褰裳以懸潦也。淸陽未可俟。猶曰河淸難俟耳。蓋以淸陽反霖潦元陰也。其意自指日出。或即靑陽。而誤加三點。如上褰裳誤作蹇裳字耳。何必泥毛詩淸陽。令句不可解耶。又如晨風之訓爲鳳。而李陵晨風自從風解。翠微者山半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繇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歷以後。其間逗漏。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歷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爲大家。特高

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爲掩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露句耳。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撏剝。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嗟嘖慎之。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然惟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苦辭。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尙不工。豈能工古。徒爲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卻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崖都曾作過。何嘗是來。

唐人無五言古。就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得杜工部四語曰。荒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王右丞四語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

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意緒。范德機高廷禮勉作解釋。語了與詩意無關。細繹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肅宗即位靈武。元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爲李輔國劫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事亦有可疑。曰堯舜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虎。誅輔國也。故隱其辭。托興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之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矣。古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次讀之。自當手舞足蹈。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轂之。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鶩。至使人厭。余謂學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尙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結搆。自爲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意象聲響得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爲韓爲柳。吾卻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旣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衍爲衆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餘。於是別生枝節而傅會。或即一意以支吾。掣衿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牀。貧儉之才。彌窘。所以秋興八首。廖廖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興不局。豈非柏梁之餘材。創爲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談藝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精嚴。然吾以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情神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迹。縱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爲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者不少。寧盡被汰邪。

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爲第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不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必欲壓卷，還當於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二詩求之。

晚唐詩萎薾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著。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唐宋詩之禪；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傳初盛，有稱大曆而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眞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遯跡詩第二句下一拗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余兄大喜，遂以書藝苑卮言。余後觀郎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元襲用頎詩，益以自信。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士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合掌可笑。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脁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沮矣。」若謂出於譏戲，何得入選？果稱發端工乎？謝宣城地下當爲撫掌大笑。

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古今目爲勍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差足勝耳。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即結語亦大有辨。言詩須道興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爲當乎？「日暮鄉關，烟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烟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自應愁，寧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寧以余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爲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之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劣也。

錢起外詩長信宮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覺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者？愈巧則愈遠。

杜必簡性好矜誕，至欲衙官屈宋，然詩自佳。華於子昂，質於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陵，豈其家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又不足言矣。

一日偶誦賈島桑乾絕句，見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望并州，反以爲故鄉也。」不覺大笑。拈以問玉山程生曰：「詩如此解否？」程生曰：「向如此解。」余謂此島自思鄉作，何曾與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并州且不得住，何況得歸咸陽？此島意也。謝註有分毫相似否？程始歎賞，以爲聞所未聞。不知向日對夢中語耳。

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余謂此言惟毛嬙、西施、昭君、太眞、曹植、謝脁、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長卿夫婦各擅，尤以爲難。至于平原濟河，急難並秀；飛燕合德，孿生雙絕，亦各際其盛矣。近世無絕代佳人，詩人乃似不乏。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稚欽之上，庭實而下，益無論矣。

高季迪才情有餘，使生弘正李何之間，絕塵破的，未知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高作僕。

子美而後，能爲其言而眞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家耳。以五言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夫人語趣似高於氣，然須學者自詠自求，誰當更合。七言律，獻吉求似於句，而求專於骨；于鱗求似於情，而求勝於句。然則無差乎？曰：噫，于鱗秀。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詩多於穩處藏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未知鹿死誰手。

家兄讖殺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後，情景雜出，似不必盡宗矣。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沈思久之，如瓴水去窒，亂絲抽緒，種種縱橫坌集，卻於此時要下剪裁手段，寧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兒，人各自爲一營，非得大將軍方略，不能整頓攝服，使一軍無譁。若爾朱榮處貼葛榮百萬衆，求之詩家，誰當爲此？

生平閉目搖手，不道長慶集。如吾與唐伯虎，則尤長慶之下乘也。閩秀卿刻其悵悵擁鼻二詩，余每見之，輒悵悵悲歎不已。詞人云：何物是情濃？少年豔酷愛情詩，如此情少年那得解？友人張伯起詩云：「而今秋老春情薄，淡淡寒江水自流。」真得寫照，余稱之。伯起於是時年僅強立，其於情故早達。此道中眞甘露也。今伯起風流如故，而眷戀已數數異物，悲夫。

世人厭常喜新之罪，夷於貴耳賤目。自李何之後，繼以于鱗，海內爲其家言者多，遂厓刻鶩之厭，驟而一士能爲樂府新聲，倔強無識者，便謂不經人道語，目曰上乘，足使耆宿盡廢。不知詩不惟體，顧取諸性情何如耳。不惟性情之求，而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不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才難，識亦不易。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不得，其妙政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

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即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

下與蘇。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沈思忽至。種種眞相見矣。

閩人家能佔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迪。其後氣骨崚峻。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摹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林尙書貞恆修福志。志善夫云。時非天寶。地僻拾遺。殆無病而呻吟云。至以林鈇傅汝舟相伯仲。又云。鈇與善夫。頗爲鄉論所訾過矣。閩人三百年來。僅得一善夫。詩即瑕。當爲掩。善夫雖無奇節。不至作文人無行。殆非實錄也。友人陳玉叔謂數語御中善夫之病。余謂以入詩品則爲雅譚。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林公余早年知己。獨此一段不敢傅會。此非特爲善夫。亦爲七閩文人吐氣也。

佘山詩話

陳繼儒著

佘山詩話卷上

明 華亭陳繼儒仲醇著

元旦拜年衣冠遝遝。大是可惜。不知起於何時。文衡山先生一絕。眞可撫掌也。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

翟公學曾自製對聯云。靜亦靜。動亦靜。五勝剋消夫慾火。榮亦忍。辱亦忍。平生不履于危機。常熟嚴公訥輔政時。封公尚在。其門聯云。堂上雙親壽。朝中一品家。申公時行解相印歸。其堂聯云。無毀無譽。三代直道而行。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陸文裕公在京邸中。則榜世廟御撰一聯云。抑人是自抑。揚人其自揚。都城鄭宮保敬庵諱紳者。以工部尚書告老。其堂聯云。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太和。翟中丞諱鵬者。其堂聯云。徒有寸丹懸帝闕。我無尺素達權門。王中丞機更號六陽山人。嘗榜其堂曰偶爾謝上天富貴。歸來作平地神仙。又有天上有人扶日月。山中容我老漁樵。吾鄉包公節與弟孝。以兄弟進士。爲南北兩臺。其門聯云。兄進士。弟進士。一天雨露。南御史。北御史。兩地風霜。蕩東谷肅卑春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廳曰片言曾折獄。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興濟伯楊忠定公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曰暫掛西山笏。閒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揮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管夫人亦嘗寫縣崖朱竹一枝。楊廉夫題云。網得珊瑚枝。擲向寶奩。明年錦棚兒。春風生面目。

馬遠畫竹下有冠者。道士持酒杯。侍以二童。一鶴在烟泉之間。上有詩云。不餚自安綠壽骨。人間難得是清名。淩掛仙酒紅生頰。永保長生道自成。賜王都提舉爲壽。上有辛巳長印。下有御書之璽。

唐褚遂良貶潭州都督。行部至邑。洗筆池上。後人爲立祠。宗邑令榜曰。唐大都督褚公洗筆池。咸淳中。邑令趙必豫於池中得斷碑。上刻褚公湘潭偶題詩云。遠山嵴岦翠凝烟。爛漫桐花二月天。遊偏九衢燈火夜。歸來月掛海棠前。餘皆莫辨。

王元美先生嘗慣侍御書。會以示余。余見而錄之如左。來書桃源行云。物外起田園。起字不知何解。答云。即今起房屋。俗謂之所由始也。王建詩。婆家高樓連苑起。亦此義。

溫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此句不解所謂。答云。雙。五畝也。末句云四十雙。蓋二百畝也。見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爲二百畝也。陶宗村輟耕錄則謂一雙爲四畝。

陸龜蒙橘詩。珍重更過三十子。不堪分付野人邊。王僧辨嘗爲荊南。得橘一蒂三十子。以獻梁武帝。

趙魏公宋秀王之後。子趙仲穆能作蘭木竹石。張伯雨題其墨蘭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仲穆見而愧之。遂絕筆。

倪元鎭畫竹。其上有高季迪題。倪君好畫復耽詩。瘦骨秋來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見。紙窗斜影月低時。

張子容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朝霞晴作雨。溼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而盛唐中唐分焉。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詩與華陽道士行。還鄉角里先生作。寶淨僧居北齋粥。已看富貴如風露。我來三宿夜連牀。行路荊榛歲將暮。壬子九月十九日。爲潘翁仲暉寫并賦詩。右方瓊題。雲林。此軸在長安中。

宣和時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古今雪詩甚多。獨中峰老人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窗猶看玉琅玕。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澂之女。工詩。號荊山居士。嘗論朱淑眞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嵩山僧贈余木瘦爐。余銘之云。形固可使如槁木乎。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惟我與爾有是夫。又有天台僧寄余藤杖。余答以詩云。僧寄天台杖。支余獨上臺。借他時點綴。不是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秋聲滿松壑。并與夕陽來。

余藏有錢舜舉茄菜二畫。上有趙松雪題云。天上歸來兩鬢皤。山園近日覺如何。年年五月黃梅雨。老瓦盆中此味多。此余友十年前所畫。今余謝事歸來。偶閱書簡而得此。因作詩以識之。至治元年五月廿二日也。題菜云。歸老林泉無外慕。盤中野菜飯黃粱。交遊來往休相笑。肉味何如此味長。至治元年五

月廿二日。檢出舊紙。得錢舜舉茄畫一幅。而又有其畫菜。因有所感而吟之也。子昂記。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建庭于淮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于鏃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

後漢楚王元英傳。遺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頤淸。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綱目以祠爲慈。並非。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支。張九齡荔支賦云。維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紅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支爲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又好奇故耳。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卽詩所謂平林也。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卽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也。詩本淺。宋人看得深。反晦矣。

東坡詩。殷紅剪碎玉簪春。橙暈妝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按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婦女暈眉色似之。人皆不知檀暈之義何也。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高樓。右樊川詩。宋顧大中嘗于南陵巡捕司舫子臥屛上書此詩。意而人不知其名。末甚賞書。後爲具眼者竊去。乃更歎息。

項希憲藏石田水墨三檜卷極奇。翁後大字跋云。虞山至道觀有所謂七星檜者。相傳爲梁時物也。今僅存其三。餘則後人補植者。而三株中又有雷震風擘者。尤爲詭異。眞奇觀也。暇中與子壻史永齡往觀。爲永齡因請圖之。歸爲而翁西村先生之玩。蓋以西村未嘗見也。并寫歸途所得詩于後。西村倘不有以教我乎。昭明臺下芒鞋緊。虞仲祠前石路迴。老去登臨誇健在。窮遊山水喜重來。雨乾草愛相將發。春淺梅嫌瑟縮開。傳取梁朝檜神事。袖中疑道有風雷。

楊廉夫寄元鎭一絕云。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七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懿。歸來自寫草堂圖。

廖凝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

如意中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吟別兄詩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廖凝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劫墓賊耳。

僧貫休入蜀。上王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賜號因名爲得得和尙。

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云。金黃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耳。欲改爲玉塵飛素濤起如何。希文曰善。

詩僧祖可。身被惡疾。人號爲癩可。蘇權亦能詩。人物淸癯。人目爲瘦權。可詩如淸霜一木落。盡見西山秋。又谷口來斜日。數峰生夕陰。

唐田滑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爲魚米之鄕。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李善注。牽絲。初任也。解龜。去任也。

靈川縣西南一十里。高數仞。可容數榻。泉繞洞前。又名華嚴洞。世傳昔有桃花片闊寸許。從洞口流出。石壁有詩。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

元結刺道州。承兵賦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杜子美稱之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夫文人作吏。非厭其煩。則紙其俗。使搦觚之士。盡如元次山。孰謂詞賦家不可入循良傳耶。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淸要。每私宴。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湜時執政。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然湜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誅蕭至中。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荊州。夫進取不已。卒罹令終。文章富貴。門第少年。四者亦何足恃哉。

仁宗朝。諫官累言。陳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陛下眷意不替者。得非執中嘗于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先帝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上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爲相。劉公沆王公堯臣爲參政。議立皇嗣事秘不傳。永豐中。三公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應召赴闕恩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乃知丙吉而後。如若公者。非特謹厚得體。可格九重。亦恐讒邪小人。如陰譖執中者。借以爲口實耳。

胡忠簡貶謫。李彌遜贈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夫萬里投荒。孤身寄瘴。人生至此。鄕復可堪。今聖朝寬大。被譴命則討差而歸。聞除書則投袂而出。此亦士大夫不幸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殺身一生者。黃魯直答劉文學詩云。人鮓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坡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鄕。夫山谷天生鐵漢者。柔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羈人遷客聞其言。眞可謂炎海變淸涼也。

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飢瘡。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并尿糞。強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寡慾矣。

米顛捕蝗帖云。蝗肴素務甫者。與群至親。一體加戮。幸天雁啃蟲。盡類愚庶及此。愧傷。又寶林帖云。友生愧積上公。武先生。比承專寄瘞鶴銘。跋尾辨證。深見遠懷。小楷寬綽而遒媚。尤得唐人風格。歎嘆歎嘆。

命寫鄙作。謹書上求教益。比來想惟尊履康裕。正月中。爲醉客擾攘。不肖亦醉。頹然如土木偶人不解也。人所能共知耶。乃反與謗於雲門翁。謂譏議其詩文字畫。況雲門學皆造極。其髮皮中又留。遇僕不薄。僕果爾人耶。歟耶。聞雲門中不無少動。是不可曉也。四日聞啓此蹟在楊李包儀甫家。公又有次韻答友人詩。吹竽豈爲求齊好。在楚何妨自越吟。醉人搖罵吾何恤。且復清尊與子斟。其詩疑一時作也。不知唾罵者何人。二公想皆以顛狂得罪。

吳惟信寓白鶴村。陳先生從諸父也。一日相遇。扣所作。惟信誦一絕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陳不覺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貸矣。蓋前輩服善如此。

秦檜嘗語王傑曰。檜欲告老如何。傑曰。此事不當問傑。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傑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讎。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秦左史汝南強景明賦上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淸節凜霜寒。縱然海內蹤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鳴鸞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夫大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爲得數鞏賢才。乃可馳乾坤之負擔。獲得百年名節。方能傲風月之全身。

王元章畫白竹一軸。題云己丑歲夏五月二十二日會稽王冕寫遍寄三君子。是伊親弟兄。所期持大節。眞負歲寒盟。赤城陶君九成。故家子也。淳粹雅潔。有出塵風韻。讀書之暇。每以翰墨自適。余寓西湖之東。九成時來會談。竟日。退有不忍舍者。其仲季皆淸爽。眞芝蘭玉樹。不下王謝家也。遂題而歸之。

陳後山攜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因託後山爲之。後山窮日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删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牛僧孺赴舉之秋。常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望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沈事。且鬬（一本作一醉）樽前現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淸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陞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劉乃戒其子咸久承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汝輩進修。守中爲上。夫文字之交。本是聯綿。而常結怨業。故虛心者。宜待之以曾南豐。傲氣者。不宜待之以劉禹錫。

萬延之嘗以親製龜冠獻東坡。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北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一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岣嶁耳孫創其製。今若此去當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集中無此詩。

佘山詩話卷中

佘山慧日院佛像落成。徐文貞入山中。奉世廟欽賜蟒衣一襲付僧圓智。因賦一絕云。單衣露冷宿曇華。祺宮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丁酉。陸平泉八十有九矣。亦以衲衣一襲付慧日院。手書偈於衲之表云。解組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姬爲乞緣。此二事與東坡解衣留鎮山門。同一風流也。

咸甯大司徒雍公泰巡撫南淮。見饑丁貧而餓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輸粟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卻四民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憨憨無役老人傳。春日拱門晏始闢。遊行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索富家致。公道燕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余今年六十。凡事舉在及念中。但酬吟兀坐。飽飯終日。以享太平而已。故賦此詩。沈周書。公六十爲癸卯。

趙子昂畫淵明像一卷。題云旣書歸去來。餘興未盡。乃作竹石。淵明亦嘗愛此耶。後有王行。元末人。跋于雜詩亦淸雅。而石田亦有詩云。典午山河已莫支。先生歸去自棲遲。寄奴小草連天綠。剩有黃花一兩籬。

思陵草書詩一卷云。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

樵性僞蟠木甯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必問閑人其墨跡藏項家每行止一字字大如拳
押縫有御書之寶將後有御書瓢印收藏有王濟之圖書及三槐堂印

蕭楚材知溧陽縣時張乖厓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淮南閑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君吾一字之師也

繁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落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嘉彥舉之為人作詩輓之云形如槁木因詩苦眉鎖愁山得酒開人以為寫真云

咸陽郭氏一蒼頭曰捧劍每遭鞭箠一旦忽題詩曰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其主遂稍容之

有僧名無夢手持木牌書二詩云身為車兮心為軾車動軾隨何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荊與棘身為客兮心為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安甯精神幾定辭君去

越中牡丹開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平梁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

正月十六謂之耗磨日張說詩云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

余見倪雲林畫一幅題云七月江南未滿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著行

文湖州竹一幅在橫册上乃折竹也其題者二人柯九思題云湖州放筆奪造化此事世人那得知豈倣何處見生氣彷彿空庭月落時金粟道人阿英題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分明雪後上窗時

李林甫亦善丹青高爵專與林甫詩曰中興惟白雪身外即丹青山水小類李中舍

参寥子秦少游與之友以契許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為寫而刻諸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

安吉碧瀾堂叢有奇怪郡士晁子芝嘗與客游眺於彼迫暮共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履萍草而來晁料其異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遊雨鬢蕭蕭斂正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曹松贈方干詩後復雖為措機杼先生織字得龍梭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輒送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裹相思

丁酉秋病瘧借得顧光祿宋人畫册有宋徽宗題王右丞山居圖載宣和畫譜危樓日暮人千里孤枕風秋雁一聲宣和殿書有宋高宗題趙伯駒畫宋高宗題馬和之畫宋周儀畫宣和御題趙千里做大李將軍筆宋高宗題李唐畫月圓初暇滄花瓷啜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宋馬和之畫六幅宋楊士賢畫對幅南宋趙千里宋夏珪畫對幅宋馬遠畫宋李唐畫對幅宋徽宗畫對幅宋毛益畫對幅宋吳炳畫宋李迪畫對幅宋趙孟堅畫蘭花對幅趙子昂山水四幅瘦馬一幅管夫

人竹一幅

王叔明石梁秋瀑其上題云至正辛丑九月三日與陳徵君同宿愚庵師房焚香煮茗圖石梁秋瀑翛然有出塵之趣黃鶴山人王蒙寫其逸態云梁掛飛泉遙噴雪山開疏樹淨含霜幽人自愛清秋景閒坐虛窗對夕陽周伯昂題一道飛湍萬壑流平林如練錦光浮山翁獨坐有何事洗耳端來笑許由耕鑿題林際飛泉銀漢長水邊細草紫衡香奔流峽底雲常起疑在匡山瀑布旁陸有恆題

陳希夷詩僕爾火輪煎地脈愕然神漢湧山椒神漢字甚奇而不知其出于列子即易所謂山澤氣相蒸雲興而為雨也

升菴有紀行詩山遶延疊嶂江繞畫烏亭用事甚僻而不知出處按元魏故官制以候望官為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候多刻鷺像也上句用此漢明帝起居注帝巡狩過亭障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下句用此

陳陶詠竹詩青嵐帚亞思君蘚綠潤偏多憶蟻鳶註陳張君祖竹賦青嵐連帶碧空掃烟蘇邑竹贊綠潤碧鮮[illegible]文紫錢

唐李郢詩薄雪燕翁紫燕釵釵垂簏簌抱香懷簏簌下垂之貌又作簏簌（按簏字不見字書只見花間集溫庭筠詞）

賈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為平生之冠全集不載坡詩並用之

夜漏五五相遞為二十五唐李郢詩云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讖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今猶沿之

張公位趙公志皋皆與江陵相左由翰林出為州同後俱拜相楚中周御史以詩歲之曰龍樓鳳閣九重宮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紹興二年虜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衆王榮老嘗官于觀州龍宮濟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有止有黃魔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夫文人翰墨即盜賊鬼神且不能忘情如此後世蔑賢如讎諱文若祟豈別具一肺腸耶

王旦從東封東巡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就得謝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于窗朝夕吟哦之說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悟于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

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縮印千里輿榻。此又更輸牖下老人一著也。

歐公與尹師魯梅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儆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過知己。今來白首再陞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荊公哀詞。有慟哭一聲惟有涕。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蓋當時已病人情之薄如此。若今則弁髦嚴師。彎弓座主。吾不知歐陽芸叟見之。當何如嘆息也。

楊鐵崖云。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間。殆且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峰張句曲周易癡錢思復爲倡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爲歌歈伎。第池臺花月主者乏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聲伎高讌。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春水宅。先生舫名。越吳越間。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蕩漾湖光島翠間。望之呼鐵龍仙伯。顧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有小海生賀公爲江山風月福人。且貌公老像。以八字字之。又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遊魂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老人苦喪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聞之。因自誓曰。若有輪迴。當再爲顧家子。顧果復生一子。至七歲不能言。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隨敘平生事。歷歷不誤。乃知羊叔子事非怪。其子卽非熊也。

歐陽文公老歸于鄉。省臺交謁。公應接紛紛。一日。令輿馬入陋巷。問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答其意耳。江西甘棠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惟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嗤此者。第老夫爲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亦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

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節而忘貴賤如此。吁今亡已夫。

諸葛孔明撫論相業。卽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翦討巢賊。功垂就。令孜間之于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二臺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衮鉞之任。乃攜妓妾輜重。優藏冶容。行于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于高雞泊。惟孔明躬耕南田。醜女募欲。其意深矣。乃知居亂世。十分清苦。庶可自全。則古備保鶩奴皆此意耳。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

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賢妃權氏。朝鮮人。尤穠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薨。諡恭獻。

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眞率漏聲也。余僑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鳴蛙。皆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靈巖對植稚宜山。寫林巨石臨蒼灣。昔爲遊跡在其間。有子讀書長閉關。松根茯苓今可掘。簷下慈烏去

復遊。寫圖愛此錦步障。白雲紅杏春爛斑。至正乙巳五月廿三日。句吳倪瓚書實雅山齋圖。賦詩以紀歲月。

趙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漫說李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當。使伯時尚在。當與之抗衡也。

虎邱顏眞卿詩云。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故名千人坐。

孟郊落第詩云。題詩怨鬱怨。問易棄遺嵩。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曹鄴及第詩云。故衣未及換。尙有去年淚。肩吾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悲。猶未能忘情於得喪也。杜荀鶴老而未第。詩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僞貢舉。贈之云。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于己。門生歸命于天。其賢矣乎。

李衛公德裕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登臨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盤內桂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出于此者。皆道憫之。爲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返走。心痛欲死。然公頗爲寒畯開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七年自西川由入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人德。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亦曰。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爲己任。此其短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攜壺逐勝。憩于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郎王邱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于一第乎。果終于揚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陸事。正出其上。湜歎曰。此終君座耳。後正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于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科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亦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歡。此同輩不可輕也。

佘山詩話卷下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爲時所稱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箎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甯奸深爲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遺隘開關之句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兩綵緞一端未幾拜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

魏觀字杞山浦圻人江漢既平觀被徵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觀侍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十一月冬暖如春上召偕危素儕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闕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晴暖動逾旬內苑旋觀詔侍臣五色慶雲翔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鸞齊奉彤車御式燕慚叨紫禁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無地不陽春上覽之大喜

潤州鶴林寺中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即此地也米元章愛其松石沈秀誓以來生爲寺伽藍擁館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摧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祀于寺之左偏余過之乃袍笏像也

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爲和靖清節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云山谷題水仙用此事云錢塘昔聞水仙廟荊州今見水仙花暗香靚色撩詩句宜在林逋處士家

僧齊己聽琴詩云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余極喜誦之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

陸瑁湖邊水漫流谷陽城外問漁舟鱸魚正美蓴絲熟不到秋風已倦遊陸平泉公作也不減老坡

莫中江先生云中州地半入齊府惟李于鱗送客河南詩云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可謂詩史而語意含蓄有味

唐喩迪嘗曰我詩無羅綺鉛粉宜其不售余見王子久山水一幅上有句曲張伯雨題云由來老筆荊關輩施粉施朱笑後生

漁父圖仲姬題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子昂和云渺渺烟波一葉舟西風木落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管甚鱸魚不上鉤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還鄉角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共齋粥已看富貴如風露我來三宿夜逃琳行路荊榛歲將暮壬子九月十九日爲潘翁仲隱寫并賦詩右方瓚題此畫在長安中

池州翠光亭有岳武穆詩愛此倚欄干誰同寓目閒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疏外征帆杳靄間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關今世所傳者惟岳墓二石刻耳

王駕寫直詩羅拔守宮傀風驚讒門草特類志曰羅門草出常山取寘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韻草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薄者曰輕容即今之鑞條紗類也王建宮詞嫌羅不著愛輕容李賀詩蜀烟飛重錦峽雨濺輕容是也

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縣南之匡山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是也後竟終于采石病歿猶以詩草託友人捉月之說流傳誤矣

東坡歌云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太白歌云猶人張網罟不能掛龍虎所以青山高歌在巖戶

卓凌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卓問有魚否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枻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答

陸務觀云拄杖斑竹爲上竹欲老瘦而堅勁斑欲微赤而點疏買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斑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嘗言拄杖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余有唐六如夢草圖卷范寬上題詩云池塘春漲碧溶溶醉臥沙塵淺草中一夢熟時鷗作伴錦衾何必抱輕紅崔氏青衣崔與柳生厚死猶冥合輕紅從焉又曹惠得木耦人自稱輕紅元章有其臘云見楊大年千文愛其傾側之勢出右軍外今楊文公書世不見石刻則元章嘗學政不當從古帖求之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奇語

不宜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卽此瞭然齊隋以還神氣都盡矣。

展子虔乃大李將軍之師韓氏所藏人物卷最爲奇古山谷嘗有詩云人間猶有展生筆物事蒼茫烟景寒常恐花飛胡蝶散明窗一日百回看。

七月一日風雨急(以改) 桐巢湖邊吹夕凉蕉(改)葉濃然(改) 龍鶴翠荷花迷睡(改) 鵁鶄鷺鷥却疑身在瀟湘渚且著扁舟停雲錦鄉笑(改)我雖(自改)非徐孺子陳蕃下榻更衙艫七月一日留昌言高尙書堂戲寫此圖并賦贈焉瑣壬子下有陶文忠林子印此蓋藏項元汴家。

山谷謝惠橄欖詩方情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眞味挽力回注我州蔡文偉家軒外有餘甘余名之曰味諫。

阿膠出膠中可以羽節又宜婦人貼花鈿呵噓隨融故謂之呵膠劉貢父有和陸子履詩云此膠出從遼水魚白羽補綴隨呵噓。

俗言社日酒治聾故李昉贈李淳云社翁今日沒心情爲乞治聾酒一瓶社翁李昉小字也。

實亞夫爲畫父也有怪石一絕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

前世賦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草書爲之旣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諫官無俸突無烟惟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有御書錢。

晩唐江東三羅隱蚪鄴也鄴詩如閨怨云夢斷南窗啼曉烏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城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鸂鶒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偏知船歌月醉方歸二詩隱蚪不及也。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纖條萬縷金不忿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作枝語意索然矣。

元楊廉夫竹枝詞和者五十餘人予獨愛徐延徽一首云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下有牽牛臙抛高髻膩脂水溜向銀河一色秋。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髯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慼淚常淹移牀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徐延之云非身歷老境眞知灼見者不能諸此悲夫洪皓熙甯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曾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膝下雖無孫子戲斑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卽歸養錢塘吳惜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泣然敬夫卒而惜始以丁憂還家嗟乎世之宦遊者多矣銜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

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展于賓客笑語及觴商筆墨之閒而子或浮沈官轍垂五載十載出而掇絕入而室處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韓魏公知中山李淸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擬李賀絕句曰公子乘閒臥繡幃白衣老吏慢寒儀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許當年吐哺無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屛晝不開詩卷卻抛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劉魯風投吳所知爲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自古公卿家專有此病故古人以將命典謁爲重然爲士者宦使王公聞其名而不得見則前詩又豈多事矣。

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袖詩謁之皎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艴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於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皎然展手視之遂定交呂氏童蒙訓云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時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晩年多改定前作韓子蒼云今集本東坡詠酒歡少雨何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尙竄定如此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而來嘗于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乙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唐子西語錄云詩語最難吾于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苦甚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篇略不經意眞可愧哉。

洪崖跨白鹿曰璧積其詩云下澗無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敎我若爲人。

古人憔悴字憔寫樵悴寫萃杜子美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萃。

金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雲盡處隱隱兩三峯其後流落劉昂嘗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二頃山田半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蕭蕭雨紅日花梢入夢無秦娥爲之泣下。

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殷勤頻借問妾家住杏花東侯成叔西池春游紀婦人詩也。

客過草堂叩余巖棲之事余倦於酬答但拈古人詩句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籙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寂寥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沈啟南得異石於葉石林之廢圃背有刻曰採菱渡其陽字二行王摩詰詩右處用中書皆有印文復刻摩詰詩于下方云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此輞川舊物亦於採菱渡者。

韓退之詩云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子瞻詩云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遂什一妄敢擇九萬二公猶不免徘徊于進退之間其後退之迷雲于衡山子瞻望日於儋海回視

閨戶擁衾簟瓢婁藿。不往天上乎。故考槃詩云。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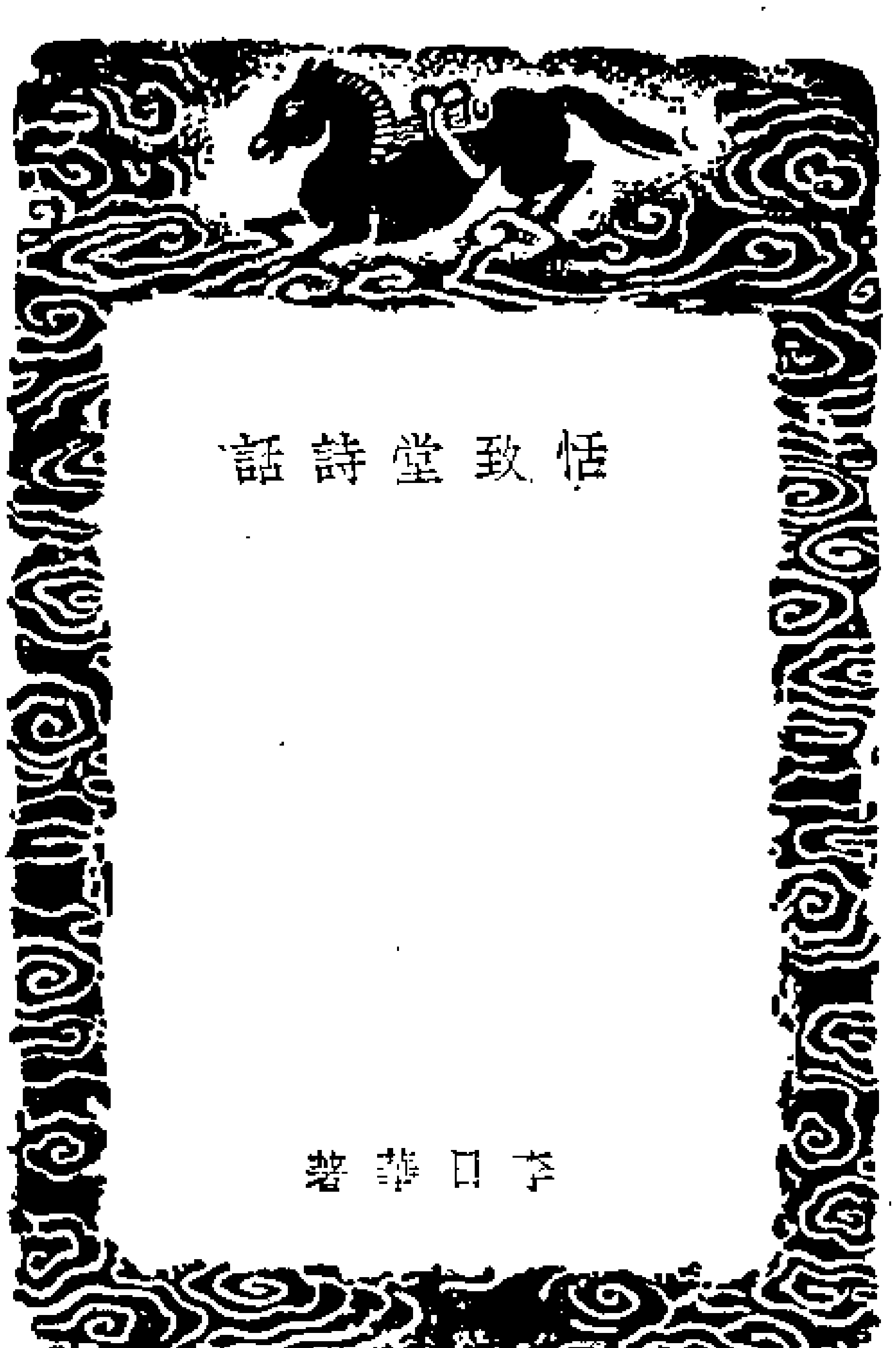
雪狀交若山。山雪莫若月下。余嘗目擊而賦四言詩云。夜登巖巓。浣而無風。月在松際。雞鳴雪中。蓋實景也。

余嘗過一山鄉。老而嗜花。紅紫映戶。弄孫負日。使人不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鬧。况市都潑潑廛邪。余贈以詩云。有箇小門松下開。堂前名藥繞啡栽。老翁抱孫不抱甕。恰欲澆花山雨來。

仇山村詩云。艱危頗得文章力。嫁娶各隨男女緣。又云。無求莫問朝廷事。有恥難交市井人。

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晟山俞仲蔚詠劍云。天下常介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嘗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爲冰釋矣。

蘇易簡特受宋太宗顧遇。性特躁進。能參政。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閒冷之嘆。贈老僧詩曰。憔悴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作。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有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倚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嘆曰。使我于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尙以其少。準遂服地黃。復餌蘆菔以反之。未幾皓白。宋孝宗嘗云。先公少多病。炙灼殆無完膚。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大凡壯年宦仕。忌于太速。肌體思在太豐。悅子氣實神深。雖體中多疾。無足慮也。范鎭東齊記事云。嘉陵江上。有二鶴未成。躍出巢穴。往往墜崖下死。其天性峻勇。是躁進之類。吁可畏哉。馮當世處歷中。以鄂中遞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春來亡誤第一。從渦入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賦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向敏中拜相。門庭悄然無一人。昌武向親也。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召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夫向敏中能耐宰相。而馮當世不能耐第一。要是識量不足。若使第一時。不落在人前。則爲宰相時。定不落人後。



恬致堂詩話卷之一

明　嘉興李日華君實著

元貫雲石。號酸齋。風流跌宕。人知其工小詞樂府。而不知其歌行奇詭激烈。卽盧玉川李商隱不是過。且翰筆瀟灑雄崛。無勝國稹熟之習。余藏其草書樂一歌。大出意表。歌云。雄雷怨別雌電老。蠢雨漫沙地無草。胡塵不受紫積風。三寸盧中元氣巧。微聲轔轔喘不栖。魑魅夢哭猩猩飢。壯聲九霜雪如鐵。酥燈焰冷春風滅。神妻夜傳髑髏杯。倒解崑崙飲腥血。紫壘雲散月荒涼。歸路人稀鬢更長。

嶺南有梅無雪。塞北有雪無梅。梅雪相遭。空明妙麗。周遮僊千餘里。地界得之耳。然能拈條嗅蕊。挹爽吸清。令寒香沁髓。而又能爲梅雪吐一轉語者。宇宙以來竟幾何人耶。余昔倅江州。瑞昌邑在荒江遠谷之中。逢迎絕少。衙退。卽手杜詩一編。坐後圃亭中。作詩人矣。雪中一絕句云。雲來庭樹暗栖鴉。鈴索無聲吏散衙。獨立虛簷人不見。自圍殘雪嗅梅花。今余解組。日盤桓百樹梅中。而苦爲俗務所嬰。翻憶爾時意味。爲不易得也。

予至江州。彭澤人獲鹿以獻。予畜之郡圃。而爲作歌曰。夕陽峯頭亂霞氣。蒼鬣飲泉衝暮雨。松風震蘀如不聞。野笛一聲驚散去。自從縶維獻君子。文章陸離角砥礪。磨圖秋深積葉黃。中有汗池容勺水。呦呦時作嚶嚀聲。千巖萬壑知何處。主人固是山澤姿。偶落塵中亦如此。青鞋布襪浣泥滓。騎爾山中問園綺。安能抑抑長困簿書閒。狂態發時無可語。此余初服官三月後所作也。人或疑其不情。乃今克伸余志。此如彼籠之鹿。跳入重霄。豈復可呼哉。

宋王防禦者。號委順子。方萬里挽之曰。溫飽逍遙八十餘。稗官原是漢虞初。世間怪事皆能說。天下鴻儒有不如。聳動九重三寸舌。貫穿千古五車書。哀江南賦箋成傳。從此韋編綴蠹魚。蓋防禦以說書供奉得官。屢有賜物。既老。築委順堂以居。士大夫樂與之往還。世傳委順堂圖。蓋宋人筆也。而或附之趙榮祿。爲鮮于太常寫。吾不知其解。

余倅江州。蘇宏嘉先生以司徒檄榷稅江滸。一新琵琶亭。余爲作記。而先生手書鐫石。余記中語云。抑鬱顛頓之氣。必塡閭物之胸。騷牢憤懣之詞。必發鄙庸之口。意謂樂天曠士。所謂淚溼青衫者。特劇情取妍。非衷語也。宏嘉嘆息以爲知言。宋夏英公竦躁進者。其詩曰。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收淚溼青衫。則又特以宦情羈束。而欲藉聲色以自快耳。非余旨矣。

婁東朱拭春藝而審音。館程季白所。夜飲鬧坐。爲余撥阮。鏗鏘激楚。與杳渺之音間作。備極北音之妙。卽席賦贈曰。漸離矐目後。壯氣日塡膺。鑄我鐵石腸。彈作金玉聲。句踐變林烏。琮琤敲澗冰。虞姬帳下泣。馬卿壚畔吟。雖作兒女態。中含烈士情。渾渾倒三峽。嘈嘈傾百城。常怪阮宣子。製器通靈神。婁江有朱翁。草澤潛養翼。五音蕩滌具。聊用自屈伸。解散滿把珠。走丸如建瓴。酒徒互猱猾。劍客能戰爭。虛堂奏君技。颯颯風雨驚。百耳注一隅。撫抑萬慮興。頗宜易水歌。吐吞無此精。

文與可世但稱其墨竹擅千古之妙。然其詞筆瑰麗。亦非秦黃以下人。嘗見其朱櫻歌曰。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籞朱櫻斑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貂璫發。凝霞作丸珠絢顆。油露成津蜜初割。君王午坐鼓猗蘭。翡翠一雙紅靺鞨。卽李頎嘗爲之。亦不過如是。固知風情詩幹。瀟灑騰空。皆從錦胸中躍出。斷非凡手腕可追者。余嘗與一友人論繪事。必在多讀書。初時溟涬其語。久乃相信。以其證入漸深耳。

壬戌六月。得七星泓硯一。乃七里灘卵石所琢。長幾尺。闊半之。額大小成七竅。受水遇注。面仍有渦處。以貯積瀋時一濡毫。其稜岸兼可砥筆。蓋亦工之入意者。想由善書人指授爲之耳。摩挲如紫玉。間有綠筠行墨若噓雲吐霧。硯之絕品也。余嘗兩度泊嚴灘。漉石沙中。終鮮稱意者。今忽得之。喜悅何言。因銘四十字。其陰上云。昔有捉月人。酒腸出魂魄。千載爲紫沙。落落萬瓊瑰。獨此掌片玉。紫虹亘秋水。文匠斲削之。畀我箋琅蕊。時方用以注五千文故也。

黃葉落葉入詩最饒意象。然其源本於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與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而唐人剪綴入律。具有情致。如黃葉前朝寺。無風寒殿開。又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又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又開門落葉深。又一葉兼螢墮。余江西詩句。有空山黃葉雨。淺澗白沙流。又寒山秋磬底。落葉夜燈前。山青山高士榻。黃葉老僧家。又武林大佛院倚醉闌題句。石開黃葉徑。湖展白鷗天。自謂用得葉字頗穩適。暇日出以質於黃葉頭陀。頭陀吟咏再三。莞爾曰。初謂此物堪止兒啼。不意被公拈得到處解人頤也。

余在江州。與言詩者。董獻可曾不隨吳蘭郎瓛董癖苦吟。思尤清遠。別後每形夢寐。余嘗作秋林圖寄之。題句云。相思託秋樹。一葉隨君前。董得之以詒諸人。其不及者。往往嘐然於余也。後曾寄余詩云。望窮秋岸離離樹。何事庭無一葉飛。一時以爲佳話。

昔嘗見王伯穀詩。有松鼠墮枝輕句。意欣然喜之。遍於武林僧舍獨坐。紙窗映日。忽一松鼠。從簷溜下。半墮而止。乃得句云。林光翻草蝶。窗影落松鼯。不知較王句意何如也。

余爲陸伯承比部作倚醉樓聯語云。樓當山好處。人在醉醒時。秦心卿云。此聯人競以爲逸唐句。不知爲先生作也。余曰。昔人誦一鳩啼午寂。雙燕話春愁之句於坡翁前。曰。此先生詩乎。翁曰。乃唐人妙境。余安能及也。夫以坡翁之才之美。且不敢冒居於唐。鄙句何足相混。直由觀者取其興致。而略其格度耳。

宋司馬待制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人皆賞其描抹。余亦有送人一詩。初非襲其意。而落句不得不撫及之。詩云。故人江上去。我登江上樓。江南花片雨。灑灑送行舟。棹入蘼蕪際。望窮煙樹頭。盈盈一段意。猶出使人愁。

杜詩元日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說者是瑤臺之金母耳。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宣和閒。中官陳彥和掌禽苑。見蜀中貢一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長。飛則尾開展如兩旗。故名曰王母。杜詩誠未易讀也。

唐元宗旣命李思訓吳道子。各圖嘉陵山水於大同殿壁。王維又別用絹素寫之。謂之小簇。宋王履道題句云。江山已暗大同殿。絃管猶喧凝碧池。別寫嘉陵三百里。右丞心事與誰知。摩詰手跡。世難得見。而小簇之法。亦畫家妙境。倘遇高屏大帳。有古人奇絕者。正須仰師此法耳。

子晦書黃庭內景篇。贈廬山褰道士穎濱。有題語云。君誦黃庭內外篇。本欲洗心不求仙。夜視片月墮我前。黑氣剜盡朝日妍。一暑一寒久自堅。體中風行上通天。亭亭孤立孰傍緣。至哉道師昔云然。旣已得之戒不傳。知我此心未虧騫。指我嬰兒藏谷淵。言未絕口行已旋。我思其言夜不眠。此錄呂正傳祕旨也。

不須簪紱眈杯酒。切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此宋楊處士述其妻句也。然處士自有村居感興詩一絕云。一壺村酒膠（去聲）牙酸。十數胡皺（胡餅也）徹骨乾。隨著四婆裙子後。杖頭挑去賽寂官。四婆卽楊之妻。此村翁媼。何所有無於世。而眞宗於禮岱祠汾之後。必欲召至。以點太平物色。同此老一時之遭也。若今日山人報吟卷壓牛腰。止博朱門冷嚴。亦可哀矣。

人嘗評趙文敏文詞。遜其翰墨。然余觀其題黃素黃庭經後云。翠心玉文洞元元。金鈕朱錦乃汝傳。子能得之乃長年。黃素縝栗完且堅。橫理如髮約兩邊。縱有赤道如朱絃。文居其閒走元蜒。飛雲卷舒相縈始。大道甚夷非力使。無爲自然有至理。誰能精專換骨髓。掃除俗塵不瑕穢。目中有神乃識眞。白玉爲軹裝車輪。裹以天上翠織成。仙人樓閣儼長生。鸞鶴翔舞狻猊輕。子能寶之慎勿驚。宮室之中夜自明。上清眞人楊與許。焚香清齋接神語。手作此詩留下土。千年流傳子爲主。東方青龍西白虎。廉不索兮

貪勿與。郎東坡廬山實書後所作語。不過如是也。

癸亥六月十有八日。夜夢畫一古松。頗蹟瀟灑志。又題一長律云。洪谷曾棲神鉦山。怪松寫盡雪霜顏。常懸老氣空千古。想見雄心躍百盤。鶴鶴秋風驚策鹿。瘦荒草臥斑斑。生來未識天台路。忽湧飛橋步裏看。旣醒。亟爲錄出。蓋余未遂五嶽之游。徒與荊關輩神結如此。

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化工進。惟知雨露貪。不念零落近。昔我飛骨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明霞。縹緲上下村。旣死明月魄。無彼玻瓈魂。念此一脫洒。長嘯登崑崙。醉著鸞鳳衣。星斗俯可捫。朝披夢澤雲。笠釣靑茫茫。尋思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姥。妙義不可量。金刀割靑紫。靈文爛煌煌。嚥服十二環。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喜變化。化作梅花妝。遺我纍纍珠。靡靡明月光。勸我穿絳縷。繫作裙間璫。揖余以辭去。談笑聞餘香。東坡自云。於京師遇一道人。風骨秀異。語論不凡。口誦此二章云。東華上清監淸逸眞人李太白作也。詩句妙麗。蔵然太白口吻。顧余竊疑坡翁好奇。或擬作以詒人。觀其所補龍山九日詩。宛是晉人語脈。豈難一青蓮哉。

詩家一字之妙。有遞相祖述。今古用之不盡者。如唐張祜草色詩云。草色粘天鶗鴂怨。粘天字本於昌黎洞洞汗漫粘天無壁。而昌黎又源於庾闡揚都賦云。濤聲動地。浪勢粘天。其後黃山谷有遠山粘天吞釣舟。秦少游小詞有山抹微雲天粘衰草。余嘗作春草詩。亦有慣粘愁眼碧之句。古人窮目力騁望。知其粘天。余以物色惱人目。知其粘眼。自謂用字雖同。而操縱則異。

上海下沙鎭有鶴坡。或云鶴窠。乃陸機養鶴處。宋沈約云。鶴惟鶴村出者爲得地。餘皆凡格。孫悟詩云。歸舟傍鶴坡。坡樹雜風氣。上有胎禽巢。不知育雛未。

蔣文藻林塘。與姚丹邱同隱大雪。執師資之禮。書畫步趨丹邱。有醉肖者。所作畫竹老木。尤蒼勁有致。人或以文雅稍怯輕之。然亦有樸野眞率。不失山林氣味者。如野步過田舍留飲。題舊作竹石上云。吳淞上簇桑柘空。薔薇花開村逕紅。野夫飽食無一事。緩步小橋西復東。靑黮綠陰啼不歇。踏轉郄逢田舍翁。殺雞留飲話疇昔。葦箔稍稍來南風。江南好景復何有。移山我獨嗤愚公。浮生得酒且盡醉。莫說楚漢爭英雄。

甲子冬十二月四日。春波書居。改構落成。移居之前一月。搬運大都書畫十之九。床几琴硯奇石古敦彝十之五。而他物僅足用。亦先君舊器多破裂者。不忍棄也。趙子昂句云。貧尚典衣貪購畫。東坡抄一書寄叔黨云。吾兒小富貴也。蔣文藻憮其意作移居詩云。辛苦經營此卜居。林塘吾亦愛吾廬。囊空只爲貪收畫。兒富當知旋讀書。余所貽後人者。書畫二事。雖未能精麗。然亦粗足備玩索矣。

吳仲圭爲松巖和尙寫竹枝一卷。簡淡蕭遠。有天成之趣。自題枝枝有叅差。葉葉無限量。不根而自生。換卻諸天想。至正庚寅。梅沙彌奉爲松巖和尙助喜。雪山文信題云。吳郎平生眞不俗。千畝琅玕在渠腹。有時寫出與人看。葉葉枝枝動寒綠。之子愛之如千金。袖中戛戛鳴玉音。莫教風雨化龍去。明日葛陂何處尋。洪武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寫於凝翠樓。古朴趙弈題云。虛心待我不嫌貧。齋下從來獨此君。風

似節騷和雨謦月。隨濃淡向窗分。森森碧玉垂蒼葆。鬱鬱寒稍拂翠雲。晝靜清陰消溽暑。涼生枕簟迴般勤。延陵釋爽簡題云。梅花巷裏散花天。翠袖佳人色共妍。居士不緣曾示疾。此君端解替談禪。府山派自湖州出。淇澳詩從衛國傳。回首百年成一夢。三生莫問舊情緣。又有湛然靜者釋惠鑑著語云。吳仲圭墨竹。初學文湖州。運筆雖熟。而野氣終不化。以仲圭妙境而猶爲野氣。何此衲之横議若是耶。豈呵佛罵祖於藝場中。亦作無面漢耶。再三閱之。殊爲之不平。

文休承。嘉靖戊申除夕。畫雪林鍾馗。贈其友號紹春者。亂樹縱横。雲陰慘淡。甚得鬼神幽深之趣。大都本之叔明。而用意則有獨到者。其題句云。朔風吹沙日欲暝。官柳搖金梅綻蕊。終南進士翩然起。帶束藍袍靴露趾。手擘硬黃書一紙。若曰上帝錫爾祉。蝙蝠于前含老齒。頤指守門荼與壘。肯使妖狐搖九尾。爆響一聲人盡喜。明日春光萬餘里。詩既疏宕可喜。書法亦爽爽雄快。余每值臘盡春回。家人治松盆椒柏。輒懸此幅於中堂。以助歲時之樂。未嘗不感歎前哲風流。點筆即成佳趣也。

歎友與伯徵。寓余郡北郭門外。市聲洶洶。伯徵戢影一室。棐几薰爐。法書名畫。恣其耽味。蕭然如不在塵中也。每得一奇蹟。輒馳一奚取余評決。余年來書畫中頗有進長。得伯徵之助爲多。曾以一絕留其齋壁云。一室蕭閒寄市橋。市聲遙聽似春潮。庭梅有意撩詩思。横入低窗尺五梢。

乙丑人日。雨霽風和。殘日可映。戲寫一松。從幽谷挺幹。飛泉灑其頂。浮雲蕩其足。頗有空山崛強之態。題句云。羣物生生各有材。何須機事苦縈懷。堅松亦有參天勢。豈是由人灌溉來。意亦微有寓云。

倪雲林耕雲圖卷。作喬林三叢。八樹直下。石壁四堵。旁有洞穴。內層遠巒起伏。俱有沙腳。樹間一田舍。舍後叢竹。蕭嘯清遠。營邱家法也。題云。芝田耒耜開。石廩吐雲滿。渚際荷衣翻。巖前蘿薜綴。垂露藹輕帷。芳池沃清齒。沆瀣非腥腐。物化自修短。空因未足憂。服食從楨幹。癸丑八月。訪耕雲高士於西巖。因寫耕雲圖。又爲之詩。十五日倪瓚識。宋景濂題云。看院留黃鶴。耕雲補紫芝。天下亂盡。人間事不知。徵江趙覲題云。天風起靈林。衆樹動秋色。仙人招不來。空山倚晴碧。

趙松雪書紈扇二十握。自擇尤愜意者二握。貽附笑隱張淵清夫。以句調之曰。古人書畫盡紈扇。最愛千縑雪色新。漸劣王郎偶點污。直教老媼也生嗔。

沈石田墨荷。一花一葉一房一莖。下連折藕一段。先以墨汁濃淡潰成。後以焦筆辨其筋絡孔竅。氣象渾化。生意弈然。題句云。爲愛南塘好。借郎種綠荷。秋時來踏藕。兼聽櫂與歌。此老清眞寡慾。絕無冶豔之好。而筆端風調如此。

昔年於京師見馬麟畫叢蘭。如掌片者數十番。皆草草粗筆。略具邱林。而老韻溢出。正唐人點簇法也。馬君因一時應詔扇羅帶方寸求奇。不得不粗邁之耳。張禹玉以衲子海湛小畫卷來求著語。余不知海湛何如人。而畫筆實用蘭法。蕭閒簡淡。大非時流所及。余每爲著二十字云。蕭籟不盡風。颯颯時助雨。幽窗吟夢斷。獨與寒燈語。岡頭露石骨。黃葉落已盡。樹中乾皴皮。斑斑鹿眼印。老樹低壓屈。清溪冷浮雲。不須續故紙。落墨自成文。萬樹闇齊影。千山銷綠苔。只留一線白。容得野樵來。勇退急流中。翩然似懸

鶴。抖擻簇上雪。片片梅花落。漾舟石壁下。煙樾冒深羅。宿鳥棲未定。驚魚時翻波。

乙丑十月二十二日。自紅心行磨盤山。陟降顛頓。盡日始至大柳驛。舍爲他客所據。余與劉叔初僦一民房。頗楚楚。華潔堂陳閎書。庭有散植殘菊數株。似有榮者。主人成姓者。稽山人。以扇索詩。余漫應一律云。遙遙千里駐征輪。山色深南興始新。隱者結廬偏不遠。征夫停旆得相親。盤餐已有蒓鱸味。圖史能開車馬塵。何用津途問沮溺。高樓自有上皇民。主人又索劉詩。劉不即授。余戲爲代之云。大柳今何在。孫枝百萬條。梢雲動星斗。匝水散波濤。馬去莽山盡。鶯歸春雪消。先生既彭澤。詩句幸相招。

蘇齋爲許梅谷作寫梅詩云。濃寫花枝淡寫梢。鱗皴老幹墨惟焦。筆分三剔攢成瓣。珠暈一圈工點椒。糝綴蜂鬚凝醉靨。穩拖鼠尾曳長條。盡吹心側風初急。猶把枝埋雪半消。松竹襯時明掩映。水波浮處是飄颻。黃昏時候朧明月。清淺谿山長短橋。闇裏相挨如有意。靜中背立見無聊。筆端的皪明非畫。軸上縱横不是描。頓覺坐成春盎盎。因思行過雨蕭蕭。從頭總是揚湯法。拚下功夫豈一朝。此詩寫梅彀率。併其神聖工巧。可謂一一具備矣。在人熟參之耳。顧余猶謂寫梅花在取格。簡淡孤高。梅之格也。

恬致堂詩話卷之二

唐人早朝詩。賈至倡詠。王維岑參杜甫和之。俱稱典麗。然王警句則曰。九重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岑則曰。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賈則曰。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氣象誠高。波瀾誠闊。終是落境語耳。杜子則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以旌旗所畫之龍蛇。對殿燕雀。已極變化。而動字高字。俱含生氣。風微字則以燕雀因風微得至殿屋。風稍壯不免搶地矣。且大廈成而燕雀賀。又本成語。見朝廷寬大。羣情樂附之意。有比有興。六義具涵。轉帳詠之。彌堪咀味。杜眞詩聖。三子咸當北面。

元湛海粟作梅花百絕。調卑意庸。未足稱奇。幻住老衲遂作長律一韻百首以敵之。往往有意外之句。其於風雅雖非本色。然光怪超忽。悍鬱驚奇。實世間異寶也。偶隨手摘出之。乾坤一夜閱吟骨。風雪滿山來故人。齊開椒眼好窺客。黃撚蜂鬚冷笑人。九天靈魄有生意。一段新妝出內人。漢水弄珠寒照影。松風飄袂夜驚人。飢蜂冒雪身遊絮。病鶴眠苔迹妒塵。斂横鬢亂沾雲影。玉滑酥融卻扇塵。銀鬢落中香入酒。玉鑾鞋外影隨人。數枝冲淡晚唐句。一種孤高東晉人。鐵面冷於吹劍客。石心深似嗅蘭人。鳳雙驚孤情抱燭。麝溫屏暖景消塵。荒溪燭照山初靜。寒影相持雪亦塵。雪消頓覺雲隨夢。月落難開笛怨塵。一派珠幡迎羽客。半樽冰縷駐鮫人。幻住幼業儒。中路棄去從釋。既悟心宗。有籠罩諸方之氣。出

語自不塞倫如此。

霧淞即木介，寒陰精華之氣，凝樹所成者，其狀冰花霧蕊，曾子固霧淞詩云，園林初日淨無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蘢鬆，婉麗暢逸，王昌齡不是過，而謂曾不能詩何耶。

五臺山冬夏積雪，山泉凍合，冰珠玉溜，晶瑩逼人，然遇融釋時，亦可勺以煮茗，其味清極，元遺山詩云，石罅飛泉冰齒牙，一杯龍焙雪生花，車塵馬足長橋水，汲得中泠未要誇，信絕境之未易到也。

天啓癸亥七夕後，經月不雨，每日濃雲曉蒸，四遠俱沾足，而近郊獨澀澀不成滴，余戲作盼雨詞云，雲機暫歇衡梭罷，曉澀臙脂水痕重，四郊鳩語喚婦忙，髮鶴紛紛邊簷棟，空車轆轆報池塘，漸漸澀霏微塵不動，鞭龍呪鬼蜥蜴驚，彩虹掛斷巫陽夢，星娥堅候隔年期，侍女偷過小仙洞，蓋用梁玉清故事也，織女侍兒梁玉清，爲太白所竊，入小仙洞，四十日不出，帝大怒，并謫其子休，行雨河北，每至小仙洞輒止，恥其母淫奔之所也，出錄異記。

京房易占，青蠅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梁袁豢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觸，李白詩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皆言隱者高潔之意，後世乃移以詠入仕登科之士，謬矣。

湘中烟色，與他方異，張泌詩云，中流欲暮見湘烟，沈翠微湘中詩云，魚躍浪花翻水面，鴈拖烟練束林腰，朱餘慶詩云，遍迴湘烟暮，香林岳氣春，許渾詩云，湘潭雲盡暮烟出，非塞山也，山大物，非糊天雲雨之靈，紛斂即出，何必雲蓋哉，古人用字之妙，斷不易窺也。

唐僧元覽齋壁，有張璪畫松，荷載讚之，衛象詩之，覽悉加堊之，曰無事疥我壁也，他日覽有句云，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惟其有天海襟度，故一塵不染，一法不捨，所謂大地森羅，是沙門一隻眼也。

老樹吹風驚鵲鴿，壞牆積雨繡龍蛇，此余夜宿豫章白玕行館所得句也，又記行天目道中，忽得句云，溪流春漲鹿麑渴，山路雨晴枯柏香，俱指一時之實，而前後不復可綴，遂不成章。

匡廬絕頂產茶，在雲霧蒸蔚中，極有勝韻，而僧拙於焙，既採，必上甑蒸過，隔宿而後焙，枯勁如槁秸，瀹之爲赤滷，豈復有茗哉，余同年楊濟中遊匡山，有笑啟渴飲甸奴血之誚，蓋實錄也，戊戌春，小住東林，同門人董獻可，曹不隨，萬南仲，手自焙茶，有淺碧從教如凍柳，清芬不遣雜飛花之句，既成，色香味殆絕，恨余焙不多，不能遠寄濟中，爲匡廬解嘲也。

浮梁人吳十九者，能吟，書逼趙吳興，隱陶輪間，與衆作息，所製精瓷，妙絕人巧，嘗作卵幕杯，薄如雞卵之膜，瑩白可愛，一枚重半銖，又雜作宜永二窯，俱逼眞者，而性不嗜利，家索然，席門甕牖也，余以意造五采流霞不定之色，要十九爲之，貽之詩曰，爲覓丹砂到市廛，松聲雲影自壺天，憑君點出流霞盞，去汎蘭溪九曲泉，樊御史玉衡亦與之遊，寄詩云，宣窯薄甚永窯厚，天下馳名吳十九，更有清詩勤遠人，匡廬山下重回首，十九自號壺隱老人，今猶矍然。

絲竹之技，其變多端，予偶同數友訪白牛道一處士，酒酣，出伎佐歡，主人與諸郎亦自攜胥彈梁州古調，

嘐吾淒緊，殆欲墮淚，其器有提琴胡撥四琵兒咪琵琶等名，皆平日所未見者，而提琴之聲尤纖眇婉折，如蠅語蚊吟，具有低昂節奏，其法以鬃繫拂之，非主人不能盡其妙也，是夜余不覺醉倒，裸臥階石，坐中一狂友大叫曰，今而後知色可傾城，音能亡國，遂逃一絕以謝曰，玉人相對坐銜杯，胡撥琴箏次第開，彈到月斜方入破，滿身花影臥蒼苔。

戊戌仲冬十五夜，泊吳閶門外，霜月滿江，同沈伯宏子廣壑寓庸園飲，張六姬船頭，酒酣，客有彈三絃者，曲盡其妙，余作歌以贈之曰，洞庭木落西風多，布袍越客登飛艎，寒溪遶城月照水，渺渺煙樹嘯棲鳥，笙簧中斷踏歌歇，美人發蒨坐霜月，杯分綠蟻灔金波，劍冷單衫驚肌雪，豪談劇謔意已盡，坐中忽出三絃客，客年三十美風姿，正是撥風弄月時，青狨蹙斗紫半臂，纖手削玉採花枝，一絃一珠珠活潑，三珠潑潑亂拋擲，化爲黃鳥入花關，淡日和風響鉤軛，海棠貪睡柳貪眠，一齊喚起春風顛，沈深堂院下紅雨，雨聲滴破青苔磚，隔窗有人愁聽雨，噥噥唧唧相爾汝，一朝蕩颺轉無聊，陰雨切切秋蟲語，沙頭老鶴亦斷腸，劃然驚起天地霜，千家砧杵夢魂裏，萬騎鐃歌關塞旁，悲歡意緒總不同，盡在掏捫抑抑中，風箏線斷刀尺冷，墀環何處敲丁東，蟲肝鼠膽吉鵲舌，蜂鬚蝶翅相囊葺，喜爲微溜吐幽籟，悲作老木含淒風，四時氣候俱可變，何況響凋青黛顏消紅，蔡女十八拍，嵇生廣陵散，潯陽江頭泣嫠婦，柯亭老竹驚飛翰，何如此客細作碎金碎玉裂繒聲，引我詩魂入清境，客彈已罷歌亦竟，明月欲落不落，美人欲睡不睡，坐客低回頭俗傳，總爲餘音媚人聽，若非白骨觀初成，幾爲三條絃子愁成病。

門人倪釗雪，奇士也，精大衍數，占筮奇中，遇異人授以劍訣，嘗爲余起舞，白虹遶柱間，不可留贈，余爲玉龍子歌貽之，勸其北遊塞垣，以親老未能出戶，歌曰，玉龍子，出丹穴，一樓紫烟千片雪，舞翻滿袖梨花雲，銀海茫茫上孤月，鶴來且且返蓬壺，三百六十衆仙鳴佩訣。

顧遒翁況隱我里，有洗馬池，在小鸚倉橋委巷，既窮，遂遠阡陌，有水一泓，環以老樹，水色沈黑，不生蘋蘩，亦無涸溢，或云我地無馳驟，當是洗研池，非洗馬也，樹間向傳有石，碌礡相嵌，今爲民居闌閫所侵，已悉徙去矣，遒翁有若蘚山歌一首，豈即是中所玩耶，歌曰，野人夜夢江南山，江南山深松桂閒，野人覺後長歎息，帖蘚帖苔作山色，閉門無事任箴虞，終日歌眠對四如，一如白鷺飛出壁，二如飛雨巖前滴，三如騰虎欲哮咆，四如懶龍還蟄螫，蛸蛸嵌空洞洞寒，小兒兩手扶闌干。

周公謹，名密，號草窗，又號弁陽老人，泗水潛夫，殘元時流寓吳中，目見僞吳張氏，狂圖不遂，城破國亡，皆由任用非人，淫樂自恣，覺機天戈，有足嗤者，於雜札中得其詩數絕，皆追悼之作也，行筆矯健蒼勁，亦深足尚，余爲裝潢存之，而錄其作於此，曰，甲第紛紛起畫樓，忍看孤主赴羈囚，當時幾個偷生將，只合加封不義侯，霸氣遙加萬乘君，江南兵力已全分，那知几席生奇禍，南卒輿屍從後軍，長淮千里陣雲平，萬騎郊原決死生，不信玉堂春醉醒，倚闌晴日喚流鶯，偃月堂高畫紫烟，夜闌笙火正薰天，如何斥地連吳楚，葬骨都無半壟田，城門壘合勢如山，夜哭兒夫矢石間，血濺髑髏俱作土，功成上將獨登壇，

元人有西字韻七言律詩，作於盧充耘，而諸公和之，惟陶南村獨藉藉邁，筆亦遒古，有李泰和雲壓帖意，

詩曰。與君相遇浙河西。鴻爪縱橫踏雪泥。魯酒未開千日醉。雍琴初罷數行啼。老松臥壑斜欹古。修竹排雲玉節齊。試問終南高隱處。青沙雜樹白雲迷。白雪歌殘月墮西。綵箋絨露溼香泥。錦籠自教鸚哥語。環佩同聆絡緯啼。新製惠文蟬殼大。舊栽白紵鶴翎齊。他時若共東園宿。步屧相期徑岸迷。陰陰桃葉武林西。山雨靈微不作泥。梅樹月高猶鶴過。桂枝風急喚猿啼。讀書堆裏牙籤合。揮扇行間劍騎齊。閒道樵人吐奇句。吟情直入五雲迷。

欽友吳衎吾。少豪放。善聲律。晚年落拓。寓居武陵吳山。松關竹塢。翛然如在塵外。家有偶南觀世音像二軀。大者高幾三尺。小者高尺餘。皆榾結之精者。供置室中。奇香溢於戶外。誠異品也。甲戌初夏。過予恬致堂。攜一木瘦鼎相示。天然有兩耳三足。綱身文理蹙縮。成雲雷獸面之狀。色瑩淨如黃金。撫玩竟日。爲作歌以紀之。歌曰。木鼎非範金。遺質自陶鑄。空山無良冶。雕鐫亦非處。野火燒枯株。泉溜晴相注。上亦蟲蝕斗下亦歧。三柱崛嶠變蟠螭。鬈鬆鬣驚黃目突。海濤紫英發山樹。摩挲爛光澤。文彩炳然著。吾友隱落人。幽奇每延佇。天忽畀此物。攻堅殫神智。剞中有所容。窖藏不以貯。竹風飄翠縷。松爐吹紅炷。華陽十賚中。缺此亦欠事。常笑彌明翁。頑石勞險思。何羨魯廟陳。聊供齋臺治。木火自宜發。無煩韓牧氏。盍讀茲叟書。攜上蓬萊住。

古人不貴小楷。謂之隸書。爲胥隸所書耳。梁武帝敕臣下書疏。皆用行押筆自書。惟署名稍謹耳。唐文皇令三館諸生寫道釋諸經。以其楷正。名經生體。士大夫不爲也。竹雨弟屢要余作楷。余曰。昏甚苦之。爲作一絕。以冷其意。然實書家正論也。鴨頭狸骨擅雄奇。不數銀鉤蠆尾齊。請看貞觀寫經手。品流應隔雲泥。

項龍叔。新安人。名承慰。杭州府學生也。屢上不第。遂隱西湖岳墳。攜一女奴供爨。奇醜。開小肆。雜置書籍畫卷。併盆花竹石。索價頗貴。余戲贈之詩云。西湖流水供濯足。南屏山色對梳頭。月夜酣眠琴作枕。雪朝孤坐架爲裘。盆花巧作千金笑。壁畫貴高萬戶侯。何用更尋高士傳。先生風格在林邱。比余遊中原回。聞先生以哭婢成疾而逝。即前之奇醜者。人皆笑之。予信先生非耽其色。實耗以相依。一旦失去。如登覺之雌。巨虛實難自濟耳。今於常賣處得一扇。有先生做沈石田畫。蒼莽淋漓。直得子久家法者。題云。陰陰茅屋野人棲。留裏烟波咫尺迷。約伴攜尊釣斜日。從來浪跡寄山谿。

萬曆癸未季春。余與徐企諧許思德遊飛來峯。既而思德仲兄沂春先生爲作記。且邀歡竟日。盡出所藏法書畫卷。縱觀之甚歡。已別去。買舟抵郁銘巷氏宿焉。其族有惺初者。好古。聚二三知己觴我。佑以沈石田漁舟晚釣圖。徘徊不能舍去。強題歸安溪寓。於沂春扇背題短句見意云。石田詩云。新豐酒波供濯足。塵土紅污酒波鮮。相對飲客下馬來。三飯五飯行促促。何如並著春江船。蒲芽紫立柳黃眠。船頭對坐酒沒傳。賣魚盡可供沽錢。夕陽射浪拉舵轉。江光貼天孤鳥遠。後記宏治五年春三月。偶坐小軒。寫漁舟晚釣賦此長句以見老況。錄寄冷庵先生求教。竹懶曰。每見石翁題畫句必奇。此尤奇峭孤拔。似東野玉川。向非龍叔拾之播於毫端。則墮沙莽中矣。余不惜爲此老刻揭榜也。

唐劉賓客集有題夢絲瀑詩得句云。含煙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波繞石去。碎響隔溪聞。夢絲言瀑繞如亂絲也。命名亦妙。劉句又有桃花韶色。點桐子藥丸成。七言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又山花秀色通書幌。十字春波遶宅牆。

唐李咸用研詩云。遲漸光比錦。因懸賦于磬。因墨二字奇。

元朱萬初墨。純用松烟。蓋取二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非常松也。虞伯生贈之詩云。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烟化。遲作元雲遶紫微。仇池筆記云。真松煤遠烟自有龍麝氣。

僧惠崇。人知其繪事精妙超凡。不知詩句亦清遠。有冰雪松霞之韻。嘗作句圖。畫其所最得意。如嶺暮春猿急。江寒白鳥稀。掩門青桂老。出定白髭長。鳥歸衫墮雪。僧定石沈雲。空潭聞鹿飲。疏樹見僧行。磬斷蟲聲出。峯迴鶴影沈。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移家臨醜石。租地得靈泉。殘月楚山曉。孤烟江廟春。松風吹髮亂。巖溜濺棋寒。雲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松。禽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野人傳相鶴。山客學彈琴。地遙孳馬小。天闊一鵰平。

王安國作詩。好用酒樓字。嘗謂吳處厚曰。予詩有幾酒樓。吳曰。有二酒樓。其一、夜泊潯陽宿酒樓。琵琶亭畔荻花秋。雲沈鳥沒事已往。月白風清江自流。其二。若耶溪畔醉秋風。獵獵船旗照水紅。後夜錢塘酒樓上。夢魂應遶浙江東。安國曰。足矣。然不如饑昭度長憶錢塘江上望。酒樓人散雨絲絲。更有情味。

張伯雨。內名嗣眞。號貞居。所著有外史山居集三卷。碧巖元會錄二卷。尋山志十五卷。余嘗手抄其洞阿詩集二卷。又得晴巖其小楷手蹟二方。每一展舒。覺松雲雲瀑之氣。爽然逼人。眞仙品也。虞道園寄伯雨詩云。獨抱長鑱管白雲。琴心誰錄內篇文。清齋三日秋仍瘦。獨禮華眞夜每分。石記恐妨塵外隼。山經聊許世人聞。已從司馬求眞籙。更爲通章九老君。伯雨酬道園詩云。一函眞籙是遺書。想爲焚香謝紫虛。海上安期分食棗。人間長吏合懸車。泥丸日月存思否。華蓋烟嵐筆札餘。絕嘆清詩不埋沒。解隨霜葉墮山居。

茅山詩多矣。惟朱錫至寶七言一律。獨備山中典故。非虛語者。而句自雄蒨云。玉姊空浮巳字山。五門不鎖洞天寬。紫花可餌秋霄尤。紅焰難埋夜見丹。盡得一牛方水草。飛來三鵠各峯巒。仙蹤寂寞高風遠。誰爲先生指顧難。

傳燈錄載僧問多福院長老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多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曰三莖四莖曲。余家藏梅花道人一葉竹題云。誰云古多福。三莖四莖曲。涼陰生研池。清風滿淇澳。觀者不解其語。不知抄襲引此一則公案。眞以畫說法者也。

蘇子瞻寶成院賞牡丹詩云。春風小院卻來時。壁間惟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憑君說與春風知。年年歲歲何窮已。花似去年人老矣。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郎在千里。詩鐫石壁。筆法甚遒。

武林潮鳴寺有宋思陵賜統制劉鑑臣詩云。野寺參差露漲痕。疏林欲倒露霜根。扁舟一棹向何處。家在

江南黃葉村。此蘇子瞻句也。起句第二字是水字。今只改一寺字。遂掩而有之。恩陵博雅。斷不如是。當是一時在寺中偶御筆書之。遂以賜猾。而寺中欲假以爲重。乃改字勒石。以侈榮觀耳。不然。豈子瞻以詩得罪易世之後。猶沒其警句。竟充支賜之用耶。一笑。

王仲山先生畫梅蒼古。曾見其看泉圖一幀。題句云。曲泉未出山。滑與元氣結。霏霏散爲雲。谷口薜衣溼。

婁太常立綱。世傳其楷法嚴整。未嘗知其善畫。余偶得其一幀。蕭疎發秀。全以黃鶴山樵爲宗。特筆意稍未化耳。題句云。功名已見繡爲衫。萬里青雲入笑譚。白首九峯天際碧。可能無夢到江南。

孫茂鈸觴肅公孫也。好古博雅。以購藏書畫。致橐如洗。一日。出觀其七世祖聽雪公像。余敬題之。沈叢元濂知爲有道者。公生元季。隱峯泖間。入國朝不仕。胡文懿公儼爲作聽雪齋記。余曾詠聽雪一絕。因書系之云。破寒凍折第三枝。見白階欞映坐氈。有耳不令箏笛汙。蕭騷淅瀝掛松間。

恬致堂詩話卷之三

范文正司馬文正二公。雖字而言。遵矩而步。何等方嚴。而范有詞云。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又明月高樓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情深之語。不獨梅花宋廣平也。司馬公嘗寫山水小景。酷傲李思訓。余家有其獨樂園圖。張翰之題語云。公自作。驗精色墨采與其格度。果非南渡以後物。大都才情點發處。何能不一寓意。而高賢大良。又何曾專一筆。鈍爲泥塑木雕已哉。晚世乃以留情翰墨。取適詞章。褻人之品。如蘇黃輩。前已墨其毒矣。近日董元宰題自寫西郊草堂圖句云。寞將枕漱閑家具。又入中山謗篋書。蓋傷弓之音也。

蠹魚食神仙字。便得化去。衛濟川養六鶴。以粥飯啖之。鶴漸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之。余睹常所往來書賈一聯云。行藏半似衛書鶴。生計甘爲食字魚。用此也。

元元遺山賦甕巖石時序。因載觀州倅武伯英詠燭剪一聯云。噎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當時以爲奇絕。予細思上句無味。因戲改之云。吞殘月魄蟆頤動。蹴落花鬚燕尾香。庶於體物較勝乎。

黃蘗頭陀毅公新柳句云。夜雨已愁禁不得。春風只管舞教顛。不意枯禪偈饒柔媚之致。余則以爲無數之三湖波染就溼春雨。野色分將到小橋。

阮籍詩。趙李相輕過。注。趙。漢成帝后趙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舞妙歌幸於二帝也。丹鉛餘錄。

阮籍詠懷詩。西游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倖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成帝數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延年說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會孟言。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是人乎。

燭剪句。余又改云。朱櫻顆拆金蟲墮。絳樹花殘玉燕斜。覺更綺麗。

詩人多目梅爲香雪。然唐西七七者。有異術。呼屏間畫婦人使之歌。婦人應聲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來。柳自飛香雪。則柳花也。或疑柳絮無香。而太白詩亦云。風吹柳花滿店香。何耶。

金華吳少君磐洗硯圖。於疏林下略露灘磧。委一硯草中。更不作人物。余亦作洗硯圖。於柳枝沙岸邊。一老傲立。而更不作硯。但題句云。煙中雲樹出復沒。風外柳枝斜又斜。秋意不禁初到眼。偶因洗硯立平沙。他日少君見而笑曰。吾兩人繪事。正如公羊穀梁左氏之傳春秋。先經後經錯經。各自立義而已。

劉羅如西陳豪士。乙巳年來寓太羅人。因留月餘。別時余作柳州待別圖贈之。上題玉樓春一闋云。輕擬輕寒無意緒。朝來幾陣梨花雨。袖手東風佇立時。暗數落紅愁不語。杜宇一聲人欲去。殘雪片段依沙渚。橫塘十里柳烟濃。維舟正在烟深處。羅如出以示客。爲人奪去。經今十五年矣。爲庚申夏。羅如復來敍闊。道故情益藹然。臨行。邀余重補舊圖。余倣巨然筆爲之。仍填一詞云。竹窗幽夢染多緒。盆沼新荷珠迸雨。燈紅酒綠夜呼盧。促住棄拏繁絮語。短翠長鉄漫江湖。春沙綱插霜蘋渚。開帆今夜到誰邊。月明笑指湖平處。以羅如將取道儀眞也。

春燕近人結巢。低簷矮楝。與人相雜。略無猜避。眞有隨分營家之象。余嘗有題畫詩云。沙坳叢葦漁人國。野屋低簷燕子家。頗自謂有眞率趣。今日偶閱新安詩。見宋吳齋皋亦有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風之句。則更饒情思矣。

豐林蛋有名八尉沙者。從下至頂。其沙轉掩映。凡八級也。下作四樹。二背二向。極有眞態。上樹渾厚。小樹點綴皆入意。題者三人。舜齋王光大云。山遠初晴湧翠。樹疏木葉飄霜。日與漁樵爲侶。蕭然自適餘生。儲思誠云。疊山重疊勢嵯峨。蓼岸蘋洲水不波。落木蕭疏風淅淅。淵明歸去盼庭柯。馬治云。晴川渫渫樹疏疏。西郭門頭宿雨餘。如此谿山著茅屋。潘郎何必賦閒居。

東坡詩云。暮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稱未華。故作明窗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黃魯直云。按先生與王定國書云。近有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又詩云。曹南劉夫子。名與子政齊。家有鴻寶書。不鑄金褭蹏。促席問道要。遂蒙分刀圭。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梯。趙次翁註云。劉夫子豈劉宜翁乎。先生在惠州。有書與宜翁云。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梨棗者。望不惜分惠。其書具在毗陵後集。趙堯卿註云。劉安世待制字器之。曹南人。得養生煉丹術。公嘗師之。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春風吹淚古藤州。此黃魯直詩也。魯直作此詩時。無己作正字。尚無恙。建中靖國間。樓异試可知襄邑縣。夢無已來相別。且云東坡少游在杏園相待久

矣。明日無已之計至。乃大駭異。作詩與參寥言其事。杏園見道家書。海上神仙所居之地也。仙翁廬室以待白樂天之說。豈不信然耶。

偶閱祝枝山手書遊仙詩。有句云。東來西去看花月。忙殺雙飛白鳳凰。客徵白鳳事。余曰。鳳分五色。白鳳者鸑鷟也。仙家騎乘。取以配詩。實昔楊子雲夢口吐白鳳而成太元。唐曹唐遊仙詞云。不知今夜遊何處。自怪身騎白鳳凰。祝詩意本此。然東坡作雪詩。有云。鵝毛垂馬鬉。自怪騎白鳳。則景態益奇。尤可喜。

與可墨竹。枝葉幹節。皆以法度勝。然其意未嘗不以散逸爲妙。觀其自題畫齋一絕云。試品齋中畫竹無第二流。頑礓與亂篠。應掛在當頭。則其神賞於犖确縱橫而不徒以恬白貴可知矣。

宋趙子良霽雪景畫竹齋題之。味其句。則畫味溢出矣。一云。空後君歸來。分明記江樹。想君詩成時。夢作白鷗去。一云。平生交游閒。我輩蓋厲岸。區區稻粱謀。君亦遂鴻鴈。一云。風帆手君詩。心迹已清絕。何當更長吟。坐對滑江雪。一云。扁舟南漁翁。清唱發白雪。安得如鴟夷。相與五湖去。白雪二字更奇。

蘇君談少年頗耽聲色。既與諸伎闘茶。如龍倩剛韶璧。特爲書其小詩。又游寓所到。必訪佳麗。過嘉禾郡。留一絕云。畫道瑤池瓊樹新。仙源尋到不逢人。陳王也作驚鴻賦。未必當時見洛神。亦俠邪之作也。

元周伯琦書相鶴經。自稱谷陽生。跋云。右經一卷。乃浮邱公授王子晉之書也。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中。淮南王采藥得之。遂傳於世。又系一詩云。江南羽化張天雨。海上神交宋仲溫。楷法鍾繇稱獨步。草隨皇象已專門。折釵未饜風簷胶。滿屋先凝雨後痕。寄語臨池諸俊彥。蚓蛇驅鶩莫須論。

王孟端贈黃叔洪山水一幀。用筆精到。超出幼文天遊之上。而與叔明並駕。平生所絕少者。尉軒居士王達一詩亦佳。詩曰。萬古山川一鑑開。層層曲曲見樓臺。雪隨曉月峯前與。鷗逐春溪樹裏來。南岸落花人蕩槳。半汀殘雨客銜杯。異區何處有此地。物外四時無點埃。豈但右軍多筆法。要知黃石是僊才。奔灘觸浪飛頹鯢。絕壁凝嵐護翠苔。玉室金堂疑太華。紫芝瑤草憶蓬萊。相看六月不知暑。一榻清風與快哉。

鐵冠道人。雪中赤脚登華頂。取雪團梅花嚼之。大叫曰。寒香沁我肺腑矣。余嘗擬其意得句云。獨立虛簷人不到。自闌殘雪嚼梅花。然但吞嚥而已。未有咀之者。以花味辛辣。不堪咀嚼耳。元四明烏斯道者。乃有咀梅絕句云。游蜂空有一生狂。此味從來不得嘗。我愛芳馨如嚼雪。幸無蘇武九迴腸。亦奇思也。

每歲遇初透水。未及蓁際。爲驟雨所淋。颯中天。余出新意。剪荷葉綴綴之作兜鍪狀。名曰遮笠。雨前編覆之。良有濟也。戲詠之曰。欲展凌波步。先爲行雨裝。攀叢深覆額。擁髻俏藏香。莫倚傾珠蓋。應同裹玉囊。自憐嬌小甚。脈脈待恩光。

宋仲溫書法。急就。勁利古雅。勢勝鍾繇。溢爲繪事。惟寫細竹。嘗見其作雙楠石叢篠一幅。題詩極自滿意。有藝成不覺自斂手之句。蓋謂不可復得也。吳仲圭濃陰辣幹。平生不知猥縟是儂。幾射而亦有岡石竹一方幅。森森別有風致。其自題云。野竹絕可愛。枝葉扶疏有真態。生平素守違荊榛。走壁懸崖穿石

蟠。廬心抱篛山之阿。滑風白雨聊婆娑。長梢千尺將如何。渭川淇澳風煙多。老梅戲墨元用以爲如何。

葛稚川之隸黃野人。肉身住羅浮山。至今人有見之者。赤身無衣。紺毛覆體。一日醉書一詩於石壁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王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眞代書。張堯臣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疏文墨。幾點臙脂涴綠苔。偶有持中興四帥象來閱者。惟劉與韓蘄王世忠面貌更修偉。且視諸公皆其後進。是以落落倨岸。其命侍女代書。未必不能書。直倨傲耳。

李頻與方干同里。師事干。姚合以女妻之。大曆中猶未知名。常從縣令穆君遊靈棲洞。幽勝絕奇。穆愛之。徵吟。曰。一徑入雙崖。初疑有幾家。行窮人不見。坐久日空斜。而下句不屬。頻曰。予得之矣。因云。石上生靈草。泉中落落花。終須結茅屋。向此學烟霞。穆大加賞。名遂振。

古人極留意於紙。案不得佳紙不書。得佳紙必書。不令虛棄。此如壯士遇好矛劍。雖百忙亦必挺舞一回也。嘗見黃山谷書謝陳適用惠送南雄紙歌云。慶陵政事無全牛。恐是漢時陳太邱。書記姓名不肯學。得紙無異夏得裘。璩詩包子發讀我。自狀明月非暗投。時句縱橫翦宮錦。楷無阿買書銀鉤。蠻溪功藤卷拉百側。霧蓋滑膩釜白。想當鳴杵砧面平。枕椰葉風溪水碧。千里鵝毛意不輕。瘴衣腥膩北歸客。君侯諱光不自供。胡不贈世文章伯。一瀉之水寄牛蹄。諫字有數我自知。小時雙鉤學楷法。如今兒子怜家雞。雖然嘉惠敢虛辱。糞泥禿尾成大軸。寫心與君心莫傳。平生蒼鼻不開天。樽前花底幸好戲。爲君絕不謝風煙。已無商鬟猗那手。請讀南華內外篇。

余得蜀僧名琢研。名峨眉雪卵。客云。古未有以卵名硯者。余曰。有之。梅聖俞集云。劉涇州以所得李士衡觀察家蟾蜍硯。其下刻云。天寶八年冬端州刺史李元得靈卵石造。示劉原甫。方與飲。辨云。天寶稱載。此稱年。僞也。遂作詩。予與江鄰幾諸君和之云。硯如刳蟾腹如月。又若剖瓢萌強發。端題天寶年造之。刺史李元傳自越。刳蟾剖瓢我莫分。稱載作年初辨君。君雖能辨猶曰寶。寶玆爲物我何云。仰天大笑飲君酒。硯其硯兮休開口。願封靡距避與侯。請共江翁猶持守。

未到橫山五十餘步。有一士穀祠。松樹一叢六株。面面有龍。江邦玉將買地移祠而結屋其下。余與魯孔孫徒倚終日。欲先作圖。而俱手腕弱。不能如相城輩肆。未敢輕落點墨也。庚午春日念之。成一絕寄邦玉。聊寄青子枝頭以解渴耳。絕云。擔書將欲入煙林。疊嶂西偏上竺南。半月休糧在何處。六株松樹一茅庵。

吳少君喜自拈佳句。多有不成篇者。如磨寺云。偶經荒寺無人。道古招提。不見山僧在。時聞春鳥啼。泉傍松下。路石壁邊溪。止六句。又少年不羈。嘗兩手爲十五。醉後自騎馬。墮馬亦弗苦。又淡月不成影。只一句。又白日不得意。不如秋夜長。止兩句。

亭見有得雨寒蕉回青綠。被霜黃栁學新黃之句。陳眉公先生極喜之。然顧大福五歲記京口陳從訓。有

賣柳學新黃語、余少時有兩髻蝸痕上、風枝鳥夢搖、後閱春風堂詩話、則宋人已有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之句矣、

李白清平調三絕外、又有清平樂令云、女作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教在誰邊、

黃庭堅寓潛皖間、與李公麟遊處、讀書潛山之山谷寺、故號山谷老人、山有石牛洞、公麟爲寫山谷坐石牛像、庭堅作詩曰、鬱鬱杳杳天宮宅、諸峯排霄帝不隔、六鼇天門啓關鑰、我身金華牧羊客、

湘川記曰、朱陵之靈境、太虛之寶洞、當翼軫之宿、度應璣衡、故曰衡山、山有五峯、而石廩預其一、山多詞人、樵夫舟子、往往能詩、有廣州從事舟行聞人詠詞云、野鶴灘前一棹孤、月光遙接洞庭湖、堪憐回雁峯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

米元暉能傳家學、所作山水清潤有致、然亦稍變父法、自成一家、頗自貴重、不輕與人作、翟耆年作詩云、善寫無根樹、能描懞懂山、如今身貴也、不肯與人閒、蓋元暉作楚山清曉圖、父元章以進御、蒙賞、遂授敷文閣待制、翟詩含此意爲諷耳、

沈石田小幀四時山水、倣北苑筆、在烏戍人家、題句亦甚蒼邁、中原七子鄙談詩、謂啓南本富詩才、而以題畫取辨倉猝、故遂入別調、此唐猶張旭縱酒、與生塗鬼致筆蹤狠籍也、可笑、沈詩曰、紅滿枝頭綠滿湖、水邊人影夕陽孤、春波消雪三千頃、除與溪翁作酒壺、雲壓高居玉樹中、曉來寒栗不禁風、村沽急辦孿碧卯飲、聊充兩頰紅、長竿不爲忙人弄、要自閒人管領之、釣月吸風一般趣、黃塵沒馬是何時、湖上新晴宿雨收、平頭舫子貼天遊、瓊樽容得三千斛、大醉去題黃鶴樓、

徽客徐騎水持羽唐子畏白描鐵線勾一人持杯對月坐、脫巾露頂、氣骨孤勁、神采奕奕、上題云、烏臺十卷青蠅案、炎海千程白髮臣、人盡不堪公轉樂、滿頭明月脫紗巾、兒亭曰、觀此詩意、畫贈一遷謫巨公者、其徐天全之流乎、竹懶曰、不然、必我坡翁、

衛淡陽羨人、少習詩書、學劍遊并汾間、唐高祖始建義旅、淡以勇藝邀備行列、酒擒竇建德、淡持挾翰劍前後突陣、太宗奇之、天下定、錄其功、拜將宿衛、以母老乞歸、詔許之、既而以孝敬旌閭門、以忠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賢、祠於荊溪、以平生弓甲懸廟下、歲時祠祀、而國史缺書其人、許渾過廟、題詩於壁云、武牢關下護龍旂、挾槊彎弧馬上飛、漢業未興王霸在、秦兵纔散魯連歸、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溪掛鐵衣、欲奠英魂何處問、葦花楓葉雨霏霏、

薩天錫常有詩送僧笑隱住龍翔寺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聲名動九重、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煖留春麝、石鉢雲寒臥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屨、秋風江上采芙蓉、虞奎章見之曰、詩固好、但聞聽字意重耳、薩當時自負意、虞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言、欲改之、二人構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談及、虞云、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薩因誦之、虞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宜改作地濕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薩大服、

沈石田倣董北苑山水闊幅、上層作圓巒、濃濃點苔、半如小樹、下四五樹平坡、一老趺坐、手執書卷、神韻古淡、晚年得意筆也、有題句云、滿城風雨重陽旬、今日端陽雨滿家、把酒且因時節醉、湖田無稗亂鳴蛙、湖田無稗亂鳴蛙、未見吾生底是涯、白首把書聊謝子、生涯如此悔農家、端午日雨作、蓋承前月積陰、湖田浩然一浸、強與承恩張先生小酌破時、而農計發懷、殊無樂地、酒半、乃形詩二絕、觀此可知老沈、甲寅沈周、此幅余十年前得於昭慶寺廊攤攤鋪、每一展閱、覺天真爛然、詩語率真、亦取辦咄嗟者、古人以此消玩歲月、何息取妍於後、而後人終不能捨此、如獅子糞、金正端唾膿液、皆至寶也、豈容人銖兩其間耶、

李息齋爲吳興別駕、喜寫墨竹、用文與可法、斷筆鬱然、非涼薄者可窺、余得其一幅、作老木二尺、叢篠擁之、葉皆焦墨所成、略不露縛、而神韻變動、異奇作也、趙松雪竹法疏邁、與公殊關、然亦雅重公、其題此幅云、李侯寫竹有清氣、滿紙黑光浮翠霧、蕭郎已遠丹淵死、欲寫此君惟此人、

元趙善長原山水嫩麗、可屬行叔明、其墨竹尤得簡貴一法、嘗作過牆一梅枝、上下不數葉、而風中軒翥之態欲絕、有竹泉者題之曰、數枝蕭散折釵股、老葉參差金錯刀、酒醒夜半起長嘯、月滿空庭墮鳳毛、

沈石田一絕云、青鸞有尾不可剸、飛過猶餘五尺強、借得庭前夜來月、倒描一影在東牆、

蘇林屋作行書遒美、亦逸韻、詩亦清切、余嘗見其書鹿飲泉詩云、老夫偕茅屋、五日頭不沐、使晨東家子、遺我著新竹、東風吹梅花、忽見燒痕綠、上山雲推人、下山泉繞足、蒼鼠剝霜栗、白羊竄深谷、丹竈鑑生苔、紫甾倚堵宿、渺渺人世間、千載見遺躅、當時僧不到、今日吏催促、但恐有高蹄、無處寄松菊、七十二點青、對酒聊一掬、

恬致堂詩話卷之四

南京百司事簡，若太常則尤閒寂。先輩有為是卿者，終日酣眠坐嘯而已。一日傳門柝甚急，詢之，乃宣州人遞公文，因春風多，園戶訴所供太廟梨花被落盡，至秋恐難結實，求派他邑，有司故為申請也。因成一絕云：印牀高閣網塵沙，日聽喧蜂兩度衙。昨夜宣州文檄至，又嫌多事管梨花。先輩風流亦可見矣。

雪最處薄，取斗餘煉之，僅勺合耳，色亦陰沈元黝，不若山泉之明徹，以之瀹茗，亦不甚發香味，古人用之特標清尚耳。錢廉夫偶得米元章書賓雪二字如盎大，因以扁其齋，而要余著語。余漫應之曰：自我讀玉書，思餐日月氣。松籟易變滅，蘭露亦涓細。元陰忽凝沍，紛紛捲風絮。樹根沒堆垛，藤蔓牽破樓。閨人炉粉妝，稚子搏沙戲。幽棲事鑄鍊，消釋還初地。蕭蕭竹雨鳴，汩汩苦泉沸。有質化無質，無味乃有味。事知六出花，堪續浮槎記。

彈弓園圃陰森下，棋子廳堂寂靜中。可想極閒適之趣，此林君復句也。余亦有木葉陰中聽鳥語，荷花香裏下魚鉤，亦近實際。

宋張先，字子野，為秀州倅。高齋詩話以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鞦韆影，稱張三影。今吾郡倅廳有花月亭。然后山詩話又別舉後二影，謂簾幕捲花影，墮輕絮無影當之，較勝高齋所拈者。蓋因客謂子野曰：人皆稱公為張三中，以公詞有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耳。子野曰：我張三

影也。乃自舉其句，如后山云：子野妙才情，年八十五猶買妾，東坡贈之詩，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也。

兒子以草書法戲寫一松枝，不數筆而勁挺鬱蟠之勢可翫，因題數語獎之，且與極論文辭之妙在簡脫蒼老，亦若是而已矣。詩曰：畫松不數筆，勁氣能爾許。夜叉肘疥癩，鬼子髮鬖鬆。皮穿白骨見，指禿膚帶損。低彎可掛猿，蕭瑟難遁鼠。藤蔓偶纏絡，未必從凋起。寧令觀者傳，直遺意匠取。馬遷刺客傳，杜子夔州語。此事三印合，滴滴溜溜為爾。吾辭徂來巔，失腳捫著此。

張乘崖剛腸烈氣，千古所罕。其鎮蜀，一女奴隨侍十餘年，迨歸猶然處子，此是何等節操。乃其席上贈官伎小英詩云：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謫向人間為飲伎。不然何得膚如紅玉初翻成，眼如秋波雙臉橫。舞態因風欲飛去，歌聲遏雲長且清。有時歌罷下香階，幾人魂魄遙相驚。人看小英心已足，我看小英心未足。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贈爾新翻曲。抑何鍾情之深耶。固知筆墨遊戲，無關神宰久矣。

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王摩詰但加漠漠陰陰四字，而氣象如生。江為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林君復改二字為疏影暗香以詠梅，遂成千古絕調。詩字點化之妙，譬如仙者丹頭在手，瓦礫俱金矣。

杜詩急急能鳴鴈，輕輕欲下鷗，能鳴用莊子，欲下用列子，而操縱則所自出。

隋唐以後之揚州，秦漢以前之邯鄲，皆大賈走集，笙歌粉黛繁麗之地。古語云：騎鶴上揚州，以騎鶴神仙事，而揚州又人間佳麗之地也。唐張祜詩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承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其盛如此。

杜詩：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寵光點注，唐時有此二語，施之官職選授間。所云寵光者，特恩之意；點注者，注授之意，所以為妙。今本訛一字作點綴，何啻嚼蠟。

攝山棲霞寺有茶坪，茶生榛莽中，非經人剪植者。唐陸羽入山採之，皇甫冉作詩送之云：采茶非采菉，遠遠上層崖。布葉春風暖，盈筐白日斜。舊知山寺路，時宿野人家。借問王孫草，何時汎椀花。茶事於唐末未甚興，不過幽人雅士手擷於荒園雜穢中，拔其精英以薦靈爽，所以饒雲露自然之味。至宋設茗綱，充天家玉食，士大夫益復貴之，民間服習寖廣，以為不可缺之物。於是營植者擁溉孳糞，等於蔬蔌，而茶亦隤其品味矣。人知鴻漸到處品泉，不知亦到處搜茶，皇甫數言，僅存公案而已。

十年前，余購得石翁奇畫一軸，幅闊二尺有咫，高六尺，作翠峯攢天，僅分兩聚，下略露陂麓，列樹五株，四直一偃，對岸兩松亭亭，中虛三尺餘，蓋是雲氣蒲鬱，掛之屏几間，蒸然欲浮屋也。神采之妙如此。翁亦極滿志，題句云：翠倚高天玉出奇，淋漓元氣大陰垂。匡廬嵩少還君指，醉裏狂揮醒不知。

石田畫法宗北苑，近代則王子久、王叔明、吳仲圭三家，其所醉心，他則旁及而已。以故倣倪雲林，往往縱

橫有餘而幽澹不足。亦所自歉而不能強者。有刪改舊做雲林以貽崔君。題句云。迂倪戲于畫。簡到更淸癯。名家百餘祀。所惜繼者無。況有沖澹篇。數語弃小罔。吳人助淸玩。重價爭沽諸。後輩多學人。紛紛墮繁蕪。崔子強我能。依樣求葫蘆。墨澀不成蓮。林嶄澗與俱。何敢希典刑。虎賁實區區。醜惡正欲裂。捲去不須臾。今夕秋燈下。再見眼模糊。妄意加潤色。泥塗還附塗。崔子豈不鑑。愛及屋上烏。

杜樊川滁州詩云。獨憐幽草澗邊行。尙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刻集者訛行作生。訛尙作上。宋人遂附會其說。謂牧之有意託興。以幽草比君子而淪落幽隱。以黃鸝比小人而得意高顯。致唐祚垂末而無幹濟之才。不知行與尙本是隨時直賦所見。無關比興者。有甲秀堂刻牧之行草眞蹟可據。

元時元教極盛。其掌教眞人。皆淹通宋雅。翰墨絕人。士大夫樂與盤桓。書札往來。及一時題贈。皆有深趣。如虞奎章。館閣大老負重名。而與張伯雨吳全節。鸞翔鳳泊之交。居恆彝紱羽衣相錯。無慚色也。余嘗見其遺墨。有與道士徐中孚詩翰一卷。筆法圓熟秀媚。有虞永興風規。而詩亦淸雋有味。玩之恍如見當時散朗襟趣也。公自題十一月壬辰。明復眞人約華陰楊廷鎭閩中潘子文。四明王安道。談道話於徐中孚丹房。微霰灑空庭。塵靜雲晏。遂以終日。即事雜詩。詩曰。白雲護窗書鳴竹。地爐深深火初熟。樵客晨來午未還。眞人自與燒黃獨。爐中鉛汞輕千乘。窗外日月飛兩發。尙有度生情未斷。待人長跪授黃庭。玉臼搗霜月當戶。竹窗映雪書滿牀。客來長揖不交語。自撥松火燒山香。皎皎霜鶴立齋廚。蕭蕭風竹鳴庭除。窗間有客自高坐。堂上眞人方讀書。

李白贈參寥子詩云。五雲在峴山。果得參寥子。又云。骯髒辭故園。昂藏入君門。天子分玉帛。百官接話言。蹇然時灑落。探元有奇作。又云。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巒。余亦去金馬。雲羅同所樂。如爲剖囊開隱人。曾召對放還者。宋參寥子友歐蘇歸釋。唐參寥友太白歸元。世外奇人。不甘齷齪。則往往爲異教所羅如此。

太白風規材韻。固是南宮謫仙。不獨所交賀季眞元丹邱。蓬池隱者。女冠褚妙素諸人。皆結霞外之契。即元配許夫人亦慕仙道。往廬山尋仙女李騰空。太白作詩送之云。多君相門女。學道慕神仙。素手掬靑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鞭。其超逸可想見。乃知異人降世。自有上界眷屬相從。斷非凡眼孔所能測識者也。

文衡山先生詩。有極似陸放翁者。如煮茶句云。竹符調水沙泉活。瓦鼎燒松翠鬣香。吳中諸公。遺力經實雲取泉。恐其近取他水以詒。乃先以竹作籌子。付山僧候力至。隨水運出以爲質。此未經人道者。衡老拈得可補茗社故實。（按東坡愛玉女洞水有調水符）

柯南宮晴竹一幀。立竿亭亭。枝葉皆疏散。略無堆砌蔽翳處。又不作枯木蔓草與坡麓沙磧。只是竹枝布葉。合於生竹之數。自然精采生動。此非有成竹於胸中者不能也。昔人論國色不藉鉛黛紈綺。所謂西施毛嬙淨洗面與天下婦人鬭美。此地位未易到也。南宮題句云。歲寒有貞姿。孤竹勁而直。虛心足以

容。堅節不撓物。可比君子人。窮年交不易。煜煜桃李花。旦暮改顏色。丹邱柯九思并題。書法雄逸振動。大得顏魯公坐位帖三昧。較之平日倣歐楷栗者大不侔矣。戊辰二月雨中對此。欣欣如有喜色。

蘇東坡手書蔡君謨夢中詩。天際烏雲含雨重。一絕於太守陳述古閣中壁上。君謨書一絕。綽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得似春潮日夜添。又不知誰人和一絕云。長垂玉筯殘妝臉。肯爲金釵露指尖。萬斛春愁何日盡。一分眞態爲誰添。又杭妓周韶落籍詩。及同輩胡楚龍倩二詩。東坡乘興偶連書之。字法婉麗含蓄。眞千古妙札也。元時柯敬仲得以示虞奎章。奎章試郭畀墨書跋其後。益足重矣。但不知誰人所和君謨之作。聲調本凡。幸經坡翁手筆。若連茹之拔耳。而奎章以爲軒輊彌明之流。則過當矣。

米元章竹紙詩云。越筠萬杵如金版。安用溪藤與池繭。高壓巴郡烏絲欄。平欺澤國淸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筆硯。圖書滿室翰墨香。劉向何時眼中見。薛紹彭和之云。書便瑩滑如碑版。古來精紙惟聞繭。杵成剡竹光零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溪藤難之研。世閒此語誰復知。千里同風不相見。

宋姚弋仲夜斫粘罕營。不中。致宋鼎淪墜。即夜遁去。不知何往。後五十年。有見之靑城山中者。盡從方外養丹得仙也。所師友者呂洞賓劉高尙。陸放翁作詩題上淸宮壁間以招之云。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閒。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儻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岳。稽首餐靈芝。

閩倪雲林西神山閣題云。元中眞師。在錫山東郭門立精舍。號元文館。幽密敞朗。可以閒處。至順壬申歲六月。余處是衆旬。謝絕塵事。遊心淡泊。淸晨櫛沐竟。至終日與古書古人相對。形忘道接。翛然自得也。又西神山下有流水。味甚甘寒。與常水異。館至西神不五里。得朝夕取水以資茗椀。讀書談道之暇。飲水自樂焉。乃賦詩曰。眞館何沈沈。靈廓神明居。陽庭宿敞朗。丹林鬱扶疏。晚肓鼓遊息。脫屣棄利區。懇棲初月麗。池臺涼雨餘。焚香破幽寂。飲水聊倚舒。潛心觀道妙。諷詠古人書。懷澄神自怡。意淡理無誰。言黃廣遠。泊然天地初。迴首撫八荒。紛擾蚍蜉如。願從逍遙遊。何許崑崙墟。蕭閒仙卿倪瓚竹懶曰。元中眞師不知何人。觀此稱呼。必雲林所禮爲師者也。時元教極盛。吳全節。張伯雨日博極羣書。高抗物外。倪所尙貞潔。其所尊事。必非凡流。

沈石田有寄竹鶴翁詩。璧窠書極雄快。詩尤眞率有味。詩曰。道人種竹復養鶴。鶴可看家竹護墉。渡海借騎仙驥子。題詩客說鳥瑱玗。風前掃葉碧雲亂。月下聞聲白露寒。終日閒綠消不盡。墮毛爲服籜爲冠。沈周寄題竹鶴。以爲他日相見資。

蘇州天平山。亦有飛來峯。高季迪詩云。風吹峨眉雲。來依此山住。我來不敢登。只恐還飛去。

石田又有寫梅一紙。氣格簡古。其題語亦甚得意。乃知此老撮捏虛空。無不成趣。所謂海印發光。眞仙宮佛度人也。詩曰。平生有眼厭桃李。但託梅花是知己。小橋初春帶淺水。肯料布襪從此始。看花嚼蕊冰

雪中清泱肺肝香沁齒歸來拈筆弄清翼淡墨依希春擁指花光補之今不作我欲師之竟誰是橫枻的歷香疏略自我意爲聊爾爾正如北人貪肨筍味茫茫舉其似理之媸我太草草斜補竹枝成下倚要知君子德不孤勿謂畫圖而已矣

嵐齋錄云張籍爲蘇州刺史木蘭堂花開大宴郡中詩客惟陸龜蒙後至擁聯酌浮之陸徑醉強執筆題二句云洞庭風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遂睡去搏令他客足之咸莫解其意俄而龜蒙稍醒援毫書云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遂爲絕唱

庚午九月一日買得菊三本置之庭下得一詩云杪秋纔一日買菊得三枝黃紫初相映高低各互持倒樽香欲入囊枕夢應迴風雨南窗下閒箋彭澤詩

子昂行書詩一幅不知子昂作或古人作其詩氣似白樂天陸放翁余極愛之因錄於此云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粗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坐百蟲絕淸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綠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脚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何必局束爲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張句曲澗阿詩行書當五錢大極雄快沈著詩亦豪邁詩云鷦鷯截流安尺宅客來如入市篇壹百年身外樽構局四月山中櫻筍廚雄雞烟叢朝日上魚潛瓦影夕涼初自餘眠食都忘念更擬求觀後世書後幅楊鐵崖又作縱橫百餘字跋之

盛懋寫石與菱蒲溪鳥最妙又作疎林平遠託蚌仙筆題云蜀時蚌公作晉覺隱題印又題云余嘗爲此卷蚌仙亦到蚌仙喜遂援筆寫此圖余因題此詩日暮東溪上秋深景寂寥葉稀林影薄水落岸痕高對榜明江嶼漁舟入浦橋故人烟水隔悵望首空搔

德林禪人喜拈五宗機語勘驗士大夫崇禎辛未秋余與同往廣林庵者旬日每磨牙而爭意不相下遇觸著處未嘗無得亦未嘗實有得也於其別也一絕贈之曰一番落草一迷蹤渴豹飢獅觸面逢咬盡骨滓無點汁且攜話柄聽松風

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一詩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隨烟態拂人頭扇宋時猶傳玩貴人家今亡矣

葛無奇家姬李因者妙於寫生無奇以牡丹折枝貽余余酬一絕云珠箔銀鉤獨坐春拋將繡譜傾花神胭輕粉薄重重暈恰似崔徽自寫眞

華以愚號東湖叟爲華景影寫臥雲圖祖法巨然而奄有勝國雲西幼文之趣者一能手也而遺蹟不多見其自題句云白鷺不揮翠蘿深靜宿夕端伴獨吟寂寂枕書聊適興英英出岫信無心長年自悅便清步萬里遙瞻謝舊林只恐內江歸覲後也從龍去作甘霖

徐幼文作繪瀏淸恬雅所題柎筆亦秀發端愼不爲脊稚自恣今得視其草書泰山紀遊三詩雄緊跌宕

出入旭素無不淋漓快健乃知古人之不可測也詩云萬仞峯頭上帝居紫宸絳節接淸虛崑崙倘想周王馭嬴駟猶傳秦相書盤礴三齊橫地軸孤根西北接天樞自是仙人眞窟宅願得安期一起予其二曰山下更衣路漸難巖巖高上歷巉岏天關遙控三千里烟磴斜懸十八盤複殿倘留元狩碣老松仍掛亂龍官怪來爽氣淸人骨玉峽流雲瀑布寒其三曰翠削芙蓉倚碧霄盤空磴度飛軺天門過雨嵐光合日觀標潮海色遙絕壁金銀變闕迥澄空鐘磬萬山宵碑讀能占遺跡欲共元暉問泬漻款云余幼觀宋宗室趙伯駒摹唐將軍李師訓所畫泰山圖便思一登眺願弗克遂今謁孔林遂迂道登泰山得覩巨麗併書紀遊詩三首始知李趙之筆超出於尋常萬萬也

唐時顧渚山有明月峽金沙泉出紫筍茶毗陵吳興二太守就泉上造茶大張宴會泉不常出太守具儀致祭始流溢造供御者畢即微減供堂者畢又大減太守旋旆涸矣或淹期多造則有風雷毒蛇之變白樂天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宴會詩云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繞身盤上中分兩州界燈前今作一家春靑娥對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鬪新自笑花時客窗下蒲黃酒對病眠人按陸鴻漸茶經造茶之法摘芽擇其精者水漂之團揉入竹圈中就火烘之成餅臨烹點則入臼研末煮以蟹眼沸湯至宋蔡君謨以其法造建溪之茶而加精焉胡元摑馬湩茶無所聞入我昭代惟貴葉茶餅製遂絕洪武中顧渚貢額止五千餘斤耳余友王毗翁攝霍山令親治茗修貢事因著六茶紀事一編每事詠一絕余最愛其焙茶一絕云露蕊纖纖綠吐碧卽防葉老朵須忙家家篝火山窗下每到春來一縣香

七十九書

19A

玉笥詩談

正續

朱孟震著

玉笥詩談卷上

明　新淦朱孟震秉器著

先大夫在邑庠嘗爲詩。與黎先生汝登聲交莫逆。黎有滄洲書屋。先大夫嘗就其中倡和。或共放舟中流。從先大夫湖上飲。一日元夕。乘月從滄洲來。適旅人張歷湖濱。因邀黎共飲酒闌。黎去。又邀之返。見一人醉從月下歌。黎喜甚。先大夫復取大白酌黎。因聯句曰。萬家簫管沸樓臺。想見金吾九禁開。清夜何人歌不寐。滄江有客去還來。燈幢掩映膏前動。春色分明月下迴。輸與山人得三昧。酒闌餘興更添杯。又咏老人燈云。白髮尚兒戲。身輕火煉成。形容雖潦倒。心孔卻虛明。前輩風流交契可想見矣。

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此唐人詩也。先祖素齋府君挽周氏父子云。於今白髮無公道。不上周郎父子頭。蓋反其意而用之也。府君少豪俠好義。尤喜爲詩。惜散逸不存。余又嘗於敝篋中見和唐人無題四首。俱有致。後計偕往來數四。歸檢篋中。則已化爲烏有矣。止記一聯云。綺檻留雲迷蘚荔。玉簫吹月隔芙蓉。此外有桑榆閒叢尚存。

貳邑丞胡公芳者。華亭人也。少有聲場屋。尤工詩。書學蘇文忠。因自號後坡居士。居官清約。喜與先大夫遊。閒命酒遊西山諸勝。酒中暢飲。翛然樂也。先大夫嘗有詩云。人在西山更倚樓。無邊風景上簾鉤。萬

松關近天低處。九曲亭當雲上頭。吳業只今何地著。楚山依舊帶江流。千巖萬壑鳴宵雨。洗我年來范老憂。公擊節賞曰。萬松關。九曲亭。自有西山來。殆爲今日設。公有宮詞十首。嘗記一絕句云。丁甯精翠池頭水。紅葉無題莫漫流。大有風人之致。一日。先大夫呼予出。公面試以對曰。雨戰綠蕉鬬鵝步。余應曰。風敲斑竹亂鳴聲。因呼予爲小友。先大夫撫應天數。公握手歎曰。子期行矣。誰爲賞音。我自是束嘗絕弦矣。後某擢縣尹致政歸。予家尚有公手書詩若干幅。

予師許石城先生。家金陵。以尚寶卿致政。家居二十年。遊情山水。文酒自娛。性喜客。客來命酒。必醉夜漏下五鼓不輟也。金陵當吳楚之會。每門生故人來訪先生。必留連信宿。諸宦留都者。率以歲誕日奉酒爲先生壽。先生輒賦詩。張宴爲樂。予一夕詣先生。時王太僕在上元。先生折柬招與共飲。自日午洗酌燒燈竟夕。仍起浮大白三。出門雞矣。嘗舉所爲詩笑謂余曰。平生愛我無如酒。凡事輸人不但棊。先生之寄興遠而遠矣。錢塘周倪蕃興叔工爲詩。最不易許可。每稱說先生詩曰。今稱詩者僅得一二。輒自謂過人。若清新雋逸。雄渾古雅。無所不有。則石城之在白下。當稱大家矣。予僻滁州。先生贈之詩云。久遊燕都猶清譽。新拜名邦愜壯心。來往詞林趨夏玉。飛騰雲路挾橫金。節過巫峽才逾健。棠對岷江澤共深。從此登臺瞻漸邇。幾時重和白頭吟。又寄懷詩云。論文常下白雲司。別去俄驚二載餘。正指巫山看片月。忽從淮水得雙魚。甘霖此日隨熊軾。靈雀來年近隼旟。宦達有誰敦夙好。知君高誼古人如。餞臺詩尤奇脫。其送余赴滁州云。春陽已轉秣陵駕。江渚東風動上征。藝苑登壇推敵手。秋曹讞獄久[illegible]平。三山對酒離襟遠。百丈牽雲疊鼓鳴。舊舞巴渝沿猛銳。待君文教雅興更。

張中丞青甫。銅梁人。名在七子中。又稱三甫。予在金陵時。見俞氏所選盛明詩。又得新安所刻張中丞詩。

績十之一耳。予爲滁州。公數以詩示予。幾百首。其所贈答予者無論也。嘗欲萃而刻之以滁拙能書不足配新安本耳。在南都送予領滁州詩云。簪書朝下帝城春。此日分符得玉麟。自是使君稱長者。由來岳牧用詞人。雙旌夜入刀州夢。五馬風清折阪塵。便欲西歸從父老。相攜斗食大江濱。夔門西望是江城。太守乘春早查行。蜀道那論難與易。峯山應繫重還輕。兒童萬室巴渝舞。簫鼓千峯竹馬迎。高簡書稱朱北海。知君不讓異時名。寄懷二首云。秣陵亦是漢西京。詞賦君垂作者名。出領一州如斗大。來看五馬似龍行。民閒歌舞褰帷見。郡裏江山坐嘯清。多少青梧齋閣外。政成應有鳳凰鳴。乞骸骨臥岷峨。世事其如懶慢何。散髮林邱情束帶。避人門巷或張羅。山川日待雙旌下。田野時聞五袴歌。說道使君能下榻。肯容孺子一經過。明虹太守同諸寮友餞予澄清樓。偶作云。雉堞全扶閣勢平。雄看宛似石頭城。奇峯曲抱青鸞起。寒斗高懸畫棟明。中夜巴渝當日舞。東流江漢使君情。登樓無用思吾土。多少鳳雲倚檻生。起家南行。舟次滁州。朱明虹公賦二詩贈別。和韻奉答云。歌發驪駒夾岸頻。臘殘猶見柳條春。寒江月淡孤帆客。去國雲依白髮親。失計倉皇違鹿家。乘名未必畫麒麟。衛中尚擬陳情草。異日將行上紫宸。天門一佩左符來。千里山河保障哉。滿地棠留巴子國。明堂人自憶章材。昔前意氣看龍匣。江上風流傍鳳臺。不見潁川終弃相。期君中夜望三台。金陵江望有懷明虹使君。時將入計矣。云。

天垂西極望渝州。景物偏生萬里愁。江勢散從巴字水。鴻聲不盡秣陵秋。稍聞肆赦來華后。遙想遨留夾去轉。試聽明堂傳劍履。幾人高第似君侯。明虹公祖行部山城。喜而賦此云。衛門長夏足卑棲。忽報前茅業已西。不盡眞人傳紫氣。頓教野老杖靑藜。天垂露冕千峯出。雲拂旌旗落日低。小隊儒從羅黍約。草堂亦在浣花溪。明虹朱公招飲治平寺云。相攜春草偏禪堂。紺殿蓮燈綺席光。洞裏桃花歡酒色。鳳前寶樹散天香。情同塗嶺千重厚。心逐渝江兩派長。語到明朝車馬路。何人不擬醉爲鄉。遊塗山峯東明虹公祖云。青郊寒劍萬芙蓉。支策捫蘿破紫茸。祠抱山川思夏后。春從天地入堯封。桃花水散龍門東。楊柳樓居雉堞重。君道案頭蒼翠色。何人持贈白雲峯。明虹太守餞余五福宮賦別云。登高遙惜紫霞宮。福地追攀一逕通。城郭萬家春樹裏。江山雙目雨天中。雲穿仙樂瀰閣得。露浥桃花照酒紅。指點關門楊柳色。離歌三疊對東風。白市山行有懷明虹使君云。踏騰風氣佳。迥光照谷口。樵徑分羊腸。巖泉飲馬首。白雲非一態。煙嵐藏林藪。上發靑天歌。下若建瓴走。寺鐘穿峽來。松花落吾手。回瞻巴渝城。丹霞散培塿。塌石時一謳。顧戀區中友。山水疲雙眸。寄言永嘉守。朱乘器太守擢河南憲副。送別十首云。使者乘軺入大梁。中臺列柏儼成行。寒風六月生沙海。玉壘高橫柱後霜。漢庭高第是渝州。五馬如龍陸海遊。明發江干攀臥處。也停軒蓋慰遮留。梁園百尺有高臺。嵩影河流相對開。一自鄒枚裁賦後。于秋又見使君來。天風一飽布帆過。繞樹流鶯兩岸多。峽口猿聲聽不盡。巴童又和竹枝歌。銅賦關翻華二京。年來治郡見功名。請看漢使班生傳。文苑誰兼循吏聲。郡圃婆娑棠樹枝。餘輸折贈最相思。邊城無數江心石。留作他年墮淚碑。中原日月半樓臺。北去千峯立馬開。歌罷四愁聊寓目。粘天一片白雲來。驄馬平原此日行。繁臺秋色不勝情。黃河自是西來水。尺素無由達汴京。雄才馳騁氣如雲。愛士如從簽部閒。明到夷門尋故事。何人不說信陵君。紫氣重封二室山。三花留待使君攀。懷人若縱西南目。天際峨嵋白雪閒。明虹公祖將之中州。遺書山中言別。適當七夕之辰也。因賦此見懷云。小結溪居竹萬竿。魚書忽報下江湍。開械已帶中嵩氣。倚杖遙從北斗看。點點千峯隨雁落。盈盈一水傍秋寒。羨將此日悲牛女。乍見人間轉自難。明虹使君明發吾渝。不佞蹐廬居不能往送。謹解佩劍贈別。而侑以詩云。乘驄使者將欲行。秋氣蕭蕭班馬鳴。紅樹江頭開祖帳。峯煙半落渝州城。伊予塊處康成里。孔融惠好殊無比。關門遙憶攀轅人。恨不相隨諸邑子。浩白飛濤天怒擂。黎山九折車墻迴。渭城有曲不得奏。側身東望心悠哉。麥隴霜空峯雲紫。同心雖隔千山水。蒯緱三尺平生親。脫贈相將贈行李。君不見吾家茂先佩于將。斗閒之色從豫章。君生豫章望氣否。神物會合終當有。明到中原嵎渡河。帆前津鼓揚洪波。風雷倏忽劍歌起。始信龍泉尊太阿。嗟夫。暮鼎一對。公之所以主盟雅騷者。固可概見矣。

泗陽陳憲使蘇山先生相參知公文輝玉叔父子俱以詩鳴輿都。玉叔守淮安時。予爲南北部。結靑溪社。玉叔以詩寄社中諸子。諸子爲江關停雲詩贈之。而余爲之敘。余守渝。玉叔督四川學。相見歡甚。因折節爲交。時從郵筒中以詩文相示。先生有職方題藁。予爲序之。先大夫墨泉詩藁。則玉叔爲之序。蓋於是稱通家。先生亦復以詩文相贈答。先生才氣高一世。獨喜與文人遊。凡海內知名之士。爭願從先生。即

數千里。雖不意相結也。玉叔八九齡。即能讀古文詞。已揮筆作驚人語。既宦遊。所知交益廣。著作日富。其文不司馬。詩不盛唐。不屑也。先生所著有職方題藁。見南江關詩文藁。借山亭詩藁。夏汭樂府。借山亭緒藁。玉叔詩有廷中集。漢陰集。蜀中集。文有玉岳山人文集。俱行於世。先生嘗寄余詩。有酬朱乘器使君用原韻云。錦字遙傳自錦官。銅源三峽倒生寒。才情豈但凌雲似。意氣還同折檻看。老去林間甘短羽。往來天外望長翰。平生萬戶輕如洗。何意於今更識韓。答朱乘器太守云。錦字俄傳漢水涯。同心千里未云遐。雄詞已訝傾三峽。高誼還驚比二華。黃石敢忘曾進履。靑門猶憶舊耘瓜。他時倘叶非熊卜。肯以勳名讓子牙。先生家嗣文燮。諸孫汝堪。汝封。汝均。俱才而能詩。二難競爽。且駕長文而三。穎水德星。今移聚漢陰之上矣。

劉元倩名成穆。其先世新淦人。以大姓商崇慶州。從外氏爲杜氏。大父性謹厚。不御酒肉。妖人鐸亂蜀之歲。夢吞五色石三。古之曰。石之言世也。五色備乎文矣。三世之後。其以文名乎。祖勤菴先生。舉宏治壬子鄉試。仕弗耀。父朝紳。以正德甲戌正月甲寅夜。夢有鶴翥於庭。遂生元倩。名之曰成穆。別名以嘉壽。字曰文孫。志先步也。元倩生七歲。能詩文。十歲博識。十五究經史百家。談元理。議兵。驗世務。珠貫川絡。且蕭然有山林之意。嘉靖辛卯。朝紳督餉江西。留元倩侍其母。杜史熊雲夢。宗憲張南溟。檄有司起試。試嘉禾賦綵穀各一。比成。日未中。積之蔚然。因強入試院。以春秋舉鄉試第三。又強之試春官。不第。歸。嘗卒壬辰春三月二日也。先是己丑。元倩夢入五雲洞。二道士迎於門。以詩贈別。末有重龍望子圍之句。龍辰屬。三辰月。甲辰之三月重龍也。人謂先兆云。升菴楊先生甚愛其過漢武陵詩云。蕭寥霜殘過漢都。武皇陵墓倚荒蕪。不將玉匣藏天馬。猶使金燈照野狐。賦客詞園消露盡。仙翁丹竈白雲孤。千年惟有秋風曲。渭水長流啼野烏。予愛其溫泉宮云。碧洞霜泉臥火龍。翠華宮冷玉芙蓉。遊人綠酒流春殿。妃子朱顏落夜峯。石闕獨逢明月醉。瑤塘虛有晚霞封。霓裳不見梨園曲。愁聽秦箏雜野蛩。元倩於詩文初不經意。即席揮穎。有甚嘉者。若秋霖賦之類。俱散失不傳。所存集纔三之一。初名誠穆。南溟改誠爲成。易文孫以元倩。故集名元倩集云。

寧州張明府維訓。爲余言惠逸人事。余稍傳之。傳詞多不具載。載其略。惠逸人者。名沐。字子新。自謂一松子。東西南北人也。或曰上世惠妃族。以事謫秦中北里籍。乃爲秦人。逸人志氣軒豁。好古書。習名賢法帖。長安張太微與武功康太史。鄠杜王太史。盩厔王東谷遊終南。見逸人詩有佳句。遂引與遊。逸人一日赦有司。求籍長安太村里。按察孫公限韻令賦雪竹。逸人曰。請無拘禮法。乃解衣睥睨良久。揮筆題曰。誰人種此琅玕玉。引得淸風俗倘淳。待月忽疑青鳳至。凌霄常與白雲親。渾如娥女漬殘粉。淸似夷齊不受塵。獨有歲寒君子節。肯隨桃李競芳春。孫大稱賞。因爲繫籍長安。自是名益振振起矣。康太史延之武功。作詩爲贈。然性至孝。秋夕忽聞促織。感而咏曰。我聞促織音。月下淚雙落。嗟我白頭親。寒衣著未著。康憐其意。贈予還里。後從雲蹤戎徼。入爲幕客。乃遊皋蘭。歷雲中。又入承天。平人奇。屢不平之氣。開寓於詞賦。晚又從總制劉公徽作固原志。尤好談黃白術。或詰其好仙者。逸人曰。子欲居九夷而

七十九冊

19B

能以王道與九夷乎子未知古達者之寓言也而何以誚我哉年六十卒葬長安曲江維詞與華原張子志川宗尉爲題明詩人墓一松墓有一松集若干卷

予鄉儒西涯紀芳弱冠客遊滇南題詩山寺楊升菴先生一見異之使人物色遂定爲忘年交凡先生出入必引與俱先生藏書甚多儒一覽輒記每清夜劇談他人不能答儒一一應如響在滇南倡和及評較文藝惟儒爲多張愈光諸人不及也儒年踰六十西歸崇山先生之詩云金蘭意氣昔論文宴坐朝霧覺夕醒千里驪駒來楚道十年鶴旅共滇雲交游落落晨星散蹤跡悠悠逝水分江南江北從此別何時何地再逢君因大慟不已儒歸數年卒其子謁先生瀘陽時先生以疾臥牀呼拜牀下問西涯安否其子曰死矣先生長吁數四以袖拭淚遂向壁臥不復言數日卒先生交誼當求之于古矣

張德南名萃閩人初爲南大理司務署中有奇竹二產檐下已乃屈曲循檐出德南援筆爲瑞竹賦諸郎競傳咏之又傳書諸郎以便面從乞書者履滿戶外詩寄爲平淡一日舍中芍藥盛開乃命酒招余飲取薔薇和麪煎之佐酒極有致又邀余從南城諸寺玩月極歡而罷以事註誤稍遷爲龍安推官以歸余爲滁州守復會於蜀寄予詩云白下悲歌送我行西風逐客淚沾纓百年豈好耽風雅萬里羈棲憶弟兄蜀郡兒童迎使節閩洲蝦菜計歸程相看咫尺難相瞬山自青青鳥自鳴

梁彥國順德人名柱臣爲大理評事作詩一以古爲憲有寶劍吟贈予云鐵章有龍劍紫氣干斗牛壺人識其精豐城遂奇搜感君重意氣持贈結綢繆曾匣已電發麾揮忽星流太乙會下覩封胡勝見求虞同楊具佩持向漢庭遊寧非張公子豐兒焉可酬

陳子野名芹金陵人爲長沙令九十日解印歸卜居鳳凰泉之左又構別業新林浦時垂綸其上浦有橫厓因自題曰橫厓小隱又即邀笛步爲閣其上云邀笛閣而引騷人倡咏爲樂嘗取古高士自巢許而下迄於宋元得七十餘人人爲之詩以自見其志號思古吟其寓諸君子入社詩云邀笛亭前舍釣竿丹楓林外候金鞍吟邊綠酒今邀賞花底幽盟久未寒才子一時追鄴下故人幾載隔雲端諸君莫更輕離別密跡應憐此會難咏美人走馬云明妝驕駿足晴日驚春風各倚千金貴齊擬三市中隱躍疑舞鳳恍忽似游龍一盼揚鞭去幽情已自通窗中度落葉云靜聽高林響還淌遠壇前蕭條如帶雨閃爍似含煙孤影隨飛鳥寒聲和晚蟬妝臺有思婦相對惜華年鳳凰客所社會云鳳凰泉上瑞煙輕自煮新泉待友生頗有香茶排一盌殊無旨酒速諸兄廣酬會意思投轄潮海論交惜聚聲莫以更闌問歸路秦淮東畔月初明秦淮煙月詩淮水平如江水平今人情似古人情英雄蹤跡隨波去留得波間此月明秦淮煙暝水長流明月空懸萬古愁春去秋來風景別鳴箏不下酒家樓折欄會和周叔夏云新歲詩豪集深更興未闌共憐今夜月仍似去年看杜主獻投轄車徒恐折欄彩梅紅對酒忘卻外邊寒鳳凰臺上憶吹簫云有人春日發高臺翩躚綵服從風來忽舒玉指吹玉簫花鳳千林天上飄來賓各進酒一甌竹音稍亭體以肉音道鳳鳴在山龍彩雲垂天日西沒來賓大斗飲不足鳳兮鳳兮忽飛去蕭宵豈會在南圖長干曲云長干女兒青裙新琵琶一曲驚千人三吳少年豪俠士爭持梅樹圖偏

春春風一夕朱英發珊瑚枝頭掛明月青裙挽住五花驄梅花落盡歡永歇感別送朱比部云使節三年野老家鳳凰泉水自煎茶今日西川成遠別金尊空對碧桃花離筵花雨亂紛紛宛轉情言到夜分巴峽聞猿應憶我江樓望月正思君聞笛有懷朱比部云空林寂寞雨絲絲折得梅花未放枝正是鄰家夜吹笛倚闌無限故人思處堂夏日有懷朱重慶云虛堂白日永竹樹陰相錯纖羅無風吹嬌嬈隔簾箔乳雀巡檐來翻階映紅藥時有屋上雲涼氣從空落瞻雲思友生竟日坐寂寞蜀山修且阻雙鯉何由託

姚典客原白名淛家金陵武定橋以貲入爲郎久之辭疾歸性好吟就所居構市隱園水竹之勝甲於白下時時招詞人墨卿觴詠其內醉取古墨玩之時引筆作眞草數幅雅有致晚好作梅從閩王山人遊盡得其妙子之齊爲郡博士弟子員亦能詩其邀笛閣喜諸君子入社云青溪文酒已三秋復喜羣公集水樓藻思久傳鸚鵡賦芳時今逐鳳凰遊寒花照座金爲蕊明月窺簾玉作鉤夜靜忽聞三弄曲依然江左舊風流病後諸君子邀入社云巖廊詞客擅風流自喜漁樵得共遊病裏愁心違授簡秋來詩思一登樓疏簾棐几山當座楊柳芙蓉月滿洲伏想年來題詠處家家珠斗夜光浮青溪對雨云長空飛急雨虛閣對滄洲蕭索三秋盡微茫十里收絲飛桃葉渡雲擁鳳凰樓坐領寒江趣煙蓑起釣舟鬱鬱園中柳云園柳吐春姿鬱鬱寒塘側盈盈陌上條日日送離別玉筯掩深閨金鞍遊上國韶光日以暮彫落良可惜攀條欲寄之不語淚沾臆中情豈故殊何嗟失顏色離別勿復道願言保令德喜諸君分詠小園云輞川廣和處裏迪有新詩豈意千年後風流今在茲買山成小隱投轄得雄詞今夜青溪上文光照水湄冬夜程孟孺莫雲卿姚光虞過集云坐深銀燭花開荒徑能勞二仲來書變鼎彝傳古法吟餘風雅盡詩才陝生塵尾將迴雪醉盎枝頭欲放梅更喜吾宗同笑詠草堂今夕聚三台賦得白鷺洲送黃參軍奏績云岷山遙發大江流采石東連白鷺洲一片蒹葭搖雪浪三山臺殿枕丹邱地邀彩筆增新色人對離尊起別愁羨爾雲帆天路近春風吹到鳳凰樓冶城餞吳莫魏張四才子云冶城高寒結聽來旗亭巵酒傍丹臺黃金舊鑄雙龍劍白雪新傳四傑才天半月明瑤鶴下林間星聚石壇開送君翻念青溪社醉倚離筵不放杯

華明伯名復初無錫人父補菴先生登爲比部郎博雅好古家藏書甚富明伯少有才名克嗣其家學取藏書一一校讎之又喜爲詩與盛仲交相友善隆慶癸酉以貫授應天學訓導仲交倘爲弟子員雅相師友意各自得也從所寓構秉燭軒延客客至輒舉白賦詩爲樂軒中雨集得四言云有客容膝亦孔之安載集佳賓佩玉璃璃佳賓至止德容皝皝四座譚讌周道孔邇湛湛我池鑑爾令儀君子攸萃燕笑孔宜酌我洞泉淪我山茗客醉而歌亦既酩酊陽既伏止澤瀛乃宜迅雷風烈慨焉非時賓既醉矣爾亦燕矣夜如何其夜未央矣雪中借馬云踏凍非無東郭履沾花空有杜陵詩鑄韉不惜晚來借驚叱何妨醉後騎自是看山揮策穩非因傍險得歸遲長安陌上多遊冶不似孤鴻橫風雪時美人走馬云驊騮輕千里翩然自出羣乍聞乘月驪驚見逐飆輪飛鞚驕紈遠嬌襲傳有神覽實岡隴碎寶帶共蹴

紛．來似花成陣．週看雪滿身．驚拗驚欲墮．橋欄不生塵．柳深垂青組．桃飛亂錦茵．波涵秋欲轉．峯斂翠鬟聚．猿掛巫山夜．珠浮洛浦津．星流行更疾．電擊斷還新．彷彿雲中見．飄颻恐未真．市隱園冬日云．殘冬景倍暄．疑似入冬候．山家酒初熟．鷗盟復如舊．水底見歸峯．崖間列遙岫．何須絲竹響．但賞花木秀．日暮遶池行．清風滿懷袖．揚華閣觀水邊芙蓉云．昔曾詠秋水．又見秋深時．芙蓉故繞徑．菊英尚滿籬．有花不來賞．時過復惜之．紛紛塵中人．擾擾將何爲．徙倚不忍別．殷勤銜玉卮．今日良宴會云．今日良宴會．射堂何鬱縱．勝友畢來集．寶樹棲鴛鴦．揮毫飛雲烟．字字吐琅玕．人生貴適志．和音良獨難．主賓既款洽．觴觴如金蘭．聚散慨落葉．誰能念歲寒．姚原白病後入社云．芙蓉夢隔三秋月．黃菊獻酬此夜觴．幾度鳳凰臺上望．閱江樓畔荻花村．送朱比部守重慶云．巴江曲曲萬載流．提封百里古諸侯．江流晝夜自不息．何人遺愛傳千秋．曾聞宋季余安撫．開館招賢賓幕府．聚米爲山衍陣圖．二冉奇謀爲誰吐．釣魚山下江之衝．移壘依山設險重．數奉指顧稱良牧．至今猶羨中興功．使君光價重璠璵．玉笥山中曾著書．一麾出守青雲色．雙闕新乘五馬車．只今有道成沃壤．桑土應須計安攘．巴渝千里起淳風．重爲余公拂遺像．

盛貫士．金陵人．名時泰．字仲交．爲社中詩．援筆立就．巳輒失其藁．其立春後一日．同莫雲卿蔡世卿訪朱比部．用韋左司韻云．梅花柏葉彩毫新．宜含蕭蕭竹樹鄰．露壓輕時虹氣健．雲銜隔歲馬蹄頻．久甘鴻迹爲樵客．不挽鵷司作從臣．最是江南明月夜．共將花柳詠初春．送朱比部云．幾年官寄白雲司．日日行吟湖水湄．五馬西川來作守．一尊南郭暫相持．天邊雲樹依臺遠．雪後春濤出峽遲．自昔蜀中多勝蹟．品題應是待新詩．同友晚遊方山云．千山迴合日將曛．一片鐘聲下白雲．茅嶺葉飛寒色早．秦淮水落暮煙分．風含石竇疑泉響．月朗巖扉過鹿羣．卻憶向時曾載酒．桃花細雨共氤氳．曉登雞鳴山塔院望後湖殘雪云．夕陽斂湖光．殘雪散山麓．鐘聲飄寒空．人家隱深竹．一鳥下高天．迴翔向叢木．老僧濃無言．相看幽意足．贊以齋過訪云．竹下論詩寒色生．蕭蕭借舍夕陽明．湖光若是山陰道．雪片應飛白下城．酒殘暫依梅樹坐．琴囊何惜辭痕行．高天欲晚還留句．何愧任翻半字情．寄陳仲魚云．臺上重開禰石宮．海鶴南徙趁長風．青雲原是天邊客．白馬羞爲歷下雄．溪叟不妨漁艇在．洞仙應許鶴書通．海陽春色知能早．何處桃花開最紅．同莫山人過市隱園云．向夕風吹池水平．高天雲淨雨初晴．朱闌隔岸魚俱躍．蒼玉當軒箭亂橫．作客不堪還遠眺．吟詩一得寫閒情．歸來坐愛松林好．共向涼臺待月生．寄費參軍云．青溪流水遶長堤．別後懷人芳草萋．同社不堪重載酒．逢人空憶舊曾題．宦情蕭索悲蓬鬢．世路參差共馬蹄．不惜君才原出眾．可容長日在塗泥．和許太常秋日書懷云．淮浦新潮缺月流．秣陵晚色又驚秋．庭除共喜生三樹．鄰里何勞羨五侯．疏廣自知金玉賤．山濤不爲簡書留．年來贏得身強健．卻笑虞卿枉解愁．池塘坐見一叢流．還有梧桐爲報秋．柘境近知新拓地．醉鄉曾許舊封侯．不妨出郭青藜伴．最喜尋僧白社留．潘岳近來多閣筆．悔將詞藻賦閒愁．

周山人．才甫．字文美．永嘉人．嘉靖中以詩鳴．所著有鳳川集．隆慶辛未遊青溪社．所爲詩具載社集中．家

故實．客游江湖．以文酒自適．喜作梅．每對客酒闌命筆．殊可人意．又自爲詩其上．詩才亦秀逸．南都士大夫能詩者皆樂與之遊．余去金陵．文美從方子及結社．以詩寄余滁州．其同方計部集安茂卿寓閣云．層閣倚鍾山．芳筵得勝攀．乾坤容我醉．日月向誰閒．粵客驚狂態．吳歈索笑顏．相忘軒冕貴．白眼浩歌還．李比部方計部載酒齊王孫園亭見訪云．竝馬名園裏．攜尊就隱淪．巳憐金作谷．況倚玉爲人．白髮狂何劇．青山憾是真．詞名歸二子．誰不仰清塵．新正六日同丁周方三計部集王元德大夫宅云．青郭堂初敞．開尊聚酒星．歲新頭漸白．人舊眼俱青．山水存高調．風塵笑獨醒．若非憐意氣．何以慰沈冥．送王按察四川云．憲府開西極．分符重地皆．帆前春樹遠．天上法星高．舞旆懸三峽．圖形按六韜．君才堪賦蜀．萬象待揮毫．迢遞巴山路．千盤鳥道懸．馬前浮瞭日．雲裏響春鵑．交態憐余拙．狂歌爾憐．不能隨去旆．夢飛到西川．雪中方子及席上聞康山人詩．傾尊飛雪滿江津．披對瑤華憶故人．身寄黃金臺上月．歌翻玉樹郢中春．獨憐天地堪容傲．高臥烟霞不受塵．客久星霜凋綠髮．何如回首共垂綸．

費左軍．民益．[illegible]少保費文通公子也．家世爲鉛山人．自文憲公以龍首當揆．文通繼起．鉛山之費．遂爲西江甲族．民益以貴公子折節下帷．讀古人書．性又喜吟．以蔭入爲御史臺都事．鄉人楊憲功以祠部郢中陳玉叔大理．時俱以詩名燕山．民益聞就爲社會．巳爲南左軍參軍．青溪之社．民益實首倡之．又從樞府蔣樗籌筆軒．客星槎．瀹茗焚香山人墨客．延接無虛日．閩有王山人者．善寫梅．民益即從作梅．金陵陳子野善墨竹．民益即從作墨竹．晉江黃孔昭工山水．民益即爲山水．皆得其意．余領滁州．民益復招余籌筆軒．晝洲周秀才愿修．雅士也．適同盛仲交來．因共即席賦詩贈余．周詩云．五馬雙旌滿路輝．郎官出刺兩川湄．才同何遜離京日．望重文翁化蜀時．閣道使星臨錦里．岷江帆月映峨眉．詞情到處堪酬社．楓樹梅花遍所思．民益云．追隨白社六年餘．羨爾新詩獨起予．遠指雙旌臨錦水．先驅五馬向匡廬．江梅試峻離觴劇．苑柳迎人執袂初．重憶春風更何許．滄江魚雁莫教疏．又從江關以停雲詩一冊訊予滁州．民益詩云．玉麟兩綰憶當年．龍劍分攜思黯然．雲自襄帷高北極．春從驛騎下東川．花閒曾醉新豐酒．江上猶歌郢雪篇．聞道置亭多勝槩．新詩應向故人傳．

李貲英．一字子美．[illegible]南陽內鄉人．所著有李陽穀詩．史隱軒詩話．所附子詩．巳見他集．其得朱憲使濟關詩云．書傳遠道勸繩句．讀罷依然字色新．今日鄉情還我夢．向來詛撥是何人．露寄仙掌留滋渴．峯創蓮花不染塵．莫使山靈成悵惘．好磨吟筆闢嶙峋．送呂山人中甫歸四明云．嵚崎昂藏七尺身．籜冠芒屩遠風塵．只疑黃鶴樓前客．不作邯鄲步裏人．把臂且酣燕市酒．擊舟猶及浙江春．刀名錐利成何事．博教偏宜鬢髮新．春日同何啟圖啟範二太史集李子禹宅云．馳思無勞入杳冥．間奇同過子雲亭．春詩芳樹禽相媚．客有笑談塵正停．雙鬢漸于觴旅白．一尊還對假山青．明時雅會非容易．太使何當奏德星．元夕後二日周民部見過云．帝鄉何幸共彈冠．咫尺翻令見面難．芳晤喜同今夕飲．花燈猶作上元看．雅談頓使塵懷靜．春色平分朔氣寒．正是主恩休沐日．不妨傾倒盡餘歡．鄭伯良席上同華存叔馬遵之作八音體得如字云．金門無復侍公車．石戶爲農樂自如．絲肉漫娛高士耳．竹松長護故山廬．

物會綠醽能供醉。士戴篤高可佐論。華屣紵袍人不識。木公東望有來書。送黎秘書歸嶺南云。乞歸豈是厭承明。欲向山中采杜蘅。興在孤雲多喜色。圖開五岳見眞形。將因仙駿招王子。詎借姬籍壽伏生。別後漫愁鴻雁少。梅花消息遠含情。夏日集吏隱軒得風字云。吏隱開軒爽氣通。晚來花竹媚檐羽衣。遐舞中天月。麈尾頻揮四座風。歡似接輿狂不減。飲從擊筑氣還雄。主賓未醉留分手。況復天涯四美同。松泉寺看芍藥云。牡丹零落已無春。芍藥猶堪發興新。雅到禾須論伯仲。花奇眞見有君臣。離離影帀黃金地。冉冉香浮白氎巾。空處不勞稱色相。任教吹作路旁塵。最佳

任山甫字夢禪。仲甫人也。而寓於杭。初冒曹氏姓。後復姓任。因自稱任公子。故有五安山。又自稱玉安山人。山甫於社中齡甚少。然意度才藻。邁於老成。初入金陵。從惠山金山攜二泉至。余候之。山甫出虎邱茗。瀹二泉試之。金山泉味頗重。覺惠山稍勝。昔人評中泠第一。恐非今水也。予爲賦四絕句。山甫遊治城。過馨仲變蒼潤軒。有攜雙鶴至者。山甫納之署中。仲變與予爲聘鶴賦。一日鶴飛去。半月還。魏季朗賡仲立。又爲賦還鶴。山甫雅好事。爲一册屬搢紳歌詠之。遂爲白下勝事。性又好古篆籀。所藏斯邈名跡及古彝鼎款識文甚富。又能以古篆作宏記。文奇而刀法精絕。諸名家不及也。出爲興都參軍。以才著。城華邑署當陽。俱有成績。然居興都時。每快快不樂。在當陽視玉泉山鶴有感。賦詩云。登戀乘軒寵深。懷別主情。塞泥一相失。難貰不堪爭。乍夢傳書舞。時聞振錫鳴。試令生八翼。可但返遼城。民益貰移攀。妾避遘武陵。因各賦詩敍事。民益云。武陵川上路。旅館忽逢君。白下三秋夢。孤南萬里雲。朔鴻來浦

激。霜葉映塞曛。祇恐明朝別。相期坐夜分。山甫云。我昔出白門。黯然欲銷魂。思君隔楚水。脈脈不得言。我今辭異域。夜夜聽啼猿。迢遞萬里餘。相思無晨昏。因君能縮地。忽漫逢仙源。一爲具雞黍。所欽古道存。伊人洵芳潔。佩服蘭與蓀。執知匣中刀。不別讎與恩。世路良悠悠。請君勿復論。雨中同民益話舊云。江城樓閣暮雲低。遷客登臨手重攜。楚國大風仍颯颯。秦時芳草已萋萋。停杯似索黃花笑。聽笛還驚白鳥啼。當日誤傳流水曲。茹人春色是青溪。民益和云。白門送爾思依依。回首風塵事已非。郢曲陽春知寡和。吳鉤塞色看雄飛。孤亭載酒江城晚。一榻談天夜雨微。意氣如君復能幾。肯令羣劍滯征騑。與山甫登武陵驛樓云。高樓時騁望。樓下武陵溪。細雨山容失。繁霜草色萋。帆流江漢遠。杯逐野雲低。何處尋幽境。仙源路不迷。山甫和云。擁傳楚江限。登樓作賦才。城頭飛雨暗。殿角曉鐘催。客歸仙源杳。漁舟穩渡迴。凭闌話羇思。考倍托寒梅。送民益轉運浙東云。隔歧日未曛。落葉感離羣。望越山猶隔。浮湘路又分。關門多紫氣。袍裏滿青雲。餉到蘭亭下。風流見右軍。民益送山甫充貢使入燕云。使節度蒼岑。迢迢歲月深。橐吟多白雪。入貢有黃金。漢水春風遠。燕關劍氣深。蒼生思舊澤。莫動故園心。臥病懷歸云。伏枕仍羈思。那堪夜雨聲。天涯羣鶴侶。歲晏薛蘿情。家遠書難到。衾寒夢不成。何時理舟楫。望入鷺章城。孤劍停山館。秋深此一過。愁隨羇旅盡。淚向逐臣多。渺渺鄉園路。悠悠漢水波。倚閭人望久。惆悵白雲阿。山甫和云。魂客原同病。羈人共濟津。孤燈懸雨雪。雙劍老風塵。既與朋儕好。還憐骨肉親。寒宵不能寐。相對淚沾巾。萬里事行役。經年往復還。多愁生白髮。一病改朱顏。不厭沾新釀。還思反舊山。因

君歎國滑窗外雨潺潺。噫。二子之志見矣。山甫社中詩攜去興都。僅記雪中借馬云。裘馬千金輕借客。少年倚馬復裁詩。即尋賣酒鑪邊去。更向看花陌上騎。桃葉雲寒乖勒晚。鳳泉風急促鞭遲。天閑此日多神駿。曾是諸君得意時。送朱比部云。使君五馬向西川。千樹桃花悵別筵。飛步即隨紫月遠。愁心還共暑雲懸。銜杯白眼知何日。染翰青蓮亦有年。貴記本來耽著述。因將高倡郢中傳。山甫後遷雲南倅。余入汴。復握手西陵。天涯知舊。忽漫相逢。益不勝慨矣。

玉笥詩談卷下

莫廷韓。初名是龍。字雲卿。後以字行。華亭人。以貢入北太學。父中江先生。嘉隆間以詩名。爲廣西藩伯。廷韓尤有雋才。書畫琴弈投壺射藝歌曲戲劇。無不精絕。癸酉以諸生應督學召。校書南都。時與吳瑞穀魏季朗張仲立鄧長孺從青溪社中爲詩會。社有邀笛閣。乃陳大令所構。初入社。諸君各分韻賦詩。廷韓得孤字云。小閣邀懽興不孤。錦屏畫燭照清娛。漫投白社攜詩草。共許青山臥酒壚。風笛蕭蕭催落木。烟樹漠漠暗平蕪。倦遊廿載無知己。拂拭今將獻旅途。是日雪。余以馬載長孺還。長孺曾中作雪中載馬詩。華明伯因舉美人走馬詩有云。似驚還似怯。憐駿復憐神。廷韓因令和長孺詩。而又以美人二句令各成一詩。詩成乃罷。次日復集賦青溪對雨及留中度落葉詩。次集姚原白市隱園。共賦鬱鬱園中柳及分賦鶴逕鷗波秋影亭轉翠秋水諸詩。次集陳子野環碧樓。共賦相逢行及環碧樓嫩眞山房詩。次集射堂。賦今日良宴會。次集高座寺雨花臺。賦雨花臺城南晚眺諸詩。次集朝天宮白鶴樓。賦寒下曲。次集普德寺。各爲別詩而罷。廷韓既以貢入太學。又從都下遊。一時名動公卿間。乃走書約予丁丑爲十日飲。已下第歸。余乃入都門。不及晤。蓋嬌嬌雲間之龍也。雪中借馬云。蹀躞爭憐駿骨奇。瀟灑衞霽漫裁詩。還將花叔綈袍意。分得郎官畫馬騎。色借五花驄影亂。寒搖匹練客心遲。莫言東郭先生

騷不是長安曳屣時美人走馬云何處青樓俠來驕紫陌塵似屬仍似佳憐殿復憐神顧影裝全匱傳鞭態轉新稍遲聽處伴每避爲逢人結就花爲陣翻來燕是身飛揚雲外色撩亂苑邊春夾道風流眼爭看恐未眞留中庭落葉云綺疏臨野渡秋樹響前林颯颯含風入紛紛逗雨深拂來紅袖掩積處綠塵侵護送哀蟬曲無端悅客心獨樹蕭蕭下邊淮正可憐慢投寒閑裏不似御溝前灑乒驚秋夢翻輕助夜禪江潭悽惻處但莫問長年鬱鬱園中柳云聊暇陟中園差可遊子賜當春赴和節篇柳報新綠叢陰濃林起浩霧澄空沐曖曖清池曲冉冉平臺曲玲瓏起朱扇阿那迴丹轂移根建章道拂絮雲陽谷宛彼黃鳥言流音戾華屋華屋棲佳人欣至歎別促兄乃及嘉暮愁搖感情育鵷遷云一徑掩雙扉蒼雲匯鳥衣欲巢珠樹徧開點翠苔稀霧靜秋陰淨霜空夜色微共憐曹漢意猶此傍人飛懶眞山房云嬾慢非緣傲天眞亦自宜青山欹枕慣白日放關遲坐有烟霞主人疑士木姿從來嵇叔夜禮法未能羈相逢行云吾黨本自東西人闊絕萬里歧形神忽然邂逅邊相値意氣乃若平生親我時落魄長安道貂裘無色蘇卿老白眼茫茫視何物先生歸乎苦不早長安自昔稱豪華結髮擁簪爲高騫羈旅何心謝聲勢不才差可沈泥沙鄉歌無端涕橫下調將彌高和彌寡偶因世道値熙明耿耿心期共風雅石頭城邊霜氣寒桃葉渡口淮河乾銷兜長提啓朱闌紛紜五色披琅玕余乃東吳浪遊客誰其傾心借溫燡昔聞先達恥彈冠今有諸君下縫掖世態悠悠難可論素交寂寞無雷陳烈士由來重然諾片語相復輕千鈞君不見侯生睥睨待公子北面刎頸斯何人又不見荊卿感恩易水上持利匕首西入秦丈夫突兀固如此安能俛首溝中死雄飛雌伏命所使豬肩獻麟我鹿豕萬事咋舌我不鳴爾時但倡相逢行狂來叫嘯一起舞芙蓉夜吼珊瑚驚才俊縱橫半夜發三峽詞源流不歇飛霞片片盡可餐瑤草枝枝盡擷擷潤色眞成昭代觀風流已罷前朝轍海內文章稱阿誰吾黨翩起何矜奇俯仰一世未肯下得失千載誰當知嗟嗟空名稍可緩河清難期髮白知只今且盡壚前歡歸去山中野應滿壺下曲高常侍韻云孤戍十年心材官舊羽林愁迷青塞闊夢遶玉關深匣劍殘雄氣邊笳和朔音陰山無過鴈一字抵南金立春日登繚寺留別云山寺一尊酒其如欲別何交逢青眼偶坐入翠微多芳草春邊路雲帆天際波從今遠公社寥落幾人過立春後一日與盛仲交葬世卿同過朱比部用韋左司韻云帝里風光入望新天涯時喜得比鄰似憐薄命才情減可奈浮生歲序頻南郭栖遲歸大隱西曹閑散屬詞臣長安裘馬渾行色又見鶯花及早春餘不悉載

錢季朗名[illegible]長洲人以貢入太學初與劉侍御子威遊結社相倡和有比玉集後又與黃太學孔章游鄭采麥辭崑山連璧蘭澤同心王中丞謂稻滔洪纂名下固無虛士矣青溪癸酉之會季朗作下第入遊留閑詩云漂泊猶存原憲風不將名讀玉陵中梅花吹落思桓子蓮社邀來異遠公古渡霜寒流水在石城秋盡暮烟空蕭條莫問招賢事回首荊山泣未窮又邀笛閣云王令風流尚可攀何人清弄水雲閒月明朱雀音疑吐梅落長干人未還憑檻戍懷生折柳倚林別思在關山桓生千載如公等暮雨蒼茫苦竹閒雪中借馬云衝冷漫成歸裏歎據鞍仍寫郢中詩塞生梁苑還誰賦名傍燕臺借爾騎數

里豈煩千里攜五花應爲六花遲黃金結束曾無惜尤勝昭王下士時鬱鬱園中柳云園柳何芳菲垂條蔭新陌朝華露未晞春陽發鮮澤攀條寄所思所思在遠道別離傷春心歲月忽已老河漢多秋蘭原上多芳草故園日蕭條歎會苦不早思君不能寐顏色凋美好塞下曲云寒風驚客心飛雪滿長林漠月臨關黑胡沙積塞深征鴻辭戍角邊馬識笳音但使何奴滅無勞捧賜金別朱比部云曉霜鐵鼓動嚴城秋署爲郎薄送迎元武北看雙劍在大江西掛片虹明梁園後至能傾座燕市高歌不爲名綠綺欲須鍾子聽夜來空作別離聲予丁丑入覲李朗寓王宮舊館中爲予評郁木叢予西還贈詩云巴江劍閣似秦關計吏初辭玉殿班腰下雙龍看紫氣斗邊五馬度青山還從故國微茫外烏道丹梯香靄閒賦就新詩堪照乘漫誇合浦夜珠還後授某學博士云

吳瑞穀字子玉新安人博學尤工古文詞有吳子玉集四册詩亦典贍然搆思良苦其入社詩云銀燭金杯向夜清初冬風日似春城帝鄉古渡扮榆社宦舍新敭蘇荔清笛弄濤濤雲外度劍開鏽澀斗邊明邀遊上國延州事欲聽簫韶大廈音雪中借馬云白下久聞歌白雪不妨雪裏過論詩豐司肯借三花駿柳外還教十里騎剪拂憐才心獨許驕嘶銜意步應遲馮驩不用悲長鋏青眼孫陽一顧時美人走馬云遊陟過金埒方瞻起紫塵週花雙弄影入柳一傳神鈇體疑矜寵嘶驕欲帶塵裾翻纓絡急鞭閃障泥新輕似臨風迅飄還顧步頻金羈搖銅耀朱汗透蘭紈飄去香垂手散來雲滿身未須看步檯陌上擅生塵留中度落葉云綺疏秋色暮高樹悲鳴驟戶風將入穿幃雨送聲乍飛寒鳥亂遙度片雲輕不次題詩句那堪寄遠情市隱閣海月樓云丈人宜得月海上結樓居素量浮仙島金波滿綺疏光生滄海裏氣溢影娥餘更有明珠在清輝夜自如相逢行云廿載冥心汗漫遊一望暝色迷滄州歸墟直探扶陽侯風雨黑夜作窮愁持向人間何所投清燭夜夜照塔塽崇臺聚處已成邱幾迴滯澱無人收我心自咤還自休鏡中白髮誰當羞北望長天慘敵裘人前不慣歌綢繆青溪勝地標風流相逢一笑大白浮飛泂純漾期千秋論交一片心綢繆惜無厚風借前騫開懷已許青雙眸杏嗟漫欸千古上凡訾骨前瓦甓臨懶眞山房云陶令眞成懶悠然三徑餘意隨歸鳥倦心共岫雲舒秉凡惟元草匡牀有逸書勞勞亭上客那似臥精廬贈比部朱大夫云公車待問蜚名早載筆一心雄妙逸氣橫渤澥邁千秋象勳帝王容草草一時會集俱時名大夫綏旭四座傾俠思如山能借客貞心如水肯逢迎清時稱幸受書少蘊精爲郎窮浩渺厚力遡陵萬里遊詞華交映五雲曉東南有美豫章材孤高百仞何崔嵬一柱天擘槙秘閣森羅地軸起蘭臺大國之風漢魏上直數百代神猶王黃序階前瑞象流白雲司裏雕龍藻南都文采高媽天冕玉敲金誰是先勸君漫把詩時誰與君相須萬古前城南晚眺云返照駐南樓眺奇郭外遊烟光剛帝里雲物靜仙邱二水清遙落千山翠欲流低回難便去晚色緊人幽留別青溪諸友云叢雲疏木淡離筵樓角三聲雁去邊歸客風塵看短劍思君雲際誦瑤篇猿獨出長干里聽曲陣依古渡前勝地從來悲去住青溪璧月幾回圓瑞穀于文極意憲古故於時義少遠將入貢京師値督學使者至考列四等戊寅以書訊余并述坎壈之態爲咨嗟久之然以瑞穀之文上追左

馬偶鳳匹。一青衫奚足置牙頰也。

顧仲立名文杜。崑山人。年最少。家貧。從其父遊梁金陵。後歸補邑博士弟子員。邑木逕周公復俊嘗器重之。嘗居一室。扁曰蘇踐館。讀書賦詩。意澹如也。詩清新雋逸。然以窮愁故。多羈栖咨嗟之語。其邀笛閣入社云。聯翩飛蓋鄴中聞。亦許賓友一席分。白社有情邀弄笛。青山無恙記移文。浮杯頻釀秦淮葉。下榻寒生燕澤雲。久客不須愁歲暮。陽春曲裏正氤氳。雪中借馬云。不是郎官裘馬意。高人那得枉尋思。曾逢鄭客橋邊使。轉憶山翁醉後騎。曳履已無行雪恨。穿林猶覺看花遲。五陵年少如相問。可以羸嘶十里時。寓中度落葉云。鳥鳥回風下。蕭蕭薄歲陰。一山方隱几。片雨自前林。直以經霜色。淒其入曲心。高居倘搖落。不敢更登臨。青溪對雨云。十日臥長安。何人裹飯看。尊前今雨合。句裏客星寒。故國關河阻。他山烟霧寬。欲從荷蓑者。隨地著漁竿。市隱園鷗波云。聞道午橋莊。中邊谷水陽。主人滄海意。都與白鷗忘。沙合寒烟積。磯深夜雨長。江頭風浪惡。常得聚過塘。鬱鬱園中柳云。昔聞隋河柳。搖颺千里堤。至今名園內。常與東風期。陰陰羅曲岸。裊裊蔽芳池。靜倚高樓望。但見青絲垂。無烟亦慘澹。無雨亦離披。啼鶯出其中。聲聲勸柔思。我欲一折之。恐使行人知。行人會有適。春華難及時。環碧樓云。不淺元龍臥。翛然百尺餘。神納栖淵壑。目已到清虛。猿鶴中林近。烟霞四戶舒。自成招隱賦。真笑買山居。相逢行云。嗟我相逢行。悠然天宇孤。且攬鐵如意。起舞君垂聽。君不見人世飄颻多客鄉。我來騎馬長干城。秋風蕭蕭今如此。惟下青雲心欲死。有賦難令天子知。有名不入時人耳。手提寶劍自歌行路難。一歌白日沒。再歌夜漫漫。偶然夢逢梁宜黜。謂君歎。諸君往往大夫才。更到灞高意氣哉。願聞三尺劍。爲我俱徘徊。徘徊荊生市。偶漫阮公廚。不湊高陽筑。不彈陽侯珠。出門大道風塵黑。轉向風塵見狂客。或時執轡候升車。或時曳屨迎逢掖。向來涙歧淚。對君頻拭之。憶江碧海渾無際。望入浮雲杳杳馳。浮雲騎處空山春。言問山前逸笛步。蹀躞征鴻斷故城。紛紛頹葉迷荒渡。隕葉征鴻思悵然。風塵畔起寒烟。古人遺曲今人和。莫遙相逢不可憐。悲我相逢行。親君眉宇都。我有逸思凌飛兔。諸君況是翩翩者。金門之賢古所無。爲什高叫揮桑榆。好手遭時亦易耳。百年鼎鼎何爲乎。今日荷君諾。他日夢君魄。聚散由來本梗輕行藏。稍涉英雄事。諸君一一廟堂身。我亦甘心白髮珍。門前長揖彭城相。別後相逢是故人。塞下曲云。有鳳逐歸心。無書返上林。天山陰不斷。秋至雪花深。白草分秦甸。清笳雜漢音。將軍勤戰馬。價是一千金。城南晚眺云。郭外千山傍夕霽。稍凌高處覺衣寒。林疏寺靜將歸鳥。日落江深更急湍。帶國淒迷芳草遠。佳人迢遞碧雲殘。烟中忽辨孤帆色。悔不從風寄羽翰。黃鵠篇贈朱比部云。黃鵠有條翼。汗漫青雲期。一飛薄九州。一息崑崙池。翱翔十仞何苦渴與飢。幸歲嘯佛意。因風觀光儀。天路不可致。蹁躚從此辭。朝覽城闕開。暮息白日儀。依依玉林側。無由寄雨枝。貴賤而恐賤。造物固如斯。惟當繼明德。感激以心悲。園景社中諸子云。浪迹頻年類鳥居。鄴公相繼狂並輿。馬卿病徹遊梁後。莊舄聲殘失越餘。去國浮雲常暗淡。還家寒樹半扶疏。長安米價今猶貴。更復何門可曳裾。仲立去金陵。卒黃孔昭詩序而弔之。吳中崚夫世未嘗無知音。仲立子虛之賦。必有因狗監而得者。豈終於不遇也。

邵長孺名正魁。休寧人。父早卒。母夫人矢志撫之。成長。乃肆力於古文詞。爲續劉更生列女傳。嘗遊梁宋燕。已又從燕客金陵。入青溪社。一日訪予官舍。會雨雪。余遣騎送之。因就社中作雪中借馬詩。遂爲一時佳倡。詩云。東郭先生淹待詔。西曹才子久稱詩。人憐玉樹朝相過。馬借銀鞍雪與騎。控縱自防身覺穩。迷漫那得路嫌遲。青雲先達容徐步。卻憶京華歲暮時。美人走馬云。紅妝絕結束。紫陌逞芳春。色借桃花暈。踏翻白雪新。似驚還似怯。將駿復憐神。挽有金爲勒。行知玉是塵。過都應絕足。傾國復何人。一顧同千里。雙飛并此身。逢歡揚柳陌。流盼見情親。寓中度落葉云。秋思動蕭蕭。前林送寂寥。隨風催入戶。帶露乍辭條。委命應同薄。郎蹤豈共飄。青年能再不。魂爲可憐銷。青溪對雨云。未了看山興。重登溪上臺。好風迎客至。今雨爲誰來。賦擬攀青桂。行知破綠苔。爲霖時已暮。相對且銜杯。贈陳子野明府云。二十年來傲吏身。陰成五柳傍溪濱。還將當日鳴琴意。邀取風前弄笛聲。名士悅傾城云。月照流黃滿。情將芍藥深。豈緣於國色。應爲得琴心。比翼看雙舞。和鳴識好音。青春願長在。莫遣歲華侵。留別社中諸子云。策馬燕關雪。一辭金陵雨。金陵城南樂事多。前耀風流向堪數。誰家高閣青溪邊。集中冠蓋皆時賢。閣上署齋邀宿字。令我恍惚憶當年。我曹意氣要自足。相逢何必論因緣。翩翩入座忘賓主。大呼岸幘華公前。青溪主人陳子野。解官久作忘機者。增地焚香自晏如。客來不厭同瀟灑。何知雋逸才莫嘗。參軍近地粲與黃朱君。長者能任俠。起家況是尚書郎。句與文學華公子。談經亦有詩名起。旋先袖出兩京賦。要與三都角長技。與季揮毫先到樹。翩翩同工鄴臬曲。巍巍卑發雲閒龍。張郎神采崑山玉。姚翁久宦稱將軍。一時通剌多豪英。清狂復見任光祿。疏曠何如阮步兵。潭公豈是平生好。以我片言垂傾倒。酹酒爲歡脫布衣。結交即曉知名早。邂逅親同落地親。男兒四海自比鄰。今宵與盡且歸去。明日重逢是故人。長孺有樂園燕臺詩。簿秘書惟敬序而刻之。丁丑。余入覲。長孺入爲太學生。寓歐博士楨伯耕佛齋。相見歡甚。余別。復贈以詩云。郡侯不與省郎同。倒屣猶存下士風。詩自中和稱盛部。社曾淪落問吳宮。時名海內千金重。世事尊前一笑空。看漢憐才公等在。豈堪結侶五湖東。

方子及名沆。莆田人。舉戊辰進士。爲全州守。入爲南戶部郎中。爲文敬司馬史記。詩非大歷貞元以上語不道也。嘗予及入爲郎也。予適出守瀘。子及以詩送予云。君去停驂浩水源。回瞻滄碧白雲繁。山川舊紀蠶叢塢。郡國新推五馬尊。巴徼鶯啼詞客興。嘉陵春滿大夫軒。懸知治行兼經術。報政先沾漢主恩。余去後。子及乃入社中。又以詩訊余云。別離猶憶帝城東。西去巴山指顧中。消息三秋疏雁字。蜻蛉萬里入蠶叢。政成城下黃金詔。賦就邊傳白雪工。知爾高齋時北望。五陵佳氣鬱葱葱。其市隱園稱成云。臨流直結構。夾岸往來通。小艇迷花下。長虹落鏡中。客從塵遠入。檻倚水亭空。興洽思題柱。高軒日過逢。同社中七君子。泊城納涼云。高閣憑臨野望寬。翩翩野客共登壇。百年逸興遙河朔。七子才名自建安。牛渚風生樯影動。龍山翠落酒杯寒。悠然鍾阜江城暮。不盡狂歌更倚闌。燕竹云。淇園似在石頭城。半畝琅玕拂檻清。傲吏未忘麋鹿伴。芳林忽作鳳凰鳴。總來風雨千山暮。賦就瀟湘萬里情。自是王猷多逸興。還期尊酒坐深更。白鷺樓晚望云。當殿嵩呼晚仗收。聯鑣猶喜訪丹邱。樓開白鷺來真氣。山對

青龍擁上游。曙色忽從雙闕散。浮雲不盡大江流。佳晨誰負登臨興。醉倒琴尊樂未休。雪後送康山人錢懷元甫本甯云。白下初聞碣石談。何來朔雪動征驂。五陵俠客皆虛左。一日詞林見指南。去路丹楓江上盡。思家芳草夢中含。燕臺自昔多同調。矯首龍門意不堪。社中諸子夜集寓館。余以事後至。云結願從容訪草堂。自公忽漫倒衣裳。到門有客題凡鳥。貰酒從人典鷫鸘。夜靜不妨清漏徹。雪殘猶傍彩毫光。怪來百里星才聚。稍似風流汝潁旁。雨夜同丁肩卿集周璘方蔡諸子飲。弈云。結客張春宴。酣歌此夜偏。巳拌清中聖。轉覺弈猶賢。雨急長江外。寒深短燭前。不緣投轄興。爾輩好誰憐。一局消幽事。清尊夜色虛。如澠行臘酒。帶雨摘春蔬。上客歌魚少。浮生夢鹿餘。寫時稽阮偃。軒冕意何如。開歲二日。文美仲玉子虛過飲云。椒花雨日媚佳辰。詞客招攜漢苑春。頌酒風流諸子在。談天意氣一時新。巳知湖海狂相傍。更覺文章老自神。典盡鷫鸘堪共醉。清時那數獨醒人。姚典客陳明府姚太守安秀才陳吳周璘四山人小集寓館云。獨守元經心事違。何來車馬欵柴扉。懷中白璧俱明月。江上春星半少微。斗酒不辭今夜醉。庭花猶覺忖寒稀。早知詞賦追梁苑。彩筆應隨四座飛。子及為郎。以公用鍰。為同舍所許。事甫白。又坐頜穀事就逮。降二秩去。子及去而青溪之社於是廢矣。

金山人在衡。名鑾。關西人。從其父宦金陵。因占籍為金陵人。在衡初為諸生。才名藉藉。後刻意為詩及樂府諸詞曲。一時名輩咸服其工。所著有徙倚軒集。爽籟齋詞叢。年八十二。猶能作細書。余領渝州。山人贈之詩云。萬里橋邊倦遊。野塞江樹接天浮。縣知別路初經署。只恐歸鴻已報秋。涪水東來通劍閣。峨山西望連夔州。武侯相業文翁化。千古巴人頌未休。又云。遙憶青溪社。於今又五年。放歌明月底。長醉落花前。山氣平分楚。江雲半入川。不知垂老日。雁足幾回傳。夕林初霽後。春服既成時。桃李含情久。璁瓏報德遲。青尊憐遠別。白首幸深知。明月梅花夢。相思未有期。又寄余云。清世文章早見知。湖山蹤跡各天涯。荒蕪馬色勞延佇。細雨蘋香入夢思。江館正逢新釀酒。僧堂猶寄舊題詩。邇來料得文翁教。歷偏春風又幾時。

張太學獻翼。字幼于。長洲人。文名藉藉。以貲入為太學上舍。王公貴人爭折節願與交。即司成亦禮重之。不弟子畜之也。其為詩清新雅麗。類其為人。近書易說。尤為時所稱云。有寄吳明卿太守詩云。曾于白雪見文章。不為青山憶武昌。藝苑才名多七子。宦途心事半三湘。人前落筆看鸚鵡。郡內褰帷下鳳凰。見說漢庭思校獵。未容長羨薄淮陽。

黃山人孔昭。名克晦。晉安人。善山水。尤工詩。其為詩意嘗獨造。一以古人為宗。而不蹈襲其辭。初從晉安泛彭蠡。遊匡廬。渡九江。登武昌黃鶴樓。吟眺久之。乃來金陵。在匡廬贈僧有道高弟子堪傳少。行苦鄰僧共住難之句。盛仲交亟稱之。其與人交。默默若無所營者。一發之深沈之思。而奇句逸韻。見者動色。信隱淪之高致。文苑之端人也。其贈予金臺云。舊社鱗鱗至。青春古北平。別來雙白眼。相見幾同聲。意氣尊前旂。循良綱下名。支離君莫問。天地且吾生。君入渝州後。新詩句句傳。征雲飛楚峽。明月出巴川。春醆載交驩。風生說劍前。請看河上柳。依舊為誰憐。自芋頭發舟至劍津云。舊船簫鼓驚中閘。一日上

羅淺石逕。野樹自花還自落。水禽雙去忽雙來。金沙月亂星辰影。錦石濤翻冉冉苔。五嶽從今遊迹偏。不因溪險阻徘徊。壽遊武夷至四曲歸宿萬年宮云。千峯瞑合水生輝。玉女潭邊返棹歸。拂徑藤蘿春自引。傍簷猿鶴夜相依。來時髮白從教變。夢覺身輕只欲飛。大隱屏西仙侶在。為予種樹待成圍。病中風雨寄歐楨伯云。薊門衰病擬驚秋。風雨蕭蕭獨倚樓。四海新知名下老。頻年多病客中愁。雲連北極迷宮樹。水發西湖出御溝。京國逢君歡不淺。可憐經月不同遊。送顏範卿馬上值雨云。天涯雙鬢易成絲。何處淒涼不淚垂。花下一尊相送後。雨中匹馬獨歸時。遂臣離恨逐芳草。滯客愁心掛柳枝。明發西山風日好。道房歸榻興誰期。立馬古城下云。立馬古城下。日暮沙塵昏。齊國多義士。出自田橫門。田橫恥為虜。不屈萬乘尊。二客甘自殉。感激驚乾坤。如何五百人。殞首無復存。寥寥海島中。烈烈千古魂。漢室諸侯王。誰非國士恩。礪刃起相向。俎醢何足論。歐楨伯博士邀集繡佛齋。時魏季朗郭建初程無過存上人同集。得家字云。四門巳下先生榻。雙樹因過大士家。林上詩書連釋部。析開袍帶雜袈裟。峽日垂垂白。繡帳凍風故故斜。古澗自應傾海內。同聲況復滿天涯。冰河赤鯉堆盤膾。火園黃蔬煮嫩芽。社友舊曾期惠遠。門生今更識侯芭。酒中為壽身先起。醉後留憒興卻賒。落日龍鍾扶上馬。寒天蕭索數歸鴉。陰沈九陌雲如墨。颯沓千林雪欲花。為問何時還此集。吟鞭早拂五城霞。

梅禹金。名鼎祚。一字彥和。宣城人。父參知公宛溪先生名守德。以直節聞。二伯氏才而早卒。禹金年尚幼。參知公尤愛憐之。禹金少攻舉子業。後稍厭棄之。而工為古文詞。時王山人寅陳山人鶴俱從參知公遊最久。禹金因友二山人。又最賑沈太史君典。予薦白下。禹金來訪。已別去。癸酉復來。已下第去。然數以詩往來問訊不輟。予守渝。禹金獨從數千里來訊。其自白下寄余詩云。雄才原自豫章開。列署風流盡鳳君。珠自驪龍千北斗。錦從飛鳳破南雲。天低二水回青影。日落諸陵散紫氛。即有金莖慰消渴。漢庭今重子虛文。延眺高林宿雨開。輝輝初日照樓臺。千峯寒影雲邊落。百道泉聲樹杪來。紫氣中原遙入望。鴻書南國為誰裁。綢繆一嘯真何意。江漢風情濁酒杯。對酒酣歌倒著冠。中宵星斗共憑闌。三山只隔雙溪水。不盡寒雲醉裏看。別來事事轉堪憐。風葉霜花媚晚天。不分白雲西塞裏。長隨仙客馬蹄旋。仙才吏隱大江濱。試劍飛觴坐夕曛。卻羨黃金能結客。因逢白雪倍思君。梅萼沖寒慰向榮。何郎名振鳳凰城。愁邊側望棧雲濛。夢裏頻疑度雁群。渝州詩云。巴江楊柳幾回新。憶爾行春五馬停。舊日諸郎推起草。同遊詞客感飄萍。漢家良牧南陽頌。蜀道雄文劍閣銘。西望迢迢無一舍。暮蟬淒斷不堪聽。隔年萬里一書還。當代人才岳牧間。矯首青雲懸蜀道。銷魂夜雨步巴山。星馳删舊驚華髮。歲暮空山戀苦顏。妒殺渝江江上月。憑君熊軾入燕關。故人五馬在。遼道一鴻稀。巫峽秋偏壯。峨眉月自輝。邱中縱偃蹇。講上憶翩飛。不敢操流水。知音有是非。余入汴。禹金又訊余詩云。雙鯉巴江一札傳。西風木落又經年。逢人馬首中原入。憶爾嵩山畫戟前。十年開府未為遲。回首青溪結社時。玉樹歌聲俱散盡。桓家一笛向君吹。一片飛雲入大梁。黃河北望正茫茫。從知幕府多詞客。日向平臺醉幾場。盧左當年意氣真。信陵千載尚如新。抱關小吏勞君問。亦有夷門任俠人。禹金之於交道厚矣。禹金詩甚富。有游白岳

詩。黃白遊叢已刻之宛陵。其所自校而未刻者。余爲之序。

黃進士(嘉龍)。王山人(寅)。俱歙人。夏山人(日瑚)。錢塘人。莫山人(公遠)。吳人。紀亳州(東)。程秀才(應魁)。玉山人。陳將軍(第)。南海人。俱先後來白下相倡和。黃有社叢。其人深沈多苦思。說書自出意見。與朱說稍異罔。然精者獨窺理奧。非漫語也。文宗六朝。詩亦有致。第甲戌進士卒。夏詩已刻之社中。王久有詩名。有仲房集。其人卓犖不羈。書法亦佳。甚嘗從塞上遊。還至白下。余贈之。葛山人以詩謝。有云。秋來定擬攀鄴岳。老去還從善寶刀。殊有俠氣。莫詩往往有奇語。紀初官粵中。從吳按察明卿遊。又從五羊諸騷人作社。曹最後遷亳州判。詩刻甚富。以母老歸玉山。程善顏書。詩亦清雅。有客越叢。陳少有才名。晚乃棄儒服。從塞上遊。余官金陵。爲序陳山人叢。後從都下晤之逆旅。則已鳴劍撣纓。馳志伊吾。非復舊日陳生矣。嘗以詩訊予滁州云。巴江西望賦停雲。五馬音徽久不聞。彈鋏人前猶滯遠。折梅天畔壹思君。鳳臺自厭遊燕日。岳寶麗誰雄蜀文。尚憶秦淮爲別意。至今臺斷鴈鴻羣。太守聲華北斗懸。才情原是舊林賢。鶯花郡閣晴相媚。書劍天涯秋可憐。客計吾惟餘短鬢。遊囊人自重名篇。半生漂泊思投筆。莫忘青雲一札傳。

汪仲淹名(道貫)。汪仲嘉名(道會)。歙司馬公伯玉弟也。族叔子建名(道昆)。吳人。與邑文學程子虛附少康結社于社山中。癸酉來白下。費民部任山甫罔余置酒莫愁湖招之。仲淹俱來。而程以事不至。時宣城沈君典亦遊白下。仲嘉曰。有一客在。但不速即來。速之即不來矣。已君典至。大笑劇飲。各即席賦莫愁湖詩。明日子虛亦以詩來。遂成勝集。仲淹下第歸。數以書相聞。甲戌四月。從子建北上。道中以書訊予滁州。幷械所爲詩相示。仲淹下第云。得路難如此。飄零似去年。曉風城上月。秋水鏡中天。咄咄悲生事。勞勞闘酒錢。唏嘘與征騎。總使淚潸然。有弟猶分散。無天不可呼。斷鴻依落日。匹馬泥長途。一爲芳顏誤。俱令綠鬢徂。平生肝膽在。終不落江湖。

歐楨伯博士名(大任)。南海人。少與梁比部公實黎秘書惟敬梁廷評彥國結社山中。以貢入京。授江都教諭。遷光州學正。聞母疾棄官歸。服除。遷國子博士。爲人慨抗。不爲儒生尋摘章句。其大槩具王中丞浮淮序中。余丁丑入計。謁楨伯紺佛齋中。邵長孺適在寓。楨伯出酒爲歡。意氣甚相許可。贈余詩云。新年逢計吏。大郡得燃才。學豈巴渝曲。歌從燕薊來。春秋將入對。旦夕且銜杯。知爾文翁最。諸生待爾回。余還滁。附詩云。前殿春開五丈旂。諸侯班瑞龍行時。政成小苑栽桃竹。賦就東樓擘荔枝。巴岳雪消飛騎遠。岷江濤起掛帆遲。翰書朱博君差勝。更有風流蜀郡詩。都下和答遺聞見寄云。百二關城借使權。河山半在節樓前。仙人掌上浮雲過。玉女池頭片月懸。舊好幾家圖華札。中原何地問囊鞬。側身西望驊騮遠。沈陸金門祇自憐。楨伯雖以詩自見。然獨鵠雲鴻。神志固遠。會惟敬掛冠南還。意落落。嘗擬拂衣去。然今公卿愛才禮賢。知楨伯者不少。恐當不得賦遂初也。楨伯詩有浮淮帽中南叢北轅詩叢多不幾錄所未刻。觀章及浮淮集序。可以知楨伯矣。答張助甫滁州見寄云。涕淚緘書手自題。故人偏憶庾安西。孤城落日臨青海。千騎浮雲過月氐。射石不妨能飲羽。閉關何事更丸泥。越吟猶得餘雙鬢。莫向

風塵問執珪。送金子魯督學楚中云。文叢風流獨擅雄。傳經猶借省垣中。明珠今出隋侯握。白雪深知郢客工。游獵塔詩雲夢澤。荊詩應滿祝融宮。五花暫向都亭別。一路遲塔氣似虹。司馬曾公濟然齋玩梅云。尺書邀賞鳳城隈。臘歲春因淑氣回。齋裏花停延賓奏。簷前生待郢歌來。上林漸長芳菲日。東府今推賦詠才。獨有何郎題節序。十年宜閣與偏催。仁聖太后壽日午門酺燕云。內殿承歡步輦趨。九枝燈裏六龍扶。陛前萬國朝方岳。闕下千官慶大酺。騎使頒分青豹髓。酒人擎出紫駝酥。金門似似東方朔。三沐皇恩在漢都。

胡文甫名(汝煥)。洪都人。予讀書洪都時。文甫從其父南湖先生居同仁。年可十一二。見之娟娟然。瑤環瑜珥。美好童子也。然洪都爲舉子業者則已推文甫。文甫又與余弟仲爲同仁會。余見文甫舉子業。獨有奇氣。蓄心服之。文甫庚午舉於鄉。又七年計偕入京師。歐楨伯見文甫詩。爲予嘖嘖稱不輟。予以計吏不即得謁文甫。比事竣。投刺邸中。文甫知爲予。乃出握手。敍論往昔。然後把予詩讀之。余爲西山遊。文甫以他事不得往。既下第歸洪都。李觀察書責文甫西山詩。文甫乃爲西山詩以報觀察。且爲序述其意曰。李京兆于美。朱太守乘器爲予治裝遊西山諸刹。予方疲於津梁。不得往。黃徵君孔昭往之。各以履歷諸勝紀詩若干首。舉在乘器爵中。予既歸豫章。于美走書幷詩責和。展讀數四。神情自王。鳳雅各殊。嵐光水色起自標格。竹韻松聲生於凝眺。真藝苑之慧鑒。詞宗之上乘也。余不揣。謹依來韻。廖酬佳會。附驥之私。冀可爲續貂之誚。是所免乎。草具如左。金山寺燈字云。尋山君自好。林壑恍然登。翠竹無論主。拈花不問僧。諸天猶指掌。半偈了傳燈。予亦逃禪者。相從愧未能。華嚴寺航字云。最是關情處。陪此上方。千峯凌日起。一水浸天長。遙望諸陵紫。時驅我馬黃。到時爲彼岸。何必問慈航。碧雲寺遙字云。古刹倚岩嶢。峯峯插碧霄。諸天猶縹緲。雙殿轉迢遙。流水如鳴佩。長松似獨簫。攀緣忘去住。身世半漁樵。寶林寺蕭字云。林壑意蕭蕭。遊仙去不遙。泉飛三竺練。鐘落五湖潮。小憩臨空翠。高談破寂寥。山中多桂樹。莫謂隱難招。宏恩寺懷字云。思君如日月。朗朗照人懷。自謂交難合。由來興與諧。營生無長物。竊佛有清齋。一別經芳草。離心獨九垓。香山寺陰字云。不禁春到此。想像一何深。自汝開雙徑。堪誰賦上林。山根晴亦雨。洞口晝長陰。盡解遊人意。還依靜者心。延壽寺運字云。人世真難遇。春風一笑前。鴻濛開色界。林響落鈞天。峽斷雲爲水。村虛柳是烟。懷君如戀景。一步一留連。山字云。風塵偏傲吏。杖履有名山。鼎立文章事。昂藏意氣閑。華夷天作塹。南北燕爲關。康濟還公等。遊情未是閑。古風贈于美乘器云。太行接天亘天起。蜿蜒長城一萬里。天子不聞西驚胡。但見遊人似流水。成都太守心自開。宛平京兆風可攀。我欲從之行路難。遙望白雲永長嘆。送乘器于美西遊諸刹。同志近感云。遙望旌旗相翠微。吏情真與世情違。颯然五馬同杯渡。去矣雙鳧傍錫飛。白雪自高同調寡。青山不改故人稀。浮生天地終爲寄。朵朵芙蓉亦當歸。其六郡良家子云。六郡良家子。翩翩意氣雄。結營當大白。吹劍拂長虹。心折胡塵外。名高漢殿中。鷁纓君等事。長揖莫論功。秋日答張幼于云。登高望四海。藹藹見停雲。何物真如練。相思疑似君。恭從今日塞。書以故人聞。一葉離千里。關河舊所紛。康裕卿黃孔昭邵長蘅胡

仁仲集盤泰甫宅。得限字云。北斗近城隈。西山照酒杯。無妨車馬地。不是被斜來。白髮如今事。黃金自古臺。平生多感慨。臨眺獨徘徊。又得逢字云。意氣看如此。滄洲興不違。同聲歌一曲。千里和應稀。寒月當尊墮。春雲傍酒飛。長安無限景。偏照薜蘿衣。秋懷寄潘文學云。北斗插天天欲斜。水樓殘夜溢荷花。雲流虛榭杯當手。月泛銀河客在槎。三輔故人猶蔓草。兩湖秋水已蒹葭。安仁更有閒居賦。莫遣星霜到鬢華。答張伯起見訪京邸之作云。尊前曾聞白鷗狂。何意萍蹤又帝鄉。葭菼東吳人是陸。星樓南斗客為張。相看鬢髮蕭蕭短。一說肝心字字長。握有蘭蓀攜不得。知君袖裏是千將。同康裕卿陳忠甫黃公補公紹蔣兆卿人日集盤泰甫宅。得年字云。黃金諸子盡翩翩。長見飛翻綵筆前。春色更逢人日好。寒光猶借客星懸。時名一附三千牘。意氣何須十萬錢。肯有小山招未得。攀援桂樹不知年。卽景口占呈舅父佳父二仲云。無數飛花欲暮春。萋萋芳草倍愁人。吳鈎翠劍芙蓉麗。楚服青裁薜荔新。三徑只緣何客掃。一尊偏向故交親。蒼天況是高陽侶。蓬萊風流藉角巾。集張微君節伯宅。得侯字云。長鋏歸來且敝裘。一尊寒色共江流。村當白社尋高士。人在青山拜隱侯。三楚樓臺明月夜。五陵烟樹碧梧秋。投簪何地無知己。不羈風塵已倦遊。

友人張助甫為予言。任楚臬時。與同官遊河上寺。寺有洞。下瞰深潭。水色澄綠。殊可人意。潭龍靈怪不測。識龕。雨後應。是日張筵洞中。坐甫畢。有彩虹從潭起。其光射日。倏忽薄洞門。若窺而入者。四座辟易。酒不及舉。又無所避匿。咸以為神。良久影漸落入潭中。蓋平生目所未覩也。因賦詩云。古刹臨峭岸。下有千尺淵。開門見波濤。洪汝左右盤。火雲垂到地。雨掛前川。飄風自南來。爽氣灑衰顏。蔽日俄迴照。霓虹動我前。乃知炎蒸地。別有清涼山。顧瞻諸天裏。蒼茫一龍還。先儒釋螮蝀之詩。謂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乃天地之淫氣也。然河上之虹。乃起自深淵。薄於巖洞。若有知者。考諸載記所言。若飲薛翩之釜。入子良之宅。劉義慶廣陵之粥。振戶有聲。章南康郡庭之筵。若驢為首。或自蜺蝶赤鵠。或化女子丈夫。要之物理。茫昧不可一端測也。

余北還。入楚鄴傳中。題咏甚多。如諸鉅公篇什炳炳無論矣。乃海內未知名者。若嶺陽外史林㨿章題長樂館壁。由楚歸粱。過界嶺。遭雨。呈鯖見曇年丈云。相逢無復接輿狂。風雨千山過楚鄉。主聖何須歌鳳德。途危猶自怯羊腸。完來和璧真如月。佩得虔刀已似霜。歸去閉門辭載酒。蕭齋白日著書長。林中州仕楚。別駕乞歸者。然不可考其科名邑里矣。

續玉笥詩談

古人詩。得意句不厭重複。王右丞桃源行有云。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蓋兩用之。此其妙在有意無意之間。雖右丞不自覺也。而岑嘉州太白胡僧歌云。山中有僧人不識。城裏看山空黛色。卽右丞意也。嘉州豈蹈襲人者。蓋觸象寫徵。其搜神會意之所到。自然合作。乃知理在人心。亘千萬人千萬世無不妙合。甯獨王與岑也。

漢王莽傳。三輔盜賊麻起。李白永王東巡歌。三川北虜亂如麻。字本此。一時讀之不辨也。古人詩無一字無來處。信然。

太白長干行。八月胡蝶來。唐文粹作胡蝶黃。蓋秋蝶多黃。白樂天詩云。秋蝶黃茸茸。亦此意。然不若來字佳。

李紳鎮淮南。張又新罷江南郡。過淮。張有夙嫌。投之以刺。乃釋舊嫌。宴飲極歡。又新從事廣陵時。眷一酒妓。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又新以酒染指。題詩盤上。命李妓歌以送酒。妓歌此詩。紳問曰。張郎中於汝致情乎。妓泣下沾襟。因命妓侍張。詩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或者病之。謂既云求夢。何曰不眠。不知求夢而不眠。卽致情而不果納之意也。說詩

七十九號　16B

者乃以詞害意。未爲通論。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詞最新麗。而譏之者云。誤用龍見而雩事。謂龍乃龍星。非龍也。不知杜所用。乃雲從龍之龍。正取易雲從龍之義。蓋雲而非雩也。少陵詩云。日落青龍現水中。與此正同。且雲與霽正相對。若作雩。乃祭名也。有何義相涉而引以爲偶耶。

予鄉新修寺。古伏魔寺也。傳邊大江。今移置山中。旃忠武王飛曾駐兵馬。留詩壁間曰。膽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元惡還車駕。不用登壇萬戶侯。

金華老人詩。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家琵琶倚西嶺。山借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四十雙。胡崇溪眞珠船云。四十雙。人多不知其義。按元李京雲南志略云。諸夷多水田。謂五畝爲一雙。然懶耕錄所載。謂白夷種田。以牛爲雙。謂四角爲雙。則所謂雙者。雖指田而實因牛也。少時於友人貞汝修家見此。不解。黃後訊之潘氏子。指輟耕錄爲對。檢之果然。乃後悔讀書不多也。潘儒家子。貧讀嘗自給云。

陶靖節讀山海經十三首。宋姚寬以今本差誤。各爲之註釋。惟第十三篇云。巖巖顯朝市。帝者愼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爲之來。仲文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共鯀引竹書紀年神異經釋之矣。而下云仲文姜公未詳。愚按仲文乃仲父之誤。姜公即晏公也。蓋指管仲論易牙豎刁開方事耳。後讀顏氏解甚詳。乃敢自信。孝威博學多識。乃闕疑若此。因是服前輩之愼。

新喻簡西巖紹芳遊滇南。有題昆明池廢妙湛寺詩云。昆明池中妙湛寺。延祐露碑空記年。螺房布地照白日。鳥草被簷生花烟。圯壘竟作田父還。欹塔尙參先佛天。山門冪敝夜岑寂。燐火續燈漁叩船。此詩

萬曆寺岑寂之態。良自苦心。其自言云。鷗草二字。雖出詩邛有旨鷊句。然心每不安。後見嚴氏曰。古人名物。多取形似。鷊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鷊。青黑之瓷青黑之鳩。皆名以鵻。乃宿疑頓釋。

長洲家徒四壁立。巳爲貧矣。京蘇州答李瀚云。相如猶有璧。漁父自無家。是以今事翻古案也。蘇謨戲子遵曰。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而期盧嵩無馬不赴云。莫道無來駕。知君有短轅。是以古事翻今案也。他如無情尙有歸。行子何獨難。臨觴自不飮。況與故人違。不見心尙密。況當相見時。莫道無相識。要非心所親。人意有悲歡。時芳獨如故。不是平生舊。遺蹤要可傷。皆抑揚其語。而意度自遠。謂蘇州止於平澹。要非至論。

曲罷碧天高。餘聲散秋草。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草木知賤微。所貴寒不易。年華逐絲淚。一落俱不收。雲攏冰容夕。雨微荷氣涼。都門且盡醉。此別數年期。須臾在今夕。尊酌且循環。別離從何生。乃在親愛中。昨遊怨巳過。後遇良未知。別思方蕭索。新秋一葉飛。無鐘春雨細。宮樹野烟和。我懷自無歡。原野滿春光。同是山中人。不知往來躅。日日生春草。空令憶舊居。野寶歸雲盡。天清曉露新。客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衡恨巳酸骨。何況苦寒時。佳人不再攀。下有往來躅。雨餘山氣寒。風散花光夕。存亡三十載。事過悉成空。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西樓。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皆玩之而有餘色。咀之而有餘味。其他

幽情遠韻。爲前輩所稱述者。姑置弗論也。

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相傳爲宋詩人龍大初咏沙詩也。然予少時觀陸天隨奮盤集。巳有之矣。豈宋人誤耶。又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神女對陽臺。乃唐洪都西山處士陳陶辯妓詩也。而相傳以爲陳希夷。蓋緣姓而誤也。

事有出於前古。而好異者引以傳諸當今。舞毛尙書征安南。相傳世皇贈以詩云。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横秋水呂虔刀。然不知爲高皇送楊文詩也。麻苗亂時。有錦鱗齒齒密如針之詩。不知爲滇中夷會作也。趙風子亂時。有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之句。不知爲元末韓林兒語也。第以混沌易大宋耳。近有作道聽錄者。指冀巢咏菊元梁下曉行之作。以爲高皇。宋人體高宗養鶴詩。載楊子奇草木子。而以爲武宗北狩。書非異聞。時非久遠。尙謬妄若此。況遠且僻者哉。

李于鱗選唐詩。內李憕恭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日之作應制一首云。別館春深淑氣催。三宮路轉鳳皇臺。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遙隨天仗發。林花不待曉風開。已知聖澤深無限。更喜年芳入睿才。因與王維同一詠。當時附入維詩之後。而刻詩選者不爲較別。乃混於維詩之後。遂雜於維敕賜百官櫻桃四首之前。後刻詩删者。遂以四首爲憕詩。又删去此首。增入維詩二首。共櫻桃四首。殊爲可笑。唐詩紀收憕詩。止和戶部楊員外伯成同望幸新亭賜餞公宴。共此篇正三首耳。

西岩詩話云。般璠集李白詩。有沙邱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

春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其風骨音節。爲白詩無疑。後人不之見。以爲李無寄杜詩。乃僞作飯顆一絕。淺俗特甚。未有一字似白語。予觀白集。又有魯郡東門送杜二甫一首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豈不止沙邱一首也。然攷般集無沙邱詩。意近日新刻者省工費而删之耳。近百家唐詩亦然。至有取一人之詩。僞作三四人者。可歎也。

臨潼驪山華淸宮。溫泉在焉。中有李玉亭。皆宋元及今人詩刻。內杜常詩四篇。曉至華淸云。東別家山十六程。曉來和月到華淸。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夜雨晨霧云。柏葉靑靑櫟葉紅。高低相倚弄秋風。夜來雨後輕塵斂。繡出驪山嶺上宮。溫泉云。巳去開元四百年。此泉猶自響潺潺。也知不憤當時事。長作悲聲恨祿山。驪山云。漁陽烽燧起雲間。玉輦蒼黃下此山。何事君王自神武。區區南渡鹿頭關。前題權發遣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太常寺杜常。後跋云。正甫大寺。自河北移秦鳳。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過華淸。有詩四首。詞意高遠。氣格淸古。邑人曹端儀。旣親且舊。因請副本勒之方石。以傳不朽。閏九月初一日。潁川杜孰記。及觀楊修撰丹鉛餘錄載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人中名姓不顯。惟存華淸宮一首。孫公談圃以爲宋人。近註唐詩三體者。亦引談圃而不正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還者之失耳。予又見范蜀公文集手記。一時史書中有杜常名姓。不註曰詩事。又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太后之

娃。能詩。以史與談圖手記參之。爲宋人無疑矣。惜撰者時豈未見並刻耶。然前詩首句云。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而此刻稍異。今臨潼志竝存之。一作唐杜常。一作宋杜常。又驪山首句。大類唐吳融華清詩。僅易數字。豈杜爲唐人詩而暗合耶。抑用其語而稍易以後意也。又溫泉詩。年山非一霸。而志作宋王素詩何也。石刻眞與僞。良不可知。以多識如楊公。當時何不見此。惜生也晚。不及一請質也。

古今明妃詩多矣。僅見閩公昔林公雛云。當以儲光羲爲第一。蓋即事寫情。更無長語。而殊域不堪之態。盡於二十八字中。眞知言也。其詩云。日暮驚沙亂雪飛。旁人相勸易羅衣。強來前殿看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但窮廬毳帳。無宮室城郭。詩云前殿。殆非事實。然老上有龍庭之稱。恐匈奴中或別有殿名。未可知也。考明妃事班史紀之甚詳。無足道者。青冢之傳。蓋史之誤。良不可信。自石季倫濫觴爲曲。而後世詞人。連篇累牘。競新角異。總之不出哀怨悼惜。更無質其謬者。杜陵氏百代詩聖也。而猶踵雜記之說。何也。至琵琶胡語。本出烏孫。季倫創之。後世不察。竟指爲一事。又可發笑矣。

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因造阿房宮入山。食木實得不死。時下山就民間取酒爲詩云。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又李道昌大歷十二年爲蘇州觀察使。一日郡城外虎邱山有鬼題詩二首。隱於石壁之上。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幽隴。幽隴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誰知生者樂。魂魄安能還。況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復何益。哀哉復哀哉。又曰。神仙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爲我門。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尊。莊生聞枯骨。王樂成虛言。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準敕令致祭。道昌爲之文曰。嗚呼。萬古邱隴。化無再出。君若何人。能閑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寞夜臺。悲乎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深草垂楊。黃鶯百囀。猿聲斷腸。不題姓氏。寧辨賢良。嗚呼哀哉。嘆昔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正業。已記時言。痛復痛兮何處實。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悲怨兮淚沾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君。祭後數日。再有詩一絕於石曰。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寺後山之趾。果有二墳。極高大。竟不知何姓氏。又酉陽雜俎載鬼詩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殘宮空對棠梨花。又篩纔送我青楓根。坐見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豈堪著。又江上桅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老僧樓上望江上。遙指桅竿笑殺儂。又一徑入青松。飛流淡晴綠。道人晚歸來。長歌振林谷。山深不知求。落葉下枯木。須臾翠烟銷。月色照鞍服。

成都天寧寺西廊有僧冢一。余以重慶入省謁上官寓焉。堂有墨竹一幅。陳南賓題其上云。九疑何處泣湘靈。汗簡栽成數尺綾。鶴駁已迷胡蝶夢。龍香猶浸鳳凰翎。將軍節操凌冰雪。主器文章麗日星。白髮小臣懷舊恩。摩挲遺墨淚交零。其前有題云。雪樵下筆寫琅玕。意在湘江萬玉闌。幸得披圖洗詩眼。恍如僧寺一偷閒。又勸有者題其後云。老榦垂秋雨。蒼根洗濁泉。虛心三百尺。高節幾千年。詳陳之詩意。

竹乃明玉珍所寫。而所謂主器者。或即昇將軍者。或載壽鄒與瓊耶。勸有似是隱語。豈明氏遺裔耶。遁隱於此。

鄱湖之戰。資治通紀等書。皆以爲郭興建火攻之策。遂獲全勝。偶觀他載記。謂僞漢以火舟來攻。而天忽反風。敵舟悉自焚焉。此殆有天助者。予初不謂然。及觀鄉先達周所立先生康浪山歌。始知聖明之興。固天所命。大風揚沙實基漢業。千載而下。異事同符。固不誣也。歌云。康浪歌。鯨鯢振蕩揚洪波。天子親乘六龍駕。樓船巨艦高嵯峨。翠華搖搖懸日月。左乘白旄右黃鉞。縱橫大戰數十圍。鋸浪翻紅灑腥血。敵帆脂膏張毒氛。北風反火輒自焚。焦頭爛額沈波裏。奄忽蛟飛水上軍。山爲組兮水爲標。自古英雄無此戰。威聲振撼馮夷宮。殺氣奔騰龍伯殿。康浪水。康浪山。霸氣奄忽烟焰閒。蛙鼉蚯蟹飽淪沒。鯨鰭鳥獍無生還。軒轅指南輒飛殼。康浪坐令爲豕鹿。小艇中身赴響攸。大鯨左目中箭斃。我皇笳鼓震溟渤。凱歌歸奏丹鳳樓。降軍十萬散海浦。太白曉掛蚩尤頭。康浪山。康浪水。王業艱難自茲始。海宇清平億萬年。敬獻頌歌繼青史。周先生。國初人。所傳聞當不謬也。赤壁之戰。阿瞞以數十萬衆。火於東吳。而杜紫薇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此言似辨而理。孫武火攻篇亦云。發火有時。舉火有日。蓋用火攻之策。當察風之有無逆順。此於水戰尤當審之。若田單火牛。其勢必往以奔敵軍。固無俟他處矣。

石鐘山在湖口縣。當彭蠡之衝。上下二山。嶔空岑崿。余以丁卯北上。南宮登焉。閱蘇文忠詩敍。謂山下有深潭江濤流轉觸而成聲。又謂上有魚池。今潭不存矣。自文忠而外。又有吳明卿陳于韶二參伯詩。明卿云。楚客登高秋思濃。白雲隨杖入芙蓉。九江落日迷山市。萬壑寒濤響石鐘。古閣懸空愁過鳥。輕帆挾雨帶飛龍。倚看天塹雄南北。何事中原有戍烽。于韶云。一片孤城雙石鐘。稜層傑閣隱芙蓉。雲撐嶠疊巒黃鶴。雪起陰潭上白龍。楊子暮潮搖極浦。匡廬殘雪見中峯。乾坤今古雄天塹。卻訝南州有戍烽。一眺滄波萬里流。東南吳楚坐中收。峯高鳥鵲凌寒渡。水闊黿鼉吹浪遊。落日倒翻河漢影。斷虹長掛石梁秋。天涯憔悴誰能辨。芳草浮雲處處愁。時吳以南康節推遊陳以豫章參伯西歸。芳草浮雲。殆有旨也。予渝州入覲。于韶自閩從邸使君之請爲文以贈。蓋余初不相聞。而蜀有覲者。于韶初未以文贈也。予感其誼。賦詩謝之。于韶答以詩云。使者書來問水濱。草堂芳訊忽嶙峋。豈云閩俗憐憔悴。耐可論交到隱淪。經術一時歸大雅。巴渝何地不陽春。舊遊竟阻登龍會。慚愧南州下榻人。于韶名孫章。吏事精敏。每文牒旁午。一一披閱。批摘如神。諸胥吏咋舌。不得出一語。其歸也。實或爲忌者所中云。

釣魚城在合州治東北。城下十五里有溫湯寺。山如翔鳳。泉出山中。氣勃勃。流爲浴池。又從池邊出殿前爲大池。迂回曲折。清澈可掬。有魚黑色游池中。又左流入前浴池。池三四。皆砌以石。又從池邊山下流入江。亦一勝境也。陳督學玉叔行部合州。因游焉。有遊溫泉並懷社中諸子詩云。招尋古寺酒尊同。灌得溫泉興不窮。芳樹青山春更好。上方朱閣晚尤紅。二千品秩稱良吏。十五詩篇見國風。記得向來投贈意。故人多在大江東。

升菴楊先生謝唐僖宗行宮柱礎云唐帝行宮有舊臺礎遺殘度換春苔軍容再向蜀臺狩王氣遙從略谷來萬里山川神駿老五更風雨杜鵑哀始知蜀道崇塵驚不及胡僧渡海杯礎今故在游大初爲予言寺僧令匠鑿而丹之乃知李文饒方竹宋書無對

升菴楊太史年十三過馬嵬賦詩云鳳輦悤悤下九天馬嵬西去路三千漁陽鼙鼓烟塵裏蜀道淋鈴夜雨前方士遊魂招不返詞人長恨曲空傳蛾眉尚有開邱隴戰骨如山更可憐殊有諷詠又唐溫庭筠云穠華嘗爲物外遊六龍曾此暫淹留反魂無驗青烟滅埋血空山碧草愁香輦卻歸長樂殿曉鐘還下景陽樓甘泉不復重相見誰道文成是故侯亦有致校義山駐馬牽牛不知誰復先後也

桃川洞在常德武陵縣洞出方竹即晉漁人遇秦隱者處然洞當孔道又乏流泉似非當時舊跡疑好事者因陶記而附和之與邑有楊生者題對聯二頗佳其一云仙跡久荒方竹依然環洞口神機誤洩清流無復到人間其一云半空風雨護天台棋子留迹直要看盡了一番棋局滿壁烟霞迷石洞漁郎消息只因誤放出幾片桃花先大夫有詩云故事相傳始晉秦桃花依舊往年春明庭萬里重來譯流盡殘紅誰問津

號志載忠州有荔枝樓爲白香山建詩云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醆西樓無客共誰嘗今忠州更無荔枝惟涪有荔枝園臨江舊荔樹一相傳爲楊妃時所植乎宋至前三四年尙生今惟枯幹存矣豈居民及有司疲於辦送故殺之耶江津縣治亦有荔枝園聞之縣令今亦枯死

矣

蔣士人投刺不得獻詩有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之句後有萬彤雲者爲白太傅所知遊梓州累爲閽人輟回爲獻以詩嚴尙書宏宣乃怒閽者而禮之詩曰荷衣拭淚幾回穿欲謁朱門抵上天不是侯門輕下客山家無物與干擔蘇秦云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因鬼見帝自昔嘆之矣

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鈇也謂夫也山上山出也大刀頭環也謂還也破鏡上天半月形月初也）又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石闕銜碑也）又梁簡文詩圍棊燒敗襖著子故依然（圍棊著子也敗襖衣也）又蘇長公蓮子擘開須見薏（薏也意）楸枰著盡更無棊（期也）破衫卻有重縫處（逢也）一飯何曾忘卻匙（時也）即黃絹幼婦外孫齏臼之意

黃巢五歲時侍翁父爲菊花聯句翁思索未就巢信口應曰堪與百花爲總首自然天賜赭黃衣巢父怪欲擊之翁曰孫能詩但未知輕重可令再賦一篇巢應曰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若我爲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又云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後舉進士不第聚衆爲盜號衝天大將軍此事載貫耳集及清夜錄中然記載有一小說中載此詩云百花發時我不發我開花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掛黃金甲與前小異豈在貫耳集錄前二詩或記載者稍潤色之未可知也後詩第三句或改云要與西風戰一場而繫以爲高皇詩者大可笑也宋太祖少時詠日云初出海時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捧上一輪紅趕退殘星幷殘月後史臣潤色之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大與此相類

莊定山挽節婦詩云二十夫君棄妾身孤鄰寡小與姑貧自甘薄命同衰葉不學峨眉嫁別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瑣窗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蘇一峰先生倫評之云苦心苦語可泣鬼神僮西樓詩謂稍起便淺而中稍治似非本色語推取楊石齋一聯云黍嘗所寄惟黃口形影相依到白頭然一峰亦有詩云婦人自我如男子造化由他假小兒較莊稍實近陳鼓歎謝子象一詩云朗日行天夜照屋私嚴淵默疾雷驚苦辭世故艱危地要保人間婦女形萬事到終頭已白九原識面眼猶青致命一死全遺息其道冥冥夢不醒庶幾擺脫陳俗而不拘拘用事者然起句似書生語結亦稍不稱董節婦入律詩中較難著力要當於古選中求之

王中丞履吉言云正德間有妓女失其名於客所分咏以骰子爲題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汚拋擲到如今攷元人關漢卿雜劇載有謝天香尋亦有之謝云一把低微骨置君掌握中料應嫌點涴拋擲任東風鍵云爲伊通四六聰聲在手中色緣有深意誰爲馬牛風特後人稍易其語耳

唐崔湜初執政時年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吟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燕公時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咏詩云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羣公望之如神仙云二相事大相類一以晚入一以事出俱馬上賦詩而人羨之

余鄉嶓谷國初有周所立先生者善口辯能詩文所著不傳今所傳僅黃上梁文其手筆也時有定住字

子靜者爲陳友諒守臨江與周爲賦往還頗密子靜與太祖抗於鄱湖敗被周哭之以詩曰樵倒池頭舊從君近傳消息不堪聞的盧竟死檀溪險鵾鷄翻成郭土墳蕭蕭篠生夜月寒鴉遶遶起秋雲陳林老大頭如雪無復軍前草檄文清江重鎮牧陳處常僧恭精餅紹時文采風流三國士才情穠麗六朝詩石龍剗起波濤變金鳳翔從澤國移千載羊公遺愛在行人揮淚峴山碑至洪武中以臨江十才子寓業石門寅張司成美和黃體方徵入京樣中丞子寓以其人輕脫僅得臨江教授以歸其子以麟經中鄉試仕止縣令先生扁其門曰繡首窮經郡祭酒馳四方之翰墨青雲接武邑大夫化百里之絃歌黃體方亦予近鄉人仕止王官詩效李青蓮亦俊爽可喜余僅見其古風一篇二公家世微矣集皆散落忘亦無及之者良可痛哉

孫典籍蕡五羊人有詩名今廣中刻五先生集孫其一也蕡時坐藍玉事死臨刑口占一絕云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高皇得詩怒監斬者不以聞因并殺之世稱其抄錄警集句數十首殊膾炙人口乃以詿誤不得其死惜哉

臨川聶大年爲仁和學諭后以修史召至京卒其詩在國初頗爲人傳誦有辭四省校文詩云名藩較藝建徽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過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林寒木葉疏寄語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

國初王孟端以墨竹擅名雅善書能以篆隸筆法作枯槁奇石詩尤有致得風人體有同舍友簽中娶妾

孟端贈詩云金院香冷酒初醒銀燭光殘月正明今夜情懷非別夜有人低語喚卿卿又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友人得詩不勝感慨卽日東歸孟端二詩實於醇諄勸諭者百相倍矣

鄒瑾一名公瑾吉安永豐人常遊成都建文二年爲大理寺丞靖難後不屈死今重慶崇因寺僧續燈方丈有草書詩一幅云黃金甲脊三千丈乘雲直上九天上胸中有雨濟八荒四海蒼生皆仰望末題書鄒公瑾咏龍之作今四川志作江津人不知孰是以詩題證之似爲蜀人矣然不知永豐家世何如

胡子昭大足人以榮縣訓導陞翰林檢討歷刑部左侍郎建文元年充纂修官靖難初與方孝孺不屈死臨刑有詩云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弟子義膺薦任威遠訓導歷山東僉事聞兄死棄官隱丹稜民家蜀獻王知而憐之命祝髮爲僧子義以父母遺體辭子義有子二各年數歲歎曰嗟乎吾兄無後天不絕胡氏二子當免於難竟棄去不知所終有懷鄉詩云一區廢宅棠山下半畝芳塘夕照中鄉國匪遙身自遠乾坤雖大足難容

練中丞死於靖難文皇怒其不屈誅及十族余先族祖及先宜人吳氏祖俱以詩朋誦戍其他以片紙隻字株連者餘幾千家練有一妻一女靖難前俱留淦後就先生金陵先生一見輒泣下不止蓋知二人者不能死也先生死俱發浣衣局仁皇帝時女得歸嫁東坊陳氏今淦有練小戶云練之先由三洲居城東坊爲東坊民而祖籍尙有人靖難時或死或竄俱無存者今三洲有村農姓練氏蓋遠孫也羅太史洪先過三洲訊之因哭以詩曰三洲烟草暮江濱末問遺墟淚下頻破冢有山歸別主遺孫無食寄貧鄰百年天地誰非幻千古綱常獨在身莫爲英雄悟惆悵天涯多少未歸人

陳尙書汝言遼闕人天順初以奪門功至兵部尙書後竟坐石亨黨敗然其詩亦淸麗可誦秋夜云喔喔荒雞唱五更起瞻北極大星明佳人擣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月滿城江海久歎生計拙干戈深動故園情尺書望斷南來雁惆悵空令涕淚零余入關意家必有集存訪之後人微甚矣關志僅載汝言貴敏家貧嗜學不倦時衛未有學乃遊荊蜀訪聞人學學成歸客寓西安有某公者每夜聞讀書聲不輟問之因問所業乃爲占籍長安遂魁戊午鄉薦壬戌登劉儼榜進士滿士選舉蓋陳爲首云

給諫李宗一名元祥狄人而獻吉業師也獻吉年十四隨其父教授公寓汴從宗一學毛詩不數年宗一以解元登第爲夕郎獻吉亦以解元登第爲戶部主政同立於朝每相倡和宗一有詩得能字獻吉和之云事和高韻象申賀忱春風白髮拜新陞舊署重來有夢曾宜暇更饒詩酒興病餘甘遜簡書能吏人挿閣牀移竹賓客臨軒或遇僧他日門牆三紳在巍從雲路接飛騰集偶不載惟時王伯安爲主政與獻吉莫逆併寄宗一亦和之云慣愛官閒不計陞解嘲還計背人會洗遊蒲領今應免料理詩篇老更能未許少陵詩吏隱眞同摩詰作禪僧龍淵且復三冬蟄鵬翼終當萬里騰獻吉又和宗一韻云事次高韻語意縱放伏惟恕而進之坐便涼爽入西齋天末黃雲送晚霞蠅虎技微空守戶蝸衙陰重欲歸階瘦餘子夏非關病醉後歸牀不爲懷古往今來共回首世人猶自巧安排以上三詩皆和韻或謂

唐人早朝詩無止和其意近世和韻非唐人措然李王二公與關中王允寧往往和韻亦未爲不可也

宋一先名讓後易元平竟其別號也

東里楊文貞公士奇洪武中被薦教授職未幾以失事去官更姓名曰易大可游湘鄂間嘗題詩黃鶴樓曰黃鶴西飛竟不回靑山樓閣自崔嵬昔年賣酒人何在今日題詩客又來州繫城邊官柳長笛吹江上野梅開不堪回首東歸去目斷長安一雁哀又先生少日卽事賦詩云霜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爲劉伯川所器此二詩也一則當流離之際而瀟灑自如一則處寒酒之時而興致不改出而當天下事其堅定凝重以致君澤民不爲是非利害所搖奪三朝相業有光昭代豈偶然而已哉

李獻吉先生始祖曰貞義公名恩故扶溝人贅於邑人王聚聚嘗戍慶陽貞義公代往遂冒王姓者三世獻吉父惟中名正以歲貢起家始復李姓爲周藩封邱王教授獻吉年十四隨入汴尋入爲扶庠生宏治壬子將應河南鄉試汴人謂獻吉聖童試必發解將阻抑之遂日夜兼程如慶陽督學遷菴楊公一試輒許發解既而果然明年登進士第正德丁卯爲戶部員外郎大司徒韓公文等論逆瑾罪疏知疏出獻吉遂歸汴明年戊辰三月移家扶溝其飲張氏芳園會諸君子詩云三月到扶亭扶亭春正好綠水帶烟城林花白皓皓況與會心人銜杯坐芳草微吾時斷幽意恣探討風來落英滿醉臥不須掃再遊張氏園云莫道園林春事稀重來尙見一花飛棄心梅實垂垂結樹底山蜂款款歸百罰觥杯眞不厭故鄉風景畫多違濁河淸濟天波遠更上高城眺落暉寓扶亭云霜落扶亭已暮秋遠入翻作故園遊天低曠遠沙扶樹月混高城水近樓千里關河今一到百年桑梓竟何求畫堂銀燭親朋酒車馬何妨數日留以上三詩集偶失載綠宅甚末愜初意其臘日詩有稱儒奔走竟何事鄉士栖遲多苦心之句意可知矣詩所謂親朋者諸生李佩德與焉佩德名瑤身長九尺餘賦性樸直聲響如鐘居密邇獻吉朝夕與晤獻吉每語人曰吾鄉李生佩德貌與性行皆似古人今世不多覩也其爲佩德爲鄭王相卒誌銘出工部主政李伯材手伯材名技獻吉家嗣嘉靖癸未進士也伯材第四子名四維以鄉貢士爲沔陽守邑李伯實與詩爲題公舊宅云曾聞汴上抱離憂一日移家曲洧遊避地不妨辭竹苑還鄉自合老桐邱年深楊子元亭在跡故江淹綵筆留況有成書傳海內每從詞客話風流宅今屬曹氏知者咸指爲空同宅云

王中丞元美名在海內稱七子又其最稱李王謂于鱗與公視宏正間獻吉仲默也今士大夫交口傳誦其詩篇如靈蛇夜光洋溢中外李金集已刻中丞公有弇州山人四部集刻而不欲傳故人鮮盡讀公生平推李甚至故名稍抑在下今觀其詩視于鱗誠伯仲之閒文之高下雖非小生淺學所能窺然合而觀之則李云擬議以成其變化者雖自負稍高人亦不易及第論其至擬議之功李遂盡矣究其變化似猶局促在繩墨中若倡意所適隨物而施不失往程不滯舊迹滔滔莽莽愈達而愈神紛紛紜紜愈變而愈妙則公之文當爲明興獨步卽獻吉贈送諸篇尙瞠乎後矣其詩爲于鱗所還似止一時贈

簪亦尚未甄余嘗愛其聞警二首云春雪輕寒草未長北風吹日畫倉皇羽書實報臨三輔貂綺爐傳出閣方愁見材官投滿上書聞飛將下漁陽請纓投筆憑誰寄老婦孤兒更可傷黃雲白草漢關頭豹虎荒村總百憂永夜茅堂看斗柄中天戰角起邊愁龍驤候月三千騎鳳塞橫空百二州最是聖明惟薄伐玉門何地覓封侯夏日同僚友崔都尉山莊分韻云別館橫雕鄠杜邊偶逢三伏勝遊偏夾堤楊柳涼全得出水芙蓉曉故鮮北極雲霞供檻外西山風雨落尊前誰家曉度秦臺引回首朱門月可憐卽此三詩置之老杜盛所誰復辨者況其未見故多也公自云吾於詩文不作專家亦不離聞夫意在筆先筆隨意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必窮有證必切敢於數子云有微長公之所自負如此蓋大而非誇矣至明興博雅必稱楊修撰用修今丹鉛所錄公復爲正數條尺牘所遺公又爲補數卷若公風言別錄如入海藏龍宮無所不有蓋非僅止於博古而又於當今典章文物考索評訂汪洋浩博精擇朗識皆足以垂後來照當世張中丞肖甫嘗謂余云與公居常談笑吟諷外或酣酌竟日達旦似無一刻事佔畢者不知公書從何所得從何時讀也玆眞有天授哉

扶溱李時芳伯實以萬歷壬午貢入京師八月應順天鄉試不售九月給諫王公使高麗要與俱往伯實難之于謂伯實平生欲遊五岳追向平之蹤東夷九種宜聖欲居箕九夷併於高麗可毋先五岳遊耶況慈山浿水之勝彌海島殊庭過之庶幾與烟客遇而箕子化俗八條至今遵奉不衰稱爲東藩誠往而觀其遺風亦奇遊也奚難之爲伯實遂翻然偕往盡覽海國諸勝其國王姓李名松務學而雅重文墨旣徵伯實詩歌草書一日命禮曹判書李珥者謁伯實問中國文人宏正間有李獻吉何仲默二氏東藩嘗購求其書傳境內矣不知近世繼二氏者幾人有成書行世者幾人伯實答明興諸名家不可勝數嘉靖隆萬以來其最著者山東則李于鱗南京則王元美敬美汪伯玉江西則余德甫朱秉器陝西則王允甯浙江則徐子與湖廣則吳明卿李本甯四川則張肖甫楊用修河南則張助甫劉致和山西則王明輔北畿則穆敬甫皆接跡李何巍然文名當代有集行世但未全挈獨元美四部集與敬美詩數十首在耳次日復命珥求去遂以李杜二全集副之珥復斂容謂漢有兩司馬班揚而唐惟李杜韓柳宋稱歐蘇二氏合漢唐宋不越數人而皇明自李何後統之亡慮數十人以一時而倍前數代皇明其千古絕勝哉伯實以爲知言迫冬未遑會助甫以晉薦入覲聞伯實來自異國復見其詩遂爲詩書扇頭以贈曰天涯芳草偶春歸寄興蓬君與晉吾渡海探奇箕子國遊梁授簡孝王園林間片月關青嶂雪後輕塞逗綠尊自是賦成應有薦抱關寧復老夷門貫太史魏侍御覽之曾曰箕子國孝王園千古的對詩助甫用耳逾年敬美聞之以書報伯實足下以一書生遊異國而囊中能貯王元美四部集旗中能貯其弟百篇詩使鷄綠江外人傳舗天朝有二王生卽恐長慶白公未獲此奇觀家兄自可耳僕何人斯而厚幸至此云云伯實獨恨未挈于鱗諸公集負東藩輔耳

升菴楊先生夫人黃氏遂甯黃簡肅公女博通經史能詩文善書札嫻於女道性復嚴整閨門肅然雖先生亦敬憚之嘗見先生從子大行有仁云夫人雖能詩然不輕作亦不作藁卽子姪輩不得而見也今

海內所傳若雁飛曾不到炎方及相把晉書寄日邊久爲人傳誦猶西㘣又記一詩云織經貫月時又度菊花期歲月東流水人生遠別離只二十字而感時傷別不必斷腸墮淚而聞者淒然不堪殆絕唱也國雅又記一詩云蟋蟀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瓣上東牆則諸書所記不一且聲調與夫人有相遠矣

邑人黃渠字體方在國初以十才子徵後爲周王府伴讀余求其集不得所著有詩海珊瑚其自序云僕學詩數十年讀詩數萬篇求其渾然天成之句於百中得一二錄爲一帙命曰詩海珊瑚蓋所選皆五七言佳聯而附以已作其五言云風月雙清夜乾坤萬里秋八極風爲馬三山月釣鼇盤石中流坐青山隔岸看對此十分月能消千古愁水天同一色風月自雙清雲生雙澗口人坐兩松間移舟秋水渡載酒夕陽亭玉宇秋無際瑤臺月正明滕王閣云江湖襟帶外棟宇斗牛邊學士竹云玉堂揮翰手淪海釣鰲竿七言有小序云東坡志林云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云滄波萬里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斷聯號令諸番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駕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夜宿貔貅萬竈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報甘泉宮亦庶幾焉爾僕非敢追蹤前賢於千百首中亦有數聯不揣鄙陋輒敢效顰於後云遠遊詩與云帝子假臣開日月天公助我好江山揚子江云萬里只似三千客一水渾如百萬兵長江云東南形勝包中國多少英雄據上游扁舟一日馳千里兩岸青山過萬重關中云千里溪山無限景四時花木一般春太湖云白晝風雲連海起青山烟雨使人愁赤壁云兩篇詞賦千年在三國英雄一戰休隆中云當時鼎足三分國定策茅廬數語中中秋云人在山河秋影裏酒斟天地玉壺中蘭亭帖云盛事一觴還一詠名書千古重千金蘭亭圖云一時人物風流甚千載斯文感慨多孟浩然像云鹿門歸去人如玉驢背吟成骨已仙大風云一天雲霧冬吹盡半夜星河影動搖寄玉堂故人云三年共作京華客五夜曾隨劍珮聲送人致仕云三邊水邊松菊在一人林下布衣閑邯鄲云三千食客侯門下一枕黃粱旅夢閑贈僧云芸瓜留客竹深處竿木隨身雲半間燕子云去來不見春秋社新舊幾經王謝家三山客況云身似無官爲客久秋來有月與誰看送弟云鄉思共隨雲北起客心忍看雁南飛雪云玉宇瓊樓原不夜琪花瑤草總無香餘無題云玉階鷄序聯班定金闕龍庭進表來野田青處麥千頃楊柳綠邊人幾家雲淡日昏啼雨歇今來古往知長亭淸曉宮聞鷄初語殘春留得牡丹看夜來春雨滿山谷曉起白雲翻海濤風急數聲聞遠笛月明何處搗寒衣幾處佳人看北斗誰家長笛怨西風山頭一夕風雨過門外雙溪春水生疏疏密密兩橋過白白紅紅花亂開風送花香留客座月移樹影過牆來半夜雨聲飛鳥退一天秋色晚涼新野橋流水三叉路茅屋人家獨樹村行看野岸數楊柳驚起沙洲雙鷺鷥江上故園頻入夢天涯芳草未歸人百年爲客雙蓬鬢千里思親寸草心秋風匹馬黃華路落日孤雲白雁天去帆驚忤秦秋晚行李到江梅雨時楊柳春風千里馬蓬萊宮闕九重城蹉跎九日黃花酒行李千金紫綺裘杏花雨中頻過我桂樹風下時論文細觀其中頗有得失然不失其爲工也余嘗曾見其燈周寰長歌蘇似太白今稿不存矣惜夫

司禮張君名維。薊人也。少侍今上春宮。爲予言。上幼學詩。咏新月云。天邊一輪月。其形光皎潔。可比聖人心。乾坤多照徹。帝王氣象。宛然二十字中。信天縱之聖也。豈尋常可望哉。

唐詩談叢

胡震亨署

唐詩談叢卷之一

明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四子軼事不少概見惟楊盈川有呼朝士爲麒麟楦一事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義山自咏爾時之四子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少陵自咏萬古之四子

嘗怪陳射洪以拾遺歸里何至爲縣令所殺後讀沈亞之上鄭使君書云武三思疑子昂排擯陰令邑宰拉辱死非命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排擯不知云何子昂故武攸宜幕屬也蜀所生必自此始矣遊凶人閒得自免故難哉

杜必簡未見替人之譏非侮宋也宋與杜差肩交正挹宋深聊戲耳宋祭杜文云君之將亡贈言宛轉命子誠妻既悲且矜其見待之推實如此

延清張仲之一事再不能爲之解雲卿弄詞丐罷其猶在末減耳兩人者一皆盡一只壽終抑天道有然

燕公鉉業且未論如何得士子一聯手題政事堂賞借今宰相有此勝韻否

曲江公湞陽峽詩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讀此欲笑柳子厚一篇小石城山記蚤被此老縮入十箇字中矣柳嘗謂燕公文勝詩曲江詩勝文見采摭素衍云

孟襄陽佯直從牀底出見明皇有諸乎果爾不速坦率宋五遠矣令人主一見意頓盡何待誦詩始決也

宋人以荆公四家詩不選太白嫌其羨說富貴多俗情而近代王弇州亦譏其上皇西巡一歌地轉錦江成渭水等句不異宋人東狩錢塘封事議論尤切夫白亦詩酒自娛跌宕一生者耳安能顧譯忌拘教義爲是屑屑者哉詩人各自寫一性情各自成一品局固不得取錦袍豪翰强繩以蓑笠苦蘖必同籥吹爲善也

太白永王璘一事論者不失之刻即曲爲諱失之誣惟蔡寬夫之說爲衷其言云太白非從人爲亂者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其詩曰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又云南風一掃胡塵淨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斯言也起太白九原儻亦心服

杜子美做誕好自誇標其詩嘗向鄭虔言之虔很云汝詩可已疾會虔妻痁作語虔云讀吾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立瘥矣如不瘥讀句某未間更讀句某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也余每誦此覺此老稱詩豪舉態躍躍目前爲絕倒是出語林唐撰也

本朝人豈不悉鄭遠諸無從取蜀詩舉似要以借同心期人曲模高謝生面正所謂頰添三毛不必有之而愈肖者後人拈公詩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等爲公大言自負證太實相那能使吟子得見杜影子看

千載僅有杜詩千載僅有杜公詩遺耳凡詩一人有一人本色無天寶一亂鳴候止寫承平無拾遺一官憾忠難入篇什無杜詩矣故論杜詩者論於杜世與身所遭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詩者實巧

杜陵之依嚴武契分不薄醉斥武父名一事舊史云不爲忤新史云武銜之欲殺而免新史本唐小說以武貽杜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也洪容齋獨以爲武決不肯自比黃祖杜集中詩爲武作者幾三十篇意並殷至沒後哭歸櫬及八哀詩尤痛似決無欲殺事不如舊史足據其言甚辨雖然武伉暴人也於幕客他可忍肯并忍其呼父名恬不介意乎言欲殺過言不爲忤亦過重以武有殺章彝之事杜嘗依彝梓州最厚且久處其際不尤難言哉荆南追述詩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情稍見矣殺機時動幸不犯殺釋新史殆非全誣若贈答追輓詩中無一語介介則甫之厚而亦風人之義也

王摩詰與儲光羲並有受僞署一事儲不聞昭雪王昭雪復宦路稍亨或以棣萼故人生一死自難何敢輕議雖然未若李華也華自傷隳節力農甘貧槁終身徵召不起較摩詰知所處矣

高適詩人之達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適議獨異琯左白誤受永王璘辟適獨察璘反萌豫爲備二子

窮而通達又何疑也

岑嘉州罷郡佐幕日正崔甯跋扈杜相委棟時也嗣後鎮帥往往阻命參佐自拔匪易蜀事漸非矣思深哉招蜀客北歸一辭乎蚤晉徵爲勸忠寓焉是不當僅以詩人目者

王績之詩曰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隱如是可隱也陶潛之詩曰飢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辭如是隱隱未易言矣白樂天之詩曰冐寵已三遷歸朝始二年囊中貯餘俸園外買閑田如是罷官官亦可罷也韋應物之詩曰政拙忻罷守閑居初理生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罷官如是恐官正未易罷耳韋與陶千古並稱豈獨以其詩哉

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仁者之言也劉辰翁謂其居官自愧閔閔有恤人之心正味此兩語得之若高常侍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亦似厭作官者但語微帶傲未必眞有退心如左司之一向淡耳

大歷詩家包佶最有功名德宗西狩日佶領租庸鹽鐵閉道遣貢行在王室賴以紓難

十才子如司空附元載之門盧綸受韋渠牟之薦錢起李端入郭氏貴主之幕皆不能自遠權勢考劉長卿嘗爲鄂岳觀察吳仲孺誣奏繫獄朝遣御史就推得白仲孺正令公壻豈長卿生素剛婞不屑隨十才子後曳裾令公門下歟亦可微窺諸人之品矣（仲孺之爲郭氏壻見令公大人墓誌中）

詩道須前後輩相推引李杜兩大家不曾成就得一個後輩來殊可惜惟昌黎公有文章官位聲名任得此

事公又實以作人迪後擔予一身肩承史稱其獎借後輩稱薦公卿間寒暑不避而會其時所曲成其業與其身名如孟郊李賀賈島其人者又皆閒出吟手能借公翻闢新異換奪一世心眼傳後以故繼諸人而起者復燈燈相繼紹不衰追韓公亦因不衰終唐三百年求文章家一大龍門非公其誰歸（韓門詩派之衆且遠詳見宋張洎論張籍格律中）

或問余退之道學人也史譏其作毛穎傳近戲白樂天謂其病没緣服丹藥而張籍祭以詩亦有坐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句似稍若聲伎者然歟否耶余曰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闢老釋硬推入孔家廡下翻令一步那動不得

柳子厚汚王叔文黨坐貶荒遠不得昭雪以死惟范仲淹論之以爲殲子厚述作涉道非淺如叔文果狂甚必不交叔文人望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其引劉柳等決事禁中如議罷中人兵權牴牾文珍輩又絶韋皋私請欲斬支使劉闢意非忠乎會順宗病篤皋銜私恨揣憲宗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子厚輩名爲黨人者豈復見雪史書因其成貶書之無所裁正耳此論亦恕亦確然則韓誌柳墓何無一言爲此事辯乎曰當愈時叔文未可原而其說尚未可盡也

李賀之見格進士舉元稹修怨也韓愈之爲賀作諱辯以辯者雖才賀實與稹素分徑激而爲之說也稹黨李逢吉與裴度左愈受裴度知與稹及逢吉左愈集有刺逢吉詩可考適固不同（初稹以詩投賀賀誚明經出身不當言詩因結憾倡犯諱事阻其進事見劇談錄）

程明道嘗言劉叉一生只有兩事作冰柱雪車二詩以

遂身後之名取韓退之金以濟生前之困可謂的而當矣余每讀此欲絶倒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堪織能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此歐公語雖近謔寫二子窮態頗盡

樂天平生詩文既高立朝議論忠直而有用爲郡守所至有遺愛處謫地不少挫屈於牛李二黨避與之從游不爲所汚亦不致爲所忮買禍晩年優游分司有林泉聲伎之奉嘗自敍其樂謂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一皆實錄又深明佛理洞究性原而其所得者全名高壽祿位亦不爲不貴是眞可慕羨者（倪思）樂天非不愛官職者每說及富貴不勝津津羨慕之意或樂天詩使人惜流光輕職業滋頹惰廢放之念非蟋蟀風人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之義也（羅大經）合此兩家評足盡白氏矣

唐詩人生素享名之盛無如白香山初疑元相白集序所載未盡實後閱豐年錄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則所云交酒茗信有之又從酉陽雜俎得荆青事有刺樂天詩意於身詫白舍人行詩圖者是又人體膚且爲所湼矣豈但疥牆壁已哉因嘆此老得名至此豈不折盡一生福來驚無他府而禍酷斬祚將無造物

者有意爲之缺陷耶

夢得靖安佳人怨及白氏太和九年某月日感事詩爲武相伯蒼王相廣津作者實有竝銜宿怨故劉先於叔文時斥武宜武有補郡見格之報白嘗因覆策事救王王固不應下石計白母大不幸事令白有江州謫也事各有曲直而怨之淺深亦分在風人忠厚之教總不宜有詩然欲爲兩人曲諱如坡公之說則政自不必耳

劉禹錫妓有爲李逢吉奪去請以詩不得者又有是李紳妓贈以詩紳因轉贈者小說非必盡實然以一人詩乾賠既冤白賺亦太倖殊堪胡盧

劉禹錫播遷一生晚年洛下閒廢與綠野香山諸老優游詩酒閒而精華不衰一時以詩豪見推公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晚爲霞尙滿天蓋道其實也公自貞元登第歷順憲穆敬文武凡七朝同人彫落且盡而靈光巋然獨存造物者亦有以償其所不足矣人生得如是何憾哉

杜牧之門第既高神穎復儁感慨時事條畫率中機宜居然具宰相作略顧回翔外郡晚乃升署紫微堤築非遙甑裂先兆亦緣平昔詩酒情深局量微嫌疏躁有相才乏相器故爾自牧之後詩人擅經國譽望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

紫微與元白待張祜一案幾成詩獄初杜與白論詩不合而祜亦常見解於白失其意後彭陽公薦祜詩於朝元復左袒白奏寵之紫微守秋浦因激而爲祜稱不平與祜交偏厚贈祜詩有不羨人間萬戶侯句而於元白盛稱李戡欲用法治其詩之說使諸公仕路相值豈有幸哉獨惜一祜詩受錮於斯因受盾於斯匪拜詩賜紫微拜詩禍紫微矣歎賢達成心難化至此

溫李皆遊令狐相之門交皆不終溫不終以平昔狠藉口語不愼故恨尙淺李不終以其忘家恩受贊皇黨人辟從宦塗門戶趨見恨較深溫楊子院一訴僅置不理李九日感舊詩至幷所題廳閉之不處情可知已士君子出身一有倚托後便去就兩難李錯處不在忘恩正在受恩初耳然亦見當時黨禍之烈其微蔓亦如此溫李詩皆輕豔李集中情詩尤多然妻死府主選樂籍一人贈之自云棲志禪元不納有謝啓辨生平篇什中無賴事非實信爾嘗非僅挑達一生者

韓大拙在晚儁中自負甚高名譽亦甚盛但屑屑較量官位有舊將已爲三僕射賤身猶是六尚書之歎且自鄙節帥爲纔官若不可一日居者嘗令其幼子具槖鞬見客云與渠消災生當用武之世賤藐武人若爾安得不禍及乎

皮陸以萍合唱和吳中因而齊稱是時皮已登第陸尙困舉場然後來皮不免於難陸以散人扁舟五湖三泖閒終享隱居之樂所得又視皮孰多也

唐詩談叢卷之二

明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杜甫詩中每自稱潛夫顧況詩中每自稱悲翁可作對

唐詩人別號槩有之如皮日休之閒氣布衣不迂子元次山既號猗玗子矣復四易其號爲浪士漫郎漫叟贅叟不太繁乎皆可發一笑者

人知老杜官拾遺不知太白亦嘗徵拜拾遺世以草堂屬杜乃李詩亦恰號草堂集兩大家巧合如此李以拾遺徵在歿後故史不著范傳正墓碑記之

太白每自比相如少時蘇頲所品目也其薦以玉眞公主見魏顥序謨而出以張垍亦見范碑云

老杜宴集往往贊人食味如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之類不一而足至華筵直一金直與估價過矣酸窮可憐於法自當得貧

蘇渙以盜始以盜終其人何如人哉杜稱爲靜者寄詩望其致主堯舜屢譜不已殊可怪湖南後交游益寥落窮途傾蓋許與遂至過濫耳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豈獨爲曹將軍言哉

李贈杜止一詩杜憶李有數詩意尤懇至李闕略杜纏綿同調也疑李輕杜者非是

大歷才子及援開寶諸公相倡和者未可纏指錢起司空曙之於王維戎昱之於杜甫其尤著者

唐人詩譜入樂者初盛王維爲多中晚李益白居易爲多

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以名場事入詩自孟東野始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方勺云白公好以

年紀入詩不止百十處後東坡亦然

詩不改不工老杜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也今人第爾白香山詩率易不知其詩亦非草草就者宋張文潛嘗得公詩草眞蹟點竄多與初作不侔云

詩人恭同調把師資多不勝企羨情昔人以得文友詩敵其適遺形其樂忘老非虛也羅紹威慕羅江東詩用魏人沈任集中作戲語號已詩爲偸江東集大是可兒

王穀舉生平得意句市人爲之罷毆李涉贈相逢莫避詩夜客爲之免劫唐愛詩識詩人何多

人嗜吟便有一種癡與好以詩舉似人博人贊美雍陶亟揖遊客周朴狂追士人豈伊眞昧見罔抑亦聊寄賞懷

方采山云詩有態乎哉乃杜有詩態憶吾曹也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此其態也歟可也詩成覺有神與來縱筆搖五嶽以此言態態乃慚矣今之態甚乎哉此言有爲而發然實中詩人通病

詩有偶然到處雖名手極力搜索亦不能加楊汝士不知於此道何如能令白公托言冷淡生活閣筆元笑白善全其名夫豈惟古人之能全其名哉亦其能服善不若今人强顏爭勝甘于出醜無忌耳元稹鎭武昌嘗命從事周復唱酬復辭稹某偶以大人往還獲一第實不能詩駅稹嘆曰質實如是賢於能詩遠矣今天下安得有此等人

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此皇甫湜爲元和時人冀也嗟乎今纔搦管便駡前輩者多矣湜在當何如致

懐

余嘗與客品摘唐賢詩客輒以爲無肩是此豈欲爲死人請正恩我亦以此待彼耳牛僧孺未第時以詩謁劉中山中山爲之飛筆點竄牛唯唯占謝而心實銜之至作相後猶吐中山公愧悔至以之戒子孫王建云人怪考詩嚴此怪字正古今通病也詩非同調豈可浪與言哉

晩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詩其中非自叙無援之苦即訾他人成事之由名場中鑽營惡態忮懞俗情一一無不寫盡

唐士子應舉多徧謁藩鎭州郡丐脂潤至受厭薄不辭如平曾三緘郎旅途之恨張汾二千貫出往還之諺部穢種種至所干投行卷半屬謁辭槩出假勦若小說所稱百錢買自書鋪并荆南表丈一時乞取者眞堪令人捧腹七風凌夷至此總科舉爲之流弊也

唐實錄載韋執誼從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納夏卿袖夏卿擺袖引身而去豈當時爵科價尙廉可第從懷中齎攜耶然納袖法今竟通行

進士科初采名望後滋請托至標榜與請托爭途朋中共要津分柄如所云欲得命通問皇甫郗雍等諺更可駭說矣嗚呼今日得無類之（按朝甲唐人有其闘書學子七十八人列二除指呼紛紜如相嘲親者意諸甲必各有脈路與朝貴通成就人故氣力足以摔走同輩令人除耳若覺場十窯又是一種無恥學子稽部得而黜之者非其倫也）

王弇州譏唐舉子津私禁臠自比優伶關節倖竄身爲皁吏豈知更有從朱三乞薦表後復逃去自潔如殷文珪者哉名場險行一至此

梁師子高難泊殺王鐸一事李山甫導之也史言山甫數舉進士被黜怨中朝大臣故有此舉考鐸傳咸通典試而小說山甫罷舉亦在咸通中山甫被黜卽鐸也豈泛怨哉舉子主司至此塗地盡而唐事益不可爲矣

韋莊在中朝時嘗奏詩人不第者十五人歿者贈官存者補賜進士第嗟乎彼謂一第足重人哉莊亦擢是科者耳建僭號而儼然爲之相何取進士第

劉夢得嘗愛張文昌朝衣暫脫見閑身之句及自爲詩有云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若不勝宦途遲速榮悴之感曲爲之擬者嗟乎入所繇不能眞脫朝衣長官閑者正以此耳思之能無浩嘆

嘗譜客曰讀韓滉黄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對伎不必蕃讀白樂天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園亭不必置客曰如此太喫虧了因一笑

唐人仕宦每重內輕外如領郡輒無色欲把一麾江海去見諸詩不一至州縣親民吏尤視爲輕銓曹不甚加意薛保遜有文云嘗於灞上逆旅見數物象人詰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子生民爲此輩皆撻治之不古此尤其大端歟

韋應物答故人見論詩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貨遊機杼十緣單慵疏百函愧嘗負交親責且爲一官累唐時仕路亦蚤復重此事令人以守正爲戇私覿行則公道不明禮際盛則剝取必橫以釀亂實隱而大

一出縱知邊上事舉朝誰信語堪聽此李涉連雲堡詩也邊上事作不得說不得今古一揆

杜詩云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

鳳城最曉天下大計矣人主守在四夷區區添兵京城足救緩急乎

椽人可畏主兵柄尤可畏唐人諷切及此輩者自況之同詩居易之司天臺歌李商隱之有感二律外無聞焉卽其詩旨亦席弗諱而晦也使天下不敢言而猶欲恃之以保危祚何怪乎終爲令孜諸奴所誤哉

黄巢之亂禮闈試士出至仁伐不仁賦題士子有錯把黄巢比武王之詞而其時主兵出討巢者且擕姬妾行致幕客有夫人北來不如降巢之謔始知末世人心肝大抵多同

唐初及第人多從赤尉或幕辟入臺省漸陟樞要非同旋數十年不能致相位迨末季崔昭緯登第七年相柳璨登第四年相矣國事遽亟仕路乃遽捷有國者之殷鑑也

世多以歇後鄭五爲笑柄鄭五未可笑也渠嘗有詩題中書堂云側坡蛆蜓蝓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中無鈍無嘍囉言闒遲且衰旦夕有愚智同盡之禍也若今人處此則一切諱言矣

唐有殷安者嘗謔其子堪爲宰相曰汝肥頭大面不識今古噇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我謂肥頭大面能噇食猶盛時有福氣宰相也若末世只無意智不識今古七字句作宰相矣記僖昭時有白衫舉子乞而歌於市云執板高歌乞箇錢塵中流涙且隨緣直饒到老長如此猶勝危時弄化權嗟乎使下第舉子甯爲乞丐無爲宰相天下安得不亡

余每讀韓偓臨殁遺所藏召對燭跋及頌葬朱稌光諸人正旦嶽祠號慟望拜舊闕事爲淚落至讀羅昭諫

諫錢鏐舉兵討梁又不禁髮上衝冠矣當年誤國者不知幾何人亦又不知易面向何處去獨留此數老爲忠義碩果亦王澤之猶存而詩教之未盡墜地也

唐詩談叢卷之三

明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有唐吟業之盛導源有自文皇英姿閒出表麗縟於先程元宗材藝兼該通風婉於時格是用古體再變律調一新朝野景從謠習寖廣重以德宣諸主天藻並工賡歌時繼上好下甚風偃化移固宜于喁徧於羣倫爽籟襲於異代矣中間機紐更在孝和一朝于時文館既集多材內庭又依奧主游讌以興篇獎賞以激其價誰謂中宗可遺功首雖猥褻見譏尤作興有賜者焉

太宗作詩每使虞世南和世南死即靈座焚之開元帝製春雪春臺望等詩舍人蔡孚稱美請示百僚編國史孚撰假松篇帝亦令羣臣盡和之後德宗作詩每示韋綬書示以黃菊歌綬方疾遽和進勑令頤養勿復爾人主向急知音如此文宗宸藻不知何如稗史稱其嘗以所製示鄭相覃覃奏乞留聖慮萬機意不然覃出復示李和宗閔宗閔歎服不已一句一拜懷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始知此道受諛不受砭明知面諛總不著惱雖天子正與人同爾歷朝諸帝與羣下賡唱篇目正史不槩其今從實錄會要類要文館集賢兩京等記遺事語林及冊府元龜玉海諸類書抄綴於後備考用見風之本自上云

神堯　翠華殿賦詩（武德七年四月宴王公親屬）　內殿賦詩（八年五月宴五品以上及外戚）

太宗　中華殿賦詩（貞觀二年十二月宴突利可汗及三品以上）　兩儀殿賦柏梁體（五年破突厥宴突利可汗）　幸慶善宮賦詩（六年閏八月宴三品以上又九月宴從臣）　積翠池賦詩（十一年十月宴五品以上各賦一事帝御尚書）　定州賦詩（十九年征遼師至定州賦）　幸靈州賦詩（二十年八月時北荒悉平詩勒石）　又元武門宴羣臣正日臨朝太原守歲經戰地幸陝還陝並有詩羣臣屬和

高宗　安樂川賦詩（顯慶五年十二月校獵宴侍臣蕃客）　狩陸渾賦詩（龍朔元年十月）　咸亨殿賦柏梁體（儀鳳三年七月宴近臣諸親）　又七夕元圃宴重九宴並有詩

中宗（景龍二年七夕）兩儀殿（九日）登慈恩塔（閏月九日）登總持閣（十月）幸三會寺（十一月十五日）誕辰（二十一日）安樂公主出降（十二月）幸薦福寺　立春宴（二十日）幸臨渭亭（三十日）幸長安故城（三年人日）清暉閣登高（晦日）幸昆明池（二月八日）送沙門元奘等歸荊州（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莊（七月）幸望春宮送節度張亶（八月）幸安樂公主西莊（九日）幸臨渭亭（十一月）幸安樂公主入新宅（十五日）誕辰長甯公主滿月（十二月十二日）幸溫泉宮（十四日）幸韋嗣立山莊（十五日）幸白鹿觀（十八日）幸秦始皇陵（四年正月五日）蓬萊宮宴吐蕃使（人日）重宴大明宮（八日）立春內殿賜綵花（晦日）幸滻水（二月一日）送金城公主（三日）幸司農王光輔莊（二十一日）宴桃花園（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園拔河戲（三日）祓禊渭濱（十一日）宴昭容院（四月一日）幸長甯公主莊（六日）幸興慶池觀競渡過竇希玠宅以上並賦詩命侍臣和或止命侍臣賦

元宗（開元初）麗正院賜學士宴（十年）送道士司馬承禎（十三年）登封禮畢洛城酺宴　宴兩相禮官麗正學士　送許景先等爲各州刺史及送裴寬蕭嵩張嘉貞崔日知宇文融王晙張說諸重臣并採訪朝集等使（十四年）幸甯王宅（十五年端午）宴武成殿（十二月）登驪山石甕寺（十七年）左相張說右相宋璟太子少傅源乾曜上官宴東堂又同宴樂遊園又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十八年五月五日）千秋節御花萼樓受賀（二十三年）張守珪獻捷飲至（二十五年）花萼樓設宴（天寶二載）送太子賓客賀知章又送張曙還鄉（四載）幸朝元閣又花萼樓宴毗伽可汗妻（十載）御朝元閣觀慶雲（十四載）宴羣臣勤政樓並賦詩

肅宗　餞李光弼鎮泗州賦詩（乾元二年）

德宗　宴麟德殿（貞元四年三月）中和節宴麟德殿（十四年）中和節賜宴曲江（十六年又十七年）上巳賜宴曲江亭（六年）九日賜宴曲江亭（四年十年十一年十三年十八年）又九月十八日追賞重陽幸章敬寺餞張建封歸鎮並賦詩

文宗　幸龍首池賦喜雨詩（開成元年）　夏日與五學士聯句（三年）　上巳宴曲江賜裴度詩（四年）

宣宗　重陽宴羣臣詩　太液亭餞宰臣崔鉉鎮淮南詩

唐才人藝士行卷歌篇不知何緣多得傳徹禁掖如韓翃馮定戎昱錢起諸詩句之類人主往往能舉之豈一代崇尚在此嘗私采之外庭賚乙覽故耶與起詩教又不獨在情洽賡歌一節也

唐人詩集多出人主下詔編進如王右丞盧允言諸人之在朝籍者無論矣與晝公一釋子耳亦下勑徵其詩集置延閣更可異者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仍詔撰其集傳後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詩人如此詩道安得不昌（徵晝公集牒云勑浙西觀察使牒湖州當州皎然師集牒得實敕御書院牒翰林集庫無本交牒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垂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十日牒敕宋刻晝公集後可證）

唐試士初重策兼重經後乃觭重詩賦中葉後人主至親爲披閱翹足吟咏所撰奧惜移時或復微行諮訪

名與袖納行卷予階緣士益兢趨名場殫工韻律詩之日盛尤其一大關鍵

唐時風習豪奢如上元山棚誕節舞馬賜酺縱觀萬眾同樂更民閒愛重節序好修故事綵縷達於王公粔籹不廢俚賤文人紀賞年華槩入歌詠又其待臣下法禁頗寬恩禮從厚凡曹司休假例得尋勝地讌樂謂之旬假每月有之遇逢諸節尤以晦日上巳重陽爲重後改晦日立二月朔爲中和節並稱三大節所游地推曲江最勝本秦之隑洲開元中疏鑿開成太和閒更加淘治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環池烟水明媚中有綵舟夾岸柳陰四合入夏則紅蕖彌望凡此三節百官游讌多是長安萬年兩縣有司供設或徑賜金錢給費選妓攜觴幄幕雲合綺羅雜沓車馬駢闐飄香墮翠盈滿於路朝士詞人有賦翼日即流傳京師當時倡酬之多詩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

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爲盛如高適之依哥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中葉後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躡級進身要視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後同調萃唱和廣播言稱李固言在成都有李珪郭圓袁不約來擇諸詩人從公爲一時進幕之盛惜其詩不傳惟裴度開淮西幕有韓愈李正封郾城詩徐商帥襄陽有周繇段成式韋蟾温庭皓漢上題襟詩集崔璞領吳郡皮日休爲從事有吳士陸龜蒙司馬都鄭璧魏朴顏　及隴西李縠南陽張賁共撰松陵集尚有存者　人故學籤之遺軼其詩亦應

教之緒篇也歟

唐朝士文會之盛有楊師道安德山池宴集（預宴賦詩者有岑文本劉洎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及師道兄綸）于志甯宴群公於宅（其人有岑文本杜正倫令狐德棻劉孝孫許敬宗封行高各賦一字）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體等詩（晦日置酒有陳子昂王勔張錫解琬長孫正隱崔知賢高紹高球郎餘令王茂時周思鈞周彥暉周彥昭弓嗣初高嶠劉友賢徐皓陳嘉言韓仲宣高瑾二十人同用華字重宴思鈞彥暉嗣初嘉言仲宣崔璿七人同用池字上元夜知賢嘉言仲宣璀同用春字）並吟流之佳賞承平之盛事師道倚桂陽主官侍中主亦工爲詩志甯天策學士後入相愛賓客好接引後進正臣官衞尉卿善書陳子昂爲其晦日詩序稱爲朔海宗英平陽貴戚其豪盛可知開元天寶間甯薛諸王駙馬豪貴家多好客時王維詩名爲盛無不拂席迎之肅代而後勳績富貴稱郭令公元和以來裴令公尤爲烜赫郭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錢起李端十才子俱以能詩出入其門每宴集賦詩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端中宴詩成有苟令何郎之句眾稱絕妙或謂宿搆起請以己姓爲韻試之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曖大喜出名馬金帛爲贈裴居守洛都築園名堂綠野時出家樂與白居易劉禹錫李紳張籍崔羣諸詩人游讌聯句纏錦既奢箋霞尤麗所云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者至今可追想其盛他林泉社會文字雅飲雖詩篇同說而人地非匹未足爲豪舉可無綴

唐至開元而海內稱盛盛而亂亂而復至元和又盛前有青蓮少陵後有昌黎香山皆爲其時鳴盛者也咸通而後奢靡極釁孳兆世衰而詩亦因之氣萎語偷

聲繁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者有之王化習俗上下交喪而心聲隨焉豈獨士子罪哉王弇州云盛武同天功推李郭椒香犯蹕禍始田崔是則然矣不知僖昭困蜀鳳時溫李許鄭輩得少陵太白一語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大力者爲之故足挽回頹運沈幾者知之亦堪高蹈遠引旨哉言矣

唐詩談叢卷之四

明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唐人一時齊名者如富吳（富嘉謨吳少微）蘇李（前蘇味道李嶠後蘇頲李乂）燕許（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頲）小蕭李（蕭穎士李華）韓柳（韓愈柳宗元）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友（杜審言李嶠崔融蘇味道稱文章四友）三俊（元稹李紳李德裕）皆兼以文筆爲稱其專以詩稱有沈宋（沈佺期宋之問）錢郎（錢起郎士元時人語前有沈宋後有錢郎是也）又錢郎劉李（合劉長卿李嘉祐稱之亦時人語）鮑謝（鮑防謝良輔）元白（元稹白居易）劉白（合劉禹錫稱）溫李（商隱庭筠）賈喻（島鳧）皮陸（日休龜蒙）吳中四士（賀知章劉眘虛包融張旭一云無眘虛有張若虛）廬山四友（楊衡符載崔群宋齊丘）三舍人（王涯令狐楚張仲素）大歷十才子（韓翃錢起盧綸吉中孚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咸通十哲等目（許棠張喬喻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栖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實十二人）至李杜王孟高岑韋孟王韋韋柳諸合稱則出自後人非當日所定（殷璠有詩云直用天才衆鄙憐）（李杜久爲塵邈大曆中人也知兩公身沒未幾世已有並稱矣但至韓公始大定耳王孟以下諸合稱則宋人論詩所定也）

詩才遲速天分有限賈島三年十字遲自可傳王璘半日萬言速更何取必也捷成爲貴楊師道之當筵立構王子安之覆被起書李太白之頮面四絕溫飛卿之叉手八韻敏與工兼才斯稱異爾

詩人蚤慧者權德輿三歲（能變四聲）又四歲（能詩賦）五歲令狐楚（能詞華）林傑（口占顯詩）王六歲王勃（善文詞）楊牢（題彈某詞）七歲李百藥（能文）駱賓王（詠鵝）杜甫（詠鳳凰）李泌（賦方圓）爲李賀（長內）八歲劉晏（獻東封泰山頌）（垣之製名動京師）楊嗣復（知屬文）九歲王維（知屬辭）元稹（工屬文）十歲李白（通詩書）十二歲李乂（工屬文）十三歲楊收（善文詠）又蘇頲（史稱其幼詠死兔及嘲尹字不知是幾何歲）白居易生七月（能識之無二字）及汪先范氏子之類尤多其或夭折或富貴壽考亦皆不可一律論

科名之高者崔元翰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及制科三等敕頭咸首捷武翊黃府選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敕頭時謂武氏三頭韋孝標贈翊黃詩花錦文章開四面天人科第占三頭是也又張又新時亦號三頭

詩人年高者賀知章八十六秦系羅隱並八十餘員半千九十四邱爲九十六蕭德言九十七而王季文劉商施肩吾陳陶黃損世皆傳其仙去尤不可以年甲計者且未論眞否貴穩吟膽使無預愁惟虛昇之師資孫思邈復主其家四十上不免小厄孤負與活神仙相處一番耳

胡元瑞嘗考唐人父子兄弟文學並稱及諸家生平遇窮達之不同載詩藪外編讀者觀其人而論其世家之盛者固可慕遇之窮者猶可引而自慰也爰稍增訂錄左方

父子則薛收薛元超李百藥李安期褚亮褚遂良許叔牙許子儒宋令文宋之問趙武孟趙彥昭敬播敬之宏陳子昂陳光沈佺期沈東美賈曾賈至蘇瓌蘇頲李適李季卿崔日用崔宗之蕭嵩蕭華李善李邕張說張均崔良佐崔元翰杜甫杜宗武房融房琯鄭繇鄭審蕭穎士蕭存獨孤及獨孤郁張毅夫張禕郗純郗士美樊澤樊宗師裴倩裴均歸崇敬歸登劉禹錫劉承雍路泌路隨李懷遠李景伯于休烈于肅張鷟張又新李端李虞仲韋表微韋蟾韋貫之韋澳段文昌段成式皇甫湜皇甫松苗晉卿苗發李程李廓李泌李繁韋殷韋溫崔羣崔亮楊凌楊敬之崔璞崔渙溫庭筠溫憲章孝標章碣劉迺劉伯芻劉三復劉鄴鄭亞鄭畋李磎李沇又張文琮二子戩錫韋安石二子陟彬包融二子佶何王昱三子之咸之賁之渙呂渭四子溫恭儉讓穆甯四子贊員賞賓叔向五子常宰牟庠羣劉知幾六子貺餗秩彙迅迥

兄弟則孔紹安孔紹新蓋文懿蓋文達馬敬淳馬敬濟秦景通秦煒路紀路鼓崔湜崔液席豫席晉周思茂周思鈞杜易簡杜審言韋承慶韋嗣立來濟來恆崔日知崔日用薛曜薛稷王維王縉皇甫曾皇甫冉崔敏童崔惠童元結元融蔡希周蔡希寂李渤李涉暢當暢諸柳公綽柳公權許康佐許堯佐楊虞卿楊汝士柳中庸柳中行李翰李觀馮宿馮定李遜李建吳通微吳通元鄭仁規鄭仁表柳渾柳識唐臨唐晙周繇周蘇三人者自前王之渙兄弟外張文琮張文瓘張文收沈佺期沈全文沈全宇喬知之喬侃喬備李乂李尙一李尙貞楊憑楊凌楊凝韋殷韋纁韋純蘇冕蘇弁蘇袞白居易白敏中白行簡韋述韋迅韋迪四人者自前呂穆二家外楊發楊假楊收楊嚴五人者張知謇知元知晦知泰知默及前竇氏連珠六人者王劇王勔王勃王助王劼王勸及前劉貺兄弟七人者趙夏日趙冬曦趙和璧趙安貞趙居貞趙頤貞趙匯貞八人者賀德仁賀德基劉知柔劉知幾等同號高陽里（此外如崔琯等兄弟四人崔珙等五人崔邠等六人崔瑨等八人並載唐史又關人崔鄲一家兄弟九枚杜姚志然率以爵位顯大概弟齊名實相副者三人則已盛矣四五以上惟王竇二氏庶幾自諸張趙諸人雖當時並有名字亦未必盡然姑錄以備數若三蘇同姓通譜原非與屬故所不集入）

祖孫則孔紹安孔日新姚思廉姚璹岑文本岑羲員半千員俶杜審言杜甫張鷟張薦許敬宗許彥伯韋嗣

立韋宏景杜佑杜牧鄭絪鄭顥唐次唐彥謙殷侑殷
盈孫唐臨唐紹馮宿馮涓高士廉二孫球瑾（魏徵謨子志前）
（休烈狄仁傑兼謨李敬元紳之類以世次稍遠不錄）
父子祖孫三世者徐齊聃子堅堅子嶠武平一子就就
子元衡儒衡崔融子禹錫禹錫子巨李栖筠子吉甫
吉甫子德裕錢起子徽徽子可復可及翃柳芳子冕
登登子璟柳公綽子仲郢仲郢子玭璧珪玭鄭餘慶
子澣澣子處誨從讜又陸餘慶孫海海孫長源四世
者王播子起起子龜龜子蕘虞綸子簡能簡辭宏正
簡求簡能子知猷簡辭子貽殷宏正子虔灌簡求子
汝弼嗣業嗣業子文紀內虞氏尤文彩與宣爵同盛
史稱鬱爲鼎門云

開元以前詞人鮮弗達者天寶以後才士鮮弗窮者郎
間有之然弗數見也第令製作行世則晷能垂拱百
不二三大歷元和十當五六造物乘除亦巧矣輒據
唐人雜說類次數條以見其槩云

唐書云太宗以海內漸平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
方才俊與選者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陸德明孔志
甯蘇世長褚亮姚思廉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蔡允恭
顏相時薛收蓋文達蘇旭薛元敬許敬宗後收卒以
劉孝孫補之世謂十八學士擬於登瀛洲焉
右唐初太宗世顯者天策所收顏師古褚遂良等尚不
止此

又云景龍二年中宗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
員直學士十二員李嶠宗楚客趙彥昭李嗣立爲大
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元
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

閻朝隱韋安石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爲直學
士
右高和世顯者先是武氏修三教珠英徵天下文士二
十六人徐彥伯爲首餘若前諸學士張說王無競富
嘉謨亦與焉

元宗紀開元元年夏郭元振同三品秋張說爲中書令
冬以姚崇同三品盧懷愼同平章事四年冬宋璟爲
黃門監源乾曜蘇頲同平章事八年春張嘉貞十四
年夏李元紘二十一年春韓休冬裴耀卿張九齡俱
同平章事
右元宗開元中宰相至十數人皆文學士也先是又有
魏知古等古今詞人之達莫盛此時繼之林甫國忠
雖大資險猾然俱以不學稱唐治亂判矣

席豫傳云豫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張九齡先後
掌綸誥又蘇頲蘇晉賈曾賈至齊澣王邱李乂等並
以文學爲中書舍人
右二則初盛閒詞人顯者

賀知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
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
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兗州兵曹
巨監察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爲懷州司戶集賢直學
士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神龍中有尉
氏李瀚之善五言詩蹉跌不偶六十餘爲參軍卒又
唐新語云長壽中滎陽鄭蜀賓詩知名年老甫授一
尉之官未幾卒二事甚類
右初盛閒窮而聞有達者

國史補云開元以後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邕）王江甯

（昌齡）李館陶（頎）鄭廣文（虔）元魯山（德秀）蕭功曹（穎士）張長史
（旭）獨孤常州（及）崔比部（顥）梁補闕（肅）韋蘇州（應物）
右被唐詩紀事崔比部李館陶不列名按是時詩文有
重望而不甚顯者崔則崔顥崔曙李則李翰李華舍
四人外無赫稱必居一於此

明皇雜錄云天寶末劉希夷王泠然王昌齡祖詠李若
虛張子容孟浩然常建李白劉眘虛崔曙杜甫雖有
文章盛名皆流落不偶
右二條盛唐詩人窮者李杜古今流落之魁然從諸人
中覺猶爲顯達也一笑

丹陽集云潤州延陵有包融儲光羲曲阿有丁仙芝緱
氏主簿蔡隱邱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
士張彥雄張朝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
談戭句容有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
江甯有右拾遺孫處元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
簿馬挺武進尉申堂搆十八人皆有詩名
右亦多盛唐閒人吳揚所產也殷氏敘其履歷但一二
稍顯自餘布衣允秩勞年篇中豈此方富時遂無貴
且文者耶

盧綸傳云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
湋夏侯審李端號大歷十才子綸戶部郎中起考功
郎中發都官員外峒右補闕湋右拾遺審侍御史宣
但不甚顯獨中孚侍郎掌知制誥差著而端竟終杭
州司馬時秦系劉方平布衣顧況司戶子鵠從事張
南史參軍厄尤甚焉
右中唐詩人之窮者嗣是權武表元韓白諸公驟顯元
和逢以中興繼之郊寒島瘦籍盲仝枉二李（賀觀）歐陽

並天其窮益又甚矣
劇談錄云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其
間有名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濤貝庥
來鵠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鄭瀆何涓周鈐宋耘沈
駕周繇以詞賦顯賈島平曾李陶劉得仁喻坦之張
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著張維皇甫川郭鄩劉延
暉以古風名皆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
於海內與虛薄竊聯名級者殆不可同年語矣
右晚唐詩人窮者如此其衆又過於前然司馬羅隱輩
尚不止是今製作多不傳徒空名寄於簡冊雖煩脉
當時華要亦可悲也
唐舉子不中第者詣林劇談所紀外又有來鵬宋濟嚴
惲王璘李洞胡曾張祜江爲盧汪孫定許琚珙後爲
羽流
歐陽澥李山甫司馬禮等大率皆晚唐而盛唐則老杜
以不第獻賦其他孟浩然等雖布衣然非舉子也諸
人生不成名今紀載又將沒沒余惜而詳著之
王弇州嘗爲文章九命之說備載古今文人窮者今摘
唐詩人稍加訂定錄後
一貧困杜甫浣花盤月乞人一縑兩縑鄭虔飽穿四明雪飢拾山陰橡蘇源明新熱
無字垢衣生蝨王季友賣履自給陽城屑榆作粥不干鄰里賈島嘆貧絲如雪不堪織
衣孟郊苦寒恨石無火盧仝長鬚赤腳擁圖自資周朴寄食僧居不能娶婦二
嫌忌張九齡李邕蕭穎士見忌李林甫顏眞卿見忌元載武元
衡見忌王叔文韓愈見忌李逢吉李德裕見忌李宗閔白居易見忌李德
裕張祜元白竝沮其進溫庭筠李商隱見忌令狐綯韓偓見忌崔允三
玷缺四傑輕浮沈宋險儈李嶠浮沈貪致蘇味道模稜充位張說大貪肆
苞甘賀知章縱心沈湎王維鄭虔儲光羲李華陷身逆虜柳宗元

劉禹錫躁事椎臣劉長卿怨懟多忤嚴武驕矜無上李白見辟任王秦系
出妻發詩崔顥數棄抗偶元稹改節與援李德裕樹黨措擊李益或忌藩鎮四
偃蹇四傑內盈川僅至令長李杜倫落吳蜀孟浩然以禁中作旨放還終老
薛令之以苜蓿致嫌奪官蕭穎士及第三十年纔爲記室沈千運窮老五十
年死以王昌齡詩名滿世棲遲一尉賈島溫飛卿皆以龍鍾不振服鯨孟
郊公乘億溫憲劉得仁潘貢之徒老困名場一得或方鎮一倅樵
悴以死至其詩所謂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十上十年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塵一領青衫
消不得著朱騎馬是何人又有擲輪路鬼憐波陰猶發騎上牛跳魚上竹竿之喩其窮困亦甚矣
五流貶流徙則李義府鄭世翼盧藏用沈佺期宋之
問元萬頃閻朝隱郭元振崔液李善李白吳武陵貶
謫則杜審言杜易簡韋元旦杜甫劉允濟李邕張說
張九齡李嶠王勃蘇味道崔日用武平一王翰鄭虔
蕭穎士李華王昌齡劉長卿錢起韓愈柳宗元李紳
白居易劉禹錫呂溫陸贄李德裕牛僧孺楊虞卿李
商隱溫庭筠賈島韓偓韓熙載徐鉉六刑辱杜審言
爲州僚構繫賴李子得伸溫庭筠被遞李殷緋訴鎮帥不理劉長卿李太白吳
武陵按先被刑總赴貶所四王無競李邕盧崇道俱身受栲然後貶死
七夭折范攄子七歲能詩十歲卒林傑六歲能文十七歲卒李賀二十六
王勃二十九八無終張蘊古劉禕之李福業王劇王勔
范履冰苗神客陳子昂王昌齡李邕王涯舒元輿盧
仝姚洪衛劇燕路德延江台符郭昭慶鍾謨潘佑以
冤鄭愔宋之問崔湜蕭至忠薛稷蘇渙江爲宋齊邱
以法駱賓王張巡顏眞卿溫庭皓獨孤損孫晟以義王
無競劉希夷以讒薛能皮日休以亂盧照鄰以水伊
璠以猛獸九無後楊炯紹無兒子末問有文之之李太白蕭
穎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俱爲俗人妻崔曙名一女星星白居易曰一姪龜王維
四弟無子陽城三昆不娶崔珏張又新皆有二子而從子拉見法張子自沒子水

弇州云古人謂詩能窮人夫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
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榮顯人所謂佳者
也然而入詩則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祕則眞宰
默讎揄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故呻佔推琢幾於伐
性之斧豪吟縱揮自傳爰書之竹矛刃起於兔絳羅
網布於鴈池是二合也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爲之愴
然以慨

唐詩談叢卷之五

明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唐人作詩本事諸稗說所載實解頤多矣其別出自傳會借盾可攻者蓋亦有焉爰攟一二左方餘可概云

靈隱長明燈下駱宋續吟事人以畢義者不死快信之雖然非實也此集論駱之元有與宋往還詩宋之問亦有敘四子之歿文字不至不識而孔（宋文載文苑英華祭文類）即此詩屬對合掌體拗澀那得宋句在內好事者第偷取駱集冒之宋添作一段話耳但細看本詩自辨

戎昱為京兆尹李鑾所知欲妻以女嫌姓僻令改不可而止後憲宗嘗舉其和親而忘其人顧左右是姓名稍僻者左右舉昱對帝頌之昱姓固僻然其上崔中丞詩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諾從來擬殺身求知激切之辭與改姓事無涉也范攄欲傳合為一幷易詩中移性為移姓使昱一生作詩下一嫌字不得不大苦予（高獲對光武臣受性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見范史）

說者謂王建作宮詞為王守澄所持獻詩末句有不是嘗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句守澄懼而止今觀詩全篇並敘樞密內庭恩寵祕密事故以是結之益致豔說意言非自向人說人那得知耳此豈挾制語哉唐時詩人於宮禁事皆盡說無忌楊阿環孟才人倘入篇詠建詞有何嫌必制人以自全也

李涉井欄砂贈詩一事或有之至此盜歸而改行八十歲後遇李彙征自署姓名為韋思明備誦涉他詩濟醉涉則雲溪友議所添蛇足也唐人好為小說或空造其事而全無影響或影借其事而更加緣飾即黃巢僧子一禪師號為偽造一詩實之況此小小夜

刼乎

小說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溫庭筠庭筠亦出莊子不知綯怒之卒不登第庭筠詩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說南華第二篇謂此考庭筠詩原為哭亡友作云終知此恨難消遣孤負南華第二篇嘆已不能齊物如莊周之忘哀也溫之嘗誚令狐相未必虛而此詩則何嘗為令狐發也耶

有云曹唐寓江陵寺亭沼間得句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明日還坐沼上見素裳女子步詠前句追訊之遽沒數日唐考死此乃唐劉阮遊仙詩洞裏有天云云元不說水底人改之以就所云池沼者詩讖故有之然率然自出胸臆故驗何須人點竄代為之歎

唐詩人名誤者王績藝文志誤作勣紀事又誤以為有此兩人皆非是

盧鴻一新唐書本傳去一字單名鴻誤

賀朝萬齊融賀萬姓也舊唐書以賀名朝曾而分齊融為姓名誤今從梁肅越州開元寺碑李華潤州鶴林寺碑改正

張祜之祜人多作祐字者小說張子小名冬瓜或以讖之答云冬瓜合出瓠子則張之名祜不名祐可知矣

喻鳧喻坦之兩人也品彙爵里考以坦之即鳧之字混為一人今考宋陳直齋書錄各有其集文苑英華兩人詩亦分載調各不同而謝皋羽睦州詩派載新定之以詩鳴於唐者二人實並列焉尤文獻在本鄉足據者也

李白蜀人非今山東人也山東李白之說出於杜詩云

山東者乃當時關東海稱（戰國策及史記范雎傳皆有山東稱之）意白時正寓關東故耳舊史傳白不書郡望援杜句直謂為山東人史例之變然實非以其嘗家任城而云山東也齊魯之稱山東自元始唐時此地尚隸河南未有今山東稱今東省通志據杜詩徑收白為山東人而蜀楊用修起爭之以白嘗自比謝安稱東山李白幷欲改杜詩之山東為東山用概絕東省借白之疑端抑知白東山自東山兩稱原各不相蒙者乎

韋應物正史無傳賴國史補數語足存其生平為人及官閱之概嘗時仕只蘇州刺史而止未嘗又別為他官沈明遠為補傳較國史尤詳備而刺蘇而後復有江淮鹽鐵轉運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一銜則采自劉禹錫舉自代狀其捜補亦云勤矣今考白樂天集有書與元稹論應物云其詩身後人始知貴此書作元和中而劉之狀稱太和六年則應物歿已久矣當另是同姓名一人耳蘇州正不藉此銜重何庸誣之

唐中葉僧道內殿供奉並有法號之賜至末季濫觴極矣偶檢得杜光庭釋貫休兩頭銜錄之以資一噱

杜光庭銜　唐引駕傳真天師特進檢校太傅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崇真館大學士上柱國彭城郡蔡國公宏教大師金門羽客文章應制內殿供奉三教談論廣成先生食邑五千戶實封一千六百戶賜紫某（出道藏）

貫休銜　大蜀國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麟殿引駕內供奉經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教元逸大師守兩川僧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某（出畫苑）

靈澈一遊都下飛語被貶廣宣兩入紅樓得罪讁歸貫休在荊州幕爲成汭遞放黔中修睦赴僞吳之辟與朱瑾同及於禍齊己附明宗東宮談詩與宮僚高輦善東宮敗幾不保首領畢竟詩爲教乘中外學向把茅底隻影苦吟猶恐爲梵網所未許可挾之涉世同俗人俱盡乎

唐名緇大抵附青雲士始有聞後或賜紫參講禁近階緣可憑青雲士亦復借以自梯如陸希聲韋昭度以澈習兩師登庸尤其可駭異者君子於此嗟世變已

從來羽士解化未有不以爲得仙者其詩亦往往非眞如眞仙通鑑所載李昇與元白共飲詩雲房先生傳亦有之黃損得仙歸所題詩門前鑑湖云云郎賀季眞詩蓋皆好事者所綴合也嘗疑許遜晉人至唐顯呂巖唐人至宋顯定屬僞托願舉世信之不能奪耳

女子能詩者有矣惟宋尙宮姊妹五人爲異下此威光寡三人亦所罕覯恨失其姓倘宮宋之閒後裔也見雲溪友議陸暢催妝詩一則內又如吉中孚張氏孟昌期孫氏元稹裴氏杜羔劉氏元載王氏彭伉張氏李拯盧氏並作合有緣無慚對搆尤爲人世有數夫婦第未知鏡中影豔稚副韻藻否耳爲一笑

唐人雜體詩見各集及諸稗說中者有五雜組（始於與顏眞卿與盧公諱八人有疑）兩頭纖纖（漢人有兩頭纖纖月初生古辭王建有擬建又有擬古諸一[illegible]一西融頭水兩頭纖纖之類亦）盤中詩（始漢蘇伯玉妻寄夫詩窮從中央周四角屈曲成文名鑑中有寶滔妻蘇氏[illegible]爲璿璣圖天寶二根[illegible]陽盧[illegible]王氏撰迴文詩八百十二字字數與璿璣圖同又曾昌中有張曉爲邊將不歸妻侯氏作詩繡作龜形寫意上之朝乞夫歸皆盤中之類）離合（字相拆合成文始漢孔融唐權德輿有離合詩時人多和之）迴文（晉州或有迴文反覆詩溫嶠有迴文盧言詩唐人劉賓客及皮陸倡和並有迴文詩）集句（亦始傳成昭宗時有同谷子者集五子之）

（歌謠時政）風人詩（此與謎體不同[illegible]如隱謎理資覽解此則以前句比興引喻後句即覆言以語之或取諸物如子夜歌霧門不安橫無覆相關意或取之同音如懊儂歌桐樹不結花何由得梧子微旨所寄無假借而知有人以其近于詩之南箕北斗可備采風故命爲風人詩張祜皮陸爲多）迴波詞（其詞先以迴波二言引端三句六言始則天朝盛于中宗時伎者歌以爲龍而盛者亦倣以爲宮規）大言小言了語不了語（宋王有大言小言賦詩人倣之爲了語不了語顏眞卿有大言小言詩稱之有了語不了語與爲又有樂語饞語滑語醉語諸聯句皆公吏有呼意達意樂意根意亦此類也）縣名藥名古人名四氣四色字謎等類（縣名起齊竟陵王子良州名起梁范雲唐皮陸有藥名權德輿合詩藥名起齊王融及梁簡文唐張籍皮陸有藥名離合詩古人名起于何人唐權德輿及皮陸並有古人名詩四氣亦起王融范雲唐裕之有四氣四色等詩字謎起鮑照井字等謎唐蘇鶚有千字謎李太白有許雲封謎）又有故犯聲病全篇字皆平聲皆側聲者又一句全平一句全側者全篇雙聲全篇疊韻者律詩有側句并用韻故犯鶴膝者纏舉不盡（皮陸有全篇平側詩溫庭筠與皮陸又並有全篇雙聲疊韻詩[illegible]）

以上並體同俳諧然猶未至俚鄙之甚也其最俚鄙者有賀知章之輕薄祖詠之渾語賀蘭廣鄭涉之詠字蕭昕之寓言李紓之隱語張著之機警李舟張彧之歌後姚峴之諧語彭帶李直方獨孤申叔曹著之題自黎瓘之翻韻見國史補及雲溪友議諸書皆古來滑稽餘派欲廢之不得者

韻牒始段成式段押句好押窮韻惡韻其平聲好韻不僻者書竹簡稱爲韻牒又有遞聯細斑竹爲之以白金鏤首如茶挾形分客以免互送之煩今韻牌之類是也

詩箋始薛濤濤好製小詩惜紙幅長顧命匠狹小爲之時謂便因行用其箋或漢作十種色故詩家有十樣蠻箋之語

詩筒始元白白官杭州元官越州每和詩入筒中遞之白有詩云爲向兩州郵吏道莫辭來去遞詩筒

或問詩板始何時余曰名賢題咏人愛重爲設板如道林寺宋杜兩公詩初只題壁後劉易爲板是也又問今名勝處少有宋杜句而此物正不少奈何余曰亦有故事劉禹錫過巫山廟去詩板千留其四薛能蜀路飛泉亭去詩板百留其一有此耔手

榆溪詩話

徐世溥著

榆溪詩話

新建 徐世溥 巨源 著

詩何莫而不出于三百篇耶卽以聲字言之詩有複字有雙聲有疊韻有閒叶有換韻試舉一二則關關喈喈萋萋莫莫複字也窈窕崔嵬虺隤疊韻也參差輾轉雙聲也流之求之砠矣瘏矣閒叶也莫莫是濩爲絺無斁換韻也悠哉悠哉則迴紋言告言歸害澣害否乃急板一開卷而得之矣夫自騷賦樂府以至近體詩餘詞曲何莫而不範圍于三百哉

明良賡歌倡和之始也柏梁七言聯句之始也以外則皆源三百篇矣我姑酌彼金罍何必他尋六言之始乎維以不永懷何必他尋五言之始乎螽斯羽麟之趾何必他溯三言乎且往觀乎洧之外還予授子之粲兮何必他溯七言乎委蛇退食迴文之嚆矢也坎坎伐檀兮些之唱于也關關雎鳩已見四平來采卷耳已具四上信誓旦旦則四去聲之純白石鑿鑿實四入聲之備踊躍用兵遑恤我後錯綜該四聲者不可勝數也順之有逕以渭濁鍾鼓旣設諸句矣逆之有不見子都勿替引之諸句矣居諸抑之方言也乎而齊之方言也牆茨玼兮壘也字爲文采唐中谷重矣字爲篇鄘衛之繇音也杕杜采苓之用焉敝笱南山之用止齊晉之語助也知此而後見大招之用只已不如招魂之用些蓋不待較其文辭也故文莫流利于風人莫典奧于雅頌

變雅頌而爲風者九歌乎如以楚茨大田祈年之什清廟我將祈鑾之章降工歌而使巫舞之優唱之也知騷之改比興而爲賦也知九歌之變雅頌而爲風也始可與言詩矣

大東其離騷之葭吹與指斗星河俯仰衣履超忽陸離非夫採擷蘭杜媒求姚宓者不能躡其奇蹤也無羊之繪事至于降阿飲池負餱何笠寢訛之異麾升之同諸態畢具使韓幹戴嵩爲之何以加此昌黎得之以作畫記斯亦善乎能臨摹者矣

先之以生民次之以篤公劉又次之以緜次皇矣次文王而配之以大明思齊則周之本紀內外備矣稍高祖民皆世家也江漢常武並列傳也谷風之同心見怨氓之信誓不思負怨淫悔于迴萬壘更充棟小說鏤心之文無能及其一語者

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仲宣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之所出耶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則元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其接響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休文竊之曰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與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三閭之本領也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太白之本領也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頭第一義迴向心地初子美之本領也不知此而區區求之讀破萬卷林棲十年者早失自身面目去李杜與曾萬里唐人如王昌齡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日月逼精魄寥寥天府空蓋亦有所得者韋蘇州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擊雷轉空山驚便引起東坡若言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諸語此乃反落窠臼蹊逕至于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則妙入不言之表矣

春秋以後無復采風陳詩之舉故列國享燕其卿士亦惟歌舊什而已未聞陳靈以後有新詩者一變爲騷遂啟賦端而比興亡于賦至漢安世房中歌居然雅頌矣然而非風也十九首眞得風人之旨與音矣然出于士大夫所爲而非民間之作亦不可以爲風也古者之風皆可絃歌則非獨雅頌爲樂矣自郊祀鐃歌作而以樂府爲雅頌于是乎雅頌遂亡于樂府五言作而以古詩爲風于是乎風又亡于古詩其出自民間而爲風且入樂府者惟子夜諸歌而其辭淫其聲靡又不可以訓也詩餘與詞曲已朕兆于此而古詩盡亡矣故詞曲者風與樂府之流而合也自士大夫爲詞曲而民間之歌其采于是樂府獨流爲曲而又與風分矣

安世房中歌所謂七始者七音也卽琴之七絃簫之七調也以此起調故謂之七始宋人以管合絃字定律今試用之卽得其解詩家不達樂故從前注不明耳

斷竹采葛窮劫之曲等卽趙熠作皇娥帝子歌落葉哀蟬曲等卽王子年作耳悉收入古詩者是未具論世之眼要與一書之中凡所錄詩歌能辨其某首爲著書者

所作其首爲著書者所述乃爲具眼如蘆中人及河上歌則又非趙曄作也曄傳有此古歌及他事遂頁益之而作吳越春秋耳拾遺記則王子年所撰矣又凡賦中之詩乃賦之兼帶敘事者必有詩詩本是賦語並不當收入古詩收之謬也近見魏人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作或刻之以爲蘇武妻答夫詩者此不過十數年內事卽詩紀詩所未嘗爲此僞也此最可恨凡此者皆爲務多之故夫古不在多如周鼎商彝有一眞者足抵連城豈以滿案爲勝耶南宋子曰斷竹之質雖後傳而有本卿雲之文較著起而太華論世論文當衡之于志氣升降之際臧顧諸詩所多取稗說中詩故斷自盛唐而晚音時見馮北海少此弊獨陶峴西塞自屬商角之音

十八拍淺俗之極不但非唐經生作也要是元宋俳儒所擬耳祝悲憤詩相去豈但萬里悲憤五言詩似是三首其七言三十八句者恐卽是胡笳詩後人被以聲爲十八拍耳於忽操乃王禹偁擬作宋文粹載之甚明近代好古者彙萃先秦兩漢詩文惟恐其不能多輒有明見其爲其僞在其集而故收之者非獨不能辨觀而公然欺當世以爲無博覽者且并欺後世其罪于是爲甚大也

前漢詩不使事至後漢酈炎見志詩始有陳平放里社韓信釣河曲及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之句孔北海呂望管仲兩言耳曹氏父子益張之漢折楊柳歎獨行行與大曲之滿歌行爲樂未幾時褉曲之傷歌行昭昭素明月皆曹氏兄弟詩也君子行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思王集載之明是思

王作而梅禹金收入漢樂府又善哉行仙人王喬奉藥一丸悲無靈輒以報趙宣淮南八公要道不煩此確然子建作而鍾伯敬詩歸選入古辭並非也

相和歌辭長歌仙人騎白鹿髮若山上亭二首氣味絕是魏音尤似曹氏兄弟作此子建稍平矣藝文類聚爲子桓盟津篇之前半歐去魏近故當從類聚爲正得此頓豁宿疑

古八變歌亦似魏詩但非曹氏兄弟筆耳全璧無瑕其次則黃鵠一遠別然亦微嫌其纖與視李陵且時不再至三首絕勝蘇者以其簡厚淵永也蘇骨肉緣枝葉篇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四語頗牴牾不相屬恐有脫句而從來論者未嘗疑及何與

李陵錄別爍爍三星列寂寂君子坐二首亦似子卿氣味文章敘一事自有一事之始末近代評閱家動曰某句伏某某句照前某句使學者每爲古文未舉筆而先布間架安設關鎖甚至有特重出數字以爲照前者大可笑也故先秦西京之文乃亡于近代之評言者也古文有追敘者自不得不然如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其敘娶申豈特設此爲克段案耶就中有小事不得不先入一語爲張本者如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椽曹咎書抵櫟陽獄椽司馬欣則是爲後立司馬欣爲塞王張本耳如曰季父項梁豈亦爲死定陶案耶子夜歌中如歡從何處來端然有憂色三喚不一應有何比松柏此詩最妙前不敘事而自見其平昔往來之狎當後不言誓而自知其夙昔必有指松柏之言若使近

日作古文者爲之必將敷演作長詩先敘其權洽而後及于憂色先述其松柏之誓而後及于不應矣二十字無首無尾卻有前有後以此求之不獨通詩兼悟古文又如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此有何情何景何事而古雅雋永味之不盡將游子計程之心道途涉歷之戈一一函蓋所以不可及也

十九首無可思議矣如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以此二十言較老使我怨四字便覺此如嚼蠟質元妻人不如故四字簡俊矣上比以我御窮一言便覺彼味悠迥學者知此方于詩稍有入處願爲雙鴻鵠恩爲雙飛燕皆源于柏舟之不能奮飛也南箕北有斗迢迢牽牛星卽出自大東之鼓揭服箱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卽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之感念也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卽摽梅迨吉迨今之情切也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卽山樞他人入室之感遺也故三百篇者詩之昆侖亦詩之海也無能出其範圍者學三百篇庶幾得十九首學十九首得似建安足矣從近體入者自由視河源開支機石哉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只用前四句便是絕妙絕句

子建詩雖獨步七子東坡文雖雄視百代然終不似孟德明允之蒼莽渾健自有開拓之象此非以父子觀之論之也殆實亦氣候使然其眼自得之耳如呂黎亦果止似中興故起衰之評不謬也其他詩家有開拓氣象者鮑明遠陳子昂庶足當之此四公詩文不讀俱如別是一國人到此茂苑立宇其語言舉動神彩光氣俱有不與常倫處

今日同堂出門異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子建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摩詰吳方偕會而終宴惜征途杜牧語一類也而子建語爽俊摩詰語酸冷老杜語慘淡然之一笑三手皆商異曲一曲兩彈疾徐殊奏

晉友熊伯甘言詩常有得其微處嘗曰如蕭蕭馬鳴便是盛世戎邊氣象杜倒其語而加一風字于中曰馬鳴風蕭蕭便是邊塞景色此語可謂知音少時與伯甘東郊看迎春伯甘有蕭蕭風馬鳴之句寫出太平春氣足括杕杜末章

雙桐生空井江離生幽渚自君之出矣皆詩句也魏人之句宋已為題劉宋之句齊已為題蕭齊之句梁已為題然則論語孟子至宋始以為題者六朝為之先驅矣

太白來日大難篇來日一身攜糧負薪今日醉飽樂過千春一醉飽耳而遂樂過千春乎何其言之汗也夫英雄混跡于傭保異人隱形于乞丐不屑不潔襲瑩嶔崎往往如斯蓋以玩世不恭遂其超然自得此其所以能金丹滿握前乘龍上天也此太白自道自傳神前乎此者惟東方曼倩足當之故能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耳

何遜機杼縈無迹裁縫隱釣人將上山采蘼蕪新裂齊紈素二首各收入五字內極為組練是盛唐人鍛句鑄事所祖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則又初唐人洗滌機滯所取法也

劉綬詩所以登臨樹正重接烟霞成飛冠者五六人搖手巖之際謝變杪秋之遙夜明月照高樓此調已濫觴于梁陳非至王孟而始有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鴻諸語也

老杜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三愁字夾兩日字以愁日愁日愁相接皆謂古無此體然非自杜創也何遜擬古云家本青山下好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悵非以上青山上青山及兩上一相接乎若陳後主戲贈沈后則二十字中有五留人三不字而首二句以三留人兩不字相接為句矣

王郎冬夜對雪詩使先讀三唐後看六朝者掩姓名而問之未有不以為左司也寒更傳唱晚清鏡覽衰顏隔牖風驚竹開簾雪滿山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閑借問袁安舍翛然尚閉關

詩至唐聲直是有別傳即用字有不得泥古者如子規在史記歷書作秭鳺今從子規則輕秀若書作秭鳺即癡拙矣此等豈非聲外別傳南榮子曰蝃蝀長虹一物也又皆一東韻而律以蝃蝀押則墊矣三百篇固有不可入律詩者也又如凍雨灑塵楚詞也一東韻有以凍字押者乎又如明妃秭歸人却使子規字不得

吹笛關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詩家用上二字者至今引以為例然風月二字首並見則後風飄月傍語亦易犯不如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之輕妙渾然乍讀之初不覺連用山樹字也于參天之杪想百重泉于百重泉知一夜雨則所謂千山杜鵑者政聲于夜雨之後百重泉之間耳妙處豈復畫師之所能到簡齋畫師故是

贊公房側塞被徑花注從未及法顯西域記云爾時天人側塞空中招魂篇菉蘭被徑信乎杜無一字無本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從來評者解者俱失之吾與亂離片瓦立錐皆無矣而所至如歸蓋賴朋友之惠自屋自穀而外如半具臥具飲食杖汲凡百所用無一不出于友朋者每念欲歸則凡百俱無以是始知老杜之解而歎吾朋友之多厚也承平時讀者何足以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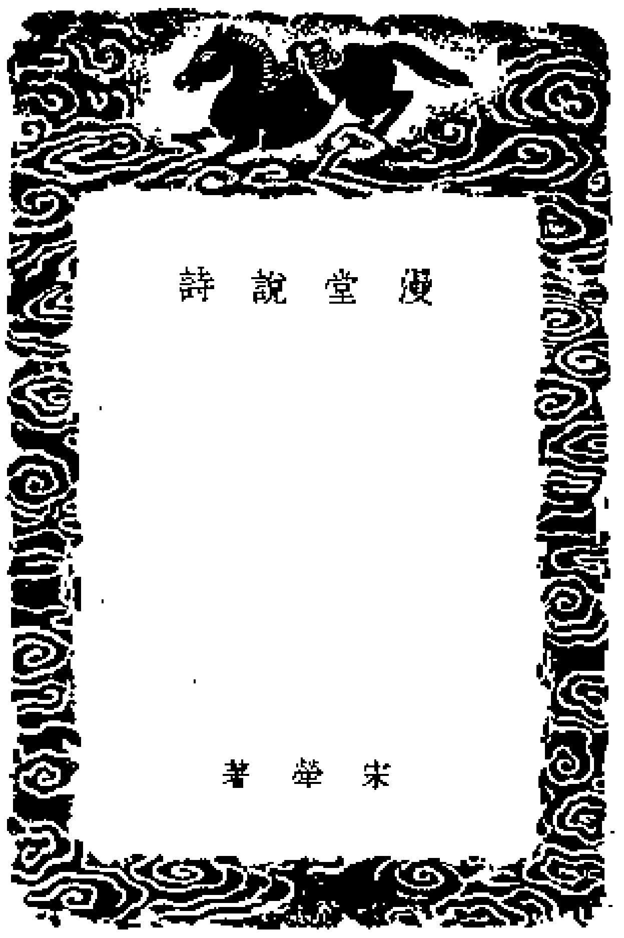
詩書遂牆壁頃日詩書求牆壁而不可得矣奴僕且旌旄故有憤激至于出仕者不讀詩史豈識春秋

至行在夜深殿突兀突兀二字妙甚潤地暗天金碧俱隱乍見高大聳目知其為殿耳瞑黑忽得此語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將卒驕惰靡費侈態言內具之醉客沾鸚鵡杯也佳人指鳳皇釵也嗤理遺聲之意舊注謂鸚鵡自負能賦又謂引禰衡事鳳皇學坐客奇瑞又謂疑用蕭史弄玉事俱可笑

南榮子曰詩有索解即非者如渭水自臨秦塞曲黃河自繞漢宮斜秦塞漢宮何等冠冕曲對斜景象恰合如注引宮人斜便不成話矣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遠字飄忽盪迴情景俱出俗本改為源上風味索然

立春雨見于本草謂立春節以後三日內之雨男子婦人各服一杯宜子雖三皇書也而以注杜詩之濛濛立春雨謂其有本邪可笑立春日進生菜是唐典故也乃杜詩春日春盤細生菜生字粘上細字如葱生瘦生之解方有致豈必按典故乎



漫堂說詩

清　商邱宋　犖牧仲著

詩者性情之所發三百篇離騷尚已漢魏高古不可驟學元嘉永明以後綺靡是尚大雅寖衰獨唐人諸體咸備鏗鍧軒昂爲風雅極致顧篇什浩繁別裁不易高廷禮品彙庶幾大觀廷禮又拔其尤者爲正聲一編近代庶常館課與文章正宗並誦習之蓋詩家之正軌也學者從此入門趨向已定更盡覽品彙之全編考鏡三唐之正變然後上則遡源于曹陸陶謝阮鮑六七名家又探索于李杜大家以植其根柢下則汎濫于宋元明諸家所謂取材富而用意新者不妨流覽以廣其波瀾發其才氣久之源流洞然自有得于性之所近不必模唐不必模古亦不必模宋元明而吾之眞詩觸境流出釋氏所謂信手拈來莊子所謂蠨蛸稊稗瓦甓無所不在此之謂悟後境悟則隨吾興會所之漢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漢魏不唐不宋亦可無暇模古人並無暇避古人而詩候熟矣不則胸無定見隨波而靡譬一盲導之于前羣盲隨之于後曰左曰右莫敢自必嗚呼可哀也已

明自嘉隆以後稱詩家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訾謷故宋人詩集庋閣不行近二十年來乃專尚宋詩至余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于家有其書矣孟舉序云黜宋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詩之全守嘉隆間固陋之本陳陳相因千喙一倡乃所謂腐也又曰嘉隆之謂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之蓋意主救弊立論不容不爾顧邇來學宋者遺其骨理而撏撦其皮毛棄其精深而描摹其陋劣是今人之謂宋又宋之臭腐而已誰爲障狂瀾于既倒耶

李于鱗唐詩選境隘而詞膚大類已陳之芻狗鍾譚詩歸尖新詭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計皆無足取蓋詩道本廣大而彼故狹小之詩道本靈通變化而彼故拘泥而穿鑿之也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于風雅有裨至于杜之海涵地負韓之鰲擲鯨呿尚有所未逮

古樂府音節久亡不可摹擬王世貞李攀龍及雲間陳子龍李雯諸子數十年墮入雲霧如禹碑石鼓妄欲執筆效之良可軒渠少陵樂府以時事創新題如無家別新婚別留花門諸作便成千古絕調後來張籍王建樂府樂天之秦中吟皆有可採楊鐵崖詠史音節頗其頓挫李西涯倣之便劣要當作古詩讀無煩規規學步也亡友顧赤方景星擅長此體余最好之

五言古漢魏晉宋名篇最夥獨蘇李十九首另爲一派阮亭云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求之鍼縷襞積之間非愚則妄誠哉知言阮嗣宗詠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于鱗云唐無古詩而有其古詩彼僅以蘇李十九首爲古詩然耳則子昂太白諸公非古詩乎余意歷代古詩各有擅長不第唐之王孟韋柳即宋之蘇軾黃庭堅梅堯臣陸游要是斐然而必以少陵爲歸墟昔人詩評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蓋篤論也至杜之北征詠懷韓之南山諸大篇尤宜熟誦以開拓其心胸

七言古詩上下千百言允當推少陵爲第一蓋天地元氣之奧至少陵而盡發之允爲集大成之聖手美自許沈鬱頓挫掣鯨碧海退之稱其光焰萬丈介甫稱其疾徐縱橫無施不可孫諫亦稱其馳驟怪駭開闔雷電合諸家之論施之七古尤屬定評後來學杜者昌黎子瞻魯直放翁裕之元好問各自成家豈余于子瞻獨覺神契豈所謂來自華嚴境中者余亦有少夙緣耶初唐之長安古意帝京篇已屬陳言無須效尤何大復序明月篇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反在少陵之上此未嘗槩七言之正變而言之不足爲典要也

律詩盛于唐而五言律爲尤盛神龍以後陳子昂杜審言沈宋開其先李杜高岑王孟諸家繼起卓然名家子美變化尤高在牝牡驪黃之外降而錢劉韋應物郎士元清詞妙句令人一唱三歎即晚唐刻畫景物之作亦足怡閒情而發幽思始信四十字爲唐人絕調宋元明非無佳作莫能出此範圍矣

初唐王楊盧駱倡爲排律陳杜沈宋繼之大約侍從遊

臺應制之篇居多所稱臺閣體也雖風容色澤競相誇勝未免數見不鮮品彙以太白摩詰揭爲正宗錢起劉長卿錄爲接武均之不愧當家晚唐李義山刻意學杜亦是精麗若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惟少陵一人而已上章左相贈哥舒翰謁先主廟等篇雄渾悲壯譬諸泰岱滄溟高深無際品彙推爲大家諒哉後來元白盡多長篇去之霄壤

世之稱詩者易言律尤易言七律每見投贈行卷七律居半不知此體在諸體中最難工品彙推尊盛唐未嘗不當至王李七子而濫矣鍾譚起而闢之然鍾譚無詩也自後雲間陳李諸子闢鍾譚虞山錢牧齋又闢雲間出奴入主迄無定評平心而論初唐如花始苞英華未暢盛唐王維李頎岑參諸公聲調氣格種種超越允爲正宗中晚之錢劉李 義山 劉 滄 亦悠揚婉麗渢渢乎雅人之致義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學者皆宜尋味獨少陵包三唐該正變爲廣大教化主生平瓣香實在此公惜未能闖其閫閾東坡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骨然不敢以難而謝之學杜有得卽學蘇學陸無乎不可

五言絕句起自古樂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國輔號爲擅長王維裴迪輞川倡和開後來門逕不少錢劉韋柳古淡清逸多神來之句所謂好詩必是拾得也歷代作什往往而有要之詞簡而味長正難率意措手六言作者寥寥摩詰文房偶一爲之不過詩人之餘技耳

詩至唐人七言絕句盡善盡美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以及閨人女子佳作纍纍取而諷之往往令人情移

迴環含咀不能自已此眞風雅之遺響也洪容齋萬首唐人絕句編緝最廣足資吟咏大抵各體有初盛中晚之別而三唐七絕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羣龍標更有詩天子之號楊升菴云龍標絕句無一篇不佳良然少陵別是一體殊不易學宋元以後頗有名篇較之唐人總隔一塵在

宋以後詩派歷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數宋初晏殊錢惟演楊億號西崑體仁宗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謂之歐梅亦稱蘇梅諸君多學杜韓王安石稍後亦學杜韓神宗時蘇軾黃庭堅謂之蘇黃又黃與晁補之張耒陳師道秦觀李廌稱蘇門六君子庭堅別開江西詩派爲江西初祖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爲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人大概杜蘇之支分派別也其後有江湖四靈徐照翁卷等專攻晚唐五言益卑卑不足道金初以蔡年吳激爲首世稱蔡吳體後則趙秉文黨懷英爲巨擘元好問集其成其後諸家俱學大蘇元初襲金源派以好問爲大宗其後則稱虞 集 楊 載 范 梈 揭 傒斯 元末楊維楨李孝光吳萊爲之冠前如趙孟頫郝經後如薩都剌倪瓚皆有可觀明初四家稱高 啓 楊 基 張 羽 徐 賁 而高爲之冠成宏閒李東陽雄張壇坫迨李夢陽出而詩學大振何景明和之邊貢徐禎卿羽翼之亦稱四傑又與王廷相康海王九思稱七子正嘉閒又有高叔嗣薛蕙皇甫氏兄弟稍變其體嘉隆閒李攀龍出王世貞和之吳國倫徐中行宗臣謝榛梁有譽羽翼之稱後七子此後詩派總雜一變于袁宏道鍾惺譚元春再變于陳子龍本朝初又變于錢謙益其流別大槩如此

余年十二卽奉先文康庭訓從事聲律旋入侍　禁闥側身騶車豹尾閒此道便棄後歸故園追隨侯 方域 賈 開宗 徐 作肅 諸君分題拈韻篇什遂多迨筮仕黃州官衙岑寂頗究心詩學然初接王李之餘波從守三唐之成法于古人精意毫未窺見康熙壬子癸丑閒屢入長安與海內名宿尊酒細論又闌入宋人畛域所謂旗東亦東旗西亦西猶之乎學王李學三唐也庚申虔州返命舟泊鄱湖月夜望匡廬與兒至作詩話忽有所得阮亭侍郎序余西山詩云黃州以前守而未化虔州以後每變愈工余愧未敢當足見此道自有實證放翁論詩長句云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末云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殆先我而言之矣年來乎江使院與老友邵青門 長蘅 晨夕揚扢方思就所已造廣所未能而老已冉冉至念之三歎戊寅長夏兒致鈞心醉父兄倡和之樂欲請學詩因書此說付之並記余學詩崖略于末

五代詩話

王士禛原編
鄭方坤刪補

荔鄉先生既成五代詩話，而屬遜爲之敍。敍曰：五代之亂極矣。政紀解散，才士淪喪，干戈紛擾，文藝闕如。卽詩歌猶有之，亦多比於淫靡噍殺，啴然亡國之音者皆是也，烏覩所謂風雅者乎。然要考其時，若韋莊、陳陶、羅隱、和凝、楊凝式、王貞白、杜荀鶴、韓熙載、徐仲雅，以及黃滔、廖圖、齊己、貫休諸人，或詩體可喜，或格調自異。其爲詩之源流本末，及夫唱酬往復，異同高下之轍致，蓋亦有足採者。居今之世，論古之爲選，闕位除分，詩篇失次，要亦文人談士得失之林也。豈惟盛時。如自開平以訖顯德，上下六七十年，推挹逸韻遺風，猶足以殿晚唐，啓初宋。論者或以爲鄙淺不足道，如此，是觀列國之風而廢曹檜也。然則五代史記、十國春秋，亦將略而不錄也，而可乎。荔鄉先生因漁洋王司寇舊本，爲五代詩話凡十卷，頗有所增補刪正。於是五姓十國之遺文軼事，賴以有考見。五季以來，數十百詩人之聲音笑貌，宛然明白於幾。此書固全唐詩話以後，宋人詩話以前，誠有其不可少者哉。荔鄉先生自序，以昔本王氏，謂如褚少孫之補史記。今固未見王氏舊本，竊據荔鄉所刪潤，庶幾擬之太史公之因國語、楚漢春秋者，少孫不足倫也。或又病其所載仙佛鬼怪之流，其文不無汗漫。余以爲稗官野史，方言叢譚，作史者可不道，編詩話者不可不錄。義取博見，體有別裁。傳曰，傳聞異辭，夫亦各有所當也。荔鄉先生爲吾郡太守，簿領之暇，繙書不輟，別輯詩話醍醐、金閩詩話，都已裒然成書。余未暇受讀，亦無能裁助一二，要其搜羅採訂之功，亦健矣哉。山左眞如牛運震序。

史記輩，詩書志，詩話當如說部之類，特有瑣語，事之互見，則亦補史之闕。五季自開平迄顯德，不五十年，五易國而八姓，電光泡影，天地閉，賢人隱，桀少縱謫之客，國無人。然而板蕩流離，瑣尾興悲，何嘗不與二雅三頌並歸刪輯，於稱其世。唐末詩人，如羅隱、韋莊、韓偓輩，往往流落江南、吳、越、荆楚諸國，觸事傷懷，固不乏激昂清越之音。其雕琢禽魚，流連花草，則亦時有賦物能工者焉。蓋李唐之殿，趙宋先路，風流依依未泯也。漁洋老謝病歸田，自行世諸書外，有五代詩話之作，意似爲剩水殘烟，歸奇成閏，則亦自稱裴然，時見於他說，顧未睹其書也。吾友荔鄉先生入閩，名材摭拾風雅，與香老人不愧後身，多方購求，刪複正譌，險覓狂搜，引書二百六十七，增數以千計，弃箇不以示人。命守吾郡，雅不乎狹，別酒酹歟，出屬序焉。予觀五代之世，分裂割據極矣，君如數定，國韓偉鄰，其時將相守令，可與扶天下，配古名臣者，殊不概見。論者頗疑婁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爲捃摭地，讀史尚論，歟迺老之莫存。又謂事跡實錄，詳於舊記，陶岳則有五代史補，蓋病其略也。是書狐集千腋，鯖合五家，大者表高節，闡奇忠，用以見破碎支離，邦家論喪之秋，尚留天理之常存，而徵人心之不死。大書特書，可當史論一則。而結社遊宴，樽酒論文，足資賦人逸興，無論已。昔劉歆西京雜記，葛稚川以爲漢書所不取。近代胡元瑞、陳晦伯作正楊，吳修齡作正錢，漁洋並非之。等諸辨坡，余謂班史於典章制度，已極燦備，無庸更補正。楊錢各書，乃專非竄改。先生發凡起例，拾遺補闕，得微闡幽之趣，成彰往察來之能，遂之功不啻倍於作矣。其爲裨補柱下，偏掌故，資遺獻，頤備顏監之注班，賓裴松之注三國云爾哉。又先生屬敍，詩次及史，云敍實有闕散，錢顧有只尚須串功

可二年。霞色勃如。爲並誌於末。幸無忘。不勝大願。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子小陽月望日。治下年家學晚生邱仰文拜書於植竹齋茅舍。

五季兵戈之際。風雅淩夷。談藝至此。等諸季札觀樂。自鄶無譏已矣。然自光化天復以來。下逮乾德建隆之際。首尾六七十年。是不一姓。中間建國立名號者。且以十計。知什長吟。亦復多如束筍。上者劉羽副商。激昂忠孝。次者嘲風弄月。陶冶性情。以至詞人之賦。狎客之篇。緇黃澹泊之音。香奩粉膩之作。莫不有辭句之可探。與本事之堪傳。彙爲核焉。亦知人論世之一助也。向聞漁洋先生有五代詩話。秘本未經鋟板。見者絕希。近始於歷亭朱氏處乞付鈔胥。披覽之餘。知爲先生暮年手輯。未及成書。不精不詳。其有待於後人之修潤者。正復不少。不揣固陋。輒據此爲藍本。複者芟之。舛訛者訂正之。更倣褚少孫補史記。劉孝標注世說之例。抄撮羣言。增益其所未備。昔先生之纂才調集也。自居於韋氏之靜臣。余不敏。亦竊附於先生之靜臣。瓣香可接。倘亦前賢之所心焉許乎。是役也。涉筆於丁卯春。中以公事斷續。時復捨去。蓋迄今歲夏五。而始裒然成書。間出以示一二友人。頗蒙許可。有訓余者曰。五代一殘山剩水也。五代之詩。一時鳥候蟲也。今吾子費日力於斯。原原本本。細大不捐。試取漁洋前編。兩相較勘。所因者固蓬蓽之間耳。而所刪所補者。即未必不如琴瑟之更張。而簫管之備舉也。詩話云乎哉。即以作史家之外傳焉可矣。余瞿縮不敢當。姑爲識其崖略如此。別有緒論。則於義例發之。

乾隆十三年。歲在著雍執徐皋月既望。晉安鄭方坤書於林州官署之杞菊軒。

五代詩話。吾叔父增訂漁洋王氏之書之所爲作也。書成。使天錫識其後。竊惟五代事蹟叢雜。歐陽公史記。倣古直遜馬班。學者猶議其多罣漏。自趙宋以後。別思操觚者。無慮十數家。至本朝吳志伊氏著十國春秋。而紀載大備。吾叔父之增訂此書。猶前志也。然天錫以爲史不妨略。而詩話不可不詳。蓋史紀大綱大法。取明勸戒、辨興亡而已。非是雖有美談盛事。概削不書。故今人之所收者。未必其非古人之所棄。蘧廬之精固如是也。詩話以本事證本詩。其源出於序傳箋疏。文不備則事不彰。事不彰則作者之意旨不顯。即以三百篇論。惟鴟鴞、北山、碩人、清人、黃鳥諸詩。見於尚書、孟子、左傳者。人無異議。其他率一彼一此。聚訟紛然。詩話之爲功於詩也尚矣。五代餘分閏位。論者謂其詩詞猥瑣。本非盛無足存。天錫則謂士生盛時。昌言無諱。不特賡颺朝廟之作。即感時撫事。若杜、韓、元、白集中所載。皆指陳得失。不待訓詁而明。惟遭時分裂。士氣憤鬱而不得伸。而又猜忌相尋。動多觸閡。故一時作者。咸自托於含酸茹歎。徬恍不可究詰之詞。幸其軼事流傳。時時見於他說。使百世下。探索而不得其解者。按籍以考。則緣情體物。類皆有爲而言。此則詩話之必不可無。而在五代爲尤宜詳備者也。昔漁洋先生草創未就。以待後人。迄今數十年。卒無踵事。吾叔乃獨起而潤色補苴之。雖仍舊名。體例固多獨創。如淮陰侯之拔趙幟。壁壘一新。如漢武之營建章宮。門戶獨闢。使漁洋可作。其拊手而歎起予焉必也。是故無十國春秋。不害其爲佚史。無吾叔父兼刪五代詩話。即不成書。世之君子合觀之。亦可以知其爲藝苑之公言。而非家庭阿好之論也已。天錫承命識書所見如右。至是書先中朝。後列國。表忠臣志士之隱。綜紀官紀事之全。一以史法爲

權衡愼哲序例所詳不復贅論云。

乾隆甲戌孟春穀日受業姪天錦敬識於從著之蔭雨軒。

五代詩話總目

原本十二卷共六百四十二條今刪去二百一十六條實存四百二十六條又補入七百八十九條通計一千二百一十五條分爲十卷

第一卷　原六十一條　補一百三十二條

第二卷　原五十八條　補一百四十五條

第三卷　原七十八條　補一百一十七條

第四卷　原三十一條　補九十二條

第五卷　原三十七條　補三十八條

第六卷　原二十條　補六十四條

第七卷　原四十七條　補二十二條

第八卷　原四十九條　補九十八條

第九卷　原三十三條　補六十四條

第十卷　原一十二條　補一十七條

例言

詩盛於唐。而縱橫變化於宋。五代雖云中熄。源流正變。正自一脈相承。歷觀前志。殷文圭、杜荀鶴等作。猶唐音也。徐鉉、陶穀、鄭文寶諸人。則宋調矣。茲編非以選詩。然因詩徵事。卽事知人。時世推遷。體格因之互異。上下百年間。風雅盛衰之故。略可覩矣。

五代中原多故。風流歇絕。固不若割據諸邦。猶能以文學顯。此朱竹垞先生詞綜標目。有五代十國之稱也。今考吳、越、荊南。始終奉中朝正朔。餘則唐、蜀、閩、漢。或暫合而旋離。或先遼而後附。而北漢建國。歷三十年。並無一詩人可紀。則固未全乎十之數矣。故依原本。仍以五代名書。亦猶通鑑之以中原紀年。而他國事實。不妨互見云爾。

唐末人品以司空表聖爲第一。其論詩亦超超元箸。如所云味在酸鹹之外。及采采流水。蓬蓬遠春。落花無言。人淡如菊等語。色相俱空。已入禪家三昧。漁洋先生亦頗稱其詩爲晚唐人之冠。獨怪其編詩話也。曾不採掇片詞。非以其身不仕梁。全乎其爲唐臣。故特別之於五代乎。然從來選元詩者。必首及野史亭東洲之列朝集。亦於王逢、丁鶴年、戴錢塘、金粟、雲林諸子。大書特書。竊倣此意。藉作斯集弁冕。啁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敗楮殘毫。頓覺星芒作作。

十國文物首推南唐、西蜀、閩則韓、黃、翁、徐諸君子。迭尚接修。美秀而文。所謂永嘉之末。猶聞正始之音者

也。楚風不競。而天策十八學士。炳炳琅琅。亦拔戟自成一隊。吳越假稍虛。然有羅江東一人。便大爲浙水吳山生色。孫光憲之於荆南也亦然。誰謂賢者之無徒於人國哉。韓致光爲玉溪之別子。韋端己乃香山之替人。羅昭諫感事傷時。激昂排奡。以追配杜紫微。庶幾無愧。三公競爽。可稱華嶽三峯。作話流傳。並秀句之膾炙人口者。正難枚舉。原本所載太簡韋和尤寥寥。豈真曰少之爲貴耶。蟫穿獺祭。甄錄至十餘條。赤水遺其元珠。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三公不獨以詩鳴也。其大節固自可觀。當朱三飛揚跋扈時。致光以一詞臣。觸虎狼之怒而去。迨後流落閩南。紫氣黃旗。日望乘輿返正。所作詩文。止署唐朝官職。此與淵明之書甲子何異。昭諫說錢武肅舉兵討梁。事見通鑑。其詠檜云。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行芳志潔。有概乎其言之也。端己爲王蜀作書。所云墨詔之中。泪痕猶在。枕戈待旦。思爲主上報仇者。大義凜然。自天復天祐以還。未聞斯語。關再李梁洋之作。戀闕情深。與羅之中元甲子。韓之六月四日諸律。如響應聲。同其忠愛。文人浮薄。賴三君子一雪此言。史不云乎。皭皭焉與冰玉秋霜比質也。

詩話者何。謂所話者詩也。離乎詩而泛及焉。則類書耳。野史耳。雜事碎錄耳。又何貴焉。原本僅四百餘則。然中之可商者正多。羅隱謝表。殷文圭啓事。此自四六駢詞。何關吟詠。更若李氏藏書。太原草檄。和凝之詒疑符。桑維翰之鑄鐵硯。徐寅之獻過大梁賦。雖有推敲斟酌。要無聲律可採。諸如此類。概從芟薙。至方干、鄭谷、唐球之類爲唐人。非傳聞異詞比。尚當刪之。不爲過矣。

黃滔之於閩。歐陽炯、牛嶠之於蜀。陳陶之於南唐。皆籍甚一時。爲詩人之眉目。瑣事卮言。散見於稗官野乘者。不一而足。原本佚其姓名。有如殷璠、元結之選唐詩。不及李杜一字。可怪也。樞密闡幽。本末乃粲然具舉。誦其詩。論其世。庶足慰好古者之心。

蘇東坡演陌上花。晁無咎撰芳儀曲。掩抑低徊。千秋絕唱。雖非五代之詩。要爲五代而作。聽其缺略可乎。又有點化前人語言。而自成妙句者。如山谷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之類。溯厥由來。悉爲增入。貪多務得。推波助瀾。延蔓猥瑣之譏。知不免耳。

箴也。銘也。贊也。酒令也。下里之謠也。破冢之刻石也。宗門之偈語也。仙壇之未來讖也。非詩也。顧均之爲有韻之言。則各從其類。他如雨過青天雲破處。周世宗之批瓷器也。則固七絕之佳話矣。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蜀主孟昶之署桃符也。則爲五律之佳聯矣。酒客乾喉之句。詩效俳諧。霜顛一日之詞。體成雜合。至一段璧琉璃之應制。數枝梅尾春之詠物。單詞流播。亦可擬楓落吳江矣。彼涉獵金搜者。既於爲側稜。揀屐提羅。賢者各飫厥新聞。

史氏有記言記事之分。詩話因小說家言。要亦同此義例。試即杜荀鶴一人而論。編中所引洛陽舊聞。洞徵志。全唐詩話等書。皆記事也。若野客叢書。漁隱叢話。及老學庵筆記。或加品藻。或資辨訂。則近乎記言之體矣。舉一以例其餘。推撰雖多。義例固自井井。

詞者詩之餘。五代人最擅場。本事織瓊。亦視成均頭點。小樓昨夜。亡國之音哀以思乎。試香纖手。詞人之

賦麗以淫乎。疎星度河漢。長門詩藁之遺。鸞膠續斷絃。子夜懊儂之變。花間酒畔。往往援作談資。余於詞品。別已有專成書。茲集仍不妨互見。離之固爲雙美。合之亦豈必兩傷耶。

宮閨之作。首推花蕊夫人。緇流則禪月稱奇。而已公其羽翼也。仙客則純陽最著。而閩南其驂乘也。凡有叢談。悉經掌錄。至於明溪之華七娘。羅源之月華、雪英二女。以及花田荔譜。亦各拾其香草。別以外篇。怪牒神經。異於點鬼簿也。

唐宋舊書。凡所援引。必繫原書出處。校若列眉。明人鹵莽滅裂。往往不標書目。遂使稱子者。不知其爲何人。稱上者。不知其爲何君。稱本朝者。不知其爲何代。展閱未終。昏昏欲睡。且安知其非杜撰乎。不佞甲子以來。頗事鉛槧。所脫稿者。有經稗嶺海叢編。嶺海文編。全閩詩話。詩話醍醐。四六談柄。詞林玉屑等書。抄撮羣言。計不下千五百種。不敢攘古自益。必分注其書名於本條下。庶使考訂今五代詩話。猶此志也。

惟是南轅北轍。久嗟三饋之亡。海澨山陬。苦乏一瓻之借。重以簿書期會。碌碌居諸。編刻之志。徒殷罣漏之譏不少。拾遺補闕。願俟異日。博雅君子。其庶幾匡予不逮云。

是書博採窮搜。殫畢日力。經再易稿。乃成緒錄。校讎皆出內弟林其翀(向)之手。會吳門馮若巢(遇元)使君在業邑。見之。力以剞劂自任。時君將入都。爲停車三月。卒事乃行。嗟乎。元成千古。相知僅有黃鳥賦著三都。外議猶譏傖父。不佞乃獨藉二三朋好。贊翼以底乎成。亦速書之。既志余感。且以質是書之遭也。

荔鄉鄭方坤識

五代詩話目錄

第一卷 國主 宗室

梁太祖　唐莊宗
晉出帝　周世宗
周恭帝　吳讓皇楊溥
南唐烈祖　南唐元宗
李後主　前蜀主王建
前蜀後主王衍　後蜀後主孟昶
南漢王劉龑　吳越王錢鏐
吳越王錢俶　楚王馬殷
閩王王審知　閩主王繼鵬
閩主王延羲　南平王高從誨
秦王從榮　李景遂
李宏茂　李從謙

王延彬
馬希振
錢元懿
錢宏傳
錢宏億
錢仁偓
錢昱
錢昆
錢易
錢惟治
錢惟演
錢昭度
錢熙
李持奉
第二卷　中朝
司空圖
吳融
殷文圭
杜荀鶴
韓偓
高蟾
李山甫
于兢
姚洎
羅紹威

韓定辭
馬彧
張策
孫偓
張喬
鄭在華
任濤
王易簡
路德延
裴說
周知微
吳仙
陳用拙
范攄子
劉山甫
王貞白
戴司顏
李濤
楊凝式
和凝
馮道
馮吉
李瀚
裴皞
王仁裕
鄭遨
劉郇伯
王溥
竇儀
竇儼
張昭
符彥卿
盧藏
李成

郭昭光
胡嶠
王仲舉
李度
孟貫
李昉
[illegible]
劉兼
潘慎修
陶穀
陶雍
符昭遠
范質
楊徽之
章元過
范杲
方鵞
權審
曾庶幾
李花開
周朝士某
（周季年大雪謠
第三卷　南唐
宋齊邱
嚴球

李建勳
陳陶
沈彬
陳貽
何昌齡
丁咸序
孫魴
夏寶松
劉洞
史虛白
李匡堯
朱鞏
左偃
高越
朱匡業
唐仁傑
孟賓于
王穀
江為
劉萊
周顯
魏明
陳貺
鍾蒨
李翃
江文蔚
徐延休
劉仁瞻
羅穎
陳喬
刁彥能
陳沆
李羽
馮延己

胡元龜
鉏誼
伍喬
潘佑
黃可
毛炳
鍾輻
楊鑾
徐鉉
彿拙
周延翰
鄭文寶
金昌宗
王感化
唐朝美
李中
孫魴
韓熙載
張泌
張洎
廖凝
劉吉
孟歸唐
徐鍇
李古
李平
唐鎬
李家明
敬新磨
李廷珪
李善甯子

劉東叔
鍾傳客
唐智民
江南樂人
南唐人
南唐伶人

第四卷　前蜀　後蜀

韋莊
韓昭
張蠙
劉隱辭
潤悄
張立
陳詠
裴鐵
陳裕
鹿虔扆
盧延讓
張曙
張道古
蔣貽恭
閻選
楊玢
徐振
顧敻
歐陽炯
毛文錫

李珣
薛昭蘊
牛希濟
李堯夫
蒲禹卿
王廷珪
徐光溥
何瓚
掌中修
幸寅遜
令狐峴
楊鼎夫
楊義方
王正己
趙節
家樂
毛熙震
牛嶠
張琳
楊助
句龍逢
劉義度
李如實
卞震
韋縠
向瓚
趙休
王著
朱長文
王承旨
張振祖

第五卷　吳越　南漢

羅隱
林無隱
居悅智
高英秀
皮光業
黃夷簡
胡摄
黃損
杜建徽
劉昚風
元德昭
沈韜文
皮光鄴
屈蔚
張嵐
謝謂

第六卷　閩

韓偓
黃滔
陸希聲
印粲
徐寅
崔道融
陳通
翁承贊

蒲仁郁
陳嵩
劉乙
卓滋
滑稽子
揚鶚
詹敦仁
黃子稜
劉呂言

第七卷 楚 荊南

廖圖
畢田
李宏皋
潘若沖
廖齊
李韶
裴諧
何仲舉
伍彬
劉章
劉昭禹
王鼎
廖融
任鵠
王元
翁宏
石文德
路洵美
徐仲雅
陸蟾

李觀象
熊皎
曹崧
狄煥
蔣鈞
陳甫
鄭洵美
張觀
蔣密
韋鼎
高若拙
孫光憲
張子明
高仁矩
張迥
甘鵬
林楚材
戴偃
何涓
蔣維東
成幹
梁震
王楚厚

第八卷 宮闈 女仙鬼 緇流

南唐周后
南唐小周后

前蜀太后徐氏
李昭儀
花蕊夫人
儀氏
任氏
南楚材妻
單氏
蜀宮人
莘七娘
九龍妃
夢中女子
僧貫休
虛明
處默
法宿
可朋
太妃徐氏
閩后陳金鳳
耿先生
李芳儀
黃崇嘏
秦維
張太華
耿玉真
石真妃
南漢美人
十八娘
志崇
亞棲
歸全
懷濬
文益

棲巖
存義
行因
師貴
僧靜
雲門
覊烏
棲蟾
遠公
智亮
清豁
元寂
退卿和尚
覺燈寺僧
乾康
尋位
齊己
如體
法輝
虛中
法眼
可隆
貫微
契微禪師
慈悲
至聰
蜀村寺僧
張居士

何居士
第九卷　羽士　鬼怪
呂巖　陸禹臣
鍾離權　劉元英
張逸人　李眞
杜光庭　李夢符
許鵠　皮塞
伊用昌　伊夢昌
吳含靈　杜仁傑
盧道者　石仲元
許堅　吳仁璧
譚峭　沈廷瑞
宋自然　賀水部
吳崇嶽　孟嘏
陳省躬　石格
郭仁表　孫咸
陳摶　田吉
黃冠道人　淘沙子
白衫風子　買藥道人
齊州病狂人　張嘏
王仲簡　紫相公
田達誠家鬼　富春鬼
木客
第十卷　雜綴
滕王畫詩　汾晉野客
江州箋紙　上邦山棺銘
揚州塚銘　建陽塚銘
伏龜山鐵銘　仙壇讖
寶誌銅牌　澧水軍瓶字
道宮石字　度世歌

楊柳枝　喝馱子
錢氏琴銘　南唐硯滴銘
汪少微硯銘　彝筆銘
硯山　澄心堂紙
秘色瓷器　吳越杜詩
五代詩格　三鄉和詩
保俶塔　別號

五代詩話一卷　國主　宗室

清　新城　王士正原編
晉安　鄭方坤刪補

梁太祖

朱元詞曲，有出於唐者，如清平調、水調歌、柘枝、菩薩蠻、八聲甘州、楊柳枝詞是也。朱温歸鎮，昭宗以詩餞之，温進楊柳枝詞五首。今雖不傳其詞，彼時度曲多是七言絕也，以全忠之兇悍，而能爲歌詩，可與靑陵嗣響矣。(補)筆塵。

德宗皇帝好爲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詩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詞賜韓建，以詩、及楊柳枝詞，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懼，受其賜者，得不求其義耶。(補)[illegible]

唐莊宗

唐莊宗時，教坊王處乞敍功賞曰：侍從齊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又爲前鋒，乞遷補。莊宗頷之，他日又言，亦不納。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處薄有功，但每見處則憤然，安得更有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予心肯日，是汝運通時。夫主天下生殺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也。(原)[illegible]

後唐明宗戒秦王從榮曰：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

儒臧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寄義何秋耳裏猶聞。時從榮方聚集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詠爲事，上以此言規諷之。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新磨對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補）北夢瑣言

莊宗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揚聲而唱，謂之御製。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齊作，故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原）五代史補

莊宗嘗作聲歌舞佾優之戲，自度曲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或曰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有此三十三字。（原）詞統

東坡言如夢曲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名。（補）漁隱叢話

李存勗嫌書粉墨，與敬新磨等日闘優場，粗獷之極，豈有情思者，乃其作如夢令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抑何婉麗如此。又黃幡綽亦是俳諢之雄，未聞於藻翰，而手書霓裳羽衣曲，刻石河中府，大有韻致。（補）堅瓠集

唐晚五代小令塡詞用韻多訛謬不成文者，聊爲之可耳，不足多法。脊簡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首，爲字一百三十六，此長調之祖，然不能佳。（補）[illegible]

晉出帝

晉出帝不善詩，時爲俳諧語詠天詩曰：高平土監碧翁翁。（原）談苑

周世宗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僭僞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竊。世宗遂不復作。度當時所作詩，必不甚佳，故儼云爾。非世宗英偉識帝王大略，豈得不以儼言爲忤，又安能卽棄去，信爲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原）[illegible]

陶器柴窰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矣。蓋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妝飾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復見矣。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然唐時已有秘色，陸龜蒙詩：九天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惜今人無見之耳。（補）五雜俎

周恭帝

廣順中李澣罷翰林學士，知鄭州，會奉祠柴陵，作詩三絕，其恭帝詩最涉嫌忌，曰：弄柝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纔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既爲仇家陳述，右扶其事以聞，被一竄。（補）臨漢隱居詩話

吳讓皇楊溥

讓皇泰州永寧宮嘗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二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烟鎖遠岫愁千點，雨灑孤舟淚數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原）江表志

南唐烈祖

李昪，徐溫養子，冒徐姓，名知誥，爲昇州刺史時，童謠詩曰：東海鯉魚飛上天。後乃繼溫。（補）詩話總龜

時又有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闌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徐知誥本姓李，後遂應此謠。（補）十國春秋

南唐烈祖在徐溫家詠燈詩云：一點分明値萬金，開時惟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補）古今詩話

李昪竹詩曰：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唐宣宗瀑布詩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王霸之意自見。（補）詩史

南唐元宗

上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初，大弟遂、燕王遇、齊王遂出處遊宴，未嘗相捨，軍國之政，同爲參決。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上詔大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就私第賜李建勳，建勳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卽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興咏，徐鉉爲前後序，大弟合爲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沖古主之；大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竹塞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宴詩識記數篇而已。御詩云：珠簾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朝飄律管，東風今日散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比，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樽有酒，可憐情味屬儂家。建勳詩云：紛紛忽降當元會，著物輕明似月華。狂飄玉墀初放仗，密粘宮樹未妨花。迥封雙闕千尋峭，冷壓南山萬仞斜。寧意晚來中使出，御題宣賜老僧家。

鉉詩曰：一宿東林正氣和，便隨仙仗放春華。散飄白獸難分影，輕綴青旗始見花。落砌更依宮舞轉，入樓偏向御衣斜。嚴徐幸待金門詔，願布堯言賀萬家。義方詩曰：恰當歲日紛紛落，天寶瑤華助物華。自古最先標瑞牒，有誰輕擬比楊花。密飄粉署光同冷，靜壓庭枝勢欲斜。豈但小臣添興詠，狂歌醉舞一千家。（原）江表志

李璟遊西湖，賞蓮花，作詩曰：蓼花蘸水火不滅，水鳥驚魚銀梭投。滿目荷花千萬頃，紅碧相雜敷清流。孫武已斬吳宮女，琉璃池上美人頭。識者謂雖佳句，然宮中有美人頭，非吉也。（原）摭遺

李璟有詞云：手卷眞珠上玉鉤，後人改作珠簾，此非知音者。（原）溫叟詩話

花開猶傷娖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此語不可聞鄰國，然固是詞林本色佳話。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意似祖述之，而句稍不逮，然亦佳。（補）[illegible]

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溪沙詞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甚優。（原）南唐書

南唐二主詞一卷，中主李璟、後主李煜撰。卷首四闋，應天長、望遠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所作。重光嘗書之，墨跡在盱江晁氏，題云：先皇御製歌詞。余嘗見之於麥光紙上，作撥鐙書，有晁景迂題字，今不知何在矣。餘詞皆重光作。（補）文獻通考

楊花飛者，保大初居樂部，元宗初嗣位，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嘗乘醉命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悟，覆杯大悅，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且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語，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補）十國春秋

元宗割地之後，金陵對岸即爲敵境，因遷都豫章，舟航之盛，旌旗絡繹，凡數千里，上每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承旨秦裕藏多引屏風障之。嘗吟御製詩云：靈槎思浩渺，老鶴憶崆峒。（原）江表志

周文矩畫重屏圖，江南李中主兄弟四人圍棋，紙上著色，人皆如生，前有宣和御書白居易偶眠一章云：放杯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事，嫌多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爲展青氈，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原）研北雜志

李後主

李後主宮中未嘗點燭，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嘗賦玉樓春宮詞曰：晚粧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閒，重按霓裳歌遍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未切，歸時休照燭花紅，待放馬蹄清夜月。王阮亭南唐宮詞云：花下投籤漏滴壺，秦淮宮殿浸虛無，從茲明月無顏色，御閣新懸照夜珠，極能道其遺事。（補）池北偶談

畢故儲有李重光黃羅扇，寫詩一首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後題細字云：賜慶奴。慶奴，假宮人小字。詩似柳詩。（補）西溪叢話

後主於黃羅扇上書一詩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宋時猶傳玩貴家，今亡矣。（原）六硯齋三筆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耳，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補）後山詩話

荊楚歲時記：河鼓謂之牽牛，黃姑即河鼓也。古詩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黃姑爲織女，不知何據。（補）香祖筆記

張文懿家有春江釣叟圖，上有李後主漁父詞二首，其一曰：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鱗，世上如儂有幾人。其二曰：一棹春風一葉舟，一綸繭縷一輕鉤，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原）古今詩話

清涼寺，在江寧府西北石城門內清涼山，吳順義中建爲興教寺，南唐爲文益禪師道場，後主嘗留宿寺

中，有未能歸去宿禪宮之句，明洪武初，賜今額。左上爲清涼臺，俯瞰大江，即南唐翠微亭舊址，登覽最勝。（補）江南通志

內庫書中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元帝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壞書一語，前後一轍也。詩以弔之曰：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卷皆鋒鏑所鈔，推今朝字誤作金朝，徽廟惡之，以筆抹去，後書竟如讖入金也。（原）國曾小說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山有雪相待，野路無人自還。李主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罹多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耶。（原）東坡全集

從嶷，元宗第八子也。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賦詩餞綺霞閣，而自爲序以送之，略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後主詩有云：咫尺烟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徐鉉詩云：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最爲佳句。（補）十國春秋

乾德四年，後主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留京師，國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鴒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歸。（原）馬令南唐書

仲宣，後主四子也。乾德二年，甫四歲，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燈爲貓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搐得疾，竟薨。時昭惠后以疾甚，聞仲宣夭，悲哀更劇，數日而絕。初，仲宣殁，後主恐傷昭惠后心，常默坐飲泣，因爲詩以寫志，詩曰：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劇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朦眼上花，空王因念我，窮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爲之泣下。又挽昭惠后詞曰：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笥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豔質如芳樹，浮危道略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沈沈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並其母子悼之。（補）十國春秋

後主昭惠后周氏，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歲，歸於王宮，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後主即位，册爲國后，後主嘗演念家山破，后復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皆行於時。季子仲宣，后尤鍾愛，忽暴疾卒，后病遂亟，以元宗所賜琵琶及繫臂玉環親遺後主，沐浴正粧，自內含玉，殂於瑤光殿之西室，享年二十九。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每於花朝月夕，無不傷懷。如又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烟雨暮淒淒，凭欄惆悵人誰會，不覺潸然淚眼低。層城無復見嬌姿，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烟月，芙蓉池上哭蛾眉。皆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植梅花於瑤光殿之西，及花時，而后已殂，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曲檻小欄邊，共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溉寒泉，誰料花前後，蛾眉卻不全。此不特敍其幽思，且以興內助之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失卻烟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此足以見光妓於人無情，而人於其物不可認而有之也。又書靈筵手巾云：浮生苦憔悴，壯歲失嬋娟，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烟。書琵琶背云：侁自肩如削，難勝數縷絛，天香留鳳尾，餘煖在檀槽。觸物寓意，類如此。（原）馬令南唐書

江南僞後主李煜，字重光，早慧精敏，審音律，善書畫。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復喜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尤喜作行書，落筆瘦硬而風神溢出，然殊乏姿媚，如窮谷道人，酸寒書生，鶉衣而鳶肩，略無富貴之氣。要是當我祖宗應運之初，揭雲漢奎璧，照回在上，彼竊據方隅者，皆奄奄無氣，不復英偉，故見於書畫者如此。方煜歸本朝，我藝祖嘗曰：煜雖有文字，一翰林學士才耳。乃知筆力縱或可觀，方之雄才大略之君，亦幾何哉。今御府所藏行書二十有四：淮南子、春草賦、義天種尺記、詩歌行、宜已處分批元奏狀、禮三寶衆聖賢儀、八師經、宮相詩、李璟草堂等詩、高秋等詩、牡丹等詩、古風詩二、論道帖、招賢詩帖、樂章羅帖、樂府三、臨江仙雜文草。（原）宣和書譜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真書千字曰：叔倫詩云，施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真自序，乃有叔倫全章，此卷真迹，豈亦江南集賢所書乎。（原）東觀餘論

宋南渡，祕書省有名賢墨蹟，五代十四軸，南唐李後主書誦經回向詞一、詩詞一、招賢詩一、楊凝式記雜感士一、徐鉉送淨公上人東遊詩一、南唐人序洛詩稿一。（原）中興館閣書目

南唐後主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闌珠箔，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藝祖云：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擄也。（原）詩話總龜

予觀太祖實錄及三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美等帥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升州。今後主詞，乃詠春景，決非十一月城破時作。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圍城中春間作此詞，則不可知。（原）漁隱叢話

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絛約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潦草，然皆遒勁可愛，蓋危窘急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峯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仙云：櫻桃結子春光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鈎羅幕，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而無尾句。劉延仲爲補之云：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東坡四時冬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每疑於奴字殊無意味，若以爲潘淑妃小字，則當爲玉兒，亦非故實。劉延仲嘗見東坡手書本，乃作玉如纖手，方知上下之意相貫，愈覺此聯之妙也。（原）墨莊漫錄

蔡絛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予考之，殆不然。予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又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註數字，未嘗不全。其後則書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歸陳魏之孫世功君懋。予陳氏壻也。其詩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鈎羅幕，惆悵暮烟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烟草低迷。爐香閑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真亡國之聲也。（原）耆舊續聞

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

虞兮奈若何。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國之詞云：四十年來家國，八千里地山河。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東坡謂後主當慟哭於九廟下，謝其民而行，卻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歌辭悽愴，同歸一揆，然項王悲歌慷慨，猶有暗嗚叱咤之氣，後主直是養成兒女子態耳。（原）畫墁錄

東坡書李後主去國之詞云：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爲後主失國，當慟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於詞句。予觀梁武帝啓侯景之禍，塗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其不知罪己亦甚矣。竇嬰救灌夫，其夫人諫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梁武用此言而非也。（補）容齋隨筆

李後主於清徽殿樓上春宴，水四面，學士刁衎起奏：陛下未覩其大者遠者。附人疑其有規諷，亂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又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豔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風吹一半。時淮南已歸周。（原）江鄰幾雜志

南唐書載後主繼室周后，即昭惠后之妹也。昭惠感疾，后常在禁中，先與後主私，後主作菩薩蠻云：花明月暗飛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郎恣意憐。此詞遂傳播於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大議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諷焉，後主不之譴。（補）詞苑叢談

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吾甚愛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繡牀斜憑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楊孟載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碧窗。此卻翻詞入詩，彌子瑕竟效顰於南子。（補）[illegible]

唐詞，眼重眉褪不勝春。李後主詞，多少淚，斷臉復橫頤。元樂府，眼餘眉剩。皆祖唐詞之語。（補）詞品

粉旋旋香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鹵莽不精，不一二年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薌林甫見李重光金花手書長短句，歲久剝落，其詞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藝必精到，何復若此夙鹵莽者乎。（補）[illegible]

杜詩丹青一樓輕，李後主漁父詞縷縷一鉤輕，胡少汲詩隋隄烟雨一帆輕。至若擬人於漁父，則曰一蓑烟雨；於農夫，則曰一犂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形容之妙也。（補）[illegible]

曹彬破金陵，李煜舉族冒雨乘舟，煜渡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妙於音律，舊曲有念家山，親演爲念家山破，其聲焦殺，而名不祥，乃敗徵也。（原）[illegible]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燕問：聞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煜沈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卻有多少。他日復燕煜，顧近臣曰：好一箇翰林學士。（原）石林燕語

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讖蓋有之矣。（原）老學庵筆記

李煜暮歲，乘醉書於牖曰：萬事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醒而見之，大悔，不久謝世。（原）翰府名談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遣徐鉉來朝，欲以求勝，至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寒士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覺駭然驚服。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語雄健如此。以予觀李氏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詞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時聞簫鼓奏。或者謂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者異矣。然太祖一日與朝臣議論不合，嘆曰：安得桑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縱維翰愛錢。太祖曰：措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矣。以此言之，不知彼所謂金爐香獸，紅錦地衣，當費幾萬貫？此語得無是措大家眼孔乎？（補）（□□新語）

金陵語中，酒曰中惡，則知李後主詩酒惡時拈花蕊嗅，用鄉人語也。（原）（侯鯖錄）

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原）（西清詩話）

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手。李後主蓋用此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時難。（原）（漫叟詩話）

後主樂府詞曰：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又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皆思故國者也。（原）（南唐書注）

歸來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致語也。問君能有幾多愁，卻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直是詞手。（原）（藝苑巵言）

王斿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耳。世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秦以江爲海耳。（原）（後山詩話）

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斿，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然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灧澦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補）（野客叢書）

紫竹愛蝶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元伯問曰：後主詞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補）（□□□）

荊公問山谷云：作小詞曾看李後主詞否？云：曾看。荊公云：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爲對。荊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濕流光最妙。（原）（苕溪漁隱叢話）

亡國之音哀以思。南唐後主精於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絕。開寶中，國將除，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廣念家山破，其讖可知也。宮中民間日夜奏之，未及兩月，傳滿江南。（補）（□□□□）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見可矣。鉉遂徑詣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外人接，

豈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止之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鉉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及坐，默不言，忽長吁嘆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又後主七夕在賜第，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並坐之，遂被禍云。（補）（默記）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袞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補）（避暑漫抄）

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死；吳越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亦以八月二十四日死。兩王生死相同如此。海鹽姚叔祥云：後主以故國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探語，賜牽機藥死，忠懿荷禮最優，宜無他顧，兩王皆以生辰死者，蓋銜忠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耳。（補）（因樹屋書影）

李後主亡國，最爲可憐。宋徽宗其後身也。神宗一日幸祕書省，見江南國主像，人物儼雅，再三嘆訝，適後宮有娠者，夢李主來謁，而生端王，及北狩，金人用李主見藝祖故事，亦異矣。李主再爲人君，而再亡國，深爲不幸，亦以寫其小樓昨夜之冤也。始於側行遠施矣。（補）（□齋雜說）

司馬昭問劉禪頗思蜀否，應此間樂不思蜀。及再問云云，曰：何乃似郤正語？禪驚視曰：誠如尊命。人笑禪騃，不知禪黠。小樓昨夜又東風，歌聲未畢，牽機隨至，即善謔如降王長，亦不免。宋祖且然，何況司馬？禪蓋夙本失箸家法，又漸染於申韓之毒，故機警猝發若此。彼嗜驢肉飲盡一石者，伯仲之間見伊呂矣。（補）（□□□）

李重光深院靜小令一闋，升菴曰：詞名擣練子，即詠擣練也。復有雲鬢亂一篇，其詞亦同，衆刻無異，常見一舊本則俱係鷓鴣天，二詞之前各有半闋。其雲鬢亂一闋云：節候雖佳景漸闌，吳綾已暖越羅寒。朱扉日暮隨風掩，一樹藤花獨自看。雲鬢亂，曉粧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香腮春筍嫩，爲誰和淚倚闌干。其深院靜一闋云：塘水初澄似玉容，所思還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補）（詞苑叢談）

南唐李從主烏夜啼一詞最爲悽惋，詞曰：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補）（詞苑叢談）

鍾隱入汴後，春花秋月諸詞，與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種，較長城公殊覺可憐。（補）（花草蒙拾）

唐人詩句不一，固有采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太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武元衡詩河陽縣裏玉人閒，許渾詩百年便作千年計，李後主云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此類甚多。（原）（野客叢書）

李後主嘗讀詩僕本先業有江南本當鄂曾數十州之主也。集中多有病詩。五言律云。風威侵病骨。雨氣咽愁腸。夜鼎唯煎藥。朝髭半染霜。其所謂虛懷任持。豈大風橫汾之比乎。宜其亡也。或謂此乃已至大喪之後。固不然矣。七言有云。衰顏一病難牽復。曉殿君臨頗自羞。又云。冷笑秦皇經遠略。靜憐姬滿苦時巡。蓋晉隋之時也。(補)詩話總龜

李後主病中詩。病身堅固道情深。宴坐清香思自任。月照靜居惟擣藥。門扃幽院只來禽。庸醫懶聽詞何取。小婢將行力未禁。賴問空門知氣味。不然煩惱萬塗侵。此詩八句俱有味。然不似人主之作。只似貧士大夫詩也。(補)詩話總龜

賈魏公尹京日。忽有人來展謁。刺曰。前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一清癯道士耳。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幼時探釋氏未達。偶有所見。今爲師子國王。偶思鍾山而來。懷中取一詩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情閑。驚濤千萬里。無乃見鍾山。公覽之。隨手灰滅。(補)詩話總龜

前蜀主王建

唐道襲。閬州人。始以舞童事高祖。美眉目。便佞有心計。已而寖預謀畫。爲馬軍都指揮使。俄遷樞密使。永平元年。岐王茂貞兵陣東鄙。高祖命道襲爲招討使。帥兵以伐岐。陣發。御大安樓。製詩送之。有卅歲便將爲肘腋。二紀何曾離一日句。未幾兵敗青泥嶺。(補)十國春秋

周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表曰。案讖文李祐西王建吉昌土德興丹冀當。李祐者唐主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丹冀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人神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原)十國春秋

前蜀後主王衍

後主名衍。當年即能屬文。甚有才思。尤酷好靡麗之詞。嘗集豔體詩二百篇。號曰煙花集。凡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原)十國春秋

上梓潼山。少主有詩云。喬嶽叢冷煙。幽遙上塞天。下瞰峨嵋嶺。上窺華岳巔。驅馳非取樂。按幸爲遊邊。此去將登陟。歡娛路幾千。宜令從官賡和。中書舍人王仁裕和曰。綵仗拂寒煙。鳴騶在半天。黃雲生馬足。白日下松巔。盛德安疲俗。仁風扇塞邊。前程問成紀。此去尚三千。至劍州西二十里。夜過一碳山。忽聞軍人振革鳴金。響動巖谷。有驚獸自叢林間躍出千萬人中。擒取一夫而去。少主至行宮。尋命從臣賦詩。王仁裕詩曰。劍牙釘舌血毛腥。窺算勞心豈暫停。不與大朝除患難。惟於當路食生靈。從教戶口資饞口。未委三丁稅幾丁。今日帝王親出狩。白雲巖下好藏形。翰林學士李洪鍇進詩曰。巖下年年自寢訛。生靈餐盡意如何。爪牙衆後民隨減。溪壑深來骨已多。天子紀綱猶被弄。客人窮獨固難過。長途莫怪無人跡。盡被山王稅殺他。少主覽詩大笑。通白衛嶺。韓昭進詩曰。吾王巡狩爲安邊。此去秦亭尚數千。夜照路岐山店火。曉通消息戍瓶煙。爲雲巫峽雖神女。跨鳳秦樓是謫仙。八駿似龍人似虎。何愁飛過大漫天。小主和曰。先朝神武力開邊。畫斷封疆四五千。前望隴山屯劍戟。後憑巫峽鎖烽煙。軒王尚自親平寇。嬴政徒勞愛

學仙。想到隴宮頭勝出。正應鶯語暮春天。王仁裕和曰。龍旆飄飄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千。登高曉蹋巉巖石。冒冷朝衝斷續煙。自學漢王開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無恩及。大散關東別有天。(原)王氏見聞

王承休妻有殊色。後主絕加寵愛。秦州之行。頗以嚴爲主。則賜以粧鏡。銘曰。鍊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綉幌。俱涵影中。其褻昵有如此。(補)十國春秋

王衍五年。宴飲無度。衍自唱韓琮楊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惟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溥詠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怒。罷宴。(補)全唐詩話

後主宮詞曰。輝輝赤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嘗宴近臣於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此詞。衍嘉王宗壽酒。音節抑揚。一座傾倒。宗壽憮然。爲之盡觴。(補)柳村詩話

李唐伶奴。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事也。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原)碧雞漫志

蜀王衍宮詞曰。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近世詞曲。月華如水浸樓臺。亂此。然水浸樓臺。雖有形容。而乏蘊藉。入詞曲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真古今絕唱也。(補)焦氏筆乘

衍嬖幸韓昭。顧珣。潘迎等爲狎客。競叉手指頭令唐師入境。逾其報而遊幸。師至利州。方知。將士紛然曰。且打叉手指頭。衍念周宣帝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遊。命宮女連臂而歌。(原)北夢瑣言

蜀王衍俘繫入秦。至劍閣。見山川之美。賦詩云。不緣朝闕去。來此結茅廬。時人笑之。至咸陽。又作曲子云。這是一場贏得。與夫憾憾入井者。所較幾多也。(原)北夢瑣言

蜀主衍嘗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施胭脂夾臉。號醉粧。衍作醉粧詞云。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補)北夢瑣言

九月。奉太后太妃禱青城山。宮人皆衣雲霞之衣。自製甘州曲。令宮人唱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慘。詞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後主之意。本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降中原。宮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讖。(原)十國春秋

衍在蜀時。童謠曰。我有一帖藥。其名爲阿魏。賣與十八子。其後衍兄宗弼。舉國歸唐。而宗弼乃王建養子。本姓魏氏。此其應也。(補)蜀檮杌

後蜀主孟昶

乾德四年。重陽節曲宴群臣於宣華苑。後主唱韓琮柳枝詞。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唯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補欲以諷爲諫。遂詠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舉座悽惋。後主不樂而罷。(原)十國春秋

蜀後主昶。字保元。道號玉霄子。性明敏孝慈仁義。在位三紀以來。人生三十有不識米麥之苗者。浣花溪、

香錦浦、百花潭、諸十功臣、皆蜀林亭。兵部王尚書珪詩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皆此類也。

蜀主能文章，好博覽，有詩才，嘗為箴戒，頒諸司，各令刊刻坐隅，謂之頒令箴。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云云。（原）野人閒話。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按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閒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頒令箴，載蜀主孟昶為文頒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偽之君，為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補）容齋續筆。

楊文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雲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塘有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二句，後人為足其意以填此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篇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悄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原）漫叟詩話。

蜀主孟昶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玉樓春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按蘇子瞻洞仙歌，本隱括此詞，然未免反有點金之憾。（補）詞綜。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太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謂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鮫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一聯，已見皆詩載記矣。如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孟蜀王詩，東坡先生度以為詞，昔人不以蹈襲為非。（補）揮麈餘話。

帝好學為文，皆本於理，居恆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豔之詞，朕不為也。常敕史館集古今詞令五百卷。（補）十國春秋。

孟昶嘗立石經於成都，又恐石經流傳不廣，易以木版。宋世書稱刻本始於蜀，今人求宋版，尚以蜀本為佳。昶好文，有功後學，誠未可以成敗論。嘗言不效王衍作輕薄小詞，而其詞自工。（補）[illegible]

先是歲除，故事，學士為辭題桃符，置寢門左右。前一年，學士幸寅遜撰詞，後主以其非工，自操筆署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已而以正月納降，宋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又太祖誕節名，其符合有如此。（補）十國春秋。

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於己。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補）五國故事。

嘉州之西，有花將軍廟，將軍英武，見於杜子美之詩，廟吏以匣藏唐至德元年十月鄭丞相告，又出本朝

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偽蜀主孟昶以降入朝，舟過廟下，祭文二紙，墨色如新，其辭急悲傷之詞，讀之亦令人噫息云。（補）四朝聞見錄。

南漢王劉龑

大有元年，欽州民掘羅浮山，得古劍以獻。篆曰：己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截承重。後宋平南漢，解者云：太宗以己亥降誕，是己水同宮也；於文耳口王為聖，尹口為君，重山為出，蓋己亥年聖君出云。（補）十國春秋。

南漢劉隱僭據廣州，傳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冢以虞發掘。今北郭外有之。宏治壬子，余覓詩藏白雲之麓，有掘塚者，方二尺，厚五寸，上有篆識曰：景定辛酉脩碑。寺又有傳碗碟盤盂者，其色黝而潤若饒。雖然，詢其所由來，曰得諸劉王冢，往觀焉，實大墓也。然景定乃宋理宗年號，其非南漢物明矣。亭山人飛卿居西城外荔枝灣，嘗田得長刀，其鋒已盡，而嵌銀文彩如繡猶新，豈當時昌華苑之遺物與。又北十里多甃石，亦指為劉王家致之，惟水滔蕩而已，蓋所謂明月峽、玉液池也。余詠西城古跡云：江水東流西日斜，劉郎遊跡尚天涯，昌華苑外翡翠草，玉液池邊鼓吹蛙，隔隴牛羊聞牧笛，遙林烟火見樵家，當年鬥竹遊地，留與東風長稻花。（補）[illegible]

吳越王錢鏐

咸通中，京師有望氣者，言錢塘有王氣，乃遣侍御史許渾、賚璧來，瘞秦望山之腹以厭之。又郭璞撰臨安地志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山門起橫為案，五百年生異姓王。至是果驗。（補）吳越備史。

吳越國王錢鏐，杭州臨安人，倜儻有大度，意氣雄傑，乘唐末亂離，依里閭，蓄呂嘯聚烏合之衆，名為禦寇。而實自韜之，然卒能用僖宗詔命，剪平江浙而據有也。當時以鎮海軍節度使，復領鎮東節制，精兵三萬。昭宗即位，加太師、中書令，封本郡王。梁室纔興，為尚父，進封吳越國王。至於後唐，遂獨有方面，號令一十三郡，垂四十年，修中國貢賦，羅無虛日，風物繁庶，族系侈靡，浙人俚語，目之曰海龍王，言富盛若彼也。方其與羣雅爭逐，橫槊馬上，何暇議文墨耶。然喜作正書，好吟詠，通圖緯學，晚歲復降己下士，辟客羅隱雅好譏評，雖及鏐微時事，怡然不怒，人以大度稱之，狀貌深深，亦人間英物也。（補）宣和書譜。

開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錢武肅鏐為吳越王。時有諷鏐拒其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一孫仲謀耶。并受之。改其鄉臨安縣為臨安衣錦軍。是年省塋壟，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舊貿鹽肩擔亦裁錦韜之。一鄰媼九十餘，攜壺漿角黍迎於道，鏐下車亟拜，媼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沈於丁溪，此媼酷留之，遂字焉。為牛酒大陳鄉飲，別張蜀錦為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玉樽，時黃髮飲玉者尚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朗朗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兮天無欺。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之曉，武肅覺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詞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

滋味。子永在我儂心子裏。歌闋合聲。賡贊哉笑振席。歡感閭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原)湘山野錄

武肅王還臨安。與父老飲。有三節還鄉之歌。父老多不解。王乃高揭吳音以歌曰。儂是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至今狂童游女。借爲奔期問答之歌。呼其宴處爲歡喜地。(補)留小牘

誠有遜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補)北夢瑣言

吳越王妃每歲歸臨安。王以書遺妃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蘇子瞻爲之易其詞。爲清平調也。調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𫐐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歸。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回家。(補)老學叢談

錢武肅王目不知書。然其寄夫人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不過數言。而姿制無限。雖復文人操筆。無以過之。東坡演之爲陌上花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還歌緩緩歸。五代時。列國以文雅稱者。無出南唐西蜀。非吳越所及。賴此一條。足以解嘲。(原)香祖筆記

五代時。吳越文物不及南唐西蜀之盛。而武肅王寄妃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二語。艷稱千古。東坡又演爲陌上花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蝶。遊女還歌緩緩歸。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還家。晁無咎亦和八首。有云。娘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緩。莫似東風火急歸。荊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暮雨飛。却喚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二公詩皆絕唱。入樂府即小秦王調也。(補)漁洋詩話

武肅將築捍海塘。患江濤衝激。命強弩五百以射潮頭。又親築胥山祠。禱之曰。願息忠憤之氣。暫收洶湧之濤。爲詩一章。置海門云。傳語龍王並水府。錢塘借與築錢城。既而濤頭遂趨西陵。(原)吳越備史

每讀西湖志。不耐版蕩黍禾之語。楊鐵崖故宮詩。用紅兒字。輒欲擲筆。林之令觀鷓鴣竹枝百首。雖復儻慨賸豫。別有托寄。而毛敍列。多不可了。吾邑吾祖武肅王築錢塘詩云。傳語神龍並水府。錢塘今擬作錢城。去今千餘年。英雄之氣尚在。每吟此爲一絕。輒曼聲歌此詩以亂之。(補)有學集

是歲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築子城。南曰通越門。北曰雙門。錢塘富庶。由是盛於東南。有何人夜書府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種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易其句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士卒嗟怨者遂息。(補)十國春秋

王稍暇。則命子孫諷誦詩賦。或以所製詩。賜丞相及將吏以下。亦間能書寫畫竹。然不以姑囑廢正務。(原)十國春秋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強弩字。杜牧舉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禹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強弩事。何但牧言。(補)野客叢談

徐彥。海鹽人。前後從征伐有功。及李彥徽奔淮南。王親巡吳興。題詩壁幽室。在湖州東南溪次。末云。須將一片地。付與有心人。衆不測。王將登舟。顧彥曰。以此郡付汝。(原)吳越備史

錢氏鐵券玉冊。國除日進內帑。朱季兵亂。券沈渭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父獲而售之錢氏之後。居天臺者曰世珪。明洪武二年。大封功臣。取其券以爲式。尋還其家。高季迪爲之歌云。妖兒初下含元殿。天子仍居少陽院。諸藩從此擁連城。朝貢皆停事攻戰。錢王已去梁王來。長安宮闕生蒿萊。天曰山前吳人出。金戈鐵弩風烟開。羅平惡鳥鳴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歸來父老拜旌旗。釃酒椎牛宴鄉里。輕裘駿馬騎春風。錦袍玉帶真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鑄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誰言帶礪冠當時。天府冊書未踏此。摩挲舊物四百年。古色滿面凝苔斑。天祐宰相署名在。尋文再讀心淒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人還復滅。王家勳業至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人生富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期。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斷蕪埋殘碑。(補)西湖遊覽志

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於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廂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倍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當日嘗於宮中冶烏金爲瓦。納焚夾故非。塗之以金。合以成塔。鄱陽姜堯章得其一版。乃如來舍身相。陽殼周管仙賦長歌紀其事。有云。錢王本自英雄人。自逆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獅腳腴。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考羅平僭號王。遺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曾仙即演其辭。使聞者足戒。此詩人之善於取材者已。(補)曝書亭集

有言表忠觀碑在錢王祠者。因過觀之。考表忠觀在龍山之麓。觀毀。遷其碑來祠。然碑皆斷立。且有仆者。及觀畢欲憩。祠有一廢寺不得入。按地當湧金門外。爲錢王故苑。苑竹產盤芝。因捨苑宅作盤芝寺。南渡後。建祠寺傍。新進士放榜訖。每題名於寺。而開宴焉。蓋勝地也。今祠止三楹。然錢氏三世五王。而寺已蕩然不可問矣。詩曰。舊苑留壞墻。荒碑臥行路。欲採芝母芝。草長不知處。日落移舟晚。春明啟宴遲。誰憐臨水宅。猶是曲江池。(補)西河詩話

錢王祠在湧金門外。舊名表忠觀。祀吳越王錢鏐。鏐子文穆王元瓘。瓘子忠獻王宏佐。忠遜王宏倧。忠懿王俶。宋時觀在龍山。熙甯十年。知杭州趙抃。請於朝建。蘇軾作碑記。元時燬。明嘉靖二十九年。以靈芝寺改建。寺蓋王故苑也。陳子龍錢王祠詩。草莽雄事紛紛割據年。斗牛占王氣。巖巖出英賢。地肥孫劉勢。形支江海邊。爪牙多健兒。舉佐集神仙。本奉中州朔。時分偏國天。錦城開邸第。大木擁旌旃。受冊三樓下。歌風四馬前。自從納土後。終見舉宗遷。青蓋方朝洛。丹書改賜田。金輿何日去。玉椀不曾還。守塚新恩重。荒祠舊德傳。蒼旒皆壯麗。子姓特綿聯。晚樹臙脂似。空發鬱杜鵑。崇功銘版碣。遺恨滿山川。異代還祠廟。當年入管絃。寶融廳貴襁。張軌其周旋。錫禮何妨盛。王侯豈易捐。誰言脫屣便。不見舊皆堅。宋室諸陵在。南枝更可憐。(補)西湖志

吳越王錢俶

王博覽經史。手不釋卷。平生好吟詠。在國中編三百餘篇。目曰政本集。相元德昭。翰林學士陶穀。皆撰序。

後文僖公搜尋遺墜，總集爲十卷，撰後序行於世。(原)吳越備史

唐人崇尚文墨，嘗聞公卿未有不工此者，風俗既成，雖藩閫節將，如于頔、高駢之流，皆以吟詠自喜，如羅紹威、王智興，則兼題詞翰，當時有李陵章句右軍書之校，頗皆與一字不傳，無以驗工拙，駢、紹威所作存者信工。予讀錢帖，有錢忠懿王徙院律詩一首，鍊句結字，不在駢、紹威之下，後有墨林方氏，見忠懿與其子遺墨五幅，草聖奇古，簡而不煩，得錢王意，時忠懿方自杭朝京師，每書必云吾極無事，又云不用疑心，事已如此，識天下之有歸，知王者之無敵，脫屣去之，無一毫失國之恨，異乎時窮勢迫，然後面縛奉降，揮淚對宮娥者矣。忠懿詩語既忠孝，筆法又精妙，恭惟熙陵，神入神品，前世帝王，多與臣下爭長，故有用捶筆書或爲累句艱辭以求免禍者，熙陵雲章奎畫，前無古人，而推重忠懿翰墨如此，始知王僧虔、沈約、薛道衡輩所遭之不幸也。初天聖中，文僖公嘗刊忠懿十八帖與墨林，此帖草法酷似，碑本已足貴，況眞蹟乎。(原)劉後村集

錢思公謫居東漢日，撰一曲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煙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鑑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歌之，酒闌則垂涕，時後閣尚有故國一白髮姬，乃鄧王俶歌鬟驚鴻者也，曰：吾憶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爲送，今相公其將亡乎。果薨於隨。鄧王舊曲亦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頗相類。(原)湘山野錄

宋邵伯溫曰：南唐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二君

歸宋，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俱其始生之辰，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畢卒，蓋太宗殺之也。余按野史，李後主以七夕誕辰，命故妓於賜第作樂，侑飲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其小詞有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夢魂中之句，由是怒不可解，是李之禍詞語促之也。因記錢鄧王有句云：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其感時傷事，不減於李，然則其誕辰之禍，豈亦緣是耶。(補)稗史彙編

太宗以王善於草隸，遣中使取王草書筆迹，王以風恙手不能握筆，命將往時所書絹圖草字進，世子惟濬同中使以進，下詔獎諭，仍賜金匣玉硯一付，龍鳳墨一百挺，紅絲筆一千管，盤丈紙二百軸，細白絹三百匹，幕府宰相泊朝中大臣文士，撰恩賜漢南國王金匣玉硯詩文進士觀覽，命黃絹圖本遣賜王。夏四月，召王宴於後苑，帝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海安寧，朕當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賞花賦詩。(原)吳越備史

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爲置宴，出內伎彈琵琶，王獻詞云：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即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原)后山詩話

侍郎鮑約從忠懿王納土，及王歸宋，約竄處海上，王以詩追之曰：東遐追兮西遐追，鮑約何如能釣歸。迄今有遐追廟焉。(原)十國春秋

錢氏之後，自中原奉三世櫬從於越土，諸公皆爲哀挽，茶山獨云：摸金千騎去，埋玉幾人歸，可謂妙於用事。(原)後村詩話

楚王馬殷

唐末，劉建峯定長沙，遣馬殷領衆浚城壕，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龍舉頭，猳掉尾，羊爲兄，猴作弟，羊歸穴，猴離次，解者以殷乾甯三年丙辰歲代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歲國亡，乃猳掉尾也，殷子希範以己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薨，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生，後爲江南所俘，乃猴離次也，馬希振亦殷之子，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曰：亂石之墟，絕世之岡，谷變庚戌，馬氏無王，蓋馬氏諸王，雖於周廣順辛亥歲遷於江南，然其國之變實在庚戌歲故也。(補)青箱雜記

劉言世爲馬氏宿將，節度朗州，號劉鼓牙，及馬氏將亂，民間謠曰：馬去也，不用鞭，鼓牙過今年。其後遂歸入長沙，盡俘諸馬歸於金陵，而劉亦爲王逵所逐，言是歲亦爲潘叔嗣所殺，皆其應也。(補)青箱雜記

閩王王審知

光啓中，陳嚴爲福建觀察使，童謠曰：潮水來，山巖沒，潮水去，矢口出。其後王潮果代嚴，而審知襲位，乃其應也。(補)青箱雜記

洪州上藍院和尚失其名，精于術數，所言輒驗。王審知嘗供饋章，問國休咎，和尚以十字回報云：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時楊行密方盛，常有併吞東南之志，審知歎曰：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行密，而在錢氏乎。至延羲之亂，江南來伐，兩浙乘之，福州果爲錢氏所有。又審知時有讖云：風吹楊柴鼓山下，不得錢郎戈不罷。王氏末年，錢忠獻王佐遣兵伐閩，敗淮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之地。(補)全閩詩話

閩忠懿王及夫人任氏，初葬于閩縣蓮峙鄉鳳池上，後唐長興三年，改葬永福山，今蓮花峯是也。宣德四年，有屯軍三十人盜發王家，擴門甚堅，鑿上角一孔，以巨繩腰一人先下，忽中絕，呼之不應，衆愕然，乃以松脂燃火照擴中，用長梯魚貫而入，見先入者死矣，擴制廣如屋，前祀王像，凡列五供，鎭瓶燭臺，皆以金玉爲之，後穀紅棺二，王與夫人也，隨將器物珍寶盜出，死者之妻步其夫，泣告發家時先入被大蛇咬死，欲分盜物一半，其妻以夢告，衆盜不肯，控於管屯百戶王傑，傑受賂不問，又控於懷安縣典史朱玉，得其金錯玉帶，又不問，復控於憲司，副使李素、僉事鄒程窮治其事，捕盜繫獄，典史大怖，以爲匿帝王物，欲自縊，或教以自首，乃以金錯玉帶呈官，郡諸生王琨者，稱王後裔，嘗領所盜物，有司未之信，閱其家譜，壙中物悉載焉，按譜追物，物畢出，堂上懸王畫像，方面大耳，巨目弓鼻，紫面修髯，儼然可畏，有水碗瑩如金色，不識爲何寶，召回回人辨之，曰：此玻瓈鏡也，壙中盜物藏庫，以十之一併畫像與王琨，復回王墓，官爲修治，時庫役鄭浩督工，爲予言，親見壙中懸棺，推之卽動，棺蓋爲盜所開，隨卽封固，墳前石人石獸，製極工巧，嗟嘆久之，乃爲詩曰：蓮花之峯高入雲，巍峨下有前王墳，松園翁仲如相語，草暗麒麟似出羣，當時卜築嗟埋玉，春色開殘紅躑躅，曉雨初晴叫鷓鴣，寒烟欲掩遊麋鹿，憶昔朱連兩搆凶，屠城如昨劍圖空，故宮總付蒼茫外，羨道都歸寂寞中，疑國秘器期千古，宣德初年發行伍，金鑲璃碗落人間，玉帶眞容歸御府，吾聞發者三十人，一人墜死其妻嗔，互相告首殺囹圄，無人得脫王憾伸，所幸官司卽修葺，衛時壘城皆安奠，富沙派出來中州，蘋藻時思致明獻，惟王秀挺英雄姿，保障東西建鼓旗，眾中王氣誠非偶，五百

年來德政碑。古松老樹多遺愛。潸潸英靈宛如在。後來勿學屯田軍。踏破苔花傾勿毋。（補）如齋類編。

閩主王繼鵬

繼鵬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繼鵬寵春燕。欲廢夫人。內宣徽使參政事葉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易乎。繼鵬不聽。翹復上書極爭。繼鵬批其疏後曰。春色曾看紫陌頭。亂紅飛盡不禁秋。人情自厭芳華歇。一葉隨風落御溝。放翹歸永泰。梁國竟廢。（補）金鳳外傳。

閩主王延羲

朱文進、連重遇既獲罪康宗時。懼國人見討。相與結婚自固。帝果於誅殺。又常酒酣。詠白居易詩以誚文進重遇。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他志。帝不應。二人大懼。（補）十國春秋。

南平王高從誨

時學士王仁裕來聘。王出十妓彈琴以樂之。幕府羣玉戲從誨有句云。紅妝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四十條。（補）十國春秋。

秦王從榮

秦王從榮之爲元帥。輕佻淺露。狎近浮薄。列坐將帥。而與判官論詩。未踐大位。而許人窺覦。上聞從榮伏誅。悲駭。幾落御榻。氣絕復甦者再。自云我今日自作劉窟頭也。（補）北夢瑣言。

李景遂

晉王景遂。先主第三子。美容止。性和厚。讓皇殂於丹陽。遣遂祭。望柩哀慟雨泪。觀者爲之垂涕。兄璟繼位。立爲儲嗣。固讓不從。改字退夫。以見志。接人物得人歡心。喜與賓僚宴談。校藝賦詩。（原）玉壺清話。

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常賦詩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常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忤色。（補）十國春秋。

景遂赴潤州鎮。謝餞詩云。路指丹陽分虎節。心存雙闕戀龍顏。（原）江表志。

李宏茂

李宏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早卒。追封慶王。有詠雪句云。甜于泉水茶須信。狂似楊花蝶未知。病中云。半窗月在猶煎藥。幾夜燈閒不照書。（原）江表志。

李從謙

吉王從謙。元宗第九子。風采峭整。喜爲詩。勸有規誨。後主常與侍臣弈。從謙方數歲侍側。後主命賦觀棋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沈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分固難侵。若算機籌處。滄溟想未深。（原）南唐書。

王延彬

延彬。圭之子。忠懿之猶子也。圭死。襲其父封於泉州。性多藝。而奢縱。日服一巾櫛。日易一汗衫。能爲詩。亦

好說佛理。詞人禪客謁見。多爲所推。宅中蓄妓。皆北人。將求妓。必圖己形。而書其歌詩於圖側。題曰。才如此。貌如此。以是寘其見募。進士徐寅嘗爲人生幾何賦。後因燕合。求樂於延彬。延彬即書賦詞於札尾報之。其風流多此類也。王初領兵至泉州。舍於佛寺。始生延彬於寺之堂。既生。而有白雀一棲於堂中。迄延彬之終。方失其所在。凡三十年。仍歲豐年。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侍郎。朝廷授延彬雲州節度使。及卒。復葬雲臺山。迄今文人謂之雲臺侍中。其詩有尤者曰。兩衙前後訟堂清。軟錦披袍擁鼻行。雨後綠苔侵履迹。春深紅杏鎖鶯聲。因攜久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筍羹。也解爲詩也爲政。儂家何似謝宣城。人多誦之。（補）五國故事。

徐寅興化軍莆田人。以秘書正字歸老鄉里。既死。節度使王延彬以詩哭之曰。延壽溪頭嘆逝波。古今人事半銷磨。昔除正字今何在。所謂人生能幾何。（原）詩史。

泉州宏川禪師林性簡淡。不求贏餘。刺史王延彬贈句。有莫怪我來偏禮足。遠宮無路假吾師之語。（補）閩書。

馬希振

希振。武穆王嫡長子也。歷官至武順節度使。加侍中。工詩句。耽吟詠。常延詩僧虛中於齋閣。酬答不厭。頻繁別墅。思以爲樂。廬中常題其池亭云。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蓋紀實也。衡陽王故希振庶弟。用母寵得立。希振遂棄官爲道士。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曰。亂石之壠。絕世之岡。谷變庚戌。馬氏無主。蓋馬氏諸子。於辛亥歲遷江南。而其國變實在庚戌也。（補）十國春秋。

希振爲鼎州節度使。與門下客何致雍。借貫休聯句。希振曰。青蛇每用腰爲力。貫休曰。紅莧時將葉作花。希振又曰。蛾子子銜蟲子子。致雍曰。貓兒兒捉雀兒兒。（補）歸田錄。

錢元懿

元懿。武肅王第五子也。累官賓睦二州刺史。靖海武勝等軍節度使。封金華郡王。廣順元年。薨於婺州。年六十有六。元懿治郡三十年。初蒞新定時。有卜士方氏者。時人號曰鑑精。嘗以卜數貽之曰。太乙接天河。金華寶貝多。郡侯六十六。別處不經過。至是其言果驗。（補）十國春秋。

錢宏僔

世子宏僔。文穆王第五子。與忠遜王同出鄜國夫人鄜氏。初梁沙門寶誌銅牌記云。有眞人在冀州。開口張弓在左右。逸子子孫孫萬萬年。自是南唐以宏冀名子。文穆王諸子。皆連宏字以應之。宏僔所由名也。（補）十國春秋。

錢宏億

開寶中。王命括民丁以益軍旅。州縣長吏因之多所殘剋。宏億手疏其弊。辭理切直。王感悟乃罷。王常與丞相以下論民之勞逸。都山人作奢儉。裁詩二章以寓志。宏億亦謂北方侯伯多貢淫巧蠱君心。因獻詩諷刺。王嘉嘆久之。仍賜詩褒美。（補）十國春秋。

錢仁俶

七十九冊　22 B　332

仁佩，何父之孫也。爲元帥府中書檢校司徒，與中軍都虞候金紹鄰居。紹所居堂東植牡丹花一本，著花三百朵，其色如血，如金，含稜頂上有碎金絲，如自然蛺蝶之狀，一城以爲殊異。每歲花開，張宴，仁佩與焉。開寶七年春三月，花纔一兩朵開，仁佩一夕洪飲，擊劍，裎服中單，背負大籃，左手攜鋤，醉歌六七首，踰牆而過，詔中外無知者。鋤取牡丹，盛籃中，乃平其地。空中聞有吁嗟之聲，細微若遊蜂音，辭曰：一花三百朵，含笑向春風，明年三月裏，朵朵斷腸紅。仁佩異之，移植於庭後。明日紹覺失花，爲非人力所及，來年花盛開，乃宴召紹，紹一見無語，得疾以歸，至夜憤悶不已，以刀決腸而卒，腸皆寸寸斷，果符空中之語。（原）洞微志

錢昱

昱與從父儼，皆以文章知名，中朝比之二陸。又雅善琴，書，聰明，能覆棋，飲酒至斗餘不亂，尤好與賓客多所吟詠，恆與中朝卿大夫唱酬。一日對沙門贊寧隸竹事，迭錄所記，昱得百餘條，因集爲竹譜三卷。（補）十國春秋

錢昆

淮陰侯廟題者甚多，惟諫議錢公昆最爲絕唱。詩曰：築壇拜日恩雖厚，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早知同鳥喙，將軍應起五湖心。（原）青箱雜記

小說記事亦多舛誤，豈復可信。雖事之小者，如一詩一詞，亦謬耳。淮陰侯廟詩：築壇拜日恩雖重之句，青箱雜記謂是錢昆作，桐江詩話謂是黃好謙作，是一詩而有二說也。小詞春光好，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之句，江南野錄謂是曹翰使江南，贈妓詞。本事詞謂是陶穀使錢塘，贈驛女詞。冷齋夜話謂是陶穀使江南，贈韓熙載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三說也。其他類此者甚衆，始不可遍舉。（補）漁隱叢話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蟹，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揮麈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是去東坡未遠，即用其事爲詩，良愛其語也。（補）稗史彙編

錢易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宮中，善歌嵇康。嵇康，江南山名也。學舞於鍾離氏。建業破，流落於江北。余過於洛陽滿善坊趙春舍，飲酣，於是歌嵇康。其詞即後主所製，音皆感激，坐人皆泣。春舉酒請舞，謝曰：老矣，腰腕賽破，無復舊態。乃強起小舞，終曲而罷。座有王生者，請余爲嵇康小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盤王氣變秋露，淮聲哭月浮秋霜。宣城酒烟濕羅腹，與君強舞當時曲。玉樹遺辭莫重歌，黃塵染鬢無前綠。我聞哀揚白銅鞮，荒惜古豔傳幽悲。涕淚不抵亡國恨，座中苦淚飛柔絲。洛陽公子紫銀魚，跳奴和曲生元光，茂陵旅步無春早。彤管含羞裁知章。（補）侍兒小名錄

杜子美居蜀累年，吟詠殆徧，海棠奇豔，而詩章獨不及，何耶。鄭谷詩云：浣紗溪上空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是已。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實事，如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詩云：不霑工部風騷力，猶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荊公用此作梅花詩，最爲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

賦海棠也。（補）詩話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銀青部綱過儀真，時七伯父方以漕使兼揚州，出示書畫卷，有草書一軸，末云：君家世世爲好官，後書錢希白，蓋三經堂帖歟也。希白名易，吳越國王俶之子，與其兄昆隨俶歸朝，嘗從科舉，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太宗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對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如唐故事，召入禁林。會盜起劍南，不果。官翰林學士，爲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有文集在秘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宋諫議敏求著東京記，載崇慶坊司空李昉有孝經道德經爲三經堂，家有東京圖，崇慶坊在城之東北，有司空李昉宅，則詩所謂夾城直北十里衢者也。黑幡蓋用演著，儀承相兩黑幡故事。司空子宗諤爲翰林學士，宗諤子昭延爲侍讀學士，從子昭遠爲天章閣待制，世世爲好官，非虛語也。（補）攻媿集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真宗喜，敕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上親臨，遣夷使回，乞令詞臣撰一寺記。時當直者雖偶中魁選，詞學不甚優贍，居常止以張學士君房代之，蓋假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命急撰寺記。時張尚爲小官，醉飲於樊樓，遣人徧京城尋之不得，而夷人在閣門翹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玉堂暇日改閒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閒，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种放得告還山養疾之時也。錢希白曰：世上何人最得忙，紫微失卻張君房。時傳此事爲雅笑。（補）湘山野錄

錢內翰希白非蜂詩云：雙蜂上簾額，獨鵲裊庭柯，鳥字最其所用意處，然韋蘇州聽鶯曲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已落第二義矣。（補）能改齋漫錄

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跡，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欸老，功名高後轉輕身。殿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遊洛水濱。昨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又作擬盧仝詩云：門前飛揚花，屋後潺水鳴，青蛙案上兩卷書，堯典與舜典，留與添丁作生涯。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補）許彥周詩話

錢惟治

惟治好學，家聚法帖圖書萬餘卷，多異本。生平慕皮陸爲詩，有集十卷。又有寶子垂綏連環詩，迴文體也。世多稱之。（補）十國春秋

錢鎮州詩雖未脫五季餘韻，然回旋讀之，因自婉婉可觀。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以余考之，乃迴棄之香爐。上有金華，華內乃有金寶，即寶爲寶子，則知寶子乃香爐耳。亦可爲此詩證，但圖若重規，然豈漢丁緩被中之製乎。（補）東觀餘論

吳越迴文殺帶連環詩碑在法華寺，節度使錢惟治作九十首，其一首云：聖主欽崇教，千光顯紺容，映雲留綺殿，龍月箱花重，淨刹香風遠，危閣翠靄濃，勝因良以泳，華國一斯逢。又一首云：碧天臨迴閣，晴雲點

山屏夕烟伎冶翁，明月斂開亭。(補)州府志

錢惟演

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徵賦遠山詩，有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徵深器之。(補)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之鼎立，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爲，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爲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洗骨，是知文公之詩得於義山者爲多矣。又嘗以錢惟演詩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劉筠詩四十八聯，如溪牋未破冰生硯，爐酒新燒雪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補)丹陽集

錢、劉首變詩格，錢詠漢武云：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劉詠明皇云：梨園法部兼胡部，玉輦長亭復短亭。工則工矣，余按首變詩格者，文公也。文公亦詠漢武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詠明皇云：河朔叛臣驚舞馬，渭橋遺老識真龍。比之錢、劉尤老健。(補)後村詩話

楊文公云：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學者慕之，得其格者蔚爲佳句，集中麗語頗多，如惟演奉使途中云：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又云：客亭艤見名長短，村酒那能辨聖賢。送僧遊楚云：宿含孤烟起，行衣夢雨涼。張并州詩云：戈矛遠露夕，鈸鼓寒晨。章衡雨詩云：平檻晚波與榜波，迷城春樹越禽飛。竟南安云：離人南浦多春草，越鳥寒枝有早梅。劉淮州云：坐激鮮颷湘竹晚，樹含涼雨越禽歸。李太僕北使云：

漢幟隨移帳，燕鴻半解鞍。何袁州云：疎鐘靜起軍城曉，華表雙高水國秋。泊江陵云：深洗蛛網通歸步，紫翠春山接去帆。太乙宮云：神庭古柏蟠烏起，齋室虛簾宿霧通。送人云：思隨離亭酒，魂落客舍烏。高泉州云：東南地迥宵烽息，西北樓高晚望迷。章分甯云：小雨郊原連苦霧，夕陽樓閣照丹楓。東封應制云：羽毛襄野儀宴，容鄧郊氏。送予知處州云：輕颷徒車遠，明月直廬空。張僕射判河陽云：綠野桑麻連四水，黃金歌吹擁千兵。孫永興云：魚尾故宮迷草樹，龍鱗平隰自風烟。漢武云：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公子云：歌翻南國桃根曲，馬過章臺杏葉輕。榴花云：欲作飛烟散，猶憐反照遲。荷花云：泣有鮫人見，魂須宋玉招。禁中鶴云：天淵風雨多秋思，滄海烟波失舊期。留題云：有時盤馬看尤懶，盡日投壺笑未迴。又云：春瘦已寬連理帶，夜長誰有辟寒金。元夕云：九枝火樹連金狄，萬里霜輪上璧璫。附延州云：沃野桑麻涵細雨，嚴城鼓角送斜陽。(原)(補)詩話總龜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歡笑。(補)中山詩話

錢思公漢武詩：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甘泉祭祀神光滅，更遣人間識玉杯。夫東求蓬島，西求宛馬，亦志大心勞矣，非地玉杯識出人間，悲之也，亦理之所不能免也。人君而察此，則修德之心以事主，縣其運於天也。(補)瀛奎律髓

錢思公秦皇詩：天極周環百二都，六王鐘鼎接流蘇。金椎變織甘泉道，匕首邊隨督亢圖。已覺副車能博

浪，更遙連弩望蓬壺。不將寸土封諸子，劉項由來是匹夫。督亢之亢作平聲，作仄聲用亦可。末句尤妙，天下事每出於智之所不能料，有天下者，修德而已。人主往往知懲前代之失，至於矯枉過正，則其禍必伏於人之所不能見。秦劉項匹夫而亡秦，又豈必封建地大者足爲患耶？此崑體詩一變，亦足以革當時風花雪月小巧呻吟之病，非才高學博，未易到此。久而雕篆太甚，則又有能言之士變爲別體，以平淡勝深刻，時勢相因，亦不可一律立論也。(原)瀛奎律髓

錢文僖公留守西洛，嘗對竹思鶴，寄李和文公詩云：瘦玉蕭蕭伊水頭，風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驥旁邊立，盡是人間第一流。其風致如此。淮南府城上莎餠是公所植，公在鎮，每宴客，命廳行分行，對機步於莎上，傳唱蹋莎行，一時勝事，至今稱之。(補)

元獻晏公與錢相時作新第於城南，時錢思公鎮西洛，晏求牡丹於思公，公以絕句并花寄晏云：名花封植在秋期，翠石丹砂貯可依。華館落成和氣動，便隨桃李共芳菲。(補)畫墁錄改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補)歸田錄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廚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苦，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如此。後錢相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鎮，錢相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錢相泣下，諸公皆泣下。(補)聞見錄

花品序云：余居府中時，嘗謁思公，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然余所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得之多也。思公即錢惟演，東坡云：惟演爲西都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故於荔支歎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蓋爲思公惜之也。(補)叢話

錢昭度

錢昭度能詩，嘗作呂中公夷簡生日詩云：磻溪重得呂，維嶽再生申。當時詩格律止此，然可謂著題也已。(補)詩話

郭平振武營將，分配錢塘，給官屋居之，屋在僻文坊，夜爲白櫝，非尤賃燒丹藥，未欲往，而官吏丁疎閉逐之，乃破竈而去，白因召丁疎同飲，謂疎曰：大藥爲吾子所破，有小戲術，醒酒乃取盤一面，置於膝上，以指蔵腕，出五色彈子兩枚，化爲雙燕而飛，白曰：僕射能張繁可減些，言未畢，二燕化爲二小劍，長五寸餘，鋒刃如雨交舞於疎之頸傍間，疎落如雪，疎懼甚，白呼劍下盤中，依前成二丸，納於左右腕而去。錢昭度贈白詩云：袖裏青鋒秋水寒，誰疑雙燕是金丸。出門風雨知何去，空有霜花在玉盤。(補)洞微志

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粧時用此顏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王昭君詩云：閼氏稱則易妾名，歸期長似俟河清，則謂

334

22A

姓氏之氏矣。（補）此錄詩料

錢昭度有食梨詩云。西南片月充腸冷。二八飛泉繞齒寒。余讀樂府解題片謎云。二八三八。飛泉仰流。蓋二八三八爲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爲片字。（補）見閩詩錄

王安國作詩。好用酒樓字。嘗謂吳處厚曰。子詩有幾酒樓。吳曰有二。其一夜泊潯陽宿酒樓。二後夜錢塘酒樓上云云。安國曰。是矣。然不如錢昭度長蘆錢塘江上望酒樓人散雨絲絲。（補）青箱雜記

宋初人佳句。如楊徽之春望云。杳杳香蕪何處盡。搖搖風柳不勝垂。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嘉陽州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識月長圓。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徐鉉病中云。向空咄咄頻書字。舉世滔滔莫問津。梁周翰山居云。宿雨一番疏甲拆。春山幾處茗旗香。鄭文寶春郊云。百草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送別云。杜曲花光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去云。滿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劉師道寄別云。南浦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愧曉猿驚。嘆世云。野馬窮邊日。醯雞甕裏天。李宗諤春郊云。一溪晚綠浮鸂鶒。萬樹春紅叫杜鵑。李維諸宮亭云。故宮荒草在。往事春江流。送人越州云。風標若邪路。猶釣洞庭秋。丁謂送章南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江船。巴爨云。綠章封事諮初啓。青鳳求凰尾乍開。奚殊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別魂銷。錢昭度村居云。黃蜂銜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自詠云。剛腸欺竹葉。衰鬢怯菱花。春雪云。人歸漢后黃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登樓云。遠水淨林色。微雲生夕陽。皆可諷也。（補）宋詩紀事

錢昭度村居云。黃蜂銜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大寒云。雨被北風吹作雪。水愁東海亦成冰。金陵云。西北高樓在。東南王氣銷。梅花云。東北風吹大庾嶺。西南日映小寒天。雁云。三年別館風吹入。萬里長沙月照來。秋遊華山云。人間路到三峯盡。天下秋隨一葉來。（補）詩話總龜

錢昭度燈詩云。繡被夢中驚酒處。朱門人詣上朝時。未若船中聞雁洞庭夜。縣下有螢長信秋。意格清遠。（補）詩話總龜

昭度又有聞角詩云。風欲拋高雨壓沈。黃昏前後五更深。議者云。此亦句之優者。（補）詩話總龜

蔡寬夫詩話。記荊公有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而文忠非之。荊公以文忠不讀楚辭之過也。以余觀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如築室始成。謂之落成。爾雅曰。俶落權輿。始也。至若錢昭度詩云。菊蕊花殘小雪飛。乃爲詩病。（補）能改齋漫錄

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錢昭度詩云。荷擲萬朵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即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潭州泊船詩。開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此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補）緗素雜記

錢熙

錢熙字大雅。南安人。登甲科。獻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奇之。直史館。熙好學善談。精筆札。節負氣褊躁。

後以事罷職。憤悒卒。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疑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曰。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雁。其卒也。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補）閩書

錢熙送人金陵拜掃有云。鶴歸已改新城郭。牛臥重尋舊墓田。（補）詩話總龜

李贊華

契丹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不得立。自登州泛海歸唐。於海岸刊木立碑。大書二十字。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自此投外國。（原）契丹國志

五代詩話二卷　中朝

司空圖

司空圖與李生論詩云。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者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溫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得於春早。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思足。花落夢無聊。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銜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雕聲帶晚饑。得於喪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魑魅棘林幽。得於道宮。則有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遠坡春早滲。猶有水禽飛。得於樂府。則有曉粧留拂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

發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慨適。則有客來當宜。愜花發過歌成謠。嘆　不羨於淺酒。亦未廢作者之趣詞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闌花韻午晴初。又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又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憐。殷勤元旿日。旁午又明年。皆不拘一槩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及。儻復以全美爲上。即知味外旨矣。(補)唐詩紀事

與王駕評詩云。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後神躍而色揚。今之貴藝者反是。若即醫而斬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爲學人以詭。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敻。若淸沇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鍇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閬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逾褊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沈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尙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尙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撐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怍也。(補)唐詩紀事

唐司空圖一鳴集十卷。雜著八卷。碑版二卷。前有自序云。所撰密史別編。又有絕麟集述。亦其自著也。其與王駕論詩曰。國初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右丞蘇州。趣味澄敻。如淸沇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又與李生論詩曰。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酸鹹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晚唐詩以表聖爲冠。觀此二書。持論可見其所詣矣。(補)池北偶談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有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洎登朝。驟歷淸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奬。由是聲名籍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旣負才慢世。謂己當爲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禎貽谿之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嘗自爲亭記云云。謹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采。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尙書郎出爲絳州刺史。以文謁之。大爲凝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旣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是。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歸退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於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

一日而盡。是時寇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沮。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尙書召。辭以老病。卒時年八十餘。又案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曉、張策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唯圖以淸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揜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嶽之闕門。大順中。圖以一絕紀之云。嶺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鼙。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題休休亭之楹曰。咄諾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閑處著。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爐藥。天意時情且料度。白日偏催人快活。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苦莫。柳璨爲相。臣僚多被放逐。圖爲監察御史。尤加提愼。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衰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旣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於漱流。仕非顧於食祿。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嘗有遁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絕辭乃璨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擧之。惟僧虛中云。道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扶。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挂朝衣。言其尊戴存誠。非遁者也。(補)唐詩紀事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辯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而辦爲誤。以喏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喏爲嗟。古今語言。固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遜楚亦云爾。(補)石林詩話

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八字同旨。(補)香祖筆記

張道濟手題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於政事堂。王元長賞柳文暢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書之齋壁、皇甫子安、子循兄弟論五言。推馬戴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以爲極則。又若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稱爲文外獨絕。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舉坐閣筆。不復爲繼。司空表聖自標舉其詩曰。回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玩此數條。可悟五言三昧。(補)香祖筆記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謂嗜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補)鶴林玉露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補)東坡志林

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月笛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補)彥周詩話

唐詩自咸通而下。不足觀矣。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氣喪而語偸。聲煩而調急。甚者忿目褊

七十九冊

22 B

吻，如執手安嶌，大抵王化習俗，上下俱喪，而心聲隨之，不獨士子之罪也。其來有源矣。司空圖嘗傷時思古，退已避禍，清音冷然，如世外道人，所謂變而不失正者也。余故盡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詩末技，初若虛文，可以知治之盛衰。（補）唐詩紀事

唐失河湟未久，司空圖詩云：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燕山白石曾劃界，至本朝宣和，歷年多矣，議者猶以燕人思漢，藉口啓釁，卒召狄難。（補）珊瑚鉤詩話

忍事敵災星，杜牧之讚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爲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補）困學紀聞

釋齊己，江南人也。潛心草字，名重一時。吳融嘗贈其歌曰：忽時飛動更驚人，一聲霹靂龍蛇活。司空圖亦爲之歌曰：若師逸跡兩師宜，高適歌行李白詩。當時稱美，著於篇籍者，不可勝數。苟非研精草聖，詎能至是耶。（補）宣和書譜

余少嗜詩，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極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舉其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亡書久似憶良朋，真全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舊種，用語適合心處，輒以片紙紀之，前二歲，計偕北上，因能去殘書委於敝筒，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辛君士能見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皆之語中之斷文，以青黃，則士能之爲也。（補）林紀氏

司空圖善隸書，梨花爲謝湖玉雨。（補）異錄

鄭谷幼負名譽，司空圖見而奇之，問之答曰：大夫曲江晚望斷篇云：村雨斜日開過首，一對鷺鷥落渡頭。意深矣。司空撫背曰：當爲一代風騷主。（補）郡齋讀書志

吳淑

吳淑冬日招客詩云：曉溪沈玉杵，寒鯉疊金綿，杵謂小蘆山箔，綿乃黃雀脂肉。（補）異錄

殷文圭

文圭應舉，嘗經大澤中，驟雨震電，衆駭躓，獨安詳如不聞，雨定，傍人見其兩耳中鬼神以泥封之，後爲內翰，草司空李德誠麻，潤毫久不至，爲詩督之云：紫殿西頭月欲斜，曾草臨淮上相麻，潤筆已曾經奏謝，更將章句問張華。（補）唐詩紀事

瑟瑟，殷紅也，碧也。殷文圭云：水面風吹瑟瑟羅。白樂天云：半江瑟瑟半江紅。又文圭詩：一種秋雨蕭颯起，半現冷雲吟未成，儘有思致。（補）留青日札

杜荀鶴

荀鶴字彥之，遇知於朱溫，登名春官，於裴贄侍郎下第八人登科，大順二年正月十日，荀鶴生日也。九華王希羽以詩獻曰：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生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補）澗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狠，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不得見者，雖踰年困躓於逆旅中，寒餒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爾，即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遂日詣客次，一日梁祖在便廳，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見在客次爲對，未見間，有驍騎者至，梁祖見之，至巳午間方退。梁祖遽起歸宅，荀鶴謂掌客曰：某饑甚，欲歸。公人輩爲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即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廳，令取盆骰子來，既至，梁祖擲數十擲，意似有所卜，擲且久，終不愜旨，怒甚，其擬顧左右，怖慴縮頸項。是時淵沼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曰：杜荀鶴。遂擲之，既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爲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晷恐懼，流汗在背，復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階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階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霑階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而雨否？荀鶴答言：未曾見。梁祖笑曰：此所謂無雲雨也。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憂悴殊甚，復令賦詩，不敢辭，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爲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此是大獲見賞。杜既歸，驚懼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絕，幾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不獲已，巾櫛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走如飛，連拜叙謝數四，自是梁祖特設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補）

唐杜荀鶴嘗遊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獎拔寒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杜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幸而死逝，免貽伊戚也。洞歟牢曾賈島，以其僻澀之才，無所採用，皆此類也。（補）北夢瑣言

裴曙，崔昭緯中和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曙時自負才名，蔑甚以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日者殊不顧曙，謂曰：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不終場，昭緯首冠，曙以篇什詶之云：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後七年，昭緯爲相，曙方登第，果於昭緯下過堂。杜荀鶴同年生也，酬曙詩云：天上中名天下傳，引來齊到玉皇前，大仙錄後頭無雪，至藥成來鬢絕烟，笑躡紫雲金作闕，夢抛塵世鐵爲船，九華山叟驚凡骨，同到蓬萊豈偶然。（補）唐詩紀事

六一居士詩話云：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雕琢，故詩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中有句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苕溪漁隱曰：余讀隱居詩話云：此一聯非朴詩也，乃杜荀鶴之句，然猶未敢以六一詩話爲誤，後又看幕府燕閑錄云：杜荀

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爲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補)遯齋閒覽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鶴詩。爲人膾炙。其全篇諸家相傳。今具在也。而六一翁以爲周朴之句。朴集翁自謂少時及見。則當日已無存者。豈編錄之誤耶。(補)餘冬序錄

杜荀鶴春宮怨詩。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之事君而不遇者。初亦恃才。而卒爲才所誤。愈欲自衒。而愈不見知。蓋寵不在貌。則難乎其容矣。女爲悅己者容是也。風暖如此。不思從平生貧賤之交可乎。(補)䂬溪詩話

陳了翁喜左經臣一則又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句。以爲非特辭意清遠。可玩味也。老於世幻。逝焚迅速。讀之能無警乎。然此乃古人已道之句。戴叔倫寄朱山人云。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杜荀鶴送人遊江南云。能禁幾度別。即到白頭時。但經臣語尤婉而不迫爾。(補)林下偶談

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張祜詩。銀注紫袈裟。許渾詩。橋邊沽酒半壚空。元微之詩。梢窗勸搖妨客夢。杜子美詩。遮莫鄰雞下五更。權德輿詩。遮莫雪霜撩亂下。杜荀鶴詩。子細尋思底模樣。白帝鄉吾士一般般。曰萬般無染耳邊風。張祜詩。歸來不把一文錢。曰酒引嫣娃活牡丹。戴叔倫詩。秋風裏許杏花開。杏樹旁邊醉客來。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曰萬事風吹過耳輪。曰朝回不向諸餘處。曰若教更解諸餘語。曰新晴草色暖溫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此類甚多。旁邊二字。見徐陵雜曲。(補)野客叢書

俗有耳邊風之語。杜荀鶴詩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補)瑣碎錄

杜荀鶴池州人。官至翰林學士。善作詩。辭句切理。有樂標揮柳色。隨手失蟬聲之句。爲時所稱。然尤工草字。而無末俗之氣。且吉學之廢。莫甚於五代。篆籀之蹟。不可得見矣。得見兩漢之典刑。斯可矣。兩漢之法又不可得見矣。得見晉唐之遺風。斯可矣。觀荀鶴之書。雖未能跨越前古。筆力遒健。猶有晉唐之遺風。(原)宣和書譜

荀鶴嘗有衛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或稱於相國韋莊。曰我道翔將金鎖鎖。隴用玉鉤鉤。(補)古今詩話

荀鶴朱梁時。作時世吟十首。錄其二云。夫因兵亂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曾州縣略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原)詩話總龜

嘗讀杜荀鶴詩。其亂後逢村叟曰。經亂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傷魂。因供寨木無桑柘。爲著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略安存。至於雞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獨倚門。山中寡婦曰。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亂曰。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徧搜寶貨無藏處。亂殺

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爲修寨木。荒墳掘作築城塼。郡侯逐去渾閒事。正是鑾輿幸蜀年。然方之今日。始信其非寓言也。(原)蛾術編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對此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誤矣。野戲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補)耳談

紫菊之名。見於孫真人種花法。又見於諸譜中。此品傳植已久。故唐宋詩人稱述亦多。蕭穎士菊榮篇。紫英黃萼。照耀丹墀。杜荀鶴詩。雨勻紫菊叢叢色。趙嘏詩。紫豔半開籬菊靜。夏英公詩。落盡西風紫菊花。韓忠獻公詩。紫菊披香碎曉霞。則紫花定是佳品。(補)北史

眼碧與父詩云。運鋤耕斸侵星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頭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鶴山翁詩云。白髮星星筋骨衰。種田猶自作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饑。讀之使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啻倍蓰也。(補)[illegible]

高齋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僕考荀鶴詩。元有是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年去年來兩鬢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退之易閒字爲休字耳。退之在前。荀用其語。僕謂誰人肯向死前休。與誰人肯向死前閒。二句皆當理。然豈可謂舉世之人盡從愁裏老邪。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裏老。(補)野客叢書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也。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杜荀鶴詩也。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與霖詩也。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在家貧亦好。戎昱詩也。(補)老學庵筆記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杜荀鶴詩。如曰祇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曰年可百年無穩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誰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恩。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補)野客叢書

杜荀鶴贈僧詩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得心頭火自涼。又云。利門多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又輸僧。(原)[illegible]

荀鶴題八駿圖云。丹雘傳真未必真。那知筋骨與精神。祇今市駿惟毛色。騄駬驊騮賺殺人。(原)[illegible]

今日鄉塾教子弟未讀之書。謂之生書。已讀之書。謂之熟書。生熟二字。本用在飲食上。今用在子弟書上

亦奇。杜荀鶴詩云。出當爲孤會饑食。餘同弟姪廣生會。則此二字唐時已然。（補）知新錄

故叢云。騰籍沾官醞。賢豎書。杜荀鶴云。數奉紙愛和顏潤。諱老猶看夾注書。二聯皆佳。（原）鄭詩話

荆公晚年詩精巧。如云。水落山林成自獻。潮回洲渚得橫陳。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琢句工夫。然論者猶恨其雕刻太過。公嘗讀杜荀鶴詩云。江湖不見飛禽影。岩谷惟聞折竹聲。改云宜作禽飛影竹折聲。（原）韻語陽秋

世人作詩以敏捷爲奇。以連篇累冊爲富。非知詩者也。老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蓋詩須苦吟。則語方妙。不特杜爲然也。賈閬仙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孟東野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盧延遜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杜荀鶴云。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余由是知詩之不工。以不用心之故。蓋未有苦吟而無好詩者。唐山人題詩瓢云。作者方知吾苦心。亦此意也。（補）南濠詩話

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娠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卽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余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補）二老堂詩話

有不調子恆以滑稽爲事。蹤流間有慧黠過人。性識機警者。皆被誘而詆之。嘗與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將欲登岸。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偪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驢有異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價市之。既捨擡登途。果尩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調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値雪。不調曰。得之矣。請貰酒三五盃。然後舉爲話其故事。秀士又僶俛貰而飲之。及舉爵晉之曰。君不聞杜荀鶴詩云。載船買得驢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乎。請君買驢沽酒者。蓋爲杜句賦之。非無證據。秀士被買面[illegible]之。殊不知覺。至是方悟也。（補）玉堂閒話

顧雲序其詩曰。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二年。遠者來。隱者出。異人爲士。大集都下。於羣進士中得九華山人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敷文教求張。思得如眞宗朝射洪拾遺陳公作詩出沒二雅。馳驟建安。削若澁僻碎略淫靡淺切。破艱冶之堅陣。擒雕巧之會師。皆摧鋒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場。聆清文霞。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禁來朝於正道矣。以生時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故擢以寵昭覺勉。爲中興時宗。生謝而退。明年甫覲江表以僕故山僧隱者出詩三百篇。見其雅麗激越之句。能使貪忠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人倫之紀備矣。其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喩八九於胸中。曾不蔕介。情融於中。則騷思冥搜。神遊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勢於呼吸。萬象實於抉剔。信詩之雄傑者也。美哉。襄公之知人爲不誣矣。於戲。甄別激厲。史臣之職。僕幸得爲之敍錄。觀其人嘗爲壯。才力未盡。甌吟之叟方爾。俟其體作。得如周雅者目之爲唐風集。（補）唐詩紀事

文闈有挾書傳義之禁舊矣。獨怪李揆爲考官。大陳經史於庭。令學者縱觀。和凝爲考官。開門撤棘。令學者自便。如此則眞賢實能孰辨耶。余知其故矣。蓋自唐以來。主司實寡。故文場一啓。而投卷紛然。舉子之升黜。固自有定議矣。雖禁挾書傳義。奚爲哉。朝向公卿說。暮向公卿說。謾將黃鐘宮化爲君子舌。此孟

郊有祈於知己也。而呂渭取之。擬斷如浮海。凡言似課詩。終身事知己。此後復何爲。此杜荀鶴有祈於知己也。而裴贄取之。砌下芝蘭新滿徑。門前桃李舊垂陰。卻應回念江邊草。放出春烟一寸心。此鄭谷有祈於知己也。而柳玭取之。舉子祈之於前。主司錄之於後。公論何在乎。（原）韻語陽秋

項斯云。因詩壁重泥。蓋言因壁上題詩。故珍重而不忍泥也。重讀作去聲。若今之題歪詩者。泥之重題又重泥之。當作平聲讀可也。可發一笑。梁園有富家子杜四郎。號杜荀鶴。比杜荀鶴有詩卽題壁。殺資或汙壁之。卽云。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始得一紗籠。（補）留青日札

杭州華麗。雖盛於唐時。然其題詠。自白舍人、張處士之外。亦不多見。獨杜荀鶴、方元英、溫飛卿諸詩頗得風物之勝。杜荀鶴錢塘寄姚中丞詩。豈謂襟心求上第。雖居帝里爲家貧。江南江北閑爲客。潮去潮來老卻人。兩岸雨收鶯語柳。一樓風滿角吹春。花前不獨垂鄉淚。曾是朱門寄食身。方元英旅次錢塘詩。此處是鄉國。堪爲晝夕吟。雲藏吳相廟。樹隱越山禽。潮落海人散。鐘遲秋寺深。我來無舊識。誰見寂寥心。詩中四句。卽不書題目。一吟可知其爲錢塘也。溫飛卿錢塘詩。錢塘岸上春如織。淼淼寒湖帶晴色。淮南游客馬連嘶。碧草迷人歸不得。風飄客意如吹烟。纖指殷勤傷雁絃。一曲堂堂紅燭筵。金鯨瀉酒如飛泉。（補）西湖志餘

杜荀鶴鸕鷀詩云。深水有魚銜得出。看來卻是鸕鷀饑。（原）[illegible]

水滸傳有一歌。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與杜荀鶴雪詩。擁袍公子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同意。（補）[illegible]

杜荀鶴贈秋浦張明府詩。人事旋生當路縣。吏才難展用兵時。農夫背上題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語係而事或切。唐末之亂如此。縣令之難可知也。（補）瀛奎律髓

阮籍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老杜客愁全爲減。捨此欲何之。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之。千戈猶未已。弟妹各何之。稍竭又出門。轉盼已陳跡。樂飢扶吾隨所之。差可至。杜荀鶴千人不得已。弄我欲爲之。白髮多生矣。青山可住乎。五言律長城壞矣。（補）蠖齋詩話

吳埜人曰。杜荀鶴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既堂晚胡查遠結句。殺戮眼中半名士。君今安得到黃泉。遂與同慘。（補）[illegible]

韓偓。

書空匠者。乾鮪中。冷金亭賞菊。分賦秋雁。族子秘書丞敞先就詩曰。天摘開雲秋淨時。書空匠者最相宜云云。（補）[illegible]

高蟾

高蟾詩思雖清。務爲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能謂人曰。倘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不向東風怨未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終以榮名。（補）北夢瑣言

鄭谷嘗贈蟾詩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君有君恩秋後葉。可能更羨謝元暉。蓋蟾有宮詞

云。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疎。今全什亡。（補）全唐詩錄

李山甫

李山甫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博幕府。嘗有詩云。勸君莫用詩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真。蓋譏執政也。巢寇之亂。翰林待詔王敬巡者。游鄴過於道。觀山甫。謂曰。幽幽綠水可得聞乎。遂應命奏之。山終。潸然曰。憶在咸通玉亭。秋夜供奉至尊。不意流離至此也。山甫賦詩曰。幽幽綠水歇清音。歎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獨沾襟。句未成。亦自黯然。悲其不遇也。（原）全唐詩錄

項王廟有李山甫題詩云。爲虜爲王盡偶然。有何羞見渡江船。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紙錢。俗傳有云。仗劍爲何恢舊恨。漢家今已屬他人。平分天下猶嫌少。一紙金錢值幾文。雖非雅。亦自好。嘗謂項王之死。正在不渡江。方有些氣概。一下船便索然。生爲擄虜。死爲怯鬼矣。何者。初起兵時。氣盛決死。席卷而前。自然成功。今一番英雄。業已做過。業爲逃虜。氣竭情盡。勿論自家羞見人。江東子弟亦決不來助。杜牧之詩。眞是可笑。惟王介甫獨窺其深。（補）袖小品

一菊詩也。陳叔達云。但令逢採摘。寧辭獨晚榮。姚厚乃爾。朱渊云。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皆較益矣。李山甫云。栽處不容依玉砌。要時還許上金樽。更似毒口。恐將來豈非時代爲之。（原）唐詩統籤

世豈有國號國姓。可入詩者哉。然如盧照鄰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李山甫但綠春色還秋色。不覺楊家是李家。非佳句乎。觀此事雖不可使。只巧匠少耳。（原）唐詩統籤

廣川書跋云。初僕固懷恩之叛。其女沒入宮。大曆四年。回紇請婚。因封爲崇徽公主。降可汗。道汾州。以手掌托石壁。遂有手痕。今崇石有崇徽公主手痕碑。李山甫詩云。一拓纖痕更不收。翠微苔蘚幾經秋。誰陳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兒爲國羞。寒雨洗來香已盡。澹烟籠著恨長留。可憐汾水知人意。旁與吞聲未忍休。（補）全唐詩錄

李山甫牡丹詩云。邀勒春風不蚤開。衆芳飄後上樓臺。數苞仙豔火中出。一片異香天上來。曉露精神妖欲動。暮烟情態恨成堆。知君也解相輕薄。斜凭闌干首重迴。司空表聖有絕句云。芙蓉騷客空留怨。芍藥詩家只寄情。誰似天才李山甫。牡丹屬思亦縱橫。蓋指此詩也。（補）全唐詩錄

于兢

于兢梁相國。喜畫牡丹。幼年從學。因覩學舍前檻中牡丹盛開。命筆做之。不浹旬奪眞矣。後遂酷思無倦。勵必增奇。貴達之後。非尊親旨命。不復含毫。有人贈詩曰。看時人步澀。展處蝶爭來。有寫生金木折枝傳世。（原）圖畫見聞志

姚垍

梁太祖受禪。姚垍爲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曰。頗知其人文思甚捷。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曰。卿便是上水船。蓋譏垍詩曰。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山谷點化前人語。而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補）竹坡詩話

羅紹威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懷裂抵弃。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爲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集曰偸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原）北夢瑣言

羅紹威唐末與父弘信爲魏博節度使。喜爲詩。江東羅隱有詩名。紹威厚禮之。與通譜籍。曰已所爲詩。號偸江東集。如樓前淡淡雲頭日。簾外蕭蕭雨腳風。無愧隱矣。紹威形貌魁偉。有英傑氣。好收延文學士。開館聚書萬卷。每歌酒宴會。與賓佐賦詩。頗有情致。羅隱贈紹威詩云。寒門雖得在諸宗。棲北巢南恨不同。馬上固慚銷髀肉。輪中猶美愈頭風。蹉跎歲月心仍切。迢遞江山夢未通。深荷吾人有知己。好將筆力當英雄。（補）唐詩紀事

韓定辭

定辭爲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嵯峨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彧詩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痴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賓靡不欽訝。然亦疑銀筆之僻也。他日彧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宮館。彧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筆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以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卽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痴龍出自何處。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痴龍耳。定辭復問彧。嵯峨山當在何處。彧曰。此隨郡之故事。何嫌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原）全唐詩話

唐末詩人韓定辭。仕爲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檢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爲王鎔聘劉仁恭。與馬彧倡和。所謂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痴龍藝最多者。事載全唐詩話。按安陽集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定辭乃忠獻王琦四世伯祖。忠獻五代祖。又實稱膺子府君。歷仕鎮帥王紹鼎景崇鎔三世。有子二人。長定辭。次昌辭。昌辭仕爲鼓城令。卽忠獻王高祖也。東坡嘗書前詩而云。定辭不知何許人。豈未考其家世耶。（補）池北偶談

馬彧

全唐詩話。唐詩紀事。幷載馬彧贈韓定辭詩云。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嵯峨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按字書晉務。顏氏家訓云。柏人城東北有孤山。關輔九州志以爲舜納於大麓。卽此山。世俗或呼爲宣務山。余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縣人爲令徐整所立。銘云。上有嵯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嵯務山也。嵯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卽旄邱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爲魏收道之。收大嘉歎。其作趙州莊嚴寺碑銘云。權務之

精知謂此也。余按此則馬詩當作葵宮反耳。定難節度使冲獻甘瓜行，東坡書此詩乃云不知何許人，豈一時失於考據耶。(補)池北偶談

五代馬彧贈韓定辭詩，崦嵫山見顏氏家訓。余池北偶談已詳之。其首句云，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燧林未詳出處。考拾遺記云，燕昭王遊於西王母燧林之下，說燧皇鑽火之事。在中嶺國，近燧明國，去都萬里，則非燕地明矣。王子年著書，皆杜撰。韓、馬特引此以矜奇炫博，非事實也。(補)居易錄

裴秀冀州記云，王喬墓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絲氏山登仙。按今唐山縣，即漢之柏人。崦嵫山在其城北。故馬彧贈韓定辭詩云，別後崦嵫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後漢書王喬，河東人，顯宗時爲葉令。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補)居易錄

張策

梁相張策，嘗爲僧，返俗應舉。亞台鄭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雖作僧，未爲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淸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爲天水拒樂，竟爲梁相也。(補)北夢瑣言

孫偓

閬阜山館，有天復四年孫偓、李洞、宋齊邱、沈彬、孟賓于、徐鉉、陶淵詩牌，得道之士伊夢昌有詩，常平、鄭谷、貫二詩亦好。(補)三山老人語錄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常話於親友曰，凡人許己，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爲之。後謫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慊慽。每對客座而斥僕豎紛諍說拽仆於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心逐彼，即方寸自撓矣。其雅度皆此類也。相國曾乘轎至蜀，謁杜光庭先生受籙，乃曰，曾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樓之約，爾後雖登宰輔，竟出官於南岳。有詩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過，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効浮邱。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達，罹殺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補)北夢瑣言

張喬

張喬，九華人也。詩句清雅，敻無與倫。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時爲京兆參軍主試，同試有許棠與喬，及俞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栖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其年府試月中桂詩，喬擅場，詩曰，與月長洪濛，扶疏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兔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其年頻以許棠在場席多年，以爲首薦，喬與俞坦之復受許下薛能尙書深知，因以詩唁二子曰，何事盡參差，惜哉吾子詩。日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即不知。何曾見堯日，相與啜澆漓。(補)唐摭言

張喬送人遊蜀云，劍閣緣空去，西過第幾州。丹梯行客語，明月杜鵑愁。露帶山花落，雲隨野水流。相如曾醉地，莫戀少年遊。(補)全蜀藝文志

喬遊終南白鶴觀詩云，上徹煉丹峯，求元在末蹤。古壇靑草合，往事白雲空。仙境日月外，帝鄉煙霧中。人間足煩暑，欲去戀淸風。(補)唐詩紀事

唐張喬詩，遠公獨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十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刻晝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薦福三千頂上香。是也。六時，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日出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日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秋草。(補)升菴集

張喬云，巳老金山頂，無心上石橋。講移三楚遍，梵譯五天遙。板閣懸秋月，銅瓶汲夜潮。自慚塵世客，來坐亦通宵。世稱汲夜潮句最工，謂中泠泉在江心故也。今寺前以井代，操舟犯險之勢，失其舊矣。愚謂詩而有味，江心之水，若云夜潮，是海水也。海水鹹澁，豈堪烹茗。余自瓜步乘潮漲而渡江，久慕江心之水，而不知其爲潮也，亟命舟人汲一瓶，俟到岸取茶煮之，則刺舌而不可飲，乃始知向者所汲是潮也，非江水也。因記張喬之詩，索讀而改之曰，板閣懸流月，銅瓶汲退潮。夫月印江中，與水俱流，謂之流月，正切金山。徒云秋月，凡山寺不在江中者，皆可通用矣。海潮已退，江流始復，汲而飲之，味始可口，故改一流字、退字，便使此詩生色。末聯云，自慚塵世客，來坐亦通宵。語俗而意淺，愚亦爲改云，頓忘塵世味，閒坐忽通宵。(補)敬君詩話

鄭在華

鄭徵君爲詩，皆諷淫膾，迴絕囂塵。如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卻數鄉稅。有詠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著花鈿飾。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又七言傷時云，帆力劈開滄海浪，馬蹄踏破亂山靑。浮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又題崔山秦叟師云，老鶴尤猿伴採芝，有時長嘯獨移時。翠娥紅粉嬋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又偶題，似鶴如雲一箇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富貴人。又思山詠，因賣丹砂下白雲，鹿裘惟怕惹九衢塵。不如將爾入山去，萬是千乘愁殺人。又茅屋中作云，幽見戈鋋匝四溟，恨無奇策救生靈。如何飲酒得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又招友遊春云，難把長繩繫日烏，芳時偷取醉工夫。任堆金璧磨星斗，買得花枝不老無。又山居云，聞見有人尋，移庵更入深。落花流澗水，明月照松林。醉觸頭陀酒，閒教孺子吟。身同雲外鶴，斷得世塵侵。又詩云，冥心棲太室，散髮浸流泉。採柏時逢麝，看雲忽見山。夏狂衝雨戲，春醉戴花眠。絕頂登雲望，東都一點烟。又詩，不求朝野知，臥見歲華移。採藥歸侵夜，聽松飯過時。荷竿尋水釣，背局上巖棋。祭廟人來說，中原正亂離。(補)全唐詩話

五代之亂，干戈日尋，而鄭雲叟隱於華山，與羅隱終日怡然對飲，有酒詩二十章，好事者繪爲圖，以相傳道。(補)史繩祖

雲叟傳宗時應百篇舉不利，遂隱華山。月到君山酒半醒，朗吟疑有水仙聽。無人識我眞閒事，贏得高秋看洞庭。雲叟宿洞庭詩也。(補)唐詩紀事

任濤

任詩豫章人。詩名早著。有露濤沙鶴起。人臥釣船流。他皆做此。李騭廉問江西。與放鄉里之役。民俗尤有論列。騭判江西界內凡有詩得似濤者。即予免役。(原)摭言

唐筠州任濤。咸通進士。常侍李騭見其詩有露濤沙鶴起。人臥釣船流之句。特與免役。鄉民訟之。騭判云。江西界內有詩似濤者。並與免役。又李元龍字處甫。號松坡先生。有氣節。以詩援任濤例求免稅。丁太守判云。松坡筆力破滄溟。欲援任濤免稅丁。一段風流好公案。錦江重寫入圍屏。(補)堅瓠集

王易簡

易簡。唐末進士。梁乾化中及第。名居榜尾。不召榜。御歸華山。尋就山釋褐。授華州幕職。後召入。拜左拾遺。及辭官歸隱。留詩一絕曰。汨沒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及再召爲郎。遂謝病。隱三十年。歸華山十年而終。(原)全唐詩話

路德延

路德延。儋州巖相之猶子。數歲。賦芭蕉詩曰。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詩成。翌日傳於都下。令儋州坐事誅。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舉擢第。又爲越宿詩曰。初騎竹馬咏芭蕉。嘗忝名卿誦滿朝。五字便容趨絳帳。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蓬遠。不覺推遷歲月遙。國境未安身未立。至今顏巷守簞瓢。天祐中。授拾遺。令河中節度使朱友謙爲鎮。辟掌書記。友謙甚禮之。然德延浮薄。動多忤物。友謙解體。德延乃作小兒詩五十韻以刺友謙。聞而大怒。乃因醉沈之黃河。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閣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行細雨。奔巷趁輕煙。嫩竹乘爲馬。新蒲折作鞭。鶯雛金鏃繫。貓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裹。袖學柘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箸挣。時乞綉針穿。寶篋拏紅豆。粧奩拾翠鈿。戲袍披按褥。尖帽戴靴氈。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吒吒。憎藥巧遷延。弄帳鸞綃映。藏衾鳳綺纏。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弦。簾拂魚鈎動。箏推雁柱偏。棋圖添路畫。笛管欠吹鐫。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瓦。採雀遍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鉤亂出拳。夜分圍榾柮。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碓。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截碧箋。遠鋪張鶴網。低控射蠅弦。詁語時時道。謳歌處處傳。匿窗眉乍曲。遮路臂相連。鬬草當春逕。爭毬出曉田。柳傍慵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鵲前籬畔。聽蛩伏砌邊。傍枝粘舞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誇趨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逕斸。蜂穴遶塔塡。樵唱逾深嶺。牛歌下遠川。壘柴爲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塔磚。忽陞鄰舍樹。偷上後池船。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任德。勸爾減狂顛。(原)唐詩紀事

裴說

裴說裴諧。俱有詩名。說官至補闕。諧終於桂嶺假官。自作湘江吟。說詩云。吟餘潮入浦。坐久燒移山。諧

詩云。風回山火斷。潮落岸冰高。經杜甫墳。說云。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諧曰。名終埋不得。骨且朽何妨。景同而語意俱別。(補)詩話總龜

廖凝曰。裴說爲劫墓賊。表弔杜陵墓。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裴非真賊也。唯集自向沈約集中作賊。乃真賊耳。然古今猶賊不可數計。南華老仙云。儒以詩禮發冢。楞嚴亦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舉世盡賊。誅容勝誅乎。(補)谿蠡叢談

唐舉子先投所業於公卿之門。謂之行卷。說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年秋賦。復行舊卷。人有譏之者。說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何假別行卷哉。識者以爲知言。天復六年登甲第。其詩以苦吟難得爲工。且拘格律。嘗有詩曰。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又贈僧貫休云。總無方是法。難得始爲詩。又云。是事精皆易。惟詩會卻難。遭亂故官不達。(補)全唐詩話

周知微

有周知微者。字朋老。爲晉州縣尉。到官不數月。不告於州。而徑來京師。人問其故。云我欲求教授。至京求知已不得。大醉一夕而卒。然爲詩有可喜者。如觀臨淮雙頭白蓮圖云。既不學叔隗季隗俯歸晉。又不學大喬小喬東入吳。一種桃根與桃葉。若爲化作雙芙蕖。邊淮政成有餘暇。坐令華屋生漣漪。溪一幅萬里寬。移得□□入闌畫。天空水闊江浩浩。相見女英與娥皇。九疑雲深蒼梧遠。冰姿流落不成粧。苦心抱恨何時了。香骨應甘沒秋草。不如回首謝秋風。分作尹邢來漢宮。又作上巳日寒食云。疾風暮雨悲遊子。峻嶺崇山非故鄉。亦可賞。而其狂未見其比。(補)古今詩話

吳嵓

唐吳嵓字延俊。連山人。母夢鼎於江。觸洸鯉而孕。既生。膊上有肉鱗隱起。七歲能詩。嘗詠野燒云。烟隨紅篠斷。化作白雲飛。識者器之。登光化二年進士。後歸朱全忠。(補)小草齋詩話

陳用拙

唐陳用拙。高良人。天祐二年進士。未官而卒。用拙有詩名。嘗賦登臨湖樓云。浮世自無閒日月。高樓長有好山川。送長沙使君云。人說洞庭波浪險。使君自有濟川舟。有集八卷不傳。(補)小草齋詩話

范攄子

吳人范攄處士之子。七歲能詩。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方干曰。此子他年必成名。又吟夏日云。閒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卒。(補)全唐詩話

劉山甫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仕族也。其先宦於嶺外。侍從北歸。泊船於靑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毘沙門天王。因詣之。見廟宇摧頹。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乃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卻由人。是夜夢神見責云。我非天王。乃南嶽也。主張此地。汝何相侮。俄而驚覺。風火陡起。倒檣絕纜。沈溺在即。遽起悔過。令撤詩牌。然後已。山甫自序。(原)北夢瑣言

王貞白

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御溝爲卷首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自謂冠絕無瑕，呈僧貫休。休曰：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書一字於掌中，逡巡，貞白迴，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澤。休將掌中字示之，一同。天祐年中內試，貞白札翰猥雜，帝覽，拂下玉案。有黃門奏：此舉人有詩名。御批曰：粗通放。（原）唐詩紀事。

王貞白御溝一律，吟家喜談其事，亦謂微含比興，故佳。詠草排句，輕趣可追姚監，餘概少快心。（原）唐音癸籤。

元詭天錫地溼舷開天竺雨，月明來聽祇陽鐘，山東一老易聞爲看謎諸所出，對唐句林下老僧來看雨。齊己改張迥虬須白也無，以在易也。蕭楚材易乖崖獨恨太平無一事之恨爲幸，昌黎更閬仙僧推月下門爲敲，鄭谷更齊己早梅昨夜數枝開之數爲一，貫休更王貞白此波涵帝澤之波爲中，皆一字師。按南枝纔放兩三花，安在必一。與也波二字，可不改。受三字師者，爲之赧顏。（補）[illegible]

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王貞白娟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花間集牀上小熏籠，韶州新退紅。蓋退紅若今之粉紅，樣器亦有作此色者，今無之矣。紹興末，縑帛有一等似皁而淡者，謂之不肯紅，亦退紅之類也。（原）老學庵筆記。

建帥陳誨之子德誠，能管昭江水軍，入掌禁衞，頗患拘束。方宴客，貞白在坐，食蟹，德誠請咏之。貞白云：蟬眼龜形腳似蛛，未曾正面向人趨。如今飣在盤筵上，得似江湖亂走無。衆客皆笑。（原）五代詩話。

貞白寄鄭谷曰：五百首新詩，緘封寄與誰。祇憑夫子鑒，不要俗人知。火鼠重收布，冰蠶乍吐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補）唐詩紀事。

藏司顏

投編中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法華經一千部，上待之恩遇有加，宣從約入內賜齋，面錫紫衣一副。將行，太常博士藏司顏以詩贈行，略曰：遠來朝鳳闕，歸去戀元侯。時吳子華任中諫，司顏仰公之名，志在廟和，以爲從約之贅，融覽之，拊掌大笑曰：這阿師更不要見，便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補）摭言。

李濤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留影，拂牀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膾炙人口。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衞丹、張郤等詩賦，皆榜於都堂。（補）全唐詩話。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乞爲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學士，有日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長，皆稱小字。濤性疏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詼翁自名，聞者無不以爲笑。然處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原）石林詩話。

李濤相國性滑稽，爲布衣時，往來京洛間，泥水關有僧舍曰不動尊院，中有僧，不出院十餘載。濤每過，皆謁其院，必省其僧。未幾，寺焚，僧散，濤再過之，但有門扃而已。因題詩曰：走卻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間顛

倒事，八萬四千門。（原）談苑。

楊凝式

黃祕書長容，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闕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册，並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寓饒之德興太常資福寺，偶錄遺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令紀其年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宜辭押寶使，涉懼事泄，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陽風穴四絕句，時年六十七，換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洛矣。真跡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畫尚完，亦有石刻，書側有畫像，亦當時畫。又廣愛寺西律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亦當是此年所題。此寺凡兩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大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時年六十九，真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後，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客楊凝式，蓉春奉板輿至自真原等語，其末云：清和之月復至。當是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華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真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從事郎蘇太常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歲在甲辰四月十五日，有看花八韻，時年七十二，題於洛陽一僧舍壽勝上，後云維摩九戴，今刻石在湖州前殿中侍御史劉燾家。開運二年乙巳，是年五月於天宮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真蹟今在此寺東序，並辛丑題同刻石。開運四年丁未，是年二月前七月，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真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蘇太寘家。周廣順三年癸丑，是年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真蹟今爲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舊本耳。（原）游宦紀聞。

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詼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詩題可喜也。（原）游宦紀聞。

凝式仕後唐、晉、漢、周，落魄不自檢束，自號楊風子，終能以智自脫，書法高妙，傑出五代。今洛中僧寺尚多有其遺跡。題華嚴院一詩云：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用筆尤奔放奇逸。李西臺建中平生師凝式書，題詩於旁曰：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原）[illegible]

楊少卿凝式既不大用，佯狂自穢，游寺觀，遇水竹幽勝之地，吟詠忘歸，揮毫壁之上，筆迹殆遍。邁吉題云：少卿真迹滿僧居，祇恐鍾王也不如。爲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無書。安鴻漸題云：端溪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烟紫兔毫，更得孤卿老筆札，人間無此五般高。（原）洛陽舊聞。

石楊坊度行吏山谷有云，俗書祇識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爲前輩推重如此。王欽若在祥符天禧間，尚有暇及此邪？此帖絕無發風動氣處，尤可寶也。鮮于樞獲觀信筆書。（補）鐵網珊瑚

和凝

和魯公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籝金六集。自爲游藝集序云：余有香奩、籝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述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皆魯公舊物，末有印記甚完。（原）夢溪筆談

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泊入相，專託人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豔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原）北夢瑣言

楊柳枝，即古折楊柳義也。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昂有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劉禹錫曰：揚子江頭烟景迷，隋家宮樹拂金隄。蟋蟀猶有當時色，半蘸波中水鳥棲。又韓琮云：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東風。晉和凝云：萬枝枯槁怨亡隋，似弔吳臺各自垂。是也。（補）稗史彙編

朱檢討竹垞跋所刻十家宮詞，爲倪檢討雁園家宋刻本，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石晉丞相和凝、宋宣和御製、丞相王珪、珪子仲修、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秘閣周彥質，又胡偉集句，凡十家。（補）居易錄

馮道

世譏馮瀛王道依阿詭隨，不能死節。王荆公雅愛道，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行。其所作詩，雖淺近而多理語。詩云：窮達皆有命，何須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原）宋類苑

愚詩相傳流爲里諺，此眞風雅之厄也。如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唐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羅隱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五代馮道詩也。閉門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藏一警句，爲眞西山劉漫塘所擊賞者也。（補）香祖筆記

晉天福三年，與戎和，當遣輔相爲使，趙瑩、桑維翰同堂，皆未言，以戎反覆難測，咸憚於將命。馮道與諸公中書食訖，堂吏前白北使事，色變手顫。道索一幅書云：道去，即道寫敕，道舍都亭驛，不復歸家。虜以道有重名，命與其國相同列。戎賜臣下牙笏及臘月賜牛頭，皆爲殊禮。道皆得之，以詩謝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虜中大寒，賜錦襖、貂襖、羊、狐、貂衾各一。每入謁，悉服四襖，宿館中，併覆三衾。有詩曰：朝披四襖專藏手，夜蓋三衾怕露頭。及還京師，作詩五章，述北使之意。首章云：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爲朝廷不爲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黃

沙。（原）[illegible]

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近世周茂振使金，金主賜之魚，曰手所親釣者。金亦用遼制也。王易燕北錄云：牛魚嘴長，鱗硬，頭有脆骨，重百觔，即南方鱘魚也。鱘鮪同，然本草既有鮪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魚別是一種，非鮪也。馮道使契丹詩曰：曾叨臘月牛頭賜，史謂契丹賜以牛頭賜之罪也。契丹主率以臘月打圍，因敲冰釣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眞牛頭也。（補）演繁露

馮瀛王鎮南陽，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戶十餘輩投狀乞修。瀛王未及判，有幕客題狀後云：槐影參差覆杏壇，儒門弟子盡高官。若教酒戶重修廟，覺我慚惶也大難。瀛王覩此，遽能其請，出己俸重修。（原）古今詩話

馮瀛王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魚放池中。其子監丞每竊釣之。瀛王聞之不悅，於是高其牆垣，鎖其門戶，作詩書其門曰：高御牆垣鎖御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魚鱉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原）詩話總龜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兇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兇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補）通鑑綱目

梅密部公堯臣謂余：詩淺切似白樂天。一日閱相藍書肆，得馮瀛王詩一帙而歸，以語公。公戲語余曰：子詩格似樂天，今又愛馮瀛王，將來拈取蹤跡，遂李老。蓋歷中京師有人號蹤跡李老，好吟詩，而詩多鄙俚，以此戲之。遂皆大笑。然余賦才鄙拙，不能強爲豪爽，今齒已老，而詩格定，時時道與，實有李老之風，足見公之知言也。（補）青箱雜記

馮吉

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體貌山立。其子吉特浮俊無檢，爲少卿。善琵琶，妙音律，樂府世無及者。父酷戒之，略不少悛。一日家宴，因欲辱之，處賤伶之列，衆執器立於庭，奏數曲，能例以纏頭緋纈，隨衆伶給之。吉背纏纈於左肩，抱琵琶按膝長跪，厲聲呼謝而退。家人大笑，於簾回首謂父曰：能爲吉進此技於天子否？凡賓僚飲聚，長爲不速。酒酣即彈，彈罷起舞，舞能作詩，翛然而去。自謂曰馮三絕。及撰昭憲太后謚議，舉朝嘆服。乾德四年，郊禮容樂奏節，刊正漸備。有司奏其缺典，但少宗廟殿庭宮懸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按。禮樂朝會登歌用五鎛，郊廟奠獻用四鎛，迎伏至樓前奏採茨之曲，御樓奏降安之曲，各用樂章。又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元德升聞、天下大定之舞，悉從其請。（原）玉壺清話

李瀚

李瀚及第於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㡧閣和相舊閣，悉取閣中器玩，留一詩於楊端之壁去。詩曰：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鼇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

七十五冊 218

西齋消筆不（原）玉壺清話

裴皞

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補）五代史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獻宴，永日，書一絕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作盛名。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時人榮之。事見蘇者聞譚錄。余以五代登科記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焉。後十年，裔孫爲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三人，茲所書是已。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補）容齋五筆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引諸進士謁謝，裴賦詩云：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按此即今榜下引見之禮。然門生門下見門生，今詞林相隔僅兩科，即已有之，不足異也。（補）居易錄

王仁裕

仁裕嘗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成篆籀之文，由是文思日進。生平作詩滿萬首，蜀人呼曰詩窖子。（補）十國春秋

荊南高從誨，季興嫡子也。季興先時建渚宮於府庭西北隅，延袤十餘里，亭榭鱗次。從誨紹立，尤加完葺。從誨明音律，好彈胡琴，女樂數十，皆擅其技。王仁裕使荊渚，從誨出千金彈胡琴。仁裕詩曰：紅妝齊抱紫檀槽，一抹朱弦四十條。湘水淩波慚鼓瑟，秦樓明月罷吹簫。寒敲白玉聲偏婉，暖逼黃鶯語自嬌。丹禁舊臣來側耳，骨清神爽似聞韶。又曰：玉纖挑落折冰澌，散入秋空韻轉淒。二五指中過寒雁，十三絃上囀春鶯。譜從陶宅偷將妙，曲向秦樓寫得成。無限細腰宮裏女，就中偏惱楚王情。（補）天下大定錄

王仁裕嘗從事於漢中，家於公署。巴山有採捕者，獻猿兒焉，憐其小而慧黠，使人養之，名曰野賓，呼之則聲聲應對。經年則充博壯盛，縻縶稍解，逢人必齧之，頗亦爲患。仁裕叱之則弭伏而不動，餘人縱鞭箠亦不捉。其公衙子城繚繞，並是榆槐雜樹，漢高廟有長松古柏，上烏巢不知其數。時仲春日，野賓解逸，躍入叢林，飛趕於樹梢之間，遂入漢高廟，破烏巢，擲其雛卵於地。是州衙門有鈴架，羣烏遂集架引鈴。主使令譟烏所來，見野賓在林間，即使人投瓦礫彈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餒而就縶。乃遣人送入巴山百餘里溪洞中，人方回，詢問未畢，野賓已在廚內謀餐矣。又復縶之。忽一日解逸，入主帥廚中，應動用食器之屬，並遺撒撲碎，而後登屋，擲瓦拆磚。主帥大怒，使衆箭射之。野賓騎屋脊，而毀拆磚瓦，箭發如雨，野賓目不妨視，口不妨呼，手拈足擲，左右遮箭，竟不能損其一毫。有使院老將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胡猻，乃使召至，示之曰：速擒來。於是大胡猻躍上衙屋，趕之，緣垣躡巷，擒得至前，野賓流汗沾體而伏罪。主帥亦不甚怒，衆皆看而笑之。於是頸上繫紅絲一縷，題詩送之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愜碧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

徹曉吟。又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且使縶在山家，旬日後方解而縱之，不復再來矣。後罷職入蜀，行次嶓冢廟前，漢江之壖，有羣猿自峭巖中連臂而下，飲於清流，有巨猿捨羣而前，於道畔古木之間垂身下顧，紅綃彷彿尚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及聳轡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陟山路，轉壑回溪之際，尚聞嗚咽之音，疑其腸斷矣。遂繼之一篇曰：嶓冢祠邊漢水濱，飲猿連臂下嶙峋。漸來子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絏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年舊主人。（補）王氏見聞錄

興元府有路通巴州，深谿峭巖，捫蘿援石，三日始達於山頂，復登措大嶺，蓋稍平處也。其絕頂謂之孤雲兩角，彼中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在焉，昔韓信亡去，蕭何追及於茲山。王仁裕題詩云：孤雲不掩興亡策，兩角曾懸去住心。（原）玉堂閒話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能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按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今王丞相將明，嘗侍郎端友榜南省奏名時，知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書逢修，與今鄭樞密子常、范右丞謙叔，吾亦忝點檢試卷官。鄭、范不唯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則仁裕所不及也。（原）石林詩話

乾祐元年，戶部侍郎王仁裕放王溥狀元及第，溥不數年拜相。仁裕時爲太子少保，有詩賀曰：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贊無爲。白麻驟降恩何厚，黃閣初開喜可知。跋勅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行遲。抑班長幸遙相見，親狎爭如未貴時。溥和曰：揮毫文戰偶搴旗，待詔金華亦偶爲。白社遊當宗伯選，赤心旋遇聖人知。九霄得路榮雖極，三接承恩出亦遲。職在臺司多少暇，親師不及舞雩時。（補）宋異記

先生嘗言：魏門王公終於太子太保，七十後精力不衰，每天氣和暖，必乘小轎，從三四老蒼頭，攜酒袋以皮爲之，四方有蓋，其中可容一斗，以來中貯筆硯、韻略、刀子、礪石、箋紙數十幅，並小樂器之屬，備酒炙三四人之具，門生侍行出郊野，進園亭有竹樹之處，燕賞終日，賦詩品小管，盡醉而歸。吾忝左拾遺日，適暮春，與同門生五六人從公登繁臺，即梁孝王吹臺也。公飲酒賦詩甚歡，抵夜方散。公詩曰：柳陰如霧絮成堆。其天才縱逸，風韻閑適，皆此類也。（原）宋□□

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催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爲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絃催。（補）石林燕語

李文正公言：少保王仁裕與諸門生飲，出一詩板，樹於坐次，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聖世，偶將疎網罩羣英。衰翁漸老兒孫小，異日知誰略有情。又與諸門生飲於繁臺，賦詩云：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飲吹臺。好景即隨風雨去，芳樽宜命管絃來。謾爲列鼎鳴鐘貴，寧免朝烏夜兔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補）□□

醽醁一作醹酒，即醇酒也。元有喝盞之儀，李浩刊誤言，醹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醹合作啐，言送酒也。資暇錄言與浩同，程大昌言內燕抗聲索樂，但云醹酒，字書醹，屈破也。當是啐酒之轉，名對詩話。王仁裕詩，芳樽扣角管絃喨，又趙鄰幾安雖準擬，言喨酒逐歌，可知喨酒乃唐人熟語，宋相沿不改也。義當用醹，而對作醹喨，何必強引啐字。三臺者，作樂時部首拍版三聲，然後管色振作，李濟翁以爲鄴中三臺，劉公嘉話言高洋築三臺，因翻乃曲名也。（補）通雅。

鄭遨

五代時鄭遨茶詩云，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臼和烟搗，寒爐對雪烹，惟憂碧粉散，常見綠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范文正公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茶色以白爲貴，二公皆以碧綠言之，何耶。（原）老人三山語錄。

劉郇伯

唐求劉郇伯有詩名，唐求臨池洗硯詩云，恰似有龍深處臥，被人驚起黑雲生。又漸寒沙上路，欲暝水邊村，早行云，沙上鳥猶睡，渡頭人已行。詩思不出二百里間，劉郇伯爲范鄭郎中詩友，范得句云，歲盡天涯雨，久而難對，劉郇伯曰，人生分外愁，范賞之。然老於新津之東渡，非隱非吏，二子亦可謂處名場而死郎樊，所謂獨人無悲愁者，正此也。（補）歲時記致詩北

王溥

王溥自周太祖之來爲相，至國朝乾德二年，罷爲作自問詩，述其歷履，其序云，余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太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生尚未釋褐，不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非陋，當此榮遇，十五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娛樂序相類，亦可識也。（補）齋三筆。容

張翼善詩，嘗投詩王相溥，王謝以詩曰，清河詩客本賢良，惠我清吟六十章，詩格頗同羅給諫，工夫深似賈司倉，登山始覺天高廣，到海方知浪森茫，好去蟾宮是歸路，明年應折桂枝香。（原）麈史。（補）雅

竇儀

龍鑲字琢成，乾德初，任鄭州守，有仁政，一日群鶴翔於公庭，州民爭來觀圖，以頌其德。時學士竇儀以使過鄭，留題云，多少樊籠不敢開，強拘物性要相陪，何時得似鄭州守，德政臨民鶴自來。（補）萬姓統譜

竇儼

竇禹鈞生五子，儀、儼、侃、偁、偘等，相繼登科，馮瀛王贈禹鈞詩，有靈椿一樹老，丹桂五枝芳，時號竇氏五龍。昆仲才業，儀儼尤著，儼素蘊大學，爲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鐘磬，辨清濁上下之數，分律呂還相之法，去京房清宮一管，謝之二年，方合大樂，又言樂章，凡三絃之琴，七絃之琴，十二絃之箏，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簫，七漏之笛，八漏之箎，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簫，皆立譜調，按通而合之，器雖異而均和不差。

編於歷代樂章之後，目曰大周正樂譜。（補）玉壺清話。

張昭

夜吟寶叢集，追思夷門題處，已三紀矣，悽然感興，書之往歲記時梁苑夜，今宵題處洛城秋，存生皆屯人何在，懷舊傷心淚迸流，三徑竹風鄰笛怨，一庭霜月井梧愁，妻兒未肯子恨恨，只怪燈前不舉頭，北海王樓跋云，余家藏和峴所校五寶詩，世少其本，和所跋甲子歲乾德二年也，祕監尹公者尹拙也，故政大夫者吏部尚書致仕張昭也，昭字濟夫，題叢詩一篇，稱濟夫者，即昭也，刑部員外郎兼太常和者，即峴也。（補）宋詩紀事

符彥卿

大丞相李公昉，嘗言當日日外鎮爲蕃官，符彥卿知許州，有詩云，金軍十萬擁旌師，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濤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環坐青蛾趙國姬，爲報長安冠蓋道，蕃官到底是男兒，公之詩意蓋有慨之詞，術。（補）青箱雜記

熊皦

劉夢得言，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昔人是之，近李道衰文喪，當時操筆儕士，率皆吐俚談下，亂雜無章，其間能遠不忘君，志在憂國，文雖哀近，而忠誠可取，若皦者，蓋鮮儷也。余讀其上國音書絕二十篇，及皆末感興諸詩而悲之，蘇君又出當時集藁示余，雖不脫爾日風範，亦時有佳語，自可傳後無疑。（原）梁谿集

李成

李成字成熙，唐之後裔，五代時避地徙家營邱，嗜酒善琴弈，妙畫山水，好爲歌詩，周世宗時，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此宋白所撰志文大略云云，王著書徐鉉冢子覺，字仲明，仕太宗至國子博士，列三朝國史儒學傳，覺子宥仕至諫議大夫知制誥，有傳載兩朝史云，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摸寫山水，至得意處，殆非筆墨所成，歐公歸田錄乃云李成仕本朝，官尚書郎，誤矣。（原）揮麈前錄

郭忠恕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敘理，復命之，郭忠恕詩云，爲逢木劫歸依佛，不就新恩敘理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補）祭紀聞

郭忠恕戲嘲聶崇義云，近貫全爲脂驚龍，即是雙雖然三筒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嘲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原）儒林公議

胡嶠

胡嶠詩，餅裹數枝婁尾春，時人罔喻其意，桑維翰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爲婁尾春者，婁尾酒乃最後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補）清異錄

芭蕉詩最難作，胡部陽嶠一篇云，野人無帳幄，愛此綠叢差云云。（原）異錄

王仲舉

七十九冊

21A

王仲舉。符道人曾夢摸兩子入月。仲舉後進士業。長興二年赴舉。謁秦王從榮。後有詩謝秦王曰。三千里外拋漁艇。二十人前折桂枝。太平興國中。仲舉有子曰嗣宗。亦中進士第。乃摸兩子入月之祥。（原）青瑣集。

李度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憶故鄉人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爲樞密。止以此一聯稱於中文炳知舉。遂擢爲第三人。嘲曰。主司只誦一聯詩。（原）玉壺清話

王師下蜀時。盧遂送孟綠血腥傷重之來。自此不絕。至京猶然。詩人李度作平蜀詩。略曰。金家雖錦里。五月下雙斯。蠻服青蛾女。離鞍白面郎。鬆鬆幅重窗。香香獵枝長是也。（原）清異錄

孟貫

周世宗幸廣陵。孟貫以詩獻之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謂貫曰。弔民伐罪。何有巢無主之有。遂釋褐授官。（原）江南野錄

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唐元宗聞之曰。卿自棄朕。朕何嘗棄卿。孟貫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所謂觸喉觸諱。（補）野詩話

閩嶺孟貫。佳句絕對。所爲詩章。不以名寶爲意。大率楊徽之稱之。如寄張山人草堂云。掃葉林風後。拾薪山雨前。（原）詩史。

李昉

李文正公昉。深州饒陽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爲相。嘗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善人君子。故太宗遇昉亦厚。年老罷相。每曲宴。必宜赴賜坐。昉嘗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昉詩務淺切。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補）青箱雜記

宰相李昉罷政家居。每宴。必宜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媿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和云。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慙寡昧繼三皇。時皆榮之。（補）深詩話

孟賓于歸南唐爲淦陽令。贓貨當死。時李昉事皇朝爲翰林學士。乃賓于同年進士。聞賓于縲紲。以詩遺之曰。幼攜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長爲邑令情終屈。縱處曹郎志未甘。莫學馮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爲慚。後主見詩貰之。復其官。（補）南唐書馬令

昉所畜五禽。名五客。仙客鶴。雪客鷺。閑客白鷴。南客孔雀。隴客西客鸚鵡。仙客詩云。貽化仙禽性本殊。何人攜到京都。因加美號爲仙客。稱向閒庭作野夫。警露秋聲雲外遠。翹沙晴影月中孤。青田萬里終歸去。暫處雞群歎吁。（補）青箱雜記

御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翰苑。令懸掛已畢。輒邀詩一章。用歌盛事。玉堂四字重千金。宸翰親揮賜禁林。地望轉從今日貴。君恩無似此時深。宴回上苑花初發。麻就中宵月未沈。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灑春霖。院門不許閒人入。仙境寧教外事侵。我直承明逾二紀。臨川實動羨魚心。昉頃在禁林。前後

出處。凡二十有五載。不逮今日之盛事者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二也。特定草麻例物。三也。改賜內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新學士謝恩後。就院賜宴。設雖爲舊事。而無此時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前例特出異恩。以見聖君待文臣之優厚也。臨川之羨。其在茲乎。（補）[illegible]新話

李昉呂端同遊文館。後各登臺輔。呂公贈李公詩曰。憶昔僦居明德坊。官資俱是校書郎。青衫共直昭文館。白首同登政事堂。佐國漸成君已老。避賢榮路我猶妨。主恩至重何時報。老眼相看淚兩行。（補）青箱雜記

李文正公昉少時。嘗以詩謁權侍中竇儀。竇贈之詩曰。及觀內閣盛。世世秉鈞衡。李氏自五代至本朝世居將相。（原）翰林名臣

李文正進永昌陵挽詞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惟文正詞最爲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江南李煜也。（原）詩話總龜

太祖嘗顧近侍曰。五代干戈之際。猶有詩人。今太平日久。豈無之也。中宮宋永圖于僧寺閣亭中得詩百篇以進。有丞相李文正公昉。宰相僧閣閒望一聯云。水光先見月。露氣早知秋。（補）詩話總龜

李昉禁林春直詩。一院有花春晝永。八方無事詔書稀。合是宋朝善言太平第一人。故不以入朝省類。而置之升平選中。（補）[illegible]

扈載

扈載典內制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於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指曰。不乾須前歸。若去遠。則焚香。印插室某所。以爲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載色欲逃遁。朋友黠曉譙曰。扈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吾徒人撰雜句一聯。勸滿酒一盞。衆以爲善。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粲香三合。能遁水五中。適載飲盡。別云。細彈防事水。短爇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載速沃六七巨觥。吐嘔淋漓。紙上馬鞭。譙曰。若夫人怪遲。但道被水香勸留住。（補）清異錄

劉兼

劉兼。宋氏得宋刻唐百家詩。劉兼集中。有長春節詩。長春爲宋太祖誕節。蓋五代人而入宋者。詩曰。聖朝佳節遇長春。跪捧金觴祝又焚。寶篆數來天地秀。兵戈銷後帝皇尊。太平基址千年永。混一車書萬古存。更有聲香滿芳檻。和風遲日在蘭蓀。（補）唐音統籤

潘慎修

太宗棋品第一。待詔有賈元者。殊於絕格。時人以爲王積薪之比。元嗜酒病死。楊希粲、蔣元吉、李應昌、朱憬輩皆國手。然非元之敵。晚有李仲元。棋絕勝。可伴于元。歲餘亦卒。朝士有蔣居中、潘慎修。亦善棋。至三品。內士陳好元四品。多得侍棋。自元而下。皆受三道。慎修受四道。好元受五道。慎修獻詩云。如今縱得仙翁術。也怯君王四路饒。（補）[illegible]

陶穀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之冠。然其爲人傾險很媚，太祖雖不喜，藉其詞章足用，尚置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仍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宣力實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愈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補）東軒筆錄

玉堂嘉話載陶穀草范質拜相制有云：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得之，泣訴藝祖，由是譏之。然袖中禪文，亦變通之尤者，穀可謂明於責人而不知自責矣。瞿宗吉香臺集有詩云：受禪文成誠變遽，閒情猶到煮茶邊。可憐畫盡葫蘆樣，不與絲膠續斷絃。（補）堅瓠集

陶穀來使，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王命自蝤蛑至蟛蚏，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蓋以譏王也。王因命進葫蘆羹曰：此先王時有此品味，庖人依樣造者。穀在中朝，或作詩嘲之曰：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故王以此戲焉。（原）順存錄

陶穀奉使兩浙，獻詩二十韻於錢俶，其末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時穀官是丞郎，職爲學士，奉命小邦，獻詩已是失體，復有掃門之句，何辱命之甚也。（補）老學庵筆記

又浙帥開宴，酌金鍾以爲罰爵，穀後因臥病，浙帥使人問其所欲，穀以金鍾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詩謝云：乞與金鍾病眼明。其苟得無恥之情如此。及復命，將出其境，即賦於驛亭云：井蛙休恃重溟險，澤馬曾來九曲清。請命人傳誦，冀掩前詩之失。穀之狡譎多此類也。（補）老學庵筆記

陶穀使吳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穀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要錢塘。（補）堯山堂外紀

今人不用斷字，唐人作平音，五代時作入聲。陶穀詩云：尖簷帽子卑凡斯。是也。歐陽公記陶穀詩末厥兵，不曉其義。余謂今人呼禿尾犬爲厥尾，衣之短者亦呼爲厥，然則此兵正謂其末厥耳。今人不以末厥相連言之，其義則是也。不然，則不可對卑凡斯。（補）中山詩話

朝廷使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既至，崖岸高峻，燕席談笑，未嘗啓齒。韓熙載謂所親曰：觀秀實公安也，非端人介士，其守可隳。夜遣歌妓秦弱蘭詐爲驛卒之女，敝衣持帚掃驛庭。五柳乘隙因詢其迹，翌日以詞贈之曰：好姻緣，惡姻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安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後數日，燕於澄心堂，李主命玻璃巨鍾滿酌之，穀毅然不顧，乃出蘭於席，歌前闋以侑之，穀慚笑，不敢不釂，釂能復灌，倒載吐茵，尚未許罷。後大爲主所薄，還朝日，止遣數小吏餞於郊亭，逮歸京，卒不大用。（原）玉壺清話

世傳陶學士風光好詞，是奉使江南日作。近見沈叡達集有任秋娘傳，書其事甚詳，始知陶使吳越，非江南也。（原）研北雜志

陶穀昔使江南，遇秦弱蘭作風光好詞，見宋人小說，或有以爲曹翰者，翰能作老將詩，其才固有之，終非武人本色。沈叡達雲巢編謂陶使吳越，遇娼女任秋娘，因作此詞。任大得陶貲，後用以創七王院，落髮爲尼。李唐吳越，未審孰是，要之近陶所爲耳。（補）堯山堂外紀

明初唐肅題陶穀郵亭圖云：紫鳳檀槽綠髮娟，玉堂見慣可尋常。作歌未必腸能斷，明日聽歌更斷腸。徐惟和有題秦弱蘭一首云：莫笑郵亭一夜春，此身原已落風塵。韓家亦有如花女，枕畔衣裳著向人。此詩足爲陶學士解嘲。（補）紅雨樓題跋

陶岳

猶子岳年十二歲，余試胡嶠茶詩，愛其造語新奇，因令效法之，近曉成篇，有云：生涼好喚雞蘇佛，回味宜稱橄欖仙。對佛而言，則雞蘇爲凡夫；對仙而言，則橄欖爲俗士。非老莽之奇，安可當此。（補）清異錄

翁昭遠

余嘗以鸚卵及蓮枝一捻紅餉翁昭遠，介還，送一詩云：聖胎初出赤誌翁，醜杖旁扶赤誌翁。（補）清異錄

范質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暫屈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爲榮。其後相繼爲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補）澠水燕談錄

衣鉢二字，始自佛氏，五祖傳心印於盧行者，謂之傳衣鉢。五代和凝應舉，自以榜首期待，後乃第五，及知選舉，見范質之文，尤爲嘉賞，即以第五處之，語范曰：欲君傳老夫衣鉢爾。後范歷官，皆與和同，因聞謂之傳衣鉢，時有詩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及後馮當世知貢舉，特擢彭器資爲首，而彭官後不如馮，有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差愧猶爲食肉僧。乃爲科第云然。今人動以衣鉢傳言，錯矣。（補）坤史述編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魯公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偶知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原）聞見前錄

范魯公戒子孫詩，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鑒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兇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眾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怨從是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舉世好奉承，昂昂增意氣。不知奉承者，以爾爲玩戲。

所以古人疾。蘧篨與戚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網。所以馬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甚惟祖宗所用宰輔。皆忠厚篤實之士。獨稱公爲之稱首。余讀國史。得其詩。錄以爲子孫之戒。(補)見閩書

楊徽之

徽之少通羣經。尤刻意於詩。與邑人江文蔚江爲齊名。嘗肄業廬山白鹿洞。時李氏據有江表。徽之恥官僞廷。乃潛服至汴洛。以文投竇儀王朴。深賞遇之。周顯德中舉進士。(補)閩書

楊侍讀徽之。以能詩聞。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獻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者是也。其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煙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嶲州。哭江爲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煙。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繞庭蕪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殘桐葉雨聲寒。(補)宋稗類鈔

楊徽之侍讀奏御獻詩。太宗選十聯書於御屏間。僧文瑩嘗謂楊公必以天池浩渺瀑筆於冰甌雪椀中。則方與公詩神骨相副。(補)玉壺野史

廖融隱於衡山。湘守楊徽之代歸闕。枉道衡嶽。宿融山齋。贈詩云。清和春尚在。歡醉日何長。谷鳥隨柯轉。庭花奪酒香。初晴巖翠滴。向晚樹陰涼。別有堪吟處。相留宿草堂。(補)郡閣雅談

韋重過

施璘字仲寶。京兆藍田人。喜畫生竹。爲當時絕技。余嘗觀璘畫十幅竹圖。凡老根藤石。筍枝附錦。扶疏交映。青翠滿庭。宛得三湘高秋之野色。後周起居郎韋重過留題曰。枯搖危根綴石頭。千竿交映近清流。璘珍仲寶窮幽筆。留得荊湘一片秋。(補)五代名畫補遺

范杲

范杲魯公質之姪。好學有文。宋藝祖收河東。杲叩馬進詩曰。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上愛慕不已。增秩賜章服。(補)宋稗類鈔

范杲閥閱之家。能刻志於學。以文名。而不善治生。再入史館。家益貧。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史稱人皆笑之。母兄曦。性醇。居京兆。殖貨鉅萬。不肯恤杲。然則時人何爲不笑其兄。杲可憫不可笑。曦不足笑者也。魯公質在時。杲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時人傳誦。以爲勸戒。李昉作相。杲乃自言先公嘗授詞誥一編。許其才堪此職。太宗書玉堂額賜翰林。杲又上記。因請備職。竟用躁競改官。不得意而卒。杲若誦其先公所授之詩。安有是事。是則其深可笑者也。(補)餘冬序錄

方鎬

武昌節度掌書記周彬公。余同僚。一硯四周有少金紋如陷製者。處士方鎬獻詩曰。金枝玉葉比連城。假借文章取盛名。(補)清異錄

偶寄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余嘗以俚俗所作。偶閱抒情集。乃知權審侍御詩也。上兩句。得則高歌失則休。何必多恨太悠悠。權又題山院云。萬樹風聲滿一山。秋氣塞。晚霜浮碧瓦。薄日度朱欄。(補)能改齋漫錄

竹鹿堠

古木與敵邑接壤。有竹鹿堠者。隱士也。五代時。中朝累有聘召不起。故老有能記其放猿絕句云。孤猿鎖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綠水任行迎臂飲。青山不用斷腸吟。(補)能改齋漫錄

李花開

陶岳五代史補。載馮道鎮同州。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付判官。判官素滑稽。書一絕句於判後云。荊棘森森遶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有愧色。因出俸修之。又李穀爲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摧破屋三間中有塑像。有倅之李花開進口號曰。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於陳。穀覽之。遽出俸以修之。五代學校廢壞如此。賴滑稽之言始得復故。可爲浩歎。(補)香祖筆記

周朝士某

曹翰性貪侈。爲周世宗樞密承旨。嘗著錦襪金綫絲屨。有朝士某者。托無名子作詩嘲之云。不作錦衣裳。裁爲十指倉。千金包汗腳。慚愧絡絲娘。(補)少室山房筆叢

周季年大學諸

周季年。東漢國大學盛唱曰。生怕赤頭人。都來一夜春。後大宋受命。(補)清異錄

五代詩話三卷　南唐

宋齊邱

宋齊邱相江南李先主昪，及事中主璟，二世皆爲右僕射。璟愛其才，而知其不正。一日，讌於華林廣席，獻羯鼓詩曰：巧斲不脒鏤紫金，最宜平穩玉檻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爲出花奴奏雅音。掌底輕璁孤鵲噪，枝頭乾快亂蟬吟。開元天子曾如此，今日將軍好用心。又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爲罾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爲知足之人；九朵峰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也，一表許之，賜號九華先生，以青陽一縣租賦給之。釁發萬狀，後放歸田里，鎖之穴其牆以給膳，遂自經，年七十三。（龍一編）[illegible]

紹興壬子夏，隨侍先公應副都督駐軍建康，寓寶當寺。登鳳凰臺，有小碑在亭上，云：五言三十韻詩一首，題鳳凰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邱上。嵯峨壓洪泉，岝㟧生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驚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四顧皆城郭。山蹬龍虎踞，水黑螭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搏捉。畫棟泥金碧，石路盤墟落。倒掛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桐棲鸑鷟。梁間燕教雛，石罅蛇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皮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回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腳。夜半鼠窸窣，天陰鬼敲椓。松枯

不易育，石醜難安著。自憐啄木鳥，去蠹終不錯。晚風吹梧桐，樹頭鳴曝曝。峩峩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渺邈。吁哉未到此，褊劣同尺蠖。籠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雲籥。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爲罾繳。安得長羽翰，飛上宴寥廓。後題云：前朝天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題。後唐昇元三年二月八日勒石。崇英殿副使知院事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王紹顏書勒，銀青光祿大夫兼監察御史王仁壽鐫。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重摹上石。後月一夕，風雨亭傾倒，石斷裂。（[illegible]）

齊邱好學，工屬文，尤喜縱橫長短之說。烈祖爲昇州刺史，齊邱因騎將姚克贍得見，暇日陪燕遊，賦詩以獻曰：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松竹無時衰，蒲柳先秋落。烈祖奇其志，待以國士。（補）南唐書

江南宋齊邱，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己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中主繼統，用齊邱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邱嘗有一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弔宴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鳶上，放入齊邱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箇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如何。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日所殺徐氏之族也。（補）[illegible]

350

嚴球

球夜宿金山，嘗有詩云：淮船分蟻點，江市聚蠅聲。烈祖性多嚴忌，宋齊邱因而興譖，以竹籠盛之，沈於江口。（原）江表志

李建勳

李建勳字致光。元宗即位，拜司空，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先是宋齊邱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時論薄之。或謂曰：公未及老，遽有是命，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因爲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其爲詩清淡平易，見稱於時。（原）南唐書[illegible]

李建勳遣八分書與友人詩云：跪閱爲詩絕闕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補）[illegible]

元宗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將行，謂所親曰：今主上寬仁大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習未定，左右獻替，必得方正之士，若如目前所圖，終恐不守舊業。及馮延巳、陳覺出師閩中，徵督軍糧，急於星火，建勳以詩寄延巳曰：粟多未必爲全計，師老須防有援兵。既而福州之軍果爲越人所敗，歸遷司空。累表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捐館之夕，告門人曰：時事如此，吾得保全爲幸已甚。吾死，不須封樹立碑，冢土任民耕墾，無致他日毀斲。其後甲戌之難，公卿墳墓爲兵發遍，獨建勳莫知葬所，論者服其先見。（補）[illegible]

八庚之詩，與九青不分，故詩部中偏傍多從青從令，而今屏營等字，則詩書二部均有之。宋詔以刪重之令，刪青部整字，而唐詩往往多見，此斷宜增入者。今但舉唐詩證篇，如李白知律，胡人吹玉笛，一半是

奏聲。五月南風起。梅花落敬亭。杜甫客花館五律。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輕何時奏。寒砧旅夜聲。李建勳留題愛敬寺五律。空為百官首。但愛千峰青。斜陽惜歸去。萬壑鳥啼聲。喻鳧酬王檀見寄五律。夜月照巫峽。秋風吹洞庭。夏晚蒼山詠。喬枝有鶴聲。裴鋼題石室七律。文翁石室有儀刑。庠序千秋播德聲。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山猶鎖舊時青。類可驗。（補）學圃藼蘇

韓垂。唐之詩人也。題金山云。靈山一峰秀。岌然殊衆山。盤根大江底。插影浮雲間。雷霆常間作。風雨時往還。象外懸清景。千載長躋攀。其詩偶為庸俗所毀。江南時李鍾山留一絕云。不嗟白髮曾遊此。不歎征帆無了期。盡日凭欄誰會我。只悲不見韓垂詩。鍾山公建勳也。（補）唐詩紀事

李建勳鎮臨川。方與僚屬會飲郡齋。有送九江帥周宗詩至者。詩以赴鎮日近。器用儀注。或闕。求假於臨川。李無復相餉。但乘醉大批一絕云。偶能阿衡來此郡。固無閑物可應官。憑君為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原）南唐近事

賈島有落葉滿長安之句。蘇杯云。落葉滿長道。李建勳云。落葉滿長川。皎然云。秋風落葉滿空山。皆好。（補）學圃藼蘇

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饒郡公常聞於元宗。元宗甚欲召對。屬濯甸多故。盤桓期月。戎務日繁。竟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勳贈一絕云。眼如吞澗長流水。恐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樓前。（補）十國春秋

李建勳雖居檯品。然惜花愛酒。解吐嬌媚。辭如須愁多日謝。翻怕十分開。空庭悄悄月如霜。獨倚闌干作花立。如聞傷徒倒藥。髮落不盈梳。攜酒復攜船。朝朝一似忙。足見得花酒風味。（補）留青日札

李司徒建勳蔣山寺詩。樓臺雖少景何深。滿地青苔勝布金。松影晚留僧共坐。水聲閒與客同尋。清涼會擬歸遠社。沈湎終須棄竹林。長愛寄吟經案上。石林秋霽向千岑。又題道林詩。雖向鐘峰數寺連。就中奇勝出其間。不教幽樹妨閒地。別著高窗向遠山。蓮沼水從雙澗入。客堂僧自九華還。無因得結香燈社。空倚王門玷玉班。（補）金陵瑣事

李建勳年八十。過宋齊邱於洪州。題信果觀壁云。春來流水濕而活。曉起西山勢似行。玉洞主人經劫在。攜竿步步就長生。歸高安。無病而卒。（原）青瑣集

李建勳梅花詩云。雲鬢自黏飄處粉。玉鞭誰指出牆枝。對句有風味。別有一詩。次聯云。北客見皆驚節氣。鄰家擬欲望杯盤。不佳。（補）詩話類編

余每中酒。欲吟佳句不可得。偶見隴西公春雨詩云。惟稱乖慵多睡者。掩門中酒覽閒書。若為余言者。（補）留青日札

小雅正月本音政。謂正陽純陽之義也。自避秦始皇諱。乃音征。詩人多不能改正。如嚴維、海上新正逢故人。皇甫冉、客裏新正阻舊歡。岑參、正月今欲半。李建勳、更堪正月過。孟浩然、新正柏酒傳。杜審言、欲向正元歌萬壽。韓退之、其聲爛熳開正月。薛逢、相逢但祝新正壽。又王十朋答賀正啓。賦椒花之頌獻。雖後

于元正。言茅茹之交亨。必同於他日是也。獨晉王沈正會賦。伊月正之元吉兮。應三統之中。孟高當得十月朔宴詩。歲時當正月。甲子入初寒。則撥亂反正矣。今之人孰能改之。（補）留青日札

章孝標。飲酬杯有浪。李建勳。新酒欲生波。（補）留青日札

今人止知錢塘江風濤甚險。故名為羅刹江。不知其江之中。復有數石橫截。江濤舟楫經此多為所壞。因呼為羅刹石。故江亦名之。唐李建勳詩云。何年遺禹鑿。半里大江中。正謂此也。咸淳志曰。五代開平中。為潮沙漲沒。今不知所在。（補）西湖遊覽志

陳陶

劍浦陳陶。唐末隱西山。步虛引云。小隱山人十洲客。莓苔為衣雙耳白。青編為我忽降書。暮雨虹蜺一千尺。赤城門閉六丁直。曉日已燒東海色。朝天半夜聞玉雞。星斗離離礙龍翼。奇峭不減李賀。（補）筆精

扶桑山有玉雞。鳴則金雞鳴。而後石雞鳴。天下雞皆鳴。所謂天雞也。李詩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溫庭筠詩。輔轉蒼滄海低。坡瑤枕上聞天雞。俱用天雞耳。陳陶詩。朝天半夜聞玉雞。星斗離離礙龍翼。用玉雞矣。詩人獨無用石雞者。毋乃貴玉賤石歟。（補）筆精

陶劍浦人。居南昌之西山。宋齊邱守南昌。因有詣安之覲。乃自詠云。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與水曹任畹郎中友善。寄畹詩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江南後主即位。知其運祚衰替。以修養為事。故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嚴尚書宇鎮豫章。遣小妓蓮花者往西山侍陶。陶殊不顧。妓為詩曰。蓮花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陶答之曰。近來詩思清如月。老大心情薄似雲。已向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補）唐詩紀事

陶少與水曹任畹相善。寓之詩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又自詠云。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臥龍。（補）十國春秋

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或露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憑。而以詩見志。乃宣父之道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云。飲冰狼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麑衣。寄興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梭飛。諸如此例。不可殫記者。著詩十卷。聞其名而未嘗見之。（原）北夢瑣言

陶唐末自稱布衣。開寶中人或見之。或云已得仙矣。蜥蜴將月知。草色與秋長。比屋歌黃竹。何人撼白榆。右張為取作主客圖。（補）唐詩紀事

讀賈捐之議罷珠崖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後漢南匈奴傳。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總不若陳陶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一變而妙。真奪胎換骨矣。（補）丹鉛錄

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按無定河。在今清澗縣東六十里。南入黃河。一名奢延水。又名銀水。輿地記。唐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即圖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無定。故更今名。又唐陳陶詩。

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補）丹鉛錄

南唐書陳陶傳，陶所居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老媼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籃采禾，籃采禾，塵事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按此卽晚唐詩人陳陶賦一將功成萬骨枯者，觀本傳則知俗稱八仙中之藍采和，豈人名哉，以禾爲和，以籃爲藍，謬矣。（補）[illegible]

陳陶水竹詩，詩風清夢思，有雁條潤編多償蔡邕陳猥，有祖竹賦，青風遲請，碧空掃烟，蔡邕竹賛云：綠潤碧鮮，緗文紫鍰。（補）丹鉛錄

西山產藥，陶與妻日斸而餌之。而二子小字枇杷、戎閭，其優劣，答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陶有詩云：福溪老叟無人問，閑列枇杷教六韜。蓋指二子也。（原）十國春秋

世傳陳陶詩數百篇，間有佳語，如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于家結網疏；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之類，人多傳誦之。龍袞江南野錄爲陶傳，稱其得道不死，開寶間猶無恙，然唐末人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詩，則陶之死久矣，不知袞何據乎。陶見於唐末，而集中乃有贈高閑歌，若閑亦自當年百餘歲，唐詩人劉商亦傳爲仙去，固不可知，但既有哭之人，則知其死不誣耳。（補）容齋詩話

沈彬

沈彬字子文，高安人也。天性狂逸，好神仙之事。少孤，西遊，以三舉爲約，嘗夢著錦衣，貼月而飛，識者言雖有虛名，不入月矣。洪州解至長安，初舉納省卷，步仙謠云：玉殿大開從容入，金桃爛熟沒人偷，鳳銜寶扇頻翻翅，龍倚金鞭忽轉頭。第二舉憶仙謠云：白榆風颯九天秋，王母朝迴宴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鼇愁，雲翻簫管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得，騎龍却憶上清遊。第三舉納省卷，贈劉象爲首云：竹應大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蕭疏，不隨世祖重攜劍，却爲文皇再讀書，十載戰塵銷儒業，滿城春雨壞貧居，一枝何事於君惜，仙桂年年幸有餘。時劉象抵塞三十舉無成，主司覽彬詩，其年特放象及第。彬乾符中值亂遷三峰，四方多事，南遊嶺表二十餘年，回吳中，江南僞命吏部郎中致仕。彬詩有九衢冠蓋暗爭路，四海干戈多異心之句。（原）全唐詩話

桂林山皆平地拔起千百尺，石如染黛，陽朔縣尤佳，沈彬有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好，碧蓮峯裏住人家。（原）詩史

郴州城東有山高秀，神仙蘇耽修眞之所，唐封爲蘇仙山。沈彬詩：眼穿林罅見郴州，井里相連側局楸，味道不來閑處坐，勞生更欲幾時休，蘇仙宅古烟霞老，義帝墳荒草木愁，千古是非無處問，夕陽西去水東流。（原）輿地

法華寺在永州東南一里，城郭林巒，互相掩映，名士多題詠之。沈彬云：地僻一水巡城轉，天約羣山負郭來。孟賓于云：頤地入家凭檻見，遠山秋色卷簾看。可謂得其狀。（原）[illegible]

潘天錫員外與沈彬郎中同遊古觀，分題，潘云：風便磬聲遠，日斜樓影長。沈云：松欹晚影離壇草，鐘撼秋

聲入殿風。（補）郡閣雅談

江南野史云：郴知先主欲取楊氏，因獻觀畫山水圖詩，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從而甚名，賢之，而喜，遂授秘書郎。（補）十國春秋

盧山康王觀道士李谷神言：沈郴郎中，袁州宜陽山，郎谷神鄉里之鄰伍也。嘗向高邈，嘗謂爲紀爲估身具狀，卒年自卜葬地，子孫不敢違，既兆穴開之，下至七尺，間得大石數片，既啓之，下有隧道，漸次闢之，乃造成石墓一所，其中高九尺，前後一丈二尺，闊與高等，壙座前有青石蓮花臺三樹，上有石青蓮花燈碗三枝，皆渥之後列數樹如前者，其雕鐫之工，妙絕於世。壙座中又得青石銘記一片，朱字篆，若方塡云：開成二年間，雖開不葬埋，後換猶未藏，留待沈郴來，乃就葬之。（補）異聞

王定保，唐光華三年及第，吳子華侍郎摑爲婿，子華卽世，定保南游湖湘，無北歸意，吳氏縉服自長安來訪其良人，自於馬武穆王，令引見定保，吳隔簾謂之曰：先侍郎重先輩以名行，俾妾侍箕帚，侍郎殁，虛先輩以妾改適，是以不遠千里來，明侍郎之志。定保不勝慚恨，致書武穆，乞爲借吳，推乎不拔，定保爲盟，亦畢世不婚矣。吳歸吳中外家，沈彬有詩贈王云：仙桂曾攀第一枝，薄游湘水阻佳期，皋橋已失齊眉願，蕭寺行逢落髮師，廢苑露寒蘭寂寞，丹山雲斷鳳參差，閩公已有平生約，謝絕女蘿依兔絲。定保後爲馬不禮，葬五羊，依劉氏，官至卿。（原）郡閣雅談

沈彬遊長沙，令武穆方嚮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河轉浪洗乾坤。覽而喜之。（原）五代史補

沈彬工詩而未嘗喜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雁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送客詩云：岸柳蕭蕭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灞水清如劍，不爲離人割斷愁。皆盛稱於士大夫。（原）[illegible]本傳

荊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蓋本五代沈彬詩：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羣山附郭來。彬又本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之句。（補）能改齋漫錄

陳黯

陳黯東甌人，才思敏速，年三十，猶卷謁，本郡牧時面上有斑痕新愈，其痕炳然，郡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何不詠歌。黯應聲曰：玳瑁寧堪比，斑犀豈可加，天嫌未端正，敷面與裝花。（原）五代史補

何昌齡

何幸廬陵郡有衙將楊克儉，能媚州牧，而移其權，昌齡以兄事之，嘗游其池館，貽之詩曰：經旬因雨不重來，門有蛛絲徑有苔，再向白蓮亭上望，不知草木爲誰開。未幾，克儉連延繫賓死，而刑其家破，皆識者以爲其詩之讖也。（原）詩話總龜

丁成序

丁成序未第時，嘗夢乘龍而起，回顧又有一駱駝在其後，後二十年方捷科舉，作詩曰：嘗憶金陵應舉時，壯心暫望折丹枝，蹉跎二十年中夢，一度思量一泪垂，殿試榜出，亞成序之名者，乃龍起，又亞之者，乃駱

起。方悟其妙。(原)詩話總龜

孫魴

遯齋閒覽謂金山寺作句絕少。張祜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孫魴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亦未爲工。熙甯中荆公有天末海門橫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之句。始爲中的。余謂孫魴詩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下一句金山何其卑也。前輩已能議之。今不以入選。張祜詩無可議矣。荆公此詩恐亦未能壓倒張處士也。(補)瀛奎律髓

李益云。馬汗凍成霜。孫魴云。驚濤濺佛身。人謂冬月豈有汗馬。驚濤不入佛寺。然奇妙處正在此。以理論詩。失之遠矣。(補)[illegible]

潤州金山寺。張祜、孫魴留詩爲第一。篇山居大江中。迥然孤秀。詩意難品。羅隱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生句云。結宇孤峰上。安禪巨浪間。又曰。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魴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沈彬曰。此田舍翁火爐頭之作。魴南昌人。唐末鄭谷避亂歸宜春。魴往依之。頗爲誘掖。後有能詩聲。終於南唐。魴父貴工也。王徽爲中書舍人。草魴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筵前。豈畫尋常之物。魴終身恨之。(補)全唐詩話

金山寺號爲勝景。張祜吟詩。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自後詩人閣筆。孫魴復吟一詩云。山藏江心寺。龍蟠是四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時號絕唱。(原)南唐近事

張祜詩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祜詩全篇皆好。魴詩不及之。有疵病。如驚濤濺佛身之句。則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誰言張處士二句。仍自矜衒如此。尤可嗤鄙也。(原)隱居詩話

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故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江淮。魴從之遊。盡得其詩歌體法。吳時文雅之士。駢集。魴遂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常與彬議詩。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間烟火氣多耳。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倘然。而謂得人間烟火氣何耶。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雜蒼蟲跡。坐久烟消寶鴨香。非爐上作而何。一坐大笑。(原)十國春秋

夏寶松

南唐書云。夏寶松與詩人劉洞俱顯名。節度使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云。晚來楓嵐依嶺去。雨後遙山數點青。皆佳句。見螢雪叢說。(原)隱居詩話

寶松吉陽人。少學詩江爲。爲羈旅臥病。寶松躬侍藥餌。夜不解帶。爲德之。與處數年。盡發其祕。寶松雖善詩。而性嗜貨。每授弟子。未嘗會講。唯貨幣厚者。私爲指授。且紿曰。詩之旨訣。我有一簡。廬兒將以持貨出

是多私賂焉。(補)十國春秋

劉洞

劉洞廬陵人。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或至浹日不盥。居廬山二十年。長於五字唐律。自號五言金城。得賈島遺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言者。洞遂獻詩百篇。卷以石城爲首。其詞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因棄去。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署於道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國亡。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作怨懟語。開寶八年卒。有遺集行世。(補)十國春秋

劉洞嘗以詩獻李煜。首篇名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覽之。掩卷改容。金陵將危。爲七言詩大牓於路傍曰。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愔愔日暮好沾巾。蓋譏佑表云。家國愔愔。如日將暮也。(補)江南野錄

史虛白

史虛白與韓熙載歸江南。宋齊邱方柄用。虛白曰。彼可取而代也。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名與宴飲。設倡樂奕棋博戲。酒數行。雜出書檄詩賦碑頌。使製之。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補)焦氏筆乘

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眞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寧。元宗獻江北地求成。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向交遊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元宗舟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因近得溪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賜粟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種蔬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嗟。卒年六十八。(補)十國春秋

李匡堯

宋齊邱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贄謁於宋。知其忤物。托以它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喪子。匡堯隨弔客造謁。宮司復御之。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云。安排唐祚挫強吳。盡見先生設廟謨。今日喪雛猶自哭。讓皇宮眷合何如。(補)江表志

宋魏

宋魏仕江南爲縣令。甚躁進。有詩云。好是晚來香雨裏。擔簦親送綺羅人。李璟聞之。處以閒曹。又有僧庭寶獻詩云。吟中雙鬢白。笑裏一生貧。璟曰。詩以言志。終是寒薄。未幾遣之。(原)詩史

左偃

江南韓熙載稱左偃能詩。有集千餘首。偃不仕。居金陵。寄廬山白上人云。顛倒門前客。閒眠歲又殘。連天

數峯寒，終日與誰看。萬丈高松古，千尋落水寒。仍開有新作，頗寄人長安。又昭君怨云：胡笳聞欲死，漢月望還生。寄韓侍郎云：謀身謀隱兩無成，拙計深慙負耦耕。漸老可堪懷故國，獨愁翻覺厭浮生。言詩幸偶名公許，守拙甘遺俗者輕。今日況聞搜草澤，獨悲憔悴臥升平。韓得詩感歎，不逾月果薦。幸年二十四，王操有詩獎之曰：高案垂白日，稚子欲行時。（原）雅言系述。

高越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價藹然，器宇森挺，時人無出其右者。鄂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謙其意，因題鷹一絕於壁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去。後過范陽，王處文進納之爲壻。與王南歸，顯累居清禁，終禮部侍郎。與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焉。（補）南唐近事。

朱匡業

朱匡業、劉存忠，雖無勳略，然以宿舊嚴整，皆處環衛之長。劉彥貞壽陽既敗，我師屢北，京師危之。元宗臨軒旰食，問其守禦之方，匡業對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撫州。存忠在側，贊美匡業之言不已，流饒州。（補）南唐近事。

唐仁傑

唐仁傑，金州人，好苦吟。陳德誠出守池陽，仁傑贈詩云：紅旆渡江遺蘭水，青萍出佰雪枝衣。德誠喜之，勉之入金陵。會休沐，朝達集昇元寺，酒行，請仁傑賦登閣詩，有句云：雲散便宜千里望，日長斜占半城陰。附嘉禾寺僧云：只住此山能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論與之。（原）鑑誡錄。

孟賓于

孟賓于碣溪懷古云：良哉呂尚父，深隱始歸周。釣石千年在，春風一水流。松根蟠蘚石，花影臥沙鷗。誰更懷韜術，追思古渡頭。又懷迎上舊居云：別思連上苑，離夢繞齊樹。邊仙郡路遠，溪明月夜，舟漁父唱，春風平野鷓鴣啼。城邊寄信歸雲外，花下傾盃到日西。更憶海陽垂釣侶，昔年相遇草萋萋。（原）雅言系述。

賓于字國儀，連州人。天福中自湖湘赴京洛應舉，遠人無援，遂卜命於華山神，玟一年乙一玟，凡六擲，乃得上上大吉。第一年云：蛇宮姿手下，澤國更誰來。二年云：水國二親應探榜，龍門三月又傷春。三年云：仙島卻回空說夢，清朝未達自嫌身。四年云：失意從他桃李春，嵩陽經過歇行塵。雲僧不見應中事，聞是今年第幾人。五年云：因逢日者教重應，忍被雲僧勸卽歸。天福九年，禮部侍郎符蒙下及第，果六舉，後往江南，官至水部郎中。（原）雅言系述。

孟賓于湖湘迎上人，有詩百篇，號金鼇集，獻於李若虛侍郎，使賓于編詣洛陽獻於朝，其聲藹然。明年與李昉同舉進士第。後事李後主，爲淦陽令，抵法當死。會昉遜翰林學士，以詩寄賓于曰：初攜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來詩價滿江南。長爲邑令情終屈，縱處郎曹志未甘。莫學馮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爲慚。主見昉詩，宥之，復官。（原）江南野錄。

馬令南唐書云：李若虛侍郎廉察沅湘，賓于以詩數百篇獻之，若虛採其策數聯，先諸朝廷，由是詩名益振。王禹偁詩云：古詩人有三水部，謂何遜、張籍及賓于也。（補）全唐詩話。

五代孟賓于少遊鄉校，力學不怠。父以家貧且鮮兄弟，題詩壁上云：他家養兒三四五，我家養兒獨且苦。賓于歸見之，紿曰：衆星不如孤月明，牛羊滿山獨畏虎。父奇之。晉天福二年登進士，累官水部郎。嘗作公子行云：錦衣紅奪彩霞明，侵曉春遊向野亭。不識農夫心力苦，驕驄馳處麥青青。有詩數百篇，號金鼇集。與李昉同年相友善，昉入宋官翰林，而孟仕南唐爲郎。昉寄詩曰：幼攜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只今詩價滿江南。後隱玉笥山中，號群玉峯叟。（補）小草齋詩話。

顏謝魯公之後，所居有泉石松竹，觀亭延客。孟賓于留題云：園林蕭灑聞來久，欲往因循二十秋。今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原）江南野錄。

孟賓于獻主司詩云：那堪雨後更聞蟬，溪隔重湖路七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當年中第，與國中致仕歸，過廬陵，吉守贈以詩云：曾開洛浦樹神仙，火樹南樓幾十年。白首自慚升任在，詩名已得四方傳。行隨秋渚將歸雁，吟傍梅花欲雪天。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原）雅言系述。

王轂

王轂，宜春人，南唐初登第，長於樂府，有玉樹曲云：內宴明朝日，玉樹新妝逞嬌逸。三閣霞明天上開，霓霞鼓聲神仙出。天花數朵風吹綻，對舞輕盈瑞香散。金管紅絃旖旎隨，霓裳玉佩參差轉。晉月夜搖樓春逼，香冷冷詞調新。當時狎客盡尸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殿上結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廢唐殿宇三百祀，濮上桑間宜禁止。請停此曲歸正聲，願將雅樂調正氣。爲一時所膾炙。或未第時，嘗負氣作，人人欲毆之，轂揚聲曰：莫無禮，我便是吟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者。其人慚謝而退。（補）小草齋詩話。

江爲

緗素雜記載江南野錄云：江爲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於建陽，因家焉。余觀南史江淹傳：淹，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爲建安吳興令，終於梁天監中左衞將軍。又吳均傳云：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洪以美詞藻遊焉。淹與洪俱出考城，又俱仕齊梁間，淹爲建安吳興令，而後他遷；洪爲建陽令，而死於建陽。疑爲之乘出於洪，非出於淹。爲工詩，如天形圍澤國，秋氣露人家之句，膾炙人口。少遊江南，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後主見之曰：此人大是富貴家。而劉夜坐、夏江城等，形於傳句法。後以謀死。今建陽縣之西七里有靖安寺，即爲之故居，留題者甚衆，惟陳陶道詠一篇最佳，云：處士亡來幾百年，舊居牢落鎖眠園。詩名長佇江山秀，寃氣上凌星斗懸。豪摧疑人留雅句，漁樵何處問竹孫。當時泉石生涯地，日暮寒雲古寺門。（原）苕溪漁隱。

南唐書云：江爲，其先宋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遊駐於寺，見其詩，稱美久之。爲由是放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於有司，爲快快

不能自已。欲東亡吳越。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誅。余以二詩考之。藝苑謂後主見爲詩。有富貴家之語。及爲後以讒死。其言悉非是。當以南唐書爲正也。(原)藝苑雌黃

江爲山水障歌云。遠來一幅山水障。萬里江山在其上。遠近猶如二月春。咫尺分成百般象。一巖巇嶬在雲際。七賢鎖在青松裏。潭水澄泓不見波。孤帆見渡張風勢。釣魚老翁無伴侶。千然此地經寒暑。灘頭坐久鬢絲垂。手把漁竿不曾舉。樹婀娜。山崔嵬。片雲似去又不去。雙鶴如飛又不飛。良工巧匠多分布。筆頭寫出江山路。垂柳風吹不動條。樵夫負重難移步。(原)詩話總龜

江爲岳陽樓詩云。倚樓高望極。展轉念前途。晚葉紅殘楚。秋江碧入吳。雲中來雁急。天末去帆孤。明月誰同我。悠悠上帝都。(補)唐詩紀事

江爲有詩。吟登蕭寺梅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謂作此詩者。決非貴族。或人詐軸裝曲講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乃乞兒口中語。(補)談叟詩話

江爲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林君復只改二字。爲疏影暗香以詠梅。遂成千古絕調。詩字點化之妙。如丹頭在手。瓦礫皆金。(原)紫桃軒雜綴

殘雪未消雙鳳闕。新春先入五侯家。晚唐張蠙詩也。劉孟熙易殘以霽。易新春以春風。擬爲己作。遂以此得名。人或少之。然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非江爲詩乎。林君復易疏暗二字。竟成千古名句。所云一字之師。與活剝生吞者有別也。(補)靜志居詩話

楊徽之哭江爲詩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烟。(原)宋稗類鈔

劉素

劉素字仲華。不事科舉。通禮、易、詩、疇之書。嘗有人貽之詩曰。不甘五等諸侯爵。直肯九重天子知。然卒不及仕。(原)江南野錄

周顗

周顗處士。鴻儒奧學。偶不中第。旅浙西。與從事飲飲。而昧於章程。座中皆戲之。有賓從斯詩曰。龍津掉尾十年勞。蟹價當時闕月高。惟有紅粧回舞手。似持雙刃向猿猱。周和曰。十載文場敢憚勞。宋都回鷁爲風高。今朝甘伏花枝笑。任道尊前愛縛猱。(原)行清詩

魏明

南唐魏明。好吟詩。動即數百言。而氣格卑下。嘗袖以謁韓熙載。熙載辭以目暗。且置几上。明曰。然則某自誦之可乎。曰適耳忽聾。明慚而去。(補)番[illegible]集

陳貺

陳貺閩人。性沈淡。恆貧力學。摘書至數千卷。隱廬山幾四十年。慶弔人事。都未嘗往。衣食之絕。不以動心。有季父爲桑門。時時賙其貲給。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學者多師事之。元宗聞其名。以幣帛往徵。貺入見。幞巾條帶。布裘鹿鞹。進止閒雅有度。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紋綺衣賜卿。

卿必不受。今賜朕白服紬綾衣三十事。卿其領之。貺獻景陽宮懷古詩。元宗稱善。賜粟帛。遣還山卒。(補)十國春秋

陳貺南閩人。性沈澹。志操古樸。而不苟於仕進。一臥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鞹。進止閒肆。因獻景陽宮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沈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貺固不受。賜粟帛遣還。卒隱。年七十。(補)南唐書

貺有詩數百首。骨格強梗。出於常態。(補)江南野史

陳貺詠蟬云。年年聞爾者。未有不傷情。凄虎云。入夜雖無傷物意。向明還有動人心。又有句云。出得風塵者。合知歧路人。又云。拂榻燈未來。開門月先入。又云。忽生雲是匣。高以月爲臺。(原)吟窗雜錄

葛敏修南華竹軒絕句。獨夸一手支頤臥。偷眼看雲生未生。盍用五代時陳貺詩。懶眼看諸峰。白雲閑又集。然唐吳融亦有深感下峰顏色好。曉雲才散又當門之句。(補)能改齋漫錄

鍾蒨

鍾蒨字德林。仕爲勤政殿學士。死國難。按徐鉉有保大五年送德林以外赴東府亞尹詩序。鉉等餞於石頭城。分題爲詩。蒨有賦山別儲知己詩云。暮景江亭上。雲山升望多。只愁辭簉祓。長恨隔嵯峨。有意同功業。無心憶薜蘿。親朋將遠別。且共醉笙歌。又有詠新鴻別諸同志詩云。隨陽來萬里。點點度遙空。影落長江水。聲悲半夜風。殘秋辭絕漠。無定似飄蓬。我有離群恨。飄飄類此鴻。蒨之才學亦可見矣。(原)陸南唐書

李詢

翰府名談。載寇萊公妾蒨桃。贈歌者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余嘗記南唐李詢贈織錦詩云。札札機聲曉復晡。眼穿力盡意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疏。蒨桃詩意本此。而不及也。(補)能改齋漫錄

江文蔚

江文蔚建陽人。長於詞賦。仕南唐。拜御史中丞。坐劾宰相。貶江州。前柴車奉母。欣然就道。嘗作詩曰。屈原若在高堂在。終不懷沙弄汨羅。(補)向友錄

徐延休

徐鉉父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溫爲義興縣令。縣有後漢太尉許馘廟。廟碑即許僞所記。歲久字多磨滅。至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爲解之曰。談馬言午。言午許字。礪畢石畢。石畢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楊修辯齏臼之比也。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補)[illegible]

劉仁贍

王廙遊金陵昇元寺。見僧房壁上。有繪金紫大夫題詩云。陣前仙魂生無魄。歲下皆叙死合看。三尺吳鍾晴磨土。凜然昔獨欲橫秋。不能解卷書歸示其父。叩曰。此劉仁贍象袁世弼詩也。此詩後段可喜。理實

呼竇，宜謨呼也。(補)談圃叢話。

羅穎

羅穎開寶中謫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黃衣守選。及王師問罪，後主銜璧，穎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高祖廟，題詩落句云：縱使羣雄為大度，可憐容得辟陽侯。少頃，輒自免冠，匐伏廟廷曰：陳白容之言，掩去數日卒。(補)馬令南唐書。

陳裔

陳裔假假重陽日登高北山湖亭，不奏聲樂，因吟杜工部九日宴藍田崔氏莊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員外郎趙宣父時亦在集，感慨流涕者數四，舉坐異之。未幾趙卒。(補)南唐近事。

刁彥能

刁彥能上蔡人，徙宣城。元宗即位，出為饒信二州刺史。彥能善謳謌，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贈答。建勳奏之，元宗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原)馬令南唐書。

陳沅

陳沅廬山人，立性僻野，不接俗士，黃損、熊皦、虛中師事之。寒食後云：能御兒女戲，放他花木生。閑居云：搘地響枯藷，耕山烏怕牛。題水云：點入旱雲千古仰，力浮塵世一毫輕。齊己贈沅云：四海方磨劍，深山自讀書。(原)雅言系述。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噉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縱於沖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墜於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而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骨折，血灑庭除，抑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沅聞之，為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原)南唐近事。

李羽

李羽能詩，五十方擢第，嘗獻江淮郡守詩云：塞詔東來淝水濱，時情惟望秉陶鈞。將軍一陣為功業，忍見沙場百戰人。(原)南唐近事。

馮延己

余往在都中，見一士大夫家收南唐李後主一詞，下有馮延己三字，詩中復云：聖壽南山永同。恐延己作也。詞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舞蹈重拜，聖壽南山永同。(原)侯鯖錄。

南唐元宗復侍齊邸舊僚馮延己自元帥府書記至中書侍郎，遂相，時論以為非才。江文蔚因其弟延魯福州敗亡，請從退削，乃出撫州。秩滿還，因赴內宴進詩曰：青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卻回。(原)詩史。

馮延己著樂章百餘闋，其鶴沖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

國謠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詞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己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為警策。元宗嘗戲延己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己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原)出本傳。

杜子美黑白二鷹詩：干人何事網羅求。南唐元宗謂馮延己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按唐書明皇為楚王，叱金吾將軍武懿宗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騎從。此語在前，見本紀。(補)緗素雜記。

升庵詞話云：杜詩干人何事網羅求，當作干人。杜牧之詩：自滴階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按此說則南唐元宗戲馮延己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語固有本，然千家注劉會孟本只作千字，錢本注云：皆作干，或作千。干字恐無義，干字對上句在字亦未切。予削之，說是也。(補)池北偶談。

古今詩話云：江南成文幼為大理卿，詞曲妙絕，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聞之，因按獄稽滯，召詰之。且謂曰：卿職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於卿。文幼頓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嘗責其臣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蓋趙公所撰謁金門詞有此一句，最為警策。其臣即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若本事曲所記，但云趙公，初無其名，所傳必誤。惟南唐書、古今詩話二說不同，未詳孰是。(原)漁隱叢話。

梅用南枝事，共知青瑣云云，李嶠云云，南唐馮延己詞云：北枝梅蕊犯寒開，則南北枝事，其來遠矣。(原)獨醒雜志。

南唐馮延己詞，有鬬鴨闌干獨倚之句，人疑鴨未嘗鬬。余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鬬鴨，羣臣奏宜無與。權曰：彼居諒陰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鬬鴨闌，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為。南史王僧達傳，僧達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揚州橋觀鬬鴨，為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善養鬬鴨，方未反時，狸咋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余逆誅死者四十餘人，則古蓋有之。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鬬雞，數往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鬬鵝，直五千萬。則鵝亦能鬬也。(原)戲瑕。

南唐宰相馮延己有樂府一章，名長命女，云：春日宴，綠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其詞改為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圖久遠，二願恰如雕梁雙燕，歲歲後長相見，三願薄情相顧戀，第四願永不分散，五願奴收因結果，做箇人宅院。味馮公之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樂府，可以無愧。一遭俗子竄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補)詞苑叢談。

胡元龜

胡元龜世為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常謁本邑令，見其風貌瓌傑，因障田辨戲珠魚，屬元龜詠之。時邑令多所受賂，元龜題句曰：翻身跳白浪，探爪攫元珠。蓋諷之也。令為設飲食，遊戲而罷，徐有發其意者，令大怒，追捕之。元龜亡入金陵館吏曹鄉徐某家，為其子作催粧詩立就，而徐有同舍郎雅自負，欲以詩賦窘元龜，元龜發牋振案，為迴文體嘲之，郎一辭莫措，謝去，由是知名。(補)十國春秋。

李中

孟賓于作碧雲集序云。昔者仲尼刪三百篇。梁太子選十九首。厥後沿朝。垂名者不少。苦志者彌多。入室升堂。有其數矣。然六義之首。二南之風。後來未甚窮曰沈淪者。怨刺傷多。取事者。雅頌一貫。亂後江南鄭都官王貞白。用情銷志。不其極不同途。俱不及矣。今官淦陽宰隴西李中字有中。緣情入妙。麗則可知。出示全編。偏多奇句。祇如乾坤一夕雨。草木萬方春。此乃王澤所均。春風廣扇。姑蘇懷古云。歌舞一場夢。烟波千古愁。因想吳辜之日。引戚興歎之詞。寄王秀才壁句。貧來賣書劍。病起憶江湖。詩人興歎。時政如何。贈鄰道士琴。秋月空山寂。淳風一夜生。乃杖詩處。眞風迴返。徐司徒池亭句。扶疎皆竹樹。冷澹似瀟湘。心匠所到。景致尤殊。落花句。酷恨西園雨。生憎南陌風。阻公子歡。勸旅人盛。寒江暮泊寄左偃云。烟火人家遠。汀洲暮雨寒。詩人之作。客況悽然。秋雨句。秋聲在梧葉。潤氣逼書幃。廬山句。谷春攢錦樹。石潤蘚瓊林。比興之言。搜羅尤異。江行夜泊句。半夜風雷過。一天星斗寒。恐怖一場。虛明徹曉。寄劉鈞云。開花半落處。幽客未來時。得故人消息句。夢歸殘月曉。信到落花時。肝腸雖遠。懷想可知。訪龍光謙上人云。相留看山半。盡日論風騷。見講道之相於。望寒山之不舍。又七言寄廬山白雲峯重道者院句。雲開碧落星河近。月出滄溟世界秋。又海上從事秋日書懷句。千里夢隨殘月斷。一聲蟬送早秋來。又夜泊寄詩友。魚龍不動澄江遠。烟霧皆收皎月高。東林寺遠大師句。杉檜已依靈塔老。烟霞空鎖影堂深。登毗陵青山樓有感句。千里吳山青不斷。一邊遼海浸無窮。訪洞仙宮不遇儒道者句。羽客不知何處去。洞前花落立多時。憶溪居句。杜若菰蒲烟雨歇。一溪春色屬何人。又六言句。半落銅臺月曉。亂飄金谷風多。客中春思云。又聽黃鳥綿蠻。目斷家鄉未還。春水引將客夢。悠悠繞遍關山。賦泉句。誰當秋霽後。獨聽月明中。柴司徒亭前假山句。叠影夜涵疑曉。起茶烟朝出認雲歸。來目所觀。他心不到。春莫懷故人句。池館寂寥三月盡。落花重叠蓋莓苔。惜春眷戀不忍捨。感物心情無計開。贈王道士云。樓流海上波濤闊。酒滿壺中天地春。論元酒太寬。常徒背愛。速神龍眞虎。賢者則知。負勤苦。值干戈。從軍之後受命已來。上表中朝。乞歸故國。以同氣沒世。二親在堂。棄一峯於淮西。獲安家於都邑。公之忠孝彰矣。賢彥稱之。栽被朱衣。納思丹桂。乃爲言曰。且名隨榜上者衆。動逐雲高者稀。今之人祇傳方干處士。賈島長江。何須第一者哉。公理淦民。飲淦水。清自著矣。歌詠興焉。況今賢爲寶。以禮示人。必當閒籍。將昔清庭。即踐憑生于邂逅。得遂披承。時也。素月流天。澄江如練。對滄洲而捉筆。乏麗藻以當仁。以公五七言兼六言二百篇。目曰碧雲集。癸酉年八月五日序。(原)五代史抄。

鍾謨

鍾謨建安人。爲李璟奉表於周。孫晟遇害。獨赦。謫爲饒州司馬。有詩與州將云。翩翩歸盡塞垣鴻。隱隱初開蟄戶蟲。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塵中。還同逐客紉蘭佩。誰聽縲囚奏土風。多謝賢侯振古道。免令搔首泣途窮。後畫江爲界。世宗召爲衛尉卿。放還。因作詩以獻。略云。三年羈紲鍾雄伏。一日回鑾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悅。(原)識遺。

孫晟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學。尤長於詩。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爲妖。(原)資暇集。

伍喬

伍喬與張洎少相友善。張爲翰林學士。甯機要。伍爲歙州通判。作詩以寄張。戒僕曰。張遊宴時投之。一日張近郊宴讌。其僕投詩。張得詩動容。爲言於上。召還爲考工員外郎。詩曰。不知何處可消憂。公退攜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遶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翠。黟水含春繞郡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原)詩史。

韓熙載

南唐書。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爲感懷詩題於館壁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來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余家有韓熙載家宴圖。圖中題此詩。後四句皆以問相識云是古樂府。今覽此書。方知其誤也。(原)隱叢話。

韓熙載高密人。嘗仕江南。奉使入都。都絕知舊。題詩館壁云。未到故鄉時。將謂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瀟瀟旅館秋。歸來窗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看前頭擁將去。(補)江南野錄。

韓熙載字叔言。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雄。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相之。爲宋齊邱深忌。終不進用。陳覺以福州之敗。齊邱庇之。時救不誅。熙載上疏廷爭。必請誅法。齊邱益怒。譖以縱酒少檢。貶和州司馬。其實平生不飲。璟覺其譖。非久召還。年六十九。拜中書侍郎卒。煜嘗恨不得熙載爲相。贈平章事。謚文靖。嚴侍郎續以位高寡學。爲時所鄙。又江文蔚嘗作蟹賦。譏續。略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沫。胸中戈甲。嘗聚衆以橫行之句。續深銜之。强自激昂。以熙載有才名。因請撰其父神道碑。欲苟稱與。取信於人。以珍貨幾萬緡。仍致謂未勝硯一歐鬢質冠洞房者。爲潤毫之贈。意其獲盼。必可深感。熙載納贈受姬。遂納其所。文既成。但敘譜爵品秩。及諸裴附之與而已。無點墨道及續之事業者。嚴嫌之封還。尚冀其改竄。熙載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闋於泥金帶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樽前舊舞衣。(原)湘山野錄。

裴度詩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溼。疑是巫山行雨歸。廣韻、集韻、韻略。垂與歸皆不同韻。此詩爲落韻矣。韓熙載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絕。留取尊前舊舞衣。此詩既言陽臺。又言蓬島。何用事重疊如此。二詩並載小說。稱爲佳句。余謂疵病如此。殆非佳句也。(原)湘素雜記。

韓熙載初知貢舉，人皆以爲巨題。熙載是夕自賦五首，且視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餘篇，時嘗及誘掖後進，號韓夫子。性好諧浪，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炷艾燻之，俟來覩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補）江南野錄

韓熙載本高密人。後主即位，頗疑北人，鴆死者多，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售集妓樂，迨數百人，日與荒樂，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爲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以爲喜。而日不能給，遂敝衣襤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且姬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糅雜而淫。熙載見之，趨過而笑曰：不敢阻興。而已。及夜奔客寢者，其客詩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時人議謂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故東坡詩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蓋用熙載來丐事也。（補）緗素雜記

大觀初，有危氏葬於西塔山，臘月雨過，視墳側有痕，掘之，得銀杯二、銅水盂及鏡一，又得埋銘石，其文曰：琅琊王氏女，江南熙載妻，丙申閏七月葬在石城西云。按熙載北海人，南唐時爲中書侍郎，有才氣，多藝能，談笑風流，爲當時冠。然少年疎傲，老忽細謹，畜妓四十，縱其與客雜居，曰以自汙避謗。後主知其少檢，貶右庶子，分司東都，乃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爲秘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今未知熙載妻是娃王與香，豈在四十餘人之列者乎。（補）墨莊漫錄

潘佑

潘佑有文而容陋，其妻有僕射嚴續之女，有絕態。一日晨妝，佑潛窺於鏡臺，面落鏡中，妻怖遽倒。佑怒其惡己，因棄之。佑方冠，未入學，已能文。命筆題壁曰：朝遊滄海東，暮歸何太速。祇因騎折玉龍腰，謫向人間三十六。果當其歲誅死。（原）湘山野錄

宋子京曰：古人語有推擠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僕觀束皙賦、杜康暌其胃。樂天詩：杜康能解悶。潘佑詩：直擬將心付杜康。蓋亂此意。文士有因其人名遂爲事用者，如東坡詩：獨對紅蕖傾白墮。按洛陽伽藍記：白墮春醪。自是造酒者，江東人，姓劉，名白墮。或謂因其能造酒，遂爲酒名。又近時稱主簿爲仇香，假此之類甚多。其與湯婦有罪，帽袪曹公之說何異。（補）野客叢書

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四雨之數。嘗作去聲呼，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詩曰：謹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佑雨何意，此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曰：香飛綠瑣人未歸，巢燕承泥戲無語。豈諳字亦嘗作去聲耶。唐花間集亦曰：紅窗寂無人語，黯淡梨花雨。（原）野客叢書

余記太白有詩云：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後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席地一樽酒，思與元化浮。但莫孤明月，何必秉燭遊。余謂才思暗合，古今無殊，不可怪也。（原）藏碎金註

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佑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象成空虛。予愛二子吐詞精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狀，合而書之，聊資己用。（原）藏碎金註

南唐潘佑嘗聽李後主令作辭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漫，已失了春風一半。蓋諷其地削狹

削也。李元膺詞，到清明時候，百紫千紅花正亂，已失了春風一半。脫胎於此。（補）詞統

晏叔原詞，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意。謝無逸詞，我共扁舟江上兩萍葉，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將在詩，趁此花開須一醉，明朝化作玉塵飛，出於潘佑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籍之意。此類極多。（補）野客叢書

張泌

唐家有罨畫，雜彩色畫也。吳興有罨畫溪，然其字當用罨。罨乃魚網，非其訓也。左思蜀都賦：罨翡翠，釣鰋鮋。張泌詩：罨岸春濤打船尾。謂魚網遮岸也。此用字最得字義。（補）丹鉛錄

張泌淮南人，初官句容尉，上書言治道，後主徵爲監察御史，官至內史舍人。入宋後，歸宗毗陵，詩一卷。後主壬申歲，泌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泌但以文選中詩句爲題，未嘗詳究，有進士白云：爾雅釋天雞，天雞，未知孰是。泌大窘不能對，嘗取爾雅檢，一在釋蟲，一在釋鳥，果有二。因自失，放進士三人，學士張洎言泌多遺，復命洎試，放五人。金陵破，後主以嚴金私遺近臣辦裝，泌得金二百，當曹彬陳首，語奏其事，彬薄之，以金輸官，而不以聞。（補）全唐詩錄

張泌仕南唐爲內史舍人，初與鄰女浣衣相善，作江神子詞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問他知得麼，和笑道，莫多情。後經年不復相見。張夜夢之，寄絕句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補）詞苑叢談

黃可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於雅道。詩句中多用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劉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目。潘公趨朝，夫階未曙，見槐樹烟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怪問其故，乃擬餘而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援之。潘大噱而去。（補）南唐近事

張洎

張洎文章清贍，在江南日，將命入貢，還，作詩以誣北，言京師風物有一堆灰之句，蘇易簡得其親書，洎歸朝爲學士，與易簡同院，年寵不相下。易簡語同列曰：清河更相矛盾，即將一堆灰之句進呈矣。洎聞爲之屈。（原）金坡遺事

張洎參知政事，江南李後主時爲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有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啓謝云：追蹤季札，辭賢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羿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他國人中朝也。（補）四六話

寇萊公給事中，知吏部選，時張洎亦爲給事中，掌考功官序雜務，視洎乃爲屬曹，寇少年進用，才銳氣明，復爲首曹，嫌洎不以本司長官奉，洎以老儒宿德，揣望自持，不屑委節事寇，敝巾對事，終日危坐，伺候於省門，一揖而退，不交一談。寇一日忽作庭雀詩示洎，略云：少年挾彈多狂逸，不用金丸用蠟丸。蓋譏洎在

江南重圍中，為李煜草詔於蠟丸中，追上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強顏附之，後稍親暱。(通)[illegible]

張洎家居城外，有一隱士，名乃呂仙翁姓名，洎倒屣見之，索紙筆八分書七言詩一章，留與洎，頗言將作鼎鼐之意。其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為二八，洎六十四而卒，乃其讖也。(補)[illegible]

樂府碧玉破瓜時，而談苑載呂洞賓謁張洎，贈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洎後以六十四卒，破瓜者二八也。老少男女，皆可稱破瓜，亦奇。(補)畫墁錄

毛炳

豐城毛炳，好學不能自給，入廬山與諸生曲講，獲鏹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時人為之語曰：彭生作賦茶三片，毛氏傳經酒半斤。(補)[illegible]

炳嘗醉臥道旁，里胥張谷掖炳而起，炳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學於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補)十國春秋

廖凝

廖凝字熙績，隱居衡嶽，為彭澤令，邃連州刺史，與李建勳為詩友，相善。集中中秋月、聞蟬為絕唱。中秋月云：九十日秋色，今宵已半分。孤光吞列宿，四面絕微雲。眾木排疎影，寒流疊細紋。遙遙望丹桂，心緒正紛紛。聞蟬云：一聲初應候，萬木已西風。偏感異鄉客，先於離塞鴻。日斜金谷靜，雨過石城空。此說不堪聽，蕭條千古同。凝初宰彭澤，有句云：風清竹閣留僧宿，雨濕莎庭放吏衙。解印有句云：五斗徒勞漫折腰，三年兩鬢為誰焦。今朝官滿重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江左學詩者，競造其門。(原)[illegible]

史虛白嵩洛人，廖凝寄之詩云：飯僧春嶺蕨，醒酒雪潭魚。(補)雅言系述

西頭供奉官錢昭度，皆作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若彼寒星照，恰似山翁一局棋。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所謂一局黑全輸也。蓋唐廖凝有詠棋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之句。(補)[illegible]

黃琬侍祖瓊，對曰：食之餘，如月之初。語絕古今，僅七齡也。乃潮陽蘇福，八歲詠初月，卻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尤覺奇絕。異哉，洩陰陽之房，此兩童子也。又廖凝十歲詠棋，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補)[illegible]

鍾輻

江南鍾輻者，金陵之才士，氣豪體傲。一老僧相之曰：先輩壽則有矣，若及第，則家亡。記之。生大言曰：吾方擬高第以起家，何亡之有。時樊若水女才質雙絕，愛輻之才而妻之。始燕爾，科詔遂下，時後周都洛，輻入洛應書，果中選甲科第二，得意不還，攜一女僕曰青箱，過華州之蒲城，北宰故人，亦蘊藉之士，淹留久之。一夕，追涼縣樓，痛飲而臥，青箱侍之。是夕夢其妻出一詩為示，怨頗深，詩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夢中慚愧，亦戲答一詩曰：還吳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欲凋零。既寤，頗嘅之，因理歸裝，將至采石，青箱暴卒，生感悼無奈，忽忽窆葬於一新墳之側。急

闔歸家，則門巷空闃，妻亦亡已數月，其亡日，乃夢於縣樓之夕也。後數日，親友具舟攜輻致奠於葬所，即青箱窆葬之側新墳乃是，惟海棠數枝，方葉凋萼謝，正合詩中之句。因拊膺長慟曰：信乎浮屠師及第家亡之告。因不仕，隱鍾山，著書守道，壽八十餘。瑞佑集有樊氏墓誌，與此稍同。(原)湘山野錄

劉吉

劉吉江左人，事李主，為傳詔承旨，以忠於所事，歸朝供奉官，有刺字，自稱南人不忘本也。有詩三百首，目為釣鼇集，徐鉉為序。其首篇隱者詩云：一簾不中第，五湖歸釣魚。人多誦之，以寒河有方，人目為劉跛河。(原)[illegible]

楊鸞

宋宣和中進士永福吳元美，作夏二子傳，略云：天命商以伐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數其剝剝之罪。當是時，湯商飈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皆終於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殲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蚊蠅也。其鄉人鄭瑋得之，往訴秦檜，謂其譏毀大臣，編管容州，竟毆死於南雄。按韓昌黎雜詩曰：朝蠅不可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意正如元美所云。偶閱鄭文寶江表志，楊鸞詩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聞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鸞。鸞即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問欲用蠅蚊字，不知是幾事者也。論友人歐陽士進士良譬瑣事，相與賞之。良譬謂曰：子謂元美本昔寡，安知鸞不本昔寡耶。二十八字，真非苟作者，元美致禍，而鸞則倖免耳。余曰：子可謂善於諸解嘲矣。相與大笑。因書之。(補)[illegible]

孟歸唐

南唐孟歸唐，能詩，嫌棄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鄰房生亦得此聯，遂爭之，助教不能辨，訟於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後歸京師，累遷大理丞、江州參吏，往京師，猶指曰：此詩生也。(補)[illegible]

徐鉉

鉉嘗奉御札，賦茱萸詩。御札云：新酒初熟，偶與鄭王諸公開宴於清安堂廡之間，既覽秋物，復臨芳牒，因賦茱萸一題，以適此時之興。卿鴻才敏思，不可獨醒，宜應急徵，同賦前旨。鉉因進詩云：萬物凋西成，茱萸獨擅名。芳排紅結小，香透夾衣輕。宿露瀧猶重，朝陽照更明。長和菊花酒，高宴奉西清。又和御製詩末云：今朝聖藻偏流詠，黃菊無由更敢鄰。(原)詩史

臨川郡圃，舊名金桃，今則沒其名。徐鉉鼎臣送從兄赴臨川幕詩云：石頭城下春湖滿，金桃亭邊綠柳繁。謂此也。荊公集句送吳顯道詩亦云：臨川樓上柅園中。(補)能改齋漫錄

徐鉉謫居舒州，贈彭蕭云：賈生去國已三年，杯偶間吟皖水邊。終日野雲生砌下，有時京信到門前。無人與和投湘賦，愧子來浮訪戴船。醉裏新詩好歸去，莫隨驍客住林泉。(補)詩史

徐鉉事江南後主，爲文理院學士。隨煜納國，卒於鄉。晚年詩愈工。遊木蘭亭云：蘭棧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觀習水戰云：千帆日助陰山勢，萬里風驅下瀨聲。病中云：向空咄咄煩書字，與世滔滔莫問津。謫居云：野日荒荒悲謫舍，水風陰澤斂窮裳。送陳秘監歸泉州云：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江山賀監歸。宿山寺云：落月依樓閣，歸雲擁殿廊。（原）玉壺詩話

徐鉉仕宦海州，蒯亮爲錄事參軍，多與往還。未幾亮受代，徐贈之詩曰：昔年聞有蒯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曾談天下事，折腰尤作俗人情。老還上國風光尚，貧理歸裝結束輕。遙客臨流東悵望，晚風黃葉滿孤城。（原）詩史

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讒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曆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涂山之會。又有假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歎。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紀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兼北郡，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鄰國何辜之句，東鄰詞疑微也。（補）東軒筆錄

梅堯臣贈朝集院鄰居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詩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高遠矣。（補）漢皋詩話

茅山玉晨觀許長史舊宅有井，色白而甘。徐鼎臣作銘云：長史舍道，棲神九天。人非邑改，井非存焉。射鼓谷鮮，冽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西，將眞紫陽。若愛召樹，如升魯堂。敬刊翠琰，永識銀牀。嗟嗟後學，挹此餘光。（補）[illegible]

詩中有字音平仄借讀者，既經前人用過，亦可據以諧律。今就所見，拈出之。杜牧詩：南朝四百八十寺。白居易詩：紅欄三百九十橋。十讀平聲。姚合詩：每月請錢共客分。白居易詩：請錢不早朝。又：紅樓許住請銀鑰。又：當時綺季不請錢。請讀平聲。包佶詩：[illegible]作沐齒寒冰。讀去聲。武元衡詩：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白居易詩：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又：一爲軍司馬，三見歲重陽。司讀去聲。[illegible] 讀入聲。野客叢談。[illegible]作去聲。盧綸詩：人主人臣是親家。親讀去聲。陸龜蒙詩：莫把榮枯異，但知上下包。又：得失任渠但取樂，不付生齒悲非心。徐鉉詩：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但讀平聲。杜甫詩：恰似東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白居易詩：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讀入聲。王建詩：綠窗紅燈酒初醒。燈讀去聲。杜甫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獨孤及詩：舊日綃毛一番新。番讀去聲。李商隱詩：可惜前朝玄菟郡。菟讀去聲。白居易詩：燭淚粘盤纍葡萄。又：燕姬酌葡萄。葡讀入聲。李羣玉詩：紅芳點綴裝。綴讀去聲。白居易詩：金屑琵琶槽。又：四絃不似琵琶聲。張祜詩：宮樓一曲琵琶聲。方干詩：錯數不及琵琶柏。琵讀入聲。獨孤及詩：徒言滿水纜容刀。纜讀去聲。白居易詩：況對東溪野枇杷。張祜詩：生摘枇杷酸。枇讀入聲。白居易詩：金杯翻污麒麟袍。李賀詩：銀鞍麒麟。李山甫詩：誌公偏愛麒麟兒。麒讀去聲。白居易詩：三年隨例未量移。量讀平聲。蘇軾詩：聞道已許談其粗，又寂寞聞窗易粗通。粗讀上聲。陶穀詩：尖簷帽子卑凡厮，短鞠靴兒末厥兵。厮讀入聲。今北地親家之親，讀去聲。吾與蒲萄之葡、枇杷之枇，讀入聲。詩人皆隨方言入律，四聲遂無定位矣。（補）叢殘小語

明皇雜錄云：道士葉法善嘗引上至月宮，聆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音，爲霓裳羽衣曲。此説雖怪，然唐人大抵如此言。按唐有兩霓裳曲，開成初，尉遲璋嘗傚古作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以山名賜眞院爲題，此白一曲也。是歲榜首李肱所試詩即此題。其詩始言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末言蓬壺事已空，仙樂功尤甚，聽道音聖功，知善攀明逝，開元道聲耳。此曲世無譜，好事者每惜之。江表志載周后獨能按譜求之，徐常侍鉉有聽霓裳羽衣曲紀以詩云：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別離聲。則江南時猶在也。（原）漁隱叢話

江南馮延巳曰：凡人爲文，皆事奇語，不爾則不足觀。惟徐公率意而成，自造精極。詩治衍遒麗，其元和風律，而無澳怨纖阿之習。初嗣主以讒貶移饒州，適周世宗兵過淮，鉉即榜小舟歸昇州。賦詩有云：一夜貴星照官渡，本初何面見田豐。其伉直如此。大梁以後，氣稍衰茶矣。蓋情鬱爲聲，悽楚宛折，則雖言之意多隱。（補）宋詩小傳

鄭王從益，元宗第八子，幼敏有文。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餞於綺霞閣，自爲詩序以送之。徐鉉詩云：禁裏花光似水清，林煙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卻望紫垣都數程。滿座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題詩在，從此還應有頌聲。（補）南唐近事

徐鍇

徐鍇字楚金，仕江左至中書舍人。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掺字多改爲操字，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掺者，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掺古歌云：城中天闕漁陽掺，黃塵蕭蕭白日暗。淑嘆服。（原）全唐詩話

徐鍇年十餘歲，羣從宴集賦詩，令爲秋詞，援筆立成。其略曰：井梧紛墮砌，寒雁遠橫空。雨久莓苔紫，霜濃薜荔紅。（原）詩史

初，鍇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鍇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鍇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詞皆鍇所爲。鍇大喜，乃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鍇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乎？（補）陸游南唐書

王師弔伐江左，城未破時，或夢緋衣女子行空中，以巨箍貯物，散落如豆，著地皆成人。問之，曰：此當死於難者。後見一貴人，盛冠服，織躡於地，云：徐舍人也。既寤，則徐鍇殁。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微之登高齋詩押鍇字，平甫曰：當時徐氏擅筆墨，夜閣步躡公中鍇。此事奇譎而語嘲強，可謂捕虎手也。（補）金玉詩話

鄭描

郁抽字抽之，羅門人，好學博通經史，水曹郎趙璧有詩贈之曰：過古文章金鑑出，羣行止玉麒麟。仕宦不遂而卒。有詩傳於時，其中有云：萬國不得雨，孤雲猶在山。此其驗歟。（補）江南野錄

李古

李古少貧賤，一舉成名，不二十年，自副樞除本州刺史。有登祝融峯云：欲登祝融峯，先登古石橋。盤開嶮嶮處，取路到丹霄。（原）南唐近事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書周延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夢神人以一卷示之，其文皆七字為句，惟記末句云：紫髯之作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為必得丹砂之效。後從事建業，卒，葬吳大帝陵側，無妻子，惟一婢名丹砂。（原）稽神錄

李平

李平聞有人讀武帝內傳云：龍髯已斷頻嬌老，豹尾不來歧路長。開詩云：至人無步步不到，天道巖盤盤有餘。（原）雅言系述

鄭文寶

鄭工部文寶謫監郢州京山縣稅，過信陽軍白馬驛，作絕句，郢州工部詩集無之，詩云：得罪南朝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自笑蹣跚一望時。在京山又有寒食紆秀上人禪房詩云：花時懶沿花，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翻我雨前茶。詩寨書刻石多寶寺中。（補）湘山野錄

鄭文寶字仲賢，南唐近事、江表志二書，其所作也。律詩多佳句，惜其全集不傳。郊居云：百草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送枝江秦長官云：宦嫌容易遂，家愛等閑貧。送曹緯云：小舟聞笛夜，微雨殘花天。長安別友云：杜曲花香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又綠埜堂云：水暖鳧鷖行蒲子，春深桃李臥開花。歐陽公頗稱之，謂不減王維杜甫。（原）冷齋夜話

鄭文寶郊居云：百草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重經貶所云：過關已躡蒲騔慣，喘尤驚鹵兔奔。洛城云：星沈仲節歌鐘早，天半上陽烟樹微。贈張靈州云：越絕曉殘蝴蝶夢，單于秋引建旄聲。長安送別云：杜曲花光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歸湘中云：滿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南行云：失意慣中遊客酒，多年不見侍臣花。棲霞寺云：舊井沾瓢仙界橘，雙溪時落海邊鷗。送人知韶州云：碧落春風老，朱陵古渡頭。永熙陵云：承露氣□駒送日，短綾人靜鳥呼風。邊上云：驛間相似寫，蜂外寂寥烟。（補）詩話總龜

西洛故都荒凉廢沼，遺跡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烟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射齊賢家，僕射能相歸洛，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春深桃李臥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補）六一詩話

亭亭畫舸繫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嘗有人客舍壁間見此詩，莫知

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有，好事者或填入樂府。仲賢當南唐未歸朝時，猶知愛尚，往往造語警拔，但體小弱多，一律可惜耳。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為集中少比，恐公未嘗見其全編。大抵仲賢情致深婉，比當時張洎能不專使事，而尤長於絕句，如一夜西風旅雁秋，背身調鏃索征裘，關山落盡黃榆葉，駐馬誰家唱石州。又江雲薄薄日斜暉，江館蕭條獨掩扉，梁燕不知人事改，雨中猶作一雙飛。若此等類，須在王摩詰伯仲之間，劉禹錫、杜牧之不足多也。（補）石林詩話

余於叢話前集云：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其果一人耶，果二人耶？今觀歐陽永叔詩話云：鄭工部文寶於張僕射園吟詩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春深桃李臥開花。蔡寬夫詩話云：鄭兵部仲賢，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為集中少比，即前一聯詩是也。以此考之，則文寶仲賢，蓋是一人名與字耳。但工部兵部之稱不同。西清詩話云：緱山王子晉祠詩是鄭工部文寶題，則工部之稱與歐公同，但寬夫誤作兵部耳。（補）苕溪漁隱叢話

緱氏王子晉昇仙之地，有祠在焉。鄭工部文寶嘗題一絕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後晏元獻守洛，過見之，取白樂天語書其後云：此詩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補）西清詩話

余弟姚安太守未奄憶，字用儀，酒邊誦一絕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兄以為何人詩？余曰：按宋文鑑是張文潛詩也。未奄取草堂詩餘周美成尉遲杯注云：唐鄭仲賢詩。余因嘆唐之詩人姓名隱而不傳者何限，或文潛愛而書之，遂以為文潛作耳。（補）升庵詩話

杜甫終於耒陽，藁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為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子美墓詩，豈但為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尚存耶？（補）溫公詩話

雷州及海外瓊崖多香木，夷民以為槽飼雞犬。鄭文寶詩曰：沈檀香植在天涯，賤等荊衡水面楂，何必為槽飼雞犬，不如煨燼向豪家。（補）談苑

郢中寺壁有鄭文寶詩，親筆，寒食訪僧舍云：客舍愁經百五春，雨餘溪寺綠無塵，金花何處鞦韆鼓，粉蝠誰家鬭草人，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間歸燕語逡巡，高僧不飲客攜酒，來勸先朝放逐臣。（補）詩話總龜

臨潼縣溫泉觀，唐華清宮也，自唐迄今，題詠不可紀，惟張文定及進士楊正倫詩最佳。文定詩云：當時不是不窮奢，民樂昇平少嘆嗟，姚宋未亡妃子在，胭脂那得到中華。正倫詩云：休誇明皇與貴妃，大都衰盛兩相隨，唯憐一派溫泉水，不逐人心冷暖移。又鄭文寶詩云：只見開元無事久，不知貞觀用功深。皆為知音所賞。（補）詩話總龜

唐鎬

宵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命宵娘以帛繞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迴旋有凌波之態。由是人皆效之。唐鎬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為宵娘作也。（原）十國春秋

金昌宗

鍾隱天台人。少精悟。不愛俗事。皆卜居僻陋。結茆室。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凡舉筆寫像。必致精絕。時無擬者。又善畫鷂子白頭翁。鵲鳥斑鳩。背有生態。兼長草棘樹木。升元中。齊安張校尉得隱畫鷂子二幅。張之賓次時金昌宗題詩曰。爲厭翻翔下遠叢。戢翰側腦思何窮。傳寫莫使姦雛過。只恐旋飛入碧空。其爲人珍賞多類此。（補）圖攷錄

李家明

南唐書云。李家明談諧敏給。善爲諷詞。元宗賞花後苑。臨池垂釣。臣下皆得魚。惟元宗獨無所獲。家明進詩曰。玉甃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懽。嘗見牛晚臥於陂。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談諧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輔相皆慚。宋齊邱無子。晚年一子輒死。踰月猶哭。齊王景遂勸之不止。家明云。臣能止之。乃作大紙鳶。畫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拚不得。讒皇百口合何如。延範族吳氏。齊邱爲誅。因以語爲乘風放之。故墮齊邱中庭。齊邱見之哭。乃止。後元宗遷南都。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輕樂停艦。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元宗歎之。俛首而過。緗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以苑中詠牛詩及皖公山詩爲王感化作。江南野錄。以前二詩爲李家明作。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爲臨州人。談苑爲中主。野錄爲嗣主。未詳孰是。余以南唐書考之。則談苑所記皆謬也。惟野錄與南唐書合。家明廬江西昌人。前二詩皆其所作。但不載感化爲何處人。江南建國傳三世而滅。中主卽嗣主也。謚號元宗。緗素雜記不曾見南唐書。故未詳孰是。今是正之。（原）湘山野錄

馬令南唐書。元宗賞花後苑。宰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惟元宗獨無所獲。優人李家明因進詩曰。玉甃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歐陽公歸田錄。眞宗一日集羣臣。賞花釣魚。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應制詩曰。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眞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爲不及也。按李家明者。優人元子所謂諧臣媚官。怡愉天顏耳。然其進詩有風道焉。夫絲繳餌明。大魚且不食之。況龍乎。若謂之詩。則徒以捷給取寵。解人主顏面。其用意庸鄙。且不及一優人。羣臣皆自以爲不可及。何耶。歐公言過矣。（補）金壺子

王感化

緗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載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故實。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建勳。嚴續二相遊苑中。適見繫牛於株枿上。命感化賦詩。應聲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因以譏二相也。又中主徙豫章。潯陽過大風。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云。皖公山。愈不懌。感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杯中。中主大悅。賜東帛。（補）漁隱叢話

江南李氏樂人王感化。建州人。隸光州樂籍。建州平。入金陵教坊。善爲詞。時本郡節帥更代誼別。感化前獻詩曰。旌旆赴天臺。溪山曉色開。萬家悲更喜。迎佛送如來。至金陵宴苑中。有白野鵲。李璟令賦詩。應聲曰。碧雲深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息處。上林瓊樹一枝高。又題怪石凡八句。皆用故事。但記其一聯云。草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爲道士羊。（原）談苑

敬新磨

郭景純江賦。龜有六眸。宋太始二年八月。六眼龜見於東陽。太守劉勰得之以獻。唐睿宗先天三年。江州獻六眼龜。六眼腹下有字文。又嶺南欽州出六眼龜。實止兩眼。餘四目乃斑紋與眞目排比。端正不偏。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又說儲載常熟水墩大士庵前。曾出六目龜。九十三翁繆道山得而畜之。又廣聞錄載嘉靖二十年。興寧西河水漲。有大龜長丈餘。六目。金光射人。溯河而上。所過田陂皆壞。（補）堅瓠集

唐朝美

莊宗小酌。進新橘。命諸伶咏之。唐朝美詩先成曰。金香大丞相。兄弟八九人。剝皮去滓子。若箇是汝人。帝大笑。賜所御杯金盌。（補）清異錄

李廷珪

李廷珪藏墨訣曰。贈爾烏玉玦。泉淸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補）晁氏墨林

晁叔用嘗作詩廷珪墨詩。君不見江南星官有諸奚。老超尚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燭天星斗昏。雨痕倒海風雷晦。御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宣才人見。銀鉤灑落桃花牋。牙牀磨試紅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祕府毫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原）晁氏墨林

劉東叔

劉東叔賦臘月雨云。且雨且凍山徑滑。是誰作此琉璃轂。（補）清異錄

李濤甯子

臨川李濤甯之子。十歲能卽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略不搆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拖涎指蝸牛也。（補）清異錄

鍾傳客

鍾傳鎭西江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傳以歷日包一橘致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立。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原）南唐近事

南唐人

漢皋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雁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爲鮑孤雁。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雁乎。此人論詩。正如王君卿以林和靖梅花詩。亦可作桃李杏花之類。宜取東坡之笑也。余觀司馬

溫公詩話。乃謂當爲河南法曹。常忤知府薛馭。因獻孤雁詩。所謂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雛遇。不惜尤若庭。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張孤雁。張君所記不同。而詞句亦非前句可及。余後因讀江南野錄。乃知張君所記。是南唐人詩。（補）一作誠齋詩話

唐智民

僞唐鹹臣褚仁規。爲蘇泰州刺史。惡政不可縷舉。有智民譏嘲儲爲二詩。皆隱語。凡寫數千幅。諧金陵粘貼。事乃上聞。詩曰。多求鶯白睞者者。拿取人間第一黃云云。白黃隱金銀字。（補）清異錄

南唐伶人

李先主以國用不足。稅民間鵝卵出雙子者。柳花爲絮者。伶人獻詞云。惟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貼雙生。（原）天中記

江南樂人

金陵有樂官山。相傳城下之日。軍營開宴。南唐樂人數輩大慟。奏不成曲。怒而殺之。聚埋此山。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驊頭就死緣家國。愧殺南朝結綬人。（原）紫桃軒雜綴

五代詩話四卷　前蜀　後蜀

韋莊

詩之作也。窮通之分可觀。韋莊詩壯。故至台輔。何贊詩愁。未幾而卒。莊感懷云。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花間醉任黃鸝語。池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立太平基。何贊書事云。果決生涯向洛中。西投知己話思容。云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峯。閒步文翁坊底月。閑尋杜甫宅邊松。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臥龍。（原）鑒戒錄

感懷詩云。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花間醉任黃鶯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或謂此詩包括生成。果爲台輔。（補）全唐詩話

先是李遠有詩云。人事三盃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爲言。然始命充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補）步里客談

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公卿多垂訝。莊乃諱之。時號秦婦吟。又有帝子夢魂烟水闊。謝公詩思碧雲低。最爲警策。至若閑臥詩云。誰知閒臥意。非病亦非眠。又手從彫扇落。頭任漉巾偏。識者知其不祥。後誦子美詩。白沙翠竹江邨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吟諷不輟。是歲

卒於花林坊。葬於白沙。（補）唐詩紀事

韋端已讀書數米而炊。秤薪而爨。應舉時。遇黃巢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時號秦婦吟秀才。又有附新進士詩。新馬杏花色。綠袍春草香。杜荀鶴甞得句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韋曰。我道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鉤鉤。乾寧進士。後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據。遂羈留之。莊有寵姬姿質豔麗。兼善詞翰。建託以教內人爲詞。強莊去。莊作謁金門云。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伊書跡。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情意悽惋。人相傳播。姬後聞之。遂不食而卒。（補）詞統

韋又有荷葉杯詞云。絕代佳人難得。傾國。花下見無期。一雙愁黛遠山眉。不忍更思惟。閒掩翠屏金鳳。殘夢。羅幕畫堂空。碧天無路信難通。惆悵舊房櫳。詞意淒惋。亦爲姬作也。（補）古今詞話

陸機文賦清麗千眠。轉作芊綿。韋莊可憐芳草更芊綿。（補）容樸叢說

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莫愁爲南國佳人。此實語也。選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乃子建事。謂名無忌可乎。此詩流利可喜。獨以一語之疵。終損連城之價。（補）焦氏筆乘

韋莊窮時。賴內外奴僕之用。作詩嘲之。有曰。努力且爲田舍客。他年爲爾覓金魚。又曰。他年待我門如市。恨爾千金與萬金。其言雖俚。其事雖期。而其情則可悲。後唐亡。入蜀爲平章。不知能報此二人否。自嘲詩。亦起於此。（補）涌幢小品

自漢以來。官曹冗濫之極者。如更始。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貂不足。狗尾續。北史周世員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補闕連車。拾遺平斗之謠。皆顯顯著見者。中葉以後。尤爲泛濫。張巡在雍邱。纔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則大將軍告身博一醉。誠有之矣。德宗避難於奉天。渾瑊之童奴曰。黃芩力戰。即封渤海郡王。至於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馬李僕射。周行逃據湖湘境內。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謠。李茂貞在鳳翔。內外持管鑰者。亦呼爲司空太保。韋莊浣花集有附僕者掛金詩云。半年勤苦葺荒居。不獨單寒腹亦虛。努力且爲田舍客。他年爲爾覓金魚。是時人奴腰金曳紫者。蓋不難致也。（補）容齋三筆

櫻桃有白者。韋莊詩云。王母階前種九株。水精簾外看如無。只應漢武金盤上。瀉得珊瑚白露珠。（補）涌幢小品

莊浣花集弟藹編錄序略云。家兄自庚子亂離前。凡著歌詩文章數十通。屬兵火迭興。簡編俱墜。惟餘口誦者。所存無幾。爾後流離漂泛。寓目緣情。迨於癸亥歲。又綴僅千餘首。辛酉春應聘爲蜀奏記。明年浣花溪尋得杜工部舊址。結茆爲室。思其人欲成其處。蓋因錄兒擬或默誦者。次爲十卷。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義也。後所製用續於右。時癸亥六月九日。（補）全唐詩話

莊又常取唐人麗句。勒成又元集。其自序云。謝元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惟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爰少。繁絃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唯一。所以擷

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求雕載琢。方成瑚樓之珍。故知頷下採珠。雖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思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容魚去乙。或冀傷鱗。自慚手謭。叔易留非嗜。其饒腯獨美。然則律者既采。繁者是除。何知絜白之穀。疏識瀟灑之水。左太冲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碣之一日百篇。焉能盡美。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甘泉。等同於風月烟花。各是其棲梨橘柚。魚兔雖存。筌蹄是弃。金盤飲露。惟挹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俺享醍醐之味。(補)國老談苑十

余卿武寒食詩有幕府健兒猶白打之句。按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楊用修曰。打錢戲名。未明指為何事。焦弱侯云。按齊雲論。白打。蹴踘戲也。兩人對踢為白打。三人角踢為官場。余謂白打。即今之手搏。名知打者是也。昔人目手不持寸鐵為白戰。假即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為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為蹴踘者非。(補)函小紀

有步打。有跌打。有白打。能懸空勵斗。腳不及地者。謂之跌打。不在馬上。能與人角力。謂之步打。唐僖宗好蹴毬鬬雞。自以為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見駁落。帝笑而已。王建宮詞云。寒食內人長白打。庫家先散與金錢。又唐詩云。上相閒分白打錢。按武林舊事云。宋理宗祇應人有女蹴毬十人。此即唐時步打之遺意。齊雲論曰。白打蹴毬戲也。兩人對踢為白打。三人角踢為官場。(補)知新錄

余每客游。偶息野店中得句云。酒香人欲醉。野店日初斜。因思店字可入詩料。韋應物楚山明月滿淮店。夜鐘微。岑參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陳羽都門雨歇愁分處。山店燈殘步到時。韋莊詩。明日五更孤店裏。醉醒何處各沾巾。皆佳句也。如蘇子瞻數數來時店。真擒夫語耳。(補)留青日札

唐韋莊金陵圖詩。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烟籠十里堤。謝疊山云。臺城梁武餓死之地。國亡身滅。陵谷變遷。惟草木無情。只如前日。無情依舊四字最妙。端平中。北使王檝詩。到處江山是戰場。淮民依舊說耕桑。梅花不識興亡恨。猶向東風笑夕陽。譏本朝臣子不知邊事之危急。發定闕北將胡澹菴留江州詩。寂寞武磯山上廟。蕭條羅伏水中船。垂楊不管興亡事。依舊青青兩岸邊。亦譏本朝將相不知國家將亡。猶隨時取樂。如平安無事時。皆從前詩變化來。(補)堅瓠集

杜少陵詩。雨腳但仍舊。雨腳如麻未斷絕。白玉蟾詩。雨腳初收起暮烟。江公著詩。雲葉紛紛雨腳勻。汪信民詩。雨腳長可數。吳督詩。城響濤頭入。江昏雨腳斜。雨腳二字。本齊民要術。少陵始用之。少陵又有日腳下平地。何。韋莊詩。遠水斜牽日腳流。石曼卿詩。花影長隨日腳流。陳輔詩。白下風煙日腳斜。李賀詩。露腳斜飛濕寒兔。喩鳧詩。雁天霞腳雨。東坡詩。月腳垂孤光。日月霞露稱腳俱新。(補)堅瓠集

韋莊應天長詞云。想得此時情切。淚沾紅袖黦。黦字義與涴同。而字則讀如涴字入聲。始得其叶。然說文玉篇俱無黦字。惟元詞中馬蹀躞。人踏碎。北音作平聲。四轉作入聲正叶。(補)丹鉛錄

韋莊詩。靜極卻嫌流水鬧。閒多翻笑野雲忙。本於老杜之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但多著一嫌字笑字。覺非真閒真靜耳。(補)唐詩紀事

記事曰。許渾紀夢詩敘云。余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既入。見數人方飲。招之。至暮而能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山前空月明。或云。改第二句為天風飛下步虛聲。韋莊讀渾詩云。江南才子許渾詩。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真珠量不盡。惠休空作碧雲詞。(補)全唐詩話

小詞以含蓄為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之類是也。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韋意。而氣加婉矣。(補)詞苑

盧延讓

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許下為詩。詞意入僻。時人多笑之。吳翰林融為侍御史。出官峽下。延讓時薄遊荊渚。貧無卷軸。未遑貽贄。會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讓百篇。融覽大奇之。曰。此無他。貴不尋常耳。於是稱之於府主成汭。時故相張公濬大租於是邦。嘗以延讓為笑端。及融言之。成所改觀。延讓深所感激。然猶因循。竟未面。後值融赴急徵入內廷。孜孜於公卿間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湘南。融一見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於是攘臂成之矣。(廣)

盧延讓業僻澀詩。吳翰林融以賦卷擬第。然八面受敵。深知延讓之能。延讓始投贄卷中有說詩一篇。斷句云。因知文賦易。為下得之乎。子華笑曰。上門惡風來。(補)

按北夢瑣言盧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為是者之乎。復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為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是延讓曾官翰林矣。附識此。(補)十國春秋注

盧延讓苦吟詩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夫之乎也矣兮哉。在古俱不為韻。如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俟我於著乎而。河水清且漣漪。何其處也。必有以也。顏之厚矣。出自口矣。其實七兮。迨其吉兮。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謔云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後之文人則往往用之叶韻矣。劉珙詩。鵲狗之談。其最得乎。(補)留青日札

盧延讓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為有者乎哉。予以為不然。嘗見嶺右史記衢州人王介字仲甫。以制舉登第。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時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攜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蘊。以待歲之秋。且云。此格古所未有。予是以知延讓之詩未盡。(補)能改齋漫錄

古今詩人。摹寫覓句。狀象有極工者。如吟安五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如在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如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如是事精皆易。惟詩會卻難。如窮理多瞑目。含毫靜倚松。如終篇渾不寐。危坐到晨鐘。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如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如宿客嫌吟苦。乖童似睡遲。宋林逋云。只緣吟有味。不覺坐勞神。

此非深於詩者，不能道也。(補)筆談

盧延遜(案詩話作延讓宋避諱字改也)詩淺近，人多笑之，惟吳融獨重之，且云：後必垂名。延遜詩亦有佳處，宿東林云：「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旅舍言懷云：「名紙毛生五門下，家僮骨立六街中。」蜀路云：「雲間闊鐸驛馱去，雪裏殘骸虎曳來。」寄人云：「吟成一箇字，撚斷數莖髭。」又：「樹上諳謝批頰鳥，窗間壁剝叩頭蟲。」余在翰林，嘗召對上，舉延遜詩云：「臂鷹健卒懸氈帽，騎馬佳人卷畫衫。」雖淺近，亦自成一體。(原)詩史

延遜吟詩多著尋常容易語，如送周太保赴浙西云：「臂鷹健卒懸氈帽，騎馬佳人卷畫衫。」又寄友人云：「每過私第邀看鶴，長著公裳送上驢。」然於數篇見境尤妙，有松寺云：「山寺取涼當夏夜，共僧蹲坐石堦前。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衣汗稍停牀上扇，茶香時潑澗中泉。通宵聽論蓮華義，不藉松窗一覺眠。」又苦吟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又贈僧云：「浮世浪華一斷空，偶拋煩惱到蓮宮。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野色吟餘生竹外，山陰坐久入池中。禪師莫問求名苦，滋味過於食蓼蟲。」(補)唐詩紀事

天下事有意爲之，輒不能盡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間，詩尤然。世乃有日鍛月鍊之說，此所以用功者雖多，而名家者終少也。晚唐諸人議論雖淺俚，然亦有暗合者，但不能守之耳。所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者，使所見果到此，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有何不可爲，惟徒能言之，此禪家所謂語到而實無見處也。往往有好句當面蹉過，若吟成一箇字，撚斷數莖鬚，不知何處合費許辛苦，正恐雖撚盡鬚，不過能作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煑孤燈句耳，人之相去，固不遠哉。(補)蔡寬夫詩話

唐崔國輔詩：「松雨時復滴，寺門清且涼。」語最妙。宋初潘閬詩：「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亦佳，然不免作意。

五代盧延遜山寺詩：「兩三條電欲爲雨，四五箇星猶在天。」延遜好爲俚語，此一聯乃差有致。余門人崔華有句云：「一寺千松內，飛泉屋上行。」又宿山寺云：「此中枕簟客初到，夜半梧桐風起時。」不減古人。(補)居易錄

延遜一聯，元文宗早行詩剿取之。(補)居易錄

何光遠鑒戒錄載王蜀盧侍郎延讓獻王建詩卷中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之句，後建與潘嶠在內殿平章邊事，令宮人於爐中煨栗，栗爆出，燒損繡褥子。建多疑，每於爐中燒金鼎子，惟徐妃二姊妹侍茶湯而已。是夜宮貓誤觸鼎翻，建曰：「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憶延讓詩有此一聯，先讖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拜，以俚鄙之詞，遂獲顯擢，與孟公松月夜臨風遇異如此。人生窮通，豈非命乎。或云是盧延遜獻宋太宗詩，潘嶠作潘美。(補)池北偶談

盧延遜五舉方登第，嘗作詩云：「狐衝官道過，犬觸客門開。」租庸張相誦之。又曰：「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成中令賞之。又曰：「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王忠懿愛之。盧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貓兒狗子力也。」(補)詩話總龜

盧延遜詩，日爲容易，如每過私第邀看鶴，長著公裳送上驢；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其始庶幾。又如栗爆貓跳，而楊文公愛之，不知何謂。(原)詩史

學詩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爲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如薛逢、戎昱，乃盛唐之晚唐，晚唐亦有散聖，如羅隱、杜荀鶴，晚唐之下者，李山甫、盧延遜，又其下下者，望羅、杜又不及矣。其詩如「一箇禰衡容不得，又一箇青衫消不得」之句，其他如「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昨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又如「饑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又如「莫將閑話當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又如「水牛浮鼻渡，沙鳥點頭行」，此類皆下賤優人口中語，而宋人方採以爲詩法，入全唐詩話，使觀者曰是亦唐詩之一體也，如今稱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癭者、疥且痔者，乃執房闥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補)丹鉛總錄

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爲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爲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爲學士，既老，頗爲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爲上品，以紅羅裹之，至今蜀人工爲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廚大燕，設爲第一。(補)澠水燕談錄

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礮砂發，非干駿石傷。牒多身上職，盌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脊詩也。世傳延讓詩云：「廳下有詩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號曰白落便宜詩。(補)北夢瑣言

韓琮

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韓琮詩：「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畫眉。青青河畔草，不是望鄉時。」亦祖太白句法。(補)丹鉛總錄

張曙

唐張禕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迴，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因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沙，其詞曰：「枕障熏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朝退，凭几無聊，忽覩此詩，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即中諫小字也。然於風教，似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顏相似，想之可耳。諺曰：小則小叔，相追相逐，謔戲固不免也。(補)北夢瑣言

詩人有沿襲而不失爲佳者，張曙途中聞蟬前四句云：「每歲聞蟬處，那將此際同。孤村寒色裏，野店夕陽中。」李中正聞子規前四句云：「何處正當聞，聲聲欲斷魂。暖風芳草岸，殘月落花村。」蔣鈞孤雁後四句云：「葦岸風吹雨，沙汀月照霜。還同我兄弟，寄落不成行。」(補)能改齋漫錄

張蠙

張蠙字象文，清河人。唐乾甯中進士，歷任校書郎、櫟陽縣尉、犀浦令。高祖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已出爲金堂令。後主[illegible]奉太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句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太后深加欣賞，詢問寺僧，僧以蠙對，乃賜霞光牋五百幅，令寫所業詩以進。蠙搯篋中，凝得詩二百章獻焉。後主嘉之，將召爲知制誥，內侍宋光嗣以其輕傲沮之，止賜白金獎勞而已。蠙生而穎秀，性喜爲詩，咸通時與張喬、許棠、喻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周繇、鄭谷、李棲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童年有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之

句。盛爲當世所稱。(補)十國春秋

沈君攸羽觴飛上苑云。石徑斷絲圍蔓草。山流細沫擁浮花。外史楊杌載張蠙詩。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蓋本於沈耳。(補)[illegible]

昭宗皇帝頗爲寒進開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無問文章厚薄。鄰之金瓦。其間屈人不少。孤寒中惟程晏黃滔擅場之外。其餘以呈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蠙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閫閾者也。(補)摭言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盤者漩也。杜詩盤渦鷺浴底心性。張蠙黃牛峽詩。盤渦逆入嵌崆地。斷壁高分繚繞天。(補)丹鉛錄

張蠙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人。善狀離別者。寒深行客少。家遠識人稀。善狀遠地者。又宮詞云。日透珠簾見冕旒。六宮爭逐百花毬。回頭不覺君王去。已聽笙歌在遠樓。甚工。(原)後邨詩話

徐獻忠曰。蠙詩稍涉格調。力去[illegible]之弊。遂不復用事。然天才本少。英旨未奇。至於寫物象情。乃多肖似。(補)全唐詩話

唐之詩人。惟陳子昂張說□□集中。間有幽州之作。此外游宦於諸士者寡。宋則非奉使不至。故題詠亦無多。王之渙九日送別詩云。薊庭蕭瑟故人稀。何處登高且送歸。今日暫同芳菊酒。明朝應作斷蓬飛。賈島薊門詩云。自從身屬富人侯。蟬噪槐花已四秋。今日一莖新白髮。懶騎官馬到幽州。馬戴詩云。荊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日暮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張耒詩云。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飽弓力強。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四詩俱工。其餘雜見於出塞送行之作。如歷戰橋梗斷。長冰塹不流。徐陵詩也。塞禽惟有雁。關樹但生榆。王褒詩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祖詠詩也。日生方見樹。風定始無沙。姜皎詩也。沙河流不定。春水凍難消。王貞白詩也。風折旗竿曲。沙埋樹杪平。馬戴詩也。黃雲戰後積。白草暮來看。釋皎然詩也。塞館皆無竹。儒裝亦有弓。已行難避雪。何處合逢花。項斯詩也。戍樓承落日。沙塞凝征蓬。張蠙詩也。有雪常經夏。無花空到春。下營雲外火。嘶馬月中塵。于鵠詩也。野燒枯蓬旋。沙風匹馬衝。黃滔詩也。兒童能走馬。婦女亦彎弓。歐陽修詩也。邊日照人如月色。野風吹草作泉聲。范鎮詩也。皆善狀燕中風景者。(補)[illegible]

張道古

昭宗時。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亂表。黜居於蜀。後聞駕走西岐。又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悉歸二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何在。誰能更與讀來看。(補)全唐詩話

道古臨淄人。景福中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危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謫施州司戶參軍。後入蜀。王氏聞而惡之。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建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昔唐室諫臣。終不能容。豈與雞犬同食哉。召必再貶。於死之日。葬我於關東

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遇害。妻亦繼亡。蜀主憫之。俾爾葬焉。鄭雲叟在華陰。有詩哭之曰。曾陳章疏忤昭皇。撲落西南事可傷。豈使諫臣終屈辱。直疑天道惡忠良。生前賣卜居三蜀。死後馳名遍大唐。誰是後來修史者。言君力死正朝綱。(補)全唐詩話

劉隱辭

劉隱辭。仕高祖。累官員外郎。王宗滌鎮當江日。辟隱辭爲節度掌書記。宗滌起家武人。頗務誅求。多爲恣橫。隱辭數數進諫。宗滌頗不平。無復賓客之禮。對將吏呲責之。隱辭求退職。又不許。遂以白鹽山灩澦堆詩刺之。宗滌聞而發怒。一日於江下飲醮。仰視白鹽。斜睨灩澦曰。剛有破措大。欲於此死。遂命壯士挾隱辭離席。縶手足於砂石上。棄之。諸軍賓從多方救之。不可得。宗滌囑左右曰。待吾飲罷。投人水中。隱辭厲聲曰。昔鸚鵡洲致禰衡處士。今灩澦堆欲害劉隱辭。我雖不及禰衡。足下爭同黃祖。豈有不存。天子遂炭賢良。但得留名。死亦宜矣。宗滌怒漸解。良久命之。明日軍府請宗滌召隱辭引謝。隱辭竟託疾逍歸。白鹽山詩曰。古斷巉堪一峽煙。危峯迴出眾峯前。都緣頑硬搶浮世。若莫崢嶸倚碧天。有樹只知因鳥雀。無雲不易駐神仙。假饒幢屼高千丈。爭及平平數畝田。灩澦堆詩曰。灩澦雀嵬直萬秋。年年出沒幾時休。未容寸玉生纖草。能向當江覆巨舟。無事便騰千丈浪。與人長作一堆愁。都緣不似磻溪石。難使漁翁下釣鉤。(補)十國春秋

蔣貽恭

巴蜀三紀以來。藝能之士。精於詩話者眾矣。沙門曇域。學李陽冰篆。道士張昭嗣。學柳公權書。工部元日外昭觀。仿韓擇木八分。皆杜光庭門人也。僧曉翾攻張芝草書。黃少監荃學邊鸞花竹。處士滕昌祐擬梁廣花草。野人張道隱學張璪松石。相國李昊爲著名。李司議文才。繼閻立本寫真書畫。當代野人平生貞菲老許。好詞能之。寫形飄飄然。雲陰雨氣。有蛟螭之勢。撰龍證筆訣三卷。彭州徐鄭昭。詩畫能。於州西門泰山府君祠。其夕三更。風雨大作。蔣貽恭留題詩曰。世人空解競丹青。惟子通元得墨靈。應有鬼神看下筆。豈無風雨助成形。威疑噴浪歸滄海。勢欲拏雲上杳冥。靜閉綠堂深夜後。曉來簾幙似聞腥。(原)野人閒話

蔣貽恭詠詩云。辛苦得綃不盈匹。燈下鑷絲恨更長。著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衣上繡鴛鴦。(原)古今詩話

馮涓

馮涓初除京兆府參軍。恩地杜相審權。有江西之拜。制未出。召涓密語延辟之命。戒勿泄。涓漏其言於友人鄭寬。寬尋挣刺詣賀。杜疑涓淺薄。不俞初選。及廉車發日。涓候別於長樂。杜長揖曰。勉旃。後分符眉州。不得之任。在西川重圍中。蹭蹬於陳田之間。羈愁六年。徒步蜀口。著憤秦賦。有南冠龍吟等集。皆傳蹭蹬也。集有蜀馱引。其要云。吊藏大步獨邁圓。曲頸微伸高九尺。卓女窺窗莫我知。嚴仙據案何曾識。又題支機石云。不隨俗物皆成土。只待明時補天。惜知己之不遇也。(補)唐詩紀事

涓性滑稽。詩多譏諷。高祖嘗問蠻輸之戲。竟自何人。涓對曰。此人所製。高祖爲大笑。又與司空王鍇輩小酌。諸舉令。一字三呼。兩物相似。曰。樂樂樂。冷淘似餺飥。涓曰。已已已。艦蝕似馬矢。眾中大噱。涓但長嘯而

七十九卷 24A

巳。（補）十國春秋

蜀注獨坐引云：自古皆傳蜀道難，爾何能過拔蛇山，忽驚登得雞翁磧，又恐凝著鹿頭關，晶藏大步鑪叢闒，曲頸微伸高幾尺，皂女寬窗奚我知，嚴仙據案何曾識。題支磯石云：不隨俗物皆成土，祇待良時御袖天。苦雨行云：釜魚化為池中物，木履浮為天際船。蜀城析骸之際，幾至殍踣，因投寓米家活，有詩云：取水郎中何日了，破柴員外幾時休。早知蜀地區難與，（此乃譏如與也）悔不長安大比邱。（補）（即取足大比也。北夢瑣言）

閻選

閻選，故布衣也。能善小詞，有臨江仙詞云：畫簾深殿，香霧冷風殘。又云：猿啼明月照空灘。時人目為閻處士。（原）十國春秋

張立

張立，雅善吟詠，性樸直，無忌諱。後主常於羅城上，徧植芙蓉，每至秋開，四十里盡鋪錦繡，高下相照。立作詩以諷，風七月為刺。詩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妝蜀國三秋色，難入豳風七月詩。及廣政末，朝政已亂，立又作詩規諷，詩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憔悴不知初。國人稱為詩諫。（原）十國春秋

復齋漫錄云：辨蜀論云，自頃諸公議論，頗以蜀人為疑，苟可以防閑沮遏，無不為矣。否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呂布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昪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馬殷、王審知、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其大略如此。余後因讀外史檮杌，見五代時後唐魏王伐蜀之後，朝廷頗疑蜀人，凡有勢力資產之族，悉令遣入洛。隱士張立為詩以諷曰：朝廷不用憂巴俗，稱伯何曾是蜀人。乃知子西用其意，凡子西數百言，而立以十四字盡之，可謂簡而當矣。（補）漁隱叢話

後唐張立嘗為詩曰：朝廷不用憂巴蜀，稱霸何曾是蜀人。人以為名言。至本朝張文公序蜀檮杌，天覺送凌戩歸蜀，大抵亦皆為蜀人辯數者也。忠義固臣子之常分，知不知庸何恤，而蜀人之大節，表表在人，亦豈在區區者之所能闡，三子者之撰，亦不洪矣。故不若東溪辯蜀都賦，蓋不專為蜀辯，將以發左思抑蜀黜吳，借魏諛晉之罪，與有功於名教也。士之生蜀者，其自今宜知所愛重，毋使後人辯今，猶今辯昔焉。（補）硯山[illegible]

楊玢

蜀楊玢，仕至顯官，隨王衍歸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玢自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補）天中記

陳詠

唐前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奕棋，昭宗劫遷，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蜀，韋書記莊以詩賀之，又

有鄉人拓善者，與和為詩，其略云：讓德已聞多士伏，沽名還得世人知。識其比擬器當壇也。嘗稱其副使詞詩，以滑多諧戲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假其公之名也。穎川嘗以詩道自負，謂荊臺鄭準亦自負雄筆，謂穎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數處回緘，所為假手。穎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蓋欲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對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為卷首。穎川曰：曾為朝貴見賞，所以刻於卷首，都有假譽求售使然也。（補）北夢瑣言

徐振

徐振雷塘詩云：九重城闕悲涼盡，一聚園林怨恨長。花憶所為猶自笑，草知無道更應荒。詩名古得風流在，酒興偏教運祚亡。若問皇天惆悵事，只應斜日照雷塘。古意云：搜搜都城曉又昏，六街車馬五侯門。箕山渭水空明月，可是巢由絕子孫。右二詩，韋莊取為又玄集。（補）唐詩紀事

裴鉶

乾符五年，鉶以御史大夫為成都節度副使，題石室詩曰：文翁石室有儀形，庠序千秋播德聲。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猶藹舊時青。人心未肯拋羶蟻，弟子依前學聚螢。更歎沱江無限水，爭流祇願到滄溟。時高駢為使，時亂矣，故鉶詩有願到滄溟之句，有微旨也。鉶作傳奇行於世。（補）唐詩紀事

顧夐

顧夐醉草詞云：高梧數聲蟬，魂銷似去年。陳亞伯愛之，擬作一絕句云：梯被忽聽門外雨，山中又作去年秋。甚脫化。（原）花間集

顧太尉換我心為你心，始知相憶深，自是透骨情語。徐山民妾心移得在君心，方知人恨深，全襲此，然已為柳七一派濫觴。（補）花草蒙拾

杜陵月夜詩，則是公憶鄜州之閨中及小兒女，卻代閨中憶己，又分別之曰某解憶、某不解憶。明是公憶鄜州閨中及小兒女，遂於月下佇立，不覺長久，卻云閨中看月許久，鬟必溼，臂必寒也。則是公憶閨中久立月下，而淚不乾，卻云何時偕閨中倚幌，雙照淚痕。身在長安，神遊鄜州，恍若身亦在鄜州，神馳長安矣。頃讀顧夐訴衷情詞云：換我心為你心，始知相憶深。是此一派神理。（補）知本堂讀杜

詞中佳語多從詩出，如顧太尉蟬吟人靜，斜日傍小窗明；毛司徒夕陽低映小窗明，皆本黃奴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若蘇東坡之與客攜壺上翠微，賀東山之秋盡江南草未凋，皆文人偶然遊戲，非向樊川集中作賊。（補）花草蒙拾

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古詩所謂檀畫荔枝紅也。而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詩詞多用之。試舉其略：徐凝宮中曲云：檀妝惟約數條霞。花間詞云：背人勻檀注。又鈿昏檀粉淚縱橫。又臂留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字淺檀蛾，是也。又云：卓女燒春濃美，小檀霞，則言酒色似檀色。伊孟昌黃蜀葵詩：檀點佳人噴異香。杜衍雨中荷花詩：檀粉不勻香汗溼，則又指花色似檀色也。（補）丹鉛錄

顧夐善小詞，有醉公子曲，為一時豔稱。才善詼諧，常於前蜀時見禁武秩者，多罕勇之夫，戲為武舉牒以

潰之入以爲滑稽云。(補)十國春秋

蜀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綿州進白鷹，茂州貢白兔，羣臣議曰：聖人本命是兔，鷹兔至甚相刑，貢二物非以爲瑞，退皆留兔，帝疾必痊，敕命不從，是歲晏駕。又通正年，有大禿鶖鳥，駐於摩訶池上，顧太尉夐時爲小臣，直於內庭，遂潛吟二十八字咏之曰：昔日曾看瑞應圖，萬般祥瑞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那胡。至光天元年，帝崩，乃禿鶖事之徵也。(補)鑒戒錄

陳裕

陳裕秀才下第，遊蜀，皆巫卑業，唯事唇吻，親物便嘲，其中數篇，亦堪采擇，雖無教化於當代，誠可取笑於一時。咏渾家樂云：長也頭頭乍不休，一夏精魅鬧啾啾，阿家解舞調平樂，新婦能拋白水毬，著綠搖牌吹翁菜，賜耕犁器和梁州，大晴任爾渾家樂，雨下還須滿舍愁。又北鄰南州處處過，平生家業一驢馱，囊中鏤物衣裝少，袋裏胭脂胡粉多，滿子面甜筋指大，嬌娘身瘦鬼妒娥，怪來喚作渾家樂，背子貓兒盡唱歌。過蓬居云：昔日顏回宅，今爲果飯家，不聞吟秀句，只會餅胡麻，豉汁鍋中沸，稻糕案上爬，朝朝宜早起，滑從自誰家。有一秀才，忽臨酒家，青衣爲婦，裕嘲之曰：秀才何事太忽忽，癸憋無媒便自通，新婦旋梳纔雖體，外姑拄布當胸，柴闌箇箇皆針頂，粳米頭頭盡翦髮，一自土和逃走後，至今失卻親家翁。又咏大慈寺齋頭鮮于閑黎云：酒熟終朝沒缺時，高堂大舍養肥屍，行婆滿院多爲婦，童子成行半是兒，半折攢齋窮措大，笑迎搽粉阿尼師，一朝若也無常至，劍樹刀山不放伊。又大慈寺東地有放生池，蜀人競以三元日，多將鵝鴨放在池中，裕當門詩絕句，自此放生者稍息矣：鵝鴨同羣世所知，蜀人競送放生池，比來養狗圖雞在，不信閑黎是野狸。裕後咏天王一絕，因暴疾而終，亦由神祈夭年，抑又神之盛也。詩曰：賭居努目張乾瞪，使作困浮有力神，禍福豈由泥捏漢，燒香供養弃蛇人。(補)鑒戒錄

歐陽烱

唐沙門貫休，本婺州蘭溪人，能詩善書，妙畫。王氏建國時，來居蜀中龍華之精舍，因縱筆用水墨畫羅漢一十六身，並一大士，巨石縈雲，枯松帶蔓，其奇古貌，與他人畫不同。或曰：夢中所覩，覺後圖之，謂之應夢羅漢。門人曇域曇弗等甚秘重之。蜀主曾宣入內，歎其筆跡狂逸，供養經月，翰林學士歐陽烱亦曾觀之，贈以歌曰：西嶽高僧名貫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畫羅漢，魁岸古容生筆頭，時捎大絹泥高壁，閉目焚香坐禪室，或然夢裏見其儀，脫去袈裟點神筆，高握節腕當空擲，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日，怪石安排嵌復枯，真僧列坐連跏趺，形如瘦鶴精神健，頂似伏犀頭骨麤，倚松根，傍巖縫，曲錄腰身長欲動，看經弟子擬聞聲，瞌睡山童疑有夢，不知夏臘幾多年，一手搘頤偏袒肩，口開或若共人語，身定復疑初坐禪，案前臥象低垂鼻，崖畔戲猿斜展臂，芭蕉花裏刷輕紅，苔蘚文中暈深翠，硬筇杖，矮松牀，雪色眉毛一寸長，繩開梵夾兩三片，線補衲衣千萬行，林間亂葉紛紛墮，一印殘香斷煙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筍纖蒲團鏇長坐，休公逸藝無人加，聲譽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書三十家，唐朝歷歷多名士，蕭子雲兼吳道子，若將書畫比休公，只恐當時浪生死，始自江南來入秦，於今

到蜀無交親，詩名畫手皆奇絕，覷你凡人爭是人，瓦棺寺裏維摩詰，舍衛城中辟支佛，若將此畫比量看，總在人間爲第一。(補)野人閒話

五代歐陽烱應天寺門左壁天王畫歌曰：匡山處士名稱樸，頭骨高奇連五嶽，曾持象簡累爲官，又有蛛珠當在握，昔年長老遇奇蹤，今日門師識景公，與米使請泥高壁，亂搶筆頭如疾風。(補)野人閒話

蜀多紅豆樹，堅緻紋如瓥，士人不甚愛惜，每於成都市得之，收紅豆樹底纖纖指，秦手歐陽舍人詞也。(補)益州聞見錄

孟蜀武德軍節度判官歐陽烱，撰花間集序云：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迥巧，裁花翦葉，奪春豔以爭鮮，是以唱雲謠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青雲，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荃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卿字宏基，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廣會眾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爲十卷，以烱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爲序引，昔郢人有歌陽春者，號爲絕唱，乃命之爲花間集，庶以陽春之曲，將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時大蜀廣政三年四月日序。(補)四川通志

鹿虔扆

鹿虔扆，不知何地人，歷官至檢校太尉，與歐陽烱、韓琮、閻選、毛文錫等，俱以工小詞，供奉後主，時人忌之者，號曰五鬼。虔扆思越人詞，有雙帶繡窠盤錦薦，淚侵花暗香消之句，詞家推爲絕唱。(補)十國春秋

鹿虔扆宮詞云：金鎖重門荒苑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花有嘆聲，史識之矣。(補)詞統

周美成西河詞云：燕子不知何世，向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雖宗吉西湖十景詞云：鈴音自語，也似說成敗，許伯揚咏隋河柳詞云：如將亡國恨，說與路人知，衰盛頭頭，都與此詞末句一例。(補)詞品

毛文錫

復齋漫錄云：予讀唐楊巨源詩，江邊楊柳麴塵絲之句，不知所本，後讀劉夢得楊柳枝詞云：鳳闕輕遮翡翠幃，龍池遙望麴塵絲，御溝春水相輝映，狂殺長安年少兒，乃知巨源取此，今巨源集作綠煙絲，非也。苕溪漁隱曰：唐毛文錫詞云：鶯鶯對浴銀塘暖，水面蒲梢短，垂楊低拂麴塵波，然則麴塵亦可於水言之也。或云：周禮鞠衣注云：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黃，世遂以麴塵爲鞠塵，其說非是。(原)漁隱叢話

李珣

李珣字德潤，梓州人，昭儀李舜弦兄也。珣以小詞爲後主所賞，常製浣溪沙詞，有早爲不逢巫峽夜，那堪虛度錦江春，詞家互相傳誦。所著有瓊瑤集若干卷。(原)十國春秋

李珣巫山一段雲詞，古廟依青嶂，行宮枕碧流，水聲山色鎖粧樓，往事思悠悠。雲雨朝還暮，煙花春復秋，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黃叔暘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仙事，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咏祠廟，大概不失本題之意。爾後漸變，去題遠矣。如珣此作，實唐本來詞體如此。(補)詞綜

毛熙震

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按樂府雙行纏，其詞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此知起於六朝。然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纚屣。又云：揄修袖，躡利屣。意古已有之。再考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屣。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梢之制。陶南邨謂唐人題詠略不及之，亦未博考。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殷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櫻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毛熙震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亦屢見於詩詠矣。(補)天祿識餘

薛昭蘊

宋柳如京塞上詩：鳴骹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事者多圖于屏幛，今猶有其稿本。唐人好畫蕃馬於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蕃馬小屏風，是也。又曲名伊州、梁州、氐州，其後卒有祿山、吐蕃之變。宋人愛圖鳴骹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人破急緒之名，未幾而亂。(補)丹鉛錄

牛嶠

婦人勻面古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黃。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梁簡文帝詩：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唐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又黃印額山輕爲塵。又詞：蕊黃無限當山額。牛嶠詞：額黃侵膩髮。此額粧也。北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粧。溫詩：柳風吹盡眉間黃。張泌詞：依約殘眉理舊黃。此眉粧也。段氏酉陽雜俎所載有黃星靨。遼時燕俗婦人有顏色者，目爲細娘，面塗黃，謂之佛粧。溫詞：臉上金霞細。又粉心黃蕊花靨。宋彭汝礪詩：有女夭夭稱細娘，眞珠落髻面塗黃。此則面粧也。(補)四神祕談

牛嶠有集三十卷，歌詩三卷，自言竊慕李賀長歌，舉筆輒效之，尤善製小詞。女冠子云：繡帶芙蓉帳，金釵芍藥花。菩薩蠻云：山月照山花，夢回燈影斜。皆佳句也。(原)十國春秋

古人詠柳，必比美人；詠美人，必比柳。不獨以其態相似，亦柔曼兩相宜也。若松檜竹柏用之於美人，則乏婉媚耳。唐牛嶠柳枝詞云：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纖條萬縷金。不憤錢塘蘇小小，與郎松下結同心。亦謂美人不宜松下也。舉柳貶松，殊有深興。(補)筆精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分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

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補)丹鉛總錄

牛希濟

牛希濟後主時累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國亡入洛，唐明宗宣宰相王鍇、張格、庾傳素及希濟各賦一篇，試蜀主降唐詩五十六字。鍇等皆諷後主僭號荒淫失國，獨希濟得川字，詩意但述數盡，不謗君親。明宗得詩嘆曰：如希濟才思敏妙，不傷兩國，深存忠孝者罕矣。即拜雍州節度副使。詩曰：滿城文物欲朝天，不覺鄰師犯塞煙。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卻舊山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潸然。(補)十國春秋

希濟嘗以詩詞擅名，所撰臨江仙二闋有云：月斜江上，征棹動晨鐘。又云：風流皆道勝人間，須知狂客拌死爲紅顏。皆爲詞家之雋。又次牛嶠女冠子四闋，時碧瑣嗜稱道女冠子，故唐駱賓王代王靈妃贈李榮長篇，因取以爲名。(補)十國春秋

張琳

張琳，許州人。唐末官眉州刺史，修堰溉田，民被其惠，歌曰：前有章仇後張公，疏決水利杭稻豐。南陽杜詩不可同，何不用之代天工。入蜀卒節度使。(原)十國春秋

李堯夫

梓潼山人李堯夫吟咏尙纖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耶？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爲昊所擯。知蜀主國柄暴，素吟苦熱詩云：炎炎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一云太祖采聽明遠，邊事纖悉必知，有使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對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蜀民望王師也。(原)古今詩話

歐陽公愛王君玉燕詞：烟徑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匆匆。梅聖俞以爲不若李堯夫花前語盡春猶冷，江上飛高雨乍晴。(原)遺事

堯夫大內盆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又贈滕郎中云：方外共推爲道友，闕中獨自古詩家。(原)古今詩話

楊勛

楊勛不知其家世，自號僕射。能於空中請自然還丹，其丹立降。又能召九天元女、后土夫人，經宿而去。後主以其妖妄，折其一足，戮之西市。將命時咏詩言失國事，不數歲國果亡。詩曰：聖主何曾識仲都，可憐社稷在須臾。市西便是神仙窟，何必乘槎泛五湖。(補)十國春秋

蕭禹卿

安重霸等誅後主東遷，禹卿上表諫，幾二千言。韓昭得禹卿表，大怒，叱之曰：佐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未幾，唐師大至，從後主歸唐。及後主被誅，禹卿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題詩於驛門而逝，不知所終。詩曰：我王銜璧遂稱臣，何事全家并殺身。漢祖子嬰名尙在，魏君劉禪事猶新。非干大國渾無識，都

是中原未有人，獨向長安惆悵力微何路報君親。（原）十國春秋

何龍逢

知祥入梓州，舉子何龍逢獻賀捷詩，知祥嘉納之。詩曰，唇齒論交歲月長，豈其半意忽媮狂。元戎統領三軍戰，巨業奔衝一陣亡。莫謂涪江關入寇，都緣綿浦合興王。武功蓋世光前後，堪向青編萬古揚。（原）十國春秋

王廷珪

帝遊浣花溪，御龍舟觀水嬉，時百姓饒富，夾江皆綵亭綉幕，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羅綺，名花異卉，馥郁十里，望者有若神仙之境。帝謂左右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詩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帝稱善久之。（補）十國春秋

劉義度

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有押衙畏隙，夢與友人胡鉞同在一官署廳前，見有數人引入。劉公則五木備體，十餘背皆說理分解，但有三五人執對，久而方退。於行廊下坐，見進食者皆是鮮血，覺，因問旁人，答曰，公為斷刑錯誤所致，追來亦數日矣。遂覺，及早見胡鉞話之，鉞曰，余昨夜所夢，一與君叶，豈非同夢乎。因共秘之。劉公其日果吟感懷詩十篇，其一首曰，昨日方髫髻，如今滿頷髭。紫閣無心戀，青山有意濟。今其詩皆刊於石上，人皆訝其詩意，不數日而卒，豈非斷刑之有錯誤乎。（補）太平廣記

徐光溥

光溥有辨才，遇事輒發。會李昊等疾之，後有議論，光溥輒瞌睡而已，時號瞌睡相。官學士時，嘗與侍郎劉羲叟分直賦庭中筍詩，羲叟以光溥本蜀土，語涉刺譏，光溥遂切齒，由是終不相協，世或病其隘云。光溥詩曰，迸出班犀數十株，更添幽景向蓬壺。出來似有凌雲勢，用作丹梯得也無。羲叟詩曰，徐徐出土非人種，枝葉難投日月壺。為是姻緣生此地，從他長養譬如無。（原）十國春秋

僧贊寧為筍譜，摭摭古人詩味，自梁元帝至唐楊師道，皆詩中言及筍者，惟孟蜀學士徐光溥等二人絕句，亦可謂勤篤，然未盡也，如退之和侯協律詠筍二十六韻，不收何耶。（補）[illegible]

李如實

李如實初事梁末帝於東宮，素以清直著名，及末帝嗣位，數數有所規諫，貶汝州副使，如實至汝州，自製一臥車，常於車置酒一瓢，琴一具，書數卷，命小童十餘推挽入衢衢，四顧朗吟，觀者多竊笑焉。久之，梁祖內召，意如實心頗不平，裁落詣詩以譏之。梁亡，後入成都，高祖知其賢，拜戶部侍郎，卒。落詣詩曰，炎蒸不可度，賴爾生涼風。在物成棄器，於人還有功。殷勤九夏內，寂寞三秋中。想君纔有語，棄我如秋扇。（補）十國春秋

何瓚

瓚嘗有蜀城書事詩云，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臥龍。題詩後十旬，遂得篤疾。（補）十國春秋

卞𤥽

卞𤥽蜀人，嘗吟卽事云，兩鬢長秋有風，枝落病蟬。又老猶憐瘦影，寒木凭吟身。春日偶題云，詩債到春無

處避，離愁當醉對時無。卽事云，茶香解睡腸舒長，山色來愉嫋嫋登。（原）詩話總龜

掌禹修

掌禹修，合狀為嵩氏之後也，性豪縱不羈，歷仕太子左贊善大夫，與同官家述雅相親愛，兩人皆滑稽。其修一日同述酒乘將竭，叩門求飲，既而醉歸果糗，卜修書壁曰，酒客乾喉去，惟存卯大夫。宋有掌禹錫者，相傳卽其後。（補）十國春秋

韋縠

韋縠少有文藻，少中得峨嵋雜縞中，由是才思益進，仕蜀，累遷監察御史，嘗輯唐人詩千首，為才調集十卷。其書嘗行當世，自為序曰，余少陶群言，常取得志，聊秋螢之照不遠，而雕蟲之見自佳。古人云，自監之謂聰，內視之謂明也，又安可受誚於愚肉，取誠於詩廚者哉。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大海混泚，風流挺特，遂採摭奧妙，並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各有編次，或閑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鬪美，但貴自樂所好，豈敢垂諸後昆。今纂諸家歌詩，共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為十，目曰才調集，庶幾來者，不謂多言，他代有人，無嗤薄鑒云爾。（補）十國春秋

令狐嶠

令狐嶠仕高祖父子，官至秘書監，工吟咏，兼捷敏才，口占詩句，多所譏誚，好事者時傳其詩。嶠一日遇明慶節散後，斷左右兩街命服僧元詩曰，御羨僧門與道門，每年今日紫衣新。可憐州縣郡酢事，盡向荷衣老卻身。（原）十國春秋

向瓚

向瓚初事高祖，為行軍司馬，後累加僕射，亦以謔詞著名，嘗有詠乘烟觀蔣鍊師詩，蔣狀貌甚偉，不類婦人，瓚詩頗嘲之，一時絕倒。詩曰，恠得盤跚不上升，白雲踏綻紫雲崩。龍腰鳳背猶嫌軟，須問麻姑借大鵬。（補）十國春秋

幸夤遜

幸夤遜仕偽蜀孟昶為學士，王師將致討之前，歲除，昶命學士作詩兩句，寫桃符上，夤遜題曰，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明年蜀亡，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益州，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補）[illegible]

幸夤遜嘉州人，仕後蜀為翰林學士，有梨詩云，噀嚴春冰齒冷，曉時雲液沃心寒。柳詩云，纔聞暖律先偸眼，旣待和風始展眉。（原）事文類聚

又有岷山句云，若教作鎮居中國，爭得泥金在泰山。（原）吟窗雜錄

趙休

趙休，幸夤遜同時人，侍宴句云，金莖承白露，玉宇起秋風。（原）吟窗雜錄

楊鼎夫

楊鼎夫成都人，舉進士，為安思謙幕吏，嘗游青城山，過阜江，中流遇暴風，船抵巨石，撥洪濤開，同舟盡沒。

鼎夫假有物扶助達岸，有老人以杖接引。鼎夫未及致謝，旋失所之。因作詩以記之云：青城山峭皁江寒，欲渡當時作等閑。棹逆狂風趨近岸，舟逢怪石碎前灣。手攜弱杖倉皇處，命出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思無以報，令人羞記雀衔環。（原）吟窗雜錄

王著

王著字知微，一字成象，成都人。僞蜀明經及第。蜀平，赴闕。太宗以字書訛舛，令詳士人刪定，有以著薦者，加著作佐郎，令模閣帖。著有研格世亩銘云：爰有愚叟，棲此陋室。風雨可蔽，戶庭不出。知足爲富，樂老爲逸。貂冠蟬冕，虎皮羊質。處之勿疑，永爾終吉。（補）宋稗類鈔

楊義方

楊義方，眉山人，少舉進士第，已而還蜀，仕高祖爲祕書郎。性強毅，長於吟詠，自謂才過羅隱。嘗有春詩云：海邊紅日半離水，天外殘風輕到花。爲時人所稱許。後主時，九頭鳥見成都，義方作詩有好惜羽毛還鬼窟，莫留災害與蒼生之句。宋光嗣疑其刺己，奏竄於沉黎。（原）十國春秋

贈王樞密云：兩聲鞭自禁門出，一簇人從天上來。（原）吳聞錄

朱長文

藝祖聞蜀人詩云：煩暑鬱蒸無處避，洗天風雨幾時來。曰：此蜀人思我之來也。此乃蜀人朱長文詩。然唐許昌節度使薛能漢南春望詩已有自古浮雲蔽白日，洗天風雨幾時來之句。（原）能改齋漫錄

古今詩話云：太祖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悉必知。有聞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聞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伐也。然予考睢台符暇山異事云：棲霞山人李堯夫吟詠尤尚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耶？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爲昊所擯。知蜀主國柄廢紊，生民肆擾，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此兩句乃李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清冷兩字不逮消息甚遠。（補）能改齋漫錄

王正己

櫟樹多生岡阜之上，大則假蔭，小則發枝伐爲薪，鍛爲炭，力倍常木。王正己詩云：未可輕樗櫟，尤能濟雪霜。（原）詩史

王承旨

前蜀王衍降後唐，王承旨作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其後花蕊夫人記孟昶之亡，作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陳無己詩話載之，乃知沿襲前作。（補）能改齋漫錄

趙節

蕃中趙節，博贍剛正，鄉人敬之。嘗作爐火詩云：近冬附火爲添火，逐春撥爐成舍爐。用舍隨時有輕重，進身君子合知無。（補）清異錄

張振祖

沙門爰英住池陽村，示人之詩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時鄰娼滿瑩，娘多委而富，情其妓女中嬌鳳。進士張振祖以無念無營有情有色製一聯云：門前草滿無無老，牀底錢多有有娘。（補）清異錄

家榮

王衍倚宦家榮，侍燕小池，水浴天見。家榮應制云：一段壁琉璃。（補）清異錄

五代詩話五卷　吳越　南漢

羅隱

隱字昭諫，新登縣人。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始謁武肅王，不見用，以所爲夏口詩標於卷首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劉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王初授鎮海節度，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賄賂，此表入奏，豈無意要求耶？乃請更之，略曰：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之詞也。乃爲賀昭宗更名表曰：左則虞舜之全名，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原）吳越備史

羅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錢武肅崛起，以魯風善書札，令爲表奏孔目官，魯風不就，執之，後以羅隱爲錢塘令，因宴賦詩，一箇禰衡云云，自是始厚之。（原）古今詩話

隱字昭諫，餘杭人。隱池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爲唐相鄭畋、李蔚所知。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詩。（補）全唐詩話

唐人尤重進士，其末也，如李振謝朱溫一日殺司空裴贄等百餘人於白馬驛，蘇楷駁昭宗諡，李山甫教樂從訓害王鐸一家三百口，皆不得志於場屋者爲之。乃至巢寇亦進士也。科目之弊如此。當時惟羅隱

有詩名屢捨於名場然逢世亂趨投錢氏以庇身未嘗失節五言云四海微光第六龍張者蔡此必是諸
鉞咎封王賜功臣號及岐汴劫質天子之時又云陪臣無以報西望不勝情又聞幸蜀七言云靜憐貴族
謀身易危惜文皇創業難尤有惓惓本朝之意（原）後村詩話
羅昭諫咏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
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視奴事朱温之杜荀鶴猶糞土也（原）困學紀聞
曾庭聞曰羅隱京口見李侍郎有句云纔指不堪言甲子披風當記是庚申未若既官語安夫人詩雖然
用意逢丁酉只是心傷憶甲申轉語之妙（補）澈堂集
吾杭附郭錢塘縣舊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一本王黃州元之嘗題詩云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
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觀此則杭州海棠亦香矣不特昌州然也但恐詩人重
稱過實徒誇其韻不能逃彭淵材之恨耳（補）[illegible]詩話
鄴都羅紹威學隱爲詩自號其文爲偷江東集青州王師範遣使齎禮幣求一篇隱以詩寄之曰鄴業傳
家有寶刀說閒餘力更揮毫腰間印綬黃金貴卷內文章白雪高寧能作賓吟鳳藻獨同諸將間龍韜登
壇甲子纔三十猶擬回頭奪錦標王得詩大喜昭宗欲以甲科處之有大臣奏曰隱雖有才然多輕易則
明皇聖德猶橫遭乎譏謗將相臣僚豈能免乎凌轢帝問譏謗之詞對曰隱有華清詩曰樓殿層層佳氣多
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補）唐詩紀事
顧雲依淮南高駢隱譏之夏飲於海風亭雲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遽曰白澤遭釘釘在門隱在浙幕沈
崧得新榜示隱隱題其末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犬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又
昭宗欲以甲科處隱有大臣舉隱華清宮詩云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補）詩話總龜
隱有江東集十卷其詩自光啓以後廣明以前海內亂離乖與播遷艱難險阻之事多見之賦詠時魏府
節度使王智興學隱詩自號詩卷爲偷江東集（原）[illegible]
鍾陵妓雲英隱舊見之一日識隱猶未第隱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

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原）全唐詩話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
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爲溫岐所忤乃授方
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
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止使下自外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
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底事是柴荊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綯之遺賢矣（補）北夢瑣言
令狐滈趙公綯之子也登進士隱以詩賀之趙公謂滈曰吾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羅公一篇耳（補）唐詩紀事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額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
磻溪垂釣圖武肅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

魚武肅大笑遂蠲其役（補）[illegible]
江東集中有淚詩云自從魯國潸然後不是奸人即婦人未詳其所出及觀孔叢子言子高遊趙平原君
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臨別文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謂二
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曰二子之泣非耶曰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曰凡泣者
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此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觀此始解其說（原）[illegible]
楚范蜀黃云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爲傳記以實之時
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有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余
謂武后何足譏也而託之后土亦太褻矣後之妄人又復塡入樂章而無知者遂以爲誠是也小說載高
駢事云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委以政
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嘗云后土夫人靈仙遣使就某借兵馬並李筌所注大白陰經駢遂下兩
縣率百姓具羲席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廷燒之又以五彩箋寫太白陰經十道從於神座之
側又於神幃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故羅隱詩有韋郎年少今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經之語今觀左
中亦嘗禁止淫媒之祠然蕃流觀中所謂韋生者猶在故伊川先生力欲去之豈非惡其黷神耶（補）[illegible]
羅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袞以詩寄之曰平日時風好涕流讒書雖盛一名休寰區歎屈瞻天問
夷貊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作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隱答曰昌谷
水色九般流飲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竹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鶴原謾欲均餘力鶴疑那堪問佑遊
遙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棹五諸侯（原）摭言
隱下第詩曰名慚桂苑一枝綠鱠憶松江滿筯紅惟恨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原）賓退錄

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如伏羊形製略具號恨石相傳孫權嘗據其上與劉備論曹公壁間舊有羅隱詩
板云紫髯桑蓋兩沈吟恨石空存事莫尋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
知日漸深還有市廛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時錢鏐高駢徐溫鼎立三方潤州介處其間隱此詩比平
時所作亦差婉而有味也（原）[illegible]
羅隱詩雖是晚唐如霜壓楚蓮秋後折雨催蠻酒夜深酤亦自婉暢可風（補）[illegible]
杜荀鶴錢塘別隱詩云故國看看遠前程寄在誰五更吹角候一葉渡江時吾道天寧喪人情日可疑西
陵向西望雙淚爲君垂（補）唐詩紀事
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國初士人云許渾千首濕是也謂如洛中懷古詩云水聲東去市朝
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若其他詩無水字則此句當無愧於作者羅隱詩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之
語而卒不離乎一身故許渾千首濕人以羅隱一生身爲對又云杜甫一生愁假饒於前矣（原）[illegible]
隱老不遇有歸五湖詩云江東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思悠哉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
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歸去來（補）唐詩紀事

進士劉贊嘲隱詩云：人皆言子屈，我獨謂君非。明主既難謁，青山何不歸。年虛侵雪鬢，塵枉汙麻衣。自有逃名者，至今名豈微。（補）唐詩紀事

藝苑雌黃云：羅隱牡丹詩云：自從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一春。余考之，唐元和中，韓宏能官武節制，始至長安，私第有花，命斸去，曰：吾豈效兒女輩耶。當時爲牡丹包羞之不暇，故隱有辜負穠華之語。（補）漁隱叢話

唐羅隱與周繇分深，謂隱曰：閣下有女障子詩極好，乃爲絕唱。隱不喻何爲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是隱題花詩。隱撫掌大笑。（原）抒情詩

洪州楊軒詠牡丹曰：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謠魂。利劍斫不斷，餘妖鍾此根。光華日已盛，欄檻豈長存。寄語尋芳者，須知松柏尊。隱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二人用意不同如此。軒詩雖撫風花，而有箴戒。（補）吟窗雜錄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酴醿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補）冷齋夜話

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世爲最。如梅聖俞蠅毛蒼蒼擲不死，銅盤蟲蟲釘頭生，吳雞鬭敗絳幘碎，海蚌扶出真珠明。誦此則知其詠荔也。東坡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誦此則知其詠荔支也。張文潛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女鬭新妝，輕步凌波踏明鏡。誦此則知其詠蓮花也。如唐彥謙詠牡丹詩云：爲雲爲雨徒虛語，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詠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妙處耳。（補）漁隱叢話

羅隱中秋不見月詩云：只恐異時開霽後，玉輪依舊養蟾蜍。本於盧仝月蝕詩，然尤簡明。（原）後村詩話

建德有金雞石，羅隱題云：金雞不向五更啼。石遂破裂，有雞飛鳴而去。（原）寰宇記

世傳隱出語成讖，閩中書筒灘、玉髻峯，皆留異跡。而黃滔贈隱詩亦云：三徵不起時賢議，九轉丹成道者言。（補）十國春秋

羅隱題杜甫集云：楚水悠悠流不盡，楚南天地兩無情。忍教孫武重泉下，不見詩人說用兵。（原）[illegible]

羅隱詩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語殊有味。（原）彥周詩話

題是封禪寺，昭諫身居亂世，故起句曰：燔禮何由覩，奇哉何也。三四周南太史淚，茂陵長卿書。好豈可全不用事，善用事者不亢。（補）蓮坡詩話

羅隱雪詩云：曉窗呵筆尋詩句，一片飛來紙上消。格雖不高，亦小巧可喜。（補）漁隱叢話

羅隱送灶詩云：一盞清茶一縷烟，灶君皇帝上青天。玉皇若問人間事，爲道文章不值錢。當今之世，非錢不行，自唐已然，豈獨今日。上下重有無不可買處。上好黃錢，童生買起到狀元；絕大元寶，童生買起到閣老。即此可以覘時矣。（補）堅瓠集

羅隱詩極淺俗，有江南曲云：江烟淫雨鮫綃軟，漠漠遠山眉黛淺。水國多愁又有情，夜槽壓酒銀船滿。細

綠探鬆凝曉窗，吳王臺榭春夢中。鴛鴦鴻濕不起來，平鋪綠水眠東風。西陵路邊月悄悄，油壁輕車嫁蘇小。奇麗可比溫李，然亦不多得也。（補）筆精

余舊見顏持約所畫淡墨杏花，題小詩於後，仍題持約二字，意謂必其所作。因閱唐宋類詩，方知是羅隱詩，持約竊之耳。詩云：暖氣潛催次第春，梅花已謝杏花新。半開半落閒園裏，何異榮枯世上人。（原）漁隱叢話

五代十國詩家最著者，多有唐遺士。韋端己饒近雅正，惜出之太易；義之閎深，杜彥之但淺，以長調寫衰代事，情亦自其切；黃文江力居韻詩，呢呢如與人對語；羅昭諫酣情飽恨，出之幾不可了。未少作篇，余爲浮渲所掩，然論筆才，自在偽國諸吟流上，餘即不足，片言付之自鄶。（原）詩藪

唐記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羅隱詩云：猩猩鸚鵡無端解，長向人間被網羅。（原）五色線

白居易詠老柳樹：但見半衰臨此路，不知初種是何人。羅隱詠長明燈：不知初點人何在，祇見當年火至今。語似相述，而用法一順一倒，不同。（原）唐音癸籤

羅隱謝裴延翰詩卷曰：澤國佳人，唯粧半面；棠谿辨士，或獻空籠。（原）摭言

羅隱留傘山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山云：結宇孤峯山，安眠巨浪間。亦可亞張祜詩。（補）詩話總龜

裴筠婚蕭楚公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詩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原）摭言

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故羅隱有詩云：十二三年就試期，五湖烟月奈相違。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後來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唐臣媿此猴多矣。（補）幕府燕閒錄

羅隱詠紅梅詩云：天賜臙脂一抹腮，盤中風味笛中哀。雖然未得和羹用，付與將軍止渴來。此卻似軍官宿娼謎也。（補）丹鉛錄

令人諺語多古人詩。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曹子建詩。晚飯少吃口，活到九十九，古樂府句。得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唐太宗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之詩。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日出事還生，武元衡詩。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詠李斯詩。終日醉醺醺，張籍登金山寺詩。林下何曾見一人，靈澈詩。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但有路在上，更高人也行，裴霖詩。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羅隱詩。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在家貧亦好，戎昱詩。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宋僧有持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賈仙翁詩。此去好灣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張叔仁送謝疊山入燕詩。（補）堅瓠集

士人於樽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談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只恐爲僧

僧不了爲僧得了蓋輸僧。睹得血流無歇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憐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荊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霄。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補)

自唐末無賴男子以劄刺相高。或鋪㕑川闕一本。或砌白樂天、羅隱二人詩百首。至有以平生所歷郡縣飲酒樗博之事。所交婦人姓名年齒行第坊巷形貌之詳。一一標表者。時人號爲針史。(補)清異錄

余僑家後圃有一大井。是武肅王外甥家舊物。井上有文曰。於維此井。淳首其靈。有峯有郁。皆此儲英。時有長虹。七寶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啓蕭王。羲公著休。節行漸彰。配德東漢。搢紳羅隱譔銘。(原)

羅隱隸書君平井碑在永昌縣嚴樂院後。文曰。水不可以□爲清也。神不可□□虛寧也。字大頗嵯峨。禹碑井東南可五十步。卽君平墓。碑曰蜀莊之塋。情破壞。道士嚴然出資揚云。亦隱書。又絕頂處德。隱以詩名。字工妙又如此。乃知古文人無不善書也。(補)

隱嫉武肅王親臨撫問。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世應難繼此才。隱起紛末句曰。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以紅紗覆其上。其後果無文嗣。所著江南甲乙集。(原)吳越備史

羅袞翁乃從塽令隱之子。爲吳中從事。嘗遊洋。隱以詩名於時。而袞翁獨寓意於丹青。亦詞人墨客之所致思也。(補)宣和畫譜

杜建徽

杜建徽字延光。新登縣人。仕吳越爲丞相。春秋高尚能騎射。嘗從擊毬於廣場。興酣。有宿中箭鏃自臂中飛出。人皆壯之。徽爲詩自敘曰。中劍斫耳缺。被箭射胛過。爲將須有膽。有膽卽無假。(原)吳越備史

林無隱

林鼎字煥文。閩人也。父無隱。鼎生於明州大隱村。初。刺史黃晟頗好禮士。無隱依之。有詩名。嘗爲詩云。雪消二月江湖闊。花發千山道路香。知言者以無隱必生貴子。鼎仕吳越。果至丞相。(原)吳越備史

劉魯風

劉魯風江西投所知。爲典謁所阻。因得一絕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千里謁文公。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原)詩話總龜

自貞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爲一時之榮。及其弊也。士子豪氣罵吻。遊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如劉魯風、姚巖傑、柳棠、胡曾之徒。其文皆不足取。余故載之者。以見當時諸侯爭娶於文士。此蓋外重內輕之牙蘖。如李磎者。一時文宗。猶曰。咸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輩。以一名一第之失。至挾方鎮。劫宰輔。則又有甚焉者矣。一篇一詠。初若虛文。而治亂之漸係焉。余以是知其不可忽哉。(補)唐詩紀事

居璩智

徐綰許再思之亂也。刺史高彥遣子渭、與璩智人援。渭曰。今日不利。彥曰。赴君父之難。何以吉凶爲。璩智排衆趨曰。遂王命不忠。提綰不前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俄渭在抵宣隱山賊巢。敵勢方張。其合圍數匝。二人自朝至日晡。轉戰數里。身創百處。時或藉刀一呼。手搏賊魁數人。卽馬上刃之。矢盡援絶。以卒今拒敵。伏發竟同爲所害。時年五十有二。武肅王閔其忠。命以衣冠招魂而葬。璩智嘗有詠志詩曰。轉身都是義。前主始爲忠。至是遂符其讖。(補)十國春秋

元德昭

元德昭名遠。撫州南城縣人。仕吳越忠獻王至丞相。理家以孝愛聞。每時序宴酒。環列幾席者凡四從。嘗爲詩云。滿堂羅綺簇朱紫。四代兒孫奉老翁。(原)吳越備史

高英秀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甯爲詩友。口給好爲滑稽。嘗譏名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沈。定是破船詩。李羣玉詠鷓鴣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見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贊甯笑謝而已。(原)詩話

沈韜文

吳越司賓使沈韜文。有遊西湖詩云。(闕首句)菰米蘋花似故鄉。不是不歸歸未得。好風明月一思量。武肅遂授以湖州刺史。(原)古今詩話

皮光業

皮光業最耽茗事。一日中表請嘗新柑。筵具殊豐。簪紱叢集。纔至。未顧樽罍而呼茶甚急。徑進一巨甌。題詩曰。未見甘心氏。先迎苦口師。衆噱曰。此師固清高。而難以療飢也。(補)清異錄

吳越王詩。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爲己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皆嘆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爲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如此命意得詩之膏肓矣。(補)

皮光禹

光禹業五七言詩。賈島偶之侣也。有燒平檄路出。湖卉海山高之句。作者多許之。(補)九國志

黃夷簡

黃夷簡開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幄幕中。陪贊且二十年。開寶初。太祖賜假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道夷簡謝於兩將歸。上謂夷簡曰。歸與元帥言。朕已於虛風門外建瀛宮。規模華壯。不減江浙。兼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與元帥。先朝者卽賜之。今煜崛強不朝。吾將討之。元帥助我乎。無爲他謀所惑。果然。則將以精兵壓甲春賜。向見常州。元帥有大功。俟江南平。可暫來見。保無他阻。一堪延想耳。因不久留。於執上幣。三見於天帝。豈敢自專。卽當遣還也。夷簡受天語。俛首而歸。私自詩曰。茲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於我。胡以爲對。遂稱見叚。因不睡。盡以天淵授之。遂稱疾於安溪別業。保身潛遁。夷簡山居詩有宿雨

一番蔵甲嫩。春山幾焙茶旗香之句。(原)玉壺詩話

杜詩蟬娟碧鮮靜。碧鮮出文選。吳都賦。玉潤碧鮮。正謂竹也。五代尻蒙作碧鮮詩得名。(補)猗覺寮雜記

尻蒙

胡擢

胡擢不知何許人。喜狀花鳥。風格甚高。博學能詩。氣韻超邁。飄飄然有方外之志。嘗謂其弟曰。吾詩思若在三峽之間。聞猿聲時。又嘗吟曰。甕中每看道家藥。筆下閒偷造化功。其高情逸興如此。一遇難狀之景。則寄之於畫。乃作草木翎鳥。亦詩人感物之作也。(補)圖畫見聞志

唐鄭綮云。詩思在灞橋驢子背上。胡擢云。吾詩思若在三峽聞猿聲時也。余少在廣陵。作論詩絕句。其一云。詩情合在空舲峽。冷雁哀猿和竹枝。用擢語也。後壬子歲。典蜀試歸。舟下三峽。夜泊空舲。月下聞猿聲。忽悟前詩。乃知事皆前定爾。(補)[illegible]

張瀛

張瀛碧之子也。事廣南劉氏。官至曹郎。嘗爲歌。贈琴棋僧。同列見之曰。非其父不生其子。詩曰。我嘗聽師法一說。波上蓮花水中月。不垢不淨是色空。無法無空亦無滅。我嘗聽師禪一觀。浪溢鰲頭蟬蛻滿。河沙世界盡空空。一寸寒灰冷燈畔。我又聽師琴一撫。長松喚作秋山雨。絃中雅弄若鏗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聽師棋一著。山頂坐沈紅日腳。阿誰稱是國手人。羅浮道士賭却鶴。輸却藥。法檯樹下紅霞丹。束手不敢爭頭角。(原)雅言系述

黃損

黃損龍德二年登進士第。嘗作詩。蜀史云。逐鹿走紅塵。炎炎火德新。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帝道雲龍合。民心草木春。須知煙閣上。一半老儒真。(原)雅言系述

損連州人。作公子行云。春草綠綿綿。驕驂驟暖煙。微風飄樂韻。半日醉花邊。打鵲拋金鏃。招人舉玉鞭。田翁與蠶婦。平地看神仙。又出山吟云。來時初出白雲扃。年踏秋風馬足輕。遠近流連分橋色。別離鳴咽亂泉聲。休將巢許爭喧雜。自共伊皋論太平。昨夜細看雲色裏。進賢星座甚分明。(原)雅言系述

鷓鴣詩云。而今世上多離別。莫向相思樹下啼。(原)雅言雜載

淥塘在永州北三十里。其水有九十九源。長興初。黃損爲永州團練副使。求爲別業。有詩云。傍水野禽通體白。飣盤山果半邊紅。(原)雅言雜載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其南漢。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鑒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復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原)東坡志林

謝壽

謝壽家南康。舍前有溪。兒時常步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壽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爲詩。進士九說。選其高者六十餘篇。行於世。(原)[illegible]

五代詩話六卷 閩

韓偓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出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上面許偓爲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迴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嘆。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嫌釁。馳入請見於上前。具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主叱之。偓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窗裏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原)北夢瑣言

偓於昭宗朝召入院。試畢十。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詩。武臣授東川節度使制。答佛誓國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圖形表。(補)金鑾密記

朱全忠惡偓。貶濮州司馬。昭宗執偓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哀帝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族來依王審知。僑居南安。天祐三年。復有前命。偓又辭。爲詩曰。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漁艇且餔糟。已而梁篡唐。復召亦辭不往。龍德三年。卒於南安龍興寺。自貶後以甲子歷歷自記所在。其詩皆手寫成帙。殁之日。家無餘財。惟燒殘龍鳳燭一器而已。(補)閩書

偓十歲能詩，嘗即席爲詩送父友李商隱，一坐盡驚。富才情，詞藻豔麗，初喜爲閨閣詩，後遭故遠遁，出語依於節義，得詩人之正焉。(補)全唐詩話。

山谷嘗爲余言：杜子美雖流離顛沛，心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蓋忠義之氣，感發而然。韓偓貶逐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載：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窗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其詞淒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補)孫子詩話。

偓與吳融同時爲詞臣，偓忠於唐，爲朱三所斥，貶責不悔，如捋虎鬚之句，人未嘗誦，但以爲香奩所掩。及朱三篡弒，偓羈旅於閩，時王氏割據，偓詩文止稱唐朝官職，與淵明稱甲子異世同符，余讀其集，壯其志。錄其警聯於編，内三數篇自述其玉堂遭遇，唐季非復承平舊觀，而待詞臣之禮猶然，存之以備金鑾記之闕。(補)後村詩話。

韓致光天復二年隨鑾鳳翔，冬至夜作：不道慘舒無定分，卻憂蚊響又成雷。是時朱全忠圍岐甚急，李茂貞有連和之意，偓之孤忠處此，殆知其必一反一覆，終無定在，賦此關時事，不但詠至節也。(補)瀛奎律髓。

吳融、韓偓同時，慨嘆兵戈之間，詩律精切，皆善用事。(補)瀛奎律髓。

唐史偓傳：貶濮州，後即不甚詳。吾家所得偓詩，皆以甲子歷歷自記。有天祐二年乙丑，在襄州，得人賀復除戎曹依舊承旨詩，又有丁卯年聞再除戎曹依前充職詩，蓋兩召皆辭不赴也。終身不食梁祿，大節與司空表聖略相等，惜乎唐史止書乙丑一召，不爲少發明之。(補)石林集。

韓偓流寓閩中所作詩，僅傳南臺懷古一首云：無那離腸日九迴，強舒懷抱立高臺。中華地向天邊盡，南國雲從島上來。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卻聞雷。離宮紫氣生冠冕，卻望扶桑病眼開。偓卒於閩，其子寅亮與鄭文寶言，偓捐館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鐍甚固，發觀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猶鬱。乃偓爲學士日，視草金鑾，夜還翰苑，當時宮人秉燭以送，悉藏之。又文寶少遊於延平，見一老尼，亦說斯事，尼乃偓之妾耳。第未考偓葬於何所也。(補)筆精。

韓偓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子孫遂家焉。慶曆中，余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古可愛，後宰閩獻之，以其忠臣之後，得司士參軍，終於殿中丞。余在京師見偓送溥光上人詩，亦墨蹟也，與此無異。(補)夢溪筆談。

偓自號玉山樵人，所著歌詩頗多，其間綺麗得意者數百篇，膾炙人口，或樂工配入聲律，粉牆椒壁，竊詠者不可勝計。行書亦可喜。題懷素草書詩云：怪石奔秋澗，寒藤掛古松。若教臨水畔，字字恐成龍。非潛心字學，作語不能逮此。(原)宣和書譜。

釣龍臺上有盤石，越王餘善釣白龍處也，又名越王臺。韓偓流寓閩中題詩云：無那離腸日九迴，強舒懷抱立高臺。九華地向城邊盡，外國雲從島上來。四序有花常見雨，一冬無雪卻聞雷。離宮紫氣生冠冕，試望扶桑病眼開。(原)竹窗雜錄。

韓偓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頗與國論，爲崔胤、朱全忠所不容，謫濮州司馬。其後復官，不敢入朝，挈其族依閩中王審知，將道沙陽，寓居大王院者歲餘，與老僧繼明厚，以詩贈之，至後唐時，邑令嶽倚爲之記。敘偓始末甚詳，且述唐末亂離之事，頗與唐史合。余來沙陽，聞之竊欲一觀，而其碑因寺中廢爲有力者取去，秘不示人。久之始得見其副本，感而賦之。且錄偓詩卷中傳諸好事者云。偶訪明公大德，贈長句四韻：前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韓偓，上寸髮如霜袒右肩，倚肩筇竹觀怡然。懸燈深屋夜分坐，移榻向陽齋後眠。刮膜且揚三毒論，攝心徐指二宗禪。清涼藥分能知否，各自胸中有醴泉。詞臣謫去墮天南，詩思從來勝寺餘，好事不須收拾去，世間遺集有香奩。(原)李忠定梁谿集。

韓致光、吳子華皆唐末詞臣，位望通顯，遭國變主辱，而賦咏唱和不輟，存於集者不過流連光景之語，如感時傷事之作，絕未之見。當時公卿大臣往往皆如此。(補)後村詩話。

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金桃詩云：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蓋本致光而語益工。(補)復齋漫錄。

余溺章句，信有年矣，誠知非丈夫所爲，不能忘情，天所賦也。自庚辰辛巳之際，迄辛丑庚子之間，所著歌詩不啻千首，其間以綺麗得意者亦數百篇，往往在士大夫之口，或樂工配入聲律，粉牆椒壁，斜行小字，竊詠者不可勝計。大盜入關，緗帙都墜，遷徙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豈復以吟諷爲意。或天涯逢舊識，

或避地遇故人，醉詠之暇，時及拙唱，自爾鳩輯，復得百篇，不忍棄捐，隨時編錄，遐思宮體，未敢稱庾信攻文，卻誚玉臺，何必倩徐陵作敘。粗得捧心之態，幸無折齒之慚。柳巷青樓，未嘗糠粃，金閨繡戶，始預風流。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嚥三危之瑞露，春動七情。如有責其不經，亦望以功掩過。翰林學士承旨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韓偓序。(補)香奩集自序。

余自辛酉歲戲作無題十四韻，故奉常王公、相國首於繼和，故内翰吳侍郎融、令狐舍人渙、閣下劉舍人崇學、吏部王員外渙相次屬和，余因作第二首，卻寄諸公，二内翰及小天亦再和，余復作第三首，二内翰亦三和，王公一首，王小天二首，二學士各三首，余又倒押前韻成第四首，二學士笑謂余曰：請豎降旗何妍如是也。遂絕筆。是歲十月末，余在内直，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稿咸棄，更無孑遺。丙寅年九月在福建寓止，有前東都度支院蘇暐端公挈余論著詩稿見授，中得無題一首，因追味舊作，缺亡甚多，惟第二第四首彷彿可記，其第三首才得數句而已。今亦依次編之，以俟他時偶獲全本，餘五人所和，不復憶省矣。(補)香奩集無題詩序。

世傳香奩集，江南韓熙載所爲，誤。沈存中筆談又謂晉相和凝所爲，後貴惡其側豔，嫁名於偓，亦非也。余家有唐吳融詩一集，其中有和韓致堯無題三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韻正同，而偓序中亦具載其事。又余曾在溫陵，於偓裔孫鐵處，見偓親書所作詩一卷，雖紙墨昏淡，而字畫宛然，其嬌娘、多情、春盡等詩多在卷中，此可驗矣。偓富於才情，詞致婉麗，能道人意外事，固非凝所及。據北夢瑣言云：凝少年好爲小詞，令

七十九冊　23 B

布於汴洛。洎作相。專令人收拾焚毀。契丹入寇。號爲曲子相公。然則凝雖有集名香奩與偓同。乃浮豔小詞耳。安得使以今世所行香奩集爲凝作耶。(補)石林集。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豔體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作。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韓偓耳。今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公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且兵起。隨駕西狩。文稿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以稿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詩。缺亡甚多。余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與令狐渙同爲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授其稿。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爲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其詳耳。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舊詩之缺亡者乎。(補)韻語陽秋。

致光筆端甚高。唐之將亡。與吳融詩律皆全不似晚唐。善用事。極忠憤。惟香奩之作。詞工格卑。豈非世事已不可救。姑流連荒亡。以紓其憂乎。(補)全唐詩話。

香奩之作。爲韓偓無疑也。或以爲和凝之作。嫁名於韓。劉潛夫謂信之。考諸同時吳融集。有依韻唱和者。何可掩哉。誨淫之言。不以爲恥。非唐之衰而然乎。(補)全唐詩話。

高秀實云。元氏豔詩。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

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補)庚溪詩話。

韓偓詩。窗隙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上句謂隙日影中多見飛塵。人猶易解。至次句則案頭竹管。豈長蘆葦耶。便相顧錯愕。按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鄭注。蒲盧是蜾蠃。爾雅云。即細腰蜂也。蜾蠃取螟蛉納諸案管間。以泥封之。閱數日而化爲蜾蠃。其以之證政舉者。正以言民化之易也。是以家語曰。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著待化而成四字。明明解敏政之督。此夫子自言之。且自註之者。自宋人作章句。改盧爲蘆。以蒲葦當之。則不惟中庸、家語、爾雅、毛詩俱不能解。即韓冬郎一七字詩亦無解處矣。嗟夫。讀經讀詩。皆不可無學如此。(補)西河詩話。

香奩集云。後魏時。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蠻錦紅。未解有情夢梁苑。何曾自媚妒吳宮。難教牽引知酒味。因令悵望成春慵。海棠花謝鞦韆畔。背人撫鬢道忽忽。韓偓所補。似言閨房之意。大非其實。北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百姓語云。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裾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李安世設方略誘殺之。州內肅然。(補)西溪叢語。

韓偓詩。鵝兒唼喋梔黃觜。鳳子輕盈膩粉腰。不識鳳子是何物。有問予。姑以蝶應之。問者依違而已。退念藏書萬數。不能貯心。亦病也。徐悟。乃崔豹古今注耳。謂蛺蝶大者爲鳳子。(補)玉壺詩話。

子規。人但知其爲催春歸去之鳥。蓋因其聲曰歸去了。故又名思歸鳥。而不知亦爲先春而鳴之鳥。史記曆書。百草奮興。秭規先嗥。索隱曰。子規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是也。韓致光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

餘。城頭批頰作啼鳥。批頰鳥。即鵯鶋也。催明之鳥。(補)留青日札。

唐庶延遊詩。樹上諸叔批頰鳥。聰則壁剝叩頭蟲。王半山詩。鵯木還傳桑。鶯草聽批頰。元人送春詩。批頰穿林叫新綠。韓致光春恨詩云。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作啼鳥。中明午捲西樓幔。院靜初聞放轆轤。批頰蓋鳥名。但不言爲何形狀耳。或曰。即鵯鶋也。催明之鳥。(補)丹鉛總錄。

韓偓詩云。洞門深閉不曾開。橫臥烏龍作妒媒。又云。相風不動烏龍睡。時有幽禽自喚名。又云。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臥錦茵。寇子撚賢良。窮探古詩。無不貫通。一日問余曰。韓致光詩用烏龍。爲何事。余答曰。樂天和元微之夢游春詩云。烏龍臥不驚。青鳥飛相逐。當是犬爾。子撚曰。何所據。余戲之曰。豈不聞俚語云。拜狗作烏龍。後閱沈汾續仙傳云。韋善俊攜一犬。號烏龍。化爲龍。乘之飛升而去。樂天致光詩。未必不用此事。(補)侯鯖錄。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蓋唐方鎮亦傚之。因而名廳事也。(補)溫公詩話。

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南史。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脣口腰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杜牧、李白、李商隱之流。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咏屧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

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扎腳自五代以來方爲之。(補)輟耕錄。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則與男子無異。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唯大曆中。夏侯審詠被中睡鞋云。雲里蟾鉤落鳳窩。玉郎沈醉也摩挲。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細尺纔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六寸當爲今四寸二分。亦弓足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於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爲宮婢窅娘作新月樣。以爲始此。似亦未然也。(補)野獲編。

韓致堯詩。白玉堂東遙見後。令人斗泊畫楊妃。李子田云。斗泊者。論眨人是非人也。今作斗駁者。非。近諸本或作斗薄。或轉訛陡薄。殊無意義。萬首絕句本作斗泊。當猶近古。(補)七修類稿。

梅聖俞河豚詩云。春岸飛楊花。永叔謂河豚食楊花則肥。韓偓詩。柳絮覆溪魚正肥。大抵魚食楊花則肥。不必河豚也。(補)詩話總龜。

韓致光湖南食櫻桃詩云。苦筍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瑩蠙珠。自注云。秦中謂三月爲櫻筍時。乃知李綽秦中歲時紀。所謂四月十五日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非妄也。陳無己春懷詩云。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筍來。(補)能改齋漫錄。

李賀、桃花亂落如紅雨。韓偓、杏花飄雪小桃紅。桃花紅，而長吉以雨比之。杏花紅，而致光以雪比之。皆可為善用，不拘拘於故常者，所以為奇。不然，則柳雪李月梨雪桃霞，誰不能道。(補)留青日札

杜子美云：魚吹細浪搖歌扇。李洞云：魚搖荷影上龍欄。韓偓云：池面魚吹柳絮行。此三句皆言魚戲，而韓為優。(原)捫蝨新話

五七言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王介甫最工於此。如韓偓云：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薔薇花在否，側臥卷簾看。四句皆好。(補)藏海詩話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苦茗一杯，偃臥松窗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窗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鄒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吹不在，就林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鄰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移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家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樵路，日暮歸來雨滿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棲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補)鶴林玉露

松江詩話曰：有松棚詩一聯：採來猶帶煙霞氣，月明滿地金釵細。以為佳句，恨不見全篇。僕謂月照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為金釵。松葉比之金釵者，謂架上月照映則可，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知曰月明滿架金釵細，此語為得。前輩謂退之聯句中竹影金瑣碎之語，所謂金瑣碎者，非直謂竹影也，謂竹間之月影耳。以此驗之，益信僕之說為然。韓偓詩曰：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曰：疎林透明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瑣碎。(原)野客叢書

詠浴詩，初似洗花難抑按，終疑沃雪不勝任。豈知侍女簾帷外，賸取君王幾餅金。按趙后外傳，昭儀浴，帝竊觀之，令侍女勿言，投賂以金，一浴賜百餅。此詩尚有所諷，謂世之為君者亦惑乎此也。(補)瀛奎律髓

寫意有餘而不及於褻，則風懷之作，猶之可也。若婦人之言於雅什，不已卑乎。故香奩之作，唯取七言律六首。此詩仙樹有花難問種，御香聞氣不知名，句佳，尾句太猥。(補)瀛奎律髓

凡寫迷離之況者，止須述景，如小窗斜日到芭蕉，半牀斜月疏鐘後，不言愁而愁自見。因思韓致光空樓雁一聲，遠屏燈半滅，已足色悲涼，何必又贅眉山正愁絕耶。從首篇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如此結句，更自含情無限。(補)[illegible]

詩有銷魂者三，香奩集其一也。夫銷魂者，即壞心田之謂也。其曰打疊紅箋書恨字，與奴方便寄卿卿，詩媒詞逗也。其曰但得暫從人繾綣，何妨長任月朦朧，淪精鑽穴也。其曰最是斷腸禁不得，殘燈影裏夢初

回，且氣格亡也。其曰欲把禪心銷此病，破除纔盡又重生，淫慾不悛也。即之必增益淫邪之念，故當以綺語為戒。(補)堅瓠集

飛燕於太液池歌歸風送遠之曲，酒酣風起，揚袖曰：仙乎仙乎。帝令馮無方持后裾，后為之縐。唐人豔句，餘煖餘香擬襲之心妒，況持湘江六幅耶。然宮奴亦風早，並溫柔鄉竊之。(補)[illegible]

余嘗愛韓致光宮詞云：繡裙斜立正銷魂，宮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花著雨，春風應是怨黃昏。(補)[illegible]

致光醉著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花柳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葛立卿集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睡眠未醒，高唱夕陽孤島邊。前輩集句詩，每一句取一家詩，今立卿全用致光前兩句，極為無味。又後兩句不甚好，句不稱前兩句，豈若致光之渾成也。杜荀鶴亦有溪興絕句曰：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詩句俱弱，亦不若致光之雄健也。(原)漁隱叢話

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簷，萬事不到，自以荊公所選唐百家詩，反復熟味之，雖無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功，高為不及，卑復有餘，適中而已。荊公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此不然乎。集中佳句所已稱道者不復錄出，唯余別所喜者，命兒姪筆之，以備遺忘。七言六聯：韓偓殘春云：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又云：細水流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又訪王同年村居云：門庭野水褵褷鷺，鄰里斷牆噦噦雞。吳融閒望云：三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許渾山居云：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

山草自香。崔櫓春日云：杏酪漸香鄰舍粥，榆煙欲變舊爐灰。(補)[illegible]

閒之為義，或曰月到門庭方是閒也，古皆從月與閒同，其皆稍異耳。閒亦人之所難得者。杜牧之有云：不是閒人閒不得，願為閒客此閒行。吳融因建得閒亭，余性極愛閒，而閒中不能靜處，尋詩問酒，澆花調鶴，實無閒時。因憶韓致堯有詩云：誰憐晴記移花日，洗瓮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早來衝雨覓漁師。玉山樵人可謂同調矣。(補)留青日札

閩中壤狹田少，山麓皆治為隴畝，昔人所謂梯田也。喪亂以來，逃亡略盡，梯田蕪穢盡矣。余寒食發邵武詩話樓詩，有避介不須仍禁火，四郊茆舍久無煙之句。及觀唐韓偓過閩中，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煙只見花之句，明嚴式之撫閩，亦有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之句。千古有同悲也。(補)閩小紀

徐寅

徐寅，莆田人，乾寧中進士。海內多故，依王審知。嘆曰：丈尺之水，安能容萬斛之舟。隱居終身。其妻字月君，有贈內詩中一聯：神傳尊勝陀羅呪，佛授金剛般若經。即此壻偕隱者矣。寅有探龍釣磯二集，作詩甚多，中以東西南北為題。(補)湧幢小品

延壽溪，唐徐正字寅隱此溪，有延壽橋，橋北有石徵蹟者，寅釣磯也。有識名徐濆，亦以寅故。寅嘗作斬蛇及人生幾何二賦，渤海高元固入閩求謁之，言其國得其二賦，家家以泥金書幛。及隱此自賦詩云：賦就神都振大名，斬蛇工與樂天爭。歸來延壽溪頭住，終日無人問一聲。劉克莊溪頭詩：有門外青山皆我有，

從今不必喚徐凝之句。夜夢寅相揖背云。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有陸還有替。何必苦相侵。良一異也。（補）閩書。

余友貢士徐君端衡。請跋其八世祖諱純雍熙端拱二誥。余既著語於雍熙之後矣。因閱貢士家譜。昔自本徐彥伯之後。彥伯見唐史。與蘇味道、李嶠、崔融同時以文章擅名。彥伯生務。天寶末避亂入閩。居泉州莆田縣崇仁里徐村。務生在棠。始居延壽。又五傳至先輩。是爲延壽之徐。先輩晚年。有歸來延壽溪頭坐。終日無人問一聲之句。今釣磯草堂猶存。至曾孫以佛誓能廉官卑不屈。爲詞臣王黃州所稱。蓋徐氏自彥伯後。種詩書。遺子孫。縣縣不絕。貢士於先輩爲十一世。祖於曾州郡掾爲八世。祖詞章似先輩。操履似郡掾。其淵源所漸遠矣。復書此於端拱誥之後。（補）後村題跋。

黃巷山。唐校書黃璞所居山也。璞家在福州。人名其居巷曰黃巷。後避黃巢寇。徙是山下。尚以黃巷名之。

徐寅黃校書閑居詩。取得驪龍第四珠。退依僧寺卜貧居。青山入眼不干祿。白髮盈頭猶著書。（補）閩書。

徐寅先輩詩。如豐年甲子春無雨。良夜庚申夏足眠。身閑不厭常來客。年老偏憐最小兒。又五言歲計懸僧債。以此知閩人習貧。借僧而取其息。自唐末已然矣。（原）劉後村集。

黃滔

黃滔字文江。乾甯二年進士。除四門博士。朱梁移國。因歸閩不復出。以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州名士避地於閩者。若李絢、韓偓、王滌、崔道融、王標、夏侯淑、王拯、楊承休、楊贊圖、王倜、歸傳懿輩。悉主於滔。有泉山秀句集。及文集行世。洪邁序滔文。贍蔚典則。策扶教化。詩清淳丰潤。若與人對語。郁郁有貞元長慶風。祭陳林先輩諸文。悲愴激越。馬嵬館娃宮陽水殿諸賦。雄新雋永。使人讀之。如身生是時。目擊其故。楊萬里稱滔詩。如聞新雁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游東林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上李補闕。漱草封山藥。朝衣施衲僧。退居詩。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與韓偓、吳融輩並遊。未知何人徐行後長者也。（補）閩書。

囊山形如蟠虯。僧涅槃隱其下。曰囊山院。廟附其爲宏壯。外有放生池。唐黃滔詩。山有重疊勢。門開兩徑斜。溪聲寒走雨。海色月流沙。巷外甘遊虎。堂中徙雨花。不知遺藏地。一一落誰家。（補）閩書。

天祐元年。翁承贊以右拾遺受詔冊王審知爲瑯琊王。賜金紫以行。易其鄉名里號。曰文秀光賢書錦。黃滔贈以詩。有建水閩山無故事。長卿嚴助是前身之語。梁開平四年。復爲閩王冊禮副使。滔復贈詩曰。衣錦還鄉翻是客。迴軍謁帝卻爲歸。（補）閩書。

俗傳羅隱出語成讖。若有異跡。若羅裳山之逝馬。石深淵之石燈山書字。及建安書簡灘所載。余初尚未信其果此。羅隱與否。及讀楊文敏書簡灘記。已稍信之。因閱黃滔贈隱詩。三徵不起時賢議。九轉終成道者言。方知隱得道。蓋其人也。（補）閩書。

茅鹿門先生晚喜作詩。自稱半路修行。詩多率易。友子國縉兌弟。嘗面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賞。門外高懸五丈旗。聞者皆笑。然黃滔已先之矣。昔放榜詩曰。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御試曰。九華燈

作三條燭盡。萬乘君懸四首題。以古準今。如出一手。然則先生未可笑也。（補）湖小品。

黃滔省試內出白鹿宜示百官詩。上瑞何曾乏。毛群表色難。推於五靈少。宜示百官觀。形奪場駒潔。光交月兔寒。已馴瑤草列。偏立雪花團。戴豸慚端士。抽毫躍史官。貴臣歌詠日。皆作白麟看。又省試奉詔漲山江池地脈寒來淺。恩波住後新。引將諸派水。別貯大都春。幽咽疏通處。清泠迸入辰。漸平連杏岸。旋闊映梅津。沙復遊行徑。洲寬恣躍鱗。願當舟楫便。一附濟川人。此題一本無省試字。且云詔字當是試字之誤。按唐制。登進士後。又有試名奉試。前崔嘏荆冬倩皆有奉試題是也。且此試不用題韻。似特試者。況省試二字。亦決有誤。按此題注乾符二年在僖宗朝。而前內出白鹿題注乾甯二年在昭宗朝。則自乾符至乾甯。約二十餘年。未有乾符既中省試。而復赴乾甯省試者也。此必有一試係制試。或奉試。而題誤注作省字耳。然不可考矣。（補）唐人試帖。

崔道融

崔道融。荆州人。以徵辟爲永嘉令。累官右補闕。避地來閩。依太祖。未幾病卒。道融素與黃滔善。其卒也。滔爲文祭之。有云。謚逾龜蛇。嬉搖蛩珠。國風騷雅。王佐謀詐。袁安之涕泣泫然。劉氏之宗祧莫扶。（補）十國春秋。

楊誠齋。後唐人崔道融詠梅花。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余近見雜鈔唐詩冊子。此首適全。今載之。數萼初含雪。孤標畫本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因思古人詩文。前代不傳。或又出於後。未可知也。如蒲城縣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爲

人擊斷。正德中。劉東阜謫居蒲城。乃用鐵擬束之復完。饒州薦福寺碑。宋代爲雷所轟。近日商人取其三段合爲一。尚可印摹。吁。亦奇事矣。（補）丹鉛錄。

唐崔道融題班婕妤曰。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後宮。自題秋扇後。不敢怨春風。昔鄭題庭草曰。庭草根自淺。造化無遺功。低回一寸心。不敢怨春風。元陳白堂題春風曰。菁柳成新綠。吹桃作故紅。衰顏與華髮。不敢怨春風。三詩句意相似。而工拙自異。首詩婉轉含蓄。題說到不怨處。第二詩婉轉亦工。似無蘊藉矣。第三詩直致。全無唐人氣味。若曰元詩巧而成唐晚風。信乎哉。（補）七修類稿。

陸希聲

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希聲得之。凡五事。擫押鉤格抵。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鐙法。希聲自言。昔二王皆傳此法。至陽冰亦得之。希聲以授沙門𧨏光。𧨏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得幸於昭宗。希聲猶未達。以詩寄𧨏光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洴澼人。𧨏光感其言。引薦遂得召。後至相。其力也。（補）唐詩紀事。

陳沆

陳沆。吉州人。題螺江廟云。廟裏杉松盡颯風。廟前江水碧溶溶。凭闌不見當時事。落日遠山千萬重。太平興國中。史館學士張齊賢出爲本道轉運使。至其廟。覽留題詩牌甚多。俱打去。獨留沆詩。方知名。（補）閩書。

印粲

陳後山云。歐陽公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藁草之理。按此詩乃太宗朝王操投贈李昉相國詩。不若刊粲與徐翰林詩云。諫章未上先焚草。御集曾傳立制麻。粲五代人。然余見雅言系述。載操詩乃詔草非諫草。（補）能改齋漫錄。

翁承贊

承贊字文饒。福清人。舉唐乾寧三年進士。累官右拾遺戶部員外郎。後失節爲梁諫議大夫。自號狎鷗公。有詩集一卷。見唐書藝文志並書錄。集宏詞前後集共二十卷。俱軼不傳。余家收得冊封閩王時律詩三十餘首。中多佳句。如窗含孤岫影。牧臥斷霞陰。旱涼生戶牖。孤月照關河。參差雁陣天初碧。零落漁家蓼欲紅。長淮月上魚翻浪。荒渚人稀鷺點松。都從日門人稀。路是前朝編子淵。誠晚唐作手也。（原）閩校新輯。

翁承贊唐末爲諫議大夫。使福州。至劍浦。見舊識僧亞棲。贈詩云。萬壑風雨建陽溪。溪畔維舟見崇柄。一軸新詩劍潭北。十年舊識華山西。吟魂惜向江村老。空性原知世路迷。應笑乘軺青瑣客。此時無暇聽猿啼。（原）鑑誡錄。

俗云。槐花黃。舉子忙。翁承贊詩云。雨中妝點望中黃。句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原）詩話總龜。

出常越門二里曰橫山。延西南爲嵩澤山。一名獨山。爲南臺山。祟阜蛇立。俯瞰巨浸。巔上可坐百餘人。舊記。越王餘善釣得白龍於此。遂築臺袤瑞。臺高四丈。週迴三十六步。名釣龍臺。今市圃矣。有宋米芾書金閩第一江山。趙汝愚隸古南臺。皆刻石上。臺西有監滿廟。其地故名洪塘。有隄名新豐市堤。唐翁承贊冊封閩王審知還朝。於此餞別。承贊詩有登雲樓上方停樂。新市堤邊又舉杯之句。（補）閩書。

顏仁郁

顏仁郁。泉州人。仕閩爲歸德場長。時土荒民散。仁郁撫之。一年擔負至。二年田萊闢。三歲而民用足。有詩百篇。宛轉回曲。勝道人情。邑人遂歌謠之。號顏長官。詩其勸農詩曰。夜半呼兒趁曉耕。羸牛無力漸艱行。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穀自生。（原）十國春秋。

龍尋邑東有顏長官仁郁祠。長官五代時能撫循其民。使不見兵革。龍尋志所刻詩百篇。皆道民疾苦。皇皇不給之狀。余生三百年後。奉天子命宰茲邑。首謁祠下。因次韻以寄甘棠之思。且使來者知我愛桐鄉之意云。（補）龍尋志。

楊發

楊發字舜之。閩人。山中云。背日流泉生凍早。逆風歸鳥入巢遲。（原）雅言系述。

陳嵩

永福之澄源山。去城六十里。五代時。陳嵩居此。嘗跨出遊。有辭父墓詩云。高蓋山頭日影微。野風吹動紙錢飛。墳前滴酒空垂淚。不見丁甯道早歸。萬首唐人絕句又作陳去疾詩。按大明一統志載此詩於南安縣高蓋山下。以爲歐陽詹所作。閩歐陽集無載。乃知纂修嘗有考也。（補）閩書。

詹敦仁

詹敦仁字君澤。避亂隱仙遊植德峯下。上閩主繼鵬書累數百言。繼鵬召之。欲且欲留之。命決參軍事。敦仁謝以詩。有周粟縱榮甯忍食。草廬頻顧漫勞思句。強以袍笏。不受。已復杜門不出。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再辟之。乃求監小溪場。既至。請升場爲縣。未幾。舉王直道自代。隱居佛耳山。自號清隱。（補）十國春秋。

閩詹敦仁復留從效問劉龔改名龔字音義詩云。伏羲初畫卦。倉氏乃製字。點畫有偏傍。陰陽貴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始諱猶未酷。後習轉多忌。或援他代易。或變文迴避。濫觴久漸迷。傷心日益熾。係休命子名。吳國皆王意。寵齊夏罪龔。蠹寃獎異。梁復諱已非。時亦迹匪嚴。杰自其一。劉閩是其二。蹻哉仇諱名。兩尖趙鏟儀。大唐有天下。武后摭神器。私制老無取。古今實相類。亦虛闚闖是。龔遐片而冢街圖及與藏。作史難詳備。唐祚值傾危。劉鑱懷僭僞。吁嗟毒蛇蠱。睥睨飛龍位。獎儀難同音。形體殊乖致。應學魏未宏。來問妤不乘。奇字難雄博。摘文伏韓智。因歸部所闕。敢布諸下吏。從效得詩。大加嘆服。（原）清源文獻。

劉乙

鳳山。安溪縣主山也。五代劉乙隱其下。乙字子真。不知何許人。仕閩爲鳳閣舍人。後隱是山。與周朴詹君澤友。所爲詩有插石崖隨謝耕山爲傍人之句。君澤嘗遣子琲訪之。贈以詩。插石耕山窮子真。布衣草屨自隨身。石崖豎立題詩處。知是當年鳳閣人。觀君澤所贈乙詩。乙蓋高士也。（補）閩書。

南安九日山。山麓有寺曰延福。晉太康中所建。去山二里許。北移山麓。則唐大曆三年。寺額歐陽四門所書也。五代劉乙詩。曾見畫圖勞健羨。如今親見畫猶粗。山之勝故可見矣。寺故五十有四。宋元豐間。合爲延福禪寺云。（補）閩書。

黃子稜

世以考亭稱文公。余癸巳陪巡過建陽。宿麻沙。見蔡氏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見黃詩。按五季亂。黃端公子稜隨父禮部尚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青山水錦偕初官。未老金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無此好溪山。市橋晚日紅霞下。客艇春波綠桂道。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後而弁於三桂里。子稜乃築亭於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於理甚悖。然公在日實無以此稱之者。後人淚謬。急當改正。（補）閩小紀。

唐末侍御史黃子稜。自洛陽寓居建陽東觀山。築亭以望其父之墓。曰望考亭。因以名里。朱文公之父韋齋先生愛建陽山水。未及卜居。公築考亭以承先志。正取黃侍御之意。後人專以考亭屬文公。侍御之名湮矣。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侍御詩中句。（補）敬業堂集。

韋添

僞閩中書吏韋添天字疑云。嶺頭更一日。真是難能根。（補）詩話總龜。

劉昌言

劉昌言，泉州人，先仕陳洪進爲幕客，歸朝，補校官，舉進士三上，始中第，後判審官院，未百日，爲樞密副使。時有言其太驟者，太宗不聽。言者不已，乃謂昌言閩人，語頗獠，恐奏對間陛下難會。太宗怒曰，我自會得。其眷如此。然昌言極有才思，當下第作詩落句云：唯有夜來蝴蝶夢，翩翩飛入刺桐花。後爲商州記室，王禹偁贈詩曰：年來復見事堪磋，載筆商州鬢欲華。酒好未陪紅杏宴，詩狂多憶刺桐花。蓋爲是也。刺桐花深紅，每一枝數十蓓蕾，而葉頗大，類桐，故謂之刺桐，唯閩中有之。（原）青箱雜記

世人皆言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之句，不知此乃宋太宗朝泉州劉昌言上呂蒙正詩也。「正名猶遐邇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似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卻洛京居守外，聖朝賢相復誰誰。」昌言仕至工部侍郎，嘗獻聖德詩五十韻，得者之盛，未有其比。（補）閩小紀

滑稽子

閩士赴科臨川人赴調，會京師旗亭，各舉鄉產。閩士曰：我土荔子，眞壓枝天子，何物奴人，天下安有並駕者。撫人不識荔枝之未腊者，故盛主楊梅。閩士不忿，遂成喧競。旁有滑稽子徐爲一絕云：閩鄉玉女含香雪，與會星郎駕火雲。草木無情爭底事，青明經對赤參軍。（補）淸異錄

五代詩話七卷　楚　荊南

廬岡

廬岡字贊禹，虔州人，文學博贍，爲時所服。湖南馬氏辟幕下，奏天策府學士，與劉昭禹、李宏臯、徐仲雅、蔡昆、韋鼎、釋虛中、齊己俱以文藻知名，更唱迭和，今有集行於世。贈上人云：幣把枯藤倚碧根，禪堂初創楚江濆。直疑松小難留鶴，未信山低住得雲。草接寺橋牛笛近，日銜村樹鳥行分。每來共憶曾遊處，萬壑泉聲絕頂聞。贈沈彬云：冥鴻迹在烟霞上，燕雀休誇大廈巢。名利最爲浮世重，古今能有幾人拋。逼眞但使心無著，混俗何妨手強抄。深喜卜居連岳色，水邊松下得論交。齊己寓渚宮，與岡相去千里，而每有書疏，終寄岡兄弟云：僧外閒吟樂最清，年登八十喪南荊。風騷作者爲商確，道去碧雲爭幾程。（原）雅言雜載

廬岡在永州，有江干感懷詩云：正悲世上事無限，細看水中塵更多。（原）北夢瑣言

劉昭禹

劉昭禹字休明，婺州人，少師林寬爲詩，刻苦不憚風雪。有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言不虛耳。懷華山隱者云：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神搖華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干名者，六街塵土深。（原）雅談

昭禹嘗與人論詩曰：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個如屠沽兒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蓋，但精

心求之，必獲其寶。在湖南累爲宰，後署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卒於桂州幕中。有詩三百首。（原）全唐詩話

劉昭禹聞蟬云：一雨一番晴，山林冷落青。蛩殘幾日噪，正在異鄉聽。孤館宿漳浦，扁舟離洞庭。年年當此際，那免鬢凋零。（原）雅言雜載

昭禹有送休上人之衡岳、經費冠卿舊居二章，甚稱於時。昭禹善詩，而好折節下賢。一日見石文德詩於坐中，驚服曰：君文苑之雄也。力薦於文昭王，同隸天策府。其虛懷多此類。（補）十國春秋

裴田

羅漢條後洞，有草蔓結如帶，長丈餘，附木而生，相傳謂之羅漢條。裴田詩云：五百移栖絕洞深，空留蹤跡杳難尋。綠絲條帶何人施，長到春來掛滿林。（原）湘川故事

香水，湘中記云：在縣郭內，其水甚香，湘鄉本名湘香，以此水而名。裴田詩云：坎上泉岡已拂天，板崩餘蹟尚依然。九重無復修常貢，空有香名與邑傳。神鼎山在湘陰東北，絕頂有丹井，上有巨人跡。裴田詩：玉趾分明印絕巔，藥成仙去幾千年。深藏寶鼎今方出，合得丹經與世傳。大哀洲在湘陰縣四十里，博物志云：舜崩於蒼梧，二女以淚揮竹，竹盡成斑。裴田詩：玉輦南巡去不還，翠蛾望斷楚雲間。波寒剩寫湘弦怨，露冷偏滋淚篠斑。一水盈盈傷遠目，九峰巉巉慘愁顏。瓷洲千古淒涼地，半掩空祠向落山。石霜山在瀏陽，有崇勝禪寺，昔普會禪師居，衆千餘，名其堂曰枯木，旗使丞相裴公常留玉環象笏於此。裴田詩：石上泉華噴猛霜，疑奇因此闢禪場。使君環笏留何用，枯木千餘滿一堂。稱鉢峰，湘中山記云：昔惠感禪師居

般若寺，常擲鉢乘之，赴陳帝召。裴田詩：應將鉢渡顯神通，擲去乘時赴帝宮。爭似嶺頭提不起，於今相續闡宗風。疑碧在南岳石廩，裴田詩：四面山屏疊萬重，古嵐濃翠鎖寒空。清秋獨倚危闌立，身在琉璃世界中。米陵洞口有泉飛下千仞，名水簾。裴田詩：洞門千尺挂飛流，玉碎珠聯冷噴秋。今古不知誰捲得，綠蘿爲帶月爲鉤。鵝羊山在長沙北二十里，上有仙壇丹竈。裴田詩：羽客何年此煉丹，尚留空竈擁巖顏。雲中雞犬仙蹤遠，山下鵝羊石轉頑。湘渚幾因滄海變，遼城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遣飛騰上九關。醉鄉，湘中別記云：後漢有鄉人每醉經三宿，夜言與天神共飮，後往陽羡合仙去。裴田詩：三宿酣酣醉，鄉名因此呼。山中千日者，自合是仙都。（原）輿地紀勝

王鼎

王鼎，湖湘人，字則之，有洪州西山詩云：林泉空有東西路，風月難尋十二家。識者謂必無名第，後果然。嘗作鴻鵠詩云：棲息應難止小池，性靈則雖衆禽希。蒲洲日暖依花立，漁浦烟深帖浪飛。道羽參差沾水沫，餘蹤倜儻印苔衣。晚來林徑微風起，何處相呼著對歸。（原）詩話總龜

李宏臯

李宏臯，唐末八座善夷之子，善夷左遷武陵卒官，宏臯爲馬氏擁入湖湘。文昭王授學士，每賦奏至京闕，陞降歎少攻詩。題桃源云：山翠參差水渺茫，秦人昔在楚封疆。當時避世乾坤窄，此地安家日月長。草色幾經壇店老，巖花猶帶瀾桃香。他年倘遂平生志，來著霞衣侍玉皇。（原）雅言雜載

一統志云，銅柱在辰州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會溪城對江。五代晉時。溪州刺史彭士愁納士求盟。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李宏皋爲銘。有云。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平。我師輕躡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質歸明。求立誓。（補）通鑑目實

廖融

廖融字元素。隱於衡山。與逸人任鵠、王正己、陸蟾、王元。皆一時名士。爲詩相善。湘守楊徽之代歸闕。枉道南嶽。宿融山齋。留詩云。清和春尚在。歡醉日何長。谷鳥隨柯轉。庭花奪酒香。初晴嵐翠滴。向晚樹陰涼。則有琪吟處。相留宿草堂。融附天尋逸人云。移桁北嶺子。扁家上赤城。拂琴天籟謐。欹枕海濤生。雪白寒峰晚。烏啾春谷晴。又閑求桂樾。載月十洲行。又題寺中古檜云。何人見植初。老樹梵王居。山鬼暗栖托。樵夫難破除。聳高秋漢迥。影倒月潭虛。盡日無僧遶。清風長有餘。步仙壇云。琪樹扶疏繫辟邪。麻姑夜宴紫皇家。銀河旌節搖波影。珠閣笙簫吸月華。翠鳳引遊三島路。赤龍齊到五雲車。星稀猶倚虹橋立。擬就張騫搭漢槎。退宮妓云。神仙風格本難儔。曾從前皇翠輦遊。紅燭躍籠春殿曉。碧芙蓉笑水宮秋。寶車鈿剩陰塵積。錦帳香銷畫燭幽。一旦色衰歸故里。月明猶夢按梁州。左司諫張觀過衡山留詩云。未向滄洲爲傲吏。定應明代作徵君。傳家奕世無金玉。樂道經年有典墳。帶雨小舟橫別浦。隔花幽犬吠深雲。到頭終爲蒼生起。休戀耽烟逐水濆。融卒。刺史何承矩葬之。進士鄭鉉表其墓。（原）郡閣雅談

廖融處士衡山人。有詩云。雲穿搗藥屋。雪壓釣魚船。因自解曰。屋破而雲穿。其中無人也。船爲雪壓。無用也。後六十日果卒。（原）詩話總龜

潘若冲

潘若冲罷桂林。經南嶽。留衡一歲。與廖融。贈詩一章云。館格數年同襲輿。一官才罷共船歸。稻粱少飼教長瘦。羽翼無傷任遠飛。側耳靜吟侵靜燭。銜花作舞帶斜暉。朝天萬里不將去。留作高人向釣磯。又有詩寄融云。秋來漸步極雲白。別後應添鶴頂紅。後至維揚。聞融與鶴相繼而亡。感賦絕句云。南嶽僧來共歎呼。風亭月榭已荒蕪。先生去世無十日。留作高僧鶴亦徂。（補）雅言系述

任鵠

任鵠字射己。富有學問。遊君山云。不礙揚帆路。盤根壓洞庭。波濤四面白。雲外一堆青。魚躍時波動。龍歸石洞腥。終期託名跡。爲我築爲屏。送王正己歸山云。五峰青拄天。直下掛飛泉。琴鶴同歸去。烟霞到處眠。巖眺霜葉稀。虎嘯夕陽川。獨酌應懷我。排空樹影連。（原）雅言系述

廖齊

廖齊父爽。官皆爲永州刺史。齊後遊零陵。於民舍見父題壁。感而成詩曰。下馬連聲叩竹門。主人何事感遺恩。回頭泣向兒童道。重見甘棠舊子孫。（補）青瑣高議

王元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貧病苦吟。妻黃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中夜必先起燃燭。具紙筆。元甚重之。有趨舉

詩云。拂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澀。老檜倚風悲。復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原）郡閣雅談

登祝融峰詩云。草帶到孤頂。身齊高鳥翔。勢疑撐碧杪。翠欲滴瀟湘。雲逢幽崖濕。風梳古木香。晴空聊縱目。杳杳極窮荒。題鄧真人遺址云。三千功滿去。留得山前舊隱基。但見白雲常掩映。不知人世幾興衰。松梢風觸笙簧動。櫟葉霜沾鶴翅垂。近代無人尋異事。野泉噴月瀉秋池。贈廖融云。作行惟瘦鶴。尋寺入深雲。（原）雅言系述

元有弔賈島句云。江城賣藥常將鶴。古寺看碑不下驢。（原）唐宋遺史

李韶

李韶郴州人。苦吟固窮。題司空山觀云。梁代真人上紫微。水盤山腳五雲飛。杉松老盡無消息。猶得千年一度歸。識者謂韶必無名。果如其言。王元悼之云。韶也命何奇。生前與世違。貧棲古梵刹。終著色麻衣。雅句僧抄遍。孤墳客弔稀。故園今孰在。應見夢中歸。（原）雅言系述

翁宏

翁宏字大舉。桂嶺人。隱居韶賀間。不仕。能詩。宮詞云。又是春殘也。如何出翠帷。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寓目魂將斷。經年夢亦非。那堪向秋夕。蕭颯暮蟬輝。秋風云。又是秋殘也。無聊意若何。客程江外遠。歸思夜深多。峴首飛黃葉。湘潭走白波。仍聞漢都護。今歲合休戈。塞上曲云。風高弓力大。霜重角聲乾。海山云。客帆來異域。別島落蟠桃。中秋月云。寒清萬國土。冷圖四維根。曉月云。漏光殘井甃。缺影背山椒。送人下峽云。萬木殘秋裏。孤舟半夜猿。南越行云。因尋買珠客。惧入射猿家。細雨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古宮。途中逢故人云。孤舟半夜雨。上國十年心。衡山處士廖融南遊。宏有詩云。病臥瘴雲間。霄音消闕。孤吟牛渚月。老憶洞庭山。壯志潛消盡。淳風竟未還。今朝忽相遇。執手一開顏。宏以百篇示融。融謝云。高奇一百篇。造化工全精。思遊滄海。冥搜入洞天。神珠迷罔象。瑞玉失雕鐫。休歎不得力。離騷萬古傳。王元懷宏云。獨夜思君切。無人知此情。滄洲歸未得。華髮別來生。孤館木初落。高空月正明。遠書多隔歲。猶念舊前程。（原）雅言系述

裴諧

桂州有裴諧者。唐人裴說之弟。武穆王時。隱於桂嶺。工歌咏。湘江吟云。風回山火斷。潮落岸冰高。佳句也。（原）十國春秋

石文德

石文德連州人。形貌短陋。知小學。好學。博覽墳史。經目不忘。常讀范曄後漢書。摘其瑕纇數百條辨駁之。識者謂史通不能過也。素不善草隸詩律。一日得竹帖數紙。及閱般若詩選。極力摹倣。久之遂出儕輩。遂工於詩。遍遊湘漢間。無所知名。文昭王時。徽居長沙。累獻詩頌。用王以貌寢。故不加禮。文德用是頗窮悴。會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致門下。王怒甚。欲庭辱文德而遂之。未幾值端午宴集。文德賦艾虎長篇。學

十劉昫尚見之，大爲稱許，乃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秦國夫人薨，天策學士各撰挽詞以進，文繪亦獻十餘章，其一云：「川沈湘浦冷，花謝漢宮秋。」王得詩大慟，曰：「文繪負此才，吾但以貌而忽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御諸知人邪？」遂品爲挽歌第一，承制授水部員外郎，甚親重之，名其鄉曰儒林。它日會燕長春堂，王出玉杯賞賦詩者，李宏臯詩先成，得之。文繪繼進，加美焉，王復賞以玉巵。湖山是諸學士多疾其能，得中讒，出爲融州刺史。（補）十國春秋

何仲舉

何仲舉，營道人也，美姿容，俊邁絶倫，少時，嘗步挾仲舉入月，年十三，家貧，輸稅不及限，李宏臯爲營道令，怒之，命荷校頸，繫獄中，或言仲舉雅能文，且工緻，宏臯遽召問曰：「若能詩，吾當貸汝。」仲舉援筆立就，有「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枷」之句，宏臯大驚異，延之聽事，與講鈞禮，仲舉由是銳意力學。天成中入洛，會秦王從榮爲河南尹，傾身下士，仲舉與張杭、江文蔚同遊其門，踰年，遂登進士第，時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爲擅場。仲舉因獻秦王詩曰：「碧雲章句才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賜所居鄉曰進賢，里曰化龍。未幾，歸事文昭王，爲桂管觀察推官，會王承制建天策府，置十八學士，而宏臯方柄用，仲舉感私恩，雖負名中朝，事宏臯益恭，宏臯遂加引薦，同與十八人之數。久之，出爲全州刺史，已又改衡州，以詩終。先是楚地多詩人，最著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尚顏、齊己，皆中之徒，而仲舉實伯仲諸子間，獨宏臯推挹仲舉爲甚，往往對衆吟秋日晚望詩有云：「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遠山。」以是傾地歎曰：「何仲舉故詩家之高逸者也。」其見重如此。（補）十國春秋

路洵美

洵美，唐相巖之元孫，有夜坐詩云：「簾捲竹軒清，四鄰無語聲。漏從吟裏轉，月自坐來明。草木露華溼，衣裳寒氣生，難逢知音者，空復此時情。」錢傳於湖南。（原）雅言系述

伍彬

伍彬，邴陽人，初事馬氏，題分水嶺云：「兩賢功及物，禹後杳難儔，不及古今色，平分南北流，寒衡山影岸，清遶荻花洲，盡是朝宗去，潺湲早晚休。」夏日喜雨云：「穉子出看莎徑沒，漁翁來報竹橋流。」辭官云：「蹤跡未辭鴛鷺客，夢魂先到鷓鴣村。」泊歸隱，廖融訪其居云：「圃塘綠水清，魚躍紫莓生，要路貧無力，深村老退耕。嶺隨原草遠，蛙傍暗籬鳴，撥棹茶川去，初逢穀雨晴。」路振詩云：「考終秋蟾白，歸路佗峰前，庭樹鳥頻喚，山房人尚眠。寒巖猪桂子，野水過茶烟，已絶勞生念，虛心向竺乾。」（原）雅言系述

徐仲雅

湖南徐仲雅，與李宏臯、劉昭禹齊名，所業百餘卷，並行於世。時夫謠一首云：「張緒逍風流，王衍事輕薄，出門逢時夫，顏色必不樂，肥盾如玉甕，月拗絲不折，半日無時夫，此蕭總饑殺。」（原）雅言系述

徐仲雅題合歡牡丹云：「平分造化雙苞去，拆破春風兩面開。」（原）湘湖故事

徐仲雅，長沙人，因馬希範夜宴迎四儀夫人賦云：「雲鬢半開千里月，洞天斜掩一天春。」又宮詞云：「內人曉

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竹獻家宴堂十首，時稱冠絕。（原）雅言系述

西清詩話云：長沙徐仲雅宮詞曰：「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盡，和風搭在玉闌干。」其富貴瀟灑可愛。苕溪漁隱曰：余嘗作春寒絕句云：「小院春寒閉寂寥，杏花枝上雨瀟瀟，午窗歸夢無人喚，銀葉龍涎香漸銷。」聊效其體也。（補）苕溪漁隱叢話

東野觀，在郴州城下江岸，俗謂之水北觀，有松假亞數枝，凡八面，上有一枝中折，搭在半樹間，復生重下，遊人以手撼之，則千萬枝皆動，伯爾時天策府學士徐東野謫居於郴，賞玩無已，題詩並爲序云：「一枝動則萬枝動，石一面則八面同，自犬出其根，青羊入其腹，漢高帝殺項枕□，其君侍奉人疑其亭也。」詩云：「半已化爲石，有靈通碧湘，生逢堯雨露，老飽漢風霜，月滿蛟心水，龍蟠蜓骨香，鹿於堯未後，曾見亂興亡。」（原）零陵總記

湖南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數聯爲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卻損花，山色遠堆螺黛雨，草梢春蕩麝香風，衰幽寂寞含桃綠，小杏妖嬈弄影紅，旁搜水脈湘心滿，遍洞崖根楚底通，深浦送回芳草日，急灘衝斷綠楊風。梢逆人銀塘裏，蘋迹浮來玉井中。敗葉雜殊隱野渡，落梅村冷隔江楓，鶴閒淨潤□晴綠，劃破漣漪下釣筒。」（原）湖湘故事

西江詩話曰：許昌西湖展江亭成，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以爲曠古未有此詩，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幕客徐仲雅詩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嫦娥夜月樓。」僕謂又不止此，觀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楚遙遮水，約破雲霞獨倚天。」兩此蓋有是意。皮日休游鑑洞詩亦曰：「敲碎一輪月，鎔銷半段天。」（補）野客叢書

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指其名者惟徐東野、李宏臯爾，遂得東野詩，浮脆輕豔，皆鉛華嫵媚，一用樽俎耳，其旬不過牡丹宿醉，蘭惠春愁，宮月城，翦紅鋪翠而已，獨貽汪居士一篇，庶乎可採，曰：「門在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畦圍不大，巢趣子無多，薄露龍寒徑，殘風戀綠蘿，金烏兼玉兔，年幾奈君何。」又得宏臯雜文十卷，皆膠枝章句，雖齷齪亦能道，信乎文之難也。（原）玉壺詩話

廢王希廣之弟，仲雅閉門不出，所遊歸人湘州，徒屏迹荒邀，不免凍餓，周行逢爲武安節度使，非能真知仲雅也，而浮慕其名，署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以幕吏辱我。」辭以疾，行逢囚迫脅之，面受文牒，仍辭不往，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誕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強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遍地，孰當不懼？」蓋譏其署官冗濫也，未幾，行逢大宴僚吏，席間呼者多誤，仲雅性滑稽，戲曰：「不於五月五日覲者，致使乖錯如此。」行逢大怒，復放之邵州，以仲雅故名望，未敢加誅，仲雅結廬山寺，暇日閱翠併斜樓樹，吟以見志曰：「粲似新蕭苒，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剪，意氣自衝天。」其負氣不屈，皆此類也。（補）十國春秋

歐陽彬

歐陽彬，衡山人，世爲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攜所著詣府，求見之

峻，必先通名紙。有宣客吏，未謂史知客，好唐突，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貺，其可乎？彬恥以而進，吏不與。既而史氏怒，擲名紙於地曰：吏人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為詩曰：無錢將乞吏，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衡管七郡外，又加武陵、桂陽，共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厮徒負養，皆能自奮，我何負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岡綱將發，彬遂謀入蜀，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忍汝棄乎？然士以功名為不朽，一失此時，恐貽後悔。今將他適，應幾有成，勿以為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一旦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雖不豐，願分其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附，託路綱吏，求為從船傔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賦，蜀王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移十已遷。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於希範，敍昔時入蜀之由，仍以衡宗族為託。希範得書大慚，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遂與瑞卿偕老焉。(補)湘中

劉章

劉章字克明，江左人，事湖南馬氏。有蒲鞋詩云：吳江浪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窗離玉指，便隨羅襪上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鴛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原)雅言系述

陸蟾

陸蟾寓居攸縣司空山，好神仙，辟穀累月。題廬山瀑布云：正源人莫測，千尺掛雲端。倍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猿鳥落，秋射斗牛寒。流到滄溟日，翻濤更好看。春莫經石頭城云：六朝多少事，搔首思悠悠。落日空江上，子規啼渡頭。斷霞浸廢壘，烟霧接滄洲。今古分明在，那堪向九秋。(原)雅言雜載

聞子規云：後夜入清明，遊人何處聽。花殘斑竹廟，雨歇峴山亭。樹綠月欲落，窗開酒正醒。衆禽方在夢，誰念爾勞形。(原)雅言系述

李觀象

五代李觀象為周行逢節度使，因行逢嚴酷，恐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紙帳詩云：清縣四面剡溪霜，高臥梅花月半床。幽絕有天春不老，瑤臺無夜雪生香。覺來虛白神光發，睡去清聞好夢長。一枕總無塵土氣，何妨留我白雲鄉。(原)堅瓠集

張子明

張子明，攸縣人，居鳳巢山，有詩名。孤雁一篇最佳，云：隻影翩翩下碧湘，傍他鷺鷥下銀塘。遂逢夜雨迷深浦，歸向晴天著遠行。憶伴幾回思片月，蜺翎多為繫絲霜。江南塞北俱關念，兩地歸飛似故鄉。(原)雅言系述

熊皦

九華山人熊皦能詩，早行云：山前猶見月，陌上未逢人。山居云：果熟秋先落，禽寒夜未棲。閒居云：深逢野

草皆為藥，靜見樵人恐是仙。又云：猿懸啼鳥夢醒後，猶埽落花春盡時。(原)雅言雜載

高仁知

高仁知，宣城人。贈宣城宰云：硯貯寒泉碧，庭堆敗葉紅。贈徐學士云：燕掠琴絃穿靜院，吏收詩草下閑庭。(原)雅言系述

曹崧

曹崧，衡陽人。題衡山尋仙觀云：千年松引東陵鶴，三級芝田草木香。贈陳先生云：或太元經秋醒能注，參同契夜燈微。羅天夫故居云：鹿眠荒圃寒蕪日，鴉噪殘陽敗葉飛。(原)雅言系述

張迥

張迥少年苦吟，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取一團吞之，遂精雅道。有寄遠詩云：錦字憑誰達，閑庭草又枯。夜長燈影滅，天遠雁聲孤。蟬鬢凋將盡，虬髯白也無。幾回愁不語，因看剔方圓。攜卷謁齊己，齊己點頭吟諷，為改虬髯黑在無。迥拜為一字師。(原)雅言系述

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髯白也無。齊己改為虬髯黑在無。迥拜為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己攜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己拜谷為一字師。一謂張迥禮齊己，一謂齊己禮鄭谷，豈一事訛為兩人，將齊己以其師人者還為人師耶？然改白也為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乘崖作牧，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卻用前故事。(補)賓退錄

狄煥

狄煥南嶽曉望云：數點當秋霽，不知何處峰。嶽路松云：一嶂雨聲歸洞壑，兩條翠色下瀟湘。(原)雅言系述

煥字子炎，梁公之裔，寄於南嶽，以林泉自適。題柳云：天南與天北，此處影婆娑。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雨餘籠灞岸，煙暝夾隋河。自有佳名在，秦松繼得麼。(原)雅言系述

孤雁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聞此句者，皆云必無後，果如其言。(原)詩話總龜

送人遊鄂云：春江正渺渺，送別兩依依。烟裏棹將遠，渡頭人未歸。漁家侵疊浪，島樹掛殘暉。況入湖湘路，那堪花亂飛。(原)雅言系述

曾駒

曾駒，長沙人，與逸人王元為詩友。宿玉泉寺云：山翁半庭月，池印一天星。春山云：翠暖魚能躍，寒堆波浪心。(原)雅言系述

蔣鈞

蔣鈞字不器，為道人，與劉洞、陳甫為詩友。寄柳宜云：因借夢書過竹寺，共吟秋景遠茅原。或呈詩有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門外有芭蕉。鈞代答云：芭蕉葉上無愁雨，自是多情聽斷腸。(原)雅言系述

林楚才

林楚才，賀州富川人。贈貴相云：身偶不愧辭官早，詩好常甘得句遲。(原)雅言系述。

陳甫

陳甫字推岳，吉水人。贈黃巖云：清時不作登龍客，稅駕閒梯傍草堂。渾江感懷云：一雨洗殘暑，萬家生早涼。村居云：春鳥歸巢急，寒牛下壠遲。(原)雅言系述。

戴偃

戴偃，金陵人。少工吟詠，不求仕宦，自稱元黃子，人多號曰處士。唐末避亂湘陰，何文昭主藩府，侈靡，國中不勝其苦。偃作漁父詩百篇諷之，有云：總把咽喉吞世界，盡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拋卻便拋卻，莫待風高更水深。王得詩大怒。一日題賓佐曰：戴偃何如人。時賓佐未測王指，遽曰：偃故詩人，深爲流輩推許。今方貧悴，大王置之幕軍主簿則足矣。王曰：日來獻吾詩，大類漁釣者流，宜賜碧湘湖居之。即日令遷居湖上。(補)十國春秋。

鄧洵美

鄧洵美，連山人。乾祐二年中第，與司空昉、少保偉同年，謁劉氏不遇，歸武陵。時周氏有其地，辟之幕府。未幾，司空自翰林出使武陵，與洵美相遇，贈詩曰：憶昔詞場共著鞭，當與鷽谷喜同遷。幽河契闊三千里，音訊稀疏二十年。君已過知依玉帳，我無才藻繼花磚。時情人事堪惆悵，天外相逢一泫然。洵美和云：詞場幾度讓先鞭，又向清朝賀九遷。品秩雖然殊此日，歲寒終不改當年。馳名早已超三院，侍直仍祈步八磚。今日相逢翻自愧，閒吟對酒倍潸然。相國歸，遣使議辭以疾不行。相國語同年少保公，公又以詩寄云：衡陽歸雁別重湖，銜到同人一紙書。忽見姓名雙淚落，不知消息十年餘。眾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寄碧居。南望荊門千里外，暮雲重疊滿晴虛。周氏疑洵美洩其密謀，急追捕，易俗場官而遇害。建隆初，王師下湖湘，相國復經衡陽，弔之曰：侯門寂寞非知己，澤國淒惶似旅人。今日向君墳畔過，不勝懷抱暗酸辛。(原)雅言系述。

何涓

何涓，湘陽人。少爲瀟湘賦，爲時所稱。潘緯以古鏡詩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夜賦瀟湘。(補)詩話總龜。

張覲

張覲，性沈靜，未嘗草書。自詠云：保心如止水，爲行見眞書。以爲著題。(原)雅言系述。

蔣維東

蔣維東字孟陽，零陵人。旅中云：未有一夜夢，不歸千里家。落花云：流水從將去，春風解送來。(原)雅言系述。

蔣密

李觀象爲節度使，以行逢嚴酷，恐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行逢信用之。凡軍府事無輕重，皆取決焉。而觀象性多機惡，妒賢人之善。零陵儒士蔣密能吟詠，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李謾同時。爲

作者所許。觀象嫉之，作簡曰：此僕詩，何蔣密之能爲。士林鄙之。(補)三楚新錄。

成幹

峽山紅，高不過五七尺，花繁而紅，開時杜鵑始啼，又名杜鵑花。成幹詩云：杜鵑花與鳥，怨豔兩何賒。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一聲寒食夜，數朵野僧家。謝豹出不出，日遲遲又斜。(原)雅言系述。

韋鼎

廖凝居南嶽，韋鼎贈詩云：君與白雲鄰，生涯久忍貧。姓名高雅道，寰海許何人。掛氣秋來早，亭寒果落新。幾回吟石畔，孤鶴自相親。(補)雅言雜載。

梁震

梁震既知嗣王克勝厥任，因請退居監利，王爲之築室於土洲上。震披鶴氅，逍遙若仙，自稱荊台隱士。題院中壁云：桑田一變賦歸來，爵祿焉能浼我哉。黃犢依然花竹外，清風萬古凜荊台。每詣府，輒跨黃牛至廳事，以爲常。王亦時過其家，斗酒相勞，款敘平生，四時賜予甚厚，遂以是終其天年。(補)十國春秋。

高若拙

若拙善詩，從誨辟於幕下。嘗作中秋不見月云：人間雖不見，天外自分明。從誨賢之，謂賓佐曰：此詩雖好，不利於己，將來但恐喪明。後果如其言。(原)天定錄。

王處厚

王處厚字元美，益州華陽縣人。嘗過一老僧，論浮世苦空事，登第後出郊，徘徊古所，愴懷長吟曰：誰言今古事難窮，大抵榮枯總是空。算得生前隨夢蝶，爭如雲外指冥鴻。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臉上紅。惆悵荒原懶回首，暮林蕭索起悲風。及暮還家，心疾而卒。(補)天定錄。

孫光憲

王右丞詩楊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溫庭筠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絕妙。(補)丹鉛總錄。

孫光憲，蜀之貴州人，事荊南高氏爲從事，有文學名，著北夢瑣言，其詞見花間集。一庭疏雨濕春愁，秀句也，李後主之細雨濕流光本此。(補)蜀中詩話。

孫光憲竹枝詞云：門前春水白蘋花，岸上無人小艇斜。商女經過江欲暮，散拋殘食飼神鴉。又亂繩寸結絆人深，越羅萬丈表長尋。楊柳在身垂意緒，藕花落盡見蓮心。(原)全蜀藝文志。

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然自負文學，常怏怏不得志，又常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妄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煖家。(補)三楚新錄。

顧況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久思不得。顧云：何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況。其人慚惕而退。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廚烹淡菜，春杵擣紅花。牛輪林覽而絕倒。莫

論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隱之學吟者。可不以斯爲戒。(補)北夢瑣言

五代詩話八卷　宮闈　女仙鬼　總說

南唐周后

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後主嗣位。册立爲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朵之妝。人皆效之。嘗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補)十國春秋

南唐小周后

繼國后周氏。昭惠后女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昭惠后殁。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後主居昝聖后喪。故中宮久虛。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考古今沿革。草具昏禮。又命學士徐鉉。知制誥潘佑參定。鉉曰。昏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請用樂。鉉曰。按古房中樂無鐘鼓。佑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中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皆有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舉此以爲夫婦之禮。人倫之本。請答拜。佑以爲王者昏禮。不與庶人同。請無答拜。議久不決。後主命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聖尊后愛之。後主製樂府豔其事。有衩

襪金縷鞋之句。辭甚狎昵。頗傳於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燕羣臣。韓熙載以下。皆作詩諷焉。而後主不之譴也。古今風謠載後主時江南童謠曰。索得娘來忘卻家。後園桃李不生花。豬兒狗兒都死盡。養得貓兒患赤瘕。娘來。謂再娶周后也。豬狗死。謂歲戊亥年也。赤瘕目病。貓有目病。則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之年也。(補)十國春秋

前蜀太后徐氏　太妃徐氏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者必有甚惡。此春秋爲之深戒矣。前蜀徐公有二女。美而奇豔。初王太祖搜求國色。亦不知徐公有美女。徐以獻。太祖遂納之。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后。生彭王。次曰順聖太后。生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祧。頻歲省方。政歸國母。多行淫佚。殺戮重臣。乾德中。姊妹以巡禮至境爲名。恣風月烟花之樂。推謁福於淼野。擁金翠於青山。倍役生靈。頗消經費。凡經過之所。宴寢之官。皆有篇章刊於玉石。自秦漢以來。妃后省方。未有富貴如斯之甚也。順聖太后題青城山丈人觀詩曰。早與元妃慕至元。同躋靈嶽訪真仙。當時信有壺中景。今日親來洞裏天。儀仗影交寥廓外。金絲聲揭翠微巔。惟慚未致華胥理。徒卜昇平萬萬年。翊聖太后繼曰。獲陪翠輦喜殊常。同涉仙壇豈厭長。不羨乘鸞入烟霧。此中便是五雲鄉。順聖太后又題丈人觀先帝聖容云。聖帝歸梧野。躬來謁聖顏。旋登三徑路。似陟九疑山。日照堆嵐迥。雲橫疊翠閑。期修封禪禮。方俟再躋攀。翊聖太后又曰。共謁御容儀。還同在禁闈。笙歌喧寶殿。彩仗耀金徽。清淚沾羅袂。紅霞拂繡衣。九疑山水遠。無路繼湘妃。順聖又題丈人觀先帝聖容云。千尋綠嶂夾流溪。登眺因知海嶽低。瀑布迸舂青石碎。輪囷橫翦翠峯齊。步黏苔蘚龍鱗滑。日閃烟霞鳥徑迷。莫道穹天無路到。此山便是碧雲梯。翊聖太后繼曰。登尋丹壑到玄都。接日紅霞照座隅。即向周迴巖巘首。似看什近畫圖無。順聖又題金華宮曰。再到金華頂。玄都訪道回。雲披分景象。嵐卷出樓臺。雨灑前山淨。風吹去路開。翠屏夾流水。何必羨蓬萊。翊聖太后繼曰。碧烟紅霧撲人衣。耑嶺香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曲。蝶嬌頻采臉邊脂。同尋僻境思攜手。暗指遙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夷。順聖又題丹景山至德寺云。周迴雲

水遊丹景。因與真妃眺上方。晴日曉升金照耀。寒泉夜落玉丁璫。松梢月轉琴棲影。柏徑風牽麝食香。虔探六銖宜潔祝。惟期聖祚保遐昌。翊聖繼曰。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軒金格作遙空。軍持無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曉紅。武士盡排青障下。內人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傳王業。積善終期四海同。順聖又題彭州歸平詩云。尋真遊聖境。巡撫到歸平。水遶波瀾碧。山高氣象清。殿嚴孫氏說。碑暗羅師名。夜月登壇照。松風森壑聲。翊聖繼曰。雲浮翠輦到陽平。真似驂鸞至上清。風起半巖聞虎嘯。雨來當面見龍行。曉尋水洞聽松韻。夜上星壇看月明。當恐前身居此境。玉皇教向錦城生。順聖又題漢州三學山至夜看聖燈云。虔禱遊靈境。元妃夙致同。玉香焚靜夜。銀燭炫遙空。泉漱雲根月。鐘敲樹杪風。印金標聖跡。飛石顯神功。滿望天涯極。臨西日腳紅。翊來齊石上。僧集講筵中。頓覺超三界。渾疑證六通。願成修知事。社稷保延洪。翊聖繼曰。聖燈千萬炬。旋向翠雲生。細雨灑不暗。好風吹更明。磬敲金地響。僧唱梵天聲。若說無心法。此光如

有情順聖又題天迴驛云。因尋寰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郎恨烟光看未足。御鞭金輦入鳳城。翊聖聯曰。翠驛紅亭近玉京。夢魂尤自在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卻被江山看出行。議者以爲翰林之能。非婦人女子之事。所以謝女無長城之志。空振才名。班姬有紈扇之辭。亦彰淫志。今徐氏逞乎妖志。飾自幸臣。假以風騷。庇其游幸。取女史一時之美。爲游人曠代之嗤。及唐朝興弔伐之師。遇蜀有荒淫之主。王師不戰。束手而降。良由子母盤遊。君臣淩替之所致也。於是亡一君。破一國。殺九子。誅十臣。殄滅萬家。流移百郡。其次六宮嬪御。挫紅綠於征途。十宅公主。碎金珠於逆旅。子嬰之室。無以比方。故興聖太子。附君仁裕有味後主出降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軍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又僧遠公有傷唐國詩云。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奸臣盡破家。中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煖謾開花。兩朝帝業空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補)鑒誡錄

李昭儀

昭儀李氏。名舜弦。梓州人。酷有辭藻。後主立爲昭儀。世所稱李舜弦夫人也。所著蜀宮應制詩、隨駕詩、釣魚不得詩。諸篇多爲文人賞鑒。(原)十國春秋

李珣。蜀之梓州人。事王衍。詞名瓊瑤集。其妹爲昭儀。亦饒詞藻。有鴛鴦枕上忽然聲一首。誤入花蕊夫人集。(原)詞品

閩后陳金鳳

陳金鳳。閩主王延鈞之后也。端陽日。造綵舫數十於西湖。延鈞御龍舟觀之。金鳳作樂遊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淡淡。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又曰。西湖南湖鬬綵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遊。(原)金鳳外傳

小吏歸守明。弱冠白皙如玉。延鈞嬖之。日侍禁中。因緣與金鳳通。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於金鳳。造纏金九龍帳於長春宮。極其旋麗。延鈞數甚。益昵歸郎。日留宿於內不出。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後李倣盛飾其妹春燕以進。册爲賢妃。不復御九龍帳矣。元夕。御大酺殿觀燈。賜宴。各賦大酺樂。前翰林學士承旨韓偓。感長春宮失寵。賦詩曰。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銷。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原)金鳳外傳

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號小徐妃者也。後隨王衍歸唐。中途遇害。及孟氏再有蜀。至昶又有一花蕊夫人。費氏。作宮詞百首者是也。後隨昶歸宋。十日。仍花蕊入宮。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晉邸數諫不聽。一日從獵苑中。花蕊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獸。忽回射花蕊。一箭而死。(補)鐵圍山叢談

王平甫安國。奉詔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獻書可入三館者。令令史李希顏料理之。其書多剝脫。而中有弊紙所書花蕊夫人詩。筆書乃花蕊手寫。而其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建之辭。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爲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繕寫入三館。既歸。口誦

數篇與荊公。荊公明日在中書語及之。而禹玉相公。當世學政。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時。文瑩頃於平甫處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錄於此。其詞曰。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閑。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住崑山。會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甃玉階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牀。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往碧波中。東內斜飛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窗海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亭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子鎖牙牀。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迴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院中。每日日高祗候處。滿隄紅豔立春風。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娃。三面宮城盡夾牆。苑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簇譜來抄寫。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劚青苔。宣賜龍池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宮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修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詞。才人出入每參隨。筆硯將行繞曲池。能向彩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曉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卻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燕遊。旋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宴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苑門遙舉袖。傳聲宣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樓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欲走。幾回拋鞚抱鞍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遠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罨樓船。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鬥濕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到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少年相逐採蓮回。羅帽羅衫巧製裁。每到岸頭齊拍水。競提纖手出船來。早春楊柳引長條。倚岸緣堤一面高。稱與畫船牽錦纜。暖風搓出綵絲絛。嬌好生長帝王家。常近龍顏逐翠華。楊柳岸長春日暮。傍池行困倚桃花。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牀前。寒食清明小殿旁。綵樓雙夾鬥雞場。內人對御分明看。先賭紅羅被十牀。(原)湘山野錄

余閱此詩。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宴遊。旋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牀前。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鬥濕羅衣。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座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皆清婉可喜。花蕊又別有逸詩六十六篇。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篇末。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矣。聊摘其一二。云。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篦慢裹頭。閒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

洪桓刻作神仙女，對捧金杯水上來。(補)漁隱叢話

花蘂夫人宮詞云，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是七月十五為後主生辰矣。五國故事言十一月誕日號明慶節，非七月也。(原)十國春秋

今世女子之粧曰上頭，花蘂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結上頭。(原)輟耕錄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蘂夫人宮詞，種得海柑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原)輟耕錄

娘子，係待詔也。當作孃，今過為婦女之稱。花蘂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原)輟耕錄

東坡牡丹詩云，一朵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翠欲流為何語，及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間士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蓋用鄉語云。蜀人又謂糊窗曰泥窗。花蘂夫人宮詞云，紅錦泥窗遶四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補)老學庵筆記

王建宮詞云，御廚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蘂夫人宮詞云，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二詞紀事則異，造語頗同，第花蘂之詞工，王建為不及也。(補)漁隱叢話

杜工部關山同一點，岑嘉州嚴灘一點舟中月，又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又西看一點是關樓，宋澍白鳥翔翠微詩，淨中雲一點，花蘂夫人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

橫雲鬢亂。起來瓊戶悄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宋張安國詞，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夫月、雲、風也，馬也，樓也，皆謂之一點，甚奇。(補)留青日札

後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後主嬖之，號花蘂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曰，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纔數萬耳。(補)漁隱叢話

蜀王昶，好衣紫挾彈，所幸花蘂夫人善詩，即世傳宮詞也。蜀既破，其亡國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亦慎而悲矣。夫人業入宋宮中，藝祖一日臨之，見壁上畫像，不知是昶，問何神也。夫人乃謬言此張仙耳，婦人奉之者宜子。至今有張仙祠云。夫人下比綠珠則不足，上擬息嬀則有餘。(補)稗史彙編

花蘂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亡，入汴，道經葭萌，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為軍騎催行，後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花蘂見宋祖時，猶作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之詩，焉有臨祖行而書此妝飾語乎。續之者，不惟虛空架樁，而詞之鄙，亦狗尾續貂矣。(補)蜀中詩話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軍皆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世傳此詩乃花蘂夫人蜀亡，從

入後宮，宋祖問而作者。傳記雜編又載為前蜀王衍降唐時，與李太子作詩曰，蜀朝昔主出降時，銜璧牽牛繫鼓旗。二十萬軍皆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既皆蜀亡之作，其辭又類，正史不載者也，當存疑以俟。(補)七修類稿

孟昶敗時，精兵尚十四萬，宋師止三萬耳。太祖以蜀亡問費氏，答詩云云。太祖更寵愛之，尤工填詞。入汴時，題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調醜奴兒令也。書未畢，軍騎催行。蓮止半闋，有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使費能抗節從昶母，此詞不幾為輕薄惡札哉。然審徵丰表，實遜促裝一女子，與十四萬小人又何言也。世傳其宮詞百有餘首，斯豔麗足爭王建張籍之席。蓋外間摹寫，自多泛設，終是看人富貴語，固不若內家本色天然流麗也。王平甫考古前所集云，止二十八首，然其餘別無可據，且手筆一格，故仍之。(補)宋詩小傳

耿先生

耿先生，軍大校耿謙女，好書善畫，為詩往往有佳句。雅通黃白之術，能拘制鬼魅，奇瑰恍忽，莫知其所由來。為女道士，自稱天自在山人。保大中，因宋齊邱以入宮，元宗處之別院，號曰先生。皆被碧霞帔，手如鳥爪，題詩牆壁，又自稱比大先生。(補)耿先生傳

童氏

童氏，江南人，莫詳其世系，所學出王齊翰，工道釋人物。當時搢紳家婦女，往往求寫照焉。有文士題童氏畫詩曰，林下才華雖可尚，筆端人物更清妍。如何不出深閨裏，能以丹青寫外邊。後不知所終。(原)宣和畫譜

李芳儀

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為武疆都監，役為遼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虜部自北朝歸明，嘗仕遼為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廷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為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拨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塵改，妝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敕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碧波時。當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采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紫旋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遍天河星，知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盡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尤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於石，有大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補)稗史彙編

任氏

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偶倚闌於大慈寺樓，有大桐葉飄然而墜，上有詩云，拭翠斂蛾眉，

爲鄂心中事，擬管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侯貯篋中，凡五六年，方卜任氏爲婚。嘗諷此詩，任曰：此是妾書桐葉詩，爭得在君所？侯曰：向在大慈寺閣上，倚闌得之。即知今日之聘，非偶然也。以今書較之，與葉上無異。（補）五[illegible]

黃崇嘏

王蜀有僞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祗對詳敏，卽命釋放。後數日獻歌，周極奇之，召於學院，與諸生姪相伴，善棋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語之稱，胥吏畏服，案牘麗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狀謝，仍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覆蔭，唯與老嬭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咸皆嘆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補）玉溪編事

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鄭林妙玉也；女狀元孟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

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補）丹鉛總錄

南楚材妻

五代末，潁梁人南楚材，遊陳潁間，潁州欲以子妻之，而楚材已娶薛氏，以受潁守之恩，似無還意。薛氏善書畫，能屬文，自對鏡圖其形，並作詩題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玉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卻，時展畫圖看。（原）唐宋遺史

素娥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辭焉，乃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逢臨河，令女使齎二百匹及生饌，而謁宜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妝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謳。箋札和淚作詩曰：妾閑憑房君路歧，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倘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渡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者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故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聞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卽逝迹他所。（原）燈下閒談

瞿氏

成都妓人瞿氏，附陳希夷詩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名士多稱之。（原）唐宋遺史

張太華

蜀政初，蜀後主與妃張太華同登遊青城山九天丈人觀，月餘不返。李廷珪諫不聽，又數日，雷雨大作，太華震死，以紅錦龍褥裹瘞觀前白楊樹下。翌日迴鑾，悲痛無已。既數年，鍊師李若沖晚齋閒步，見樹下一美人，翠眉雪肌，吟詩曰：一別鑾輿今幾年，白楊風起不成眠。常思往日椒房寵，淚濕衣襟損翠鈿。若沖前問之，斂衽答曰：我蜀王妃張太華也。幽魂滯此，乞賜超拔。若沖爲齋度生金簡，生神玉章，度生人世。夢太華來謝，壁間題詩一絕云：符吏匆匆叩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得生神九卷經。蜀主聞之，賜若沖是後惟花蕊夫人寵冠後宮矣。（原）全蜀藝文志

蜀宮人

李西美帥成都，士人陳甲館於使齋，月夜有危髻古衣裳婦人數輩，笑語花圃中。有甚麗者誦詩云：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記宣華。小雨廉纖梅子黃，晚雲收盡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醉，何處無情枉斷腸。忽不見。今府第故蜀宮，豈當時宮女猶有鬼耶？按蜀檮杌，宣華故苑名。（原）聞見後錄

耿玉眞

南唐盧絳病痁，夢白衣美婦歌曰：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清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罷勸酒曰：妾耿玉眞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後入宋，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宛如所夢。問其姓名，曰耿玉眞。其地則固子坡也。一說盧病痁，夢一白衣婦人令食蔗，遂愈。且曰：太尉當富貴，可詣都下，妾有一詩一縑以助行。妾乃玉眞也。他日孟家陂相見。其詩云：清風明月夜深時，箕帚盧郎恨已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後於孟家陂賜死，同刑婦人曰耿玉眞，宛然夢中所遇也。（補）詩話總龜

荅七娘

荅七娘，五代時人。從夫征討，夫沒於明溪鄉，七娘葬焉，而卽居於明溪。七娘死，合夫葬，人表之壟也。明溪者，延汀接壤要道，是有巡簡司驛。驛在七娘葬處，一夕，客假館驛中，夜聞吟詩聲甚悲，客驚異，使反之，再誦琅然。其詞曰：妾身本是良家女，幼習女工及書史。笄年父母當愛憐，遂使良人作鴛侶。五季亂離多寇盜，良人被命事征討。因隨奔逐道途間，忽染山氣命與天。罪令嚴肅行緊急，良人命沒難收拾。獨將骸骨葬明溪，數尺孤墳空寂寂。屈指經今二百年，四時絕祀長蕭然。未能超脫紅塵路，妾心積恨生雲烟。迄且客諳鄉，並書其詞聲而去。自是鄉人構室塑而祀之。祈禱響應，每有草寇攻掠，屢獲神助。宋嘉定中，勅封惠利夫人，復加顯順夫人。相傳六月十一日爲神誕，自宋元迄今，士庶虔恭奔趨，毋敢少懈。宋文天祥題廟詩曰：百萬貔貅掃犬羊，家山萬里受封疆。男兒若不平妖虜，死愧明溪荅七娘。（補）閩書

石眞妃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娘妃。靈顯頗著。二妃者。羅源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游君史。五季末。處州青山賊作亂。二女被擄。義不受辱。相繼投澗死。宋時。林孝子過孫。入山採樵。遇二女同耕。儼然處人。其家延茶久之。吟咏閒雅。月華有百尺落淚探禹穴。寸心皎潔付陶泓。雪英有肉芝勝比蓮花峰。甘露何如竹葉醲之句。詢過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勅吾為火部閩靈真妃。吾妹為水部風毒真妃。封此巖為紫霄巖。命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過孫回望。無復人宇矣。(補)吳志

九龍妃

閬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一妃耳。土人云。為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夏)詩子編

南漢美人

素馨斜。在廣州城西十里三角市。南漢葬美人之所也。有美人喜簪素馨。死後。遂多種素馨於冢上。故曰素馨斜。至今素馨酷烈。勝於他處。以彌望悉是此花。又名曰花田。方信孺詩。千年豔骨掩黃沙。尚有餘香入野花。何似原頭美人草。風前猶作舞腰斜。余詩。花田盡是內人斜。南漢風流此一家。千載香銷珠海上。春魂猶作素馨花。(補)廣東新語

花田人以種素馨為業。其神為南漢美人。故采摘必以婦女。而彼中婦女。多不簪戴。有詠者曰。花田女兒不愛花。盈盈結髻倫他家。貧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十斛似泥沙。(補)廣群芳譜

廣東劉王女素馨。冢上生白花。因其名亦名素馨。宋傅伯成詩。昔日雲鬟鎖翠屏。只今烟冢伴荒城。香魂斷絕無人問。空有幽花擅得名。(補)羅氏類林

夢中女子

東南復州門街東。有劉氏舊宅。宇舍橫斷敝壞。鮮有人居。梁太保嵬。有遠房弟伯升秀才。請居之。既憩數月餘。晨夕甚安。一日晝寢。夢覺久之方悟。仍曰適夢一女子泣而呼曰。魏姜幽恨之句。詩曰。卜得上峽日。利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梁因稱嘆而覺。竟無他說。(原)盧氏雜說

十八娘

荔枝譜。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俗傳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周必大詩。自遠近偕三千女。丹荔遙招十八娘。(補)閩所

僧貫休

唐詩。僧貫休字德隱。姓姜氏。婺州人。號禪月大師。初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驤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綵衣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時名上凌烟閣。豈羨當年萬戶侯。王諭之曰。詩則奏矣。若能改作四十州。當得相見。貫喟然曰。州不可增。詩亦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耶。遂杖錫去。獨往中巖山大雄寺南洙峯棲息。後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

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萬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漢廷陳貢愧非才。自慚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建遇之甚厚。終於蜀。有西岳集十卷。(補)五代史補

貫休投詩於武肅。甚慨行道財亦豐。士立功臣碑。列平越將校姓名。遂刊貫詩於碑陰。見重如此。(補)十國春秋

羅隱與桐廬章魯封齊名。錢鏐初起。以魯封為表奏孔目官。不就。執之。後以隱為錢塘令。慨而受命。因宴獻口號曰。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鏐自是厚禮之。僧貫休懷二子詩云。二子依公子。雞鳴狗盜徒。青雲千里遠。白髮一莖無。風瀲渺浮塞。天空角弱孤。別離千萬里。何以慰榮枯。(補)唐詩紀事

貫休退登南嶽。遂挈錫遊荊南。與吳融相遇。往復酬答。心相得也。會節度使成汭以誕生日得獻詩百餘章。而貫休詩與焉。汭令從事鄭準定其高下。準害其能。置貫休詩第三。貫休怒曰。藻鑑如此。其可久乎。已而汭問筆法於貫休。答曰。此事須登壇而授。豈容草草。汭不勝其忿。遂放黔中。因為病鶴詩云。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久之再至荊南。高季昌館之龍興寺。時政作酷吏辭。復被疎遠。鬱悒中題硯子曰。入匣始身安。或以為匣者蜀也。相勸來蜀。遂至成都。上陳情頌云。有叟有叟。居岳之室。忽振金錫。下彼峨嵋。睹蜀風景。地當得一。宮人侯王。且爽除詰。龍角日角。紫氣盤旋。揭日月行。符湯武出。天步孔艱。橫流犯蹕。穆穆蜀俗。熙熙師律。髫髮乖寧。忠貞貫日。四方蘇活。萬里豐謐。無雨不膏。有露皆滴。有叟有叟。無貨行賞。一瓶一衲。既樸且質。幸蒙顧盼。詞綴思鬱。軒鏡光中。顯如善吉。高祖大悅。留住東禪院。賜賚優渥。署號禪月大師。(補)十國春秋

王建武人。頗折節。好賓客。遊士緇流至者。無不傾懷結納。詩僧貫休、齊己。皆在所延攬。而貫休以忤成汭。故遊放黔中。後復來遊江陵。王優禮之。館於龍興寺。何有謁宿者。言時政不治。貫休乃作酷吏辭刺之。辭云。霰雨灂灂。風吼如劚。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歎自語。云太守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吳姬唱一曲。等閑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不惟哭。亦白其頭。饑其族。所以祥風不來。和風不復。蝗兮蠈兮。東西南北。王聞之。雖被疎遠而亦不甚排焉。(原)十國春秋

王建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補)蜀檮杌

釋貫休。字德隱。姜姓。蘭溪人。七歲出家。日誦書過千字。不復遺忘。工為歌詩。多警句。膾炙人口。以至丹青之習。皆怪古不類。草書尤奇崛。天復中入蜀。賜號禪月。有歌詩千餘首。號禪月集。今御府所藏。有夢遊仙詩。(補)宣和畫譜

貫休。婺州蘭溪人。死於蜀。為詩有極奇處。亦有太粗處。嘗日覺不得。有時還自來。為人嘲作失貓詩。此類是也。然道價甚高。年壽亦高。嘗與李頻交。而老依錢鏐。不肯改一劍霜寒十四州。遂入蜀。秋寄李頻使君詩云。務簡趣難陪。靖吟共綠苔。葉和秋蟻落。僧帶野風來。留客朝嘗酒。憂民夜畫灰。終期冒風雪。江上見宗雷。第四第六句好。(補)瀛奎律髓

舉世只知嗟逝水，何人微解悟空花。此貫休稱師句，溫日觀言之，爲後人策勵之端，仍爲寫能點於後。（續）全州國賦。

赤梅樹塔六七級，白藕花三四枝。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有僧問曰：如何是此心？休不能答。石霜云：汝問之，答休師問之。霜云：能有幾人知。（補）唐詩紀事。

沈約宋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於深山。貫休詩欲附之紫玉尺、白銀鐺，蓋用此也。（補）東坡題跋。

蔡寬夫曰：林下人好言詩，見誦貫休、齊己詩，便不必問。（補）冷齋夜話。

貫休云：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是詩之難知也久矣。或問詩如何則高，曰：必如貫休云：乘風含碧秋色入靈臺，方可言詩。（補）留青日札。

包何云：一官何幸得同時，十載無媒獨見遺。趙起遂郎三落第云：名宦無媒自古遲，窮通此別不堪悲。貫休逢周樸云：偶逢中興主，還應不用媒。夫自登第而居官，未有不用媒者，世事可知矣。又不得用於當時之君，而反思乎中興之主，不亦可悲之甚乎。（補）留青日札。

貫休贈西人陳陶處士隱居云：有叟傲堯日，髮白肌膚紅。妻子亦讀書，種薊清溪東。自然有奇色，紫桂含天風。即應遊鶴背，肯羨於洞洪。又云：高步前山前，高歌北山北。數數買柑橙，山資近又足。（補）全唐詩錄。

何燕泉謂杞殖字梁，春秋齊人，距趙及秦築長城時，不曾數百年，而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曾數千里。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余按貫休賦杞梁妻事，正無據而誤，亦有因。秦築長城以拒胡，齊亦嘗築長城以備楚。括地志云：齊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而齊記以爲齊宣王築，竹書紀年曰齊閔王。未知的自何時，但既曰備楚，則楚之抗衡中國，宜莫盛於春秋。蓋春秋齊既有之，其杞梁妻哭而崩者，即齊之長城。頑洞相傳，世遂以爲秦之長城，而詩家不考所出，又未審杞梁何時何地人，死於何事，遂以梁爲死於秦築長城之役耳。今遼東前屯衛中所之嶺海，有石人立海灘，若世所謂望夫石者，而世又相傳以爲杞梁妻孟姜者，哭夫死，因葬於此，則影響附會，而形背逾遠，逾失其本真者也。（補）金罍子。

唐人善形容人情物態。杜公云：已經十日斷荊棘，因甚輕梅矣。然腰下寶玦青珊瑚，終不解其何也。義山云：不收金彈拋林外，卻惜銀床在井頭。亦山盡貴公子之態。若貫休云：自拏五色毬，進入它人宅，卻捉蒼頭奴，玉鞭打一百之句，堪供發笑矣。（補）綠村詩話。

王貞白御溝水詩，此波涵帝澤，貫休改作此中，因好。孫逖上陽水賜宴云：此中歌在藻。沈佺期紅樓院應制云：誰謂此中難可到。則先已有人道之矣。（補）留青日札。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謂此體魯直創見，棋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祜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顯。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郎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客一箔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原）寄[illegible]

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云：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又貫休山居詩：自古浮華能幾幾，逝波終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知知足金仙子，霞外天香滿毳袍。余因思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意，名曰天樂。余故以所聞靈響曰爲天籟，亦取天籟之義，此蓋唯趣所適，不可致詰也。（原）[illegible]

白樂天爲翰林學士時，有詩名曰松齋自題，其詩云：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即安居。況此松齋下，一琴數帙書。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君門，晚歸臥吾廬。形骸委順動，方寸付空虛。持此將過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又詩僧貫休有山居詩云：一庵閒日在宵冥，箇杖松林薜陶青。乳鹿躋行穩徑寺，谷泉微濺石樓經。隔行不覺過天非，長嘯深能動嶽靈。應恐無人知此意，非凡非聖獨惺惺。予以致政閒居，居常逍遙，因覽二公詩，而知二公意是知道閒者，無隱顯，無古今，邈自拙澀，合而書之，得趣欽味，適然適悅。（補）[illegible]

晁公寄陳叔易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牙即衙，非牙行也。以仕宦而倚組繪之人，則又下於媒妁一等矣，烏在其爲處士哉。善乎于鵠有云：白玉若無玷，花顏須及時。閨色久在室，良媒亦生疑。貫休云：髮未成髻鬟，就徒相知，翻然效顰者，欲笑從人遷。寓意最深，良媒亦疑，況他人乎，效顰亦笑，況他人乎。（補）留青日札。

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蜜湯，而作詩換酒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愛陶淵明把酒椀，送陸脩靜過虎溪。胸次九流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補）山谷題跋。

因讀禪月有懷王儲使君詩云：別則生靈爲事業，巧通豪傑作梯媒，令人歎息，古已如此。（補）侯鯖錄。

唐人作富貴詩，多記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如貫休富貴詩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鷥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韋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白玉。十幅紅綃爲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腳。所謂不曾近富家兒。（原）夢溪筆談。

休每得句云：只堪供養佛，故懷斷武昌樓。一云：風清江上月，霜灑月中砧。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補）全唐詩話。

杜甫詩云：背巢榮繳開。或作雛字，殊不可解。集韻繳側尤切，弋紋發也。漢上題襟周繇詩云：開巢弋之繳。貫休云：新蟬避巢繳。又云：巢不和繳落。即巢繳也。（補）西溪叢語。

溫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芙蓉峯龍湫。唐僧貫休爲諾矩羅贊，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峯，峯下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爲雁蕩；下有二潭水，以爲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峯，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原）夢溪筆談。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笛催。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此貫休絶句也。休在晚唐有詩名，然無可取，獨此首有樂府聲調，雖非僧家本色，亦猶惠休之碧雲也。(補)丹鉛總錄。

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體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慄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志於偏霸，奪雄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一定而不能易者。(補)四溟詩話。

志嵩

江南野史云：初，先主有受禪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迨旦召問，將斬之，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令白，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聞之，私喜而釋之。按釣磯立談，賦月詩者爲僧志嵩。(補)十國春秋注。

謙明

南唐僧謙明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城人盡驚。李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皆見侯鯖錄云。惟中秋天色陰晴，與夷狄同，蓋深涵隱曰：東坡中秋月詩云：皆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注云：故人史生爲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常以此候之，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補)漁隱叢話。

亞棲

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亞棲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藏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面說彌精。詩既凡惡，而字畫真亞棲之流。近見僧子固編李太白詩，有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篇，皆貫休已下詞格。(補)東坡志林。

處默

吳越紀事：越僧處默賦詩有奇句，嘗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見曰：此吾句，失之久矣。乃爲吾師寫得。識者鄙其殺薄太甚。(原)竹莊詩話四

楊蟠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曰：莊宅牙人語也。解益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謂分界堠子語也。(補)邵氏聞見錄。

寺在錢塘，故有吳地越山之聯。或以田莊牙人譏之，似不害爲物之妙。后山縮爲一句：吳越到江分。高叔嗣之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山谷縮爲一句曰：話勝十年書。是也。因書諸此，以見詩法之無窮。(補)瀛奎律髓。

福全

饌茶而幻出物象於湯面者，茶匠通神之藝也。沙門福全生於金鄉，長於茶海，能注湯幻茶，成詩一句，共點四甌，共一絶句，泛乎湯表。小小物類，唾手辦耳。檀越日造門求觀湯戲，全自詠曰：生成盞裏水丹青，巧畫工夫學不成。卻笑當時陸鴻漸，煎茶贏得好名聲。(補)清異錄。

法常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漫枕神仙。嘗謂同志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其樂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蝶都，則又蒙騰浩渺而不思覺也。(補)清異錄。

懷濬

秭歸郡僧懷濬，不知何所人。乾甯初，知來識往，皆有神驗。刺史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云：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守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狂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補)北夢瑣言。

可朋

可朋，丹陵人，少與盧延讓爲風雅之交，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甞題洞庭詩曰：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贈友人曰：來多不似客，坐久卻垂簾。歐陽炯以此比孟郊、賈島。言其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故時則之。可朋自號醉髡。贈方干詩云：月裏豈無攀桂分，湖中空貸釣魚休。杜甫舊居云：傷心盡日有啼鳥，獨步殘春空落花。寄齊己云：雖陪北楚三千客，多話東林十八賢。劉公詩話云：有詩僧讀洪州滕王閣詩，謂守者詩總不佳，何不除卻？守曰：僧能佳乎？即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滿空蒼。萬古遙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然南方浮屠能詩者多矣，余嘗見可朋詩云：虹收千嶂雨，潮落半江天。又云：詩因試客分題僻，棋爲饒人下著低。不減古人。(原)全唐詩話。

歐陽炯與同僚納涼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方歡飲自若。寺外有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擊鼓。能敵不休。可朋在坐，乃作耘田鼓詩獻炯曰：農舍田頭鼓，王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爲鼓，一何樂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我天公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饑不寒，上下一般。言雖淺近，而極於理，炯遽命衆賓撤飲。可朋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原)十國春秋。

林處暇日，花蝶怡情，宜有見於篇章者，往往精腕，始能逼真，而閒逸之氣，易至偏失，要在不相謀而兩得也。詠蝶，如唐僧可朋作：當煖性飛仍慢，欲就芳叢舞更高。僧懷古：霧開離草迴風逆，到花遲俱未若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回。尤精。(補)深雪偶談。

文喜

湘南僧文喜失鶴詩云：一向亂雲尋不得，幾回臨水待歸來。上饒州劉相，大稱許。(原)青瑣集。

棲巖

祝融峰留題甚多，謝元云：雲遲幽巖滑，風傳古木香。僧棲巖云：閒雲四邊盡，浮世一齊低。(原)青瑣集。

乾康

僧乾康，零陵人。齊己居湘西道林寺，康往謁之，齊己使謂曰：我師門非詩人不遊，大德來，非詩人耶？請爲

一詩，可代門幃，康吟云：隔岸紅塵忙似火，當軒青嶂冷如冰。烹茶童子休相問，報道門前是衲僧。己大喜，及別，送之以詩，康有經方干故居云：鏡湖中有月，處士後無人，荻筍抽高節，鱸魚躍老鱗，爲齊己所稱。乾德中，左補闕王仲知永州，康持詩謁王，觀其老醜，試以詩，時積雪初消，命咏之曰：六出奇花已住開，郡城相次見樓臺。時人莫把和泥看，一片飛從天上來。仲嘆曰：其言不淺。因待以殊禮。（原）雅言系述

義存

雪峰義存禪師所預讖，自序曰：夫從緣得者，始終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常堅。堅則在，壞則損，雖然離散未至，何妨預設者哉？所以石室木函，撥土爲龕，諸事已備，卻北頭南，比至其時，橫山睡，補塔後黄消爲作銘者也。蘭月池旁有古杉，乃閩王審知與義存手植，皆數十圍。義存植者，直而參天，閩王植者，屈而迷地。水府廳下絕雀，初義存題云：庵前永日無猿子，廳下終年絕雀兒。至今信然。（補）閩中

唐懿宗咸通六年七月，雪峰祖師登象骨山曰：眞吾居也。乃誅茅爲庵，學徒翕然。其山屬侯官縣，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因以雪峰名焉。師住山後，嘗作詩曰：光陰迅速暫須臾，浮世何能得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己過還須旋旋除。報與滿朝朱紫道，閻王不怕佩金魚。（補）小草齋詩話

翠嵒

僧昇嵒，閩人，通內外學，常遇仙，教以絕三彭之法。三彭者，三尸也。廣順中，來居杭之龍華寺，賜號廣辨周智禪師。昇嵒性尤敏速，一日侍忠懿王遊碧波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湊，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越國去京師三千里，誰知一水之利如此邪？昇嵒答曰：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稱爲駢切。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率由海達青州，故云。（補）十國春秋

行因

廬山佛手巖，在絕頂。李氏有國日，行因禪師居焉。李氏詔居棲賢寺，一夕大雪，逃歸舊隱，脊煮茶延僧，托巖屏立化。作偈曰：前朝詔住棲賢寺，雪夜逃居巖石間。想見烹茶延客處，直緣生死不相關。（原）肆考

齊己

僧齊己，益陽人，本佃戶胡氏子也。七歲居大溈山寺，與諸童子牧牛，天性穎悟，嘗以竹枝畫牛背爲詩，詩句多出人意表，衆僧奇之，勸令落髮爲浮圖。（補）十國春秋

居長沙道林寺，湖南幕府，號能詩者，徐仲雅、廖匡圖、劉昭禹輩，雖不譽名甚，而仲雅尤傲忽，雖王公不避，獨見齊己，必悚然不敢以衆人相遇。齊己故脊疣，至是愛其詩者，或戲呼之曰詩囊。無何，將遊蜀，武信王智齊己名，遮留之龍興寺，署爲僧正。時降手翰，撫勞良厚，然居恆多鬱鬱不樂。僧廬中貽詩云：老負峨眉月，閒看雲水心。蓋傷其志也。齊己既托迹江陵，惟事筆墨自娛，乃作渚宮莫問篇十五章以遣懷，中之唐秦王從榮名入侍中，秋大宴，齊己窺從榮藏異志，有東林炎得漸高勢，四海正看當路時之句，幾以譏刺得罪，已而從榮剷滅，賴武信王匿之，獲免。其不屈節侯王類如此。（補）十國春秋

湖南幕府多才，而徐東野尤好輕忽，雖王公不避也。每見齊己必悚然，不敢以衆人待之，嘗謂同列曰：我輩所作，皆拘於一途，非所謂通方之士。若齊己才高思遠，無所不通，殆難及矣。論者以徐東野爲知言。東野亦嘗贈之詩曰：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寄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骨瘦神清風一襟，松老霜天鶴病深。一言悟得生死海，芙蓉吐出琉璃心。悶見唐風雅容缺，敲破冰天飛白雪。清塞清江卻有靈，遺魂泣對荒郊月。格何古，天工未生誰知主。混沌鑿開雞子黃，散作純風如膽苦。意何新，織女星機挑白雲。真宰夜來調暖律，聲聲吹出嫩青春。調何雅，澗底孤松秋雨灑。嫦娥月裏學步虛，桂風吹落玉山下。語何奇，血濺乾坤龍戰時。兩龍躍海日方出，一夜風雨萬山飛。己公己公道如此，浩浩寰中如獨自。一簞松風冷如水，長作巢由伸腳睡。其爲名士推重如此。（補）五代史補

鄭谷與僧齊己、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游雜錄載唐介爲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爲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略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體格，豈率爾爲之哉。近閱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答，乃以此詩爲落韻詩，蓋渠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爲云云也。（原）緗素雜記

僧齊己白蓮集十卷，光憲爲荊南節度副使，序之曰：風雅之道，孔聖之刪備矣。美刺之說，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齊梁，窮詩源流，權衡辭義，山孟商摧，別成傳言，非惟劉氏之文心乎？後之品評，不復過此。有唐御宇，詩律尤精，列姓字，綜英秀，不啻十數家，丹陽殷璠，優劣升黜，咸當其分，世之深於詩者，謂非不評。顧我何人，敢議臧否。苟成美有闕，得非交遊之罪耶？禪師齊己，本胡氏子，實長沙人，家溈山，爲大禪伯。悟入順門，落髮擁毳，遊方宴坐，宿念未忘，存乎篇詠。師趣尚孤潔，詞韻清潤，平淡而意遠，冷峭而□□。鄭谷郎中有贈師云：應是逢新雪，高吟得好詩。格清無俗字，思苦有蒼髭。其爲詩家稱許如此。晚歲將之岷峨，假途渚宮，太師南平王築淨室以居之，捨淨財以供之，雖入朱門，而不移素履。議者以唐來詩僧，惟貫休禪師骨氣渾成，境意卓異，殆難儔敵。至於皎然、靈一，將□禪者，並驅於風騷之途，不近不遠也。荊之南，漢之北，緇流以儒業緣情者，靡不希其聲彩，自非雅道昭著，安得享茲大名。詞以旅宦荊臺，最承款狎，較風人之情致，觀文士之旨歸，周旋十年，亙見闖域。師平生詩藁，未遑刪汰，俄歸遷化，門人西文，併以所集見授，因得編就八百一十篇，勒成一十卷，題曰白蓮集。蓋以久棲東林，不忘勝事。余既繕寫，歸於廬岳附遠大師文帙之末，遐爲輝光，其佳句全篇，或對偶開卷，輒得無如指摘，諸豪梗概，良深悲慕，天福三年戊戌三月一日序。（補）白蓮集

東坡志林云：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己，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略相似。此論固然，然齊己白蓮集至今尚傳，余嘗見海虞馮氏寫本，有荊南孫光憲序，篇帙完好，略無闕佚，文章流傳，信有命乎。（補）東湖叢記

齊己有早梅詩中云．昨夜數枝開．鄭谷為點定曰．數枝非早．不若一枝佳耳．人以谷為齊己一字師．（補）十國軼存

僧齊己往袁州謁鄭谷獻詩云．高名喧省闥．雅頌出吾唐．疊嶂供秋望．飛雲到夕陽．自封修藥院．別下著僧牀．幾話中朝事．久離鴛鷺行．谷覽之曰．請改一字．方得相見．經數日再見云．已改得作別掃著僧牀．谷大嘉賞．結為詩友．（原）郡閣雅談

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鑒．使作世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象．蓋不可無．若盡洗去清拔之韻．使與俗同科．又何足尚．齊己云．春深遊寺客．花落閉門僧．惠崇有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之句．華實相副．顧非佳句耶．（補）四溟詩話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為平聲．讀三國志中聖人中賢人之語．然齊己柳詩曰．樓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玉風．乃作仄聲．或者謂平仄一意．僕謂中酒之中．從仄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齊己祖此．（原）野客叢書

瀟水在永州西三十步．湘水在州北十里．自零陵合流．謂之瀟湘．齊己詩云．二水遠難論．從離到坎奔．冷穿千嶂陌．清過幾州門．沈彬云．數家漁網秋雲外．一岸殘陽細雨中．何涓云．雁影數行秋半逢．漁歌一聲夜深發．皆曲盡其妙．（原）瀟湘錄

太白當放棄而不作奇絶之態．當狂蕩而不作規矩之語．子美不能不讓此兩者．元微之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況堂奧乎．此非公論．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齊己云．須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此真知太白者．（補）曾背日札

僧齊己松詩云．雷電不敢伐．鱗皴勢萬端．蠹依乾節死．蛇入朽根蟠．影浸僧禪濕．風吹鶴步寒．時常風雨夜．疑有鬼神看．小松云．發地才盈尺．蟠根已有靈．嚴霜百花死．深院一株青．後夜蕭騷動．空階蟋蟀聽．誰於千歲外．吟倚老龍形．（原）續本事詩

古人殿閣簷稜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諧宮商．元微之詩．烏啄風箏碎珠玉．高駢有夜聽風箏詩云．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齊己有風琴引云．按吳絲．雕楚竹．高托天風拂為曲．一一宮商在素空．鸞鳴鳳語翹梧桐．夜深天碧松風多．孤窗寒夢驚流波．愁魂傍枕不肯去．翻疑住處鄰湘娥．金風聲盡薰風發．冷泛虛堂韻難歇．常恐聽多耳漸煩．清音不絕知音絕．王半山有風琴詩云．風鐵相敲固可鳴．朔兵行夜響行營．如何清世容高枕．翻作幽窗枕上聲．此乃簷下鐵馬也．今名紙鳶曰風箏．亦非也．（補）丹鉛總錄

遠法師在廬山．初修淨土之社．凡百有二十三人．謝康樂為鑿東西二池．種白蓮．求入淨社．故號白蓮社．然遠公以盜蓮心雜．止之．世傳十八賢．乃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南陽張野．南陽張詮．西林覺寂大師．東林普濟大師．惠持法師．罽賓佛馱耶舍尊者．罽賓佛馱跋陀羅尊者．慧睿法師．曇順法師．曇恆法師．道炳法師．道敬法師．曇詵法師．道生法師．李伯時畫蓮社圖．陶淵明乘籃輿．謝康樂乘馬．嘗曲笠．二公蓋不入淨社．常往來山中．僧齊己遠公影堂詩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入無方是也．（補）燕居筆記

洞庭湖闊數百里．秋水歸壑．惟一條湘川而已．僧齊己欲吟一詩．徘徊未就．有老押衙者．輒高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人怪問之．答曰．以其不成湖也．（補）五色線

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者．乃常品也．佳品其絕細．不可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巖裏．白甄封題寄火前．丁謂詩曰．開緘試新火．須汲遠山泉．凡此皆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為佳也．鄭谷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香．鄭雲叟詩曰．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綠為玉．翠為素．此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為茶之精美．不必以雀舌鳥嘴為貴．今按茶至一寸．則非嫩大矣．非佳品也．存中此論曲矣．盧仝茶詩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串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揚．茶之佳品．珍逾金玉．未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皆下品可知也．齊己詩角開香滿室．爐動綠凝鐺．丁謂詩曰．末細烹還好．鐺新味更全．此皆煎啜之也．煎啜之者．非佳品也．唐人於茶．雖有陸羽為之說．而持論未精．至本朝蔡君謨茶錄既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覈前賢之詩．皆未知佳味者也．（補）學林新編

齊己潭州人．與貫休並有聲．同師石霜．二僧詩唐之尤晚者．己詩如夜過秋竹寺．醉打老僧門．最佳．（補）瀛奎律髓

僧齊己聽琴詩云．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寺相器．愛見少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如聽琴絕句．正宰相詩也．（補）堅瓠集

沙泉帶草堂．紙帳捲空牀．靜是真消息．吟非俗肺腸．園林坐清影．梅杏嚼紅香．誰住原西寺．鐘聲送夕陽．此齊己自賦草堂中事也．洪覺範取此八句．賦為八詩．以其句句有味故耶．此詩為僧徒所重．其來久矣．實亦清麗．（補）瀛奎律髓

南中柴橘柚．寧知鴻雁飛．許渾云．地蒸川有毒．天暖樹無秋．即謝所謂樹皆不落葉也．沈雲卿云．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少雁飛．韓翃云．前臨漲海無人過．卻望衡陽雁幾羣．齊己云．猿國頻聞說．逃鴻亦不遊．又唐李明遠為潘州司馬．即今高州．嘗有詩云．北鳥飛不到．南人誰與遊．即謝所謂雁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者也．（補）曾背日札

齊己早梅詩．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風遞幽香去．禽窺素豔來．明年猶應律．先發映春臺．尋常只將前四句作絕讀．其實二十字絕妙．五六亦幽致．王荊公選唐百家詩．梅花僅有五首．五言律惟有韓致光一首．五言絕句一首．王適云．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亦佳句也．七言絕句二首．戎昱云．一樹寒梅白玉條．迥臨邨路傍溪橋．應緣近水花先發．疑是經春雪未消．劉言史云．竹與梅花相並枝．梅花正發竹枝垂．風吹總向竹枝上．直似王家雪下時．杜牧七言律一首．

見此卷後。今以余所選五言作者廣之。(補)趙韓作聲

齊己詩清潤平淡。亦復高遠冷峭。一經都官點化。自達一集。獨出雲峯之上。可謂智過其師。(原)唐音癸籤

寄方干處士鑑湖舊居云。賀監舊山川。空來近百年。聞君與琴鶴。終日在漁船。鳥路深秋石。湖燈半夜天。雲門幾回去。題徧好林泉。(補)唐詩紀事

戊辰歲湖中寄鄭谷郎中云。白髮久慵簪。常聞病亦吟。瘦應成鶴骨。閒想似禪心。上國楊花亂。滄洲荻笋深。不堪思翠巘。西望獨沾襟。(補)唐詩紀事

觀水云。范蠡東浮闊。靈均北泛長。誰知遠烟浪。別有好思量。故國門前急。天涯眼裏忙。難收樓上興。渺漫正斜陽。(補)唐詩紀事

聽李先生琴云。仙子弄瑤琴。仙山杉月深。此聲含太古。誰聽到無心。漱石泉千片。敲空落萬吟。何人傳指法。攜向海中岑。(補)唐詩紀事

師貫

福州師貫禪師。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甚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補)五燈會元

如體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補)指月錄

體靜

後唐同光三年。體靜禪師住鄴城東山華嚴寺。未幾。莊宗徵入並下。衆僧看經。惟師與徒衆不看。帝問師爲甚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帝曰。衆徒爲甚也不看。師曰。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衆僧爲甚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蝦。帝曰。師是後生。爲甚稱長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種。百年殿下老朝臣。(補)閩中考

法輝

泉州開元寺法輝禪師。禪餘。頗以詩自娛。與呂紹叔、石聲叔、陳原道、釋居猷、居全爲同社。嘗題孤師壁曰。遠浸谿光碧。寒生松檜陰。漁舟歸暮雨。高吹入秋林。此境長年在。吾師靜隱心。(補)閩書

雲門

雲門偃禪師。嘗作北邙行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轔轔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潸悽作露歌。哀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終別離。苦痛哀傷不暫輟。況復百年猶夢寐。去人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栽松起石莊墓門。欲爲死者長年計。魂魄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并輪度。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爲北邙山下塵。沈迷不計歸時路。爲君孤坐長悲辛。皆日送人哭長道。今爲孤墳臥芳草。妖狐穿穴藏子孫。

耕夫撥骨尋珠寶。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壞冢連晴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冢畔餘花寂寞紅。日日相催若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遊常樂鄉。縱經劫火無生死。(補)仙其類林

虛中

虛中。宜春人。遊瀟湘山與齊己、尙顏、棲蟾爲詩友。住湘江西宗成寺。漳州馬氏子希振侍中好事。每延納於書閣中。好燒柴火。煙昏彩翠。題侍中池亭云。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嘗寄司空圖侍郎云。門徑放莎垂。往來投刺稀。有時開御札。特地挂朝衣。嶽信僧傳去。天香鶴帶歸。他時周召作。無復更衰微。司空侍郎言懷云。十年華嶽峯前住。只得虛中一首詩。(原)郡閣雅談

司空圖歸山時。多以四皓、二疏譬之。唯僧虛中云。道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扶。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挂朝衣。言其衷藏存誠。非邀君者也。(原)全唐詩話

留鳥

蜀沙門僧留鳥。詩慕李白。謁賈島。寒灘乃自亟其詞云。鯨目光燒半海紅。鼇頭浪蹙做天白。而云我不能措思於縱離濟之間。仍精於周易佛經。爲歌行所推。(原)詩話總龜

法眼

太祖將開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作偈諷之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悟。而宋師渡江。(原)冷齋夜話

棲蟾

唐僧棲蟾。題豫章邑中云。楚樹七回彫茂葉。江人三至宿秋風。蜘蛛竹老搖疎白。菡萏池乾滿碎紅。山谷諸人皆和此詩。又一僧題豫章云。古木疑撐月。危峯欲渡江。亦佳句也。(補)雪浪齋日記

可隆

僧可隆。善詩歌。從舅閱其卷。有觀棋句云。萬般思後行。一失廢前功。從舅謂曰。吾師此詩。必因事而得。隆答曰。某本姓慕容。與桑維翰同學。少負志氣。多忤維翰。維翰登第。以至入相。某猶在場屋。頻年敗衄。皆維翰所挫也。因削髮爲僧。其句實感前事而寓意焉。從舅識鑒。皆此類也。(原)大定錄

遠公

莊宗遣中使向延嗣齎勅害帝。勅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矣。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家字。由是百官及王氏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殺帝及宗族於秦川驛。因盡得蜀中珍寶。帝時年二十八也。時有蜀僧遠公。傷蜀亡國詩云。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牽羊屢主尋傾國。指鹿姦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老漫開花。兩朝帝業都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補)十國春秋

贊甯

吳越時贊甯僧傳。載浙江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

般若此妻燒也。（証）（補）鑑誡錄。

僧投簡寄題洞庭山水月禪院云。叁差峰岫晝雲昏。入望交羅蜀浪奔。震澤湧山來北岸。華陽連洞到東門。日生樹排紅霞脚。風起波揺白石根。門有上方僧作處。橘花林下采菌蘇。積翠湖心道迥長。倒嶺蕭寺雨交光。烏行黑點波濤白。楓葉紅連橘柚黃。人我絕時假樹石。是非來處接帆檣。如何遂得追遊性。擺卻營營不急忙。（証）吳郡志。

大師聲望日隆。文學從茂。時錢氏公族忠懿王俶宣德節度使儀。奉國節度使億。越州刺史儼。金州觀察使儀。故工部侍郎昱。與大師以文義切磋。時浙中士大夫衛尉卿崔仁冀。工部侍郎慎知禮。內侍致仕楊惲。與大師以詩什倡和。又得文格於光文大師。嘗征受詩訣於前進士裴說。由是大爲流輩所推。時錢塘名僧契嵩者述名數一支。謂之論虎。當從遊者文章俊健。謂之文虎。大師多毘尼著述。謂之律虎。故時稱四虎焉。（補）十國春秋注。

智亮

藏雲山有藏雲寺。居山中舵。上山下山各十五里。南唐時。釋智亮者居之。智亮不藉硯而能句。有山中詩。人間漫說上天梯。上萬千回總是迷。爭似老夫巖下坐。清風明月與心齊。人駭服其天得云。（補）閩書。

翠微禪師

王仁裕洛城漫錄云。張全義爲西京留守。識黃巢於衆僧中。陶穀五代亂紀云。巢既遁免。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馬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危闌看落暉。又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而世傳巢住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即巢也。明州雪竇山有黃巢墓。（補）鼠璞。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換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筆書揮麈錄。殊不知此乃元微之贈智度詩。竄易穿鑿。合二爲一。原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禪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閒行獨自歸。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納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閒凭闌干望落暉。（補）

陳去非衛輝道中詩。客子山行不覺風。龍吟虎嘯滿山松。綸巾一幅無人識。勝業門前聽午鐘。按唐黃巢既敗爲僧。投張全義。舍於南禪寺。有寫真。紺本巢題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掛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凭闌干看落暉。去非詩意同。（補）能改齋漫錄。

清豁

清豁。福永泰張氏子。幽龍啓初。肄業神晏國師。具戒事。既留從劾延。主漳之保福。宋建隆三年。辭衆曰。聚如浮沫散如雲。聚不相將散不分。入郭當時君是我。歸山今日我非君。遂行。跋涉三嶺。岩溪險阻。多瘴毒。吟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溪溪上水。汝歸滄海我歸山。至貴湖。愛其精。遂休居焉。（補）閩書。

慈覺

僞蜀大東門外。有妙圓塔院。僧名行勤。俗姓張氏。人以其精於修行。因謂之道者。早歲南行。中年挂錫。眉皓髮。貌古形贏。住草屋數間。惟繩牀一張。及木櫃一所。不從齋請。晝則升牀而坐。夜則入櫃而臥。衣服未嘗更換。問之撲默不對。人皆仰其高節。道之衣服則轉施貧人。與米麵鹽酪則受以一大甕貯之。常滿每齋則取一抄合。而分三紀。饘粥自若。不赴流俗。其清尚如此。時約八十。臨終自拾薪草。積於院後。告諸門徒曰。吾即日行化。命以木櫃於薪草之上。以火爇之。老僧卒矣。至期依其教命。於煨燼中得舍利數十粒。葬於塔中。時有葉覺長老。禪門宗匠也。有贊妙圓塔院張道者屋壁云。成都有一張道者。五十年來住郫野。祇將滄海作家風。未省承迎相苟且。南地禪宗盡偏參。西蜀叢林遊已罷。深知大藏是解拈。不把三乘定真假。張道者。傍沙溪。居闔若。草作衣裳菲作食。活計生涯一物無。免被外人來借借。貴齋午睡樂怡怡。檀越供須都不謝。皆身不值五分錢。一句元元豈論價。張道者。貌古神清不可畫。鶴性雲情本自然。生死無心全不怕。總遂劫火未爲災。暗裏龍神應嗟訝。張道者。不說禪。不答話。蓋爲人心難誘化。遂棄名利漫馳騁。箇箇何曾有般若。分明與說速休心。供家却□道爛也。張道者不樂徒甚脫灑。不結遠公白蓮社。心似秋潭月一輪。何用聲名播天下。（証）茅亭客話。

元寂

僧元寂。姓高氏。故唐節度使駢族子也。乘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略跌宕。無日不醉。嘗自號爲酒禿。云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賚金帛甚厚。元寂即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補）十國春秋。

至聰

五代時有一僧號至聰禪師。祝融峰修行十年。自以爲戒行具足。無所誘掖也。夫何一日下山。於道傍見一美人號紅蓮。一瞬而動。遂與合歡。至明。僧起沐浴。與婦人俱化。有頌曰。有道山僧號至聰。十年不下祝融峰。腰間所積菩提水。瀉向紅蓮一葉中。（補）侍兒小名錄。

還鄉和尚

錢氏時。杭州還鄉和尚每喝云。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掛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人問。云明年大家都去。果爲錢家納土還朝之兆。（補）侯鯖錄。

獨村寺僧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更奇之。饋以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他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令賦食蒸豚詩。操筆立成曰。嘴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薦。軟熟真堪玉箸挑。若把獊根來比並。獊根只合吃藤條。公大喜。與紫衣。（証）冷齋夜話。

獊根羊肉也。唐薛昭緯遭黃巢亂。流離饑餓。遇故識銀工。延接飲饌甚豐。昭緯以詩謝之曰。一撲獊根數

十數，盤中猶更有鮮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而王中令合寺僧賦蒸豚詩，亦有擅根白合蜜藤條之語。（補）文湘[illegible]沙

雙燈寺僧

梓潼雙燈寺僧詩一頌曰：擡來好箇寄生蠶云云，跌坐而化。（補）淸異錄

張居士

張居士名蟠，字平宏，學釋氏法，人謂之居士。時有何居士問不拘生死者，願師直指。答曰：非干日月照，晝夜自分明。又問：百骸往來非指的，光明終不礙山河時如何？答曰：紅尾鯉龍三尺浪，眞龍透石本無蹤。嘗撰參元錄、元珠集、歌行句偈百餘篇，云：起流來往我家風，我道玲瓏處處通，頃刻萬邦皆徧到，途中曾未見人逢。其仙化三日，口吐香氣，滿屋氛氳。有弟子告曰：居士常言宗門，祇以眼目爲光，不以唾和爲事，居士今日何以如此？言訖，香氣乃絕。（原）茅亭客話

句居士

句居士名令元，蜀都人也。宗嗣張平宏，有學人問答，隨機應響，著火蓮集、無相寶山論、法印傳、況道雜言百餘篇。有敬禮瓦屋和尚塔偈曰：大空無盡劫成塵，元步孤高物外人，日本國來尋彼岸，洞山林下過迷津。流流法乳誰無分，了了教知我最親，一百六十三歲後，方於此塔塑全身。瓦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國人也，嗣洞山悟本禪師。天復年初入蜀，僞永泰軍節度使鹿虔扆捨碧雞坊宅爲禪院居之，至孟蜀長興年末遷化，時壽一百六十三，故有是句。（原）茅亭客話

五代詩話九卷　鬼怪　羽士

呂巖

呂巖眞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淸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値龍擊鼓陞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煑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煑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卻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補）湘山錄

復齋漫錄云：異聞集載沈旣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敍以爲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苕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黃粱炊未熟夢驚殘，偶用枕中記語，此可見其非呂翁也。蓋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絕相類，浮世榮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記可笑亦可嘆。（補）漁隱叢話

與虔臣精廣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

實。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曰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摶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蓋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谷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籬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祗檢檢。指端變化又元元。刀圭乞與起贏病。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補)賓退錄

自王重陽全眞教行。而道呂父遂唐絕。尤延之紀唐詩。皆取鍾呂作。世遂亡弗以二子爲唐人者。以余考之。呂蓋五代人。而鍾顯宋世。其不得爲唐人一也。何以明之。鍾呂傳道集。稱施肩吾撰。肩吾中唐後人。於呂爲前輩。不應爲其弟子。第令受道之士。固非所拘。則唐人之好奇譎誕。什倍宋時。如元怪、杜陽異聞。甘澤之類。往往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而呂之顯迹宋世。婦人童子。稔相傳述。胡唐之小說。無片詞及之。僅傳道一集耶。此其不得爲唐人二也。又太平廣記。采摭累朝小說數百家。至唐人撰述。宋初存者。什九亡弗備收。如神仙一類。卷至數十。即杜子春、蕭之無稽。紀錄不遺。乃鍾呂傳道集。竟不見采。考之總目。亦無其名。其書雖見於文獻通考。而劉昫舊唐書志中不列。則其僞作而託名肩吾。無可疑者。此其不得爲唐人三也。鍾之詩可見者。惟二絕句。呂之詩可見者。僅一絕一律。然尤延之所采。竟不知得之何書。趙昌父因延之。計敏夫紀事。又本之尤趙。而元好問鼓吹一律。又不審得之何書者也。然則三絕一律。庸知非鍾呂宋時之作。諸公因其自稱唐人。故從而彙之於唐耶。庸知非當時因二公幽迹。而好奇者託附其名。好事者遂自爲其作耶。觀庾伯生旅店一詩。滕玉霄訪友一詩。當時皆以爲呂作。則他可例見矣。(補)少室山房筆叢

考呂之顯迹五代。見於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見於詩話者。其句有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裏煮山川。似是本詩。而朝遊北海暮蒼梧。亦可信者。然皆五代小說所載也。鍾之詩句可徵者。莫厭追歡笑語頻一首。然僞宣和書譜及之也。自餘呂之幽迹。幾遍天下。宋南渡以前。錄之則迹。惟王定國一書及王老志爲弟子耳。其謂鍾爲呂師。止宣和書譜一言。餘雖呂自言。未敷數也。賓退錄引宋朝國史載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狀如嬰兒。時至陳摶室。贈以詩。宋得天下。距五代又數十年。而呂才云百歲。則洞賓之爲五代時人。灼然可見。而施肩吾傳道集之僞。不加辨而自明矣。(補)少室山房筆叢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谿者自本朝以來。與權更出沒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迹數見。好道者每以爲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嘗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顚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觀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區區百戰。亦何

足言。棄之則爲佛。存之則爲仙。在去留間耳。洞賓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補)避暑錄話

呂巖字洞賓。幼名紹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婚娶。會昌咸通時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五十道始成。歷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予嘗召箕。洞賓降書云。輕揮劍尾平分湘水。翻倒泉石爲侶。清風兩袖。氣粗豪洞府。飛過經千里。俄嘯嗟來。醉將玉匣乾坤。收拾衲廣裏。一聲長嘯海天秋。數著殘棋山月起。未盡日踏步行。予請作西湖賦。即運筆如飛。筆不停輟。有云。學劍落之兩峯。臥白雲於三竺。六橋水流魚與四賢堂寂。鹿獨宿其佳句也。(補)西湖日札

世傳呂先生詩。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呂先生。非洞賓。乃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于石照亭欄上。仍記歲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當元豐開懷。涉爲湖北提刑。題詩其後云。黃鶴樓邊橫笛吹。石亭欄上更題詩。世人不識還歸去。江水雲山共渺瀰。或曰。元圭乃先生之別字也。(補)能改齋漫錄

世傳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動稱八仙云。如所謂鍾離、鐵拐、韓湘子、張果老之屬。皆列仙傳採拾而強合之耳。張果乃明皇時術士。與羅公遠、葉法善同在朝。非仙也。獨呂洞賓者。史傳所載靈異之蹟。昭彰在人耳目。想不可謂之全誣。今世所謂純陽詩字甚多。如朝遊北海暮蒼梧。及石池清水是吾心者。好事者裒爲之集。但純陽唐人。既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乃類宋人口吻。豈亦後人傅會所成耶。不然。既遺世高舉。而又屢降人間。若戀戀不忍舍者何也。退之云。我自屈曲生世間。安能從汝求神仙。此視純陽去而復來者過之遠矣。(補)五雜組

唐末。焉城外酒家門額書云。飛空劒回顧。謝此舍春王。於王字末。大書酒也。字體散逸。非世俗書。人謂是呂洞賓題。(補)清異錄

後周末。汴京民石氏。開茶肆。有丐者索飲。其幼女敬而與之。如是月餘。父怒笞女。女供奉益謹。丐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嫌之。少覆於地。即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仙也。汝雖無緣盡飲我茶。亦可隨汝所願。女只求長壽不乏財物。呂仙遺詞曰。子午當餐日月精。元關門戶啓還扃。長似此過平生。且把陰陽仔細烹。遂不復見。宣和中。又遺吳興倡女張珍奴詞曰。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兩山頭。漸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固。煉庚申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只道先生姓呂。蓋步蟾宮詞也。(補)西湖志餘

東坡云。回仙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石榴皮書其家東老庵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余次其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尸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朱書。淒涼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補)四溟詩話

山谷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清閒。自然爐鼎。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疊。蕊珠看舞胎仙。便萬釘寶帶貂蟬。富貴欲薰天。黃粱炊未熟。夢驚殘。是非海裏。直道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

26A

蘋紅鬱。再游盤浦廬山。往三十年有人書此曲於州東茶閣酒肆之柱間。或愛其大指趣。而不能歌也。中聞樂工歲按而歌之。輒以經齒竄入。有市井氣。不類神仙中人語。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廣陵市上。童兒和之。乃合其故時語。此道士去後。以物色迹逐之。知其爲呂洞賓也。（補）[illegible]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飲道人指取大白。滿引無算。曰。君有從軍之行。去否。胡殊然曰。當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道人曰。西陲方用師。好去索紙書詩曰。濟世應須不世才。調羹重見川鹽梅。種成白璧人何處。結了黃粱夢未回。相府舊開延士閣。武夷新築望仙臺。青雞鳴度函關曉。好卷游韁歸去來。授詠曰。爲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窮人。又結了路徑也。詠叩其說。但云未可立談。詠問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早晚亦遊可以復相見。夜艾。詠曰。先生可就此寢。曰。吾歸邸中。只在河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諸邸尋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遍邑物色。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說。具告以此。且約同謁子厚。說曰。猶不可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怪。詰其所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爲然。遂赴姚幕從取青唐。陞遷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歸。聞有此詩。就詠求之。其眞本已爲副車奄有。乃錄寄之。子厚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今日之非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秦州天慶觀。聞說呂先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爲呂。道士云。道人去時。適道衆皆赴鄰郡醮。道人顧小童曰。吾且去。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修。師戒勿令題寫。乃曰。煩貯火殿廡。吾欲禮三清而去。既而行殿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澈。乃以爪畫殿壁留詩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沈。一到邦山空闕內。消閒累七枝琴。後題回字。衆驚嘆以爲必呂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邦山卽秦山也。詠思弋陽所過。有遊邊之約。豈非斯人歟。此說予聞江元一太初云。（補）[illegible]

西湖諸寺。所在無燬。雖南山盡石。猶是舊屋。寺僧言。頃時有數道人來乞食。拒而不與。乃題詩屋山而去。至今猶存。字畫頗類李北海。是唐人詩也。其詩云。南塢數回泉石。西峯幾疊煙雲。登攜孰以爲侶。顏鶴李甲謫紜。後好事者譯之。前一句乃呂字。第二句洞字。第三句賓字。是洞賓與三人者來耳。李甲近世人。東坡以比郭恕先。善畫而有文。餘不知其爲何人。當是神仙也。（補）竹坡詩話

昔師雄郎中。治平中通判鄜武。嘗收鐵鉞甚大。非常物也。久欲淬磨。未得其人。左右言。近有回處士。自言善磨鏡。召至。風骨軒昂。非常人也。飲酒畢。推藥鏡上。言藥少。當自取之。既去不回。詢其宿。在太平寺。留詩一絕云。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豔長春。須知物外煙霞客。不是塵寰磨鏡人。取鏡視之。藥已化去。堆藥處一點。表裏通明。如寒玉秋水。（補）青瑣高議

歸錫翁帥平章。一方士通謁。從數童衣黃幘。立於庭下。錫翁異之。指數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笑曰。不煩吾語。是兒能之。數童乃操筆大書云。一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簑衣臥月明。既去。鄰人見方士挾兩大鬟。長歌出郭。迹之不見。兩鬟乃二口。豈洞賓耶。（補）[illegible]

襄讀醫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爲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柱間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冢上爲亭鬼莫窺。冢

識人卽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除卻空虛總是塵。（補）[illegible]

破瓜者。謂二八也。蓋以瓜割四界。其形如兩八字。故女子初破體曰破瓜。年當二八也。呂洞賓贈張洎詩云。功成當在破瓜年。蓋二八。八八六十四也。洎以六十四卒。（補）[illegible]

大梁景德寺峨眉院壁間有呂洞賓題字。寺僧相傳以爲頃時有蜀僧號峨眉道者。戒律甚嚴。不下席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求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願少見待也。明年是日。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偉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偉人嘆息良久。忽復不見。明日書數語於堂壁間絕高處。其語云。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翥鳳。非世間筆也。宣和間。余遊京師。猶及見之。（補）竹坡詩話

潭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簿視之。果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亮宗謫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神秀。眉宇清邁。滕知其異。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聞之。恍然大笑而別。不知所之。（補）東軒筆錄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絕於玉晨門扉之上。俗傳云。呂先生神篆。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無人跡戶長扃。後爲人刮去。墨迹獨存。乃知非常人書也。（補）[illegible]

全州道士蔣暉。志行高卓。洞賓謁之。適蔣他出。留詩於壁曰。醉舞高歌海上山。天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後書無上宮主訪蔣暉作。遂去。字徹壁。暉歸。大驚曰。宮字無上。此呂翁也。追之不復得矣。（補）[illegible]

三界廟一名青蛇廟。有小蛇。背綠腹赤。穴神衣袖。饗神飲食。或以手接觸之。甚馴。側有盧暨敍新。家數百里。蛇輒至。爲其人索頭。其家爲蛇掛紅。刻日賽之。呼曰青蛇使云。係三界姓許。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輕如一葉。上下無縫。帶內有回字。能召風雨。知來物。播術聚衆。宏治中。制府遣至。投以洪鐘。環以柴薪。焚夜燬之。發之無有也。仙衣所披。僅乃得免。余先一日與袁元約趙平箇談青蛇之異。余謂青蛇。必金精也。昔先師純陽詩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此時三彭遯靖。一氣未降。及登黃龍。頓超側覺。銖衣蛇劍。棄若浮烟。辱於非人。有非顚也。夫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用。設藏諸融。亦何神之靈而青蛇有知。必不拳拳於茲廟也。二客稱快。次早入廟。取酒酹蛇。蛇者魄匿深穴。於神座之下。以火燭之。得寶劍一柄。翠色欲滴。是夜。二客夢一綠衣少年。與余結佩。後青蛇遂無有見者。（補）赤雅

呂眞人一日遊四明金娥寺。踞方丈。蕭然有童子出。呂問此何寥寥。童曰。眞道寥寥。虛空也不著。呂嘉肯。題詩於壁云。方丈有門出不鑰。見箇山童露雙腳。問伊方丈何寂寥。道有虛空也不著。聞此語。何欣欣。主人豈是尋常人。我來謁此不得見。渴心耿耿生埃塵。歸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萊山杳杳。相思一上石樓

時。俳嘯海僧千峯晚。(補)堅瓠集

回仙於京師狀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詩。自國初時卽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整。人立盡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話乃云耆卿作傾盃樂秋苡一闋。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記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語怪誕。無可考據。蓋不見回仙留題詩。遂妄言耳。(補)隱叢話

回仙有沁園春一闋。明內丹之旨。語意深妙。惜乎世人但歌其詞。不究其理。吾故表顯之云。九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媾。進火功夫。尤鬪危。山江上。君月華瑩靜。有箇烏飛。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元微。天機深遠。下手元修休太遲。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補)隱叢話

武昌瀕江。有呂公磯。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於其上云。橫吹聲沈。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屋遙火瀕洞何處吾家。胎禽怨夜半乘風。元露丹波先生笑。飛空一劍。東風猶自天涯。情知道山中好。早翠嶺含隱瑤草新芽。清溪故人信斷。夢逐飆車。乾坤星火。歸來兮。煮石煎砂。迴首處。幅巾歸帳。雲邊獨笑桃花。不知爲何人作。或言洞賓語也。後三十年己未。元兵渡江。(補)老學叢談

呂洞賓過錦屏山題詩云。半空驚然雷雨收。洗出一片瀟湘秋。長虹倒掛碧天外。白雲走上青山頭。誰家綠樹正啼鳥。何處夕陽斜倚樓。道人醉臥巖下石。不管人間萬種愁。又時當海宴河清日。白鹿閒騎下翠臺。本爲君平川裏去。不妨卻到錦屏來。自有仙人丰度。今世傳洞賓詩。只朗吟飛過洞庭湖一絕耳。(補)堅瓠集

呂仙坐風停橋上。有守橋道人。煎佳茗供之。仙索紙筆書詞云。落日數聲啼鳥。香風滿路吹花。道人邀我煮新茶。蕩滌胸中瀟灑。世事不堪回首。夢魂猶遶天涯。風停橋畔卽吾家。管甚月明今夜。字皆飛舞可愛。橋在安成北三十里。(補)[illegible]

杭州元妙觀中。有瓊花一株。以嚴霜卜休咎。元時。有羽客題葉云。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天風香露蒼華冷。名籍因山倒汝來。白雪紅鉛立取胎。美金花要十分開。好同子往瀛洲否。雲在青霄鶴未來。識者以爲呂洞賓云。(補)西湖志

元末嘉興桐鄉縣後朱村徐迪判。素敬洞賓呂祖。朝夕禮拜。一日疽發於背。勢漸危篤。然猶扶起禮拜如故。忽見淨水盂之下。有白紙一幅。視之有詩云。紛紛墓上黃金屑。片片花飛白玉芝。君王一勅臣八兩。滿和服下卽平夷。意是仙方。而不知黃金白玉爲何物。問之乩仙。判曰。大黃白芷也。服之果驗。後以之醫人。亦無不效。(補)瓊言

淺利州散花嶺。在州治西三十里。相傳土官趙文安時。有一醮。呂仙下降。變作乞丐臨壇。土官惡其不潔。拉出。呂仙手拍門上。成金字。題詩云。串字去中心。同水將其髮邊無白髮。匹驚去難尋。後土官悟。追至此嶺。白鶴騰空。天花散墜。故名散花嶺。越再歲。土官被事改流。(補)利州志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於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補)鶴林玉露

陳禹臣

陳禹臣。河東人。避黃巢之亂。入南嶽。遇道士軒轅彌明。授以仙術。且謂曰。子得道當在山窮水絕處。乃隱宜之北山。寓吳生家。每謁輒與語塵外理。贈生以詩曰。世俗風波險。人情巧智長。要知安分處。恬性本真常。又贈云。巖下瑤粉遲。雲生石室寒。是培芝鶴舞。丹寶虎龍蟠。塵世人情老。壺中世界寬。憑君高著眼。物外試回觀。遂居大巖修煉。不復出。嘗手植異桃蜜藥。至今不凋。山上有井。水色紺碧異常。禹臣在時。嘗聞仙樂。一日仙升。宋時有人遇之。問其贊子。曰。此紫府仙伯陸仙翁也。(補)寶慶府志

鍾離權

邢州開元寺僧院。有五代時隱士鍾離權草書詩二絕。筆勢遒逸。詩曰。得道真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重。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昇平有幾人。後從政知邢州。勒詩於石。(補)宋事實類苑

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自謂生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有問答語。及詩成集。狀其貌者作偉岸丈夫。或峨冠紺衣。或虬髯蓬髮。不冠巾而頂雙髻。文身跣足。頎然而立。睥睨物表。眞是眼高四海。而遊方之外者。自稱天下都散漢。又稱散人。嘗草其爲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得相從。其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非凡筆也。元祐七年七月。亦錄詩四章。贈王定國。多論精勤志學。長生金丹之事。歷歷可讀。終自論其書。以謂學龍蛇之狀。識者信其不誣。今御府所藏草書一。贈王定國詩。(補)宣和書譜

風燈泡沫兩相悲。未肯遺榮自保持。領在嶽珠當猛鹿。身中有道更求誰。才高雅稱神仙骨。鑑照還如大寶龜。一半青山無買處。與君攜手話希夷。元祐七年九月九日。鍾離權書。莊綽跋云。昔維揚有何仙姑者。世以爲謫仙。能與異人接。一日鍾離過之。使治黃素。乃書此詩。呂公亦跋其後。分侯王學士至授之。後數日。王古敏仲自二卿出守會稽。至維揚訪姑。卽以與之。王祕不以示人。(補)宋詩紀事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偸盜官米。鄰配而籍其家。得草書二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劍之狀。蓋鍾離翁也。其詞云。露滴紅闌玉滿畦。閒拖象板到崑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木齊。古䲷細香紅樹老。半峯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滿谿。李粹伯跋之曰。字畫放逸。有翔龍舞鳳之勢。殷去尋常畦徑。非得於心而應於手者不能爾。飄然神仙風度。固有所本云。眞本藏於建康府治軍資庫。絹素標飾處皆斷裂。獨字畫不動。裝表皆見之。庚申歲者。豈非藝祖創業建隆元年乎。(補)夷堅志

劉元英

劉元英。號海蟾子。初名操。燕地廣陵人。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相。一旦忽有道人來謁。自稱正陽

子索覓卵十枚，金錢十枚，以一文置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歎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樂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擘爲二，擲之而去。海蟾由此大悟，遂易服從道。宋仁宗天聖九年，遊歷名山，所至多有遺蹟。一日，於澧州壽寧觀題古詩十韻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尼柄。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壺酒。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諸露去上天，棨頂與牛貴十角。溪田耕半頃，種稻釀白醪。總是仙家境，醉眠松陰下。拂過白雲巔，要去卻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眞其傍，撮襟書鶴齊壽四字，題云：廣陵捕民劉某書。升成尸解。（補）[illegible]碣石剩錢，戢劉海蟾歌云：余緣太歲生燕地，憶昔三光分秀氣。丱貫聰明諳字心，十六早登甲科第。紆朱懷紫金章貴，箇箇羅衣輕掛體。如今位極掌絲綸，忽憶從前春一寐。昨宵家宴至五更，兒女夫人俳侍婢。被吾佯醉撥金盤，打碎珊瑚眞玉器。兒女嫌，夫人惡，忘卻從前衣飲樂。來朝朝退怒猶存，些兒小過無推托。因此事，方頓悟，前有輪迴誰救度。辭官納印棄榮華，慨慨身心求出路。按海蟾姓劉名喆，燕渤海人。十六登甲科，仕燕五十至相位。朝退，有二異人坐道傍，延入談修眞之術。二人默然，相索金錢一文，雞卵十枚，擲於案，以雞卵累金錢上。蟾傍睨曰：危哉。二人曰：君身尤危，何啻此卵。蟾遂悟，納印入終南山學道爲仙。其歌意甚明白，今非蓬頭跣足嘻笑睨人手持三足蟾弄之曰此劉海戲蟾圖也，直以劉海爲名，舉世無有知其名者，錄之以資博識。（補）堅瓠集

張逸人

五代時有張逸人，嘗題崔氏酒壚云：武陵城裏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雲遊道士飲一斗，醉臥白雲深洞口。自是酤者愈衆。（補）堅瓠集

李眞

李眞不知何許人，唐末五代仙人。有丈人山詩云：春凍曉鐘露重，夜寒幽枕雲生。豈是與山無素，丈人著帽相過。（補）全唐詩錄

杜光庭

道士杜光庭，字賓聖，道號東瀛子，括蒼人也。光庭初意喜讀經史，工詞章翰墨之學。懿宗設萬言科選士，光庭試其藝不中，乃棄儒衣冠，入道遊天台。潛心道家之書，窮研極至理，至條列科教，自漢張道陵、陸修靜撰集已來，始末備盡，於今羽流成宗之。僖宗臨御，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應制，一時流輩爲之斂衽。皆曰：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而已。嘗撰混元圖、紀聖賦、廣聖義、歷帝紀、暨歌詩雜文，共百餘卷，專自錄所爲詩文，而學者爭得之，故其書因詩文而有傳，要是得煙霞氣味，蓋不可以擬倫。義獻而過往絕人，亦非世俗所能到也。光庭嘗一日忽謂門人曰：吾城方側眞宮工未畢，上帝命余作岷峨主司，恐不久於人間世。他日因復謂眞宮成矣，遂披法服，與門弟子別而卒。異哉。豈人材不時，人間少，天上亦少。昔李賀以天上玉樓成，召作記而去，其類是矣。今御府所藏正書一：送先蜚詩。（補）宣和書譜

杜光庭題仙居觀云：往歲眞人朝玉皇，四眞三代住繁陽。初開九鼎丹華熟，纖攝五雲天路長。烟鎖翠嵐

迷舊隱，池凝寒鏡貯秋光。時騎白鹿巡前去，應許潛通不死鄉。鴻都觀云：亡吳伯越已功全，深隱雲林始學仙。鸞鶴自飄三蜀駕，波濤猶憶五湖船。雙溪夜月鳴寒玉，衆籟秋空斂翠烟。也有扁舟歸去興，故鄉東望思悠然。遊都觀云：三仙一一駕紅鸞，仙去雲閒遶古壇。煉藥舊臺空所，排衣喬木兩攤殘。清風儼接猿聲近，白石浸涵水影寒。二十四章皆可隱，振衣長往亦何難。（原）全蜀藝文志

李夢符

鍾傳鎮南昌，有李夢符者，放宕豪飲，應口成詩。桂州刺史李周道人謂傳曰：夢符吾弟，可遣歸。傳令求於市，即不知所之。有同當學士詩云：縱修仙業能修眞，蓄猫藏恐春復春。封老不藏林裏鹿，平生難見日邊人。洞桃深處千株錦，巖雪鋪時萬草新。深謝名賢遠相訪，求閒難離鳳凰津。（原）詩史

李夢符不知何許人，梁開平中，鍾傳鎮洪州日，與布衣飲食狂吟，放逸嘗以釣竿懸一魚向布肆唱漁父引，賣其詞，好事者爭買之，得錢便入酒家。其詞有千餘首，傳於江表，略記其一兩首云：村寺鐘聲度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徐徐撥棹卻歸灣，浪疊朝霞錦繡翻。又曰：漁弟漁兄喜到來，波官賽了坐江隈。椰榆杓子木瘿杯，爛煮鱸魚滿岸堆。繇考取狀答曰：插花飲酒何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遂不收復問。或把冰入水，及出身上氣如蒸。鍾氏亡，亦不知所在。（原）[illegible]

許碏

許碏眞人，唐末遊南嶽招仙觀，壁上題歌一首云：洪爐烹煅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闘神通，只自干邪不干正。黃口小兒初學行，誰知日月東西生。遼爲萬壽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兮石是石，蘊在深泥終不易。鄧通餓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力。丈夫未達莫相侵，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原）[illegible]

漳州之鶴鳴山有題詩石，毀落莫辨，可辨者九字曰：保大與許碏尋假月子。碏，唐末許眞人也，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復自襄汴來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童、羅浮，到處皆於石崖峭壁題云：許碏自峨眉山尋假月子到此。筆蹤神異，竟莫詳假月子何人也。後多遊廬江間，常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手嫌輕脫，謫向人間作酒狂。一日當春和氣候，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昇雲飛去。（補）閩書

虛皋

羅源虛皋者，嘗錄黃精於市，爲闘龍磨中爲道士陳守元所辱，故人木當敏者挾之去，供以酒肉無倦色。一日，謂當敏曰：余累公多年矣，請過吾廬可乎。當敏笑曰：爾安有家。皋曰：亦有之，但怕余行，頃刻可至。遂從梅嶺抵茅山羅喜洞，以杖三叩，洞門大開，洞中玉堂金闕，麗人被珠翠者百數，所飲食皆非人世所有。居十日而歸，送之洞門，衆吹尺八，擊玉磬，和和而歌曰：朝爲雄兮夕爲雌，天地終盡兮人生幾時。歌畢俱散。當敏歸至邑，乃明洪武十二年矣，城郭人民皆非昔日。遍訪羅源，無一木姓者，但西隅半街陳氏尚呼其住屋爲木居裏。（補）[illegible]

伊用昌

伊用昌遊江浙間，散誕放逸，不拘細謹，善飲，行歌市中，其言皆物外汗漫之詞，似不可曉，亦能為詩。留題閣皂觀云：花洞門前吠似雷，險聲流斷俗塵埃。雨噴山腳毒龍起，月照松梢孤鶴回。羅幕秋高添碧翠，畫簾時捲對樓臺。兩壇詩客何年去，去後門關更不開。後入湖南謁馬氏，時方設齋，獨不請用昌，用昌自造之，據其坐，宿食畢，則大聲吟詩云：誰人能識白元君，上士由來盡見聞。避世早空南火宅，植田高種北山雲。雞能抱卵心常聽，蟬到成形殼自分。學取大羅些子術，免教松下作孤墳。詩畢，拂衣而起，衆訝奇異，乃逼問，無對，出門不見。(原)雅言雜載

伊夢昌

伊夢昌不知何許人，因夢兩日，遂立此名。唐末不仕，披羽褐遊山水，題攸縣司空觀仙壇云：惟有松杉空弄日，更無雲鶴暗迷人。題黃蜀葵云：露凝金盞滴殘酒，檀點佳人噴異香。在醴陵何氏家，一日化去，作詩附鍛匠回言在彼打劍，何氏發其家棺，惟劍耳。(原)青瑣後集

吳含靈

吳含靈，江西人也，為道士，居南嶽六七年，俗呼為吳猱，好睡，經旬不飲食，常言曰：人若要閒，即須懶，如勤即不閒也。素不攻文，偶作上升歌，甚奇絕，云：玉皇有詔登仙職，龍吐雲兮鳳著力。眼前驀地見樓臺，異草奇花不可識。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為上升忙，一時提向瀛洲賣。清泰年羽化，後有客人于乾祐中在嵩山見之。(原)青瑣集

杜仁傑

至真觀三言詩云：坤所載，乾所覆，象與形，孰瞭兆，緯五行，環二曜，□流闕，九河導，峙而山，亦多號，(一作而一川峙何流)(借借四癸九河導)神有嶽，山有嶠，與天壇，極道妙，嵌孤撐，未易到，日出沒，見遺照，假東西，絕海徼，焱光怪，來爛燿，大龍燭，細螢爝，不復出，赴感召，笙嘹喨，鶴窈窕，羽人路，屯其要，青螺堆，玉蜂峭，左癸井，右丹竈，揭青虛，不二竅，告士人，往昭告，始軒轅，末徽廟，接柴望，咸禋燎，莽劫灰，起天燒，摧棟宇，失朱標，轢鹿豕，雜蓬蒿，予何為，一來弔，不勝廢，乃大造，聖之作，賢者紹，翔元元，諳秘奧，探遙遠，理益耀，微是理，萬有耗，文雖徵，實非剿，庶令來，永為詔。(補)十國春秋

盧道者

盧道者，精於卜，後唐同光二年，有都倅因內孕歲餘不產，求盧道者卜之，書一個字，遂不驗，月二十一日酉時娩倅，以為神，建塔居之，後坐化，遺詩云：三十年前賣卜，化得一間茅屋，末云撒手水超三界，一去定無反復。(補)江西通志

石仲元

石仲元，桂人，號桂華子，七星山道士也，負能詩名，世傳其警句，如石壓木斜出，岸懸花倒生之類甚多，學詩者不遠千里而來，有衡嶽處士廖融者亦至，時楊徽之守湘源，融與論仲元數篇，徽之大稱賞，目為王

方響，然仲元於詩自謂妙究精微，雖權貴求索，未嘗輕予，或咨其太執，仲元曰：錯道而借人，吾不為也。復請去集中巧麗者，則曰：詩者假象而達意也，象非綺靡，可見言非狂疎，可傳象麗而意達，不亦至乎。天福中將殁，召門人潘著謂曰：昨夢得句云：地連鶉野東西去，水接朱川次第來，此吾有生之患，幸謝嘗然，未爽之文，子其圖之。盡出平生所作詩三百餘篇授之，使傳焉，浹旬而殁。有桂華集行於世。先是于華玉與仲元為詩酒交，至京以其詩示左正言虞侯嘉正，嘉正驚異，為之序，略曰：詩人之旨，屈而不伸久矣，今石君復以其道振於楚國，石君負不羈之才，松篁讓其節，冰玉漱其懷，每一聯一句，未嘗不以正得失，厚人倫，美教化，敦風俗為體也。惜其詩今不傳。(補)廣西通志

許堅

許堅，江左人，性樸野，似非今之人，年高絕不知幾人事，少言，人不問，終日不啓口，多居三茅山，不知年歲，形容不變，好殺魚，能為詩，多談神仙事，題茅山觀曰：常恨清風千載鬱，洞天今得恣遊遨。松楸古色玉壇靜，鸞鶴不來青帝高。茅氏井寒丹已化，元宗碑斷夢仍勞。分明有個長生路，休向紅塵嘆二毛。早年堅以時事干江南李氏，人訝其狂戇，以為風恙，莫與之禮，一絕上舍人徐鉉云：幾宵煙月鎖樓臺，欲寄侯門薦才。滿面塵埃人不識，謾隨流水出山來。因拂衣歸隱，今尚在隱迹江淮間。(原)雅言雜載

許堅失其家世，或云晉長史穆之裔也，形怪而陋，嘗往來醫泉寺，所居地直樹杏木，人號小蔣山，堅喜作詩，夢中多吟詠詩句，且則負一布囊，遊廬阜、白鹿洞、茅山、九華間，性嗜魚，輒炙之火上，不去鱗而食，每和巾帶入溪澗中浴，出而曝之，或問其故，堅言天象昭布，晝日亦當參列，其可裸裎乎。堅有異術，太虛觀有池，堅放所炙魚於池中，頃之化生，魚遊去。保大時，以異人召，堅恥其名，不起，常題幽棲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壑。山色接天遙，湖光照寥廓。玉洞絕無人，老檜猶棲鶴。我欲掣青蛇，他時沖碧落。居數年，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瀾若平地，然衆莫不神之，素與樊若水友善，若水北渡後，轉倅江南，遇堅於簡寂觀，勉之以仕，堅默然不答，後不知所在。(補)十國春秋

許堅不知何許人，過酒筵不問尊卑遠近，必到，乘興止三五杯便去，性嗜魚，將魚火上旋炙，熟處即喫，生處復炙，殊不去其鱗腸，每和巾帶入溪澗內浴，良久浸身出水，即於風日中坐候乾，其衣服多有腥氣，人惡之，或有人與物，忻然而受，輒散於貧者，多於夢中吟詩，宿溧陽縣蓋泉精舍，僧出白字扇請留詩，堅對偈熟睡，至晚起，出七言詩云：近枕吳溪與越峯，前朝恩錫雲泉額。竹林晴見雁塔高，石室曾棲幾禪伯。荒碑字沒秋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別故林，落日猿啼情脈脈。太平興國九年，自茅山再遊廬山，於方先生房內安下，至夜深，常與數人歡笑，人疑聽堅，已知之，高聲云：不得來，不得來。今在洪州西山或吉州玉笥山。(原)郡閣雅談

吳仁璧

吳仁璧，關右人，舉進士，遊羅浮洞，學老莊於張先生，得其大旨，辭歸，謀入京取應，先生曰：觀子氣法可住此，吾授子長生之道。仁璧辭以老母缺甘旨，俟名遂身退，學亦未晚，先生曰：此去必遂其志，亦須早來，是

年中第，入浙謁錢武肅，蘇遇之以辟入幕，堅辭不就，以詩謝云：東門上相好知音，數盡臺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食椹，力微無計報焚林。鬆不礙奚崙，衰朽仍慚戢翮。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肅復遣人請撰羅城記，仁壁堅不從，武肅怒，沉於江，吳人惜之。仁壁有一女，有閒居詩云：爲惜若錢妨擬翮，因憐山色旋開竹。又附道士云：五龍金角向星斗，三洞玉音愁鬼神。又題墅衆云：蒲萆薄栽迷帝白，鱗所遺柴半庵紅。又遊法華寺云：高閣烟嵐靡客睡，滿城塵土世人忙。建隆初，廣南劉隱遣中人翁光濤同謁丞當景，就羅浮山設醮。醮畢，並遊諸巖洞，至山頂，見一石門，有老叟衣蘿薜，據門而坐，是問其由，云羅浮先生宅。再問姓氏，叟促聲對曰：吳先生也，名仁壁。言訖，戶閫了無所見。其後或有人於羅浮洞曲諸山見仁壁，復引一十許歲女子，是其女也。（原）羅浮雜記

譚峭

宋齊邱利其化書，唐峭以酒，醉而縫以革囊，投諸深淵。有漁人剖之，峭鼾睡正濃，呼問曰：我譚景昇也。齊邱奪我化書，沈我於淵。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睡囊中，得大休歇。又五色線縫，譚峭詩云：線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柱杖前。後入青城山仙去。（補）十國春秋注。

沈廷瑞

沈道士，筠州高安人，故吏部郎中彬第二子也。性孤僻，形貌秀徹，初名有鄰，棄妻入道，居玉笥山，易名廷瑞。每遇深山古洞，輒日不返。嚴寒風雪，常單衣危坐，或絕食經月，或縱酒行歌。緣峭壁升喬木，若猿猱之狀。骨肉相尋，便卻走避，忘情混俗，人莫測之。往往爲同道者困。雍熙二年正月內，於玉笥山先不食七日，

至上元日甲辰，辭道侶歸所居院，集賢亭，念人生幾何，賦無病而終。遺言於弟子：將遺者士宿一帖，度人經一卷隨葬。後二年二月二十日，有閣皂山僧昭瑩於山門數里相遇，且閣皂山相去玉笥山一百六十里。僧昭瑩問所往，云：暫到廬山尋知己，留下土宿一帖、度人經一卷、五言詩一首爲別。云：南北東西路，人生會不無。早曾依閣皂，又卻上元都。雲片隨天闊，泉聲落石孤。何期早相遇，樂共賓蒿蒲。後昭瑩到玉笥山話及，方知沈道士已亡，其說途中相遇並留土宿及經詩示於人，衆皆駭異，遂往墳上，看見土爽橫拆裂，棺及尺餘，至今不敢發，覽其文驗其蹤，即屍解而去。（原）郡閣雅談

廷瑞寄食閣皂山，舉作異俗，嘗盛夏向火，嚴寒單衣，問其故，終不答。與袁州陳智周相善，興國中，無病卒於玉笥觀。數年，有人於江爲路次見廷瑞，共語久之，令人將詩寄智周。智周得詩甚訝，驅出門求送詩者，已不知所在。詩曰：名士相別後，別後會難期。金鼎銷紅日，丹田老紫芝。訪君雖有路，懷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幾時。智周於端拱二年登第，授衡陽尉，卒。（原）郡閣雅談

江南野史載廷瑞常醉至縣治，直造階上，縣令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廷瑞應聲，舉筆就几而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提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知。云云。令乃慚謝。（補）十國春秋注。

宋自然

丁元和，自幼好道，不慕聲利，疎傲無羈束，或晴霽負琴出郊，飲酒杖策，逍遙於田畝間。偶常言祖父長興

元年於遂州值孟先主與東川董太尉會兵攻圍州城。先是，城中有一貧士，曰宋自然，常於街市乞丐，卑人不能辨之。至重圍中人皆饑殍，宋亦饑殍於州市。相識者以竹簞裹埋城下。俟時平贊之，至明年，有遂州驛使吏李彥者，先往潞州，句當至城，破方歸，說見宋自然在潞州，告云：君若歸州，事須與我傳語相識五七家。那時甚勞煩人，容以自然於重圍中已死，因與發埋處，只存空簞，其間有一紙文字云：心是靈臺神之室，口爲玉池生玉液，常將玉液溉靈臺，漑利關元溢百脈，百脈調和葉青，葉青枸調便長生。世人不會長生藥，煉石燒丹勞爾形。元和因是學道，深得其用。（原）茅亭客話

賀水部

汪彥章云：賀水部，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東坡以五詩紀其事，云：生長兵間早脫身，晚爲元祐太平人。不驚滄海桑田變，來看龜蒙瀰澤春。毘陵汪達道家有其書，畫爲佛像，而書則世傳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蓋其所作詩也。達道求詩，故東坡賦此。其二云：枕中鴻寶漫紛如，尺素題詩已有餘。何物偏明兒女語，闍云不解世間書。（原）東坡集

王直方詩話云：張嘉甫言：余少見人誦一詩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不知何人作。後過毘陵汪迪家，出所藏賀水部賀公手書，乃知賀所作也。（補）王直方詩話

吳崇岳

吳崇岳，泉州人，爲龍興觀道士，辟穀多年，常登其宮松檜禮拜處。松枝可六七十尺，福建漕使周謂，因請隨行抵於德化縣，縣治之東有古松一株，高八九十尺，上有鶴巢，乃命崇岳登之，輕若猿狖，容易直上，出鶴巢之外，竦身飛步，手無攀援，就纖枝拜如平地。其松枝柔軟，隨步低昂，略無損處。謂乃爲詩贈曰：楮爲冠子布爲裳，吞得丹霞壽最長。混俗性靈常樂道，出塵風格早休糧。枕中經妙誰傳與，肘後方新自寫將。百尺松梢幾飛步，鶴棲枝上禮虛皇。太平興國中詔見。（補）郡閣雅談

孟嘏

孟嘏，蓬山人，性落魄狂，溺於歌酒，賦咏俊捷，名不欲出江左。士人顧嗇之，贈史虛白云：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聖朝奄有金陵，孟賓于先居蓮上，嘏興國中亦自吉水還故鄉，逾年卒。書生成務崇因游廬山，與嘏有忘年之分，興國中見嘏，且言自遊上來遊江左，時有詩送成云：因呼舟歸前，已是十餘年，話別非容易，相逢不偶然。多爲詩酒役，早免利名牽。幸有歸眞路，何妨學上元。務崇詢於蓮上，知交皆言嘏卒已十餘年矣。（原）郡閣雅談

陳省躬

陳省躬，金陵人，於僞朝頗歷政事，嘗於中出爲臨川宰。泛舟闕下，途經章江，泊女兒浦，抵暮有書生不通姓名，登舟求見，與省躬語論甚奇。問今聖朝第幾帝，省躬具以實對，微笑而已。坐間高吟云：西去長沙東上船，思量此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梨花哭杜鵑。省躬疑是神仙，再拜告問，無言而退，出船不見所之。（原）郡閣雅談

石恪

石恪，西蜀人，善畫，尤長於山水鬼魚，亦歌詩，言論滑稽，多譏人短。開寶中，王師下西蜀，遣名畫入京，恪在其數，宣於相國寺畫壁，工畢，上狀乞歸。奉勅任便出京，卒於道中。雍熙元年，殿直吉承吳淹命來衡陽，忽遇恪，為七言詩送承吳至篇，與恪宿於公舍，達曉分攜。承吳行經數里，思恪卒已數年，退出所贈詩，多言衡陽風物。其詩曰：「衡陽去此正三千，一路程途甚坦然。深邃門牆三楚外，清風池館五峯前。西邊市井來商客，東岸汀洲簇釣船。公退只應無別事，朱陵後洞看神仙。」及到任，公宇一如恪言，詩章好事者競傳之。（原）雅言雜載

郭仁表

僞吳春坊吏郭仁表，居治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沈痼，忽步一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厲色曰：「甚則有之。」既疾甚，數夜復步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為將疏方，即旋寫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斂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為。」步中不曉其意，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因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而疾愈。（原）稽神錄

孫成

孫成，不知何許人，而長於預知災異，又善為詩。開寶初，客於九江，因遊廬山，有詩留題九天使者廟云：「獨入元宮禮至真，焚香不為賤貧身。秦淮兩岸沙埋骨，湓浦千家血染塵。廬阜烟霞誰是主？虎溪風月屬何人？九江太守勤王事，好放天兵渡要津。」不踰數年，金陵板蕩，九江重圍，人受塗炭，正應此詩。成後卒於南昌，衆人棄屍於江中，溯流而上，人咸異之。（原）詩話總龜

陳摶

陳摶，譙郡真源人，與老聃同鄉里，嘗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巖，辟穀鍊氣，作詩八十一章，號指元篇，言修養之事。（原）宋史

華山隱士陳摶，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遊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本朝張鄧公改南面為南嶽，題其後云：「藐視題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蓋唐末時詩也。嘗乘白騾，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為道士，時唐室觀居之。（補）聞見錄

陳摶負經綸才，歷五季亂離，志不遂，入武當山，後隱居華山，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顰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撫掌大笑，墜驢。人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方潛龍時，摶嘗嘆天日之表，知太平之有自來。遁迹之初，有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豈讖語哉？（原）湘山野錄

先生生唐德宗時，至僖宗，封清虛處士，賜宮女三人。先生貯之別室，以詩謝云：「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命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遂並累召不起。有學士譏之曰：「祇是先生詔不出，若還詔出一般人。」先生答曰：「萬頃白雲獨自有，一枝丹桂阿誰無？」後歸華山，華陰令王睦強起之於溪巖。先生為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媿謝。（補）類書

陳希夷居雲臺觀，日多閉門獨臥，累月不起。周世宗召人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摶熟睡如故。對御歌云：「臣愛睡，臣愛睡，不臥氈，不蓋被。片石枕頭，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酣睡。閒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閒氣。怎如臣向青山頂上，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覺一睡，管甚玉兔東升，紅輪西墜。」（補）堅瓠集

陳摶，周世宗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號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履垂絛，以賓禮見，恩禮特異，賜號希夷，久之辭歸。進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摶姓陳。三峯千載客，四海一閒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處不稱臣。」知不可留，賜宴，使宰相兩禁傳坐為詩以寵其歸。（補）澠水燕談錄

陳希夷先生每睡則半載，近亦不下月餘，附金勵睡詩曰：「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皆為息，魂離神不動。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動。堪笑塵中人，不知夢是夢。」又曰：「至人本無夢，其夢本遊仙。真人本無睡，睡則浮雲烟。爐裏近為藥，壺中別有天。欲知睡裏夢，人間第一元。」又答鎮石水詞曰：「銀河灑落翠光冷，一派迴環湛晚暉。幾恨御爐頒石髓，瓏璁滑處玉花飛。」又冬日晚望云：「山鬼騃或呼，溪魚寒不跳。晚坡愈堪觀，危峯露殘照。」又與毛女遊云：「藥苗不滿筥，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煙。」又曰：「甘折松枝為寶幡，又編粟葉作羅襦。有時問著秦宮事，笑撚仙花望太虛。」（原）府名詩論

華陽隱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年數百歲，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貌如嬰兒，嘗至摶齋中，皆以朱書青紙詩，令小童持寄摶，摶與酬和。（原）宋

余遊華州天慶觀，有陳希夷詩石刻云：「因陪華縣尹偕遊水南小酌，回捨轡，特扣松扃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二十八字，道門弟子圖南上。」其詩云：「我謂浮榮真是幻，醉來捨轡謁高公。因聆元論冥冥理，轉覺塵寰一夢中。」末書太歲丁酉，蓋石晉天福中也。天慶本唐天師觀，詩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觀都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鎖鼻術。」余是日追赴太守宇文袞臣約飯，不能盡記，後卒不暇再到，至今以為恨。（原）老學庵筆記

陳希夷題西峯云：「為愛西峯好，吟頭盡日昂。巖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凝新月，半江無夕陽。寄言嘉遁客，此處是仙鄉。」又題華山云：「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愛掌痕侵漢謾，無人解哦巨靈仙。」（補）府名詩論

圖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個個忙如火。忙者不為身，為身忙卻可。」（原）賓退錄

經籍志載陳希夷詩二卷，今佚弗存；又古今書刻載陳希夷集，建甯府有鍥本，今亦不存。曹能始蒐刻宋

七十九冊

25 B

詩，希夷缺焉。余考華山志，有西峯一首云，爲愛西峯好，吟頭盡日昂，嚴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山無夕陽，寄言嘉遁客，此處是仙鄉。又答使者辭不赴召，九重特降紫泥宣，才拙深居樂靜緣，山色深庭供畫障，松聲萬壑即琴絃，無心享祿登台鼎，有意求仙到洞門，軒冕浮雲絕庶念，三峯長乞睡千年。又赴召答爲守忠云，鶴氅翩翩即散仙，蒲輪爭忍利名牽，留連華岳傷心別，回顧雲亭望眼穿，涉世風波真險惡，忘機鷗鳥自悠然，三峯纔欲和衣臥，又被天書下日邊。又辭朝歸華山云，十年蹤跡踏紅塵，爲憶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又別麻衣道人云，華嶽峯前兩路分，數間茆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總不聞。又詠華山云，半夜天香入嚴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曾嘆巨靈仙。又於朱秋圃集見題水石澗云，銀河瀉落翠光冷，一派迴環湛晚暉，幾恨却爲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又冬日晚望云，山鬼暖或呼，溪魚寒不跳，晚景愈堪觀，危峯露殘照。又與毛女遇云，藥苗不滿笥，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余所見僅止此耳。（補）四朝聞見錄

田吉

田徵君吉，字象宜，學詩於希夷，希夷以詩評授之，故詩尤清麗，得水樹於濟南之明水，將隱居焉，致書徐常侍鉉，決其去就，鉉答之曰，負鼎扣角，顯晦殊致，各因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豫易筮之，遇睽，因自號睽叟，決高蹈之計，皇祐中，濟南崔書耽伯裒其遺文，得四十八篇，析爲二卷，又次其出處，作睽叟別傳。（補）宋

黃冠道人

黃冠道人，無名氏，自云鍾離人也，楊隆演改元開國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懸一木刻爲鯉魚形，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肉爲角，濬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濬梁鯉魚始驚人。又云，橫排二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真，爲甚竿頭挑著走，世間難遇識魚人。其類此意者凡數十章，時人莫能曉，後徐知誥禪代，復姓李氏，其言始驗。（補）十國春秋

淘沙子

僞蜀大東市有養病院，凡乞丐貧病者，皆得居之，中有一攜畚鍤，日循街坊溝渠內淘泥沙，時獲碎銅鐵及諸物，以給口食，人呼爲淘沙子，暨辛酉歲，有隱迹於淘沙者，不知所從來及名氏，常戴故帽，攜鐵把竹畚，多於寺觀閒靜處坐臥，進士文谷因下第往聖興寺訪相識僧，見淘沙子披褐於佛殿上坐，谷見其狀貌古野，辭韻清越，以禮接之，因念谷新吟者詩數首，谷愕然，又諷其自作者數篇，其詩或譏諷時態，或箴勵流俗，或說神仙之事，谷莫之測，因問谷今將何往，谷曰，謁此寺相識僧，求少紙筆之資，別謀投獻，其人於懷內探一布囊，中有麻繩貫數小鋌銀，遂解一鋌遺谷，戴帽將所攜器具，長揖出寺而去，谷後得僞通奏使王昭遠禮於賓席，因話及盛遇淘沙子之事，念其詩曰，九重城裏人中貴，五等諸侯閫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字掛乾坤。（原）茅亭客話

白衫風子

五代敬翔當權時，門前一風子白衫，作舞歌唱曰，執板誠歌乞箇錢，塵中流浪酒中仙，直饒到老常如此，猶勝危時弄化權。（原）侯鯖錄

貢藥道人

長沙獄掾任翾，攜驕吏出行，有貢藥道人行吟曰，無字歌，呵呵亦呵呵，哀哀亦呵呵，不似荷葉參軍子，人人與箇拜口本，大作廳上假閻羅。翾翻審思，豈非異人，急遣訪求，已出城矣。（補）稽神錄

齊州病狂人

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歌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五雲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入腑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云每見一紅衣小女引入宮殿，皆紅，多召紫州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大麥毒，女郎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經蘿蔔治麪毒，故曰火吾宮，即以藥兼蘿蔔食之，其疾遂愈。（原）洞微志

張嘏

王著，洛陽人也，七歲能屬文，十四進士及第，初依帥苑句縣張嘏，來京應舉，久不知消息，貧居相國寺東，因出通衢，忽遇張嘏，遂邀茶肆敘闊，至乃賦蝴蝶詩云，今夜在樣芳草裏，爲傳消息到王孫。著嘆嘏無言，忽然不見，但聞鄉人云，卒已半年。（補）郡閣雅談

王仲儞

王仲儞，潭州人，少修進士業，未諧，隨計性寬厚，敦孝弟，周顯德中，攝長沙縣承，累任甚能爲理，與潭州通判耿振相善，太平興國二年，忽染患而亡，兄仲偉夜夢其客持書一封云，許郡差遣來，偉便開其書，乃詩一章，題云贈耿郎中，曰，得桂英賢喜可知，人生能得幾多時，自從別後顏容改，恰似庭前雨淚碑，仲偉夢覺，面記分明，衆嘆訝，振不十年而終。（補）郡閣雅談

紫相公

進士于則，謁外親於汧陽，未至十餘里，飯於野店，旁有紫荊樹，村民祠以爲神，呼曰紫相公，則烹茶，因以一盃置相公前，策馬徑去，是夜夢峨冠紫衣人來見，自陳余則紫相公，主一方茶蔬之厨，隸有天平吏掌豐辣判官主儉，然皆嗜茶，而奉祠者鮮以是品爲供，蒙厚飲，可謂非常之惠，因口占贈詩曰，降酒先生風韻高，撮銀公子更清豪，碎牙粉骨功成後，小碾當衙馬腳鞘，蓋則是日以小分鑿銀匙打茶，故曰爲撮銀公子，則家業蔬圃中祠之，年年獲收。（補）清異錄

田達誠家鬼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業，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成，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呵問之，爲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漂，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故告耳，不然，君又能禁之乎，達誠許之，因問當止我

何所。逢誠曰。唯有聽事耳。辭謝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已至廳耳。亦無妨君賓客。然亦嚴戒家中人慎火。萬一不虞。或嘗云吾等所爲也。逢誠亦虛其廳以付之。逢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唱和耳。逢誠即具酒。具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動。誠皆迴顧。則酒已空。字亦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趣。筆迹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偶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也。乃賦詩曰。天然與我亦靈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大字兩頭一段紅。衆不諭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以某日成禮。欲復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逢誠亦虛其堂。以帳帷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笞一百也。逢誠辭謝。即召婢笞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逢誠徐問其婢。云竹穴中窺覷。見賓客男女。廚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逢誠以他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翌日乃還曰。主人正在揚州。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耳。大笑而去。逢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原)稽神錄

富春鬼

吳越時。有人夜泊于富春閒。月色淡然。見一人於沙際吟曰。啖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問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原)[illegible]

木客

徐鉉。帖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食木實得不死。時下山就民間取酒。爲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原)[illegible]

五代詩話十卷　雜綴

聚鶴詩

幽薊數州。白石皆敗。入戎後。傾中華不已。有從北者。見燕中傳舍壁。畫羣鶴甚工。旁題詩云。是稀月明後。皆欲向南飛。(原)古今詩話

汾晉野諺

汾晉村野間諺曰。欲作千箱主。問取黃金母。意謂多稼厚畜。由耕耘所致。(補)[illegible]

江州陰紙

胡則守江州。堅壘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文學之紙。墜於城中。其詞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避。免教流血滿長江。翰攻陷江州。殺戮殆盡。謂之洗城焉。(補)江表志

上邽山棺銘

王承檢乾德時宜秦州刺史。築防蕃城。至上邽山下。獲瓦棺。內無屍。惟存舌一片。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復有偶錢一。中藏古鏡一枚。有二蠅振然飛去。下得石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終於崇三年。兩驗其妊娠。遂卒。銘曰。車道之北。邽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地變陵谷。崄列城隍。乾德丙年。壤者合郎。是歲爲乾德六年丙子歲。合郎啟承檢小字也。(補)十國

七十九冊 25A 406

春秋。

揚州冢銘

蘇洪進揚州版築。發一冢。不知姓名。刻石爲銘曰。日爲箭兮天爲弓。射四方兮無終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窿。天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鳥叫烟濛濛。千年萬歲松柏風。(原)江南志。

建陽冢銘

熊博爲建州刺史。嘗治建陽。嘗乘舟江上。見山岸崩墮處。有棺將墜。博使人往視之。則有銘焉。其詞曰。筮卦吉。龜卦兇。三十年後洪水衝。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擱。五百年後遇熊博。博感嘆。爲移葬他里。後仕至工部尚書。(補)湧幢小品。

伏龜山讖銘

江南保大中。秋八月。伏龜山圯。得一石函。長二丈。闊八寸。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誌於是。銘背有引曰。寶公嘗爲此偈。大書於木版之上。以白巾幕之。人或欲讀者。必施錢。方得一讀。讀畢覆之。當時名臣自陸倕、王筠、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其意。答云。事在五百年後。非今也。至卒日。乃書其偈同葬之。以志其事。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無缺落處。當日二徐、韓、張之徒。亦不能解其意。至李氏國亡。好事者稍稍尋見其意。蓋應在江浙也。後主丁酉生。又以辛酉年卽僞位。是乘雞登寶位之應。至甲戌

年國破。是跨犬出金陵之應。時曹侯翰擐甲於城南。是子建司南位之應。潘太師美統兵於城北。是安仁秉夜燈之應。後二句亦未見其旨。至戊寅年。淮海王錢氏舉國入覲。方驗其東鄰之句。俗謠云。家道闕者。是無錢也。所云隨虎者。蓋戊寅年矣。又淮海王小字虎子。(補)宋興異。

仙壇讖

道士有王鶴者。王氏遠祖也。居福州怡山爲道士。常云。吾子孫當王於此方。乃爲讖瘞壇下。光啓中。爛柯道士徐元景劚地獲其詞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士。湖水蕩禍殃。歲逢二年間。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越。解者以湖水蕩禍殃。謂潮除禍患。開基業也。歲逢二年間。謂陳巖逢潮。未幾而亡也。代代封閩越。謂潮與審知兩世也。(補)十國春秋。

寶誌銅牌

梁沙門寶誌銅牌。多讖未來事云。有一眞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李璟。名其子曰宏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宏字。期以應之。而眞宗諱正當之。(補)詩話總龜。

錢水軍瓶字

周顯德歲。錢水軍使秦昇崇修城壘。得一瓶。貫篆文成隸字云。一雙靑鳥子。飛來五兩頭。借問船輕重。寄信到揚州。(原)稽神錄。

道宮石字

顯德中。世宗營一道宮於盆城之西。工人嘗得石一片。上有字云。瑞雲盤遊鎮梁東。他日多應與古同。歲月遷移人事改。再來門戶又興工。後題道士任守眞記。帝讀之歎異。(原)十國春秋。

度世歌

後周王延觀小樓梯下。掘得石碑。刻度世有元歌云。始靑之下月與日。兩半同升合爲一。大如彈丸甘如宗。出彼玉堂入金室。子若得之愼勿失。(原)金陵藝文志。

楊柳枝

今黃鍾調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穩耳。(原)碧雞漫志。

喝馱子

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乾德三年。爲開封府丞。檢澇戶田。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室。敢料其鬼也。攜蠶王偶酌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母者請王偶歌送酒。二女側聽。十四姨者曰。何名也。偶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娘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鎭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日生日。大娘獻之。梁祖令李振塡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號葛大娘。及戰得勝。回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莊宗入洛。有歌此曲者。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珣瓊瑤集有鳳臺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兩宮有慢句。謂與古不類耳。

(原)碧雞漫志。

錢氏琴銘

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爲當代第一。(原)四朝聞見錄。

南唐硯滴銘

李仲芳家有南唐金銅蟾蜍硯滴。頂甚奇古。腹下有篆銘云。捨月窟。(左足)伏棐几。(右足)爲我用。(左後足)貯淸泚。(右後足)端溪石。澄心紙。(腹下左右各三字)陳元氏。毛錐子。(腹下兩旁各三字)同列無譁聽驅使。微吾潤澤烏用汝。(腹下兩旁各七字)(原)研北雜志。

汪少微硯銘

東坡云。余家有歙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之。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頌者三物耳。蓋研與少微爲五耶。(原)漁隱叢話。

瘞筆銘

趙光逢薄遊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上題字云。禿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藏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瘞筆所在。(補)清異錄。

硯山

寶晉齋硯山圖石。此石是南唐寶石。久爲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中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巒。潤色裛書几。隱約烟朦朧。巖嶷有自右。獨立高崧凝。安知無雲霞。造化與天通。立碧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嶠巘漾波瀾。俛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步忽不到。觸目萬塵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間。研山出府碧。峰巉寶天工。淋漓上山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文。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掃出妙言。願公珍此石。美與衆物殊。何必蓄少隱。可藏爲地仙。今每誦此詩。必懷此石。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歎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示。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氣秀。尤不復張矣。崇甯元年八月望。米芾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爲畫圖。錢塘吳孟思書文。後攜至吳興。燬於兵。偶因請暇。默懷往事。漫記於此。（補）輟耕錄。

米海嶽研山。是南唐寶石。其圖及得失始末。具陶南村輟耕錄第六卷中。初爲寶晉齋物。薛紹彭易之。元章詩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因筆想爲之圖。元梅花道人吳仲圭又畫硯山圖。癸辛雜識云。米氏研山後歸宣和御府。流落台州戴氏家。此石今在朱竹垞太史所。所謂華蓋峯、月巖、翠巒、方壇、玉筍、上洞、下洞、龍池諸勝。宛然皆具。上有寶晉齋三篆字。及襄陽米氏世珍印。（補）居易錄。

南唐李主研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蘇仲恭學士家易北固甘露寺海嶽菴地。宣和入御府。非詳避暑漫鈔。後又四百餘年。不知更易幾姓。而至新安許文穆家。已而歸嘉禾朱文恪。余戊辰春從文恪曾孫檢討彝尊京邸見之。眞奇物也。檢討請余賦詩。既爲作長句。又題一絕句云。南唐寶石劫灰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峯無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後二年。復入京師。則研山又爲崑山徐司寇購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尚藏徐氏否。青峭數峯、蓋用南唐元宗語。元章既失研山。賦詩云。研山不可見。哦詩徒歎息。唯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皆用本事也。（補）香祖筆記。

澄心堂紙

建業澄心堂。即今內橋中兵馬司道址也。李後主時製紙。極光潤滑膩。往往書畫多藉之。故劉貢父詩云。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梅聖俞詩云。靜几鋪寫無塵埃。又詩云。堆入右軍踪。恐無幼婦辭。劉原父云。斷水折圭作宮紙。王文正公云。魚襴背數荊州池。余嘗徧步月下。至內橋上。因誦諸詩。想見此紙之妙。（補）秣陵集。

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亦不甚以爲貴。自劉貢父始爲題詠。又邀諸公賦之。然後世爭貴重。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歐陽文忠公詩云。君不見曼卿子美眞奇才。久矣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梅聖俞云。寒溪浸楮春夜月。敲冰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東坡云。詩老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又從宋肇求此紙云。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補）王直方詩話。

秘色窰器

陶器始舜時。三代迄秦漢。所謂甓器是也。近世不貴金玉而貴銅瓷。遂有秘色窰器。乃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然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何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鬭遺杯。則越陶又非始錢氏。（補）筆衡。

吳越杜詩

姚氏嘗於中崇祿櫎夾中。得吳越時人寫本杜詩。諱流字之類。乃繇文肅故書也。如日出籬東水。絕句六首。乃九首其一云。漫道春來好云云。（原）詩話總龜。

五代詩格

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爲例。議論鋒出。甚有師子跳擲。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抵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於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目曰調笑格。以爲談笑之資。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峯。闌干更上處。結構坐來重。目爲病格。以爲言語突兀。聲勢蹇澀。此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補）蔡寬夫詩話。

三鄉和詩

會昌時。有題三鄉者曰。余本若耶溪東。與同志者二三。初蘭佩蕙。每貪幽閒之境。翫花光於松月之亭。意甚綿篤。往往忘倦。洎乎初笄。至於玉換星霜矣。自後不得已。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會昌里第。其居迥絕囂塵。花木叢萃。東西鄰二佛宮。皆上國勝遊之最。伺其閒寂。因遊覽焉。亦不奪一時之風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方春。光景東邁。涉滻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虢略。抵陝郊。指嘉祥之清流而女几之青翠。凡經過之所。皆疇昔讌笑之地。銜冤加歎。舉目魂銷。雖殘骸尚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復生。無以悼其幽思也。遂命筆聊題。終不能攄其懷抱。絕筆慟哭而東。時會昌壬戌歲仲春十九日也。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衞女不相待。爲雨爲雲歸舊山。和者十人。其二失傳。王觀和三鄉詩云。女几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中題。不知雲雨歸何處。空使王孫見即迷。劉谷三鄉詩云。蘭蕙芬芳見玉姿。路傍花笑景遲遲。苧蘿山下無窮意。仍在三鄉惜別時。李昌鄴三鄉詩云。紅粉蕭娘手自題。分明幽怨發雲閨。不應更學文君去。泣向殘花歸剡溪。王滌三鄉詩云。浣紗遊女出關東。舊跡新詞一步中。槐陌柳亭何限事。年年迴首向東風。李稿三鄉詩云。當時王謝兩風流。王子沉淪謝子愁。歸思若隨文字在。路傍空爲感千秋。高衢三鄉詩云。南北千山與萬山。軒車誰不思鄉關。獨留芳翰悲前跡。陌上恐傷桃李顏。張綺三鄉詩云。洛川依舊好風光。蓮帳無因見女郎。雲雨散來音信斷。此生遺恨寄三鄉。章沐三鄉詩云。來時歡喜去時哀。家國迢迢向越臺。待寫百年幽思盡。故宮流水莫相催。（補）唐詩紀事。

保俶塔

湧幢小品云。杭州有保俶塔。因錢忠懿王入朝。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後訛爲保叔。至有保叔緣何不保夫。叔情何似丈夫殊。縱饒決盡西湖水。難洗心頭一點污之詩。今古流傳。誰爲杭之婦

人識此奇蹤也。郎仁寶云。咸平中。僧永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之。故名塔曰保叔。又宋愛錄。以爲保所塔。不知何據。（補）堅瓠集。

別號

曲子相公。晉和凝也。僧詩博士。五代王仁裕也。秦婦吟秀才。蜀韋莊也。五代周張昭遠好學。積書萬卷。號書樓張家。五代。蔣維東好學。能屬文。隱居衡岳。從而受業者。號山長。五代唐帝謂史虛白曰。真處士。風月主人。蜀歐陽彬也。阜江漁翁、蜀張立也。南漢劉巖才人蘇氏。通經史。宮中呼爲蘇大家。蜀黃崇嘏。號女狀元。（原）實賓錄。

右五代詩話十卷。國朝王士正原編。鄭方坤刪補。按盧刻書目。稱漁洋山人著述三十八種。而五代詩話。則與廣州遊覽志等各別行。原編自序。稱家居所輯。未能成書。不知何年遂此志也。則未完之帙。殁後其門人校刻之者。方坤字荔鄉。晉安人。東越文苑傳。稱其博學有文藻。好網羅文獻。著有經稗。全閩詩話。國朝詩鈔小傳。嶺海文編叢編。及是書原本六百四十二條。刪去二百一十六條。補入七百八十九條。例言稱離乎詩而泛及。雜有非詩場者。要無聲律可采。概從芟薙。但古今人所著詩話。旁及他事者。正不可枚舉。未可以是爲漁洋病也。顧是書但徵前典。迥異一家之言。必明斷限。亦見謹嚴。又如蘇東坡續陌上花。晁无咎撰芳儀曲。固自可傳。然如姚塤一條。引竹坡詩話。但論黃山谷詩。而謂推波助瀾。殊可不必。與楊凝式末一條。引珊瑚網正同。至如吾粤黃損。生平頗作樂中箏一詞。見歷代詩餘。膾炙人口。而亦未采入。又孟賓于吟窗雜錄、與詩話總龜、詩中旨格。均載其詩。而亦未見。則望漏之譏。仍所不免。又如孟貫一條。同一詩也。引江南野錄。謂其釋褐授官。引漫叟詩話。謂其正坐詩窮。所謂轉喉觸諱。殆自相矛盾。至如同一詩。而互見各條者。殆難更僕。亦微嫌屋上架屋。尚之纂裁。然五代六七十年間。亂離已極。而流風餘韻。猶以不墜。逸聞軼事。亦間見焉。殆亦如詞林之玉屑。而不僅以資談柄者已。至如池北偶談、香祖筆記等書。均漁洋自撰。原編固未便采入。至方坤時。已成往迹。補自後人。亦所宜耳。咸豐辛亥大寒後四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蓮坡詩話

查爲仁著

序

僕少遭憂患。放棄以後。酷嗜聲詩。凡從遊先輩、以及石交襟契。所有贈答倡酬之作。必加甄錄。用備遺忘。今年春二月。人事少暇。搜諸篋衍。共得若干條。稍加詮次。釐成三卷。題曰蓮坡詩話。若方外、閨秀、雜流之句。亦附入焉。同儕三十年來。酒邊燭外。論議所及。足以資暇啓顏者。正復不少。并爲逸其顛末。以助談柄。蓋是書得於見者七八。得于聞者二三也。嗟乎、僕無名世之心。兼少傳後之志。硯枯筆禿。猶復孜孜不已者。詎結習之難忘。實數交之竊取若云翕張風雅。軒輊人才。則非僕之所敢出也。乾隆六年二月蓮坡居士查爲仁自題。

蓮坡詩話上

清　宛平查爲仁心穀著

宗室紅蘭主人(名端)嘗自製揚州夢傳奇。邁招日下諸名流賞之。會者百餘人。內有少年王生。善集唐。即席詩成。結句云。十年一覺揚州夢。唱出君王自製詞。主人大喜。以黃金十四鋌、白玉巵三。奉酒爲壽曰。一字一金也。生飲酒受金。即以金分給梨園十四人曰。同沾君惠。是日主賓歡洽。盡飲而散。主人又號玉池生。客壽。嘗有句云。萋萋滿地王孫草。漠漠一天神女雲。又號東風居士。因有東風無力不飛花句。爲輔國將軍博問亭(名爾都)所賞也。

閻宮詹(起渭)有西湖詩云。天邊明月光難並。人世西湖景不同。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似廣寒宮。較東坡進一格。

錢振芳(會濂)有詠馬嵬詩云。長生殿上訴姻緣。馬首紅顏不暫憐。自是薄情渾說謊。不因無策庇嬋娟。與李義山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之句。各臻其妙。

雪峰太師([illegible])又號雪獅子。結茅徑山中。獨居一菴。自書聯曰。孤雲臥此中。萬山拜其下。嘗有句云。千林萬林楓葉乾。七灣八灣秋水老。山猿嶺石下危巖。惡虎嗥柴入荒艸。又有句云。殘雪枝頭午未消。熟眠老虎始伸腰。又有句云。簾捲春風晴晝靜。閑情無過是吾家。青山箇箇都看我。看我菴中吃苦茶。出筆奇崛。

25A

絕無蔬筍氣。師於順治丁亥八月廿六日書訣未偈曰。小兒曹。生死路上好逍遙。皎月冰霜曉。一杯茶。坐
脫去了。命侍者進茶。飲畢而逝。
沛縣閻古古爾梅號白耷山人。赴史道鄰閣部聘。時值興平伯高傑、新爲許定國所殺。古古勸閣部往鎮
撫之。閣部勿聽。且退保維揚。古古遂以書投之而去。後於廬州見傳奇有史閣部勤王一闋。感而志之云。
元戎親帥五諸侯。不肯西征據上遊。今夜廬州燈下見。遲疑公未死揚州。又稱鎧金鞍妃子粧。興平一旅
下河陽。猿公劍術無人曉。蠶道筵前舞大娘。此指高傑之妻邢。李自成妻。
合肥龔芝麓尚書與閻古古極善。古古繫西曹。賴尚書左右之。得脫。古古上尚書詩。有句云。君相從來能
造命。湖山此去好容身。深感之也。
黃九烟周星。前進士也。上元人。流寓湖州。年七十。忽感憤於懷。自撰墓志。作解脫吟十二章。縱飲盡一斗。
大醉沉南潯河而死。時五月五日也。生平與尤悔菴侗極善。嘗遊冒巢民春郿園。詩云。夢老吳山五十年。
今朝始得卧蒼烟。三峰巳叩生公石。一水還浮米芾船。海國衣冠名士會。醉鄉花月美人天。豪情勝事眞
千古。那羨蘭亭共輞川。又登劍閣句云。壁異黃州安用赤。亞非蓬島却同方。
冒巢民司理襄。居如臯。棠名得全閩名水繪。往來名士之盛。不啻玉山諸勝。有同人倡和集。如戴介眉洵
詞。堰宿將君何忝。酒國長城某在斯。吳薗次綺。狂横白拾春無顧。醉濡紅珠夜奈何。龔芝麓鼎孳。時窮覺
合樂歡老。情至終如善惡何。徐方虎倬。人憐滄海遺民少。話聽開元逸事多。又房中媛老珠三。艷增下承
歡玉二柯。于象明東斜。期劇孟田疇後。風味眞全陸羽閒。皆名句也。
鍾寶鑒之於柳是。龔鼎孳之於顧橫波。同類燕人之惑。易恨無顏。湖以洗之。宜城梅耦長庚有題顧梅生
畫蘭云。半幅雙鉤楚澤春。南朝舊部總傷神。蘼蕪詩句横波墨。都是尚書傳與人。小字也。托意遙深。亦屬
實錄。耦長刻有漫興集。
吳梅村祭酒病中詩云。忍死偸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償須塡補。縱比鴻毛也不如。又我本
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其言亦哀矣。梅村最工歌行。若永和宮詞、蕭史青門曲、圓圓曲、聽女道士
卞玉京彈琴歌等篇。皆可方駕元白也。圓圓者。吳下女伶陳姓。轉入田皇親家。吳三桂見而悅之。及破闖
賊。取之去。吳之舉兵。爲圓也。旣爲平西王夫人。寵昔無比。後爲正妃所妬。辭宮入道。吳逆敗。不知所終。梅
村詩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顏照汗靑。又云。得婦江南阿嬌。諷甚當。
實坻王子銓憲任惠州太守時。與僧靈源豪飲於官署。署後遍山木棉。因以朝霞一片木棉花爲題。詩未
竟。座客有索西瓜者。忽見一人擔瓜數十在樹畔。視其貌。虬髯碧瞳。過與亂相王心異之。遂盡買其瓜而
去。歷三十年。王宦浙江溫處巡道。解組寓姑蘇。患痢頗劇。扶乩請方。有降乩詩云。朝霞一片木棉花。太守
筵前曾賣瓜。屈指於今三十載。勸君依舊服胡麻。蓋王少年患痢。嘗服胡麻丸而愈。因再服之。果瘥。擔瓜
之人。已成仙矣。
冒巢民晚築一室。曰匿峰廬。西冷女史周瓊贈句云。滄海餘身猶傲骨。鹿蕉覺夢更清狂。周雖高有句云。

秋月湧波。湖風影。西風隔岸碎人言。龔芝麓尚書有匿峰廬七月十六日夜即事句云。露華滿地竹風低。
起坐閒吟到曉雞。絡緯亦知秋月好。五更枝上盡情啼。巢民讌集名流。必出歌童演劇。有楊枝、秦簫、徐郎、
諸人。徐郎名紫雲。色藝冠絕流輩。冒有仲詩云。秦簫爲歌楊枝舞。就中紫雲尤媚嫵。又云。黯然把酒贈紫
雲。爲我直廣將進酒。其風致可見。後爲宜興陳其年所昵。巢民遂贈之。其年畫其小影。播之出入同人題
咏甚多。王阮亭句云。黃金屈膝玉交杯。坐盡銀荷葉上灰。法曲自從天上得。人間那識紫雲迴。武進陳廣
明云。憶脫春衫花底眠。新聲愛煞李延年。只今麗卷人猶在。何處相看不可憐。尤悔菴云。西園公子綺筵
開。壁月瓊枝夜夜來。小部青聲誰第一。玉簫先奏紫雲迴。揚州宗定九云。一曲新歌水繪開。冒家衛紫似
變豐。因思昔日彭陽事。錦瑟曾令侍義山。好事者多傳之。其年亦有句云。余本王謝兒。郎性惡拘繫。作人
喜聲樂。獨宿膝多嘻。先生實知余。憐憐無不逮。感激在心脾。料理到微細。又細玉樵觚賸云。如臯冒辟疆
家有園亭聲伎之勝。歌者楊枝。態極妍媚。知名之士題贈盈卷。惟陳其年擅長。閱二十年。而楊枝老矣。其
子亦玉人也。因呼小楊枝。一日讌集。辟疆出前卷相示。邵青門題其後曰。唱出陳髯絕妙詞。燈前認取小
楊枝。天公不斷消魂種。又値春風二月時。
陳其年往來得全堂最久。及官翰林。寄書巢民云。昔遊歷歷。舊事明明。水繪朝烟。鉢池夜雨。都縈懷抱。雕
閒晉塵。瀏在深情。定均斯慨。其年贈巢民詩云。乾坤高士傳。花月輞川圖。又云。此生原是懷。何計不言愁。
又小秦淮曲數首最佳。今錄其二。廣陵城外小樓多。秋水盈盈剪越羅。記得昨宵樓上女。斷無人處注橫
波。又老去心情不自持。板橋細柳一枝枝。誰將碎雨寒烟恨。說與風流小廣知。
虞山徐芬若冒。詩格雄健。極爲漁洋所稱賞。有出居庸關詩云。將軍此去必封侯。士卒何心肯逗留。馬後
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此尤膾炙人口者也。芬若又有蒙古象棋打鬼等六歌。皆集前人句爲之。
組織天然。滅盡縫線之迹。刻出塞詩鈔內。芬若號芝仙。
朱子常中丞■詩最佳。而不多見。嘗有句云。長碧鋪長■。思風去短屏。去字極自然。
會稽令晉原姜■芝與弟■■齊名。而原姜詞翰詩文更優。有出塞詩云。馬頭東去雁門關。回首三城指
顧間。悵煞雙鵰最無賴。凌風飛上塔兒山。又一曲琵琶酒一行。高樓夜半朔風鳴。今朝始識伊涼調。盡是
關山草木聲。原姜又號抱雪。世居桐城杏花村。
海寧陳香泉太守奕禧書法名天下。詩格更爲有瀟灑風。句云。風傳冷樹飛霜葉。雁宿秋江老白蘋。風
味不讓唐人。漁洋謂邢太僕、徐庚文、宰建安體。悔教書法掩詩名。可以移贈。
貫華山陰人。遊毛大可檢討奇齡之門。工詩文。幼聘姑女田玉娥。未婚而董以事北上。田疑之。詩曰。健塘
楊柳遠過此是杭州。月下春鄉夢。斷砧擣寒聲。渡頭千樹老。江上一帆秋。無限臨岐意。東西水自流。後董
竟不歸。而田以天亡。
陳恪勤公鵬年。文章事業爲一代偉人。詩更瀟灑。有絕句云。隔簾幽韻上燕桐。一曲湘靈奏未終。略記年
時春雨夜。海南新試小薰籠。清華秀雅。未嘗不有風雅之韻也。

靜安陸巢雲[翀]臥病寓齋，偶咏云：悠然木榻寄僧寮，靜裏聞鐘轉寂寥。慢律倦吹寒谷熱，朔風偏助病魔驕。腎多變症非方悞，酒剩空囊亦興消。只有短檠憐客苦，半明半滅伴深宵。風調酷肖[?]嵩堂老子。

華亭王玿湖相國[項齡]過仙霞嶺有句云：傳車行木杪，候吏謁雲端。新秋句云：醉思湘簟滑，涼愛竹窗虛。薛澱湖相九[鼎]送人句云：夢中有路終難別，別後何方可療貧。傑齋司空[?]贈人句云：杖轄客同官閣臥，寶文錢向酒家留。冬日句云：溪雲曉宿嚴前寺，霜日晴懸江上村。可稱江左諸王，人人有集矣。

江都宗定九[元鼎]自號梅西居士，詩格恭[?]雋。有題鄧尉山詞云：鄧尉梅花四十里，其區三萬六千陂。山中正對漁洋景，令我尋思歷下詩。徐電發檢討[釚]云：定九一號小香居士，晚隱廣陵之東原，自著賣花老人傳，蔣[?]曦[?]爲之繪圖，王西樵考功[士祿]題以詩曰：飲香浴露詞人筆，小白長紅野圃春。時賞一枝博新咏，幽情兩屬灌園人。又何來筆墨閒鄉[?]事，不惜畦邊千錦叢。多少淸詞飽蟲蠹，風流輸與賣花翁。自是廣陵春遊者，過紅橋一帶，多脫賣花老人逸事矣。

索果亭[寬]詩多淸刻有味，如春歸空艸色，烏語各花枝。白雲深古寺，綠水悅騷人。白餘樵徑雪，寄滿鶴巢松等句，皆可誦也。果亭，索菴之弟。

談半村[?]字敬業，吳下人，工詩賦，脩書內殿，因事維繫，鬱塞不得志，往往發之詩歌，間以酒自娛，不啻邊幅。有和人送春詩云：送春詩到識春非，我獨端居荊棘圍。杜宇亦知人意苦，隔墻高叫不如歸。

半村與余交最善，相依園土中。晦明風雨，刻意苦吟。半村嘗有句云：狂飈無影摧花散，夢雨成陰隔月昏。詩惟寫意隨唐宋，酒借陶情任聖賢。蓋不矜不飾，多自得之趣。及與余無題倡和諸作，不緣人似梅花淡，肯繫情如春水濃。夜月樓臺楊柳笛，春風簾幙鳳凰裙。川又淸麗芊綿矣。半村嘗爲余言：山陰女子薛小英詩詞彙[?]懷，以所適非偶，抑鬱而死。小英有無題詩云：昨夜懷人叢[?]桂[?]窗，燈枝如粟吐銀缸。風聲入樹驚棲鶴，月影移花閃睡尨。擁枕應知腸斷九，廢衾[?]億目成雙。玉奴不省當年約，甘乞春餘續佛幢。

閣古，古在濟南有詩云：四圍松竹山當面，一帶樓臺水半城。雖本白太傅燈火萬家樓四面，星河一道水中央。而所寫境地不同。如鄧孝威[漢儀]過大庾嶺人馬盤空細，烟嵐返照濃，亦本村遠行人小，荒城落照偏之意，句在伯仲，難分軒輊。

家伯初白老人嘗教余詩律，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辭；詩之雄在氣，不在直；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須辨毫髮於疑似之間，餘可類推。所著敬業堂集中分小集，多至十餘種，宋人惟楊誠齋有之。老人歸田以及患難，又有餘生、詔獄、生還三集。家七倫弟刻於嘉善。老人有句云：座中放論歸長悔，醉裏題詩醒自嫌。又人來絕域原拚命，事到傷心每怕眞。于每誦之。又有花朝時示僧道楷詩云：初日烘霞碎作箴，討春人競出江涯。老來不享閒桃李，別約山僧看菜花。此與宋魏野所作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般勤覓得新鑽火，爲我旋烹岳麓茶。逈相似。

錢振之大上有晨臨[?]薄命人間無藥治相思之句，爲世傳誦。而半村無藥可消衰鬢白，有絲難貫淚珠紅。其致時傳，渢[?]者悟之。

嘉定聶松坪[?]髫齔之歲，即以詩名。掉鞅詞場，致身禁近者四十年。其題秦淮小樹四絕最佳：赤欄橋外柳千條，一曲靑溪殘晚潮。無管偷聲催月上，不知何計不魂消。南部烟花失舊聞，都無歌笑有愁雲。才人淪倒佳人老，腸斷當年白練裙。鮮曲空傳燕子箋，如雷鼉鼓鬧燈船。可憐三五花梢月，曾向臨春閣外圓。款乃聲中酒半消，水天閒話總無憀。不須重數箏琶夢，衰柳秋風見六朝。又松坪未申焦巖歸舟口號一絕云：有淚何曾灑路歧，小船敧側逆流中。科頭白眼傾餘酒，飽看人家使順風。其見磊落胸襟。

秀水徐壽謀[天書]號南皋子，神思風骨，淸挺超妙。與余在朝夕[?]齋方伯離相齋倡和最久。一夕三人共坐，方伯口占一律云：門前休問有何人，舊雨惟君意更親。博覽羣書推甲子，高燒銀燭守庚申。披裘捫虱論今古，捉筆塗鴉數夕晨。元定設[?]書逢遁日，只應焚稿莫逡巡。南皋刻有小集一冊，德州孫我山[勷]爲之序。有春遊曲云：狹路香車捲細塵，如花一隊出城闉。春風無賴垂楊柳，故把狂絲罥畫輪。

朝方伯熟精內典，顏其齋曰離相。有詩云：幾年心苦坐蒲團，見道非難證道難。本性豈容隨物轉，初心何必要人安。工夫恰似銷金鑛，滋味還同咽鐵丸。如此修持爲正覺，若它觀者即邪觀。

家伯查浦老人，平生遊迹遍天下，所至覽眺留題，往往膾炙人口。而燕京雜詠百四十首，尤膾[?]譽都下。康熙庚辰辛巳間，來遊天津，居吾家于斯堂，前後幾及兩載。時與趙秋谷[執信]、姜西溟[宸英]、智元彥[?]、朱字綠[書]、劉大山[巖]聲應飛羿，殆無虛日。至今猶想見前輩風致也。一日飲遂閒堂，留別主人云：歲晏論交地，庵留得此堂。月沉詩酒海，花照管絃場。客位新吾自，書叢舊墨莊。東州推逸黨，曠達爾何妨。樂事隨時換，朝昏景不窮。簾移新筍籠，人占好房櫳。泥酒更更醉，分燈院院紅。豈知簾幙外，昨夜有霜風。石勢侵廊斷，池光拂檻流。路迴亭似鶴，簾捲屋如舟。徑竹蕭蕭暮，盆花豔豔秋。客愁渾減盡，遮莫少年遊。才子今張華，名園比謝亭。門無辭客例，家有□齋銘。顧我頭將白，逢君眼共靑。茫茫人海內，此跡豈浮萍。予弟基、學開三人咸竟世其學。學有耕北詩抄，開有吾熙[?]亭稿，皆長洲沈歸愚[德潛]爲之序行。

惲南田[格]字正叔，又曰壽平。書投骨[?]設色花卉，昭代稱爲第一。虞山王石谷[翬]亦以山水名家。凡二君片紙尺幅，海內皆爲爭購。壽平有寄石谷詩云：收得江山在錦囊，霜天乘月下滄浪。尙留琥珀蘭陵酒，樓被剛君話草堂。二君襟期瀟落，嘗不獨以丹青爲能事也。

余居北寺九年，二三朋好，時時過[?]問，或投以吟箇，互相倡和，由是紙墨日多。其中名作如沈嶧州[元滄]營晝早達原非幸，白首論交未是遲。沈艮思[?]吟到梅花遲月冷，話深爐火入灰微。程廷儀[可式]春回小院先啼鳥，香吐寒梅欲染衣。劉聲珂[文煒]事雖千局變，心共一燈明。高素臣[日暐]拙匠長饑仍刻鵠，壯夫今老尙雕蟲。又去留歸鶴爭枝鳥，行止飛揚逐苑蟲。饒蓉亭[?]類人窮未嫁多坐良媒悞，由來情好鮮實稱[?]勸成拓籍軒[?]。鄭香竇[?]壽南鎭毛錦生鮮買破塘。許子遜[?]楊柳亂烟春店曉，海棠疎雨小樓寒。又紙閣茶烟通夜晚，板橋花拂酒旗香。又風梳翠[?]艸晨抽帶，魚唼春星夜吐珠。又深林葉落搖容月，北牖風疎引亂丁[?]。芝田[?]燈催嘈[?]酒時偏潤，聲爲吟詩半已斑。又蕭閣佛笑拈花影，板屋人歸凍雪痕。王雨楓[?]半生豐夢[?]覺鄉[?]曲，此夕王郎斫地歌。又鶻碎石關鮮[?]雁訴，落殘花枝一任風。皆一時酬倡之

作堪人主客圖也。

宗室香嬰居士文昭，字子晉，從漁洋學詩。一日、與從祖紅蘭主人分韻，有句云、花香高閣近，書味小樓深。主人極爲激賞，後益肆力爲詩，有絕句云，小徑深沉繡綠苔，曲闌干外儘徘徊，仍疎半牽三更雨，墻角碧桃無數開。子晉居右安門外趙村，有紫幢軒集。

尤展成侗，艮齋雜說所載毛大可檢討姬人曼殊遇老尼一事，令人有天涯淪落之感。曼殊養病增園，嘗晚春時比鄰刺梅園老尼過之，讀壁間所懸詩軸二絕云，河外人家郭外村，金鞭玉勒走王孫，野橋東畔逍遙路，芳草斜陽盡閉門。畫樓高處故侯家，雖種青門五色瓜，春滿園林人不見，東風吹落海棠花。相與吟嘆良久。尼曰，讀此詩倍覺此地淒涼，此何人詩耶。姬曰，舊懸此庭，不知誰作，因流涕久之。甚矣詩之感人若此。後於摩訶庵中道之，有識者曰，此蕉林集詩也。蕉林爲眞定梁相國所居，故名其集，其詩乃春郊十首之二。老尼遂從相國乞歸一册。尼係明季宮婢，當時稱菜戶者。

朱竹垞檢討彝尊，與漁洋齊名海內。趙秋谷宮贊執信作談龍錄嘲之曰，朱貪多，王愛好。余嘗讀竹垞翁驪谿詩云，鳥驚山月落，樹靜谿風緩，法鼓響空林，已有山僧飯，似又非貪多矣。秋谷詩法二馮，格律甚細，刻者有蠡海、蘅溪二集。

余嘗與朝勿齋談半村、吳實崖庚，同作小遊仙詩，實崖一絕最佳。自翦花冠向鏡臺，天衣縫錯不須裁，呼童特地除松徑，曾訂雲英早晚來。

諸城丁野鶴耀亢官教邱廣文，忽念京師舊遊，策長耳驢，冒風雪，日馳三四百里，至華嚴寺陸舫中，召諸貴遊山人、寒師劍客，雜坐酣飲，笑謔怒罵，淋漓興盡，策驢而返。又漁洋載徐東癡夜逆旅見一客，袴褶急裝，據案大嚼，旁若無人。見徐少年，呼就語曰，吾東武丁野鶴也。頃有詩數百篇，苦無人知，子爲我定之。因擲一巨編示徐。尚記其一律云，陶令兒郎諸葛妻，妻能炊黍子蒸藜，一家淸福皆耽隱，十載勞形合靜棲。野徑香雲雙屐蠟，石田耕雨半犂泥，誰須更洗臨流耳，戛戛幽禽盡日啼。

毗陵董玉蒼妻吳文璧木和，以貞節聞。所著苦節集，着語淸新，有詩諸女伴句云，莫訝隨行步每遲，雖將愁緒訴心知，比來似識偎懷抱，試看芭蕉未展時。吳汇潘稼堂爲作傳。

華亭船子和尚紺沁禪宗，作詩洗盡鉛華，獨標雋逸。陳其年記其一事云，有僧以詩名，遊陽羨，投詩一卷乞序，覽之皆出吾友紺公所著，不覺失笑，觸偸舉木樨花一闕以識之。後同史子雲臣過吳門，訪公梅隱，述其故。一座閧然，公曰，是毋足異，曾有僧假余詩謁汪阮亭先生，中有亂松殘雪寺，孤磬夕陽山句，先生見之嘆賞不已，贈詩曰，愛公殘雪句，何減碧雲篇。列漁洋集中，又載之池北偶談，此亦何異一一鶴聲飛上天耶。

平樂太守佟趙恭人早寡，依兒公僑居天津，鞠子成進士，生平作詩最富，不輕示人，而絕無脂粉之態。其祭竈詩云，再拜東廚司命神，聊將淸水餞行塵，年年破屋多塵土，須恕夫亡子幼人。又姻邊塞圖云，黃沙漠漠遠無垠，萬古關河不度春，今見畫圖腸欲斷，可知當日戍邊人。二絕爲世傳誦。所居曰夢

樓，因號夢夢主人。

蓮坡詩話中

許子遜琰春八絕，風流跌宕，一洗陳辭。錄其最佳者，吳兒日暮踏歌回，執扇殘新夏底開，鶯子一雙斜掠地，不隨春去却飛來。逐隊踏泥南陌頭，畫船簫鼓鬧蘇州，殘春不送歸天上，雨雨三三到虎邱。橋邊芳草酒旗青，醉眠畫舫倒玉瓶，十里好風吹不住，亂紅飛雨過長亭。竹垞翁見之，劇加杳賞，稱鶯子一雙好風十里，令人對此黯然。

辛丑仲春、余遣飲白之痛，同人和悼亡詩甚多，中有佟蔗村輝人離雪七絕最佳。其結句云，棄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用意新異。

燕京雜花之巧，其功可奪造化，如牡丹、碧桃、玉蘭、迎春、探春之類，於三冬皆可計日而得。查浦老人曾有詩云，出窨花枝作態寒，窨房烘火煖偏看，年年天上春先到，十月中旬進牡丹。魏半村亦有句云，始知北地花兒匠，巧勝唐宮剪綵人。

方實村觀察蘆花被句、半江烟月壓歸夢，一榻霜華伴老禪，可配元吳景奎咏蘆花得一聯云、瑣囊積雪和烟疑，錦浦流螢入夢涼。又元人咏蘆花被一聯云，西風吹夢秋無迹，夜月留香雪滿身。措語甚佳，惜忘其姓氏。

荊州守袁觀玉，爲吳郡佳公子，風流才調，詞曲擅名，遭亂北遊，侘傺而歸，以失職客遊寓白下，

扁舟歸里。悃悵無家。吳梅村以詩贈之曰。詞客開元擅盛名。當筵白髮可憐生。劉郎浦口潮初長。伍相祠邊月正明。解筑悲歌燕市恨。彈絲法曲楚江情。（所製樂府中有楚江情一齣）善才已死秋娘老。濕盡青衫調不成。又擁菴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大姓門。其家方燕客。演霸王夜宴。擁菴與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擁菴狂甚。殆嬰輿。

梅村將至京師。寄當事諸老云。平生蹤跡盡由天。世事浮名總棄捐。不召豈能逃聖代。無官敢即傲高眠。匹夫志在何能奪。君相恩深自見憐。記送鐵崖詩句好。白衣宜至白衣還。反復吟咏。不勝悽艷。嘗記雪菴和尚一絕云。看了青燈夢不成。東風吹雪落寒聲。半生寄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可以贈之。

越僧棠巖於沈石田。寄一詩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雲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崑山顧俠君（嗣立）題鐵夫上人憩杖雲根圖云。褸鞋箬笠水邊行。魚鳥知君拄杖聲。莫占前山一片石。添余同坐看雲生。不減前詩風致。

乙巳重九。家松崦（昆仲）種菊顧顧齋。招同詩亮儕之（鄭）徐芝仙（寶）張眉洲（基）符藥林（曾）讌賞。亮儕和余韻云。坐擁花城賦好詩。詩成呼酒一酬之。花神解撥詩人興。細細寒香出衆枝。後十日。眉洲作展重陽詩。芝仙和之云。落英何待展秋光。三逕風流未盡荒。佳會即今爲上九。吾徒終古在高陽。賞心香泛山杯冷。照眼花迎夜雨涼。想見闌成當此節。六宮稱慶道勝常。十月初。余又邀諸公賞於澹宜書屋。眉州句云。恍疑身入衆香國。共訝秋存小雪時。藥林句云。疎花抱短日。寒綠洗幽霜。

錢唐符藥林（曾）著有春凫小稿。及賞雨茅屋。雪泥鴻爪。等詩集。流傳南北。其歲晚詩云。橫陳棐几暖窗前。看鼻茶烟落鬢邊。撥蠟故書閒覓日。不妨叉手過殘年。又歸自橫塘云。浮石淺溪水半篙。鱗鱗動散魚苗。歸來滿地夕陽影。知了一聲鳴柳梢。其神韻不減姜堯章。

陳恪勤賦冬日感懷十首。手書贈予。敍述生平。悲歌感慨。今錄其二。平生夢落五湖邊。竹馬重來事黯然。鋼賜獻聲方勵地。滯淫秋水又浮天。東南財賦無籌策。士女嬉遊有歲年。春樹萬家烟霧裏。白公堤上每流連。又盡中空羨大丹。還虎豹何須扼九關。日對道書眠石室。時聞仙客下蓬山。金焦自足容鷗沒。海嶽猶能伴鶴閑。墨瀋酒痕猶在眼。舊題應滿翠微間。

湘潭張湘門少廷尉（某）有舊名學登。因自稱學登老人。爲禮使時。居予澹宜書屋。前後約三年。晨夕倡酬。縱談上下。嘗爲余言。有詩二句甚佳。忘其姓名。因代作前二句以成之。南軒北牖復東扉。取次閑亭待我歸。當路莫栽荊棘樹。他時免掛子孫衣。用意深厚。仁人之言也。

牧齋多遊戲筆墨。有反東坡洗兒詩云。坡公養子怕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獃且巧。錯天幕地到公卿。觀此詩。可以知其趨向矣。昔宋鄭清之罷相。後登塔詩云。今日方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邱。而王介甫未遇時登塔詩云。不爲浮雲遮望眼。只因身在最高峯。淘乎人之出處行徑。皆可於筆墨流露中驗之。

胡象三（[illegible]）幼有神童名。十歲爲詩文。與余同硯席者三十年。其詩淸潤和婉。時出性靈。有和余元旦詩云。

百歲渾消幾首詩。聯吟愁咏費相思。破正淸與還無著。飛上梅花三兩枝。又有高下歸鴻影。紅黃老樹村。愛閒身少累。媚俗骨無能。及山擁白雲西塞雨。霜吹紅樹秣陵秋。貧入愁腸偏曲折。秋來詩骨倍嶙峋。等句。象三爲梅宮詹之（□）所拔士。與泉亭老人魏燕公（□）爲忘年交。

毛西河選浙江閨秀詩。獨遺山陰王氏。王氏有女名端淑。寄西河詩結句云。王嬙非不無顏色。怎奈毛君筆下何。引用二姓恰合。

徐芬若從軍沙漠。路經青塚。徘徊竟日。囑友山黃道古（鼎）繪其圖以歸。都下名士以爲奇觀。競賦詩咏之。竟陵唐赤子（建中）詩曰。咄哉徐君眞好奇。勸客一飲連十巵。酒酣手持青塚圖。邀客爲作青塚詩。自言邊地盡飛狐。青塚猶在邊西陲。世人但聞圖經說。我昔從軍親見之。前臨黑河後綿連。黃沙千里胡馬迷。其地萬古無春風。但見白艸常離離。一杯獨戴中華土。青青之色長不萎。我時往拜值寒食。繫馬塚前古柳枝。此柳亦疑漢宮物。枝枝葉葉皆南垂。下有無名之石獸。上有無主之荒祠。獸旗依稀青塚字。剝蝕認是唐人爲。祠中絡繹戲祠豁。碧眼倒地呼閼氏。至今牧兒不敢上。飛鳥絕聲馬不嘶。却爲奇跡人罕見。拉場畫手黃生宜。請看慘澹經營處。山川粉墨無參差。按圖一一爲指點。百口稱快含嗟咨。有客引滿前致問。先生何斯焉取斯。嗚呼嘻嘻先生之意將豈知。男子有才女有色。往往自愛如山難。千嬙本是良家子。對鏡顧影常矜持。一朝選入深宮裏。風流不數西家施。誰知承恩亦在貌。君王莫辨妍與媸。但願君王辨妍媸。妾辭遠嫁呼韓邪。（音耶）所以喟然出席起。仰天不復揮涕洟。五鼎生烹主父偃。馬革死裹伏波屍。古之烈士多如此。高山河水當塵離。此意天地爲感動。墳艸四時週春姿。徐君之才滿一石。白首著書十指胝。新詩句句在人口。淸如珊瑚敲琅玕。可憐三載飢臣朔。文章酷召數命奇。雖從王門掌書記。時平不須投毛錐。非無要路與捷徑。丈夫致身羞以賣。正如明妃恃其貌。偏強不肯賂畫師。人生遭遇有不一。侘傺豈即非良時。假使明妃宮中死。安得香名流天涯。披圖知君心獨苦。別有塊壘非蛾眉。君不見杜陵咏懷生長明妃村。乃與庾信宋玉蜀主諸葛同傷悲。

阿雲舉學士（□）能官後來于斯堂與家大人劇譚縱論。文采風流。枝葉橫生。聽之忘倦。偶記論李義山昨夜星辰昨夜風與聞道閶門萼綠華二詩。謂皆指王茂元家妓而言。蓋義山爲茂元之婿。又爲其書記。隔座送鉤。分曹射覆。非家妓而何。想時適有畢命而去。是以有聽鼓應官走馬蘭臺之句。至豈知一夜秦樓客。偷看吳王苑內花。更其明証也。畢座爲之一咲。又有惆悵詩云。惆悵西溪白髮知。舊遊歷歷入新詩。追思聯袂吟殘日。倚記華燈縱博時。花暖驄驕春騎射。雨深留客夜圍棋。而今腰劍從軍後。贏得傍人笑我癡。昔學士與陳香泉太守友善。嘗香泉臨玉枕蘭亭畢。即以原本界之。香泉喜曰。以魚目換明珠。給刀易寶劍。老姬博美女。能無快乎。

唐赤子雲門端午竹枝詞內一首云。無端鐃鼓出空舟。賭得珠簾畫上鉤。小玉低言嬌女避。郎君倚扇在船頭。其風流不減杜司勳吳興水嬉也。

唐時僧景雲題松云。畫松一似眞松樹。且待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王漁洋題

析枝牡丹云，三尺霜鍊寫鼠姑，檀心倒暈艷來蘇，如今疑夢還非夢，曾向南泉見一株。二詩風神意韻雋妙。

有為人祝壽者一絕最新，祝翁不效華封祝，富壽多男翁已全，但願有花常有酒，長將花酒做神仙。

張少廷尉[illegible]任長蘆運使時，余至其小齋，見廷尉手書單幅粘壁間云，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余謂古人歌謠出於天然，故妙。近日楚中小兒求雨謠頗好，青龍頭，白龍尾，小兒求雨天歡喜。大雨落在田壠中，小雨落在花園裏。未嘗不可播之樂府也。

龍眠方復齋先生為江南望族，行七。余年二十，復齋已六十九矣。方氏諸名宿往來水繪園最久，故復齋讀冒氏掌故最詳，所言同人贈答詩文，多有本集他書所不載者。辟疆有姬人董白，字小宛，金陵人，善書畫，兼通詩史，早卒。辟疆作影梅庵憶語悼之，一時名士吳薗次綺以下，無不賦詩以贈。溫陵黃俞邵虞稷二絕更佳，冒見之哀感流涕。其詩曰，珊瑚枕薄透嫣紅，桂冷霜清夜色空，自是愁人多不寐，不關天末有哀鴻。半床明月殘春伴，一室香燈驚鬧械，於是夜深淒絕庭，薄寒吹動茜紅衫。

黃岡杜于皇濬五月坐雨湘中，閑和樊民云，何處動鄉情，湘中聞雨，梅望猶嫌雨點稀，天涯雙淚潸樣。此中端不異湘中，湘水湘烟事事同，烟裏一枝疑晚霽，卻看乃是榴花紅。榴花自燃竹自濕，高竿盡作湘妃泣。更洗新桐葉漸齊，陰森只許黃鸝入，可憐楚客濟無胃，聽外又聞急雨暝，此際鄉思但求似，安得一篇哀猿。又云，吾鄉絕境以瀟湘為最，而瀟湘之勝尤在雨中，此闕命名已見真賞，乃以屬和于去國三十年之楚人，讀之泣數行下，此真瀟湘雨也。

雍正甲寅秋夜，夢至舊遊地，得句云，食將葉盡花花地，趁取風風雨雨天。高館人歸餘積靜，空增日暮起塞烟。醒後續成一律，家還佛[illegible]和云，臥游愛續醒時句，蕭瑟難忘夢裏天。繡佛齋頭花似雨，真珠亭外柳如烟。家松晴[illegible]和云，半偶心香人去夜，一床雲影雁來天。想中因果三生石，句裏光芒五色烟。還佛從家初白查浦學詩二十年，詩筆老成。松晴字賈木，先宮詹磐山兄之孫。

開封司馬許渭符[illegible]學有淵源，少稟母訓，所著詩文具見根底。贈余詩云，庇人孫北海，貴驛鄭南陽。又胸能[illegible]邱壑，挂本嘯林泉。後奉太夫人來遊水西莊，太夫人有句云，旅思搖風鐸，歸心縱繫魚。又竹樵含新粉，藤花落細香。又潮來初泊岸，雪起忽遮樓。太夫人錢塘徐清獻公旭齡女，名德音，熟精文選，流覽滿家，至今老年猶日閱書一寸。

新城高宗山孝廉，予友素臣廣文之子，才華宏麗，贈余有東山麗句諧絲竹，北海名賢共酒樽，及甲部擁經丁部史，紅兒記拍雪兒歌等句。

濟宜書屋雜蒔漁蘭一叢，忽且十數叢為劇見，各賦以詩。吳東璧司馬[illegible]句云，寶檻交結同心佩，一簾連柚十相花。汪西顒徵君[illegible]句云，青綴寶臺情暗結，香叢擁背畫難成。趙谷林徵君[illegible]句云，幽庭探香雙二妙，秋來紉佩字雙成。西顒又謂同心十藥蘭可以卜燕結之兆，填滿宮花一闌，有句云，一花一葉有餘香，況爾十成多麗，又知應隱陽光雙暉，看取夢徵羅袂。西顒，一稱槐塘街人。

天津城南地勢窪下，夏潦秋霖，汪洋彌望，冬則冰膠如鏡，居民以凌床往來，其行如飛。得存弟邀同人作冰泛之遊，得存得長歌一篇，內有句云，晶瑩倒射天影白，七十二沽無水聲，頗為儕輩推許。西顒有句云，到處回頭都是岸，從今托足不隨波，頗具禪味。昔年姜西溟編脩遊天津時，曾有冰床詩云，大氣有屈伸，長河白晶晶，千里共積素，篙工失憑藉，此物遂施行，連綴在纖縱，中行枕席上，凌厲樹木杪，水居仍非舟，空驚疾于鳥，頓失波濤險，半晌餘艙小，利涉有所須，取濟本易了，東風倘司令，萬物變枯槁，流澌一朝盡，百川競奔繞，之時爾何為，棄置亦以渺，斲木昔千與，出扶翔則蛻，江湖豈終極，萬古流浩浩。

半山詩，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極平淡中而意味無窮。漁洋聽琴詩云，曲罷孤月明，溪光散清泚，主客無一言，寥寥攬衣起。二詩皆可細參。

長貧知米價，老健識山名，二句造語甚佳，忘其姓氏，方復齋時誦之。

余于己未元旦有句云，春色淺深簾幙外，梅花消息酒盃間。槐塘和云，節交歲尾年頭候，花放梅兄雪弟間。萬柘坡孝廉和云，綺歲盡歸推轉裏，春光猶在有無間。柘坡，秀水人，年二十舉宏博，才縱逸，落筆如神。

杭堇浦編修世駿首唱方鏡詩二十四首，傳誦輦下，和者自王侯以逮公卿、士夫、方外、閨秀，無不有作，幾及數千家，誠盛事也。記其一律云，雲樣裁成片片方，水仙晴漾日生芒，兩邊透照成三影，四面迴中耀五光，宛似寫形歸畫幛，不妨偷樣學青塘，劇憐空鏡無人會，輸與璇閨綉錦張。

吳天章徵君雯居蒲州永樂村，為新城入室弟子，有門前九曲黃河水，千點桃花尺半魚之句，余極愛之。特恨不得窺其全豹。己未秋，友人自山右來，篋中攜其鈔本詩一帙，即假歸手錄，而門前九曲一首惜已佚去，不勝遺珠之憾。其他五言如，潮來全楚白，雲上半江陰，一燈殘夜後，百感壯年來，鐘鳴少林寺，月上轆轤關，階前雙樹老，戶外一峰開，泉邊澗嗣外，雪明秦樹根。七言如，倦馬爭投盤豆館，飢烏空噪赫連臺，詩驚橘綠橙黃候，路入秦頭隴尾間，當年情事悲鴻爪，近日文章變馬蹄，河聲臥聽崑崙遠，嶽色晴瞻太華高，寒瓜引蔓垂茆屋，野水生波入稻田，皆得唐賢之神髓者也。天章墓誌，新城撰，漁洋集，新城親為評騭。

天章桃花夫人詩云，桃花夫人好顏色，月中飛出雲中得，新感恩仍舊感恩，一傾城矣再傾國。漁洋曰，王右丞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太蘊藉矣。孫文定祉亭云，無言空有恨，兒女粲成行，與此皆妙于調笑。

詩以淡而彌永。陳對鷗歲暮即事云，綱緒宵來頗未降，空階獨遶影成雙，一灘老雪明如月，贍供詩人牢落牕。此深看淡中之味者也。

濟南王斗南觀察[illegible]過宛平相國怡園，有句云，如何喬木裏，只是冷雲多。十字中感慨深矣。

湘潭張少廷尉[illegible]題湘帆圖二句最佳，凄迷山鬼嘯春竹，憔悴漁郎折岸花。廷尉為諸生時，一日赴太倉王相國掞之招，座客滿堂，廷尉議論橫生，旁若無人。席間一羊脂玉巵，不覺為衣袖所拂墮而碎，四座驚愕，廷尉掀髯而笑曰，久不聞此碎玉聲矣。飲酒縱談如故。

李旦初鶚，無爲州人，作詩務盡刻苦，不留餘力，書法奇崛，不得志於場屋，分修古今圖書集成，後從事河工，補薊州通判，盤山爲薊州所屬，逐日夜縱遊，以致降調，旦初恬如也，嘗有句云，路從石罅盤旋去，人自松梢向背來，二語於遊盤詩，可謂得驪龍頷下珠矣。

予家水西莊，種有紅菱，己未夏，長洲葛信天正齊、張少儀[illegible]同客陳榕門觀察署中，爲余以五十枚餉之，信天有詩云，紅菱正美喜分甘，朵朵新從碧玉潭，莫訝鄉心又撩亂，果然風味是江南，桐香亭外晚風過，暑退涼生試薄羅，秋月明空秋水碧，倚闌還聽采菱歌，少儀詩云，江南六月看采蓮，荷衣零脫輕橈濕，錦帆溼裹櫓烟入，滿身風露寒凌兢，鬪歌一聲蟾魄上，紫莖綠葉朱絲繩，十年書劍去鄉國，驚見舊步空飛鷁，直沾旅食又長夏，消渴不耐炎燒蒸，水西主人尋存問，側生五十新荷承，清香撲人光照眼，奚奴纖手愁霜稜，鸚留丹頂鸚爪細，一樹菁影湘波凌，玫瑰輕擘水仙佩，玉腕映徹冰壺冰，吳儂得此乃狂喜，傳箋遍集諸賓朋，古瓷擎出佐芳譚，涼颸淨掃氍毹燭，滄州法釀瀉百斛，霧池故實還同徵，都忘蹤跡滯燕土，但覺塵躡消胸膺，哀梨緌李世艷稱，謀璣櫻實逢筵登，獨遺此品在烟水，邊如釣瀨逃嚴陵，天涯相賞有知己，不辭千里扁舟乘，孤根近託藕香榭，白苧掩映溪流澄，芳鮮只供騷客嚼，聲價豈要皐都增，眷新一笑宛舊識，領略風味當年曾，攜山拂坐風檻，嫣紅婉翠圍千層，吳歈渺縣吳語軟，卜夜更命張華燈，酒闌潑墨揮吳綾，寒剡十丈青枯藤。

吳江顧爾立、無錫朱贊皇二人，從紅蘭主人遊最久，主人有集曰玉池生稿，因附鐫顧詩曰雲嘯集，朱詩曰纖宇軒集，行世，主人自爲之序，顧青花鳥名于時，主人自塞外歸，途中寄贊皇詩云，大漠歸來垂半途，聞君先我入京都，此宵我有逢君夢，夢裏君曾見我無，時贊皇亦自江南甫至都門也，爾立有山行即事詩云，愛聽松聲入翠微，寺門不掩任雲飛，老僧見客渾無語，笑向巖前白晒衣，贊皇有鄲郵呂仙祠詩云，遺像居然見呂翁，衣冠疑帶海天風，我今結願相隨去，只恐神仙亦枕中。

紅蘭主人有西洋四鏡詩，最妙，千里鏡云，數片玻璃珍重裁，携來放眼雲烟開，遠山逼近近山來，近山遠山何覓，覓州言九點，亦不止海豈一泓而已哉，君不見，昔日壺公與市吏，壺中邂逅相嬉戲，自從神術一相傳，而後市吏能縮地，斯言是眞非是僞，今設此鏡置此處，君若不信從中窺，顯微鏡云，一卷即是山，一勺即是水，大鵬鷦鷯同羽翰，二禽各具生生理，小至蟭螟亦不止，更有蟭螟來巢蚊，莫知人雖有目何能覩，何況目力不同科，離婁師曠二子是，安得空將千萬斛，均分世人令醫其目，來觀此，嗚呼聖人之言曰，莫顯乎微，豈徒然而已，火鏡云，雞聲絕，明星滅，火輪飛海猶熱，羲和射光穿玻璨，不必燧人鑽木穴，一團靈膽爐中爇，多寶鏡云，有客攜鏡來，命我持鏡覩，一人當我前，更見二三四十人當我前，其數不勝記，濟濟皆衣冠，覺無絲毫異，如蟻復如蜂，揚眉而吐氣，去鏡更一窺，餘不知所逝，眸子蔽一層，即莫辨眞僞，今始覺其詐，此鏡從此棄，將此棄鏡心，可以推而及萬事，崑山徐原一司寇[illegible]亦有西洋鏡箱詩六首，奉爲形容，附錄於後，移將仙境入玻璨，萬疊雲山一筒攜，若說蓬萊探未得，武陵烟霧正迷離，橫看本自出毫釐，一隙斜窺微洞天，微有纔牽屛雲綻，壁間變光，上下兩青銅，丹碧微茫望若空，遠寫海

樓蜃際結，珊瑚枝上現蛟宮，玉軸雙旋動綺紋，斷紅纍翠轉氤氳，分明香草瀟湘路，百折帆過九面雲，隙駒中有大羅天，光影變時態倍妍，爲正梳粧松雪鬢，美人翹袖忽翩躚，乾坤萬古一冰壺，水影天光畫圖，今夜休疑雙鏡裏，從來春色在虛無，按眼鏡之製，不知所自，梁四公紀載，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玻璨鏡，然非施於眼也，惟方輿勝覽稱，滿剌加國出靉靆，老人不辨細書，掩目則明，或當權輿於此，然前賢題咏闕如，明吳寬家藏集，始有謝屠公送眼鏡詩，遽者流傳中國，在有明中葉耶，今則製作益精，稱名益多矣。

蓮坡詩話下

相鄉魏相國五絕最佳，有蘇香廊詩云，春在藏甕中，衆芳噴不歇，心幽得妙聞，皎皎花間月，又夜雪詩云，夜雪打空廊，不知花落處，只在風雪中，風亦吹不去，文安陳翽霄僉都[illegible]極愛其詩，謂之甚詳，魯啓人庶常[illegible]過津門，停舟見訪，贈余詩云，我去江干擬卜居，君猶憔悴似三閭，新交却得舊涼後，書事重提涕淚餘，善舞聊寒客，試鶴出遊，惟有子知魚，知魚何日能相對，風雨西窗夜讀書。

金君桑洲爲白河令，舟行淺水濱，得一石，如半月狀，色綠瑩，面微凸，形似龜，背有螺文，如雲錦，周匝旋繞，底如龜板，有文綠質黑章，斜聯相間，其旁微凹，左右各露黃紋一道，上下二面，皆可作硯，發墨足比端溪之佳者，滴水其上，雖盛夏經夕不涸，浸水盂中，照日，遍身皆作金色，陳滄洲先生見而異之，金君遂舉以爲贈，先生意其爲千歲綠龜所化，因名以綠龜硯，序而銘之，更繫以長歌曰，白河寶石光陸離，千歲綠龜能化之，靈文欲變不盡變，想像腹背形模奇，天然受墨可作硯，綠淨波光眼中見，螺文旋繞爛雲霞，金色微芒走雷電，況饒潤澤中涵濡，滿水永多無乾枯，一蟾漸漾香霧點，萬斛欲湧清泉珠，研平不滑氣不膩，將藹能令畢花細，明窗寂靜如小年，往往毫端灑奇字，桑洲金君吾故人，拾此遠自漢水濱，見之朵頤露顏色，欣然解贈如瓊璘，玩好於我豈貪癖，此石不得欲痛哭，終朝晤對良友朋，硯北與堪慰幽獨，嗚呼，世間萬物變化何其多，愼勿返故歸洪波，坐使墨乾筆禿，我亦欲化爲頑石，龜乎龜乎當奈何。

河南徐麟叟太守爲霖詠腦生兒詩最奇，有生甃沉下土，得竅即先天之句，兒父王華陝西三原人。

唐六如墓在桃花菴，日久廢傾，商邱宋漫堂中丞犖重爲修葺，一時名士吟詠甚多，有重表唐解元遺墓詩一卷，內韓慕廬宗伯菼一聯極妙，云：誰昔唐衢惟解哭，祗今宋玉與招魂。并有序曰：唐解元以曠世逸才，屢飛觴而醉月，桃花塢爲芳年勝地，骨聚樂而占是當時行樂之場，竟是看愁之日，人非漁父，如入武陵之溪；地接梵宮，不異元都之觀。衲衣持鉢，晚儼青雲少年；蓮花供佛，早證白骨公案。何人不旅，即此言歸，風悲一邱，夜長萬古。嗟乎，飛霜不雪，冤獄誰明；叢桂無枝，孤墳人恨。況復中郎有女，憔悴誰憐；鄭攸無兒，荒茫天道。亡何，木拱而伐，封斧而平，居民數家，流水一曲。何邱收骨，迷若蒼梧；九疑有石，點頭語以韓陵一片，苔剝蝕幾，欲生金；高下變遷，斯堪墮淚。傅之好事，達我中丞，發教而儒子房下馬，來瞻畫相垣其曲，隧甃以孤亭，柳子閣前，覆強之碑故在；鳳林山畔，襄陽之墓重完。感我公之意氣，千秋期吾黨之篇什。異代五湖共放，亦是當世畸人，一燈自憐，須弔下場才子。隻雞絮酒，補往日之衣冠；語燕啼鶯，繼多情之弦索。猶幸蟲者踐跌之地，丈室依然；故人針霧之題，墨痕猶妙。文人慧業，靈運已夙生天；再世因緣，浪仙自堪鑄佛。事止一盂之寫，行修兩楔之遊。栽去後之桃花，待現來之傳鉢。於歲艸木，氣味何必同時；文字生涯，不勝遙契。春風小隊，公既爲掛劍之人；細雨僧房，走願作鳴騶之客。敬先長句，供下掃之穢粃，用毖諸賢綴上頭之珠玉。錢塘洪昉思昇曰：予落拓浮名，雖不及六如萬一，然後先境地，亦頗相似，不覺感慨係之，率成四絕，以寫我心，殊不計工拙也。今紀其二：與與僻性解憐才，踏雪唐家墓上來，豚柵雞棲無覓處，獨尋殘碣洗荒苔。原注宋中丞犖，沈審子所謂也。頭學吳趨年少狂，迷顛垂老倚嗣場，不知他日西陵路，誰弔春風柳七郎。讀之使人心惻。

洪昉思以詩名長安，交遊讌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無不心折。作長生殿傳奇，盡刪太眞穢事，深得風人之旨。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纏頭爲之增價。乃好事者借事生風，旁加指斥，以致秋谷、初白諸君子皆桂吏議，此康熙己巳秋事也。秋谷贈初白詩有與君南北馬牛風，一笑同逃世網中之句。初白答以欲逃世網無多語，莫遣詩名萬口傳。又云：竿木逢場一笑成，酒徒作計太憨生，荊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後庚寅九日，郭于宮於花溪居招同人社集，演長生殿傳奇，初白老人不及赴，以二絕句答之云：曾從崔九堂前見，法曲依稀餘段傳，不獨聽歌人散盡，教坊可有李龜年。上客紅筵與自擲，風光重說後三三，老夫別有燒香曲，懸向聲聞斷處參。感慨係之矣。洪有集名稗畦，竹垞有贈洪句云：梧桐夜雨詞淒絕，薏苡明珠謗偶然。亦實錄也。

汪君文楫舟次贈人句云：家臨綠水長洲苑，人在青山短簿祠。與沐景顒滄海遺珠集所載日本使臣天祥題虎邱寺，樓臺半落長洲苑，簫鼓時來短簿祠之句似暗合，細味之，用意各別，詩格亦自不同。崑山葛震甫麥航雜說云：鈍翁作詩規模舊句，間出新意。如裴湘故院無名寺，傅寫前賢未刻書。本方夔詩：夢前代無聲畫，架插今生未見書。須扶醉日移來竹，頻讓分刪接過華。本范成大鬧菁臘尾燕來買，點數春頭接過華。呼我不妨頻應馬，逢人何敢遽稱貓。本陸游偶爾作官羞問馬，頹然對客但稱貓。醉簾過了吾何

恨，爭老尊殘最惱人。本陸游荷花折盡渾閒事，老却蓴絲最惱人。深山交舊俱無恙，惟欠揶揄鮑秀才。本白居易樽前百事皆依舊，點檢惟無薛秀才。玉聲不來花落盡，掠處囊上鳥空啼。本段成式鳳聲不來春欲盡，空留鶯語到黃昏。如此甚多，不能悉數也。

孔東塘學博尚任號云亭山人，用侯方域李香君事作桃花扇傳奇，其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與長生殿盛行於時。德州田山薑司農雯題詞云：一例降旛出石頭，鳥啼楓落秣陵秋。南朝勝有傷心淚，更向胭脂井畔流。鐵嶺陳于王云：玉樹歌殘迹已陳，南朝宮殿柳條新。福王少小風流慣，不愛江山愛美人。宋牧仲中丞云：血作桃花寄鉏孤，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壯悔高堂下，入骨相思恰得無。陳定生吳次尾名士鎮，周旋狎客追歡向酒邊蘇崐生柳敬亭，何意應機東海日，江南留得李龜年。

高髯老人重上長安，秋日懷舊詩三十首，紛華播盡，獨州性靈，今記其數首云：病老無聊客況難，死生情重憶紅蘭。步中納喜分明見，淡寫黃花帶雨看。指紅蘭主人也。又江南留得兩梅花，老去詩篇與倍加。繪作梁園賓客西風殘照送昏鴉。指顧俠立也。又古香西席憶徐陵，天上麟兒拜老僧，十七年前曾授記，寸心今托玉壺冰。指徐芝仙也。又水南莊上有髯公，與我同年話始終，留寫楞嚴了了義，鸞王共證白雲中。指宗室抃齋公春泰庵。水南莊在東便門外二閘河邊。又最愛紅梅晚更香，碧蘿翠竹映虛堂，胸中別有眞高節，獨對秋山豔夕陽。指借山上人也。又一卷清詩氷雪寒，馬驢第一說貞觀，而今悶盡江南客，滿眼風塵見亦難。指桐城方貞觀也。又海內都將詩句誇，盡從狂媚托蛾花，長沙獨立人偏遠，望斷汀洲雁影斜。指陳恪勤公也。

徐芬若借鞶下名家三十餘人合作芝仙書屋圖，一時詩家分題吟詠者又六十人，觀之令人目炫。如博問亭分得苦云：雨後隔籬隱隱，風前映戶自開闔。石友水髮渾難辨，且對生綃一解顏。孔東塘學博分得竹云：舊風芳齋竹滿欄，今年新筍又成竿。相思烟水三千里，倩寫墨君紙上看。松江周寒溪編脩彝分得沙上細艸云：細如石髮千絲冒，密似秧針一抹齊。若使廣山好風景，無邊春色染青谿。華亭王雲閒編修時鴻分得岩上小松云：穠經霜雪幾春秋，點染青山分外幽，却笑丈人峯下樹，千年封爵爲秦留。宗室抑齋公分得水閣云：曲曲溪流茂閣虛，主人高隱是南徐，却疑五月江深偃，滿塢松篁讀道書。代州馮欽南內史瑞分得小栢林云：叢叢小栢儼千章，翠影扶疏日月長，種近仙山樓閣地，好凝珠露待鸞凰。大興曹渭符侍詔日璵分得艸亭云：小結芳亭草覆檐，周遭花藥門濃纖，此中好著吟詩客，敢請徐熙筆自添。芬若後舉此圖贈余。

祥符周櫟園司農亮工，材器揮霍，善經濟，喜議論，當大疑難，神氣安閒，無不迎刃而解。性嚴岸，居官不肯假借官屬人，而好嘉與後進，嘗置一簿坐上，與客言海內人才某某，輒疏記之，官轍所至，必枉車騎過之，又令進其所知，使耳目聞不遺一士，然後快。著述多至數十種，嘗有贈空隱和尙俗臘詩云：生天良不易，選佛亦難成，但說慈悲力，能銷戰伐聲，病猶甘敗寺，老豈貶虛名，一笑桃花發，春風第幾庚，即與柄子往還，亦不作隨聲附和語也。

蔚州魏環極尙書象樞.性至孝.詩甚清挺.告終養時.不復通書朝士.偶以著述寓汪鈍翁.惟用方幅楮題姓名其上而巳.其耿介如此.作循吏行送人之官云.古人愛身今愛官.此身一失官何補.可稱名句.聞審孫君事國柱.爲余誦之.

王西樵考功士祿.著有表餘堂.十笏草堂.辛甲上浮等集.海內耆宿如杜于皇.孫豹人.汪苕文.尤展成.諸公論之詳矣.西樵嘗題襄陽詩曰.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推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其瓣香微旨所寄可知.阮亭選擇西樵詩什去二三.次爲四家行世.亦從其宗仰也.

徐東癡工爲詩.隱居系水之東.茅屋數椽.葭墻艾席.凝塵滿座.晏如也.與同里王西樵.阮亭兄弟稱善.阮亭爲刻其集二百餘篇.余最愛之.清明詩云.今年春冷候常賒.野曠鳥啼日又斜.寒食清明都巳過.墓田撩亂野棠花.轉城詩云.來看東風剪柳條.土膏新軟雪全消.轉城三面無相識.荇葉隨人過板橋.又雪晴句.春來荒墅無供給.雪斷柴門少送迎.又午醒句.布穀鳥鳴過麥後.採桑人去在花前.又秋柳句.爲計使人西去日.不堪流蕩北征年.皆警策可諷也.

高念東少宰珩.山東淄陰人.骨清神伕.氣靜情疎.每風日晴和.白跨一驢.出遊嘉石澱陂.卽繫驢而臥.見者不知其爲貴人也.有送人歸海陵句.紅香塵裏休回首.黃葉村中欲卜居.出入中外三十餘年.不以富貴貧賤勵其心.士大夫高之.

睢州湯潛菴司空斌.性至孝.潛心性命之學.作詩雄渾俊逸.讀之如坐開元.天寶間.贈人云.千里風塵驚短髮.十年供奉憶同官.送友云.關河落照鄉山遠.驛路鳴蟬野樹深.又題畫云.秋林不厭靜.高士自能閒.盡日茅亭下.閒聽對遠山.出語圓潤溫厚.不矜才使氣.宜其理學文章.爲昭代一人也.李天生以車笠之雅.刻其遺稿八卷.

吳江計甫草孝廉東.忍辱好奇.計負經世才.不得志.與尤展成.王阮亭.交最善.將至京師.有作先寄所知云.帝城隱隱接雲霄.又見桃花萬國遙.遂有黃金能市駿.不妨青海看憐鵰.乘風搖曳三千里.感舊淒涼十四朝.多少舊廬遺老在.敢將詞賦問漁樵.後客鄴城.徊詢謝茂秦葬地.得之南門外二十里見小塚.頹壟荒草中.賦詩弔之.求其子孫不可得.因謁請鄴中當事.爲封土三尺餘.禁里人樵牧.其上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

宛陵施愚山侍講閏章.操履孤遠.學有本原.力以名教爲巳任.作詩直追漢唐.尤善五言.有披拂散心顏.柴落皆愉悅.又登高宋芝人.毋使春芳歇之句.漁洋謂當代詩人.目曰南施北宋.宋卽荔裳也.

計甫艸自海陵歸.渡江.會大風雨.雪舟不得發.同行者垂首歎惋.計坐舵樓下.手阮亭詩讀之.至論鄭少谷絕句.哭失聲.旣乃大喜.拭涕起坐.雪中觀江濤澎吟.吟嘯自樂.阮亭論少谷詩云.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平生王子衡.王廷相子衡.敍重詩文.見善如不及.少谷山人鄭繼之.與王未謀面.乃有詩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王見之.有知己之感.於鄭死後.數千里入閩.經紀其喪.甫艸生平奇事最多.余友朱環江鶴久居江左.備述其顚末.

鄭谷口有二人.一鄭簠.字汝器.江寧人.善八分書.兼工吟咏.一鄭元慶.字芷畦.歸安人.嫻經濟學.著行水金鑑.石柱記.箋釋二書行世.鄭簠有遊山五古.昔於書冊中見之.詩云.虛閣倚木末.石竇流潺湲.禽鳥得所適.嚶鳴相往還.人胡獨無情.不樂眞愚頑.況此衡門下.逍遙有餘閒.胄從二仲遊.何羨三神山.

滹沱河之南.相業村在焉.中有梁蒼巖相國淸標別墅.相國秋懷詩云.城東別業網川圖.手種垂楊一萬株.大旋經秋霜幹冷.綠煙猶似昔時無.

余有別業在曲周.庭前海棠.忽於十月間雪中盛開.大尹張君著庾.桐城耆宿也.賦七律一首甚佳.和者雖多.津門閨秀許雪裳爲最.許過時不嫁.工詩文.閟不示人.傳播人間者.惟此詩而巳.詩曰.移從香國種無雙.幾見凌寒意不降.日映輕紅嬌帶淚.風扶弱質笑迎牎.宋門舊許宜春睡.冷院新看作玉缸.却恨壯公無好句.空敎十月渡寒江.汪西顥津門雜事詩有云.不櫛書生不畫眉.傳來豔絕海棠詩.若敎玉秤稱才子.壓倒樓頭舊婉兒.正指雪裳也.

東坡有題安平泉七律一首.集中失載.初白老人注蘇詩.采入補遺卷中.詩碑未得.作詩紀事.仁和沈椒園侍御廷芳.執友麟洲子也.後過臨平.於山麓得碑.手拓以貽老人.并系以詩云.安隱寺外安平泉.殘碑燕龍懷坡仙.遺稿收拾隨刊得.辛苦詩翁作鄭箋.以所注蘇詩未及開雕.故落句及之也.

揚州紅橋之名.自新城司寇爲司理時.與諸名士觴詠而著.陳其年詩云.輕紅橋上立逡巡.綠水微波漸作鱗.手把柳絲無一語.十年春恨細如塵.又一帶蕪城綠野烟.三春板渚亂寒田.傷心錯到中山路.不獨江南事可憐.又兩餘垂柳鴨頭綠.日落吳天卵色紅.絕似儂家圖畫裏.幾層春水幾層風.人多誦之.

周櫟園司農移家白下.駐節青溪.桃葉烟波.眞愁佳麗.間訪舊遊.遍寄于舟中與胡元潤談秦淮盛事云.紅兒家近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湘簾綴.翠幰歌輕執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簫聲只在板橋西.讀之幾欲作望江南也.

雍正元年四月恩科.福州士子名仙競.問得失.有李生者疑之.拉江陵張鴻齋往觀焉.乩折芭蕉一葉.納左袖中.甫至壇下.仙卽書云.左袂攜來一片青.知君意不問功名.可憐今夜瀟瀟雨.減却聰前數點聲.李始驚服.及歸寓.二鼓後果雨.此鴻齋親見.爲余言之.

新城有記得詩二十首.今記其四云.斑斑車又到河間.越燕辭巢幾歲還.記得畫堂紅燭下.有人和淚唱陽關.風廻曲陌漾遊絲.新作浮萍杉漲池.記得去年今日見.石欄西畔牡丹時.珊瑚留恨爲情多.記得隨帔喚奈何.千縐中央隨處好.最難忘處是橫波.舊蒲花好乍聞名.花底從教過一生.記得迴廊人語寂.卸頭纔罷月微明.一云此詩罷官後贈妓月仙者.

錢塘厲太鴻徵君鶚.以詩名海內者三十年.著有樊榭山房集十卷.清微孤峭.於新城.長水外.自樹一幟.承學之士.奉爲圭臬.今年蒸煖.日以手書詩箋見貽.內有紅橋春游曲.風調直逼元相.其詞曰.客愁當春亂如絲.掛在紅橋新柳枝.主人官小青愛客.載酒呼船浪泊泊.孟婆鼓風作餘寒.玉簫吹過曲闌干.東陵飛下三青鳥.女兒破顏鈿窩小.緊春譬服徒紛紜.羊牛踏穿阿藤墳.隔江山映殘梅晚.招之不來殊假塞.

主人勸客爲樂方陳郎叩舷發老狂。高于戲詩妙五字。遊魚出聽燈在水。風花上巳連淸明。有約更賦麗人行。（原注此詩在戲山廬上作）

譚州陳說巖相國（廷敬）。詩情超越。絕無纖塵。有聞笛詩云。一片長安秋月明。誰吹玉笛夜多情。關山萬古無消息。腸斷風前入破聲。

聖廟幸海子。捕魚賜羣臣。命賦詩。初白老人時爲編修。供奉內庭。詩云。笠簷簑袂平生夢。臣本烟波一釣徒。稱旨。內侍傳烟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演遠學士也。劉廷璣云。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同一佳話。

趙秋谷贊善被放後。縱情詩酒。客津門時。著有海漚小唱。朱竹垞有句云。聞教花底安棋局。笑比紅兒狎酒人。時竹垞亦居林下。築室曰曝老軒。趙贈句云。老爲鷺腹漁翁長。閒上鴟夷估客船。具見兩人之高致。

宋牧仲中丞家居。嘗命作蘇子瞻像。輒寫己侍其側。後筮仕竟得黃州通守。聲名振天下。其論咏物詩一段甚佳。略曰。邵青門（長蘅）以咏物詩最難。卽少陵咏物亦非至處。余云。咏物有二種。一種刻畫。如畫家小李將軍。則李義山、鄭谷、曹唐是也。一種寫意。工者頗多。要以少陵爲正宗。必如青門言。咏物非少陵至處。豈房兵曹馬、畫鶻、螢火、諸什。猶有所不足乎。青門又云。畫鷹一首。句句是畫鷹。杜之佳處不在此。所謂詩不必太黏切也。予於此下一轉語。當在切與不切之間。又錢塘顧啓姬者。鄂幼輿室人也。能詩。在京師有花幬昨夜雨。茶憶故山泉之句。一日。幼輿遠道訪牧仲。牧仲贈以詩曰。閩中有高咏。茶憶故山泉。似此驚人句。難爲贈婦篇。畫眉君暫輟。下榻我相延。賦就滕王閣。雙風促轉船。

周櫟園曰。朱竹。初但求之楮墨間。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者耶。爲賦二詩云。高情直與晚楓齊。差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爲緋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瀟湘淚盡移餘血。淇澳花繁不是春。骨在龍門河畔立。支離更見雪中身。亂擗桃花映客舵。斜批鶴頂鬬青鑾。翩新競比紅兒曲。截笛留吹赤帝歌。酒醒宜城交未定。冠裁薛縣色全訛。遙看巖下煙嵐處。或是秋深柏葉多。櫟園在閩著有閩小紀。極爲該博。并論閩中詩派。明初林子羽、高廷禮以聲律圓穩爲宗。厥後風流沿襲。遂成閩派。謝在杭以爲國初有十才子。宏正有鄭善夫。而嘉隆之後。則鄧副使汝高爲之冠。在杭蓋服膺王李。已而醉心於王百穀。風諧調合。不染叫囂之習者也。

寧都魏叔子禧（君）。辛亥六月客揚州。病熱。下邳張天樞（九度）挾一客過魏。丰儀甚美。不通名次。坐定。天樞揮扇不已。魏竊視扇上有登焦山詩。滄江如此急。亂石自中流。魏驚賞。詢此何人作。天樞手指客曰。是碧山公詩也。魏取扇卒讀。而揖山公曰。吾固聞君。不期遂至此耶。於是恨相見晚。并爲作一石山房詩序。

長沙朱氏遇吳逆之亂。爲賊兵所掠。氏志堅。乘其戲昵。舟至小孤山。投江死。其屍逆流三日。浮至故居水濱。夢訴於父母。驚起跡之。獲其屍。得傳聞絕句十首。有云。少小伶傳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爲師。濤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詞。又曰。狂帆慘說遇雙孤。掩袖潸潸淚欲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留塵垢在姑蘇。納式南肇襲所載十首。與此小異。

烟艸。尚人無歉之者。韓慕廬宗伯掌翰林院事時。嘗命門人賦淡巴菰。（見漁洋已載香祖筆記）詩多不傳。惟慈谿鄭太守（梁）爲鹿常時所作。存玉堂集中。海寧陳文貞公有五律四首。備錄之。神農不及見。博物幾曾聞。似吐仙翁火。初疑異草薰。充腸無滓濁。出口有氤氳。妙趣偏相憶。縈喉一朵雲。又。異種來西域。流傳入漢家。醉人無藉酒。款客未輸茶。莖合名承露。囊應號辟邪。閒來頻吐納。摘衛比餐霞。又。細管通呼吸。微噓一縷烟。味從無味得。情豈有情牽。益氣驅朝霧。清心卻晝眠。誰知飲食外。別有惠中緣。又。清氣滌昏惷。精華任咀含。吸虛能化實。嘗苦有餘甘。爝火寒能卻。長吁意似酣。良宵人寂寞。藉爾助高談。

長洲沈確士（德潛）。著有說詩晬語二卷。推論歷代風雅源流。一一抒其心得。不與詩話卮言之弊。其自爲詩。有竹嘯軒、歸愚等集。專宗三唐。文留相覷。五言及樂府尤爲擅場。有明妃詞云。憑帳琵琶曲。休彈怨恨聲。無金酬畫手。妾自誤平生。寄鼎一臠。未爲不知味也。

秋聲館吟稿一卷。仁和符聖幾之（曾）遺詩也。聖幾爲子友樂林從姪。學詩於厲徵士樊榭。具有宗旨。年三十三天卒。樊榭序其詩曰。澄汰衆慮。清思㽞冥。松寒水潔。不可近暱。誦之信然。尤工五言。如燭光來樹背。人語到堂襟。艸長橋西路。菱枯水上田。花寒斜更斂。香潤斷微生。鷗寒依葦立。山靜見烟生。小橋通野水。虛室貯秋寒。寒烟樓木末。落水溜城根等句。絕似咸平處士。天不永年。未見其止。惜哉。

錢塘飛纖武之（照）有過岳墓句云。丞相只憑三字獄。將軍虛擲十年功。又有渡金陵句云。潮回大江白日落。萬山青向顯晉爲予踊之舞。開轉客高淳時。有順義趙丈之（璋）令其地。余戲謂之曰。縣有邢孟貞其人。君其物色之。逾年得寄。而已報物故矣。告之西顧。相與惋嘆竟日。

周月東（焯）天津人。賦詩務極研鍊。不肯苟爲雷同。著有卜硯山房詩一卷。嘗作詠物詩。推敲一字未就。掃人曰。吾爲此損眠兩夜矣。其苦吟如此。又嘗待渡河干。時日已昏暮。孤艇獨橫。傍崖絕無人影。因得句云。喚船人不應。水響兩三聲。且行且謳。後有同渡者見之。匿笑。月東傲兀自喜。夷然不顧。里中人爭傳述之。

王正國。一名舜國。號桂宮居士。金陵人。國初爲朝天宮道士。善畫。有吳小仙筆意。好飲。求畫者多以酒飲之。醉輒作畫。立盡數十紙。嘗於鄰屋白板上就木節作睛。畫一龍去。一夕大風雨。板上龍已失所在。木節空洞如鑿。凡所繪龍。一時俱成素幅。後以患痢。外遺矢治痢如神。人謂其仙去矣。吳東壁爲作王道士畫龍歌。朝天宮裏老居士。骨走方壺探弱水。收拾靈怪入筆端。先學小仙後道子。等閒不肯輕揮毫。不稱神畫稱酒豪。求畫定載一石酒。一斗一酌心陶陶。酒酣興發直引滿。左執酒杯右執管。千紙萬紙頃刻成。牛鬼蛇神委怪誕。落筆好寫蛟龍圖。騰身時作龍躍躍。神來拂紙一揮灑。筆勢早已凌霄衢。東鄰老翁多作屋。四壁白板新斲木。板間雙節點漆圓。炯炯有光若張目。居士就目作龍形。擺尾天矯龍如生。艸屋時時作雲氣。爪牙鱗角生光明。一朝風雨晚大作。雷轟電掣火欲灼。雨止已失龍所在。眼底空洞如椎鑿。一時畫龍俱無存。素幅不見筆墨痕。當是乘雲各飛去。成羣引隊翔天門。自古畫龍誇神助。葉公泯沒僧繇著。葉公畫龍龍飛來。僧繇畫龍龍飛去。畫龍龍來龍笑人。畫龍龍去龍乃真。真龍卽在三寸管。取多用宏推通神。居士畫不特烘染妙技。肯爲古人掩精神。凝聚生色相晴自能飛。何待點。居士本是神仙宗。畫圖偶

霄晉遺蹤，倘縱渺渺不可即，吾知居士其猶龍，詩載東壁金薤集。

七十九冊

27 B

榕城詩話

杭世駿撰

榕城詩話序

榕城詩話三卷。予友杭君堇浦。壬子入閩分校鄉試時所輯也。凡山川之麗巇。人物城郭之隱賑。風土物產之異。尚朋友宴飲之往來贈荅。三月中見聞所及。或因詩以存事。或因事以存詩。鉅纖不遺。掇拾必廣。衡藝闈之新聞。詞林之佳構矣。予惟詩話之作。濫觴於卜氏小序。至鍾仲偉詩品出。而一變其體。沿及唐宋。以迄近代。若石林、竹坡、滄浪、紫薇、諸編纂。更僕難數。大抵比量聲韻。軒輊字句者。什居七八。而於作者之旨。闇而不彰。于是言詩者日多。而詩道日晦。是編體備洪纖。義歸彰癉。俾後之讀是詩者。與今作者之意。猶若觀火。豈非知人論世之一快乎。閩中詩派。前明一代。自林子羽、高廷禮而下。互相承襲。舉以律調圓穩爲宗。靡靡沙疊。如出一手。故卒未能爭長諸夏。國朝百年以來。風聲所被。月異歲遷。攬卷中所載。不盡閩人。即就閩人諸詩以觀。以雅以南。可登明堂清廟。則此一編也。不特援據繁博。足以補林諝、梁克家、陳鳴鶴諸志乘之未備。而昭代文教之盛。亦於此可覘也已。

乾隆改元。九月朔。同里汪沆。

榕城詩話自序

閩設郡自秦始。漢五年始立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顏師古謂即候官縣。是閩之有儒家。自唐成公李椅立教始。而常袞因之以設鄉校。閩人之舉進士。唐自歐陽詹始。黃璞著名士傳。又以爲其前有薛令之、林藻。令之、藻以賦傳。而詹得交于昌黎。始以詩著。暨後黃滔文江。翁蔚尔季。與閩之文學。乃郁郁乎彬布矣。宋詩在閩。獨無支派。見於史書藝文志者。林、黃、朱、鄭、數集而外。類皆魁儒碩學。以經業顯。風騷之旨固殊焉。明初十子。奕奕清暢。迨至末造。謝在杭、曹能始、徐惟和兄弟。操聲闡義。鼓吹海隅。猶未能登遠作之堂也。今則仰挹前徽。已爲遠觀。其山童赭堆阜。無佛圖仙觀。可以恣遊士之眺。陟其水沸漩減汨。與石喚咽。進尺退尋。篙師鼓力。一舟憧駭。許慎以爲人本蛇種。魏收以爲鳥聲禽呼。二賢雖意存貶削。然其大旨固未可以苛論矣。壬子之歲。余以試舉人入閩。觸暑刻程而至。牢閉層闈。未能徧交其賢豪長者。與之剖字辨聲。盤敦一時。翹能掇其秀句而揚扢之。頗有見聞。未忍刪棄。隨意箋述。勒爲三卷。意主於表章。而事存乎風雅。述而不作。論而不議。其或[illegible]偏解。未當於詩人之銓序。抑以爲篇章之外。乘風始之睦說。蓋庶乎其可也。太歲在壬子十月朔。堇浦杭世駿在大末城下書。

榕城詩話題詞

蓋補自閩中來。以榕城詩話索序。漫作長歌題之。故人自南來。夸我長樂之壯遊。篋中新詩冽冰雪。況有清話鳴琅璆。閩中地界粵與甌。其種則蛇其姓騶。負山阻海近日出。地氣不與中土侔。買詐祇之雕過甚。其時華教尚未周。豈知佳麗甲南陳。紅雲之荔大徑寸。綠雪之茶細於勾。江瑤柱絕塩下酒。膳珍不必數淳毋。此猶小者姑勿道。請更爲客語其尤。職方所述通八閩。杭生遊履止福州。福州亡諸之都邑。陳迹半已成荒邱。六朝旅櫬多髑髏。陳岡主客事莫求。在昔本無儒家流。李常而後始東游。山川磅礴發清幽。三唐十六進士府。威武最後領節游。水西大王既闢國。白馬三郎雖持矛。一時衣冠避秦客。強半來此留滯。鳴南塘江岸沙已合。甘棠港北水忽撤。九仙宮觀晨拜錄。九龍甲帳夜打毬。清人新牙雙鬱鬱。傾筐宮女揚清謳。我讀當日購書令。管內亦幾勞旁搜。斷朝文物擬四庫。可有遺編百一售。閩皇累世俱好道。佛燈魚鼓叢女牛。其後福郡歸錢氏。招提贍串彌紛稠。當時惜之羊街之。坐令勝地棄不收。浴聖之池息聖樹。半與桑海同沉浮。高蓋支提諸嶽麓。定有巖壑經部囊。玉檢金泥知可問。遺佚亦足補闕劉。天水真人一區宇。混合半區與瓜疇。大儒輩出容魯鄒。一汴二杭既失足。颶灘鯨背此淹留。垂拱延和諸殿閣。誰爲一登閩秋。有明末造復駐此。焚光爝火嗟苟偸。蕭寺空梁昔井窮。倘許枯函來邂逅。丈夫服光穿千古。不獨山水深綢繆。區區小品亦偶爾。力與史傳相彈糾。杭生清才如吳鉤。史事貫串誰其儔。舟車所過一瀏覽。指點脈落數所錄。令人傾耳難能休。寒窗夜半挑燈寫。紙帳風動聲颼颼。我亦神往三山頭。

鄞縣全祖望、紹衣。

榕城詩話卷上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撰

江山縣近嶽盤。地名青湖。土田肥沃。風俗茂美。人家環山帶水。豆畦叢棱。幽邃演漪。石梁東西兩廟。廟各有僉鐘十數。春秋割豕賽神。合樂徹舞。士人以爲祈穀禳疾之地。臨江有小江郎祠。在石崖上。林木翳蔽。下臨江水。中有石牀石几。清潔無塵埃。過客多染翰壁間。迄無佳句。

由青湖上嶺。即與江郎山相對。盤迴向背。目不給賞。俗傳山顛清朗。見有光明則吉。此語亦見之泉南布衣陳剌夫集中。未爲信然。山足有廟。祀江郎兄弟。壁上有銘云。三品石。何竦特。兄嵬峩。弟巖嶭。仰若跂。俯猶挈。勁難神。各分裂。荆樹花。互榮瘁。距若茲。儼成列。支中紛。尻相接。並翳薈。永無極。考縣志不載。不知何人作。王先儀森謂當贋飛梯百丈。鐫勒山背。予謂其辭又未能稱也。

過霧嶺以往。一嶺一廟。皆祠關壯繆。獨五顯嶺祠五顯。山僧施茶結客。多吾鄉人。操土音慰勞。綿亙百里中。並無塵堊鐫壁。以迄題名紀遊之蹟。是所慨也。然飛甍崱峭。壁近接几席。密樹深箐。綠上衣帶。奇花豔卉。飛蓋扶輪。日在塵䧶。乃知此境之幽邃。詩家惟大小二謝可以圖狀矣。

周櫟園過仙霞嶺。有四律。今刻賴古堂集中。令子在浚。嘗乞羊城陳處士元孝以分書膳寫一過。并已次韻四篇。刊榜嶺上僧舍小亭。吳興沈閣學涵。視學八閩時。曾兩次其韻。亦於亭中畫榜。元作辟僞駿邁。

儕觀來者屬和紛綸。鮮克攀躋。予閱行雜錄。亦有四篇。姑記杜遺忘所譏也。同行者山陰王霖、暨弟王琛。嘉興陵大田葉句有怪石攔人立。岡兩巨厓奔浪舞天。吳縣崖側足二分外。穿徑窺天一綫中。霖句有山似畫蜀開巴。蜀水如魚復下荊。吳大田句有灘分石齒水清淺。雲斷山腰徑有無。西蜀楊觀察宏緒。時方監試閩闈。闈而繼作。有雲收入語層霄外。磴轉天浮曠野中句。旁魄而論。壯觀山靈。匪特極文場一時之盛。抑亦賢勝者之司南。談藝者之珠海也。亭上更有楣雪厓戶部古詩。未見其勝。

過霞嶺有廿八都。見郵舍壁上題記其一聯云。一官已脫魑魅穴。九度空過虎豹關。末署西湖十九松居士。意必陳倖世瑞也。

建寧亦有淨慈寺。寺依溪結宇。前爲放生池。僧房蜂擁。林木窈窕。方袍迎客。沙彌送茗。亦一大選佛場也。壁有雲散鐘聲出遠郵句。是郡人周某題。予愛其趣致。同人相約賡和。王霖云。靜夜湔半暗法界。遙林松火閃漁郵。王琛云。潛鱗依穴初知夜。倦羽衡烟亦識村。陸秩云。近灘花石盤雙徑。繞屋濃陰綠一郵。爽靜秀致。均能泳寒於水。予以賡韻不諧。慎墨而謝。勉賡弱句。爲不施之櫂。星懸肯壓栽之。（食僧隱乞諜又有息）（詩林趁墟人散罷此句亦在建寧時作）

續遊船前楔後廣延。建人呼爲鴨母。櫟園閩茶曲。鴨母船開朱版紅是也。（書影云閩船皆作鴨嘴曰鴨母樓船大者呼爲…）又船行屹嶒間。全藉篙力。板薄不過數分。不假丹漆。櫟園詩。蹁蹮蘇類白板艇可證。（舟名十月水爲復水也……）

延邵人呼製茶人爲碧豎。見閩小紀。

舟至洪山橋。閩藩令尉來迎。而城門已閉。止宿西禪寺。紙窗木榻。茗碗餅花。頗稱淨業。壁起題一絕云。鹿綠寄房疏成盧。诘習呼齒尚未除。頗得乞身長掃地。秋風貴葉勝鯖書。所謂杜撰解也。

張冬護、廷枚、二韓人。詩骨婉麗。在韓致堯、吳子華間。所刻春暉堂詩。句予製序。其瓶花絕句云。乘風莫放西風入。留取秋光在草堂。風致可想見也。嘗奉使三往高麗。景物之妍。風土之異。褒裂送迎之節。各有詩紀事序。稱高麗人男子戴巾。名折風。則與梁、魏二書高句驪傳脗合。又多鵝鵰在西海子。塞上山川。頭筆吟窗。咸歸婉美。予贈詩。一麥羽纖長構乘。三橋宜和奉使圖。載斗威名馳絕域。拔大才藻壓無諸。蓋實錄也。張婕詩人沈方舟、用濟少時刻荊花集。毛馳黃陸荊石、南巖士賞識之。晚途過上。貧老無子。故舊纖終身。遺稿數千篇。託泰議收弃。予會勸泰議揀其尤者刊之。竟亦未果。（……）

（上有楊太守……也。靡人爲提舉故也。一爲謂之詩。名樹……亦數千篇。）

吳興章進士、有大書沈玉谿生詩。每能精味於想卷之外。在蘇院中。會以舉業示余。余亦獻疑一二。書發札云。承示詩注。于朱子年譜更加是正。據依極為精確。但詩有渾脫必歸證符。樊南甲乙諸題。何可盡棄。章寶規未能蠡悉曲折。野菊篇不可過泥。張杉之論。若竹園南嶽塢邊。此玉谿常語。必以翹中言竹韻實之。則嶺塢又緣何事耶。復言徽香冉冉淚涓涓二句。正是實寫野菊。若施之海石榴。未爲曲肖矣。無何牧笙篇首句謂言懷雪殷何收玉笙。重欽夜聞笙作也。調定遠書題不可解。則吾又不解定遠

之不解者矣。昔賢製題。未妨錯舉。深意苟求。失之愈遠。他如梓州之罷郊。宜指樂籍。以文集中上河東公啓爲證。謝庭之檀郎。宜爲自謂。以諸悼亡爲證。諸餘事理。書竹難窮。略一引伸。伏惟鑒原。

咸進士。嵗首德清縣人。每爲二馮左袒。予跋其才調集點本後云。固哉馮叟之言詩也。承轉開闔。提唱不已。乃村夫子長技。緣情綺靡。寧或在斯。古人容有細心通才。必不當爲此迂論。右西崑而黜西江。夫西崑沿於晚唐。西江盛於南宋。今將禁齊梁之不爲齊梁。禁齊梁之不爲開元、大歷。此必不得之數。風會流轉。人聲因之。合三千年之人爲一朝之詩。有是乎。二馮可謂能持詩之正。未可謂盡其變者也。金都趙秋谷、吳門何屺瞻、皆宗尚其說。而幷好其詩。鈍吟小集。諸刻幾遍。冬郎、義山、李杜之光燄。韓孟之瑰奇。概乎未有聞焉。秋谷談龍。收於集矢。新城至鈍吟覺欲範金事之。豈昌歎羊棗。性各有偏嗜耶。

歐冶池環秫塘之外。廣袤數畝。居人占其漁利。而輸租於縣官。露桃呈媚。風柳誇腰。碕礒荷盧門堆紅葉。雲飛日落。照影弄姿。裙裾互洗。叢砧競響。凡所以遊客心而濃遊子之魄者。以是爲覽勝之神皋奧區焉。王霖兄弟、侄泰、率予同遊。又泰率予同作。而霖句尤工。霖曰。南播荷折有絲黏。霖曰。柳飄殘葉網蟲黏。體物瀏亮。稱競爽焉。乃自知拙於語言。

同在試院外簾者凡一十二人。公事甫畢。群聚酒。郡陽晏謙家鍊吹毛。情瀾不窮。舌鋒可畏。一日家函並至。倉鶬苦飢。妒婦炙手。喧豗隔座。咀囈一時。時方樂只邦基以末座少年。出巴箋而誇客。物致奏妻文過劉妹。玉盌長完。石碑不缺。酒人未歸已醉。鬥效叢砧體賦代贈代答詩。嗤之。予特爲序其略云。樂只緣實妙年。溫溫玉潤。觀政海壖者。殆二年。婉孌之私。鬱於覊旅。客有鄭魚雁自鏡塘來者。啓其櫝則素縑文履。綺繡錯。伉儷之真。觀者駭焉。樂只幽咽煩冤。超若自失。其友賦其骫睞其隱。設爲鬪辭以廣其意。不足則又益之。傷懷感舊。反覆曲喻焉。而樂只勺藥之思。猶旬日不能自已。嗟吁乎。思深哉。夫以樂只穆緒綢繆。貞遂縮屋。妖嬈莫窺其室。雖不登其牀。逶迤冶鬋。若遇而若將。洸而去者而獨眷眷帷闥。不能自克於其素守。豈似有傷偃蹇樂只曰。大塊噫氣。萬物棣通。遷攀發榮。百卉繁衍。孤生之桐。九寡之絲。空桑之瑟。離之則濱爾寡聲。根漁感觸。則紛綸森擊。入人心而凄愴。凡物類乃有性有情。而人其秀也。愼而持之。牙雖乎閨門。而富溢乘有。其有不及乎此者。則必有越而過者也。蓋浦曰。若樂只言。是能以禮義止情也。古之聖王。名察發斂。春非我春。秋非我秋。因其勢而導之。斯已矣。嬋娟霧縠。下士樂道而賢哲羞稱。然原其指歸。迄於麗則。亦可以參雅頌而登郊祀。倖樂只於閨睢不淫者執之趣。遊而鈎之蹊逕也。淫淫衍之書。蓋非所以勸矣。彙者不察綢繆芳華。波蕩不已。說者以爲失詩人之本始云。

清溪孝子葉十洲。封殷撫母。女孫壽英。夫死。吞金以殉。吾友陳星齋、兆崙、爲賦詩云。吁嗟人心澆。議論日高峻。節孝懼愚蒙。而謂不足重。制身固難傷。吞鉤尚關奪。至性激中腸。計較屏勿用。聖賢重好生。弗以綱有彝。倫理權抑情。史筆巧補綴。狂瀾砥中流。頹風渦上棟。平生聞見餘。心服口矜誦。試觀紛紛者。一經各朝飄。粗解冰霜詩。開談曾是匪。蚊蚋響朊膚。蛇擾夜不夢。蜂蠆偶一遭。弱者哭至慟。彭殤傷指爪。

流血淚迸迸。誰非骨痛身。彼獨忍奇痛。哀哀罔極恩。性命相倚共。苟可脫沉痾。萬死亦無憚。試觀紛紛者。盟誓重山壖。一朝楊花飛。千秋羞蘋貢。保孤誠艱辛。為殉尤惜恐。紉帶宜細履。不可向腹控。金環鑷玉鑷。不可當腹傳。觀茲無情物。貪生心蕩溺。誰非貪生人。彼心何曠洞。蒼蒼者天只。惟夫為桝樑。地下倘有天。萬死願隨從。皇哉節孝名。鶴事佇鸞鳳。兒童翻刪笑。村市攜一閱。志乘森爛芒。前後鮮缺空。清溪有清卜。祖孫自垂統。無心立佳傳。追恤爾縣絕。星齋有承明著作之才。庚戌成進士。觀政海疆。非其好也。每發為詩歌。以自酒濯。入閩後已得二百餘篇。皆可存者。

星齋天才駿發。而處鬱蕭下。入有寸美。愛不去口。大手名篇。衆人知氣。星齋默而深識。必勝之後已。篤於友朋昆弟之誼。聞予入閩。喜極不寐。賦詩寄示云。聞說微車入海天。羈魂延佇驛樓前。定知史載餘三篋。獨占湖山已二年。過嶺日低晴戴笠。下灘風駛晚行船。自慚面目同猿鶴。把袖何堪對鄭元。夙昔情懷兩自知。飛來風馭豈前期。文章聲價憑他日。山水遭逢在此時。千里紅雲移日月。中宵紫氣見雄雌。相看莫漫悲離別。為我搖毫賦好詩。予嘗依龍吾之在閩行雜錄撤闈後居同齋寺。接席聯牀。陸孝廉秩。既孫序齋丙沈秀才蕙。則劉盧世親兄事弟畜。把袂扣肩。筆硯之伍。觴觴交錯。圍棋射覆。撥分窮經。均此為情。排為清課。或與來情往送。抱推襟吒。咏巡簷搔琴。刻燭一篇。始就。則諷誦成章。一字勁勞。亦攢眉笑息。彥和云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此其選也。既而星齋奔走上官。同人賃船北上。禪榻春風。閱其宗散分岐。雪涕書此志之。

戴編修瀾。字巨川。上元人。與予癸卯同籍。時方禍學入閩。貽黔行草一卷。雄奇偉麗。目不給賞。瀾內泉歌云。黔州萬山如波濤。个个爭拍蒼穹高。南東海若距絕遠。何年捲到連神鼇。忽然偃立去不得。變成巉巘以嶙嶒。狂奔餘怒猶滔滔。齊諧志怪事足遇。至今靈妙看不一。二橋稍北三橋東。一勺清泉鑿山出。非沈非濫非瀉池。其深咫廣尺而繃坳堂杯水何云奇。奇哉百刻凡百溢。大荒曠覺無鼓鐘。漏箭蓮花夜繼日。我聞不信開來觀。秋郊晴色掣以寬。山蹊犖确馬力緊。蹴踏百蹬迷鐵乾。泉旁荊棘互拉雜。垂紅珊瑚詩琅玕。俯茲澄碧鏡右鏡。中央拳石無微瀾。須臾旁罅一線如海門白鐵唐塞水犀萬弩射不卻。陡吞石勢成汗漫。蒙茸翠茸結細瑣。崖垠沙礫幽交攢。乍當淘洶並震撼。坤乾恍惚為倪端。洸瀁浩瀚激汾汎。淪漣洑沫瀧渦盤。魚蝦贏蛤振鱗甲。針芒粟粒恣神奸。目光驚愕不及禦。少已勢殺呈津灘。嗚呼萬古有如此。大潦不溢旱不殫。我觀茲異坐歎息。世間物理那可識。由來鄉國近江海。朝潮夕汐門庭側。洪流一再至大盤。已詫往來曾弗忒。博稽載籍辨傳統。紛綸詭祕窮副墨。猶肆朔望揣子午。勳云月魄同陰騭。又云伍胥積忠憤。素車白馬戰未熄。又云海鰍大千里。出入窟穴水爲踏。豈知精義及鄙薮。同為蠢管漫胸臆。精着茲泉止涓滴。居然呼吸通辰極。雖歛寒蒼雖蜒埴。竊恐天帝憫人醉。情於消長與盈虛。故設此澄泓空谷匿。是亦周廟欹器流。吳晉擊壺司期刻。遺想嗟歎出宏域。茶鐺就煮甘露色。松毛櫪葉捕疊把。日霽微烟濃碧積。

長洲、許子遜、廷鑅長於擬古五言尤擅。宜與戴編修大文比為李翰林之徒。而謂其詩特雄麗。而雅有韓

天寒食之韻。令叔竹隱先生與新城王司寇為同年。石交。子遜甫冠。即以通家子執詩謁。且每一言為元晏。司寇歎為後來之畏。報書云。所贈嘉製諸體。綽綽之瑛瑛然。足散老懷。樂府才情橫溢。已及於古。間有未協。亦士衡所患才多耳。可少斂之。五言妙絕時人。瀟灑處似襄陽左司。有絃外之響。盧歎之音。七言風格在錢、劉、溫、李間。遣神逸韻。蓋知者希矣。子遜令武平。頗著惠績。旋以他事罷去。與予不相見者蓋九年。所今年晤於海城鐵佛寺。所作不能盡記。姑錄其尤者數篇。題浩溪云。浩溪一片石。長寄幽人賞。蘊蓄亮有甚。穿徑藏所防。昔遊景已移。勝情紛涉想。重來際蕭晨。清湘耽雙槳。初日澄遠心。水木明秋爽。石梁歎半橫。絕壁峭以上。曲徑垂繁陰。流泉激清響。當境乃自今。過目已成曩。寂寞塵外蹤。日見屐幾兩。高秋多白雲。空亭自來往。寄宋四云。依然不待志。五載鬢毛疎。正挂匡廬席。開君震澤書。生涯各歧路。鄉夢半離居。憶想并溪上。長空流盼舒。四海誰相識。斯人知我心。天涯逢令弟。話舊一霑襟。閩道赤城去。蓬萊碧海深。為期秋水闊。予亦返楓林。粵中吟云。南亭驛路控諸蠻。曉食檳榔散客顏。朱邸草深門久閉。桂枝飄下越王山。迢迢五嶺歷來遲。越女含情唱竹枝。海水月明三萬丈。到今流不盡相思。

荔枝所出。不第廣南、閩蜀。李京雲南志七猴豐以採荔支販賣為業。謝肇淛滇略。臨安有二樹。其一近北山寺。大可合抱。一在王參戎署。僅六寸。徑耳。熟以三月。形味皆劣於閩廣。百粵風土記。荔支色青。大如楊梅。肉薄核大。味甘而不酸。如閩龍眼之下者。子遜在廣州時。詠荔支云。丹荔年年玉盤新。鏡中眉黛半含顰。可憐嶺外紅鸚鵡。猶說華清病齒人。則廣州之種。比閩為劣矣。

錢塘吳中林、廷華。以中書舍人通守興化。數年去職。僑居郡寺。穿穴賈、孔。著二禮疑義數十卷。其集有韻山、歐冶、金鰲、見山、南峯、皆在閩時作也。清流船十首云。五篙何處賦招招。一尺篷帆近大橋。生怕橫山溪水急。開船趁得午時潮。（橫山橋溪水東下船必乘潮而西乃得濟）逢如半月壓船艙。只許傢儸自在眠。梔腳開窗方尺五。居然小有洞中天。荒村破曉一雞鳴。朝日山頭漸次明。不似情花春起早。擁衾徐聽豆鍋聲。（天明舟人者）不為和羹佐傳巖。何曾忘味有蘇髯。上游玉粒成舫換。水口灘頭爭食鹽。（上游[illegible]）如箴如刀千萬峯。羊腸鳥道水溶溶。鐵梢公自誇能事。不怕峻巉石有鋒。花豬肥肉玉如肪。還買河魚一尺強。菌蕈灘高明日過。晚來先獻九龍王。（舟人專祀九龍神）鐵腳層冰未盡寒。百錢水袴費艱難。赤身不怕陽侯怪。笑踏波濤過淺灘。（水淺舟不得行尺入水者之）村醪無過壓茅柴。秫米朝蒸燒晚開。一飯便浮三大白。餔糟不待漉巾來。樵蘇水畔一舟橫。買得青山客不爭。柯斧滿林誰是主。白雲深處聽丁丁。上水艱難千里多。柴枝米粒易消磨。今朝到岸多歡喜。小武當山一笑過。（色山之南在浦）

雨歇街塵一閃清。偶逢佳處便閒行。野人入市惟看畫。活水在瓶如沸笙。徑可積苔容爛掃。窗須厚紙莫貪明。謝郎瑣事君能說。桃葉開笑髮生。此予過薛士玉居作也。字瑞庭。福清人。居在鼇峯坊。酒酒絕塵俗。獨楓東西鄰陳留叢。能作韻語。時有理解。領聯是其九日所題。稍足成之。

謝在杭小影一幀。予得見於鼇峯坊薛士玉家。豊頤隆準。粹容充悅。姬人挽粟。就其所執之卷而舒之。流

鐵腭睡蹤若燕翔童子焚香石鼎沸擧與松顏互吾鑒會綸所寓也壽公居東集有聲夜寄侍兒詩又有壬寅元日寄桃葉侍兒詩又有客中夢桃葉侍兒詩鬱江集中又有六憶詩寄桃葉侍兒又代答詩則公之纏綿於桃葉者深矣同時徐惟和有侍兒名紫玉見幔亭集

在杭小草齋遊燕下菰居東鬱江諸集而外有五雜俎文海披沙西吳枝乘滇略百粵風土記支提山志、長溪瑣語薛士玉悉以贈予薛寰是其元孫故能識其家世今皆徵蒐板亦散亡矣手鈔文集及所輯郡國城林諸考尙在士玉家

林鳳谿先生緒光是予癸卯本房詩章清麗當時有才子之目十年以來宦途蹉跌竟以爽明之歲令年始得攜家山陰予至閩城以門下士拜太夫人於堂下令弟朗穀葆光暨孝廉枚光衣帨侍予攜手歡談佳肴繼進榜貳廉空鄭秀才稱玉吾師愛婿清才標映贈予云離也長亡公治在七年憔悴話當湖叢師曾令當湖故也予報章云衣鉢難傳不世才十年同輯半蒿萊師門惟獨有彭宣在曾到師門一再來落日傳觴寒花薦恐一庵遂靡

妹婿趙上舍蕊嘯嗣記室三歲依劉聞予在海城樓泊玉瓏緘札自温陵千里慰予予報詩紙尾約與俱歸有云信使不逢黃耳犬歸帆豈少順頭船又傳予西笑甘聽賣遺留南還恐口碑予既假裝趙翮澀跡嬛嬛檢書遍腸傳氣

遊曾閩士者疊口巢男化女建事娟羅沉君書髓稱於酒盧尤梅神飛則云戶戶皆花家家是玉筆牀硯匣儷在香奩寫韻傳經乃其粉礶青樓夫壻按手傳箋紅履侍兒扶輪赴社扇林下之淸風鮮桑中之失傳如斯風氣頗可歔張故人汪南野郊方宰候官哀予孤寂擬命蹇衔旋有所牽中止予止法海佛寺書劄牘寄所親云此間秋宜甚佳十晴一雨登避文酒排日爲歡未與故鄉殊致所恨翠被寒生綺情時觸放愁則艱於發歸鬱念則宛平在步曼睇柔荑何必人事安神雕牖非此安歸每一注作勤闕性情附其悴葉長飛頹雲西下環吟寺角踽步街東託風懷於末簡戀餌火於空廊獨往之思想不殊於千里夫結蟑螂於寫寐攪蕭灑於心神隸刻空花轉相靡幻鐵繡生所慚也銷鑠精魄慧迫和氣又志士所羞歎也鑽灼經典衛治性靈氣役於此則神馳於彼轉移之際庶以爲功旬月以來頗能自得翦除頑隨遜志空元深木寒灰未能比擬龜毛兎角略有引伸蝶復巧咒阿難散花摩詰已能空五蘊斷緣四諦情塵不斷愛流已涸聞者疑爲矯情言之洵爲無罪玉毫對猗良可璀原紺樹飯僧底須懺悔乾當情級裝於乾陬從應器於香積揮慈智劍還我髻珠解脫因緣屏當妄語纏我縛我亦無奢焉又絕句云生世應居善法堂秋龕鐙火自燒香天花不共春爭發冷落維摩舊道場顛上輕黃嗟未乾濃邊微暈畫應難寒花一樓秋隨裏和雨和風盡日看予夙耽禪悅而結習未盡客舍凄靈每饑餓而歸梵夾齋魚粥鼓時有會心綺語紛綸不免爲休之障是其病也按此條疑譌中有脫文

榕城詩話卷中

有明選輯閩詩者閩縣鄧汝高原岳撰閩詩正聲懷安陳仲醇元珂撰三山詩選閩縣徐惟和熥撰晉安風雅徐興公𤊹榕陰新檢中復引晉安逸雅其全書不可見

鼇山饒氏云汝高以唐詩正聲爲宗大率取明詩之聲調圓穩格律整齊者幾以嚮響唐音而汰除近世叫囂跳踉之習然其所謂唐音者高廷禮正聲品彙之唐而非唐人之唐也

晉安風雅凡十二卷自洪永迄萬歷總二百六十餘人凡例云閩得什六侯官長樂各得什一懷縣共得什一古田永福連江僅得什一若羅源閩清則風氣未開或有詩也序所不論窮達顯晦皆因詩采拾至於野狐外道格律稍咋者雖有築寶之權不敢濫廁片語爲雅道蟊賊

十才子集有刊本周賓二元集謝肇淛道承云見於咸闕某家今則亡之矣稍散見能始惟和牧齋竹垞、數家選本當鈔撮合之

閩中十才子皆生勝國之初曰膳部員外郎福清林鴻子羽有鳴盛集曰徵士長樂陳亮景明有滄洲集曰翰林典籍長樂高廷禮彥恢有嘯臺木天清氣二集曰翰林典籍閩縣王恭安中有白雲樵唱鳳臺清嘯草澤狂歌三集曰陝西副使閩縣唐泰亨仲有蒼鳴集曰國子助教閩縣鄭定孟宣有淳齋集曰國史院編修永福王偁孟敭有虛舟集曰翰林檢討閩縣王褒中美有養靜齋集曰祠部尙書郎閩縣

周玄、微之、有宜秋集。曰泉州訓導候官黃元、元之集不傳。萬歷中、三山袁表、景從陳暹、用昭選輯爲十才子集。吳興徐中行子輿爲之序。林鴻弟子又有林敏、陳仲完、鄭關、張友謙、趙迪。

郭造卿云。暹用昭五上北闕。袁景從七上南宮。不第、獨拜左府都事。袁拜內閣舍人。

袁景從云。唐以前雅尙威武。吾文藝無稱。閩其後歐陽詹始以韓昌黎故著。余讀志稱林愼思著伸蒙子二十篇。附於孟軻之義。若乃王晉複推殺於皇甫湜。陳載物變辟於三府。邵楚萇稱詩於馬侍中。進擿黎黃於溫庭筠。又如歐陽袞、鄭誠、林滋、詹雄、陳翃、張昭文之代。皆宏詞高第。其文辭不少概見。

徐子與云。唐亨仲少與同郡黃濟爲詩友。濟亦不列十子間。則閩詩不啻十子也。乃後閩中又有三君集。郎中鄭君機之。主事郭君子長。及布衣傅君木虛。然鄭郭以進士著。傅說見明爲難。彼時游揚者衆也。

二藍集。閩人無知者。何氏閩書。藍仁有藍山集。藍智有藍澗集。竹垞嘗輯入詩綜中。以爲十子之先。閩中詩派。實其昆友倡之。集本合刻。吳明經焯嘗於吳門買得藍山集。是洪武時刊。有蔣易、張榘二序。與竹垞嘗聞合而藍澗集究不可睹。惟和輯風雅時。二藍倡焉。則此集之亡久矣。

閩縣文獻。以陳氏爲最。合刻義谿世集。見於石倉詩選外。如僉事炷後世有文集。炷子僉都達著虛窗文集。布政邃著撫甑集。達子庠生輔之。輔之子庠生价夫著招隱樓藁。鄉貢薦夫著水明樓集。

萬歷時。宜春王孫朱謀㙔文翰倡龍光詩社於豫章。閩人入社者凡二人。莆田朱長文、憲昌。山人林嘉、天會。

張德南、燁。閩人。初爲南大理司務。署中有奇竹一二。叢簷下。已乃屈曲循牆出。德南援筆爲瑞竹賦。諸郎競傳誦之。又善書。諸以便面從乞書者。屢滿戶外。詩喜爲平淡。新淦朱孟震停雲小志稱之。

何其偉、字梧子、號磐石山人。著講園別集。同年陳元登龍淮爲序。有七絕云。黃文森內人吳氏。死烈亂中。余內爲存其銘。貽詩一首歸之云。尙有菱花不減輝。新妝幾度拭羅衣。雖然無復嬋娟影。不似他家破月歸。其偉又著春秋胡辭。

候官、張利民、字能因。崇禎十三年進士。任桐城令。獻賊攻城凡十四晝夜。拒辦死守。以總鎭黃得功之援而圍解。考選授戶科給事中。隆武時爲太常寺少卿。閩不守。祝髮歸田中。和尙。集名野衲詩餘。乃男貞教蒐編。竹垞云。能因詩多行遯後作。情辭懷戾。惜其未傳。

利民有弔吳帥予先生詩。序云。先生爲閩縣吳嶼人。嘗成宏間。隱於江滸。讀書飲酒。不求聞達。與鄭少谷、傅丁戊、諸君子倡和。後殁數十年。於中秋月夜。擊楫歌詩。有張君壽者。以秋闈失意。買舟浪遊。聞其聲而就之。因挽入其廬。進筍菜以餉客。與之看牡丹。朗詠詩一絕。夜闌共寢。及旦則身在叢葬中矣。

王維瑞、嘉靖時閩縣人。六歲能詩。未幾卒。晉安風雅列爲神童。

崇挺、字殿生。閩縣人。十三能詩。自號西竺郎。蚤卒。棄陳徵君仲醇從父徵仲。宦遊吾杭。刊有綠秋詩一卷。古詩專形長吉。文深義淺。近體尤纖微纖悴。有與雨一絕云。葉香亂打冷霏霏。與夢尋秋雁影稀。煙雨滿谿行不了。渡頭扶傘一僧歸。又舟行云。奉獨江聲帶碧天。孤船不繫入孤煙。開篷依舊山無響。水鶴

呼寒宿柳邊。殊有實理。寒食五言云。晨聲歪滴雨。春鶯半殘煙。乃爲漸近自然。

莆田、廖琛、字涵一。有詩名。歷草崇禎間人。稱唐翁正春、江東張可仕等爲作序。揚揚過情。無一篇可錄。

晉江、黃太穉、景防。天啓進士。後登槐鼎。著有嵐安館詩及鹿鳩詠。其自序云。徒以身明禁從。出言有寬憲。欲斟酌情文。膠附於昔人和合朝野之誼。此言可以爲館閣言詩之法。

閩、陳香初、陳竹逸、鄭蘭子、皆許生青衣。能詩。香初送客。澄江楓葉老。斷岸菊花低。竹逸村居。古墓梨花鵑鴉雨。荒原麥穗鵰。天蘭子村居。月明黃葉路。花隱赤欄橋。皆楚楚有致。因樹屋書影云。尤喜蘭子韻地夕陽多之句。謂其壓倒二陳。

僧詩。閩縣則有正淳。字古心。洪武中福州僧。獨芳。字宗實。洪武中鼓山白雲寺僧。惠顗。洪武中鼓山寺僧。法聞。方山、永樂中鼓山白雲寺僧。至剛。永樂中鼓山湧泉寺僧。古鑑。成化中湧泉寺僧。元賢。崇禎中鼓山僧。詩見鼓山志中。候官則有明秀。嘉靖中山寺僧。逮及百年、支公、玄悟、洪假、藻慰、巳爲絕響。可謂破除綺語。一掃西來文字之禪。

閩人、林小眉、嶸。明崇禎癸未進士。才甚儁異。以伉直死獄。與余賡之同難。著髫蜞集十卷。見漁洋山人池北偶談。

諸郡協、字克一。綏安人。康熙壬子孝廉。耿逆變聞。挈家人十四口。竄跡邑西鄉石窟砦。砦去城六十里。丙辰冬。王師下延平。賊兄弟耿二。率潰卒萬餘人。由間道適江右。抵石窟砦下。索牛酒爲犒。砦中人不與。且罵之。賊怒攻砦。火礮並舉。砦焚。無一人免者。克一闔門盡焉。族人順昌司訓國楃哭以詩云。三年抗節萬山行。密箐深林母子幷。誰遺多生逢浩劫。直教一死重科名。闔門曾決朝探碩。枯骨灰飛夜請兵。青草年年寒食路。招魂惟有杜鵑聲。國楃字在紫。有青山別墅藏藁。五言有草荒蕭寺路。人倚夕陽樓。七言有天空晴送雁峯翠。野曠寒生落葉愁句。

何梅選、綏安兩布衣集。其一爲丁之賢、字德峯。崇禎中流寇起西北。布衣挾策入都門。將南司空邸第。思欲獻書闕下。言兵事。會司空罷官歸寨中。挾布衣與俱。書不果上。布衣至寨中。則日請於司空。厚爲資裝。齎十日糧。短衣匹馬。循賀蘭山出長城。訪求古戰陣營壘。日與朔方豪傑。賣沙聚米。釃酒橫槊。爲摶賊巢六計。謀甫合。而自成陷西安。破潼關。明社遂以亡。布衣念家有老母。脫身南下。有王將軍者。延牙汀州。聞布衣名。招致幕下。復稍稍資給之。贈以一婢。小字海鬱。生一子。未幾王將軍別調去。布衣僧海鬱。竄老無所聊賴。僦屋城東桃花溪上。客至樵蘇不爨。淸談而已。家貧不能具紙筆。所爲詩多草書壁日背上。字漫漶不可識認。沒後邑令秋浦檀光廣爲斂而葬之。書其碑曰。詩人丁布衣之墓。之賢在寨中時。嘗刻詩百餘首。五言若林壑秋擁葉。江喧夜聚航。夜泊 平沙含月迴。遠火雜星明。渡黃河 河流當晉曲。山勢出秦平。登城樓 七言若潼關東抱成龕陡。渭水西來作御溝。西泊古 皆清削刻露。餘可誦者亦希。

朱國濱、字爲章。晚號獨醒居士。少孤。事母以孝聞。崇禎甲申變聞。狂走登故越王臺址。北向號慟。累日夜不休。悉焚棄其素業。託於賣人以自晦。歷吳、越、涉荊、豫。往來燕、趙、齊、魯郊。與僮僕偕。備嘗甘苦。槜子母。所至遇古忠臣名賢祠墓。攜石泉擷山花。俯伏拜奠。歌詩憑弔。有騷人之遺意。五言若烽火爽暁

道冰霜息壤城。(門上道翔) 綠蒲衙客飯。紅葉女郎樵。(羅中道翔) 鍚芝沿麓去。拾橡伴狙歸。(田居秋興) 無情淳水清何極。垂死奸雄尚可憐。(銅雀臺懷古) 烟霞滅沒三山外。江海蒼茫一氣中。(金山晚眺) 九秋雁帶斜陽雨。一路鴉啼濁浪河。(黃河) 皆極鍛鍊。

黎士宏字媿曾。長汀人。少時賦蝴蝶與蘭蘇詩。投曾弗人。弗人曰。黎生擅鶼之苗裔也。著有託素齋集。周櫟園爲之序。推崇甚至。櫟園有閩茶曲。媿曾作閩酒曲云。板橋官柳拂波流。也勾春朝半月遊。數盡紅衫分隊隊。斷鏹齊上謝公樓。(九日謝公樓上。女觀臨之所。[illegible]) 長樂江米接鄰香。冬至先教辦壓房。遊子才光新月好。傳籌鎖斛喚人嘗。([illegible]) 一社前宵雨暗荊門。接手東鄰隔短垣。斾待韓嫛風力歇。一巵陽烏各寒溫。([illegible]) 新泉短水拍香浮。十斛黎香戲局青。獨讓吳兒尋價值。蒲泥印冒蘇州。([illegible]) 閒分飲部酒如綢。三合東坡滿一瓢。讓卻登壇銀海子。久安中戶沽風消。([illegible]) 曾酌當壚翻埔中。高帘短柳逆輕風。近鄰人乞雙頭寶。幾戶朱牌挂半紅。([illegible]) 崔爲挍繪試丹砂。卻令紅娘字酒家。怪得女郎新解事。隨心亂插兩三花。([illegible])

張遠字超然。閩縣人。領康熙己卯鄉薦第一。遊京師。與竹垞、初白諸人倡和甚富。有集梓行。初嘗挾策遊四方。未有所遇。登滕王閣題詩云。高閣登臨此大觀。四山對面壓龍蟠。愧無祠賦驚儔輩。已把文章讓子安。人世百年風浩浩。長江千古水漫漫。南州高士今誰是。有客斜陽獨倚闌。一邊實爲之延譽。詩名遂振。其餘松濤有月明何處。雨風定數聲鐘。亦佳句也。

郭雍字仲穆。福清人。康熙癸巳舉於鄉。工詩。古體學陶。近體宗王、孟。五言尤精。其城有約園集。書法規摹鍾王。人亦高雅。讀衛霍傳事士三河看從軍五塞悲華沈天馬骨草壓漢臣驕貴傳權飛將遙侯封小兒武皇方好戰。正是拿來時。嫖姚與壯士。年少喜奇功。猿臂天驕幕。飛書漢主宮。老雕蹲積雪。驚雁度旌風。主將方談笑。貂裘賦物中。登于山云。聊復登高去。仙臺一放歌。夕陽山外盡。疎雨鳥邊多。秋色老如此。流年傷若何。蓬山不可接。江月滿松蘿。

陳藏字璿仲。閩縣人。有詩名。久遊京師。一中副車。不遇而反。詩多激楚之音。題太白酒樓云。我亦江南客。徘徊濟水東。江山殘照裏。天地一樓中。縱酒非無託。工詩自合窮。千秋無賀監。春日更飄蓬。

安溪相國詩不多作。深得晉魏之遺。戊戌五月。韓爵侍養遊戍雲洞。用朱子登蘆峯韻云。溪深樵路微。峯廻面勢奔。涉氣濛雜晉。疎崖綿挐引。郁火發烟樹。居然成異眇。寒簇約沙實。奇石劍山礪。蒼色限崇崗。清響絕幽聽。昔我營茲村。高天風雲騫。精途聲叉頭。慮遠步方觸。白日照歸鳥。翔風罷征隼。況是日遼暮。敢大浮名。很有顧斯金芝。無心聊玉筍。一諾在山靈。豈肯簪裾允。入風正鳴條。四簷時在盡。冠童其五六。日暮命歸軫。

李光坡茂夫。安溪介弟。隱居不仕。潛心經學。著三禮述註。仁廟賜聯云。道通月窟天根裏。人在清泉白石

間。亦榮遇也。詩如白沙、定軒。家塾既集。用昌黎符讀書城南韻云。今日家塾立。諸子念權輿。先人勤何爲。謂世有詩書。謀道及謀食。均要在心虛。心虛且立志。聖賢同此初。低首腐儒義。所泄皆篤闓。試思宇宙內。頂立何不如。聰明在生質。理道在蒼渠。從頭讀到尾。究竟眞密疎。再來又認去。意味得疎蘧。自然涉華好。糞壤讓孤豬。疾急不可恃。金鳥與玉蜍。冬事遠向戶。夏豈恤蚊蛆。但有無事頃。卷程莫懷居。爭此陰陽候。安不越猶歟。跋立與跨行。不如分寸儲。日計雖不足。歲計自有餘。一張時一弛。亦莫禁切且。不見南陽公。長嘯於揮鋤。不見關中賢。閒居書閱廬。此誠得道趣。餘外勿苗畬。達觀屈伸際。造物有乘除。何人攜離成。而不鬼朝諸。誰附青雲士。而不盛聲譽。沉船破釜濟。棄死霸趙墟。莫言時與命。通塞自卷舒。欲致明水火。先齊鏈共諸。砥礪方煎茂。蒼刀待礪磋。

莆田林堯英。官戶部主事。己未以鴻詞徵。五七古拔奇於韓。見有七八篇。附在宋吏部西陂類藁、田戶部古懽堂集。

陳一策字爾忱。晉江人。著有香雪齋集。七律清婉可誦。夜宿山園云。故人園宿在山園。幽僻居然絕世喧。萬木叢中烟繞徑。千峯缺處月窺軒。翻聲聒耳能醒夢。虎跡關心早閉門。見說梅花開遠寺。明朝相約過前村。訪友云。草堂新繞傍苔磯。墟郭風塵到此稀。背閃夕陽雙鳥沒。展黏晴雪一僧歸。石橋水色虛搖檻。板屋梅花亂撲扉。今日似遊人境外。與君相對欲忘機。

董達字朵飲。閩縣人。有集刻行。書居逸品。書法亦清婉可喜。見其書詩箑五至紙背云。故人吳令嘗以俸錢周給。半以取酒。半以買書。

魏憲字惟度。福清人。撰本朝百家詩選。同友宿白鷺洞云。白雲西一宿。同聽海潮音。漁火空江亂。鐘聲隔院沉。烟光浮半榻。夜氣結層陰。忽喫松間鶴。能清夢裏心。自著有枕江樓集。

莊振徽字世愼。福清人。登木末亭云。風喜凌虛勢。風高爽氣清。秋光千里盡。巒影亂峯生。木落舒寒色。亭空納遠聲。呼朋相坐笑。無限碧江情。

鄭燝新字物思。閩縣人。閒居云。閒居何所適。隔巷有深情。水性原宜瀉。花心故喜晴。禪觀參入定。幽夢草初生。忽聽簷前鳥。聲聲解不平。

李贊元。字巨侯。龍溪人。春日象山山莊云。羣峯當戶隔。積翠霧庭陰。不入此中路。安知物外心。石橋通澗曲。烟火傍山深。爲問武陵叟。桃源尚可尋。

謝芳蓮字震華。莆田人。過姚氏園云。晨起日光薄。看山負杖行。露花松徑滿。流水石橋平。嵐氣凉侵閣。江聲晚度城。翻嫌金谷麗。此地最幽清。

黃錫袞字補公。閩縣人。詠秋風。有落葉入寒多句。

謝緒祈道承。字又紹。別號古梅。閩縣人。釋褐後謁文廟賦詩云。六經原不爲科名。爵祿天人在此行。今日薄香分獻後。瞻車歸去自分明。

黃任字莘田。永福人。壬午鄉薦。官四會令。罷歸家居。食貧。嘗作秋屋委巷。七絕秀韻獨出。兼饒逸氣。較諸體尤

爲檀場泰安道中云巖巖輿則得千峯玉椒金泥拜秩宗七十二君銷歇盡夕陽驢背話東封偶條治
蕪拂璀璨帽影鞭絲困午風十里荷花香不斷行人五月出東崇昭陵石路云際會風雲未足難始終
恩禮泰貞觀漢家多少韓彭將不得銘旌一字看夢遊仙云霧穀冰綃幅幅存故香猶染舊帷痕綵鸞
歸去文簫別徹夜西風寫韻軒七里瀧云終日嵐光潑黛幃有時松露滴篷窗一聲鸂板千巖響知在
諸峯未出灘孟家壩云草店危扶老樹腰江頭沽酒布旗招一帆細雨西興渡正趁錢塘未落潮

莘田有硯癖自號十硯先生中林作歌贈之云十硯先生淡無欲作官不戀五斗粟歸來傲殺黃菊花俗
塵不敢閒相觸叩門惟有陳太學趙府明予城北徐公交倍篤室中吏官吟伴多飢來頓頓餐珠玉硯
壽不羨千金鑄詩成自覺萬事足今春見我絕攜詩大笑謂我未免俗相別先生二十日近狀虛登高
士錢澗有湯霍大賈人推轂先生造門數先生堅臥竟不起謂此銜茅不足辱賈人歸望長者車寄聲
無事苦餘瞞囊中自有千黃金可爲先生具饘粥先生笑謂我不貧明月清風皆我屬田莧偶寄令威
鶴水清且給陶潛三山作鄰不待買倘謝年年眉黛綠此身一落阿堵中入山恐愧紅臨路春風春
雨日杜門把筆自譜遊仙曲

莘田懋髯壽且工書法好賓客詼嘲談笑一座盡傾罷官歸里懸裝惟端坑石數枚詩東南牛腰而已侍
兒金櫻明豔絕世妙解文翰章工林竹是其千金所購酒闌子遲舉其夜來香絕句云知隔絳紗帷噹
坐對燭翦上過來香風致固自不淺

莘田二女皆擅詩名長曰淑宛字如洲次曰淑畹字紉佩紉佩有題杏花雙燕圖詩云豔陽天氣試輕衫
綃幕垂紅正鬬酣記得春明池館靜落花風裏話呢喃夕陽亭院曲闌東語燕時飛颺底風不管春來
與春去雙雙長在杏花中時人皆稱之

晉安鄭荔鄉方坤與兄石幢方城先後成進士有御塔齋倡和集頗著奇警學韓體詠煖鍋云潤陰司項
冥寒威俄頃夜臥衾生稜爲書筆垂梗凍僵尤貪食非不列杯皿朔風動地來攢眉愁齒冷嚼雪將
奈何水儲濟以猛江南錫爲用椎鑿出頑礦巧匠琢成模制與豆登等燦燦白如銀飾之苗山錫彭亨
足有容那復分畦畛圓蓋一太極幕首免霜頂帖妥錦裙垂不作鳧鶴脛右掣而左提兩耳弓東堅中
央洞無物無乃象磨井阿奴篝火攻饑饞生翳乘離上巽斯下于卦名爲鼎揭觀悅饞目一一皆雋永
饌餅或解丁蹲螯偷出丙雲芊溢桂蕈抽甲老蠶行蠡薦儀收羅細切任斜整沉蔣星隕石浮者桃斷
梗微沫噴珠璣亂響聒蛙黽老饕忝大嚼乘奢紛延頸下箸揭長竿擧七泛小艇寫食豈割穢猥吞乃
入郢精此勸加餐何嘗礙說餅捫腹巳果然發言真聽聳側聞古之人每飯祝噎哽酸鹹洪纖陳齋羞
肉則響食單欠講明心疾起蛇影是物固驅寒內熱亦宜省動搖及齒牙燀灼延項領或作焉䏆痛或
鳴杜預癭嘗彼嗜酒人腐腸終不醒寄語鳴謝罏此後亟當屏和以冷淘槐啜以甘泉茗物候一轉移
譬習清涼境石幢和云河源始濫觴後忽波千頃又如汲既深勢定無傾梗不見箸與杯因緣作器皿
所以隆冬時忽亦防齒冷舊旗一低頭妙緒思精猛顛閏始數人含意金在礦出奇未所懷試說與公

等廣州錫最佳鎔化無堅鋌夜苦八蠶陳餖飣太分畛阿閣衆品羣共淪熱露頂猶使吏易隨提挈走
不脛有是百弗縈棄之若知繫客問狀若何取觀果非井朝夕映日浮旰食輝燭秉形既異商盤象特
尊周鼎中立銅柱標炎海勒勳永空洞歎洪鑪下口穴爲丙烈焰生槐檀欄烟臭藻荇復有兩耳垂對
待亦倚盤上圓下砥平偶爾蕭雙梗方其水沸翻跳躑同鼉龜久乃浪益騰氣蒸綠項頸食單種種投
出沒戲泛艇攫搏無後先誰唱誰和鄧絮嘔逼柔羹淋漓及湯餅放箸興已闌撥灰色微挲尚有餘米
充無憂喉或哽復謀稽柮添火攻應再警固閉開須臾餘波盡人影如是且復然饕餮宜三省竊聞物
性殊熟殺各肯領狗膔而牛膏豕如木有癭明者見道深昧者呼寐醒有忌定有宜一取銅一屏消癡
毋乃傷至理柯中者所寄此具工且聞闢異境

榕城詩話卷下

錢塘王介眉延年深於史學隨人入閩嘗作閩江考云閩省西北負山而衆山之水自高趨下奔赴東南
以歸海其水流入其中所公共者爲江江隨地而名異在建寧府曰建江在延平府曰劍江在福州府
曰西江總而名之曰閩江建江劍江怪石紛錯而灘險西江波濤洶湧而勢洪其大較然也建江亦名
建溪其源有二西溪發自浦城縣北四十里漁梁山漁梁洞天記所稱天下名山十之一也水北流爲
濮溪南流逕縣城南達縣西復引而南經流諸灘其著名者四曰將軍山下勢最險曰茅洲石低昂曲
折奇突可觀曰邱源曰墻嶺合邑之水悉會於此歷一百八十里鎮曰水吉建陽縣界也五十二里雙
溪口崇溪之水流合之崇安縣西北七十里有分水嶺江閩二省大溪之源出焉經縣東南其灘一十
有一曰櫪衙門曰師姑洲曰磨曰馬廠曰界福曰赤石曰三姑曰雙門曰書峯曰洋涼曰天又南納武
夷九曲之水逾洪灘走馬灘而發注于建陽東山下爲一大溪縣城東有錦江亦名西溪而灘自洪雙
走馬外曰鄭曰螺子其曰潮者傳劉文簡公生時有潮至得名其曰樟者頑石森列元季開鑿而舟行
仍險也由是東南至雙溪口以合于崇溪並流而東乃甌寧縣之葉坊驛又四十五里而達建寧府城
西邊城南而東松溪之水亦流合焉松溪者東溪也源出自浙江之慶元縣松源鄉經梓寨迤邐而下
出關口渡抵政和縣西津接七里溪至府城之東南隅會西溪之水共爲大溪南行四十里有太平驛

建安縣南界也。總建甌二邑之灘計之，西溪大灘一十有五，曰萬石，曰大米，曰小米，曰九匯，曰和尚，曰灘，曰圭灘，曰葉公，曰羊角，曰青銅，曰羅，曰七里，曰羊耳，曰捍岐，曰五通。內萬石、和尚、青銅、七里、羅最險。東溪大灘三，曰密鮎，淘湧易覆舟，鄉人立廟鎮之，曰書筒，俗惑于羅隱之傳，而楊文敏力辨其非者是曰棃，勢險，舟人憚焉。建江之合二溪以流有如此，乃方輿勝覽則謂建溪源自武夷為東溪，後人因以唐衢胥籍入地建溪險灘之狀，豈知東溪踰發于松政而出，武夷者之為西溪乎。吁，祝穆誤矣。自太平驛南入延平府界四十五里，為房村鋪之十里，曰大橫驛，又三十里為黯淡灘，其間諸灘，曰汾，曰竹林，灘曰高桐，曰鑿而黯淡最險。劉子翬詩云：清灘白晝雷霆作，亂石驚濤犬牙錯。薩都剌歌云：長灘亂石如蟲齒，前後行船如附蟻，建瀧沖擊若登天，性命須臾薄如紙。纖悉無示警之，劉崧謝之，而舟人畏之如故耳。彼貫秋壑觀水之清冽，不肯死而死於木棉菴，小人貪生之情，固其險如一哉。由黯淡灘五里，至延平府城東南，曰劍江，雷劍化龍處，故以名津，又名龍津，俗呼為丁字水，蓋郡之東溪西流，西溪東流，所會合而趨於南者也。建寧所流者為東溪，西溪之源更有二，一出邵武府光澤縣西北九十里杉關嶺，謂之杭川，南流至府城北，合建溪、紫雲溪諸水，流入順昌縣境，合順陽諸溪，至縣城南，合將樂縣之將溪，又東至沙縣口，合沙縣之沙溪，共為一溪。綜計其灘，在光澤縣者，曰雷公，曰搗石，曰黃龍，曰晏公，曰龍孔，在邵武縣者，曰小湖操，曰大湖操，曰福孔，曰高坊，曰曲賽，曰吳公，曰大孔，曰麻倉，曰裳洲，曰獅子，曰一郎，在順昌縣者，曰牛靴，曰相公，曰水磨，曰雲杉，曰幕板，曰桂嶺，曰石柱，曰錢龍，在將樂縣者，曰置，在沙縣者，曰牛角，曰上黃石，曰張司空，曰荊神，曰斑竹尖，曰三姑巖，曰莒瀨，曰蕭峽，曰三花，曰牛瀆，曰黃石，一名黃龍，曰大劫，曰歌月，曰水磨，曰鷹鼻，曰登，曰大磯，一名大鐵，曰小磯，一名小鐵，曰小四，曰袍倉，曰雷甕羅，曰張婆，曰拂港，曰石鶴，曰青龍，曰將軍，曰龍港，曰鸕鷀，曰張判官，曰雷撲，俗呼螺蚊，曰玉山，曰胡師函，曰自學神，曰弦神，曰王徵，曰牛穴，一名漁溪潭，曰佛子，一名囝仔，曰樂，曰煤角，曰三涉，曰伊周，曰水濱瀨，曰刀尖石，曰金砂，巨石橫亙，飛湍洄漩，不可名狀。夫將溪、沙溪，汀州府大溪之下流也。大溪發源寧化縣山中，自汀轉石城而來，經流縣東南，又東歷清流縣東南境，而為九龍灘，九龍灘者，上六龍，曰長龍，曰安龍，曰傷龍，曰馬龍，曰三瑞龍，曰五白龍，清流縣下三龍，曰興龍，曰嘉龍，曰下其龍，屬永安縣，共約二十餘里，兩崖石峽逼窄如關隘，僅丈餘，石齒橫鶩水中，高數丈，乘舟下者，如在高山墜平地。元陳友定開鑿以通糧運，刷清流令張琛又募工鑿去巨石，水勢稍殺，然險峻猶全。閩書謂：灘險九龍行，其有形神像偶者，亦為九龍。又東分為二，一自歸化縣東北流入將樂縣界之將溪，經縣南至順昌縣城南，合于順陽溪；一自永安縣東北流經沙縣之太史溪，即沙溪，東北出口，亦會於順昌諸溪，兩水共引而東入南平縣，其灘一十有七，曰石柱，曰紅豬，曰鬱八嬸，曰三門，曰小黃口，曰大黃口，曰張巖，曰虎口，曰樟樑口，曰嘉坑口，曰鼎瀧，曰大壽，曰小壽，曰城門，曰將軍，曰青敬瀨，曰鶺鴒。內三門、虎口最險。下至延平府城西，繞出城東南，而會於東溪，謂之劍江。延平南劍州也，與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改延平縣，王審知立鎮，王延政置鐔州，南唐改劍州，宋則謂之南劍州，加南字，其江中巨石

巉峭縱橫，堅利有若劍然。南溪諸灘，曰劍鞘，曰嵩口，曰大傷，曰小傷，曰五潽，曰天柱，曰鳩道，曰同場，曰龍窟。內大傷、天柱、龍窟最險。宋上官郡守悟命僧祖石開鑿諸灘，而險稍平。其取道則府城東南四十里，曰吉溪口，十八里曰茶陽驛，三十二里曰尤溪口。尤溪之水自此合焉。尤溪源出永春、德化二縣，至縣境西北匯溫會湯泉等二十溪，轉北流入尤口，涵會劍津。溪下諸灘，曰大穀，曰側忱，曰舟嘴，曰帶，曰魚煎，曰鸕鷀，曰樟根，曰大連興，曰小連興，曰大石頭，曰吳令，曰大寬，曰小寬，曰大昌，曰小昌，曰三森，曰蒲山，曰連乾，曰猿，曰白羊，曰太極壺，曰沖，曰忱，曰黃坑，曰牛角，曰繪，自尤溪十五里曰樟湖坂，十二里曰蒼峽巡司，二十里曰黃田驛，入福州府古田縣界，歷大灣灘，又五十里至水口，而險盡矣。鑿補城至此，計程六百里云。所以然者，江本無正流，大約疏鑿山峽而成，上流地高水迅，居民積石壅水，為灌溉及水碓之利，山水驟發，衝激為患，灘險比下流較多。其下流水勢盤紆，鬱盤大而險程涼時，波濤洶湧，勢若懷襄，旬日不雨，則石礫礴磷，淺狹處可褰裳涉耳。是同為江，而建溪劍津之不同又如此。雖然，江至水口而出險就平，江至水口而奔流赴壑，由水口五十里曰小箬驛，東十里曰閩清口，四十里曰白沙驛江，曰馬瀆，亦曰螺女彎，峰山以東諸溪之水皆流合焉，南流分二派，一自北而東，歷侯官市至芋原驛瀆江，有石岊山，曰石岊江，又南至府西七里，曰洪山江，亦曰洪塘江，經城南七里，曰金鎮江，又南經釣臺山以下，曰南臺江，亦曰白龍江，又東南經鼓山下而東注，為馬頭江；一自西而南，經府西南三十里高蓋山，又南至方山，曰陶江，亦曰瀬江，又名黃江，亦名黃岸江，循山麓而南至竹崎山，曰竹崎江，亦曰陽崎江，又名陽坂江，復折而東流二十餘里曰峽江，經府東南五十餘里曰馬頭江，又東為琅琦江，至五虎門而達於海。馬頭江者，閩縣極南界，西北衆流悉入之，中有巨石，形如馬首，隨潮隱見，故名。凡此皆福州府之西江也，總而名之為閩江者是。雖然，江自西北而東南，橫亙三郡中，幾千有餘里，然自建溪至福州，縈紆曲折，當水勢湍疾，時有朝發夕至之勢。陳章昭達討陳寶應，寶應據晉安、建安，郡水陸為柵以拒之，昭達乘江漲放筏衝寶應柵壞之。五代南唐帥查文徽遣陳誨自劍州襲福州，會水漲，一夕行四百里，抵城下。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孟子又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觀諸閩江，信夫。

衢事，查侍讀嗣瑮同梅定九、朱字綠、鄭青雨過建灘作詩，曲盡形險，今錄其八首。初登清流船，船小妨內（入聲）首。一龕不登丈，兀兀坐卯酉。及經火燒灘，灘淺崩難受，此地昔險峽，山根峭地厚，傳聞用火攻，石爐洩水口。一綫鑿凶門，乖龍渴逢吼。帶城百水驛，碑硫十八九，直宜捨舟楫，復事牛馬走，一笑謝長年，毀車吾已久。一似群來灘，石力聚堆一門，事知跬步間，難轉石急繁，大者各離落，五岳分位尊，小者尤縱橫，八陣逸雲屯，此方昔割據，局促開乾坤，精氣鬱未消，石勢猶併吞，雖然一長歎，恃暴安足存。二 積陰堙幽壑，灣澴萬古黑，形氣所軋成，變幻斷想，位置雖人工，并非造化力，欲以五字詩，鎸意作鑴刻，有如韋闞虎，羆射鏃不沒，安得鍊石手，叱汝變五色。三 石勢爲雄傑，欲遣水聲黙，水從拂奕來，鐵銷不可攔，有時千百丈，掣電飛鸞躡，有時五三折，陡起尺咫間，兩怒各未平，白晝蛟龍鬬，舟子力難恃，膽變須臾完，倒櫓挽逆篙，如作壘上觀，決機在針鋒，脫險過彈丸。四 水亦自相鬬，崖立高於屋，我舟挪水底，低

受浪不足若，遙呑舟魚，突過滿魚腹，驚雷雜風雨，眩轉失耳目，一躍出重圍，天晴山水綠，五山形作所蹈，灘怒似少息，蕩槳聽咿啞，爽猶弛脫力，我亦攬幽賞，微吟意稍適，有石聲轟然，忽破船底入，水面石可防，水中石難測，君子慎履坦，窮途須識域，六造舟爾何人，斵木如紙薄，常恐遭魚龍，未足當一攫，豈知逢礬觸，善受賴柔弱，百折付一招，繞指靡不作，彎環象蓮鼻，屈曲蛇赴壑，招招異吾友，性命卬汝託，七下水例買米，上水例買鹽，買米利無幾，買鹽贏倍添，利多非汝福，官府禁最嚴，貪心弱不戢，終恐罹凳鉗，往來各有欲，輕取已不廉，擇利莫若輕，米賤汝勿嫌，八

秀水、朱文盎、昆田詠並蒂蘭、丹寵紅休憐一綫，珠江碧漫訖雙丫，自注云，閩之寵山產一綫紅，有花對節，粵之丫蘭，一莖上兩花，皆貴種也。

榕城市有光餅，相傳爲戚繼光行軍時所作，中林有詩云，餅師曉爇紅爐炭，光餅纍纍出火熯，初疑穿破沈郎錢，（餅有孔如錢黃色）還如壓匾韓嫣彈，聞昔南塘戚將軍，禦倭遠走東海岸，三軍千里裹糧來，徵發往往愆朝爨，特作此餅散軍中，一串隨身挂鎧釬，干戈衝斥任飽飧，臨陣含餔和血汗，身經百戰兵不飢，士氣激發倍雄悍，以此克奏保障功，東南半壁推屛翰，將軍去今二百年，餅式依然傳里閈，此餅因冒將軍名，婦豎知名日相喚，我生太平不知兵，出課不辦肉食漢，朝來市得數十枚，一時恣噉早過半，朵頤最喜得眞味，入座無事求豐粲，有時爲客添肥甘，裹食呼童備應辦，飽餐開臉餅家贏，鼓腹遊行樂無算，走筆書成光餅歌，饌經補作新公案。

賴古堂集，有大清明曲，自注，閩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予詢之林上舍溥、郭明經金鑑，蓋彼中耆宿也，皆相顧唶駭，謂櫟園爲妄語，劉行人敬輿云，或五十年前風氣，我輩生晚，不及悉耳，沈秀才碣州絕句云，院畫八月買風箏，牆外兒童逐隊擎，擬到越王墳酹酒，更無人說小清明，小兒風箏，則多在八月也。

中林賦閩風篇刺時云，閩風生女半不舉，長大相期作烈女，夫死不許稱未亡，鴆酒在尊繩在梁，女兒貪生奈逼迫，斷腸幽怨塡胸臆，族人歡喜女兒死，女兒死傳族姓氏，十尺華表朝樹門，夜聞新鬼求返魂。

閩縣南關外，有釣龍臺，相傳爲閩越王無諸釣龍處，其上有無諸廟，立春將出土牛，太守必往致祭，取廟前土塊和別土爲牛，卽成，否則必敗，閩縣張玉書迎春詩云，馬從太守分驂去，牛向前王乞土來，蓋紀實也。

榕城詩話三卷，杭太史堇浦先生之所作也，太史登雍正甲辰鄉榜，迨壬子科，奉行調取鄰省舉人分校閩卷之例，太史膺閩省聘，挂帆溯水，稅駕三山，行程二千，稽時兩月，與二三同好及閩之賢士大夫，晉接談讌，隨所聞見，筆之於書，榕城者，閩中多榕樹，葉如木麻，其蔭十畝，枝葉柔脆，榦既生枝，枝又生根，叢生數十百條，合并爲一，連蜷樛結，鬱茂可愛，故閩城以是爲號也，卷中所載，不獨論詩，凡山川之奇險，耆舊之遺事，聞爲敍述，以供紀載之所采，吾家族居在邵武之建寧，高曾祖壠，缺拜埽者五十餘年，余弱冠時入閩，僅及浦城而止，徒以峻嶺危灘，望而生畏，至今行無資斧，難川祠墓，無日不縈於懷，手錄斯編，益增悽愴矣，乾隆初元，太史應大科入詞館，旣歸後，尤勤於著書，年七十餘，讀書日以寸計，余生雖晚，猶幸得親老成，備聞緒論，著述之富，撮其大者，若史漢疏證、三國志補註、金史補缺、歷代藝文志、詞科掌錄、詞科餘話，及詩文集各數十卷，其他啓蒙訂譌之作，成書不可枚舉，至每讀一書，必有考訂，零星墨瀋，散見簡編，若悉加裒輯，皆爲後學津梁，諸書俱爲藏弆家傳鈔，惟詩文集近已梓行，吾友鮑君以文，圖意鄉先輩論著，亟取余所錄，刻入叢書，詩話自榕城而外，尙有桂堂詩話，家居所作，當更爲校讎，以成以文之美舉也。

乾隆乙未中春九日，同里後學朱文藻跋。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

周春纂

藝海珠塵　　集部詩文評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海寧　吳　衡照　誠懸校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畧一

周　春　松靄已見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畧之成於今六年矣始謀付諸剞
劂復序於簡端曰杜集之編自樊潤州始也杜之有注
自趙次公始也杜之有評自劉須溪始也杜詩之編年
自魯冷齋始也杜詩之分類自陳浩然始也杜之有年
譜自呂汲公始也而以杜詩之雙聲疊韻創爲一書則
自此始蓋少陵之於詩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而後
世之學少陵者亦復皆有聖人之一體由其才力實能宰
籠古今無所不有即如雙聲疊韻不過其詩之一斑耳
而已至巧至密若此况進求諸意句作法之全乎夫籍
以雙聲疊韻觀少陵殆猶以四十九表觀孔子雖湖口
海口初無關於盛德之至而識者謂其形貌容體便隱
不凡則杜詩之雙聲疊韻亦若是而已矣今距少陵之
沒將千有七庚戌而一千二十年求其詩日讀而愈新
其義日出而無盡唐人並稱李杜而杜詩韓筆宋人每
並重之竊論杜之微妙精深有非李韓兩家所可及窺

是譜者當爲信斯言乾隆五十有四年歲次屠維作噩
困涂月周春黍谷書

目錄抄本雙聲以紅疊韻以綠爲別今刻雙聲改用圈疊韻改用點

卷之一雙聲正格疊韻正格
卷之二上雙聲同音通用格疊韻平上去三聲通用格
卷之二下雙聲借用格疊韻借用格
卷之三雙聲廣通格疊韻廣通格
卷之四雙聲對變格疊韻對變格
卷之五散句不單用格古詩四句兩照應格
卷之六諸格總論
卷之七論答書
卷之八上附錄
卷之八下序例

此書凡五易稿因太繁蕪改創括畧復兩易稿閱
二十有五年而成書體例秩然釐爲八卷竊謂古
來讀杜無慮千百家然從未有論及此者余非敢
自附少陵功臣而探賾索隱能窺見詩律之細亦
其一斑焉乾隆甲辰七夕前三日松靄周春記

卷一

雙聲正格凡雙聲對及出句雙聲者入此

兩字同母謂之雙聲若依等韻字母三十有六取同紐
者用之絲毫不爽此雙聲正格也
雙聲疊韻分而言之三百篇所早有洎及兩漢魏晉莫
不皆然但爾時音韻之學未興並無所謂雙聲疊韻名
目故散見而不必屬對也自沈約創四聲切韻有浮
聲後切響之說於是始尚對者或各相對或互相對調
高律諧最稱精細唐初律體盛行而其法愈密惟少陵
尤熟於此神明變化遂爲用雙聲疊韻之極則迨宋初
而漸微北宋如宛陵山谷南宋如石湖劍南諸家皆不
復留意而舊法殆盡然我觀齊梁以上總與米開宋元

以來幾成絕學考其篇章往往亦多闇合此殆關乎天
籟非人力可强者矣
律詩中聯自宜相對創律詩起結及絕句用對體者便
須用此法但起結及絕句可對可不對非若中聯之嚴
也古詩之作對體者亦然而古詩尤寬大抵不單用耳
杜律詩
〔寄河南韋尹丈〕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流一作疏非）〔贈鮮
于京兆〕翻。飛。超等級容、易、失沈淪義聲紛感激。敗績
自逡巡〔寄高書記〕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上韋
左相〕感。激。時將晚蒼。茫。與有神（感激一作從容公從容入奏）〔房兵曹
馬詩〕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送蔡都尉〕漢使黃河
遠涼州白麥枯〔武衛將軍挽歌〕壯夫思敢。決。哀詔惜
精靈（感敢同一作）〔東樓〕但添征。戰。骨不返死。生。魂（征一作新死一作生）
〔夕烽〕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寄張山人〕
鼓角凌天籟關。山。倚月輪（吳曾能改齋漫錄杜子美詠月凡使關山者五）
星漢中秋〔十六夜玩月〕吹笛〔寄張彪〕
夢寐失侶自逍。遙。〔寄賈司馬嚴使君〕他鄉饒
〔即事〕（句絕）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鞲
〔詠蜀道圖〕日臨公館靜畫滿地圖雄〔送路使君〕幽
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王命〕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
壇〔寄司馬山人〕望雲悲轗。軻。
畢景羨沖融〔春日江郊〕遠逝衆三蜀蹉。跎。有六年
〔題龍興寺壁〕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哭嚴
僕射〕老親如夙昔部曲異平生〔長江〕色借瀟。湘。闊聲
驅灩。澦。沉〔上白帝城〕江流思夏
后風至憶堯王〔八陣圖〕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
〔謁先主廟〕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
〔贈崔評事〕千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
熱歎翁炎蒸撥飄。颻。征戍人〔題鄭監湖亭〕
斷平生一釣舟〔夔府詠懷〕扶王室肅門拱
遠。遊。凌絕境佳句染華箋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迍。邅。

適　示宗文宗武　錢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　得舍弟
觀書　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　向乞
鶴下雲汀近雞棲草屋同　河一作汀非　送王信州崟北歸
開口　江渾魚掉頭　六月十五夜月汀斗皆僧曉蟾
且自傾　送孟倉曹滯鹽流連客江山興領人　哭王
彭州　再哭經過罷離魂去住銷　白帝城放船　青史全
傾　換裝饑牛渡瀼　灩澦險相迫滄浪深可逾　精卒
身雖老壽生遊國殊　朱一作甲非　荊南述懷　貧公紛戮力
聖虜舊徘徊　荊南寄許尚書　歟瓦爵覆斯宮離翡翠
虛　但驚飛燐爍不記改蟾蜍　發白馬潭水生春滿
沒日出野船開　哭韋大夫之晉鄰郡邑差池弱冠年
南過駿倉猝北思悄聯綿　贈盧參
識　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　重送劉判官經過辭豐
劍　意氣逐吳鉤　送盧侍御對揚期特達衰朽再芳菲
撥　孟要忽罷抱被宿何依　舟中伏枕書懷故國悲
寒望疊雲慘歲陰　瘞天追潘岳持危覓鄧林　納流
迷浩汗峻址得嶔崟　贈蕭使君　磊落衣冠地蒼茫土
木身　送二十三舅往州　頗涼冷橘井尚淒清　呈竇
使君　漂泊猶杯酒踟躕此驛亭　贈李
長吟　已撥形骸累真為爛漫深　觴日縱酒欲謀良夜
飲　歸家初放紫宸朝　寄晏上人　碁局動
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　獨步尋花　流連戲蝶
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蘂商
量細細開
絕句漫興　即遣花開深造次便
教鶯語太丁寧　野人送朱櫻　數迴細寫
愁仍破萬顆圓勻訝許同　宿府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
塞蕭條行路難　秋興　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
飛飛　單山人　騷居亭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
經　懷李尚書　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峯硉兀火雲升

又送辛員外　細草流連侵坐久飛花帳望向人開
杜古詩
渼陂西南臺　嶢嶢崢嶸光輝爽陵借俄頃　大雲寺贊公
房　前屬虛結構葉露下芳菲
飄凌濁　送長孫侍御　鄭尊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
送從弟亞　踊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　萬丈崖
躑步凌根嵺側身下煙霧　通泉驛　山邑遠寂寞江光
夕滋漫　陳拾遺故宅　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園煙
火　羅絡沸百法根源皆萬古
八哀詩　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　次晚洲　參
差雲石稠披隨風濤壯　入衡州　重鎮如割據輕權絕
紀綱　憶昔行　元圃滄洲莽空濶金節羽衣飄婀娜
岳麓山道林寺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鳥吾友子
追酬高蜀州　瀟湘水國傍黿鼉鄠杜秋天失鵰鶚　邊
塞西光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
以下兩唐宋諸家及遷古詩甚繁不能悉采就其人尤著者名句最流傳者僅存什之二三云

律詩
陰鏗　迢遞翔鵾仰聯翩賀燕來
駱賓王　錦車朝促候斗夜傳呼　海鶴聲嘹嚦城
烏尾畢通　寶帳垂連理銀床轉轆轤
王維　萬乘親齋祭千官喜豫遊　致君光帝典薦士
滿公車
孟浩然　瀲灩江樹沒合沓海潮連
韋應物　別從仙客求方法曾到僧家問苦空
李嘉祐　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
韓愈　譴謫齊咒喔驚雀暗徘徊　幸自同開俱隱約
何須相倚鬭輕盈

柳宗元　標榜同驚俗精明兩照奸　酬劉巫言報精
誠禮物餘
顧況　晨裝凌莽渺夜泊記招搖
白居易　肺腑都無隔形骸兩不羈　殘席喧譁散歸
鞍酩酊騎　荏苒星霜換迴還節候催　簡成霜凜
涮衣綵繡蕤　造次行於是平生志在斯　水閣
波翻覆山藪路險巇　邂逅塵中遇殷勤馬上辭　林
晚青蕭索江平綠渺瀰
柘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　盤礴淵無信鮫驚浪
不虞　時遭客對點數被鬼揶揄
翁鬱三光晦溫暾四氣勻　假亞提松樹倭臨小石
淥　近南光景熱向北道途長　泥濘非游日陰沉
好睡天　鶯聲誘引來花下草色勾留坐水邊　頭
陀曾襄為逋客供奉班中作老臣　小園斑駁花初
發新樂錚摐欲成
元稹　延之苦拘檢摩詰好因緣　肺肝憎巧曲蹊徑
絕紫紆　怪鵬頻棲息跳蛙頻混淆　游行關心樂
詩書對面聾　三年巴蜀育萬里破回縈　掉蕩雲
門淺蹁躚鷺羽翻　探丸依郭解投轄伴陳遵　且
泛鳥沿水兼來被病僧　向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
夢送錢財
牟僧孺　擬又鋒刃簇纏絡釣絲縈
溫庭筠　花弱樓前柳輕空花外窗　百神歆鬢鬚孤
竹韻含糊　金溝故事春常在玉軸遺圖火半焚
李商隱　點對連鼇餌搜求縛虎符　匏壺冰皎潔玉
佩玉丁東　耿賈官勳大荀陳地望清　悠揚歸夢
惟鐙見蓬落生涯獨酒知
杜牧　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
劉禹錫　以閑為自在將壽補蹉跎
姚合　吾黏月眼風挑剔塵結雲頭雨磕敲　磕音

陸龜蒙大樂寧忘舊奇工肯顧賕 相徵時帖奈獨
坐歲崢嶸 常依淨住師冥山兼事容成學尊心
聯句節奏惟聽竹從容只詠山
吳融故事請金谷新居近石城 如簡人十計竊多合格羅遊鞭雞多差後
住豐恒亮轉韻遇平主閣于居以之類
韓偓花應洞裏常時發日向壺中特地長
陳羽嫋娜方臨水低迷欲醉人 古試詩合格其多其熟用者不采
盧征櫂句初得地躞蹀欲行天
魚元機紅芳滿院參差折綠醑盈杯次第銜
風騷旨格宋句道梅金雞伏時來木馬鳴
盧延遜句樹上諮諏批頰鳥窗間壁剝叩頭蟲
楊朴蒹葭影裏和煙臥菡萏香中帶雨披
邵雍釣水誤持生殺柄著棋閒動戰征心 收時更
改三兩字醉後吟哦六七篇
蘇軾淒風瑟縮經絲柱香霧淒迷著髻鬟 蔣濟謂
能來阮籍薛宣真欲吏朱雲 高浪隱牀吹甕盎暗
風驚樹罷琳琅 苔帶蒼能擲浪藕花細解流連
解劍獨行殘月披衣閑臥淸風

古詩

陸機嶇崟谷水陽婉孌崑山陰
謝靈運慨抱假古今寢負擬戲謔 挂林羅戶穴積
石攢階巷 迴流觸塹急臨圻阻參錯 洲島驟迴
合圻岸斂崩奔
謝惠連近矚袪幽蘊遠視蕩喧囂
謝朓玲瓏結綺錢深沉映朱網 曉星正寥落晨光
復決漭 頳紫共彬駁雲錦相凌亂 錦凌亂句疊韻既齊曹譽頳紫句雙聲而既
菸方霧發而霧篤屬鴉畫調復
江淹青林結冥濛丹巘被蔥蒨 和惠頒上笏恩渥
決下筵 蔥蒨巨華堂蒨蓋雜綺樹
鮑照嶄絕類虎牙巑岏象熊耳 松磴上迷密雲竇

下爭橫 縱爭一作非 衢協曠古願斟酌高世賢 征夫
喜觀國遊子遲見家
劉孝綽鳴鑣響夾谷飛蓋倚林廬
王融金華紛苒若瓊樹鬱青蔥
沈約淒鏘笙管遒參差舞行亂 淸淵皎澄澈曾山
鬱蔥蒨 列敞嗣貞 頡頏事刀筆紛綸遲紫素
溫子昇蠮螉塞邊絕候鴈鴛鴦樓上望天狼
庾信虢檜終無寄齊秦竟何託
紀少瑜時憐拾翠顧步惜遺簪
薛道衡烽微桔槔遠橋峻轆轤遲
李白淸切紫霄迥優游丹禁通 灑埽黃金臺招邀
靑雲客 吾討破萬象窺臨衆芳 不自嬌玉顏
方希鍊金骨 羨從千古愁流連百壺飲
儲光羲小會衣冠呂梁登大微甲卒繳嶠口
韋蟾晚日斜明蠛蠓濕煙散漫鶖鷥飛 蠛蠓對鶖鷥 蛛
韓愈詰屈避語穽冥茫觸心兵 磴蘚澾拳跼梯飈
颭伶俜 孟郊聯句 折足太蹒跚巖崖鬱悲狀 块
扎造峽喧騰臥江沈 竹兵彼皴脈鐵刃我鋒鑯
廚獻繁織紛樂聲洞椌楬 豁谽呀㞑欵巴語相
咿嚶 甚多首山詩並疊韻不復采
白居易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難
元稹舞榭欹傾基尚存文窗窈窕紗猶綠
劉禹錫赤玉雕成彪炳毛紅綃翦出玲瓏翅
溫庭筠三春謝游衍一笑牽規矩 日影明滅金色
鯉杏花唼喋靑頭雞
皮日休龍光倏閃照虬角掬掙觸 衰衣競襤縷鼓
吹爭韃鞨
陸龜蒙據石即更歌遇泉還徙倚 好贈玉條脫堪
攜紫綸巾 條脫紫綸巾句疊韻 李賀詩溫飛卿詩以金條對玉條脫未必非雙聲亦非疊韻也
一步一時拾捷對靑未工 盜處每淋漓沉求邁渺瀁

蘇軾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 樽酒樂餘春棋局
消長夏 東緼方熠爚敲石佚氤氳 銘詩士門口
突兀太行頂 暮雨侵重腿燒煙騰饋饮

疊韻正格 凡疊韻對及出句疊韻者入此

兩字同韻謂之疊韻若就廣韻二百六部或獨用或通
用如今平水本此爲疊韻正格倘字音遍近則雖律詩
不通而古詩可通之韻亦合疊韻之正也

杜律詩

贈汝陽王 寸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 繾綣疊韻驕矜雙聲 贈盧
參謀 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鷦鷯 蟋蟀疊韻兼雙聲鷦鷯疊韻 步騎蛙蝗對好
贈韋左丞 歲寒仍顧遇日暮醉躑躅 贈鄭諫議
築居仙縹緲旅食歲崢嶸 遊何將軍山林 卑枝低結
子接葉暗巢鶯 重過何氏 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
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 送蔡都尉 馬頭金匼匝
駝背錦模糊 對月 仳離放紅蕊想像嚬靑娥 仳離一作披同一作
嘉遊行在所 寒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 一作茂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
文選詩…
靜于宮裏心綠七校前 行次昭陵 直詞寧戮辱賢路
不崎嶇 壽開官軍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 奉州
見救目交期余潦倒材力 陶精遮 官池仍點染杜使
正零丁 喚人看騕褭不嫁惜娉婷 仰思調玉燭誰
定握靑蒲 寄高使君岑長史 似聞官仍貴前賢命可
傷 何太龍鍾極於今出處妨 寄張山人 天寒多遠
所餘冠佾紛綸 寄李白 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 一作鳴
贈王侍御 追隨不覺晚款曲動彌旬
絕句 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 翡翠鵾雞雙聲…
故相公歸葬 劍動親身匣書歸故國樓
上白帝城 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 陪晏越公堂英

靈如過隙晏衎頗投醪 醪一作 謁先主廟虛燈共鳥
道枯木半龍鱗 共一作交非 宿江邊閣鸛鶴追飛靜豺狼
得食喧 夔府詠懷寄鄭 無近遠 酬贈 夔府
書懷 崆峒日端居灩澦時 白帝樓漠漠虛無裏
連連睥睨侵 月 魍魎移深樹蝦蟆動半輪 動一作沒非
贈李秘書別 觸目非論故新文尚起予 御戟金騕褭
宮硯玉蟾蜍 社日 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 戲作
俳諧體遣悶 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 一作於菟一作粔籹並非
柳司馬至 設備邯鄲道和親邏些城 白帝城放船
生涯臨臬兀死地脫斯須 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鑪
水宿遣興 蹉跎長泛鷁展轉屢鳴雞 荊南述懷
池分組冕合沓起蒿萊
荊南寄薛尚書 風塵相澒洞天地一邱墟 鈞軸摧
徵道梢梁失儲胥 送覃二判官 魂斷舸船失天寒沙
水清 一作 哭韋大夫 冲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
贈盧參謀 鄭好艱難薄眇心杼軸 送郭中丞 寄張山人 賓客
艱難 懷 舟中伏枕書懷 生涯常汨沒時物自蕭森
蹉跎翻學步感激在知音 同豆盧峯知字韻 爛漫通
經術光芒刷羽儀 哭鄭司戶蘇少監 許與才難薄追
隨跡未拘 從容詢舊學慘澹閟陰符 送王少尹閣
千上處遠 結構坐來重 贈田九判官 宛馬總肥春苜
蓿將軍只數霍嫖姚 送鄭虔貶台州 蒼皇已就長途
往邂逅無端出餞遲 蒼皇一作倉皇亦通 曲江 穿花蛺蝶深深
見點水蜻蜓款款飛 至日遣興 無路從容陪笑語有
時顛倒著衣裳 暮登 鐘樓 多病獨愁常闃寂故人相
見未從容 客至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宿府 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官池春
雁 絕句 且休悵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十二月一
日 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 漫成絕句 沙
頭宿鷺聯拳立船尾跳魚撥剌鳴 撥一作跋 詠懷古

跡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 翠華想像空
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 寒雨朝行視園樹 林香出實
垂將盡葉蒂辭枝不重蘇 枝辭一作 重泛鄭監前
湖 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夤緣
杜古詩
贈韋左丞 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 詩中句首用
渼陂西南臺 彷彿識鮫人空濛辨魚艇 大雲寺贊
公房 側塞被徑花飄颻委墀柳 喜晴 青熒陵陂麥窈
冤桃李花 萬丈潭 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瀩 黑知
灣環底清見光炯碎 白沙渡 高壁抵嶔崟洪濤越
亂 石櫃閣 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 飛仙閣 棧雲
闌干峻梯石結構牢 贈鄭諫議 支床宋牢落值顛
閭 柴門 長影沒窈窕餘光散谽谺 槐葉冷淘 顛隨
金騕褭走置錦屠蘇 火 勢欲焚崑崙光彌熾洲渚
八哀詩 虛無馬融笛悵望龍驤塋 無一作為並非 哀嗣
王 蕭條忌波瀾揭厲 幽人 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
青狄明府虎之餞下嶙崎蛟之橫出清泚 戲題畫
赤使君細馬時鳴金騕褭佳人屢出董嬌嬈 古柏行
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 遣興寄蘇侍御
烏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 追酬高蜀州 錦
里春光空爛漫瑤墀侍臣已冥寞

律詩
李白 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 如蜂蝶 琥珀 詩中
盧照鄰 城狐尾獨束山鬼面參覃
王維 拌撒辭貧里歸依宿化城
楊巨源 五色天書詞燦爛九華春殿語從容
柳宗元 蹀躞驕先駕龍鍾鼓報衙
韓愈 風臺觀握氷砌步青熒 狂歌詩律砢與
酒醅

白居易 早光紅照耀新溜碧逶迤 運啟千年聖天
成萬物宜 官班分內外遊處遂參差 縹緲疑仙
樂嬋娟勝畫圖 麴若桃椰裏瀕酸橄欖新 門閉
深沉樹池通淺沮溝 學禪超後有觀妙造虛
無 銀合繫落蓋金屑琵琶槽 舞鬟金翡翠歌頂
玉蟾蜍 莫問龍鍾惡官職且聽清脆好詩篇 十七詩
顛起四句隔句對以下雙聲疊韻對凡七聯 山鬼趫跳惟一足峽猿
怨過三聲 舊法依稀傳白社新方要妙得於陳
井泉王相資重九勢篆精靈用上寅
元稹 爲方來合雜五色瑞輪囷 酎金光照耀璧
彩璘玢 總干形屹屹峰夏敢背崢嶸 連陰攏張王
燈瘠雪冶醫 雲黏經汗席颱閃畫油燈 有時鞭
款段盡日醉傳僭 李
敏僞羽獵正崢嶸 斂緒偷印信傳箭作符繻 李
多喇螟蜓實數集蜘蛛 蛛懸絲繚繞鵲報語詀諵
過籠音響晃隨水漲淪漣 暗虹徒繳繞濯錦莫
周遮 虎行風捷獵龍睡氣氤氳 曉濟洲煙白籬
篩日腳紅 一言親授希微訣三夕同傾沆瀣杯
顧我小才同培塿知君險闘敵都盧
劉禹錫 江郡謳謠誇杜母洛陽歡會憶車公
牛僧孺 嶙嶙嵾微寒早輪囷數片橫
溫庭筠 朱墨殊菌蠹丹桂欲蕭森 才信傾城是真
語直教塗地始甘心
李商隱 吳市蠀蛦甲巴竇翡翠翹
色染妖韶柳光含窈窕蘿 矮隨綠雲髻敧危紅玉
簪 疑穿花逶迤漸近火溫㬉 鎖香金屈戌帶酒
玉昆崙 華蓮開菡萏荊玉刻屏顏 披衣憐蕙若
展帳動烟波 一作非 鷗鳥忘機翻浹洽交親得路

昧平生
賈島 靜恭功與妙 閉作韻淒清。
姚合 獨宿空堂雨 閉行九陌塵
皮日休 時詭輕五穀俗淺重三緘 搶烟寒螭蠏披
爲靜攤徒 聯句 肥絅松形矮般蹋 檜樾矬
陸龜蒙 戰鋒新缺醬燒岸黑甃劙 崢嶸驚露鶴趣
趙閣雲蝸 叶趣切 錦鯉衝風擲絲禽掠浪飛 縑糾
尋遠近握絜關輸竈 枝離離披瓠詹垂傴鬼橙
外形堅綠殺中味獻瑣英 臨風鵲彩初攜籠帶露
癘疎或肸紮 悉營行思冠耗亞佩冬蓄後背叔擻
迸出似橐當垮壎 孤生如根倚闌干
崔櫓 雲生柱礎降龍地 露洗林巒放鶴天
李洞 斷竹煙嵐凍 偷湫雨靄腥
韋莊 紫陌亂嘶紅叱撥 綠楊高映畫鞦韆
曹唐 坐對玉山空佃 線細聽金石怕低迷
吳融 百尺樓堪倚 千錢酒要追
韓偓 惚寢日光飛野馬 案頭筠管長蒲盧 闘霸未
能知益道飾非唯欲害仁人
張濬 肅穆來東道 迴環拱北辰
鄭綑 春容時未歇 掩曳夜方深
皎然 子詩搭風吹楡莢葉 雨打木瓜花
林逋 卑孜鹿鳥沉 幽謡歷刺螳簹露勁梢
邵雍 鳳凰樓下逍遙客 郟鄏城中自在人
蘇軾 翠鳳舊依山硉兀 清泉長與世窮通 潮光激
灔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翠浪舞翻紅罷亞白
雲窮破碧玲瓏 春風料峭羊角轉 河水
縣瓜發流 顧我自爲都肥膿 憐君欲鬬小嬋娟
縱容已巉天 尉賜俯伏 初賞貢茗新 水自
玉肌非鵠浴至今丹穀似猩刑 靜看月窗盤蜥蜴
臥聽風幔落蜉蝣 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鵑

嗟人
憂虞心謝知時雁 安穩身同挂角羊 可慰挂旗
仍健食此身通脫 嬾酡顏
范成大 病憐櫛栗隨身慣 老鬢麝蘇到手遲
古詩
陸機 婉孌居人思 鬱紆遊子情 山澤紛紆餘林薄
杳阡眠
劉琨 白髮 幸曲逆潮門巷侯
謝靈運 石淺水潺湲 日落山照曜 澹潋結寒姿 闕
樂潤霽賞 側遲既窈窕 環洲亦玲瓏
謝瞻 綢繆結風徽 煙煴吐芳訊
謝朓 阡眠起雜樹 檀欒蔭修竹 蘢蓯青莎被潺湲
石潤偏
江淹 露彩方泛灩 月華始徘徊
沈約 鬱律構丹巘 崚嶒起青嶂 綠帳文照耀 紫燕
光陸離 澌汨背吳潮 潺湲橫楚瀨
紫茄紛爛漫 綠芋鬱參差
鮑照 龍從高昔貌 紛紛襲前名 孛愉鬱閣
上窮寵鳳楹前
何遜 俱登楗巃嵸 並坐逶迤閣
徐陵 竹徑蒙籠巧 茅齋結構新
牛僧孺 雜步極嫣妍 含辭恣委靡
李白 若爲廣成子 倜儻魯仲連
任華 積翠扈遊花匼匝 披香寓直月團欒
儲光羲 蹀躞疎蕎下 毿毿深委襃
韋蟾 廣殿崔嵬萬壑間 長廊詰曲千巖下
韓愈 巳窮佛根源 粗識事輗軏 韓孟聯句 春遊轢
靃靡彩伴飙燄嫖 屏偷困淑郁 暇剽強肝朧 恐

簸猶拏攫 斷竹仍飄瓢 投奔鬧碏礫 塡隍儼倡佾
逆梁排郁縮闔實揆廁窮 印文栽斐亹巴豐收
蛆蚋 聯句 澤髮解兜牟 酡顏傾壟落 兩廂鋪磊
趣五鼎調芍藥 石鼎聯句 龍頭縮菌蠢 豕腹漲彭
亨
白居易 爲感君王展轉思 遂教方士慇懃覓
溫庭筠 連娟循繞山依約 腰如杵 水極晴搖泛灩
紅草平春染煙緜綠
皮日休 洞壑黑昳眂 苦髮紅摯蟆 入語散湔洞石
響高玲玎 藤莛風聲疣詭絅 地力疹 山果紅棻
窪處著箱筧 數中雜舸艙 猿眠但腽肭 鳧食時坐
平泛澀牆下深趑趄 一錢買粉妝 數里走病僕 指斬
駒水苫青叢騎 青苗細瘋臥 白羽悠溶靜
咳
陸龜蒙 曾無鷸鸑態 頗得連軒樣 感物動牢愁憤
時頻航僻 上有青穄稊 下有新睇疎
蘇軾 朝槃見蜜唧 夜枕聞鵂鶹 糢糊半已似瘢胝
詰曲猶能辨跟肘 騷人未要逃窮病 禪老但
習問剝啄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德淸 陳 斌 陶鄰校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 上

周 春 撰

雙聲同音通用格

隔標雙聲其通用不待言矣（偏旁亦間有不甚通近者）外此如疑懷從牀知照微穿禪日之類雖屬各母而音實通近亦可通用然須取最通近者用之倘神理稍違仍不得通也　凡將音字核其細則易淆舉其粗則易辨一讀而即知其音之屬焉矣故輕重各自相通非他母可比其偶有不對者因不甚通近故也凡輕重各相通者歸此格輕重互相通者歸廣通格

杜律詩

（贈張學士）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贈哥舒開府）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寄高書記）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贈太常張卿）適越空顛躓。遊梁竟慘悽。（行次昭陵）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祖審言詩文物對名對）（秦州見勑目）文章開突奧。遷擢潤朝廷。（宴南樓對冥莫對）（觀江漲）孤亭凌噴薄。萬井逼舂容。（遣悶奉寄嚴公）延舊情依節制。尊（白鹽山）白牓千家邑。清秋萬估船。（偶題）作者皆殊列。聲名豈浪垂。（喜觀即到）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樹閒）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贈李秘書別）淸秋凋碧柳。別浦落紅蕖。（秋野）掉頭紗帽仄。曝背竹書光。（江樓夜宴）聽歌驚白鬢。笑舞拓秋窗。（送十七舅）縹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鄰。（水宿遣興）童稚頻書札。盤餐詎糝藜。（寄鄭少尹）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獨坐）江斂洲渚出。天虛風物淸。（北風）滌除貪破浪。愁絕付摧枯。（題鄭著作）可念此翁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寄岑中丞絕句）謝安舟楫風還起。梁

苑池臺雪欲飛（奉待嚴大夫）常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迴（淸明）虛霑焦舉為寒食實藉嚴君賣卜錢

杜古詩

甘林 靑䔖。適馬性好鳥知人歸（八哀詩）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渼陂行）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戲題惱郝使君）舞處重看花滿面尊前還有錦纏頭

律詩

（楊炯）玉檻崑崙側金樞地軸東（孟浩然）石潭窺洞徹沙岸歷紆餘　水乘舟楫去親望老蘇歸　已多新歲感更餞白雲還（岑參）平明端笏陪鵷列薄暮垂鞭信馬歸（韓愈）淨堪分顧兔細得數飄萍　人皆議遺次我獨賞專精（柳宗元）禮容垂耀琫戎備響鉦鐃（元稹）燕巢纔點綴鶯舌最惺憽（劉禹錫）棨回謝女題詩筆點綴陶公漉酒巾（白居易）入視中樞草歸乘內廄駒　大道全生棘中丁盡執殳　試問池臺主都為將相官　書扇鳥白版夜碓埽黃粱　洗了頜花翻假鬢走時踏开踏真珠（杜牧）盼眄迴眸遠纖衫整髻遲（溫庭筠）豈意觀文物何勞琢砥砆　濃陰似帳紅薇晚細雨如煙碧草春（春一作新非）（李商隱）慶流歸嫡長貽厥在名卿　潺潺臨淸濟巉巖倚碧嵩　思子臺邊風自急玉孃湖上月應沉（陸龜蒙）因吟郢岸百畝蕙欲採商崖三秀芝（錢惟演）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宋祁）落花風颭閣曬鴨雨泥塘

（司馬光）綠篠影侵林筍暗梅花清洒色香（歐陽修）王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蘇軾）五畝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輞川圖

古詩

（謝靈運）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高似孫選詩句圖此聯下引杜詩句）（山壑逶迤竹樹蒙籠）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　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顏延年）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謝朓）高館臨荒途淸川帶長陌（庾信）邊笳落淚曲羌笛斷腸歌（盧照鄰）峻阻將長城高標吞巨舫（李頎）大道本無我青春長與君（韓愈）指摘兩憎嫌睢盱互猜訝　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杜牧）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皮日休）枕下聞澎湃肌上生瘳瘵（陸龜蒙）方當寶晉書盡以易紙札

疊韻平上去三聲通用格

平上去三聲可通用為疊韻以其字音通近上口便諧雖欲不謂之疊韻不得也至入聲則不可通矣雙聲字多而疊韻字少故疊韻之途視雙聲較寬

杜律詩

（登兗州城樓）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徐一作齊非）（贈汝陽王璡）情常有眷顧退若無憑　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贈哥舒開府）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詩話以為合對）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贈太常張卿）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行次昭陵）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喜聞官軍）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路逢楊）少府歸來村避暖當為斷青冥（冥一作暝非）（秦州見勑目）

還蜀祇無補囚梁亦固扃（補一作秘 扃一作扄非）無 俅儲應
共傳漁父忌備醒 寄高使君岑長史偏日挹所餘暫
興抱雪霜 寄賈司馬嚴使君備貧謙大達鄉黨敬向
先 酬高使君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寓一作得非） 西
城晚眺旅尾蛇龍會樓頭燕雀馴 觀江漲再漢愁高
鳥泥沙困老龍 章梓州水亭近屬淮王至高門蒯子
過（蘇溪子河南蘇公斲） 歸溪上作桑許鄰人斲青從稚子擎
雨輕箑頻相向纖絺恐自疑 宴越公堂落構垂雲
雨荒堦蕁草茅 謁先主廟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
搖落鶴費藏之墨貂餘季子裘 哭嚴僕射歸櫬蛟
龍匣天長驃騎營 哭王彭州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里
遙（江干一作江于亦一作通） 夔府詠懷爪時仍旅寓萍跡若貧漂（一跡）
（作苦一作逃亡非一） 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 陪何尚書省
沈宋欻聯翩 霧雨銀章澀馨香粉署妍 寄劉使君
鍊骨調情性張兵撓棘矜 聽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
琴 傷秋蛾慢頭時樹報難帶減園 續得觀書天旋
夔子國春近岳陽湖 補冠侍御來將御府筆故泊洞
庭船 哭鄭司戶蘇少監道消詩興廢心息酒為徒
重題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陘秋 過檀巾拂那關眼瓶
纜易滿船 有客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
貴陘泰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兵一作干非）
示獠奴阿段都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稚一作穉）
非 長沙送李銜遠愧尚方曾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

杜古詩

夜聽許十一誦詩寫微寄溟漲飛動摧霹靂（詩中業白出石壁一）
（句用五入聲又方隻匹敵包蒙 西句三用潛行群易二句對用） 宿贊公土室要求賜
岡脫苦泥陰嶺沍 發秦州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
通泉驛登頓生曾陰傾欹出高岸（疏通泉遷寄句山行驛登）
（頓木步畫阻） 八哀詩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 詩罷地
有餘篇終語清省 洗兵馬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

有安巢鳥（巢一作棲非）
更覺良工心獨苦 題松樹障子歌已知仙客意相親

律詩

駱賓王關山暫超忽形影歎艱虞
張九齡逸興乘高閣雄飛在禁林
王維萬里鳴刁斗三軍出井陘
崔曙露重寶刀濕沙虛金甲鳴
孟浩然在山懷綺季臨漢憶荀陳
崔融匣氣衝牛斗山形轉轆轤
裴度隨梅非擬議菱霍是平生
韓愈綸綍謀猷盛丹青步武親 眼穿長訝雙魚斷
耳熱何辭數爵頻
柳宗元碧樹環金谷丹霞映上陽（隱侯金谷閣上陽韓對同）
元稹涼魄潭空洞虛弓雁提威 芋羹眞暫淡鹽炙
漫遊蘇 梯米休言聖醯雞益伏愚 把將嬌小女
嫁與冶遊兒 懸劫偏深猛回征特峻嶒
白居易白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見後） 婆娑放雞犬
嬉戲任兒童
溫庭筠青旨言語志今亦畏吾徒
李商隱魚因怒妻出雁爲弔陶來
陸龜蒙仙籬珠樹曲郎餌白鷗耘 讓王門外開帆
桀義常城中望戟支
姚合天公與貧病時輩復輕欺
梅堯臣膝前嬌小女眼底寧馨兒
蘇軾鶴閉雲作縈駝臥草埋巢 地偏不信容高蓋
俗儉眞堪著腐儒 巧語屢曾遭省瘦詞聊復託
芎藭 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 穿竹
鳥聲隨步武入簾花影落杯盤

古詩

顏延年德有潤身禮不愆容

謝朓巢梢每嵯峋林堂多碕礒
邱遲詭怪石異象嶄絕峯殊狀
鮑照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 飲齕且樹聚翱陸
欻驚進
何遜本懶佚飛劍亭蕭澹臺壁
高昂擁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
李白而我遺有漏與君用無方
韓孟聯句磔毛各噤瘁怒瘦爭碨磊 臺圖煥丹元
郊告儼匏稽 惟當騎款段豈望覲珪玠
蘇軾連娟一華頂空洞三茅腹 蒙茸出磨細珠落
眴轉繞甌飛雪輕

藝海珠塵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海寧 吳衡照 誠齋校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畧 二下

周 春 撰

疊韻借用格

字可兩讀即行借用疊韻倣此（宮室加字三川觀水漲王將軍得字宋長叟杖引得字良字字並屬疊韻借用之證此一叢亦從葉韻與）

杜律詩

遊何將軍山林（乘花佐蛇正格仍諸如字讀）［林］[illegible]娟深沒馬、藤蔓曲藏蛇。（蛇吳音讀如一作）

陪鄭駙馬韋曲美花（花花借用多音）竹好（翳音讀如桑）

寄張山人（秦州雜詩）鳥不歸山

蕭（蕭讀如）湛論兵地、蒼茫闘將辰

贈王侍御子夫何瀟灑（瀟讀如上聲）余藏異隱淪、岷山沱江圖直

詠松杉（松杉讀如思含切）冷兼疑褻若香　旅夜書懷星垂平野濶、月湧（月讀如越）大江流（垂一作隨同）

西閣經過凋碧柳、蕭瑟（上同）倚朱樓（婁讀如一作同）

夔府詠懷局促看秋燕、蕭疎（疎讀如蘇）聽曉蟬

偶題蕭瑟（上同）唐虞遠、聯翩楚漢危

天池（池讀如）鬱紆騰秀氣、蕭瑟（上同）浸寒空

寘西舆望年侵頻悵望、興違一蕭疎（上同）

寄弟鎮觀等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疎（上同）

荆南述懷星霜（霜讀如桑）元鳥變、身世白駒催

伏枕書懷生涯相汨沒、時物正蕭森（森讀如孫）

迴櫂衡岳。（岳讀如鶴）江河大蒸池、疲痛偏

將赴成都草堂新松（上見）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覽物巫峽忽如瞻華岳（上見）蜀江猶似見黃河

題終明府水樓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上並見）夾水奏笙簧

杜古詩

雨（雨讀如）灸（灸讀如）朗明曹轅（轅讀如）對童孺（乾讀如克）

近聞渭水透遙白日淨隴山蕭瑟（上同）秋雲高

律詩

王維瀑布松杉（上同）常帶雨、夕陽彩翠忽成虹

白居易渠消直城（城讀如盈）路、春滿曲江池

孫路綠旗事顏夫（夫讀如延）有何翠　問望賢丞相儀形（儀讀如珍）美丈夫

露簪翡翠迎夜滑、風蝶蕭蕭（上同）先秋涼

劉長卿城池（上見）百戰後、耆舊幾家存

韓翃傳看轆轤劍、醉脫驌驦（上同）裘

陸龜蒙錄藥傳丹鼎、嘗茶（茶讀如懂）試石甌

邵雍長其齋莊稼讀易、每慚疎散（散讀如）瀟吟詩

蘇軾兩歲頻爲山水役、一谿長照雪霜（上見）侵　寂歷

疎松（上同）欹晚照、伶俜寒蝶抱秋花

古詩

陶潛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魚讀如防）

顏延年庭昏見野陜、山明望松雪（上見）

謝惠連蕭瑟（上同）含風蟬、寥戾度雲雁（雁吳音）　蕭疎（上同）

野趣生逶迤、白雲起

王融煙濯共深陰、風篁雨蕭瑟。（上同）

沈約蕭瑟（上同）負高情、耿介懷秋實　布縣。寒於寒皋

吐纖疎（上見）於危石

李白試發清秋興、因爲吳會。吟（吳會讀如壺字）

韋應物隋離已搖颭、荷露方蕭颯（颯讀如）　窈、窕、雲雁

（雁讀如）合蒼茫河漢橫

柳宗元迴風一蕭瑟（上同）林、影、久參差

（唐扶鴻）從容一衲分、若有蕭瑟（上同）兩璧吾能見（庚又紙蒙）

沈（皐英呉對員）頌圓月（上見）正當戶微。風。猶在林

蘇軾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瀟灑（上同）令人饑

疊韻借用格

杜律詩

贈汝陽王硯寒金井、水暖動玉壺（玉讀如冰）（寄李十二…）

（孔巢父）秦州雜詩屬國（國讀如古）歸何晚、樓蘭斬未還

空囊世人共鹵莽（莽讀如莫古切）（顧氏唐韻正…）

爲郎部中當併入…吾道屬艱難

寄高使君岑長史三十韻　彭城閣外號鬃（髮鬃讀如）鼎湖旁　西閣陪宴華省往古服（服讀如）

寄岑嘉州

柏中丞極樂（樂讀如）…三軍壯士誰知百戰場　南極陳悅登哀析自孤（孤讀如）照夕曛

贈蘇使君食恩慚鹵莽（上同）鏤骨抱酸辛　寫懷車箱入谷（谷讀如古）無回路、箭括通天有一門

杜古詩

呈陽中丞偏裨表三上鹵莽（上同）同一貫

律詩

王維丹泉通號鬯（上同）白羽抵荆岑

柳宗元貪甘莽鹵（上同）被褐謝躅騙

白居易鹵莽（上同）還鄉夢、依稀望闕歌

來因挈玉壺（上同）幸得展張今日翅、不能還負（負讀如務）去爲投金簡

詩時心

元稹最愛輕欺杏園客、也曾辜負（上同）酒家姬

楊巨源文物京華盛謳歌（歌讀如）國步康

李郢天上玉書（上見）傳詔夜、陣前金甲受降時

陸龜蒙爲分科斗（科斗讀如）親鉛槧、與說蚍蜉坐竹醪

劉曲禾（劉曲本以對科斗…）

蘇軾得穀（穀讀如…）鵝初飽、亡貓鼠益豐

藝海珠塵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三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 輯
大興 徐 松 星伯 校

闕 春碧

雙聲廣通格

截然分六大部而取其最近者廣通之遇難於屬對時因難見巧參用此法至其不甚遠近者可不拘用對也

杜律詩

送張參軍 兩行秦。樹直萬飛蜀。山尖 贈哥舒開府翰 業青冥上交親氣概中 贈鮮于京兆 逆道欲何向天高難重陳 微生霑忌刻萬事益酸辛 重過何氏 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鴉護或作鴉逐 引作曾開本並非） 贈太常張卿 建標天地濶詣絕古今迷 官定後戲贈 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 送許拾遺歸 書誇文老壽酒樂城隍（明書一作詩 一作十年 逢養亦通） 看畫曾饑渴追踪恨淼茫 得家書 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 秦州雜詩二 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 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 落雨亂淋幔山雲低度牆 初月 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 蕃劍 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 寄張山人彪 錢符應驗囊中藥未陳 落日 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 惡樹 枸杞因吾有雞棲奈汝何（此聯以枸對雞古人謂之假對） 贈王侍御 恐懼行裝數伶俜臥疾頻 寄漢中王瑀 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 宗武生日 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 玉臺觀 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青不通近本非雙聲 雖乾坤之熱廣至將則天然不通過用之近矣） 嚴公階下新松 細對闕玉帳疏翠近珠簾 送嚴公入朝 閶闔通丹地江潭隱白蘋 岷山沲江圖 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 雲盡 虛點綴沙草得微茫 觀李固山水圖 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 宴楊使君東樓 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一春

（作誚非） 侍嚴侍御 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 雲安九日 舊擕人斷異輕香酒暫隨 峽口 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 垂白 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 奉漢中王手札 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荊門 峽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 贈崔評事 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 夔府詠懷 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遷移衰謝） 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 開襟驅瘴癘明月掃雲樹 律比昆侖竹音知燥濕絲 缺離將棘拒倒石箭藤纏 懇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 落帆追風昔衣褐向真詮（下一作昔字非） 鑪峯生轉盻橘井尚高褰（又臥龍對） 寄劉使君 宴引春壺酒恩分夏簟冰 飛望蹤山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攢（一作非） 過客相尋 掛壁移崖果呼兒問煮魚（一作非） 送王信州崟北歸 臥歎遣騎問扁舟 樹間 寒夜雙柑樹婆娑 陪章 送王判官 衡霍生春草瀟湘共海浮 孟氏 承顏胝手足坐客強盤飧 吾宗 春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 秋野 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 宿昔 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一作非） 暝 羊牛歸徑險烏雀聚枝深 過客倉曹主簿 積追迴盡來因孝友偏 題柏大兄弟山居 南彪迅虎穴噴已出人羣 傷秋 白蒋風飈脆殷檉曉夜稀 獨坐 峽雲常照夜江月會兼風 雨多病久加飯疑客新授衣 賀蘭國大夫人 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 贈韋明府 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 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 送李長史 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年 荊南述懷 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 登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野望 野樹陵江闊春蒲長雪消 宿府 清冷何宿風水耕光淺芳春火更燒山 酬韋韶州 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 重送劉十弟 垂老徒哀老先顛不帶酣 江邊星月 雞鳴道謄色移節白高川（一作 一作非） 簡顏少府 不送高轄

盧。蟻。夜燭花 伏枕書懷 書信中原濶干戈北斗深卻。假。蘇張舌高誇周宋鐔（與…一作…恐） 舟中夜雪 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 送二十三舅 舟鴿排風影林烏反哺聲 有客 貴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糲腐儒餐南鄰 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 秋水纏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航一作船 山非） 和裴迪登東亭 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 寄高常侍 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 戲為六絕句 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寄韓諫議 …） 秋興 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 寄杜位 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 柏學士茅屋 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今一作曾非） 送柏二別駕 還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 呈路曹長 黃鸝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太劇（…）

杜古詩

送樊侍御 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帝（上四句…） 九成宮 紛披長松倒揭孽怪石走（披一作…） 鳳凰臺 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 八哀詩 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士 陂陁青州血蕪沒汶陽瘞 雨 明滅洲景微隱現巖姿露 送重表姪王砅北歸 漢陽傳南泛上瀧刪 醉時歌 德尊一代常轗軻名垂萬古知何用

律詩

沈佺期 開花剛石竹幽葉吐薔薇
李白 日落有歸鳥潭澄羨躍魚 紫芝高詠罷青史舊名傳
王維 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
王昌齡 下簾通三象題碑任六龍
裴度 短長思合製遠近貫彼同
韓愈 緯續觀朝尊冥莊屬晚埃 疏穿塵月雲霞雜山尙秋空劍戟明

柳宗元 伏波故道風煙在，翁仲遺墟草樹平。
白居易 往往遊三省，騰騰出九逵。 驛路綠雲際，城
樓枕水湄。 物少尤珍重，天高苦渺茫。（又珍重、渺茫為對）李
酣猶短窗，庾醉更驀迂。 滑如鋪薤葉，冷似臥龍鱗。
雙眸剪秋水，十指剝春蔥。 靜念道經深，閉目
迎禪客，小低頭。
元稹 嬋報蕉蘇瑞萋愁。 院落通
溫庭筠 鈿悛爐訪覓王鐺鐘揶揄， 冉弱。 營中柳拔。
數幕下蓮 夜琴知欲雨，曉簟覺新秋。 獨鳥青天
蕭騷寧赤燒殘（殘燒鷺鷥獨鳥對） 雪裡妃子貌，刃斷襪兒
腸。 花影幾年逼傳望，樹名何世號相思。
李商隱 錦長書鄰重，鶯細恨分明。 莊叟虛悲雁，終
童謾識鱣。
姚合 木梢窮棧，出雨勢臨江來。
陸龜蒙 十畝芳非為舊業，一家煙雨是元功。 （聯句）
為待防風餅，須添薏苡杯。 石耳泉能洗，垣衣雨為
裁。
唐球 沙上鳥猶睡，渡頭人未行。
僧齊己 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
羅隱 難將白髮期公道，不覺丹枝屬別人。
林逋 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蘇軾 農事未休侵小雪，佛鐙初上報黃昏。 北山怨
鶴休驚夜，南畝巾車欲及春。 長風送客添帆腹，積
雨扶舟減石鱗（扶一作浮，亦通）。 獨步儻逢勾漏令，遠來莫
恨曲江張。 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
古詩
張載 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 寒花發黃采，秋草
含綠滋。
謝靈運 拔幟趨南逕，愉悅偃東扉。
顏延年 蓄軫豈明懋，善遊昔聖仙。

謝朓 威紆距遙甸，巉嵒帶遠天。
江淹 鍊藥矚虛幌，泛瑟臥遙帷。
王筠 石溜正潺湲，山泉始澄汰。
李白 偶傾宇宙餘，輝照江湖。 秀句滿江國，高才
掞大庭。
韓愈 獸盾騰挐圓，壇帖妥。 韓孟聯句 竹影金瑣碎，
泉音玉淙琤。 柔翰悉拚藁，植表浪登丁。 腷膊戰
聲喧，繽翻落羽皚。 始去杏飛蜂，及歸柳嘶螿。
蘇軾 鬱攸火山烈，觱沸湯泉注。（觱沸湯泉兼雙聲疊韻）

疊韻廣通格

凡古韻可通者，如支微齊佳灰真文元寒刪先之類，廣
通皆為疊韻，更推廣之，即通及於通用之三聲，亦可；但
字音亦須過近，方為疊韻耳。

杜律詩
謁老君廟 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 贈太常張卿
垍 鍛鍊才小辱，提攜。 秦州雜詩 抱葉寒蟬靜，歸山
獨鳥遲。 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 警急烽常報，傳
聞檄屢飛（聞一作罰，非）。 寄李白 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負一作遂，非）。 和裴迪 風物悲遊
登臨憶侍郎。 落日 啅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 水
檻遣心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 花底 恐是潘安縣，
堪留衛玠車。 即事 （絕句）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奉
漢中王手札 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 寄五弟豐 風
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 贈王侍御 由來意氣合，直取
性情真。 哭鄭司戶蘇少監 白日中原上，清秋大海隅
（日一作省，非）。 會取君臣合，寧銓品命殊。 山館 路危行木
杪，身遠宿雲端。 夔府詠懷 峽東滄江起，巖排石樹圓
（石一作古，非）。 寄劉使君 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夔陵（山一作天，非）。
翠虛捎魍魎，丹極上鵷鸞。 夔府書懷 翠華森遠矣，
白首颯淒其。 病隔君臣議，慚紆德澤私。 社稷經綸

地，風雲際會期。 引 翻棲愁裏見，二十四回明。 別蘇
徯 得同舖鷙竹棲，枝把翠梧（肩一作爲，非）。 晨雨 霧交纔灑
地，風折旋隨雲。 憑孟倉曹將書 為過雲山問無辭，荊
棘深。 賀鄭國太夫人 遠傳冬筍味，更覺綵衣春。 奕
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 續得觀書 俗薄江山好，時危
草木蘇。 送李長史赤壁 浮春蓍姑蘇，落海邊。 寄王
使君宅 逆旅招邀近，他鄉意緒寬（意一作思，非）。 渭夫人祠
晚泊登汀樹，微聲借鶯頻（借一作惜，非）。 重送劉十弟 分源
豕韋派，別浦雁賓秋。 迴棹 散材嬰薄俗，有跡負前賢。
（染小鬢林俗全鷄研身果對） 伏枕書懷 水鄉霾白屋，楓岸疊青岑。
（星一作壘，非） 題省中壁 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
深。 宣政殿退朝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
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時。 有客 幽棲地
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 返照 返照入江翻石壁，
歸雲擁樹失山郵。 題桃樹 高秋總餧貧人實，來歲還
舒滿眼花。 秋興 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詠懷古跡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愁
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 舍弟觀到江陵
卜築應同將詡徑，為園須似邵平瓜。 登高 無邊落木
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別太易沙門 數問舟航留
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

杜古詩
南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 天雲寺贊公房 把臂有
多日，開懷無愧辭。 冬空靈岸寺 青春猶無私，白日已遍
照。 送王砅使南海 或驂鸞騰天，或作鶴鳴皐。 折檻
行 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 舜遊園歌 青
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 岳麓山道林寺 暮
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

律詩
盧照鄰 孫賓遙見待，郭解暗相通。

王之渙、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韓愈、水官夸傑黠、木氣怯胚胎。 暗吰、宮夜闢、嘈獻。
鼓晨搊
盧象、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 此聯贈鄭虔句也見
封演聞見記、
賈島、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 張戒歲寒堂詩話此佳句也然不美寒門 風落木客含雨連山則留人送客不待言矣
元稹、淺深俱隱映、前後各分葩。
白居易、微伶求絕藝、迎妓選名姬。 毋列鵷鸞序、偏
攔多遂 野秋鳴蟋蟀、沙冷聚鵁鶄。 陽縣東城下
領酬曲水傍 嫩剝青菱角、濃煎白茗芽。 早接文
場戰、曾爭翰苑盟 精神昂老鶴、姿彩媚潛虬 還
似去年春、氣味不宜今日病心情。
溫庭筠、不料邯鄲蟻、俄成即墨牛
李商隱、鈿轅開道入、金管隔鄰調 未容言語還分
散、少得團圓足怨嗟
陸龜蒙、格筆差猶立、階干卓未庬 嘲嘖、蛩吟壁連
軒鶴舞 名參鬼蓋須難見、材似人形不可尋
風憐薄媚留香與、月會深情借豔開
韓偓、初似洗花難抑按、終憂沃雪不勝任
林逋、草泥行郭索、雲樹叫鉤輈
蘇軾、東晉巾車令、西京執戟郎 仰御圖蒼蓋、環觀
海瀆城 颶風竊儉堪羞、蔫楚客豪華可笑殊 雲
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陸游、拭盤堆連展、洗鬴煑黎祁
古詩
謝靈運、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 謝靈運沃若叫嘯對 顏延之參差沃若對
沈約、沃若動龍驂、參差凝鳳管
同
李白、君草陳琳檄、我書魯連箭

高適、頗疑身、世別乃覺形、神王
韓孟聯句、馳門塡、偪仄、競墅轅、狋猝 聯句是日號
昇平此年名作讓
蘇軾、暖足來朴、謝兒水降蜿蜒

藝海珠塵
南匯 吳省蘭 泉之輯
會稽 馬志燮 漢標校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 四
周 春纂
雙聲對變格 凡第一用雙聲皆入此
不用正對皆變格也所謂變者或二句中或四句中參
差多寡其變不一讀者當細求之疊韻做此
杜律詩
得家書、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疏。 西閣夜、恍惚寒山
暮、逶迤白霧昏 山一作 夔府詠懷、煮井爲鹽速、燒畬
度地偏 詩作畬 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 入宅、客居
愧遷次、春酒漸多添 酒一作色遂 贈李秘書別、消息多旗
幟、經過數里閭 送鄭翁還江陵、蹤吟萍發蕭條別
浦、濤 太歲日、愁絕驚行斷、參差虎穴鄰 贈南卿兄
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 陪宴南樓、野雲低度小滿
雨細隨風 晴畢四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 回以上
秦州雜詩、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 之四 寄李
白、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 贈太常張卿、謬知終畫
虎、微分是醞羅 醞羅下句作莫非 送蔡都尉、咫尺雪山外、路
飛青岑陶陶 飛青岑閣聯青雲 秦州雜詩、翔鸞幽事
喧呼閶使星 石䥫頁僞香骨 提攜近玉顏 遊子
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 春日江郊種竹 支加霖裝
桃枏浸紅 就黃家亭子、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鳧鷖
南楚無名江上草、隨意續頭雲 別常徵君、白髮少新
洗、寒衣寬總長 夔府詠懷、羽翼商山起、蓬萊漢殿連
閒皈一作 露菊斑豔錦、秋蕉影瀏瀏 夔府書懷、形容
眞潦倒、苔蘚莫支持 大庭終返樸、京觀且僵尸 天
池、直對巫山峽、兼疑夏禹功 應漢西草屋、身世雙蓬
鬢、乾坤一草亭 移居東屯、幽獨移佳境、淸深隔遠關

贈李祕書見不生存行 陂湖迸問府
主耕稼學山郵 孟倉曹酒醬見遺秫米分汁滓漿將
落提攜 九日諸人集於林舊宋黃花瞻新林白髮欲
倚得觀書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 遣悶行雲星
隱現疊浪月光芒 哭韋大夫老來多涕淚情在強詩
篇 送敬使君形容我較老膽力爾誰過 歸雁卻過
淸渭影高起洞庭雲 酬寇侍御詩憶傷心處春深把
臂前 同用上 寄李白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眞 送
李使君火雲揮汗門山驛醒心泉 遣懷自從收帝里
誰復總戎機（一作兵戎機 一作軍總戎非） 宴揚使君東樓座從歌
妓客樂任主人爲 東屯北崦空郵惟見鳥落日未逢
人（來一作不亦通） 江樓夜宴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 南
極歲月蛇常見風飈虎忽聞（忽一作或亦通） 夔府詠懷兼威
減蜂蠆憂力致鶺鴒（致一作穀非） 十月一日蒸裹如千室
焦憎幸一枝（憎一作糟非） 孟氏負米夕葵外讀書秋樹根
以上三用之變 贈太常張卿友於皆挺拔公望各瑞倪
送郭中丞兼太僕親接戰餘勇冠垂成（餘勇一作勇決非） 寄司
馬山人闕內昔分秋天邊今轉蓬 詠竹色侵書帙晚
陰過酒樽涼 雨晴館如鳴行樵舟豈伐枝 荆南寄
薛尚書文物陪巡狩親賢病拮据 贈李祕書別三龍
曠漢關崗騎羽螭蝬（螭一作蟠非） 千秋節有感羅襪紅蕖
艷金羈白雪毛 岷山沱江圖秋成元圃外景物洞庭
傍 哭鄭少監蘇司戶童稚思諸子交朋列友于 觀
眞諦寺禪師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 對雪亂雲低
薄暮急雪舞迴風 哭王彭州觀龜生碧草誅鏡阻青
霄 以上兩用 遊何將軍山林鮮鯽銀絲膾香芹碧澗羹
上章左相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 有感由來強
幹地未有不臣朝 高柟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
寄崔錄事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 春日江邨登樓
初有作前席竟爲榮 覆舟徒聞斬蛟劍無復爨犀船

能畫毎蒙天一笑復似物初春（初一作青非） 柳司馬至
幽燕唯鳥去商陸少人行 歸邑書至苦雨徐關深水
府碣石小秋毫 送馬大卿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
送寶九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宮城 以上兩用之變 曲江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至日遣興欲知
趨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 登樓錦江春色來天
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吹笛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
山幾處明 絶句苗滿空山慙取譽根居隙地怯成形
以上四用 九日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
至後靑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 以上四用之變
贈田舍人曉漏追趨靑瑣闥晴窗檢點白雲篇（趨一作趍亦通）
題鄭著作縉綿故人雙別淚飄颻逐客一浮萍（萍一作泩非）
（成後颯颯一作春深颯颯亦通） 聞官軍收河南北卻看妻子愁何在漫
卷詩書喜欲狂 寄別李劍州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
滄浪一釣舟 以上三用 江邨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
針作釣鉤 狂夫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
書夢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 九日行
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 玉臺觀遂有馮夷
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 絶句含西嶺千秋雪門
泊東吳萬里船 以上兩用 詠懷古跡三分割據紆籌策
萬古雲霄一羽毛 以上兩用之變
杜古詩
登慈恩寺塔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淸秋 昔遊行乾坤
空峥嶸始出且蕭瑟 佳人合昏尙知時鴛鴦不獨宿
補尙終朝豺衛信宿罷瀟灑 西閣曝日流離
木杪猿鼯躁山巔鶴（鶴一作鶻非 同一作） 春陵行臣沮金印大
興含滄浪淸（浪一作滄非） 以上四用 八哀詩開口取將相小
心事友生 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榮 又衛州李銷
走洲渚春容轉林莽（詩中雙對處甚多） 以上三用 發秦州猿
荇星月高蒼茫雲霧浮 望嶽造化鍾神秀陰

陽割昏曉 渼陂西南臺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
別董頲別我舟楫去覺君衣裳單 鐵堂峽硤形藏堂
隍壁色立積鐵（下五字入聲 積一作精非） 雷疑惡或前鬪雜坐非
搭古 以上兩用 宿贊公土室惆悵老大藤沉吟曲蟠樹
張望補稻畦水歸鷗鳥鏡襄來關山雲邊有 北征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 以上兩用之變 彭衙行早行石
上水（三字一音） 暮宿天邊煙（詩中用三用四句兩） 遣用三字之變
明渡頭翠柳艷明鶯爭道未歸驕驄駐 用三 古柏行 淸
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 醉歌行舊穿楊
葉只自知暫躡霜蹄未爲失 兩用 洗兵馬靑春復隨
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鷗通宵風輦備雞鳴問寢
龍樓曉（曉一作此非） 四句四用 醉時歌但覺高歌感鬼神焉
知餓死塡溝壑（有感一作非） 連用五字之變

律詩

張說息心觀有欲兼智返無名
崔國輔豫游皆汗漫齋處自蟬娟
李白如何靑草裏亦有白頭翁 寘訣自從茅氏得
恩波寧阻洞庭歸
孟浩然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
復登臨 以上四句
柳宗元蒹葭淅瀝含秋霧橘柚玲瓏透夕陽
白居易樹幾枝條弱山斛彩翠奇 正色摧強禦剛
腸嫉喔咿 寒鵶擺風翻翻魚失水鬐（鬐一作非）
點秋鐙滅三聲曉角吹 鬢毛從幻化心地付頭陀
爲我踟躕停酒盞與君約略說杭州 楚思淼茫
雲水冷商聲淸脆管絃秋 形骸老到難堪歎骨肉
團圓亦可樂
元稹牛儂驚力直蠶妾笑龍肝
溫庭筠野岸明媚山芍藥水田叫噪官蝦蟇 石
埭淺藏春草銅雀荒涼對暮雲（春一作通）

李商隱　桂花香處同高第，柿葉翻時獨悼亡。蝙拂
簾旌終展轉，鼠翻窗網小驚猜。空有小亭子忽開
大刀頭。
陸龜蒙　乘時收句法，即日掃懷椅。
李羣玉　正爲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格磔一作……亦通）
鄭谷　雨昏青草湖邊路，花落黃陵廟裏啼。
李昉　一苑有花春晝永，八方無事詔書稀。
蘇軾　蒙軒收浩渺，蹇縮作淵潭。　聞道騎鯨遊汗漫，
讀書捫蝨話酸辛。（黃庭堅詩作些語）
蔡堅　高麗條幾摺，王遵逃詒語撚攏緣
古詩
范蔚宗　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嶇嶔。
謝靈運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原隰荑綠柳，墟
圃散紅桃。　連障疊巘崿，青翠杳深沉。　芰荷迭映
蔚，蒲稗相因依。　園蝶復磨滅，碑版誰傳聞。
顏延年　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仟。
鮑照　嘈囋晨鵾思，叫嘯夜猿清。
謝朓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　蒨蒻望寒山，崢嶸
瞰平陸。　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
江淹　落日隱簷楹，斜月照簾櫳。
沈約　洞澈隨清淺，皎鏡無冬春。
盧照鄰　百丈游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
李白　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
韓孟聯句　何蛺喋煸歊熺，抉門呀拗闞。　石鼎聯句　磨
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
李商隱　諫削正觸直，婀娜旋敷臺。（臺一作數非）　毫鷹毛
前岩，猛馬氣佶傈。
疊韻對雙聲格　凡第一用疊韻者入此
杜律詩
贈崔十二學士　青冥猶契闊，凌厲不飛翻。（猶契闊一作連翩亦通）

（一作非）　贈太常張卿垍　軒冕羈籍閑，世議介狂（一作大）
九日曲江　綴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　喜達行在
所　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　送郭中丞兼將過節使
戰力掃攙搶，八蜂逵公宣宗精誠（……）
（……）
李長史遵異　神仙宅俱兼山水鄉。　寄賈司馬嚴使君　寄高使君
昔城七十，虎落劍三千。（詩中……）
建鄴房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
（……）鴻鵠著其攜展望失小侶呼號　南樵近
身苦烏道豺俗自人學　夔府詠懷兼成燕沒池塘
作秉揖　夔府書懷　戎存大體，降將飾卑詞　奕王
彭州曠望烽遠道寒敞河漸橋　宴王使君宅　吾徒自
漂泊，世事各艱難。　贈蕭使君　聯翩稍禮意，氣死生
親　贈李秘書乞米　須佳客鈔詩聽小胥（以上用）
送賈閣老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　遣悶呈嚴公
岸傳酬知己，蹉跎效小忠。（以上四用之變）　佐還山後寄
徒秋藥少隱映野雲多　蓬何將軍山林　刺水涌江破
峻山竭石開　秦州見敕目　上將盈邊鄙，元勳溢鼎銘
（上一作……）　贈王侍御　客則掛冠至，交非傾蓋新（則一作亦通）
熱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　重經昭陵　陵寢盤空
曲，熊羆守翠微。　送王信州崟　從倚贈王室，從容仰廟謨。
于十六夜翫月　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　春日江郊
宅　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　荊南述懷　法步兵哭展
轉仲宣哀　贈衛大郎　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　蔡
侍御飲筵　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　迴棹　逐性同漁
文成名異舊連　送覃二判官　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
明（以上三用）　望白帝城鹽山　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
酬十一舅　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以上三用之變）　奉
聞官軍　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　遣郭明府　壁雲散
灌壇雨，春青彭澤田（以上兩用）　佐還山後寄　味豈同金

菊，香宜配綠蟻。（一金作一黃作甘非）　同　建都　時危當雪恥，計大
豈輕論。　贈李秘書別　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　贈
崔評事　陸沈鐵鳳闕，教練羽林兒。　月　爽合風襟靜，高
當淚臉懸。　畏人　萬里清江上，三峯落日低。　送二十
三舅　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　詠懷古跡
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以上兩用之變人諱代爲世一作非）　秋興　直
北關山金鼓震，征西車馬羽書遲。　閣
官軍收河南河北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以上兩用五）　一日
王臺　觀江光隱現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
清明　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
（作用首三亦一通作參差亦通）
（以上四用之變）　詠懷古跡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
曹。　紫宸殿退朝　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
近臣知。　諸將　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
憐王十七　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碧一作非）
朝行觀園樹　江上今朝寒雨歇，籬中秀色畫屏紆。（作通非）
冬至　江上形容吾獨老，天邊風俗自相親。
（以上用作一）　見螢火　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
稀。（以上兩用）
杜古詩
次晚洲　羈離暫愉悅，羸老反惆悵。　白沙渡　差池上舟
楫，窈窕入雲漢。（……）　下水……
地　互激越，回斡相授受。（……）　橋陵詩……
地，御羅峻屏，前銘李洪河……　左渡漢　結構相
展轉，拔鄒愈青熒（……）　薛少保畫鶴
成遲，白鳳態非是，君廢鹿頭山……
蘩倚庭（以上三用）　三月後劒山……
襟，……（之三變用）　六哀詩……
星墜，蟲丹青廣　壯遊　許與必詞伯，……
（以上兩用）　驄馬行　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騣碨礧連錢動。
洗兵馬　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

馬援征行在眼前、葛疆親近同心事 以上用四 樂遊園

歌拂水低迴舞袖、翻綠雲淸切歌聲上 憶昔行弟子

誰依白石屋盧老、獨啟靑銅鎖 石一作孝非 古柏行君臣

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 以上三用 古柏行雲來

氣接巫峽長、日出寒通雪山白 日一作月非 追酬高蜀州

歎我淒淒求友篇、感君鬱鬱匡時略 以上前用兩用之變 洗兵馬

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律詩

駱賓王 聯翩辭海曲、搖曳指江干

李白 好鳥迎春歌後苑、飛花送酒舞前簷

王維 鳥道三千里、猿啼十二時 龍宮連棟宇、虎穴

傍檻楹欒映空曲、靑翠漾漣漪

李頎 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閒房春草深

韓愈 聽經神變見、說偈鳥紛紜

柳宗元 高標連汗漫、向望接虛無 向一作迴一作迴並非 一 梅

嶺寒烟藏翡翠、江秋水露鵁鶄

元稹 削磐荒凉苑、搜求激直詞 嘯傲雖開口、幽囊

復滿廚寶親多謝、絕延薦必英豪

白居易 嫌調笑易飲、誦卷波遲 [illegible] 藍衫經雨

故驄馬臥霜廐 老身無談笑、貧猶有酒漿 侏儒

鮑溶 東方朔落寞、馬伏波 海內時無事、江南

歲有秋 生民皆樂業、地主盡賢侯 句起四 碧毯線頭

抽早稻、靑羅裙帶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

留是此湖 句下同 元恰會胡泉 杜牧徐州年八十九詩 對雙 詩繁落滿

斟判酩酊、香囊州任氣、氣[illegible]

溫庭筠 亡羊[illegible]牧馬倦呼盧 委隊金釭燼瀾

評玉局某

李商隱 都無色可並、不奈此香何 瑤席乘涼設、金鶴

落晚過 句上同 蠟照半籠金翡翠、麝香微度繡芙蓉

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句下同 鎖門金

了、鳥屢隨、玉鴉、叉、 聲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張 雪

中、東郭蠖、堂上、老蘇衣 暗腊淡淡紫融治黃

約是收寥金燼暗斷無消息不擡紅[illegible]

[illegible]

陸龜蒙 竹窗深寄篠 苔洞綠龕 想像珠襦鳳

飛樓葉篇 晚樹淸涼還鸚鵡、舊巢零落寄兼葭

自題王洞庭 無奏點、檢霜壇流淦杯

羅隱 蘗調高山閣、迴蝦蟇更促海城寒 張一作

張佖 休將薛荔爲靑瑣、好與玫瑰作近鄰

異苑 採句移椅倚桐同酩酊、剔錢登閣各朦朧

宋祁 孤蒲欽鋩鎊、蓮芙熟囊箭

蘇軾 宛轉回紋錦紫盈連理花 十分瀲灩金樽凸

千杖敲鏗羯鼓催 連娟缺月黃昏後、縹緲新居紫

翠閒 喜氣到君浮白裏、豐年及我掛冠前

陸游 老庖供餺飥、跳婢暝屠蘇

朱子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古詩

謝靈運 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 逶迤傍隈隩、迢

遞陟陘峴 陘音形 積萍泛沉深、菰蒲冒淸淺

謝朓 容與蘭橈、蛟齲閬石路整

江淹 瑤草正翕絕、玉樹信葱靑

沈約 寶瑟玫瑰柱、金羈瑇瑁鞍 羊、容、好姿顏便辟

工言語

劉令嫻 攜辭、徒妙好、連類頓乖違

江總 秋蓬迷處所、春草屢芳菲

李白 蕭曹安岷峨、耿賈摧欃槍

韓孟聯句 變韻閑鳩鴿、蜿垣亂蚨蝶 韓孟聯句雙聲疊韻甚多茲擇

[illegible] 靑文[illegible]漢液、甘瓜躍

[illegible]初[illegible]久如抹漆、

[illegible]氏[illegible]

[illegible]非禹盤

[illegible] 衆香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藝海珠塵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 五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錢唐 陳 文述 雲伯校
周 春 著

散句不單用格

起結之題屬對偶者已散見各門內若非對偶則散句元在所不拘而有時筆到天隨亦復自然湊泊良由少陵於此法最為精熟初非有意出之而往往相合或一句中並見或兩句中相應總不令其單用所以求調之高亮律之和諧運用既靈下筆遂無一字疏懈處茲特拈出以見少陵之無所不有是以推詩壇集大成之聖而非其餘大家名家所可及也至於古詩散句亦合此法尤可徵熟極生巧矣

杜律詩起結散句

〔遊何將軍山林〕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 〔贈王中允〕中允聲名久如今契濶深 〔端午日賜衣〕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 〔秦州雜詩〕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天河〕常時任顯晦秋至輒分明 〔苦竹〕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 〔除架〕束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疏（蕭一作相同） 〔贈南鄰〕兄肯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 〔野望〕清秋望不極迢遞起層陰 〔佐還山後寄〕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 〔漫成〕江皐已仲春花下復清晨 〔詠竹〕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 〔峽口〕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 〔八月十五夜〕月滿飛明鏡歸心折大刀 〔懷灞上遊〕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遊 〔憶鄭南玭〕鄭南伏毒寺瀟灑到江心 〔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宿青草湖〕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 〔送李七〕丈者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 〔東屯月夜〕抱病漂萍老防邊舊穀屯 〔白小〕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以上起句） 〔銅瓶〕銅瓶

未失水百丈有哀音（[illegible]） 〔贈韋左丞〕君能微感激扶肯動區區（[illegible]） 〔假山〕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氳（[illegible]） 〔遊何將軍山林〕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重過何氏〕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春日憶李白〕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論一作論細非） 〔送蔡都尉〕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 〔喜鄭廣文同飲〕流連春夜舞淚落強裴回（流連一作留連非） 〔端午日賜衣〕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 〔秦州雜詩〕為報鴛行舊鷦鷯在一枝 〔促織〕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除架〕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野望〕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空囊〕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病馬〕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遣意〕鄰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賒 〔題新津北橋樓〕西川供遠眼偏愛此江郊（[illegible]） 〔艷曲贈李梓州〕競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天 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 〔寄漢中王〕忍思一酩酊淨掃雁池頭 〔送元二適江左〕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閬州〕州赴蜀山行何日干戈盡飄飄愧老妻（干一作千非） 〔立秋雨院中作〕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邱 〔歸溪上作〕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奉漢中王手札〕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樽 〔不離西閣〕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駭一作隳非） 〔園〕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餐 〔課小豎鉏斫果林〕天涯稍曛黑倚杖獨徘徊 〔熟〕十年可解甲為爾一霑巾 〔月〕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 〔雷〕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社日〕何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 吾宗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孟倉曹酒醬見遺〕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別蘇徯〕贈爾秦人策莫鞭轅下駒 〔送王信州〕復見陶唐理甘為汗漫遊 〔陪柏中丞〕淺時來擊節特地引紅妝 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 寄鄭少尹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 〔登岳陽樓〕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送韋員外〕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 千秋節有感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送敬使君〕鷺鷹訪知己淮海莫蹉跎（以上結句）

〔贈田九判官〕崆峒使節上青海河隴降王款聖朝 〔贈田舍人〕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 〔望岳〕西嶽崚嶒竦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崚嶒一作稜層非） 〔江上〕知逝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寄別李劍州〕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 〔送王判官大家東征送子〕同風生洲渚錦帆開（[illegible]） 〔玉臺觀〕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 〔登樓〕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灧澦〕灧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 〔白帝城最高樓〕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 雨不絕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 秋興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渼陂 立春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全盛時 〔九日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 〔柏學士茅屋〕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 〔寄章侍御〕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 〔白鷹〕詩雪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 〔舍弟觀〕到江陵汝迎妻子到荊州消息真傳解我憂 〔長沙送李銜〕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以上起句） 宣政殿退朝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望岳〕稍待西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九日崔氏莊〕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illegible]） 有客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恨別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玉臺觀〕更肯紅顏生羽翼便應黃髮老漁樵（[illegible]） 十二月一日春花不愁不爛漫楚客唯聽棹相將 〔峽

中覽物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秋興]請
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魚龍寂寞秋江冷
故國平居有所思 [詠懷古跡]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
詩賦動江關 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即事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登高]艱難
苦恨繁霜鬢潦倒新亭濁酒盃 [暮春]鷺鶿立洲
渚狹了翻飛還一叢 [雨不絕]眼邊江舸何匆促未得
安流逆浪歸 促一作遂非 [華山人隱居]高車駟馬帶傾覆
悵望秋天虛翠屏 [九日]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
兩相催 [清明]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
以上結句 [戲為六絕句]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
休 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解悶]李陵
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 即今耆舊無新語漫
釣槎頭縮項鯿 槎直加切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
逶迤 [喜聞盜賊退口號]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盌最
來多 以上絕句
杜古詩散句
渼陂西南臺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 [湯東靈湫作]
陂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 [三川觀水漲]蓊匌川氣黃
羣流會空曲 乘陵破山門迴斡裂地軸交洛赴洪河
及關豈信宿 [illegible] [大雲寺贊公房]夜
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 [奉先詠懷]撫跡猶酸辛小人
固驕縱 詩中兩用四 [北征]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
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illegible]
[illegible] 苑村
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illegible] [佳人]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 昔
遊暮月良苦顛巾凡猶未知 [illegible] [夢李
白]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顦
顇 [送李校書]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 [壯遊]七齡

思即壯關門 [詠鳳凰]詩中多用兩 [遣興]歸來懸兩屐門
戶自從 [發秦州]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 [萬丈]
潭青溪合冥寞神物有顯晦 [鐵堂峽]修纖無垠竹嵌
空太始雪 [青陽峽]兩崖相經亘雲水氣參錯 突兀
猶趁人及茲歎冥寞 [桔柏渡]連笮動嫋娜征衣颯飄
颻 [早發射洪縣]汀洲稍疏散風景開怏悒 [illegible]
當滿川 [通泉縣]逝杳耿顧亦宗臣判過其徘徊 [四松]別來
忽三載離立如人長 [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illegible] 織成褥段送延羅水族簇翩不足名 [閬人]
送瓜傾筐蒲鴿青滿眼顏色好 [閬官送菜]青青嘉蔬
色埋沒在中園 [客堂]舍舟復深山窅窱一林攙 [驅豎子]
同 [上後園山腳]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嶮 [illegible]
摘蒼耳]侵星驅之去爛漫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剝相
蒙羃 [張望東渚]耗稻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 [北
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 [鄭
典設]施州歸攀援懸根木登頓入天石 [送高司直尋
封閬州]姻婭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亦相遇 清
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 [贈蘇傒]乾坤雖寬大所適裝
囊空 [送顧八分文學]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 [送
王砅使南海]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 [廷評]近要津
節制收英髦 [南嶽]欻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 [渼日
綻]隨出 五入 渼舟滿光旁 [illegible] [別張建封]不臣各有
分替蕩本時須 [雨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 以上
五言 [illegible] 八言詩中 [送孔巢父]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
問訊今何如 [醉歌行]春光澹沲秦東亭渚蒲牙白水
荇青 [秋雨歎]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劉少府山水障]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
[蘇端薛復筵醉歌]愛客滿堂盡豪翰開筵上日思芳草 [illegible]
日一作月 [洗兵馬]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

[松樹障子歌]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
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 [戲題畫松]握髮已
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
令拂拭光凌亂請公放筆為直幹 [王宰畫山水圖歌]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
留真跡壯哉崑崙方丈圖掛君高堂之素壁 [杜鵑行]
[illegible] 骨肉滿眼身羈孤 [illegible]
[illegible] 擲選沖天大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天
[冬狩行]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 [越王樓歌]
遊行九邊孫書向洛陽十年皆內無消息 海棕行]龍鱗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 [illegible]
甲相錯落蒼棱白皮十抱文 [illegible] 曹將軍畫馬]圖騎
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
蛟江水中 丹青引]將軍 [illegible] 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
存 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
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illegible] 即今漂泊干戈際
屢貌尋常行路人 [韋偃畫馬歌]一匹齕草一匹嘶坐
看千里當霜蹄 寄韓諫議]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
之貢玉堂 [憶昔]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飛度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
梢下者飄轉沉塘坳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老夫不知其所往足
繭荒山轉愁疾 [二折]悲臺蕭颯石瀧瀧哀壑杈枒
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滔日孤光動 杉雉竹
兔不自惜我虎野羊俱辟易 [illegible] 鐵上鋒稜十二翮將軍
勇銳與之敵 [illegible] [白平近供生犀翡翠稀
復恐征戍干戈密 [illegible] 晴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
光徘徊 [送向卿]君到勤廷論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
[追酬高蜀州]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
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 以上七言 [天育驃

驊騮歌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將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華扉為秋風所破歌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
破受凍死亦足　短歌行贈王郎王郎酒酣拔劍斫地
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　仲宣樓頭春色
深青眼高歌望吾子　入奏行再顧絶代無倒如一段
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為君酤酒滿眼
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以上長句

律詩

李白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　且從康樂尋山水
何必東遊入會稽
王維悵惘倚長劍高歌一送君
孟浩然平生一七首感激贈夫君
元稹小碎詩篇取次書等閑題柱意何如　前日詩
中高蓋字至今憐酒讀長安
白居易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　少室雲邊伊水
畔比君校老合先歸
溫庭筠秭歸曾為物外遊六龍經此暫淹留　珠箔
金鉤對彩橋昔年於此見嬋娟　玲瓏骰子安紅豆
入骨相思知不知
李商隱夷近羅縈局中心最不平
章孝標鄉路繞蒹葭縈紆出海涯
陸龜蒙高抱相逢各絶塵水經山疏不離身
林逋斷崖林麓下眷色已微茫
蘇軾散木支離得自全交柯蜿蜒欲相纏

古詩

樂府翡翠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繁欽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　何以致契闊繞腕
雙條脫
郭璞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　綠蘿結高林蒙籠
蓋一山

陶潛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　詩書敦夙好林園
無俗情
謝靈運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
謝惠連蕭條洲渚際氣色少和諧
顏延年聆龍睇九泉闕鳳窺丹穴
沈約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
江淹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皐　晨上成皐坂磧礫
皆羊腸
宋之問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李白我亦瀟湘人拂示可同調　小山連綿向江開
碧峯巉巖綠水迴　文章彪炳光陸離應是素娥玉
女之所為
王維長安客舍熱如煮無箇茗糜難御暑
岑參秋槐夾馳道宮館何玲瓏
崔國輔紅荷楚水曲彤炳爍晨霞
韓愈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　神仙有
無何眇芒桃源之說誠荒唐　平生千首篇金薤垂
琳瑯　爬沙腳手鈍誰使汝解緣青冥　抉琵鵾於
西旗毛衛節氂　連日挾所有形骸頓𤸱庛
盧仝奴婢炷燈看撩菼如紙墻　封兩付與小心風
颭排闥入紫宮（用雙詩雙聲疊韻字尚多共採十個）
柳宗元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乃音襖靄）
李商隱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髲鬆（中有雙詩如）
（七言連八句宮體之綴白多不復採）
蘇軾遠樓飛步高跨蹴仙風鏗然韻流鈴（略舉以為例）

古詩四句內照應格（略舉什倣為例）
古詩雙聲疊韻於四句內照應或兩見或三四見總不
單用其對亦有正與參差之別此是一法　杜古詩起
結處單用者轉少於律蓋因用此格故也

附李白金闕亦有瀟花　送高書記堂嗣主將帝府特
達對正　百孫行隨時細意　三韻馬毛縮落對正　寒硤
寒硤泥當仲冬　元都壇歌寄元逸今居　麗人行遊遊
白獺對正　渼陂行鯤瀝琉璃汗漫半陂裏池沖融船艙
月出驪龍擊鼓咫尺蒼茫少北幾府（決陂雙聲二字通用係疊韻）
（故首用雙聲乃韻首句字乃疊韻之法疑避之）
轉鵝鶴　北征八月蒼茫木末黃桑青萬秦民百結齒　同谷縣作歌七首展
烟霄繡額倒對正　粱標羅列對正　指掌宮軍　贈衛八處
士酒漿黃粱對正　玉華宮松風何王絶壁　牽牛織女
朦朧情靈公宮堂殷微風瓜果如律織作　送顧八分
文學筆力崢嶸　百憂集行上樹倏忽　徐卿二子歌
追隨驕兒對正　寄韓諫議尊飛洞庭騏驥瀟湘張旨帷
幄　李潮八分小篆歌茫昧八分相向崩騰對正　天食
刀歌吹噌膚迷稱錯撒振鈞鷲贊宗高歌持之寶刀宛
轉光芒　寄裴施州宿昔清秋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 輯
錢唐 陳 文述 雲伯 校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 六

周 春 纂

諸格摘論

樂府詠懷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以雙聲對雙聲而必拘此者如常時不曰當時而曰常時對南內[illegible]）

（疊韻之被葉不曰密葉而曰接葉見不也[illegible]）

贈王侍御 錦里殘丹（丹字與上[illegible]）竈、花溪得釣（釣字同上加）綸。

高柟 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此詩以兩對[illegible]）

屏跡 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illegible]）

又呈吳郎 不爲困窮寧有此、祇緣恐懼轉須親。（[illegible]）

贈王侍御[illegible]村界稍伯[illegible]勞筋（[illegible]）

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 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與早字[illegible]）

冬日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此[illegible]）

客亭 秋窗猶曙色、落木更高風。（[illegible]）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illegible]）

阮隱居 貧致淸東比、吉夢色關齊。（[illegible]）

冷味暖併[illegible]三無憂（[illegible]）

出[illegible]（[illegible]）

宅空文漢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illegible]）

詠懷古跡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

贈王承俊將軍 贈氣雄舊惡、兩句弓、纏結青聰馬、出入錦城中。（[illegible]）

所思 若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俎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illegible]）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illegible]）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illegible]）

諸將 朝廷袞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illegible]）

觀造竹橋 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illegible]）

野老 漁人網集澄潭下、估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事傍琴臺。（[illegible]）

王侍御許攜酒至江鷁（一作巧）當幽徑、浴鶼（一作鴛）還過短牆來。（[illegible]）

重泛鄭監前湖 纜系頻攜酒、家船且能迴。憑將折野梅、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欹側未迴船。尊當霞綺（[illegible]）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聽初散欄拂荷珠碎、卻向蓬窗傾花酒（[illegible]）

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illegible]）

夔府書懷四十韻 瀼樓船泛中原、戮力悲賊壞連營。（[illegible]）

戰瓦落丹墀、萬一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illegible]）

林寒小患雲夢欲難追（[illegible]）

石門宴集能更逢聯璧華、蓮宜全（[illegible]）

（[illegible]）

除隋部貧賤人事、略經過、蓀濯坊。（[illegible]）

送何將軍山林 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

武生月白從都邑、語已律來看客河魚不取錢。

弟觀歸藍田迎新婦 衣裳判白露、鞍馬信清秋。（[illegible]）

路曹長晚節漸于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illegible]）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 側身天地更懷古、迴首風塵甘息機。（[illegible]）

披林蹊詳事豈但覺過侵殊務、了條忽又春（[illegible]）

春歸 雜詩 士苦形骸黑林喚鳥獸、稀杜位峽中爲客久、江上憶君時。（[illegible]）

曉晴 江虹明遠飲、月圓委波金、雨落餘定照席綺逾依（[illegible]）

瞿唐懷古 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illegible]）

陪李金吾飲 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illegible]）

王命 血理諸羌甲、骨斷使臣鞍。（[illegible]）

病 見郎過竹杖、過頭柱開隔徑扉。（[illegible]）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illegible]）

入宅 客居愧遷次、春酒漸多添。花亦移官近、鳥竊嫌新居。（[illegible]）

哭鄭司戶蘇少監 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沒潛夫。（[illegible]）

崔評事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颯定山桂、低徊風雨枝。

上韋左相 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

已上人茅齋 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

三人字字之不得用因留以字不用卷之字雙聲疊韻也

秋興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

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

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

閣夜 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移居 故國 … 到江陵 … 若在

… 背 … 閬州 … 山行棧 … 如存 … 懸 … 斜避石橋斷却

解悶 … 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絕句 河陽縣裏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

不出村 … 呼兒自在掩柴門 … 鳴鞭走送憐漁父

流 蓋開 … 背飛鶴子遺瓊蕊、相趁鳧雛入蔣

諸將 … 令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 …

… 榮華。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軒下馬踏人床。不通姓氏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送段功曹 … 雲龍樹小湖 … 明

遊何將軍山林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贈高式顏 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

奉寄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少 … 多飛騰無奈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

贈韋贊善 … 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煙。

… 洞庭春色悲公子、鰕菜忘歸范蠡船。

諸將 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

秋興 … 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贈張學士 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

偶題 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後賢。兼須制歷代、各清規。

送往都水 … 向狗苗牛峽 … 劍 …

斛斯六官未歸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

寄 … 萬事紛猶 …

… 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江村 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 …

水中鷗七律中聯

題鄭著作 賈生對鵩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七律中聯

絕句 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illegible]

遊何將軍山林 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illegible]

武衛將軍挽詞 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illegible]

故京賞應歌杖杜，杜陵歸及櫻桃。[illegible]

過鄭縣亭子 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illegible]

臘日 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illegible]

田舍 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illegible]

登鐘樓 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烟翠且重。[illegible]

獨酌 仰蜂黏落蘂，行蟻上枯梨。[illegible]

軍城早秋 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illegible]

秋興 朱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illegible]

張山人 寄居允叔寬愁悲。[illegible]

驪山 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illegible]

兼葭 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illegible]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illegible] 聞若駭為寄小如拳。[illegible]

許求聰惠者童推捧應癲。[illegible]

移居 [illegible]

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illegible]

白代書詩寄微之 雙聲疊韻。[illegible]

對宮棋。[illegible]

聯律。[illegible] 何字與下句宮八面。[illegible]

哭長孫侍御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illegible]

唯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illegible]

雙聲疊韻詩 [illegible]

庾信問疾封中録雙聲詩形骸違學宦，狹巷幸為閒。

虹迴或有雨，雲合又含寒。[illegible]

猿還懷賢為樂衛和幾惠綺紈。[illegible]

溫庭筠 [illegible]

[illegible] 櫳檻溢豔，駢蘭露落，鄰里柳陰。[illegible]

[illegible] 凉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岡。[illegible]

[illegible] 同遊蕩芳彿復芳芳。[illegible]

壓鑑 蒙雙聲溪上思溪空堆谷雲木密。[illegible]

不隕雨迎漁隱映問安。[illegible]

問 [illegible]

皮日休 奉和雙聲溪上思 [illegible]

今鸚奇鶴渥 [illegible] 彩欲夸豬 [illegible]

空 [illegible] 濟鴻 [illegible]

姚合洞庭蒲菊菜，葡藤洞庭地 [illegible] 引葉樓台踞岭。

瀟錦高掛玲瓏影 [illegible] 落窮陰煙歷幽屋濃密夢冥岾。

清秋青且泉冬到凍都獨 [illegible]

[illegible]

蘇軾 戲作切語竹詩 隱約安幽奧，蕭騷雪藪西。

工結構茂密漸寞迷引葉淪雲遠擂叢聚族齊鼻轆。

遊梵宵眠犢吐天梯烟 [illegible] 條散孫息高竿共楠枘漏。

閣雪露落庭度獨燭啼掃洗修纖筍竊看詰曲溪玲。

攏深 [illegible] 醺醐遊趣盡閒攜 [illegible]

前人山行見月四言吟哦傲兀仰睨巖月遇孀迎崖。

銀剗玉嘴源氣險嗟岸雁飄鷺臥玩我語整才宽塞。

前人大風留金山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

渡 [illegible]

二若云猿掛龍懷老林叢寞京家來華漏冷雨淚落劉郎又猿嘯迪連路蘭陵累累樓琉璃倚冷落郎鄂水留興公得一首云留恐尚陵令朴潤雨溪流嵐靄寺涼瀟路柳樹連樓　案謝徐所云流音即來字句也謝又有舟行戲作疊韻詩船遊烟連綿岸草俊鳥斷沙渚荷花斜且看旋瀾湛

温庭筠題賀知章故居疊韻作廢砌翳薜荔枯湖無菰蒲老媼寶鬟章恩儒輸逋租

前人雨中期垂釣相失因作疊韻隔石覓屐跡西谿迷雞嘶小鳥攪曉沼翠泥齊低畦

陸龜蒙疊韻山中吟瓊英輕明生石脈滴瀝碧玄鉛仙偏憐白幘客亦惜

前人疊韻吳宮詞膚腴吳都姝眷戀便殿宴逡巡新春人轉面見戰箭　紅桃溜東風翠珥醉易墜平明兵沓城象道遂至地

皮日休奉和疊韻山中吟穿烟泉潺湲觸竹犢殼餗荒篁香墻匡熟鹿伏屋曲

前人奉和疊韻吳宮詞侵深尋嶔岑勢厲衛睥睨荒王將鄉亡細麗蔽袂逝　楊指替製曳康莊傷荒忘主旅部伍苦嬙亡房廊香

高啟疊韻吳宮詞筵前　案綿津頗歸嬌嫋棲霾醲轉被並精有兵疊雙

升城棗通溷㽏風詩與此均屬和之舊

松陵唱和之舊

附錄太平廣記啟載劉謏遇女鬼行急說詩今述

負若剝弄長跟侍郎云好頭酹鬼文若老口變又無 案此故此造此令老好頭鬚人口頁詩籌先生

眷年老口變妓是此類大王令一州人明題奇人口吃詩筆

詠栗蜜一手柳短酒亦是此類造此一州人題錢口吃詩

生圓後一人短而渦四人大小不一帥鐵題供庠先

术萬拙律也　案此五字可作吃口令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七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仁和　許　乃濟　作舟校

周　春　著

論各書

王充論衡一則

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歙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

案此說與字母相近張歙即開合外即脣舌齒內即牙喉也爾時華嚴之經未入神珙之譯未傳而東漢時其說已有此其出於天籟無疑或曰馬融傳論擴而倚其說但不如後世之備而非眞耶不爲當時學者所取如仲任輩猶加排詆故不甚流行耶

高誘呂氏春秋注一則

歲在涒灘　注涒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循其情性也涒灘誇人舌短不能言爲涒灘也　涒他昆翻灘他丹翻

案涒灘雙聲註謂誇人舌短不能言爲涒灘者即後人所云吃語也又淮南子注郭璞郭與高音相近故或言高誘郭璞翻切之闕謂邇霧氣言之東漢時此已有三條並與字母翻切之說互相發明可知東漢時此已有矣

許慎淮南子注一則

蠢讀蠢然無所知之蠢籠口言乃得　涔讀涎祜曷問急氣閉口言也

案此可與高氏呂覽注相發明

劉熙釋名一則

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

案成國之論極精亦出東漢末　又風橫口合脣言之爲氾即音聲蹙口開脣推氣言之爲放即音芬

鄭康成禮記注一則

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邱與區也　陸德明釋文邱去求翻區丘于翻

讀匡音羌　判又邱于翻

案羌與匡同母與邱雙聲相近乃同音之嫌名邱與區音相近乃同母去之二者皆謂之嫌名而判然有別故中匡丘非也云邱區字也從邱翻字尚從羌其音近也故讀者宜入韻為是又案釋文音邱別有名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一則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斯旨始可言文

案宮羽相變者指字母而言即雙聲也低昂互節者指韻而言也則宮羽之切響也若前有浮聲者謂前有雙疊韻也則一句之中必有雙聲疊韻後須切響者謂下句必再有雙聲疊韻對偶雙換也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者謂上句有雙聲則下句必有疊韻對之也乃天籟不知轉造而成雙聲疊韻之說夫所必有何可遊哉

劉勰文心雕龍一則

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迕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趨異故喉脣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

案飛者陽也沈者陰也必二字陽若上下隔之二字非單字不得雙疊字之雙相宜不得止必二字雙聲斯斯亦陰陽兩相隔於句中有非單字雙聲疊韻而後句有雙聲疊韻也雙聲疊韻若非正隔則往往其宜陰陽相合乃和韻宜故其日和以疊韻相錯成也而轆轤交往者隔而用之也文選其用疊韻對雙聲雙聲對疊韻故曰不可不知其和韻者有雙聲疊韻之諧也必有疊韻之對若其辭以雙聲之下是一字而音出於此乎右互說學明討論舊疊韻之理此不可作再有雙聲疊韻宜互用也若一切與之依韻比非者而雙聲疊韻之論明

私引楊升菴東觀是知東中是錄此語極混引之數解

楊松玠談藪一則

後魏中書侍郎裴敬憲字伯新構山亭與賓客集謂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頗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目名蓬萊裴聲也敬憲患耳故以戲之敬憲不悟於後始覺

案蓬萊之為裴聲乃是雙翻語如清暑為楚聲東田為顛童同泰為大通叔寶為少福索郎為桑落遲休為出塘之類又三字翻語訪常子問為石子闔陶郎來為唐來旁鹿子開為東[illegible]哭悟此郎知雙聲之理矣　又案宋俞文豹呼玉集云俗語切腳字勃龍蓬字勃蘭盤字突落鐸字窟龍孔字窟陀窠字骨露錮字屈攣圈字失鄙唐字突驗圖字前寄稿字蝕備走字衡釋典所用合字　蓬萊以下有可回切　切之別回切調回出出切郡雙鄙也玉篇何謂止雜旁糾是也中藻一字更成三翻矣

孫愐唐韻序一則

論曰切韻者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欲使文章麗則韻調精明於古人耳或人不達文性使格於五音為足夫五音者五行之聲八音之和四聲間迭在其中矣必以五音為定則參宮參羽半徵半商引字調音各自有清濁若細分其條目則頭部繁碎徒拘桔於文辭耳

李淑詩苑一則

案雙聲必本於五音疊韻必本於四聲乃不易之理也此論則是而其真模糊影響之談

梁沈約云詩病有八一曰平頭第一字第二字不得與第六字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皆平聲也二曰上尾謂第五字不可與第十字同韻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也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靚妝竊欲自修飾君妝皆平聲欲飾皆入聲也四曰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九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也五曰大韻如聲鳴為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榮等字六曰小韻除本韻一字外九字中不得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句韻七曰旁紐八曰正

紐謂十字內兩字雙聲為正紐若不共一字而有雙聲為旁紐如流六為正紐流柳為旁紐八種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案正紐旁紐皆指雙聲而言觀神珙之圖自可悟入若此注所云則旁紐約疊韻矣非　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四病所謂同聲當指同母字而言非謂平上去入四聲注似誤會　又案約字光生寄查德尹編修書云屬平李天生之論曰少陵白謫魄節漸於詩律細易言乎細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句用凡字上去入二聲少陵必隔別用之與有疊出者他人不獨也此所謂落韻其一紐者不連用當郎八病之所謂旁紐正紐坐母既同紐而韻又復同紐者二四六八句韻不迪用是也　二五七句用凡字上去入必病別用詳見曝書亭集疏不具載

沈括夢溪筆談一則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斯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傍犯蹉對蹉音千過切假對雙聲疊韻詩苑類格引上官儀云雙聲對黃槐綠柳之類疊韻對彷徨放曠之類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畧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為重複此類為傍犯如九歌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肴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如此之類皆為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與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illegible]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策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輩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案通篇非疊韻亦非雙聲因與下句江光參差對也江光係雙聲兼通用疊韻一沈氏詳論切韻之學何以尚不知此韓偓集影一作滑殘一作殘月滑疊韻通殘屬適疊韻

米芾畫史一則

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以欺後學幾於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為字母謹守前說陸德明亦復吳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為異中鍾為別以家為樊以上為賞因其吳音以聾後學莫之能正

案字母非祖述沈隱侯而作陸元朗經典釋文亦非祖述字母者米顛可謂游談無根矣況樊精邪自別賞上審禪元係其所謂吳音者不知又何指也

王銍四六話一則

王文恪公陶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振較鏗鏘須對攬齊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為聲律矣

案此即疊韻對也協韻二字似是而非

楊萬里誠齋詩話一則

或問何謂雙聲疊韻曰行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上句雙聲下句疊韻也今傳本或作上句疊韻下句雙聲非何謂蜂腰鶴膝曰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前一聯蜂腰後一聯鶴膝也

案蜂腰鶴膝之說未知所本

蔡傳吟窗雜錄一則

西連千里蜀獨待一年春此頭雙聲句也我出崎嶇嶺君行嶮峭山此腹雙聲句也野外風蕭索雲裏日朦朧此尾雙聲句也

通津詩話今世所傳吟牕雜錄紕繆可笑如第一詩格出梁文帝撰所有雙聲疊韻迴文之類建安之代已先有沈約四聲及璇璣圖詩耶　案此分頭腹尾專指四韻八句者而言朦朧乃疊韻非雙聲

葛勝仲丹陽集一則

子立方韻語陽秋同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蝃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起於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帝云後

漏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爲和劉孝綽云梁昰長康扈沉休文云載戴毎礙謙自後用此體作爲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蘅炫紅蘤湖荇燡黃華溫庭筠所謂棲息銷心象簷楹溢豔陽皆倣雙聲而爲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生竹石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傷荒涼正去部伍若皆效疊韻而爲之者也南北朝人士多喜作雙聲疊韻如謝莊羊戎魏收崔巖輩戲謔談諧之語往往載在史冊可得而考焉

南史謝莊傳王元謨問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懸瓠爲雙聲磝碻爲疊韻其捷速如此（案懸瓠磝碻並地名乃當時北魏戍守爭戰之所元謨嘗將正當其地故以此答之而時人服其捷速也　懸瓠一作名護同）

南史羊戎傳戎語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金樓子戎處分曰官教前牀可開八尺江夏日開牀小狹戎復唱曰云云）（案八尺之尺亦當作分）士笑曰卿豈惟雙聲乃辨士也文帝好與元保棊嘗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耶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飈既（金樓子作極字誤）佳光景當得劇棊

北史魏收傳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眞收收吝曰顏巖獡狠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有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北齊書同。看一作者非）

洛陽伽藍記冠軍將軍郭文遠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一作此非）婢雙聲春風曰獰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

詩話梁武帝嘗作五字疊韻曰後牖有朽柳命朝士並作劉孝綽曰梁皇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庾肩吾云載載每礙碌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曹瞞故事曰暯蘇姑枯盧吳均沉思良

久竟無所言高帝悵然不樂能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遂不遜宜付廷尉（案前所引校略）

蔡寬夫詩話一則

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爲雙聲一韻者以爲疊韻蓋以輕重爲清濁爾所謂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是也王融雙聲詩云園蘅眴　蘤湖荇燡黃華迥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以此求之可見自唐以來雙聲不復用而疊韻間有杜子美畢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白樂天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寄韓退之詩）之類皆因其語意所到輒就成之要不以是爲工也陸龜蒙輩遂以皆用一音引後牖有朽柳梁皇長康强爲始於梁武帝不知復何所據所謂蜂腰鶴膝者蓋又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而中一字清卽爲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濁卽爲鶴膝尤可笑也

（案唐人多守此法而初盛尤嚴乃云自唐以來雙聲不復用亦誤也僅舉少陵畢枝接葉疊韻一聯則疏甚矣　王融詩通首用雙聲字而閒入喩母五字曉母一字此即廣通例也）

潘淳詩話一則

皮日休云梁武帝詩後牖有朽柳沈約詩偏眠船舷邊疊韻興焉詩曰螮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興焉王元謨問謝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懸瓠爲雙聲磝碻爲疊韻當時服其捷丁晉公在朱崖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等詩及雙聲疊韻甚有源委雙聲尤曲流淸泚重輪抱祥光疊韻紫蠟柔荑結紅緒豈葳房林和靖有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而山谷效徐庾慢體云翡翠釵梁碧石榴裙褶紅皆疊韻雙聲也語尤工

（案勢地名一作冬護今坊刻作互護因宋本歷葦換筆而誤　清泚雙聲洄祥光疊韻作對北免指爲雙聲混　石榴二字屬通雙聲）

王直方歸叟詩話一則

洪朋（黃山谷甥）詩云琅玕嚴佛界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云琅

璫鳴佛屋以爲薜荔是一聲須要一聲對琅璫郎一聲也

（案一聲卽所謂雙聲也立之不明雙聲疊韻故別創一聲之名耳）

王觀國學林新編一則

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懸瓠爲雙聲磝碻爲疊韻某案古人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蓋謂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脣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懸瓠同爲脣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磝碻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驥慷慨咿喔霡霂皆雙聲也若侏儒童蒙崆峒龍嵸螳螂滴瀝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聰剔靈樂是雙聲剔樂嬌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是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笛隔江聞幾家村草吹笛隔江皆雙聲也某案村字是脣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脣音笛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淸皆疊韻也某案侵字是脣音簪字是齒音逼字是脣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韻不可謂之疊韻也案李群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鉤輈格磔乃疊韻也

（此書所論紕繆百出條辨於下　東方牙音木西方齒音金南方舌音火北方脣音水中央喉音土西南方半舌半齒音即宮之變商變徵牙音即竊音亦郎收天鼻音北切韻切學人門之最祖後者徇不能知乃敢安筆於書與哉　同龍亦有雙聲疊韻何必同音北以雙韓篤不可何韻又以齊韻焉必可音要之不實同音二字之義故鑾空而淆也設　忽遒彼同音側同每同序御同紐當與然若失委　聲竅俺等雖音乃云聲音不加何從紛得璇璚雖同屬牙音然疑溪各株論不適此或但可爲疊韻別疊韻不必論音俱亦雙音則疊韻與雙聲何昕區別由於不聽同母爲乎聲同韻爲聲韻　語所以荒謬全說　騏韻乃亦去通用之疊韶遊皇見同屬牙齒面不甚過此可謂之雙聲）

村字齒音與尊同爲窮母此云村字是唇音誤當字舌音此云是齒音亦誤况充本乃喉字並非簡字吹唱二字正是穿母雙聲也侵字齒音此云是唇音展字半舌半齒音此但云是舌音並皆誤極

胡仔漁隱叢話一則

漁隱詩話曰東坡作吃語詩江干高居堅關扃耕犍吉居躬駕角掛經孤航繫音計舸菰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影各箕踞擊劍賡歌幾舉觥荊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山谷亦有戲題云逍遙近道邊憩息慰憊懣晴暉時晦明謔語諧讜論草萊荒蒙蘢室屋壅塵坌僮僕侍側淨涓清濁混二老亦作詩戲耶苕溪漁隱云東坡後又有吃語詩一篇謂此爲一字詩故居劍閣隔錦官者是也東坡有戲和正輔一字韻詩云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荊菅奇孤甘掛汲古綆僥覬敢揭鉤竿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蓋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謇吃姑固狡獪加間關案此體創於皮陸用同紐字集成故目之爲一字韻施汁以爲表詳查氏備注但云雙聲而昧其通首同紐可知專以後不講音韻之學久矣但詩用見母而吃字關又誤母備可廣通因字獨人影母更爲不倫必係傳得之誤也東坡尚有吃語詩亦用見母而雜用航影二字朱不合案孤航集本作萬竿影集本作景當從集至山谷戲題乃間用雙聲疊韻集對而成又與此體異漫叟詩話誤合爲一案吃語詩郎集中西山戲趙武昌王居士詩也其小引云子往在武昌九曲西山亭上百題一句爭鴻橫號黃樹峴九曲亭郎吳王山一仙皆樹葉其旁郎元結放湖也荷花梅盛開爲對云皓鶴下浴紅荷湖一[illegible]母座客皆笑同請賦此詩吃語詩者因字畫同母聲調相黏讀之有類口吃而已蘇長公外紀云古之口吃難言者如韓非周昌鄧艾之徒皆載史傳東坡此詩亦是善謔耳此不明口吃之卽雙聲也我鄉查初白先生注此詩云何告爲此亦不解雙聲之故故敢於詆誤耳

嚴羽滄浪詩話一則

詩體有全篇雙聲疊韻者東坡經字韻詩是也案東坡經字韻詩乃全篇雙聲何得牽涉疊韻若全篇雙聲全篇疊韻兩體當分別引之如松陵集唱和體之類方合觀此知嚴氏於雙聲疊韻全無所解也

魏慶之詩人玉屑一則

唐上官儀云詩有六對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又曰詩有八對三曰雙聲對

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雙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介心是也詩苑李淑案此論兩句合又以疊韻對解漣漪塘風浙瀝迎秋郊對月嬋娟鵝鴨別毛花爲深淺拳足雪離披爲萬勝相連體殊爲可笑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一則

古今詩體不一皆宋以降又有回文翻覆寓憂思輾轉之情雙聲疊韻狀連駢嬉戲之態皮日休云疎杉低通灘此雙聲也陸龜蒙云肩偏兒都妹此疊韻也案此兩句不合疊韻

劉履選詩補注續編一則

朱子齋居感興詩首句昆侖大無外旁薄下深廣胡炳文通云昆戶本切讀作崑崙之崑者非案昆侖疊韻旁薄雙聲作對甚合昆讀如混匣母字若崑崙之崑則見母字矣侖之論如圂與昆爲上聲疊若崑崙亦平聲疊也雲崒之運雖是但不知雙聲疊韻之對天籟暗合耳昆崙出揚子雲太元疑旁薄出淮南子揚子雲解嘲亦用之

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一則

陳公甫論詩專取聲最得要領潘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予訝而問之潘言其父受於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聲於詩不過心口相語然不敢以示人聞潘言始自信以爲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於自然者固不約而同也趙㧑謙嘗作聲音文字通十二卷未有刻本本子丙閣而亡其十一止存總目一卷以聲統字字之於詩亦一本而分者於此觀之尤信門人輩有聞予言必譏予曰莫太洩漏天機否也案論詩之欺人可笑者無過此條潘偶獻諛李因夢陽皆不足辨也更可笑者恕借趙古則之書含糊依託似是而非則不特欺人而自欺甚夫言爲心聲而詩又在心所發者西涯荒謬如此宜相業之遂衰矣恐其牽引李杜或致謬種流傳故備論之

葉盛水東日記一則

海昌詩人蘇秉衡嘗言宋一代近體彷彿唐人者僅王禹玉元夕一詩耳猶惜其鎬京春酒沾周宴沾字音調未諧易作陪可耳案詩五六一聯云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沾與陋同母酒與沾隔標而對句不對爲不合格雪溪但云未諧不知其所以然也

唐寅文集一則

神珙以內外八攝總其聲三十六母總其音其於音聲括盡而無遺矣然有字有聲者雖多而有聲無字者亦復不少必皆以翻切得之翻者翻出其音切者切出其聲如徒都字之說公徒丁顚東丁顚謂之翻徒東謂之切也其他無字之音聲如水聲風聲之類皆可翻切案以觀字爲翻上同母字爲切其說固非而水聲風聲說尤荒謬可知六如居士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楊愼文集四則

上林賦連綿字如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箾蔘猗狔從風瀏莅芔歙數語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但用字既古其音又與俗音不同今略解之紛溶猶丰茸也箾蔘卽蕭森猗狔猶猗那也字亦作旖旎又作猗儺瀏莅卽流麗芔歙卽歘吸案長門賦列丰茸之游樹則紛溶丰茸一也杜詩巫山巫峽氣蕭森則箾蔘蕭森一也毛詩猗儺其枝楚辭紛旖旎乎都房阮嗣宗詩猗靡情歡愛則猗狔也猗儺也旖旎也猗靡也一也陶通明詩悽切瞭喨傷夜情趙彥昭詩流攡鳴春鳥則瀏莅與瞭喨及流麗一也杜詩秋風歘吸吹南國則芔歙與歘吸一也字有古今音有南北類如此聊舉其畧爾案連綿字者謂偏傍形體連綿而相類也其中未必無雙聲疊韻但儘有連綿而非雙聲疊韻者如左右江河之屬難悉數矣升菴不明其源模糊說去所舉書雙聲疊韻而概指爲連綿則是而非二不知雙聲疊韻之間亦有連綿如所舉猗旎卽屬者相兼而連綿之名究不可以概雙聲疊韻也紛溶以非雙聲非疊韻之并非連綿字何得與丰茸以爲一紛以紛音聲卑因之而誤耶又案丹鉛錄古文句書七音始詠爲四切韻之七音且混於志郁亂聲之七始華蟀蠡文正楊巳辨之矣

皮日休云毛詩鴛鴦在梁又螮蝀在東卽後人疊韻之始。余謂此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玉風賦眴煥燦爛張衡西京賦睚眦蠆芥司馬相如上林賦玢豳文鱗左思吳都賦檀欒嬋娟則詞人好奇之始耳

南史有積日失適亦疊韻

案此皆屬偶合不知升菴何所見而爲之區別況鴛鴦螮蝀皆雙聲字雙美並無疊韻之說在梁在東不過於一句內兩用韻亦未可以識疊韻也文選賦中雙聲疊韻字以千百計不可勝數茲何其固適耶

左太冲招隱詩峭蒨青葱間竹栢得其眞五言詩用四連綿字前無古後無今

案峭蒨青葱皆雙聲字非連綿字也謂與前第一條同五言詩連用四雙聲疊韻字乃最多而無奇者謂之前無古後無今未免少見多怪矣

首二句並平聲爲平頭一第五字與第十字同聲爲上尾二下句第二字第五字同聲爲蜂腰三第五字與第十五字同聲爲鶴膝四第四字與第十字同聲爲大韻五十字中犯同韻二字爲小韻六十字中有家字又用嫁字爲正紐七十字中有田字又用寅延字爲旁紐八休文八病甚爲拘滯正與古體相反惟近律差有關未免商君之酷不足道也

案此所云八病與詩苑又相互異如以嫁字爲正紐寅延字爲旁紐是不知寅延之爲母而且以爲說何如之

王世貞藝苑卮言一則

楊用修謂七始卽今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淺深二音故也

案升菴之說實非弇州深淺二音尤混弇州又論八病謂沈休文拘滯正與古體相反唯近律甚相關然亦不免商君之酷此襲升菴而其誤尤甚音如只犯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上去入聲如老杜望書似鶴見之類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如老杜水色含羣動湖光接太虛年長相振望之類是也若云傍紐七字中已有因字不得書前延字乃正紐十字中已有七字不得著任字不知寅延乃翻母翻切之添字而非謂七仙覆也貪州珠於字母不與升菴同耳

王圻續通考二則

雙聲疊韻者韻之子母正切回切也如能字乃盧登切翻云盧登連龍盧字爲韻之子登字爲韻之母登連字爲韻之祖雙聲者乃子正切得母母回切得子而且同祖是謂之雙聲疊韻者乃子正切得子母回切得母而不同祖是謂之疊韻唐人吟詠深以此爲親切劉禹錫詩云出谷嬌鶯新睍睆營巢乳燕舊呢喃睍睆與呢喃乃雙聲也正切睍睆睍與掀睆回切睆睍睆與掀睍正切呢喃呢寧年喃回切喃呢寧年呢此則雙聲之說明矣又杜甫詩云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卑枝與接葉乃疊韻也正切卑賓邊卑回切枝卑枝眞甄枝正切接葉接精箋接回切葉接葉寅延葉此疊韻之說明矣

案此條論翻切尚可若論雙聲疊韻其說終屬數塵夫既云雙聲自然可以回切但云子正切得母母同切得子則子母二字未免假會矣至於疊韻非但不可回切并且不可正切卽偶可正切同切借附以爲翻切則雖同一韻別歸一母疊韻正切回切令人捧喻也雙聲向且有可正切不可回切者以切出有聲無字之故而況於疊韻乎疊韻而亦以正切回切言之與雙聲何異總之不則參聲疊韻二者以致立說多學如此纂

平上去入謂之疊韻連綿謂之雙聲

案平上去三聲可以通用至入聲則必讀如中原音韻方可通然究非正格也又雙聲疊韻均可謂之連綿而指定雙聲其說亦非又偏傍同者亦可謂連綿字不必雙聲疊韻也

葉秉敬韻表一則

東風通同此疊韻也高歌根甘此雙聲也古人所以標雙聲疊韻之說者正爲雙聲疊韻詩家所忌偶犯之猶或不覺多用之則不堪聽類乎摩訶波羅矣

案雙聲疊韻只須偶對並非詩家所忌葉氏之說非也

郎瑛七修類稿一則

綸巾韻同音近詩法所忌故識曰關

綸讀關綸巾雙聲

案綸巾之綸古音本自作關並非以同爲疊韻之故者同韻之字爲疊韻乃正詩法所尚何云忌耶

王驥德曲律一則

論曲禁疊用雙聲字母相同如玲瓏皎潔類止許用二字不許連用至四字疊用疊韻二字同韻如逍遙燦爛類亦止許用二字不許連用至四字

案遺詞亦以雙聲疊韻字相諧爲主禁用之說非也如琵琶記之娉婷一可嘽西廂記之顛倒鶯鶯何書禁四字連用其餘一調中之兩三四用者不勝枚舉音節之妙全在乎此詞曲與詩同耳

王士禎古夫于亭詩問二則

平中清濁如通同清情四字通清爲清同情爲濁仄中如入聲有近平近上近去等字須相間用之乃有抑揚抗墜之妙古人所謂一片宮商也

說本張蕭亭又問引蕭亭先生六八音節爲頓挫者此爲第三句第五句而言耳蓋字有抑揚如平聲爲揚入聲爲抑去聲爲揚上聲爲抑第七句腳字必錯綜用之方有音節如以入聲爲韻第三句或用平聲第五句或用上聲第七句或用去聲大約三句用平聲者多然亦不可泥須相其音節變換用之但不可於入聲韻單句中再用入聲住腳耳

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之類一時記不能全須檢書乃可條答

案詩問一卷漁洋全集中從未言及疑是門弟子輩依託爲之據其說本於蕭亭所云淸濁未免模糊如以一音中較淸濁則溪固濁於見而不審濁於溪疑不又濁於羣乎曉固淸於匣而匣不淸於影影不又淸於輸乎此所謂拚一漏萬者也至抑揚之說非但太拘而以四聲强爲分別亦復失之寧聲若一時記不能全須檢全書乃可條答雖屬古人不知爲不知之義恐漁洋不如是之陋矣

朱彝尊曝書亭集二則

契丹僧行均撰龍龕手鑑三卷本之華嚴三十六字母而鄭樵六書略以爲聲經音緯韻學始備由是韓道昭之五音集韻案金皇統時汶川荆璞字彥寶善達音韻博覽羣書嘗將三十六字母添入韻中隨母取切見韓道昭序則此亦有所本非刱始於伯僖也黃公紹之韻會舉要東冠以公洽冠以夾漈變而入浮屠氏之學可乎不可乎若必專心四聲七音之微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不兩能者已海宣音分部亦以字母爲序雖非說文之舊然似勝於宣城案竹垞不講音韻之學故立論如此其實音韻不可偶廢後人不得執此藉口也此論疑爲稼堂而發

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并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於是合殷於文合隱於吻合焮於問盡乖唐人之官韻好異者又或於婆羅門書取華嚴字母三十有六顛倒偷次

案東韻以見母字為首依三十六字母次序始於宋吳棫韻補而真氏紹韻則因之以公字為東韻之首凡舊文一切更韻不始于韓黃二家也　案依母編韻誤失古人之意大為不可然以此議華嚴字母之學則又近於固壹廣食矣

．毛奇齡古今通韻一則

古有雙聲即翻切也如蝃蝀鴛鴦之類然前人不以之注書但曰某讀作某故高貴鄉公不解翻語至三國六朝則多有翻音

案雙聲之與翻切雖其理相通然謂雙聲即翻切則不可試問蝃蝀鴛鴦之類何以注書耶魏氏詩經元本引毛詩經之旨之宜民宜人為後世雙聲體也誤以疊韻為雙聲

．費經虞雅倫一則

雙聲我出崎嶇嶺若行礙稻山秋露香佳粥春風韻麗閣幾家春草裏吹唱隔江間出谷嬌鶯新睍睆營巢乳燕舊呢喃　疊韻君趁燕然戍妾守逍遙樓疏雲雨淅瀝薄霧樹朦朧果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佳氣徘徊龍翔網殘霙漸熠燿輕塵

案以上所引雙聲疊韻尚混未能詳晰言之

馮班鈍吟雜錄二則

阮逸注文中子不解八病知宋時聲韻之學已微有一惡書名曰金鍼詩格託之梅堯臣言八病絕可笑王弇州卮言不能知其謬也古書多亡余所見書又少沈休文謝靈運傳贊劉彥和文心雕龍統論梗概牽於文勢不得分別詳言諸書所言時有可徵今略記於此後有博學之士為吾詳之郭忠恕佩觿云雕弓之為敦弓則又依乎旁紐按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敦字屬元韻端母雕字屬蕭韻端母則是旁紐者雙聲字也九經字樣云紐以四聲是正紐者四聲相紐東董凍督是也劉知幾史通言梁武云得既自我失亦自我為杞上尾兩我字相犯也平頭未詳蜂腰鶴膝見宋人一詩話偶忘其書乃雙聲之變也上下二字俱清中一字濁為鶴膝上下

二字俱濁中一字清為蜂腰大韻小韻似論取韻之病大小之義所未詳也沈侯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韻之中輕重各異詳此則八病俱失亦不在曲折分其名目也

案馮氏此論未詳是否但所云正紐旁紐者非也三十六字母有正紐旁紐平上去入四聲亦有正紐旁紐字母之正紐旁紐如陰陽為正宮之為旁是也四聲之正紐旁紐如真軫震質為正之止至為旁是也凡字母同紐者為雙聲凡四聲同紐為疊韻今以旁紐分屬字母正紐分屬四聲誤矣

今本玉篇前有紐弄之圖列旁紐正紐甚明序引聲譜恐是沈隱侯四聲譜聞世間尚有是書應論八病事恨求之不得耳今人律詩但作偶對於此處全不詳何以稱律

案馮氏既見神珙之圖而仍不解正紐旁紐由未悟華嚴字母之源故也即使不見隱侯四聲諸紐何益哉聞世間向有此書末之不得亦是數人語如果以為有將各代史志以及諸家著錄尚未寓目耶又案鈍吟評點才調集於樂天代書百韻寄微之一詩其注雙聲疊韻極多舛漏知其學有所得而已

朱鶴齡杜詩輯注一則

平枝接葉一聯古人所謂雙聲詩也

案此誤以疊韻為雙聲朱氏於此事極疎也

仇兆鰲杜詩詳注二則

蔡寬夫詩話云蜂腰鶴膝蓋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而中一字獨清則兩頭大而中間小即為蜂腰若五字首尾皆清音中一字獨濁則兩頭細而中間粗即為鶴膝矣今案張衡詩邂逅承際會是以濁夾清為蜂腰也如傅元詩徵音冠青雲是以清夾濁為鶴膝也舊注以客從遠方來上言長相思為鶴膝意不分明

案蔡氏之說本非而仇氏引張傅二詩以證之俱未的確邂逅雙聲與會同屬匣母徵音曉影二紐通承字逅欲此首尾二字皆濁而中間承濁且青古字皆清與蔡氏所云亦不合也

所謂正紐者如溪起憩三字為一紐上句用溪字下句再用憩字庾闡詩朝濟清溪岸夕憩五龍泉是正紐也

所謂旁紐者如長梁同韻長上聲為丈上句首用丈字下句首用梁字是亦犯詩云丈夫且安坐梁塵將欲起此旁紐也在七律如杜詩遙開山嶽散江湖山散為正紐如丈人才力猶強健丈強為旁紐矣

案仇氏但知韻之有正紐旁紐不知母之亦有正紐旁紐是但知疊韻不知雙聲也詩苑所云流六正紐流柳旁紐未詳然尚知之亦有正紐旁紐彼善於此耳

成德淥水亭雜識二則

口吃詩即翻也疊韻詩即切也古今貫經教曰吃也屋北鹿獨宿疊韻也口吃亦名雙聲

案吃語詩即雙聲詩也以為即翻非也但其理可通於翻切耳以疊韻為即切則尤非疊韻於切何涉蓋不明字母翻切故其論如此要之雙聲疊韻詩通可謂之吃語詩也

休文八病宋人已不能辨大約有聲病守粘綴無疊韻不口吃者八病俱離

案休文八病誠不能詳然疊韻口吃則詩中豈能免乎只須屬對而已必以無疊韻不口吃為釋八病者立論殊謬

倪璠庾開府集注一則

封中錄二詩貴館居金谷關扃閉棠衛嶺君見畢顧郊閒光景佳高階既激澗廣開更交柯葛巾久乘角菊徑簡經過詩吃語

案倪璠庾集注以為封中錄詩為雙聲以此二首為吃語詩同一雙聲而分為二不知雙聲之即吃語亦屬望猜也

藝海珠塵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善化 唐 鑑 翁澤校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 八上

周 春 著

附錄 條廿二

杜集新添詩宋人以爲贋元人辨其僞若以雙聲疊韻求之則其僞立見矣長吟懷唐懷古呈寶使君(詩話[illegible])遣興(同上)送竇九歸成都[illegible]此可信其爲吾也舟泛洞庭([illegible]竹坡詩話誤以爲[illegible])收京([illegible])陪鄭公北池([illegible])去蜀([illegible])避地([illegible]詩話誤以爲眞)此可決其僞者也

爾雅翼顛蕀本草云天門冬一名顛勒一名顛棘或曰天棘顛天音近故也案杜詩有天棘蔓青絲之句舊說(釋惠洪冷齋夜話王觀國學林新編並同)以爲天門冬者本此

杜少陵詩題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宇文晁即石首令乃李尚書之芳(唐書蔣王惲子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illegible])之甥也注家皆知之至崔彧則未有能詳考者或以爲同遊當是三人尚書之子上脫一姓名或以爲司業之孫四字重出或以爲尚書之子四字重出當刪去其一其說皆非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彧官太子少詹事其父翹禮部尚書清河成公其祖融字文成清河文公又案融本傳官至國子司業(李肇尚書故實崔司業融[illegible])則司業之孫尚書之子指彧一人而言詩題正與表傳相合從來注家未經詳考本傳又云杜甫言爲融所獎引其卒也爲服緦麻是杜崔世交故上及其祖耳所謂尚書者一指李一指崔注家每因同官而誤 黃生謂宇文晁以下十七字本屬夜宴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詩自注之語誤混此題之上此說亦非也宇文晁七字尚云可混崔彧十

字將何著耶

杜集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詩云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注家以高曾輩行相距止一世疑王爲杜之表姪因謂其有兩重中表之親故稱重其說非也不知重表姪猶今俗所謂再表姪案唐宰相世系表王珪元孫無砅元孫以下雖不復載但砅非元孫而爲五世孫明矣高祖以上亦得稱高今俗猶呼五世祖爲高高祖左傳郯子以始祖爲高祖蓋高者最尊之稱不得執定以爲曾祖王父之考也

昔人議陶公閒情一賦爲白璧微瑕非篤論也若杜工部文中有進封西嶽賦表云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指楊國忠未免一言以爲不智矣([illegible]已有此說)

韋鶠新唐書藝文志張彥遠名畫記並作鶠黃長睿東觀餘論以杜詩作偃爲傳寫之誤但宣和畫譜亦作偃(米芾畫史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同)與杜詩同未詳孰是案宰相世系表韋氏彭城公房統三子次鑾(著作[illegible]司馬)逍遙公房待價(武后相)子令儀令儀五子亦長鑾次鑾(鑾子應物)鶠爲鑾子表雖不載當是彭城公房而非逍遙公房蘇州昆弟也

杜少陵爲征南十三世孫(據[illegible]文及[illegible]之墓誌)集中詩題所稱與唐表或不合案表並爲延年二十四世孫當是從孫今稱從弟濟爲預十四世孫當是從姪今稱從孫恐表誤也合者姪佐(唐表[illegible])從孫崇簡表無考[illegible]弟韶亦無考

陳文貞杜律詩話云題稱從弟詩稱惠連([illegible])未可因表疑詩也(表合)令弟雄軍佐(乘[illegible])第六弟宅位自是弟非姪或以守歲阿戎家指位爲姪然阿戎非王戎是王安從

弟王思遠小字阿戎(胡氏通鑑注晉宋間人多以阿戎稱從弟[illegible])辨之矣(及南史[illegible]) 唐十五識案表識祖防工部員外郎父貞休鄜州刺史子文字文編中書舍人文子扶字雲翔持字德守持生彥謙字茂業號鹿門先生識乃昌公之族也([illegible])舊書文苑傳誤以文爲國初功臣禮部尚書儉之後或因此以彥謙爲昌公後者並誤新書文責附儉傳亦以爲儉裔孫與表自相矛盾矣[illegible]姪又黃門從叔([illegible])李常侍嶧([illegible])楊五侍御楊五桂州譚楊五長史([illegible])張員外十五兄之緒([illegible])薛三郎中據([illegible])韋中丞懿大夫韋尚書之晉([illegible])梓州李使君([illegible])裴二端公([illegible])道州([illegible])王信州崟([illegible])韋員外韋韶州逕([illegible])班([illegible])韋少府([illegible])鄭鍊([illegible])西曜([illegible])狄明府博濟([illegible])劉顥([illegible])成都([illegible])薛十二丈判官([illegible])鄭十八賁([illegible])皆注家未采也([illegible])

渼陂西南臺詩外物慕張邴張邴二字本謝靈運詩文選李注以爲張良邴曼容後來注杜者多因之邵二泉始疑其說以爲張仲蔚然仲蔚隱居不仕又非也何義門以爲張長公(釋之之子[illegible]附見漢書張釋之傳)庶幾得之案陶公扇上畫贊八人張長公與邴曼容並列兩人行事正復相同可無疑矣([illegible])

祝穆方輿勝覽與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歐陽忞輿地廣記體例不同其采杜詩甚詳有可補

注家考證者如道州之梁谿亭（在州治取杜詩句）欣欣亭（同上）四川成都之石筍（在城內四川總志云府城西門外）石犀（去城三十里四川舊志云府城南三十五里）夔州之百牢關（觀夔州歌當在興元）永安宮（奉節縣東七里）八陣磧（在奉節縣南七里一云永安宮南一里）同慶府（即成州領同谷縣亭二驛）之飛龍峽（在仇池山下其東爲杜甫天寶避亂所居有龍潭虎穴杜詩傳龍潭書回首虎厓石又有贊上人詩并側虎穴上面成龍淙頸）又引生長明妃尚有村（歸州）窗含西嶺千秋雪（成州）燒畬度地偏（大昌縣）

送孔巢父兼呈李白詩云幾處寄我空中書當是參用殷浩終日書空及竟達空函事姚寬西溪叢語謂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腳下有波濤寄書事（出梁高僧傳）附會可笑

夔府詠懷三韻字叶入先韻不依後漢書楊震傳注作嚮自屬一時誤用黃朝英緗素雜記辨之是也吳曾能改齋漫錄曲爲之解不必從但自杜叶之後多作平聲用矣（白詩[illegible]）

次晚洲云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形容水幾船高猶春水船如天上坐之意也猶渡沙緣妨言波湧擾纜猶妨於書帙而散亂也危沙折花當言沙危則岸欹故折花近而易當也索其文義了然本無深奧舊注以孔德紹詩逆浪取花難爲反證最妙俞氏排花沙上以當纜識之說及愚庵謂即玉卮無當之當初白引唐猶瓜蒂謂之當更非

贈峽州劉使君云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注家但引莊子似也宋梁書侯景傳上常設筌蹄南史侯景傳爲文秦筌蹄曰我爲公講命駕離床使之唱經觀此則筌蹄似是一物六朝人執以講經者今其製不可考少陵所云取棄正指此耳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自有王厚齋困學紀聞（引段柯古酉陽雜俎）之說後人皆安於闕疑不必強爲穿鑿矣王子安益州夫子廟碑亦必有本燕公一公皆不能悉少陵讀

書破萬卷或能悉之所謂無一字無出處也參觀對句六月曠搏扶則五雲者五色雲氣太甲爲星宿次舍無疑（嚴滄浪謂詩家欲以甲爲乙亦非董遐周次景集解穿鑿中稍爲近理）

趙明誠金石錄云王四娘塔銘裴銳詞張少悌行書大寶六載六月案杜詩黃四娘家花滿蹊黃王音近乃一人也又云黃師塔前江水東黃師塔當即王四娘塔四娘豈老於空門者乎觀桃花一簇開無主及不是愛花即欲死之句可知四娘已死成塔而其家花圃尚存故二首之中寓無限感慨耳

俞成元德云杜詩惟攀鴻鵠閑道路一句對以鷹隼出風塵與鵷鷺離風塵相類自是之外無闘焉案千四百餘篇止此二句重複以視劍南集句法犯複令人生厭不得不推爲集大成也

贈李白詩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宋人或以爲兩人才名相軋故作輕詆非也王氏學林新編云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四人皆能詩文乃宗美之非鄙薄也此說良是（何謂遜沈謂沈佺期宋謂宋之問王氏以沈宋爲沈約宋玉者非）陳書（附阮卓傳）南史（附父子春傳）並有鏗傳集三卷隋時已亡其二（隋經籍志陳鎮南府司馬陰鏗集一卷）晁氏讀書志稱僅存數十詩今案藝文類聚初學記尚存三十三首

張丑清河書畫舫云傳閻王右丞花遠重重樹雲深（今本杜集作輕）處處山（楊升菴云兩句可作畫本）小幀在文徵仲太史家紙本設色布景極異落筆精微案右丞與少陵同時而畫其佳句可謂傾倒之至者矣　潭州道林寺有唐裴休書杜詩以杉版書拂布粉不盡故歲久不脫米襄陽爲杜版行以紀事方虛谷自言幼時學書有古印本杜少陵江漢詩爲式云杜牧之書也宋潛溪集有韓魏公書杜義鶻行跋蘇東坡書杜少陵驄馬圖并詩後有穎濱跋山谷二絕句王晉卿長江遠岫著色山水題杜詩門泊東吳萬里船之句程雪樓有跋趙子昂書義鶻行

同也杜有寫天育驃騎歌上小篆杜詩從曲江行道注甫麻鞋見天子圖杜詩古今並重其見於書畫者如此

杜詩注解甚多病在穿鑿附會僞造故實荒誕不經大抵二曲李歐之流也其最可哂者莫如元林坤誠齋雜記云秘書郎高中山言至元十年出使延安道由鄜州土人傳石中有杜少陵骨因往觀之石在州市色青質堅樹於道傍中有人骨一具趺坐皆白其成者無信之言而筆之於書異哉

蘇詩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案嫡者氏族譜杜甫求依嚴武武卒甫旅遊襄陽二子宗文宗武留蜀宗文十世孫準宋嘉祐五年第進士官朝散郎家綿竹宗武妻攜諸孤依外氏家成都第二子翊世紹聖元年第進士官朝議大夫通判懷德軍靖康初死難（此條查氏所引詩注所未引）

放翁云近世注杜詩數十家無一家一義可取蓋欲注杜詩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乃可下語不然則勿注可也今諸家徒欲以口耳之學揣摩得之可乎知放翁此論方可讀杜方可省一切杜注　近時浦氏解杜謂讀杜須耐拙句率句生硬句麤糙句噫乎孰知杜之所以不拙不率不生硬不麤糙者正在雙聲疊韻之講乎乃轉以爲拙爲率爲生硬爲麤糙恐少陵不平於首陽也

僞撰杜詩如碑本自題畫像（見苕溪漁隱叢話）及阮閱詩話總龜引秦陵總記（載甫夢遊）紫夢蒻草堂詩話（七言律詩一首蜀人作瑞鶴詩）唱　謝維新合璧事類（五言絕句一首思句兩聯一首）伊世珍瑯嬛記引謝氏詩源（贈美人詩一首戲贈楊兗一聯折聯）前人皆詳辨之明楊慎祉君錫選唐詩鼓吹選品（種四）名花集杜詩二首十姊妹花云顏妍綠屋引成行淺白深紅別樣妝卻笑姑娘無氣節只將紅粉鬧請鄭水仙花云琢盡扶桑水作肌冷光真與雪相宜但從姑射皆仙種莫道梁家是侍兒以此等俚俗惡劣之辭而托於少陵殆滸南所謂小人無忌憚

者耶

瓶海珠塵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 八下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善化 唐 鑑 翁澤校

周 春撰

自序

余惟杜詩雙聲疊韻譜成客或見而訝之曰子之論詩得無失之固乎子之論杜不幾近於鑿乎曰此非僕一人之臆見而杜之正格也抑非杜所獨創乃相傳作詩之古法也客曰信如子言詩必將若是耶曰否不然是何言也千古音學杜者無過涪翁於此法不復墨守而蒼古秀勁神髓逼真從花要自不可磨滅然則合者固盡美而又盡善不合者亦豈害其爲佳詩哉且客不覩天壤乎自唐以前人物山水花鳥之類咸設色尚精細迨後世白描簡便古法寖微然龍眠之白描何遜於顧陸張吳也雲林之寫意何遜於王李荆關也石田之水墨何遜於徐黃邊趙也兩途者並行而不悖蓋由時代風會爲之斷必厭此而劣彼誠拘墟之見矣但使龍眠議顧陸張吳爲形似雲林笑王李荆關爲俗筆石田詆徐黃邊趙爲脂粉則又不可也畫體雖殊同推妙境詩體

雖異並屬名家余特存古法於久墜之餘初未嘗強吟詩者而盡出乎此也客退遂書以爲序乾隆癸未冬日松靄周春撰

凡例五則

一是編創始於乾隆庚辰脫稿三易迄癸未而稍有就緒壬辰癸巳重加刪訂頗費心力然讀杜求細掛漏良多兼之家鮮藏書苦乏善本較勘所期問雅君子賜正舛訛幸甚幸甚

一三百篇及楚辭古今詩家之祖所有雙聲疊韻字錄之以誌權輿非拘對偶論也若文選諸詩晉宋以前大都暗與理合齊梁而降風氣向闢初開分附各門以見杜所自出爾

一青蓮諸體亦多合者茲附載之可見李杜並稱乃千古不易之論雖李較杜少疎然正未易優劣也或以爲李精七言而杜每抵牾此則強作解事矣

一自宋詩家林立篇什充棟汗牛焉能具錄茲採王孟韓柳溫李皮陸白蘇諸家所評外餘特取流傳最著者間附一二大約唐賢守此者多宋初尚有遺意自江西宗派以後雖不乏名家然無復留心於此也

一杜賦亦拘雙聲疊韻此古法也以選賦李賦附焉至文中駢句亦復略存一二云

刪定凡例七則

一此書鈔成因太繁蕪恐失圖譜其簡之意茲置篋中久矣友人勸余一序苦心棄置可惜姑就元本刪要而刪存之

一第一卷至第六卷各附詩經楚辭雙聲疊韻字並皆刪去當自單行

一第一卷至第十卷所載杜律詩杜古詩及附選詩古詩李詩唐宋詩並刪存

一第十一卷不合一門所載唐宋古今體詩全刪

一第十三卷所載杜散句及附唐宋句第十四卷所載杜古詩及附唐宋詩並刪存併爲一卷

一第十五卷所載杜賦杜文附選賦選文及李賦雙聲疊韻字並皆刪去當自單行

一元書十六卷今第十一卷十五卷已刪第七卷八卷併爲一卷第十三卷十四卷併爲一卷共十二卷

己亥立夏日書

乾隆辛丑仲秋摘刪定本之稿序爲括略八卷括略之名本毛西河先生古今通韻體例也較元書僅存什之二三又恐失之太簡然要旨已盡於此則不出十二格中而杜詩雙聲疊韻之能事畢矣松靄書

山靜居詩話

方薰 撰

山靜居詩話

石門方薰

鄉先生周篔，隱於市廛，鬻杳米以交誼，恆急于人而不暇自顧，遂至徵貧，然豪邁自若。海內文士無不知周處士也。嘗夜起作梅花詩，行吟達曙，不覺自梅里而入桐鄉郭外矣。履穿不能塗步，借村店紙筆錄所作詩寄城中汪司馬柯庭，遣舟邀至家，懽聚旬日而去。其詩有爲愛梅花欲斷魂，酒懷難遣是黃昏。逆風香裏隨筇去，知在月明何處村。破除萬事已衰年，祇與梅花也可憐。樹底參差倚寥寂，祇將詩句鬭清妍。讌讌閒中別有情，酒醒時已夜三更。纔看影落溪光裏，人與疎梅一樣清。迢迢良夜此江鄉，偏往尋詩興發狂。欲向荒寒參妙諦，滿身花影滿頭霜。

朱竹垞、李秋錦、兩先生齊名于時，同舉康熙間宏詞科。朱官檢討，李歸田里。賦桃花云：水岸亭臯各占春，生來未洗馬嵬塵。千株一笑誰傾國，姻黛休遮著眼人。行路逢花也乞憐，隔鄰非宋亦登牆。齊名若箇先呼李，料得東風愛靚妝。後竹垞罷官，騰笑集刊成，李題後云：供奉吟箋絕可師，換來風格又經時。風人不信偏慈妒，纔脫朝衫便有詩。皆于言外見意焉。

錢唐嚴鐵橋夢亡女阿清詩曰：哀樂中年有萬端，不堪夢裏見金鑾。（自注：女有金鑾子詩）久知賤女成吾癖，祇覺生兒似汝難。惆悵今宵空會面，沉吟往事欲摧肝。剩將縱識浮漚幻，孤枕殘燈自寐歎。三四一氣抒落出

之至情。此種詩雖前人未易多得也。嚴鐵橋名誠，性慧，在朋友有過，輒面責不諱，人多難堪，然年逾弱冠，亦無不歎惜早亡，不得竟其所學耳。又題高其佩畫狗歌云：今年作客孝豐縣，忽死須臾爲貧賤。歸來卻值三伏中，千山萬山路教徧。崎嶇岩嶺穿百五十里無人烟，是時同行祇一狗。饑頓不忍相棄捐，豈知向午氣轉熱，山石如焚水泉竭。我心慄然況爾狗，力盡長途足流血。十步可憐九步蹶，艱難到渡愁黃昏。盤旋顧遣衆客，惱峰吼更慨舟人言。移篙十里天如墨，渦赴波心勢難抑。爾狗何知減頂肉，無力救時空歎息。吁嗟我本非主人，以死相累眞奇冤。多情解戀窮居客，道恨偏憐敝蓋恩。孫家草堂亦山郭，壁間兩狗形殊惡，掉尾睢盱欲吠人。詳看乃是高公作，高公畫法妙寫生，以指代筆天機精。偶然觀此有深意，似皆此類未可輕。天生此類饒忠義，寄語負米猶餘事。兄弟鮮仁臣不臣，對此寧無自慚愧。（[illegible]）世人輕以狗詈人，愚者逢之生怒嗔。辜負背德狗所恥，人邪狗邪豈其倫。我觀此畫世態窮，昔憶歸途所遇者，形貌毛色俱儼然，可惜呼之不能下。詩亦奇偉。

康熙間士人居家恆多友文，是識古誼，搜揚風雅者，吾浙如錢唐趙氏之春草園、小山堂，吳氏之瓶花齋，嘉興曹氏之倦圃，桐鄉汪氏之華及堂、履硯齋，時皆名儒老宿往來讌集無虛日。略如玉山草堂故事。至今猶有道之者。近則幷無其人矣。龍泓丁先生敬，谷林趙氏獨交也，其過春草園詩八章，序云：園中雜植名花，無非佳種，每花時，谷林輒作簡邀作賞，期請未嘗以不速觀友，則如杜老草堂之燕也。追涼池上，布席花間，岩爲園中故事者。至若寒郷侯之瓜，蔡設宋公之餅，敦（去聲）槃列豆，進遞加珍，作設烹巧，厭飫庖廝，又餘事焉爾矣。偶或篇句未面，輒復申其手墨，諷詠無他，互以錄籥紫鬻，不待吳移，新師精粹，芬顏乞，或期寄古，或訂探幽，强愛者有，言經年共賞，山泉永日，惟論翠誰，古今同致，詎不信然。昔誦少陵淮家數去百編未闕之句，謂亦可見當日人情之鄙。故沾沾感此，不厭請狂之主，若以谷林視之，則九萬里

風斯在下也矣。祇恨無少陵健筆，使吾谷林標韻照耀行間耳。予老矣，頹廢倦游，行將就木，追惟昔交，情多遺簡，久而不渝，若谷林者，眞平生良友第一人也。今春偶經其園，感從中來，悵觸不已。嗚呼，過嵇呂之亭，聞笛之向，生之感賦（向秀有思舊賦，見文選），吾低回俯仰，我懷如何，爰題絕句，聊託處悽云爾。趙兄情抱水迢迢，著花開卽見招。卻似春風也追憶，慇懃猶到舊繁條。廿此攜翁把酒來，高低忍踏舊亭臺。梅花了解相思苦，抱住寒梢不肯開。淡沱池光洗釣磯，當年柳影見依稀。池邊多少閒鷗鷺，早作寥天一鶴飛（園有三十六鷗亭）。縹緲層樓倚寂寥，祇容倩鶴作比鄰。遙遙天目應惆悵，不見掀髯倚眺人（[illegible]）。垂楊傾倒草荒蕪，遮斷蒼苔印屐泥。野鳥不知人跡遠，飛來猶是舊啼號。柳邸謝墅稱晚成，散步猶教五欲諧。他日何人知慘淡，任隨（一作輕）蘇發狂生（[illegible]）。連蜷桂樹小山叢，異種延分白兔宮。月斧雲斤消息斷，一枝遺恨向秋風（[illegible]）。（[illegible]）徑草庭蕪詩似麻，文梁從燕檻升蝸。無情最是高松樹，曳翠承蔭蔭別家。餘君以文云，未竟別有寄託，不獨慨其園之易主也。詩固病在窠臼，然須知推陳出新，不至流入下劣。此甚深丈眞占之論也。丈爲朱石林先生之後，先世

徙居慈溪之石步山背樂善里，與先人爲莫逆交。又號二韓，蓋慕韓伯休之爲人耳。其客杭答友云：西湖來便興無涯，半作僧家半酒家。山水與人緣未了，柔情不獨爲花。其好句如：雲移山勢轉，風挾樹聲迴。屋漏成書格，山闌入畫圖。敲碁無避讓，治國有常程。門映先生柳，屏遮姊妹花。山居雜詠天寒聲欲吼，曉下勢偏橫。望山恨別非長道，分離是客年。客途山光隨岸去，花影逐來。晚泊詩不落格，意自清新，信其言之不誣也。

覓亭詩話載，松江黃唐堂楊花詩云：不宜雨裏宜風裏，未見開時見落時。以爲雖工，猶不離題旨。惟初白老人春如短夢初離影，人在東風正倚闌，乃得羚羊挂角無迹可尋之妙。吾友鮑以文云：賞詩特佳，查句須出題面，方見其妙。余因記故人陳仁山芥舟氏句云：莫亂春愁飄遠道，錯沿別淚上征衣。有風不似飛花態，無力還同病酒情。周少穆之一年春事拋流水，半醉心情付別筵。未知誰得頷下珠也。

作詩雖因學力，然天資妙者，所見不大，亦別有風致，非寒伯諧使人可厭。豆村老人一生以詩爲計，日必有作，作必存稿，年逾耄耋，不廢吟哦。又極自珍祕，所作等身，懸之屋梁，非至好不輕示。可爲性癖耽詩者矣。其詩自謂學徐青藤，未免過于誕浪，惟天機自得耳。其琢句雅馴者，如：有酒座中驚北海，逢人馬上或西湖。北上人買花不計錢多少，留客都忘米有無。自安拜詔直須封棣國，看經真願下龍宮。送其獨行已少長沮耦，覓句難齋短李才。自遣脈絮且鑿鮮蛤蜆，憐文曾非死蠹蝽。自娛只可肥前乾我酒，莫教背後說人詩。代人之見若云明日飲來必反，意今宵寫未曾。瓶花瓶花無恙煩蜂探，鄰竹多情走筍來。秋晚五言詠物如小憐傾蓋立，綠愛覆杯勻。山單布粥餛背月，野艇泊頭砧。和沙撥雪繭，趁火燃香珠。生花要知大婦苦，試以小眉看。馮夷君自懶，龍女病曾嫌。瓶梅敢云專筆削，亦必定君臣。方藥豆村爲錢唐洪簡，字玉山。

余不解移宮換徵，大都填詞之隨境綠情，關脈轉折，較作詩尤宜熨貼自然，調無長短，如珠貫一串。造句須有追魂攝魄之妙爲工。錢唐徐法唐熊老氏，才思清麗，風韻殊佳，國朝詞家後勁也。略舉所作，如閒歲今年十五纔，眉山未畫秀，生來向人也學道愁懷。雲綠初分鬢，鬟花紅新試牡丹鞋。小開簾幙看春街。鷓鴣今年和燕情忙，比蜂聲靜，半簾不住輕狂性。闌干纔到又過墻，相離不久還相並。屬避輕羅，醉停花梗，東風如夢飛難醒，前身真箇是何郎，美人裙上留香影。踏莎行蝶造句如登天架地，如何少得離人淚。樂園亦不減宋人風致。

許丈媖、字振武，號游園，嘉興人，與弟燦，皆有詩名。先人曾用唐人詩意寫姑蘇借別圖，時丈唐猶題者甚夥。丈賢之作無意，迺乃丈元題云：金閶門外短長條，分手淒涼接渡橋。畫裏忽看楊柳色，離魂猶逐曉風搖。津樹旗亭眼眼新，十年曾此話風塵。煙花老去無相識，淪落天涯有酒人。再疊前韻冉冉春光上柳條，畫船笑語出官橋。賣花聲杳山塘外，不見吳娘金步搖。日暖花香放新新，半塘橋外襪生塵。依稀記得春風面，認撥琵琶錯認人。

初歸將君少讀書，自晨至夕不能成誦。年逾及冠，忽一日頓悟，凡平生讀過書，無不了然于心。其後開卷過目不忘，人以爲夙業所至。其詩若文一本性靈，嘗曰：人每以氣格論詩，是以尊漢唐而薄宋元。若以世

風旨詩則代有其詩，平心論之，自知其乘除運會之變。讀者諒之。今錄其所作數章，可概見矣。手指其名指一拳十指咨兩手，右者最勞苦。其左得少逸，時亦效拍拊。以此衆指間，強半可推數。屏濡爬背具，數十不得近。一爪獨挺然，透甲過寸許。蟹螯鑿有聲，注水一勺舉。問渠何能□，傴僂向我語。生長皆主恩，爪也敢自翊。所賴託身僻，動輒謝爲左。素又無名稱，百役不我與。幸用得朝夕，幸免屈折侮。指使頃見頻，漸已多觀。顧聞言竊太息，憐其心獨苦。人壽無百年，大抵皆自取。此生喻樗木，信哉不逃汝。勞勞厭鞅中，此身將安處。雜詠義娥逐飛轂，烏兔亦辛苦。茫茫觀萬象，變化無邊際。今日川上水，昨日山頭雲。東西復南北，流浪誰區分。昨日柳上花，今日水中萍。東西復南北，那得知本根。寓命不可期，幻哉此一身。今日坐上客，明日山中人。雲淡無味白無色，色香臭味名言絕。惟有傾耳御有聲，亂飄密灑俱可聽。始猶怨風號寒木，刁調急徹打茅屋。忽而盈尺積庭樹，翻然一聲傾折竹。空堂薄暮轉沈沈，一聲一聲清一心。不知此聲乃非雪，厥聽不發非知音。雪花飛來大于掌，翦翦落地寂無響。不聽以耳聽以心，分明有聲絕名象。此非和合非因緣，亦非太古音難傳。杜陵兩耳久解脫，杜詩耳前日聲舟重無聞呼可憐。先生伐茅南山下，寒溪樹環崩雨邇。有琴無絃笛無孔，聽于非聽真靜者。前年寄我一尺圖，寫片壁亂雲模糊。衡門無聲木葉下，云□□聽雪廬。去年亦放剡溪棹，惜哉乘興未一到。頹然耳根收未得，聽之奚由領其要。先生屬題我不辭，受而未答心獨笑。有眼不識雪色相，況乃希聲更微妙。不然先生縮非早入神，久與詩筆爭清新。給水曾開繪聲手，雪聲何不傳其真。此中消息吾知矣，欲言不盲君莫聽。我方捲裹謝楞嚴，默默無聲證終始。入聽

諱茅庵上人遠遁一徑入松林，佛火齋鐘此其林。若爲破除煩惱障，漸教消歇利名心。拂衣竹染秋來色，攬石蔗移午後陰。曉起遺蘭旗雁子，一杯米汁且頻斟。因初陽名紹輝，字釋文，桐鄉人。

錢唐金處士壽門詩極研鍊，有雋味，題畫諸作尤得超詣。其自題畫馬云：拔面風沙行路難，昔年曾騎五雲端。紅韁今被雕鞍損，不與人騎更好看。花間酒醒水邊樓，斷處隨郎郊外遊。一自玉人春信杳，夕陽西下不回頭。古戰場中數箭瘢，悲涼老馬憶桑乾。而今衰草斜陽裏，人作牽羊一例看。龍袖三楊歲駁駁，長抱驅馳報主心。無向朱門問高價，何人一顧值千金。皆借寫其胸中俊發之氣耳。

詠史詩，今人皆雜議論，前人多有樂府之作，其諷刺微意在言外，讀者自得之耳。桐鄉沈恕夫栝堂氏讀漢書絕句，作法似之。其詩云：雞鳴佩玉復登朝，戰馬嘶聲入紫霄。草昧英雄誅已盡，獨留非種亂良苗。紫禁龍衣夜上尋，盧堂風雨倩魂來。誰知半腹書中字，不種神機種禍胎。新頒負扆畫圖中，恐此魂歸下拘空。欲問前朝諸呂事，女陵寂寞哭秋風。離宮冷落曉妝寒，水別君王未可汗。一曲琵琶數行淚，幾曾寫入畫圖看。不著黃貂新室中，霸陵麥飯冷春風。漢家老婦甘心死，誰遣將軍作莽公。鐵兩朝回天使車，伊蒲饌滿筵除。他年鑄鼎消沈處，好讀桑門萬卷書。

詩發乎情，故能感人之情。僮娛疾苦之詞，皆情之所不可假者。非若嘲風弄月，可以妝點而成也。王廿峰廉從甫病中有作云：卻病吾不能，安病病乃更。不如隨所事，聊以忘吾病。開卷即前修，當杯樂中聖。手閒時作書，興至自成詠。小閣偶經涉，寓目得幽敻。遠山出雲棲，幽日度池鏡。林禽止復呼，花竹鮮以盛。即物

見天機。觀心梅埜浮。从悲無憾情。通者務適性。其率則可憇。渾生含有覺。誰能覓上乘。一笑謝籠樊。持以俟百年。語曰非正命。患疥云。一疾般百事。疾更不在大。自昔言綳敝。厥疾惟瘑疥。余生吝患此。至今尚拚餘。如何血氣衰。仍不癡覓貸。初時止二三。俄忽遂聯綴。焦枯似少年。爛熳旋復甦。當其勢欲張。若有醫爲祟。內火鬱以蒸。百蟲聽相嗾。杖爪搔未足。湯沃稍快劇。孔及肌膚。寒逢侵膚背。捫告心爲煩。執筆手有戰。就凝髮安恬。兀坐何聊賴。亦鑿涉雜求。黄溫逼莫速。多恐日蹉跎。轉更增痼瘵。涓涓事無成。焚焚因可畏。植小成大疑。往古有明戒。隱微著有靜便齋詩五卷。文五卷。竹見貫學使署　兩王生傳。先生其一也。及其沒。杭太史堇浦曰。吾浙無王世。讀書種子斷矣。堇浦先生別字云。先生有喻偷兒詩曰。三月初八夜。偷兒從東鄰。入厨下。竊衣酒其之廚。爲之一粲。詩以喻之。窮巷何曾有富人。也勞穿宇過比鄰。豈將青貯簷村酒。繼將稚子身。可是飢寒無着作。須知觸我半辛。他時相遇休相避。得失從來不當嗔。又有慨偷兒曰。不數日偷兒入鄰家被獲。前竊之物。業已質錢。錢亦盡輸於追胥矣。詩以慨之。觀盜何須假邵雍。受贓正與盜相同。熟礫一下輕身急。亦从御鑄輔空。宇劍誰能更姓習。拊金吾尚想遺風。年豐莫卜民生悴。棱手無方捕未窮。堇浦嘗所藏酒。得金數斤相贈。嘗以報之。如君高誼古難倫。其少分多事更新。好客漫思尊有酒。故人應念甑生塵。取饒自昔兩無愧。入手朱提一笑春。卻怪俗交爭利路。偏將杯酌說情親。

數椽抛鄉井。經年作遠遊。苦吟依佛火。香草寄離愁。議論初無忤。心情久更投。北憐雙鬢短。漸漸欲蒼頭。此父執陳翁自天枚先人之作也。翁字其源。別字北舫。嘉興之梅里人。其作先人輓章。有五陵結客投金盡。塚木何人挂劍來。三復斯令原上句。平生不作絕交詩之句。非深交不能道者。

姚懷光。素廉。嘉興諸生。性嗜酒落魄。貧無家計。爲儒業暇。友人處有方書數百卷。假觀年餘。悉得其術。敏慧可知矣。詩其餘事。然天資自是亦不落人後。其賦武侯云。舉目無吳魏。當時孰與儔。英雄天不祚。管樂志難酬。展籌艱司馬。風高冷木牛。定軍山下路。遺貼獨長留。雄略終高世。皇天獨忌君。可憐師六出。無補國三分。成敗真難料。經綸自出羣。草堂桑梓在。梁父忍重聞。嘉峰酬三顧。殫勞總百官。遺家留正統。王業不偏安。深溯忠言在。凄涼渭水寒。盛旗捲暮雨。國賊贊龍盤。于忠肅祠云。幾劫明社尾。公獨任其艱。不辭經營苦。誰令反側安。奮鬥功一敘。汗馬力經癱。到得知松柏。翻嗟歲已寒。苦戰初迴蹕。南宮有聲譽。當時誰再造。此舉竟何名。黄鑽漫天暗。青燐入夜明。爲王嗣宇近。相對各沾纓。過宋宮和裴花鳥宮花落落劫處生。夢裏猶懷故國情。一自杜鵑啼血後。凄垣春老不聞鶯。嘲庭中鶴。無復鳩巢默亦哀。雜羅瘦影步蒼苔。如何不展凌霄翅。甘向雞羣覓食來。

年垂九十懼誰知。腸斷偏安恢復遲。高尊光宗身偏嫉。黄河溫洛見無期。夢中拜手遊都城。死後關心家祭時。個是祠壇老方叔。北轅彈壓幾偏裨。此錢山俞玉局題劍南詩集作也。放翁心事。具見終篇。可爲實錄矣。

余嘗謂詩盛於唐。至宋元以來。格法始備。論者概以溫柔敦厚。語意含蓄爲法則。不悟三百篇。亦惟二南

有之。餘皆非一格矣。

詩貴有不盡意。然亦須達意。達與還詩切而不模糊。措語妙者。則曲折如意。頭頭是道。溧陽彭光斗園詩。最達意。人所不能狀之情。一皆出之筆下。其所作如謝劍南書辦不可得。平生喜栽花。二語。分賦云。貧家少藏書。無奈性所癖。偶耳孫著錄。隨目不忍釋。巧偷迷朋儕。妝購故買客。用此頗自豪。得寸鼠齧尺。官歸貨史具。呼兒理殘册。差免亡餘三。收羅面城百。坐擁手勤翻。捧睫背從炙。庶抗細蟲字。朽蠹牢補劉。好事或借觀。口諾心不懌。惟慚老眼昏。未獲探至賾。來生化脈望。知不免啜蝕。陋儒居屋數椽。入門興丼繖。喜其隙地多。可試栽花手。運鉏轉瓦礫。春土疊培塿。旛陰種竹新。破碑剷草朽。奇葩聽時再。按譜索某某。樸詩滿苔階。分栽映窗牖。自門稱花奴。人呼灌園叟。春風吹紅萼。爛熳無不有。爲花祝生辰。再拜壽以酒。舍之忽他適。悵然負好友。回首語春風。問花無恙否。舟煩次　閒學齋云。上古食氣壽且神。滋味漸開爭朵頤。天生聖火淡巴菰。來從異域標稗史。桐君藥情未見。遺今本草缺佐使。群塞髓痞效最奇。積水蠢蟄痾徒爾。以哀嘔吸逼世人。嗜煙直等昌歜美。比來斯品更珍絕。不產扶桑產遼北。脈咸琵琶金屑飛。嗅處微微香竅起。海客傳來價百緡。大官朝從管一匕。製管銀瓶出夏門。灌腦虛心嗤不已。始知鼻飲口無功。請借禪和明妙理。聞香神女無從觸。辨味鉢提非吞揣。嚏根耳川隨處是。色身本是拈花體。勞微鼻敢佐詠吟耳。食眼飽都類此。人能提鼻效雖吟。地名炊鼻書曾紀。吸醋羣誇羊鼻公。聽鸞堪代吳牛耳。何況馨香一氣通。寧虛贊身同象齒。不見當年有鼻君。千秋腐骨蝕方顯。先生大笑慣有諧。姑免掩鼻對西子。寄觸浦飲云。憶醉餘杭酒。曾分鮑叔金。江湖衆別夢。風雨隔遙林。舖花飛璘。開門春草生。後時相望意。忽忽撫瑤琴。汲古叢書上。論交湖海開。九重知姓氏。二酉客家山。月作觀書脫。放生處士顏。何當開元草。重散舊松關。

嘉興之梅里。自王、周、朱、李。以詩名後。作者不乏。余所知者。如徐琳。字荊斐。柘南之子。人品既高。詩亦有家法。其喜雨一詩云。插秧久無雨。人心疑如焚。柴門煙蕩蕩。亭午蹋踏踏。九坡日脚晦。一抹雲氣含。滑滑雷出地。頓失天槌鼓。沛然雨師下。爲虐旱魃殲。滋彼原隰禾。澤及瓜芋畦。擔攜沃萬畝。旋民蘇再三。顧喜水流活。那知火上炎。軒窗雅煩溽。庭戶成汪涵。黛色端淨苦。一夕降甘露。小畜占既處。大田歌有渰。荷養相樾勢。可以攜長鑱。翻姑蘇惜別圖用唐人韻云。紺珠花發偶垂條。夢繞吳閶舊短橋。春雨瀟瀟何處曲。畫船歸去樹輕搖。石城螺黛晚妝新。字劉玕玉作塵。堪遍君家賜簡句。旗亭唱白苧歌人。郭鳳。字友桐。種麥値群發過訪云。閏中論時序。荷我鉏負行。初冬日漸暖。木落氣逾清。値子溪橋來。林外撫舊盟。席地坐亦適。何必謂柴荊。相談稼穡事。眼下無俗情。妥蝶群黄花。令節將元英。觀彼畦中麥。露晞朝日明。我徒業未耜。勞力兼勞形。久期結鄰約。與子相耦耕。又云。歲曹不成名。心甘老漏戶。田園倚爲生。爰得此樂土。秋穀既已登。麥苗又鮮嫩。解鶉候新晴。家家築場圃。耕耘及手足。飽食鼓腹腑。一年復一年。人老不辭苦。又賦兒子來一迴云。兒子來一迴。學語未學走。不識伯與父。阿谁信口。兒子來一迴。傍燈弄火火滅不見人。撲向娘懷坐。兒子來一迴。見硯便攀墨。墨來入口含。面塗鳥雅黑。兒子來一迴。撫鏡兩相笑。不知

是己形。指點向人叫。兒子末一週。不識梨與栗。卻知斯可食。兩手各執一。郁居云。比戶連郵舍。漁樵也結鄰。談豐家貯足。里儉俗安貧。笠戴一聲雨。鋤來滿隴春。相逢論農圃。多是耦耕人。人家門半啓。放鴨出灘沙。曬穀新晴日。負薪帶晚花。癡兒偏就傅。少婦學持家。布素機中出。衣衫不尚華。徐鉽字昭儒。秦駐山云。祖龍駐蹕處。宮殿竟荒蕪。西北長城起。東南王氣孤。焚阬成左計。銷項不爲儲。一撮埋金土。空勞萬世圖。短檠次韻云。孤笠愁誰寄。長歌一短檠。忍教聽角柰。愔賸案頭明。病榻常疑燼。雞窗到曉清。十年徒對爾。憔悴竟何成。柳絮云。一自飢眠未出村。銷魂幾度柳飛條。昨宵夢入江南路。又上秦淮渡口船。

拜經樓詩話

吳騫纂

拜經樓詩話 一

吳 騫纂 騫字槎客。號兔牀。浙江海寧州人。貢生。附

自序

著述之道。蓋難言矣。昔人論詩話一家。非胸具良史才不易為。何則。其間商榷源流。揚扢風雅。如披沙簡金。正須明眼者決擇之。予于有韻之語。初未能析其得失。譜其良苦。又烏足以操三寸不律而雌黃而揚秋哉。顧己雖不能詩。乃心有獨嗜。遇朋簪酒座。聞人談藝。輒娓娓忘倦。輒或樹齒牙其間。暇且筆而識之。殊不自悟其洟可已也。間復以史喻之。夫學通古今。識究天人之際者。固推南董遷固之才。亦有為別史。為稗史。為叢史。為穢史。下至屁言讕說。巷議街談。苟稍足以資記注而廣多聞。要未必為三長之士所盡斥。然則是編也。姑存之以備詩話之稗乘。或庶幾焉。至其中先後。總隨得隨筆。故不類不次。亦略仿宋元人詩話之例。超覽君子。或弗以叢雜為嫌。而更匡其所不逮。尤厚幸云。

嘉慶三年歲次戊午秋七月吳騫識。

我山先生嘗著大學古文參疑。及古記雜言諸書。其意頗尊信豐氏石經古文。云鄉前輩陳乾初先生。山陰高弟也。晚著大學辨一書。同時若桐鄉張考夫。山陰劉伯繩。海鹽吳仲木。仁和沈甸華諸君。交遊皆

爭之。而乾初殊不屈。蓋自謂實有所承也。乾初晚家泥橋。流離坎壈中。論著不輟。每有所就。即走山陰先生位。為詩文而祭告之。其集中載告山陰先生文曰。嗣則我師。雖死猶生。我呼我號。在天之靈。非昔非古。大學非經。某也闢之。不遑致寧。得曰。上齊先聖。下質朱程。是耶非耶。昭然甚明。某之律安。是梅是懲。如其未篤。寧弗我矜。蓋其篤守而不移如此。大抵二公皆參用姚江之學。

陳發立先生枚。乾初從子也。少工詩。與龍山祝眉老淵文角里錢發吾瀗等十餘人。結社過之社。日相唱和。發立行尤高。少補諸生。旋棄去。從前植蟠柏一。長夕吟哦其下。自號蟠柏子。卒年四十餘。遺詩多散失。存者僅三數十篇。其論詩云。以溫厚纏綿為體。以風雅鼓蕩為用。思入深沈。調出俊爽。宏麗詩不落淺俗。幽靜詩不落枯淡。維句宜渾。不宜粗。瑰句宜細。不宜巧。一觀意思。二觀體裁。三觀句調。四觀神韻。四者皆備。方為全詩。四者中更以意思神韻為主。觀此可以見其詩學之造詣矣。

朱茂才亦大名淳。別字曉亭。祖嵩嶽。父爾邁。母葛氏宜。數以詩鳴。故亦大少工吟咏。所著曉亭詩鈔。氣格清淳。時造晚唐佳境。所作不輕示人。故罕知者。予既錄數篇入湖海詩存。頃復讀其楚游偶咏。隨筆於此。寒沙森森挂輕帆。醒酒離亭有阿咸。白雁聲中辭故Ｊ。黃花節裏換征衫。風迴江闊星初亂。樹倚秋城月半銜。此去湘湖清似鏡。且須放眼縱遊函。[illegible] 想汝幽棲迴出塵。竹亭花塢合長貧。俯知古道終嫌拙。老覺人情始念眞。棋局邊難了局。波迴井底又翻新。薄遊不止憐分袂。耿耿離心按劍頻。[illegible] 素影斜臨紫塞寒。天涯悵向九秋看。幾時回首膠城斷。夜笛初高曉角殘。月夜 蕭瑟商聲入夜長。亂落殘葉下金塘。無端吹斷還家夢。散作征人滿鬢霜。秋風 四野微吟聽未終。夜深斷續逗含風。可堪切切淒淒意。多在月斜燈淡中。秋蟲 摘句五言云。雨長深水腹。雲斷鎖山腰。道中 沙虛寒集雁。風急鍵呼鷹。即事 衝風橫斷影。帶水咽離聲。秋雁 七言云。夕陽水碓鳴孤澈。遠樹秋蟬咽斷風。道中 別浦草長封斷鎖。荒原風急嘯枯槭。同皆先生陳 暮江風急雁初度。旅榜月明人未歸。二兄夜飲 殘旗捲霧迷寒草。故壘迷雲鎖夕陽。陳墟 夜暝重林烏未返。寒生孤枕客先知。夜感 殘月棲巖沈桂魄。嚴霜壓樹結冰花。[illegible]

馬家中上舍居。插花山中。擁書萬卷。築道古樓。與婦査氏惜月唱和其中。世稱之者。比之神仙中人。塞雁樓詩自序云。予年十六。竹入是樓。忽忽四五年。便有生死之隔。聊賦知章。心正惻惻未已也。不堪作事。話答鼻。塞雁樓頭初定情。記得夜來風雨亂。幽花強力到三更。月暗高樓人定時。挑燈學我細吟詩。偶然七字粗能律。便道從今弟勝師。香壓滿泛玉浮梁。妾手親來夜勸郎。郎自無端推酒去。泥人一笑卸殘妝。閒年十五小於我。立花前如我長。究竟性情孩子樣。笑嗔作戲慣無常。草龍帳底坐新涼。斐扇輕搖話正長。話到後緣離的的。低頭不語去思量。別來好夢已難因。死後曾來重苦辛。自是少君難再得。樓金甜子擬傷神。塞雁樓今不可考。又嘗遊吳氏。經時始歸。査謔以詩云。楊花豈向一人開。此去吳家笑幾回。倒假西山歸棹後。問他可有阿誰來。塞中和答曰。楊花原是路旁開。且愛柔條看一回。假使春風戀個緒。可知今夜未歸來。其風情如此。

漁洋詩。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査虞卿上舍謂分甘餘話稱儀徵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若今儀徵。迄無其地。不知漁洋何所據。故其眞州雜詠云。古墓已迷仙掌路。皆雅尙弔柳屯田。詞藻獨醒雜志耆卿死。葬棗陽縣之花山。每歲淸明。詞人集其下。爲弔柳會。則眞州之有柳墓。或傳聞之誤也。

宋王仲甫字明之。岐公猶子也。倚聲著於一時。客吳時。有所愛。至京師。爲岐公強留。逾時不返。因作詩曰。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滯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襲明之中吳紀聞謂此詩用古樂府藁砧今何在。體人皆愛其巧。

海鹽胡官子谷水談林。杜工部贈李八秘書別云。一戎纔汗馬。劉須溪以一戎爲不成語。余案高宗伐高麗克之制一戎大定樂。初用既久。想不爲破句耳。鶴考梁元帝答蕭下勸進令云。庶一戎既定。罪人斯得。蓋六朝人已有此語。非唐人爲之矣。

文選張茂先答何劭詩云。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淸。負乘爲我戒。夕惕坐自驚。李善注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蓋詩意力小圖大。恐違周任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戒。而容齋三筆云。禮緇衣篇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引文選此詩以爲詩乃周任所作。此殆所謂不觀上下文之過與。

韓致光香奩詩。蜂偷崖蜜初嘗處。鶯啄含桃欲咽時。竊謂上句蓋即古樂府。黃蘗斷兒乳。不斷郎殷勤意。故下聯云。酒蕩襟懷微駊騀。春牽情緒更融怡。亦各承一句。駊騀融怡 而初嘗欲咽。駊騀融怡皆雙聲疊韻。於四句中彌見晚唐人詩律之工細。

毘陵唐孔明孝廉字昭號半園外史。家富藏書。工吟詠。有擬故宮詞四十首。雖不及仲初花蕊。間有可補載籍所未備者。三宮列坐御筵旁。戲誦族譜繼不妨。獨有儀文難假借。謝恩一次一持觴。香湯百種盈澄淸。任取金盆次第傾。伺得內家闌浴起。一盆古剩水先呈。閑遊苜王宴月樓。諸宮綺縷進珍羞。偶然醉裏龍袍汚。簿說宣頭獅子油。龍樓夜夜百餘盤。鉛碳依稀丈六寬。女侍一時齊出閣。未容已進保和丸。朝能回鑾燕豫時。愛抽古史徹宵披。丹鉛每到芳規處。傳勅中宮召來兒。

唐茂業與元沈氏莊云。江橋武侯錫雉地。雨昏張葳勸銘山。又浦津河亭云。烟横博望乘槎水。日上文士避雨陂。世爲名句。同時鄭都官端中詩亦有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之句。然氣象殊不逮闕。

桃溪在宜興縣西南六十里。又名張溪。南唐門下侍郎張居詠居此。子孫因家焉。宋建炎中。岳侯曾館於張大年家。有題屏書跡豈盡沒歟。又有贈張完詩一絕云。無心買酒謁靑春。對鏡空嗟白髮新。花下少年應笑我。垂垂羸馬訪高人。張後人并完和詩刻石於北家祠中。詞海遺珠又載武穆逸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今世刻武穆集皆未見。知其不傳者多矣。

東家雜記載夫子車從出國東門。因觀杏壇。歷級而上。顧弟子曰。茲非臧文仲誓將之壇乎。睹物思人。命琴而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又衍波傳云。孔子去衛適陳。途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子游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採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圍。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謾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曰。用蜜塗珠。絲將蟻。蟻將絲。如不肯過。用煙熏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矣。按前歌諸家琴譜皆不錄。竟似一首七言絕句。後四句并偶聯句之濫觴。而荒誕無理。尤足噴飯。

馬雞出秦州。大倍於常雞。形如馬。觜翠耳毛植豎。面足赤若塗朱。宋葉寘觀齋在北平時。署中嘗畜之。葉寘爲之賦詩。錢塘李孝叔和作云。珍禽元不產龍城。隴右攜來羽五更。翔立岐陽丹鳳出。名同天廐血駒生。耳毛削竹靑驄立。距汗天桃赤兔行。我亦不甘終伏櫪。披星擁劍侍伊嗚。伊城一作[illegible]考叔名顒。錢塘人。諸生。毛文龍守皮島時。額常在其幕中。

錢塘莫如京字雲卿。文雅好事。毛稚黃謂與明華亭莫是龍可相伯仲。家於東園。有高雲閣。疏泉列石。頗極淸曠。毘陵惲壽平與相友善。至杭必寓閣上。册多題咏。如蔣莖平鷺不。煙籠半浸池。靄荔愁中鬼。桃花劫外身。猶雨詩箋在。新愁白髮知。無山多怨鶴。得樹亦棲鸞等句。皆可想見當日風槩。餘詳東城雜記。

杜常華淸宮詩。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淸。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曉風字重下句西風字。或改作曉乘。亦未佳。楊升菴云。見宋敏求長安志。乃是晨字。敏求又云。長楊非宮名。朝元閣去長楊五百里。此乃風入長楊樹葉作雨聲也。溫陵黃俞部云。考前說今本長安志乃無之。後說則李好文志圖中語。而升菴以爲敏求。似誤。又見俞部長安志跋元與師道詩話。亦有此論。蓋升菴所本也。

虹橋板。出武夷山中。傳爲仙物。在高峯之巔。人跡不能到。昔因風飄墜谿澗間。爲樵牧所得。稍不謹。則凌空飛去。張芑堂燕昌曾見一片於杭與達夫家。爲之題識。越十年餘。竟爲芑堂所得。板長尺餘。廣二寸。厚三分。色如楠木。其質堅細而有文。一角微白。賞玩家多著於吟咏。梁山舟太史詩云。虹橋之板才徑尺。付與幽人鎮玉格。延陵寶藏東海頭。爛處天然一角白。謂不可信事可傳。非柟非柏無人識。即今散落市廛中。君獨何緣收拾得。當年吹墮武夷峯。仙凡悄悅將毋同。須防一夜風雨疾。飛去天邊化斷虹。此詩可追蹤竹垞。予嘗見沈椒園廉訪所藏唐劉蛻硯。以虹橋板爲匣。硯石紫色。長不及三寸。廣寸餘。厚四分。旁有蛻字篆書。按唐詩人尙有陳蛻。屬代間人。見唐詩紀事。此不知何以定爲劉蛻也。硯今歸陳仲魚孝廉。

毘陵驛壁間有人題詩云。獨上亭臺耳目新。情懷何異葛天民。江山奇跡原非我。天地爲廬亦借人。收盡眼前千里目。流空衣上十年塵。有詩不寫酬佳景。卻恐風塵笑客貧。詩極瀟爽。或傳呂純陽所作。後與盧九台先生過其下。讀而善之。嘗和其韻。

陸東陸初名咨志，字倩廷，江陰人。嘗爲非錢詩百五十首，蓋實非錢，而以錢名者。又取錢之僅見稱傳而無疑者，各系之以五言律。凡若干首，分類爲小序。予疑今世所傳松塔藭心梳錢及臨安府鈞牌等，皆可入非錢類，惜乎陸詩不得見。

査東山先生遇與顧恪事，世皆豔稱。予觀東山所作敬修堂同學出處偶記，有似出於傳聞之過者。豈當日以其門貴飾故爲之諱耶。記云：己亥余客長樂，湖鎮吳葛如以厚幣邀余至其軍，爲路南部風告艱難諸狀。方在席，無所指顧，而其內不軌，猝縛至階下，告余曰：君徐發而彼遁矣。吾密行內間，不失一矢。未幾，而不軌之所恃崇爲城他不靖，幾閩事。飛符報命，葛如曰：是又內間之轉行也。吾左右何不間之。葛如能詩，自比武侯，故以六奇爲名。大率用兵以計勝，顧名知之矣。時余其長君啓晉、晉弟啓瞿、僧傳余廊，皆字長源、啓豐字文源。長源已登丁酉賢書，生而韶秀，玉立工詩，所至慨流連，興懷古昔。扶行五指，篇什繁富，不勝舉也。余嘗敘其爲文，有關撫安之大者，嗣余詩可之識，凡仕宦游歷所賦，無不及之。專峽東甌，遂入葛如擯陽峽一詩，別久之，投余遠問。則葛如病而長君僅已終文去矣。葛如隨物故。世相傳余初有一飯之德，葛如方布衣，野走，懷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是事也。文源乃邀飼蒙殊格，得與古句稱三十登壇，而文源齒尚未及。初時余時去總角無幾，便以能詩文屬序，不意其設筆指顧風雲。用儒柔製南服也。

宋南渡時，宣尼嫡孫隨國南遷，占籍浙之衢州。至元，孔洙以曲阜守墓，奏讓公爵。世祖允其讓而嘉之，以洙爲祭酒，厥後遂爲布衣。明正德間，海寧董澐特言於衢守沈諶，奏保孔子五十七世孫彥繩襲五經博士。衢之有博士，蓋自此始。方彥繩北上時，澐爲祖道於衢之萬松書院，黃巖石先生有長歌紀其事。

海鹽錢東圩，其先本何姓。明初隸戍籍，以稚子鞠於錢氏，因蒙其姓。至東圩始訪獲何氏，遺址而祀之。從吾道人嘗爲賦河源復古詩云：遡志傳來事可知，不同鵰漸易中推。提攜近遠嬰難保，寄養恩深氏可移。河脈已窮星宿海，梧巢今見鳳凰枝。荒村墓道無孫食，又見焚黃酹酒時。至商賢先生故族，復姓何氏，而從無後人，謂由復姓之故。然其理亦不可解也。

蔣山傭詩律蒙告云：律詩如岑嘉州嫦歌急管雜清絲，止是不拈，不可謂之拗。如子美云：去年登高郪縣北，乃是拗也。拗非律之正體。中唐始有之。拗須拗到底，古詩尤忌湊韻，有一句湊韻，即是懈處，通篇格律都減。　律詩中八句，其流動處轉一句，深一層，乃爲合格。若上深下淺，上紆下直，便是不稱。　上兩句對立，若上比下賦，上賦下比，皆詩格所無。是知作近體者，亦不可不知六義。　詩家於敘事之中，有一句二句用譬喻，或故事俗謂之襯貼，則古人未嘗不用。但或在敘事前，或在轉折處，或正意已足，須特引證，若於賦中突出一句，此便是湊句。　凡律中二聯，用字稍有雕刻，不妨首末二聯，須老成渾脫。首聯如春，中聯如夏秋，末聯如冬，八句中具四時之氣，方爲合格。　詩避三巧：巧句、巧意、巧對。三者大家所忌也。　律詩中有活對者，有不對者，必其用意處也。意活則詩亦從之，亦有參差不齊，然其上下文必有整齊之句，無通篇活對者。　律詩中二聯，往往一聯寫情，一聯即景，情聯多活，活則神氣生動，

景聯多板，板則格法端詳。此一定之法，亦自然之文也。　律詩下四字押韻，大率半虛半實，其有四虛四實，四板四活，最難用，惟有大筆力者能之。　疑韻能雅者，其人必貴；險韻能穩者，其人必壽。予因知者樂仁者壽，吾於詩見之。　學詩不可但學句法，須以一氣渾成爲上；若逐句作去者，不足言詩。　學詩不可先學律詩。以上見蘊華

陳乾初先生黃棟兩歌：三月風吹黃棟茶，低枝肥白長新芽，蓬松滿野無須買，採取盈筐不厭奢。小曝庭中勿過乾，晶瑩細拌上新鐺，少煎歸口甜且淡，一寸翻將浸水盤，浸水盤，日一易，兼旬出之美無敵。鹽州橄欖皆不如，洞水岕茶香未及。千古只有淵明詩，風韻調遙神似之。自註曰：詩中無淵明，比食味中無黃棟。比嚼水黃棟四五盞，以陶詩百篇下之，應稱元賞。黃棟頭至今吾鄉猶尚之。

長洲韓其武晟濟補瓠存集，歸愚先生序之。嫁女詞云：鼓吹迎門燭焰紅，悲啼雜笑一言中。乘龍但願延佳婿，賢犬何妨作乃翁。奩盡搜慈母篋，新妝旋換別家風。梁家眉案張家黛，莫負當年育汝功。亦可謂善寫物情者矣。其武沒後，嘗託夢家人，言錢塘吳主事一鵬是其後身。予某時至杭訪之，時吳已登賢書，避不肯見，未幾亦卒，年二十有八。

抱朴子謂竈之神每月晦日輒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今俗以臘月二十四日爲竈神上天，北方有以二十三日者。案范石湖祭竈詞，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是古用二十四日也。是日多設酒果祭送，或用膠牙餳。四川綿州志，俗謂黏竈神牙，使不得言，尤無稽。竹坨辭司命辭錫糯粉

荔，雜還上陳，糖粘涎滓，塗之竈門，司命入覲，行步償旅，覲對兩日，辭不能語。亦屬文人託興。予友周勳補孝廉 嘗有詩云：膠糖祀竈謝春盤，歸到天庭夜未闌，持奏玉皇無好事，且將過惡替人瞞。措詞極爲婉妙。

明朗秀上人，號雪江，嗣法於海鹽天寧寺天機靜禪師，得梵公之清芬，後啓瑛師之駿逸，嘗與朱西村陳句溪諸老結社唱和。其送陽明瀚龍場驛丞詩：聲煙瘦馬經山驛，飛雨寒雞步早朝之句，尤爲時誦。予嘗得其手書羅壁山房圖詩并記云：羅壁山房圖，酒香光居士爲元淮濟公所繪，筆法精妙，真天奇也。國初諸老宿竹賦咏之，若干年爲丙宗意公所得，亦有紀詠。意之沒復若干年，傳於太虛盤公。三十年間，余在南屏，始獲一睹。今又歸我東啓所公，所因號之曰羅壁。蓋有慕於昔人者也。嗚呼，未有五十年此卷不知幾易主。慨時易世殊，而人生猶夢幻也。然則此卷與人誠一傳舍耳。東啓聊亦繼香光之瑄觀諸老之言，而進於清淨法性中，則斯卷之功不爲少矣。遂紀世次於末，并賦以詩：白雲半畝小園若垂老安心心自安，春泉引夢松花淨，月色侵門山翠寒，茶杯栞榻細煙雨，瀰牀映帶青琅玕，栖息此中同傳舍，不知坐破幾蒲團。末署石門山人明秀，嘉靖七年春三月朔日，在嘉會堂記。按記中所謂香光居士者，王叔明也。雪江後居錢塘聖果寺，更號石門山人，有雪江集，今不傳。此跡今歸邑堂明經

檇李諸襄七太史，謝友人寄參詩云：虎穴探深搨羊頭絕頂剛，異名傳鬼蓋，上藥合人銜。有客倚多病，轄鄰致密緘。文場遲趾阿，明日好抽帆。皮殼美聯句，趾阿松形矮，般聯榆樾；又詩襪襪風壁殘，肥阿地

力疾。般柵襬襬與𨂐跼。俱枘鑿對格。行撥不前也。下切。李。趦陟有歧下阿切。爲。疾趍阿云。曾之何切。

明侯官曾弗人先生異撰所著紡授堂集詩。立意求新。未免稍流於𢗈。其與趙十五論詩書云。弟嘗謂古詩難於律詩。五言律難於七言律。杜詩七律罕不奇妙者。至五言。平率爲古。遂已參半。惟王孟五律妙於七言。始有天授。謝則陶令爲五言古神品時。因未有七言之體。卽有。而陶爲之亦未必不强於五言。要未可謂五言之較易也。七言律雄堅沈鷙中。易暢易動。惟綿稱二字。暢則不堅。動斯未沈。不動不暢。又涉平板。今使縮長句爲短句難。展短句爲長句易。是以從後人而觀。則歐蘇流暢於韓柳。韓柳流暢於史漢。史漢流暢於左氏。左氏流暢於尙書。然而尙書左傳知節中未嘗不暢不動。秦漢而後。遂以漸加斯則句從古短。字以世增。以此思五七言雖易。使自了然。且作詩者。從古體入手。雖律詩亦有率曠之妙。王孟之五言。杜之七言。皆以古詩爲律詩者也。少陵五律。王孟七律。則以律詩爲律詩矣。今之學詩者。從律詩入。以其有占有偶。易於取偶成篇。其律又從五言入。正如里塾小兒。學作對句。以字多者爲能。官師矜鳴。皆於兩疑。定其謂七言最難合作。甚於五律也。至謂律詩難於古體。則又護短欺人之習。應制述者。謂詩義難於古文。爲左馬韓蘇易爲王唐瞿薛難。更無是理。可以無辨者。弗人之論。多中時病。蓋亦未嘗無心得者。

趙靈均分類唐歌詩一百卷。昔人未見著錄。收藏家亦絕少。明葉文莊菉竹堂書目中。有舊唐歌詩殘本。後云。僅得實存二十七卷。蓋已不及三之一矣。文莊自言從常熟楊侍郎借鈔。往予在吳門書肆。見不全宋槧十册。後有毛扆手跋。蓋汲古舊藏也。楮墨極精好。此書分門纂類。趙孟奎序言凡一千三百五十三家。四萬七百九十一首。可謂廣矣。孟奎字文耀。號春谷。寓蘇州。太祖十一世孫。寶祐四年文天祥榜進士。忠惠公與譙子也。官至祕閣修撰。

宋施德初父子。及顧景蕃注東坡詩甚詳。較王龜齡集百家注。勝之遠矣。如赤壁賦吹洞簫之客。爲綿州武都山道士楊世昌。亦見施注。父子孔聲詩注而王不及也。宋牧仲在吳中得宋刻施注。蓋是琴川毛氏藏本。中缺數卷。屬邵長蘅補注而刊之。人頗譏邵之妄。朱竹垞有上客爲補由儀詞之句。亦微詞也。當時惟琴川錢氏有足本。毛子晉每欲借鈔補全。輒而不予。後遂付之祝融。世間遂不聞有全本矣。然宋所刻宋板施注。亦非原本。嘗見知不足齋有宋板半部。其注較近刻尙多什三四。卽世所傳王注亦然。予家有宋建本王梅溪集百家注東坡詩集。楮墨極精。視近刻之注。亦多什三四。而分門別類及卷數。俱自然不同。知陶詩本不在內。而今强爲附入。以是知古來書籍。爲後之庸妄人刪幷錯亂。多失本來面目。又豈特一二書爲然哉。

常熟毛斧季。嗜古不減其父。嘗讀手跋趙孟奎分類唐歌詩殘本。自言屢轉訪搆。殫於心力俱瘁。因摘其大略。以見前輩求書之難。非後人所能及云。趙氏分類唐歌詩。乃鄕前輩藏本。後以售於先君者。先君見背後。先達爲予言此書。世間已無第二本。予念歸搶之。按照目錄。僅存十一。爲惋恨久之。因思以天下之大。好事者之衆。豈遂無全書傳聞。武進唐孝廉孔明予聞有之。託王石谷翬往閱。無有也。先是託

王子良甫卿訪於金壇中。秋二月。子良從金壇來。述予翔之言曰。唐氏猶有其書。須償百金。因思予與唐。姻婭也。果能得之。殆不啻傾家之半。遂可公之天下。俾讀其書者。如入建章而睹千門萬戶之富。此生願畢。執論於此矣。喜再訪諸。卽欲鼓棹內兄嚴拱侯。且曰此固韻事。亦勝事也。吾當往。次日卽行。道經丹陽。宿旅店樓中。中夜聞戶擾聲。雞初鳴。嗣登大呼失金。諸商旅皆起。將啓行。戶皆扃鎖。不得出。天明。伍伯來。道宿店者二十三人。拱侯居首。爲與失金者比屋也。鞫伺見縣令。命各出橐中金。有失金者踰之。布金滿室。下多者數百。最少者拱侯也。及驗畢。皆非是。遂出。拱侯曰。可以行矣。曰未也。令不能決。富貴之於神。昇神像坐廣庭。庭中架爐炭。上置巨鍋。傾桐油於中。火炎炎從油上出。向拱侯曰。請啓拱侯歎曰。毛斧季書歸書人一至於此乎。趙孟奎之唐詩。其有無未可知。今予死於沸油。何也。一老人曰。若無恐。苟盜金。必糜爛。不然無傷也。以手探之。旋不甚熱。遂髓油投體。果無損。遂以次二十二人盡無恙。拱侯曰。人謀鬼謀。鏈湯爐炭。盜皆之。今可行矣。又一人亦去。其二十一人者。方與旅店𨈇及事白。遂金者店家也。拱侯抵金壇。促予翔寓書唐孔明。答曰無之。竟不得書以歸。予趨迎聞所歌詩。拱侯曰。焉得歌。不哭幸矣。予蹴卽之。備述前事。恍假恍復將瞻。

查韜荒晚歲游茶陵。頗有所眷。遂死於其家。朱晚亭悼韜荒詩云。路旁香草路中花。朵朵其如秋自脆。長恐欲招無處所。不知雲雨故誰家。三閭死後風流遠。之子高名亦與傳。自古才人多好色。才人未有不神仙。朱與查爲中表兄弟。詩蓋閔之。亦諷之也。

世傳天竺中秋夕。往往有月中桂子飄落。惟至正壬辰。落在九月十五夜半。陳敬初爲賦桂林謠云。廣寒宮前秋色老。紗欏子結虬枝杪。自注紗欏一名。剛風吹顚玉蝟蜍。丹桂縱霸香似掃。雲蟆提杵敲丁東。戀落瓊瑰飛繳空。犀霎棲居不遑惜。蚌胎撒下塵寰中云云。

錢塘陸麗京。晚歲祝髮爲僧。雲游四方。初猶暫歸。後遂棄家長往。不知所終。有女名莘行。字槎任。七歲卽能詩文。嘗念其父。作雲遊始末紀。歸袁花祝翁自晉。榮任詩多散佚不傳。七歲同父母兄姊送吳公鷁渠司李吳郡一絕云。自憐嬌小不知詩。執手臨行強賦詞。盼煞歸鴻傳錦字。吳江楓落正愁時。見登輔詩話。

魏舒著桐鄉人。少學洋居氏法。句名行舫工詩。嗜酒。不安淨業。邑令與某迎繫於獄。將嚴治之。會移他邑。代之者爲滿洲舒瞻。偶錄囚入獄。見壁間詩。詢知爲魏作。大喜。立出之而加冠巾焉。魏感其德。更名舒。字曰更生。嘗以詩謝吳令云。鐵斧頑金能幾指。不知何以謝良工。蓋吳性嚴酷。時有吳鐵匠之目云。

陳世大。字敬微。海寧人。詩工詠物。嘗作百花詩。梅爲同邑查禾雙太守克述所賞。如偶尋香去。三三里。忽見梢頭六七花。在行過小橋香忽送。吹殘短笛月微昏。上一庭迴日賞騷時。十里香泥紫燕飛。杏花謠將帝女江邊淚。染作漁郎洞裏春。桃諸聯。亦彷彿茗齋之遺也。

明西昌嚴書士萬見少日負其才氣。目空一世。詩歌賦詠。自總角至弱冠之歲。已不下數十萬言。後遭流寇之難。家爲之破。無何。又遇事詿繫者累年。久之得釋。所存有燹餘稿圖歸誠集。擇其詩如近

香奩自謂皆有所寄託今錄數首於此笑語歡從陌上來驀知闌干賭歡回柔風護得香羅穩不許游人覷著猜(春晴)燈度疑魂步好風無聊卻當是真逢偏教與日真逢處倒要翻疑作夢中(無題)又秦郵詩云秦鏡如銀解照妖肺腸私曲總難逃阿房復道都照徧何不當初照趙高

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知是淮流轉處山此秦少游泗州東城晚望詩也見淮海集中而沈歸愚入之別裁集

閨秀歸氏若瓊梁溪人適太學生朱汝綸若瓊少工吟事旨格清遠不喜華貴在東與彷彿有陸卿子之風其尤雋警者如一村通路竹欲往翠微巔茆屋蘿全補竹籬皆半封溪聲咽殘月山色破寒鐘早有鳥雙起曲入策短筇(晚起山行村塢中)落日照離顏看君辭舊山舉書元不厭渡水故應艱匹馬齊煙裏荒原暮樹間殘秋一聲雁何處穆陵關(送女夫秦渡[illegible]游山左)乍寒乍煖落花天好夢全消又一年蝶影飄殘桃底蕊鶯聲啼破柳梢煙休彈錦瑟傷青鬢誰向紅樓惜翠鈿惆悵王孫歸路杳任他芳草自芊眠(春送)盤螺漸上碧雲梯萬木森森寺逕迷古渡遙連瓜步驛危崖橫壓海門低履黏石磴蒼苔滑杖挂煙蘿澀翠齊欲問華陽真逸事江流又擁夕陽西(登焦山觀)落日挂江樹蓬窗四月秋夜潮回客夢何處是揚州(夜泊丹徒)虛落搖窗鏡影空庭梧瑟瑟颭秋風水晶簾外朦朧月人在秋江碧樹中(延清閣夜坐)若瓊性至孝在室時封股和藥療母疾者再沒後秦小峴觀察梓其遺集曰亦南廬小藁女配觀察亦能詩觀察嘗詠其瀟河南還舟中作有千里歸帆渾是夢綠楊影裏數橋西之句

青梅軒詩話徐凝絕句殊有佳者不盡惡詩也如娟娟水宿初三夜會伴愁蛾到曙兒及不寒不暖看明月況是從來少睡人極似香山其留辭川守侍郎云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到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

又云元稹水上寄樂天云眼前明月水先入漢江流漢水流江海西江過庾樓庾樓今夜月君豈在樓頭萬一樓頭望還應望我愁此格古今絕少

又云長水鴛湖櫂歌百首一時寄興之言補緝舊文以資驅使古人所謂有一不可有二也後之效者南宋雜事詩遂得七百首紙札無情任其摘摭果何取乎青梅軒詩話踏溪吏位存([illegible])著位存與弟術存([illegible])並以詩鳴荊南位存有秋聲集小眠齋詞術存有荅[illegible]齋集

拜經樓詩話 二

元錢惟善試羅刹江賦以七發之曲江為即浙江楊廉夫題之說者皆謂廣陵江無濤而錢塘江有濤也國朝朱竹垞復以錢塘江干有廣陵侯廟賦詩以證之近人頗有疑錢說之不然者韓江汪容甫中及吾友俞君秉淵([illegible])皆為之論辨余則考王充論衡作書虛之論云江云有丹徒大江有錢塘浙江有吳通陵江此明錢塘江與廣陵江判為二江矣又曰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蓋即指乘之七發又曰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然則舊曲江本有濤由當時江面隘狹之故後來江面寬平故遂無濤錢塘江面始終隘狹故至今尚有濤仲任去枚乘未遠所見相同惟善生後千餘年輒欲奪廣陵之濤與浙江豈其然乎又按廣陵侯廟未見於咸淳臨安志考西湖游覽志廣陵侯廟在石塚本名協順廟其神陸圭昭慶軍人也宋宣和中引兵攻方臘敗之歿而為神偕與其三女效靈江岸淳祐中賜廟號協順封神為廣陵侯是宋之神號與漢之廣陵初無相涉竹垞偶見廣陵侯廟遂謝賦詩以辯錢之曲說殆未之深考與([illegible])

鄞縣全吉士(祖望)相傳為同邑錢忠介公(肅樂)後身人未之信後吉士舉子初墮地而錢公後人來賀者已在門詰其知之速曰夜來聞影堂中人言謝山舉子可喜可喜謝山吉士號也故吉士有五月十三日舉子詩云釋氏語輪迴世之輒加嗔有客強傅會謂我其夙根琅江老村師於我實前身一笑姑應

之薦。武漫云云。昨聞正氣常。預告將離辰。在我終弗信。傳之頗駭人。聊以充談助。用怡湯餅賓。先是謝山有兒。生而穎悟。六歲而殤。母哭之慟。忽瞑目曰。無哀。當再來補之。後十年而謝山生。故小字補兒。然謝山所舉子。亦蚤夭。無後。豈絕續之理。雖鬼神亦不能爲之主耶。

宋麥裳先生自浙西觀察移官四川。康熙壬子。蜀中遘亂。麥裳方入都。闔家人盡被難。疑悄而卒。有女。才及笄。流落至滇中。爲王某寵。踰年而寡。遂祝髮投中山爲尼。名道啓。有侍婢王氏。亦相隨入道。名慶光。至壬戌五月。二人避兵入山。突遇悍卒。悅其姿。強之東下。且逼令蓄髮。宋以死自誓。且以匕首賊胸。幾殞。卒度其志終不可奪。行至偏橋。委之而去。二人計無所歸。憶有僧侶海成者。結庵省溪江口。欲往依之。而又不諳道路。偶遇浙西商人董某。相約同行。抵銅仁。爲邏卒所疑。送於官。太守蔡進齊。廉得其實。閔其名家女。欲送還鄉里。女泣曰。妾生不辰。備罹顛躓。聞父母並下世。殘喘此身。縱不能死。亦復何顏對桑梓。苟得一弗庵寄跡。懺除夙孽。私願足矣。時吾邑楊曰西少司馬。方撫黔。仿所屬從其請。在偏餘內翰。適在楊幕中。賦中山尼一篇以紀其事。（盛百二柚堂筆談。載[illegible]玉叔女實未覆身。有侍女髮身代之。據此事實內翰在楊幕。所見而紀之。姑識於此。以俟知者論證。）

石蠶生江南山谷。蓋蛙之美者。四足尤長。皮若蟾蜍。而色紫多疣。聲類犬吠。故獨字從犬旁作。昔人所謂紫色蛙聲者。殆指此與。義興謠。山尤多。陳迦陵竹枝詞云。紅糟薄醉蒸山獨。銀縷如絲切柿狐。考稜希文輝史山給一曰南風給。又曰石鴨。生山谷中。遇南風則出。背黑色。掛磊兩股。皆長。孝豐人珍之爲上品。逸皮蒸熟。味在於皮也。竊按左思蜀都賦。蟾蜍山棲。黿鼈水處。劉逵注。蟾蜍。鳥名也。今所謂山雞。何義門謂蟾蜍乃蛙類。而大俗名山雞。所糾良是。猶今吳越間呼青蛙爲田雞也。劉氏誤認蟾中有山雞。遂指蟾蜍爲鳥名。是殆還注之失。

唐李郢浙河館詩。有背蛇上竹一種色句。何義門詆爲外道。竊按吳越山間有蛇。形類蜥蜴。四足。身長尺餘。色青如蛙。土人呼爲竹葉青。又異苑。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枝葉已生。而蛇體未變。相傳蛇可化竹。竹復化蛇。唐人詩似未可輕議。

宋李雁湖箋注王半山詩集。海鹽張氏所雕者。乃元劉辰翁節本。失雁湖本來面目。曾見知不足齋所藏宋刻半部。箋注詳全。每卷後又有庚寅補注。不知出自誰手。鮑氏讀書志亦未之及。或疑即雁湖所補。考璧以寧宗開禧丁卯出居臨川。箋注詩集。當在是時。其卒於嘉定壬午。至理宗紹定庚寅。雁湖沒已八載。安得復出其手。或其門人如魏鶴山序中所謂李四美之流爲之。則未可知耳。

唐人詠息夫人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息媯事始著於左氏。而國語及公穀均不言之。劉向列女傳。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親於皦日。遂自殺。息君同日俱死。楚王賢夫人之守節而死。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則息夫人初未嘗失節。烏有所謂生子而未言者。中壘父子皆明左氏。寧顧此書。獨不取其說。當必有據。予疑

楚王當日或因夫人不從而死。別取夫人姊娣之嫁息者充之。亦號之曰息夫人。（是生堵敖及成王者）則未可知。正如蜀之有兩花蕊夫人也。

渡海輿記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自述往臺灣歷諸番社。採買硫磺。記海外諸國風土。其書與稗海紀遊大略相似。末附臺郡番境歌。今錄數首於左。鐵板沙連到七鯤。（安平城[illegible]）鯤身作浪海天昏。任教巨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雪浪排空小艇橫。（[illegible]小船[illegible]）紅毛城勢獨崢嶸。渡頭更上牛車坐。（[illegible]）日暮還過赤嵌城。編草爲廬取次營。衙齋清暇冷如冰。風聲撼醒三更夢。帳底斜穿遠浦燈。（[illegible]故也）男兒待字早離娘。有子成童任遠颺。不重生男重生女。家園原不與兒郎。（番俗以女承家[illegible]）番兒大耳是奇觀。少小都將兩耳鑽。截竹爲輪輪漸大。如錢如盌復如盤。（[illegible]）輕身捷足似猿猱。編竹爲箍束細腰。（[illegible]）等得吹簫尋鳳侶。從今割斷伴妖嬈。（[illegible]之夕）深山負險類鹿屯。一種名爲傀儡番。博得頭顱當戶門。髑髏多處是豪門。（[illegible]）觀數詩。臺郡風土之異。已約略可見。此書雍正十年知將樂縣事獨安黃周於仁齋爲之序。

宋曾達臣獨醒雜志。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刺史即地立淵明祠。洪芻駒父爲之記。祠前橫小溪。溪中盤陀一石。人謂淵明醉石。土俗遇重九節。攜酒擷菊。酹奠祠下。歲以爲常。按靖節祠及醉石。今不知猶在否。唐陳光有題淵明醉石詩曰。片石露寒色。先生遺素風。醉眠芳草合。吟起白雲空。道出乾坤外。聲齊日月中。我知彭澤後。千載與誰同。又王貞白詩曰。片石陶真性。非爲麴糵昏。爭如昂月醉。不笑獨醒人。稍蠶莓苔色。交加薜荔根。至今重九日。猶待白衣魂。二首見分類唐詩。

籬花多處別開門。斜陽過遠村。不爲羅疎增日及。祇因人看黃昏。此西湖僧篆玉山居雜興詩也。按牡棠一名黃昏。見急就章注。陳后山詩有黃昏湯。玉具齋謂即此。

何無忌與人論詩云。欲作佳詩。必先尋佳韻。未有佳詩而無佳韻者也。韻有宜於甲而不宜於乙。宜於乙而不宜於甲者。韻韻適宜。若合函蓋。惟在構思之初。審巧揀擇而已。若七言歌行。抑揚轉換。用韻頓挫處。尤宜吹緊。凡合此處。始能見人平日學力淺深。工夫疎密。乃至排律長選。亦宜斟酌。譬腳穩妥。庶無牽強搭湊之失。可見工詩者。未有不留意於韻。今人衛口吟哦。但求叶韻。甚則次韻疊韻。逸篇累牘。徒使將焦腕脫。令人生厭。無忌名白。溫州人。少爲郡小吏。司李龍君御異其才。爲加冠。集諸名士賦詩以醮之。且延譽於海內。遂有盛名。崇正初以老壽終於梅嶼山中。有汲古堂集。

宋林同子真。福唐人。父遇號寒齋。有隱操。同見宋史忠義傳。失其名。稱林寒齋。查初白先生爲考證。載之福建統志中。予舊得其孝詩。採古今人物之孝於父母者。爲孝詩三百首。劉克莊序謂其事陳而意新。詞約而義博。予讀其詠茅容殺雞奉母云。雞乃爲母設。蔬惟與客同。賢哉茅季偉。識奕郭林宗。范滂云。寧將身死禍。不忍付流離。我自不爲惡。黃泉今有辭。徐季登云。南州徐高士。姓字滿東都。有子篤孝行。終身竟

隱居。王楙云。去年今社日。撫事倍酸辛。能社爲兒泣。鄉鄰定可人。鶴云。好是鶬鶊陰。居然子和聲。休云氣所感。自是物之情。殺云。不忍身逃節。知爲母惡旃。人心有知此。歟而亦何傷。皆直書其事。不假文飾。而理自見。宜爲後世所推許焉。

唐周曇作詠史詩八百首。都乏精警。唯詠君王后一首云。連環要解解非難。忽碎瑤階一旦間。兩國相持兵不解。何煩但倚假連環。殊有啓致。

錢筱魚鑰暗古亩。衆聲蛙通偏儒家。此宋姚述堯過青川句也。見方輿勝覽。按述堯字進道。錢唐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所著有籲齋公餘詞一卷。生平與張无垢施彥執諸公友善。橫浦集中有和進道詩。彥執北窗炙輠錄。述道語尤多。人或賢者歟蓋其 竹垞選詞綜。直以進道爲名。而所載三年枕上吳中一首。又見於東坡集。不可解也。

周松靄大令。炳精華歲字母之學。著著悉歸與論。又輯杜詩雙聲疊韻括略。以爲音聲之道。本乎天籟。若夫雙聲疊韻。則三百篇已發其機。與漢魏泊六朝以漸。大都闇與理合。齊梁而降。風氣尚局初開。唐賢明此者多。而少陵更擅勝場。惜自來讀杜者。無慮千百家。從未有論及於此。其體例有雙聲正格。疊韻正格。雙聲同音通用格。疊韻半上去三聲通用格。雙聲借用格。疊韻借用格。雙聲廣通格。疊韻廣通格。雙聲對變格。疊韻對變格。散句不單用格。古詩四句內照應格。凡十二類。所摘古近體詩句。自杜外。附漢魏六朝至唐宋諸家。自謂凡數易稿。閱二十餘年而後成。其致力可謂勤矣。此書實發千古之秘要。非深通音韻者。不能知其妙也。

李之佳品。莫過於攜李。生齊熟。亦甘美多汁。殊不減玉乳之梨。每顆必有一爪痕。相傳以爲西子曾掐之。造物之奇。殊有不可理詰者。竹垞攜李賦。謂惟嘉興縣東淨相寺有之。寺僧恆苦官吏之擾。而伐其樹。今此種流傳尚不絕。予兒時。嘗過寺閱查氏於橫淛橋。在初白先生敬業堂側。見一樹。乃始得嘗。歎爲獨絕。未幾樹死。近日郡瀕諸山。往往有之。雖亦有爪痕。而味遠遜。殆如踰淮之枳矣。

唐李蟻詩世不多見。宜興岳巷寺有題石壁一首曰。四周寒暑鎮湖關。三臥漳濱帶病顏。報國雖當存死節。解龜終得遂生還。容華漸改心徒壯。志氣無成鬢亦斑。從此便歸林藪去。更將餘俸買南山。蓋蟻大和時嘗見白龍於此。其詩尙有元和遺音。蟻本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虱字。及寤曰。虱者蟻也。乃更名。果登第。皆可補唐詩紀事之遺。

昔范蜀和南越詩。有云。曉厨宦淡菜。春杯棟櫃花。皆爲牛翰林所哂。然淡菜亦見呂黎集中。事見 長吉詩亦云淡菜生寒日。近有杭士陸嘉吟詩。專咏俗物。如等子鈔馬之類。淡菜一聯云。性嗜多稱益。形羞有比倫。上句蓋用唐本草也。見者無不絕倒。

唐人賦蜀鬼詩者。動輒歸咎太眞。惟徐寅一首云。二百年來事遠聞。從龍惟解盡如雲。張均兄弟今何在。卻是楊妃死報君。足爲此娃吐氣。

少陵戲作花卿歌曰。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按花卿即花驚定。爲成都尹崔光遠部將。舊唐

書高適傳云。西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旣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徵之。而崔光遠傳謂花驚定將士肆其剽掠。婦女有金銀釧者。多斷腕以取之。蓋其暴如此。今丹陵縣有花卿塚。過者多題詠。黃鶴所謂至有英氣血食其鄉者。按李闡開元一統志云。花驚定入蜀充牙將。先討叛將段子璋有功。後征南蠻。又有功。唐封爲雄縣公。後又平寇。單騎麈戰。已喪其元。尙騎馬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適有浣紗女在旁。謂曰。將軍無頭。何以盥爲。遂仆。居民神之。葬溪上。因植戈於塚。祝曰。戈若發生。當爲立廟。已而戈果生。遂立廟。歷代封贈。廟食至今。杜甫詩云云。據此。則花卿爲牙將時。雖縱暴掠。威後忠烈。實有過人者。轉惜少陵不及見之耳。

蜀僧居簡。號北磵。能詩。與水心有唱酬。北磵詩後題云。新詩尤佳。三復愧歎。然有一說。不得不告。林下名作。將以垂遠。不使千載之後。集中有上生日詩。此章卒人想慮。何時其語。少懲孤寂。簡遂録此語於詩集之端。前輩相與之情類如此。

石鼓文遊車旣攻。古本作 遊馬旣騎。古本作 君子鼎二一一鼎牳。諸家釋鼎爲員。釧爲獵。或云員員。言從獵諸臣衆多而有禮儀。獵獵。旃旗搖動貌。旃旐上編旒。然於讀法究不成句。惟馬氏釋史。謂員古與爰通。於鼎斷君子員員。獵獵員斿。皆爲君子爰獵。爰獵爰遊。句調始叶。然馬氏以員爲爰。非是。按員即云也。洪容齋盂諫詩。初狐注。引秦誓雖則員然。周金公鼎云乃員之省文。

唐李山甫陰地關崇徽公主手痕鐫石詩云。一拓纖痕更不收。翠微蒼蘚幾經秋。誰陳帝子和戎策。我是男兒爲國羞。寒雨洗來香巳盡。淡煙籠處恨常留。可憐汾水知人意。旁與吞聲未忍休。又有代崇徽公主意云。金釵墮地鬢堆雲。自別昭陽帝豈聞。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處用將軍。山甫此詩。雖有名於時。然詩調則佳。而前首三四一聯。於崇徽事實頗未合。按新唐書崇徽公主。本僕固懷恩少女。懷恩叛降於回紇。及兵敗死。徙其家屬於京師。大歷四年。封其女爲崇徽公主。以嫁回紇。是公主本罪人之女。例當輸之掖庭。代宗特施殊恩。而封爲公主。雖崇徽當感激國恩。而朝廷亦未足以爲羞也。嘗謂二作若移咏烏孫公主及明妃乃合。蓋唐風以帝女和親。故山甫假崇徽事以託諷耳。

錢塘王昭平昳。方以乙酉閏六月殉節。遺絕後詩一絕云。身是歸家魂不歸。更無一語到香帷。自憐節義於今盡。略趁清風伴採薇。讀其詩。想見從容就義之槩。即未能直繼採薇。亦文山正氣之亞與。其跡今載三橋薛氏。

古樂府敕勒歌。樂府廣題云。北齊神武攻周玉壁。士卒多死。神武恚甚。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此歌。神武自和之。予按史。言金不知文字。改名曰金。納其難署。至以屋山爲識。則金焉能爲此歌。故梅鼎祚疑古有此歌。神武當時。或令金唱之以安衆心耳。沈歸愚選古詩源。直以爲斛律金作。雖仍猶疑。然志之疑。而引北史云云。北史實無是語也。

嘗得宋陳居中嬰戲貨郎圖。設色極有法。明嚴氏籍錄第。有蘇漢臣嬰戲貨郎入輔貨郎圖。不知所自始或謂與張擇端之上河圖。皆追想東京街事而作。考漢臣在宣和時已入畫院。南渡後復官。貨郎圖蓋

其晚年之作。居中作後漢臣。又數十年。其公斯圖。豈猶不能忘情於故國故都者耶。因係一絕云。斷近叢叢酒易除。花邊柳外足生涯。兒童未省承平事。只道丹青是夢華。

白樂天母看花墮井事。見陳直齋所作香山年譜。陳本於高齋休唐闕史。其載闕史之言曰。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請急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非諫職言事。惡之。會有彼公者。言其母看花墮井死。而作賞花詩及新井詩。貶江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言其新罷不可復理郡。又改司馬。宰相求質之。張宏靖也。新井之事。世莫知其實。史氏亦不辨其有無。獨高齋休闕史言甚詳。公母有心疾。因悍妒得之。及嫠。家苦貧。公與弟不獲安居。常索米丐衣於鄰郡。母晝夜念之。疾益甚。公隨計宣州。母因憂憤發狂。以葦刀自剄。人救之。得免。後遍訪醫藥。或發或瘳。常恃二壯婢。厚給衣食。俾扶衛之。一旦稍怠。斃於坎井。時裴晉公為三省本廳對客。京兆府申堂狀至。因書牘辭給事存誠曰。某所居與白鄰。聞其母久苦心疾。叫呼往往達於鄰里。客留稍釋。他日晉公謂夕拜之言。實存朝廷大體。除河南尹刑部侍郎。皆晉公所擬。凡曰墮井。必悲恨也。附種也。凡曰看花。必怡暢也。閑適也。安有怡暢閑適之際。遽至顛隕墜之事。樂天長於言情。無一春無詠花之什。因欲誣其罪。又驗新井篇是尉盩厔時作。隔官三政。不同時矣。直齋所記。高齋休之語如此。今鮑氏所刻唐闕史。不載此事。蓋非全本也。

海昌閨秀朱靜庵。在明成宏間。以詩名於時。而此未聞也。有自怡集十卷。自不傳。詠鳳美人及梅花燈籠詩。尤為時膾炙。又染甲一絕云。金盤和露搗晴霞。紅透纖纖玉筍芽。調龍香埋瑟瑟。綠陰新綻海棠花。予按楊誠齋亦有此題云。夜搗守宮金鳳蕊。十尖盡換紅鴉嘴。閒來一曲鼓瑤琴。數點桃花泛流水。朱詩似奪胎於此。而有出藍之妙。靜庵名妙端。適同邑周汝航。汝航為光澤教諭。頗得倡隨之樂。而好事者摘其零落見梅詩。至儕於淑真斷腸之流。過矣。

舍利庵在宜興西門外里許。明天啓間。尼寂禪所建。寂禪少失怙恃。長而姿首明豔。鬻籍為女伶。色藝雙擅。每登場舉喉。凉飈哀嘶。聆者無不為之銷魂欲絕也。偶至宜。演劇吳氏宅。纔踏氍毹。忽若有省。次日即薙髮受戒。精修數十年。趺坐而寂。今庵尚在。文人過者。多留題詠。史折存本集一律云。湘裙幾摺驗留仙。縹緲芳蹤逝百年。斷鼓零鐘傳梵課。香雲豔雨說塵緣。心如不作三生夢。譬如能參一味禪。拂能殘碑重惆悵。黃花香滿𪨊居天。儲克莊元鼎云。紅閨小妹散花仙。飄落塵寰二十年。豆蔻春深猶有主。芭蕉夢好竟無緣。舞衫歌扇生前業。細草長松悟後禪。清磬一聲溪月上。泠泠梵唄禮諸天。寂禪本姓王氏。小字非心。楚之武陵人。

王昭平先生遺集久失傳。僅從三橋蔣氏所藏真蹟卷中。得數首。登武彝接笋峰云。攀空抽出為蓋修。懸木飛巖如道引。凹處惟開鏈作梯。脊行□□蟹膝蝸。刺眉剔棘謹殘忘。塞面嫗皆語言蠢。見說破綱取瓊瑤。我今拚命探枝擥。樓前桂云。妾有樓前桂。花開子亦結。不關繁華春。高寄清秋潔。閱年同十五。年遭風雨折。反似朝露草。淚痕隨并盡。輒羨夜合花。空名紉壁熱。祇此瑣碎姿。能供幾盼悅。若君再來攜。傳臘悲枯節。秋抄宿靜報恩寺即用支字韻云。載酒溪邊闖者誰。山行特伴且猶夷。竹林鄰榻同曲日。

楓灺紅燭自一時。雖蘇有迷新緒字。縱冠似昔夢盛芝。歸途常照舊茶門。何時秋吟冷□悲。庚午九月北上無錫途中。別送者云。公名驅我北。無計共君東。血淚偏盈下。家鄉一步中。又寄內書云。深秋離家。今又入夏。京中酷暑。五月如伏。每出門。灰汗相併。兩鼻如煙囪。渾滿面。冷官苦守。殊可歎。殊可笑。屈指歸期。尚須半載。日返一日。月留一月。身則北地。夢則家鄉。官之則又可悲也。你第二封書。久已收。第一封日下纔到。寄物尚未收。每欲寄你書。動筆增淒。勉強數字。真不知愁腸幾迴。故不多寄。非忙也。非忘也。你當家辛苦。不必言。況未是支費。我一日未歸。遺你一日焦心耳。新兒要香。善視之。計我歸。已周歲。可想離別之感。老境常接過。誰慰我念。賦銷憂不安。夜則失被。且念及新兒之母。何況於兒。不能相顧。奈何。我自拜客應酬強親書籍之外。惟有對天疑思。仰屋浩歎而已。近來索書者甚多。案頭堆積。總心事不寧。背成煩懊。幸我身如故。不必念我。惟願你善攝平安。勝於念我。八姑好否。常隨你身伴。勿時笑無度。勿看無益唱本。先生少倜儻不羈。攻詩古文。能書好詞曲。舉天啓辛酉經魁。榜發。方雜梨園演會真記草橋驚夢齣。未竟。促者至再。遂服其衣冠謁鹿鳴宴。時目為狂。文才尤為主司某所賞識。妻某氏。出身樂籍。亦隨公赴義。見費東山浙語。

芝蘭室集。明邢慈靜著。才思敏贍。頗脫脂粉纖媚之氣。靜坐云。百年身世水流東。萬古乾坤一夢中。大道本空今姑信。試從無象看鴻濛。天上吹簫事有無。獨憐隕落幾千春。從今苦海翻觔斗。追訪秦臺弄月人。詠風云。鬱敲簷馬咽須歇。花氣輕飄入戶清。坐久博山香散去。一輪明月竹枝聲。紅指甲云。指如玉筍甲如霞。巧染鮮紅真可誇。閒撥瑤琴向繡窗。探莖亂落桃花片。孤雁云。遼塞片影下龍荒。豈為奔波覓稻粱。欲借秋風雙翼翮。蘆花明月滿天霜。慈靜為太僕子愿女弟。書法酷似其兄。母萬夫人極愛憐之。必欲字貴人。後適大同守馬拯。年已二十八矣。觀慈靜諸作。其才華當在香茗之亞。竹垞明詩綜搜采梅博。獨遺慈靜。不可解也。

張誠之明經少日詩。多不自收拾。後見杭董浦先生。謂宜隨時存稿。他日可以自驗其進學之境。爰於所著盆稚軒雜記中見之。如詠水花云。殘月曉風憐薄媚。空山流水任橫斜。玉痕容亂欹枝瘦。風葉參差竹个橫。自激翔鼓催來發。多恐絓留點殘。乍見定應傷歲暮。遲開翻為借春寒。又同人分詠案中物。得燈花。限□□韻。閨窗閉垂扃。松枝照暫馥。離離觀玉蕊。輝輝奪珠蚌。半吐或垂跗。微殘猶拗頂。開發故人來。扁舟浙前淮俱佳。

萬松山在永安湖之濱。前儀魯南先生葬於其旋。雲相先生[illegible]之祖塋也。塋旁有祠。祠中有樓。雲相常駕之。縱賞觴詠。並擅湖山之勝。而樓尤軒爽。登之俯瞰。大海如杯。風帆沙鳥。與越中諸山相出沒。懸匯如繪。陳乾初先生與雲相交尤莫逆。每借觴遊。老為文酒之會於樓上。留連嘯詠。遊寥有世外想。其寄題萬松山樓詩曰。不願蓬萊居。願作錢塘守。高樓倚大江。萬松蔭其右。坐收湖田租。精製硐泉酒。與嘉賓賓飲燈波擲漁艇。[illegible]樓至今尚在。名曰湖天海月。惟石少宗伯每來省墓。必憩息於此。予以丙辰春。謁祭墓於樓之西偏。隼樹與錢墳相鄰。旁有巨石。友朋來遊者。

間詢名其上自謂雖不能如陳則梁之海月庵若乾初先生所云鐵壇守者或庶幾焉

丹陽賀黃公裳作載酒園詩話為陳迦陵所稱世亦不甚傳之其論香山云白傅洞綺之才其病有二一在務多一在強學少陵率爾下筆秦武王與烏獲[illegible]爭雄一舉鼎而絕臏矣又云讀白詩者從無精識嗜恬淡者兼收鄙俚尚氣節者并削風藻此子瞻所云不與傲俱嚥即與傲俱吐者也又云人各有能有不能李獻吉一代大手筆輕臨非其所長效李義山無題云班女愁來賦興家家字連甚

樊榭詩卷梅花諸作予尤愛其一聯云獨值心知巖欲笑逾無人賞亦終開視青邱雪滿山中月明林下句奚翅雅俗之分

拜經樓詩話 三

曲護軒筆記平子同聲歌迎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按詩下莞上簟鄭箋小蒲之席也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鄭注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可引為平子此詩之證昌黎晚秋郾城夜會聯句云安行庇松篁高臥枕莞蒻正用此詩中二字也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王制西方曰狄鞮古詩中所謂迷迭兜納諸香大都出於西域故曰鞮芬狄香鞮芬即狄香重言之者古人常有此文法如隱侯所舉阮步兵多言焉所告蓋嬰撰拆啓之例也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刑今本作敎老今本作老皆非抱朴子黃帝論導養而質元素二女徐孝穆文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軒皇之圖藝與此詩宜同言素女傳采人世罕有昔者昔為皇帝之師而我今日亦師其術也詞意質直不當搜入他解世所謂素女秘戲之稱乃起於唐宋以後道士家言識魏以前之書無此論也按誠之論詩議甚辟第以鞮芬狄香為兩言之如阮詩云云者恐未然竊意詩蓋謂鞮之芬由狄之香即昔人芯焚薰歡松茂柏悅之意與齊梁體亦協而以字方有著落升庵以香為風之解尤足噴飯

玉溪生賈氏窺簾韓掾少戒指通韓壽者陳騫女非賈氏此蓋從世說注也按晉書賈充傳云女既與壽通充祕其女悅鎬異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

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寮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知女與壽通考問女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史書之載明如是而世說注乃曰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考隋書經籍志東晉中郎郭澄之撰郭子三卷其書久不傳劉所引豈即此乎然不若從正史之為得也

影戲或謂昉漢武時李夫人事吾州長安鎮多此戲查嚴門[illegible]古鹽官曲點說長安佳子弟薰衣南唱弋陽腔蓋緣繪革為之兼以屏蔽也歲寒堂詩話摘張文潛中興碑郭公凜凜英雄才金戈鐵馬從西來四句為弄影戲詩彷彿類是

黃文獻公筆記陶公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注云三國志黃蓋傳注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劉澥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為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與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竊按守亮為南陽太守未審見於何書考黃香及子瓊瓊孫琬並著於范史而守亮獨未見且後漢人雙名絕少昔人論之詳矣竊疑自唐以後各姓譜系多傳會杜撰不可盡信黃公豈亦據其家譜牒而云然耶

沈約撰四聲韻譜書久不傳今人或指隋陸法言切韻二百六部以為即約所定非也王山史山志載郭奕命刻韻經云有約故本四聲韻譜其上平有九哈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九凡今韻無上有十六混十九隱去有八祭十代十七燉入有十六昔以殿居韓員之失案竹垞序廣韻謂近歲外有妄人僞撰四聲韻譜以欺世山史所云其果可信乎

說苑君道篇引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韓亦曰十九首似元年河梁似春王子建似正月

陸放翁甫窗故適趙某事載後村詩話及齊東野語殆好事者因其詩詞而傳會之野語所敍歲月先後尤多參錯且玩詩詞中語意陸或別有所屬未必竟為伉儷者正如玉堦蟋蟀鬧清夜四句本七律期載劍南集而隨隱漫錄謂去前四句以為驛卒女題壁放翁見之遂納為妾云云皆不足信

爾雅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郭注別四名小雅頍弁云蔦與女蘿毛傳女蘿菟絲松蘿也毛郭皆以女蘿菟絲為一物按古樂府南山羃羃兔絲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葉同一根今日枝條分兩處似菟絲女蘿一本可以分栽至太白詩云菟絲故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則是截然兩物矣陸璣疏云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爾按今有藤蔓青絲附松柏上葉青而闊不開花不結子當即松蘿其開花結子者蓋即藥中菟絲子菟絲與女蘿判然二物然淮南說山訓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菟絲說林訓曰茯苓掘菟絲死今何其菟絲子之多耶

東坡新城道中詩二首初白翁補注依瀛奎律髓以第二首為新城令晁端友和作予觀詩有云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端友豈自譽乃爾乎下又云人間歧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亦自行

役。而非作令者口吻。疑東坡用前韻以附見令耳。故當從術本爲當。

桐鄉嚴石帆光祿刻意吟咏。晚年手錄所著石帆稿方定。步一人自稱孔延之。爲作序。凡數百言。步中歷歷。及從。初不知孔延之何人。後叩之友。方知爲宋會稽郡守。按延之字長源。宣聖四十七世孫。慶曆四舉進士。累至司封郎中。與曾子固周濂溪友善。守紹興。曾輯會稽掇英集。詳書錄解題。此外詩文不多見。延之沒迄今七百餘年。而納花步爲人作序。文人結習。眞不可解也。

洪覺範嘗作漁父詞。詠萬回云。玉帶紫袍孤頂驛。一生笑傲知何故。萬里歸來方且暮。休疑慮。大千總在毫端聚。不解雅山分畝步。卻能對客鳴花鼓。忽兆老安相耳語。還推去。莫來攔我毛門路。右見石門文字禪。今人讀此像。不知者第目之爲和合耳。

論史者每以于忠肅不諫景帝易儲一事。鄉前輩張待軒先生。獻仁和阮泰元氏議於公旌功錄志盛詩序云。斯錄在壬午夏。(嘉靖元年)先祖榆屏公永訣時。手授泰元云。予供事實錄。獲觀諫易儲一疏。憲宗簡及。爲之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簡發。爲人臣者。當以肅愍爲法。(公諡肅愍)觀其志之云云。按阮氏所云三疏。人鮮有知者。公嘗撫膺曰。一腔熱血。灑於何地。意惟易儲未愜於懷。爾王弇州謂監幽而卽眞而易儲。情勢所必然。此子房不能得之於漢高。公安能得之於景帝哉。弇州止以當日情勢原公之心。未嘗見公疏也。今觀阮氏詩序。始知有諫易儲請復儲三疏。公眞無負於二帝矣。獨恨阮氏不卽以三疏載公集後。公絕口不言。固不求知於天下。後世不可以不知公也。海寧張玄仲志大興朱石君中

丞徵中檢得此跡。題詩其後云。少保功烈在中葉。手補天缺日再中。有貞賊曾挾宿忌。厥繫死矣寃塡胸。世儒多口得公韓。頗疑首鼠類韓公。再安社稷勳璽未。粉附豈與山人同。要觚造膝事茫昧。世未遑闢汙隆。[illegible]阮君闡幽意更厚。三疏炳炳宣純忠。嗚呼大賢付無間。碧血一灑銀河紅。昔編明紀未博考。志此逸事傳無窮。[illegible]昔天台齊次風侍郎未第時。讀書萬松書院。夜夢于公來謁。與之抗禮。謂曰。昔英廟易儲。某實有疏諫。留中不發。君他日幸物色之。後次風預脩明紀。入皇史宬。偏檢三日不可得。皆有詩紀其事。合二事觀之。益可見忠肅之寃矣。

宋人小說。每多不可盡信。王銍默記。宋平江南。大將得李後主寵姬。夜見然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云煙氣愈甚。問宮中不然燈耶。曰。宮中常夕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晝日。漁洋作南唐宮詞用之。案賢愚因緣經。王外七寶殿。彌離夫人在其殿上。所坐之牀。用紺琉璃。王命坐。彌離夫人言王來大奢。但王衣服有微煙氣。令我淚出。王因問汝家不然火耶。其暮何以爲明。答言用摩尼珠。卽便閉戶出珠。明踰晝日。默記似從此傳會。要皆無稽之談也。

曹石帆司馬。身處流離顚頓之際。詩多蒼涼抑塞。讀之可想見其大槩。屢輶客彭北江南征諸集。皆其從子正則運手定。而梧江唱和詩。則丙戌夏司馬督狼兵時。與瞿公梅軒唱酬之什也。附錄數首於左。聞來不是舍冠裳。御史邀同司馬艙。山列星文驚倒出。寺鄰水火似幽藏。穿將石竅人忘苦。步過荷池長自香。遊興未闌天入暮。誰言日暮夏偏長。(七月星巖齋軒進)衜渡曾未用褰裳。幽若相從許泛艙。白羽微逝快

去住。青蓮座底話行藏。周旋日飽諸名勝。真覺心空有異香。雅會快尋難遽別。徘徊盡日不知長。[illegible]被將白葛如衣裳。岸幘臨流夜引觴。燈下影來飢鼠出。舟邊水響游魚藏。火開沖浦依高岸。風動衡州送遠香。最喜新秋涼得月。涼生陡步定須長。[illegible]戎衣初未改蠻裝。且自隨時寄咏觴。烽火初傳子騎退。蒲帆好於五湖藏。閑思或隱追前罪。靜學禪那覓定香。用亂不關非性懶。蟄天猶得詠由長。(梯軒四和)司馬生於豫。長於浙。弱冠從父遊大梁。占籍補開封郡諸生。少慷慨。懷古有橫江渡後似山移之句。識者謂是高子業一流人。

曹正則號邁北。退夫亦同稱馳民。皆自作幽馳民傳。僑居語水。少從禹航會嘉言游。學詩古文。有南村棠里之風。五言風骨尤高。如燈昏風上下。樹暗雨微茫。對影消於步。離聲斷盡勝。臨過夕照。違雁片雲藏。轉入深更坐。悠然夜路長。(夜山中坐)含涕疑芳樹。悲風惜去帷。同心不得結。雙鬢更分飛。錦作憐空影。香殘落故衣。年年花發處。情意忍多違。[illegible]終歲邊聲動。流光滿地塊。干戈燭影裏。日月戰塵來。身逐馬蹄下。春隨戍鼓回。燈前千古淚。心事照西臺。(己丑除夕旅館自述)七言有和項易菴明妃步回淺宮圖用武塘相國林字韻云。徘徊御立殿中央。納見寒雅帶夕陽。奉詔長思依日月。捲鞍何意獄冰霜。星河路隔驚鴻闕。忍悵香生蝴蝶牀。千里若魂不惜。五更環珮夜深長。和陵麗京送遊曲云。仙居縹緲隔蓬萊。乍去人間事可哀。青鳥未回誰作使。斑騅欲駕竟無媒。寬裙綠鬢迎桃葉。寶貯紅冰淚夜來。總是恩情難久繫。綵雲飛向鳳凰臺。正則所著有帶存堂詩文集若干卷。橫山葉燮爲之序。

瑣瑣詩話。武侯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後人俱不能得。故余八陣圖詩云。八陣功成妙用藏。木牛流馬法俱亡。後來識得常山勢。縱有桓溫恐未詳。案八陣圖有三。其在沔陽之高平者。酈道元已言頗殘毀。在廣都之八陣鄉及魚復永安宮南者。雖江水潰洞。而小石之堆。行列依然。初不紊亂。昔人言之詳矣。至木牛流馬法。見杜氏通典十卷。後人亦有仿造者。似未可盡云亡也。

海寧錢蘇嶺性穎敏。多智巧。初究天文象緯之學。嘗累几至十餘。獨坐其上。仰觀天星。聞道議祥。多驗。又欲求諸葛木牛流馬遺制。遂自運斤爲小木牛。高二尺餘。初未能行。瘁思又二年。忽悟其機在舌。更稍斲削。果能動。且躍過檻。見曲稚軒筆記。蘇穀名鶚。邑諸生。蓋實一奇士。惜假表臣未之見也。

竹垞賦風懷詩二百韻。爲時傳誦。晚年刻集。雖欲汰之。終未能割愛。諸公題云。古人稱惜墨如金。竹垞之作風懷也。殆不然。亡友秀水楊才子讓(謹)嘗爲予述之如此。子讓註釋曝書亭詩集。人稱其博過江浩亭遠甚。於風懷詩。考證尤詳。幾欲顯其姓氏。既而復自戢。蓋猶之乎竹垞之意也。

劉貞父詩話。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閬獻丹書。及帝升遐。閬逃匿舒州潛山寺。爲行者。題鐘樓云。邊寺千千萬萬峰。(失句)頭黃趁鬢貪春睡。忘卻登樓打曉鐘。孫璘爲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遙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去。案詩末二句。與東坡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命意略相似。而坡公筆何婉致。咸淳臨安志載閬靈隱寺詩。首句恰與此同。閬集今不傳。疑劉所云或出於附託。

明錢塘李子陽先生旻。成化甲辰大魁。入翰苑。累官少宰。未任卒。其事蹟見於鄭曉王世貞輩所紀載。明

史無傳。當時吟咏。多與王徵[illegible]、吳原博寬、王濟之鏊、白[illegible]、程克勤敏政諸公唱酬。其東里集。世韻孚傳。予從鮑綠飲廷博所收遺詩卷中得詩數首。六安新著出旗槍。彷彿猶存官焙香。賴有玉堂交誼好。每分春露潤枯腸。謝諸高情今古稀。官將皆待寄茅茨。若生蘇晁誰能比。兩腋清風且自知。（學士惠茶）[illegible]五十五年如夢中。生兒幾度轉頭空。常思老去身填壑。陡覺朝來氣吐虹。慈母喜歡知有後。貧家詩禮未應窮。商雅可信吾何德。且此如今尚可同。（臘月八日壽）先生晚始得子。同朝諸公賀詩尚存。所居在灘閭巷。故宅墩有忽聞巷額題識閭。愧我無詩紀勝遊之句。（[illegible]）

二十二史中宋遼金元四史。宋失之蕪。三史失之略。而遼史尤爲簡率。錢塘厲太鴻嘗作遼史拾遺。以補其闕。近予友吳江楊劍蔭進士。又作遼史拾遺補。周芷兮大令少日著遼詩話。深爲歸愚先生所稱賞。其序略云。宋元明俱有詩話。獨風雅故實。惟五代與遼未備。士林有餘憾焉。王新城作五代詩話。以授黃崑圃先生爲續遺補漏。纂輯刊行。而遼猶闕如。芷兮是編。博採羣籍。以正史爲宗。以志乘說類爲佐。上自宮廷。下至諸蕃。事典而核。詞贍而雅。內庸后文妃之謠。著張孝傑趙良嗣之姦。可備勸懲。可昭法戒。洵一代風雅之故實。輔張舜民使遼錄許亢宗使遼行程記史愿亡遼錄之略。昔吾鄉嚴太史秀野。刻元百家詩成。夢元人之徒。傀拜牀下。芷兮詩話之成。吾知遼代君臣。必有感謝入夢者。南康謝蘊山方伯。讀松鶴遼詩話。題絕句二十四首。予尤愛其四時捺鉢振天威。殪虎秋山潑賦詩。五个翁翁多瞌睡。林牙疑涕淚交垂。洗妝樓傍蓮花池。金縷香殘補十眉。諫書一奏陳永巷。霜飛白練結相思。琵琶傷時惆悵臣。燕雲夕枕睹紅塵。白頭宮監談遺事。芳草萋萋懷苑春。水濟悵望與超超。撥筆詩成壓衆做。遼客得諸天雨譜。妄傳閫事紀懺徽。獨取西樓竝轡馳。故宮禾黍不生悲。釀成邊釁傾宗社。枉咎降人郭藥師。殆不在漁洋論詩絕句之亞。

陶靖節詩。大率和平沖淡。無艱深難讀者。惟述酒一篇。從來多不得其解。或疑有舛譌。至宋韓子蒼始決爲哀零陵王而作。以詩不可顯言。故多爲廋辭隱語以亂之。湯文清漢復推究而細釋之。陶公之隱衷。始曉然表白於世。非特日時。傷亦編次述酒之後。而文清未注。予細讀之。蓋納之乎述酒意也。爰爲補釋於左。俟考古者論定焉。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illegible]）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illegible]）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illegible]）

宮詞始著於唐王仲初。繼之者不一而足。如三家五家十家之刻。昔人論之詳矣。宋岳倦翁有宮詞百首。曰棠湖詩稿。世頗罕傳。亦未載於玉楮集。其自敍略云。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當有以寓諷諫而美音容。若王建世託近侍。花蘂身處宮闈。言多涉於褻侮。適猶子規從軍自汴歸。述宮殿鐘虡。儼然猶在。慨想

東都盛時文物典章之美。因效其體。以示黍離之來忘也。云云。未知其出倦翁與否。姑採其尤警策而可與記傳相發明者錄於左。雉扇徐分闢御筵。紫宸上閣正催班。退朝花底紛歸騎。春在金門萬柳間。太液池雲冷玉虛。宮簾捲月掛珊瑚。插天樓殿涼如洗。好是承平七夕圖。銀罌絮管怯多時。膩近金門賜日遲。無數拖龍龍甃精宮。日華漸上萬年枝。夜深宣賜內門前。一騎遙驚四壁天。上相傳臨妻練袋。歸來新息頓安眠。騄駬鞭馳挽六鈞。一枝花蕊委紅塵。相輝樓下空排馬。徒見宰王奉太真。尚方絕製別精鉐。賀帶親傳賜近臣。二十八條其紫磨。人間那識紫雲樓。十里金明寶輦鳴。翠[illegible]新綠水鱗鱗。王后齊獻蕊階稽。柳色花光一樣春。五原霜下款呼韓。春草新迷拜將壇。從此車書三萬里。邊臣日日報平安。厨更與幸遊東方。朱幹金吾夾道傍。御笑虯髯幽鶴。始知官是綠衣郎。往往盈衣冠九朧。周家王會拜新圖。儀鸞扇賓贈朝退。金蓮撤殿珠宮。旋旎地尺陰移。紅拂金壺殿腳隨。玉鳳墜釵心暗卜。聖情有喜近臣知。昭陽殿裏兩枝春。尊尊皆承雨露恩。自是百壬無選歸。進車雙出內西門。鱗鱗翟輅八鸞鳴。佐饒瑤池奉玉觴。一事百王元未有。聖人仍是聖人甥。宮樣新裝錦額鮮。都人爭服孟家蟬。天心誰識符異瑞。待見中興第十傳。

文獻通考載侍兒小名錄一卷。續一卷。引陳氏書錄解題曰。序題朋溪居士。而不著名氏。或云黃逵家子弟所爲。按逵名適。朋溪居士。蓋即其子弇也。字令升。朋溪在宜興縣東北五里。弇嘗僑居於此。自稱與溪爲朋。故號曰朋溪。孫覿爲之記。又建楚頌亭於溪側。侍兒小名錄。明人刻入稗海。題曰侍兒小名錄拾遺。其祗一卷。似已非黃氏之舊。弇所著閒燕常談。廣川家學新定志等書。故見於書錄解題。獨此書稗海又妄題張邦幾。而次諸張邦基墨莊漫錄之後。邦幾邦基。一人耶。兩人耶。之（[illegible]）傳疑六七百年。而今始得作者名氏。亦一快事。令升詩集今亦失傳。朱璧有陪黃令升酉湖觀競渡詩。載瀟山集。蓋弇守新定時也。

骨牌之製。未詳所始。陳乾初先生嘗作骨牌雄云。千古奇文。河圖洛書。兩儀四象。八卦是殊。因而重之。以成變化。遂由羲畫。以教天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先師成訓。曉曰不然。委心任運。四分有截。其成其敗。孰能斷決。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物各有則。安用智巧。理以制欲。私不勝公。展兮君子。和而不同。同之同。是爲大同。不成之成。是爲大成。相得而合。無往不利。人和之功。以參天地。此雖涉於游戲。然出諸儒者之筆。故自有理解。

鶴林玉露載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看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鄱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鱉。雪天牛尾狸。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板筍。銀杏水精葱。又問一侍從。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腳老婆牙。上爲一笑。蓋以爲四者皆海鮮也。予亦浙人。生長海濱。初未識四者爲何物。當俟博聞者諮之。

舜江盧紹弓學士。性敏達。而好學。一生手不停披。凡經史百家之書。無不句讎字勘。丹黃粲然。且無一僻筆。校刊漢魏諸儒書。皆有功學者。其詩以餘事爲之。然亦不落晚近。少日尤爲外祖馮山公外舅桑弢

曾二公所賞識。其父敬甫先生示予詩曰。外祖偶山公。文章驚在宿。衣鉢無後人。芸香落汝手。山公沒數十年。遺集以被火未刻。錢塘倪荔亭廣文詩有宦卻山公一卷書之句。學士聞之。即日爲工開梓。其樂於闡善如此。

皖上方若北中書少罹患難。著抒懷閣詩集。多危苦之詞。大半爲其父辯冤訴屈。不獨自遺詩一卷而已。故陳迦陵詞情深存父。齋稱白楊。身歷興寢。山多紅豆。謝大圖書。頗聞李悔爲宗。劉越石詩章。惟以悲涼爲主。其四時宮詞云。宮中春到早。嫩綠啼黃鶯。惟有昭陽殿。難容青草生。三十六宮人。齊到黃金殿。君王無特恩。各賜端陽扇。露白琉璃瓦。居然入禁中。君恩如白露。應亦到西宮。昔夜至前。無風吹燈影。侍宴下珠簾。不知羅外冷。頗得唐人遺意。

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漭。猶沾餘露澤。稍見朝霞上。此謝元暉京路夜發詩也。元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作詩。有云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箇星猶在天。二初齋讀書記亟推之。以爲後來居上。不知小謝詩於晨光之熹微。其所謂露霑衣裳中。時有爽氣。文宗語絕無蘊蓄。而陰懷嫉忮之心。已昭然若揭。使明宗豈他何至墮其術中。倪氏之言。未免唐突西子。亦失知人論世之意。

明姚江王德輝先生。文成公父也。成化辛丑賜進士第一。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性至孝。母壽逾百歲卒。公亦七十餘。納疑苦蔬食。士論多之。錢塘李東匡少宰。晚始得子。同朝多賀以詩。公詩曰。夢羊吉兆果如期。未必他時不自屠。抱送曾聞來釋氏。試啼定識是英兒。作羅莫笑中年遂。餘慶偏於積善私。百世箕裘今有託。賦詩何止賦螽斯。公有垣南草堂及龍山舞霖見千頃堂書目。此詩墨蹟今藏予家。敦著來題先生年契而自稱年生云。

詩品曰。輕薄之士。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古今獨步。而師鮑照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案日中市朝滿。明遠代結客少年場行語。黃鳥句未見於謝集。不知出何詩也。陳直齋云。宣城集本十卷。紹興中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文字。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以爲雖無傳可也。今世傳宣城集。止上五卷。然則下五卷皆文字而無詩。鍾嶸與朓論詩相善。所見故當不止此十卷耳。

楊義承孝廉（[illegible]）。少攻科舉之業。爲邑中翕推。初不以詩名。然偶一舉筆。殊有見解。惜多散佚不傳。身後。門人俞上舍（[illegible]）刻其遺詩一卷。曰抑悶堂集。中如題俠君選元百家詩。以元遺山先生冠其首。因題於後云。古人立身有終始。麥秀歌殘肯再仕。選詩莫作文藝看。是中微具春秋旨。箕山琴聲誰所作。神童合讓元才子。天興初年知制誥。九天珠玉隨風起。拖紳車輦動地來。如帶黃河何足恃。紅燈火滅紙虎嘶。金字樓邊龍失水。三十七軍走北地。五百餘人僵東市。孤臣虎口拔身去。野史亭前日延佇。空山遺稿天留在。欲訴愁懷盈寸紙。（[illegible]）古來期頤難猝人。每恨賢豪不能死。天公欲使名德昌。早遣先生騎箕尾。（[illegible]）生前不作非大夫。死後應許前進士。將詩集冠當古。想見九原目猶視。淵明豈肯臣寄奴。我欲操毫刪宋史。若將公集殿中州。完顏一代成

起止。維持風教勿墜地。豈獨先生堪雪恥。嗚呼丈夫國亡多變節。繇入興朝亦宦耳。誰寄語謝纂王。鼎覺微身何代是。義承久困棘闈。至乾隆壬午年已五旬。因發憤禱於漢前將軍。願誠算以博一第。祈得五十功名心已灰。籤迨秋試首題爲加我數年二句。是科遂獲雋。明年春偕計吏北上。復叩前門關帝祠。得我許汝事和諧一籤。恍然有省。且憶劉忠定言他論五十爲卒之語。卽束裝南返。至家而卒。

男壽照南輝覆校

拜經樓詩話 四

昔人多爲口語。凡七字中兩協韻。此體殆始於漢。盛於東京。沿及兩晉六朝。至隋唐以後不多見。聊昔所記憶者。焦頭爛額爲上客。（[illegible]）關中大豪戴子高。（後漢逸民傳）五經紛綸井大春。（後漢井丹傳）殿中無雙丁孝公。（[illegible]）關東觥觥郭之橫。（後漢郭[illegible]傳）解經不窮戴侍中。（後漢[illegible]傳）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illegible]）關西夫子楊伯起。（[illegible]）問字不休賈長頭。（後漢[illegible]傳）道德彬彬馮仲文。（後漢[illegible]傳）五經無雙許叔重。（[illegible]）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後漢[illegible]傳）仕宦不止車生耳。（[illegible]）直親致敬[illegible]。（[illegible]）馬[illegible]車茨子河。（[illegible]）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僠僠祁聖元。（[illegible]）德行恂恂召伯春。（[illegible]）五經復興魯叔陵。（[illegible]）五經縱橫周宣光。（[illegible]）關東說詩陳君期。（[illegible]）不拒彊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天下模楷李元禮。天下好交荀伯條。天下冰棱丁秀陵。天下忠平魏少英。天下稽古劉伯祖。天下良輔杜周甫。天下英雄趙仲經。（[illegible]）厥德神明郭喬卿。（[illegible]）仕進不止執虎子。（[illegible]）州中曉曉賈叔業。辨論闔闔敬文通。（[illegible]）德行堂堂邢子昂。（[illegible]）以官易富鄧元茂。（[illegible]）京都三明各有名。（[illegible]）草木萌芽殺長沙。（[illegible]）疑然稀言江應元。（[illegible]）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illegible]）洛中雅雅有三嘏。（[illegible]）涼州鴟苕寇賊消。（[illegible]）鳳凰鳳凰止阿房。（[illegible]）阿堅率連三十年。（[illegible]）戎馬悠悠何潁頭。（[illegible]）皇亡皇亡敗趙昌。（[illegible]）人中爽爽何子朗。（[illegible]）登東不

落爲諸作。體中何如作秘書。（隋史附）舉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基傳）（唐書）逢儲則內師必蘧。以時及禪爲上第。此體雖半出俗諺。蓋亦體源於三百篇君子陽陽左執簧等句法。讀樓又謂之七字謠。

沈秋巖太史（曾）。生平以談經講學爲務。所輯十三經文鈔。不無挂漏。詩不多作。予見其所選古詩。及樂府古詩集略。所載雖之精者。亦不落小家。非特瀛壺紀恩一首。爲西堂揆門所推許而已。今錄數篇於左。詠梨云。空傳露犬肥。誰識秋盤果。何意花淡柔。就此與絮鬭。剛昇非關沙。沙中隨擷殘。霜刀剖若飛。玉泉沈似朶。解醒伴架館。清師救炎暴。那必待哀家。風味儘亦可。淮流云。淮流蕩無際。大地劃若經。峯峯乃標衞。勢建高屋瓴。自昔豪傑起。崛強當天廷。一人威略定。壯士銜聲聾。王侯皆故舊。川岳氣所亭。宋遺喬失圖。割裂灊神扃。婣婣掛家軍。慓炭承淮瀆。唯嗟百萬衆。赭散如飄萍。兵以弱復強。縱御同庖丁。安石雖雅量。制勝固有形。不伐由仁人。委國在獨聽。毆盜眞傾邦。設險詎外寧。茫茫空復觀。舊斷山河青。

嘗見日觀山人文集。齊簡朝進畢。三十年前過衡陽。寧將軍五峯。言太祖旣定天下。欲子孫遜知稼穡艱難。每早晚進膳。必列豆腐。示不敢奢也。其後不知何代。乃以百鳥腦釀成代之。計一器需鳥腦幾千。不止。肅以爲帝太平旣久。百僚中惟翰林最居清要。朝廷或赴他宴。所餘膳。獨翰林得向光祿寺索賞焉。一日偶值之。衆競往。最後一少年。僅得豆腐歸。怒其褻而擲之。適有老翰林過其寓。曰可持酒來大啜。留其少少而去。不言其故。少年竊怪。知非眞腐也。悔之已無及矣。頃盛定王鳳喈光祿作豆腐詩和者甚衆。惜未有引此故實者。漫記之以發一笑。

宋藝祖以顯德七年受周禪。時恭帝方八歲。至德祐元年失國。少帝僅四歲。周有太后在上。而宋亦有太后在上。元人詩云。傾國無勞動地師。秋風只待雁來時。旁人笑指降王道。好似周家八歲兒。載百家詩選。

張元箸先生詩。傳者頗寥寥。嘗有扇頭書江上聞笛一首。自署年家子張栗。未審當與何人者。其詩曰。江湧日夜堆雲屋。有酒誰向江岸漉。忽聞笛韻橫江來。金山數峯愛清簌。笛聲不似水聲幽。聲慘潮生愁。飛瀑。月痕淡洗天爲空。一曲瀟湘醒倦目。亦有羈人昔依舫。殘夜客愁愁千斛。起舞鶴鶴江影低。四顧蒼茫復慟哭。獨汲江心水一盂。活火烹來漱煩燠。徐憐婿姆笛轉清。拍手長吟和孤竹。歌者有意吹無心。嘈然那分竹與肉。嗟嗟江上聽笛人。猶抱琵琶就人宿。知音若我世所稀。鄰舟通客眠初熟。此詩似己亥歲旅寓江上時所作。墨跡今藏四明范莪亭孝廉家協氣所。

閨秀印白蘭。號幽谷。嘉定人也。適同邑李寶函。家貧。僑居虎邱。開館授徒。以給饘粥。暇輒事吟詠。有嘯餘草。詩多清警。不落纖佻帳綃之習。詠菊云。插過茱萸日漸涼。柴桑佳種又含香。週圍籬落半弓地。消受人間九月霜。傲性原爲高士伴。殘花肯助美人妝。年年對爾情無限。細拾金英入錦囊。秋柳云。長條憔悴短條殘。紅粉樓頭怯影單。怕撲驚絲愁結索。懶圍腰帶病闌珊。珠櫻白馬三春夢。玉笛金風五夜寒。

誰識空閨思婦苦。橫波滿眼不能看。菊云。籬下寒花黃白兼。千秋知己一陶潛。同余消瘦緣何事。盡日西風怕捲簾。柳絮云。拋質輕盈是處宜。隨風飄泊下清溪。日斜漁父牀邊看。庚嶺梅花路過期。題畫牡丹云。花花葉葉採毫神。婉孌行雲綠滿春。怪得紅顏齊俯首。天風吹下衛夫人。小桃云。低亞牆陰一小桃。兩年已見拂雲高。也知爾亦傷心樹。長得繁枝恐不牢。初夏云。乳燕飛飛繞出簷。恰當芒種背燈忙。田家戽水趁明月。跳出鱸魚尺半長。柳云。兩岸晴碎柳差池。攀折愁聞玉笛詞。只有九華春雨裏。人間離別不曾知。句如春雨曉晴云。花邊風送春聲鼓。松下人攜野祭篇。姑蘇懷古云。九曲春風人獨往。五湖秋祭事堪哀。落花云。塵埃兩陌愁蜂蝶。風雨西園老燕鶯。黃牡丹云。蜂窗有使通金屋。鷄樹分陰護御裳。皆可誦。寶函仿濮仲謙作雕竹器。鬻於市。價不二。老而無子。今與幽谷仍歸故鄉。不復入吳矣。

梅村五律課女一首。寫老年撫抱。一時是喜。一語是悲。融入八句中。其實喜中亦有悲。悲中亦有喜。令人纏綿悱惻。不能自已。觀左家嬌女。還此情至。

明金陵馬守眞故居。在板橋西。今爲佛廬。名孔雀菴。宜興史元穎過之。賦詩云。長板橋西路。名藍俯碧流。垂楊明落照。消斜散芳洲。爲憶南朝事。因尋北里游。此中何歷歷。依約舊紅樓。元穎字穎川。少受業於舅氏儲宣夫編修。有秋樹軒稿。詩不滿百篇。風骨亭亭。不蹈晚近。梁武帝讀書堂云。猶與出林際。指點讀書堂。北府兵鋒勁。南朝伯業荒。江豚翻濁浪。山鬼嘯幽篁。不盡登臨意。前峯淡夕陽。無題云。永安宮裏放秋燈。猶見前朝說法僧。頭白內官親指點。栢黃帕蓋萬年藤。盧溝橋云。三輔晨光擁使節。九衢風色低征衣。雨花臺云。空臺石甃裝金粟。野店梅花薦玉盤。與宗室梓公論邊事云。十年作客驚秋雁。萬里新霜起寇氈。孝陵云。曾聞後主歌瓊樹。猶見高皇戴籜冠。秦淮秋望云。楓葉人歸秋水渡。瓜皮艇劃大江潮。

明柴官治衡文楚中。都不治士論。時人爲詩以譏之。曰。案首一枝花。猶才四十八。嘉魚四五輩。喬梓一時發。蓋楚士以例批得售者。僅江陵王素徵一人。嘉魚任宏儀及其子孫年。皆眞劣等。赴劇焚。仍朴責之。是科黃公扶防主試。任父子同榜。宏儀嘗以詩投黃公云。點參有道皆宗孔。詢軾何緣得遇歐。公亟稱之。

陽羨任宇珍玉亮。嘗輯朱梅舫詩話。大都本其師史蘧溪（事蹟）之說。所采近時人作爲多。其論律詩云。律詩必先得句。一句之中。意欲醉露。色欲鮮華。又須有情有韻。意避露而無情。如大堤諸女。捲幔邀郎。非不茜袖低佪。終屬憐儀放蕩。有色而無韻。如新婦廟見。豔服凝妝。而舉止矜持。卻少倩盼宜人之致。頃見近人詩。斜陽千古色。芳草一春情。又水迤縱戲無邊白。山到金陵不斷青。人競賞之。余謂空滑之調。了無情寄。不可謂之詩也。又一友吟卷中覓路險於登蜀棧。千人難似借荊州。詠明顯其。然絕無韻致。又誠色澤。亦不得謂之佳也。此當與二三吟友對牀風雨細細辨之。所論亦時有中肯。乙梅寶黃居棠集唐詩。摘錄五七言凡百餘聯。餘卻嫌脂粉汚顏色。何必珍珠慰寂寥。外。其餘都乏精彩。

查悔餘內翰。晚號初白老人。蓋取東坡僧臥一庵初白頭句也。旣得隙地於所居之西。築初白庵。未果。

又欲築於妙果山（東坡詩註見）然訖於不成。

吳喬作圍爐詩話。於雙聲疊韻。尤多強解。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謂侵簪江光爲疊韻。不知月影江光皆雙聲。侵簪逼履皆疊韻也。又不知顯弧斷陷之路。而以重翻爲雙聲。重切爲疊韻。尤爲夢囈。

昔人論詩。有用巧不如用拙之語。然詩有用巧而見工。亦有用拙而遒勝者。同一咏楊妃事。玉溪云。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此用巧而見工也。馬君輝云。姦子早知能背國。宮中不賜洗兒錢。此用拙而遒勝也。然皆得言外不傳之妙。（君輝名玉，字□□，有來鶴軒集，爲三韓令。）

渦定遠云。多讀書則胸次自高。出語多與古人相應。一也。博識多智。文章有根據。二也。所見既多。自知得失。下筆知取舍。三也。斯言實得學人三昧。

古來文章。雖不無一日之短長。然口述傳聞。亦多有紕繆不足盡信者。誠齋詩話載人有從秦少游許來見東坡。坡問少游近有何言句。客舉秦燕子樓詞云。小樓連遠橫空。下臨繡轂雕鞍驟。坡笑曰。又連遠。又橫空。又繡轂。又雕鞍也。勞攘某亦有此詞云。燕子樓中佳人何在。空有樓中燕。按高齋詩話云。少游在蘇州有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屬少游。贈以詞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云云。此詞今見淮海集。故非題燕子樓。誠齋詩話豈得諸傳聞。又誤連苑作連遠。下窺作下臨。而假東坡云云。大抵皆好事者之所爲耳。

淵明贈長沙公詩序曰。長沙公於予爲族。（句）祖同出大司馬。或以族祖二字連讀。并於題下妄添族祖二字。故啓疑者紛紜論辯。按淵明爲士行曾孫。見晉書本傳。侃封長沙公。卒。子夏襲爵。卒。兄瞻子宏嗣。卒。子綽之嗣。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吳昌侯。亦具侃本傳。以年譜考之。夏襲爵時。淵明尚未生。宏時猶（?）節尚少。詩中又有在長忘同。誥意所贈者。乃延壽耳。史言侃諸子多相仇害。是其家世相傳。於親親之道殊薄。故曰昭穆既遠。以爲路人。而長沙公猶敦族好。經過尋陽。謁祖居。故曰於穆令族。允構斯堂。未實宗之光。當時或更加貽治。故以肯構美之。淵明之於延壽。實從父行。未路多勗勉之詞。固其所也。（諸家注陶集舊本。亦于族字句。而宋刻本題下已出族祖二字。蓋爲人妄加久矣。）

少陵詩多用雙聲疊韻。人皆知之。又往往嵌雜於五七言中。使人乍讀之不覺。細玩乃知。其下字之妙。文心雕龍聲律篇云。雙聲隔字而每舛。疊字雜句而必睽。夫音韻之學。莫盛於齊梁。而彥和之言猶若是。所以老去漸於詩律細。洵非此老不能也。

俗以桂花初放者淘汁浸之。出以點茶。清芬可愛。亦有取露者。如燒春酒法。又有用木威子者。故見前人題咏。韓致堯云。蜀紙麝煤添筆潤。越甌犀液發茶香。犀液。蓋即桂露也。貢玩齋云。海風船守檳榔信。溪雨茶煎橄欖香。此以木威子入茶也。

葉子之戲。相傳起於南唐周后。然唐已有之。鄭谷有龍州韋郎中先步六赤枝因打葉子詩云。紅蠟香煙撲畫楹。梅花落盡庾樓清。光輝圓魄銜山冷。彩鍊方牙著腕輕。寶帖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微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印成。寶帖一聯。直似今之馬弔。按品外錄。據鄭氏書目。有南唐周后所編

葉子格一卷。此戲今少傳。大抵古人葉子戲。亦非一格矣。

海鹽有盤。其匡宛其一人面。眉用鳳目。髹漆豐頤。酷類世所傳漢前將軍。濱海之人呼爲關王盤。見李穎南。此亦可補鹽志之未備。

周邑陳數貞上舍。詩文清綺。爲厲樊榭杭堇浦諸前輩所知。嘗題作浣紗圖。蓋以姓自寓也。數貞題云。清溪一曲苧蘿濱。誰把夷光爲寫真。浣浣浣紗猶未嫁。吾教不及效顰人。闌非甚悅。又有送吳槐石歸峽川云。頗況冥邈有故居。騷人此日賦歸與。四朝文獻詩無敵。兩峽溪山畫不如。著述遺幽巖副本。功名投老脫徵書。西來爽氣知無限。時與瑤編北卷舒。槐石名騫虞。亦峽川詩人。早受知於査初白先生。所著有槐石山人集。數貞少有功名念。晚歲志節抗慨。年六十。自作辭壽文。累數千言。嘗夢宋柳仲塗持酬來謁。相與論文終夕而去。周松靄聞而異之。假血發背而卒。蓋聞亦以是病死。殊可異也。數貞壯歲尤工長短句。有云。見他竹影篩窗。疏疏密密。描寫著个人兩字。爲董浦甫賞。目爲竹影詞人云。

吳興沈芝光侍御（名華）輯復社紀事八卷。可與梅村相表裏。其題紀事絕句云。不是秦淮即虎邱。文章煙月一牀收。我生不作繁華夢。說起蕪城也淚流。雌雌蜂蝶雙投老。喚笑殘花雨下場。故是東塘新樂府。西風執扇斷人腸。

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正義曰。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棗取其早起。脩取其自脩也。疏釋云。惟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按司馬相如弔二世賦。汨淢靸以永逝兮。注弔巢之處所。（以其別之名）蘩兮。覽竹林之榛榛。衍平聲。榛渠年切。與虔韻合。

虞姬墓在靈璧縣。有草紅色。見人輒舞。俗名虞美人草。西河于清端公（成龍）過虞姬墓。次前人韻云。陰陵古道照殘陽。策蹇荒塋弔楚亡。血濺西風猶嘯月。氣吞白帝劍生霜。貞魂傍逐烏騅逝。烈骨長凝碧草香。行客莫知悲舞意。春來疑作妒新妝。破秦當日厲咸陽。及敗垓圍困北邙。玉玦無謀定天下。青鋒有淚瀝君王。八千歌散腸應斷。九里煙銷骨尚香。悔比樊姬遊一諫。空令碧血舞紅妝。案楚莊王納樊姬之諫。用孫叔敖而霸。羽以不聽范增而亡。以楚證楚。議論卓然。惜端肅不著詩傳。然此詩自來詠虞姬者所未及也。

杜牧之作李戡墓誌云。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戡又名載。字定臣。渤海敬王奉慈七世孫。年三十二（本傳作二十）遊通六經。定臣詩今頗罕見。未知果視元白何如也。（[illegible]）

劉後村云。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工之機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

少陵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一聯。古今以爲名句。明人云。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自有自然之妙。

張壹對酒歌曰，淵淵江城玉漏催，勸君須盡掌中杯，高樓明月清歌夜，知是人生第幾回，金風亭長以爲絕唱。

吾鄉康熙後耽聲伎之樂，家蓄女伶，致一時妙選，皆自製鳴鴻度曲新樂府，登場搬演，祇如玉茗所云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掐檀痕教小伶者，未免生黛姬之妒矣。厲樊榭云，吾家旦色皆以姓爲名，故毛西河有祇有柔些新題影，猶人不欲近闌干之句。

梅村詩話，汴都角伎部六李師師，多見前輩雜記，部即蔡奴也，元豐中命待詔崔白圖其貌入禁中，師師著名宣和，入主掖庭，劉屏山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又載尹少稷靖康元夕詩云，故鄉祇是當時路，不見金錢打著人，劉屏山亦云，凄涼但有雲頭月，曾照當年步輦歸，夢華之感，依稀可想。

又白賁天爵名泰伯，白玉蟾姓葛名長庚，皆自言得道後死，乃無他異，二人頗涉文墨，所至題壁淋漓揮掃，能聳動人，谷有詩云，半篙春水一簑煙，抱月懷中枕斗眠，說與時人休問我，英雄回首即神仙，皆訪蟾旋其出題壁云，怪詭佯佯，怪不在茅君出來相待，案今白玉蟾有集傳世，而賁詩無聞，人家扶鸞者往往自言玉蟾降壇，所爲詩亦多與泰伯相類，鸞家有乩主壇者，自云白玉蟾，道科名頗驗。

梅村題買臣墓詩云，小吏徵湯君臨徼，故變嚴助數沈淪，按漢書買臣傳，嚴助時方貴幸，買臣與之同以春秋楚詞侍中，後助爲張湯按淮南獄致死，買臣銜之，既而發其陰事，湯自殺，買臣亦被誅，是助之貴幸先於買臣，而買臣之仇湯，雖以其陵折，大半由助而死，其待故交亦不薄矣，數沈淪之語，豈無所當也。

吳衍齡論七子云，所謂才子者，須是壬子安驥冠之年，學問文章，如江如海，乃可稱之，滕王閣序王將軍之武庫，古今惟楊升菴知是王僧辯，釋迦佛成道，貫串釋典，僧爲之往錄注釋，受年非多，不知何以能爾，則之才子，披茅連茹，止可其黨自稱耳，年至四十，須作學者，若稱才子，是四十而稱娘子，適足所以取誚也。吳論詩雖好詆李何，然所評老大而自稱才子者，其論亦足以砭俗也。

數十年來，吾浙稱詩者，推樊榭，然樊榭之作，雖長於用書，僅於選句，終不若漁洋之風華典麗，而波瀾洪闊，使人讀之，皆能稱快，得見錢塘汪韓門跋樊榭集云，先生之詩，搜討精博，蹊徑幽微，取材新則有獨得之奇，使事切則無篡僭之弊，自成情理之高，不關身世之感，至若典僻而遺，或晦澀而氣爲傷，一邱一壑之勝，登臨少助於江山，一觴一詠之情，懷抱勿觀於今古，以云追漢魏而近風騷，豈其薄而不爲，夫亦所謂幽人之貞，獨行其願者耶，然先生全集要無一字一句不自有出處，所以雄視一時，後人效之者，不效其讀書，而惟是剽竊詩詞內新異之字，以供臨文之撏撦，寬之陵日披之撏膻，昔人云所作不可蓋難，難使不知所出，是又不得以學者之不根，而并咎作者之非法也，韓門此跋，頗得樊榭之累，然所云後人效者，不效其讀書，而惟是剽竊詩詞內新異之字，以供臨文撏撦，寬之陵日披之撏撦，尤猶切學者之病，噫，又豈特學厲詩者爲然哉。

海鹽馬墨麟觀察，自云是李空同再世，并於夢中常見之，其孫青上少府，嘗爲予言，青上工詞，有蘿蔆吏詩餘，婦陳蕊，字翠君，亦善吟咏，予最賞其郎似東風儂似絮，天涯辛苦相隨處之句。

寄笠道人者，姓盛氏，名蘊貞，字靜維，海寧人，爲輞川侯納言嗣曾第三子，所聘未婚，公父子皆殉節，靜維誓不改適，薙髮入空門，自號寄笠道人，讀書能吟咏，嘗題納言春草堂詩云，謝公遊眺地，春草已無根，夕卷牛羊下，空齋鳥雀喧，可憐吁畛盡，徒有節編存，淚灑西州路，何人爵一樽，十載重遊地，孤城帶暮暉，西園遺舊迹，北渚長新磯，玉樹人俱盡，金庭事已非，何須聞短笛，獨立自沾衣，身世之感，不堪多讀。明詩綜載靜維詩，而不甚悉，此亦可補靜志居詩話所未備者。

同里李東與徐氏，號多才女，徐鐵生小淑，爲茝長倩先生之室，所著絡緯吟，皆稱於時，無何而湘蘋繼起，湘蘋名燦，實小淑從孫，尤工長短句，閨中亦爲詩人，以方阮氏之有仲容，然小淑詩以綺麗勝，故姚園客以爲才情不及陸靜子，湘蘋則盡洗鉛華，獨標清麗，又多履患難，憂愁拂鬱之思，時時流露楮墨間，恐劇子亦當避之三舍，惜詩稿散佚，予重梓拙政園詩餘，復得五七言二首，附鐫於左，俾世之論湘蘋者不得僅以詞人目之，西去窮荒假東來，故國秘一心，懸兩地，雙淚落分流，羽檄秋偏急，戎車夜不休，壯夫輕出塞，未到關山頭，帶苑芳春晝，吹簫看花，會通洛陽街，行吟緩控青絲轡，衝頻抽白玉鞭，共挽鹿車歸，舊隱幾浮，魚艇散秋榜，霧風掃盡煙，而況都見龍城，秦滿堦。

前載七字口號，盛於東漢，故復從稗野筆記錄得數事云，天下忠誠竇游平，（竇武）天下義府陳仲擧，（陳蕃）天下德宏劉仲承，（劉祐）天下冰凌朱季陵，（朱寓）天下才英趙仲經，天下和雍郭林宗，（郭泰）天下慕恃夏子治，（夏馥）天下英藩尹伯元，（尹勳）天下清高羊嗣祖，（羊陟）天下瑜金劉叔林，（劉儒）天下雅志蔡孟喜，（蔡衍）天下臥虎巴恭祖，（巴肅）天下通儒宗孝初，（宗慈）海內貴珍陳子鱗，（陳翔）海內忠烈張元節，（張儉）海內奮躍范孟博，（范滂）海內通士檀文有，（檀敷）海內才珍孔世元，（孔昱）海內彬彬范仲真，（范康）海內珍好岑公孝，（岑晊）海內所稱劉景升，（劉表）海內貴智王伯義，（王章）海內修整蕃嘉景，（蕃向）海內貞良秦平王，（秦周）海內光光劉子相，海內依恰王文祖，（王考）海內嚴恪張孟卓，（張邈）海內清明度博平，（度尚）以上並見豐實筆輔錄，按范史云，桓帝之初，擢用周福房植，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各樹門徒，漸成尤隙，至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於是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尊稱，而甘陵南北部之黨禍，自此始矣。

楊忠愍公以勸分宜父子下詔獄，嚴刑拷掠，死而復甦，於獄中作書寄海鹽鄭端簡，屬以南都後事，端簡方爲南光祿卿，有應天府吏林某，攜此書至，端簡啟而藏之，時嵩焰方張，閱十年，世蕃既誅，嵩已死，端簡子叔平始出而題其後，斯迹乃顯於世，其所屬南都事，殆即如年譜所謂興學校闢荒田繕武備繕城池等，皆平日欲爲而未得者，惜端簡已沒，不復能知其詳耳，叔平跋又云，丁巳四月，三殿災，人皆見公靑巾素服，雙眸炯炯，巡午門西角樓，若指麾撲滅狀，邇時方釋，因憶天順丁丑承天門災，于肅愍見形烈焰上，感帝心，還其孤子，而公之見形也，人皆緘口結舌，莫敢一言，即憐公者亦竊竊私歎而已云

云。觀此二事。忠愍其可謂死不忘君者。公就義時。詩曰。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殆南都後事之謂與。

曰。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殆挾火見形之謂與。嗚呼。何其烈也。[illegible]

晁以道嘗以所著易解示謝顯道。他日顯道還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辯。出呂紫微詩話。亦見至誠忠愛之意。

顏氏家訓。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往共塡河。按此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吳臺。宣城集及文選皆作吳山。黃門所見。蓋是朓原本如此。何義門謂吳臺卽姑蘇臺。予重刊宣城集。特爲更正。

張誠之先生。長於經學。所著蟲獲軒筆記中論詩之佳者。多未見其至當。惟論竹垞選明詩綜。喜删改前人句。如亭林禹陵二十韻。删去中四佳者三光降十六句。尤大失作者本旨。幷結俱落空。則其言殊允。

初白菴主云。高郵露筋祠。本名鹿筋梁。相傳有鹿至此。一夕爲白鳥所嘬。至曉見筋。故名。事見酉陽雜俎。及江德藻聘北道記。不知何時始訛爲女郎祠也。初白詩曰。古驛碑殘幼婦詞。飛蚊爭聚水邊祠。人間多少傳訛事。河伯年年娶拾遺。詩見敬業手稿。

廷衡照錢馥覆校

石洲詩話

翁方綱撰

自敘

自乙酉春迨戊子夏。巡試諸郡。每與幕中二三同學。隔船窗論詩。有所剖析。隨手劄小條相付。積日既久。彙合遂得五百餘條。秋閒諸君皆散歸。又屆報滿受代之時。坐小洲石畔。日與粵諸生申論諸家諸體。因取前所劄記散見者。又補益之。得八百餘條。令諸生各鈔一本。以當口講。而備遺忘。本非詩話也。時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覃谿。

七十九冊

石洲詩話卷第一

大興　翁方綱

入唐之初。永興鉅鹿並起。而鉅鹿氣骨尤高。

王無功以真率疏淺之格。入初唐諸家中。如鸞鳳群飛。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然非入唐之正脈。

劉汝州希夷詩格雖不高。而神情清警。亦自奇才。

李巨山汾陰行末四句。明皇聞而掩泣。曰李嶠真才子也。此事互見明皇傳信記。及鄭嵎津陽門詩注。而一以為將幸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登而歌之。一以為過劍閣下。望山川。忽憶水調辭。二條小異。

○漢武秋風辭。此結四句脫胎所自也。用其意而不用其詞。特為妙麗。至老杜渼陂行。竟用其辭而並不相犯。乃尤妙也。此即詞場祖述。可覘古人之變化。

李巨山詠物百二十首。雖極工切。而聲律時有未調。猶帝齊梁遺習。未可遽以唐人試帖例觀。

薛少保驅車越陝郊一篇。即杜詩所謂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者也。古風蓋指擬古詠懷之體。今觀此詩。依然阮公遺意也。可見唐初諸公。原有此一種。直至陳拾遺乃獨用此格。直接古調耳。此可見少陵之於唐賢。處處尋求古人門戶。

詩有可以不必分古今體者。如劉生聽馬芳樹上之回等題。後人即以平仄粘聯之體為之。豈應別作律

31 B

詩乎。在初唐人則平仄又未盡粘聯者，尤可以不必分也。

伯玉感遇詩，朝發宜都渚一章，乃正合古樂府巫山高之本旨，後人作巫山高詩，皆不如此。

唐初羣雅競奏，然尙沿六代餘波，獨至陳伯玉，崒兀英奇，風骨峻上，蓋其詣力畢見於與東方左史一書。

伯玉薊邱覽古諸作，鬱勃淋漓，不減劉越石，而李滄溟止選其燕昭王一首，蓋徒以格調賞之而已。

伯玉峴山懷古云，邱陵徒自出，賢聖幾凋枯，感遇諸作，亦多慨慕古聖賢。杜公陳拾遺故宅詩云，位下何足傷，所貴者聖賢，正謂此也。今之解杜者，乃輒以聖賢指伯玉，或又怪聖賢字太過，何歟。

杜必備於初唐流麗中別具沈鬱，此家學所由啓也。

沈雲卿龍池篇，大而拙，其勢開啓三唐，而非七律之壼奥者，盧家少婦一篇，斯其佳作。

沈宋律句勻整，格自不高，矜山目以射雕手，當指字句精巧勝人耳。

沈宋應制諸作，精麗不待言，而尤在運以流宕之氣，此元自六朝風度變來，所以非後來試帖所能幾及也。

盧鴻一嵩山十志詩，似是騷音，而去騷卻遠，此不過自適其適而已。

張燕公秋風樹不靜，君子歎何深，即杜之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所本也。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即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所本也。杜於唐初前哲，大都攬其菁英，不獨原本家學。

曲江公委婉深秀，遠出燕許諸公之上，阮亭而後實推一人，不得以初唐論。

順德羅辟岡生序南海陳喬生詩，兩粵中自孫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敢曲江流風，餘韻才術，化爲性情，無愧作者，然有明一代，嶺南作者雖衆，而性情才氣，自成一格，謂其仰企曲江則可，謂曲江僅開粵中流風則不然也。曲江在唐初渾然復古，不得以方隅論。

近時粵中所刻曲江公集，頗未精校，即如開卷載蘇子瞻一詩，其詞之俚，不知出誰附會，其金鑒錄之僞，則阮亭蠶尾紀聞已辨之。

王尉灣詩句，張燕公手題政事堂，殷璠謂詩人已來少有此句，至其終南山一篇，亦自超雋，非復唐初諸公平塗之製。

崔侍郎湜白鹿觀詩，捧藥芝童下，焚香桂女留，即杜金華觀詩，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所本也。芝童桂女，仙人玉女，皆以仙靈之類爲辭，不必確有所指，近時解杜者頗穿鑿可笑。

讀孟公詩，且毋論懷抱，毋論格調，只其清音幽冷，如月中聞磬，石上聽泉，舉唐初以來諸人筆虛筆實，一洗而空之，眞一快也。

崔司勳顥，有似俠客一流。

崔司馬國輔詩，最有古意，如悵矣秋風時，余臨石頭瀨，更何必以工於發端目古人乎。

齊梁遺音，在唐初者，長篇則傾而易靡，短篇則婉而多風，如崔國輔五言小樂府是也。

崔司馬樂府，殷璠以爲古人不及，然下簾彈箜篌，不忍見秋月，不如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故使珠履跡，不使玉階行，不如畫眉猶未竟，魏帝使人催也。其故難以言詮。○故使珠履跡二句，阮亭以爲直用庾詩，然視庾尤巧矣。

盛唐之初，若獨孤常州及薛侍郎據，皆遒勁雄渾，少陵之嚆矢也。侍郎曾與少陵同登慈恩寺塔，今其詩不傳。○邱庶子爲，祖員外詠，則右丞之先聲也。

右丞五言，神超象外，不必言矣。至如故人不可見，寂寞平陵東，未嘗不取樂府語以見意也。豈獨唐子西語錄，始以樂府取給詩材乎。

今之選右丞五古者，必取下馬飲君酒一篇，七古則必取終南有茅屋一篇，大約皆自李滄溟啓之。此元遺山所謂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者也。

古今詠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極，固不必言矣。然此題詠者，唐宋諸賢略有不同。右丞及韓文公、劉賓客之作，則直謂成仙，而蘇文忠之論，則以爲是其子孫，非即避秦之人至晉尚在也。此說似近理。蓋唐人之詩，但取興象超妙，至後人乃益研核情事耳，不必以此爲分別也。王荊公詩亦如蘇說，而嶠甫中汪彥章篇一詩亦佳，乃曰花下山川長一身，則亦以爲避秦人得仙也。○劉賓客之作，雖自有寄託，然遜諸公詩多矣。郭茂倩並取入樂府，似未當。

昔人稱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右丞加漠漠陰陰字，精彩數倍，此說阮亭先生以爲夢囈。蓋李嘉祐中唐時人，右丞何由預知而加以漠漠陰陰耶，此大可笑者也。然右丞此句，精神全在漠漠陰陰字上，不得以前說之謬而概斥之。

岑嘉州詩，忽思湘川老，欲訪雲中君，此乃後人用雲中君之所本也，與九歌原旨不同。

嘉州之奇峭，入唐以來所未有，又加以邊塞之作，奇氣益出，風會所感，豪傑挺生，遂不得不變出杜公矣。

高常侍與岑嘉州不同，鍾退谷之論，阮亭已早辨之，然高之渾朴老成，亦杜陵之先鞭也，直至杜陵，遂合諸公爲一手耳。

李東川王母歌云，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此二語前人已責其寓意，然篇中復道歌鐘杳將事，深宮桃李飛成雪二句，復不讓少陵麗人行楊花青鳥一聯也。東川句法之妙，在高岑二家上。

高之渾厚，岑之奇峭，雖各自成家，然俱在少陵籠罩之中，至李東川則不盡爾也。學者欲從精密中推宕伸縮，其必問津於東川乎。

東川七律，自杜公而外，有唐詩人，莫之與京，徒以李滄溟獨奉格調，遂嫌太熟，然東川之妙，自非滄溟所能幾也。

古人唱和自生感激。若早朝大明宮之作。並出壯麗。慈恩寺塔之詠。並見雄宕。卒由興象互相感發。至於裴蜀州之才。詎未遠耆武右丞。而輞川唱和之作。超詣不減於王。此亦可見。

龍標精深。可敵李東川。而秀色乃更掩出其上。若以有明宏正之閒。徐迪功倘與李何鼎峙。則有唐開寶諸公。太白少陵之外。舍斯人其誰與歸。○司空表聖之論曰。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信古人不我欺也。

常建第三峯詩。願與黃麒麟。欲飛而莫從。此亦是順口急氣之故。可以取證歐公菱溪大石詩。○常較王孟諸公。頗有急疾之意。此所以爲飛仙也。又多仙氣語。

儲侍御張谷田舍詩。碓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雖只小小格致。然此等詩。卻是儲詩本色。猶謂一人自有一人神理。須略存其本相。不必盡以一概論也。阮亭三昧之旨。則以盛唐諸家。全入一片空澄澹泞中。而諸家各指其所之之處。轉有不暇深究者。學人固當善會先生之意。而亦要細觀古人之分寸。乃爲兩得耳。

常尉以元妙得之。儲侍御以淺淡得之。儲近王。常近孟。而常勝於儲多矣。

元次山別何員外詩。結句不然且相送。醉獻於坐餘。與韓文公送王含序結句同旨。而韓尤妙矣。次山稱文章之弊。煩雜過多。欲變淫靡。以系風雅。然其詩朴拙處過甚。此乃棘子成疾周末文勝。等虎豹犬羊爲一轉者也。天寶至德之際。英哲相望。似未可盡以文勝抹之。君家遺山所云。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未必次山之詩。遂爲有唐風雅正宗也。獨其詩序。則稍有致。○篋中集所錄。其意以枯淡爲高。如以孟東野詩投之。想必愜意也。

盛唐諸公之妙。自在氣體醇厚。興象超遠。然但講格調。則必以臨摹字句爲主。無惑乎一爲李何。再爲王李矣。愚意拈出龍標東川。正不在乎格調耳。

漁洋先生云。李詩有古調。有唐調。分別觀之。所錄止古風二十八首。蓋以爲此皆古調也。然此內如秦皇掃六合。天津三月時。鄭客西入關諸篇。皆出沒縱橫。非斤斤於蹊逕者。即此可悟古調不在規摹字句。如後人之貌爲選體。拘拘如臨帖者。所謂古者乃不古耳。

子昂、太白。蓋皆疾梁、陳之靡薄。而思復古道者。然子昂以精深復古。太白以豪放復古。必如此乃能復古耳。若其揣摹於形迹以求合。奚足言復古乎。

漁洋云。韓、蘇七言詩學急就篇句法。如鴉鴟雕鷹雉鵠鵾。駰駱驪騮騵等句。近又得五言數語。韓詩蚌螺魚鼈蟲。盧仝蝦蟆鮎鯉鯔云云。然此種句法。閒作七言可耳。五言即非所宜。解人當自知之。蓋漁洋先生所謂五古者。專指唐賢三昧一種淡遠之體而言。此體幽閒貞靜。何可雜以急管繁絃。他日先生又謂東坡效韋蘇州之作。是生查子詞者。即此旨也。至於五言詩。則初不限以一例。先生又嘗云。感興宜阮陳。山水閒適宜王韋。鋪張敘述宜老杜。若是則格由意生。自當句由格生也。如太白云。天上白玉京。十二

樓五城。若以十二樓五城之句入韋蘇州詩中。豈不可怪哉。不必至昌黎玉川。方爲蠻變也。

魏程曉詩云。今世襶襶子。觸熱到人家。字書襶襶不曉事也。音對戴。而太白詩云。五月造我語。知非佁儗人。字書佁夷在切。癡貌。儗海愛切。佁儗癡貌。儗字下又注云。又他代切。佁儗癡貌。按佁儗音義。並與襶襶相似。太白詩。當即用程詩也。然儗字恐不當與儗字相連。此是字書因佁譔儗耳。

款器之辭太白。謂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愚謂須知太白又自有十分著實處耳。然器之辭自妙。

太白詠古諸作。各有奇思。滄溟只取懷張子房一篇。乃僅以豈曰非智勇。懷古欽英風等句。得贊歎之旨乎。此可謂僅拾糟粕者也。○入手虎嘯二字。空中發越。不知其勢到何等矣。乃卻以末字縮住。下三句又皆實事。無一字裝他門面。及至說破報韓。又用雖字一勒。真乃運到無可奈何。然後發洩出天地皆震動五個字來。所以其聲大而遠也。不然。而但講虛實空竭。如懷古欽英風之類。使後人爲之。豈不值錢。而況在太白乎。

太白遠別離一篇。極盡迷離。不獨以元肅父子事難顯言。蓋詩家變幻至此。若一說煞。反無歸著處也。惟其極盡迷離。乃即其歸著處。○綠雲謂竹。

太白秋思云。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當指臺。

太白云。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少陵云。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此等句皆適與手會。無意相合。固不必謂相爲倚傍。亦不容區分優劣也。

太白五律之妙。總是一氣不斷。自然入化。所以爲難能。蘇長公橫翠峨嵋一聯。前人比於杜陵峽中覽物之句。然太白作上皇西巡南京歌云。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則更大不可及矣。○西巡之歌。殊於風雅之旨不類。安史之亂。豈得云輕拂邊塵。不觀杜公直書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乎。甚且鋪張蜀中濃麗。尤爲非體。若反言之則不必。若正言之則不宜。即不能作北征之篇。亦何必有西巡之頌也。此事在唐自非細故。而李杜二家爲有唐一代詩人冠冕。若此之類。何以立詩教乎。

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其李詩之謂乎。太白之論曰。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若斯以談。將類於襄陽孟公以簡遠爲旨乎。而又不然。蓋太白在唐人中。別有舉頭天外之意。至於七言。則更迷離渾化。不可思議。以此爲寄興深微。非大而化者其烏乎能之。所謂七言之靡。殆專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

李詩補注一書。頗未條鬯。即如中閒小謝又清發。乃以惠連作注。竟若不知謝爲宣城謝朓樓者。此猶蘇詩之王注。未經淘洗故耳。如有識力者。取而删補訂正之。亦快事也。

元相作杜公墓係。有鋪陳排比藩翰堂奧之說。蓋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之中。有藩籬焉。有堂奧焉。語本

樞明。至元遺山作論詩絕句。乃曰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則以爲非特斐輿卽蓄翰亦不止此。所謂連城璧者。蓋卽杜詩學。所謂參苓桂朮君臣佐使之說。是固然矣。然而微之之論。有未可厚非者。詩家之難。轉不難於妙悟。而實難於鋪陳終始排比聲律。此非有兼人之力萬夫之勇者。弗能當也。但元白以下。何嘗非鋪陳排比。而杜公所以爲高曾規矩者。又別有在耳。此仍是妙悟之說也。遺山之妙悟。不減杜蘇。而所作或轉未能屑視元白。則鋪陳排比之論。未易輕視矣。卽如白之和夢遊春五言長篇。以及遊悟眞寺等作。皆尺土寸木。經營締構而爲之。初不學開寶諸公之妙悟也。看之似平易。而爲之實艱難。元白之鋪陳排比。尙不可躋攀若此。而况杜之鋪陳排比乎。微之之語。乃眞閱歷之言也。自司空表聖造二十四品。抉盡祕妙。直以元白爲屠沽之輩。漁洋先生隸之。每戒後賢。勿輕看長慶集。蓋漁洋之教人。以妙悟爲主者。故其言如此。當時宜城施氏。已有頓漸二義之論。韓文公所謂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

蓋保又舉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三百篇。至子美之作。使仲尼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此亦究極波瀾之言。竹垞先生有言。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得列於詩者。僅十有一而已。殆所操類鄉國之音。所沿者前人體製。則膠固不知變。變而不能成方。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信矣。蜀人固未嘗盡以少爲貴。顧其多者篇體何如耳。然漁洋先生謂少陵晚年五律。後半往往重複叢系所舉。則但以諸大篇全局論之。（南宋金華杜仲高嘗讀杜詩有仲尼不容刪之句。可作此註腳）

自初唐至開寶諸公。非無古調。但諸家旣自爲體段。而紹古之作。遂特自成家。如射洪、曲江、是也。獨至杜公。適以紹古之緒繼人。隨常爵罍布置中。吞吐萬古。沐浴百寶。竟莫測其端倪所在。

奉先詠懷一篇。羌邨三篇。皆與北征相爲表裏。此自周雅降風以後。所未有也。迹熄詩亡。所以有春秋之作。若詩不亡。則聖人何爲獨筆耶。李唐之代。乃有如此大制作。可以直接六經矣。○滄溟首先選次唐詩。而此等皆所不取。乃獨取玉華宮一篇。蓋以萬籟笙竽。秋色瀟灑。爲便於撮拾裝門面耳。

垂老別一首。土門壁甚堅二句。接上加餐通是述其老妻代慮之詞。勢異鄴城下。以下則行者答慰其妻也。注家多未之及。

羌邨第一首。歸客千里至五字。乃鳥雀噪之酪。下轉入妻子。方爲警動。（鳥雀知歸人之來。而妻子若出自不意者。妙絕妙絕）若直作少陵自說千里歸家。不特本句太實太直。而下文亦都偪緊。無復伸縮之理矣。此等處最是詩家關捩。而評杜者皆未及。○蘇詩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顚風當斷渡。下七字卽塔鈴之語也。乃少陵已先有之。

四松詩。得吝千葉黃。吝與悋同。亦悋惜之意。得吝者不得吝也。○或作得愧非。○足以送老姿。亦須刻之說耳。本作足。爲送老資。說二字卽講不通矣。觀本之證類如此。他如雨聲先以風。以說已。（[illegible]）杜曲換耆舊換親晚。（[illegible]）實唯親弟昆。實說舊。（[illegible]）汨吾陸世網。汨說汨。（[illegible]）雲雷屯不足。屯說此。（[illegible]）之類。實不可

枚舉。

杜之魄力聲音。皆萬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旣大。故能於正位卓立鋪寫。而愈覺其超出。其聲音旣大。故能於尋常言語。皆作金鐘大鏞之響。此皆後人之必不能學。必不可學者。苟不揣分量。而妄思攀援。未有不顚蹶者也。杜五言古詩。活於大謝。深於鮑明遠。盡有建安黃初之實際。而并有王孟諸公之虛神。不可執一以觀之。

漁洋以五平五仄體。近於游戲。此特指有心爲之者言。若杜之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illegible]端齊終南。頹洞不可掇。[illegible]塞山重。旣得飲馬窟。鶻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清暉回羣鷗。暝色帶遠客。至於山形藏堂皇。壁色立積鐵。於五平五仄之中。出以疊韻。並屬天成。非關游戲也。

乃是蒲城鬼神入。阮亭抹之。豈眞其體耶。然妙處固到極頂。看其上下銜接。是何等神理。不以阮亭之抹而稍減也。昔太倉王宮詹（原邨）嘗自言作畫。使筆如金剛杵。此可以參杜詩。○阮亭先生意在輕行浮彈。不著邊際。見地自高。此所謂言各有當也。卽如歐公明妃曲後篇。阮亭亦嘗譏之。而其妙自不可及。

歌屈鐵迴枝之鐵松。故以直幹爲出路。而說者乃以直幹難畫。謂少陵以此譏之。不亦異乎。

杜公相從歌銜盤鐵蟬光吐日一句。蘇長公因之作日喩。古人文章。善於脫化如此。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一篇。前云縞素漠漠開風沙。後言騰驤磊落。而中開特著顧視清高氣深穩一句。此則於重頓挫相馬入微。所以苦心其識。寥寥今古。僅得一支遁一韋諷耳。韋諷只是借作影子。亦非僅僅此人眼力足配道林也。此一段全篇自喩。故不覺因而自慨。想到三大禮獻賦時矣。末段微引翠華。並非轉路作收。此乃正完得可憐二字神理耳。

杜古柏行。中間雖有憶昨一折。然落落盤踞以下。只是渾渾就古柏唱嘆。朱注分上二句咏成都之柏。此二句詠夔府之柏。殊可不必。要知此等處。不須十分板劃也。東坡和張耒高麗松扇詩。可憐堂上十八公。老死不入明光宮。萬牛不來難自獻。裁作團團手中扇。萬牛句可作古柏行誰能送三字注腳。又東坡木山詩。木生不願回萬牛。願終天年作沙洲。卽從不露文章意脫化而出。古人之善用事如此。

唐之八分。自開元時已多趨肥碩。李潮於爾時肇法。能步武李斯。故八分小篆歌。謂書貴瘦硬。而以嶧山傳刻之肥本反形之。及後又因繞八分。乃卻以肉字顯出之。至蘇文忠作墨妙亭詩。則因亭中石刻。自秦篆嶧山褚摹蘭亭以迨顏徐諸人家數旣多。體格不一。所云短長肥瘠飛燕玉環。特總統檃括之詞。故借杜詩略側入。以見筆鋒耳。此所謂言各有當。不得因此二詩而區別論書之旨。以爲杜蘇殊嗜也。○苕溪漁隱叢話云。唐初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尙。褚薛尤極瘦硬。開元天寶以後。變爲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濁。杜詩云云。雖爲篆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此論與鄙意相合。

漢人分隸古勁。至唐以後乃漸以流麗勝。此詩之所謂不流宕者。不獨對草書言之也。漁洋論此歌有敗

筆。不知指何句而言。蓋漁洋論詩。以格調撐架爲主。所以獨喜昌黎石鼓歌也。石鼓歌固卓然大篇。然較之此歌。則杜有停蓄抽放。而韓稍直下矣。但謂昌黎石鼓歌學杜。則亦不然。韓此篇又自有妙處。

杜公以取樂喧呼之重濁字眼。放入三更風起寒浪湧之下。其手腕有萬鈞之力。如取樂之字眼拋出。如蜻蜓點水。一毫不覺其滯實。此誰能之。而後人不知。一味填實。即如作遊宴詩。將取樂一種字眼放入。有不令人聞而嘔噦者乎。○渠偏不怕。而下文又以歡會字放入。令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嚨。而以爲我輩亦可如此。所以紛如亂絲也。

陪姚通泉宴東山一首。即渼陂行也。更不用湘妃漢女等迷離之幻字。而直用實景。則晚年之境更大也。

朱鳳行。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盡即忍切。曲禮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左傳公子商人盡其家貸於公。即此盡字也。猶儘教之儘。白鳳二疊詩。轉飛玉立盡衡執之盡。赤臂此又劉夢得且樂寒芽數手泛挲。截山綠楊枝外盡打淵。亦皆此盡字。

杜五律亦有唐調。有杜調。不妨分看之。不妨合看之。如欲導上下之脈。溯初盛中之源流。則其一種唐調之作。自不可少。且如五古內。贈衛八處士之類。何嘗非選調。亦不可但以杜法概乙之也。此如右軍臨鍾太傅丙舍力命諸帖。未嘗不借以發右軍之妙處耳。

纔謂花柳更無私。卻不如欣欣物自私。更爲化工之筆。願與解人賞之。

杜五律所思一首。當是與地下蘇司業一首同時而作。末句無計斷龍泉指蘇也。解此方覺第六句頓挫之妙。徒勞望牛斗。乃倒因下句生耳。解者或以此二句仍作懷鄭。則不通矣。

杜五律洞房諸作。七律秋興諸作。皆一氣噴瀉而出。風涌泉流。萬象吞吐。故轉有不避重複之處。其他諸什。大都類此。其巨細精粗。遠近出入。各自爭毫分寸之間。不必以略複爲疑也。七律諸來實無可以貫化處。不得不以渾體互律地平則不但也。此等處極應之事。

贈張垍詩。無復隨高鳳。蓋因上數聯敘張之寵遇。不啻朝陽翽羽。故此句落到自己。言不克追隨也。劉會孟謂用古人姓名。健筆駁之。良是。但高鳳二字如此用。則另當記出。

謁先主廟一首。只雜耕二句。跟上伏老臣來。指武侯說。其餘俱與武侯無涉。而說者必牽武侯。所以關張耿鄧句不可通也。健筆以爲公自敘是矣。而亦不免粘著武侯何也。近又有查初白評本。謂孰與四句。應移至事殊辛之下。此尤謬矣。○乘時[illegible]天。皆指先主。所謂有王者興。必有名世也。事殊辛則正接下歎字。所謂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也。劉夢得蜀先主廟詩得相開國五字。可作此篇注腳。

杜公之學。所見直是峻絕。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樹道教。全見於偶題一篇。所謂法自儒家有也。此乃羽翼經訓。爲風騷之本。不但如後人第爲綺麗而已。無如飛騰而入者。已難過前一輩人。不得不據江左之逸。謝鄴中之奇。而緣情綺靡。斯已降一格以相從矣。又無奈所遇不偶。遷流羈泊。併所謂緣情者。只用以慰深寄。尤可慨也。故山不見。只作愁賦別離之用。更何堪說。遺想風騷。低佪堂構。事遠經邈。續緯及之。豈

僅以詩人自許者乎。

宣政殿退朝一首。五六二句。烘染出遲春容醞藉。而傾心戀君之意。亦復流溢筆墨。讀者但作寫景看淺矣。

杜晚出左掖一詩。較之春宿左省篇。尤爲含蓄醞藉。評家或稱其退食之風度。或稱其得諫臣之體。皆未得其深處。蓋其曰晚出左掖。乃純是一片戀主之忱。融結而出。所以覺得簾仗齊班之際。壺漏殊淺也。故而迷者。非因身在柳邊。正因心在君側耳。末句騎馬二字。筆路宕開。欲雞栖乃正拍合。實自比於日夕聲將之智耳。而非如所謂出銀臺門上馬歸之大三昧者也。解此則雖出而猶未出。雖栖而猶未栖。即雖晚而猶未晚也。解此則五六句濃染之筆。更有精神矣。

杜五律雖沈鬱頓挫。然此外尚有太白一種豐盛唐諸公在。至七律則雄闢萬古。前後無能步趨者。尤爲此體中獨立之一人。

不覺前賢畏後生。此反語也。言今人嗤點昔人。詎前賢應畏後生矣。嬉笑之詞。以此輩不必與莊論耳。○六絕句皆戒後生之沿流而忘源也。其曰今人嗤點。曰爾曹輕薄。曰今誰出羣。曰未及前賢。不惜痛詆今人者。蓋欲俾之考求古人源流。知以古人爲師耳。六首俱以師古爲主。盧王較之近代。則盧王爲今人之師矣。公有近代惜盧王之句。漢魏則盧王之師也。風騷則又漢魏之師也。此所謂轉益多師。言其層累而上師。又有師直到極頂。必須風雅是親矣。此乃汝師汝知之乎。蓋深嫉今人之依傍蕪璧。目不見方隅者。而以此儆覺之也。盧王亦且必祖述漢魏。漢魏亦且必祖述風騷。知此中之難先。則知今人之所以不古若矣。故曰未及前賢更勿疑也。第五首不薄今人愛古人句。皆作不肯薄待今人說。愚竊以爲不然。使如此說。則下三句俱接不去矣。其曰輕薄爲文哂未休。即指今人之好嗤點古人者。此句之今人。亦猶是也。蓋乎云者。即上輕薄之薄。言今無出羣之雄。而翻多嗤點前輩。則此風乃今時之薄也。故反言以醒之曰。若不此之薄。而不古之愛。文法如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則必逐逐於綺句之巧麗而已。吾知其不深求古人立言之意。而但惟是一詞之美。一聯之麗。必依附爲鄰而已耳。揣其意。亦豈不謂從此可以方駕屈宋哉。然自我觀之。恐與齊梁作後塵也。如此則不流於僞體不止。與下章未及句亦復針鋒相接也。別裁僞體。正是薄之也。親風雅。正是愛之也。杜從薄今人嗤點之說。至於如此。與爾曹身名俱滅之言。未免太刺骨矣。故題之曰戲

也。蓋宵詩正聲數時人。詩未有蘭亭王一字。已屬宋玉爲鄰人矣。此即可作六絕句注腳。

杜晚洲詩。危沙折花當。注家或以爲花蒂。非是。

李陵蘇武是吾師。此七字乃孟雲卿平日論詩之語。觀下句可見。

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言欲以大小謝之性靈。而兼學陰何之苦詣也。二謝只作性靈一邊人看。陰何只作苦心鍛鍊一邊人看。似乎公之自命。乃欲兼而有之。亦初非眞欲學陰何。亦初非眞自許爲二謝也。正須善會。

杜詩自在纔覺恰恰啼。今解恰恰爲鳴聲矣。然王績詩年光恰恰來。白公悟眞寺詩恰恰金碧繁。疑唐人類如此用之。又韓文公華山女詩。聽衆狎恰排浮萍。白樂天櫻桃詩恰恰舉頭千萬顆。狎恰即洽恰。

杜詩有不待辨而知者。如鼓角漏天東之用大小漏天。遣悶失吞吳之爲失在吞吳。筍根稚子之指筍。皆灼然無疑。而說者必曉曉不已。何也。

近日有讀杜心解一書。如送遠九日崔氏莊諸葛大名等篇。所解誠有意味。然苦於索摘文句。太頭巾酸氣。董知文而不知詩也。不過較之杜詩論文、杜詩詳註等。略爲有說耳。其實未成片段。

石洲詩話卷第二

劉隨州龍門八詠。體淸心遠。後之分題園亭諸景者。往往宗之。

偶讀高季迪、吳越紀遊詩海昌城樓望海之作。嘆其筆力優裕。因思劉文房龍興寺望海詩。似覺閒散。而乃更切實更闊大。前人之不可及如此。然非心氣篤定之後不知也。

杜公不實書生耳。隨處厭鼓鼙。與劉隨州路遠襲魚鳥。功成厭鼓鼙。不同。

隨州七律漸入坦迤矣。坦迤則一往易盡。此所以啓中晚之濫觴也。隨州只有五古可接武開寶諸公耳。

○錢仲文七律平雅。不及隨州而撐架處轉過之。

盛唐之後。中唐之初。一時雄俊。無過錢劉。然五言秀亮。固是接武。至於七言歌行。則獨立萬古。已被杜公占盡。仲文文房皆退右丞餘波耳。然卻亦漸於轉調伸縮處。微微小變。誠以熟到極處。不得不變。雖才力各有不同。而源委未嘗不從此導也。

王孟諸公。雖極超詣。然其妙處。似猶可得以言語形容之。獨至韋蘇州。則其奇妙全在淡處。實無迹可求。不得已。則取徐迪功所謂朦朧萌拆。渾沌貞粹八字。庶幾可彷象乎。○柳州稍實。然妙處亦復不減。韓得陶之實。韋得陶之雋。

班倢伃怨歌行云。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已自恰好。至江文通擬作。則有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之句。斯爲刻意標新矣。迨劉夢得又演之曰。上有乘鸞女。蒼蒼網蟲遍。卽此可悟詞場踵事之祕妙也。

劉賓客自稱其平蔡州詩。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云云。意欲駕於韓碑柳雅。此詩誠集中高作也。首句城中一作汝南。古雞鳴歌云。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蔡州卽汝南地。但曰晨雞自是用樂府語。而城中城頭兩兩唱起。不但於官軍入城事醒切。抑且深合樂府神理。似不必明出汝南。而後覺其用事也。末句忽驚元和十二載。更妙。此以竹枝歌謠之調。而造老杜詩史之地位。正與大曆三年調玉燭二句近似。此由神到。不可強也。○其第二首。漢家飛將下天來。馬箠一揮門洞開。亦確是李愬夜半入蔡眞情事。下轉入從容鎭撫。歸到相公正復得體。敍淮西事。當以夢得此詩爲第一。

劉賓客西塞山懷古之作。極爲白公所賞。至於爲之罷唱。起四句。洵是傑作。後四則不振矣。此中唐以後。所以氣力衰颯也。固無八句皆緊之理。然必鬆處正是緊處。方有意味。如此作結。毋乃飮滿時思滑之過耶。荊州道懷古一詩。實勝此作。

劉賓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詞。至於鋪陳排比。輒有傖俗之氣。山谷云。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昔子瞻嘗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又云。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極爲確論。山谷又賞其淮陰行而疑脫柔二字。今劉本則是晚來耳。

東坡峽山寺詩。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語意全本皇甫孝常送少微上人詩。但令人不覺耳。又賞庠金山行。蕭然風生波出沒。瀰漫晶熒無定物。居人相顧非世間。如到日宮經月窟。僧知雖境長有靈。佳者不得無仙骨數語。卽東坡金山詩所脫胎也。在庠詩本非高作。而蘇公脫出實境來。神妙遂至不可測。古人之善於變化如此。

白公天竺詩。本皇甫孝常秋夕寄懷契上人詩而出。以連珠體自令人不覺。此等處皆足見古人之脫化。

自錢劉以下。至韓君平輩。中唐諸子七古皆右丞調也。全與杜無涉。

劉賓客詩品。無論錢劉。卽尙在郎君胄韓君平之下。

韓君平鳴聲夕陽盡。捲簾秋色來。已漸開晚唐之調。蓋律體奇妙。已無可以爭勝前人。故不得不於一二平仄閒。小爲變調。而骨力漸靡。則不可強爲也。

大曆十才子。盧綸、司空曙、耿湋、李端諸公一調。韓君平風致翩翩。尙覺右丞以來。格調去人不遠。皇甫兄弟其流亞也。郎君胄亦平雅。獨錢仲文嘗在十子之上。○江鄰幾所志乃十一人。有皇甫曾而無冉。無韓翃。不知何所據也。王應麟玉海所記。與唐書盧綸傳同。是十人。有韓無兩皇甫。然兩皇甫實時極負重望。不知何以不入十子之列。若有曾無冉。則尤不可解矣。且升盧於錢之上。亦不知何謂。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

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顧況棄婦詞。乃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辭君去。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直致而又帶傖氣。可謂點金成鐵。

顧逋翁歌行。邪門外道。直不入格。

戎昱詩亦卑弱。滄浪詩話謂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是也。然戎昱赴衛伯玉之辟。嘗是大曆初年。其爲刺史乃在建中時。應入中唐。不應入盛唐。

戴容州懷素上人草書歌。始從破體變風姿。可證義山韓碑語。

容州七古。皮鬆肌軟。此又在錢劉諸公下矣。

戴容州嘗拈藍田日暖良玉生烟之語以論詩。而其所自作殊平易淺薄。實不可解。

中唐六七十年之間。除韋柳韓三家古體當別論。其餘諸家。堪與盛唐方駕者。獨劉夢得李君虞兩家之七絕。足以當之。

韓公猗蘭操。雪霜貿貿。薺麥之茂。按傳元董逃行歷九秋篇。薺與麥兮夏零。蘭桂踐霜逾馨。董仲舒兩雹對。薺麥始生由陽升也。薺麥正當寒冬所生。故曰雪霜貿貿。祇惟薺麥之是茂也。與傳元同用以託蘭。而意有反正。○予如不傷二句。在篇中爲最深語。蓋有不妨聽汝獨居之意。較不採何傷更進一層。然說者不傷。而傷意已深矣。此亦妙脫本詞也。前曰何傷。後曰之傷。迴環婉摯。評家或以子指夫子我指蘭。非是。

韓文公岳陽樓詩。宜春口未知在何處。注以爲宜春郡。非也。且上句云在袁州。而下句夜纜巴陵洲。注云即岳州。亦殊可笑。

妥帖力排奡。奡字五百家注本內引論語奡盪舟甚是。宋末月泉吟社送詩賞小劄云。語無排奡。體不致卑。此可證也。舊以奡與傲同作排奡兩字連說者。未然也。

文公雙鳥詩。即杜詩春來花鳥莫深愁。公詩萬類困陵暴之意。而翻出之。其爲己與孟郊無疑。劉文成二鬼詩出於此。

唐詩似騷者。約言之有數種。韓文公琴操。在騷之上。王右丞送迎神曲諸歌。騷之匹也。劉夢得竹枝。亦騷之裔。盧鴻一嵩山十志詩。最下。

文公琴操。前人以入七言古蓋琴操琴辭也。至蘇文忠醉翁操。則非特琴辭。乃水聲矣。故不近詩而近詞。

昌黎劉生詩。雖紀實之作。然實溯本古樂府橫吹曲。其通篇敘事。皆任俠豪放一流。其曰東走梁宋南逾橫嶺。亦與古曲五陵三秦之事相合。末以酬恩讐結之。仍還他俠少本色。不然昌黎豈有教人以官爵酬恩讐者耶。不惟用樂府題。兼且用其意。用其事。而卻自紀實。並非仿古。此殷化之妙也。

韓文公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其詩亦每於極瑣碎極質實處。直接六經之脈。蓋爻象繇占典謨誓命。筆削記載之法。悉醞入風雅正旨。而具有其遺味。自束皙韋孟以來。皆未有如此沈博也。

諫果雖苦。味美於回。孟東野詩。則苦澀而無回味。正是不鳴其善鳴者。不知韓何以獨稱之。且至謂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亦太不相類。此眞不可解也。蘇詩云。那能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乃定評不可易。

李長吉驚才絕豔。鏘宮戛羽。下視東野。眞乃蚯蚓竅中蒼蠅鳴耳。雖太露肉。然卻直接騷賦。更不知其造詣。復當何如。此眞天地奇彩。未易一流者也。

長吉惱公一篇。直是徐庾妙品。不知者乃編入韓詩。誤矣。看其通用韻處自明。

韓門諸君子。除張文昌另一種自當別論。皇甫持正、李習之、崔斯立。皆不以詩名。惟孟東野、李長吉、賈閬仙、盧玉川四家。倚仗筆力。自樹旗幟。蓋自中唐諸公漸趨平易。勢不可無諸賢之撐起。然詩以溫柔敦厚爲教。必不可直以粗硬爲之。此內惟長吉錦心繡口。上薄風騷。不專以筆力支架爲能。其餘若玉川月蝕一篇。故自奇作。閬仙五律。亦多警概。外此則如東野玉川諸製。皆酸寒幽澀。令人不耐卒讀。劉叉冰柱雪車二詩。尤爲粗直傖俚。而韓公獨謂孟東野以其詩鳴。則使人惑滋甚矣。

孟盧皆硜硜小晉。執定不化。安可接武韓詩。必欲求接韓者。定推歐陽子。

韓公效玉川月蝕之作。删之也。對讀之最見古人心手相關之理。然玉川原作。雄快不可逾矣。

摭言稱賈島跨驢天街。吟落葉滿長安之句。唐突京尹。然此詩聯對處極爲矯變。必非湊泊而成者也。

劉言史亦昌谷之流。但少弱耳。嚴滄浪詩話賞之。終未爲昌谷敵手也。張碧則更傖氣矣。

張王樂府天然清削。不取聲音之大。亦不求格調之高。此眞善於紹古者。較之昌谷奇豔不及。而其切過之。

歐陽詩話云。王建宮詞言唐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唐詩紀事乃謂建爲渭南尉。贈內官王樞密云云以解之。然其詩實多祕記。非當家告語所能悉也。其詞之妙。則自在委曲深摯處。別有頓挫。如僅以就事直寫觀之淺矣。

元和間。權武二相。詞並清麗。可接錢劉。武公之死。有關綱常。而文詞復清雋不羣。可稱中唐時之劉越石。嚴滄浪但舉權相。猶未盡也。

白公五古上接陶。下開蘇陸。七古樂府。則獨開町畦。其鉤心鬬角。接筍合縫處。殆於無法不備。

白公官牛樂府。從丙吉問喘事翻出。

白公之妙。亦在無意。此其似陶處也。即如宋人詩。有時俗物不稱意。無數好山俱上心。稱爲佳句。而白公則云。有山當枕上。無事到心中。更爲自然。

白詩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語本杜詩。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

竹枝泛詠風土。柳枝則詠柳。其大較也。然白公楊柳枝詞。葉含濃露如啼眼。枝嫋輕風似舞腰。小樹不禁攀折苦。乞君留取兩三條。於詠柳之中。寓取風情。此當爲楊柳枝詞本色。薛能乃欲搜難抉新。至謂劉白

宮商不高亦妄矣。

唐人詩至白公。自不當盡以阮亭先生所謂第一義繩之。蓋白公詩。格調聲音之間不專也。阮亭力戒人看長慶集。但取其一二小詩。此在阮亭先生固當如此。阮亭獨標神韻。言各有當耳。阮亭先生意中。卻非抹煞白公之妙也。看十選中所取自見。倘假胡孝轅十籤。阮亭未嘗全見耳。

白公之為長恨歌、霓裳羽衣曲諸篇。自是不得不然。不但不蹈杜公韓公之轍也。是乃洞澈頓挫。獨出冠時。所以為豪傑耳。始悟後之欲復古者。真強作解事。

張王已不規規於格律聲音之似古矣。至元、白乃又伸縮抽換。至於不可思議。一層之外。又有一層。古人必無依樣臨摹。以為近古者也。

元相望雲騅歌。賦而比也。玉川月蝕詩。點逗俠州事。則亦賦而比也。而元則更切本事矣。詩至元白。針線鉤貫。無乎不到。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盡耳。

徐昌圖燕歌易水動。劍舞白虹流。本於鮑溶秋思詩。燕歌易水怨。劍舞蛟龍腥也。徐之學古。能以神致發揮之。所以為妙。

張祜金山詩。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只唐人常調耳。而譚藝家奉為傑作。失之矣。

中唐之末。如呂溫、鮑溶之流。概少神致。李涉、李紳稍為出類。然求之張、王、元、白數公。皆未能到。況前人耶。

盛之後。漸趨坦迤。中之後。則漸入薄弱。所以秀異所結。不得不歸樊川玉溪也。

張祜絕句。每如鮮葩颭灩。燄水泊浮。不特故國三千里一章。見稱於小杜也。

徐凝廬山瀑布詩。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白公所稱。而蘇公以為惡詩。芥隱筆記謂本天台賦飛流界道之句。然詩與賦自不相同。蘇公固非深文之論也。至白公稱之。則所見又自不同。蓋白公不於骨格間相馬。惟以奔騰之勢論之耳。阮亭先生所以與白公異論者。其故亦在此。

李贊皇詩亦軼倫。雖不敵香山。亦權、武二相之亞也。

李郢樂府。視張王大減。不知才調集何以捨仲初而獨取之。此自是好惡各別。而阮亭先生十選以應付較十家。則有餘。不可以概三唐作者也。

周賀五律。頗有意味。在中末、晚初諸人五律之上。尚可頡頏溫岐。

姚武功詩恬淡近人。而太清弱。抑又太盡。此後所以漸靡靡不振也。然五律時有佳句。七律則庸軟耳。大抵此時諸賢七律皆不能振起。所以不得不讓樊川、玉溪也。

小杜感懷詩。為滄州用兵作。宜與罪言同讀。郡齋獨酌詩意亦在此。王荊公云。末世篇章有逸才。其所見者深矣。

小杜濃薰班馬。香對屈宋。說自指班固、馬相如。此二句謂詩賦也。上文已括史書閱興亡。此不應複及馬

史班。史杜詩以我似班揚。班與揚可合稱。則馬亦可合稱。不必定指馬遷也。今人但因班馬異同書名。熟在人口。因以此句指二史。其實非也。

樊川真色真韻。殆欲吞吐中晚千萬篇。正亦何必效杜哉。小杜詩自謂堦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亦在南唐吹皺一池春水語之前。可證杜黑白靈語。

小杜之才。自王右丞以後。未見其比。其筆力迥斡處。亦與王龍標、李東川相視而笑。少陵無人謫仙死。竟不意又見此人。

只如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自說江湖不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直自開寶以後百餘年。無人能道。而五代南北宋以後。亦更不能道矣。此真悟徹漢魏六朝之底蘊者也。

詩不但因時。抑且因地。如杜牧之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此必是陝西之終南山。若以詠江西之廬山、廣東之羅浮。便不是矣。即如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不可以入江浙之舟景。闔閭晴開詄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不可以詠吳地之曲江也。明矣。今教粵人學為詩。而所習者止是唐詩。只管蹈襲。勢必盡以西北方高明爽塏之時景。熟於口頭筆底。豈不重可笑歟。所以閩十子、吳四子、粵五子。皆各操土音。不為過也。〇格調自要高雅。不以方隅自限。此則存乎其人耳。

玉溪五律。多是絕妙古樂府。蓋玉溪風流蘊藉。尤在五律也。近時程午橋箋注。以為花鳥諸題。多是平康北里之志。良然。

義山碧城三首。或謂詠其時貴主事。蓋以詩中用蕭史及董偃水精盤事。阮亭先生亦取其說。然竹垞跋楊太真外傳。則謂妃不由壽邸入宮。證以此三詩。一詠妃人道。一詠妃未歸壽邸。一詠明皇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此說當為定解。而注家罕有引之者。

樂府一篇。程箋以為如蘭之義。亦謂出自竹垞。然此詩之撰頗淺。

微婉頓挫。使人蕩氣迴腸者。李義山也。自劉隨州而後。漸就平坦。無從覩此丰韻。七律則遠合杜陵。五律七絕之妙。則更深探樂府。晚唐自小杜而外。惟有玉溪耳。溫岐、韓偓何足比哉。

歐公嘗平生作文得自三上。予嘗戲謂義山詩殆兼有之。鬱金堂北畫樓東。廁上詩也。天上真龍種。馬上詩也。臥後清宵細細長。枕上詩也。

飛卿七古。調子元好。即如湖陰詞等曲。即阮亭先生之音節所本也。然飛卿多作不可解語。且同一濃麗。而較之長吉。覺有傖氣。此非大雅之作也。

溫詩五律。在姚武功之上。蓋溫詩短篇則近雅。如五古欲出鴻都門一篇。實高作也。

許丁卯五律。在杜牧之下。溫岐之上。固知此事不盡關塗澤也。七律亦較溫清迥矣。趙嘏五七律。亦皆清超。許之匹也。

馮戴五律。又在許丁卯之上。此直可與盛唐諸賢儕伍。不當以晚唐論矣。然終覺樊川義山之妙不可及。

司空表聖在晚唐中。卓然自命。且論詩亦入超詣。而其所自作。全無高韻。與其評詩之語竟不相似。此誠不可解。〇二十四品眞有妙語。而其自編一鳴集。所謂撑霆裂月者。竟不知何在也。

曹鄴劉駕古詩。皆無足取。李羣玉五古。實勝司空表聖。不可以名舉而甲乙之也。表聖秋思詩。阮亭所選。然只得五六一聯耳。

陸魯望謂張祜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豔發。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閒出。諫諷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他處。此爲才子之最。此段論詩極有見。而其所自作未能稱雅。何也。〇所謂不可刊置別處。非如今日八股體曲曲鉤貫之謂也。乃言每一篇各有安身立命處耳。如太白遠別離、蜀道難等篇。極其迷離。然各篇自有各篇之歸宿收拾。即如樂府各題。各自一種神氣。以此易彼。則霄壤千里矣。

皮陸聯句詩。勝其自作。蓋兩賢相當。節短勢偪。則反掩其孱弱之狀也。〇聯句詩。自以韓孟爲極致。然韓孟太險。皮陸一種。固是韓孟後所不可少。

鄭嵎津陽門詩。只作明皇內苑事實看。不可以七古格調論之。

杜詩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但稱公孫劍舞初第一。津陽門詩云。公孫劍伎方神奇。其注則直云。有公孫大孃舞劍。當時號爲雄妙。劍舞伎語尙可通。至云舞劍則毋乃傳聞異詞耶。豈當時人竟以劍器曲名呼爲舞劍歟。

晚唐人七律。只於聲調求變。而又實無可變。故不得不轉出三五拗用之調。此亦是窮極求生之理。但苦其詞太淺俚耳。然大約出句拗第幾字。則對句亦拗第幾字。阮亭先生已言之。至方干每見北辰思故園。則單句三五自拗。此又一格。蓋必在結句而後可耳。

胡曾詠史絕句。俗下令人不耐讀。

唐彥謙師溫八叉。而頗得義山風致。但稍弱耳。

鄭都官以鷓鴣詩得名。今即指煖戲煙蕪云云之七律也。此詩殊非高作。何以得名於時。鄭又有貽歌者云。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此雖淺。然較彼詠鷓鴣之七律卻勝。

吳融李周彈箏歌起句。古人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乃知此語未必然。李周彈箏聽不足。此起法已開元人門逕。

韓致堯香奩之體。溯自玉臺。雖風骨不及玉溪生。然致堯筆力淸澈。過於皮陸遠矣。何遜聯句。瘦盡東陽姪不勝盡以脂粉語擅場也。

韓致堯寒食日重遊李氏園亭一篇。以七律作扇對格。此前人所少也。

咸通十哲。概乏風骨。方干、羅隱。皆極負詩名。而一望荒蕪。實無足採。杜荀鶴至令嚴滄浪目爲一體。亦殊淺易。大約讀唐詩到此時。披沙揀金。甚爲不易。即追想錢劉諸公。已爲高曾規矩。又毋論開寶也。

阮亭先生綠楊城郭是揚州。爲時所稱。至形諸圖畫。然唐人韋莊已有初日照揚州之句。此尤自然可愛也。然韋集又有綠楊城郭雨淒淒之句。乃韋下作。則似乎不類。

韋莊在晚唐之末。稍爲宦樸。雖亦時形淺薄。自是風會使然。勝於咸通十哲多矣。

羅虬比紅兒詩。俚劣之甚。亦胡曾詠史曹唐遊仙之類。乃以此得名於時。亦奇矣。

曹唐如巫婆念咒。化寶令人掩耳欲其速去。

楊誠齋謂詩至晚唐益工。蓋猶挑摘於一聯一句閒耳。以字句之細論。固有極工者。然形在而氣不完。境得而神不遠。則亦何貴乎巧思哉。

杼山觀王右丞維滄州圖歌云。滄洲說近三湘口。誰知卷得在君手。披圖擬鶻臨水時。翛然不異滄洲叟。此篇在唐人本非傑出之作。而何仲默題吳偉畫。用此調法。遂成巨觀。此所貴乎相機布勢。脫胎換骨之妙也。今苦取杜陵題畫膾炙人口之大篇。摹其韻句調法。有是理乎。

東坡十二琴詩。若胥教上有琴聲云云。已爲禪偈子矣。而杼山冥銅桅爲龍唫歌云。未必全由冥者功。聲生盡無非桅中。則更在前。

詩話載唐僧齊己謁鄭谷獻詩。自封僧竅院別下著僧牀。谷覽之云。請改一字。方可相見。經數日再謁。改云別掃著僧牀。谷嘉賞。結爲詩友。此一字元本改本俱無好處。不知鄭谷何以賞之。唐詩僧多卑卑之格。惟皎然較一差勝。

釋子之詩。閨秀之詩。各自一種。隨其所到。皆可成名。獨於應制之作。非其所宜。此體自應求諸文學侍從之臣。豈可以此等當之。若唐詩內所載上官婉兒與貝州宋氏姊妹詩。皆是也。近日顧俠君撰詩林韶濩。多錄釋子之詩。殊令人生厭。

晚唐之漸開粗浮者。莫如皮陸之可厭。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後之不從事於大本大原。而專以擇擒翻湊爲事者。實此一種啓之。（楊誠齋所以不見也）此事必要從源頭打出。方是眞境。即聖人所謂言有物也。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安得有通之日哉。厥弊之滋。不能不追憾皮陸一輩人。然有志者竟當自立。奈何怨古人耶。甚矣。廓除一切之難也。

漁洋十選。大意歸重在殷璠、元結二本。而以文粹爲備。文粹首載樂章、樂歌、琴操。是矣。然元次山之補樂歌。徒有幽深之觀。未爲古雅之則。至皮襲美補九夏歌。豈足與韓之琴操同日而語耶。

七十九　30 B

石洲詩話卷第三

宋初柳仲塗以古文名家，遠紹韓、柳，其刻石湘妃廟詩，詞氣亦近樊宗師之徒，於風雅殊遠。

騎省鉉入宋，初尚沿晚唐靡弱之音，南唐後主詩亦然。騎省挽吳王二章，自是合作。

小畜集五言學杜，七言學白，然皆一望平弱。雖云獨開有宋風氣，但於其間接引而已。

西崑酬唱諸公，皆以楊、錢、劉三公爲之倡，其刻畫玉溪，可謂極工。

宋子京筆記，晏丞相末年詩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以來未有。又云天聖初元以來，縉紳間爲詩者益少，惟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按元獻有臨川集、紫微集，今所傳元獻詩，或未得其全耳。然亦去楊、劉未遠。

蘇文忠金門寺故李西臺與二錢唱和詩云：五季文章墮劫灰，昇平格力未全回，故知前輩宗徐庾，數首風流似玉臺。蓋宋初諸公皆如此，至歐、蘇始挽正之。

宋初之西崑，猶唐初之齊梁；宋初之館閣，猶唐初之沈宋也。開啓大路，正要如此，然後篤生歐、蘇諸公耳。但較唐初則少陳射洪一輩人，此後來所以漸薄也。

宋初司馬池行色詩，或謂范文正野色詩，足以配之。然二詩皆一時佇興，故佳，不比後人某聲某影連類

成題也。

宋莒公兄弟，並出晏元獻之門，其詩格亦復相類，皆去楊、劉諸公不遠。（漁洋云：宋景文近體無一字無來歷，而對仗精確，非讀萬卷者不能。）（晝初自云：楊大年、宋子京、曾[illegible]爲[illegible]，[illegible]僻，以詩其儔，二先生之門，可以互者。）

胡武平、王君玉，皆堪與晏、宋方駕，大約宋初諸公，多自晚唐出耳。

宋元憲、景文、王君玉，並遊晏元獻之門，其詩格皆不免楊、劉之遺，雖以文潞公、趙清獻，亦未嘗不與諸人同調。此在東都，雖非極盛之選，然實亦爲歐、蘇基地，未可以後有大匠，盡行抹卻也。

石門吳孟舉鈔宋詩，略西崑而首取元之，意則高矣。然宋初眞面目，自當存之。元之雖爲歐、蘇先聲，亦自接脈而已。至於林和靖之高逸，則猶之王無功之在唐初，不得徑以陶、韋嫡派歷之。若夫柳、种、穆、尹，學在師古，又不以詩擅長矣。

吳序云：萬曆間李蓘選宋詩，取其遠宋而近唐者；曹學佺亦云：選始萊公，以其近唐調也。以此義選宋詩，其所謂唐，終不可近也，而宋詩則已亡矣。此對嘉隆諸公呑剝唐調者言之，殊爲痛快。但一時自有一時神理，一家自有一家精液，吳選似專於硬直一路，而不知宋人之精腴，固亦不可執一而論也。且如入宋之初，楊文公輩雖主西崑，然亦自有神致，何可盡祧去之，而晏元獻、宋元憲、宋景文、胡文恭、王君玉、文潞公皆繼往開來，肇起歐、王、蘇、黃盛大之漸，必以不取濃麗，專尚天然爲事，將明人之呑剝唐調以爲復古者，轉有辭矣。故知平心易氣者難也。

觀歐公答劉敞評詩，蓋嘗以五代史資原父訂證，不獨集古錄與有功也。

歐公有太白戲聖俞一篇，蓋擬太白體也。然歐公與太白本不同調，此似非當家之作。廬山高亦然。

張子野吳江七律，於精神丰致兩擅其奇，不獨西溪無相院之句，膾炙人口也。過和靖居詩，亦絕唱。

石守道慶歷聖德詩，仿韓元和聖德詩而作，顧其末段音節頗欠諧叶，未可以變化藉口，當是伉厲之氣，不受繩律耳。

蘇子美淮中晚泊、犢頭初晴、遊滄浪亭諸絕句，妙處不減唐人。

歐公稱蘇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劉後村亦稱蘇子美歌行雄放。今觀其詩，殊不稱，似尚不免於屑氣傖氣，未可與梅詩例視。

山谷謂荊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此語甚當。又敖器之有鄧艾縋兵入蜀之喻，亦是妙語。

王荊公詩，確遵蕭颯水，旋看慘淡山。李雁湖注云：白傅袖殘雪落水，臨下悠颺風。唐人多有此句法，然唐太宗固已有色含輕重霧，香引去來風之語。

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二句，荊公集中再見。

荊公謂用漢書語止可以漢書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李雁湖又謂公以梵語對梵語，如阿蘭若

窣堵波之類此理亦是神氣之謂

一鳥不鳴山更幽自不如鳥鳴山更幽王介甫好爭長短如此類之小者亦然

王半山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所祖也陸放翁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乃又變作對句耳

王介甫殘菊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小說載嘉祐中歐陽文忠見此詩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或又謂作王君玉詩（今世俗又傳作東坡笑之）介甫聞之曰是不知楚辭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李雁湖王荆公詩注云落英乃是飧之未落華落色衰之落非必言花委於地也歐王二巨公豈不曉此小說恐不可信也又蔡絛西清詩話云落始也今按始之義乃落成之落自與此落字不同而詩既以飄零滿地爲言則似亦不僅色衰之義矣

王荆公詩迢迢建業水中有武昌魚如此鍊用古語可謂入妙

王岐公君玉從弟也其詩亦不減君玉大抵眞宗、仁宗朝諸鉅公詩多精雅豔麗蓋自宋初楊、劉以降其源漸宏肆遂不得不放出歐、蘇矣

陳襄述古亦是妍好一路而不及張子野

公是、公非二集不傳阮亭亦僅稱原父之涼風響高樹二句耳厲太鴻乃輯得原父十四首貢父十一首內如原父鐵猴館檀州五律貢父長蘆寺七律自校書郎出倅泰州七絕皆傑作也然李雁湖王詩注所載金陵懷古四詩尚未採入

朱子謂李泰伯文字得之經中皆自大處起議論范文正薦之以爲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此不可以詩人論也惟阮亭所採諸絕句有致而與鈔轉不具錄

蘇才翁與子美聯句送梁子熙四言一篇句句奇壯魏武對酒當歌後應推此篇明道雜志稱才翁詩書俱過子美也

宛陵以河豚詩得名然此詩亦自起處有神耳

都官詩大眞蘊藉自非郊寒可比然其直致處則相同亦不免微帶酸苦意唐宋之有韓、歐皆振起一代而同時心交者乃俱以刻苦出之若此亦異矣○敖器之稱歐公若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梅詩則正與相反至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比喻亦妙絕矣

都官思筆皆從刻苦中逼極而出所以得味反淺不如歐公之斂愉矣讀此方識荆公之高不可及也○劖苦正須從斂愉中出然梅公之筆殊於魚鳥洲渚有情此則孟東野所不能也

一篇之中步步押險此惟韓公雄中出勁所以不覺艱痕然終自然渾成不知有韻者已有間矣至若梅宛陵以清瘦之筆每押險韻無韓之豪而肖韓之勁恐未必然也

李僕射雜言之體乃壯浪者優爲之豈可以清直之筆仿乎而宛陵集亦有之固無怪其擊賞歐公廬山高至於傾倒若彼也

蘇文忠月華寺詩自注寺鄰岑水場施者皆坑戶也百年間蓋三焚矣詩足儆頑不特爲彼宗說法也查初白注引余靖大峒山記有月華之名按大峒山自在郡北五十里所謂月華當別一處此月華寺在韶事去郡南百里去曹溪三十里正岑水場之地乃梁天監二年丁未智藥三藏開創今其眞身在焉予以正月十日晡時停舟訪之虎跡滿岸破茅三楹寺僧出菩提樹葉以贈並出近人所作月華寺志詞之俚陋固不足道而其意大率爲檀施開說正中蘇詩所訶也

蘇詩云水香知是曹溪口按韶志載智藥三藏至此水口飲水香美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異源上必有勝地云云予以孟準量其水已較曹溪九龍井水加重一錢而曹溪九龍井水又不及峽山寺水蓋出山泉濁之理於茲益信而彼宗之妄不辨自明矣

舟中聽大人彈琴一篇對世人愛新曲說必當時坐間或有所指因感觸而云然故一篇俱是激昂意直到末句始轉出正意也○此篇阮亭亦第以格韻之高選之其實在蘇詩只是平正之作耳

蘇石鼓歌鳳翔八觀之一也鳳翔漢右扶風周秦遺跡皆在焉昔劉原父出守長安嘗集古彝敦鏡甗尊彝之屬著先秦古器記一編是則其地彝器尤多所以此篇後段忽從嬴氏刻石頌功發出感慨不特就地生發兼復包括無數古蹟矣非隨手泛泛作過秦論也

蘇詩此歌魄力雄大不讓韓公然至描寫正面處以古器衆星缺月嘉禾錯列於後以鬱律蛟蛇指肚籀口渾舉於前尤較韓爲斟酌動宕矣而韓則伏劍斫鮫一連五句撐空而出其氣魄橫絕萬古固非蘇所能及方信鋪張實際非易事也

王維吳道子畫一篇亦是描寫實際且又是兩人筆墨而浩瀚淋漓生氣迸出前篇尚有韓歌在前此篇則古所未有實蘇公獨立千古之作○即如亭亭雙林開直到頭如龍一氣六句方是筒筆所未到氣已吞也其神彩固非一字一句之所能盡而後人但舉其總挈一句以爲得神以下則以平敘視之此固是作時文語然亦不知其所謂得神者安在矣○看其王維一段又是何等神理有此鍛冶之功所以貴乎學蘇詩也若只取其排場開闔以爲嚮響杜韓則粲吏所訶貽五石之瓠者耳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第一首煌煌帝王都四句乃左太沖陳伯玉之遺而卻以起句揭過一層此又一變

第六首喜見秋瓜老覺兩風之妙義而出入杜韓不獨辭用杜也（[illegible]）

夜直祕閣呈王敏甫云只有閑心對此君此君施注引晉王子猷語指竹恐未必然白香山效陶詩云乃知陰與晴安可無此君此君指酒也蘇豈用白語耶

石蒼舒醉墨堂詩末句云不用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此與答文與可願得此絹足矣同意而一

贊人一自謂一意又可翻轉。

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之一。首四句敘四時之景。一夏二秋三冬四春。此卽變化。次韻和王鞏六首其二。蘇詠春偶然對客歎詩讀休軒冬烘竹爐最重舞此又變

夜泛西湖五絕。以其境大而能化。在絕句中。固已空絕古人矣。

神宗熙寧二年。議更貢舉法。王安石以爲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使兩制三館議之。直史館蘇軾上議。以爲不當廢。卒如安石議。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習春秋者三傳雜通罷之。試分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道。次策三道。時齊魯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詁。質厚不能爲文辭。東坡試院煎茶詩作於熙寧壬子八月。時先生在錢唐試院。其曰未識古人煎水意。又曰且學公家作茗飲。蓋皆有爲而發。又有呈諸試官之作。末云聊欲廢書眠。秋濤春午枕。與此詩末二句正相同。但此篇化用盧仝詩句。乃更爲精切耳。

次韻用韻至蘇公而極其變化。然不過長袖善舞。一波三折。又與韓公之用力異押者不同。未可概以化境目之。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起句方丈仙人出渺茫。揮麈錄以爲醜語。然次首則仍是方丈仙人之意。蓋亦演之使不覺耳。

娛書堂詩話謂詩有以法家史文語爲對者。如東坡七月五日作遊防詩尊醪長病酒入寺之類。後來陸放翁亦時有之。然究非雅道也。

東坡集中陽關曲三首。一贈張繼愿。一答李公擇。一中秋月。詩話總龜稱坡作彭城守時。過齊州李公擇中秋席上作絕句。其後山谷在黔南。以小秦王歌之。初白補注云。按玉局文及風月堂詩話云。東坡中秋詩。紹聖元年自題其後。予十八年前中秋與子由觀月彭城時作。此詩以陽關歌之。此段正與詩合。其在李公擇席上所賦。卽前篇答李公擇者是也。詩話總龜混兩詩爲一時事。亂也。據此則三詩不必其一時所作。特以其調皆陽關之聲耳。陽關之聲。今無可攷。第就此三詩繹之。與右丞渭城之作。若合符節。今錄於此以記之。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右渭城曲

受降城下紫髯郎。戲馬臺前古戰場。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右贈張繼愿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右答李公擇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右中秋月

其法以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而第三句與四句之第五字。各以平仄互換。又第二句之第五字。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聲。譬如填詞一般。漁洋先生謂絕句乃唐樂府。信不誣也。

答任師中家漢公五古長篇。中間句法。於不整齊中幻出整齊。如豈比陶淵明一聯。與上閒隨李丞相一聯錯落作對。此猶在人意想之中。至其下蒼鷹十斤重一聯。我今四十二一聯。與上百頃稻十年儲一聯。乃錯落參映。亦似作對。則筆勢之錯縱不羈。與其部伍之整閑不亂。相輔而行。蘇詩最得屬對之妙。而此尤奇特。試尋其上下音節。當知此說非妄也。

海寧查夏重酷愛蘇詩僧臥一菴初白頭之句。而并明人詩花間啄食鳥紅尾。沙上浣衣僧白頭。亦以爲極似子瞻。不知蘇詩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此何等神力。而花間沙上一聯。只到皮陸境界。安敢與蘇比倫哉。査精於蘇。奚乃以目皮相若此。若必以皮毛略似。輒入品藻。則空同之學杜。當爲第一義矣。

孟東野詩寒削太甚。令人不歡。刻苦之至。歸於慘慄。不知何苦而如此。坡公讀孟郊詩二首。眞善爲形容。尤妙在次首忽云。復作孟郊語。又摘其詞之可者而述之。乃以感我羈旅。歎之則益見其酸澀寒苦。而無復精華可挹也。其第一首目以蟲號。特是正面語。尚未極深致耳。葛常之云。坡貶孟郊詩亦太甚。因舉孟詩。楚山相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拏此磷磷溪。以爲造語之工。下二句誠刻琢。至於日月無全輝。是何等言語乎。

詩人雖云窮而益工。然未有窮工而達轉不工者。若青蓮、浣花。使其立於廟朝。製爲雅頌。當復如何正大典雅。開闢萬古。而使孟東野當之。其可以爲訓乎。

坡公亦太不留分際。且如孟東野之詩。再以牛毛繭字書之。再於寒夜昏燈看之。此何異所謂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耶。

芙蓉城篇前半每六句。略以頓歇。見其音節也。至仙宮句以下。則一氣不停者。又從夢中一句。用律句變轉而下。以轉換其音節也。此借仙家寓言。而渺然無迹。不落言詮。不知漁洋先生何以不入七言選本。當因複一字望

續麗人行末句。何以忽帶腐氣。不似坡公神理。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一篇。前半寫睡景入神。然其語意自有歸宿。須將後半說仙之意。挽轉看來。始得之。此與少陵雞西方止觀經而以妻兒待米收轉同一理也。非少陵桃花氣暖一聯可比。

玉川月蝕詩。是如撒沙出云云。記異則可耳。若東坡中秋見月懷子由。欲顯月之明。而云西南大星如彈丸。角尾奕奕蒼龍蟠。今宵注眼看不見。更許螢火爭清寒。此則未免爲玉川爲擒矣。向嶺青熒明滅。以下轉得靈變。故不甚覺耳。

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是題畫詩。所以並不犯呆。而劉須溪有豈不知歸田錄之譏。不必也。題畫則可。賦景則不可。可爲知者道耳。

讀此詩者.凡以爲專出俚語耳.不知此詩沙平風軟句.及山與船低昂句.則皆公詩所已有.此非複見語耶.奈何置之不論也.試卽以穎口見淮山一首對看.而其妙畢出矣.彼云靑山久與船低昂.故以故人久立結之.故人卽靑山也.初無故事可以打諢也.但旣是卽目眞話.亦不須借語打諢始能出場也.至此首則舟中賈客.卽上之棹歌中流聲抑揚者也.小姑卽上與船低昂之山也.不就俚語尋路打諢.何以出場乎.況又極現成.極自然.繚繞縈迴.神光離合.假而疑眞.所以復而愈妙也.

沙平風軟望不到.用以題畫.眞乃神妙不可思議.較之自詠望淮山不啻十倍增味也.昔唐人江爲題畫詩.至有樵人負重難移步之句.比之此句.眞是下劣詩魔矣.而評者顧以引用小姑事.沾沾過計.蓋不記此爲題畫作也.

容齋三筆.謂蘇公百步洪詩.重複譬喩處.與韓退石洪序同.此以文法論之固似矣.而此詩之妙.不盡於此.今之選此詩者.但以百步洪原題爲題.而忘其每篇自有本題.此篇之本題.則序中所謂追懷曩遊已爲陳迹也.試以此意讀之.則所謂兔走隼落.駿馬注坡.簫離箭脫.電過珠翻者.一層內又貫入前後兩層.此是何等神光.而僅僅以疊下譬喩之文法賞之耶.査初白評此詩.亦謂連用比擬.古所未有.予謂此蓋出自金剛經偈子耳.泗州僧伽塔詩.看得透徹.說來可笑.此何必聞佛.乃能塞彼毅之口耶.

東坡八首.第一首用刺毛.第八首又用刺毛.愈見其大.而不覺其犯.（遺山[illegible][illegible]詩後此八首出也.）

四時詞閨情之作也.當與四時子夜.四時白紵爲類.

五禽言.亦近竹枝之神致.（梅詩四禽言.惟泥滑滑一首爲歐公所賞.然[illegible]到其餘亦無甚佳致.蘇詩五首亦不爲[illegible]者.）

姪安節遠來夜坐詩.第二句云.幾年知汝遠來情.旣是用作對句.而題中又恰有遠來字.所以更有致也.雖同一姪事.尙不可苟且吞用也.

蘇詩內和人韻之詩.亦有只云和某人某題.而不寫出次韻者.亦有寫次韻者.其只云和.而不云次韻者.實多次韻之作.想蘇公詩題.固無一定之例也.

半雖江聲作悲健.故悲壯爲悲健.壯雖與健同意.而用法神氣.似乎不同.似未可以出自先生.而從爲之辭.

卽和秦太虛梅花詩末句.押昇昊.昇昊恐又是一種神氣.似乎不甚稱.在先生之大筆.固是不規規於尺度.然後學正未可藉口.

蘇公石鼓歌.末一段用秦事.亦本韋左司詩.而魄力雄大勝之遠矣.且從鳳翔覽古意.包括秦隋.則較諸左司爲尤切實也.

王中甫哀辭.自次前韻結句云.區區猶記刻舟痕.固是收裹全篇之意.然於自次前韻.亦復卽離關合.蘇詩之妙.皆此類也.

太白仙才.獨缺七律.得東坡爲補作之.然已隔一塵矣.武昌西山詩.不減少陵.而次篇再用前韻.尤爲超逸.眞以雲英化水之妙.爲萬丈光燄者也.

蘇公之詩.惟其自言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淸淨身二語.足以盡之.

又云.始知眞放本精微.此一語殆亦可作全集評也.

郭熙畫秋山平遠題下注云.文潞公爲跋尾.此種注法.自非其人.不足當之.次亦須有關係題事.吾輩見古人題跋.宜知此.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其第一首.小小部位中.備極轉調之妙.換韻之中.略以平調句子.使之伸縮舒和.亦猶夫末句之有可放平者也.尤以平韻與仄韻相參錯.乃見其勢.卻須以三平正調攙和之.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悠然見南山.意與秋氣高.本小杜詩句.而更加超脫.

安州老人食蜜歌.結四句云.因君寄與雙龍餠.鏡空一照雙龍影.三吳六月水如湯.老人心似雙龍井.亦若韓石鼓歌起四句句法.此可見起結一樣音節也.然又各有抽放平仄之不同.

東坡澄邁驛通潮閣詩.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靑林沒晚潮.眞唐賢語也.僧仲殊（[illegible]）過潤州絕句.北固樓前一笛風一首.亦唐人佳境.此皆阮亭池北偶談採宋絕句所未之及者.

送小本禪師歸法雲.是身如浮雲.安得限南北.過大庾嶺詩.仙人拊我頂.結髮受長生.皆全用少陵太白詩句.在東坡自有擺脫之道.然後學正不可學也.

潁州詩中勸履常飮一首結句.他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illegible]）數字應作上聲.而此詩七遇韻.蓋以義則從上.以音則從去也.

歐公詠雪禁體物語.而用象笏字.蘇用落屑字.得非亦銀玉之類乎.蘇詩又有聚散行作風花暫之句.花字似亦當在禁例.

洞庭春色詩.應呼釣詩鉤.亦號掃愁帚.頗不雅.與詩尋醫酒入務相類.此詩題內.自謂醉後信筆.頗有香奩風氣.良然.

柏家渡七古一首.阮亭所選.然此詩在蘇集中.非其至者.蓋此猶是渾渾唐詩氣象.而下四句.又似乎發洩不透.又不得以合當目之.亦不知其命意所在.查氏補注.依外集編爾遷卷中.（但以查香林爲詩只可以爲[illegible]李空同一輩耳.豈可以[illegible][illegible]東坡哉.）

坡公所云.遊羅浮道院棲禪精舍.棲禪寺與羅浮道院並在豐湖之上.見江月五首引中.今編羅浮志者.或以羅浮山中之道院實之.乃傅會之訛也.

東坡在儋州詩有云.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雖是偶爾撇脫語.卻正遵著春風沂水一段意思.蓋春風

沂水一段。與聖人老安少懷。究有虛實不同。不過境象相似耳。用舍行藏。未可遽以許若人也。孰謂東坡僞詩人乎。

蘇公在惠州眞一酒七律。是卽賦其酒也。在儋州眞一酒歌七古。則非賦其酒也。查初白旣以爲取道家三一還丹之訣。借題作寓言矣。而又据本集寄徐得之眞一酒法。以爲釀酒在惠州。此詩當亦在惠州作。或釀酒在惠而作歌則在儋。未可知也。此皆殊屬拘泥。本詩細蒸云云。雖是借麥之字面。而其實與惠州所釀之酒。全無交涉。觀其序自明。

汲江煎茶七律。自是淸新俊逸之作。而楊誠齋賞之。則謂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此等語誠令人不解。如謂蘇詩字句皆不落凡近。則何篇不爾。如專於此篇八句。刻求其奇處。則豈他篇皆凡近乎。且於數千篇中。獨以奇推此。實索之不得其說也。豈誠齋之於詩。境未窺見深旨耶。此等議論。直似門外人所爲。

嵩生自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二句。蘇詩凡兩見。其後一處。用以贈術士。則更妙矣。

東坡歸自嶺外。再和許朝奉詩。邂逅陪車馬四句。用扇對格。胡元任謂本杜詩得罪台州去云云是也。但此詩邂逅一聯。乃第四韻。下淒涼望鄉國一聯。乃第五韻。如此錯綜用之。則更變耳。

東坡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苕溪漁隱極賞其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所謂語意高妙。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者也。然予意則賞其結二語云。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檣橫。以爲言外有神也。

東坡和蔡景繁海州石室。後車仍載胡琴女云云。施注引東坡在黃有答景繁帖云。某當攜家一遊。時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云云。此與篇中前年開閤云云相合。而中州集載党承旨弔石曼卿詩自注云。曼卿嘗通守朐山。攜妓飲山石間。鳴琴爲冰車鐵馬聲。則以此事爲曼卿。豈傳訛耶。

東坡與子由別詩。題中屢言初別。攷嘉祐六年辛丑冬。先生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時子由留京侍老蘇公。十一月十九日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七言古一篇。此二公相別之始也。熙甯二年己酉服闋還朝。任開封推官。尋改杭州通判。子由自陳送至潁州而別。有潁州初別子由五言古二首。其詩云。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所謂三度別者。自鄭州一別西門之後。治平三年先生自鳳翔還朝。子由出爲大名推官。此事詳欒城集。而先生集中無詩。熙甯十年丁巳。先生以四月赴徐州任。是秋子由至徐。留月餘赴南都。有初別子由五言古一首。其將赴南都也。與先生會宿逍遙堂。作兩絶句。先生有和作二首。時子由從張文定簽書南京判官也。元豐三年庚申。先生赴黃州過陳。子由自南都來別。有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五言古一首。時正月十四日也。五月子由將赴筠州。復至黃州。留半月乃去。先生有送子由詩七律一首。又五言古一首。而相別時無詩。元豐七年甲子。先生授汝州團練副使。五月由九江

至筠州。與子由別。有別子由三首兼別遲。皆七言古詩。又有初別子由。至奉新作五言古一首。元豐八年乙丑。先生自登州以禮部員外郎召還朝。明年爲元祐元年丙寅。先生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而是年子由亦自績溪令召入爲祕書省校書郎。至元祐四年己巳。先生除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出守杭州。子由代爲翰林學士。是年子由使契丹。先生自杭作七律一首送之。其出守杭時。相別無詩。元祐六年辛未。先生自杭召還朝。除翰林承旨。是時子由爲尚書右丞。五月入院。以弟嫌請郡。八月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時先生寓居子由東府。（在右掖門之前。）數月而出知潁。乃作五言古一篇留別子由。題曰感舊詩。其序中記嘉祐中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事。此事在辛丑馬上一篇之前。而本集無詩可攷也。元祐七年壬申。以兵部尚書召還遷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明年癸酉八月。以龍圖、端明兩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東府。有東府雨中別子由五古一首。合前出知潁時。則東府之別。凡二次矣。（此首敍及對牀夜雨事。先生與子由詩凡屢用之。蘇轍詩序中所記。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紀其事。則指元豐六年癸亥初秋寄子由五古一首言之。非別詩也。）紹聖四年丁丑。先生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有子由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和元韻贈別詩五古一首。以上攷先生別子由詩。次第大略如此。中言初別者凡三。蓋皆一時合併。不忍遽以別言。而特加初字。以志驚目之筆也。迨其後又變別而云感舊。則初別之義益明矣。

廣東有羊桃。一曰洋桃。其樹高五六丈。花紅色。一蒂數子。七八月閒熟。色如蠟。一曰三斂。亦曰山斂。俗語訛稜爲斂也。有五稜者名五稜。以糯米水澆之則甜。名糯羊桃。粵人以爲蔬。能辟嵐瘴之毒。以白蜜漬之。持至北方可已瘧。蘇詩恣傾白蜜收五稜。謂此也。或乃指嶺南以田爲稜。白蜜以言酒。或又引嶺表錄瀧州山中多紫石英。其大小皆五稜。皆謬說也。

七古平韻到底者。單句末一字忌用平聲。固已。然亦有文勢自然遂成音節者。以蘇詩論之。卽如問今太守爲誰歟。雪髯老人朝扣門。潮陽太守南遷歸。山耶雲耶遠莫知。畫山何必山中人。汝愚奴隸裴少監之類。皆行乎其所不得不然者也。若欲從稚川隱羅浮。故人日夜望我歸。乃於一篇中有二句。要之非出自然。則固不可耳。

東坡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詩。阮亭不取入七言詩選。蓋以爲音節非正調也。然此關呼吸消納。自不得不略通其變。其於正調之理一也。〇詩二十韻。單句以仄押句尾者凡十一句。單句第五字用仄者凡十七句。此則所以與對句第五字相爲吐納。而可以不須皆用仄矣。蘇詩似此者尚多。可以類推。古夫于亭問答所載。張蕭亭論單句住脚字。如以入爲韻。則第三句或用平。第五或用上。第七或用去。必錯綜用之。方有音節。其言蓋是。然猶未盡其蘊也。

蘇詩丹楓翻鴉伴水宿。施注引水禽曰宿。但此句宿字自指人說。

宋詩鈔之選，意在別裁衆說，獨存真際，而實有過於偏枯處，轉失古人之真。如論蘇詩，以使事富縟爲嫌，夫蘇之妙處，固不在多使事，而使事亦即其妙處，奈何轉欲汰之，而必如梅宛陵之枯淡，蘇子美之松膚者，乃爲真詩乎。且如開卷鳳翔八觀詩，尙欲加以芟削，何也。餘所去取，亦多未當。蘇爲宋一代詩人冠冕，而所鈔若此，則他更何論。

文定自是北宋一作家，而鈔亦不入。

漁洋云，文定視文忠鄭莒矣。然實亦自在流出，無一毫掩飾，雖局面略小，然勝於子美多矣。抑且大於聖俞也。蓋自楊劉首倡接踵玉溪，臺閣如公，先以溫麗爲主，其時布衣韋帶之士，何能孤鳴復古，而獨宛陵志在深遠，力滌浮靡，故其功不可沒。而其所積則未厚也。昔人所云，去浮靡之習於崑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於諸大家未起之先，斯爲確評定論耳。

清江三孔，蓋皆學內充而才外肆者，然不能化其粗，正恐學爲此種，其弊必流於麤率一路也。選詩於宋，可不擇諸。

平仲題老杜集云，吏部徒能嘆光燄，翰林何敢望藩籬。是亦以吏部爲韓，對李翰林矣。或以誤會歐詩，而捨用之耶。

吳鈔云，元祐文人之盛，大都材致橫闊，而氣魄剛直，故能振靡復古。其論固是。然宋之元祐諸賢，正如唐之開元天寶諸賢，自有精腴，非徒雄闊也。卽東坡妙處，亦不在於豪橫。吳鈔大意，總是浩浩落落之氣，不踐唐迹，與宋人大局未嘗不合，而其細密精深處，則正未之別擇。卽如論蘇詩，首在去梅溪之餖飣，而并欲汰蘇之富縟。夫梅溪之餖飣，本不知蘇，不必與之較也，而蘇豈以富縟勝者。此未免以皮相覷吳孟舉所作序，對針嘉隆人一種吞剝唐人之習，立言頗爲有見，而及觀其中間所選，則是目空一切，不顧涵養之一弊。夫所爲於風雅之旨，殊遠。

節孝先生徐積，東坡比之玉川子。然其月食詩，殊逕淺露，非玉川之比也。其中間雜言後忽四言，與所作愛愛歌後半忽夾四言毛詩成句，皆不調叶。

徐仲車大河一篇，一筆直寫至二百韻，殊無紀律。詩自有篇法節制，若此則不如發書一通也。李太白藥言一首，亦空叫囂，尙在任華之下。

鄭介夫人品，本不以詩重。阮亭謂其古詩行呈子京等篇在樂天、東野間，亦因人而重其言耳。和王荊公何處難忘酒一章，大言炎炎，遂令荊公無地可容矣。

曾集詩勝於西路，曾集、西路之弟也。其和荊公士山觀詩三首，雖乏警策，亦自不凡。

張舜民芸叟詩，頗有意趣，賜貸治邊要一首甚佳，不獨情文兼到，抑亦可備故實也。

王堯臣題定州閱古堂詩，敍韓丞相作堂，而於堂之兩壁畫歷任守相將帥，又謂請留中畫，樓閣匠第一

手寫韓公像。此乃懸揣之詞，其後果有作韓公像者，乃在魏公去定州之後，觀宋子京詩可見。

逢原詩學韓、孟，肌理亦粗，而吳鈔乃謂其高遠過於安石，大抵吳鈔不避粗獷，不分雅俗，不擇淺深耳。

文湖州詩，氣韻不俗，比之蘇、黃諸公，覺未能深造耳。

秦淮海思致綿麗，而氣體輕弱，非蘇、黃可比。

張文潛氣骨在少游之上，而不稱著色。一著濃絢，則反帶傖氣。故知蘇詩之體大也。

侯鯖錄所載文潛七夕歌，韓幹馬之類，皆不見佳。中興頌詩，亦不佳。

厲樊榭疑聲畫集劉叔贛卽貢父，今觀所載題畫諸作，氣格亦不凡，當是貢父詩也。初白注蘇，於韓幹馬詩，竟未採入。

郭功父金山鳳凰臺諸作，皆體氣豪壯，而阮亭以爲詩格不高，其旨微矣。

黃裳、冕仲詩格雖不高，而頗有疏奇處，此自不能深造。然亦可見各人各種之不同，豈必蹈常襲故哉。情景脫化，亦具從字句鍛鍊中出，古人到後來，只更無鍛鍊之迹耳。而宋詩鈔則惟取其蒼直之氣，其於詞場祖述之源流，概不之講，後人何自而含英咀華，勢必日襲成調，陳陳相因耳。此乃所謂腐也，何足以服嘉隆諸公哉。

說部之書，至宋人而富，如姚令威、洪容齋、胡元任、葛常之、劉後村之屬，不可枚舉。此卽宋人注宋詩也，不此之取，而師心自用，庸有當乎。

晁无咎信州南巖詩，起結純用杜公望嶽詩，可謂有形無神。

无咎才氣壯邁，遠出文潛、少游之上，而亦不免有邊幅單窘處。

李端叔詩，殊不爲工，東坡稱其工尺牘耳。

魏泰道輔隱居詩話云，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狹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編後云，端求古人遺，琢抉手不停，方其得璣羽，往往失鵬鯨。此論雖切，然未盡山谷之意。後之但求渾厚者固有之矣，若李空同之流，殆所謂鵬鯨者乎。

俞紫芝秀老詩甚精逸，當與林君復並稱。

石洲詩話卷第四

山谷竹枝詞序云、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予自荆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三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蓋每首後二句疊一遍也、又云、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此則每句用疊也、按苕溪漁隱叢話、唐初歌詞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曲、是七言詩、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也、查他山云、小秦王一名古陽關、蓋小秦王與陽關音節相近耳、

後三首此太白、大約此皆竹枝中極善者矣、當與劉夢得之作、抄爲一編、而以楊鐵崖之屬繼之、

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阮亭自謂其月映淸淮何水部、雲飛隴首柳吳興、勝於前句、至若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而後人有句云、揮毫對客曹能始、所謂焚香尹子求、此不値之甚者乎、

阮亭所舉宋賢絶句、可繼唐賢者、凡數十首、然何以不舉山谷廣陵早春之作云、春風十里珠簾捲、髣髴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

山谷於五古、亦用巧織、如古律、然特其氣骨高耳、

談理至宋人而精、說部至宋人而富、詩則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裏、實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總萃處、則黃文節爲之提挈、非僅江西派以之爲祖、實乃南渡以後、筆虛筆實、俱從此導引而出、善夫劉後村之言曰、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楊、劉則又專爲崑體、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澹豪俊、而和之者尙寡、至六一公坡公巍然爲大家、學者宗焉、然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討古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按此論不特深切豫章、抑且深切宋賢三昧、不然而山谷自爲江西派之祖、何得謂宋人皆祖之、且宋詩之大家、無過東坡、而轉謂蘇祖黃者、正以蘇之大處、不當以南北宋風會論之、舍元祐諸賢外、宋人蓋莫能望其肩背、其何從而祖之乎、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其時若陳後山、徐師川、韓子蒼輩、未必皆以爲銓定之公也、而山谷之高之大、亦皆僅與顚厲一刻爭勝毫釐、蓋繼往開來、源遠流長、所自任者、非一時一地事矣、論者不察、而於宋詩鈔、品之曰宋詩宋調、是殆必將全宋之詩境、與後村立言之旨、一一研勘也、觀其所鈔、則又不然、專以平直豪放者爲宋詩、則山谷又何以爲之宗祖、蓋所鈔全集、與其品山谷之言、初無照應、非知言之選也、

宋人精詣、全在刻抉入裏、而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所以不蹈襲唐人也、然此外亦更無留於後人再刻抉者、以故元人祇剩得一段丰致而已、明人則直從格調爲之、然而元人之丰致、非復唐人之丰致也、明人之格調、依然唐人之格調也、孰是孰非、自有能辨之者、又不消痛貶何李、始見眞際矣、

漁洋先生所講神韻、則合丰致格調爲一而渾化之、此道至於先生、謂之集大成可也、

漁洋先生則超明人而入唐者也、竹垞先生則由元人而入宋而入唐者也、然則二先生之路、今當奚從、曰吾敢議其甲乙耶、然而由竹垞之路、爲穩實耳、

吳孟舉之鈔宋詩、若用其本領以鈔邵堯夫、陳白沙、莊定山、諸公之詩、或可成一片段耳、

山谷詩、譬如榕樹自根生出千枝萬幹、又自枝幹上倒生出根來、若敖器之之論、只言其神味耳、

不貪夜識金銀氣、手自與金銀是異事、故不凝、然阮亭尙以手自與金銀爲病、至后山云、莫辭行樂費金銀、則不可矣、

后山贈魯直云、陳詩傳筆意、願立弟子行、又云、人言我語勝黃語、扶豎夜燎齊朝光、此其所以能入黨徵宗派之圖也、任天社云、讀后山詩、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因爲作注、而敖器之亦謂后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賞識、昔漁洋先生嘗疑天社之語未盡然、而謂后山終落鈍根、視蘇黃遠矣、按詩林廣記云、后山之詩近於枯淡、蓋觀宋詩之枯淡者、惟梅聖俞可以當之、若后山則益無可回味處、豈得以枯淡爲辭耶、若實詩之深之大、又豈后山所可比肩者、蓋元祐諸賢、皆才氣橫溢、而一時獨有此一種見者、遂以爲高不可攀耳、

后山極意仿杜。固不得杜之精華。然與吞剝者終屬有閒。卽以中閒有生用杜句者。亦不似元遺山之矯變。亦不似李空同之憨實。蓋此等處猶有朴拙之氣存焉。求之杜詩。如吾宗老孫子一篇。是其巔頂已。

后山所作温公挽詞三首。眞有杜意而異不勦。

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初唐之高者。如陳射洪、張曲江。皆開啓盛唐者也。中晚之高者。如韋蘇州、柳柳州、韓文公、白香山、杜樊川。皆接武盛唐。變化盛唐者也。是有唐之作者。總歸盛唐。而盛唐諸公。全在境象超詣。所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及嚴儀卿以禪喻詩之說。誠爲後人讀唐詩之準的。若夫宋詩。則遲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風月之態度。山川之氣象。物類之神致。俱已爲唐賢占盡。卽有能者。不過次第翻新。無中生有。而其精詣。則固別有在者。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如熙寧、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傳所不及載。而於諸公贈答議論之章。略見其概。至如茶馬鹽法河渠市貨。一一皆可推析。南渡而後。如武林之遺事。汴土之舊聞。故老名臣之言行學術。師承之緒論淵源。莫不借詩以資考據。而其言之是非得失。與其聲之貞淫正變。亦從可互按焉。今論者不察。而或以鋪寫實境者爲唐詩。吟咏性靈。掉弄虛機者爲宋詩。所以吳孟舉之宋詩鈔。舍其知人論世。闡幽表微之處。略不加密。而惟是早起晚坐。風花雪月。懷人對景之作。陳陳相因。如是以爲讀宋賢之詩。宋賢之精神。其有存焉者乎。

徐俯師川詩。亦清逸在龜父、無逸之上。

韓子蒼詩。平勻中自有神味。目之曰江西派。宜其不樂。游寒堂七律。直到杜蘇分際。

李商老彭之詩。後郡謂其拘狹少變化。良然。

晁具茨詩高逸。漁洋極賞之。然邊幅究不能闊大。至送一上人還淞一詩。則无咎不能爲也。漁洋所心賞當在此。而吳鈔乃獨不取之。蓋以爲涉禪耳。

劉後村謂具茨詩。惟放翁可以繼之。然具茨五言詩。殊非陸務觀所能髣髴。

邢惇夫、居實。才氣橫逸。其明妃引。乃十四歲作。而奄有元祐諸公之氣勢。東坡山谷皆深惜之。此宋詩之李長吉也。

小斜川詩自注。吳開府游隆中。爲諸葛孔明賦詩。有躬耕者偶好之句。爲世稱誦。此句可抵一篇孔明傳論。而備實婉妙。盧詩天才豪逸。有坡公骨。竟好之句。又留別叔黨元鴻坦夫一首內。亦有之。

米詩亦入宋詩鈔。其實米固有英靈氣。而自別一路人。其精力不專屬於詩也。其平生精力。大抵全在書畫。所與往還川薛道祖、劉巨濟也。

春光吳地減。山色上林深。此江公望、民表。題艮嶽句。劉後村跋云。比之鄧肅花石綱詩。彼則露而此含蓄矣。然栟櫚集中花石詩。氣格亦自遠大。不減少陵。

葉石林詩。深厚清雋。不失元祐諸賢矩矱。所以避暑錄話。平生出處綽然。集中點次景物亦如之。然方虛谷譏其律詩有黨蔡、韓舒、陰抑蘇黃之論。甚矣知人論世之不易也。

王明清記李邯鄲、孫亨仲、晉家有梅聖俞詩善本。世所傳多爲歐陽公去其尤者。忌能明之壓己也。明清辨其非實。梅之能名。本不足以壓歐陽。而邯鄲此說。以小人親君子。其誣妄固不必言。然亦實因都官全集。警策處差少。所以致來羅者之口。若蘇詩則人雖欲爲此誣言。其可得乎。

漁洋先生舉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謂是山谷爲蘇州文房之作。聞是聖俞。乃爽然自失。然予謂梅詩。若以一句兩句高出衆流。尚不止此。如淮南木葉驚。淮上使君行。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南國易悲秋。西風起高樹。雨脚收不盡。斜陽半古城之類。何嘗非膾炙以前人語。但通篇氣到力到者。不可多得。此其所以不及歐蘇諸大家耳。鄙意正非薄梅詩。須知甫變崑體。其力量已不可當。初不必求全責備也。

墨莊漫錄稱唐子西詩多新意。不蹈襲前人語。當時有小東坡之目。同生眉山。同貶惠州。然格力雖新。而肌理粗疏。遜於蘇黃遠矣。吳鈔乃謂後出爭勝。亦矯枉過正之言也。

養生主齊物論。並子西在惠所作酒名。其詩有滿引一杯齊物論之句。然新而帶傖氣矣。此較東坡詩尋醫酒入務更當何如。

汪彥章藻、已有漫興絕句。此體故不始於楊廉夫也。

汪浮溪詩深厚贍密。非南渡諸人可及。

詩人玉屑云。陸放翁詩本於茶山。茶山本於韓子蒼。三家句律。大概相同。至放翁則加豪矣。然茶山詩較放翁渾成。自然固不可及。

拗律如杜公城尖逕仄。一種歷落蒼茫。然亦自有天然關竅處。非如七古專以三平爲正調也。曾文清遊張公洞一首。第二句及四六八句。皆以三平煞尾。此昔所未見也。得毋執而不知變耶。

王履道安中。宣和七年睿謨殿應制百韻詩。鋪敍而已。未見作家之致。且有音節不諧處。其題老杜畫像一首云。聲名乾坤破。生事歲月促。二句頗有杜意。

孫仲益五歲爲東坡所賞。其詩思筆亦自清峻。但多生剝前人字句。則亦不能開拓無前也。

孫仲益詩云。解嘲孤月如雞口。搭笑窮郊作許愁。此雖一時漫興之言。然亦見孟詩之苦太過也。

苕溪漁隱所舉。其鄉人汝閒山舜陟老人。三泛漵溪五首。謂句法深得老杜意味。然中閒如舟疑天上坐。則亦孫仲益鴻慶集之類也。豈後人則不可。而前人轉可乎。但其氣味究竟與何李不同。所以後人不復議之。

簡齋葆眞宮避暑詩。一時推爲擅場。人皆傳寫。然清袖不受暑。夜半嗜烟艇。起結亦本杜句也。中閒固自脫然。簡齋自言曰。詩至老杜極也。蘇黃復振之。而正統不墜。東坡賦才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深。故游咏玩味之餘。而索之益遠。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

簡齋以墨梅詩擢置館閣。然唯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句。有生韻。餘亦不甚佳也。京洛緇塵
尙有神致。陳元則傖氣矣。
平生老赤脚。每見生忿嗔。張子霜後鷹。眼骨非凡曹。覺來迹便掃。韓公眞躁人。願用憂懷抱。乾暑進酒杯。
片雲無思極。我知丈人眞。清詭不受塵。情無陶謝手。日勤春浮木。以上諸句。簡齋集中似此類者尙多。不
可一一枚述。大約彷彿后山之學杜。而氣韻又不逮。蓋同一未得杜神。而后山尙有朴氣。簡齋則不免有
傖氣矣。若以此爲杜學。則不若直學李空同之堂堂旗鼓。明目張膽。上接指麾。何必瞞人哉。
後村學簡齋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此其岳陽樓句也。又樓頭客子杪秋後。日落君山元氣
中二語。亦不愧學杜。
胡邦衡謫新州。王盧溪獨作詩送行。盧溪以此得名。其詩亦多剽襲杜句。想當時諸賢所得如此。尙不及
後來李何輩之雄力耶。
王荊公題惠崇畫用道人三昧力之語。初以爲只專寫其畫筆之精耳。及見王盧溪題崇畫詩。自注云。
往年見趙德之說。惠崇嘗自言。我畫中年後有悟入處。豈非慧力中所得之圓熟故耶。今觀此短軸。定非
少年時筆也。此可取以釋荊公之詩。雖贊畫之語。亦有所據而云也。
朱新仲翌此時老子興不淺。且日將軍幸早臨。何以報之靑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固是戲語。然黃金尙
罍漫痕。若其題顏魯公畫像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朝衣覲放趨前死。羽服行山卽此身。
則自出手眼。實爲奇特。

曾松隱幼乾道聖德頌。自謂擬元和之作。然平平無佳處。
知稼翁黃公度悲秋詩。雖有名。然只是形不是神耳。其題嵩臺詩云。四山如畫古端州。州在西江欲盡頭。
二語切肇慶。確不可易。
王瞻叔之望中興頌一詩。亦非高作。而其論頗有理。至云次山之文可也。簡亦平允之論也。次山詩亦然。
劉屛山汴京紀事諸作。精妙非常。此與鄧栟櫚花石綱詩。皆有關一代事迹。非僅嘲弄花月之作也。宋人
七絕自以此種爲精詣。阮亭先生所舉四十首。蓋借作印證。欲學者超入唐人耳。
梁溪集詩亦平雅。其游張公洞五古長篇。雖不及香山。尙較皮陸有實際。（竹垞云。尤延之詩數篇。延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派。）
朱子齋居感興二十首。於陳伯玉採其菁華。翦其枝葉。更無論阮嗣宗矣。作詩必從正道立定根基。方可
印證千條萬派耳。
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徽國文公讀之有詩云。要將報答陛下聖。矯首北闕還潸然。屬辭比事有深意。願
蟲縫短簡畢仙磧。此足見機仲此書意識遠矣。
朱子山北紀行十二章。并注觀之。可抵一篇游廬山記。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朱子次陸子

靜韻詩也。朱子詩自以此種爲正脈。蓋從道中流露也。而吳鈔轉不之及。
周益公自謂人以老杜相期。惟意敏傳不合學東坡。殆非知詩者矣。吳鈔亦謂其由白傳而溯浣花。今
看其詩。未能免於傖俚。已入楊誠齋法門矣。惟高宗挽詞差佳。吳所不取。
少室山房詩藪。及方萬里跋。並云尤、楊、范、陸。或又稱蕭、楊、范、陸。爲南宋四大家。（見漁洋香祖筆記。）誠齋答袁起巖詩
又云。尤、蕭、范、陸四詩翁。（竹垞獨以蕭爲四家云。尤公之作流傳者寡。惜僅見其數首。論之者輒易之曰尤楊范陸。）
白石學詩於千巖。同時有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於千巖。時稱雙白石云。千巖學於曾幾吉甫。
阮亭云。范石湖之視陸放翁。何啻霄壤。蓋平易之中未能免俗也。
石湖於桑麻洲渚。一一有情。而其神不遠。其佳處則白石所稱溫潤二字盡之。
巫山圖一篇。辨後世媟語之誣。而語不工。且云玉色頳顏元不嫁。此更傖父面目矣。其後入蜀。又作巫山
高一篇。亦不佳。
石湖善作風景語。於竹枝頗宜。
范陸皆趨熟。而范尤平易。故閑以零雜景事綴之。然究未爲高格也。
竹垞云。正者極於杜。奇者極於韓。此跨夫三峯者也。宋之作者。不過學唐人而變之耳。非能軼出唐人之
上。若楊廷秀、鄭德源之流。鄙俚以爲文。詼笑嬉褻以爲尙。斯爲不善變矣。又曰。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
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爲奇。俚鄙以爲正。譬之於樂。其變而不

成方者與。又曰。自明萬曆以來。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楊、陸。其辭與志
未有大害也。景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阮亭亦有楊范俳巧取媚之論。
秦檜賣奸誤國。當時目爲金人姦細。而楊誠齋以移中饋之。獨不畏下箸之不倫耶。篇末用杜語。亦帶傖
父氣。誠齋過楚州淮陰侯廟一詩。杜史所謂盤闢無繼者。此篇屬辭比事。可謂極工。然亦不過祇到元人分
際。
誠齋讀罪己詔詩極佳。此元從眞際發露也。若但取其嬉肆之作。則失之矣。
誠齋之詩。巧處卽其俚處。
讀唐人及半山詩云。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此與嚴滄浪論半山之語相合。豈滄浪用此耶。
然誠齋之參透半山。殊似隔壁聽耳。又不知所謂唐人一關在何處也。
寫景事有雜譜時。此則楊范陸三家之所同也。
誠齋之詩。上規白傳。正自大遠。下視子興。卻可平衡。
吳孟舉之鈔宋詩。於大蘇則欲汰其富麗。於半山則病其議論。而以楊誠齋爲太白。以陳后山、簡齋爲少
陵。以林君復之屬爲韋柳。後來斷波日甚。至如祝枝山、唐伯虎之放肆。陳白沙、莊定山之流易。以及袁公

安、鐵伯敏之洗髓。皆此一家之言。楚辭補注。而其可復還所謂率天下而禍仁義者。吳獨何心。乃劉與不擇哉。

誠齋之竹枝。較石湖更俚矣。

誠齋寄題傳耳東坡故居詩云。古來賢聖皆如此。身後功名屬阿誰。此套用蘇詩。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也。可謂點金成鐵。

誠齋屢用轆轤進退格。實是可厭。至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推白石作先鋒。直俳優之辭。令人掩耳不欲聞。

石湖、誠齋。皆非高格。獨以同時筆墨皆極酣恣。故遂得抗顏與放翁並稱。而誠齋較之石湖。更有敢作敢爲之色。頤指氣使。似乎無不如意。所以其名尤重。其實石湖雖只平淺。尚有近雅之處。不過體不高神不遠耳。若誠齋以輕儇佻巧之音。作劍拔弩張之態。閱至十首以外。輒令人厭不欲觀。此眞詩家之魔障。而吳鈔鈔之獨多。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孟子所謂放淫息邪。少陵所謂別裁僞體。其指斯乎。

吳竹洲送錢廣仲兄弟云。霜鬢慵攜弄雛故。文采雍容子甚都。句下自注云。借用。然車騎雍容子甚都。用相如事。已見蘇詩。不知何以注云借用也。

宋人七律。精微無過王半山。至於東坡。則更作得出耳。阮亭嘗言東坡七律不可學。此專以盛唐格律言之。其實非通論也。

樓大防之詩。密於考證。蓋其夙學如此。至於氣格。則終自窘竄。未能自樹一幟。

後村稱王義豐詩高處逼陵陽、茶山。今觀其詩。清切有味。境出誠齋、石湖之上。而世不甚稱之。即以近體中。如蘇龍堵云。浮玉北堂三萬頃。晶舟西子二千年。此豈南渡諸公所能耶。其他如山在斷霞明處碧。水從白鳥去邊流。倚松亭是斜陽過。近水人家半實魚。亦皆佳句。

竹垞嘗摘劍南七律語作比體者至三四十聯。然亦不僅七律爲然。放翁每遇事寫正面。常用此以舒其筆勢。五古尤多。蓋才力到正面。最難出神彩耳。讀此方知蘇之大也。

放翁謁昭烈惠陵、及諸葛祠詩。論高常近迂。才大本難用。竟是全用蘇句。但有顛倒以下句作上句耳。

七古末句放平。初無一定之式。只看上面下來如何耳。又看通體如何。

放翁荊州歌七古。儼然竹枝。

放翁詩。我得茶山一轉語。文章切忌參死句。二語自道其得力處也。

放翁五言古詩平揖石湖。下啓遺山。

直用杜句。陸每有之。然與遺山之超脫不同。

楊、范、陸擅場處。正是從平熟中出耳。天固不欲使南渡復爲東都也。

雖以陸公有杜之心事。有蘇之才分。而驅使得來。亦不離平熟之逕。氣運使然。豪傑亦無如何耳。

放翁詩。善用痕字。如寫痕月過西水面。痕生驟雨來之類。皆精練所不能到也。

放翁稽山行五言一首。意擬吳趨燕歌之製也。何以其烹煮句法猶近。

放翁以寶章閣待制。侍實錄院。即致仕優游鏡湖、耶谿間。久領林泉之樂。筆墨之清曠。與心地之淡遠。夷然相得於無言之表。固有在葉石林之上者。無論他人之未忘世諦者也。

自后山、簡齋。抗懷師杜。所以未造其域者。氣力不均耳。降至范石湖、楊誠齋。而平熟之逕。同聲一律。操牛耳者。則放翁也。平熟則氣力易均。故萬篇酣肆。迥非后山、簡齋可望。而又平生心力全注國是。不覺衍以杜公之心爲心。於是乎言中有物。又迥出誠齋、石湖上矣。然在放翁則自作放翁之詩。初非希杜作前身者。此豈後之空同、滄溟輩但取杜貌者所可同日而語。

止齋贊蕭嘉欧於孝光開過宮之事最致懇摯。癸丑冬一詩。可挽其志矣。此條有關係詩而矣不錄

陳止齋詩。吳鈔稱其得少陵一體。然氣力單窘。尚在后山、簡齋之下。

王晦叔炎、雙溪集詩。力庸格窘。

梅礀詩話稱雪巢、林憲景思詩。尤、楊二公皆許之。近世三衢、鄭景龍、續宋百家詩續選。摘出楊花飛盡楊花飛。楊花飛盡無可飛等句。謂其超出詩人準繩之外云云。此句殆所謂下劣詩魔者。不知選者何以稱之也。

陳唐卿造官務命書諸作。自白樂天集中吟出。亦風人之旨。足以感人善俗者也。

唐卿亦有打諢處。然傖俚矣。打諢最要精雅。

水心永嘉橘枝詞三首。記永嘉士風。而以永橘起興。其第一首則專詠橘也。

薛士龍七言以南渡俚弱之音。而效盧玉川縱橫排宕之體。豈復更有風雅。而吳鈔乃稱之。

西山眞文忠公帥潭州日。會長沙十二縣宰之作。可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姜白石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絕句。極爲誠齋所賞。然白石詩風致勝誠齋遠矣。誠齋顧以張功父比之耶。

周方泉氣味醇自不俗。嘗在樊榭章伯仲間。

高菊礀、翥詩。亦有風致。不減白石、方泉。當時書坊陳起刻江湖小集。自是南渡詩人一段結構。正何必定求如東都大篇。反致力不逮耶。

陳起絕句。如秋懷夜過西湖之類皆工。

四靈皆晚唐體。太率不出姚合、賈島之結綵。阮亭謂如橘材窘於方幅者也。吳鈔乃謂唐詩由此復行。

徐璣之言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

名家哉。趙師秀亦云。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右皆深悉甘苦之語。然亦惜其知事一。而不知變化。故能事止於琢句也。師秀所謂飽喫梅花數斗。使胸次玲瓏者。全在工於鍊句處耳。

戴石屏白紵歌。託寄清高。與樂府白紵詞之旨不同。

石屏有論詩十絕。其論宋詩曰。本朝詩出於經。此人所未識。而復古獨心知之。又謂胸中無千百卷書。如商賈乏貲本。不能致奇貨。此皆務本之言。而其詩純任自然。則阮亭所謂直率者也。

自唐之司空表聖。宋之敖器之。皆精於評隲。爲談藝家所推。而所自作。皆未能與所評相稱。若嚴滄浪五言數篇。稍與所談微中。閩中懷儀諸小詩。亦不減唐賢風味。但惜不多見耳。

朱繼芳靜佳乙稿。俞桂漁溪稿。皆有秀韻。杜旃癖齋集。長句亦有風格。

戴昺、石屏之從孫也。其答妄論宋唐詩體云。性情元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語意自是。而直率殊快者。未必不因乎此。

後村齊人少翁招魂歌諸篇。得長吉韻致。

阮亭嘗謂後村詩。專用宋事。輒覺欠雅。蓋直作故事入聯中。非如讀杜甫長篇。題繫年錄諸作。詠歲時事之謂也。

文信國亂離六歌。迫切悲哀。又甚於杜陵矣。

黃希聲文雷、昭君行一篇。序中辨從來作者沿襲之誤。甚與本事相合。按漢書匈奴傳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朝。竟寧元年單于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此與賀蹟中所述李文妻以漢女增厚其賂云云。情形迴乎不同。不得以和親事一概而論也。

吳懽信中字小詩極有意味。不獨與下老儒爲之下拜而已。

何澹齋夢桂。深於易。與鈔調其詩淳朴。阮亭則與王義山同評爲酸腐庸下者也。

梁隆吉棟以登大茅峯詩繫獄。蓋宋末詩人一志士也。此種當與天地間集諸詩同作知人論世之慨。不必盡以格律律之。

牟獻之題淵明圖序云。江州刺史王茂宏嫡孫。已荷朝寄。猶知有賦歸去來者。於此時遣白衣擔酒遺餉。邂逅一醉。大是奇事。集中九日詩僅兩首。而王宏所餉已酉九日。十有餘年。略不見於詩。此翁志節耿亮。與秋俱高。固不暇於歲歲皆詩。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正當求之言句之外可也。此論固獻之以自寓。然亦翻舊生新。（晉陶集其九日詩序實前人所未嘗指出者。）

皐羽晞髮樂府。慷慨飛動。騷之音也。然帶巫覡氣。故非盛世之音。

皐羽晞髮近稿一卷。詩五十首。皆近體。卽阮亭所謂才數者。（晞髮閣集十餘首阮亭所刪此太審實不究之事。）

南渡自四靈以下。皆專擬姚合、賈島之流。纖薄可厭。而谷音中數十人。乃慷慨頓挫。轉有阮、陳、杜少陵之

遺意。此則激昂悲壯之氣節所勃發而成。非從纖膩涵泳而出者也。

天台山人黃晏甫嘗於學中詩社試枕易詩。推爲第一。考官李侍郎應祈批詩題其難於枕易。蓋以其不涉風雲雨露江山花鳥。此其所以爲難也。然後四句頗寓易代之感。此則文外寄託。

元初之詩。亦宋一二遺民開之。況其詩半在入元後所作。似乎入元亦是。若另爲數卷。以別於元人。其庶幾可乎。

林同魏孝子詩。以陟屺望母。不比狄梁公望雲。亦前人所未道。

周草窗詩。肌理頗粗。

許彥周詩話云。魯純題李愬畫像。當與黔安並驅。然其他篇。亦有氣格近山谷處。

石洲詩話卷第五

遺山撰錄中州集云。國初文士。如宇文太學、蔡丞相、吳深州之等。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然皆宋儒。難以國初文派論之。故斷自正甫。爲正傳之宗。党竹溪次之。禮部閑閑公又次之。遺山之論如此。而顧俠君乃以遺山入元詩。何耶。

朱諫議之才。和東坡周昉欠伸美人。用漢宮李夫人轉面不顧事頗精。全篇合看、尙非高作耳。

朱葭州自牧句云。塞天展碧供飛鳥。落日圍紅與斷霞。頗工。

党承旨粉紅雙頭牡丹詩。不爲高作。

屏山李先生純甫。赤壁風月笛圖一詩。卽遺山赤壁圖所本。

照了居士王寂。和二宋落花詩。頗傖劣。

遺山擧李長源佳句。如洛陽才子懷三黨之類。凡數聯。阮亭則於中獨擧烟波蒼蒼孟津戍。旌旗歷歷河陽城一聯。愚謂長源懷崔陰詩。渭水波濤喧隴阪。散關形勢軋興元。氣格亦不減古人也。大約以幽并慷慨之氣出之。非盡追摹格調而成。

遺山金亡不仕。著壬辰之編。撰中州之詩。搆築空山。殫心野史。此豈可以元人目之。顧俠君選元百家詩。

既欲自附於中州集。知人論世之大義。而開卷先錯謬如此。此何說也。

嘗日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如蔡松年、趙秉文之屬。蓋皆蘇氏之支流餘裔。遺山崛起党趙之後。器識超拔。始不甚爲蘇氏餘波。沾沾一得。是以開啓百年後文士之脈。則以有元一代之文。自先生倡導。未爲不可。第以入元人。則不可耳。

遺山以五言爲雅正。蓋其體氣較放翁淳靜。然其鬱勃之氣。終不可掩。所以急發。不及入細。仍是平放處多耳。但較放翁。則已多渟蓄矣。

遺山五古。每疊一韻。以振其勢。微與其七古相類。蓋肌理稍疏。而秀色清揚。卻自露出本色耳。

五言詩自蘇黃而後。放翁已不能腳踏實地。居此後者。欲復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誰信之。雖以遺山秀筆。而執柯睨視。未之審也。甚矣取逕之難也。

遺山七言歌行。眞有牢籠百代之意。而卻亦自有閒筆對筆。又攙和以平調之筆。又突兀以疊韻之筆。此固有陸務觀所不能到者矣。

遺山七古。詞平則求之於氣。格平則求之於調。

合觀金源一代之詩。劉無黨之秀拔。李長源之俊爽。皆與遺山相近。而由遺山之心推之。則所奉爲一代文宗如歐陽六一者。趙閑閑也。所奉爲一代詩宗如杜陵野老者。李敬之也。至於遺山所自處。則似乎在東坡。而東坡又若不足盡之。蓋所謂乾坤清氣。隱隱自負。居然有集大成之想。

梁園春五首。可與西園詩相印證。

遺山樂府有似太白者。而非太白也。有似昌谷者。而非昌谷也。

切響浮聲發巧深一篇。蓋以縛於聲律者。未必皆合天機也。然音節配對。雙聲疊韻之類。皆天地自然之理。亦未可以巧字概抹之。

論詩絕句。奇外無奇。金入洪爐二篇。卽先生自任之旨也。此三十首已開阮亭神韻二字之端矣。但未說出耳。梁園春續小娘歌雪香亭雜詠。皆關係金源史事。與遺山心事。

顧俠君所選元詩凡三集。漁洋、竹垞並稱述之。然漁洋所稱。只初集之百家而已。或後兩集。漁洋未及見耶。

李莊靖詩。肌理亦粗。說者乃合韓、蘇、黃、王以許之。殊爲過當。

爾時蘇學盛於北。金人之尊蘇。不獨文也。所以大士夫無不沾丐一得。然大約於氣概用事。未能深入底蘊。

遺山雖較之東坡。亦自不免肌理稍疏。然其秀骨天成。自是出羣之姿。若無其秀骨。而但於氣概求之。則亦末矣。

顧俠君謂元人用韻頗有淆譌。而入聲尤甚。或以北方土語混入古音。或以閩、越方言。謬稱通用。如庚、青、蒸與眞、文韻同押。再如魚、虞與支、齊同押。此豈非變而太過者。然其來已久矣。若劉靜修桃源行漁舟載入人間世。卻悔桃花露蹤跡。此則竟是北方土音之偶相似者。未及檢審耳。然竊疑遺山廣坂行孫陽騏驥不並世句。亦是如此。雖上已有韻。而以文勢論之。此句似疊一韻者耳。

靜修全學遺山。遺山風力極大。而所受則小。若靜修之桃源行云。小國寡民君所憐。賦役多艱負天子。則傷於小巧矣。

宋人諺云。江南若破。白雁來過。靜修白雁行。卽賦此事也。

靜修詩。純是遺山架局。而不及遺山之雅正。似覺加意酣放。而轉有僨氣處。卽以調論。細按亦微有未合以遺山之天骨開張。學之者自應別有化裁。如靜修之詩。第以雄奇磊落之氣賞之可耳。若以詩家上下源流之脈言之。殊未入於室也。

方虛谷秋晚詩云。堂堂陳去非。中興以詩鳴。又云。恭惟陳無己。此事獨兼之。看其意甚尊兩陳。

又云。沈宋非不工。子昂獨高步。壽肉不盡骨。乃以帝閑故。以此論詩。其旨隘矣。然末二句。可作東坡韓幹馬七古長篇注腳。

方虛谷論宋詩。如謂宋初諸公。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爲白體。楊、劉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爲崑體。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徒。爲晚唐體。皆是。獨以蘇子美與歐陽公稱二難。相爲頡頏。又謂梅聖俞爲唐體之出類者。此則未喩其旨。大約虛谷之意。以西江體裁。量後先諸家。於蘇門中獨取張文潛。謂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宗。

西崑之靡弱。西江以蠢勁反之。四靈以清苦洗之。而又太狹淺。此馮定遠之言也。

虛谷自言七言決不爲許渾體。妄希黃陳老杜。力不逮則退爲白樂天及張文潛體。五言慕後山苦心久矣。亦多退爲平易。蓋其職志如此。

戴帥初詩。寒起松鳴屋。吟圓月上身。老樹背風深拓地。野雲依海細分天。鄉山雲淡龍移久。湖市春寒鵲下遲。皆佳句也。又如甃暫水溫初荇葉。粉牆風細欲梨花。六橋水暖初楊柳。三竺山深未杜鵑。此二聯句法亦新。

耶律文正詩。阮亭評爲質率。池北偶談摘其從軍西域數詩。以爲頗有風味。今統觀之。大約總不出乎質率。

蘇子卿上林雁足書事乃詭言。以動單于。非實有其事也。至元郝伯常使宋。被留於眞州。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孤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是時南北隔絕。不知中統之爲至元

也。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也。明年乙亥四月奉使還。

郝伯常唐十臣像歌。每人四句。平板實無義味。

子昂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塡滿方好。以此力矯時弊。此言雖近於有意。然初學正不可不知。

趙子昂東陽八詠樓詩。頗有風致。

袁伯長才氣。在趙子昂之上。

伯長上京雜詠。敍次風土極工。不減唐人。

馬伯庸詩。亦極展才氣。然較之袁伯長。覺邊幅稍窘矣。

漁洋謂仲章境地未能深造。歌行間工發端。而窘於邊幅。視同時虞伯生、范德機。亦諸侯之附庸也。今觀其詩才。又在馬伯庸之下。子師泰有玩齋集。父子相繼。著述甚富。亦盛事也。

張中丞養浩。贈劉仲憲一詩。七古至六十八韻。然殊平漫。

許有孚冷然臺雪用東坡聚星堂韻之作。並非禁體。詩亦不工。

有宋南渡以後。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其一時才人俊筆。或未能深入古人腠理。而一二老師宿儒之傳。精義微言。專在講學。又與文家之妙非可同條而語。至如南宋諸公之學。尤在精於考證。如鄭漁仲、馬貴與、以逮王深甯。源遠流長。百年間亦須有所付受。入元之代。雖碩儒輩出。而菁華醞釀。合美為難。虞文靖公承故相之世家。本草廬之理學。習朝廷之故事。擇文章之雅言。蓋自北宋歐蘇以後。老於文學者。定推此一人。不特與一時文士爭長也。

道園雖有六朝人醞藉。而全於含味不露中出之。所以其境高不可及。曾有少陵愛何遜太白似陰鏗之句。實亦自道。

虞伯生七律清深。自王荊公以後無其匹敵。

虞伯生竹枝歌。不減劉夢得。

伯生七古高妙深渾。所不待言。至其五古。於含蓄中吐藻韻。乃王龍標、杜牧之以後所未見也。

至治、天曆之間。館閣諸公。如虞伯生、袁伯長、王繼學、馬伯庸。每多唱和。如代祀西嶽、上京雜詠之類。

田汝成西湖志餘所載。順帝即位時。馬尾縫眼。由是兩目喪明之事。顧氏但據史甯宗殂時曾召入議政。謝病歸。以證其誣。然為此說者。第因文靖晚年目疾而傅會耳。予前年得宋宣和畫貓卷。有文靖題云。御筆製貓毛毯奇。畫師雖巧亦難齊。中原麟鳳知多少。未得君王一品題。至正五年夏仙井虞集。按至正五年。文靖已七十四矣。筆勢尤蒼逸。信乎前說之誣也。

楊仲宏詩骨力既弱。格調復平。設色賦韻。亦未能免俗。不解何以與虞齊名。

文靖有一筆可當人數十筆處。而又於風流醞藉得之。並不枯直。

仲宏格力尚在袁伯長、馬伯庸之下。乃鐵崖西湖竹枝序云。我朝詞人能變宋季之陋者。稱仲宏為首。而

范、虞、次之。此眞不可解也。

范文白詩。頗有格調。亦不能深入。此事有格調。則可以支架矣。亦較楊仲宏稍雅。

仲宏覺有盛氣。故有百戰健兒之稱。德機純就格調。故有唐臨晉帖之目。然而德機之格調。亦自不能堅實。與仲宏之盛氣等耳。

揭曼碩晚出顧承門有懷太虛五言四句。全襲古詩。只改東門為南門。其餘不易一字。此眞不可解也。

虞伯生嘗謂揭曼碩詩。如三日新婦。已詩如漢庭老吏。揭聞之不悅。故儲昨詩。有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

虞得詩謂門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因答以詩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并題其後云。今日新婦老矣。按揭曼碩詩格調固自不乏。然亦不能深入。雖閒有秀色。而亦不為新艷。不知所謂三日新婦與美女簪花者。何以肖也。

總之楊、范、揭三家。不應與虞齊名。其所以齊名者。或以袁伯常、馬伯庸輩。才筆太縱。轉不若此三人之矜持格調者。謂可以紹古乎。然以格調論之。范稍雅飭。揭稍有致。楊則平平。皆非可語於道園之學古也。

黃文獻為有元制作大手。其詩亦具風骨。而入之不深。放之不大。若比楊仲宏則固勝之遠矣。此究是讀書人詩也。只不能超然脫化耳。

以詩筆論之。黃文獻應在袁、馬之次。

柳道傳觀趙使君所藏古器物詩。太平直無節簇變化。試以梅都官三館書畫詩比之。則優劣見矣。

柳道傳詩有矩矱。亦未能含蓄變化。聲調亦不能開拓。大抵黃晉卿伯仲間耳。

歐陽原功詩所傳雖不甚多。而精神亦少。又在黃柳之次。蓋學有本原。詞自規矩。初非必專精於詩也。

薩天錫白翎雀一首。學虞伯生作。可謂點金成鐵。

薩雁門京城春暮七律。太像小杜。雁門詩多如此者。然似此轉非善學小杜。不過大致似之耳。

天錫崔鎮阻風云。南人北人俱上冢。桃花杏花開滿城。此是自然風致。

天錫七律。故不深入。然其才情有餘。則亦有詞到而氣格俱到者矣。

雁門自有才情。然句法有太似前人者。則以其中未嘗深入故耳。

雁門風流跌宕。可謂才人之筆。使生許渾趙嘏間與之聯鑣並馳。有過之無不及也。

王子宣宮詞云。南風吹采斷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王龍標杜樊川之流亞也。然昔人論此篇。卻謂不及薩天錫之作。天錫云。清夜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此則才人之極筆矣。愚謂即此二詩。而元明兩代與唐人離合遠近之故。已自判然。不待拈讀大篇而後知也。

薩天錫詩。宮詞絕句第一。五律次之。七古七律又次之。五古又次之。再加含蓄深厚。杜牧之不是過也。

劉秀野元百家詩，體裁潔淨，勝於吳孟舉宋詩鈔遠矣。猶嫌未盡審別雅俗耳。如關係史事，及可備考證者，自不應概以文詞工拙相繩。若其言情敍景之作，自當就各家各體，從其所長，而去其所短。一人有一人之菁華，豈必一例編載，陳陳相因哉。

宋子虛七言樂府諸篇，馮海粟所極賞者，筆力雖極橫逸，然不無矯強處，非薩雁門天然清麗可比，似未可概以古錦囊中語目之。

宋子虛李翰林墓詩，承恩金馬詔，失意玉環詞。雖太白復生，亦當激賞。

子虛春別云：楊柳昏黃晚西月，梨花明白夜東風。可謂清新未經人道。

西湖酒家壁畫枯木云：拗怒風雷龍虎氣，盤摺造化乾坤力。造化乾坤復見句中可乎。

宋子虛詩題中稱唐元宗爲李三郎，此小說口角，烏可以入詩哉。元人文字所以漸流於曲子也。

宋子虛西湖詩云：戀著銷金鍋子暖，龍沙忘了兩宮寒。辭雖直致，可當宋詩史。

宋子虛吟嘯集，詠古諸作甚塵腐。題龔翠巖中山出遊圖七古亦劣。

張蛻菴、范寬山水一首中，忽插九言一句，似未盡叶。元人如宋子虛之類，才氣非不豪縱，然其音節未必皆天然合拍者也。

張仲舉不爲孛羅帖木兒草詔，自賦一詩，足表千古矣。蛻菴小遊仙詞八首，勝於曹堯賓。

蛻菴才調富有，兼以宕逸之氣出之。阮亭先生稱其有法度。（阮亭所見乃洪武三年錢山郎成鈔本，凡四卷，稱書法詩甚遒麗，佛遺教經此本殊鮮，當未見也。）

楊廉夫序玩齋集，論元一代之詩，有郝元初變，未拔於宋；范楊再變，未幾於唐之語。此似以遺山入元詩，然第一時稱述之詞，從流溯源之論耳，未可以爲據也。

當時之論，以虞、楊、范、揭齊名。或者又以子昂入之，稱虞、楊、趙、范、揭。楊廉夫序貢師泰玩齋集，又稱延祐、泰定之際，虞、揭、馬、宋，下顧大歷與元祐，上踰六朝，而薄風雅。金華戴叔能序陳學士基夷白齋集云：我朝自天歷以來，以文章擅名海內者，並稱虞、揭、柳、黃。（鐵崖又序鄒九成曰：虞詩爲宗，趙、孔、馬、揭副之。此實是矣，而不及袁伯長。）由此觀之，可見諸公齊名，元無一定之稱。楊范揭與馬宋等耳，皆非虞之匹。趙子昂亦馬伯庸、伯仲、黃柳輩，皆著作手，而以詩論之，亦不敵虞。爾時論者，必援虞以重其名耳。

貢玩齋黃河行七古，中間及結處，忽然疊下韻句，又插以四言，似於音節太硬。昔阮亭嘗以雜言長句爲英雄欺人，然亦看上下音節何如耳。

玩齋題韓滉移居圖詩，清勻有節。元人七古多濃鋪金粉，似此者正不可多得。

玩齋學圃吟七古長篇中，木榢山芥蘢蕿云云，一連排疊果名，至十句之多，亦前人所未有也。

玩齋力清勁，而韻深秀，又非橫逸才氣者可比。

玩齋題蘇子瞻像詩甚奇，其題淵明小像云：呼童檢點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則細意之作也。（一作虞歐所詩集黃載曾書此詩耳。）

玩齋西湖竹枝亦工。

張蛻菴、貢玩齋，皆元末大家。玩齋元亡隱吳淞江上，其才致清逸，殆不讓雁門。

前輩有一篇名作，後人多效之。如虞道園白翎雀，迺易之京城燕詩效之，薩天錫又效之。

易之金臺集，風俗翹秀，多有關風化之言，不苟爲炳炳烺烺者也。

蛻菴、玩齋、易之諸什，皆具有風骨，非漫爲彩色者，當諸馬伯庸、揭曼碩諸公間，正是未肯多讓。

鹿皮子陳樵寒食詞：綿上火攻山鬼哭，霜華夜入桃花粥。重湖烟柳萬插天，猶是咸淳賜火煙。語濃意警。

阮亭謂其有麥秀黍離之痛。

陳居采詩學溫李，而有清奇之氣。

謝宗可詠物詩，凡百篇，題既皆出雕鐫，詩亦刻意織積，大率有形無神，所謂麗而無骨者也。然亦不能十分綺麗，以其都是平鋪耳。

吳淵穎泰山高，仿歐公廬山高也，奇氣似欲飄出其上。韓文公云：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評孟東野，卻不甚肖，若以評吳淵穎，卻肖也。淵穎詩奇情異彩，都從生硬斫出，又以自己胸中鎔經鑄史之氣，而驅使一時才俊之字句，卓然豪宕凌厲無前。虞黃柳諸公，不啻倍蓰過之。但細按之，未免出於有意耳。

與正傳才藻凡弱，不能與黃柳相抗，又勿論立夫也。

歐陽原功敍周衡之此山集云：宋金之季，詩人宋之習近骫骳，金之習尚號呼。南北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刮劘而不爲矣。世道其日趨於盛矣乎。此論特借此山集發之耳。

李長吉詞調藻麗，故自艷發，然至元人不拘何題，不拘何人，千篇一律，千手一律，眞是可厭。其一二體氣稍弱者，亦復效之，實無謂也。

朱德潤德政碑、無祿員諸詩，亦香山秦中吟之遺意，而語益切至，使聞者足以戒，此皆有用之文也。

長沙陳志同歌行，如趙子昂畫馬歌、朔方歌、萬里行諸篇，嶔崎磊落，在元人諸名家中，卓然有風骨，不徒以金粉靚麗者。昔漁洋先生從人借宋元人詩集數十種，手鈔所安遺稾一卷，良是具眼。又先生居易錄云：陳泰志同歌行馳騁，筆力有太白之風，在元人諸名家中，當居道園之下，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豈名位卑耶。今觀其詩，如萬里行之類，實有似太白處，然合一卷通看之，似尚未可遽躋諸道園之次。合看其一二近體，即知之矣。若較楊仲宏輩，則固勝之耳。至顧秀野乃以清婉評之，則殊屬違戾。此直似不知詩者之言。

杜清碧即撰宋末遺民詩谷音者，漁洋先生評其自作，殊庸腐無足採者也。清碧嘗自謂得楊仲宏詩法。

金忠宣五言，卓有風骨，非同時諸家所可及。此與陳龍泉華七言，並當拔萃者也。

歐公廬山高，用江韻尚可，若胡傲軒海棠給四江韻一篇，則幾於有韻無詩矣。

周伯溫天馬行，詠至正二年壬午七月西域拂郎國獻馬，詩語頗得應制之體。（迺賢河南人亦有歌，爲楊鐵崖所稱，然平板無生氣，讀伯溫作，遜之遠矣。）

張思廉詠史諸樂府，皆不如代魏徵田舍翁詞一篇。

張思廉才絕艷，然純是雄冠劍佩氣象，殆天所以位置斯人，故不爲春容和鳴耳。

鐵崖淵龍姑曲，全與張思廉作相同，中只換數字，豈故而存之，未暇芟去耶。

禽言亦樂府竹枝之一類也，然廉夫禽言亦自不能出奇，蓋禽言遂窠元不能出奇，即都官泥滑滑一首，亦只神韻佳耳。

廉夫自負五言小樂府在七言絕句之上，然七言竹枝諸篇，當與小樂府俱爲絕唱，劉夢得以後，罕有倫比。而竹枝尤妙，至於七言長篇，則張思廉亦有之，仍是從李長吉打出耳。

楊廉夫詩，夜半酒醒呼阿吉，吉字注平聲，此與日下舊聞所載實鍵券中語同，小朱何以獨譏之。

漫興七首序云，學杜者必先得其情性語言，而後可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朱竹垞嘗譏其不知興字本爲興字之訛，然姑無論此，即以學杜而論，亦豈可先自此等絕句入手，此廉夫自文其弔詭之智，而擬醫入墨之論也。○若以此爲學杜入逕，則必專以江上尋花風雨看落花等詩爲職志，此種在杜公原自有大處，而專目此爲杜公之情性語言所在，則謬矣。（所謂情性語言者，尤其杜詩原有此二字。）竹枝本近鄙俚，杜公雖無竹枝，而夔州歌之類，即開其端，然其吞吐之大，則非但語竹枝者所敢望也。劉夢得風力遒，不能躋杜韓，而惟竹枝最工，可見其另屬一調矣。虞伯生竟以清遒得之，楊廉夫乃以浮艷得之，非可以一概與杜論也。

擬鹽竹枝，竟須以劉、虞、楊三家爲主。

楊之妙處，自不可掩，而其他詩之膚，亦不可掩。

小游仙以廉夫之艷彩爲之，自有奇情，遇非唐人之遜可比。

鐵崖毘陵行，結處以兩句疊作收場，此從來所未有也。

玉山主人云，所謂續奩體，即老杜以江上誰家桃李枝，春寒細雨出疏籬當新體也。先生謂詩人多局宋體所梏，故作此體變之云。廉夫續奩體七律，一云賦情唐體遺鐵崖詩人學杜者，此猶之漫興七首意也。杜公七律中似此者，自習效吳體，戲爲俳諧體，在杜律中拗平仄者已是變體，此則杜公之變而又變者。廉夫乃特此以告當世之學杜者，豈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哉。此種在杜公已屬俳諧，而在廉夫集內，則尙算拘謹者矣，固無怪其自負爲去杜不遠耳。玉山與鐵崖情迹最密，此言必親受之，但不知所謂以

此體變宋體之所梏者，是何機括，元音靡弱，正是太趨長吉一派，而中少骨力耳，南宋之弱，又與元之靡弱不同，烏可以宋體爲詞哉。

楊廉夫自命學杜，正如老旦扮外上場道白時露情態，廉夫於元末時事，洞在胸中，而沈酣聲伎，此遠人之識不待黔老客婦也，觀其在張士誠席上一絕，足見一斑矣。此詩在廉夫集中，卻屬去杜不遠，正不必其摹杜之詞也。

張光弼白翎雀歌，竹垞取入明詩綜，亦是清直之作，非可與道園詩同論，但舉以證題作本事詩可耳。

張光弼酒闌爲羅宗吉爾其歌風臺詩，以界尺擊案，淵淵作金石聲，然此詩只起二句，豪邁稱題，以下亦不能酣恣也。

張光弼之詩，竹垞謂其源出西崑，未免過於漁獵，然其筆勢，卻自平直。詩固不妨淺澹，然藝林則未能免俗。

元人之綺麗，恨其但以淺直出之耳，此所以氣格不逮前人也。

周石初、遯齋、序瑣梅閒集曰，近時談者，嫌粧前聞，或疑以虞、鄧、黃之序而名唐音，有所謂始音正始遺響者，孟郊賈島姚合李賀悉在所黜，或託范德機之名，選少陵集止取三百十一篇，以求合於夫子刪詩之數，永謂賤澤，相迷惑而不自知，蓋石初持論耿介，不苟隨時者也。

石初多亂離紀事之作，有關史事。

王梧溪夜何長三疊，蓋寓亂極思治之意，不減甯越扣角歌。

王梧溪白翎雀引，亦主石德閭而其詞該括有元一代興亡之事，其旨則書無題後詩云莫職白翎終曲譜，蛟龍雲雨發無時，可以相證也。

王原吉才力富健，而抑揚頓挫，不盡如元人概塗金粉，至此而元人之境與宋人之境，歸於一矣。

華彥清幼武詩，竹垞評其淺易，其義兵行一篇，蹤從兵車行脫出，而質直潔淨，尙不同吞襲調子。

丁鶴年題鳳浦方氏梧竹軒七律，時作者俱爲斂衽，然末句共負奇才，似乎再一含蓄更妙。

鶴年留血葬母，忠孝性成，其感夢還葬諸什，悲痛沈鬱，與鄭清明一律，直到杜公。

顧仲瑛次鐵崖天寶宮詞韻云，韓虢並騎官廐馬，醉擁丞相踏堤沙，可謂翻新。

仲瑛小詩極擅風致，竹枝因韻頗鐵雅，題畫亦足配藝林。

崑山李館三十六處，鐵崖與詠所謂三十六橋明月夜，姑蘇城裏有瓊花也，按仲瑛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其花游曲所謂瓊花起作回風杯，蓋亦指此。

顧仲瑛玉山璞藁，雖皆一時飛觴按拍，豪興吐屬，然自具清奇之氣，其一段遐情逸韻，飄飄欲仙，乃有楊鐵崖所不能到者。

張伯雨竹枝詞，黃土築墻茅蓋屋，門前一樹紫荊花。漁洋所極推賞也。其西湖竹枝云，光堯內禪能言兵。總香御舟湖上行。東家鄰舍宋大嫂。就船猶得進魚羹。可備故實。○漁洋極賞貞居絕句。謂有坡谷遺風。

業靜齋草木子云。趙仲穆子昂之子。宋秀王後裔。能作蘭木竹石。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云。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仲穆見而愧之。遂不復作。然王孫之怨。以諷子昂可耳。又以諷仲穆。則太紛紛矣。

張伯雨方外畸人。其遊仙詞特爲奇麗。金相蘇松年跋東坡墨蹟所云。辟笑鯛歌。蕭音相答。皆九霞空洞中語。後復有神遊八极者傳翻而來。洗空萬古俗氣數語。髣髴遇之。

仇山村讀陳去非集云。莫道墨梅曾遇主。責花一絕更堪悲。其首句云。簡齋吟册是吾師。句法能參杜拾遺。山村之言曰。近世樂唐詩者。以不用事爲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衆人固不識也。若不用事云者。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蓋其志杜如此。其詩則與觀詩集止七言近體三十八首。因卷首有王桂撰希範大書與觀二字。遂以名之。後有石嵓民瞻跋。稱其手書筆筆無倦意。他日黃滑子弟。揖一石刻之。使吾輩皆得墨本以刮目散懷。亦一奇事。此本即漁洋所謂格調靡靡。遠在趙子昂下者也。顧氏園池春日田園雜興。遊石室洞三首。漁洋稱其差可觀。亦皆淺淺耳。又漁洋所稱鞦韆右丞甘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二句。實警策語也。

仇、白、宋末齊名。皆有小致耳。論者乃等諸元初之歐、虞、過矣。

龔子敬璛詠史有文若縱存猶九錫。孔明雖死亦三分之句。爲時傳誦。其詠岳王孫縣尉復栖霞墓田七律。甚有風格。

楊文憲、吳鏡汴梁宮人語十九首。即宮詞之遺意。而裁作五言爲小變矣。文憲又嘗作汴故宮記。

七言歌行。以極長之句。雜以騷體。中插三言四言。皆所不難。獨中間插入七言整句一聯。則頗難合拍。雖以歐公廬山高。尚未免以氣勝壓人也。求於此等處拍出正調之七言。而從容中節。毫無強拗。蓋渺所罕見。所以漁洋極不勸人爲此。

陳剛中、字安南卽事五律長篇。可當安南志略。

鄧善之際元之盛。一時如范德機、高彥敬、趙子昂、鮮于伯機、輩皆相與往來。其詩亦名重一時。而今觀之。殊多膚率。

善之集中題畫詩極多。想一時所接皆勝流墨戲家也。而其詩皆不足觀。

高房山小詩有勝於雲林處。

盧彥威亘續王維夷門歌。雖意在懷古。而語頗直率。序云。用其意作歌續其後。不知所謂用其意者。用其何意也。

任松鄉士林題韓幹十八駿封爵圖。用事頗巧。

千紫巖以李長吉金銅仙人辭漢歌未能遂意。因作後歌以廣之。此所謂畫蛇添足。

山園花柳春風地。水殿樓臺夜月天。此紫巖所足西湖句也。雖平正而尚雅。然西湖詩以樓臺對花柳。不嫌稍熟乎。

傅汝礪詩有格調。其用小謝體詩神貌俱似。銅門圖一首。直用杜韻。卻無出路。

虞公極賞傅若金古松圖歌。由是名動京師。然末句仍回到首句之意。未免味薄。雖多一韻。以唱嘆出之。然此句似不必疊韻也。

渾沌石行。賦武侯八陣磧中小石也。其詩仿少陵古柏行。此固不爲化境。然與李景文一聲不同。至於劉伯希古木變錦圖歌之類。則眞得杜意。宜乎漁洋謂其歌行得子美一鱗片甲也。

送鄧朝陽歸赴分宵州杉市巡檢詩。末句云。我有家君欲寄將。此上三下四句法。自韓公以後。人罕爲之。然與礪筆雖清勁。而與韓派法自殊。似未叶合。

傅與礪歌行之學杜。自後山、簡齋、不及也。然尚恨未能出脫變化。此亦邊幅之隘。難以相強者也。

宋誠夫本大都人。至治元年廷試第一人。其殿試詩云。扶搖九萬風斯下。禮樂三千日未斜。此眞狀元語也。

誠夫大都雜詩亦學樊川。可與薩雁門雁行。

歐陽元功謂宋顯夫詩務去陳言。雖大提之謠。出塞之曲。時或馳騁乎江文通劉越石、之間。而燕人凌雲不羈之氣。慷慨赴節之音。一轉而爲清新秀偉之作。齊魯老生不能及也。此可參證吾北平人詩脈。

宋顯夫駿才力在誠夫之下。

王繼學題蘭亭定武本五古。以周成顧命垂戈爲比。其意覓以定武爲昭陵玉匣之本上石者矣。詩不佳。

繼學行路難二首。調諧詞達。

繼學竹枝。本濼陽所作。山川風景。雖與南國異。而竹枝之聲。則無不同。鐵崖西湖竹枝詞序云爾。

元時如傅與礪之似杜。李溉之之似李。皆有格調而無變化。未免出於有意耳。

鐵崖謂善作琴操。然後能作古樂府。和余操者李季和爲最。其次夏大志也。今觀李季和和鐵雅箕山操。誠爲近古。（金仁山作有廣李自不同）

五峯五古。喜言仙家事。

五峯鐵簫歌。具區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朵之青瑤岑。下一句。調不合。須添一字。

李季和詩非一調。大約本之詩騷。亦有似佛偈者。道錄者。時出叶韻。以爲近古。頗似英雄欺人。

元人專於風調擅場。而句句相犯。如銀河倒挂青芙蓉等類之句。殆幾於人人集中有之。其所謂枕藉膏腴者。不出太白。則出長吉。此唱彼和。搖筆捃縟。至於千篇一律。曾神氣之不辨。逕路之不分。其亦可厭也

巳。

黃子久嘗終日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篠中坐，意態忽忽，每往泖中通海處，看激流轟浪，雖風雨驟至，水怪悲詫不顧也。作詩亦須如此用功，乃有得耳。

黃溍老送海東之雜言古詩，竟是邪魔外道。

劉詵桂隱集，用韻亦多隨手牽就，蓋元人不甚精研韻學也。

丁仲容復題畫馬一篇，周旋韓幹畫肉，從服轅病瘦說來，雖是寄託，而無意味。

侍郎伯顏子中七哀詩七首，臨終之先一夕作，仿少陵七歌調，而沈痛鬱結，令人不忍卒讀。

元時諸畫家詩，如雲林、大癡、仲珪集中，多屬題畫之作。雲林最有清韻，而尚不能剷去金粉，至王元章則純是十指清氣，霏拂而成，如冷泉漱石，自成湍激，亦復不能中律。

竹垞先生本自元人打入，其夢游天台歌起句，吾聞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石梁遠挂藤蘿上。元郭羲仲天台行云，吾聞天台山一萬八千丈，固在前矣。太白先有天台四萬八千丈之句，但非起句耳。（李壁王荊公詩注謂太白四萬字誤）又賀南湖送人歸天台云，天台山高四萬八千丈，大約自元遺山而降，才氣化爲風調，逮乎楊廉夫、顧仲瑛之屬，一唱百和，幾爲膝餽，一撇一拂，擬於人人集中有之，即後來西泠、雲閒諸派，風調所沿，其源何嘗不出自唐賢，詎可以相承相似而廢之耶。但撐架視乎筆力，而變化能事，存乎其人，則不能以相強也。

郭羲仲欸乃歌詞，頗有風調，其序亦櫽括杜之夔州歌、劉夢得之竹枝。蓋竹枝、欸乃，音節相同也。

鐵雅曰：人呼老郭爲五十六，以其長於七言八句也。然其擬杜秋興八首，肌理頗麤。蓋感事述懷，作此八詩，自無不可，而不當以擬杜秋興爲名耳。○看其第一首起句，猶以沿老鐵所論杜詩情性之說，未爲知杜者也。

元末詩人，於七古聲調雜逕中，忽用不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世矣。又云甚矣吾衰也久矣云云，太近隨手漫興，且經語尤不宜妄爾闌入。

徐舫白雁詩，亦在袁海叟時，大本之開。末句有寄託，而五六爲佳。

戴叔能題何監丞畫山水歌一篇，凡九句，似杜亦太無變化矣。

秋興五首，亦郭羲仲秋興八首之類，而才力更不逮矣。其第四首中聯腰字四句一樣，亦是一病。

昔竹垞嘗議楊廉夫謀以漫興爲漫興，若杜之詠懷古迹五首，則是合五首皆是詠古蹟懷古蹟，而撮四字爲題也。戴叔能越遊稾中，乃有詠懷古迹之題，則未然。

舒道原適耕堂詩，評者謂極似昌黎，殆是以目皮相。

劉仲修與劉子高、宋景濂爲友，其詩如余仲揚山水古木幽篁圖之類，妙逼古人，非元人侈爲富麗者可

到也。竹垞稱之明初，與青田、青邱、龍公相映發，庶其合諸。

七古仄韻，一韻到底，苦難撐架得住，每於出句煞尾一字，以上去入三聲配轉，與平聲相間用之，到撐不住時，必以仄字硬撐也。

白雲子房希白讀杜詩，頗涉直致一流，宜其詩似邵堯夫也。

曹兌齋讀唐詩鼓吹云，不經詩老遺山手，誰解披沙揀得金。兌齋從遺山遊，而其言如此，則鼓吹之選，信是遺山用意處耶。

元初中州文獻推詩專家，必以劉靜修與盧疎齋摯爲首。虞文靖爲李仲淵源道作詩序，亦言五言之道，近世幾絕，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公也。然疎齋五古，雖近質雅，而不能深造古人。

李雲菴溥嘗題息齋李衎墨竹云，息齋畫竹，雖云規模與可，蓋其胸中自有悟處，故能振迅天真，落筆瀟妙。簡齋賦墨梅有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余於此公墨竹亦云，右一段不獨論畫，可以參作詩之法也。

南山先生汪珍湖陰曲，是效穎濱作法，而襲其面貌也。一虎六龍語殊拙。

元人多尚風調，宮詞一體，推雁門爲最，若柯敬仲之作，亦爾時雅正者矣。

宮詞多紀元時故事，蓋皆其親承典禮恩澤，不比王仲初閒說內邊事，所以當時推爲得意也。

宮詞內如世祖建大內，命移沙漠莎草於丹墀，示子孫毋忘草地，及陳祖宗大札撒以爲訓諸條，皆關史事，可誦可傳。至其後十首內，亦有說宮女事，蓋亦沿宮詞之體偶及之耳，至其和人宮詞，又當別論。

柯敬仲幹馬圖一首，寫肥入妙，較東坡更深進一層，故非工畫者不能得意至此也。

柯敬仲詩本不深，而綿邈處時有醞釀，殆從畫家清境託來，非可以書生章句求也。較之王元章則有極淺處，較之倪元鎮則有極深處。想爾時入侍奎章，與虞伯生接近，筆札自當別有所得耳。元時書畫家之詩，以此人爲第一。

顧俠君所舉陳當佳句，如煉邨白晝圍孤樹，埜水危橋蹋臥樓上句，乃一字用杜，與下句相對，是何句法，徒形其支吾耳，顧豈未之知耶。

潘子素詩以才調勝，喜爲今樂府，而絕句多佳，如題宋高宗二劉妃圖尤妙。

鄭杲齋東題徽廟馬麟梅一首，題江貫道平遠圖諸絕句，皆佳。元人自柯敬仲、王元章、倪元鎮、黃子久、吳仲珪，每用小詩自題其畫，極多佳製。此外諸家題畫絕句之佳者，指不勝屈。蓋元人題畫長篇雖多，未免限於李長吉之詞句，罕能變轉，而絕句境地差小，則清思妙語，層見疊出，易於發露本領。如就元人題畫小詩，選其尤者，彙鈔一編，以繼唐人之後，發揚風人六義之旨，庶有冀乎。

鄭曲全、呆齋弟也、其子思先合寫爲聯璧集、曲全題復古秋山對月圖七絕一首、二十八字內、乃用疊字二、澗字二、綠字二、森字二、晶字二、義字二、蟲字二、亦太好奇、

周履道與高季迪、徐幼文、結社、其詩清迥有逸氣、非一時徒事長吉調者可比、

許北郭擬倣拔激昂處、較之王原吉才力差遜、

劉邱遁人張簡、玉山以陶韋稱之、鐵崖以韋柳稱之、鐵崖最賞其霧石篇、以爲飄飄有凌雲之氣、然雲邱之詩、在七客寮白雲海閒、不過才氣稍縮減耳、非遂能爲陶韋柳也、

元季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吳中、自號醉樵、求諸作、巳設宴酬款、以詩工拙是坐、仲簡之歌最協意、居首席、酬黃金十兩、次高青邱、白金三斤、次張羽來儀、止一縑、蓋詩有飄路不滿快也、張羽靜居集述其事云爾、然雲邱此歌、不過就醉樵詞頭打合主人耳、是應酬習氣、無甚可取、

陸河南仁騷體詩句調、不甚叶於音節、

陸河南夫子去魯圖一篇、可謂用意慘、末句周旋天下、尤其用意鍊筆處也、然凖則有升四句、倘是對襯對襯、固不礙、而人之才力厚薄見焉矣、如昌黎龜山猗蘭諸操、是何等魄力、

玉山諸客、一時多爲鐵崖和花游之曲、然獨玉山一篇爲佳、蓋諸公和作、與鐵崖原唱、纖穠妍麗、皆不免儈俗氣耳、

漁洋評杜摘記

舊稱漁洋評杜詩話一卷、不盡評騭語也、而外間所傳漁洋評本、又多轉以僞作、今就海鹽張氏刻本摘記、

贈李白、 此詩詣意原不甚楚楚、

方柄圓鑿、 按此評固鑿、不待辨說矣、然愚所見評杜本、則此條是王西樵之筆、張刻誤爲漁洋也、漁洋幼學詩於西樵、或有傳錄譌亂者、尚不止此、今姑就張刻記出其西樵評本、直抹杜詩處極多、不能悉舉正矣、學者勿惑焉、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此首殊近還、

按此評亦非漁洋之筆、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以上二首、並雷如臨邑詩、與公他詩不類、當是有意仿北海耳、

按此亦西樵評、

冬日有懷李白、 更尋嘉樹傳二語、畢竟難通、

按此亦西樵評也、愚所見漁洋評本、則獨圈此聯、借知僞本之不足信矣○以此二句爲難通、是乃異未通人之語、豈有漁洋作此評者乎、（自此以下皆依愚所舊鈔本次序不依張刻、）

送孔巢父歸江東、 結句有深意、

按此西樵評、

飲中八仙歌、 無首無尾、章法突兀、然非杜之至者、

按此亦西樵評也、又有無意味于歸興遐云云、又抹左相句、皆謬之甚者、而張氏刻本錄之、貽誤匪細、

高都護驄馬行、 此子美少壯時作、無一句不精悍、

按此條是漁洋評、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西樵云、此作不爲完美之篇、五句方知二字、與驪士二句不相叶、末八句四截不相襯、中間一段、則獻奇語耳、 秦山五字、是憑高奇句、

按此評愚所見本、是西樵筆也、上無西樵云三字、今以張刻屬漁洋評、而有西樵云三字、卽此一條推之、則外閒所傳西樵評本、託名漁洋、不爲無因耳、蓋漁洋早年學詩於其兄、有手錄西樵評語、後遂誤傳爲漁洋評耶、第張刻此卷自識、謂未觀其全、則又非外閒所傳以西樵評攙入之本矣、足見藝林多傳新城王氏評本、贋雜淆久矣、愚此卷附記之、神鋒良非淺也○愚所見漁洋評本、此篇評云、與高適薛據三篇、氣魄堪勁敵、此評勝此遠矣、其僞妄何待辨○此詩但以高薛相擬、尚未爲稱至也、巳勝西樵之評遠矣、西樵語本不必與辨、然海鹽張氏、既刻入帶經詩話卷中、誠恐有誤信者、豈可嘿而息乎、其謂此篇非完美之作、而但賞中段之奇、若果通篇非完美、而結處八句、又四截不相屬、則豈可專賞其中開奇句、此非以目皮相者乎、第五句方知二字、提起、正與仰穿始出一氣銜接、其上句自非二字、先用反說、亦正與此第五句以下相應也、乃謂之不相叶、可乎、末八句筆筆正鋒、何以謂之不相續、豈欲於八句內用虛活字連系、方謂之相續乎、此是三家村習八股者語耳、

醉時歌、 相如二句可刪、結似律、不甚健、

按此卻是漁洋評、而實謬誤、相如子雲一聯、在高歌一聯下、以伸其氣、乃覺高歌二句倍有力也、此猶之謝元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廣平茂陵一聯、必借用古事、以見兩人心事之實迹也、漁洋乃於元暉詩、亦欲刪去廣平一聯、以爲超逸、正與評杜詩此二句之應刪、其謬同也、愚嘗謂空同、滄溟、以格調論詩、而漁洋變其說曰神韻、神韻者、格調之別名耳、漁洋意中、蓋純以脫化超逸爲主、而不知古作者各有實際、豈容一概相量乎、至此篇末生前相遇且銜盃一句、必如此乃健、而何以反云似律不健耶、且此句並不似律、試合上一句讀之、若上句第二字仄起、而此收句生前前字平聲、則似乎與律相近也、今上句不須、須字亦是平聲、而此收句第二字又用平聲、則正與律不相似矣、何以云似律乎、況卽使上句第二字用仄起、此收句第二字用平、亦必古詩內有音節逼對不得不然、而後以似律之句結之、亦必不可云結似律也、況又上下句第二字皆平耶、先生獨不讀杜公人日寄高常侍之七言古詩乎、數

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此結段一連六句。平仄粘連。竟與律詩無別。而更覺其古也。漁洋先生乃必篇篇結句皆以下三字純用平聲爲正調乎。○此篇結六句。先生早賦歸去來一句。既以第六字用仄矣。儒術於我何有哉句。又於第六字用仄。所以此下相間以二句之下三字皆平也。此二句下三字皆平。所以不能即結住者。一連二句之平仄平。與一連二句之平平平。正相齊押住。則其勢必不可即作結句矣。而此下結句。若又用三平之調。則又是直縱不收之音節矣。所以必用二四六相諧之調。作一句結。乃可以結住也。此乃音節正變相乘一定之理。而漁洋轉以爲似律。此誠何說哉。

麗人行。　意在言外。三百篇之致也。

按此評不謬。然是西樵評。

渼陂行。　末本漢武秋風辭。妙在絕不相似。古人之善學如此。

按此是漁洋評。

渼陂西南臺。錯磨終南翠二句。　刻畫。

按此是漁洋評。

示從孫濟。　所來爲宗族二句。　笑柄。

按此是漁洋評。其意以超逸語爲古雅。故見此等句若近賞鑒者輒笑之。其實論詩不應如此。

沙苑行。　結末喻。

按此亦漁洋評。不知其意欲如何收束。此結句正不當深求也。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偶爾妙諢便成故實。

按此漁洋評。

天育驃騎歌。　畫出神駿。　結處云。無限感慨。一句盡之。

按此西樵評。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賞其生造。　結處云。忽然生色。

按此西樵評亦皆不知詩者之語。

哀王孫。　此等自是老杜獨絕。他人一字不能道矣。

按此西樵評。

哀江頭。　亂離事只敍得兩句。清渭以下。以唱歎出之。筆力高不可攀。樂天長恨歌。便覺相去萬里。　即兩句亦是唱歎。不是實敍。

按此西樵評。所說皆合。但不必以長恨歌相較量耳。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其一。開懷無愧辭。　語似陶。　其三。玉繩迴斷絕。　言殿宇之高。玉繩亦爲蔽而斷絕也。

按此皆西樵評。然予見漁洋評本。其一擡鍾譚及錢評云。拙句。此則亦猶西樵評。其二文義難通云云也。其三夜深殿突兀二句。評云。三四果是名句。然則漁洋之讀杜。如此等亦皆未造其至者。

喜晴。　久旱雨亦好。既雨晴亦佳。皆是入胸臆語。公先探而出之耳。

按此西樵評。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杜史晁征遼。　趁韻後漢更列帝。　唐雖遭亂。然非滅而更興。不得以後漢爲比。

按此二條。漁洋西樵評本皆無。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結弱。

按此西樵評。

晦日尋崔戢、李封。　上古葛天民四句。　得此一段生色。

按此西樵評。

徒步歸行。　平正通達。尚嫌淺易。

按此西樵評。眞八股先生語。

玉華宮。　後亦尋末。竟删四句更警。

按西樵評。其謬至此。

前出塞。　九首是一首。

按西樵評。此亦時文先生語。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計疎疑翰墨一聯。　西樵嗟賞此二語。每三復之。

按此在予所見本。是西樵評。而張刻有西樵云云。是則漁洋評本實有述西樵語者。無怪二本之偶有同異也。蓋漁洋每喜舉兄說耳。苟非大乖謬者。並存何害。

鄭駙馬宅宴洞中。　此詩過苦。無甚趣味。　秦樓句健語也。

按此西樵謬評。

李監宅。　意頗輕之。　三四句俗。

按此亦西樵評。

假山。　無味。

按漁洋評云可删。

晉如臨邑。至嶧山湖亭。懷李員外。　語亦不佳。
按此西樵評。
已上人茅齋。　偕宗夫如何。夫字及此詩可以字。皆是少陵句法。
按此是西樵謬評。然亦卽錄漁洋評者誤入之。正恐新城詩學。於偕宗句竟未之解耳。偕宗夫如何五字。是杜公出神之筆。如何二字。虛。夫字實。從來皆誤解也。此一夫字。實指偕宗言之。卽下七句全在此一夫字內。蓋少陵縱目遍齊魯二大邦。而其靑未了。所以不得不仰歎之。此夫字猶言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斯字神理。乃將造化神秀。盪胸層雲諸句。皆鑄入此一夫字內。神光直叩眞宰矣。豈得以虛活字妄擬之乎。
房兵曹胡馬。落筆有一瞬千里之勢。　批峻字。今人以爲怪矣。
按此亦西樵語。夫誰以爲怪哉。蓋先生自以爲怪乎。
畫鷹。　西樵云。命意精警。句句不脫畫字。
按此西樵語。而張刻有西樵云三字。則是漁洋述之也。爾日未嘗聞新城王氏專以制舉義得名也。何以八股氣味深入至此。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　利涉句。太遠無涉。
按此亦西樵語。
過宋員外舊莊。　五六句感慨跌宕。無所不包。
按此亦西樵語。
夜宴左氏莊。　起甚有風趣。　結遠。
按此西樵評。
送裴二虬尉永嘉。　平。
按此評未見。
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紅綻雨肥梅。俗句。
按此則是漁洋評也。漁洋以超逸立格。故應戒人看白香山詩也。
得家書。　此等事作一排律。自不能盡意。
按此西樵謬說。
行次昭陵。　玉衣一聯。肖神靈如在也。
按此西樵評。
端午日賜衣。　何大復極贊此。吾所不知。
按此評未見。

送李校書。　老鴈句比也。
此亦西樵。
洗兵行。　此杜集七古中。極整麗可法者。
亦西樵。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又一體。
亦西樵。
貽阮隱居。　結說盡。
亦西樵。
遣興五首。　佳。
亦西樵。
鳳凰臺。　似孟郊。
亦西樵。
御問。　高視見霸王句。抹王字。　王平聲。
按此亦西樵謬語。試問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王字亦是平聲乎。
戲爲雙松圖歌。　起處便老放。　蕭蕭松子句。　看此老筆底畫意。
亦皆西樵。

光祿坂行。　暝色句。不如暝色帶遠客。
亦西樵。
陳拾遺故宅。　聖賢日月。太過。
此亦西樵誤也。所貴者聖賢。聖賢二字正用陳拾遺詩也。陳伯玉懷古詩。賢聖雖凋枯。此類慨慕古聖賢語。拾遺每多有之。若以聖賢指陳拾遺。則誤也。至於日月二字。承上句揚馬言之。亦豈可泥耶。
謁文公上方。　庭前猛虎。謂石也。
亦西樵。
山寺。　老杜頻用樹羽字。皆未妥。
亦西樵。
桃竹杖引。　酷似太白。
亦西樵誤也。蓋以閒用長句。遂妄謂似太白。不特不識杜。亦不識李矣。
冬狩行。　有鳥名鸜鵒三句。　比也。

亦西樵評語。不知何比。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起處全是樂府意。

亦西樵。

八哀詩。 八哀詩。本非集中高作。世多稱之。不敢議者。皆揣骨聽聲者耳。其中累句。須痛刊之方善。石林葉氏之言。其識勝崔德符多矣。余居易錄中詳之。

按此則漁洋評也。今以漁洋諸條。詳列於此。

漁洋詩話云。杜八哀詩。最冗雜不成章。亦多啽囈語。而古今稱之。不可解也。

居易錄一條云。杜八哀詩。鈍滯冗長。絕少剪裁。而前輩多推之。崔鶠至謂可表裏雅頌。過矣。試摘其累句。如汝陽王云。愛其謹潔極。上又回翠麟。天笑不爲新。手自與金銀。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李邕云。眄睞皆已虛。跋涉曾不泥。眾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蘇源明云。秘書茂松意。溟漲本末淺。文苑英華本異亦不可曉。鄭虔云。地崇士大夫。況乃氣清爽。方朔諧太枉。寡鶴誤一響。張九齡云。骨驚畏曩哲。鬒變負人境。諷詠在務屏。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未缺隻字警云云。率不可曉。披沙揀金。在慧眼自能辨之。未可爲夢囈語白黑也。

又一條云。予嘗譏子美八哀詩。後村詩話先已言之。曰如鄭虔之類。每篇多蕪詞累句。或爲韻拘。殊欠條暢。不如飲中八仙之警策。蓋八仙歌每人止三兩句。八哀詩或累押二三十韻。以此知繁不如簡。大手筆亦然。又云。八哀詩。崔德符以爲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魏晉已前。不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敘事傾倒爲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北海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刪去其半方善。石林之論累句之病。爲長篇者不可不知。右皆確論。與予意脗合。

并錄予舊抄漁洋評本於後。

八哀詩。自是鉅篇。顧多鈍拙不可曉。何也。

贈司空王公思禮。 物不隔三字抹。 九曲四句密圈。 自有適三字抹。 爽氣句密圈。

故司徒李公光弼。 零落句密圈。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不知萬乘出四句密圈。 終相并三字抹。 多冗長之句。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虬鬚二句密圈。 愛其謹潔極句抹。 上又回句抹。 不爲新三字抹。

聖聰句抹。 匪惟帝二句抹。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忽二句密圈。 森然句密圈。 多藏穢三字抹。 竟掩句到末抹。張劉此句全抹。評云。不倫。以予所見。此是西樵評。此所云不倫者。又與漁洋所摘累句之說不同。 危脆二字抹。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秘書茂松意句抹。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氣清爽三字抹。 太枉二字抹。 寡鶴句抹。 百年二句密圈。

故右僕射相國曲江張公九齡。 詩罷地有餘二句密圈。 用才句抹。 翠螭二字抹。 未闕句抹。

按漁洋以此八詩爲鉅篇。原自與前人贊賞略同。其所摘累句。則漁洋於詩以妙悟超逸爲至。與杜之陰陽嚮背利鈍並用者。本不可同語也。愚於八哀詩附記卷中。偶亦及此。今舉其一條云。汝陽王璡篇中。專敘射鷹一事。史遷法也。上又迴翠麟。乃插入之筆。若無此句。則扣馬諫獵諸句。皆無根矣。此種健筆。豈得以漁洋之評議之。其餘漁洋所摘累句。又或以爲啽囈難曉。若然。則三百篇雅中。亦頗多似後人不可曉之句矣。善論詩者。豈可如此。且如金銀二字。以今日俗眼觀之。似是俗字乎。然而不貪夜識金銀氣。又何嘗非金銀二字遞用。亦將以爲累句乎。如以漁洋所抹累句。若紅綻雨肥梅。與上句綠垂風折筍等耳。綠不聞其俗。而紅獨俗乎。筍不聞其俗。而梅獨俗乎。垂不聞其俗。而綻獨俗乎。折不聞其俗。而肥獨俗乎。蓋漁洋爲詩。多擇樂府中清雋之字。不則年號地名亦選其清雋悅目之字。如是則詩人止當用清揚婉孌之字。而不當用籧篨戚施之字矣。說詩正不當如此也。

約而言之。葉石林所謂以意逆志上溯魏晉者。此原是漁洋論五言詩之大旨。其所鈔三昧十選。皆此職志也。然漁洋於六朝。則鈔及庾子山卄韻之作。而於唐則轉不取十韻外者何也。故其於初唐亦止取短章。以爲近古。而長篇則以爲近靡。又何論元白諸篇矣。若杜公五言古詩長篇。如北征諸作。正復何減雅頌。而可以長短較量乎。所以就學杜言之。人皆知其高古雄渾。而其用鈍筆處。不如其用利筆之適於諷誦也。即如苗滿空山一聯。更無人理會矣。觀古人墨蹟。遇禿毫處則嗤爲敗筆者。人皆如是耳。然而杜詩初不以鈍筆見長。即漁洋之每摘杜公累句。固於學杜之理。非其至論。而亦於評杜之妙初不相妨也。杜詩固不因漁洋之摘累句而稍有損。即漁洋之論詩。亦豈以其摘杜累句而有損乎。況愚所見漁洋評杜之真本。其所圈識。尤關精微之詣。愚方欲摘取漁洋圈識之句。以醒學者之目。又恐其近似時文八股之習。是以聊因張氏此刻內八哀詩評。而略具其概於此。愚豈敢以漁洋心眼印定讀杜之指歸哉。

又張刻此內事絕萬手搴句。正始句。不要懸黃金二句。皆全抹。評云。多不可解。此則漁洋本所未抹。蓋西樵亦多摘其累句。又不盡出漁洋也。又百年見存沒二句。評云。十字悲甚。亦非漁洋語。此皆無足詳辨者。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卓氏近新寡以下。西樵云。忽入此一段。不倫不理。無端之甚。 空中右白虎二句抹。 如囈語。 襄王薄行跡以下。 此段又不倫。

按此有西樵云三字。則亦漁洋述其兄語也。讀杜詩何苦於此等處尋鬧。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　君不見句。　朴。

亦西樵。

上水遣懷。　窮迫二句。　真。　回斡以下。回斡五字已足。不必下四句。鄭雖之謂此等爲杜公滯處。良是。

按此亦西樵評也。回斡明受授一句。必得伸長以下四句。其氣乃足。何爲轉欲省下四句乎。

早行。　前王二句。亦是警語。　碧藻非不茂。此句語勢不亮。下句覺接不倫。

此亦西樵語。直不知詩理者。此詩圓至深厚。乃是以中錄之筆出之。爲此評者。自不解耳。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四句。　喜其氣老。只在參錯中。

亦西樵。

題鄭縣亭子。　巢邊句。　比也。

亦西樵。

望岳。　無一句與前人登華同。

亦西樵。

得舍弟消息二首。　其一。　此等皆杜之可存者。不得以其平而忽之。　猶存語更慘。

亦西樵也。雖言平而忽之哉。時文習氣。至於如此。

憶弟。　兵在見何由。　朴。

亦西樵。

秦州雜詩二十首。　其十七。　簷雨亂淋幔下三字。

不成句。

亦西樵謬語。

寨觀。　句句太切。

亦西樵可笑。

有客。　作賦償卻有致。

亦西樵。

野老。　片雲句。　比也。

亦西樵。

少年行。　直書所見。不求語工。但覺格老。

亦西樵。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此詩自敍處太多。覺氣格亦散緩。

亦西樵謬說。

船下夔州郭宿雨溼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末句汝俱指鷗非也。余謂指王判官。

亦西樵。此末句汝字。豈有指鷗之理。何須辨說。

謁先主廟。　包舉得大。

亦西樵。

偶題。　此篇前半氣勢甚雄。惜後半多滑語。

此評予所未見。不知是西樵。抑是漁洋。要是不知詩者語耳。不特所云後半多滑。是謬語也。即所云起處甚雄。亦是謬贊。偶題一篇。讀者或目爲前後二截。固謬矣。即以起二句。似是統挈全篇。而實非文家空冒之起句也。愚嘗與即墨張肖蘇論之。又與欽州馮魚山論之。詳具於杜詩附記卷內。

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　未免鋪敍難比盤盼。　露雨句自己。　馨香句鄭李。

此評亦未見。不知是西樵。是漁洋。其以露雨句爲杜自謂。亦未然。

洞房。　洞房宿昔諸篇俯仰盛衰。自是子美絕作。

此漁洋評。

酬章韶州見寄。　超老。

亦西樵。

千秋節有感。　此等即李滄溟之濫觴也。

亦西樵。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舟重句。　遂爲詠雪粉本。

亦西樵。

對雪。　囊虛不宜有銀壺。

此評卻是西樵。然漁洋亦抹銀壺二字。

方綱自束髮爾詩。所見杜詩古今注本。已三十餘種。手錄前人諸家之評。及自附評語。丹黃塗乙。亦三十三遍矣。大約注家於事實或有資以備考。於詩理則概未之有聞。評家本不易言。在杜公地分。既非後來學者所能仰窺其靈奧。檀筆者固不必言矣。即或出於詩家。偶有所見。而就其稍近者。亦有二端。一則或出於初讀時偶有未定之論。一則或爲學徒指點。有所爲而借發。此皆不足以言評杜也。即以近日王漁洋標舉神韻。於古作家。實有會心。然詩至於杜。則微之系說。尚不滿於遺山。後人更何從而措語乎。況漁洋於三唐。雖通徹妙悟。而其精詣。實專在右丞龍標間。若於杜則尚未敢以瓣香妄擬也。惟是詩理。古今無二。既知詩。豈有不知杜者。是以漁洋評杜之本。於詩理權亦得所據護。非他家輕

易下筆者比矣愚幼而遊吾里黃崑圃之門得遍讀漁洋手定之說既而於朋輩借閱所稱漁洋評本者大約非西樵之評本則漁洋早年遠西樵之評本其後於同里趙香祖齋得漁洋評本嘗以漁洋平日論杜語逐條編校實是其親筆無疑昔在山東學使廨刻拙作小石帆亭著錄六卷已載此本於王氏遺書目矣海鹽張氏刻有帶經堂詩話一編於漁洋論次古今詩具得其概學者頗皆問詩學於此書而其末附有評杜一卷細審之則真贋混淆有不得不辨析者故因張刻此卷為略記如右若夫讀杜之法愚自有附記二十卷非可以評語盡之也

石洲詩話卷第七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丁丑歲三鄉作

金宣宗興定元年丁丑先生年二十八歲自貞祐三年乙亥蒙古兵入金燕都四年丙子先生自秀容避亂河南至是歲寓居三鄉在其登進士第之前四年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正體云者其發源長矣由漢魏以上推其源實從三百篇得之蓋自杜陵云別裁偽體法自儒家此後更無有能疏鑿河源者耳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論詩從建安才子說起此真詩中疏鑿手矣李太白亦云蓬萊文章建安骨韓文公亦云建安能者七此於曹劉後特舉一劉越石亦詩家一大關捩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鍾嶸評張華詩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此首特舉晉人風格高出齊梁也非專以斥溫李也後章精純全失義山真豈此之謂乎義山在晚唐時與飛卿柯古並稱三十六體原自以綺麗名家是又不能盡以義山得杜之精微而概例之也即

放翁論詩亦有溫李與自鄶之句蓋論晚唐格調自不得不如此遺山之論前後非有異義耳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柳子厚[illegible]之[illegible]靈運謝淵明[illegible]之白[illegible]天

此章論陶詩也而往先以柳繼謝者後章謝客風容一詩具其義矣蓋陶謝體格並高出六朝而以天然閑適者歸之陶以蘊釀神秀者歸之謝此所以為初日芙蓉他家莫及也東坡謂柳在韋上意亦如此末可以後來王漁洋謂韋在柳上輒能翻此案也遺山於論杜不服元微之而於繼謝者獨推柳州四十年前愚在粵東藥洲亭上與諸門人論詩嘗有韋柳詩話一卷意亦竊取於此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遺山錄金源一代之詩題曰中州集中州云者蓋斥南宋為偏安矣虞道園嘗欲撰南州集而未果成然而推此義也當以在遺山集畢中州二字卻於慷慨歌謠一首拈出所謂文之心也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此於論唐接六代之風會最有關係可與東坡五代文章付劫灰一首並讀之於初唐獨推陳射洪識力直接杜韓矣然而遺山詩集初不斤斤效阮陳作詠懷感寓之篇也豈其若李何輩冒稱復古者得以藉口邪

鬬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illegible]語見世說

此首與下一首論杜合觀之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珷玞事見元微之杜子美墓志

此首與上章一義排比鋪張即所云布穀瀾翻也然正須合前後章推柳繼謝之義同善會之然後知遺山之論杜並非吐棄一切之謂耳王漁洋嘗謂杜公與孟浩然不同調而能知孟詩此方是上下源流表裏一貫之旨也其實元微之所云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與所謂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事同一揆而漁洋顧欲刪去相如子雲一聯與其論謝詩欲刪廣平茂陵一聯者正同然則遺山雖若與元微之異說而其識力則超出漁洋遠矣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拈此二句非第嫌其靡也正以先提唱杜鵑句於上卻押華年於下乃是此篇遁復幽咽之旨也遺山當日必有神會惜未見其所述耳漁洋以釋道安當之豈其然乎遺山於初唐舉射洪於晚唐舉玉溪識力高絕知世傳唐詩鼓吹非出遺山也然而遺山云精純全失義山真其拈出精真分際有此一語豈不可抵得一部鄭氏箋耶餘更於下卷詳之○宋初楊大年錢惟演諸人館閣之作曰西崑酬唱集其詩效溫李體故曰西崑西崑者宋初翰苑也是宋初館閣效溫李體乃有西崑之目而晚唐溫李時初無西崑之目也遺山沿習此稱之誤不知始於何時耳然遺山論詩既知義山之精真而又兼溫李為

新聲者，蓋義山之精微，自能上追杜法，而其以綺麗爲體者，則斥爲新聲，但以其聲言之，此亦所謂言各有當爾。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顦顇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此妙於借拈李詩，以論杜詩，可作李杜二家筦鑰，與義山李杜操持一首正相發也。與前章斥元微之意同，其不以鬼怪目玉川，意亦如此。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磨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水樂次山事。又其欸乃曲云：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此皆就外之旨，亦須善會之，猶夫排比鋪陳一章，非必吐棄一切之謂也。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韓門諸家不斥賈而斥孟，亦與東坡意同，不論及李長吉者，遺山心眼抑自有屬矣。昔杜樊川爲李長吉詩序曰：若使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未知遺山意中分際如何。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柳詩繼謝之注，至此發之，以白繼陶，以柳繼謝，與漁洋以韋繼陶不同，蓋漁洋不喜白詩耳。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遺山寄慨身世，屢致滄海橫流之感，而於論蘇黃發之，竇臮述書賦論褚河南正是此意，不知者以爲不滿褚書也。

讀至此首之論蘇詩，乃知遺山之力爭上游，非語言筆墨所能盡傳者矣。

金入洪鑪不厭頻，精眞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此章收足論蘇詩之旨，卽蘇詩始知眞放本精微也，百態新者，卽前章更出奇也，蘇門忠臣云者，非遺山以繼蘇自命也，又非指秦、晁諸君子也。

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此迴字，卽坡公詩昇平格力未全迴之迴字，是遺山力爭上游處也，亦何嘗有人諱學金陵，亦何嘗有人欲廢歐梅，觀此可以得文章風會氣脈矣。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眞，論詩甯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唐之李義山，宋之黃涪翁，皆杜法也，先生攝在此一首中，眞得其精微矣，放翁、道園，皆未嘗有此等識論，卽使不讀遺山詩集，已自可以獨有千古矣。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前首並非不滿西江社也，此首亦並非斥陳後山也，此皆力爭上游之語，讀者勿誤會。

王介甫唐百家詩，所錄多非大篇，故後人多疑之者，遺山詩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蓋遺山之意，謂半山多取近古之作，不必多取其大篇歟，後二句蓋指後人有議論半山此選者，今未詳其事，不能確定曾郎爲誰也，昔在館下，紀曉嵐與陸耳山同几校遺山集，予未得檢視其籤處也，後一日遣書在直廬閒話，曉嵐語予曰：遺山詩首句，一本作王謝風流，或謂王字是三之訛，然乎，予曰：自是陶謝，不聞作王謝也，及到館下，未暇覆檢曉嵐所校，是某家藏本，顧有此異耶，曉嵐又謂曾郎當是茶山，予亦以無實徵，未敢定耳，遺山集訖無精校之本，明宏治戊午沁州李翰刻儲巏家藏本，前有李治、徐世隆二序，後有王鶚、杜仁傑二跋，末有附錄一卷，今所行無錫華氏刻本，卽此本重刻，無後二跋，其中訛字極多，須訪得宏治沁州原刻本校正之，此前更不聞古刻本耳，若能校勘重刻，以拙撰先生年譜附後，又淩仲子亦嘗撰先生年譜，其手稿亦在予篋，可併採錄也。

凡三十首，附說者十八首。

石洲詩話卷第八

王文簡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漁洋詩話：余往在如皋，馬上成論詩絕句，從子淨名作注。）

此詩作於康熙元年壬寅之秋，先生年二十九歲，與遺山之作皆在少壯，然二先生一生識力，皆具於此，未可僅以少作目之。

今所行精華錄，僅存三十二首，其謂從子某作注者，或卽先生自注，若夫精華錄，或云託名門人手也。

巾角彈碁妙五官，搔頭傅粉對邯鄲，風流濁世佳公子，復有才名壓建安。

論詩從建安說起，此二先生所同也，然漁洋則未加品騭也，此卽所謂不著一字之旨，先生說詩每如此。

靑蓮才筆九州橫，六代淫哇總廢聲，白紵靑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謝宣城。

挂席名山都未逢，潯陽喜見香爐峯，高情合受維摩詰，浣筆爲圖寫孟公。（右丞畫襄陽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之句，圖畫於郢詩亭。）

或問此詩只敘其事而無論說何也，予曰：先生分甘餘話一條云：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答云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靑天無片雲，登高望明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

不可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所謂逸品是也。此前一首借太白懷小謝。說意亦如此。其前五字淸晨登隴首一篇。更不消詮釋耳。

杜家箋傳太紛挐。虞趙諸賢盡守株。苦為南華求向郭。前惟山谷後鐵盧。

此首則出議論矣。論杜而及於注家。論注杜而所斥者虞趙。所主者鐵盧乎。虞伯生注之。出於託名。夫人而知之矣。何不云魯訔黃鶴諸家耶。山谷大雅堂記。自是高識。然不能與後人注杜者並論也。盧氏杜詩胥鈔。其書不甚行於世。人罕知者。昔予在粵東。晤肯州李南㵎。語及此。南㵎致書盧氏。屬其家以初印本見贈。始知其非定本。此蓋漁洋傳會其鄉人之詞。不可為據也。杜詩千古詩家。風會所關。豈可隨所見以傳會之。

風懷澄澹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弦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

許彥周詩話。東坡云柳子厚詩。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先生分甘餘話。東坡此言誤矣。予更其語曰。韋詩在陶彭澤下。柳柳州上。按弇州藝苑巵言曰。韋左司平澹古雅。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此論與漁洋相似。然而遺山論詩絕句。自注曰。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此實上下古今之定品也。其不以柳與陶並言。而言其繼謝。不以陶與韋並言。而言其似白者。蓋陶與白皆蕭散閒適之品。謝與柳皆蘊釀神秀之品也。漁洋先生不喜白詩。故獨取韋以繼陶也。獨取韋以繼陶。則竟云陶韋可矣。奚其必取柳以居陶韋之次乎。且以漁洋之意推之。則有孟浩然祖詠一輩人。皆可以繼陶者。奚必其及柳乎。則必曰但取中唐時人。不得不以柳並言耳。是則因言陶韋而及之。猶若局於東坡之論矣。夫東坡之言陶柳韋也。以詩品定之也。非專以襟抱閒曠定之也。若專以襟抱閒曠定之。則以陶韋並稱足矣。不必系以柳矣。若以詩論。則詩教溫柔敦厚之旨。自必以理味事境為節制。即使以神興空曠為至。亦必於實際出之也。風人最初為送別之祖。其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必衷之以秉心塞淵。淑慎其身也。雅什至東山曰。零雨其濛。我心西悲。亦必實之以鸛鳴於垤。有敦瓜苦也。況至唐右丞少陵。舉境益實。理味益至。後有作者。豈得復空舉弦外之音。以為高挹羣言者乎。漁洋生於李何一輩冒襲僞體之後。欲以沖淡矯之。此亦勢所不得不然。而究以詩家上下原委核其實際。則斷以遺山之論為定耳。

廣大居然太傅宜。沙中金屑苦難披。詩名流播雞林遠。獨愧文章替左司。敢有文章替左司。白公刺蘇州時詩也。

先生不喜白詩。故特借白詩此句。以韋左司超出白詩上也。前章固以韋在柳上。此則以五言古詩類及之。猶為有說也。若以韋在白上。則儗不於倫也。白詩所云敢有文章替左司。是因守蘇州而云爾。豈其關涉詩品耶。白公之為廣大教化主。實其詩合賦比興之全體。合風雅頌之諸體。他家所不能奄有也。若以漁洋論詩之例例之。則所謂廣大教化主者。直是縱細雅俗之不擇。泥沙瓦礫之不揀耳。依此以披沙得金。則何金屑之有哉。竟皆目為沙焉而已。未知先生意中所謂金屑者。何等金何等屑也。若

以白詩論之。則無論崑田麗水皆金也。即一切恆河沙皆得化為金也。若以漁洋之揀金。則宋人刻玉以為楮葉。必如此而後為楮葉。則凡花草之得有葉者鮮矣。明朝李何以訖王李皆僞詩也。漁洋先生豈惟於滄溟不免周旋鄉人。抑且於宏治七子沿襲偪陽北地之遺。是以神韻者即格調之改稱。自必覺白公詩皆粗俗膚淺矣。故以維摩一瓣香屬之鐵劉。而以文章替左司之語。原出於白詩只作引逗。宛似不著議論者。轉使人乍看不覺其有意貶斥白詩之痕迹耳。

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千年毛鄭功臣在。獨有彌天釋道安。琴川釋道源字石林。

所謂彌天釋道安者。借世說之釋道安。以指明末琴川釋道源也。道源之注。朱長孺雖略採取之。何足當毛鄭功臣之目乎。且錦瑟一篇。遺山論詩絕句已有之。遺山詩曰。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此二句雖拈舉義山原句。而義已明白矣。錦瑟本是五十絃。其絃五十。其柱如之。故曰一絃一柱也。此義山追憶幽咽之旨。在既破作二十五絃之後。而追說未破之初。無端二字。從空頓挫而出。言此瑟若本是二十五絃。則此恨無須追訴耳。無奈其本是五十絃。雖令其未破之先。本自完全哉。無端者。若訴若怪。此皆言幽怨者。正以其未破之時。不應當初完全。致令破作二十五絃而憤惜也。所謂激聚者。乃正是結此悲怨之根耳。五六句殊以月明而已。先含淚玉以日暖而已。自含烟。所以末二句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不待今已破而後感傷也。其情種全在當初未破時耳。以此迴抱三四句之曉夢蝴蝶。春心杜鵑。乃得通體神理一片。所以遺山敍此二句。以杜鵑之託說在前。而以華年之怨收在後。大旨了然矣。何庸復覓鄭箋乎。漁洋此詩。先以獺祭之博奧。則似以藻麗為主。又歸於琴川僧之注。則於虛實皆無所據。故雖同以錦瑟篇作論詩絕句。而其與遺山相較。去之千里矣。

涪翁掉臂自淸新。未許傳衣躡後塵。卻笑兒孫媚初祖。強將配食杜陵人。山谷詩得未曾有。宋人強以擬杜。反來後世譏射。要皆非文節知已。

先生鈔七言詩凡例云。山谷雖脫胎於杜。顧其天姿之高。筆力之雄。自闢門庭。宋人作西江宗派圖。以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按此凡例數語。自是平心之論。其實山谷學杜。得其微意。非貌杜也。即或後人以配食杜陵。亦奚不可。而此詩以為未許傳衣。則專以淸新目黃詩。又與所作七言詩凡例之旨不合矣。遺山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此不以山谷置西江派圖中論之也。漁洋云。卻笑兒孫媚初祖。強將配食杜陵人。此專以山谷置西江派圖中論之也。山谷是西江派之祖。又何待言。然而因其作西江派之祖。即不許其繼杜。則非也。吾故曰遺山詩初非斥薄西江派也。正以其在論杜一首中。與義山並推其繼杜。則即不作一方之音限之可矣。此不斥薄西江派。愈見山谷之超然上接杜公耳。近日如朱竹垞論詩。頗不愜於山谷。惟漁洋極推山谷。似是山谷知己矣。而此章卻又必拘拘畫之西江派。不許其嗣杜。按之遺山論詩。孰為知山谷者。明眼人必當辨之。先生他日讀黃詩絕句又曰。

一代高名孰主賓。中天坡谷兩嶙峋。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幾人。此首則竟套襲遺山論詩絕句。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之句調。愚從來不敢效近人騰口於漁洋先生。然讀至此詩。則先生竟隨口讀過。不能知遺山詩之意矣。遺山甯字百鍊不能到也。其上句云。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眞。有一杜子美在其上。又有一李義山在其上。然後此句甯字。只以一半許山谷而已。超出所謂西江派方隅之見矣。只此一箇甯字。其心眼並不斥薄西江派。而其尊重山谷之意與其置山谷於子美義山之後之意。層層圓到。面面具足。有此一甯字。乃得上二句學杜之難。與學義山之失。眞更加透徹也。若漁洋此作。云瓣香只下涪翁拜。換其論詩二字曰瓣香。則眞不解也。夫遺山諸絕句。皆論詩也。何以此處忽出論詩二字乎。所以漁洋先生以瓣香二字換之。揆其意似以爲瓣香二字近雅。而論詩二字近於通套乎。雖知遺山此句論詩二字。方見意匠。蓋正對其下一句言之。彼但以西江派目山谷者。特以一方之晉限之。非通徹上下源流者也。若以論詩之脈。而不以方隅之見限之。乃能下涪翁之拜。知是子美門庭中人耳。此其位置古人分際。銖兩不差。眞善於立言者也。若云瓣香。吾不知漁洋之意。果其欲專學山谷詩乎。先生固未嘗專學山谷詩也。然卽使欲專學山谷。則其意以只字特見推崇山谷矣。乃其下接句卻又不然。乃曰宗派江西第幾人。此又實不可解。夫山谷是西江派圖中之第一人也。所以云兒孫殲初祖。先生固明知其爲西江派之初祖也。何以此處又佯問曰。是西江派第

幾人。不知其意欲顯其高出西江諸人乎。抑欲較量其與西江諸人之等級乎。實則不過隨手套襲遺山之句調。而改換其社裏人爲第幾人。是則近今鄉塾秀才套襲舉業之手段耳。正與其清溪碑七言古詩。襲用山谷環琚詞三字筆滯相同。而更加語病矣。愚從來竊見近日言詩者。薄視漁洋。心竊以爲未然。今日因附說論詩絕句至此。而不能默也。

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儘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

此首意若偏嗜吳立夫者。又不解末句宋元詩宋何指也。七言凡例。亦謂淵穎勝廉夫。此在漁洋幼讀吳立夫詩。故云爾。然吳立夫詩雖帶魔獷之氣。先生遂以廁諸遺山道園七古之後。似未稱也。

李杜光芒萬丈長。昌黎石鼓氣堂堂。吳萊蘇軾登廊廡。綴步空同獨擅場。

此首今精華錄所删。然全集有之。恐讀者惑之。不可不辨也。旣以韓石鼓歌接李杜光燄。顧何以吳立夫繼之。且以吳居蘇前可乎。且以李空同繼之可乎。此則必不可以示後學者矣。

藐姑神人何大復。致兼南雅更王風。論交獨直江西獄。不獨文場角兩雄。

此以下十四首。皆論明朝詩。而其閒讚美李何者凡數首。此一首贊何大復亦太過。其云王風。亦不可解。豈以十五國風中王國之風近於雅耶。不思黍離降爲國風。正以其不能列於雅耳。而中谷大車諸篇。豈能超出干旄淇澳諸篇上乎。若以詩三百篇比喩明詩。則愚竊謂唐宋已來皆眞詩。惟至明人始

尙僞體。至李何一變出而眞詩亡矣。則或以詩亡喩李何。庶幾其可乎。揆先生之意。卻又未必如此。而妄云王風。又以藐姑射之神人推何大復。何異塗抹粉黛以爲仙妻者乎。

正德何如天寶年。寇侵三輔血成川。鄭公變雅非關杜。聽直應須辨古賢。

鄭善夫固不可云學杜。然亦不得云變雅也。末七字竟直似非漁洋先生之詩。

十載鈐山冰雪情。靑詞自媚可憐生。彥回不作中書死。更遣匆匆唱渭城。

惟此一首。婉約有致。罵嚴嵩有味。又不著迹。此卽所謂羚羊挂角之妙也。但以愚意。如嚴嵩者。縱使其能詩。亦不値得措一詞以廁之。若果通加選輯明詩諸家而及之。或可云不以人廢言耳。今於上下古今作論詩絕句。乃有論嚴嵩一首耶。

中州何李並登壇。宏治文流競比肩。詎識蘇門高吏部。嘯臺鸞鳳獨遒然。

此首抑揚之閒。歸重在高蘇門。大指不謬。獨不應以中州登壇。推許何李耳。

文章煙月語原卑。一見空同迴自奇。天馬行空脫羈靮。更憐譚藝是吾師。

漁洋有徐高二家詩鈔。此二首評高徐皆當矣。此首論徐所推重空同。亦是實事如此。非前首論高而先推何李者比也。二家究以高在徐上。徐詩不必皆眞。而其古淡究在李何上。第以徐迪功直接古之作者。則實不敢附和。不過較空同爲近正耳。

漁洋有題徐迪功集詩。其首句今刊本云。昭代嬋娟子。昔在館下校其集至此。紀曉嵐云。昭字應是往字之譌。予無以應之。其後予覩舉山東。得見漁洋此詩手草。首句云。絕代嬋娟子。乃豁然明白。蓋因其紙骨左系旁僅有一二横。觀者誤以爲日旁。右色下半不明白。誤以爲召字。遂誤刊作昭代。所關匪淺。亟致書曉嵐。俾改正之。附記於此。

迪功談藝錄二千餘言。實則菁英可採者。數語而已。迪功少負儁才。及見空同。然後一意師古。惜空同專以模仿爲能事。以其能事眡其良友。故以如此天挺之淸奇。以如此能改之毅力。而所造僅僅如此。亦其時爲之耳。顧空同爲之序曰。守而未化。蹊逕存焉。豈空同果能化歟。夫迪功所少者非化也。眞也。眞則積久能化矣。未有不眞而可言詩者。漁洋論詩所少者。亦正在眞字。

迪功五集內。未嘗無遺詣處。今讀迪功集。自必以其師古者爲正矣。然如朱竹垞錄其效何遜之作云。鳳幄秋未晚。花霧夕偏佳。晞陽通新燭。虛堂聞落歛。淅淅鳥驚樹。明明日隨懷。相思不可見。蘭生故繞階。第四句竹垞作響落歛。然原本是闌字也。闌字實不可易。以音節言。對上句通字。似乎可仄。然此處用仄。則上四句純乎諧調矣。下四句之淅淅奚爲而變仄。蘭生奚爲而變平耶。惟其上四句之諧調。至第四句第三字忽以闌字變平咽住。所以後四句移宮換羽。乃天然節拍耳。卽以詩理論。此通篇敍景至第七句乃點情事。則第四句必作闌字。方與不可見相爲環合也。若作響則是僅取字勢似乎健舉。

字者似乎纖脆，而不知其於詩理全失之矣。漁洋先生最善講音節，不知曾見竹垞所錄廸功詩之本誤作春否，故又附說於此。

濟南文獻百年稀，白雪樓空宿草非，未及尙書有邊習，猶傳林雨忽霑衣。

邊仲子詩稿手蹟，予嘗見之，前有徐東癡手題數行，漁洋以紅筆題其耑端，其詩皆漁洋紅筆圈點，或偶改一二字，此句野風欲落嶺疏雨忽沾衣，實是疏字，漁洋紅筆塗改林字，蓋以林與野相對也，不知此野字原不必定以林為對，自以疏為是，故林則滯矣。漁洋竟有偶失檢處。

凡三十五首，附說者十六首。

跋

石洲詩話八卷，大興翁覃谿先生視學粵東與學侶論詩所條記也。前五卷草稿久已失去，葉雲素先生得於都中書肆購得之，持歸求先生作跋。先生因命人鈔存，又增評杜一卷，及附說元遺山、王漁洋論詩絕句兩卷，共成八卷。會先生門人襄平蔣公來督兩粵，因寄至節署，屬為開雕。公命維屏董校勘之役。維屏既以詩學知於先生，值丁卯戊辰寓京師，每清曉過蘇齋，先生輒為論古人詩源流異同，亹亹不倦。一日詢及是編，猶恨弗獲。不意是書失去遺之又久，復還而維屏於七千里外乃得取而細讀之。且距先生視學時已四十餘年矣，今展卷坐對，不啻追侍杖履於古松曬石閒，文字之緣，抑何紆而愜也。至先生聞見之博，考訂之精，用心之勤，持論之正，是編特全鼎之一臠耳。比年同人築雲泉山館於白雲蒲澗之麓，先生作雲泉詩見寄，適是書剞劂甫竣，而雲泉詩亦已上石，此又一重翰墨緣，因連綴及之。嘉慶二十年四月八日番禺後學張維屏謹跋。

右石洲詩話八卷，亦覃谿先生撰。按陸廷樞復初齋詩集序，稱先生蓋純乎以學為詩者，自諸經傳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詩，亦篤論也。顧王蘭泉蒲褐山房詩話，稱先生詩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誠齋閒，雖嘗仿趙秋谷聲調譜，取唐宋大家古詩審其音節，刊示學者，然自作亦不能盡合也云云。洪稚存北江詩自注，稱黃仲則悔存軒集為翁學士所刪，凡稍涉綺語及飲酒諸詩，皆不錄入。又北江詩話，翁閣學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又先是吳傳閣學卒，余輓詩云，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靈詩。蓋金石學為公專門，詩則時時欲入考證也云云。均有微詞，殆所謂文人相輕者歟。如沈文慤選別裁一集，持論極正，則所學可知，而亦為後人指摘，又豈獨先生乎。先生論詩宗旨，殆如施愚山所稱如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就平地築起，固迥異華嚴樓閣也。是書蔣襄平相國嘗開雕於粵東節署，迄今版已不存，特重梓之，俾世之談藝者取法焉。咸豐辛亥閏中秋後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詩話

李調元撰

古人詩話，類多摘句，以備採取。唐宋而降，指不勝屈矣。余非敢然也，但自念生平于詩有嗜，而以日以月，雖嘗謂此之非。古人云，醫三折肱爲良醫，不知于此道究何如也。積習未忘，嘗以爲詩法不出乎諸大家，每于同人多肆評論辨。今擇摘可以爲法者，略舉一二以課兒輩，與俗殊酸鹹，在所不計也。因所論皆詩，故亦曰詩話云。羅江李調元鶴洲識。

詩話卷上

羅江 李調元 鶴州 撰

三代以前，詩即是樂，樂即是詩。若離詩而言樂，是猶大風吹竅，往而不返，不得爲樂也。故詩者，天地自然之樂也。有人焉爲之節奏，則相合而成焉。

詩有比興不能盡，故被之聲歌，使抑揚以畢其意。自漢以後，郊廟房中，析而爲二。古詩樂府遂分。

古人樂府，非如今人有曲譜而後填詞也。然亦照定十二律賦爲詞，付之樂工，叶以音律。但樂工知清濁高下，而不通文，故先分章段，爲之鉤勒，亦讀樂府入門之一法。

樂府者，以其詞付樂工，其中工尺之抑揚，乃樂工事。五季變爲詞，猶所留樂工之虛字襯填漸，較古法更嚴密，不能馳騁才華，不若古樂府之聲矣。

樂歌必要短長相接，長取其聲之婉轉，短取其聲之促節。律詩則與管絃無涉，而天然之樂自存。於中唐以五言七言爲句，此定式也。間有六字成句者，與宮商不協，不必作也。

天然之音，止有五字。今笛中之五六工尺上，配合宮商角徵羽之五音，猶琴之五絃，加文絃武絃而成七，所謂變宮變徵而成七調也。故南北正調，原止有五，唐律之五言是也。若七字則爲變調，而名變宮變徵矣。七言雖于五言十倍，以其爲變調故也。故雖變調，必須拼湊而成，不可輕易下筆。蓋八句不出起承轉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爾。

32 B

今人易言近體，難言古詩，眞乃不知甘苦者，殊不知古詩可長可短，近體限定字數，若非具大手眼，便如印板，何足言詩，故唐律之聖者，間于八句之中，別有五花八門之妙，自成黃鐘大呂之音。

音樂以氣爲主，然氣有放開者，有收合者，放開者曲中混江龍是也，收合者曲中桂枝香是也，氣之放開收合，相題而然。

毛詩三百篇，爲萬世詩原，然不出此興賦三字，首章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試問後之詩人，有能出其範圍乎。

讀古人書，須自具手眼，又必奇而可法，如王戎琵之文章纖要，劉攤莊之解樂府，不必盡然，而得其法，可以他用，故古詩十九首，或云二十首，或云數十首，或云各家雜作，或云各首一意，紛紛聚訟，不如作一章看，其意自見，此善讀書法也。

古詩十九首，解者無慮千百家，其實友朋思念之詞，無庸穿鑿也。

臨高臺，軍中饒歌題也，作者胸中民胞物與，慨然有皋夔稷契之思，故借題以展其宿抱，末句收中吾三字，是樂工標記語，言此臨高臺一闋，其收聲之音，則在吾字之中音耳，此句不列章內。

樂府製題，提策爲要，篇中安章頓句，各有其故，或在題前，或在題後，或題不足而詩補之，或詩不足而題補之，如上邪一首，作者胸中有無限深意，非若今人之草草下筆也。

東光，因漢武有事西南夷，勤兵勞民，文景之富，一朝頓匱，故託古人諷諫意而作也，諸家聚訟，迄無一是。

向傳田橫殞後，門下客作挽歌，薤露挽田橫，蒿里挽五百從死之士，或曰，作此等題，須有一段英豪激烈之概，今皆不言，只以數語寫其蕭瑟悲涼景況，何也，噫，是所不知作者苦心，幷不知文章體例也，田橫不與劉項共逐秦鹿，屛迹海隅，又不肯降志從漢，種種曲折，豈可明言，蓋不唯恐觸漢高忌諱，即田橫有知，亦捫心飲泣，而不願聞者，而門下客豈忍直提往事，故于不敍處，正藏一篇大文字在內，所謂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樂府長短雖殊，而法則一，短者一句中包含多義，長者即將短章析爲各解，此即律詩之前後分解也，分解不出起承轉合四字，若知分解，則能析字爲句，析句爲章，雖千萬言，皆有紀律，如四體百骸，合而成人，能轉旋無礙者，心統之也，老子曰，當其無有車之用，故文章妙處，俱在虛空，或奇峯插天，或千流萬壑，或喧鬧激觸，或烟波浩渺，祇須握定線索，十方八面，自會凝空結撰，並不費力也，今人補綴襲集，適掩耳目，何足言文乎，觀樂府雞鳴高樹巔一篇，可以悟矣。

文章亦如造化也，四序雖定，而萬物之生成，不然，穀生于夏，而收于秋，麥生于冬，而成于夏，有一定之時，無一定之物也，文之起承轉合亦然，徐文長曰，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之副本，唯能于虛空中卒然而起，是謂妙起，本來也，而反特起，是謂妙承，至于轉，尤難言，且先將上文撇開，如杜詩云，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此殆是轉之神境，所以古樂府偏于本題所無者，忽然拼宕而出，妙在有意無意之間，如白雲捲空，雖屬無情，却有天然位次，只是心放活，手筆放鬆，忽如救火搶賊，刻不容遲，忽如蛇遊鼠伏，

徐行慢衍，是皆轉筆之變化也，至于合處，或有轉而合者，有合而開者，有一往情深，去而不返者，人所到，我不必爭到，人不到，我却獨到，要在人神而明之，果能久于其道，定與古人並驅也。

陌上桑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四語極平淡，而首句起興，下三句出諧辭意，簡括似古謠，後半篇皆此二十字註釋也。

凡詩有有題者，有無題者，有題是詩之正面，無題是詩之反面，如樂府隴西行，何篇中無隴西之意，爲尊者諱也，立是名，補詩之不足也，隴西二字，是題正面，全詩却是反射旁擊，漢武有事于西南，窮兵黷武，隴西男子，無不荷戈從戎，巨室細民，莫敢罷，故篇中備言婦人待客委曲盡禮，以見家中無男子也，言豪富者何無男子，貧窮者豈容燕息乎，夫勞苦疆場，必餐風宿露，今反寫歡樂，其勞苦却在言外，使後人于無字處默會也，寫隴西以反襯天下，寫豪富反襯貧苦，寫婦人反襯男子，寫閨門反襯邊廷，可悟作文之法。

若唐以後人作隴西行，必備寫山川風景，有何妙意，善哉行，乃倉卒棄家，最不堪事，而反曰善哉，蓋事拙而自慰之詞也，故詩貴反用，詩題亦然。

悲歌行，客子懷故鄉之作也，妙在起句悲歌可以當泣，人至傷心極處，不能泣而思以歌當之，較泣愈痛矣，此爲加一倍法。

枯魚過河泣，命題甚奇，魚已枯，何能泣，人將此渡河而悔前之不慎，又安得不泣也，夫涉世末流，而此身尙在，猶可及也，偶蹈虎機，名敗身喪，何可及耶，世間之事受累一番，便爲他日受用根本，作書寄魴鱮，前車覆，後車戒，皆此意也。

飲馬長城窟行，此嘆好友得志不復相顧也，觀入門各自媚兩句，可見用筆之妙，書中竟如何一句，令人黯然，則知不過泛語通問，夙昔苦思，付之流水矣。

郊廟歌辭，始於詩三百篇之周頌，三代以前，不可考矣，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祀明堂之樂歌也，載芟良耜，藉田社稷之樂歌也，然則祭樂之有歌，其來尙矣，兩漢已後，世有制作，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者，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詩十七章，薦之宗廟，至明帝乃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之樂，郊樂者，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宗廟樂者，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也，二曰雅頌樂，典六宗社稷之樂，社稷樂者，詩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禮記曰，樂施於金石，越於音聲，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稱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漢歌，魏歌辭不見，疑亦用漢辭也，武帝始命杜夔創定雅樂，時有鄧靜尹商調雅歌，歌詩尹胡能習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領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晉武受命，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使傅元改其樂章而已，永嘉之亂，舊典不存，賀循爲太常，始有登歌之樂，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增益之，至孝武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設樂，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廟舞猶闕，乃詔顏延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倣

晉曲。是則宋初又仍晉也。南齊梁陳。初皆沿襲。後更刱制。以爲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繼有朔漠。宣武巳後。雅好胡曲。郊廟之樂。徒有其名。隋文平陳。始獲江左舊樂。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唐高祖受禪。未遑改造。樂府尙用前世舊文。武德九年。乃命祖孝孫脩定雅樂。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唐樂。貞觀二年奏之。按郊祀明堂。自漢以來。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宋齊以後。又加裸地迎牲飲福酒。唐則夕牲裸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之樂。安史作亂。咸鎬爲墟。五代以後。宗廟輿章文物。但按故常。以爲程式。蓋自隸時日以下。皆相沿相襲。並少跌蕩。音節不足觀矣。故樂府中凡郊廟歌辭。皆樂府而非樂府。聽入制作一體。並不可以詩論也。論詩首推漢魏。漢以前無專家。至魏曹操植子建。一家。繼美以沈雄俊爽之音。公然籠罩一代。可謂文森矣。王粲陳琳劉楨徐幹應瑒應璩。起而和之。阮籍稽康。變皆淵淵乎幾于大雅。故論詩者以漢魏並論。不誣也。

晉如張華之博物。束晳之補亡。陸機陸雲之抗衡漢魏。潘岳左思之淵沖高曠。張載張協之叶聲塤篪。劉琨盧諶之音節悲涼。皆大家也。王羲之不以詩見長。然蘭亭集詩。巳非諸君所及。又有逸句云。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幾于一字一金矣。陶淵明生于晉末。人品最高。詩亦獨有千古。則又晉之集大成也。

淵明淸遠閑放。是其本色。而其中有一段深古朴茂。不可及處。或者謂唐王孟韋柳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亦有見之言也。

沈確士云。淵明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有寄託。不獨詠荊軻一章也。是爲確論。鍾嶸詩品云。其原出于應璩。眞小兒之語矣。

詩之綺麗。盛於六朝。而就名代分之。亦有首屈一指之人。如宋則以鮑照明遠爲第一。其樂府如五丁開山。得未曾有。謝靈運所不及也。齊則以謝脁元暉爲第一。名句絡繹。俱淸俊秀逸。武帝簡文帝所不及也。梁則以江淹文通爲第一。悲壯激昂。何遜猶足比肩。任昉瞠乎後矣。陳則以陰鏗爲第一。琢句之工。闖杜子美一派。徐陵江總不及也。至北周則唯庾信子山一人而已。不但詩凌轢百代。即賦啓四六。上下千古。實集大成。宜爲詞壇之鼻祖也。

庾子山詩。對仗最工。乃六朝而後。轉五古爲五律之始。其造句能新。使事無迹。比何水部。似又過之。武陵陳允倩謂少陵不能青出於藍。直是一步一趨。則又太甚矣。名句如步虛詞云。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山池云。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和宇文內史云。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軍行云。塞迥翻榆葉。關寒落塵毛。法筵云。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翻辭文事云。羊腸連九阪。熊耳對雙峯。和人云。早雷驚蟄戶。流螢長河源。園庭云。樵隱恒同路。人禽或對巢。淸晨臨汎云。猿嘯風還急。雞鳴潮欲來。冬狩云。驚雉逐鷹飛。騰猿看箭轉。和人云。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咏畫屛云。石險松横植。岩懸澗豎流。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夢入堂內云。日光鈎影動。簷影鏡花搖。少陵所云淸新者。殆謂是也。

詩話卷下

唐詩首推李杜。前人論之詳矣。顧多以杜律爲師。而于李則云仙才不能學。何其自畫之甚也。大約太白工于樂府。讀之奇才絕艷。飄飄如列子御風。使人目眩心驚。而細按之。無不有段落脈理可尋。所以能被之管絃也。若以天馬行空。不可控勒。豈五音六律亦可雜以不中度之樂章乎。故余以爲學詩者必從太白入手。方能長人才識。發人心思。王漁洋會有聲調譜。而李詩居其半。可謂知音矣。

唐王楊盧駱四傑。渾厚樸茂。猶是開國風氣。自吾蜀陳子昂始以大雅之音。振起一代。渢渢乎清廟明堂之什矣。昌黎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信不誣也。吾蜀文章之祖。司馬相如揚雄而後。必首推子昂。

人有性而自泊之。有情而自洧之。似乎智而其愚執甚。毛嬙麗姬。雖粗服亂頭。無損其爲天質之美也。捧心效顰。人笑而却走矣。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詩之道亦然。

李詩本陶淵明。杜詩本庾子山。余嘗持此論。而人多疑之。杜本庾信矣。李與陶似絕不相近。不知善讀古人書。在觀其神與氣之間。不在區區形迹也。如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豈非桃源記拓本乎。

論詩拘于首聯頷聯腹聯尾聯。直是本領不濟。所謂跳不出古人圈套。如太白起句云。犬吠水聲中。桃花

希覽液又云五月天山雪無花祗有寒隨手拈來俱如奇峯峭壁插地倚天才人固無所不可若他人有此句必用入膽掛矣太白與崔顥皆盛唐人其時風氣相似鳳凰臺詩太白自詠鳳凰臺耳人乃以爲太白學崔顥黃鶴樓而作何其小視太白也太白仙才豈拾人牙慧者而更作捶碎有一拳打倒黃鶴樓之句俗子以僞亂真可恨如此乃知小說之誤人

人各有所長李白長于樂府歌行而五七律甚少杜少陵長于五七律而樂府歌行亦多是以人每李而學杜蓋詩道性情二公各就其性情而出非有偏也使太白多作五七律于杜亦何多讓若今人編集必古今體分攤平勻則勻矣而詩不傳也

落筆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太白詩也又有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之句此殆公自寫照也而杜少陵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又不似稱白詩亦直公自寫照也

余于詩最愛陶淵明李太白杜少陵韓昌黎蘇東坡丹鉛數四矣年多爲人竊去就中少陵全集批點最詳今遊宦四方半藏于水十忘七八矣漸衰漸耗不知何時再得細讀一過也

何將軍山林十首章法細密爲杜詩五律之冠不待言其三章忽云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日離披文氣似與上下文絕不相蒙銷夏錄曰馬上無事與鄭廣文閑說其來歷遂成此詩遂不連接而詩脈有天然之妙文章唯太史公有此奇橫愚謂通首皆比也公與鄭俱有才不遇故感慨獨深不但詩宗杜詩題亦應宗杜如杜詩陪李金吾花下飲題不曰招飲而曰陪飲滑稽之甚末句云不怕李金吾醉痕之醉似阿禁犯夜直是戲笑李金吾矣

詩有借葉襯花之法如杜詩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自應說閨中之憶長安却接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此借葉襯花也總之古人善用反筆善用傍筆故有伏筆有起筆有淡筆有濃筆今人曾夢見否

司馬溫公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古人爲詩貴于意外如杜詩云國破山河在則無餘物矣城春草木深明無人矣皆神于意外見之類此頗多最得詩人之體

杜詩云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註者云此刺明皇幸貴妃以致亂也因有七夕牽牛事故不嫌穿鑿所謂旨隱而詞微

註杜者全以唐史附會分疏甚屬可笑如少陵初月詩云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此不過詠初月耳而劉夢弼謂微升古塞外喻肅宗即位于靈武也已隱暮雲端喻肅宗爲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句句附會實事殊失詩人溫厚之旨穢恐老杜不若是也

西蜀櫻桃也自紅也自紅三字感慨無窮令人低徊不已蓋之胸中先有無限感慨然後觸題而發故有此三字吐出杜老最工此法

詩先要起句得手杜詩云夜醉何曾着又云亦知戍不返如此起法何人有此永定河觀察簡公以余言爲然嘗朝舖以爲樂

作詩須用活字使天地人物一入筆下俱活潑潑如蠕動方妙杜詩夜醉何曾着秋天不肯明肯字是也即元方回瀛奎律髓之所謂眼也

杜詩之妙有以意勝者有以法勝者有以但質勝者有以倉卒造狀勝者如劍外忽傳收薊北一首倉卒間寫出欲歌欲哭之狀使人千載如見

杜詩有最瑣屑事且爲莫須有而煌煌成篇者如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棙柂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雇直當令美味入吾脣蓋爲酒詠也而酒並未見懸憶成篇因用聞道二字以虛之所謂無聊之甚也杜老原不在此處要好而亦未嘗不好故題曰撥悶人遇舟行岑寂紙筆在前往往有此興致近見王漁洋批本全行批抹嗟乎此漁洋詩之所以不如杜也俗謂朱貪多王愛好信然朱謂竹垞

秋興八首章法聯絡之妙諸家評詳矣余獨愛蓬萊宮闕對南山一首思元宗因後日西幸而追憶其當陽臨御時也通首皆虛只第七句一臥滄江驚歲晚點出秋字末句幾回青瑣點朝班又挽足全首之意若嫌歲晚下再作淒涼語便與上文不稱今人詩全不講收束以此爲金丹可也

詠懷古跡五首前庾信宋玉後蜀主孔明豈古跡竟無詠懷絕少而以明妃廁其中耶蓋以明妃天地所鍾靈至今傳頌而漢帝止從畫圖一識面終死胡中貴妃何如人竟致馬嵬之亂可傷孰甚此首全在言外見亦諷

少陵詩有不可解之句如詠懷宋玉一首曰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夫異代即不同時乃作此語何耶蓋身雖異代搖落之悲却似同時人耳此爲深知宋玉也秋興之瞿塘峽口曲江頭攜出一句

不可解下云萬里風烟接素秋乃知刻雜莊即謂兩句合而一句之義始成真妙論也又如晚節漸于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偶對不測自稱律細何則蓋雨中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耳雨中悶極唯有作詩飲酒故想路十九也此皆意在空際之法

詩宗少陵昔學會稽夫人而知之矣山谷之詩曰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爲學者言乎實爲學詩者言也

杜詩箋註有千家註有五百家註然繁過近日仇兆鰲詳註可謂集大成矣作詩之法少陵嘗自言之矣曰別裁僞體親風雅言正其即從入也曰熟精文選理言有根柢也曰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曰篇終接混茫言有收束也曰新詩改罷自長吟曰老去漸于詩律細夫以太白之才雄奇跌蕩而猶欲與細論文然則細之一字其詩學之金針乎

詩不可以貌爲少陵嘗同谷諸篇昌黎東野聯句皆偶立一體至昌谷之奇詭義山之獺祭各有寓意不可以貌爲乃今人襲取二李險僻字句以驚世駭目叩其中絕無所見是皆無病呻吟效顰而不自知其醜者詩以道性情自淵明而上溯三百篇何嘗有不可解字句使人眩惑而其意之所托或興或比往往出人意表千百載竟無能道破者余嘗謂古之詩文句平而意奇後人句奇而意平可笑也

詩三百篇有正有變。後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楚騷之幽怨。少陵之憂愁。太白之瑰豔。昌谷玉川之奇詭。東野閬仙之寒儉。從乎變者也。陶靖節以下。至于王昌齡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儲光羲錢起發。俱發言和易。近乎正者也。白居易以和易享遐齡。長吉以瑰詭而致夭折。記曰和故百物不失。多寒故景短。夏酷烈而秋悲。春日遲遲。信可樂也。知此可與言詩矣。

白樂天新樂府。天矯變化。用筆不測。而起承轉收井然。其規諷勸戒。直是理學中古文。不可作詞章讀。元微之則宛然柔媚女郎詩矣。世稱元白。元何能如白也。

王建張籍樂府。何曾一字險怪。而讀之入情入理。與漢魏樂府並傳。古人不朽者以此。所以詩最忌艱澀也。

韓昌黎詩云。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此是公自贊其詩。不可徒作贊他人詩看。然皆經藉光芒。故險而實乎。

韓詩註。近有顧嗣立方氏編年二家。方較詳覈。

柳子厚文配韓。其詩亦可配韓。在王摩詰孟浩然韋蘇州之上。根柢厚。取精多。用物宏也。

鄭谷詩喜用僧字。余獨愛其上樓僧踏一梯雲之句。以其神韻遠也。他皆不及。

世之好西崑體者。以爲李義山從杜脫胎。不知其流弊至開飯飣一門。當時溫庭筠已嫌濃縟。今之纖刻粉飾者。大都以此藉口矣。

杜牧之詩。輕倩秀豔。在唐賢中另是一種筆意。故學詩者不讀小杜詩必不韻。

晚唐人品最高潔。以司空圖爲第一。唐室淩夷。不食而卒。忠烈之義。千載如生。吳融亦不事異姓。大義凛然。故余編全五代詩。以二公以上爲斷。不採入也。

五代自以韓偓韋莊二家爲升堂入室。然執牛耳者。必推羅江東。其詩堅渾雄博。亦自老杜得來。而絕不似宋西江派之貌襲。世人稱之者少。何也。皮陸襞雕文刻鏤。近乎土木偶人。少生趣矣。

余雅不好宋詩。而獨愛東坡。以其詩聲如鍾呂。氣若江河。不失於腐。亦不流于郛。由其天分高。學力厚。故縱筆所之。無不精警動人。不特在宋無此一家手筆。即置之唐人中。亦無此一家手筆也。公嘗自舉生平得意之句。以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一聯爲其最。實不止此也。公集中無論長篇短幅。任舉一句。皆具大魄力。如有美堂暴雨起筆云。遊人脚底一聲雷。滿座頑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其聲直震百里。誰能有此。

蘇詩註自以施元之爲第一。王梅溪屬註。無論荒謬。未必非王。即就一人詩分類。乃兔園册子老學究所爲也。施註所未引。近日查他山有補註。甚詳覈。編年井井有條。並列同時諸公和什。甚有體裁。但刊本不與施合。則翻閱爲難。余嘗有志合施查二公爲全編。其編年一以查爲主。其註施前查後。刊費繁多。尚無此力也。

溫公詩絕少佳句。蓋史才。非詩才也。歐陽文忠詩。則全是有韻古文。當與古文合看可也。

魏了野林和靖二家。皆宋逸民。詩雖不多。而冲淡有逸致。余嘗欲編二家詩爲一册。不果。

唐子西庚。亦眉山人。詩多佳句。其氣骨類東坡。而稍乏變幻。後亦謫惠州。人稱小東坡。亦奇事也。詩如水裁偏岸直。雲截亂山平。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手香橙熟後。髮脫草枯時。脫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屬對俱極精切。余尤喜其山靜似太古一聯。鶴林玉露載羅景綸云。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清泉。漱齒濯足。既歸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谿邊。邂逅園翁谿友。問桑麻。課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谿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于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怱怱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讀此深慨乎心。

蘇叔黨斜川集。書肆多以劉過屬充。余于汪鹿岡家始得真本。爲之梓行。其集中好句。秀挺工麗。疊出層見。不止如世所稱一天如許皆明月。二客所須惟濁醪也。

西江派詩。余素不喜。以其空硬生湊。如貧人捉襟見肘。寒酸氣太重也。然黃山谷七言古歌行。如歌馬歌阮。雄深渾厚。自不可沒。與大蘇並稱。殆以是乎。后山詩。則味如嚼蠟。讀之令人氣短。如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二句。係集中五律起筆。竟成何語。眞謂之不解詩可也。擁被呻吟。直是枯腸無處搜耳。

詩有于一人一物一事。用全神全力而成家者。亦可傳。如唐之游仙詩。宋之梅花百詠是也。若用油滑腐語編湊成集。以圖名。後之人豈能欺乎。余家宋人小集百家抄本。俱經手批一過。雖閒有佳句。所得不償其勞也。

陸放翁詩以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得名。其餘七律名句幅帙大類此。而起訖多不相稱。人以先生先得好句後足成之。情理或然。然余少年頗喜之。今則棄去矣。余獨愛其感憤一律。頗近唐人。嘗舉以示客。詩云。今皇神武是周宣。誰賦南征北伐篇。四海一家天歷數。兩河百郡宋山川。諸公尚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京洛雪消春又動。永昌陵上草芊芊。可稱渭南劍南二集壓卷。

楊誠齋理學經學。俱不可及。而獨于詩非所長。如不寐云。翻來覆去體都痛。復成何語。至其用筆之妙。亦有不可及者。如忽有野香尋不得。斷于石背一花開。又青天以水爲銅鏡。白鷺觀身是釣翁。皆有腕力。

范石湖詩。稍次于放翁。而入蜀峽中詩。爲獨具手眼。余嘗擬其剔演諸篇。不免效顰之笑。至云蜀人好食生蒜。臭不可近。今則不然矣。

元遺山詩。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上下千古。能並駕者寥寥。

楊鐵崖詩。太險怪矣。然其樂府。則不減宋謝皐羽也。虞道園有遺稿十二卷。向無刊本。是以人不之見。余

七十九號 32 B

于京都賈得朱竹垞曝書亭抄本。七律尤工。容當梓以傳。

明詩一洗宋元纖弱之習。遠近唐人。高楊張徐四傑。始開其風。而李迪究爲有明冠冕。前七子應之。空同景明。其唐之李杜乎。後七子王弇洲李于鱗輩。未免英雄欺人。而王爲尤甚。然集中樂府。變可歌可諷。固足壓倒元白。

李東陽工明史樂府。近尤西堂擬作。皆可備史料。

詩以人品爲第一。蔡京書法。荆公文章。直不可寓目。所謂惡其人者。惡及儲胥也。鈐山堂集。本皆應制套語。不知人何以稱之。余在嵩州。嘗有示門生詩云。我本西川一腐寒。讀書酷愛品行端。荆公文章蔡京帖。高閣從來不一看。謂此也。

吾蜀楊升菴。爲有明博學第一。其詩亦以典麗爲宗。雖其太似六朝。如春興八首是也。然其吐屬馨艷。富有萬卷。故是有明一大家。

北江詩話

洪亮吉著

北江詩話卷一

陽湖　洪亮吉　稚存著

西漢文章最盛，如鄒枚嚴馬，以迄揚雲等，班固不區分，別爲立傳，此文章所以盛也。至范蔚宗始別作文苑傳，而文章遂自東漢衰矣。

漢文人無不識字，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揚雄作訓纂篇是矣。隋唐以來，即學者亦不甚識字，曹憲注廣雅，以餅爲餅，顏師古注漢書，以洨爲彼是矣。

余最喜觀時雨既降，山川出雲氣象，以爲實足以窺化工之蘊。古今詩人，雖善狀情景者，不能到也。陶靖節之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庶幾近之。次則韋蘇州之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亦是此陶韋詩之足貴，他人描摹景色者，百思不能到也。

世俗以爲月中有嫦娥，又有蟾蜍，非也。張衡靈憲云：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嫦娥竊之奔月宫，遂託身于月，是爲蟾蜍，是蟾蜍即嫦娥所化，非有二也。高誘淮南王書注亦云：嫦娥奔入月中爲月精。今人稱美色者，必曰月中嫦娥，無論事涉褻瀆，亦失之遠矣。

唐詩人去古未遠，尚多比興，如玉顏不及寒鴉色，雲想衣裳花想容，一片冰心在玉壺，及玉溪生錦瑟一篇，皆比體也。如秋風江上草，黃河水直人心，曲弧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間，以及李杜元白諸大家，最多興體，降及宋元，直陳其事者，十居其七八，而比興體微矣。

三百篇無一篇非雙聲疊韻，降及楚辭，與淵雲枚馬之作，以迄三都兩京諸賦，無不盡然。唐詩人以杜子美爲宗，其五七言近體，無一非雙聲疊韻也。間有對句雙聲疊韻，而出句或否者，然亦不過十分之一。中唐以後，韓李溫諸家亦然。至宋元明詩人，能知此者漸鮮。

本朝王文簡頗知此訣，集中如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烟痕，此類數十聯，亦可追蹤古人。然疊韻易曉，而雙聲難知，則聲音訓詁之學宜講也。

杜牧之與韓柳元白同時，而文不同韓柳，詩不同元白，復能于四家外，詩文皆別成一家，可云特立獨行之士矣。韓與白亦素交，而韓不仿白，白亦不學韓，故能各臻其極。

詠古詩雖許翻新，然亦須略諳時勢，方不貽後人口實。如唐末李昌符綠珠詠曰：誰遣當年墜樓死，無人巧笑破孫家。意極新穎，然按晉書紀傳，石崇被殺，未久，趙王倫即敗，秀亦同誅，不待綠珠之入而家已破矣。若崇肯遺綠珠，綠珠即從命以往，亦徒喪名節耳。詩人作詩，自當成人之美，如一代紅顏爲君盡，何等氣色，而昌符顧爲此語，吾卜其非端人也。

明御史江陰李忠毅獄中寄父詩：出世再應爲父子，此心原不間幽明。讀之使人增天倫之重。宋蘇文忠公獄中寄子由詩：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他生未了因。讀之令人增友于之誼。唐杜工部送鄭虔詩：便與先生成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讀之令人增友朋之風義。唐元相悼亡詩：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讀之令人增伉儷之情。孰謂詩不可以感人哉。

昆明錢侍御澧，爲當代第一流人，即以詩而論，亦不作第二人想。五言如塞墻一孤雁，烟雨五母雞，風連巫峽動，烟入洞庭寬。七言如夜不分明花氣冷，春將狼藉雨聲多，曉簾幾卷燕交入，午夢欲終蟬一吟，拆皆成字蕉新麥，望即生津釘小梅，門接山光來異縣，籬分花氣與芳鄰，皆戛戛獨造。至五言古長風三首，及遣家三首，七言長短句赴隨州一篇，無意學古人，而自然入古，其杜老北征元宴春陵行之比乎。

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尚書昀詩，如泛舟苕霅，風日清華。王方伯太岳詩，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天。陳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倔强。張上舍鳳翔詩，如假鬼哭虎，酸風助哀。蔣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蔣編修士銓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塞。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錢文敏維城詩，如名流入座，意態自殊。畢宮保沅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舅氏蔣侍御和甯詩，如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泰來詩，如便服輕裘，備堪適體。錢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守師法。王光祿鳴盛詩，如霽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文哲詩，如宮人入道，未洗鉛華。王司寇昶詩，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嚴侍讀長明詩，如觸目琳瑯，率非己有。王侍讀文治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施太僕朝幹詩，如讀廿讀鼎銘，發人深省。任侍御大椿詩，如橋銅狄，冷眼看春。鮑郎中之鍾詩，如昆侖琵琶，未除舊習。張舍人塤詩，如廣筵招客，間雜屠沽。程吏部晉芳詩，如白傅作詩，老嫗都解。曹學士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張大令鶴詩，如繩樞甕牖，時發奇花。

潘大令大奎詩，如故侯門第，樽俎尚存。張宮保百齡詩，如逸客遊春，衫裳倜儻。舅氏蔣檢討蘅詩，如長謠聽直，至老益堅。汪明經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錢通副澧詩，如滄諳桑麻，亦關治術。李主事鼎元詩，如海山出雲，時有奇采。姚郎中鼐詩，如山房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黃二尹景仁詩，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顧進士敏恆詩，如平空鶴唳，清響四流。瞿主簿華詩，如危樓斷簫，醒人殘夢。高孝廉文照詩，如碎裁古錦，花樣尚存。方山人薰詩，如獨行空谷，時逗疏香。趙兵備翼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詼諧。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凌教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碑蘚蝕。李兵備廷敬詩，如三齊官服，組織輕巧。林上舍鎬詩，如狂飆入座，花葉四飛。曾都轉燠詩，如鷹隼脫韝，精采溢目。王典籍芑孫詩，如中朝大官，老于世事。秦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尚流空翠。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殘箋，惜難輕舉。盧州守紳詩，如栽盤紅藥，蕃衍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詩，能傾一坐。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瀆，鹵簿森嚴。方上舍正澍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梁侍講同書詩，如山半鐘魚，響叅天籟。潘侍御庭筠詩，如枯禪學佛，情劫未忘。史文學善長詩，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黎明經簡詩，如怒猊飲澗，激電搜林。馮戶部敏昌詩，如老鶴行庭，舉止生硬。趙郡丞懷玉詩，如鮑家驄馬，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名花照鏡。楊大令倫詩，如隋皇畫艓，稍覺失真。楊戶部芳燦詩，如金碧池臺，炫人心目。布政揆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孫兵備星衍少日詩，如飛天仙人，足不履地。呂司馬星垣詩，如宿霧埋山，斷虹飲渚。張檢討問陶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部道生詩，如王謝家兒，自饒繩檢。劉刺史大觀詩，如梅邊春色，仍帶荒寒。吳禮部蔚光詩，如百草作花，雜蒔桃李。徐大令書受詩，如孔雀賓客，草具難陳。趙大令希璜詩，如麋鹿駕車，終難就範。施上舍晉詩，如湖海元龍，未除豪氣。伊太守秉綬詩，如貞元朝士，時務關心。方太守體詩，如松風竹韻，爽客心脾。張司馬鉉詩，如鑿險縋幽，時逢異境。張上舍鑑詩，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劉孝廉嗣綰詩，如荷露烹茶，甘香四徹。金秀才學蓮詩，如殘蟬照海，病燕依樓。吳孝廉嵩梁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徐刺史嵩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吳司訓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文學椿詩，如洛陽少年，頗通治術。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浮花，金莖滴露。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張大令吉安詩，如青子入筵，味別百果。陳博士石麟詩，如晴雲舒紅，獨此幽谷。項州倅墉詩，如春草乍綠，尚存冬心。邵進士葆祺詩，如香車寶馬，照耀通衢。郭文學麐詩，如大堤遊女，顧影自憐。張上舍問彤詩，如秋棠作花，淒豔欲絕。胡孝廉世琦詩，如陟險躋巔，擢空鷹隼。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曾入蓬萊。僧慧超詩，如松花作飯，不飽獼猴。巨超詩，如荇葉製羹，稍清牢醴。僧小顛詩，如張顛作草，時覺神來。僧果仲詩，如郭象注莊，偶露才語。僧寒石詩，如老衲升壇，不藏真率。閨秀歸懋昭詩，如白蘋作花，不香而韻。崔恭人謹孟卿詩，如沙彌升座，靈警異常。孫恭人王采薇詩，如斷綠零紅，淒豔欲絕。吳安人謝淑英詩，如出林勁草，先受驚風。張宜人鮑茝香詩，如栽花隙地，補種桑麻。余所知近時詩人如此。內惟黎明經簡，未及識面，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激湍峻嶺，殊少迴旋。

陸放翁六十年中萬首詩，可云多矣。然萬首實不始于此。前蜀王仁裕生平作詩滿萬首，蜀人呼曰詩窖

子，見蜀檮杌及十國春秋。

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余於詩家詠物亦然。然亦有不可盡廢者，丹徒李明經御性孤潔，嘗詠佛手柑云：自從散罷天花後，空手而今也是香。如皋吳布衣性倜傲，嘗詠風箏云：直到九霄方駐足，使無一刻肯低頭。讀之而二君之性情畢露。誰謂詩不可以見人品耶。

詩有後出而愈工者，余自伊犁赦歸，有紀恩詩云：一體視猶同赤子，十旬俗已悉烏孫。人以為孫赤子為工。後趙兵備翼見贈一聯云：足以烏孫途上繭，頭幾黃祖座中梟。（由初到伊犁時事。）則可云奇警矣。後同年韋大令佩金亦自伊犁赦回，余登揚州高明寺浮圖望海，并懷韋中一聯云：夢裏烏孫疑鬼國，望中黑子是神仙。亦為揚州人傳誦，然卒不能及趙也。

怪可醫，俗不可醫；澀可醫，滑不可醫。孫可之之文，盧玉川之詩，可云怪矣；樊宗師之記，王半山之歌，可云澀矣。然非餘子所能及也。近時詩人喜學白香山、蘇玉局，幾于十人而九，然吾見其俗耳，吾見其滑耳，非二公之失，不善學者之失也。

近青浦王侍郎昶有湖海詩傳之選，刊成寄余。余于近日詩人，獨取嶺南黎簡及雲間姚椿，以其能拔戟自成一隊耳。

侍郎詩派出于長洲沈宗伯德潛，故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為準，其病在于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為去取，似尚不如篋衍集、感舊集之不拘于一格也。侍郎居青浦之朱家角，昨歲二月，余自吳江至上海，因便道訪之。侍郎以病不能起，耳目之用並廢，蓋年已八十矣。瀕行，侍郎持余哭，諄諄以身後志銘見屬。然尚能詩，口占一律贈余，末二語云：一語煩君須記取，好為有道鑱新碑。余亦為之揮淚而別。

詩固忌拙，然亦不可太巧。近日袁大令枚隨園詩集，頗犯此病。

老尚多情覺壽徵，商太守盤詩也。若使風情老無分，夕陽不合照桃花，袁大令枚詩也。二公到老風情不衰，于此可見。

黃二尹景仁久客都中，寥落不偶，時見之于詩。如所云：千金無馬骨，十丈有車塵。又云：名心淡似幽州日，骨相寒禁易水風。可以感其高才不遇，羈客酸辛之況矣。

孫兵備星衍少日詩才，為同輩中第一，如集中千杯酹我上北邙等十數篇，求之古人中亦不多得。小詩亦淒豔絕倫，如夜坐詠月云：一度落如人小別，片時圓比夢難成。廣陵客感云：紅燭照顏年少去，碧山回首昔遊非。讀之皆令人惘惘。中年以後，專研六書訓詁之學，遂不復作詩，即間有一二篇，亦與少日所作，如出兩手矣。

汪助教端光詩，如著色屏風，五采奪目，而復能光氣常新。同輩中鮮有其偶。豔體詩尤擅場，嘗有句云：並無歧路偏離別，正是華年算死生。摘華爭致疑雨集不能過也。

學昌黎昌谷兩家詩，不可更遇。朱竹君學士詩，學昌黎而過者也。然才氣畢竟不凡。記其少時送人長句有云：江南四月不成春，落盡桃花滿天地。今北地有此才否。劉文正統勳不以詩名，然偶有作，必出人頭

地。乾隆中。張桐城相國廷玉予告歸里。奉勅作送行詩。時門下士如趙編修翼等。皆客公所。並令擬作。卒莫有稱意者。公在樞廷。忽自擬詩聯之中一聯云。佳夢裏雲山繞。去情天湧雨露多。遂繕進呈。純皇帝亦大賞之。一時送行詩。遂無有出公右者。

管侍御世銘以制舉文得名。然所作詩實出制舉文之上。記其濟茂陵一律云。要使天驕讋漢旄。登壇絕幕遠橫行。雄心晚為泉鳩悔。萬命先因宛馬輕。馮鍔衣冠寤復查。不留弓劍待蘇卿。淒涼玉盌人間出。起告曾無一問舍生。神完氣足。非僅以格調見長者。

畢宮保沅詩。如洪河大川。沙礫雜出。而渾渾淪淪。自與衆流不同。平生所作。歌行最佳。次則七律。僅其荊州水災記事云。劈空接落待生門。又云。人鬼黃泉爭路入。蛟龍白日上城遊。眞景亦可云奇景。至河南使署喜雨詩云。五更陡入清涼夢。萬物平添歡喜心。則又民物一體。不愧古大臣心事矣。

余自伊犁蒙恩赦回。以出關入關所作。編為荷戈賜環二集。海內交舊作詩題集後者。不下百首。惟同年曾運使燠一絕。最為得體。云。君得為詩是國恩。長歌萬里入關門。請看紹聖元符際。蘇軾文章戒不存。

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搜采極博。然如前蜀安康長公主見後蜀紀及徐光溥傳。僧酷頭見僧智訥後蜀實錄王昭遠等傳。而前蜀公主傳後蜀僧衆傳不列及之。何也。

余于四時最喜二月。以春事方半。百草怒生。萬花方蕊。物物具發生氣象故也。一至三月。則過于爛漫矣。因喜此月。于是植物亦最喜杏。動物亦最喜燕。少日讀國風燕燕于飛。及夏小正來降燕乃睇。圖有見杏。氣覺神往。稍長。凡前人詩詞之詠杏及燕者。無不喜諷之。杏詩如海杏大如拳。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詞如杏花疎雨裏。吹笛到天明。及紅杏枝頭春意鬧。杏花春雨江南之類是矣。自所作亦不下十數篇。在汴梁客館有杏花詩四絕句。其一云。倚牆臨水只疑仙。醉絕東風二月天。要與春人鬭標格。有花枝處有秋千。極為同人所賞。在貴州日。行部至都勻驛館。云。無人知道春將半。時有出牆紅杏花。里中構舟亭即事云。一春消息杏花知。餘不盡錄。燕詩如燕燕尾涎涎。袖中有短札。願寄雙飛燕。與金鋪繡戶長相見。飛入尋常百姓家。亂入紅樓檢杏梁。恫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軟語商量不定。看足柳昏花暝之類是也。自所作亦不下數十篇。舊時賣花聲詞云。燕子平生眞慣事。不見梅花。為江南北女士所傳誦。按試貴州遵義府使院。有句云。與客生疏惟燕覩。背人開落有棠梨。伊犁紀事四十首中有云。只有寡垣春燕苦。一生不及見雕梁。還懷客中雜詠云。避俗仍居雲水鄉。下安吟榻上雕梁。雙棲燕子孤眠客。一室權分上下牀。他如歸燕曲等。皆係長篇。不更錄入。

呂司馬星垣詩。好奇特。不就繩尺。曾用七陽全韻作柏梁體。見贈。多至三四百句。末二句云。乾坤生材厚中央。兩儀萬古不敢望。頗極奇肆。然古人無此例也。余亦嘗贈以長句。末四語云。識君文名已三載。才如百川不歸海。纍河倒注弱水西。努力爲濟欲相待。亦頗寓規于獎云。

呂又有句云。桃花離離嬌妖靡。又題博浪椎圖云。人間十日索不得。海上大鳴鼓蓬聲。蓋好奇不肯作常語如此。

古今詠月詩。佳者極多。然如明月照高樓。明月照積雪。月華臨靜夜等篇。皆係興到之作。非規規于詠月也。李杜為唐大家。即詠月詩而論。亦非人所能到。杜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李云。青天中道流孤月。又云。五峯轉月色。百里行松聲。寫月有聲有色如此。後人復何從著筆耶。

古今詠雪月詩。高超者多。詠正面者殊少。王右丞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閑。可云詠正面矣。吾友孫兵備星衍終南山館看月詩。空裏輝流不定明。烟中影接多時絲。亦庶幾近之。

畢宮保有青衣周某。頗學作詩。嘗有句云。燭短夜初長。余與同人皆賞之。

楊比部夢符。好學六朝文。小詩亦極幽冷。余嘗以一聯戲之曰。詩宗四靈文六代。科名兩度籍三州。蓋楊寄籍山東。補博士弟子。繼舉陝西鄉試。成進士。則又浙江原籍也。比部後又寄居吾鄉。宅在烏衣橋。三將軍巷。卒後。其子以比部遺命乞余為六朝文格以表其墓。末云。訪將軍之巷。大樹猶存。過邗水之橋。溪流半涸。亦足以悽愴傷心者矣。即指此也。

河豚以江陰為第一。鯽魚以采石磯為第一。刀鱭以江寧樓霞港為第一。余七招中所云牛渚銀鱗。睹江石華。味或華而不清。質或清而不華。兼江鄉之風味。首鯿鱭之足誇是也。

劉相國墉繼正揆席。人皆呼為小諸城。性滑稽。一日在政事堂早飯。忽朗吟曰。但使下民無殿屎。（作本字讀）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坐為之噴飯。

嘉慶十年正月。紀尚書昀卒。命以原官協辦大學士。乃未半月遽卒。年八十一矣。乾隆中。四庫館開。其編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最為瞻博。生平尤喜為說部書。多至六七種。故余哭公詩云。最憐干寶搜神記。亦附劉歆輯略編。先是又誤傳翁閣學方綱卒。余亦有輓詩云。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詩。蓋金石學為公專門。詩則時時欲入考證也。後乃知誤傳。而詩已播于人口。或公聞之亦不以為怪耳。

山陰酒始見于梁元帝金樓子。并呼之為甜酒。考前代酒最著名者曰宣城醪。蒼梧清。京口酒。蘭陵酒。霅下酒。（今名南潯酒）及酒泉郡。本以酒得名。余曾歷品之。究以山陰酒為第一。酒泉郡酒及霅下次之。蘭陵酒今沂州蘭山縣釀酒法已失傳。若宣城。京口酒。南史鄱陽王綸傳稱曲阿酒。皆貴濁。又失之太甜。與今吳中之福貞。錫山之惠泉相等。未見其美也。汾州酒。滄州酒。性又與燒春同。自當別論。蒼梧清亦同燒春。

近時士大夫頗留意飲饌。然余謂必不得已。酒醪為上。茶經次之。至一肴一味。皆有食單。斯最下耳。

果以哈密瓜為上。即古之敦煌瓜也。然必居時至其地食乃佳。若貢京師者。則皆預摘。色香味多未全。弃其至也。其次則綏桃。葡萄。又次則洞庭之楊梅。閩中之橘柚。又次則涼州之蒲桃。泉州之甘蔗。伊犁之蘋果。若安石榴。廣南之荔枝。則實未嘗至其地。俟再論定。

魚則海魚為上。河魚次之。江魚次之。湖魚又次之。尋常溪港之魚。則味薄而腥矣

南中多禽。北中多獸。南中禽多巢居。北中獸多穴居。若獸之巢居。（如[illegible]之類）北中禽之穴土。（如鳥鼠同穴之類）則亦僅見者耳。塞外則凡禽皆穴居。以風多而林木少故也。

小說家所言。亦皆有本。如西遊記之雷音寺。火燄山。皆在吐魯番道中。余遣戍伊犁日曾過之。

裴岑紀功碑在巴里坤南山頂關帝廟中，余本擬歸日搨數十本，以貽好古者，及歸，乃取道于小南路，不經此，遂無由搨取，迄今以爲歉。至舍間金石，藏有此碑，尙係客西安時所購得。

終南山中牡丹，高百餘尺，均係木本，花皆大如斗，香氣聞數百里。

窮達懸明主，耕桑皆近郊。唐儲光羲詩也。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唐韋應物詩也。讀之覺溫厚和平，去三百篇不遠。

杜工部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足見長句最難，非有十分力量十分學問者，不能作也。即以唐而論，以長句擅場者，李杜韓而外，亦惟高岑王李四家耳。

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皇。遍眞神仙。黃昏風雨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遍眞劍俠。千回飲博家仍富，幾處報仇身不死。遍眞豪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遍眞美人。門前債主雁行列，屋裏酒人魚貫眠。遍眞無賴。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遍眞豪奴。近江寧友人燕南山暑夜納涼詩云，破邑蕪畔一綠風。遍眞窮鬼語。陳毅威事云，個是荒年飯，雖加遍眞餓鬼語。

余嘗師唐先生爲埴，素工詩，今業多散失，猶憶其題寫女屑梢詩曰，白晝長人依故壠，黃昏覺伴嘯孤村。荒寒蕭瑟，及小兒女情態，非寫得出。

菜花詩始于張翰黃花如散金，太白所云張翰黃花句也。近人菜花詩，又有花枝不上美人頭句，余獨以爲不然，嘗反其意作一詩曰，摘得菜花何處用，嫩黃先襯玉搔頭。亦明此花之可以上美人頭耳。客歲又

有句曰，深紅不豔深黃豔，菜甲花開蝶四飛。

瀝瀆城近海，土人爲言，曾有蛟幻作人，夜叩門者，故相戒夜不開扉。余紀事詩有云，一樓四面窗，面面臨曠野，老蛟能變人，叩來嚇居者。即指此。

伊犁地較西安已高八百一十里，見元和郡縣志，故初一日即見新月。余紀事詩所云月朔新蟾已抱肩也。

湯泉以黃山硃砂泉爲第一，久浴之實可延年益壽。驪山及昌平者次之，餘則硫黃泉居多，水性酷烈，僅可以除風溼及疥癬之疾耳。余在試貴州，浴郭外湯泉，詩云，半生萬斛塵勞債，已試人間第七湯。蓋指黃山及臨潼、盩厔、昌平州、和州、句容與石阡也。後遣戍伊犁，又浴湯泉一，近頗蓋廬草溼。

近時九列中詩以錢宗伯載爲第一，紀尙書昀次之，宗伯以古體勝，尙書以近體勝。漢軍英廉相國，亦其次也。

黃二尹景仁詩，太白高高天尺五，寶刀明月共輝光。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豪語也。全家都在風聲裏，九月衣裳未剪裁。是如可析，似勞薪苦語也。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實得我拌珠十斛賺來誰費豆三升爲勝也。

江寧詩人何士顒居長干里，有友人投一詩曰，仰首欲攀低首拜，長干一塔一詩人。

近人有蘋果詩云，綠于春水方生日，紅似朝霞欲上時。

近時能爲中晚唐詩者，無過方上舍正澍，其遊仙詩云，鈞天舞者無新舞，喚我紅窗夢裏詩。無缺尙官齊

仰首殿中一帝一書生。讀之飄飄欲仙。至若月黑花臺一髑髏，紅豆樓頭懸小影，年年一度忌辰開。則又鬼氣偪人矣。

吳祭酒偉業詩，熟精諸史，是以引用確切，裁對精工，然生平殊昧平仄，如以長史之長爲平聲，韋杜之韋爲仄聲，實非小失。

朱檢討彝尊曝書亭集，始學初唐，晚宗北宋，卒不能鎔鑄自成一家。

近來浙中詩人皆瓣香厲鶚樊榭山房集，然樊榭氣局本小，又意取尖新，恐不克爲詩壇初祖。

同里錢秀才季重，工小詞，然飲酒使氣，有不可一世之槩。有三子，溺愛過甚，不令就塾，飯後即引與嬉戲，惟恐不嘗其意。嘗記其柱帖云，酒酣或化莊生蝶，飯飽甘爲孺子牛。眞狂士也。

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查編修愼行過紅豆山莊作也。近湖北張明經本有題袁大令小倉山房集後云，奄有衆長緣筆妙，未臻高格恨才多。同一用意，而各極其妙。

北江詩話卷二

詩文之可傳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氣，四曰趣，五曰格。詩文之以至性流露者，自六經四始而外，代殊不乏，然不數數觀也。其情之纏綿悱惻，令人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哀，可以樂，則三百篇及楚騷等，皆無不然。河梁桐樹之於友朋，秦嘉荀粲之於夫婦，其用情雖不同，而情之至則一也。至詩文之有眞氣者，秦漢以降，孔北海、劉越石以迄有唐李杜韓高岑諸人，其尤著也。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別趣。莊漆園、陶彭澤之作，可云有天趣者矣，元道州、韋蘇州亦其次也。東方朔之客難，枚叔之七發，以及阮籍詠懷，郭璞遊仙，可云有生趣者矣。僮約之作，頭責之文，以迄鮑明遠、江文通之涉筆，可云有別趣者矣。至詩文講格律，已入下乘，然一代亦必有數人，如王莽之摹大誥，蘇綽之倣尙書，其流弊必至於此。明李空同、李于鱗輩，一字一句，必規倣漢魏三唐，甚至有竄易古人詩文一二十字，即名爲己作者，此與蘇綽等亦何以異。本朝邵子湘、方望溪之文，王文簡之詩，亦不免有此病，則拘拘於格律之失也。

李太白或以爲隴西人，或以爲蜀人，或以爲山東人。今以新舊唐書本傳及集中詩校之，云白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又爲益州長史蘇頲所識，是白爲蜀人無疑。嗣後客任城，又與孔巢父等稱竹溪六逸，皆在山東。杜甫詩據見在而言，故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也。至隴西，乃李氏之望，又非居地。

李杜皆嘗稱拾遺，肅宗至德二年，拜甫爲左拾遺，代宗立，以左拾遺召白，而白已卒。若甫稱工部，則劍南

幕府日檢校之官.李稱翰林.則賀知章薦舉時供奉之署.皆非實職.故云當稱拾遺爲是.况皆朝廷之所授也.

宋朱嚴第三人及第.王禹偁贈詩曰.榜眼科名釋褐初.是宋人亦以第三人爲榜眼.

人之一生.皆從忙裏過却.試思百事忽忙.即富貴有何趣味.故富貴而能閒者.上也.否則甯可不富貴.不可不閒.余在翰林日.冬仲大雪.忽同年張船山過訪.遂相與縱飲.興豪而酒少.因增庭畔雪入酒.足之.會有句云.閒中富貴誰能有.白玉黃金合成酒.此閒中一重公案也.及自伊犂蒙恩赦歸.抵家日.偶賦一絕云.病餘纔得卸擬縫.桃李迎門恍欲盲.從此却營閒富貴.蝦蟇給廩鶴乘軒.盡散人之樂.實有形神並釋魂夢俱恬者.此又閒中公案之一重也.此詩偶忘編入集.附記于此.

陶彭澤詩有化工氣象.餘則惟能描摹山水.刻畫風雲.如潘陸鮑左二謝等是矣.

臧洪之節.過於魯連.宏演之忠.逾於豫讓.高漸離之友誼.青萍子之後勁也.欒布之義烈.王叔治之先聲也.

姑蘇.姑胥.姑餘.皆一地也.蘇胥餘.並音同.淮南覽冥訓.軼鶤雞於姑餘.高誘注.姑餘.山名.在吳.

忠義奮發之語.有古今一致者.祖逖渡江.中流擊楫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反者.有如此江.宋岳飛傳.除荊南鄂州制置使.濟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然逖方披荊棘.得河南數郡.即卒.而飛竟遂平襄鄧.剿滅湖湘諸賊.始朝服入朝.則忠義奮發雖同.而飛之才勇.又過於逖矣.

李愬之用元濟降將李祐.岳飛之用楊么賊黨黃佐.其用意並同.

飛後定謚忠武.見飛孫珂金陀粹編.其謚册引諸葛亮郭子儀二人皆謚忠武爲比.而宋史本傳不載.可云疎略矣.

郃鄲淳曹娥碑.見古文苑.文筆平實.不足以當黃絹幼婦外孫齏臼之譽也.蔡中郎郭有道碑.自言無愧辭.今讀之.絕無異人處.蓋東京文體之衰.此二篇又東漢之平平者.乃知向日盛傳此二碑.皆係耳食.爲古人所欺耳.余詠史詩云.不被古人瞞到底.曹娥碑與郭君碑.

關壯繆欲取秦宜祿妻.見蜀記.裴松之注三國志引之.近有一腐儒.必欲爲神武辯無此事.不知英雄好色.本屬尋常.不足爲神武諱也.

賦物詩貴在小中見大.前人詠簾鉤詩五律下半云.當世正多事.吾曹方苦兵.聊擁權字下.又作戰場聲.余近遊天台.自嵊縣陸行.坐竹兜甚適.亦有一律.下半云.半世車比鹿.前塵使者軺.老夫雙繭足.曾走萬程嵩亦或庶幾乎.

左傳僖公十三年城濮之戰.傳言執宛春以怒楚.今廬州府志載宛春爲廬州人.不知何據.

七律之多.無有過於宋陸務觀者.次則本朝查慎行.陸詩善寫景.查詩善寫情.寫景故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寫情故宛轉關生.一唱三歎.查詩家之能事畢.而七律之能事亦畢矣.近日趙兵備翼.亦擅此體.可爲陸查之亞.

中唐以後.小杜才識.亦非人所及.文章則有經濟.古近體詩則有氣勢.倘分其所長.亦足以了數子.宜其薄視元白諸人也.

有唐一代詩文兼擅者.惟韓柳小杜三家.次則張燕公元道州.他若孫可之、李習之、皇甫持正.能爲文而不能爲詩.高岑王李李杜韋孟元白.能爲詩而不能爲文.即有文.亦不及其詩.至詩及排偶文兼者.亦祇王楊盧駱及李玉溪五家.餘則蘇頲呂溫崔融李華李德裕等.文勝於詩.李嶠張九齡李益皮日休陸龜蒙輩.詩勝於文.均不能兼擅也.宋代詩文兼擅.亦惟歐陽文忠公蘇文忠王荊公.南渡則朱文公.餘亦各有所長.不能兼美.

杜工部之於庾開府.李供奉之於謝宣城.可云神似.至謝庾.各有獨到處.李杜亦不能兼也.

宋初楊劉錢諸人學西崑.而究不及西崑.歐陽永叔自言學昌黎.而究不及昌黎.王荊公亦言學子美.而究不及子美.蘇端明自言學劉夢得.而究亦不能過夢得.所謂棋輸先著也.

東漢人之學.以鄭北海爲最.東漢人之文.以孔北海爲最.東漢人之品.以管北海爲最.

人才今古皆同.本無所不有.必視君相好尚所在.則人才亦趨集焉.漢尚經術.而儒流皆出於漢.唐尚詞章.而詩家皆出於唐.宋重理學.而理學皆出於宋.明重氣節.而氣節皆出於明.所謂下之化上.捷於影響也.

一代割據之主.皆有人才佐之.方足以偏強歲月.石趙之右侯.苻秦之王景畧.李蜀之范長生等.是矣.降逮唐季五代.皆然.吳越之羅隱.荊南之梁震.馬氏之高郁.皆其人也.他若李密之用邴元真.王世充之用段達.以迄張士誠之用黃蔡葉.雖欲不亡得乎.

秦三良.魯兩生.以迄田橫島中之五百士.諸葛誕麾下之數百人.皆未覓其用而死.惜哉.

鵲巢避太歲.明有所獨也.拘儒避反支.識有所囿也.

徐知誥輔吳之初.年未強仕.以爲非老成不足壓衆.遂服藥變其鬚鬢.一日成霜.宋寇萊公急欲作相.其法亦然.余見近時公卿.鬚鬢皓然.而百方覓藥以求其黑者.見又出二公下矣.袁大令枚.有染鬚詩.余嘗戲之曰.公事事欲學香山.即此一端.已斷不及.香山詩曰.白髮人立月明中.又云.風光不稱白髭鬚.而公欲飾貌娛容.是直陸展染鬚鬢.欲以媚側室耳.坐客皆大笑.

宋真宗稱向敏中大耐官職.此言實可警熱中及浮躁者.蓋一切功名富貴.惟能耐.纔始遠大.徐中書步雲召試得雋.急足至.方同客食半丸.喜極.以半丸覓口.半日不得口所在.人傳以爲笑.此即不能耐故也.

世語稱魏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及文帝得立.抱辛毗頸曰.辛君知我喜不.毗歸告其女憲英.憲英以爲宜懼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是知倉猝中最足以覘人氣局度量也.

屠刺史紳生平好色.正室至四五娶.妾媵仍不在此數.卒以此得羸疾卒.余久之哭以詩曰.閒情究累韓光政.醇酒終傷魏信陵.蓋傷之也.

孫兵備星衍.配王恭人.善詩.所著有長離閣集.兵備曾屬余爲之序.蓋余次子盼孫.曾聘恭人所生次女.

然兩家子女不久並嫁莊人亦年二十四即卒其閨房唱和詩雖半經兵備裁定然其幽奇惝怳處兵備亦不能爲如青山獨歸處花暗一層樓一院露光圓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此類數十聯皆未經人道者

新唐書楊貴妃傳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杜牧之詩所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者也人遂傳貢荔枝自此始不知非也後漢書和帝紀云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云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云云帝遂下詔敕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謝承後漢書所載亦同是荔枝之貢東漢初已然不自唐始亦不自貴妃始也

李賢後漢書注引帝王世紀紂時傾宮婦人衣綾紈者三百餘人綾字始見此說文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玉篇綾文繒也蓋布帛之細者皆可名綾今俗有綾布是也

余里中有以酒食醉飽至成獄訟者余戲贈以詩內一聯云內史獄詞由薄始浩翁風病起江瑤一時傳以爲工

史記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爲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漢淮南王客亦八人漢書所云八公者是今考兩家賓客紹皆割裂諸子撏撦紀傳成書秦以前古書亡佚既多無從對勘即以今世所傳文子一書校之還其割截者十至七八又故移徙前後倒亂次序以掩飾一時耳目而博取重貲故余詠史中有一篇云著書空費萬黃金剽竊[illegible]源尚可尋呂覽淮南盡如此兩家賓客太欺心是見賓客之不足恃古今一轍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魏王泰著括地志等盡然李善箋以一手注文選所以可貴也

余自塞外還道出河南偃師聞吾友武大令億卒往哭之其子明經穆淳出謝並乞題數語於繐帳以慰先人余即作一聯云降年有永有不永廉吏可爲不可爲蓋大令諸兒皆老苦惟大令年未周甲也

靑陽涂上舍國熙淮陰侯一詩頗有論古之識今錄之首韓奇謀闢漢疆韓侯未肯負高皇不將十面收強楚終見三齊讓假王相背君休思蒯徹存心誰復似張良臨風空灑英雄淚淮水淮山兩渺茫

寫景易寫情難寫情猶易寫性最難若全椒王文學藻詩二斷句直寫性者也呼奴具朝餐慰兒長途饑關心雨後寒試兒身上衣兒饑與兒寒重勞慈母心天地有寒燠母心隨時深實能追出慈母心事

近人有白門莫愁湖詩英雄與兒女各自占千秋余以爲英雄兒女平分尙未公允曾口占一絕云神仙富貴分頭占一箇茅山一蔣山只有斯湖尙公道英雄兒女總相關蓋分賞之不如渾言之耳

問君能有幾多愁卻是一江春水向東流李後主詞寫愁可謂至矣余最愛白門凌秀才霄秦淮春漲詩云春情從此如春水倚著欄干日夜生寫情亦可云獨到二君皆借春水以喻然一覺傷心欲絕一覺逸興遄飛則二君之所遇然也

蟬鬼殘聲過別枝實屬體物之妙余又見殘蟬未到別枝而半道復爲雀所食者雀嘴中尙有吉響曾作聽蟬行云一蟬響一枝十蟬響十柯開四面窗蟬響何其多餘聲尙未到別樹黃雀突來將汝啣微蟲雖小響未沈倘向黃雀喉中鳴亦可見天地間景物無所不有苦吟者亦描寫不盡耳

左傳蔡哀侯見息嬀弗賓又云楚子元欲蠱文夫人及子元反自鄭遂處王宮曰弗賓曰欲蠱蓋皆色之

招魂也今漢水入江處有桃花夫人廟相傳即息夫人余嘗題一絕云空將妾貌比花妍石上桃花色可憐何似望夫山上石不回頭已一千年弔之亦原之耳

詩序言江漢之女被文王之化有不爲強暴所污者足知遇強暴而不污惟第一等烈女子能之若息嬀之遇楚文高澄妻之值高洋皆所云強暴之污也洋之禽獸行固不足責楚文能爲伐蔡復仇似良心尙有未泯處至子元蠱之成與否尙屬疑案繩之悲其遇可也原其心亦可也若元微之之崔氏則失之於前陸務觀之妻唐氏則失之於後又不可援息嬀之例

女子不幸則作秋胡之妻樂羊之婦然身可死名不可沒也若息嬀者則又恨其名之傳耳

如畫溪山必須畫舫乃稱平山堂之舫不及西子湖西子湖之舫不及桃葉渡至若山陰鑑湖之舟雖船船皆飛然正如薄箄之車旋轉不便耳

虎邱泛舟以朱絮炫目勝秦淮泛舟以絲竹沸耳勝平山堂泛舟以園林池館稱心勝若西子湖鑒湖則以上三者春秋佳日時時有之又加以山水清華洞壑奇妙風雲變化烟雨迷離覺可以娛心志悅耳目者無逾此也外如震澤湖之百重楊柳消夏灣之十里芙蕖柳色花光亦其次也

余夙夢至一處石匣隋劍門外有古澗時濯足其中遇有不稱心事輒翻衍作二句云久無澗次居公等別有池臺寄夢中亦指此也

李靑蓮之詩佳處在不著紙杜浣花之詩佳處在力透紙背韓昌黎之詩佳處在字向紙上皆軒昂

漢昭帝十四歲識上書人之詐顯宗八歲辨秦顧之冤皆所謂生而知之者魏高貴鄉公亦然特所遇不幸耳

漢靈帝之不登高晉惠帝之何不食肉糜則異下愚耳然以惠帝之愚暗而於嵇紹之死則曰侍中血弗浣成帝之帝蒙而以劉超鍾雅之遇害則云還我侍中右衛是知惟忠義可以感人無智愚賢不肖之異

蘇端明爲上清宮碑改作一事不敢斥言作一詩嫁名唐代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近時朱檢討彝尊因事斥出南書房亦有一絕云海內文章有定評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二公意皆有所指然非二公之才與學殆亦不敢作此詩也

歐陽公善詩而不善評詩如所推蘇子美梅聖俞皆非冠絕一代之才又自詡廬山高一篇在公集中亦屬中下甚矣知人知己之難也

歐陽公行人舉頭飛鳥驚七字畢竟不凡

旗亭張樂館說中秋蘭亭賦詩韻傳上巳黃樓傳柑之在元夜白衣送酒之屬重陽以及曲江之三月三日驪山之七月七夕皆藉詩文得傳他若盱江之五日上河之淸明又以圖繪參著文人筆墨有益於良辰勝地如此

明李空同王弇州皆以長句得名李之戰勝歸來血洗刀白日不動蒼天高王之老夫興發不可測大海

趙風生賓揚皆屬歌行中傑作。

近時長沙張進士九徵吾鄉萬進士應馨才氣皆風發泉湧惜尚多浮響。

王新城尚書作聲調譜然尚書生平所作七言歌行實受聲調之累唐宋名家大家均不若此。

甯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墮北風中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此宋末鄭所南思肖詩也讀之頑夫廉懦夫立志

言情之作至魂夢往來可云至矣齊山丁秀才騏年又翻進一層云如何夢亦相逢少怕我傷心未肯來。商太守盤秋霞曲楊戶部芳燦鳳林曲皆能敘小兒女情事宛轉關生然淋漓盡致中下語便極有分寸則商爲過之

詩人愛用六朝然能出新意者亦少惟陳布衣毅牛首山詩極爲警策云似憐人世興亡速不肯回頭望六朝。

無錫一縣明及本朝進士第一凡三人而皆名皐正德九年唐皐會寓居無錫萬曆二年孫繼皐今歲嘉慶六年辛酉恩科則顧皐不及二百年三人相繼魁天下而皆名皐亦異事也

詩人用意有不謀而合者宋陳子高詩云淚眼生憎好天氣離腸偏觸病心情而吾友汪助教端光云並無歧路傷離別正是饑年算死生雖取徑各別而用意則同然二聯亦皆前人所未道也

王新城居易錄載鼎甲之衰未有如康熙丁丑者狀元李蟠以科場事流徙極天榜眼嚴虞惇以子弟中式降調探花姜宸英亦以科場事牽涉卒於請室余謂康熙癸未亦然狀元王式丹以江南科場事牽涉卒於非所榜眼趙晉以辛卯江南主試賄賂獄絀爲巡撫張伯行參奏伏法探花錢名世則以年羹堯黨世宗憲皇帝特書名教罪人四字賜之乾隆乙未科一甲三人亦不利狀元王鑑麟探花沈清藻皆及第後未一年卽卒榜眼汪鏞以臚傳不到未受職先以罰俸官編修幾三十年垂老始改御史

高東井孝廉高才不遇所作詩亦時有憤時嫉俗之語嘗記其觀劇一絕云曲江宴上探花回試寄師門卻費才端莫輕他由竇客許多卿相此中來

李太白詩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長風沙今在安慶府懷寧縣卽石牌灣也宋史周湛傳爲江淮發運使上言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牌灣湛役三千萬工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爲利水經注江水徑長風山南得長風口江浦也

錢唐門外卸征帆小艓相扶上岸機一扇當風立霜柰夕陽紅透紫羅衫此余癸巳年初到西湖作也不復存稿戊午冬乞假歸舟過湖上於何春渚徵君鳳衢見之

羅世材湖北人戊辰嘉慶四年進士距鄉舉時已十一上春官矣其題號舍詩曰年年棄甲笑于思依舊青鞋布襪心三十三回幾賣歸可知幾淚已成堆羅多髯故以自嘲云其房師潘學士世恩爲余言之

章編修沅瑞甲午江南解元也是科余本擬第一人房師以製藝中數語恐犯磨勘力言於主師抑置副榜第一而章遂首多士矣章亦十一上春官及入翰林已爲余七科後輩功名之遲速有定如此壬戌中

粵東梁佩蘭亦十二上春官方得第然選庶吉士未及散館而卒

古來才大難爲用杜工部詩也新唐書隱逸孫思邈傳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或卽工部語所本

李學士中簡在上書房最久諸皇子皆服其品學乾隆乙酉歲秋上偶以鴞鳴命題試內廷諸翰林君詩最速成中一聯云怨陷猶可挽植性本無他

應制應試皆例用八韻詩八韻詩於諸體中又若別成一格有作家而不能爲八韻詩者有八韻詩工而實非作家者如項郎中家達貴主事徵麟不以詩名家而八韻則極工項壬子年考差題爲王道如龍首得龍字五六云矩必全身現能令衆體從貴己酉年朝考題爲草色遙看近卻無得無字五六云綠歸行馬外青入濯龍無可云工矣吳祭酒錫麒諸作外復工此體然庚戌考差題爲林表明霽色得寒字吳頸聯下句云照破萬家寒時閱卷者爲大學士伯和珅忽大驚曰此卷有破家字斷不可取吳卷由此斥落足見場屋中詩文卽字句亦須檢點

詩有自然超脫絕不作富貴語而必非酸寒人所能到者馮相國英廉詠雪詩填平世上崎嶇路冷到人間富貴家梁尚書沉喜雨詩五更陡入清涼夢萬物平添歡喜心之類是也

近人作金山詩五言以方上舍正澍萬古不知地全山如在舟二語爲最七言以童山人鈺重疊樓臺知地少奔騰江海覺天忙二語爲最

余有憶女紡孫詩云不是阿耶偏愛汝歸留無母最傷心及讀滑縣周大令過溷時悼女云來時有母去時無則兩層并作一層益覺沈痛

商太守盤詩似勝於袁大令枚以新警而不佻也

余頗不喜吾鄉邵山人長蘅詩以其作意矜情描頭畫腳而又無真性情與氣也晚年入宋商邱犖幕則復學步邯鄲益不足觀其散體文亦惟有古人面目苦無獨到處

原壤狸首之歌已開阮籍之先猶聖人能抹正之耳

靜者心多妙體物之工亦惟靜者能之如柳柳州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李嘉祐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雨非人能體會及此否

詩家例用倒句法方覺奇峭生動如韓之雉帶箭云將軍大笑官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杜之冬狩行云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使上下句各倒轉則平率已甚夫人能爲之不必韓杜矣

作牡丹詩自不宜寒儉卽如前人詩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比體也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賦體也外如君到子孫能幾家一生能得幾回看皆於空處著筆能實詮題面者實少若不得已求其次則唐李山甫之數苞仙豔火中出一片異香天上來宋潘紫巖之一棱晴藏金世界千重高擁玉樓臺尚能形容盡致余自少至今牡丹詩不下數十首然實詮題面者亦殊不多今略附數聯於後辛酉年三月十五日在舍閒看牡丹詩得天濤厚鋪盈尺與月同圓到十分壬子年京邸園花堂看牡丹詩縱教風雨無寒

色。占得樓臺是此花。今歲培園看牡丹詩。十里散香薰地暖。萬花低首避天文。又當晝乍舒千尺錦。殿春仍與十分香。及少日畢中騰光館看牡丹詩。調脂金鼎儼同味。承露玉盤饒異香。與本日所作六首不知可有一二語能彷彿花王體格否。

白牡丹詩以唐韋端己入門惟覺一庭香。及開元明公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向月中看。爲最。近人詩富貴叢中本色難。亦其次也。余昨在宣城章司訓珍席上詠白牡丹云三霄雨露承青帝。一朵芬菲號素王。以花在泮池旁。或尚切題也。

紅牡丹詩。前人絕少。余前在同鄉劉宮贊稱之席上賦牡丹詩。中二聯云。神仙隊裏仍耽酒。富貴叢中獨著緋。影共朝霞相激射。情於紅袖最因依。僅數術題字。不能工也。

太倉王秀才芥子有牡丹詩一聯云。相公自進姚黃種。妃子偏吟李白詩。爲一時所傳誦。然究傷纖巧。

北江詩話卷三

藏書家有數等。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板片。注其錯譌。是謂校讎家。如盧學士文弨、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唐吳氏之瓶花齋。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鄔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於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真贋。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是謂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

南宋之文。朱仲晦大家也。南宋之詩。陸務觀大家也。

成親王工詩。年四十六。髮已半白。嘗有夜坐詩曰。事繁書罷夜。心短轉憐人。

詩人之工。未有不自識字讀書始者。即以唐初四子論。年僅弱冠。而所作孔子廟碑。近日淹雅之士。有手不知其所出者。他可類推矣。以韓文公之類戚一切。而必諄諄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杜工部詩家宗匠也。亦曰讀書難字過。可知讀書又必自識字始矣。弄麞宰相。伏獵侍郎。不聞有詩文傳世。職是故耳。近時士大夫。亦有讀鍼灸之灸爲炙。草菅之菅爲管。呼金日碑万俟卨一如本字者。則弄麞伏獵。又可以分謗矣。

吾鄉有進士起家現居要地者。人乞其一札爲塞士先導。用晉書劉宏傳。得劉公一紙書。勝於十部從事語。此君復緘云。劉公何人。現居何職。乞開示。以便往拜。人傳以爲口實云。

人但知陶淵明詩一味真淳。不填故實。而以爲作詩可不讀書。不知淵明所著聖賢羣輔錄等。又考訂精詳。一字不苟也。

道家之有真實本領者。釋氏不能學。道家之祖尙元虛者。釋氏始竊其緒餘以名於世。大抵釋氏書之精皆莊列之緒餘也。其至粗如道在屎溺等。釋氏亦竊之。南宋儒者。似又竊釋氏緒餘。此即莊子所謂每況愈下也。

李白扶風豪士歌。在吳中所作。非贈人也。溧縣舊志以爲贈縣人萬巨所作。繆矣。

今時學者讀斷爛朝報。即以爲通曉世事。讀高頭講章。即以爲沈潛經術。何與昔人之知今知古異乎。

詩句限年。往往成讖。袁大令枚丁酉元日詩。不賀賓朋先自賀。堂前九十四齡親。然太夫人即於是年棄養。朱學士筠辛丑歲自福建學使任滿歸。歲朝作詩。有五十三年律漸工句。果於是年下世。乾隆中皇五子□□王。亦最工詩。於謝世之前。賦元日詩云。三十九年嵗嵗舊。亦不久奄忽。三詩並出無心。又並作於元日。並成詩讖。可云異矣。

余最愛明張夢晉一絕云。隱隱江城玉漏催。勸君且盡掌中杯。高樓明月清歌夜。此是人生第幾回。謂有思之惘惘盡而不盡之致。近時桐城方世泰亦有二語云。稱心一日足千古。高會百年能幾回。便稍覺直致。然亦似劍南集中語。

詩詞之界甚嚴。北宋人之詞。類可入詩。以清新雅正故也。南宋人之詩。類可入詞。以流豔巧側故也。至元而詩與詞更無別矣。此虞伯生吳淵穎諸人所以可貴也。

李明經御字琴夫。詩有奇氣。京口詞人之冠也。嘗見其讀戰國策書後九首之一云。解紛如解玉連環。一笑飄然東海邊。世上共求天下士。不知東海在人間。

今歲二月中遊天台。獨未及訪銅壺滴漏。以爲歉事。秋杪。以事至焦山。侯司馬鉽自京口攜其台灣黃山詩。屬爲訂定。內有越山至銅壺滴漏處一篇云。俯觀繩繫汁。側立僕持鐍。頗能繪涉險情事。又云。佛以四海水。入山一毛孔。雖用釋典。亦與此題確稱。嘗娶詩人鮑海門女。字茝香。亦能詩。有送外遊黃山台蕩一律。頗工。張簪之曰。粗成唱和今生願。小謝烟波夙世緣。前余在京師。鮑郎中之鍾。屬詩其三妹。皆工詩。余未之信。今茝香即其第二妹也。

司馬從弟上舍崙。工近體詩。畫青綠山水。殊有元人筆法。嘗作萬里荷戈圖見贈。余寄以二詩。末一首云。荷戈人在夕陽邊。宛馬如龍不著鞭。欲貌鴻濛萬年雪。別施輕粉寫祁連。上舍時時誦之。

焦山後有松寥二小山。境極幽邃。鷹隼窠各據其一。今一山峯頂盡白。蓋鷹糞所積也。余守風山後。嘗久憩於此。偶得句。鷹同綱占東西嶺。浪與人爭出沒舟。寫寥奇險之景。或亦遊焦山者所未及覽耳。

太倉蕭加玉茂才遊山詩亦頗刻畫致，如遊黃山朱砂菴至文殊院詩云：抱膝十指牢，捲膝一足翻。膝併過臆，縮項低觸脛。遊山實有此境。辛酉冬，余過太倉，飲汪庶子學金家三日，無日不與茂才偕，飲量甚豪，一如其詩。

今人以餻字爲俗，並附會云唐劉夢得作九日詩，不敢用餻字。此說未確。方言：餌謂之餻。廣雅：餻，餌也。惟說文不收此字，徐鉉新附始有之。然詩人所用字，豈能盡出說文耶？（北史綦連猛傳：未敗時，謠云：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啖餻未好。已用餻字。）

吾鄉乾隆壬戌、乙丑二科，皆得鼎甲二人：壬戌榜眼楊述曾、探花湯大紳；乙丑狀元錢維城、榜眼莊存與是也。然宋時亦有之：熙寧癸丑省元邵剛、狀元余中，皆毗陵人是矣。此條周密齊東野語亦載之。

萬青閣偶談載一甲三人同時皆至八座，惟康熙癸丑狀元韓菼爲禮部尚書，榜眼王鴻緒爲戶部尚書，探花徐秉義爲吏部侍郎。今考乾隆乙丑亦同：狀元錢維城刑部侍郎，贈尚書；榜眼莊存與禮部侍郎；探花王際華戶部尚書。亦皆同時，又皆曾直南書房，皆曾爲會試總裁，似又過癸丑矣。

桐廬談藪載兄弟同時爲主考者。吾鄉莊少宗伯存與、侍讀培因，一典試浙江，一典試福建，皆出里門。不二年，又皆視學：一浙江，一福建。無錫秦編修泉、弟編修瀛，一典試河南，一典試陝西。若父子同時爲考官者，大學士劉統勳主考順天，其子編修墉主考廣西，皆乾隆丙子；及吾鄉劉冢宰綸主考順天，其子編修躍雲主考山東，皆乾隆庚寅也。

池北偶談載順治戊戌一甲三人常熟孫承恩、嘉定孫一致、全椒吳國對，皆江南人。己亥一甲三人亦皆江南：徐元文、華亦祥、葉方藹也。至乾隆庚戌一甲三人亦皆江南：吳縣石韞玉、青陽汪守和、陽湖洪亮吉是也。（時分安徽、江蘇爲二。）是科特旨命無錫嵇文恭璜赴禮部恩榮宴，會後同年與同鄉後進三人皆接坐禮部堂上，則又戊戌、己亥所不能及，信乎壽考作人之化所致也。

殿試卷例以前十本進呈，惟乾隆庚辰年秦尚書蕙田等以十本外尚有佳卷，特旨許以十二本進呈。是科十四名以前並入翰林，洵屬異數。至乙卯年恩科，大學士伯和珅讀卷，以無佳卷，止取八本呈覽，然是科一甲有兩鄉舉狀元：王以銜，即本科會元王以鋙胞弟；探花潘世璜，又前科狀元潘世恩從兄也。

本朝一百餘年，湖南士子成進士未有入進呈十本中者，有之自乾隆庚辰今總督劉參相權之始。（劉以二甲四名入十本中。）嘉慶乙丑，劉充殿試讀卷官，而狀元探花皆在湖南矣。（狀元彭浚，探花何凌漢。）考宋淳熙丁未，湖南亦得一甲狀元王容，皆長沙人，見齊東野語。

方上舍正澍有過元宮寺詩曰：勝處青生天子纛，（寺即元世祖萬壽閣。）荒荒春滿地丁花。歎其屬對之工。然亦有所本，唐人詩云：咏罷兩髦地黃婆，架上一封天子書。語亦生踏可喜。乃知方詩又本於此也。

宋蘇子容詩：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亦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唐宋時宣麻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今殿試臚傳日，鴻臚寺官立殿下唱第，引聲亦甚長，唱一甲三人、二甲第一人、三甲第一人，必移時始畢，蓋古法也。又一甲三人唱名至三次，亦寓慎重之意。

又俗語爲狀元獨占鰲頭，語非盡無稽。臚傳畢，贊禮官引東班狀元、西班榜眼二人前趨至殿陛下，迎殿試榜。抵陛，則狀元稍前進，立中陛石上，石正中鐫升龍及巨鰲，蓋贊禮出入所由，即古所謂鰲頭矣。俗語所本以此。榜亭出，一甲三人隨之，由午門正中而出，蓋親王宰相亦無此異數。大學士嵇文恭公嘗笑語余曰：某爲宰相十年，不及一日之新進士云。

作詩造句難，造字更難；若造境造意，則非大家不能。近日順德黎明經簡頗擅此長，惜年甫四十而卒。然所存諸詩，尚足以睥睨一世。

唐少府欽華居中河橫側，余未出塾，即與訂交。倜儻有俠氣，沈淪簿尉，非其志也。今寄居皖公山左，余遊匡廬，曾便道訪之，爲題柱帖云：看山縱跡吾還健，入世心期爾最先。蓋總角時第一相識也。

作富貴語不必金玉珠寶也。如夜深斜搭秋千索，樓閣冥濛細雨中；及夜深簾殿月高低，僅寫雨及月，而富貴氣象宛然。然尚有宮殿樓閣字也。溫八叉詩云：隔竹見籠疑有鶴，捲簾看畫靜無人。韋端己詩：銀燭樹前長似晝，露桃花裏不知秋。第二等人家，即無此氣象。近人詩則天氣新涼人好睡，闌干閒在月明中；及路時迷人百種花，亦是。余前有送春詩云：三面水亭簾不捲，百花香裏度殘春。又初夏云：居然一服清涼散，不喫荷珠即露珠。正不必用八寶丹，自爾不寒儉也。

杜工部之救房琯，則生平許身稷契之一念誤之也。李供奉之知郭子儀，則生平喜魯仲連一流人之識鑒之也。韓吏部之折王庭湊，則生平諫佛骨及不好神仙之定見致之也。能諫佛骨，即能驅鱷魚；能驅鱷魚，即能折王庭湊。故余嘗有詠史詩曰：異類強藩盡低首，王庭湊與鱷魚同。

古人事皆有本。明宣德時芳草鬬雞缸，即仿漢時春草雞翹羽以爲之者。史游急就篇：春草雞翹鳧翁濯。顏師古注云：春草，象其初生纖麗之狀也。雞翹，雞尾之曲垂者。言織刺爲春草雞翹之形。一曰染衣色似之。蓋漢儒施於絹素者，明則用之於磁器耳。

御覽引春秋考異郵云：織紝出，蠶期起。詩正義引里語云：促織鳴，懶婦驚。正可相對。古人重女工，故蟲鳥亦皆以紝織爲名，巧婦布穀女工雀名義並同。

王文簡詩律精勝於古體，五七言絕句又勝於五七律。余最愛其國士橋一篇云：國士橋邊水，千秋恨不窮。如聞柱厲叔，死報莒敖公。漂母祠一篇云：霸氣江東久寂寥，永安宮殿莽蕭蕭。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以爲此非詩人之詩，可與知人論世矣。

余最喜宋魏野上寇萊公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世尚傳其清節。今吾鄉劉文定公官卿相者三十年，其子今少司馬躍雲繼之，父子服官於朝至七十年之久，而家無一畝之宮，半頃之地，可云清矣。昨聞少司馬以年過七十，與休歸里，余愛其棲止無地也，先寄以詩曰：此福真難及，君恩賜鑒湖。作再拋簪笏，才敢憶蓴鱸。卿相兩傳久，田廬一寸無。誰將去官日，清節繪成圖。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吳門汪布衣鉏字懇莊，少工詩，所遇輒不偶。近歲自都中講貴人書，歸揚州都轉，都轉甚禮之，復爲友人

所識.辛無所得.寄食於江上舍藩家.江亦恭賞之士也.聞余至揚.偕江來訪.因同至傍花村看菊.坐半.江代吟其少日詩曰.斜陽橋西舊酒樓.樓中夜夜唱涼州.棗花簾外初圓月.一度銷魂便白頭.余爲之擊節.以爲不減明張夢晉高樓明月清歌夜一絕.明日因書之闕揚州太守伊君秉綬.亟爲之地.太守亦極賞此詩.酒間.汪又誦其一聯云.古旅牛嘯新生草.小院蜂攢乍放花.亦南宋詩之佳者.

廬山周圍五百里.界九江南康饒州三府境.其雄偉奇秀.非霍山及衡嶽可比.又實居江漢之衝.不知當時何以不作南嶽.余遊廬山詩有云.天風一罔疊.大氣自磅礴.南瞻陸衡湘.北界小潛霍.稽首告上眞.茲當作南嶽.非於匡君實諛.乃紀實耳.

古人之名.有必不可與之爭者.卽或名槩古人.亦須俟後人論定.而軒輕之.當吾身則不可.嘗見岳州岳陽樓詩榜有二.東則孟襄陽.西則杜浣花.餘人不敢登也.前有安人官是郡者.別作一榜.以己所作.與杜孟鼎足焉.甫去任.人卽撤之.此與古人爭名之過也.采石太白樓.亦最爲東南勝景.余少時卽見神龕旁有杜帖云.我輩到來惟飲酒.先生在上莫題詩.三十年復過此.則杜榜易矣.詢之.則近日貲郎守是郡者所爲.吁.可云不自揣矣.

桐城潘君恂.宰陽湖.日勤於吏治.每值冬夜三鼓.必親巡坊市.稽察非常.余友人楊繼曾.自親串家醉歸.適值之.楊本龍城書院肄業諸生.有文譽.潘平時亦賞之.姑貰其過.命作飲酒犯夜賦.以酒人犯法欲闌城門爲韻.限辰刻至縣.交卷.楊素工帖括.不嫻詞賦.竊極四鼓.走訪余館中.長跪乞搆.余不得已.披衣起.爲代作.破曙甫畢.納記末一聯云.備思玉汝於成.一篇之隙原在.不畏金吾之戒.三章之法何存.潘君極賞之.并贈金以歸.

今關神武廟.徧海內.然柱帖絕少佳者.余少時曾代人作二聯云.一榮英雄成睢逝.千秋家國尙鵑啼.又云.左傳癖.應開杜預.爭與功.足抵岑彭.近遊三天洞.道出孫家埠.里人方新神廟.乞作一柱聯長句.余爲題云.稍緩須臾.由蜀卽元.稱章武.庶幾夙夜一篇.亦志在春秋.

前人詩云.老健方知妒婦賢.亦有所本.北史隋獨孤后傳.后性尤妒忌.崩後.宜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帝頗惑之.由是發疾.至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則知妒婦亦有可取者.然若魏孝文幽后.齊高湛妃等.身不正而復妒.則又獨孤后之罪人矣.

同年李廣芸.字許齋.才學優茂.以二甲第二人成進士.以爲必預館選.然是科一甲三人.皆江南人.故李遂以知縣卽用.余送之出都.詩末云.郎官改秘閣.此例亦有舊.二十有七人.(是科入官者二十七人)待子成列宿.後李以循吏著聲.今見官浙江嘉興府太守.而貴主事鈺.遂以能書被薦.入懋勤殿.未幾.對品改贊善.權中允.竟符列宿之數.

今世士惟務作詩.而不喜涉學.逮世故日滲.性靈日退.遂皆有江淹才盡之誚矣.北齊書孫搴傳.邢邵嘗謂之曰.更須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豈今之不務讀書者.胸次皆有孫搴三千精騎耶.

饒州倅姑工篆書.然自負不凡.嘗刊一石章云.斯冰之後.直至小生.余嘗戲之曰.是何足道.張景仁遼所

下才.尙作昔韻以來一人.斯冰上視蒼公.卑卑不足道耳.蓋北齊書儒林傳.景仁以侍書致位通顯.遂除侍中.封建安王.故李百藥云.自昔韻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蓋譏之也.

時除三百篇外.卽古詩十九首.亦時有化工之筆.卽如青青河畔草.及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後人詠草詩有能及之者否.次則池塘生春草.春草碧色.尙有自然之致.又次則王胄之春草無人隨意綠.可稱佳句.至唐白傳之草綠裙腰一道斜.鄭都官之香輪莫碾青青草.則纖巧而俗矣.孰謂詩不以時代降耶.

詞臣掌誥册.尙屬佳選.然亦隨時代爲榮辱.唐賈至世撰傳位册.詞林以爲美談.蜀李昊世修降表.則世以爲口實矣.昊雖才不逮至.然亦可悲其遇也.

袁大令枚詩.有失之淫豔者.然如春花不紅不如草.少年不美不如老.亦殊有齊梁閒歌曲遺意.又學中苗歌云.胡蝶思花不思草.郎思情妹不思家.詞雖俚.而亦有古意.不可以苗歌忽之.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死生之際.亦天良激發之時.宋陸務觀.近時吳偉業.皆詩中大作家也.陸臨終詩云.死去應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人悲之.人復敬之.吳臨終填賀新涼一闋.其下半闋云.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此事終當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便一錢不直何須說.人世事.幾圓缺.人悲之.人無惜之者.則名義之繫人.豈不重乎.若謝康樂臨命詩.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是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則非由衷之談.世亦不能爲所欺也.最下則范蔚宗之雖無嵇生琴.庶有夏侯色.則未死之際.已爲其甥所嘲.益不足言矣.

余有論詩絕句二十篇.中一首云.早年壇坫各相期.江左三家讓力齊.山下蘼蕪時感泣.息夫人勝夏玉姬.又辛酉年至太倉.過吳祭酒故居.一律云.寂寞城南土一抔.對梅零落水雲愁.生無木石塡滄海.死有祠堂傍弇州.同谷七歌才愈老.秣陵一曲淚俱流.興亡忍話前朝事.江總歸來已白頭.亦悲之也.以江總儗之.才品適合.

西施古皆以爲吳王美女.獨司馬彪莊子注以爲夏姬.偶夷古皆以爲河伯.獨彪注逸爲說.以爲呂公子之妻.狙公古皆以爲老狙及狙之長者.獨彪注以爲典狙之官.彪魏晉閒博識大儒.必有所本.非苟爲異說者.

吾鄉雲車.相傳爲隋司徒陳杲仁守城時所製.不知卽古雲梯遺制也.墨子公輸班爲雲梯.淮南兵略訓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高誘注.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今吾鄉雲車高亦與雉堞齊.惟古法以數十人推挽而前.今則以有力者一人肩之.爲不同耳.

英雄好色.奸雄反可以不好色.英雄好色者.所謂不修小節.如關長生之欲娶秦宜祿妻.李西平之欲挈西川妓歸.及郭汾陽韓蘄王常開平等.皆是也.奸雄反可以不好色者.蓋別有大志.轉不以聲色爲意.如褚淵遺侍山陰公主.備見逼迫.卒不及亂.相傳明趙文華爲諸生時.館一富家.其夫已歿.妻甚少.嘉趙風格.夜半叩門.趙詢知爲主人妻.堅不啓.明早托故辭館出.不與人言也.後遇轉以此爲世主所重.趙亦以

此爲里鄰所推，安知二人不卽以此爲盜名地耶。若王莽之買婢，詐云贈後將軍朱子元，隋煬之屏斥嬪侍，獨與蕭后共處，則又強制之力，不久卽敗露也。

郭象莊子注，是猶對牛鼓簧耳。今人云對牛彈琴，或本於此。

亡息肯矜紅粉豔，避秦祇覺白衣尊。從舅氏蔣侍御和甯少日詠白桃花詩也。春風似翦頻煩削，秋露如珠不斂零。舅氏詠方竹詩也。均有巧思。

瓜洲東北七十年前，又漲一新洲，長廣四十里，土人名翠屏洲。洲上桃花極多，三月中在焦公山望之，爛如錦繡，故又名桃花洲。王秀才豫，洲上詩人也，曾乞余作桃花洲歌。秀才與阮侍郎元、秦京兆瀛交最密，所著稱竹軒詩集，京兆爲之序。

今人以九江郡西琵琶洲，謂得名於白傅爲江州司馬時，聽商婦琵琶於此，因號琵琶洲，不知非也。水經注，江水下江水東逕琵琶山南，山下有琵琶湖。考其道里，正在潯陽境內，則琵琶之名久矣。

北江詩話卷四

詩人不可無品，至大節所在，更不可虧。杜工部、韓吏部、白少傅、司空工部、韓兵部，上矣。李太白之於永王璘，已難爲諱。又次則王摩詰，再次則柳子厚、劉夢得，又次則元微之，最下則鄭廣文。若宋之問、沈佺期輩，不在此數。至王楊盧駱及崔國輔、溫飛卿等，不過輕薄之尤，喪檢則有之，失節則未也。

昨歲遊廬山，憩於同年九江太守方君體官廨數日。廨後卽庾公樓，太守以柱榜見屬，余爲篆一聯云：半壁江山資劇郡，一樓風月繼傳人。太守首肯，然頗疑劇郡二字非古。余舉三國志王觀傳示之（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時觀爲郡守，遂上書以郡爲外劇），始折服也。唐楊倞荀子注云：劇，繁煩也。是魏時之劇中平，卽今之衝繁疲難所本。

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謂之館閣體，類皆千手雷同。乾隆中葉後，四庫館開，而其風益盛。然此體唐宋已有之。段成式酉陽雜俎詭習內，載有官楷手書。沈括筆談云：三館楷書，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是矣。竊以爲此種楷法，在書手則可，士大夫亦從而效之，何耶。本朝若沈文恪、姜西溟宸英之在聖祖時，查詹事昇之在世宗時，張文敏、汪文端之在高宗時，庶幾卓爾不羣矣。至若梁文定、彭文勤之楷法，則又昔人所云堆墨書也。

本朝册封使至安南、琉球等國，海船中例載棕棺，以備不虞。棺上必釘銀牌十數枚，鐫曰天使某人之柩。

蓋預防危險時，天使卽朝衣冠臥棺內，至船將覆，則棺外已施釘，令其隨流漂沒，海船過而見之，或鉤取上船，至內地，則告於有司，以還其家。必釘銀牌者，所以犒水手，無此則恐見亦不撈取也。然事亦有所本。宋天聖中，御史知雜事章頻使遼，死於虜中，虜中無棺櫬，輿至范陽方斂，自是遼人常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爲例。事亦見筆談。

昔人笑馮道忘携兔園册子來，然兔園册子，舉覺是唐及五代時習尚，若今日之習尚，吾見其龍頭離事而已矣。又考兔園册子雖不傳，大要是類書之淺近者，雖不及歐陽詢、虞世南、徐堅之詳審，要亦其次也。蓋初唐人撰集，定無不舉來歷，及自作聰明之弊，勝今日之錦字箋、廣事類賦遠矣（古人及北宋人書，皆有注，唐故白六帖旣遜白孔六帖，廣事類賦去吳淑事類賦，則又不可以道里計矣）。

唐宋詩人永年者殊少。杜甫年五十九，李白年六十餘，王維年六十一，韓愈年五十七。孟浩然傳云，年四十始遊京師，張九齡、王維稱道之。今考張九齡以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作相，王維始從濟州參軍擢右拾遺，是浩然遊京師，當在開元二十二年以後，至開元末浩然已卒，是年亦不出五十。高適傳言五十始爲詩，其卒在永泰元年，年當在七十左右。白居易年七十五，宋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皆六十六。至南宋則詩人老壽者多，陸務觀年八十六，楊廷秀年八十三，范成大年七十，尤袤年七十。

袁大令枚自作生輓詩，雖極曠達，然尚不如夢青山人李鍇二語，益其胸次之高，悟道之早，又非大令所能及。其句云：定知無物還天地，何不將身占水雲。

余家藏古鏡極多，海馬蒲桃至十餘面，相傳皆漢時物也。六朝鏡亦四五，內有二面，形質極薄，而彫鏤甚工，疑皆宮禁中所用殉葬。其一背銘云：天上見長，心思君王。一背銘云：久不見侈，前稀，君行卒，我安歸。篆法工整，語亦悽豔。余在貴州，曾以天上見長鏡作消寒會詩題，亦曾以課多士。

倪進士模，居望江之大雷岸。余遊匡山回，阻風華陽鎮，因徒步二十里訪之。其讀書草堂，距家三里，正面建德諸山，屋旁卽雷港也。余以二水山房顏之。草堂後小閣七間，積書至五萬卷，金石千餘卷。平生嗜古錢，撰泉譜四卷，極爲精審。時阻雨，留三宿乃去。臨別，出其懷人詩三十首，乞爲點定。詩非所長，蓋學人之餘事耳。

趙州師道南，今望江令師範之子也。生有異才，年未三十卒。其遺詩名天愚集，頗有新意。五言如：海黯明雁路，松日淡僧衣。一庭如野闊，雙鶴並人長。均係未經人道者。時趙州有怪鼠，白日入人家，卽伏地嘔血死，人染其氣，亦無不立殞者。道南賦鼠死行一篇，奇險怪偉，爲集中之冠。不數日，道南亦卽以怪鼠死，奇矣。

九江府署後距城，有樓三楹，人傳爲晉庾亮與殷浩等登眺之所，不知非也。亮鎮荊州時，治所實在今湖北武昌縣，土人名爲小武昌，以別于今武昌府。在江之北，樓正面江，故名南樓。若九江府在江南，有樓面江，乃北樓耳，何得云亮與浩等所登乎。余同年方太守體，以爲亮弟翼鎮江州時所築，樓近之。余有庾樓詩一篇云：吳楚山川此上游，茲樓臨對武昌樓。南來傑閣推章郡，東下雄藩是石頭。頻歲舳艫趨海道，金

家律尊領汀州瀑闊一碧無際千點飛帆雜揺隨畫訂向來之誤也。文選注以此為誠口南樓
廬山甲于東南然最勝者則文殊臺之陥佛手巖之奇黃龍寺之古樹開先寺之飛瀑可稱四絕。
楊兵備煒少余三歲與其從兄大令倫皆童年舊交也以戊戌進士起家官至南昌太守公事去官復緣衡工例需次道員今已發廣東到日即景雜遺矣其自嘲一首余極愛其頸聯云舊叨甲第登瀛選新署頭銜納粟官洵紀實也。
章炯精溪人詩酷嗜昌谷已所作亦有神似者如婷婷鬼女夜行役綠燈照見雙履跡土花蝕面不分明猶帶生前小桃色年甫三十卒信乎其為鬼才也。
江上舍藩寓居江都實旌德人也為惠定宇徵君再傳弟子學有師法作小詩亦工其遊畢弁山宮保幕道詩曰公本愛才勤說項我因自好未依劉亦飄然自具身分余識上舍已二十年惜其為饑寒所迫畢不能進也。
孟東野詩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非世路之窄心地之窄也即十字而局天蹐地之形已畢露紙上矣杜牧之詩乾坤三畝居寬於一天下非天下之寬胸次之寬也即十字而幕天席地之槩已畢露紙上矣一號為詩囚一目為詩豪有以哉。
我未成名君未嫁同係淪落也爭得老成余白首同悲老大也用意不同而寄慨則一。
馬融西第頗陸游南園記事甚相類文人稱頌時宰功德即杜工部韓吏部亦不免何況明與鈞諸人乎脫可斷文不可作真萬人一轍者矣。
紛白黛綠古人皆言紛白黛黑楚辭大招紛白黛黑施芳澤只張揖郭璞並云靚紛白黛黑也靚與靚同玉篇廣韻並云靚靚青黑色。
李善文選注成於唐顯慶三年而三都賦皆循舊云劉淵林注恐係後人追改蜀都賦注引管子曰四民雜處即改民作人豈其避太宗諱而不避高祖諱者乎。
黔中田教諭鈞能詩嘗記其題桃花源圖一律內頸聯云青隴人耕無稅地紅燈兒讀未燒書頗有新意。
乙卯八月初三日十三府教官鍍科到者四人都勻縣訓導殷象賢南籠府訓導吳永輔安順府訓導鄧成孫平越府訓導冉奇瑜試以論語題文一首秋海棠詩八韻吳永輔殷象賢詩並可擅場吳詩云無枝濕鳥宿有葉庇蟲吟殷詩云淺露香猶濕深煙鳳膩欲流一枝臨午夢數朵覿晴秋二人皆已酉拔貢生詩雜情新亦田教諭之亞也。
五丈原在郿縣西南與岐山縣接界原平如掌余癸卯歲訪莊大令炘於郿縣曾騎馬循歷之原畔舊有諸葛忠武祠三楹以漢前將軍關神武配祠已荒圮余有長句紀遊末云回風蕭蕭馬蹄起如掌原平三十里是也丙寅三月余在寬城忽有王情郭觀芬投謁自云岐山人并言縣人已重新五丈原諸葛忠武祠乞作一詩以刊祠壁余為賦一律云五丈原高氣杳冥三分國勢費調停地形縱復輸中夏天象居然見大星丙魏尙虧眞宰相孫曹同愧小朝廷在川阜仍如昔渭水蒼涼太乙青郭本縣學生亦頗能詩

惜到任未半歲即卒。
僧果仲詠王昭君詩和戎原漢策遺妾亦君情論斷平允可以正前人議恩自淺胡自深諸句之失。
附人詩能確切不移則雖應世之篇亦即可以傳世乾隆中宜興湯侍御先甲以建言為上所知旋即擢鴻臚卿王太守嵩高時在揚州安定書院代山長劉侍講星煒贈詩云海內共傳真御史殿中新拜大鴻臚人以為稱題乾隆末蘇嶺古伍彌泰以西安將軍入為協辦大學士旋即正揆席孫兵備星衍乞為進士應發代作一詩賀之內云唐代中書多節度漢家丞相即將軍伍讀之亦擊節焉乙卯冬余以黔中使竣入都時畢尚書沅在辰陽籌餉邀留數日出其所定靈巖山館集屬題官移一攝即編一集蓋尚書自陝西河南擢督湖廣旋降撫山東不久仍復舊尚書一生宦才如命使節所歷五嶽又皆在部中故余詩中一聯云諸生並致屏帶上五嶽分標各卷中前余河南撫署亦有贈尚書詩曰管下名山皆有嶽座中奇士盡談經時邵學士晉涵孫兵備星衍錢州判坫及余皆在幕中耳余遊太山日晚薄醉歷山澗中忽得一詩云朱顏壯士慘西日白髮女史悲餘春鬼挑初花怪鷗集神嘔半墜妖狐蹲此時此景不沈醉豈待三尺蓬嵩墳前之觴有鬼氣須臾以醇酒沃之。
李善注思舊賦引文士傳云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曰已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嘆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又引嵇康別傳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據二書則太平引廣陵散當係二曲康臨刑所彈者太平引而又憶及廣陵散也故余詠史詩曰空苦不擇人襲稽猖獗太平與廣陵二曲一時絕。
李善注文選雖止究音訓然亦間正文義如江淹恨賦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善注云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好奇故互文以見義耳然實亦不然漢書揚雄傳孤泣雷厲既可云孤泣即可云危涕字書亦云孤疾也又昔人云心膽俱墜則墜心亦無不可蓋江氏雖好奇而亦無礙義訓也。
王昭君賜單于一事琴操之言最得其實云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嘆越席而起乃賜單于是昭君之行蓋由自請而西京雜記妄以為事由毛延壽說最鄙陋而世俗信之何耶余嘗有一絕正之云奇貨翻居不相奇女請和戎莫信無稽說妍媸出畫工。
莊刺史炘余僚壻也長余十歲壬辰夏始訂交於䜛園試院之青雲樓刺史博學能文生平慕王深寧品學輯其遺文多至數卷亦可見其勤矣尤篤於友誼余遣戍道出邠州刺史正官其地留二日頼行稱貸贈遺余到戍百日會南得刺史書以文與可戒蘇和仲詩相勗所謂北客若來休問訊西湖雖好莫題詩是也余至今感之今歲客宛陵偶登䜛聖閣見青雲樓有懷刺史一律云五千里外談遊迹三十年來款雕筆即指訂交之始言之。
余在黔中與彭廷棟花連布兩軍門交最厚後二君皆進勦銅仁苗匪先後死國事彭死正大營而花之死尤烈其論祭碑文余在翰林時所製敘死節事頗詳亦藉以報知己也平時飲量尤洪至數斗不亂在

軍營時，余曾作平苗凱歌十章，有頌文襄相國內一首云，出險方君建鼓旗，居然歸漢列偏裨，前軍早報花連布，已解長圍入永綏，其才勇可知。

唐韓翃詩，日暮漢宮傳蠟燭，然燭之用蠟，究不知起於何時，楚辭云，蘭膏明燭華容備，文子曰，膏燭以明自銷，史記曰，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燭，是古燭炬之外，或亦以膏爲之，亦稱爲脂燭是矣，桓譚新論，燈中脂炷燋禿將滅，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足，正義引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燭，即此，大抵古人之燭，或用麻，或用木蕘，或用胡麻，或用脂膏，並無所謂蠟燭，潛夫論遏利篇，始有脂蠟明燈之語，三國以後，方屢見於書，晉書及世說，石崇及石季龍皆以蠟燭炊，又晉書周顗傳，顗弟嵩以蠟燭投顗，後魏書世祖南伐，劉義恭獻蠟燭，至齊梁閒，并有詠蠟燭詩，合此數事觀之，蠟燭容起於東漢以後，詩人之詩，固不必責以考據也，說文亦無蠟字，玉篇廣韻，蠟，蜜滓也，西京雜記，雖有閩越王獻高帝蜜燭事，然雜記所言，本非可據，又按南粵王趙佗傳，祇言獻桂蠹一器，應劭注云，桂蠹，桂中蝎蟲也，桂蠹係可食之物，故小顏云，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西京雜記之蜜燭，蓋因桂蠹而附會耳，然亦可知蠟燭之制，必起於粵中，以其地有蜜滓也。

儲會遺榮賦，潘岳閒居賦，似乎能不汲汲於仕宦矣，然實皆中躁而外恬，心競而迹讓，非惟不能欺人，亦並不能自欺也。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忘世之侶，其天機活潑如此，即陳風詩人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之遺意也，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傷時之儔，其情致纏綿若此，即周南詩人陟彼高岡，我馬元黃之遺意也，余故謂魏晉人詩，去三百篇未遠。

牛女七月七夕相會，雖始見於風俗通，至曹植九詠注，始明言牽牛爲夫，織女爲婦，自此以後，遂皆以爲口實矣，近時沈文愨德潛七夕感事一篇，極自然，亦極大方，其一聯云，只有生離無死別，果然天上勝人間，蓋沈時悼亡期近故也，近時七夕詩，遂無有過此者，即沈全集中詩，亦無過此二語者。

今人云，凡食鱉者，不得復食莧，莧能生鱉，二者同食，恐於腹中作鱉耳，古食禁方即有之，淮南畢萬術亦云，青泥殺鱉，得莧復生，可證，又畢萬術云，燒鱉致鱉，許慎注云，取鱉燒之，鱉自至，試之亦殊驗。

余友黃文學慕韓，半生專事雕飭，即作家書寄兒子，亦必閉門具草，竟日方竣，其生徒常笑之，然作家書本最難，魏文帝典論，亦引里語曰，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余常以此觀親戚朋友其家書之簡淨明晰，簡約而理足者，必善爲文者也。

詩各有所長，即唐宋大家，亦不能諸體並美，每見今之工律詩者，必強爲歌行古詩，以掩其短，其工古體者亦然，是蓋舍其所長，用其所短，心未嘗不欲突過名家大家，而卒至於不能成家者此也。

高青邱詩，高華而未沉實，則年限之也，李空同詩，蒼莽而未變化，則意氣之虛憍害之也，大抵兩家詩，可以不觀全集，唯膾炙人口者佳耳。

詩人所遊覽之地，與詩境相肖者，惟大小謝，溫台諸山，雄奇深厚，大謝詩境似之，宣歙諸山，清遠綿渺，小

謝詩境似之。

遊山詩能以一二句賅括一山者最難，孟東野南山詩云，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可云善狀終南山矣，近日畢尚書沅登華山云，三峯三舞通一綫，一石作，余丙午歲遊嵩山云，四面各萬里，茲山天當中，或庶幾可步武東野。

顧南人詩，有金石氣，吳野人詩，有靈桂氣，同時名輩雖多，皆未能臻此境也。

王文簡之學古人也，略得其神，而不能遺貌，沈文愨之學古人也，全師其貌，而先已遺神。

用前人名句入詩，昉于元遺山，而成于王文簡，然必不得已，則用其全句可也，若王文簡用杜詩，叢棘慘淡經營中，而必改末一字爲成字，非湊韻，則直欲掩其迹耳，點金成鐵，其能爲文簡解乎。

詩可以作，可以不作，則不作可也，陸劍南六十年間萬首詩，以爲貽誤後人不少。

吾鄉六逸詩，惟楊起文宗發天分甚高，故所爲詩，亦度越流輩，錄其春日飲友人花下云，桃花始紅顏，李花已白首，鮑家復值湯惠休，千載風流一杯酒，綠烟滿堂吹不開，明月欲去花裏徊，人閒到底不能別，除是襄陽醉莫回，無意學太白而神致似之。

言爲心聲，信也，然必謂製危苦之詞者，所遇必窮，爲作吉祥之語者，處境必豐腴，則亦不然，吾鄉楊孝廉印曾及稚子上舍敦復，一生喜作金華殿中語，然孝廉一第後，即客死於外，上舍則垂老不遇，並不免饑寒，則又事之不可解者。

錢明經大猷，工制舉業，窮老不遇而卒，人不知其能詩也，嘗讀其臨安懷古二十截句，多未經人道語，如岳忠武墓云，地下若逢于少保，南朝天子竟生還，可云警策，凡作一事，古人皆務實，今人皆務名，即如繪畫家，唐以前無不繪故事，所以存勸懲而昭美惡，意至善也，自董巨荊關出，而始以山水爲工矣，降至倪黃，而幷以筆墨超脫，擺脫畦徑爲工矣，求其能繪故事者，十不得三四也，而人又皆鄙之，以爲不能與工山水者並論，豈非久久而離其宗乎，即詩何獨不然，魏晉以前，除友朋贈答，山水眺遊外，亦皆喜詠事實，如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以迄諸葛亮梁父吟，曹植三良詩等是矣，至唐以後，而始爲偶成漫興之詩，連篇接牘，有至累十累百不止者，此與繪事家之工山水何異，縱極天下之工，能借之以垂勸戒否耶，是則觀於詩畫兩門，而古今之升降可知矣。

錢開學載詠丁香詩云，曉風瓔絡索垂地，細雨玉玲瓏倚天，頗極體物之工。

詠物詩有實賦者，近人詠臙脂云，南朝有井君王入，北地無山嫁女愁，等是也，有虛摹者，全椒張明經裕光應試詠艾人云，抱病七年曾借爾，多情五日又逢君，等皆是。

或曰，今之稱詩者衆矣，當具何手眼觀之，余曰，除二種詩不看，詩即少矣，假王孟詩不看，假蘇詩不看，是也，何則，今之心地明了，而邊幅稍狹者，必學假王孟，質性闊敏，而才氣稍裕者，必學假蘇詩，若言詩能不犯此二者，則必另具手眼，自寫性情矣，是又余所急欲觀者也。

詩有俚語而可傳者，江寧燕秀才南山句云，神仙怪底飛行速，天上程途不拐彎，思之却有至理。

嚴侍讀長明詩致清遠，善能借古人意境，轉進一層，記其在秦中消寒四集，詠蠟梅句云，幾時過小雪，一樹恰斜陽，可云工巧，然生平不能造意遣句，是以終難方駕古人。

吾友孫君星衍，工六書篆籀之學，其爲詩似青蓮、昌谷，亦是絕人，然性情甚癖。其客陝西巡撫畢公使署也，嘗譽一伶郭芍藥者，倒留之宿，至夜半，伶忽嗁泣求歸，時戟轅已鎖，孫不得已，持長梯百尺，自高垣度出之，爲邏者所獲，白于節使，節使詢知其故，急命釋之，若惟恐孫之知也。後酒間凌轢益甚，同幕者不勝其忿，爲公檄逐之。檄中有目無前輩、凌轢同人諸語，節使見而手裂之，更延孫別館，有加禮焉。時程編修晉芳以貧病乞假，詣西安節使，處上室迎之，未數日即病，節使率姬侍爲料理湯藥，不歸寢者旬日，及卒，凡附身附棺之具，節使及余輩皆躬親之，不假手僕隸也。一日晡舉哀，官吏來弔者，覺忘程爲客死矣，櫬歸日，復以三千金恤其遺孤，時官舍人朝標，投節使一詩曰，任昉全家欣有托，顧衡一個儀容託。洵實錄也。孫後以乾隆丁未第二人及第，自編修改部，今官山東督糧道。

謝元暉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宣城圖經及方志藝文載此詩，士人遂以金陵東十里新林浦板橋當之，不知非也。景定建康志，板橋在江寧縣城南三十里，新林橋在城西南十五里，金陵故事，昔伐吳丞相張悌死之，悌冢在板橋西。揚州記，金陵南沿江有新林橋，即梁武帝敗齊師之處。新林板橋，皆沿江津渡之所，元暉自都下赴宣城，故先經新林，後向板橋也。詩首二句即云，江路西南永，歸舟東北鶩是矣。若今宣城東新林浦板橋，距江甚遠，何得云天際歸舟，雲中江樹乎。圖經方志誤認之宣城三字，即以爲二地皆在宣城，非也。李太白詩，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元暉難再得，灑酒氣填膺，即指謝此詩而言。

揚州舊城有文選樓，士人相傳以爲梁昭明撰文選之處，不知非也。昭明未嘗至揚州，蓋隋曹憲注文選之樓，李善即憲弟子，亦州人也。余曾有詩正之曰，隋唐開選學，曹李即名家，一代人材盛，孤樓歲月賒。戶涵金扉段，城傍玉鉤斜，借問今時客，何人擅五車。

北江詩話卷五

李太白詩，不特天才卓越，即引用故實，亦皆假異標新。如蓬萊文章建安骨，後漢書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是白所言蓬萊文章，即東觀文章也。俠客行，邯鄲先震驚，邯鄲古未有例言邯鄲者，然張晏漢書注，邯山在邯鄲縣東城下，單盡也，是邯鄲先震驚，爲震邯山之地，皆震驚耳。白詩不肯作常語如此。他若行路難、上雲樂等樂府，皆非讀破萬卷者不能爲也。

乾隆中葉以後，士大夫之詩，世共推袁、王、蔣、趙矣，然其詩雖各有所長，亦各有流弊，好之者、或猶失過甚，而不滿之者，又皆造有後言，平心論之，四家之傳及傳之久與否，亦均未可定，若不屑於傳與不傳，而決其必可不朽者，其惟錢、施、錢、任乎。宗伯（載）之詩精深，太僕（朝幹）之詩古茂，通副（[illegible]）之詩高超，侍御（大紳）之詩瓌麗，其故當又求之於性情學識品格之間，非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論也。今四家俱在，試合袁蔣等四家並觀之，吾知必有以鄙言爲然者矣。太僕詩以四言五言爲最，次則歌行，即近體亦別出杼軸，迥不猶人，讀其詩可以知其品也。五言哭亡婦云，白水貧家味，紅顏舊日衣，七言志感云，委蛇歲月著書誠寂寞，功名稱不才，何婉而多風若此。侍御于三禮最深，所著深衣考等，禮家皆奉爲矩度，故其詩亦長於考證，集中金石及題賞諸長篇是也。然終不以學問掩其性情，故詩人學人，可以並擅其美。嘗記其題

友一聯云。無官便是到時淚。小坐猶於去後書。情至之語。余時時背誦之。

本朝文教覃敷。即異域人亦皆工于聲律。余嘗見漢中士司李鴻齡詩。幾欲俯首至地。鴻齡鐵寄居叢臼。實緬甸國人。五言歌行。時有奇趣。近體則倜儻風流。幾欲合方城玉谿為一手。與粵東之黎洵可稱勁敵。誰謂九州之外。六經之教。無奇傑倜儻之士乎。

余嘗讀魏書崔浩傳而歎其學識迥非代朔諸臣所能冀及。然至于殊死者。史家以為非毀佛法所致。豈其然哉。蓋其人專專欲見己之長。遂專專若形人之短耳。其論王猛、慕容恪、劉裕。可云當矣。余即以此論浩。曰若崔浩之達識。魏太武之術略也。以浩觀之。而高允為不可及矣。余嘗有詠史樂府論浩、允云。臣才與區勞獎論清河司徒臣不及。蓋謂此也。

近時詩之能學盧玉川者。無過江甯周幔亭。有詠僕夢鬻詩云。破我一聲啾。跌碎夢滿地。可謂奇而入理矣。次則上虞張上舍鳳翔。其詠西瓜燈云。藍關盧杞臉。醉剝月支頭。

杜工部詩。赤岸水與銀河通。前人即以在今江甯六合縣者當之。郭璞江賦。所云鼓洪濤於赤岸。李善文選注。赤岸在廣陵輿縣是也。余以為雖詩人放筆所及。固不可以道里繩之。然地勢舉鑿太迥遠。水經注。河水下引。孝經援神契曰。河者上應天漢。西京雜記亦有河水上通天河之說。則此赤岸當以在黃河者為是。今考水經注。大河又東逕赤岸北。即河夾岸。下引秦州記。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云云。是赤岸在枹罕縣矣。上距河源甚近。當即工部詩所云與銀河通者也。

詩奇而入理。乃謂之奇。若奇而不入理。非奇也。盧玉川李昌谷之詩。可云奇而不入理者矣。詩之奇而入理者。其惟岑嘉州乎。如遊終南山詩。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峯。東望紫閣雲。西入白閣松。余嘗以乙巳春夏之際。獨遊南山紫白二閣。遇急雨。回憩草堂寺。時原空如沸。山勢欲頹。急雨劈門。怒雷奔谷。而後知岑詩之奇矣。又嘗以己未冬杪謫戍出關。祁連雪山日在馬首。又晝夜行戈壁中。沙石嚇人。沒及髁膝。而後知岑詩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之奇而實確也。大抵讀古人之詩。又必身親其地。身歷其險。而後知心驚魄動者。實由於耳聞目見得之。非妄語也。

北史盧思道傳。年十六。中山劉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復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余嘗有詩曰。劉松製碑銘。思道雖了了。思道既讀書為文。松不曉信知學。益人飢者待之飽。明明愚與智。一日互顛倒。跼蹐尚如此。何況窮理進百事。且勿營局門讀書。且蓋觀思道之實而益知孤事之妄矣。（[illegible]）

體物之工。後人未有及前人者。即如漢唐以來。詠關詩亦至多矣。而楚辭九歌。以二語括之曰。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祇八字而色香味並到。詠橘詩亦多矣。而九章之橘頌。以十四字括之曰。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祇四語而枝葉幹花實形狀采色並出。後人從何處著筆耶。

唐書白居易傳。嘗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按居易集中亦歷述九人官爵里居姓字。以年齒為序。蓋事實仿於後魏中書令高允之徵士頌。歷敘

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元子真等三十四人。而各係以頌。其前後當亦以年為次。吾鄉莊氏南華九老會。其附入者又二十一人。石門君之孫徵君宇逵亦各為頌以繫之。亦仿允之例也。余曾為作序。見集中。

杜工部之在嚴鄭公幕府也。所作詩與鄭公不同。杜牧之之在牛奇章幕府也。所作詩與奇章公不同。歐陽文忠公之在錢思公幕府也。思公學西崑。而文忠則學杜、陸。渭南之在范石湖幕府也。石湖主清新。而渭南則主沈鬱。故能各自名家。并拔戟自成一隊。即明沈明臣徐渭之在胡梅林幕府。梅林雖不作詩。然二君亦皆能各極所長。雖督府嚴重。尚各有脫略儀檢。不可一世之槩。惟吾鄉邵山人長蘅。初所作詩。統描摩盛唐。苦無獨到。及一入宋商邱幕府。則又亦步亦趨。不能守其故我矣。人或以其名重。尚豔而稱之。吾以為其品既不及前脩。則其詩亦更容論定也。

唐杜光庭為道士撰集諸道經。多以己說參之。俗諺稱杜撰。或以為即始于此。非也。顏氏家訓雜藝篇。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為。其人未甚識字。輕為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為所誤。考林罕字源偏旁小說序。又作隸書賦云。假託許慎。頗乖經據。實則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為。大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云云。余意杜撰二字。蓋出于此。然兩人皆姓杜。又同為道士。又皆工作偽。可怪也。余嘗有消夏十絕句。其一云。有轍欲換書。當取義之揭。不學兩道流。後先工作偽。

岳陽樓與洞庭湖詩。少陵一篇尚矣。次則劉長卿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余以為在孟襄陽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二語之上。通首亦較孟詩遒勁。

余昨過饒滸鎮。有閩關詩人孫口欲執贄門下。余婉辭卻之。然閱其所作中有詠夕陽一律。其頸聯云。流水杳然去。亂山相向愁。居然唐賢興到之作。余歎賞久之。以為可以配王曉月也。

高麗使臣朴齊家工詩。及貢其入貢也。慕中國士大夫。每有一面。輒作見懷詩一章。多至五十餘首。可謂好事矣。按朴本與越著姓。東國通鑑云。新羅景明王七年。與越國文士朴巖。投高麗為春部少卿。與任臣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亦云。天寶十六年。我國文士朴巖之裔。自唐末至今已八九百年。尚為其國文學侍從之臣。世澤可云長矣。

文宋瑞有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詩。貫璵俱失俱成幻。五十年前元未生。蓋是時僭國正五十也。與阿文成五十自壽詩。四十九年前一日。世間原未有斯人。二公之詩。不謀適合。均不愧其奇本色。

李昌谷酒酣喝月使倒行。語奇矣。而理解不足。若宋遺民鄭所南翻海洗青天句。則語至奇而理亦至足。遂為古今奇語之冠。

陳明經增。海甯人。束髮即有詩名。然屢試不第。人以三十老明經目之。余識之於江陰官廨。出近作就正。因決其必當遠到。其詩尤工七言。如雜興云。未開桃李村無色。來話桑麻客有情。齋居云。騎月雨從春後積。出山雲在樹頭濃。閨意云。紅樓日晚愁多少。翠被春寒夢有無。牡丹云。一尺梳雲爭玉面。千金論價買春風。其詩篇十六篇。學司空表聖。體亦有新意。

年家子管學洛。工制舉業。四十不售。遂入貲為郎。然詩與詞皆工。實為後來之秀。記其雨中牡丹句絕。末

一首云，小窗燈影照無眠，僮漏燥聲欲曙天，更比黃紅遲可惜，倚闌人不似當年，可丟丰韓絕世，其實新撰詞中數語云，懷不會身千載上，雖古人未能，吾先說亦有新意。

唐有兩李龜年，一在德宗時，見五代史南詔傳，下云德宗幸蜀時，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等，云是李龜年又唐之宗室也。

詩之遇合有得之于拈帖者，吾鄉錢侍講名世未遇時，會滯京邸，歲除幾無以為生，時新城王文簡官刑部尚書，素好士，嚴不得已以書帖子干之，云向書天北斗司寇也東家，文簡大契之，周卹甚至，并為延譽，不久遂登上第。

乾隆間丹徒鮑山人皋旅寄維揚，時漕運尹少宰會一以前巡撫觀鹽邗上，方抵任，山人浼山人為鹽事，柱聯山人書十六字云，淮海維揚，貫金三品，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少宰一見賞歎，欲絕知為山人所作，遂延入為上客，山人一生溫飽，皆十六字之力也。

徐凝廬山瀑布詩，終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以為惡詩，是矣，然東坡詩，如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晚日挂銅鉦，語獨非惡詩乎，且非獨此也，銅鉦又屢見，猶憶有友人子以詩見示，篇甚清麗，卷中忽以銅鉦二字代曉日，予曾詰之，曰東坡此種最不可學，今用其字，祇就曰銅鉦若元字，韻則必曰銅盆，字韻則必曰銅盤，歌字韻則必曰銅鑼矣，坐客皆失笑，韓退之檣帆棵杯亦同此例。

吳中楊氏，自前明至國朝科第不絕，士人傳為盛事，里楊氏是也，其子弟會文之所曰膽光館，館有泉石之勝，凡外人預斯會得鈔者又數十人，余童年亦預焉，然楊氏子弟工制藝者極多，若以詩名者，惟上舍元錫為最，所著有艷陽樓集，歌行尤擅場，五七言律詩亦豪宕自喜，五言如狂名千載後，心事一杯中，燒人能小住，終歲為誰忙，高吟落帝白，一盞燈影紅，七言如論才直欲兒文舉，罵坐猶能弟灌夫，雲泥可隔交終淺，麋鹿相尋夢成真，屋漏牆圮，云雖使盡如司馬，立竟無垣與段干，皆矯矯獨造，非尋行數墨者所能到也。

秋試揭曉，順天江南，類皆在重九前後，揚州中鵠惠，宦京師日，重九日同人集景麟，登高賦詩，云古來重九西風冷，明日長安蘇葉多，蓋是年以初十日揭曉也，人傳誦以為工，今歲余偶在里中，重九前同人日日讌集，聞江南當以初七日揭曉，亦賦一詩，云闌風已醒千林葉，冒雨誰登九日樓，皆借蘇葉以喻報罷之人，惟此回揭曉在重九前，情事又不同耳。

余督學貴州日，曾兩值鄉試，甲寅乙卯是也，先期節拔取十三府諸生之能文者，聚貴山書院中，院中生徒有額，缺余捐廉俸，為廣額數十名，科歲兩試，皆先期于五月，前抵省，五月一日試諸生，仍如場事例，四書文三首，詩八韻，以一日夜為限，二三場亦然，余亦宿書院中，俟諸生交卷，始歸，六月一日，則試二場，七月一日則試三場，時總憲馮公光熊方撫黔中，與余尤相契，每書院扃試日，亦分派文武員弁巡邏，以防傳遞，余又語黔中諸生，先令人于江浙購買十四經，二十二史，資治通鑑，通典，通考，以及文選，文苑英華，玉海，事類，賦等書，貯書院中，令諸生尋覽，試三場日，并明諭諸生曰，所問策皆在此數部中，諸生能各專原

委，條析以對，即屬佳士，不必東書不觀也，後張吉士本枝，胡庶常長青等，會試皆以對策獲雋，即其效矣，貴州中額試四十名，甲寅科肄業書院者中至二十四名，乙卯科復中至二十七名，可云多矣，任滿日，督撫例以學臣賢否具摺入奏，時督臣為大學士福康安，撫臣即總憲，即以此具奏，為學臣課士之效，丙辰召見時，復蒙純廟垂詢及之，亦異數也，試後余輒令院中生徒，致閱卷送署中，為決去取，頗復不爽，乙卯歲，銅仁苗民滋事，督撫並在軍營，代辦監臨者為鹽糧方伯長庚，是科余決院中生徒中式者，當有八人，填榜日，自第六名起至四十名止，所撤者僅得五人，方伯好立異同，不待填榜竟，即笑向余曰，此次大科當有一二名遺漏矣，余亦笑應之曰，且待填畢，及書五魁，竟則貢生袁，魁多士，張生本枝，第二，胡生長青，第四，八人者竟無一不售，方伯忽大驚曰，何術之神若此，余曰，此易曉耳，順天江浙大省，積卷至萬餘，可中可不中之卷又多，故難預定，若貴州則入試者僅三千人，其科歲試皆在三名以前，平日能文可知，所慮者八韻詩五道策，或抬頭不諳款例，及有平仄失粘等病耳，余皆東之于書院中一月數課，課畢成，皆面指其得失，則以上諸病漸可以除，闈藝又復過人，萬有不售之理耶，諸公皆悅服而散。

古詩有青河畔草一篇，連用疊字，蓋本于離騷九章之悲回風。

離騷以後學騷者，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王逸等若干人，而皆不及騷，以絕調難學也，陶淵明以後學陶者，韋應物柳宗元以迄蘇軾陳無己等若干人，而皆不及陶，亦以絕調難學也，庾信哀江南賦無意學騷，亦無一類騷，而轉似騷，王維裴迪輞川諸作，元結舂陵行及賊退等詩，無意學陶，亦無一類陶，而轉似陶，則又當于神明中求之耳。

說苑鄂君乘青翰之舟，下鄂渚，洲澱榜人擁楫而歌，鄂君舉繡被而覆之云云，此鄂君當亦以封于鄂得名，按史記楚世家，熊渠伐庸揚粵至于鄂，乃立其中子紅為鄂王，世家蓋據世本，是鄂之名已久，即楚辭乘鄂渚而反顧，亦當在鄂君之前，而地理書乃云鄂渚以鄂君得名，其誤已不足辨矣，余戊辰年江行曾有一絕正之曰，楚國鄂渚由來舊，轉說嘉名肇鄂君，一等竟唐不須疏，卻憑緘笏行雨事行雲。

江夏縣有郢陵王廟，梁郢陵王綸，香火尚盛，余亦以詩正之云，一閱蒲萊荊昭顯，卻有荷蘇讓此王，不數夏將碑石讀，傷心章黎死青塘。

自黃州至漢陽，江岸南北名山極多，然山名大半起唐宋時，并無見山川，及漢書地理志等之書也，如大別小別等山，俱始于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山，鼠山，樊山等，俱始于宋樂史寰宇記，翠微山，亦始于吉甫，黃岡縣之赤壁山，本名赤鼻山，俱始于宋蘇軾，池若武昌縣亦有西塞山，連城縣有鸚鵡山，皆非當地，並轉之不勝辨矣，大別小別等考在文集中，江行抵黃州，亦有一絕云，坡老肯辭知赤壁，路人更莫指烏林，惟餘馳照書臺在，風月千年是賞心，蓋謂此也。

劉長卿開寶進士，在唐詩稱在李杜以前，蓋計其年代，實與王孟同時，然詩體格既殊，用意亦迥別，前人以長卿冠大歷十子，蓋以詩境而論，實屬于開寶諸公耳，即如同一韻宮也，摩詰則云，秋殿方杵急，明者

無此心不特藩則歸君、亦可云婉而多風矣。若文房之將赴嶺外、留題蕭寺遠公院、則直云、此去播遷明主意、只慚何事欲相留、殊傷于婞直也。孟浩然之不才明主棄、亦同此病、宜其見斥于盛世哉。劉孟之不及王亦以此。

有心作衰颯之詩、白香山是也。如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夫年始三十九、何便至歲暮日斜、此有心作衰颯之詩也。若無心作衰颯之詩、則亦非佳兆。如顧況之老夫年七十、不作多時別、柳宗元之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等詩、是矣。余友黃君仲則、方壯年忽作一詩云、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余竊憂之、果及中歲而卒。余六十後、忽以不罹己事重赴漢江、將歸、同人餞于黃鶴樓江岸、以爲不更能作楚遊矣。余故反其意作留別一首云、未覺山公興便頹、殘年短景苦相催、瀕行不與仙人別、此世儻應一再來。或亦自相慰藉之語耳。

武昌魚雖多而味稍薄、即以鯿魚而論、產關以東者爲最、次則東南沿海、若武昌所產、則味鮮而實薄矣。惟縮頭縮項鯿及鱖花、則洞庭湖者爲最、其次則武昌黃州一帶江水中。余自九江泝流至漢陽、日市此二魚自給、飽飯後、輒詠唐張志和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一詞、爲之神往。

唐崔塗詩、曹瞞尚不能容物、黃祖何因解愛才、前人每以此二語爲禰正平一生定論矣、殊不知非也。知正平者、孔北海以外、惟祖一人、觀其謂惟處士能道祖意中語、則非不知己可知。其子又能使賦鸚鵡、則賞音復在一家、是已。後正平之不得其死、實自取之。若以春秋誅意之法斷之、則殺正平者仍屬曹瞞、非黃祖也。曹瞞不肯居殺士之名、故送之劉表、表名列廚顧、又漢末之好名者、故又轉而至黃祖耳。即以三國鼎峙之主而論、諸毛繞涿、便已殺身、謂蜀先主能容之乎。張子布之積薪、虞仲翔之遠謫、謂孫討虜能容之乎。是正平之殺身本由素定、黃祖特不幸居殺正平之名耳。余前有詩云、狂生不殺示有容、磨刀仍復及孔融、非刻論矣。昨過鸚鵡洲、有感、又賦一絕云、一杯酹爾楚江干、雪涕寒風感萬端、不解愛才仍嫁禍、平心黃祖勝曹瞞。與論世者更決之。其次則杜拾遺之于嚴武、亦正平之往事也、雲谿友議以爲武欲殺杜甫、冠鉤于簾者三、其母徒跣救之始免、李白之蜀道難、爲房琯杜甫而作也。事雖不可盡據、然觀其贈甫詩莫倚善題鸚鵡賦一語、則已兆殺機矣。甫之得免禍、亦幸已哉。平心論之、對其子孫斥名其祖父、事本難堪、即以此殺身、亦非盡嚴武之過也。

潘安仁之斥孫秀微時、蘇子瞻之揚章惇陰事、亦皆取禍之道、不可爲法。

康熙中葉、大僚中稱詩者、王宋齊名。宋開府江南、遂有漁洋綿津合刻、相傳趙秋谷宮贊罷官南遊、過吳門、宋倒屣迎之、以合刻見貽、趙歸寓後、書一束復宋云、謹登漁洋詩鈔、綿津詩謹璧。宋銜之刺骨、時王已爲大司寇、宋便中以千金貽之、欲王賦一詩作王宋齊名之證。王貽以一絕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此詩不錄集中、見盧運使見曾所輯山左詩鈔。若平心論之、趙同傷輕薄、然宋豈止不及王、亦并不及秋谷也。至吾鄉邵山人長蘅所作詩序、實係阿私所好、不足爲據。余過黃州日、憶及此事、亦嘗賦詩云、百年誰續雪堂遊、苦竹寒蘆起暮愁、舉覺後來才士少、詩名敢

到宋黃州、未知諸君子以其言爲膠否。

北江詩話卷六

開寶諸賢七律、以王右丞李東川爲正宗。右丞之精深華妙、東川之清麗典則、皆非他人所及。然門徑始開、尚未極其變也。至大曆十數子、對偶始參以活句、盡變化錯綜之妙。如盧綸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劉長卿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劉禹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白居易曾犯龍鱗容不死、欲騎鶴背覺長生、開後人多少法門。即以七律論、究當以此種爲法、不必高談崔顥之黃鶴樓、李白之鳳凰臺、及杜甫之秋興、詠懷古跡諸什也。若許渾趙嘏而後、則又惟講琢句、不復有此風格矣。

七律至唐末造、惟羅昭諫最感慨蒼涼、沈鬱頓挫、實可以遠紹浣花、近儷玉谿、蓋由其人品之高、見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次則韓致堯之沈麗、司空表聖之超脫、真有念念不忘君國之思、孰云吟詠不以性情爲主哉。若吳子華之悲壯、韋端己之淒豔、則又其次也。

皮陸詩能寫景物、而無性情、又在唐彥謙、崔塗、李山甫諸人之下。

韋端己秦中吟諸樂府、學白樂天而未到、聞再幸梁洋、過揚州、謁蔣帝廟諸篇、學李義山溫方城而未到、然亦唐末一巨手也。

王建、張籍以樂府名、然七律亦有人所不能及處、建之贈閻少保云、問事愛知天寶日、識人皆在武皇前、

華清宮感舊云。蛾眉月照羅衣淚。馬上風吹蠟炬灰。籍之贈梅處士云。講易自傳新注義。題詩不寫舊官名。寒食內宴云。瑞煙深處開三殿。春雨微時引百官。皆莊雅可誦。

圖經。馮夷。華陰潼鄉里人也。服食成水仙為河伯。今考王充論衡。夏桀無道。費昌問馮夷云云。是馮夷尚屬夏末時人。然山海經已有馮夷之都（同馮冰）則與夏時馮夷又屬兩人。地書又云。河伯馮夷者。本呂公子之妻。是河伯又屬女子。三人皆名馮夷。皆為水仙。又皆作河伯。可異也。

同年秦觀察維嶽。壯歲悼亡。即不畜姬侍。樂官鹽筴。自奉一如諸生。詩不多作。然時復遒殊。靜語超脫。五言如泊舟江岸云。江渚魚爭釣。衡陽雁正回。七言如黃岡即事云。新茶雀舌關心久。舊牘蠅頭信手鈔。他若勸災屢賑諸作。則又仁人之言。藹藹自肺腑流出者矣。

昌黎詩有奇而太過者。如此日足可惜一篇內。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鬬龍。豈此時時門復有龍鬬耶。若僅用書事。則窺字易作聽字。或憶字為得。

皇甫持正不長于詩。故評詩亦未甚確。即如元次山詩文。皆別成片段。而持正乃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余頗不為然。下云長于指敘。始得次山梗概。蓋持正究長于評文。不長于論詩耳。

孟東野詩。篇篇皆似古樂府。不僅遊子吟、猛將篇、從軍諸首已也。即如良人昨日去。明月又不圓。魏晉後即無此等言語。他若昌黎南山詩。可云奇警極矣。而東野以二語截之曰。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宜昌黎之一生低首也。次則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造語亦非他人所能到。

高常侍之于杜浣花。賀監之于李謫仙。張水部之于韓昌黎。始可謂之詩文知己。即如水部集韓公詩云。獨得雄直氣。發為古文章。亦惟此二語可該括韓公詩文。外若白太傅何嘗不傾倒昌黎。然僅云。戶大嫌甜酒。才高厭小詩而已。蓋韓白詩派不同。論所言止如此也。

李義山之知杜舍人。亦非他人所及。所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謫仙獨到之處。工部不能道隻字。謫仙之于工部亦然。退之獨到之處。白傅不能道隻字。退之之于白傅亦然。所謂可一不可兩也。外若沈之與宋。高之與岑。王之與孟。韋之與柳。溫之與李。張王之樂府。皮陸之聯吟。措詞命意不同。而體格並同。所云笙磬同音也。唐初之四傑。大歷之十子亦然。故于李杜韓白之外求獨到。則次山之在天寶。昌谷之在元和。寥寥數子而已。詩文並可獨到。則昌黎而外。惟杜牧之一人。又有似同而實異者。燕許並名。而燕之詩勝于許。韋柳並名。而韋之文不如柳。溫李並名。而李之駢體文實勝于溫。此又同中之異也。詩與駢體文俱工。則燕公而外。惟王楊盧駱及義山五人。

杜工部盧玉川諸人工詩而不工文。皇甫持正孫可之諸人工文而不工詩。

元和長慶以來。詩人如白太傅杜舍人皆有節槩。非同時輩流所及。其寄情聲色亦同。余昨有題琵琶亭二絕云。兒女英雄事總空。當時一樣淚珠紅。琵琶亭上無聲泣。便與唐衢哭不同。其二云。江州司馬官中唐。謹似分司御史狂。同是才人感淪落。樊川亦賦杜秋娘。

武元衡沈詢皆死于非命。未死前一日。皆為五言斷句。遂皆作詩讖。詢詩云。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

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果夫婦併命。元衡詩云。夜久喧暫息。池臺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果日未出而先殞。又何其奇也。較潘岳寄石崇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其驗尚在數年以後者。不為異矣。

汪文學蘐。旌德人。隨父賈于泰州。遂寄居焉。雖賈而工詩。其弟秀才璜受業于余。璜時以所作託璜寄質。余必賞之。惜年未三十而卒。臨終屬其弟乞余為作詩序。余憐而許之。猶憶其寄婦詩云。不知何處秋砧急。錯認山妻搗藥聲。春閨云。陌上小桃紅不了。可能開到嫁歸時。蓋工于言情者。余序中以唐李觀為比。李翺所云觀之文如此。官止于太子校書。年止于二十九。今蘐功名止于上舍生。年亦止二十九。均可云才人命薄矣。弟璜亦能詩。其寒食訪余里第有句云。寒食迷香雨。桃花到處村。

高侍郎迪以宮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二語賈禍。至于殺身。不知迪詩實有所承。蓋非創自迪也。唐王涯宮詞三十首之一云。白雪猧兒拂地行。慣眠紅毯不曾驚。深宮更有何人到。只曉金階吠晚螢。詞意與迪詩略同。但較迪詩稍蘊藉耳。

隋文帝獨孤皇后以高熲呼之為一婦人。遂銜恨刺骨。然唐太宗后長孫氏。亦開國皇后也。其病中論太子。即自稱一婦人。何度量之相越一至此耶。卒之隋一傳而亡。唐延祚至四百年。亦未始不由于閫德矣。

古人卜葬。必先作買地券。或鐫于瓦石。或書作鐵券。蓋俗例如此。又必高估其值。多至千百萬。又必以天地日月為證。殊為可笑。然此風自漢晉時已有之。明嘉靖中。山陰縣民于本縣十七都地。掘得晉太康五年瓦劵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邱。東極闞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于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為證。四時為任。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對共破莂。民有私約如律令。後閱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縣燕川青陽壩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事在唐哀宗時。則唐五代時土風尚然。其錢數必如此者。蓋不欲滿十萬。或當時俗例然也。不知此例自何代始止。然今人于墓前刻界石。書四至。尚本于此。余為山陰童鈺題楊紹買地莂。歌在集中。

今人言一日十二時。若古人止有十時。左傳昭五年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是也。今人推論命者言八字。若宋以前。止有六字。蓋第用年月日。不取時也。

寧國府圖經。涇縣西五里有淳于棼故居云。棼南齊明帝時為相國。嘗捨宅為寺云云。名勝志。棼又作芬。蓋非。今考唐李公佐南柯記云。東平淳于棼。吳楚遊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酒忤帥。斥逐落魄。家居廣陵郡東十里。當即其人。下云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云云。無論公佐此傳皆屬寓言。即實有其人。亦唐中葉人。非南齊也。又云官相國。豈幻夢中位居台輔。即信以為實耶。圖經及方志蓋又因公佐所言而附會之。地理家遂采為名勝古蹟。誤之誤矣。

又涇縣名宦于三國吳時首列陳熾。云生有善政。死即留葬桃花潭側。宜邑中縣志并載熾葬後七日。穿土化為小兒。坐于墓上。久乃不見云云。皆因吳志孫休傳于永安四年載安吳民陳熾死葬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太平廣記再生部引五行志亦同。二志並云安吳民。則非涇縣審可知。方志之誣妄如此。而人猶信之。并列于祀典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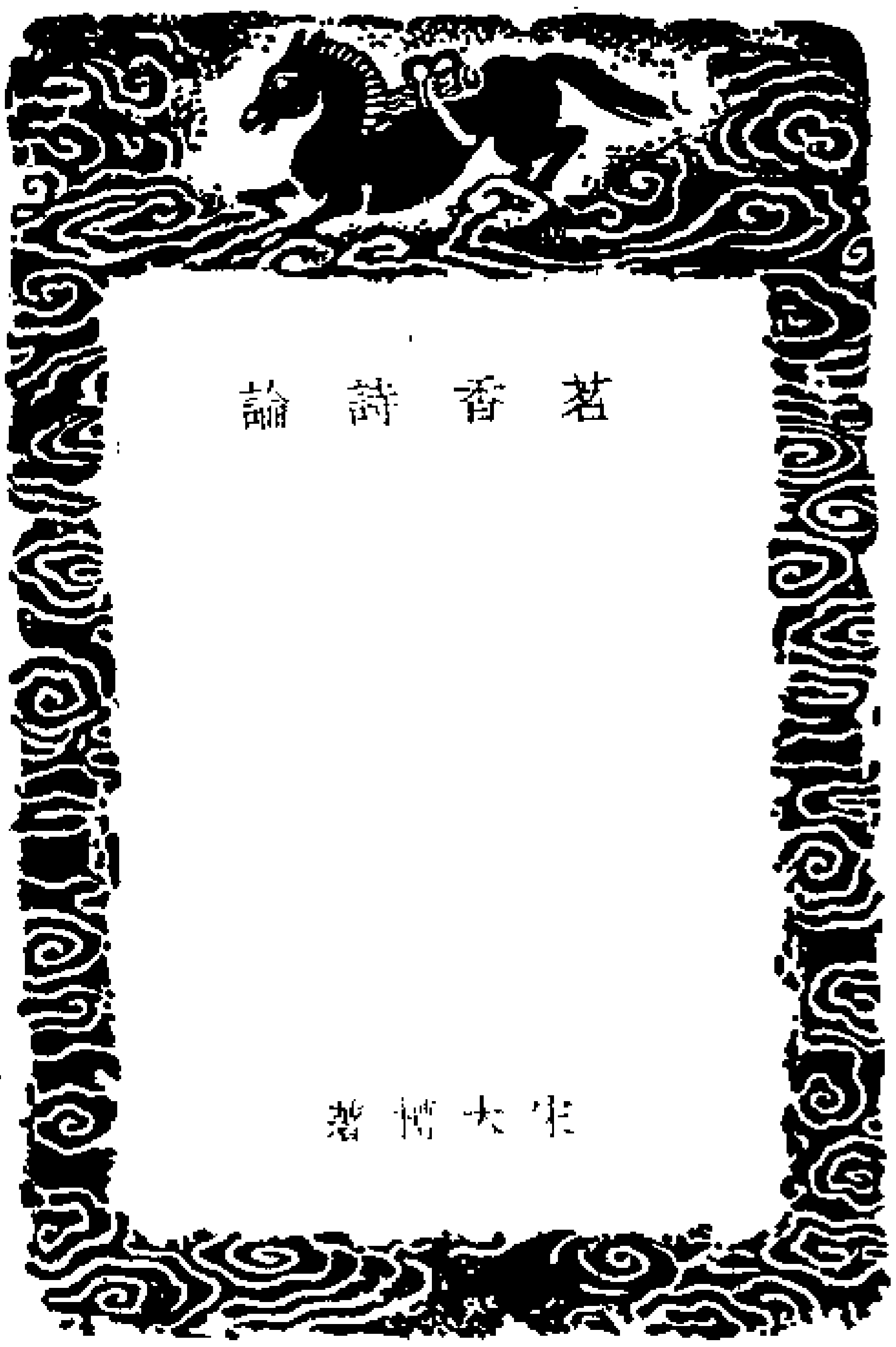
詩雖小道，然實足以覘國家氣運之衰旺。即如五代晉時，馮道奉使契丹，高祖賓之于苑中，及使回，道賦詩云：「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蓋是時燕雲十六州已割屬契丹，國勢奄奄，如日之暮，故雖宰相作詩，而氣象衰颯如此。至宋則不然，太祖太宗之世，宇內新已削平，景物熙熙，已若日之初昇。故李昉贈林逋直詩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八方無事詔書稀。」又昌陵挽詩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何等氣象。蓋同一宰相也，而壯盛不同如此。孰謂詩不隨氣運轉移乎。

謝靈運山居賦，李德裕平泉草木記，其川嶽之美，卉木之奇，可云極一時之盛矣。然轉瞬已不能有，曾不如韋庄田樹之麓，泉明種柳之宅，轉得貽子孫，永年代也。蓋臺榭池園林，亦如名人書畫，過眼雲煙，未有百年不易主者。是知一賦一記，雖誇費古今，究與昭陵之以法書殉葬，元章之欲抱古帖自沈者，同一不達矣。

右北江詩話四卷，國朝洪亮吉撰。按先生字稚存，陽湖人，北江其號也。素行氣節，爲儒林引重，於經史註疏、說文、地理，靡不參稽鉤貫，著撰等身。爲詩沈雄有奇氣，精思獨造，遁出性情，仿康樂、仿杜陵、仿太白、仿楊誠齋，然實嘔心鏤肝，絕不欲襲前人牙慧。追蕩之，萬里奇氣噴薄而出，登如天馬行空，不可羈靮。賜環後，杖扉墳典，嘗傾湖山，當時同人咸推祭酒。嘗見其小印作「曠代逸才」四字，亦惟先生不愧此言。吳穀人駢體文續集、江鄭堂漢學師承記，載其著述多至百十種，而均未及是書。道光戊申，始得詩舲中丞刻本，特重付梓人，俾後來讀者有所矜式焉。先是趙甌北撰七家詩話，欲以查初白配作八家，先生閱止之，賦詩云：「初白差難步後塵。」又云：「只我更饒懷古癖，瓣香先欲到周秦。」自註云：「余亦作詩話第一卷，自屈宋起。」見更生齋集。則先生之宗旨可知。然是書無論及靈均者，殆亦不無遺佚歟。又先生嘗賦論詩絕句，謂古人與時人共一首，王阮亭、朱竹垞各一首，今讀是書所論，幾於疊矩重規。又如吳梅村、邵青門、沈歸愚、袁簡齋、蔣心餘、厲樊榭、孫淵如諸子，均有褒貶，然偶稱不肯苟同。文人相輕，積習轉貽笑柄。嘗亟自述各詩單詞片語，亦如西子王嬙，嫣然一笑，即屏除綺語者亦知其美。若竹兜五律謂庶幾古人着鞭作，則未敢附和，然要其目光如炬，上下千古，龍子作事，固自不凡。又先生論詩絕句，蘇亭獨漏許相參，吟苦時同佛一龕，肯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亦可謂不存鄉曲之見，而是書僅及蘇亭之晚達，未論其詩，及屈陳諸子，至黎二樵明經，則推崇已極，與王蘭泉蒲褐山房詩話同，惜其年甫四十而卒，而不知樵夫實久客粵中，壇坫年幾七十，餘生平足跡未嘗度嶺，與先生未及謀面，僅得之傳

聞故耳。秋壑月南海伍崇曜謹跋。

右北江詩話第五第六兩卷，先生曾孫子齡明府官粵，以續刻先生遺著，數攜見貽，此册與焉，爰重付剞劂，俾與前刊張詩舲侍郎所刻四卷得成完璧，亦厚幸也。內如論滇中土司李洪齡一條，皆與粵東之黎洵粹勸，敢其傾倒於權尖者至矣。咸豐甲寅閏七夕節，伍崇曜再跋。



茗香詩論序

竊嘗聞先賢遺論。謂聖人之道。一再壞於楊、墨、佛、老。而更壞於詞章。故三代聖賢。諄諄焉以明道也。漢、唐、宋、諸大儒。更起而述之以衛道也。後世君子有反本析古不忘其初者。亦其所以見道也。不見道不可以詩。苟爲詩而非其道。則更不可以爲教。伊川夫子稱唐賢詩。於吾道有見處。豈異人乎。嗚呼三百之編。下萬古而莫能盡。其大本則以治性情。而極其用於興禮樂而已。迺周亡於無禮。秦亡於無詩。晉、宋、而降。禮懲而詩靡。其亦性情不治之罪矣。斌讀先生詩論。初卒業而思曰。詩之爲教。孰從而大之。又孰從而小之。孰從而弊之。又孰從而完之。旣迺三復斯編。喟然合符。灼然而有以質焉。以爲是可以反古復始者也。是不壞於詞章。可以治其性情者也。先生之功於詩。與惠於學詩者。自斌始矣。斌以末學。但能知先生爲人。不能盡知先生所作詩何如。今於詩論。亦未知視古人論詩何如。而其於道則殆有見識。則殆有見識焉。

監三年七月。德清陳斌序。

茗香詩論

仁和宋大樽左彝著

客問曰。僕觀王文簡所編唐賢三昧集。信而好之矣。謂三昧之旨。非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無之際者也。翩學之久。惺飛者逝於無形。綫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答曰。誠若所訊者。豈蒙之克辨也。雖然。試言之。學三昧集見終矣。若原始抑猶末也。列子之言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始何專。厥中惟靈。厥外惟無。此吾向者未作詩之說也。終何底。進而未稱。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此昔王文簡既作詩之說也。始始而終終。取天下之合而述之者也。客愀然曰。嬛者之於詩。譬諸者綫者之斷其手也。余復聞勔鑄斷者齧綫之。以其類。爰摭古言而證之。而廣之。而或反之。左顛齒險而爽齒居竹而黃。化以彼之形質。栝樅滌爲樹。麝食栢而香。化以彼之氣。合獻鐲然。荏草忘凝化以彼之神。泥之在鈞。惟鈞者之所爲。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質化。以我之形。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形質化。以我之氣。聲無哀樂。氣化。以我之神。前之說中人以下之終事也。後之說中人以上之始事也。而所以始始者。不存焉。蓋其難也。

知始則知本歟。六藝之芳潤。非本也。約六經之旨。乃本也。謂豈受西方之教者。亦曰詩六經之菁英。非以本來。而惜以本應。末即本也。歐陽永叔不喜史記。蘇子美不喜杜詩。殆非閎爲通人。若不本之六經。雖復熟精文選理。有是非顛謬者矣。雖然。揚子雲非聖哲之書不好也。何爲乎劇秦美新。蓋本之中又有本焉。

猶饑失枝。厥本甚窮耶。性以從欲爲歡。六經以抑引爲主。苟不使學者。則以嵇中散之論進之曰難。自然好學。

詩之緣起。見於毛公說詩。及紫陽夫子詩序。知詩之何爲而作。與上之所以爲教。則知不徒在作詩。亦不可徒作詩。且盡誦詩乎。卽以辭章論。古無踰於三百者。以人論。二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作雅頌者。往往聖人之徒。人之足重無踰於此者。經聖裁刪本之善無踰於此者。章句訓詁。皆大儒注釋之精詳無踰於此者。童而習之。習熟亦無踰於此者。

李仙杜聖固已。李則曰。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杜則曰。別裁僞體親風雅。遊哉邈矣。學語仙聖語。當思仙聖胸中何所有。有仙聖胸中所有。納心而言。不已足乎。聞道夫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聖人且謂伯魚爲之。於牆窮之。仰而見光。俯而見土。以逆以辭。樂莫大焉。

易取象。詩諷諫。猶之寓言也。但取象如詩之有比。諷諫則不必於象。第以經解經。有離合矣。因而求之。風人其俟父乎。

太白有云。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古道必何如而復也。三百後有補亡。離騷後有廣騷反騷。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樂府後。有雜擬。非復古也。勦說雷同也。三百後有離騷。離騷後有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外有樂府。樂府後有建安體。有嗣宗詠懷詩。有陶詩。陶詩後有李、杜。乃復古也。擬議以成其變化也。或且思其流而溯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蒙竊惑焉。夫古道何爲其不可復也。

詩以寄興也。有意爲詩。復有意爲他人之詩。脩辭不立其誠。未或聞之前訓矣。蔡中郎曰。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喩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雖言辭賦。厥後詩之彷效。亦莫不然。蓋競利者如彼矣。予甞作賦。常擬相如以爲式。詩以爲非。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作元文。桓譚以爲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前之擬相如賦。猶不寄興之詩也。競利也。後之作元文。猶寄興之詩也。非競利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夫物之無從於人者。人弗貴之矣。史稱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是非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者已過半矣。然則詩之能益人。亦何問於窮達哉。知此。庶乎其道尊。

有形無神者無論已。形神離合之故云何。陶貞白有言。凡質象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鑄鍊云何。曰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而以善德解其纏。則其本也。詩之鑄鍊云何。曰善讀書。縱遊山水。周知天下之故。而養心氣其本乎。感變云何。曰有可以言言者。有可以不言言者。其可以不言言者。亦有不能言者也。其可以言言者。則又不必言者也。

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太白曰。寄興深遠。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束之以聲律。不幾如俳優哉。蓋亦謂近體有止境。古體

無止境。君子之於學也。爲其難者而已。

不停輿而就皆迹也。軌儀可範。思識可該者也。有前此後此不能工。適工於俄頃者。此俄頃亦非敢必謂也。而工者莫知其所以然。太虛無爲之風。無終始之期。列子有待之風。發容飄忽。一舉萬里。尚何有迹哉。

武帝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非邢夫人身也。此不足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誦古人詩。不可揣其故衣獨身來前時。然佳人不同。而美人不同體。李夫人之於邢夫人。尹夫人。鄭旦之於李夫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同林異條。異者同岑。君子以同而異。且進而視之。有端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者。必曰其源出於某。此詩品之皮相也。嘗遊天台歸。人問其勝。答曰。山不類山。水不類水。人類仙。物類靈。坐有人曾遊雁蕩山曰。這猶雁蕩山。夫天台誠不必不類雁蕩山。雁蕩山斷不類天台。而爲雁蕩山。其同焉者。則山水人物之性也。其性之不同。而歸於同。而亦無害於不同焉者。則天地之大也。荔枝似龍眼。似之似也。似江瑤柱不似之似也。不斷其似。正不斷其不似也。

古有一代偉人不必以詩名者。有博涉多通不必以嘯詠自娛者。有工詩不必徧體與求多者。有傳世千百年猶難求其歸趣者。

漢魏之詩。所謂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晉、宋而降。雖有逸影之迹。永墊幽冥之阪。

或問詩至靖節。色香臭味俱無。然乎。曰非也。此色香臭味之難可議者。以極澹不易見耳。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寒不凍覺。雪不封條。陰陽和也。和氣之流。必有色香臭味。蓋則五色而爲霞。三色而成畫。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人養天和。其色香臭味亦發於自然。有三百之和。則有三百之色香臭味。有靖節之和。則有靖節之色香臭味。

前人謂孔氏之門如有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噫。是何言也。以漢之樂府古歌辭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廡之間坐陶、杜。庶幾得之。

漢詩之於二南。猶春秋時之齊、魏。猶晉陶詩。猶漢之文帝。雖不用成周禮樂。尙時時有其遺意。

遊山水無本。雖模山範水。道不存焉。陶貞白尋山志曰。倦世情之易撓。乃杖策而尋山。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元雖遠其必存。誤無大而不忘。物我之情雖均。因以濟吾之所尙也。謂爲誠其已爲。亦千金而必諾。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倪靜且壽。貞白似之。康樂雖有美爲。願身爲車騎將軍之孫。襲封爵。宋受禪復仕。則倦世情之易撓者無之。已不及貞白之靜。其不免於見法也。則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者無之。亦自賊其壽矣。淵明田園詩之作。作於其人之有高趣也。使淵明遊山賦詩。不知又當何如。至宋之詩人無論康樂者。遂與陶並稱幸矣。若鮑江都山川頌。尤獨見其大者。蓋直自綜析無形者也。江都包括無外者也。考槃之詩曰。碩人之軸。言卷而懷之也。山居之本也。

宜言飲酒者莫如詩。飲詩人之適趣矣。余參迹者殊多焉。七月言酒者二。惟用之於蔬蔬躋上而已。此飲

七十九冊　35A

之埋乎。靖節嗜飲。曰有酒斟酌之。又曰。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昭明所稱情不在於衆事。假衆事以忘情者也。其飲之中行乎。太白則曰。古來聖賢俱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放已太甚。殆飲之狂乎。劉、阮、皆酣醉曰有託而逃。然非名教者大矣。何曾責阮籍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曾之責衆皆醉而我獨醒者也。顏延之稱劉伶非荒宴。庾信論其未飲酒反無真氣。二子蓋觀其糟而歎其醨者也。然則太白猶古之狂也肆。劉、阮則今之狂也蕩乎。抑之戒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殆飲之狷乎。嗣宗所云。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者。其中或有飲之鄉處乎。山簡爲南征將軍。出鎮襄陽。於時朝野危懼。簡惟優游卒歲。惟酒是耽。乃下愚不移者矣。

曲寫閨怨。如水益深。如火益熱。非教也。我心匪石。性不可改。不能奮飛。義不可去。寶命不猶。命又不可挽。螻蟻止奔。曰不知命也。知命若此。不知命若彼。千古英雄失足。豈不以此哉。

蔡中郎之死獄中。乃王允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故此爲戮。謗之流毒若是哉。范蔚宗亦以不得志撰後漢書。至於風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後竟坐謀反伏誅。雅之變亦有惻時嫉俗者矣。然既出於是非之公。又其忠厚惻怛。雖蒙其訕譏者猶感激焉。不則失所養亦喪。詩品其纍纍偷生抑後矣。若夫虞卿窮愁著書。其所言者乃大易盈虛消息之理。亦善於窮愁者也。董子士不遇賦曰。雖矯情而獲百利兮。終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若是更何有於窮愁。考槃之篇曰。永矢弗告。誠謂御陶直白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之意。信矣。第後人當知樂且不必言。況不樂耶。慷慨言。敬告由澤之罹之有悲憤者。

齊、梁、陳、隋之格之降而愈下也。其由來安在。齊之王儉、韓蘭英。先仕宋。劉繪後仕梁。梁之范雲、邱遲、任昉、蕭琛、柳惲、周捨、徐勉。先仕齊。庾信後仕北周。江淹、沈約。先仕宋、齊。陳之陰鏗、徐陵、沈炯、周宏正、張正見、顧野王。先仕梁。周宏讓先仕侯景。徐孝克、阮卓、蘇璥、潘徽。後仕隋。江總先梁後隋。隋之姚察、虞世基、虞綽、王冑、王冑先仕陳。柳晉先仕梁。李德林、諸葛穎、孫萬壽先仕齊。于仲文先仕周。何妥先仕梁。及周盧思道、李孝貞、薛道衡、魏澹。先仕齊。及周元行恭先仕北齊。辛德源先仕北齊。及周楊素、崔仲方。先仕周。及梁孔紹安後仕唐。袁朗先陳後唐。偶指數之。皆詩人之名級故高者也。嗟乎嗟乎。袁言之長德言也。女事二夫。男仕二姓。尚何言乎。皆宋詩人之失節者。豈獨無顧。皆有陶靖節之高趣。入宋終身不仕。又有東晳之沈退。張翰之遠颺。張協之屏居草澤。嵇紹之以身衛帝。劉琨之藏帝室。郭璞之阻逆謀。宋亦有顏延之不受實供。王徽、宋無官情。沈麟之盡言諫諍。林夫遐跡世教。顏焉齊謝朓不從江祏之謀。王僧祐不交當世。風韻清疎。如孔稚珪徵而不就。如顧歡猶有皆之遺風。梁以後如蕭子雲不樂仕進者寥寥矣。陳之狎客通慨以俳優自居者有之。至隋則皆王威之弑立。其謀遂出自楊素。此其山乘非獨在纂奪利也。蓋廉恥道喪。且有使之然者矣。齊武帝布衣時。皆游樊鄧。登祚後。位往。歡佑客樂曰。意滿辭不發。猶尚有羞惡之心者乃遇之者有釋寶月矣。若簡文宮體。直寫妖淫。後主男女倡和。極於輕蕩。煬帝且殿腳女千人。迷樓居後宮女數千人。雖所撰飲馬長城窟行。頗存雅正。然有諸內必形諸外。則有江都宮被諸作焉。夫一變而

爲清談。再變而爲極欲。其病同歸于必斃。與清談者鶩其自斃而已。極欲者又趣之。蟋蟀之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卽曰無已太康矣。況至于好色而淫耶。好色而淫。則發乎情者不止乎禮義。不止乎禮義。則無廉恥。無廉恥安得有氣節。以流極之運。加以登高之呼。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矣。蓋聲音發于男女者易感。風化流于朝廷者莫大也。特是田野之夫。猶思有清白行。洋洋搢紳。豈獨爲邦鄉所宗。後儒晚學。咸取則焉。縱不克止沸。亦何至厝火于積薪。誦其詩不知其人。斥斥焉僅斥其詩格卑靡。定爲下品之類。何異向名倡而責之曰。爾不綴道論以自娛。苟展其狂直以匡益無行。豈不方圓其枘鑿哉。

小滄浪筆談

阮元記

小滄浪筆談序

余居山左二年，登泰山，觀渤海，主祭闕里，又得佳士百餘人，錄金石千餘本，朋從觴詠，亦頗盡湖山之勝。乾隆六十年冬，移任浙江，回念此二年中所歷之境，或過而輒忘，就其尚能記憶者，香初茶半，與客共談，且隨筆疏記之，何君夢華、陳君曼生皆曾遊歷下者，又爲余附錄詩文于後，題曰小滄浪筆談。小滄浪者，居濟南時，習遊大明湖小滄浪亭，卷首數則，皆記小滄浪事，遂爲風舟之濫觴耳。

嘉慶三年春儀徵阮元序于浙江學署定香亭中。

小滄浪筆談卷一

儀徵阮元記

小滄浪者，歷下明湖西北隅別業，即杜子美所言北渚也。魚鳥沈浮，水木明瑟，白蓮瀰望，青山翳人，至此者滲然有江湖之思。別業爲鹽運使阿雨窻（林保）所築，雨窻移任天津，方伯江滋伯（蘭）領之，方伯移任雲南，余乃領之，與學署相距一湖，少暇即放舟來讀書于此，或避暑竟日，或坐月終夜，筆牀茶竈，夷猶其間。鵲華在北，惜爲城堞所掩，歷山在南，蒼翠萬狀，遠望梵宇，小如箱篋，或黑雲堆墨，驟雨翻盆，萬荷競響，跳珠濺玉，訇然而雷，殘霞雌蜺，起于几席，斜日晴曉，湖風生涼，皓月轉空，疎星落水，鷺鷥鸂鶒，拍拍然不避人也。及其清露溼衣，仰見參昴，城頭落月，大如車輪，是天將曙矣。此境罕有人領之者。

小滄浪雜詩　阮元

獨泛滄浪平底船，荷花面面稻田田，風光誰許平分得，人與池心四照蓮。（池中發蓮一枝，四心分出，因以名之。）

小艇穿池不礙花，種花人借艇爲家，收來荷葉青盤露，剛足今朝七碗茶。

筆牀書篋向池攤，池上荷花高過欄，撐起烏篷遮午日，一雙銀蒜壓青竿。

蜀葵開盡又生芽，便有千枝木槿花，堦草叢芊平接水，破萍跳出小青蛙。

北渚紅橋小笠亭。蕉衫竹扇此消停。斜陽若爲人留立。留照湍山半角青。

歸款殘聲綠樹間。隔痕山影共煙鬟。微風吹動金波色。月在東南箕斗間。

槐葉皆疏柳夜眠。新涼如水下遙天。開襟陶寫惟風月。絲竹情懷沒早年。

最好涼深獨立時。五更露氣到清池。城頭落月輕黃色。多少鷺鷥睡不知。

大明湖水。即水經注之濼水。其地較大清河高十餘丈。其下流入大清河處。今尚名濼口。蓋大清河乃古之濟水。濟水能伏流。斷不能逆流上山。今學者皆稱明湖爲濟水。雖竹垞亦沿其誤。又水木明瑟四字。見水經注濼水下。足以盡明湖之妙。如上沙陸氏水木明瑟園。乃借用也。故予題小滄浪軒額曰水木明瑟。

水木明瑟軒即事　阮元

小港西軒外。扁舟北渚涯。彎弓開柳岸。六柱泛蘆簰。獨往無前約。高情得我儕。李公休息者。杜子屢青鞵。橋矮低栽葦。亭門窄縛柴。軒窗商啓閉。几席合安排。瓷茗然雙鼎。攤書古一齋。寫碑金石錄。題字水松牌。檻曲看盤鶴。牆陰認篆蝸。舊詩猶在竹。午夢間通槐。起對山鬟擁。閒臨天鏡揩。嵐光遙接案。波影上平階。岩屋小於匣。池魚輕似釵。深梁多古意。泉石滿秋懷。拄笏西風爽。褰簾夕照佳。新涼流玉宇。森色動銀淮。月露收園鑰。輪蹄憶箭鞵。江湖浪遊跡。襟抱未全乖。

夏日游大明湖　孫韶

萬斛珠泉水。匯此一湖深。誰取碧玻璃。區畫作棋局。畛畦轉側分。知廬自隨屬。輕航故洄洄。既往路仍復。新荷濃綠盤。隔岸散幽馥。時有鷗鷺鳥。踏上孤亭宿。小泊水榭西。柳下清風肅。陽烏正停午。咫尺判涼燠。此境在吳越。亦復稱淸淑。何況北地中。瀟灑真絕俗。尋深水化煙。坐久舟如屋。遙山淸磐峯。飄渺隔湖隩。更尋園若遊。蕩高一縱目。

秋日遊大明湖呈崇蘭閣學　何元錫

寄秋思北渚。一棹出澄鮮。霜醉數林葉。水寒千頃煙。遐襟追往哲。間字得新箋。翻恨公移節。家山入夢牽。

小滄浪開碧蓮一朶。四面四心。攢簇數百瓣。折歸供四照樓下。與友人同賞。余有句云。一枝折向水晶盤。十二蓮心共一攢。儘有花光酬坐客。不妨樽酒合圍看。段赤亭松孝句云。匯水窺魚戲。刻劃最工。後杭州陳雲伯文述補咏之云。吹墮仙曇玉女家。風裳水珮各清華。魚窺曲沼闌闌月。人繞方塘面面霞。如此同心宜百子。但看半影已雙花。尋常連理翩遷比。無數鴛鴦避碧沙。亦復工麗。

坐小滄浪。可見學署之鐵樓。冬時林葉疎脫。始見廡下亭。由小滄浪乘舟。經北極閣。西至曾南豐祠。祠邊即北水門。明湖匯七十二泉之水。皆從此寫出。經華不注。濼口入大清河。城上重闉。下臨平楚。曰匯波樓。

鵲華兩山。青翠相疑。余題鵲華秋色四字。扁懸樓上。用松雪圖名也。南豐祠多水木之趣。秋蓼映廊。開花繞屋。人跡罕有至者。

明湖自遊數十頃。無開地植荷者。以葦爲界。舟行不能見花爲可惜。故余有會須盡剪青蘆葉。頓放花光上客船之句。

雨後泛舟登匯波樓　阮元

急雨才過水上樓。門前爭解木蘭舟。垂楊小屋蘆蒲岸。不聽涼蟬已覺秋。

湖裏荷花百頃田。濃香如霧綠如天。會須盡剪青蘆葉。頓放花光上客船。

就樹營巢湖上家。網魚小汋水三叉。南豐祠下無人到。籬落閒開木槿花。

鵲華淸翠近城多。十里泉田是稻荷。樓外斜陽秋色早。更從何處覓鷗波。

山左學署四照樓。乃施愚山所題扁。樓面北。前有淸溪一道。自西而東。石橋板橋各一。以通行者。夾岸槐柳蔽日。紅欄逶迤。溪中赤鯉徑尺。鱗鬣可數。惟淸流太急。不能栽荷耳。樓窗四啟。每當夏日。牆外明湖千畝。荷氣欲蒸。與風俱滿。冬雪初晴。尤極玉樓銀海之趣。

四照樓讀詩　濟寧王宗敬

負笈來東魯。名樓許暫僑。虛窗闢四面。淑景正三朝。冰泮明湖澈。山環歷嶺遙。水看花浒檝。火向杖藜燒。秘館探璣竅。丹砂礦藥瓢。書多金石略。友半竹林翹。引鏡皆靑眼。憑欄即碎街。星看傳說。蕃鼓衆皐陶。月爲吟迎落。鐙綠注細挑。何當逢比識。子幹已相招。

余有山左學署八詠。屬同年王淑畦舉楷圖之。一四照樓。二濯纓橋。即樓下小石橋也。三小石帆亭。亭在橋之東北。臨水如舫。扁爲翁學使方綱所題。四石芝。巨石甚透。在樓西之客軒內。五玉玲瓏。巨石立濯纓橋南。玲瓏高丈許。旁有古柏。六海棠浒。玉玲瓏少東有海棠一株。蔭蔽一畝。南臨溪水。曰浒者。所以名此溪也。七鐵樓。在學署之西南。高臺重梯。萬瓦在望。八曰積古齋。即小石帆之後軒。余聚山左金石數千本。校正于此。適御賜御筆策誤識過墨刻卷子。論積古稽古之義。紀恩述事。名此齋也。

山左學署八詠　阮元

落日城頭雨。東風泉上春。湖光復山色。齊向倚欄人。四照樓

落落橋上人。冷冷橋下水。顧影獨盤冠。滄浪懷孺子。濯纓橋

鳥啼闌花外。魚跳窗影中。滄江臥米叟。畫舫記歐公。小石帆亭

西軒石如菌。松杉得甘露。恐有仙人來。采與東坡去。石芝

倚雲一片白。風雨雕玲瓏。落地化爲玉。朗朗對裴公。玉玲瓏

十丈赤珊瑚。紅泉入鏡湖。輞川圖畫裏。惟解種茱萸。海棠浒

壽廻煙波闊。歟嵐夕照開。蒲牢靜無語。霜氣滿秋山。（鐘樓）
青金與樂石。齊名甲天下。積之一室中。摩挲手親寫。（積古齋）

學署八詠同作　朱文藻

憺虛鑑始川。四方無不照。山光南北臨。林木東西眺。登樓縱雄談。坐笑眡同調。（四照樓）
名泉七十二。此水從何分。平砥鑑人影。冠纓有塵氛。臨流試濯濯。解散游魚羣。（濯纓泉）
舟在川上行。亭自水邊住。張帆凌長風。幻石忽停駐。人生豈久繫。蹤跡任來去。（小石帆亭）
秦皆受宋封。瑞應千萬芝。一本化爲石。何年此留遺。我若餐煙霞。衰以療蝌飢。（石芝）
吾鄉舊園宅。有石題宋綱。（杭州沈氏園有玉玲瓏石。宋花石綱題名。）此石既形似。而名適相當。我效米顛拜。不覺懷故鄉。（玉玲瓏）
花開春似海。年落水流春。秋深復作花。花白如爛銀。（時八月作開白花數朶。）悵然與花別。醵酒酬花神。（海棠亭）
危樓乾坤維。洪鐘挂天表。閱世四百年。塵積鬱閒杳。爲語城中人。各自理昏曉。（鐘樓）
積古斯稽古。字異義本同。奎文炳日月。金石羅齋中。枕葄有至樂。所貴在虛衷。（積古齋）

邱縣　劉大觀（松嵐）

秋水橫素波。四山相背向。讀書居此中。了了見萬象。（四照樓）
已復抗塵容。況積胸中垢。多謝在山泉。可濯亦可漱。（濯纓泉）
翁公搨巨篆。題曰小石帆。春風捲不去。留以貯經函。（小石帆亭）
槎枒一拳石。形似商山芝。想其出土日。當在秦皇時。（石芝）
不待神工鑿。自有天然竅。安得文人心。玲瓏如此妙。（玉玲瓏）
玉皇案邊人。手握衡文節。迴殿拂袖來。苦遲積紅雪。（海棠亭）
沈沈徹曙曉。渺渺入烟霧。聲從何處來。樓影壓秋樹。（鐘樓）
古人名不朽。存者乃金石。試問齋中人。先生恐六一。（積古齋）

乙卯八月。招同馬秋藥比部（履泰）、顏心齋教授（崇槼）、武虛谷進士（億）、朱朗齋文學（文藻）登匯波樓。過竹南蔓園。歸集積古齋。明日道騎傳箋聯句。往返十數次。凡三易僕馬。故有句云。詰朝學唐調。匆午啟郵簡。

集積古齋紀事傳箋聯句

乾隆歲乙卯八月日在戌。（秋藥）炎序漸肅寒。沖襟各恬佚。（心齋）出門尋秋晴。回首謝塵汨。（虛谷）卉逷樵風引。心與菱唱暱。（朗齋）瀛萍任飄泛。水木相明悉。（松嵐）荒汶登椅尋。古堞蹋雲出。（秋藥）不升樓觀危。焉知面廢室。（心齋）湖貪泉脈衆。水臥虹影七。（朗齋）娛客秀八神。罪椒望尤萃。（松嵐）是緊弁陽情。合染松雪筆。（秋藥）內見漁評亂。外喜耕犢叱。（心齋）稀坍古道車。樹柱野人膝。（虛谷）甚愛陽發禾。最羨醴取秫。（朗齋）

楊柳岸容疎。蒹葭潞勢密。（松嵐）古意即自生。秋懷共誰述。（秋藥）蒼茫感百端。酩酊醉千日。（心齋）機發縱落猿。巧中矢貫蝨。（虛谷。是日射圃史事。）雄談人愕眉。狂笑鳥駭疾。（朗齋）景遠神廣搆。氣軼志強飾。（松嵐）青蘿與朱闕。白日光欲畢。（秋藥）餘勇取支徑。舞香率吟匹。（心齋）盱江振風雅。驪下享芬苾。（虛谷）文古時能宗。才鈍勉搴詰。（朗齋）迴廊歷寒暑。對忱羞脆齒。（松嵐）迴船已篝火。把酒還散帙。（秋藥）嚴政撫劉棄。大嘅尊吳賈。（心齋）榜齋稱積古。討藝鮮遺術。（虛谷）鼎評令揆端。圭紀古中必。（朗齋。書齋中有五鼎。又有虛谷古玉圭考。）斯篆石摹樂商。鐘銘奔吉。（松嵐。謂商鐘及商鼎距末。）惟圖秦海神。幽訪宸后璽。（秋藥）縱盲到太華。峯遝及二室。（心齋）往往涉仙幻。時時弄狡獪。（虛谷）諒無拘忌人。誰彈駁雜失。（朗齋）坐喧鶴夢覺。硎答蟲語唧。（松嵐）寓燈見燭跋。敎器餞薄實。（秋藥）窗低落月大。橋仄賭泉泌。（心齋）簸陣智變縱。調聲復提律。（虛谷）詰朝寫唐調。匆午值郵馹。（朗齋）扣門宣租催。報句徵賦悉。（松嵐）思慚久濫竽。體畏密比櫛。（秋藥）旋轉怒鈴騎。奔騰儕閒佶。（心齋）發游洵朋豈。此飲實羣逸。（虛谷）少抒縶十懷。一洗旅人郁。（朗齋）已洽良會懽。肯防請詠溢。（松嵐）匪敢追孟韓。勝事須評隲。（秋藥）

湖山之勝。遊者各自領略。譬如讀書。各有所見。不必盡同也。秀水吳秋霍（友松）嘗作月夜遊大明湖記一首。鋪陳終始。委曲自道。頗能抒其所欲言。

月夜遊大明湖記　吳友松

漣子湖。古歷山湖也。在濟南城西北。湖中植蓮。可百畝。夏秋之交。遊者特盛。予嘗三至其地。一以朝。一以雨。一以夕。朝則曉嵐破烟。淸露滴蓼。雨則隔浦紅暄。新流碧溢。夕則香入歸夢。煙動漁榻。蓋是湖之勝。略盡於茲。而猶以爲未足者。遊之事畢。而遊之興未盡也。晝長多暇。謀爲樂方。客曰。是不可以遊也。三五二八。良夕佳候。不興不騎。貼體而走。前舫徵歌。後船載酒。夜闌乃歸。歸必盡醉。主人曰。善。乃具肴核。擕箏笛。選新聲。擇妙色。乘暝落舟。然燭理棹。進湖之瀕而共駕焉。于斯時也。涼波送槳。蘋月近客。舉杯當空。理曲爲樂。或引吭而徒歌。或一倡而迭賡。或操吳歈。或效楚聲。或繁絃之雜彈。或消琴之徐引。波分路轉。忽遠忽近。扣舷和之。風歸餘韻。飄飄然若泝銀浦。入廣寒。而不知此身之尚在乎城闉。于是逍遙北渚之亭。翱翔會波之樓。水鄉早凝。棲鳥同寂。惟崖影之參差。間樹陰之蒙密。迴舟出港。忽人稍出自葭薄。則一小舟剪波而來。新蓮嫩藕。賓于舟腹。擘而嘗之。可析酲。分而甘之。可潤肺。飲者樂。歌者纖。雲停不流。月墮鏡裏。荷香在衣。蘆葉吹雨。如冰甕濯。若寒雪洗。沈沈四靜。淸徹肌髓。然後知向之未盡乎游。游之樂必如是而後止。遊在庚戌六月旣望之夜。同遊爲幻香叟、爲東臯、烟侶爲藹然、亭長、爲滴園灌者。與余而五。

吳秋霍題小滄浪圖絕句云。明湖遊興勝江鄉。秋老蘆花小艇忙。今日濟南名士盡。白鷗明月小滄浪。圖乃吳竹虛所繪。以贈阿雨窗都轉者也。

華不注山獨立平楚中。秀削孤清。若翠灣人眉宇。伽闍道元所稱單椒秀澤者也。屢欲賦之。媿體物不稱。後見馬秋藥比部履泰詩云。天拋秀氣成孤注。我縱心兵已萬周。竟爲閣筆。華不注山下泉源灌注。陂池交絡。荷稻之利。村民賴之。余每與比部乘款段往來其間。城中達官。不知此地之妙。比部詩云。荷花怨殺疑喚岸。黃犢閒眠解召人。亦足曾領斯趣矣。

余以秋日遊鵲華兩山。試士歷城。范李四律甚佳。餘如德州蕭與澄作。極幽峭之致。長清耿玉函三絕。有絃外響。歷城馬中驥古體。亦清空一氣。皆能不負題者。

秋日遊鵲華兩山　　范李

青螺點點碧天秋。清氣橫空足勝遊。北郭兩峯真秀絕。東山雙峽鼓風流。華跗直與孤雲立。鵲翼平從曠野浮。不是弁陽老詞客。鷗波圖畫爲誰留。

翠微深處淨無塵。成嶺成峯面面真。十里雲霞開勝地。九秋風日助詩人。浮嵐對峙遙通徑。流水中分再問津。記否登臨三月後。瘦紅肥綠媚殘春。

石勢淩空玉插天。扶笻直上到層巔。恰從烟雨初晴日。快結溪山未了緣。扁鵲燒丹留古灶。頃公取飲記華泉。振衣千仞情何在。白雪青藤是謫仙。

神秀真堪倚岱宗。又疑太華孟芙蓉。東山更比西山瘦。近岫應憐遠岫濃。載酒人來黃葉寺。詠詩客七白雲峯。西風落日低城堞。渺渺秋懷更幾重。

蕭與澄

拾級遐陵眺未停。兩峯卓立插青冥。遙峯一朵跗明水。神龍千年註地經。綠徑穠花沾露冷。滿林風葉入秋聽。青藤白雪人何處。唯有松濤起翠屏。

耿玉函

鵲華兩點翠微中。繚繞秋光望不窮。幾縷晴烟遮欲斷。半沈林表半浮空。

落木蕭森北渚迴。好將清興北登臺。會波樓外斜陽裏。一抹山光抱郭來。

青嶂翠壁照人衣。靄靄空濛合四圍。最是秋深黃葉路。兩山風雨送人歸。

馬中驥

鵲山嶻嶭復平敞。不注崚嶒競秋爽。雙峰對峙濟水分。人與閒雲共來往。閒雲吹盡淡秋天。翠螺影落明湖邊。若從城南望城北。兩點點破齊州烟。齊州南山青未了。登臨不嫌此山小。碧岑丹碧低平原。木葉亭皐風嫋嫋。秋風西來吹鬢絲。不管蠟屐空吟詩。一朝飽略兩山勝。無愁落日歸來遲。

秋藥比部還籍後。始學爲詩。清深逋峭。在唐宋名家之間。有秋藥庵集。桂未谷爲之序。曾主濼源書院。詠彼中名勝甚多。

濼源書院五詠　　馬履泰

華池

我家住江鄉。烟水爲四鄰。出門那得廁。一洫亦可人。飛來雙翠碧。婷有平生觀。一言幸聽取。勿嚮池中麟。

垂柳

呼奴拾疎籬。資著沿柳絲。柳絲困風力。低頭弄嬌姿。下有參數叢。冷紅抽高枝。我非漁丈人。忽作荒樹思。

蒲蕩

濟南多勝泉。汀處士脈湧。老草縱荒根。所占顧不廣。春苗碧於飯。夏葉銛如鐮。秋乾聲作雨。冬刈織成簾。

繫犴石

此地富奇礓。作者是賢者。一枝瘦如錐。何人字爲犴。平生笑衛公。亞藏護石林。世事如轉燭。散爲磯與礁。

鐵獅峰

精鑠郡所產。往往靈英華。頻宮老當熊。鹽嚴破裂花。茲復現猙猊。百獸懾爪牙。應出搏緊手。雄文競傳誇。

題王秋史二十四泉草堂詩集後

明瑟中間屋數楹。不恢意態若爲情。詩成半染寒烟色。客至同聽老樹聲。自說平泉歸素士。人從滾水憶狂名。我來曾覓長吟處。惟見疏畦縱復橫。

歷下雜詩

那有池邊舊客亭。祇餘明瑟眼猶青。我來精舍招涼坐。菡萏香中讀水經。水經注北爲大明湖湖水成淨池池上有客亭水木明瑟。疑即今之五龍潭桂木石榮在潭西精舍。

城中春水多於地。客裏心情澹似鷗。更欲凴虛凌浩渺。天風吹上會波樓。會波樓頭湖上最高處。

三年金線費池邊。乘興人家貯酒材。一笑仍歸前進士。丁香花上鳥飛來。金線泉上有谷隱宗舊亭其園歸時有業作三年資酒家。又有詩云丁香鳥啄糞華蝶內穴魚吹網漲肯。

歷爲山色綠如描。士女春遊折柳條。欲踏秋娘墳上土。禁烟時節雨瀟瀟。千佛山麓有王秋娘墓。

揭來海右徵文獻。往事如何竟未知。我已手題黃葉卷。更搜春草秀才詩。王秋史詩有黃葉林中自著讀句漁洋稱爲王黃葉仕課調以春草詩見賞。又呼爲春草秀才。

跌宕樽罍揮彩毫。人傳腕下有詩豪。愛摩長吉驚人句。七十鬚眉俱錦毛。（歷下朱式學有七十鬚眉俱錦毛之句[illegible]）詩詞分深淺。論勝黃山谷。

文公嗜酒最疏狂。詩社傳湖結柳莊。揮霍黃金渾不顧。青山無數歷歸裝。（朱文公才氣豪邁[illegible]）

畫酒敲冰樂事清。掃塔小劫忽頻更。蘆樓自隔春風坐。愁殺題詩孔麗貞。（孔麗貞自號[illegible]）有贈吟集。藏於館事。

桂未谷進士馥學博而精。尤深於說文小學。詩才隸筆。同時無偶。嘗著晚學集。予爲序之。

桂未谷馥晚學集序　　阮　元

嘗謂爲才人易。爲學人難。爲心性之學人易。爲考據之學人難。爲浩博之考據易。爲精核之考據難。元自出交當世學人。類皆始擷華秀。既窮枝葉。終尋根柢者也。曲阜桂進士未谷。學人也。乾隆庚戌年見之於京師。癸丑年逢常見之於歷下。叩其所學者。則固登華秀、探枝葉以至根柢者也。嘗自謂所學者晚。未能治全經。成一家之說。然求之于經史金石聲音文字諸大端。皆博觀而精核之。時出其所見於古人後。有可傳者。于是日出其草稿舊紙以塞元之求。久之積成卷帙。因自名之曰晚學集。嗚呼。士人所學。苟一日得見根柢。何晚之有。況未谷爲此學垂二十年。尤盡心于許叔重之書。較之手披萬卷不能識一字之聲義。與夫悟良知而矜才調者。其孰早孰晚。當必有辨矣。

曲阜顏衡齋崇槼。又號運生。博學工詩。天性真摯。家藏吉金最富。又與曲阜桂未谷馥爲友。同撰歷代詩話數十卷。孫蓮水韶過其寓館。贈以句云。留鼎彝尊臚字弋。編摩科斗辨無譌。也因闕里鄰家巷。幽見千秋法物多。

明張江陵奪情。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劾之。廷杖出都。座子許國鐫杯二玉以贈吳。兕以贈趙。各有銘。兕銘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黝。不惜刿心。事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穎陽生許國爲定宇館丈題。斲後趙傳之門人黃端伯。端伯傳之門人陳潛夫。兩賢皆殉國難。又曾在何義門、章藻功家。藻功刻其橫曰三忠口澤。曲阜顏懋倫得之于市。傳至崇槼衡齋。江西學使翁覃溪先生與衡齋善。常熟趙王槐、文毅五世孫也。走袁州瞻泣。欲翁之說還此觥也。翁乃爲兕觥還趙歌貽顏。顏慨然還之。予至曲阜。見詩册。亦作歌云。我首一物備三群。顏尚趙奉翁詞輸。山左風流逼地傳。江南虹月通天貫。

兕觥歸趙歌　　曲阜　顏懷志

文羊一角古而黝。穎陽生爲定宇壽。致身敢批逆龍鱗。有膽不飲蛇蛇酒。銘詞大書歲戊辰。二百年餘舊主人。陳黃章何遞授受。疑事不管瑤與琚。竹垞歌成衆聲飾。鬼花滿引犀紋裂。漆後空悲豫讓頭。嗅來欲掉常山舌。文毅五世能象賢。吁嗟口澤沒不傳。乞得宮詹書巨册。楚弓楚得已堪憐。魯門十月梅

花凍。返觥翩釋文孫痛。趙氏之觥顏氏甄。清齋各把浮蛆甕。舉觥相屬請勿辭。長跽祠堂奠一卮。吳家舊物今何在。會有延津劍合時。

兕觥還趙歌　　[illegible]　徐鯖文

謹家神物來復去。龍飛雙劍延津渡。謹家寶物去復來。趙文毅公兕角杯。兕杯鐫自許文穆。不惜直臣廷杖辱。都門酌酒壽君子。爲取神羊見邪觸。從來重人因重器。古隸大書作銘記。世間拓本亦流傳。趙叟求之以血淚。顏君珍同玉帶生。叟來卽還無吝情。何況侍郎作歌序。竝教海內傳詩觥。攜歸拂拭三嘆息。沈黝之理古手澤。一樽稽首奠筵前。惟藉黃流告英魄。我想江陵籍沒時。圖書鼎彝未應稀。寶燬過眼同幻化。觥兮特邀神護持。奇事無獨必有對。試說相如完璧歸。

兕觥歸趙歌　　秀水　汪大經

文羊一角新發硎。黃流在中止水渟。庚庚二十四字銘。讀之令我懷前型。江陵奪情歲紀丁。趙公抗疏驚當廷。伏闕甘受鞭撻刑。放歸腿帳迴郊坰。穎陽烟燭雙眸青。酒半起立身亭亭。曰此兕觥惟德馨。用贈君子壽百齡。昭垂從此炳日星。代更哀草飛秋螢。此觥流傳同蓬萍。曆江湖淮滄溟。後登闕里顏家廳。主人嗜古暴觥形。手拓銘字傳豫事。公之五世孫者庭。白頭偶泛章江舲。久竊先人口澤冥。一朝見銘涕泗零。卸帆十日依沙汀。泣叩學士攜寸莛。換鵝爲寫黃庭經。報章一月來云亭。忠魂所戀物亦靈。精采不變光熒熒。持告家廟薦醁醽。魂今剮或乘雲軿。譜成樂府傳歌伶。二百年夢提壺醒。一聲歌遏停雲停。

曲阜孔戶部繼涵　詩詞文翰。爲世宗仰。又精推步之學。嘗著十種算書及戴東原編修遺書。刊以行世。其女子（廣根）卽編修壻也。孫（昭虔）竝能詩。

題微波榭所藏書　　曲阜　孔廣森

微波榭畔東門外。微波主人亡幾歲。榭中多刻東原書。詩毛禮戴勤蒐采。上溯天文下水經。方言音韻形聲改。六義而今等弁髦。夏侯海島咸流在。起手最初曰考工。考經研義無疑殆。稍後字義孟子疏。亘證前儒恐貽悔。餘文略傳贈答書。經義紛綸云有待。此榭東原夙未登。主人對之忘朝餒。卽衍其意搜鴻儒。張叅杜預如學海。叅較亥豕訂魯魚。晉國諸生猶津逮。睛窗曝背手一編。塞日篆微下蒼檜。

曲阜孔㢲軒檢討（廣森）。始擅詞章。繼乃潛心經疏。爲公羊大戴音韻之學。其文以六朝初唐爲法。遠出陳檢討（其年）諸君之上。其經學識解超異。迥出凡流。使天假之年。世竟無偶。子昭虔。能以詞章世其學。欲朱吾閣（文翰）。乃檢討之甥。長于文筆。亦可謂酷似其舅矣。

孔顨軒（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序　　阮　元

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目。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爲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茲

七十九冊　34 B

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釁廟朝事諸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爲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爲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爲確。然則此經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惟北周盧侯射爲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湮沒。古字更舛、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編修、盧紹弓學士。相繼校訂。厥逕漸闢。曲阜孔編修顨軒。乃博稽羣籍。參會衆說。爲注十三卷。使二千餘年古經傳復明於世。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編修之嗣。昭虞 得觀是書。編修之弟廣廉 付刻。元爲序之。元鄉亦曾治是經。有注有釋。詳簡之見。與編修間有異同。今編修書先行。元寫定後。再以質之當世治經者。

曲阜

至聖廟、春夏秋冬以四孟上丁爲祭。衍聖公主之。舊事凡學使者至曲阜。逢丁祭。則學使者主之。乾隆五十九年。予按試至曲阜。適逢孟冬上丁。時衍聖公慶鎔 初襲。予以吉禮主祭。

出縣城東門數十里。至龍山。坡公詩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按坡公此詩。用唐人陽關詩律。歌者三疊。激調甚高。故匆匆者不及唱也。此調宋人尚有能歌之者。音調少誤。便不入律。南宋姜白石平韻滿江紅上闋末句云。聞佩環。下闋末句云。歷影闇。皆用平仄平三字。激楚清越。似即陽關末句無故人三字古法。

臨淄。齊侯墓在邑東南十里。爲往來必經之處。予作二絕句云。指數齊南五六邱。纍纍難辨是何侯。早知千壘皆黃土。不上牛山已涕流。畢竟仍傳土一坏。邱明晏子兩春秋。可憐上古無書籍。何處青山葬爽鳩。

新城王文簡公無墓道碑。元爲書立之。有句云。多恐此碑容易泐。未知詩卷不消磨。

爲王文簡公書立墓道碑　　阮元

先生墓道在山阿。雨蝕鱗斬伏軾過。司寇上李吾鄉推大雅。皋陶從古善賡歌。翰林風月誰能似。齊魯菁華近若何。多恐此碑容易泐。未知詩卷不消磨。

和韻　　何元錫

六尺穹碑表弼阿。蹉跎遊屐未經過。記從邗上瞻遺像。又向滄浪聽棹歌。前輩風流餘著述。當時僚佐盡蕭何。夕陽如黛松楸老。一片韓陵定不磨。

明鐵太保鉉守濟南。抗成祖。靖難兵最力。有祠在小滄浪之西。俗說太保守歷下時。忽有巷僧助戰。乃沂山五百石羅漢也。語雖不經。頗可壯忠義之氣。故予詩云。兵戈驅石佛。風雨挫真龍。及予屬青州段松苓入沂山訪碑。遂拓得石佛造象記以歸。應其名替。歷歷可致。皆大寧乾興天聖年間所造。予作詩云。仰大古洞聲登登。五百餘名得未曾。拓向鐵公祠下看。此身原是助兵僧。

謁鐵太保祠　　阮元

易識金陵廟。難攖歷下鋒。兵戈驅石佛。風雨挫真龍。死願先朝保。功甘讓盛庸。明湖祠外。秋水薦芙蓉。

予在小滄浪時。何夢華出示吳中陸二柳所作長短句一冊。雖麗妍妙。獨出冠時。語予曰。二柳名王任。山例查河工。歷任齊豫介。長嫺吏事。後卒於官。無嗣。生平著述數萬言。所藏金石文字及宋槧古本書不下千種。竹淚然無存。此其吉光片羽也。

借石倚聲　　吳郡 陸王任二柳

齊天樂 庭中秋蟲夜鳴

蛬泥唱起花間逕。雍門一聲韓女。下飲黃泉。高吟白雪。紅豆拋來如許。非鱗非羽。嘆每在泥塗。發聲清苦。側耳無人。邊塞高唱孰憐女。　儂音知合笙譜。十香人聽月。催按腰鼓。牡蠣瑤邊。羅裙匝地。好把爽情相訴。微風細度。喚小玉尋秋。滿身花露。漏下無人。玉階秋意古。

探春令 梁間雙燕夜鳴

海燕離梁。雙飛宿。忽令遠遠于野。石雨瀟瀟。剪風惻惻。家在鳳樓鶯瓦。此是前生癖。占紐片、漏屑甚話。不教一步相離。只容花影縈迴。　人在水晶簾下。被曉看梳頭。晚窺妖姹。帳角流蘇。隄防不到。見盡良緣天假。甚地相逢客。誰教結、鴛花春社。尚想年年。差池來共深夜。

永遇樂 賦瓶芍藥夜開

金帶雙圍。鼠姑花後。誰能比數。一尺銀盆。千重綃粉。獨立金盤舞。腰肢困了。臨風態度。彩筆仙郎難賦。好年光、容增燕惜。不遣翠幃無主。　鄭山舊事。這番花信。早遣酒船相遇。人亦無雙。花能絕世。一解玲瓏語。如今老去。天涯流落。那有醉紅心緒。消停者。十眉如鏡。爲卿作譜。

水龍吟 盆中紫菊夜開、原唱詠劉王女墓上朱蓮花

壁人化作輕煙。返魂香繞團欒扇。素瓷冰椀。一窩玉髓。一囊珠漉。虫字闌邊。三三五五。門腰風軟。待湘簾高捲。月投明鑑。爽衣解、玫酥見。　傳道小墳三尺。葬深深、怨儂嬌面。春風化了。底分花草。淚珠重泫。一片情根。六州鑄錯。老天難剪。怕西園後夜。一霜未散。舞衣仍換。

王竹所 初桐 爲齊河縣丞。官閒情逸。詞旨清遠。其懷曲如溪流泝風。波紋自行。冷光翠色。領謀不可盡。

惜紅衣 不見遊賞作花論　　王初桐

竹靜塘坳。柳垂簾隙。亭陰岑寂。試弄微波。吟懷暗無極。紅衣何許。但千柄、綠裳欹側。塞芳。鑑底戲魚。自田田南北。　罩縭小幡曲館。追涼意思。展瑤席。微香水檻脈脈。渺堪惜。過了魚天疎雨。搖蕩翠裳袖陌。問恁時何似。霜點半湖秋色。

念奴嬌 板橋雨中訪鐵公故事

江南佳麗有秦淮渡口桃根迎接曲巷斜街二百戶一樓玉顏如雪頓老筝琶沙娘簫管縹緲歌聲咽紅樓十六柳邊相對簾揭多少寶馬香車黃金選勝佳子秋風客手帕紛紛姊妹齊結同心雙結長板橋頭煙花佳話荒草旋銷歇東京昨夢俊遊江燕能說

三姝媚 過江門記事

城濠浮小艇記臥柳斜橋幽坊能認第一難忘是雕簷落壁妝樓簾影秀豔溫香猶採得詩潮千頃恨驚東風吹散氤氳夢雲未定 幾日寂寥昔信雁斷山空天高雲遠再入銅駝怪游蹤落絮隨波無定一樹枇杷對小院閒門深靜門外殘煙冷照春畦漸暝

倦尋芳 燈夕

風高鼓鼓月暖烘爐街喧初起夾巷簾櫳對倚新妝羅綺香霧千門珠翠語紅雲一片笙簫沸啓魚關愛隨芳趁豔玉臺天地 憶攜貫東城蹤跡燈焰樓頭鬟影簾際宿粉梅花曾共梅兄鄰弟往來消沈流水外俊遊依約嬋娟底待歸來捲簾屏畔寒簾被

泛清波摘遍 紅橋泛舟至平山堂

魚天碧後鷗雨晴初柔櫓撇波開趁早露發風檻繞有絲絲麴塵裊裊酒旗隱陰旗水塔影捎雲花外酒帘飄未了望古仙源栽取清芳到深竊 勝流香陣漸幾番夢餘二十四番啼鳥依舊平岡面山迷明林杪賦情悄歸舫暗逐粉香高樓遠衛幾照岸岸春雲壁裂淡煙籠草

水龍吟 白蓮

為誰卸了紅衣綠房迎豔霜綃剪浣紗人去凌波人在水晶宮殿幾柄亭亭銀塘十里冷香吹遍任鷗昔猜嗔花光搞夜沈沈裏微茫見 何況素雲晴颺舞輕盈半低紈扇淡妝月點仙姿玉立粉消鉛淺小艇回時浮萍開處鏡奩窺面怕遺瑤卷入涼波又萬葉西風戰

吳江陸虔實先生嘗為何義門高弟曾在三禮館與望溪稷堂兩公最契合生平篤嗜尤在漢隸臨華山碑至三百餘本其專且勤如是令嗣朗夫中丞宦山左時嘗以公手書碑中論隸諸條鐫石于濟寧州學筆法古勁足與諸漢碑相頡頏也

朗夫中丞以郎中出守浙南游歷方伯時當事者勢張甚貪婪吏因緣為奸公爭之不得度無以阻且觀老即乞養歸逾年當事者敗公方居憂上詔起之旋擢為湖南巡撫清風亮節至今東人士女猶能言之為山東運河道時著運河備覽一書斟今酌古取可以施行者世以為精核又嘗選集名人議著有關經濟者彙為一編名曰切問齋文鈔自著詩文集若干卷皆粹然儒者之言也中丞病亟夢有人贈以詩云龍開衙拓千層雲但飲湘江一杯水省明以語人逢卒殆神明之先告耶予至山左與公次嗣若愚為金石文字交聞公之治行特詳

古愚非承家學隸書直追漢人流寓濟西精舍所交皆四方名士尤嗜金石刻嘗跨蹇驢宿舂糧遍遊長清歷城山嚴古刹搜得神通寺造象題字十八種及靈巖寺諸小石記百餘種皆以稗子篆錄搜奇之勤莫能過此又嘗刻金石款識刻為屏幅用研蠟法較之雙鉤拓施丹墨者既速且易亦巧思也

偃師武虛谷億說經嗜經深求漢氏之學少孤立志敦尚行義以名進士令博山惠愛及民不期月俗為革時有步軍統領番役橫於邑中虛谷按法摧辱之以此不合上官意被劾去生平著述甚多皆闡抉經術援索原本不苟為詞章而詞章亦爾雅醇厚如其為人尤精于金石學嘗佐予宦輯山左金石志桂未谷贈詩云一行作吏早歸田金石遺文出鄭箋來往鵲華秋色裏逢人但乞打碑錢嘉慶四年冬為朝臣保薦奉旨召用而虛谷已先歿一月矣其學舉大節詳孫淵如觀察所為傳中

武億傳 陽湖孫星衍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先世居山東聊城縣勝國時有遠祖名恂者以指揮使駐懷慶遂為河南人曾祖維翰國朝順治間遷偃師祖朝龍有隱德載在方志俱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父紹周雍正癸卯科進士由安徽東流縣知縣行取主事官至吏部驗封司郎中監督倉場有政績兄三人億侯仲同母兄一人倫弟一人億生於京邸少有異表不苟嬉戲八九歲以朱墨點定明代名人制義約其高下父甚愛之年十二徧覽九經諸子為文下筆千言年十七至十九連遭父及母孟氏生母郭氏喪哀毀骨立鄉里咸歎億父故清官宦中外卅餘年家無儋石儲値伊洛暴溢宅舍盡圮億就高架木為小屋讀書其中嚴冬衣敗絮或遇大風雪持斧出取薪燃火手僵斧落傷足血沒踝忍痛歸誦書益力服闋應縣試第一入學為附生乾隆庚寅科中式本省鄉試第六名舉人三應禮部試皆報罷因遊朱學士筠之門時學士負海內文望門下士多一時賢俊閩達不爲之才億盡與交遊而獨以文章氣誼相勖勵學士雅重之為延譽然性樸直不善干謁惟布衣屨踏歲日下書肆購異書所得金石古文皆為致證學日益進庚子科成進士五十六年謁選授山東博山縣知縣縣多山七寸民不務農業地產石炭石礬燒作琉璃器皿供億繁多商賈輻湊奸宄所在匿迹億下車思所以變易風俗然後以經術飭吏治因校士發策問邑中最敗風俗者附郭佛寺多女尼常衍服作佛事遊闊閣閒遂觀者揉雜生事億汰存其老病廢疾者餘悉遣嫁之歲時出諸鄉約至遠僻邨落因加論教訟事無大小至則判決之或呼冤不及具詞狀召兩造折以片言無不得其情而去皆吏無所施其勞縣辟無噂傳有急事假里馬以供役轉相科斂豪者利其事億禁革之前官有以石炭饋上官者沒以成俗億蠲民運載山徑中大不便手疏其患苦請除之相貨議立書院於城東范文正祠傍邑人感激輸將閱兩月工竣命曰范泉書院親臨講課口授指進示以訓詁文字通經術樹風節之要十皆勤奮儉治陳邑某翁獄宥戶介典吏某以白金二千進典吏憚億威嚴不敢言億廉知之因鞫雨訊典史吾寧於神雖貧不

爲惡吏也。當霹靂聞之時。方儒雷與吏胥憭。遂獲游湖。先是。縣營弁某。有不法卒張保。曾爲弁奪婦、爲妻。饒因他事治之急。弁遂屬上官某爲緩頰。不聽。自是怫上官意。會有步軍統領衙門番役頭目曾君錫、杜成德者。倚胡貴勢。出都探事。招從惡少十餘人。縱飲博橫於縣中。饒捕至堂下。稱本要人令。不服罪。按法笞辱之。時秉政者勢張甚。外寮多承望風旨。上官某聞之。以爲禍至無日矣。乃厚賄番役行。而假名濫刑平民劾饒。罷職。饒官博山纔七閱月耳。縣民聞饒受代。則扶老攜幼。舉千餘人赴省乞留大吏。某故賢者。劾饒時。特爲守所持。及見民情大感動。因入覲。約與偕行。爲籌拊復。時故大學士公阿文成公見大吏於朝。詢之。因例禁番役出京畿。奈何責縣令按法之非。且隱其實而劾強項吏何也。大吏深自悔。然卒格於部議。歸博山。民猶謂當復任。老弱遠迎界外。告之故。人人哭失聲。已而相與館。故令家於縣中。朝夕饋問。饒愈不忍以家口累民。乃遣歸其鄉。而自閉遊東昌臨清間。寄書院以餬口。至河南。諸好士友人與修縣志以終其身。嘉慶四年十月。卒於鄭州客館。得年五十有五。是冬有旨命朝臣密保內外員操守端潔才猷兼濟及平日居官事蹟可據者。得赴部候旨任用。饒名在保薦中。縣令捧檄至門。亡已一月矣。饒至性淳篤。生平重風義。嘗由都奉兄僑櫬南歸。乏資斧。手挽鹿車。不避泥濘。比達里門。足重繭。既葬。爲之立後。族孫有孤貧者。十五年與同爨。聞師喪千里奔赴。當縣與史某卒虐不能歸。解衣質錢資之行。設義田縣北郊。收恤師之寒嫠者。蓋以厚風俗。在博山時。楚匪擾至河南唐鄧之境。饒爲令區畫義倉團保。設兵防交口鎮。以扼洞翼要路。立保甲西山諸郵塢。防逸賊竄匿。未及行而交口鎮西山俱被賊焚掠無餘。鄧州既經蹂躪。士民禦賊死事者。未得申上其實。饒爲立國殤祠。以厲鄉勇。其以維持風教爲己任類此。饒通貫經籍。講學依據漢儒師授。不蹈宋明人空疏臆說之習。所著經義。原本三代古書。疏通貫孔疑滯。凡數百事。所得列代金石爲古人未見者數十通。因之攷正史傳者又數十事。今中州人知讀古書崇經學。搜訪碑刻。備一方掌故。多自饒爲倡始云。撰纂經義證、經讀攷異、三禮義證、讀史金石集、目授堂金石跋、錢譜、詩文集、札記之屬數百卷。與修博山、鄢、寶豐、安陽四縣志。行於世。子三人。殷淳、成淳、盛淳。孫采。

蓮史氏曰。武君眞循吏也。在官七月。而得民心如是。令久於其任。治行當不止此。爲縣令者。人人如饒。吏治之弊。不至不可移易。惡吏負帑愈多。去之愈有所牽掣。強項吏一出而被劾。且以沽名相訴嫉。不遇非常察舉之詔。何以厲廉節耶。予與武君交最密。知其事始末甚悉。及予蒞山東廉使任。爲阿附朝貴者所媒孽。事大類武君。獨爲君子求治太急。固俗所忌耶。抑遇非其時也。直諒多聞之友。又弱一個。悲已。

小滄浪筆談卷二

儀徵阮元記

歷山爲岱之北麓。余嘗登此。勒銘山石云。登彼翠微。堂基崴石。岱麓分陰。嫣田孝陌。雷雨坐生。峰巒旋碧。樓閣三重。崖懸百尺。綫嶠虹斜。穿關雲飛。碑頭六代。松要十圍。岑菩錯殿。天花滿衣。登臨客意。嵐成佛輝。下涌泉源。清交水木。湖平鏡帶。城迴帶曲。野氣沈村。林烟隱屋。兩峭同秋。千脩其綠。平原似海。曉日開天。燕齊道直。蓬萊影圓。山棲崇佛。臺降飛仙。後之來者。亦百千年。

出歷城東門廿餘里。至禹登山白雲峰。西南入谷。即龍洞壽聖院。有范純仁、宋齊賢題名及元豐碑。院北絕壁隱天。石色紺碧。名錦屏巖。院南壁上有洞門。約高二十餘丈。余與徐摶楫太守大榕登此。秉燭入洞。洞有石佛。面渤如削。前數日夢中曾見此象。亦異矣。洞中始猶寬闊。繼乃匍匐行約里許。又出一洞。則在前山矣。又院之西南有夾澗。曰三龍灣。兩壁直立。中如小鞭。曲折不窮。深轉十餘里。余足力頗健。直至黑峪。日暮乃返。餘客不能從也。白雲峯東南入谷。爲佛峪。小逕深林。有石臺巋然直立。曰臺。臺南有泉。曰林汲泉。泉北有飛瀑。每雨後。懸流十丈。聲滿山谷。崖間多秋海棠。石壁間多唐人題名。且有隋開皇所造佛像。予昔侍家大人策馬游此。月成再至。居歷下者。烏因吾言訪之。

自禹登山白雲峯東三里至佛峪　阮元

登山何岧嶢。神禹之所登。東行入盧谷。泉石媚淸澄。側徑臨深谿。馬足猶兢兢。午峰屯春陽。陰崖積寒冰。石無土附樹。壁有險走藤。雲護巖上佛。泉養廚中僧。何當看秋瀑。瀉落山三層。大者懸如紳。細者垂如繩。靈臺出其上。乘勢躋憑陵。而我亦蹋翠。振觸隨花蠅。

白雲峯西北至錦屏巖憩靈聖院

靈湫住天龍。誠瀾闢初地。但見元豐碑。破屋已古意。繞階激淸泠。壓簷積蒼翠。泉急石丸轉。雲過松花墜。前峯升雷鱗。高鳥攝其翅。誰爲造孤墖。中使金仙瘞。後峯獨離立。與嶺劈成二。誰爲架飛梁。鐫以摩崖字。古人具精力。恥作尋常事。否則事如僧。碌碌老荒寺。

聖壽院西南石壁上有龍洞出入里許

神龍抉壁入。破壁復飛去。龍去壁已穿。介然用成路。當門立大佛。乍見心疑怖。石滑面如削。曾向夢中遇。過此入深隧。秉燭始摸度。俯行頂接踵。相呼不相顧。一隙忽生明。如夜忽聞曙。不知出何山。奇險更難步。手中得葛蘿。足下生松樹。蜿蜒攫爪痕。是我題名處。

由龍洞巖下西過三龍潭十里至黑峪而返

三龍潭峽口。如防復如堂。百丈屹相對。古色間靑黃。其下狹數尺。亂石眠羣羊。短衣雙不借。踏此若康莊。路窮還仍達。地斂崖復當。水涸尚存迹。日午先韜光。陰森恐山鬼。蒼莽防奔猿。有客獨結廬。無乃非人鄉。十里暮始返。華岫月微茫。城關待我閉。春漏踰三商。

復至佛峪

潤草過新綠。岩松發古春。泉鎖三月雪。佛示六朝身。馬足熟知路。僧寮閒可隣。誰知城裏客。常作入山人。

一統志濟南名泉七十二。趵突爲上。金線珍珠次之。曾南豐齊二堂記曰。泰山北與齊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則泊然而止。(今黃山下)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名曰趵突之泉。齊人謂嘗有棄糠于黑水灣者。見之于此。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今府城西平地泉源觱湧。雪濤數尺。聲如隱雷。泉凡三穴。鱗次相比。稍施人力矣。鄭二雲學十爾雅正義云。昭五年傳。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湧泉也。徐彥疏。謂此泉直上而出。郭璞以直訓爲正。直上之濆泉。即濫泉也。趵突泉宋元以來名人題詠極多。皆嵌置壁間。短榭長廊。紆折盡致。

自五龍潭步至趵突泉訪泉上白雲樓次韻　馬履泰

爛從插架理牙籤。解事提壺鳥喚檐。乍對風漪根撥甚。雪消春動水痕添。

雷驚縮地戰陰陽。平湧奮濤見未嘗。欲訪雪樓何處是。蓑蘿初綠日荒黃。

趵突泉　孫韶

側推三峽瀉。奇觀天下無。半空晴湧雪。萬斛亂跳珠。河海流終遠。雷霆鼓不殊。濟南名勝地。此是小蓬壺。

趵突泉　黔中　成啓洸

渴馬崖頭水。潛行歲濼川。勝城餘勝蹟。趵突出名泉。直帶秋流出。飛經鳥道穿。一堆若月印。三窟擬珠聯。倒影涵山側。喧聲漏地間。神樞機脉脉。活潑瀉濺濺。林外靑含郭。軒頭碧灑天。小從挹荇藻。古岸盤苔錢。愁訝雷連鼓。翻疑雨倒懸。同源還色相。有本契神仙。誰使相吞吐。而今共嚼旋。波濤通左右。宮籥徹中邊。石滑新晴後。沙明落日前。凭欄成久立。佛領正蒼然。

予得程鳴畫一幅山堂搴松。一得翁觀畫畫泉。程鳴題句云。名泉七十二。何必數中冷。自署款云。受業程鳴。予按程松門。乃漁洋弟子。則得翁乃漁洋小像也。濼西精舍在歷城西門外五龍潭上。即唐秦瓊故第。蓉址桂未谷所築。浚池得泉。似趵突而小。在七十二泉之外。題曰七十三泉。往來名士多居於此。天鏡泉流至精舍前。繞東廊、過北廳。始入濼。遊者入門。即聞水聲淙淙。嵌壁有石刻顏魯公竹山聯句詩。

濼西精舍記　曲阜桂馥未谷

歷城西門外唐翼國公故宅。一夕化爲淵。即五龍潭也。潭之名始見於于欽齊乘。其言曰。水經注濼水北爲大明湖。西有大明寺。水成淨池。池上有亭。即北渚也。今名五龍潭。潭上有五龍廟。亭則廢矣。按池上亭。即水經注所稱客亭。在趵突泉西北。何得以潭爲淨池。大明湖在古歷城西。今謨以城內歷水陂當之。北渚亭亦不在潭上。曾子固北城閒步詩云。倦食城頭信遠行。又云。使起高亭臨北渚。蘇子由北渚亭詩云。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攜上古城。晁无咎北渚亭賦序云。嘗登北渚之址。則岌峰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據三家之言。則亭在北城上無疑。于氏不知淨池塡爲平地。迺移客亭及北渚於潭上。疏矣。今潭上五龍廟猶在。香友陳君明軒。嘉其水木之勝。與小香、二香諸君籌錢於潭西架屋爲遊息地。並屬予記之。元遺山言。濟南樓觀甲天下。多無能指其處。因念翼公甲第連雲。一旦爲神物窟去。今見一瓦一椽託之潭上。幾何不與頹廢址同歸烏有。雖然。諸君旅人也。寄興而已。後人於煙水堂莽間。追尋我輩遊蹤。或亦有感於遺山之言也夫。

七十三泉記　秀水吳友松秋漁

曾子固齊州二堂記。齊多甘泉。顯名者以十數。宋時尚未嘗有七十二泉之目也。于欽齊乘。始標名泉碑載七十二泉。山東通志。去百脈而易以雙忠。去濟水而易以不匱。夫旣仍其數。自當存其目。不宜以新名易舊號也。祀潭之西。穿地爲池。有泉涌出。而江家池水注之。遂成趵突。曲阜桂君題曰。七十三泉。余謂濟南之泉。美擅天下。然如染池、賁稻、賁糠諸名。多不雅馴。此泉以不名名之。遠俗也。以數計之。恰

濟也。吾鄉朱竹垞太史。於珍珠泉東壁一泉曰漱泉。自爲之記。近江方伯於名士軒南壁一泉曰雪泉。翁閣學爲之記。今桂君題此泉。余爲之記。皆在七十二泉之外。然則濟南七十五泉矣。

題桂老苦七十三泉　馬履泰

七十三泉泉外泉。一條碧玉碎階前。老苦居士時沈醉。正要泉聲眷枕眠。

金入七十二泉記。尚有名泉未盡編。若把鄒官湖作例。此泉合喚老苦泉。

長湖沈二香默爲陸鄒夫中丞外甥。有何無忌似舅之譽。久客山左。交遊多賢豪。偕步華、古愚、末谷、秋鶴、亭諸君子共議創建濼西精舍。二香爲輯濼西小志一卷。敘述故蹟。搜羅新詠。可云精核。

偶檢王秋史平二十四泉草堂集。有過湖上成詠云。七橋何處柳毵毵。一帶東風比漢南。放鴨闌空滿塞綠。叉魚船小破柔藍。湖邊明月鵝籠冷。繞底黃花記酒酣。只有鷗夢如舊識。高城點黛許相探。詩極名雋高雅。因不媿爲漁洋稱許也。秋史又有登蓬萊閣詩云。高閣蓬萊開少日。今來秋眺俯滄浪。地雄青社臨孤迥。山古登州接混茫。雉堞背雲浮雙郭外。蛟涎漲落十洲傍。天風碧海斜陽在。付對清吟玉局狂。亦佳。

已酉座師鐵治亭先生。文名清望。朝野同聲。著梅庵詩鈔。學深才健。體格高華。典禮春官。屢蹕秋獵。煎茶鎖院。倚馬雄歌。又詞林佳話也。至於軺車所至。衡彼山川。大江南北。齊魯間鮮抗衡者。甲寅秋先生適來典試山左。嶽贈句云。六千里士鏡羣英。半是宗師作養成。我向齊州懸玉尺。門生門下中門生。比揭曉。得士稱極盛焉。因憶壬子春。瑤華主人邀彭芸楣尚書師、沈芸椒侍郎、同年胡印渚、劉金門兩學士、那東甫侍講。及先生與元凡七人。同遊萬壽寺。主人寫七松圖。便面先生援筆題一絕云。七人分坐七松樹。且維寫松如寫人。護護清風滿懷袖。一時同證大夫身。二詩雖不經意作。而神韻雋絕。風格亦正相似。

望華不注山　鐵保

危峯鐵立勢嶙峋。瘦削芙蓉濟水濱。嶽龍閟潛通地脈。海天風雨變秋旻。齊師戰已迷陵谷。李白詩猶勤鬼神。（華不注山詩首推太白之作。）搔首升梯登有日。招邀多士掃清塵。

山頂笄來若霧蒙。虎牙千仞插高穹。文章有待搜羅後。山水先歸賞鑒中。七十泉多疏瀹氣。六千卷合驗雄風。金鐘刮處餘青眼。拾級單椒瞰大東。

濟南闈中作

大明湖畔佛頭青。天影遙涵歷下亭。北去鹽源環岱岳。東來雲氣接滄溟。逢時人擬登瀛客。近海天容好雨星。（余八月抵歷城。連日陰雨。）七十二泉清可濯。直心如水合淵渟。

闈中與遠山同年話趵突泉之勝用松雪韻

七十名泉近有無。淼淼趵突徹冰壺。翻空爲訝坤靈坼。觸海寧愁地穴枯。猶寫千尋縮日月。遙湫萬里逐江湖。試餘快領溪山去。雲影波光興不孤。

又用曾南豐韻

地近名泉畫使節。滿懷冰雪滌埃塵。心源寫玉原無滓。學海探珠合有真。長白峯頭雲似墨。大明湖上月如輪。高懸青眼看文戰。排突雄風剩幾人。

廣州鄭都統爲尹文端公第五子。貂蟬世業。耽吟咏如寒生。名篇雋句。層見疊出。亦家學也。任青州最久。所延幕賓一時名士。孫遠水贈都統詩。有嚴鄭風規恢禮士。鳳凰家法愛屛詩之句。非溢詞也。旋以移鎭事去。塔送別歷下城。投詩者不下數十人。予詩有云。十年自種將軍樹。萬姓爭傳叔子碑。鴨綠江頭春漲後。鶴華山下別人時。都統亦有詩留別。一時傳誦。

漢軍李（紹[illegible]）。官隨州副將。雅歌投壺。有古名將風。詩筆亦清挺不羣。後升登州鎭。緝我。備兵勦川楚逆匪。歿於陣中。

王竹所（初桐）。官齊州縣丞。詩才清逸。久在下吏。而閉關吟咏。頗足自娛。著嚵鑿山人集。有濟南竹枝詞一百首。網羅舊聞。典雅流麗。

將之山東留別家詒堂侍讀曾習庵學士吳穀堂編修程雪坪庶常　王初桐

十載京華慣吐茵。一朝東閣作勞薪。客中肝膽輸前輩。老去情懷戀故人。御苑樓臺初過雨。玉河楊柳又逢春。諸公莫唱陽關曲。我已樽前悄愴神。

六月十五夜自徂徠至新甫（俗名蓮花山）

徂徠山下夕陽收。汶水涓涓五派流。馬上夜涼行不厭。月生行到月低樓。

山僧已打丑時鐘。露未經秋尚不濃。雞唱一聲村巷白。馬前了了翠芙蓉。

隔小洞庭望翠尾山

好山不嫌卑。好水不嫌小。洞庭既瀰漫。翠尾復窈窕。寘於習家池。秀比囊公島。微雨朝來霽。鮮麗弄清曉。清曉無漁樵。時見雙翠鳥。宜放擺頭船。柔櫓撥蘋藻。宜著不借鞋。攀筇出木杪。興發還濟遊。竟日應能了。白雲枉相留。幽賞殊草草。無處無塵氛。所嗟會心少。昔者蘇源明。于此一傾倒。至今千餘歲。秋風空嫋嫋。

土橋

亂角闌頭小市塵。土橋雪後見平田。鴉盤枯樹荒村外。雲滿斜陽斷塔前。故國江山空極目。天涯風景又殘年。可憐一宿春難地。回首安陵亦黯然。

明湖曲（八首）

湖小平篙滑。無風滑勞平。與天同一色。人在鏡中行。

井字界連田。家家種白蓮。朝來盆業裏。撐出採蓮船。

嘗讀道園錄。水檢李澂之。天心浮水面。想見作亭時。
有客修春禊。烏鰲雜管弦。鵲山寒食近。猶似泰和年。
野艇小如瓜。恰容三四器。垂下一面簾。夕陽在篷背。
不見篋中人。但聞篋中語。清風入叢葉。颯颯疑是雨。
境僻猶蝸柱。柳濃烟未開。轉頭向窗闕。暫見酒船來。
古刹森雲際。停橈試一登。回看來處綠。不辨幾層層。

石嶁

山中問樵者。指點得村名。踏葉見人跡。到門聞水聲。春晴雙燕出。午靜一雞鳴。此是桃源路。我思谷口耕。

濼枝詞

秋來纍纍滿山炎。又是西風八月時。東土不歌洞庭橘。新翻別調濼枝詞。（葉本心有洞庭橘枝。制仿竹枝柳枝爲之。）
欒氏移來栻棘場。假家自合聚名鄉。叢花攢就籬欐樣。叢核燒爲苜蓿香。（欒氏果樹傳。堅殼遠稱。）

正月十五夜南皮作

金鈴古寺風蕭瑟。射堆荒臺月寂寥。旅寄思家偏作客。南皮城外過元宵。

竹所姬人李秀貞（湘芝）。濟南人。亦能韻語。有柳絮集。以其姓氏里居合於李易安柳絮泉。且兼取道蘊故事也。北極廟云。古刹迢遙碧漢間。一回登眺一開顏。東西南北青無數。看盡重重疊疊山。夜深云。夜深獨傍錦薰籠。銜縷穿來敵面風。恐是行人未投宿。馬蹄踏碎亂山中。皆清婉可誦。

嚴司馬守田。杭人。以父官山東。生于歷下。寄籍中山東舉人。其自號曰歷亭。樂其所自生也。爲人豪俠自憙。有幹才。爲嶧南縣令。從孫文靖軍于安南。時戰不利。撤兵歸。司馬從入關。見亭站卒伍。惶遽欲逝。司馬下馬坐曉之曰。元帥以兵少不欲決戰。勒兵回。然身自居後。賊何敢犯。若閫帥惑訛言輒退。離汛地一步者。我且斬若矣。因索佩徐上馬去。孫公聞而壯之。後官江南。歸里後。閑笑猶生。嘗寫明湖秋柳圖。郭頻伽畢題之云。人老方知生處樂。官閑合向死前休。殊爲感嘆。有餘味也。

鏤唐何春渚（微君專）。嘗客濟南同餐方伯。嘗泛舟大明湖。詩云。鷗鷺片片落遙汀。華注城頭一朶青。有客看山騎款段。何人隔水唱瓏玲。紅闌漸出蘆中舫。碧瓦微遮柳外亭。絕似段家橋上望。頻來能遣旅愁醒。春猶駘宕梅猶甦。清致之能事矣。獄生（岡）以其詩意作圖。足爲明湖生色矣。又濟南秋夜詩云。滿城殘葉落飄蕭。又見西風上柳條。一郡青山名七十。三更紅燭旅人宵。定知寓鏡慈顏喜。遙念嬌雛稚子驕。莫笑吟聲猶激越。鄉心此夕最迢迢。二詩極爲杭董浦先生所稱賞。

蔣伯生（因培）。常熟人。以其父爲汶上縣令。卒官下。遂家焉。所居蘿莊。花木交陰。有古槐七十二樹。名其室曰七十二槐堂。黄小松司馬爲作蘿莊圖。郭頻伽上舍爲作記。一時名士至山左者。過燕壽壁。各有酬倡。伯生家不中貲。又爲人假貸千金。窮困甚。其人有力而不欲償。過孫淵如廉使。下其事于邑。伯生有句云。爲我追逋煩火急。向人延譽見風流。淵如稱其時才排宕雄放。而往往出奇無窮。可與張船山、郭頻伽相伯仲云。

春草西堂詩　蔣因培

張子白冊予到都偕令弟遠春過訪小飲二首

到及泥金挂壁時。九衢納見步遲遲。不爲東野看花醉。得意春風馬未知。
兩三知己隔關河。奈此青州從事何。今日一傾三百盞。果然燕市酒徒多。

釀郊香酒熟與弟飲

小槽酒漾如春水。擬挹濃香四五里。兄弟室東中聖人。對臥月明呼不起。世間快意只如此。船要桃花稱博士。忽憶先人淚如洗。彥昇身後冷于冰。尚餘廿石桃花米。

阿常生

鳴角尋陽兆自今。河車一色紫痕侵。占熊竟叶山妻夢。子產元非處士心。手寫紅箋爲報信。知白髮望孫深。笑啼眉目分明記。想見闢函喜不禁。
酺面新盛雪水香。瑤環瑜珥茁蘭芳。此時何敢將兒誇。異日應須得我狂。坐客俄呼分玉果。自家珍重檢青箱。門前不用懸弧矢。我已輪蹄襲四方。

四月廿二日由青州入都同人作餞醉後留別

幾夜連床雨不寒。又從花下款征鞍。跡如鴻爪輕留易。交比晨星不散難。刻木判招公等射。貸錢每失婦家歡。分明眼底無窮事。明日都將一笑看。

得王惕甫書

望遠懷人正閉門。又看小雁墮翩翩。交情三月花相似。芳訊一番濃一番。

濟南旅病

懨懨中宵入夢遲。虛疏簾幕自支持。那禁作客身猶病。恰喜離家母不知。掩鼻怕聞丹藥氣。關心偏負菊花期。年來頗覺無聊悴。床蟻弓蛇總聽之。

將赴河工留別山中故人四首

河上濛濛節府開。隨人一例出蒿萊。慣經瓦礫堆中舞。又向邯鄲道上來。回首狂名如隔世。甘心下吏老庸才。美人誤嫁尋常事。敢向風前怨媒媒。
頭顱未白眼難青。車子班班馬不停。此去可能逢蒯聵。當時轉悔注桑經。酒非醇醴難成醉。步未沈酣

倘易醒。多少猿猱叢鶴怨。夜深愁向故山啼。

回首燕臺記碎琴。誰言市駿有黃金。縱教臘逢年非少。況人泥塗日復深。剩有潸潸知己淚。頻呼負負故人心。天門詄蕩雲程闊。却立逡巡感不禁。

桔槔俯仰太無端。蟣服隨車亦大難。立志本卑寧爲母。吟詩漸惡却因官。薄遊久已風塵倦。術者深知骨相寒。我已忘君君莫笑。登場傀儡任人看。

江寧孫述水（韶）。請才雋思。夙擅詩名。客武昌最久。頃來山左。佐余校交之事。以漢上紀游詩見示。余題一律云。扁舟無那漢皋迴。詩向樊川刻意裁。交市何期珠佩解。牧之曾見紫雲來。恐因極樂能消福。如此多情只爲才。欲洗胸中愁萬斛。試翻滄海到蓬萊。述水依韻見贈云。中流一柱百川迴。狂顧皆歸大雅裁。日觀峯頭題句立。玉皇案上袖香來。欣逢鎖院論文會。愧說天台作賦才。韓愈終能憐賈島。又教凝海到蓬萊。自登萊校士歸。復見贈云。飽聽春潮海上聲。歸來華鵲雨初晴。才縱玉尺親量遍。心比珠泉澈底清。彈石遠分滄島秀。宮衣新換雪羅輕。昨宵同泛滄浪棹。湖上台星似月明。

錢塘何夢華（元錫）。博洽工詩文。尤嗜金石。嵗弃最富。年逾弱冠。交遊遍海內。與黃小松司馬同鄉。尤深金石之契。山左碑版。半爲二君所搜得。最後於孔林外得永壽殘碑。又於史晨碑下栽得數十字。及魯相碑陰、竹葉碑正面。皆舊拓所未見者。小松爲作二圖紀之。錢竹汀宮詹、翁覃溪閣學皆有詩。

何夢華搜碑圖　　阮元

漢碑珍重雖一字抵千金。盡見史晨跡。遂分魯相陰。搨泉澆竹葉。草帶縛松鍼。我洗石人二。奇文今可尋。

何夢華林外得碑圖　　阮元

孔林墻外夕陽明。永壽碑欄訪古情。我後何君來曲阜。手摩殘字得茲平。

嘉定錢既勤孝廉（東垣）。爲竹汀宮詹猶子。可廬徵君長嗣。沈潛篤學。有歷代建元表、孟子解誼、小爾雅疏證。皆能自抒心得。乾隆癸丑。隨徵君在予幕中佐閱。嵗有韡字瓦。嘗篆文奇古。予爲攷釋之。其弟繹侗亦皆潛研經史金石。各有著述。時人有錢氏三鳳之目。

韡字瓦拓本跋　　阮元

嘉定錢君既勤。得古瓦作韡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可愛。致爲之考曰。周豐宮之瓦韡即豐。引鄭康成大射儀注證之。斯言諒矣。元謂說文此卷豐豊二字注。皆被後人刪改。其義久晦。說文曰。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此誤矣。當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山。象形。丰聲。說文曰。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此亦誤矣。當云豊行禮之器也。从豆。凵象形。丰聲。二徐尚不知丰之爲聲。宜吏不知丰之爲聲。因而刪改耳。鄭君大射儀注云。豐字从豆。豊聲。此正鄭君精于六書之驗。鄭注三禮多用說文。此當亦有

舊說。鄭引之也。何以明韡之爲聲也。丰字古拜切。古音與豐字同一部。[illegible]詩三百篇古韻朗然可按。丰字雖未見於詩。而害字從丰得聲。如泉水三章。二子乘舟二章。蕩八章。閟宮五章。其用韻之處。皆與上聲禮韻相近。則豐字之从丰得聲也明矣。不特此也。耒部亦丫丰部。許云从木推丰。元謂此下亦當有丰亦聲三字。徐氏不知而刪之耳。耒與豐亦同部相近也。（从丰得聲者。有害齧契絜㓞六字。皆與豐字同部。）豐豊从豆。丰聲。皆聲凵凶爲象形。凵凶與丰聲。原不可相聯屬。故古文豐字凵明可省去。又說文豊字上六畫皆當左低右高作丰形。今本作丰平違者訛。俗。無以下筆。舉此數證。質之既勤。審定之。庶無蔡中郎不分豐豊之誚乎。

歷城郭小華（敬德）。朱谷弟子。於隸古猶得其傳。爲予書鄭公祠碑記。頗具古法。小華又工畫。爲山左第一。馬秋藥比部居濼源書院時。與小華莫逆。嘗謂予曰。三日不見小華。使人落落無偶。同時有鄭柳田士青。亦工畫。得董、巨遺意。與小華埒名。而氣韻遜之。

柳田爲夢華作濟西話別圖、幕做倪雲林。極瀟灑超逸之致。又爲疊生圖、水西感舊橫卷。皆得意筆也。求畫者每於講集間促之。得意呼毫。如驟風驟雨。勢不能止。過此即擱筆案上。堆積空紙至數百幅。末谷過其居。見坐客紛紛追呼。偏急因題逋畫軒三字贈之。

歙縣吳南薌（文徵）。工書畫。善篆刻。極意摹古。皆得神味。嘗爲余作伯元小印。雅似其鄉先輩程穆倩手筆。博學之（光曾）。即南薌之嗣。豪邁有任俠風。才情敏贍。詩詞間作。久居歷下。名士皆愛與之游。

秀水吳秋鶴（友松）。詩才清逸。尤工填詞。著有野花詞話。自少慕遊山左。以瘵疾卒。年僅三十六。

甲寅南歸留別山左同人　　吳友松

十年囊底一編詩。歸去鱸魚正美時。便擬全家浮小艇。不勞遠寄草堂貲。

百年風雅說漁洋。歷下亭空蔓草長。最是秋來幾株柳。江南夢遠未能忘。

長洲顧蘆汀（文鉷）。爲秀野先生後裔。工詩文書畫。尤嗜金石。手摹裴岑壽碑等二漢碑刻石。居濟上二十餘年。與小松、夢華往還最密。晚年貧病交困。猶手不釋卷。著書自得也。嘗以漢瓦當六畜蕃息四字拓本贈翁閣學覃溪。翁答詩云。茝彼霞蓬謝舊吟。黃圖篆記感知羣。客鄉子墨勞鉛槧。誰識東吳顧八分。其傾倒如此。

濟寧布衣鄭晉門（文宗）。精於鐵刻。手摹秦漢官私印文五百種。幾欲亂眞。

趙松雪萬柳堂圖。爲廉希憲作。立幅三尺。著色畫荷池山館。烟雨滿林。堂中二人袍帶坐。一女子持荷花送酒。即所傳歌驟雨打新荷者。此圖在京師南城海岱門外。爲馮益都相國別業。一時門下士鴻博諸君來繪于此。有賦紀之。益都佳山堂雖無水柳之趣。而花石尚在。不似萬柳堂之荒廢。予既作佳山堂詩。又命圖（畫）。賦萬柳堂詩。頗深前輩風流之感。

萬柳堂　　呂縣閻學海

憶昔燕臺春欲暮。金鞭玉勒三叉路。室前萬柳拂雲低。到此徘徊馬先駐。有元此地廉家。門外竹停松雪車。已來客似隱風樹。更有人稱解語花。花間盃酒迷花送。紅螺杯底蓮花重。分得濃香上彩旋。歌成新妝楊么風。一曲驪歌簧舞蝶。恰聽驟雨打新荷。花滿翔鼓三撾急。葉上真珠萬顆多。漏波妙絕丹青手。況是新涼醒卯酒。一片飛紅落舞衣。四圍濃綠歸高柳。高柳年年覆華屋。舞衣能後翻新曲。蓬萊清淺又桑田。當時春夢誰繪。文毅公門桃李開。鴻詞博學集英才。每當三月東風後。同看垂楊載酒來。騎到年散沙隄騎。萬縷千絲青覆地。劉白聯吟綠野堂。衛公自作平泉記。廉公在日垂楊好。馮公歸後垂楊老。美人名士總消沈。長年木葉無人掃。今日佳山堂下過。世家喬木百年多。即看此樹婆娑甚。楊柳春明更若何。

益都馮氏佳山堂花樹皆古。有巨石三。皆極玲瓏。高丈許。余有句云。百年喬木長成抱。三月穠花開正齊。

江定甫夢遊益都馮相國佳山堂作詩一首余皆遊其地者因和其韻　　阮元

宰相荒園半荒畦。石屏風外是沙隄。百年喬木長上聲成抱。三月穠花開正齊。詞學在門作桃李。[illegible]科名倒翰學術附。詩書為政已塵蹟。誰能醒慣火城夢。又號山中唐子西。

青州馮文毅公佳山堂　　孫韶

已恨遲生後百年。却從浪迹識平泉。蒼松鬱鬱風雲氣。過客爭西翰墨緣。一代才人門下士。兩朝文望日中天。荒涼亦見經綸手。直取雲門作畫懸。

濟寧王宗敬。孤寒好學。文筆皆長。居城外小屋數楹。以館穀奉母。勝城郭小華為重負米圖。同州鄭遠詩賦亦蔚然出萃。才幾與宗敬埒。

王宗敬 在予學署四照樓讀書。其詩有云。晨星看傳說。暮鼓震皋陶。屈對工巧。同兄宗學 作詠古詩。剛詞大雅。持論平允。可與上下古今。亦當不愧二難。

詠古四首　　王宗敬

高堂生

禮經經丙劫。漢代紛所藏。授受遞蕭裔。益明本高堂。緜邈耀風彩。經曲燦星光。至今十七篇。為錫何其祥。

二疏

勇退世所難。廣受去何速。欲明師道尊。志不在廩祿。掛冠纓可忘。懸車輪不復。賢哉二大夫。高風照林谷。

朱雲

折角已衆懾。扳檻仍力諫。逆鱗批而後。斬馬斷乃止。松勁異蓬麻。鴟鴞非鵷鸞。為令慘酷多。漢史無乃誣。

仲長統

先儒仰仲公。精心在難體。晴藏登奧堂。九擇敦空踏。雍容垂長紳。經傳有定體。樂志與昌言。沸曲森堂陛。

高堂生　　王宗學

博士赴秦火。經籍厭予道。卓哉高唐生。治禮如治絲。淵源一以紬。儀禮無參差。厥後傳蕭戴。從茲闡藩離。千鈞繫將絕。一線呼在斯。禮家今猶由。幸得窺津涯。

二疏

人世重浮名。大抵趨若鶩。仰彼漢大夫。深我高人慕。鴻飛冥固難。鳳逸誰與附。車馬填道旁。送者人無數。梅日散金資。遐哉邪二傅。人生貴知足。此意無人悟。

朱雲

漢代有直臣。胸襟袪凡猥。折角若忘疲。折檻不畏罪。舉朝咸愕然。惟雲尚慨乃。烏虖經術儒。志節今富在。俠烈固難方。書生氣亦改。倘無左將軍。雲終不自悔。

仲長統

稽古仰公理。邀揭懷林泉。浮生如夢幻。樂志忘踏管。文史足晨夕。嘯傲怡天年。後為尚書郎。昌言三十篇。所嘅在殘缺。所繫非華軒。窮達俱隨分。千載名斯傳。

王宗敬 美女篇詩用秋胡事妻云岐塗不可立豈敢怨秋胡。命意忠厚。得詩人之旨。

簪筱引　　濟寧王宗敬

鉦鼓已齊設。華鐙復輝煌。高筵滿香旨。良宴被肅霜。賓詠飽德句。主誦未醉章。賓賢終勉勗。儼已有周行。縞紵示投報。承筐以為將。君盤既狼藉。簪筱爰登堂。其音淒以楚。為君進一觴。滿座同寂寂。豈知夜方長。豪華人競逐。毛髮變青蒼。為歡有幾時。猶志當慨慷。

美女篇

艷冶誰氏姝。采桑在岐途。纖容入秋水。皓腕曳輕襦。臂籠雙跳脫。耳垂雙明珠。倩盼生光輝。行道為踟躕。問女何所託。家住鳳城隅。幽閒守貞操。紛華非所愉。岐途不可立。豈敢怨秋胡。歸來明月夕。修竹蔭疎廬。

簪筱引　　益都范鎬昉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飭我羅珍饌。麟脯綴猩脣。銀燭列瑤筵。華堂進醽醁。念管與絃歌。新聲妙入

神。航騖紛交錯。獻酬娛主賓。酒酣拔劍舞。含意俱未申。相許在意氣。雄豪何足論。年華不我待。努力及芳辰。

美女篇

明月何皎皎。照我牀前幃。三五清光滿。四五清光微。良人在遠方。十載音書稀。妾有繡羅襦。纍金珠陸離。妾有紫燕釵。珠翠相蔽虧。一一置篋笥。光輝無所施。漫漫夜正長。白日逞西馳。獨守空房中。自傷桃李姿。

曲阜孔昭虔檢討。廣森子也。詞翰翩翩有家法。試研瓦詩。最爲雅鍊。

研瓦　孔昭虔

疊山鐘動落新研。宮闕參差碧瓦涼。一片金波凍鴛鴦。五更宮女護霓裳。銀虬月冷歌長樂。銅爵風酸夜未央。莫道當關容易報。袖衣持笏奏朝光。

鄞縣郭總憲秀子得其曾孫。錄之入學。材頗可成。尚有家範。

昌樂閻學海。乃大司空循琦之子。詩才韶秀。一時無偶。嘗詠新柳詩四首。用漁洋秋柳詩韻。士人競傳誦。呼之爲閻新柳。

新柳　閻學海

惟有垂楊易斷魂。每先草色到閶門。幾時細眼含青影。漸見修眉展翠痕。添得清陰橋外市。採來嫩綠水邊村。吹花噀蕊年年事。欲挽柔條仔細論。

幾經風雪幾經霜。又見蠻腰倚畫堂。暗惹輕黃捎蝶翅。恰將柔綠印鶯箱。鳴禽句好仍懷謝。詠絮才高未嫁王。早有章臺金勒馬。淸明斷過碧雞坊。

風流張緒不勝衣。濯濯王恭是也非。眠起枝頭春欠篩。短長亭子夢依稀。雨膏幾沐絲初軟。風信初傳絮未飛。但願鵝黃生綠汁。及時沾灑莫相違。

相迎相送總堪憐。半爲遊絲半挂烟。社燕未來春寂寂。灞橋初別恨綿綿。未拋春夢隨流水。空倚東風度少年。試問荒園東角裏。何如移植玉河邊。

膠州宋繩祖。爲山左諸生中詩學第一。嘗賦曉寒詩四十字。余始亟賞之。其論詩十絕句。于宋惟及梅都官一人。持論極爲嚴正。古近體氣體高潔。均非時輩所及。

曉寒　宋繩祖

起坐憶殘夢。開窗氣轉清。半簾疎樹影。幾度早鴉聲。几側梅猶斂。墻陰雪尚明。擁爐方默默。誰識此時情。

論詩絕句

辭采天然謝琢雕。淵明知己斷推蕭。韋郎五字真高絕。澄澹還堪播六朝。

大謝寧容小謝同。青蓮低首意何窮。烏衣昆季多才思。春草池塘是夢中。

李杜文章繼國風。史中班馬或能同。自從删後無詩句。此語終難折二公。

振興八代獨推韓。排奡方知妥貼難。有宋盡歸門下立。嗣音不減是都官。

曾開並世重韓張。文筆元從漢到唐。却怪紛紛尊吏部。更無人肯說文昌。

追逐雲龍何太勞。孟淸安可敵韓豪。餘甘須待回時味。莫漫隨人笑瞽鼇。

韻病含咀不可醫。非關毛底有金鎞。當年心折推劉洞。不惜黃金鑄本師。

一曲菱歌敵萬金。畫眉宜淺亦宜深。五言自有真源在。誰念當年越女吟。

十首秦吟寄正聲。漫誇長恨有風情。祇因輕俗斯言謬。豈是前賢累後生。

莫道無題自有思。才華溫李並稱奇。縱多艷爾含情句。不敵韓碑一首詩。

棲霞牟廷相。能以古文爲時文。詩亦古雅可誦。詠官柳云。輕塵繫馬處。落月有鳥啼。可謂自然灑脫者矣。廷相博通經史。尤深于公羊何邵公學。初試以夫子爲衛君章文。乃穿穴何學以發春秋之例。是以知其爲經生。非時文家。廷相朴茂寡言。家貧立品。余舉爲優行生第一人。

官柳　牟廷相

毿毿大道旁。鬱鬱長亭西。輕塵繫馬處。落月有鳥啼。征車曉行過。靑袍春望迷。莫漫悲搖落。春風吹又靑。

詠繞羽

箐借長風勢。平行海水寬。孤帆迎日去。片羽挾天翻。五兩輕如葉。連檣立有竿。八方吹欲遍。漕解稱平安。

錢塘黃小松易。爲貞父先生後人。任兗州運河司馬。書畫篆隸。爲近人所不及。收金石刻至三千餘種。多宋拓舊本。鐘鼎彝器錢鏡之屬。不下數百。予每過任城。必留連竟日不忍去。小松嘗自作得碑二十四圖。及嵩洛訪碑圖。以秀逸之筆。傳邃古之情。得未曾有。尊人松石先生。與張得天司寇爲莫逆交。張書間出其手。人莫能辨。尤工小篆八分。得者珍如球璧。母梁夫人。工詞翰六法。詩卷尤富。其已刻者有集唐梅花百詠。金壽門題曰字字香。小松書畫之學。有自來矣。

小松爲丁敬身先生高弟。篆隸鐵筆。實有過藍之譽。嘗謂刻印之法。當以漢人爲宗。舉金石刻之精華。以佐其結構。不求生動而自然生動矣。又謂小心落墨。大膽奏刀。二語可爲刻印三昧。生平不輕爲人作。雖至交亦不過得其一二石。作者雖識亦罕易。故當推爲海內第一。

天津吳念湖人驥。官東昌司馬。襟懷曠達。所在有賢聲。放衙後。惟以吟詠自娛。畫竹得九龍山人遺意。尤

壽獎譽後輩。一時寒畯多倚賴之。生平收藏名人書畫甚多。有惲王合作扇面廿幅爲最佳。

江寧陳梧生司馬孫枝。年二十成進士。爲東昌太守。以失察盜案鐫級。起復河工。任兗州泇河司馬。詩文詞曲。並稱擅長。袁簡齋、蔣心餘兩太史。最稱賞之。精于鑑別。所蓄書畫最富。作畫嘗用操筆。渾厚高絕。生平尤喜擊劍馳馬。學萬人敵。畜寶刀一。每于賓客酒酣。出以傳觀。袁蔣集中皆有寶刀歌。爲梧生作也。嘗於舟中遇盜。手擊殺其魁。餘衆皆逃遁。乃招邀關儀示之曰。此中所貯皆書畫古籍。非汝輩所好也。後以老病去官。寓曹州。益貧。日鬻所藏以度日。歿後。詩文集尤多散失。殊可惜也。

武進顧子明鴻。仁和盧抱經學士弟子也。性耿率。於漢魏古書用功極深。爲王懷祖給諫所賞。自京師偕余至山左。助余衡文。又參校叢經。多有精核處。

歷城楊岳龜。十歲能詩。明湖晚眺有云。烟雨鵲華連郭北。管弦樓閣斂湖南。

曲阜城東周公廟旁。地勢平坦且正方。相傳爲魯靈光殿遺址。

曲阜城東　　阮元

廟門東去草蒼茫。泗水西流向夕陽。隴上白雲留少皞。地中黃土是空桑。壇書字在郊麟死。鎰鼓聲銷海鳥藏。過客未談三古事。莫教先賦魯靈光。（魯廟門以大庭氏庫得名。仙圖繪之。）

趙秋谷與獨大木以同賦銅鼓詩得名。今集中皆不載。飴山文集云。此詩因經阮翁所賞。故反棄之。桂未谷從顏運生家錄得原稿。蓋秋谷手書貽顏考功光敏者。余別爲之說。并錄其詩于廣陵詩事中。近見翁學士題秋谷詩後。兼主伏波諸葛。可謂善圖其說。

題趙秋谷銅鼓詩後　　翁方綱

桂君昔拓顏氏鼓。宋生今示秋谷詩。秋谷詩蓋觀鼓作。我賦拓本嗟已遲。手量面徑一尺四。瑪文十匝蟠緣之。晉回絡索乳交錯。庚庚細理沙痕鎚。一十二辰作陽識。儼如漢鑑神衝施。或云伏波或諸葛。蠻俗皆說東京遺。傳聞伏波定交阯。駱越銅鼓西南陲。厥初蓋以銅易革。龢和撫濮均參差。綴以蛙形面八角。遂乎諸葛西蜀爲。洱瀘而後渡涉廣。三川百粵沿其規。諸獠諸洞以次鑄。度以大小隨高卑。嶺庭曲譜集子女。金釵叩鼓都老期。宮商呼噏和子母。丹黃藥淬分雄雌。含風吟嘯出蝸篆。午陰風雨來形孋。我昔十登南海廟。殿庭橫案東西乘。東者最大西次小。鄭獻自春州雅。銅鼓灘邊出者一。鷓鴣斑象鑄爻著。仲春之禍祭神樂。百蠻詭怪環委蛇。聲聞江口二十里。扶胥黃木天風吹。高涼神祠亦有此。溪水夜半雲雷馳。臺瀘笙與竹笛和。節歌洗刷東坡詞。往還經過勝稽考。手拊基栢森離離。竹垞朱老昔繪圖。四金六鼓辨禮儀。又聞漁洋有手記。相傳欹識如鼎彝。文曰伏波將軍鑄。馬援時字爲得窺。卿觀廊廡每忘去。何暇細繪蝦蟆皮。假如臚織巢堪拓。吾定凹凸窮毫釐。以冠粵東金石錄。視此奚啻千倍蓰。異哉漁洋嘗沿誤。番月累我汗濕頤。十夫搶曝無一字。圖經好事乃我欺。徒然尺寸志面腹。併未

暴揭來裝治十年餘。中審古器磊磊大小千百奇。西漢之文考所識。洪費歐趙皆吾師。獨無鼓銘書於鐘。曲阜尺但筆盧傀樂圖。此鼓猶何識。想近孔壁鐫金絲。諸老同時定群說。魯薛弟子辨何疑。我題欲作科斗篆。配爾古綠苔花奇。茫然發我南嶽夢。海潮聲宏推鎚時。空階月墮大圓鏡。波文海藻穿漣漪。作詩以寄顏與桂。那敢秋谷相攀追。

元纂修內府書畫。時曾見趙松雪鵲華秋色圖。爲弁陽老人周公謹所作。公謹、本濟南人。後入浙。松雪作圖以寄鄉思。同時張伯雨亦爲作圖。并系以詩。曾于伯雨自書詩册中見之。實與卞永譽書畫彙考所載無異。近購得董思翁臨本挂幅。林巒平遠。煙藹迷濛。其神韻不減松雪原作。尚吾鄉馬秋玉徵君家亦藏思翁此圖。蓋松雪圖皆在思翁處。當日所臨不止一本也。

擬題趙松雪鵲華秋色圖　　陳鱣 撰

濟南之山天下奇。煙鬟翠髻堆迷離。就中尙峯最兀峙。尹邢爭闘雙蛾眉。郭附照耀明湖上。秀擢單椒譽相望。一抹蓮青過佛頭。黯然秋色橫屏幛。湖上風光畫不如。何人寫作秋山圖。鷗波下筆渊生面。點染華巒意態殊。此圖本爲公謹作。華麓三間廬邸壑。家山觸撥起相思。四水濟天新幽籍。（周公謹故居華山陽麓）妙蹟西傳定幾家。誰令吳氏溢濟華。何嘗眞向圖中住。兩點秋山水一涯。

三齊志齊乘載書帶草。葉似韭。不傳其花與實。即縣志不其山記。高密志康成集記。悉承其誤。嘅日群考此草。蓋囊似麥門冬草。夏月抽莖結小紅花。花落結小青實。如豆。旋需亦同麥門冬。其與麥門冬異者。麥門冬草根下結白珠。微長而圓。土人取之入藥。此草根下但長鬚而已。又此草春初抽芽。似蒲。植之砌闌。嚴冬不彫。著葉青蔥可愛。刈其葉長尺餘。攀乾。瑩白如玉。以之作繩。堅韌勝於他草。相傳康成門人取以東書。故名。

小滄浪筆談卷三

儀徵阮元記

山左爲聖人故里。秦漢魏晉六朝之刻。所在多有。唐宋以下無論矣。予於癸丑秋。奉命視學山左。校閱之暇。咨訪耆舊。廣爲搜索。明年冬。秋帆先生來撫齊魯。同有勸成一書之志。遂商榷條例。博稽羣籍。徵取全省碑刻搨本。又各出所藏彝器、錢、幣、鏡、印。彙而編之。得千三百餘種。成書二十四卷。

山左金石志序　阮元

山左兼魯齊曹宋諸國地。三代吉金。甲于天下。東漢石刻。江以南得一已爲鉅寶。而山左有秦石二。西漢石三。東漢則不勝指數。故論金石于山左。誠衆流之在渤海。萬峯之歸泰山也。元以乾隆五十八年秋。奉命視學山左。首謁闕里。觀乾隆欽頒周器。及鼎幣戈尺諸古金。又摩挲兩漢石刻。移亭長府門卒二石人于雙桐圃。次登泰岱。觀唐摩崖碑。得從臣銜名。及宋趙德甫諸題名。次過濟寧學。觀戟門諸碑。及黃小松司馬易所得漢祠石象。歸而始有勸成一書之志。五十九年。畢秋帆先生奉命巡撫山東。先是先生撫陝西河南時。曾修關中中州金石二志。元欲以山左之志。屬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願學使者爲之也。元曰諾。先生遂檢關中中州二志付元。且爲商定條例。餘搜訪諸事。元

于學署祉上。暑精古籍。列志乘圖籍。案而求之。得諸拓本千三百餘件。較之關中中州。多至三倍。皆爲始終書之舉。而秋帆先生復移命粵督兩湖。且綜理南北軍務矣。元以山左嵩嶽之觀。卽非考證。引仁和朱朗齋文藻。錢塘何夢華元錫。偃師武虛谷億。益都段赤亭松苓。爲助。覓濟之詞。資小松司馬搜輯。先已頗備。肥城展生員文照。家有拓斛光啟泰山金石志稿本。亦亭亦有金石志跋。錄之得副墨。其未見著錄者。分遣拓工四出。跋涉千里。備歷沂鎮。巖若五峯諸山。亦亭跋春。攀躋而行。架岩瀰水出之。椎搨搆裁以歸。雖曰山左古蹟之多。亦求者之勤有以致之也。曲阜顏運生崇槼。桂未谷馥。錢姚江秬香鳳彝。吳江陸直之繩。鉅野李退亭伊晉。濟寧李鐵橋東琪等。皆雅志好古。蒐羅頗多。各郡守州牧縣令學博生徒之以拓本見投。欲編入錄者。亦日以聚。俗家藏弆之目錄。如曲阜孔農部繼伍。滋陽牛空山運震等。亦可得而稽。金之爲物。遷移無定。皆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爲斷。故孫淵如觀察兗沂曹濟。其所藏鐘鼎。卽以入錄。石之爲物。罕有遷徙。皆就目驗者爲斷。其石刻拓本。拜毀如嶧山秦刻者。亦不入錄。至于從錄有名。今搜羅未到。及從未著錄。新出于榛莽泥土中者。惟望後人續爾錄之。以補今時之闕略焉。六十年冬。草稾甫定。元復奉命視學兩浙。舟車校試餘閒。重爲釐訂。更屬仁和趙晉齋魏。校勘凡二十四卷。所可以資經史深錄證據者甚多。若夫匡謬正譌。仍有望于博雅君子。是時秋帆先生方督師楚南。擒降苗蠻。勞勩嬰疾已深。雖有伏波據鞍之志。竟致武侯食少之虞。竟以七月三日卒於辰州。元以是書本與先生商訂分纂。先生旋撫楚。雖羽檄紛馳。而郵筒往復。指羅甚多。先生爲元詞館前輩。與元父交素深。先生又元妻弟衍聖公孔治山慶鎔之外舅也。學術情誼。臘然相同。元今爲付板剞劂。裒然成卷帙。而先生竟未及一觀也。噫。是可悲已。

闕里孔廟乾隆間欽頒內府周范銅器凡十件。一爲木鼎。二爲亞尊。三爲犧尊。四爲伯彝。五爲冊卣。六爲蟠夔敦。七爲寶簠。八爲夔鳳豆。九爲饕餮甗。十爲四足鬲。元於癸丑年至曲阜孔廟主祭。禮成。獲觀器服。親拓款識。覈錄御製詩篇。敬登以歸。纂山左金石志。遂舉此爲冠。

歷城肆中見一彝器。蓋銘三字。曰吳旨匜。器銘二字。曰匜由。蓋作饕餮紋。器邊作雷紋。兩耳飾以夔首。狀類周彝虬飾。然飾無耳。此有耳。故定爲彝。吳蓋其官。旨蓋其名也。按寶字金石韻府收至四十二。內有由字。無由字。仁和朱朗齋文藻。爲補八十八字。亦無由字。可見古人作書。筆畫隨意增減。原不拘拘也。

畢秋帆先生撫山左時。曾以自藏智鼎拓本及錢獻之坫所作釋文示予。按銘文第一節。銘女赤⊘。釋文誤女爲匃。第二節乃絲下一字蝕。尚有殳字未詳。釋文闕殳字。殆疑從旨之省文。釋文竟作旨。非也。邑田下尚有田字。釋文闕。第三節寄是乎字。非尤字。言歲時有乎。當卽償之。否則女匡之罰大也。則從心從月。恆之省文。不從止。卡疑非在字。東戟乃償古厲字。作隸。東是丧之省文。言歲不能償。釋文以東爲秭。以歲爲或。非是。凵山山皆在秭夫字上。皆其數目。卽十二三四字也。釋文凵作十。是矣。至于凵作私。山

由皆云未詳是不然矣。

曲阜人掘地得銅器高寸九分八觚觚各闊三分頂縱七分橫五分下口中空逕縱八分橫七分旁有小穿逕一分觚上用金嵌篆字銘曰君邑[illegible]宋用箸[illegible]鍰八字今在曲阜顏衡齋家沈心醇據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疑此爲弩飾孔檢討廣森亦以爲係弓簫者二說皆近之特此末字甚明斷不得疑爲來字之訛按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又潘安仁閑居賦曰谿子巨黍異絭同機據此則國策之來荀子文選又作黍矣楊倞注欲改黍从來尚未見此器之作末字也荀子巨黍今巨作鉅者亦古字通借耳此器中空一面有陷圍而向下確是弓簫末張弦之處以今弓末驗之可知矣又此器翁覃溪閣學方綱據商國二字以爲商器元謂此字不類商銘且色澤亦不似商之古此蓋周器宋人物也宋人每稱宋爲商矣春秋左氏傳哀公九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預注子商謂宋又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杜預注商宋也禮記樂記曰宜歌商鄭康成曰商宋詩皆其證也

銅距末歌　曲阜孔昭麟

商銅器距末出自故城闕顏氏所藏弆古色儕璉瑚其長僅二寸稜稜列八觚觚傅凹一面中穿而裏虛銘曰悼商國利用良不逕紀名以愕作無乃良工或云弓之簫斜刻梢末如兩耑遙相距末應想下柎或云殆距來名同字則殊商金爍鑄刀鏃鼎鑿戈鉞距隨稽鄉射精研聶禮圖釋文以辨譌末國果遞無遙遙數千載形字無模糊森然三代物商周豈殊途遙想初製時射遠而及疏卽當插箙服配以蒼澤滑否則飾大屈命中選鏃鏑何乃遺其一昔雙今則孤鐺以玉爲柎無價時能沽

紀侯鍾近人在壽光紀城得之今爲益都李孝廉收而藏于家鍾高五寸圍一尺一寸頂有一柄長五寸柄端一環徑一寸二分腹有三十六乳質厚五分銘六字曰己侯虎作寶鍾己紀古通用字虎紀侯之名也鍾字反按齊乘云壽光南三十里春秋之紀國通志曰紀本在贛榆縣後遷劇亦稱紀城內有臺高九尺俗曰紀臺考漢恩澤侯表陳倉亦封紀侯但銘字奇古必非漢物耳

孫淵如觀察所藏古鍾銘云惟正九月初吉丁亥育好余送斯于之子余兹咎之元子曰於虖敬哉余義楚之良臣而□之字父余萬□萬□吉金鑄鋁以鑄龢鐘而追孝先祖樂我父兄飲飤訶舞子孫用之後民是語觀察手拓以其文并釋文寄元本無定名以銘文有余義楚之良臣一語遂名之曰楚良臣余義鐘銘辭古雅可誦父銘鼎彝語五字皆句末相韻之字也鋁字每見于古金銘中而說文無之廣雅云鋁謂之錯玉篇鋁與鑢同說文鑢字解曰錯銅鐵也錯字解曰金涂也然則鋁爲鑢之重文許氏所未收耳吉金二字上似是得字孫所闕未釋者

宋藏公戈胡長二寸四寸內長二寸五分援長四寸三分胡博七分顏氏呼爲小戈戈內銘二行首行一

字曰雖次行九字曰王商歃合蘇之善飲末字剝蝕下半今釋其文曰朝王商臧公歸之造□何以知爲朝字也詩惄如調飢釋文作輖今作調者字形相近而誤輖音周周朝一聲之轉古字通借此戈借爲朝覲之朝猶毛詩借爲朝夕之朝矣其有旁近舟古鐘鼎舟周每同字也謂商臧公爲宋臧公者春秋傳禮記凡有三證詳銅距末跋宋人本其古國而稱商猶晉詩之稱爲唐風也檀弓孔子曰某殷人也皆同此例矣按史記臧公爲微子八世孫當幽王之世釋歸字者石鼓文作歸从走是其證也謂世爲造者古戈造字多作散省文造古文作䢕此作告者䢕之省也非吉字末一字似是金旁其右太剝不可辨矣此戈乃臧公朝于平王歸後所作至子武公時始加銘追記作戈時乃朝王之後故稱諱也戈造于先銘勒于後故文辭而非鑄此戈爲顏教授自視田夫自曲阜土中掘出者文字銘語非後人所能僞託矣

顏教授又於周公廟土中得一戈文曰芈子𢀛䏠戈孔戶部以側布按讀法推之重十九兩六錢四分九蕊重今等八兩三錢觀鄭氏注云三鋝爲一斤四兩者不足者三錢五分一釐援長今營造尺四寸八分內長二寸四分胡長三寸六分而所謂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皆與經合惟其廣二寸則以周尺度之財寸微強聶崇義三禮圖曰廣二寸謂胡也其實援亦廣二寸今度以周尺皆不及而胡尋折倨何與呂大臨得於壽陽雅南故宮之戈正相合則可以補聶圖之不及江鄭堂周文學釋銘文第一字爲芈謂楚姓大興朱學士釋爲芈謂芈不上出且子姓無與姓連稱者是芈子爲大夫稱翁覃溪閣學曰芈字周應上出然此銘造字旣用古文而芈下告上皆變直爲曲則芈从羊聲亦可以形聲該之矣惟爵名與國姓罕有連稱之文是所當闕疑者至謂芈子爲大夫稱雖無可據矣乃引左氏傳楚熊通授子一非定爲若敖蚡冒爲稱言之甚辯然第一字以原戈細審之字畫清朗毫無剝蝕芈頭實不上出雖定爲芈字朱學士謂芈字近之芈乃氏也通志略謂爲芈吾氏之分族春秋時有芈尹爲華元御戰國時有芈千著書但不知造戈者爲何如人耳

漢建初銅尺有篆文十四字云慮俿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本爲江都閔義行所藏後歸孔東塘民部尚任今在衍聖公府中新城王尚書居易錄云漢章帝時冷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爲尺與周尺同因鑄爲銅尺頒郡國謂之漢尺此或其遺軼吳江沈冠雲彤著周官祿田考未見建初尺然其所稱古尺圖與此尺正同冠雲云有圖嘉朱泰熔鐘鼎款識冊所載冊又載尺底篆文銘云一周尺漢志劉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按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爲周尺卽此也蓋此與後人所定周尺中爲近古且最著云江寧周幔亭云曲阜孔氏所弆銅尺重今庫法平十八兩而廣準此尺一寸側厚準此尺五分與沈冠雲所用尺同然則建初尺與建武尺同矣慮俿郡國志屬并州太原郡顏師古音爲盧夷孔民部尚任云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古尺一尺三寸六分當漢末尺八寸與唐開元尺同當宋省尺七寸五分當浙尺八寸四分當民部定官尺七寸五分弱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當今裁尺六寸七分當

今益地宮尺六寸六分。當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余之能定者。以有建初銅尺也。以上各說皆精覈。元于癸丑甲寅兩試曲阜四氏學。皆借此尺。倣衆頭摩寫文字。試畢。遂入衍聖府。特給其式。列入山左金石志中。

顏運生教授有弩機。拓本云。得之宋芝山。長五寸。寬一寸三分。銘十八字。隸書小如半菽。紋細如髮。曰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造千五百師稽福博右國曰。弩生于弓。謂夫出于越于吳。暨政而為之則附。然在商書固已有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之語。是見弩機之設。其來久矣。建安廿二年。當漢之勢已成。所謂千五百師。應劭丞相府。未必天子之六師也。吏字顏師古注前漢百官公卿表。謂為理。陳師同見成陽靈臺碑。稽福似造機者之姓名。錢晦之大昕曰。稽姓未審所出。漢書貨殖傳有稽發。廣韻云。呂氏春秋有秦賢者稽黃。此銘可加證矣。

余又見一弩機無銘。度以銀約之。如尺之有分寸。以省括以準望者也。商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括為矢本。機即弩機。度者機之度。即今機上之分寸。以深淺審遠近輕重者。昔人注度者。所解皆誤。潘安仁射雉賦云。算分銖。商遠近。即此義也。

黃縣庫中存一古器。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腹深二寸七分強。足高四寸八分。連耳通高一尺四分。腹內作雙首飾。底有小篆文銘二字曰五同。字徑二寸。詳其形制。當是鬲甗之屬。按同者乃器名。尚書顧命上宗奉同。豈器之大能受五同歟。不然所造器五者皆同。正如魏人之五孰釜耶。

余於濟南市中得銅瓦二。文云。漢朝正殿雄雀銅瓦。八字陽文。詳其雄雀。必是劉淵、李壽、劉聰、劉智遠、劉晏諸僭時物。斷非兩京時所製。因無證驗。存以俟攷。唐鎏金造像記銅碑。高三寸五分。寬一寸二分。額作雙龍飾。無趺。額四字曰阿彌陀碑。記云。夫真容凝寂。應身淨參。慧日振暉。慈風化物。託儀金□。□質丹青。勝範良規。敢不傾□。佛弟子趙婆長孫同薄合議等。敬造阿彌陀像一軀。上為帝主師僧父母。法界衆生。共成佛道。貞觀廿一年正月八日。共六行。行十三字。字大如黍。正書。面上塗金如新。背青綠斑駮。古色可愛。書法一筆不苟。惜奇淺不可摹搨。唐沿六代。崇佛尤甚。寶刹名藍之外。又家供養佛堂。故有此銅範小碑也。趙婆與長孫薄二人連書。必非婦人。祖庭事苑云。梵言貧婆。華言叢林。梵言優婆塞。華言善士。釋氏要覽云。梵言塔婆。此言高顯。又法苑珠林曰。比邱白佛言。何名婆婆。佛言以婆洗私衣布施供養。故名婆婆。是皆不訓為婦人也。即以人名言之。晉書王珉傳。有沙門提婆。北齊書恩倖傳。有穆提婆。崔思道興亡論。有陸提婆。唐書唐休璟傳。有蕃婆。宋史藝文志。有耆婆脈經。耆婆六十四問。是又趙婆非婦人之一證也。蓋其嗣悅心。故取梵語為名耳。趙長孫二姓俱有宰相。而二人不見于表。乃賴此片銅以顯。亦身後之幸也。舊藏濰縣于氏。甲寅春元過濰。有持此來售者。已定價矣。繼知為諸生家物。卻之。今歸前臨清牧張春田度。

宋三司布帛銅尺。藏曲阜孔農部曾任家。謂為華陰王山史所贈。當今工部營造尺八寸六分。按宋史職官志。三司總國計。應四方貢賦之入。朝廷不預。一歸三司。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為計相。三司故得自造尺也。又食貨志。布帛。宋承前代之制。調絹紬布絲綿。以供軍須。服用賜與。又就所產折科和市。自周顯德中。受公私織造。並須幅廣二尺五分。民所輸絹。疋重十二兩。河北諸州軍重十兩。各長四十二尺。宋因其舊。此三司通管天下布帛。有定尺也。三司尺即所謂省尺。與宋浙尺異。孔氏所藏建初尺。當省尺七寸五分。當浙尺八寸四分。

臨朐仰天山三一堂。鐵範羅漢五尊。高一尺。銘正書。在趺前及側面。二為正隆元年。本縣朱家門下王氏造。末云。益都府正公界造成。匠人王景。一為正隆二年。石匠班首王六賢名揚。并弟王全。母府氏。成造。尊一。為正隆三年臨朐人王辰。合名娘同造。一為益都府南和界名孫同妻王氏。與大軍界劉芬同妻丁氏共施一尊。此十八應真僅餘此五也。宋之青州。金改為益都府。至元又升為益都路矣。乾隆乙卯。益都段赤亭松苓訪碑。拓得。且云。此山白雲洞。有石羅漢數百尊。擇其有銘者。拓四十八尊來。

余藏延祐銅書鎮。高一寸。縱二寸。寬三寸四分。重今京秤十九兩三錢。作虎伏艾葉形。銘正書四字曰延祐二年。按荊楚歲時記。五月五日。以艾為虎。以辟不祥。此書鎮亦仿其意而為之耳。余嘗以此書鎮及太平元年鏡。至午日出以示客。為侑觴。其是日惟段赤亭顏運生在坐。馬秋藥比部未至。以詩來。余亦次韻報之。

重五日。雲巖先生招飲。以小疾不赴。 馬履泰

七十二泉間。吾遊已爛漫。迤北校士暑。樓影落霞亂。造兩難漸仍。因循欠登盼。今節屆重五。過辱折柬喚。未凭雲艦危。已覺風荷亂。雖步枕徐升。彈指幀同岸。正意良何慳。適遭病魔絆。坐失菖蒲樽。深負海棠泮。析欲玉麈揮。但拈銅虎看。乃悟萬緣中。起滅未易判。而彼妄庸子。謂可先事斷。出門遊稱樂。求炙才見彈。豈知事不然。卒歲撫膺嘆。不見杯酒微。難料如此段。推有紅榴花。相對極璀璨。

五月湖樓橋小集。適馬秋藥前輩不至。以詩來。即和原韻。 阮元

濼泉湧地出。城裏旋洄漫。吾家散衙處。洄洑穿霞亂。此境雖荒率。頗受治士盼。魚依橋影聚。鴨應人聲喚。遲客獨不來。坐久風荷亂。小疾示丈室。詩情隔崖岸。今日當蕭然。未有絲絲絆。求炙及鴞炙。好香在岸汴。我有銅艾虎。持同梁鏡看。諸生各成詩。風就若改判。我有石菖蒲。迸絡根不斷。鬆鬆見清水。發葉白石彈。節物無好句。披公應知嘆。落日池上飲。賴有顏與段。段赤亭顏運生。展讀所得碑。石墨光燦燦。

元長嵐儒學方爐。得於山左。高二寸九分。口縱徑五寸。寬七寸五分。內深二寸三分。鑿飾雷紋。正書。銘曰。元至元己卯孟冬。長嵐儒學。奉大都、河間等路都轉運鹽使司。置買造學工孔克中。姑蘇匠鍾宗鑄。凡三十九字。按大都路領縣六。州十。州領十六縣。河間路領縣六。州六。州領十七縣。并無長嵐。曰奉都轉運

鹽使司設長蘆假是場名前大都之場并入河間凡二十二場食貨志鹽法又無指名元制設儒學官諸路總管府設教授一員學正一員學錄一員其散府上中州亦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是縣亦不設校官矣今曰長蘆儒學假是鹵籍遊請設山長學錄之例選商人子弟之秀者補入爲博士弟子員也即此一銘可補元史地里百官學校鹽法之所未備矣又按至元己卯當是順帝後至元五年斷至元己卯乃世祖至元十六年以鹽法志考之至元二年立河間都轉運使司單管本路鹽法至二十二年乃立河間等路都轉運鹽使司兼理大都後不復改故也又按闕里志冊述子孫傳五十五代克字澄正當元之末造內有任長蘆學正者名克悠字久夫不名克中然克中之名與字御相符殆志亦有誤耶然則金石所關豈淺鮮哉

古泉刀文多作節㙜吉化無作即墨者節即古字通據此齊即墨正當作節墨今作即者省文耳即墨漢膠東國以墨水得名今屬萊州府古三齊之一古即墨城在田單火牛城也

山左金石志所收刀布皆據元白藏者搨墓編纂齊及即墨莒三處皆有鼓鑄故流傳最多即墨刀尤精緻厚重又有一刀二面一面有節㙜吉化字樣一面有安陽字樣者是安陽亦即墨所鼓鑄之一種昔人屬諸于高陽誤矣莒刀面文祇一莒字其背多作左右及數目等字間有化字邑字呂字臣字日字行字者大小形製并同戰國策樂毅伐齊城不下者唯莒及即墨是莒亦齊之大都會故得鑄貨金也

余藏梁太平鏡徑三寸九分鼻鈕衆神八方枚內篆文銘八字多模糊曰□天下安□明多子外篆文銘三十一字字多反寫曰太平元年五月丙午時□□□道始興造作明鏡百湅正銅上應星宿下遶□□按以太平紀元者自唐以前凡四見一爲吳廢帝一爲北燕王馮跋一爲梁敬帝一爲楚帝林士宏今定爲梁鏡五月丙午鑄物義取以火傷金故古鏡鉤鑄曰某年五月丙午日造者以史推之往往其月無丙午日侍御江秋史德量二漢銅鉤皆置五月丙午不合於史未可疑爲僞也此鏡銘曰五月而梁太平改元在九月即漢鉤例也何以訂爲梁太平以正字避其知之梁敬帝小字法真六朝人忌諱甚密即小字臣下想亦必諱避之矣其爲梁器無疑

又得隋六馬鏡徑六寸六分鼻鈕周作綿乳中有神像二坐榻其上八足森然而無紫又作轀輬車二輛以六馬銜轡雕鏤甚工間以四瓦枚外遶作細乳篆文銘三十九字曰周仲作竟四夷服唯賀國家人民息□胡□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得天力吳造陽生元按此隋鏡漢人千古音不少假借服息力入璧職德部復黥入擊沃嫡部勢不可淆六朝人始多通用又內有胡威天下復尊字又知非南北朝諱內不諱民字又知非一人所造故疑以爲隋鏡也鏡二枚一爲癸丑年所得一爲甲寅年試曹途次濟寧購于道旁小舖中不惟尺寸花樣相符即第三句第三字模糊亦不爽毫髮然後知爲一笵所鑄延津劍合斯亦奇矣

與江陵貞之祠宮灋西精舍時得一唐鏡徑四寸三分蝦鈕四獸正書銘二十八字曰絕照覽心圓輝屬面藏寶匣而光掩挂玉臺而影見鑒□□於後庭寫衣簪乎前殿外圍十二辰像詳其銘詞乃唐時供御物也

顧涎生嘗藏唐鏡徑二寸八分鼻鈕正書七言絕句一首曰月樣團圓水樣清好將香閣伴閒身青鸞不用羞孤影開匣當如見故人外折枝花四枝按段若膺四聲音均表清在第十一部身人在第十二部然易彖象傳天命淵賢信民人賓與形成貞寧生正平精清等字并用是二部古有相合唐人首句押韻雖不必拘拘然未有無故牽入者此清字可補其未備

黃小松藏唐鏡徑四寸八分葵花鈕六獸正書銘二十四字曰團團寶鏡皎皎升臺鸞窺自舞照日花開臨池似月覩皃嬌來詞體類六朝然觀其筆畫真唐鏡也

陸直之又得一鏡贈馬秋藥比部徑五寸鼻鈕內作海馬葡萄外正書銘曰鍊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傅紅綺窗繡幌俱含影中三十二字按此鏡與學齋佔畢及太平廣記鳳州道跡山郭家崖貞德二年軍人楊起所得之鏡銘詞并同惟易悅爲晃補爲含同博古圖所載瑩質第二鏡但末句俱照秦宮爲稍異耳十國春秋載前蜀後主幸秦州賜王承休妻嚴氏鏡銘詞與此正合當爲前蜀時物

諸城李孝廉仁煌 於城南土中得金印一枚方一寸三分厚一寸龜鈕小篆白文曰石洛侯印案漢制天子諸侯王皆爲璽三公列侯以下俱爲印天子玉璽諸侯王金璽惟太師太傅太保丞相太尉列將軍列侯皆用金印而御史大夫不與焉成帝更名大司空始用金印其它則或銀或銅矣石洛是列侯故得用金印史記王子侯表石洛侯劉敬城陽頃王子元狩元年四月戊寅封則是石洛侯乃高祖五世孫武帝所封者漢書始封年月皆合惟以石洛爲原洛劉敬爲劉敢元狩爲元鼎蓋傳寫而異誤此足正班氏之誤金石之有裨史學如此

漢并官武印瓦鈕白文見於濟寧致孔子娶於宋并官氏漢韓勑禮器碑作并官宋祥符元至順並有追封孔聖夫人詔俱作并官自明人刻家語妄改爲亓沿譌到今莫能更正此并官武即其族據此印文可證板本傳寫之誤

漢甘士廣母子孫印方六分一母二子大印作辟邪鈕通身嵌金絲印四面嵌金絲龍鳳紋朱文四字曰甘士廣印子亦辟邪鈕嵌金絲文曰甘士廣內又有小子印瓦鈕文曰伯寬寬應是寬字按廣韻漢複姓有廿字者凡三見廿莊氏甘先氏甘士氏是此姓惟漢有之說文寬廣也寬也寬廣同義故字曰伯寬乾隆乙卯段赤亭得於博山子孫二印嵌銹不可出歙吳南薌文徵 運巧思代爲出之遂添一母生子孫之章孫印僅見於此

曲阜諸生孔（昭煥）藏一玉印。徑二寸八分。寬二寸一分。厚一寸五分。朱文篆字四。曰慈聖御筆。背鐫十三字。八分書。徑二分。曰。宋仁宗曹皇后之御寶。項元汴藏。側又有慈聖御筆四字并詞。按慈聖曹后。乃贈韓王彬之孫女。景祐元年。册爲皇后。後神宗立。尊爲太皇太后。慈聖者謚也。后諫青苗法。擬黜王安石。垂死猶免蘇軾兄弟以詩得罪之禍。可謂賢矣。后善飛白書。考學菴筆記載當時揮翰多用慈壽宮寶。或有別印。後來承襲。如欽宗后朱氏道人印。高宗吳后賢志主人賢志堂印。劉夫人奉華堂印。亦未可知。均已不傳。此曰慈聖御筆。似非生前所御之物。宋時宸翰。專閣儲藏。延當時在閣者用以題識。元汴謂爲曹后御寶。誤矣。印係良玉琢成。惜毀於火。璺起無色。俗子憙其外乾而中強也。割之渠眉四隅焉。

秦安縣雁有玉印。黝然。方三寸七分。高三寸餘。無鈕。爲碧霞元君印。陽文天仙照鑒四篆字。形色古樸。實爲宋以前物。

元至山東。求秦石刻。如嶧山成山皆久佚。泰山石刻。於乾隆戊午歲燬於火。惟得舊拓本之宋石刻。既入海鄉福山官士訪之。終不可得。惟琅邪臺秦二世石刻。巋然獨存。是神物也。甲寅春。至青州。時檄諸城學官物色之。以拓本來。遂知之甚悉。琅邪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三丈許。最上正平。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北爲登臺沙道。臺上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圮。祠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色沈黝。質甚麤而堅若鐵。以工部營造尺計之。石高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寬

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中偏西裂寸許。前知縣事泰州宮懋讓鎔鐵束之。得以不頹。前知縣事偃父某。於碑南面磨平。進裂痕。刻長天一色四隸字。自署名而隱其姓。盖同一有事於此而學與不學分矣。碑之秦始皇頌詩及從臣姓名。久剝去。今所存者。二世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字徑二寸。其首行五夫二二行五夫二楊樛。皆二世所刻從官名。史記所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遂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是也。或指爲始皇從臣姓名之末行。誤矣。自皇帝曰以下。與史記文句無少異。石上下各刻一線爲界。下線之下。有礎點纍纍。殆椎鑿使然。自二行第二字至末行第一字有橫裂痕。第三行八行十行之前。皆有直裂至底。如雨漏痕。第十二行前裂痕半至第五字而止。綜計每行八字。二行與三。相間少遠。詔書與從臣名不相屬也。三行止七字者。爲四行始皇提行地也。後六行八行十三行並提行矣。末行三字漫漶特甚。餘皆可指而識也。碑字高峻。是始可及。拓時須天氣晴朗。否則礬重風大。拓不可成。碑上蘚苔皆滿。悉去周視之。實再無可辨之文。別有熙寧中蘇翰林守密令廬江文勛模刻之本。在超然臺上。相距百餘里。與此無涉。都元敬金薤琳琅所載宋蘇公刻本十七字。皆頌詩中語。今亦無存。元又登岱頂。見無字碑。碑之高廣厚。尺度一如琅邪臺碑。所差不過分寸間。由此可決無字爲秦石之立而未刻者。其刻者反在碧霞宮下耳。小華爲予畫琅邪訪碑圖于半尺小幅中。具山海之勢。

題二世琅邪臺石刻　阮元

我求秦石刻。若秦之求仙。求仙不可得。石刻終難遷。皆石經火燬。嶧石徒再鐫。之罘墮入海。海水潘爲淵。偉哉琅邪臺。椎築何般墳。黔首三萬戶。金石三千年。石高丈五尺。怪鐵鍊精堅。剝落盡三面。小篆題西偏。披蘿復剔蘚。拓紙鳴槌鑽。我來讀詔辭。嵌鋼合馬遷。臣斯臣去疾。繆德名竝傳。筆力入石理。玉柱勁且圓。點畫說偏旁。詎知叔重賢。所惜頌與詩。變化隨雲烟。僮父磨蟲沙。俗字鑴長天。餘此十三行。斯臺誠可憐。特立石鼓後。屹峙五鳳先。海風吹不倒。流徙悲斤椽。蘇公頗好事。模刻城臺前。亦惟八十字。文獻本未全。每見宋元碣。殘缺如磨甎。而此巋氏物。存者猶巋然。豈有鬼神護。得免列缺鞭。良由選石精。歲月無磨研。得此足以豪。神發忘食眠。更思寄同好。南北翁孫（比部孫星衍字淵如）牋。

泰山秦刻。向在碧霞元君祠。乾隆五年。廟災。碑遂亡。元藏舊拓本。高三尺七寸。廣一尺一寸。存字四行。每意同琅邪石刻。惟字形較大。首端界一線。中有裂痕。首行上泐二字。下泐一字。四行詔字下有分書兩行云。皆史載秦篆碑。僅存此二十九字。余至泰山頂上。從榛莽中得之。恐致湮沒。因□之□□以□□右之。遺跡云。北平許□并題。字徑一寸。其城內嶽廟一石。乃從此翻出者。與優孟衣冠也。

嶧山秦碑。爲北魏主所仆。杜詩孤嶧秦碑在。豈唐猶存耶。鄭文寶所刻徐鉉重摹嶧山碑。徒以後世篆體錄史記之文耳。豈非從舊拓秦碑摹出者。校以泰山琅邪二本。便知其謬。而學者奉爲李斯之筆。不亦僕獻（嶧縣學有至元二十九年重摹嶧山碑。是從鄭本翻出。更不足取。）

登嶧山　阮元

絡繹羣山勢。茲山定一尊。（元撰嶧二山。皆以石得名。齊書所謂曰嶧曰繹也。說文作嶧。）排天嵒作嶧。入地石連根。魯柝邾相近。秦碑魏不存。祇今遊覽處。不必到書門。（嶧山秦刻石。鹿名書門。）

郭巨石室畫象凡十幅。在肥城西北六十里孝堂山。泰安令江君（請）亥子（原名）親至祠下。手搨以歸。并繪圖記之。石室二間。皆南向。上用石盖如人字。下覆後壁及左右二壁。畫象間以雙柱。柱間有唐宋人題字。上橫石梁承之。兩面亦有畫象。壁外左間塑神象三。俱南向。左壁西向神象二。右側塑神象一。南向。右壁東向神象二。下皆有座。高尺許。以土石築成。右間祠外立北齊隴東王感孝頌碑。後有唐開元間續記文。縣志載孝堂山上有石屋。漢孝子郭巨葬母之所。感孝頌又云。郭巨之墓。馬鬣交阡。孝子之堂。烏翅銜阜。又似指爲郭巨葬所也。陽曲申大令（兆定）云。孝堂山畫象。舊說是郭巨石室。案諸家金石書載李剛魯峻武氏皆有石室畫象。大都雕刻聖賢故事。及其人所歷官職。如李剛刻云。君爲荊州刺史時。魯峻刻云。祀南郊。從大駕出時。又云爲九江太守時。武氏刻云。此君車馬。君爲都□時。君爲市掾時。爲督郵。皆明證也。此畫象中騎騎步卒大車。駟車。鼓車。儀衛甚都。雖無題識。要非郭巨墓中應有。而斬馘獻俘。覆車墮河二段。亦非無謂而作。覆車著戒。固是古人用心。然一車兩馬。騎從如雲。非泛常可比。意者卽爲墓中人實錄。未

可知也。元案此論甚確。畫像內永建題字有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之語。賢明乃感頌之辭。似非為郭巨而作。後人失傳。以堂近郭墓。遂皆指為郭巨之墓耳。

乾隆丙午秋。黃司馬小松於嘉祥縣南武宅山下搜得武斑碑及武氏二闕。既又得武氏祠諸象。乃移孔子見老子一石於濟寧州學。餘就其地建室重砌。榜曰武氏祠堂。翁覃溪閣學為撰碑文。其助立之人。皆倣漢碑陰例書名於後。誠一時盛舉也。

修武氏祠堂記略　錢塘黃易

乾隆丙午秋八月。自豫還東。經嘉祥縣。署見志載縣南三十里紫雲山西。漢太子墓石享堂三座。久沒土中。不盡者三尺。石壁刻伏羲以來祥瑞及古忠孝人物。極纖巧。漢碑一通。文字不可辨。易訪得搨取。審乃武梁碑。為武斑。不禁狂喜。九月親履其境。知山名武宅。又曰武翟。歷代河徙填淤。石室零落。次弟剔出武梁祠堂畫像三石。久碎而為五。八分書四百餘字。孔子見老子畫像一石。八分書八字。雙闕南北對峙。出土三尺。掘深八九尺。始見根腳。各露八分書。武氏祠三大字。三面俱人物畫像。上層刻鳥獸。南闕有建和元年武氏石闕銘。八分書九十三字。武斑碑作圭形。有穿。橫闕北道旁。土人云。數十年前從坑中拽出。此四種見趙洪二家著錄。武梁石室後東北一石室。計七石。畫像怪異。無題字。惟邊幅隱隱八分書中平等字。旁有斷石柱。正書曰武家林。其前又一石室。畫像十四石。八分題字類曹全碑。共一百六十餘字。祥瑞圖石一。久臥地上。漫漶殊甚。復于武梁石室北。剔得祥瑞圖殘石三。其八分書一

百三十餘字。此三種。前人載籍未有。因名之曰武氏前石室畫像。武氏後石室畫像。武氏祠祥瑞圖。又距此一二里。畫像二石。無題字。莫辨為何室者。漢人碑刻。世存無多。一旦搜得如許。且畫像樸古。八分精妙。可謂生平奇遘。按漢武氏諸碑。惟武榮碑植立濟學。武斑碑、武梁祠像、武氏石闕銘。今已出。止餘武梁碑、武開明碑二種未見。安知不盡在其處。嘉祥、漢任城地。趙氏云。任城有武氏數墓。所指甚明。何縣志訛為漢太子墓。然土人見雕石工巧。呼為皇陵。故能久得不毀失。未始非訛傳之益也。今諸石縱橫原野。牧子樵夫。豈知愛惜。不急收護。將不可問。古物因易而出。湮之不顧。貴貸古人。是易之責也。武斑碑宜與武榮碑並立濟學。而石材厚大。遠移非便。易惟將孔子見老子畫像一石移至濟寧。與知州劉永銓敬置學宮明倫堂。其諸室之石。大而且多。無能為役。州人李鐵橋東琪家風好古。搜碑之功甚著。洪洞李梅村克正。南明高正炎。濮壽嗜碑。勇於成美。與之計畫。宜就其地建立祠堂。壘石為墻。第取堅固。不求華飾。分石刻四處。置諸壁間。中立武斑碑。外繚石垣。闔雙闕於內。題門額曰武氏祠堂。隙地樹以嘉木。責土人世守。地有古碑。官搨易擾。宜定價貲。其利而杜其累。立石存記。為久遠之圖。是役也。非數百金不辦。易與濟寧數人且力先捐。海內好事者聞而樂從。捐錢交鐵橋、梅村、明高董其役。易與同志諸君成其功。求當代鉅公撰碑垂後。仿漢碑例曰某人錢萬。某人錢千。詳書碑陰。以紀盛事。漢人

遺石闕以後。地已淤高。興工時宜平治七八尺。既因屋基。且令埋碑盡出。不留遺憾。有室蔽覆。椎搨易施。翠墨流傳益多。從此人知愛護。可以壽世無窮。豈止二三同志偕嗜好于一時也哉。

重立武氏祠石記　北平翁方綱

昔歐陽子集古錄。以漢魏已來古刻。散棄於山崖墟莽間。未嘗收拾為足憾。又自謂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然而漢武氏祠像之文。則錄所未著也。至東武趙氏。始有武氏石室畫像五卷。而其錄不傳。惟鄱陽洪氏乃圖且釋之。凡四百餘字而已。當南宋時。已以重刻本為可珍。而況迄今又六百年乎。錢塘黃子秋盦。既於濟寧州學扶升尉氏令碑。得搨其全石。已而復於嘉祥縣南之紫雲山。得故燉長史武斑碑。洎武氏石闕銘。遂盡得武氏石室所刻畫像。又得孔子見老子象。及祥瑞圖石刻。視洪氏所著。功蓋倍之矣。於是敬移孔子見老子象一石於濟寧州學。而萃其諸石。即其地為堂砌而堅之。榜曰武氏祠堂。俾土人守焉。往者予與黃子考訂金石文字。每以斯碑恨本不得實析為憾。今吾二人十年以來。心營目想之狀。一旦得遇其真。而予適按行鄱陽。盧阜間。遠慚文惠洪公于里關山。所恨結而三歎者也。後之摩挲斯石者。當何如護惜之。

漢建寧元年。衛方碑在汶上縣西南十五里平原郭家樓前。碑之末行。下有小字二行云。□門生平原樂陵石朱登字仲□□滿三字。洪氏謂即文內朱石鐫碑之人。不書于陰而附文後。且不書故吏之名。皆漢碑中變例。其陰向無著錄。黃小松司馬近始拓之。足以儆對前人矣。

癸丑冬。元至曲阜。適黃小松之訪碑人。以見漢隸殘石來告。元亟命掘土出之。舁至試院。手剔其文。乃熹平二年刻也。凡七行七十三字。不全者六字。字逕一寸。前四行為序。後三行乃銘辭。其熹平二年十二月乙未下。遺字存少半。此卒之年月。非立石年月。如魯峻卒於熹平元年□月。碑立於二年四月也。爲移置孔廟同文門之側。並題識數語。刻碑後焉。

熹平殘碑　曲阜顏懷志

欲搜金石文。吾魯耐其窮。城東有殘碑。精怪壁間出。地僻無識者。工人偶能述。適遇楠軒停。嗜古過六一。剔剝去苔蘚。纖波八纖悉。一朝搨數本。東京見法律。梭諸世所傳。魯峻差堪匹。熹平紀元同。事亦若相即。彼卒在二年。四年閉幽室。此於二年下。彷彿云遘疾。府君亡姓名。年始廿有七。旁麗揚其華。珪璋被其質。行成名益著。自宜獲福吉。比辭似孝女。哀死重惻恤。惜乎裂不全。上下文已逸。七行七十字。六字迹難詰。撫哉漫漶歎。石經傷超軼。堂谿與中郎。亦是熹平筆。皇皇大典制。觀者日塡溢。無奈歷兵燹。碑版化為礫。片石爾闕里。千年見白日。

曲阜舊恭王墓前二石人。蘊埋土中。不護將毀。元於甲寅春。偕教授顏崇槼、縣尉徐葆以牛車挽軸。徙置矍相圃中。洗搨其文。于門下見卒字。亭下見長字。皆鄉來搨本所未見。牛空山金石圖所未備者。

移曲阜漢石人歌　　儀徵　阮元

魯王墓上雙石人。屹峙千秋形製古。漢篆依然字未磨。塞原風雨埋黃土。其一執殳一冕立。拱手西向如相語。府門之卒北所書。樂安太守執為主。篆文與讚忽移來。恍若岐陽得石鼓。僻處彼字不敢安。移之廟列雙相顧。為依孔廟階高風。書金貞石圖其補。亦如五鳳二年甎。至今肅穆存遺矩。深據大廈覆蓋完。不損銅人泣秋雨。

曲阜　顏崇槼

城南樂安太守墓。壠窴大書曰麃君。萬古屹立石人二。傳是季公之子孫。一者峩冠介而侍。一冕執殳拖修紳。彷彿亭長門卒守。千六百祀閱貞珉。夜深月照或相語。昔衣蝕漏紋脚痕。身自千乘降為郡。不初而上推永元。圭魚鑿鏤秘黃土。金碑帖帖埋青燐。寒食梨花踏風雨。斜陽衰草縣冬春。苞致置于瞿相圃。如從幽谷遷高原。是時墓碣顏猶出。熹平永壽皆討論。君不見。祚郡押衙紀劫火。紅裙曳尾何倪倪。天祿辟邪多遺減。祇其上谷日影刓。與似魯門兩翁仲。宮牆高仞迎朝暾。

朱鮪石室遺像。在金鄉縣城西三里。壁有帷幕刻畫。及杯盤肴勺。皆燕飲賓客之事。凡男子冠有端冕者。有紗帽者。有如僧帽二層者。有如巾子襆梁者。有長幘向前如髮纓者。有上仰作盂形者。有下圓上銳者。種類不一。衣領及袖皆有襈無緣。女象首有冠髻形圓而平。或分二歧三歧。上飾紋股。間有綴珠者。惟一幅上有八分書。題朱長舒之墓五字。天斜不工。下又有八分書四行。字徑三分。祇存數字。精勁獨絕。惜剝落太甚。文義難詳。案濟寧州志云。漢平狄將軍扶溝侯朱鮪墓石室畫象。沈存中載入夢溪筆談。以為真漢制。今以拓本驗之。金與武祠諸刻異。其中人物衣冠。尚疎生動。頗類唐宋人畫法。或是扶溝後人追崇先世而作耳。

膠東令王君廟門碑。載洪氏隸釋。舊存濟州。久已亡矣。州人李鐵橋東琪。有金石之癖。一日至學宮。閒步於大成殿西階下。見有古樹根空。以片石搘柱。與樹相銜不可脫。疑此石有異。洗之無所有。其內向一面。不可見。探手辨之。覺有文。遂以紙搨摹之。得隸書數十字。稽之洪氏書。即膠東令碑也。鐵橋尊甫名輅。字浩齋。雍正六年。曾得鄭固碑缺石於泮池中。郃陽褚千峰。載其事於金石經眼錄。鐵橋好古善隸。能甄家學。得此片石。足為承歡之助。士林中傳為美談。

乾隆丙申歲。膠州人崔儒眎。初得范式碑篆額於濟寧龍門坊木口。遍求碑身未得。越五年。黃司馬易得泰安趙相國家藏宋拓本雙鉤付梓。又六年。州人李鐵橋覓獲原碑殘石於學宮。雖存字不及宋拓本之半。而碑陰四列。即洪氏所謂藏之魯峻斷碑陰也。數百年沈薶之蹟。一旦復出於世。實快事也。

題新出范式碑寄李鐵橋兼呈小松　　北平　翁方綱

任城寶墨熊光起。天意助成黃與李。李家執古今兩世。黃子到官餘一紀。得碑圖與關碑圖。范額十碑

出宋巳二鄭全碑復傳觀。金絲聲中路間禮（孔子見老子象）。今者緘來絕奇特。晉易魯峻推鄉里。夏侯丁馬刻雖人四橫選尺寒溪。是誰知正面森有芒。肱見不敢疑昨視。一片山陽烈士心。韓兀輪囷照青史。莽莽雙痕皆鋒立。真氣千年尚如此。百六十字十二行。字字行行自金抵。顏祝若群兩行額。十年前記臨渠水（此碑戊戌夏得之龍門坊水口）。廷期假說張元伯。契書報結陳平子。八分小字記碑石。黃李同鐫為狂喜。不知何異吾儕事。石不能言果誰使。卯秋黃子得朱本。我為斷斷研𨤲體。范邪蔡邪神式憑。不在媒媒一幅紙。任城五碑茲已八。何況中郎與尉氏。昔所不見忽聚之。二千年蹟今完矣。鄭汝器邪張力臣。恨不同時共齒几。寄聲賀李因報黃。姓名已與東山峙。虹光破碧有昔言。稱字區區後啟啟。卻近晉易洪氏居。縫齒夜步馳東濟。（鐵題秋盦所有宋拓本末句云任城城隅劉草來燈有虹光破空碧若為今日兆者）

乾隆癸丑。錢塘江秬香（鳳彝）。在新泰張孫莊得西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黃小松。武虛谷。皆有釋文。考證極為詳審。秬香篤古好奇。宜其獲此。然尤喜補予金石志所未備。以此震動。當推第一也。

北魏永平四年鄭羲碑。在掖縣城南十五里雲峯山之東。元嘗親至崖間。摩挲一過。其崖黃石堅緻。筆意深勁。惟後幅七八行有石埋於土處。自右斜向左。石工祇就平正處刻之。其文仍相屬也。案魏書鄭羲傳。父曄不仕。碑云拜建威將軍汝陰太守。又云羲乘使朱幽與孔道均論樂。傳俱不載。可據此以補其闕也。

雲峯山頂又有鄭公石象。高約三尺。鑿於將石之側。身僅半截。要以下無之。左肩有大宋二字。右肩有政和癸巳等字。餘皆漫漶。意即秦峴諸人所題。縣志云。白雲堂為鄭文公遺址。旁有石龕小象。乃其子道昭為光州刺史時刻記者。道昭子述祖。時年九歲。後亦為此州刺史。往尋儲跡。對之嗚咽者即此也。

鄭道昭論經書詩刻。永平四年刊。正書。字徑四寸。在雲峯山陰。題中所敘官階。較大基山詩刻為詳。核之魏書本傳皆合。惟司州大中正。傳稱滎陽邑中正。案滎陽邑屬滎陽郡。為司州所轄。道昭滎陽人。碑舉其郡而傳舉其邑也。道昭卒於熙平元年。距此僅五年耳。其觀海島詩刻。在雲峯山之西峯。筆勢嚴整有力。詩多道家語。迺鄭公與道俗紀遊之作也。

杜宋谷攝掖縣教諭時。親至雲峯山。跡得鄭道昭題字六種。一題雲峯山之左闕也七字。在東峯面西。一題滎陽鄭道昭之山門也於此遊止十三字。在東峯面北。一題鄭公之所當門石坐也九字。亦在東峯面北。一題此山有九仙之名七字。在中峯面西。一題雲峯山之右闕也七字。在西峯面東。一題耿伏奴從儀五字。在雲峯山之陰。伏奴當是鄭公從遊之人。道昭尚有大基山詩刻銘刻數種。亦在掖縣。

鄭道昭白駒谷題云。中岳先生滎陽鄭道昭。遊槃之山谷也。凡三行。後又題此白駒谷四字。皆徑尺許。筆意極蒼老。在益都縣西南北峯山之北白駒谷內。

北魏熙平三年洛州刺史刁遵墓誌。文辭簡質。書更遒媚。藏樂陵劉克綸家。元至山左時。此碑已歸南皮高氏矣。嗣又續得碑陰。刻長兒纂奉宗早亡。妻河內司馬氏等名。為碑所未見也。

德州北魏高植墓志，載田侍郎雯長河志籍致。文多漫漶，僅辨百數十字，左有直線一行，外刻銘辭，末行紀年，存大魏神龜四字。此碑存者字體精整，鋒穎猶新，爲顏魯公所祖，尚可珍也。

德州封氏藏東魏高湛墓志銘，設辛楣少詹論之甚詳。湛字子澄，孝靜詔字而不名，尊之之意，亦制詔異例也。碑字秀勁，爲唐時虞褚諸家所本。其中爲人卽俯人，古多通用。余嘗摘文中懇恭識、驕月抽琴二語爲對。

鄭述祖重登雲峰山石刻，河清三年五月立，八分書，在掖縣雲峰山之東。縣志載雲峰有光州刺史鄭述祖重登雲峰山、訪父道跡、萊人刻石記事，卽此碑也。魏書稱道昭子嚴祖，嚴祖弟敬祖，起家著作郎，爲鄉人所寶，不書其官豫州。又稱弟述祖、弟遵祖，官秘書郎，卒贈光州刺史，遵祖弟順，字（碑作祖）卒於太常卿。碑云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順祖，皆可補魏書之闕也。述祖字恭文，魏書失載。述祖又有姻婁居館石刻，天統元年九月立，亦在雲峰山。其天柱山銘，在平度州，天統元年刻。雲峰、天柱二山名，縣志皆不載，賴此刻傳之。

萊州登雲峯山訪鄭光州父子石刻　阮元

萊同之西嶺，是曰雲峰山，絕壁拔千仞，巨石堆蒼顏。永平鄭光州，詩刻何斑斑。我來躡其頂，雙闕極躋攀。坐讀論經詩，手抉青苔斑。當門鶴石像，冠服著古顏。古人或仙去，海鶴何年還。北望蜉蝣島，碧鬟擁翠鬟。風雨乍離合，共我歸城關。靜修何可得，得此遨時閒。　高密王寧㷄

光州鄭刺史，父子稱雙璧。石刻岡何許，舊說雲峰山。山勢屼嵲蹴溟渤，躡屐策杖窮躋攀，披雲望海口。香靄冥濛間，島嶼浮漏不可辨。但見青銅古鏡昏蒼煙，莽然蕩駭寰天地。長風萬里迴波瀾，此境始誰闢，刺史今猶傳。洞壁遺文半磨滅，已經曆劫封苔斑。更有老崗數行字，飛梯始得施剔鐫，磨笄搜剔不可到，硬黃誰搨遺人寰。惟有鬼神加意相訶護，長與此山此海爲奇觀。　掖縣翟云升

雲峯山勢高峨峨，下瞰萬里蒼溟波。海口犖确蟠巖壁，千年石刻陵坡陀。光州父子騰巖阿，相繼後先鳴玉珂。三十六字如星羅，勞嬉周鼎與晉鑪。豐碑遺蹟供摩挲，剜苔剔蘚細劘磋。一時手眼爭煩挼，淋風秋雨龍蛇多。白雲堂前拂煙蘿，丹崖一壁辨隸蝌。半沒半滅藏蝸螺，當年漢武僞蹉跎。陵谷變遷誰護呵，風霜兵火同銷磨。何幸此間未劘劘，我來寒同見臉他。郭香察名不識磨，鑒賞直可窮戊戈。鄭公事轄桐石不爛今海則娜。　掖縣李清漣

萊城四面環華山，雲峯浮出空濛間。昔賢遺迹未湮沒，尚與列岫爭嵳峨。攜來球瑤入幽險，此身已在

青雲端。吏侍縱苍茫溟渤，數帆渺渺懸朝旭。遠野漸低片雲去，碧天無際孤鶴遊。鄭公去今幾千載，雄迹剝落苔蘚斑。摩挲所得尚八九，好古自慚緣非淺。嶙峋嶙嶁徒傳數千載，瑱琳空見龍蝌蚪。蘇子當年試石鼓，鍾日寺壯何其雄。想見巍美羨斯郡，燄燄幾日勞雕鐫。片寸隻字盡可寶，鬼神訶護無由剜。使當墓碧搨萬本，廣播斯世長流傳。俯仰古今一搔首，松風謖謖波濤濺。

肥城縣孝堂山，隴東王感孝頌，述郭巨埋兒事，如分財雙季，獨養一親，客舍困餌，兒埋咽絲，則當時埋兒，別有客舍困餌之事，不似搜神記所言矣。千百載後，賴此一闡明之，尤金石文之有關風教者。

鄒縣尖山摩崖十種，武平六年刻，俱八分書，字徑尺餘。內有一種刻晉昌王所置，妃晉昌王上有書字，未曉其義，或拓者有遺漏也。案吳山夫金石存，載北齊唐邕寫經碑中列銜，稱特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并州大中正食司州濮陽郡幹長安縣開國侯晉昌郡開國公唐邕，登言法寶，是所歸依，以爲縑緗有壞，簡策非久，金牒難求，皮紙易滅，於是發七處之印，開七寶之函，訪蓮華之書，命銀鉤之迹，一音所說，盡勒名山，于鼓山石窟之所，寫維摩詰經一部、勝鬘經一部、孛經一部、彌勒成佛經一部，起天統四年三月一日，盡武平三年歲次壬辰五月廿八日。云云。據此則唐邕寫經摩崖，非祇一處，惟不知鼓山石窟在何處耳。又案山夫所載碑文，稱晉昌郡開國公，此刻則稱晉昌王，與齊書邕傳合，因附識之。

泰山石經峪金剛經，八分書，徑尺餘，年久磨滅，存者無幾，拓工以一紙拓一字，未詳文義，因取金剛經對，祇存二百九十六字。聶劍光泰山道里記，以爲北齊王子椿書。元案吳山夫金石存載北齊唐邕寫經，有維摩詰諸經，不止一種。今鄒縣尖山摩崖，亦有晉昌王唐邕題字，筆法與此相同，或出邕書，未可知也。

益都雲門山陽石洞，有隋開皇仁壽年間造像十四種；長清五峯山蓮華洞，亦有隋時造像三十種。皆段赤亭於乾隆乙卯春親至其地搜得之，從無著錄者。

唐故徐州都督房彥謙碑，在章邱縣西南七十里趙山之陽。文云：彥謙七世祖諶，燕太尉掾，隨慕容氏南度，寓於齊土。宋元嘉中，分齊郡之西部，置東冀州東清河郡繹幕縣，仍爲此郡縣人。案宋書州郡志，文帝元嘉九年，分青州立冀州，治歷城，割土置郡縣。文帝本紀九年六月，分青州置冀州。元和郡縣志亦如此。皆不載東冀州。攷志言立歷城，卽冀州治所也。歷城在青州之西，又在冀州東，故云置東冀州，與宋書輒相證明矣。此云東清河郡，而志有南清河太守，當是東字之譌也。碑云植公之十三世祖者，案相世系表，植後漢司空，攷後漢書桓帝紀，永興元年冬十月，光祿勳房植爲司空，植卽其名也。碑云曾祖伯祖州主簿齊郡內史幽州長史□行州事，魏書本傳歷齊郡內史平原相轉幽州輔國長史，而附書彥謙傳，載此稱齊郡平原二郡太守，據碑言行州事，則稱太守耳，非正官也。平原亦非幽州，是傳不如碑之實也。彥謙隨官所載多與傳合，惟傳稱大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未實其歲月，以碑證之，貞觀三年十二月下詔，贈使持節都督徐泗仁譙沂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四年十一月又發詔，追封臨淄公也。趙氏金石錄云，彥謙自甘

道而下，三世皆封壯武侯，附唐史元齡所書皆同。此碑作莊武，未知孰是。案壯與莊古皆通用，趙氏殆未細審也。碑陰紀載賵賻何其之盛，皆近代所無。其云文官式令例無鼓角，亦特給送至於葬所。攷舊唐書音樂志云，五品官婚葬先無鼓吹，唯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竝誤在陪官，移邏陽縣令，又非京官得借之例，故云特給也。其卒在大業十一年，至貞觀五年三月葬。當時依唐令典如是。碑側記立碑年月，并李百藥撰文，歐陽詢八分書，爲著錄家所未見，尤可寶也。

唐岱嶽觀題名碑，俗呼鴛鴦碑，題字凡三十四段，書體大小參差不一。此碑著錄，自國朝顧亭林始。予至山左，更搜拓全本，較顧爲多。內稱大歷十四年二月廿七日同登泰嶽，爲淄川刺史王圓。案天寶元年改刺史爲太守，此當大歷時稱刺史，由至德二載官名復舊也。又建中元年二月，有節度判官中大夫檢校尚書工部郎中兼侍御史敬寔，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寔建州刺史，書寔爲寶，表誤也。又有朝散大夫行任城縣令權知乾封縣令楊序。序亦見表，觀王房，但未著其歷官，亦有闕漏也。又有文林郎守兗府兵曹參軍。兗州爲大都督府，故有府稱。其稱節度驅使官者，藩鎮自所署辟，威權移於此矣。顧氏自述來遊數四，募人發地，得其全文，今元更爲補證如此，益歎搜奇難盡也。

莒州泰山東麓有省察寺殘碑，爲州牧許[illegible]訪得，以州境僻遠，拓工難覓，手錄此文寄予。其文云：第一行剝泐不可辨；第二行可辨者，過山嶽海；經天緯地等字；第三行有密州莒縣慕賢里等字；第四行有正議大夫王須達、孫定國、東莞縣正甯道顯等字；第五行有武騎尉孫子貴、飛騎尉徐道等字；第六行有張

仕達、唐德威、副督公莊等字；第七行有合三十六人等共捨五家之財，建立佛堂等字；第八行有於是運石他山，求師外國等字；第九行有丹遺崑崙等字；第十行有雕鐫刻削等字；第十一行有妝萩以洛浦之殊，雕飾以藍田之寶等字；第十二行有輕雲曉月等字；第十三行有伏惟國主帝王等字；第十四行有鴻騰縱橫巃嵸等字；第十五行、十六行有瓊田香草、鶴柏文桐、交柯相映等字；第十七行有鳧雁鴛鴦等字；第十八行有東中言頌、其詞曰等字；第十九行有元氣混屯之初，陰陽創建、日居月諸等字；第二十行、二十一行有東西正直、南北相當、如來湛湛、菩薩陽陽等字；第二十二行有不敗春秋、不落秋冬等字；第三十三行止半行，文更漫滅；第二十四行有大唐永□元年、歲次庚□四月等字，餘皆不可見云。案所錄皆審正無譌，惟不敗春秋、不落秋冬，上句重一秋字，當是夏字之譌。又永下空一字，唐以永紀號者凡六，永徽、永隆、永淳、永昌、永泰、永貞，惟永隆元年是庚辰，此碑元年下有庚字，爲永隆無疑也。

唐修闕里孔廟碑，在大成門前，李邕撰文，張庭珪八分書。案舊唐書邕本傳云：開元三年，擢爲戶部郎中，左遷括州司馬，後徵爲陳州刺史。十三年，元宗車駕東封，迴云云。據碑立於開元七年，邕署銜爲渝州刺史，當由左遷括州司馬時已轉渝州，而史失書也。何夢華云：碑陰額間尚有元人題名與跋數行，惜無人拂拭之。

唐元宗紀泰山銘後，刻諸王羣臣題名凡四列，字徑一寸四分，有方界格，皆爲明人加刻大字橫貫交錯，遂使泐毀無傳，無有過而問者。何夢華佐余修山左金石志，時就空隙處細爲辨出，補圖記之。上列開府儀同，下有泐字，以唐書傳記證之，泐爲睿宗長子讓皇帝諱也。岐王臣範者，睿宗第四子，本名隆範，後避元宗嫌名，改稱範。睿宗踐祚，進封岐王。太子下空五格，存業字。業，睿宗第五子，本名隆業，後改單名，睿宗時進封薛王。開元八年，遷太子太保。是缺處當作太保薛王臣也。司空邠，案章懷第二子名守禮，神龍中還詔進封邠王。先天二年遷司空。後以開元二十九年薨。司空邠下字雖殘闕，爲守禮無疑。元宗紀開元十三年，改豳州爲邠州，此刻於十四年，故從新改作邠。□王臣涓，卽鄂王涓，元宗子，初名嗣初，後改名亻王臣氵，恐是儀王臣濰。元宗子璲，初名維。永王□下，案元宗子璘封永王，初名澤，殆卽其人。□王臣元宗第十八子瑁，初名清，封爲壽王也。延王臣下，祇存氵旁，案元宗第二十子玢，初名洄，封延王。盛王臣沐，元宗第二十一子沐，封盛王，改名琦。嗣韓王臣訥，宗室世系表有嗣韓王太僕卿訥。以上諸王名號，皆與史傳合。後段姓名可辨者，惟盧從愿、盧龍秀二人。龍秀附見唐書柏耆傳，中宗時官監察御史，傳作裴秀，當依石刻爲正。次列可辨者庭珪、李仁德，庭珪闕姓，殆卽張庭珪也。三列姓名皆殘毀，四列有李元紘、孫元凝、陸去泰、尉大雅、王敬之、韓崇德諸銜名。案本紀，十四年四月丁巳，戶部侍郎李元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碑稱紘遣知道碑使者，似非扈從之臣。陸去泰附見唐書儒學褚无量傳，歷官左右補闕、內供奉。今

銜名存左補二字，正相合也。

唐齊州神寶寺碑，在長清縣本寺門前，八分書，開元二十四年立。撰書人名已缺。碑側刻心經一卷，文中敍神寶寺所起。先有沙門諱明，以正光元年象運仲秋立此蘭若，以靜□爲號。大唐御宇，以寺北有寶山，東有神谷，因改爲神寶寺。案史記天官書，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所謂象運仲秋，卽斗運也。此寺舊額爲靜□，惜闕下一字，無從致證。

靈巖神寶寺訪碑　益都段松苓

縈磴復縈磴，緣山巘絕嶠。嶺發全排松，巖紅始吐藥。亂塔聯叢祠，狐貲狨猿鄉。高峯何峆岈，皆年集白鶴。恐類元奘樹，無能辨眞贗。擷履過幽徑，石磴苦回數。暫見山下村，平林似卅猶，有碑峙道旁，斯是靈根琢。中有雷轟痕，開元字不剝。波磔師中郎，偏旁納程邈。不意臨池人，靈根棲巖嶽。摩娑未忍歸，午鐘唱咿喔。王褒重約僮，儻須侵晨來拓。

趙明誠金石錄云：唐靈巖寺頌，天寶元年李邕撰并行書，未詳所在。國朝徐增長集云：李北海書靈巖寺碑在長清縣長白山寺中，尚完好云云。[illegible]寶刻類編亦載是刻，下注齊字，蓋此碑在長清本寺也。元至山左，遍飭拓工訪求未得，繼見趙晉齋魏所藏舊本，魄力雄偉，爲北海得意筆，惜祇存上半，下截已闕，每行剝蝕多缺，不能定其原次矣。趙君仁和茂才，好古士也，收藏金石至四千餘種，近無

其臣。

青州府西門內園王廟田間，有陳遵書經幢，後晉天福六年七月立。上下皆有殘闕銜名，中有稱承攝軍使者，題新舊。當時國非緊促，職官多隨事命名，非有定制。吳越自天福元年奉晉正朔，官屬皆其自署。此稱吳越鎮海軍討擊使兼監察御史顧承威等，想亦奉使之臣，與雲門山功德記所列彭湯、李三人皆可補十國春秋之遺也。

雲門山洞南佛龕下刻後周廣順三年功德記，內稱功德主吳越國前攝金吾衛引駕長史彭仁福，同會弟子吳越國延恩院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湯仁□，又吳越國大□院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李□□。案周顯德三年，其時吳越國錢俶已奉正朔。俶歐公五代史載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昪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道使皆由登萊泛海，常有飄溺之患。至顯德五年，王師征淮，克靜海軍，始就陸路。此碑在廣順三年，貢賦尚須海運，碑中彭湯李三人，或即吳越使臣泛海至青州，故有此功德也。

諸城縣學蘇東坡八分書題名云：禹功、傳道、明叔、子瞻游。凡三行，左讀，字徑一寸二分。案禹功、喬敘字，明叔，趙杲卿字；傳道，章傳字。東坡集中並有唱酬之作。三人字在前，獨子瞻居後，是其所書無疑。王士禛云：坡蹤遍天下，八分僅見此石也。諸城縣宋時屬密州，東坡於熙寧七年自杭州通判徙知密州，至九年十二月移知徐州。此碑不署年月，當在甲寅以後丙辰以前也。

泰安岱廟環咏亭壁間有會真宮詩題跋二石。案縣志云：會真宮詩种放撰并書，久佚。今存題跋二石，移置岱廟。又云：會真宮在城東南隅，古之泰高宮也。宋真宗東封駐蹕，改今名。據此碑韓退跋，稱會真在泰上。宋封祀前有太平之號，至回蹕始賜今額，是泰高宮又名太平宮矣，而志乘皆失之。宋史种放傳，放字名逸，跋稱明逸先生，殆史誤也。題跋者二十餘人，或真或行，或篆或隸，或飛白。胡宗回、李宗諤、宋綬、韓退、李孝昌、鄧餘、唐異、蘇子美、魏閑、范仲淹、王洙、歐陽修、蔡襄、程戡、梅堯臣、韓琦、沈遘、張伯玉、楊傑、皇甫選，皆當時鉅公。其云趙者，周越也。聖卿者，石延年也。祕演則聖卿之友而僧者也。才翁者，蘇舜元也。不疑者，鄧必也。虞淵者，王虞淵也。

米南宮書孔子手植檜贊，舊在檜樹旁。歲月既久，再罹火災，殘闕更甚。乾隆辛未孔中翰繼涑得襄陽墨蹟於華亭張文敏家，結體較小，而風神骨格無異，因重摹一石，移嵌刻於同文門下。

山左趙德甫題名凡五種：一在泰山開元摩崖之東側，政和三年與王貽制遊；一在臨朐仰天山水簾洞，與趙仁約、謝克明同遊，無年月；其三在臨朐沂山，政和元年與同人遊，自書題名一；宣和三年與仁甫能甫、盧格之、謝叔子五人同遊題名二。德甫事蹟不載於宋史，案李易安金石錄後序云：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後二年出仕宦，後屏居鄉里十年，復連守兩郡，至靖康丙午，侯守淄川。

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明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故第皆為煨燼。戊申九月起復知建康，己酉三月罷。五月知湖州，駐家池陽，獨赴召，八月以瘧痢卒。計其享年，當四十九歲，則是政和元年為三十一歲，其遊沂山泰山正屏居鄉里十年時也。宣和三年再遊沂山，為四十一歲，假連守兩郡之日，其守淄川則年四十五矣。出處之可攷者大略如此。

鉅野縣治稽芳亭三字石刻，徑一尺一寸，左刻石九疇跋。縣志載宋靜邑人，嘗秋成報賽，詣亭致祭，僉欲鐫石亭中，因延王維翰書額。未至，有妓女謝天香者，以帚掃湖墨大書稽芳二字。未竟而維翰至，續書亭字，如出一手。王謝遂為夫婦，偕老。今案稽芳二字狀如飛帛，多燥筆，亭字則渾然雄健，而屬兩人書。格特字體大小相稱耳。

濟寧州學有党懷英書王荊公詩刻云：烏石岡邊繚繞山，紫荊細路水雲間，枯花嚼蕊當來往，只有春風似我閑。紅梨無葉庇花身，黃菊分香侶路塵。歲晚蒼官才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萬事悠悠心自知，強顏於世轉參差。移牀獨向西風裏，臥看蜘蛛結網絲。松篁不動翠相重，川射流厓四散紅，地上行人愁竭死。那知高處有清風。凡四石，每石四行，字徑三寸。第一石首行之右，小八分書題竹溪党懷英書六字。梅清勁。竹溪當是承旨自號。中州集及金史本傳皆不載，殆辛楷少蘊云：懷英以篆隸擅名一代。此詩用古文篆，尤精妙可愛。其云黃菊分香侶路塵，蓋借侶為委字，漢書淮南王傳：是帝侶天下正法，揚雄長揚賦：侶尉而適師古曰：侶，古委字。張表碑：旌命侶任，亦以侶為委也。云臥看蜘蛛紒網絲，借紒為結，儀禮士冠禮：將冠者采衣紒，注：紒，結髮，古文紒為結。詩毛氏傳：象弭所以解紒，疏云：紒與結義同。

濟寧太白樓在東南城上，下瞰南池，其外運河帆檣雲集，為名流讌會必經之處。每當夕陽西下，明月東升，縱目原野，極遐眺之趣，壁間吟咏甚多。旁有元人楊桓篆書太白酒樓記。按元史本傳，桓於中統四年補濟寧教授，召為太史院校書郎，遷秘書監丞，博覽羣籍，尤精篆籀之學。此碑篆法遒整，可見一斑。王漁洋秦蜀驛程記謂是大篆，乃想載之誤耳。

元濟南郡公張宓神道碑在歷城縣東和山前張林。案縣志載張榮之墓在和山之陽，此碑立于張宓墓上，宓乃榮之孫也。榮墓有碑，張起巖撰，已廢碎。元史張榮傳，榮字世輝，歷城人，歷官與此碑同，而不載追封濟南王，諡忠襄。子七人，第七子邦憲，但言官淮安路總管，而不載追封濟南郡公，諡貞毅，孫四十人，但稱宓襲邦傑爵，改其定路總管，而不載宓官諡，則據此碑以補史闕者正多也。

小滄浪筆談卷四

儀徵阮元記

泰山碧霞元君廟在天柱峯之東。聶鈫泰山道里記云。元君之祀。傳述不一。瑤池記以為黃帝所遣玉女。博物志以為泰山神女。明人崔文奎獨有取於坤道成女之說。蓋謂岱嶽毓神。上通乾象。降靈下土。故曰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於義脗合。而劉禹錫送東嶽張鍊師詩云。久事元君住翠微。是在唐時已有元君之名。蓋由來久矣。

登岱謁碧霞元君廟　阮元

元君唐代宅。帝女巽宮封。向背分齊魯。高明冠岱宗。萬山堦下小。雙嶠殿前逢。斗柄迴霄極。霞標建日舂。銅瓴棲翡翠。藻井倒芙蓉。怳惚堂生樹。精誠屣見松。臨軒增地厚。卷幔發天容。蚑接丕文勤。裳垂水德縫。洮河衣帶闊。滄海鏡花鎔。挽洗盆疑瀑。開闢闕錯峯。玉函埋宋璽。篆跡失秦蹤。木德元宜穀。神功盡在農。衆香稅嶽。鐙火夜梯重。鎖鑰登先早。衛猶走獨恭。翠微寒氣積。赤檄午光濃。試拜生雲石。應飛降雨龍。私懷雩餘志。敢接向甯蹤。明日雲亭路。難聞上界鐘。

劉子駿移博士書云。若立辟雍封禪巡守之儀。則杳冥而莫知其原。辟雍巡守。世儒皆知大典。而封禪、世

多疑之。以史公之書。頗述符瑞。幾於燕齊迂怪之說。此亦可謂不知其原者也。余嘗推求其本。為封泰山論。未知有合於古否也。

封泰山論　阮元

泰山者。上古大山。居天下之中者也。封泰山者。七十二代。易姓而王。登天刻石以紀號也。上古淳質無史册。刻石紀號者。著一代之史也。是故封禪為古大禮。古者開創之帝王。雖功德有醇駮。而皆得行之。秦始皇、漢武帝之求長生。光武帝之用讖緯。宋真宗之得天書。皆以邪道瀆古禮。不足為封禪咎。秦始皇、漢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議封禪或行或不行。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當刻石紀號者也。漢武帝、魏明帝、北齊文宣帝、唐高宗、元宗、宋真宗、明成祖、議封禪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姓一天下之君。不當刻石紀號者也。竊嘗考之古矣。泰山曰岱。岱者代也。古帝王告代之處也。後漢書注云。泰山者王者告代之處。為五嶽之宗。故曰岱宗。所居曰齊州。齊者中也。居天下之中也。爾雅曰。齊中也。又曰中有岱岳。列子湯問疏言齊州。黃帝篇言齊國。皆中州中國也。上古水土未平。中國地褊。泰山齊國地高而無洪水。遂為天下之中。有王者起。德教足以服衆。功力足以制人。即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登泰山而封之。七十二代豈皆如黃帝堯舜之德歟。其以雄霸之力收天下之權。如後代秦隋者。必有之矣。其時文字始造。史册未興。設非大朝會升中于天。刻石岱宗以紀之。則天下之權猶未一。代興之號猶未正。且其君之姓名亦無以傳于後世也。惟其遞衰興廢。三古迭更受命易姓。必有封禪以定之。是以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家。不能以受命易姓之辭。窮齊桓公乃設為嘉祥未臻之說。嗚呼豈知後世文人昧管氏之大義。反以其所設之辭。侈為符瑞。以飾封禪。致迂儒疑封禪非古禮。豈不僞哉。

泰山道里記。泰安聶劍光鈫所著。記明神宗時參政張五典竿量之法。其法。竪竿一。長一丈。刻以尺寸。端置一環。橫竿一。亦長一丈。中五尺製一環。以繩繫橫竿之環。貫於竪竿之環。使承繩之尾。則橫竿可上可下。以竪竿所立之處。視橫竿所立之處。則五尺為一步矣。此以量其遠近也。若在平地。則橫竿由端以至竪竿。則後俱著於地。若前高後下。則橫竿前著於地。而後懸於空。視竿所懸處至地尺寸若干。此以量其高下也。由山下至絕頂。凡量得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中除倒縮低十八丈五尺七寸。抵高數外。實高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余在泰安試院。背於堂皇空庭。用重差術測之。樹兩表。同高近時裁尺八尺。表相距九丈。人目距前表一丈六尺四寸四分。距後表一丈六尺七寸五分。人目距表之較三寸一分。用為所有率。表間九尺。用為所求率。表高八尺。為今有數。求得高二百三十二丈二尺五寸八分三十一分之二。加表高得山二百三十三丈〇五寸八分三十一分之二。又以人目距表較為所有率。表間為所求率。人目距後表為今有數。求得山頂距後表四百七十七丈二尺九寸〇三十一之一〇。視五典所量為少。試院之地。苦於褊促。時亦無測器。所測未必準合。然如竿量之法。亦未足據。無論參差而度。至寸必差。而

斜側之勢。一丈之竿。豈易齊平。總之泰山之高。何止二三百丈。蓋山之基。實延袤泰兗沂數府之地。山麓陰以北。歷城以南。環至泰安府城。其地基已高于沂水齊河等平地數百丈矣。將至泰安府城。山始見耳。且黃河遷徙。自北而南。其跡皆遠避泰山之基于千里外者。地勢由漸而高也。遊者未至泰山。其意中之泰山。不知巖巖者幾許。及至泰安見泰山。每覺所見不逮所聞。殆未以全勢揆之矣。元于欽齊乘于山左右地載錄甚確。近時聶劍光鈫泰山道里記。載泰山道路碑石旁及徂徠靈巖諸山亦甚詳。皆遊儀中不可少之書。

漢高密鄭司農祠墓。在濰水旁礪阜山下。承祀式微。不能捍禦樵採者。濰沙乘風內侵。其深及牆。祠宇傾圮。元季官士循之。祠南門外。積沙深遠。遂改門東向。植松楊行栗于西南。以殺風勢。修齊正殿。改書宋玉。建旁屋三楹。爲官吏祭宿地。建坊。步通德門。以復孔文舉之舊。祠外田廬。號鄭公非者三。散處高密安邱昌邑三縣地。鄭氏苗裔有數十人居之。務農少文。而譜系世守。猶可考。擇其裔孫遠書。請於禮部。留爲奉祀生。給田廬使耕且讀。是役也。掘沙之工。半於土木。趙商漢碑。見于著錄。今求之不得。得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所撰碑。揭其文讀之。知承節之文。乃兼取謝承諸史。非尊宗一家之學。其補正范書。昭彰古賢心迹。非淺也。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四寸。文廿九行。正書。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勅於河南道訪察。至高密。因父老之請。爲文。文成未書碑而卒。開元十三年八月。密州刺史鄭杳始命參軍劉朏刻石于墓。唐所刻石。今無存。賴金承安五年三月所重刻知之。據金石錄云。承節碑乃雙思貞行書。今金碑改

爲正書。削唐人書碑銜名。然其文則皆因唐。無所竄改。元以范書鄭康成列傳校之。傳先始通京氏易。碑無先字。傳東郡張恭祖。碑作欽祖。傳徵爲大司農及與袁紹之會數事。碑皆次於與子益恩書前。傳故太山太守應中遠。碑作太山守。傳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碑多周官。無論語。傳著臨孝存。碑作孝莊。傳不爲父母羣弟所容。碑無不字。傳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咸從捧手。有所受焉。碑省其文作大儒得意。有所受焉。傳乃歸供養。碑作乃歸鄉。傳過闕尹擾勢。黨禁錮。碑載此事入銘辭中。傳舉賢良方正。碑作方正賢良。傳公車再召。碑作再徵。傳其勗求君子之道。碑無其字。傳末所憤憤者。碑作凡某所憤憤者。傳亡親墳壟未成。碑作吾親。凡此異同。比而核之。可釋學者積疑。蓋有三焉。司農戒子益恩書。乃歸老疾篤時事。故宜在漢公車徵爲大司農及袁紹邀至冀州諸事後。而范書反被書文於前。使事績先後倒置。一也。所注儀禮周官禮記。范書無周官。案司農周官注完善無缺。世所共學。而范書遺之。二也。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產。爲父母羣弟所含容。始得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故傳曰。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夫父怒之而已。云爲所容。此儒者言也。范書因爲父怒而妄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三也。至于易恭祖爲欽祖者。金避顯宗允恭諱也。孝存作孝莊者。唐碑本行書。石或剝落。金時不省而誤存爲莊。莊爲漢諱。未有不避者。其他異同。與范書可互校正。故錄

表而錄之。以告同志。鄭杳見宰相世系表北祖房。官至黎州刺史。劉朏亦見表彭城房。官至汴州刺史。

重修鄭公祠碑　阮元

元嘗博綜遺經。仰述往哲。行藏契乎孔顏。撰著紹乎游夏。則漢大司農高密鄭公其人矣。公當炎祚陵夷。清流沈錮。泊然抱道。遂情墳典。却謝車服。隱德彌脩。所學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箋注百餘萬言。石渠奇議。無以逑其詳賾。扶風教授。不足擬其旨趣。又嘗比核算數。甄極讖緯。兩京學術。用集大成。天下師法。久而彌篤。不以齊魯域焉。今皇帝惇崇儒術。表章經學。纂定三禮義疏。多采鄭說。是以海內學人。翕然攸嚮。言性天道。無敢騁其虛悟。禮度書文。罔不通其原本。庶幾孔賢簡籍。得以訓言。儒生耳目。未偶替聽。被公之教。斯爲至矣。公墓祠在高密縣西北濰水東岸。四牡結轍于鄭公之鄉。高車豎軌。于通德之門。是北海太守孔文舉所開建也。元以視學涖止斯土。展省祠墓。圮毀實甚。宰木不捍千樵采。濰沙坐見其飛積。趙商漢碑。未傳於著錄。承節墓碣。埋蝕于泥土。遂乃倡率搢紳之風。顧鳩木石之工材。始于乾隆五十九年冬十月。至六十年秋八月成。掘沙百尺。門防易以東向。植樹四垣。塋堂翼其南榮。聽事將楹。則長史齋祀所止息也。茅廬樹畝。則賢裔耕讀便調除也。復將擢彼秀異。用請于朝。以奉登頻世世勿絕。庶使大儒之祀。小致忽諸之歎。治經之士。無歡仰止之懷。居斯鄉者。積學砥行。咸慎而起。不佞偉與。爰樹樂石。表德刊銘。其辭曰。

秦儀威經。漢學證聖。於鑠鄭公。禮堂寫定。罔括衆典。東脩懿行。學徒知歸。異說反正。子雍多毀。仲翔善

譯。日月豈踰。貌彼敏政。礪阜之旁。濰流湯湯。草銜有帶。沙走無疆。林薄新雉。蔭彼壁牆。廟貌聿崇。祀事孔明。長白之佩。別啓黌堂。尊惟益士。司農之鄉。

武進臧在東鏞堂。篤志研經。尤精校勘。實應劉主事台斗詒余書云。臧君學問。非特英年之士僅見。即求之前輩中。亦不可多得。時偕畢秋颿先生至山左。常來積古齋。所著拜經日記。極精核。時余重修鄭公祠。撰碑銘。在東亦有鄭公神坐記。文甚佳。

先師漢大司農北海鄭公神坐記　臧鏞堂

禮文王世子。記釋奠于其先師。鄭注引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是先儒精通一經。足垂世立教者。後人奉爲先師。公生東漢末。集先秦兩漢諸儒大成。徧通六經傳記之文。一一爲之箋注。其功在周公孔子。非伏生毛公輩一經可擬也。所著書或不盡存。而毛詩箋、三禮注如故。其逸者。時散見於他說。學者綴緝之。猶足補六藝之闕。禮所稱有道有德。尤足爲百世師哉。然則以公爲先師。允矣。鏞堂年十九。見先叔卿王鳳喈尚書後案。好之。退讀高祖玉林公經義雜記等書。始恍然有悟。知推考六藝。必以公爲宗。遂盡棄俗學而專習公學。九年於今矣。習之益久。信之益篤。竊以擬之尼父之門。游

夏之徒。功遠過焉。孟子云。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鏞堂於公之謂矣。朱王伯厚輯公周易注。鏞堂述公論語。區區顯學之忱。甯在於是。故冰爲先師。供其神坐於家塾。以爲師範。自今以往。公之神靈。時在左右。啟牖小子。俾小子心源日濬。學術日茂。而小子者亦庶幾步塵追之。無異一室之上。親授受焉。他日於六經之道。或粗有發明乎。

浣筆泉在任城東門外。傳爲太白浣筆處。有祠祀太白及賀監少陵三賢。乾隆辛亥。沈青齋觀察啟震重葺而新之。屯中得詩碣云。蘚蝕殘碑枕廢池。開元吟客剩荒祠。空庭古柏吹風處。秋草寒泉落日時。誰采澗毛修冷寺。我沽村酒讀遺詩。唐宮漢殿無人記。獨有才名到處知。署爲木蘭山人劉浦題。詩頗跌宕感慨。不知何時人也。一時達官貴人。詩酒相屬。題詠甚多。青齋和韻云。源分泗水闢方池。座列三賢賁舊祠。人地廢興原有數。主賓今古宛同時。新移竹影亭前罷。細辨苔痕壁上詩。詩酒落成兼送別。高情謝與後來知。和者。長洲過蓉庭（珙）一詩最佳。云。仙在高樓月在池。池光千載抱荒祠。幸逢元老重開宴。轉惜先生不遇時。滌水瀾迴沈彩筆。從碑林立待新祠。吳都狂客今初到。未要尋常賀令知。遣詞命意。皆不苟然也。

曹州牡丹之名。幾與古之洛陽相埒。然紀載闕略。不言所自始。亦未有專爲著錄者。同年余伯扶（鵬年）主重華書院。時翁覃溪學士爲學使者。偶語及此。曰。何不爲譜以述之。使與范歐並垂永久耶。伯扶爰爲曹州牡丹譜一卷。次第其色爲三十四種。附記七則。皆栽接之法。書成學士題三絕句云。玉瓏如結黍苗陰。壤物原關樹藝心。何事思公樓下客。花評不向土圭尋。細楷瀋灑續洛陽。影園空自寫姚黃。挑鐙爲謝遙詩話。西蜀陳州陸與張。我來偏不值花時。省却衡齋補謝詩。乞得東州栽接法。根深培護到繁枝。伯扶自有序。甚核。

曹州牡丹譜序　余鵬年

春閒、清明次五日。牡丹華。牡丹得名。其古矣乎。攷漢志有黃帝內經。附志乃有素問。非盡出也。廣雅。白茉、牡丹也。本草、芍藥一名白茉。崔豹古今注。芍藥有草木二種。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李時珍曰。色丹者爲上。雖結子而根上生苗。故謂之牡丹。昔謝康樂謂永嘉水際竹間多牡丹。又蘇頌謂山牡丹者。二月梗上生苗葉。三月花。根長五七尺。近世人多貴重。欲其花之詭異。皆秋冬移接。培以壤土。至春盛開。其狀百變。斯其始盛也歟。唐盛於長安。在事物紀原。洛陽分有其盛。自天后時已然。有宋鄞江周氏洛陽牡丹記。自序求得唐李衛公平泉花木記、范尚書歐陽參政二譜。范所述五十二品。可考者纔三十八。歐述錢思公雙桂樓下小屏中所錄九十餘種。但言其略。因以耳目所聞見及近世所出新花。參校三譜。記凡百餘品。亦彌於此乎。陸放翁在蜀天彭爲花品云。皆買自洛中。僧仲林越中花品。絕麗者纔三十二。惟李英吳中花品。皆出洛陽花品之外。張邦基作陳州牡丹記。則以牛家纓金黃傲

洛陽以所無。薛鳳翔作亳州牡丹史。夏之臣作評。上品有天香一闌。萬花一品。東坡所云魏姚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已。曹州之有牡丹。未審始於何時。志乘略不載。其散栽於它品者。曰曹州狀元紅、何家西瓜瓤、金玉交輝、飛燕紅妝、花紅平頭、梅花紅、忍濟紅、倚新妝等。由來亦舊。予以辛亥春至曹。其至也。春已晚。未及訪花。明年春。學使者閱學翁公來試士。謂之。間曰。作花品乎。曰未也。翁公按試它府去。賦詩至曰洛陽花要訂平生。蓋促之矣。乃集弟子之知花事、園丁之老於栽花者偕之游諸園。勘視而第記之。歸而質以前賢之傳述。舉成此譜。歐陽子云。但取其特著者。次第之而已。

山左地土高燥。不宜種梅。曹州人間有養成者。多以編柏護花。名曰柏篙。予與江定甫、蕉里堂在臨清試院。曾賦盆梅聯句云。直北存多恐。（定甫）江南樹可移。渡河寒變杏。（里堂）寄石挺生芝。帶月輕鋤土。（元伯）由寒乍栽桯。根雖易接。（定甫）苦草必深滋。准右沙棠樹。（里堂）曹東鹿韭離。（山左牡丹梅花多自曹州養成）柏篙花戶結。（元伯）樓綠圃師隣。詎體紅鹽益。（定甫）澆泉碧瓦巵。托枝皴蟹爪。（里堂）風幹作鱗皮。尺計惟三兩。（元伯）盆栽或偶奇。含苞催臘鼓。（定甫）待暖春旗入。坎印烘炭。（里堂）迎離日晷曦。隔窗時色透。（元伯）出檻曉風披。鶴步栖難穩。（定甫）蜂鬚採尚遲。雅堪眠紙帳。（里堂）冷欲護毒帷。潤借冰壺滴。（元伯）横依鐵硯攲。屏山圍半面。（定甫）鏡水照雙岐。尚却臙脂染。（里堂）香於几席宜。微吟官閣返。（元伯）縞本悲隨時。虞嶺雲分潤。（定甫）江城笛漫吹。美人能掌上。（里堂）蒼叟定肩隨。（松園）一几鑑有埰。驛使詩千里。（元伯）寒瓊玉一枝。襯帆同載得。（定甫）賢牧忽遺之。（臨清牧張君以供行餉）雪色猶爭白。（時里堂正夜寫句）燈花且并垂。横斜疎影在。（元伯）鄉國北相思。（定甫）

左傳注。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即寒浞國也。按唐武德二年。復置濰州。領北海、濰水、平壽、華池、成都、下密、東陽、寒亭、濰水、汶陽、膠東、營邱、華苑、昌安、都昌、城平十七縣。而新舊兩唐書。寒亭本寒水。皆亭二縣。各脫去一字。混併爲一。不合十七縣之數矣。

寒亭　阮元

五千年下讀遺經。濰水橋東馬暫停。海右無如此亭古。尉尋亭北有寒亭。

同作　孫韶

月夜寒亭驛。登臨眼界開。平沙浩如雪。大石壘成臺。地控樹尋起。山横渤澥來。五千年舊國。覽古重徘徊。

萊州城北數十里。即渤澥也。風濤黯淡。一望無際。故余題海濱獨立圖云。山根連海海連天。著我其間思渺然。同是蒼茫千古意。不知生後與生前。

萊州府西八百里。海中有蜉蝣島。浮沈水面。如蜉蝣然。俗謂曰芙蓉。余有詩云。山根走入海。出海更成山。一碧揩銅鏡。孤青擁鈿鬟。潮生春黛起。月黑夜珠還。誰復能齊物。蜉蝣天地間。

萊州地處海濱。三月間按節至此。寒氣猶似嚴冬未斂除也。嘗作萊州試院榜寒詩云。渤澥陽和猶未回。

遙聞昕鼓發輕帆．山風入院旆初動．潮氣滿城關未開．昨夜清樽思北海．何人傳誦似東萊．此時頗讓江南客．官閣春深落古梅．

登州遠出海東．山川險阻．而風土清淑．人物秀發．頗與西郡有異．惟山田多沙．近時開墾略遍．民多泛海至遼東墾地．商賈往者極多．六百里海程．視若斷港．故予有句云．南洋連楚越．北岸接遼關．小賈輕航海．餘丁出墾山．

登州雜詩十首　阮元

轅駐分闔遠．萊牟壑徑通．山高饒怪石．海闊有長風．鹵地魚鹽薄．沙田黍稷豐．我來千里外．小住一城東．

飽院浹旬久．簾寒夜轉加．地東天早曙．春遠樹遲花．夜雨開三月．雲濤落萬家．成連在何處．耳底七弦譁．

三面瀛洲水．舟行繞岸回．風波休轉瀨．斥堠必登臺．漁戶編船住．番夷納費來．去年英吉利．貢吏過蓬萊．

城闕通帆舶．沿遊歷女牆．旌旗風垂壯．鼓角地中藏．秋汛丹崖險．春耕竹島長．晚潮人散後．飛鳥上樓航．

桑田嘗本幻．日主祀無名．人到之罘島．雞鳴不夜城．秦碑湮舊迹．漢使失回程．當日求仙處．皆從蜃市行．

冠山開傑閣．吐氣接洪濛．東戶宜賓日．低簷可避風．捲環皆碧玉．磨銳出青銅．何處瞻東海．坡公一祠中．

南洋通楚越．北岸接遼關．小賈輕航海．餘丁出墾山．人家非繞郭．時節製刀環．略有唐風儉．惟留歲晚閑．

山川饒毓秀．風土亦能姿．春女皆稠髮．鄉民愛素冠．比居千戶靜．近市一街寬．見說民稀訟．清閑是長官．

俗樸難佻達．衣衿相與青．何人同獻賦．有士始橫經．謂諸生李廷相．古歎才難得．今求地有靈．當年施與宋．風雅總飄零．

人歎新耕後．閒情在小郵．雨晴西崦路．花柳發春園．石壁支茅屋．疏田結棫樊．輕輕歸客過．車馬一時喧．

登州試院作　孫韶

三面滄波擁郭門．扶桑地近易朝暾．一城蜃氣天常濕．四月羊裘夏不溫．斗極暫臨孤館正．登州看北斗正當

人頂．不覺其在北也．鼓聲遙挾萬軍奔．來游日侍歐陽坐．東海人文與細論．

登州雜詩　閩山 謝寶田

一海環牟郡．蒼茫與漢通．蓬山雲影外．竹島浪花中．室淨癡煙客．沙平謁海童．會須投六博．輕擲鯉魚風．

豔極功難定．鴻濛缺尚傳．環峯生密雨．破壁失晴天．菜液疑鍾乳．流珠瀉醴泉．柔苗如仰待．即此徧桑田．

色象凌空掛．無煩禱海神．戴鼇浮翠嶺．吐蜃起滄津．蹙蟀蝦鬚動．橫通雁齒新．遙思仙嶠內．應有駕鯨人．

欲問盧生藥．層層近嶺青．珠巖移蠟屐．銅井汲銀瓶．雲起迷獅洞．風迴響鶴汀．天池知未遠．鵬化到南溟．

登州聽海濤聲　阮元

海雨漸止春初晴．凝雲自北趨南行．風來渤海勢轉急．吹落萬派驚濤聲．初疑驅車來遠道．輪當欲斷運而輕．後如閉關伏虛枕．輪前凍雨千餘傾．或是汝南馬旋磨．不則試院茶煎鐺．相視不諳其故耳．出戶仰首巡南榮．天空雲靜日將落．頗有鹵氣來山城．城頭雉列屋鱗次．其中直作波浪鳴．丹崖田戍近三里．長流迴漩閧縱橫．日行北陸海底暖．滯陽蒸起蛟龍鯨．雷聲騰沸島嶼振．夕汐淘汰沙石清．洋洋一洗耳底淨．心體虛豁無凡情．人生不俗即仙骨．豈有大藥真長生．更特夏仲登旄嶽．遠較青色歸雙睛．奇情至此歎觀止．或令聾聵聞聰明．

蓬萊閣在登州水城上．几席之外．海天萬里．沙門諸島．浮青數痕耳．予兩至此．皆天氣晴朗．風清日麗．絕未見所謂海市者．故余有句云．天能包括鯨波靜．日有光輝蜃氣銷．余考史暨地志．山東沿海州縣．多有海市．唐以前．絕無海市之說．凡史記所稱秦始皇見仙人之地．皆今有海市之地．一一相合．然則方士所以惑始皇者．皆是物耳．

登蓬萊閣　阮元

下見滄溟上絳霄．城頭一閣獨超超．天能包括鯨波靜．日有光輝蜃氣銷．島外帆移千里目．坐中人壯午時潮．曾遊山海東經內．酈注江河鶴寂寥．

登蓬萊閣　孫韶

高城壓海勢孤危．萬古濤翻石不移．一閣獨臨天盡處．三更先見日生時．何年風雨摹初勢．如此波瀾文始奇．徐福樓船終不返．三山雲影到今疑．

蓬萊閣觀海市　蓬萊 張桐

海中豈有錦城盤，林表何緣現樓閣。試窮幻象與溟城，海水壁立與雲接。蓬萊高閣臨城開，閣下三島藹巖來。有時微風少女靜，碧瑣青鏡浮螺堆。濃煙一縷島邊起，金支翠蓋空明裏。馮夷擊鼓翠鉦趨，須臾散漫成五都。鐵網十丈珊瑚往，來賈客爭買珠市。旌漸沒光蕩漾，汐作瓊樓疊丹嶂。綺窗洞啟雲水流，霧縠冰綃施步障。仙人手拍雕闌干，似笑塵寰亦虛妄。吁嗟乎漢帝求仙滄海東，樓船遠載男女童，焉知縹緲白銀闕，不在蜃蛟噓氣中。

蓬萊仙院　棲霞 牟廷相

地接黃腄古，津通渤海遐。盜風吹蜃雨，苔霧隱山花。斥鹵人多賈，滄夷島作家。祇今秦漢使，猶未返仙槎。

遂水洞。余按試登州畢，登蓬萊閣觀海，皆有唱和之什，並倩友人作觀日出圖，以紀勝遊。

蓬萊閣側，天后宮前，有巨石六，大如屋，兩兩相比而南。余名之曰三台石闕。

蓬萊閣下彈子窩石，至今尚多，蓋碎石為海濤衝激，歲久圓瑩，細滑如彈子，即坡公取以為枕者。今文登出文石，五采陸離，大如雞卵，惜坡公未見此。

文登縣文石，五采皆具，勝於彈子窩石。許碣齋總鎮世臣以百枚相贈，詩以報之。　阮元

將軍旌節駐瀛洲，月底乘槎下斗牛。贈我天孫雲錦石，海東風雨過清秋。

淘沙散采滿文登，可惜坡公見未曾。若使百枚攜滿袖，硯中綺錯更飛騰。

青州紅絲石硯，堅滑不能發墨，蓋礎島石太粗，既有端溪，不必慕古而不便于用也。

青州紅絲石硯　聊城 朱桐年

青州貢怪石，紅絲定其一。丹黃雜斑斑，縱文抽乙乙。飲水精采生，墨山經緯出。君子裁作硯，寶之慎毋失。

聊城 朱棻年

魏媧煉石去，一片落東國。再受嬴秦鞭，搧痕凝積色。幽絲紛牛毛，貫黃理不泐。剛之為硯材，欲蝕終近墨。

淄川石門澗石硯　館陶 李果

硯出石門澗，其狀伏而拙。堅殊楚廟瓶，色近晉侯鐵。金星與縕玉，珍異可並列。（淄川之金雀山又出金星石二種可爲硯。）當年范參政，山居手所挈。

聊城 竇鴻漸

石門澗下水，激激石玲瓏。片腴發滑潤，磨墨光融融。鸜眼無柱碧，雁足飄秋紅。殷勤誰贈與，多謝鹿皮翁。

鼉磯石硯　寧海 李逢吉

海物多幽奇，鼉磯產硯石。蒼精涵溟間，宛轉殊潤澤。豈無蛟龍護，不受漁樵惜。一旦攜持歸，方圓閒圭璧。

施愚山先生出使過青州，夢人投刺，自署曰愚公。後視學至青州，閱地志，知有愚公谷，遂以為號。元按愚公事見韓非子及水經注，夫以愚山為號，是施公一生事業因之愚公，則夢中之愚公以此賦施公矣，當不然也。

青州夢愚堂兩楸樹，高十丈，百年外物也。三月末，花發滿樹，正極穠麗。　阮元

開我夢愚堂，坐見雙老楸。參天幹已古，入地根必遒。泉深土亦厚，脂液能上流。萬葉生不盡，餘力垂花頭。東風拂枝過，繁豔搖人眸。不意若勁質，復兼含溫柔。松柏冬始秀，桃李春方稠。華實難並茂，視此應同羞。古人不可作，餘子徒沈浮。安得愚公來，相對論春秋。

方輿紀要云：魯穆公以敗邾曰騶，因山為名。又嶧山南二里有邾城，于氏乘謂邾遷于繹，故有此城。孟廟在今鄒縣城內，即孟子故宅。

鄒縣謁孟廟，晚宿孟博士第中。　阮元

霸王代謝百年間，夫子風塵又轍環。若使蠹棠開晉國，豈能桑石上鄒山。遺書賴有邠卿校，古廟惟餘博士閒。今夜斷機堂外住，主人鐙火照松關。

益都段赤亭（松苓）博洽多聞，淹通經史，著有益都金石志，考證精核。予嘗謂東州宿學，無過此人。輯山左金石志時，引之為助。孫淵如觀察曾薦其孝廉方正，力辭不就，其廉讓高節尤不可及也。

靈巖神寶寺訪碑　益都 段松苓

犖确復犖确，翁山巖絕壑。翠傘排松巖，紅始吐蘂。亂塔聯叢祠，狐竄並猿卻。高峯何嶒嶸，當年巢白鶴。恐類元柴樹，無能辨鼠璞。攜屐過翠微，石磴苔回數。瞥見山下村，平林假借猶有碑峙道旁，辨是雲根琢。中有書蘚痕，開元字不剝。波磔師中郎，偏旁猶程邈。不意臨池人，盤根棲鸑鷟。摩挲未忍歸，午雞唱嚶嚶。王褒重約僮，謝須晨來拓。

登州畢恬溪（以珣），為東原太史高弟，聰穎特達，小學最深，能窮聲音訓詁之理，于尚書尤多新說。孫淵如觀察愛重之，徵舉孝廉方正。

尚書訓詁，自孔鄭以來，猶多繆誤。近惟高郵王伯申引之、登州畢恬溪，能以精銳聰明解釋之，精確無穿鑿之病，古人復起，當為首肯。恬溪嘗為壽光縣名所自始，詳考之曰：古斟灌、斟鄩氏故國，皆在漢北海郡境。或言斟鄩在河南，斟灌在畔觀，皆非也。山東通志引漢書薛注云，陽夏今太康縣，太康所都。考漢志，淮陽國有陽夏縣，無太康縣，薛瓚不應知太康縣名，通志引誤矣。又引括地志云斟鄩在洛州鞏縣，按

括地志但云故鄩城在洛州鞏縣。不云斟鄩也。左傳昭廿三年。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杜預釋地云。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此即括地志所云鄩城也。京相璠云。今鞏洛渡北有鄩谷水。東入洛。史記音義云。鞏縣有鄩谷水。水經注云。洛水東北歷鄩中。水又有鄩城。蓋周大夫鄩肹之舊邑。又有羅水。亦曰羅中。蓋肹子鄩羅之宿居。故川得其名爾。若然。則鄩中城乃周大夫鄩肹之邑。羅中乃肹子鄩羅之居。其不涉斟鄩可知。通志引書又誤矣。通志又引漢書辟注云。斟觀即東郡觀。按東郡有畔觀縣。無觀扈縣。國語。啓有五觀。謂之姦子。蓋其地也。即左傳言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特以諸侯不用命者言之。非謂觀扈爲一。考扈則有扈氏。尚書所謂有扈氏不服。大戰于甘。其地在扶風扈縣。觀則五觀。是不容強合爲一。且即以畔觀言。書傳亦祇云五觀。不云斟觀也。通志引書又誤矣。應劭注漢書云。古斟灌。禹後。今壽光灌亭是。古斟尋。禹後。今平壽斟城是。杜預春秋釋地云。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又平壽縣東有寒亭城。東萊掖縣北有過鄉亭。京相璠土地名云。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里。郡國志云。平壽有斟城。有寒亭。水經注云。溉水北逕斟亭西。又北逕寒亭西。堯水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間。張敖地理記云。平壽縣。其地即古斟尋國。括地志云。斟灌故城。在青州壽光縣東五十四里。斟尋故城。今青州北海縣是也。臆考書傳。皆言斟尋在平壽。斟灌在壽光。無異說也。水經注又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括地志因之。此說與他書傳頗不合。然淳于壽光。壤土相接。難云傳疑。猶在北海郡境也。又按漢地里志。北海有斟縣。班固自注云。故國。禹後。則班固固言在北海郡境矣。復何疑乎。其以斟灌斟尋不在此者。特因后相居帝邱。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之一言。遂以致誤耳。相既居帝邱。去北海且千里。何可云依。故薛瓚爲漢書注亦疑之。然考左氏傳襄四年。魏絳言浞滅斟灌及斟尋氏。靡收二國之燼。以滅浞立少康。哀元年。伍員言有過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亦皆未言相依諸侯斟灌斟尋氏也。其言依斟灌斟尋者。特出于竹書紀年。考紀年一書。晉太康間。出于汲冢。原非僞書。然本魏一國之史。猶魯之春秋。晉乘。楚檮杌。不容兼載前代王者事迹。其兼載夏商周者。竹人之僞作。兼載黃帝顓頊以及堯舜者。又宋人之僞作也。知者。按文王伐黎詩。事正義引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又大傳

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邘。大傳又言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皆以爲文王時事。紀年于帝辛四十一年云。西伯昌薨。于四十四年云。西伯發伐黎。是直以爲周武王事。與諸書迥異。又黎或作㔷。或作耆。史記又作阬。皆同。紀年不知黎即耆。因大傳有文王戡耆之文。故云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遂伐崇。因尚書有西伯戡黎之文。在微子前。故于後復書云。西伯發戡黎。是其作僞之端。已可考見。又紀年云。成王元年秋。周文公出居于東。按周公居東者。周公東征之事也。書金縢云。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治也。言我不治其事。則無以告我先王也。許氏說文引作我之弗𨐨。𨐨、辟同。皆治也。下云周公居東二年。則東征之事。罪人斯得。則誅祿父及管叔也。自後來注者不達辟字之義。謂是辟而去之。則居東謂之辟居于

東。考逸周書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是其間幷不容有辟居二年之事也。百篇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下云。唐叔得禾。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則周公黜殷在東之事。周公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亦在東之事。其間亦不容有辟居二年之說也。今紀年云。成王元年秋。周文公出居于東。使是書果爲周人之作。何與逸周書尚書序皆不同。而獨沿襲漢後學者之謬義。因而附會之。其僞可知。又云成王二年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是又不知尚書秋大熟以下。乃亳姑篇之錯簡。因而傅會之說。詳百篇序太史公書及孫氏亳姑逸文考。且尚書之錯簡。自漢代出壁中時。顛亂致誤。何由周人之書已先知其錯簡。因而同之耶。其作僞之端。不能自掩矣。又歸禾在大誥之後。封唐叔之前。是周公在東之事也。紀年于三年克殷之後。于十一年云。周文公出居于豐。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按百篇序明言歸周公于東。紀年竟忘之耶。序又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乃紀年于十一年歸禾之後云。王命周平公治東都。至廿一年始云周文公薨于豐。其舛誤抑何太甚耶。又黜殷周公之事。踐奄則復辟之後。成王自行。故書序于召誥洛誥後始書踐奄事。而篇名則曰成王征。以別于前此周公東征也。今紀年云。三年。王師滅殷。遂伐奄。下又云。王在奄。竟以爲伐殷成王自行。按經文伐殷在復子明辟之前。又百篇序言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則成王未親行明矣。百篇序言高宗祭成湯。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乃紀年于武丁二十九年云。肜祭太廟。至祖庚時始言作高宗之訓。又非矣。百篇序及史記。皆言夏后仲康時。羲和湎淫。胤往征之。鄭君云。胤。臣名。是也。今紀年作胤侯往征之。誤。左傳言寒浞殺羿。因羿之室。生澆及豷。楚詞王逸注言浞取羿妻而生澆。今紀年云。帝相八年。寒浞殺羿。使其子澆居過。徒欲據左傳處澆于過之文。而忘殺羿之時。尚未有澆也。其疏舛之失。作僞者不能自掩矣。又后相居商邱。即帝邱。所謂顓頊之虛。衛成公自楚邱徙此也。非宋之商邱。按宋之商邱。於天星屬火。左傳云。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也。此商邱於天星屬水。帝顓頊居之。故云顓頊之虛。后相又居之。故左傳言衛事云。相奪予享。夏伯昆吾又居之。故左傳又言衛侯夢

于此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是也。今紀年云。相居商邱九年。相居斟灌十五年。商侯相土遷于商邱。此又不明兩商邱之爲二。作僞時誤合爲一也。束晳傳引紀年云。益干啓位。啓殺益。紀年又云。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按百篇序及史公書。皆言沃丁時葬伊尹于亳。當太甲時。伊尹固未殺也。紀年好爲不經之言以惑世。謬矣。至云天大霧三日。乃命其子伊陟伊奮。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則又猥瑣鄙劣。決非周人之筆矣。如此之數。遽數之不能終。紀年之不可信如此。而猶援之以證斟灌斟尋之迹。不亦惑乎。至兼載唐虞以前。又出于宋時之僞。晉唐諸人。皆未之見。故束晳傳杜預春秋後序。皆言紀年紀夏以來。亦稱魏國之史。經籍志言紀年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至太平御覽引紀年語。止有夏以後事。無黃帝顓頊帝

譬曉霽。是其時尚無此僞作也。其既云紀年。黃帝後不載少昊。有此史例乎。其意徒以大戴禮五帝德篇不載少昊。馬遷因之。故遂缺少昊。而竟忘其本書之爲紀年也。右說爲吳司馬人鑑 採入蒲光志序。司馬復爲釋之曰。紀年於夏后時。一言居斟鄩。再言居斟灌。因斟灌即畔觀也。然紀年於後又云。梁惠成王二年。齊田肸帥師伐我。圍觀。觀降。此即畔觀之觀也。而胡不名斟灌。前後之文。分別觀之。其僞固較然矣。又諸儒所以疑斟灌斟鄩之迹者。徒以紀年依同姓諸侯一語。然紀年已自云。與伐斟鄩。大戰于濰。則亦以爲在北海境。夫北海之地。去帝邱千餘里。何可云依。豈非沿襲之時。忘其不合。遂致自爲矛盾乎。然則縣君之論紀年。其言審矣。考隋志于紀年云。汲冢書并竹書同異一卷。然則當時傳本故不同。以故水經注引紀年。多與叔以後事。至所載通志言。如云。今惟蒲光之濰城。濰縣之寒亭在焉。餘皆廢。蓋古人同志。詳名故國廢城。立亭以爲表識。後世漸析不存。可惜也。按立亭以爲表識之言。頗不遠古人城聚或言鄉。鄉、所也。或言屯。屯、聚也。或言亭。亭、亦聚也。故漢代十亭一鄉。封建有鄉侯。有亭侯。亭者城聚之名。今云立亭以爲表識。竟謂是亭爲之亭。抑謬已。外此如紀者春秋紀國。漢曰劇縣。然移速子曰。胸劇之人。辯者也。劇之名。不始于漢。大抵考古之事。不厭詳覈。故必博以徵其信。審以求其事。會通以得其意也。

曲阜孔叢伯 廣林 據約編修之胞兄。專治鄭康成氏一家之學。裒輯遺經。手自校錄。爲鄭學四十二種。凡周易尚書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諸注。及詩譜、三禮目錄、六藝論、駮五經異義、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禘祫志、鄭志等書。靡不一一採集裒書。折衷訂正。末作敘錄一卷。以發明作者之旨。與遞者之意。海

內治經之人。留心鄭學者。如當博斯可謂專且勤矣。

後儒說經。每不如前儒說經之確。何者。前儒去古未遠。得其眞也。故孔賈雖深於經疏。要不若毛鄭說經之確。毛鄭縱深于詩禮。更不若游夏之親見聞于聖人矣。予謂易書詩皆有古學。古學者何。商周之卿大夫。魯鄒之諸聖賢。秦漢之諸儒是也。故書曰。克明德。則大學所論。勝于孔馬矣。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則孝經所論。勝于毛鄭矣。而且孟子深于詩書。荀卿嫺于禮制。董仲舒、賈誼諸儒所引經以證事者。皆可反引其事以註經。余向有易書詩三經古學之輯。惜尚未成。少暇當補成之。

方銳詩。前輩多詠之者。試呂樂閎學海云。橫徑量來知箭幾。一蓑風雨四闌秋。

方鋭

月芒星角勢然收。削破玻璃樣造作。屏影乍看雲母色。圭稜不曲寶刀頭。誰臨夾則操金尺。却對寒姚

呂樂閎學海

記玉流。橫徑量來知箭幾。一蓑風雨四闌秋。

予竹以詠鐵如意詩試士。詩鮮佳者。自擬一律示之云。六棚清絜盡風流。捉要錚錚鐵一鉤。談笑客能倘名理。指麾誰與定神州。珊枝碎收金谷。壺口敲殘下石頭。豪士壯心兩無著。何人自比武鄉侯。

萊州顏多詩人。予以和孫黃門窺室畫松歌試士。得膠州宋紳祖 濰縣郭嗚二首。不讓漁洋在北海時詩

音集中詩也。郭作稍有疵。今不存。

窺室畫松歌和孫黃門韻　膠州宋紳祖

金蟬道人藝工絶。海邊浪跡懸鶉結。飄然獨具松柏姿。況有胸懷凜冰雪。畫松窺室臨幽泉。雲煙咫尺如深山。觀者摩肇類盤鼎。縑素空自靡金錢。黃門題句何磊落。披若雲中雙白鶴。詩情畫意共淋漓。拂拭讀之交錯愕。我聞張璪與宏肇。畫松虬龍蟠屈勢。壓千尺峯。寧知落筆直入石骨中。昔者王公猶及見。我來可惜蒼苔封。吟哦舊句坐嗟惜。白窺柱礎知誰厄。試從紙上想毫端。蒼茫如見凌空碧。吁嗟乎窺室畫松作龍形。誰其畫者乃吳生。星精日氣妙題品。始信筆墨眞通靈。將無龍形之松化成眞龍去。只今惟有亞峨山青青。

滕縣蘊 詩才清雋。予尤愛其二絕句。稻花云。吠蛙閣閣早秋秋。嫩蘂疎花趁晚涼。猶憶日斜人去後。滿陂城外水田香。蘋花云。婿婿秋風淡淡波。采菱歌續采蓮歌。日斜江冷人歸去。欲問西洲奈晚何。籬鉤詩。萊陽宋維 云。香生寶篆漸無顏。花發中庭使不閒。海陽高光甲 云。歌罷刀頭環已斷。夢回花底月初殘。蓬萊葛翹楚 云。最是春寒銀燭施。打門初覺晚風添。福山王餘師 云。乍可爐煙留一榻。還同斜月貯當檐。皆佳句。

豆花詩。歷城張灘 云。何當細雨沈沈後。香靜疎籬入晚枰。滕縣龍嶺 云。昨來偶過南山下。踏破清香信馬蹄。

豆花

六枳籬邊綻小英。西風緯絡弄秋聲。何當細雨沈沈夜。香靜疎籬入晚枰。　歷城張灘

一寶秋原似畫圖。豆花開處雨模糊。夜來月上風初定。棚底有人閒話無。　濰州封大本

一頃新苗種未齊。原田滿目草萋萋。昨來偶過南山下。踏破清香信馬蹄。　濰縣龍嶺

秋草留離離。山田自應應。風吹牛背涼。豆花落如雨。　濰縣楊鷸

蓄化韓寶鑄 詠燕泥云。堂前舊迹思王謝。梁上新詩惜道衡。儷事雅切。

秋螢詩。登都朱在 云。誰家此夕停銀燭。獨對清秋冷畫屏。聊城朱國拳 云。月寒依晴草。風急過閒庭。

試青州白桃花詩。昌樂閎學海 云。華髮又來劉度客。紅顏空憶去年門。掖縣翟云升 云。莫道無言卻有情。宜奴細葉可憐生。夜來多少春江月。試向秦淮渡口明。諸城王壽倫 云。一片雲遮迷燕子。二分春欲誤漁郎。濰縣陳官俊 方十三歲云。倘假武林溪上客。輕風皓月再來時。皆有才調。桂未谷亦有句云。雲滿空山

人獨立。記付古德悟來時。詩徑獨異。友人孫蓮水云。托根付記傍瑤池。畢竟仙姿未入時。昨夜東風簾外過。吹紅紙上海棠枝。十枝春去女家青溪兩樂齒紅霞分明隔天台路。回首春風鬢已華。神味尤雋永也。

新城王祖昌詩。能守漁洋家法。雖粗服亂頭。時時有之。而清發超脫。亦復不少。予嘗試以論詩絕句。得三十首。與膠州宋綿祖相埒。

登五蓮山宴天閣　王祖昌

高閣瞰諸天。聽空宜浩渺。此間到者誰。萬古一飛鳥。

重遊瑯琊有感

關山迢遞幾時歸。重到瑯琊心事違。頗憶北臺春色好。那知東武故人稀。虛放洞口花空發。錦傍祠前鴨自飛。猶是昔年行樂地。臨風過首淚沾衣。

尋友人不遇

閬林今獨過。風雨憶交親。竹外空啼鳥。花間不見人。蝶青山自暮。鴨綠水還春。話馬遙情結。無書寄紫鱗。

過諸山寨

瀟灑諸山寨。行人載酒過。峯高秋色迥。水闊夕陽多。驛騎穿紅樹。漁舟出綠荷。徘徊不能去。長嘯白雲阿。

旅夜

寶劍佩干將。相逢驛路旁。鳴鞭向高館。繫馬在垂楊。夜靜飛鸚鵡。冬殘脫驌驦。雄談不能寐。朝梵出僧房。

懷李紹唐

亂峯深處閉三徑。天外孤鴻入杳冥。竹榻去年因我下。風泉別後與誰聽。春歸石上生芝草。秋老松根長茯苓。何日扁舟乘興往。海山攜手看銀屏。

村居

垂蘿臥清晝。幽事自相關。庭靜生芳草。牆低出遠山。花鋤新雨後。樂飯夕陽間。時倚門前柳。遙看牧豎還。

山左兄弟並才者。有淄川高中萬謨。乃高念東侍郎之後。日照丰貫辛丰舉。聊城朱爛年。其才亦相伯仲。掖縣翟云升賦才甚長。賦新月賦云。玦休相贈。金塞即不成。擊艇是新塗。恒小未能交盞。繡山宋翥試娛研賦云。倘教攜出禁中。不晉溫樹。若使洗來水側。詢就湯泉。

乙卯夏。錢塘馬秋藥比部履泰。曲阜桂未谷馥。顏運生崇槼。兩學博。同在濼源書院。候師武虛谷進士億。寓小滄浪。仁和宋朗齋明經文藻。寓西照樓。嘗與余集小滄浪。極文讌之樂。適孫淵如比部星衍。觀察近沂曹道。余以詩促其速之官。云。湖南池館傍湖開。湖上西風且漫催。萬朵荷花五名士。一時齊望使君來。淵如報詩云。扶容池館報花開。驛騎傳詩一路催。不為時需訪碑使。元時有此官。也應天與聚星來。朗齋和詩云。明湖香擁瑞蓮開。酒破花光面面催。其奈使君迎不到。慶雲一朵却先來。未谷云。湖裏蓮花四照開。道旁驛騎遞番催。人間天上中秋近。可要乘槎犯斗來。時湖中花事將殘。最後得碧蓮一枝。四朵並蒂。適觀察又以是疾趣至。秋半始由天津汎舟來濟南。未谷後二語。似讖為兆矣。

自縣下之官途中作　孫星衍

驄馬紅旌靜不喧。玉京回首憶高寒。三齊名士爭投刺。一路青山送到官。使者車催如客過。聖人家近借書看。時清不用矜風節。慚愧儒冠換豸冠。

小滄浪亭雅集和馬秋藥前輩　阮元

北渚離廛緩。明湖綠翠微。滄梁宜客性。山水願人歸。樂趣莊逢惠。吟情孟與韋。孤亭複虛榭。徙倚意無違。

每有論文暇。遊懷相與偕。豪華非綺帳。蹤跡共青鞋。軟草平侵路。圓荷半貼階。隨時齊物理。生也亦無涯。

乙卯八月下旬。元奉調任浙江之命。與淵如觀察諸君子。餞宴小滄浪亭。惟未谷以赴銓北上。而余伯扶鵬年。周曼亭為兩同年。元和陸直之繩。錢塘何夢華元錫。欽吳南薌文啟。鄭研齋光曾。從都段赤亭松苓。歷城郭小華綸敏。同為坐客。斯時秋廣作花。湖山清斂。相與捧手題襟。悵將別矣。蓋觀察與曼亭將之兗州。秋藥返生北行。元與朗齋。夢華南下。虛谷。伯扶諸君。多有去歷下者。湖亭風月。屆之後來者管領。別緒縈懷。勝遊難再。因屬小華作圖。諸君子仍用寄淵如開字詩韻題之。金匱徐閬齋同年嵩亦有寄詩。閬齋後改名鑑康。

小滄浪雅集。用前韻。　馬履泰

南皮高會綺筵開。北渚秋光著意催。說與滄浪亭子道。百年名蹟幾人來。

人生何合與難事。北馬南船月夜催。此後鶴華秋色裏。惟應凉夢拂空來。

段松苓

方塘涵影記付開。虛獲西風一色催。水上浮鷗可相忘。青衫依舊段生來。

武億

著意秋容翡翠開。隔何詩債又相催。此間容我留三月。日日滄浪亭上來。

何有名花四照開。官閑不覺倘春催。湖邊白鷺連峯立，城外青山倒影來。
拱句且喜旅懷開。錄別新詩擊鉢催。屯日鬧茅湖上住，不知風雨幾人來。

顏崇㮣

波瀲如酒酒樽開。湖上西風簇畔催。楊柳一園山一帶，紛紛跨屧闖湖來。

余鵬年

明湖水色鏡奩開。亭角新涼一夜催。荷葉未黃蘋未白，道侈先與約秋來。

吳文徵

一幅秋容眼底開。思歸更著鳥類催。（時借開學南下）正愁少箇湖山主，又見文星天上來。（謂淵如）

何元錫

北渚荳艫花底開。雛華秋色箇奇催。二公共有靈山興，我亦思隨李杜來。

徐嵩

霜冷明湖一艇開。那堪歸思夕陽催。雛華正好看秋色，黃葉西風策騎來。

阮亨

[library seal]

定香亭筆談敘

余督學浙江時。隨筆疏記近事。名曰定香亭筆談。殘篇破紙。未經改定。戊午冬日。任滿還京。錢唐陳生雲伯偕余入都。手寫一帙。置行篋中。己未冬。雲伯從余撫浙旋府。孝豐施孝廉應心復轉寫去。付之梓人。其中漏略尚多。爰出舊稿。屬吳讓川、陳曼生、錢金粟、陳雲伯諸君。重訂正之。諸君以其中詩文不妨詳載。遂連篇附錄於各條之後。余不能違諸君之意。因訂而刊之。並識其緣起如此。

嘉慶五年長至日。揚州阮元記。

定香亭筆談卷一

清　揚州阮　元記　嘉興[illegible]文溥錄

浙江杭州學使署西園有荷池。池中小亭翼然。四圍竹樹蒙密。入夏後。萬荷競發。清芬襲入。亭舊無名。余用放翁詩風定池蓮自在香意。名之曰定香亭。命青田端木子彝國瑚賦之。清思古豔。絕似齊梁人手筆。

定香亭賦　端木國瑚

謝公水月。杜老乾坤。抗心古哲。怡志名園。榜偃月笄。墻沂雲根。非惟客轄。市豈臣門。神清藻想。氣馥蘭言。聞空香而入妙。儼寂定而無喧。榜曰定香。亭宜標稱。地展三弓。居容十笏。碧淺櫺低。綠沈屏凸。晨光雨後。三徑草薰。午韻晴初。一欄花發。友相間兮冰心。世不知兮仙骨。蠟翰墨以翰林。招烟霞而彌窟。水曲雲平。橋連虹斷。鴨綠頭低。雁紅嘴短。露氣沈寒。日光抱暖。若使午潤。蝸含紋移。藻漲春陰。魚闖影散。簾疊浪而香連。簟含漪而翠滿。人疑陸海潘江。地是蓬壺桂館。亭則宜春。梅花絕俗。應不凝紅。莓遍襯綠。紙帳寒時。銅瓶臥梅。品逸於仙。心閒似鶴。句淨鏤冰。神清照玉。愛隱士之清淺黃昏。遇高人於水邊籬曲。綠檻晨潤。朱華夏榮。露白羽淨。霞紅衣閒。香空月淡。影重風清。碧簡醉淺。白社織輕。翠凌波而脈脈。芳蘂袂以盈盈。問騷人兮何多怨。愛君子兮未忘情。柄蔭仍長。桐陰遠綠。碧抱吟蟬。香披幺鳳。一闋涼影。彩筆分題。半榻清音。瑤琴徽弄。黃葉烟疎。蒼苔月空。不知秋思誰家。莫道秋光如夢。榜空四壁。竹

纏千條碎陰碎地密翠浮天綠圍盧幌青護簾鋌昏黃佇月深碧流烟湘枝披曲玉版鋪譚招此君而入座共歲暮而忘年時若塵拱冰壺軒懸玉界金石紛披琳琅密挂唾散珠璣氣澄沆瀣棋邀斧鵲石供丈拜梨雲蘇軾之詩蕉雪王維之畫來物外之清虛去胸中之芥蔕高密列座公幹升堂擊缽聲長虹光躍硯霞氣流觴佳諧萄介文述歐陽蜆頭雲暗麈尾風涼句作五花之簟心嘔古錦之囊爲想永和人物雅宜江左文章頗已留題碑誰作記手淨焚微心清采莉古綠皋文硬黃搨字筆花夢繞墨霧心醉寶色暑迷神光雹孝地惟牽鬟之盧案是玉皇之吏

定香亭避暑最宜夏日余嘗坐此校書客有過訪者茶瓜酒譜話連竟日竹陰沈水游鯈在空不知人世正三伏也

題定香亭　謝啟昆

一篠盧白自生光曲覯微參別有香豔立影橋新雨過校書人在水中央

蓮性時時淨與通非關花氣撲簾櫳小池綠碧茶烟散一陣風來惱放翁

華亭張子白若采至杭州七夕攜樵石翁賦荷花展讀於定香亭上池荷滿露盆蘭吐芬把酒論詩極一時清興余題畫云送花過雨清宜賦蘭露臨風潤似詩記取丁年秋七夕定香亭上晚涼時

定香亭在池中央由石橋三折乃達余名石橋曰影橋作文記之以其爲衆影所聚也

影橋記　阮元

浙江學使者駐於杭署在吳山螺峯之下宅西有園園有池池中定香亭與岸相距由石橋三折乃達余名之曰影橋蓋衆影所聚也池中風漪渙然是有池影亭倒映於池是有亭影亭與橋皆紅闌是有闌影岸邊豆蔻亦牛子離離然是有籬影其樹則有女貞枇杷桐柳榆穀其花則有梅桂桃荷木芙蓉其草則有竹蘭女蘿是皆有影每當曉日散采夕月浮黃輕雲在天繁星著水叢團古垣雪積幽石而影皆在橋魚躍于下鳥度于上蝶乘風于亭午螢弄光于清夜而影亦在橋至若把卷噉髮聚檻搖燈度橋而來者其影無盡皆可以人之影繫之故余以影名橋爲衆影所聚也而橋之自有影於池也不與焉

余初至杭州於大門內及內宅西園補種桃梅雜樹數百本作補樹詩夫使學三年而易樹木十年而成是所望於後來者之培植矣

補樹詩　阮元

穉樹數株花出牆圍古木當年種樹人此意良不俗官閣雖清嚴三年若郵宿娟茲奉簡書日月隨轉轂舊樹相盤桓一年尚不足去者或不戒毀薪且徹屋不見新樹栽惟見舊樹仆我從歷下來住此吳山麓蒼苔三徑深老桂一冬綠所嫌行櫟彫如髮漸宜禿橐駝負樹來隙地數弓闢小梅影橫斜春藿半含蓄門庭植桃李左右各六六植根必使深膏雨及時沃譬如爲學人慎勿苦局促非風一以吹鳴鳥樂清淑夜深明月來盧牖橫畫幅吾情欲陶寫乘不愛絲竹惟此栽者培頗可娛心目百年計樹人

一年計樹穀十年樹木心所冀來者續

余偕南齋時與秦小峴錢裴山二君每五鼓在禁中即濡筆相見其時小峴裴山皆值軍機處也及余視學來浙適小峴觀察杭嘉湖裴山亦在杭州皆以雨後招游西湖余有句云共舒中禁鐙前目來看西湖雨後山

秦小峴觀察招游西湖晚謁表忠觀遂錢裴山同年過訪未值　阮元

天使浮雲自往還春晴喜借一舟閒共舒中禁鐙前目來看西湖雨後山吾輩冠裳烟水上君家祠宇竹松間好將千首新題句都就詩人字細看（小峴新得宋本陸放翁詩千餘首）

侍家大人射鵠子於西園與諸友人聯句余有句云投石散水成客以爲摹擬甚肖天長林庾泉進云以他心竟能度對張子白其裏將直取又以聘射道成惡對子白志傳爾雅名一用經語一用史語亦工亦確

嘉慶元年正月八日同人射鵠子於浙江學署之西園即事聯句

虛亭開春首（西疇）修竹挂日腳（胡）朋簪盡來游（子白）進踐猶約揚觶酒已具（林泉）射鵠興可託鵠鼓香徹轉（[illegible]）二時射翻弄鉤對棚借梅列（[illegible]）被苦薄十北十符（[illegible]）左个右个作鞬鞄耕之茅（阮伯元）當爾懸以幕加栢委[illegible]奴（琴四）設侯用文鞹尺璧肉倍好（白子）大泉[illegible]滿廓花暈成圍（泉庾）雨袋換凡蹶是綠各成天（之中）月望不留魄紅點嵌尾星（甫定）白霓圍蝸蜎陋圖難元黃（[illegible]）紛披靶青纏措者竹象爻（元伯）紉之縱爲索敦弓我既張（琴四）鳴鏑匠復削志傳爾雅名（白子）聘射道成惡泥滝破七竅（泉庾）相撰出六藝譜諸法深穩（之中）編須人嫻練（[illegible]）乃射伙決肴澆先（甫定）相衣畫云各嬿孫擬重輕（[illegible]）陰晴辨今昨恃力挽取強（元伯）遙立反卻心疑飛矢神（琴四）笑勝投壺樂竿將一一吹（白子）消遙深深拓志諸者叱者（泉庾）亦劇若矯若吻鹹驚飢矲（之中）翰飛鵰匪騖旁人不及睹（甫定）鳴者或曰著叩鳴善於聞（[illegible]）善應真如諾投石散水號（元伯）櫛彈碎花萼絲絲貫於鍼（琴四）若鏃投以鑰其裏將直取（白子）他心竟能度虛中覩凝鑠（泉庾）無極存圭郭或犁成疊雙（之中）或連參斷續或四鍭井然（甫定）或五兩錯落或觸植頭顛（[illegible]）或縱綱結掉揚或條出塵（元伯）抑或蛇赴壑止或陷區臾（琴四）斜或拂枝格插每成獨笑（白子）巧翻致衆愕既徵[illegible]雄雄（泉庾）乃飲無算爵功力相箴規（之中）得失互嘲謔雖藝近乎道（甫定）此禮其猶禧當風醒海醒（[illegible]）臨池度曲彴餘情若洗馬（元伯）賦者更盤礴（[illegible]）

學署西園賓客所居有花木池館之勝下榻此地者分韻與賦殆無虛日有西園詩事冊

蘇州江補僧（藩）長庭先生之子習浮屠家言長齋持偈作字苟不合六書者不下筆也居西園者三年

武進臧在東（鏞堂）通儒玉林孫[illegible]受業於盧召弓學士經史小學精審不苟殆過其師每歲除夕陳所讀書衣冠而拜之故又字曰拜經歲戊午居西園[illegible]余理經籍纂詁事其弟禮堂學亦深持父喪白衣冠而處不與人見

元和李尚之銳從辛楣宮詹[illegible]弟深於天文算術江以南第一人也居西園爲余校李冶測圓海鏡推算

立天元一細草。

重刻測圓海鏡細草序

阮元

測圓海鏡何爲而作也。所以發揮立天元一之術也。算數之學。九章尚已。少廣著開方之法。方程別正負之用。立天元一者。融會少廣方程。而加精焉者也。李敬齋自序。稱老大以來。得洞淵九容之說。日夕玩繹。而鄉之病我者。使爆然落去。而無遺餘。蓋其精心孤詣。積思數十年。而後能神明變化。無不如志若此。消乎明代。算學衰歇。顧箬溪應祥作測圓海鏡分類釋術、弧矢算術等書。以立天元一無下手之處。每章輒删去細草。而但演開帶從諸乘方法。舍其本而求其末。不知妄作之罪。應祥實無可辭焉。國朝梅文穆公肄業蒙養齋。親受聖祖仁皇帝指示算法。始悟西人所譯借根方。卽古立天元一之術。流入彼中者。於所著赤水遺珍中論之甚悉。於是立天元術又得章明。文穆之功斯爲鉅矣。其爲術也。廣大精微。無所不包。大之而躔離度數。小之而米鹽淩雜。凡它術所能御者。立天元皆能御之。它術所不能御者。立天元獨能御之。自古天文家若元郭太史守敬所造授時術中法。號爲最密。而其求周天弧度。以三乘方取矢。亦用立天元術。載在授時術草者。可覆而按。則其爲用亦神矣哉。以元論之。又非獨如是已也。今歐邏巴本輪、均輪、橢圓、地動諸法。其術合無以加矣。原其推步之密。由於測驗測驗既精。濟以算術。則有弧三角法。所以算弧三角者。則有八線表。所以立八線表者。則先求六等邊、四等邊。以至十四、十八等邊。其求十八等邊、十四等邊二法。則用益實減實歸除。所謂益實減實歸除者。究其旨卽借根方。借根方卽立天元一。然則西法之精。符天象。獨冠古今。亦立天元術有以資之也。試以是書所列一百七十問。反覆研究考之。於二千年以來和傳之五曹、孫子諸經。蓋無以逾其精深。又證之以數萬里而外譯譔之同文算指諸編。皆不足擬其神妙。而後知立天元者。自古算家之秘術。而海鏡者。中土數學之寶書也。惜流傳之本不可多得。元視學浙江。從文瀾閣四庫書中鈔得一本。寧波教授丁君小雅杰。又以所藏舊本見贈。但通之者鮮。因屬元和李君尚之銳。算校一過。其文字隱奧難曉。及立術於率不通者。李君又雜記數十條於書之上下方。蓋敬齋此書爲數百年絕學。元知學友中。惟尚之獨能明之。其精通妙悟。卽今之敬齋也。且其所以發明古人之術。闡繹聖祖之旨者。爲功亦鉅矣哉。歙縣鮑君以文廷博請以是書刊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集。卽以畀之。及其刻成而爲之序如此。

測圓海鏡跋

李銳

天元如積之學。盛於元。亡於明。而復顯於本朝。梅文穆公赤水遺珍天元一。卽借根方解。發三百年來算學之蒙。可謂有功矣。惟立天元術相消與借根方兩邊加減。實有不同。文穆於此似猶未達其旨。蓋相消之法。大略與方程直除相似。但以右行對減左行。或以左行對減右行。故曰相消。西人易爲加減。雖得數不殊。究不如古法之簡且易也。浙江學使阮閣學芸臺先生。學貫天人。振興絕業。以旨立天元者莫詳於海鏡。惜其流傳未廣。將重付剞劂。出所藏舊鈔本寄示。命爲校勘。爰依術布算。訂其算式。間有轉寫脫漏。設數偶合處。輒因管見所及。是正其訛。凡若干條。極知固陋。無補古人。實之闡學。幸垂誨

焉。

歙方洪撰博能文。工小楷。嘉定張農聞彥曾辛楣先生弟子。經史算術詩書篆隸。靡不精妙。吳江程竹厂、邗寓揚州程中之贊和。皆工書能詩。居西園二年。

歸揚州懷西園四律　程贊和

一載名園住。高枝許共棲。不分牀上下。小隔屋東西。竹徑濃雲合。蕉窗夜雨低。歸來看殘齒。猶有舊苔泥。

碧沼新荷發。香風透蔣紗。袍清常浴鳥。泉遠不通潮。小閣玲瓏啓。虛廊曲折遙。還思集吟侶。同過赤闌橋。

日午遙鄰起。無人爲報關。偶偕棋客去。常共睡僧閒。倚樹壓涼葉。開窗延遠山。往時游賞處。一一畫圖間。

良夜清如許。吟情興尚乘。歌聲迴落月。人語聚寒鐙。此別路千里。相思壘幾升。何當重跨渡。鴻跡愜堆凝。

與化顧蘅怡仙根詩境澄澹。嘗至杭。與余同游西湖諸山。歸時。余贈以一絕云。湖光山色上吟衣。幾日閑游便欲歸。歸去詩情定何許。清晨登眺看雲飛。

吳江郭頻伽麐以萬梅花擁一柴門圖屬題。頻伽先有水村圖。吳江女士汪玉軫題之云。深閨未識詩人宅。昨夜分明夢水邨。卻與圖中渾不似。萬梅花擁一柴門。頻伽乃倩奚鐵生補圖。余和前韻題之云。香夢夜飛梅萬樹。不知春水隔江村。囑君細逐步行處。一路栽花直到門。

元和蔣蔣山藥齋治經史小學。兼通象緯。著述甚精。詩文才力雄富。靡所不有。歲丙辰。與余爲越東之游。走筆爲甬東詩八首。傳誦至海外。有少游浙游諸集。余爲總訂之。曰經學齋詩。並序之。謂其研精覃思。夢見孔鄭賈許。時不失顏謝山水懷抱也。

蔣蔣山經學齋詩

題阮芸臺學使琅琊訪篆圖

琅琊山色青迢遞。扶桑海水搖浟灩。一臺特立頹殘碑。先秦之刻今猶垂。當時秦皇此登陟。平沙萬騎堂堂驰。從官再拜頌功德。虎視六合無雄雌。鐫銘渤石示不朽。傳之二世方畢之。臣斯擲筆就斧鑕。臣高引鹿來堂墀。須臾宮中忽荊棘。千年此石荒山陲。荒山野火薪不到。不然亦如成山嶧山之泐泰頂無字遺。吁嗟古刻在人世。殘屑落落如蛾蟻。岣嶁詰屈僞作僞。天門鑿棧無文辭。此碑止存八十有六字。風吹日炙山鬼悲。高資三成石僵立。海神禮日初罷祠。何時祠把碑欲裂。海雲昏黑埋蛟螭。使君好古多風雅。遺官負到山之下。披圖示我認須眉。云是當年訪碑者。訪碑剔洗松煤揩。華芝漸吐雲烟開。年深肉好變雄勁。生馬控勒去復回。珊瑚之枝紫芝萼。翩翩鸞鳳充庭階。我聞使君兩載按齊魯。力搜金石披蒿萊。公孫呂戈破土得。師曠墓貫出冢纔。纔山入水力求索。丁父辛爵羅胸懷。當年賓從惜無

我儀得親行手拓。尤當佳官齋坐。龍發光怪。幀頭詩筆覃谿諧。

阮雲臺開學出所藏寶武印見示。並屬作歌。

井中玉璽奪月光。銅盤折矣天蒼涼。桓靈之際代運剝。無端一印關興亡。蟲沙名姓紛無數。龜紐至今猶左顧。知是將軍一片心。土花蝕損精靈護。中官得志黨錮危。大臣何用椒房私。批鱗特仗黃門獄。想見庭前解綬時。嶢霜雖休李杜死。明年覺悟畫諸夷。長樂初收北寺塞。此印茫然隨指使。太白灼爍宮門開。刊章中變臣之留。五校既散臣力竭。大將軍敗非天哉。漢家自此悲無奈。悴眼維陽城又破。火氣銷將國運殘。一十八朝彈指過。煌煌手鑄蛟螭文。黝澤化作荒郊雲。可憐不得此印力。慟哭都亭投首人。射後龍來餘寸組。棄置甘心埋故土。漫論壞鐵到人間。恨不親鈐誅節甫。犖犖陸氏雙睢明。銀章流落難為情。小物千秋增感喟。誰傳寶印是游平。

過蓮花莊訪趙子昂故居

西風試問苕溪流。碧浪秋蘋寄曉鷗。風流不見趙王孫。醉踏道場山下路。荒烟千頃淨玻璃。曾是王孫染翰時。移家更卜湖西住。門外殘荷鼓櫂遲。道非為宋雍為子。一門風雅真鐘美。只餘隱恨感滄桑。司戶居然作承旨。一聲白雁起風沙。憔萃秋江菡萏花。蝦蟆更急三宮去。國破王孫尚有家。蒼松圍雪園香葉。月明元鶴淒涼泣。王孫此際老無悰。止向豪華誇事業。詩情畫意自千秋。粉謝香消水發漚。老屋摧殘人代速。空亭三十六鷗閒。只今訪古重停圍。宋遷不唱當時曲。桐孫雖在石無存。洗出清波依舊綠。水晶宮畔月河邊。身後王孫亦可憐。一樣青門傳舊裔。召陵猶剩種瓜田。

團扇曲

湘裳掩素流華月。秦娥小鳳騎金闕。西風不到六銖衣。齊紈皎潔如霜雪。裁作團欒空寄遠。可惜相憐卻相怨。一夜哀蟬激玉階。蘭房顛頓啼紅淺。願君滿水常無波。空遣庭樹彫涼柯。君不見深恩如水羅衣薄。已向尊前奏花落。

謁王文成公祠

良知學始文成公。左顏右孟相雝容。心齋爵閭出莊叟。尼山一貫將毋同。初歷曹郎見風節。龍場謫豈吾道窮。苗獠化導居非陋。豐貂行矣本在躬。將師韜帷淨橫溯。寧藩南犢空言功。爾時讒佞惑聖鼓。九轡寰坐君心通。程朱正學公豈背。後儒自作長城攻。鄉賢有派足興起。公非於陸無折中。白沙定山雖儒釋。況公並未稱禪宗。人生之蔽在無恥。赤子心足開昏蒙。廷杖既開士習廢。閹門奔走斯澆風。公倡是學挽末俗。此瀾復障歸諸東。試觀後來士習振。三案與國持其終。念臺清修世所尚。系出公學追公蹤。東林高顧亦私淑。九死必不附進忠。實學之效乃如此。有明一代昭發矇。我過公里謁祠宇。真才名世豈跌隆。龍谿德洪皆嫡嗣。猖狂止一顏山農。大書豈聞止公謗。在天正氣如長虹。

秋夜

初月在簾鉤。清輝似水流。秋風與秋露。和月作新愁。秋露下河漢。秋風涼女牛。若為傳此意。西北是高樓。

甬東詠古八首

螳鬭紛紛浪自誇。至今舊俗尚繁華。空留君子六千戶。猶記甬句三百家。海外風濤多島嶼。步中箪土半蟲沙。夫差隕日無猶滅。又見東甌走傳車。

回浦章安劇寂遷。孤城築後少烽烟。誰云陽朔更州治。不信孫恩號水仙。漢代尚傳南部遠。晉家失計一隅偏。三江口外嚴防禦。故壘齊梁豈偶然。

改郡開皇自不同。恩恩唐室廢興中。幸看巨寇干戈戢。得見遺氓貢賦通。浹口森嚴安巨鎮。鄞江守護訖奇功。千年府治從茲定。奏塞分明館辭戎。

武肅英風拓土疆。鎮名底事自朱梁。丸泥獨力支羣盜。鐵弩餘雄及大洋。航海建炎心瀕洞。關心德佑事與亡。東錢湖畔增惆悵。史相祠前有夕陽。

疑險黃巖起國珍。蹟徒何意有經綸。十年竊據分諸縣。一道降師散浹旬。金峩山深猿路靜。石螺門鎖海舟淪。可憐血戰衝吳楚。枉受元封負此身。

信國舟防老將才。三時分哨令嚴哉。何期中葉經倭入。復見南塘備海來。烽影嶕生螺髻嶺。蠍蠑瀾瀆碇江寨。舟山本自稱天險。鎖鑰無端為寇開。

招寶巖前番舶過。蛟門控扼竟如何。七場鹺竈新丁盛。四所軍營舊衛多。海月江珧齊入市。浹湖甬浦盡通波。居人指點靈山岸。一髮烟中見普陀。

鮫宮蜃市出危樓。千里蕪湖一郡收。風挾剛威來鄮母。山盤遠勢自台州。天封塔古唐碑廢。阿育王空梵迹留。此地海東門戶重。壯懷不僅為清游。

蔣山年甫冠。弱不勝衣。而學問淵博。未可輕測。兄事余。余贈以詩云。君年纔可著儒冠。眼底何書不盡看。平子算章通象緯。少陵詩律老波瀾。耳如能鑄尤當慧。我竟為兄大是難。喜得談經開左席。官齋行舫共春寒。蔣山重聽。故五句及之。

蔣山以治耳聾食符。久之無驗。余嘲以詩云。君是最智者。毋為智者愚。豈真恃健藥。恐是齡癡符。

蔣山兄于野（堂）。弟望甫（熊）。皆能詩。幾於王謝家子弟人人有集矣。人稱三蔣。

丙辰春。余與林庾泉（道源）、蔣蔣山（殿嘉）同至甬上。以春夜江上聞角聯句。余有句云。南國春情多在夢。古人心事重防秋。庾泉極賞之。

春夜江上聞角聯句

一江花月換邊愁。（此蔣山句。春夜偶誤及此。共補成之也。）頓覺蒼茫滿客舟。（庾泉）南國春情多在夢。古人心事重防秋。（芸臺）詩中我已驚吹髮。（庾泉）城上誰能獨倚樓。半夜湖生風獵獵。（蔣山）壯懷銷盡為清游。（庾泉）

松江楊質山之鑑與蓉裳、蒗裳為昆弟。質山與蓉裳同守伏羌圍城時。曾親射殺一賊。蒗裳從征廓爾喀。今又襄苗疆軍事。皆近日文人所罕見者。質山工詩詞。尤清豔。余贈詩云。楊氏昆陵號二裳。質山更足號

三楊一家詩事戊戌事共纖弓衣入戰場
嘉定錢可廬大昕宰楣宮詹之弟也著作等身嘗助余山左浙江兩地校士之役可廬注廣雅有蕉隱注雅圖余題之云蕉之為物雅所無稚讓所學在漢書列傳皆解馬相如埤蒼傳至曹江都選學須問曹公徙試注子虛之巴苴蘘芭蕉始見於上林賦於古無聞說文蕉字卽樵採之樵列子以蕉覆鹿卽所樵之草木非芭蕉也

武進孫郡聞星衍詩才清拔非唐人不道隻字詞更清空婉約劇似宋人其季父郝生星華詩筆超妙於太白清放側豔之處兩得之人稱二陸

石門吳曾卯余易其名曰曾貫能五言長律時修表忠觀新落成命之賦詩曾貫用八庚全韻為五排不遺一字於工穩中時露神韻余稱之曰吳八庚將附以句云秦家五字劇縱橫曾出偏師陷長卿寄語蘇州漫相許照兒還有小長城仁和周雲塍亦有百韻詩

試杭州時新製團扇適成紈素畫筆頗極精麗嘗以仿宋畫院製團扇命題詩佳者許以扇贈錢塘陳雲伯文杰詩最佳卽以扇與之人稱為陳團扇杭州向無團扇因是盛行焉

仿宋畫院製團扇　陳文杰

江南三月春風軟櫻桃花底鶯聲滑合歡團扇剪輕紈分明採得天邊月南渡丹青待詔多傳聞舊譜出宣和入憶休說班姬怨若見曾聞晉女歌班姬晉女今何有攜來合付纖纖手闌前撲蝶影香迷花間障面徘徊久檀臺花鳥院中春馬畫楊題逸逼真歌得合歡詞一曲祇應留贈合歡人

翁名濂

春深羅綺裁宮中鵲翎燃羽承凝露霓裳三疊織團月玉階一夕過輕風涼齊雙鬢嬌初起簾捲疏陰涼似水桃成扇底對菱花衫趁風前飄杏子當年院體學宣和黃狀元稱沒骨多花鳥寫生工宛轉雙烟過眼任摩挲馬遠圖中留一角仿彿徐黃慣雕琢漆得楊家妹子詩六宮粉黛爭相握今番畫本是誰傳翻出圖規儼昔年憐他袖底團圓影不逐秋風成棄捐

陳甫

南宋冰紈北宋遺草蟲沒骨花折枝澄光綴出機素玲瓏畫月秋遺規漢宮春深已無色霞綃霧縠風烟蝕宣和沿及渡江來待詔諸公有道式當日河陽擅寫生馬家一角筆尤精紅梅親出宮紈監留得楊家妹子名舊跡收藏剝蝕半是明宮半元汴假柄箇過仿製工春羅重剪團闌面當年障面是何人今日臨風更寫真一輪擎出懷中月還是錢塘舊日春

趙振登

團扇復團扇冰絲織就鵝溪絹製出團圓明月形巧式由來傳畫院當時宮樣翦裁新圖成滿面江南春紹興祇候知多少可似宣和待詔人今番學得當年樣花卉翎毛各殊狀金碧攙毫寶鏡中綺羅人物冰輪上動搖懷袖生微涼纖雲一片凝清光秋氣不生長信殿春風好入黍華堂欲倩良工製一握

漫遊芳姿歎捉搦但看長安滿苑春不費殘山馬一角

杭州諸生之詩當以陳雲伯文杰為第一其才力有餘於詩之外故能人所不能其詩舒和雅健自然名貴於七言歌行尤得初唐風範同時能詩者有陳曼生鴻壽其才略亞於雲伯而峭拔秀逸過之陳瀛芝甫又亞於曼生余嘗稱為武林三陳雲伯弟文渠亦能詩曼生弟穀曾善屬文

陳雲伯綠鳳樓詩

鐵笛

梅根飛出仙雲黑不鑄鐵簫鑄鐵笛元冰一握朱屑寒青天吹作芙蓉色螺文百結蝶花鋪秋星歷歷排明珠昆吾夜斷瘦蛟脊誰與作者米南宮笛上我聞中郎截柯亭竹寧王醉弄唐宮玉秦庭昭華不可詩唐家玳瑁今誰屬尺八何如鐵鑄成水仙夜舞雌凰鳴江城楊柳不堪折倚樓愁聽關山聲草堂夜雨劍金粟淚痕洗盡湘江綠鐵崖曾賦冶師行玉山誰奏花游曲八月秋風下洞庭魚龍夜伏春山青鐵心譜出梅花弄吹與羣仙月下聽

琅嬛仙館所藏漢李廣銅印歌

嗚呼飛將軍數奇不封侯結髮大小七十戰惟餘一印千秋留將軍起家良家子得士能令士心死獵雙才氣泣公孫刁斗行軍安足比雁門秋老生邊塵將軍此印應隨身篆文剝斷瀚海雪虹光透出天山雲紅沫殘稜土花蝕定為將兵作符信謝罪曾鈐幕府書酬功誰授緊王印我思漢文恭儉稱賢主禁中頗牧思良輔賈生不相廣不封縱遇高皇亦何補又聞武帝恢雄圖丁零鄯善開邊隅但以親親封衛霍不使名將當單于老去齒甲甘獎從東道行師復何意一代威名右北平但留虎鈕旁邊字銅花不蝕摩挲久當年曾縮英雄手志士成功自古難庸夫饒福從來有君不見李蔡為人居下中封後黃金大如斗

月夜海上觀潮

雙溪夜靜風瀟瀟日湖不足觀夜潮明月照海海水白碧雲捲盡青天高潮聲初起潮未起夜色沈沈越山紫萬里滄溟靜不波一片空明接天水須臾戰鼓轟如雷潮聲已逐風聲來玻璃世界忽破碎水底湧出金銀臺直道銀河向空立是水是月迴難別娥輪照影魚龍飛雪浪攢空星斗溼螢皆白馬嘶翱翔頃刻潮已臨錢唐塞潮潮月月不去依然雲盡天青者歸來小臥劇清嘯花影如潮滿秋帳鄉夢驚迴夜不眠尚有餘聲來枕上

夢游羅浮吟

仙遊雙立天風迴海濤捲雲羅浮開瘦蛟嶮月飛龍窅白雲一抹羅浮合羅浮之山四百峯峯峯亂插青芙蓉淺翠滿衣風浩浩夢中識是羅浮道冷雲臥地枝橫斜月明光照千梅花梅花如雪月如影美人翩翩衣袂冷覽裳淡襯仙雲縞倚樹為我吹瓊簫瓊簫一曲聲鳴咽滿地紛紛落香雪酌我酒贈我花雲中遙指仙人家醉邀蝴蝶為我舞流珠皎皎月當午一聲長嘯歸去來側身東望思蓬萊四面花

光晴成霧月中不辨來時路。

漢宮詞

九華鈫帳雙雙貴。紫雲帳掩流蘇夢。漢家火德正當長。連宵深宮歌赤鳳。宜主纖細合德香。帝子廿老溫柔鄉。碧唾初染石華袖。未妨小點媚來粧。年年相見張公子。倉頭燕啄王孫矢。白頭博士許方成。已向披香悲禍水。長信宮中秋復春。合歡闌爲誰承恩。捲簾悵望昭陽月。誰省當年卻輦人。

齊宮詞

趙鬼西京工麗賦。玉壽芳華起無數。夜夜風搖九子鈴。玉兒穩踏蓮花步。一雙寶釧壓紅肌。重樓新換青琉璃。寶孫別喚王偃子。阿兄更有梅蟲兒。玳瑁帖箭綠鏤弩。射雉歸來還御鼠。雉頭鶴氅白鷺縗。早有吳儂伶貨主。三橋風度長閑長。練兒已罷朱雀航。寶卷尚作女兒臥。飛仙帳底春夢涼。建康龍鬬激淮水。太息崔陳狂如此。鳳皇無歸迎蕭侯。虎賁有敕使荊子。雲龍門外虎蟠踞。閱武堂前蓀市非。玉璽御笛吹花落楊柳。年年作雪飛。

隋宮詞

大業垂楊初賜姓。迷樓面面宮腰凭。錦帆行樂不思歸。零落故宮仁壽殿。三千殿腳扶龍舟。香風吹暖長淮流寒螢影飛二分月。景華夜照仙人游。十斛甲煎鑪香靄。院院花枝紛作隊。紅迎鳳輦寶兒花。綠蛾眉絳仙黛。長星勸汝酒一杯。李花已逐楊花開。麗華含睇歌玉樹。杞梁未醒吳公臺。瓊花歸去春魂斷。金合同心葬寒綠。十年歌舞劇繁華。空留南部烟花錄。螢兒宮殿冷棲鴉。曾是當年帝子家。太息阿麼墳畔草。年年青到玉勾斜。

贈吳丈澹川文溥

馬首秦關雪。樓船大海風。平生奇絕處。都在一編中。草檄態戎幕。橫刀排上公。歸來何所適。湘漢待征鴻。

烏棲曲

美人進酒雙玉壺。燭花豔照紅氍毹。銀河珊瑚珠斗小。老烏一聲天下曉。

蟲聲啣啣鳴東壁。迴文小字當窗織。銅龍夜轉雙蛾低。欲棲不棲烏夜啼。

春暮

樓閣半斜暉。簾櫳待燕歸。落紅飄黃屧。新綠上春衣。竹露和烟滴。楊花貼水飛。靜中忽聞響。梅子墜墻肥。

贈春和吳蘭雪嵩梁卽送旋里

離鶯時節正天涯。自酌清泉餞落花。每到春深如送別。況逢客裏是浮家。杏鄉小調歌楊柳。謝傅川情感琵琶。我亦新愁消未得。凭闌每到綠陰斜。

秋夜

木葉西風正怒號。雁聲流響落寒濤。江中夜夜秋鯨吼。笑看月明橫寶刀。

京口

江流萬里海天長。門戶金焦鎖建康。北去雲帆通楚越。南來戰艦臘齊梁。重重樹色開秋霽。衰衰潮聲走夕陽。獨倚危闌傾秋酒。隔江燈火認維揚。

邗江

邗江流水學羅裙。歌吹聲遙不可聞。山色綠沈禪智寺。草心紅上阿麼墳。蕪城鴉散春堤雪。隋苑螢飛日暮雲。莫向珠簾問消息。年年愁煞杜司勳。

康山懷古

檀槽翠袖佐金樽。絕代風流此狀元。七子詩壇留片席。二分明月弔詩魂。已拚姓氏歸知己。尚有名山當子孫。三百年來訪遺宅。琵琶聲斷舊樓存。

塞下曲

長城萬里接陰山。老戍荒邊未許還。倚枕髑髏眠不醒。夢魂飛度玉門關。

百戰威名百戰身。年年戰血洗邊塵。封侯貴像尋常事。生縛樓蘭最快人。

陳曼生種榆仙館詩

遊蓮華山

家居傍湖山。春和憑遐賞。半年痾吳興。奇勝困孤往。命儔峴山麓。舍船逐林莽。近畦俯悠鬱。遠磵挹涼爽。石亂泉響競。篠密炊烟上。疎紅補女蘿。瘦雲削仙掌。其勢折而北。羣附獨雄長。拾級轉漸南。絕頂霽平敞。塔鈴有不聲。天風落虛幌。衆鳥起傍枝。一聲度清響。碧湖渺杯水。煙翠擬雙槳。此時塵慮空。昔遊固可仿。願問孫太初。茲山結宿想。

方下蕃時侶。近苦嬾病魔。諭我實況脾。神旺欲蕭瑳。希冀勵狂態。休文流高歌。天氣踏將夕。猶復抒塵魔。始知寨心侶。形迹無偏頗。新綠絹晴嶂。忱惚逢雙娥。低頭拿霞顛。如此花光何。相憐更相照。顏色愁春波。

渡揚子江

落日銜殘上柁樓。大江纏水赴鄉愁。風鬢鸛鶴盤雲度。浪蹴蠻段帶岸流。吳楚橫分瓜步月。金焦直送秣陵秋。牙檣錦纜紛如織。可羨忘機自在鷗。

訪吳丈澹川東津溪舍

長嘯華山頂。吟詩滄海秋。步兵餘白眼。從事有青州。草長柴門遠。花開野水流。相看不知老。爛醉更何求。

夢遊羅浮吟爲蒙伯弟作

羅浮四百三十有二峯。峯峯落月香芙蓉。芙蓉欲殘冷紅瘦。磵底盤雲澀苦龍。梅花如雪一萬株。花醉

月大來仙姝。羅裙豔妒五色蝶。蝶夢如烟冒花髻。青鬢舞采喚不醒。玉簫一闋愁嬋娟。月姊偷窺勸銀押花奴解事防金鈴。碧海橫影玉龍含。腥臊六畔睨吹鸚鵡。盧空嘷碎琉璃瓶。寒氣凜慄不可以久處。仙之人兮向我語。斯斯是朱明曜貢之天。上接清虛廣寒府。試逐輕飆翔翩翩。夜深同按霓裳譜。

湖州郡齋壁間管夫人畫鵠

鵝翼拂青霄。新雨沐翠痕。傳神到閨閣。搖筆溪煙昏。餘工復飛奴。雜沓紛上翻。我數且累百。厥徒乃實繁。斂神逐生物。作彼造化恩。喙息無所求。羅網安足論。嘉名湖官齋。藉藉異代存。琉璃嵌作牖。目眩手重捫。隱約辨四頸。意態翔遊鵾。比翼露神俊。翅孕白吐吞。不受塔鈴怖。山佐人日飧。驚鷺飽眼福。賓客戒勿喧。碑版盡埋沒。墨妙輸淑媛。紅羊換塵劫。底用哀王孫。

白蓮花

縞衣仙人顏如花。凌波緩步飛素霞。明璫翠羽豔冰雪。闌干十二馳香車。吹香不散墮入水。縠紋冷浸銀蟾死。香月團團結淨因。瓊枝綽約瑤池起。瑤池隔斷水晶簾。一片空濛夜氣嚴。祇覺月華添晶皎。數罷香映抱虛恬。無情有恨離離。重天末相思誰與共。記得南山第一橋。鏡簾破開鷗步。湖頭女兒打槳迎。折花欲贈珠淚傾。嬌紅未乞鄰家種。荷葉荷花空復情。花枝低亞催吟急。鈴華洗蕊春痕溼。一翠翠羽背人飛。十繚霓裳向風立。花如彼姝姝不如。容華絕代讓芙蕖。晚涼池館碧雲合。醉倒花魂月魄初。

題朱丈晚陵齋壁

蕭蕭雨三个。不減萬竿響。疊石臥清影。開簾受細香。雨絲寒酒盞。花片豔翠觴。過我十年到。春橋碧草堂。

題錢悟齋晶龕所藏王元章萬玉圖

嬭迂十萬圖。爽門詫奇絕。皴中露古香。萬樹橫溪雪。雪滑溪流清。月落霜英綴。照見冰玉姿。點點同心結。規奇盡石農。但寫聲騷屑。空色病形相。麈丸著潔。疎密間橫斜。規連復短洩。一枝十丈強。一瓣波三折。滿幅豔春光。餘景不一設。我昔繪槎枒。貲理商老鐵。奚囿腕底芳。不蓮說者輒苑。舌回絡草堂開。茶瓜供小惕。先澤富貽留。行行標鑒別。茲圖五百年。豈受六丁掣。收藏歷三世。縑素未磨滅。奇與究造化。題句破寂悅。開拓萬古胸。過眼白雲曳。圓類珠走盤。勁擬筋入節。萬玉誰瑕疵。瑤階寸肪截。始知宗伯畫。石帆先生胚胎授神訣。文孫幼穎悟。含飴貽緒說。弄筆塵俗捐。清芬久掇擷。小爾子復其詩豪發唱走姮熱冠玉。必萬響。我遇氣先竭。主人識其聲。雜沓促報決。昔來詩飛仙。亦許國寒劣。羅浮步綿邈。西溪箋幽咽。何如招吟筇。鄧尉探芳冽。衝煙踏瓊瑤。臨風振瓊屑。相遇無極翁。共扣長生訣。

敝裘二首

一裘三十載。儉點劇生憐。尚為嚴寒襲。難同敗絮捐。感如新白髮。雅稱舊青氈。阿母曾縫紉。相看淚湧泉。

故交吾與汝。歲晚不勝情。策蹇江南夢。投竿富渚盟。詩貧人跌宕。奇駿酒縱橫。俗眼空皮相。披襟為不平。

題畫

萬樓千條織晚春。溪煙如夢月如塵。扁舟只逐落花去。行盡江南不見人。

雪步圖

冷香壓夢夢不飛。夜深月上梅花肥。花魂幻出翠屏嫌。雪色翻亂紅綃衣。梨雲漠漠不識路。縹緲羅浮憶前度。瘦影難教倩女支。明妝欲奪姮娥素。珊珊卻下疑無蹤。雲屏花觀參差逢。緩步鈎簾情宛轉。忍寒紙帳語悄悄。夢中天地同長久。夢醒年華總孤負。一聲玉笛起高樓。飛花如雪空搔首。人生難忘是仙緣。蝴蝶分明夜夜圓。雪壽花明江上路。春歸夢到渡頭船。

塞下曲

白骨青磷瀚海頭。琵琶一曲起邊愁。眼前滿盡征人淚。併作黃河地底流。

弓韜霹靂射天狼。崩落雙鵰萬眾呼。好語將軍休兒妒。凌煙容得幾人圖。

桃花馬上雪花殷。飛過崑崙第幾山。回首江南好明月。祇應夜夜夢中還。

湖上餞春同吳蘭雪郭頻伽何夢華

一雨失春紅。眾山如夢中。不知芳草路。綠遍畫樓東。別意黯湖水。吟懷擘晚風。歸雲近南浦。底事太匆匆。

解后得良友。春醆酒不醉。人衆色香味。船載澹齋詩。孤岸晚花瘦。春溪新燕遲。小園留一宿。梅子解相思。

葛嶺

明月香風十二樓。平章湖上恣清遊。半閒未許神仙占。後樂寧知將士愁。蟋蟀聲殘荒草捷。鬼車啼斷木棉秋。繡華榻就看如夢。流水桃花為爾愁。

文橋小園

平江足煙水。送客動愁予。復爾賦高會。可當覽異書。冷花晴蝶外。秋草夜蟲餘。此月照今古。勿憂雙鬢疏。

湖樓夜集

風水搗不起。悄然雙白鷗。流雲過高樹。銜月上層樓。蒼翠遙山夢。鳴榔隔浦秋。胡為羈遊興。閒繫木蘭舟。

陳瀛之蘭香閣詩

泛河堵觀蘆花宿秋雪菴

沙河繞郭縈彎環。回頭尚見皋亭山。延緣數里棹百轉。只在白水明沙間。秋光蕭爽秋水客。秋林渡頭

楓葉赤。一灣一曲路乍無。劃然開出連天碧。夕陽欲落風蕭蕭。白鷗浩蕩秋心遙。幾度吳霜清雁路。催成秋雪滿江皐。昨夜秋聲吹浙灘。萬叢飛花入蘆荻。棲鴉驚作雁門看。叫殘冷月無顏色。棹波入影如剡溪。雪花一片迎人飛。又疑臥游香雪海。千樹萬樹光迷離。一痕綠流花四面。面面花深庵不見。人聞六出未成花。老僧八月先知霰。此中風景武陵源。春到桃溪水有痕。蟹舍漁汀疑斷港。煙光鳥影又漸村。微杵一抹鐘催暮。棹入漁郎棹歌處。若教寫作水村圖。天邊只少高峯露。

宿高松嶺聞松濤

高城百疊盤連岡。湖光江色長蒼蒼。重門一徑入空翠。此下舊是松門坊。我來三月暮。桃柳餘春芳。日落不落半江照。月升未升千林黃。忽聞聲自天半來。四座不語驚且儻。疾如鐵騎奔天闕。風雨雷霆隨飛揚。又如洞庭廣樂張。湘君鼓瑟聲琅琅。伍子之山胥毋塲。意中水天河微茫。開門萬聲不可見。但見江鶴水鶴飛迴翔。須臾海門匹練起。銀山雪浪相撐拄。松頂明月森光芒。上開蕭天下龍室。奇相弄[illegible]。冰夷鬬寶。蛟螭海壁成梁。戈戟復振雕雷碩。松影滿地秋心涼。夢遊恍惚騎飛鳳。

送人之虔州

鬱孤臺下碧連天。曾泛崎城下瀨船。貢水東來灘八百。虔雲南接路三千。故關鎖鑰山程雨。暮客帆檣水郭煙。暇日榕陰凭遠目。諸公與憶當年。（謂古果昆仲）

紅豆

山莊子老木相思。點點殘紅秋樹垂。珠海有林曾作紺。珊人無淚亦凝脂。西風幾度勞纖手。隔幔誰家唱麗詞。多事門前見梧子。一般零落動相思。

西湖采蓮曲

湖山湖水空濛裏。一角曉涼三十里。鴛鴦好夢沙際圓。猶有採香人未起。宿煙半闢開湖隻。菱花菱葉秋鏡分。歌聲彷彿湖東去。雙槳含情兩回顧。可憐斷絲微底柔。可憐苦心常悠悠。昨夜涼堂月如水。參差一聲出簾底。三更畫船風露多。花光人影紛婆娑。回頭不見玲瓏月。一堆蒼煙浸遙碧。曉蟬聲出柳[illegible]鵝。一陣輕風花氣腥。喚醒湖蟖涼夢足。隔堤猶唱好江南。

碧伯自言。近體詩抒寫性靈。不及仁和龔素山。興會飆舉。其佳句如送弟云。貧賤始教身作客。文章終望爾成名。寄友云。年壯漸悲分手易。家貧纔覺讀書難。留別云。人生知己多岐路。客子歸心入暮秋。客中除夕云。殘歲來朝成過客。故園今夕亦天涯。謝人招看桃花云。我淥漁父曾迷棹。說著桃花便轉頭。又云。重來祇恐花惆悵。依舊劉郎未得仙。皆極綿緜悱惻之致。又夜從花影轉。秋帶樹聲融。十字殊妙。

素山詩亦有極幽豔跌宕者。曳生復偶誦其不寐句云。胡蝶夢醒花得月。鷓鴣更斷雨兼湖。西溪云。明月白鶴嶺。梅花香一溪。夜坐云。花影入秋方有韻。竹聲如雨不生愁。焦山梅花云。花開太古雪。香入大江潮。棲霞云。松根分石瘦。山勢抱江圓。胡蝶云。影留芳草不知處。夢入落花惟有香。旅懷云。孤館秋聲皆入耳。高樓月色有同心。

頻伽、纖綿悱惻人也。詩文皆極幽秀生峭之致。詞尤雋永。謝鹽山方伯謂與蘭雪相伯仲。居西園者月餘。

郭頻伽靈芬館詩

九日鳳皇山登高作

朝暾欲上浮雲走。好事天公作重九。青山入夢呼起來。萬朵芙蓉一招手。客中節物尤可憐。坐岡不邀何其俱。故人導我九節杖。上挂三百青銅錢。前時遊行不知路。只向萬山深處去。今朝有說須登高。已輕列艓同兒曹。舍舟不覺遠。徑指南山南。雲中鳳皇翩欲下。鞭笞鸞鵠飛相參。甃甍之嶺據其腹。四角方亭一峯矗。其上十八盤。一盤路一曲。前者回顧望後者。後者傴行鵝俛啄。一盤一盤行不止。一峯一峯來腳底。忽然望眼開。其頂乃如砥。平原淺草五百弓。海色江光一千里。烏虖世間萬事不到絕頂安得奇。半途而止長已矣。排衙石古作人立。石色蒼然如積鐵。披襟帶蕩山之阿。疑是陰匡鬼神入。當時南渡何匆匆。萬里不見龍媒通。君王好武仍好色。教戰無乃同吳宮。冬青樹老烏呼風。嚴霜初上秋林紅。寒鴉落葉紛紛而來下。白日忽暝蒼煙中。起尋別徑行緩緩。有竹僧房門可款。歸去方知腰腳疲。悲來祇覺登臨懶。我生三十一重陽。多在他鄉少故鄉。故人歸計明年遂。相約攜筇問上方。

莫釐峯望太湖作

一峯明一峯。七十二芙蓉。遠水欲浮去。暮煙相與濃。斜陽變金碧。人影亂魚龍。便擬移家具。因之買釣蓬。

雨中放舟

晴郎登山雨放舟。看山冒雨坐船頭。可憐樵子不知[illegible]。腳下白雲如水流。

西湖餞春偕吳蘭雪陳曼生何夢華

湖頭催雨淡紗。湖面明朝燬。良友忽相見。暮春初落花。船如天上坐。人以水爲家。（蘭雪棲舟中已三日矣）及此悵然去。我生安有涯。

雨過

溶靄新涼透葛輕。隔籬時聽淺流聲。微雲不道天空闊。愛向銀河礙處行。

蘭雪出近作相示卽書其端送歸西江

閉戶何年著此身。天涯風雨歲莪辰。出爲小草能如我。夢有名山肯待人。應俗文章游子淚。及時鮮菜異鄉春。勸君早晚匡廬住。海內相思亦比鄰。

觀潮

秋風不肯自作氣。卻遣江潮助聲勢。群山相顧爲斂容。子胥文種後先至。八月十八聞尤雄。月魄消長與渠通。螺螄門外沙岸廣。林林衆影如沙蟲。老鼉窟中自打鼓。般般雷雨催作雨。天山萬馬夜合圍。纔邊四郡色如土。一痕微白一綫長。蟹眼試作初熱湯。玉繩轉斗河漢潑。黿鼉劃破琉璃光。小舸免雁波中翔。若進若退低復昂。屏息以待屹不動。斗然遇之如弩張。兩岸聚觀數千指。鼻息不聞面灰死。呼吸

深愁立不平。驪庭饑鯨白齒齒。我從去秋發興狂。所見不遠一毫芒。豈知壯觀得今日。海若有蜃相誇張。天公何惜萬金藥。重起枚叔出奇作。我無筆力挽萬牛。歸對秋鐙坐孤酌。

湖上雜詩

油壁車輕緩不妨。暮煙濃潑水生光。雷峯一塔頹唐甚。只替游人管夕陽。

一湖純浸四山陰。萬鼓斜敲日照林。尙有數峯晴不得。又吹飛雨過湖心。

類此詩佳句。如友人過訪云。故人舊約梅花記。遠客歸心小草知。郎事云。月與梧桐尋舊約。秋將蟋蟀作先聲。杭蘇樓云。樹搖殘滴有時墜。雲與暮煙相間生。小集云。滿眼青山秋士老。打頭黃葉酒人來。謝人餉梅花水仙云。詩人冰雪陳無己。寒女神仙謝自然。西湖春感云。湖山跌宕朝廷小。花月平章蟋蟀秋。二月落花如夢短。一湖新水比愁多。偶成云。山低風急彙疑雨。夢醒月明如有人。夜贈云。水當凝夜自然約。我與霧爲同此涼。夜聞湖聲云。吹水魚醒秋有力。側身江海夜初長。述昏云。卻月橫雲張遐墨。宜男長壽阮脩頸。皆吸露餐微。不食人間烟火者。

吳蘭雪。嵩梁。江西東鄉人。余於邗上題襟集中讀其詩。欽爲才士。戊午春。蘭雪來游湖上。橫被宿湖舫十日。値春暮。與江浙詩人賦詩餞春。打槳而去。

吳蘭雪香蘇山館詩

秦良玉錦袍歌

五花戰馬千金戟。馬上紅妝能殺賊。健兒羅拜秦將軍。氣蓋西川說頗剛。平臺召見詩寵行。天子臨軒賜顏色。宮錦歸來換戰袍。鍍金錯繡皆天澤。崇禎之季軍政荒。本兵獨倚楊嗣昌。盡驅流賊入巴蜀。斬刈黔首如牛羊。白桿綜橫三十萬。將軍盡室來酣戰。旌旗五色陣雲高。幔下女兒亦驍悍。烽火連天箭雙地。殺賊邀功氣逾厲。賊中望見錦袍來。百萬瑪戈同日棄。雪花如席天漫漫。錦袍雖暖邊風酸。寄衣一千五百襲。將軍愛士同飢寒。張令軍前鼓聲死。本兵不恤將軍恥。嗣兵二萬請分屯。妾家甘爲朝廷毀。巡按巡撫嗟何人。劉之勃與邵捷春。按圖扼要十三處。奇策不用徒因循。此時錦袍慘無色。半污蠻血半征塵。沙場百戰蛾眉老。畫像敢望登麒麟。成都一破金甌裂。石柱孤城堅似鐵。巾幗蒙恩四十年。耿耿丹心照遙月。美人名將兼純忠。天以壽考酬其功。左家良玉魏且死。晚節一敗非英雄。思陵身殉福王走。南渡衣冠復何有。六宮熱綺燒成灰。秦家錦袍猶世守。海內承平二百年。岷山劍閣無烽烟。匹婦何敢循輕侮。窮寇乃與相鉤連。計日王師大斬獲。擲汝雕鍍供炮煎。攻心有術當革面。內地敢亂殊歸邊。宣恩一檄定咸宜。各習井臼投戈鋋。請爲將軍崇廟祀。祠官奉職春秋虔。忠義所昭魑魅化。一矢不用三軍旋。錦袍樂府蠻女唱。弓衣合繡都官箱。

蟂磯靈澤夫人祠

虛堂劍珮肅無聲。門外青山遠黛橫。宮女如花猶列陣。洞房燒燭記論兵。銷魂萬古黃陵廟。遺恨三分白帝城。比似河盤心更苦。寒江嗚咽暗潮生。

舟中自訂癸丑甲寅詩卷述懷

燕市蹉跎百感侵。數場未散已沾襟。吹笙易醒游仙夢。擊筑難銷壯士心。海氣青蒼連碣石。僧雲浩蕩接淮陰。支離病鶴翻初放。雙影江湖兩不禁。

盛名何敢匹鄒枚。一代公卿遠愛才。幕府高秋張燕出。元戎小隊送詩來。座中跌宕揮金戟。花裏沈酣倒玉杯。午夜軍門猶未掩。記從湖上棹歌回。

平生襟抱托青蘋。鳳泊鸞飄亦可嗟。十載論文交海內。羣公傾蓋慰天涯。放翁團扇摹詩就。賀監金龜擲酒家。曾許俊游隨杖履。山陰夜雪鏡湖花。

石溪春暖燕南飛。誰謫新篇入翠帷。五色織綠傳唱滿。千金賦價倦游歸。盧儲知己推紅袖。羅隱逢人問白衣。幸負瘦吟樓上句。才兼仙佛古來稀。

建業姑蘇又廣陵。當筵綵筆最飛騰。樓臺春晚頻移棹。絲管宵闌獨剪燈。年少風懷花正綺。天寒離緒酒初冰。誰知縱飲酣歌地。中有唐衢淚數升。

寶軸鈿車白玉驄。瓊花璧月錦帆風。山樓北固斜陽裏。寺在南朝細雨中。越水浣沙誰絕艷。吳門乞食有英雄。登臨莫抱千秋感。身世飛蓬亦斷蓬。

富春江色釣臺邊。朵朵芙蓉浸碧煙。紫翩上竿鱗未損。紅妝照水影都妍。經過雲樹俱無恙。我與溪山最有緣。二十四鷗相識久。往來不避載書船。

履印衫痕翠未消。湖山入望又迢迢。西泠花信遲三載。南渡風流訪六橋。蠍字樓頭天漠漠。湧金門外柳蕭蕭。錦袍綴[illegible]今安在。請爲錢王賦射潮。

江寧孫遠水韶工詩。師事隨園。絕有家法。嘗佐余校士山左。倡酬頗多。別後寄其春雨樓詩見示。佳句如西溪草堂云。綠水紅桃雙畫槳。斜風細雨一青蓑。聞鶯云。聞到十分同調少。訴來三月別愁多。秣陵江夜行云。大空疑化水。燈遠欲沈江。上巢秋山尙書云。名世文章歎燕許。狀元風度擬蕭曹。揚州云。紅遶雨歌秋燈亂。白紵衣涼小調新。贈王夢樓太守云。風雨驅馳一枝筆。江山歌舞兩船花。望九華山云。殘雨吹風斷。萬青波水來。泊彭湖大姑塘云。多情月每隨歸棹。再到山如檢舊詩。永濟寺云。江光搖佛面。石色上僧衣。樓名春雨者。遠水有春雨詩。最爲隨園所賞故也。余見隨園詩弟子。當以遠水爲第一。

孫遠水春雨樓詩

寄懷蔣穉船吳蘭雪

雨過月如洗。天涯游素心。琴聲滿庭雪。花影半牀陰。春夢風前短。江雲別後深。何時理歸棹。邗上共題襟。

春雨

當窗不斷雨絲斜。引得苔痕上碧紗。入夜最宜聽種竹。捲簾可惜早開花。誰家破竈燒寒草。一路濘泥響鈿車。應有綠蕪門外長。教人無夢不天涯。

無限關河兩鬢絲。瀟瀟偏值冶春時。凄使幽夢重衾覺。水長平湖畫舫知。芳草色濃迷路遠。嗜篤心備出花遲。只愁綠葉從今滿。又課詩春杜牧之。

吳娘一曲總消魂。走馬江城畫欲昏。客路怕逢寒食節。酒家慣住杏花村。遠烟如夢迷山影。新綠和愁上柳痕。多少樓臺圖畫裏。千鞭敲偏不開門。

濃雲壓屋夜冥冥。落盡春紅響未停。孤枕夢驚千里斷。小樓人坐一鐙聽。尋來舊事愁空結。問到流年酒欲醒。九十韶光彈指去。天涯樹色又青青。

瀛上

輕裝瀛上暫勾留。載酒春宵汗漫遊。如此江山又明月。看花直上最高樓。

寄王西林

吳江楓落記分襟。柳色晴川攷客心。小別信如春順杳。相思情比碧潮深。青楊烟雨青溪舫。落日雲山碧海琴。良夜花闌渾不掩。知君或有夢來詩。

游赤壁遇雨

不辭觸熱到江樓。捲地風來暑忽收。萬片顏雲沈赤壁。一天急雨過黃州。夕陽嵐翠晴猶溼。古木平臺爽似秋。欲看西山千丈瀑。更從樊口下輕舟。

西山寒溪寺懷古

寒溪寺外青山碧。山中百道飛泉注。會是吳王避暑宮。沿溪尚有前朝樹。紫髯霸業定三分。一面風雲百萬軍。秣陵王氣雄天塹。赤壁江聲走陣雲。此地當年盛樓閣。開拓江山入寥廓。蜀江波浪自黃牛。漳河臺榭空銅雀。轉眼舟師下武昌。千尋鐵鎖盡沈江。殘碑猶刻吳黃武。將士都歸晉太康。於今廢址人經過。寒烟衰草牛羊臥。右灃鄂渚左蘄陽。蒼茫戰壘愁無那。徙倚臨風日又曛。赤烏遺事忍重論。老僧指點山頭石。猶帶當年試劍痕。

曉過京口

片帆東指海門遙。唱罷天雞正上潮。風露滿身人獨起。半江紅日看金焦。

錢唐張鄦谷琎熙。余以試詩古識之。補弟子員。旋侍其尊人雪濤。滋至兩粵吉制府幕。時黔中猝苗不軌。援及粵西。迎煦與父同在戎幕。飛書草檄之暇。不廢吟詠。從征一年。大功告竣。以軍功得學博。嘗呈其從戎草一册。多喬梓倡和之什。雪濤薄游半生。故福郡王尤契重之。自云足跡徧天下。所未至者。吉林、伊犂、西藏諸地而已。嘗從征臺灣。功成可得五品官。辭不受。亦奇人也。著有之萬集。

張雪濤之萬集

臺海從軍詞

弱冠登壇擁穴庭。凌烟勳業早圖形。於今上相臨戎幙。那有欃槍未墮星。

殊恩特錫左旋螺。百道樓船俄駛波。唱徹潮難聲鼓歇。不知海道幾更過。海洋以更計程。更六十里。

霓旌席捲陣雲重。鞍穴摧殘免起蹤。一夜水沙連地名。外火灰飛九十九尖峯。山名。

射生矯捷鵠弓小。虔水輕便莽葛新。入剝木濟。呼為莽葛。鯨影潛消雙鹿耳。鮫涎不捲七鯤身。

飄歌鐃唱互瑲瑽。竹馬銅鳩戀節幢。萬解舟輕雙席穩。青山一髮是蚶江。

寒劍飄蕭遍九州。從戎晚晚涉滄洲。金鼇背上揚帆渡。奇絕平生是此游。

大軍征苗端江舟中作

邊關此日想戎庭。星掩天狼羽檄停。荷殿重尋迴雁路。黔粵皆有迴雁地。彎弧休上射烏亭。蠻江屈曲流應赤。愚鬼嘯啾燐不青。笑爾么麼成底事。空憐蹀躞馬蹄腥。

百色遣兵

晴市解無驚。嫖姚捲甲征。險穿蛇蚓路。倦聽鷓鴣聲。紅飯青葵裹。烏蠻赤腳行。王師渝神武。玉石自分明。

官罷收者浪

飛騰峻阪箐之巔。戰氣摧開殘嶺雲。八陣還勤諸葛略。五溪重度伏波軍。怒蝗奮臂身先縛。黠鼠潛蹤穴已焚。十萬降苗馬前拜。好安隴畝事耕耘。

西疇新月

少年映月吟作霜頭雪。華鬚老眼愁今余。沐輪三五花隔霧。何況一鉤斜出纖纖。初荒邊戰罷擁雲扆。牽牛猺猓侵夜犂遊衛。銀弓鎌挂影熠燿。寶鏡匣漏光羅碟。瀰峯溜溜疊屏障。秋林髣髴環山陸。欃槍夜落妖烏盡。識兵底事遏猺踞。軍門橫槊歌綵樹。衡廬倚杖思前除。咄哉兒女見高不見闊。想見清輝淸淚同蟾蜍。

八渡戎帳作

細柳團營鼓角鳴。氈廬地占數弓平。雨聲似打鳥篷急。鐙影疑聯棘院明。斥堠依崖蜂聚落。刀矛列隊蟻縱橫。老夫笑指圍棋局。一著分明未落枰。

張鄦谷讀畫樓詩

榕樹鎮

六師未動報功成。黃石嶺前妖鳥驚。定策幾先平大難。觀兵事後笑無名。千秋碑碣蒼崖峙。王文成公封寘碑紀勳碑在廬山。兩戒山河赤手擎。太息金川門早啓。當年誰與挽天傾。

夜過峽山飛來寺風利不泊

日落滄江暮靄。深林遙映佛鐙微。扁舟絕似拋梭急。古寺曾傳挾雨飛。蠻艇一雙縣後約。齋鐘百八息塵機。歸帆他日容吾到。千仞岡頭笑振衣。

虎頭門泛海

曙色滑衢宿霧昏。明霞百道湧朝暾。塡寬精衛塡難盡。鎖鑰於茲勢獨尊。十島浮如浮地肺。三山好去

擬雲根雖初也擬乘桴客斜趁秋潮出海門。

錢江舟晚

城闕會嬴逦來庭。角吹樓船去不停。秣馬晴波搖夕照。雞豚小隊列津亭。村村榕葉濃雲綠。朵朵遠峯遠從青靄倚。奐鉤一長鑣。魚龍驚起晚風腥。

鬼子劍

鬼子之白白如雪。鬼子之黑黑如漆。對客含笑雙眼碧。腰間插劍長三尺。解劍長跪奉上官。劍未出匣氣已寒。陰風蕭蕭霜氣團。上有奇字橫闌干。細如錐。薄如紙。光鑑髮。柔繞指。以刺人。人立死。鬼子劍。殺苗子。吁嗟乎我兵一萬三千人安得人人盡持此。

秋晚夜讀

雙聲吟肩細柳削。孤城環列百重山。勛名斬息標銅柱。威勇崑崙破石關。萬幕戈鋋屯虎豹。千絲綱罟制鯨鯢。背書覺成何事。誰是生公爲點頭。

西溪新月夜讀

竹飄久闕平安嚮。猗背立月常愁余。從戎萬里閱春夏。又見素魄生秋初。西陲城西一鉤挂。昏黃淡映蒼花角。遠火明滅星影動。讚峯鵰鶻嶺哳。令嚴人靜夜寥寂。但聞刁斗聲環陸。鄉園此日吳稻稻。刀環入夢心踌躇。明河耿耿自迢遞。離緒乙乙難袪除。何時乘風放歸棹。滄波詠對銀蟾蜍。

大兵渡紅水江

千山環翠障。一水渡紅沙。舟楫波心溯。旌旗谷口遮。樹懸人面果。岸發象蹄花。乞命多猺猓。牽羊伏路叉。

遊桂林棲霞洞

桂林山最奇。有骨而無肉。雖點棲霞山。玲瓏洞聯六。（洞門六電俗呼爲六洞）暇暇此散策。路陡南嶺聳。老僧舉火來導我。入山腹。下行百餘級。洞門廣如屋。土紋擁靈芝。（洞口地似芝紋）石室踏蒼玉。洞暗火光得。境窄併肩促。上下與左右。怪石相排疊。或平如刈田。或高如張幔。或攢如蜂窠。或穿如蝸角。壁上趺笑佛。遊花繞其足。漁人立頑然。撒網向江隅。深泉無底深。相傳有龍潛。石牀薄如葉。仙人作碁局。垂空龐怒螭。橫道蹲奔鹿。鍾乳千萬年。珠孔八九曲。后土不容胸。義取折瞬軸。忽焉啓雙門。路岐步躑躅。右洞至者少。云通九疑麓。塞風吹飄颻。微窺邏躩暇。褰衣向左行。路約臥飛瀑。呼喔聞鳴雞。熹微露朝旭。蛇行四五里。至此粥猶躅。躅然別有天。疑不在塵俗。開朗桃花源。黑暗阿鼻獄。直是穿胸腹。豈徙覷面目。袖幽出浮雲。目中無列嶽。回首望蒼莽。齊烟裏。華壁作詩紀奇景。追遇舊雙燭。同游者郭三名棟字春木。

黃江舟夜

水月浩無際。遙山一抹微。窅然流梵響。知是近禪扉。沙白鳳成聲。江空塞到衣。風帆疾如鳥。吟聽過巢磯。

梅關

五嶺雄關半壁支。盤空磴道雁飛遲。將軍一去長留姓。丞相千秋尚有祠。明發便非炎瘴路。得歸剛及菊櫻時。題橋誰哲相如筆。他日重來未可知。

石門方蘭坻（薰）山水花卉得宋元人之秘法。同時錢塘奚鐵生（岡）亦以山水花卉擅絕武林。斯時浙東西求一鼎足者不可得。蘭坻工詩。有山靜居詩鈔。

方蘭坻山靜居詩

白鴿篇（爲桐鄉程氏所畜雙鴿作也。明經拋鄂不甚見之。戲爲因書其事。）

翩翩雙白鴿。玉立棲花房。主人殊愛惜。調護非尋常。雌龍婷深幄。紅粟開陳倉。屏雀少顏色。軒鷄難輝光。朝放夕來歸。鈴聲隨風颺。主人一朝貧。有鴿無餘糧。衆鴿難忍飢。聯翩適他方。惟有兩白鴿。徘徊主人堂。朝飛尋燕麥。野啄充飢腸。夕歸長埋叔。貼羽依空梁。素輪日摧頹。相觀增淒涼。恐負主人恩。他適亦不祥。雌雄不相捨。歲月情如常。惣夜深至。一雄搆其殃。雌也急鳴救。力弱勢莫當。奮身奪毛羽。銜泥瘞秋塘。啄食不敢吞。先爲死者嘗。悲鳴守其側。終夜哀枯桑。淚落杜鵑赤。碧草不肯芳。寧爲並命鳥。不作逆毛鶴。生被主人愛。死戀主人菊。感哉白鴿義。懦士心懷慚。

畫墨竹

山澤臞不知肉。從事毛錐頭已禿。硯池中有梅花泉。一筆兩筆寫蒼玉。纖風午夜搖空庭。鳴璫翠羽來湘靈。湘靈瑤瑟二十五弦聲泠泠。散入深宵不成夢。影上闌干無青風。酒醒香殘看未眞。墨痕著處秋陰重。

漢銅龍虎轆轤鐙歌

蒼銅模糊土花蝕。屬足高聲淡時物。無足曰鐙有足錠。金精玉之光奪月。乍疑靈杓背形模。卻訝羽旂差彷彿。器懲機鈕名轆轤。象畫辰寅定時日。斡旋玉虎並牽絲。缺落金龍倘存寶。花燦曾迴舞袖翻。蠟殘還憶帳筵別。星分衛壁珠旂施。雨斷空堦正明滅。題詩獎樹名姓留。稽古汲郡原委失。（呂大臨考古圖不載年月）（鼎出）或云荒塚幽光。螢出陰房貯膏漆。生用長繫照珠翠。死憐孤焰明骸骨。魂銷底作有情癡。身後猶留子孫吉。（上款文曰宜子孫吉）病夫眠寒千歎息。凍摩挲歎奇絕。夜深剩燭賦難成。眼前爲有西京筆。

書趙子固畫水仙卷

玉葉金莖欲狀難。王孫辛苦此豪端。魏塘夜月花前出。汴水春風畫裏看。一片丰神無俗韻。十分清瘦逼人寒。故宮草沒冬青老。劫猶憐墨未殘。

鐵生曠達耿介。閉門謝客。雖要津投刺乞畫。非其人不可得見。亦不能強也。六法之外。兼古篆刻。膽不襲妙。詩抒寫性靈。超然絕俗。如其人。汪稼門方伯（志伊）欲以孝廉方正徵之。不就。

奚鐵生冬花盦詩

游寶石山

我登寶石山。山瘦削寒碧。巍然峯塔波。天半卓孤立。迴森蕩空林。霜葉鳴簌簌。側步怯迴梯。通面起蒼石。賞奇心固渺。造極境忽闢。鳥日送飛鴻。煙江一痕隔。冉冉去野雲。轉瞬已無迹。浮生正如斯。胡爲苦形役。不若來山中。優游恢所適。前轉青蘿岡。遂造佛子宅。山僧頗解事。挈瓶勸飲伯。狂醉臥松根。不知煙暮夕。

龍挂

墨雲擁山天地黑。狂飆怒捲波濤立。蜿蜒曳尾垂海東。水氣冥濛腥霧濕。是時旱魃恣作威。勢列赤燎蒸朱旂。田禾焦槁溪澗涸。疲民苦渴仍苦饑。一朝茫洋薄光景。說此神物蟠空飛。行人咋舌不敢語。舟子紛挐艤泊處。俄然霹靂震山谷。雨點滂然急飛鏃。我方探奇向巖麓。洞瀆獨倣僧庭宿。一夜掀屛翻瓦屋。曉看拔起千年木。

墨竹

蕭郎雨重吾未見。老可千畝誰爲傳。平生食笋不計數。有時吐出胸中煙。涼堂沒水澄清影。一一小鳳飛秋天。夢魂今夜落何處。滿簃明月行湘川。

呂紀畫雁

昔觀徽廟寒破圖。寫色凓凓開江湖。西風蕭颯吹黃蘆。鴻鳥十百如相呼。開廳今展青瑤軸。又見衡湘秋一幅。誰其作者呂指揮。老筆盤旋驚衆目。能開生面寫荒寒。衰柳疎花散碧灘。萬里來時關塞遠。一行飛處水天寬。指揮時直仁志殿。豈特徒工寫蘆雁。進規立意秉忠貞。藝苑今猶稱筆諫。宅相蟬石能繼聲。畫禽最得禽之情。誰知更有呂文英。贏得人呼小呂名。

題畫絕句

小閣平闌映水光。東風無樹不鶯簧。桃花記得江南岸。一片春帆帶夕陽。

沙岸風微水不波。林居高下隱嵓阿。便當此地從耕釣。月一犂鋤雨一蓑。

茆屋高低烟樹重。陰崖飛瀑玉淙淙。溪翁不放尋詩艇。荷鍤劚雲何處峯。

竹烟松露濕莓苔。小結團茆面水開。不覺秋容已如許。時流紅葉過溪來。

一徑綠通千个竹。三間青繞萬重山。客來蕭澹無他供。臥聽秋聲畫掩關。

一片春烟濕酒旗。杏花紅壓竹間籬。雨多到處溪流急。獨拄吟筇立少時。

隔水數峯無限好。最宜雨裏復雲中。今朝溪上移舟去。看到斜陽又不同。

夕陽流水繞孤村。數盡歸鴉烟樹昏。惟底竹風無賴甚。又吹寒月入柴門。

一片秋心寫亦難。霜痕露影散晴灘。琵琶擬盡當時淚。腸有飛鴻叫暮寒。

千頃蘆花看作雪。數峯寒翠遠堆烟。道人擺棹不歸去。自愛五湖秋水船。

錢塘高邁菴[illegible]善畫山水。雖未及甑生。而筆有士氣。詩學李昌谷。頗有奇古之致。姚圖懋花卉法惲南田。山水亦秀逸。

高邁菴詠雪八首

碧翁有情媚詩客。碎翦吳雲作飛雪。草堂四照盡梅花。亂綴千珠萬珠結。步寒肌粟生破袖。蓋屏書幌冰蟾委。高吟靜瞰太古色。曉寒炙硯凋冰絲。[illegible]

粉色爲天玉爲地。萬落千村失幽翠。柴門盡閉婦子閑。不說奇寒說奇瑞。東隣西舍多農家。長林偃仰瓶匝斜。連雲宿麥已如願。醉眠何意聞啼鴉。[illegible]

迴風絕界天如夢。塔鈴無語雲衣凍。四座盡搖照石臺。一色玉毫團鐵鳳。晋塵寂寂僧雨三。放情睡味方清酣。水澹象滋倩誰悟。古佛無語香凝龕。[illegible]

雪花泛漫撲溪水。斷板橫斜排雁齒。蹇驢蹣跚與門叢。獨挂偏提沽酒子。[illegible]大流漸欲斷水底天。知盧叢棘清無煙。無灑詩介有聲謗。多在寒林老屋邊。[illegible]

銅龍轉絲澀瓊液。街壓紅闌暗雕格。簾鉤半卷濃笑春。白地光明錦千尺。粧成怯繡倚熏籠。竹爐漸暖研箋寶。鴨鋼鈿帶未須掃。小試心傳切玉方。[illegible]

頹雲壓波落如掌。乾坤淨拭冰壺爽。估客休嗟行路難。一笛江天晨擁雨。大帆毿毿挂虛空。三湘五湖西復東。看山玉照一千里。柁樓倚醉呼長風。[illegible]

銀濤蒼茫山影破。側翅哀鳴雁難過。江天萬里一老漁。醉來便著蓑衣臥。短篷出沒興未孤。清響[illegible]鳴殘蘆。當春幡溪雨不識。船頭驚速輕加兔。[illegible]

駿骨連錢汗流血。弄雪搏風四蹄熱。游龍小隊踏銀沙。勁翮穿空獸迷穴。千乘萬騎西海頭。雪花浴鐵刀光浮。追奔殺賊亦如此。直送黃河出塞流。[illegible]

仁和高爽泉[illegible]工書楷法。絕似虞永興夫子廟堂碑。能詩。如梅莊健則徐惕菴太守大榕云。古洞春深龍有氣。澄潭秋老水無波。從此特城屯虎豹。請看天上下麒麟。庭宇不除欽仲舉。英雄已去弔斳王。桃花一港空明月。古木千章自夕陽。春草云。新愁舊恨祭三月。細雨斜陽送六朝。速天綠意迷酥雨。一片紅心葬落花。皆極清麗。同時仁書者錢唐張賓連國梓汪瀛步青。

國朝詩餘作者。與宋元並軌。遠軼明代。六家詞分擅其勝。其以學術餘事爲之。而兼有衆美者。惟小長蘆釣師。嗣後厲徵君樊榭。清空婉約。得白石叔夏正傳。炷炎湖山之妙。尚可於移宮換羽間得之。近者吳穀人太史錫麒。汪劍潭學正端光。並稱高手。吳最纖密。汪則哀豔。而郭頻伽麐尤二娛[illegible]。後起獨出。一時並秀。頻伽仿表聖詩品撰詞品十二則。深得三昧。

頻伽詞品

千巖巉嶕。一壑深美。路轉峯迴。忽見流水。幽鳥不鳴。白雲時起。此去人間。不知幾里。時逢疏花。娟若處子。嫣然一笑。目成而已。幽秀

行雲在空。明月在中。蕭蕭秋雨。泠泠好風。卽之愈遠。尋之無蹤。孤鶴獨唳。其聲清雄。衆首俯視。冀窮其通。回顧數澤。翩哉飛鴻。高超

海潮東來。氣吞江湖。快馬斫陣。登高而呼。如波軒然。蛟龍牙須。如怒鶻起。下盤浮圖。千里萬里。山奔電驅。元氣不死。乃與之俱。雄放

夫容初華。秋水一半。欲往從之。細石凌亂。美人有言。玉齒將粲。徐拂寶琴。一唱三歎。非無寸心。纏綿自獻。若往若還。豈曰能見。委曲

美人滿堂。金石絲簧。忽聞玉磬。遠聞清揚。韶不在知。亦不在長。哀家一梨。口爲芳香。芭蕉灑雨。芙蓉拒霜。如氣之秋。如冰之光。清雋

雜花欲放。細柳初絲。上有好鳥。微風拂之。明月未上。美人來遲。卻扇一顧。群妍皆媸。其秀在骨。非鉛非脂。眇眇若愁。依依相思。神韻

人生一世。能無感焉。哀來樂往。雲浮鳥仙。銅駝巷陌。金人歲年。鉛水迸淚。鵾雞裂弦。如有萬古。入其肺肝。夫子何歎。唯唯不然。感慨

鮫人織綃。海水不波。珊瑚觸網。蛟龍騰梭。明月欲墮。群星皆趨。淒然掩泣。散爲明珠。織女下賜。雲霞變鋪。如將卷舒。貢之太虛。奇麗

好風東來。幽鳥始哢。陽春在中。萬象皆動。花未開。衆綠人夢。口多微詞。如怨如諷。如有玉管。快作數弄。望之遠然。鶴背雲重。含蓄

清霜無秋。微月白夜。其上孤峯。流水在下。幽尋欲窮。乃見圖畫。怔心動目。詫極而怕。鐵宕容與。以觀其變。翩然將飛。倏復可跨。遒峭

雜組成錦。萬花爲春。五醞酒釀。九華帳新。異彩初結。名香始焚。莊嚴七寶。其中天人。歙芳含菲。攝星抉雲。偶然咳唾。如珠如塵。瑰麗

名士揮塵。羽人證境。微聞一語。氣如幽磬。荷雨夜欹。松風夏寒。之子何處。秋山槃槃。萬籟俱寂。惟鶴幽瀟。千澈百囀。率君一丸。名雋

仁和錢金粟名林綜覽經籍。兼工詞翰。下筆機速。刻晷可待。華實並茂之士。此秀翹楚。穰林本名林。以時有同名者。故今名。偶見其懷人詩。錄之。

錢金粟懷人詩

風引雙旌度玉關。臨岐西望慘離顏。誰能更作還鄉夢。萬里黃河一片山。沈武威震

疎雨梅花總斷腸。銀鐙春夜細凝香。樓頭憶殺江樓燕。公子三年住晉陽。郝上舍璡

不什識面鈔詩與。慎在暮年感更多。埋骨蒼涼何處是。淼淼秋淚落如河。武進黃景仁見余少作以詩新相寄肯集合英才集所未最者可知散佚者多矣

播家閩道赴滇池。從此歸期未有期。問訊西風好憑仗。秋江鴻雁欲來時。許昆明燡

春暮杭州眠綠陰。千巖萬壑引人深。鯉魚只隔半江水。三日不來煩我心。王舒齋

征騎蒼茫不肯還。喜吟詩句效顏璧。無端恨別兼懷古。冰雨秋風六詔間。任國文

欒家石瀨聲潺潺。文杏幽篁靜掩關。吟罷五言斑管賦。背他春鳥賞春山。黃谿村灝

清明寒食味悽悽。細草狂花古剎犁。頭白孤臣易垂淚。不關萬里望金雞。金太守士灝

生計天涯作未曾。老來猶假打包僧。家鄉好在君知否。冬釀唐花舊馬塍。仲兄楨

天祿藏書任與看。更騎驄馬踏長安。玉臺一序鈔都徧。誰識徐陵是諫官。從兄御史棫

一笑居然竊寵儔。花前薄醉眠鳴騶。故撩湖牀學鄉語。提人強喚作黔州。從兄開州轂

一片黃榆下早秋。關門黯黯閉鄉愁。如君立馬無窮意。畫角殘陽古薊州。從兄謝方伯奏牧時

渾源洲前沙草春。昆明池畔淚沾巾。不堪兄弟分南北。萬里同爲旅食人。余弟叔美輸時寄昆明

仁和孫思澧仁熙能詩。氣格清穩。尤長於詞。詩句如春柳云。細眼欲窺新水色。長眉初畫遠山痕。素絲彩散綿經緯。金縷衣裁帕縕箱。當門葉嚲臨風緊。垂手枝長嫩蝶飛。對菊云。秋光放眼十分好。白日吟詩一字無。

錢塘陳秋堂豫鍾深於小學。篆隸皆得古法。篆印尤精。與奚生齊名。秋堂尊宗丁龍泓。兼及秦漢。奚生則專宗秦漢。旁及龍泓。皆不苟作者也。奚生工古文。擅書畫。詩又其餘事矣。

落葉詩佳句甚多。馬秋藥履泰云。虛白一時添客舍。冷紅隨意落漁罾。吾弟仲嘉亨云。夕照紅翻雁背重。荒山黃踏馬蹄多。

定香亭筆談卷二

清　揚州阮　元記　錢塘陳鴻壽錄

丙辰秋。按試至嘉興。與試諸人雖多。尚未厭余所望。試畢將行。有諸生獻其父詩南野堂集二帙。舟中閱之。知爲嘉興吳澹川文溥所作。披吟終日。定爲浙中詩士之冠。關中草閣游編、尤爲直逼古人。澹川居湖北汪撫軍新戎幕。及歸浙。謁余於杭州。與話兩湖戎事。歷歷如指掌。頗具才略。不可徒以詩人目之。余出先大父征苗刀示之。澹川走筆作歌。震驚一席。

吳澹川南野堂詩

入關

前山復後山。莽莽山頭月。古人復今人。黯黯山下客。朔馬當風嘶。征車夜中發。星河落人面。冰雪枝馬骨。壁立上蒼蒼。雞鳴關影白。

太華青濛濛。三峯開芙蓉。聳身踏落雁。危步躡蒼龍。高高白雲上。倏忽生虛空。窅然天地始。六合惟清風。自此九萬里。不知其所終。黃河走碧海。攬結衣帶中。逝將洗頭盆。濯足扶桑東。

我行越陝州。清曉望潼關。終南散霜氣。衣上碧彩寒。解鞍且僕馬。登城眺巖顏。風雲起四塞。渭洛交我前。東北橫大河。中斷龍門山。恃險不能守。爭雄良可歎。

偶宿驪山下。雨歇聞林鳩。處巖諳幽窮。返照明高秋。草公蘊真素。想見逍遙游。泉石餘綺麗。衣冠邈巢

由勝事行已矣空山我何求。
九嶷何嶒峴溟水注其麓山風吹野色霜草寒無綠去鳥戀餘暉流雲動疏木當時祀雖上佳氣連黃屋炎精嶷已淪神物代相屬鬱鬱松柏林下有狐兔宿立馬意廊僚秋山間樵牧
太乙下深黑雷霆駐蟠空有龍宅其湫飛雨白日中南游女媧谷北上銅人原荒岡歸叢楚古闕生墟烟山河美如此人壽速若彼去去且爲歡沽酒新豐市無使明月來照我持空杯
跨馬出咸陽緩轡行平疇清吟荒柳下迴眺陂塘秋笑言展嘉讌漁弋陪良儔蒲葦引微颸鳥何颿輕鉤素心既已諧暑景彌悠游商風忽欻蕭颯然吹古愁甘泉廢馳道玉樹凋崇邱往者能幾時我懷殊未休
藍田好山水渼陂秀關杜蒼然紫閣雲暮入終南雨浪漠藤蘿村梢梢竹圍圃荷蓧過前林歸漁問別浦藹此父老情爲我致濁醑久客憶江南興盡非吾土
青青原上麥烏烏白相逐我行苦朝飢藹然飽春綠望塋陟高邱采芳下西麓念我堂前闈白華有餘馥媿彼循陔詩徙倚迴車轂

杜陵曲

金鞍玉勒杜陵客駐馬垂鞭望阡陌楊花如雨不沾人竹枝如烟濟蔭春忽憶江南春暮好踏青湖上多芳草如此風光獨異鄉杜陵花月使人傷

秋夜曲

華星耿耿月當戶美人池上歌歌舞芙蓉香老秋風多風吹流螢亂如雨步履輕羅不覺寒醒來步韈生離緒滿天清露送歸人隔院啼螢繞人語

紫騮馬

紫騮馬蹀躞萬里何難哉不追赤日到西極安知河水從天來崑崙落空小於指星宿滿地紛如埃紫騮馬去復回生還醉倒酒泉郡馬蹄春色桃花開不見前年大宛十丈高連天人馬凍殺清海邊

青門餞侯生舞雙劍贈崔都沈八丈歌

侯生袖中有秋水飛出芙蓉亂青紫庭堂白日走精靈夾電穿空血人骨須臾一擲幾千里碧海無聲老蛟死座中客擧七十翁滿酌金觴爲生起自言年少時頭角亦頗奇彈棊與擊劍游戲無不知雲門山中有老屋稜陵關南春草綠千年猛虎射殺之徒手向前拔箭鏃朝馳燕馬間盧龍夜脫胡鉤舞鸚鵡美人如花客如玉往往衰絲間叢竹分金呼管鮑作賦遨鄒枚肝膽時因酒邊露笑口卻向杯中開關道秦皇古碑在輿圖獨上琅邪臺當時搔首瞻八極末肯埋沒隨蒿萊豈知如今意蕭瑟入蜀游秦計轉拙青門瓜落秋風多白頭看劍當悲歌途窮歲短奈老何嗚呼途窮歲短奈老何

招勇將軍寶刀歌

將軍偉然淮海姿身長九尺腰帶刀讀書萬卷不得意要扶雲極搏鵬霄天生奇材必有用持鼓靡前

色飛動名標宿衛從親軍出試戎韜歷盤洞乃者征苗嘯九谿苗氛毒派路東西夾岸旌旗天杳杳萬山鼓角風淒淒將軍手提三尺鐵夜半橫行入虎穴飛落空中露氣寒白是刀光赤人血五溪椎髻路已通南山闢負背滑蹤洞時總制張經略馳檄將軍趨上功將軍空出間道口矢石在前追在後要好轉戰九死餘絕險梯空身不有捷書中報大府來擁祖赤立臨庭墀力狩受降止殺戮豈知骨中成灰橫坡老稚將不免苦賴將軍丐殘喘好生惡殺天地心忍以民命同雞犬至今九谿千萬家將軍功德流無涯試看當時寶刀在英靈出匣生風沙不見于公駟馬名遠佩星卜他年子孫貴公侯將相非偶然幾結仁深動天地此刀殺人復活人蛟龍氣肅江海春寄語世間報恩子勿棄螻蟻爭麒麟

吳大帝廟

殿角響琅璫松陰暝黃昏神鴉寒竊火石馬夜嘶霜山色金陵在江流玉殿荒飛揚懷古意烟月自茫茫

落雁峯

黃河洗秋色太華削青金飛雁不到處白雲吹滿襟天高玉女下日出蓮花深我欲此爲宅蒼然萬古心

三原夜發

馬背江南夢春星滿客衣可憐楊柳月空照故園歸累歲依人活全家飽食稀老親應倚望無米亦來歸

登華山

二華中天敞擘開巨靈高掌嵯崇崇無邊紫塞秋風起一片黃河落照來呼吸便應通帝座登臨誰是謫仙才蓬萊清淺昆崙小人代茫茫去不回

琅邪臺

琅邪臺古稜陵秋指點金銀十二樓天地東來橫碣石滄溟北去抱神州秦皇功德經三季夏諺諸侯勸一游往事浮雲向空盡老懷飛舞不能休

江頭野步

未暝見斜月獨行聞遠鐘秋風先我至江上落芙蓉

白荷

已愛輕盈步韈新更憐珠露洗秋塵卷簾垂手明如玉月滿西洲不見人

元大父招勇將軍於乾隆五年征苗有戰績家遺佩刀濟川作歌後兩浙詩人繼有作者

招勇將軍寶刀歌　朱彭

秋河閃閃明星高當天拔轄天爲搖鯨鯢可斷犀可截曾見百鍊將軍刀將軍起家備宿衛八尺身長氣精銳引滿時彎玉靶弓騰空獨紲金絲轡龍鱗袋貯呂虔刀獨立昂藏一戎帥憶昔旌麾駐九谿跳

築𤞤猺喧鼓遊，苗布錦纏身裹皮，短刀林立利若犀，鑿尾絕壁紛攀躋，綿亘山谷連東西，狼烟沖天鳥不棲，將軍提刀覺深入，一片刀光電影飛，鹿駭獐奔鼯鼪逃，五寨居然一日平，報捷軍門抑何疾，南山大營賊倘屯，將軍開道披荊榛，墮坑傷足不暇捫，直搗巢穴猶餘氛，生擒俘虜幾千羣，苗欲乞生向刀拜，將軍殺叛不殺降，那忍株連同拔薤，後車捆載獲芻糧，勁卒搜羅陳器械，笳鼓喧闐奏凱還，歸歌作罷翼雄快，餘苗歸洞荷生成，謀建生祠奠醪醴，歌呼跳月醉蘆酒，五十餘年慶太平，近傳騷動辰州旁，出洞擄掠還遺戮，嗚呼安得再生將軍鎮苗疆，寶刀買牛輸官倉，聖世服疇歌樂康。

湯禮祥

將軍一身萬人敵，腰橫寶刀鐵三尺，飛空一片夜霜寒，壁壘旌旗盡無色，昔年奉檄征紅苗，九谿寨前殺氣高，負力恃險黠且驕，深林密箐愁猿猱，黃雲慘慘黑風急，將軍提刀出復入，戰血模糊戰袍赤，傷髏滿地行不得，報捷軍門五寨平，南山餘孽尚縱橫，此時再戰兵再接，萬帳降人馬前泣，將軍受降不殺降，降苗羅拜歸苗巢，戰績戎韜邁前代，𤞤猺聞名說遺愛，至今人象重刀，不數區區呂虔佩，酒酣月落共摩挲，蛟龍躍出腥風多，若將此刀鎮蠻府，威靈所到無兵戈，君不見漢家將軍馬伏波，天南銅柱高巍峨。

朱爲弼

雲臺偃伯清妖氛，平苗之績推將軍，將軍已往佩刀在，淩烟玉具同銘勳，鸊鵜淬花霜鋩鍔，蟠螭獸環膽透紛紜，何年金精司鎸鑄，拔鞘迸濺星辰紋，苗民當日肆封掠，九谿賊壘屯如蟻，飛毛坪前撒雕羽，龍家溪畔鳴鼓鞞，將軍提刀猶神勇，電光閃處開風雲，短兵相接斬萬級，呼聲震谷過斜曛，餘賊橫坡息殘喘，神鋒所值破竹分，渠魁既殲欃槍落，力乎此日無乃勤，將軍凱旋報經略，自洗血刃湖之濆，雅歌投壺繼以暇，部勒諸將屯帳幄，腰間三尺示不用，韜以鹿皮裹元纓，降苗如蟻來紛紛，男者面縛女足跣，經略大礮聲砯磤，將軍入辨色開闢，奈何崐岡玉石焚，遂開軍門受降虜，白虎秋氣化作春氤氳，至今祠廟鑄銅柱，（辰州苗有銅柱，乃馬殷時所立，見吳任臣十國春秋）苗民奔走薦苾芬，秋堂傳觀奇寶出，蛟龍白日氣員員，忠仁之心脫光守，匣中夜吼聲不聞，從來名將不黷武，必有哲嗣光斯文，將軍文孫今昌黎，泰山北斗士盤般，寶此赤刀作大訓，文章黼黻佐聖君，行看奕世偉鐘鼎，呂虔三公何足云。

陳文杰

風檣滿堂秋氣來，寶刀出匣驚龍雷，星辰搖搖海水立，白虹一劃青天開，將軍昔日初通籍，入直明光親執戟，腰間三尺青芙蓉，英風颯颯生顏色。詔書命典荊江兵，鐵花犮烏迴雙旌，戰氛欲心白日晴，寶刀夜作蛟龍鳴，苗人鑄刀尺有咫，鵜膏如雪洗龍子，一夜狼烟九谿起，短刀林立三百里，萬夫斫陣聲震天，將軍突出爲衆先，霹靂在手陰風旋，傷髏遍地輕於烟，九谿寇黨衛山連，負嵎虎踞崇山巔，絕險搏戰驚飛仙，苗降爭拜刀光前，令嚴殺賊不殺民，以殺止殺全窮鱗，寶刀拭淨不復用，戰場花草生青春，畏威戴德苗心死，從此苗人不反矣，甲兵

洗，蠻事春奠，匣中刀夙銀河水，淮南學士將軍孫，秋濤三折闢龍門，家傳文武世忠孝，手編家乘書前勳，秋夜沈沈月如練，滿堂賓客開文讌，寶刀捧出四筵驚，一片空光射人面，想當過決陣雲開，萬馬聲中激飛電，百戰歸來血洗稜，健兒十萬傳觀徧，古來戰績紀紛紛，殺戮成功從未聞，君不見秦國銳頭白晳子，漢家猶有李將軍。

歙鮑以文（廷博）居湖州之烏鎮，長往來武林，博極羣書，家藏萬卷，雖極隱僻罕見著錄者，問之無不知其原委，皆刻知不足齋叢書，及四庫書提要，有夕陽詩，盛傳於時，人呼爲鮑夕陽，余贈以詩云，清名即是長生訣，當世應推未見書，何處見君常覓句，小闌干外夕陽疎。

仁和朱朗齋（文藻）能詩，留心文獻，好金石，老而貧，居艮山門外清溪前，丁巳戊午間，助余輯錄兩浙詩數千家，雨久穿屋漏，余贈詩云，雨後猶添紙屋漏，藤牀著膝看魚游，先生竟似陶貞白，高卧閒書不下樓。

錢塘何夢華（元錫）博雅嗜古，精審金石，久居曲阜，乾隆乙卯與余同至杭州，僑居西湖，余嘗贈以詩云，卻因風木常多病，不爲清狂始詠詩，一種閒情誰解得，夕陽林外讀碑時，夢華昔在曲阜，嘗步行孔林外，得漢孔君碑，黃小松司馬爲寫林外得碑圖。

仁和趙晉齋（魏）博學，精於隸古，尤嗜金石文字，歐趙著錄不是過也，予試杭州，得其書隸暗記移花日一詩，決爲名士，拆卷果晉齋也。

錢塘陳春渠（鴻墀）年七十，清癯似鶴，楷隸並得古法，恬然閉戶，以詩自娛，蘇公詩云，神清骨冷無由俗，斯人頗似遠翁也，鄉人重之，舉孝廉方正。

錢塘何春渚（澍）詩翰翛然遠俗，清介自守，老於布衣，余以孝廉方正徵之，春渚以詩卻云，章服榮身孰肯辭，性耽疎放未能移，閒隨遠水荷衣綠，深入雲嵐竹笠宜，處士孔融眞可感，思親毛義不勝悲，此情倘冀垂憐察，況是才非十翮時，予答詩云，清駿無奈左雄知，老戀林泉未肯離，若論不求聞達好，此人曾賦卻徵詩。

錢塘朱青湖（彭）老詩人也，著有抱山堂詩集，杭之學詩者，皆宗之，家故貧，甫能離板，旋燬於火，青湖累被火，至是凡三矣，遷居後仍近吳山，乞余書抱山堂扁，其舊扁爲丁龍泓所書，余贈詩云，白髮吟詩獨閉關，著書常被入人刪，龍泓未見山人辦，別起書堂又抱山。

朱清湖抱山堂詩

七夕詞

烏鵲過，停金梭，思之子，望銀河，銀河漠漠流晴雪，半規月上吳山缺，天邊牛女遙相望，不獨人間各離別，吳姬妝成出雅樓，水晶簾卷涼雲秋，綵線穿成月半落，花陰漠漠凝雙眸，月影花陰相度處，漸覺寒微天欲曙，天欲曙，黃姑夫淚汍瀾，灑秋雨。

寒夜對月懷李玉峯殉寒鴻曲

天寒夜靜孤月明，百衲古琴几上橫，霜飈忽向七絃起，滿座都作飛鴻聲，鴻雁銜蘆過塞下，斷續飛鳴

自嘔啞.黃沙白草遼迷雲.天作穹廬蓋四野.聲聲掩抑風摧毛.風前相失求其曹.如縷不斷戍樓外.一聲直上狼烟高.乍隔狼烟看不見.金鞞旋揮飄忽變.千仞離將矰弋施.將軍欲啓頭鵝識.振翮高飛避肅霜.殺虎城邊競傳箭.鬱然孤影向關來.驚弓更咽鳴聲哀.羌笳亦鳴咽.邊馬皆徘徊.朔沙回首一南望.明妃愁上單于臺.愁對斜行乍明滅.交河日暮行人絕.隴外漫漫去路長.側耳遙聽倍淒切.此時流響不在耳.月光滿地寒如雪.玉峯子舍爾翠.爾翠漫作邊關音.水仙一操移人意.與爾遐從海上尋.

疊浪崖歌

疊山之高百餘丈.中有危崖屹相向.疊纍碎石千萬重.游屐來觀疑疊浪.上有撐空如纖之高峯.下有六朝不彫之古松.此崖迴合入樵徑.浪花都帶嵐烟潑.蒼茫彷彿春江濤.長風欲把濤頭翻.乘輿出為扞禦遊.石帆高掛從天下.定有翠禽控鯉魚.山前招手遙相迓.我疑五丁力獨神.鑿石散作波鱗鄰.又疑天吳移海水.一夕忽變青嶙峋.造物茫茫不可測.譎詭未許攖胸臆.且自支筇屐畔過.芒鞋踏浪看山色.

月夜訪孫楚酒樓遺址過城西聞笛作

一醉下高樓.揚舲向石頭.伊人渺難即.異代迴含愁.風月自千古.江山又九秋.城西淮鄰笛.閒步亦清游.

登妙高臺

長江遠自岷峨來.金焦鼎首高崔嵬.樓閣千尋白浪湧.山川四望青天開.林烟匝岸見歸鳥.雲氣盪胸無點埃.誰留坡仙看落日.浩然獨棹輕舟回.

垂虹橋秋望

楓葉蘆花獨遠灘.瀟瀟風露作新寒.秋光三萬六千頃.獨向垂虹橋上看.

山陰邵夢餘無華詩學極深.各體皆善.標格稍遜吳濟川.而性靈才調過之.真勁敵也.佳句五言.如陶然亭云.秋聲千樹壑.意萬山來.宿舊縣云.霜樹寒生野.天河靜對門.清涼山云.泉聲松頂落.花片竹陰飛.吼山云.石隨雲過水.樹對屋飛泉.夜發秣陵云.水門沈夜月.山影七秋河.渡太湖云.雲欄孤嶺.湖平立遠帆.自吳門放白下云.古岸生春水.長江擁夜雲.棲霞云.山花臙曖.池月照魚涼.七言如燕臺云.雲覆黃沙吞朔塞.河流白日下燕山.北固山看雲云.雲痕四合沈諸島.背色中開見大江.永濟寺云.沙草綠迷三月雨.桃花紅入六朝山.姑蘇云.四時花月吳趨曲.兩國兵戎越絕書.晚泊石城云.荒壘齊梁猶上月.大江吳楚自分疆.禹陵云.風雨鬼神趨古殿.鶯花士女拜春山.蕺山云.婦女同仇兵氣合.山川靈秀霸圖開.九日登通州城樓云.笳下邊聲來朔塞.日斜河色上城樓.又云.地央關河三輔合.天無風雨萬山開.燕子磯暮望云.霜中草樹聲難靜.月下江山影倍寒.揚子暮潮空自濟.秣陵秋色幾回看.雨泊三塔灣有懷云.大江殘夜生新水.微雨歸舟夢故人.晚過揚州別云.烟際白帆浮鷁舭.雪中紅樹隱揚州.渡江云.丹徒城郭烟中度.白下江山雪後看.梅莊放舟云.青山入夢曾知己.明月同舟當故人.桑堤晚步云.一湖靜臥

翠峯影.小雨香生高樹花.秋夜云.鶴影依依涼月立.雁聲寒帶夜霜飛.皆清新俊逸.雅近自然.夢餘原名颺.竹官江南越中.商賈意後.僅見此君.

邵夢餘燕臂齋詩

京江晚渡

遠渚淡無色.微風夜潮長.隱隱江面生.新月渡頭上.放舟出瓜步.衝波時盪槳.大江無靜流.浪打石城響.

鳳凰山對月

離離雙栖樹.冷冷流素輝.明月令人晴.興言上翠微.崇崖緣古堞.面面俯闤闠.中横萬里江.烟水空霏霏.東指棲霞嶺.西望采石磯.夜山如殘誹.淺碧浪依稀.席地舉呼飲.金波漾餘輝.長嘯拍洪厓.濟妙暢天機.空谷答淵響.籟息聲漸希.醉臥仰明月.四空星滿衣.俯視松頂雲.御在鳥下飛.巖巖玉宇闊.覺御天風歸.

發龍潭至白門作

捨舟踏亂山.一路入空碧.村墟方曉霧.屋帶斷雲濕.虛谷多回風.松聲滿孤石.暗水流蘚壁.初陽照蒼壁.空野見微綠.中有早春色.一峯稜稜明.認是棲霞岑.十載江南遊.屐跡多所歷.行客與青山.相見如舊識.林巒雖故蹊.烟景自新得.督彼清泉流.涓涓無滯迹.人行元化中.笑用感今昔.歲去不可留.百年皆過客.且酌白門酒.勞此髮未白.今宵醉桂花.已非昨夜月.

題望雲思親圖

朔風無事日.老樹無事枝.枝繁根乃枯.成葳蕤萋.親年不滿百.百年有窮期.子知養親日.已非親壯

時.尊親日苦短.況乃長別離.白雲東南來.招搖西北馳.親舍隔萬里.眠食何由知.朝得父母書.長跪讀書詞.得歸慎莫遲.不歸慎莫思.莫思父母心.淚下如綆縻.仰視南歸雲.猶在天一涯.

送韋芝匡出塞

男兒既不能.脅肩濫吹王門竽.又不能赤腳歸荷南山鋤.短衣.提客上馬去.北游商路無聞.我聞路出飛狐道.北方健兒身手好.箭血秋紅塞下草.鬼燐夜碧原頭草.古來戰壘長城多.花開塞下歌邊歌已報將軍營.鐵嶺不須甲士枕.琱戈陸海自昔稱不毛.十年生聚成腴膏.如花女兒十五六.盡騎橐駝夜炰羔.送君曉度居庸口.夕陽緊馬關前柳.一夜新霜鞬箭寒.行人爛醉邊城酒.城上黃雲如水流.松山白月桂城頭.西風吹起遼東雁.無限歸山望越州.

邀出白溝河書初白先生夾馬營詩後

平沙颯颯來陰風.萬木脫葉飛蓬蓬.白溝自昔界遼宋.百年戎馬曾交攻.黃袍聖人真英雄.鼎定洛邑開鼓豐.玉斧劃河棄勿有.錦違大度誰能同.五季殺戮禍已酣.拓剪忽復興兵戎.兒孫屏弱成南渡.安可追咎祖宗.錢王入夢索舊土.中有天意非夢夢.汴京破壞宮闕毀.藝祖事不悲塵蒙.燕雲十六州

作賂事由石晉難爲功。若云劃界太示弱。亡宋況復非遼東。我聞德至四裔守。無德焉用爭提封。君不見秦滅六國吞寰中。長城萬里防邊烽。楚人一炬咸陽空。

游焦山飲梅花樹下贈楊明府

一山如斷雲。四圍海氣白。中有千蘂萬蘂梅。江流倒漾花光碧。楊侯邀我酌梅花。拂衣便坐花陰石。夕陽沈沈不到地。交柯密蔭幹若鐵。幽根半埋麟鬣匡。寒枝高壓虬龍宅。一度花開一歲春。孤清不鬪江南豔。試問梅花誰所植。昔年曾否焦仙識。碧海風迴有異香。空山雪滿無行跡。我疑古梅花。即是高士魂。一客爲橫琴。一客爲吹笛。玉管朱絲調未終。綠英飛下流霞席。我抱梅花醉欲眠。一身都化青天月。

題唐陶山仲冕岱覽圖

赤日躍海危巒紅。九士色破青濛濛。活雲如虬蹈雙足。嘯聲吹墮松風中。碧天飛下雙白鶴。化爲綠髮青玉童。爲言洪崖在絕頂。方擔雲笈還崆峒。名山五千禹域內。泰嶽如海稱朝宗。獅蹲虎伏不可數。牛眠鶴起多幽宮。山川圖經久廢蝕。幾人肇力開鴻濛。廿年冥想結崇巘。君夢所見將毋同。豁然頓悟振衣飛。即此萬仞高穹窿。三十六盤重復重。天門浩浩來天風。一枝七尺拔雲節。一兩不借踏雪攖凌雲。醉拂日觀峰。袖間擔滿青芙蓉。釋山自號陶山子。況近先隴悲楸松。（君母居于陶山即岱支麓也遂著岱覽三十卷自號陶山子）著書聊述倚廬志。作圖尚感前游蹤。惜我五嶽未登一。正思開拓曆雲胸。名山入手如可從。徑欲吹竹騎蒼龍。乞君奇書秦樹東。手披或有仙人逢。

望岱

陡擁層雲起。蒼然見嶽形。勢盤平野闊。色聚萬峰青。草樹浮春氣。煙霞降帝靈。東封七十二。時有翠華經。

出都

此去猶爲客。何嘗是故鄉。獨憐籍導盛。其奈道途長。雲氣屯空寒。河聲響夕陽。遇瞻關路晚。煙樹極蒼蒼。

登長干塔

聳身窮萬仞。一息上雲來。日月摩空得。江山劃地開。松濤靈谷寺。草歇雨花臺。滿目南朝迹。憑誰話劫灰。

泊棲霞

不到棲霞寺。蒼茫已八年。一帆涼月下。重泊寺門前。高樹橫秋漢。空山響夜泉。幽居聞最勝。應採碧峰巔。

觀海

一片東溟土。狂濤攪四邊。雲橫成列嶂。潮白失青天。戍屋懸魚網。沙田藝木棉。太平事簡武。橫海盛樓船。

登香鑪峯大雪折從西嶺而下

到此天如握。雲低千萬重。層陰生海角。大雪下嶮峰。乍喜過危石。偶然來遠館。野僧歸荷篠。多在半山逢。

送李雪帆之楚

萬木變秋聲。西風滿帝城。高樓一夜雨。曉送故人行。杖策游燕頗。狂歌入楚情。獨憐關北雁。辛苦共長征。

逢甚鑑塘

北風吹雨雪。深夜故人來。夠酒聊相勸。孤懷且暫開。煙霞同抱癖。山水獨憐才。遲爾西泠去。輕舠訪野梅。

錢唐懷古

鐵騎長驅薄建康。議和議戰總淪亡。鶴夠春散將軍壘。蟋蟀秋開宰相堂。海上孤兒沈趙氏。步中故士索錢王。須知天意成南渡。艮嶽山先號鳳凰。

天后廟

鬮下銀濤萬里來。霞宮遠對紫溟開。月高旌旆排雲出。風定魚龍拜浪回。千炬神鐙飛遠艦。百花香樹擁尾臺。明禋願獻安瀾頌。秋雨秋潮靜九垓。

曉過故關

朝暉遠射嶺煙開。鳥道高盤漢將營。山勢割天分岸立。河聲驅石瀉關來。戍樓雲擁旌竿滿。戰地風迴畫角哀。今日時清仍設險。少年誰是弃繻才。

渡滹沱河

燕趙齊角動邊歌。木末平原見大河。旱帽鳥娑歸上黨。黃沙雪浪渡滹沱。荒村日淡收蘆荻。空磧風寒飯駱駝。獨鹿城頭西指去。蘇雲紅處亂峰多。

次龍安驛

白雲深處見棲霞。古戍樓明夕照斜。馳道四開開碧嶂。宮門一路近桃花。江山自古稱佳麗。野老逢人說翠華。曾讀去年鐫賦詔。帝心深念野人家。

重過金山題寺壁兼示雁春林

四年浮宦江南路。往返揚州十六同。昨歲春風二三月。醉吟一上妙高臺。載邀良友扁舟去。又見名山古剎開。好路遠公莫相笑。過門原是昔人來。

永濟寺題壁

人踏近江樹。犬吹出叢薄。夜聞椓杙聲。知有孤舟泊。客夢破孤磬。漸聞啼鶗鴂。一夜山風歇。僧掃門前花。

萬松嶺

種松三萬株，翠滿亂峯頂，夜半山月生，一松一月影。

舟行

紅杏花開客放舟，春風日日泛春流，一帆明月投淮浦，兩岸青山出兗州。

遠戍空濛接呂城，微風料峭半帆行，一江春雨絲絲碧，臥聽吳孃轉柁聲。

出白門

杏花如雪柳絲輕，渡口濛濛細雨生，惆悵行人過江去，十三樓畔正清明。

蘭

百畝風光轉漸和，幽芳也入楚臣歌，從來香草如君子，但得花開不厭多。

錢塘宋茗香大樽官國子助教，嘗褰糧為天台之游，所為詩飄然凌雲，有謫仙之意，其子咸熙通經學，嘗注夏小正。

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之士，浙江舉者十二人，仁和邵石菴志純、翁蓮叔名漣、錢塘陳禮門振鷺、海寧陳仲魚鱣、楊純一秉初、嘉興莊韶九鳳苞、李申玉鍔、海鹽張芑堂燕昌、鄞縣袁陶軒鈞、慈谿鄭簡香勳、定海李申三萬占、義烏樓萃千錫裘辭不就。

錢唐何春渚琪、奚鐵生岡、朱青湖彭、鄞縣蔣樗菴學鏞、山陰陳默齋騎尉廣寧以難蔭官，有孝行，致氣節，甚具才略，精審金石，兼工詩翰，所著有蒔學山房詩，余題之云，古人原不厭蕭官，只恐新詩遇賞難，誰似憐才李文端，馬前識得夏金壇，余欲以孝廉方正薦之，辭不就。

海寧陳仲魚鱣於經史百家靡不綜覽，嘗輯鄭司農論語注諸書，而考證之，浙西諸生中經學最深者也。

舉孝廉方正，江蘇陳方伯奉茲嘗謂所舉孝廉方正，江蘇錢可廬大昭、安徽胡維君虔、浙江陳仲魚三人，可概其餘，余謂方伯之言誠能識拔宿儒，然安徽當以程易田瑤田為第一，而胡君亞之。

海寧錢馥，布衣也，精於六書小學，年四十矣，余欲以弟子員屈之，不就試，旋卒，其友邵石菴志純拾其餘論為書一卷，石菴、余所舉孝廉方正士也，古文有法，桑小峴觀察深於古文，於石菴有深契焉。

海鹽張芑堂燕昌舉孝廉方正入省，有胥吏弄文阻之，欲其來解也，芑堂拂袖去，云吾若與猾胥接一言，有負薦矣，予聞之，即徵來省，特列薦章中，芑堂本于韓城師所舉優行生，名望素著，真士無虛聲也，尤嗜金石，嘗自摹吉金貞石文字為金石契，又嘗登范氏天一閣，摹北宋石鼓文，勒石于家，余借其本合明初拓本重摹十石，嵌置杭州府學明倫堂兩壁，並附芑堂詩云，銘鑄點綴款象儀，每看一字百摩挲，其因好古生偏晚，不見蘇圖猶獲碣多。

陳雲伯擬曹堯賓小游仙詩，有云，曾向紅雲侍玉皇，羽衣長染御爐香，海棠萬樹愁春雨，夜夜通明閣綠章，此意非堯賓所及，堯賓身肥重，岳陽守云，余初得堯賓詩，以為可騎鸞鶴，今見之，牛不能載，錢塘梁眉子[illegible]云，百首仙詩破曉寒，羽衣來謁岳陽官，十年重見堯賓過，不跨青牛跨彩鸞。

游仙詩佳者甚多，俞雲莊賓華云，夢入仙宮賦曉寒，黃金為屋玉為欄，衍波箋上唐人韻，記得街名碧鸞。方蘭睒霖云，朱鳥牕深戶半扃，月明聞愛鶴梳翎，紫雲一曲彈神雪，多少仙人花下聽。龔棻山扇云，猶憶當年舊隱居，詩巢花館未攏苕，有人獨折芙蓉立，多少神仙總不如。姜怡亭寧云，司香內史劇娉婷，蓉菡衣飛九子鈴，閬苑無風門不閉，萬花堆裏謁黃庭。

春草詩佳者，陳雲伯云，南朝煙雨亚三節，北里鶯花第五家，小院空增迷蛺蝶，荒陂春水鬧蝦蟆。又云，客路有時愁細雨，天涯何處不斜陽，玉關消息知何似，綠徧前朝舊戰場。陳曼生云，梅花夢後春纔到，燕子歸時客未還。陳寂芝云，殘痕淺淡連宵雨，麗影淒迷一片山。許柯云，青袍欲借階前地，綠鬢愁生鏡裏顏。坰塲生春皆似馬，蘼蕪望遠莫登山。孫夢鱗云，綠楊細雨清明路，紅杏春風上巳山。吳濟達云，美人若贈同瑤珮，燕子如歸正落花。

春草詩多清麗芊眠之作，陳壽蘇文田詩云，雁塞龍堆道路長，客愁如海正茫茫，煙濃古戍思盤馬，落日平原好牧羊，萬里秦關春似繡，千秋漢冢土猶香，遙知紅袖刀鐶夢，歌到蘼蕪已斷腸，可謂淋漓悲壯矣。

余以海塘賦試杭士，陳文杰、許柯、胡敬、陳傳經文皆壯闊，胡敬水仙花賦僅三百字，孤枝冷韻，一時傳誦。又有闌干賦，亦佳。

水仙花賦　胡敬

爾乃冰壑曲沼，雪積閒庭，凡卉彫景，仙葩吐馨，籍玉盤之叠潔，貯金屋之娉婷，芳心綻黃，稠葉披綠，黯質縷金，幽姿琢玉，揚秣陵之素華，展凌波之芳躅，含靨服之深情，隔盈盈之一曲，斷影裴回，將開未開，移春有檻，避風無臺，若妃逢洛浦，曳輕裾而乍來，日暄煙薄，撓酥洗黛，珠璣綴實，瑤瑤結佩，若神來洞庭，迷綽約而多態，碧沙文石，淺步無塵，閉門獨笑，幽懷泥人，恍如神女，逢交甫于漢濱，冷豔涵虛，澄波微漾，神光陸離，芳悰恍怳，又如湘靈鼓瑟，和而來往，羌窈窕兮嬋娟，濯寒波兮色鮮，職玉壺而莫辨，照鐵魄以增妍，羅襪凌風，絲衣曼霧，與腕闌兮比貞，同庭梅兮表潔，洵含芳兮足嘉，亦發英兮可悅，伴歲寒于吾廬兮，對形影之清絕。

闌干賦　胡敬

玉砌迢遞，金鋪波迤，微雨宵霽，和風曉吹，戶暗隨掩，簾長正垂，望遠情佳，憑虛增危，何緣徙倚，得暢追隨，則有十二闌干，橫斜位次，疎不遮風，長還覺地，亭畔橫陳，池邊低置，羅竹斜通，妨梅巧避，苔點香浮，露含光膩，倚偏迴廊，寒生半臂，爾其碧玉珍奇，迴文形勢，石氏新樣，楊家奢製，七寶裝成，百花綴綴，掩映璇閨，周遭璞砌，畫簷極妍，增華崇麗，俯朝霞帝之樓，西漢王根之第，窈窕瓏玲，蹤橫榜標，植物賦象，任地斑形，接芙蓉之行障，迎翡翠之迴屏，春老則飛絮如雪，人去則涼螢滿庭，至如闘草閒娃，吹簫侍妾，戲罷秋千，慵移步屧，院古苔新，逕回林接，小立花陰，低垂星靨，同凭如玉之春纖，徵諧留仙之裙褶，若乃巡檐索笑，負手吟詩，茶煙漾際，雨花散時，黃絹千首，紅藤一枝，綺百匝而未厭，愛四圍之並施，船

曲扶偏。欹斜步迴。況復層巖翠滿。飛閣丹明。虹霓迴帶。井幹崢嶸。夾翠磴以直上。亘丹霄而乍橫。盤空陡竪。倒景孤生。眩轉難定。躋攀莫措。與夫鬭鴨臺畔。流螢光炯。點綴紅橋。迴環金井。藥苗煙叢。石蘚秋影。莫不采錯發揮。離披完備。護金谷之穠華。助玉津之芳景。沈香亭北。倚多時。無限春光心已領。閣下賦。陳雲伯句云。宛轉迴文。玲瓏卍字。花片分紅。香痕引翠。畫闌三[illegible]垂。迴廊十二。晝靜無人。月來有影。芳草閒階。梧桐古井。鸚鵡籠低。鴛鴦瓦冷。愁看花落。笑指雲生。煙波白舫。神仙碧城。簫韻一聽。翠心三疊。荷葉聚珠。桃根繫楫。銅環鳳屜。玉篆棠題。移來花影。罥住柳絲。小作勾留。此日閒凭之處。最堪惆悵。昨宵嚴邊之時。陳湯篆復亭句云。桐陰徧轉。花影聽移。緞綴簾押。挑眼色。離地勢橫斜。天然位置。雅稱名園。亦宜蘭寺。院靜晝長。廊迴路接。吟詩時月。步傳聲韻。虛堂敞處。涼夜深時。蛩語欲碎。簫聲轉運。曲迷春檻。平接離檻。樓容月上。亭古苔生。皆有神韻。復亭今改名篤慶。

杭州諸生能以四六入法律爲時文者。湯登入綸精爲最。根柢亦深。

錢塘有王仁仁。和有王立仁。海寧有王有玉。其詩文工力亦相近也。

嘉興李毅有孝行。嘗割股以救親。鄉人稱之。余曰。毀傷肢體。非孝也。然以親故爲之。則凡可以愛其親者無不爲矣。且吾知其若此必能致身於君矣。時舉孝廉方正。予特徵之。列薦章中。

試嘉興時。衆以繪事有老諸生周封者。山水蒼秀。於風簷中寫秋山聽瀑圖。卽前一日試士詩題也。此外有錢善揚。乃蘀石翁之孫。花卉極有家法。陳球呂鈐沈瀚之山水。虞光祖之花卉。皆錄之。

杭州試畫。錢塘朱壬山水花卉翎毛皆有法。壬卽青湖子也。徐鉽之山水。梁學姚榕之梅花。張國裕陳國觀之花卉。皆錄之。

嘉興有三李。超孫、富孫、遇孫、皆秋錦先生(良年)後人。克繼家學。

嘉興吳侃叔(東發)老諸生也。博古能文。識古文奇字。嘗爲石鼓文章句。謂石鼓文中有㳄章卽用首章之前半。疊讀之。如毛詩之例。徒因刻石簡省。不重書刻之耳。所言頗爲前人所未發。

嘉興有二吳。吳澹川可謂登高能賦。吳侃叔可謂鑄器能銘。

嘉興張叔未(廷濟)時文斐然。留心金石。於海上得漢晉甎八。曰萬歲不敗。曰蜀師。曰太康二年。曰永寧元年。曰元康二年。其不全者曰吳氏。曰儒墓。曰萬因。以八甎顏其齋。予爲書八甎精舍額。平湖朱椒堂(爲弼)賦九言長歌贈之。

八甎精舍歌贈張叔未　　朱爲弼

周家塼埴之工不可見。最古惟數西京五鳳甎。炎精入地字帶土。花紋建武建初俱載洪氏編。古甓官地近接蛟蜃窟。潮落寶氣騰出黃沙邊。此氣非金非銀非瑱玉。叉文鬆眼下燭窮九淵。赤腳入水水退四五尺。手持鐵網網得珊瑚鮮。萬歲不敗冡追冰斯古。文同吉陽利壽祈延年。蜀師例與蜀師蜀夫合。良工合土功致名乃傳。其餘太康永寧元康作。隸法寶鼎天璽相後先。滄桑劫餘僅存二三字。缺月隱霧斷虹淺秋煙。拊掌大笑攜歸敝齋壁。常伴一枝檇李春秋前。(吾精古前檇李)歐陽衡文兼金石學。要於數下

桐木柯亭椽。恭王翁仲銘識皆釋。知君碑版鐘鼎皆精研。君攜繭紙命我作長句。謂我曾讀急就凡將篇。幷出脫本贈我凡五紙。一十四字字珠璣。迎丹甑銀甕巳見地寶出。方今聖人稽古眞同天。夫君著作韓碑兼柳雅。他時闕岩粉署稱神仙。一語贈君君宜銘座右。莫學八甎學士耽高眠。

嘉興楊蟠父謙皆注曝書亭詩。父子並深朱氏學。故余命之箋竹垞小志。蟠尤長於詞。嘗試花影吹笙圖詞。擅場。

疏影(題花影吹笙圖)　　楊蟠

生綃疊瀌△冷凝香鬢出。煙色初暝△柳外低搖。簾額籠疎。微黃淡月相映△儵然坐到深宵好。奈料峭春寒猶凝△對冰綃半臂添來。騰住滿身花影△　猶愛玲瓏石畔。玉笙細弄處。清韻拂拂鳴△冷浸丹唇。響轉銀簧。度出林梢花頂△笛家翠調吹簫譜。把一一新聲重訂△算生來、不是神仙。怎得者般清興△

余試嘉興詞人。倘憶范石湖花影吹笙滿地淡黃月詞意。以花影吹笙圖爲題。觀疏影佳者凡五六闋。旣乃屬石門方蘭士(薰)錢唐顧西梅(洛)補二圖。吳江郭頻伽、錢唐陳雲伯、皆有詞。

疏影(題花影吹笙圖)　　郭麐

空庭瀲水△正玲瓏澹月。簾影垂地△恨煞銀河。閒弄參差。箇儂知是誰思△橫枝倩瘦疎花活。漸篩滿、薄羅衫子△只枝頭、翠羽雙棲。難見那時情事△　雖忘黃昏院落。對闌十二曲。曲曲同倚△半搦春纖。半度脂香。笑數一行銀字△年來白石風情減。有自作、新詞誰記△但每逢花月嬋娟。便想瑤中笙簧△

陳文杰

苔階露溼△正晚風料峭。輕涼時節△小院無人。閒理瑤笙。香唇定然寒徹△南朝玉塞關山遠。訴別恨、聲聲嗚咽△漸滿身、花影玲瓏。吹醒一天明月△　猶憶小樓清夜。箇儂在月下。輕管徐歇△倚遍闌干。羅袖微揎。纖手映來如雪△[illegible]殘銀字都零落。空夢斷、餘音清越△料祇應、花外銀蟾。照見斷紅雙靨△

曝書亭久廢爲桑田。南北垞種桑皆滿。亭址無片甓。而荷鋤犯此地者。其人輒病。豈文人眞有靈魄耶。余就其址重建曝書亭。石階石柱。可久不廢。

曝書亭扁爲嚴太史(繩孫)所書。亭圮而扁未毀。仍懸亭中。舊有楹帖爲吾鄉汪檢討(楫)書。作垞集杜句云。會須上番看成竹。何處老翁來賦詩。聯木久無。余重書刻于石柱閒。

曝書亭　　阮元

久與垞南訂舊銘。江湖蹤跡髮星星。六旬歸築三間屋。萬卷修成(山)一部經。鵜野灘頭秋芋熟。落帆亭畔古槐青。笛漁早死雙孫老。誰曝遺書向此亭。

檢討後人藏有竹垞圖。海陵曹秋岳(溶)所畫。余屬周采巖、方蘭士、摹之。並和檢討百字令詞。和者三十餘人。載竹垞小志。

百字令(和朱檢討自題竹垞圖原韻)　　阮元

先生歸矣。紀江南春雨、扁舟初泊△自種垞南千箇竹。老讓頻雙開拓△蘭橈牽魚。弓枝射鴨。足伴填詞樂△

書圃長在，肯教蹤跡寄落。今日水淺荷荒，礎低柱蘚，殘址難斟酌。何處鷗邊樓影小，竹屧秋聽風幔。備老乾坤，昔懸日月，莫設悲亭，輕重華檻，卷遠山還染三角。

王　昶

南湖放櫂，正春殘兩岸，楊花漂泊。一卷生綃重寫取，仿佛前賢棲託。斯屋湖環，道漪滄浪，負此幽居樂。潞河羇旅，潮生還看潮落。　料是投老歸來，賢亭歸舫，昔雨同絃酌。記向竹西相話久，使綃苦荒非傍。杳何灣雩，雲初寶剎，重見開邱壑。（[illegible]之，是可書也。）他時過訪，叢篁應滿籬角。

吳錫麒

二分竹外，記江湖載酒，歸來曾泊。老蠹貲簪人不見，往蹟並圖重託。蘋葉波長，綰絲鄉闊，讓與閒鷗樂。參差槳趣，翠盤天半吹落。　誰復黃衢風中，鬭雞紅滿，相對斜陽酌。秋水新梨橋口路，遮護疑扶雲幔。危石能扶，虛亭更葺，高致傳巖壑。明年篙候，一尖還迸紅角。

錢　楷

五湖三畝，歎斯人仙去，落荒蓬泊。一片研經心事在，（研經室學使書名）貽向書圖寄託。流水門前，綠楊籬外，買斷坨中樂。竹猶無恙，幾番清復吹落。　擬向梅里停橈，小樓深處，輕頓還商酌。（學使有重修亭事）且覓丹青傳粉本，依樣臨書簾幙。舊句重翻，新詞競唱，別又成邱壑。瓣香日下，填詞聲價爭角。

張若采

長蘆秋老，有乘槎仙使，荒潯初泊。根觸研經心一片，多少古懷難託。丹竹敲笳，披圖岸幘，更印林泉樂。緜絹撫取，翠箋千片飛落。　還憶廳下移碑，鄭鄉老墓，到處孫清酌。試展畫圖仙館似，（學使有仙館圖）清影斜飛簾幙。亭廢亦修，書殘更葺，對此成林壑。闌檻栽竹，遊人齊識亭角。

朱文藻

柳邊竹外，幾百年星使，畫船重泊。亭北坨南遺址在，難淇丹青描託。萬卷藏書，雙周甲子，藝苑談資樂。（[illegible]）煙雲新染，免教名蹟流落。　憶昔吳仰宗風，手編年譜，系述勞斟酌。（文藻[illegible]）緗水橫塘曾過槳，何處春風柔幙。櫳欄詩亭，翁鞋軼改，歲序驚蛇壑。江鄉歸老，敝廬同此鄰角。

阮　元

修禊亭落成重題一闋

南坨荒矣，問當年游獵，潞水何人停泊。經卷詩篇零落後，現在向誰棲託。把酒能招，披圖相慰，畢竟歸來樂。精成亭子，我今重為君落。　才見五馬行春，雙兔謀水，此地同斟酌。尚有孫枝桐葉在，護得秋風簾幙。疊石栽花，引泉倒竹，依舊分林壑。著香題柱，夕陽休礙牛角。

余以養蠶詞試杭州諸生，得絕句四十餘首。錢塘江鏜云，美人莫惱秋羅薄，一箔紅蠶兩鬢絲。仁和諸嘉樂云，蠶婦若肯耕荒歲，金屋新妝頓減來。著意相反，便覺新警。他若陳亦之記得前溪寫蠶箔，蜎聲梯影

書江南，洗蠶蔟之流水，滌洞桑不斷。東風吹出翦刀聲，徐斌之，誰家少婦看花去，將恨羅裙繡未成。陳復亭之（紫）云，慣怕昂絲怕賤蠶，嬢心事費評量。皆能自出機杼。嘉興以鴛鴦湖詠鴛鴦命題，亦得絕句數十首。張森云，阿儂生小湖邊住，見慣雙飛雙宿時。丁子復反之云，阿儂生小湖邊住，不見鴛鴦相對飛。但見鴛鴦湖畔水，雙流相合不相違。曹言純詩云，湖邊盡種連枝樹，好讓鴛鴦到處棲。沈大成反之云，知他水鳥成雙宿，開得芙蓉自並頭。楊端云，曾記數來三十六，果然十八對成行。吳曾貫云，度卻金鍼還倦繡，有人斜倚畫闌看。亦佳。

偶閱韓江雅集，有陳授衣（章）養蠶句云，蠶嬢養蠶如養兒，用意甚佳。金鐙梅谿（冰）有養蠶詞內絕句云，支持兒女眠初穩，十萬生蠶正待餐。又云，絲綸吐盡為人用，留取輕身一對飛。皆吐屬不凡。余答梅谿詩云，蠶利蠶工賴長官，蠶多葉少養蠶難。梅谿更有驚人句，十萬生蠶正待餐。梅谿工於八法，尤精隸古，與山左桂未谷（馥）齊名，欲以八分寫十三經，復鴻都舊觀。

余試嘉興，既限鴛鴦湖詠鴛鴦，復限射雕七律。戲詔幕中友人曰，既歌石帚暗香疏影，不可不唱東坡大江東去也。嘉興吳杏城詩云，日落邊城耀錦袍，將軍射獵試烏號。雕盤峭嶺千尋出，箭裂秋雲一箭高。記取平蕪殷血定，知消塞上失霜毛。歸來解帶應酬飲，猶有腥風出繡韜。可謂興酣落筆。丁子復有句云，自有將軍能絕塞，共看都尉獨過橋。用北齊斛律光事對李廣事，亦典雅可誦。

嘉興試銀河篇，佳者頗多。惟丁子復為雲一抹起銀浦，灑作承平洗兵雨二句最洽。余意余亦有擬古銀河篇，將山谷體頗似唐人。

銀河篇　阮　元

七月銀河秋露涼，八月銀河結角長，九月銀河終夜轉。曉天殘月已飛霜，儂家生小長安住，漢家轉戰輪臺戍。儂在黃姑渡口行，郎向銀河最西處。銀河夜夜入高樓，樓上風清易覺秋。更有高樓在城北，樓中想亦有人愁。鳳城砧杵停中夜，珊珊疑聽河聲瀉。河聲若肯向東流，乘槎會見征人下。可惜華年若逝波，年年清露入秋多。宮中百丈銅仙老，鴛闈紅顏更若何。紅顏半在鴛鴦殿，多少秋風落紈扇。不見昭陽日影紅，惟有銀河鎮相見。安能三五月常盈，掩住銀河不得明。又恐流光千萬戶，愁人別有一般情。

丁子復

秋河伴月案戶騰，蒼龍掉尾連箕斗。白雲飛盡夜未曉，金波無聲瀉空杳。仙槎徑渡水清淺，擬乍服箱車輪轉。白練橫斜冷不收，背寒織室機聲秋。雲雕飛來諸兩聲，鈎星耿耿秋耀直。機梧塌落摧寒芒，西流向曙迴清光。烏雲一抹起銀浦，灑作承平洗兵雨。

金衍宗

秋羅雲薄涼蟾入，金井梧桐珠露溼。銀河案戶聲西流，夜深烏鵲南飛急。練痕遙挂碧天長，新月如鉤欲護光。十二樓中簾遮逗，不知隔斷是紅牆。盈盈一水橫銀浦，城上烏啼聞戍鼓。刀鐶望斷玉關秋，砧

杵敲殘雲渡古。此時別殿晚風天。紈扇西風又一年。秋屏銀燭涼初透。玉枕叢龍恰未眠。況復高樓愁水夜。大街一片金波瀉。羅帶風飄下玉階。流蘇月冷臨芳榭。別殿高樓共幾時。仙槎何事獨歸遲。人間悵望銀河畔。碧海青天那得知。

金光烈

井梧葉落秋風起。碧天夜靜涼如水。箕南斗北火西流。耿耿銀河千萬里。仰視流光照女牛。羽車雲螢鬟鬆秋素影遙迢娟鵲觀。清輝先入鳳凰樓。鳳樓鵲觀夜迢迢。一水盈盈不可渡。縹緲如聞玉宇笙。高寒下滴金盤露。誰家機杼動纖指。天漢無聲似有聲。蟋蟀階前霜乍冷。芙蓉塘外月還明。關山萬里同今夕。偶恨河梁終歲隔。天上虛傳織錦梭。人間那得支機石。奉使尋源憶漢家。客星遙訪獨天涯。若從井絡西遊去。試泛張騫八月槎。

桐鄉金以報有詩才。幼孤。賴其長嫂節婦王氏教育成之。余書其貞壽圖後云。昔宋興宗幼立風概。誰事寡嫂。衛若韓鎰敏事節嫂如母。表垂于史官。以報其從敦品力學以副之。

余在吳興試菊花詩。佳句如歸安孫玉封云。五字風流在。江南日暮春。武康徐熊飛云。小朵最宜涼雨後。清芬無奈晚風時。孝豐施愍心云。幾點輕鷗閒滿碉。一秋涼水淡於前。歸安丙寅云。細雨清香通欸乃。晚煙深影聚蜻蜓。烏程馮潮云。八月疎香依水木。一年好景記汀洲。安吉郎逵餘云。八月涼波何濟花。六朝清韻實徘徊。江南花事日應晚。湘水故人應未來。

余旅丙辰秋按試吳興。中秋日試詩士以詠東坡丙辰中秋作水調歌頭事命題。烏程張秋水鑒詩云。離合悲歡十二時。一番圓缺一番思。前身本是來天上。除卻君王總不知。可謂得詩人敦厚之旨矣。

張鑑菱花詩云。漁娃曉來背對鏡。隣舟歸去使成歌。用典雅切。

德清許積卿宗彥績學甚深。於天文尤能會中西之通。徐養原、乃西溜編修天柱之子。天算之功頗精。自言學之二十年矣。

歸安楊鳳苞、予初見其西湖秋柳詩。以爲才士也。繼至吳興。鳳苞以經解入試。于先儒之說。剖析原委。甚爲精核。尤深于音韻之學。謝蘊山方伯聘之入幕。以侍老母疾。辭不就。

孝豐施小慧世心。年未及冠。詩學漢魏六朝。以近體作鐃歌橫吹諸篇。舊錦新裁。甚爲奪目。

施小慧今樂府

上之回

萬乘向回中。蕭關野燒紅。樓臺望行月。笳鼓送飄風。西極來天馬。前軍拂彗虹。甘泉故宮在。落葉滿秋空。

將進酒

終日勸君醉。良工未可覩。江河杯酌盡。天地酒人寬。對月金尊滿。開風繡幕寒。放歌心所作。得意且爲歡。

石留

流黃攜錦石。石上水會紀。南浦春波綠。西洲遠子青。寒沙明遠渚。涼雨散繁星。載酒何人過。蘭橈不暫停。

隴頭

隴頭流水去天涯。隴上征人苦憶家。寒雁自憐蘇屬國。嫖姚不戀李輕車。秦川萬里開冰彩。嶺樹千年著雪花。嗚咽數聲驚別夢。朔風何處動清笳。

洛陽道

長秋寒夜幾搊鍇。大道春光是處濃。遙憶府城見楊柳。相看雙闕似芙蓉。龍銜寶帳三千所。鳳卸珠簾十二重。藹子更工蘇合彈。五花驄馬好游從。

紫騮馬

黃塵海樹隱邊笳。滿路烽煙滿磧沙。老去秋風移首蓿。羞看夜月映桃花。獨棲聊謝紅梁燕。共飲雛將白鼻騧。錦作連錢珠作絡。馳歸應是日初斜。

孝豐吳衛鼎眠雲。余兩試其文均置高等。不知其能詩。試畢。自呈其讀書樓初稿。苦吟綺思。絕似長吉。樂府歌行尤佳。始知錦囊佳句。不受風簷迫促也。設非吳生自呈其稿。則吾失此人矣。然則吾所未見之才亦多矣。爲之憮然。

吳衛鼎讀書樓詩

古塩山

秋來明月照高譙。少婦當窗獨欲愁。驄馬長年驅遠道。芙蓉別浦隔空洲。重重芳樹浮雲合。穆穆金波亂水流。吉札不堪頻目斷。天邊莫問大刀頭。

熟知絲布緻離逢。莫唱吳歌最慣儂。不分房空棲病鵲。誰憐背出比飛鴻。長檣鐵底三千里。大道朱樓十二重。浪語移湖安屋裏。錢牀那得櫃芙蓉。

十重樓閣九重幽。本是盧家舊書室。院院東風紅芍藥。池池春水紫鴛鴦。柔桑婀娜吳鬟婦。偷馬琳瑯大道王。相望含情不相見。祇擬飛步越河梁。

油壁青驄已遍游。闌闌初日正當樓。屏芝草皆漳珮。露井桃華總蓋頭。巫峽巫山真是夢。江南江北別離秋。文通才盡西洲曲。錯道君愁我亦愁。

思翁辛苦嗎妃稀。日暮層城怨落暉。西北牽牛長濁麗。東南孔雀任孤飛。秋風寂寞秋團扇。明月發發蘼蕪帷。多事定情緊未辭。愁悲也道精中衣。

機聲咽軋隔窗聞。每想雞鳴到夕曛。合匹不成三萬斷。流黃初染色絲紛。塞更銀燭籸紅淚。春晝梨花入夢雲。織得迴文無可寄。空箱作疊石榴裙。

香印成灰玉化煙。開緘壬子正今年。神山別有三珠樹。雲路休看七寶鞭。洛浦巫峰原是夢。消塵濁水

龍相憐。筆歌何處繁華。今乍著青衫倚惆然。

武康徐雪廬熊飛幼客平湖。備受孤寒之苦。勵志于學。詩有才力。尤工駢體文。皆有唐投余云。春風未至先欣桃李之心。時雨將來。已動蘭苕之色。是能不失唐人風範者。

徐雪廬風鷗詩鈔

登支硎山曠然亭

遠山來自天目峰。元氣蟠結於精龍。龍行一曲一城郭。地脈騰躍皆東嚮。香山頂萬丈壁。上有磴道凌煙空。湖光山色抱三郡。氣勢收納亭之中。我昔側拖青玉節。登高手摩竹柏桐。紫翠飛降山骨露。木葉掩映斜陽紅。浮雲出山風轉急。今日又到茶士宮。吳郎石子存舊約。桃花落盡重相逢。迎山草木吐萌甲。春雨一洗争葱蘢。紛紅駭綠森滿眼。洪濤鼓湧千芙蓉。相與流連足興未窮。飄颻更倚巖前松。扶輿靈秀莽奔放。下方一片青叢叢。人生何事戀榮辱。白髮容易摧春容。掉頭竟泛五湖去。豁然天地翔孤鴻。

登穹窿山

我昔手攜赤藤杖。紅樹林中躡屐上。丹霞滿山風裂破。天雞不斷空中響。二十年來獨往客。芒鞋又踏山邊石。入林恍惚失來徑。回面崇巒插天碧。山頭雲深挂千仞。溪上桃花深一尺。北開磴道若蘚斑。玉清洞府非人間。眼前突兀耀金碧。靈真出沒松風寒。森然動魄翠微裏。七十二峰生足底。鬼神驅使洞門雲。遮斷微茫太湖水。上山下山一片白。呼吸雲華生羽翼。古來巉巖隱不測。我忽登之亦奇絕。空山萬古春茫茫。放眼一氣同青蒼。征帆過雨去不息。遊山多處吾家鄉。田園半荒歸未得。步屧長在天一方。赤松仙人倘可遇。此身願學張子房。

焦山尋瘞鶴銘

仙人御風行。控鶴如控馬。何年委靈骨。遺跡荒山下。長江湧春容。月共寒潮瀉。幽竹碧濛濛。歸陰雨飄瓦。嬌碑裂古苔。林樾映清灑。孤艇失精魂。露白仙音寡。天末三層樓。吹笙懷隱者。

與京口諸子重登焦山春波閣

蒼然淮楚到尊前。勝侶重逢別幾年。高樹濤聲過白晝。大江帆影落青天。雄心風雨登臨日。回首英雄戰鬪年。十萬長刀猶寢地。那堪海上尚烽煙。

徐雪廬蓮花莊懷趙子昂詩云。花時鶴徑仍芳草。門外鷗波易夕陽。施小窗歸雲菴、懷孫太初詩云。菴前漁唱晚來起。月下鶴聲秋裏聞。俱饒神韻。

董思翁最賞趙吳興鵲華秋色圖。所摹不止一本。余藏其癸卯年所臨鵲華一幅。帶水拖林。浮煙遠岫。草屋松軒。風韻瀟灑。吳興山水以清遠移人。濟南據岱麓之北。七十二泉。隨地湧出。匯為明湖。水木明瑟。萬荷競發。流出城北。濼河灘不注前。每當秋霖初晴。煙雲斷續。具如圖畫中矣。余兩年歷下。復至吳興。思翁此輻常懸行館。自題長句。且命多士題之。

吳興試院題董文敏臨趙松雪鵲華秋色圖　阮元

思翁不是江南客。老與吳興闘風格。一卷分從舊墨林。自染青山上生帛。歷下青山有鵲華。山前元是草賓家。吳興清遠家何處。碧浪秋蘋白作花。道人同住鷗波裏。為看齊州好山水。秋色山光尺幅中。西風鄉思千餘里。我昔曾按齊州。萬朵荷花百尺樓。七十二泉流不盡。青煙雨點鵲華秋。鵲華山色真奇絕。游遊詩情不能說。螺黛濃開那尹眉。劍鋒碧削昆吾鐵。白雲如帶樹千株。雲外單椒翠影孤。若愁難到雙峯下。試看華亭此幅圖。華亭妙筆朝朝見。壁上雙峯歷歷然。我今攜書到吳興。空見秋山大如弁。弁山南畔小詞場。秋士題詩千百行。好山到處看不足。又上何山山名望弁陽。

蔣徵蔚

明湖秋水明如練。我在江南不能見。鵲華山色鬱蒼寒。我向吳興畫裏看。此圖本是鷗波筆。點染生綃誇第一。癸辛街破草廳寒。流傳更到香光室。香光妙筆擬鷗波。平遠青山擁髻螺。無端描出單椒影。想見蕊端秋氣多。雙峯秀澤橫雲表。幕讌朝嵐青未了。練帶斜將路徑迷。天容畫出眉痕小。有時著意作深秋。樹梢千尋紫翠浮。雨點空蒼留不得。風煙早已偏齊州。三間屋近依山作。本是齊州棲隱處。可憐泗水老濟大。苦憶當年山下路。作圖聊復慰思鄉。一段風流未可量。只今讀書多生趣。想見丹青各擅場。堪來我訪鷗波屋。滿目新添殘竹木。縱華深惜不親游。欲乞弁陽成小築。

徐熊飛

秋山卓立秋波清。古香觸手煙雲生。單椒秀澤忽在眼。林樹掩映明秋晴。香光主人是天趣。獨紋不淡山林情。幽花開老書禪室。染筆欲與鷗波并。螺峯兩角落嫌素。絮雲一抹橫輕晴。點綴生青塗活碧。嵐光澄澹波無聲。昔聞公謹溯苕弁。山深處開柴荊。士孫特為寫鄉思。鵲華青蛸當軒楹。雲煙過眼入

構李。幾時尺幅歸華亭。華亭所摹非一本。今觀此本尤為精。華不注山岱麓北。明湖倒浸青蓮莖。霜風凄緊木葉脫。秋氣白若銀河傾。吳興山水但清遠。安能瘦削由天成。想當林壑契巖谷。勢欲墨騎勢縱橫。古來妙手兩文敏。每借山水通仙靈。試來展讀白蘋館。齊煙千里飛空青。

為程陳無軒學博舉。勤學修節。能詩工書。鄉黨以孝廉方正薦之。以有官之人未能合例中止。

道場山歸雲庵。有孫太初墨蹟手卷。并明人字畫極多。陳無軒爲裝為三卷。余在湖州。以官帖向山僧取觀。留帖為券。閱畢。仍以卷易帖。以防胥吏驕匿。且為後來長官取卷之例。

題孫太初墨蹟卷後　阮元

山人化作秋雲飛。吳山松冷鸞初歸。華菴白塔不能至。惟見白雲明夕暉。去年道場山上去。杖策直叩枯禪扉。聽詩頗有古錦版。佛荼不用黃金徽。今秋移文入山去。直取朵雲來棘闈。滿堂賓客共剪燭。把卷數數所見稀。山人詩翰清似鶴。華陽真逸猶嫌肥。後來消客五百載。縑緗半為山人揮。煙過眼月歷遷疑。有雲氣沾人衣。此卷不可染塵俗。送還以詩歸翠微。

以元人十事懷古詩及序試湖州。詩各有佳什。序文尤多沉博絕麗之作。武康徐熊飛云。瀟湘過雨。害夢

生煙。畫華之樹瑯璫然。朝陽之蛾眉宛若。彭城水落。項王有戲馬之鄉。桀亢諸高。燕昭築求賢之館。亭長歸來。已爲天子。泉鳩縊後。空怨愈人。歌風則雲氣連天。望思之君。華滿地。雲擁愁來。波流恨去。山圍故國。鶯啼三楚之花。火入荒陵。竟化六朝之瓦。烏程張鑑云。浮雲南北。惟存曲於銅鞮。溝水東西。惜商歌於玉樹。星盤細馬。徒呼劉表之鷹。夜冷娥霄。不下武王之鴨。金仙已去。聽漳水而無聲。玉馬徒留。寫昭陵之遺影。蕭颯鶯瓦。虛覆寶衣。帳上銅溝。愁聞韻鏡。烏程周聯奎云。鹿游茂苑。三層少碧玉之階。燕落梧宮。滿地有紅心之草。笑當塗之鑄雀。二喬已嫁英雄。誦賦筆之凌雲。七子獨推賈介。敵凌霄而如迎。北闕之風。似去臺空。漫鎖南朝之月。銅仙已別。淚濺秋香。鐵馬頻來。露飄夜月。歸安姚椿云。重踏乾路之塵。舞學鶴車之花。花落茂苑。慣春之燕。亭猶香翠。被玉鞭。閒鼎之英雄安在。殘山剩水。偏歌金縷。聲聲衰柳斜陽。吹落碧雲片片。望北山川。遙通朔氣。九州人物。半歸東來。鄴下之霸圖已歇。漳水東流。金陵之王氣全收。雲山北向。香分履賣。憶春朝寒食之期。燕冷烏棲。正白下西風之候。歌殘金鳳。路指銅臺。露怨紅鵑。洲寒白鷺。桂宮星隕。依稀愛子之來歸。玉碗塵生。彷彿麗人之入夢。三千年。二萬里。歌臺舞榭。半沙落月之中。而三國後六朝。蘭殿珠宮。半春草秋風之感。

姑蘇臺　徐齊原

風冷梧宮怨君何。越來兵燹等閒過。捧心士女愁麋鹿。嘗膽英雄枕甲戈。香徑平煙迷夕照。寒村浣石冷秋蘿。生憎抱鼓親投日。消得高臺幾度歌。

章華臺　周聯奎

度材識泉氣憑陵。誰信三休到未能。羈志曾隨長鬣相。雄風偏愛細腰登。投龜肆諾眞同戲。嘗璧爭端爲可憑。卻笑乾谿終走死。猶宮荒冢野花凝。

黃金臺　溫純

歎息昭王尙有臺。英雄於此劇憐才。春歸黍谷思鄒衍。秋指苦某問郭隗。濟上論功昌國最。薊門長望鬱誰開。誰言天下無奇士。不爲黃金不肯來。

朝陽臺　胡澍蒼

巫山雲雨本荒唐。一夢千秋枉斷腸。諷諫何曾原宋玉。微辭從此咸襄王。須知神女心無玷。其奈文人筆太狂。暮暮朝朝空想像。楚天極目但青蒼。

歌風臺　姚椿

大風歌起古臺平。莽莽河流泗水聲。帝業已歸三尺劍。長陵不與一杯羹。祖龍歲月先奔逝。逐鹿山河幾戰爭。知道他時王諸呂。九原猛士泣韓彭。

戲馬臺　邵保初

虞歌雖逝霸猶沈。百尺高臺自古今。竟有浮雲齊沛水。苦無王氣壓雅陰。彭城九日空秋草。垓下千年有壯心。輪與尙書臺上客。百僚觀餞發高吟。

望思臺　唐晉錫

禍變稱戈且莫論。繡衣持節最驚魂。求仙下策成巫蠱。開衰荒兵到子孫。突出銅人原可怪。遙頒金玦豈無冤。傷心不待壺關請。未上高臺已淚痕。

銅爵臺　鈕芳春

清漳流水繞荒墳。猶見三臺倚夕曛。文獻鄴中傳七子。英雄天下竟三分。名香綺幔埋荒草。古瓦殘觚落暮雲。太息當塗貽祚短。墓門誰表漢將軍。

鳳凰臺　孫姚桂

振衣直上鳳皇臺。鳳去千年竟不迴。三國遊風空寂寞。六朝舊事重徘徊。依依飛鳥望中沒。葉葉征帆天際來。莫負崔家黃鶴句。較量終遜謫仙才。

凌歊臺　施應心

宋主凌歊遠擅名。當年于此會羣英。揮戈逐使羣姦戮。伐叛從知霸業成。百里湘潭搖翠堞。三千歌舞侍雕甍。可憐丁卯橋邊客。雪水雲煙動古情。

歸安嚴元照。沈潛經史小學。談於時名。余於蘇遺識之。所著娛親小言。頗精覈。

吳興風土宜蠶桑。田之多。與稻相半。丁巳八月下旬。按部至此。西風落葉。騷騷然有深秋意矣。因成四律。以邀和者。且以課郡中詩士。時江浙和者數十家。惟錢唐陳雲伯。獨有扶桑倚東海。一枝仙椹四時紅。二何意境闊大。得未曾有。

秋桑　阮元

扁舟長亩下鷺寒。下若桑林綠盡殘。初響天風知半落。未逢夜雪已先乾。樓前有日蒼涼出。陌上無筝錯雜彈。若使秋胡今始到。黃金一色樹頭看。

西河古社重徘徊。木葉應知屬子才。淇水秋期貧婦怨。晉廷九月饑人來。朵菱纖手空成姤。舞柘輕腰不共迴。偏是吳儂感蕉萃。十年釐下記親栽。

疏陰十畝問青黃。誰向花前喚蜜郎。釀稀時光宜薄醉。調紋情緒動清商。但教天下輕絲賤。何惜林間墜葉涼。試種東坡三百尺。變來終比春春長。

漁陽八月已空枝。還是吳興霜露遲。飛鳥雨晴猶護羽。野蠶風定尙懸絲。遠揚試伐深秋後。光景能收落照時。料有苕溪老桑亭。垂虹秋色滿新詩。

伊湯安

秋老桑畦落葉黃。野人離落興悠然。雞鳴隔巷增涼意。鴉亂疏林淡夕煙。陌上風高憐靜女。隆中樹古想名賢。祝他比戶皆輕暖。翰入豳詩第幾篇。

花開戴勝記新陰。啼鳥聲中思不禁。剩有風枝搖茅屋。尙留霜葉襯楓林。明年春繭須如甕。薄幸秋胡莫贈金。好待樹頭紅甚熟。勸農時節重相尋。

秋桑用王阮亭秋柳詩韻　蔣徵蔚

阿儂何處認秋魂。放棹重來過石門。五畝小塘淘沃影。一林寒露認柔痕。當時曾執吳娘手。此日杯傾落下村。擬種原蠶知未得。金鴉憔悴更休論。

猗猗本是不經霜。枯盡天風到野塘。看處莫教連柘館。折來猶記覆蠶箱。塵乾東海愁仙客。塞重西廣記穆王。更乞成都栽八百。飄條從此老閒坊。

愁絕秋人正授衣。紅閨禁忌事全非。綠梯踏罷路猶在。黃日照將枝漸稀。少女年華憐欲老。空禽扁戶不禁飛。幸他未化機絲去。憔悴深知節序違。

如黃滿箔劇堪憐。蛾綠而今只聚煙。無奈林中難魅相。有人樓上欲裝綿。交交黃鳥空三月。采采青楮又一年。錢譜羅敷休悵望。來春蹋取綠裝邊。

江振鵬

牧盡原桑樹半空。疎枝搖曳暮秋中。休將怨綠題餘夢。卻為知寒耐晚風。篷戶楓機吟索葉。玉人爪甲減玲瓏。輸他綺樹先春去。賺得丹黃對錦楓。

零落猶騰飽夜霜。西風又送馬頭孃。略留閒畝春陰在。空使歌臺舞袖長。牙尺才分人冷暖。錢侭休說價低昂。羅敷本是貧家女。誰歷江南黃竹箱。

蕭條白日上牆陰。陸葉陳根春事沈。半畝雨晴誰料理。一園霜露最侵尋。唐梯仄徑無人到。柘館寒川落影深。祗有野翁偏不得。又成寒蝶入荒林。

一樹平岡碧浪湖。客懷銷落一株株。使君五馬來何晚。寒士單衣望未孤。漫使銀箏翻怨落。先君為管審蕭廬。閒吟且勿傷遲暮。老繭抽絲紡得無。

陸繼輅

獨客禁寒待寄衣。吳興秋色太離披。一林風冷初傾懷。幾葉春殘未化絲。秦女攜筐歸緩緩。陳王讀曲記枝枝。我來偏動流年感。小字空傳未嫁時。

秋園閒排桂枝獨。日出東南不下樓。敗葉有時棲蛺蝶。空林無復聽鳴鳩。織成虛訂黃姑約。落盡非關青女收。何必陌頭看柳色。短牆一步動離憂。

鬢影衣香似隔生。漁陽歌歇串頭更。乍拋春女悲秋淚。誰聽涼宵食葉聲。似爾飄零真不負。幾人刀尺未催成。為他八百狐裘覺。早發春芽慰別情。

天風搖盡正愁予。猶尋猶傳氾勝書。塞上樹依斜照裏。感深尤在嫩涼初。相君老去思荒宅。處士秋來悵敝廬。衣被功成休更問。閒閒十畝未全墟。

端木國瑚

零落西風郭外樹。枝頭誰復挂金鉤。離隳影散村陰寂。秔稻風寒此事秋。無賴煙花迷杜曲。任教菱葉采汀洲。征人未返蠶絲老。五馬重來為補愁。

曾記桑陰綠過牆。牛羊開放馬頭孃。晞風葉剩拚刀影。覆露枝空野繭香。春好也曾彈陌上。夜寒猶自步漁陽。最憐買盡新絲後。卻共天寒翠袖涼。

更補豳風豈要君。分明村景見豳圃。柴門客話夕陽落。柘館人稀秋雨殘。月冷機聲離露寂。鳥空梯影踏煙寒。世間若有冰蠶種。綠老霜前尚未乾。

萬家衣被一春惰。自耐閒閒十畝涼。蠶種蝶魂迷古陌。絲團樹影挂斜陽。芸花都宅誰供圃。蠶桑田家獨面牆。晚乞使君桃李課。也將餘蔭問江鄉。

黃槐

大風昨夜到枝頭。無復當時繞指柔。帝女絲空辭晚歲。秦娥夢杳隔深秋。黃綢人散村前社。紅葉聲多陌上樓。我亦清寒依十畝。絲絲不斷憶春愁。

矮林疎禿乍經霜。勸影依稀戀女郎。旅話新尊話重九。邯鄲曲怨清商。幽禽心事聲巢戶。處士秋情仰屋梁。留得雙蛾憐已老。前身依約認空桑。

已教羅綺徧南州。獨忍荒涼奈爾愁。遠道夢殘驚促織。故園秋老賦鳴鳩。煙埋亂葉提籠徑。影瘦斜梯削桂鈎。豈有紅顏來采采。惟聞菱唱隔蘋洲。

記得深閨織事忙。馬前濃綠見攜筐。重經上箔霜初白。錯認東坡樹本黃。千戶侯門殊冷援。一時仙佔說滄桑。秋風病骨南陽思。舊日琴絲亦漸荒。

徐熊飛

雁信先催下若寒。叢條偏野雨初殘。田家客到酒方熟。樹杪雞鳴露未乾。柘屐任教乘興去。銀箏還記盡情彈。近來不厭多黃落。雜樹柴扉帶葉看。

征途倘嘔啁低徊。木落漁陽想溉才。木末已無窗妾隊。林間誰訪宋郎來。白蘋帶露村村曉。黃蝶從風故故迴。滿耳蕭騷鴨泮葉。陽春曾向陌頭栽。

楢晨梅目葉垂黃。林外郊居是沈郎。綺日光寒踰八繭。天風聲軟已三商。枌榆古道秋煙晚。槐柳荒村暮色涼。三宿匆匆感栽杭。寸心還與水流長。

斷垣高下映煙枝。無那江南雁信遲。落日澹條淒碧野。濃春桂楫繫青絲。西風古驛蟬嘶後。涼露東皐雉雊時。滌筆為圖憶松雪。蠶收黃落入新詩。

張鑑

翩翩落葉下柔枝。傳部爭傳樂府詞。才見使君來遠道。不堪女伴阻前期。黃雲戍上西風緊。紅粉樓頭暮雨遲。鄉向曲腰閒消息。湖池遙望已離披。

蘆簾紙箔滿比鄰。三月深閨少婦情。玉勒再來成舊夢。金環重探認前身。垂垂寒蛙迷空社。格格鳴鳩過別津。比似吳門仙路斷。滄田東海又揚塵。

聞卻金籠更玉鈎。山蠶砌能怨當秋。竹根夜冷傾紅友。城角霜乾踏紫騮。虛憶美人空北部。幾時高士

諸南州。祇應雅女絲納在。彈作詩商上陌頭。
神仙丹荏本庶無。凋謝成都八百株。斜日蟪蛄懸老樹。晚寒驚落倒新髓。于今拈葉悲秋士。向後攀條屬小姑。禿樹只應同白髮。誰栽黃竹到句吳。

陳鴻壽

下若櫓迴浙瀝風。綠鬟吹起碧湖中。攀條別意迎南女。擬眼奇方覓宛童。桑落酒傾陶令宅。柘枝舞散楚王宮。野人不解愁搖落。祇喜斜陽到樹紅。
響屧涼月唱初三。折與兒童當簇簪。刀尺聲中人似舊。牛羊牧去路偏諳。寒雞向曉飛枝北。野叟尋秋過屋南。虛說是精能駐歲。不如託命是紅蠶。
柴門仍借溢山遮。烏柏丹楓豔歲華。著作林疏望歸雁。文章樹老待棲鴉。寒濤碧海仙人地。野火殘煙帝女家。莫怪機絲殷夜月。一時散蕭倘騰花。
驚心女伴促裝綿。話到漁陽思悄然。秋陌春閨渾似夢。三椽五畝互生煙。年豐早賽雞豚社。風緊初聞鴨鶴天。羅綺叢堆誰省識。澀渠衣被總年年。

陳文杰

寒林葉葉響天風。秋在疏煙細雨中。牆外空條仍嫋嫋。陌頭圓影倘童童。三更冷露迷梁苑。二月春風憶鄴宮。獨有榑桑倚東海。一枝仙樹四時紅。
指點疏林蔭綠潭。夕陽惆悵使君驂。書歸淮海春非昔。圖展豳風景倘諳。憶我曾經試陌上。有人對此

話江南。莫教蠶食濟陰減。留餉吳儂八月蠶。
春郊曾憶綠雲遮。斷瑟江娥換歲華。五畝新涼飛野雉。四衢殘照噪歸鴉。箏彈秋月羅敷宅。琴譜西風漢相家。檢點寒袍成衣被。論功歷盡洛陽花。
家家妝閣數吳綵。話到三春事惘然。綠宅清陰流曉露。連村疏樹瘦寒煙。西河舊夢紅蠶月。南陌新愁白雁天。寄語吳儂莫惆悵。鳩聲梯影待來年。

陳文湛

指點寒林傍野塘。西風蕭瑟冷啼螿。隔牆嫋嫋陰猶綠。繞屋疏疏葉漸黃。女伴春游憐陌上。美人秋夢到漁陽。丁寧纖手休輕折。玉露宵來分外涼。
一片疏黃隱遠畛。柔桑無復媚三春。連宵涼露鳴蜩斷。十畝濃陰野雉馴。紅雨寫藍迷舊跡。綠雲刀翦憶前因。使君五馬躊躇過。目斷當時採葉人。

胡敬

微黃比似麴衣痕。幾樹蕭疏蔭蓽門。材美早需當世用。價高留待異時論。禦寒祇爲蒼生計。歷久空餘直幹存。多少綺羅叢裏客。可曾根本與酬恩。
西郊昨夜有霜侵。減卻前檐一片陰。但使陽和調晚節。幾曾經緯負初心。春閨自昔相須急。寒士于今

得庇深。莿秀闌芳休把玩。直垂青眼到疏林。

錢麟

兩度攀條意最長。憐他東海舊栽桑。百年偏易逢秋夕。一樹曾經拂太陽。重過使君紅叱撥。已拋天女綠衣裳。吳娘嫁後工相憶。憶到青青也斷腸。
轉眼離披照影微。橫梯落翦事都非。盤中絲散春蠶老。陌上車回涼葉飛。兒女生涯渾似夢。田園風景不如歸。城西柘館依稀認。冷雨寒風又打扉。

江鏐

普利饋成色相空。息心名義誤從同。天興寺裏齋疏雨。顯會堂前淅瀝風。僧錫未功三宿戀。佛華虛借一枝紅。衲衣若復求絲纊。忍向春時憶折叢。

錢唐方芷齋夫人芳佩、汪芍陂中丞新之室也。幼工吟詠。曾問字於杭堇浦翁霽堂兩先生。著在璞堂詩集。於閨秀中卓然稱大家。亦有秋桑和章。時楚北用兵。中丞督師籌餉。勠力王事。夫人歸里省墓。故第二章結句云然。

秋桑和作

方芳佩

閑閑十畝淡煙遮。寒日疏林噪晚鴉。葉落漁陽愁箠簇。枝空鄴院冷琵琶。陌頭重訪人如夢。苕水初波客憶家。祇有珠江風景好。依然紅徧佛桑花。
雜樹丹黃際四衢。仙山寒重說西虞。樓頭響絕人今昔。海上冰絲事有無。偶憶露香懷帝女。因吟樂府

話羅敷。烽煙未靖征車老。閒卻成都八百株。
閒同女伴話前游。無復唐梯與桂鉤。蓋影尚留天子氣。箏聲如訴美人愁。涼波瑟瑟湖池曲。疏樹依依陌上樓。惆悵垂虹橋畔路。重來已是白蘋秋。
酒香時節晚燈寒。此際農家亦閉關。黃蝶飛來梯影寂。紅蠶夢斷翦刀閒。吟殘柘館西風裏。畫向柴門夕照間。閒說使君詩第一。大蘇心事似香山。

鄞縣蔣孝廉、學鏞乃全謝山高足弟子。老年閉戶。於學無所不窺。甬上萬氏、得梨洲之傳。史學冠天下。萬氏沒。謝山得其傳。謝山沒。學鏞得其傳。縣令郭文鎬以孝廉方正徵之。辭曰。余老且病。安能遠至杭州。折節於諸大吏之門耶。卒不就。余益以是高之。兩至鄞。不得一見。

范氏天一閣。自明至今數百年。海內藏書之家。惟此巋然獨存。余兩登此閣。閣不甚大。地頗卑溼。而書籍乾燥無蟲蝕。是可異也。閱其書目。闕雜無次序。因手訂體例。選范氏子弟能文者六七人。分日登樓。編成書目。屬知鄞縣事張。許給以筆札。閣中舊版書極多。因修錄其序跋及收藏家題識印記。以資考證焉。

天一閣金石目錄。乃錢辛楣宮詹大昕修鄞縣志時所編。

鄞縣袁陶軒、鈞工詩。能古文。專治鄭康成一家之學。余因擬岑南陽江上春歎詩識之。陶軒於甬東耆舊詩文事蹟。尤多掌錄。故余錄兩浙詩於甬東最詳。

擬岑南陽江上春歎　　袁鈞

寂寞嘉州客。春風又一年。江花空自發。江柳更誰攀。鸛落雲波闊。枯桑鐵序遷。閒愁誰共遣。芳草暗遙天。

定海李瓏占有孝行。嘗授徒於某姓。不食其晚餐。蓋家甚貧。歸侍其母同食番薯。不忍在館獨御稻肉也。又嘗受富家課子之聘。既而知友人挾權力謀奪。乃固辭之。終誠其館穀之儉者。其他行類此。余曰。此眞士也。以孝廉方正薦之。焦里堂有番薯吟一章。紀其事。

番薯行　　焦循

母食米。兒食薯。母心不豫。母食薯。兒食米。兒能不泣涕。海水洶洶浪拍天。中有斯人行獨賢。使君與金辭不受。無名得此身之咎。使君曰汝勿卻。姑買市中珍饈爲賢母樂。李生叩首納金去。兩眼紛紛淚如雨。

慈谿鄭簡香勳乃曉行大守之元孫。以曉行詩得名。朱竹垞檢討嘗贈以詩。簡香以墨蹟示余。余和之。有云。別擬建堂尊二老。竹垞經義曉行詩。簡香因建堂。祀兩先生。余爲書二老堂額。秦小峴觀察爲文記之。簡香又書二老重逢圖。取竹垞別久重逢轉傾倒詩意。

鄞縣童鑫君槐、刻意爲文。詩賦亦皆名雋。余試甬上。雜詩、最愛其桃花風細魚苗賤。幅幅漁蓑入畫圖二句。饒有畫意。

余於山陰童試。得吳傑越海風潮詩。瀰然異之。及唱名。乃十二齡童子也。因以登臥龍山望會稽禹陵詩面試之。曰爾知此題難乎。對曰雖在兩地成一串耳。其首句云。臥龍不化梅梁飛。余拔之。並字之曰梅梁。

越海風潮　　吳傑

秋波不合積飛雪。怪底蛟龍眼前掣。一綫潮來天地靑。奔騰獨駕東風烈。排山倒海雪花吐。海若前驅馮夷舞。聲搖緒嶺翻雲車。勢汨龕山騰雷鼓。素車白馬空恨存。錢唐拆向蕭山奔。控弩將軍不敢發。騎鯨學士驚詩魂。桐廬江上銷風雨。輕帆平處痕如縷。飛濤雄壯能幾時。何事怒心亙千古。君不見銀河之水靜無波。洗盡兵甲滋嘉禾。

登臥龍山望會稽禹陵

臥龍不化梅梁飛。蟠螭佳氣騰翠微。風雲萬里護名鎮。百神朝拜迴靈旗。蒼松翠柏儼成列。玉書金簡精光結。宛委山頭雷雨開。窆碑亭下龍蛇掣。岣嶁石氣涵餘靑。玉帛千重會大廷。回首蓬萊舊城闕。鵂鶹啼破雲冥冥。越王宮殿銷歌舞。衰草荒煙自終古。琅琊北徙爭中原。一朝金玉藏黃土。豈如不封不樹明德馨。敢下九龍臥風雨。

蕭山王進士宗炎、越中第一學人也。其弟紹蘭。文學並茂。爲朱石君師所賞。其學實出於宗炎。宗炎子端履。頗傳家學。熟於經疏。有詩才。嘗作乞巧絕句。有云。願得巧如荷上露。一回分散一回圓。又試金銅仙人辭漢歌。奇麗頗似長吉。

擬李長吉金銅仙人辭漢歌　　王端履

漢家宮樹啼鶻急。瓦當苔繡鴛鴦溼。通天高闕日曨曨。銅人獨背西風立。西風吹老萬年枝。猶憶銅人初鑄時。望氣迎來汾水鼎。通燧拜龍竹宮祠。上陵靈霧磨刀戾。豈有神仙妖妄耳。吉蜚實璽起狼煙。銅人淚滿金盤水。許昌宮殿漳河船。授禪碑前露盜田。願爲靑鱗三千歲。移得金莖五百年。甄哀駝裝辭漢始。躍入河流牽不起。沒髮還揭砥柱波。翹胸羞勸當塗子。河上行人說未央。蘼蕪故物總淒涼。他年銅雀風吹折。空有三臺對夕陽。

蕭山徐北溟鯤深於小學。精審不苟。王少寇昶、段大令玉裁、皆深重之。

蕭山傅學灝老諸生也。頗能數典。文亦有法。

余在紹興作焚香夜坐詩。蓋別有所託也。次日以此題試士。餘姚吳大本云。一簾花影不宜夢。半榻聲絲聞似禪。顧廷綸云。簾帳卽今聞來妙。幽齋誰與識淸嚴。可稱各極揮杆。

焚香夜坐　　顧廷綸

宵分何事下疎簾。愛護濃薰故故添。簾帳卽今聞來妙。幽齋誰與識淸嚴。閒依桐枕看茶鼎。自撥爐灰數漏籤。萬籟無聲人悄悄。半窗明月映蕪奩。

試擬陸劍南芳草曲。余最賞山陰謝照二句云。一道裙腰雙屐齒。和煙和雨踏靑來。會稽車同軌作。亦多風調。同軌後改名雲龍。照又有題姚允在仙山樓閣圖七古一篇。極凌雲御風之致。

擬陸劍南芳草曲　　謝照

天涯無處無芳草。芳草爭如故鄉好。春風幾日到湖頭。定知綺徧方于島。湖波蕩漾淨無塵。畫舫輕搖載酒人。柳姑祠外虹橋畔。幾疊靑衫映綠茵。此際詩情近寒食。萬里懷歸歸未得。惟有蘇州古驛詩。疑馬有情猶相識。何時鑑水直徘徊。柳絮含煙桃蕊開。一道裙腰雙屐齒。和煙和雨踏靑來。

車同軌

鏡湖湖上草萋萋。三月黃鶯恰恰啼。兩岸春風梅墅外。一堤濃霧畫橋西。淸明時節千絲雨。嫩綠初翻鳴杜宇。胡蝶雙飛踏馬蹄。綠波碧色傷南浦。闘草歸來日已斜。踏靑南陌輾香車。裙腰一道湖南路。片片飛來有落花。放翁五十猶豪縱。錦城一覺繁華夢。鏡湖春色在誰家。舊游欲說無人共。快閣書巢鏡水邊。滿湖芳草發年年。酒旗淺蓉春波影。詩卷遙收劍閣天。美人已去空傷碧。浣紗腸有溪頭石。東風抹地燕齊飛。湖上三山務觀宅。

題姚允在畫仙山樓閣圖　　謝照

爛煋朱霞接天起。皓鶴垂翎啄秋水。方壺縹渺見樓臺。雲構璧璫碧空裏。露壇月館仙所都。丹砂爲脉玉作鋪。靑鸞背滑控不得。夢游要倩仙風扶。十二層城爛金碧。斜曛半抹紗隔格。松花滿地石泉香。如聽敲碁簾影隔。瑤島春風吹不盡。此中合貫仙槎影。流鶯倒唱提天漿。愛殺仙山樓閣靜。闘成簡叔妙煙墨。澹鬼冰壺絹素寒。試向蓬萊尋舊侶。彩雲盤屈作闌干。

顧廷綸

瓊樓十二紅闌干。蓬萊水淺生微瀾。罘罳屈曲界滿局。珠簾不捲凝曉寒。彈指雲煙麗金碧。歎風吹放星榆白。芙蓉城闕仙官居。廣寒宮殿嫦娥宅。月地雲階宛轉通。銅鐶魚鑰啓玲瓏。青鳥掌書雞守戶。下界但見雲濛濛。虹橋影落黃姑渡。銀浦無聲瀉珠露。玉笙一曲隔花聽。天雞叫醒扶桑樹。偶從瀛海泛枯槎。知是仙山第幾家。松陰滿地無人到。但有雙鬟掃落花。

蕭山蔡應襄、方干別墅云。暮雨題詩客。孤雲下第人。絕似三拜風調。

山陰何起瀛、長於駢儷之文。曾院試擬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及擬賀平苗表。皆沈博絕麗。於風會寸晷得之。尤爲能事。

擬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何起瀛

臣聞周公成洛。流觴之典肇興。秦王制西。捧劍之神斯出。昔摯虞之對。非令節攸關。緊束皙所言。乃良辰由昉。風俗相傳。其來舊矣。我大宋高祖武皇帝誕受天命。撫有函夏。度邑靜鹿邱之歎。遷鼎息大垌之歎。宮鄰昭泰。荒服枚事。東漸日域。西被月竁。南暨朱崖。北訖天墟。莫不樹頷蛾伏。稽首來王。我皇膺承丕緒。潤色鴻業。典禮制樂。登三咸五。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倘庠舉孝。惇周官之典。養老引年。循王制之舊。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道德齊禮。契香宜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事言於仙室。肺石無窮獨之民。棘林少爭訟之衆。百辟師濟。庶績其凝。流大宋之愷悌。遏亡晉之毒螫。是以耆年與衞壤之謠。稚齒有含哺之樂。侮食來庭。左言入侍。髽首椎髻之邦。重舌貫胸之國。鞮譯而至。請受纓縻。文餽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貢。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外府。充牣郊虞。而況天瑞降祉。地符生澤。馬來山車出。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甍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渦乎鑠哉。功既成矣。可以順時應令。作樂崇德也歟。維莫之春。粵上斯巳。桐華鼠化。萍生虹見。槃蘭般鄭國之士。求桑勤幽人之女。祓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暢。皇帝乃登玉輅。乘時龍。鳳蓋葵麗。和鸞雍容。七萃連鑣。九斿齊軌。魚甲煙聚。貝胄星羅。虎賁趨蹌。翠華旖旎。臨幸乎樂遊之苑。徐佾陳階。金匏在席。召鳴鳥於弇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婆娑於王子。傳歌舞於帝江。正樂既闋。羽觴斯湑。臨水祓除。與民同樂。上有如天之福。下獻南山之壽。有詔曰今日嘉會。且馳二玉。凡屬有位。咸可賦詩。並命小臣作序。爰拜手稽首以誌其事云。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太子中庶子臣顏延年奉詔謹撰。

會稽陶綬、年四十。與童子試。苦吟越舟六詠。屬稿畢而其本未完。日暮投卷出矣。余以此六詩爲擅場。招之再試。則已廢然歸村居。越日始至。稿項黃馘。不類其詩之韶秀也。

越舟六詠　　陶綬

貫道山陰入會稽。畫圖行處櫓聲齊。剡藤錦鬣翻萍出。撥罰晴虹飲練低。兩岸柔風來翡翠。半溪花影浸玻瓈。笑他欸乃清湘曲。日暮煙沈泊大堤。（畫櫓）

斂觸編成嘗短簿。濃雲淡墨瀉來工。蝶痕浸處微分碧。漁火明時忽露紅。客去岸邊鵝點點。人來港口兩岸濛濛。最憐烏桕村前路。泊盡斜陽又晚風。（烏篷）

竹竿籬箬篛頭施。（篷竹釘於竿首謂之篙撐）小泊當隄仗汝持。弄影不隨思水逝。安瀾方羨此君宜。一篙魚浪難勝處。三月春流正擺時。莫訝南人船似馬。臨波垂策莫狂馳。（竹篙）

波急難懸路正遙。凝樓掏索曳條條。晚霜貼岸幾人影。春水一月何處潮。宛轉客心縈錦纜。滯淫鄉流繫纜繞。自經戰雨搖風後。裝影毅聲共汝描。（纖樓）

春波蘸碧影徐徐。尺布纔將錦不如。山好忽驚遮欲斷。雲低偏信挂遙虛。湖平隔岸輕懸候。風急危檣半落初。安穩行人定無恙。來朝應報過江書。（布帆）

遮莫舟簾爲雨裁。晴湖春泛一總開。波光倒碧涵詩篋。山色飛青落酒盃。過眼忽驚雲似馬。倚人宜聽笛番梅。莫嫌所見非空闊。漏得斜陽入牖來。（篷窗）

越舟六詠佳句甚多。畫櫓則山陰沈王臣之最宜三月浪。不礙半江秋。蕭暨周桐之紋開新綠水。聲隔小紅橋。新昌陳承煞之花氣一篙搖曉鏡。蘋痕雙綻落春波。烏篷則有沈王臣之浴爭鴉背淨。穩受柳花輕。竹碇則有會稽胡佳之常教客夢通宵穩。量取山光隔岸齊。樓纜則沈王臣之拖殘晨岸月。界破晚湖煙。布帆則有蕭山陳應坡之不知春雨重。但見遠山移。周桐之三分花月夜。一幅水雲秋。篷牕則有沈王臣之晴移春岸過。虛受夕陽來。

蕭山教諭俞□、海寧人。擬作樓欏詩云。每值橫風日。猶思戰雨時。諸人皆遜此渾脫。

臨海洪頤煊、震煊兄弟。篤學士也。余嘗謂台郡能讀書者。惟此二人。台郡自齊次風侍郎之後。能學者甚寡。頤煊、震煊文采詞翰或未足。而精研經訓。熟習天算。貫串子史。實有過於侍郎之處。台人聞之以爲訝。

淮南子云。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測惑矣。

余於天文算法中求士。如臨海洪頤煊、震煊。歸安丁傳經、授經。錢唐范景福。海鹽陳春華等。皆有造詣。然以臨海周治平爲最深。治平拙於時藝。久屈於童子試。余至台州。治平提算就試。特拔入學。治平精於西人算術。通授時憲諸法。明於儀器。余有詩云。中法原居西法先。何人能測九重天。誰知處士巾山下。獨閉空齋畫大圜。

處州山川險阻。人物樸陋。才者至此。鮮不廢然矣。余試青田畫虎賦。得端木子彝。才調嶄新。得六朝異意。歸語秦小峴觀察曰。此青田鶴也。檄之來杭州。讀書敷文書院。貧不能自給。以鶴訴於陳觀察。余乃命之居西園。使得壹志於學。學日益進。天台雁蕩諸詩。尤極奇麗。武進陸邵聞于時賢罕所折服。獨於子彝心折焉。余有句云。誰是齊梁作賦才。定香亭上碧蓮開。括州酒監秦淮海。招得青田白鶴來。

鶴訴篇　　端木國瑚

仙人下太清。種芝香滿圃。驚鳳已成羣。遂招青田鶴。翩然鶴西來。羽毛何蕭索。處之玉池頭。雲水隨所託。萍花晚不生。菱葉秋更落。蒼苔入夢寒。白雪憐影薄。奇氣鬱青霞。瘦立驚非昨。翹頂問仙人。敢訂鬟霞約。丹還玉帳深。飯想壇中藥。

秦小峴觀察試崇文書院木棉花詩。圖瑚有句云。詩人耄老吟何苦。游子衣寒綻可憐。最爲雅切。

試紹興以雲漢賦命題。小峴心之作。因命鄭鐸畫尊君侯、青田端木子彝國瑚撰之。並極壯麗。槐有云。何日倒傾滄海。匯爲天上文瀾。有時還落青冥。流作人間霽水。國瑚有云。秋泛一槎。欺歇別仙家。耕織如常。春籠雙劍沈沈。知武庫兵戈不玩。

金華士田沃衍。民俗淳樸。士雖未文。然亦不陋。讀書負耒。肯有四先生遺風。其士之佳者。則有東陽盧炳濤、永康潘國詔、東陽徐大酉、浦江張汝房。盧炳濤擬題崔白健翮盤風圖詩云。高秋試向雪壁懸。直似秦兵能苦戰。張汝房云。平蕪搏擊灑毛血。直以六翮爲六軍。潘國詔云。畫風得勢先畫木。萬竅刁調皆怒號。收縮遠勢歸咫尺。匹練有似蒼天高。徐大酉自公堂後雙古柏詩云。參天倚勢蛟如鐵。幡然孝子忠臣節。穿花已試歲寒心。獨飽風霜看橫絕。

金華試院宋自公堂後雙古柏　　阮　元

自公堂後雙古柏。六百餘年老宋客。蟠根想已透重泉。生氣勃然出堂脊。一株樛蟠紋節轉。一株皮厚腹中鑿。尊閒驚燕不敢來。絕頂花雕刷寒翮。瓦溝殘日落青子。蒼鼠嚙嚙啜其液。此堂支柱多古礎。乾道七年魏王宅。湯陰惡楨剞不盡。羣落松楸種何益。此柏幸栽節度家。頗有清香凝畫戟。徒恨苦身長百尺。未與冬青樹爭碧。堂陰難可話疇昔。六碑首闕熙寧石。堂後有石碑六皆兩宋物

開化山邑荒僻。然地接婺源。頗有實學之士。戴金溪太史殿元少負神童之目。此後有張立本者。叩以說苑、列女傳、白虎通、釋名諸書。皆貫穿而發明之。年未及冠。所至似未可限量。

黃巖施彬經史皆能背誦。余嘗試以列代臨雍考。於二十一史中舉行典禮。徵引極爲詳贍。

浙東西兄弟皆才者。二洪之外。則有丁小雅杰之二子授經、傳經。博學多聞。有父風。邵二雲學士之二子秉衡、秉華。並傳家法。兼通經史。歸安邵保初及弟保和。少年能文。並通經術。烏程周中孚博聞強記。而文筆甚拙。其弟聯奎能詩文。而疏於經術。然亦可謂二難矣。

平湖朱椒堂爲弼通經學。兼長詞翰。成童喪父。其祖含叔以兄事牽累。羈成都獄待質。三十餘年始歸。旋卒。椒堂事祖母高、母吳。克盡孝養。撫諸弟讀書。皆成立。方蘭士爲寫慈竹居圖。余題之云。卅載玉關淚。歛秋寒自知。艱難貞苦節。突兀見孫枝。不盡報劉意。猶憐說項遲。春陰覆慈竹。爲詠少陵詩。

定香亭筆談卷三

清　揚州阮　元記　仁和錢福林錄

西湖羣山以靈隱爲最。飛來峯、冷泉亭、諸勝境。使至者俱忘塵囂。由此至韜光。山徑迂折。眞如行綠雲海中。尤爲幽絕。余至浙。始得游之。並以此題課士。錢塘王七云。嵐翠下侵苔磴滑。竹光深擁寺門園。林成棟云。靈泉百道飛涼雨。古磴千盤入亂雲。項樑云。巖壑濃影半飛簷。遞綠竹陰全上衣。會稽顧廷綸云。穿林窈窕翠生袂。俯瞰清涼雲滿甌。謝肇海云。四面湖山當檻合。六時鐘磬入雲深。蕭山汪繼培云。門擁白雲分樹色。泉穿寒澗落峯陰。陸棨云。修篁千个雲圍檻。清磬一聲雲抱樓。新昌余天樞云。鷲嶺飛雲當檻入。蛟門滴翠截江來。皆極模山範水之妙。余有句云。泉竹石分雙寺地。江湖海共一僧窗。紀其實也。

丙辰九日。同徐惕菴侍郎大椿、陳古華太守廷慶、孔勁齋國博廣林、陳無軒學博焯、何夢華上舍元錫。登霞嶼西崖。古華賦九日長歌。同人皆和之。

陳廷慶

我從檇李寄諸阮。仲容約我九日登臨湖上峯。波寬碧浪開舟去。浩渺雲停弁山鬟。節開萸蘂好與收拾詩囊與畫卷。奇文奇有秋賞兼春穠。蘋花菱花木搆有異賞。蘇堤白堤風雨欣重逢。堂堂使君先瑞霍。崙巖靈靈仙侶。又攜石筍笻。仿之竹林七賢君少姪。笑看赤壁二客公之從。昨憐果下駿驍溪路迴。今遺輕覆接引沙江衛。妙因難證僧出播經葉。妙因寺有宋貝葉經形勝再入仙極朝京峯。朝京峯在形勝山寺中

（笑指未開今鼓欲發）將翔未翔黝翠烟。龍竹欲落不落竿霧風搖松。直欲攀翠同訪陳君館。安能作闘獨擅天
隨蹤北嶺歸雲舒卷明復晦。西湖新月粧抹淡且濃。隋遊徐陵何遜與北海元方洎我豪氣追元龍。

阮　元

城中風雨驅屑不我容。相約來登湖上之高峯。江山湖海向我共磊落。安能苦吟寒蛩花叢茸。前翠蠢與較我更十倍。先使研中硬語除纖穠。近來塵痾不藥而自愈。惟覺高秋爽氣來相逢。憶昔策馬秋過拳不注。徐君與我健足皆無筇。直穿百丈石壁。龍洞出岩下。餘客瑟縮不敢從。又曾登岱題字摩崖下。鑒與出入動與雲霞衝。其時亦値九月上弦後。足底羅列萬朵青芙蓉。即今石筍峯前樹奇絕。焉比對松巖外之長松。諸君有未游者有游者。終當繼此命向雙高蹤。歸舟狂興入詩亦入酒。西山峯影墮落深杯濃。回看白雲橫斷共登處。高樓百尺合臥陳元龍。

何元錫

湖山九日雨後開新容。岩鶴同上白衲巷前峯。直與雜沓一徑入幽邃。繖花澗草到處皆織茸。飄飄淩虛共有出世想。秋光寥泬澈淨殊春穠。初從鷲嶺轉東復迤北。徑路拗折時與猿猱逢。在昔祖公（無搦）敢閉頻過此。蘇黃秦趙相繼聯吟筇。即今峯底層層縱遐矚。奇石林立勢欲來追從。捫蘿覓字荒蘚不可得。雲根雲葉蹈捲塞飄衝。江湖一綫隱約出樹杪。摩霄朵朵高插青芙蓉。三莖兩叢對此蔽門竹。百尺千尺試問何年松。良辰雅集幸預羣公末。此時心跡直欲前賢蹤。歸舟向晚雙堤夾兩鏡。回指北岫一抹蒼烟濃。鐙紅酒綠促坐與轉劇。爭看健筆揮酒如游龍。

戊午五月二十六日靈鷲峯銷夏聯句

出郭楓溪波。（李賢陳延盧古華）沿堤快新霽。綠看千樹濃。（安邑宋鎔淳之芝山）紅數萬荷麗。筍輿先後來。（袁鳳儀之黃山）松礓兩三憩。疊足山嶺遮。（錢塘何元錫夢華）攢眼石凌厲。泉喧樹影圓。（元錫瑩照芸臺）亭敞茶烟細。呼猿已無聲。（古華）飛鷲顛有勢。張實障日高。（芝山）蛙咮琢寶餅。迦陵流音聞。（黃山）澤近同節結。夏髯理巖巒。（夢華）論古咸和歲。（陶山自晉咸和始）蠟屐穿玲瓏。（芸臺）藤杖閱迢遞。一泓涵龍淙。（古華）千盤擁螺髻。具相嵌莊嚴。（芝山）題名雜分隸。洞窺一綫天。（黃山）臺降千佛偶。登頓覺忘疲。（夢華）脫略了無繫。高軒尋補梅。（芸臺余留題靈鷲軒之東補梅老梅已枯）層椒遍訪桂。柱迹追白蘇。（古華）忘形到支惠。佳蔬浸清寒。（芝山）伊蒲出新脆。解衣任劇譚。（黃山）臨池更游藝。書法尚夏圭。（夢華時）畫。（芝山作畫）硯墳拘劉蜆。（余藏晉咸和研及唐劉蜆研）竹陰午夢清。（芸臺）槐院晚蟬嘒。歸思趁吟腰。（古華）涼風襲行袂。出山尚聞鐘。（芝山）臨湖戴鼓柵。回指翠微閣。（黃山）卻瞬煙波際。此游殊耐吟。（夢華）後會良可繼。暑歇翻避人。（芸臺）我東日西逝。（古華）

丁巳秋七月。校士之暇。適吳穀人侍讀（錫麒）在杭。因招同人爲西湖月夜之遊。時上弦初過。月輪漸滿。涼露澄空。明河案戶。同人皆有詩紀事。余屬方蘭士寫湖心夜月圖。侍讀作文紀之。

西湖泛月圖記　吳錫麒

丁巳之秋七月三日。芸臺學使招同秦小峴觀察陳桂堂太守。集於湖上。薄醉方適。豐樹巳發。披披瓊

青響合萬葉。泱泱斜白氣漸半湖。延林藪之鮮娛。萬景煙之綽態。奇賞標於物外。勝情溢於目前。余因徵杭諺云。此所謂晴湖不如雨湖也。學使欣然續之曰。然則雨湖不如游月湖乎。乃申前約。訂後遊。期於月之十有二日。將謀卜夜之歡焉。夫秉燭有游。於古人夜飲無遙於小雅。是以永夕之契。醫陶陶於尹班。申旦之談。甘款款於食謝。矧吾黨心均竹柏。贊洽弦韋。翹思則霞水引情。屏觀則芳風入抱。際此歸塵乍析。殘暑新消。有眷幽遐。藉抒結轖。則劉寀郎之酒。載宋嫂之魚。鏽金之鍋。用葯風露。浮梅之罋。樂盈聖賢。豈必休斜照於鯨鐘。警重闉於魚鑰乎。是日也。輿從不喧。遨儔相召。並承夙戒。臨乎水涯。而洗霧遯霞。陰霞韜輝。雲負翔舊之顧。湖重有濟之嗟。主人騰聲詞賓。扣舷發唱。度還響之曲。詠明月之篇。俄而游氣雲輕。飄鳳霎岫。洗頭而媚夕。一鳴蟬嬌而嬌晴。當此之時。寔可知巳。於是扶橈送纓。候景迎徐。塔迴光回。橫長響入。瓷渡三潭而北。放於湖心而休焉。淺水中央。紅亭四面。瘦穿苔而細迸。雲脫樹而爭歸。味得幽多。空眞碧霞。未幾冲魄流照。高輝曜華。孕朧朧於姑波。表晶晶於餘孩。狂呼樹底。驚孤鶴之先飛。招手天邊。快老蟾之可語。時則山沈紫細。林歷青微。幽火飄螢。澄波出艇。乃有傍隄美女。隔浦蓮舟。歌朵朵其猶穉。唱彎彎而未巳。月移花而瘦。庋花愛月而濃。遮叢放玲瓏。開如十丈。烟無邊際。溢此一珠。清到滿身。轉無香之可嗅。掬之盈手。斷非水而能凉。莫不影臥微瀾。目飛朗鏡。折秋杯而疎酌。寄風笛以輕謳。渺渺乎不覺零露之沐首。斜漢之挂簷也。是知時地有遷。榮既麗盡。風物如積。冥會不同。雖游履至促。要求屈乎所適。積感緣應。人欲天從。鬱蒸之煩。而曲釋行建。霖潦之患。而圖景倏呈。乃悟宇宙之大。陶情遭遇之一致。覽其所睨。豈山水而巳哉。日月逝矣。光音幸留。在水一方。永晉君子之嘉。別路千里。不隔美人之思。爰假毫端。各述心曲。吟詠既集。誊焉記之。是日會者五人。其未與前游者。程也園吏部也。

邀同人西湖晚泊湖心亭看月　阮　元

湖心有客夜停船。白露如烟月滿弦。風裏雲霞無定色。水中星斗落高天。直愁銀漢浮身去。惟見金波蕃地圓。亭是月中山樹影。四圍虛滿玉輪全。

座中仙侶聚瀛洲。一片清光共舉頭。極浦荷花騰夜氣。出懷詞筆破涼秋。人因地勝方能聚。景是天開恐易收。來有微雲遮過雨。三更霽色爲君留。

張若采

紅衣冉冉白衣涼。拌做秋宵一段香。搖動綠雲風萬柄。濺翻荷露洗鴛鴦。

星期過後夜愔愔。桂魄團欒貼滿襟。手摘驪珠三萬斛。白雲堆裏和龍吟。

深酒還歷客襟開。江城畫角莫催哀。青天盡變芙蓉色。可有飛仙踏月來。

陸繼輅

扁舟劃破碧琉璃。水面輕寒上葛衣。如此湖山如此月。醉來欲化白雲飛。

欸乃隨波去復回。嫩涼天氣合銜杯。采菱艇子輕於葉。也趁清光入畫來。

七十九番

39A

朵朵波光剪剪秋，露華香動藕花洲，愁心暑氣都銷盡，一片空明瀉不收。

何琢錦

閒心一片狎輕鳧，粘絲三篙入畫圖，山作屏風湖劃界，裂含宿雨月如珠，乍疑涼響驚秋早，轉悶飛仙似我無，人籟蕭疎天籟寂，此身位置有冰壺。

露荷香氣襲羅衣，載酒人來葉似飛，醉後詩情同月湧，夜闌涼夢約雲歸，題名可借山千疊，倚曲誰攀柳十圍，惆悵烏篷三尺浪，仙風太緊客星微。

程邦憲

一片輕羅貼水流，玻璃界裏放扁舟，山如約我看殘照，客盡能詩賦近遊，樹影遮雲低雨脚，波光湧月上峯頭，何當直挾飛仙去，共踏西湖不夜秋。

湖心亭子曲闌紅，剪剪涼生水面風，散葉林光疑月碎，溼衣烟翠覺山空，菱荷香淡秋將老，鷗鷺情閒夢與通，一點虛明在何許，此身著處總玲瓏。

無錫華秋槎瑞璜博聞能詩，爲臨海令，落職，僑寓西湖斷橋之穆生菴十餘年，舟子、寺僧、酒媼、牧豎，皆能識之。柳洲二賢祠，龍井秦淮海祠，孤山蘇公祠，皆其所監修者。

青浦陳花南國詩才清妙，爲王蘭泉司寇昶所賞，以通判攝湖州同知，旋告病，寓西溪慶忌塔下，地名桃花港，即韓蘄王宅舊址也，依水成園，顏曰梅莊，冬梅夏荷，足供孤賞，塵市中人夢不到此也。

南屏僧主雲、際祥工畫，習董北苑皴法，予常贈以句云，南屏秋色歸詩版，北苑春山證畫禪。

南屏萬峯山房僧小顛，嗜酒能詩，自其祖至小顛七代皆能詩，予爲題七代詩僧精舍扁，又秋日過萬峯山房詩云，淡雲斜日作深秋，況是山房最上頭，行盡竹林風正起，一番涼雨客登樓。

雲臺學使贈七代詩僧扁賦謝　小顛

七代傳衣翰墨緣，新標爵榜竹林賢，文如北斗尊韓子，集少紅樓愧廣宣，涤漲拍隄初過雨，妙香浮檻乍開蓮，萬峯深處山光好，不讓題梁玉局仙。（參寥智果寺梁當東坡題字）

出杭州艮山門，未至半山，有甘墩村，春日桃花數千樹，紅雨繽紛，搖眩心目。戊午春，予兩次放舟，與蔣蔣山、陸邵聞、陸祈生諸君來遊，皆年未三十，而詩筆老成，故予詩云，詩裏情懷畫裏春，坐中縑絲盡詞人，若非才子梅前筆，辜負臨平二月春。

邀同人遊皋亭山看桃花　阮元

皋亭山下多春風，千樹萬樹桃花紅，江城愁雨二十日，放晴小舸來花中，三篙新漲紅到底，一片絳雲飛不起，仙子霞裳住赤城，麗人靚服臨春水，蘭槳搖搖行復回，横塘香霧轉輕雷，薄寒小雨未支逕留住，濃陰緩緩開兩年，我爲行春去，每到花時不相遇，崔護重來似去年，劉郎又到成前度，詩裏情懷畫裏身，坐中縑絲盡詞人，若非才子梅前筆，辜負臨平二月春。

阮雲臺閣學師招遊皋亭看桃花，因病不赴，　陸繼輅

西陵春色憐如許，紆留一月聽春雨，雙棲燕子亦無聊，盡日雕梁作嬌語，花朝五日是清明，一樣簫聲喚賣餳，金鴨香銷留麝篆，玉鈎風悄下簾旌，仙官曉策探春騎，賞花不減憐才意，一路流鶯引出城，萬樹紅圍一峯翠，此時山中雲正晴，此時客緒如中酲，桃花識我倘相憶，不見花面知花情，故園亦有春如繡，花光紅染羅衣透，趙女工調錦瑟絃，慈親笑酌屠蘇酎，作客平生第一春，感公濟濟慰酸辛，他時雅集應圖畫，添我花前小病身。

奉陪阮雲臺學使皋亭看桃花　陸耀遹

皋亭春水疑天上，縠影半篙生細浪，紅襟燕子掠波來，小語呼人上舷舫，緣隄芳草綠無涯，曲曲青溪響杈牙，是處仙源知有路，等閒弄水見浮花，花深路轉春陰護，照影空濛若初曙，赤城玉女偶相逢，步障圍綃晴香霧，東風吹雨裏芳洲，十里紅酣住客舟，岸上蹄驟飄別曲，尊前流水動離愁，一半陰雲壓溪重，溼翠闌雲不動，彌天花雨泛紅潮，春氣濃薰欲成夢，共惜芳菲倚畫橈，載香艇子去迢迢，舊山幾日花如霰，寂寂春寒掩綺寮。

蔣徵蔚

朝煙霏微將作雨，一朵白雲向空吐，弄晴嬌鳥喚行人，水汛花光花滿塢，昨宵臥病諱言愁，早共花心入畫樓，旅含鐙殘初中酒，歸裝塞帽倚披裘，今朝共贊花前騎，雖憐酒醒花猶睡，芳草連天色更青，曉山濆雨嵐多翠，此時花氣襲人衣，萬片紅雲香四圍，輿留長嘯入雲際，落花滿空停不飛，瑣媛仙使文章伯，首唱清詞衆屬客，元龍豪氣二陸才，花前跌宕揮金戟，相逢載酒共看山，只是新愁未許刪，洞口桃花人易別，西湖楊柳不勝攀，玉簫自倚春風裏，此去仙源知幾里，惆悵尋春春易歸，眼見華年逐流水，勸君莫更催雙蛾，我憐花謝花前歌，與山越水別春去，其若楊花似雪何。

戊午六月既望，予與泰州宮芸樓國□、元和張泳卿□爲月夜之遊，自金沙港策騎過十里松濤，月色浩潔，深林無人，夜鳥相應，至冷泉亭將二更矣，泉聲泠然，塔影自直，宿補梅軒，聽揚州偶然上人彈琴，接榻小夢，東方達曙而歸，泳卿塡步月一闋以記之。

步月　張鏐

碧嶂雕雲，玉壺容暑，老蟾夢醒瑤闕，露華凝翠，纖廣寒冰屑，俯流泉一掬秋心，移晚鏡、滿林晴雪，松陰靜、盤眼乍翻，素瓷凝滑，朱絲清弄發，疑喚起姮娥，環珮葉葉，瑤田萬頃，更新涼萬疊，問裝就、七寶樓臺，記留我、桂叢香窟，徘徊處、休負鄰鄉儋樓。

歲寒巖在孤山俞公祠後，石壁閒橫列正書歲寒巖三字，逕一尺四寸，下列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居空同萬八千年，隸書二行，分列字徑七寸，西湖遊覽志皆以爲出東坡手筆，隸法尤古勁，惜無名款可考，今巖下左側爲秦小峴觀察建蘇公祠。

西湖並無蘇文忠公專祠，嘉慶戊午，秦小峴觀察始得地於平湖秋月苑公祠後，專設栗主祀蘇公，屬余書扁並爲楹聯，余作聯句云，願共水仙爲秋菊，長留學士住西湖，蓋宋時杭人呼公爲學士，不稱姓也，謝

蘇潭方伯有詩紀事云。杭人思公七百載。築祠乃在嘉慶年。

蘇公祠西堂無扁。余在山左。曾拓得熙寧十年坡公爲張龍圖所書讀書堂三字碑。因卽雙鉤其字爲扁。公之祠扁得公自書。一時稱快。

嘉慶三年西湖始建蘇公祠誌事　阮元

蘇公一生凡九遷。笠屐兩到西湖前。十六年中夢遊徧。況今寥落七百年。西湖之景甲天下。惟公能識西湖全。公才若用及四海。德壽不駐湖山邊。區區明聖一掌耳。易補缺陷闢塞填。長隄十里老葑捲。北峯頓與南峯連。雨雲雪月入吟袖。裝抹濃淡皆鮮妍。水枕疑與山俯仰。百吏散後登風船。可憐紗縠歸不得。欲歸陽羨愁無田。江頭新白說學士。碑在口上無勞鐫。三百六十寺興廢。豈無一屋祠公焉。前載我飭書院像。聊以山水娛四賢。柏堂竹閣今尙在。一祠究竟公當專。淮海秦公世交後。（觀小蜆祠旁亭）辦此驗出淸俸錢。蕭寥殿下百弓地。宅有花樹池多蓮。讀書堂字公手蹟。一扁橫占屋十椽。吁嗟乎公神之來如冰仙。靈風拂拂雲娟娟。棲霞明滅衣蹁躚。萬珠跳雨生白煙。琉璃十頃滴光圓。水樂驚起魚龍眠。我歌公詩泳秋蕣。以孤山泉神歸來兮心超然。留湖樓下湖連天。

嘉慶戊午九月二日。予舁筍輿過保叔塔後山。沿西溪棄亭山入河。稍泛小舟至茭蘆菴。數十里中松竹梢接。桑麻黃落。豆花瓜蔓。映帶秋水。風景迥與西湖不同。菴內古梅二株。枝榦橫斜。高出簷際。老僧梅嶼雲山無俗韻。詩亦淸遠。與此菴相稱。董香光書菴榜爲茭蘆。予謂楞嚴經云。中間無實性。是若交蘆。此菴家頭性虛妄若交蘆耳。書交爲茭。失其旨矣。梅嶼手楞嚴經。聽予言而悅之。且言其師太嶽能詩。以交蘆對舉葉。舉葉者。張得天書維摩經義。以名其堂也。菴之西里許爲秋雪庵。北高峯正當其南。蘆田千畝。白英初生。此地荒寒有幽趣。人罕至者。歸舟書此紀遊。且貽梅嶼。

余嘗以八月旣望觀潮於海寧。浙潮海寧爲大。至錢塘已減半矣。故予詩云。錢塘江潮秋最巨。未抵鹽官十之五。海潮之說。自來不一。海寧俞思謙有海潮輯說。於盈縮消長之理。頗多發明。余爲序之。

海潮輯說序　阮元

海寧俞子思謙老于海濱。遷于經。余初至浙。卽於片言間識之。俞子出所撰海潮輯說。以質於余。觀其引據浩博。辨論詳晰。可謂賅備矣。竊謂人知潮汛之應乎月。而未知其所以應月之理也。人知潮汛之盛於朔望前。衰於朔望後。而未知其所以盛衰之理也。人知月當正南北子午位而潮汛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于子午之理也。所以應月者何也。月生水。日生火。火本燥。及其炎上也必苦。水雖淡。及其潤燥也必鹹。故鹹潮大苦。海水有火。蜀中火井鹽井同其淺深。鹹苦每相因也。日光燥地。積熱成燥。得水卽鹹。故以水沃灰。必有鹹鹵。其明驗也。是以日燥大地。地中有火。水歸於地。海所以鹹。鹹者重而下沈。沈則無潮汛矣。然而月生水。月之水淡。淡入於鹹。鹹者必輕而浮矣。海以水類從乎月。氣應若沸。亦必輕而浮矣。故海雲作雨。雨水必淡。月水入海。海水必輕。輕則必浮。浮所以有潮汛也。此潮汛應月之理也。所以盛於朔望前。衰於朔望後者何也。日月合朔。相距最近。月行之天。最附於地。日行之天。更遠于月。

月近而日遠。燥氣不敵溼氣。溼氣盛而陰水入海。則潮汛生。若生明之後。日月漸相差。以至相距至一象限。則日燥乎月。而潮汛衰矣。至望又盛。日月相望。相距最遠。遠則日不燥月。而月之溼陰又盛。若生霸之後。日月漸相近。以至相距一象限。則日又燥乎月。而潮汛衰矣。朔望後二三日潮汛尤盛於朔望者。譬之寒水在釜。薪火方盛。當火之盛。驗水之沸。旣而火雖稍衰。水轉大沸。火大衰矣。水乃不沸。此朔望盛衰之理也。所以生於子午位者何也。水性就下。止者必平。平者其性橫。橫則當卯酉位。以月行卯酉位。是在水之側。不能使之升降。故潮汛未生。惟行至南北之中。在天當午。在地當子。水準地平爲橫。月正地心爲縱。其氣全以相感。月之水精入於海。海之水氣應乎月。此潮汛生於月當子午位之理也。至於一年之中。月與潮幷盛於八月者。四五六月。日光太燥。月之陰溼不能敵之。至秋日燥誠而月溼生。以溼沃燥。而地味鹹。以溼入鹹。而水氣升。所以盛也。譬之初熄之灰。以水沃之。其味與氣烈于寒灰遠矣。所以冬日之潮反不及秋中也。海外諸書紀潮生之候。一日之內或有遲早。里差故也。至於朔望盛衰。則天下同之。唐宋說部性理諸書。惟高陳其理而未實驗其事。西洋天學諸書略能於事求理而未抉其微。余觀古人之書。兼采泰西之說。妄爲扣槃捫燭之論。惟期其理明事實而已。嘉慶二年八月十八日。元至海寧觀海塘。且候大潮。舟次書此。以詮諸俞子。俞子以爲然否耶。

八月望後至海寧觀潮　阮元

錢塘江潮秋最巨。未抵鹽官十之五。我來鹽官塘上立。月初生霸日躔午。江水忽疑不敢東。海口哆張反西吐。夜潮洗去晝洗回。順水能文逆能武。（吳運子晝有文武水）潮不推行直上飛。水不平流自傴豎。海若踦陵日再怒。地中回振千雷鼓。馬銜高坐鮫宮舞。拔箭倒發錢王弩。須臾直撼塘根去。搖動千人萬人股。如捲黑雲旋風雨。如騁陣馬鬪雄虎。如陰房炭海底煑。如決瓠子不能禦。三千水犀徒滄溟。十二城闉錢天柱。氣欲平吞於越天。勢將一洗餘杭土。吁嗟乎地缺難得媧皇補。大功未畢悲神禹。此是東南不足處。豈爲當年文與伍。滄海桑田隔一隄。魚龍黎首相鮮處。我皇功德及環瀛。親築長防俾安堵。全用金錢壘作塘。不使蒼生沐鹹鹵。週來鱗甲浪挾沙。卻指尖山作門戶。雁齒長橋十萬行。魚鱗巨石三層礎。觀其揚汨擢拔形。枚乘以後少奇語。吁嗟乎此塘此潮共千古。嗣人必樂帝心苦。

奉陪阮雲臺學使海塘觀潮　蔣徵蔚

疾雷怒走三神山。海水倒卷迴洪瀾。歘氣出雲以自闢。忽然一綫星風還。吹出天地青嫵媚。當其沆溉衝鬪閒。沆沆極目何洸瀁。揚汨四際淸瀾安。紛紜沈折成驚湍。澇滯潰濆瀟漣儼。假儀儀微戲疑盧煩中意遺且房。出日入月心神捐。翩然白貫飛萬千。鯢頭怒突嵴囷闢。浩如匹練飄長天。嬌若駿馬相騰騫。須臾帷蓋何縣聯。白龍下墜蛟螭顚。頃刻密雨珠回旋。壯士大呼三軍前。曲隊列伍行貢蜎。鐵騎蜀作蹶戈鋋交。殺氣又過旌旆霹靂應手。飛弓枝柱矢萬道。殷如蛛絡繹。迸作宜僚丸。旬瓌鞺鞳鞾塡。大白鼉鼉生長煙。雌霓皓潔才連蜷。雷泥電激溧八埏。少遲便覺乾坤顚。此時壁壘援中權。金鰲山立從玉嶺。實門峇荼帝完堅。上有旆旌下纓紫。左有咸戊右頭銅。前有鬱律後豹麋。迴罄肆祥神疊疊。

七十九書　39 B

巨靈擘破雙崖端夸娥暴出萬劍攢短兵陸接心胸刓耽耳厭鼻血兩肩憂心抉惄不可瘳忽又滅沒潛重川空中樓閣十二環璇璣玉衡色闌珊十十百百自相連一一五五相輝蜎江妃窈窕翔偃蹇體生光華氣香蘭蒼錦雲衣舞龍蟠朝霞青朵仙乎仙朋瑞玉羽珊乎珊飛行六合風雲婀芬芳翕布羅孫莖呼吸靈氣入丹田非猶微沫箸霧濤羽服一舉履變遷海若皆憤意未闌此時合戰龍鬼揮千鉦合鼙張空拳萬馬蹴沓膚不完赤岸直彎扶桑巔溟池九萬鯤鵬搏捷靈儵忽追神姦惡厲擊攫摧兕頑閃屍喍喍吹鴻漣焰焰陰火疑潛燃崩壞虧覆扶傷殘餘怒猶欲窮九泉嗚呼潮汛眞大觀海鰌出入秋不眠沐池煮釜然不然神龍變化元復元高卑天運移星躔圜靈晦魄舒兩弦大地噓吸血脈偏鴻鈞鼓鑄一氣盤天水外離生處員歸墟升降無關鍵五行不在陰陽先晝夜只使雙丸摶子午自結登虧緣二十九度妙酒沿合朔辰會遲速愆左旋右旋理不傳卯辰應位誰復詮陽盛陰盛常自全銀濤渺渺鐙巫潛前者後繼思誰賢龍血石何由攢東游入海眞堪憐銀山動地神魚搬令人空憶雙王年鐵幢萬弩潮痕穿我來觀罷神猶寒金堤千古堅如磐一吞渤澥何其寬

丁巳秋七月將按試浙東十五夜舟泊蕭山湖內張皋聞爲作蕭山泊月圖同人題之余最愛張子白無數彩雲閑客住一杯先醉学羅秋二句

蕭山泊月　　阮元

纖雲卷盡早涼天越水清冷夜泊船猶恐中秋無好月今宵先借一回圓

西湖其奈鏡湖何百里遙天瀉玉波看到三更齊轉首清光到底浙西多　　陸繼輅

一峰秀色留吟舫百斛秋光瀉酒杯珍重蕭山湖畔月也隨仙節度江來　　張若采

柁樓晚飯放扁舟卻趁涼宵載月遊無數彩雲攔客住一杯先酹学羅秋

齊拓篷窗話寂寥侍郎雅興盡三蕉笑他壬戌秋宵客苦爲飛仙怨洞簫

山光月色兩徘徊曾見千絲越網來此是浣紗人去路柔波猶膩好青苔

遙憐雲子芙蓉色獨倚玻璃鏡鑑湖那得夜涼騎白鳳同尋仙夢抱冰壺

丁巳秋至山陰邀同人修禊蘭亭高旻蕭爽林泉共清一時逸興不減永和上巳同人賦秋禊詩奚鐵生爲之補圖余作序記之

蘭亭秋禊詩序　　阮元

在昔典午中移啓江東之雲岫琅琊南徙持吳會之風流山林之懿競呈觴詠之情感盛離悟老易之旨猶切戲殤之悲豈非神州不復易興陸沈之歎中年已往甚釋哀樂之懷鍾情既深發筆斯暢是以林裴孤亭結山陰之幽契定武片石傳永和之逸軌矣元以嘉慶二年八月上巳按部於越嘉賓在坐簿領既徹游情共馳再揚曲水之波展脩秋禊之禮浴沂翻與本無閡于春風采蘭賦詩實有異于溱

水是時清風未戒白雲午晴曲谷屢轉重山爭峻發崇巖之桂氣起秀麓之松嵐迴谿接步緬陳迹于古人爽籟入懷屬高情于天表夫悼心既往者撫留景而亦悲撰志詠歸者臨觴節而彌適況今朝野般閒敬修名教吾黨遊歷皆在壯年白駒未縶動空谷之雖輪旅雁羣飛集江湖之素羽振翰無采雖愧元長之才侍晏承恩曾效廣微之對良會已洽清吟紛來內錄賓客威黨之詩外納僚屬生徒所詠凡有作者皆著于篇

余至會稽謁大禹陵作詩有云子元誕妄太白顚亂引汲竹疑重瞳夏家天下子亦聖曷爲薄葬於越東蓋古人死陵葬陵死澤葬澤故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自竹書紀年妄言舜爲禹遷死蒼梧劉知幾史通因之遂以魏晉禪奪上疑三代太白詩言堯幽囚舜野死皆毀經蔑聖之尤者試思禹傳子子亦聖人曷爲野死乎此可破千古之疑矣

謁會稽大禹陵　　阮元

會稽巨鎮東南雄宛委樹嵽青空文命之陵據呂墨朝衣九拜揚春風典謨有字邁有紀豈假弱筆陳豊功惟思禹德在於儉無間再歎世折衷山川主名遍天下此山不載禹貢中揚州域廣漸海表刊定未紀夷與戎東教躬勞遂道死參耕鳥畝封葛桐陵者葬陵澤葬澤蒼梧之野將毋同豈如後人詭且侈沙邱還至咸陽宮子元誕妄太白顚亂引汲竹疑重瞳夏家天下子亦聖曷爲薄葬於越東試以吾言問二子無稽之說將立窮我拜既畢題窆石白雲滿穴春陽紅帝之瑞應氣郁郁神所出入光熊熊重黎受命地天絕惟有陵戟猶相通

遊山陰水石洞

飛夢下天姥餘情入吳越鏡湖波逼山石實水搜窟飛梁駕重門立柱抗高闕冷壁悟禪面瘦峯露仙骨定役靈匠心莫謝天機伐削成夏圭斧奇拜米顚笏清風漱玲瓏澄潭倒崷崒紅樓四月寒烏舫一篙滑藤枝青已長蘋花香未歇勝境豈在多覽古興超越緬想山阿人沿洸弄明月

由山陰至上虞渡曹娥江經梁湖山深水曲林木蔚然遠勝七里灘

渡曹娥江　　阮元

兩歇雲意爛霽色動孤岫曉渡餘清寒初陽出春晝重山旣清深桑松亦喬秀靈祠屬幽隲破碣不可讀登舟抱幽懷激江淨無溜緬懷東山人清望著華胄委懷山水間風鶴已奔走孤情每自敍所著諒非厚行矣及中田良苗正華茂

西望錢塘百里遙曹娥江口夜停橈青松獨立白雲起鐵弩不鳴秋不潮　　焦循

梁湖道中　　阮元

屈曲梁湖水舟行屢過橋山深皆有路浪靜不通潮春色浮松頂清香動麥苗謝公吟賞處蹤跡祗漁樵

過謝氏東山

雲水東山春放船，謝公蠟屐憶當年。蒼生寄托傷溫浩，青史功名冠石元。捫蝨有人知唳鶴，圍棋無暇笑投鞭。始寧殘墅今何處，惟聽風泉似管絃。

蔣徵蔚

早臥東山養重名，從教出處繫蒼生。揶揄一代風流相，絲竹中年哀樂情。破敵軍書方給釋，賭棋別墅正縱橫。誰知坐鎮當機事，捫蝨原知草木兵。

上虞縣 阮元

曲水平穿岸，長林綠壓垣。石橋多似路，山縣小於園。白舫依官渡，紅棉倚戍墩。劇憐谿谷裏，考績倘稱繁。

戊午上巳日，過桐江，風日清美，江山佳麗，同張子白、陸邵聞諸君，把酒臨江，賦詩終日，挂帆連舫，直至釣臺。

上巳桐江修禊 阮元

去年秋禊到蘭亭，今日春江倚畫舲。上巳風光晴更遠，富陽山色晚逾青。要將觴詠臨流水，須向綸竿拜客星。灘過嚴瀨何處好，釣魚臺下碧泠泠。

陸耀遹

春到重三愴客心，羅衢同倚對遙岑。一江晴浪桃花漲，百斛香醪竹葉深。昨日便須支上巳，（子白溪太遊山詩有頭支芳節約僧霧旬）此間原不讓山陰。清游佳話傳修禊，應繪仙查到碧潯。

春愁如水水如天，羅底潮生覺畫眠。惜別遠山低暈黛，斷魂垂柳化晴煙。忽驚客路逢三月，負此芳辰已二年。（去年今日余在皖江道中）衣上征塵衫上淚，可堪還向此中灘。

桐江夜泊次芸臺先生修禊詩韻

桐君山下見離亭，共卸征帆繫小舲。日莫歸雲千樹碧，天涯芳草數峯青。螺煙接水浮新月，漁火沿江出遠星。客路滄波惜無極，此流已不到西泠。

浙中山水游者，但見武林、嚴瀨，罕有遍歷浙東者，惟學使者能於三年中再游之。予初由富春至嚴瀨，已覺山重水複，出人意想矣。至蘭溪、金華以上，過永康、縉雲，溪壑幽秀，松石清蒼，似非塵世。及過桃花嶺，縋深陟險，出于雲雨之上，栝蒼山色，遠在天表，境更勝於前矣。過麗水，放舟入甌江，觀青田石門瀑布，下永嘉，登江心寺，巖泉清幽，江山平朗，此境又幾勝於前。渡甌江至樂清，宿芙蓉村，登四十九盤嶺，入雁宕山，窮極大龍湫、靈巖、靈峯諸勝，奇險怪僻，此境又勝於前。經黃巖、臨海諸山，數百里中，處處有嚴瀨之勝，而樹色泉聲過之。及至天台、赤城，由國清登山，遍觀石梁瀑布、華頂、萬年嶺諸勝，下天姥，入南明，二百里中，出世凌虛，飄飄然有仙意矣。

過富春數十里，未至桐廬，有九里洲。丁巳春，余侍家大人至此，值梅花盛開，青山際天，盡江東濱，居民種

梅花爲業，花滿九里，約三萬株。家大人云：余足迹半天下，從未見如此香海。

九里洲侍家大人觀梅 阮元

梅花三萬樹，一色繞九里。上接戲山松，下照桐江水。目力所難到，花勢殊未已。雪光晴不落，香海浩無底。詩人誇鄧尉，較此百一耳。卸帆登中洲，漸入深林裏。十圍合抱圓，數仞□地起。拂帽更礙路，枝幹聯徒倚。疑別有山川，不知何甲子。滿身花影來，一笑親顏喜。

題九里洲觀梅詩冊 陳文杰

春水綠春洲，春風上柁樓。梅花三萬樹，香入大江流。有客看山去，因之載鶴游。詩情同浩蕩，三十六閒鷗。

金華夜泊卸事 阮元

百里春風滿，孤帆暮色橫。遠山連野色，淡月下灘聲。塔影自孤直，津頭將二更。千家倚鐙火，迎我婺州城。

冒雨由縉雲趨麗水，道出桃花交青黃龍諸嶺，得詩四首。

春城晚逾暖，四山雲氣蒸。曉登縉雲南，雨勢方奔騰。延緣起修磴，巖壑紛填膺。眼前快磊落，足底勢凌兢。傳陡凜傾洞，按石升高陵。路窮嶺直立，一一衝雲登。霧深不見路，叱馭將毋能。

跋涉有煉志，探奇多豔情。松篁易成響，況以風雨聲。雜花滿四山，紅白垂繁英。上有千仞峯，蒼翠洗綠濟。下有百道泉，亂石交喧鳴。足底山徑滑，白雲橫庚庚。

嶺上多桃花，花落初生葉。芳草何芊眠，染溼綠蝴蝶。不知升愈高，轉覺平易躡。迷漫十步外，白雲飛貼貼。浮嵐青數痕，中有峯千疊。若令廓清畫，飛鳥去獵獵。

青巖亦已轉，陵栖山之陽。林壑正懷烟，花潤猶屯香。降隨猛泉落，升共高雲翔。翔雲扶我行，冷逼春衣裳。欲招青田鶴，矯翼來低昂。仙都在何許，雲海空茫茫。

栝蒼山雨示端木國瑚諸生 阮元

栝蒼之山應天符，粵惟羣仙之所都。軒皇既遠洞天閉，何處尚有仙人閭。我來菱嶺疊足望，但見青峯萬丈矗立東南隅。是時仲春日已炙，陰巖起蟄蛟龍蘇。盤崖百里直到郡，觸石已見雲合膚。一日二日雷車輾，三日四日雨始濡。春城夜聽溜滂沛，青天晝看烟模糊。遙知風門天井響飛瀑，濺起萬斛光明珠。穿林度樹散成霧，溼氣迴結松千株。葉溪管溪流並急，箭栝不受山禁紓。陽開陰閉復幾日，此時真有華靈蹤。仙靈閟地不能到，誰來示我經與圖。卻喜甌江水新漲，石門山色迎川途。我行寫此示國瑚，有山不吟毋乃爲腐儒。

端木國瑚

天入栝蒼天欲低，眾巒直上雲與齊。盤空觸破雲中壁，萬丈芙蓉散馬蹄。軒皇已去空烟霧，鑑異獨叱眞龍騰。蒼然鱗甲不可標，蟄雷震起蟠蜿怒。勢薄光景寒欲森，溼氣迴結千林霖。倒吸銀河作雨飛，珠

璞噴靈光無數。陰陽開闔遞層冥。奇變雜沓來仙靈。丹氣沖虹鼎火赤。劍光躍電鐵烟青。嵐疎翠密銳欲濆。高空洗出山容醒。忽開霽景數峯外。丹崖一道凌紫庭。行人路出桃源中。衣上兩點桃花紅。足下走響如走馬。撲面爽氣涵青空。山靈有意弄嬌奇。皆然深翠開烟濛。清光颯颯兩際出。不數鑿刻詩神工。千載高風挹靈吏。烟霞飽眼心如醉。只疑此境隔人間。誰識仙山在平地。

曉發將雲。登桃花嶺。　陸耀遹

羈魂警遙夕。離燭燁未盡。檐聲斷疎雨。結風尚淒緊。既晨戒草勘。觸遠駕征軔。宿霧紛漢漢。初陽辨隱隱。崖傾雲樹發。路轉峯勢引。長林或妨輗。仄巘但容軫。盤紆得少憩。徒侶亦勞憫。穿雲石疑走。投煙鳥如隕。回壑鳴淙湯。連山失崇蘊。勢挾海潮動。聲與天濤近。延賞景屢遷。窮躋步多窘。覽物各有悵。超興固無本。仙都結遐想。高躋謝塵紛。

春晝日阻風青田和張子白原韻　阮元

又放甌江黃篾船。餘寒料峭透輕綿。山來一一重相見。春去堂堂不受憐。栝嶺清流千百轉。秣陵秋雨十三年。今宵良話應無夢。泊近西堂對榻眠。

恐是芙蓉海上城。仙都坐見月初生。宵來料有胎仙過。春去應無杜宇聲。殷曲溪山閒後想。疊花詩句客中情。歸舟一夜船頭浪。已覺東風暗裏更。

遊古永嘉石門觀瀑布用歐蘇韻

永嘉謝守弄奇巇。（廬嶽石門時在江西。以青田當之。自太白始。）手擘石門山壁裂。侵晨直上青霧梯。一派寒泉迸龍穴。崖頭百丈直如削。逼令泉飛出其缺。當其欲落未落時。衝擊紛披忽三折。坐教破碎飄輕清。不使渾淪成注泄。偶經宿雨更爭來。少得迴風便旁掣。橫拖素氣漲將亂。影漏初陽眼尤瞥。沾衣溼意詫沈陰。撲面清光仰霏屑。澄潭半頃綠最淨。石柱千年洗真潔。老僧新焙春中茶。燒松煮水快一啜。櫻桃蘿蔓漫相勝。誰復此時猶內熱。晝天風日涼不到。寒想冰絲半空結。安得誅茆四時住。坐對天紳自怡悅。出山一步一迴顧。隔斷青林始忍別。試看雁蕩大龍湫。與此相衡孰奇絕。

自麗水放舟至永嘉

桃花楊柳背通津。十里溪山挾舵頻。面壁每驚無去路。望烟始識有居人。怒流不怕千迴折。窮谷應遲半月春。若使客星逃更遠。此間幽瀨好垂綸。

雲徑歸樵忽有歌。數家小屋倚坡陀。斫松爲圈思擒虎。鑿嶺成田便種禾。岸下停舟妨亂石。磴前臨屐挽藤蘿。不知如此荒寒趣。比似銷金地若何。

夜眠只合在深溪。月黑巖高望已迷。但見峯頭爭上下。偶依斗柄認東西。舟人寄碇先尋夢。山鬼驚鐙或晴啼。且挂風簾籠紅燭。小瓶春色看棠梨。

石立雙門向水開。鑿山須有謝公才。廿年細讀雲梯句。今日才看瀑布來。指破晴虹化烟雨。吹迴春谷動風雷。近前不惜沾衣溼。天寶題名半綠苔。

東甌國在海山邊。十里江城萬井烟。已見鵾鳳棲老屋。誰獲鯨浪駕樓船。三盤島嶼參差出。百粵帆檣雜遝連。那似登州高閣上。碧瓊千里接遙天。

江中孤嶼謁文丞相祠

獨向江心挽倒流。老臣投死入東甌。側身天地成孤注。滿目河山寄一舟。朱鳥西臺人盡哭。紅羊南海劫初收。可憐此嶼無多土。曾抵杭州與汴州。

陸耀遹

借國孤忠垂宇宙。乘潮曾度海門邊。江聲夜撼風雲色。塔影秋高日月懸。故國山河無半壁。新亭涕淚此中川。飄零壯志難回首。猶認碑題德祐年。

端木國瑚

百戰飄零越東海。烟塵滿目寄孤篷。欲回天地波濤上。只剩山河涕淚中。渡雁有聲催宿警。扶龍無力墜秋風。此心不逐狂瀾倒。半壁猶懸氣似虹。

一偶勢已失偏安。馬角崎嶇歲月殘。海外有天移北極。盧中無地著南冠。浮雲孤嶼隨潮變。暮雨荒陵入夢寒。千載斷雲詩可讀。丹心猶似舊時看。

浙東諸山以天台雁蕩爲最。雁蕩以險怪勝。其奇秀處皆在衆嶺之下。天台以高妙勝。其清處皆在萬山之上。天台以孫興公賦始著於世。雁蕩爲謝靈運所不能到。雖相傳有大曆年碑。實至宋始顯。山川險阻。游者難至。余兩度游此。有深幸焉。

將過雁蕩前一日宿扶容村　阮元

一行分兩戒。其南極雁蕩。重壓沙海頭。險扼東甌吭。永嘉山水游。康樂尤清放。度嶺惟斤竹。綠溪阻嶝障。天地情靈秀。不易使人悅。及其終難秘。疏鑿任靈匠。已勒大通碑。更示瞿那相。披公游山分。生平頗自仗。惟以詩酬圖。未足供跌宕。龍湫百二峯。吾耳久知狀。稱疑形容者。奇幻皆或妄。今年渡甌江。溫台落掌上。瑤嶺據海濱。風潮午初漲。徑與厲石梁。足底走鹹浪。晚程猶未歇。茲山已入望。情隨嵐氣清。心與飛雲壯。且投村屋宿。行李聊摒擋。吾徒修清遊。一飯若轉餉。損之又損之。勞費已冀償。惟願明朝晴。風谷動清曠。同行若歸雁。斜向峯頭掠。懸知今夜夢。先受山靈貺。

宿芙蓉村　陸耀遹

嶺裏疑無路。山中別有村。暗風通野氣。初月淡煙痕。疊葉展宵簟。松花香客尊。清游待明發。仙夢攝芳蓀。

曉發芙蓉村　端木國瑚

飛翠失空山。游夢兀然醒。人歸夜堂深。籬曉燈猶熒。寒暖戒衣裝。共取芙蓉徑。綠樹脫蒼烟。遠嶠溪光靜。鳩啼雨後聲。山起雲邊影。村仰綠陰高。壑度香風永。雁峯落何處。四十九盤嶺。

曉過四十九盤嶺至能仁寺　阮元

曉程將何之，四十九盤嶺。嶺高盤愈仄，曲折緣峻梗。肩輿未及上，相顧色已變。陡絕磴回棧，心怯息尤屏。平生磊落懷，到此不敢騁。既登丹嶂高，坐見海天永。白雲湧潮聲，初陽生樹影。越嶺下西谷，倏忽闢靈境。奇變出恆情，震蕩不自省。行行至招提，幽韻泛虛靜。中懷既已平，嵐重衣裳冷。

大龍湫歌用韓韻

山迴路斷谿谷窮，靈湫陰閟龍所宮。眼前無石不卓立，天上有水皆飛空。飛空直落一千尺，鬼神不任疏鑿功。絕壁古色劃削破，山腹元氣沖然通。涓涓靜注絕不動，養翰下眾神和融。有時飛舞漸作態，已知圓嶂生微風。一顧春著毀已盡，水花碧復搖玲瓏。颯然乘飆更揮霍，隨意所向無西東。不向尋常落處落，或五十步百步皆濛濛。世料仙境在人世，誰作妙戲惟天公。雲煙雨霧銀河虹，玉塵冰縠珠璣櫳。世間幾幻那足比，若涉擬議皆非工。石門飛瀑已奇絕，到此始歎無能同。惟有天柱巍立龍湫中，突兀萬古爭雌雄。

常雲峯

怪石立屏顏，濃雲常在山。翻疑碧峯走，出沒白雲間。雲氣無時盡，此峯終古閒。遙知滄海上，認取挂帆還。

宿雁蕩

我聞雁蕩波，遲頃卻在最高峯上頭。靈湫真龍解換骨，水泥中鴻爪蹤跡春秋。欲攀危磴千層去，難向深山一日留。果有經行古寺者，鄉詩應使逆波流。

馬鞍嶺

林薄無疎景，川谷莽回互。崖轉得新蹊，境深忘舊路。延緣入東谷，峻嶺距可度。盤磴引高情，飛泉入危步。沈霧散靈風，萬石盡豁露。停策聊憩息，於焉蔭嘉樹。宿心既申寫，景物相昭遇。徘徊下層嶺，眷歸久往。

端木國瑚

磴道若紆迴，突兀復此嶺。行色滯前岡，雄峭絕無由。騁梯空路斷，壁飛御後人頂。斗上復垂下，勢不絕一頃。攝步失攲扶，足到目先警。高風露崖，鷲鳥壁空無影。危步較分寸，餘力借梯梗。有奇不暇賞，出險節云幸。山林且崎嶇，投迹能無省。

靈巖寺小憩觀西內谷諸峯及小龍湫龍鼻水用唐人陸渾山火詩韻　阮元

靈巖真氣常渾渾，莫測其巔窮其源。惟天敢壓海敢吞，安禪洞口雲舉軒。如俗封中柴煙燔，巖鐘撞恐驚九原。萬鈞銑隴載厚坤，覆屏迎嶂丹無垠。東峽巍闕環高垣，響巖互答聲在門。虧蔽高構藏朝暾，石室破濁鳴清猿。白雨潭暖泳小黿，上方禪殿銘翔鵷。拾級汗出勞予奔，絮瓶薦錫神朗尊。太平興國開紙園，廣嚴與殿碑石繁。我來宴坐息衆喧，水樂松吹調笳塤。游心自動晰風旛，騎從直梢花下褌。以水豐手石坐蹲，還顧險塞碗蜿結帶圍。綵蒂若脫褫，乘賓健足皆辭輕。展旗峯闘飛雲蕃，溫泉水熱雞媼

嬉。雙鸞西棲爭寨屯，玉女梳頭無洗盆。小龍湫瀉傾天罅，丹埔翠壁流營營。劍鋒水激向上翻，齒齧石案誰能反。天柱千仞日難暖，不及見末徒見根。一比衆碣皆兒孫，老僧踞石屈膝跟。獨秀不受攀附恩，眼前借無鄙道元。金藏玉簡羅逕援，山經細與雞精論。更有石龍躍九天，蜿蜒夾入蒼山痕。綠洞上見驚心魂，鼻涕一尺如言宛。奇想妙契心存存，目飽志饜忘朝餐。遊嶽不待畢嫁婚，況會與向吾友昆。甕然豹擲而龍蹲，翻然風舉而雲飛。足繭趼決不敢怨，一邱一壑亮邈鯤。但不能爲玉崑崙，陽烏飛響暴勿昏。幽谷真遺松明焚，谷口候者實已煩。隨行石壁三回捫。

即事

毛竹清陰日影遲，亂飛鸚鵡拂晴絲。杜鵑花落松花老，正是山田刈麥時。

淨名寺齋飯

石色峯峯變，溪聲步步斜。樓欄圍野屋，杉竹隱疎花。入寺聽詩板，穿林劚筍芽。饞孟香稻飯，匙上有雲霞。

試雁蕩山茶

嫩晴時候焙茶天，來試龍湫雁蕩泉。十里午風添暖渴，一甌春色闘清圓。最宜蔬筍香廚後，況是松篁細石邊。玉茗道緇須記取，我家多種此山田。（湯組云雁蕩山種茶人多姓阮）

登靈峯望五老靈芝諸峯

雲外日已頹，遊者殊未倦。複谷窅以深，羣峯闖然見。森差各離立，戌削盡成片。倉紬忽中空，直罅裂如綫。淩厲出林表，嶠邐將升巘。三休始及上，九折石爲旋。當門飛冷泉，入腹抗高殿。奇觀意已驚，靈迹情彌戀。靈芝若可採，吾將問佺羨。

度謝公嶺望老僧巖

謝公慧業早生天，屐齒曾經到嶺前。峯上丈人猶化石，不知成佛更何年。

遊石梁洞

石梁洞深可容千人，石梁亘其外。

古洞空山腹，飛梁翔洞門。橫空規日影，分罅洩雲根。仰險危將墜，探深響易奔。操蛇神鬱律，應有夜光屯。

石門潭

薄陰雙闕水，齊向石門東。淺淵生清浪，澄潭受遠風。晚潮東海綠，落日半山紅。回首三重嶺，皆藏雲氣中。

出山宿大荊營

塅旗遙見大荊營，麥隴茶田取次平。斤竹澗通新驛路，石門潭抱小方城。沙邊細石鹽輿穩，渡口迴風畫角清。今日鄭緘促應缺，何時重與細經行。

遊雁蕩山自四十九盤嶺至大龍湫，登馬鞍嶺，經靈巖靈峯石梁諸勝，達大荊城，紀事一首。

陸耀遹

出谷復入谷，下上窮烟霧。遙見華峯劃天碧，石青瘦削雲膚肥。回崖忽轉忽不及，振勢百折難停趨。合與華行若奔輔，所歷側泮青鮮支。龍湫飛泉瀉絕頂，萬株下浣天孫機。山光到流瀉蒼翠，潭影激射寒玻璃。蔚跨盤盤達山脊，絕巘無級旁無依。一百二峯入全覽，名以象命存依稀。非仙非鬼竟何物，羅列呵問難撫。鮮雙鸞矯翮不得控，玉女下顧神頎頎。來中一柱特離立，以頂觸天攜不欹。平生夢想忽到眼，金筋所狀心猶疑。東南海水繞如帶，歷氣濱漠天風吹。靈巖靈峯並奇絕，石腹側裂青冥低。入門清嘯乘山蒼窟穴，一轉驚人飛危龕。老僧鬚眉綠，屏息枯坐扃元扉。橫空石梁盼虹影，瑤草下覆無炎曦。重巒疊嶂各異態，飛磴歷歷忘神疲。傍山何人結茅屋，累石爲壁爲門扉。盛爐烹茗解煩渴，石門潭水甘如飴。翳陰羲闢墜紅蕊，采擷細瑣來相貽。山人贈紅躑躅數十本。爲言十里到荊驛，行徑漸平山漸稀。山中氣候異晉且甘，陰開日殘陽微，冥花如霰翠欲滴，巖氣雨香薰客衣。路鬆亭亭與爭道，林壑斂暝窮回曦。

由臨海至天台　　阮　元

曉暖蒸涼雨新晴，得快風掃來清潤上。細纔碧山中淺浪，連村麥高陰滿路，桐赤城知不遠，遲客晚霞紅。

台州試院在城北龍顧山之麓，有樓巍然高出林表，虛窗四敞，雲山相圍。余嘗榻其上，留連浹旬，昔山左濟南試院有四照樓，爲施愚山所題，余極愛登眺，遂復以名此樓，書榜懸之。

題天台試院四照樓　　阮　元

靈江通海汐，雲護圍一城。孟夏方陶陶，林薄含餘清。林中有高樓，神捧華山平。風光泛疏牖，嵐氣通環甍。與言懷謝公，爲此登樓情。

乘峯不同青，一雨淨萬綠。嘈鳥悅初晴，晴雲翳深木。朝陽未出城，人烟猶壓屋。曉起自神清，復此翫遙目。壓簷風氣涼，臨窗一晞沐。

山多雲氣聚，少暖即成雨。翔風海上來，颯然破微暑。輕涼潤篁簟，清氣生玉麈。喬林接繁柯，森森饒窗戶。情賞在無言，渢柚靜可數。

西嶺鬱嵯峨，夕日早銜光。落霞起輕陰，穆然何清蒼。歸鳥入林小，樵徑盤雲長。暝色漸近人，樓外浮層黃。豈能無世慮，及茲澹欲忘。

茲樓四無礙，下視未千仞。地爲山已高，天垂月尤近。清露生明弦，流雲散華暈。燈火遙樓青，笙歌夜風順。誰知捲幔坐，吾方攬幽韻。

慄慄臨湖山，雨歡居齊州，茲來章安郡，夢與愚公游。遙樓旣窈窕，遠嶺尤清遒。龍顧頗宜夏，鵲華空復秋。願得施宣城，臥吟百尺樓。

天台國清寺

朱閣擁蒼未及黎，長松纖草叩雲扉。六朝山色禪光定，雙澗泉聲客性閒。止觀有人參智者，題詩何處

同寒山袖中攜得與公賦，試諸三轄香翠篁。

陸耀遹

十里晴山不辨青，滿空飛翠畫冥冥。金松影覆術芝鹿，琪樹香棲搗藥禽。谷口烟霞如送客，雲中樓閣是藏經。華嚴淨域宸題在，爲禮旃檀敬玉扃。

高明寺飯罷出圓通洞

松篁一徑入高明，冷飯僧廚款客情。燕筍黃茶春味老，馬蘭尤勝疏香清。山當亭午圓無影，水到分丁瀉有聲。遊與正賒難久憩，不須石屋更題名。

華頂茅蓬　　阮　元

華頂茅蓬底，枯僧忘世情。披雲采春茗，劚雪得黃精。虎跡穿林見，龍腥帶雨生。此中五百輩，疑有應眞名。茅蓬最小，皆一僧所居，羅漢谷計一百五十餘所。

華頂　　陸耀遹

我尋芳草不尋仙，飛度會稽萬八千。題壁有人凌絕頂，亂山迎客不齊肩。雲根石路行如織，草背天風寒似牽。手把玉笙吹一曲，下方鸞鶴影蹁躚。

華頂茅蓬

茅庵一百五，華頂入雲行。約竹窗閒小，編茆梵宇清。山茶烹紫莢，仙藥采黃精。小憩斜陽裏，看山帶客還。

白雲

白雲流不盡，山影動如潮。我欲乘風去，吹笙到碧霄。長歌招李白，仙路接王喬。明月生東海，方壺不計遙。

尋華頂題僧茅蓬　　端木國瑚

蓮花千朵破雲飛，峯頂乃爲天壓低。我尋仙路未及到，日午已鴟空中鷄。天風濕雲疾于驚，瑤草春香振巖谷。吹盡紅塵衣上輕，綠蘿披我神仙服。高披圓圓臨會稽，雲如海水山如萍。攝峯數日烟光赤，千疊一氣凌紫庭。下方晴翠浮空溼，影霧茅簷低覆笠。花氣深深霧欲冥，不知初徑何從入。采藥行參白在淵，蒲團且借僧龕眠。香茗淨甌點春雪，黃精入鼎炊紫烟。生願作仙不作佛，鸞鶴清霄望髣髴。仙臺只在月明中，香林欲暮難留不。

薄暮重過石梁　　阮　元

躑倚長松自詠詩，雲花亭下白虹垂。飛流縱向人間去，莫忘石梁清激時。

夜宿上方廣寺藏經樓

雲擁飛流上高眠，近太清星辰低北戶。鐘鼓發初明，塵土十年夢，風泉一夜聲，卻隨人采藥，翻重世間情。

自華頂至石橋觀瀑。宿上方廣寺。　陸燿遹

仙人示我天台圖。石梁竹木雲模糊。水聲山影畫難到。到此始知人世無。我從華頂來。西行遂深麓。重崖何處辨仙源。百道爭鳴雜寒玉。玉龍夭矯當雲關。驪珠萬顆噴晴澗。原泉勢決不擇地。下激澗底高林端。夕陽孤飛下倦鳥。溼翠滿空吹不了。巖花倚厓露成塵。歷歷清光晝山倒。經行草昏多沾衣。玉杖夜響巖僧扉。歸雲駕風落如鳥。白影下繞經樓飛。曇華亭上題詩客。舊夢頻過記仙迹。一夜天壇風雨聲。起來殘月當山白。

夜中作

梵王宮闕碧雲端。殘月遲遲度嶺難。骨冷魂清誰有夢。瑤樓玉宇不勝寒。天雞舞影風初起。野鶴驚宵露已薄。夜半佛龕燈火在。深堂覓句寫烏闌。

宿石梁方廣寺夜雨　端木國瑚

華頂袖來雲一朵。鄉向懸崖深不鎖。夜半驚起蝙蝠飛。(夜游石橋下見蝙蝠大如箕。)黑雲壓斷蒼藤枝。石梁擊空作龍立。怒勢噴薄千珠璣。一雨空山積涼翠。蒼茫誰識神靈意。滑洗莓苔十丈秋。芒鞋恐踏麟鬐碎。佛龕燈靜光流螢。銅塔夜雨風中鈴。蘿月藏烟碧悄悄。巖花落殼寒冥冥。游仙人在經壇宿。一夜風泉響寒玉。香林濺濺舞華流。厓齒朝來瀏如沐。曇花亭外嵐光堆。石梁疑失蒼山隈。瀑聲訴訴激巖壑。長虹仍挂空中雷。

萬年寺題僧達本壁　阮元

寺門高引八峯低。老樹新篁綠影齊。試與豐干入林去。錢扶藤杖聽黃鸝。(林間最多黃鸝。)

萬年寺贈曉嵩上人(達本)　陸燿遹

小坐幽棲地。逢僧采藥還。經聲千佛號。山翠八峯環。過雨龍歸鉢。看雲鶴守關。已公茅屋好。無事傍人閒。

雨中發石梁。憩萬年寺。　端木國瑚

迷壑走鳴騶。飛泉轉輕轂。一徑滑蒼苔。濃濃傍巖曲。積雨搖空林。冷翠落疏瀑。人影石羅中。綠渺衣帶綠。白雲身上流。攬之忽盈掬。杳靄不知處。僧寮露林麓。沙羅浮輕陰。辛夷漾殘馥。八峯寫遠青。佛頭淨如沐。愛爾山中人。烟霞獨幽躅。

雨霽發萬年寺。路經天姥峯。達清涼寺。

疏雨歇空林。山意颯然醒。石路上莓苔。翠濕衣裳冷。平巒疊遠波。浩浩綠千頃。崖雲蕩晝陰。海霧走風影。明滅眺烟鬟。遙碧空無頂。飄緲懷李白。仙夢一何迥。石磬忽一聲。路入香殿境。

天台山紀遊　阮元

天台一萬八千丈。我來迴出華峯上。碧山如海不能平。天風足底催高浪。山下白雲凝不流。浪花卷山青鬟頭。惟有經臺立天際。不與元氣同沈浮。飄飄直過八重嶺。百尺飛流石梁頂。龍門鑿破走崑源。銀

漢扶回滿天影。金庭雙闕不可攀。玉沙瑤草非人間。曾記桃花古仙客。夜騎元鶴吹笙還。七織空說子徽侯。(雲笈七籤司馬悔山爲子明仙人十六昭地。)李明柏碩今安在。多爲遊人乏仙骨。劉晨胡麻踏東海。昔登海闕望蓬萊。赤城又見霞標開。羽人雖生洞天在。白日照耀金銀臺。害馬騎驢不肯住。今夜月明宿何處。揮手一抹華峯平。彩雲填滿千盤路。若非清夢落天姥。定繞仙壇轉飛去。

天台藤杖歌

羅庭本是羣仙圃。漢代桃源舊如畫。仙人手種郿婁藤。擕與人間壽靈壽。敲破鐵鐵握槎栗。蟄起蛟身青清瘦。我來天台親見之。萬年嶺上垂金枝。猿狖引臂弄光澤。筋纏石骨堅無皮。鹿樵偶向夢中得。七尺珊瑚淡紅色。豈須芝草始長生。著手已能助仙力。石梁雨滑生蒼苔。碧笙看月登瑤臺。恐隨飛瀑化龍去。直擬白雲尋鶴來。持歸拂拭幸堂上。要腳輕便不汝杖。避馬才從靈巖回。橫膝聊爲壽者相。庭前倚杖聽兒詩。如簇長藤到台宕。

陸燿遹

紅藤七尺珊瑚枝。仙人贈我遊仙支。仙梯四萬八千丈。持此撥雲雲倒飛。山中采藥頻來往。蝙彊雲根一株長。不是蒼松亦作鱗。橫甲搖風夜深響。曾厓發臂相句連。叱日下擲羲和鞭。蟠柯瘦舞石痕裂。古蘚翠剝銅皮堅。探奇人入天台道。腋底風生疾于鳥。已知仙骨不須扶。但挂長瓢剔芳草。踏月瑤臺曳有聲。還從花底斂元扃。蕊珠宮裏人初覺。一曲霓裳彩仗迎。步虛同倚看牛斗。白雲親舍遙回首。仙藤莫化赤龍飛。我欲攜歸壽王母。

端木國瑚

仙人手種蒼龍根。上蔭金景下璚源。鍊雲作膚石作骨。瘦于鐵樹春無痕。蟄雷震起蒼皮蛻。力拔空山裂巖翠。勢欲蜿蜒拂袖飛。麟鬐一抹烟霞碎。珊瑚光奪鮫人宮。一枝影縮晴天虹。松苓劚雨聲瑟瑟。違花倚翠香濃濃。此物人間竟何有。天留靈種壽人壽。榆柳館回若木春。蕁常豈落塵埃手。我侍仙人叩玉扉。仙人贈我琅玕枝。琪花瑤草春影落。靈光獨閟娥與羲。白日持此搜靈窟。異宰若聞驚咄咄。仙液深探玉柱雲。寶華碎斸瑤臺月。我家白鶴不須招。嫦風洛景浮清霄。玉骨珊珊自輕舉。攜此毋乃徒煩勞。收拾烟霞歸杖裏。持壽高堂顏色喜。不辭清夢到天台。萬八仙梯平似几。

竹兜詞　阮元

越嶺登山雙竹君。平安日日我須聞。何人支起西窗坐。只隔斜陽不隔雲。

著我天台雁宕間。青琅玕繫碧連環。昨從惆悵溪頭過。軟似詩情穩似山。

陸燿遹

劈碎湘雲作翠闌。也同仙骨鬭珊珊。恰如小艇嫌妨槳。暫擬安車許挂冠。(兜中懸小竹劍以便脫帽。)

半規斜月曙光分。同認芳題小篆文。(兜上爲人以題篆刻之。)綽約綠筠眠最穩。軟扶殘夢過仙雲。

行肩兀兀度元關。小坐渾疑斗帳閒。翠幕四圍窗四卷。不遮風日怕遮山。

39A

會稽顧龍上披陀阮客祠邊纖似梭。莫訝輿丁肩不得。樓車仙草載香多。

天台雜詩

赤藤扶我上天台。萬朵仙雲手撥開。洞裏桃花長不落。何因流出碧溪來。

溪上珍禽不計年。覆巖芳草綠芊芊。曾陪阮客胡麻飯。分到菁香骨亦仙。

一徑叢篁曉氣清。環山蒼翠未分明。兩香雲膩籃輿路。十里飛泉尚有聲。

雲外晴山山外雲。曉風不斷氣絪緼。赤城彩女來相送。飛過青天鶴一羣。

近時仁和宋茗香大樽有游天台詩。茗香詩宗祛青蓮。意境超妙。置之瓊臺石梁間。尤覺飄飄欲仙也。

宋茗香天台遊草

天台道中見梅花

一石一萬峯。飛流入萬松。中藏太古雪。香冷青芙蓉。有客何年隱。攜樽欲往從。曾尋明月去。其奈白雲封。

月夜石梁觀瀑

我欲持北斗。酌泉獻高穹。道人但搖手。其上橫蒼龍。須臾玉女境。巳挂瓊臺東。照見水晶簾。空明千萬重。天風莫吹捲。夜讌神仙宮。仙樂奏何時。千春猶未終。寒生五銖衣。去去莫留蹤。願看觀日出。騰身華頂峯。

珠簾泉

香爐峯頂生紫烟。玉京朝罷歸羣仙。羣仙咳唾不直錢。隨風拋珠落澗邊。是珠是簾泉非泉。空濛長挂青山間。清風明月入簾去。簾中似有人翩翩。招之不出。欲入無緣。桃花含笑而未語。白石無情而誰憐。簾兮簾兮如不捲。吾將坐待三千年。

自華頂至桐柏觀就宿

萬山會水聲。水接天空明。昨對月中酒。誰吹花下笙。龍湫大風起。雲海亂峯平。樓閣疑飛去。飄飄到玉京。

過仙人拍手崖

天仙大笑來人間。可憐天上無青山。白榆如錢落我手。安得換樓亦買酒。青山把酒樂如何。不比仙宮禮法多。時乎時乎仙亦不可以蹉跎。

申翁山、早歲久客浙江衢州西安縣。余讀其集。有題明衢州羣太守趙姬墓詩。因命人訪其地。在城西三里許鹿鳴山麓。破碑半蝕。尚有廣陵趙氏字。太守蜀人。姬廣陵人。妙解音律。尤精琵琶。隨守之任。見江水清見底。命侍兒搖於盤以自照。年十八而亡。守哀之。葬於此。國朝武林趙吉士天羽有詩吊其墓。趙之門人鹿昉於康熙庚午宰西安。和其詩。并刻石置山麓東岳廟屋側壁門。繼而和者十人。翁山其一也。翁山有雜留燕北花。易盡江南雪。我本廣陵人。飄零正愁絕之句。余于嘉慶二年閱武。出衢州西門。曾過其地。

欲爲袁之徒以古人亡姬。非貞烈可比。恐士庶傳言。未可爲法而止。然其事甚韻也。故記之。

余以秋日校士嘉湖。山水平遠。風日清美。有舟楫之安。無輿馬之勞。以較台宕之游。意境又變。賓朋贈答。即事成詠。亦不似前此之刻劃嶮巖矣。

七夕 阮元

碧霄雲淨露華清。靈匹迎涼渡已成。河絡漸從西角轉。月弓將近上弦明。鹿桑本是人間事。兒女猶關天上情。莿壁夜深珠戶曉。一般秋影看縱橫。

桂叢

叢桂將花又一年。淮南同是早涼天。小山露白人初醉。翠木秋高月未圓。漫意半生含雨後。清陰都在試香前。阿誰金粟林中坐。未到開時已悟禪。

金井秋梧歌

老鳳夜啄青琅玕。露華飛溼金井闌。美人倚瑟愁不彈。碧紗如水生夜寒。夜寒缺月下金井。玉繩斜繞銀牀冷。井波無聲澄修綆。秋風搖動梧桐影。館娃酒醒扶頭歸。促坐繁箏燭十圍。卻下纖簾遮不住。棲鴉啼向隔林飛。

陸繼輅

天風飄落丹山巔。丹山么鳳愁不眠。華陽林成元雨霽。吳宮花草生荒烟。倚樹仙人仙夢短。明月飛來夜光滿。秋情一片入人閒。古井無波那堪浣。清宵撫瑟喚奈何。來鸞雜沓湘妃過。霓裳小駐月如羅。中郎中郎聽我歌。

蔣徵尉

一九素月流雲端。流雲碾出玻璃寒。美人清淚啼冰紈。風中片葉飛井欄。瑤琴欲彈殊未彈。銀牀玉甃無波瀾。忽然珠淚成回淵。秋梧聞作商音繁。此時涼露零未闌。似有雜珮鳴珊珊。戛然而止閒微歎。仙鶴下樹搖團團。玉階自起敲琅玕。纖纖修綆絚交幹。雙蛾蹙黛愁影單。秋心恍惚騎飛鸞。

吳興雜詩 阮元

白雲紅樹擁經臺。十里平湖玉鏡開。兩度道場山下過。一番歸去一番來。

雲舍漁莊路欲迷。何人打槳向城西。分明認得東流水。半是苕溪半箬溪。

單椒秀澤古齊州。我似滑夫憶舊游。四載詩情分兩地。弁陽秋興鵲華秋。

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萬家。深處種菱淺種稻。不深不淺種荷花。

我有湖莊近水涯。烟波最喜似吾家。無端閒卻虛堂坐。不看蘋花看桂花。

余於乙卯年冬。自山左移任浙江。過揚州。諸友人同餞余於虹橋淨香園。是日寒雨滿湖。未及平山而返。次日渡江。故余留別詩有舊雨今宵聯舫讌事雲明日隔江飛之句。奚鐵生爲作虹橋話舊圖。虹橋話舊者。爲黃秋平文暘、林庾泉道源、鮑歉崖、徐心仲復、汪晉蕃光爔、章廷光旭、方月槎士杰、黃春

谷(泰吉)焦里堂(循)、方茶人(士淦)、汪味芸(岩)、李濱石(鍾泗)、凌初仲(士鈞)、寅符(士勤)、子耕(士鈐)、李艾堂(斗)、江鄭堂(藩)、周采岩(徵)、鄭耄洲(兆珩)、何夢華(元錫)。

題虹橋話舊圖　　阮　元

九載京塵染素衣，虹橋重得故人歸。誰栽新竹連僧院，曾記春波繞釣磯。舊雨今宵聯舫話，暮雲明日隔江飛。圖中若寫清吟處，十丈闌干萬柳圍。

甘泉鍾殷居(懷)博聞強識，日以經史自娛，清介遠俗，著述甚富。所居在廣儲門旗圃，頗有城市山林之趣。其門聯云：古槐榆柳頹娛野性，高山流水自有知音。亦可想見其為人矣。

甘泉老儒胡西棽(森)年逾八十，而精神強固，為里中諸老之最。余八歲時初能詩，有霧重疑山遠，潮平覺岸低之句，先生亟賞之，即以文選授余，因以成誦。先生且練習吏事，于政刑諸大端皆具精識。余自幼所習聞而默識者為尤多。嘉慶元年春，先生來浙江，數射于西園中，飲酒賦詩，領袖群哲，皆相慶焉。

嘉善謝少宰金圃先生(墉)兩次督學于江蘇，乾隆乙巳(元)應科試，少宰拔(元)為解經第一人，復以詩文冠一邑。少宰曰：余前任督學得汪中，此任得阮元，皆學人也。少宰之取士也，其學識高深，足以涵蓋諸生，故諸生之所長，少宰皆能知之，知即拔之，無少遺。如興化顧文子、儀徵江秋史、高郵李成裕、山陽汪瑟菴、嘉定錢溉亭諸子，皆學深而不易測者。少宰悉識之，好學愛才，至今通人名士有餘慕焉。江都焦里堂嘗撰少宰遺事一篇，言乾隆丁酉餘選拔，歲所拔如汪容甫(中)、顧文子(九苞)、陳理堂(變)、程中之(贊和)、郭職民(均)、江秋史(德量)、劉又徐(玉麐)、宋首(綿初)，皆一時通經能文之士。時謗容甫者甚多，少宰遠采輿論，特拔之。容甫恥聞譏，每來謁，則戒司閽者俟其行遠而後發聲。又嘗薦容甫于鹺使者，時值季考，安定書院容甫未與考，鹺使者詢之，容甫艴然去。明日，鹺使者以告少宰，少宰曰：吾之上容甫。容甫嘗也，如以學，則予于容甫且北面矣，何敢令容甫試，其不惜自貶以成人名如此，容甫聞之為流涕也。

定香亭筆談卷四

清　揚州阮　元記　錢塘陳文杰錄

經非詁不明，有詁訓而後有義理。許氏說文以字解經，字學即經學也。余在浙，招諸生之通經者三十餘人，編輯經籍纂詁一百六卷，並延武進臧鏞堂及弟禮堂總理其事。以字為經，以韻為緯，取漢至唐說經之書八十六種，條分而縷析之，俾讀經者有所資焉。說文廣韻等書不錄，以其為本有部分之書，不勝錄，且學者所易檢也。三十餘人者，仁和趙坦、孫同元、宋咸熙、金廷楝、趙春沂、諸嘉樂，錢塘吳文健、梁祖恩、嚴杰、吳克勤、陸堯春、潘學敏，海寧陳鱣、倪綬、嘉興丁子復，嘉善孫鳳起，平湖朱為弼，海鹽吳東發，烏程周中孚、張鑑，歸安丁授經、丁傳經、邵保初、楊鳳苞，山陰何蘭汀，會稽顧廷綸，劉九華，蕭山徐鯤、王端履，陶定山、傳學灝、黃巖施彬，臨海洪頤煊、洪震煊，沈河斗，開化張立本，敦掌則仁和湯鏻、宋咸熙，總校則歙縣方起謨、錢塘何元錫也。

修書與著書不同。余在京奉勅修石渠寶笈，校太學石經，又嘗纂修國史及萬壽盛典諸書。自持節山左、浙江以來，復自纂山左金石志、浙西金石志、經籍纂詁、淮海英靈集、兩浙輶軒錄、疇人傳、康熙己未詞科掌錄、竹垞小志、山左詩課、浙江詩課諸書，皆修也，非著也。學臣校士頗多清暇，余無狗馬絲竹之好，又不能飲，惟日與書史相近，手披筆抹，雖似繁劇，終不似著書之沈思殫精。嘗寫萬書蘇州周采巖(贇)作修書圖，采巖用宋子京故事，到意白描，修飾風雲，髣髴非余本意，故斷蘇潭前輩題云：作賦擬張衡，才華稱子京。

題阮芸臺閣學士校書圖　　王昶

孋嬛仙館對芳叢。牽勒校書小宋同。彝椿聲華超冀北。綺年譽望滿江東。羊裁世擬鳴岡鳳。才藻羣驚戲海鴻。濱貫源宗許慎。方言訓詁采揚雄。庵中冥冥資眞萊。鉢下遺編待贊叢。副墨勞搜窮渤海。（輯山左金石志）篋詩別體步圍寫。（撰鄭篇配賓之既推辛卯日食定之）最道帶董稍芒煥。地接文昌眷顧隆。振珮恒依青瑣闥。鳴鑾長觀翠微宮。含豪潤揭三淸寶。授簡朋分二等紅。碑致瑩辭追鐵略。石疑元度究登眷。（[illegible]）退朝讎香猶濟。下宥罘罳日尙融。阿殿初聞傳騎卒。堵門已見走鑾董。樊宛轉無塵到。若石蛤蚜有徑通。涼吹微生燕颯爽。莫辭將合柳溟濛。扁度似試龍賓賦。龕紙徐題虎僕工。錦耀半遮花匝匝。香廚恰對碧玲瓏。大羅天泖烟蘿麗。小酉山深卷軸充。勝侶自應稱玉女。（州歐見公事）仙曹端合姓金童。朝簪況本從披老。樊素由來侍白公。鄰檢分攜穿綠薜。細函互捧傍青桐。竹爐聲響名茶熟。瓷盌高擎賜墨豐。占取風情洵不少。流傳圖畫更何窮。絲綸鳳炳重青上。旌旆新移兩浙中。尺寫量才鑑水玉。鑑能照物淨山銅。文章札茝隨時改。俊彥騈闐入顧空。杞梓全新涵化雨。菁莪共育樂從風。秀山到處歸游屐。鼓酌隨宜具酒筒。譚藝人多綠帳啓。留題句寫碧紗籠。猜標君已齊思曠。篤老吾其姚薦沖。想得衙齋生半臂。長甆更點蠟鐙紅。

錢　楷

發輦登黃闕。如君最妙年。聖朝重經術。才子有神仙。圖繪瀛天祿。山池唐集賢。鄴文多翦綵。名蹟漫雲煙。寶笈纖初啓。鴻都石又鐫。臨軒儀乃簡。正字職斯專。叔重無雙士。高堂十七篇。師承推馬鄭。俗謬訂烏焉。兩事程催促。筆公任獨先。明光班更立。曲語句還聯。特地螢移箔。常時院撤蓮。旬休歸珮晏。夙退檢書便。邸屋城南近。文窗硯北連。竹籬茅舍是。黃卷夜燈然。侍女塞簾閣。涼秋擣素天。頻對渲墨贊。翠袖贊吟肩。指弱披香錄。眸明照字偏。應知通德婢。不礙及門宜。篆蘋官芸細。茶溫賜餅煎。紬書東觀本。譜勝還英筵。擬此生花筆。成如下水船。文章誠報國。檢校勸分牋。奏御遨宸賞。陳風勵使旃。諸生臚佑獻。英俗化湖壖。模學齋會正。濟衡月鏡圓。公餘仍矻矻。才調自翩翩。著錄都金石。寘遵遠澗泉。拔尤人十五。搜簡句三千。稚海英靈集。稻軒甲乙編。稍因毬侍從。曾不廢丹鉛。舊夢登瀛侶。方春出谷遷。詞臣奇玉局。史館總班堅。翰墨南齋寘。絲綸北斗邊。青雲靈不隔。絳帳會高懸。雞鼓陪晨直。簪毫儘冗緣。多輸精古力。敢附囊簪員。貴稱能風雅。經帷想隸研。元風昭綿絳。翠琬入陶甄。世叔五行下。尚書半臂傳。也應讓頭地。文治贊無前。

予校錢溉亭、孔顨軒、汪容甫、三君文成，各爲序錄云。錢塘，字岳原，號溉亭，江南嘉定縣人，乾隆庚子進士，江寧府教授。博涉經史，實事求是，精心朗識，超軼羣倫。所學九經、小學、天文、地理，靡不綜核，尤精樂律。蔡邕荀勗，庶其近之。錄述古錄一卷。孔廣森，字衆仲，號顨軒，孔子七十代孫，居曲阜，乾隆辛卯進士，官翰林院檢討。聰穎特達，曠代逸才。經史小學，沈覽妙解。所學在大戴禮記、公羊春秋，尤善屬文，沈約蕭統，可與共論。錄儀鄭堂文二卷。汪中，字容甫，江南江都人，乾隆丁酉科拔貢生。孤秀獨出，淩轢一時，心貫九流

口數萬卷。鴻文樂論。上擬漢唐。劉焯劉炫。略同其概。錄述學二卷。

蕭山毛西河、德清胡朏明書。竊予作序推重之。坊間多流傳者。又蘇州書賈云。蘇州許氏說文販脫。皆向浙江去矣。余聞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山陰胡稚威（天游）石笥山房詩文集十卷。余試紹興求得其稿。梓而行之。

薛尚功鐘鼎款識。宋時爲石刻本。故有法帖之名。明萬曆間秣印刊本。訛舛最多。跋語亦刪節不全。惟崇禎間朱謀垔所刻尚功原本。較爲可據。然板本并佚。傳寫滋譌。余據吳門袁氏影鈔舊本、及宗藏舊鈔宋時石刻本。互相校勘。更就文瀾閣寫本補正之。以還薛氏舊觀。錢塘吳壽朋（文健）明于小學。審定文字。以付梓人。陳秋堂（豫鍾）精篆刻。爲摹款識。萬爽泉（承紀）善書。爲錄釋跋。皆一時之能事也。

日本國人山井鼎所輯七經孟子考文、及物觀補遺。向無刻本。余借揚州江氏隨月讀書樓所藏日本國原本刻之。所引各本頗足正字句之譌。

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　　阮　元

四庫全書新收日本人山井鼎所撰七經孟子考文并物觀補遺共二百卷。元在京師。僅見寫本。及奉使浙江。見揚州江氏隨月讀書樓所藏。乃日本元板落紙印本。攜至杭州。校閱羣經。頗多同異。山井鼎所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所稱古本及足利本。以校諸本。竟爲唐以前別行之本。物茂卿序所稱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所齎來古博士之書。誠非妄語。故經文之存於今者。唐

開成石經、陸元朗釋文、孔沖遠正義、三本爲最古。此本經雖不全。實可備唐本之遺。即如周易文。言傳可與幾也。古本足利本、幾上有言字。與李鼎祚集解及孔疏合。疏中共論二字正釋言字也。尙書堯典敬授人時。古本足利本作民時。此唐以前未避諱之驗。而洪範無偏無陂。仍作頗。亦在未經詔改以前。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曰下有戰字。戰乃篆文旣字之誤。此介于我有周御事。介作迩。迩爲邇字古文。所由誤爲介字。皆與傳疏所解相合。此漢晉以來僅存古字也。毛詩賓筵。古本足利本二章作其敢或進。惠三章作其敢或進處。此承首章加惠處二字爲韻。極合而淺人于二章刪或字。三章刪敢字。以成四言。古人之文不若是纖巧矣。又椒聊兩章條且。古本皆作遠條。今案兩條固非。兩脩亦誤。蓋首章爲脩。次章爲條。脩條皆古韻也。古毛傳離經單行。首章傳曰脩長也。次章傳曰言聲（[illegible]）之遠聞也。若兩章脩條無別。毛不應次章遠聞一訓于首章二訓之後。故脩之爲長一訓已明。條爲條鬯義須再訓。詩人就椒之在升在匊者言其香之遠聞。非謂樹之枝條遠揚也。（[illegible]）禮記檀弓、宮中無相以爲沽也。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乃成文。司徒旅歸四布。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說。經中無此。則疏豈空言。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笄下有帶字。乃與注疏合。雜記、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古本疊西上二字。

案此古本西上西子門五字乃鄭氏注文古本已誤爲經後人以文不類經復刪晝字經注相淆久矣春秋經文公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足利本齊上有秋字昭公元年公子比出奔晉公上有楚字義並長左氏傳哀公十一年公孫務人孫作叔與檀弓合務禺乃異同孫字直誤耳二十六年乃睦於子矣衞師侵外州矣字下多杜注民睦二字傳文無衞字案此義長蓋越師非衞師也論語異同多出皇侃義疏洵爲六朝異本孟子趙岐章指亦勝俗本邢武僞疏惟孝經多據僞孔安國本爲無足取僞孔序自稱逮從伏論古文尚書而史記稱安國早卒其安國當生于文帝末年卒于武帝太初以前安能逮事伏生而書僞孔序又稱及見巫蠱作僞者遂謂無足據矣凡以上經文略爲舉證皆非唐石經以下所有誠古本也傳注釋文正義三者所校更爲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足爲重然精核可采者亦復不少至于書大誥肆哉爾庶邦君古本足利本皆作肆告似亦可從然漢書翟方進傳王莽擬大誥此節正作肆哉則作告乃形近之譌若斯之類宜審辨焉山井鼎等惟能詳紀同異未敢決擇是非皆爲才力所限然積勤三年成疾幾死有功聖經亦可嘉矣我國家文教振興遠邁千載七閣所儲書籍甲于漢唐海外軼書亦加甄錄此書其一也元督學兩浙偶于淸暑之暇命工寫刊小板以便舟車印成卷帙貽于同志用校經疏可供采擇至于去非從是仍在吾徒耳日本序文凡例皆依文瀾閣寫本刊列卷首書中字句盡依元板有明知其僞者亦仍之別爲訂譌數行于每卷之後示不經也助元校字者爲吳縣友人江鐸仁和廩生趙魏錢塘廩生陳文杰

烏程孫春陽先生梅官太平司馬元丙午鄉試房師也品醇學邃卓然楷模尤深於駢儷之文輯四六叢話一書於古今源流各家得失梳櫛詳明洵詞林之實筏學者所必讀也

四六叢話序　阮元

昔考工有言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良以言必齊偕事歸鏤繪天經錯以地緯陰偶繼夫陽奇故虞廷采色臣鄰摛其璪火文王謨考詩人美其追琢以質雜文尙曰彬彬以文被質乃稱鬱鬱文之與質從可分矣懸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墳邱索無非體要之辭禮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商瞿觀象於文言邱明振藻於簡策莫不訓辭爾雅音韻相諧至於命成潤色禮舉多文仰止尼山益知宗旨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犬羊虎豹翔追棘子之談黼黻青黃見斥莊生之論也周末諸子奮興百家並鶩老莊傳淸淨之旨孟荀析善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類派別子家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於縱橫極於戰國春秋紀於楚漢馬班創體陳范希蹤是爲史家重於序事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實有不同是惟楚國多才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隱耀深華驚采絕豔故聖經賢傳六藝於此分途而文苑詞林萬世咸歸圖範者矣洎夫賈生枚叔並著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文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兩京文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麗字彼輶軒雕蟲之悔乃擬經者自放循塗而風雲月露之形非變本者執爲笑柄者也建安七子才調聲興二祖陳王亦歸盛藻握徑寸之靈珠享千金於荊玉至於三張二陸太沖景純之徒派雖弱於當塗音尙聞夫正始焉文通

希範幷具才思彥升休文益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節譬以咸韶蓋時會使然故元音益遠也孝穆振采於江南子山遷聲於河北昭明勒選六代範此規模彥和著書千古傳茲科律迄於陳隋或傷靡敝天監大業之閒亦斯文升降之會哉唐初四傑並驚一時式江薛之靡音追庾徐之健筆若夫燕許之宏裁常楊之巨製會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並挾龍文聯登鳳閣至於宣公翰苑之集篇摯曲暢國事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卿以繁縟相高柯古昭諫以新博領異駢儷之文於斯稱極致焉趙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習歐蘇王宋始脫恒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鉢錦纏布帛或致無華工謝雕幾叢業又偶模鑿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並號高文雖新格別成而古意寖失元之袁揭覺弇一世則又南宋之餘波非復三唐之雅調也載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以對待曜采草木以錯比成華玉十瑴而皆雙錦百兩而名匹明堂斧藻視畫績以成文限冤笙鏞瘞鐵而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而文章無異也若夫昌黎作而皇李從風歐陽興而蘇王繼軌體旣變而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已升荀孟之堂核其敍事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目妄譏其紕繆俊腹徒襲爲空疎要之子史之正流亦復文章之別軌也考夫魏文典論士衡賦文摯虞析其流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讓體製品騭才華豈知古調巳遙斯風日變積異氏之正宗久矣大乖名實起彥和於今日固將別論文心也惟我師烏程孫司馬綜覽萬籍博稽千古文人之能事巳攬其全才士之用心深窺其秘王銍選話惟紀兩宋謝伋談塵略有萬言雖創體裁未臻美備況夫學如滄海必沿委以尋原詞比瓊林在搦本而逮末百家之雜編別集靡得遺珠七閣之祕笈奇書更吹藜火凡此駢文之歸勒成讓齒之書四駢六儷觀其會通七曜五雲考其沈博而且體分十八巳括蕭劉序首二篇特標騷選比青麗白翔雲增繡黼之輝劉羽流商天籟遇笙簧之響使非胸羅萬卷安能具此襟期郎令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也元才園俯質心好麗文幸得師承側聞緒論妄執丹管而西行願附驥尾而千里固知盧王出於今時流江河而不廢子雲生於後世懸日月而不刊者矣

余蒐輯國朝浙人之詩二千餘家爲輶軒錄有全篇稍弱而佳句不能割愛者做摘句圖之例存之梅里王邁人方伯詩如念別云秋不堪人別寒將去路長疎林云漏烏乍隨風去重殘花自怪蝶來稀在我山園云十畝垂陰新種樹千年立石老爲山過鄭州河云柳葉千條分雨綠堤沙十里走風黃舟行云過雨洗山綠落花然潤紅女山云愛從溪曳櫓閒喫野僧茶陽洛道中云茅屋人家千畝雪板橋行跡一溪冰漁關云代更千載少勢在一夫多嚴江東關云一艇獨歸雨千山相對宴小隱和介人云支離病得風塵少放浪身隨天地多寄懷庾清云身閒暫得開書帙歲晏能無急稻粱等句皆如餐諫果如咽荔枝別有風味

朱近修一是翛然高蹈與同里陸冰修俱以志節終余最喜近修句野泥初坼未抽筍溪雨欲流將盡花自在流出冰修句云三間茅屋晝常扃好客偏能決夕停但數舊人如落葉卻看我輩亦晨星讀之令人

禳深縞紵之好。

彭羨門少宰孫遹未央宮瓦歌云。猶是阿房三月泥。燒作未央千片瓦。奇句未經人道。若陳白沙草書歌。西洋琥珀酒船歌。張都尉畫馬歌諸篇。皆沆瀣瑰偉。自立旗鼓。世競稱其竹枝豔體及應制諸作。擅場淺之乎論少宰矣。

宗正菴臣子規詩云。曾為越旅與吳栖。惆悵春風怕汝啼。今日老歸茅屋下。要啼啼到日初西。客中人覽此。當為破顏。

黃梨洲先生宗羲孝義著於前朝。經史冠乎昭代。詩特其餘事耳。集中不輕作。云年少雞鳴方就枕。老年枕上待雞鳴。轉頭三十餘年事。不道消磨只數聲。語極曠達。蓋無意求工而詩愈工也。

彭仲謀孫貽七言律詩效放翁。如社中人少宜添燕。春半花多總讓梅。插槿預為闌定界。補泥還與燕移家。卻病雲烟為藥物。忘憂姬妾是名花。山林送客猶司戶。村落無官掛放衙。皆新句也。其虞臺寒食懷古一首。感劉生之義。弔太僕之忠。實抱先人隱痛焉。

唐人遠帆疑不動句。蘇子由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句。傳誦千古。本朝徐方虎少宗伯舟中絕句云。雪後微風捲浪迴。緩搖柔櫓怕鷗知。舟中倦客閒憑几。不見舟移見岸移。風格正同。而體物逾妙。

朱錫鬯曝書亭集送李符遊滇詩其一云。賓塞分明廬嶽僧。寄書有約十年登。江湖到處句留住。看爾入山能不能。其二云。桃鄉一曲水挼藍。擬結鄰居共釣潭。休信碧雞狂道士。閒拋老屋在花南。初意花南字不過點綴趁韻耳。後考分虎詩稿曰花南老屋集。歎詩家用字精切如此。

毛西河檢討詩明含六朝三唐之勝。沈博絕麗。幻渺情深。其七言律句。如三月暮春行海畔。兩年寒食渡江東。又發暮他鄉還作客。春來何處不思君。天然發泊唐人。最近李頎。

陳青崖至寶弱冠負詩名。其五七言律體。雄秀深蔚。有酷似毛西河者。如登大尖山云。萬壑收江雨。千花擁佛燈。馬將軍移鎮羊城云。漁陽都護新持節。橫海將軍早受降。晚泊關谿縣云。沙郵白舫橫官渡。瓦閣紅燈出女牆。邊詞云。沙苑馬肥青苜蓿。涼州人醉綠蒲桃等句。宜西河酷賞之也。

朱亦純樟七言古風。縋險鑿空。五丁開山手也。若猛虎行、儺相行、諸篇。並有少陵、昌黎、東坡、劍南、之魄力。神黯鬼神。鳴鳴泣紙上矣。

沈厚餘樹本福慘廝盤山詩。寫物象形。逼真拔老。若吳興竹枝詞。儼家自有樊川約。判守春風十四年。則詩人忠厚之意也。

嚴海珊遂成司馬詩。具兩種筆意。如骨堆石勒孤麻嶺。血潑高歡避暑宮。虜龍邑貫防秋塞。上谷盧傳突騎名。弓懸屋角秋防虎。旗閃城頭夜舉烽。雕盤大漠寒無影。冰裂長河夜有聲。造句雄奇。詠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有無。蓮花莊云。無數垂楊遮不住。好風吹出讀書聲。則又旨情旖旎矣。

歙凌次仲廷堪與余以學訂交二十年。次仲於學無所不窺。九經三史。過目成誦。尤精三禮。辨晰古今得失。鑿解超妙。為文沈博絕麗。兩榜俱受知於朱石君師。官寧國教授。奉母偕潔白之養。石君師用昌黎薦

士詩韻題其校禮圖。圖寄至浙。余亦用韓韻題之。次仲復用此韻見答。比於韓門籍湜焉。

題校禮圖用昌黎薦士詩韻為凌次仲進士作　朱珪

儀禮十七篇。姬孔所教誥。聖人柔萬物。節性義精到。損益兼夏殷。名物辨昭號。執肄非空文。綿蕝在師導。緇服體斯安。相習繼可操。闕陵學久廢。高密傳亦耗。慶翼雖分門。彥權誰窮奧。昌黎擬奇辭。驚鍛欣鳩噪。豆籩失司存。珠玉毀僭盜。凌君起江南。便腹擇雅蹈。鈞元有精深。解紛無慢暴。旋璣權九重。華離擘四坱。自求照水犀。不取籠[illegible]句。脫捷心能均。律悟雅好。鑿空恥說鷁。障瀾勇逾奡。源流會朝宗。疏瀹先濬潦。洽禮著釋名。覺解析嗣報。衍雅七又五。盈抵逮鋪毫。左圖而右書。經緯了不眊。窮年校羞芒。內心平矜躁。示我如爆羊。學落智已耄。神往緇帷林。服器誰敢冒。君才北海若。大量挹不傲。忝我一日知。拔尤初進造。遠利就冷官。畫冠資育燾。自甘闕華養。胥發蠶蟻悼。偕耕卽菑畬。椎髻樂燕犒。君方東圭璋。特達待上告。鷫鸘翩來庭。卮酒花映帽。燦寮際光輪。數萬敢憺爆。殊科爵簧援。閭笙歌湘芼。君才富江永慎修戴東原震沃壤挾滕郜。實學兼華文。筆玉錯斑瑁。同時數金輔之榜程易田瑤田三舍避戲纛。丹書東面榮。警叔北斗禱。何況禮為羅。不見鳳輝耀。桃潭暫迴翔。蓬海易轉漕。虎觀定異同。鹿角走驚懼。壁雍石經森。公卿宰禮犒。展圖重什襲。長習嘗勸勞。

題凌次仲學博廷堪校禮圖卽依卷中朱石君師所用昌黎薦士詩韻　阮元

周儀治天下。厥功逾誓誥。揖讓升降中。精意靡不到。吾友凌經師。無體齊許號。緜蕝容臺上。不受介紹導。既有戴聖學。且持高密操。志氣堅不撓。精力滿無耗。弱冠我同遊。許我入堂奧。嚶嚶兩鳥鳴。願異凡味噪。實事必求是。虛聲共恥盜。君之入京師。以禮為履蹈。始知士相見。變化頑與暴。北海一席間。驚羣融四坱。惟知抱一經。不顧駕雙纛。食祿冷官舍。校禮志雅好。昌黎所苦讀。而君實排奡。經文溯江河。疏義析潢潦。得閒發一難。皇侃賈公彥不敢報。餘情述周髀。知天若禘竈。重輪引虛綫。測覩了無眊。淺儒轉漢學。心力每浮躁。豈知后與戴。家法傳衰耄。凌君發禮例。楊復、李如圭不屑冒。金輔之、程易田及劉端臨台拱相見互不傲。邇來文更雄。魏晉力能造。始嘆才之奇。實惟天所燾。吾師極重才。愈奇愈悼悼。新詩榮于衰。華袞被單縞。制科儀三舉。會見奕章告。翹然貫弓車。豈徒離席帽。平生學何事。許國敢恪孀。肸蠁仰天鑒。詎止泮芹芼。吾才陋且小。地褊若滕郜。與君素投分。又若瑤與瑁。同在文公門。籍湜各樹纛。觀老皆天爵。斯言昔所禱。癸卯年元旦試帖詩有云。祝老皆天爵。君今潔白養。思勤慰乎犒。已勝飢驅時。負米比轉漕。手此十七篇。怡然志無懊。天將厚其後。兹特先章犒。所以吾師詩。披圖深勸勞。

石君師用昌黎薦士詩韻題校禮圖。見贈五言古一章。敬次元韻報謝。兼答阮伯元閣學、王債嶠編修。　凌廷堪

昌黎薦士詩。詰屈發周誥。千秋愛才念。情與文並到。豈同浮薄流。標榜立名號。文章異卻籔。一一為批導。寒齋靜諷諭。如見古人操。吾師今韓公。論材辨豐耗。衣被滿天下。幾人列堂奧。鳴鳳翔丹穴。遇異百鳥噪。樹木必樹嘉。飲泉不飲盜。教行龍頭選。持躬虎尾蹈。涯斯鮮矜張。門戶無傲暴。明數歷中外。稱譽

儒宵块實大聲必宏。如聞奏械鏘。黃裳占自吉。緇衣素所好。匪獨守鄒魯。兼可化羿覊。賤子抱禮經。尺犢困行潦。匍匐光範門。上書慚不報。公時持玉衡。餘丹分鼎竈。釋褐登公堂。耳目發聰眊。學圃方嵗淺。升遊詎敢躁。三復白華篇。親年將耋耄。循乏百里才。利祿忍輕冒。投牒乞一氈。循陔志毋傲。適公撫江左。講帷喜重造。學禮質疑義。良楛悉橐纂。貽詩極獎掖。感深反成悼。同是荷諸賢。酬和邈紆縞。伯元我石交。心曲奚待告。弱冠聚邗上。塵埃共席帽。綢繆風雨夕。切磋兩弗懆。譬之羊在綳。唯苦始能耄。餅餌本籍才。彈丸小賓部。洗黃舊繡綺。結綠新琢瑁。同歲舉南宮。翰林先拔纛。輕肥漫欣羨。事功庶新纛。自愧飯不足。報卯寧望稀。修塗通都驛。書倉大河漕。但令吾道存。莫作傴歌懊。闌干首蓿盤。遠勝牛酒犒。何當端章甫。贈賭溯郊勞。

焦里堂、循江都人。樸厚篤學。邃於經義。尤精於天文步算。與李尚之、銳凌次仲、廷堪為談天三友。秦道古、李欒城之書。久無習者。里堂與尚之特闡明天元一大衍求一之術。所著有羣經宮室圖、里堂學算記、毛詩傳箋異同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詩釋地、乘方釋例、孫子算經注、皆能爬梳抉摘。多前人所未發。餘事爲詩詞亦皆老成。

里堂學算記序　阮元

數爲六藝之一。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羣倫之統系也。天與星辰之高遠。非數無以效其靈。地域之廣輪。非數無以步其極。世事之糾紛繁賾。非數無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以不知數乎。自漢以來。如許商、劉歆、鄭康成、賈逵、何休、韋昭、杜預、虞喜、劉焯、劉炫之徒。或步天路而有驗於時。或著算術而傳之於後。凡在儒林。類能爲算。後之學者。喜空談而不務實學。薄藝事而不爲。其學始衰。降及明代。寖以益微。間有一二士大夫留心此事。而言測圓者不知天元。習回回法者不知最高卑。朓相仍。莫能是正。步算之道。或幾乎息矣。我國家稽古右文。昌明數學。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高宗純皇帝欽定儀象考成諸編。研極理數。綜貫天人。鴻文寶典。日月昭垂。固度越乎軒轅隸首而上之。以故海內爲學之士。甄明度數。洞曉幾何者。後先輩出。專門名家。則有若吳江王曉菴、錫闡淄川薛儀甫、鳳祚宣城梅徵君文鼎儒者兼長。則有若吳縣惠學士、士奇婺源江慎修、永休寧戴庶常。震莫不各有論述流佈人間。蓋我朝算學之盛。實往古所未有也。江都焦君里堂與元同居北湖之濱。少同遊長同學。里堂湛深經學。長於三禮。而於推步數術。尤獨有心得。比輯其所著加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釋弧三卷、釋橢一卷。總而錄之。名里堂學算記。書成而屬元序之。元思天文算學。至今日而大備。而談西學者。輒詆古法爲觕疏不足道。于是中西兩家。遂多異同之論。然元嘗稽考算氏之遺文。泛覽歐邏之述作。而知夫中之與西。枝條雖分而本幹則一也。如西法三率比例。卽古之今有術。重測卽古之重今有。借衰卽衰分之列衰。疊借卽盈不足之假令。今之三角卽句股。借根方卽立天元一。至於地爲圓體。則曾子十八篇已言之。七政各有本天。與郄萌日月不附天體之說相合。月食入於地景。與張衡蔽於地之說不別。熊三拔簡平儀說。寓渾於平。而崔靈恩已立義以渾蓋爲一矣。的谷四方行測殷

蒙氣反光之迹。而安岌已云地有游氣。蒙蒙四合矣。其它若天周三百六十度。則邵康節亦嘗言之。日周九十六刻。則梁天監中嘗行之。以此證彼。若符節之合。然則中之與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實。乃彊生畛域。安所習而毀所不見。何其陋歟。里堂會通兩家之長。不主一偏之見。於古法穿穴十經。研求三數。而折中乎劉氏徽之注九章。西法隨事立說。闡其隱秘。而日月五星之果有小輪。與夫日月五星本天之果爲橢圓與不。則存而不論。昔蔡中郎撰十意。未竟。上言欲思惟精意。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今里堂之說算。不屑屑舉夫數。而數之精意無不包。簡而不遺。典而有則。所謂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者。非邪。然則里堂是記。固將以爲儒流之典要。備六藝之篇籍者矣。元少略涉斯學。心鈍不能入深。且以供職中外。斯事遂廢。今見里堂成此書。敬且樂焉。吾鄉通天文算學者。國朝以來。惟泰州陳編修厚耀最精。今里堂之學。似有過之無不及也。

里堂子廷琥。讀書頗具慧心。能傳家學。年十四。隨里堂來杭。隨衆賦詩。動有佳句。如天竺道中云。半里百實樹。一樣三面山。西園讀書云。遶戶書聲花外道。隔簾山影雨中明。時校浙士以天文算學別爲一科。里堂佐余閱卷。廷琥知平圓三角之法。嘗令其步籌推算以驗得數。百不失一。

甘泉江鄭堂、藩淹貫經史。博通羣籍。旁及九流二氏之書。無不綜覽。所爲詩古文詞。豪邁雄俊。卓然可觀。嘗作河賦。以匹京純元虛江海二賦。元和惠徵君定宇、棟經學冠天下。鄭堂受業於惠氏弟子余君仲林。盡得其傳。所著周易述補、爾雅正字諸書。皆有發明。爲人權奇倜儻。能走馬奪槊。豪飲好客。至貲其家。徧游齊、晉、燕、趙、閩、粵、江、浙。王韓城師極重之。

天長林庾泉、道源至性人也。慷慨豪邁。足跡幾遍天下。居西園一年。與余爲兩東之游。途次酬唱頗多。如將至越州云。甕山順逆看俱好。烟水蒼茫畫不成。寒日云。誰能遣此無聊語。那得如斯花笑人。明州云。桑花壓野天如洗。楊柳眠堤水泊空。偶成云。曝背天宜文字飲。素心人似歲寒花。皆卽景成詠。不假雕飾。絕似宋人。然不存稿。自云得一二句附驥。使後之覽者。有吉光片羽之稱足矣。卽此可想見其豪。

林庾泉一無所知齋剩稿

客齋

冬月白如霜。桑桑客齋地。相對默無言。遙聞鄰犬吠。四壁偶軒聲。空堂頁鼠墮。燭花一寸長。照我千古淚。橫胸萬斛愁。飢寒直兒戲。持此問古人。古人亦如睡。羈燭笑拋書。顧壁與影媚。

懷閒石坐明府吳星橋點刑防盜浦子口

花縣仁聲滿。琴堂暑暨修。宰官心是佛。寮佐韻如秋。身撼江關響。民歌父母謀。愧君此良夜。有客獨登樓。

登鳳陽城

嵐光面面撲衣。有客登臨望落暉。萬樹龍煙環郭立。片雲將雨度城飛。眠弓水勢如縛東。勒馬山容似打圍。策杖裹糧明日計。擬穿深翠扣巖扉。

事波試院與蔣山夜話賦贈

鄰窗傾倒發爲歌，斷卻聲聞省障魔，入道倘除名更好，逢心猶覺累還多，新詩脫口誰能敵，舊事撗胸蹄自辭，似此不傳吾不信，古人如在復如何。

書魏野堂詩後

才高過蹇總休說，味遍琳琅似酒酣，詩覺如斯官未稱，公猶若此我何堪，空除野馬澄銀海，擬并牟尼供寶龕，前度漁洋亦司李，動人惆悵最江南。

見魏君思伯書聯及小幅，感而懷之。

錫山春樹石梁雲，廿載何堪雁影分，白首空嗟同薄命，緇塵無計可聯羣，花間病鶴如逢我，座右名書倍憶君，何日買舟入吳會，一樽風雨細論文。

同唐耘五石卿陳耳莽夏冠周集唐軼亭三夜寐

安步何勞問字車，忘形爾汝是君家，雖兄好客開幽室，介弟憐才啓絳紗，瞎背天宜文字飲，棄心人似歲寒花，他時寫向屏風裏，五客三人鬢有華。

虞夏商古辭詞氣簡少，至周始有也矣等字，然也字始見于毛詩，其後也悔，猶爲轉聲，及中葉，始爲句末收聲，故凡詞氣中有發聲，有轉聲，有收聲，經傳子史體例非一，且有誤讀實字爲虛字，虛字爲實字者，說文中如聲乎嗟乃等爲本字也，既雖然等爲借字，當傳采經傳而疏證之，故元欲彷宋陳騤鍾卷宋之例作釋詞一書，惜未暇成也。

儀禮喪服傳曰，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元釋傳意，蓋謂弟妻爲婦，乃婦人之通稱，所以疏遠之，而當時學人或誤爲子婦之婦，若謂弟妻爲子婦，則嫂亦可謂之母乎，故下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傳義本如此，禮記大傳義同，鄭注大傳曰，言不可也，言不可混婦人之通稱于子婦也，乃賈公彥不得其解，疏曰，謂之婦者，使下同子妻，假作此號，遠於淫亂，此已誤解婦人之婦爲子婦，至孔穎達作大傳正義，直謂弟小于己，妻必幼穉，故可謂之婦，則大誤矣，喪服傳大傳猶爲男子謂弟婦之稱，若爾雅釋親明曰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女子與弟婦何必假號遠淫，賈孔疏經，其疏謬處有如此者。

孟子曰、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堯典曰、女于時，鄭氏書注曰、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據此則帝女下嫁，皆當言妻矣，說文㛐古文妻字，从肖女，肖古文貴字，从貴之義，即下嫁之義，此必經傳中古文之僅存者，後世之妻公主者，皆曰尚，尚者、㛐之訛也，俗儒不知古文，遂讀爲尊尚之尚，此隸變之誤也，然則孟子舜尚見帝，即言既變之後見帝也，其字當讀爲妻，不當讀爲尚矣。

余試浙江解經餘，擬作論語鄉人飲酒解，引禮記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鄭康成注、鄉人鄉大夫也，爲據此，鄉人飲酒即儀禮之三年大比鄉飲酒，立說似確，而於鄉人儺之鄉人未經疏證，余友鍾懷鉞堂恐泄無識者之疑，爲之申其說曰，鄭康成論語注，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敺疫鬼，即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是也，凡儺有三，季春國儺，畢春氣，諸侯以下不得儺，仲秋天

子儺，逆秋氣，天子以下不得儺，惟季冬儺，貴賤皆得爲，故謂之大，周禮序官方相氏，止曰狂夫四人，不名其職，要亦胥徒之屬，其曰命有司者，大儺通於天下，必有董其事者，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儺亦其一事，如今時郡守出土牛是也，特古禮以大儺出土牛爲一令，今禮以出土牛迎春于東郊爲一令，微有不同，郊特牲字或从裼，文異義同，謂之存室神者，方相氏索室敺疫，比戶爲之，至孔子家，則孔子行朝服立阼階之禮，故謂之存室神，皇侃疏以儺爲季春之儺，失之，馬融注、謂恐驚先祖，與郊特牲合，

爾雅坎律銓也，說文欥聿之𣬈，郭縣阿孝達解之曰，尔疋坎律銓也，坎當爲欥，形相近而譌，說文欥詮詞也，詮之解爲具，詞之解爲發聲也，班固幽通賦，欥中龢爲庶幾矣，顏師古注云，欥古律字也，文選欥作聿，蓋欥即曰之異文，故叔重于曰字亦訓爲詞，古曰字通作聿，豳風曰爲改歲，漢書食貨志作聿爲，小疋見晛曰消，韓詩作聿消，大疋予曰有奔走，二句王逸楚詞章句引作聿，是也，律者有詮具之義，中庸上律天時，鄭注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古聿字或作遹，釋詁遹循也，孫炎曰、遹古述字，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釋器不律謂之筆，郭注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語之變轉，攷聿一名不律者，不爲發聲，當讀如爽上洒下不濟之不，律即聿也，遹即述也，故鄭於禮記訓爲述，郭景純以坎卦法律爲解，殆未知其字有𣬈訓。

仁和諸嘉樂說經，有毛西河之風，其解論語宗廟會同云，宗廟之事，乃諸侯祭祀之事，會同則諸侯朝於天子之事，公西華願爲相，相諸侯也，相天子之宗廟者，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於諸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亦大宗伯爲之擯，至末擯司空之屬嗇夫爲之，見覲禮，又於諸侯何與，夫子云，非諸侯而何，明言宗廟會同非諸侯之事而何，並未言相宗廟會同者非諸侯而何也，其謂相天子之宗廟爲諸侯者，或因詩有相維辟公之語，不知此與肅雝顯相，相予肆祀，皆謂助祭者爲相，而非詔禮者之相，或又謂諸侯有廟而無宗，有邦交而無會同，則宗廟自古通稱，亦無天子稱宗廟諸侯稱廟之說，鄉黨記子在宗廟朝廷，其爲天子之宗廟歟，抑諸侯之宗廟歟，會同既爲諸侯朝天子之禮，亦可謂之諸侯之事，蓋朝覲之禮君臣交擯，賈疏曰、北面陳介，從南鄉北，此諸侯之相也，邢昺論語疏亦曰、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則其爲相諸侯而非爲諸侯也可知，蓋所謂如或知爾者，乃是諸侯徵聘之，及而三子，亦可以自信從政爲大夫，故欲于兵農禮樂各効一官，豈有昧然欲爲諸侯之理哉。

予以論語鄉人飲酒解試湖州諸生，且自解之云，論語之鄉人飲酒，即儀禮之三年大比鄉飲酒，朱子注豪無異辭，乃呂大臨、艾南英、方𣡌如輩，創爲空論，曰鄉人偶然聚會，不在鄉飲四事之內，今天下士靡然從之，竟以孔子身爲大夫與與賓之大典，解爲村農醵錢共飲之事，毀聖經莫大于此，揆其意，第爲鄉人二字所惑，別無確據也，余試山左浙江，兩出此題，無正之者，獨不見禮記鄉飲酒義乎，記曰、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鄭康成注云，鄉人鄉大夫也，又儀禮記曰、鄉朝服，鄭又注曰、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此可不煩言而解，其餘謬說不足辨矣。

蕭山陶定山明於聲音訓故之學其解穀梁傳邡公也云范氏集解謂邡爲紡案紡字从方與丙同部隱公五年歸邡穀梁作邴爾雅怲怲憂也莊子邴邴乎其似喜乎邴雖假喜其實爲憂故公羊于此經傳云憂內也明宋元憂讀爲靜是以勤行與穀梁合蘇以邡當作邴解爲憂公于傳稍協又解爾雅云釋言艾歷相也艾歷通字書君奭巫咸乂王家而史記封禪書云伊陟贊巫咸贊訓爲相則乂亦得訓相而或引方言爾雅艾壁之轉尚未發其義也又釋詁緣善也或訓作緣不引廣雅而引類篇案唐王方慶名緣見本傳並訓爲善唐人猶知古義是亦可存備一解者也

蕭山徐鯤解爾雅云郭注爾雅所未詳未聞者百四十二科邢疏補其十近儒鉤稽幽滯補所未備過求詳核轉滋附會引經據典以釋從鼓鏻謂之修從鼓磬謂之鼚是以良娛爲樂節引方言赫作赫謂之履釋經履是以屨屨爲華名至履謂之羊羿履卽羊履與羿同羊乃羊字之譌疑類蹲踞爲羊矣會稽章華紱云爾疋郭注間有未確訓鄰過也謂鄰亭道路所經過不知音語鄰而效之鄰古通尤也近儒補郭未備可云詳盡然如釋詁孟勉也引班固幽通賦孟晉以迨羣兮然洛誥汝乃是不蘉釋文引馬融注蘉爲勉孟卽蘉之轉音因聲得誼爲更確矣宓神愼也引鄭箋翻閟爲神說文訓祕爲神謂神祕轉訓不如引說文天神引出萬物解神爲引慎弓其慎也注慎當爲引從漢儒舊讀之爲確也

歸安丁傳經解左氏傳云趙盾之事孔子據事直書以無曲筆左氏公羊欲奪秋之行非托孔子越境乃免之言則幾爲崔杼之弑事此或適於時勢使然非盡經旨也閨書翰旨之語臣屬岸實實靈之忠臣趙盾實靈之賊臣趙穿不過闖弊成濟之徒耳非爲首者也厥後卒分晉國爭長七雄而春秋之傳不致毀滅者始亦二氏權詐之力歟說雖似刻而頗得春秋之旨

杭州翟晴江（灝）著爾雅補郭余謂景純宜補者固多宜糾者亦復不少餘姚邵二雲（晉涵）作正義僅守郭說亦未嘗有所糾正也

晴江所補未盡確者如引用張得天鴻答於鷃之說直似明人陋習余謂釋木樸樕心卽專爲觳風樕心而釋料者聊卽專爲椒聊而釋而晉以來皆昧其義此等引證難與汪拘者言佐證亦不可與穿鑿者泯傳會也

張惠言（皋文）著周易專主虞氏一家之學極爲精晦有家法漢人之易孟費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而爲一惠氏周易述雖發明漢學雜取諸家不成體製要之康成之學斷非仲翔之易比而一之多駁雜矣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當讀如平秩南訛之訛訛化也老子夫隹兵者不祥之器隹字古惟字夫惟二字乃引出之詞今讀爲佳字且習用之誤矣

于鬯（絳甫）讀經解以說文皀字謂皀余足坎骈鉉也宇说當爲皀字說也段率揭宮角以爲習慣讀聞也親屬大行人儀節相補而成歸安楊鳳苞解之云儀禮十七篇覲禮文字獨簡其儀節比諸他禮殊爲未備注疏每以大行人補之如四享束帛加璧鄭注引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則四爲三之譌也王使人勞侯氏賈疏引三勞再勞一勞則所使之人大行人也覲禮不言饗饋大行人所詳九牢七牢五牢是也不

特此也使大夫戒可補以掌訝之往詔會大承命可補以小行人之爲承擯爲宮方三百步可補以司儀之爲壇三成是皆相補而成者

天下樂石以岐陽石鼓文爲最古石鼓文脫本以浙東天一閣所藏松雪齋北宋本爲最古海鹽張芑堂燕昌曾雙鉤刻石於家余細審天一閣本並叅以明初諸本與芑堂以油素書丹致之十碣命海鹽吳厚生刻之至於刀鑿所施還以意匠精神形體渾而愈全則揚州江秬香（德地）所爲也刻既成復之杭州郡庠明倫堂壁間使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法焉

阮芸臺閣學師重摹石鼓歌用東坡韻　　陳鴻壽

我後坡公幾辛丑集古不見六一叟石鼓又經七百年點畫欲化長虹走湧盈漾漾既髮牙嵯嵯獰蜀距遒口何如吉癸字無多轉滋疑案壇山後前年天蒜蕙編排扶剔文義還什九其朔孔麻鼎彝甕亦有額鯤鏕楊柳吹噓元氣歸豪芒轉動天樞爍晨斗從臣才藝館選精珍宜珙璧懸臂肘連江偶刻何足論若栗去秕苗去莠瑛瑛仙人一代宗龍文健筆蘇韓友金石惜殷經史錢斤權㱿醆悟數製天一流傳秘本希三百餘字銅斛斗摹思蘇李張翼徐歐褚虞杜皆前者品評愚妙摹推崇壇碣潜碣大羊喉諸侯劍佩騎從後綠以形弓及彤盧大書深刻理則那昭示日月振曈曨陳倉鳳翔蹤跡奇不將荒幻令畇曨日炙雨淋致漫漶要其氣體渾深厚重摹安置郡學中金釘同觀誌某某十三經版各爾缺風濤驚翔鵬雖有由來作人邦家基南山頌嵩北山祖竟振堅金精剛絕虎肯比朱絲約芻狗要古猶質仍後深如公異尊韻稱偶信早洗沙眩嵌金鏗合讀者徒推首歲年甲乙從缺路毋怪亭林卑攻拾我聞神奧嬉康時濟河風大重真取羣今壁合珠亦聯圖插左右壁塵垢文武成康流澤長中興遺跡較難守眞珉況復樹東南文物聲多長不朽與山嶽嶽析水深湧歟休哉萬年壽

朱　壬

三代石刻傳已僅惟有石鼓乘說孚李唐以前罕有述曾彼竇剝堙泥塗事公好事始傳播一唱百和人人殊昌黎考古眞特識一言論定非拘墟周宣中興理可信明堂朝賀書非誣龍蛇蟠舞篆奇絕諒非史籀無能書吉甫作詩風雅好寫文典册卑相如年深月久石易泐苔蘚剝蝕文模糊當年陳倉十失一此日太學當連圖朝廟規模有碩意昕夕誦解勸生徒隋儒未至辟雍地那得指畫觀形模卽如武林一郡士思觀墨碣恣嗟吁豈無拓本偶傳示搜摩終覺神嚮難瑛瑛仙人用意厚硬黃一卷工臨摹命工刻石傳永久敘寘澹閣毫髮俱行見十鼓重塵塵直以宋經爲郛郭郡庠多士盡環列駢塡觀者如鴻都縱無事更三日臥我巳朝起忘西晡行閱驚鳳勢軒擧腕底斜斜形盤紆勁如金垂鼎足立婉若玉鬭鉤頭鈐典義推敲誰信屈古文奇觀尤齟齬韓蘇大作千劫在典模矩手袪榛蕪我聞李斯精小篆作頌勒碑嶧山隅當年岡讀誇功德自謂于聖黔首愚那知野火不相恕縱有棗木徒增汙豈若石鼓飢周代宣王典物尤堪娛爰盤孔鼎不可得寶貴此意徒區區自茲重鐫惠來學頓令篆法同古初鳥革深宸得位置歸翼翼稿忘勸勵歌詠稽古精考核後先相望懸冰壺

杭州唐人石刻存者，惟城內祥符寺開成二年胡季良所書陀羅尼經幢，及吳山青衣洞開成五年錢唐縣令錢華等題名，他若靈隱天竺各刻，皆於乾隆庚子歲爲某太守所毀，近年仁和趙晉齋、海寧周松靄，各得唐墓志一，又陳默齋騎尉訪碑至定山，得唐元和閏題名四種，皆昔賢所遺，足補志乘也。

杭州府學石經，今存周易二石，尚書七石，毛詩十石，中庸一石，春秋左傳四十八石，論語七石，孟子十一石，凡八十六石，內禮記中儒行、大學、經解、學記四篇已亡，周易自離九三以下皆無之，較書詩等所缺特甚。書、詩、左傳、論、孟，卷末皆有秦檜題跋，思陵小楷秀整，有晉人法度，論孟字體稍縱，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高宗御書六經，上親御翰墨，稍倦，即命憲聖續書，人莫能辨，其中避諱字皆本字闕筆，惟論孟則多改字，如改敬作欽，改殷作商，改恆作常，改桓作威等，皆是經文異同，雖不多，頗足校正今本之誤，如毛詩予尾脩脩，今作翛翛，爲譌字，左傳不聞秦焉取之，今不上有若，焉上有將，爲衍文，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今無所字，爲脫文，皆與唐石經同，孟子無唐以前石刻，此碑文王畢混爽，亦較今本爲善，考古者宜知寶貴矣。

咸淳臨安志云、太學首善閣高宗皇帝御書三扁，各有石刻，又有累朝御札御製，並刻寘閣下，今仁和學大門內壇隔有高宗御書大成之殿、大成殿門、二刻，字逕一尺四寸，中有復古殿三小字，仁和校官署存不全草書一石，云暮口沙上雁，海門斜去兩三行，字逕五寸，每行二字，側有皇二十三四小字，乃碑石記數，又仁宗飛白書一石，云天下昇平四民清，字逕五寸，橫列上方，刻小楷年月二行，云慶歷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下有三璽，中惟御字可辨，側記皇三十九四字，與前石同，按南宋太學即今按察使署，爲岳武穆故第，武穆被禍後，第爲太學，元改爲西湖書院，明洪武十二年即書院建仁和學，至天順三年復改建縣學於今所，古碑悉徙，以從致多殘闕耳。

表忠觀碑，自明人重刻本外，舊刻僅存二石，每石兩面，下半已殘闕，近年重修湧金門外錢王祠，始自郡庠移立祠內，此二石相傳是宋時原刻，案樓攻媿集跋蘭坡公有與趙清獻公帖，示表忠觀碑額可用張子野之孫名有者書之，今世傳本從無及此，豈當時四石並立，不復刊額耶，又此碑尚有小字行書，本亦舊刻，現存郡庠，惜未同時移出。

何夢華寓萬嶺時，曾於嶺西半山中搜得賈似道賜家廟第宅題記，云景定三年正月八日，賈似道崇上恩，賜家廟第宅于行都，辭勿獲，因集芳園鄰舊居，就賜給繕錢，使營葺焉，用識欽承，子子孫孫，其毋忘忠報，隸書凡八行，字逕八寸，西湖志於秋壑石刻槩從刪例，然金罏舊事，玉枕新鐫，猶有傳者，錄之可當風詩之鄭衛。

兩浙金石，吳越刻碑有二十餘種，獨未見天寶、寶大、寶正之刻，頗以爲憾，嘉慶元年七月，何夢華訪碑至臨安海會寺，得寶大元年陀羅尼經幢二，嗣於武康縣治，續得寶正元年風山靈德廟碑，爲從來著錄家所未見，夢華又於臨安功臣山下桑畦中得吳越普光大師塔銘，普光爲武肅第十九子，自幼出家，授吳越僧統，皆可補紀載之闕者。

吳越千官塔在西湖烟霞洞，乃就崖石鑿成，高二丈餘，凡七層，鐫刻工細，門柱間皆題諸臣銜名，塔旁兩壁又列數百人衣冠，盤膝作禮塔狀，每人肩側亦紀姓名，惜皆無考，惟塔上題字有都指揮使吳延爽爲吳越文穆恭懿夫人之弟，洞內石羅漢側尚有延爽題名三行，云吳越都指揮使銀青光祿（下闕）右僕射□海縣開國男食（下闕）吳延爽捨三十千，造此羅漢（下闕）西湖志載石像造於吳越間，而未及延爽名，是其疏略，至以塔上人名考爲南宋諸臣，則謬之甚者，武林梵志云，吳越相吳延爽開寶中建崇壽院，內有九級浮圖，名應天塔，即今保叔塔，塔後有落星石，武肅時封爲壽星寶石山，仁和趙生（坦）嘗於山間拾得片石，存三十五字，有云爽爲覩此山上承角亢，云云，角亢，壽星也，出爾雅，則此爲延爽造塔殘記無疑矣。

予徵收富陽縣古刻，百無一存，錢唐嚴厚民（杰）新得唐孫夫人墓志，持以眎予，云頃歲親見富陽人拾土得之，知爲古物，手拓四五本，仍令掩埋原處，文云，夫人吳大皇帝十九代孫孫德之女也，笄年歸於陸氏，以大中四年遇疾，即是歲仲夏月三日而終，於其年季秋月末旬八日，安厝富陽縣西廿里上黃山塢，云云，其後空處別題唐大中四年九月廿八日記，字體較大，此例他碑未見，亦博古者所宜知也。

南屏小有天園石壁，有司馬公摩崖隸書，以此試士，錢唐吳穀和一詩，指陳眞切，可與論古，書乃南渡後所勒，或以爲侍父判杭州時所書，非也，海寧俞寶華詩云，公侍親闈判府事，總宜一棹曾杭州，趙庭縱目尙年少，那遣石墨垂山陬，所論最確，寶華性疏略，筆札甚惡，不可寓目，而詩才清放，其父名思謙，淵雅工詩，畫家學也。

游南屏觀司馬公摩崖隸書　　吳穀和

朝相司馬公，四海慶無事，公治何能留，公識治平義，我來南屏下，見此摩崖字，俛仰溯千載，公意恍我示，稱昔元祐年，公荷股肱寄，出處素位行，聖經仰而企，宮中女堯舜，亦識利貞意，嘗安不忘危，耆艾屢眞諠，不見蔡平章，俗書逞姿媚，爰緣入政府，國事隨意置，一反公所爲，柄政如兒戲，忠佞不兩立，黨籍滋猜忌，大書千佛名，深文亂眞僞，釀成靖康變，一敗乃塗地，猶治我公難，債事若輩易，當時朝中人，公書誰省記，經綸貫千古，餘事極高致，衆平中郎書，覩此猶當愧，陵谷幾變遷，金石多失墜，此書終不磨，鬼神護蒼翠。

俞寶華

南屏洞天春醬稠，尋碑客向丹崖游，蛟龍蟠拏波磔老，健筆直與東京侔，響搨悔失攜竹膜，但覺眼底驚濤遒，草窗著論異吳巽，款題涑水知誰留，公侍親闈判府事，總宜一棹曾杭州，趙庭縱目尙年少，那遣石墨垂山陬，中興宜刻事或有，秘府清玩光堯搜，長編資治已進御，法書五卷重雕鎪，石經太學南渡輝映，自羅文治光書郛，豈知金絹索歲例，偸安半壁非良謀，惜哉和議信長腳，浙臉符夢忘同仇，三經之文試進講，致堂經幄應含羞，摩崖誰人有深意，寔寔珍並琳瑯璆，南度宰輔得公侶，中原未必終沉浮，讀碑如見公忠義，凜凜生氣來雙眸，程蘇梁鍾古能手，精神魄力難公儔，一字一拜心一況，直欲變化如潛虬，長逐雲峯遊不散，爪痕擢石懸嵯秋。

金華試院爲宋乾道時皇子魏王故第。今自公堂壁間尚存孝宗敕皇子愷詔書。時愷以魏王判寧國府。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保寧卽婺州軍號也。又宋徽宗御書吏治手詔、高宗御書耤田手詔、皆眞跡。又慶曆六年婺州知州題名記。書法顏平原。亦妙。又陳舜俞騎牛留槎二圖刻於熙寧癸巳。案舜俞騎牛事在廬山。留槎詩又寄題歐川者。皆與婺州無涉。不知何故刻此也。

洞霄宮古碑皆燬于火。今惟宋理宗御書洞天福地扁額木刻尚存。字徑一尺二寸。正書中鈐二璽。唐減不可辨。按圖志以爲淳祐七年賜書。宮之西北卽大滌洞。內多宋人題名。

徑山諸碑最古者。宋孝宗御書萬壽禪寺額、樓攻媿重建萬壽禪寺記二種。餘如蘇東坡三詩、蔡君謨游記、皆元人重刻。

青田石門洞有天寶八載縉雲縣令郭密之詩。刻二首。皆正書。一題石門山詩。一題永嘉懷古詩。縣志郭密之有傳。而此二詩獨遺之。洞前後尚多宋元題名。予旣題名鐫詩石上。復拓諸題名而歸。

浙西碑石無漢晉古刻。惟甎文獨多。予得西漢五鳳五年甎一。東漢永康元年甎一。西晉建興四年甎二。東晉咸和二年甎一。興寧二年甎一。皆製爲研。又有寧華堂硯。南宋宮中物也。

五鳳五年甎記并詩　　翁方綱

漢甎一。就其側有字處。以建初尺度之。長七寸弱。厚二寸弱。蓋稍有磨去也。餘三面皆經琢研時磨平矣。面背僅闊三寸四分。則非甎之原側矣。研左側四周複邊中作陽文五鳳五年四字。字皆一寸許。下五字視上五字稍長。年字下直似極長。而磨殺也。研右側下有小隸書竹房琢三字。近時張芑堂以小楷書鐫薄石銘并序於研四圍。竹房琢三字幾爲所壓。薄石家敵浦。芑堂家海鹽。皆與吾子行居相近。而二君皆若不知有吾竹房者。何也。阮芸臺侍郎自浙江得之。攜來京師以示予。爲記之曰。薛尚功稱漢器必謹其歲月。卽記所謂物勒工名之遺意也。周秦以前尚矣。漢武帝始有年號。宣之五鳳距建元纔八十年。此以年紀器之最古者。而曲阜五鳳二年石則字在正面。其文陰。此則陶模所成。故字在側。其文陽。其文陽則模型所成也。文陽而居器之側者。未有先於此者也。班史謂孝宣之世。工匠器械咸精其能。故此一甎也。可以見工度焉。漢五鳳僅四年。何以云五年也。曰五鳳之四年。其明年爲甘露元年。李善西都賦注引漢書宣紀甘露元年詔曰。乃者鳳皇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考此詔乃甘露二年攝敍之詞。不言甘露降在何時。而元年夏特書曰黃龍見新豐。據詔詞。甘露瑞在黃龍之前。而五鳳之改元於前冬。書其事。此甘露之改元。則前一年不書其事。而本年夏特書黃龍見。此則班氏文章詳略閒伏之妙。使人知甘露降在次年春也。則甘露之改元。在其春三月閒。而浙滸之地去陝閩遠。則此春三月仍稱五鳳五年。何疑乎。故此一甎也。可以見史法焉。此側四字。其上五字中間二畫直交。用隸勢。而下五字中間斜交。用篆勢。是爲西漢隸古。去篆未遠。是篆初變隸之確證。嘗於曲阜石刻已詳言之。而此下五字中畫視曲阜石刻更顯。故此一甎也。可以見書勢焉。昔歐陽集古以未見西漢字爲憾。而今於五鳳時旣見曲阜之石。又見海鹽此甎。宜乎吾竹房琢之。而阮侍郎寶之。亟宜表其文於金石叢

錄者也。爲記其槩。而附系以詩。

漢紀五鳳無五年。五年字以斯甎傳。斯甎斯字制何昉。尚在未改甘露前。甘露之降月未紀。是春陶鑪浙海堧。拊埒方厚無薜暴。樹縛繩引齊中縣。工度技能比衡律。綜核所以推孝宣。時距建元年未百。初勒年紀於側邊。庚庚横直鬱起立。如器變衡規方圓。其文陽仰未磨蝕。是受模範非雕鐫。大小二篆初變隸。旁無波拂岌不騫。何讓甘泉未央瓦。蔓標翥翠騰星躔。昔魯靈光殿基石。紀年款與漢史愆。近時吾友共論此。史表之例奚拘牽。（錢辛楣疑五鳳二年不當云魯三十四年。予謂史表魯安王光嗣四十年薨。是以元朔元年爲安王元年。以征和四年爲孝王元年。則三十四年不誤也。）疊卿記又百年後。洞霄道士神翩然。百四十宮列鐵壁。三十五舉珍珠船。墨雲飛起石塘夢。篆脚一瞥西泠烟。侍郎得此壓裝褚。書銘如對張與錢。（薄石銘。芑堂書。）二子家居近太末。未及良佑搜遺篇。莫輕區區一方璞。多少寶刻雜齊肩。試拓百本廣著錄。西京隸古爭流涎。欲爲竹垞解嘲否。五鳳此刻方眞甎。（竹垞以曲阜五鳳二年石目爲贋。）

寧華堂硯歌　　朱文藻

澄泥宋硯製作奇。其縱六寸廣半之。面寬中凹受墨處。細刻雲氣蟠蛟螭。分明左右提兩耳。圓口恰作受水池。是尊是罍當弗論。側有三字爲銘詞。曰寧華堂楷格端。其秀在骨腴在肌。考昔臨安宋駐蹕。夫人劉氏顏堂楣。工書善畫筆娟秀。往往印記堂名垂。寧華春華或互異。圖繪寶鑑訛傳疑。曾聞石經代御筆。想見研腹淚除靡。研材貴石乃後起。從前多尚澄泥爲。相州虢州與絳縣。研史遺法猶可追。此研不知出何郡。但愛綠色流春瀰。陳文惠家收蜀硯。鳳凰臺字爭甄推。今觀此硯亦三字。後先皆足供談資。邗上世族衍先澤。寶此佳研同鼎彝。使君報國擢文采。筆花染墨敷芳蕤。六百餘年硯得所。物以人重傳自茲。朝寒仵使踏雪至。持示拓本彙索詩。題詩不顧手皸瘃。火爇破研看流澌。

陳文杰

紫雲一片浮元液。古硯寧華珍尺璧。稜稜玉質土花斑。紹興題款猶堪識。憶昔光堯在位年。三千宮女鬪嬋娟。大劉妃子尤明豔。傳壽宮中第一仙。頭銜先署紅霞帔。溫存獨得君王意。御翰朝書綠玉章。內批夜錄珍珠字。掌管宸書侍內廷。澄心堂紙寫蘭亭。金鋪不羨中宮貴。晶枕都欽妃子名。丹青別署臣希進。圖成補袞思垂訓。筆壓松風馬遠圖。色分紅沫楊娃印。小妹風流更軼常。羽衣新學道家妝。玉笙吹徹千花發。翠帶芙蓉侍玉皇。湖山佳處起樓臺。留得君王更不歸。合向南朝誇粉黛。空勞北地豢胭脂。此硯當年雕石髓。深宮長伴烏皮几。閱盡繁華七百年。一雙鸜眼清如水。輾恩高建梵王宮。樓閣參差倚斷虹。鸞輿鳳轄人何在。留得孤墳夕照中。鳳皇泉畔青山曲。尚有梅花浸寒玉。閉關頌酒印空傳。春來芳草年年綠。紅羊小劫付滄桑。指點題銘感倍長。半璧江山留片石。至今猶說寧華堂。

甘泉林季修（述曾）亦有寧華堂硯詩云。大劉妃子寧華堂。宮禁留傳硯一方。清淚流珠咽鸜鵒。高臺殘瓦憶鴛鴦。代書玉詔頒諸將。閒爲蘭亭侍上皇。南渡江山空半壁。墨池天水自滄桑。又有落葉句云。秋影至今無可覓。春情到此也應銷。寄託深遠。工於賦物。

余見岳氏廟祀銅爵上鐫精忠報國四字。蓋岳珂所鑄。又見宋高宗趣戰手敕。墨紙點點。斷剝與蹟也。此敢志在恢復。生氣凜然。卒乃神州陸沈。長城頓壞。誰之咎與。

予藏古鏡一。黝然無光。背銘太平元年五月丙午時造。古銅艾虎書鎮一。背銘延祐二年四字。琥珀松虎筆筒一。底有宣和內府四篆字。嘗於五日邀客賦之。古以太平紀元者。自唐以前凡四。一為吳廢帝。一為北燕王馮跋。一為梁敬帝。一為楚帝林士宏。余以為此鏡文字如六朝。定為梁鏡。繼思梁太平改元在九月。此云五月。則又非矣。

丙辰五月五日琅嬛仙館賦梁太平元年五月丙午時鏡　　陳文杰

玉匣沉沉秋水冷。芙蓉欲睡青鸞醒。菱花臨淺暈苔痕。愚髮蝕盡涼蟾影。帝子風流煬業城。太平年號紀昇平。靡識鏡背廻環字。知是蕭梁舊鑄成。五月五日良工巧。洪爐百鍊規模好。一片寒光耀玉臺。江心不數唐天寶。齋拂拭鏡輪新。寫翠傳紅媚上春。留得六朝明月在。曉粧仍照六朝人。

徐鉽

寒光滿眼生突兀。何人摘取瑤臺月。誰云一例張肝膽。早鑒千人動毛髮。鑄影雙蟠飛珥奩。菱花交映芙蓉闕。不須礱水浸鐵成。絕出壽光巴咄咄。蕭梁太平年月鑴。逝數已過千餘年。流傳欲並敬元顯。神物護持形完全。想當鑄此天地會。午日午時窮精研。蒼龍下視萬靈集。索青擲黃洪爐邊。飛精百鍊得所授。山魈野魅不敢前。岐陽之鼓篆斑駁。延陵之劍質精堅。水土未經免剝蝕。眉目入照分媸妍。閱人已多傳世古。實物歷歷來歲然。吁嗟古鑑知興替。人鑑分明得失顯。梁家末造二鑑亡。終日昏昏在宮殿。鑄鏡猶聞梁天中。設鏡將毋陳世系。六朝遺跡俱成塵。此物蒼涼存古制。於今什襲同珍珠。晶瑩上燭北斗樞。秋毫無遁開蓋鑑。摧不設形能中乎。攜來何用聽響卜。亦與同綰當胸符。

胡敬

唐開元間水心鏡。李太所進今銷磨。制金以火實仿此。較恐不及終無過。想當鑄此經百鍊。傾市走看肩相摩。當公鼓橐帝下炭。精金躍出龍騰梭。軒轅仁壽失光彩。曉日照爍扶桑柯。塞颼吹沼結冰骨。皓魄呈海開金波。蕭梁末造忿兵燹。稠疊埋沒隨銅駝。鬼神呵護免剝蝕。吁嗟嗜古誰收羅。塵封埃積土花繡。閱世已是千年多。鐵微光彩質愈古。未要元錫加頻挼。背銘三十有九字。其七漫漶同白窠。紀年而下篆多反。篆體不類繙與科。惟文反正則為乏。此豈取義符止戈。太平紀年古來眾。定以梁器非唯阿。法眞小字有明辨。据諱斷代明非訛。似爛作泉丙作景。異樣為祿機為珍。能於所忽特舉示。如此辨口眞懸河。或疑元改是年末。此云五月理則那。黃初元年無二月。雒陽古鼎遺甑訶。斯言考訂亦近是。試更于史稍切磋。法眞在位僅二載。僭霸竊璽權扶輞。紀元乙亥及丙子。紹泰太平名不訛。太平元年春正月。于追溯例原非訛。史臣編年忌複出。如貞元後稱元和。其間永貞黨不錄。恐垂久遠成蹉跎。鏡嘗鑄自改元後。故與追溯同其科。先生鑒古具卓識。豈肯摭拾遺義娥。區區一得思自效。捫燭究于日精何。況觀跋語識顛末。恍若古質觀摩挲。賞奇析疑意無盡。放筆遂爾成高歌。

宋宣和內府琥珀松虎筆筒　　周雲燦

何來寶物大如斗。嗣賓所貫無其偶。含精結魄曾幾時。玉人鏤作文房友。佩阿應麈相依持。贈爾邑為湯沐守。麝煤知是璽珀形。松肪入地應千齡。或云桃膠感氣凝結。或云楓脂日久能精靈。良工小技巧欲試。飾為筆具文瓏玲。純乎古氣難莫辨。匠石目奪青熒熒。墨華錯發煙毫紫。翠羽文犀香亥豕。案頭相伴銅蟾蜍。染翰朝朝陪玉珥。詢求此物來何從。云出汴梁故宋宮。當年玉璽示臣下。瑰奇不厭搜羅窮。凝精耀彩炫一室。欲以寄時非詩筒。更繪松虎勢圍繞。血痕剝蝕凝殷紅。我思道君御國年。公相媪相齊張權。延訪書畫極奇巧。侈談土木窮雕鐫。蘇杭建有造作局。舳艫相繼江淮邊。艮嶽諸峯何綵鄉。宣和事蹟誰能道。留此戔戔畀後人。曩時內府充珍好。珊瑚筆格耀琳琅。翡翠新裝孝穆牀。爾取湘江斑竹梗。委顧只合伴王郎。

元延祐銅艾虎書鎮　　陳文杰

丁巳五月日在卯。海榴窺戶蒲生池。霹靂風蓑順時令。鑄艾作虎懸簷楣。夫子遣人招我至。示我古器光陸離。航中書鎮物尤妙。巧匠製出形模奇。似艾非艾虎非虎。置之几案形猙獰。觸之以手鬱徐歇。知是銅質無蘇虧。土古水古傳世古。蛻非特鐵難措辭。但覺苔痕剝蝕土花碧。把玩直使人忘疲。細觀迺有延祐二年字。如泥印印沙劃錐。我聞鎮書器古人多有之。薛道衡詩詠金虎。考梁餘事紀玉蟾金天祿。迺趙宋物青鳳子。是錫家遺小連城。與千鈞史歐陽文具尤無譬。今之所見或此類。勁骨屈曲光蕤蕤。在昔仁宗建國號。皇慶改元用以延洪禧。旁正在朝玉斧耀。輿隆有替鸞笙吹。其時初開國史館。儒與作者揭傒斯。左右兩榜舉賢俊。多士濟濟登丹墀。大學衍義資治鑒譯以國語森昭垂。在帝左右書萬軸。得此作鎮尤相宜。我師文章今燕許。濡染大筆何淋漓。藏書充棟手自校。金題玉躞紅琉璃。此鎮長作著書伴。典重不讓古鼎彝。況復厥象取威猛。辟邪之義同甤蕤。虎氣騰上發光怪。午夜照耀驚妖魑。摩挲古物作斯頌。彤庭指日躋皋夔。虎拜稽首祝萬壽。再賡盛世賡颺詩。

胡敬

於菟鑄出態偏奇。藉以艾葉何離褷。勇猛氣懾千熊羆。沸胃漫說甘如飴。疎簾清簟明窗幾。書帶之草階前披。爐香不斷情我覗。此中位置事非宜。閱年遠自延祐遣。什襲不啻古鼎彝。縱二十乘高半之。廣倍縱可布指知。厥重三銖還少虧。眞書四字銘昭垂。製取艾虎夫何為。月日雖闕理可推。鑄此所以禳焚兇。當在律中蕤賓時。我觀范志詳體儀。五色之印朱索縻。葦茭螺首花陸離。獮牟棧虎蠱蘊足疑。下沿荊楚盛娛嬉。斂符百索爭饋貽。纏臂合歡長命絲。祓除更用桃苑枝。是鎮無乃同于斯。使君嶽嶽驚鵲姿。插架玉軸金裝池。紨紅紆綠勸訛辭。萬卷藉汝牢護持。辟邪辟蠹功兼資。鐸魚之技安所施。

余選秦漢印佳者凡十。貯以王晉卿鏤金小字鐵匣。作文記之。海鹽吳侃叔東發博古能文。識古文奇字。予試嘉興。以秦漢十印歌命題。牓幕中人曰。此題吳生必擅場。已而果然。別以漢印一與之。曰以此獎實學。余又藏古戈頭五。亦有文記之。

秦漢十印記

阮元

余藏秦漢官私印數十鈕。擇私印之佳者十鈕。以宋王晉卿鏤金絲銘小鐵匣貯之。且爲識記之。一曰陽官馬。二曰李疾。三曰某女。其右字不可識。皆瓦鈕小秦印。篆法古秀。四曰王賀之印。瓦鈕。賀前漢人。字翁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五曰竇武印。龜鈕。大將軍聞喜侯。以外戚冠清流。名節震朝野。二千年後。摩挲遺範。凜然猶有生氣。六曰雎陽充。瓦鈕。後漢書儒林傳中山雎陽鴻。字孟孫。章懷太守注。姓雎陽。名鴻。鴻之外惟此人印存。篆文雎從角甚明。可正鄭樵通志及廣韻作睢之譌。七曰容隱私印。龜鈕。廣韻容字姓。引禮記徐大夫容居爲證。此其胄也。以上四漢印皆無爛蝕。章法方正。八曰孫林。九曰臣登。並龜鈕。十曰桀蕃。瓦鈕。孫林不見於史。登其吾郡漢賢太守陳登耶。藉曰非是。吾亦以此屬之。以誌二千年堰湖之德。桀蕃亦不見於史。桀字見說文。卽今穰字。姓書失收。上三印亦皆漢物也。

秦漢十印歌

吳東發

石但有鼓金鼎彝。刓渤銷蝕稀留遺。詛楚傳刻不足信。滄論大禹岣嶁碑。小篆以後變繆篆。秦漢銅印得神奇。卒生當服平所見。今觀十印神欣怡。摩挲三復讀疏記。如獲得珙璧蓬蘇。秦印一曰陽官馬。官字筆跡亦似宜。陽官陽宜殆雙姓。氏族譜漏難致者。古人命名不以疾。疾與去疾異同時。某女彷彿是臨女。（臨古文或作[illegible]此伊[illegible]疑書文）上帝臨女義取詩。筆勢古勁復秀逸。篆法直逼丞相斯。秦印止三漢印七。孫林容隱史失之。著者繡衣御史賀。武乃外戚侯聞憙。（憙漢碑作閺憙）當時清節重朝野。越二千年名不隳。惜哉雎陽姓不顯。姓非實太守陳其誰。匡湖之德不可泯。從來鑄立名斯垂。雎陽作睢鄭樵誤。穰本作桀許慎師。乃知寶此非玩物。十印不數千金持。其小足以證篆書。其大用寄朋儕思。吁嗟自來凡物皆有遇。一遇拂拭增光儀。小琅嬛館今福地。印兮換女長追隨。

丁子復

秦章重積古。嗜古金石積。上下三千年。藝林討遺跡。厥有秦漢印。磊落滿几席。鑒賞必精到。選十棄千百。陽官古族姓。篆籀從刻畫。李疾豈斯族。字體抄新格。其一女字存。半面月含魄。七印傳卯金。時代東西隔。寄諸東倉雅。異義抉史冊。聞喜漢將軍。清名炳竹帛。繡金重摩挲。遺型仰精白。雎陽從角圭。族著儒林籍。嗚彼鄭漁仲。誤魚失辨析。容居徐大夫。厥後散荒僻。彼穰豈苗裔。私印留剖析。桀蕃者誰氏。姓纂失採摭。說文乃作穰。氏族可增益。李登著聲類。陳登留政績。堰湖功碧偉。拂拭想遺澤。孫林與王賀。或傳或滅沒。元龜厥作鈕。繡鏤異黃石。晉卿鐵匣古。金絲鏤明積。子孫永貴銘。愛護胄輕□。用以藏十印。光采互映發。土花照老紅。銅綠生活碧。時隨坐研經。古硯手自滌。墨花濡金壺。冰心映玉尺。鼎彝硯山椿光輝射東壁。

周五戈記

阮元

余藏周銅戈五。一曰衞公孫呂之告戈。內與援通長建初尺九寸五分。內上一孔正圓。胡與援皆甚寬。傳按春秋左氏傳衞公族以公孫爲氏者五人。公孫剽。公孫免餘、公孫無地、公孫臣、公孫丁。而無公

孫呂。得此可補三傳之所未載。告卽造字之省。與艁舟之艁相同。二曰子永之作用。子永亦無考。內與援通長七寸六分。銅多爛蝕而色質更古。三曰高陽左。內與援通長一尺八分。胡末微折。堅瘦有眉稜。按高陽乃作戈人之氏。其曰左者。程氏易田曰。凡款識于戈體者。刻在背于內則刻在面。以內爲戈之幹。事其面猶戈體之背也。今不刻于內之面而反在其背者。右手之背卽左手之面。斯言諒矣。至其銘文曰左者。元謂古者諸侯行。必有二人執戈先之。又士喪禮曰、小臣二人執戈先。春秋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衞。叔孫穆叔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此亦國君當有二戈在前之證。杜預注離衞云、離。陳也。此非邱明書本義。凡兩物相並爲麗。麗與離同。易彖傳云。離。麗也。曲禮曰。離坐離立。鄭注云。離。兩也。此云離衞。正指二人執戈分左右爲衞也。然則此戈云高陽左者。必是氏高陽之諸侯左右二戈中之一戈也。弟四戈。內與援通長一尺一寸二分。無銘字。內上有雙鉤華文。不可識。芒刃不頓。若新發于硎。弟五戈。內與援通長七寸二分。無銘字。其垂胡已折其半。凡此五戈。鑄款作銘。皆三代物。君卿大夫之所用。周之文與周之武。可摩挲想像而得之。元潘昂霄金石例。惟拘守昌黎一家之學。明王行墓銘舉例。雖兼取韓愈、李翺以下十五家。亦不過中唐以後體製。其於兩漢、南北朝製體修詞之道。槩未之聞也。余欲裒兩漢六朝碑版甚多。思成一書。以復古式。

余於嘉慶三年秋九月十日去浙。後定香亭亦旋圯。四年。同年友劉佩循閣部（鳳誥）之來浙督學。愛才取士。與余若一。余亦於是冬奉命來撫浙。五年。閣部重葺此亭。水花林木。皆如舊時。因屬端木子彝爲定香亭後賦。而陳雲伯編定香亭筆談適成。雪泥鴻爪。於無意自相印合。因于卷末記之。

定香亭後賦

端木國瑚

竹裏留詩。花間住社。藥蔭香山。梅招水部。芳心易孤。勝事難數。安石寄閒。歐陽愛古。明月共壺。清風接塵。旣翰墨之有緣。豈烟霞之無主。亭有定香。署名已早。風月依然。林泉恰好。竹瘦椽疎。松新瓦老。秋壁蟲宜。春寒花惱。雨到綠生。風來紅掃。人夢湘雲。客吟池草。睹光景之泥人。忽芳馨之盈抱。于是修堵峨峨。開幔亭高低。酌鑑疎密。添櫺斧痕。借月石影。分晨春梁待燕。秋棠留螢。閑書碧亞。簾寫紅丁。鶴迎秋而已帳。蟾入夜而何扃。屏冷則霧窺雙白。簷虛則天抱四青。水鑒玻璃。翠通窈窕。冰上敲菱。鏡中刈蓼。流杯分池。洛研添沼。杭比鷗輕。磯共鷺小。花氣醉魚。沙痕篆鳥。雨白荷秋。烟黃竹曉。縮圖巘于座中。拓仇池于塵表。搆團錦砌。檣匝芳隄。星墳濃淺。虹弧秋低。花垂饕曲。柳搭烟齊。闌扶鳳醉。柱試紅題。響來木屐。影隔花梯。吟綠波兮天上。餞紅日兮亭西。爲竹添山。綠花布石。岫雲吐青。峯月窺白。蕉韻穠方。松身只尺。翠點蛩秋。香生瓶夕。鏡前之湘草春紅。壺畔之石蓮夜碧。安排春事。閒蘊芳時。花連蝶徙。樹帶禽移。竹量留料。桐酌寒規。藤長于格。菊瘦似籬。買猿守果。呼鶴種芝。紅飛燕鼠。綠放荷龜。圖雕騷之麗句。搜花才之新辭。故當紅影初晨。綠光正午。蜂拈碧香。蟲墜青縷。還孳應圓。寫翻入譜。袍容叢漁。林借鸞乳。蝴蝶黃兮春風。蜻蜓綠兮秋雨。吟芳草則兩字鷓鴣。悵落花則一聲杜宇。更邀佳客共此秋光。圍吟

蟋蟀。谷寓篔簹。評琴似穎。說劍如莊。黃花四壓。紅葉一牀。槐青雨冷。藕白風涼。鷺影秋而人憶苕霅。雁聲夕而客夢瀟湘。坐久移時。畫來憶昔。碑紀舊事。勝看新畫。鷗絲漾艣。兔青留鳥。帖試鉤雙。韻探珠百。橘露千頭。茶風兩腋。畫供簾幕。香愛荀爐。喜舊友之同岑。愛主人之如寄。懷瀛洲之袍亭。共天台之仙籍。又何殊乎瑯琊海岱之間。蘿月松風之宅。

廣陵詩事

阮元記

廣陵詩事敘

余輯淮海英靈集既成得以讀廣陵耆舊之詩且得
知廣陵耆舊之事隨筆疏記勳成卷帙博覽別集所
獲日多遂名之曰廣陵詩事其間有因詩以見事者
有因事以記詩者有事不涉詩而連類及之者大指
以吾郡百餘年來名卿賢士嘉言懿行綜而著之庶
幾文獻可徵不致霑落殆盡且余生于諸耆舊百餘
年後亦藉此收羅放佚以盡後學之責也退食餘閒
檢付弟亨長生鈔錄成書將以付刻至于爵里族
姓或有舛誤遺闕佚事再當補述尚望同志君子訂
而續之
嘉慶四年夏六月鄉人阮元記于京邸之向圭詩館

廣陵詩事卷一

儀徵阮元記

楊照武將軍捷世居寶應之崇儉鄉以軍功籍隸儀
州公自束髮承祖父之烈從軍旅當　世祖章
皇帝入關定鼎公年未三十即以武略知名于時歷
官四十餘年身經數十戰所向輒克以功名終贈太
傳諡敏壯入籍揚州衛康熙甲子　上南巡將
軍時爲江南提督迎　駕　賜御書御製
五言一首云岐陽方較獵要褭盡龍媒仗下黃金勒
橫秋號逸才紙尾書詠馬二字用　御璽事見
王文簡居易錄張文貞撰將軍墓銘云　天子
修時巡之典公迎覲余亦忝扈從嘗與公並騎行竊
覩公顧盼矍鑠冠劍甚偉及沿江而下公獨乘小艇
攜兩健卒坐于驚風白浪之中一時豐鎬舊勳咸
指目歎羨余因舉昔人詩所云精神如破貝州時者
謂公庶幾似之

史蕉飲申義少時與顧書宣圖河齊名稱維揚二妙
澤州相國在直廬日　聖祖嘗傳問今之詩人
爲誰相國以蕉飲及周桐埜起渭對一時翰苑又有
兩詩人之目洵嘉話也

吳薗次綺順治九年以拔貢生授中書舍人奉
詔譜楊繼盛傳奇稱　旨即以楊繼盛之官
官之時以爲榮薗次有入署拜椒山楊先生祠時奉
命譜椒山傳奇詩

泰州陳曙峰厚耀成進士安溪相國特薦其通郭太
史算法　召對稱旨　聖祖指示筆算諸
法厚耀學益精進　上嘗語梅瑴成曰汝知陳
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教於汝祖今汝祖
若在尚將就正於彼矣詳見元所撰疇人傳厚耀以
文學之臣遭遇　聖主數言論定可不朽矣所

賜書籍儀器瓜果甚多又　賜熱河夜
光木供之几上光皎如月厚耀奉　勅賦夜光
木詩

寶應王予中懋竑初以進士官安慶府教授未幾
憲皇帝詔與漳浦蔡文勤公世遠同引對授編
修直　上書房以母憂歸感　恩不忘因
名其子曰箴慈

汪檢討楫字舟次有送弟歸里詩句云客夢無多時
上冢　君恩未報敢思鄉眞見忠孝之忱
舟次於康熙癸亥奉　命充冊封琉球正使乘
傳過揚州渡閩海遇神颶三日而至宣示　威
德改訂典禮其觀海詩集有天風海濤之勢按早年
詩境大異彼國長史鄭洪良以王命請畫舟次像置
國中舟次以詩答之云豈是中朝第一流偶持龍節
拂鱗洲大名那得齊諸葛遺像何勞比益州稍喜文
章堪報國誰憑骨相取封侯靈臺一片眞難狀多謝
傳神顧虎頭眞得使臣之體矣歸作乘風破浪圖一
時詩人皆題詠焉

高郵賈國維字千初　聖祖南巡國維以舉人
獻詩賦取入　內廷纂修丙戌試禮闈不遇
特旨與中式貢士一體殿試登一甲第三人授編修
亦異數也

泰州程風沂京兆蔵修爲侍御時恭進詠史樂章十
二篇斷習匡一市價對二辟戰諍三乘船戒四撤屏
悟五侍宴規六從獵諷七佳禽表八宵體箴九用筆
喻十觀燈諫十一三司告十二　上嘉賞之賜
緞二端筆墨二種

劉忠烈欽鄰字江屏馬世俊榜進士始以養母家居
繼官廣西富川縣知縣逆賊孫延齡叛桂林僞將圍
富川忠烈力拒之以有內應者城遂陷忠烈被執追

以僞官擲其印作絕命詩云反覆南疆遠辜恩逆醜
狂微臣猶有舌不肯讓睢陽遂縊死處士陶南村鑑
有詩弔之云書生辦賊事分明變起南荒鼓角聲絕
命大書淸進士毀符羞作僞公卿白頭萬里心難死
碧血千年氣尙生特此區區堪報國笑他身外總浮
名

劉富川死事詩　李天馥

千秋峻節峙昆侖志決身殲運獨屯自有精靈能
殺賊不教海島遁孫恩
一片丹心自不灰丈夫如此復何哀故鄉好鬻招
魂賦瓜步江潮白馬來

王士正

白沙江上別蒼茫憶爾盧陵節義鄉萬里靑燐連
桂管三年碧血濺淸湘鳥啼澗淚逢寒食馬革驚
心裏戰場望斷銘旌何處是蒼梧愁絕暮雲黃

泰興季天中開生弱冠登甲科由庶常改給諫以建
議謫遼左姜西溟稱爲　本朝第一諫臣天中將赴
獄門下生有問之者銷譚三百篇離騷漢魏源流不
擬在戍所五年其關前志別詩云今日玉關無內外
臨岐握手莫潸然略無愁慘之色送左大來葬詩云
未遂首邱須淺葬好留枯骨待　恩波及
世祖下詔賜還時開生已歿　特旨歸葬賁
如其詩蓋身雖遷謫而每飯不忘君父故預知貫日
之虹　聖明霽垂宥諒也

季滄葦振宜天中之弟也順治己亥進士官監察御
史巡按山西鹽課彈章數十上天中槪歸自遼左正
値滄葦在獄夢寐中與兄絮語醒而述爲長歌寄天
中柩前以代酒詩中有云呼兄兄呼弟相見甚相喜
攜持各一手分明見十指顏色非生平無復舊冠履
長跪問我兄胡爲瘦至此兄云爾不知我今長已矣

形骸關塞外日閉黃泉裏朋友宿草盡耶孃四千里
耶喜精神健饘食無廿旨三妹又長逝白髮將誰倚
汝嫂目失光石英覓燕市從來敬寡嫂靑鳥化童子
莫我兒飢寒我兒方生齒我聞淚下雨長跪不能起
我欲有所啟收淚復長跽白馬眞死友弟曾無錢紙
燐火連破家託足兄焉恃兄云汝不知夜臺無曉理
欲行我自行欲止我自止　聖人復我官旅櫬歸
桑梓所遺七八口汝當速經紀寄語掌史官愼勿挂
靑史幽禁之餘精神相感而忠孝友悌之情纏綿固
結如此

高郵王文通永吉以巡撫宋權薦由大理寺卿晉至
大學士値水旱　詔所司議蠲賑而湖川閩廣
各鎭戰守官兵急需糧餉文通請　召見諸臣
諫議奉　旨王永吉必有良策因請將老弱占
冒之兵十汰其二以裁項餉災蠲賑則兵淸而餉亦
裕賦減而民更安　上嘉納之後以任科場事
降級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卒于官　上念其
服官有年勤勞素著贈少保給予祭葬立碑
賜諡

王文通官戶部右侍郎時條奏三事一請撥上田給
運丁以濟運費一請各項抵色銀仍令官收官解一
請以蘆課幷入各州縣考成五年一次丈量又條奏
治河事宜謂海口當闢不容少緩官都察院左都御
史時奏言鄭成功悖逆顯著乞　諭督撫諸臣
製器練兵請以江寧總兵移駐鎭江蘇州提督移駐
吳淞劉河又因不雨請淸理獄囚俱蒙　允行
文通後人今居天長縣南諭興集讀書者甚多文通
生平不以詩名偶見其雪夜和王印周水部韻五律
云洗盞增淸興何須問夜闌唾飛珠玉屑鹽笑水晶
盤不有荊軻俠誰憐范叔寒魚腸白似雪月下共君

看蒼深古厚之氣在　國初詩人中正未多讓

繆湘沚司空沅奉　旨赴江西糴米十萬石得
米六萬交巡撫收貯明年江浙水災湘沚疏請以採
買之米運送江浙庶官米無浥爛之虞而江浙不待
別行採買得　旨如請速行又潚臺縣家人叩
閽訐後任將民欠捏捐虧空　命沅往鞫得
誣　諭嘉沅折獄公明詳細方平糴江西時每
謂人予此行略無長物惟得詩七百餘篇爲糴米集
同里程大京兆盛修云先生早年以詩鳴繼以文章
經濟受知　兩朝亦云盛矣

雍正七年設觀風整俗使　特命劉師恕充之
及師恕告病回籍觀風整俗使缺遂裁

泰州俞師巖太史梅康熙癸未進士官編修
聖祖南巡召梅父瀫見溫綸嘉奬　賜御書者
年詣瀫扁額又　特命梅充揚州全唐詩局纂
修官其孫褵鼒培亦於乾隆辛未　南巡迎
鑾獻詩兼獻治河方略荷蒙貂文綺之賜較諸
生加倍

申笏山副憲甫好推奬士類一語中律之士輒吟賞
嘉歎官順天府丞時兼學政以金臺書院士子膏火
不足謀諸方制府觀承撥貲佐之直軍機處凡三十
餘年中更戡金川討準夷平定回部軍書旁午日不
暇給公載星而入比暮而歸爲　聖主所深知
宰臣所倚任至奉　命起草每奏進必當
上意政事塡委手批口授皆能洞中機要然公最
以詩鳴每扈從　幸熱河恭和　御製詩旣
進傳　旨嘉賞又嘗以重陽日同諸公集陶然亭
公詩先成四座閣筆稱歎先時寓時晴齋爲汪文端
公故第春暮藤花開必招集同志留連小飮又賞芍
藥于豐臺尋菊于憫忠寺歲以爲常故詩亦最夥

汪蛟門懋麟補刑部時南城武某一車一馬販米于南花園宿董之貴家董利其貲殺之夜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去武父得尸于路得車馬于劉氏之門謂劉殺其子蛟門曰殺人而匿其車馬于門非理也乃微行南城外縱其馬馬至董門輒跳躍悲鳴銜戶以入卽令收之訊得實寘董于法劉得釋都人爲作馬訟圖賦詩張之

又有王某者與海戶鬭自殺其病弟而訟海戶于官蛟門微行至其家鶺鴒忽羣鳴延頸如有所訴立逮弟妻訊之具以告旣具獄忽二人稱王府使者謂某藩邸府中蛟門怒曰吾爲朝廷守法必需之當奏聞二人氣奪而去時蔚州魏尚書深器之　上亦知其名嘗出禁中宣紙百幅命翰詹諸臣及羣僚寫進擇其尤者二十四幅爲　御屏蛟門與焉事見王文簡所撰汪比部傳

高郵陳修六 琦 康熙庚戌進士令貴州遵義縣黔中舊有採捕之役民以爲若修六力請於姚大中丞疏入報可其害遂格修六有採木免木之歌後令昌化山僻之間有聚衆者單車造其地諭以禍福咸叩頭乞死罪旬日之內黨與盡空無一人罹于法者擢戶部郎中度支出入一秉至公無所回護　天子聞而嘉之賜御書太白五言詩一章有白鷺下秋水之句蓋況之也

康熙十八年乙丑春試博學鴻儒實應喬石林 萊 名在第五授編修江都汪舟次 楫 名在第十五授檢討申維翰孫豹人鄧漢儀以年老　賜中書銜萊尋遷左春坊左中允值海口濬河之議起河臣建議築隄束水以敵海潮閉減水壩別開閘以洩洪澤湖水議不能決　上命訊淮揚士大夫時廷臣多右河臣議萊獨慷慨陳其利害言海口宜濬明日入直起居注　上以海口事問某學士學士仍右河臣　上顧問萊萊凱切言之　上大悅萊復至會議所具論得失聲情激烈聞者感動河臣詰塞李文襄時爲吏部尚書揖曰知仁勇先生兼之矣梁大司農 清標 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先是石林閱河臣議大駭言于司空司空曰事必行矣言之何益石林乃建四不可之議且矢曰今日之事當以死爭之功名不足顧身家不足惜矣河臣議果以是寢河流順軌至今皆　聖祖之恩也

江都李宗孔高郵孫宗彝皆以直著名宗彝號虞橋初授中書舍人時中書無舍排列闕神廟中虞橋詢之或以中書官爲借徑不必求備虞橋以爲任一官必盡一官之職何可苟也卽奏請設中書舍又舊時鄉居官紳免差虞橋上疏請之同官者責以不自爲計虞橋正色曰我輩能世世爲官乎念及子孫爲百姓時則今日正自爲計也

虞橋爲吏部考功司員外郎時有以城工授官者力持不可坐官劉正宗郎中宋牧民怒之誣以索詐下部面質虞橋議論不屈冢宰議以爲均得罪

上獨以宗彝爲直專罪牧民

李宗孔字書雲官給事中在臺垣先後疏四十餘上皆關吏治民生每同九卿奏事侃侃直言于同列不少阿附後請假歸　御書香山洛社額以寵異之

康熙庚戌會試復八股文泰州宮定山 夢仁 以是年中第一官編修改御史疏數十上皆切中利弊又條黃淮泛溢急請疏理海口出爲河官官至福建巡撫有政聲歸田後仿王伯厚小學紺珠廣爲讀書紀數略五十四卷康熙四十六年　上南巡恭呈御覽得　旨刊行遂併板繳進存貯內府亦儒生之榮遇也

王文肅 安國 遷侍讀學士都察院僉都御史舊制院門嚴啟閉公曰人之欲賓在心苟無欲雖日啟門何患乃設西齋月延見諸生教以讀書立品貧者贍膏火時士氣不振公見諸生令長揖使知事廉恥長氣節

乾隆丙辰揚州舉詞科者江都汪惇士 祚 申及甫 馬佩兮 日琯 甘泉馬力本 榮祖 許渭符 佩璜 寶應郭元城 东 高郵夏醴谷 之蓉 醴谷授翰林檢討

江都唐制府 綏祖 與弟改堂太守 紹祖 皆有惠政于兩浙制府官浙江藩司時奏弛囤當米穀絲棉之禁窮檐民隱體卹至周改堂守湖州姚玉裁 世鈺 有詩云廣公多善政第一是停徵

卓子任 爾堪 從李文襄公 之芳 討耿逆爲右軍前鋒能陷堅陣身被數創桃花嶺銅錢嶺源口諸處皆見戰績從軍行還家吟二首尤可謂忠孝兼盡者矣其所遊曾由定海普陀放洋過登州碣石至遼左觀海市作歌慷慨沈雄一時寡匹中歲至吳趨以蔡雛文爲妾雛文能詩子任以三絕句聘之有云書生豈有黃金屋紅袖難歸薜荔牆裘 之仙 和之云千騎東方名第一可容宋玉獨窺牆宜城梅 文鼎 和之云生兒應取桃花醺鸞尾湘鉤出短牆

雍正癸卯科江都浦村張發生中武舉第一弟發青亦中式丁未會試發生中傳臚青中進士並爲御前侍衛發生善歌詩下筆倏千百言嘗以白紵賦丹陽於一川 㕋 一川爲白紵歌贈之中有云將軍弱齡便筮仕秋風一鶚南天起同時兄弟垂金貂曉入甘泉侍　天子鐵衣扈從獵上林一箭射殺兩青兕輿酣下馬賦新詩大貝南金光滿紙中黃虎賁皆歎息衛霍當年詎有此

張和字履中以武進士爲侍衛所歷都門山右楚南西秦恒山所至皆有吟詠自敘其總集云余少小馳心騎射弱冠侍直　禁庭於三百之旨媿未能究然性之所近往往有觸輒爲搜枯自丁卯迄今其存若干首彙而付梓聊志平生閲歷初不自計其工與拙也世之覽者倘不責武夫鹵莽唐突文士風流則知我不淺矣文亦簡潔有致江都浦村之張甘泉黃珏橋之焦郎公道橋吾家阮氏皆以武世其家而無不熟習經史善詩歌博學能文焦效朱熹以武進士官都司勇力善謀爲李宮保衛所知每效歐陽率更體作蠅頭小楷工妙絶倫其叔瀛淳兄慄皆以武科顯而善屬文

先大父招勇將軍號琢菴少能挽强馳射矢無虛發尤喜讀書爲古文詞詩歌援筆立就先世居江都公道橋康熙辛卯占籍儀徵中武舉乙未會試成進士分鑲藍旗敎習雍正癸卯授三等侍衛　賞戴花翎出官湖北撫標中軍游擊公餘手錄白香山詩常與僚友相倡和及調署湖南九谿營適城步綏寧兩縣苗匪數萬盤踞山谷殺傷官兵肆出刼掠奉檄領兵隨鎭筸總兵捕勦駐三界溪苗匪悉精鋭屯山口先大父身先士卒遠施鎗礮近接刀矢斃賊甚多賊大奔潰復進攻八樹寨及南山大箐横坡諸險隘次第克之前後十戰深入數百里謀勇並著兵無少挫功爲諸將最而上馬殺賊下馬賦詩志慰感懷頗多篇什所著有珠湖草堂詩集琢菴詞箭譜陣法等書藏於家餘詳元所撰行狀

提督楊愷儀徵武進士也康熙間受知　聖祖召入南書房與何義門蔣南沙諸公同校書史後提督兩湖晚年歸老許登瀛觀察贈一聯句云天祿校書名進士岳陽持節老將軍

陸南圻鎭輝爲南陽司馬時有虎患南圻命獵人得四虎二豹患頓息作詩五解其第五解云蠢爾醜類不死則那我無仁術使爾渡河

江都方石村觀察原瑛始爲懷慶守慎人呼爲白面包公

江都張瑾字去瑕號滌園康熙癸卯舉人官雲南昆明令當吳逆初平瘡痍未復公招集流亡給其牛種一年墾田千三百七十畝二年墾數千畝舊例里民日供十金公曰令食祿于君不食傭于民力除其陋規有撫軍僕矜奪生員之妻訟于公公力衛生使合卺于公庭撫僕露刃于門不敢發事皆卓然可紀時撫軍將出甲以示威檄毀雲津橋南北民房民譁甚滌園從容見撫軍曰出甲何意撫軍語以故滌園曰以六千甲擁出於一門不如分出四門則觀者不測可耀十萬軍容也撫軍喜從之旣便于民而不以勁直獲戾于上類如是上官見其廉嘗使人瞷之惟二僕一子牀篋書簏之外無長物也卒于位百姓至不聽殯以爲好官必再生將繪遺像苦不能肖一民持小像來獻曰昔有訟公不直我後思之實直我一生也故私圖公歲時祀之同里梁五槃嘉稷從姜青藜將軍在滇哭之以詩

哭昆明張滌園使君　梁嘉稷

昆明池隔葉榆河郎宿俄看隕逝波薄宦三年春夢短故鄉萬里暮雲多尺書頻寄人無恙凶問何來信盜譌當食忽驚投箸起寢門東望淚滂沱

昨過山城暫解鞍曾聞明府下車難抗章力減征徭苦破鏡重諧婦孺歡野徑桑麻爭蓊辮公門桃李盡孤寒泉臺此去君休恨萬口吞聲哭好官

少小文名動上台一官天遠棄家來謝安雅負三公望麗兢原非百里才精氣定知能貫日雄心寧肯遠戍衣可憐鄉路揚州遠誰表何年化鶴回

雙鳧憶向彩雲飛仙闕難攀渺翠微不赴前期陪皁蓋還來此地伴戎衣相逢暫慰離居久乍別誰知會面稀他日五華山下路西州門外哭君歸

滌園治民不憚勞瘁日晷雖數寸獨坐堂聽訟每不暇食曰何爲一飯不使百姓早出城乎又嘗歎曰冤獄易雪徭賦雖輕了完良勸其引休公曰兒不忍父父亦民父母也又曰平百里之政要在長者栽之短者補之偏重均之罅漏塞之梗者鋤之支蔓絕之如是而已矣

高郵賈叶六其音任陝西咸寧令當吳逆踞川咸寧爲屯聚地　王師征勦供億旁午公手擘口畫游刃有餘時有武弁誣岐山令鄭嶷然以糧馬資逆又諸生程某貸其僕富欲脫戶因誣程通逆叶六並剖其冤令浙江麗水縣時有龔姓强聘李生所前聘之妻王氏私以賄囑公判得其情令易服堂上行昏禮而出龔賄爲粧費嘗入闈分校夜宿公館中有人從神龕中出云爲當道所遣公厲聲曰乃不知賈縣官不可干以私耶不去即置汝于法

唐莪村制府綏祖知任邱時兩漁戶報盜失一艕斧公疑之拘漁戶往勘漁戶即盜也柘城盜供伙伴某公疑之令侍者易衣就質盜指曰是也公大笑詰之乃爲役所教並盜非是聊城民傳世友攜兒摘棗被毆傷過者詢之僅呼曰俺兒即絕人縛其兒以鳴官獄已具公廉得樹主所毆呼兒者懸其子也兒得免官山東臬司鄒城某殺人誣家奴自縊獄已具公疑券新鞫他奴死者故石匠非奴也冤始雪公精神淵著人望見畏之共事者相攜至三對簿沒產而卒無恙且起用以壽終袁庶常枚銘其墓云人驚寶鏡忽焉忽磨惟其如斯光乃益多

吳菌次綺于康熙丙午出知湖州府事時湖州大猾舞文告訐之風甚熾菌次蒞任廉得之獲錢玉函唐文等十餘人重杖之又重杖萎湖奸民沈東之境內肅清王武徵方岐稱之曰吳吳興發奸摘伏類趙子都見惡輒取類張子元仁心爲質不務近名類龔少卿至其禀酌風雅崇獎忠孝執持大體漢廷吏弗如也

菌次守吳興尤注意人才汲引士類如榜眼胡會恩翰林沈三會探花茅薦馨進士吳啟宗皆所成就生儒感之立碑峴山之陽

興化李木菴總憲林立朝多所建白綵山東水災

上命官民人等前往賑濟飢民照例議敘木菴請用海運之法由天津運至青萊登等處平糶庶被災之地不以米少而價騰贍養之員亦不患無米之可買

上納之又貴州有謀財致死者遁及死者之嫡婦陳氏時置重法木菴議云陳氏果屬同謀素與其夫弟許偉宿不相識當隱匿不言乃一見偉宿詢係夫弟挺身直訴偉積年沈冤得雪應再集證定讞

上從其議而婦始得釋江都汪叔定耀麟有送昭陽李公入 闕詩一首附于後

送少司空昭陽李公赴 闕　汪耀麟

五材寵列倚司空　御軸親開　賜酒紅能侍　聖明勤典學肯循資格領羣工江淮正切防河策飢溺須成砥柱功椎望魁然勞仰止君家原有贊皇公

高郵孫雨田𧇊虞橋孫也以賢良方正官南康令下車首除船差馬差里長之役省獄出無罪者三十餘人郡守諷公徵索以阿上官意公語不合幕有危之者公曰吾家世受　國恩出都奉老父嚴訓一作吏遂喪其守斷頸絕脰不爲也有令于粵者道經南康失風子溺于水令誣舟子公廉得實後南昌裘中翰見舟子朝夕南向叩首誦公名其署中詩有云放衙山色裏聽事雨聲中亦可見其風度

王樓村修撰式丹次子懋竑字非夫康熙己卯舉人中式先修撰四年雍正時官烏程令多惠政嘗紿牧牛圖邑紳沈編修樹本題云知以牧民心牧犢不須重覓相牛經今烏程歸雲菴尚存其與人倡和詩六首

王耕伯希伊予中太史孫也官白水令實心愛民凡不利於民者不恤觸上官之怒以與之爭朱笥河學士致書云今日能以朱程之學著卓犖之績者非君而誰嘗得楊椒山所書愛讀秦碑兼漢篆好尋奇字到雲亭二語刻石于白水縣題以詩云二百青銅趣市得三千里外署中隨於今勒石昭天壤拍手來看愛讀碑

朱艮齋納宰費縣楞山愚民乘水災糾衆約指授老巡檢郭茂桐往諭之皆服蒙山賊據紫荊關行劫不受招撫約用劉順爲嚮導之法分鄉勇六百名爲六班更以金鼓爲之迎賊卻退賊退復進賊緣以困憊盡被擒獲而民不傷一人遷晉州牧有鹽徒聚衆帶器械至邑約戒各村緊閉柵闌使無售其鹽者追之東去乃于東路選鄉勇三百人備擋牌高三尺闊二尺樹于前以禦賊之鳥鎗而以槍刀弓矢魚貫進次鹽徒悉獲約素講程朱理學而能見之實政既而告休自吟一絕云壯歲遨遊老大歸蹤多樂少淚常揮遂初賦就饒幽興笑看晴空鳥自飛

鄭板橋燮令濰縣後調范縣以歲飢爲民請賑以是忤大吏罷歸元在山東過濰縣見邑人寶其書畫多能仿效其體其流風餘韻入人深矣板橋嘗有詩云長官好善民已愁況以不善司民牧蓋板橋實不愧古良吏或以山人遊客目之非也

儀徵鄭楓人觀察𨻶知浙江溫州府時有兄弟同產結訟數十稔各執一詞白首而衆莫能結爲集兩造及其子若孫於庭命人操土首朗誦棠棣之篇兄弟改色抱持相泣遂和如初

唐再可恩改堂子也官雲南呈貢縣令署騰越州事值緬匪跳梁賊數萬偪近州郡居民欲竄再可持矛躍馬出謂衆曰走而遇賊亦必不免不如持刀杖示無懼心以疑之賊可不戰而卻也衆從之賊果不敢進州賴以全嘗在老官屯軍營作詩云貔貅萬衆樹坊勳破壘搴旗水陸分牧馬汗斬千帳月戰船塵壓一江雲諸蠻翹首雲霓望窮寇驚心風鶴聞大蠹分明新部曲旁人猶號故將軍

任子田侍御大椿登進士第以二甲第一人授禮部儀制司禮部四司惟儀制祠祭號爲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子田見朱笥河學士欲請於部尚書移司簡曹俾得竭半日一夜之力假書誦習以爲十年守官猶得七年強半讀書

閩冠霞廣文昇知人善教歙縣項生孤貧失學業已寄身闤闠中冠霞偶見其詩遂索閱其文不令具脩脯爲之指授卒成名又泰州輿臺夫馬氏子父老無能爲役業替職日伺候衙署前晚歸燃糠覈雜蒿葉雜燒之取映字供讀書冠霞偶閱州試卷物色其文言於居停主人送州義學中予以膏火并復其父所應得工食旋爲名諸生

江都江補堂舍人炎能馬上草奏傳忠勇公平定金川　奏請隨軍凱旋升侍讀復隨　駕長白陷沙磧中卒申笏山先生殮之且哭以詩

居易錄云前在揚州日所賞拔士如許承宣丙辰進士給事中許承家乙丑進士編修汪懋麟丁未進士刑部主事喬萊丁未進士侍讀汪

榜己未召試檢討河南知府許嗣隆壬戌進士檢討吳世叡戊辰進士編修張琴癸丑進士中書舍人劉長發丁未進士工部主事張楷丁未進士延平知府張琬彭士右夏九敘王司龍之屬以文章登科甲者不下數十人

孫虞橋銓部歸田後寄韓心康中丞詩云從來聖主得賢臣大節嶙嶙始可親誰識當年魚水合卻緣武帝閉關人子弓安識之云此先府君癸亥遺筆也九月初五日夜臥引左手書書畢指武帝閉關句語弓安曰汝未悉此事呈韓公自知之弓安請曰是大人借韓公在銓部署時講漢光武出獵夜還郅惲拒關不納明日詔惲受上賞故事耶府君首肯曰然蓋府君歷任銓曹與韓公心康苗公大生同官相善公餘韓公手不釋卷其日講光武出獵故事府君贊歎是君是臣俱傳千古韓公識之迨府君告歸林下有侍衛至銓部傳　上意授某官韓曰未見旨不可以是失　上怒　章皇帝詔面責韓遂寢其事後江南撫軍員缺部開應銓之員韓公名次在後　上指韓公名曰是前不肯署某官人耶遂命撫江南韓公赴任舟過高郵晤府君曰當日不肯署某官時意中有郅惲故事也迺以是竟受上知府君舉手加額曰公爲名臣忻逢聖主今君今臣漢事不足道矣故詩中述及之

錫山杜紫綸詔敘洪月航癸綠雲草堂詩云月航弱冠即以詩名乙酉同被　召試聯牀京邸月航落筆幽麗宋漫堂先生嘗語人曰春波濯柳寒月印雪月航詩境似之尋復奉　命宣詔等八人入直　內廷恭寫金蓮花賦月航賦紀　恩詩進呈澤州相國奏拔第一　上賜松花硯示嘉由是詩名噪長安

徐用錫敘舟次觀海集云家稿修葆光奉　命副冊封琉球使歸著中山傳信錄所載先生自琉球歸近四十年其國于先生改訂之禮儀不敢忘先生所許可之詩猶宗資年幾七十尚誦先生之篇章不去口其朝端之金紫大夫阮維新猶溯源于先生奏許留駐讀書故送別　朝使之詩惓惓自白其爲中朝之太學生也

姚蓮田敘方近雯觀石川詩鈔云公精於史事其司臬也老胥巨猾相顧不能名一錢而大小之獄人人得自盡其情于寒素之士恩誼尤篤故其詩質而不俚麗而不淫周流于親愛倫理之間纏綿悱惻猶有溫柔敦厚之遺風焉

廣陵詩事卷二

儀徵阮元記

順治己亥儀徵巨室因事累遠戍者二十五家樊某與焉其仲子瑩字次白時在襁褓閱三十年母既沒痛父遠在松花江乃由青萊登渡海抵金州至戍所卒同父南歸著塞上吟一卷眞摯動人其登羅磯絕頂詩云獨上羅峯望八荒白雲滄海意茫茫不知身外三千里錯認南山是故鄉

儀徵火災時有張巧姑者年十四侍父病父屋著火女適在外躍入負父出力不能勝墜火中與父同燼吳梅查均作孝女詩中云女躍入火負父出身弱父重行不得父女仆地同被焚骨枯父胸連女脊筆力不減香山新樂府巧姑藉以傳矣

儀徵范孝女父緣親戚胥靡遠往六合女年十三追之不及赴龍門橋死一時作詩弔者數十人廖禹門有云茫茫一片西溪水名與曹娥共古今陳吟侯葉有所撰改堂閒話以張巧姑金孝女爲眞州雙璧所言金孝女事與范同廖與陳皆儀徵人所傳姓氏有異並存之以俟參考

江都王孝廉仔園賓就禮部試撥棘之明日聞父喪大呼淚不得下反衣羊裘兩手據榻目直視不飲食悲號五日而卒

房孝子生於北湖農家先以母病刲股繼又以父病刲肝因而困臥母責其僻即強起力田事仆于田人乃知之家人問刲肝何故答曰無他但覺人無父母雖生何爲然創竟愈數年乃歿陳明經儀爲之立墓碣曰房孝子墓作詩刊于後

通州盧氏兩小兒前後刲股療母疾陽羨陳檢討維崧作崇川兩小兒行

蕭孝子名日曠字穀菴年二十六母病醫不能治孝

子焚香夜禱割腹出肝旁遂洞開血流盈體命妻俞
煎藥進母母病愈而孝子創深越十七日竟死俞亦
守節不嫁今合葬梅花嶺與史閣部墓爲鄰相傳有
琴操諸詞曲語都鄙俚蓋依託爲之
泰州徐萬侯母疾貧不能具醫藥禱于神神教以天
馬心服之乃可（或云然馬眞心丹）驚癖急走藥肆偏問無此
味乃悟曰吾身屬馬必吾心也遂剜心中肉旋暈絕
於地聞神云此孝子不宜死恍惚若有人裂之霎姦
中忽落地醒創已合而肉在手煎以進母母頓愈乾
隆辛丑人尚見之居學宮之左偏袒視其胷如蜂窠
四圍墳起詩人吳梅查（埠）作孝子詩三章以美之
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儀徵夜火延燒甚遠有李氏
子方侍母疾火及其舍急呼婦舁母出母曰若小子
女乎李曰遑恤彼耶返視已不可入矣明旦往迹之
則梁柱之未燔者支柱牆壁間子女竟熟睡無恙觀
者咸歎息以爲孝感所致張詰士（四科）作李孝子詩
孝子負販人耳而至性如此惜不傳其名
興化鄭明府（燮）幼失母乳母費氏育之費本明府祖
母婢也値歲饑費自食於外服勞於內每晨起負明
府入市中以一錢市一餅置諸手然後治他事間有
魚飧瓜果必先食明府然後夫妻子母可得食也數
年費益不支其夫謀去費泣不敢言日取舊衣澣洗
補綴汲水盈甕買薪數十束積竈下不數日竟去其
屋中釜內尚存菜一盂飯一甌以待明府越三年復
來其子俊得操江提塘官遂迎養不去及明府成進
士乃喜曰吾撫幼主成名兒子作八品官復何恨年
七十六無疾終明府哭以詩云平生所負恩不獨一
乳母長恨富貴遲遂令慙恧久黃泉路迂闊白髮人
老醜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
王樓村（式丹）重赴都門拜辭先慈靈前詩云未成封

樹向天涯一拜靈前淚滿衣還返舊猶供藥七（自注丁卯七月至都十月卽返以母病也）重游今已失慈幃七年聚散身將老
千里雲山夢繞非柱是廬江思捧檄隴阡何日暮烏
飛天長林廣泉讀至此詩云至情至性語一讀淚雙
垂英靈集中失載故錄全篇於此
吳一山（楷）工詩父病嘗藥須獅子油閩金陵世家有
之卽作長歌以乞
江都史典早孤奉母張復以明末城破赴水死典時
甫十齡及長于友人得其父手書做扇一于鄰姥得
其母做梳時人爲之繪圖事見李百藥（必恆）詩
貞女曹氏泰州梁垛場人父存日許字同里孫繼芳
繼芳死依母側不嫁三十年高郵吳厚軒（世杰）作貞
烏篇
眞州諸生伍瑞徵（之麟）卜父歸期不果詩云決疑因
用卜已卜更生疑又聞父歸詩云一紙鄉書百夢非
性眞流露非才力刻畫所能到生三子長超以舉人
任繁昌教諭　趐表爲善人次煋人諸生次起進士
官吏部文選司郎中皆以孝友著
高淳有饑婁治母喪者其妻往潛死不食因訟於令
令爲出俸錢使歸之寶應陶季作三不朽詩
寶應喬烈字無功居父喪每泣則庭烏盡下禹鴻
臚（之鼎）爲畫餇烏圖求檢討（彝尊）題詩三章
劉禪字紉芳寶應人眞定太守中柱之曾孫家極貧
不妄取一錢事親盡孝居喪哀毀不去身江都汪容
甫不輕許人獨于紉芳稱其爲淸風亮節
高郵吳萬子（世杰）懷親友所贈金將入都報捐見江
西被俘難民流離呼號慘不忍聞有會稽虞心彤山
陽偕蕭孟者募金爲贖萬子曰使吾得不應得之官
曷若使夫妻子母多所完聚之爲快耶悉傾金與之
復往來金陵親歷行伍中力爲捐募得贖歸者數十

百人又高郵水厄民就食蕪城死者日數百人萬子
募同志典紫團遺給以棺槥言于州守具官艘載之
歸喬東湖（寅）作流民歸以美之曰義聲感激多同心
須臾涸鮒沾深澤
冒丹書字青若如臯人有不利其父者青若禦諸門
連被四創而父獲免李艾山作短歌獅之云身所四
刀不肯避以身捍父死不計父全寇退身始僵戶外
淋漓血滿地身所四刀身不死孰云陰相非神鬼解
衣裸湯向我言歷歷刀瘢猶在體詩者工於詩嘗題
左寧南軍中說劍圖贈柳敬亭云玉帳發壇夜論兵
將軍出塞氣縱橫可憐多少銜恩客竊向丹青只柳
生
馬生名　江都人行二與管配寧太史（一淸）交善
太史令增城時鄰邑山賊起太史發之制府以兵勦
馬預爲太史謀曰賊必趨海宜伏兵海上待之未幾
制府殺賊衆解散渠魁未獲正諱議數日賊從海上
擒至果如生言凡佐太史十數年運謀積勞政賴以
舉時無子太史贈以千金俾納妾生肩金筒中及太
史卒于京師家口在粵東生乃以所肩金致太史柩
及家口歸于揚且敎其孤孫（則秀）讀書成名孝廉今
管氏家藏馬生小像歲時祀之題詠者甚多如馬生
者可謂不負友朋者矣
高郵李進士孝成（惇）與王懷祖觀察倡爲經學而篤
行尤足爲世範年十三而孤事母以孝聞謹于事兄
兄沒事嫂如母先世遺田百畝僅足饘粥而任䘏貧
助之事竭力行之不倦性情和藹退讓人樂親近之
乾隆丁酉値拔貢歲少宰謝公（墉）注意于惇適友人
賈稻孫于試前一日卒于泰州旅舍貧莫能殮惇爲
經營不復與拔貢試少宰試日待之不得問得其故
尤歎重之

七十九

40A

汪上章應庚以業鹺起家樂善不倦每值歲饑出粟賑濟者屢矣嘗以五萬金修府縣學宮以二千金製祭器樂器又出萬三千金購腴田歸諸學以所入供歲修每鄉試助士入費務至今永著爲例謂之汪項

宮恕堂太史友鹿引疾歸里每招致邑後進問字三數人質所業力匡導之謂士大夫退老家居既無他功業可垂覆鄉人能作養後進如謝元暉于孔闔不惜齒牙餘論共獎成之眞不朽盛事也

鄭板橋燮置一大布囊所得銀錢食物雜貯於內每歸則凡經過親戚族友家度其貧否而與之囊空乃止

王鏡菴崇謙爲諸生伉爽篤義嘗於雪中救二餓夫後陷闔城中有騎將二人護之行得免問其名則前所救者也

史徵君芳滔乾隆初舉孝廉方正郡縣立申明亭于郡學徵君名列善人第一

尤仲玉孝孝弟之行稱于鄉族博學能文雍正乙卯遣制府以博學鴻詞薦力謝不起制府重之稱爲碩儒楷度

余葭白元甲號茴郵少傲于貲性好急友有急者投之輒解贈千金不少有德色用是囊篋垂罄至于甕頷無烟嘯吟自若未嘗以昔所周人者望於人人益以是高之

吾師李先生諱道南與兄雷皆側室胡氏出先生既孤胡太孺人以女紅撫之讀或勸理舊業太孺人曰吾將以貧勵子學不願使從富家子遊鍼鑿數十年遺斷鍼盈篋先生每撫之泣海內通人名士爲詠其事先生錄爲斷鍼吟一卷

李先生家酷貧一錢不苟取當除夜空室無一有友人將周之先生逆知其意曰今夕但論古餘勿及也

既成進士座師莊方耕閣學士屬同人爐助之車馬在門先生嚴却不受閣學士深歎其介先生之論文曰文以勵行若視爲科第之階末矣嘗有詩荅荆刺史云造道惡趨時廉恥尤所急立志忍飢寒庶幾附大德

斷鍼吟　馬榮祖

斷鍼斷鍼力盡恩深煢煢母子一鐙沈沈
斷鍼斷鍼力盡恩深宿火已滅指直氣結
月沈西風颯颯歲晏何以祭先臘停鍼蹐躅心口互荼
鍼不斷鍼屢斷夜復夜兮旦復旦鍼未斷時心已亂
一縷半縷出母十指千鍼萬鍼刺兒心裏
鍼斷母心苦四壁無聲恃孤兒作主前鍼斷兮後鍼續傷哉母逝不容贖

秀水　蔣德

鍼已斷線難續母已殁兒誰育念我母兮夜沈沈十指力盡一寸鍼前鍼斷後鍼摸幽燈熒熒何時旦鍼雖斷截母志不可滅鍼斷截尚可重磨哀哀孝子兮奈永不得見母何

程夢星

陶湛傳萬髮孟仉曾斷杼嗟哉聚鍼人恩勤更辛苦解一熒熒短燈檠䌷雲兼夜課以母千縷穿期兒萬卷破解二穿孔巧易乞磨鍼功須深可憐一寸鐵斷絕慈母心解三不惜昏雙眸詎唯勞十指莫敞舊時箱刺入兒心裏解四

錢塘　陳章

兒讀書母縫裳寒鐙一盌冬夜長布澀指僵鍼易斷積久星星篋中滿一鍼度千絲十指度萬縷不知許多鍼穿盡人間苦鍼可爛兮心不腐開篋看時淚如雨

閔華

積此一篋鍼刺入孝子心惟此鍼兩截刺出節婦血孤鐙寒夜長兒讀母縫裳鍼斷且勿悲學廢無復望兒今逝母語聲咽心凄苦予亦失怙人看鍼淚如雨

張四科

孤兒捧篋泣中有百隻鍼憶昔課書夜阿母持縫紉何以表母節視此敗朽鐵開篋時一看孤兒魂欲絕誰謂鐵有鋼未抵阿母心不折誰謂鍼無鋩刺出孤兒眼中血綻衣傷指覆兒寒刺繡易米授兒餐業成身長母何所空撫斷鍼慟勤苦

馬曰璐

斷鍼斷鍼母心摧兒淚垂一鐙如豆無見期十指流血鍼知之嗚呼兒學縱成兮母亡何爲

秀水　鄭虎文

斷鍼如鏃剜我母肉肉斑斑血漉漉血漉漉兒不知兒今知血痕繡鐵腥風吹
我衣汝鍼我食汝鍼斷鍼不鍼我亦我鍼噫吁嚱
斷鍼可棄斷鍼不可棄穿盡千行萬行淚
兒見斷鍼兒願見母兒不見母兒也白首母歸來兮歸來失母兒兒誰哀

任邱　邊連寶

鴛央雙飛兮雄翼折母將雛兮形影隻朝不饔兮夕不飧土銼不溫兮炊煙絕風颯颯兮吹蘆簾霜霰挾風兮侵肌骨爲他人兮作衣裳一點冬缸兮青如漆十指僵兮如懸槌欲屈伸兮難可得以纖穿鍼兮挽作綫萬轉千迴兮不能結阿兒據案兮淚成血
霜風刮手兮手容皸握鍼不牢兮鍼屢斷一鍼斷

兮績一鍼二十年兮滿篋衍或有末兮而無孔或有鼻兮而無穎鼻孔穎末或俱全中央斷絕兮如斷梗母德難量兮抵海深試啟篋兮睬此鍼母之在兮鍼餉兒口母之歿兮鍼刺兒心鍼之集兮纍千盈萬腸隨鍼兮寸寸斷

徐德音

賢母善縫紉課兒誦遺書鍼斷那足惜所惜在三餘夜復夜兮旦復旦鍼頭戢戢兮累千萬累千萬兮母心苦兒寧失學負慈母願封塵篋莫開看恐令孝子摧心肝

元十七歲始從李先生遊前此從喬先生諱椿齡字橋友亦有道君子也直諒多聞以禮自飭朋友以過相規一時倜儻之士見先生皆深自斂抑先生廉介淡泊自甘脫粟園蔬以欵友人相與樂之與甘泉鍾蔵厓懷相處最深有詩贈蔵厓云世間冷淡應加耐徑入蘇華想不同見其概矣元督學山東時延先生相處一年先生時以廉慎相警戒未幾病卒於青州試院野有古木元伐之為棺以殮先生

儀徵經師誠綸自號撝濂事父母以孝稱督學使者李公因培察其文行尤異優貢之時師誠講假未與歲科試也以養母故不求仕進授徒於鄉性狷潔不妄取從學者雖厚幣延致非其人弗應也遂有門者值師誠至愕然視曰經先生來矣急解避去有二弟性皆戾師誠遇之怡怡有詩文集曰聊且稿曰寸劄吟曰盡餘集呂孝廉采嘗以先生事略示元元為之作傳

元與蔵厓幼年同學蔵厓祖孚遠號蘇原久客漢上於親戚故舊情誼最篤

焦大學蕙字佩士世居北湖於鄉鄰極盡孝友任卹之誼廢田租負債之不能歸者輒取券還之或燬於火晚年家漸乏仍樂施不倦嘗渡江舟幾覆同舟人曰無懼豈有與善人同舟而遭覆者沒後王少司寇昶為文表其墓元為書石太學教子不許以捷徑取科名必以通經足用上報　國家有課兒劄記二卷嘗論唐之詩人入卓行傳者惟司空表聖一人戒子弟云學詩者宜讀詩品尤宜學作詩品者之品

江都顧九錫自號邗上釣者居大橋鄉書宣太史父也著有經濟約編十二卷樂善好施既沒投挽章者數百人宗鶴問云莫道雄文無薦者千秋大業有誰爭言其著述之富也鄭孝威云朋儕師郭泰鄉黨稱彥方孫豹人云一擴豈堪同野鶴千家會免作枯鱗言其隱德也

甘泉范秋帆徵鑾沈得中鳴謙同居北湖相隔五里往來吟詠時稱湖中二詩人又與泰州王鷺亭聯交乾隆庚子同試於省八月初沈病急王不應試送沈歸沈不能興以身翼之既死於途復為之殯將人以為義

孝烈娥北湖士族也嘗刲股治父疾父沒家貧母為媒所欺嫁為業豆者婦其姑與小姑不潔欲汙之以滅其口娥歸寧向母泣臨行出懷中青白線曰兒必不辱母家未幾夫外出其姑使少年裸而謀總下娥扃戶以青白線縫衣裳自縊死太守孔毓璞置諸涅于法葬娥于平山堂之右郭嗣齡哀娥錫宋和黃夢鼎黃渭方觀各為文傳遠近操觚之士以詩弔者有楊開鼎龔孫寅尤璋謝逢吉龔九敘陳儼王寅亮張展田雲鶴羅數五胡培元倪岱鄭燮趙憲曾謝天壽宋玉藻張思武張重培程之紳蔣之蓮董偉業施銓朱珏王卜周陳廷觀謝旭麗羅直孫浴余瀛金拱潘謙宏吳佳錫常綸武焦步青焦暉祖管一清謝九成鄭芬李裕茲吳涵陳夢雲許錦梅玉樹于隆光葉中立周珠李瑩袁長源孫鶴年將駿凡五十人

梁素涵蘭漪適汪氏早寡清節自守親族有憐其貧醵金周之者堅卻不受胥夢龠仲連使之作蟋蟀詩蓋清介之風實女中仲連也族子汪容甫中嘗以百錢為壽素涵作返錢歌謝之

廖禹門榮懷有通州三烈詩一仲某妻彭娥家貧夫令其嘗乳為活妻恥之強為擇主娥赴井死一如皋顧氏妾夫死嫡強之嫁妾潛飲鹵死夫柩前一王氏為娼家養女恥為娼嫁賣香湯者里中惡少強欲犯之呼鄰救免羞忿自縊死年二十四

王雪村訪有鮑母程安人賢孝詩自注云母博讀羣書尤詳孝經以身蔽姑受寇刀傷工詩有梨花欲吐春晴色之句

興化趙椿園妻魏有宿慧無女師而自嫻于文閱古今書史盡曉亦不忘適椿園三年而寡以節自誓事姑以孝聞

夏醴谷檢討之蓉作茅貞女詩云委贄即為臣遇變身可致委禽即為婦共道安有貳頗怪泥古者顛倒失經義敢為苛刻辭綱常竟安寄指歸霞川輩斥貞女者言也檢討甥陳繩祖溺死其妻葉年二十無子有勸改適者泣涕以死誓檢討作河之水二章

西山張氏女送姊暮歸過深林有強暴欲亂之堅拒逃回白其母母勸女姑隱忍之女自忿縊死杜融西銘作西山烈女詩

季天中給諫五六歲時見演蘇子卿持節牧羊劇惝怳離席拊几太息曰愧十九年矣座客奇之其後揚聲諫垣于廷前一歎徵之矣

江蘇巡撫張清恪公伯行解職居揚州館舍有欲謀刺之者吾大父琢菴將軍為公門生持刀侍左右屢月被清恪公教一生廉介基于此時

吳梅查均任孝子詩云刲肝療父三刲股救母七傾匆謂愚孝其愚不可及孝子名安國

江都俞十燚玨與蕭懋德友善蕭被誣訟莫敢與接語俞獨身維持之蕭繫于舟俞與同起臥至省爲之慷慨披陳證據明切堂上者爲動容稱善爰命題作文各贈以衣而歸汪蛟門稱其爲人誠朴簡直文章品詣與弟楊蕤齊名

余嘗自嘗謂天地生才未嘗絕于世而卒鮮成就者無以養之故也予雖無養之之責而力之所及則固有不敢忽然者

李鐘鈞家貧業星命每日得錢市酒肉以養母督弟鐘潤讀書衣之整潔者以衣弟母食有餘亦畱以俟弟歸食之自廿粗糲始終如一每夜伴弟讀至三鼓弟少懈則泣涕以撻之今其弟爲甘泉學生有聲黌序中皆兄教也養親有餘錢以施乞兒或張路燈甲寅八月病沒人多哀之而哭以詩其星命推斷隨筆皆驗時有用西法推五星者疑其有祕傳及索其書觀之則坊間星命書耳問操何術鑰鈞曰隨手酬應爲餬口計實無他術也人以爲天助其孝友使然

那楷字端士甘泉人讀書應童子試幼孤貧舌耕養母能竭其力乾隆甲寅母沒楷哀毀亦沒時年止二十一鄉人哀之以孝詩旌

江都鄭禧字錫五五歲繼伯父達爲子自幼以孝稱達病禧侍疾不寐號泣禱于鬼神割股肉以進達沒哀毀遂致瘵疾而死論者謂錫五以爲後之子克盡其孝爲尤難而可貴也錫五好唐宋人文章工於藁文攸楷法死時年二十二

如皋冒辟疆襄救荒叢事甚多吳橋范質公景文記之云壬午七月既望偶同方侍御孩未觀佛事時冒辟疆在座述鐵城棄兒之慘凡有所見皆抱歸鞠育

然不可繼謀之余與方公思得一善救法適蔡懷眞舉西天寺僧可當其任辟疆詳爲條議捐重貲以倡之同郡許若魯直序云歲庚辰江南北飛蝗蔽天赤地千里吾邑斗米千錢僵尸載道辟疆捐金破產躬自倡賑日待哺者四千餘人並載同人集中許又有詩紀其事

汪滄人從晉繼父志好施與歲動以數萬計獨力修葺文廟諸鈺工滄人死罕有繼其篤行者矣

冒辟疆姬人蔡女羅名含以孝稱其父孟昭遘毒瘡女羅割股療之得生後八十壽終女羅哀痛致疾卒同郡李書雲宗孔挽以詩云好將金粟慰前身自小珠同掌上珍去作青娥江上伴應留黃絹與詞人又水繪園嘗有盜夜入室操刃刺婢僕數人女羅急滅燈以身左右辟嫡得脫故李詩又云叢砧風雅重當時人似青蓮欲殺之驗取石榴裙上血於今眞作斷腸詩

寶應王築夫敘汪檢討楫悔齋詩云汪子性簡介不妄交人意所不可雖勢貴未嘗以言徇南昌王于一客死錢唐汪子告之知交爲斂其賻而又搜集傳其遺文然于一生時則未締交也詩人每浮薄傾險而詩一如其人振起風俗吾于汪子望之又云悔齋詩出入盛唐大家而上遡漢魏不蹈襲古人字句皆自出機軸長慶以下所不屑也

沈文慤敘馬嶰谷曰琯沙河逸老詩云古人莫不有癖嶰谷獨以古書朋友山水爲癖詩斥淫崇雅格韻並高由沐浴于古書者久也陳授衣敍云我友馬君嶰谷及弟半查皆以詩名江左平居兄弟相師友人多比之皇甫子浚伯仲爲春秋佳日分吟箋設佳酌兩君皆垂垂白髮視席相隨不離跬步依依如嬰兒之在同室見者稱歎以爲難

興化諸生陳嘉謨字我師順治六年怨家誣其父鴻逵私販鹽執逮我師百計營救不能脫乃嚙指爲書呈自巡使遂沈于邗關而死更七日得其尸猶上指屹立風浪中御史廉得其事出鴻逵于獄收葬我師而旌其閭

俞士瑱字宜玉西山陳家集人事父母以孝稱其居喪也三年不入內冬不爐夏不扇口不近杯杓嘗葬其生母大雨驟至送者悉避宜玉竟夜立雨中仰天號泣近墓之人爲之不寐乙酉歲奉　朝命所在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邑人士擧孝子事請於有司巡撫劉公光美以名上聞同舉者三人部議獨孝子報可　賜金建坊

儀徵吳燮年十四父客死滇南燮聞訃痛哭別其姊曰姊善視弟明年是日無信歸吾隨父地下死矣乃竟去後至湖南三爲兵掠騎年至貴州失路一獨婦見其少欲汙之燮堅不從閉之空闌中凡七日採桃以食得不死婦驚異遣之卒至雲南載父棺以歸

李烈婦高郵趙氏僕婦一奴窺婦美乘其夫他出夜踰牆破戶迫之婦驚罵手力握褌奴扼其吭死之知州事驗之手猶握衣指堅擘之不得解史錄讞詞一燕立其首擲之復集畢始去淮陽道僉事佟康年捐金立祠祀之是可配露筋矣又有粉姐者其父以女許字某值年飢某行乞女父欲以酒予以二金令立券退昏女聞之即自經死時江都有市兒將死婦徐氏年十九兒屬其叔曰婦改嫁愼勿與鄰兒婦嚙泣抱其一歲兒被裹首臥俄聲汨汨開視則以刀斷吭死矣

朱笥河學士筠文鈔云順治二年　王師下揚州府新城廣儲門樊家園羅烈婦姓李氏爲羅仁美妻家有姑有子有娣曰劉娣曰梅曰李婢曰菊花烈婦[illegible]

其夫負母挈子去與薪衆門呼婦居婦人曰願死者從我無與于時登樓者十二人呼菊花舉火仁美負母挈兒哭出巷回首見黑煙出樓隙火光上旋作拉雜聲樓板爆爆人足亂踏如沸不可聞仁美仰天而嗷俄頃聲漸息仁美走至雷塘母子皆在亂平訪家室餘燼發視之十三人骨同一處一股未燼略辨爲菊花也

廣陵詩事卷三

儀徵阮元記

泰州宮紫懸先生偉鏐築春雨草堂于小西湖著春雨草堂集五十卷庭聞州世說六卷子夢仁官福建巡撫罷歸復新搆之夢仁孫翼宸字參兩所著紅椒山房詩集有觀先曾祖春雨草堂圖七律一首大父春雨別業初成七律二首又有編輯先大人春雨草堂遺集七古一首

寶應劉氏最盛後齋先生國穀官鴻臚寺卿長子師恕號艾堂由禮部侍郎官直隸副總督著有賜穀堂詩集仲子師寬字[redacted]舉人考授內閣中書早卒季子師寵字越清號榆莊以直隸州州同知借補清河縣主簿著有玉山堂集榆莊長子子方蔭內閣中書次子仲桂字象林號東麓學問淹博工詩著有眞意堂吟草子方子天麟亦工詩著有思園稿一卷次子玉麟字又徐以拔貢見分發廣西直隸州州判元訪後齋先生詩止見其葬喬石林侍讀一首友人得前明顧涇陽鄉試中式墨卷幅後有後齋題詩一首云

高郵李震之子必恒必恒之子基儁基儁之子貢皆工於詩時有四世詩人之目

孫虞橋銓部宗彝著易宗集注十二卷圖說一卷治河要議一卷長子弓安字無燁順治丁酉舉人次子弓聖字無回皆能詩無回詩淒清峭刻宋大中丞犖謂有盛唐遺響弓安子蘧孫精文選之理著書等身與子中同舉癸卯鄉科終於刑部主事中性嚴謹溽暑必衣冠端坐王予中深器之妻以女中子同敏己卯經魁同敞己卯解元中之弟穀舉賢良方正補江西南康令穀子同郊同庶皆能詩古文銓部緣鄉邑水災力持周橋不可開觸怒河員値姦民誣之下獄蘧孫以幼稚奔愬公卿見者感動隨侍縲絏中銓部

敎以經史及銓部卒于獄中遺書愛其英敏字以遂人謂其能繼祖志也同里吳中允世燾跋孫氏倡和詩云吾郵士大夫子弟多能以讀書世其家而孫氏人文尤盛蓋虞橋銓部積德之厚而貽謀之遠也無燁以老孝廉遊覽山川多所著述而無競無回偕遂人實子正夫見青昆仲日相唱歎於神山甓社間風流不減王謝

夏西涯閣政督廳事有十八鶴翔舞于庭因名十八鶴草堂子一人縣庠孫七人之芳之蓉俱以名儒入翰林之芳之蓉並受業于兄廷洪廷英以諸生終然詩古文詞實兩弟之所從出也

江都許力臣承宣爲給諫有聲于臺垣其弟師六承宰著獵微閣集師六子眉右昌齡官比部著有碧摩閣小集眉右之子荔生迎年官中書舍人著槐墅詩鈔娶徐氏淑則德音著綠淨軒詩師六弟惕菴荔生弟闇如廣傳荔生子渭符佩璜舉詞科皆工詩許氏一門有高陽五種詩刻

程香溪太史爲汪蛟門比部外孫所著有李義山詩注又與江松泉昱共訂詞譜

汪叔定耀麟季角懋麟弟兄並以詩名季角寄兄詩每以子瞻子由相況如七月十八日與叔定別於甘羅城黃河隄上詩用東坡鄭州西門外馬上寄子由韻歷下亭中秋有懷叔定詩用子由南京寄東坡韻又家兄求白田爲余生日詩云買犢春來學耦耕儂中禿筆已無情卯君生日誰當念多謝年年白髮兄卽本東坡爲子由生日詩中意也叔定取東坡寄子由詩云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耒因名其居爲抱耒堂及季角死每讀欒城集必泣有讀欒城集感題四首

蛟門在京師與用侍郎諭霞宋中丞牧仲曾祭酒項

遂丁廉使澹汝王給諫幼華顏吏部修來葉工部井叔曹禮部升六謝刑部千仞以詩相倡和時號十子

江都東柿原（志游）柳塘（書源）兄弟相友愛同居終身朝夕以詩唱和時稱江都二東吳穎長贈以詩云却羨裴休家署裏一門聚從共談經

史蕉飲給諫（申義）典試滇南太夫人戒以拔文勿喜輕儁致屈老成其試院論文詩云茗華翡翠羹鮮新誰識憐才別有眞昨事高堂書萬里其事場屋白頭人所著滇南集壯山川之形勢不減柳州諸記顧書宣太史爲敘言羲梓之間屬之子美雙道詳洞之異屬之太白尉陀徼側之墟屬之子厚惟滇未有屬遲之又久而屬之蕉飲今讀使滇集諸詩殆非虛譽

書宣太史（圖）河大橋人康熙甲戌榜眼詩才橫溢與汪蛟門比部（懋麟）交甚深蛟門沒用張籍祭退之體作長歌哭之長洲汪鈍翁（琬）比諸昌黎之孟郊歐陽之梅聖俞

儀徵施鐵如太僕（朝幹）兄弟俱舉孝廉太僕爲乾隆癸未進士視學湖北嘉慶丁巳卒於官貧宅廢路喪葬無設眞處門弟子今嘉興太守伊公湯安錄其詩一卷又手書其七里灘等篇見贈已採入淮海英靈集矣伊太守云江上碧山轉南朝春色來先生已删句昔寓書先生深歎此聯之妙乃復收錄集中

乾隆初揚州詩人有前五君詠爲胡復齋中丞（期恒）唐南軒太史（建中）方上舍（士庶）厲孝廉（鶚）姚秀才（世鈺）後五君詠爲劉文蔚侍郎（師恕）程浙江編修（夢星）馬嶰谷主政（日琯）全謝山庶常（祖望）樓子湘上舍（錡）

繆海峰（松）少司寇沅之季子知廣西太平府左州事歸里與程風沂黃寶堂沈平輿爲四老

甘泉東鄉宜陵鎮宗氏三兄弟皆工詩出漁洋之門以才調擅長元豫字子發觀字鶴問元鼎字定九號

梅岑吳菌次嘗題定九所居爲大容別業時田登亦號梅岑遭時亂離詩多在軍中作

眞州四子爲園鶴鋑（鼎）張琢堂（璜）陶鏡堂（鑑）石蘇門（燮登）

寶田祖有三先生詩爲李先生（必恒）殷先生（嵊）孫先生（蘧孫）

儀徵周豈磷（邦堅）汪書石（丙）汪大齡（庚）陳竹樓（多福）戴琴溪（賢）張奇玉（在珩）團荷白（連城）稱西林七子寶應喬守之（立方）湯鍾律（應隆）劉述民（兆彭）湯荊垣（鞏鑒）劉又徐（玉鑾）喬儀上（大尚）喬表之（大鈞）稱敦叢閣七子

姜燒巢（尚遠）沈春田（大修）姜補堂（[illegible]）姜濼岩（鈔）道士李衡山（永源）同在宜陵鎮東社爲詩會稱東社五布衣

陶季（[illegible]）朱秋厓（克生）陳冰盤（鈺）作詩以風格相高爲寶應三詩人

張抑高（引）有四君詠爲釋天放曾予菴魏扇功釋枯雲

興化陸懸圃（廷掄）寶應王築夫（巖）倡爲古文築夫有巽香集頗爲當時所稱不在魏冰叔汪鈍翁下也王文簡作汪蛟門傳言其與兄叔定同授經于築夫之門築夫宿儒工古文通經學君得其指授爲多叔定有題王築夫遺像詩云害後風前思坐立東南師表屬何人陳檢討維崧作陸懸圃文集敘云縱橫六藝樂驗南面之策貫串諸家氣壓萬夫而上惜其集罕覯未之見也然二人之爲古文實出於雷伯籲伯籲隱居艾陵湖中嘗爲汪舟次於施愚山觀察舟次錄是知名

儀徵黃裕號北坨張秉彝號南坨時稱兩坨先生是時泰州杜漸鴻又號東坨

馬秋玉徵君（日琯）半查（日璐）昆弟並嗜古能詩家藏書籍極富貯叢書樓裝訂致精書脽皆用名手采字數人寫之彩年不能輟筆乾隆中開 四庫館其家恭 進可備採用之書七百七十六種 優詔褒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又性好交遊四方名士凡過邗上者欵留觴詠無虛日結邗江吟社與昔之圭塘玉山相埒錢塘厲太鴻徵君（鶚）陳授衣（章）歸安姚玉裁秀才（世鈺）皆館其家

桐城方息翁（扶南）工詩方環山（士庶）西疇（士㨗）皆其族姪環山復詩稿歸息翁點訂江都葉義方（秉敬）息翁女婿也詩學亦多授於息翁息翁投馬秋玉句云不知何事同秋澗逆著清流便有聲

汪舟次（楫）山聞集因丁未遊西江歷匡廬青原西山諸勝槳地老人題曰山聞謂清泉白石實聞此音也

唐越瞅詩云白首江上吟黃北坨（裕）年五十八徙居儀徵得詩集三卷名曰白首江上集

方亦鵠（原博）官泗州學正以事謫戍口外遇 赦歸嘗從徐澂齋太史（葆光）冊封琉球著航海生涯集其詩書及八分書皆擅能一時

桑雪薌（芬）江都詩人也著有廣陵紀事四卷又瓜洲熊偉男（維熊）有瓜渚貞烈志采之皆不可得

宋辟溪有論文詩八十韻硯書宜作論書詩一百韻以敵之

馬石蓮大令（榮祖）仿司空表聖二十四詩品作文頌又作演連珠一卷

唐制府（毓祖）兄弟六人互相師友改堂太守（紹祖）與弟序皐太史（纘祖）尤善古文汪舟次臨終屬改堂爲誌墓石

程夔州太史（埊）刊刻名人遺書最多方望溪全集亦夔州刊也

揚州當康熙時詩人最盛通經著述之才惟泰州陳厚峯太史厚耀太史通術算撰春秋長歷以補杜征南之闕佚而正其譌舛又有春秋世族譜一卷春秋戰國異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遺二卷並採入四庫全書元嘗見其家乘所載尚有禮記分類訂正孔子家語十七史正譌等編惜其嗣已絕不可得見矣其算法可匹宣城梅氏而考證精核亦不在閻潛邱顧亭林之下也有算學書三十帙今存泰州宮樂侯軒家

瓜洲王漢恭光希著閱史約書五卷卷一爲地圖朱墨錯書以明古今地邑分合次爲地理直音所以明地圖所未備顧震滄司業春秋大事表所附輿圖正用其體次歷代事變官制圖譜次古諺訓略次元史備忘錄以元代人同名最多易于淆混特區別之也自敍稱商埴人物易語名物制度難識爲深得史學之奧隱處江濱聲名不顯殊可慨也漢恭詩宗少陵有碧漸堂詩草一卷附刻閱史約書後

張習孔字念難歙縣籍生於江都順治己丑進士官至山東督學僉事著有大易辨志二十四卷雲谷臥餘二十卷續八卷貽清堂集十三卷補遺四卷直抒胸臆無明末鉤棘纖佻之習

王予中懋竑邃于經學尤長攷訂有朱子年譜白田雜著等編同里朱止泉澤澐亦講朱程性理有朱子聖學攷略二卷止泉文集八卷

楚人朱方旦挾其術游公卿間惑其說者至擬諸大禹孔子汪蛟門比部以爲妖妄作辨道論

喬石林侍讀萊歸田後撰易俟十八卷雜採宋元後諸家易說而參以己意前列諸圖不主陳摶河圖雒書先天後天之說於卦變亦不取虞翻以下諸家而取來知德之反對其解經多兼求人事參以古今之治亂得失康熙二十年冬石林典粵試自洞庭瀟湘南嶽九疑以至零陵桂林諸名蹟皆紀以詩極爲王文簡所稱又有粵遊日記一卷

周漁字素菴興化人順治己亥進士官編修所爲采菱曲及江上絕句並極工妙惜未見其集所著有加年堂講易十二卷四庫書提要稱其闢雒書之僞而別衍河圖之奇偶所解六十四卦亦多創論

江都張問達字天民著易經辨疑七卷自敍首推王弼康熙己未廣平冀如錫敍稱得力於陽明良知之學又朱江字東清亦江都人有讀易約編四卷

江都吳蓮字余嘉著尚書注解纂要六卷

寶應湯啟祚字迪宗居城南之槐樓沈酣經史百家終身不倦問字者甚多畏其孤峭不敢見唯以簡牘列所疑空其半幅投之迪宗卽爲考證詳確還之著有春秋不傳十二卷多取三傳刻校論人語又有杜詩箋十二卷乏貲謄寫喬幼安爲給筆札

高郵賈田祖字稻孫開吾鄉經學之先與同邑李孝臧惇王懷祖念孫友三人皆善飲每酒酣輒鉤析經疑同時講古學者興化任子田大椿顧文子九苞江都汪容甫中寶應劉端臨台拱聲應氣求各成其學是時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大興古學於江以南而江北則諸君子爲之倡焉稻孫好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見於汪容甫所撰墓銘成書則未之見也嘗作廣恨賦其弟成祖字肇先有擬廣恨賦詩

任子田窮極經術於小學制度尤爲精核所撰有深衣釋例釋繒字林攷逸皆自刊成弁服釋例身後刊于浙江元宮爲之敍

容甫所著有廣陵通典三十卷攷核廣陵疆域沿革極爲詳核嘗自稱有得於春秋未有成書而所撰左

氏春秋釋疑及居喪釋服解義今刻述學中可見其梗概又有傷心集則錄古人哀傷之文又有春秋後語皆未刊刻惟自刊述學三卷然容甫既歿得之頗艱元爲刻于瑯環仙館著錄書內

李孝臣惇治諸經尤深于詩春秋晚好算術通梅氏之法所撰有卜筮論尚書古文說金縢大誥康誥三篇論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爛脫文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長歷補史記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羣經識小讀史碎金元嘗輯其友人向其家求遺書尚未得見止得其遺詩一卷而已

顧文子母任氏爲子田之祖姑通經述古文子之學所從出也文子子鳳毛字超宗亦授經於祖母文子成進士卒於京師任亦繼沒甘泉潘雅堂刑部純鈺作哀詩云搴母紗幬比絳帷早通經義析羣疑一門自足師兼友四德能全孝與慈集古文章因畫荻循陔樂事到含飴暮年忽灑西風淚愁憶蘭膝授讀時文子長子毛詩三禮未見其所著書超宗著有詩集解董子求雨考楚詞韻考入聲韻考年二十七中副貢生卽卒

甘泉江明經昱號松泉撰尚書私學四卷不取閻百詩之說謂古文尚書論政論學莫不廣大精深非聖人不能到自行其一家之學也作詩工於詠物有松泉詩集六卷嘗客漢上著瀟湘聽雨錄二卷又有韻岐五卷其妻陳珮字懷玉亦工詩有閨房集一卷

古詩人每得江山之助吾郡史蕉飲申義之使滇南喬石林萊之薇閣陶季澄之徧歷五嶽汪舟次楫之出使海外說者謂如康樂之於永嘉柳州之於柳州也他若王佐周令宜官于蜀作建南新話夏鈞莊之芳巡臺灣作紀巡百韻趙子淑有成客粵西作浮湘

集汪獸人淳修轉餉益州作蜀遊草閩東皋瑶佐藩
滇南作滇遊日記皆有專集行世
江都閔鶴癯敘督學廣西作粵述一卷黎于一定國
游福建學幕作續閩小紀一卷與汪舟次楫所作中
山沿革志使琉球錄竝爲地志書之善者
吳薗次綺撰嶺南風物紀一卷首二條敘氣候次十
條敘石次六十條敘草木花竹次十七條敘鳥次五
條敘獸次六條敘蟲次十七條敘鱗介次三條敘布
次三條敘香次二條敘酒次四條敘蔬穀次十五條
敘雜事其壻江閣刪訂今 庫本所錄則山陰宋俊
所增補之本也王方岐作蔨次小傳稱所著有亭皋
集藝香詞林蕙堂文集蔨次沒後子詩潛合而編之
附以所作南曲九闋
北湖多著書之士王方岐方魏兄弟竝以學名方岐
嘗修郡志者也方魏邃於易著有周易廣義纂周易
解廣義芟于火纂解一卷今藏焦明經里堂家孫蘭
字滋九深于史學著輿地隅說四卷嘗刊行又有柳
庭人紀三十卷焦循稱以諸生而長于射著射訣
二卷徐坦菴石麟著有趣庭訓述四卷枕函待問編
四卷蝸亭雜訂十卷壺天暇筆十卷雜筆二十卷四
筆十卷古今青白眼三卷又有詞韻六卷轉注辨二
卷坦菴瑣錄四卷詩餘定譜十卷三憶草詩集四卷
詞集有甕吟四卷瓢聲四卷且謳一卷南曲有添香
集三卷其自敘書目今不可見者尚夥其侄元芙字
懿公亦工詞有湖上吟三卷
王勿翦宗本歙人居于江都撰知新錄三十二卷自
天文術算六書金石以及一事一物皆採集衆說致
其原始參以論斷雖未及顧氏日知錄而遠出楊慎
丹鉛錄之上有感懷詩三十首爲一時傳誦
費此度密成都人避張獻忠亂寄跡泰州王阮亭嘗

稱其大江流日夜孤艇接殘春之句有燕峯詩鈔一
卷編唐宮閨詩二卷其子錫蘅編漢詩說十卷
泰州鄧孝威漢儀選 國初人之詩爲詩觀十四卷
又選閨閣詩爲詩觀別集二卷
孫豹人枝蔚本三原人甲申闖賊亂時曾率里中少
年殺賊失足墮土墳中幸不死後至廣陵學賈三致
千金頓自悔曰丈夫處世不能騎馬揹取金印如斗
大則當讀數十萬卷書耳何齷齪學富家兒乃僦居
董相祠旁名其居曰溉堂冢日之著述日富有溉堂
前集九卷續集六卷後集六卷詩餘二卷
陋軒詩四卷泰州吳野人撰江蘇巡撫採進收入
四庫存目錄提要云泰州多以煮海爲業嘉紀獨食
貧吟詠屏處東淘自銘所居曰陋軒因以名集其詩
頗爲王士正所稱後列板散佚此本乃其友人方千
雲裒集重刻者也其詩風骨頗遒運思亦復劖刻而
生於明季遭逢荒亂不免多怨咽之音
芙容集十七卷宗元鼎撰其弟之瑾箋注鄒祇謨敘
謂其憔悴江濱杜戶高吟年已四十猶在提舁時凡
樂府一卷古體詩三卷律詩四卷排律二卷絕句二
卷詞一卷賦一卷雜文三卷兩江總督採進
汪季角懋麟百尺梧桐閣集二十六卷史蕉飲申叢
過江集四卷陶季激舟車初集二十卷朱恭亭經燕
堂詩鈔八卷王樓村式丹樓邨集二十五卷顧書宣
圖河雄雉齋選集六卷唐次衣紹祖改堂文集二卷
方近雯觀石川詩鈔三卷程午橋夢星今有堂詩集
六卷若柯詞一卷程且碩庭若菴集五卷僧藥根湛
性雙樹軒詩鈔一卷興化趙秋舲秉忠敝帚集二卷
盧中集一卷皆收入 四庫存目錄
汪舸字可舟姓巫諸物俱鑒貧病杭堇浦與沈沃田
書盛稱其和丁隱君貝葉經歌長春觀老子像絕句

有蟋蟀山人集八卷
通州王坦字吉途精于鼓琴撰琴旨二卷言自來言
琴律者其謬有五一在不明管子五音四開之法而
以管音律呂定弦音一在不知以五聲二變明弦音
之度分而以律呂分徵位一在不知管子百有八爲
徵及白虎通離音尚徵之說泥於大不過宮之說
而以大弦爲宮一在不知三弦爲宮而以一弦十徽
爲仲呂一在執正宮一調論律呂謂隋廢旋宮止存
黃鐘一均而不知五聲旋宮轉調之全本
御製律呂正義而推闡之者也程香溪太史夢星有
雪後聽五琅王吉途鼓琴聯句中云獨把太古編
別裁中散譜引聲辨宮商凡余總調分徵羽堪破千載
聲孫星夢能鑒一時替黃稻許嘗奏天球端陽後五日讌
集補堂聽王吉途鼓琴即題其所著琴旨後云書成
人鮮識指妙世無雙
女史季嫻字靜媄興化人適李氏嘗選前明閨閣諸
詩爲四卷後附詞一卷總曰閨秀集初編載 四庫
全書存目中
王西莊光祿鳴盛敘任侍御大椿子田初集云余所
見詩人多矣健于氣與于思莫任子若任子以陸機
作賦之年中歲成射策之選名滿京洛儕輩咸推下
之其樂府幽深香冥五古曲折徵至而一種淡風遠
韻又入韋左司柳儀曹之室是眞卓然名家者矣
厲太鴻敘余苗村元甲詩鈔云集中詩大都皆彫年
急景冰雪崢嶸偏于懷而托于音者也初曰銷寒旣
取偉歲歎冬賦中句名曰潛雪以韓孟之奧衍爲宗
而取材近于皮陸潤雅近于歐梅
洪昉思昇敘喬石林使粵集云康熙壬戌粵西補行
鄉試編修喬石林先生往典試事凡道涂櫛涉郵籤
驛舍之樓止與夫幽遐瑰麗之觀談讌贈答之雅悉

發而爲詩

汪檢討從蘊愚山觀察爲豫章之遊有山闊集愚山敘云往歲丁未與汪子舟次高子阮懷同遊西山汪子又獨遊匡廬紀其所見窮幽極渺不過人不已其家廣陵南北輻輳魚鹽之地日大索古文奇編僑衆而讀之四方客至非著聲實而近文章者則閉戶不出孫豹人敘云舟次年弱冠時即善笑罵今一切爲詩文者余嘗謂之鄰寓汪湛若湛若其族人之善實者也後因東淘吳埜人與之定交舟次故恂恂善下人余三人交既久舟次每一篇成余與埜人未嘗不憚之筆鋒銛利如干將莫邪新出于冶光芒不可逼視近且變其利者而爲鈍則益不可測識矣

周櫟園 亮工 敘悔齋詩云悔齋一編蕭遠閑曠得古人之意而深之以性情方甦翁 拱乾 敘云舟次年未三十胸中有上下千秋睥睨一世之意

史蕉飲敘雄雉齋詩云背宜家城東七十里外偶一入城停數日亦滿車載卷軸擁身自隨而尤殫心力于爲詩又云君性醇謹舉動樸雅絕不染纖靡佻巧便給惟與吾輩論文上下詞辨鋒起酒酣雜以諧謔歎呼笑歔淋漓不自知其風流邁往者汪蛟門敘之云顧子往時之詩妍詞秀色頗爲時人所稱道久之自視爲不工焚棄惟恐不盡自甲子迄今丁卯病自割削僅存百餘帙奇奧衍盤礴不羈之詩以與吾輩一二人相賞

朱竹垞 彝尊 敘程寓亭 式莊 紅藥書莊詩云寓亭弱冠工爲詩歷十餘家暑舞與不探而得力于蘇韓爲多近體闖涉樊南遺山之閫

會稽范家相敘陸南圻 鍾輝 枚鴨亭小稿云君屏病臥居斗室自藥筒粥甌以外斜几曲枕無不安置詩集軼首晚目喃喃咀諷家人勸之愈甚

泰州黃仙裳 雲 爲通州盧龍孫 恒允 作修來堂詩集敘云詩文視其人人視其學學視其所傳先生承子明公尧甫前輩之後恪守家教鼓吹正聲而揚人之美掩人之疵藹藹皆吉祥善氣

唐改堂 祖命 敘史蕉飲過江二集云先生爲人俊妙高簡仕進無所競讀書務深造自得於人愼所許可不爲脂韋俯仰之習過江續集一編典麗以靜沖淡而遠既已絕去刀尺未嘗少溢纖豐殷彥來敘云先生年來蘆閣養疴罕所攀援吟詠亦復寥寥讀書之暇惟薙味乾竺家言一日先生走長須剝啄致一巨軸顏日過江二集予呼酒雒誦一夕遂竟其閒包舉宇宙驅使古今無幽爽佹傑之音多恬澹怡愉之致渢渢乎風雅之極則也

王文簡 安國 作夏伊園 廷芙 詩存敘云余讀書村舍伊園相與共業往往茶熛孤鳥樹雅瞑歸尚討論于佛龕殘火之側徘徊不能去余倖竊科名遂疎劇切伊園鍵戶稽古於性命之學窮極精微殆莫能窺其所造就

錢唐陳授衣 章 敘方環山 士庶 詩鈔云環山同吟社最久每連榻並几得一題輒攢眉聳肩艱苦而出之及成篇則渾淪天出如春風過水了無痕跡

甘泉蔣太史 繼軾 撰尤仲玉先生傳云先生詩宗唐人古文入南豐之室里中傳敘碑銘多出先生手

程香溪太史 夢星 敘汪叔定 耀麟 抱未堂集云先生之詩幽而朗曲而暢情孤而境遠視比部公之溫麗豪逸雄視一時者則別闢蹊徑而皆足以傳

康熙初征西藏時高郵吳端人 廷傑 時爲同州知州從延將軍入拉里路苦苦腦兒凡往返行三百八十日爲途共一萬三千一百七十里記所歷山川風俗及 王師摧賊之事爲入藏路程記一卷

廣陵詩事卷四

儀徵阮元記

張輅字樸存江都老詩人也有春草詩云樓頭女兒夢還夢陌上王孫歸未歸江上女子見之而死其實樸存詩之佳者非此二句可盡樸存性情俶儻嘗從楊玉坡侍御 開鼎 居京師頗以論詩見憎於其公適某公督學江蘇張應歲試乃置之下等時頗以鄭湛若 簠 比之

范基字石湖居北湖與郭自瞻爲鄰自瞻使子嗣齡從之學相對月餘基曰子可以成進士詩古文非所能也嗣齡既通籍稍稍自爲詩生徒從者甚衆高郵王子年 澤宇 詩人也郭以所爲詩請正之王皆搖首不復一語卒之舉一五律起句云庭空坐曉晴子年乃頷之曰坐字是詩則正其師范所易也郭終身乃不復言詩其爲別弟六 壿 作詩敘曾舉此事不諱但未言師爲何人耳基沒之前日自書墓碣曰今之石湖

江都殷譽慶字彥來號蓮齋爲王文簡公高弟子詩才清麗賦性狂簡不知經紀家事又擲爲科舉之文故坎坷終老文簡極惜其屈抑長洲沈歸愚宗伯求其詩集僅得近體二章收之別裁集朱抱經 重禹 弔蓮齋詩云聲動風生面有詩爇香曾祝濟南師昇仙多少雞犬獨有蓮齋守竈癡

焦仁亭 潤 居黃珏橋性孤潔求得其書最難有鹽賈謀請其友人友人與之飲談笑甚密時以紙幅餂之欣然頃刻成十二幅明日廉知其故復往於每紙上添數驢鹽賈快快然遂棄之後又有曾貫之 曰唯 善楷書時造建隆寺須書大雄之殿四字以爲非貫之不可賄以重金不能動然往往市賈屠販之流以牛肉白酒供之則爲之作大幅性情之癖如出一轍

孫豹人舉詞科時大司寇崑山徐公爲一時龍門四方之士鱗集佈流京師爲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豹人恥之求罷不允又試不終幅而出　上雅聞其名命賜銜以寵其行部擬正字　上特予中書始豹人以年老求免試不得至是詣午門謝部臣見其鬚眉皓白戲語曰君老矣豹人正色曰僕始辭詔公謂不老今辭官公又曰老老不任官亦不任辭乎部臣愕謝之

汪容夫中爲諸生時與興化顧文子齊名謝金圃少宰視學揚州公謁時呼兩人令自道其甲乙顧謙遜汪曰中甲九苞乙少宰責其不讓汪曰論才之地一言論定徒務虛謙之名遂失是非之實世俗據之後悔奈何

通州李方膺號晴江工畫梅傲岸不羈牧徐州見醉翁亭古梅伏地再拜嘗題畫梅云寫梅未必合時宜莫怪花前落墨遲觸目橫斜千萬朶賞心只有兩三枝

興化李平菴沛艾山沂爲從兄弟平菴爲人傲岸杯酒淋漓臧否人物往往爲人目攝問爲高論客輒掩耳避去艾山和易近人未嘗有厲言疾色時有一狂一狷之目王新城司理揚州聞艾山名而不可得見行縣至興化命駕訪之艾山固辭新城益重之

顧蓮溪同根興化老諸生工於畫法邑東郭外有浮圖三級建法輪寺久不修因繪三圖一原其始一寫中圮一望更新各係以詩里人踴躍而功遂成然其畫雖素好不易得作時一硯一水盂正衣端坐不與人通一語或十數日成一紙紙中方寸池有加染數十次者問其故笑而已

張頁御太史符驤泰州海安人嗜歸震川古文終身效之名其居爲依歸草堂時寶應王築夫岩亦以古文名嘗著常州海烈婦傳爲時所稱賞艮御殺其不合古法更作海烈婦傳以敵之與繆餘圖司寇交餘圖先貴艮御猶呼其名

趙南屏居北湖工於丹青尤善指畫以武舉會試不第因隱於農自號鋤夫嘗自畫牧牛小照題以詩云今日且知牛背穩閒情穩列學鋤夫

朱秋厓太學克生遊武夷與一老黃冠偕行每過一曲登高臨深遇不必問囊筆紀之及閱武夷山誌按之不失銖黍謂誌中所載僅趙宋以下諸儒詩詞未有賦記因博采廣蒐稽今證古倣左太沖體作武夷山賦

龐艮木字繩直居北湖酣酒善吟從之學詩文者甚衆人皆稱曰龐先生與葉義方𤣱交葉居城中龐嘗餽以魚葉報以詩云吾愛風流龐士元湖光千疊到柴門鹹函碧簡鶩晨夢擲刺銀鱗佐晚飧半尺烏絲分異錦十年青鬢隔金樽何當閒夜聯吟去捕蟹籠燈入水村龐先生後不知所之或曰醉沈於水又有布衣唐淡村者名虞居城中詩有逸才年三十亦以狂疾溺死

常延齡字壽若前明開平王遇春十二世孫明末襲封懷遠侯官南京錦衣衛指揮使有賢行曾疏劾馬士英鼎革後與夫人徐氏中山上公之愛女種菜於金陵之湖墅後遷於江都其裔孫執桓乞詩於詞人秀水齋敬持德有開平王孫種菜歌一時和者數十人

眞州布衣魏廓功衡生明末至康熙二十四年卒隱居自得終老布衣詩境清迥所著西陣詩稿極田園恬淡之樂嘗時詩名殊未顯也既沒洪去蕪嘉植爲之誌墓云處士沒儀徵乃無人其詠梅詩云高寒直在山不減孤山風味

戴勝徵本休寧人康熙中載臼岳之石浮家至泰州居於海濱因自號石桴著石桴詩鈔與吳野人嘉紀友善詩以風格相尚

葉彌廣强惟寅阮玉鉉皆工於詩爲湖中三逸人元遊儀州七里淵登嚴子陵祠有玉鉉所書扁曰天子故人題句青法皆壓倒餘子

江庭燈德堅秋史侍御之從兄也嗜于酒自朝至夕手不去杯醉中爲詩清雅可誦如遊衡岳云曲磴下黃葉客雨餘白雲不減唐人正音

江都老詩人閔裕衆廷容衰年貧病汪樗亭以絮被贈之有詩云料君一似汀洲鷺夜夜西風足每拳裕衆答云憑君莫比汀洲鷺猶有蘆花可蔽身

蔡松原嘉商西唐翔汪巢林士慎朱老匏冕爲詩畫友西唐工八分晚年右手廢以左手書字奇古爲世寶之巢林晴茶老而目瞽然爲人畫梅或作八分書工妙勝於未瞽時閔廉風贈句云客至煮茶燒落葉人來將米乞梅花老匏善苦吟老病而貧溺死詩云卜葬憑親友觀空當子孫又秋夜雜感詩云賤被難求通夜火下從猶見半邊秋冷露無聲增涕泣西風如割入瘡痍

王方魏居北湖明吏部王觀濤綸孫也父飛濤亦以名進士爲慈谿令方魏閉門注易不入城市者二十年里中稱大名先生時酬父之門生故人有通顯者以書招之方魏答以詩云把釣湖濱已廿年垂綸彩惜華顛昨宵磯上看新漲只有秋潮去復還

順治己丑七月瓜洲江口覆舟溺人號救者不得以囊金爲酬有漁子操小艇破浪出之負還家酬以金笑謝而去問以姓名亦不答

王黃岡祈江都老詩人家貧臥江洲寄食韓氏作感懷詩云他年莫問娶離家故國他鄉小鼎田又云君

壽案上書三尺縢繞庭前鶴一雙

喬疑菴（夫虞）所居名留雲堂自號留雲子年七十六詩格益健獨宿小閣日夜以吟詩自娛一夕患腸冷爆麥麩自熨忽火燃其中半榻赫然呼僕救出火中體膚無恙王樓村（式丹）以爲天佑詩老不偶然也

張元貞字仲韓號畏菴詩法兼二米二王之妙工爲詩善古文詞爲望江學廣文與諸生講貫經史鉅學制行有古人風

文命時（三謂）居北湖之長橋畫蘭風格自成一派用秃筆焦墨任縱橫爲之傳其子秋舫（九皋）秋舫傳之外甥焦仁亭（鑑）仁亭之後失其傳矣品格高妙實出他手之上文氏尤工畫石畫微露所言未深知命時者也

北湖施原性好駿晚年乃專丁畫驢其家養驢十餘頭無事則騎之賓客至必延之騎雖即不能者亦強之騎以爲恭敬非爲笑樂也郎伯開世求字非凡專于畫荷自三月迄十月每日臨池上體會其神狀作一花必終日乃成渲染鈎勒務極細緻晚年潑墨頃刻可成千百枝有詩云花前渴飲倩人扶醉把芙蕖潑墨圖十日一山王宰畫衰年那得此工夫

管希寧字幼明號平原工畫於梅花尤擅長嘗爲畫梅以胭脂點其蒂風格倚妙然不輕易得嘗寄居甘泉之西山自號金牛山人

閔鶴癯（昇）晚年目盲惟日午時就牕作詩文易米字大如胡桃得者珍之

董恥夫（偉業）一字愛江江都人狂簡自喜嫉時俗之薄作揚州竹枝詞九十九首鄭板橋爲之敍時江都令某耳其名欲一見不可得強致之愛江則衣短衫不言而使溺令深鄙之適新商貴官交結官吏者訴之竟遣笞笞時令謂之曰恥夫過恥辱董仰視笑曰

竹板打竹枝時人傳之令亦愧悔

李岐字鳴山號參（？）性豪俠以拳勇名淮海推爲第一然其狀類儒者亦工吟詠有臥病詩云牕破有聲疑出鬼燈殘無影欲抛人

田梅岑（？）嘗從祖將軍征吳逆歸臥廣陵時錢塘潘雪帆（問奇）亦貧寓天寧寺中傳青菴太守分俸爲之還田田有埋照集潘有拜鵑集傳亦並爲之剞劂潘南司寇有詩云白髮半存埋照客青山幾處拜鵑身賀田江岸能娛老爭羨清時兩逸民

吳薗次晚年兩目失明號聽翁吳一山舍人楷詩云聽翁聽翁以盲老後方青衣以金鍼治之盲遂愈

東鄉大橋少東二十里曰浦頭甘泉朱抱經（重慶）母墓在其東里許旁構草堂周以樵籬導水爲池池上有假山有複閣花竹掩映名曰裴園抱經性疏放時稱爲東城狂士善詩古文與鄞縣全吉士謝山（祖望）交最深謝山寓揚病危急主抱經家參苓之資抱經竭力爲之不愧夏友妻李氏名素貞工詩善楷書抱經應京兆試李寄以詩有開抛籬落黃花瘦柱逐風塵白髮生之句都下盛傳之死亦葬裴園之側

方洵遠（士庶）號小師道人從黃尊古學畫山水後臻精詣追有逸之其得意之作皆鈐偶然拾得四字小璽印嘗作秋夜盼家書不至詩云坐久月當戶露涼侵鬢絲江湖新雁少遊子遠書遲排竟不成寐倚闌無限思螢光忽明滅已近授衣時（內府石渠寶笈士庶畫山水冊第五頁曾題此詩入竹林曲榭梧桐秋月幅中又第九頁畫風亭野彴村居喬松題云結茅衆峰裏采泉傍枕流幽花開野館病葉下新秋客至風生竹窗虛月滿巖東籬微雨後策杖且凝眸

江都黃燕思（又）有硯癖自號硯旅好遊蜀道度嶺出塞三過天下名公巨卿皆題詠之足跡幾徧海內

時以未至滇南爲歉既得大理府趙州牧大喜赴任遂卒于官

如皋薛月峰明經以詩名邑中于白蒲東偏搆枕山園園中有浣香亭虹飲橋曲沼清池環以花木嘯詠其中杜門不出子名繩祖字南齡亦以詩傳其家學時姜退耕太史（任修）居西河詩宗盛唐務爲瑰瑋之詞布衣范越山（捷）爲清幽瘦澀之音兩家犄角不相入南齡兼之故與兩家相倡和最多越山有夕佳亭爲友朋吟詠之地南齡雪中望夕佳亭詩云故人在何處積雪擁柴門凍鵲眠應穩畦蔬凍不分雲迷籬落暗風起竹林紛欲探梅花信孤山障莫雲

沙斯江（鼎）家素封有別墅饒花樹亭橋之勝客來投刺必留與倡和後官建昌別駕解餉滇南白撰滇南解餉記言吳楚黔滇山川風俗之異既至滇有大中丞重之欽留甚洽斯江獻詩云滇南開府轄夷華臺閣嵯峨映彩霞玉掌碧流仙掌露綺筵紅對佛桑花溫文幸與春風接鎮靜寧容小吏譁回首邗江千萬里此身還媿後棲雅

高郵殷桐高（峄）少以駢體擅場而於詩尤工爲田山薑先生所賞貢入成均賦石鼓詩七古百二十韻一時稱之省試屢屈再中副車作詩自悼有鴻溝劃斷飛難越鯉尾燒殘化未全姓氏一般書濃墨頭銜兩大號明經之句後謁選得太原令罷官歸卒

王五輯居邵伯埭自負不羈視一第蔑如也性喜揮霍千金資輕若敝屣晚年貧乏日役以爲天下人皆輕財好施一與己等及不應乃致酒酣罵坐嫉富若讎獨與遊蕩少年輩爲伍莫不詆勝金蘭以不知姓字爲恥人亦以此稱風雅焉敝廬不足以蔽風雨而圖書之富尚掩几案間病歿謝鍾山與同人殯之

甘泉林得齋先生（文蓮）元之曾外祖也深史學長于

詩古文嘗手選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四家詩鈔元母林夫人傳之以授元元幼年學詩實自此集始而材力終淺近爲可愧也元外祖梅谿先生 廷和 癸酉舉人知大田縣廉潔愛民嘗私產以助官用好學工詩曾憶集中有毘陵夜行詩云吳程款乃行須慮越調淒清聽最能自注云須慮舟名見杜集最能舟子見越絕書亦可見儷事之博

查二瞻 士標 嘗居北鄉呂祖壇壇去城三十餘里有老柏修篁清溪遶之二瞻書偶落人間四字額後甘泉張丹厓 鎰 濬修于此丹厓老諸生也生平愛靜不娶室居壇中與一叟相依未幾嫌叟有俗氣驅之旋去溪上之橋而孤處其中

葉英號霜林江都老諸生也善柳敬亭之技然性情孤傲不易得而聞也富貴人有慕其技者請之每遭其詬辱生平與桃花菴僧石莊交最密僧善吹洞簫相約互示以技簫甫畢適鹺賈數人至霜林素疾之者也亟避去未幾石莊死自恨前約未踐至僧棺前竭盡精力演說其技感慨淋漓聞者泣下乾隆戊午偶病臥忽朗吟云碧桃紅杏人何在白石清泉任我行語畢而絕

王阮亭帶經堂詩話云門人程友聲 鳴 畫筆超詣詩復雋逸拔俗竹垞曾集成語贈之云吐詞合風騷愛畫入骨髓又每稱其詩爲畫所掩良然又云新安畫派多以漸江爲宗門人程友聲獨遠宗董巨嘗爲余作大于亭圖及綠楊城郭是揚州之句皆得古人六法三昧予藏其爲漁洋畫小照煮泉圖一幅

徐心仲 復 江都諸生也本農家子讀書城西僧寺中爲僧供灑掃之役以易口食遂從事於經典考證之學元乙卯九月過里門相見於紅橋舟中以詩贈余丁巳遂病歿聞其甲寅在省秋試同邸友人黃春谷 承吉 詰以九章算法心仲不能答明日入場忽投白卷出急趨市肆購算書歸學習年餘然後就春谷答之嘉定錢竹汀先生嘗言學西法者畏弧三角之難蓋八線交錯于大圜之中其理頗不易解也心仲於弧三角正弧垂弧次形矢較諸法皆能明其底蘊使永其年所得正未可量耳

余在山東見新城王文簡公家所藏扇冊內有廣陵李宮書雲間旅次送友人之武林一詩云谷水蘭橈黯別離烏衣才藻渡江時相逢客館尋尊酒到處騷壇登羽旗潮射錢唐天外闊潮分西子鏡中移好期行色秋風壯過我迴臺聽竹枝詩爲文簡所藏其人自非碌碌者且詩亦清麗可味乃訪諸里中故老絕無知者則名人而湮沒不彰豈少也哉

高郵許葭水 植 順治時詩人著有雪吟甚爲當時名公所賞李格非 資 嘗敘其體而原詩湮沒不可見

高凡夫 卓 贈嚴希聖詩敘云希聖廣陵畫師與舍下近別十年矣忽于京師報恩寺中遇之挈一幼兒手持粉本求售傴僂萬狀憐其貧老周之而係以詩

宋介三 和 原歙縣人居江都以古文名嘗見其所撰張瀞園傳及墓志銘齋烈婦傳皆若菴集敘數篇筆力不讓熙甫遺嚴惜未見全集近且鮮有知其姓字者矣偶得其燕子磯一首云石壁飛湍倚釣磯晴江一鳥破煙歸飢驅莫畏秋風動澤國今年蟹稻肥

儀徵方竹樓 元鹿 情性游逸工詩善畫其筆高遠暮年境愈窘詩愈工嘗於林庾泉隨筆錄中見其七言句云潛鱗出水戲空影蟄鳥歸林啼好音塔影撓迷煙樹重書聲脫和寺鐘消磬邊晚尖風有怨吹殘旅思夢無情客至餽分麥炭美坐來風遞橘橙香露浥車篷高士笠雲梳山額美人妝隨意登山尋藥去不時引水灌花來

廣陵詩事卷五

儀徵阮元記

揚人多爲銅鼓歌明劉顒傳載諸葛銅鼓事鼓爲王勤中所藏趙秋谷詩盛傳於時題曰諸葛銅鼓獨汪蛟門主伏波而不言諸葛蛟門爲漁洋門下士秋谷始爲漁洋所稱引繼乃反攻漁洋並及蛟門涪溪碑詩事抵之于地自爲談龍錄云蛟門倣吾諸葛銅鼓詩作歌云云其實秋谷諸葛銅鼓歌集中不載乾隆丁未曲阜桂未谷 馥 從顏運生 崇槼 家錄出洋洋四十韻詒書不已蓋秋谷手書以貽顏考功 光敏 者秋谷序馮大木舍人詩云此詩因經阮翁所賞故反棄之元謂此說不然考銅鼓本造於黔粵猺獞部落蓋猺獞之富者造此鼓遇讐則敲以聚種類耳伏波想亦得之于征蠻時非自造也事詳載隋書秋谷不讀書空疎多舛故棄年自訂詩集時刪之不載蓋自知其舛悞有反稍之者蛟門主伏波而不言諸葛此其考證精核宜爲秋谷所妒矣 秋谷曾竊取閻百詩語以攻三昧集然百詩之學秋谷豈能窺其崖岸哉 今附秋谷詩於後

銅鼓歌　　趙執信

黃門之家藏銅鼓傳自諸葛征南方形質猶存古初意膚理自發青碧光斑駁有似對彝鼎負虛眞類懸橐囊側列八卦斷續起細看花鳥參差翔蟾蜍水獸各殊狀爪牙尾鬣森然張繩穿四耳檦木擊大聲水面鬧彭彭當時龍起南陽臥震動天地如子房三分籌策指顧定手揮漢日提天綱益州割據非得已偏安兩立無時忘託孤以後蠻獠亂當車奮臂多螳螂渡瀘五月冒煙瘴禽縱無異驅羣羊天威遂使南人服不毛之地通梯航爾日鑄此何處用輸銅鼓冶煩工商將謂鉦鼓疑新制軍聲直挾風與霜或是異域五金利銷兵鑄器追秦

皇不然功成用作樂琴瑟鐘磬同鏗鏘抑將永留鎮反側閶發惕息懷天王前人有作各深遠後世耳目徒荒唐如何神物不自愛甘被棄置居蠻荒淫祠祭賽時攷擊椎牛置酒爲儺慶酋長收藏三四面卽得境內稱豪強術士附會爲詭說鼓一失去蠻當亡昔唐以來二千載沈埋銷毀誰能防此面獨完入都市市人爭得如其詳度計尺寸較厚薄銅斤論價猶嫌昂黃門好古適相值萬錢買得什襲藏一時巨手製篇詠高調與鼓爭煌煌我讀韓蘇石鼓詩推原周代蒐岐陽中興耆壽天所與從臣才藝人之良臥龍借使生此際仲甫召虎難抗行炎德已燼時不造流星遂墜天西芒遺物空存有此鼓遺時亦婉堪悲傷昌黎眉山久淪喪服前作者誰頡頏陋儒託借成口實六丁何不下取將應爲近人去古遠舉動往往隨顛僵醒銅瀝鐵皆競進大器視若揚粃糠留此時時發聲響驚豁眯目開癡腸吁嗟黃門好祕惜無以得意輕播揚至寶已爲人所議恐有耳食思奪攘天晴日暖我欲至請君始出陳高堂

顧書宣太史於秋谷爲館中後輩其作銅鼓歌雖從秋谷說稱爲諸葛物而詩敍辨證極爲精審言嶠南瑣記伏波將軍鑄銅鼓深三尺許面徑三尺五寸旁圍漸縮如腰形復微展稍弇其口如竹熇籠與王君所藏正合此鼓應屬文淵不應屬諸葛攷後傳援善別名馬得越駱銅鼓鑄爲馬式則文淵方銷鼓爲馬式其未嘗鑄鼓明矣注云獲猓銅鼓而闕文餘又甚與此不類嶠南瑣記之言以伏波亦非也

浣紗女祠在眞州西門外按吳越春秋當在溧陽而郡志力辨其非又太白貞義女碑銘謂爲史氏女志稱馮氏未知所據張世進詩云人間誰不欽貞義豈獨憑依瀨水潯善爲調停

坨字多讀作茶顧書宣辨其爲宅字詩云獻湖北坨舊山莊注云坨卽宅字俗音茶非近汪容甫 中 亦呼朱檢討 彝尊 爲竹宅

通州陶開虞字爾顯著有說杜一卷言杜詩與會所及往往在有心無心間往者一切強符深揣卽夢中歎息病裏呻吟必曰關係朝政反令少陵瞬于險溝不可不置辨也又爲廻文詩一卷擬樂府一卷

汪堯峰 琬 讀宋詩絕句云唱得吳歈廻不同石湖別自擅宗風楊尤果與齊名否如此論量恐未公申笏山副憲 甫 以爲非至論也亦爲詩云平生我亦愛清新但覺千秋有定評楊陸同時皆敵手文章何處著鄉情

寶應喬劍溪 億 有詩說二卷自三百篇以至元明多所辨論生平最講唐音於唐人敘說尤悉謂唐人撰淮蔡碑者三家當以劉詩爲弟一柳雅次之韓碑爲下又得東坡詩草稿墨迹於塗抹改訂處悟得古人精義

劍溪弟子朱直方 宗大 作杜詩識小一卷辨少陵詩甚有心得如早行詩碧藻非不茂四句王阮亭以碧藻句語勢未完下句竟接不倫直方辨之云此言水草雖佳終日驅馳何由賞玩因歎干戈未靖聊于奔迫中一開其情實無暇也又解高蜀州愧爾東西南北人高自謂以有愧于杜之高臥東山也或謂羈絆一官不如遨遊四方之爲樂與上文老風塵之句矛盾

江都閔義行博雅好古藏銅尺文云慮俿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朱碧繡錯爲賞鑒家所玩閔以贈曲阜孔東塘民部顧書宣有銅尺歌今存于衍聖公府元甲寅吞山左試曲阜四氏學嘗借置案頭以今工部營造尺準之廣七分厚四分弱試畢復還入聖府詳見山左金石志

宮恕堂太史 友鹿 作詩多有考證其龍游徐偃王廟云子長生末晚文獻有所援世家編田齋猶有宰我陋謂齊世家誤以子我爲宰我也又題蘇武南歸圖云細覩會晤北海濱獨令南客伴君行丹青解畫棱中益寂寞無人說馬宏雁飛紙乳竟難明漢使人人是拔尤常惠無名麟閣上也看投袂取封侯按前漢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後畫像麒麟閣上止有蘇武一人又武歸拜典屬國常惠拜中郎將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而蘇武不及也太史考核之詳如此又謝友人送通印子魚詩云古來亦有彭蜞誤通印須君作鄭箋自注云王彥輔塵史作通應謂其地有通應廟今以此詢土人無復知者半山子瞻皆作通印今子魚隨處都有獨其出迎仙橋者味美而額有紅斑意者通印之名于此有取乎

楊誠齋題秦檜墓詩自注云初節似蘇子卿而晚謬程蕎亭 式莊 以詩辨之云繡披芳草上稜青磽碣猶餘野火腿休把姦雄方屬國樵蘇唱過牧牛亭

湖西護國寺寶應志云唐保泰十二年建誤以南唐元宗改元保大爲唐保泰也朱燕堂 經 詩云白馬湖西舊荒寺人云創建本唐賜殘碑斷碣如雲煙無從更識南唐字

朱眉菴 渭 有酴醿詩其敍云酴醿詩倡于宋賢頗得佳句如云高架長條千枝萬蘂醽酒枕囊形容極致矣今見所稱酴醾僅高三四尺老枝易枯新芽叢發絕無香氣且多芒刺豈眞酴醾耶抑未見木香詩余以爲木香卽酴醾而木香特俗名今所稱酴醾乃野酴醾耳

題松雪鵲華秋色圖爲弇陽老人周公謹所作公謹

本濟南八後入浙屬松雪作圖以寄鄉思同時張伯雨亦爲作圖並系以詩元𤇍脩 內府書畫時曾見松雪眞蹟又于張伯雨自書詩冊中見伯雨手書眞蹟實與卞永譽書畫彙考所載無異繼又購得董思翁臨趙文敏鵲華秋色圖挂幅癸卯年作蓋松雪圖曾在思翁處其臨摹當不止一本也元督學山左駐濟南二年每侍家君出遊二山間畢樓秀澤甲于海右又題濟南匯波樓額曰鵲華秋色用松雪圖名也及至浙是幅常懸座右矣馬秋玉徵君家亦藏思翁臨松雪鵲華秋色圖一時朋輩皆有詩又方環山士庶汪南鳴皆會臨香光圖馬徵君題句云容臺別寫鵲華圖三趙同參意致殊他日煩君重點筆車渠論百斛廳無自注云余家有思翁鵲華秋色長幅其自題云兼採三趙筆意爲此馬氏此幅今不知歸何許矣

程午橋太史夢星銀槎詩序云元朱碧山銀槎盃爲虞揭二學士酬酢之物舊藏國朝北平孫少宰退谷研山齋中見秀水朱檢討竹垞嘉興李徵士武曾詩後歸萊陽宋觀察荔裳宣城施侍讀愚山嘉善曹學士顧菴及觀察皆有詩最後歸平湖高詹事江村詹事因取前詩並巳作聚而刻之櫝匣四旁備篆隸行楷諸體洵飲器中佳製也新城王尚書居易錄云銀槎有二少宰觀察各藏其一少宰者腹有絕句觀察者腹銘至正壬寅年吳門朱華玉甫製今此槎絕句宛然與少宰所藏者合衆觀察詩云背鐫至正乙酉字此槎旁鐫至正乙酉造又與觀察所藏者合而檢討詩云可憐雙解今成隸徵士詩亦云往時作雙今不偶益本有二槎先巳失去其一少宰觀察所藏固是一槎王尚書所云與觀察詩年代不合未知何據馬子嶰谷博雅嗜古近購得於吳門此槎可謂得所歸矣因共作詩以賀其遭云

江都汪辰六闓以曲江濤榜其齋閣觀枚乘七發曲江之在廣陵甚明辰六未誤也自朱竹垞以爲浙之錢塘江學者嗜其新奇而從之汪明經容夫中有廣陵曲江證辨竹垞之誤近日海寧老經生俞思謙舉論衡初學記以證曲江濤之在廣陵引據更爲精確思謙居海寧當浙潮最盛處乃力反竹垞之說歸此于吾鄉無妄不爭墩之習賢於竹垞遠矣

廣陵曲江考　俞思謙

思謙按王充論衡云丹徒大江無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徐堅初學記云七發觀濤於廣陵之曲江今揚州也又始興郡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賦臨曲江之隑州此長安也以其水曲折甚類廣陵之江李頎詩云揚州郭裏見潮生李紳入揚州郭詩序云潮水舊通揚州郭內大歷以後潮信不通矣蔡寬夫詩話云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爲對于瓜州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揚州城中今瓜州與揚子橋相連距江三十里不但潮水不至揚州亦不至揚子橋矣據此諸說則唐以前廣陵自有曲江當在今瓜州之北而曲江自有其濤唐以後漸爲沙所漲沒江之不存濤於何有元和志云江都縣大江南對丹徒之京口舊闊四十餘里今闊十八里是也但曲江漲沒雖在唐時而江潮之微則自南北朝巳然故酈道元注水經以枚乘所言繫諸浙江精內而於浙江條下語不詳審據當時所閱偶未深考耳後人泥於酈注遂以廣陵之濤移諸錢唐　國初毛氏奇齡朱氏彝尊閻氏若璩皆然其亦未思及川流改易今古殊觀也至伍子之山胥母之場皆在今蘇州境內文人興到推廣言之不必泥也

廣陵曲江證　汪中

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廣陵漢縣今爲甘泉及天長之南竟江北江也本篇李善注引山謙之南徐州記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南齊書地理志南兗州廣陵郡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二文並明覈可據本篇凌赤岸篲扶桑李善因扶桑之文並赤岸疑在遠方然郭璞江賦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正承用七發文則七發扶桑當作柴桑字之誤也今潮猶至瀏口之小孤山而回目驗可知江賦注赤岸在廣陵輿縣寰宇記赤岸山在六合東三十里高十二丈周四里土色皆赤因名顧祖禹方輿紀要引南兗州記潮水自海門入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其勢始衰郭璞江賦所謂鼓洪濤於赤岸也今按此山府縣志所載土俗所稱均無異議故曲江之爲北江非孤證矣往者吾鄉越閣辰六以廣陵濤榜其齋閣秀水朱檢討與書爭之以爲七發所云在錢唐其言實謬檢討所據者本篇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依注以胥母爲胥毋之譌而不言二地所在又節酈氏水經漸江篇注以爲證不知越之北竟至今之石門浙江非吳地故越語句踐之地北至禦兒韋昭注今嘉興語兒鄉也吳語大夫種謀伐吳曰吾用禦兒臨之韋昭注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是也爾雅釋地吳越之閒有具區其言審矣于時戰地並在今蘇州嘉興二府之竟故春秋定公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杜預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又闔廬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哀公元

年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注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越語句踐即位三年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是也吳越交兵凡三十二年內外傳所謂江竝吳江也故春秋傳哀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吳語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韋昭注江吳江也又吳王起師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韋昭注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也吳殺子胥投其尸於江亦吳江也七發注引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史記伍子胥列傳吳王取子胥盛尸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號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引吳地記曰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乾盡後立廟于此江上吳太伯世家正義引吳俗傳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乾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蕩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號曰示浦門曰鱔鮷是也吳投子胥之尸豈有舍其本國南竟五十里之吳江乃入鄰國三百餘里投之浙江哉然則伍子之山胥母之場固與浙江無涉不得引以爲證吳越春秋句踐殺大夫種葬于國之西山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揚波者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也其言固誕然但言海潮而不言浙江也論衡書虛篇吳王殺子胥投之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怒濤也二江竝祭子胥乃在東漢之世水經淮水篇注引應劭風俗記江都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而歲三祭與五岳同子胥之配食大江是惟命祀浙江篇注據吳越春秋以七發所云專屬之浙江則誤矣檢討又云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今以其地準之實在浙江之東自吳至浙不經其地且係堰牐小名何取於是而以之冠曲江之上哉是時吳王濞都廣陵北江在國門之外故強太子往觀之若踰越江湖千二百里以至浙江則病未能也檢討又云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于文則尤謬史記五宗世家江都王建自殺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據漢書諸侯王表地理志竝在元狩二年其時所更名者廣陵郡也而廣陵郡自有廣陵縣爲郡治爲吳江都廣陵三國都其名則在楚在秦在荊在吳在江都皆有之故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項羽本紀廣陵人召平于是爲陳王徇廣陵樊酈滕灌列傳灌嬰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吳王濞列傳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廣陵不得謂元狩三年之前無廣陵之名也漢所置郡屬若宏農陳留平原十乘丹陽桂陽零陵武都安定朔方皆取縣名名郡廣平眞定信都廣陽高密皆取縣名名國此例甚多故江都之爲國廣陵之爲郡爲國皆以縣也檢討不根持論雖越俗好鬼錢唐廣陵侯之淫祀舉子所業元人錢惟善之試卷皆備舉之而于經史正文反屏而不觀矣一引漢書而其謬若是亦後學之大戒已至廣陵城本在蜀岡上邗溝環其東南江即在其外故水經淮水篇注云昔吳將伐齊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今自廣陵驛而北爲舊城之

之市河北至堡城折而東至黃金壩會于運河是其故址自此入淮一名中瀆水故云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是也晉以後江岸徙而南故沔水篇注云[illegible]陵縣丹徒北二百步有故城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是也今揚州城外運河唐王播所開事見播傳其時江猶至于揚子橋而東關以外在漢則江濤也然則城東小水之稱廣陵濤固非無據也凡檢討所云惟水經注承酈氏之誤其餘無一是者恐後人習謬而不知故爲正之

觀中與思謙二君廣陵曲江考則曲江在揚無疑按禹貢三江今揚州瓜潤之閒入海爲北江由東壩入太湖至松江入海爲中江由石門過錢唐至餘姚入海爲南江元考覽二十年參稽載籍博問通人復親歷江浙兩省各縣形勢詳加推驗意見自爲反覆者凡數次今可決然定之蓋古今地勢變遷迥然不同未可以今疑古爲夏蟲之語也容甫又有廣陵對一篇亦附錄于此

廣陵對　汪中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中謁大興朱侍郎于錢唐侍郎謂中曰余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于此嘗覽朱育對濮陽興語喜其該洽庶後之人不能也吾子孫于故實而參議前言往行亦可以廣陵之事論余乎對曰中幼而失怙未更父兄之訓長游四方又有昏瞀之疾故書雅記十不闚一何足以酬明問抑聞不知而言不知知而不言不忠二者中之所不敢出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筴分天以爲十有二次南斗牽牛是爲星紀七政會焉布算者於是乎託始而後歲月日時成得其序揚州之域是其分野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

治建業而廣陵卒專其名其占應之昆侖之山實維西極河出其北江出其南自廬江至于高闕其距八千里萬折而東夾廣陵以入于海而邗溝貫之江河於是乎合焉于辰爲維首于水爲歸墟故廣陵者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竊嘗求之人事稽其善敗之迹比于謄誦其庶幾乎夫秦滅六國楚最無辜當陳王首事而死楚地之衆未有所屬其有矯命項氏引兵渡江以爭天下遂戰鉅鹿西屠咸陽則召平首建大謀以報秦仇也漢室傾危董卓干紀百城拊心莫敢先發其有區區郡吏無爵于朝而義感邦君結盟討卓升壇慷慨必死爲期則臧洪說張超起兵糾合牧守以誅賊臣也祖約蘇峻稱兵犯闕幼主幽厄京師塗炭其有固守孤壘大誓三軍力遏賊衝以保東土西師乘之遂殄狂寇則郗鑒董率義旅犄角上游以匡晉室也桓元負雄豪之名藉累世之資挾荆州之衆乘晉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人無異心其有手梟逆徒協謀京口既克建康偏師獨進囚族盡夷乘輿反正祀晉配天不失舊物則劉毅舉州兵以平桓氏光復大業也侯景反噬二宮在難諸鎮不務徇君父之急而日尋干戈甚者望風請命委身賊手其有居圍城之中無謀人軍師之責而唱義勤王有死無二則祖皓來舉襲斬董紹先馳檄討景爲梁忠臣也武氏淫虐人倫道盡臨朝稱制唐祚將傾其有控引江淮奉辭討賊功雖不成其所披淺亦足伸大義於天下則徐敬業舉兵匡復殺身亡宗以酬國恩也且夫武氏之立勣實贊之敬業既心在王室又以蓋前人之愆忠孝存焉侍郎曰敬業不直趨洛陽而觀金陵王氣固忠臣與中曰兵者凶器當唐全盛之時武氏積威所劫海內莫不聽命敬業舉烏合之衆起而與之抗故欲掎定江表厚集其力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發謀之始義形于色握兵日淺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逆料其心而備責之哉春秋賢反經禮毋測未至推斯義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侍郎曰善願卒聞之曰藝祖擢自行間典兵宿衛受周厚恩幸主少國疑倒戈自立其有前代懿親不樂身事二姓繕兵守竟城孤援絕舉族徇之則李重進以淮南拒命握節而死下見世宗也宋氏積衰元兵南伐勢若摧枯列郡土崩不降則潰其有孤城介立血戰經年洎行在失守三宮北遷而矯詔斬使勇氣彌厲忠盛于張巡守堅于墨翟則李庭芝乘城百戰國亡與亡也當明季世流寇滔天南都草刱姦人在朝方鎮擅命國勢殆哉不可爲矣其有上匡闇主下撫驕將內攬羣策（督師開賢禮館士多歸之）外抗天兵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則史可法效命封疆終爲社稷臣也故以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警海爲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一旦有變進則冀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則保據州土力圖興復不幸天長喪亂知勇俱困猶復與民守之效死勿去以明爲人臣之義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子不出於其閒由是言之廣陵何負于天下哉侍郎曰卓哉言乎昔陳郡袁氏世有死節之臣矜其門地不與人伍今聞吾子之言天下百郡洵無若廣陵者後之過者式其城焉可也抑聞之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此數君子者劉毅材武故有戰功郗公名德雍容而已自祖皓以下敗亡接踵慼川土平曠非用武之地與其民脆弱不可以御戎與若其建名立義類多守土之臣又虞翻所謂外來之君非其土人者也子其有以語我中曰蔡澤有言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必若所言求之前代功成名遂抑有人焉孫策用兵彷彿項羽既定江東威震海內舉十倍之衆叩城請戰陳登出奇制勝再破其軍由是畫江以守吳雖西略而北不益地尺寸則匡琦之戰爲之也金人乘百戰百勝之勢挾齊南下其鋒不可當韓世忠要之半塗多所俘馘諸將用命同時奏功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由是開府山陽屹爲重鎮而淮東久不被兵則大儀之戰爲之也李全聯京東以爲餌通蒙古以爲窟屢賊帥臣厚索糧賜乍服乍叛十有六年朝廷姑息有似養虎既連陷州縣進薄三城太淸之禍近在旦夕趙葵建議討賊身肩其事輕兵迭出所向有功由是長鯨授首餘寇悉平迅掃淮壖復爲王土敵國寢謀宗社再安則新塘之戰爲之也三者保危邦敵之功至壯也非地不利人不勇也苻堅強盛禹迹所奄九州有其七傾國南侵月無晉矣謝元以北府之兵選鋒陷陳使數十萬之衆應時崩摧秦因以亡由是再復洛陽進軍臨鄴國威中振尊謚曰武則淝水之戰爲之也開皇始議平陳賀若弼獻其十策已而潛師濟江據其要害直抵近郊于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魯達忠勇人有死心而殫力戰摧鋒破其銳卒禽其驍將由是陳諸軍皆潰新林之師鼓行而進江左以平則白土岡之戰爲之也朱溫雄踞大梁并吞諸鎮悉其精兵猛將三道臨淮當是時淮南不守錢氏馬氏必不能自立溫之兵力極于嶺海地廣財富則難圖也楊行密朱瑾決計攻瑕梟其上將偃敗

衆擁長驅逐北由是保據江淮奉唐正朔闢土傳世終梁之亡不能得志于吳則淸口之戰爲之也夫晉之與秦吳之與梁皆非敵也然舉一國之命決機于兩陣之間小則兵敗將死大則國亡若是矣又況南北區分垂三百年一戰而天下合于一以此行師其孰能禦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廣陵有焉若夫異人間出邦家之光前之所陳固猶未盡爲其事之不繫于廣陵也則請備言之桓靈之際常侍擅朝朝野切齒劉瑜以宗室明經身侍禁闥協心陳竇謀誅宦官仰觀天文俾其速斷謀之具遂幷隕其族而漢業亦衰同姓之臣與國升降屆乎之志也王敦專制朝政有無君之心戴淵忠諒盡心翼衛及戎車犯順不顧失守雖偪凶威抗辭不撓主辱臣死卒蒙其難正色立朝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孔父之義也武氏始以色升浸成驕橫來濟諫之上官儀謀廢之納君於善繼之以死比干之仁也龐勛旣陷武寧酒爲巡屬又當長淮之衝在所必爭辛讜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冒圍求救往反十二是時賊兵北及泰山南至橫江主帥旣喪官軍屢衂而肘腋之下一城獨完苦身愁思以憂社稷申包胥之哭也黃巢稱亂京師僭稱大號乘輿播于遐裔羣盜蠭起跨州連郡唐之政令不復行于四方當此之時天命去矣王鐸連十道之兵總九伐之任承制封拜以繫海內之心王師旣奮賊遂走死而唐祚之復延者且三十年二伯于位諸侯宗周共和之政也宋氏武功不競西夏跳梁宇內騷然當宁旰食張方平建議赦其辠而與之更始由是元昊請臣而中國之民得以休息及熙寧用兵再進告曰謀臣不忠遂成靈州永樂之禍而神宗以此猷慨而終王者務德而無勤民于遠祭公謀父之諫也故廣陵自周以前越在荒服其時人士未聞于上國秦漢而下始有可紀然當三代盛時忠臣烈士之行事所震爍于天壤者先民有作畢足以當之此亦才之至盛巳至若政事法理經緯乎民生文學造藝立言不朽里閭者德孝子貞婦一至之行蓋以千百計非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則皆略之考其事迹則如彼語其人才則如此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故君子尤樂道爲夫子許之侍郎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矣古者誦訓之官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王巡狩則夾王車故曰山川能說可以爲大夫吾子其選也朱育之對何足以當之中謝不敏退而發篋謹錄爲是篇

嵯峨徐氏藏有周太僕銅鬲華秋岳繪之爲圖楊巳軍摹其文書之江秋史侍御爲之釋文先是山陽吳玉搢紹興俞趑江曲阜孔廣森俱有釋文以其文首稱周太僕故定爲周器近則甘泉江子屏藩合諸家釋文而考訂之然其文甚古未能盡釋也元乙卯過里中曾見之今在程硯紅家

平山堂上舊有歐陽書院今廢不知何在康熙間詩人左自衡衡有池霍二烈女祠詩序云祠在歐陽書院之側詩云白楊雙冢近司徒又云平山夜半蹋林外可約略其地矣池霍皆貧家未嫁女池夫戍卒池氏自縊霍夫病卒父母欲奪其志霍氏遂投井死里人賢之爲建雙烈祠

張喆士四科藏有眞秘監汝南公主誌稿眞蹟

南宋姜白石詩詞宋板詞調皆旁注笛色盟官張氏旣刊復燬松陵汪氏繼之不果陸南圻司馬鍾輝刻成之同時詩人有詩識事

明浮梁人吳十九善陶嘗作杯如卵殼今之脫胎磁其遺製也汪畏齋天與有詩云斟酌渾忘杯有無但見空懸掌中酒

汪磯巖得玉魚壓鎮一時詩人皆有詠

江玉屏立工詞博物適市有紙鼎厚數層連綴爲之成毯旁無端縫人皆不能識玉屏以爲古側理紙也言之鶴亭方伯春購以進呈 上喜悅命撿康熙時內庫曾有一幅 仁廟題詩于上今方伯所進者 上亦製詩題之紙本一張有半所餘之半尚存康山

江松泉昱岣嶁碑詩序云碑在岣嶁峰禹王殿側尾間薄僅三寸刻手甚劣末行空處有萬歷辛巳四明曾大勷跋約三百字亡失過半而亡失處石廣平正竝非剝蝕以意讀之辭尚可曉蓋曾公遂刻於石鼓書院之由經剝蝕後人取拓本翻刻於此不繹跋文遂仍其舊中有考字作致吳作禹咸作成于作予開作間亥豕宛然不覺失笑摩挲之下明知虎賁中郎而好古之懷聊作如是觀耳未參活句閱者審之

寶應耕田者掘出雙魚銅洗中有字剝蝕不可識朱恭亭經有古雙魚銅洗歌

秦輿季滄葦侍御振宜所藏宋板書及影宋鈔本書富甲天下今 內府所藏岳板五經有季振宜收藏小印

夏醴谷檢討之蓉於京師得文待詔艷詞小楷作詩云遊絲或裊空細筋眞入骨勁者展努機微乃析毛髮莊待詔此卷相傳用高麗筆書之檢討詩狀之偪肖檢討又得大觀帖寶而藏之或借去致失三十行乃作詩以誌恨

馬力本大令榮祖爲閩鄉令愛一碑摹刻立公案側後令惡而碎之禹言於大中丞某公札致後令壽攜此碑百本令無所措急求舊時搨本復鉤勒立之

高郵沈荆滸家有商父乙酒器因名其齋曰賓彝
張世進家有嘉靖雕漆盤形如荷葉中刻龍舟夫渠水禽之屬底有金字云明嘉靖年製五月五日世進以盤與馬曰璐馬曰璐汪玉樞厲鶚陳章姚世鈺張四科聯句

雷塘耕夫得古鏡一枚銘曰大業元年造蕋隋宮物也吳梅查均作古鏡篇儀徵羅履中大令典藏有隋宮古鏡歌

梅查又有賣琴歌小敘云琴爲宋乾道八年孝宗賜謝安道物也亡友洪進士達夫久珍藏之卒後家道陵替嗣君夢巖賣供饘粥作詩傷之琴背金字銘名朝陽鳳

程洴江太史藏徐天池鳩硯背書可芝上人問奇瀟湘以此贈之余葭白元甲爲之作歌

距興化縣城南十里許有噲墩相傳爲樊噲駐軍處後穿渠得劍一亦傳爲舞陽侯物父老言之甚悉任侍御大椿作樊噲劍歌

乾隆中村農掘地得五代時楊行密女尋陽公主墓誌云公主年十六適舒州刺史彭城劉公生男女十二人以順義七年薨年三十八乾貞二年葬于江都興寧鄉袁壁村作誌者閩縣丞危德輿藏羅素心大令懷家一時詠詩者甚衆閔蓮峰華云朱門開國舊英雄粉侯領郡兼文武張世進云死葬揚州眞得所故宮免見生禾黍假饒白髮到昇元流涕膺如永與主又云劉郎幸坦東牀服僅著官堦兼氏族迄今禁臠竟無名可預英執三十六傀師武虛谷大令億攷證精詳今錄於左

晉吳尋陽公主墓志銘後　武億

誌銘拓本爲吾友大興朱少白裝表成幅縣之壁間者余偶獲讀之歷按其文皆承五代衰薾氣格靡然不振然念楊氏僭號淮南數更變亂其事跡或存或沒爲史家撰述所略而不道今尚于此誌見之之故亦不可遽棄也已誌云尋陽公主大吳太祖之令女下又云公主毋太后王氏五代史吳世家行密夫人朱氏又行密子渥爲嫡嗣而隆演傳內稱泣母史氏其他不見悉錄然則此誌王太后云者葢于行密之妃又其一也誌既言公主以順義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薨葬則以乾貞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按順義行密弟四子溥年號也至七年十一月又改元乾貞故此誌書順義七年而十國世家年譜不書七年獨紀改元史例如是無足疑者惟主所適劉公歷官太僕卿檢校尚書左僕射舒州刺史惜不著其名遂失考也劉公之先誌云苟匡社稷于吳朝尋擁麾幢于江夏據通鑑及五代史並言行密以劉存爲鄂岳觀察使是存當時與行密首發難而官又歷鄂岳疑稱麾幢江夏者當卽其人又主生子有六名位皆可見長匡時授鎮南軍節度討擊使撫州軍事押衙銀青光祿大卿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國次匡業試祕書省校書郎次匡遠匡禹匡舞嚴老並幼而歧嶷考二子官階所云光祿大卿者案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怤怤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爲諱之行密之子謂建國之後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又鄱陽浮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二年鍾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大保兼御史大卿見容齋三筆並與誌同又言享年三十八歲箕帚二十二春則主之下嫁當在渥稱天祐三年而歸窆于順義七年是時溥已在金陵矣今仍云都城江都縣者從府都揚州故也字多俗諱于唐諱民字猶缺畫以見古人臨文之愼如是危德輿稱將仕郎前福州閩縣丞必當王氏未建國而德輿嘗官於其地故書銜以前自別與余故備著之使考者得以資焉

寶應城南二十里田父治田見大槨長一丈以上其前和題漢口口亭侯邢貞亭侯上二字闕蝕木腐骨存長餘今入什之三四有殉葬鏡方圓各一獨方者四隅少闕光瑩如故圓者徑二寸許有枋鏡之背鑄鰷魚二一左旋一右旋鱗鬣宛然旁列水藻皆凸出爲喬耿二家所得陶季有漢槨二鏡詩邢貞見三國志

王漢恭光魯七夕觀牛郎織女社火詩有云兒女嬉笑事增多彩雲樓閣起嵯峨結綵縷帛施丹繪中有長橋過素波嬌女兒郎儼戍貴宛如一年一會肩相摩云是坊民賽神社笙歌前導喧綺羅今廣陵七夕無此社火觀此詩尚見舊時風俗也宮恕堂太史清明詩自注云鄉俗清明時采南燭葉作飯今亦無此俗

胡尚書既殺徐海之明年江淮多倭少年丁效恭憤之一呼而起戰者十數人所擊殺倭以數十旣而生倭大至俱冒敵死戰地在寶應城南漕河上地志失載楊簠坻景漣作丁壯士戰場歌

張墅桐羲于市上得蕊瑩石研山長三寸壁立如黃山石笋峰下僅一小石嵌以沈檀座前狀鐫三隸書曰擬蓬壺傍題以巢民老人珍藏背有搏璧之翠屏小三吾鑑賞十小字楷法絕精

乾隆戊午春蜀岡西新開蓮塘得古井咏永而甘說者謂此卽古第五泉也程洴江太史言此特下院井耳井有天禧錢十餘枚又瓶一方刻殿司二字

平山堂舊祀地藏人皆呼爲小九華山汪舟次楫春郊紀句內言之

康熙時揚人尚高氈帽或青色或元色張抑高弓詩云高帽老翁尊上席謂此

漢石闕二在寶應朱孝廉武曹彬嘗爲文記之爲江都汪容甫所知以錢五十千募人竊歸其一爲孔子見老子及力士庖廚等像容甫榜其門曰好古探周禮嗜奇竊漢碑其一爲寶應縣令沈之水中今不知其處

程香溪太史布泉歌敘云乾隆壬戌冬抄西域人黑某擴青綠古器求售中有布泉千餘云山左鄉人掘土而出者余爲檢視得六十四種惟平陽安陽可辨餘不盡識攷春秋有平陽縣漢書謂之東平陽史記王子侯表安陽侯桀淅北貞王子索隱表在平原大抵皆漢時物諸家泉譜布泉十品外載異布不過十餘種未有若斯之多者也因購得之作歌以供精子古篆者攷證焉

李百岳論詩絕句云哨罷酉崑正始還元豐元祐邈難攀大觀只說歐蘇盡精詣須知遜半山吟苦休將飯顆嘲都官雅韻叶笙匏無端却值歐陽九彊被牽勾作孟郊

江秋史侍御德量嘗仿漢碑式作收藏印石高二寸碑面修三寸闊寸餘上仿碑頭作穿孔刻陽文江君之記四字下碑文云君諱德量字量殊江都人太守君之長子也舉進士官御史世精古文金石竹素靡不甄綜乃于乾隆五十七年霜月之靈刊茲嘉石以傳億載自跋之云趙邠卿生立圓石達者情也而蕭陰表頌生亦稱諱至實難得性命可輕身實殉之墨君弟爲予摹漢碑獲予心哉秋史議于問津書院學海堂明年侍御竟死或以此碑爲之讖云

秋史侍御酷愛古泉以爲三代古文藉以留十一於千百時翁宜泉太史亦有斯癖每各出所有相矜如闕草然又嘗撫古布文安陽二字爲印跋之云汝南安陽班固謂爲故江國應劭謂今江亭是也又作小印瑕邱公族四字跋云瑕邱公儒林之宗師也與吾泗陽皆嬴姓作此以志仰止

汪蛟門敘吳薗次宋金元詩選云余嘗論唐人詩如粟肉布絲金犀象珠足以利民用而濟其窮誠不可一日無若宋元諸作則異脩奇錦山海罕怪之物味改而目新學之者必貴家富室無所不蓄然後間出其奇譬令紈縠而衣布素却金玉而陳陶匏其豪侈隱然見也倘貧窶者驟從而放效之適形其酸寒可笑而已

汪蛟門嘗選韓詩敘云杜甫氏自闢閫奧莫有窮極後有韓愈氏出有意于甫又不欲遂以甫之詩爲之更闢一境遂自爲愈之詩而非甫之詩古今學詩者知甫不知愈謂愈之非甫也豈第非甫且以爲甫病是不知愈又豈知甫者哉甫之學鮮能傳者傳之惟愈不可誣也

廣陵詩事卷六

儀徵阮元記

揚州有二東園一在儀徵漕臺東翼城內宋施昌言許元爲發運使馬遵繼爲判官所作曾請記於歐陽公近時彭復齋聖基詩云一水綠沈芳樹靜半山青接幕天遙詠此東園也一在郡城西蓮性寺之東雍正間臨汾賀吳村君召所構乾隆丙寅復脩而廣之地本有關帝祠及古杏二株吳村所搆園中有醉煙亭凝翠軒梓潼殿駕鶴樓杏軒春雨堂雲山閣品外第一泉口嚇臺偶寄山房子雲亭嘉蓮亭乾隆十一年袁耀爲東園圖一時賦詩者百餘人張尚書照爲書聯云萬樹琪花千圃藥一莊脩竹半牀山蔣琴川相公溥詩云遙聞賀監最風流吟遍蕪城寺寺樓楊柳陰濃忘溽暑芙蓉艷發採清秋百城豈獨圖書富三徑還從求仲游我亦江南憑眺久何當問訊到林邱今賀氏東園已改爲蓮花橋乾隆甲辰南巡又於梅花嶺構園以在城東亦名東園

儀徵之東園爲山禍老人吳文塗別墅有休園堂塊雲亭澄虛閣峽雨嫣霞沁肌處酸風卷青蕻一山樓萬柳池內多古木成蔭高笥摩脊樹窈窕迴接廊巖幾十曲始見山基巘隊方池如鑑萬柳離披北敞凰樓時送鄭寺殘鐘幽靜移人情境

東園八詠其梧堂几山樓西池吟社分喜亭心聽軒西墅鶴廠漁菴此別一東園爲喬氏別墅吳梅查郡中廢園詩四首一曰存園家侍御豹文先生別業古梅千樹花時宴客其中今荒廢易主一曰東園喬逸齋先生別業曹楝亭鹺使嘗寓于此一曰南莊馬秋玉別業一曰西疇方又將讀書處又云東園嶽際樹木大十圍

存園去東城不數里有竹逕紅雨亭梅隖聽雨廊玉

42B

蘭堂桂坪迴溪觀稼樓西亭遙岑閣

南莊在城東霍家橋之南荒村斷岸竹樹蒙密其佳處又有山心室

萬石園秋玉徵君常于此集飲程洴江太史等會分詠園中花木今康山之石從此購之

讓圃在天寧門外張漁川四科有讓圃八詠詩

讓圃記　張四科

郡北郭天寧寺側隙地百餘畝竹木森蔚距城不數武而窅然深邃若山林閒焉晉謝文靖公別墅也以多銀杏故俗有杏園稱乾隆庚辛間馬嶰谷昆季構行菴於其中傍有某氏廢圃因從容余以二百千買之而陸南圻亦助成其事取陸張共宅意顏之曰讓圃入門軒三楹明𥳑菴略禪師退院所居舊名松月今仍之軒後一銀杏樹大蔽牛下累白石爲塔卽藏𥳑公爪髮所一碑爲姚少師所作塔銘由軒右入有小樓登之樹色浮空雲影在下曰雲木相參樓樓之右蘚陰如幄一逕山其下曰蘿徑徑盡得小齋曰黃楊館其左由步廊達樓後土岡起伏悉植梅花曰梅坪循岡而右一古井曰遺泉泉上有亭翼然左右修竹數百竿梧桐二三十株曰碧梧修竹之間落成之日置酒高會自都御史胡公而下凡十六人詩社之集於斯爲盛自是二十年來春秋佳日選勝探幽多在於此四方文人學士知有韓江雅集者未嘗不從遊於行菴讓圃間賞其地之勝而處余輩之獲結鄰也乃未幾而同人凋喪殆半前年夏嶰谷亦歸道山近南圻復移家金陵惟余與半查及二三知舊消聲匿跡於荒林老屋之中友朋文酒之樂非復曩日矣夫此地隱於幽僻賴謝公輝映前古歷千載而始得余輩徒以一觴一詠流連往復於一時無修遠之名爲之增重而又風流雲散今昔頓殊吁其亦可悲也已不有所述後之人其將何以考諸爰屬曙城周牧山作圖而余爲之記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閏九月朔日臨潼張四科識

行菴出郭數武中有老樹壽藤雲日彫蔽魚唄之聲瑣然于耳馬氏嘗集此分詠梅花又食筍作詩又分詠秋花又有九日文讌圖秋玉復云年來故友零落愴然於懷賦明月引

學圃有杉槐雙蔭之居卽林樓綠淨池帆影亭桐花舫碧山樓舒嘯臺柳簃

吳惇園職方中隱草堂十三詠中隱草堂玉光樓一曲遇軒伴閒亭君子磐三省精舍東皋鏡潭過溪榭垂釣處迴瀾橋白波青嶂之間

吳氏園林內有因是菴

鄭園爲容翠閣故址名流每宴集于此

程蔚亭紅藥書莊有葛藟齋汲芋菴水南草堂藕花柴

汪中翰士楚家素封所構榮園名動京師南北經過者率至此留連竟晷李榜人有扁舟白髮閒來往惟有當年舊夕陽之句

楊昭武將軍捷別墅在黃珏橋之南二里老樹數百株溪橋僧寺幽靜絕俗餘齋太守景震晚年隱居于此

王殿撰式丹僑寓邗上題所居曰鴻柯草堂晚年詩屢及之寓縱櫂園感舊云鴻柯樓未穩得佳覩詩云今非紛綸掠眼過雪泥鴻指認平柯

寶應喬石林太史萊閔縱棹園製舟名雲裝煙駕之舫自題一聯云頗有江湖趣兼無風浪心自紀以詩其求姪王修撰式丹和之

程氏白沙翠竹江村有耕煙閣香葉山堂見山樓華黍齋小山秋東溪白雲亭瀨巖菻麓徑芙蓉汫度鶴橋因是菴寸草亭乳桐嶺共十三處江都員周南燉有白沙翠竹江村詩敘云是村舊屬吾家別業更歷數主至鄭氏始增臺榭多名流題詠近歸香林遂成江北名構今者香林邀同阜齋漁山米庸扁舟一過米庸亦嘗讀書其中猶識守門老人感今話昔漫賦一章

篠園爲程午橋太史夢星所手闢初築時其地有竹近十畝故名又有十詠詩序云園在郭西其西南爲廿四橋蜀岡逶邐而來可見者棲靈法海二寺上下雷塘七星塘皆在左右因得夕陽雙寺外春水五塘西二語書爲堂聯其十詠曰今有堂取謝康樂今成鄙夫有句也曰脩到亭取謝疊山句也曰初月沜荷池半規也曰南坡築土壘石當堂南躡小橋而升也曰來雨閣竹塢之西閣也曰暢餘軒平軒三楹用劉盧預答竟陵王書語也曰飯松菴堂之北也曰紅藥欄在西軒也曰藕糜荷田百頃糜爲湄借字也曰桂坪暢餘軒桂三十樹移自白門也後復構小漪南亭取宋主簿葉杞漪南草堂事也

馬氏街南書屋內有小玲瓏山館看山樓紅藥階透風透月兩明軒石屋清響閣藤花菴叢書樓覓句廊澆藥井七峯草亭梅寮今揚人統稱之曰小玲瓏山館在東關街臣止馬橋路南後爲汪雪礓住宅秋玉徵君始得太湖石甚佳故建山館名曰小玲瓏石甚高鄰家不便其立弟半查止之不欲以娛已而疎鄰也及山館歸汪雪礓木石始立焉

方坦菴寓揚州之隨園汪舟次揖詩云廣陵秋色在隨園

葭園在郡城中曹頤菴學士宋荔裳廉使王西樵考功與舟次同集此賦詩

漪園典化吳氏之別業　國初吳夢祥復修之李大村宗作漪園詩

陸南圻司馬（鐘輝）有環溪別業在平山堂西司徒廟下池有荷蘆山多竹桂張鉄青（世進）有環溪口號柬南圻云日著叢書餐杞菊長鬬輸與陸天隨

程午橋太史（夢星）言深港黃氏林亭有桂二百餘株皆百年物有詩紀之

篠園竹開花後䒁落殆盡馬嶰谷主政（曰琯）邀同人賦園以竹竝作小引小師道人方士（庶）繪圖記其事程太史因用劉賓客和令狐相公贈竹二十韻賦詩為謝

休園有語石墨池樵水薰樓得月臺金鵝書屋續雲廊逸圃一拂草亭衞書軒雲山閣不波航四香堂玉照亭鄭熙績葺之又增琴嘯枕流花嶼讀書牀容翠亭含清別墅

巴園為張中丞舊園有樓三層可望瓜洲許圖力臣師六兩太史別業也竝見汪叔定詩

會桐門有漪園張願良有仿園皆詩人讌集之地

鄭聖臣自題其園曰神巒

汪叔定自題別墅曰尺居

寶應喬氏縱棹園中有送老齋洗耳亭竹深荷淨之堂

貸園柘溪喬氏別業也去寶應五十里園在宅後環園以牆牆東啟小扉有亭植叢桂名曰泰阿由亭而東有堂面深池荷修竹曰客居所居堂堂左有廊界以小牆曰覺音館又有黃楊館何可一日無此軒松石間意稼同樓釣魚閒處程鳴樹（名世）嘗館于是作貸園八詠

泰州宮氏春雨草堂中有香草亭美人之居後廢不復存

愛日園高郵孫虞橋銓部（宗彝）與夏元開鐫聖木姚玉衡吟詠之地銓部有詩云小築天然在水中四圍都放藕花紅亭高亭下茅能補橋斷橋連路可通掃地剛苔移秀石賦詩留客賞新桐閒情擬著忘憂賦漫說當年林下風園中有瘞鶴墩詩人多詠之虞橋沒園遂廢

虞橋孫同庶宇一鶴有樓莊詩敘云去湖西六十里曰太陽溝西二里許曰樓莊先銓部公築也溝之南北岸田舍皆屬於孫氏而莊居其中四圍濬以深溝方隅皆有土墩墩上以樓覆之土人呼為孫家樓莊是也癸未八月信宿其上登覽舊址低徊不能去云

任侍御（大椿）濬園四詠為竹塢聽桐館月泉雪谿

江都俞十發（廷）適閒閣詩敘云城東適閒園張子正讀書處也園有雲瀞綠戰坡貯香榭此鮮广權梧岑澄觀室鏡雲閣狎鷗波玉集堂飛月樓諸境西湖何仙郎有記之各拈絕句陽羨陳寶菴太史赤岸王煙子玉芙浮僧鶴居俱有和韻顏之額

斐園江都朱眉菴（滄）之別墅竹木茂美與顧氏西園相接藥欄花徑互映周遮中有水觀亭中爽亦亭蝸角山房顧氏西園又名安巢

儀徵汪磽巖（堂）水香村墅中有藤花小徑清影軒東城園昔之亭鶴柴魚磯聽雨廊小濠梁梅嶼桂巖春醒閣蔭遠堂沖濬池館款冬書屋磽巖仲子文珂字芝田有水香村墅十三詠

殷彥來宅在郡城仁豐巷見李北岳題詩

北山丞相泉宋少宰吳敏所鑿在北山寺西山麓歲久湮沒張抑高求得之作北山丞相泉詩

古梅家巷西行折而南近西城第二街東向王氏宅有玉蘭一株高三丈許相傳明末一孝婦所植婦有幼子病羸因栽此玉蘭數年不著花祝曰天畀兒年樹當花未幾花果大開至　本朝康熙間已易數主乃為王宅許江門（嗣）曾為之作圖

保障湖俗呼炮竹湖見蕉飲紅橋詩

康熙間通政曹公棟亭於沙洲上建亭曰漁灣嘗集漁人打魚于此二十年後衡為茂草惟存老樹數株乾隆癸卯黃北垞過此有詩弔之

真州半灣為王氏別墅周櫟園先生（亮工）僑寓處半灣二字即櫟園所書

因樹樓在東淘淡振珂彝甡之別墅也賦詩題之者二百人

邵伯鎮雙塘本為陸地鎮中大姓咸族居於此康熙丙子秋水決成塘遂為讌遊之地徐鈍人（開綸）有雙塘對月詩

邵伯詩人竝集之地有蔣氏枝廬史氏融屋（枝嘯屬覌周迪云集中燕始為周業而後歸于蔣者）

邵伯鎮又有止園謝鍾山敘云戊午十月攜其招斗酒會中梁子天飛剗子聖來史子址筠于子長公集于義史君之止園

申笏山在京師過海淀佟氏瑞園舊寓詩云偶尋斷石留書法蒼闐之石猶為董文敏所書也諸桐嶼太史（重光）舉秋颿尚書（沅）時為舍人因此句物色之得于牆東草棘中

寄園臨江邊天啟間汪氏所剏後歸江都閔氏即廉風之祖也有巨石甚奇園多夫容驛騎過之有走馬看花之謔今無片瓦矣廉風泛舟過之有詩志感云我今因顧風凄然日落村邊聞吠犬

儀徵資福寺門有橋池寺多竹樹其正殿雙楹皆古柟為之二人不能合抱元幼時嘗寓此魏鄺功有詩云書聲出秋樹花雨送溪風極得情境

顧書宣太史所居雄雉齋一名華蟲別館

郭于宮元釪犁音集小敘云余有幽居在葑塞豐社間兩村隔溪可立而呼水枯霜降之時榆楊縱橫蔆蔓旁雜小家三四夜戶不閉余嘗讀書其間風晨月夕時一過從無非菰蘆醫藥中人

吳薗次綺歸田時貧不能自給增江辰六圖爲築室于南門名曰天地間亭粵東制府吳留邨又贈錢買粉妝巷趙氏廢園移居焉有乞詩文者先種花樹一株不數月而成林名曰種字林內有室曰蒓鱸舸爲詩人燕集之地顧書宣詩云行酒亦爲政多花不損廉

薗次又營屋於黃子湖名其居曰堦桴與高人王武徵嘯詠于煙波菰蘆之間有歸湖詩五首一時和者數十人後又於城西築室類巖穴之居與黃潄人相羊其中顏曰歸鴻柴今湖中宅已廢爲冶者所居歸湖詩集中未載惟附見于顧書宣雄雉齋集今錄於左

歸湖五首　　吳綺

老愛幽棲出郭行無多水涉與山程人留別館非無意天與滄洲若有情黃鳥莫辭經日囀白鷗曾訂昔時盟青鞵布襪從今始欲共閒雲過此身

黃花種得向東籬較取淵明我覺遲苦有虛名縈識字未忘結習尚貪詩戴公挐棹花深日王子停船雪滿時不是傷懷非感世從來猿鶴是相知

水雲深處未嫌孤欲寫鴟夷泛宅圖一曲柳塘栽菡萏數間茅屋隱菰蒲且教女子歌秋水不效詩人乞鑑湖一葉輕舟驢兩耳風光眞稱白髭須

半落平生始是眞春來七十二閒身雞魚未敢忘前事牛馬何堪逐後塵乞得寒梅能作伴借將修竹可爲鄰莫嗟冷寂非吾意眼底從來怕熱人

絕似牽船傍岸居槿籬竹屋計全疎閭中莫慮探空篋梁上何曾愛破書一劍誰言迎陸賈千金幾見壽相如從教簑笠無人識獨向黃陂號老漁

湖千草堂在黃子湖江都學生焦文生源讀書處也文生妻卞本富家女箱櫝皆自畫山水花鳥而題以詩荆釵裙布與文生躬耕自給並藝高年袁太史枚有梅花不共斯人老之句其孫佩士蔥拓其屋遠以修竹竹內種芍藥一畦周以絳桃又植老梅數本玉蘭山茶海棠各一本屋十餘間以半課子以半爲賓客吟宴之地謝東賓旭詩云曲水環深宅春來致更幽花光侵客袂琴影落茶甌談劍能驚座敦詩豁倦眸只因良會少欲別又淹留

江山風月亭瓜洲熊氏別墅元至治中翰林承旨蛻菴張翥爲詩相傳爲趙松雪所書今已失之矣詩見蛻菴集中熊之裔孫偉男維熊不忘先蹟用屬和遠近魏篁中嘉璵亦瓜洲人有詩詠之云一髮青天失萬艘峭風落袖迥憑高隔雲飛鷁入寒月對海彈絃淸夜濤集響空多宜嘯癖能吟老去尚詩豪祇今避暑名園地藝岸秋容認草袍

瓜洲中臨草堂內有遜軒東皐鏡潭垂釣處迴瀾橋白波青嶂之間天台齊次風過瓜洲作中臨草堂雜詠詩

樂又令字允諧一字介水以歲貢生除徐州蕭縣學訓導不赴居江都郭東八十里築洗心亭雜花柳樹自號悟賓道人擇地攝山戴家庫題曰悟賓歸宿處朱竹垞撰樂君墓志銘

姜堰在泰州郭東四十五里黃天濤與從兄仙裳居于此天濤于宅後搆秋嘉館又築臺結閣以爲賓友吟眺之處閣始成適黃岡杜于皇至因名其閣爲杜來閣

依園者韓家園也在北門外今廢陽羨陳檢討維崧撰有依園游記今備錄之

依園游記　　陳維崧

出揚州北郭門百餘武爲依園依園者韓家園也斜帶紅橋俯映淥水人家園林以百十數依園尤勝屢爲諸名士讌遊地甲辰春莫畢刺史載積先生觴客於斯園行有日矣雨不止平明天色新霽春光如黛晴絲罥人急買小舟由小東門至北郭一路皆碧溪紅樹水閣臨流明簾夾岸衣香人影掩映生綃畫縠間不數武舟次依園先生與諸客分踞一勝雀舫若舸欖桴絲竹任客各選一藝以自樂少焉家賓雜至少長咸集梨園弟子演劇管弦淸越歌聲裊裊林鶯爲之罷啼文魚於焉出聽矣是日也風日鮮新池臺幽靚主賓脫去苛禮每度一曲坐上絕無人聲園門外靑簾白舫往來如織淩晨而出薄暮而還可謂勝遊也越一日而先生笑曰昨日之游意其有天焉否耶雖然歲月遷流一往而逝念良朋之難遘而勝事之不可常也子可無一言以紀之幷爲崇川陳菊裳鵠爲之圖圖成各係以詩同集者閩中林那子先生古度楚黃杜于皇濬秣陵龔半千賢新安孫無言默山陰呂黍字師濂山左劉孔集大成曲智仲勳吳門錢德遠孝麟眞州王仲超昆崇川陳菊裳鵠李瑤田遴張虎述蕭徐春先湘秦郵李大吉乃縱舍弟天路兼暨崧共有十七人

出天寧門七里地曰堡城即宋之寶祐城也城址猶彷彿可辨居人率以藝花爲業張献靑詩云但見花開落不知城廢興

江村故址乃詩人呂涼州別墅泰州陸恩白大有詩弔之云秋樹斜陽與客捫閒尋野老問江村花增

為路今無主水竹編籬舊有門塞港依然飛荻絮斷
橋誰復見湖痕可憐一代詩人地衰草寒煙夜夜魂
葉義方敬有九日方四虞遊樂非園分賦詩非園今
未知所在
厲烈士孝廉士貞手植牡丹及齋前樹數十年後其
孫再亭每招詩人賞詠之洪寶田有看到子孫花更
好之句
元家北湖公道橋有珠湖草堂為祖考豚菴將軍讀
書處余嘗囑友人為圖並自題云月落湖水平珠光
弄殘夜夕霏已媚人況是斜陽下吾家壁社西臨水
有茅舍當年 達人歸謝靈運遊祖德詩云達人貴自我 行吟得清
暇投壺登小樓射鴨來盧樹柳細早分涼荷香始知
夏我豈不懷鄉塵鞅安可謝武林好山水未宜稅煙
駕終念甘泉山青光向湖瀉
易松滋取孟東野好詩恒抱山之句名其吟詠之所
為抱山堂賓客滿座四方名彥之往來無不題襟投
轄雲間沈學子稱松滋之詩清峭堅卓悠然有弦外
之音
高郵王文通公于湖中為圖名曰桴圖

廣陵詩事卷七

儀徵阮元記

馬曰琯秋玉曰璐半查兄弟並好客主持風雅勒其
朋侶遊宴之詩為韓江雅集十二卷與斯集者則有
胡期恆號復翁本湖南人官左都御史生於揚州故在揚亦自號里人然曾為江蘇布政使是以不錄入淮海集唐建中字南軒天門人康熙癸巳進士庶常程夢星汪玉樞厲鶚錢塘孝廉人方士庶王藻方士㢘陳章錢塘人閔華陸鍾
輝全祖望鄞縣人庶常張四科史蘊鵬楊述曾陽湖人編修洪
振珂鄭江張世進趙昱仁和人丁敬錢塘人杭世駿
錢塘人編修趙信仁和人趙一清戴文燦歙安人丁丑進士部員外郎江都
陳祖范錢塘人查祥邵泰姚世鈺歸安人王文充
人編修劉師恕程士椷樓錡字于湘長洲人閔昇陸錫疇諸名
宿其詩則有金陵移梅歌半查自金陵移古梅十三本植於七峯草亭之陽元
按高郵王樓村先生嘗夢老人付以十三本梅花書屋圖屬漁南司寇諸君
為禹鴻臚之作十三本梅花書屋圖屬禮南司寇諸君
皆王敬作詩云卻笑自屋圖 冬日集經會堂分詠
田王丙之夢裏裁梅畫裏看
焦山紫菜題 雪中故事 洪州西山風牛瀾蘆
黨梅窗烘梅青 香山精舍蘆溪
圖龍門孤山聚星堂 浮山禹廟觀壁間山海經塑像
懸瀑城少林劍溪
五言排律梅花紙帳歌分詠梅花事含章殿額頭有芳亭羅浮頗潤
亭玉照堂范村江梅山園梅行庵食筍葉別有初庭
花屋紅羅亭巢居閣大梅山
行庵文打麥詞蠶詞分詠揚州古蹟雲山閣淳于棼宅康山水
謝圖
亭秋聲館木蘭院玉勾井何遜宅竹軒桂樓塔借集圖 橋漢昔山宮銅雁足
鐙歌為馬氏所藏四下銘云竟寧元年造銅雁足鐙重四斤十二兩護武為内者
漢主右丞賞守令第丙工友史不分詠銷寒故事宋
梁昔山宮内者弟甘五受內者
京華書商素太白王龍標旗亭畫壁王摩
請子畫唐高之衍來人李白宮姬呵牙管
東坡冬夜遊承天寺石湖有騎能泄池曾
惟政秋花雅范石湖有石虎炊雪送自
津重對界尊洪如白同徐幼文師子林畫冊此冊
蓮吳典所產正
銅鼓歌詠邵文莊溫研爐明銘云無錫邵寶有西蜀
既濟且和變理在斯文字之謙
二泉今實著功成在不自有我研
雪山雲鐵圖東園雜詠
步小盤湖集書
清對秋亭傳寄山房子雲亭春雨堂共十八處元

東園即賀氏園之重正陶賀矣村君召所構十乾隆甲子丙
寅復修閣之半查諸君所詠止取前八一處為題
其後七處未入詩今亭集讀圖投壺集瑛溪草堂
改為蓮花橋左右諸圖
流觴展重午集小玲瓏山館分賦鍾馗畫騎驢圖姝琴圖嫁
圖叢卷以出羅觀偶圖元夕出遊圖踏雪
鬼圖夜遊圖品茶圖閨筠圖踏雪圖仕女圖
云馬氏不遇但藏書可道籍極富其藏畫亦佳各圖賞揚州詩老
壽軒宮告懸鍾箋無一人之詞書元中于佳節以逆午日堂
無本書其餘可傳又一聽今諸君題詩均分
陳老蓮中第一親琴在圖內時為在知前人
生紫玲瓏館人見五色入宮元初在琴對
有井及雜樹山中無之人夜玄琴前先
一壇生之手出柷其里花無非外
也其當手但樹是先生今記憶云此五音矣及遊金山焦
山諸題馬氏之後有江橙里先生騎驢之先生卒後
此風歇絕矣故元挽先生詩有句云從今名士舟不
向揚州泊
馬氏兄弟又嘗同人遊吳中偏歷天平支硎鄧
尉太湖洞庭山諸勝得詩為林屋倡酬集
孔東塘尚任還朝樂藥亭佩蘭歸南海張南村總字偕衵
入九華山脩志吳薗次顧書宣等十二人餞於克敏
堂用上平十五韻各拈分賦
鄭熙績與楊西亭高小卻鮑孟次談孝先集玉照亭
訂眞率會有五箕約
方息翁扶南會目韓江雅集諸君或為佛或為菩薩
或為維摩詰或為揭諦神益各就其語默動靜而為
之號也同人亦有詩紀之
閔鶴癸昇居眞州時與張琢堂瑛陶鏡堂鑑卞古山
謝方可村岣許滄亭登瀛李星同志楨李餘中仙植
張南垞永彝石蘇門維登劉稼亭嘉禾汪磯巖堂李
東渚仙榜李晴川少白閔廉風華汪問源聖清楊英
亭大任黃北垞裕楊林皋琛方介亭和竹樓元鹿吳
尊楚之梓李琴齋鳴皋丁荷菴居信劉鹿園國柱劉
蘊亭承緻劉錦洲標宋紱齋譽李漁川少元吳拱垣
極黃錫華棠厲荏亭靖張蓮溪祥麟石野塘椿汪楓
南宸辰劉南塘瑞沈玉崖晉胡吟石溶吳桐山淮嚴

寅齋錄錢彌堂志楊南村淮張南坪日恒等四十
人前後相倡和萃刻爲眞州倡和集二卷
北湖詩人施叔氏原徐坦菴石麒畢銳范石湖
李同構一園榜曰芳畬隱范施徐畢四姓也今廢
朱野塘太史青選聯詩社與會者封習園張瀛上汪
燕山王湯又
吳賓盧寅壯遊四方歸舟至北湖黃珏橋月下聞讀
書聲步尋之得數十家曰此仁里也乃移居湖中有
移居黃子湖詩四律與李釀園裕玆陳敬輿儼謝東
寅旭焦聲伎永霞村步青吳聖涯涵往來相倡和
儀徵汪燒巖堂就東城園畫舊址搆水香村墅名流
多詠集其中乾隆甲戌秋杪曾與鄭板橋繆客船黃
北垞蕭鄧林張煦齋陶韻亭金麟洲繆禹門沈玉崖
方竹樓方介亭徐蒡村藥根上人共十四人集百尺
樓以遊觀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句分
韻賦詩
丙辰鴻博申笏山副憲甫爲浙江總督無錫嵇相公
曾筠所舉庚辰嘗會同徵于京師華亭王相公舊邸
之錫壽堂時杭堇浦編修方撰詞科掌錄笏山詩云
又與撫言添一則燕堂高會紀燕臺壬午七月朔日
又與錢蘀石閣學載曹地山侍郎秀先爲鴻博同年
之會錢作歲寒三友圖賦詩誌之
儀徵草堂乃許蒡生文讌之地賓客有劉復齋錢禹
銘費滋衡吳羽文趙飲谷畢亮四樓寧世周少逸金
見素汪迎年鄭重周
鄭伯埭舊多詩人幾爲文酒之會有潘持垣劉雲章
徐蓼獻邱子高張伊萬鄭開平張汝州謝雲足王淑
人王鶴崖諸遜墅賈雪三王天陟周地六地六詩集
中有清明前二日同人過王天陟別墅探梅詩歲莫
同社諸友過老君堂閒話詩丙申仲冬同社諸子再

集匯園分賦詩清明同諸子遊王園詩八月十六日
同人集飲吞海亭大醉達旦詩柳塘送春分詠詩九
日集洛雅堂詩雨中遊許園坐聽花書屋看山分詠
詩集飲枝廬詩重九前八日飲王匯園別業憶賦分
賦詩
張抑高弓先世延安人占籍儀徵年七十七又賀天
詮亦年七十七高懋賢八十一劉大中七十六先錮
齋著七十二黃右艤蒲七十張樞六十六集花下爲
尚齒之會各賦詩以七人五百二十歲爲起句本香
山七人五百七十歲故事也
駢半查方西疇同日生皆在牡丹開時每有詩讌
王梅沜曾輯廣陵倡和詩錄閔廉風題其後云也如
河嶽英靈集不是張爲主客圖此錄元訪之未得
汪蛟門與太守金公長眞復修平山堂成四遠賓客
賦集曹侍郎秋岳首爲長律五十韻屬和者五十餘
人時寧都魏叔子禧蕭山毛秋晴奇齡並撰重建平
山堂記宣城施愚山閏章撰平山堂詩記序江南北
傳爲盛事蛟門又于堂後拓地爲樓五楹設栗主祀
歐陽永叔劉仲原父蘇子瞻名曰眞賞之樓取永叔
寄仲原父詩中語也秀水朱竹垞爲作眞賞樓記
聯句之盛莫過於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今有堂張
氏著老耆堂馬氏有食鯿魚聯句馬曰琯馬曰璐厲鶚陳章王藻閔華程夢星
陸鍾輝張四科有揭鴻臚尚基五瑞圖聯句閔華厲鶚陳章王藻程夢星
日璐陸鍾輝方士庶有看山樓算月聯句馬曰琯厲鶚陳章汪玉樞
璐有五日席間詠嘉靖雕漆盤聯句馬曰琯陸鍾輝厲鶚陳章方士庶
章姚世鈺張四科有寒夜石壁菴聯句馬曰琯馬曰璐張世進陳章
閔華陸鍾輝有壬申中山館上元聯句馬曰琯馬曰璐陳章張世進
閔華陸鍾輝有乙亥上元聯句馬曰璐閔華張四科陸鍾輝
程氏有上巳後二日燈下聯句程夢星許華唐建中
若實齋試茶聯句用軒轅彌明石鼎聯句韻程夢星楊漁唐建中

集匯園分賦詩許華唐建中余元甲蕭鈞有五鳧樓對雪聯句限鳧字程夢星楊漁唐建中
余元甲蕭鈞有雪後藝五瑱王吉逸鼓琴聯句限鼓字程夢星黃裕
楊漁余元甲有泛舟小渏南觀荷聯句排律三十韻程夢星黃裕
程夢星程名世余元甲程志乾限南字有食餅聯句程夢星方士庶馬曰璐方士㢾
馬曰璐陸鍾輝閔華有食枇杷聯句程夢星黃裕楊漁許建華張氏有詩南
軒觀荷花聯句厲鶚陳章王藻張四科有集桊木軒觀趙承旨
畫番馬圖聯句張世進閔華張四科姚世鈺陳章有雪中聯句送吳
葑田歸渠水王藻張四科吳廷張世進有蟫硯聯句張世進王藻張四科
吳廷有祭詩聯句王藻張世進張四科有六月朔日巢著老書
堂大雨聯句姚世鈺吳廷張世進張四科有十二月望夜乘月登
南城樓聯句二首張世進張四科冰盆聯句張世進閔華余夢易張四科
炒米聯句張世進張四科飲魚聯句陳章閔華陸鍾輝張四科風車聯
句張世進張四科王藻陳章蕭德五月既望待月聯句陳章張世進王
藻張四科飲茶木軒聯句王藻張世進陳章余夢易張四科
朱自天與王熙閭錫山聯句云布帆風靜落潮時熙閭
新月空濛釣柳枝斷續櫓聲漁唱晚自天蕭寥霜信雁
來遲吳兒夜市家家酒熙閭秋士閒吟處處詩明日茱
萸誰共插自天他鄉兄弟鬢如絲熙閭
江都李芝庭義賢嘗著秀谷集唐詩八卷氣體自然
屬對工妙劉六松謂其一聯如得意萬事不關心
雖邱錦江花不過如是高郵孫弓安亦集唐句如詩
繼青蓮懷謝史碑評黃絹讀曹娥杜甫翁綬零落幾時攜
素手入閒亦自有丹邱劉文房韓翃皆極工巧
江太守樹里先生集宋元人詩餘七字者爲絕句詩
渾成無迹如殘花微雨隔青樓聽得吹簫憶舊遊不
分小庭芳草綠一年長是爲春愁顧夐孫惟信元好問秦觀又
云簾幙輕回舞燕風雲屏冷落畫堂空最愁人是黃
昏近一樹梨花細雨中盧祖皋張炎陳允平
紅橋爲詩人聚集之地王阮亭宋荔裳皆嘗觴詠于
此後孔東塘在廣陵時上巳日招同吳薗次綺鄧孝

威漢儀費此度密李艾山沂黃仙裳雲宗定九元修宗子發元瑞查二瞻士標蔣前民易閔賓連王武徵方岐喬東湖寅朱其恭朱西柯張諧石綱楊爾公吳彤本卓近青爾堪趙念昔九儼王孚嘉王楚士王允文閔義行共二十四人紅橋修禊賦詩紀事

陶季有集唐絕句五十五首自敘云唐人詩惟七言絕句可以詠歌余嘗效之康熙甲子再遊荊楚聊引唐句用賦別離其詩如洞庭春盡水如天柳宗元送爾維舟惜此筵杜甫一宿青山又前去趙嘏綠波無路草芊芊許渾越山稠疊海林疎皇甫冉灞岸青門有敝盧劉商莫悄戚歌李中飛騰無奈故人何杜甫山鶯驚起酒醒處許渾恨東西溝水別白居易昨來頻得贅公書李端抑角誰闘一徑草荒春雨多許渾謝家臨水有池臺秦韜玉嚴館春蒼猶綠苔武元衡醉後不覺迷客路施肩吾滿湖明月小船回白居易

吳門張天農閎中黃叔威有秋懷集字詩八首用杜少陵秋興詩集之也江都蔣太史繼軾集字和之至十六首如千里關山黃菊淚幾聲猿鳥白雲心蘆花白處皆漁宅楓樹紅邊有畫樓車馬遲迴心自省功名冷落老相催湖水夜明飛翠羽江樓風靜落紅牙筆有江花凋晚歲扇餘斑淚對秋風後和八首云青山北向圖京口白浪東驅下石頭平子愁多時有淚少陵吟苦日思家時有山夔驚老眼每看塞馬失先機皆極工巧

梁五聚嘉禋從姜青蔣將軍遊於滇南之大理王椒卻殿集唐二律送之甚工其一云雲有路出洱河西雍陶別酒重傾惜解攜李郢蒼水白波喧夏口鄭谷桄榔椰葉暗蠻溪李谷未登崖谷尋丹竈李紳可有文詞詠碧雞吳融草檄青油推健筆羊士諤詩成一夜月中題王初其二云臂上雕弓百戰動王維戎衣更逐李將軍李益方鶯嶺崎遙瞻日李賀漸失征帆錯認雲元稹山色好當晴處見白居易猿聲頻向屋邊聞杜荀鶴空懷道遠無持贈許渾惟有青山遠送君鄭元士五聚居北湖梁家巷椒御居邵伯埭五聚滇南寄椒御云不肯折腰彭澤縣偏容濯足艾陵湖是時椒御自岐山令罷歸也

汪士裕有適園詩鈔二卷卷中多與叔定蛟門舟次相倡和一姓弟兄竝以詩鳴一時稱盛同時若王西樵宗鶴問吳薗次王武徵亦多贈答之作

黃北垞裕詩最多其集始於康熙甲午迄於乾隆戊子曰秋眉曰小帆曰詩枕曰西倉曰松底曰冷灰曰日南甘泉曰倚闌曰南響曰夢陸西樓曰園客曰桐華曰求去居曰城南曰銅街曰白首江上曰羅君凡十七集今唯存白首江上集餘十六皆未見

曲阜孔東塘尚任官揚州時屢爲文酒之會嘗與鄧孝威漢儀吳薗次綺蔣前民易宗梅岑定九桑楚執豸梅花嶺登高賦詩長洲陳鶴山翼有詩云綠郊古嶺夕陽西佳節重來望眼迷一水白看蘆雁沒萬山青愛隔江齊煙荒馬鬣餘碑字香散梅花剩菊畦霽管也知人慷慨聲聲吹落碧雲低

水繪園修禊在康熙乙巳之暮春三日時王阮亭攷部東皋適陽羨陳其年維崧婁東毛亦史師桂亦在因合邵潛夫潛冒巢民襄冒數渠禾書冒青若丹書許山濤嗣隆會于此園共爲詩三十八首

吳薗次綺守湖州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嘗與吳學士偉業張大令芳吳侍御雯清修禊于愛山堂又與曹司農溶宋觀察琬謝司李天樞黃進士與堅集于窪樽亭皆屏去騶從解衣盤礴觀者目爲神仙中人吳學士有客比亂山多之句陽羨陳檢討維崧未與其盛後敘林蕙堂集云獨有鄙人況居旁邑調茈待奏情合流水之中滅刺難前客在亂山之外

謝鍾山良琦搆畦園於邵埭之上繪畦園與因方知名士分題拈韻互相唱酬晚年與老友數人爲斗酒會繼而老友零落獨居畦園年七十一

江都許衕六太史承家集字詩敘云丙寅正月借家暢翁兄昌齡駕小舟之淮陰道遇雪加以冰凍雪霽見月月沒見雪風日間作閱八日始抵岸舟中無一事無一客又無一書可讀僅攜有牙詩牌字一千扇三人各集成詩得如干首集成系以題亦恧爲之所謂得其仿佛而已

左自衡衡集中有三月晦日吳象宋招集南園賞芍藥花同宗響山范石湖朱西柯喬東湖錢木天各分二韻又李北岳樹巢詩集有上元後三日吳丈似菴招同范石湖朱西柯喬東湖張印宜家月江暨令姪象宋家兄中州三汊河舟泛各賦排律十韻范石湖交遊蕪集之跡于此可見

顧書宣有集杜詩十首如老樹空庭得疎籬野蔓懸喜無多屋宇自有一山川議論有餘地波瀾獨老成虹霓就掌握冰雪淨聰明似欲忘飢渴眞堪託死生在家常起早多病覺身輕美花多映竹細雨更移橙野樹歌還倚明霞高可餐開卷得佳句觀圖憶古人皆極工巧自敘云鯖會五侯子美泣聲殺父衣成百衲啚翁笑謂半山雖人云亦云實我用我法初無隨脚跟轉之病何有拾牙後慧之嫌

吳薗次歸湖詩和者衆矣顧書宣集放翁句以次韻尤稱奇巧今備錄之喜挂高帆浩蕩行飄然雲水不論程尚嫌塵境妨幽致肯使秋毫有妄情村酒可賒常痛飲野人有舊得尋盟扁舟來往無窮樂夜夜湖中看月生兩扇荊扉數掩斜苑溪穿崦每歸遲客橈小艇招垂釣骨趁分題就賦詩豪竹哀絲眞昨夢晚菘早韭恰當時紅塵朝夢何時了此老醉眠初不知

偶來徙倚草亭孤到處皆成一畫圖叠叠沙痕雷浦岸蕭蕭秋意滿菰蒲意行舍北三叉路跬步門前萬頃湖聊舉一杯生耳熱醉中猶擬故人鬚五百年前賀季眞天將閑處著閑身吾曹自欲期千載外物原知等一塵錦雉白魚供野餉黃雞綠酒聚比鄰醉中即是逃名地本避浮名不避人頻拈枯筆賦幽居歸老林間計未疎尚憶青衫陪衆儁不論黃紙有除書壯心耿耿人誰識胎髮茸茸漆不如閱盡輩流身獨健敢辭老境落樵漁

洪月航 燮 詩佳句如湖平蠶市橋初見柳暗漁家戸半扇花光暖趁烏爭樹山色青隨人上樓鬟邊芳草杯中溼雨後青山馬上晴鴉歸村寺日初薄潮到柴門風正來數聲柔艣青山暮幾葉短蘆紅藕香曉風帆引西江船春雨人耕北岸田五言如山痕千里瘦詩豪六年肥人聽煙中語霜飛鬢上華

甘泉下古山 澍 幼年善於言愁有對月獨酌云酒盡月亦落無語自徘徊康熙癸未乙酉間朱竹垞梁藥亭後先舉詩社于郡之北郊名流競集古山與焉

伍瑞徵之麟 自怡草後附遺句數十聯其工者若雨嫌客屐剛愁叠暮春深稻香村社催新釀秋老黃花憶舊年

伍陶公 繼人 著有北颸吟稿春陰詩云黃昏幾點梅花雨添得淒涼坐小樓

泰州繆晴嵐會元 祖培 次閔鄉縣詩云亂山爭瘦削征馬倦黃昏又紅橋舟中留別宮霜橋云鵾鴂聲中蕩畫橈離情點點付新潮分明兩岸消魂柳何必愁人定濟橋

江都葛柳南 振 句云燈前試劍心空熱花底題詩字亦香其弟松坪 佺 句云冷骨似冰憑酒熱閒心如水爲花忙又詠髮詩云直從梳脫落却恨鏡分明

黃雪田 對 海陵夜雨云星霜歸雨鬢風雨落孤燈

趙柳南 有成 句云林深山路僻春盡晝陰長又云山容雲氣結春盡鳥聲圓七言云雲生山脊疑天落水到江心逐地浮

吳天循 頫 爲蕉飲太史之叔父著有青蓮閣集五言云槿籬開夜績浦溆出秋燈月滿嫌庭窄煙消惜樹疎慢垂香散少軒僻鳥窺多釀雨雲初合憐花酒易乾七言云衣敝酒添連日醉病多詩覺去年工書於未見常留意貧似伶經不改歡青燈手中驚笑睡茶清殘底惜餘芬心緒纖纖疎密雨客情寥落短長更

陳水埜 鈺 五言夕陽空戰壘漁笛起孤舟松根扶墮石雨溜助奔泉蘆花秋水外菰米夕陽中七言淪漣水照白齒苕蕭疎葦立紅蜻蜓

吳梅查 均 五言獨樹支頹岸雙橋束急流江村見梅花云乍逢野店微皴雪一笑清溪淺漏春

沈春田 大修 五言魚蝦喧晚市梁稻老西風野橋隨岸曲老樹入秋紅松高庭日落僧老院苔深

江都道士李衡山 惠源 詩云溪橋宛轉扁舟入竹樹參差小閣低

儀徵薛漁莊 廷吉 五言魚隨潮蒸網鳥負日歸山樹深宛水盡山轉忽天開

張雲傳 鵬 赤松軒集五言新潮隨月上野火雜星明

寶應朱景顏海音詩略五言颸鳴千澗雨人臥一樓雲庭心碧雲滿石罅清泉流其妻陳傳姜五言煙月淡相照竹深人夜歸亂竹不知路好山多抱樓七言一庭芳草無行跡萬點桃花送好春千里關河初過雁四山風雨獨登樓

喬元渓太守 鎔 濺西堂詩有云四山皆蟋蟀一院兵梧桐大榆渡云落鶩飛前浦殘霞散一河

寶應朱周楨 克生 秋厓集五言晉安雜詩黃葉千林聳青山一雨寒晚酌云相對猶愁雨頻來爲看花飲喬道士館云彈琴因地靜舞鶴愛秋高七言青山凝路遠當榻流水穿牆暗入池

顧書宜五言凍雀蹲簷滿風鴉鼓陣圓江聲吹白舫雪意冷黃莎萍藉能言鴨花留並坐鶯七言未尋高柳夢先往想到碧陰心已涼叢竹露多晴亦雨喬林日薄晝常陰雲重釀成春雨色風多吹徹早梅枝桃花濃似醉人頰草色柔于嬌女裙閣外數峯皆畫本卷邊萬綠即書材野蜂聲動林吹雨老薺花多路滿霜

宮參雨 翼宸 紅椒山房詩五言疎煙低出寺密樹遠藏山七言菜間月落空餘夢江上峯青不見人

汪叔定 耀麟 五言夜月看常好秋風聽不同閒鐘知夜靜近樹覺風多

史蕉飲 申義 清化驛山家詩屋角蹊初泛雜卉交秋陰武陵道中云溪亭常竹徑山寺截松門沅州云天遠無雁影風急有猿聲水亭云垂檐星斗大接岸虎狼多

申笏山副憲 甫 杭董浦太史稱其詩章秀拔律調尤妍五言如雨聲先到寺山色半歸雲面爲吟詩瘦官因愛酒辭明月白千里梅花香一樓七言如入座斜陽移樹影半庭殘雪界牆陰樽前湖海豪猶在鬢上星霜老欲成東風簾外才三日舊雨尊前恰十人庭前老樹寒聲急江上梅花客夢恬舉頭月色侵簾白入戸茶煙繞鬢青二三里外未嫌遠五六日來今始騎千絲厓角收殘雨一線山腰漏夕陽元宵閒人誦笏山秋日放榜詩云古來重九西風冷明日長安落葉多耆語蘊藉云爲知貢舉時所作

方渤遠 士庶 五言路暗恐行旅林昏失晚炊秋餘黃葉後人到菊花先江光凝極浦露氣覺疎巾

潘雅堂刑部紀鈺詩花香全著水人影半登山隔岸
燈穿樹隨帆月送人
閻秀程梅衫吳綠窗遺稿詠絡緯蟲絕句云籬豆花
閒月纖車軋軋聲如何終夜織不見七襄成
汪恬谷起寧讀書東柯草堂云孤鐘破雨出幽寺敗
葉裹風敲牖牕
黃北垞裕七言新水乍添連夜雨春風又過一年花
韻致絕佳又詠燕子詩云未過寒食先將侶一變輕
風便泥人
馬御張振仲半査第三子爲伯父橘堂後有句云高
樹西殘照青燈聚故人
文衡夫元星善寫梅世以醫名有種瑤草堂集七言
云三島煙霞歸鶴背一天風雪夢梅花
鄭楓人觀察溱玉句草堂詩曉行云初陽平野外蒼
潤到眉睫又云野霧如空江茫茫半天白七言云河
聲送雨過沙市山翠橫煙入柁樓孤宦遠同千載上
畸人多在萬峰間扁舟久住成安宅小吏平看似故
人雲昏楚樹春如夢風薄吳棉曉欲秋
蒼溪詩集相傳爲江都杜思瓚仁俊撰思瓚終于寶
坻令蒼溪其始令之地耶五言新沙添鹿跡細雨滑
鶯聲
江都左自衡衡寄廬詩草五言風隨寒葉下花戀夕
陽開新霽不多日春遊能幾人梅開初霽雨簾卷正
逢人
李艾山沂五言波光搖閣影蓮氣染僧衣地卑愁夜
雨垣短聚春星煮茗花三徑彈琴月半樓七言平蕪
野色入高閣落日暝煙生暮村老去未能疏綠酒春
來早擬簇紅簾
汪舟次五言如池平全藉雨桐老更知秋千山堪立
馬七尺肯依人樵風隨短褐海月照長鑱鐵啼無酒

處雁叫憶家時七言如異地論交秋正好大江把酒
月初明返照入巖明虎跡暗風過磵亂鼯啼諸侯座
上誰尊祖老子胸中有甲兵鑄將賈島終非佛繡出
平原豈用絲長歌短歌客千里清酒濁酒天一方
高郵夏醴谷檢討七言不礙卷舒蕉葉幾獨分清濁
藕花香出林鳥語并清晝破臘春風上小堂
殷桐高曜詩雪印牽駝跡風鳴射虎弓屋依山作壁
僧與佛同龕愁非幾卷書能遣嬾到經旬髮不梳
張南垞詠鷺云蘆花秋水明如此荷葉西風瘦若何
泰州仲解元鶴慶詩山谿通路小水檻得秋多遠水
綠歸漁子艇夕陽紅上老僧樓茅舍煙痕初過雨晚
山雲勢欲生風樹底人家見城影月邊樓閣浸波光
江都王維新拱辰詩六朝風景春如夢三月鶯花客
在樓
李大村國宋河塞詩竹樓何須愛瓠子斗泥無復泛
桃花
閔賓連華嗣松盤絕壁留山徑鳥起危巢駭杖聲武
昌漫興云世遠英雄無故壘江空狂客有芳洲
北龍君冀詩鴻飛半江月夢壓一船霜竹侵人徑衣
供綠葉落山房卧半黃
江都田梅岑登五言月明沙路淨雨歇稻花香鬢冷
牕侵雨園荒燈引蟲破扉猶入燕老樹自生花
戴岳子徵勝詩五言冰天寫疏樹夕照閃昏鴉衣就
秋雲薄顏輸晚葉紅石破苔生縫花濃月寫枝
戴弟來源五言佛燈不滿壁蟲語盡歸樓蹇驢香草
詩邊路小艇春江疊裏身

廣陵詩事卷八

儀徵阮元記

禪智寺東坡斷碣王阮亭先生司李時曾搨碩揆上
人葺之
鹿門子以五泄舟華頂杖太湖研烏龍養和訶陵尊
贈毘陵魏處士作五貺詩程洴江太史以友人所貺
洪源方竹杖一漚子琴一漚子明僧皆詩錄綿津研綿津山人研有銘
五茸筆格味諫壺同置一樓因名五貺樓并記以詩
康熙三十九年臘月十九日東坡生辰商邱宋大中
丞犖再莅廣陵率吳中諸名士陳東坡笠屐圖於庭
致集中名物以祭各賦詩侑焉
王孟亭太守於揚州市得研背刻髯翁笠屐像酷肖
孟亭呼爲影研因爲研影圖屬沂京兆題以詩
王篛林太史有儀徵田山水二十四幅程午橋以全
唐詩一部易之寶應劉侍郎師恕爲歌以題其圖末
幾亦以宣銅爐與王枚孫易全唐詩
黃平山有瓢名曰借瓢亦山舍人號一山以與己同名
索之平山以贈亦山乃稱爲黃公酒瓢
顧書宣有二百四十本梅花歌爲喬石林侍讀賦
笠巢翁自號射洪春酒主人
方石村觀察顧琰嘗自造酒甚佳名曰紫霞
田雲鶴爰就山水皆爲仙霞武夷之游高西園鳳翰
爲作煙霞泉石圖嘗時雅雨山人及黃彤文焯鄭克
柔燮皆爲之題華陽史梧岡震林題云船月心胸白
雪才敝裘難換歲寒盃詩人願化山頭石知是狂星
墮地來
吳公三均江都老詩人也家有梅酒器曰梅查以梅
根爲之形類枯查每引滿陶然竟醉遂自號梅查
周確齋生子有俑鶴爲賀者因名其子吳賓廬作洗
鶴詩

史蕉飲典試滇南清愼不受餽遺解首鄭君以大理石屏几贈別力却之鄭泣涕不已乃受而作詩以酬歸構一室以石貯內顏曰點蒼精舍

吳藺次太守綺選刻宋金元詩其板爲書賈所攜轉運使崔蓮生爲之索還藺次作長歌以謝

張遐揚號木田泰興詩人王文簡嘗於顧書宣太史座間見其畏事渾如鷁退飛之句賞歎不置

汪可村有夢遊關塞卷子馬秋玉爲之題

鐵佛寺有古梅三株中一株兼三色康熙初謝鍾山與友人飲花下有淡煙疎影夢𩅰雲之句江鶴亭方伯亦嘗諸詩友于秋日集寺中看紅葉賦詩移日獨領荒寒之趣恐後人無此冒抱也

陳定九倓以教職中狀元年三十九房師勵衣園先生年甫二十九程風沂京兆盛脩作詩云三載淒涼冷署秋此番高出衆仙儔教官金榜非難事難在蓬萊最上頭雄姿英發妙初時三十卿材認本師衣鉢相傳作公輔到來已是十年遲

儀徵汪畏齋天與爲新城王文簡公門人鸞尾續集載有題五世讀書圖贈句云前賢讀書處五世尚名園風雅持門戶弓裘到子孫爲畏齋作也圖在歙畏其高祖本歙人最勝者爲悠公閣董思翁題額

桐城張文和公云昔謝太傅謂毛詩三百篇穆如清風句最佳畏齋之詩可謂穆如清風矣

戴勝徵有馬書周自泰州移家眞州詩

顧書宣太史以藥酒一罌餉查初白愼行初白報以詩書宣和之又倒押其韻一首邀初白繼和初白亦倒押和之復以酒分餉唐君實吳西齋再疊倒韻索和

顧書宣繆澧南兩太史嘗於臘月中在蘇州泛舟中塘夜月如晝風景溫和酒半跡虎阜東就茶肆張燈

火理絲竹與會風舉各題絕句壁上書宣有句云一段新聞傳說去有人臘月作中秋

顧花田有二石一曰賜酒石賜酒本元次山石魚湖詩一曰欸帆石繆澧南司寇沅皆爲作歌

汪蛟門比部有十二研齋顧書宣太史曾有詩云研多無意更求田魏竺中亦有息夏懷蛟門云覺堂先生十二研汪舟次復作十二研齋歌寄蛟門舍人

汪悔齋太史楫奉使琉球凡七宴從中每宴必跪獻一刀同時詩人作琉球刀歌

陸南圻鑑輝遷居金陵有別晚清軒詩復自金陵歸邗上有句云不得營巢又借巢方小師士庶曾爲之作晚清軒圖

南圻病中葺小屋成用放翁研銘心太平菴四字題爲額

程香溪太史夢星今有堂前老梅爲風雨所摧扶植無恙同時詩友約往問訊用楊誠齋雨後曉起問訊梅花韻見江松泉詩集

汪蛟門築眞賞樓初成夢歐蘇兩文忠公命作聯蛟門應聲曰登斯樓也大哉觀乎遂用爲聯康熙己未人日大雪中某郡中諸子飲此走筆成四十韻有云廿年心始遂八字夢何因

喬宓之園中有黃薔薇一本詠者甚多王樓村殿撰有七律二十首一時傳誦集中自存其四其佳句云夕陽山淺過嬌額春病人扶擁道妝

余葭白元甲與厲樊榭鶚同作烘蝨詩數十韻葭白有云始知策火攻絕勝具湯沐

儀徵閔雲蔚鼎都中贈方百川有句云得姓不妨相柄鑿雖傷太纖然有意致

水南花墅開並蒂芍藥江玉屏立詠之云十二雕闌一逕深將離作意倚同心臉瓶翦取勤供佛應降西

方共命禽雖得東皇寵最遲翻階日影整相隨情如合德偕飛燕姊妹歡樂擁背眠

孫豹人姚仙期方爾止三家合刻詩姚詠揚州一聯云小巷佳人鏡高樓蕩子衣史蕉飲太史申義用此二句續成一律云寶瑟殷勤弄花驄蹀躞歸水中蓮並蒂梁上燕雙飛小巷佳人鏡高樓蕩子衣誰憐沈滿騏休文小字夜夜減腰圍

張秋芷給諫取東坡同頭四十九年非之句作年非圖中芴山副憲爲之題

閔蓮峯華論詩絕句有云廣陵前輩十餘公出入王令變調中若論詩精推絕席此間應讓顧花翁

繆澧南沅以編修督學湖南過揚州汪畏齋天與贈詩云楚材須玉尺老眼似冰輪

張莳士四科詠臙脂詩有云南朝有井君王辱北地無山婦女愁呼張臙脂

樊式白瑩花卉得宋元人筆意尤精于畫鸜鵒時呼爲樊八哥

興化許雙門燦工詩善畫嘗作畫梅橫幅于上方禪智寺題四絕句頗括寺中諸勝筆法蒼健晚年傑作也今畫幅尚存寺中客堂

法海道場池內鴛鴦蓮紅白各半安舜齋爲之圖賀吳村因以刻石同詠者銀州鄭之輝白門秦大士餘不沈雙承烏程溫鶴立歙縣莊采釋實如

江都朱雪鴻顯祖有梅花手卷朱竹垞題云空裏疎花淡更香珊瑚水底尺難量只應翠羽三更月臥看橫枝如許長

吳似菴閣上有羣鶴來翔朱刊樵爲之繪飛鳴過我圖左自衡衡作詩紀其勝

左自衡十琴堂前紅梅四月放花頃莊山爲之圖

禹生之鼎善寫眞繪李艾山沂陸懸圃廷掄徐槐江

于山閒名三益圖
馬經畬 振伯 半查之子始冠之年仁和杭太史 世駿
贈以玉輪汪元長爲作玉輪圖
吳文瑩自畫秋棚煎豆圖繫以詩云一棚豆雨潤秋
原堪讀閒書老蓽門便有蟲聲過幽耳滿衫酒濺草
中痕
張喆士 四科 有題方秀才士庶畫讓圃老樹圖又有
題高郵女子髮繡大士像二詩
顧書宣太史 圖河 有春江草堂圖
汪舟次 楫 與郃陽王幼華泰州吳野人江都孫豹人
郝羽吉五人皆以詩文相友善屬戴蒼作五子觴酒
論文圖各有題句
王阮亭小像有天女散花圖抱琴洗桐圖王西樵有
長齋繡佛圖西湖三舟圖汪舟次皆題之
徐健菴有論文圖與姜西溟汪蛟門共坐門人高
西白侍舟次題以詩
汪蛟門比部儆蕭琛作少壯三好圖謂音律詩酒也
顧書宣太史有詩云胸中檢點惟三好名酒嬌歌百
卷書圖今在秦敦夫 恩復 編修家蛟門又有聽琵琶圖
項水村 學昶 江都貢生僑寓秀水賃祝氏綠溪莊之
半有紅蕉山館蘋風竹雨軒春秋佳日與朋好觴詠
其中山陰訓導曹仲謀 秉鈞 藏其所題諸草廬宮黃
高松對論圖
馬闇熊母汪甫及笄有孤燕來巢膺前其家皆惡其
不祥未數日夫死未昏守貞數十年撫爲後子有成
內外親戚名其堂曰燕堂秋玉徵君爲畫燕堂奉母
圖
葛星濤 省 自號慈牛程之紳弔葛烈娥詩云獨有葛
慈牛不肯泯幽致
宗定九 元鼎 好梅堂前有古梅一株愛護最力未有

折一枝者時呼爲宗郎梅
張軼青 世進 于著老書堂新築露臺同人共賦詩落
成軼青句云滿意要看初夜月無心招得隔江山陳
竹町 章 句云晴來一面看山色秋到全家坐月明
殷彥來 譽慶 藏有新城王文簡公手書詩冊寶應喬
介夫 崇修 題其桐軒圖詩云生死從教老蠹魚一編
那復記三餘手中卷帙吾能說莫是漁洋細字書介
夫爲石林侍讀 萊 第三子其家縱棹園四方名人題
詠共六十二首介夫有絕句云濡毫欲和一篇難輸
爾風過海上濶恰似龍門高氏本唐音四五卷中看
移高廷禮選唐詩四五兩卷皆六十二首遲事求切
如是
杜補堂 甲 官杭州太守歸田後黃北垞贈以詩云擬
牽舴艋隨波去細約蘋花下釣筒補堂答之云何日
牽波去煙波共釣綸
陶徵本字季深後專字季乃以陶季著名嘗與海寧
陸冰脩秀水徐勝力雪後集王阮亭寓齋用淵明詩
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爲韻各賦十首後六年季
贈冰脩答以詩云踏雪曾過米市東入門匡坐地爐
紅傾觴笑語詩成後燭跋三更又朔風
魏箕中 嘉琬 爲文波流瀲灧頃刻百變康熙丙子舉
江南鄉試第十九人丁丑會試不第少宰趙公 士麟
見其遺卷歎曰具此美才而被放黜文字果不能言
耶使我得總裁其事必元首南宮矣後以嘔血夭沒
長洲何義門 焯 見其制義把卷讚誦曰東坡有言其
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君文其是乎
康熙乙丑間高寶水決入每以水帶子自隨朱竹垞
有水帶子歌爲喬孝廉 崇烈 賦云刮磨者匠製者工
惟智創物變乃通置之兩腋下絡頸雙青纓中流踏
浪如御風過涉不愁滅頂凶披水帶上有二繩乃繫

兩腋非絡頸也余嘗製此分給水師將士竹垞不知
用法故有誤也
吳菌次太守 綺 罷官後遊於嶺南三楚嘗舟阻磊石
作唐多令一闋焚禱于洞庭君是夕得南風以濟後
以詩謝神云新詞一闋化湖濱夜半驚濤似有因安
得神明長借力盡吹天下欲歸人
張軼青 世進 爲潁川阜陽縣校官薪水之費皆取諸
私橐積俸十餘金歸時以鑄一栝王梅沜名之曰清
俸栝
高郵李基簡字雩鄰名其齋曰螢室
劉雨峯太守 中柱 自題其室曰緊窩有緊窩詩
吳中蕆南夜有嚴子陵釣臺詩三千首見高郵李百
藥 必恆 詩
泰州仲解元 鶴慶 工于賦物白秋海棠詩云紅雨夜
來都是夢水田衣薄別成妝又詠鏡云豈無消息改
紅顏皆極工妙
申笏山 甫 取薛野鶴人家住屋須三分水二分竹一
分屋語名其齋爲三分水二分竹書屋錢稼軒司寇
維城 爲作圖
張軼青分詠揚州歲除節事得祀牀婆云我求高臥
穩聊爾致殷勤
寶應諸生李佳士瓊岡以 武英殿纂修知懷仁縣
因公詿誤觀察晏公以禿筆鈍劍破琴病馬四題命
之作詩乃復任大湖縣
僧藥根工楷法商人洪姓者欲買其菴旁隙地爲圃
藥根投以詩云自笑蝸廬傍寺開隣園樹木過墻來
儂家院小難栽樹但有青青一片苔洪知其意乃止
周橒園名其舟曰就園江都王潢恭 允魯 有詩汪舟
次亦有就園酌酒與橒下老人歌
白蘋花始自吳興江都陂澤中亦有之汪恬齋得數

十本蓀栽盆盎清致無雙同人喜而賦之
儀徵許損齋謙 著有破硯嘗自詠之名其齋爲破硯
齋
顧圓翁永治 集五代詩人飲句共三百六十名開徵
雅令取香山閒徵雅令窮經史句也
李横碧清 自江南移紫藤一株植齋前弟艾山沂 作
紫藤歌
馬秋玉昆仲嘗從金陵移老梅十三本植于山館一
時詩人皆有詩
顧書宣爲人求汪覺堂書因共評書法繙閱藏本得
宋潛溪論文詩一冊凡八十韻書宣作論書詩一百
韻敵之
卞古山司馬澍 宦遊三十年歸老真州名其齋爲坐
看書屋
陶鏡堂贈張南坨詩云詩情似草隨春長南坨因名
其詩稿爲春草集
宫杜洲懋讓 爲山東諸城縣令瑯邪臺秦石刻將裂
杜洲鎔鐵束之至今巋然
汪默人淳修 別墅名不波舫長夏荷花盛開默人靜
處其中持齋奉佛汪對琴比部寄詩問近況默人以
墨數丸荅之係以詩云寄遠自知無長物須參可是
墨磨人
泰州宫紫懸偉鏐 自號桃都漫士
葉詠亭天賜 本歙人移籍江都工詩善書法名其居
曰誰莊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其莊實在歙不在揚也
馬嶰谷以宋姜白石所製側商調古怨囑程香溪太
史追補之三日而成聲
如皋胡侍御香山 嘗于冬月取巴蕉枯葉瘞之作瘞
蕉詩
寻郡酒以木瓜著名蓋釀熟以木瓜漬之也出高郵

者尤佳芙夏釀谷檢討之藩 見之子詩云鄉味江干
木瓜酒是也又里俗呼初春時微紅色蘿蔔爲女兒
紅戴石桴勝徵 詩云揚州蘿蔔女兒紅叫賣成筐滿
巷中一樣人誇好顏色桃花無語豁東風
鄭板橋明府燮 客泰州田上舍雲鶴 云昨買一小園
在水中央又得銅菩薩像五枚意欲改此園爲銅菩
薩菴
李艾山沂 夢一男子持扇書曰玉壺澄澈冷貯本色
因自號壺菴
江賓谷在楚中寄書家人山莊栽樹云老去菟裘身
後冢他年都要此中來
高郵夏伊園延英 致書孫蓮人云最難忘者廣陵風
雨耳蓮人孫湖生鳳翔 有拜伊園墓詩云世以青衿
悲國士天將白雪付詩人
鄭板橋少爲楷書極工自謂世人好奇因以正書雜
篆隸又間以畫法故波磔之中往往有石紋蘭葉
經師誠綸 素豪飲酒中譚論經史亹亹不倦嘗有詩
云布衫只爲賒書破土竈時因煮酒紅
東柳堂智湧 至性過人於兄弟朋友之間倍多綢繆
悱惻之致送汪岱巖之楚七律有句云客中送客難
爲別君去思君可奈何雖不雕琢而一往情深可見
也
儀徵李松蘿仙枝 詩筆幽遠有雙桐閣詩草五言如
詠秋海棠云羅袖西風冷明妝夜雨寒偶成云醉客
酒無力觸簾風有楞詠梅云淡極色如空幽深香欲
無七言如枕上詞云檀板拍殘千里夢玉簫吹徹滿
城秋暮春云罷酒客情長似醉倚牀孤夢亦多違寄
兄云客情自覺冷于水鄉夢應知亂似絲
秦來鋤之俊 有休園重葺詩云傑閣百尋凌石巘奇
花無數擁樓臺

王樓村殿撰式丹 生平詩篇極富雖遇衰颯題出語
亦無窮蹙之音是以晚年大魁佳句如林莫能盡述
粗記其佳妙者如五言云太虛分夜籟下界隔朝煙
野舒雙眼白秋剩一花紅雲花檐際落蔬筍句中刪
佛名頻可數書癖漫成癡七言如不栽高樹鶯稀到
才著輕花蝶便知良吹一簾飄夜露孤雲兩角墮秋
山檢方取次刪除病倚杖從容領略閒曉尋花壓雲
迷屐夜搓銀河瀉酒杯姓名赫面通生客鬚鬢驚心
對故人展卷古人爲主客敘歌清興在江湖何日才
回橄欖味于今同佩蕙蘭香月臨西嶺飛寒魄花嫁
東風試曉妝安排峰色迎初日栽剪花枝待好春一
談一笑都元氣某水某邱無俗情誰識孤蹤緣地癖
從來逸品貴知稀即詠紅葉尚有云天垂霞彩羣峰
合路入桃源古洞深又云錢氏一山蒙錦繡石家七
尺碎珊瑚
陸吳州舜 督學浙江時于陸宣公祠旁立西湖講舍
晚與張詞臣同居泰州之三里塘因取李太白詩雙
橋落彩虹句名其堂爲雙虹堂晚年不忘故友自稱
雙虹老人
劉雪舫明新樂侯弟也侯以殉國死雪舫乃流寓高
郵貧老無子吳萬子世杰 與同人謀之爲之置妾

廣陵詩事卷九

儀徵阮元記

吳薗次綺工於駢儷尤著塡詞所爲小令兒童女子皆能習之有毘陵閨秀日誦其把酒屬東風種出雙紅豆二語以爲秦七黃九不能過也因號爲紅豆詞人

鄭中翰灣新婚北上留別閨中云年來春到江南岸楊柳青青莫上樓情韻絕佳時人呼爲春柳舍人

康熙庚辰間史文靖公年才十九行親迎禮於揚州許氏畫歸娶圖一時題詠甚盛詩之最佳者郭元釪云朵燈十道簇香輪花滿游韆蹤路塵似有路人傳盛事公然許史是天親

厲樊榭鶚久客揚州由湖州納姬歸杭州名曰月上作碧湖雙槳圖揚州詩人多題之

興化顧超宗鳳毛年九歲即和謝惠連秋懷詩嘗於宋席間聯句押花字韻複主人囑其改超宗醉不能就主人乃命兩歌者廸之超宗吟一絕句云伊吾杜甫麴頻斟襪襪溫岐手自叉莫道詩人才思竭筵前原是一雙花

超宗聽鼓彈記嘗飲于汪對琴員外家盃盤狼藉時辭不能飲或曰能舉一甕飲故事則請代之超宗應聲曰史記龜筴傳言蓍而飲食之非龜飲乎衆服其敏

吳薗次六歲能詩有山中吟曰山溪清淺山花紅抗首高歌和曉風俗事回頭君莫看不如沈醉此山中識者以爲卓然風塵之外

朱直方九歲工吟咏每有驚人之句如鳥啼花裏聲詩成夜氣涼殆非尋常人語

高郵李孝成惇幼時聰穎過人九歲入義學誦經史一目不忘卒成經學宿儒惜所著不傳元嘗聞王給

誄念孫述其讀洪範子孫其逢二字絕句與從同爲韻逢大也極爲精確足見一班

江都汪明經中幼年孤貧家無書籍於書肆中借閱過目能記既而販賣書籍且販且誦遂博覽古今文史

謝鍾山瑜善吹洞簫蔣天馭以家藏紫簫贈之謝命家郭老伶品其聲以爲體質輕薄故是佳器鍾山因名爲紫竹桃花管蓋唐人有輕薄桃花之句也

蜀岡司徒廟祀五司徒相傳靈感舊矣宗梅岑嘗渡江遇盜忽風沙中恍惚見五神狀驅盜散去汪蛟門記以詩云余友宗梅岑孤舟涉江滸羣盜欲肆虐司徒默爲護感應理有之陳詩神其生

徐德音仁和清獻公女孫幼衣男子衣務隨祖父長揖賓客聞遇賓儀賦詩亦與之時同邑女史林亞清倡蕉園吟社頗以韓素相往來會德音歸江都許蓁生舍人亞清亦遠去河南遂彼此隔絕十餘年後各隨其夫官京師始得把臂相倡和又有黃夫人雲儀者亦會於京師未幾雲儀沒德音隨蓁生返邗上作詩別亞清云宜南秘宅接芳鄰忽漫相逢意倍親紅燭聯吟思雨夜青尊敲韻憶花晨情兼聚散襟懷異誼感存亡涕泗新最憶虎翻書背誦除君知己更何人既歸舊居爲姻戚所居當時庭下海棠一株尚存感而爲七古以賦之中云村童旋舞踏香泥老嫗椎髻插如草仙姿原合伴優曇惆悵低回辜負捨痛汝無言猶值此顧余多恨又何堪又嘗和蕪城蕭大家弄珠樓題壁詩有濺煙蘆雪蓼花風之句頗欣賞以七字爲韻作詩懷之

徐石麒北湖人字又陵號坦庵工于詞曲每成一曲高吟令女延香按之有不合聲律處延香爲之正拍延香名元端有繡餘吟詩餘一卷王文簡池北偶談稱其入李易安之室

游姓女郎隨其父在紅橋東斗姥宮後門外賣字卜以養其父金櫻亭教授兆燕過而見之作游女圖考女賣卜養親詞一時和者將百人潘雅堂比部純釗詩最佳內有云得錢告父母父母喜更悲豈期一日養伏此小女兒春風軟繡街秋雨垂楊道每蒙長者憐詎免狂且擾女亦不畏擾女亦不受憐但祈親腹飽何損女節堅後櫻亭詩爲兩淮都轉倉公聖裔見之遂延入署教其女孫櫻亭復爲之媒嫁于士人得其所

汪容甫明經中元配妻孫氏工詩有句云人意好如秋後葉一回相見一回疎

冒巢民襄有蔡姬杜茶村贈以字曰女羅汪舟次楫爲賦女羅篇

郭于宮元釪之妹適于吳有寄兄詩云如登大雷岸應有寄來書

鄉俗報捷例用紅箋書貴帖方石川輿皐鄉試時倉卒中其婦截彩補充之家人戲云暫取一半待明年會榜及石川成進士寄內詩云餘寒料峭連朝甚憶殺麟衫兩袖紅

冒辟疆姬人董小宛者名白一字青蓮以文慧事辟疆嘗佐辟疆選唐詩全集又另錄事涉閨閣者續成一書名曰匳艷又有手書唐人絕句一卷落筆生姿杜于皇極贊賞之辟疆嘗挈家避難渡江屢瀕於危小宛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云寧使賊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泉府耳中間如許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於兵而幾死於病小宛侍藥不閒寢食者百晝夜吳梅村題小宛像詩序云奔迸流離纏綿疾苦支持藥裹慰勞羈愁荀君家免乎勿復相顧寧吾身死耳邉鄙其勞盡紀其實也華亭周壽王積賢有悼

小宛賦一篇極能擬子建者又辟疆姬人繼小宛後
者有蔡女羅 含 嘗學繪事工蒼松墨鳳山水禽魚花
草與金姬曉珠稱兩壽史吳薗次謝女羅書鳳啟云
借丹穴之靈毛圖成比翼用紅飈之偶影繪作雙棲
錢武子 德震 張儒子 兆牧 皆有墨鳳歌戴 涵 有得全
堂觀畫松歌句云憑君卷藏莊笥裏聽空恐有蛟龍
起郤張鱗爪挾以飛吸盡蓬萊淸淺水李書雲亦有
詩云詠絮才高兄子句簪花格擅美人工小戀閒作
丹青譜身在花香百和中金曉珠者名玥崑山人與
蔡女羅繼董小宛侍辟疆蔡早逝爐香書楲辟疆顧
之嘗刲股進藥使七十八老人再生汪舟次 楷 跋巢
民楷書洛神賦曉珠手臨洛神圖卷後云玉峰仙子
書蔚虎頭金粟後身書工蠆尾畫兩君於異地並可
空羣聚二美於一堂斯稱合璧園名水繪宜來河洛
之神翁是巢民應集鸞臯之侶呼宓妃而欲出誰謗
北殿維摩鬱諸令之猶存不數南宮搏士吳薗次乞
曉珠畫洛神啟云金鏤遺魂夢感陳王之枕采旄含
態香生王令之書人但賞其淸詞世罕傳於妙蹟何
期藻管近出蘭闈花欲言情波如動影依稀蓮襪凌
千頃而娉婷仿彿桂旗望三秋而渺渺想見臨池染
翰原借照於當身定知拂鏡穿衫必含情於微步又
題曉珠畫盜盒圖臨江仙一闋云雪夜燒燈浮綠酒
西園賓客重來掃眉人有不凡才筆牀翡翠妝罷寫
幽懷兒女英雄誰復問人間多少塵埃解圍忙煞小
金釵神仙來去一葉墮庭階王阮亭尚書亦有題曉
珠雜畫三絕句又江皎門有題巢民玉山夫人臨薛
少保稷十一鶴圖詩云少保青田妙能爲鶴寫眞意
思本冰雪自然無纖塵豈知千載後乃有如花人重
貌十一鶴磊落意態新高步肆飲啄一一傳其神我
聞水繪翁近與猿鶴鄰閨中兩小妻莊如賓案齊持

此前上壽勸酒寧辭頻飲茹黃公芝渴飲長沮津低
頭看雁鶩紛紛焉能駟玉山疑郎金姬盡金名玥玉
山或其別號耳又董小宛侍兒扣扣姓吳氏名湄蘭
字湘逸眞州人十三四卽能誦文選辟疆嘗授以杜
詩北征僅三遍卽覆卷成誦又偶取架上史書一帙
乃晉史石苞傳令讀之扣扣不錯句讀并能疏解意
義此殆有宿慧者惜早卒陳其年檢討爲之傳
冒巢民晚築一室曰匿峰廬西冷女史周瓊題句云
滄海餘身猶辣骨塵蕪覺夢更淸狂
古夫于亭雜錄云余在沛南刜湖倡秋柳社廣陵李
季嫻王璐卿亦有和作按璐卿字纖君通州人也邇
陵婦人集載其落花絕句又有一絕云春寒日日雨
如絲草滿離亭水滿陂寄語東君須著意惜花人去
未多時風神殊婉
楚人黃圯卿妻陳氏號爽軒江都女士也工詩善畫
嘗作秋海棠調鉛殺粉吹氣可活其送毛圖赴選云
太平 天子文章重淸白家聲夢寐安極得三
百篇溫柔敦厚之旨春夜雨窗云雲偷三鼓月風稼
一闋花
吳薗次太守夫人黃氏所稱江夏君也詩詞皆工有
女名吳適江辰六孝廉有喜得家宜人書一絕云望
盡停雲不見家忽傳錦鯉到窗紗開緘嘗見平安字
不負薗紅一夜花辰六博學淸才爲山抹微雲之壻
賦秦淮贈荅之篇尚一時佳話也
施愚山先生妾徐珠淵江都人先是其母欲嫁貴家
兒泣曰兒願得侍文人爲東坡之朝雲足矣不願富
貴也愚山聞而納之其寄北詩云雨滴梧桐秋不堪
憶君誰共掇淸譚老天如識妾心苦北地風霜畫入
南詩雖不工而意殊婉篤愚山有和詩存集中
揚州女俠草衣道人王 微 有紅粧季布之風韻亦如

其爲人嘗從西湖入雲間人或迹之已艤帆泖塔矣
西泠有句云桃花得氣美人中又五言云窗中人息
機風雪初有聲余以爲不減前人兩止修竹間流螢
夜深至也
程蕙亭鄰婦行小敘云召球張氏女性淑貌莊能爲
小詩年及笄歸同里某農家子女唯日帑雅言閒亦
從夫勸田間事乙酉首春偶出球西有客持所爲秋
日牡丹詩頗悲摧落
冒巢民歌童紫雲色藝冠流輩陳迦陵太史畫其小
影同人題詠甚多阮亭詩所云法曲自從天上得人
間那得紫雲迴者也又有楊枝亦極妍媚後二十年
楊枝已老其子尢豐艷因呼小楊枝郡青門題其卷
云唱出陳髯絕妙詞鐙前認取小楊枝天公不斷消
魂種又值春風二月時
羅兩峰 聘 烏程令儀之姪也以詩畫名妻方婉儀字
白蓮亦能畫梅竹石著有白蓮半格詩子女亦皆解
畫鈴山蔣心餘太史有詩云兩峰爲夫白蓮爲妻兒
能紹詩書女有芳淑儀兩峰嘗自畫鬼趣圖備極游
魂陰慘之狀海內名人題之殆徧
焦山僧言夜見江中巨魚鬚鬣如雙柱又有物四足
如龍而無角又有大黿常浮湛於江濤甕盆中余設
白皆有詩紀之
儀邑城外數十里準提菴有老梅康熙末枯去四十
餘年復活花時古香異常人目爲返魂梅題詠者甚
多薛蠶人和羅兩峰詩云寂寞春江上孤標孰與同
幽情何處著淸夢有時空魂返仍依月香浮不礙風
橫斜常自在老矣梵王宮
江都史蕉飲編修自贈詩云偷果時時見白猿自注
予孩時坐臥有一猿相隨時尚未能言漸長家人告
予有怪舞瓶盎室中善盜物予追記皆猿所爲也四

五歲後不復見矣

日涉園已鬻他姓折毀且伐及羣木張天其感有異夢售以厚貲爾不廢而樹亦存更名問津園遂爲唱酬之地

汪蛟門夢行沙水上見一井亭中白氣上騰如纏旁有老猿守之自言止宿井中井水甚甘欲煮以酌時風雪大作欲辭去猿忽化僧帽方袍揖而留又一道士來相與對坐猿侍於側因口占一絕云洞裏袁公亦太奇白頭深著道人衣丹砂煮就要人喫大雪漫天不放歸

郡城李文定故宅自明以來已更數主康熙戊寅李木菴構復業中堂懸有角燈雙燕巢於燈鉤之上木菴賦詩同人和之

順治末燕市鬻故書者賫一敝刺大書客氏拜三字寶應朱秋崖克生以三文錢得之賦客氏行喬劍溪億方西疇士甗俱有客氏拜詩

寶應張翁有牡丹二株百年矣值大水喬白菴移植碧落軒中是夕夢二老對談長生之術朱書大字奏牘有東風吹徹羽毛豐之句覺而異之屬以酒肴爲詩以紀其事

寶應朱克宣字元齊老於詩著運甓集有珍藏先人手卷臨沒時抱於懷命殉葬家人違其意三日附魂于老嫗索之甚厲家人以示之奪執手中淚如湧矣

江都李孔昭德音儀徵程一亭贊書同年同月生同日入泮同日試第一食餼生平所歷無一不同一亭死孔昭時無疾語人曰吾將死矣未十三月果然是亦奇矣孔昭能詩有莫愁湖絕句云蒼天特欲破愁城一抹平湖獨著名若是盧家無少婦夕陽芳草不關情詩逸頗類南宋人惜詩稿散失不可多見

張喆士集中有里中三異人詩張風子靳毛頭楊姑

姑也遺山中州集有三異人之名

僧湛汎字藥根有詠菊詩云我有慈親今鶴髮年年益壽向伊謀趙侍御青藜以爲藝菊嗣響

王樓村修撰式丹幼年夢爲眞定守與劉雨峰中柱對飲天寧閣上四十年後雨峰果守眞定王送以詩云牽裳遲指天寧道四十餘年夢始醒

相傳陳泗源太史厚耀爲蘇州教授時值學使者按臨衆教職排立座右太史衣鉢忽吐五色花光如牡丹少選 詔書至又傳太史能背誦韻書一字不倒錯竊謂二事皆附會太史之足重不在此也

鄭板橋圖章皆出沈凡民鳳高西園鳳翰之手如板橋道人如十年縣令如恆泥齋如鄭大如爽鳩氏之官如所南翁後如心血爲鑪鎔鑄今古如然藜閣如游好在六經如畏人嫌我眞如恨不得塡漫了普饑債如直心道場如恩貽父母令名如乾隆東封書畫史如濰夷長如鷓鴣如無數青山拜草廬如私心有所不盡鄙陋如揚州興化人如樊何力之有焉如樗散如以天得古如光畫師如敢徵蘭乎如七品官耳皆切姓切地切官切事又有云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至有一印云麻丫頭鍼線則太涉習氣矣

眞州鄭鴻字秋影張南垞之侍史也能詩年僅二十死偶成云閉門却到夕陽斜自笑茅簷類小車偏是西風最多事青聲偷送到鄰家

葉詠亭天賜年二十一泛舟邵伯埭下假寐時夢故友某謂之曰此地考試吾爲子報名備卷矣詠亭欣然從之入見王者據案諸少年作詩于旁舍少頃卷交王謂詠亭詩佳將擢之欲其改年爲十九詠亭正色曰吾遺腹子百五十日失怙母守節兒年何敢改王者竦立曰君孝子吾不敢褒乃覺及夜風大作鄰舟覆一少年死于水

寶應成安若康保皖游集載太平寺中一冢現婦人足弓樣宛然同游詫爲異余笑而解之曰此必妒婦後身也人竊之冤今得平反矣因成一律以偶見命題云憶元幼時聞林庚泉云曾見某處一婦不孝其姑遭雷擊身變爲彘惟頭爲人後脚猶弓樣焉越年餘復爲雷殛死始意爲不經之談今見安若此詩覺天地之大事變之奇眞難以恒情度也惜安若不向寺僧究其故而書之

甘泉王讓亭楠青箱堂詩稿中有瑞雲峰歌其序云峰乃明時徐問卿泰時東園中太湖石也相傳爲朱勔所鑿繞移舟中石盤遽沈遂不果行後爲南潯董氏購去中流船亦覆募善泅者數百人取之石乃躍盤而出最後歸東園園故有石屏二十丈名甲吳會得此尤稱鉅觀余至吳郎訪東園遺址不可復識而峰巍特立于市民家乃悲而爲歌周采巖璜吳縣人云此石于乾隆間蘇州滸墅關監督已自民家買得安置于蘇州 行宮矣據采巖云石極玲瓏高二丈餘闊寬不能及丈其盤亦天成高丈餘極透漏石也其合笱處亦天成非人工也

王樓邨殿撰生而頂有異香經月不散康熙辛巳夏界首人夜半起見火光燭天大駭除察之則起于汜光湖中次日問之漁人曰此珠光也近歲頻年見之泰州宮紫陽庭聞州世說云高郵珠湖有珠珠出時人從城樓窺蚌殼半規若小船泛湖上一翅豎起若船篷

廣陵詩事卷十

儀徵阮元記

王子中太史(懋竑)省試喬楮堂畫柑橘一枝相贈題一絕句云蕭帶圍寬討沈郎筆鋒銷盡業全荒幾年不屬橫花管一樹撐青著意黃蓋喬氏樂志堂前有老橫一樹故及之數年楮堂死其子元溪居京師門外有橫樹兩行爲作橫坡子中貽之以詩云門前小築號橫坡扶杖經行感慨多舊輩凋零都欲盡三生還記一來過

京師城南馮氏園旁數武有武家窰與黑龍潭相對水木清華渚瀲環互風日澄霽宛似江南康熙間興化總憲李公(柟)嘗與泰州繆司寇(沅)往遊將於此移築廣陵館未果後丙戌秋司寇追憶舊事作詩記哀

汪蛟門葬平山堂後其甥程芻山(文正)登蜀岡見之弔以詩云滿耳松風起墻東土一抔秋聲寒宿草墓色淪荒邱身後遺編在尊前勝跡湮羊曇多少淚況復過西州

吳埜人有波光搖蕩屋如舟之句儀徵李晴川(少白)尋吳野人墓詩云坏土當年夢如舟舊日家

申芻山早歲久客浙江衢州西安縣余讀其稿有題明衢州翟太守趙姬墓詩因命人訪其地在城西三里許鹿鳴山麓破碑半蝕尚有廣陵趙氏字太守蜀人姬廣陵人妙解音律尤精琵琶隨守之任見江水清見底命侍兒泛于盤以自照年十八而亡守哀之葬于此　國朝武林趙吉士(天羽)有詩弔其墓趙之門人鹿祐于康熙庚午來西安和其詩並刻石置山麓東嶽廟側屋壁間繼而和其韻者十八人芻山其一也芻山有難消塞北花易盡江南雪我本廣陵人飄零正愁絕之句余于嘉慶二年閱武出衢州西門曾過其山下欲爲表之徒以古人亡姬非貞烈可比恐

士庶傳言未可爲法而止然其事甚韻也故記之

吾師李晴山先生有送別揚州遊擊白秋齋之松江金山詩云豫州白公忠孝人事親事君秉一貫撲火滅賊餘事耳眞心付與揚州民民曰自公之來甕有粟自公之來窟有薪抱薪煮粟度得飽雨雪無愁將十春揚州本是繁華路到此人人失故步先生愛節不愛錢明月清風守其素細柳營中柳萬株桃花夾岸紅滿湖(之新教場在平山堂之麓公植桃柳甚盛)中有一泉清且潔(公所濬)此泉清似公心乎十年服官還一衣獨以精誠感大吏匹馬南行百姓扳消受窮民萬行淚吁嗟乎公之不屈如游龍公之不折如虬松時時期與物有濟處處難爲人所容保身愛民即忠孝立功豈望通侯封我聞公行心沖沖別無贈言言在公公不云乎出言風輕雲淡存心海闊天空(二句郎公贈聯)按公名雲上河內武進士在揚州有惠政至今婦孺猶頌之其子名守廉癸丑文進士居于揚州蔣心餘太史亦有詩言白公在揚州事云將軍大開揚州營兩城安甯四野清忠信感被萬室甯百姓願作將軍兵揚州旱火四起揚州潦薪斷市屋幾家愁薪斷萬家餓將軍救火向火飛騎屋似奪火馬馳手挽天河水淋漓火鵲火鴿絕翅奔火神迴避白將軍將軍撥鍰如救焚擺瓜船移積薪薪船帶雨不敢停銜尾紛紛來郡城炊煙萬縷柴價平添竈鼓腹民長生婦孺愛說將軍名文官無此得民情太史詩極能言白公善政至于公之心事則吾師之詩言之深也

王樓村修撰(式丹)夢至一處梅花滿庭一老人以杖數樹云此十三本以付汝覺而屬禹鴻臚(尚基)繪十三本梅花書屋圖旋失去修撰曾孫(嵩高)復購得江秋史侍御(德量)依查初白韻題之施小鐵太僕(朝幹)亦爲作疏影詞一闋

馬開熊(曰楚)秋玉兄也與朋儕共飲古錢得句云人生天壤間誰得如汝壽咸訝其不祥逾期果歿人以爲詩讖云

汪可舟自稱客吟先生詩筆清絕無知者卒以饑寒客死漢上其聽雨句云但覺有彈皆劍鋏不知何物是笙歌其紆鬱可想未十年其子雪礓家業大饒買馬氏玲瓏山館造亭臺招延名士惜可舟不及見矣

朱抱經(重慶)舊有酒坊在便益門河東岸程元英題書堂聯句云精邱見清聖馬磨有鴻儒

王晴江大令于平山堂雅集孟亭太守云康熙乙未丙申間隨先大父僑居邗上同人訂文會如唐薪傳殷彥來郭于宮唐序皇程嵩亭蕭冶堂周漁璜李眉山顧俠君家竹郁瀓岳諸君子皆爲地下仙矣此二十年前事不勝追憶晴江死舊時曾與平山宴集者多釀金恤其子金杏有未與會者汪敬亭遇尤厚

池州郎趙客遂生每云友朋文字及趙客名者我當于泉下肅拜王孟亭感之作詩

張山來(潮)文采風流名重一時所居自植垂柳一株濯濯可愛及山來歿居遂他售樹亦伐矣許葯生作楊柳歎

吳梅查(均)閏五月五日重過雙梧木樹看月見壁間亡友沈江門去年題句感而作長歌有云月斜忽照軒中壁壁上詩賤素友跡佇月曾橫膝上琴經年已作泉臺客

王賀堂(世球)濯江(世綸)兄弟以文學知名時稱甘泉二王賀堂既歿濯江哀不自勝作哭兄詩一百韻見者泣下

興化趙秋壁(秉忠)晚年二子俱喪乘其哀痛之作爲盧中集自敘云閨中泣恤緯之嫠膝下見蓬頭之女寶遺孩于兩月抵棄璧于千金壟上草荒既禁舊冢

堂中燈暗復照新棺又云此僧作賦或來士衛之譏
彼姬知詩敢比香山之集
甘泉沈西林築茅屋于褚山甚幽潔著有蕉雨集有
西風吹落紫薇花之句歿後栽梓譬作詩哭之云昔
年乘興訪山家壁上新詩記未差今日一棺東社裏
果然吹落紫薇花
周弟六 瑩 九日感友詩敘云張子伊蒿鄉子開平予
齠年友也五十餘年風雨晦明未嘗一日疏闊忽于
庚寅仲夏一月之間兩人相繼而逝能不悲哉其憶
伊蒿詩云貧奇累積書連屋愛僻常邀月到亭
詩人閔賓連有廬遊草悟雪草堂集其卒時張展御
太史戴昂來 源 陳定先殿撰 俠 皆有詩會葬之墓近
平山
錢唐潘問奇號雪帆客死揚州之天寧寺葬于平山
堂下與閔賓連墓相近至今稱兩詩人墓雪帆遺詩
數卷揚州刻之泰州繆湘芷司寇 沅 有題雪帆詩集
二十首
周二孃者不知何時人掘得碑有潘丹墳詞江都舊
振詠周二孃云安仁自昔推詩伯今日猶存絕妙詞
筆陣模糊遺往蹟吟壇風雅憶當時一坏埋骨羈魂
香片石標名過客悲不是文章足千古二孃湮沒有
誰知吳薗次集中亦有尋梁谿周二孃墓詩梁谿郎
高郵之石梁溪也魏篁中尋秋至平山堂見有梁溪
周一孃墓碣稱吳中善才有歌名後葬于蜀岡以詩
弔之云調笑金樓子春風及艷名壁車如影待墳草
更秋生漆炬新紗而楸林舊曲聲西陵吹雨夜蘇小
似微行然則二孃者蓋梁溪人而葬于蜀岡者耶而
篁中又稱為一孃是一是二存以俟攷
員周南 熾 第八妹名琳字道頤能詩工畫著有奩餘
集古渡詩評適李山程存仁其窮乏卒後周南于書

肆晉角上見其二小印作詩弔之
魏篁中 嘉琬 與弟蒼水 嘉瑛 互相師友愛篁中病
革有詩十首以氣息微屬不能支僅口授蒼水一首
云鳥語花香也愛人自憐多病苦相攖寸絲是命難
言繫一髮為魂去亦輕永夜呻吟無轉息他時遺累
省經營從來只說為僧好乞度微軀入化城二年前
篁中與蒼水同宿瓜州一寺中篁中夢禮大士像身
披袈裟既寤撫蒼水足告以夢云吾其止于此乎遂
悠然有出世意故詩結句云爾
顧書宣長子同根字友于詩心賦手不媿父風所刊
有半緣菴集以瘵于酒遂不壽
閨秀劉淑秀工詩周第六 瑩 挽其死云錦心媿煞鄰
家婦除却蠶鹽沒半愁
張軼青 世進 與余苗村 元甲 為詩友苗村晚客漢陽
有句云不知可得揚州死夜夜鄉心夢竹西後歸卒
軼青同人埔苗村墓作詩以宇落歸山邱為韻
氷翁園主人冒巢民 襄 與陽羨陳定生 貞慧 世交最篤定
生歿後巢民每中元節為盂蘭會追薦先人於定惠
寺必附薦定生率以為常己亥定生子其年讀書園
中值薦期其年賦詩云亦是中元節躊躇淚萬行海
聲號殿角夜色犯衣裳悄悄憐遊子悽悽問法王今
宵煙月底八鬼總他鄉海上清光落人間客淚添五
更秋最盛兩姓鬼無嫌風木悲何極關河氣正嚴却
看烏鵲影毛羽故纖纖後其年官檢討卒於京邸壬
戌中元日巢民率兩子諸孫懺祀其年於定惠寺為
位哭之並有和其年前詩疊韻至二十餘首凡與其
年交者皆有和詩戴稼梅 劉綜 云蕭寺為君位茶瓜
列兩行法筵仍薦福老淚各沾裳生死關朋友才名
動 帝王魂今倘來此帶水即家鄉鄧孝威 漢
儀 云儀度年年事香燈特地添故人情獨厚新鬼意

何嫌那覓佳兒否從來大婦嚴一棺猶未下秋雨正
廉纖
汪蛟門比部 懋麟 卒之年二月會客有云可憐鐙月
是今年意頗悲涼及病絕筆詩云半生心事無多子
祇在儒生法吏間顧書宣太史 圖河 感慟甚深用張
籍祭韓文公體作詩祭之
石濤和尚自畫墓門圖並有句云誰將一石春前酒
漫灑孤山雪後墳詩人高西塘 翔 獨敦友誼年年為
之掃墓酹酒閔廉風有題石濤墓門圖詩云可憐一
石春前酒剩有詩人過墓門
寶應咸烈女出嫁之夕夫殞于水女亦投水死遺詩
云從來未識兒夫面空惹虛名到世間
江都程蒿亭 式莊 同查查浦編修秋泛紅橋時適雨
滌水濮蒿亭詩云十年誰卜滄桑定慙媿坡頭射雁
人又疊韻云徑欲五泉尋蘇碣野棠吹雨正愁人時
擬攜酒酹五泉酹汪覺堂 楫 墓也
張軼青 世進 有哭幼女詩六首如常愁嫁日難為別
豈料辭時早棄捐閒中尚悔醫師誤愁裏偏逢乳媼
來皆言情哀婉酷似香山
吳薗次 綺 有悼友詩小敘云鄒蘇字建之邑諸生能
文善畫死于兵趙璘字子璘府諸生家貧嗜學性不
諧俗死于兵高孝纘字中伯城破時自經于文廟
丁有煜海門鄉人自號个道人晚年自敘悲其亡友
十三人云邵作新字允兼年五十獲一衿手執犁鋤
讀書弗輟張繩仲字陽和弱冠補弟子員工詩古文
詞年二十二卒李進瑄字西華號他山有文名著萬
花翁詩文集李進璋字仁垌號曹村他山弟與兄齊
名丁酉捷秋闈未五十卒夏忠字進思號補田讀書
質實以明經終有蕉雨軒集保衡字世臣號文園舌
耕苦志著秋林雜咏八卷未梓孫處正字又昭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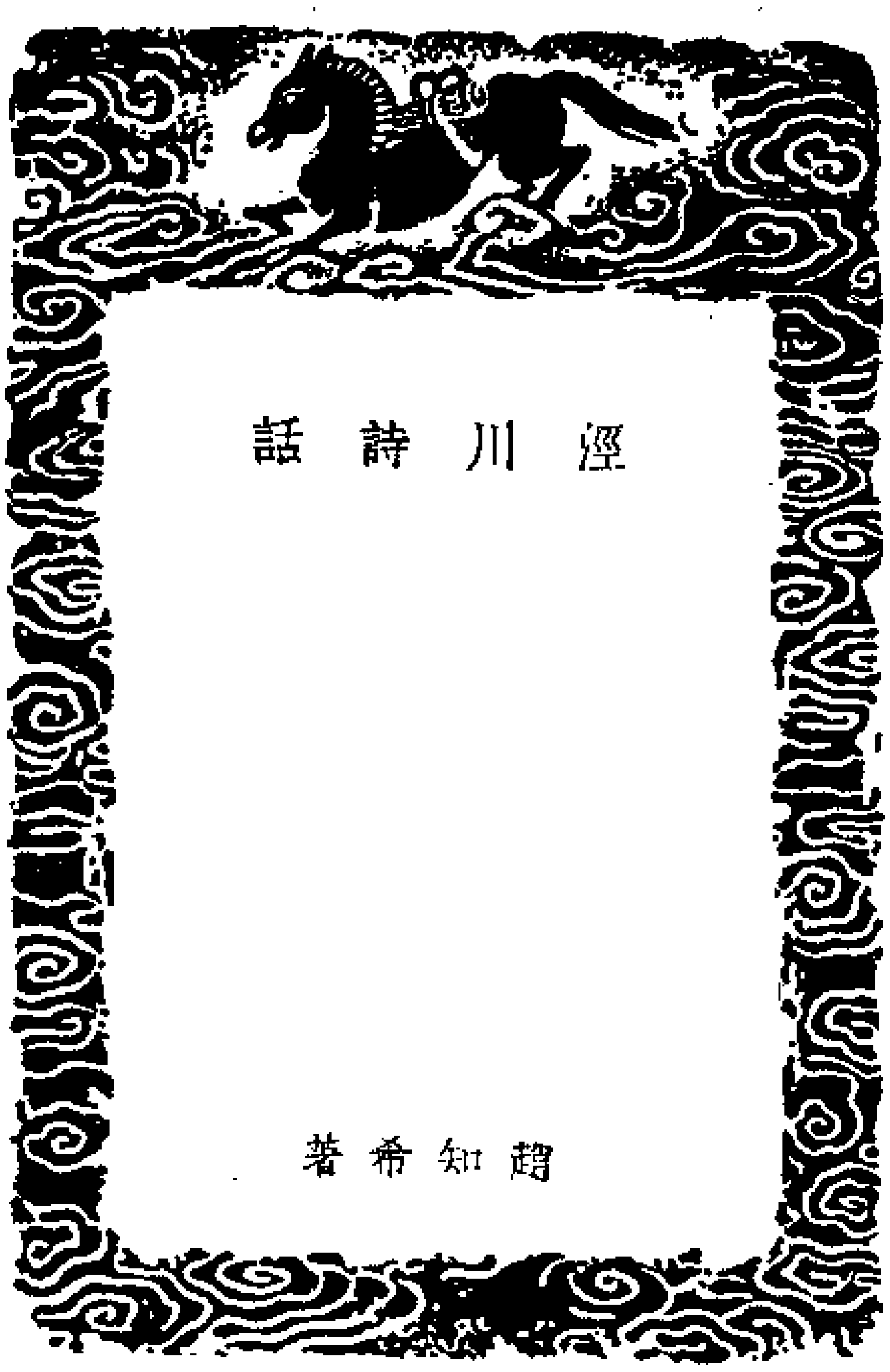
村性愛潔種花讀書絕無忤人壽七十以諸生終程世綸字東來原籍黃山補眞州弟子員構北園自怡年六十以明經卒吳峻字凌雲號東田皐邑明經負志未售抑鬱以老未六十卒曹禹亭繁昌人自庭日瑛任歸里殖於中州道上同寢食者兩旬別後聞訃石鍾瑞字輯也辛酉捷江南篤友愛未五十卒于兄任辛倬字錫若號義菴皐邑明經遷居州治善岐黃好吟詠年六十卒孫鏜字大聲號自耕以醫畫得名年七十考終

鄭板橋大令燮有懷人絕句二十三首同郡者四人興化李復堂鱓 江都郭南江沅 甘泉董耻夫偉業 申笏山甫 其敘復堂云孝廉供奉 內廷後爲滕縣令畫筆工絕詩云兩革科名一貶官蕭蕭華髮鏡中寒回頭痛哭 仁皇帝長把靈和柳色看懷申笏山云男兒須門百年期服底微名豈足奇料得水枯青石爛天涯滿誦笏山詩但笏山江都人少寓浙之西安縣板橋敘之以爲關中人蓋誤以爲陝西之西安耳

黃北垞交遊極廣每一友沒則錄其詩句爲黃壚集自敘云故友云亡新詩猶在感生存之片語剩白首之老人若不急爲流傳恐至遂成泯沒豐千饒舌請易當年舊雨之名自注云原名舊雨集聞野鶴上人言改之中散有知定增此日黃壚之慟所載揚州人凡八十七今錄其小序云張紹良字叉房泰州人張鋼字環齋儀徵人蘇同許字友燕高郵人吳志祖字立先一字愛盧江都人宿松訓導袁爾巖字肩山泰州人陳持清字老香泰州人施震鐸字千里泰州人程文蔚字豹南一字馴村江都人康熙甲子副榜修文縣令汪惟豫字次倫一字琴嘯江都人陳于堂字適仙江都人長洲訓導著欵花齋集朱昆字冠南一字老瓠高玉桂字燕

山一字秋軒江都貢生方肇夔字引諸一字錫鈊江都人著賤鈊詩稿鄭邁字曉村江都人樊瑩字次白儀徵人吳賦書字庚章儀徵人黃吉暹字仲賓一字平菴江都人建陽縣知縣鄭昉字千里一字耕巖江都人張符驤字良御泰州人康熙辛丑進士庶吉士劉師恕字艾堂寶應人康熙庚辰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福建觀風整俗使以侍讀學士休致方原博字兗書一字鄰鶴桐城籍居東鄉仙女廟泗州訓導吳遵字賓洛江都人吳鴻僑字書永一字甫田江都人汪艾字留耆一字可齋江都人汪菲字惇士號菊田江都副貢生乾隆丙辰舉鴻博徵撰字楞山號玉几山人鄞縣籍寓居儀徵程夢星字午橋一字洴江江都人康熙壬辰進士翰林院編修王文奎字蓮莊江都人王艾充字愚溏江都人雍正癸丑進士翰林院編修知浙江處州府王履吉字坦夫一字蓀田江都人季義可字吟四泰州人季堪倫字小石泰州人嚴碩儀字澹香江都人陳周字雪吼泰州人朱純字東谿儀徵人古斌原名典字愼五一字樸樓江都人汪世椒原名世孟字岱巖一字巖夫儀徵人高誼字次庸一字坦園泰州人張璞字中玉一字琢堂儀徵人程鉴字夔州一字南跋歙縣籍居儀徵康熙癸巳進士[redacted]郎中項炎字鹿田一字樹萱江都人朱蔘濂字飲江江都人田昌運字書飲泰州人吳蕙字芳洲江都人盛京刑部郎中著覆瓿集張銓字木菴泰州人江旻字扶五一字凫塢儀徵舉人德源字巨潭泰州人僧馬曰瑨字秋玉一字嶰谷祁門籍居江都吳鴻紳字笏安一字秋厓甘泉人汪振松字喬青一字鶴巢儀徵人王嗣曾字戒庸一字西浦儀徵人郭長源字時若甘泉人雍正壬子解元將學傳字築夫儀徵人田雲鵬字道抱一字輪長泰州人黃

于詠字耒青一字栩莊儀徵人鄭燮字克柔一字板橋興化人乾隆丙辰進士濰縣知縣焦士彝字石堂江都人劉正實字充符一字秋田儀徵人程文昭字彤弓江都人方嶟字讓山一字可村儀徵人方士庶字洵遠一字環山江都人方士虡字右將一字西疇江都人李仙植字餘中儀徵人雍正甲辰舉人潘志恒字無怠泰州人張榯字曉亭江都人汪岱字觀東一字鋤月泰州人俞燾字爲光泰州人著有落落吟陸瀛字魚山江都人吳文璧字秀東江都人李仙枝字皐士一字東渚儀徵貢生洪振珂字軾澄一字曲溪江都人程元英字惕思一字薌溪江都人楊大任字莫亭儀徵人吳文奎字棣庭儀徵人李禧字吉士一字東平儀徵人張秉彝字仲倫一字南垞儀徵人程兆熊字孟飛一字香南儀徵人鄭永和字宮聲江都人閔鑑字春橋儀徵人仇昌字雲屏又字澥峰泰州人汪聖清字問源一字輞園儀徵人方馨字鑑齋儀徵人著有秋查集韓行吉字遠村江都人余翼字位南儀徵人程夢鈞字聖陶一字松喬江都人吳廷爲字薌林號嘉樹林邊吟客儀徵人程琥字雲阡儀徵人



涇川詩話卷上

清　環石趙知希著

吾涇有明前輩究心理學，多不專以詩名。自王巖潭與吳中蕓甫兄弟唱和，頗有所興起，萬歷間，里人張東山取唐許文化以下，至於同時諸君子詩，纂爲里音，而本朝侯晉水來蒞吾涇，取里音而廣之，續之爲賞音。於是乎有餘年之詩，備於此册。徐嵋山爲之序，嘗成晉水作詩以紀其盛，詞云：「爲吏每苦抽日，懷山水盟，攜鼓笛帙存，披尋適所性。雖壇懃筆戰，白也稱勍勁，古人猶未遠，同聲可考證。好音集泮林，志欲化其獷。五斗絆此身，汗焉愧陶令。歙州人物好，大雅如可并。輶者攟其與，精者亦與進，心理足默運。」雖閱年代更，東山稱物望，爵觸留氏姓，奎文第川西，樂事應有慶，恐仰毛範傳，卜宮實勳螢。

萬道瑞西源詩草，序云：「四十年前，涇上專詩者僅數家，老幹如趙君叔厚，積麗如王君贊從，全璧以風騷自命，後得翟君伯壽，瀟灑之性，安放之才。又後得查君子美，秀色逸情，從還得力。又胡君伯承達余新吟，而知耄年老宿，手擅宗風，倡一邑之冠冕。今十年之內，五君子者後先物故，猶幸隣友有徽衍仲則，家庭有伯兄平山，從叔右文，相與倡予和爾，訂書唱新，差不寂寞耳。」道瑞

名。譔所著有松虬詩草。自明季及國初以來，吾涇詩人，彙萃於此。序所云矣。

余曾祖維生公，當明季時，與同邑萬道吉、宣城沈眉生及家雪度等，倡爲南社，後合於吳爲應社。又謂之復社，以制藝爲同社所推，而詩古文尤不懈，而及於古。今所傳有歙關詩草，舒水侯公序曰：涇之趙大宗也。其先有朴菴旋夫，洪泉行吾中，宇以德諸公，而黃五城、左東井、王巖潭、張東山諸前輩，又其地所產也。一代人文之鄉，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涇雖僻邑，殊多名蹟，如水西幕山之奇，承流翠溪之勝。維生擅同人而唱和之，奚囊所積，遂以盈帙。大都命與抽靈，匠心軌詣，抒奇領蘊藉之抱，而調以淵懿渾灝之氣，翩翩超先達而上之，蓋深有得於性情之正者。觀晉水之論，足以知所詣矣。

萬道吉與先維生公交最篤，嘗爲作詩文合序云：予交天下士甚侈，所謂附之以盟誓，實之以婚姻者，宜城沈眉生、同邑趙維生而已矣。維生公別墅在城東，地名甄塘，而爲所居，眉生榜其門曰世大夫里。吉之嗣李白肯稱之盈萬夫子敬云。天都邵滌夫晃投以詩云：我家天都峯，僻居罔與比。小築瀾香亭，雅閒足并齊。一旦良朋會，同志俱踴起。始因扶風豪，獲覩連城美。今來涇城東，雪山追履齒。徙倚甄塘間，脈脈一水裏。同訪玉屏園，叢譚夫子里。如何兼心人，天涯隔尺咫。

南社初起，萬道吉嘗爲主盟。甲乙以後，道吉居山岩數十年，有先後遙祭夏彝仲、陳臥子、吳日生、黃蘊生侯濩道諸詩，其七十初度一律，傷知交之零落，感時事之盛衰，蓋老而見道，自悔自嘉，冀不朽之名言也。詩云：憶昔清高安自尊，公卿折節徇虛論。晚知此道能亡國，何敢今時尚署門。齋穀自然辭暮市，魯戈曷久駐朝暾。平心檢點登場事，韓說當年八愷元。

道吉以古文倡起，爲同社所宗，而其弟道瑞詩特蘊藉，過於其兄。貴池劉伯宗嘗曰：道瑞高邈沖融，比諸乃兄，亦猶惠連之與靈運。邵滌夫亦云：當時四海一子由，可以擧爵然。道瑞彙邁自喜，意蓋不僅欲以詩文名。觀其擬古數章，可以知其志矣。一章云：客有萬里行，相逢下車揖。笑譚無俗套，奄然長太息。拊髀爲予言，換策請燕北。上多媚嫉臣，下多縱橫賊。二章云：每悲夙昔人，慷慨持所願。攬轡矢澄清，枕戈以待旦。誰嘗長伏櫪，所志委秋蓬。功名曷足道，獨此民塗炭。其四章云：白日蔽江雲，愛來不可待。翩言清河涘，我馬亦已瘏。秋水濃芙蓉，美人阻中區。仰見黃鵠飛，飛去尋江海。其六章云：乘驚驅玉虬，呼吸三千丈。濯纓窮水中，倚劍若木上。何以洞淵飢，蕪樹有瀰沆。餐氣得還元，沖漠游至廣。瀛上徐道潔云：亦第讀之，可以言騷，非盧論也。

道瑞五言有小橋臨淺瀨，流水伴孤村。濃翳封半榻，移月挂孤峯。七言有唱徹漁歌深極浦，敲殘梵響到前溪。酒掩關天下事，素書支離古人心。並清遠有致，蓋老而閉門，無復少時之豪氣矣。

秀水高寓公宰涇，有惠澤，後其子佑杞來涇，桐城方爾止贈之以詩，兼呈萬道吉云：歲暮風雪寒，高生來自越。假館青溪傍，樓遲未旬月。又欲涉大江，孤帆待明發。昔過牛渚西，桃花潭始歇。先公昔爲宰，惠澤沁人骨。至今四賢祠，俎豆猶響轡。君往拜其下，仰首瞻崇碣。父老曾來觀，遮酒供微襪。新令苟賢者，

感動念存歿分命潤行李諒不忍輕忽況君富才藻逸氣凌溟渤雅游在山水匪直事干謁舊交有萬斐岩居采薇蕨冒雪尋訪之松窗燈榾柮爲我寄相思數年音問缺按寓公嘗配於涇今入名宦但涇無所謂四賢祠者恐屬傳聞之誤姑識於此以俟知者

張叔遜爲諸生時以布衣而慨然有憂天下之志嘗累上當事書皆不果用其叔張一繼贈之以詩云陽九適茲遘時勢如鼎沸皐天降禍棓欃遍旌赤殺戮何慘悽枕藉江以北楚衛半陷夷豫章行告急警報下江南俯俛窺山谷當事豫征輸閭閻罄膏血吁嗟兩豐者苛政猛於賊罔念帝室憂日夜恣掊克爪牙横鄉隅雞犬無寧息吾子憤激儀仗劍走京邑纚纚數千言雷霆與霆掣三上司馬門啓讀成辟易九關萬里遙誰爲達君側空負洛陽才痛哭亦奚益浩嘆吐虹光怒成齏鯨鬣老夫臥山中聞之髮竪立歷覽古史傳英雄幾埋沒左東計若就淮陰胡由入徐洪言若聽李密胡由滅成敗本之天際會有時合嬌子且藏鋒戢羽自見末子今復遊遊命我肝腸裂愁風日以遠狐狸肆妖孽努力請纓去復答中行說集蓼甘多難持論終廣缺所以大任人在險表奇節貴此布區區臨書淚哽咽春風來好音慰我婆心切載逃後間關入閩爲給事中以阻孫可望封被殺

揚於陵奪情祝師宣城沈徵君壽民三上疏爭之不報乃拂衣歸萬道吉爲之顏其所居曰世爭奪情沈家蓋以沈之先嚴撰君與先生爭張江陵奪情事也鼎革後徵君不復出山余族伯谿叔公諱學贈以詩云軒后山中日似年自搘高枕與耕田薜蘿納是桑人服苦蘚全封杞梓編林總杜鵑時下拜海嗟精衛覺難填五松小隱遲謙遜欲擬從君臥石烟五松水西書院谿叔公常寓處也

谿叔公書法入二王室四方以絹素請者無虛日偶臨池自嘲云垂白空操筆似椽誰將珠璧換雲烟饒君縱有眉山價也要遲留五百年年年歲歲浪淼淼鷗戶層如雲鐵藁斜莫笑鵝羊都寂寞有時瓜葛儘盈事

沈徵君入金華山十餘年溧陽相國陳名夏欲薦之尊使奉書徵君不啓封而還之先維生公有過沈氏山莊詩云冥鴻不受羈死在水雲間孤性嘗憐鶴清光獨占山道由澗曲書門爲燕泥闌昭步此中足肯松未改顏醉此事也

萬道吉云維生嶠(?)荇筆塚餘間即召其所睡手談竟日然先維生公口占云破裘不耐寒敗葉聊相補閉戶敲殘枰茫然忘傳譜聊寓意於此耳非嗜也

谿叔公所居名文燕齋自負法書入於逸品而不肯以詩名一日施愚山司寇來訪喜而有賦得句云窮巷應門無稚子拳(?)据織翠過吕黎施大奇賞以爲不減劍南又好寫蘭嘗亂作荊棘叢菲而數莖迥出見者稱有仙氣自題其上云道人偶寫棘中蘭纖眂無嫌信筆删付讀龍門司馬史老莊何礙合申韓谿叔公胡相水世真有題蕉道人則俊寫蘭詩云脫然生滅外虛談自成蹊秋風莫敢折立意一何深坐臥於其下時見故人心詩意亦清遠可愛伯承爲休寧廣文之官日谿叔公送之以詩云清脉偏留黃白嶽閒官偏幅暴(?)蓁鄉林乾維柱爲之擊節

林乾維閩人流寓於涇善畫山水蘭竹並楚楚有致尤工畫石谿叔公題詩云林子青鞋四海游蠻烟長是作孤鴻秋來忽動關山思五岳先移一室中瘦骨伴餐浩劫烟一坵羅薛臥蕭然點頭若問何年事却在生公未說先後林歸送之以詩有殘陽補馬影孤笠冷秋聲之句林笑曰子常謂予畫中有詩若此則貫詩中有畫矣

谿叔公善病常閉門自攝而不廢筆札一日胡伯承見過見其倚秋支几作如箕大字而吟詠成帙甚都有懷乃嘆曰如此病故是貴然不節則眞氣未免有動因爲詩以箴曰嚚躬日病肺對子病良已清譚娛我心新詩自爲體取益在嘗深神明日以起秋氣來虐人使子亦伏几一月臥蕉齋夢寐達知己今蕉候顏色楚楚清骨峙不嫌撥君靜翻爾見我竟鋭氣帥精思如以齋伐胥嗟彼肉食者無病安足擬腸肥志不潔逐逐如醒蟻何當草元人觸病養妙理翳氣接混茫悟中出異妻苍讀攝我神煩囂蜥還慕秘此可樂饑渊蘭與沅芷我願子凡間息盧率曠兒自悔出腐餘引子芬滿齒相期奚諸道元室慮可徙漸近道自然減知以含蓄勸斷文字藩掲彼西江水浩然從吾初一爲了生死良朋之愛情餘於言矣

侯晉水世濬賞晉剝成詩以紀盛先維生公次其韻和之云山水由來蹤樂結幽人盟芳流泛餘波各自抒靈性李杜倡雅先汪許稱後勁東山蒐百家群響如呼譍微言忽中絶碌碡横如筵一箚誰相扶愁雨灑循分秀骨帶霞氣絶代英華并博搜復林淵珠礫有兼進方期吞吐嗣漸從今徵更片字吝肯瑕鄉雲生氏姓岩壑佩奇光鶯花共誌應攜函扣絲竹渺致過唐盛時屬和者甚衆晉水推首推是篇以爲非老手不辦

查石門慧李於鐸有治聲鐸州有庭柏一株海鬮峯手植先生賦之以志遺愛云何年翠柏老庭中手澤猶能記海公自是鱗麥孤映日更無霜幹共摩空曉鏡月上流清影古殿香來任好風千載長垂堂下蔭愛留應不異巴東詩極沉雄可喜又南歸別友絶句云倦遊喜發向南舟及到帆開却轉愁南望鄉山北望友情同潮水去來流情致纏綿不愧唐音矣

翟伯海忠猶與萬道瑞交最密甲乙以後足不踰戶閾者十二年偶聞道瑞在桃花渡口乃一出見之越而賦云半生癇疾是煙霞不問迷津十載賒偶爲杜陵懷舊雨漫從剡曲踏晴沙江邊魚鳥怪吾在路上兒童識面差己似秦人隔時世獨憐無恙古桃花意曲語深覽者咸悲其志

水西山桃花自三寺迤邐至泉清坑四五里之間一望如赤城霞起山之下有洲曰中洲環洲皆水居人又競以桃花植之間以桑柳紅綠掩映致爲可觀鄭槎齋過伴爲作記施愚山自黃山歸遂過水西作桃花洲詩云蘘裳淺亂流理策遊嵱嶙梅尚餘花溪桃紅半吐飛霞散平疇錦浪生別浦雜卉既嬋娟危亭亦森聳林墟見山寺鳥哢作人語告來紛彥會事往餘榛莽流目覽衆妍登高嘗孤嘯撫物歎在茲仙源復何許既乃訪家谿叔公於文燕齋出黃遊草見示復偕遊水西時桃花已落復賦詩云渡口漁人路不迷重來綠樹一鶯啼風光好處傷心甚目送斜陽下水西

梅瞿山清朗三先生之族子也偶來水西見先維生公於敬閑道述舊誼爲作長松踞石圖而題詩其上

云最愛蒼然老松樹歲寒偏放拂雲梢芳菲背逐靑春侶只許梅花作素交今藏於家
先祖生公與梅朗三變最久故梅聖山(諱)稱長(兄)皆來餘子姪之禮二公皆善畫松時先伯作舟公(諱尙濟)
幼追隨嚴齒遂微得其妙片楮尺紙頗爲四方所珍晚年僑於題額常命予作畫松詩數十首以待揮輪
靑陽吳七雲(諱)有贈句云蒼松浩浩擬千森玫玉齋頭掛壁新今日相關見顏色不知是松還是人
吳七雲(諱)常書世德流光之額以贈先伯哲侯公(諱潗)而作記曰余昔受經於涇之桃源數年獲交其邑之
賢者曰趙明經哲侯趙固涇望族也哲侯之尊翁鍾越文學(諱訥)謹身立德爲鄕里所尊敬嘗以文廟之
崇聖祠圮廢不治毅然獨任修葺具備哲侯復承先緒更新之閎麗有加余聞哲侯家居孝友睦姻任卹
諸美行不勝紀紀其大者以其功在　聖門凡善繼先志也邑之人嘉其世德上其事得附祀學宮嗚
呼趙先生沒而祀於社父若子皆與焉榮矣哲侯子三長曰顔以人才爲宰於浙次曰靑藜拔入太學壬
子舉京闈第三文品絕高主司任少宰香介善知文嘗語余曰京兆之役喜得此才季子曰希文嗜學爲
名諸生趙氏世積善錫羡於後人其代興不可量而表揚懿美尙禮臣任焉矧託在素交者受書世德流
光之額以懸其廷七雲徵時嘗　於賢村與余老友霍非熊交最篤故有主人多雅癖好客復好詩之句
又有遊彩虹岡詩云仰天呼太白游後今無詩有酒不能醉江山空自奇語意尤嶔崎磊落也
閨秀鄭瑞娥鄭汝敏之女能詩嫁蔡氏其病中贈夫句云一行詩就幾同愁持贈蕭郎仔細收他日鴛鴦
雙舞處羅幃可憶舊時儔施愚山先生棒稱之瑞娥所著有女紅餘誌一編其女伴有以荷花貯膽瓶中
者瑞娥索之不允寄之以詩兼問其病有云嚐昔瓶中花妙出君之手儂心愛莫得燈下迴玩久細較人
與花花與人俱瘦偶爾勤余思持此爲問候花顔似舊無君恙舍愈否語尤委婉動人

涇川詩話卷中

鄭子澹林(相如)以不世之才文壇主盟者三十餘年著作等身脫稿紙貴嘗於邑古跡凡仕宦流寓忠臣
義士幽人烈婦取其可歌可詠者稽之史冊徵之碑記編爲樂府詮註詳晰得若干篇非信勿傳有美與
刺淸德之謠光既彰里巷之感發尤切厥功偉矣余既屬而和之諸同人亦皆並有篇章煒煒煌煌登李
西崖之堂而濟楊廉夫之裁借巨觀也今各取其佳者著於此錄而余之什亦於是附焉亦庶幾借有韻
之文齊備一邑之典故云
澹林勇里戰云赤帝祚將終羣雄起角力孫家鄕兒誰爭鋒來平江東討山賊丹陽僞守立屯府大爲山
越附山塢山城塢裏鳴金鼓一戰擒之如縛虎解卿縛捉卿手不憶神亭時骨分勝與負卿得我未可量
我署卿賊曹上叢馬大唉歸中營勇里蕭蕭風雲壯(漢獻帝建安三年太史慈據涇縣孫策擒之於勇里)
桓嶺屯軍行云典午龍將吼山頭東南殺氣橫霜秋誰喪陳師糾義旅鵝鶴逐雀聲啾啾石砲轉戰軍不
勝退據廣德賊兵進瀛湖來屯涇縣東憑險軍容震復震大江以南無堅城有客好謀僞請成丈夫無事
歸視死自誓肯與賊俱生嶺頭一灣蒼龍路傳道廷尉殉身處年年登上啞啞烏只逢忠臣塚旁樹(晉桓彝)

宣城內史。董旟反。舉起兵赴難。谿再捷斬級。將肆是攻涇。拷將企戰死。城陷舉死之。

石鼓山歌云。東黃崗。西白馬。石鼓屹立兩山下。山中人居不聞聲。無聲誰爲鼓搥者。君不見陳倉石鼓事攻詩。周宣中興史籀辭。西蜀震鼓四十里。茂先博識桐爲魚。有書有聲人工爲。何似此山此石天生形。如鞚。潤唐登愛水雲鄉。老去買宅山之旁。擊鼓召賓賓皇皇。山上無宮花滿樹。後主不畏北兵渡。擊鼓何爲狎客赴。傳說荒唐紀乘部。我信不信問石鼓。石鼓默默天不雨。青山綠水笑千古。山在邑東。相傳陳所居。此擊鼓集賓客。一云陳後主擊鼓召賓客於此。

安吳壘城謠云。賊臣仰射臺城紅。南朝天子玉食空。風烟騰天天流虹。青絲白馬兒氣驕。何淘淘。宣州不服飛流矢。安吳城帶涇川水。內史壘城抗其鋒。賊帥來攻賊旗靡。賊旗靡。馬上郎邀黃廢起。時移物換幾千年。渡口誰家村樹烟。守城遺壘成荒田。落星潭上蒼狗眠。劍氣猶壓黃山尖。梁大寶初。宣城內史楊白華不附侯景。造壘安吳。景遣于子悅等率攻之。不克。

香心岭歌云。唐季起草竊。逆氛流宣歙。岏岏江淮衛。女子一腔血。寸鐵當剜廿就骸骨。煙身灰心不滅。心不滅。十里去。馥香如雪。同時長安傷妃嬪。果頭敗後俘命闕。九重怨責衣冠子。紅顏不伏詞喋喋。滿廷臣賊渾閒事。君王莫問奴失節。金魚朝官假且啞。私往皈婦何大黠。古今大義知者鮮。誰能獨伸天地間。嗜身何等嗤人污。鬚眉巾幗兩無顏。君不見涇之水。香心娘。清氣吹不散。化作冰與霜。梅氏五姐。洪勝可妻。黃巢賊兵逼。誓死不從。引刀自刎死。心香數日不滅。邑人祠祀。號香心五姐。

胡彬仲承璋台泉雲龍歌云。台山高。台泉清。天地開闢山有靈。龍爲師。雲爲弟。講學深柳文星聚。文星聚。歲三台光。列宿熒熒照廟廊。我來登山雲門開。書屋無人長莓苔。蹲踞怪石吼人來。雲龍隱現越觀臺。明嘉靖間。許文穆國嘗讀書台泉山。一時從遊俱登甲科。爲列卿時稱九進士。其書館以名雲龍書舍。

翟堯仙傳歙州刺史歌云。錦帆殿腳揚州樂。瓊花觀裏楊花落。太原公子揭裘來。羣雄爭逐鹿氛鄉。歙州刺史亦英雄。早識天命欣所託。妖氛一旦偏東南。獨拒危城當鎖鑰。嗟爾小醜敢紛紛。轉戰升揚鵲逐雀。功成拂衣朝天去。英名好配褒與鄂。隋大業末。左難當據涇。六年降唐。授歙州刺史。七年輔公祏反。圍歙州。難當嬰城自守。會李大亮兵至。合擊破之。

翟泉初惟虞翻戍云。文臺真英雄。伯符稱人子。可憐吳王權。亦是豚犬耳。不爲臣魏羞。却抱受謀恥。而使虞翻至於此。虞翻仕吳。以諫權[illegible]。踈吳王不從。坐徙丹陽涇縣。

遺民把釣吟云。五斗不折腰。一竿可避人。水西白雲灘。灘上釣遺民。柴桑一官何足云。掀天貴富如過塵。灘得釣臺高入雲。劉程之晉徵士。後棄官釣魚於水西白雲灘上。

桃潭送客行云。願爲潭上雲。片片逐客舟。願爲潭中水。點點隨舟流。汪倫不作萬巨死。客不來兮我心憂。李白詩。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之句。

廿一弟然乙琴高曲云。涇川城北栗溪峯。下有一洞開玲瓏。道是琴高修煉處。丹成御鯉培天風。我來訪古心怦怦。茫茫壁緒墟虛空。秦皇漢武謨今古。至今海上誇瀛蓬。君不見琴溪之山茹可採。琴溪之水鮮可膾。穢龍爭地上干霄。秋月春花勝事在。會凌絕頂嘯雲天。瑣瑣何須問樂淬。琴高山。邑北二十里。山岩絲繡道成。於此跨鯉上昇。其所遺藥滓化小魚。每歲三月。土人爭取之。

桓嶺屯軍行云。東漢聲鐘鼓。節義冠今古。斯滅茲氣赤。舊淡譚與午。清談誤我士大夫。執鄙吝者其誰乎。天心不隨天蓮剩。內史桓公裨將俞。江東妖氛侵山城。內史力搘忠吾涇。命俞將軍山頭戍。於今山錫桓公名。嗚呼一木支大廈。降賊多識時務者。男兒死耳甘同心。滿腔劍血終肯下。將軍如水公如源。涤酒祉鼓來荒村。賊已褫魄浩氣存。連呼殺賊起陶溫。

桃花潭送客行云。桃花潭上花如焚。潭外斜飛一片雲。片雲飛起不肯下。悠悠誰是汪倫者。踏歌古岸人無語。獨泛扁舟送花雨。

水西講學謠云。涇水之西講堂開。一時學者森如雷。人主出奴齊嘖嘖。揚波鼓浪姚江來。江之學金谿是。嗜主譚宗排朱子。朱子早年亦入禪。特編定論淆真似。世上誰識一塊金。改頭換面陽明祀。吁嗟乎。儒釋之辨紛茫茫。調停解悟中騎牆。忍使異學鳴荒唐。忠同洪水流汪洋。狂瀾手障百川東。紫陽于赦人尊崇。如何一席談經地。苔痕草色生淒風。嘉靖間。建陽明祠講其知之學。隆慶間更造往來學士荐紳。集大啓初。邑人追祀朱子。改稱朱王二先生祠。今存其名而已。

台泉雲龍歌云。台山石骨森巉巖。下澄活水涵波濤。幽人結宇山之椒。栽花種竹塵氛銷。獨立雲門雲飄飄。羣龍飛起攪海潮。便興陰雨生枯苗。我曾看龍飛高杳不可攀。天淡寥籟龍眉雨抽新條。解衣穿雲風瀟瀟。步殘斗牛睡僧歸。發出林濤響一聲遙。

多方怨云。四海分崩定於一。淨掩殘星開旭日。旭日初開光曈曨。不禁蜀犬無吠紅。前業之丰大度多。漢高不下弊弦歌。我朝開基周家厚。旗分八陣詰羣寇。大兵直壓江東南。百姓有過宥之三。涇人亦念王師恕。敢幸新恩間舊故。明尚皇帝養士深。獨無遺澤留人心。儒衣儒冠孔弟子。爲君爲父計生死。新天子開亦色寬。謂此遺黎應爾爾。倘其有告涇人士。與爾自新樂更始。盍歸乎來靜無譁。到今山水爛雲霞。四時佳興和風扇。優游不識多方怨。國朝順治二年。涇人迎舊令尹民興據城抗。王師城破。民興遁散。[illegible]

余陽侯辭云。伏羲一畫開天下。陽侯精純如龍馬。同時六佐羣廟讓。陽侯錫命掌江湖。陽侯死。死於水。靈不汨。水中起。滔天之怒不可拒。三江底定舜命禹。後來赤烏水過山。相傳祇剩三友屋。邑有三友坊云。赤烏二年之水。僅存三人。至今大雨積潦時。往往波濤滿山谷。龍作臂。蛟作肸。魚鱗鱗。從君游。村中伐鼓戴神頭。神不來兮我心憂。陽侯

時有陵陽鋼釣史。陵陽山名。在宣州涇縣。對俠曰陵陽侯。死于水。爲水神。所云陽侯之波是也。曾鞏鄰郡義伏觀六佐陽侯主江湖。

楚王怨云。雕雕山上苗。條忽移澗底。昔蔭百尺條。今逮澗邊水。男兒幸出帝王家。天生茅土供豪奢。韓常不踐犧篁蠶。胡爲遠徙天之涯。辭天闕兮道路賒。涉河洛兮歷淮沙。悲逐臣兮哀啼鴉。來至涇兮心如麻。君不見尺布糧斗粟存泣煮豆思剪桐。五百戶湯沐窮山深。誰識楚王宮。蕭蕭白楊生悲風。漢明帝永平十三年。楚王英有罪。廢徙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十四年。英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

石鼓山歌云。黃覺之西白馬東。一盤石鼓懸當中。團團如鏡瀉清空。灣灣如月孕琳宮。周王用以刊車攻。刀鑢不受磨礱。何年白鵠羈龍。茂先休伐蜀山桐。我防野祝旋不同。昔諸小兒鼓鴻蒙。或曰馮唐老龍鍾。鬪時擊鼓招賓從。或曰後主宴臣工。後庭花裏拷冬冬。茫茫千載無問處。慘淡蒼山自今古。我來徜徉山之傍。獨對空山擊石鼓。

桃潭送客行云。謫仙人在雲中走。一兩句詩天邊有。誰向雲天推落來。汪倫十年藏美酒。請君來。花爲君開。三百里涇川尋源。直到碧山崖。俠骨香酒一盃。無情桃片紛如雨。引君來又引君去。踏歌聲何時已。君行抱月還太虛。揮手一別千古矣。

六印加劍行云。觀文炳蔚開天曉。奎野五星光皎皎。山中半夜讀書人。挑斷塞燈春夢巧。龍泉影逼斗牛塞。六印纍纍加劍鞘。依稀記得神人意。幾回珍重索公擔。我聞文正萬十相。太宗御筆書屏上。只因鎖鑰重劍門。十人八入公且放。巍巍劍閣六度登。節鉞西南君股肱。蜀人少壯與公習。詠歌沐浴恩遺想。嗚呼人生骨相由天造。黃閣未登身已老。慈然記得夢中時。六印加劍公笑倒。宋工部侍郎張詠少夢人以六印加劍上。盡之。後治蜀凡六任。王旦稱萃十人代惟詠與李及宋相然亦皆公名臣。

森翠樓云。我所思兮翠溪山。山中人兮揮朱絃。蒼崖剩落苔鮮斑。樹籠溪兮竹罩園。長橋逶迤宣州路。野陰無人太守渡。太守騧馳家國艱。山中閉戶朝猶寤。指點森翠半沉吟。森翠中間定有人。此中其有人難真隱。亭亭不染世間塵。吁嗟乎士各有志不可強。揮毫題樓情快快。成仁取義從此往。山中人兮人不知。樓森森兮翠藹藹。淳熙間程炎子隱學高臺。文信國守宣州。引耶爲炎子名其樓曰森翠。

建康尉使溯云。愛莫知其惡漸染由來久。一旦太阿授。天下看一手。巍巍乾綱政府收。凜凜冰山堅且厚。御史側目飛霜寒。擬將白簡襯其袍。當時不聞天子詔。微解平章笑裏刀。笑裏刀。構莫測。南豪且向南中謫。向陽不改心似葵。觸奸終見面如鐵。平章大笑封刀來。建康取得首級回。忠臣血灑長江水。夜夜波濤鳴不已。元史典文尉平章乘勢怙權帷幄。建康尉防副使又三上書言朝廷得失。秉政矯詔命齎首來獻。

覲講彈云。朱衡烈烈乘奮輕。揮汗鼓經情缺掌。侍臣鑒擬聖躬勞。暫醉覲講亦非罔。壽寧小臣執簡爭。覲

講改恐經筵停。直彈元老存姑息。彈者不恕傍人驚。我聞黃公凜風節。坐鎮江西嘗鎖財。後來寧逝遭殺公。遂令章江浪染血。此事江志言之詳。國史家乘兩磨滅。斷以詩歌補殘缺。明黃傑進士觀政時。上疏論經筵月輟講事。劾奏寧王宸濠。同郡智之。被誣。忌者陷以朋黨。并劾傑推擬不祇。仍轉江公中。教授死。

嘲鹼嘆云。闖賊之禍縱。獻賊之禍橫。縱者上傾天。橫者下賊民。東南禍獻跡。西蜀無完城。積尸蛾眉巔。流血錦水濱。紫陽朱公哉守土。登城罵賊背首鼠。守死城。子死父。妻死夫。㕥死主。闔門死節何其苦。君何苦。勁節義解邁千古。朱俊爲嘉定知州。張獻忠陷蜀。城破。不屈。闔門殉難。

漢林既倡爲潩樂府。而同人又相與廣其題。爲懷古七絕。互相賡和。今摘其尤佳者於此。然乙陳焦蔡云。七日重生事已經。如何得位應孫吳。漢家赤帝秦家白。護蕤名流是識圖。晉書。吳永安四年。安吳縣焦先七日復生。穿塚而出。此爲晉代承漢故之家得位之群也。

秋霜閣云。冬月繁花夏月涼。芝蘭臭味鮑魚香。高人不作時宜想。落紙雲烟筆有霜。李白詩。五月思貂裘。謫書秋霜齋。宋謝傑句云。謫仙詩境書時作。

幾門云。屠龍詔下事非誇。不教田門一樹花。五世傳來幾昆弟。婚言勿聽報官家。唐太和六年。旌表使洪傳簡秦州詩萬桑五代同居。旌表其門。

儒門殉節云。東山砲落泮池焚。弟子先生死報恩。漫道廣文官舍冷。幾多熱血濺黌門。乙酉之役。訓數驗周戰園寨旗守泮。督先趙大中教諭洪傅數十人皆死之。

馬頭磯云。朵飛石立落淨潺。淨洗苔痕竹淚斑。此地不投文弔屈。孝陵遙望紫金山。明季初徵金聲倡義兵敗。門人江天乙勸之曰一泓清水可愛。聲大歎作色曰。大丈夫死當令天下見之。

兄子一賦神仙石云。一拳怪石碧羅傍。付說神仙到睡鄉。日暮行人誰駐足。勞勞車馬往來忙。神仙石。在縣北十里。上有仙人坐臥跡。

周將泉虬水西鐘云。水西鐘打晴黃昏。十八聲敲咽復吞。道是黃泉多黑路。爲撞一聲照歸魂。水西鐘。爲明吳人所鑄。俗有黃香情碧聲之昔亡者聞鐘路明也。鑄人撞鐘以十八聲節。

鄭漢林黃沙嶺云。一片黃沙萬仞巔。蒼崖古木舊山川。隋唐往跡今何在。落落荒村起暮煙。高空琵琶斷雲低。繡壺青帶碧水溪。此日臨風懷往事。樵夫指點夕陽西。當年用武古歙州。破賊黃沙骨滿邱。千載遊人尋舊壘。青山無語水東流。唐武德間。輔公祏反。舒州總管張鎮周擊公祏將陳當世於黃沙嶺。大破之。

夫人尖云。丹崖翠巘勢崢嶸。爲問夫人占幾峯。烈魄不隨陵谷變。一輪明月照青松。華以香心夫人得名。

宗墅塔云。煙雨亭邊景物多。鳥啼花落水橫拖。祇今古塔荒煙鎖。無復宗墅帶雨過。舊志謂水西塔最久著稱。蓋宗墅風雨時常來洗之。

吳子峻嶺赤烏水云。赤烏二載水稽天。鑿石誰人記歲年。我向湖山山頂望。蒼蒼煙雨暮相連。湖山石壁。舊傳有篆跡。赤

（烏二年水至此七字。）

十弟旻杜預花井云。投花當日亦尋常。花井名留萬古香。往事於今事可問。居人萬戶酌清涼。（花井近城西、相傳郭璞投花其中。故名。）

翟泉初泪釣鱉亭云。曾傳仙客垂綸處。卜築何年占一灣。却怪嚴陵成底事。猶留名姓在人間。（亭在水東。）落馬潭云。矢亡弦絕事何成。將軍落馬士呑聲。潭光染得忠臣血。一洗腥風萬古清。（相傳昔將落馬於此。故名。）

余蘭石云。不欺主將負朝廷。配食桓公廟有經。蘭石荒涼三尺塚。阿誰覓得哲人銘。（晉桓溫將殷余蘭石。守蘭石墓尚在其地。）長史宅云。道傍德政歎如林。峴首山前淚獨淋。果使作官遺愛在。豈能窝盜便無心。（唐長史李某殺後寄家於此。實為間盜賊事。盜感小人其室。）落星潭云。踏歌聲裏復舟停。欲向巖崖小結亭。豈是謫仙游月去。夜來留得一潭星。（唐李白云遊至此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築。有寄何昌浩詩。）

雲中字云。曾河書洛幾人傳。譎得無人亦枉然。好借承流峯頂力。盡成奇字上青天。（明萬曆二十七年。漲縣巖中見篆青霞四字。）（李賀嘗游此。又邑中有山名承流峯形尖如筆。因附之文筆峯。）閱邊圖云。九邊誰倚作長城。萬國呼來拜上卿。節鉞如林看不見。依稀壇上是書生。（明曹彥以戶科給事中奉命閱邊。出塞外繪圖獻於朝。）新城血云。血染孤城事莫非。新朝猶與表幽微。但將此志留天地。正氣猶成金帶圍。（明崇禎十三年。……乙酉之役。……等。拒城拒守。……破之。初從……。欽定明史……。初遲人……拒守。……大中等……。）

（嘗其事。）香烟結云。城烏夜夜泣殘痕。忍毒涅民爾獨存。歸作孟嘗投五體。香烟結裏認忠魂。（令尹民興主兵城破。民興遁。後奉使追錄國事于香烟中。見於……大中等。於上洋……民興亦以……。）

廿二弟雲翔五郎廟云。蕭蕭靈旗夜有光。英風不讓左雛當。如何青史難傳遺。却當年石五郎。（隋末石五郎佐任事。殺賊有功。居民為立廟再禱。）魯家坪云。義膽忠肝不可磨。先生意豈在孫吳。峨冠偉貌如生日。入夢猶稱漢大夫。（昔有人於此築地得古墳。夜夢一偉丈夫來曰。漢大夫魯肅也。因名魯家坪。）紫桃洞云。曾記當年射虎來。於今古洞書然開。仙源不遠難重到。惆悵雲封洞口隈。（舊山有獵者逐鹿。因得一洞。鄉書林名以紫桃。余以多病不能遊。故云。）甄塘云。磊磊一水隔城闉。南國何緣賦感甄。可有凌波仙女到。月明羅襪步無塵。（甄塘在城小東門外。相傳甄后生此。似未足信。）萬村渡云。萬村渡口越輕風。千尺桃潭水自東。但有汪倫曾可住。何須要問主人翁。（萬村。當伊此渡。萬曰。存案古渡。李白詩曰。千尺乃萬寸。非萬村也。萬不歸來二句一云。萬巨汪倫曾可住。何須爭作主人翁。）丁王廟云。大仙姑又小仙姑。洪偷書與馬偷書。竟村社鼓神祠在。華表歸來鶴有無。（廟在丁灣。祀丁令威。但謂何以祀令威。何以稱王。又傳昔有令威有二女。曰大仙姑。小仙姑。有二婢。曰洪偷書。馬偷書。語多不經。）

竹枝小詩殊難得。音節入古風味移人。使人咏其詩。如履其地。余有燕市竹枝。南昌竹枝。而於本邑闕如。亦未了事也。然名流雅詠。往往不乏。姑撮其佳者於此。鄭漢林云。琴溪橋畔季春初。茅店人臨綠水居。日暮兒童忙擘筍。呼娘和煮藥溪魚。西門溪水碧如油。湧石驅沙帶箭流。落日平灘鷗鷺宿。高桅鱗集買糧舟。（祁山水最險。）年來灣泚買糧多。劉子關前載幾何。只怕家鄉連日雨。灘乾難上綠山河。（湘舟小日則子。稍大曰鵰。……水淺故舟艇宜小者。）棠湖鎮巷泊羅匡。客上長街貨未裝。閒遣家山溪澀發。急尋水手打新擊。（船大者曰鵰。溪水大可行。遇灘不能上。必衆船協力。名曰打擊。）

葉存叔居仁云。糊湯骨鼎油濃。纖手爭穿五色絨。製得蠶蛾千百柄。連檣裝向趁江風。（油紙傘。兩傘。）周蒼泉云。琴溪竹筍味偏宜。正是樂清魚上時。小樣園書書往蹟。兩兩相逢思相思。（土人多以筍及琴魚為贈。）桑葉含芽尚未齊。綿包蠶子細如藜。憐渠春暖蠕蠕出。憐殺佳人五夜雞。蠶眠已起蠶忙。小婦梳頭大婦桑。放盡老姑慵早起。喃喃催逼炊黃粱。繅車初掉客南來。碧色銀絲堆滿勝湖州清水線。（俗訓絲為線。）土宜水色還風栽。（俗不分……）丙門正向大河邊。對面桃花弄曉烟。落日灘頭多欵乃。篙師爭上曾糧船。（河水多淺。瀍不易上。）麥畦疏圃上坊洲。竹樹桑麻浮復浮。衣飯貲家千百畝。山居空數橋千頭。（居民以橘為地利。）鄭保仲文能云。落星潭下水潺潺。小艇紛紛走馬來。閒遍護寶迎濁網。雪花撈起是金鮎。（落星潭有魚名雪花金鮎。土人貴石以爲……。）

鄭雲鵬（……魚路曰……）云。溪邊浣女弄秋天。砧杵聲聲鑿晚烟。驚見行人斜瞅轉。回頭低喚小姑前。三家村裏前書堂。聽得書聲氣也揚。田舍多收三斛麥。不教兒輩斷書香。又族人羽仲廷輝琥坑詩云。山裏人家底事忙。紛紛運石疊新塘。沿溪紙碓無停息。一片春聲撼夕陽。（邑人多以紙為生。）胡凌九放舟赤灘詩云。青蒼彌望蔽山邱。千尺深沈瀉綠油。小艇一篙無處著。白隨洄狀下中流。曲如鉤轉直如弦。急箭危流送客船。却下灘門望山色。遙遙月黛倚長天。周苍泉桃潭送客詩云。桃花潭水碧如油。蕩漾輕風箭似流。十樹垂楊縈兩岸。也勝緋作木蘭舟。皆深得竹枝之意。

涇水患為害最大。老河舊經水西山過。今移嘴減腳。百數十年矣。每遇洚潦。民有其魚之恐。康熙間。當事者欲復其故道。役民開河。此誠一勞永逸之計。水西僧元珊作改河竹枝詞十首。頗佳。有云。亂磔層層爽漫愁。五丁曾易索金牛。會須俯看雙丸濟。三寺旋生波底樓。鼻灣將變酒家村。兩岸重招白也魂。昨夜夢中開欵乃。軸艫雙到山門。柿樹灘頭爭灑網。遺民臺上重垂綸。準期淺淺桃花水。沙尾沙頭日數巡。蓋深有之之詞。然河竟不果成。

康熙戊子五月。大水入城。七月復大水。百姓困斃。胡凌九作詩傷之云。歲逆遭百六。天意厭行仁。遙雨彌漫漲。無垠。滑蛟方竊發。洪濤傾城闉。原市遊魚蝦。稻粱雜藝蘋。耕稼豈不勞。萬實空沉淪。吁嗟逃竄民。脫命惟一身。有如覆巢鳥。跼蹐栖荊榛。千錢易斗粟。由何忍朝昏。草根與木葉。吞嚼徒酸辛。強延且

夕命矜與死爲隣縱得來年熟不救今年貧我欲叫閶闔坐迴天地春斧柯不在手此情孰爲陳誰者司民牧談笑對吟呻慷慨激昂其諸少陵之詩史與

五十七年戊戌復大水居民漂沒水西紀村罹害尤酷有馬氏者人屋蕩然無存翌日水退僅遇救得生無一失者亦異事也釋元理有紀事詩云水西桃花洲茅簷六十戶而無一以存人人皆上樹號呼覓船來懸綠命何護馬氏羅其殃人屋東流付三日各生還一家驗相顧人耶是鬼耶闔閭大驚怖

元理號冀文喜與諸文士相接吟詠無虛日一日睡起口占一絕云睡起松風理舊編此心未老雪盈顚閑吟花月三千首虛費工夫四十年自是絕口不復作詩

逕川詩話卷下

王荆公始爲集句夢溪筆談爲稱之余不揣鄙陋集昌谷詩爲三十律割裂補綴不足觀也而蒼泉風子獨好而爲之序其詞則擬於奴僕命騷矣序曰自錦囊句杳雖工倣詭之章昌谷風遙誰識離奇之作掣鯨魚於碧海浪蹴波吞綴翡翠於蘭苕花迎柳笑天吳紫鳳顚倒以成奇牛鬼蛇神譎怪靈而取異穠纖樂府沈約無顏奴僕騷經靈均失步若夫長謠短句韓有鴻篇至於五音七言皆無近體雅牙信曲困如韻靑子而回甜流麗洪柔何若舐唇霜而卽味要必集分裁而製錦聯斷壁而成圓句摘卓讚叶宮商之雅響鯨鏗春麗敷對偶之精工始爲藝苑奇觀方作詞壇創格然而玉樓赴召嘔來心血無多白骨投閑老去詩魂頓失粉畫僅遺四卷綠牽未滿千篇倘骨換形移寧免拘牽之病而桃僵李代寧無捍格之情故嗟客難于伸牋哲人因之束手乃有逸儀俊士天水王孫吐白鳳於胸中振春華於筆底深情似水灌塵垢於滄浪逸氣如蘭探芬芳於幽谷年年宋玉賦許悲秋歲歲江郎偏工賦恨摘錢錢之小引筵上高秋哭滄海之寒濤簾間曉月是以夢奉禮於孤衾接隴西以素紙徵奇集異直如自立爐錘網略抽精幾若別成機軸律分三十偏多啽囈之詞情有萬千大作凄涼之調爾乃銅仙辭漢鉛水如波玉虎牽絲迴腸似轆靑天易老咸陽戈下難回碧海無情精衛塡來不滿芙蓉宮畔皆多失意之人鸚鵡亂頭盡是

埋香之侶秦淸商子別殿淚掩長蛾發素月於長廊愁添雙鳳爾其綠波點黛泛桂棹於蒼梧芳草含烟傷春聽於紫陌寄嶺頭之寒蕊五夜懷人折灞口之長條三春贈遠至若井徑道寒易水歌殘寒風多蕭瑟之聲壯士有難還之候白冠寄傲望燕闕以含悲古鐵無鉏葬秦庭而抱怨心寒髮指曠代如生骨裂目張千年有色若其漢宮漏永塤篪鬪淸難售魏闕春闌過悼蒲塘曉寫撥琵琶而成別怨淚灑炎塵示衾枕而寄餘思悄消黑夜及其欲賦玉環而遣悶實託飛燕以傳聲同隔水之爭流前車不遠類龍鬚之婦嗟取鑒非遙驪山湯邊會有高軒遐至曲江花下曾經細馬馱來金雞夜隕異相雜穠鐵馬宵鳴妖星作祲嗟蛾眉之不保嘆鬢鬟之何存骨葬塞郊夜夜梨花冷去香消古驛年年麥飯澆殘爾迺凄涼山青水綠雲愁寂寞花落鳥啼似此不一之情分題掇拾難回之恨遂句蒐羅頗成意外之安排盡易前人之面目然而空外傳聲幻中寄想移宮變徵雖泥轉昔之陳言會意象形宮賴畫衰之別解僕半生淪落早歲牢騷紙上殘愁不解河魚之腹疾毫端寫怨難回窮鳥之寒號毋成短曲而舒懷常擬長歌以當笑乃同君結好金石難渝借子言歡始終不變香爐茗碗曾於雨後嘲謔酒杜詩壇其向溪邊盟盡集雜詞以見示呵壁問天合奇句以相投縛船屈鬼算來千年少並羨君無乃佃乎對此百感交生笑我實非達者

蒼泉名虬一字滄潛工詩善窮竟不偶以死余哭之有句云屈子才華千古淚賈生事業一生心手擇萬賈生貧死山水於今遺好音所著有樂亭詩草

翟非熊賜履精筆勁善草書所著淸閑詩草余同門友魯亮儕裕之序之曰非熊氣高志傲負兼人力所日夕孳孳者萬人敵耳向使非熊而早遇於時率千壯士橫行於烏斯靑海間梨庭蹀頸之績可湊也夫何至衣食奔走白其首不得一遷日啾啾焉伴候蟲一吟而於牖下終也因憶余少壯時與非熊亮儕等同集於秦淮水閣非熊於酒閑自矜其技而亮儕忽曰子殆無用人也同儕從聞之亮儕曰非熊工詩有文而不能時文精草書而不能小楷善步戰而不能馬戰豈非無用人耶時非熊方飲不覺杯落於席明日萬開橋亮來閉之賦一詩以解嘲云學書學劍兩無成潦倒儒生氣未馴太息髀間新有肉於今海宇淨無塵後非熊有寄亮儕詩云思極不知云難忘最我勤亦謂此也今讀此序殆亦自悔其失言耶

非熊又有江上寄亮儕詩云節換驚幽怨離羣獨念兄年華何處詠木葉不同聲迢遞書難寄相將遠道行南中多異路未周草堂名格律高古在王孟之間非熊五言如木葉洞庭下芙蓉秋水清清十月籟烟薄萬家樓帆轉隨紅葉灘回走白沙家貧如病葉人老似秋天空林孤宿鳥冷月浸危樓疎夢空階破深衷幽草分語尤雋永

樂存叔幼有天才之日嘗讀諸葛忠武侯集感而賦詩人競美其三四奇警余尤推賞結一語以爲可以直追工部衆或不然然自當有知之者詩曰赤伏灰寒不可支鞠躬盡瘁更奚辭老臣劍外崎嶇日孺子宮中酔夢時蜀婦至今猶縞髻晉宮終古不蛾眉蒼茫天地心何似月冷霜飛誦出師

存叔天懷磊落敏異絕人嘗有句云讀書自許眼光孤識者知其不爲白衆又大雪和坡老韻有云窗前斷折幾枝梅夜聲聲刁斗嚴新竹支離阮籍老松剝落嵇無顚螟蝗入土空成熱雖鷄雖寒不傍簷

自笑狂夫狂不了攜壺欲上玉山尖尤可想見其慷慨激昂不同凡俗之致也

存叔五言如毎逢溪一曲不盡綠千重潮聲京口渡春色秣陵關七言如掠眼浪擲千頃白迎人山吐數峰青遠道情歸霜人貫寒更起舞月隨人雄健清新並臻其妙

霖及三（霖思）讀書蒜山余同宛陵張鼎若（字七）訪之相逢一笑遂成莫逆余有句云閉門客到處深柳鶯啼時花落青苔徑人吟白雪詩蓋紀其時與事也鼎若亦能詩後有寄懷及三詩云時憶讀書處青峯暎碧溪香臺孤磬發夏木亂鶯啼攤卷雲陰淨敲吟月色低暮山山下路夢到不曾迷亦謂此耳

及三歲暮將歸過余書屋值天雪留宿同人集飲賦寒天留遠客之詩以贈其行余得留字云如此寒天色行行且復留朔風吹遠客別意逼三秋細味杯中蟻應憐江上鷗他鄉能有酒莫聽聽驪裘及三酬詩得寒字云歲暮歸心迫真成握手難已同十日飲更永一朝歡馬繫霜蹄蹴輪投露井寒其如遊子意兩雪路漫漫

及三五言如日月愁中度山川夢裏過硯墨和冰洗爐香宿火然七言如客中自是依人苦世上誰如行路難拙似我應貧到老才知君笑老遲貧性拙原知高卧是途窮始悔遠遊非鏡裏新霜雙鬢滿門前舊雨一宵疎深得中晚之意

聞蕃泉有贈別寉及三詩四絕甚佳今錄於此種薯新知忽路岐殘燈相對正堪悲峯頭落日聯吟處無限風流屬阿誰　正値秋風落葉天斷腸人望別離船西窗竹雨高吟夕休忘寒燈對榻眠　文章冰雪慨君靜骨毅崛疎愛我狂今日雨淵分袂後相思兩地可同腸　爲別華陽陶隱君翠微深處把奇文他年嶺上留佳話猶鎖松窗數段雲

蕃泉以拔俗之才蓋世之氣困於繩尺不青一衿而好客縱酒以詩自豪極困窮而不悔嘗元旦獨酌賦詩自嘲激昂慷慨余友其詩有云總是窮途休便哭任他長恨不須歌又云春風曾不厭寒庭并與先生兩眼青蓋所以解之慰之惜其以此竟天其天年也余宦情久淡蒙以高堂白髮自貴溪遷晉州意不樂赴友人胡凌九作詩相規余感其意爲錄於此詩曰平生勵名義所要非無仕長揖謝公卿肯爲五斗米鳳翔失高梧乃在荊之棘江湖二十年崎嶇未云已循資稍一遷惜此天下士頗聞自南來攀轅啼赤子未心終不渝澄江瀉寒水明鏡無停暉牛刀有長技勉旃良吏心側耳新政美勿謂官不達棠堂州刺史勿謂年已邁五十服官始行矣卓魯勸三公將屈指凌九五言如風高秋日瘦雲重暮天低遠烟銜日出公翠拂天來七言如坐久星河橋病眼夜深風露濕霜鬢踏入蕉心千轉上水流劍脊兩崖分（過大雲山）山逼猿心烽火近渠通鷁口水源清（廣州道上）江南岸觸山當岸潮淡浦雲低樹接天（平山堂）壯麗雄渾真得盛唐氣韻又拜郭林宗墓云碑自中郎傳絕筆人惟元禮是知音用事尤爲精切

凌九涼州道上得句云迸火出奔蹄自謂非履其地不知其妙

詩人多窮古言之矣而吾溪尤甚且以地居山僻名不出於閭巷而加以志高性傲無名公巨卿爲之揚譽有沒沒終世焉耳廿一弟綬乙用聊賞士鈞作邑中七賓士詩以志其概其所賦自漢林外皆未能免

於此余故全錄之庶幾亦有知者詩曰輕生從古貴一朝失所依困龍倦獺笑釜火爭流噬驚起鐵羽翮不及蓬蒿飛茫茫海宇闊骨傲無從歸劉伶日沉飲陶潛時苦飢攤書哭宿草鄭子勤余悲（鄭慶辰字大樞）士何溝窮餓周子本華軒落拓歸守所嗜好追梁園雄文高壘壘俠氣生雲烟倚馬萬言賦專家費研骨相長撼軻縱酒日放言豈惟今之傑抑亦古所賢（周虬字曾潛）昔我同門友並坐鼓瑤琴相娛無俗調相賞無知音古樂人不愛顏樂誰共尋仰瞻箕與斗無疑亦無斟脩然行吾介不以易所欽一別成永訣至今難爲心（程嘉績字益友）驥偏服鹽車殊不得驅騁零落南亭子有唱莫與酬覃精注蟲魚鼎篆窮夏周材大萬牛重道困八口憂儲何須擔石伏生老同儔知君抱獨契歸我肆冥求（鄭康林字相如屏號南亭）仲方今老矣與世曾無干坐擁千卷書如專百城官壯心灰未盡白髮強加餐加餐兼進酒從春至歲寒身困得道亨心泰任凋顏龍鍾同我病風雨倍相關（再叔侄楽字仲方）宅三眞俊秀而乃困蒿萊才自縱勞益文尚以窮工漢皋嫉買少渤海任老雄不作時賢想長與古人同彭令非諧俗致酒先楓通遇合本偶爾一起雲風從（弟廷俊字宅三）我同龍鍾甚未得乞一州希天才似儻而豈泉石傳氣成輕一擲心仙納九流少飲得趣味閒來忘喜憂曲高和者寡有美世亦酬公孫起布衣黽勉追前修（輕三希字天別號心仙）

辛酉之秋廿一復與浙試聞命恭紀有句云老馬知前路重來尚故吾醉恆軒梅推其簡勁

余爲館陶時館陶紳士延一高手畫士圖館陶故蹟十二事爲屛以贈雖略倣周昉士女之意惜氣韻不高落叢家寘曰耳廿乙見而愛之每幅爲賦一詩不拘古律其段干木踰垣一首最佳王前之風其合矣士立談取卿相耳進必以禮退以義賢人守此介不易嬉而甚焉其段干門到賢侯獨踰垣毋乃奉民入無用孰決而起支坤乾是時功利之害深非此瞑眩滌人心充來盡暴揮淋淋高風勁而清瑤琴更欲移作明王箴深得古樂府之意

雨夜督小兒聖習詩經正喃喃聞諸弟見過各授以詩廿乙句云弟兄句步三春草父子經傳一盞燈柔其推爲雅切

廿乙又有答廿二句云懷新小草爲誰綠得意閒花不著名漢林極賞此二句

四弟雲翔（雲翔與余同祖行四同曾祖行廿二）省余於奉新官署偕樹庭關告歸旋里留詩四章言情最爲楚楚詩云寄棲拜別反江東幾載相思濟路窮千里信昔驚曉夢一衾唱和愛清風均沾雨露歌明主獨向溪山嘯老翁此去非徒憐病骨還愁白髮守庭中半年聚處樹離情兩地牽連又反旌餐飯頻加酬劇邑精神留取赴前程霄雲臥日遙憐弟祝膳趨庭應代兄把酒莫垂兒女涕由來大孝是揚名寒江颯颯拂貂裘爲憶親闈泛客舟一子趨承三白髮七年來往四濟秋月明鈴閣瑤琴寂霜滿牙檣玉笛幽何日對床尋舊約懷情風雨兩悠悠終軍壯志已蹉跎宦況元方近若何衛渚五年鴻雁集新與七載鳳麟多綸音指日趨金殿槐闈迎風待玉珂（見謂）謝徹釋職守遺征重與矢高歌

廿二五言。如高歌明月夜。孤艇異鄉春。市烟人語亂。漁火笛聲歸。葉希千樹瘦。雲去一峯孤。七言如老去每愁冬節近。貧來自覺故人稀。愁聽雁叫西風急。起舞雞聲夜雨多。砧聲向月千家杵。雁影衝雲一字飛。並饒風格。

中秋夜。鄭漢林葉千里弟雲翔姪希天見過。銅枯鏡中桂題。限韻賦詩。雲翔詩先成。異香浮動碧霄空。移向蟾宮似月宮。連理有枝交水上。霓裳無曲度雲中。欲攀蟾窟天疑近。笑折仙花路轉窮。莫對驚光更惆悵。一年開謝豈人工。衆皆賞其工妙有鳥之鵲筆者。沈補蘿鳳。江陰人。精鑒別。善書畫。乾隆甲子。來攝涇篆。出幽亭三友圖索題。三友者。補蘿暨金壇王盧舟新建裘魯青而三也。圖作於補蘿之族兄松年在雍正時。今已數十年。裘王皆即世矣。補蘿每一展卷。必泫然太息。余感其意。爲作短章。以附卷末。幷贈其行。其詩曰。補蘿今於涇大似羅邱米。書畫滿船來文石疊袖裏。余本下邑民。謬爲補蘿喜。高情總遠韻。妙論瀾盧霄。佳者遊京師。走訊盧舟子。盧舟官黃門。乃抱相門恥。短章據夙抱。宦如敝屣背。皆愛其文。問字蒙裁紙。盧舟曰不然。未逢補蘿耳。嗣又遊西江。數載裘氏里。樓閣連城陰。奕葉詩金紫。誰能披淸流。魯青屈一指。我欲訪其人。道云官裏死。太息伊人亡。蕭條空洪水。鄉國五十年。未遇天下士。晚乃倦於遊。還山逐蓬藟。誰知泥憶雲。歸求道在邇。今君逢補蘿。留盧霄然起。斷壁捆於泥。驚乃栖乎杞。粹然抱大化。偶亦遊小技。因憶盧舟言。回首嘆爾爾。欣感與執鞭。屈指爲進履。因得窺瑤函。備見三友美。補蘿時年少。王裘與肩比。城中鼎足懸。海外神山峙。開圖露精英。雙淚落紈綺。茫茫四海中。悄然悲知己。吁嗟補蘿翁。五十而致仕。轉旋陵陽間。三仕還三已。何戀釜中魚。況此槐安蟻。櫻筍及鰣魚。海鄉饒滯旨。(補蘿作柳村漁樂圖以貽舍弟季重自題四絕於上。有句云。來年四月蘆芽長。櫻筍鰣魚喚不休。)拂袖歸去來。無重吾膝累。臨別獻巴人。響之河東豕。脈歷書所遺。下士笑於哆。余性不耐蠅書。以草法書一卷報之。補蘿得之大喜。乃自以小楷書之圖後。

世多謂官貪虎變。此殊不然。補蘿下車以來。廉潔自愛。衆所共知。一夜忽有虎入城。止於縣堂。涇雖山邑。此亦非恆有之異也。補蘿作山君圖。而題其上曰。乾隆九載三月十日。余權蘭石任。越五日旣望。夜雨如晦。次日早。忽報有虎跡數十。在上堂之前。追其蹤。入北門跳踰十數闉墻而來。出西門渡河而去。今獵戶搜取山中。不復得其蹤跡矣。因圖此以記異。爲之贊曰。虎兮虎兮宜竄山谷。渴飲淸泉。饑餐野畜。曾歐劉晃以遠斅。亦應法難而馴伏。今豈苛政之猛於爾也。而城市亦不妨乎馳逐。抑當終以法除。而未易可言德伏。則爾尙率穉類以遁藏。毋徒齎吾獵者長鎗與利鏃。補蘿與舍弟季重最友善。即以是圖爲贈。今藏於家。

補蘿將涇家四月而去。同人皆有詩贈行。惟舍弟季重(文耆)一首最妙。詩曰。攀轅無計爲踟躕。宦海茫茫盡畏途。好向林泉容小隱。何妨詩畫老名儒。歸舟不厭餐櫻筍。別浦誰堪聽鷓鴣。從此相思天海闊。君山縹渺立蓬壺。

李晴江方膺。畫一竹致補蘿。以見寄。題一絕於上云。此老風霜數十年。亭亭瘦骨向江天。未知舊恨多愁者。臨別於今可黯然。時補蘿將去。故云。今藏於家。

季重又有次韻答補蘿一絕云。漁舠烟柳邊村灣。盧笠滑蓑華妙刪。門外不知春幾許。且從畫裏看靑山。風致極佳。

葉千里。總角友也。辛未會試榜發。成進士。而千里已於榜前一日卒矣。余哭之以詩。有句云。山遙水遠家何在。竹實桐花鳳不知。蓋反用張祜竹死桐枯鳳不來之句。聲譽不遠。而悲則何窮耶。

俞幽野(文綸)以事赴郡。道途所見而作詩曰。魚脫網。深得杜陵樂天新樂府之遺。余以其設爲問答。詞意明白。故不復登。次其事。詩曰。終日河邊立。舉網無一魚。頭髮半黑白。驚目但歎噓。二客旁觀久。汝事何乃疎。水深案衣濕。無事空蹰躇。二客那得知。我本事詩書。薄田數百畝。家中頗有餘。一旦付河伯。征輸復不除。自顧無生理。聊舉此漁藥。盡且具災傷。餘口可緩糧。我欲叩縣宰。縣宰如虎狼。但自肆吞劉。那管人災傷。此言一出口。禍機懵已藏。一客顏怫悅。一客意彷徨。二客默無語。歸途循夕陽。去去一客返。汝言大不祥。若爲汝父母。汝言肆顛狂。不知不是罪。若或不能忘。問君汝何人。云是府正堂。長跪謝公祖。淚滿頭下搶。便可作歸計。做或致貪臭。寒風入夜急。惡役鳴銀鐺。遣遣肆搜尋。盡室去他鄉。太守一言示。涸轍離困湯。太守者誰氏。李公名本樟。

章夔九(鳳韺)善詩。每有事外遠致。嘗賦落花云。禁風迴雪歸輕盈。芳草連天慘別情。一徑綠遮沾酒旆。半肩紅歇賣花聲。只和好景惟三月。不奈消魂在五更。何處埋香同永恨。宮人斜畔又淸明。五六頗得味外味。殆司空表聖所謂羚羊掛角無迹可求者耶。

萬枚卜明府。三泣吾涇。其再任以內艱去。三任以外艱去。臨行以詩爲別。余即次其韻以贈行。有句云。解組兩逢天地否。維侯三佐水雷屯。枚卜極推與切。復以詩來酬。有呼天人載滿船月惜別詩吟一笛風之句。亦淸婉可人。枚卜名世寧。江陵人。工書。

釋寶宗(耕雲)幕山僧。工書善詩。以望海詩得名。詩云。澎湃匯萬川。蒼茫一片煙。浮槎憶此日。鞭石自何年。有島多藏圖。無涯恐墮天。曾經三淺後。待爾作桑田。所至縉紳皆與相接。歸自金陵。余與鄭傳與梓林雲階沈碩來馬海門暨舍弟雲翔季重宅三再姪穎存。同擠棹迎之。寶宗出鳩江贈別諸詩相賞。同人相與分韻賦詩。余分得八庚云。南國名流合有卿。放歌日日盼歸程。鳥啼竹院披雲入。人踏花橋倒屣迎。舊友刺留溪月飲。與君重韶石頭城。鳩江社侶休相妬。惠遠陶家是舊盟。

寶宗每成一詩。推敲累日。然乙常笑之。以爲賈島之流。若佛印參寥。必不若是。寶宗笑應之曰。唐人固當勝宋。寶宗七言有巢鶴不聯荒徑樹。數鴉還閉夕陽門。劍麻瀟衡裁春雪。老桅爐香話夕暉之句。並淸遠有致。

沈碩來名行森。余世弟也。詩入中晚。於宋尤近。放翁五言如紙破留邊月。籬欹竹引風。人情多白眼。書味薄黃金。衣霜常悔典。書亂急謀函。七言如自顧病身多感舊。更逢好節便生嗟。舊書只當違乘火。對竹常如接晉人。三日住城三日寺。一生耕讀一生仙。書不療饑香忍斷。貪如脫俗骨猶仙。雨肥野蕨爭鑽地。風走村烟壓斷山。青鉄不用金皆土。白首無名草亦人。過澗路香蕭有麝。到門客熟犬無驚。皆名雋有味。而

賦立秋夜句云。暗雨低螢照。微風變樹聲。此聯尤妙。所著有破窗吟。

頎來牙痛賦詩云。病與貧宜饕粥好。姪希天極愛此句。爲續之云。病與貧宜饕粥好。此君妙句更宜人。年來無病常饕粥。笑我無緣得掩貧。

希天咏背面美人得句云。舟中西子歸吳日。馬上昭君出塞時。一時傳誦。推爲絕唱。

鄭倬與秀才。與釋賓宗同年月日時生。又俱以詩鳴。相交最篤。年三十。頎來作詩合壽之云。最是奇逢此日筵。共成花甲豈徒然。三生石上遺蹤璧。一箇時間隔兩仙。儒釋不分眞意氣。詩文幷合舊因緣。只疑窮劫君平算。且辦陰醻莫計年。

都惇成陶丁於詠物。偶記其白貓一章云。百錢休論價平常。青消得託此夜長。一幅舞雲裁短紵。五更落月作雕梁。啣魚有影窺冰甕。撲蝶無聲過粉牆。幾度花間覓不見。定應眠向繡毯傍。

少年留心科舉。不嘗以吟詠分其文思。制藝盛而詩道微。有由然也。然使人人皆詩。又豈有詩乎哉。茫茫今昔。來者其誰。以余所見。若胡韻仲照翟承繪維於姪審常大勳舊雨良再姪沉萱帥穎存友皆後來之秀也。

先伯祖環石公。年方弱冠。即操選於金陵。所刻八宗師考卷大雅集諸本。皆不脛而走四方。詩壁賢書。以中翰令館陶。再遷秦新。調繁貴溪。擢晉州。以憂歸。遂不復出。居家惟杜門著述。以詩文提唱後學。一邑翕風烝烝與起。所著環石詩鈔八卷已刻以問世矣。今年春。余既有涇川叢書之役。屬諸弟姪檢遺稿。復得此三卷於故篋中。所紀皆舊聞軼事。以及諸前輩搜奇弔古之作。既足備一邑之典故。而往來贈答。奇篇警句。亦無不萃而集焉。蓋百數十年以來之文獻所徵。天不忍使之埋沒於蠹魚灰燼之中。而騰躍而出者也。爰不勝欣喜而付之梓。嘉慶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姪孫紹祖謹識。

圍爐詩話

吳喬述

圍爐詩話自序

人心感於境遇而哀樂情動詩意以生達其意以成章則爲六義三百篇之大旨也其所以失亡者由乎詩人爲之何也雅頌專關朝廷非所當責風乃閭閻田野所得與而自漢以來無復採風問俗六義亡半唐詩最盛惟興比賦不違乎騷而已五代中原雲擾斯文道盡吳蜀獨存吟咏而皆專意于詞其立言也流連光彩鮮興比而多賦宋雖詩詞並行而未有見及于比興之亡者也然而言能達意賦義猶存宏嘉之復古者不知詩當有意亦不知有六義之孰存孰亡惟崇聲色高自標置夫既無意則詞無主宰紕繆不稽并賦義而亡之攻擊者止咎其措詞之失皆以燕伐燕者也詩非天降非地出人爲之也爲之者人而壞之者又將焉諉枯窮之夫無一可以自達唯高談大笑聊足適懷而古今事之可以騁高談發大笑者孰過于無自心無六義之詩辛酉冬寐梗都門與東海諸英俊圍爐取煖啖爆栗烹苦茶笑言飆舉無復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錄之時日既積遂得六卷命之曰圍爐詩話一生困阨息交絕游惟常熟馮定遠班吾邑賀黃公裳所見多合皎然詩式持論甚高而止在字句間宋人淺于詩而好作詩話邇言是爭貽悞後世不鑑二君所說遠甚蓋詩自漢魏屢變而成唐體其間曲折既微且繁不易測識嚴滄浪學識淺狹而言論似乎元妙最易惑人詩人于盛唐詩雖相推重非盡知作詩之本末于中晚詩非輕忽則惑溺亦未究升降之所以然宋人詩集甚多不耐讀而又不能不讀實爲苦事定遠于古詩唐體

妙有神解著有一卷以斥嚴氏之謬黃公載酒園詩話三卷深得三唐作者之意明破兩宋膏肓讀之則宋詩可不讀此中載其精要者而實嘗讀書者也嗟乎事貴有益于身耳則美成獻蔡京詩曰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官禮樂中遂致通顯詩如是者至矣衰朽謬語何足算乎修齡氏吳喬序

圍爐詩話卷之一

清崑山吳　喬修齡氏述

漢魏之詩正大高古漢謂自枚乘至中郎（枚詩九十首其中亦有東漢人詩也）魏謂思王至阮公正謂不淫不傷大謂非嘆老嗟卑高謂無放言細語古謂不束于韻不束于粘綴不束于聲病不束于對偶如是之謂雅不如是之謂俗而俗又有微甚之辨兩晉之詩漸有偶句至沈宋而極齊梁始有聲病至唐律而極宮體始淫至晚唐而極休文作韻其時詩人亦不遵用唐以立功令始用于詩至步韻而極五柳以小言寓意晚唐爲甚至宋而極餘則互有之此詩道古今之大端也詩道不出乎變復變謂變古復謂復古變乃能復復乃能變非二道也漢魏詩甚高變三百篇之四言爲五言而能復其淳正盛唐詩亦甚高變漢魏之古體爲唐體而能復其高雅變六朝之綺麗爲渾成而能復其挺秀藝至此尚矣晉宋至陳隋大歷至唐末變多于復不免于流而猶不違于復故多名篇此後難言之矣宋人惟變不復唐人之詩意盡亡明人惟復不變遂爲叔敖之優孟二百年來非宋則明非明則宋而皆自以爲唐詩試讀金正希舉業文不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無違世之俗情惟發己意故也詩可知矣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詩有魔鬼宮體淫哇齊梁至初唐之魔鬼也打油釘鉸晚唐兩宋之魔鬼也木偶被文繡宏嘉之魔鬼也今日兼有之問曰丈既知俗病與魔鬼詩宜盡蛻之矣答曰談何容易宏嘉之魔鬼實能淨盡蛻之餘則

五十餘年。全在其中行坐寢食。近乃覺之。而衰病無可進矣。正大高古之詩。有來生在。言此欲使英年有志節者。早自覺悟。毋若翁之憤憒一生。悔無所及耳。

問曰。詩在今日。以何者爲急務。答曰。有有詞無意之詩。二百年來。習以成風。全不覺悟。無意則賦尙不成。何況比興。葉文敏公論古文。余曰。以意求古人則近。以詞求古人則遠。公深然之。詩不容有異也。唐詩有意。而託比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詩亦有意。惟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瞎盛唐詩。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直是木偶被文繡耳。此病二萬萌之。宏嘉大盛。識者祇斥其措詞之不倫。而不言其無意之爲病。是以宏嘉習氣。至今流注人心。隱伏不覺。習氣如乳母衣。縱經灰滌。終有乳氣。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詩意之所在者。卽宏嘉習氣也。若詩句中無中原。吾黨。鳳凰臺。鳷鵲觀。自以爲脫去宏嘉惡道。不亦易乎。此病之難于解免。更自有故。詩乃心聲。非關人事。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乃足爲詩。六朝之詩雖綺靡。而此意不大失。自唐以詩取士。遂關人事。故省試詩有膚殼語。士子又有行卷。又有投贈。溢美獻佞之詩。自此多矣。美刺爲興觀之本。溢美獻佞。尙可謂之詩乎。子美于哥舒翰。先美後刺。後人嫌之。如李頎之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已宛然明之應酬詩矣。詩之泛濫。實始于唐人。言近體詩。不得不宗之耳。

所謂詩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者。唐人作詩。惟適己意。不索人知其意。亦不索人之說好。如義山有感二長律。爲甘露之變而作。則重有感七律。無別意可知。何以遠至七百年後。錢夕公始能注釋之耶。意尙不知。識知好惡。蓋人心隱曲處。不能已于言。又不欲明告于人。故發于吟詠。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唐人能不失此意。宋人作詩。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達。明人更欲人人見好。自必流于鋪錦綉爛。有詞無意之途。晩盛唐詩泛濫天下。貽禍二百餘年。學者以爲當然。唐人詩道。自此絕矣。

詩非一途。得入。景龍開寶之詩。端重。能養人器度。而不能發人心光。大歷開成之詩。深銳。能發人心光。而亦傷人器度。所以學景龍開寶者。心光難發。大都滯于皮毛。學大歷開成者。器度易傷。不免流于險隘。人能以大歷開成發其心光。而後以景龍開寶養其器度。庶爲得之。人誰有此工力。所以開寶而後。更無其詩也。問曰。若然則開寶人于何處發其心光耶。余愧謝曰。此執後世人之病。察脈擬方也。昔謂太高。須起李杜高岑以答之。

明初之詩。娟秀平淺而已。李獻吉岸然以盛唐自命。韓山童之稱宋裔也。無目者駭而宗之。以爲李杜復生。高岑再起。有詞無意之習已成。性情吟詠之道。化爲異物。何仲默。李于鱗。王元美。承獻吉之流氣者也。牛鳴驢鳴。其聲震耳。肯爲人所駭聞。數十年前。蛙聲蟬噪。亦復主盟中夏。然蛙聲止誤流俗。阿師牛驢。實賴有志之士。習盛唐高名故也。

詩文有雅學。有俗學。雅學大費工力。眞實而闇然。見者無識。不便于人事之用。俗學不費工力。虛僞而的然。悅衆目。便于人事之用。世之知詩者難得。故雅學之門。可以羅雀。後鮮繼者。俗學之門。簫鼓如雷。衣鉢不絕。如震川元美。時同地近。震川却播荒村。後之學其文者無幾。元美奔走天下。至今尊奉之。作艷溉

餘香。苟爲身計。則繡文不如倚市門。無奈惟人不能飲酒。有目者不能瞑而執杖取道耳。人欲應酬。俗學其藝。若欲見古先作者之意。非棄俗學如糞穢之不可嚮邇。不能見也。

以唐明言之。唐詩爲雅。明詩爲俗。以古體唐體言之。古體爲雅。唐體爲俗。以絕句律詩言之。絕句爲雅。律詩爲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猶雅。七律爲俗。以古律唐律言之。古律猶雅。唐律爲俗。

詩乃心聲。心日進于三教百家之言。則詩思月異而歲不同。此子美之讀書破萬卷也。惟留心于風雲月露。則爲李諤之所譏者而已。人于順逆境遇。所動情思。皆是詩材。子美之詩多得于此。人不能然。失却好詩。及至作詩。了無意思。惟學古人句樣而已。

詩如陶淵明之涵冶性情。杜子美之憂君愛國者。契于三百篇。上也。如李太白之遺棄塵事。放曠物表者。契于莊列。爲次之。怡情景物。優閒自適者。又次之。嘆老嗟卑者。又次之。留連聲色者。又次之。攀緣貴要者爲下。而皆發于自心。雖有高下。不失爲詩。惟人事之用者。同于畫眉酒檀。不足爲詩。

禪者云。凡人胸中惡知惡見如臭糟瓶。若不傾去。清水洗淨。百物入中。皆成臭惡。二李習氣亦然。人若存彼絲忽于胸中。任學古詩唐詩。只成二李之詩。

青樓狹邪。良家子一入其門。身心俱變。縱欲從良。無由自脫。甚至甘爲倡鴇。誑誘假女者。二李詩絕無意義。惟事聲色。看之見好。爲之易成。又冒盛唐之名。易于眩人。淺夫不察。一飲狂泉。終身苦海。及乎伎倆已成。縱識得唐人門徑。而下筆終不能脫舊調。始進之路。可不愼哉。友人犯此者不少。故謹記之。

高廷禮惟見唐人殼子。立大家之名。誤殺宏嘉人。四肢麻木不仁。五官昏憒無用。豈學大家便是大家。要看工力所至。成家與否。乃論大小。彼摘擇子美李頎者。如乞兒醉飽度日。何得言家。豈乞得王侯家殘羹。卽爲王侯家乎。

明人以集中無體不備。汗牛充棟者爲大家。愚則不然。觀于其志。不惟子美爲大家。韓偓落花詩。卽大家也。

子瞻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此語最善。無奇趣。何以爲詩。反常而不合道。是謂亂談。不反常而合道。則文章也。山谷云。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亂談也。堯夫三皐等吟。文章也。

今有一言可以醒二李之徒之痼疾者。人之學業。無不與年俱進者也。惟學二李之詩。則一入門。卽齊肩于高岑李杜。而頭童齒豁。不過如此。如優人入場。便可作侯王卿相。而老死只是優人。打頭不遇作家。到老時亦終成骨董。

今人作詩。須于唐人之命意布局求入處。不可專重好句。若專重好句。必蹈宏嘉人之覆轍。無好句。不成詩。所以河嶽英靈等集。往往舉之。而在今日則爲弊端。

粗心浮氣。陳濁鈍滯之根也。粗浮在心。必致陳濁在筆。學問以識爲本。有識則虛心。虛心則識進。無識則氣驕。氣驕則識益下。詩無論三唐。看識力實是如何。

晉宋人字。蕭散簡遠。智永稍變。至顏柳而斃矣。又至明而變爲婁立綱體。惡俗可厭矣。詩之漢魏。晉宋之

書也。謝鮑。智永之書也。唐體。顏柳之書也。宏嘉隆啓唐姜立綱體也。

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尤以不著意見聲色故事議論者爲最上。義山刺楊妃事之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是也。稍著意見者。子美元元廟之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是也。稍著聲色者。子美之舊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是也。稍用故事者。子美之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是也。著議論而不大露圭角者。羅昭諫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是也。露圭角者。杜牧之項王廟詩之勝負兵家未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是也。然已開宋人門徑矣。宋人更有不倫處。宋人詠貴妃傳之壽王不顧念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醜詩工。意象淺露。惟義山之薛王沈醉壽王醒。其詞微而意顯。得風人之體。

人心才有依倚。即不能超出流輩。何況于傚倣。然三偸笑具也。

唐人重詩。方袍狹邪。有能詩者。士大夫拭目待之。北宋猶然。以功名在詩賦也。既改爲經義。南宋遂無知詩僧妓。況今日乎。憲章二李。聊充應酬。是滓瀋瀆。

詩以深爲難。而厚更難于深。子美秋興。每篇一意。故厚。晉唐病尾只一意。而得好句六聯。成詩三首。烏得不薄。註于好句而不審本意。大勝後之豐腴落斬處也。

嚴滄浪云。詩禁五俗。俗體、俗意、俗句、俗字、俗韻皆不可犯。此言最善。學問安可無師。無師則杜撰。而書家貴學師。舍短取長。詩學李杜。正道也。李之座中若有一點紅。斗筲之量成千歸。杜之袖中有衡鉾。與至時復援。其可學乎。學字先得敗筆。學詩先得累句。奈若之何。

學詩不可雜。又不可專守一家。樂天專學子美。西崑專學義山。皆以成病。大藥非一香之奏。佳餚非一味之嘗。子美所以集大成也。

余友賀黃公曰。嚴滄浪謂詩有別趣。不關于理。而理實未嘗礙詩之妙。如元次山舂陵行。孟東野遊子吟等。直是六經鼓吹。理豈可廢乎。其無理而妙者。如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喬謂唐詩有理。而非宋人詩話所謂理。唐詩有詞。而非宋人詩話所謂詞。大抵賦須近理。比卽不然。興更不然。賦有孑遺。有北不受可見。又如張籍辭李司空辟詩。考亭嫌其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若無此一折。卽淺直無情。甚爲以理礙詩之妙者也。

問曰。言情敍景若何。答曰。詩以道性情。無所謂景也。三百篇中之興關關雎鳩等。有似乎景。後人因以成烟雲月露之詞。景遂與情並言。而興義以微。然唐詩猶自有興。宋詩鮮焉。明之瞎盛唐。景尚不成。何況于興。

古詩多言情。後世之詩多言景。如十九首中之孟冬寒氣至。建安中之子建贈丁儀初秋涼氣發者無幾。日盛一日。梁陳大盛。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話之說。絕無關于性情。畫也非詩也。夫詩以情爲主。景爲賓。景物無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則景哀。情樂則景樂。唐詩能融景入情。寄情于景。如子美之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沈下賢之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祖詠之遲日園林好。清明煙火新。景中哀樂之情宛然。唐人勝場也。宏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本自無意。不能融景。況其敍景。

惟欲闘大高遠于情全不相關。如寒夜以板爲被。赤身而掛鐵甲。

景同而語異。情亦因之而殊。宋之問大庾嶺云。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賈島云。無端更渡湘江水。却望并州是故鄉。景意本同。而宋覺優游。詞爲之也。然島句比之問反爲醒目。詩之所以日趨于薄也。

問曰。詩文之界如何。答曰。意豈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詩文體製有異耳。文之詞達。詩之詞婉。書以道政事。故宜詞達。詩以道性情。故宜詞婉。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爲飯。詩喻之釀而爲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噉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文爲人事之實用。詔敕書疏案牘記載辭辨皆實用也。實則安可措詞不達。如飯之實用以養生盡年。不可矯揉而爲糟也。詩爲人事之虛用。永言播樂。皆虛用也。賦而爲清廟執競。稱先王之功德。奏之于廟則爲頌。賦而爲文王大明。稱先王之功德。奏之于朝則爲雅。二者必有光美之詞。與文之撫拾者不同也。賦而爲桑柔瞻卬。刺時王之秕政。亦必有哀側隱諱之詞。與文之直陳者不同也。以其爲歌爲奏。自不當與文同故也。賦爲直陳。猶不與文同。況比興乎。詩若直陳。凱風小弁大詬父母矣。李杜之文。終是詩人之文。非文人之文。歐蘇之詩。終是文人之詩。非詩人之詩。

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陳于筆舌。又不能已于言。感物而動則爲興。托物而陳則爲比。是作者固已醞釀而成之者也。所以讀其詩者。亦如飲酒之後。憂者以樂。莊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詩不越乎哀樂。境順則情樂。境逆則情哀。明良之歌。順而樂也。棫樸旱麓其類也。五子之歌。逆而哀也。民勞南山其類也。後世不關哀樂之詩。是爲異物。

余與友人說詩曰。古人有通篇言情者。無通篇敍景者。情爲主。景爲賓也。情爲境遇。景則景物也。又曰。七律大抵兩聯言情。兩聯敍景。是爲死法。蓋景多則浮泛。情多則虛薄也。然順逆在境。哀樂在心。能寄情于景。融景入情。無施不可。是爲活法。又曰。首聯言情。無景則寂寥矣。故次聯言景以暢其情。首聯敍景。則情未有著落。故次聯言情以合乎景。所謂開承也。此下須轉情而景。景而情。或推開。或深入。或引古。或邀賓。須與次聯不同。收或收第三聯。或收總首聯。看意之所在而收之。又有推開暗結者。輕重虛實。濃淡深淺。一篇中參差用之。偏枯卽不佳。又曰。意爲情景之本。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變化。則開承轉合不爲死法。意乃得見。又曰。子美詩云晚節漸于詩律細。律爲音律。拗句詩不必學。

問曰。何爲性情。答曰。聖人以思無邪蔽三百篇。性情之謂也。國風好色。小雅怨誹。發乎情也。不淫不亂。止乎禮義。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言此也。此意晉魏不失。梁陳盡矣。陳拾遺挽之使正。以後淫傷之詞與無邪者錯出。杜詩所以獨高者。以不違無邪之訓耳。

問曰。丈夫生平詩千有餘篇。自謂與此中議論離合何如。答曰。不佞少時。爲俗學所悞者十年。將至四十。始見唐詩比興之義。又二十年。方知漢魏晉宋之高妙。而精氣銷亡。不能搆思矣。人之目見者易遠。足踐者必近。勿相困也。

問曰。唐詩六義如何。答曰。風雅頌各別。比興賦雜出乎其中。後世宗廟之樂章。古之頌也。三代之祖先。歸

有聲韻。故不愧乎稱揚。讀已後之祖先。知爲何人。樂章備禮而已。不足論也。求雅于杜詩。不可勝舉。而如王昌齡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韋應物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王建爲田宏正所作之朝天詞。羅隱之新倚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皆二雅之遺意也。風與騷。則全唐之所自出。不可勝舉。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興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黄昏。比也。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賦也。朱子盡去舊序。但據經文以爲注。使三百篇盡出于賦。乃可。安得據比興之詞。以求遠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比興。小則爲害于唐體。大則爲害于三百。

大抵文章實做則有盡。虛做則無窮。雅頌多賦。是實做。風騷多比興。是虛做。唐詩多宗風騷。所以靈妙。

詩之失比興。非細故也。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實句。有比興則實句變爲活句。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

許渾詩有力量。而當時以爲不如不作。無比興。說死句也。

贈人不知比興。而說唐詩。開口便錯。義山之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言豈表露。試之治病。可知其低。漢武之求仙也。白雪樓大詩伯以爲宮怨。評曰。望幸之思悵然。啊啊。

宋詩率直。失比興。而賦猶存。宏嘉人詩無文理。并賦亦失之。

能偶。四五七字爲句。而無韻。殊不成讀。子雲雜文多效之。詩入歌喉。故須有韻。韻乃其末務也。故三百篇叶者居多。齊者皆拔篇。叶備以就義。阿圍可叶。拔阿以就儀。亦無不可。于意無傷故也。詩宗三百篇。自皆遵其用韻之法。漢至六朝。此意未失。休文四聲韻。小學家言。本不爲詩。詩人亦不遵用。唐元宗時。係備始就韻。押官之切韻以爲唐韻。肅宗時以此爲取士之式。詩從此受桎梏。元白作步韻詩。直是蹈醢。或曰。古韻可用古韻。唐體當用唐韻。夫然則唐體別自爲詩。不宗三百耶。古人多有韻。韻又皆叶用。毛晃謬以爲古人實有是韻。而作古韻。何異于錦衣玉食之世。論茹毛飲血事耶。

古人作詩。不惟不拘韻。并不拘四聲。宜平則仄讀爲平。宜仄則平讀爲仄。觀望忘二字可見。三百至晉宋皆然。故不言聲病。休文作四聲韻。而聲病之說起焉。可知聲病乃王元長等所立。而實因乎沈氏之四聲矣。梁武帝不許四聲。詩中高見。

詩本樂歌。定當有韻。猶今曲之有韻也。今之曲韻。庚青與真文等合用。初無礙乎歌喉。詩已不歌。而韻部反拘率平水韻。如聖經國律。而置性情之道如弁髦。奉之顚奴失主。莫甚于此。

齊梁韻緩。記載鄭谷齊己黃損等定今體詩格云。用韻有數格。曰葫蘆。曰轆轤。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引李師中送唐介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八句詩一韻三寒同部。二山四寒又一部。爲進退韻格之證。而葫蘆轆轤。未有引證。別本詩話引太白我擬一樽酒爲葫蘆韻之例。引漢帝寵阿嬌爲轆轤韻之例。乃古詩也。

唐韻。視今之平水韻。冬分鐘。支分脂。似乎狹矣。而有葫蘆韻用法。轆轤韻用法。進退韻用法。有嫌韻。有兼韻。有通用。有轉用。有叶用。作者猶得操轉言情。平水韻似寬。而葫蘆等諸法俱廢。則實狹矣。

問曰。二美大嗣出韻詩是否。如何。答曰。出韻必是起句。起句可用仄聲字。出韻何妨。蓋律詩止言四韻。絕句止言二韻。王子安滕王閣詩。八句六韻。而序曰四韻俱成。以衍興悠不在韻數中也。出韻詩雖是晚唐變體。然非晚不及盛之關係處。如元美兄弟之說。但不出韻。即是盛唐耶。

問曰。用韻以何書爲準則。答曰。韻書自曹魏李登聲類。沈約以來。其故甚繁。此難具述。唐之官韻。今不可得。北宋禮部韻。余曾見二本。皆一東二冬三鍾者也。名廣韻者。因唐韻而廣之者也。即此可以知唐韻矣。今世通行之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之韻。乃宋理宗時平水劉淵。并禮韻之二百六部。以爲一百七部而成之者也。禮韻一東獨用。二冬三鍾通用。淵則竟并通用者爲一部。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尤十韻爲一部。其文元寒刪先六韻爲一部。侵覃鹽咸四韻爲一部。韻之通轉。又分兩界。有入聲者十七部爲一界。無入聲者十三部爲一界。兩界不相通轉。通轉有部有類有界。平上各自通轉爲部。東董送屋參差通轉爲類。有入聲無入聲通轉爲界。非此則謂之叶。叶乃通轉之窮也。自平水韻行。而北宋之禮部韻。詩家名公俱未經目。界部通轉叶之法俱不講。唐人葫蘆轆轤進退之法。何所致哉。

唐人有嫌韻兼韻之法。嫌韻即出韻也。兼韻亦名于韻。謂兼取通用韻中一二字也。嫌韻與兼韻可通用。不可轉用。寒與刪先得相兼。以其通用故也。而轉用之真文元則不可。

唐人排律有兼韻者。東兼冬。庚兼青是也。叶即協也。不用如字之聲者謂之轉。轉一二字而不全部通轉者謂之叶。通用乃劉淵并韻已前之法。今世所刻平水韻猶仍其名。啊啊。

唐韻久已絕傳。惟吳彩鸞韻。徐學士傳是樓有之。值二十萬錢。而紙故脆。不能細檢也。

子美飲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三前字。說者謂此篇是八段。不妨重押。學林新編云。觀詩題則是歌也。通篇在船字中押。不移別韻。則非分八段。蓋子美詩重韻者不少。因歷舉諸篇。以及十九首。曹子建。謝康樂。陸士衡。阮嗣宗。江文通。王仲宣重韻之句。以見古有此體。子美因之。其言甚辨。余謂古人重詩而輕韻。故十九首以下多有重韻之詩。後人重韻而輕詩。見重押者駭爲異物耳。施愚山謂步韻者是做韻。非做詩。余謂自唐以來。以意湊韻。重韻輕詩者。皆是做韻。

嚴滄浪云。任昉哭范雲詩重韻。兩生字。三情字。天廚禁臠乃謂平韻可重押。或平或仄韻不可者。彼就子美飲中八仙歌立說。陋矣。焦仲卿妻作重二十許韻。古人作詩不以辭害志。不以韻害辭。泥辭以害志。十二侵乃舌押上腭成聲。非閉口也。閉口則無聲矣。韻家別爲立部。非也。縱使侵等果是閉口字。亦爲小學家事。與詩道何涉。此又詩人率行之過也。

宋人詩餘。寒刪先元魚虞通用。實合于三百篇至六朝叶用之義。後人因此而立詞韻。則非也。

今有癬疥之疾。而爲害甚大。本擧手可除。而人樂此美疾。固留不舍。習以成風。安然不覺者。是步韻和人詩。夫和詩之體非一。意如問答而韻不同部者。謂之和詩。同其部而不同其字者。謂之和韻。同其字而次第不同者。謂之用韻。次第皆同。謂之步韻。蕭衍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是步韻。步韻乃趨承貴要之體也。

詩思與文思不同。文思如春氣之生萬物。有必然之道。詩思如醴泉朱草。在作者亦不知所自來。限以一

韻即東詩思唐時試士限韻主司因得易見高下耳今日何可爲之耶若又步韻同于桎梏命意布局俱難如意後人不及前人而又困之以步韻大失計矣施愚山曰今人祇是做韻誰人做詩譬如獅子一吼百獸屈裂做韻定五字于韻府羣玉五車韻瑞上覓得現成韻脚了以字湊韻以句湊篇扯拽一上全無意義章法非做韻而何步至數人幷韻字亦覺可厭古詩不對偶無平仄得韻叶用唐詩悉反之已是難事若又步韻李杜無以見長

步韻元白始少皮陸已多今則非步韻無詩矣陷溺之甚者遂謂步韻詩思路易行又或倡作而步古人詩之韻

古人說詩甚高視韻甚輕隨意轉叶而已以詩乃吾之心聲韻以諧人口吻故也唐人局于韻而詩自好今人押韻不落即是詩故古人有詩無韻唐人有韻有詩今人惟有韻無詩得一韻詩思不知發何處而先押一韻何異置榻以待龍光

問曰先生不肯步韻人以爲傲信乎答曰敬也非傲也步韻何難不過順口弄人耳朱温將諸客遊園自語曰好大柳樹數客起應曰好大柳樹温又曰可作車轂數客起應曰可作車轂温厲聲曰車轂須用堅木柳那可用書生好順口弄人皆此類也悉撲殺之温雖凶人然此事則不悔過俗遠矣詩人自相步韻猶可步貴人韻須慮撲殺貴人倡作勿用徘徊潺湲等字使繼承者有所措手亦仁者之居心也

晚唐章碣八句詩平仄各押韻一畔二天三岸四船五看六眠七算八邊無聊之思亦將以爲格而步之乎

人之登廁不可無書無書則不暢書須淺陋不足留待又逐段易了者韻府羣玉五車韻瑞最善屈巻終地有益而應酬簡易此爲捷徑若自好之士而作詩時用之則門外詩路以門韻而已明詩無深造二書爲之也

問曰如尙書所言則詩乃樂之根本也後世樂用曲子則詩不關樂事乎答曰古今之變更僕難詳聖人以雅頌正樂則知三百篇無一不歌秦火之後樂失而詩存太常主聲歌經生主意義聖人之道離矣而唐時律詩絕句皆入歌喉及變爲詩餘則所歌者詩餘而詩不可歌故陳彭年送中國長公主爲尼七律人以詩餘鷓鴣天之調歌之子瞻中秋七絕山谷以詩餘小秦王之調歌之是其證也元曲出而詩餘亦不入歌喉矣尙書之言雖可通于今也三百篇中淸廟文王等與爲樂而作詩關雎鹿鳴等先有詩而後入于樂

唐梨園歌有囉哩嗹以五七言聲句須有襯字乃可歌也疑古之妃呼豨伊何那亦即此意如此則不求宋詞元曲之順喉矣然鄭世子言古樂每一字必蘇聲十六彈或三十二彈則與後世唱曲先慢後緊者不同須更考之

問曰詩之體格名目如何答曰姜白石詩說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並二體爲歌行如蟲響曰吟通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余謂瑣碎之說不然皆後人附會耳

詩史曰古人文章自應律度不主音韻沈約邊崇韻學而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旁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旁犯者如徐陵文一篇中兩用長樂其義不同者是也蹉對者如九歌之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以蕙肴蒸對奠桂酒是也假對者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朱對赤耶對子狼狽獸名對流離鳥名又如庖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是也如蒹葭村草裏吹唱隔江聞蒹葭村草爲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淸侵簪江光爲疊韻首句第二字仄聲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是也平聲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是也唐時名賢多用正格謝莊謂互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余不謂然以重翻爲雙聲重切爲疊韻

因學紀聞云式微乃二人詩聯句之始也柏梁及賈充與其婦李亦是聯句

傳咸毛詩皆取經語集句之始也禹玉牒詞云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七言之祖也荀卿成相篇亦多七言句

作者沙集成趣觀者遂以立三十七格其可留者不及十條

宋末元初有九言律詩大是蛇足只可謂之詩餘耳此體始于魏

律詩所謂偷春格者首聯對次聯不對也扇對格者首句與第三句爲對次句與第四句爲對也

唐時有格詩之名與律詩並舉未得的據疑是八句有聲病而不對偶者耶

南史王元謨問謝莊雙聲疊韻莊曰互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雙聲同音不同韻疊韻音韻皆同互護同是牙音而不同韻磝碻同是牙音而又同韻也彷彿熠燿咿喔皆雙聲侏儒童蒙空同皆疊韻壽謝互護紐聲周顒發紐聲不同而同在遇部字聲韻書古今改易多矣

沈括筆談以次聯不對者爲蜂腰引賈島下第詩爲證云下第唯空囊如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旁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地易孤棹負三湘

問曰先生每言詩中須有人乃得成詩此說前賢未有何自而來答曰禪者問答之語其中必有人不知禪者不覺耳余以此知詩中亦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窮通而心之哀樂生焉夫子言詩亦不出于哀樂之情也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如劉長卿之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白首一窮鱗王鐸爲都統詩曰再登上相慚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有情有境有人在其中也子美黑白齊曹唐病馬亦然魚元機詠柳云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黃巢咏菊曰堪與百花爲總領自然天賜赭黃袍滿婦反賊詩亦有人在其中故讀淵明康樂太白子美集皆可想見其心術行己境遇學問劉伯溫楊孟載之集亦然惟宏嘉詩派濃紅重綠陳言剿句萬篇一篇萬人一人了不知作者爲何等人謂之詩家異物非過也問曰宏嘉人外豈無讀其詩而不見其人者乎答曰楊素、唐中宗、薛稷、宋之問、賀蘭進明、蘇渙其人可歟

問曰唐體于何而始答曰凡事無始有始乃邪說也僅可如春秋之托始于隱公耳唐體托始于古詩古

詩托始于三百篇。三百篇託始于五子之歌。此前之記于緯書史子者。不敢據信也。五言始漢魏。雖有偶句。晉宋以後。偶句日多。殷借竟是排律。七律託始于漢武。魏文等七言古詩。蕭子雲燕歌行。始有偶句。自此漸有七言六句似律之詩。如梁簡文帝和蕭子顯春別云。蜘蛛結網滿帳中。芳草結葉當行路。紅臉脈脈一生啼。黃鳥翩翩有時度。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梁元帝春別云。試看機上較龍錦。還瞻庭裏合歡枝。映日通風影珠幔。飄花拂葉度金池。不聞離人當重合。惟恐合罷會成離。陳後主玉樹後庭花云。麗宇芳林對高閣。新粧艷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又有七言八句似律之詩。而末二句似五言者。如梁簡文帝春情云。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鉤掛綠樹。誠知淇水沾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為空掩屏。梁元帝閨怨詩曰。文窗玳瑁影嬋娟。香帷翡翠出神仙。促柱朱絃鶯欲語。調絃繫爪雁相連。秦聲本是楊家解。吳歈那知謝傅憐。祇愁芳柱促。闌膏無那煎。又有七言八句。前後散中四語偶者。如梁簡文帝烏夜啼曲云。綠草庭中望明月。碧玉堂前對金鋪。鳴絃撥撥發初異。挑琴欲吹衆曲殊。不疑三足朝含影。直言九子夜相呼。羞言獨眠花下淚。託道單棲城上烏。隋煬帝江都樂歌云。揚州舊處可淹留。臺榭高明復可遊。風亭芳樹迎早夏。長皋麥隴送餘秋。淥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躍紫騮。綠觴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遊。汎龍舟詩云。舳艫千里汎龍舟。言旋舊鎮下揚州。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六轡聊停御百丈。暫罷開山歌棹謳。詎似江東掌間地。獨自稱言鑒裏遊。又有七言十句似律詩者。如江總閨怨云。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白雪綺窗前。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屏風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獨眠。遼西水凍春應少。薊北鴻來路幾千。願君關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時妍。大略始于帷幄諸詩。皆七律之椎輪也。隋陳子良春老思歸詩。竟是唐人七律矣。五絕七絕。即五古七古之短篇。楊升菴謂截律為絕。非也。

馮定遠云。文選詞賦。始于屈宋。歌詩起于荊軻易水之歌。權輿于姬孔已後。于理為得。近代詩選。必自上古。年紀綿邈。真偽相雜。或不雅馴。又書傳引逸詩。多不過三四句。皆非全篇。三百五篇既是仲尼所定。又不應擬聖人之所業者以炫人。余嘗與程孟陽言詩。謂其如狗之拾骨。非獻言也。詩至屈宋。變為詞賦。漢書藝文志不載五言。五言盛于建安。陳思王為之冠冕。潘陸以下無能與並者。子美言詩。首子建親。故蘇子瞻云。詩至子美。一變也。元和長慶以後。元白韓孟別出。杜詩始大行。後無出其範圍者矣。今之論詩者。但當溯過子建。盡于少陵。古今之變。于斯盡矣。詩體以前。可勿問也。

又云。古人文章。自有阡陌。湯之盤銘。孔子之誄。其體古矣。而三百五篇都無銘誄之文。故知孔子不以為詩也。元微之云。賦頌銘贊。有韻之文。體自相涉。謂之詩則不可。近世馮惟訥撰詩紀。盡收古逸之銘誄等句何歟。詩言志者也。易林止論陰陽。王司寇欲以易林為詩。何歟。又云。沈約謝朓王融創為聲病。于時文體不可增減。謂之齊梁體。異乎漢魏晉宋之古體也。雖略變聲韻。然文不粘綴。取韻不論雙隻。首不破題。平仄亦不相黏。沈宋因之。變為律詩。自二韻至百韻。率以四句一絕。不用五韻七韻九韻十一十三

韻。唐人或不拘此說。李見賓皋羽懋志首聯先破題目。謂之破題。第二字相粘。平仄仄平為偏格。仄平平仄為正格。見沈存中筆談。平仄宮商。體勢諧協。觀齊梁體為優矣。近體多是四韻。古無明說。嘗推而論之。似亦得其理也。聯絕粘綴。至于八句。雖百韻止如此也。如正格二聯。平平相粘也。中二聯仄仄相粘也。音韻輕重一絕四句。自然悉異。至于二轉。變有所窮。于文之首尾胸腹已具足。斜成篇矣。律賦亦八句。文苑注中已備記之。茲不具述。

又云。詩家常言。有聯有絕。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宋孝武言吳邁遠聯絕之外無所解是也。四句之詩。謂之絕句。宋人不解。乃云是截律詩首尾。如此議論。非一事也。玉臺新詠有古絕句。古詩也。唐人絕句之有聲病者。是二韻律詩也。元白牧之昌黎集可證。唐人集分體者少。今所傳分體者。皆近人所為。古本多存有分律詩絕句者。如王臨川集首題云七言律詩。下注云絕句。甚分明。唐人惟有元白韓杜等是宜矣。今武定侯刻白集。坊本杜牧之集。亦皆分體如今人矣。幸二集尚有宋板。而新本亦有翻宋板者可據耳。自高棅唐詩品彙出。今人不知絕句是律矣。高棅又創排律之名。雖古人有排比聲律之言。然未聞謂之排律。此一字而有大害于詩。朱雲子作詩評。直云五排七排。并去律字。可慨也。

又云。齊梁聲病之體。自古不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體者不止一處。唐自沈宋以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亦有遠古而皆有聲病。沈宋既裁新體。陳子昂輒起直追阮公。遂有兩體。開元以下。好聲律者則歸景雲龍紀。矜氣格者則追建安黃初。而永明文格微矣。然白樂天、李義山、溫飛卿、陸魯望皆有齊梁格詩。白李詩在集中。溫見才調集。陸見松陵集。題注甚明。但不多耳。既有正律破題之詩。此格自應廢矣。皎然詩式。敘置極詳。盡允當。人自不能考耳。古詩二字。牢入人心。今人立論。雖子美所稱之庾開府。太白所稱之謝元暉。必欲降而下之。云古詩當如此論也。至于唐人。體製勝鮑謝。體效徐庾。抑而不錄者。猶以為無上妙品。云律詩當如此論也。吁可慨已。

又云。阮逸注文中子。不解八病。可見宋時聲韻之學已微。有一妄書。名曰金針詩格。託名梅堯臣。言八病。甚可笑。王弇州應言。不知其謬也。沈休文謝靈運傳贊。劉彥和文心雕龍。就論梗概。不得詳說。而諸書所言。時有可徵。郭忠恕佩觿云。雕弓之為敦弓。依乎旁紐。按字母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數字屬元韻端母。雕字屬蕭韻端母。則知旁紐者雙聲字也。九經字樣云。紐以四聲是正紐者。四聲相紐。東董凍篤是也。劉知幾史通言。梁武云。得既自我。失亦自我。為犯上尾。兩我字為相犯也。平頭未詳。蜂腰鶴膝。見宋人詩話。乃雙聲之變也。上下兩字俱清。中一字濁。為鶴膝。上下兩字俱濁。中一字清。為蜂腰。大韻小韻。似論取韻之病。大小之義所未詳也。沈隱侯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詳此則八病俱去。亦不在曲拆分其名目也。

又云。今本玉篇。前有紐韻之圖。列旁紐正紐甚詳。序引聲譜。恐是沈隱侯四聲譜。閻世間尚有是書。應是論八病事。恨求之不得耳。今人律詩但作對偶。于此處全不知何以稱律。

又云。唐人律詩有八句全不對者。亦有用仄韻者。

又云。律詩始于沈宋。爾時文體。不以用事爲嫌。今人乃有謂五言律不可用事者。大謬。此說起于方回。

問曰。唐人命意如何。答曰。心不孤起。仗境方生。熟讀新舊唐書通鑑稗史雜記。乃能于作者知其時事。知其境遇。而後知其詩命意之所在。如子美賈人行者可不知五嶺事乎。試看本事詩。則知篇篇有意。非漫然爲之者也。

一篇詩祇立一意。起手中閒收結互相照應。方得無懈可擊。唐人必然。宋至明初。猶不大失。宏正以後。一句七字。猶多不貫。何況通篇。

意由于境。馬嵬事吟咏甚多。而子美云。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曲折有含蓄。子瞻稱之。鄭畋云。元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難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人知其有宰相器。劉夢得。白樂天。直言六軍逼殺天子之妃矣。

唐人詩意。不必在題中。如右丞息夫人怨云。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使無稗說載其爲寧王餅師妻作。後人何從知之。可見西施篇之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傅香粉。不自著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是爲李林甫楊國忠韋堅王鉷輩而作。元微之未必諸郎知曲誤。一時偸眼爲迴顧。亦是胸有所不快。適于舞者發之也。崔國輔云。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亦必有故意不易見也。

余謂韓致堯落花詩結聯。知其爲朱溫將篡而作。乃以時事考之。無一不合。起語云。鶯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慵態靜中深。是題面。又曰。眼尋片片隨流去。言君民之東遷也。恨滿枝枝被雨淋。言諸王之見殺也。總得苔遮猶慰意。若教泥汚更傷心。言韓建之爲賊臣弱帝室也。臨堦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意顯然矣。此詩使子美見之。亦當心服。詩可以初盛中晚爲定界乎。又其香奩詩有云。動天金鼓逼神州。惜別無心學壻樓。不得迴眸辭傅粉。更須含淚對殘秋。折釵伴妾埋青塚。半鏡隨郎葬杜郵。惟有此宵魂夢裏。殷勤相覓鳳池頭。觀其起句及杜郵鳳池。當是李茂貞兵逼京城。昭宗賜杜讓能死。代其姬人之作。殘秋對傅粉。似乎趁韻。然其事在景福二年九十月間。正是殘秋也。而題絕不相類。將諱之。抑傳寫誤也。讓能之死可憫。致堯于此宜有詩以哀惜之也。又有咏浴詩云。再整魚犀攏翠簪。解衣先覺冷森森。教移蘭燭頻羞影。自試香湯更怕深。初似洗花難抑按。終憂沃雪不勝任。豈知侍女簾帷外。賸取君王幾餅金。詩言成帝合德事。沃雪謂死期將至。當是崔胤擅權。昭宗寵信過甚。而朱溫覬覦之勢。存相命在旦夕。故以漢事比之也。此時內有宦者韓全誨。外有藩鎮李茂貞王行瑜韓建朱溫輩。致堯忠耿之士。深懷不平。而言出禍隨。故寓意如此。結語當是指二使。州賞賜傾府庫也。又有倚醉詩曰。倚醉無端尋舊約。却因惆悵轉難勝。夢中樓閣春深雨。遠處簾櫳夜半燈。倚柱立時風細細。遶廊行處思騰騰。分明窗下聞裁翦。敲遍闌干喚不應。昭宗在鳳翔。制于李茂貞。使趙國夫人詞學士院。二使不在。崔召韓偓姚洎。竊見之于土門外。執手相泣。觀此情事。必是又曾召偓而爲事所阻。故有尋舊約之語。下文則敍立伺機會之情景也。風雅頌中時事不少。詩本經史之學。讀詩此意已微。子美不然。所以獨勝。太白

不及也。人讀經史。須知是詩材。讀詩須問關經史。明人分作二截。惟于字面閒求爲大家而已。甞之曰。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體詞也。沈存中筆談以爲和凝所作。貴後諱之。嫁名于偓。而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歲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一月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者以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時。閔亡甚多云云。香奩集之爲韓偓所作無疑。存中未考其詳。雞窗閑覽已引吳融和詩爲證矣。余攷昭宗天復元年辛酉正月元日。斬王仲先等。復位。進孫德昭等爲三使相。十一月。韓全誨劫帝幸鳳翔。韓偓扈蹕。三年十月。帝召韓偓姚洎于上門外。執手涕泣。甲子閏四月。朱溫遷帝于洛陽。八月被弒。立昭宣帝。丁卯四月溫篡位。則余所說此二詩意非傅會也。

致堯又有詩云。擁鼻悲吟一向愁。寒更轉盡未迴頭。綠屏無睡秋分簟。紅葉傷時月滿樓。却要因循添逸興。若爲趨競愴離憂。殷勤憑仗官渠水。爲到西溪動釣舟。天復二年。昭宗在鳳翔。宰相韋貽範遭喪。圖起復。偓不肯草制。忤李茂貞。意趨競謂貽範也。離憂謂有去志。而思西溪釣舟也。問曰。君于致堯詩何太拳拳。答曰。宏嘉人惟求詞。不求意。故敢輕忽大歷。余故舉唐末詩之有意者。以破天下之障。人能于唐詩一二字中見透其意。卽脫宋明之病。仙人靈丹。豈須升斗。致堯又有詩云。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陣寒。海棠花在否。側臥捲簾看。亦必傷時之作。

唐人于詩中用意。有在一二字中。不說破不覺。說破則其意煥然者。如崔國輔魏宮詞云。朝日點紅妝。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稱帝者曹丕也。下一帝字。而其母狗彘不食其餘之語自見。嚴于鈇鉞矣。詩歸評媚。甚呵呵。

韓翃寒食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唐之亡國。由于宦官握兵。實代宗授之以柄。此詩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見意。唐詩之通于春秋者也。

問曰。詩有惟詞而無意者乎。答曰。唐詩已有之。明人爲甚。宋人却少。如李義山挽昭肅帝詩。海迷求藥使。雪隔獻桃人。是也。宏嘉人湊臑字以成句。湊臑句以成篇。便有詞無意。宋不勦說。故無此病。

唐人作詩。最重意。不顯功令省試詩。是六聯祖詠終南餘雪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二聯便呈主司云意盡。唐人自重如此。

詩惟求詞采則甚易。明人優爲之。有意則措詞不勝其難。以明之亡國言之。君非無過。始則斬于賑荒以成賊勢。中則不能斷擯閹宦所有以蹙軍餉。則謂國君當死社稷。不肯南巡以圖恢復。死社稷乃天子守土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播遷而復振者多矣。豈可與城俱盡哉。而死難之烈。高出千古。其死雖甚易。則其過端直隱之既已不忍。又同于宋人傲晉之。又同于義山之重有感詩。直俟七百年後之人始知作者之意。其間不能解而曲裝之。如嚴東嶠者何限乎。有意之詩。其難如此。所以明朝無意之詩。積几充架也。義山重有感云。玉帳牙旗得上遊。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常熟錢龍惕夕公解曰。太和九年十月

七十九冊

44A

以前。廣州節度使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逾月李訓事作。茂元在涇原。故曰得上游也。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等罪名。仇士良爲之惕懼。故曰竇融表已來關右也。初變鄭注。京師戒嚴。茂元與鄜坊節度使蕭宏皆勒兵備非常。故曰陶侃軍宜次石頭也。士良輩知事連天子。相與憤怨。帝懼偽不語。宦官得肆志殺戮。則蛟龍失水矣。涯等既死。舉朝脅息。諸藩鎮亦皆觀望不前。誰爲萬秋之慮。華伏意一擊耶。曰更無者。傷之亦望之也。至于晝號夜哭。雪涕星關。而感益深矣。夫有感是韻律二篇。既爲甘露之變而作。則重有感可知。而余讀之殊不能領。見夕公注。不覺自失。以其命意觀無題詩更奧故也。楊劉錢之西崑。直是兒童之見。余注無題詩。名爲發微。蓋以此故。賀黃公說此詩大意同夕公。又有曰。顧華玉讀此詩云。所言何事。次聯粗淺不成風調。古人紀事必明白。褒貶乃隱約。未有如此者。華玉之論。何以服人。余謂覺範言詩至義山爲一厄。淺夫覩然。何必東橋。晚唐詩難讀如此。況盛唐乎。

詩意之明顯者。無可著論。惟意之隱僻者。詞必紆回婉曲。必須發明。溫飛卿過陳琳墓詩意。有望于君相也。飛卿于邂逅無聊中。語言開罪于宣宗。又爲令狐綯所嫉。遂被遠貶。陳琳爲袁紹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謂酷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視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將曹操比宣宗。故託之陳琳。以便于措詞。亦未必眞過其墓也。起曰曾于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言神爽。敘題面以引起下文也。詞客有靈應識我。刺令狐綯之無目也。伯才無主始憐君。鈔字詩中多作羨字解。因今日無伯才之君。大度容人之過。如孟德者。是以深羨于君。石麟埋沒藏春草。賦實境也。銅雀荒涼起暮雲。懷孟德也。此句是一詩之主意。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言將受辟于藩鎮。永爲朝廷所棄絕。無復可望也。怨而不怒。深得風人之意。以李頎之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歲發金錢供御府。晝看仙液注離宮等觀此。值是應酬死句。

起聯如李遠之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上古叢臺。太傷平淺。劉禹錫之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稍勝。而少陵之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能使次聯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倍添精彩。更勝之矣。至于義山之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則勢如危峯插天。當面崛起。唐詩中所少者。而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乃是具文見意之法。起聯以引起下文而直做者。常道也。起聯若實。次聯反虛。是爲定法。

結句收束上文者。正法也。宕開者。別法也。上官昭容之評沈宋。貴有餘力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貴有遠神也。義山馬嵬詩。一代傑作。惜于結語說破。絕句是合律及長詩是結。溫飛卿五丈原詩以譙周結武侯。春日偶成以釣渚結旅情。劉長卿之白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宕開者也。子美投贈詩之振我粗衣席。愧客茹藜羹。收上文者也。此法人用者多。

嚴滄浪云。中聯易得好句。結難起更難。

問曰。措詞如何。答曰。詩人措詞頗似禪家下語。禪家問曰。如何是佛。非問佛。探其迷悟也。以三身四智對。謂之韓盧逐兎。喫棒有分。雲門對曰。乾屎橛。作家語也。劉禹錫之元都觀二詩。是作家語。崔珏鴛鴦。鄭谷

鷓鴣。死觀二物。全無自己。韓盧逐兎。喫棒有分者也。禹錫詩。前人說破。見者易曉。未說破者。當以此意求之。乃不受瞞。不然。非落于宋。卽墮于明。喫棒未有了日在。問曰。唐人故意瞞人乎。答曰。祖師語豈曾瞞人。爲人看不出。不得道祖師不瞞人。唐人詩豈曾瞞人。爲人看不出。不得道唐人不瞞人也。其瞞宋人者淺。瞞明人者深。

優柔敦厚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詩教也。唐人之詞微而婉。王建宮詞云。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神堯以老聃爲始祖。尊爲元元皇帝。太平天子。謂諸帝朝老聃也。禮天子不乘奇車。五色雲車。用漢武帝甲乙日青丙丁日赤等事。刺天子乘奇車非禮也。周伯弼謂之具文見意。此杜元凱左傳序語。謂不着議論而意自見。可見元人詩思深于明人多也。 宮詞又有曰。龍煙日煖紫曈曈。宣政門當玉仗風。五刻閣前卿相出。下簾聲在半天中。意刺君臣隔闊。則尊崇殿陛。又曰。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刺服妖也。必是武宗王才人事。又曰。千牛仗下放朝初。玉案旁邊立起居。每日進來金鳳紙。殿前無事不多書。辭則慶幸昇平。意則譏刺當宁。皆措詞之可法者也。元人詩思之深入者。如丁鶴年題梧竹軒。結云。中郎去後知音少。共負奇才奈老何。用一伯喈。總收二物。有力量。語復有寄托感人。開元順帝殂于漠北云。仙家一笑乾坤老。誰御飛龍八駿歸。語不迫切而深于痛哭。明人誰有此耶。二百餘年。人才皆爲二李粗浮聲色所蔽沒。不知有此心路。

義山龍池詩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龍池。元宗潛邸南。池沉而爲池。卽位後以爲瑞應。賜名龍池。制龍池樂。杜審言之龍池篇。卽樂歌也。開元天寶共四十二年。賜酒于此者多矣。薛王侍宴自在前。壽王侍宴自在後。義山詩意非指一席之事而言之也。十四字中敍四十餘年事。扛鼎之筆也。元宗厚于兄弟而薄于其子。詩中隱然。入三百篇可也。若溪漁隱謂楊妃時薛王之死已久。呵呵。義山馬嵬詩曰。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敍天下大事。而六七馬牛爲對。恰似兒戲。扛鼎之筆也。高棅謂義山詩對偶精切。呵呵。人欲開口。先須開眼。開口則易。開眼則難。

離騷若干言。只椒蘭二字見意。謂子椒子蘭譖屈公于王者也。又輔于諸草木中。見者不覺。古人之立言溫厚如此。

明道非詩人。而詠新法君臣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有道之言。乃爾紆婉。求之明人。如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六宮歲歲秋如水。不獨長門玉漏長。稱于嘉靖矣。六宮聯詠武宗巡遊。小犬聯。太祖破陳友諒。貯其姬妾于別舍。李善長兄弟有窺覘者。故詩云然也。善長得罪以此事。李迪亦以此致禍典。況于直出者乎。

詩苦于無意。有意矣。又苦于無辭。如聶夷中之鋤禾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詩之所以難得也。

漢魏也。晉宋也。梁陳也。三唐也。宋元也。明也。不須看讀。遙望氣色。迥然有別。此何以哉。辭爲之也。獨夫衣

冠擊止。可以觀人也。有意無詞。錦襖子上披蓑衣矣。

詩貴活句。賤死句。石曼卿咏紅梅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于題甚切。而無豐致。無寄托。死句也。明人尤櫟之集。莫非是物。二李爲尤甚耳。子瞻能識此病。故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其題畫云。野鳥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于何處看。得此無人態。措詞雖未似唐人。而能于畫外見作畫者魚鳥不驚之致。乃活句也。咏物非自寄則規諷。鄭谷咏鶺鴒雀鴛鴦。巳失此意。何況曼卿宋人耶。梅聖俞退位而熱中。其擬女寵嬖嫗以刺之云。擁前獨垂淚。應爲未灰心。聞見之有愧色。視紅梅何如。

唐詩固有驚人好句。而其至着處在乎渾遠含蓄。宋失含蓄。明失渾遠。唐如李拯詩云。紫宸朝罷綴鴛鸞。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兵火後之荒涼。不言自見。但此法唐人用之巳多。今不可用也。

詩不可以言求。當觀其意。譏刺是人。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頌美是人。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容貌之盛。冠服之華。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緇衣之宜兮。服其命服是也。嘗謂漢唐爲黃河。三百篇爲星宿海。

嚴滄浪云。詩不可太着題。不在多使事。押韻不必有出處。用字不必拘來歷。下字貴響。造語貴圓活。貴灑脫。不可拖泥帶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貼。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

唐人之命意。宋明或有偶合者。至于措詞。則如北出開原鐵嶺。五官雖同。迥非遼左人之語言矣。鄴中如事。若宋明人爲之。必是直陳本意。羊士諤云。紅衣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欄干。余友賀黃公曰。是以思婦比孤臣。寓留滯周南之感耳。余謂今人作此詩。人必共以無謂譏之矣。那得不共作直陳本意之詩乎。風氣使然。智者莫如之何。

禪者有云。意能劃句。句能劃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夫意劃句。宜也。而句亦能劃意。與意交馳。不須東意而行。故曰可畏。詩之措詞。亦有然者。莫以字面求唐人也。陳濟再參黃公案。禪之句劃意也。薛王沉醉壽王醒。詩之句劃意也。

問曰。造句鍊字如何。答曰。造句乃詩之末務。鍊字更小。漢人至淵明。皆不出此。康樂詩。矜貴之極。遂有琢句。梁陳別論。陳伯玉復古之後。李杜諸公。偶一涉之。不以經意。中唐猶不甚重。至晚唐而人皆注意于此。所存既小。不能照顧通篇。以致神氣蕭颯。詩道至此。大厄運也。

盛唐人之用字。實有後人難及處。如王右丞之鑾輿迥出千門柳。閣道回看上苑花。其用迥出回看。景物如見。子美之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亦然。而野航恰受兩三人。旭日散雞豚。受字散字。更非他字可易。甚不費力。宿火陷爐灰。陷字精確。雖貴纖妍。至杜荀鶴之風煖鳥聲碎。方干之香梳情水春。碎字情字。費力甚矣。

宋人詩話。多論字句。以致後人見聞愈狹。然鍊字與琢句不同。琢句者。淘汰陳濁也。常言俗語。惟靖節子美能用之。非此便流于堯夫擊壤集。五七字爲句之語錄也。祖詠之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子美之麒麟不動爐烟上。孔雀徐開扇影還。其用生動不動徐開字。能使詩意躍出。是造句之妙。非琢鍊之妙也。

子美之峽坼雲霾龍虎睡。江清日抱黿鼉遊。晚唐人險句之祖也。盤渦浴鷺底心性。王維詩之祖也。太白之如何靑草裏。也有白頭翁。用虛字流水對。易見子美之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不用虛字流水對。難見。

劉長卿之身隨敝履經殘雪。皇甫冉之菊爲重陽冒雨開。開晚唐門徑矣。

鍊字乃小家筋節。四六文梁陳詩之餘。鍊字之妙。大不易及。子瞻文集。只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耳。永叔曾無一字。唐詩鍊字處不少。失此字便粗糙。畫家云。烘染過度即不接。苦吟鍊句之謂也。注意于此。即失大端。唐僧無可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以雨聲比落葉也。又云。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以遠燒比微陽也。比物以意。而不指其物。謂之象外句。非苦吟者不能也。

張蠙云。驢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花聚由回。草垂由細。工矣。

蔡寬夫云。煉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

宋人眼光。祇見句法。其詩話于此有可觀者。不可棄之。開寶諸公用心處。在詩之大端。而好句自得。大歷以後。漸漸束心于句。句雖佳。而詩之大端失矣。

圍爐詩話卷之二

問曰。五言古詩如何。答曰。此體之名。失實久矣。漢固有高澹濃麗二種詩。皆入歌喉。皆在樂府。樂府乃武帝所立官署之名。古詩十九首。謂是古不知何人所作之詩。亦在樂府中。故樂府之靑靑河畔草。驅車上東門。卽十九首中之第二第十三首。而文選注所引十九首謂之枚乘樂府也。十九首皆是高澹之作。後人遂以此爲古詩。而以羽林郎董嬌饒等濃麗者爲樂府。後人所見固謬。而此二種詩終不可相雜也。余友常熟馮定遠班。有古今樂府論。考據精詳。而文多難盡載。擧其要義曰。古詩皆樂也。文士之詞曰詩。協之于律曰樂。後世文士不嫻樂律。言志之文。有不可入于聲歌者。故詩與樂判。如陳思王陸士衡所作樂府。其時謂之乖調。劉彥和以爲無詔伶人。故事謝管絃是也。樂府之題。有可賦咏者。文士爲之詞。如鐃歌諸篇是矣。樂府之詞。文采可樂。文士擬之。如相逢行靑靑河畔草是矣。二者乃樂府之別支也。七言創于漢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詩有東飛伯勞。至梁末而大盛。亦有五七言雜用者。唐人歌行之祖也。聲成文謂之歌。宋書樂志所載魏晉樂府有歌行。行之爲名不可解。仍其舊而巳。亦有不用樂府而自作七言長篇。亦名歌行。故文苑英華又分歌行與樂府爲二也。今人謂歌行爲古風。不知所始。唐人不然。故宋人有七言無古詩之說。齊梁之前。七言古詩有東飛伯勞盧家少婦二篇。不知其人代。故曰古詩。或以爲梁武帝蕭衍也。唐初盧駱所作有聲病者。是齊梁體。李杜諸公不用聲病者。乃是古調。如沈佺期盧家少婦體

七十九冊 445

同律詩。則唐樂府亦用律詩也。才調集目錄云。古律雜歌詩一百首。古者五言古也。律者五七言律也。雜者雜體也。歌者歌行也。此是五代時書。故所題如此。最爲得之。今亦鮮知者矣。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多言當時事。少陵所作新題樂府。題雖異于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矣。總而言之。製詩以協于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倣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咏古題六也。并少陵之新題樂府而爲七。古樂府盡此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也。樂府不難知。而後人都不解。請具言之。太白歌行。祖述騷雅。下迄齊梁七言。無所不包。奇中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爲法。樂府本詞多平美。晉魏宋齊樂府取奏。多聱牙不可通。由樂人于不合宮商者增損其文。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填。至有不可通者。非本詩如是也。李于鱗乃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者。章截而句摘之。生吞活剝。謂之擬樂府。而宗子相所作。全不可通。陳子龍輩效之。讀之令人笑來。王元美論歌行云。內有奇語奪人魄者。直以爲歌行。而不知其爲優古樂府也。樂府詞體不一。漢人承離騷之後。故歌謠多奇語。魏武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而史志所載。亦有平美。如班婕妤團扇。青青河畔草。皆樂府也。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則十九首亦樂府也。伯敬承于鱗之說。遂謂奇詭聱牙者爲樂府。平美者爲詩。至謂古詩某篇某句似樂府。樂府某篇某句似古詩。謬之極矣。樂之大者惟郊祀。鍾乃曰樂府之有郊祀。猶詩之有應制。何耶。李西涯之樂府。其文不諧金石。則非樂也。不取古題。則不應附于樂府。又不咏時事。則不合于漢人爾雅。及杜陵新題樂府。當名爲詠史乃可。夫詩之爲文。一出一入。有切言者。有微言者。輕重無準。惟取達志。李氏之詞。引繩切墨。議論太重。文無比興。非詩之體也。（此語六百年來惟定遠言之耳）而序譏太白用古題過矣。其集古詩多可觀。惜哉無是可也。古來言樂府者。惟宋書最詳整。其次則南齊書隋書及晉書皆不及也。郭茂倩樂府詩集。爲詩而作。刪諸家樂志作序。甚明白而無遺誤。作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左克明樂府。只取諧作詩料者。賞鑒所讀也。楊鐵厓樂府。其源出于二李。杜陵有古題。有新題。文字自是擬體。刻傷于怪。然篤而論之。不失爲近代高手。太白之後。亦是一家。在作者擇之。今之太常樂府用詩。黃心甫扶輪集敘云。今不用詩。非也。（此所謂詞乃元曲）唐樂府亦用律詩。而李義山又有轉韻律詩。杜牧之白樂天集中律詩。多與今人不同。讀書律當有仄韻律詩。嚴滄浪云有古律詩。今皆不能辨矣。

問曰。定遠好句如何。答曰。好句何足以論定遠。宏嘉人豈無好句耶。唐人妙處。在于不着議論而含蓄無窮。定遠有之。其詩曰。禾黍離離天闕高。空城寂寞見迴潮。當年最憶姚斯道。曾對青山咏六朝。金陵北平事盡在其中。又有云。隔岸吹唇日沸天。羽書催道欲投鞭。八公山色還蒼翠。誰對圍棋儗謝元。馬阮四鎮事盡在其中。又有云。席捲中原更向吳。小朝廷又作降俘。不爲宰相真閒事。留得丹青夜宴圖。以韓熙載寓譏刺時相也。又有云。王氣消沉三百年。難將人事盡歸天。石頭形勝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孫仲謀寓亡國之感也。所謂不着議論聲色而含蓄無窮者也。論定遠詩甚難。若直言六百年無是詩。聞者必以爲妄。若謂六百年中有是詩。則詩集具在。有好句之佳作有之。未有無好句之佳作如定遠者也。問曰。

二十年前。葉文敏公題甫先生詩草。有邢夫人見尹夫人之句。人久以爲定論。今之推重定遠如此。得毋自以爲地乎。答曰。心實讓焉。何自爲地。有好句之詩。不讓定遠者。何獨不佞。無好句之詩。他人不敢相強。余斯實不敢與之並驅。十年以前。猶無此意。近日識見稍進。故知是耳。孰有無端退屈者乎。此中甘苦心自知之。如張承吉詩云。馬嵬宮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地下阿環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一往讀之。似輕薄譏笑。夫僖宗之西狩。由奄人田令孜致之。承吉詩不言令孜。而其意自見。此唐人能事也。見唐人意者。尚不能作唐人詩。定遠四絕句。能作唐人詩者也。問曰。先生近日所進如何。答曰。向者謂古詩唐詩。各自成體。作唐體者。不受困于宋明。即得成詩。今知不然。漢魏詩如手指。屈伸分合。不失天性。唐體如足指。少陵丈夫足指。雖受行縢。不傷跬步。凡守起承轉合之法者。則同婦女足指。弓彎纖月。娛目而已。受幾許痛苦束縛。作得何事。唐詩尚不稱余意。何況定遠。又況自所作者。而欲爲之地耶。直是前步既錯。末如之何耳。猶憶四十年前。見賀黃公銅雀臺妓詩云。閒撫金爐嗟薄命。八年兩度見分香。其刺子桓隱而切矣。定遠敵手也。

詩至十九首。方是爛然天真。然皆不知其意。以辭求意。其詩全出賦義乃得。兼有比興。意必難知。

蘇武李陵詩。余疑是漢人送別之作。托名蘇李。詩之敍景。必不絕遠。而蘇詩有俯視江漢流。行役在戰場何也。李詩亦不似二人情景。

焦仲卿妻詩。于漢院中又有別體。如元之董解元西廂。今之數落山坡羊。一人彈唱者也。

魏武終身攻戰。何暇學詩。而精能老健。建安才子所不及。

魏文代劉勳妻二詩。及折楊柳行。思無邪而詞溫厚。三百篇之遺響也。西北有浮雲。宜是爲中原人流寓江南者作。

王粲從軍詩曰。討彼東南夷者。乃建安十三年戊子。曹操敗于赤壁事。故又曰白露沾裳衣。愁思當告誰也。其曰相公征關右者。乃建安十六年操平韓遂馬超。故又曰拓地三千里也。其曰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動者。當是十八年進軍濡須。相守一月退軍之事。故又曰鞠躬中壘內。微畫無所陳也。亦是濡須事。推詞得體。

凡擬詩之作。其人本無詩。詩人知其人與事與意而擬爲之詩。如擬蘇李送別詩及魏文帝之劉勳妻者最善。其人固有詩。詩人知其人與事與意而擬其詩。如文通之于阮公子建之于淵明者亦可。十九首之人與事與意皆不傳。擬之則惟字句而已。皮毛之學。兒童之爲也。阮籍郭璞詩有憂時感患之意。文通所擬皆失之。

阮公咏懷詩云。駕言發魏都。是司馬未篡時所作。又曰。修竹隱山岑。射干臨增城。是爲曹爽賈充。其曰。葛藟延幽谷。必言夏侯元荀勗輩也。又有曰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言羅禍者且自危也。阮公一生長醉。而詩不言酒。傅元詩云。秋蘭豈不芬。鮑肆亂其旁。必託時事。郭璞遊仙詩。有逸翮思拂霄一篇。是悒鬱語。可見遊仙是托方外以自遣也。

沈約生平少年日。柳惲汀洲采白蘋。二篇可以繼美十九首。

楊素詩。樸勁不似隋人。

選體之名。最爲無識。西漢至宋齊詩。皆在文選中。以何者爲選體。

貞觀至景龍之五古。嚴爲汰擇。有善者止百篇。

張曲江五古。勝于燕公。晚唐人詩之得理者。不下于曲江。而措詞太遠。

陳伯玉詩之復古。與昌黎之文同功。盧照鄰咏古詩似子美。王適古離別似排律。

陳伯玉之故人洞庭去。薛稷之秋日還京詩。魚山亭詩。五古之至善者也。

王右丞五古。盡善盡美矣。觀別者篇。可入三百。孟浩然五古可敵右丞。儲光羲詩。是沮溺丈人語。高達夫五古。壯懷高志具見。其中子美稱岑參識度清遠。詩詞雅正。杜確云。岑公屬詞尚清。用志尚切。迥拔孤秀。出于常情。王昌齡五古或幽秀。或豪邁。或慘惻。或曠達。或剛正。或飄逸。不可物色。李頎五古遠勝七律。常建五古。可比王龍標。崔顥因李北海一言。成嫌目爲輕秀。詩實不然。五古奇絕。五律精能。七律尤勝。崔曙五古。載英靈集者五篇。高妙沉着。殷璠稱其吐詞委婉。情意悲涼。未盡其美。璠謂薛據骨鯁有氣魄。斯言得之。陶翰詩。沉健眞惻。高曠俱有之。璠又稱劉愼虛情幽興遠。思苦語奇。得其眞矣。餘如張謂邱爲賈至盧象諸君。俱有可觀。合于李杜以稱盛唐。洵乎其爲盛唐也。錢起韋應物體格稍異矣。

飴不倣陶。而興趣酷似。龍標蠢雄乃得志篇。必爲曲江安祿山而作。

大雅久不作。諸詩非太白斷不能作。子美亦未有此體。上之回。刺學仙也。妾薄命。刺武惠妃之專寵也。太宗武功最大。高宗孱主。猶襲其餘威以下。高飛遼上。曲美太宗也。邯鄲才人。身去而心不忘宗國也。月下獨酌詩。月既不解飲。是敷衍似宋詩。猛裏十八之歸時莫洗耳四語。亦是敷衍無味。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思無邪而詞清麗。妙絕可法。

詠懷北征。古無此體。後人亦不可作。讓子美一人爲之可也。退之南山詩。已是後生不遜。詩貴出于自心。詠懷北征。出于自心者也。南山欲敵子美。而覓題以爲之者也。山谷之語。只見一邊。

詩貴和緩優柔。而忌率直迫切。元結沈千運。是盛唐人。而元之春陵行。賊退詩。沈之皆知林園主。却是林園客。已落率直之病。樂天雜興之色爲合爲荒。政刑兩已衰。無名稅之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輕肥篇之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買花篇之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等。率直更甚。東野列女操。遊子吟等篇。命意眞懇。措詞亦善。而秋夕貧居及獨愁等。皆傷于迫切。韋蘇州寄全椒道士及寄相思。亦止八句六句。而詞殊不迫切。力量有餘也。賈島之客喜寄遠。古意與東野一轍。皆鄙于滇孤爽中五古。皆合理。而率直迫切。全失詩體。梁陳于理則遠。于詩則近。鄙等于理則合。于詩則偉。宋人攀率直而不迫切。

杜確云。自古文體變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爲輕薄綺靡之詞。名曰宮體。厥後沿襲。務于妖艷。謂之摛錦布繡。其有欲尚風格。頗有規正者。不復爲當時所重。諷諫由此廢闕。

詩法源流云。詩者。原于德性。發于才情。心聲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學。而神意不可學。是以太白自有太白之詩。子美自有子美之詩。昌黎自有昌黎之詩。其他如陳子昂王摩詰高岑賈許姚鄭張許之徒。亦皆各自爲體。不可强而同也。

又云。唐人以詩爲詩。宋人以文爲詩。唐詩主于達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詩主于議論。故于三百篇遠。古詩于三百篇近。唐詩于三百篇遠。

太白云。梁陳以來。艶薄斯極。沈休文又尙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梁陳謂宮體以下。非謂陶謝諸公也。休文聲律。謂平仄也。

五言古詩。須去其有偶句者而論之。以自西漢至中唐爲全局。猶七言律詩以自初唐至晚唐爲全局也。漢魏五古之變而爲唐人五古。欲去陳言而趨清新。不得不然。亦猶七律初盛之變而爲中晚唐。不得不然也。

宏嘉人惟見古人皮毛。元美倣史漢字句以爲古文。于鱗倣十九首字句以爲詩。皆全體陳言。而不自知覺。故仲默敢曰古文亡于昌黎。于鱗敢曰唐無古詩也。此與七律之讚盛唐而譏大曆以下者一轍。去有偶句者。以其爲唐體之贋鼎也。去晚唐者。晚唐已絕也。

詩之關係名教風化者。非五古不可。其貴重可見。

柳子厚芍藥詩曰。欲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近體中好句皆不及。可見體物之妙。古體勝唐體。

古體當如張曲江韋蘇州之有邊幅。子美之古詩只可一人爲之。子瞻古詩如搓黃麻繩百子尺。子瞻推重韋柳。而自作殊不然。何也。

唐體詩有涯涘。後之作者。患在齷齪。不患泛濫。古體詩無涯涘。後人泛濫之弊。遂同于五七字爲句之文。

簡貴二字。時刻須以自警。

詩法須自十九首。方爛然天眞。唐詩已是聲色邊事。況宋元明耶。

六朝尙有本非詩人。偶然出語絕佳者。如劉侯云。城上草。托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十三字。說身境心事如見。以六朝詩法寬故也。唐詩韻狹。有平仄。拈須對偶。故非老手不佳。

馮定遠曰。五言雖始于漢武之代。而盛于建安。故古來論者。止言建安風格。至黃初之年。則諸子凋謝。止有子桓子建。不須貲言黃初體也。永明之代。王元長沈休文謝朓一時有盛名。始創聲病之論。以爲前人所未發。文體驟變。皆避八病。一簡之內。音韻不同。二韻之間。輕重悉異。其文兩句一聯。四句一絕。聲韻相避。文字不可增減。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沈宋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始法阮公爲古體詩。唐因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之格矣。齊詩江文通詩不用聲病。梁武帝不知四聲。其詩仍是太康元嘉舊體。嚴滄浪何以混言齊梁諸公。元長元暉沒于齊朝。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並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而其體直至唐初也。白太傅尙有格詩。李義山溫飛卿皆有齊梁格詩。律詩旣盛。齊梁體遂微。後人不知。咸以爲古詩。

又云。古詩之視律體。非直聲律相詭也。其筋骨氣格文字作用。亦迥然不同。然亦人人自有法。無定體也。

陳子昂上效阮公。爲千古絕唱。不用沈宋格調。謂之古詩。唐人自此有古律二體。云古者。對近體而言也。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叔。或云傅毅。詞有東都宛洛。顧參軍以爲陳王。劉彥和以爲漢人。既人代未定。但以其是古人之作。題曰古詩耳。非以此定古詩之式。必當如是也。李于鱗云。唐無古詩。陳子昂以其詩爲古詩。余不通理。如律詩始于沈宋。開元天寶已變。可云盛唐無律詩。杜子美以其律詩爲律詩乎。子昂法阮公。尚不許是古詩。則于鱗之古詩。當以何時爲斷。若云未能似阮。則于鱗之五古。視古人定何如。

又云。古詩十九首。機杼甚密。文外重旨。隱躍不可把捉。李都尉詩皆直敘無作用。尤爲古朴。江淹所擬從軍一篇。最合滄浪。都不解此。

又云。潘張左陸以後。淸言既盛。詩人所作。皆老莊之讚頌。顏謝鮑出。始革其制。元嘉之詩千古。文章于此一大變。詩具論之。漢人作賦。偶有模山範水之文。五言則未有。後代詩人之言山水。始于康樂。士衡對偶已繁。用事之密。始于顏延之。後世對偶之祖也。三百篇言飲酒。雖曰不醉無歸。然亦合歡成禮而已。彼辭不滅。則有沈湎之刺。詩人言飲酒不以爲諱。自陶公始之也。國風好色而不淫。（朱子始以鄭衛爲男女相悅之詞古實不然）楚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玉臺新咏所載可見。至于沈鮑文體傾側。宮體滔滔作俑于此。永明天監之際。鮑體獨行。延之康樂微矣。嚴滄浪于康樂之後。不言延之則梁人之又不言沈謝。則對梁摹病之體。不知所始矣。不言鮑明遠。則宮體紅紫之文。不知其所法矣。雖言徐庾。亦忘祖也。于時詩人灼然自名一體者。如吳叔庠。邊塞之文所祖也。又如柳吳興劉孝綽何仲言。皆唐人所法。何以都不及。子美頗學陰何。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子堅之體亦不可缺。齊梁以來。南北文章。頗爲不同。北多骨氣。而文不及南。鄴下才人盧思道薛道衡。皆有聲譽。自隋煬有非傾側之論。徐庾之文少變。于時文多雅正。薛道衡氣格淸拔。與楊素酬唱之作。義山極道之。唐初文字。兼學南北。以人言之。道衡亦不可缺。

又云。嚴滄浪云玉臺。徐陵所集。漢魏六朝詩皆有之。人謂纖艷者爲玉臺體。其實不然。班按梁簡文在東宮。命徐孝穆撰玉臺集。其序云。撰錄艷歌。凡爲十卷。則專取艷詞明矣。其文止于梁朝。非六朝也。

又云。陸士衡擬古詩。江文通擬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龍。急與之較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詩。牀上安牀。惟見怯處。種種不逮耳。然前人擬詩。往往只取大意。不盡如陸江也。

又云。南北朝人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亦通謂之文。唐自中葉以後。多以詩與文對言。愚按有韻無韻。皆可謂之文。緣情之作。則曰詩。詩者思也。情動乎中而形乎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美有刺。所謂詩也。不如是。則非詩。而爲有韻之文耳。禮記有湯之盤銘。孔子之誄。左傳有卜筮繇詞。皆有韻。而三百篇中無此等文字。可知古人自有阡陌。不以爲詩也。

又云。漢人碑銘。多韻之詩。體相涉耳。非詩也。

又云。賦出于詩。故曰古詩之流也。漢書云屈原賦二十五篇。史記云作懷沙之賦。則騷亦賦也。宋玉荀卿

皆有賦。荀賦便是體物之祖。賦頌本詩也。後人始分。屈原有橘頌。陸士衡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賦不同也。

又云。宋人作翁趙詩。不如唐人咏物多寓意。有興比之體。

又云。敖陶孫器之評詩。如村農看市。都不知物價貴賤。其論子建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只此一語。知其未曾讀書也。

又云。雅頌多艱深。國風則通易。風或出于里俗。雅頌必朝廷作者爲之。雖有寺人孟子詩。然皆列于雅。亦必是當時能文者。尙是朝廷文字。語多難解。非特古今言語不同。蓋古之文人。煅煉文字。其體如此。不以平易者爲奇也。孔叢子中已有明說。

又云。古詩法漢魏。近體學開元天寶。如儒者之學周孔也。近世嚭王李者。并此言而排之。過矣。願學之何如耳。學王李者。乃自許漢魏盛唐。輪扁必笑之。

又云。看齊梁詩。看他學問源流。氣力精神。有遠過唐人處。或問如何是謝朓驚人句。答之曰。叔源失步。明遠變色。

又云。錢□□教人作詩。惟要識變。余得此論。自是讀古人詩。更無所疑。讀破萬卷。則智變矣。喬曰。皎然詩式。嘗作詩須知變復。蓋以返古爲復。以不滯爲變也。金正希舉業之于王濟之。最得此意。變而不復。成宏至啟禎矣。定遠見處實勝□□。見者每惑于名位。

馮定遠又云。多讀書。則胸次自高。出語皆與古人相應。一也。博識多知。文章有根據。二也。所見既多。自知得失。下筆知取舍。三也。

嚴滄浪云。行行重行行。自越鳥巢南枝以下。玉臺別作一首。定遠云。北宋玉臺正本。止作一首。永嘉陳玉甫本誤耳。

嚴滄浪云。仙人騎白鹿篇。余疑遙遙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別爲一篇。郭茂倩不能辨也。定遠云。此本二詩。樂工合之耳。樂府或于一篇中取半首。或合二篇以爲一。或一篇之中增損其字句。蓋當時歌謠出于一時之作。樂工取以爲曲。增損之以協律。故陳思王陸機之詩。時人謂之乖調。未命樂工也。具在諸史樂志。滄浪不省。而譏茂倩。文人讀詞。前人處須細細點勘。不可隨人步趨。

五絕即五古之短篇。如嬰兒嚬笑。小小中原有無窮之意。解言詩者定不能爲。

詩至于五絕。而古今之能事畢矣。竊謂六朝三唐之詩者。蘇李猶當退舍。況宋以後之人乎。以此體中才與學俱無用故也。

五絕仙鬼勝于兒童女子。兒童女子勝于文人學士。夢境所作勝于醒時。

崔國輔魏宮詞妙在意深。而崔顥長干曲云。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絕無深意。而神采郁然。後人學之。即爲兒童謠矣。

丁仙芝採蓮曲。五絕句也。品彙聯爲一篇。收之五古。□誤也。此詩蒿想最爲飄忽。如云因從京口渡。使報

邵陵王。何處得來。

五言五絕。亦可相收放。高適哭梁少府詩。只取前四句。即成一絕。下文皆鋪敍也。

解大紳應制題畫虎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迴顧。時文皇以高煦譖。意不快于東宮。見詩釋然。詩如此善矣。

婦人詩。如崔鶯鶯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劉采春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壻去。經歲又經年。借問東園柳。枯來有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那年離別日。只道住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上望。錯認幾人船。侯夫人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宮女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鮑令暉云。桂吐兩三枝。花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沈情云。獨自憑樓望。霏霏細雨來。桃花如有意。恰對小窗開。

仙鬼及夢中之詩。如云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砑光帽。一曲舞山香。又有云。午睡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又云。點點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為多情。又云。不信心相憶。絲從鬢裏生。開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又云。命笑無人笑。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又云。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又云。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別。又云。海門連洞庭。一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又云。紅葉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作四字詩。多受束於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太平廣記載劉還宿山驛。月明。有數女子自屋後出。命酌庭中。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山谷子瞻謂為鬼中子建。又有一篇云。玉戶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鄭姬。左右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妝。王歡轉盼。為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子瞻謂邯鄲宮中金石絲簧二句。不愧人不能作。知之者亦極難得。誠然誠然。孟德英雄。此女貴姬。各言其實境。不受束縛耳。

問曰。七言古詩如何。答曰。盛唐人山奔海立。掩前絕後。此體最圓美平衍。又不可槎枒猙獰。初唐圓美。白傅加以平衍。昌黎稍槎枒。劉叉猙獰。盧仝牛頭阿旁。杜默地獄餓鬼。

詩忌出正面。七古尤甚。

初唐七古多排句。不如盛唐無排句而矯健。中唐此品遂絕。何況宋明。

長篇結緊。方收得住。結前若緊。結却宜寬。

長詩宜于趨承貫要。故世事之用。非五排即七古。詩那得佳。

七古須于風檣陣馬中。不失左規右矩之意。

五古易于冗。七古易于滑。

長篇于意轉處。換韻則氣暢。平仄諧和。是元白體。高適燕歌行云。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

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颻那可度。絕域蒼茫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詩之緊于詞者。七古五排也。五排有間架意易見。七古之順敍者亦然。達夫此篇縱橫出沒。如雲中龍。不以古文四賓主法制之。意難見也。四賓主法者。一主中主。如一家惟一主翁也。二主中賓。如主翁之妻妾兒孫奴婢。即主翁之分身以主內事者也。三賓中主。如主翁之朋友親戚。任主翁之外事者也。四賓中賓。如朋友之朋友。與主翁無涉者也。於四者中除却賓中賓。而主中主亦只一見。惟以賓中主勾動主中賓而成文章。八大家無不然也。燕歌行之主中主。在憶將軍李牧善養士而能破敵。于達夫時必有不恤士卒之邊將。故作此詩。而主中賓則此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四語是也。（豈顧勳即死足戰士死功是將年功之意）其餘皆是賓中主。自漢家煙塵至未解圍。言出師遇敵也。此下理當接以邊庭云云。但遙直無味。故橫閣以少婦征人四語。君不見云云。乃出正意以結之也。文章出正面。若以此意行文。須敍李牧善養士能破敵之功烈。以激勵此邊將。詩用興比出側面。故止擧李將軍。使人深求而得。故曰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王右丞之燕支行。正意只在終知上將先伐謀。法與此同。右丞之隴頭吟。却又不然。起手四句是賓。關西老將不勝愁六句是主。主多于賓。乃是賦義。

王昌齡長城吟。只取後四句。可作一絕句。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正意只在不知乘月幾人歸。郭元振古劍篇。宋之問明河篇。正意皆在末四句。劉庭芝擣衣篇。通篇是賦。

王勃滕王閣詩。直是譏刺閻都督。畫棟以下。皆言富貴之不久長也。今閣上有帖子。是畫棟二句。却是寫景。有聲華氣象。詩未必如是也。

王宏從軍行。正意在殺身為君。君不聞。可憐少年。秦王築城。皆賓也。結宜用四句。則不迫促。

宋之問放白鷴篇。正意在末四語。以其寂寥。故以綠綺作伴。著書云云。亦是橫閒之語。與達夫燕歌行中之少婦城南同法。起手先出翠側面也。

岑參蓋將軍歌。直是具文見意之譏刺。通篇無別意故也。走馬行以刺妄奏邊功者。

喬知之綠珠篇。有作絕句三首者。觀其正意在末二句。是七古體。非必三絕句也。

右丞桃源行是賦義。只作記讀。老將行起語運數奇是興。自從下是賦。賀蘭下以興結。寒食城東即事者將次聯意作流水聯。即是七律。

岑參赤驃馬歌。前念五句皆言衛節度而帶及馬。末三句言馬而帶及衛節度。得賓主映帶法。

李頎送李十四。應酬詩也。

七十九冊

43B

崔顥邯鄲宮人怨。自比也。

盛張謂杜侍御送貢物。及代北州老翁。其人子美之流。太白云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無餘味。襄陽歌。無意苟作。聽新鶯歌。首敍境。次出鶯。次以鶯合境。次出人。次收歸鶯。而以自意結。甚有法度。子美白紵行。意在末四句。聽馬行。與岑參赤驃馬歌。意異格同。兵車行正意在中間君不聞數語。而信知生男下以譏語作結。哀王孫亦然。哀江頭正意在淸渭東流二句。陳陶斜之敗。不爲房琯諱。故曰詩史。子美如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言飮酒者不多。而氣雄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盃。宛似太白語。洗兵馬行是實賦。短歌行贈王郎。似太白詩。丹靑引結處自傷也。古柏行結處比賢士。亦自比也。釋悶天子亦應下。必是譏

李　國。

錢起送鄔。送傳。送崔。皆應酬詩。韓翃寄哥舒亦然。

昌黎董生行。不循句法。却是易路。石鼓歌。子瞻能爲之。張籍王建七古甚妙。不免是殘山剩水。氣又苦咽。

退昌長恨琵琶行。前人之法變盡矣。

瀛定遠云。七言歌行。盛于梁末。梁元帝爲燕歌行。羣下和之。有燕歌行集。其書不傳。名見鄭樵通志。北朝盧思道從軍行。全類唐人歌行矣。唐開元中王摩詰之七古。尚有全篇偶句者。高常侍叠改古格。太白遠憲詩騷。近法鮑明遠。而挾郢變化過之。雲蒸霞蔚。千載以來莫能遠矣。辭多風刺。小雅離騷之流也。老杜刱爲新題。直指時事。一言一句。皆關世道。遂爲歌行之祖。非直變體而已。

古人七言歌行。止有東飛伯勞歌。河中之水歌。魏文帝有燕歌行。至梁元帝亦有燕歌行。盧思道有從軍行。皆唐人歌行之祖也。

梁末始盛爲七言詩賦。今諸集皆不傳。類書所載可見。王子安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皆徐庾文體。王弇州楊升菴不知。皆以爲歌行。弇州云。以爲賦則醜褻矣。七絕是七古之短篇。以李杜之作。一往浩然。爲不失本體。

王龍標七絕。如八股之王濟之也。起承轉合之法。自此而定。是爲唐體。後人無不宗之。

七絕乃偏師。非必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有或鬬山上。或鬬地下者。

七絕與七古可相收放。如駱賓王帝京篇李嶠汾陰行王泠然河邊枯柳。本意在末四句。前文乃鋪敍耳。只取末四句。便成七絕。七絕之起承轉合者。衍其意可作七律。七律亦可收作七絕。

七絕。唐人多轉。宋人多直下。味短。

劉夢得李義山之七絕。那得讓開元天寶。

岑參凱歌第二三句云。鳩客先姿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竟似半偶。何也。

五排即五古之流弊也。至庚子山。其體已成。五律從此而出。排律之名。始于品彙。唐人名長律。宋人謂之長韻律。此體無聲病者不善。如唐太宗正日臨朝等。虞世南慨刑。蘇味道在廣。皆不發調。陳拾遺白帝峴山二篇。古厚敦重。足稱楷範。

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此體詩。凡臺閣山水。行旅關塞。贈餞方外。無不極佳。

長篇須有間架。以杜氏祖孫二詩爲法。審言和李嶠奉使存撫河東。敍事之有間架者也。起手八聯。寬衍大局也。已顯華生泰以下。出朝廷存撫之意。即出嗣眞也。城闕周京轉以下。出河東也。昔出諸侯靜。因河東爲高祖興王之地。而追敍之也。隱隱帝鄉遠以下。敍嗣眞之奉使也。而湍鴻私淅口下。實敍存撫之事也。殺氣西衡白以下。暢言旁及也。福逐朝廷間以下。敍嗣眞之奔注才學也。澄清得使者一語。完奉使之事也。莫以崇班列以下。自托也。末聯總收前文也。子美上韋左丞詩。人誤做之。古詩中。皆排律言情之有間架者也。黃山谷所說是善。起手曰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是一篇正意。賦略日以起作也。故令韋靜聽而具陳之。如甫昔少年日以下。言儒冠之求志也。此意竟蕭條以下。言誤身也。意舉而文備。宜乎有是詩矣。是詩獨獻于韋者。以厚愧眞知在讀誦佳句也。大臣職在薦賢。不從交士。故致貢禹之彈冠而走跋涉也。知韋不能薦。故欲去秦也。臨去有惓惓之情。故托意于終南渭水也。去不可以不別知交。故曰常思報一飯。況懷辭大臣也。一去不可復見。故結語云云也。余謂山谷之說。是詩極善。然宋人知賦而不知興比。用興比則有縱橫出沒。與此二篇不同。韋左丞名濟。山谷以爲見素。

兼興比者。如義山聖女祠詩云。杳藹逢仙跡。蒼茫滯客途。何年歸碧落。此地向皇都。消息期靑雀。逢迎異翠鳥。腸迴楚客夢。心斷漢宮巫。從騎栽寒竹。行車蔭白楡。星娥一去後。月姊更來無。寡鵠迷蒼壑。羈凰怨紫梧。惟應碧桃下。方朔是狂夫。首句出題也。次句自述也。三句言聖女也。四句又自述也。消息二句。讚聖女也。腸迴句。謂異于襄王之褻侮。心斷句。言不同巫蠱之狂邪。皆聖女也。從騎二句。又自述行踪。興也。星娥月姊。比聖女之不可得見也。寡鵠言想念之切也。結用方朔以王母比聖女也。此本虛題。不可全用賦義。故雜出興比以成篇。其間架亦不得如前二詩之截然也。

元宗排律。遠勝太宗。

盛唐排律。聖也。子美。神也。說子美。則諸公自見。元元廟云。配極元都閟。憑高禁禦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皆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影。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方。盧德水云。唐自高祖追崇老子爲祖。天寶中現象降符。不一而足。人主崇信極矣。此詩直紀其事以風也。配極四句。譏其用宗廟之禮。碧瓦四句。譏其宮殿踰制。世家遺舊史。謂開元中敕升老莊爲列傳之首。而不能改易子長舊史。道德付今王。謂元宗親注道德經。頒崇元學。畫手以下。謂世代寥廓。而肅圖親切。冕旒旌旆。同兒戲也。身退以下。謂老子之要。在淸淨無爲。即令不死。亦當藏名養拙。豈肯憑人降形以博人主之崇奉乎。此詩極意諷諫。而詞語渾然。德水讀書眼光。透過紙背者也。余謂谷神二句。謂老子若有神。於此廟尊崇之地。更居何方乎。而極嚴重。故以譏語爲結。此詩得德水發明。聖人復起。必收之三百篇中。

重經昭陵詩。前四聯。敘太宗功德。繁簡得中。後二聯。以昭陵作結。此詩極其典重。鍾伯敬以為悲涼。非也。贈鄭諫議十韻。前四聯。讚美諫議。中三聯。自敘。後三聯。自托。遣興詩。前二聯。敘驥子。世亂。下三句。敘其依母在家中。鳥道句。轉出己不得見。天地聯。敘隔絕。結言得見為幸。為難。傷春云。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譏姑息也。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發根據而尾大也。結言不用賢人也。春歸云。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直是無可如何。悲憤之極。贈王侍御四十韻。起手敘離合之情。錦里下。粗自述。客即下。言與王之交情。粗飯下。細自述。漏口下。敘侍御之勝境。山陽下。敘主賓樂事。農月下。言須別去。列國下。出素心。洗眼下。丁寧珍重之辭。遣悶呈嚴二十韻。起手六聯。自述。養及幕府。曉昔二聯。敘得入幕。露浥下。言出私遂家。束縛下。又言入幕不成。下。有不能任職之意。行次古城詩。起手二句。是破題。白屋三聯。述道路景物。王門下。有求先容之意。謁先主廟詩。前段敘先主孔明事。錦江句。言通和孫氏。劍閣句。言前後出師。移俗下。敘瘡絕城。出己生平之志也。關張耿鄧。以古人自許也。應天句。自許名世。得士句。自許一个臣。遲暮句。謂年已老。不能踐生平志。蜀猶可為謀臣。飄零則絕望矣。淚灑衣巾。以時君非先主。而使己不比事業于諸葛關張耿鄧也。子美發王室之詩甚多。而自負之重。此詩獨見之。出瞿塘四十韻。首二句。破題也。凡長篇須得破題以為綱領。無此。則讀者茫茫矣。入舟二句。略出其情以起上文之意。賓料下。敘峽中景。不有下。敘出峽後景。意遣下。自敘。邸墅下。追述壯年事。哭窮途。言天寶間為李林甫所扼。廷諍。謂言房琯事也。乞江湖。則華州及依嚴。盡在其中。故卽繼以漂泊滄浪也。浮名尋已已。是收上文。懶計却區區。是啟下文。天息寺。在荊州。帝子渚。湘中地。蒼梧則更南矣。子美卒于衡州。不知更南。欲於人焉依。朝士下。言朝廷事。謂無明君賢臣。黎元受病。而宰相恃權相傾。勢必相及于己也。出江陵寄鄭審。起手四語。說盡窮途情狀。便堪痛哭。社稷二聯。言世亂使己困悴。無地可托也。雨洗聯。寫出江陵途中景物自好。鳴鶯則喬自比也。棲托二句。賦窮途也。相煦沫者寂寥。報恩疏而浩蕩。則江陵人情相待可知。或鄭審獨有情而寄之以詩也。瀛海四語。言前路也。濫竊句。言審有富盛之待也。時危句。必江陵幕中人有讒譖之者。結聯出審以見寄詩之意。鄭審有巡檢兩京路種果樹詩亦佳。必與公相契。讀子美排律。卽覺餘人皆在繩尺之內。

錢起亦天寶人。而湘靈鼓瑟詩雖甚佳。而氣象窘。遜過王舍人宅詩。濃淡得宜。劉長卿登于越亭詩。前段尚寬和。至得罪三聯。忽出哀苦之詞。遂使通篇盡是哀苦。唐人詩法。如是若通篇哀苦。失操縱法。李嘉祐江亭詩。失却此意。　楊巨源贈老將詩。前十聯極鋪張。後四聯收歸老字。意只在功成封寵將一語。則前之鋪張非虛語。封寵將所以老將困窮也。蓋得公度之灰心縱忍事。蓋螭漫發聲。謂元稹輩也。薦防杜賓客詩。命意布局措詞皆可法。陳彥博恩賜魏文貞諸孫舊第詩亦然。義山有感排律二首。為甘露之變而作。可見其什學子美也。碧瓦饑檐擬意獨居偶懷三首。用意難測。未審是艷情否。酬令狐郎中見寄詩。有曰天怒識雷霆。又曰危于訟閣鈴。已知綯意之不釋然矣。其後復為彼所感。相司馬所謂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驚寵辱者也。

五言律詩。若略其形迹。而以神理聲調論之。則對偶而五聯六聯者。如楊炯之送劉校書從軍。不對偶而

八句者。如沈約之別范安成。柳惲之江南曲。皆律詩也。

陳子昂之故人洞庭去。與岑參之送衛憑文理何異。而可以一為古。一為律乎。

五七言律。皆須不離古詩氣脈。乃不衰弱。而五言尤甚也。五律守起承轉合之法。如于武陵之人間惟此路。長得徐苦衣。及戶無行跡。遊方應未歸。平生無限事。到此盡知非。獨倚松門久。陰雲古寨微。雖古詩氣脈者也。不離古詩氣脈者。子美為多。

太白五律。平易天然。大手筆也。

檢審燒燭短看劍引杯長。村夫子語。昔人謂此詩非子美作。余以此聯定之。

子美之官定後戲贈詩。略不見有介意處。胸次如何。

春望詩云。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言無人物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樂事。而濺淚驚心。景隨情化也。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極平常語。以境苦情真。遂同于六經中語之不可動搖。喜達行在所云。生還今日事。言昨日在途。生死猶不可必也。間道暫時人。言此後尚未可保也。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痛定思痛。尤不堪也。晚行口號之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不過是世亂懷鄉耳。朱劉須溪便于梁江總三字作解。通篇絕無此意。收京師之難。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謂仗鴻鵠以成功。而諸將濫賞也。贈王中允之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深表維之異于均埳希烈也。移華州掾之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繁。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追敘昔之艱危也。近侍歸京邑。幸之也。移官豈至尊。子美實以黨房琯。中肅宗怒。為尊者諱也。無才日衰老。自嘆而不怨望朝廷也。駐馬望千門。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也。值太白云。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一个臣之胸襟矣。秦州雜詩之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身在隴西。不忘長安也。又曰。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是為攻相州。九節度使平行。無上帥也。野望之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刺朝廷君子少而小人多也。歸燕之故巢偏未毀。會傍主人飛。不忘君也。螢火兼葭二詩自道也。苦竹詩結處之幽人。必其良友矣。擣衣詩以其時兵戍正多。托閨情以言之。月夜憶舍弟之悲苦後四句。一步深一步。除架詩之人生亦有初。乃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嘆。病馬詩。仁人之言。後遊詩之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江亭詩之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非其人必無此詩思。漫成詩之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雖人將此情景作詩材耶。落日詩之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此景亦人所時遇者。經老杜筆卽絕妙。贈別鄭鍊云。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余願明之為膳儀唐詩而作大漠消秋迷隴樹。黃河日落見層城。以贈別者。一看此詩也。

五律須從五古血脈中來。子美是也。集中有六百餘首。余嘗手抄而時讀之。

詩史謂首句第二字仄聲者為正格。平聲者為偏格。而引鳳歷軒轅紀。四更山吐月以例之。當時論五律五排不及七律。五言偏格讀之不亮。七律不然故也。凡雄勁奪關詩。必當用正格。幽閑沈寂詩。却是偏格有別致。

唐太宗五律。殊無英雄帝王氣象。中宗幸秦始皇陵詩。知大道理。不似其為人。題中幸字失體。前後同是

天子何言幸耶。

王績野望詩。陳拾遺之前旅也。

貞觀至貞元八十年中之五律。去其襲陳隋氣而可觀者。僅有百篇。明皇五律。盛唐高手。元美謂藻艷不及文皇。是陳隋之見。

讀王右丞詩使人客氣塵心都盡。送梓州李使君詩云。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蓋門山林隱逸詩。欲避近熟。故于梓州山境說起。下文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方說李使君。盛唐人避近熟。明之爲盛唐者。專取近熟以爲熟爛。

孟浩然詩。宛然高士。然是一家之作。

岑參云。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闌。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與諱俗一名所係無窮事。爭肯當年便息機。

劉伯溫伴寺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清時終未忍辭官。皆正人由中之言。

李光進常蒙兵。以兄光弼被禮而出爲渭北節度使。岑參送之詩云。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可謂非詩史乎。

李頎五律高適大勝七律。可與龍標相伯仲。

常建鸚鵡詩云。一指指塵訣。一聲聲爽神。宋人死句矣。一枝清一心。更不成語。破山寺詩。以視紅樓疑現白毫光地接宸居。屬盛唐相去多少。

張睢陽聞笛詩及守睢陽作律。當置六經中敬禮之。勿作詩讀。

詠蜀道畫圖。故有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句。余顧明之爲老杜者。于壽太師宅飲別。而曰燕地雪霜連海嶠。一見此句也。客夜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睡不著。故難得到曉。月影江聲。睡不著時之景也。無衣食。仗友生。睡不着時之情也。結語轉悱無盡也。無有一字虛設。贈別章賛善云。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病中送別。是兩層不堪。而又不得歸。其情何如。秖應盡客淚。收上二句三層之苦況也。復作掩荊扉。掩扉卻補之意。章去則覺無往來者矣。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愁別後之順逆生死。無從得信也。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久交心齊所望。以其患難相扶持。老而失之。心將何如耶。倚杖詩通篇敍景甚足。樂只結用淒涼二字。景物盡變。其曰。憶去年。必彼時有失意事。遭憾之而淒涼也。弟占歸草堂詩。鍾伯敬云。家遠有一片骨肉友愛在其內。此言最得。而鍾之受病亦在此。只見子美細處。不見其大也。別房太尉墓云。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亦有三層苦境苦情。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上句意中事也。下句不知從何而來。在今思之。實有然者。當是意因境生耳。去蜀結云。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眼中意中無數過不得。說不能盡。冬深云。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即羅隱之風從昨夜吹銀漢。淚撒何門落玉盤意也。宿昔云。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花能比貴妃。元宗也。第三聯天地間何以有此絕妙好詞耶。西閣結云。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讀

附字。覺有恨聲出于紙上。塵詩爲黎元也。衣冠盜賊四字。關用無窮。嚴矣。其曰。嘗將日無才日不敢。恨悲憤中之怖詞也。喜弟觀卽到云。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上句言見弟卽同于見人。下句言久別意其死。喜梅之詞人字。奇梅孫獨疑鬢。古蛟龍窟宅篇寫畫壇出人意表。江漢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慈而不怨。子美何至一棄永不復收耶。况愛客羈鬢。言于使君。非知己也。

盧世㴶云。五言律至盛唐諸家而極矣。然未有窮似子美者也。又當矣。又有用也。何言乎用。動天地。格鬼神。詩誤定命。送獻辰告端。目時觀勤恤民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是誠有用文章。子美所獨擅也。若夫好色則爲國風。怨誹則爲小雅。直于四十字內自制離騷矣。大荒地老。兀得少陵洋洋乎盈耳哉。

錢起和成少府慶酬詩也。第三聯與上下文何涉。送征雁詩。與子美吹笛關山篇同體。

劉長卿五律。勝于錢起。穆陵關吳公臺潭母慕皆言外有遠神。餘干旅舍。前六句敍盡寂寥之景。結以情收之。亦吹笛關山之體。

韋蘇州送別覃孝廉詩。風雅之音也。惟杜集多有此意。郎士元長安逢故人云。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是子美詩也。

韓翃送李中丞赴歸作也。第三聯亦與前後不浹洽。結亦是套語。送夏侯校書送李送元送孫皆然。

皇甫冉溫泉卽小有味。

李端過宋州詩。言情敘景爲第一。于良史閒居詩得情得景。朱灣寒中菊。自道也。戴叔倫如何百年內。不見一人閒。宋詩也。崔峒之僧家竟何事。掃地與焚香。小兒不作此語。戎昱聞顏尙書陷賊。是一朝有關係事。詩結云。同棗不同辱。可謂有經矣。詠史詩太露。何以貽諫清泰耶。于鵠題鄰居。禮吳陶而情則同。韓退之次安陸寄周員外詩。情景浹洽。和裴公詩有味。呂溫鶴中露之九天飛勢在六月日晴寒。奇句也。通篇有寄託。賜孫之嵩因送人處。值得別家時。獨遊無定計。不欲遠來期。塞夜共來望思鄉獨不遲。深入人情。朱慶餘宿姚少府宅詩。起結大妙。惜中二聯不浹洽。湖中之風波不起。沙星月盡隨身。平常而妙。賈島代舊將詩子美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非敍景。乃引情也。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寫得幽居出。旅遊之此心非一事。書札若爲傳。盡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子美也。張祜觀李司空獵詩。精神不下右丞。而丰采迥不同。義山蟬詩。絕不描寫用古誠爲傑作。幽人不倦賞。結情景浹洽。落花起句奇絕。通篇無實語。與蟬同。結亦奇。月詩次聯虛。惟李花亦然。後閣第三聯苦心奇險句也。晚晴次聯濟妙。許渾詩甚多。七律惟愛南康阻淺篇。五律惟寓懷盡。居處晚江懷古淮上春思落日尋王處士。不似晚唐人詩。李昌符歸故居詩。情景浹洽。劉威之秋夜旅懷。調不高而有至情。張喬送許棠詩。情景浹洽。司空圖佳句大有高致。又居細密。崔塗除夜有感。盡苦情苦境矣。李建勳田家詩可見徐知誥之有功于民也。戴司顏之江上雨。情景皆具。故能浹洽。周樸之禹功不到處。河聲流向西。篇苦心奇句。余兩後無味何。齊己劍客詩。傑作也。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非晚唐人無此

詩思。

七律造句。比五言爲難。以其近于流俗也。

七律之法。起結散句。中二聯排偶。其體方方則滯。敍景言情。遠不如古詩之曲折如意。以初唐古律相較可見矣。七律止宜于臺閣。餘處不稱。景龍既有此體。以其便于人事之用。日盛月滋。不問何處。皆用七律。謂之近體。實詩道之一厄也。學初盛。則端莊而不能快意。學中晚。則流利而傷于淺薄。自宋以來。多傷淺薄。宏正間人。矯語初盛。而淺心粗氣。不能肆求初盛命意遣詞之妙。遂流爲強梗膚殼。又唐體之一厄也。

律詩有二體。如沈佺期古意云。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玳瑁梁。以雙棲起興也。九月寒砧催木葉。言當寄衣之時也。十年征戍憶遼陽。出題意也。白狼河北音書斷。足上文征戍之意。丹鳳城南秋夜長。足上文憶遼陽之意。誰爲含情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完上文寄衣之意。題雖曰樂府古意。而實擣衣曲之類。八句如鈎鎖連環。不用起承轉合一定之法者也。子美曲江詩亦然。其云一片花飛減却春。言花初落也。風飄萬點正愁人。言花大落也。且看欲盡花經眼。言花落盡也。一片。萬點。減却春。正愁人。欲盡經眼。情景漸次而深。興起第四句以酒遣懷之意。小堂巢翡翠。言失位猶有可意事。高塚臥麒麟。言富貴終有盡頭。時落花起興至此意已完。細推物理須行樂。因落花而知萬物有必盡之理。細推者。自一片萬點落盡飲酒塚麒皆在其中。以引末句失宜不足介懷之意。此體子美最多。遵起承轉合之法者。亦有二體。一者合于舉業之式。前聯爲起。如起比虛做。以引起下文。次聯爲承。如中比實做。第三聯爲轉。如後比又虛做。末聯爲合。如束題。杜詩之曲江對酒是也。一者首聯爲起。中二聯爲承。第七句爲轉。第八句爲合。如杜詩之江村是也。八比前後虛實一定。七律不然。

馮定遠云。嚴滄浪言有古律詩。今不能辨。余見七律有未離古詩氣脈者。如姜皎龍池樂章云。龍池初出此龍山。常經此地謁龍顏。日日芙蓉生夏水。年年楊柳變春灣。堯壇寶匣餘烟霧。舜海漁舟尚往還。願似飄飄五雲影。任從來去九天間。又崔日用曰。龍興白水漢興符。晝主乘時運斗樞。岸上叢茸五花樹。波中的皪千金珠。操環昔聞迎夏啓。發匣先來瑞有虞。風色雲光隨隱現。赤雲神化象江湖。沈雲卿之龍池躍龍龍已飛。其第四章也。獨孤及早發龍池館云。沙禽相呼曙色分。漁浦鳴榔十里聞。正當秋風度楚水。況値遠道傷離羣。津頭却望後湖岸。別處已隔東山雲。停舟目送北歸翼。惜無瑤華持寄君。子美多有此體。疑即古律詩。恨定遠已成古人。不得相斟酌。嚴滄浪論古律詩。固云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則余所舉不誤也。

少陵七律。有一氣直下。如劍外忽傳收薊北者。又有前六句皆是興。末二句方是賦。如吹笛詩通篇正意。只在故園愁三字耳。說者謂首句風月二字立眼目。次聯應之。名爲二字格。盲矣。風月是笛上之賓。于懷鄉主意隔兩層也。蓬萊宮闕篇。全篇是賦。前六句追敍昔日之繁華。末二句悲嘆今日之寥落。王建先朝行坐篇。與此二首同格。說者謂此詩首句言土木。次句言天子。次聯應首句。三聯應次句。謂之二字貫串格。盲矣。唐代時何嘗有土木耶。畫稚情親篇只前二聯詩意已足。後二聯無意。以興完之。蜀山蜀中離席

詩。正做此篇之體。

唐人七律。賓主起結。虛實轉折。濃淡避就照應。皆有定法。意爲主。將法爲號令。字句爲部曲兵卒。由有主將。故號令得行。而部曲兵卒莫不如臂指之用。旌旗金鼓。秩然井然。宏嘉詩惟有旌旗炫目。金鼓聒耳而已。

正意出過即須轉。正意在次聯者居多。故唐詩多在第五句轉。金聖嘆以爲定法則固矣。昌黎藍關詩。第三聯方出正意。第七句方轉。

羅鄴詩云。荻花蘆葉滿汀洲。一簇新歌在水樓。金管曲長人盡醉。三句敍景已盡。第四句轉云。玉簪恩重獨生愁。以愁字意總貫下文之女蘿力弱難逢地。桐樹心孤易感秋。莫怪當歡却惆悵。全家欲上五湖舟也。鄴此詩以愁字貫通篇。與崔珏鴛鴦同格。崔詩情字在次句。故易融。羅詩愁字在中間。實則上文三句皆愁也。崔詩板。羅詩生動。

中唐七律。清刻秀挺。學者當于此入門。上不落于晚唐之雕琢。中不落于宋人之率直。下不落于明人之假冒。蓋中唐如士大夫之家。猶可攀及。盛唐如王侯之家。不易攀躋。而又被假冒壞爲惡道。識力未到者。負高志而輕易學之。不似盛唐先似假冒惡道。此余身受之害。非謠度也。

學時文甚難。學成祇是俗體。七律亦然。間曰。八比乃經義。何得目爲俗體。答曰。自六經以至詩餘。皆是自說己意。未有代他人說話者也。元人就故事以作雜劇。始代他人說話。八比雖闡發經義。而非注非疏。代他人說話。八比若是雅體。則西廂琵琶不得擯之爲俗。同時代他人說話故也。若謂八比代聖賢之言。與西廂琵琶異。則契丹扮夾谷之會。與關壯繆之大江東去。代聖賢之言者也。命爲雅體。何詞拒之。

嚴滄浪云。八病倣法不必拘。馮定遠云。八病出于沈隱侯。古人已有非之者。然齊梁體正在聲病。律詩則益嚴矣。滄浪既云有近體有律詩。而又云不必拘。不知律詩之律字作何解。

嚴滄浪云。有絕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馮定遠云。律詩之有粘。不知所始。河嶽英靈集敍云。雖不粘綴是也。又韓致堯有聯綴體。夢溪筆談有偏格正格之論。是其說也。嚴言折腰而不詳其故。蓋絕句第二字之平仄平仄。及仄平仄平。不用粘者也。

嚴滄浪云。西崑即義山體。而兼溫飛卿及楊劉諸公以名之。馮定遠云。西崑倡酬。是楊劉錢三人之作。和者數人。取法溫李。一時慕效。號爲西崑體。不在此集者尚多。永叔始變之。江西以後絕矣。元人爲綺靡語。亦附西崑體。而義山詩實無此名。余注義山無題詩。名曰西崑發微。正嫌滄浪之粗漏也。

圍爐詩話卷之三

或問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魯之詩。同在頌。文王厲王之詩。同在大雅。閔管蔡之常棣。與刺幽王之旻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劉之豳風。與刺衛宣鄭莊之篇。同在國風。不分時世。惟夫意之無邪。詞之溫柔敦厚而已。如是以論唐詩。則初盛中晚。宋人皮毛之見耳。不惟唐人選唐詩。不分人之前後。即宋元人所選。亦不定也。自品彙嚴作初盛中晚之界限。又立正始正宗以至旁流餘響諸名目。但論聲調。不問詩意。而唐詩因以大晦矣。品彙又多收景龍應制詩。立初唐高華典重之說。錢□□謂其人介乎兩間。不可截然劃斷。是矣。猶未窮源。蓋唐人作詩。隨題成體。非有一定之體。沈宋諸公七律之高華典重。以應制故。然非諸詩皆然。而可立爲初唐之體也。如南宋兩宮游宴。張掄康伯可輩小詞。多頌聖德祝昇平之語。豈可謂爲兩宋詞體耶。詩乃心聲。心由境起。境不一則心亦不一。言心之詞。豈能盡出于高華典重哉。是以宋之問遇佳人。則有妒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旁人。徐安貞聞箏。則有曲成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銀鑰重關聽未開。不如眠去夢中看。杜審言春日有懷。則有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大酺有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沈佺期遊春有林間覓草纔生蕙。殿裏爭花併是梅。又應制有山鳥初來猶怯囀。林花未發已偷新。過嶺詩通篇流利。郭元振寄劉校書有才微易向風塵老。身賤難酬知己恩。張說幽州新歲詩。感慨淋漓。舊湖山寺詩。閒適自賞。又有云。繞殿流鶯凡幾樹。當蹊亂蝶許

多叢。蘇頲扈從鄠杜間詩。有雲山一一看皆美。竹樹蕭蕭畫不成。諸公七律不多。而清新穎脫之句。已有如此。使如中晚之多。更何如耶。大酺扈從。本是典重之題。而梅花落處雲山一一等。猶自忍俊不禁。況他題而肯作伐鼓撞鐘驚海上。城上平臨北斗懸等語耶。劉得仁晚唐也。禁署早春詩。亦用沈宋應制之體。使大曆開成人。不作他詩。只作應制詩。吾保其無不高華典重者也。況景龍應制之詩雖多。而命意布局使事。無不相同。則多人只一人。多篇只一篇。安可以一人一篇而立一體。詩旣雷同。則與今世應酬俗學無異。何足貴哉。盛唐博大。沉雄亦然。孟浩然有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掃落梅。張謂有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王灣有月華照杵空悲妾。風響傳砧不到君。萬楚有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妒殺石榴花。誰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家。子美之卻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等不可枚舉。皆是隨題成體。不作死套子語也。詩必隨題成體。而後臺閣山林。閨房邊塞。旅邸道路。方外青樓。處處有詩。子美備矣。太白已有所偏。餘人之偏更甚。絕無只走一路者也。宏嘉瞎盛唐。只走一路。學成空殼生硬套子。不問何題。一概用之。詩道遂成異物。七律盛唐極高。而篇數不多。未得盡態極妍。猶三百篇之正風正雅也。大曆已多。開成後尤多。盡態極妍。猶變風變雅也。夫子存二變。而宏嘉人嚴擯大曆開成。識見高于聖人矣。

詩乃一念所得。于一念中。唐宋體有相參處。何況初盛中晚。而能必無相似耶。如杜牧之華清宮詩。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語無含蓄。即同宋詩。又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辭有含蓄。卻是唐詩。宋人乃曰。明皇帝以十月幸驪山。至春還宮。未曾過夏。此與薛王壽王同席者。一等村夫子。宋元鑑曰。欲眠未穩奈如何。秋盡更殘風雨多。且向夜窗憑檻望。幾聲寒螿碧烟籠。並不透脫。此又與明詩相近矣。

問曰。三唐變而益下。何也。答曰。須于此中識其好處。而戒其不好處。方脫二李惡習。得有進步。左傳一人之舉。而前厚重。後流利。豈必前高于後乎。詩貴有生機一路。乃發于自心者也。三唐人詩。各自用心。事使體格少落。不屑襲前人殘唾。是其好處。識此自眼方開。惟以爲病。必受瞎盛唐之惑。忠不可以常忠。轉而爲質文。春不可以常春。轉而爲夏秋。初唐不可以常初唐。轉而爲盛唐。盛唐獨可以七八百年常爲盛唐乎。活人有少壯老。土木偶人千百年如一日。

開成已後。詩非一種。不當概以晚唐視之。如時挑野菜和根煮。雪滿長安酒價高之類。極爲可笑。平淺成篇者。亦不足觀。至如落花之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五更風雨葬西施。節使筵中之縣外刀光立從官。牡丹起句之邀勒東風不早開。衆芳飄後上樓臺。嘗錠始覺春風貴。妓人之劍截眸中一寸光。薄命曾嫌富貴家。瘦去誰憐舞掌輕。弔李義山之九泉莫歎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臺。別妓之枕上相看直到明。儘妾之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之類。皆是初唐人未想到者。故能發學者之心光。豈可輕視。初盛大雅之音。固爲可貴。如康莊大道。無奈被沈宋李杜諸公塞滿。無下足處。大曆人不得不鑿山開道。開成人抑又甚焉。若抄舊而可爲盛唐。韋柳溫李之倫。其才識豈無及宏嘉者。而絕無一人。識法者懼也。

以初盛視中晚。加京朝官之子卞倅。以初盛視宏嘉。如京朝官之子褒金木偶。

問曰。先生嘗言三唐與宋元易辨。唐明難辨者何也。答曰。此爲宏嘉派言之也。若唐明易辨。則二李俗學。爲人指擊盡矣。安得蹶而復起耶。世亦有厭賤俗學者。而意中陰受其害。秖求好句。不論詩意。則其所謂唐詩。止是宏嘉人詩也。讀唐人之詩集。則可以知其人之性情學問境遇志趣年齒。如韻語陽秋之評太白者。可以見太白詩從心出故也。讀明人詩集。了無所見。以作者做唐人皮毛。學之者又做其皮毛。略無自心故也。夫唐無二盛。盛唐亦無多人。而自宏嘉以來。百千萬人。百千萬篇。莫非盛唐。豈人才獨盛于明。瑞草同于竹蔴蘆葦乎。此何難知。丞吳者不知耳。

竊自謂能辨唐明。推吳喬爲最。六十年前。視唐明皆如蘭蕙。五十年來。視唐明之辨者如野岸草花。而弘嘉之詩。同于大毬。不然。不爲能辨唐明也。

劉長卿云。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樹臨江夜泊船。一本作獨戍。予意獨戍爲是。有戍卒處堪泊船也。及讀地志。其地有獨樹口。乃知古人詩不可輕議。

唐詩紀事。王之渙涼州詞。是黃沙直上白雲間。坊本作黃河遠上白雲間。黃河去涼州千里。何得爲景。且河豈可言直上白雲耶。此類殊不少。何從取證而盡改之。

楊升菴謂韋蘇州西澗詩。是獨憐幽草澗邊行。行與憐相應似勝。

劉長卿過賈誼宅詩云。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只言賈誼。而己意自見。

岑參寄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反言以見意也。宋人識其爲順從。以活句爲死句矣。呵呵。

用古能道意。述事則有情。劉禹錫送館閣出尹河南者云。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修刺孔融來。是用古述事者也。楊巨源贈張將軍云。知愛魯連歸海上。肯令王翦在頻陽。是用古道意者也。至若戴叔倫之陳琳草檄文猶在。王粲登樓興不賒。韓翃之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還繼謝臨川。則浮泛無情。開宏嘉門徑。

句中不得有可去之字。如李端之開門見新月。即便下堦拜。即便有一字可去。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上四字可去。

盛唐不巧。大歷以後。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陳濁麻木之病。漸入于巧。劉長卿云。身隨敝屨經殘雪。皇甫冉云。菊爲重陽冒雨開。巧矣。柳子厚之驚風亂颭芙蓉水。桂嶺瘴來雲似墨。更著色相。姚合送使新羅者云。玉節在船清海怪。則更險急。爲避陳濁麻木不惜也。如右丞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極是天眞大雅。後人學之。則爲小兒語也。

韻語陽秋云。詠濤汎濁等字。不可趁韻湊平仄而倒用之。余謂芊芊悠悠等字。亦不可獨用一字。

古今詩話云。王右丞終南詩譏刺時宰。其曰大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言勢位盤據朝野也。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言有表無裏也。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言恩澤偏及也。欲投何處宿。隔水問樵夫。言托足無地也。余謂看唐詩常須作此想。方有入處。而山谷又曰。喜穿鑿者棄其大旨。而于所遇林泉人物以爲

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則詩委地矣。山谷此論。又不可不知也。

唐人詩有平頭之病。如竇叔向之遠書珍重。舊事淒涼。去日兒童。昔年親友。唐彥謙之淚隨紅蠟。腸比朱絃。梅向好風。柳因微雨。亦當慎之。

唐詩情深詞婉。故有久久吟思。莫知其意者。若如走馬看花。同于不讀。

右丞送人云。不行無可養。行去百憂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鄰。當置三百篇中。與蓼莪比美。其曰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嘗門十字。抵一篇別賦。

唐人作詩。意細法密。如崔護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改爲人面秖今何處在。以有今字。則前後交付明白。重字不惜也。昔有好捉人詩病者。謂某句出于前人某句。亦未必然。余曾有試燈詩云。雪月梅花三白夜。酒燈人面一紅時。今觀崔護詩。乃知古人受誣者多矣。前人詩句甚多。後人自當有相同者。那能廻避。但作者嚴絕三偸。惟求自盡吾意。偶同勿論也。

詩意大抵出側面。鄭仲賢送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人自別離。卻怨畫舸。義山憶往事而怨錦瑟亦然。文出正面。詩出側面。其道果然。

詩之似雕琢也。有故。意多言少。煉多就少。似乎雕琢。彫琢非詩也。

唐時詩人不肯苟同。所以能自立。僧齊己見韋蘇州。仿韋體作數詩以投之。韋大不喜。獻其舊作。乃極嘉賞曰。人人自有能事。何得苟同老夫耶。樂天義山。詩體絕異。樂天見義山詩。愛重之極。謂曰。吾死後當也爾子。故義山名其子曰白老。宏嘉貴人。莫不收拾同調。互相標榜。李杜不死。高岑復生。以誑誘無識。蓋唐人務實。明人務名。子瞻所謂羣兒自相名字者也。

詩思太苦則爲方干。太易則爲子瞻。消息其間甚難。

古人咏史。但敘事而不出己意。則史也。非詩也。出己意。發議論。而斧鑿錚錚。又落宋人之病。如牧之息媯廟詩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赤壁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用意隱然。最爲得體。息媯廟。唐時稱爲桃花夫人廟。故詩用露桃。亦嘆謂天意三分也。許彥周乃曰。此戰係社稷存亡。只恐捉了二喬。措大不識好惡。宋人之不足與言詩如此。張又新贈妓詩。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成眠。夢用襄王神女事也。幽閒鼓吹譏之曰。不眠安得成夢。此亦淺處。何以不見耶。

杜悰以西川節度移淮南。溫飛卿題其林亭云。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分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杜氏贈之千緡。使明人作此題。非排律幾十韻。則七律四首。說盡道德文章功業名位。必不作此一絕句。又如此輕淺造語。杜氏亦必以爲輕己。風俗已成。莫可如何也。應酬詩不做爲善。不得已做之。愼勿留稿入集。

貞觀之詩。未脫齊梁。後雖有陳子昂復古。尙未易俗。其詩傷于重滯。故唐詩紀事前十四卷。不能起人意。紀事詩不可不備。韋應物云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刺許遠失實寃哉。

宋明粗醜物傳于今者多過砂礫。唐人好詩却不傳。如尉遲匡塞行瀘關云。明月飛出海。黃河流上天。美人踏歌云。芙蓉初出水。桃李忽無言。塞上云。夜夜月爲靑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不得全篇

應制詩。右丞勝于諸公。

張籍辭李師道辟命詩。若無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二語。卽徑直無情。朱子譏之。是講道理。非說詩也。

元微之云。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謂黃鍾已前極下之聲。須以管色定絃也。　李遠贈寫御容者曰。初分隆準山河秀。乍點重瞳日月明。畫法先鼻後眼也。　王建琵琶云。用力獨彈金殿響。鳳聲飛出四條絃。用力謂撥絃接入寸也。唐詩固有本領。卽此三詩見之。

范傳道見題壁句云。一鳩啼午寂。雙燕話春愁。謂是子瞻作。子瞻不敢當曰。此乃唐人得意語。子瞻可謂大雅君子矣。若溪漁隱衍爲七言曰。話盡春愁雙燕子。喚回午夢一黃鸝。卽不貴矣。可見七言難于五言。後人不及前人。

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爲有富貴氣象者。正是宋人死句。唐人則曰因從京口渡。使報邵陵王。問曰。如先生言詩。竟不用聲色耶。答曰非也。古人最惡著色。著色卽是醜態。而聲調已不可不論。詩豈能盡絕聲色乎。尤所重者在意耳。有意則有聲色如紅稻啄餘鸚鵡粒亦善。無聲色如杖藜嘆世者誰子亦善。無意總不善。

沈雲卿龍池篇。後人以爲初唐之冠冕者也。國秀集才調集却不收。可知唐人眼光固別。故死句也。

唐詩讀之往往不知其意何在。宋詩開卷了然。明詩有語無意。反不能測。

陳陶隴西行云。五千貂錦喪胡塵。必爲李陵事而作。漢武欲使何奴兵。毋得專向貳師。故令陵旁撓之。一念之動。殺五千人。陶譏刺此事而但言閨情。唐詩所以深厚也。余于明末邊事。感慨殊多。若如宋張舜民之靑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如山波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靈州岸上千條柳。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長別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以此措詞。意旣不欲如隴西行之措詞。誰其諒之。同于不作。

吾不知如何而可以作詩也。

薛能云。莪邪用法原非法。唱和求才不是才。二語在唐爲最下落節語。在宋爲常談。在明爲有意之語。

于李杜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韓退之一人。旣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奇崛之路。于李杜韓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義山一人。旣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深奧之路。義山思路旣自深奧。而其造句也又不必使人知其意。故其詩七百年來知之者尙鮮也。高棅以爲隱僻。又以爲屬對精切。陸游譏謂無題爲艷情。楊孟載亦以艷情和之。能不使義山失笑九原乎。淺見寡聞。難與道也。

詩畫之名。最爲誤人。牧之項王廟詩。求豪反入宋調。章碣焚書坑亦然。唐司空圖云。詩須有味外味。此言得之。建除藥石等詩。兒童所爲也。

具文見意。又有如樂天挽微之云。銘旌官重威儀盛。騎吹聲繁鹵簿長。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極其鋪張而無哀惜之意。白傳自作墓誌。但言與劉夢得爲詩友。不及于元。則二人之隙末。故詩如是

也。

唐小說所載纖手垂鉤對水窗。紅蕖秋色艷長江。宋人不能造也。

陳去非云。唐人苦吟。故造語奇且工。但韻格不高。倘能取唐人詩而熟入少陵。纔是中迷背之術也。詩必先意。次局次語。去非之說倒矣。

劉禹錫哭鵠云。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脫盡粘滯。

唐詩措詞妙而用意深。知其意固覺好。不知其意而感于其詞亦覺好。如崔國輔魏宮詞。李義山之靑雀西飛。白雪覓陵讀之亦甚樂也。

楊誠齋謂杜詩對食暫餐還不能。七字有三意。余謂義山之日氣春有暮。愁與醉無醒。五字中有三意。

艷範謂詩至義山爲一厄。蓋嫌其使僻事而不察其用意之深。猶是歐蘇氣習也。詩人大抵言過其實。如子瞻所言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唐人亦與盡此。自所作詩不負其言者有幾。艷範反是。所說不遠。所作詩句無定體。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葉文敏公赋卒于京師。門下士皆辭館去。余偶誦右丞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嘗門。不勝悲感。此是送別。然移作哀挽尤妙。

賀黃公曰。唐人稱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惟有高適。今讀其送田少府貶括蒼。贈別晉三處士。九日酬顏少府。崔司錄宅宴大理李卿諸詩。豁達磊落。掃盡寒豔瑣媚之態。

又曰。盛唐諸家。雖深淺濃淡。奇正踈密不同。咸有昌明之象。惟常建詩如入黔蜀。觸日舉足。皆危崖深箐。其間幽泉怪石。非中州所有。而陰森之氣逼人。其高山臨大澤篇。與長吉無異。此唐風之始變也。

又曰。詩求可喜。必先去可厭。如常建之諸峯接一塊。畢竟不穩。不穩則不雅。

又曰。疎率自任。元次山之本趣也。然有過于輕㯺者。王季友詩磊塊有筋骨。但亦務寒苦以見長。如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寃然。閑仙又有日月不能老。化腸爲筋骨。僻澀太甚。必涉鄙俚。不逮賈孟也。

又曰。詩有一意透快。略不含蓄。而不害其爲佳作者。沈千運孟雲卿是也。沈之近世多夭殤。喜見髩髮白。孟之爲長心易憂。早孤意常傷。語皆入妙。但讀其詞。皆羽聲角調。無宮商之音。

又曰。劉長卿絕句。不減盛唐人。次則排律。此體初唐爲工。而元和以還。率淺重複可厭。惟隨州乃能接武前賢。至七言律之妙。有勝于盛唐人者。殺機以濫。其功倍矣。抱瑟者不肯爲耳。

又曰。長卿開元至德間人。編詩者列之中唐有故。其集有古調。有新聲。盛唐人無不高凝整渾。隨州五言律詩。始收斂氣力。歸于自然。首尾一氣。宛如面語。其後遂流于張籍一派。益事流走。景不越于目前。情不踰于人我。無復高足闊步。包括宇宙。綜覽人物之意。孟襄陽詩。亦有眞意近。機圓體輕者。然不佻不纖。隨州乃作態矣。

又曰。詩忌意隨言盡。錢起登覆釜山遇道人第二篇。南溪春耕詩。其結處轉筆。可謂水窮雲起。

又曰。郎士元詩不能高。而有談言微中之妙。淡語中有腴味。如亂流江渡淺。遠色海山微。河來當塞曲。山遠與沙平。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驚風枝動。懸燈雪屋明。寬赦而不入苦寒。

又曰。高仲武謂李嘉祐綺靡婉麗。涉于齊梁。由未見後來溫李輩耳。

又曰。貞元以前人。詩多樸實。韓翃有名于天寶。詩乃修詞遥態。有風流自賞之意。

又曰。韋蘇州水玉之姿。蕙蘭之質。粹如藹如。警目不足。而沁心有餘。

又曰。韋詩皆以平心靜氣出之。故近有道之言。宋人以韋柳並稱。然韋不造作。而柳極煅煉也。

又曰。盧綸詩以眞而入妙。　秦系工于寫景。故能近人。　二皇甫殊勝二包。取境不遠。而神幽韻潔。有涼月疏風殘蟬新雁之致。　李端過于平熟。時作一態。新警可喜。　耿湋善傳荒寂之景。故鍾譚所表章皆當。　顧況有氣骨。七言長篇。粗硬中雜鄙野。有高調。非雅音。而秦韜玉詞。雖繁絃促節。能使行雲不流。庭花翻落。公子行如見紈袴之狀。

又曰。中唐多佳句。其不及盛唐者。氣力減耳。雅淡則不能高渾。沉靜則不能雄奇。清新則不能深厚。至貞元以後。苦寒放誕纖縟之音作矣。惟李益風氣不墜。

又曰。讀于鵠詩。惟恨其少。

又曰。詩有美不勝收。而品居中下者。亦有一言無可舉。而不得不奉爲勝流者。以丰度言也。知此可與定羊貴州士諤之詩矣。貞元後集中有好詩易。無惡詩難。羊詩求一惡字不可得。

又曰。于頔官襄陽。頗酷虐。李涉工詩。以達人惟說峴山碑爲諷。如是足矣。若歐陽公于晏元獻。不免乖闊。

又曰。呂溫不及錢劉。而氣亦勁重蒼厚。其孟冬蒲州關河亭作云。雪霜自此始。草木當更新。嚴冬不肅殺。何以見陽春。其人可知。

又曰。大歷以還。詩尙自然。子厚始振。篇琢句雕。起頹靡而濟穢濁。出入騷雅。無一字輕率。其初多務谿刻。神峻味冽。後亦漸近溫厚。如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寒月上東嶺。泠泠疏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鳴。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不意王孟外復有此詩。

又曰。宋人詩法。以韋柳爲一體。更有憂樂也。柳構思精嚴。韋出手少易。學韋易以藏拙。學柳不能覆短。東坡有云。外枯而中腴。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足以當之。中外皆枯。亦何足道哉。自是至言。

又曰。劉夢得五言古詩。多學南北朝。近體多雜古調。五古是其勝場。可喜處多在新聲變調。尖警不含蓄者。七言大致多可觀。

又曰。夢得佳詩。多在朗連夔蘇時。作主客以後。始自疏縱。與白傅唱和者。尤多老人衰颯之音。七律雖有美言。亦多熟調。名宿猶嘗可不懷。懷送李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贈令狐相公鎮太原等詩。或切其地。或切其人。或切其事與景。八面皆鋒。

又曰。王弇州謂盧仝月蝕詩。是病熱人囈語。前則任華。後則此君。皆乞兒唱長短歌。博酒食者。余甚快之。

但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却是勝流語。

又曰。貞元元和閒。詩道始雜。各立門戶。孟東野最爲高深渾厚。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艸心。報得三春暉。眞是六經鼓吹。

又曰。李賀骨勁而神秀。在中唐最高深渾厚有氣格。奇不入誕。麗不入纖。雖與溫李並稱西崑。溫李纖麗而長于近體七言。古效長吉。全不得神。（黃公此言高識過人遠矣）

又曰。品彙以張王並列極當。張籍善爲哀婉之音。有繁弦玉指之態。仲初妙在不含蓄。有曉鐘殘角之音。人但言仲初宮詞。如食熊而取腦也。司業律不佳。排律尤劣。方回亦以爲一體。列之爲式。謬矣。

又曰。白詩不高。論詩却高。微之少陵墓誌敍詩與樂天書。樂天與元九書。深得六義之解。　白實清綺之才。樂府雜律詩極多可觀。而受病有二。一務多。一強學少陵。率爾下筆。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選白詩者從無精識。喜恬淡則兼收鄙俚。尙氣骨則并削風藻。

又曰。詩至元白。又一大變矣。兩人雖並稱。而却有不同。選語之工。白不如元。波瀾之闊。元不如白。白于古詩中時存古調。元稍工處亦難新聲。　微之自是輕艶之才。排律動數十韻。雖有秀句。率滯亦多。惟樂府多佳作。

又曰。李紳以歌行自負。樂天亦稱之。今不可見。惟留追昔遊集耳。其詩頗有體格。少以憫農詩爲呂溫所賞。二絕盛傳。呂之賞鑒不謬。況下賢集不傳。宋人取稗史夢中詩成集。可笑。

又曰。賈島詩最佳者。終以卷首古意爲尤。五言詩實爲清絕。有孟襄陽不能過者。其句多是深思靜會得之。

閬仙有精思而無快筆。往往意工于詞。而好用倒句。又是一病。效賈體者。多專意中聯。忽略首尾。故人都少之。　紀事謂閬仙變格入僻。以矯元白。愚謂元白之艶。巳自諱之。亦何足矯。當矯者鄙俚率直也。賈古詩此病亦多。郊寒島瘦。元輕白俗。病總在乎俗。酸陋亦是俗。元白有袒裼裸裎之容。閬仙有囚首垢面之狀。好色而淫。怨誹而亂。均傷大雅。

又曰。姚合之武帝自知身不死。教修玉殿號長生。豈顧況之豈知今夜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味索然矣。

喬曰。詩固貴意。而意猶不足以盡詩。姚顧同是唐人。詩意又同。而相去甚遠。詞爲之也。

又曰。秘書與閬仙齊。兼效其體。古詩氣格近之而無其酸。近體如酒熟聽寒酌。詩成削樹題。過門無馬跡。滿宅是蟬聲。君月嫌松密。垂綸愛水深。弄日鶯狂語。迎風蝶倒飛。皆甚新警。爲宋人所尊。

又曰。朱慶餘不解古詩。近體惟工絕句。如公子行。閑從結客冶遊時。忘却紅樓日暮期。醉上黃金堤上去。馬鞭梢斷綠楊絲。末句應次句。寫匆匆歸景。頗上深意。

又曰。周賀詩清刻。恨不脫僧氣。章孝標與其子碣詩格俱卑。碣尤力弱。

又曰。張祜宮體諸詩皆淺淡。惟金山寺詩。自以爲敵綦毋潛靈隱寺禪院詩。余謂可敵王灣北固詩。

又曰。杜牧詩惟絕句最多風調。餘不能然。杜秋詩至我昨過金陵。聞之爲歔欷。詩意已足。以後引夏姬西子等。則十紙難竟。又有指何爲而捉等。是豈雅人深致。不及琵琶行多矣。其七言律亦極有佳致。　李群玉梅花詩云。玉鱗寂寂飛斜月。素艷亭亭對夕陽。高棅編入古詩殊謬。當仍原集作排律耳。詩品品彙皆

作素手余嘗其不切梅本集作素能艷字韻不高而聲文山在晚唐不染輕靡儷偶之習五古有素風少警拔其子溫李不爲亦不能也

又曰飛卿之才能瑰麗而不能澹遠能尖新而不能雅正能矜飾而不能自然其警篇殊不易得顧華玉極口詆之如孛麗之女使之負薪矣七古句雕字琢腴而實枯遠而實近然亦秀色可餐應對之才不必責之幹理也五言律尤多警句七言律實自動人溫之與李互有高下飛卿十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蓉極力描寫豪奢不及義山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而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不及飛卿後主荒宮有曉鶯飛來只隔西江水之含蓄蘊藉義山詩思深而大過斷不及而溫之釣諸別來應更好春風還爲起微波事不淡遠大抵古人難以一語斷盡

又曰飛卿子憲集不傳杏花詩流傳人口店香風起夜村白雨休朝殊有風毛憲登第後新父屆曰蛾眉先妒則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此事差慰人意李未聞有賢子裔曰樂天極愛義山詩謂之曰吾死當爲爾子義山因名其子爲白老然無樂天一字也觀此可知崇承吉事成于氣激周憒于才者也余每讀明妃李廣句必爲泣下敍遇感勵千載後人知將門有將矣顧東橋頗有佳句功力不深白居盛唐故詘飛卿致人可以自成爲李杜也易矣

又曰義山綺才艷骨作古詩乃學少陵頗能質朴而終有饒好鶯交舞籬疏燕誤飛等語韓碑詩亦甚肖韓得石鼓歌氣概造語更勝之裔曰少陵詩是義山根本得力處敍甘露之變二長韻律及杜工部蜀中離席可驗此意惟王介甫知之時有病義山詩骨弱者故作韓碑詩以解之直較繪變化耳

又曰魏骨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

又曰劉滄極有高調終卷無敗筆者但精神處亦少

又曰詩不足者須理有餘大雅不琢非率直也邵謁詩直是粗硬

又曰馬戴與賈島姚合同時而敍于晚唐猶錢劉之稱中唐也其詩惟寫景爲工征婦嘆最妙人不知賞

又曰項斯詩亦甚可喜共來高閣看星坐著白衣裳把劍行宋人遵之號折句法輾轉相效惡聲盈耳

又曰劉駕詩多直而馬上續殘夢篇識爲傑作寄遠詩亦工桑婦詩不惟妙于摹擬更得性情之正而諸選不之及

又曰喻凫效閬仙人稱賈喻唐人所推之滄洲遠釣隱紫閣負僧期宋人所推之木落山城出潮生海棹歸硯和青靄凍簾對白雲飛今皆不見集中則知散失者多矣

又曰晚唐人詩余最喜于濆曹鄴鄴詩饒譚表章殆盡濆詩不敢一篇何也其擬古曰國色久在室良媒亦生疑塞下曲曰戰鼓聲未齊烏鳶已相賀戍客南歸曰莫渡汨羅水迴君忠孝腸古宴曲曰燕娥奉巵酒低鬟若無力十戶手胼胝鳳凰釵一隻高樓齊下視日照羅衣色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此數篇當備曉曉之探

又曰寫景詩雖不嫌雕刻亦須以雅致者爲佳如鄭巢之茶烟開瓦雪鶴跡上潭冰劉得仁之勁風吹雪

聚渴鳥啄冰開乃可如許棠之嶠縣猿窺戶寒湫鹿舐冰舐字不雅許棠以洞庭詩得名數篇之外皆枯寂無味

又曰李洞造詩之精如掃石月盈帚濾泉花滿篩古柏行之結根生別樹吹子落鄰峯秋日之片雲穿塔過孤葉入城飛宿道院之墜果敲棒瓦高螢映鶴身送行脚僧之衆衣沾雨重棕笠看山欹送鄭先輩歸覲華陰僧向深泉聲裏看鳥穿仙掌指間飛穿天心出月脇而成者也其終南詩之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縮數千里于目前

又曰無可詩如秋澗流泉波瀾不興亦自清冷可讀如磬寒微幾里雲白已終宵霧交高頂草雲際下山燈夜雨吟殘燭秋城憶遠山不在鶴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之下

又曰三羅並稱虬詩無傳比紅兒不足觀唐人稱隱才雄而隱鄴才精而致鄴七言律詩亦卑淺惟絕句工妙如長安春雨云半夜五侯池館裏美人驚起爲花愁開一簣山至今猶爲人盜用

又曰羅隱表啟不讓溫李詩帶粗豪氣絕句尤無韻度酷類宋人亦有佳句但不能首尾溫麗　隱不得志于舉場故著作悅傑之言如滿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歸去來鶴髮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激昂悲壯裔謂隱之風從昨夜吹銀漢淚擬何門落玉盤非終身困頓者不知其悲妙岸草詩云生處豈容依玉砌要時還許上金盤說盡我輩苦情尤悲在次句其一年兩度錦城遊篇亦不易多得

又曰隱善于使事投錢鏐詩云驄車顧後聲方重火井寒來焰始浮錢爲伯業望以孔明一匡唐室不止破恩而已裔謂鏐稱臣于梁隱諫曰大王據江海之固人其奈我何縱不能興復王室何必交臂于賊鏐意隱不得志于唐自必懷憾聞此甚重之則昭諫非賊鏐之詩人也

又曰讀皮日休松陵集詩不爲佳于筆墨外高韻可飮由神明措度勝耳一從事竊入幾何既以給其地之高流又沾他郡之賢者讀其五服諸篇使人神往襲美詩序或多或寡皆疏落有古意集中詩多宋調吳體尤可憎四聲疊韻離合迴文俱無取吾重之以其人以其文

又曰薛能詩雖不惡原無當于高流至若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閒已是宋人惡道而靜輕太白功薄武侯何無忌憚裔曰余初謂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是唐室雖扶惟入仕路耳後見此積甚多信爲妄人

又曰李中詩雖淺而有閒澹之致、林寬詩賈派也其少年行云報響衝雪去乘醉臂鷹還亦佳　又有鄭鄴鄲郡俠少年行云夜渡潛河凍衣中劍滿身兵符頭背館七首刺秦人報士非無膽高堂念有親昨綠秦苦趙來往大梁頻道得末二句其人可知惜不見其集　曹松亦賈派其天垂無際海雲白久晴峯衰條難定鳥峽月易依山到畫尤精其集嘗以己亥歲首篇爲冠　方干寒食詩最佳寫得山林出色崔塗張喬俱蜻有入情之句喬之兄弟江南身寄北雁飛猶自半年餘夜來因得思鄉夢重讀前秋轉海書發之長疑鄰見面翻致久無書塗除夜之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于僮僕親是眞詩不得概以爲晚唐塗律詩一氣斡旋有如口訣得渡水部之深旨如併聞寒雨多因夜不得鄉書又到

秋。正逢搖落仍須別。不待登臨已合悲。皆本色語之佳者。春夕一篇。自不待言。張喬亦有一氣貫串之妙。尤能作景語。如華山之樹黏靑靄合。崖夾白雲濃。題鄭侍御別業之雲僧朝入鏡。猿鳥夜窺燈。送許棠之夜火山頭寺。春江樹杪船。皆佳。而有景終年住。無機是處閑。又眞率而妙。　李昌符寫景最刻畫。無寒澁之態。如樹盡禽棲草。冰堅路在河。忽驚鄉樹出。漸識路人多。又破月銜高樹。流星拂曉虹。數家分小逕。一水截平蕪。敍景如在目前。

又曰。鄭谷詩以淺切而妙。如酒醒蘚砌花陰轉。病起漁舟鷺跡多。飲澗鹿喧雙派水。上樓僧踏一梯雲。眠窗日煖添幽夢。步野風淸散酒醒。村逢好處嫌風便。酒到醒時覺夜寒。如此者多。終傷薄弱。絕句是一名家。　秦韜玉詩無足言。獨貧女詩之每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爲古今口實。

又曰。紀事品彙。並無劉象。象詩不高而有逸致。如連牆小飲風隨艇。月樹高吟水壓天。白鷺獨飄山面雪。紅蕖全謝鏡心花。春怨尤佳。結云獨倚畫屛人不會。夢魂才到戍樓邊。可爲韓致堯驂乘。

又曰。韋莊詩飄逸。尤長寫豪華之景。聞再幸梁洋云興慶玉龍寒自躍。昭陵石馬夜空嘶。贈邊將之手招都護新降虜。身着文皇留賜衣。甚爲警策。

又曰。詩最不宜強所不能。吳融近體亦有情致。至作長歌。大都可笑。

李咸用樂府。有羊質虎皮之恨。古調高言。可妄效哉。　杜荀鶴在晚唐爲至陋。不成人語。而鍾氏所錄。不惟者朴高雅。覺似有道者之言。而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千古遊踰。其集中佳句如一溪寒色漁收網。半樹斜陽鳥傍巢。秋登蕭寺雲隨步。夜宴江樓月滿身。寒雨漸疏叢菊艷。晚風時動小松陰。甚佳。惧只一聯。又鄙俚者太不堪。

又曰。詩至晚唐而壞極。何待宋人。大都綺麗則無骨。鄭谷李建勳最甚。朴淡則少味。李頻許棠尤無取焉。甚則粗鄙陋劣。則有杜荀鶴僧貫休其人焉。貫休懷素草書歌有云。忽如鄂公喝住單雄信。秦王肩上搭着棗木槊。又何異瞽詞平話耶。又曰。從他人笑從他笑。地覆天翻也只尋。豈不可醜。李建勳詩格最弱。而情致迷離。亦能動人。如殘牡丹詩。全無骨氣。却有倚門流目之態。輕佻者亦喜之。春雪云。全移暖律何方去。似誤新鶯昨日來。梅花寄所親曰。雲鬢自沾飄處粉。玉鞭誰指出牆枝。皆纖冶能眩人目。惟迎神一篇。不愧名家。張司業之耳孫。高季迪之鼻祖也。胡曾咏史詩淺直可厭。而才調集所載有可觀者。安定集中。當更有好詩。惜未之見。

又曰。楊升菴謂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一派學賈島。其詩不過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頷聯。極其用工。最忌使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深刻思之。故曰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其于詩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不讀古而苦吟。撚斷數莖骨何益。余意用修以此矯空疎之病則可。但兩家詩派自分。其後人得失亦有別。張主言情。踏多平易。賈專寫景。意務雕鐫。文昌佳處在樂府歌行。委婉懇摯。捨之而專其淺近者。固爲庸劣。閬仙古詩。體氣格不靡。而多險僻。五言律推敲良具苦心。學之者專務于此。故有出藍之美。而派中有善學不善學之分。不可概輕之。

又曰。賈詩寫眼前事。亦出于杜。但少陵不專一體。亦有使事及言情者。

又曰。詩之亂頭粗服而好者。千載只淵明一人。而王無功得其彷彿。

又曰。詩與樂通。聲宜廉直。忌粗厲。雅音不獨斥淫哇。并去噍殺也。吳少微富嘉謨力矯頹靡。而張說比之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起靡之功。獨歸之陳正字。

又曰。唐無李杜。便當首推摩詰。秋水芙蓉。倚風自笑。不足盡之。庶幾瑤臺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耳。

又評孟浩然曰。詩忌闊。孟獨靜。詩忌板。孟最圓。然律詩有一篇如一句者。又有有上句卽有下句者。稍涉于輕。乃知有所避卽有所犯。　孟詩極平熟之句當戒。

又曰。王江寧餞唐江上是誰家。江上女兒全勝花。吳王在時不敢出。今日公然來浣紗。直以西施譽之。借吳王作波。妙甚。喬謂此種詩思宋人已絕。

圍爐詩話卷之四

韻語陽秋云。太白樂府。于綱常三致意焉。君道曲。恐君臣之義不篤也。東海勇婦。恐父子之義不篤也。上留田。恐兄弟之義不篤也。箜篌謠。恐朋友之義不篤也。雙燕篇。恐夫婦之義不篤也。致其行事。友人路亡。爲之楷窒。又收其骨。送蕭十一之魯。拳拳于稚子伯禽。于諸弟。各贈以詩。致雍穆之情。則父子朋友兄弟皆庶幾矣。惟是從永王璘。合于劉。又合于魯。娶于宋。又攜金陵之妓。則君臣夫婦爲有間焉。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之所在也。言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言遊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唐人李杜首稱。甫有好義之心。白不及也。予謂宋人不知比興。不獨三百篇。卽說唐詩。亦不得實。太白胸懷有高出六合之氣。詩則寄興爲之。非促促然詩人之作也。飲酒學仙。用兵游俠。又其詩之寄興也。子由以爲賦而譏之。不知詩。何以知太白之爲人乎。

宋人惟知有賦。子美紈袴不餓死篇。是賦義詩。山谷說之盡善矣。其餘比興之詩。瞢瞢耳。

元微之云。子美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所獨專。古來詩人。未有如子美者。李杜並稱。觀李之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淸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窺其藩籬。況堂奧乎。

碧溪詩話云．子美四韻詩及絕句．味之皆覺字多．以字字不閑故也．他人長篇殊無可讀．所謂一人滿天下．三人滿一阿．余謂詩有意．故字不閑．

三山語錄說子美登慈恩寺塔云．秦山忽破碎．言人君失道也．涇渭不可求．言賢不肖混淆也．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言京師與天下俱無綱紀也．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思聖君而不可得也．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刺酒色也．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言君子之去位也．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言小人之素餐也．不如此解．則詩與題全不相關矣．樂天海圖屏風．胥李訓鄭注之誅宦官．與子美同意．

黃常明說子美古柏行云．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爲難進易退．非招不往．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爲先器識後文藝．與吐露者異．

又云．杜詩之草．有害于人．曾何生阻修．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恨邪嫉惡．思清王室也．又觀打魚之網．提綱萬魚急．刺聚斂也．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刺巧宦剝民也．

又云．子美用經語．如車轔轔．馬蕭蕭．未嘗別入一字．如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朝月升金掌．王春度玉燭．浮湛靖館發．春華鹿呦呦．皆渾成嚴重．

山谷少時誦以辭能之．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爲杜詩．孫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山谷因此而知杜詩高雅大體．山谷謝師厚之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絕似老杜．余謂謝勝于薛矣．若出于子美．當更雅重．然學杜詩者．至此極矣．更欲進步．須是范希文專志于詩．又是一生困窮乃得．

錢口口云．黃魯直學杜．不知杜之眞脈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而擬其橫空排奡．奇句硬語．劉辰翁評杜．不識杜之大家數．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而點綴其尖新儁冷．單詞隻字．

子瞻王定國詩集序曰．太史公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變風變雅．烏覩詩之正乎．發乎情．止乎禮義．賢于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乎情．止乎忠孝．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首推子美．豈非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秦少游云．蘇李高妙．曹劉豪逸．阮陶冲澹．謝鮑峻潔．徐庾藻麗．子美兼有之．

葉夢得云．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細雨著水面爲漚．魚浮而出．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不能勝猛風．惟微風則有輕颺之致．全似未嘗用力．所以不礙氣格．晚唐人爲之．則有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矣．詩以一字爲工．人皆知之．如杜詩之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自二字．而吞吐山水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言外．人力不可及．隱居詩話云．夏竦評子美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意主肅宗．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意順宗在儲時作也．

神禹身爲度．聲爲律．天生是人．平九州之水土．以安措萬古生民．其所作爲．如鑿三峽．開龍門．驅龍役鬼．以成之．非人力所及．子美之詩．無間莊語放言．莫不成文成象．豈非身爲度．聲爲律乎．其上挽風騷．下薄徐庾．高出一時．轢絕百代．豈非驅龍役鬼．鑿三峽．開龍門乎．天生神禹．以立三才．天生子美．以主詩道．皆

非人力之所能．至神禹之功．于諸聖人中未見有二．子美之詩．雖如太白．猶不及焉．蓋太白詩如閬風滄海．世外高人．非有關于生民之大者也．

詩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後有子美之詩．子美于君親兄弟朋友黎民．無刻不關其念．置之聖門．必在狷有若閔由求之上．生于唐代．故以詩發其胸臆．有德者必有言．非如太白但欲于詩道中復古者也．

余嘗置杜詩于六經中．朝夕焚香致敬．不敢輕學．非子美之人．但學其詩．學得宛然．不過優孟衣冠而已．

元微之極推重杜詩．而自不學杜．先得我心．知彼知己者．決不妄動．

杜詩云．扁舟老丞去．無補聖明朝．又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又云．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又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又云．公若登台鼎．臨危莫愛身．又云．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于君父之倫．略舉數言．心術可見．而弟兄朋友黎庶之愛．不可勝舉．不但之六經中何處可置．竊爾朝廷嘗特設一科．間以杜詩當經義．于孔孟之道有益．從來李杜並稱．至此不能無軒輊．

杜詩是非不謬于聖人．故曰詩史．非直指紀事之謂也．紀事如淸渭東流劍閣深．與不紀事之花嫣迎雁．皆詩史也．詩可經．何不可史．同其無邪而已．用修不喜宋人之說．并詩史非之．誤也．

子美閬詩曰．推篷惟白水．隱几即靑山．聯中無閬字．而閬在篇中．讀其通篇．覺此二句亦閬．宋明則通篇說閬矣．

唐人謂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今看右丞詩甚佳．而有邊幅．子美浩然如海．

子美秦山萬壑赴荊門等語．浩然一往中．復有委婉曲折之致．遠飛飄過陳琳墓詩．亦委婉曲折．道盡心事．而無浩然之氣．是晚不及盛之大節．字句其小者也．

側身天地更懷古．迴首風塵且息機．十四字中有六層意．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有八層意．詩之難處在深厚．更難于深．子美詩高處亦在厚．

孤雁詩．飄零云．更無聲接續．惟有影相隨．切題而意味短矣．子美云．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力量自殊．

子美之詩．多發于人倫日用間．所以日新又新．讀之不厭．太白飲酒學仙．讀數十篇倦矣．

讀杜集．粗語．率語．皆有之．曾無邪語．

學杜詩者．宜全集俱讀．勿止守七律．舉其七律者．宜讀詩盡讀．勿止守三峽樓臺淹日月．萬里悲秋長作客．

秋興首篇之前四句．敍時與景之蕭索也．淚落于叢菊．心繫于歸舟．不能安處夔州．必爲無賢地主也．結不過在秋景上說．覺得淋漓悲感．驚心動魄．迺詩情之妙也．

子美在夔．非是一日．夾議乃薄暮作詩之情．景獨省壞經進殺．尊兵事．變亦不免騷動．故曰孤城．又以窮途而當日暮．詩情可知．依南斗而望京華者．身雖乘遙落遠．而未嘗一念忘國家之治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與范希文同一宰相心事也．猿聲下淚．昔于書卷見之．今處此境．誠有然者．故曰實下．浮查猶上

天已不得還京。故曰歲隨。離昔年之青省。而獨臥山樓寂寞之地。故曰青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日斜吟詩。詩成而月已在。藤蘿蘆荻。只以境結。而情在其中。

第三篇。乃晨興獨坐山樓。望江上之情景。故起語云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一宿曰宿。再宿曰信。信宿與日日相應。信宿漁人還泛泛。言漁人日日泛江。則己亦日日坐于江樓。無聊甚也。清秋燕子故飛飛。言秋時燕可南去。而飛飛于江上。似乎有意者然。子美此時有南適衡湘之意矣。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言己之文學。傳自其祖審言。將以致君澤民。今不可得也。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既無實地主。又無在朝僚友之故人。夔州之不可留也決矣。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悲世即悲身也。第三首猶責望同學故交。此則局面更不同矣。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別用一番人。更無可望也。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北邊能振國威。西邊不至羽書狎至。宜若京都安靜。有可還居之理。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魚龍川在關中。秋江謂夔江。欲還京則無人援引。欲留夔則人情冷落。去住俱難。末句眞有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嘆。李林甫一疏。賀野無遺才。而使賢士淪落至此。元宗末年政事。其不亡者幸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靑瑣點朝班。此詩前四句。言元宗時長安之繁華也。第五六句。敘肅宗時扈從還京。官左拾遺。作春宿左省。晚出左掖。送人南海勒碑。端午賜衣。和賈至早朝宜政殿。退朝紫宸殿。退朝。題省中壁。諸詩之時。故言宮扇開而得見聖顏也。一臥滄江驚歲晚。言今日已衰老也。幾回靑瑣點朝班。回還也。歸也。點。去聲。義同玷字。謙詞也。此語有夢字意。含在上句臥字中。在他人爲熟中。在子美則不忘君也。　凡讀唐人詩。孤篇須看通篇意。有幾篇者。須合看諸篇意。然後作解。庶幾可得作者之意。不可執一二句一二字。輕立論也。秋興八首。皆是追昔傷今。絕無譏刺。且唐代時干戈擾攘。日不暇給。何曾有學仙之事。宿昔詩之王母。是比楊妃。此八首中絕無此意。宋人詩話。謂此詩首句言天子。次句譏學仙。次聯應首句。第三聯應次句。名爲二字貫串格。其胸中無史書時事。固非所責。獨不可于八首中通求作者之意乎。唐人詩。被宋人一說便壞。莫如之何。

此詩前六句皆共興。結以賦出正意。與吹簫篇同體。不可以起承轉合之法求之也。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言兩地絕遠。而秋懷是同。不忘魏闕也。故即敘長安事。而曰花萼夾城通御氣。言此二地。是聖駕所常遊幸。而又曰芙蓉小苑入邊愁。則轉出兵亂矣。又曰珠簾繡柱。不圍人而圍黃鵠。錦纜牙檣。無人跡而起白鷗。則荒涼之極也。是以可憐又嘆關中自秦漢至唐。皆爲帝都。而今乃至于此也。

漢鑿昆明池。武帝遊幸之盛事。猶可想見。今則織女機絲。已虛夜月。石鯨鱗甲。惟動秋風。菰蒲沈沒。遠房墜露。荒涼之極。至于關塞極天。非有鳥道。即叛臣一家。漂蕩于亂世。可悲孰甚焉。

昆吾御宿三聯。皆敘昔之繁華。必元宗時事。肅宗草草。無此事也。綵筆句。追言壯年獻賦。及天寶六載。就

試尙書省。幷疏救房琯事也。獻賦不得成名。就試乃爲林甫所掩。弃迸賊中。萬死一生。以至行在。僅得一官。又以房琯事被斥。忽飢餓匍匐以入蜀。幸得嚴武以父友親待。而武不久又死。子居夔門。進退維谷。其曰白頭吟望苦低垂。千載下思之。猶爲痛哭。　若宋人作此八首詩。自必展卷知意。不須解釋。而看過即無回味。　此詩及義山之無題。飛卿之過陳琳墓。韓偓之落花諸篇。皆是一生身心苦衷在其中。作者不好明說。讀者不能即解。　子美秋興。人不甚知。知之者無幾。第四首。金鼓振。羽書遲。似昇平可望矣。而第六篇言園黃鵠。爲于無人。第七篇更甚。何其不倫也。此必有故。當更求之。或振是震之訛。遲是馳之訛乎。

　昔年文采動天子。今日飢寒趨道旁。是綵筆句之注脚。

子美只宿昔一篇。壓倒太白淸平調。宮中行樂諸詩。

杜詩無可學之理。詩人久道化成。則出語有近之者。如韋左司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義山之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王介甫之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是也。亦有天降名世。近心出語近之者。如范文正公之雷霆日有犯。始可報涓埃。寸心如春草。思與天下共。王伯安之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峯頭話月明是也。詩人字句步趨。全不相干。李詩亦然。

覓杜詩好處。極難入頭。入得有益于己。覓杜詩不好處。極易覓得。于己略無所益。近世有人塗抹杜詩。災木行世。自謂高識。實無見于杜也。試其自作。眞合塗抹。杜詩。馮定遠曰。東坡謂詩至子美爲一變。蓋大歷間。李杜詩格未行。元和長慶始變。此實文字之大關也。然當時以和嶺長慶爲元和體。但言時代。則韓孟劉柳左司長吉義山。皆詩人之赫赫者也。

又曰。太白雖奇。而語多本于古人。子美直用當時語。而古人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也

又曰。古來善讀齊梁詩。莫如子美。瓌瑋不掩。餘人望影子語耳。

又曰。庾子山詩。太白得其清新。子美卻得其縱橫處。

又曰。千古詩人。惟子美可配陳思王。

又曰。或問老杜學何人而致此。答之曰。風雅之道。未墜于地。賢大識小。各有其人。子美焉不學。而未有常師也。

又曰。胡孝轅學問所自。不出李于鱗詩刪。而是非老杜。朱鬱儀校水經注。直據俗本。二公皆有重名。而舉事如此。何况餘人。

賀黃公云。不讀全唐詩。不見盛唐之妙。不遍讀盛唐諸公詩。不見李杜之妙也。

又云。杜詩。惟七言古。始終多奇。不可枚舉。五言律。亦前後相稱。五古之妙。雖至老不衰。然其尤精者。如玉華宮。羌村北征。畫鶻行。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佳人夢李白前後出塞。俱在未入蜀時。後雖有寫懷早發數章。奇亦不減。終不多得。餘但手筆妙耳。神完味足。似不如前。惟七言律。則失官流徙之後。日益精深。在蜀時猶僅風流瀟灑。夔州後更沈雄溫麗。如詠諸葛之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昔傷意盡。明妃之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靑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生前寥落。

死後悲涼。一一在目。賞戎馬之寄。則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寫景則高江急峽雷霆鬬。古木蒼藤日月昏。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咏角鷹之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韝。感慨則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眞一代冠冕。

又曰。晚登瀼上堂曰。淒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有憂時之心。具濟時之識者也。

又云。毛詩出車采薇杕杜三篇。一氣貫串。章斷意聯。妙有次第。千載後得其遺意者。惟少陵出塞數詩。節節相生。必不可刪。後出塞五章。亦有次第。不可刪。蔚曰。黃公可謂知詩者矣。文長不能全載。具在載酒園詩話中。不可不讀。

姜堯章云。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奚爲。此語甚善。

又云。人之所易言。我寡言之。人之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又云。花必用柳對。是兒曹語。然不工。亦是病。

又云。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須開闔乃妙。

又云。句中無剩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有餘味。篇有餘意。斯盡善。

禪人之于公案。有所悟入。而後有語話分。不然。自心與教義。俱無所用。詩須于唐詩有所悟入。而後可作詩。不然。自作則爲宋人。學唐則爲宏嘉人。

讀詩與作詩。用心各別。讀詩心須細密。察作者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詞如何。如織者機梭。一絲不紊。而後有得于古人。只取好句。無益也。作詩須將古今人詩。一帚掃却。空曠其心。于茫然中忽得一意。而後成篇。定有可觀。若讀時心不能細入。作時隨手即成。必爲宋明人所困。

人不能苦思力索。以自發心光。而惟初盛之摹。造句必有晦色衰氣。飲狂泉者以爲寃似古人。却不知寃似處。正是晦色衰氣。由其不尋詩意于我身心有關著否。故不覺耳。學十九首以至學溫李皆然。

凡偶然得句。自必佳絕。若有意作詩。則初得者。必淺近第二層。猶未甚佳。棄之而冥冥搆思。方有出人意外之路。更進不已。將至焚却坐臥身矣。

晚唐多苦吟。其詩多是第三層心思所成。盛唐詩平易。似第一層心思所成。而晚唐句遠不及盛。不能測其故也。

人若時刻係念于詩。而不肯輕易造句。得句亦不輕易成篇。其詩縱不如唐。必有精彩。能自立。若平日心不在詩。遇題即作。縱有美才。詩必淺陋。

詩而從頭做起。大抵平常。得句成篇者乃佳。得句即有意。便須布局。有好句而無局。亦不成詩。

得句而難成篇時。最是進退之關。不可草草完畢。草草便成滑筆矣。興會不屬。寧且已之。而意中常有未完事。偶然感觸。大有元想奇句。

學業之能自立。先須有志。則能入正門。後須有識。則不惑于第二流之說。人自有其心思工力。爲大爲小。各有成就。無志無識。永爲人奴。而反自以爲大家。爲復古。

學業須從苦心厚力而得。恃天資而乏學力。自必無成。縱有學力而識不高遠。亦不能見古人用心處也。

楊大年十一歲。即試二詩二賦。頃刻而成。後來詩學義山。唯咏漢武帝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侍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住長安。稍有氣分。其西崑詩全落死句。未能勞觴爲一。文章不脫五代陋習。以視歐蘇。眞天淵矣。非學不贍。識卑近也。識爲目。學爲足。有目無足。如老而策杖。不失爲明眼人。有足無目。則爲瞽者之行道也。今日作詩。于宋明詩話。留一絲在胸中。縱讀書萬卷。只成有足無目之人。

問曰。先生詆斥僞杜詩。瞎盛唐。何不自爲眞者乎。答曰。非子美之人。不敢爲子美之詩。七百年來。唯范希文。王伯安。匠心出筆。有子美氣分。陳去非能作杜句。而人非其人。詩無關也。且二李將盛唐弄壞。學者未得入盛唐。先似二李。大可畏人。鄙人豈有遠志。但欲不爲人奴。身得自由而已。

問曰。獻吉風節可觀。又何以學杜而反壞。答曰。彼若匠心而出。何患不成一家之詩。病却在學杜長其情氣。故不成詩耳。

問曰。學中唐者。寧遂免人奴之誚。答曰。學盛唐詩。乃天經地義。安得有過。過在不求其意與法而傚效皮毛。苟如是以學中唐。亦人奴也。余謂盛唐詩厚。厚則學之者恐入于重濁。又爲二李所壞。落筆先似二李。中唐詩清。清則學之者易近於新穎。故謂人當于此入門也。總之。古人詩文。如乳母然。孩提時不能自立。不得不倚賴之。學識既成。自能捨去。宏嘉之詩。如一生在乳母懷抱中。竟不成人。故足賤也。誰于少時無乳母耶。長吉義山。初時亦曾學杜。既自成立。如黑白之相去。此無他。能用自心以求前人神理故也。

學古則寧心。騁心則進古。惟是學古人用心之路。則有入處。

問曰。先生何不自選一編爲唐人吐氣。答曰。不能也。唐人作詩之意。不在題中。且有不在詩中者。甚難測識。必也盡見其意。而後可定去取。自揣何所知識。而敢去取全唐乎。唐人詩。須讀其全集。而後知其境遇學問心術。唐人選唐詩。猶不失血脈。元人所選。已不能起人意。于鱗選之。惟取似于鱗者。鍾譚選之。惟取似鍾譚者。塗汙唐人而已。余賞性愚下。年將四十。方見唐人與比之意。能讀義山致堯之詩。至于李杜。迄今未了。何以去取。若不求其意。而以詞爲去取。則選者多矣。何取余之一選哉。

宋元人詩。舉覺意味短淺。明人亦有好句。而皆未得唐人賓主轉換等法。少有全篇。蘇文敏公獨賞集。皆選今人詩。去取精嚴。不敢出以示人。徒自賞耳。

問曰。豈有七八十歲老人。僅能讀義山致堯詩之理。蓋自貶以誑人耳。答曰。如實有感詩。則知不佞于義山猶未能讀也。何言自貶以誑人耶。

唐人選唐詩已出自所行一路。何況元人。明則更甚。濟南竟陵。如將宣爐鎔化。傾入神仙廟模子中。

詩壞于明。明詩又壞于應酬。朋友爲五倫之一。旣爲詩人。安可無贈言。而交道古今不同。古人朋友不多。情誼眞摯。世愈下則交愈泛。詩亦因此而流失焉。三百篇中。如仲山甫者。不再見。蘇李贈別詩。未必是眞。唐人贈詩已多。明朝之詩。惟此爲事。唐人專心于詩。故應酬之外。自有好詩。明人之詩。乃時文之尸居餘氣。專爲應酬而學詩。學成亦不過爲人事之用。舍二李何適矣。

人之工于謂世者。耳目口鼻。俱非己有。乃得爭事成蹴。人人欲著。詩文何足道哉。而又附會斯文。不得不于此著脚。于鱗之詩。元美之文。易學而便用足矣。李杜歐蘇。不亦無謂矣乎。

七律齊梁諸和。長短適中。最宜人事之用。故自唐至明。作者愈盛。初唐用以應酬。亦是大人事也。

子美七律甚多。却無篇不由中。絕無應酬人事之作。今之學杜者盍一審諸。

劉長卿送陸澧。贈別嚴士元。送耿拾遺。別薛栁二員外諸詩。絕無套語。

明人應酬。能四面周旋。一處不漏。乃其長技。却從嚴維送崔載寄薛詩來。其詩云。如今相府用英髦。獨往南州肯告勞。讚崔載及相府也。冰水近開魚浦出。雪山初捲定山高。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泛敍景物。全似明人套語。使者應須訪廉吏。府中惟有范功曹。與薛綰及于崔。一處不漏。云人得之。未有不喜者。而詩道壞矣。以視其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有天壤之別。應酬之害詩如此。義山贈趙協律晳云。俱識孫公與謝公。二年歌哭處皆同。已叨鄒馬聲華末。更共劉盧族望通。南省恩深賓館在。東山事往妓樓空。不堪歲暮相逢地。我欲西征君又東。亦是人事詩。以有交情。自然懇切。與殷詩不同。既落應酬。唐人亦不能勝宏嘉。宏嘉無讓于唐人也。

今世最尚壽詩。不分顯晦愚智。莫不墮此習氣。余鄉村裏張恩谷。田中李仰橋。乃樂此物。知文理者必宜看破。庚戌。賤齒六十。友人欲以詩壽。余曰。若果如此。必踵門而詬之。友曰。何至于此。余曰。吾是老代筆。專以此侮人者也。君輩乃欲侮我耶。聞者大笑。庚申。遂無肯及之者。屠醫不信藥。俗僧不信佛。皆此意也。唐人絕少壽詩。宋人有之。而壽詞爲多。無已。壽詞猶可。

諺云。賊捉賊。鼠捕鼠。余幼時沈酣于宏嘉之學者十年。故醒後能窮搜其窟穴。求以長處。惟是應酬赴急。耳昔年代筆。不免爲此。送戶曹出按山東云。泉流九府先王法。地擁三齊大國風。岱嶽雲搖霜斧白。滄溟波照繡文紅。送之任秣陵云。石城風靜山雲斂。鐵甕波平海樹開。送常熟令之任云。雁王碑下行旌發。烏目山頭候吏來。贈弁者云。龍尾道前當特拜。虎頭山下建殊勳。送松江人出都云。雲間花鳥添行色。天上星辰紀去程。送之任浙江云。去馬肯衝燕市雪。歸艭應貯浙江潮。送使安南者云。重臣將命軺車發。小國承恩拜舞同。嶺外林巒冬尚綠。海邊麗日曉先紅。贈少宰云。深宵風月供談笑。大地鶯梟受網羅。送湖口令云。小姑江水迎行艫。大別山光接使星。送盧政云。辭闕未消螭陛雪。下車先看秣陵花。贈福州守云。地擁三山開曉日。人將五馬散春陰。贈縣令云。襄邑杵聲秋月迥。瑯琊稻色曉光新。贈弁者云。十萬雄兵藏肺腑。六千君子侍旌旄。校旗傳世猶光弼。制陣教人即樂師。贈縣令云。千疇蠶桑隨雙轂。百里和風出五絃。贈戎幕改縣令云。萬里捷書騰上國。十年鐵帥鎮諸營。贈縣令云。畢扇風搖三徑柳。揮絃聲動一城花。贈廣東學使云。蘭臺東壁光先滿。梅嶺南條勢特尊。贈老將云。雲嶺雲開常見黠。雷門砲動盡聞雕。雄心塞北消鞍馬。逸韻江東待嘯歌。贈縣令云。仙郎鳥下徵雲起。茂宰花前浩露凝。贈詞客云。名過洛下東西陸。才度淮南大小山。贈縣令云。和風動柳千畦曉。清露沾花一縣春。贈郡守云。雙旌每逐隨車雨。五馬常嘶舉扇風。贈遼人之官云。攀龍際會疑浮漢。分虎威權抵晉河。送驛道云。春江風動千艘雪。滄海波凝萬

庾鹺。送入蜀者云。出峽建瓴千里水。上灘卓劍萬重山。送入滇者云。蜀漢將帥追金馬。負弩侯王出碧雞。送河使云。積石西來萬里雪。逆河東去九條波。投獻云。昔瞻門下三千客。今逐籌中十九人。贈閩督云。越山平到嶺。閩水靜無波。又云。棘栽金作葉。槐剪玉爲花。贈閩撫云。春光山直上。晴色海平鋪。贈閩藩司云。關道心常望。天高手自捫。贈田學使某云。家傳田氏易。席有孔門珍。贈閩臬云。愛書常覩紙。吏道祇流涇。又云。動人風自響。調物雨皆蘇。贈再任巡撫者云。門開千里戟。屏設兩州圖。贈蜀令云。北過巴字水。南渡石門關。送兵曹爲閩使云。人間稱二絕。兵食計兼資。送嶺南縣令云。猺人常値宿。驍將每排衙。又云。瘴入長樂雨。扇物末央風。贈某學使云。家藏太史傳。人擅子雲才。贈湖廣學使云。蘭蓀楚人詠。珠玉使君心。送縣令云。大河九里潤。喬嶽萬重陰。送浦城趙令云。江花覆人夢。趙璧自連城。贈久客者云。星河移露影。砧杵動新愁。贈將樂令云。開道龍川險。今來似革平。水猶知政善。山亦見人清。余四十年三作燕山遊客。前兩度代筆詩。嗽烟拭硯隨盡。此乃同寓友人爲爽滅計。拾作一編。索命之名。余愧謝曰。朝飢方劇。何暇擇言。自可謂之乞食草耳。今看此中語句。何獨宏嘉。即李頎嚴維之應酬詩。去人不遠。而星河移露影。砧杵動新愁。極似由中之語。今不知贈者何人。何以是我詩也。餘可知矣。凡贈契友佳作。移之汎交。即應酬詩。余自代筆而識四大家受病之故焉。彼之仕途泛交。與余不識面之貴人何異。彼遇歲底會別等事。不論有暇無暇。須與之一詩。與余之旅途困頓。茫無情緒時。忽然索詩何異。彼之無情而強爲之辭。又欲似盛唐。不得不依樣造句。與余之昧心蒙面。詭遇他人何異。彼自謂鏗鏘絢麗。宛然唐人。與余所舉乞食草中之無意思。邪殺蠲送陳久餒敗之醪何異。所不同者。余以秋根自命。彼以盛唐大家自許耳。然余乞食詩。

實得少時十年沈浸糞溝之力。

鍾譚派于世無用。一蹶不振。二李法門。實爲不祧之祖。何也。事之關係功名富貴者。人肯用心。唐之功名富貴在詩。故云唐人肯用心而有變。一不自做。蹈襲前人。如今日之抄舊時文。便爲士林中滯貨故也。明之功名富貴在時文。全段精神俱在時文。用壽詩其暮氣爲之耳。此間有二種人。一則得意者。不免應酬。二李之體。易成而悅目。一則失志者。不免代筆。亦惟二李相宜故也。古人非執友非詩人。不贈以詩。故交遊間詩。亦得有意有情。今世以詩作天青官綠。尚書台鼎套禮之副。定不免用二李套句。然當如服牛乘馬。雞司晨。狗守戶而已。其不可謂之詩。猶牛馬雞狗之身。不可以爲己身也。蓋泛交本自無情。豈能作有情之語。而又用處甚多。今日仕途用其有詞無意之詩。可以應用而不窮。且寫在白綾金扇上。亦能炫俗眼。但不可留稿。人若看至五六首。必嘔噦也。然當用臥病山中生桂樹。不可用大漠蕭秋迷隴樹。

今人作應酬詩者。不必責以王右丞之送楊少府。杜少陵之和裴迪。只作中唐人劉長卿之送陸澧。李益之送賈校書幾首。請拜以爲五十六字之師。

圍爐詩話卷之五

問曰朝貴俱尙宋詩先生宜少貶高論答曰厭常喜新舉業則可非詩所宜詩以風騷爲遠祖唐人爲父母優柔敦厚乃家法祖訓宋詩多率直違於前人何以宗之作宋詩誠勝於瞎盛唐而七八十歲老人改步趨時何不于五十年前入復社作名士且人之出處定是宋詩余深愧之而犯者十九何須學耶

韋仲將發蔡中郎塚乃得用筆之法常熟老人傳筆法於張旭旭傳於顏魯公魯公傳於懷素書家固有授受秘意太白以詩法授韋渠牟則詩家亦有之矣晚唐人猶有司空圖至宋初不及百年而風氣大異豈非五代兵革時失其授受乎許渾作實語死句唐人即痛斥之詩眼猶在也宋詩十之九落實語死句無一覺者詩眼已亡也明不以詩取士宜乎不工宋詩乃舉業而亦不同於唐杜撰故也

唐人詩被宋人說壞被明人學壞不知比興而說詩開口便錯義山驕兒詩令其莫學父而于西北立功封侯此興以言己之有才而不遇也葛常之謂其時兵連禍結以日爲歲而望三四歲兒立功于二十年後爲俟河之淸謬以爲賦故作寱語

唐人工于詩而詩話少宋人不工詩而詩話多所說常在字句間

詩于唐人無所悟入終落死句嚴滄浪謂詩貴妙悟此言是也然彼不知興比教人何從悟入實無見于唐人作元妙恍惚語說詩說禪說教俱無本據

比興非小事也宋詩偶有得者即近唐人韓魏公罷相判北京作園中詩云風定曉枝蝴蝶鬧雨餘荒圃桔槔閒明道春遊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皆用比義以說朝事子瞻擬陶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兼用比興以道己意即迥然異于宋詩

葛常之謂興近于訕今人不敢作詩不優柔乃墮於訕何關興事吾不知宋人以何者爲興打起黃鶯兒忽見陌頭楊柳色未見其訕也

陳無己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杭妓胡楚曰不見當年丁令威看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一比一興却自深婉不類宋詩

賦義極易而極難如君實之淸茶淡飯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則極易如子美之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且息機則極難宋詩多賦于難易何居

邵堯夫云三皇五帝等吟全不似詩體有云誰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則道理亦謬說畫前之易是自比伏羲而文王周公孔子不足數也刪後無詩將陶杜風雅之句俱蔑之乎

方子通詠古柏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年成大廈也應隨例作埃塵灩澦堆云湍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好手古來何事不由人有意無詞者也今試以唐人之詞出其意如何而可詩誠難事哉

詩以優柔敦厚爲教非可豪舉者也李杜詩人稱其豪自未嘗作豪想豪則直直則違于詩教牧之自許

詩豪故項王廟詩失之于直石曼卿蘇子美欲豪更麤亦可厭

范希文過灘遇風云一棹危于葉旁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直是杜詩余謂是子美之人方可作子美之詩于希文驗之矣

陳去非云唐人有苦思故造句工得句奇但格調不高不能躡少陵之逸步余謂彼皆詩人少陵非詩人故也詩亦無他情深詞婉而已唐狂易陵骨詩是也

作詩者意有寄託則少但求好句則多謝無逸作蝴蝶三百首那得有爾許寄託乎好句亦多只是蝴蝶上死句耳林和靖梅花之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與高季迪之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皆是無寄託之好句後世人詩不過如此求曹唐病馬尙不可得惟是李杜高岑多于竹麻稻葦

宋黃亞夫庶怪石詩云山鬼水妖驚辟易天祿辟邪眠莓苔銅駝對坐心語口曾見漢家池館來洵爲奇絕而唐人造句不出此也

和靖疏影橫斜水淸淺一聯善矣而起聯云衆芳搖落獨鮮妍占斷風情向小園太殺凡近後四句亦無高致人得好句不可不極力淘煆改易以求相稱

倘得宋人咏梅一句云疑有化人巢木末奇哉是李義山落花詩高閣客竟去之思路也唐人猶少何況後人楊誠齋詩云野逕有香尋不得闌干石背一花開雖淺薄猶可又云不須苦問春多少煖蕊晴鬚總是春兒童語耳

閒曰。杜詩亦有率直者。何以獨咎宋人。答曰。子美七律之一氣直下者。乃是以古風之體爲律詩。于唐體爲別調。宋人不察。謂爲詩道當然。然杜詩婉轉曲折者居多。不可屈古人以飾己非也。唐人率直之句。不獨子美。若是少分如是三百篇豈盡相鼠投畀乎。終以優柔敦厚爲本旨。優柔敦厚。必不快心。快心必落宋調。做急做多。亦落宋調。

范希文贈林和靖云。巢由不顧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庶幾子美矣。而終寄其廡下。山谷則謂門徑矣。未免是殘山剩水。吾不知如何而後可以爲詩。

各自有意。各自言之。宋人每言奪胎換骨。去瞎盜唐字做句。算有幾。宋人翻案詩。卽是蹈襲。換言若不破耳。又多摘前人相似之句。以爲蹈襲。詩貴見自心耳。偶同前人何害。作意蹈襲。偸勢亦是賊。

樂天之後。又有羅昭諫。安得不成宋人詩。

宋人詞遠勝于詩。詩話多詞家事。應別輯爲詞話。

賀方回望夫石云。亭亭思婦石。下閱幾人代。蕩子長不歸。山椒久相待。微雲蔭鬢粉。初月輝蛾黛。秋雨疊苔衣。春風舞蘿帶。宛然姑射姿。矯首盛冥外。陳迹遂綿窮。佳期從莫由。服如登秋山。妄結桑下愛。玉質委塵沙。悠悠復安在。此詩力量雖不及子美玉華宮。亦不讓李嶠古離別矣。陰者嫌其粘皮著骨。謂欲塞下六句也。高識之談。

韓子蒼詩云。汴水日馳三百里。扁舟東下更開帆。旦辭杞國風微北。夜宿寧陵月正南。老樹挾霜鳴窣窣。寒花承露落毿毿。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呂居仁舉此詩爲學者法。然非唐人詩。以是死句故也。

唐詩之有遠神者。宋人必加聲眦。直是末如之何。

唐詩之最下者胡曾羅虬。終是唐詩之下者。宋詩之最高者蘇黃。終是宋詩之高者。宋人必欲與唐異。明人必欲與唐同。

義山詩被楊億劉筠弄壞。永叔力反之。語多直出。似是學杜之流弊。而又生平不喜杜詩何也。

宋時江西宗派。專主山谷。江湖詩派。專主曾茶山。

楊誠齋云。隆興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皆有集。後進有張鎡功甫。趙蕃昌甫。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泰仲。汪經仲權。方翥次翥。讀其所引者。皆有好句。卻帶打油氣。

姜堯章范至能之溫潤。楊廷秀之痛快。蕭東夫之高古。陸務觀之俊逸。江西派不能及。

黃叔暘云。陸放翁詩。本于曾茶山。茶山出于韓子蒼。

宋人專尋唐人不是處。實于己無益。專得唐人好處出。乃有益于己。

范希文贈釣者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事譏子美。

西崑詩尙有彷彿唐人者。如晏殊之油壁香車不再逢。峽雲無跡任西東。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

淡風。幾日寂寥傷酒後。一番蕭索禁烟中。魚書欲寄何由達。水遠山遙處處同。題曰寓意。而詩意全不說明。尙有義山無題之體。歐梅變體而後。此種不失唐人意者遂絕。此詩第三聯云寂寥蕭索。則知次聯乃是以穠麗景句出之。使不至于寒陋耳。非寫富貴氣象也。　弔蘇晉詩。是刺宋子京語甚溫厚。得唐人法。

黃山谷事母至孝。泊聆黔南不能將母。其贈王郎詩曰。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饑食遣子有感云。遣寶大如指。分甘念母慈。贈官于京師久不歸養者曰。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　子美送李舟詩曰。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謂舟遠遊無方也。三百篇義于此求之。

山谷古詩。若盡如上子瞻二篇。將以漢人待之。其他只是唐人之殘山剩水耳。留意煙煖與不留意直出不同也。

山谷遐想毛穎云。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勳勞在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爲謝楊朱。工煉得唐人法。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乃其戲筆。而學宋詩者多倣之。

艇齋詩話云。山谷好取南朝人語之未經用者。字組綴成詩。故句雖新而不渾厚。

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自山谷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顗。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爲法嗣。其中知名之士。詩句傳世。爲人所稱道者數人。

子瞻之文。方可與子美之詩作匹。皆是匠心操筆。無所不可者也。子瞻作詩。亦用其作文之意。匠心縱筆而出之。却去子美遠矣。

子瞻煎茶詩。活水還須活火烹。可補之茶經。非詩也。

詩須矜貴。春宵一刻值千金。豈可哉。

蘇黃以詩爲戲。壞事不小。

讀子瞻長篇文。惟恐其盡。讀子瞻長篇詩。惟恐其不盡。介甫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洲花。唐人貴秀之句也。又有水潾潾而北去。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又有云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皆非宋人能造之句。

李光忤秦檜安置滕州。贈伴送使臣云。馬蹄慣踏關山路。他日重來又送誰。左遷臣送許少尹至白沙不及作詩云。短棹無尋處。嚴城欲閉門。水邊人獨立。沙上月黃昏。皆唐人詩也。

宋僧道潛臨平道中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清頴極矣。尙非唐詩。景中無意故也。其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皆佳絕。許氏爽作虞美人花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烟燼滅。剛强必死仁義王。陰陵失道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粧。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

如夜鷄楚歌時。滔滔逝水流今古。楚漢興亡兩邱土。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此詩有筋節。遠勝蘇黃。託爲曾布夫人魏氏作者非也。

山谷專意出奇。已得成家。終是唐人之殘山剩水。陸放翁無含蓄。皆遜於唐。

王禹玉爲翰林學士。典內制十八年。嘗祭大社。題詩齋宮云。鄰雞未唱曉驂催。又向靈臺飲福杯。自笑治聾知不足。明年强健得重來。唐人詩也。社酒治聾。唐宋諺語。强健二字深遠。

山谷之春將國艷熏花色。日借黃金映水紋。介甫之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皆有斧鑿痕。

眞西山宮中帖子云。願將底事消長日。大學中庸兩卷書。縱欲規諷。作詩各有其體。如此出語。謂之不自重。取賦取輕。伊川之方長不折亦然。

宋人好句。有可入六朝三唐者。何可沒之。五言如張文潛云。漱井消午睡。掃花坐晚涼。衆綠結夏帷。老紅駐春妍。　楊徽之云。戍樓烟自直。戰馬雨長嘶。又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　卞震云。雨壁長秋蘚。風枝落病蟬。　妓單氏贈陳希夷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　僧惠崇長安云。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多。又云。春蘺青猿急。寒汀白鳥稀。歸禽動疎竹。落果響寒塘。野人傳相鶴。山叟學彈琴。掩門青桂老。出定白髭長。河冰壓度馬。塞雪藏雕。宿東林寺云。鳥歸松嶺雪。僧定石牀雲。探騎通番壘。降兵逐漢旗。齋下牛羊靜。河明桑柘空。捲幔來風遠。移牀得月多。白浪分吳國。青山隔楚天。歐靜寺云。空潭閑鹿飲。疎樹見僧行。　梅堯臣河亭云。曠野行人少。長河去鳥平。月高山舍迥。霜落石門深。　盧綸云。雪多秦木迥。雲過漢山孤。夜闌潮動舸。天迥月臨城。表使君此一本無三字早行云。客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秋夕此一本無二字云。磬斷蛩聲出。峯迴鶴影沈。移家隨醜石。租地得靈泉。午食下林鳥。夜禪移塚狐。扇聲納汎暑。井氣忽生秋。殘月楚山曉。孤烟江廟春。梵容分石像。番字入新經。山色臨巴迴。江流入漢清。湘雲隨雁斷。楚路背人遙。　林逋河亭云。古路隨僧起。秋帆轉浦斜。湖山云。片月通巖徑。幽雲在石床。　魏野河上寺云。離破雁衡雪。渡河人上冰。數聲離岸橹。幾點別州山。落潮鳴下岸。飛雨暗中峯。除夜云。寒燈催臘盡。曉角喚春回。雁行沈古戍。鴟影轉寒沙。霽景雲迴合。秋風雲動搖。驚蟬移古柳。鬪雀墮寒庭。坐石雲生衲。添茶月入甌。萬國無刑治。三邊不戰平。雪殘僧掃石。風動鶴歸巢。風暖鳥巢木。日高人灌園。梅都官詩云。竹風驚夜鶴。潭月戲春魚。表寶先知曉。杯袖別見天。海人來組鶴。山狖下聽琴。　吳袁州云。鳥暝風沈日。天清月上旗。古皮生歷直。平沙落日遲。掃石雲離帚。烹茶月入鐺。遠岫迎檣出。疎林帶岸迴。

高謹詩云。品識逢名士。橫琴憶古賢。雲陰移漢塞。石色入晴天。地遙驚馬小。天闊一鵰平。　范浴云。長風趨馬路。小雪射鵰天。　商略云。古木風烟盡。寒潭星斗沈。　陳亞云。浪平天影接。山盡樹根迴。　趙師民云。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　劉師道荷花云。有路期奔月。無媒與嫁春。　陳堯佐潮州召還云。君恩來萬里。客路出千山。　丁謂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江船。　李拱云。犬眠花影地。牛牧雨聲坡。　李堪云。海月隨帆落。溪花簇驛飛。退居云。雨密絲桐潤。潮平釣石沈。　晏元獻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別魂消。　江爲云。珠旛臨路口。斗印入鄉提。　周啟明近臣疾愈云。一丸童子藥。五馬使臣車。　錢惟演云。客舍孤

起。征衣暮雨涼。　李太僕北使云。漢幟隨移帳。燕鴻伴解鞍。　孫永舞荷花云。淚有鮫人見。魂將宋玉招。　劉筠陝州云。角迴含秋氣。橋長斷路塵。　劉潭州云。洛田荒二頃。楚水漲三篙。槿花云。吳宮何薄命。楚雨不終朝。宮詞云。難消守宮血。易斷舞鸞腸。又云。虹跨曾臺晚。螢飛夏苑涼。荷花云。消長無限水。障袂幾多風。贈僧云。吟餘雲散葉。談久塵遺毛。楚中云。籠禽思鬥樹。洞犬識秦人。禁中云。萬年宮省樹。五色帝家禽。　宋初人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　晏臨淄晏集云。春風任花落。流水放杯行。　李尚內苑雙竹云。日迴龍並影。風過鳳聯聲。　楊茂卿云。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秋。　孟貫寄張山人云。掃葉林風後。拾薪山雨前。　潘天錫道觀云。風便磬聲遠。日斜旛影長。　寇萊公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　熊皎早行詩云。山前猶見月。陌上未逢人。山居云。果熟秋先落。禽寒夜未棲。　李範經王山人故居云。鶴歸秋漢遠。人去草堂空。　陳甫感懷云。一雨洗殘暑。萬家生早秋。村居云。暮鳥歸巢急。寒牛下隴遲。又云。狗臥傳新鼠。雞林聽舊春。　韓維云。青烟人幾家。綠野山四合。　文與可云。幾夜疑新月。半江無夕陽。　謝逸云。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凋。　孟嵩云。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　王綸之女題金山寺云。潮頭風遜雪。山脚石蟠虬。　唐子西云。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　僧悟清云。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　洪覺範云。文如水行地。氣若春在花。　可士云。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惠山寺云。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　陳智夫云。花笑似留客。鳥鳴如喚人。　僧某云。虹收千嶂雨。雲展半江天。　龔沆云。夜庭和月靜。秋戶拂雲開。　李昉云。水光先見月。露氣早知秋。　陳無已挽君實云。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晏殊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魏野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孫。晝喜栽花活。兒誇鬬草贏。　山谷賦野無遺賢云。澗水空藏月。傳山深鎖烟。　王庶云。雲生坐釣石。風掩讀殘書。又云。危紅墜晚景。濕綠上平沙。又云。樵斧和雲斫。漁蓑帶雪披。七言如趙師民云。麥地露花啼曉淚。柳堤烟柳弄春容。曉鶯簾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　王孝先重五云。風簾燕引五六子。露井桃開三四花。　唐仁傑昇元閣詩云。雲散便宜千里目。日長先作半城陰。　鄭文寶送人歸湘中云。滿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南行云。失意慣中遷客酒。多年不見侍臣花。　薛映送人知鄂州云。黃鶴巖叢傍樓起。頭陀秋草遶碑荒。　吳儼送人致仕云。洛殿夜涼初閉鑰。洛宮晚歲得懸車。　劉師道云。南浦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愧曉猿驚。　殘花云。金谷路塵埋絕豔。武陵溪水泛天香。春雪云。青帝翠華沈物外。素娥霜影巾雲端。湘中云。逝波帝子今何處。夢草王孫怨未歸。　李宗諤春郊云。一溪曉綠浮鸂鶒。萬樹春紅叫杜鵑。　贈蘇承旨云。金鑾後記人爭寫。玉署新碑帝自書。　李建中送人云。山程授簡閒鴻夜。水國還家欲雪天。　錢熙送人拜掃云。鶴歸已改新城郭。牛臥重尋舊壟田。　呂夷簡云。梅無驛使飄零盡。草怨王孫取次生。九日集云。人歸北闕知何日。菊映東籬似去年。寒食云。人爲之推初禁火。花愁青女再飛霜。　宋綬送人云。奇材劍客當前隊。麗賦騎人托後車。又云。江涵帝子帶飛閣。山接眞人駕馭天。又云。楚澤傷春悲鵬鳥。長安索米愧侏儒。　周啟明送提刑云。鷓鴣江上畬田穩。牛斗星邊貫索空。　錢昭度華山云。人間路到三山盡。天下秋隨一葉來。　錢惟演洛都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公苑水潺潺。途中云。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　鄭文寶贈閻云。

水殘曉驚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 龔聖𢽾云。柔桑蔽野鳴鸛雉。高柳含風變早蟬。 韋安甫云。嶺雲夏變梅蒸早。越雨秋藏杜霧多。 劉潤州夏日云。雲容忽變千峯險。草色相沿百帶長。新蟬云。翠薄乍舒宮女鬢。蟬輕全解羽人尸。又云。荷花出水終難定。藕葉牽風不自持。又云。藻井風高蛛墮網。杏園春暖燕爭泥。洞戶云。雀銷香風深處戶。亂飄梨雪曉來天。鳳疾云。風儀鳴笑廚烟絕。月樹鳥驚巢乍啼。 戚謀梅花云。綠楊解語應相笑。漏洩春光却是誰。 楊萬里梧桐夜雨云。千里暮雲山已黑。一燈孤館酒初醒。鍵昭度燈云。繡被夢驚中酒後。朱門人語上朝時。 梅聖俞送夏竦守長安云。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熊口閒居云。深逢野草堪爲藥。靜見樵人恐是仙。又云。厭聽啼鳥夢醒後。慵掃落花春盡時。楊徽之云。杳杳烟蕪何處盡。搖搖風柳不勝垂。 李維云。歸去冥牛身健否。別來潘岳鬢斑無。又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繞松庭露濕衣。 李範云。釣叟無機沙鳥睡。禪師入定白鷗閒。 僧文曙失鶴云。一向亂雲尋不得。幾回臨水待歸來。 楊勉云。背日流泉成凍早。逆風歸鳥赴巢遲。 曹極經友故居云。鹿眠荒圃寒蕪白。鴉噪殘陽敗葉飛。 張文潛上巳日會西池云。翠浪有聲黃帽動。春風無力綵旗垂。 山谷云。清江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 介甫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僧參寥云。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 張文潛云。白頭青鬢有存沒。落日斷霞無古今。 山谷途中雪詩云。山銜斗柄三更沒。雪共月明千里寒。 介甫云。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 王康功云。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 僧道潛云。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 陳智夫云。野花臨水數枝恨。射草連天千里情。 吳仁璧之女云。爲惜苦饑妨換砌。因憐山色旋開樽。 王礎化怪石云。草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爲道士羊。 王著蝴蝶云。今夜若棲芳草裏。爲傳消息到王孫。 覺範云。含風廣殿聞棋響。度日長廊轉柳陰。 晏殊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介甫云。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 王隨宮詞云。一聲啼鳥禁門靜。滿院落花春晝長。 胡恢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 山谷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

鄭定遠云。宋人詩逐字逐句講不得。須另具一副心眼。方知他好處。唐人詩工夫細。宋人不如也。明人詩却須一句一字推敲。方知他不好處。

江山之秀。有所偏注。北宋詩猶可。則遼無傳人。南宋詩落節中州集。反有佳者。又如楊奐錄汴梁宮人詩云。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床前。二云。歲歲逢元夜。金蛾簇閙市。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三云。殿前輸直能。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四云。翠翹珠掩臂。小殿夜藏鉤。蒸地羊車至。低頭笑不休。五云。內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南宮新有旨。先典兩孤寒。六云。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攤月賜錢。七云。仁聖生辰節。君王遣玉卮。壽棚并壽表。留待北還時。八云。邊奏行聲急。東華夜啟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九云。畫燭雙雙引。珠簾一一開。當前齊下拜。軟飲辟寒杯。十云。聖躬春闇內。只道下朝遲。扶杖朝無力。紅綃貼玉肌。十一云。今日天顏喜。東朝內宴開。外邊春事動。詔遣教坊回。十二云。舞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從鸞輿去。經年竟不來。十三云。睿覺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心

膈寧位。無復夜薰香。十四云。二后睢陽去。潛身哭到明。却回誰敢問。校事有心情。十五云。爲敵圍城久。耕蠶闕慍軍。入春俱斷絕。飢苦不堪聞。十六云。監國推梁邸。初頭靜不知。但疑牆外笑。人有看宮時。十七云。小殿弓刀響。倉皇接鄭王。尙愁宮正怒。含淚強添粧。十八云。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針線。記得在廳前。十九云。北去遷沙漠。誠心畏霧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爲生。今日讀之。情事如見。奐又讀汝南遺事七絕云。輒道牽羊事已非。更攜行酒著青衣。裏頭婢子那知此。爭逐君王烈焰歸。六朝江水故依然。隔斷中原又百年。長笑桓溫無遠慮。竟留王猛佐苻堅。長安盛懷詩曰。此心直欲作東周。再到長安已白頭。往事無蹤空擊節。故人何處獨登樓。月搖銀海秦陵夜。露滴金莖漢殿秋。日落酒醒雙淚下。幾時淸渭向西流。優柔含蓄。大抵金人詩勝于宋人。

宋人學問史也。文也。詞也。俱推盡著。字畫亦稱盡美。詩則未然。由其致精于詞。心無二用故也。大抵詩人。不惟李杜。窮盡古人。而後自能成家。即長吉義山。亦致力於杜詩者甚深。而後變體。其集具在。可攷也。永叔詩學未成。輒欲變古。魯直視永叔稍進。亦但得杜之一鱗隻爪。便欲自成一家。開浚直之門。貽誤于人。迨江西派立。胥淪以亡矣。

宋詩最繁。披沙十年。不見黍金。既不堪讀。而又不可不讀。

黃公于詩有深得。而又能詳讀宋人之詩。持論至當。閱其詩話。則宋詩之升降得失畢在。無讀宋詩之苦矣。故詳載之于左方。 黃公曰。詩貴氣格。宋人誤以氣質當之。遂以生硬爲高。鄙俚爲朴。數名家始之。末流益甚。如王庭珪送胡澹庵云。癡兒不了公家事。口角輕薄。男子要爲天下奇。有悻悻之狀。愈秀老夜深靈子喚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豈是佳事。而可入詩。至其折句法尤可惜。如胡考鸕鷀盃宜酌淸濁。麒麟閣且畫丹青。令人嘔噦。而楊次公之八十丈虹晴臥影。一千頃玉碧無瑕。僧顯萬河搖星斗三更後。月挂梧桐一丈高。纖落粗俗。而姜白石啄雪。欲縮天人散花手。放窠奔走赴晨炊。醜鄙扭捏。即劉過之放開筆下閱風月。收拾胸中舊甲兵。亦非雅談。

宋人力貶綺靡。求高淡。而隨入酸陋。如戴敏才引些渠水添池滿。移箇柴門傍竹開。二處字惡甚。其子復古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高菊磵主人一笑先呼酒。勸客三杯便當茶。彼自以爲入情切事。而却是村兒之語。徒供後人捧腹。更有山如仁者壽。水似聖之清。太學究氣。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豈傷風雅。

宋人好用成語入四六。後并用之于詩。故多硬戇。如丁謂送錢尉云。不能剌剌對婢子。已是昂昂真丈夫。食生不化。范石湖營壽城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直欲笑殺。

宋人作詩。極多蠢拙。而論詩過于苛細。止供識者一劇耳。如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乃寫目前之景耳。劉貢父曰。夕陽遲係花。水漫不須柳。漁隱曰。夕陽遲乃係于塢。初不係花。二說于詩何益。又如袖中諫草朝天去。議者謂進諫必以章疏。無用諫草之理。安知非疏巳上達。袖中乃留其草乎。吾謂東漢章草。以寓奏而名。繼不如黃公言草字非杜撰也。

又曰。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年年檢點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最爲粗直。宋人反稱之。杜牧華淸宮亦聲詩。反加敲朴。晉謂徐悔山嘗二喬乃皖城事。用于赤壁爲不審。如是說詩。眞是可憐。

又曰。宋初詩人。全學晚唐。氣格不高。而中聯特多秀色。如李建中懷湘南舊遊云。靜吟秋徑煎茶寺。獨上紅樓賣酒樓。楊徽之潯陽晚泊云。疎鐘未徹聞寒雨。斜月初沈見遠燈。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繞松庭露濕衣。趙湘春夕云。醉醒風傍池邊起。坐久月從花上來。王操衛擺白雲供醉望。猜篛黃葉落吟身。皆晚唐淸警句也。潘閬詩本于無可。聞有恢氣。夏日宿禪院詩最佳。于瞻酷愛其晚涼知有雨。院靜若無僧。而渭上秋夕云。殘陽初過雨。何樹不鳴蟬。落葉云。幾番經夜雨。一半是秋風。其後變而爲楊劉。正如久處寶寺孤村。又必羨玉樓金屋。

魏野善寫幽閒事。如妻喜栽花活。兒誇鬪草贏。洗硯魚呑墨。烹茶鶴避烟。田園之趣宛然。但句僻而體輕。輕則率。率則易俗。所以有有名聞富貴。無事小神仙。等惡道路。曹良弼過友人隱居云。旋收松上雪。來煑雨前茶。魯交江干詩云。遠山碧千里。夕陽紅半樓。皆佳。林逋泉石自娛。故詩淸絕倫。時有晚唐風調弱句。如孤山寺。破殿靜披藏日古。寮房閒試酪奴春。峽石寺。燈殘獨鳥迴晴嶋。鍾送遙帆落遠村。俱工。又如伶倫舊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返照未沈僧獨往。長烟如淡鳥橫飛。松門過水無重數。石壁看潑到盡時。五畝自開林下隱。一樽聊敵世間名。千里白雲隨野步。一湖明月上秋衣。烟含曉樹人家遠。雨濕春風燕子低。鹹一時之秀。鶴詩云。春靜棋邊飛野客。雨寒廊底夢滄洲。妙矣。而永叔云。萬里秋風天外意。日斜閒啄岸邊苔。寄趣更遠。至和靖云。白公睡閣幽如畫。張祜詩牌妙入神。不會剃頭無事者。幾人能老此禪扃。猥籍甚矣。

宋初九僧詩。俱宗賈仙。惠崇居七。字昭居八。崇畫家宗匠。撰句圖百聯。余尤愛其歸禽動疎竹。落果響寒塘。鳥歸松壁晏。僧定石池寒。空潭聞鹿飲。疎樹見僧行。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磬斷蟲聲出。峯迴鶴影沈。松風吹髮亂。澗溜濺棋寒。禽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落潮鳴下岸。飛雨暗中峯。驚蟬移古柳。鬪雀墮寒庭。詩意盡其俱妙。古今詩話紀寇萊公招崇于池館。分題崇得池鷺。限明字韻。自午至晡。五押得之云。雨歇芳塘溢。遲迴不復驚。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淸。照水千尋迥。棲烟一點明。主人池上鳳。見爾憶蓬瀛。萊公稱善。（此詩惟結句鄙陋）晉曰。詩須寫我心。入古人模範耳。傚勢亦是賊。且自心被束。不得淸出。古詩旣多。自必有偶同者。我旣不偸。同亦何諱。惠崇詩句如此。寧屑作賊。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靑。亦是偶同。妬其才名者妄加揣摩。

僧宇昭有餘花留暮蝶。幽草戀斜陽。

西崑楊億錢惟演劉筠詩。經濟位置。備極苦心。大年有梨花詩云。九秋靑女霜添味。五夜方諸月溜津。思公苦熟云。罕嘗卻思迴博望。風聽猶欲傚龔皋。後人誰及得。諸公亦不專使事子。儀有傚山鶴怨無錢買。新竹僧同借宅栽。大年有梅花邊檻驚春早。布水當簷覺夏寒。思公有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歐公詆之謬也。晉曰。詩文自有正道。著不得偏心。李獻吉怒賓之。故矯其詩終不成造就。歐公怒惟演。

旣已誣貶其先世。詩亦從而詆之。今觀歐公詩。能勝楊劉錢三公否。祗自矯一世思路耳。

王禹偁秀韻天成。如掃苔留嫩綠。寫葉惜殘紅。露花愁不覺。風雨病先知。題張居士溪居。病來芳草生漁艇。睡起殘花落酒瓢。贈潘閬。江城賣藥常攜鶴。古寺看碑不下驢。贈張錄事。上直未歸紅藥院。供吟先得白蘋洲。雖學樂天。得其淸不得其俗。寇萊公人多稱其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余更喜其數峯橫夕照。孤笛起江船。

梅歐江謝。俱出于晏氏之門。然殊自作。實西崑體也。其安昌侯詩曰。連句移家近七遷。爲儒章句世相傳。閒中沃盥通涇渭。堂上繁華遂簪紱。身服儒衣同蔡義。口將巵酒對彭宣。高墳丈五陽陵外。千古朱雲氣凜然。首尾勻稱。晉謂此詩不稱殊之爲人。亦句儒字。易齊字則有本領。送人之洪州云。千斗氣沈龍已化。鐵爲人去榻猶懸。誠警鍊精切。

李宗諤南朝詩云。仙華玉壽曉沈沈。三閣齊雲複道深。平昔金鋪空廢苑。于今玉樹有遺音。珠簾映寢方成夢。蹕路飄香未稱心。惆悵雷塘都幾日。吟魂醉魄已相尋。組織不及錢劉。末句則妙。

大宋落花詩。淚臉補痕勞獺髓。用鄧夫人事也。詩意細而曲矣。舞臺收影費鸞腸。孤鸞不舞。花枝倚風有似于舞。妙在影字。似幻似眞。說得圓活。花落則影收。鸞腸思之。不可以辭害志也。晉謂詩思至此。終是無情。義山落花詩不然。嘗嘆二詩之妙易見。夏竦獨以通篇不出落字。許事業過其弟祁。子京果終于侍從。人服竦精鑒。余謂是富貴人相特法。風騷家不尙。晏公春夕詩。花低應露下。月暗覺雲來。風致飄然。結云無言聊隱几。萬物一靈臺。陋矣。

小宋鐫刻凝兒。韻度殊勝。守成都春宴北園云。天意欲餘芳。入閒日始長。落花風飄閣。啼鳥雨池塘。稍傳持螯手。猶殘棲尾觴。春歸無所預。病客自迴腸。十月宴江瀆亭曰。御去歡猶在。賓來賞倍延。悠揚初短日。凄緊乍寒天。霧沼廉非泛。秋花自少妍。蟻留新獻酎。蕭猶不殘烟。戲鱷銜餘藻。游龜避折蓮。流芳眞可惜。從此逐凋年。善狀景候。兼有唐人音節。遺刻出知亳州曰。歌管嘈嘈月露前。且將身世付酡然。漫詩纖鼠機頭篩。不識鯖雞甕外天。靑史有人譏巧宦。黃金無術治流年。君看醉趣兼醒趣。始覺流均最可憐。于胤體加排宕矣。出守還朝承旨云。傷觴縱舊愁痕重。病馬雖還笑齒長。尤善寫出意。一代偉人。不可拘以詩句。而韓魏公春陰詩云。草深漫鋪留醉席。榆塞難鄰買春錢。大是風致。趙淸獻除夕云。滿促已交新歲鼓。酒闌猶剪隔宵燈。餞別云。爲逢瀟寺千山好。不惜蘭舟一日留。淸味可啜。

楊君謨初學西崑。後潮于歐梅。始變其體。而五言古外洗滌不淨。西崑人本不同。呂谷意奇。玉溪思奧。無不首尾貫徹。其外腴中枯。以瑰奇掩其錯雜者。惟溫氏長篇耳。宋人學之。惟襲其貌。如君謨之庭院簾帷一齊下。紅蠟燈沈錯滿丸。又云。雞頭軟熟七月終。舉手分付玉杯把。無怪歐梅之詆斥也。其幽思藻句。亦不可掩。如晚市人烟披翠旭。夜潭漁火鬪寒星。飛雲封日靑。斜雨著虹明。山樵歸晚日。野火著寒雲。豈不勝于枯淡。其窗明千像日。卻不韻。波起一灘雷。奇甚。絕句最妙。憶從尹師魯宿香山石樓云。霜後丹楓照曲堤。酒闌明月下前溪。石樓夜半雲中嘯。驚起沙禽過水西。春日云。東風吹雨溼秋韆。紅點棠梨欲然。

擬賈芳譜贈年少紫榆春淺未成鐘風流蕩旋其實陽行不減元結春陵行今人以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口清溪何處邊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沾衣為張旭白詩所作不知是君謨也

余靖子規詩啼盡明月樹催開落花村唐人勝場也露香臨水寺風勁欲霜天亦妙何仍賈島姚合宋初之風也僧秘演久雨寒蟬少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踏鐘尋有無可之遺意

歐公古詩敘事處累千百言不枝不蔓宛如面談借其意盡言中無復餘意而曲折變化處亦少歐學韓韓本別體佳處不易得徒浸直耳且又有賦而全無比興竊謂今皆坐此病不獨歐公廬山高自許甚重然僅備鋪敘別無意味至君慚磊落以下橫空盤硬語實倣父耳琵琶引前篇敘結處已是以文為詩至推手為琵却手琶訓詁語矣然云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坐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苦豈知此聲能斷腸稍蚤似可誦後篇亦落議論結處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點染稍為有情意詞結亦無味此以追踪樂天婦人苦季夫人諸篇猶大遠在欲比李杜夸父逐日也　詩至廬陵真是一厄如飛蓋橋翫月云乃于其兩閒翔夫人之乘而我于此時開後人無數惡習　永叔本秀冶之才忽爾呰瑱竟成逐臭作近體詩便露本質雖蒸平淡逸韻自饒其蘇主簿輓挽歌曰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驚返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空齋挂塵榻遺編時讀子雲書謝石子嚴曰席間風起聞天籟雨後山光入酒盃泉落斷崖春壑響花藏深嶺過春開送日日長堤柳曲妨回首小苑花深礙倚樓楚徑並風消病渴洛城花落蕩春愁俱極風流富貴之致詠柳曰長亭送客兼迎客背盡長條贈別離態度綽約

蘇舜欽亦與梅聖俞齊名而詩唯粗豪垂虹橋云雲頭豔豔開金餅水面沈沈臥玉虹已大不堪又有佛地化為銀世界仙家多住玉樓臺常為聖俞所取寧取晚泊孤舟古寺下滿川風雨看潮生稍有清氣

梅堯臣詩誠有品而題詠者亦復不少名重招賀盜勸人口諸楊劉諸公詩如入季倫之室綺疏繡闥絲竹肥鮮忽見儒雅艾席菅蘿橡飯者反覺高致故歐與之把臂入林一時俱為傾倒也諸人不知矯枉之意如青苔井畔雀兒鬬鳥臼樹頭鴉舅鳴世事但知開口笑俗情休要著心行及賀詩之滿腹紅膏肥似髓貯盤青殼大于盆亦甚推之風氣既移前之美誠後之笑具矣凡詩文之弊不由勝者而由于學者可見哉

宋之詩文皆至廬陵一變有功于文有罪于詩自所作者害人淺論他人詩害人深宛陵雖尚平淡其始猶有秀氣中歲後始不堪耳苟非舉兒推奉不敢毅然自恣大傷雅道豈非永叔使之然哉晦菴亦云聖俞詩非平淡乃枯槁公論也然精膄雅潔不乏佳句如五更千里夢殘月一城雞犬鳴林外火鴉聲月中村聽冷孤螢入宵長一雁過春氣之吹花擁細草送雨來高閣汀燕偷身輕逆飛復前却發勺陵日孤樹望漸遠去鳥飛已先向晚雲漏日微光人倚船又日對雨曰日日城頭雨還添湖上波想中人自聽門外繫應多不畏禾生耳還愁麥化蛾吾廬無所有夠吾盤聞機生動却不平淡竊曰詩非一法所能盡平淡

執如陶公而塊壘處殊不少況他人乎

又曰梅詩有極佳處其擬張曲江詠燕曰聆聆雙飛燕長年與社違任從新歷改只向舊巢歸永日當入語輕寒送雨飛自親梁棟借不識海鵬機指驅殉國之語也其送滕寺丞歸蘇州曰驅車入蜀時有弟母不往留婦侍母旁其子兩婦弄昨得關門書婦子死吳獄此心那得安東官提刑缺未馳三千里驚馬求吳獄吳獄遠如飛歸來拜堂上堂前去時樹已長枝條長豈無傷抱過為壽酌春醪欲解其悲姑誦其孝也不獎而勸忠告善道極矣温柔敦厚梅詩之可敬在此俗子稱其焚香露蓮泣聞猿霜鳴睡瞑是詩人何患無一二琢古句

陶弼素有盛名其兵器詩如自此兩河間寂寂無戎備辛開喜夜歌將老貪春睡自此為太平忧減三十歲戎昊乘我閒南馳賀蘭騎陽關久夜開鑰朽不可閉陣雲起秦雍殺氣橫涇渭使臣膝俛奏宰相嘆口議詔命曰頒發兵聲子坑甚易倉皇藥邊壘未戰力先弊遍迫開庫兵士餘甚銳致防秋拆舊屯推敲謀新寄師復從中御進退由關寺槐疏號令冗兩戰無遺類吾兵自此悲有詔新其製朝廷急郡縣郡縣急官吏官吏無他術下賈盜箕拚耕牛拔兩角飛鳥禿翎翅翦敘會稽空皺京華山碎供億稍後期鞭朴異他罪糸斂和戎忘備倉卒用兵之害最為酸惻又其出塞詩曰江勢一兩曲梅稍三四花登高休問路雲下是吾家可謂清絕矣曰念蕃甚深李親良老婦詩曰里中一老婦行行泣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從二夫寡時十八九嫁時六十餘昔日遺腹兒今茲垂白鬚子豈不欲養母豈不懷居蘇役及下戶法此可之顧也知名也是新財盡無所輸異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圖云云秦伯希文門下士所賦絕似元豐熙寧閒事乖老見之不禁哀悼此與陶弼兵器詩可備鑑戒不當忽也

宋人先學樂天無可譏學義山故失之輕淺綺靡梅都官倡為平淡六一附之僅在皮毛未究神理遂流于粗直閒雜長句硬下險怪字澀語如山兕野麋不復可耐後雖屢變門雅奏日淨數涬多于北興繪精少于發舒求其意長口短者十不一二也惟介甫詩能令人尋繹于語言之外當其絕詣實自可興可觀特推為宋人第一最妙者樂府五言古也七言律次之七言古又次之五言律嫌安排七言律嫌氣盛而佳篇亦時有之送高執中秀才曰薄飯午不飽空爐夜無炭勞勞日避席烈烈風欺幔謂予勿長此何為向予嘆長年客處沙無婦助親爨寒暄慰白首吾弟才將冠邇廻成又晚想兒淮河沒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换田園在戮力且欲歸鋤畔行矣子誠然光陰未宜玩負米力有餘能無讀書伴前致其不可不歸後微諷其復來曲折婉轉介甫一生傲慢此何溫厚也送孫正之曰雲山參差碧四圍溪水詰曲遶城隍溪轉復斷至者誰子獨與子相諧照山城之西鼓吹悲水風蕭蕭不滿旗子今去此來無期子有不可誰余規孫不以吞歸故下語剴切又曰出堂上飲曰日出堂上飲日入未云休主人笑而歌客子歎且欲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巖幽雨露飽所滋凌雲亦千秋所願託永久何言值君收乃令卑濕地百蟻上貌投井宵空外好鎮壓已堪憂為君重去之不使一蟻留蟻力雖云小能生萬蚍蜉又能高其礎不使楹苞稠語客且勿然百年管存漏為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寫怡堂燕雀直堪痛心末數句即衛風彼人是哉子曰

何其意也。實風雅正傳。又吾欲往滄海曰。吾欲往滄海。客來自河源。手探囊中膠。救此千載渾。我語客徒爾。常還滸崑崙。欸息謝不能。相看沸翻盆。客止我且住。濯髮扶桑根。春風吹我舟。萬里空自存。即是前意。乃變法之本也。介甫未相時不勝感慨。故詳定試卷。則曰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偶成則曰高論頗隨衰俗廢。壯懷難値故人留。登覽則曰傾壺語罷還登眺。岸幘詩成卻歎嗟。相後則深憤異議。故詠雪則曰勢合便宜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堅執自是。而有睚眦搏扶之意。故但何妨舉世嫌迂闊。自有斯人慰寂寥。而雨過云。誰似浮雲知進退。才成霖雨便歸山。則平生實志也。其間適詩亦甚妙。定林寺曰。衆木凍變稜。低泉靜橫分。楚老一枝筇。于此傲人羣。城市少美蔬。想今困僕焚。且憑東北風。持寄蔣頭峯。又定林曰。漱甘涼病齒。坐曠息煩襟。因脫水邊屨。就敷巖上衾。但留雲對宿。仍値月相尋。眞樂非無寄。悲蟲亦好音。無所不佳。　七律佳句。如僧舍云。和風滿樹笙簧雜。霽雪兼山粉黛重。大風云。縱瀰萬川冰柱立。分披千嶂土囊開。舊門未從居事。鄰閭何妨御寇來。梅花云。風亭把盞酬孤豔。雪徑迴輿認暗香。贈陳正叔云。已同元亮伸樽酒。更與蘇均續齋文。金陵懷古云。黃旗已盡年三百。紫氣空收劍一雙。刻鏤極工。其送彥珍云。握手百憂空往事。還家一笑即芳時。胡床月下知誰對。蠟炬花前想自隨。一篇封禪才難學。五畝蓬蒿勢易求。淡淡寫出。又好。　示妹詩最佳。孟光求婿得梁鴻。廡下相隨不諱窮。卓犖才名今日事。寧馨門巷古人風。五噫尙與時多忤。一笑寧忘我歷空。六月臨沙不相貸。泫然搔首又西東。自解自憐。想見文士家庭之樂。　病身最覺風霜早。歸夢不知山水長。佳時流落眞何得。勝事蹉跎自可憐。不堪多矣。

王珪六疊雙鳳。尙不及唐人早朝應制。宮詞多佳。工鋪口耳。非勸百諷一也。

舒亶村居云。水邊陂田竹邊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敗荷云。忍看夜影分殘月。別送秋聲入晚風。又有梢雨闌空千嶂碧。野花弄日一村香。山川乃分靈于斯人乎。集之不傳。人果之也。

方子通。介甫友也。紅梅之春風吹酒上凝脂。最傳人口。遂勝毛澤民之東鄰羞頰逢誰笑。南國酡顏強自持之句也。

溫公詩絕無言及者。實自詩醇。哭張子厚云。人生會歸盡。但悶愚與賢。借令陽虎壽。詎足驥顏淵。樹端人之路。最妙者五言律。哀李牧云。椎牛享戰士。拔距養奇才。虜帳方懸避。秦金已暗來。旌旗移絳府。荊棘蔓叢臺。鄲曲依稀在。猶能話郭開。馬援云。一棺忠勇骨。飄泊瘴烟深。漢武云。方士陳丹術。飄飄意不疑。雲浮仲山鼎。風降壽宮祠。上藥行當就。殊庭庶可期。蓬萊何日返。五利不吾欺。又苜蓿花猶短。蒲萄葉未齊。更衣過柘谷。走馬宿棠梨。逆旅聊門口。田間共鬬雞。猶思歛雲露。高舉出虹霓。又長掩柴荊避寒暑。只將花卉記冬春。行遶乍迴。初見算浮舟正好。未生蓮。俱佳。

范純仁倚錫靜眠松下石。煮茶閑試竹間泉。吟榻未移溪上月。醉中長拂野雲迴。長年已覺春如夢。遠客憔悴是家。俱好句也。

劉敞荒田行云。大農棄田避征役。小農挈家就兵籍。良田茫茫少耕者。秋來雨足生荊棘。縣官募兵有奢令。募兵如牽官有慶。從今無復官勸農。還逐漁鹽作亡命。此詩方是大憂。

盤擾集中月夜云。雨霽風自好。秋深天未寒。移床就階下。看月出林端。有酒欲共飲。無琴可獨彈。他時遇良友。此景復求難。閒自清嘉。

又曰。人謂曾子固不能詩。誤也。其凭闌到處臨清泚。開闊終朝對翠微。詩寄落落成孤論。耕稼依依憶舊遊。如此不能詩耶。閱武室云。柳間自詫投壺樂。桑下方安佩犢行。循良又儒將也。

鮮于侁詩曰。一氣斡元造。爲功未嘗煩。羣生自生妄。天地亦何言。堯壓不可增。桔槹不可銷。欲益閒爲損。勞心非自然。不見平陽侯。醇酒聊終年。刺新法甚婉。

詩至慶歷。最且俚俗。文同獨能修飾。起夜來曰。曉憁明綠紗。蜀錦壓春臥。橫憁琥魄冷。驚起新夢破。玲瓏轉條脫。縹緲鬢髻高。軸鑾銀床。時誤君車過。珠玉在瓦礫矣。如百蟲促夜去。一雁領寒起。歸鳥亂飛葉。暮雲凝遠山。暖蟲乖到地。時鳥語多時。又云。萬嶺過雲秋色裏。一峯斜雪夕陽中。惜夫更看新警。記來重注舊題名。梅花云。破萼未深聊敵雪。收香不密任隨風。俱清麗可喜。又有檢書防落燼。下幕恐遺香。海棠云。爲愛香苞照地紅。倚欄終日對芳叢。夜深忽憶高枝好。把酒更來明月中。尤自清越。

子瞻詩。美不勝言。病不勝摘。大率多俊邁而少淵渟。得瑰奇而失鮮愼。多粗豪滑稽草率。又多以文爲詩。然其才古今獨絕。　子瞻與子由不赴商州曰。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倅杭云。南行千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過海云。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如此脅襟。眞天人矣。　公詩本一往無餘。徐州後更恣縱。如賈耘老水閣云。愛酒陶元亮。能詩張志和。青山來水檻。白雨滿漁蓑。濯垢孫丁面。貧低舉案娥。不知何所樂。竟夕獨酣歌。寫曠情蘊藉。　黃州詩尤不俗。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一篇最爲沈痛。雨中看牡丹。依然暮遠斂。亦自惜幽姿。尤有雅人深致。其清空而妙者。如野闊牛羊同雁鶩。天長草樹接雲霄。古琴彈罷風吹座。山閣醒時月照盃。狙公欺病來分栗。水伯知饑爲出魚。林下對霜侵戶月。枕中琴落瀑增泉。俱佳。

子由才氣不如兄。而有醇醲飲人之致。閒適則有遠泛便成終日醉。幽尋不盡數家園。簾中飛絮縈殘夢。戶外啼鶯伴獨吟。風景則有雨餘嶺上雲披絮。石淺溪頭水疊鱗。排遣則有宦遊底處非巢燕。婦計何嫌類沐猴。士師憔悴經三黜。陶令幽憂付一酣。懶將詞賦占鵝臆。頻夢江湖伴蟹螯。慰人則如稱傳北海偏憐客。新作東方苦怨飢。應笑長安居不易。空吟原上草離離。使事則有俛首而尋碑墮淚。習池還指客橫鞭。逃亡已愁依劉表。寒暖應須禮浩然。囊裝已笑分諸子。吏道何勞問辟公。雜詩則有蒼然澗下松。不顧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牽挽千牛力。斲成華屋柱。加以錦衣飾。人心喜相羨。松心終自惜。皆唐人詩也。　北歸頗上書詩。間雜詼諧。涉筆成趣。如九日云。酒慳惭對客。風起任飄冠。賓居云。旋築高牆護。犬稍容楊阮醉暗眠。而大柟詩云。使令殺身起大廈。亦恐衆材無匹敵。且留枝葉擣雲霄。猶得世人長太息。傑然不凡。

昔人評秦少遊詩。如士女步春。終傷婉弱。其文枕星河橫醉後。入簾風絮報春深。眞好姿態。而脣龍背白丞無用。祟虎從人笑未成。却自愧憐。不如介甫之雞蟲得失何須問。鵬鷃逍遙各自知之老手。

晁補之視少游有骨氣。如嵐齋閉疎寒竹日光耿耿。更無司業酒。但有廣文除。人憐出入獨。自喜往還省。時作苦語。詩幽泉没修綆。又視田增弟曰。一從學督牙。世事百色廢。賣牛牯補室。歲晚霜雪至。大有古音。

山谷詩。當取清空平易者。如曲肱偉云。仲蔚蓬蒿宅。宣城詩句中。人賢忘巷陋。境勝失途窮。寒稍滿高巻。更亂剛直胸。假塞勳業外。嘯歌山水重。蟲雞催不起。擁被聽松風。不嬌揉而佳。生平病在好奇。又喜使事。究其所得。實不如楊劉咏奕之湘東一目誠堪死。天下中分尚可持。巧累于理。而霜林收鴨脚。春網薦琴高。以鴨脚對琴高。是取其藥以琴高作鯉。更不可。又落星寺詩云。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上句言山腰寮舍衆多。下句出題外矣。韓謂必是刺顧人。稱鄭稱楊耳。猩猩毛筆云。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勳勞在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爲謝楊朱。雖題曰戲作。而使事天趣洋溢。至接花詩。雍也本犂子。仲由原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大雅掃地矣。吾謂此與好風聖之淸。止可于長排律中。以見句法變換。短排律已不可用。况八句律乎。

放詩偶于太盡才大難。降筆走不守。吾直闖能開闢丸髻偏強海外耳。陳師道以鴻即得宜正字。詩曰。扶老趨嚴召。徐行及聖時。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背著金根誤。事辭乳媼譏。向來憂畏斷。不盡鹿門期。用事切當。

雪詩云。木鳴端自語。鳥起不成飛。不落色相。 九日寄秦覯云。疾風回雨水明霞。沙步叢祠欲暮鴉。九日淸尊欺白髮。十年爲客負黃花。登高懷遠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淮海少年天下士。獨能無地落烏紗。殊有酬巷不改其樂之意。或推後山直接少陵。其五言律誠有相近處。此體猶未盡。何况諸體而可言直接耶。

蘇門六子。文潛尤可喜。海州道中云。渡頭鳴春村徑斜。悠悠小蝶飛豆花。逃屋無人草滿家。壘壘秋蔓懸寒瓜。廣化過雨云。樑樓寺門掩。晚霽何殘滴。相攜下山去。塵靜馬無跡。歸來解鞍眠。新月如破璧。但恐桃花源。回舟已背壁。大是淸麗。七言律尤多秀句。如綠野染成延晝永。亂紅吹盡放春歸。萬頃澤空供雪意。一枝梅笑破冬嚴。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青引嫩苔留鳥篆。綠垂殘葉帶蟲書。歸鳥各尋芳樹去。夕陽微照遠村耕。脫盡置時聚習。又何待挑翠知有備。未營甌豆更無謀。不減滄李。 春日雜書云。昨日爲雨備。今晨乃大風。隨風蓋自備。通夕雪迷空。備一失常計。盡備力難供。因之便不爲。拱手受禍凶。當爲不可壞。任彼萬變攻。蜂尾如金石。何勞計春冬。只須此住。便有餘味。下云此道簡且安。古來家國同。說盡便索然。東坡湖上夜歸云。我飲不盡器。半酣味尤長。籃輿湖上歸。春風吹面涼。行到孤山西。夜色巳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尚記梨花村。時時聞暗香。亦須只此住卽妙。

賀鑄方回工于詞。而詩亦絶勝。如放鶴亭云。萬頃白雲山缺處。一庭黃葉雨來時。秦淮晚泊云。荻浦漁歸初下雁。楓橋市散只啼鴉。漢上屬目云。白雲蒙山頂。淸川山下流。芳洲采香女。薄暮渡歸舟。並帶雙荷

葉。逢迎一障羞。持情不得語。大婦在高樓。皆妙。

晁叔用沖之。无咎弟也。田中行有古趣。又有獵回讀苑秋高夜。飲罷奏臺雪作天。繫馬柳低當戶葉。迎人桃出隔牆花。俊氣可味。

高士徐積仲車詩有唐音。送王濟聖末云。關西夫子雖遲暮。行笑行吟正安步。萬川海上牧羊兒。解說公孫放豚去。磊落有氣度。

唐子西論詩可觀。所作不逮。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警句也。餘語不稱。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亦佳。初到惠州曰。盧橘楊梅乃爾甜。肯容纔謫到眉尖。因行採藥非無得。取足看山未害廉。辨語若爲家一喙。著書不値字三緡。老師補處吾何敢。政爾家風不敢譏。老師謂東坡。補處用彌勒佛事。中聯小有卞致。至湖上之□月坰作哲。好風聖之淸。文海泥犂也。

韓駒子蒼冬日云。北風吹日晝多陰。日暮擁塔黃葉深。倦鵲邊枝翻凍影。飛鴻摩月墮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顧藉微官少年事。病來那復一分心。前寫景。後寫懷。隨句而轉。勸就衰颯。而恬讓之致可掬。 夜泊寧陵詩。雖不高。尚無惡習。款段馬也。曾韓則本非千里才。惟踏影耳。

北宋詩。但非宛陵豫章二派。卽多可喜。如劉敞題牛隱堂曰。一室圖籍自陶冶。三徑蕭蘭俱歲華。定非平恩許侯宅。會是仲長公理家。端居雅不妨屏當。佳處頗常成剛咲。惟我閑身數來往。微慈一泛卽生涯。畫顯此詩亦有宋人槎枒之氣。

韋冠之寄荊南故人曰。餘生自是一扁舟。未害尋詩慰客愁。梅欲飄零齊蘊藉。柳纔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妹無黃犬。入夢江湖有白鷗。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倚仲宣樓。二詩甚有風致。

洪覺範。詩中名家。不當以僧論也。五言古詩。不獨清氣。用筆高老處。如記如畫。近體詩如石臺夜坐云。永與世遺他日志。尙嫌山淺暮年心。凍雲未放僧聰曉。折竹方知夜雪深。上元宿百丈云。夜久雪猿啼岳頂。夢迴明月在梅花。秀骨嶷然。又拾句書幽石。收茶踏亂雲。亦有消致。

李伯紀云。聞說飛蝗起日淮。勢如風雨渡江來。吾家歲事何須慮。只恐人言不是災。得家信作。眞賢宰相也。記夢泛舟術惠開。李綱宗小閣詩俱佳。

汪藻彥章寧川驛云。過眼風光一餉休。坐狂猶得佔名州。雖遭瀧吏嘲韓子。却喜溪神識柳侯。盡日野田行稚稻。有時雲嶠聽鉤輈。會將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秋。俊逸似大蘇。又醉別云。雙槳又乘淸夜去。一樽聊發少年狂。亦瀟洒可喜。胡澹菴乞斬王倫。被竄渡海。詩曰。銀山千疊酒微醒。氣槪如此。

劉屏山朱晦齋詩皆可喜。寄齋謁吳公路。許借論衡。復留一日云。幽獨不自得。觸言款齋廬。殷勤主人意。投轄恐回車。世途早已涉。此去將焉如。惟餘酒錢盡。使我詩腸枯。會合曾幾何。可復自爲疎。更當留一夕。帳中搜異書。送令礦然歸戈陽曰。昔我雲溪居。送子雲溪濆。重□問何時。笑指溪上雲。一別四周星。坐此世事紛。寰顏兩非昔。髮鬢可耘。况逢風樹哀。終日無一忻。子乃水菽憂。南北奔走勤。對床語未終。別意如絲棼。餉夢肯隨子。何當嘆離羣。二詩有長厚之風。又咏芍藥云。誰令玉頰紅成點。如畫痕輕琥珀多。半

詩鈔。屏山絕句云。偶隨沙岸立多時。淡淡烟村日向低。幽事撓人歸不得。一枝梅影漫溪西。評 清絕
似楊誠齋清淡詩。
呂本中居仁有清致。而冬暖率柳州開元寺夏雨云。風雨蕭蕭似晚秋。鴉歸門掩伴僧幽。雲深不見千巖
秀。水漲初聞萬壑流。鐘喚夢回空悵望。人傳書至竟沈浮。虎頭燕頷非吾相。莫羨班超拜列侯。西歸舟中
懷人曰。一堠一堠路旁堠。作有作無天際星。鳳囊入船侵敗衲。疾風吹水擁枯萍。山林何謝誰方駕。詩話
曾劉可乞書。酒盞茶甌俱不厭。爲公醉倒爲公醒。翻度喧譏。終有餘韻之恨。皆韓子蒼沈鰲。
事萬病于僞。歐梅之矯健楊。未畫爲詩害也。介歐任其秀冶。梅率其清溫。原自名家。惟是筆力不高。飾爲
勁悍。流于粗鄙。而惡聲出矣。得直好奇。愈喜使氣。實際效健楊。而變其音節。致多矯揉詰屈。不能自然。
然氣清味冽。胸中亦自有權衡。故佳篇尚多。子蒼逸韻天生。疎率自喜。轉覺天趣有餘。結構不足。雖淵源
豫章。實與魯直相背。
曾幾茶山。天性粗劣。又崇豫章之粗率。惜得諸公之惡境而效之。故皆燥燥之音。集中惟月詩之明時誤
費銀河洗。缺處應須玉斧修。爲最。嚮而雪詩之一夜紙窗明似月。多年布被冷如冰。豈曰詩耶。一幣登壇。
詩宣揚鐸。自後論詩者日多。害詩也日甚。至江湖詩出。而此道遂淪長夜。大率宋詩三變。一變爲傖父。再
變爲魑魅。三變爲羣丐乞食之聲。中州集中高者秀雅。卑者亦不至鄙俚。一時惡氣。鍾集于東南。國之不
靜。先見于筆墨耶。
渭南宋詩。務取短中之長。一聯一句亦收之。首尾求全。幾無詩矣。陳與義簡齋詩。以趣勝。而受病于此。後
氣終不可掩。如雨晴詩。牆頭語鵲衣猶濕。樓外殘雷氣未平。江漲云。舟兒并翻孤日去。西津橫捲半天流。
送瑪安令云。衣冠蹉蹉相逢處。草木蕭蕭未變時。聚散同爲一枕夢。悲歡各誦十年詩。山林有約吾當去。
天地無情子亦饑。滿眼格調。猶入情。　陳淵幾叟。勝于簡齋。嚴陵釣臺云。溪山有底好。道與貧士欲。政
論生不候。但喜夢非傑。常節縱朝步。初日穿林麓。西風扶雨腋。一舉千里鶴。意氣不凡。下語新警。
周必大益公。氣骨不高。微有淹雅之度。如咏園云。迴環自斷三三逕。頃刻齊開七七花。有自然之致。評 精
煉句乃道得無情。　益公每舉歐陽鉄警句示人。其有韻能者。有風色似傳花信到。夕陽微放柳梢晴。餘
卻塞閡。
詩若字字牽入道理。則一厄也。還元晦詩。惟取多興趣者。如偶憶江頭幾樹梅。杖藜行繞去還來。前時雪
壓無尋處。昨夜月明依舊開。評 後聯有唐意。首聯宋氣重。　咏雪云。不隨其樹猶含凍。翻笑楊花許耐
寒。甚妙。
道學詩亦有佳句。如徐崇父毅齋卽事云。青色上侵閑坐處。鳥聲來和獨吟時。林應齋送縣丞云。松廳眞
笑無公事。道縣常能致俊流。呂東萊云。還欲卜居從釣叟。乘楊缺處竹門開。
陳傳良止齋寄陳同甫曰。古來才大難爲用。納納乾坤著幾人。但把雞豚宴同社。莫將鵝鴨惱比鄰。上句
鄙口之失德。乾餱以愆之意。今觀此兩句。可見俗情淺處。恩怨本無大故。而毀譽由之。同甫屢經患難。故

以爲戒。下云世非文字將焉託。身與兒孫竟孰親。一將解紛吾豈敢。祇應行道亦酸辛。可爲淚下。冬夜感
懷云。已覺二毛嗔鏡問。可堪一飯患兒多。眞成眞語。又有詩云。珪璧黼黻藉山龍。飾衣裳。不聞遂古初。而
興自虞唐。毀車崇騎射。隸作篆籀藏。至今人便之。棄亦忽以亡。又曰。累牘以爲獄。班荊以爲傲。交際貴如
此。勿使至齊鄙。則皆怪小雅。鹿鳴至魚麗。賓主禮百拜。六經似支離。眞僞古道之不復也。次韻反騷。令入
自愧。意眞語亦雅。
宋人樂府尤遜。葉適水心白紵詞曰。有美人兮來獨處。陟彼南山兮伐遂紵。挑燈細緝抽苦心。冰花纖成
雙鸞綵。不覺絕技無人學。只愁不堪嫁時著。鄭僑吳札兮悠悠。爭看買笑錦纏頭。歎知音難得。又不忍決
絕。綽約婉轉。無限風流。評 謂此僅望見張王耳。在宋已成絕作。
劉宰猛虎行云。市有虎。毋妄言。當關虎士森戈鋋。市上一呼人蹴肩。虎雖猛。那得前。市有虎。言非妄。君不
見左邊蹶。天下壯。斧斤聲斷林藪空。猛虎逍遙恣來往。食人肉。飲人血。沈痛精怨那可說。凝香堂上紫煙
浮。風流太守髮長憂。一朝下令開信賞。藉皮枕骨彌山邱。虎已滅。人患絕。夜永猶聞泣幽咽。泰山之側如
可居。子後夫前甘死別。漫塘倡。西疇和之。
晚宋人詩。有極佳而名不彰者。如吳龍翰詩云。妾心江岸石。千古無變更。郎心江上水。倏忽風波生。又云。
鑿鋭復鑿鋭。欲歌雙淚橫。寶刀重如命。命如鴻毛輕。二詩有古樂府意。
洪适之青青河畔草。英英籬邊菊。雅勝當壚女。濯濯手如玉。淵淵錦中意。粲粲未盈幅。素砧天一涯。刀頭
謾行卜。卻憶新眉。誰教遠山綠。又迢迢牽牛星。奕奕停梭女。尋盟織誓得。繾綣情邊濃。揹。欣濤未斯須。別
愁眉已度。黃月不我留。殘機忍重顧。翻羨巫山雲。朝朝楚王遇。深情秀致。全在結語弄姿。寫出無聊之態。
比擬漢人。在宋甚少。
裘萬頃元量雨後云。秋事雨已畢。秋容晴爲妍。新香浮罷稏。餘潤溢潺湲。機杼蛩聲裏。犂鋤鷺影邊。吾生
一何幸。田里又豐年。出門云。出門復出門。吾行竟安之。舊書北牖下。翻閱聊自怡。有懷千載人。掩卷退歎
歎。采采首陽薇。戀戀商山芝。一衰或終身。欣然釣江湄。斯人不可作。古道日式微。自前稻粱謀。鳧雁方齊
飛。青田寂無香。歲晚將疇依。惆勿出門去。塵埃染人衣。元量生于趙宋。略不沾其聲習。可敬也。其雪詩尤
見義烈之概。
陳與義後。詩推范陸尤楊。尤袤延之海棠詩。曉妝無力臙脂重。春睡方甜酒暈深。又苦雨詩。十年江國水如
法。怕見三秋雨作霖。可念田家妨卒歲。須煩風伯爲屏陰。禾頭昨夜雙生耳。木偶何時卻守心。天盈下是大守靈心
兀坐寒窗詩作祟。寒蛩鳴咽伴愁吟。
楊誠齋萬里論詩最多妙語。自作則落粗豪一路。其送邱宗卿帥蜀作最有名云。諭蜀宣威百萬兵。不須
號令自精明。酒兼勿律天西極。鼓臥蓮蓬雪外城。二月海棠傾國色。五更杜宇說鄉情。少陵山谷千年恨。
不遇邱遲眼爲青。評 曰。次聯似征光出塞。後半氣不稱前半。其傾國處用亦佳。杜宇句弄姿好。二物皆蜀
有也。又其夜半詩。荒城日短溪山靜。野寺人稀鸛雀鳴。亦好。一選宋詩。不可繩以古法。但汰其已甚者而

已。吾于北宋愛子口。書謂不言介甫。尊之也。

南宋愛范成大。至能代人贈別云。一曲悲歌水倒流。尊前何計緩千憂。事如夢斷無尋處。人似春歸挽不留。草色粘天鶗鴂恨。雨聲連曉鷓鴣愁。迢迢檣補帆飛去。今夜新晴獨倚樓。南徐道中曰。半生行路與心違。又逐孤帆劈浪飛。吳岫擁雲迷望眼。楚江浮月冷征衣。長歌悲似垂垂淚。短夢紛如草草歸。若使一廛供閉戶。肯將奇崔易柴扉。入秭歸界有云。幽禽不見但聞語。野草無名總看花。鄂州絕句云。却笑鱸江垂釣手。武昌魚好便淹留。用孫吳謠語能變化。舟渡胥口曰。古來此地快蓬心。天邊明湖月照臨。一雁雲平時隱現。兩山波動對浮沈。衰顏都共荻花老。醉面不如楓葉深。嚮戶釣徒來問訊。去年盟在肯重尋。又有月從雪後皆奇夜。天向梅邊別有春。鷗鷺相安無可笑。熊魚自古不能兼。俱有新趣。絕句則袁州道中云。松林斷處前山缺。又見南湖數十峯。冬日雜興云。霜風捲盡千林葉。閑倚筇枝數鶴巢。皆秀淡可喜。

余初讀務觀詩于瀛奎律髓選宋詩中。覺得洋洋盈耳。因極賞之。及閱劍南集。前言頓減。大抵才具無多。意境不遠。善寫眼前景物。音節琅然。篇中必有一聯致語。慈翠欲滴。間出新脆語。如二月海棠。妖豔撩人。亦時有激昂之語。惟七律有之。因節取數篇于後。長篇惟題少陵遺像敘事如見。江樓醉中云。天上但聞星主酒。人間寧有地埋憂。務觀爲石湖幕府。在局六年。以得縱恣。及守嚴陵。思舊述懷云。桐君故隱兩經秋。小院孤燈夜夜愁。名酒過于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荊州。溪山勝處身難到。風月佳時事不休。安得連甍東載釀。金樽重作浣花遊。此猶子美之思嚴武也。後寓歎曰。貂蟬未必出兜牟。要是吾儕已下韝。彭澤竟歸猶爲酒。輕車已老豈須侯。千年精衛心平海。三日於菟氣食牛。會與高人期物外。麻崖銅狄灞陵秋。此嘗有後進妄生長短。如韓有平在夷門也。曾贊有云。天下不知誰竟是。古來惟有醉差賢。過堂未悟鎚嘗驟。脫桂誰知璧偶全。清興有云。倚鏡蠶遲先威佛。那計幸毗不作公。放翁非時有志經世。故感慨云。滿晚猶思事桉尉。當時那信老耕桑。久歷世途。故有此身幸已免虎口。有手但能持蟹螯。生來不啜猩猩酒。老去那營燕燕巢之句。　天啟崇禎中。忽尚宋詩。實未知宋人三百年本末。止見一陸放翁。而放翁佳處亦未能見。止取其詩之易解。學之易成。遂無體格。不復煉精思。但于中聯作弄姿語。起結草草。直爲俳諧。使放翁有靈。能無稱屈。

永嘉四靈。趙紫芝爲勝。佳句有輔翩易行。撫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又云。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如毛。仍出酸語。故爲嚴羽所輕。又有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雲。池成逢夜雨。雁壞出秋山。其延籍觀之鶴毛兼葉下。井氣與雲同。井爲藏丹之所。此言丹氣也。妙甚。翁卷遜。趙師秀。佳句。有閒燈妨遠夢。秋雨亂愁吟。二徐最劣。靈暉不及靈淵。徐照瀑布云。千年流不盡。六月地常寒。甚佳。結云人言深碧處。常有老龍蟠。饒態仍見。徐璣佳句。月生林欲曉。雨過夏如秋。

讀嚴滄浪詩于宋人中。如諸于編釧中見司隸將吏。古詩亦用功于太白。但力不逮耳。五言律有沈鬱岑嘉州之遺風。七言律于高適李頎尤深。惟樂府不入古。但得之唐人耳。其送客絕句云。川程極目鬱空波。送爾歸舟奈別何。南國音書須早寄。江湖春雁已無多。極似唐人。　滄浪精于紀律。吾終推介甫于宋

人爲第一。猶五祖令學人皆稱神秀偈。而衣鉢自付慧能耳。

豫章派最多惡習。蕭彥毓梅坡。雖有西昌有客事南昌之號。然似超出。其西湖雜咏曰。花心亭上坐。滿眼似湖光。只爲使幽趣。能來倚夕陽。水邊春寺靜。柳下小舟藏。不待清明近。鶯花已自忙。雖淺不惡。

趙蕃昌父論詩。外祖曾呂嘗云若欲波瀾闊。規模須放宏。端由吾養氣。匪自歷階升。如此宏闊。有何足取。佳句有紅葉連村雨。黃花獨徑秋。詩窮真得瘦。酒薄不禁愁。正自推類同病。對此堪吟咏。類寒蛩潭水解令胡唐春。夕英何補屈原飢。

敖陶孫詩評。特妙于語言。其詩惟傳哭趙忠定公中聯云。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甚偉。而起云左手旋乾右轉坤。末云休說渠家永世孫。可惜。

楊用修稱劉後村李夫人招魂歌。趙昭儀春浴行。東阿王紀夢行。然備西崑體之似耳。他篇粗鹵甚多。佳句如挽陳師復云。闕下舉幡空太學。路旁攀檻臥遺民。自題小室云。閣上大夫投欲死。魏間吏部醉方酣。又喜延明月常開戶。貪看青山懶下樓。

江湖詩非無一二佳句。但全篇酸郎。如韓无咎南澗紅梅云。越女謾誇天下白。壽陽還作醉時妝。其子淲泉寒食云。吹盡海棠無步障。開成山柳有堆綿。俱佳。戴式之無行之尤者。亦有佳句。如尋梅云。蜂黃塗額半含藥。鶴膝翹空碎著花。鶴膝言枝。蜂黃言蕊也。結云此是尋梅端的處。折來須付與詩家。打油艇教。如華丐唱歌非無飢餒。無奈通身是丐何。至其夜涼風動竹。人靜月當樓。雁影參差半江月。雞聲咿喔數家村。千江月色分人醉。半夜梅花入夢香。白石岡頭聞杜宇。對他人甚亦沾巾。却妙。

王鐵生宋末。亦法曹姚溪村云。山路隨村轉。溪晴踏軟沙。斜陽漁晒網。疎竹露人家。行盤上枯岸。飢禽銜落花。老翁分石坐。閒話到桑麻。又有晴雲漲崖瀑。春雪雜曉烟。敲門僧踏梅花片。入夜猿啼楓樹霜。

文信公不以詩重。而公實能詩。雲端云。半空天矯起層臺。人道劉安車馬來。山上自晴山下雨。倚欄平立看風雷。有履險如夷之概。又人皆有喜柴三仕。吾尚無文送五窮。酬菊醉餘披草坐。探梅吟罷帶花回。佳句也。

詩壞而宋衰。宋亡而詩道反振。林景熙詩曰。偶池納天影。種竹引秋聲。日斜禽影亂。水落樹根懸。香飄苔徑花誰惜。影落寒泉鶴自看。老愛歸田追靖節。狂思入海問安期。荒草堂深衣屨寄。桃花觀冷酒重攜。僧閒自與雲來往。鶴老應知城是非。何讓唐人。咏秦本紀尤佳。瑯琊臺上晚雲平。虎視眈眈隘八紘。萬里不知人半死。三山空覓草長生。兆來鬼璧沙邱近。威動神鞭海石輕。書外有書焚不得。一編圯上漢功名。又夢迴荒館月籠秋。何處砧聲喚客愁。深夜無風蓮葉響。水寒更有未眠鷗。

謝唐義士滑父涇詩。令人泣下。如鳳去只餘韶樂在。雁來還有帛書無。江南 頻歲建杓移北斗。何人持節救東甌。從嶺 大旗嚨斷雲藏闕。水陣周遭虫壓城。從海 島上有人悲義士。水邊無處問君王。山崖 字字酸辛。不獨多悵詩也。

謝翱皋羽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酷似之矣。文亦似詩。得寒瘦

之妙。又曰。歐梅惡西崑使事。力欲矯之。夫俗題不得雅事。點染何以成文。但不可排砌如類書耳。

又曰。宋人好用心于無用之地。如山谷之以喚起催歸爲二鳥名。東坡之用玉樓銀海于雪詩是也。

又曰。詩中使事如使材。在能者之善用耳。

又曰。詩嫌于盡。

又曰。嫌于落險僻。即不雅而可惜。

又曰。作詩不必拘拘字句。然字不工即害句。句不工即害篇。

圍爐詩話卷之六

諸英俊以陳臥子所選明詩畀余曰。丈丈高論。請於此指其實焉。喬答之曰。明初之詩。尙自平秀。宏治以後。化爲異物。不可謂之詩矣。獻吉立朝大節。一代偉人。而詩才之雄壯。明代亦推爲第一。其詩之深入唐人閫奧者。安敢沒之。如臥病一春違報主。所驚千里伴遷鄉。上句言坐獄。即退之琴操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意也。下句言人情寥落。即楚詞波濤以來迎。魚鱗以媵余。義山歸去橫塘曉。華星送寶鞍之意也。使獻吉平心易氣。全集皆然。余安敢不推爲唐人。奉爲盟主。惟其粗心驕氣。不肯深究詩理。稱託少陵氣岸以壓人。遂開宏嘉惡習。李于鱗之才。遠下獻吉。煽而和之。元美又極推重。遂使二李並稱。瞎盛唐之流毒。深入人心。不求詩意。惟求好句。不學二李。無非二李。今欲發明三唐詩道。推爲禍首。則余所極敬慕之偉人。口誅筆伐。不敢恕矣。蓋獻吉本非有得於杜詩而爲之也。自負其才。不得入翰林。致怨於李賓之。見其詩句平淺。故倚少陵而作高大強硬之語以反之。于鱗成進士後。有意于詩。與其友請教于謝茂秦。茂秦在明人中錚錚。而未有見于唐人者也。教以取唐詩百十篇。日夜咏讀。做其聲光以造句。于鱗從之。再起何李之死灰。成七才子一路。臥子此選。即七才子之遺調也。

唐明詩相去天壤。今舉唐之最下者。與明之最高者較之。品位自見。許渾詩。當時謂爲不如不做者也。今又於渾詩中舉最死實者。如趙衛將軍廟云。武牢關下護龍旗。挾槊彎弓馬上飛。漢業未興王霸在。秦軍

纔散魯連歸。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溝挂鐵衣。欲奠忠魂何處問。葦花楓葉雨霏霏。首聯言戰功。次聯言高蹈。三聯言墳廟。四聯以情景結之。題中之意自足。措詞無一字虛設。但許詩俱無遺神。故當時不重之耳。明初咏白燕者紛然。推袁凱第一。稱爲袁白燕。起句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失之于泛。燕亦可用。次聯云。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尙未歸。二語是襯。第三聯應縱。而曰柳絮池塘春入夢。梨花庭院雨沾衣。與次聯輕重無別。如時文之後比。亦貿做如中比也。唐人之中二聯無虛實者。必第七句轉。末句收。凱不知此法。其末聯云。趙家姊妹多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語泛與起同。八句中起結是燕。非白燕。第三聯重出。止有兩句是白燕。比衛將軍廟詩如何。使凱學識大進。重作此題。于白燕上一絲不漏。只可比崔珏鴛鴦。鄭谷鷓鴣死句。未是晉唐病馬活句。以無袁凱在其中。凱也非詩也。詩須有爲而作。非自託。則寄慨寄規。正德間有妓女咏骰子者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污。拋擲到如今。字字切題。而又字字寄慨。有此妓在詩中。豈如袁凱詩止有二句畫白燕乎。凱詩雖非合作。而猶清新。宏嘉陳濁者當斗凱以學畫。凱乃拜此妓以學詩。

明人見識力量。只到得許渾而止。未見晚唐好詩。何況盛唐。空同最膾炙人口者。朱仙鎭詩。與許渾衛將軍廟詩何異。豈有纖微深意遠神。而以盛唐自許耶。

于鱗詩删去宋人。而以明人直接盛唐人。今有范氏所選歷代詩亦然。余謂宏嘉習氣。流注人心。即此可驗。

獻吉高聲大氣。于鱗絢爛鏗鏘。遇凑手題。則能作殼硬浮華之語。以震眩無識。題不凑手。便如優人扮生旦。滿身披綺紗袍子。口唱大江東去。爲□□所鄙笑。由其但學盛唐皮毛。全不知詩故也。

徒手入市。而欲百物爲我有。不得不出于竊。瞎盛唐之謂也。禍國者在前。後人又竊其鉤。

二李于唐詩之意在言外。宋文之法度謹嚴。實無所見。故其文則蔑韓歐而學史漢。其詩則蔑韋柳而學盛唐。故言古文亡于昌黎。不讀大歷以後一字。譏者云。吾窮究三十年。方知識羞。後之智人稱之曰。好箇識羞二字。彼既自以爲能見韓歐韋柳。無史漢盛唐字句。故出此言。總爲無三十年參究苦心耳。元美于文章以震川爲便。晚知自傷。餘三公沒齒不覺。夫韓歐韋柳。才豈下于四公。班馬盛唐。寧不效學。得其神者不學其形也。子受體于父。而四肢五官。不能盡似。子既自成人身。自有引業滿業故也。若摶土刻木以肖其人。無一不肖。本非人身故也。豈可以土木之肖者爲子。而毀以爲嗣續也哉。昌黎學子長而不似子長。永叔學昌黎而不似昌黎。以其能取法乎古人。而自有見識學問也。詩文在神理不在字句。古學如飲食。俗學如糞穢。飲食粗糲不妨。惟著少少糞溺。全席俱棄。

臥子氣岸。其學詩也。纔知平仄。即齊肩于李杜高岑。不須進第二步。其作詩也。凡題皆是早朝秋興。更不曾有別題。其論詩也。一出語便接踵于西河鍾嶸。更不慮他人有不率行者。不意學問中有如是便易事也。

所謂才子者。須是王子安。弱冠之年。學問文章。如江如海。乃可稱之。滕王閣序之王將軍之武庫。古今推

鱗升菴知是王伴辨釋迦佛成道記，實串釋典，高僧爲之注釋，受年非多，不知何以能賢明之才子。披茅連茹，只可其黨自稱耳。年至四十，須作學者，若稱才子，是四十而稱娘子，亂廷所以取譏也。前七才子者，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吳郡徐禎卿、儀封王廷相、濟南邊貢。

復古須是陳拾遺之詩，韓退之之文，乃足當之。獻吉拇刻盛唐，元美掃剝班馬，妄稱復古，遺禍無窮。

余之深恨二李也有故。天啟癸亥年，始十三，自不知揣量，妄意學詩，得何人所刻盛明詩選，陳朽穢惡之物，雅無知見，甚竊綺麗，竟以盛明直接盛唐，視大歷如無有，何況兩宋。自居千古人物，李杜高岑，乃其俗友，爲息佛害者十年。癸酉冬讀唐人全集，乃知詩道不然，返觀盛明詩選，無不嘔吐其外，妝飾其中。自所作詩與平日言論，如醉後失禮于人，醒時思之，慚汗無地。吳地有秋根之名，謂本無所知，能而自以爲是知此能者也。如吳詩者，秋根何辭。年七八十，一句不辨，始謀不感致之也。曾爲諭子偏憐客，是以不爲醜態而極陳之。　辛未壬申，余于歐蘇稍有一隙之明矣，猶謂明人文不合宋，詩不違唐，亦年始知其謬。邪說之易于惑人，下愚之難于改步如此。

宋犢文北行詩曰：鴻雁自南人自北，一時來往月明中。懷鄉之意，不言自見，唐人句也。臥子過陳徽君故居詩，有曰：白楊漫指東西路，叢桂空留大小山。通篇清婉，不讓唐人。李舒章云：青熒隨意入，不借有相思。清新俊逸，竟是崔國輔語。此還慢世，彝舉二李之醜態，以警逐臭者耳。其贊美語，乃是海說公案機輪轉處。作者猶迷，人勿被三君換却眼珠也。

鄭善甫田詩，稍傷筆重，而力厚思深，有由心語，可觀者多。在明初可稱作手。楊孟載詩，可比曼庄，工力細密，高季迪才情俱工，七律有數十篇可觀。王伯安胸襟好，七律得子美骨，有數十篇可觀，而此中收之甚少。以其不合於盛唐皮毛耳。乘不合皮毛之清新，而取合皮毛之陳腐，其貽害於鄉里後來者大矣。嘉定以襄川故文章有唐叔達諸公，常熟以□□，故士人學問，都有根本，鄉先達之關係，顧不重哉。

丙申丁酉，余在都中，與臥子高足張青瑀相晨夕，熟聞此集中議論，積久難忍，因謂之曰：王文肅公之紀綱，有阿五阿七，阿五之廝養曰：我天下第四人也。聞者驚叩其故，曰：第一朝廷，第二老爺，第三我阿爹，第四豈容多讓。少陵第一，空同第二，臥子第三，第四更無他人也。又嘗語之曰：君須猶生大黃一斤，瀉去腹中陳臥子，始有語話分。渠大不懌而無以復也。青瑀又云：臥子爲紹興推官時，巡按某問以明朝文人孰爲大家，對曰：弇州。各體俱備，又問以後爲誰，答曰：某甲。余謂之曰：四部稿如夏月大庖，穢氣逆鼻，艾千子之言最爲忠告。君何以不勸使深心細讀耶，又不懌。寒聞才數，明眼猶在，必不蠢如青瑀作第四人也。

宏嘉詩文爲錢□□、艾千子所抨擊，醜態畢露矣。以彼家門徑易知易行，便於應酬，而又冒班馬盛唐之名，所以歷仆歷起。

于鱗甜邪，俗軒惑人更甚。獻吉凡外蹊中乾者，皆其習氣所誤也。

鱗川之文，明人之最善者也。猶當讀之一過，以知其造詣比古人如何，而已既有暇日，何不深讀唐宋人之文章耶。漢魏六朝三唐之詩，如連山大海，而切切然于宏嘉之詩，絕不可解。

全唐詩何可勝計，于鱗抽取幾篇以爲唐詩盡於此矣，何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而盜擇升斗以爲盡王家之富。精哉，唐人之詩，所失雖多，所收自好。臥子選明詩，亦每人一二篇，非獨學于鱗，乃是惟取高聲大氣，重綠濃紅，似乎二李者也。明人之詩不工，所取皆陳濁膚殺無味之物，若牧齋列朝詩早出，此選試不發刻耳。生長三家村，見百金者以爲崇世人，驟城而知爲不然，況入通都大邑乎。斤斤二李，蓋不見唐詩耳。不服者曰：雖道唐詩，彼不曾見。答曰：幾曾見來，有現證在。李天中論途左選此者作送行詩曰：錯嶺金州道路難，其徒絕嘆爲盛唐。余曰：易銅以鐵，則更勁，易珠以金，則更煉，何患不盛唐。張謂此詩首聯云：銅柱珠崖道路難，伏波橫海舊登壇，言險遠而須也。次聯云：越人自貢珊瑚樹，漢使何勞解豸冠，譏求金求取珍貨也。三聯云：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恐海途又愛友也。結云：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諷貴貨勞民也。其後竟有中官呂太乙收珠阻亂之事，少陵詩亦曾及之，謂詩深廣有關係如是。今乃截取一句，換字以爲盛唐，呵呵。讀書須眼光透過紙背，勿在紙面浮去。　此中物如銅錫鋼鐵，京師新開店面者，以爲闤市聚人之用。

人有問作詩之法者，仲默指堦下花曰：色而已矣。其本領可知。仲默設色之善者，宛似唐人，以意求之，方知其僞。獻吉病氣，元美又做，如對僞父，路旁語臭觸鼻。

獻吉亦知詩妙處在有言外之意，求工於字句，心勞日拙，而所作反是元美之體態，唯佳氣長浮伏外峯爲泛亦然。

嚴有冷鍊於成刀後細密加鍛也。精鍊得此，愈見堅利，毛鍊則破碎矣。注釋詩文之冷鍊也。有意則精彩倍加，無意則破碎不堪矣。請以此中所都而不收之體諭遇侯城里詩與所收之驚心動魄之李獻吉秋望詩，並注而同論之。侯城里乃方正學之故里，成祖之待建文忠臣，從古所未有爲之臣者，既不可明言，而正學之謀誅不無可議。事既至此，又不忍深咎，此其立言之難也。詩曰：荷與衡雨過侯城，俯仰令人感慨生。黃鳥叫人空百囀，清猿啼淚只三聲。能融景入情矣。又曰：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當時豈無寄蓍匿，而方不容於盛者，名爲之也，盛名虛名也。方固正人，而非文禮范蠡謀國之才，大鬮拔之以付建文，遂柄國政，又爲遠術所惑，成祖必欲屈而用之，以致言語抗激，而成十族大禍，是難居也。誅宜之濫及于朋友門人，郡邑爲之蕭索，然帝王與匹夫言語爭勝，淫刑至此，大喪君德。故託之正學神魂所不忍見，則貽禍于親戚朋友之過，自在其中，而成祖之過舉亦自見。故結云：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淨于當時未有詩名，而情深詞婉，有如此。選者以其無高聲大氣，重綠濃紅，目如不見也。獻吉秋望詩曰：黃河水繞漢宮牆。而繞牆近之宮也，是漢何宮，此子宮興，下文不合，謂以古比今，則明無離宮，牆字本趁韻，而迷嫵實甚。又云：河上秋風鴈幾行，在蘭州及榆林羅魏可，餘處則爲膚話，篇中無處可據也。又云：客子過濠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刺避敵也，在大同則濠字不落空，其城沿邊有濠，有地網，餘處則濠字落空淺數矣。又云：黃塵古渡迷飛輓，渡須有水，是設何處。又云：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爲黑月，望爲白月，言時非言月也。彼見白月二字新鮮，于明月即賓用之，不知出處意義也。月體如玉，何可言

橫。月光留地。橫又不可。還者謂此詩驚心動魄。當是以文理全無。故如是耳。如次聯意。結當用唐休璟張仁愿有邊功者。而曰開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汾陽有破賊功。無邊功。其便橋之事。乃和戎非戰功也。若指郭登。上文又無土木事意。直是湊字湊句。見韻即趁。一經注釋。百雜碎耳。其秋懷詩曰。慶陽亦是先王地。門對東山不留墳。白豹寨頭惟皎月。野狐山北盡黃雲。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馬羣。回首可憐鼙鼓急。祇今誰是郭將軍。若在趙元昊時。可以先王地寄慨。宏治時何故說此。非作地志。不定方向。何故言門對東山不留墳。且其城只有一門矣。宋楊蟠金山詩曰。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遠勝於此。王平甫猶曰。莊宅牙人語。解量四至。見此當何如耶。首句已出慶陽。次聯又用白豹寨。野狐山。重複無意。惟皎月。盡黃雲。言無民物也。第三聯却云收禾黍。散馬羣。則又有民物矣。任手寫去。覺不思量。此聯隔斷。遂致結意與次聯不相接。其二云。宣宗玉殿空山裏。野寺霜黃鎖碧梧。不見虎賁移大內。尙聞龍舸戲西湖。芙蓉斷絕秋江冷。環珮淒涼夜月孤。辛苦闕義三相國。十年垂拱一愁無。明無離宮。西山梵宇。乃內侍倚豎旨爲之。何以言宣宗玉殿。虎賁龍舸屬對精工。名下無虛。而移大內。戲西湖。是何事何意。二句與空山玉殿有何關涉。燕地何以有江。此句抄魚龍寂寞秋江冷。而換四字。下句抄環珮空歸月夜魂。而換三字。倒一字也。人臣安得以高緯比宣宗。由北地大梁竟無北齊書也。第三首曰。苑西遼后洗妝樓。監外芳湖靜不流。如此起手。與子美淸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同法。而獻吉續以亂世君臣何也。又曰。松柏深愁似陵廟。不似宮苑矣。秋興之雕闌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皆無人也。此竊

之曰雕欄玉柱留天女。意者用結妝事以寓刺亦可。而又竊之曰錦石秋花隱御舟。則賦實事矣。是何意耶。結曰萬古中華還此地。我皇親爲掃神州。是收上文何意。莫非滿紙散錢。

明詩之爲異物。於敍景最爲顯著。詩以身經目見者爲景。故情得融之爲一。若敍景過於遠大。卽與情不關。惟登臨形勝不同耳。獻吉桂殿詩曰。桑干斜映千門月。桑干水自大同而來。相去甚遠。何以映宮門之月。又云。碣石長吹萬里風。幷無千門字面可用之川廣寰實矣。其壽太師宅飲別云。燕地雪霜連海嶠。漢家簫鼓動長安。大且遠矣。與當時情事何涉。雖有哀樂之情。融化不得。豈非如牛頭阿旁異物耶。

獻吉潼關詩曰。咸東天險設重關。閃日旌旗虎豹閑。陸地黃河呑渭水。炎天白雪壓秦山。舊京想像千官入。餘愼遼遙六國還。滿眼無非秦舊者。寄言關吏莫嗔顏。函谷關在漢武時。楊僕移之而東。蓋於新安去舊地三百里。仍名函谷關。獻帝建安四年之前。仍移置於舊關之西二十里。始名潼關。東西二關。互爲興廢。何以曰重關耶。炎天太熱無霜。或者別有出處乎。白雪言歌則無謂。言雪則剩白字。亦不敢測。秦山者。終南深處也。與潼關無涉。宮門乃可用千官。與關門無涉。惟第六句用過秦論有根本。眞是才子大家。結用秦舊。疑是與其侶公車出關之作。夫事可寄意者甚多。何至用此耶。總爲胸中不曾立得一意。五十六字。曾爲唐字面。在筆端亂跳。勉強押韻捏捻。潑在紙上而已。宋人卽不然。胡宿詩曰。天開函谷壯關中。萬古舊塵向此空。言其扼要也。望氣已能知老子。棄繻何不識終童。或者讓守關人乎。漫持白水先生讖。未抵鳴雞下客功。二聯用四人。點鬼簿宜避。符命已歸如掌地。一丸曾悞隗王東。收上文不住。未爲合作。比獻

吉爲有頭緒矣。明人不成詩。以不知題意當如何立。宋人無高致。以其惟盡去却題目也。唐人更不然。崔顥題潼關樓云。客行逢雨霽。歇馬上津樓。山勢雄三輔。關門扼九州。川從陝路去。河遶華陰流。向晚登臨處。風煙萬里愁。氣度視宋明人如何。

空同朱仙鎭詩結處獨承第三句。何也。野泊而曰水立黃龍闕。景耶情耶。豈非牛頭阿旁之異物耶。獻吉亦有發方故啟流官路。漢史終收痛哭書。何故不盡如此造句耶。平凉詩。朝踏王踞也。前後都無照應。何也。

唐人王貞白太液池詩。此波涵帝澤。以波與澤犯而改爲中。獻吉之深夜悲歌泣孝宗。好句也。却悲泣相犯而不知。心粗故也。心粗者無一事有成。

仲默戲效義山云。班女愁來賦興歲。戲效者。不屑之詞也。義山詩如是乎。呵呵。

仲默不作豪態。不甚可厭。雜比獻吉稍輕秀。最宜今日應酬。

敎職彭民望落魄不遇。李賓之贈以詩云。斫地高歌興未闌。歸來長鋏尙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此詩細密。獻吉必不能辦。何以妄輕賓之。山谷官葉縣。有詩云。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難。介甫見之。以爲非奔走俗吏。除北京敎授。獻吉于鱗之橫行。總由居上位者無目爾。

于鱗入覲。賀建儲云。伏謁不違顏咫尺。十年西省愧爲郞。此二句有意可誦。不同他篇。明朝萬禍。成於冊立之緩。詩若爲此事。假不早諫。則少陵也。若以皆不在翰林。不得近君。至外轉人覲。得見天顏。則淺矣。然非集盛唐字以成句者也。

句中虛字多則薄弱。實字多則窒塞。猶是皮毛之論。子美之數囘細寫愁仍破。萬點勻圓訝許同。不見薄弱。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靑春深。不見窒塞。有意故也。于鱗之河堤使者大司空。上客相如漢大夫。東方千騎古諸侯。仙郞起草漢明光。群刑萬里越王臺。有何意味。是飽啖棗栗。窒塞欲死者之語也。

于鱗惟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是佳句。而元人已有衍河通瓠子。新浪漲桃花矣。

懷泰山乃夢遊天姥之類。非遊也。于鱗乃曰。河流晚挂天門樹。海色秋高日觀峯。金篋何人探漢策。白雲千載護秦封。直是遊泰山矣。且四句全無意思。

于鱗倣漢人樂府。爲□□所攻者。直是笑具。

于鱗送之任慶陽者曰。大漠淸秋迷隴樹。黃河日落見層城。十四字中耆作六截。大漠在塞外數千里。隴山在慶陽南千里。何以大漠淸秋迷得隴山之樹。慶陽城去黃河東西北三面皆千里。何以黃河日落得見慶陽之城。文理通乎。縱令沙漠之淸秋。得迷隴山之樹。黃河之落日。得見慶陽之城。與別情何涉。王右丞送高達夫送別七律具在。豈曾如此。蓋至不才。代筆送別。詭遇之談。亦不如是。至于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斂大王風。吳門謁好大者題其銘旌曰。申相國壻鄒王婿婿之柩也。直是昏狂譫夢。

于鱗曰。地坼黃河趨碣石。眞是唐人語。若是明人。卽知黃河在宋眞宗時入淮矣。侈大白雪樓。竟無一册

山經池志。

于鱗只學李頎之新加大邑綬仍黃故以少陵爲險放題有望字方可說到千萬里而盧綸長安春望司空曙長安秋望皆不然著在二李帆山漢江俱作詩材大家故也。

李頎諸體俱佳七律中之題璿公山池宿瑩公禪房題盧五舊居亦是佳作惟送盧員外寄綦毋三送魏萬送李回者是燦爛鏗鏘膚殼無情之辭于鱗於盛唐只學四首而自謂盡諸公能事。

元美贈楊武選云漢發長驅大將旂武選不當用將帥事且床字用華元事也可用晨字乎高城雨過涼生秋涼從雨來幾夜花明月滿樓月從花來乎全失造句之法。

元美審庚戌秋事略不及嚴嵩縱敵仇鸞欺君只寫琱弓玉几等字以爲盛唐子美諸詩如是乎。

余題此選七律云甚好四平戲喉聲徹太空人人關壯繆鍮鍮大江東鑼鼓繁而振衫袍紫又紅座中腦盡裂矣樂殺村童。此選即臥子所選明詩

詩人不踐過宏嘉深沒頂闕百丈之囊瀉終是四平腔戲子不惟其意而惟其詞必踐不遠。

劉夢得云新詩一聯出白髮數莖生不肯襲前人舊樣并不落自心淺近處也宏嘉不用自心只以唐人詩句爲樣子獻吉以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爲句樣仲默以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鳥去遲爲句樣元美以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爲句樣于鱗以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爲句樣不須閒暇于昏黷悤遽中得題便作不立意不布局惟置句樣于心目間依而爲之冠冕鏗鏘卽以盛唐自命故其得意句皆自樣中脫出如轉燒靈蒸隻隻相似求以飛鳴宿食無有似處祗堪打破喝兒童而已彼亦有好句若求之以意求之以局則爲一屋散錢杜詩如舊往比鄰去篇有何好句而人不能及者有意故耳有意則有情自然意味無窮也余癸酉以前視此選詩如金玉癸酉以後視此選詩如瓦礫丁亥以後視此選詩如糞穢矣。

二李派詩句換其題皆是絕妙好詞喬太師宅之詩燕地雪霜連海嶠移之登臨移岭猿見月移孤樹于山中移宿雁避人起別灘于江南皆合作矣結云二十年君同躍馬十年迴首笑彈冠既用彈冠事移之讌餞不濫拔卽合作矣上客相如漢大夫移之爲趙炎則妙矣徐禎卿贈別云徘徊桂樹涼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別時草草恩恩那有此孤獨寂寥景象移之懷人卽相稱矣此選詩皆極好有意只是題目差耳盡改其題爲眺望登臨莫非合作。

余之乞食詩句使一生如此作數百篇加以關大鼓門昂然自命盛唐誰其禁之以返之自心於哀情樂意略不相關故不爲也我自有我身心薛李之高鍾譚之陋總是彼物與我何與呵呵竊謂選此者猶是吳喬十五六時以盛明直接盛唐之見識而宏嘉名公之詩只到得吳喬乞食草而止此言在我雖妄在彼宜自致也。

又問曰某篇壓卷之論鍾譚亦不伏鍾意與之同乎答曰鍾譚爲誰有何著作我皆不之知也凡詩對境

當情卽堪壓卷余于長途驢背困頓無聊中偶吟韓琮詩云秦川如畫渭如絲去國還鄉一望時公子王孫莫來好嶺花多是斷腸枝對境當情眞足壓卷癸卯再入京師舊館翁以事謫遼左余過其故第偶吟王渙詩云陳宮興廢事難期三閣空餘綠草基狎客淪亡麗華死他年江令獨來時道盡賓主情境泣下沾巾眞足壓卷又于閩南道上吟唐人詩曰北畔是山南畔海祗堪圖畫不堪行又足壓卷余讀子美詩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不見其敍景之妙有朝士言殿廷間儀衞風物十四字中道盡亦對境當情故也二語必壓卷矣余所謂壓卷者如是。

宏嘉派實自二高發之廷禮之早朝詩季迪之大祀詩與宏嘉何異季迪比孟載有氣岸而細密不如。

明初人詩猶守本分不作過頭大話。

于鱗見元美文學史漢乃學左傳欲以勝之筆伯固宜如此湯若士懸人也亦欲學初唐以勝二李何歟。

袁中郎亦欲翻二李而識淺力薄反開鍾譚門竇。

唐詢仲言奇士也幼瞽而博學于崔國輔魏宮詞李義山漢宮詞皆能識其隱奧之意惟於于鱗鍾譚不敢一掃去之爲可惜耳。

七言排律子美止有二篇亦不甚佳其難可知明人以爲能事文長不免也。

吳梅村詩曰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作答愛書來意簡倨而詞微婉北上云身是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哀感發於至情唐人句也。

于鱗有海內知名兄弟少天涯宦跡左遷多甚清新却將唐人塞斷自心甚可惜也。

唐子畏題墨菊云黃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疎籬曲徑中錯把黃金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寄託生平盡矣明詩所少。

張汝弼云東家女兒髮委地日日高樓理雲髻西家女兒髮齊肩買綃假髻亦巍然花鈿玉珥重重飾眼底誰能辨眞假頭當二月來春風假髻美人先入宮可比張籍。

明人有諷友人云十年心事酒杯間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青眼似西山唐人詩也。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高啟有兩關月落雞鳴度華嶽雲開立馬看梁苑鐘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兵馳空壁三千騎客宴高堂十萬錢松風吹墮鶴翎墮梅雨過溪魚子生雲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不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郭子章有家在淮南皆桂老門臨湖水白蘋深王褘有夕陽元度飛輪塔曉雨文通夢筆橋劉基有夜永星河低半樹天淸猿鶴響空山朱濂有紅錦裁雲朝翼雁紫簫吹月夜乘鸞楊基有六朝宮殿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春水染衣霑綠江花落酒杜鵑紅斜陽芳草遲遲暮流水桃花去去春唐肅因留客常虛左簾爲靑山盡捲西松下翠書晴亦潤竹西窗戶晚猶明孫左司有犬與數書皆鳥跡家傳一劍是龍精楊訓文有小姑殘照收江左大別寒烟鎖漢陽郭丹屋有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峯來徐璉有郢中白雪無人和湖

七十九冊
46B

上青山有步歸。窗觀有重經白下橋邊路。顧憶元都觀裏花。鴻雁一聲天接水。蒹葭八月露爲霜。浦長源有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衣上冩寒吳苑雨。馬頭秋色晉陵山。張士珩有地輿樓臺相上下。天連星斗共浮沈。謝元功有天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似下齊兵。韓信廟方行有採芳江漢無靈藥。歸到騷山有劫灰。瞿佑有射虎何人逢李廣。聞雞中夜舞劉琨。陳汝言有佳人搗練秋如水。壯士悲笳月滿城。解縉有黃菊花開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王文安有夜斷單于冰上渡。曉驅番馬雪中騎。夏鍭有白雪作花人面落。青山如鳳馬頭看。劉崧有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獨倚樓。甘瑾有東風門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曾棨有玉樹歌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林鴻有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劉欽謨有一春空自聞啼鳥。半夜誰來問守宮。陳恩賢有山雲映水搖秋色。浦樹含風送晚涼。王希範有歸去天涯雙白鬢。夢回江上一青山。晚舒原有珠崖日落天低海。銅柱雲寒雨過城。許彬有黃河九曲天邊落。華嶽三峯馬上來。郭登有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劉續有孤鶯暗渡新豐柳。遊騎晴驕上苑花。張光啟有崖深蜀魄呼名語。月冷元猿傍客啼。姚廣孝有林封茅屋常疑雨。泉響松岩半是風。吳振三有青山遠成寒歷積。芳草平沙夕照多。史鑑有華髮鏡中看漸短。故人天際信全稀。沈周有何叔人自忘甥舅。僕射今誰託弟兄。雲外旌旗趨勸渡。月中刁斗受降城。童軒有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雁來初。劉大夏有幾處白雲前代寺。數村流水野人家。文太僕有相思人在青山外。盡日舟行細雨中。薛瑄有翼軫東星朝北極。岷峨諸嶺導南條。天連巫峽長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莊昶有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雲。狂揺短髮孤鴻外。病臥高樓細雨中。殘書楚漢燈前壘。小閣江山霧裏時。寓目花石衆成猶有淚。鷺蹤在不驚塵。陳憲章有竹林背水題將偏。石筍穿沙坐欲平。王伯安有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半夜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春山日暮成孤坐。遊子天涯正憶歸。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棋聲竹裏消殘晝。藥裹窗前對病僧。顧璘有古寺頻來僧盡老。重陽欲近蟹爭肥。御前却進言無忌。衆裏當熊死不辭。塞菊抱花餘霜摘。蹊鳥將子試新飛。王穉登有共道麻姑如好女。笑看萊子似嬰兒。美人學舞魚腸劍。斷髮能彈兕角弓。重過楊家舊亭子。深悲侯氏老門人。莊定山舟中云。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岸岸同。又北海風回帆腹滿。長河霜冷岸痕高。又云。心無牛口千秦稷。跡繼龍頭愧郤原。又云。電懸雙眼凝秋水。雷擁三花御野風。又云。天關星辰遺舊履。橘洲歲月有殘棋。又云。招隱謾甘同寂寞。著書不獨爲窮愁。又云。後時自許甘濤壑。前席將無問鬼神。浮世虛名非得已。出山小草却悲人。宗子相有誰家羌笛吹明月。無數梅花落早春。又云。愁邊鴻雁中原去。眼底梅花幾露多。王直夫有舊時僧去竹房冷。今日客來山路生。王鏊有聲被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桑民懌過楊衡墓云。能言賈禍真鸚鵡。覺德冥飛愧鳳凰。黃仁有三月鶯花雙短屐。百年天地一閒人。

宏嘉間公所以致此者。有六故焉。一時文。二早捷。三高才。四隨邪。五事繁。六泛交。時與古文門徑絕異。時文之士一者更異。彼既長于時文。即以時文見識爲古文詩。膏肓之疾也。早捷則心驕。忠言無聞。才高則筆

下易得斐然。不以古人自考離合。隨邪則穢執筆便似唐人。終身更無進步。事繁則應酬如麻。無暇苦吟詳斟。泛交則過迫徵求。不容盡人而出。六病環攻。雖嘗達少陵。不能不爲二李。

黃公云。謝茂秦謂阮公一身不自保。何暇戀妻子。不如表說避亂一身多云云。如是詩只在一句耶。得心應手。偶爾寫懷。兩句非衍。一句非縮。承接處各有氣脈。一篇自有大旨。那得如此苛斷。

又曰。尊於謝者失之頗僻。尊於陶者失之淺易。此言得之。

又曰。立意易。措詞難。尊乎意。則涉議論而入於宋。工乎詞。或傷氣格而流爲晚唐。此亦妙論。

茂秦歷詆人以悟。然其所云悟。特聲律耳。得處爲淹雅。失處則流爲平熟。

又曰。袁石公盛推宋人詩文。有可以超秦漢而軼盛唐者。韓柳元白歐則詩之聖。蘇則詩之神。陶僅取其趣。謝僅取其料。李杜稍假以大家。出六子之下。石公從陝返。亦知自悔。而年已不逮。

圍爐詩話跋

修齡先生所譔圍爐詩話。膾炙藝林。其排擊七子。探源六義。議論精到。發前人之所未發。惟詞鋒凌厲。間傷忠厚。殆以王李之派。迷溺已深。有激使然歟。是本爲先大父漢升公所貽。大父性耽吟咏。論詩最善修齡之說。所著自娛集寄廬詩鈔。抒寫性靈。不襲僞體。曾客江右石威畯中丞幕。未一載。亟歸省親。繼中丞屢以書招。公答詩云。失期已驗姓名聞。黃鶴韓郎從來去不還。莫道野人同鹿豕。只緣日影頹西山。杜門色養。不復出也。此書即在幕中手錄者。又假別本是正。手澤猶新。洵爲善本。今春若雲先生購是書付梓。爰舉以相贈。繕錄後參校一過。因綴數語于末。時嘉慶戊辰閏五月黃廷鑑識。

吳修齡先生圍爐詩話六卷。持論名通。一掃皎然詩式。滄浪詩話之陋。其所服膺。在馮氏定遠賀氏黃公。故採錄二家之說爲多。而其自抒心得。尤足以鍼膏肓而起廢疾。其說謂詩中當有人在。同屬于古名言。謂唐人不遠比興。自宋以後。比興全失。則六義之奧。風騷之旨。猶積石而溯崑崙矣。趙秋谷談龍錄云。三客吳門。遍求其書不可得。蓋當時已珍秘之甚。余從琴六黃君處。得其家藏鈔本。精錄詳校。復從業師陳海木先生。假得別本是正。遂與修齡所著手臂錄。同付剞劂。以成雙璧。修齡本畸人。名殳。亦名喬。太倉人。贅於崑。故又爲崑山籍。茲刻名稱里籍。各仍其原書之舊云。虞山張海鵬

跋。

月山詩話

恆仁纂

月山詩話　四十二則

清　宗室恆仁纂

先公爲議政大臣。屢蒙御書之賜。雍正二年七月。上賜詩扇一柄。書劉楨贈從弟亭亭山上松一首。蓋欲勉以家人之禮。兼勉以大臣之節。雖一時染翰。而用意宏遠如此。斯代帝王所未有也。

本朝宗室詩人。當以文昭子晉爲第一。紅蘭格卑。問亭體濁。皆不及也。子晉詩凡數變。余尤愛其少壯時作。清新俊逸。具體古人。晚年詩流於率易。蓋自古詩人通病。免此者鮮矣。

唐人詩無過二千首者。白樂天詩較諸家獨富。凡二千八百餘首。猶有集中遺漏者。鄭谷題太白集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鍾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余欲易一白字。移贈樂天。豈不更切耶。（太白詩。凡千首有奇。）

楊升菴曰。太白浩然。韋儲集中七言律。不過數首。惟少陵獨多至二百首。（按少陵七律。止一百五十一首。今云二百。非也。）其雄壯鏗鏘。過於一時。而古意亦少衰矣。譬之後世舉業。時文盛而古文衰廢。自然之理。愚按杜陵詩集。較諸公獨富。而七律較諸體爲少。非若子瞻輩專以此見長者。太白浩然。自是不工此體。烏得謂多者反不如少者乎。如謂律多則古意衰。則王孟五言。恐亦不免舉業之誚矣。

唐人七言絕句。李于鱗推秦時明月爲壓卷。其見解獨出王氏二美之上。王阮亭書以爲未允。別取渭城白帝。奉帚。平明。黃河遠上四首。按黃河遠上。王敬美已擧之矣。其渭城三詩。細味之。實不如秦時明月之用意深遠也。

唐人七律壓卷。嚴滄浪取黃鶴樓。何仲默取盧家少婦。王元美謂沈詩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詩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宮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其論甚確。愚謂王維之敕賜百官櫻桃。岑參之早朝大明宮。李白登金陵鳳凰臺。不獨可爲唐律壓卷。卽在本集此體中。亦無第二首也。至元美所取老杜風急天高。玉露凋傷。老去悲秋。昆明池水四首。杜律可壓卷者。正不止此。

李白有蜀道難詩。陸暢反其意作蜀道易。其詩不傳。本朝紅蘭主人。送陸榮登視學西川。曾擬作一篇。不知視暢何如。去謫仙人遠矣。紅蘭又有行路易詩。亦鄙俚無謂。

太白宮中行樂詞八首。詠舞花鳥句頗重複。想見倚馬之才。不暇持擇。王建宮中行樂詞。本擬太白。清新綺麗。反覺後來居上。

太白詩。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太白五言。未必突過建安。此特一時誇詡之言耳。韓昌黎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稍可。亦非定論。太白又云。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此語得之。

遯齋閒覽云。李杜二公。名旣相逼。不能無相忌。嚴滄浪力辯其非。余按少陵傾倒於太白至矣。而不免太瘦生之譏。是李之於杜。不能無相忌也。二公之優劣正在此。升菴乃以少陵之學擧於太白者。爲杜不如李之證。何其謬哉。或曰飯顆山頭之語。疑是後人僞撰。

自昔好駁杜詩者。宋楊億。明王愼中。鄭繼之。郭子章。楊愼。譚元春。而祝允明之論。尤爲狂誖。王阮亭亦不喜杜詩。今記數條於此。漁洋詩話云。杜甫八哀詩。最冗雜不成章。亦多啽囈語。居易錄云。杜甫八哀詩。鈍滯冗長。絕少剪裁。而前輩多推之。崔鶠至謂可表裏雅頌。過矣。試摘其累句。如汝陽王云云。率不可曉。披沙揀金。在慧眼自能辨之。未可爲羣瞽語白黑也。又云。何遜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佳句也。杜甫偷其語。止改四字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便有傖氣。論者乃謂青出于藍。瞽人道黑白。聾者辨宮徵。可笑也。又云。杜詩。羣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結云。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顛。殊不貫。宋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合移童稚句作第四句。移爲寄小如拳作結。則一篇意義渾全。亦成對偶。甚有理。而錢牧齋不采其說。粗未見此書耶。然此詩殊不成語。蠶尾續文跋宋僑人花木六詠云。少陵江頭五詠。語多可笑。亦不成章。二蘇記園中草木。差強人意耳。下此則李衛公詠平泉草木。嶽嶽能新。非洪丞相盤洲草木雜詠所及。僑人六詩晚出。欲與衛公二蘇亢行。又非杜洪所及也。池北偶談云。肇嶷開錄云。退之石鼓歌。全學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此論非是。杜此歌尚有敗筆。韓石鼓詩雄奇怪偉。不啻倍蓰過之。豈可謂後人不及前人也。彼子瞻作鳳翔八觀詩。石鼓一篇。別自出奇。乃是韓公勍敵。余謂八哀詩固多敗筆。然大段自見峻嶒。不必過貶。薄雲句自是偶同。豈必竊古。何以翻勝。杜以奪勝。不須輕軒。宋僑人花木六詠。絕無新色。蘇子瞻石鼓詩。實不及韓。阮亭之旨。非確論也。

爽白齋詩話載元釋渾光二絶句。稱其奇拔。惜不多見。其詩曰樂天雖螟殼蚊巢上。豆苗鹿啣解烏毒二首也。此公未讀長慶集。必平日不喜白體者。因知東坡蘇友之語。貽害後人不淺。又嘗問諸定齋叔父。近時栢巖和尙嘗對客誦其友人詩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甚佳句。與此絶類。可發一笑。

古人之誤。有不妨仍之者。杜詩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此知孟子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其非傳寫之誤無疑。後人改夏殷爲殷周。則改褒妲爲妹妲。亦無不可矣。顧事人覇孟子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籌。其說亦恐未然。

漫叟詩話云。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中燃。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能辨之者。其意蓋以煮豆燃萁句爲淺且拙也。不知其乃豆萁。非釜中之物。釜中豈燃萁之地。且煮豆燃萁。語甚簡老。萁向釜燃。不可作發端語。按子建集不載此詩。世說新語云。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云。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萁在釜中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首多二句。語始不突。然其在釜中燃。中字當是下字之誤。

謝宣城詩。巢幕無留燕。遊楮有來鴻。杜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宋嚴有翼曰。燕巢幕上。語本季札。蓋言至危也。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其言謬矣。以余觀之。謝杜之句。特即景語耳。不必用季札事也。後余見人家燕巢幕上者甚多。益信此語不謬。

東坡云。柳公權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周少隱乃云。公權蓋諷文宗享殿閣之涼。而不知人間之苦。豈

故欲斷其案耶。其說恐未必然。

譚苑醍醐。楊升菴所著。補說郛者編入前集。不考之過也。稽留山樵輯古今詩話。亦仍其誤。

子昂在宋。嘗以父蔭補官。及宋亡。仕元爲顯官。故後人題其詩畫者。類多微詞。江進之乃謂孟頫生於元而仕於元。亦勢之無奈者。殆未之考耶。

朱子次敬夫韻賦羅漢果云。從遣山僧煮羅漢。未妨分我一杯湯。煮羅漢亦似白墮嵩琴高之類。然二語似近於輕薄。

朱竹垞云。網巾之制。相傳明太祖見之於神樂觀。遂取其式頒行天下。三百年未之改。然題詠者寡。獨婁靜之有三詩。余觀謝宗可詠物詩。有賦網巾云。飾影細分雲縷滑。棋文斜界雪絲乾。蓋元時已有之矣。

元吳師道舊句。勸君更進一杯酒。對以與爾同消萬古愁。稱工。明安公石集句。亦以二語爲對。當是偶同耳。

樂天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中有云。每歎陳夫子。常嗟李謫仙。名高折人爵。思苦減天年。自注云。陳竟無官。李亦早夭。按子昂由正字遷拾遺。聖曆初始解官歸。不得謂無官。太白享年六十有二。豈反爲夭乎。名高折人爵。二公皆然。思苦減天年。則於二公無涉矣。

杜少陵小至詩。刺繡五紋添弱線。小寒食詩。佳辰強飯食猶寒。舊嘗疑添線字。不切冬至前一日。猶寒字

反似寒食後一日。每以問人。輒遭譏譏。余亦不敢自信也。近見浦氏讀杜心解。直斷爲後一日。余之疑始解。若浦氏者。眞老杜之功臣矣。又按歲時記。京師士庶多於重九後一日再會。謂之小重陽。亦一確佐也。

池北偶談一條云。襲亮雅。曲周人。喜酒。好搏蒱之戲。卒後申和孟涵光爲作傳。其邑人劉津逮遂源哭以詩云。門前債客屢行立。屋內酒人魚貫眠。或曰十四字敗家子弟小影耳。余按二句乃唐李播見志詩。豈古人詩句又犯師兄耶。

元遺山詩。喜用古人成語。陶杜句尤多。論詩絶句云。鴛鴦繡了從敎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亦是古句。（李子云。子靜說話。當是荊璽明。中間嗒。其所以不說破。倒是難。所謂鑑書者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話家自愛如此。）然遺山大家。此固無害。今人無前輩銖力學問。動輒以古句爲不時之需。豈能免剽竊之譏耶。宋漫堂題尤悔菴萬峯探梅圖。有香山句子取相贈。從此無多二十場之句。翁云偶一爲之可耳。余謂心此題六絶句。每首末句皆用古人成語。如少陵有句君能記。詩卷長留天地間。昌黎有句猶能記。看吐高花萬萬層。既非自爲。又非集古。名爲創體。實墮惡道。然所引之詩。猶不失題旨也。近見石城方嶋夏詠水仙花。有云我拈杜句笑相贈。淡掃蛾眉朝至尊。七字全無著落。不知爾時如何下筆。

明劉定之雜志引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終身眞僞有誰知。且曰。其意謂巳嘗辭館職。出于眞。異巳者若司馬君實辭樞副。范景仁辭翰長。出于僞。爲莽之徒云云。愚按此四句。乃樂天放言詩。非介甫詩也。嘗是介甫嘗引此詩以譏君實景仁。而定之因誤以爲介甫自作。

漁北偶談云。眉山暗淡向殘燈。一半雲霞墜枕稜。四偶著人嬌欲泣。自家揉碎砑綾綾。楊廉夫香匳詩也。見集中。今訛作韓偓。非是。余按顧俠君元詩選。載拙叟硯一絶句云。步出城南門。悵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此本古詩。疊頭嘗書以寄太虛。後人因誤刻入秋宜集中。楊廉夫集中此首亦其類也。（字南古詩作東。雙頭改之。取其切合順字門耳。坐頭集中此詩題作晚出城南門有寄太虛。此題亦後人所爲。）今唐音統籤全唐詩等書。並作韓偓。阮亭以爲非是。豈別有據耶。

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此楊誠齋曉出淨慈送林子方詩。亦猶東坡贈劉景文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之意。坊刻千家詩誤以爲東坡作。二如亭羣芳譜亦沿其謬。廣羣芳譜亦未改正。又按月令輯要亦載此首。題曰蘇軾湖上詩。

太白鳳凰臺詩。王元美謂其效顰黃鶴。可厭。吳宮晉代二句。亦非作手。王敬美謂此詩不逮黃鶴。無論中二聯。即結語亦大有辨。愚謂此詩雖效崔體。實爲青出於藍。如早朝詩必推岑參。賜櫻桃詩必推王維。正使後人極力擬作。斷不能過。

竹坡詩話。詩中用疊字。如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摩詰乃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四字下得最穩切。石林詩話云。詩下疊字最難。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愚按李肇稱嘉祐有此句。王維取以爲七言。今考嘉祐集中無此二句。又考維爲開元九年辛酉進士。後二十七年。（天寶七載庚子。）

嘉祐始及第。上元初。維卒年六十一。至大曆中。嘉祐爲袁州刺史。距維卒又十年餘矣。其年輩相去甚遠。且嘉祐詩非竊句者。李肇所云。恐未足據也。

楊升菴云。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溼氣晚生寒。二詩辭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焉。試辨之。

杜工部贈花卿絕句。楊用修謂譏驚定僭用天子禮樂。胡元瑞謂贈歌妓。唐仲言是用修而非元瑞。謂杜集有花卿歌。則花卿爲驚定無疑。愚按僭禮樂事無考。史稱驚定恃勇。旣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節度大夫。不能戢軍。乃罷之。公嘅作花卿歌。嘲之者。以其恃功驕橫。故輕之也。至錦城絲管之作。肆玩語意。卽聞天樂。不勝情之意。天下同姓名者何限。況歌妓稱卿。尤爲允協。與其爲用修所欺。而以莫須有事寃古人。不如從元瑞說爲愈也。近見浦氏心解云。僭禮樂事雖無考。但其人驕恣。必多非分之奢淫。若作贈妓詩。反覺膚淺無味。此論甚穩且爲。愚所不取。

蘇苑居嘗云。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老杜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當字出此。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爲該當之當矣。大聵聵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卽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余按鮑照詩。臨歌不知調。發興誰與歡。臨卽當也。杜詩實用鮑語。以當易臨。蓋本魏武樂府。楊用修曰。此是對當之當。非合當之當。楊亦未嘗作去聲讀也。悲歌當泣。宜從去聲。玉珮當歌。對酒當歌。並平聲。作臨字解。李太白詩。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罇裏。李杜實魏武樂府。皆未嘗以爲該當之當。

林和靖梅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實不如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高季迪梅詩。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實不如薄暝山家松樹下。嫩寒江店杏花前。

王阮亭論雪詩。不取東坡說。論梅詩。獨取山谷說。亦一偏之見。然柳州江雪詩。實不能免俗也。

「明太祖早行詩曰。忙著征衣快著鞭。轉頭月掛柳梢邊。兩三點露不爲雨。七八個星猶在天。茅店雞鳴人過關。竹籬犬吠客驚眠。等閒擁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按此篇乃元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所作。不知何以載入明祖集中。且竄易十數字。便似點金成鐵。文宗詩末二句云。須臾擁出扶桑日。七十二峯都在眼前。明祖改山河云云。雅俗相去霄壤矣。又明祖賜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一詩。千家詩作世宗賜毛伯溫作。改末二句云。太平待詔歸來日。朕與先生解戰袍。前六句亦改數字。其不及原詩與早行一首正相似。又按居易錄云。兩三條電欲爲雨。四五個星猶在天。乃五代盧延讓山寺詩。文宗勦取之。

池北偶談記顏崙黃山蹟一條云。李西涯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又居易錄一條云。近京師筵席。多尙異味。予酒次戲占絕句云。濼鯽黃羊滿玉盤。萊雞紫蟹等閒看。不如隨分閒茶飯。春韭秋菘未是難。曾憶前輩有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云云。每喜諷之。此仁人所當念也。按秋來霜露之篇。乃東坡詩。載集中。人人耳目之者。阮亭先生嘗譏李君實不知山石犖确行徑微。獨憐幽草澗邊生。爲韓韋詩。王百穀不知南山之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爲蘇詩。乃亦不

免有此誤。信乎博覽強記之難也。

香祖筆記一條云。歐陽文忠詩。維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考澠水燕談。維陽進花。始於李文定迪。非始思公。按此二句。乃東坡荔枝歎結句也。

黃山谷詩。寄以身心如似作對。如奕棋是任公漸云。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亦嘲王稚川客舍云。身如病鶴翅翎短。心似亂絲頭緒多。贈石敏若云。才似謫仙唯欠酒。情如宋玉更逢秋。道中寄景珍兼簡庾元鎭云。心在靑雲故人處。身行紅雨亂花間。陸放翁七律句法。其源蓋出於此。

按謝朓詩首夏猶淸和。餘春滿郊甸。又麥候始淸和。凉雨消炎燠。錢起詩。花事收春多寂寞。葉陰迎夏已淸和。白居易聯句。記得謝家詩。淸和是此時。以淸和屬四月。自六朝唐人已然矣。

杜詩非關使者徵求急。句解者多近於鑿。愚謂嚴公所攜。止酒數耳。至於釜鬻薪水。匕筋杯罌。几席之間。豈能盡攜。故使者不能無所徵求。而此老家中。一時應酬紛然。指揮無禮。皆可於此句想見。故下卽接云。自識將軍禮數寬也。

余幼時。塾師殷尊一先生出對云。木筆燕箋。畫不成雲山障子。余對以秋針柳線。穿不住露水珠兒。先生擊節賞之。又曰。隴雲中白似月。地藏水底碧如天。六伯父畫齋公命對。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子結夜叉頭。九叔父定菴公命對。又寒夕作菩薩蠻迴文。宿簷歸鳥飛庭竹。竹庭飛鳥歸簷宿。凉月浩如霜。霜如浩月凉。景幽貪夜永。永夜貪幽景。屆遭輒成詩。詩成輒遭屆。又用前韻贈蕭之兄云。弟兄雖是兼同志。志同兼是雖兄弟。酬唱日吟謳。謳吟日唱酬。苦心勤學古。古學勤心苦。新作妙驚人。人驚妙作新。又詠梅作一七令云。梅。臘破春回。鳥使。絕蜂蝶。竹君獨映。鶴子朋來。幽香生玉骨。疎影護冰胎。不怨大夫少句。長依處士多才。一杯有興還須醉。萬樹含羞不敢開。皆一時戲劇。聊記於此。

婦翁顧公諱恆。嘗有閨怨口曰。初三初四月如鉤。鉤起人間萬種愁。塞北征人音信杳。空教明月浸樓頭。頗近唐音也。

白石道人詩詞評論

補遺

許增輯

白石道人詩詞評論

淸 許增 輯

宋陳藏一曰。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棟。襟期灑落。如晉宋間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

周公謹曰。番陽布衣姜夔堯章。出處備見張輯宗瑞所著白石小傳矣。近得其一書。自述頗詳。可與前傳相表裏云。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嘗受其知矣。內翰梁公。於某爲鄉曲。愛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文。使坐上爲之。因擊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爲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爲于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爲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爲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文。又愛其深於禮樂。丞相京公。不獨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翬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則。則尤所賞激者。嗟乎。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爲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窶困無聊之地者。舊所依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關念。平甫念某困躓場屋、至欲輸

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爲懷。平甫既歿。稚子甚幼。入其門。則必爲之悽然。終日獨坐。逡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垂絕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既無主人矣。其能久乎云云。同時黃白石之言曰。造物者不欲以富貴浼堯章。使之聲名焜燿於無窮也。此意甚厚。又楊伯子長孺之言曰。先君在朝列時。薄海英才。雲次鱗集。亦不少矣。而布衣中得一人焉。曰姜堯章。嗚呼。堯章亦布衣耳。乃得盛名於天壤間若此。則軒冕鐘鼎。眞可敝屣矣。是時又有單煒炳文者。沅陵人。博學能文。得二王筆法。字畫遒勁。合古法度。于考法書尤精。武舉得官。仕至路分。著聲江湖間。名士大夫。多與之遊。自號定齋居士。與堯章投分最稔。亦瓌士也。堯章詩詞已板行。獨雜文未之見。余嘗於親舊間。得其手藁數篇。尙思所以廣其傳焉。齊東野語

又曰。白石鐃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雅。越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辭峻潔。意度高遠。頗有超越騷騁之意。吳興舊志

樂雷發題許介之譽文堂詩曰。姜夔劉過竟何爲。空向江湖老布衣。又題史主簿授庵集後云。姜夔堯塚白蘋深。鷺鷥無聲特綠沈。

黃叔暘曰。白石詞極妙。不減淸眞。其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絕妙詞選

沈伯時曰。姜白石淸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指迷

張叔夏曰。詞要淸空。不宜質實。淸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淸空質實之說。有如聲聲慢云。檐牙金碧。嫩媚逢萊浮雲不離芳洲。前八字恐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此詞疏快不質實。白石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慢、淡黃柳等曲。不惟淸虛。且又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詞源

作慢詞。最是過變。不要斷了曲意。如姜白石詞云。曲曲屏山。夜深獨自甚情緒。于過變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則曲之意不斷矣。同上

詞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事。此皆用事不爲所使。同上

詠物之賦梅。惟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眞爲絕唱。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誠哉是言也。同上

陶九成曰。姜堯章書法。迥脫脂粉。一洗塵俗。有如山人隱者。難登廟堂。書史會要

國朝朱竹垞曰。謫仙云。詩傳謝眺淸。惟淸之至。乃能麗密。唐之孟襄陽。宋之姜白石。明之徐迪功。盡洗鉛華。極蕭散自得之趣。故獨步一時。曝書亭集

又曰。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予搜訪四十年。始鈔得僅存六卷爾。堯章於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為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為多。故於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僞異。縣及苗髮。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甎皆能伐其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為優。同上

王阮亭曰。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於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温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石遊於諸公間。故其言如此。其詩初學黃太史。正以不深染江西派為佳。帶經堂集

又曰。余於宋南渡後。詩自陸放翁之外。最喜姜夔堯章。堯章又號白石道人。學詩於蕭千巖。而與范石湖、楊誠齋善。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時稱雙白石云。香祖筆記

馬一匹。寄天台僧存。齋記鶴臞亦以昔來取。去久之未報。今得此歸丈室。如有數也。天隨言凡物為散者為得。二、馬得失何如。白石不可作。析而辨之。其在鶴臞。有知道能言者。併幸惠教。楚服閒。式古堂書畫彙考

元於陵陸子敬居分湖之北。壘石為山。樹梅成林。取姜白石詞語名其軒曰舊時月色。楊廉夫東維子集

白石道人詩詞評論補遺

白石道人集三卷。鄱陽姜夔堯章撰。千巖蕭東夫識之於年少客遊。以其兄之子妻之。石湖范至能尤愛其詩。楊誠齋亦愛之。賞其歲除舟行十絕。以為有裁雲縫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夔頗解音律。進樂書。免解不第而卒。詞亦工。陳直齋書錄解題

姜白石詩家名流。詞尤精妙。不減清真。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者。善吹簫。多自製曲。初則率意為長短句。既成。乃按以律呂。無不協者。有詠蟋蟀齊天樂一闋最勝。其詞見集中 其過苕霅云。拂霽金鞭。欺寒茸帽。還記章臺走馬。灘破沙平。漁汀人散。老去不堪遊冶。人日詞云。池面冰膠。墻腰雪老。雲意還又沈沈。朱戶黏雞。金盤簇燕。空歎時序侵尋。湘月詞云。中流容與。畫橈不點清鏡。從昌黎綠淨不可唾之語翻出。戲張平甫納妾云。別母情懷。隨郎滋味。桃葉渡江時。翠樓吟云。檻曲縈紅。檐牙飛翠。酒祓清愁。花銷英氣。法曲獻仙音云。過秋風未成歸計。誰念我重見冷楓紅舞。玲瓏四犯云。有輕盈換馬。端正窺戶。酒醒明月下。夢逐潮聲去。句法奇麗。其腔皆自度者。惜舊譜零落。未能被之管絃也。詞品

趙子固目姜堯章為書家申韓。硯北雜記

往余見姜白石詩一卷。有絕句作小字尤佳。云。道人野性如天馬。欲擺青絲出帝閑。甚愛此詩。第恨不通書。不能使無聲詩有聲畫相表裏。此為欠事。因戲作前馬。又念此句此馬。終無出路。復成後紙。去冬有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七九
作者＝
页数＝７２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